叢書集成新編

九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ZD02/1-C

叢書集成新編 第九四冊目錄

史地類

中國北部地理			
河朔訪古記三卷	元 納 新撰	粵雅	一
冀越通一卷	明 唐 樞撰	百陵	一八
遊歷記存一卷	清 朱 書著	問影	二一
雲中紀程二卷	清 高懋功撰	粵雅	三三
中國南部地理			
驂鸞錄一卷	宋 范成大撰	知不足	四三
南中紀聞一卷	明 包汝楫著	硯雲	四八
中國西部地理			
三省山內風土雜識一卷	清 嚴如熤撰	問影	五五
中國東北地方史			
柳邊紀略五卷	清 楊 賓撰	仰視	六五
中國西北地理			
萬里行程記一卷	清 祁韻士著	問影	九二
中國西北地方史			
隴蜀餘聞一卷	清 王士正著	龍威	九九
中國西南地理			
滇行紀程一卷	清 許纘曾著	龍威	一〇四
東還紀程一卷附續抄	清 許纘曾著	龍威	一一〇
中國西南地方史			
蠻書十卷附續校校譌	唐 樊 綽撰		
廣西地理			
桂林風土記一卷	唐 莫休符撰	學海	一三〇
嶺外代答十卷	宋 周去非撰	知不足	一三六
君子堂日詢手鏡一卷	明 王 濟撰	紀錄	一六九
嶠南瑣記二卷	明 魏 濬著	硯雲	一七五
赤雅三卷	明 鄺 露撰	知不足	一八三
粵述一卷	清 閔 敘輯	龍威	二〇一
粵西偶記一卷	清 陸祚蕃著	龍威	二〇九
廣東地理			
嶺表錄異三卷	唐 劉 恂撰	聚珍	二一二
始興記一卷	宋 王韶之撰	嶺南	二一九
南海百詠一卷附校譌、續校、提要	宋 方信孺撰	琳琅	二二一
嶺海輿圖一卷附提要	明 姚 虞撰	守山	二三一
廣州遊覽小志一卷	清 王士禎著	學海	二五〇
南越筆記十六卷	清 李調元輯	函海	二五二
南漢地理志一卷	清 吳蘭修撰	嶺南	三〇五
瓊州雜事詩一卷	清 程秉釗撰	靈鶼	三一二
廣東地方史			

嶺南雜記二卷　清　吳震方著　龍威　三一九
新藏地理
西陲要略四卷　清　祁韻士輯　粵雅　三三三
聽園西藏雜述詩四卷　清　蕭雄撰　靈鶼　三五一
新藏地方史
興復哈密記一卷　明　馬文升撰　今獻　三八八
西藏地理
西藏記二卷　撰人不詳　龍威　三九〇
衛藏通志十八卷附校字記、提要　撰人不詳　漸西　四〇五
西藏地方史
西藏考一卷　清　撰人不詳　仰視　五三七
雲南地理
大理行記一卷　元　郭松年撰　奇晉　五五〇
滇遊記一卷　清　陳鼎著　學海　五五一
滇南新語一卷　清　張泓纂　藝海　五五四
維西見聞紀一卷　清　余慶遠纂　藝海　五六二
南中雜說一卷　清　劉崑著　豫章　五六七
雲南地方史
滇載記一卷附提要　明　楊慎纂　說海　五七三
山西地理
晉錄一卷　明　沈思孝著　學海　五七八
山東地理
山左筆談一卷　明　黃淳耀著　學海　五八〇
長河志籍考十卷　清　田雯編　問影　五八二
山南地方史
山東考古錄一卷　清　顧炎武著　龍威　六〇一
江西地理
饒南九三府圖說一卷　明　王世懋撰　紀錄　六〇九
江西輿地圖說一卷　明　趙秉忠撰　紀錄　六一二
江蘇地理
吳地記一卷附復集、提要　唐　陸廣微撰　學津　六一九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附錄、校勘記、續校、提要　宋　朱長文撰　清　胡珽校證　董金鑑續校　琳琅　六二八
吳郡志五十卷附校勘記、提要　宋　范成大撰　守山　六五三

河朔訪古記

納新撰

河朔訪古記卷上

元　納新　撰

常山郡部

常山郡部眞定路禹貢冀州之域春秋鮮虞之地晉滅之戰國屬趙秦爲鉅鹿郡地漢初置恒山郡避文帝名改常山郡屬眞定國晉仍爲常山郡魏因之徙今治後周立恒州隋復爲恒山郡唐初曰恒州天寶改常山郡又改平山郡尋復常山元和避穆宗諱改鎮州升成德軍五代梁曰武順軍晉曰順德軍漢曰成德軍周及宋

皆因之宋尋改眞定府爲河北重鎮金因之置河北西路國朝初仍爲河北西路懷衞邢洺磁相保大名河間皆隸焉後改眞定路總管府領縣九曰眞定曰欒城元氏靈壽獲鹿平山阜平藁城涉縣領府一曰中山領州五曰冀深蠡晉趙府州所領縣凡二十有一眞定路錄事司國朝所建立專理城內城之外則眞定縣所理城中今置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及眞定路總管府以鎮之錄事司眞定縣二官署皆在城中

漢高祖攻陳豨改曰眞定魏爲常山郡治故城今在縣南元魏移郡治于府城中隋廢郡唐復爲眞定縣爲州宋金因之仍爲眞定府國朝爲眞定路倚郭縣

欒城縣戰國趙武靈王爲九門縣漢爲欒城屬眞定九門屬常山晉省欒城北齊置鉅鹿郡省九門以置廉州復改欒城州尋廢又置九門縣曰觀州州亦廢並屬鎮州天禧省藁平縣宋置欒城省九門入焉開寶三年廢金復置國朝因之

欒城縣春秋晉靖公孫賓食邑賓因以欒爲氏西漢爲關縣卽今治也東漢爲欒城縣故城在趙州西北十六

里今曰編城是也晉省後魏復置隋置欒州尋廢唐改欒氏屬趙州後屬眞定宋爲欒城金因之國朝爲眞定路屬縣

中山府城古中山府壽始封此禹貢爲冀州之域春秋鮮虞國也初爲中山魏幷之秦爲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置中山國治盧奴後燕慕容垂都此元魏爲中山郡隋爲博陵郡尋改高陽唐爲定州又復改博陵郡升義武軍宋改定武軍升中山府中山郡金仍爲中山府國朝因之爲中山府隸眞定路領縣三曰安喜爲附郭縣曰新樂曰無極

安喜縣春秋鮮虞之地戰國爲中山魏文侯使樂羊取之以封太子至漢爲盧奴苦陘二縣之地東漢爲漢昌縣魏改魏昌元魏立安州尋改定州北齊遷安喜于今治隋廢安喜屬博陵郡尋置鮮虞縣唐復爲安喜宋金因之國朝以安喜爲中山府倚郭縣兼理城中

趙州城中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屬恒山鉅鹿二郡地晉爲趙國北魏趙郡兼置殷州理象城北齊爲趙州隋改欒州尋爲趙郡唐復爲

欒州尋改趙州又爲趙郡屬河北道宋初仍爲趙州崇寧中升慶源軍尋升慶源府金天德三年改沃州因與趙音同又取以水沃火之義云國朝復爲趙州隸眞定路領縣七曰平棘爲附郭縣曰寧晉曰臨城曰高邑曰柏鄉曰隆平曰贊皇

平棘縣漢初屬常山郡後漢省宋子縣晉屬趙國後魏爲趙郡治所復置宋子縣隋自象城移趙州治此改置平棘縣唐宋金皆因之國朝爲趙州屬縣倚郭兼理城中

晉仲曰鄗邑之泰春秋納荀鄉于柏人鄗爲晉邑柏鄉卽柏人今治卽鄗邑也漢屬鉅鹿郡高祖八年次柏人趙相貫高謀殺上上心動問縣名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卽此地也光武卽位于縣之五成陌千秋亭更名高邑爲冀州刺史治所魏改陌仁隋置柏鄉縣于彭水之陰卽今治也唐因之屬趙州天寶改堯山縣宋省柏鄉入高邑而存堯山金復爲柏鄉屬沃州國朝因之爲趙州屬縣云

元氏縣西北三十餘里曰封龍山星文圖曰山應軒轅

十星屈折若飛龍之狀故云山陽有龍首峯高二百丈上有立石數莖望之若龍骨也峯東北五里又有獅子峯高五百丈若獅子蹲踞又有熊耳峯高五百丈又有玉石峯螺峯南北天井皆西北最高之峯各以其形相類而名也又有石人峯在東南隅三石相向屹立各高三四丈儼如人形又有孩兒峯攀二峯名仙人臺則在螺峯之西怪石相承如臺故云山絕頂有二塔獅子峯後數百步有白雲洞世傳張果老所居又有龍井而水族在龍泉之上垂二丈許雖祁寒不冰大旱禱輒應云

千萬壘 趙州平棘縣南五里安濟橋南有壁壘曰千萬今併呼爲西壁營昔漢安帝永初元年以鄧騭征先零羌無功而還後羌遂侵河內趙魏民驚恐北徙中候朱寵將五營兵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壁六百十有六所此即一也今河羌人居之

嵯峨山 峨音播 在栢鄉縣南乃土山也今屬順德路唐山縣境即古栢人也嵯峨山出五色石

眞一泉 眞定路府治西街居民舍下有一井極甘美曰眞一泉金章宗嘗取惠山泉與此水較之其味大勝章

宗因曰眞一潤二遂以名其泉云

盧水 中山府城豫水流入城中爲盧水水經注曰盧奴城西北隅有水囦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有餘步水黑色俗名黑水池或曰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故曰盧奴云自 原本缺一字 至燕皆引滱水入城今水竇既毀地道亦絕惟池水流出城外消積微漲滑滑東北流注于滱水也

陘邑縣故城 安喜東南五十里本趙之陘城也史記曰田叔趙陘城人也漢爲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改漢昌魏改魏昌北齊廢隋置隋昌屬博陵郡唐改唐昌屬定州天寶間改陘邑至宋康初省入安喜迄今爲墟市民居甚眾豪商大賈皆集焉市衢之西有西門豹之廟此即史記所謂陳餘游苦陘得富人公乘氏女所也

新城 在縣北三十里曰新城鎮即古新市縣也爲白狄鮮虞之國漢爲中山屬縣王莽曰平樂縣也趙記曰新市縣有藺相如廉頗李牧三將之宅故其城勢作成三曲西北避相如宅東北避頗宅東南避牧宅又云相如避墅皆在城中今爲新市鄉新城鎮居民數百家爲墟

市十二月夜宿鎮上蘇氏逆旅是夜大雪

九門故城 蘇氏附 藁城縣西北三十里荒城一區蓋戰國時趙邑本有九室居之武靈王改曰九門史記王山九門如斯臺以望齊中山之境是也惠文王二十八年藺相如城之漢爲縣今爲九門鎮野臺在城側俗呼爲宋臺云城中世家惟蘇氏一族故自其能虎衛上將軍俊帥孤軍內附滅金之役戰死黃河之上諡忠烈其子文炳忠獻公受知世祖身兼左轄僉樞之職討滅宋國事載信史次文用爲翰林承旨諡忠穆次文忠僉樞密院諡忠貞其孫士璲陝西平章諡忠宣子孫繼世爲公之者 內翰元文敏公明善撰公家傳贊曰或曰爲將三世其後受其不祥蘇氏自將四世子孫數千百人或且活一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公偏伏將不妄殺貧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千萬人其諸以是爲積與從臺臣上毅累請謙史敬功臣例進封王爵子孫辭不受蓋見賢盈持誠也余嘗過其鄉中見其冠蓋婚姻殷子弟皆循循儒好學而有承平公子之風觀乎此蒲河元公之言益信

南欒故城 千金渠附 栢鄉縣南千山言山二山之西也俗呼爲南陵城十三州志曰昔陳公子完避亂奔齊桓公以此封之漢武帝封趙敬肅王子它爲南欒侯即王莽之富平也左氏傳曰齊國夏伐晉取欒其後南徙故曰南欒云城西有千金渠唐開元中縣令王佐所浚以疏積潦其渠則謂之萬金堰也

眞定路之南門曰陽和其門頗完固上建樓櫓以爲眞定將藏之巨庫也上作雙門而無棖臬通過而已左右挾二瓦市優肆娼門酒爐茶竈豪商大賈並集於此大抵眞定極爲繁麗者蓋國朝與宋約同滅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歸宋人民則國朝盡遷于此故汴梁鄭州之人多居眞定于是有故都之遺風焉

藁城縣西二十五里故城東高臺三所圮址尚存郭況故臺也今臺傍有三村落一曰臺西一曰故城一曰內族此即郭后所居也昔光武擊王郎至眞定過此因納郭氏爲后今臺三所作南西北三面北臺之上建盧郎神廟不知何神廟東向神像具唐服民至今祀之今眞定平山縣東有綿蔓故城即光武所封況之侯國也

安喜縣東南三十里荒臺一所曰雞鳴臺世傳漢世祖自薊而南于此舍宿其地還下遂築此臺雞鳴而發因以名云

趙州城中州衙南阜莘嶺之東有望漢臺此即東漢耿純所築以望東武之所也歲久摧圮宋大觀四年知軍州事劉湘惜其遺跡湮沒乃築而新之其高七尋其基延袤二百八十尺上廣六十尺仍構屋以覆之命州判官趙撥之撰望漢臺銘刻石其碑今在州衙前金刺史趙溫爵碑樓下望漢臺但一荒邱耳

趙州城南平棘縣境通津有大石橋曰安濟長虹高跨通衢上分作三道下爲或洞兩旁復各爲兩洞制作精偉闌楯刻蹲獅細巧奇絕華表柱上宋臣使金者刻題甚多不能盡識有刻曰趙鵬舉使大金至絕域貸居首選宣和八年八月壬子題橋上片石有驢足跡四世所傳神仙張果老之跡或云當時匠者之戲匠者曰李春隋時人也張果老列仙傳云果眞定蒲吾人隱封龍山唐高宗召不起明皇迎入禁中賜號通元先生後不知所終今眞定平山縣東十三里有蒲吾古城即果老居也

趙州城西門外平棘縣境有永通橋俗謂之小石橋方之南橋差小而石工之制華麗尤精語後二水合流橋下此則金明昌間趙人裒錢而建也建橋碑文中憲大夫致仕王革撰橋左復有小碣刻橋之圖金儒題詠併刻于下

李昉書院吟臺 元氏縣封龍山龍首峯下有宋丞相李昉讀書堂及吟臺皆在焉李公書堂本三所東溪爲浮居所占西溪蕪沒不可考今建書院者卽中溪也吟臺在東北隅壘石爲之高三丈餘宋碑一通舊在遺阯至元三年李文正公冶自翰林學士辭歸隱山中因其故基以築大成殿講堂齋舍招延學者王文忠公磐爲撰書院記李文正公字仁卿自號敬齋云金進士欒城人也有文集行世王文忠公字文炳號鹿菴廣平人亦云金進士入國朝爲翰林承旨年九十二以壽終

徐童樹在元氏縣封龍山修眞觀四周多徐童樹樹類梧桐香氣時襲人其子可以染碧移植他所則輒死俗呼爲徐童非世謂北嶽徐眞君登仙于此記云駱元素遇一老人得藥十粒且告曰服此則不饑吾本姓徐氏

河朔訪古記卷上 十一 粵雅堂叢書

字元英新受長桑君牒爲北嶽長史言訖化童子乘白雲而去因以名云

中山府學講堂前有雪浪石承以丈八芙蓉石盆盆口鐫蘇文忠公雪浪石銘其石紋作波濤痕復有若臥牛立鳳之狀者昔蘇公守定日甚愛此石構小室置之榜曰雪浪齋云西廡下一碑圖石之形并刻其銘于右學中又有唐王維畫竹碑二通一黑一白世謂陰陽竹也

玉華宮在眞定路城中衙城之北漙園之東昔爲睿宗仁聖景襄皇帝之神御殿奉安御容者也外爲紅紗校垣牆四周槐柳森列重門棨戟廣殿修廡金碧焜燿云壯華麗擬于宮掖制命羽流崇奉香鐙置衞士以守門闑歲時月日中書以故事奏聞命集賢院臣代祀函香致醴遣太常雅樂率燕南憲臣眞定守臣具朝服備牲牢行三獻之禮延祐間碑史元永貞上疏略曰聖朝追宗廟崇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神御別在玉華宮竊惟功德莫如太祖世祖不聞有原廟世祖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雅樂今玉華宮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伏望朝廷照依京師諸寺影堂

河朔訪古記卷上 十二 粵雅堂叢書

例止命有司祭供罷太常樂斯得典禮之正矣疏上不報元統乙亥監禮官薩都拉天錫有詩詠其事詩曰大廟天香出內宮孝思與世總無窮百年禮樂行三獻一派簫韶起半空使者領班雲氣裏女仙搖佩月明中小臣監禮陪祠列兩袖葵花映燭紅天錫進士時爲燕南廉訪司照磨云

開元寺在眞定路城中鼓角門天祿坊西此卽張五村故地也寺內三門石柱刻曰大歷十二年趙城王彌孝稽撰解惠寺三門樓贊云後魏興和二年建寺曰淨觀至隋開皇十一年改曰解慧後復改開元寺寺有千石鐘聲聞數百里今爲官府昏曉之警鐘樓栱閣有趙開閒所遺墨跡正殿皆石欄環繞鐫刻花木禽獸人物極爲工緻纖巧寺復有轉藏經碑乃梁王承規集王右軍書也妙絕當世復有封居賦小篆千文碑在寺中

臨濟寺在眞定府城中定遠門東街飛雲樓之東其三門下有唐吳道子所畫布袋和尚像及搖鈴普化眞讚東坡墨竹綠筠軒詩等石刻極爲精妙寺乃臨濟祖庭其靈塔則金世宗所建也昔臨濟和尚結茅于此嘗與

木塔河陽二師圍爐而坐木塔曰搖鈴普化果是凡是聖普化適至揭簾而入汝謂我是凡是聖臨濟大喝一聲普化作偈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卻具一隻眼世傳本寺趙王鎔所賜墨君和故宅也

趙州城中東門內有栢林院世呼爲趙州古佛道場昔唐末僧趙州和尚修行之所舊在城外後城既展而在東門內矣院西丁字街有石浮圖俗曰大石塔高可四五丈制作極工上刻古蕤葉篆亦妙宋景祐五年西廂人所建也

中山府城中天甯寺後有小寺世傳慕容垂之後宮也其妃以讒被殺冤血濺砌石石白血殷漬而不滅每雨過其色愈鮮余嘗考北史垂妃無它被殺者惟段氏誅垂廢太子寶垂不聽寶深銜之及卽位令自殺疑此卽段氏之血也

欒武子廟欒城縣西四里鮑家村高邱一所曰欒武臺臺有廟曰欒武祠此則欒伯書之廟也書諡曰武故云廟西南有一冢曰鮑家俗傳武子獵于此射一彪死葬于此焉

河朔訪古記卷上 十三 粵雅堂叢書

中山府文廟西宋丞相魏忠獻王韓公琦祠堂存焉琦爲帥有惠政州人爲立祠祠下有碑一通其略曰仁宗朝出知定州時州兵不治將爲亂及至卽用兵律裁之察其橫不知教者斬之有死於戰敵者賞其家其孤兒使繼衣廩迺教古兵法列方圓銳三陣親教習之由是定兵强勁可用號稱雄鎮焉振契丹云

眞定路城中開元寺後繡女局內唐清河郡王李寶臣紀功碑一通其碑極高大永泰二年立類要云李寶臣紀功二碑一在眞定府治東二十步卽此碑也一在府

西十一步大歷三年立今在居民房屋土底常有人掘見云

眞定路城中開元寺後繡女局內復有鉅碑埋土中止露碑首長及丈五題曰王武俊碑貞元五年立文字皆不可考類要云王武俊碑去眞定府治東門二十步卽此碑也

眞定路南關陽和門外史丞相遺愛碑一通螭首龜趺高四十尺冠以華屋壯麗崇峻其文則郡教授吳時起撰也碑略曰公姓史氏名天澤大都永清人國初嗣兄

天倪爵爲河北兵馬都元帥尋除眞定等處五路萬戶又擢經略宣撫使世祖皇帝卽位中統二年超拜右丞相至元元年進光祿大夫三年進輔國上將軍爲樞密副使四年復爲左丞相六年以榮祿大夫爲平章政事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公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儀表百辟古之社稷之臣也其保障河北戰三峯山掊金擒宋皆建奇功嘗同巴延淮安忠武王統大軍至鄂渚以病召還明年薨于位卽十二年二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一贈太尉諡忠武云

眞定縣太保莊墓碑翰林學士圖克坦公履撰神道碑則翰林承旨王磐撰皆敕賜文也延祐六年加贈推忠贊治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陽王初公之治眞定也披荆棘驅狐狸闢城郭立官府以招人民成天下之劇郡四方之都會武仙之亂公兄元帥天倪遇害主將欲盡誅郡人以雪其恨公恐失罔從罔治之義忍忿含垢亟諫數四乃得全活壬辰招降老幼十萬餘口將護北渡使其自便處所或使歸鄉里一無所問其德可勝言哉公甲第今在子城西黑軍營北

第中有靜治堂內樓樓藏光亭江漢堂云十二月早渡滹沱河抵陽和門外日卓午矣飯于旅舍遂至南關下馬讀其碑而去

眞定路府學尊經閣下有劉法書史閣石刻及楊祕監邦基書及金諸賢詩極精妙也舊在集史堂今移閣壁云

唐恆州刺史陶雲碑在眞定路府治廳下有唐恆州刺史陶雲碑一通字爲行草書筆勢遒勁而不著書者姓名其文則唐冀州錄事張義感所撰其略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高宗時爲恆州刺史其碑則永淳三年立也昔宋歐陽文忠公爲河北轉運使至眞定見碑仆府門外半埋土中命工掘出立于廳下云

三公神廟碑白石神君無極山二漢碑附 三公神廟在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其廟兩兩相對若參階六符之狀蓋三台近于軒轅故廟於此山今牓曰天台三公之廟廟有漢封龍山頌碑一通漢三公山碑一通縣西故城西門外八都神壇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和四年常山相馮巡所立壇側又有唐三公山碑一通八都者總望

八山而祭於此明帝永平中幸此詔復租稅六年勞來縣吏下及走卒皆蒙恩賜其後章帝北巡又幸元氏祀光武于縣堂祀明帝於始生堂皆奏樂焉白石神君碑無極山碑二漢刻皆在封龍山下

盧舍那像碑鐵塔附 元氏縣城中開元寺有唐蔡有鄰隸書盧舍那像一通歐陽文忠公曰唐世能名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維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有鄰特爲難得慶歷中昭文韓公始得此本有鄰小字尤佳昔石經藏讚律疏翻詩與三代鼎彝何異也又云其碑石

刻在中山府城中盛傳謂之誤耳開元寺內西北院中有生鐵塔高四五丈其制亦機巧

定武蘭亭石刻舊在中山府廨中爲天下名本今埋沒不知所在昔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惟此本乃率更令歐陽詢所搨也上命刻石留禁中以他本賜外臣一時貴尚寶搨惟禁中石本獨完善至五代石敬瑭棄中國而契丹耶律德光自中原輦寶貨圖書還北至殺虎林而死永康立其國交兵遂棄石而歸慶歷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堝始以墨本出示韓公索其石靚李遂瘞

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于人每本必千錢由是好事稍稍得之後李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公祁守定武以公帑金代李輸之取石匣藏于庫非故舊不得口賜習前辯師正守是邦求者矜至辭惡其擾打之聲乃刻別本于外以應求者然此郡已有二刻其贗矣其子紹彭摹他石以易元刻暗以自別遂於古刻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刻損一二筆爲記或謂古蹟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帶肉此爲唐刻本也大觀中徽宗詔取此石于薛氏家其子嗣昌進納御府上命龕置宣和殿靖康金人陷汴京其石不知所在云金以紅毯襲歸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

趙州城東北三十里平棘縣境上古宋子城城中有漢耿球碑一通作漢隸蓋耿純宋子人也城西有口耿鄉漢光武封純爲侯國世謂之宜安城至今民多姓耿皆純之後也宋子故城卽秦高漸離匿作宋子而歐之所也按衞恆四體書勢曰鉅鹿宋子城耿球碑師宜官書袁衞立球純之後云

徐整碑在栢鄉縣西南七十里栢鄉故城之西門內漢栢人令徐君碑一通君名整桓帝時爲栢人令有惠政民懷之爲立碑此卽高祖動心不宿之地也

栢鄉縣城中通衢居民檐下栢鄉尉蘭君碑一通君名儼字望之唐會昌閒尉栢鄉有遺愛民伐石立碑潞州進士張環製文將樹碑時皇叔觀察使充顏從郗適朝京還因題詩一章于碑後曰卿材皆願識將軍事簡將軍少出遨白酒不沽譏犯禁黃雞無禍得同晨問著撫劬非十舉止祗停巫豈慢神數尺去思碑上語後官知勸可書紳鄉人併刻其詩于碑後

吉日癸巳石刻四字周穆王所刻也昔在趙州贊皇縣城南十三里壇山崖石之上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因以名焉癸巳誌其日也又有四望山者謂穆王登山望祭四方者傳中但云登山而不言石刻然字畫亦奇怪若杖畫狀土人謂壇山爲馬鐙山以其巳字之形類鐙也宋尚書廨平宋祁以皇祐四年秋自范移鎮鎮陽道出趙州命人于壇山石壁模得此字時趙之守將武臣也遽命鑿山壁發其字歸

趙俾之廳壁聞者莫不咲惋嘉祐已亥移置高邑縣廳壁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復移龍興路學之壁云

欒城縣城中文廟內有漢欒長蔡湛碑一通光和四年立并碑陰全廬陵歐陽文忠曰天章閣待制楊畋嘗謂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最爲佳畋自言平生學此字也

欒城縣九門城中有隋九門令鉗耳府君碑不載書撰名字碑首題云大隋恒山郡九門令鉗耳清德之頌君名徽華陰朝邑人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靜魏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衛鄧四州總管別駕龍門二郡守字畫遒勁非歐虞不能及也

九門城中有隋李康城清德頌碑一通不著書撰名氏文爲聳側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碑首題曰大隋冠軍將軍大中都督恒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字多訛闕其後曰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二字磨滅不可識按隋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于陰陽家前史不載而見此併記之

欒城縣九門城西浮圖碑一通題云九門縣令鄉城人等爲國建浮圖之碑唐寵諮四科衆重行文撰文請河傳師得書唐高宗上元三年歲在丙子建浮圖在科短寺寺今亦廢久矣

馮樂陵在新樂縣東北二十里卽漢馮昭儀之冢也昔昭儀隨其子中山孝王興就國王薨母築宮于樂里以居之樂里卽今新樂城也昭儀在元帝之時有當熊之功成帝優異之賜御服鼓吹鹵簿名其居曰樂里旣歿敕葬樂里東北因名其冢曰馮樂陵云十二月原本缺二字早自新樂縣起午前至馮樂陵午飯遂至荒陵聯茅而去午後雪復大作

漢中山王陵安喜縣東唐河西北有二塚卽漢中山哀王忠王二陵世訛爲二女陵非也哀王乃孝王之孫康王之子寰宇記曰滱水又名唐河自唐縣界流入東注京邱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憲王二陵又聞中山懷王順王夷王數陵在安喜縣境內今皆不可考矣

李左車墓趙州城西七里清水之曲有高冢一所世傳爲李左車之墓冢上今爲佛寺中有一井可汲餘無考

者冢上但有元魏景明二年所立兗州刺史李使君碑一通而已

欒城縣西陲有村曰陳居陳餘葬在焉此餘遊趙日所居死歸葬此

欒城縣城東有欄橋東二里有冢極高爲漢蒲侯柴武之墓也隋開皇閒武有遠孫爲浮屠氏曰英師并葬于冢側今亭冢亦漢制也冢旁有臺頭寺俗訛爲柴世宗墓非也近冢曰柴村卽武侯之所居也

眞定縣南十里古常山城下治河之濱荒冢隱然是爲漢膠東侯賈復之墓昔濬治河發古冢得骸骨異常身擐鐵甲一戟在旁尋復得其墓志始知爲賈復之墓也太守馬公斂以衣衾更瘞之時燕南憲掾孫茂先見其事後三十年告于郡知事王德裕因琢石請監察御史楊君後民爲文刻諸石名曰懷賢之碑以表其墓其略曰侯南陽人光武拜執金吾冠軍侯延武開封膠東侯食六縣後罷將軍以列侯就第卒謚剛正按後漢書作剛侯無正字侯嘗破五校于眞定創甚光武念之約爲婚姻卒後哀其成績詔葬于此或史之所逸也又謂宋洪适之言辨

論埋名之原以爲自漢明帝時都尉路君冢門始至於詳博王君字祐之保定人好古篤實君子以余爲忘年友也楊君字杰口口郡人舉進士歷[illegible]館閣今爲國子司業亦余之故人也

郎氏墓碑在新樂縣東南十五里曲郡村有郎氏墓墓林中有郎茂郎穎二碑皆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倫碑云茂從煬帝幸江都而卒穎事唐爲大理卿隋唐之時屢更定律令益法律士也穎之碑陰題名云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令一百三十

九人爲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司鎧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尉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長各一人食官廄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貞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

眞定之西關外社壇西北隅城濠之外眞定縣境大也有褚先生墓墓下小碣一通其畧曰先生褚氏諱承亮

字茂先宋宣和二年擢第調易州戶曹會金兵至子郎君破眞定拘境內舊進士七十三人赴安國寺試策策曰以上皇不道少主失信舉人希旨極口詆毀先生離席擲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過豈臣子所當言耶長揖而出場屋劉爲之動容比揭榜先生被黜餘悉放第狀元許必與自號七十二賢榜時人謂先生曰有德先生朝廷重其名命知藁城遷一遷之尋解印去年七十終弟子周伯祿等百餘人因私謚曰元貞先生云十二月望謁拜墓下

眞定縣北十五里大安鄉曹家疃道左墓碑題曰元故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贈君之墓墓前一碑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天爵撰文國子司業王理書翰林直學士謝端篆碑畧曰君諱世貢字賢卿世爲眞定人年四十餘始遊江南試吏四明擢浙東西憲掾進南臺察院受知文皇帝尋賁中臺除廣西廉訪知事遂陞府都事際遇今上于潛邸比紹大統召君入朝詹臣奏爲山南經歷上不允改通政都事尋拜監察御史出僉浙東憲至元元年九月十八日卒

於金華官今年六十八再任廣西調護卑射夙夜無懈嘗曰賢卿二字賜之及巡浙東又賜綺錢五千貲其忠矜如此子二人曰英曰蒙云蓋君之在四明也與先君子最厚善每過余家宿余誦訪諸人曰此子可教也今予自海上歸南陽將上京師道出鎮陽竊幸拜君之墓鳴呼二十年之間見君之孫遂生死而予栖遲草萊年益邁而學益荒負君知人之鑒矣

眞定縣北新城鎮南二里許墓林蘇蔚羊虎翁仲皆白石鐫鑿精爲偉壯是爲前北行中書省郎中蘇君之墓隧前一碑邇蘇氏先塋之記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撰翰林承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書丹爲二絕之雄也君墓碑亦虞公撰其畧曰君名志道字子寧以吏起家爲丞相掾三命爲樞密經歷延祐三年歲丙辰關中有變遂及和林人大飢恐道皆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盡壓沒民皆枕藉相食道無行人朝廷超拜君爲中奉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君請以便宜發民粟至和林以賑饑民遂得全活明年行至京師卒其子天爵奉柩歸葬于此天爵字伯修以文登

起家揚歷臺閣爲時名人今以國子祭酒遷爲京畿奉使宣撫十二月大雪留新城不得發至蘇君墓遂同李彥敬步至墓上讀虞公所撰碑過墳菴又讀期頤周伯琦等燕南考試同題壁字蘇君遂余二人啜茶其上詩刪葉旁得古碑之蓋一段其制若今樹椽方有字皆漫滅不可讀蘇公定爲碑蓋也蓋古人埋銘必以石覆其碑恐土蝕其字畫故碑蓋則大篆其題曰今之碑文曰篆蓋即其遺意也

欒城縣東南二十里倪家莊側有唐倪若水墓莊多姓倪氏皆若水子孫也若水字子泉擢進士第又制科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尚清靜興州縣學風化大行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右丞卒

欒城縣二十里新興村涉南王先生墓在焉先生諱若虛字從之金進士及第仕至翰林學士國初避此自號滹南遺老爲志經學尤長于經義南北師尊之以爲法後登太山歸坐而逝歸葬于此有慵夫集及經史諸辨辯疑行世墓前碑則元遺山所撰也有司今立祠縣學以祀云

河朔訪古記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河朔訪古記卷中

元　納新　撰

魏郡郡

魏郡郡彰德路禹貢冀州之域商河亶甲居于此戰國爲魏之鄴地秦爲上黨邯鄲二郡地漢置魏郡曹操受封于此稱鄴都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儁並據之後魏曰相州東魏曰司州北齊改爲清都郡唐曰相州又改鄴郡梁置昭德軍石晉改彰德軍金升爲彰德府國朝先隸真定路後改彰德路立總管府領司一縣三安陽湯

陰臨漳州一林州

彰德路城中宋隸安陽縣國朝置録事司以領之城之外仍隸安陽縣城郭周十九里總管府録事司治及安陽縣治皆在城内焉

安陽縣春秋爲殷陽戰國爲魏寧新中邑秦更名安陽漢廢以其地入蕩陰屬河内郡魏併入鄴晉置安陽屬魏郡後周移相州及鄴縣于安陽故城治此隋復曰安陽尋改堯城屬魏郡唐以安陽爲相州治改堯城曰永定宋改永定爲永和尋省入安陽及省鄴郡分其地半入焉宋金皆曰安陽縣國朝因之爲彰德路倚郭縣

湯陰縣古羑里之地戰國爲魏之蕩陰邑漢爲蕩陰縣屬河内郡晉屬魏郡後魏省隋改蕩源縣大業二年省唐初分安陽縣地入蕩源屬衛州貞觀元年以蕩水微温改爲湯陰縣屬相州宋金國朝皆因之爲彰德路屬縣云

臨漳縣本漢鄴縣地晉建興二年以愍帝諱改名臨漳東魏孝靜置鄴縣于今鄴鎮又別置臨漳縣周武帝平齊自鄴城移縣于今治仍屬魏郡隋開皇三年改隸相

州十年分縣地置長樂縣大業十年始築縣城暨唐及宋金皆爲臨漳縣國朝因之爲彰德路屬縣云

林州漢置隆慮縣東漢改隆爲林隋析置淇陽縣後改置巖州金爲林州國朝至元二年復爲縣又併輔巖入爲未幾復爲州割輔巖入安陽仍以州隷彰德路

磁州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爲邯鄲郡地漢爲魏郡趙國地晉爲廣平郡地後周置成安郡隋置磁州唐天祐改惠州尋復磁州宋曰滏陽郡金以隸彰德國朝屬廣平路領縣四曰滏陽邯鄲武安成安

滏陽縣漢爲武安縣地魏置臨水縣屬廣平郡後周置滏陽縣屬成安郡隋置磁州治于此唐宋金並因之本朝爲磁州倚郭屬縣按磁州滏陽縣惟金以之隷彰德元本屬廣平路蓋是書爲記遊覽古而作路徑滏陽所記所見貫未遍歷洺邢也故附見于彰德路云

黃華谷天平山彰德之西九十里曰林州即古林慮縣也州西北二十里曰黃華谷谷多秋菊故名昔金翰林學士熊岳王公庭筠子端皆隱居谷中號黃華山主所居曰讀書巖公文章書法高出流輩寧學米元章墨竹

類文湖州金章宗所謂昔人君子者也谷之西南諸峯峭拔奇秀林木陰翳仙宮佛廟金碧輝映巖崖泉石名號百什不可窮紀其迸珠巖桃花巖者不減天台赤城之勝其最知名者谷南之天平山珙谷寺也珙谷莫夜陰崖石壁閃爍然作金光若燈火神幻不可致詰前賢多作歌詩以紀曰金燈集

安陽縣北三十里臨漳縣南十五里鄴鎮之西曰蔡村有濁流奔迸俗謂之漳河也禹貢曰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水經云濁漳之源出晉寧路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流過壺關屯留潞縣合衆山之水其流始大又東過武安縣有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其水合流謂之交漳口清漳源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過磁州武安與濁漳合遂東過鄴縣西又東過三戶津又東北過洺州曲周平恩二縣又東北過冀州又東北過貝州東光縣弓高鎮又東北過瀛州樂壽縣景城鎮又東北過平舒縣而入于海云漳水自出山至入海凡行一千六百八十里按史記魏文侯時使西門豹爲鄴令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民田民皆煩苦豹曰民可與樂成不

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民後果得其利至今鄴人祠祭不絕又西漢書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未盡豹何足法于是襄王使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田揭水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使相灌注一注分十二流皆懸水門鄴人名曰安陂澤河内之民以致殷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曰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今史所載二說不同余疑當時豹嘗鑿渠而後湮廢至起紹修故民歌之今併錄焉十二月早出彰德北門至蔡村西行三十里隨處作土橋以渡時漳水退縮冰凝淺遂流東下土人云春夏水漲至與岸平闊可數里號小黃河又曰水旁多石子俗傳可以暖腹又有紋石資河之民取以爲器賴之

安陽橋在安陽縣北五里橋下即洹水也洹水出上黨洹氏縣洹山山在長子縣東過隆慮縣北黃水注之又

東北出山迤邐殷墟東北過鄴城南謂之新河又東迤安陽故城東過內黃縣北入于白溝云春秋左氏傳言聲伯夢涉洹水杜預注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李宗諤以此說爲然遂言洹水源出林慮西北平地湧出初甚微細東流九十里至安陽縣界泉脈漸大又曲而東北入大名府洹水縣界今按水經所言洹氏在澤州高平縣西並無洹水蓋縣邑遷改不常故酈元所記有異同耳余嘗觀許敬宗論禹貢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其說甚詳蓋天下之水無有不發源于山其有自平地出者皆洑流再發也且濟水之源出王屋山之巔洑流至平地再出即今濟源縣濟瀆廟泉是也今李宗諤第見洹水初起林慮遂以水經所記爲異殊不知林慮乃洑流再發也呂忱字林許慎說文皆云洹水出晉魯之閒又言林慮黃水發源神囷之山谷東流至谷口潛入于地下東北十里復出于柳渚然則洹水洑流至林慮再出益可信矣

蕩水出湯陰縣西石尙山案太平寰宇記作牟山東流經縣故城縣因水以取名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

唐貞觀元年改爲湯水以其水微溫也

羑水在羑里北二里有橋曰羑橋橋下即羑水也水經曰羑水出蕩陰縣西北四十里西山韓大牢泉東經羑城之北積水成淵方十餘步深一丈餘又東至內黃縣與防會又東歷黃澤而入蕩水云

宜師溝在湯陰縣西南二十五里宜師站又在縣西南二十七里又有宜師橋在站側

鄴宮元帝禪晉晉常道帝于此光熙元年夏五月馬牧帥汲桑叛敗魏郡太守馮嵩遂陷鄴城燒宮旬月煙燄不滅晉魏之殿閣盡于此時燬矣至石勒將營鄴宮以廷尉續咸尙書令徐光切諫而止後因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巨木百餘萬株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君知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宮耳于是令都水使者張漸少府任汪等監營勒親授規矩而建焉

鄴都南城在鎭東南三里半按魏孝文太和十八年自雲中遷都洛陽經鄴宮留數日臨引鍾發縣飯一瓢于城門上而去尙書崔光語人曰掛飯者懸飧也後世元孫必興于此矣至孝武永熙三年高歡逼帝西入關乃立淸河王亶之子善見于洛陽東北改元天平以十月丙子東遷于鄴十一月庚寅至鄴居北城改相州爲司州牧以魏郡林慮廣平陽邱汲郡黎陽東濮淸河廣宗等爲皇畿于城東置臨漳縣城西置鄴縣城東北置成安縣臨漳三百鄉鄴縣五百鄉成安二百五十鄉二年八月發衆七萬八千營新宮元象元年九月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一年帝徙御新宮即南城也又鄴中記云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歡以北城窄隘故令僕射高隆之更築此城掘得神龜大踰方丈其堵堞之狀咸以龜象焉按北史高隆之傳云隆之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于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城乃起長堤爲防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以造水碾磑云

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臨漳縣鄴鎭東南一里古鄴都北城西北隅因城爲基三臺相距各六十步中爲銅爵臺南爲金鳳臺北爲冰井臺此蓋曹操于漢獻帝時爲冀州牧所築也鄴中記曰建安十五年銅雀臺成操將諸子登樓使各爲賦陳思王植援筆立就金鳳臺曾

公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臺則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魏銅爵臺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金虎臺有屋百三十間冰井臺有冰室三與涼殿皆以閣道相通三臺崇舉其高若山云後至趙石虎三臺更加崇飾甚于魏初于銅爵臺上起五層樓閣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圍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監女伎三臺相面各有正殿上安御牀施蜀錦流蘇斗帳四角置金龍頭銜五色流蘇又安金鈕屈戍屏風牀牀上細直女三十人牀下立三十人凡此眾妓皆宴日所設又于銅爵臺穿二井作鐵梁地道以通井號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財寶飲食以悅番客曰聖井又作銅爵樓巔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飛南則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間置金鳳于臺巔故名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書又爇之難盡又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石銘尙存焉三臺皆磚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閣道如浮橋連以金屈戍畫以雲氣龍虎之勢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懸絕也又按北史齊文

宣天保二年發丁匠三十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十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文宣登脊疾走了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覩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上飛下不死免其罪數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井冰井曰崇光云至後建德七年三臺遂廢及隋大業三年有考覽三臺遺迹[illegible]然空虛矣十二月

余過鄴鎭登三臺眺望見其殘邱斷隴而問諸耕牧野老猶能于荒烟野草中指故都西陵之遺跡相與悲嘆

且言銅爵臺今周圍止一百六十餘步高五丈上建永寧寺金鳳臺周圍一百四十餘步高三丈上建洞霄道宮冰井臺則北臨漳水用圍止一百餘步高二丈爲滸水衝嚙一角已崩缺矣余閱世傳鄴城古瓦研皆曰銅爵臺瓦磚研皆曰冰井臺磚蓋得其名而未審其實夫魏之宮闕焚蕩于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興代毀室屋何其改易無常況易壞之瓦礫其存于今者亦幾希矣按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其瓦皆以胡桃油油之油即祖珽所作也蓋欲其光明映日歷風雨久而不生

蘚耳有筒瓦者其用在覆故油其背有版瓦者其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之長可二尺闊可一尺版瓦長亦如之但闊倍耳今其眞者皆當其油處必有細紋俗謂之琴紋有白花謂之錫花相傳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故錫花乃見然亦未言其信否也古磚大方可四尺其上有盤花鳥獸之紋又有千秋及萬歲之字其紀年非天保即興和蓋東魏北齊之年號也又有筒瓦者其花紋年號與磚無異蓋當時或用以承簷溜故其內圓外方有若筒然亦可製而爲研然則世傳有古鄴之研多北齊之物耳鄴人有言曰曹魏銅爵臺瓦其體質細潤而其堅如石用以爲研不費筆而發墨此乃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之去今千有餘年若其瓦礫皆磨滅爲塵矣且齊之磚瓦至今亦五六百年村民掊土求之往往聚衆數百人而踰年不得一二今者則鄴人所謂銅爵冰井者蓋特取其名以炫遠方其不知者從而信之今鄴人僞造彌衆惟識者知其不如古耳故荆國王文公有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年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記虛名動世人蓋當時亦有此嘆

也夫古之眞瓦不期于爲研今之僞瓦止期于爲研其甄陶固精于古然其質終燥其用不久者火力勝故也雖和以黃丹鉛錫焉能作潤哉惟古之磚瓦散沒土中千餘載感霜露風雨之潤火力旣盡復受水氣此其所以含蓄潤性而滋水發墨也

華林苑在臨漳縣鄴城東二里苑後即南鄴城之西也按石虎時有沙門吳進言趙運將衰晉當復興宜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于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周回數十里又築長牆數十里趙攬等上疏切諫虎大怒曰牆朝成夕壞吾無恨矣乃從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通漳水皆設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又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百餘人虎于苑中植衆名果作蝦蟆車箱闊一丈深一丈合土藏花木所植無不榮茂至高齊武成時增飾華林苑者神仙所居故曰仙都苑苑中封土爲嶽皆隔水相望分流爲四瀆因爲四海匯爲大池曰大海海中置龍舟六艘其行舟處可廿五里又爲殿十二間于海中五嶽各有樓觀堂殿四海中亦有宮殿洲渚其最知

名者則北岳之飛鸞殿北海之密作堂也飛鸞殿十六間以靑石爲基珉石爲礎鐫刻蓮花內垂五色珠簾緣以麒麟錦楹柱皆金龍盤繞以七寶飾之柱上懸鏡又用孔雀翡翠山雞白鷺毛當鏡作七寶金鳳高一尺七寸口銜金鈴光彩射目人不能久視也密作堂周回廿四架以大船浮之以水爲激輪堂爲三層下層刻木人七彈琴琵琶箜篌胡鼓銅鈸拍板弄盤等衣以錦繡進退俯仰莫不中節中層刻木僧七人一僧習香奩立東南角一僧執香爐立東北角五僧左轉行道至香奩所以手拈香至香爐所其僧授香爐于行道僧僧以香置爐中遂至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層作佛堂旁列菩薩衛士帳上作飛仙右轉又刻紫雲左轉往來交錯終日不絕皆黃門侍郎博陵崔士順所製奇巧機妙自古罕有其苑中樓觀山池臺殿自周平齊之後皆廢毀矣今其基址詢之故老猶能記其萬一余以記載可考者錄敘如右

彰德路總管府治後花圃曰康樂園昔宋至和中韓魏公以武康之節歸典鄉郡因闢牙城作甲仗庫以備不

虞遂大修亭池名曰康樂園取斯民共樂康時之義故云魏公自爲記書而刻諸晝錦堂上園中舊有七堂曰晝錦燕申自公榮歸忘機大悲涼堂又有八亭曰御書紅芳求已迎合狎鷗觀魚曲水廣春又有休逸飛仙二亭故老相傳晝堂聽事舊府建于節度韓王贊宋太宗歸自河東視其廳曰朕之所居亦不過也上欲留宿王贊奏曰臣以一方之力積歲成此今陛下居一夕即虛之矣不免勞民重建乞賜守臣以勝榮幸上乃命設幄宿于廳下而去至魏公大加完飾郡廨園亭雄壯華麗甲于河朔又傳休逸堂魏公取鄴城冰井臺四鐵梁爲柱初鐵梁棄鄴臺歲久光瑩無鏽刺人以爲神物訶護不敢動及以爲堂柱羣疑始定今園亭廢毀皆不可考惟飛仙臺基在府治敏功堂後今構觀音堂其上臺北十餘步踰小巷後園有休逸堂基而山亭基金節度完顏熙載作登嶽樓其上今廢其碑尚存其餘則不可知矣晝錦堂記碑今移至魏公祠堂云公有康樂園詩曰名園初闢至和中思與康時共樂同一紀年光雖易老萬家春色且無窮歸來敢衒吾鄉勝到此須知舊鄴榮

病守縱疲猶強葺欲隨民適醉東風十二月余至彰德
府治後因游康樂園今皆茉畦麥隴可考者惟休逸臺
荒基餘皆不復辨矣
彰德路城中富財坊南街西第二巷閭門扁曰胡公里
故胡按察私第在焉公諱祗遹字紹聞武安人也祖父
俱第進士公北度居相州六十年旣卒監郡伊爾布哈
中順尊慕德望即所居立胡公里
緱山書院彰德路城南門大街道左高綽門牓曰杜文
獻公緱山書院諱英字文玉信安人也避亂居淮陽謀
隱緱山故以此自號至甲辰僧尼瑪哈行省徵至彰德
辟爲諫議官不就遂隱居教授日與王鹿菴劉神川往
和爲樂中統元年世祖聞其賢命爲大名等路提舉學
校官年七十卒葬安陽縣西十里王裕村今其孫秉彝
字德常以鄉貢進士積官中書左司郎中請建書院因
賜資德大夫翰林學士魏郡公諡文獻設緱山書院列
于學官云
雀城湯陰縣東北三十五里有城周回二百步高二丈
土人呼爲雀城世傳文王厄于羑里武王築此城以望
之有赤雀見因名云
涼馬臺湯陰縣北十二里有臺高三十尺周回五百步
曰涼馬臺按鄴中記曰後趙石虎所築建武六年虎都
鄴洗馬于洹水築此臺以涼馬故以名云
觀音禪院八角井附彰德路城中豐安坊有寺曰觀音禪院
唐天寶二年所建寺有八角井父老相傳井中嘗有雲
氣如虹衆謂有寶探之其深不可測郡人周郎得昆侖
奴善入井曰水精使之入井底良久出曰一黃龍抱數
顆月明大珠熟睡水精懼亦病死初州城在井北遂洹

水泛溢南徙乃包此井于城中云
隋能興寺碑在彰德路北關外古寺坊東龍興寺寺前
豎碑一通是爲隋能興寺范陽張庭珪八分書其文則
相州刺史越王撰蓋所謂信行禪師傳法碑也
陶唐廟在安陽縣西北六十里乞伏村廟有金應奉翰
林文字同知制誥趙秉文所撰碑一通并書篆額後銘
曰鬼神胙肹伏羲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旣敘五穀旣數
唐文煥乎披昏挾堯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
民其孥丹朱其疏陸水其都人蘇其居吁嗟都俞思漸
于府今其已大祀焉忽諸豐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
巫曰馬同車清風滿如神來有無荒淳之墟熙熙萬區
神游靚娥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赤不知乎今
世陶唐氏之民歟
湯聖王廟在安陽縣西北五十里廟有少中大夫山東
東西道按察使胡祗遹所撰碑
羑里城文王廟羑城在湯陰縣北六里道左朱綽門門
牓題曰羑里城周文王之廟其城周回二百五十步高
二丈餘門牓則正議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康
里回回所書也廟有一碑則太常博士借注戶部員外
郎兼發翰林文字胡祗遹記大元至元六年夏十有二
日建廟學翰林承旨永年王磐五言古詩石刻一通
按史記音義羑里獄名也夏曰均臺商曰羑里周曰
囹圄皆員士也又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商紂紂因
之羑里西伯遂演周易作六十四卦其臣閎夭太顛之
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九駟及他奇怪因商嬖
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使得
征伐又曰紂因文王將殺之或曰西伯聖人也不可殺

紂曰昔聞聖人有盛德者將竊焉乃殺伯邑考醢之以
食文王文王食之已而嘔于羑里之門外于是衆信文
王爲聖人因以土封其嘔處謂之嘔子冢其冢今尚存
土人訛爲狗子冢云王承旨鹿菴廟壁所刻詩曰羑水
淺且清羑里餘荒城文王德如日曾此韜其明陝樹憩
召伯賓山棲許生後人起敬愛木石含芳榮嗟爾一抔
土耕犁未全平千秋不磨洗永被囚里名我行湯陰道
過之爲停征念昔有殷季虐王方狂酲銛鋒戮賢聖苟
刈寸草莖左咳鄂侯脯右嘆鬼侯羹茲時無羑里何以
紓淫刑羑里深杳杳羑城高亭亭君王在縲紲不異南
面聽淑氣發神慮淳和助心靈演開伏羲畫剖出大地
精一時雖莫昧萬古垂日星君無羑里拘易經何由成
易經在所重羑里那可輕康里公字子淵積官至遼陽
平章布呼密文貞王之子翰林承旨傅庸之兄父子皆
國之名臣也
西門豹祠漳水之上有祠門扁曰西門大夫之廟按魏
文侯使西門豹爲鄴令至鄴會長老問民疾苦對曰苦
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曰鄴俗祀河伯巫覡民女好者

云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治齋宮河上令女齋戒十日乃
洗沐粉飾如嫁狀令坐牀上浮河中行十餘里女乃溺
俗傳否則漂沒其民人久以爲然故三老廷掾歲斂民
錢數百萬止用二三十萬與巫覡共分餘錢持歸故民
有好女者皆遠逃去鄴民困貧其所由來久矣豹曰至
爲河伯娶婦願幸相告吾亦往送女衆曰諾至其時豹
往會其巫嫗年七十餘從弟子女十人皆單絅衣立
大巫後豹呼婦視其妍醜巫引女出帷豹曰是女醜不
足爲河伯婦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它日送之

銜使吏卒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乃投一弟子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投一巫凡投三弟子豹曰巫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顧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當使廷掾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豈常留客哉于是衆皆不敢爲河伯娶婦皆罷歸其淫祀遂絕豹又鑿漳水溉田五百餘頃民甚德之因建祠云廟有宋修祠碑一通則錢塘楊蒙所撰其略曰元祐八年癸酉余奉檄策委定武將亂衡漳堤舟于斜館父老集

琴堂下曰此地之東有祠云西門大夫雖時祭不乏而廟制湫陋也大夫君行農而謁焉愴然度鳩遞嫗工修祠云其後銘曰漳水可涸兮君之澤方洋洋西山可頹兮君之名方巍巍新廟宇兮神安斯琢諸石兮來者師十二月至祠下拜謁讀碑而退史云廟東北曰水樂浦浦西五里俗謂之祭陌河卽西門豹投巫之所也（案晏殊類要祭陌河作紫陌河）

扁鵲廟碑在湯陰縣東南二十里伏道村村之道左一碑題曰神應王扁鵲之墓其廟併在墓側廟有二碑一碑教授張仲文撰一碑大中大夫江南湖西道提刑按察使武安胡祗遹撰墓旁生艾治疾爲天下第一今每歲充貢云伏道者昔商紂郊獄繫民怨乃置防城以兵防羑里之囚又伏兵于道左故云廟壁有左司劉昂題詩一首曰昔爲舍長時方技未可錄一遇長桑君古今皆嘆服天地爲至仁既死不能復先生妙藥有起虢效何速日月爲至明翳蔽不能燭先生具正眼宅藏窺肺腑誰知造物者禍福相倚伏平生活人手反受庸醫辱千年廟前水猶學上池綠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宋

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封扁鵲爲神應侯因上疾愈從醫許希有之請今曰神應王未知何代所封也

尉遲公廟碑彰德路城中甘泉坊後周太師蜀國公尉遲迥之廟在焉迥爲周將征伐有功初滅北齊以迥爲相州總管至隋文帝以計徵迥欲圖之迥乃舉諸州兵兵數十萬及爲楊素韋孝寬高熲等師所敗遂上樓自殺至唐開元中州多怪異刺史至輒死吏民疑懼于是刺史張嘉祐以迥死國難忠臣也爲立祠以祀之後刺史吳兢復加以冕服初嘉祐之建祠也顏眞卿爲記其事於有鄰書之碑陰紀迥靈異之事言雨暘禱祈輒應迴風驅蝗使境內無害每至秋夜有雙鶴下集廟庭郡人至今稱以爲異云唐張嘉貞宋璟皆刺相州有惠政今並配食廟庭魯公所撰碑略曰有周上柱國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羅（按周書作薄居羅）代人也因部立家遂雄豪服父俟兒（按周書作俟兜）尚魏太祖姊昌樂公主贈太傅迥仕魏爲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金明公主進衛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左僕射伐蜀有功詔兼梁益等十八州事周之興也進蜀國公邑萬戶總秦衛交

康十四州事大司馬轉太師加上柱國授相州總管宣皇晏駕京師將微公公以隋公當權衛不受代公子魏安公惇東之敗也公綠巾倚壁（按周書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猶背城請戰旣而已潰則登樓自裁又云公凡事二代易九朝忠不辱隋節能奉上唐武德中改葬表墓開元丁丑乃建廟云開元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華州鄭縣尉閻伯璵敘祕書省校書郎顏眞卿銘蔡有鄰書

彰德城中嵩惠曲晝錦坊故宋丞相魏國忠獻韓公琦之廟在焉重門修廡中爲大殿殿肖公像袞冕龍揭侍從之臣相向拱立儼然廟堂氣象蓋公憫留初力辭上章再典鄉邦未半歲河北地震水災命公安撫四郡移鎮大名相人思之卽公晝錦坊故第築生祠以祠公廟書有宋中書舍人王靚所撰碑兵燹不存國朝重建廟碑一通晉州判官高鵠訓所撰高公太原人官至國子博士故尚書高鳴雄飛子也庭西晝錦堂記碑一通宋元開再摹而刻宋參知政事歐陽修撰翰林學士蔡襄書龍圖學士邵必大篆世稱爲四絕碑云府學之西亦有公祠堂宋鄂州嘉魚令邱斷爲撰廟記其碑今遺府

學儀門下安陽縣治之南護國顯應廟西隅亦有公廟蓋宋敕建者郡人稱爲雙廟也至若大名府之廟碑則丞相溫國文正公司馬光撰磁州之廟碑則知眞定楊子縣事徐熙撰其陝西之秦州河東之太原淮南之揚州河北之眞定暨中山府皆有公廟大抵河北凡八所至今皆祀之不絕也晝錦新廟殿壁鑱公晝錦堂詩石刻一道詩曰重向高堂舉晏杯四年牽強北門迴放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遂一開白髮恥夸金絡騎綵陰欣滿石渠臺因思前彥榮歸者十有三得鄉來西廡則有郡人緱山杜英所題詩扁詩曰輪困日下五雲飛此是先生賜絲時能上青天蛇有力鼠潛舊穴馬空肥縱橫逆議三千牘照耀身名六一碑堪壁百年遺像在郡人爭看錦爲衣按公薨于相之府治神宗震悼命陪葬山陵其家懇辭乃命入內都知張茂則救葬公于安陽縣西北三十里豐安鄉天子御製碑文題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命龍圖閣學士宋敏求卽墳所書冊賜守墳寺曰僧孝報先之寺云十二月余偕下郡人李亨至祠下謁拜讀庭下二碑及讀詩扁而退

安陽縣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冢一區世傳河亶甲所葬之所也父老云宋元豐二年夏霖雨安陽河漲水嚙冢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銅器質文完好略不少蝕衆恐觸官法不敢全貨于市因擊破以鬻之復塞其冢以滅跡自是銅器不復出矣

黃堆冢在河亶甲西南世傳乃河亶甲后之冢也

魏武高平陵在鄴鎮西南三十里周回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余登銅爵臺西望荒郊煙樹永惜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

曹操疑冢在滏陽縣南二十里曰講武城壁壘猶存又有高臺一所曰將臺城外高邱七十二所參錯布置巍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操之葬以惑後人不致發掘故也冢間有曹公廟殿宇甚華麗廟北一高邱之前鉅碑一通螭首龜趺齊忠王之碑又一通所載云西望西陵不十餘里煙樹歷歷可見十二月余按轡其間自午抵暮縱橫出入墓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詐也使操能見武侯八陣圖則有愧多矣

朝陽陵在臨漳縣鄴鎮東北九里卽魏文帝文昭皇后

朝陽陵也按魏略甄后中山無極人初嫁袁紹子熙及魏文帝破鄴文帝時爲太子因納爲夫人生明帝爲郭后所譖賜死後文帝以郭后無子詔爲養子明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遂使射其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收弓矢大奇之而建儲之意遂定及帝卽位追謚曰文昭皇后太和四年使太常卿甄霞持節改葬于朝陽陵今陵旁一冢父老曰李夫人冢后與夫人甚相喜故得祔葬焉

安陽縣東四十里永和鎮城西二百步漢欒巴廟在焉范蔚宗漢書欒巴魏郡內黃人也好道而性質直順帝世累遷爲太守後爲尚書以上書極諫起憲陵侵毀小民墳冢下獄禁錮還家及陳蕃竇武輔政召拜議郎蕃武被誅巴復上書極理其冤帝怒下詔功曹收付廷尉巴自殺遂歸葬而邑人于此立廟云墓在鎮東南二十六里周回一百步高一丈云

晉嵇侍中廟在湯陰縣西南一百二十步曰蕩衣里道左小碣題曰晉忠臣嵇紹之墓墓周回二百步高二丈

餘廟在冢側有宋碑一通乃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魏國公韓琦記并書熙甯三年八月十五日縣令張琳立石其碑曰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罪殺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方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衞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得其死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萃然與山嶽爭高天地不可窮而公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遠不絕也相之湯陰卽公死難之所其廟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不葺底于大壞今令張君琳至則首拜祠下覩其隳敝之甚驚而歎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跡與夫朝廷崇祀之意

諭于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會與之約始其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于是民益知大賢人之忠于國者雖死于不幸後世必誠祀典嚴廟貌不廢若神之如此皆思勉而爲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縣一郡縣而推諸四方則其爲勸也豈不補也廟完其事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豈忍穆之風尤厲衆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又晉書載公死難血濺御衣事平左右欲澣所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詔葬縣南賜曰蕩衣里仍立廟焉廟有國朝翰林承旨鹿庵王磐律詩一首曰十載家類根未消文持手版事昏朝已知定亂功難就猶幸臨危節可要忠血數斑留淚火英名千古追雲霄一盃欲酹祠前土野鶴啼殘木葉凋磐字文炳廣平人亡金進士入國朝累官至承旨致仕居東平年九十二歲卒諡曰文忠十二月早至湯陰南門拜謁廟祭讀碑而去余嘗讀趙文敏公松雪齋文集有紀夢嵇侍中曰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儒道其邦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

廟六字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宿京口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著人衣冠逕前立衣流血被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事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吳興趙孟頫志

臨漳縣南鄴鎮西北五里紫陌側晉高僧佛圖澄墓在焉澄天竺人俗姓帛氏永嘉年來洛陽雖未嘗讀儒家書與一時學士辨論無能屈者澄身長八尺腹旁一孔

嘗以絮塞夜欲讀書則拔其絮竅中光出照于一室又嘗至水際引腸滌之還內腹中齋誦神咒役鬼神以麻油雜燕支塗掌上則洞見千里外事令齋戒者皆得見之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無不驗石勒兵屯爲陂大殺沙門澄詣勒大將郭黑略家黑略言于勒召試道術取鉢水咒之生青蓮花勒由是信之勒之獲段末波擒劉曜皆先驗澄之鈴音也至石虎傾心敬事使衣綾錦乘雕輿太子常侍皆舉輦扶翼升殿主者唱大和尚羣臣皆起以彰其尊後虎大營太武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

子成林壞人衣乎虎發殿石視之果有棘生焉澄意未在冉閔小字棘奴也澄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不復言謂弟子曰戊申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化去矣遣人與虎辭虎詣寺見澄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崇顯寺廟宜享休祉奈何布政猛烈終無福祉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歿無恨矣虎知必逝悲慟嗚咽即命于漳水西紫陌鑿壙營壽藏十二月八日澄卒于鄴宮寺是歲晉永和四年也後有沙門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虎發塚視之惟一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明年虎果死

湯陰縣北十里有古壘南北斜長五里父老云唐九節度師營壘也壘東北有萬人冢即九節度潰兵之遺骸乃節度使許嵩掩骨作此大冢命幕府御史陸長源撰記刻碑立冢上云

安陽縣西北五十里永治村魏國韓諫議冢在焉諫議丞相忠獻公父也神道之碑則樞密使富弼撰翰林承旨王珪書碑首題曰宋故大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南陽郡開國男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韓公神道碑銘其碑略曰公諱國華字光弼太宗初中興國二年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瀘州遷右贊善大夫改彰德節度判官盡扶義隱諸祭不敢犯升秘書省著作郎監上蔡稅以監察御史召爲高麗使天子議復燕薊擇廷臣勇而善辭令者諭高麗西攻契丹以分其力既曰非韓某不可即假以太常少卿爲使公馳驛至其國其王負固不受命公諭以禍福王大恐遣大將領兵數萬渡鴨江以侵契丹公復命天子大喜擢左拾遺直史館賜五品章服兼判登聞鼓院又三司徭開封推官遷左司諫充鹽鐵判官久之契丹大將蕭撻使節雄州約戰知州留福信之以聞天子因思高麗功五命公走雄州按其事亦令代福作報書索其情僞實之意欲我先發公固願息兵養民念國體不可屈書乃謝使者急令備邊還奏天子又大喜歷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院有密議于帝者帝雅信公詔總判三司賜三品章服公益奮條三司不便事二十七上之官民皆利

遂著爲法俄而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即拜峽路轉運使眞宗即位入判大理寺秩凡五遷爲職方郎中出知河陽徙潞州契丹入掠河朔公以精騎屯冀二谷契丹不敢犯境帝嘉之賜以璽書契丹再至澶淵首命公假祕書監爲國信使江南饑又遣巡撫一道還朝權開封府判官出知晉州徙泉州天子封太山擢諫議大夫召歸道病卒于建陽驛泉人聞之傾一州來會哭朝廷褒卹典賜一子官公六子球德滸尉琪將作監琚兩浙轉運琬河陽參軍璩祕書著作郎不幸繼亡琦相仁宗英帝被遇今天子立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魏國公望重天下勛冠列辟以公積德儲慶所宜享厚報然恨公早世不克待其貴而養于丞相丞相以似以續其事之者其可涯邪銘曰士孰不宦公宦獨難使臨東夷跨海涉漫指揮出師勢分狄患王始倔強恃遠且暱視詔據刺不奉其度公怒移書以詞以論以禍福日月之燭王雖島首聞義愓然發兵傾糧萃領易檻對處稱讎伏命館門能俾遠人畢國奔職不憚已勞不畏鄰敵又俾強敵斂其毒螫一邦

用公一舉斯得繼走朔鄙議收弋戟坐策立判敵發不施不爲其款國不挫威兩使外樂天子再怡出知四州大用是宜而卒不用識人之爲復不永年道卒不歸退避弃赴與考同之位不都綵華于幼嗣曰將曰相勳德名世本忘源流公得何異何以畀之天相其類天對從然人亦靡然嚮之賁然其昭昭然

劉神川先生墓安陽縣南門焦道菴士劉神川先生墓碣之所也先生名郁字景叔渾源人金狀元南山翁撝之曾孫正大間監察御史從益字雲卿之子先生與弟

河朔訪古記卷下

元　納新　撰

河南郡部

河南郡部河南府路禹貢豫州之域周武王定鼎于郟鄏則今王城也成王卜瀍水東澗水西即今府城也秦置三川郡謂大河伊洛三川也項羽以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漢為河南郡光武都洛陽魏置司州亦都于此西晉亦都洛魏孝武自此遷都長安東魏改洛州周大象隋為東京置洛陽郡隋為洛州大業間遷都于此改曰

豫州尋為河南郡唐復為洛州號曰東都五代梁改西京宋為西京河南府金改曰金昌府今勝國朝改曰河南府路領州一曰陝州陝州統縣四曰洛陽曰偃師曰登封曰鞏謹按元史地理志當作領州一縣八縣曰洛陽宜陽永寧登封鞏縣孟津新安偃師州曰陝州陝州統四縣曰陝縣靈寶閿鄉澠池

洛陽縣周之下都是為成周也漢為河南郡治曰平陰縣東漢改洛陽縣晉曰金墉城唐曰永庭縣神龍初仍改洛陽宋金因之國朝為河南府路附郭縣

白馬寺洛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即漢之鴻臚寺也永平十四年摩騰三藏法師以白馬馱經至此因建寺以白馬名鴻臚寺漢為掌四譯賓客官署三藏以西域僧故得館于此自古惟官府有寺佛廟得名寺蓋踵鴻臚之名始于白馬也寺有鬪聖堂一所世傳三藏與褚善信鬪校經義之所又有三藏贊碑一通撰文書篆皆宋真宗御製也又有翰林學士蘇易簡所撰碑一通備載寺之興廢始末甚詳至欽宗靖康時燬于金人兵火逮國朝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從帝師帕克巴之請大為興建朝

廡堂殿樓閣崇顯鬱然天人之居矣庭中一鉅碑龜趺螭首高四丈餘碑首刻曰大元重修釋源大白馬寺賜田功德之碑榮祿大夫翰林承旨閻復奉敕撰碑曰聖上大德改元之四年冬十月釋源大白馬寺告成詔以護國仁王寺水陸田在懷孟六縣者千六百頃充此寺產永為皇家子孫祈福之地仍命翰林詞臣書其事于石臣復謹按清慧真覺大師文才所具事蹟漢永平中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于西雍初假館于鴻臚後即東都雍門外建白馬寺為譯經之所嗣後沙門踵至若康僧會之于吳佛圖澄之于晉鳩摩羅什求那跋陀之于宋元奘無畏之于唐千載而下經論日繁教區日競北至幽都南踰嶺海東極扶桑西踰月窟琳宮梵宇彌亘大千實權輿于此稱燬劫火寺之興廢有可考者宋翰林學士蘇易簡文石在國初有僧曰英山主以醫術居洛營樂變之資謀為起廢或許其規模未成工用莫繼則曰茲寺中華佛教根柢他日必有大事因緣余第為此未能至元七年帝師大寶法王帕克巴集郡國教釋諸僧發揚演法從容詢于衆曰佛法至中國始

于何時首居何剎扶宗宏教大師龍川講主行育時在衆中乃引永平之事以對且以營建為請有白馬寺僧行政言與行育協帝師嘉納聞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特敕行育綜領修寺之役經度之始無所取財遂訪錢施于諸方洎吏識為而未觀成效帝師聞之申命大師丹巴董其事丹巴請假護國仁王寺田租以供土木之費詔允其請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時在東宮亦出內帑為助于是工役始大作為殿九楹法堂五楹前三其門傍翼以閣雲房精舍齋庖庫廄以次完具位置尊嚴繪塑精妙蓋與都城萬安興教仁王三大剎比勳焉始終閱二紀之久緣由集而行育卒詔贈司空鴻臚卿諡護法大師文才繼主席綱維衆務益其屬敏于事者曰洋沐等以畢寺之餘功落成之際仁王寺欲復所假田租文才即遣僧奏言于丹巴曰轉經祝禧寺所以來衆僧也有寺無田衆安仰丹巴合宣政院官達什愛滿等奏請遂有賜田之命且敕有司世世勿奪云寺二一在宜陽縣治西九十里又一在永寧縣東南二十五里

應天禪院在河南府城東北市坊火燒街即太祖降生

時馬營故基也大中祥符九年西京應天院太祖神御殿成為屋九百九十一區命宰相向敏中為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都知張景宗為奉迎使諫議大夫戚綸為告永昌陵

上清宮在洛陽縣西北北邙山之西唐老子廟乾封賜額曰元元皇帝廟開元末西北別建元元觀復改曰上清宮宮壁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中宗睿宗元宗五帝御容又有元宗齋宮詩碑朱溫廢為老子廟後唐莊宗復為上清宮云杜少陵有冬日洛城謁元皇帝廟詩即其宮也牛口谷榆窠園皆在宮之相近云廟壁畫杜甫五言古詩一首唐陸肱所書碑也

嵩陽宮在登封縣北五里本漢武帝宮也後魏建精忠觀隋改上陽觀唐武后改嵩陽宮大中祥符二年改天封觀後復為嵩陽宮宮有漢武帝御井古柏二株蔭數百步武后皆封五品大夫世稱大小將軍云宮前聖德感應頌碑一通唐徐浩書殿東柱刻曰國子博士韓愈與著作郎樊宗師處士盧仝道士趙元遇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題

崇福宮在登封縣東北四里乃古太乙之所治也宮後有太乙殿殿後有太乙泉云至宋章聖朝令州進木文丈人其事甚怪比至京木中人呼萬歲者三詔賜崇福宮安奉故李廌方叔有詩曰真人友造化故與物爲一持此誑與神可貫金與石何爲輒入木厭世未肯出衣冠儼如生臨岩顧陵筆

測影臺在登封縣東南二十五里天中鄉告成鎮周公測影臺石猶存焉告成即古陽城之墟是爲天地之中也臺高一丈二尺闊十六步可容八席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建王國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唐開元十一年詔太史監南宮說以石立表宋太中三年汜水令李偃重建增崇七尺國朝至元十六年太史令郭守敬奏設監候官十有四員分道測景十八年奉敕于古臺之北築臺高二十六尺中樹儀表上爲四銅環規制極精緻命有司營廨舍門廡又于古臺新臺南建周公之廟以祀之其碑則河南憲吏李用中譔文也臺西則天中觀云

嵩山中嶽廟在登封縣東一十二里曰中嶽廟殿屋宏

麗垛樓四闕角複道聯屬儼于宮庭三門之下二衛神皆鐵鑄極雄偉兩廡碑石森列皆國朝代祀者所立也又有唐碑一通登行儉所譔宋碑三通盧多遜王曾陳知微所譔國朝修廟碑一通則盧陵歐陽元譔也廟西又有鎮皇廟云中嶽之神今封爲中天大寧崇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廟在登封縣按中嶽唐武太后垂拱四年改嵩山爲神嶽加嶽神爲太師使持節仲嶽大都督封中天王禁斷芻牧萬歲登封元年尊爲神嶽中天黃帝天靈妃爲天中黃后後罷之明泉天寶五載封中天王至宋大中祥符四年號中嶽崇聖帝貞明后乾興元年改顯明皇后庸冊元八年建考唐制每歲土王河南尹奉詔祀嶽至宋亦知府往祠焉歷後通判攝事今在縣東北九里按其神姓惡傳五戒不專章辛廟始在東南嶺上今廟之東後魏太武帝大安中徙于神益山在今廟之北至宋大武乃移于此廟南有雙石闕外石人一對闕上多記刻後漢安帝元初年建

昇仙太子廟在偃師縣南古緱氏縣東南二十里曰府店府南緱氏之上有昇仙太子廟古曰王仙君廟漢武

建西王母祠于其右王母姓緱氏故以名其山云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改賜今額又曰會天觀觀有唐一碑一通乃左相陳希烈撰文徐浩書一通則武后自書撰也二碑今皆不存今惟有一碑國朝陳天祥所撰者也天祥嘗歷臺諫素有風節爲時名臣與平章政事趙國公謚曰文忠世尊之爲緱山先生按神仙傳曰周靈王太子名晉字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學神仙之道三十年後七月七日乘白鶴而去因立祠于緱山之下爲祠南有洛鶴池仙屋石室武后于石室中開石匣得一古劍神光赫然緱山大抵若覆盂之形高不百尋周不數里且無泉石之勝因仙居之名而著聞四方也土人云至今風月清夜嘗然時聞笙簫之聲

漢光武帝原陵在臨平亭南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西望不除去洛陽東南十里按帝王世紀作十五里

漢明帝顯節陵在洛陽縣東南三十七里故富壽亭也陵周三十丈二尺無周垣行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

漢章帝敬陵帝王世紀曰在洛陽縣東南三十九里陵周三百步高一丈六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皆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按河南志作提封田二十頃五十五畝

和帝慎陵在洛陽縣東南四十一里陵周三百八十步高十丈

順帝憲陵在洛陽縣西十五里陵周三百步高八丈四尺北邙山下制度並同前但儀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四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

魏明帝高平陵在洛陽縣東西四十里大石山即[illegible]山也

宋太祖永昌陵在芝田西四十里陪葬子孫十五墳

宋太宗永熙陵在芝田西南四十里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置守陵五百人陪葬子孫凡八墳

真宗永定陵在芝田北五里皇堂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

仁宗永昭陵在芝田北十一里初修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

英宗永厚陵南至定陵七里一百三十步東至昭陵九十步

神宗永裕陵在永厚陵之西

哲宗永泰陵在裕陵東北

漢劉寬碑在洛陽上東門外墓南二碑漢隸蔡邕所書碑首題曰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逯鄉侯劉公碑其一碑門生殷包等所立碑陰刻贈物錄合[illegible]

一碑故吏李諫所立也碑陰刻故吏郄里名氏云二歷所載與漢書同但遷官次序頗略異耳碑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為再立之并記其世序云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于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世次之詳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鉅族未有家譜然而俗尚苟簡廢失者豈止家譜而已哉

杜氏墳在鞏縣西五十二里首陽山東唐杜審言及子閑孫甫三世墓皆在焉

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仲淹墓在洛陽縣南七十里神陰鄉彭婆店東北萬安山下其子丞相忠宣公堯夫以下皆祔葬兆內文正公之碑則歐陽文忠公撰文額曰世褒賢之碑忠宣公神道碑則鈐文昭公奎撰文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墓東則守墳顯賢寺寺有范氏復祖塋碑一通天台陳基之文也其略曰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皆在吳門之天平山至公始葬洛陽母謝夫人之兆其子丞相忠宣公以下三世皆祔焉靖康之亂子孫在吳弗獲展墓逮我元混一故公之玄孫典有司致祭惟謹公八世孫文英謂其子廷方曰吾子孫幸生明時忝籍餘澤食有義田居有義宅教有義塾而祖宗邱隴翦爲芻牧之區尚安得為子孫哉廷方自吳門不遠數千里致其父命于河南僉憲李齊御史沃時海壽出金爲倡率其鄉黨收侵奉牲墓下爰民觀感卒復所封舊地薙草穢垣墉樹築室俾甥趙氏廬其上又曰文正公以間生之氣王佐之才致位將相為宋忠臣誦其詩讀其書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興王道而致太平其父子宅兆使斧斤耒耜相尋其中豈國家尸祝以

行先賢之志乎其字敬初能詩文游京師名稱籍甚荆余之故人也

邵康節先生之墓在洛陽縣南伊闕西南九里曰辛店伊水西也

洛陽金石刻　漢碑　大尉劉寬碑二通　丞相蕭何碑 折作南段　魏碑　三斷碑二通 皆漫無字　齊碑　佛龕碑 天統三年立 武平二年刻　二祖天師碑　馮翊王平等碑　後魏碑　侍中廣平穆王碑 俗云陵家碑 大昌元年立　景王碑　魏汝南文宣王碑　宋帝碑　元魏碑 韓虔隸書天平四年立　昇仙太子廟碑 梁昇撰　唐碑　啓母廟碑 楊炯文　金字碑 張說撰書　義成軍節度使曹公碑 長慶四年立　程公碑 陸贄書開元二十年立　劍南東西川節度使尚書租庸等使兼殿中侍御史魏州刺史嚴公碑 顏頵書元和中立　龍門羅石像碑 裴元哲書　彭王傅贈太子少師徐浩碑 太子徐峴書　啓聖宮臺勅碑 太子書選　鄱陽尉馬允中碑　黃門侍郎孫公碑　荆州長史孫公碑 張廷誕書　延州刺史孫公碑 開元二十年立　齊州刺史崔府君碑 崔平書大中八年立　陳公碑 咸通立　右僕射曹公碑 正元四年立　左僕射牛公碑 長慶三年立　邕州刺史

梁公碑 鄭還古書開成五年立　房州刺史盧府君碑 裴文騂書貞元九年立　東都留守盧府君碑 開元中立　太原少尹盧府君碑 張文蔚書正元九年立　歙州刺史郭府君碑 開元十二年立　散騎常侍黎公碑 嗣子書太和中立　塞軍使張公碑　丞相司空李公碑 太和中立　明威將軍田府君碑　韓尊師道德碑 開成四年立　太子賓客王府君碑 周式書大歷中立　工部侍郎趙公碑 王宣書開元十年立　左衛大將軍卞國公泉公碑 彭杲書　左僕射太子少保劉公碑　都督隴右羣牧章公碑　秦公碑　太子少保崔公碑　盧州司馬劉府君碑

草堂記碑　瀏景寺記碑　會善寺碑 徐浩八分書　嵩岳廟碑 八分書　嵩山寺頌碑 胡真書開元十七年立　辨正禪師塔先塔銘碑 徐峴書　太子劉善鄭公碑　光福寺塔題名碑 王仲舒書　嵩山題名碑 蔡畬書　江陰縣令武登碑 長慶四年立　澠池縣南館記碑 盧元輔八分書　太子賓客孟簡碑　晉齎郡王陳府君碑 崔瀚書　權公碑　太原尹盧公碑 崔鄘八分書　工部侍郎趙國公碑　襄陽李公碑　寶林寺題名碑　寶林寺新修軒廊記碑　清河崔公碑　太子賓客孔府君碑　諫議大夫王府君碑　白樂天

墓志碑　刑部尚書白居易碑 許郴書　吏部郎中盧府君碑　如雲鈞禪師碑 楊逵書　尊勝幢碑 篆書　心經幢子碑 篆書　白樂天龍門八節灘詩碑 樂天自書　鄭州司馬王公碑 咸通三年立　伊州刺史衛府君碑 長安三年立　諸府君碑　杭州刺史李公碑 郭公書　邛州刺史狄君碑　幽林思嵩山詩碑 韓章作　杜甫過元元皇帝廟詩碑 陸書　白樂天香山寺詩二十韻碑 賀拔恭書　李德裕平泉山居詩碑　天后御製詩碑 王知敬書　後魏大將軍泉府君碑　華夷圖碑　洪州錄事參軍趙道先碑　節度使畢公碑 崔彪書咸通六年立　魏公碑 太和六年立　隋州錄事參軍狄公碑

河朔訪古記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右河朔訪古記三卷元納新撰納新姓寥嚧洛氏字易之西域人自其先世寓居南陽後移於鄞縣所著金臺集今尚有刻本惟此書原十六卷久佚　四庫本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爲三卷其詳提要中近得番禺沈氏鈔本正其譌誤凡二十條字嗣得小嫏山館藏本視沈本互有得失乃取二書覆勘始授梓人中如廼鵬舉使大金一條按宣和無八年或敵國未知有改元之事但金史交聘表及三朝北盟會編皆無鵬舉名此足補傳記之闕玉華宮一條按元史祭祀志延祐七年太常博士

言彰堂用太常禮樂非是制罷之而此云延祐御史元永貞疏上不報與史互歧疑易之所言皆得其實三公山碑一條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載於洪氏隸釋近乾隆初又別出一三公山碑乃元初四年所立而此云三公山碑有兩通足補從前金石家所未及所可疑者安陽橋一條引說文字林云洹水出晉魯之間固足訂坊本說文晉魯作齊魯之誤惟云洹水出上黨洹氏縣洹山按漢地理志有泫氏無洹氏則洹氏之洹當屬沿譌又據李宗諤言以洹水至林慮爲伏源再發按水經注云隆慮縣有黃華水出於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上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巖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其水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一十里復出名柳渚渚周回五里是黃華水重源再發也東流葦泉水注之水出林慮山北澤中東南流與雙泉合水出魯般門東下流入葦泉水葦泉水又東南流注黃華水謂之陵陽水又東入于洹水是酈氏所謂重源再發者乃黃華谷潛流出柳渚之水而非洹水也易之誤讀酈書反謂洹水至

林慮再出未免失檢考太平御覽引隋圖經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牟仞步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是隋唐人亦有謂洹水出林慮者易之之誤實本於此甚矣陵谷遷變所謂洹山舊源漸已湮廢遂舉指黃華谷之伏流再出者爲正源耶余於地理素未深諳姑識於此以質之博雅君子光緒乙亥上巳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冀越通

唐樞撰

冀越通一卷　　吳興一菴唐樞子鎮

地脈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京其餘氣為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擴來三面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褁故堯舜禹都之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大洩燕京氣非龍結下沙轉少又藩籬單薄時或山東泉涸漕水何賴而河徙而南同之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為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人後世費繁今能處之

邪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既鑿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為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華產賢貴疑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脈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倘無南面力稚勢坎吳閩越支疑謫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

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河大勢不拱東嚮未立秦淮河不湧邗溝尚微故建康俗狃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貲之易而不知散貲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富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絡為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為南京汴梁為北京國初深見也

北邊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蔽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睽違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宜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為梁冀青兗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大同宣府為最重兩鎮勢相依倚大同之患大宣府之患急據無重險而險在兩鎮之內此外沙漠一望故居庸紫荊倒馬三關雖係腹裏而畿甸密邇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雖屏大同而切於套寇為太原緊要之地

永寧城四海冶龍門所一帶最單薄以朵顏為藩籬而黃花鎮且無厚戍鎮鑰北門能免杞人祛篋之虞邪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朵顏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乎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湊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援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關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藩籬云爾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宅中南北衝道水陸後世議都者舍金陵其庶幾乎其地平曠無險三代前封建諸侯則王畿無恃故不可都春秋以後葵丘之會踐土之盟敗師于邲于鄢陵及劉項畫界鴻溝已各留意夫重屯之勢利於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制於外是誠勝地如固燕薊固絳澤則彰德衛輝無北憂固山南則嵩洛無西憂固襄黃則南汝無南憂固臨濟則歸陳無東憂由是而運於四方漕貢朝會之便永無所滯

陝西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南又云百二山河蓋南北兩山脈會至龍氣極盛故冬不甚寒其堰壩渠陂耕溉相濟有歌曰舉鍤為雲決渠成雨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惜其舍西安無地多遺利耳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
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
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
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
無妾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
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
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番
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濱於
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潮河川塞為虜衝沙淤水漫孤營難守凡邊墻水口
俱然可容無虞乎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
為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
住牧今其為營者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
即郎阿兒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榆林鎮延安花馬池鎮慶陽固原鎮平涼西寧鎮河
洮莊浪鎮臨洮岷文鎮鞏昌靖虜鎮會寧沙州鎮甘
肅臺寧夏之援葭綏榆林之援蘭州河洮之援古
浪涼州之援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以
援肅州碾伯以援西寧此全陝邊防之大畧也
榆林地多耕牧籍於河套為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
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為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
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
設邊左烽墩五十六邊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
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且有勇
嘗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糧彼識者謂得百萬金
可克恢復之用矣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
孤立西控吐番北隔胡達南蔽羌戎歲糜邊警懷

日恃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為王者不容已之事
必輒而弗之理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寔
陽方盤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入角堡內維岢嵐
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寞耳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
三屯營羅文谷寬佃谷等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
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
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朶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
岔河關俱棄以與朶顏三衛住牧隔絕東西增費餘
戍其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
遠關截守不亦快乎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
南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
其東北稍偏是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
關之中是為西一大鎮金州為南鎮而旅順當其衝
開原為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案州廣寧
中屯輔於右巡撫及兵備住劄廣寧巡按分守住劄
遼陽遼東地皆沃壤舊為郡縣自置衛之後人多僑

居生齒稍衆今置自在安樂兩州以處徙徙要之未
足以盡規議近年點卒內叛令參將馬永又物故可
憂頗逝容徐徐視之邪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番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
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關
可守一當百吐番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穢教
大行法令飭嚴行人所利非若北達烏合之衆殘傷
無紀況以重險臨之為力又易南隣芒部東川烏蒙
烏撒諸衛係要皆腹裏軌上內耳行都司六衛截制
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嘉馬

敘北之暴溪綿漢彭石重重遠護深藪三窟所處豈
宄內作地饒兌偏不能施速定之術耳本朝從階文
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儘兵東守瞿唐事
未易成也
海運惟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礁
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拒處北洋之腹宜
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准水及沽尤
河皆可免於成山沙門方今山東會通漕河整脩秦
萬移以盡力於斯何弗可為也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

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
河自膠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入
海自遼北新河店置關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
此河通免登泉大海一繞千里其便無量惜歲久重
塞今副住王獻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之
苦工浩且人漸便安未及告成此議不可終已也
山東青登萊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所人事不衛
壽漕不立一南成澇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類俱
堙置沃壤無所用可惜也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
福建倚阻海濱危關叢嶺於浙江江西廣東俱盤陀
而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延邵汀為上四府據上流福
興泉漳為下四府瀕海設都司十一衛於下所以防
海設行都司五衛一所於上所以防關海重於備倭
琉球次之而我民盜海者漳則為甚關大則崇安之
分水關建寧之仙霞關次則光澤之杉關分水由江
西上饒以越建寧仙霞由浙江江山以越建寧杉關
由建昌以越邵武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
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
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者夷防也

河南汝寧所隸中都守鳳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
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荊也山西平定
所隸後軍護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
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接
關戍也安慶諸衛隸南京連吳楚也
四川馬湖敘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處瀘州不
雜夷實啟夷釁戍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慶
雅州亦雜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牁俗有夏邑
蠻夷雜處順閒無外防保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
民殷諸府為然當是海內乘土而馬湖敘州蓋畧次
之矣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番以孤城介
生番之域乃待食于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為羌戎
所截則疊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故
限外隱穿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
保縣外無百里乃為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
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
自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
州其門庭顧禍乎
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

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
得以真枕

冀越通卷完

遊歷記存

朱書著

序

予生平好遊。今天下輿域凡十五區。予足跡所到。已三之二。於是仿桑欽、酈道元。以道里爲經。以見聞爲註。作遊歷記若干卷。曰兩畿。曰燕秦。曰燕粱。曰秦楚。曰閩下（闕字疑涉文而誤）。豫章。入燕曰閩浙。入揚州曰江行。凡遊必囊筆研楮墨。命一童子負之以隨。所至見奇石山水碑碣。即下馬記錄。或大雪凍手。爲之僵。或暴赤日中。汗淋漓如雨下。不少輟。人往往環聚而笑。甚或爲犬所狺囓。不顧也。又嘗登陟過懸壁峭崕。必上其巔。亦可謂有遊癖矣。少時侍先大人。當崇禎之季。流賊蹂躪中原。行數十里。皆不能達。伏莽草竊乘時起。一出門即恐犯不測。賊至竄草中。聲息惟恐聞。兒啼則閉其口。輒至死。猶不免俘掠。地蕪連數千里無人烟。人聚山砦以守。山東、河南北、多響馬賊。行者聞箭如鴟叫。急下馬立俟。盜至罄所有畀之。乃去。又歲大饑。孤客行道中。羸孺女婦能取之以爲糧。蓋遊之難如此。今幸天下無事。予又迂拙。無所求於天下。天縱之使遊。是亦前古後今快意之一時也。夫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桑欽、道元。値世亂、南北割據。所著書。多其未親歷之境。後人每不得其處。即我朱之後。滇黔尚用兵。海上連歲設戍。倚徼（倚疑倚之誤徼是）。而立今皆漸次底平。塞北笳吹。達於南海。所在候人設食。惟恐客不適其館。嶺越之表。具酥酪以餉北客。子身獨宿。不挾粢糧。而逍遙乎數千里之外。曾無所恐。他日者。安知不實予之書。羨予涉歷之遠。而浩然以歎也耶。雖然予年三十四出遊。今經十餘年。亦且老矣。宿松北有白牙之山。雷水所出也。史閣部忠清公嘗駐

山下。百姓奮殺劇賊號闖塌天者。至今祠公山上。其山饒水泉。四面陡絕。止一徑可升。時居民守砦者。無不遭賊屠掠。而此山獨完。顧予猶未到。遠涉四海之內。而近失之州里之閒。亦可笑也。擬借僧舍。傍史公祠。構茅屋一間以居。鐵冠野服。不復入城市。有暇即取是編觀之。如歷舊境焉。則予之自快其意者。亦可以終焉於斯。而弗遊矣。庚辰清明日朱書自序。

遊歷記存

清　宿松朱　書字綠著

燕秦之道

燕秦之道三。由大名抵河南。叩函關。南道也。由井陘渡蒲坂。叩潼關。中道也。由居庸循塞上。達榆林。北道也。南道坦少紆。中道半險徑。北道險。予癸酉甲戌兩歲中。數往反焉。皆出中道。初以騎。後皆贏車。贏車安於騎。然於眺覽不宜。匪盛寒暑。則騎便也。因疏其道里聞見如此。

廣甯門西南行三十里。經盧溝橋。

廣甯門、金之正西門。曰彰義。今猶因之。明嘉靖中築南城。此其西南隅之門也。明崇禎甲申三月。賊抵彰義門。宋獻策初云。觀兵城下。十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縋一天啓大錢。一當五用。獻策云。此破城兆。發一大砲。樓角遂崩。門有崇文稅課分司。門外道北有天甯寺。元魏建。始曰光林。隋曰宏業。唐曰天王。金曰大萬安。明宣德間改今名。寺有塔。高十二尋。隋所建。以藏舍利者。四則鈴鐸萬計。音無斷時。借云。音歛則光現。又西有眞空寺。明世宗入繼大統。駐於寺。西距門十里有義井庵。或曰蜜井。明成祖駐蹕。甘其泉。故名。由門以西。春夏多積水泥淖。小石數纍。人馬足著之輒滑。秋冬晴爽。即灰沙蔽空。風中不能晌。或用紗帽眼。比里許。面積塵如搏土。人不能識矣。盧溝南北更甚。盧溝鎮城。崇禎中建。庚午後。

風發廟條。用言者議。當橋北規里許爲城。名拱北。二門。南曰永昌。北曰順治。今改永昌曰威嚴。有兵守之。盧溝本桑乾。水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爲渾泉。雁門、雲中、諸水皆會焉。水經注曰。㶟水也。東南流合溼水、桑乾水、㶟水。並受通稱矣。元河渠志曰小黃河。今按本一水也。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以黑爲盧也。水嘗衝溢爲患。屢經修築。爲費不貲。說者欲做唐裴行方遺法。於上流引水爲田。宋臣宋琪議伐遼云。桑乾河屬燕城北。隔遼西璧而轉。如於燕丹陵下堰之。灌高梁河水必溢。三五日彌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賊騎來援。已阻水矣。孤壘必克。按此則宋時此水在燕城北也。元運道。迴盧溝而上。直達大同保安州。自大同古定橋起。至盧溝橋務里村止。約八百餘里。內可以舟行者七百二十七里。陸運者八十八里。然水峻激。奔流善崩。又濁易淤。淺不勝舟。故金元欲通漕。卒不果。石橋橫跨二百餘步。傍皆石欄。石獅踞杆首。形狀奇巧。金明昌間所造。名山藏云。嘉靖三十四年。造盧溝橋成。陶仲文先獻萬金助工。加歲祿千石。金初以盧溝曉月。爲京都八景之一。元明人多咏歌之。曉星殘月。曙景蒼然。亦可觀也。橋南是榷司。

渡盧溝橋。五里經長新店。又二十里經良鄉縣。

天啓元年。用御史李日宣言。長店、大井、柳巷、五里店、太平堝、等處。自都門至良鄉。每五里築墩堡。宿兵十名備盜。今畿內伏路官兵。蓋其制也。長新店有小閘。路爲水壞。多沙石。店南有石橋。良鄉漢縣。莽曰廣陽。唐以不從安史之叛。改名固節。舊治涿州北四十里。後唐莊宗時。移治閻溝。以趙德鈞鎮之。閻溝一作閻溝。發源宛平縣龍門口。流與廣陽水合。注盧溝。今城外水也。其城敖泰中築。宏治時甃甎。今爲地震所壞。縣東有浮屠在山上。其驛仍名固節。金主亮荒淫。召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氏至驛問何名。左右以固節對。氏曰。吾得死所矣。遂自殺。後烏祿爲帝。即世宗。稱小堯舜者也。

又南三十五里過寶店。又十五里渡琉璃河石橋。又十五里經先峰坡。又五里渡胡良河石橋。又十里渉涿水。經涿州。

寶店五里。道東有宏恩寺。明勅建者。寺宇峻甃。柏林鬱茂。寶店一名豆店。又作竇。琉璃河、金史作劉李河。宋敏求入蕃錄作六里河。孫汝澄曰。即聖水也。水經注曰。聖水出上谷。東過良鄉縣南。今按水自房山龍泉峪。流至霸州。入拒馬河。拒馬合盧溝也。水極湍悍。尤多衝齧。永樂間嘗修河橋。嘉靖時濬河。甃橋其上。名其橋北曰仙棲。南曰永明。橋長數十丈。橋畔倚一鐵竿。長數十尺。以鎮水怪。俗謂王彥章所遺鐵篙。誤矣。名山藏曰。世宗好箕仙。以箕示建琉璃河橋。立殿以鎮之。常禮橋隄記曰。時逢霖潦。散漫奔潰百餘里。凡陸輓跳驅者。動阻滯不能渉。甚或四方驛奏。坐視愆期。上軫承天。視之惻然。回鑾勅修石橋。橋長四丈五寸。闊三丈五寸。高一丈三尺五寸。水溝八道。隄南北東西。共長五百餘丈。按此自見造橋本末。始以爲受命箕仙。恐非是。水經注曰。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淶水於徐城東南徑良鄉西分垣水。世謂之南渉溝。即杭水也。名勝志曰。北渉溝、南渉溝。俱在縣東。至涿州入桃水。方輿紀要曰。南渉溝即督亢水。北渉溝在涿州西北。自淶水縣流入。即垣水。然此垣非趙之垣水。彼自出路

安。今道途匆遽。未能詳也。橋南舊有嘉靖離宮。今不存。市集繁盛。胡良河北有延壽寺。亦明勅建者。河上石橋。南迤石隄。中道有大碑亭。萬曆八年二月涿州二橋記也。張居正撰文。其名爲人鑿損。二橋記曰。涿州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荊關外鐵巢崖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每伏秋水暴至。歲漂溺常數百人。皇太后因州人請建橋。自以宮中金。募工成胡良河橋一。巨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長三十餘丈。費不過七萬。往嘉靖建琉璃河橋一。費三十萬。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按孫汝澄謂胡良河爲聖水。太岳謂涿州城北河爲巨馬河。蔣以水經聖水當屬城北河。巨馬河當在城南。然水經注曰。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淶水。又曰。巨馬河即淶水。則此一水。曰巨馬。曰聖。曰淶。曰桃。曰涿。曰挾。曰挾活河。曰奇溝。曰岐溝。曰督亢溝。曰陂泉。其名自殊耳。然應劭云。涿水東注溼水。則入桑乾也。水經注云。巨馬水於平舒北。南入摩池。則又不同。難以考信矣。明一統志曰。挾河自房山縣東南流。與胡良河合。方輿紀要曰。挾河在縣西二十里。亦名巨馬河。是更互異也。要之。州以涿水得名。涿水在其北也。又曰范陽。范水在其南也。涿水橋今圮。但存石隄里許。秋冬架木爲梁。列仙傳曰。琴高者。趙人。以鼓琴事宋康王。爲舍人。後辭入涿水中。乘赤鯉來。留月餘。復入水去。按宋去燕遠。水經注。載琴高騎鯉在芒碭穀水中。其說亦不合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其民於涿鹿之阿。此燕山建都之始。燕爲涿邑。漢爲涿郡治。莽曰垣翰。魏改范陽郡。然舊亦有范陽縣。秦末。蒯通說范陽先下是也。唐始爲涿州。名勝志曰。城周九里。形如凹字。相傳顓頊時所築。明景泰中甃磚石。自秦以後。明以前。天子幸涿州者凡二。隋煬帝自江都幸此伐高麗。宋太宗自幷州幸此伐遼。隋因以亡。宋亦無功而還。計自石勒襲破王浚。涿水南北。歷晉、宋、齊、梁、陳。皆淪異域。隋唐財能一之。未幾。天寶十五載安祿山稱帝。不奉正朔。中僅一歸於五代之唐。不久。岐溝以北。復淪契丹。直至明太祖混一區宇後。乃建都。凡二百七十餘年。噫。何多故也。由晉至今。幾二千年。其歸於一統者。僅三四百年爾。自都建於燕。四方萬國來同。其來道於此。合其歸道於此。分州眞衝煩地也。

涿州北門外。沿城而西。行十五里經樓桑村。東又十五里經松林店。又二十里經高碑店。又二十里經定興縣。

入城而南而東。齊、晉、吳、楚、閩、越、之道也。沿城而西而南。趙、魏、秦、韓、楚、蜀、黔、滇、之道也。城西北隅有華陽宮。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處。名勝志曰。范水在州西南。水北曰陽。范陽郡名以此。許奉使行程錄曰。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廣陽城在州西南十五里。漢封劉良於此。即樓桑村也。村係漢昭烈故居。故有三義廟。祀昭烈而以關張配焉。按金王庭筠廟記。當時兩廡配祀。諸葛孔明、關雲長、法孝直、在東。龐士元、張翼德、簡憲和、在西。極爲允當。三國志但言三人情好若兄弟。自小說雅爲桃園結義荒怪之談。於是俗多爲三義廟。像設關張。並昭烈而坐。君臣同席。大爲不經。甚至寇盜聚黨。皆以壯繆爲師。殊可慨也。村南舊有梁門城。文天祥詩曰。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今無矣。去村三里爲酈村。酈道元故居也。元注水經者。本涿人。而易、淶、巨馬、呼沱、滱、㶟、殊草草不備。何耶。南

有張桓侯廟。松林店當近岐溝關。宋時與契丹分界處也。雍熙三年詔曹彬北伐，破涿州，尋敗績於此。或曰在州西南三十里。或曰四十里。方輿紀要曰：一曰奇溝，又曰祁溝。唐末所設，彬等既敗，夜渡巨馬河趨易州，遼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按此則巨馬河又當在店南矣。水經注曰：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注之。今自松林店南，並無水，是以疑之者何也。定興本范陽境，金始置縣，今屬保定府。縣北一里，有酈車騎逑故里。

又十里涉易水。又二十里經固城店。又三十里經白塔鋪。又十里經安肅縣。

水經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故安，今易州也。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又東與濡水合。許慎曰：濡水入淶。淶與二號，即巨馬之異名。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酈道元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並亂流入淶。是則易水與諸水並兼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至渤海平舒縣與易水合。平舒，今大城縣也。按史記，趙與燕易以龍兌、汾門、臨樂。燕以葛城、武陽、與趙。酈元謂易水南過武遂縣為武遂津。津北對長城門，謂之分門，即史記汾門，一作梁門，或作粉門。而文山詩謂柳桑在梁門北，則岐溝又當為易水矣。總之易、淶、巨馬、涿、滱、范，古多通稱，不能定也。今此渡處，俗呼北河，東南至新城南十里為白溝河。涿水、琉璃、胡良諸河來注之，入摩池，下會桑乾，至直沽入海。宋遼止以白溝為界，則岐溝當是此河也。又按燕都東北西三面，以山為險，南一面獨平無險，然其險在水。故蘇秦曰：南有滹沱、易水。自雄莫東際海，多積水。遼出兵未嘗由此。宋臣請自順安西至西山，遏水為塘濼，以限戎馬，號云十萬士。漢可得路。然設險亦先王所不廢矣。白塔鋪有塔七級在道左。安肅，古遂城。宋真宗咸平三年，楊業子延昭守遂城。值大寒，灌水城上，且凍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通鑑注曰：遂城，今安肅郡。燕太宗時劉廷翰敗契丹於遂城。注又稱遂城縣。今按安肅於宋時為安肅軍，亦名靜戎軍，則遂城當為別縣矣。

又西南十五里涉漕河。又十五里經保定府。

漕水。水經注，曹水也。出容縣曹河澤，東南逕北新城縣故城南，又東入於徐水。燕之南城，止於易水。過此即趙境矣。商周時，武王所封諸侯，惟燕及楚耳。齊、韓、趙、魏，皆篡奪之國，秦雖後封，楚亦子爵，本蠻夷。不同。燕燕孤縣邊塞，逼近追貊，乃能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與周室同歷八百年，蓋亦盛矣。秦楚之際，六國各立後，燕獨無後。顧炎武曰：燕與秦不用宗姓，俾其城壞，故不能復興，予以勢度之。或秦政以荊軻之故，衆疾於燕，夷滅其族，亦未可知也。保定，秦之上谷，非燕上谷也。蓋上谷在今宣府境上。漢末公孫瓚於易州稱易京，蓋鉅鹿、信都、涿郡、中山之交也。宋為保州，一名保定軍，一名清苑郡，明正統中設順天、永平巡撫，以備邊。成化初始設二撫，分轄畿內，一駐遵化，一駐保定。後設薊遼總督，移巡撫駐真定，又移順德。大清初設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後裁。今止設巡撫，仍駐保定，而清苑一縣附郭內焉。保定北郭外道東有楊忠愍公祠。公，保定之容城縣人，名繼盛，明職方兵部員外郎，論權相嚴嵩被禍者也。北平王源曰：忠愍與楊左同以直諫死，然忠愍當神宗時，上方英明獨斷，猶冀萬有一悟。死諫固宜。楊左當熹宗時，上不與聞國事，一切皆魏璫為之。責魏璫二十四大罪，即於魏璫之前，以

此而死，則過矣。故楊左不可與忠愍同論也。予謂忠愍職在兵部，上無格心之位，下非言責之官，即不言非過。而與賊斷，疑位卑言高，亦可以已。孰以實人用夬之道，疑未盡也。容城元有劉因，明有忠愍，近有孫奇逢，皆豪傑。容城專門及保定皆有縣祠，此祠建自武文達，歷五十餘年，都憲常大忠，及邑人魏一鼇重葺。孫奇逢為之記。祠像面白皙，圓豐，鬚長五道。其前即金臺驛。按燕之金臺在易州，此殆地不當有金臺也。京師南十六里亦有之，蓋後人所效擬也。西有忠烈祠，祀甲申死難者。流賊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護恐。署府事同知邵宗元，徐州人也，與總監方正化、故光祿少卿張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賊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遣監軍御史金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納其衆入，居公廨。先是建泰怨有異志，已而京師陷，賊遣其黨趙保定，射書與建泰，約降。建泰召衆至，索宗元印予賊。宗元不予，趣之，謂泣被面。久之大呼曰：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然不忍背主苟活。開部名科甲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縣不記出師時，皇帝親御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因擲印拔刀自刎，衆遽抱持，相率納印。宗元故建泰夜約賊，明日城陷，宗元被殺，猶握印。賊斷兩指乃得取去。方正化及新知府何復與羅彥兄弟婦女皆死。金毓峒不受建泰招，亦死。保定後京師五日而陷，或曰攻圍二十四日，舉人劉會昌等同死，祠南面文職十有四人，東廡監生諸生三十有八人，西廡武職二十有八人，東廡監軍一人，西廡殺兵二十八人，後婦女一百有七人，皆設主，崇禎時申用懋請設畿內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非不果行。保定雖駐巡撫，而無兵衛，所以陷也。畿內明整旅，今設八旗軍屯東路及於河間，西路及於保定，初以組環之所至，即隸八旗，居民世業因國，室屬境哉。曾不得而有也。稍健者反貸為佃，而納穗秸焉，頃得于撫軍威寵，稍伸紀法，小民將龍登邱墓云。

又南二十五里經大激店。又二十五里渡方順橋。又三十里經慶都縣。

大激店南有會水河，舊石橋，蓋徐河也。宋太宗端拱二年，都巡檢尹繼倫敗契丹耶律休哥於徐河。

出易州，水經注曰：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郎山南，郎山者，保定北山，謂燕太子之子遁此，故名也。出山又名順水，一曰洗水，一曰泉頭水，至高陽入於博。志曰：初出瀨石，衝激觸則若雷，曰雷溪。方順橋為滿城縣，水出西北山中，下會徐河，或曰徐河即清苑河，城西水。水經注曰：徐水東逕清苑城也。慶都，漢望都，城側有堯母陵，曰望都。水經注曰：城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望都。後漢堯母碑曰慶都仙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其名，曰望都。宋知濮州韓鐸言通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從之。按此皆謂慶都遊葬在山東也。邑有柳宿城，漢宣帝母王夫人入朝，與父母別於此。

又南三十里經清風店。又二十二里涉唐河。又八里過定州。

清風店夾道植榆柳，蔭映日月，如行幽隧道上。土俗于擲蟹析。四更而曉。唐河，即滱水也。水經曰：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靈邱，今大同蔚州屬縣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東流經於河。白訓馬關入定州，合恆水，逕唐縣，遂名唐水。地道記曰：望都縣有委粟關，水經注曰：中山城有小山在西側，水

銳上若委粟焉。又曰，唐水一名恒水，自合倈水，一曰恒川，即禹貢所謂恒衞既從也。水逕中人亭南，竹
荀吳帥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今在望都境。水經注又有博水，出望都，亦名濡水，入於滱。春秋，晉
與燕會於濡水，杜預曰，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是濡水與虖池、滱、易互舉通稱矣。定
州古中山國，魏文侯樂羊滅中山，今有樂羊城。初武公封唐，爲周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太史餘曰，
中山淫昏康樂，逞欲無度，其先亡矣。魏文侯既滅中山，以封太子擊。水經注引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
北至中山爲東陽，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漢立中山郡，哀帝封爲侯國，昭烈之所發也。莽曰常山。北
魏立安州，改定州。初趙石建武築城立宮，後燕因都之。志曰，州，漢博陵郡，按博陵、蠡吾故縣，沖帝以侯
入繼，追尊其父翼陵曰博陵，因置郡，隋乃移博陵於此，非漢也。唐以後皆曰定州。宋太宗北伐時，契丹
將遁，有予趣者，請以五千騎，管師從之，乃騎持一轎，由間道邀師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按兵
大至，宵奔定州矣。州一名定武軍，名宦於宋極盛，韓琦、宋祁、趙抃、呂公著、蘇軾、管師仁之屬皆在焉。州
地飛沙揚灰，行者苦之。今屬眞定府。

又南三十里經明月店，又二十五里經新樂縣。

新樂，漢之新市也。新市有二，其一在楚漢陽地，縣爲北新市。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唐范
希朝、張茂昭、宋郭執宜及毛永宗戰處也，溝在鎮定二節度之界。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
入昔陽（昔當作晉）。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疑是市字之誤）縣。日知錄曰，晉之滅狄，始於魯宣公十五年
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廧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於大
鹵，而太原爲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東之地，謂之
東陽，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而晉境東接於齊，先後八十餘年，而鮮虞猶不服，平狄之難如此。今屬
眞定府。道旁有無極令范君去思碑，君名永嘉，字玉若，上元貢生，初爲余宿松縣教諭，余初爲弟子員，
甚相得。會有某進士者，宿松邑大夫分校所得士也，來謁，邑大夫頗通賕賂，余貽書誚之，某恚，立請君
欲召余而詬。君從容謝曰，朱生狂，召未必來，即來恐復不遜，若何。且苟無其事，何卹人言，誠有之，宜復
匿毋益彰之也。莫如無召。某不懌而止。是時某挾邑大夫勢，頗恣肆，君以片言止之，咸服其能持大體。
後爲無極令，部閱過予，約予過無極，若欲有以濟其貧者，予卒未往，聞頗有善政，然不悅於豪猾，未幾
卒於官，無子，一女適陳戶部子。戶部名奕禧，海寗人，邑有伏羲臺，臺有碑，字剝落不可識。

又南渡沙河，三十五里經伏城驛，又十里涉滋河，又三十五里經眞定府。

沙滋皆不入水經，大抵西北出北岳之麓，東南流入滹沱。沙河水甚盛，滋廣可二里許，常涸，沙礫難行。
眞定，楚封張耳常山王於此，入漢爲恒山國，蓋即趙之東垣邑也，漢高十一年，上擊東垣下之，更命爲
眞定。唐初爲鎮州常山郡，顏杲卿以之抗安祿山者也。後爲成德軍，王庭湊拒命，韓愈奉詔宣慰，復馳
詔止，愈毋徑入，愈徑至賊營，責以大義，庭湊聽命，蘇軾所謂勇奪三軍之帥也。自幽州首亂，安祿山及
子慶緒，歷史思明、朝義、李懷仙、朱希彩、泚、滔、劉怦、濟、總、張宏靖、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史元忠、張仲武

直方、張允紳、簡會、張公素、李茂勛、可舉、李全忠、匡威、匡儔、劉仁恭、守光，凡二十有八人而滅於晉。是爲
盧龍軍。鎮冀自李寶臣、維岳、王武俊、士眞、承宗、承元、庭湊、元逵、紹鼎、紹懿、故崇、鎔，凡十有二人而滅於
梁。是爲成德軍。盧龍軍有州九，幽、薊、營、平、涿、莫、檀、媯、瀛；成德軍有州六，恆、定、易、趙、深、冀。蓋燕趙亡而何
奴之禍萌於漢，兩鎮亡而契丹金元之禍亢於宋。以一國一鎮之力，捍外而有餘，以天下之力，衞內而
不足，是可慨也。宋眞定爲河北西路治，明末眞定設巡撫。崇禎十一年，大淸兵南下，督臣盧象昇，宜興
人也，駐於保定，轉戰至眞定，巡撫張其中絕其糧餉，軍中五日無糧，城門閉，使者轉呼東南二門，自未
至申，城上乃傳云，有銀無糧，奈何。十二月以饑卒戰於南宮之賈莊，夜三鼓，大淸兵合圍，猶力戰，自辰
至午，力竭而歿。大淸兵乘勝南下山東，破濟南、登萊。眞定府城甚大，環郭皆稻田、池塘、荷蕖，風景殆河
北所少也。治東龍興寺，後有天甯閣，一名大悲閣，九間五層，高一百三十尺，中有觀音像，高七十三尺，
宋開寶初建。附郭縣曰眞定。

西郭外五里渡滹沱河，又西二十里經趙陵村，又三十里經獲鹿縣。

滹沱，禮記作惡池，周禮作虖池，漢書作呼沱，俗曰蒲桃河。寰宇記曰，滹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孤阜山。
漢書注曰，出大戲山，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履冰渡河，未畢數騎而解處，地名危度口。周禮注曰，
出鹵城。山海經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至眞定南，河闊一里，每暴發則衝激漂蕩，
府城受其隘噬矣。燕趙水皆淸，惟盧溝及此濁，水急不甚深，光武本紀乃曰，冰堅可渡，其下流經河間
府獻縣北十五里，則河反匯於眞定，然中流椓杙爲梁可知，其仍不深也。水經注曰，漢蓋沓乘呼沱之
水，轉山東之貲，自都盧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二百八十九
險，死者無算。拜鄧訓爲謁者，監護水功，訓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能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叔父
以爲訓積善所致也。職方，幷州川曰虖池、嘔夷，浸曰淶、易，蓋淶易合流至容城，雄縣任邱之間，匯成大
澤，北人呼湖曰淀，今歲行水圍處也。嘔夷不知何水，水經注曰，滋即溫夷之水也，豈其是耶。由府城而
南，河上有輿梁可行，取入秦便，故西涉河也。河之南，南行爲廚、魏、楚、滇、黔之道，即入秦南道也。予行中
道，故折而西。獲鹿，古石邑，隋鹿泉，唐獲鹿縣，在山麓，城西有溪水，甃石爲堤堞，以代瓴甋，蓋石堅也。境
出海山石，皆成松形，雨後更顯。

自都門至獲鹿縣，凡六百三十五里，經府州縣十，城外盧溝橋一城，其地皆平原廣野，利於馳驟，西
望太行，東極海壖，無高山險阻，惟久雨暴漲，則滏、易、瓦、馬、滋、滹沱、諸水，橫溢不易行也。

獲鹿縣西入山，行三十里經白石嶺，又十里涉微水，又十五里經張村，南涉河，上下山嶺，凡十里經井陘
縣。

縣西即唐土門關，古井陘口也，安祿山之變，以官軍扼土門關，不得西，乃出南道矣。道旁有華山，韓信
使人持漢赤幟登此山是也。後魏葛榮之亂，民有不從者，於此抱幟而死，故一名抱幟山，今邑中有淮
陰侯廟。微水出固關之南，合井陘水，北注滹沱。井陘，漢縣，唐并州，宋天威軍，城南臨水，北據山，水勢甚

壘。東經礬村。台於微水。南嶺下有碑云。韓信議兵處。信破趙後。始得李左車師事之。議兵當在今順德府境。豈與諸將言背水置之死地云云乎。恐亦不當在此也。崇禎初。流賊渡河入山西。陷河曲、忠菩關。窰稜山。陷澤州、壽陽。壽晉。五年遂延蔓南北。據五臺時。能禦賊者。稱井陘道。處從化大名道。盧象昇從化。嘗有張村之捷。當在是也。後從化移隨城。未幾。賊亦屆冰。從滹沱渡河入中州矣。今井陘仍設道臣一員。秦始皇崩於沙邱。在今順德府境。既至井陘。乃從井陘抵九原。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千餘里而歸。蓋僞爲游行。以破疑揣之心也。

從縣西行土谷中。十里經板橋。又十里經龍阿寺。又五里經核桃園。又五里升石嶺。入舊固關。始出京畿。入山西界。又降十里出新固關。

上谷兩旁如削。道行其中。自此以西多有之。函谷亦此類也。龍阿寺東西作兩關。關上樓觀閎壯。[illegible]核桃園。核桃柿甚廣。固關。本井陘故關也。奇險里[illegible]而下。舊關東北直眞定府之井陘。西屬山西太原府之平定。自板橋以西。皆兩山相夾。行澗壑中。至舊關而截。多乘馬步行以升者。防石滑蹈踣也。出舊關。降而盤折。抵新關。勢愈峭。峻急斗絕。然道平無升降。兩旁可十餘仞。山腰頂有城如帶。關門皆磊石。鐫額曰固雄關。有兵守之。關之東百十數里。山谷崎嶇。自關以西。山高峻連縣不可升。或中斷爲谷。路迂回盤曲歷內。百步外不相見。地皆石磧。兩集成溪。路益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遠且數百里。山谷無伏莽。人且觀眾。故自燕至秦之天險。斷以此爲最。梁份曰。固關之險。險於函谷。函谷兼倚黃河。兩關但倚山耳。其路之屈仄。山之盤互。兵可以伏。人難於行也。今山西、古河東。古山西、今陝西。史記。蕭何塡（作鎭）撫山西是也。蓋建都長安。則今山西地爲河東。建都薊門。則今山西地在太行以西故也。又今稱山西曰晉。稱畿內曰燕。其實保定、河間、大名、眞定、順德、廣平、皆晉地。不屬燕也。

又西十里經槐樹鋪。又二十里升土嶺。降行出谷中。經柏井驛。又三十里經西郊集。又二十里經平定州。

出新關。仍行澗壑中。踰土嶺。過柏井驛。兩山夾立如門。爲固關外障。土嶺以東。澗水東南流。復北折出微水。土嶺以西。澗水西流至平定。亦北折。東經井陘縣前。出微水。合注滹沱。柏井驛屬樂平。漢沾縣也。春秋皋落氏之地。今有皋落城。或曰周召分陝之界。按陝在河南陝州。恐不及此。平定在衆山中。忽開敞。漢曰上艾。北魏曰西陽郡。又曰石艾。東魏僑武州。唐廣陽州。宋平定軍。柳宗元晉問曰。大鹵之金。注曰。太原、榆次、交城、五臺縣、及平定州。俱出鐵。今冶鑄之利。流布天下矣。宋歐陽修馬政議曰。遼州平定軍。不耕之地甚多。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崔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士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古人勸民如此。今平定有司。倣而行之。民頗得其利。然惰俗卒難移也。城中有太原同知駐之。方督行此事。未幾去。織亦廢。河干有妒女祠。武后幸此。懼欲別開道避之。以狄仁傑諫而止。金元好問承天鎭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焚君。積薪自焚。號曰

妒女祠。其碑大歷中刺史李謹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燒之。謂之祭妒女。其詩有云此水除謙流萬古。人皆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此言足以正謬矣。

州西降高嶺。四十里經新興店。又西行澗壑中。四十里經張井集。又十里經芹泉驛。又西踰土嶺。二十里經壽陽縣。

州西卽宋之嘉山。今曰黑沙嶺。嶺東張氏園。本蒔名花。叢雜古木。引水畜池魚。疊樹壁柱間。多前代名人墨蹟。位殺曲欄樹石。有江南風狀。堂後燈氈顏爲樓三層。世火道。熾煤其下。火氣直貫上。寒冬和煖如春。樓前對園上松數株。蒼翠可愛。淮北、齊、趙、燕、榆松絕少。周禮職方曰。并州其利松柏。予行并州道上。止平定稍稍有松。西則間見於安邑之郊。是難云利矣。張氏名植。其先人賢仕宦。佛此園。流賊幾平定。園得免焉。亦得益光也。新興店宿河。在石磧間。結茅覆屋。編葦爲牆。居人在店後土窟中。臨集店爲過客執爨進餅餌。則皆用婦人。自嶺下。北行兩山中。又西折至張井。皆緣溪數渡。水澀或冰。皆難行。張井以東。水皆入滹沱。壽陽以西。水卽入汾矣。然則土嶺固潞安、懷慶、衛輝、諸郡之脊也。芹泉驛屬盂縣。春秋之仇猶也。襄二十八年。晉人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卽盂。馬首卽壽陽。塗水則榆次。梗陽則淸源。皆道所經也。壽陽、晉邑。唐曰受州。城在山谷中。溪水環其西。邑人皆穴土甃甎以居。

西涉河。行岡上。升降五十里經太安驛。又三十五里過什貼。又三十五里經王胡集

太安驛前後背山。一溪環之。昌黎集有壽陽驛詩。邵氏見聞錄曰。壽陽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僕桃、風柳二妓。故壽陽詩云。不見園花兼巷柳。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遲有小園桃李在。後張籍祭公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古人于役懷家。偶爾興念。致慕之者。刻石壽土。聞久而獲見。賢者之蹟。珍逾寶物矣。什貼北道入太原。可達榆林、甯夏。入爲思藏者多由之。余未經也。王胡集屬榆次縣。自獲鹿至王胡集。凡四百一十五里。經州縣三。城非經一關。道皆行山中。壽陽以東。山皆石。壽陽以西。山皆土。石山既磐礴粗惡。土山復排比盤互。或拆裂如切劃。卽成大谷。深不可測。道偶行雛上。左或如垣牆耳。右卽離匪無底。又或兩山中斷。一線如橋梁。而下無水道。亦或下臨深淵。天財（財當作才）一綫。故古有之曰。此行堪白首。終日縣青山也。王胡始平夷矣。

出王胡。西望榆次縣。三十里經茹庄集。又三十里經徐溝縣。

榆次、本祁氏塗水邑。水經注曰。晉大夫智徐吾之邑也。漢書曰榆次。十三州志曰塗陽縣。莽曰太原亭。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宋史曰。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以榆次縣爲新并州。築新城。遷徙餘民。遣使督之。旣出卽命縱火。以行宮爲平晉寺。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太宗從太原於榆次。後又以三交城爲太原。在舊城東北三十里。徙晉文公廟以廟之。址爲州治。又從陽曲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也。徐溝舊梗陽。水經注曰。汾水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

又西涉洞渦河。經姚城。又二十里經嘉陵集。又二十里涉沙河。經祁縣。

水經曰。洞渦水出沾縣北山。日知錄曰。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壽陽、榆次。至徐溝入汾。今縣北五里洞渦河陽。有洞渦村也。水經注云。劉琨之為幷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於洞渦。即是水也。新唐書及五代史。昭宗大順元年四月。氏叔琮營於洞渦驛。新唐書地里志。太原有縣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劉淮都監敗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至魏書地形志則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今縣驛者作同戈。非其故矣。姚城、一作堯城。又作陶唐城。屬清源縣。亦梗陽地也。或曰堯從涿鹿遷都於此。故名嘉陵。一曰陽羽店。沙河、侯甲水也。水經注曰。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在祁縣。侯甲水出胡甲山。又西北歷宜歲郊。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鄔澤者。呂氏春秋曰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餘祁矣。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春秋九原也。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水經注曰。中水經中都縣故城南。春秋。晉執陳無宇於中都者也。漢文帝為代王都此。武帝幸中都宮殿上見光。赦中都死罪以下。括地志曰。中都故城在平遙縣西南十二里。又西合為嬰侯之水。逕鄔縣為鄔水。一作潏水。入於汾。祁。晉大夫賈辛邑。漢王嵩以博士徵不就。子殷居祁縣。號所居為君子鄉。王允、溫嶠、王珪、溫庭筠之倫。代多聞人矣。太原屬城。始於平定。止於祁。過此即屬汾州也。

又西三十里經洪善村。又十五里經五里莊。又五里經平遙縣。

洪善、平遙驛名也。平遙即京陵。莽曰致城。舊與漢大陵縣俱在汾水北。大陵在今文水縣東北三十里。平遙在今文水縣南二十五里。路左平陶村。後漢縣平陶也。有子夏山。距今縣七十里。即陶山。縣名以此。或曰古陶堯所封。魏改平遙。西逃內侵。徙居京陵。即趙文子與叔向所遊之九原也。九原一曰九京。漢圻陵於其下。故曰京陵。或云九原在絳州。日知錄曰。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志以九原在太平縣西南二十五里。近之矣。縣今屬汾州府。汾州、古西河也。逾東北皆趙地。逾西南皆魏韓地也。

又四十五里涉縣水。經張蘭鎮。又二十五里經滿泉鎮。又十五里經介休縣。

水經注曰。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水出介休縣之縣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顧炎武日知錄曰。介山有二。一在介休。杜預左傳注、袁崧郡國志、皆晉殺記。皆云介子推所隱處也。一在萬泉縣。古汾陰。揚雄河東賦。有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之語。縣上亦有二。一即介休之介山。一在翼城縣西。晉悼公蒐縣上以治兵。又趙簡子逆宋樂祁飲於綿上是也。之推隱處。或主介休。或主萬泉。文公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之推何得隱此。至以之推為自焚。因有寒食禁煙之令。其事尤謬。左傳、呂氏春秋、史記。皆無自焚之說。立枯引於旭原。燔死見於莊子。或是寓言。不足為據。周官仲春出火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今之寒食禁火。蓋本此。若云為之推死而禁。則清明寒食初無定日。琴操又云子推之死乃五月五日。周舉傳又云仲冬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死。不樂舉火。其說不一。皆不

是信也。張蘭、晉之劇市也。貨賄萃集。六畜咸備焉。有城。駐兵守之。鎮西李侯村有李陵墓。相傳陵死單于歸其國。至此不行。從人卜以射矢。集處葬之。滿泉有水。北入汾。或曰縣水也。介休東郭外有郭林宗祠墓。當道南石坊表曰漢郭林宗墓門。表曰山西夫子祠。祠內有像。祠左立蔡中郎志銘。凡二。其新刻則周雪客在浚出陽曲傅青主山所藏本。屬江甯鄭谷口簠書之。著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皆有慚容。惟郭有道無愧於色。墓在祠後。皆北向。其大如陵祠。基陛宏敞。邑人皆神祀之矣。介休、春秋彌牟邑。亦曰縣上。莽曰介美。北魏平昌。北周永安。唐介州。介侯祠在東門內。祀之推也。汾州府境。道始平遙。止介休。又西南即入平陽境也。

自王胡至介休。凡二百五十五里。經五縣城。皆坦途。行大阪中。諸山自壽陽出道之南。東折入平定、樂平境。復西迴走數百里。為太行。又西傍北一支為縣山。西盡於韓信嶺中。一支為霍太山。西盡於河津孟門外。一支為中條。當首西接於潼關。所謂河山兩戒之北戒也。榆次、徐溝、祁、平遙、介休五城相望。皆南面太行。北背汾水。諸水自南來北注於汾。汾隨山繞西。故出介休西。此間山川環抱。據天下之勝。風氣完固。土脊沃衍。唐虞以來。晉強天下。趙爲約長。漢文、唐祖相繼而興。劉淵、劉曜、石勒、元魏、高齊、朱邪、唐、石晉、北漢、後周之亂。每有位號。皆起於此。非偶然也。宋太宗以太原地爲久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參辰不兩盛之說。一舉而焚之。未幾淪於□□。迄流賊構禍。晉代兩藩。屠滅慘酷。降賊陳永福。盜僧主人。手刃藩宗。略盡。晉水之禍。不可問矣。

城西南又十五里經義棠鎮。出鎮始南行汾峽。入山谷。三十里經冷泉關。又二十五里經靈石縣水道。

義棠、介休驛也。西傍汾水。水經曰。汾水出太原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於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今按管涔山在忻州之靜樂縣。汾水出山下。經府城西。南逕數縣。入介休境。周禮職方。冀州浸曰汾、潞。蓋汾西潞東。不同歸也。至此為冠爵津。水經注曰。冠爵津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一丈。或高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淵。俗謂之為魯般橋。今行其地。信猶然矣。後周書又稱劉髮谷激在汾左岸冷泉關。汾州平陽之分界。巳廢。城門尚存。鑿石城臨汾水。波瀾衝激。而無崩壞。世傳有石甚堅。汾水避而西。又折抱於東而去。故縣以名矣。予觀縣北半里有溪水東來。疾流入汾。勢足遏汾之悍。非石力也。今靈石不存。北門所立者乃鐵耳。縣漢介休地。隋始置靈石縣。今屬平陽府。瀧川晉跋。靈石縣有唐永徽公主手蹟。在汾河岸山壁間。宋歐陽永叔有詩弔之。今此跡無可覩矣。

又西南升二十里過韓信嶺。又西南降二十里經仁義鎮。又西行澗谷中。復升行嶺上。三十里經師莊。又西降三十里經霍州。

由義棠而南。至韓信嶺下。皆行汾左岸谷中。石山巃、韓信嶺、自東來。追汾西去。山多厚土。人陟從土隧中。嶺上有韓信祠。墓南向。墓亦甚大。相傳高帝征陳豨還。呂后誅信。傳首至此。帝見而憐之。命瘞嶺上。

廟中有元畢士師鴟碑云。或以爲是韓王信。非淮陰侯。案韓王信亡入胡。數爲邊。柴將軍斬之於參合。參合、大同邊境。不應有墓在此。豨之反也。淮陰與同謀。后誅信時。豨尚未伏誅。故傳首示豨。亦未可知。史稱帝從征陳豨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則傳首而瘞之。似可信。嶺上南望霍太山。四月尚多積雪。羣山盤迴。如在甕城中。夾嶺南半有溝。曰郭家溝。架石爲橋。橋北有關壯繆侯廟。廟碑明嘉靖中辛□撰文。叢甫皆甚佳。澗極險要。而祠宇幽處。征夫頗賴。至此如獲入洞天也。仁義鎮北山上、民堡甚緊。從師莊西降。復循汾水左境。霍州臨汾城北。埋鐵牛以鎮水怪。州即古彘地。周厲王所流也。其墟在州內西南隅。今猶名周王墳。而陵已平矣。莽曰黃城。漢順帝改永安縣。隋汾州治邑。唐呂州。水經注曰。霍伯之都也。據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彘所都也。州北嶺下之水。皆是彘水。水經注。彘、霍爲南邑。故曰彘水。在彘城東十里也。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職方冀州之鎮。今祀爲中鎮。史記所載飛廉趙衰子霍太山墓。甚假說。今不能辯也。州東有附將朱老生墓。明末水嚙。移葬城北里許。今漸頹沒。志仍載州東。他日恐遂湮沒。老生有遺愛於霍。祀名宦。任忠節公祠在南門內。公名光裕。由拔貢初任洛邑。後推北直香河令。崇禎二年。大清兵破城。被擒不屈死。同死者良鄉令黨還醇。賜祭葬。諡廕入鄉賢名宦。州志覓逸其名。南門外有那忠義公墓碑。諱飛翰。元末人。陳戶部奕禧。虞州集曰。霍州城內高外低。因地勢爲之者。與絳縣亦然。又曰。余宿霍州福昌寺。求所謂呂州普濟寺者。即其地。然不見許敬宗撰碑。不知乃在西福昌也。立殿右牆外。微滅不可搨。若以灰末刷之。尚可讀。

又南涉水升嶺。降谷中三十里經新霍。又南循汾岸。稍東升谷中。行二十五里經趙城縣。

城南水亦出霍太山。或彘水也。南十里有鑾鈴原。唐太宗挂鈴道路。即往來大道是矣。汾水去趙城稍遠。水經注曰。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縣隋霍邑。宋曰慶祚軍。初宗澤令趙城。請升縣爲軍。不允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案郡縣雖始於秦。罷侯置守。然大吏降吏與兵。縣漢迄唐不變。宋懲藩鎮之禍。始奪郡縣權。一兵一錢。皆自天子操之。于是通都大邑。不能制十人夜行之盜。名曰通城。比於平地矣。

城南又二十五里經洪洞縣。

趙城有伏羲廟。又有紀信祠墓。案信死成皋之難。當在河南也。城南有媧皇陵。則徐賁女媧墓詩。空山南高冢。媧皇此中葬。焦土積屑壞。勢助殿閣壯。城南不當云空山也。新唐書曰。天寶十一載六月。閿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乾元□年六月。濒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涌出。上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然則媧皇陵在閿鄉矣。今祀典仍在趙城。水經注曰。汾水又南。澗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於汾。今趙城洪洞之界有橋。所謂豫讓橋也。水經注曰。太原汾水上。舊有梁。青荓殞於梁側。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而太平縣境道出隘口。亦有豫讓橋。古蹟已亂。莫能定矣。洪洞、古楊侯國。漢書揚雄傳曰。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爲

楊侯。左傳女叔侯曰。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水經注曰。楊縣晉大夫僚公去安之邑也。澗水東出穀遠縣西山。西南逕楊縣。霍山南西入於汾。莽曰有年亭。隋爲洪洞縣。城南北皆有水。居人藉之作水磑。

自介休至洪洞。凡二百四十里經州縣四城。皆行山谷水涯。或登高巔。或入幽壑。或截山亂水。或緣壁臨深。汾流阻右。崇巖盤左。參錯俯仰。多屬險隘。此晉陽內一重門戶也。

又南沿城西行三十里過皋陶祠墓。又三十里經平陽府。

皋陶墓在汾水之東。大道之西。祠宇宏敞。距平陽城北數里有高河橋。蓋澗水也。水經注曰。澗水出澗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於潏水。疑是此水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注於汾水。平陽、堯舜故都。春秋晉地。秦漢河東郡。後魏唐州。附平河。一曰臨汾郡。唐晉州。五代梁定昌。一曰建雄。宋平陽。元晉甯路。明平陽府。附郭縣曰臨汾。水經注曰。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刑白馬而盟之。今平陽郡治也。晉大夫趙鞅之故邑。趙御曰。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按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後遷於鄭。永嘉之亂。劉淵復都於此。迄劉曜乃起於秦。劉淵徙平陽。於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鈕。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爲天授。改永鳳二年爲河瑞元年。平陽唐志以叔虞封唐。故唐太宗晉祠銘序晉祠自在太原。不應入平陽。然叔虞封唐。實在平陽。不在太原也。左傳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日知錄曰。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之南。絳州之北。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新田。在今曲沃縣。於是以新田爲絳。而以故都之絳爲故絳。聞喜之曲沃爲下國。自武公滅翼。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滅楊（洪洞）。滅霍（霍州）。滅耿（河津）。滅魏（解州）滅虞（平陸）。重耳居蒲（蒲州）。夷吾居屈（吉州）。太子居曲沃（聞喜）。而公都絳（太平）。皆平陽一府之境。而滅虢（陝州）。滅焦（上同）。則跨大河之南。至惠公則秦征河東。內及解梁（臨晉）。狄取狐廚（襄陵）。涉汾。晉境稍蹙。文公始啓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於殽。晉故地始歸。而以河西爲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狄地。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於箕。而患始稀。悼公用魏絳和戎。以貨易土。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於是晉北境至洞渦、雒陰閒。晉陽始爲趙氏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可考而知。吾於杜氏解絳上。并唐叔封晉陽。未敢以爲然也。臨汾縣志。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殿廡俱毀。有金泰和二年記。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他若呂氏春秋、史記、說苑、竹書紀年。大約皆主穀林、成陽、濟陰。甚至謂堯德衰。爲舜所囚。又謂偃塞丹朱。不使父子相見。其妄甚矣。平陽去城陽甚遠。堯老之後。豈復巡遊。故臨汾志以爲平陽之陵。斷爲堯冢也。將有晉李建泰被殺於平陽。有大風發屋之異者。建泰曲沃人。世爲顯族。有爵位讀書者不絕。建泰崇禎

觀望之如神仙。崇禎時爲首輔楊武陵既死。帝臨朝而歎。建泰念家財可紓國難。請督師。帝御正陽門。行推轂禮。既行。聞晉陷。計無所出。且聞賊從居庸來。乃南出保定。一遇賊卽迎降。保定城守嚴。建泰詐之入城。竟被屠。建泰遂爲賊相。賊敗。再降。又爲相。被賜綽楔曰三朝元老。縣於門。始告歸。戊子大同總兵姜瓖兵起。其家刼之。使應己。而奔潰。寘太平。自陳於大帥。自不反狀。帥受之。閉於平陽。舍中。請府殺之。初有李異人。游士大夫家。成稱爲神仙。建泰及廷棐。又同郡仇孝廉。皆詣問。皆署曰平平。至是建泰及廷由太平死平陽。仇則仕平樂府之昭平令云。

又西南十一里。經堯廟。又四十里經趙曲。又十里涉巢溪。

堯廟在襄陵臨汾之界。元道士姜善信所修。其址廣七百餘畝。殿前有井。下視陰黑。深數十丈。傳是堯時所開。西側角道有元至正間與姜善信勅。每皇帝稱號前。加長生天氣力裏六字。六碑皆然。陰有蒙古文。水經注曰。水側有堯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案此則舊有堯廟。善信特修之也。巢溪合是天井水。水經注曰。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卽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南至鹽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於汾。若云巢水。則逕楊縣南。不當在此也。俗謂巢父洗耳處。洗耳當在潁墳。今河南汝州城西有洗耳河是也。莊子藐姑射之山。在平陽西。汾水北。但寓言。必求實之。亦不足據也。汾水受巢溪水。稍南卽爲山麓所截。又逆而西。始與此路相距遠矣。西折數百十里。至滎河縣入於河。

自洪洞至巢溪。凡一百一十里。經府縣二城。皆平衍無阻。去汾或遠或近。不甚遼闊。皆行東原。西臨曠絕。宜爲古帝之都。居人物之奧區矣。

又西南入山谷。升二十里經蒙城驛。又升降三十里經高縣鎭。又二十里經侯馬驛。

蒙城、侯馬、兩驛。俱屬曲沃縣。縣晉之新絳也。境南有絳山。俗曰紫金山。今絳縣處其陽。以山名也。漢絳縣。卽今曲沃地。周勃封絳侯以此。後魏始移名曲沃。巢溪以南。崇岡大陵。坑塹間之。魏書。晉將軍安同曰。臣受詔詣絳。見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逕路不通。五代時王峻引兵趨晉州。登北漢兵據之。聞前路過乃憂。此卽蒙城以南地也。高縣、侯馬。稍在平原。村墟甚盛。巍然如列城矣。此晉陽內第二門戶。平陽內第一門戶也。侯馬臨澮水。國語宰孔謂晉侯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也。水經曰。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注曰。出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合絳水。逕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於汾。今澮河橋北岸上有人手跡。俗傳孟姜女所留。案孟姜女哭長城。所在傳會。長城七國皆有之。不止齊北邊。北爲長城。則秦宣太后築隴西北地上郡。魏惠王築固陽在銀州銀城縣界。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趙武靈王築自代陰山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築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皆在始皇前。諸史並無婦哭城崩事。杞梁妻。左傳止載其辭齊莊郊弔。檀弓則曰哭之哀。孟子則曰善哭其夫。言哭者始此。說苑則曰。其妻哭城。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

女傳則曰。哭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此。夫梁妻辭郊弔。又何至路哭。城崩之說。不足信也。且崩者城耳。未云長城。樂府秦操有杞梁妻歎。古今注。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殖之字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則云秦築長城遮北胡。杞梁貞婦啼烏烏。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是直以杞梁爲秦始築北邊長城而死。殖春秋時人。距始皇甚遠。齊今青州。杞今開封。於邊城又無預。妻、齊姓。孟姜數見於詩。杞妻齊婦。何由得過澮水。不知此所謂孟姜爲誰也。所在載之何也。

又三十里經隘口。又十里經裴晉公故里。又西十里經東鎭。又四十里經聞喜縣。

隘口形勢一鎖。道行隘間。尤隘東矣。晉陽內第二門戶。平陽內第一門戶也。古名鐵鎖關。今屬太平縣。漢臨汾地也。關下有橋。亦豎碑曰豫讓。趙氏始邑於耿。後處晉陽。又後乃都邯鄲。襄子正以晉陽自保。則豫讓之事。當以酈元爲正矣。由隘口至裴晉公故里。皆行山間。聞喜裴氏。自晉黃門侍郎秀。及從弟楷著名。至唐更盛。行儉、垍及晉公度與韓光庭、寂。先後相望。多爲名臣。其族冢在鳳皇原。自東鎭延延北至紫金山。冢纍纍數百。漢魏北朝入唐。累世葬碑。皆名公鉅（鉅下疑有闕字）等。今後裔凋落。家譜雖存。而所失已多矣。晉公里巡西道始夷坦。行大岡之麓。南望中條。蒼然可挹。東鎭城垣。儼若縣治。名勝志曰。龍頭堡在縣東北二十八里。後周正平郡及聞喜縣所理也。疑此是矣。鎭有二城。東爲上鎭。西爲下鎭。下鎭有唐興寺。開元六年九月立碑。許景先撰文。僧師元八分書。碑陰有金正隆間題字。又有宋淳化碑。皆立前殿外。殿庭有周顯德時殘碑。宋淳化、大曆、金明昌間石幢。多宋人題名。塔亦宋建。鎭東十里。董澤在焉。其長納數里。多荷花。左傳所謂董澤之蒲也。聞喜、殷之桐也。春秋晉之曲沃。武公滅翼後。獻公遷絳。遂以曲沃爲下國。然其宗廟在此。悼公朝於武宮。平公烝於曲沃是也。後爲魏氏邑。欒盈入絳。范宣子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遂歸魏氏。漢爲左邑。一曰桐鄉。予郡桐城。於漢亦名桐鄉。蓋鄉名也。今桐鄉獨歸浙江矣。武帝於此聞平南越。遂曰聞喜。邑學宮相傳是成湯葬處。伊尹放太甲於此。一曰桐廟。其殿址墳起。猶有古柏七十章。大者三四十圍。尤非凡木。前列金源桐廟碑。今祠官與祀湯陵。在平陽。蓋在榮河縣。湯都亳。亳在河南。營葬數百里外。隔山河之險。而伊尹遠徙其君於此耶。今江南亳州。亦有湯陵。所未詳也。東門外有裴晉公祠。祠前半截碑。乃張九齡撰裴光庭墓碑。明皇御書行楷。其陰鐫明皇命九齡撰文。手勅大行書尙全。光庭父行儉墓碑。獨兀立。洗刷之。猶可辨。縣境有宋趙鼎公鼎書院。及郭璞純璞讀書遺址。城南臨涑水。水經曰。涑水出聞喜縣東山黍葭谷。注曰。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左傳子產曰。臺駘汾洮之神也。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陳奕禧虞州集曰。洮水東出清野山。至城南五里合而西。

又西四十里渡涑水橋。又西四十里經相里鎭。又西三十里經牛杜村。

縣西有左邑故城。卽時所謂從子於鵠者也。水經注曰。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卽狐突遇申生。云七日見我於新城西偏也。又西有王官城。在涑水南原上。左傳俘我王官是也。橋西數十里爲安邑界。禹都也。後魏分境立夏縣。湯伐桀於鳴條。蓋其

爲矣。晉魏絳自魏徙都於此。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時韓居平陽。魏居安邑。二子懼。乃謀殺智伯。後至魏惠王遷大梁。遂曰梁惠王也。梁絳本合澮入汾。不能灌安邑。當是涑水可灌安邑耳。宋司馬君實光、夏縣人。故號涑水也。牛壯村距猗氏縣十里。春秋。晉敗秦於令狐。至於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關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縣以猗頓得名。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朱公教以畜五牸。於是大畜牛羊。十年間。貲擬王侯。又郇城亦在境內。詩郇伯勞之是也。境南即鹽澤矣。水經注曰。鹽池在安邑西南。長五十一里。廣十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女鹽澤在猗氏故城南。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呂宿曰。沈沙煮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解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泆。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竭水徑。防其淫溢。故謂之鹽水。亦爲竭水也。道距鹽池數十里。

又西四十里經樊橋驛。又二十里經七級村。又西南行谷中。或大陸。五十里經蒲州。樊橋驛屬臨晉縣。縣晉桑泉邑。晉公子重耳渡河入桑泉者也。韓信盛軍臨晉。別從夏陽。以木罌渡軍。遂虜魏王豹矣。渡處達陝西郃陽。今曰吳王渡。山西自太原之河曲縣、保德州、岢嵐州、臨縣、興縣。至蒲州。千五百里。與秦接壤。河身最狹處。處可渡。平陽名渡。永和縣則曰永甯關。石樓縣則曰上平關。吉州則曰平渡關。河津縣則曰龍門關。一曰禹門渡。蒲州則曰大慶關。一曰蒲津。曰風陵關。平陸則曰茅津渡。合吳王渡凡七。明晉撫蔡懋德敗賊於風陵、大慶、吉鄉、三渡。皆平陽境也。六國合從拒秦。韓楚可入武關。燕趙可下榆林。魏則觸處兵刃可接。乃必叩函谷仰而攻之。何耶。七級至蒲州。雖無甚險隘。而坑谷陂陀。水潦時集。亦難行也。蒲州東南中條一山。自東北岡步而來。西爲雷首。及河而止。此太原平陽之外關也。其東十五里有張澤。涑水所注。水經謂之張陽池。其澤甚大。時有盈耗。涑出澤。逕雷首入河。州東有普救寺。元微之稹會眞詩所託者也。寺踞北坡上。基址甚隘頃。極荒落。土木像或失頭臂。一塔甚卑小。明時所建也。距調一坡有文昌閣。蒲人中式者。題名其中。郡人楊文襄公有德君子也。有術者告公。指此地大佳。公曰。果然。則私於我。不如公於郡。遂購之爲文昌閣。其東南坡上有河中書院。爲屋四區。堂宇宏敞。正德中。北地呂經貶州武。撤東岳行祠爲之。登之四眺。則黃河如帶。遶抱西南。太華、中條。交固互崟。峙於東南。不見大河出徑。河外則秦川如掌。甚可觀也。書院漸頹毀矣。水經曰。大河又南過蒲坂縣西。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莽更名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還蒲於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薛瓚注漢書曰。秦世家以垣爲蒲反。然則本非蒲也。皇甫謐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潘者也。今城中有舜廟。虞都古城內。舜陵在其孟子謂舜卒於鳴條。檀弓曰。舜崩蒼梧之野。誤以事勢。禹攝十有七年。舜亦不應遠適南荒。則舜陵之在蒲坂。亦猶堯陵之在臨汾矣。州於後魏爲秦州。刺史治。太平遷都。能州並河東郡。郡多流離。謂之徙民。民劉望者。善醸所云桑落酒。白墮春也。後周蒲州。唐河中郡。今驛城者。武有遊擬至守禦所。文有河

東道郡丞州牧。按冀州之地。止於蒲州。書云三面距河。則今北直山西。及河南懷慶、彰德、衞輝。是也。緣稷之讓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冀方北境。不應僅數百里而止。蓋古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迨史。幽州在渤碣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皆兼塞外地也。天地之氣。自西北而趨於東南。日闢日荒。蓋至今猶未已也。

又南四十里行雷首之麓。經韓陽鎮。又二十五里出風陵關。渡大河。蓋山西界入陝西。西抵潼關。城南有河瀆廟。西海神廟。祠官典祀。禮甚尊崇矣。西出大慶關。即孟明濟河焚舟及高歡造三橋欲渡。故道。可直達陝西朝邑。但河底又阻渭。故行者多由風陵也。唐開元中鑄八牛。置大慶河東西岸。以維浮橋。蓋僧懷丙爲之。今西岸缺其一。日知錄曰。後世求一僧懷丙。其人不可得。不但坐而論道者。不如古人矣。州西門外三里。即以袖朝邑之灘。使陝西人趨河而佃。至於爭鬬殺傷。予宿松縣東南。乃有湖廣新州及江西彭澤洲地。藏奸招侮。亦致爭殺。天下如此者甚多。皆經界不正之故。宜按郡邑山川。截然劃正。此治地之善經也。州南東涉涑水。水經曰。河水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注曰。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俗亦謂之堯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闞駰曰。蒲坂、堯都。地理志曰。縣有堯山。有祠。雷首山在南。山有夷齊廟。闞駰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夷齊墓也。一統志曰。首陽山在河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東北有首陽山。莊子又稱夷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北至於首陽山餓死。其詩登彼西山。即岐陽西之首陽山也。曹大家注幽通賦。又云在隴。按志。風翔不載首陽山。隴西有之。不載夷齊事。又順和縣南亦有首陽山。山西通志曰。首陽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一名雷首。又名方山。夷齊祠墓在焉。史記馬融伯夷傳注曰。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詩采苓孔安國疏曰。首陽在蒲坂南。是則闞駰之說。同符者衆矣。水經注又曰。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注於河。山西之境。及河而止。平陽道。始靈石。止蒲州。渡河東即河南閿鄉縣地。西即陝西華陰縣地也。大河之源。張騫以爲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里。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司馬遷云。河出崑崙。自張騫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乎。因謂禹所窮河源。特其小派。山海經、水經。及唐劉元鼎使吐蕃。皆云河出崑崙。鄭樵又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闐南山。而正源出崑崙。元遣都實窮河源。潘昂霄爲之記。云得於朶甘思西鄙之星宿海。行二十六程。始逕崑崙南。王鏊曰。張騫所歷諸國甚久。東漢之世。大夏、條支、安息至於海瀕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者。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臻之。何崑崙之近乎。河流至此。北則雷首。南則潼關、桃林諸山。東隘遙仄。南岸如門。大冬則河陰冰合。人行冰上。僅以舟渡。其半。河水自此東下。出底柱三門。逕河南府。東合伊洛。遂橫溢爲患。古河道由山東西界。北流至直沽入海。宋神宗熙甯十年。河溢衞州。大學衍義補曰。此河入淮之始。然不過支流耳。自此始挽河南行。塞閉北流。至明又精爲清晚。時至衞決。則南及鳳陽、淮安、揚州通境。北至廣平、河間、東昌、兗州。地方數千里。

曾受其害。按戰國以前。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至有所遊盪。漢莽王治河。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無復潰溢之患。今於河州縣。去河不及數武。不使水有餘地。又不講夫水門之法。徒迫束之。使爲我用。故議者以爲功欲大於神禹。而患不免於魚鼈也。漢時。齊人延年欲徙黃河於塞外。東出遼陽。以隔匈奴。當時謂大禹聖人。鑿龍門。不可改。今河在中原。已非禹跡。安在不可改耶。但視其能改與否耳。水經曰。大河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又曰。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注曰。衛京兆郡之屬縣也。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上。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曰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潘岳西征賦所謂泝黃卷以濟潼關者。案今無所謂黃卷坂也。潼關北臨大河。南據高山。爲城扼之。東西二門。駐城者。武自副將至千兵。兵字舊作轉文則有潼商道。有郡丞司關樓。有衢所驛司軍民。固雄關也。關西宏敞。所謂驛路西逕漢時平。關東險隘。所謂河山北枕秦關險也。出潼卽關鄉地。長岡邃谷。桃林古塞。直達殽函矣。地可守。不可戰。故唐哥舒翰。明孫傳庭。皆以出關而敗也。王氏曰。自崤山以西。潼津以南。通稱函谷。名潼關。自漢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馬超。潼關始名史冊。然過秦論謂始皇斬華爲城。因河爲津。則關宜始於秦矣。考唐史。潼關有南北二關城。隋煬帝各置都尉守之。謂爲都尉南城、都尉北城。唐天授二年。徙移關向北。近河爲路。開元十二年。以華州岳祠南爲潼衢。爲入關而西。路在岳祠北也。魏楊侃謂長孫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

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唐廣明初。黃巢亂。以張承範守潼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所謂禁坑也。賊至。倉卒官軍忘守。時汝將齊克讓以軍萬人屯關外。力戰飢甚而潰。賊遂從谷入。谷中灌木藤蔓茂密如織。一夕踐爲坦途。明日。賊急攻潼關。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卽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方分兵守禁坑。而賊已入矣。韓遂、張承範。同一守也。而敗不敗殊也。明崇禎八年。流賊由山中間道入南原。潼關遊擊李華然坐堂皇治他事。猝聞賊至陶家莊。去關僅五里。恇怯不能禦。傳永祥疏曰。流賊入秦。有由閿鄉馬店深入南山。往西南奔華潤者。有由閿鄉西南王旗屯奔華陰者。有由藍實奔雒門北朱陽者。有由盧氏入關草南朱陽奔帷南者。有由內鄉淅川奔商南者。不必由潼關而后入秦也。然則潼關之守難矣。十一年十月。總督洪承疇、孫傳庭。大破賊於潼關原。李自成以十八騎走。籌督兵入搜。賊得不死。是又未嘗不可戰也。關外陽河南內鄉陝西。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今陝州也。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自唐以前。皆稱陝州以西曰陝西。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曰陝西。東晉以後。則稱荊州爲陝西。蓋僑置司州故也。

自鼎溪至潼關。凡四百二十里。經州縣二城。有關有原。有夾有險。經襄陵、太平、曲沃、聞喜、安邑、猗氏、臨晉、蒲州之界。要其山皆東來。水皆西注。此晉中大渠也。

又西四十里。經華岳廟。又五里。經華陰縣。

潼關西五里。卽渭水入河處。唐故渭口倉也。唐漕運江淮粟。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渭口有船司空。

本漢故倉地。隋之廣通倉。皆河船不入渭矣。渭水出臨洮渭源縣之南谷山。至鳥鼠轉而東流。北至鞏昌。東逕鳳翔。過西安。歷華陰縣北。東北流四十里。入於河。關內十里。華亭。道北有四知坊。楊太尉震葬處也。西有關西夫子祠。今門亭堂室俱壞。遺址甚大。猶存頹垣也。祠後岡上七塚纍纍。背河面山。不知孰爲大鳥所集。數碑皆萬曆間修祠記。震與郭太同號夫子。彼既令終。祠宇輝赫。此既有夕陽亭之厄。又委荊榛。仕不如隱。抑有幸不幸也。又西經故定城。西征記曰。定城因原土。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今無存矣。華嶽廟在華陰城東五里。門對華岳。關西有枯樹。好事者刻石表曰。青牛樹。謂老子出關繫青牛。梁份曰。以樹歷千年。謂之青也。關中有歲碑。其趺如山。尚存數字。皆隸書也。水經注曰。有漢魏文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太康八年。宏農太守河東衛叔。始爲華陰令。河東裴仲恂修立壇廟。夾道樹柏。迄於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遺碑。此碑今皆不存。立石如林。多自唐以來者。祠緒宏壯。中像岳神。冕服儼然。明初太祖除去五岳四瀆封爵之號。止稱某嶽某山之神。梅中典禮。然設像塗飾。至有妻有子。山川之神。而人鬼祀之。亦猶存後世之思也。殿壁圖嶽神出巡歸宮。甚炳煥。後有通樓九間。登之見岳如在幾際。出蒲州。望華山仙掌。五指歷然。圖經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踢。開而爲兩。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戴靈山者也。揚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踢。掌華蹈襄。注。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予登華山。觀所謂仙掌。僅石斑偶成掌形。遠望惟肖。近則失之。恢怪之謂。宜乎辨者衆矣。樓上三峯皆見。但玉女峯不可見。玉女峯東。峯

中石微岐者。上有明星玉女祠。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是則山有妻子。星亦有妻。顧炎武曰。甚矣。人之好色也。華山別有遊記。今不詳。廟北爲洛水入渭處。水出延安鄜州。與商州洛水有同稱矣。水經注曰。闞駰以爲漆沮之水也。曹瞞傳曰。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操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作城。立於是水之次。楊延昭之守遂城。實師其生也。華陰縣。秦曰寧秦。漢高帝八年改今名。以在華山之北。禹貢導河至於華陰是也。晉屬宏農郡。郡境東盡於河南陝州。今屬西安府。縣東南五里。有陰晉故城。春秋時晉邑。戰國屬魏。魏文侯三十六年。秦侵陰晉。秦惠文君五年。魏納陰晉於秦。於是魏地日削。而秦據有函谷。六國之師。莫能仰攻矣。縣城以土爲之。僅如小堡。雖非正對華山。

又西五十里。涉敷水。又二十里。經華州。

城西卽華水。水出華山三峯。水經注曰。山上有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漲。挂溜騰虛。直瀉山下。是也。北流入渭。古有長城。水經注曰。城自華山。北逕於河。華岳銘曰。秦晉爭其隘。立城建其左。史記。秦孝公元年。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又西有平舒故城。秦始皇末。江神遣使自馮道華山下。置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又西涉餘水。水南出良餘山之陰。北流入渭。亦曰宜水。又西經集靈宮故址。地理志曰。華陰縣有集靈宮。武

帝起。故張昶華嶽碑稱武帝慕其靈。築宮在其後也。宮在敷水東。水南出石山之敷谷。北逕告平城。水經注曰。舊傳武王伐紂。告太平於此。又北注渭。土人引以灌溉。自華陰而西。平疇百里。綠樹村烟。山色相映。竹林稻畦。時間籬落。行道中者。如在天然圖畫中矣。敷水渠。唐開元間姜師度樊忱所鑿。洩水害而濟渭漕者也。又西十里經唐汾陽王郭子儀故里。其地故園池。今猶磊磊。窪下種稻。有菱芡藕花。南有少華山。山海經曰。華山西南有小華山也。在州南十里。州古咸林。周畿內地。鄭桓公爲周司徒。以咸林爲之采邑。蓋鄭之始封也。後屬晉魏。戰國歸秦。西魏時始爲華州。州面少華。枕邐渭。城內臨阜。唐齊雲樓故址。昭宗幸華之行宮也。乾元三年。李茂貞犯闕。韓建請上幸華山。昭宗登齊雲樓望京。作詞三章。或云古昭應院有齊雲樓。假以駐蹕。後爲州治也。州北五里有興德宮。朱全忠逼昭宗遷洛陽。館於是宮。

又西三十里涉赤水。又二十里經渭南縣。

州西喬木夾道。遶以清渠。五里有溪。一帶諸林。曾曰西溪。有小曲江之目。水經注曰。石橋水。故沈水也。南出馬嶺山。北流逕鄭城東。又曰東去鄭縣十里。水故有石梁。又北逕沈城北。入於渭。道旁豈許有遊春亭。杜甫爲州司功遊此。有鄭縣亭子詩。所云澗之濱也。鄭縣本州治。亭在縣西。平王東遷。鄭武公滅虢檜而兼其土。此爲西鄭。彼爲新鄭矣。赤眉樊崇。於鄭北設壇。祀城陽景王。而尊右校卒史劉俠卿牧牛兒盆子爲帝。年十五。被髮徒跣。爲具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顧見衆人拜。恐畏欲啼。號年建世。後月餘。乘白蓋小車。與崇及尚書一人相隨。向鄭北渡渭。即此也。赤水。木經注。大赤木、竹木也。一名箭谷水。又有小赤水。亦名灌水。出西南石脃山。流經州北。入渭水。上有鬱都城。故潘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鄭西渭南之新豐縣地。及下邽南境。苻秦始析置渭南縣。渭水在城北。上漲下灘。是爲津處。城東四里有明光原。後魏置縣於原西偏。隋開皇中。以原上乏水。後移於今治。城東有五鳳樓院。古甘泉宮在城東南神川原北麓。史記。始皇迎太后於雍。入咸陽。復居甘泉宮。雍錄曰。秦渭南之甘泉。即附甘泉之在鄜者。唐盧象駕幸甘泉詩曰。傳聞聖主幸新豐云云。則謂甘泉在是也。

又西四十里經臨口。又二十里經新豐。又二十里經臨潼縣。

縣西門外即渝水。水出石鼓山。北流入渭。渝川口有風門三。秦記曰。在新豐縣東南。南阜相對。其所多風。西十里有唐遊龍宮。開元二十五年建。取黑龍飲渭名之。白樂天有賦。臨口、零水口也。一曰冷水。水經注曰。冷水南出肺浮山。蓋麗山連麓而異名也。歷陰盤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渭。唐貞觀十八年幸零口。即冷水入渭處。爲往來之通道。置零口鎮。永徽元年。零口山水暴漲。漂千餘家。天授二年。於零口置鴻州。又於郭下置鴻門縣。尋廢。蓋古鴻門地也。零口又西涉戲水。水出麗山馮谷。東經戲亭。北入渭。周幽王與褒姒舉烽爲戲是也。張楚陳勝遣周章兵至戲下。又項羽封諸侯王。罷兵戲下。蘇林曰。戲在新豐縣東南三十里。顏師古曰。今有戲水驛。其東北有谷有坂。蓋沛公會項羽鴻門處。水經注所謂坂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是也。新豐、古新豐城也。漢高帝徙豐人及枌榆社於此。今無城。但有市有

儀。東西臨溪。相傳太上皇陵在焉。按漢高祖葬太上皇於櫟陽城北原。謂之萬年陵。因分置萬年縣於城中。爲陵邑。櫟陽在渭北。新豐在渭南。傳者誤也。臨潼、周驪戎地。漢新豐。唐慶山會昌。宋臨潼。古幌關在縣東南。漢移置盤田城南門。正對驪山。水經注作麗。史記作酈。或云以驪戎得名。不知周畿內密邇豐鎬。何以戎得薦居上國也。幽王之禍。驪戎未必不有以啓之。五部匈奴還汾晉。而劉石興。鮮卑遷幽州。而慕容熾。道子入侍者衆。而祿山亂。郭欽、江統、薛謙光、所以憤發而談也。明永樂宣德間。北邊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土木之變。達官之偏置近畿者。一時益勤肆掠、村莊人罹之家達子。至有驅迫漢人以歸藉者。乃鐵選調遣軍征苗。即留其地。守禦以散之。自正統七年至景泰七年。撫之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達官達軍。止千八百人。餘留畿輔者尚衆。未幾。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寵。盡令取回。曹欽逆結其黨以反。甯夏、甘、涼、等處。土達亦有滿四之變。由余效忠。日磾盡節。由宋以還。蓋眇（眇字疑是尠字之誤）聞矣。驪山不甚峻。叢柏蔚森。其下爲溫泉。唐華清宮也。上有神女廟。水經注曰。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麗山西北有溫泉。祭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唾之生瘡。始皇謝之。神女爲出溫水。後人因以澆洗瘡。予浴其泉。未祭。亦不爛也。楊妃外傳。兄銛、錡、釗、諸姊治錦繡珠金玉者千人。帝每幸華清宮。五家隊合。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狼藉於道。唐書。敬帝幸溫湯。張權輿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戎所殺。始皇幸驪山而國亡。元宗幸驪山而祿山叛。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夫山不能亡人。人自亡耳。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西南五里有谷。秦坑儒處也。後人號愍儒鄉。唐天寶中改愍爲旌。山頂有遊暮臺故址。及秦始皇開道石柱絕頂。爲唐翠微宮。其殿閣宮觀。環驪山者。不一而足。若九龍殿、七聖殿、長生殿、朝元閣、重明閣、集靈臺、雄馬臺、觀風樓、羯鼓樓、宜春亭、爲最著。蓋太宗時建湯泉宮。高宗時名溫泉宮。明皇益增廣其制。天寶六載改名華清。環以會昌城。歲十月幸。歲盡乃歸也。秦始皇墓在由山（由字疑是山字之誤）西北。蓋直城里許。所謂魚池水也。

又西二十里渡灞水橋。又十里涉滻水。又十里抵西安府長樂門。

縣西半里有灃水。源出驪山谷中。味甘美異於他水。北流注渭。宋大中、祥符間。以城臨灃水。故以名焉。自漢以後。皆新豐地也。西南十五里有白鹿觀。本名驪山觀。唐高祖幸溫泉。傍觀川原。見有白鹿。遂改今名。觀內有老母殿、升仙宮、蟾非。拾遺記曰。白鹿觀井中有金色蝦蟆。賀蘭先生見之曰。此肉芝也。烹而食之。得昇天矣。灞水、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灞。以顯霸功。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水是也。滋峻激無魚。不可釣。或曰磻溪。木出南山倪谷。謂之茲泉。太公釣處。今曰凡谷。東南隅有石室。其所處也。呂氏蓋指此。水經注兩存之。灞水出藍田縣藍田谷中。水經注曰。霸水又西北。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也。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在長安東南三十里。其東即軹道。秦子嬰降沛公處也。霸淺而闊。洶湧暴發。既合秦嶺、傾谷、杜陵、諸水。又滻水合荊谷會之。下流壅塞。山水驟決。崩山倒谷。阿房宮賦曰。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何宮牆之能受耶。二川兼霸滻也。漢霸橋在長

安故城三十里爲店南北兩橋以通新豐道送行者折柳贈別亦名銷魂橋唐灞陵橋在京兆通化門東二十五里隋開皇三年造元時山東唐邑人劉斌修築堅固凡一十五虹長八十餘步闊二十四尺中分三軌傍翼兩欄有華表鯨頭鰲首築堤五里栽柳萬株明成化六年布政使余子俊增修之今略存石趾於河中而已甲戌歲歸木爲橋行者利之漢書王莽傳曰地皇三年霸橋火災自東起卒數千以水汎沃救不滅晨燼夕盡是卽漢橋亦木爲之矣牛僧孺置園皆灞滻之間今此間都屬稻田因沃衍之鄉也滻水漢志注與霸同源而異流經藍田白鹿原西又北至霸陵城南合於霸水隋遷都堰滻爲渠其流漸亂滻岸西乃升崚坂西京道里記長樂坂也漢文帝從霸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諫止應是此坂也滻西行南望終南山崔立雲表秦阿房以終南爲闕詩及禹貢所稱是也柳河東集注曰終南卽中條也今乃以中條獨屬河東矣潘岳關中記曰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長樂門今東門也漢長安城門十二東曰宣平曰東城曰東都一曰青門南曰覆盎曰下杜又曰端門曰鼎路西曰光華曰龍樓曰雍門莽曰章義金人號西門乃與莽同也北曰函里一曰橫門曰洛門曰利城隋文帝厭長安制小建新都長安故城東南前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枕龍首山以據渭水東臨滻灞唐因之城門十南門三曰明德曰啓夏曰安化東門三曰通化曰春明曰延興西門三曰開遠曰金光曰延平北門一曰光化至天祐元年昭宗幸洛陽韓建改築約小之曰新城明洪武初都督濮英增修城門四東曰長樂南曰永甯西曰安定北曰安遠

自潼關至西安凡二百八十五里經關及縣州五城皆面山背渭前高後卑如在側坂上至灞以內始見曠平衍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帝王之都矣然西安亦臨水面山與背山帶水者異也咸陽在渭（渭字疑是渭字之誤）北秦京也今西安在渭南周漢隋唐之京也周興於西方故建都於此王畿西北並無侯封天子自爲守邊故犬戎獫狁之禍不絕於國漢唐之世匈奴回紇吐蕃之屬蹂躪宮闕蓋數數矣周東遷委之於秦而西戎驕恣五代任士豪封以州邑而西境無虞宋藝祖時折氏魏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然則五服之制宜立都者所必講也明初太祖定鼎金陵大封諸子二十餘人而遼甯燕代晉潘秦肅慶韓十王皆被邊藩王仗職寄以討賊委以保邦維城之制遠邁隆古永樂改造燕山遷甯於江西遂啓三衞開平而都城距邊遠者百餘里近者數十里束縛諸王甚於曹魏戎馬侵軼酷於漢唐矣

燕秦之道凡二千三百八十里經三十一城自都門抵獲鹿山皆在西水皆東入直沽自獲鹿至王胡壽陽以東水皆入滹沱壽陽以西水皆入汾道皆截山亂水不定也王胡至介休山皆在南水皆北入汾介休至隘口山皆在東或行山中或行原隰水皆西入汾隘口至潼關山皆在東或行岡隴或行原隰水皆入涑西入河潼關至西安山皆迤亘在南水皆北入渭燕冢民居或方而長或員而銳平定壽陽民居或無村落皆營窟惟鐵鱗則構棟宇王胡以西民居過山爲穴過原爲塹或塹山顚或穴谷中潼關以西民居皆甃甓瓦或爲半屋命之曰厦（沙去聲）燕秦民田皆在平原壽陽至蒲坂民田則上極山

顛下窮水濱燕晉之穀皆黍稷麥秦兼植稌秔燕婦無裳青袴晉婦無裳紅袴秦婦有裳白袴秦女冠多白也燕婦高冠少者高髻晉婦小冠抹額卑髻秦婦華冠高髻自都門至蒲州皆爲冀州潼關至西安皆虞雍州都門至涿爲周幽州保定至平遙爲周幷州介休至蒲州爲冀州潼關以西爲周畿內都門以西爲燕保定以西爲趙平陽以西爲魏渭南以西爲秦都門以西漢幽州真定以西漢冀州平定以西漢幷州平陽以西漢司隸涿州黃帝都保定高陽都平陽堯舜都安邑夏禹都一曰蒲州舜都西安周秦漢晉愍帝趙劉曜秦苻堅姚興西魏北周隋唐都古今用兵者安祿山出南道至秦逆韓信出中道至燕速李自成出北道至燕尤速愈冒險則功愈奇蘇秦曰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卽自成入燕之道也

跋

宿松朱字綠先生與戴潛虛方望溪同時治古文有名潛虛有作必就正先生而後存其沒也望溪爲表其墓先生以翰林起家晉入武英殿修書一時羣彥如萬季野閻百詩何屺瞻諸公服其議論皆與訂交已而棄官歸築室邑西之杜谿著書娛老因取杜谿名其文集方樞之集序言先生平時最措意者有游歷記數十卷惜未之見後里人汪君蓉園獲其遺稿只燕秦一道證以樞之所言卷數散佚尚多因題曰游歷記存明其非完本也其著書體例自序中述之甚詳汪刻無序今從文集補入有疑字不敢徑改校時用小注分列於下昔顧亭林出游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曲折與先生袤筆攜筐事相類此可見古人用心之勤而游歷之有裨於學者不淺也光緒戊申夏新昌胡思敬跋

雲中紀程

高懋功撰

學者讀書一室。則究知天下事。身行四方。足之所及。則又考證其所記聞。不為徒行。良以千載上下。既事往而蹤留。而吾一日之精神。亦不可苟焉自耗而無寄。故近代行紀日記之書頗多。有往往、袪疑釋誤。有資於人之采錄。其大者能發為議論。推原宇宙分合之局。究極生民理亂之由。可以增長人之智識者亦不少。固非漫然無補之為也。同學高環洲氏。壬辰之夏。與洪匯鄉偕往大同。至冬初則環洲獨歸。而匯鄉以羅返矣。往返計二百餘日。在道途者兩月餘。環洲為紀程二卷。從所居故鄉江北發軔。直抵北塞之南。數千里原野風俗。約略在目。而猶用意於地志辨正之處為多。環洲從少嗜學。至老未衰。素長於纂輯。茲其緒餘耳。近今如顧甯人先生。播家遠客。就道途間讀書。日行幾何里。必有定程。所過山川亭障。恆以紙筆自隨。所著音學五書、日知錄、金石文字記。皆卓然可傳。在程泰之、王伯厚之右。環洲與吾輩。嘗心慕其人。可為師法。宜其今之用意者。同於甯人也。覽者諒能識之矣。瀘州先著。

語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古人於游覽行役。多有紀述。所以載山川名勝。道塗險易。及沿革變遷之故。使後之好古者。得以考焉。式南高先生雲中往返。歷揚、徐、青、冀、兗、豫、諸境。作紀行一編。援据經史。雜引山經地志。至為該博。今兄芸白先生示余於吳門藩署。余受而讀之。信乎詳且贍也。先生此行。實與秋士洪先生俱。秋士予舊識。頃年在冀州使院。尤數共晨夕。今秋士逝矣。撫觸舊游。不勝山陽之慟。而予以秋士疇昔之言。久知先生是乘。爰綴數語於是編。以志嚮慕之私云。同郡王朝獻。

雲中紀程卷上

清 白沙高㦤功式南撰

歲在橫艾執徐。夏四月二十二日甲戌。爲大同之行。以同行諸子自郡城晚至。未及登程。遂宿郭外。

二十三日。於西門外乘籃輿行。三十五里至陳堡橋。又三十五里至六合之東門。六合故隸吾眞。明初始隸之京兆。九域志。眞州六合縣、楚之棠邑也。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斲涂（音滁水名）作塘。以掩北道。南唐於滁水上建瓦梁堰。即涂塘也。何延錫言。六合西二十里。有堰曰瓦梁。水曰滁河。由河而上。鉅細騈比。合五十四流。輻輳吳堰。中斷橫斷。羣山回環。不止爲三州。陂瀦四百里。其實據天經而絕地緯之要者。功未就而罷。景德元年毀之。

二十四日。行三十五里至江家渡。過河即滁河也。源出廬州。流至滁州。會清流水。經六合之瓜步。達於江。又十里過甯官集。入來安境三十里至水口。憶昔歲壬子夏六月。從滁陽經此。今四十一年矣。

二十五日。行三十里至滁州郭外之五穿橋。遙望瑯琊諸山。蒼翠可挹。郡縣志。滁州、漢全椒縣地。晉瑯琊王伷出滁中。即此地。又三十里至關山。環滁皆山。此其一也。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清流關在其上。關南唐時置。五代史。周師征淮。李景以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帥衆十五萬。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時與其都監姚鳳皆被擒。宋王鞏云。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

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春。則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以得滁州固之地故也。又二十五里至大柳樹驛。

二十六日。行三十五里至池河驛。驛北有池河。東流入淮。又二十五里至定遠之張家舖。以大風雨。遂宿此。縣有靖南侯黃公得功祠。崇禎中。公曾駐鎭此縣。有德於民。故至今春秋祀之。配位則知縣李君彬、彬、雲南呈貢舉人。亦循吏也。以城守功。累官廬州府知府、潁州道副使。陰陵城在縣境。即項羽失道處。

二十七日。以雨不止。仍宿張家舖。

二十八日。行二十里過臨淮之紅心驛。又二十里至黃泥舖。又四十里至臨淮縣。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楚邑。即今臨淮縣。壽夢時吳楚以此爲界。縣境有乘龍洲。寰宇志。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橐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淮水自潁上界流至壽州合肥水。至懷遠合渦水。東流府北。歷臨淮入泗州。至清河口會泗水。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山海經。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禹貢。導淮自桐柏。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漢地理志。淮水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二十九日。過浮橋。則淮以北矣。橋架舟爲之。河中有坊曰臨鳳分界。三十里至三舖。又三十里過鳳陽縣之王莊。鳳陽府漢爲鍾離侯國。唐宋曰濠州。郡縣志。濠州阻淮帶山。爲淮南之險。寰宇記。古鍾離城在州東六里。眞氏曰。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濠水出府治鍾乳、鐵邪二山。合流經城西南。有石絕水。謂之濠梁。東流至新河口入淮。又三十里至靈壁之連城驛。史記注。睢水在彭城靈壁縣東入泗。括地志曰。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水經注曰。漢書。項羽敗漢王於靈壁東。即此處也。垓下亦在縣境內。

三十日。行三十里過固鎭。又三十里至宿州之棠棣舖。又三十里至花莊。

五月癸未朔。行五十里至宿州北門外。州、古宿國。春秋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史記衞世家。孫林父、甯殖、謀逐獻公。獻公奔齊。宿。又蒯聵入宿。吳世家。將舍宿。左傳作戚。字別地同。莊公十年。宋人所遷之宿。則今宿遷也。州東門外有長隄。古隋隄云。睢水在州之陽。故亦名睢陽。淝水出境內龍山湖。東流入淮。又二十里過浮橋。則苻離集。爾雅。莞、苻離也。地多此草。故名。又二十里至褚莊舖。

初二日。行四十里過閔子祠。與閿鄉縣東南八十五里。有閔子墓。又山東濟南府城東有閔子墓。其祠堂有宋蘇文定公記。又東昌府范縣南四十里。亦有閔子墓。以一人而有三墓。俱載之地志。未知果孰是也。又五里過蕭縣胡家北。水經注。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春秋桓公十有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在今蕭縣西。又十五里至桃山驛。謁岳忠武祠。讀石刻公所作滿江紅詞。廟門內有無字碑。則石鋭也。以水沃之。照人如鑑。纖悉畢見。士人云。公後裔有五六十人。占籍於此。又五十里至徐州南郭外。謁漢高帝廟。水經注。城即殷大夫彭祖之國也。於春秋爲宋地。城之東北角起層樓於其上。號曰

彭祖樓。孟康曰。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謂之西楚。通典。晉立徐州。爲重鎮。宋王元謨曰。彭城南届大淮。左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涂三千。達於濟岱。六州之人。三十萬戶。常得安全。實由此鎮。郡縣志。宋高祖經略中原。置府於此。自隋氏鑿汴以來。南控埇橋。以扼汴路。尤爲重鎮。蘇氏曰。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後山陳氏曰。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甲爲守攻之地。項氏常都。臨制四方。宋武嘗守。并護南北。戲馬臺在南郭外戶部山畔。呂梁山在州城東南六十里。下有二洪。莊子云。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波流甚險。黃樓在州東北隅。蘇文忠公爲守。增築徐城以捍水。因作樓。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因名黃樓。城西北復有漢楚勝故宅。酈道元謂即楚老哭勝處也。

初三日。蚤微雨。於北郭外渡黃河。徐本泗水經流。至州合汴水。循城東南達於淮。州境有寒水堰。梁貞陽侯蕭淵明伐魏。堰泗水以灌彭城者。自宋熙甯中引黃河南下。遂奪泗水至徐。而泗水不能至矣。五十里至柳泉。又三十里至利國驛。宋吳居厚置利國監鐵冶。引沂泇二水通汶泗。即此經一橋。則入山東嶧縣境。嶧、春秋鄫子國。又十里至韓莊。牐渡運河。

初四日。行六十里至滕縣之臨城驛。旅店並無粥飯。以湯餅充饑。又三十里過官橋。又二十五里至沙河店。

初五日。行十里過滕縣。滕本夏奚仲所封地。周以封叔繡。左傳。滕、文之昭也。余氏考曰。郳城在縣東南。春秋莊公五年秋。郳黎來來朝。按郳曹姓。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有功於周。封其次子友於郳。爲附庸。僖公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即郳黎來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又四十里至界河驛。過小橋入鄒縣境。鄒、古邾國。顓頊後所封。六書故曰。邾鄒同聲。實一地也。又二十五里至二夏店。則嶧山之麓也。嶧山一名鄒嶧山。在鄒縣南二十里。爾雅曰。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水經注。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居人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命丞相李斯以篆勒銘山嶺。名曰晝門。詩所謂保有鳧繹者也。爾雅。山屬者名嶧。注。絡繹相連屬。通作繹。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注。繹、邾邑。邾都本在鄒縣。縣內有繹山。境內別有繹邑。史記正義曰。國系云。邾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三十二里。魯穆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邑變。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晉鄉紫太史伯時游嶧山記曰。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磊磊然。不見土木。玲瓏嵌空。紫翠滴瀝。維茲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傴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璧。如累非。如馬首。如巾峨几筵。如硎如累。如戲如擲。其大可詡者。絕頂一石。高數十丈。欹從平石。下臨不測。有可悚而不悚之勢。或曰神鼠爲之。旅次見壁上有女子留題者曰。姜宋氏。本楚人。頗識詩書。家貧。觀老。爲媒

氏所紿。嫁於燕趙之北。作人側室。宿此有感。二絕句末云。文姬遠嫁平生恨。況復而今是小星。雖無悔人之語。然文從字順。亦閨中所不易有也。乃所嫁非偶。可勝歎惜。

初六日。蚤微雨。行二十五里過孟廟。未及展拜。又十五里過中山店。又三十里至兗州西關外。過石橋。橋名泗水。十八空。萬歷中魯藩之所締搆也。其下泗水從泗水縣來。九十里經此。流至濟甯。說文。泗水受泲水。東入淮。圖經曰。兗州泗水縣陪尾山在縣東五十里。泗水出焉。或曰陪尾山有四源。合爲泗。因以爲名。水經注曰。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卞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括地志。兗州泗水縣。本漢卞縣地。又三十里至滋陽縣之高吳橋。高吳二氏所造。故名。名滋陽故

初七日。行五十里過汶上縣。又十里渡汶水。汶水源發萊蕪。經此。用以濟漕運。民間不得引之溉田也。水經注。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藥艸。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陵高降深。叢惴棠之懼。危溪絕徑。過懸渡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入穴丈餘。高九尺。闊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至矣。穴外有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邱。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植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通雅曰。淮南子云。汶水出弗其。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酈道元云。是乃東汶。非水經所謂入濟者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逕牟縣、博縣、無鹽縣。自桃鄉四分。曰四汶。左二水雙流。至無鹽、邱鄉、平陸故城合爲茂都澱。次一汶至壽張故城爲諸右。一汶經壽宿國。與洽鄉注長直溝。然今不可考。惟汶上縣水至明。又二十里至東平之沙河站。

初八日。行三十里過東平州。東平、春秋須句國。黃華山在州界。金翰林學士王庭筠卜居於此。號黃華老人。又十五里至王瓜園。過此入東阿境。東河、先五世祖雲溪公以少尹攝令之治所也。又四十里至舊縣。東阿舊治於此。水經注曰。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預曰。東阿、即柯邑也。括地志曰。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道旁豐碑屹立。則贊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歸太子太保諡文定穀山于公神道。公諱慎行。萬歷乙酉。主南畿鄉試。先叔高祖惟中公。其所取士也。

初九日。行十里過東阿縣。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亭。春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注於清濟。謂之馬頰口。輿圖記。東阿有三歸臺。謂即管仲所築。又有管仲井。按包咸論語注。邢昺疏。皆言三歸取三姓女。鮑彪注戰國策云。婦人謂嫁曰歸。仲蓋三取女也。漢書地理志亦云。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皆不言三歸是臺名。而朱子章句。取劉向說苑。爲婦作臺解。元陳孚題管仲井詩。靈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塵烟。平生一句橫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蓋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之作內政。至秦乃廢盡耳。九河之壞。亦自仲始。世儒止知罪秦。不知罪仲。孚詩之所爲作也。穀城山在縣境。即張良遇黃石公處。漢以魯公禮葬項羽於穀城。今羽墓在故穀城縣西北三里。稿藏山亦在縣境。劉宋檀道濟與後魏交兵於此。今城南三十堆。即唱籌量沙之所。又四十里至銅城驛。又三十里曰三十里舖。則東昌之茌平

界。東邑、春秋齊之聊攝址。又三十里至茌平之西關。茌平、魯仲連所生之鄉也。唐馬周亦縣人。宋逆臣劉豫僭號建僞都在此地。茌、山名。本作茬。縣在山之平陸。故名茌平。漢書地理志作茬平。後漢書郡國志作作平。今作茌。從東阿至此。塵坌撲面。咫尺外不見前行有人。

初十日。行三十五里。南爲茌平。北則高唐州境。有木坊、曰孔子臨河而歎處。所謂鳴犢河也。史記。孔子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劉向新序亦載此事。大略相同。又十里曰綿駒故里。又二十五里至高唐州。又十里曰晉劉寔故里。又十里曰古魚邱郡。又二十里至濟南府平原之要站。此地平原、恩縣、夏津、高唐、四邑接壤。

十一日。行三十里過恩縣。趙公子平原君封邑。宋之貝州也。慶歷中。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文彥博爲宣撫使討擒之。即此。三十里至苦水舖。其地有諺云。苦水舖、神仙過。留箇布。以土人素狡獪也。街東則恩縣轄。街西則德州。又四十里至德州郭外。過浮橋。橋下運河。衛水所經之地。衛河本衛漳。黄河諸水合流。自東昌府武城縣入州境。北經河間府入海。又二十里至劉智廟。山東之路止於此。出旅店北行。則北直河間之景州。往京師大道。

十二日。西行五十里至景州之降化鎮。州境有董家里。漢江都相董仲舒下帷之所也。又六十里至冀定衡水縣之西關。漳水會衛水。經流於此。故縣以衛水名。唐地理志。衡水有羊令渠。載初中。令羊元珪引漳水。北流貫城注隍。一統志。漳河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律學新說曰。發鳩山。上有廟。廟下有泉。濁漳之源也。發鳩山又名鹿谷山。在長子縣西五十里。漢地理志。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漢志。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城。入大河。過郡西。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二水俱入彰德府境。合流達衛河。

十三日。行四十里至深州之廟頭集。州境危渡口。漢光武渡滹沱河未畢而冰解之處也。蕪蔞、麥飯、二亭。俱在河滸。又三十里經保定之束鹿縣。又二十里至新集。旅店房門有額曰一小室。旁題天籟者。下則文山名字印記。字頗佳。自是鈎本。

十四日。行四十里至晉州。又二十里過藁城之南河集。晉州、藁城。皆滹沱水所經之道也。又三十里至無極縣之郭莊鎮。

十五日。四十里至新樂縣之馬頭舖。春秋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余氏曰。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眞定府新樂縣。又四十里至行唐縣西郭外。以旅店湫隘。借宿於文殊庵。箕山在縣境。相傳許由隱此。上有棄瓢巖、洗耳谿、巢由問答碑。自是城郭鄉落。俱無茅屋。屋頂塗以泥。殿之者如平地。

十六日。四十里至上羊家莊。又三十里過曲陽之赤岸鄉。望見恆山若在眉睫間。是爲望祀北嶽之所。考之周禮職方氏。幷州山鎭曰恆。注云在上曲陽縣。史記。趙簡子藏寶符於恆山。注亦云山在上曲陽。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風俗通、通典、文獻通考、通鑑、地理通釋。皆云在曲陽。而宋治中兵部尚書馬端肅

公文升。請改祀渾源。時倪文毅公岳在禮部。不從其議。萬歷中。禮部尚書沈文恪公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改祀之請疏略云。恆山自太行東來。綿亙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指名。即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陰者。終不若祀於陽者之爲正也。蓋自漢以後。天子巡幸親祠。即位祭告。遇災祈禱。及修常祀者。二千餘年。皆在曲陽。末之或異。祇元魏建都平城。在恆山之北。常於雁門望祀恆嶽。而過鄴中山石門。秩禮亦猶在曲陽也。至世俗所傳舜巡狩至於北嶽。忽飛石墮帝前。又五載。其石飛於曲陽。因而望祀。此怪迂不經之說。豈之不足道也。又十里至阜平之王槐舖。阜平無城郭。縣尹寄治於此。土人云。阜平久歸併於行唐。今復設者三十年。王槐俗爲王快。

十七日。行五十里至阜平縣。城郭圮已久。居民數十家耳。飯後涉水。數處行山中。草樹叢雜。亂石嶙峋上下。山坂有數尺者。有數丈者。路嶔崎陡險。縣崖仄徑。崖側絕澗。深不可測。怒湍激石。砰訇硡砰。若啃雷之起於足下。爾目所攝。方有戒心。甫上嶺而輿覆矣。幸在砂磧之上。若稍移數武。則怪石嶙嶙於前後。輿中人恐不能無傷也。又三十里至鞍子嶺之不老樹。（地名）借宿於普濟庵。此地居人。項下有癭疣者。十之七八。庵僧云。溪澗之水。流而不止。頑石硌砑水而過。瀦成垢。人飲此水。故多生疣。張華博物志謂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揆之於理。皆可信。

十八日。行四十里出龍泉關。關設於正統二年。隸曲陽縣。在冀定之西。與紫荊、倒馬爲擘援。五臺聳峙。必由之路也。雖山中。立石嶄巖。委折陡峻。更甚於昨日。舁四人。舁轎。屈曲而上。輿夫數步一息。喘不自禁。下輿緩步行。出長城嶺（又名十八盤嶺）。二十里矣。水經注。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長城口外。爲山西太原府之五臺縣境。縣以山得名。即漢之慮虒也。慮虒、師古曰。音廬夷。五臺山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柳宗元曰。雲代閒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應。史照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見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其山左鄰恆山。右接天池。南至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北臺最高。後人名之爲叶斗峯。一曰掖斗峯。有龍湫。南畔有羅侯臺。南下二十里。有白水池。其水經繁峙縣。谷口入滹沱。其麓有七佛池。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可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頂東畔有那羅延洞。僅容人身側入。洞中風寒。有冰五色光采。嘗從內出。東南嶺畔二十里。有明月池。人傳以紗帛障目下瞻。或見月在水中。西南有青峯。一名大羅頂。又東去有溫湯池、溫泉寺。其東爲龍泉關。路東北二臺。旋有金剛窟。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取水禱雨輒應。正東左畔去臺五里。有雨花池。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危磴干雲。喬林拂日。頂上有魏文帝人馬跡。其西盤嶠數十里。北有祕魔巖洞。天陰中有聲如風。相傳即古祕密寺。本又禪師道場。西嶺畔有隧堆巖、捫身巖。東北下有文殊洗鉢池。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楊升庵謂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爲南埵。北有蹬宿堆。即夏屋山也。南臺南去麓畔。有聖僧巖。東三十里交口下。有聖鐘山。狀如覆鐘。有清涼嶺。嶺西北

有清涼泉。泉上有羅漢洞。五峯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采射獵爲業。水經注曰。晉永嘉中。雁門百姓。避亂入五臺山。見仙人爲之先驅。因而不反。尋訪莫知所在。俗又號是山爲仙都。山中產銀盤菜。即草菌大者。爲天花。乃木菌。五里至涌泉寺。稍憩。寺僧烹茶以獻。庭前芍藥市放。芍藥、吾鄉初夏之花。今夏至。此地始開。昔東坡先生在海南。於十一月望。與客泛酒賞菊花。有菊花開時即重九之句。予今在山右。於夏至看芍藥。與仲冬賞菊相埒矣。又十里至射虎川之臺麓寺。殿宇巍峩。廊廡宏壯。金碧參差。殆與日光爭炫。喇嘛設齋相款。雜糅雜陳。不盡山肴野蔌也。

十九日。行十五里至金剛庫。又二十五里至萬緣庵。款留少頃。乘騎至臺懷鎮。道旁霞豆始作花。菩薩頂。五臺之支山也。歷石階三層。計百二十餘級。其壯麗同於臺麓。屋瓦更五色琉璃絢爛耳。望中遙見南臺。蓋五臺如指在掌上列也。此地有十大寺。永明寺有銅殿。其式同於句曲之華山。萬歷中晉僧妙峯之所募造也。未申閒返宿萬緣庵。芍藥尚含苞未放。住僧云。小暑前後可開。是夜擁絮被。

二十日。天明風色涼勁。著重綿。山澗中結薄冰。予嘗笑謂同行諸子。行路以來。起程時。夜氣肅然如秋。日將出。則寒氣侵人。日出既久。始和融如春。傍午則炎蒸。方是夏令。一日而備四時之氣。諸子亦以爲然。行二十里至獅子嶺。望東臺。白光映日觸目。土人曰。此山中千年冰也。因言臺巔屋上。橫以木。以鐵紐繫瓦其上。然風起猶飄瓦離地云。嶺路險仄。輿夫四名舁轎。步下坂十里至繁峙縣界之獅子窩。寺名淨業道場。琉璃浮圖十三級。萬歷中敕建。所見北方浮圖不一。皆不足觀。惟此則彷金陵長干塔。縱遊者寺僧肅揖入。以茶進。出玉白衣大士像。及佛牙相示。仁聖皇太后所賜。予初未嘗見佛牙。而此牙僅長大倍常。寺僧以爲非佛不能有此。按宋程泰之曰。長狄僑如之死也。尸載於車。眉出軾上。古今中國未嘗有此巨人。則佛骨之比常人。特爲長大。自其種類如此。不得賓之以信其怪也。世人尊佛太甚。但有一人倡言是佛。俗子萬衆。繫聽畏敬。傾家以施。焚肌以禮。未有敢詆其謬者。故其誕得行。而人惑不可得解也。階下有碑。吏部尚書李公世達所撰文。惜字刓缺。匆匆未及細讀。詢寺僧亦無搨本。繁峙、漢地理志作畤。師古曰。畤音止。史記。秦祠上帝西畤。注。索隱曰。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爲壇以祭天也。考秦漢閒五畤。皆與是邑遂不相涉。而畤於六書無他義。于文定公愼行記曰。繁峙、雁門塞下邑也。據於山麓。衆山環而類之。故曰繁峙。由是言之。則魏改畤爲峙者近是。又十里至茶舖。又三十里至巖頭鄉。自十五日過行唐所歷。皆附山復嶺。土人有鑿山爲穴。入居其中者。詩所謂陶復陶穴也。是日同行乘騎諸子。走華嚴嶺及應州。州以應名者。以龍首雁門二山。南北相應也。

二十一日。雨。行三十里至代州之峩口。前是山徑崎嶇。步騎皆艱。出峩口。路始坦夷。遙望平疇無際。石田磽土。棄穢不治者多矣。爲之太息。使有如漢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教以耕耘種藝之法。邱陵阪險因其勢。土壤墳壚。辨其宜。引水泉以開溝瀆。耕耘播種以時。農事修而閭閻之生養可遂。或曰。穀一熟也。而或再熟。或秋種也。而或以春。九域殊方。固未可以一道論也。然昔人有言。必毋倉生氣下種。則一年

可耕之日少。必草人法蠻田。亦恐端澤不得處。墳壚之不得殖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渠成而關中無饑年。則氾勝之齊民要術。頗安可盡弗講也。又嘗讀顧甯人日知錄云。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閒。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然則盡力於南畝。不獨可以足民用。而亦可以防寇鈔矣。又三十里過滹沱河。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川滹沱。山海經曰。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泰戲、繁峙山也。滹沱經流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入北直眞定府界。又十里至代州。州名代。自隋始。洪武初爲代縣。八年仍陞爲州。非秦漢之代郡。代郡則今蔚州是也。州有代谷。梅磵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

二十二日。行二十五里至富家坪。路甚陡。轎夫四名舁轎。又五里出雁門關。關在山巔。重門譙樓。依險而成。代州、繁峙、崞縣、附其趾。應、朔、馬邑、環其背。爲全晉咽喉。山海經。雁門之山。雁出其閒。注云。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水經注。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史記蘇意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館、樓煩、西險。雁門是也。郭璞曰。即雁門山。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雁門其一。枕山巔之東偏。有武安君廟。正德中以北寇跳梁。當路思趙將李牧備塞之功。建廟祀之。又二十里至廣武城之南關。逵沙沱之大道也。圖經曰。在句注陘南口之南。晉咸甯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廣武、秦縣。屬雁門郡。漢高帝械繫劉敬於此。一名古雁門。城自雁門至此。皆因山爲城。其一人守險。萬夫莫能過者。過此則大同之馬邑界。縣境有馬頭山。水經注。魏土地記云。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姉代夫人。夫人磨笄自刺而死。民憐之。爲立祠屋於山側。因名之爲磨笄山。史記謂在夏屋山。未詳孰是。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漢王恢匿馬邑旁谷中誘匈奴即此。蕭翁臺、馬邑人。唐尉遲恭、朔州鄯陽人。鄯陽即馬邑也。

二十三日。四十里至振武衛之老羊寨。洪武初省振武軍節度使爲衛者也。天啓乙丑。高邑趙忠毅公南星遣戍振武。僦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土室。曰味檗齋。已遇赦。巡撫故遲遲遣行。竟卒於戍所。時年七十有八矣。過寨即山陰縣境。山陰、秦爲雁門陰館縣地。遼曰河陰。以桑乾壞其北也。金曰山陰。以縣在複宿之陰也。又三十里。募夫十人。舁轎渡桑乾河。桑乾源出馬邑洪濤山。流經山陰、應州、大同、縣界。東南入渾河。直達順天之盧溝橋。按水經。其河源自太原、汾陽、燕京山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雷山之陽。匯爲七泉。合而爲一。是謂桑乾河。十三州志曰。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又十里至岱岳鄉。

二十四日。四十里至岱希鄉。又四十里至懷仁縣之東關。縣志云。因阿保機與晉王李克用面會東城。取懷想仁人之義。按晉王與阿保機約爲兄弟。期共擊梁。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於梁。仁人之義安在也。

二十五日。行三十里渡渾河。河源出渾源州之嶽。土峪雖爲大澤。名渾源川。西流至應州龍首山。折而北入桑乾。驗廣潢而東入於海。以渾源、乳泉、甄窯峽、崞川、李峪、遼泉峪、神谿、亂嶺關、八水合而渾流。故曰渾河。至大同縣之補女村。又四十里至大同府。進西門。入府署。大同、秦爲雲中郡。水經注。趙侯於河西造大

城。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脩焉。豈見羣鴻游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乃即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曰大同者。以大同川名也。一統志。以大同爲雲中。而郡志以豐州雲西爲古雲中。豐州去大同西北五百里。白登山在城東七里。後人築臺於山上。謂之白登臺。漢書。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地也。師古注。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按宋紹興十一年。依元符三年長安本禹迹圖立石。山在今府城之西。舊府城在白登東南也。舊郡志云。白登在城東北一百四十里。通志圖有大白登、小白登。大白登在陽和天城衞間。漢書。武帝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是單于臺與白登臺固自爲二。後人以孝武所登之臺。同於高帝被圍之白登。蓋因北登字音近而譌耳。紇眞山亦名紇干山。在府城東北五十里。其山多夏積雪。故諺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平城在城東五里。本漢雁門郡平城縣。晉懷帝時。劉琨表以拓拔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城盛樂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懷帝進猗盧爲代王。道武帝立都雲中。改代曰魏。自雲中徙都平城。五代石敬瑭。以契丹援立爲晉帝。代唐。割山前代北十六州爲路。大同屬之。遼因建爲西京。金因之。遼史志。元魏之宮垣。占城之北面。雙闕尚在。則舊大同城也。城之西門有二土臺。蓋遼金宮闕門。近元魏宮垣故址。明代藩邸。郡王十一朱邸。皆在城內。今蕩析爲民居。僅存街南之外屏。出東郭三里許。御河西岸。有柳港寺。浮圖三級。東望平城。元魏永固陵。及明代府諸藩園。皆蕪沒於荒烟野草中矣。可勝興亡之感。寺稍北有橋曰興雲。元學士虞集有記。橋十九空。長五百八十步。橋下如渾水。自北注南。下流合桑乾河。遇霖雨。水益橫溢。頗有衝沒行人之患。惜無堤堰。爲瀦水之地。開溝洫。導之使溉田耳。距西郊三十里。曰雲岡。山勢鬱拔雄峙。倚山架木。爲樓三層。因石鑿佛像。高與樓齊。飛檐重欒。雕甍鏤楶。制度頗閎偉。樓外綠樹扶疎。翠巘拱列。武州川水經流其下。水經注。魏土地記曰。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是而西北。蘇武城、昭君青冢、拂雲堆、三受降城、在郡境。遠近不一。然皆隱隱若可見云。昔晉羊叔子遊峴山。置酒言詠。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達賢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予因慨蔡邕髡鉗徙朔方。居五原之安陽。洪皓使金。留滯雲中。載在後漢書及宋史甚著。非湮滅無聞者。而雲中舊志不能舉其事。殊非彌仰前徽之義。予今睎茲名跡。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嗟乎。豈獨叔子峴山爲可感哉。

雲中紀程卷下

九月十九日己亥。從大同府署返轡。七十里宿懷仁。孟夏來雲中時。與鄙郵均齒偶。今覓載其道而歸也。不勝黯然。

二十日。八十里宿岱岳郵。

二十一日。八十里宿古雁門城。

二十二日。二十里入雁門關。山中積有堅冰。蓋重九後二日所雨雪也。又五十里宿羊頭城。

二十三日。四十里至崞縣。釋名。崞本漢舊縣。屬雁門郡。一統志云。縣西南有崞山。漢以此名縣。大同志。古崞縣在渾源州城西十五里。崞川在渾源州東北發源。至應州西安鎮。折而北流。注桑乾河。則崞似又以川名也。地理志樓煩縣屬雁門。應劭曰。故樓煩戎也。故城在代州崞縣東北。又四十里至原平驛。

二十四日。四十里至忻口。土地記云。州北五十里有忻口山。漢高帝出平城圍。還師於此。六軍忻然。故名。至今有忻口故城。又四十里宿忻州之南門。釋名。忻州本東漢新興郡。隋改忻州。取忻水名也。忻水、一名雲中水。與州南牧馬水合。入滹沱河。近北門有木坊。曰公孫杵臼驛。州境有程嬰、公孫杵臼墓。考之宋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於是敕河東。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忠智侯。廟食於絳。洪文敏邁辨之曰。春秋於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書晉

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且自景公至元豊千六百五十年。古聖帝明王之蹟。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邱壠為之辭。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其說核而可據。黃東發亦謂無其事。明京山李本甯論左氏傳趙嬰通於朔妻莊姬。譖同括於晉侯。殺之。其時朔已久死。安得有遺腹孤。即謂私嬰而娠。杵臼忠於朔。奈何以異豬艾豭。亂朔之遺體。而史記云。然豈趙之子孫。諱莊姬淫。詭趙盾弑逆。遂藉口屠岸賈為亂階。又詭為杵臼功。以實之邪。漢武時。左傳未出。子長自載采世本國語。不及左氏。不為嬰、杵臼特傳。而附見於趙世家。殊亦不盡信昔之意。其詞甚晰。頗可參考。今忻州復有二人墓。大抵皆後人之傅會也。

二十五日。五十里至陽曲之三和店。陽曲、秦狼孟地。漢置陽曲縣。以有陽曲川。故名。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也。又三十里宿黃土寨。

二十六日。四十里至新店。又二十里過太原府。循阜成、振武、二門。太原、唐則天以後。名為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於此。尚書孔氏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太原。春秋曰晉陽。皆太原之異名。杜預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非戎錯居。日知錄曰。詩伐獫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愚未敢信。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禹貢。既修太原。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豈可以晉之太原。為周之太原乎。又三十里宿太原縣之小店子。地理通釋云。帝王世紀。帝堯始封於唐。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在并州之城。晉水在縣西南。山海經曰。縣甕之山。晉水出焉。（縣音）漢志。龍山在晉陽縣西北。晉水所出。元和志。縣甕山、一名龍山。

二十七日。五十里至徐溝縣之北門。縣本清源之徐溝鎮。金大定中。割平晉、清源、榆次、三縣地。置為縣。從晉鎮名也。又四十里宿祁縣之白圭鎮。祁本春秋晉大夫祁奚食邑。即周禮并州藪昭餘祁之地也。昭公二十八年。晉滅祁氏。分其地。以祁封大夫賈辛。漢武帝封李喜為祁侯。乃徙築城於西北。元魏太和中。又徙築於西北。即今縣治。

二十八日。五十里至鮮陀鎮。又四十里宿沁州之南關驛。沁本春秋晉銅鞮地。州南有銅鞮城。晉大夫羊舌赤邑。西有閼與城。趙奢大破秦軍。解閼與之圍。即此。郡國志。上黨涅縣。有閼與聚。括地志。閼與聚城。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行竟日。兩山夾路。亂石歷落。涉水數十處。騎足惟踏石塊。谷險有聲。質明登車。日暮宿旅館。十日已來。朝餐惟雞卵。或餺飥一二。至此始飯脫粟。

二十九日。四十里至武鄉之勳猷鋪。武鄉本漢涅縣地。武鄉水源出和順縣西南孫賠坡。南入榆社縣界。

漳河經縣東南。流入潞安。溫麻池在縣東北三十里。即石勒與李陽相爭處。又四十里宿沁州之漳源鎮。土人謂之交口。仍行亂山中。石塊較少於昨日。然上坂下坡。顛躓馬力。涉水亦數十處。

三十日。四十五里至段柳。又四十五里宿潞安府襄垣縣之虒亭鎮。潞安者。黃帝封其支子於潞。至商為黎侯國。書曰。西伯戡黎。（本作耆）是也。後為赤狄潞子國。晉滅潞子嬰兒。復立黎國。秦置上黨郡。以其上極高。與天為黨。故云。後周始置潞州。明嘉靖中。以青羊叛平。陞州為潞安府。襄垣、趙襄子所築。虒亭以晉虒祁宮得名。左傳昭公八年。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漢地理志。有上虒亭、下虒聚。師古曰。虒音斯。今山右人皆讀作褫。遂訛為褫亭矣。

十月辛亥朔。渡漳河。六十里至屯留之余吾鎮。春秋魯宣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傳胡氏注。留吁乃赤狄之殘邑。即屯留。漢置屯留縣。史記正義。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師古曰。屯音純。唐武德中。自故城移置崔驛。曰純留。元和元年。避憲宗諱。仍名屯留。盤水出縣之盤秀山。經長子。北合濁漳。余吾鎮。以屯留為晉余吾邑而名之也。又三十里宿長子縣之鮑店。劉向別錄。李甲諫於紂不用。去之周。文王射觀。迎之。為公。封長子。舊志云。其城堯長子丹朱所築。故名長。徙上黨。劉丙為長子令。為殘碑曰。長子昔在春秋時。潞之長狄。鄭舒所據。由丙之說。當為長狄之子。非堯丹朱之長子也。漢志注。師古曰。長讀曰長短之長。今俗為長幼之長非也。發鳩山在縣境。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炎帝少女遊於北海。溺而不返。化為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晉載記。慕容永據上黨。稱帝於長子。

初二日。五十里至偃頭鋪。又四十里宿澤州高平縣之長平驛。有商湯廟、高平、本戰國趙長平地。漢置泫氏縣。北齊改高平。方輿勝覽云。四面皆山。而中有平地。故曰高平。丹水自縣界接流州境。入沁河。長平城、即秦白起破趙。阬降卒四十萬衆地。

初三日。七十里至澤州之三家店。州本漢濩澤也。濩澤在陽城縣西嶕山下。濩水一泓。深闊僅丈餘。澄清不竭。廢縣名濩澤。州名澤。皆以此。通志云。莊子謂舜漁於雷澤。即此。非也。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又四十里宿七嶺店。

初四日。山行六十里至河底。（地名）始登太行山。石磴峥嵘。輿馬顛蹶於登降。禹貢太行為冀州山。山海經曰。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列子作大形山。云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十三州記曰。太行山。或曰孟門。蓋其險阻長也。戰國策曰。北斷太行之路。則上黨之兵不下。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崔伯陽感山賦曰。上正樞星。下開冀方。塗冒而峯。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為名邱。安為平岡。歸乎祐尊。其名太行。呂氏曰。秦漢之閒。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文處通考曰。上黨太行山。兩河之民。多保聚焉。朱子曰。太行自昆崙北支入中國。西南行。歷井、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程子曰。太行山千里。片石諸山皆起峯。蓋太行形大而原遠。連亙數千里。不絕。地界夷夏。省貴東西。遠域名迹。隨地異稱。皆其支脈云。其曰冀并者。山西古冀州域。虞分衛水以北為并州也。王伯厚曰。太行在懷州河內縣西北。連亙河北諸州。（始於懷而終於幽）為天下之脊。史記正義云。太行山。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呂氏春秋九

山之一也。蟠紆如羊腸。淮南子注云。說苑。桀之居。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通典太原府陽曲縣有乾燭谷。即羊腸坂。後漢鄧訓傳。石磴縈委。若羊腸焉。附煬帝登太行山。問祖頤曰。何處有羊腸坂。對曰。案漢書地理志。上黨潞州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十五里至山半。有文廟。額曰洙宮。不百武有碑。曰孔子迴車之轍。案嘉靖間。陳給事中棐謫知澤州。有迴車廟解。略曰。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絳水。至于大陸。大伾在今北直隸濬縣。大陸則甯晉地也。古之黃河。過洛汭即東北流。而衛國在其東南。故自衛之晉。必過河而後至太行。過太行而後入晉境。孔子當時既臨河而返。是未濟河也。既未濟河。是未蹟太行之下也。太行之巔。有迴車之轍者妄矣。又十五里宿星軺驛。俗謂之攔車鎮。仍在山巔也。攔車鎮即古天井關。舊志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坂。入天井之喬關。其名攔車者。俗因迴車之妄而傳會之也。

初五日。山行三十里。赫曦初吐。霧未晴。遠近諸山羅列。黃河隱隱如帶。掩映於烟嵐雲樹之表。襟懷為之灑然。以路危陡峻。下輿徒行。十里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之長平鄉。懷慶、商為畿內地。周初為三監及邶、鄘、衛地。秦為河內、東帶沁河。西連洗水。南據虎牢。北倚太行。河內、冀之望王。地理志。太行山在西北。衛元君為秦所奪。自濮陽徙此。孟康曰。故邢國也。今邢亭是也。黃河自山西垣曲。經流郡境、濟源、孟溫、三鄉入河南鞏縣界。又二十里。則太行之麓。山環水繞。林木茂密。麥田菜圃。青翠可掬。不亞吾江鄉風景。是日宿辛店鎮。

初六日。四十五里至石碙。又四十五里宿武陟縣之木欒鎮。鎮城外有額曰秘陵關。武陟、本禹貢覃懷之地。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鄭漁仲曰。州地、今懷州武陟縣是也。漢地理志注。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

初七日。五十里渡黃河。而南則屬開封府滎澤縣所轄。禹貢。滎波既豬。周禮職方氏。豫州之川滎雒。史記索隱。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水經注。濟水東經滎澤北。故滎水所都也。書。仲丁遷于囂。詩。搏獸于敖。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秦建敖倉於成皋。敖地名。呂氏曰。滎陽、成皋。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鄭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通典。鄭州滎澤縣。禹貢濟水泆為滎。即此。今濟水不復入滎。東流經溫水入河。縣治徙於河濱。廣武山、嶽山與河陰縣接壤。即楚漢相拒處。晉阮籍嘗登是山。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東坡先生曰。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李白詩。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洪容齋亦謂晉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以為譏漢祖。失之矣。又二十里宿滎澤鄭。

初八日。大風。行十餘里。入鄭州界。鄭水出州城東二十五里。北流中牟縣。入汴河。州東北一十五里有祭城。周公第七子祭伯所食采邑。又六十五里宿中牟縣之萬勝鎮。中牟、漢魯恭所宰之縣也。地理志。圃田澤在西。豫州藪。有筦叔邑。師古曰。筦與管同。官渡城在渡內。為袁曹相持處。史記鴻溝索隱云。楚漢中分

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縣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張洎云。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蕩渠。輿地記。汴河蓋古莨蕩渠也。水經注。官渡水。又徑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世又謂中牟臺。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袁曹壘尚存焉。一統志。汴水源出開封府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鄭。入黃河。

初九日。以雨不能行。仍宿萬勝旅店。

初十日。二十里。道旁有大禹行宮。又二十里至高坡。又三十里宿祥符縣之西關。是為汴梁。漢地理志。浚儀、故大梁。睢水並受狼蕩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西。行千三百六十里。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五代梁朱晃以汴州宣武節度建國。升為東都開封府。晉石敬瑭即位於太原。都雒陽。徙都汴。漢劉暠即位於太原。都汴。周郭威都汴。宋曰東京開封府。至徽宗增建保和殿、延福宮及艮嶽。一時樓閣池館。窮極侈靡。欽宗立。遭有金難。取禽鳥十餘萬投汴河。拆屋為薪。鑿石為礮。伐竹為箭。殺鹿數千頭以犒士云。後山譚氏曰。連封無山川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孫氏曰。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晉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治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程泰之曰。通鑒。景帝時。七國反。絳侯據滎陽。壁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糧絕。卒以此敗。按淮即今淮水也。泗即今謂南清河也。此時未有隋汴也。吳饟道自淮入泗。則轉海而至淮上。溯淮而上清河。故條侯既絕渡泗。則淮船不得北上。以遺籍言之。可見隋汴未有也。又曰。晉太和四年。桓溫自姑孰伐燕。引舟師自清水入河。據此即晉時未有附汴。故自清水入河。而胡致堂云。據後魏書。平帝時已有汴渠。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梁自河入淮。以達於冀。特未有遵洛之舉耳。又引史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拒。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亙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三公之言。皆鑿可據。千載而下。吾將何從之。從宋史金人陷京師。要、道君、淵聖、俱至青城。脅之北去。金史皆降宋二帝為庶人。以朱二庶人。素服見太廟。遂入見於乾元殿。千古之辱。孰甚於此。始予擬過大梁。必探訪夷門、吹臺、博浪城、諸古蹟。而竟未得一往。太史公謂夷門。城之東門。今開封志稱夷山亦名夷門。在安遠門內。則今北門也。又稱魏公子信陵君墓。在城東揚州門南。而本甯李公為縣中官大梁時。訪求公子墓。已莫得其所。陳橋驛在府城北。宋太祖為衆將士擁立處。予至旅館。問館人崇禎壬午逆賊決河衝汴城事。言至今六七十年間。城中人皆有掘地深至丈許。始及屋極者。按信陵君皆為魏王言。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灌大梁。大梁必亡。君沒而秦果引河灌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予往

使信陵君在。秦卽遣梁。君必有以禦之。不至東手待亡也。計秦滅魏之歲。距壬午凡千八百六十七年。復遘此厄。豈河伯之不仁邪。白華山人云。流寇再圍開封。巡撫高名衡遣子入京師告急。大司馬商之首輔。首輔云。河南殘破久矣。救之無益。姑棄之。及河決名衡挾周王逃去。河南遂失。

十一日。行五里有禹王臺。又三十里至太平岡。過岡則陳留界。又二十里過陳留之南關。春秋昭公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余氏曰。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有平邱城。漢地理志。陳留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臣瓚曰。留屬陳。故稱陳留也。薛方山曰。縣南有空桑城。至今人指爲伊尹所生處。西門有漢蔡中郎祠。申屠蟠、陳留外黃人。阮籍、陳留尉氏人。又二十里宿韓岡集。

十二日。三十五里至杞縣。漢地理志。雍邱、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外黃。復城在縣東北。有舍人晃祠。高陽里在縣城西三十里。酈食其爲里監門。卽此。晉祖逖爲豫州刺史。卽杞縣犂至縣城。道左有劉文正公理順祠。子再拜祠下。杞、公之故里也。公以三十年老孝廉。受烈皇知遇。親擢進士一甲第一人。遭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手書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公踐之。吾何不然。旣擢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媿前賢。具衣冠北向拜。遂死之。夫人萬氏、妾李氏、子塑鑑、塑符、子婦以至婢僕。闔門十二人（一云十八人）從殉。嗚呼。可謂烈矣。祠堂上聯曰。痛帝后同殉社稷。雙懸日月。照十二朝祖德宗功。況小臣敢惜夫婦。念聖賢獨重死生。一門節烈。完千百世孔仁孟義。惟斯人不媿科名。鄒人周斯盛祀公氏所題也。又六十里宿歸德府睢州之鐵佛寺集。睢水在州北十里。受汴入泗。州東距黃河十八里。

十三日。三十五里至陽驛鋪。又二十里循甯陵縣之西北二門。北門陞橋上有木坊。曰近接葵邱。漢志注甯陵。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棘壁卽左傳大棘。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甯陵縣西南七十里。縣志。故鄗城在宋州甯陵縣南五十三里。漢之鄗縣。鄭伯克段於此。春秋成公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在縣北。晚宿東關旅店。

十四日。四十里至商邱之水池鋪。水經注。帝顓頊之墟。號曰商邱。或謂之帝邱。地理通釋。荀子云。相土徙商邱。故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也。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又二十里過歸德府城之老南關。距府治三十里而遙。歸德、漢唐皆曰睢陽。地理志。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府城東有梁園。一名梁苑。梁孝王所築。唐張巡、許遠、守一城。扞天下。蔽遮江淮。卽此地也。城內有雙忠廟。祀張許二公。宋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卽位。升應天府。眞宗祥符元年。升南京。高宗卽位於此。明初爲歸德州。嘉靖中。由州陞府。按金史。哀宗守緒。以蒙古兵逼。出奔。狼狽至歸德。遣徒單四喜至汴京迎兩宮。正大九年正月壬寅夜。兩宮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馳還。癸卯入京。復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憚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起。速不䚟軍以城降。遷梁王從恪、荊王守純、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三月壬辰。立以金主母后、王氏后、徒單氏、從恪、守純。暨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宮車三十七輛。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五百餘口皆赴北。速不䚟入汴。遣兵先入立家。取

其妻妾寶玉以出。立自外歸。大慟而已。踰歲。李伯淵、李琦、李賤奴、合謀。就馬上抱立。出匕首刺之。立墜馬死。六月。金主復發歸德。往奔蔡。值久雨。扈從率執而下。徒行泥水中。採青棗爲糧。數日。足履盡脫。避雨雙溝寺。蒿艾滿目。儀衞蕭條。明年正月戊申。守緒遜位於元帥承麟。己酉。承麟卽位。甫出禦敵。而宋將孟珙及蒙古塔察兒之兵已入。守緒以草自縊死於幽蘭軒。承麟爲亂兵所殺。珙尋分守緒骸骨。及寶玉法物以歸。史臣論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又二十里宿蔡家道口。

十五日。四十里至石留固鎭。又五十里宿夏邑縣之會亭驛。此地三縣接壤。街西則商邱。街北夏邑。街南之東則永城。

十六日。六十三里至永城縣之南關。縣西有酇侯城。相傳漢相國蕭文終何食邑。又二十七里宿義勇集。亦名胡家莊。

十七日。十五里過界首鋪。入東南宿州界。鳳陽府所轄。又四十里至五鋪。又五十五里宿宿州之南關。是夜雨風。

十八日。大風。以道濘。僅行五十里。宿大店驛。

十九日。四十里至馬莊鋪。一名仁橋。又三十里至靈壁之固鎭驛。以橋爲水衝決。渡澮河。澮河來自河南永城。歷宿州及縣境至五河縣西北入淮。又三十里宿連城舖。

二十日。三十里至鳳陽之王莊驛。又三十里宿三鋪。

二十一日。至臨淮。以皖匯郵匯納稅錢。始得過關。嘗閱坡仙集。先生監黃州市征。有舉子投牘求免稅云。舟中無貨可稅。往荊南取先考靈柩耳。於時同官爲之絕倒。其事適與此相類。但有免征與否之別矣。是日宿黃泥鋪。

二十二日。五十里至定遠之劉家鋪。又十五里至池河驛。宿旅店。風從牖入。雪逐牀飛。覺夜擁衾。危坐不能成寐。

二十三日。至滁州之大柳驛。又二十里宿朱龍橋。

二十四日。三十五里至滁州。時天初霽。山徑尙餘殘雪。日影斜透。雲罅出。茂樹叢篁。蒼烟宿靄。景況殊佳。陳蒼兮蔚兮。南山朝隮。及英英白雲。歷彼菅茅二詩。而歎摩詰詩中之畫。豈遙及此。晚宿水口。

二十五日。過江家渡。宿六合之東關。

二十六日。於儀眞橋午飯。始見故鄉風景。登車詠屈子遠游篇。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之句。不數過至巳邑之西郊。伯兄及張君抑萬環齋來近。始相見。羣悵悵於遼鄉之化鶴歸來。旣而把余袂。喜形於色。因憶莊生有言。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余謂此爲越之流人言也。若游子已歸故鄉。則所見皆其所知。皆所嘗見。其喜又非越人之所見可擬矣。以予之迂拙無似。爲衣食遊。旣歷山川名勝。而從輿馬困頓中。亦得稍知世故民生。將有

返樸還淳之漸。予其自是裹足不出。蓽門竹屋。不必有亭館泉石之勝。而佳日清陰。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優哉游哉。全天年以終身焉。而不復知其他已。

驂鸞錄

范成大撰

驂鸞錄

宋　吳郡范成大撰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船姑蘇館。

十四日。出盤門。大風。雨不行。泊赤門灣。

十五日。發赤門。[illegible]客入雕庵。夜登垂虹。霜月滿江。船不忍發。送者亦忘歸。遂泊橋下。

十六日。發垂虹。[illegible]州教授閻人皋民伯卿、賀州文學周遼處亭。皆來會。余去年北征。感腹疾於滑州。且死復生。今惟皮骨粗存。比懷桂林之章。再上疏丐外祠。以老。非獲命。乃襆被行。則從故人李嘉言聖俞。致一老成館客。與偕。聖俞舉遼亭。故今日遼來。遼亭舉業外。尤精路珍子林開諸書。試郭余五行。則曰。吾知之審矣。數語可決。公欲還歸以老。抑未也。今南去三千里。安坐再期。末年冬中。復西南行萬里。亦歸乃歸。但此時某恐不及被公飲食教誨之賜耳。其言詭異。姑筆記之。

十七日。至湖州。泊碧瀾堂。

十八日。湖守薛季宣士隆開宴。方祈雪。蔬食而且張樂。

十九日。將遊北山石林。薛守願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已傾頹。西廊盡拆去。今惟朶矣。正堂無恙。亦有萎牀榻在凝塵鼠壤中。堂正面卞山之高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

旁。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怪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劃。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雄偉。又過西巖小亭。亦頹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遷徙。置道傍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排羅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炎星。謂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相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委而弃之。游子相與徘徊。[illegible]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寂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擅據。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霅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於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巷中空。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涓瀉壤磴中。竅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飲陵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壁積嵌巖。巧怪萬狀。缺罅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霅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遊。即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

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橫山。橫山雖小。乃截然溪上。截遮一川。若前無路者。相傳爲霅川風水向背之要。

二十一日。發橫山。宿德清縣。

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訪縣中知識數家。大抵倚山瞰溪。易得卜築之勝。前戶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甚輪奐。其兄參政之子德甫者。居郭外。築一丘壑。嶙峋皆過之。今其人亡。室亦虛矣。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往觀之。甚深。而庫堂之簷。手可接也。公雅素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知他。今孔侯廟在焉。廟居嶺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倚山而薪蒸貫溪。而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販以往。風物已不遠。發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頃歲赴太學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此獨反北。故夏無涼風。自此過武康。縣二十五里。道間有梅花郵。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往。午發德清。宿安溪。

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苕溪館。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泊於餘杭。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氣息綿惙。若以登陸行。則速其絕。委之恩義不可。過餘杭五日。計無所出。昨夕遂疑不寐。往來方寸中。此其勢必不可以遠行也。且致使嫡母有疑侍而長子遠使。亦當就養他子。況乳保哉。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又同乳於徐者。遂決意留之。張氏分路時。心目封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二十八日。陸行發餘杭。與吳之兄弟妹姪。及親戚遠送者別。皆曰。君今過嶺入瘴土。何從數得安否。聞此別是非常時比。或曰。君縱歸。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覬疑樂香。其言悲。鳴泣且遮道。不肯分手與遂行。此

又新與老乳母作生死訣。一段淒惋。使文通復得夢筆。作後賦。亦不能狀也。晚宿富陽縣廨寺中郎客館也。

二十九日。晚復登舟。大雪不可行。

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沈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金時所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夜汎。景物未必過此。除夜行役。廟祭及鄉里節物盡廢。晚宿嚴州桐廬縣。

癸巳歲正月一日。巳午間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縞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臧獲亦貪殊境。皆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以新安戶曹沿檄來謁釣臺。題詩壁間。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又四年。蓋三過焉。復自和三篇。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乃併刻數字於右廡柱間。而宿西口。

二日。午至嚴州。泊定州館。

三日。泊嚴州。渡江上浮橋。遊報恩寺。中有蘸酒軒。取吾家文正公蘸酒桐廬郡之句以名。浮橋之禁甚嚴。歙浦杉排。畢集橋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濡滯數月不得過者。余掾歙時。頗知其事。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爲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出山時價極賤。抵郡城已抽解不貲。比及嚴。則所征數百倍。嚴之官吏方曰。吾州無利孔。微歙杉。不爲州矣。觀此言。則商旅之病。何時爲瘳。蓋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錢。至浙江乃賣兩千。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

四日五日。皆泊嚴州。

六日。發嚴州。宿大亭。

七日。至婺州蘭溪縣。泊瀔江館。此縣舊出名酒。漕司抱其坊。近年所釀。從不及昔時。大抵甘滑不快。舜耕減矣。

八日。泊蘭溪。

九日。大雨迷日。小舟詮溯。病倦。又聞衢之龍游小路。泥深溪漲。渡江不如陸。乃改陸行。取婺州路。晚至婺州。泊金華驛。

十日。泊婺州。

十一日。早飯馬海寺。世俗所用百忌曆出此寺。宿湯驛。一作

十二日。早飯舍利寺。宿龍游縣龍丘驛。未至有長橋。工料嚴飭。他處所未見。前令陶定所作。自登陸來。所至山有殘雪。邨落無處無梅。客行匆匆。自無緣領略。可嘆也。

十三日。至衢州。自婺至衢。皆磚街。無復泥塗之憂。異時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來。共甃此路。

十四日。前吏部尙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同赴郡守敷文閣待制張燧仲燈宴。是日乃立春。騐播夜蛾。同集尊前。眞良辰也。

十五日十六日。謁公於超化寺之南山閣。留飯。與前館職鄭升之公明偕。余與公明同召試。同除正字校

書郎。汪公時修國史館中。例序齒。公明長余十餘歲。復用故事遜公明。公明力辭云。各已出館。正當敍官。至逡巡欲避去。汪公拱立無言。余從容請之。公徐曰。應辰嘗與凌季文尙書。皆爲正字。季文年長上坐。比歲僕以端明殿學士守平江。過湖。季文在焉。時爲顯謨閣學士。同會郡中。僕亦用故事遜季文。季文不辭。公明遂就坐。記於此。以補瀛堦後志。季文名景夏。

十七日。將發衢州。暫遊郡圃。登超覽堂。前守施元之德初所作。甚得登眺之勝。但恨小偏。與木相直。若右徙數丈。盡對諸山乃佳。夜行宿招賢市。

十八日。過常山縣。宿蔣迪市。

十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山驛。

二十日。宿沙溪。自入常山至此。所在多喬木茂林。清溪白沙。浙西之所乏也。

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皆泊信州。自此復登舟。

二十四日。舟行。宿崔毛渡。

二十五日。過弋陽縣。宿漁浦。

二十六日。過貴溪縣。宿金沙渡。去縣數里。有桃花塢。大塢石色如桃花。旁入數里有龜山。遠望一山特起。與他小山接。如龜然。特起者。其首也。大抵自上饒溪行南岸。綿延皆低石山。童無草木。色亦似紫。或一石長數里不休。或有如盤。如屛。如几。及臥牛蹲蠶之狀者。不可勝計。石上平淨。可以攤曝麥禾。

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吏士自信州分路。陸行者適方渡水。取撫州路。會余於南昌之宿港。

二十八日。至餘干縣。前都司趙彥端德莊新居在縣後山上。亦占勝。同過思賢寺清音堂。下臨琵琶洲。一水滑環循縣郭中。一洲前尖長。後圓闊。如琵琶。故以清音名。此堂從昔爲勝處。見無咎審其榜。前賢題詩滿梁壁。琵琶洲一名鬒洲。野人相傳。長沙舊學占云。餘干新漲一洲。如鬒。遺貧在士。邑人信之。至遣人來鬒洲。今有斷缺處。又云。歲澇洲不沒。大甚僻漫琵琶之項。後又謂浮洲。餘干之名見前漢書。縣有子越亭。

二十九日。宿鄔公溪。

閏月一日。宿鄔子口。鄔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爲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大雪。泊舟龍王廟。

二日。雪甚風橫。禱於龍神。午霽發船鄔子。宿范家池。湖中稱某家池者。取魚處也。隨一家占爲名。道中極荒寒。時有沙磧蘆葦。彌望成報。盜舟不遠。夜遣從卒燕船傍葦叢作勢以安衆。

三日。未至南昌二十里泊。

四日。泛江至隆興府。泊南浦亭。

五日。登滕王閣。其故基甚侈。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榷酤又借以賣酒。佩玉鳴鑾之罷久矣。其下江面極闊。雲濤浩然。西山相去既遠。遂不能一至。又登南昌樓、江月臺。郡圃但爾。無可觀。江西帥前右正言龔實之欲取王士元三江五湖之句。以顏事後堂。爲襟帶堂。余爲書其榜。戲爲識曰。襟者、金也。不三年。府公其賡黃乎。

六日。遊東湖。謁孺子亭。又過其祠廟。轉至詠歸亭。東樾秀而野旁多幽居。松桂蕭森。又過許真君觀。觀鐵柱在東廡一小枯池中。有柱出池上高三尺許。其端如槎牙。如枯柄怪石狀。不知其深幾何。相傳以為許君鎖怪蛟於下。且以鎮此方云。漕使前司業劉焞文潛之治所園池亭宏麗大甚。帥府然二使者乃共一圃。

七日。將發南浦。終日雨。諸司來集。遂留行。夜分大雪作。燃炬照江中。舞蝶塞空。亦奇賞也。

八日。泝清江。宿張家灘。

九日。宿市汊。緣岸居人。煙火相望。有樂郊氣象。

十日。宿上江。兩日來帶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終日不絕。林中竹籬瓦屋。不類村墟。疑皆得種橘之利。江陵千本。古比封君。此殆不足怪也。

十一日。過豐城縣。小憩寶氣亭。聞豐縣去北尚四十里。劍池鄉張雷廟前有小池。云掘劍處也。又皆徙治其南。名故縣。今三徙至此。沿江石堤甚牢。密如鐵壁。不如是。即頹囓不可保聚。宿木湖灘。

十二日。風駛。張帆力。舟如飛。宿臨江軍。初議詣宜春。出陸至此。則江道漸淺。大艘不可進。遂泊。夜大風急雪。頃刻積盈尺。篷窗搖蕩震撼。終夕危坐以須其定。

十三日。登富壽堂。城西有富壽岡。盤繞郡治。以此為形勝。因以名堂。登清江臺。前眺江流練練如橫一帶。閤皁、玉笥、諸山。江外殘雪未盡。縈青練白。遠目增明。

十四日。將登陸。冢愚已行。獨冒微雨。遊薌林及盤園。薌林、故戶部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本負郭平地。循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修篁。廳事及薌林堂。皆為樾蔭所遮。森然以寒。宅傍入圃中。步步可觀。構亭最有思致。叢植大梅。中為小亭。四面有隘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中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致矣。企疏堂之側。海棠一徑。列植如槿籬。位置甚佳。其他處所。自有圖本行於世。不暇悉紀。沒後諸子復營構。後園池。畢芳諸亭。亦不草草。大率無水。僅有一派入園。作小池及湖泉之類。所謂虎文者。亦不能詳考出。薌林對門又有荒圃甚廣。未及營。中有古巖桂。大數圍。江鄉無雙者。伯恭欲為堂。亦不果。雨終日廉纖。假籃輿。以板為底。上起四柱。籃缺其前。以垂足於空虛。有雨雪。則以僧笠覆其上。兩夫荷之。盤園者。前湖南倅任詔子嚴所居。去薌林里許。其始酒家之後有古梅。盤結如蓋。可覆一畝。枝四垂。以木架之。如坐大酴醾下。子嚴以為天下尤物。買得之。時薌林尚無恙。亦極歎賞。勸子嚴作凌雲閣以瞰之。迄今方能鳩工。梅後坡壠岣峋。子嚴悉追築焉。地廣過薌林。種植大盛。桂徑梅坡。極其繁廡。但亦乏水。嘗隆下處作池。積雨水而已。周旋兩園。遂以抵暮。炬炳追及前頓。宿倒塔鋪。始余得吳中石湖。遂習隱焉。未能經營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達子上過之。題其壁曰。登臨之勝。甲於東南。余愧駭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子充曰。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薌林盤園。尚乏此天趣。非甲而何。子上從旁贊之。余非敢以石湖夸。愧子充之言。併記於此。噫。使予有伯恭之力。子嚴之才。又得閒數年。則石湖眞當不在薌林盤園下耶。

十五日。過棲梧山。遊玉虛觀。攝仙芽作湯。舊記。昔有王長史居此地。許旌陽旣仙。過其家。飛白茅數莖與之曰。此茅備五味。服之度五世。乃以其居為觀。入齋吏洞隱去。以餘茅植山後。道士間採得之。極芳辛。以煮湯飲。尤郁烈。徙植他所。無復香味。與凡茅等。余親驗之。疑自是一種香草也。觀中有飛茅殿、仙茅碑、兩府中書舍人江文蔚皆為修觀碑。大中祥符中再修。以緡錢塗飾。至今色可摘也。魏國張忠獻公嘗宿此。夢與君談養生。有石刻志之。宿萬安驛。

十六日。宿新喻縣。

十七日。宿袁州分宜縣。

十八日。至袁州。桂林帥前大理寺丞李浩德遠先在此相候。欲講交承禮。為留三日。泊報恩光孝寺。

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今日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忠廟。棟宇之盛。與祠山張王廟相埒。祠兄弟二王。不血食。其神龍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遂居於此。江湖諸郡。皆春秋來祭。奉之甚嚴。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册尙存。文稱寶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縣寺石幢所記。亦以寶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嘗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為甚確也。二王靈蹟有感化錄一篇。著之甚詳。此路之桂林迓吏自言梧州亦有此廟。問何以然。則曰。前帥中書舍人張安國赴鎭。適湖南賊李金方作亂。廣西岌岌。張過。遠禱於二王。如西廣不被兵。當於桂林為神立行廟云。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腹喬松之磴甚危。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建寺之祖仰山師者。事具傳燈錄中。號小釋迦。始入山求地。一獅前引。今有獅經橋至谷中。即二龍所居。化為白衣遜其地焉。大仰之名。遂聞天下。二龍故蹟。有大池。上有顏淵亭。別有一泓。名叔季泉。前以瀹茗。自小釋迦塔後。為竹滿山。取以為杖。為世所珍。登寺樓以望四山。各有佳峯。每峯如一蓮華之葉。如是數十峯。周遭遶寺。山中自其形勝。為蓮華盆。晚出山。復入袁州。

二十四日。發袁州。宿宣風市。

二十五日。宿七里鋪。自離宜春。逐日大雨。道上淖泥之漿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亂頁塊石。皆刓面堅滑。輿夫行泥中。則濺深沒脛。行石上。則不可著腳。跬步艱棘。不勝其勞。

二十六日。宿萍鄉縣。泊萍實驛。人以此地為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是。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鄉。咽痛。徑程以求醫。

二十九日。發萍鄉。宿褰田驛。

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數日行江西道中。林薄曠漠。蹊徑欹側。比登一小嶺。忽出山豁然。彌望平蕪。蒼然則是一出陸。蓋已是湖南界矣。縣前淥水橋下小江。本名漉水。比年新作橋。改今名。江色黛綠可愛。流而川於瀟湘。驛屋最雄勝。冠江湖間。縣出方響。鐵工家比屋琅然。其法以歲久鎗鐵為勝。常以善價買之。甚精粹者亦入用。

二月一日。宿山陽驛。夾道皆松木甚茂。大抵入湖湘。松身皆直如杉。江西則柏亦稍直。葉如瓔珞。二物與吳中逈不同。吳中松多虯幹。柏則怪蹊。

二日。宿儲洲市。又當捨舟泝江。此地既爲舟車更易之衝。客旅之所盤泊。故交易甚夥。敵壯縣。

三日。始汎湘江。自此至六日。早莫行。倦則少休。不復問地名。湘江岸小山坡陀。其來無窮。亦不間斷。又皆土山。略無峯巒秀麗之意。但荒涼相屬耳。

七日。宿衡山縣。西望嶽山。岧嶤半空。湘中山既皆岡阜。迤邐至嶽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者。

八日。入南嶽。半道憩食。夾路古松。三十里至嶽市。宿衡嶽寺。嶽市者。環皆市區。江浙川廣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往來。則汙穢喧雜。盜賊亡命。多隱其間。或期會結約於此。官置巡檢司焉。

九日。上謁南嶽廟。四闕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侍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疏廟與禮直官。日上香火。後殿乃與后並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後宮武洞詩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燒後廊。燔木不起。官不時覆護。遂爲風雨所壞。帥司疏遣衆工模搨新廟。成。用模本更畫。雖不復武氏筆法。然位置意象。十存七八。自宴樂、優戲、琴弈、圖書、弋釣、紡織。下至搗練汲井。凡宮中四時行樂作務。纖悉畢陳。良工運思苦心。有如此者。衆殿又畫嬪御上直。焚香薰衣之事。尤爲精妍。廟吏常鎖後宮門。非命官啓鑰。毋得入。前廊及中門。所畫文武官班。旌旗戈甲之屬。則常筆也。衡嶽寺在門西集賢峯下。有善果堂者。鐵錫存焉。孟氏有蜀。特來施此寺藏經。其籤袠。則蜀人戶部侍郎歐陽彬所施。織文妙絕。勝業寺在廟前。登御書閣以望嶽。晚晴。衆山雲盡捲。石廩、紫蓋、猶爐。諸峯雖見。惟祝融在雲氣中。嶽廟正直紫蓋峯下一小山。曰赤帝峯。南臺寺在瑞應峯上。登山之最近者。勝業寺有臥柏。盤屈於地。幾一畝。甚怪奇。

柳子厚般舟和尚碑。子厚自書。亦有楷法。余病寒。不能風雨中登山。遂返。

十日。行舟數里。即再見南嶽峯。巍然可尊。而仰帶江別有小山一重。山民幽居點綴。上桃李花方發。望之如隔塵道中。歲全詩。湘江兩岸花木深。至此方有句中意。

十一日。早莫行湘中。

十二日。至衡州。

十三日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皆州治也。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隴將盡。忽山右一峯。起如大磯。淀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桂嶺陂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雖踞要會。大略如春秋。新王號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歲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碣綠山。謂之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立。

十五日。捨舟從陸。登回鴈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鴈聲。又云。此峯預衡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小憩花藥寺。又行二十里宿。

十六日十七日。行衡永間。路中皆小丘阜。道徑粗惡。非堅撥。即亂石。坳處又泥濘。雖好晴旬餘。猶未乾。趾步防閑。吏卒呻吟相聞。大抵湘中率不治道。又逆旅雅家。皆不設圊溷。行客苦之。自吳至桂三千里。除水行外。餘舟車所通。皆夷坦無大山。惟此有黃熊嶺。極高峻。回複半日方度。與括之嶺公。敍之五嶺相若。宿大營。

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始有爽途。役夫至相賀。新出一種板。疊疊數重。每重青白異色。因加人工。爲山水雲氣之屏。市賈甚多。

十九日。發祁陽。里渡浯溪。浯溪者。湘山石磯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上有浯溪橋。臨江石崖數壁。縱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崖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碑傍巖石。皆唐以來名士題名。無間隙。外有小丘曰峿臺。小亭曰㾡亭。與溪而三。是爲三吾。皆元子之撰也。別有一叢祠次山與顏魯公。祠上僧舍。即漫郎宅。黃魯直書其榜曰浯溪禪寺。又書法堂字。皆欹側不用工。又有陶定書中宮寺榜。寺既不存。諸榜皆委棄壁下。竊計次山卜隱時。偶見江濱有此叢石。流泉帶之。遂定居。故物不出數畝。湘流至崖下。尤沈碧。助成勝致焉。打碑賣者。一民家。自言爲次山後。擅其利。過浯溪。皆荒山岡。既複重。宿東吉驛。始余讀中興頌。又聞諸搢紳先生之論。以爲元子之文有春秋法。謂如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書法甚嚴。又如古者頌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則不及盛德。又如二聖重歡之語。皆微詞見意。夫元子之文。固不爲無微意矣。而後來各人。貪作議論。復從旁發明呈露之。魯直詩至謂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又云。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臣忠痛至骨。後來但賞瓊琚詞。魯直既倡此論。繼作者靡然從之。不復問歌頌中興。但以詆罵肅宗爲

談柄。至張安國極矣。曰樓前下馬作奇祟。中興之功不當罪。豈有臣子方頌中興。而傍人遽摘其君之罪。可於體安乎。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別無他意。非若風雅之有變也。商周魯三詩可以概見。今元子乃以策削之法。寓之聲詩。婉詞含譏。蓋之而章。使真有意邪。固已非是。諸公謀其傍。又如此。則中興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觀魯直二三策與痛至骨之語。則誠謂元子有譏焉。余以爲是非善惡。自有史冊。歌頌之體。不當含譏。如上壽父母之前。捧觴善頌而已。若父母有闕遺。非奉觴時可及。臣崖頌大業。豈非奉觴時邪。元子既不能無譏。而諸人又從傍詆訶之不恕。何異執兵以抵人之父母於其子孫爲壽之時者乎。烏得爲事體之正。余不佞。題五十六字於溪上。如欲正君臣父子之大綱。與夫頌詩形容之本旨。亦不暇爲元子及諸詞人地也。詩既出。零陵人大以爲妄。謂余不合點破樂鄉曲古蹟。有閩人施一鑒者。通判州事。助之譏。獨教授王阮南卿是余言。則作指南鄉以爲箴云。

二十日。行萃山間。時有奇石如雕鏤者。蕞臥道傍。蓋入零陵界焉。晚宿永州。泊光華館。郡治在山坡上。山骨多奇石。登新堂及萬石亭。皆柳子厚之遊。新堂之後。翠石滿地。或臥或立。沿水浸碧荷。亂生石間。萬石數在高阜。乃無一石。恐非其故處。然前對衆山。回合如海。登覽甚富。子城腳有巷石崖。圍一小亭。又有瀟湘樓。下臨瀟水。不葺。

二十二日。渡瀟水。即至愚溪。亦一澗泉。流出江中。官路循溪而上。碧流淙淙。石瀨淺澀不可杭。春漲時或

可。所謂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者必是汎一葉舟耳。溪上愚亭。以祠子厚。路傍有鈷鉧潭。鈷鉧。熨斗也。潭狀似之。其地如大小石渠石澗之類。詢之皆蕪沒篁竹中。無能的知其處者。

二十三日。行山間。宿深溪。桂之門接牙隊。例至於此。

二十四日。宿全州。泊至湘館。

二十五日。入湘山寺。有無量壽佛塔。塔中祖僧之像。號稱眞身。有所著書十餘卷。士人奉之惟謹。亦多靈響之跡。出山。遵湘水崖壁。行石磴上。清流如箭。境清而麗。佳處名盤石山。有泉自洞罅中噴出。當道。名玉鶴泉。

二十六日。入桂林界。有大華表跨官道。榜曰廣南西路。家人子衆頭嶷咤。以爲何爲至此也。然自湖南盡處。亦土小山。綿延無已。至湘山雖佳。然鄙落蹊隘。猶嫌狹少爽塏。甫入桂林界。平野豁開。兩傍各數里。石峯森峭。羅列左右。如排衙引而南。同行皆動心駭目。相與指示夸歎。又謂來遊之晚。夾道高楓古柳。道塗大逵。如安肅故縣。及燕山外城。都會所有。自不凡也。泊大通驛。道上時見鮮血之點。凝漬可惡。意謂刲羊豕者昇過所滴。然亦惟何其多也。忽悟此必食檳榔者所唾。徐究之果然。

二十七日。賝經略安撫使印。自此趨府。二十七里至安興縣。十七里入嚴關。兩山之間。僅容車馬。所以限嶺南北。相傳過關即少雪有瘴。二十三里過秦城。秦築五嶺之戍。疑此地是。

二十八日至滑石鋪。嶺中有龍隱泉。又曰碧玉泉。小亭對之。張安國題詩曰。煩君淨洗南來眼。從此山川勝北州。即知桂林巖岱。必稱所聞矣。二十二里至靈川縣。秦史祿所鑿。穿渠在焉。縣以此名。六十里至八桂堂。桂林北城外之別圃也。未至八桂二三里間。有小坡橫道。高丈餘。上有石碑曰桂嶺。其實非也。桂嶺關在賀州。名始安嶺。彼州又有桂嶺縣。今桂林所治。乃零陵地。舊屬荆州。北自中原來南者。久不行賀州嶺路。但取道於此。故事帥守監司過嶺。即有任子恩。緣越此坡。小即沾賞。前帥呂源者立碑坡下。數年盜膺賞典。而碑猶存。泊八桂堂十日。三月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按桂林自唐以來。山川以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然在潮乃熟聞之。故詩有參天帶水。翠羽黃甘之語。末句乃曰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蓋欲覽之如此。故余行紀以驂鸞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焉。

南中紀聞

包汝楫著

南中紀聞

明　禾水包汝楫公剡著

余令穀五年，彊半當辰、寶、武間，數數去還，不則內境深箐與旋，停車問俗而已。以故地方土風物志，若黔滇習俗所繇，目睹耳貯，每詫歎而異之，積久忘失且夥矣。癸酉正月，游海上，遇崇明倩悅心，談滇、粵事頗晰，暨省姚日覩聞，悅若有會，因搜臆而臚其大凡，無裨於儒業，聊仿昔賢方言遺意，供丹鉛點綴之餘焉爾。是歲二月朔，公剡子書於虎林禪寺。

倭奴製刀，必羅數十鍛，故鋒鋭無比。其國中人煉一刀自佩，起臥不離，即黔、蜀諸土夷亦然。土夷試刀，嘗於路旁伺水牛經過，一揮，牛首輒落，其牛尚行十步許纔仆，蓋鋒利之極，牛已斃，猝未覺也。其人走死如鶩，亦略與倭同。

倭國無笞朴樸刑，有犯即殺僇，其死囚亦不用械繫，第以茅索繫至一所，令犯者長跽，數借人為導引，若儼悔然，旋即刑之。已刑，諸倭競來試刀，頃刻骨肉糜爛，慘酷莫甚。

南詔雲龍山，有共命鳥。又一山，高踰千仞，名無鹽山，山上殿相傳自空中移就，為天帝取天女處。

獠獞報讎相殺，必啖其肉，臥皮上。傳云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蓋有自也。

吳人自稱曰儂，晉人曰咱，苗人曰歹。

麻逸凍國在海島中，俗尚節義，婦喪夫，輒剪髮剺面，絕食七日，臥屍傍，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之飲食，終身不更嫁。印度國亦然，夫死不再適，妻死不再娶，皆風俗是雜者。

錫蘭國有一大山，侵雲高聳，山頂有巨人脚跡，入石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盤古氏足跡。

佛氏一望丈六，泊丈室諸天等語，余初未始深信，近聞鄰人黃少泉云，南海普陀石，形模不甚寬，及登陟甚衆，人不挨擠，此石亦不甚其隘。又武當山聖帝金殿，方廣不踰二丈，雖容數千人，亦復不窄。要知此目前道場，明明證據，可破凡夫闊見，開拓道眼，若更借受不及，是真顛倒，是真邪魔，是真謗佛。

羅鬼服飾，其椎髻向腦，紮以青帕，下穿大褌，上衣齊腰，外罩氈衫，衫掛背羊皮一方，雖土司宜慰，冠服見中國上司，其袍服後亦掛羊皮，出則仍卸冠服，椎髻短衣如常。又聞羅鬼諸山，其絕頂各突出向前，如椎髻狀，要見服飾各各不同，亦風土限之。

羅鬼國禾米，隹過中國，彼地人又以燕麥為正糧，間用禾谷。燕麥狀如麥，外皆糠粃，內有芥子一粒，色黃可食。牽苗以此為麵，每人製一羊皮夾袋，裝盛數升，途中遇饑，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麵。燕麥在羅鬼偏地有之，利賴甚多。譜云兔絲燕麥，徒有其名，當未覩羅施荷誌耳。

羅鬼人擄中國男女，仍以中國男女配耦，並不給配本地人，云恐亂其種。

黔省久困後，食糧已盡，掘鼠羅雀，并貓犬亦盡其類。圍解三年，城中尚未見貓犬，官衙民舍，鼠子絕無一枚。按察司中僅有二鼠，見者輒愛而飼之，不行掩捕。戊辰夏，辰沅兵憲迴溪王公爲余言，王自黔臬轉陞。

安貧國中甚窮，有水銀坑二處，歲獲銀鏹萬，彼中田土，號黔省上腴。安邦彥未叛之前，其洞外田土，每與漢民互易，迭相輸租，及用兵後，省城外洞田，俱為黔省人占種，如安貧不滅，此又日後兵端也。

貴州羅鬼苗，造馬鞍精巧堅固，騎坐人馬俱適，彼國大頭目一鞍，值價百餘金，最下亦十餘金，更無賤惡不堪者。其鞍模不用鐵，亦以水為之，狀類靴頭，雖暮夜行高箐叢草中，露不沾服。

歲丁戊之交，余往返中州，每日早晚，必向平野中伺日出沒狀，清晨見赤光方動，離地少頃，便高二三丈，迫晚則徐徐縮地，與中天時無異。可見中國去東極甚近，去西極則甚遠。禹服九州，止占大地東南一隅，即成周稱洛陽天地之中，亦就禹服道里計之，實非天地全體之中。禪家有四天下之說，當非悠謬。

湖廣武昌府通山縣三都地方，崇禎元年四月間，洪水冲出古銅鐘一口，款係周朝製器，上有鬪花篆三字，重十八斤，聲極清遠，初解本府，不收，後解貯藩司。

辰州府城南，有伏波將軍廟在山巔，登廟則郡治民廬官廨，歷歷在目，下瞰江水，浩然南逝，目境甚豁。廟有山谷老人題字，甚奇宕可愛，是其遺跡也。

辰沅江流迤北，自白漳來者極清，其南自洪江一帶來者，水色黃濁，登山俯瞰，清濁中分若截，雖檣櫓競馳，毫無夾雜，大奇大奇。

天啓六年，建魏忠賢生祠於張掖門內，上親賜額，各省直靡然效尤，競爲奢麗，而我浙尤甚。浙祠宮庭之僭侈，不必言，至爲忠賢像，婉轉使捷，一切如生，人間闢壁庭，巡忠賢像，張樂高會，陳饌進觴，悉如獻酬

饋。腹中盡爲肚腸，上酒，輒灌入錫腸中，皮囊滿，揖像出庭小憩，去錫口塞，酒輒注放一磁罈內，隨命撤餅，并酒賜隨侍者，諂媚之工，至此時余在沅陵，聞之南部來者云，此浙撫爲之，撫潘汝禎也。

豸舌如鋸，衣處無不立斃，故曰豸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言其銛也。

楚魏間，濱河處淤田，往往瀰望無際，其開墾成畦者，動輒千畝，眞天地闢未闢之利也。但彼中治田，不若三吳之勤，歲不過一稔，以此收穫，亦不甚奢，然楚中谷米之利，散給海內幾徧矣。原大則饒，其然其然。

廣輿記載殺羊出炒花，云佩之令人夢不忘。余至綏徧詢耆舊士民，並不知有此花，及查該邑遊志，原不見人物產中，志載之說若此，居官者愼勿按圖索駿，向方州覓杜若哉。

江豚大者重七八百斤，不可食，煮油燃點極亮，臨水燃豚油燈，水底畢照。一云，歡飲則明，工作則暗，故名懶新婦。

洞庭湖中有白鱀，稍類江豚而大過之，重者每一二千斤，白鱀有雌雄，肚下牝牡狀，酷類男婦，雌者有乳二隻，因疑水族皆濕生或卵生也，既有乳，則係胎生，然則海馬、海狗、及江豚之屬亦必胎生矣，或水族四生皆有，所不可曉。蹊魚上下排洲間，頗有此魚。

淇、衞武公故址也，余丁卯入覲，道經其地，城不甚廣，第殷閭稠密，當時夫子庶哉之歎，豈至今猶存其遺耶。郭外淇水環旋，澄碧可愛，然僅涓涓線流，無渟泓瀁漾處，或是時塞涸，水淵乃爾，周望四野，盡平畦，求所謂猗猗竹，絕不得見，想武公時風景，必不若此，感物懷人，可勝仰止。

松鼠能以尾飛，其躍越樹杪，雖相隔一二丈許，但睃其尾，翕然飛越，勢在尾也，既愽尾而有撐天之勢。

松鼠揚尾而有騰空之能。

粵西蠶蠟，京師頻乾，俱以鮮美味屈，折市貨，令名品削色，皆道理也。如閩中御生乾製，鬻販遍給海內，雖失本來，遂成佳味。

崔靖州，黔人也，嘗爲余言，曾與同鄉張進士、胡孝廉昆仲五人，往武當山進香，聞有不二禪師在山，能知未來事，隨即叅訪，不二坐禪入定，不敢驚覺，各默侍其傍，少頃，師舒眼見諸公，動問，茫坐語良久，各求指示，師絜崔公手云，汝慢行，我先送四位，及至門，但見師兩目淚流，呼可憐可憐而別，然後轉送崔公，各亦不解其故，越兩年，安酋倡亂，黔省屠戮幾盡，張胡四人俱在難，崔時令我浙臨安，獨得免，不二師之前知如此，彼時山中咸謂不二年一百二十歲，丙寅八月，余在武陵，過德山禪寺，有老衲自言不二門下，亦年百餘歲矣，詢不二已於乙丑歲涅槃。

襄江道中，沿隄上下，蘆蕩不知幾千頃，土色靑黃相錯，地形亦不低，此吾鄉腴田也，不識何故，棄不樹藝，竟作樵漁游沐邑，海內曠土，總不如湖廣之多，湖廣眞廣哉。

荆門州南十五里，地名撥刀石，有關帝廟一所，殿上神座右偏，帝所用大刀，插石縫上，搖之亦動，提之則不能拔，廟僧云，重一百八十斤，刀桿圍可七八寸，刀脊甚厚，長約一丈四五尺許，色澤苔紺，體式精緻雄壯，聞天啓元年，黔中總戎張某過此，意欲取閱，辦牲儀拜祭，隨命健兒數十輩，百計取之，不能起，碑

文稱帝過襄樊間，擲刀於石，後土人因山爲祠，塑像供奉。夫帝忠義大節，卓絕千古，不以勇力特聞，即以勇，亦豈有能出帝右者哉。

荆襄綰轂滇黔，襟喉楚蜀，天地間大都會也。方劉表彌留之際，昭烈存恤其孤，撫有其地，進窺巴蜀，東向以爭中原，豈不力半功倍，坐爲東吳弋取，乃借荊據之，卒以讎釁，不共捐乎，總之昭烈小慈小諒，而無大略者也。

象有兩門牙，向外垂地，不以噬物，以其出自口中，輒以爲牙，皆非牙也。如鹿角然，雄鹿有角，雌者無有，象亦如之，母象無門牙。

象形至蠢，而性最靈，命之打鼓，以鼻扣地作鼓聲，道背命之作虎嘯，吹喇叭，亦彷彿似之，命之跪，輒屈其後膝，命之舞蹈，則以鼻撩繞盤旋數迴，不但通人言，尤善曉人意，此釋氏所以龍象並稱歟。

緬鈴薄極，無可比似，大如小黃豆，內藏鳥液少少許，外裹薄銅七十二層，疑屬鬼工神造，以設案頭，不住旋運，握之令人渾身木麻，收藏稍不謹細，輒破，有毫髮破壞，更不可修葺，便無用矣。鳥液出深山坳中，異鳥翔集所遺精液也，瑩潤若珠，最不易得。

茶油樹葉四季常靑，每於八九月間開花，色白而香，晝舒夜斂，結實凡十餘月，直至次年六月，方採摟製油，足備週歲之氣，以故色味淸和不滑，此食品中最宜脾胃者也，綏靖間多有之。

湖北民俗，喜建庵院，山產兩爭不決者，輒捨作庵中香火，施寫僧道，俱有妻室子女，耕種納稅，與居民不異。

湖北氣候甚信，每年三月初，便舒融，可去綿服，此後更不復冷，無所謂麥秋天者，至十月方穿夾衣，長至以後，亦止須薄綿一重，遂可禦寒，不必重裀襲裘，如我鄉冬月也。滇中更煖，過冬不用綿絮。

戊辰冬，雨雪四五日，綏寧居民，皆謂本年天冷異常，時小江中魚凍死，浮水面甚多，民間附江者，爭取斵輒數十斤，余從三都驛沿江，過太平里所目覩者，魚生長於水，寒氣皆藉護持，何至凍死，余謂小江水淺，且江底皆石子鋪積，無水草可以潛伏，以故不能耐霜雪之氣，然彼土人成異之。

猺人雖有男女居室，然移徙不常，如鳥獸然，遇大山人跡罕到處，有可耕種者，遂結茅栖止，樹藝黍稷，伐大樹爲獨木盤、盎、碗、盒之類，甚巧，攜出市易米粟，能捕虎豹犀兕，善識草藥，取以療人疾，輒效，又解爲厭魅詛咒之術，嘗人年庚，埋瘞土窟中，用法詛咒，其人輒夢鬼物壓擊，往往驚怪嘔吐，鮮血而死，謂之埋魂厭咒，猺人雖少，而峯苗避之，不敢忤，畏其術也。

湖北郡邑大都漸染苗習，民間同姓婚姻者，已不勝混亂，其弟配嫂，兄收弟媳，亦視爲常事，至於姦情犯倫，如翁亂媳，姪干姑，甚有祖姦孫女，如此之類，不時見告，若盡以法繩之，眞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也。

苗武、辰、靖間，苗類雖多，而不能爲亂，其族分也，苗性無懷族，分則彼此相忮，一有讐恨，歿世不解，日耽耽寬隙，乘之，自相殘噬，害不中漢民，縱間有搶掠擭小利，輒獸駭鳥散，有司但稍以法繩縻之，無他慮也。

頃以蜀之變，正爲先年設立土司故，土司初藉朝廷名號，約束其衆，迨後法令已行，苗衆歸服，遂借衆勢脅制朝廷，如調日脅安兩省，其設以消弭久長之策，無如解散其類，欲散其類，無如革去土司，第方今負固日久，衆志方合，土官不可革也，我革之，彼且彌藏之，其在征勦蕩平後乎，噫，安得王文成、韓苑洛其人者，與深言苗事哉。

楚地產白蠟，而湖北尤多，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蠟蟲從女貞樹上，蟲吸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挂在樹枝，瑩白成片，九月間採取，煎熬作餅，各處洞慣畜蠟蟲，縣民但取蠟，不解畜蟲，每二三月進洞收買蟲，凡一斗，常價用銀一兩四五錢，貴至二兩外，賤極亦一兩，畜蟲亦在四月中，布種女貞樹，但蟲必俟一年方收，蠟則半歲可得，故漢民多不收蟲，蟲與蠟，俱蠟蟲所生，其在一殼內，大如荳，上面亦色者爲蟲，其下稍白者爲蠟，蟲一樹止可放三四顆，蠟一樹可放二十餘顆，樹放蠟者，雖有蟲輒死，不得生子。

湖北民家得猢猻，豢養馴熟，用以防夜，遇晚，鎖置戶外，如有警，輒叫喊報人，秋間蠟樹遍山，每有竊摘者，亦放猻於樹，賊來，登高而呼，人咸知覺，往往捕獲。

綏地慣賊，有隱形術，使人對面不見，又能用符水療治夾打，雖重刑困斃，飲之痛立解，仆立起，曾獲一劫賊章士彥，係炮陽人，被時，用新夾棍夾之，臨時竟敲至一二百，三寸步難動，扛抬入監後，隨乞井水一碗，口中不知誦念何語，飲水少頃，足遂能伸縮，半晌輒使踣起，近監成黨之，自言有符咒，立能止疼，雖踣，監犯棒杖未愈者，爭相求治，余命監役加鐐杻，晚則錮之於柙，夜有竊賊劉得定，善幻術，能隱眼匿形，過追捕急，每用術竄去，嘗戲用瓦沉池塘中，良久取瓦，輒得魚數尾，云，瓦得咒力，旋化爲鯽，魚自就捕也，傳定係綏邑三都里民，同黨甚多，余嘗經過其里，家亦不貧，恃其術，屢犯不懼，丁卯歲，嚴比捕役，百計獲之，詳配大寧驛，村間始安。

臨口巡簡司廨，諸葛武侯屯兵處也，周圍土城可二三里，左山右江，前有觀星臺遺址，形勝頗佳，武侯南征時，曾駐節於此，今人行必列營，止必築壘，以故猝然撼之不能動，所謂節制之兵，立於不敗者也。

地方靈秀，宜留之本地方，官遊偶過名勝處，止宜探尋賞宗，題詠標識，不無沒山川之秀而已，若採鑿載以歸，取天地間名山大壑之奇，供一家池沼耳目之玩，使山靈倒色，遊人減致，殊非韻事。

歲戊辰，兩過桃源仙境，其山不甚高廣，遊覽一望而盡，絕無陰崖奧谷，巉岩深洞，不知何故，見此靈異，地方民居，皆敦樸純龐，循循守禮，猶有古風，大非湖北諸郡邑囂悍風習，豈亦仙靈所感被耶。

通道縣共六里，止二里係漢民，被服與中國同，四里係苗民，不冠不履，男婦俱左衽佩刀，男子頭插雉尾，身穿短襖，胸背兩臂俱花繡，婦女頭髻偏挽右傍，頂上插一銀牌爲飾，上衣齊腰，亦俱花繡，男婦下截止穿長裙一條，冬夏跣足，男子娶婦，過七日，即送回母家，遇耕種時，暫喚回幫助，平時止在母處，男子年長未娶，號羅漢，女子年長未嫁，號老陪，其羅漢已娶妻，遇婦人有姿色者，仍托名羅漢，復行取討，老陪已嫁夫，遇得意男子，亦自托老陪，又復嫁配，夫婦不悔，自成夷俗，婦人非有孕欲產，不至原夫家，其

夫各亦不戀本妻，此苗錯處中土，編在版籍，其習俗如是。

東林寺遠公塑造，木植俱從一小池中浮出，號出木池，遺址尚在。

大小酉俱在辰州府沅陵縣境，今俱榛棘荒坵，洞門不可復跡矣，聞之彼中搢紳云，先朝一道臺，遊洞，攜出書一卷，及衙齋取閱，前書已成片石，不能繙揭，從此遂迷入洞路徑，夫仙凡區隔，藉此一段靈異，猶可令徘徊瞻跂，彷彿遇之，今竟因一人閉塞，惜哉，雖然，大道非人不授，仙靈顯現有時，俗人不得其門而入者，安知上根勝侶，不遂已掉臂而升堂也。

黃帝即位丁巳，八年甲子，因命大撓作甲子以紀元，此歷家算祖也，攷歷代編年史，及康節皇極經世，按次積算，自黃帝八年爲一甲子起，至我明天啓四年，僅七十三甲子，總七十三甲子計之，大略四千三百餘年耳，程以大椿之數，不足當一春秋半也，何其開闢升降之運，理亂分合之統，茫然不可攷詰如彼與。

余戊辰歲，計典出都，道由豫梁達楚境，復自襄陽買舟抵常武，凡兩月餘方抵縣，日馳驅廣川崇谷中，韶華春色，付之一擲，因思國朝楊君謙燕回詩，有九十日春如夢過，三千里路看山回語，政堪爲余解嘲。

獅子搏兔搏象，皆用全力，蓋謂其猛鷙之氣，不必得不發也，味其解者，輒謂事無小大，必須用全副精神，人生有幾副精神，堪以泛應耶，庖丁解牛，錍鐀始用斤斧，排擊皆中理解，此所以肯綮未嘗，此所以一朝解十二牛而鋸刃不頓，知此道者，可以養生，可以治天下。

長沙湘鄉縣洙津渡，渡夫最刁，客擔經涉，受其詐者，無不切齒，按臺係君，頗聞其故，一日偽服過此，目擊蠻橫慘狀，行部時，令從十篚於渡頭，俱架大鍋，蓬蓋，樓遜渡夫，屏人密從一鍋內，各固封其外，焚香禱天，喚渡夫妻，令隨意看火，十鍋聽其信手燃薪，竟焚渡夫一鍋，當肉糜爛，自此遂不敢肆，余己巳秋赴省，村人爲余言，然是時有貨客擔，尚徬擠索錢一分，餘風未盡殄也，楚中有走遍天下路，難過洙津渡之謠。

黃鶴樓南望漢陽，城郭縣縣在目，江流相距七里，其實不過四五里耳，風順瞬目可達，水勢亦似不險，然不時有覆溺之患，余扣江干居民，都不解其故，漢陽長楊公四知語余云，此中有弱水三分，以此輒致壞舟，想當然耳。

漢江北爲蛇山，黃鶴樓在其頭，南爲龜山，晴川樓踞焉，黃鶴晴川相望，軒軒秀麗，江流襟帶，城邑殷闐，登覽使人襟期開滌，眼界擴拓，眞大觀也，攷碑記，黃鶴樓，辛氏故址，辛氏係酒家，一道士時來店中沽酒，隨到隨應，經年不索其值，終始無倦色，一日道士畫黃鶴於壁，輒解飛鶴，道士跨之而去，辛氏捨宅建樓以供，蓋純陽呂師也，今規制崇宏，係是後來宰官改闢，遠非其舊矣。

楚省城垣，因山墩築，形勢不圓而方，古所稱方城是也，城中風氣樸茂，被服飲食，皆漸約之中，余遍遊市肆，諸凡遊心喪志，奇技淫巧之事，絕少，即此可占民俗之淳。

楚宗錯處市廛者甚多，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通衢諸紳邸房，俱係宗室，間有三吳人攜負至彼開鋪者。

亦必借王府名色。各衙門取用紬帛。俱有直月。伺候並不爽悞。宗室與市民一體。

江西吉安府永新縣。有石人洞。傍列羅漢十八位。上有觀音大士一座。形像天成。並非穿鑿。洞後又有風花雪月四小洞。入風洞令人旋轉不能站踮。花洞四時有異草奇卉。雪洞仰視如雪。月洞有一隙逗漏天光。睇盼儼同滿月。山靈之異如此。己巳冬仲。友人賀時瑜招飲。席間爲余言。

武岡州岷宗素橫。每每強占人田房子女。有司不能禁。天啓五六年間。岷王初立。精明嚴肅。約束諸宗。地方賴以安枕。至崇禎初年。兇校彭侍聖盜帑事敗。賄結逆宗企鈿。一夕毒斃岷藩。士民悲之。如喪考妣。今彭校已伏法正辜矣。

自軍餉煩興。開遂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願臨考試者。學臣一體甄陟。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尚有限制也。楚中協濟黔餉。別有餉生之例。每名值二十兩。亦濫極矣。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劄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學宮一玷也。

殺邑深山洞壑。多有神怪。能致雲雨。每天旱。里民邀巫師。散髮持咒。入深壑內。遇有蛇虺之類。即取回。供奉祈禱。輒得雨。事畢。醵造銀圈等件。贖以繫佩。鼓樂送還原處。己巳年旱。治溪里民覓得一蛇。頸項銀圈凡六件。蓋借禱不止一次矣。

湖北大山無人居處。岩洞深窈。往往作老猴窟穴。有術能攝取婦人入洞淫慾。又不時化作婦人。沿村行走。或向人家借貨物件。借去亦仍送還。居民多有識之者。畏其術。不敢捕。

大山猺人。攜帶物件出市。或縛置頂上。或繫住脊臀間。並不肩挑手持。彼以爲便。人以爲勞。古稱負戴於道路。此豈負戴之遺與。

辰常間水族甚多。獨無蝦。不知何故。甲魚有大至四五十斤。百餘斤者。極肥美。巨過於龜。而實非龜種。

武陵五月間多鰣魚。味甚美。價不甚昂。冬月鮮筍尤多。絕勝閩中。

楚中饒蟹。市兒計隻索值。巨者不過八九文。肥碩似勝我鄉。己巳九月間。寓省幾一月。日市數螯下酒。省中多用蘇醃。味遜不芳冽。云是蘇湖間販行者。原非蘇造也。

大禹詳內略外。不但甸服建官。即分州亦然。徐、梁、兗、豫、揚地稍縉。荊、揚、戴十則甚衍。蓋古者以南服爲蠻夷之地。要約羈縻。長使不侵不叛而已。不以文法繩也。後世東南日闢。而西北未見擴充。今天下物華土產之盛。萃於吳越。使大禹生此時。豈猶定界。當另有一番裁酌。

廣東清遠縣有飛來寺。其地山水極奇秀。忽飛墮一佛殿。殿內大佛五尊。上站一尊。左右各二尊。皆立相。殿內一僧偕來。厥屋腦壁皆不動。止殿後缺一角。飛來時掛在梅嶺地方一崖石上。至今飛來寺一角旋背旋倒。不能長久。梅嶺人因有掛角之奇。隨庀材造成一寺。名掛角寺。（常博君爲余言）

粵西容縣有老君洞。洞內一石人。鬚眉雍容。手植一拄杖。俱天然造設者。洞甚深黝。不可測其底。縣尉嚴君嘉相爲余言。

贛州壽量寺。唐宋嵐光稠舍宅造建。初光稠闔門病疫。皆斃。祠禱弗愈。聞寺泉無夢山有僧道誠者。夙著苦行。延請祈禳。道誠至則云。法雖經可愈。光稠如言虔奉。疫疾隨愈。欲厚謝之。道誠云。得一袈裟地足矣。光稠乃捐宅東花圃。爲建梵宇。初名嵐興延壽。宋祥符中。始賜額壽量。

靖州青旋山。一泉從石罅中出。雖大旱涓流不絕。越八九里方入溪江。過石坎高處。噴飛激注。若雪捲霜。疑臨流近視。冷冷寒色逼人。余於月過此。必停驂盤礴。掬飲而去。泉在孔道間。從無題賞之者。止供與人恣取日用而不知也。

薛濤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攜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嫣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過歲閏則十三紙。此後遂絕無顏色矣。是紙用以奉貢。歲止歇六張。餘爲蜀府所留。此一段大奇事。校書文彩風流。特借井澗見其春容歲歲耶。

諸葛井亦在成都。井口不甚寬。其下則闊若宏奧。上用岩石鑲砌。虛懸空嵌。竟不墮下。郡中汲取不涸。亦奇蹟也。

玉華洞在沅陵縣船溪驛東五里。深曠瑰異。石柱數株。如古檜喬松。蒼翠聳立。石筍垂垂下插。不計其數。迴環石壁嶙峋懸嵌。或如龍馬奔騰。或如諸佛現像。大士跏趺。怪怪奇奇。雖以枚舉。辰陽諸洞。當以是爲最。無出其右者。我浙武林石屋、飛來峯。皆被人工穿鑿。大傷本來形模。彼中絕不爾也。獨有嚮石筍二三尺。培瓏奇絕。爲一道脩採去。游人惜之。

方語隨地易聲。即鳴聲亦然。吳中播谷鳥鳴必四聲。俗所云各家播禾是也。至杭郡又訛爲紫山看火。蓋此鳥蠶月盛鳴。杭民育蠶就繭。必燒火蠶山下。故訛指爲紫山看火耳。其實播谷聲無異也。至楚地湖北。播谷鳥鳴止二聲。辨之僅似播谷兩字。與吳中絕不同矣。舉一播谷。可見他鳥盡然。特其鳴聲大略相類。人不暇致詳耳。安得起公冶生辨之。

人生出處。皆有默定之數。不容矯強。丙午北榜王解元、松江人。郡送旗匾。書鴻逵捷武四字。蓋從其尊公刺史言也。至己酉領解。邀中者爲我家儀父鴻逵。人咸異之。乙丑余選授敘尊。陳仲因孝廉送行詩。有沅芷湘方覆高唐夢。欲成語。後竟益移高唐。簡閱扇頭。不覺失笑。事雖偶出。數有前定若此。

張江陵相公遊南嶽記云。夜宿觀音岩。岩去祝融峯可里許。仰觀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盃盂。不類平時所見。竊此可以知衡嶽之高矣。衡山誌云。高九千餘丈。楊升菴云。祝融峯一萬八千丈。

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境。余戊辰南遊。曾一寓目。若東坡所遊。則齊安磯頭也。亦曰赤壁。蓋東坡遙指而言耳。今楚省人輒謂有兩赤壁。

元世祖嘗感異夢。謂南嶽朱明峯有王氣。命斷其脈。爲深塹。迨我高皇帝龍興。氏與國號。正符朱明之讖。定數不可移。成命不可易如此。世廟初年。有司因皇嗣未誕。用堪輿言。塞土平塹。填補盤斷處。未幾。元子誕育。蓋今日山脈斷而復續矣。

雪芝乃冰雪所積。歲久蒸結而成。產陰崖絕壁間。晶瑩如玉。懸掛峻拔。非攀崖捫級。不可擷取。食之能療

肺疾、濟夙疴，衛所間有之。

貴州偏橋衛北五十里許，有諸葛洞，武侯征南蠻經歷處也。洞中有怪物，狀如水兕，時出爲祟。地勢山壁相湊，水急，上下距縣四五丈餘，陡峻險惡，舟至此遂止。冬月過水勢稍緩，多人挽曳，亦僅可至偏橋。從是往滇南，靠陸途矣。苗頑反側，自古難馴，不獨其性獷劣，要亦地險致然哉。

湘水以北，民間俱不留宿舂，每早舂穀造飯，取其新潔。相傳武侯南征，因其易亂，恐糧餉積聚，更難制服，故以此法愚之。即富家亦止積穀，不積米。其穀又牽連穗收藏，不似我鄉止存皮殼。蓋彼中田段，計攢起畝，每畝大約百攢。禾凡五揖爲一攢，五攢爲一把，即畝有盈縮，不過二十把上下耳。

綏寧在市里五甲，地名龍爪坳，山坡形似龍爪，故云。居民楊姓者，葬祖坳上，家多瑞徵。楊某岸容，脩髯長過於腹，人呼爲楊長鬚。一日遊京師，爲邏卒所獲，舉朝異其狀，竟抵於辟。復勅有司發其塚，掘斷土脈。是時坡流紅水，腥稠似血，洪江一帶三百餘里，江水盡赤，越七日而復。今改呼斬龍坳。余覲其地甚淺薄，非與王霸祥之所。縱使他日舉事，不過陳友諒、張士誠輩，祇爲英主驅除耳。

辰溪縣西二十里許，有龍角崖，山頂兩石尖聳相並，狀大類角。相傳往時有白龍於此飛騰，蛻角其上，彼化爲石云。

綏寧三都里，舊有三郎廟，神最靈。里民以祠宇偪窄，鼎新宮於山麓，謀移奉焉。附近舊祠衆人，堅不肯移。神每著徵應，示以欲移意，衆復頑然不從。神又感夢云：汝輩不聽從移供，當洪水漂汝。衆民恃居高阜，笑稱洪水若能漂我，平地盡成海矣。竟不果遷。一夕，忽崩壁山岡，大水湧出，漂沒田疇廬舍人畜，俱爲淹死。獨新廟兩傍，湧石堆疊不動。里中因迎神供新祠中。此己巳三月間事也，時余方在地方，彼中神祇可畏若此。傳稱楚俗尚鬼，匪獨風聲使之，當亦有不得不爾者與。

衙門通例，設立土祠，專供土地。印官遇朔望日，必親詣謁拜。獨楚省藩司易土祠爲神祠，內供土地於中，右則司社，左則中霤，再右則司戶，再左則司門，土地塑像，餘皆木主，蓋舉五祀之神也。至臬司則止供土地如常。

客所中與人附耳密語，最是一病。我所附耳者，不必親厚也，所不蹈附者，必謂我疏彼矣。我所耳語者，不必陰私也，所不與聞者，必謂我發人私矣。士君子心口亮直，何事不可告人，如不堪衆聽，則姑置之，如可共聞，則公言之，何故效兒女態，使人疑我輕佻，疑我訐摘。每見若此者，不覺心厭，故爲識之。

大舜陟方，遠及瀟湘衡嶽，想爲苗弗即工，欲親履其地，以德撫化之，未克至而升遐也。苗族多種，散處湖南北之交，及滇黔西粵，不可縷數。近年安酋發難，叛者九起，幸其同類自相嚙，心力不合，尚易制馭耳。噬鑽昕薄後，豈易言哉。

苗民貪利嗜殺，尤善恨不忘，凡係讎家，雖子孫數十世以後，切齒思報。官府能虛心細訪，撫喚至庭，面與剖分曲直，並以漢法申之，遂帖呼悅服。從此兩家各息，即彼方聚兵交刃，亦旋解散。余在綏邑時，芙蓉小水二洞，搆兵不止，會論洞老款長，賚票勸誘，令其到縣，即命二家備陳始末，熟酌處分事宜，徐出數

謂曉之，各相輸服，置其情既平，彼亦不能執以爲詞也。士君子遊宦蠻地，慎毋輕信狡夷一偏之詞，發兵議勦，勿論禍殃難圖，即一舉遂定，終不能服犬羊之心，使其永永安寧也。

黔中出九香蟲，生溯水中，春夏出游水面者不可用，秋冬潛伏溪石下，土人掀石得蟲，輒以售人。服之宜子，不但房術之需也。服法用十四枚，將七枚微火炒去殼翅及足，七枚去殼翅足生用，每服一生一熟，作一次嚥食，白湯下，日服二次或三次，用完十四枚而止。

靖州南二十里飛山砦，相傳爲元末朱都督屯兵之所。鑿礎間時有米粒，色微黑而不腐，云是朱公所遺兵糧。游客謁神祠，取數得之，至今尚有服之可療脾疾，此亦一段奇跡。聞衡山有仙人糧，斯其彷彿與。語云：金之所在則山赤，此米必然。今淮徐以北山大抵皆荒，豈盡鑛穴所在耶。

天啓二年十月初九，河南禹州紫金里有山名大槐，是日午刻，一大鳥飛集其巔，遠望高可丈餘，渾身綠色，頭上長毛陡豎，羣鳥大小相隨，不計其數，四面環遶，東西占山三里，南北二山俱占滿。至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不知何適。地方共謂鳳凰見，撫臣上疏申報。禹州即漢潁川地，漢黃次公在郡，鳳凰曾集，今禹城東西各一臺，稱鳳凰臺。

貴州夷俗，能爲變鬼法，或男子，或婦女，變形作羊、豕、驢、騾之類，嚙人至死，吮其血咽之。宣慰土官，重法禁不能絕，或捕得輒坐[illegible]之。蠱術能化形爲虎，以人爲糧，犯者族誅，終不可止。此等土俗，眞所謂羅刹鬼國也。

洪武初，張羽、楊基、高啓、徐賁，皆有盛名，世以擬唐初四子。又張羽詩社，自高季迪、楊孟載、徐幼文三人外，有張子宜、方以常、王止仲、浦長源、杜彥正、錢彥周、梁用行，號十才子。

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湖廣辰州府沅陵縣民向舉家，牛生犢，一身三尾二頭，當即搭殺。二心二腎。又本月二十日，同縣民向方寧家，豬生四子，最後一物猴形，長嘴雙眼，後二腿無毛，口出異聲，人皆驚駭，亦即撲死。

粵西柳州羅池碑，子瞻先生筆也。萬歷癸丑間，海寧董雲泉作郡，見碑石斷壞缺三字，曰：有能得此者，厚給之。不三日，父老攜一石至，合之不差毫髮，詰其自，曰：昨夜經城下，見火光逼晉，意必寶藏，且發之，得此石，不知爲蘇公碑也。蠶蹟巧合如是，凡物之至者，必有神，其然，其然。

石泉縣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有掘地得石碑，乃唐李白書禹穴二字，人因以會稽禹穴爲訛。余謂當是隨其生殁之處，皆目爲禹穴，恐非訛也。

西洋國鳥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着人體方發響，所擊立斃。天啓初，宣彼國三十人至京，教軍士銃法。甲子春遣回，至杭州，曾見之。其人色黑似墨，鬚毛不及寸，皆團結如螺，兩旁鬢髮亦然，頗似今所圖達摩祖師像。所用刀鋒利而薄，可以揉捲，當千煉鐵也。其小銃以彈飛鳥，亦在半空方響發，無不中。

虎背異凡獸，能於咫尺淺草中，伏身不露，及虓然怒號，則雄偉異常，故諺有尺草藏虎語。

柳州羅池，子厚先生祠在焉。池中雖冥晦風雨之夕，必見月，衢路可里計，雖晴晝星曜，燦燦當天，人皆見

之不曉其故。友生葉南宮嘗言之。

南京報恩寺塔。不時舍利放光。新安潘景升。自言嘗見二次。初見僅塔頂透出紅光。亞庭全塔。如燈籠覆葢薄紗相似。紅光外浮。塔體映照。極其玲瓏。第二番則見塔上火燄遍爇。每塔門內迸射火光一道。各現一小塔影。九層盡然。大塔之表。環遶小塔數十里。璀璨絢爛。不可名狀。尤屬希有奇特。鮑西湖爲余語。

閩中紅夷。日本屬國也。嘗往來閩地市易。神廟末年。輒築堡於海壖。爲久駐之所。廟議逐之。迄不得要領。驅逐至甲子春。有漳州人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埒也。亞李本閩中儉人。先因渡海失風。漂至日本。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姪妻之。在彼數年。思欲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聞知。召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畫策。李儉云。此係我國屬役者。第論之。當去。隨傳令使歸各棄堡去。遂得墮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功歸撫臣。然不知實一小儉之力也。

閩中產烏飯草。能粘米。一名糭米。用以煮米。米粒堅韌。每斗僅得升許。箭色帶黑耳。軍行必備此。可以輕騎遠出。

閩中一人。逋稅甚多。事將發。計無所出。禱夢於仙遊。夢一紫笠。罩鼠八枚。覺而不解。復拜懇曰。某愚人。不能測聖意。願示一顯兆。隨夢神諧云。汝第往路。遇二秀士。當以夢質之。能解此夢者。必中狀元。騶集不必來漸步矣。其人出果遇二士人。即以夢乞解。一士人忽云。帽下八鼠。乃一竄字。是令汝逃也。其人拜謝。語以第二夢。是科。士人果中狀頭。聞之沈汝日年兄。

水至清者。莫如黃河。嘗取黃河杯水。置几少頃。即瑩徹可鑒。蓋是源本無纖翳。以其挾塞山沙。磧濆薄而來。日夜無竭。故其勢不得不濁。然清體常在。少澄之立現也。至江流不然。非靜時則不得澄定。亦予所親試者。

松潘衛在川省外千餘里。其地苦寒。六月尚穿裘褐。四五月霜雪未斷。不產禾穀。民間通食牛肉。自牛肉外。他味絕少。俗有食龍鵝鳳凰靈芝之語。即官游其地者。亦用牛乳作飯。其食法。先將乳酪幾斗。熬煎數沸。盛貯盆盎。臨用取一二鍾。消滚水調食。凡食二三鍾飽。與啜米麵無異。屬夷盡番僧。例有貨賞。用紅布及供佛線香等項。番僧皆念佛。稱佛號不去口。然性獷悍。稍忤意。輒相格殺。番地產黃金。富者飾用金飾屋。俗貴茶。中國攜茶與之。即以金贈。雖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綏寧鄉紳袁煒爲余言甚悉。袁嘗官松潘。

鰣魚腰間。環有紅鱗一帶者。名魚皁隸。漁人得此。是年鰣魚最多。以進內使。內使必張語會集司道。設水孟。畜魚皁隸。共相稱賞。

道州稱嘲之作。迷花香氣味異常。稱即茂叔先生所遺種。茂叔。道州人。

辰溪縣對江有鐘鼓洞。在山岸中。路窄難上。白日非火炬不可陟。其所謂鐘鼓。聊取意而已。有鄉衙畢先生題石一律。至天柱縣鐘鼓洞。半嶺可憩。目擊甚豁。鐘鼓天然成韻。眞奇蹟也。

湖廣黃陂縣九歲幼童熊鼎鉉。特文稿呈提按院陸崇。稱賞勉勵。又同縣有三歲神童宋什湖者。能作詩對句。亦到省見各上司。俱天啓六年五月間事。時余在任見報。

諸葛武侯壘石爲八陣圖。僕入者迷悶不能出。神宗時。周巡撫敬松過其地。詢問八陣圖踪跡。從者指壘石以對。周心疑英雄欺人。檄命軍士拋擲江中。頃刻而盡。至次早見舊壘痕跡如故。不但位置無紊。並壘疊痕跡宛然無改。以此人益敬異。

綏寧早禾。在六月刈割。俗以六月十六日食新。雖禾未全登。各家先取數把。舂米作飯。余時在夏柳里。居民薦新米一盂。隨命庖人作飯。味頗甘芬。丙寅季夏旣望也。

綏寧晚禾。收穫亦在秋杪。與我鄉同。其米煮飯甚黏。擣粉作粿。用以被遊。經數十年不脫。各鄉不栽麥。無麵。夏月本粉。亦搗米爲之。與吳中荳粉相似。民俗不用醬。間有造醬者。亦以米粉代麵。號爲米醬。味殊不鮮。

德山古刹在常武城外十里許。風致大類吾浙武林淨寺。而幽僻倍之。衲寮層迭環帶。何至數十萬竿。爽籟襲襟。翠色刺眼。令人凝睇不能去。後殿老檜二株。大俱十數圍。蒼秀可愛。寺僧云。此周金剛祖師道場也。

緬鈴出緬甸國。彼中三四歲小兒。使將一顆嵌置莖物。俗之淫戲如此。今撰呼緬鈴爲兔淫。

眞山如假山者秀。據余所見。辰溪臨江諸山頗有之。假山如眞山者奇。麻陽錫山蔡園、華亭顧氏東園乎。

蔡園臨水石灘。灌木蕭蔭。蒼蘚鱗皺。眞是天然。豈落人工。

辰江白壁崖。蜿蜒江滸。石色俱瑩潔如玉。

黔楚間大山中人跡罕到。往往爲猺人所居。採食山毛。懸崖老樹。生有木菌。大者重數斤。色白如雪。枝葉攀攀。葉瓣如手掌。盤潤可愛。煮食甘鮮芳脆。美不可言。食品無一可舉似者。眞奇味也。丙寅冬。余在扶靈鄉。猺人曾攜獻嘗之。

辰溪臨江一山。有遇仙洞。深廣敞豁。可容百餘人。中有石大士像。天然削就。長約丈許。衣褶纓絡。頭面手足宛宛畢具。洞口一石。飛翔如蓋。余以天啓六年六月廿九日過此。艤舟一登。是日炎暑酷烈。甫入洞。涼氣四襲。爽際栗然。眞可銷夏。洞東西兩傍各通一道。俱可穿出江口。

去遇仙洞數十武山頂。有船一隻。橫嵌崖際。過者輒望見。問之長年。云仙人船。是沉香木所製。或云是楠木。俱不可曉。然船在山巔。又半嵌半露。其爲仙蹟無疑也。

辰沅間漁人有用水獺捕魚者。其獺必預畜教習。習熟旣久。每出捕魚。先將一大魚切作數片。嗾獺三四枚入水。呵令捕魚。少頃得魚。輒取碎魚一片啖之。復令再捕。以毀壓法施之水族。亦是一奇。魚大至二三十斤者。兩三獺朋擁浮水。人隨網之。

大理石初採時。柔軟可卷。取出見風始堅勁。採石工必諳畫理。臨採攜畫譜進鑿。遇可點綴處。輒用指法挪移涂潑。片片揭下。席卷懷出。故大者最難得。

氏族複姓外，又有三字姓，如魏代侯莫陳崇，侯莫陳爲姓，崇則名也，宋時有侯莫陳利用，或其後裔，不可知，又有阿姓那氏，白巴公氏，皆三字姓也，余初至綏寧時，兵房吏送陷軍册，一軍名帥盛干保，甚異之，查係苗種，則三字姓今時亦有也，

子瞻穆羅池碑，粵西人泛海，必載以偕行，謂可鎮風濤，

綏寧岳溪鄉一田夫，夜行遇虎，被虎爪住，田夫隨用手，擒虎不放，口中大喊有虎，與虎廝扯，滚落田坡數屑，虎遂捨去，田夫止背面有二處傷，竟不死，可見氣力，虎亦有限，只因人素畏虎，見即膽裂，以此爲其所害，然畢竟此田夫亦是被酒而出，故膽旺如是，

丙寅冬孟，余自辰沅回舟，從新路登陸，道經鐵坡嶺，截壁如削，危峯插天，坡路甚窄甚險，然甚奇，紆縈幽蔭，到處有十步九迴之致，溪流一綫，自石磴中瀉出，琤琤琅琅如鳴玉，余低徊瞻顧久之，因念如此奇勝，埋沒亂山中，未經留人點破，故如夷光未遇范少伯時，徒憮心自憐耳，

余前載猺人居無定所，凡高山人跡罕到處，輒結窩棲止，種植粟黍，或一二年三五年，輒移去，丙寅五月，余在扶溪鄉，有猺人，扣門乞見，攜木蕈土茶等來餉，余止受木蕈，以作羹，味如菜萸，甚頗可用，

苗民得牛肉，輒生啖，宰牛剖腹，取牛肚，輒裂破分飼牛，大腸矢爭取吞咽，以爲能除脾疾，

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經火不然，即今火布是也，

赤海之壖，有長臂人，身形類中國，臂長三丈，周穆王封長股於黑水之西河，長股今赤海東長臂國是，足脛輒數尋，

粵俗，循佛寺必宰猪羊，備陳牲醴，與吳中賽神略同，風俗之異如此，我鄉飲酒肉者，不敢造經壇，彼乃以酒肉作供具，何其背謬之甚，是亦佛教中異端也，

包公以孝廉知綏寧縣，著循吏聲，此其所述綏事居多，可備邑乘也，皆自言賦性踈懶，生平放怕有三，怕人來拜，怕人送禮，怕人辭宴，然公游宦所經，烏能免此三者，若余之杜門守拙，得無亦有所怕而然歟，隃山俞忠淳識，

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嚴如煜撰

二、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清 漵浦嚴如煜撰

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四川之保寧、綏定、夔州、湖北之鄖陽、宜昌。地均犬牙相錯。其長林深谷。往往跨越兩三省。難以界劃。故一隅有事。邊徼悉警。守土之吏。疆域攸分。即能固圉保民。詎能越境而謀。故講乂安之策。必合三省通籌之也。

天文井宿次未午二宮。分度最廣。商州在井一度。漢中、興安在井三度。保寧在井十三度。夔州、綏定、二府。均在翼十七度。而奉節、巫山、大寧、雲陽、梁山、萬縣。又在翼十六度。鄖陽府之鄖縣在星六度。房縣、保康、在張一度。竹山張二。上津張三。鄖西、竹溪在張四。聖人仰觀俯察。休咎之徵。鑒諸儀象。任邊防之責者。不可不隨時占候也、

南山在陝西西安府之南。山高而長。阮亭所云。終南雲物一千里是也。西爲太白山。北爲華嶽。羣山由盩厔而來。踰北棧。經寧陝孝義。東出商洛。融結河南諸山。鎮安、洵陽、漢陰、石泉、洋縣、各山。皆其支分別派。窮巖邃谷。老林深箐。多人跡所不至。時虞伏莽。故往史所稱。動曰南山盜賊。

南山專屬陝西。在渭河東南。漢江之北。其由漢江南渡。徑至岷江北岸。陝則興安、平利、白河、定遠、西鄉、寧羌。川則保寧、綏定、太平、夔州。湖則鄖陽之房縣、竹山、竹谿。宜昌之歸州、巴東、興山。均在江漢之間。其山之最鉅有名者。曰大巴山。大約自秦階折而東爲略陽之仇池。經寧羌、南鄭、城固、至定遠、巴州。凡川東北、陝興安、鄖陽、宜昌、各山。皆其支分別派。而下結爲均州之武當。巴山老林。跨川陝兩省。周迴千餘里。老樹陰森。爲太古時物。春夏常有積雪。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見天日。官府稽防難周。宜其爲逋逃藪也。西安之咸陽、藍田、盩厔、鄠縣。鳳翔之寶雞、郿縣。均在山外。而縣轄地方。往往錯入山內。盩厔、咸陽。往時所轄。入山至二三百里。故有鞭長莫及之患。川陝各山。峻削挺拔。非如東南坡坨蜿蜒。易於攀躋。由華州經藍田至寶雞。共七十二峪口。山賊竄伺內地。必由峪口而出。故當辦理賊匪之時。防其竄突。於各峪口亦福設卡倫。以重省城門戶。

寧陝廳爲西安府所轄。舊本長安縣地。距省城三百六十里。在南山中。四面高山峻嶺。道路極其崎嶇。昔撫軍奏設廳治。近又添設總兵大營。兵威雄盛。足爲省城藩籬。

孝義廳亦西安府所轄。本咸寧縣地。畢撫軍分設廳治。治舊在大山麓下。城垣逼仄。高山俯臨。如坐甕底。近移建在舊縣關。地勢略爲寬廠。而溪流衝激。城基難以完固。

由寶雞縣渡渭河。進山。經草涼驛、黃牛堡。過鳳縣、古陳倉、留壩廳。至褒城縣。山程五百里。爲北棧道。山峻水急。其中多巉巖壁立。難以鑿路。匠鑿石成孔。橫貫巨木。上覆木板。外作欄杆繞之。如橋梁狀。故名曰棧道。其中最險曰煎茶坡、大散關、鳳嶺、柴關、馬道、二十四嶠、雞頭關。均爲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聞父老言。數十年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近爲川楚棚民開墾。路雖崎嶇。而樹木已稀。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章。

棧道之西爲秦、隴、階、文、各州縣。而東則南山老林。山壑谷口。處處可以踰越。故賊匪東西奔竄。防堵爲難。由褒城而西南。過沔縣、寧羌。爲往四川大路。東行四十里至漢中府。府治東有饒風。南橫大巴。北阨大散。西抵仇池。漢江橫貫其中。最爲形勝。其中南鄭、城固、洋縣、西鄉、褒城、沔縣。周圍七八百里。一望平蕪。地美民殷。風物絕似江南。故漢高因之以成帝業。而武侯北定中原。亦屯軍於此。晉宋以後爲梁州。唐更名興元。

興安、古金州地。舊爲州治。隸漢中。畢撫軍奏請改州爲府。由漢中東行。經城固、洋縣、石泉、漢陰。陸路八百餘里。水路一千三百餘里。中有鬭門、子午谷、饒風嶺、諸險。而饒風尤峻。即吳玠據以拒撒離喝者。但此路尚爲平夷。不似棧道之寸寸皆山也。

興安府治。在漢江之南。地勢寬敞。新城係磚砌。頗堅固。爲總鎮營兵駐紮。府治本無城。秦撫軍防堵教匪之時。築土牆以守。沿稱曰老城。山內土性不堅。夏秋霖雨。輒有坍塌。邊徼重地。宜爲未雨綢繆者。

興安所轄六屬。地方遼闊。水田不逮漢中甚遠。其中宜稻者。惟漢陰一廳。次則安康、平利。又次石泉縣。間產稻穀。洵陽、白河。不過三數村落有水田矣。惟山內五種皆宜。大麥包穀。雜植厚收。閭閻饘粥。尚爲易謀。

興安往西安大道。由漢中一千八百餘里。故於山中另闢新路。由洵陽之趙家灣南河關。經過鎮安、孝義。出大峪口。山程約七百里。較棧道捷甚。然鳥道羊腸。中如九里岡、琉璃溝、安康白官嶺、仙人硐、商州梅花鋪、雞上架、鎮安猴子石、大山廠孝義高峻險巇。闢一徑於樹根石角之間。稍不戒則人馬均隕。非如棧道。地雖險而

路寛也。故招解人犯、仍由漢中大路。

定遠廳在漢中府南、漢中之西鄉縣。地方遼闊。周圍二千餘里。嘉慶八年。奏將山內地方。分設撫民同知廳治在固鄉營。距西鄉縣二百九十里。至四川太平廳二百四十里。沿邊東接毛垻關。南繞鹽場、平落。西歷黎垻、白楊關。北至菩提河。共計八百八十里。與四川之太平、巴州、通江、南江、接界。內有星子山老林。約二百餘里。其大巴山。則在定遠者四百餘里。西鄉之險峻。盡分廳治。而西鄉成腹地矣。

定遠山大林深。然過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東爲楮河廳。西爲九軍三垻。南爲漁肚垻、平落鹽場。西南爲仁村、黎垻。均有水田。宜稻。九軍垻產稻最美。其粒重於他處。漁肚垻、楮河、平落鹽場。周圍各數十里。俗稱萬石平落。五千鹽場。但各鄉雖產穀。而距廳治遠。阻隔大山。轉運爲難。廳治之固鄉營。水田僅數百畝。故仍有艱食之虞。

又西鄉遊擊營。設於定遠未分之先。定遠設廳治而軍制仍舊。僅一都司營。額兵五百。分佈於川邊八九百里之間。又先設姚家垻、簡池垻、兩巡檢。距廳治皆二百餘里。人烟稀少。嘉慶九年。方撫軍奏移姚家垻巡檢安設漁肚垻。簡池垻巡檢安設黎垻。均在廳城西南一百里內外。定遠捐修廳城。兩巡檢分防之地。亦爲代修石堡。三城鼎峙。頗資犄角矣。驟十三年西鄉遊移安定遠。

漢中府之鳳縣。東南爲南山老林。由城西進山灣。約百餘里至甘肅之兩當。再西爲徽成二縣。毗連秦州。山賊之竄甘省。多取道於此。故於縣治增設漢鳳營。

留垻廳在棧道中。西有紫柏山。高數十里。青樹聳拔。上插雲霄。相傳爲張子房辟穀處。廳治湫隘。兩面高山。中間溪流湍激。向無城垣。故賊頻滋擾。

廳東北九十里江口。爲南山扼要之區。廳西黑河一帶。上接鳳縣。下通褒河。西與甘省毗連。密林深谷。綿亘數百里。極爲幽險。最宜防範。黑河今爲鳳河略帳。設有鐵爐川守備營。

褒城之馬道。相傳爲蕭相國走馬追淮陰侯處。就塬結堡。人烟較縣治爲多。留垻廳境。絕少水田。川楚棚民。轉徙開墾。土著十無一二。五方雜處。易生事端。善後案內。添設營兵。近已籌修城垣。崇墉屹屹。庶折侮亂之萌。

雞頭關在褒城北一十里。危峯竦峙。下臨絕礀。洵天險也。東南數十里。一望平蕪。頗稱膏沃。黃官嶺與川之廟垻、鐵爐垻、相近。稽防宜嚴。

定軍山在沔縣。山不甚高。古木幽箐。蔚然深秀。縣東北與褒城、南鄭、相連者。平原膴膴。水田亦美。惟剛廠一處。與黃官嶺聲息相通。而西境由褒城上接黑河。連峯疊嶂。易以藏奸。

略陽據秦隴之中。昔光武征隴。蜀得略陽而囂懼。嘉陵江襟帶城西。另有小河一道。繞城東而下。渡嘉陵江。西進至白馬關。爲甘肅要衢。邑有仇池。四面陡險。上頗平敞。有泉有田。往時武都羌據以爲固者。邑境山壤墝埆。沿途絕少水田。仇池今在甘肅。

寧羌州當川省入陝首站。州境遼闊。綿延數百里。黃垻扼巴蜀之咽喉。陽平爲秦隴之門戶。荒耳山、茅垻

子、板倉垻、一帶。與廣元、昭化之荷葉嶺、石礦埡、城牆巖、梨垻、各處。壤地相錯。山幽谷深。易以藏奸。有水田。稻田無多。僅供本地需用。

南鄭、城固。平蕪相接。錦陌綺阡。爲漢中膏沃。北山、漢山。亦無阻險可憑。城固之二郎垻。接連留垻之江口。此路頗稱幽峻。

漢中古梁州。洋縣。古洋州。唐時屢爲駐蹕之地。東南西三面。均有平壩水田。足稱膏沃。北路進牛羊嶺、麻菲河、麻兒溝、一帶。大山數百里。與西安之長安、盩厔、接界。內多未闢老林。近於華陽地方。建土堡一座。添設文武官弁。而地大林深。彈壓非易。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即留垻黑河。在梁州西北。華陽在梁州東。華山之陽。爲南山。故華陽正在南山旁。北與五郎之江口、厚畛子、各營相連。由華陽前進。處處老林。嶮巇幽僻。爲南山深處矣。

西鄉在漢江南。沃野百里。良田千頃。漢中之華腴也。自遠定設廳。邊防盡歸定遠。雖堰口、峽口、細辛垻、諸要隘。時防山寇竄入。而賊當在門牆之外。嚴定遠之防維。則西鄉自可固圉也。否則龍池垻、馬家垻、箭桿山、各險。與賊共之。到處可以竄越。定遠辦甚。劃西鄉隸之。則廳縣雖分。事權歸一。籌辦自易矣。

陝省入川之路。其由寧羌、廣元、棧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兵往往由西鄉而進。漢昭烈取漢中。大軍發葭萌關。張桓侯由西鄉一路。後西鄉爲桓侯封邑。定遠之址旗溪、拴馬嶺、各處。尚有桓侯遺跡。明時川賊鄢本恕犯漢中。流賊張獻忠入川。並總兵左良玉等扼賊力戰。亦多在漁肚垻路。定遠之設廳控制。尙安邊徼也。

武侯伐魏。魏延請以五千人。間道由子午谷襲長安。考西鄉之子午谷。在漢江北。與西安府之子午峪相對。由山路徑進。至長安不過七八百里。但翻山越嶺。必須裹氈束馬而行者。非止一處。出險之後。距長安猶不遠。時關中久爲魏有。夏侯楙雖駑才。長安豪傑。豈無相共爲守者。仲達用兵神速。觀其七日而破新城。則武侯之拒而不納。未必非慮延之爲孟達續也。

石泉在漢江北岸。縣本無城。縣令李煥樞籌修治。東南與漢陰連界。頗有水田。餘則崇山峻嶺。一望巑岏。

西往西鄉。有饒風關。高五六里。石磴盤折。其險可守。由饒風北進山。爲興安往五郎之路。中有雲霧山、山河界、貓兒嶺、諸險。均極幽峻。四畝地營與五郎聲息相通。尤爲必守之要。四面老林一二。棚民之外。別無土著。稽防稍疎。輒起寇心。

漢陰本興安州轄。興安陞府。漢陰分爲廳治。地勢平坦。中有月河一道。利資灌溉。春時水田瀰漫。風景絕似湖鄉。廳北各山。亦與五郎相連。漢王城古跡。在廳南漢江之上。

紫陽縣治在漢北小阜之上。縣轄地方。多在漢江南岸。山地磽薄。與石泉相類。產茶。性寒敗胃。亦其山高故也。定遠之星子山。東折入縣境。故亦有未闢老林。南之二州埡。西南之麻柳垻、茅垻關。與川省太平廳城口一帶毗連。山深林大。川匪出沒。往往伏草擄人。

紫陽扼要之地。又有鐵佛寺、斑鳩關。東南近安康有大山曰五朵雲。林深路峻。上廣數十里。賊匪伏匿。官

兵搜捕經時。

興安改府之後。安康爲附郭首邑。縣城逆關。西往漢中。一路嵯口。地勢平坦。頗有水田。西北王莽山、牛山。迄饒峪嶺。爲終南之分支。松樹壩上下兩山。與洵陽、鎮安、孝義接界。林幽谷深。奸徒易以伏匿。傳家河一路。由山溝中行。地雖幽僻。路頗平夷。故避兩河關之險者。由鎮安取道於此。徑途與安、漢陰。

安康南與平利、西與紫陽交界。西南至南天門。與四川之太平廳交界。密地數百里。崇山峻嶺。溝汶分岐。有滔河、嵐河、大道河、等名。其間以磚坪爲扼要之地。距郡城二百二十里。沿溪兩岸有岩星水田。安康設縣之初。特爲分駐縣丞。近又加設營員。地當川陝與區。匪徒出沒。控制爲難。

平利縣治。舊在興安郡城南九十里。城址逼仄。四面大山俯臨。縣治南九十里。曰白土關。據湖陝之衝。再南四十里。踰界嶺。即爲湖北二竹地。地勢平衍。水田甚美。改建縣治於此。溪水一道。下爲洵陽之壩河。北注漢江。可通小舟。中有石灘數處。加以疏鑿。則民商均便矣。

平利所轄。高山之中。間有平原水田。如曾家壩、鋤子壩、風口壩、等處。各有水田數百頃。與白土關均稱產穀之鄉。

平利北連安康。東界洵陽。東南接湖北之二竹。西南與四川之太平、大寧、交界。鎮平一隅。尤深入川楚之中。距縣治三百六十里。爲道一線。盤折危嚴。峭壁之間。鷄心嶺扼夔府、大寧之路。偏嚴子通一碗泉。汛平溪河、八仙河。與太平廳之城口黃墩相接。處處老林。內有化龍山。尤爲幽峻。匪徒出沒無常。佐設巡檢專司稽防。近添安大營。擬設縣丞。路資控制。沿途之八卦廟、孟石嶺、散子坪、等處。亦爲要隘。

洵陽在漢江北。漢高祖道鄖商至郇關。即其地也。縣治孤峯突兀。夾以漢江、洵河。俗稱金線釣葫蘆。其險可守。邑北有陽山十二嶺。亦南山分支。尚有未闢老林。兩河關爲由商洛入金洋必爭之險。

洵陽西北與安康、孝義、鎮安。東與山陽及湖北之鄖。西南與白河。西與平利。西南與湖北之房縣、竹山、竹谿、均皆接界。犬牙相錯者共九邑。與平利均爲陝邊重地。地頗遼闊。俗有八百里洵陽之稱。山大谷深。稽察難周。往時楚匪潛入東路之西岔河、竹筒河。西路之壩河。北路之乾溪河。山民多被煽惑。賊至附從爲亂。故其被蹂躪者。爲最烈也。

由安康之二郎灘。至白河交界之蜑灘。水程二百七十里。漢江南北二岸。均洵陽所轄。他邑專防一岸。洵陽於賊從南來。則守北岸。賊從北至。又守南岸。士民荷戈守卡。祁寒暑雨。數載無懈。亦知切同仇之義矣。

竹山、洵陽、分界之處。曰七里關。設守備駐防。隸陝安鎮中營。連山疊嶂。道路極其崎嶇。又有梓木樹埡扼竹谿之衝。女媧山當平利通川之道。均防範之不可疎者。

白河縣在漢江南。洵陽舊轄。五里分一里爲白河。東北與湖北鄖西、鄖縣。西南與湖北房縣、竹谿、交界。幅員不過二三百里。而山谷阻深。由縣西麻湖溝而進紅石河、白石河、界嶺、關廟河、各處。楚匪潛竄易至。煽惑滋事。守土者時宜留心。

商州在西安東南。距省城平路三程。由藍田縣進峪。亦經過秦嶺。秦嶺極其崔嵬。在五郎、孝義者。上下均

七八十里。度嶺總須兩日。崙即南山之正幹也。嶺在商州者不甚高。其上亦有韓文公廟。商州城外。地勢平敞。宜麥粟各種。間亦有稻田。東爲豫省丁字關。扼秦豫之衝。東南至龍駒寨。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達襄陽之老河口。西商之貿易東南者。多於此買舟雇騾。人烟稠密。亦小都會焉。

商州即楚地商於六百里。張儀用以紿懷王者。地在楚。則關中之險。楚與秦共之。在秦則楚之防秦者多。爲秦弱矣。秦既取之。非背還之。其後漢高祖之入關。亦即在此一路。故商州爲秦中必守之險。州轄四縣。鎮安居南山之中。四通八達。山陽、商南、與楚之鄖西、上津、接連。雒南密邇豫州。各邑均山大林深。楚豫流民入山開墾者。多取道於此。良莠不齊。稽防未可少疎。

由甘肅之階州翻山。西往四川龍安府。路最崎嶇。即鄧艾入蜀之平陰道。

四川之太平廳。舊本縣治。軍興後改隸直隸廳。賊匪滋事之始。南江、通江、各邑縣治。多被焚燬。太平雖土牆以守。得以完保。所管地極遼闊。周遭一千七八百里。近廳之數十里。官渡灣一帶平原水田。爲產穀鄉。餘則多未開老林。廳所轄之城口。距廳三百七十里。四面高山峻嶺。中間一線溪流。溪旁水田不多。此地極其幽深。俗稱八百里城口。匪教匪往往伏匿。

由城口之南。經由乾龍坪、明道井、鶴鳴寺、雪泡山、高坪、各處。分路往雲陽、開縣。密地數百里。均爲未闢老林。路旁林邊行走。往往數十里無人烟。其間如鶴鳴寺、雪泡山。尤爲幽峻。古木參天。叢篁遍地。賊伏竄其間。蹤跡難尋。

由城口之東。經由黃墩、旗桿山、汪家壩、桃花埡、過大團城、小團城。至紅池壩、老木園、寶塔。分路往夔府之大寧、奉節。爲道羊腸。崎嶇不易行矣。而其增助地險。總在沿途老林。枝柯叢雜。刺眼挂衣。即爲健者。糾纏不得展布。賊匪潛竄其中。我軍無由得見。賊從林內下覷。則纖細俱知。於崎角轉灣之處。依險竊起。貿貫前進。輒墜術中。

大團城四面陡削如壁。上皆老林。周圍二百餘里。小團城山勢相類而差小。賊匪伏匿其中。砍樹闢地。結棚住居。其出入路徑。蟠折林中。均有暗記。糧食斷缺。出外分伏山徑。擄劫行商。掠近村居民。搬運歸巢。暇則演習鎗棍。邊徼深處。水土劣惡。大軍不能久駐。本地營汛。兵單不敢深入。伺其出劫。設法捕擒。俾知警畏而已。

由城口之北。至兩扇門。通陝西之興安。萬山夾峙。中開危徑一線。爲川陝必守之險。

由城口東北。經黃墩後坪。至一碗泉、中心石。南通夔府之大寧、奉節。北過偏巖子。至陝西平利縣之平溪。東北過螞蝗壩。至陝西平利縣之鎮坪。東過徐家壩、焦子埡。通湖北竹山縣之巴豆園、豐溪、兩處。山勢極其峻削。均象形得名。而當三省邊隅要路。一夫荷戈。武士千羣。無所用之。偶有騷動。爲必守之險。又徐家壩之鷄心嶺。亦爲要隘。

夔州府東界湖北巴東。南界湖北恩施。北界陝西平利。西扼本省之新寧。形勢險阻。爲川東門戶。岷江貫其中。奉節、巫山、雲陽、萬縣、開縣、大寧、各縣。均在江北。崇山峻嶺。密地千里。川中山多黃土。不逮陝南山之

沃。而土性稍堅。山民遇有溪泉之處。便開墾成田。故到處均有稻穀。價值較陝省爲賤。但各縣地均遼闊。棚民雜處。稽防爲難。府城至成都一千七百里。巫山、大寧之間。相距在二千里外。邊隅有警。聲息難通。

綏定府。舊爲直隸達州。嘉慶元年。教匪滋事。陞州爲府。附郭爲達縣。隸以東鄉、新寧。東界夔府。西界渠縣。南界大竹。北界太平。地居西達。在岷江之北。近府平原沃壤。水田連阡。稻穀頗饒。距府數十里外。則迴峯壁嶮。東鄉多有未闢老林。山谷幽險。易以伏奸。棚民雜處。稽察不可少疎。府至成都一千二百餘里。東鄉在府東北一百里。新寧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東鄉北由羅紋坝、黃楊堡。東北由回軍坝、八臺山、雙河口、白沙。均可至太平廳。羅紋坝一路。路雖崎嶇。沿途尙有人烟。回軍坝一路。盤折山谷之中。經過老林數處。行人恆有戒心。

保寧府、古巴子國。距成都六百二十里。爲川北重鎭。東界太平。西界梓潼。南界西充。北界陝西寧羌。棧道千里。當褒梁之衝。所謂劍閣重關蜀北門也。水流湍激。山勢嵯峨。故一路號稱天險。府東北四百里爲通江縣。古宕渠地。與陝西定遠廳接界。北三百里爲南江縣。亦宕渠地。與陝西寧羌、褒城、南鄭。均接界。兩縣均無城郭。縣治燬於賊。邑各有大石寨。倚山阻水。環繞十數里。天險可守。百姓屯聚其間。官弁卽倚居其閒。就近撫馭。蜀山陡起陡落。山麓稍平。有溪泉灌溉。便成水田。二邑頗亦産穀。長林深箐。動輒數百里。嚮教各匪易於伏匿。防檢不可少疎。

通江之竹峪關。與陝西定遠廳之九元關。相距六十里。川陝客民。挾貲貿易者。往往取道於此。山高三十里。上多青棡樹林。叢密幽深。往時亦有匪徒伏道。擄取貨物。上有關廟。爲川北陝安兩道會哨彈壓之處。滋事後。賊匪出沒其間。行旅稀少。近於竹峪關築堡一座。安設守備營。陝省如再加防維。則路途無阻矣。

通江、南江、各道。川客之赴漢江貿易者。由竹峪關取道固鄉營。道路紆回。故於定遠廳池坝通西鄉白楊關至菩提河。於大巴山內砍伐老林。另闢一道。橫過老林。約七八十里。取道甚捷而極其幽僻。常募士人護送。

川中有東鄉。有南鄉。今陝西定遠廳之漁肚坝。卽古南鄉舊治也。大約大巴山所出各水。在北者由西鄉注漢江。在南者由通、南、巴州。而注嘉陵江。歸於岷江。漁肚坝、黎坝之水。均南入通江。亦天之所以分川陝也。

大巴山由定遠折入南江。崔嵬頭男旁支分爲十二嶺。一名小巫山。俗稱大巴之險。過於連雲棧。其西與廣元接壤。兩河口、哨風椏一路。通漢中之青石關、昭化。經城牆岩、七眼洞一路。至鐵爐坝。亦與南鄭之巫山埡路通。

巴州地極遼闊。周圍約千餘里。巴江可通舟楫。平梁山四圍石壁如城。宋末徙州治於此。平原之中。水田亦爲肥美。而山多田少。近太平、定遠一帶。崇山峻嶺。尙多未闢老林。

南棧由金牛驛入。過五丁峽。古稱五丁力士開山。以迎金牛者。卽此。經由陝西之寧羌州。踰朝天嶺。進廣元縣界。則爲百丈關、望雲關、七盤關、錫山關、劍門關。均極崎嶇。所謂蜀道之難難於上靑天者。

岷嶓天險。飛渡爲難。故自來流匪之患。恆在漢南江北。卽保寧以下。襟以嘉陵江者。亦可沿岸防堵。

川北川東風土。與漢南相近。自明以來。荆襄流民。卽聚此數郡之間。明末遭張獻忠殺戮之慘。遺民所存無幾。承平既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廣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連。易於搬移也。古稱蜀民好亂。而楚人輕剽。醇者燒荒墾田。漸以富饒。黠者邀結朋黨。稽防少疎。便成事端。是在良司牧之善爲駕馭撫綏也。

鄖陽府、春秋麇子庸人之地。明成化時設府治。領鄖縣、鄖西、房縣、竹山、竹谿、保康、六縣。東界河南南陽府之淅川。西界陝西興安府之平利。南界襄陽府之均州。北界陝西商州之商南。道路四通。山有黃龍、白馬、諸險。漢江橫過其中。夾河、斗河。南北交注。爲楚邊之雄勝。距武昌省城一千五百餘里。

鄖陽山大林深。明時荆襄流民。聚處其中。轉徙於陝之商、漢。川之夔、達。地險人衆。往往煽惑生事。項忠白圭之徒。督諸軍討之。旋服旋叛。蓋痛加誅戮。而所殺之數。不敵新集之多。力爲驅遣。則回籍之人。仍存復來之志。故迄無成效也。後原傑集三省按撫會議。將流民編成戶口。分設縣治。妙選賢能。勤加撫治。三省邊境。賴以乂安者百數十年。鄖撫之設。卽始此時。

自陝西興安至湖北襄陽。共計一千三百里。而鄖陽爲適中。府城依山阻水。形勢甚爲鞏固。府上游諸山峻峭。與川陝無異。下游則坡坨起伏。耐人尋玩矣。鄖縣爲附郭首縣。近郊多平原。水田產稻頗佳。

鄖西、府北一百二十里。縣治在漢江北山內。距江岸數十里。東與鄖縣。南與陝西白河。西與陝西洵陽。北與陝西商南、山陽。均皆接界。舊本鄖縣上津之地。明成化時。原傑因其地太遼闊。分設縣治。崇山峻嶺。道路崎嶇。而山嶺之下。多成平壩。居民闢成水田。連阡踰陌。故其產穀較勝洵陽、山陽、諸邑。

鄖西扼湖陝之衝者。曰南天門。有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之稱。巖巒峻削。共計數十里。與洵陽之牛心石。共爲天險。鄖西舊本無城。賊匪滋事時。縣治被焚燬。知縣孔繼澣領帑修建城垣。團練民勇。據險拒守。賊魁齊王氏等。爲其民勇所斃。故鄖西鄉兵。冠於楚北。

上津、舊本縣治。後并入鄖西。設巡檢分防。知縣孔繼澣籌修石堡一座。屹立湖陝之間。足壯聲援。

鄖西之夾河。在陝西白河縣之上三十里。水注漢江。可通舟楫。泝流過上津。至漫川關起陸。二百四十里至商州。進西安省城。通計由夾河起至咸寧峪口。水陸八百餘里。行旅避孝義秦嶺之險。多取道於此。興安之東道也。

房縣、本漢房陵。魏新城地。孟達之據以爲蜀魏輕重者也。距府城三百二十里。高山廣谷。號爲奧區。往代流匪。往往盤踞其間。板橋山、九道梁、等處。地方幽險。稽防未可少疎。

竹山、竹谿、爲古上庸地。舊本一縣。明原傑割竹山東南。另設竹谿。竹谿距府三百二十里。竹山距府一百八十里。東與鄖縣。北與陝西白河、洵陽。西與陝西平利交界。南通四川大寧、並宜昌之興山等縣。當三省之邊徼。地方最爲遼闊。

竹山、竹谿。均舊本無城。賊匪滋事。縣治遭焚燬。近皆籌修新城。高垣崇墉。極其鞏固。兩邑風土略似。民勤稼穡。於山溝溪角盡墾水田。其平原之中。錦塍相接。故其米穀之饒。洵陽、白河客民亦借資焉。人輕生敢

關。陝西甯鄉兵者多二竹鄖西之人。頗得其力。

竹山之關埡。與洵陽之七里關毗連。山勢險峻。道路崎嶇。爲湖陝扼要之處。

竹谿南之隨州。西由紅石河至竹葉關。通陝西平利縣之曾家壩、八卦廟一帶。由唐家坪經豐溪、老爺廟、巴豆園。通四川大寧之蕭家坡、徐家壩。沿途密林深箐。最爲幽險。

竹山南由官渡過白河口至紅坪。西折向家坡、馬鬃嶺、三府嶺。與老爺頂路脅。由紅坪西南折過順水坪、長苗埧、陰條嶺至烏雲頂。與四川夔州府之黃草坪汛、大昌營各路相通。

由紅坪南行。過高橋河至相思嶺、陳家坡。又東折過麻線坪、下古坪、國公坪。至百里荒。此數百里中。老林深箐。與陝西之化龍山、四川之大小圍城。山勢相連。向本無路。搜捕羣匪。闢成小徑。均極危險。

宜昌府、古丹陽地。楚熊繹始封於此。後又名夷陵、西陵。史稱秦代楚燒夷陵。吳陸抗討步闡于西陵者。卽此。地爲州治。改陞爲府。東界當陽。南界宜都。北界南漳。西界四川之巫山。扼巴蜀之咽喉。附荊襄之脊背。枕山環江。地險流激。最爲形勝。距武昌省城一千一百餘里。

宜昌府城在大江北岸。依山阻水。雉堞連雲。號稱險固。府所轄東湖、歸州、興山、巴東、長樂。均在江北。鶴峯、長陽、二州縣在江南者。與施南接界。爲土官宣慰司舊地。改土歸流。江北數州縣。接連四川之夔府。本省之鄖陽。山大林深。亦往時流民積聚之地。故賊匪往來竄伏其間。

歸州、古夔子國地。一名秭歸。出師表所云。秭歸蹉跎者卽此也。瀕臨大江。距府一百二十里。東湖、歸州。均有水田。宜稻。歸州西北一帶。高山長谷。與鄖縣無異。控制不易。

巴東、漢巫縣地。濱臨大江。由四川之夔府。大江東下。至縣入湖北界。邑有巴山。又名金字山。一峯分三岡。而下形如金字。縣治依之。而向無郭垣。故賊匪滋事之時。縣治盡被焚燬。荊楚第一屆門戶。宜爲桑土之綢繆者。

巴東船棲上巴西。言川楚之相連也。夷陵、三峽之一。宜都記。稱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山水紆曲。林木高茂。哀猿之聲。巖谷響應。行人聞之。莫不懷土。歸州之空舲峽。尤絕岸峭立。爲飛鳥所不能棲。此路數百里。均皆大險。故自來盜禍。不能踰江北而流匪之患。亦鮮至江南者。

興山縣、府北一百二十里。在江北山內。崇山峻嶺。接連四川諸山。道路詰曲。坂嶺爲難。

由興山縣東北。經由豐玉坪、長房河、一路可至陽鄖之房縣。西北由伍家坪、堆子場、南陽河。亦可至百里荒。古木叢篁。川楚極邊。

由巴東之羅坪、羅溪、場北。過麻線坪。亦通相思嶺。西由火峯翻界嶺。下黃泡池。通四川之觀音岩、八石坪。至大昌營。西北翻界河壩。至攀樂坪。過黃草坪。通大寧縣之大寧廠。此帶數百里中。多未闢老林。往時荊襄流民。盤延川東者。必先集聚於此。以次轉徙而西。故賊匪之竄逸川楚者。多取徑於此。道路極險峻。林木陰翳。官軍往來追捕。跋涉動經旬月。征人之勞瘁可思矣。

漢江發源嶓冢。至褒城、沔縣之間。北棧黑河諸水注之。始通舟楫。東至漢中府城。而冬春水涸。險灘淺瀨。

架木爲橋。由漢中而下。城固之文木、壻水。洋縣之党溪、大小龍溪。西鄉之渭源川、木馬河。石泉之珍珠河、紅河、迴河。紫陽之洞河、王河。漢陰之月河。安康之大小滔河、嵐河、黃楊河。均注於江。其流稍大。然江面不廣。石擁沙積。淺處仍可搴裳徑渡。由興安府東下。會合洵河、斗河、夾河。其流始深。共一千三百里而至襄陽。襄陽以下。江面較大。自沙陽以下。雖港汊紛岐。其正流之趨漢口者。流極迅急。故言漢防在洵陽縣高陸洋以上。夏秋水漲。可據岸爲守。冬春非淘沙布椿。不足禦也。

漢江俗稱神河。其異於諸水者。當夏秋漲發。中有跑沙。突起洪濤之中。出沒無常。舟人步步留心。見有跑沙。拚命急避。如不能避。則沙壓船頭。頃刻之間。人舟均無踪矣。跑沙在老河口、襄陽一帶尙有。至襄陽以下。則漸次稀少。推原其故。緣漢水流最勁疾。擁沙而行。上游高山夾束。愈增其猛。至襄陽地勢平坦。江面寬而水流緩。故沙亦漸落江底矣。

唐時都關中。江淮之米。多由漢江泝流而上。不專恃河運。史稱明皇幸蜀。至扶風。江淮貢獻適至。其明徵也。由老河口之上。進梁河。小舟可達龍駒寨。陸路至西安。不過四五程。梁州、金州。則均在水次。軍興之時。江西、湖廣、轉運接濟者。由漢江而進。但漢江灘高流急。鄖陽之龍窩、洵陽之藍灘、新灘。其險不減瞿塘。船隻稍脆薄。遇石輒破。江西運員彭淑。湖北當陽人。諳漢江水道。所運之米。專募湖南永州舵船。船既堅實。人亦耐勞。故虧耗獨少。至湖南糧米。多用本省原船。省一番搬移。卽少一番耗損。米又用布袋竹簍裝盛。船戶難以偸竊。遇有磕損。便於起救。尤經理之得宜者。

漢中府諸水漢江而外。無可通舟者。西鄉堰口諸流會合。夏秋可行小舟。然亦僅至西鄉縣城。

興安府諸水。紫陽之嶼河。西至四川交界之毛壩關三百數十里。可行小舟。漢陰之月河。春夏漲而爲堰。旣資灌溉之利。秋冬小舟。運載至郡。舟容數石。

安康之滔河、黃楊河。舟行有水時。均不過數十里。洵陽因洵河得名。源出孝義秦嶺。至鎮安西境。名大仁河、小仁河。東折至洵陽。與水由舊縣關鎮安縣南注縣境者相會。故之謂兩河關。會流一百七十里至縣城。東入漢。俗稱八百里洵河。其可行舟者。計程四百餘里。

鄖西之夾河。源出商州之鶻嶺。經上津入鄖西境。至夾河口入漢。對岸爲白河縣地。小舟直至鐵川關。

斗塔河在漢江南。源出竹山縣之上庸山。卽古上庸河也。盤折二竹、房縣之間。合孔楊水、荻水、龜水。並源出平利縣之塔水。源出白河縣之北星河。其流稍深。沿流作堰。灌溉稻田。小舟牽挽而上。可三四百里。至鄖縣西南入漢江。二竹、房縣、民客。貿易鄖襄者。均此河運載。

嘉陵江者。東自陝西散關發源。由鳳縣、略陽、諸治西南斜注。西自甘肅西和、成徽、兩當、諸縣而來之水。合於陽平關。東入四川之廣元縣境。道經嘉陵山之西。故以嘉陵名。西至昭化縣。有來自階州之白水。龍安府之南州水注之。又納蒼溪縣之宋江。梓潼縣之小潼川。下至合州之渠口。則渠江諸水注之。而下至州治之東南。入於涪江。按嘉陵江兩面夾以高山。水流遄急。然至陝西之略陽。其流已鉅。可通舟楫。較漢江之在褒沔者。爲深廣矣。

渠水、源出陝西之定遠廳大巴山下。至巴州東南。分為三流。而中央橫貫。勢若巴字。名曰巴江。又稱字水。合源出廣元縣通平鎮之清水江。源出通江縣之宕水、龍灘水。由金華山西斜注東南。有通川江者。發源達州之萬頃池。自東注之。江南下渠縣之東。又為渠江。納渠縣之白水溪、大竹縣之東流溪、廣安州之岔水。至合州之渠口。合於嘉陵江。此水舟楫直通巴州。其分支別派。間亦可泛輕舸。

開江、源出新寧縣鐵山。坎流而下。南入開縣。合源出達州萬頃池之清江。源出高梁山之墊江。俱下雲陽。入於岷江。此水雖蜿折山谷中。而小舟尚可運載。

馬連溪、源亦出於萬頃池。自北而南。下經大寧縣之西。又南入巫山縣。與大寧河並入岷江。亦通小舟。

岷江、源出岷山。自松潘衛西北至番界。三支並下。至下游諸郡。漸次會合。東下湖北之巴東縣而入楚界。

其間若金沙江。則自雲南之北勝州。總滇省西北諸支。流至四川之馬湖而入江。嘉陵江則自陝西之寧羌州。總甘肅東南諸水。至四川之合州。會涪水而為內江。合三省之水。盤折數千里。源遠流長。故與黃河各為南北幹流之長。江之在川者。南岸東以高山。川楚之交。石峽千餘里。至彝陵以東。始入平原。故自來江患。蜀地絕少。然峽愈峻。水愈深。流愈迅急。順流而下。瞬息百里。泝流以上。則處處皆險灘。瞿塘、灩澦。特其名之最著者耳。故輸輓維艱。

三省邊境可通舟楫者。只此數水。渭河、源發甘肅渭源縣之南谷山。東由鳥鼠山而下。經清水縣而南入鳳翔府之寶雞縣。歷扶風、武功、盩厔、郿縣而行。並非山內也。

山內陵谷峻大。溪澗亦多。當夏秋雨潦既降。山溪暴發。波濤之急。山民名之曰竹筒水。無舟楫可通。尋常咫尺之地。守候輒至經日。又古稱雉蛇交。其卵遇雷入地。久而成蛟。山內蛇雖最多。百姓不知伐蛟之法。蛟起崩山裂石。坡坎之間。廬舍人畜被山水推去者。往往有之。山民不以為奇也。蛟將起時。有聲閣閣類雉鳴而較闊。以此徵之。可以預避。

山內地廣賦輕。惟商州與漢中之南城、洋、西、徽、鄖。間及萬兩。興安及四川之保寧、夔府。湖北之鄖陽、宜昌、各郡縣。極多不過三四千。小邑祇數百數十兩。緣當國初定賦之時。多係未闢老林。故幸從輕科。國初定賦之時。原定之額。不能符數。墾入額地承賦。而土著之民無多。其承納之國課。不過幾錢幾分。領地輒廣數里。至離縣窵遠者。一紙執照之內。跨山踰嶺。常數十里矣。完課既為無多。故其售佃之租。亦不似外間之按畝而定也。

老林未闢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而虎豹尤多。土著人少。所種者不一二。招外省客民。納課數金。輒指地一塊。立約給其墾種。客民亦不能盡種。轉招客佃。積數十年。有至七八轉者。一戶分作數十戶。客租只認招主。並不知地主為誰。地主不能抗爭。間有控訟到案。則中間七八轉之招主。各受佃戶頂銀。往往積至數百金。斷地歸原主。則客民以荒山開成熟地。費有工本。而頂銀當照據輸給。中間貧富不齊。原主無力代賠。則亦斷其限年再耕而已。

流民之入山者。北則取道西安、鳳翔。東則取道商州、鄖陽。西南則取道重慶、夔府、宜昌。扶老攜幼。千百為

羣。到處絡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

開山之法。數十人通力合作。樹巔縛長緪。下縋千鈞巨石。就根斧鋸並施。樹既放倒。本幹聽其靠坡。砍劈作薪。棄枝晒乾。縱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須加糞。往往種一收百。數十年前。山內秋收。以粟穀為大莊。粟利不及包穀。近日遍山漫谷皆包穀矣。包穀高至丈許。一株常二三包。山民言大米不耐飢。而包米能果腹。蒸飯作餅。釀酒飼豬。均取於此。與大麥之用相當。故夏收視麥。秋成視包穀。以其厚薄定歲豐歉。

清野之策。可行之山外。而不能行於山內。溪河兩岸早麥。三月已有熟者。低山之麥。以五月熟。高山之麥。則六七月始熟。包穀種平原山溝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則在十月。包穀既熟。其穗倒垂。經歷霜雪。則粒更堅實。山民無倉收貯。往往旋摘旋食。歲潦則望高山之收。歲旱則資低山之熟。不能禁民間力作。無高低早晚之分。持清野之說日下。符檄督責州縣。徒滋兵役擾累。於事無濟也。

山民饘粥之外。鹽布零星雜用。不能不借資商賈。負糧貿易。道路遼遠。故喂畜豬隻。多者至數十頭。或生驅出山。或醃作臘。轉賣以資日用。

山內營生之計。開荒之外。有鐵廠、木廠、紙廠、耳廠、各項。一廠多者恆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賊匪滋事之始。有議以各廠多。恐被賊裹脅。當嚴行驅散者。是大不然。凡開廠之商。必有貲本。足以養活廠內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驅使廠內之人。工作本利。其貨值帖然為用。各商護其貲本。偵探賊蹤。往往較官府為真。於開廠之地。必擇險峻可守之處。結寨屯積糧食。賊至撤藏其中。賊不能襲也。若不准開廠。則工作之人。無資以生。添數十萬無業流民。難保其不附從為亂。故只當聽其經營。不可擾也。至於聯絡各廠。各設卡倫。無事安心工作。有警協力防堵。則恆勞習險之人。更有得其實力者。是在良司牧之善馭矣。

箬竹生山中。遍嶺漫谷。最為茂密。取以作紙。工本無多。獲利頗易。故處處皆有紙廠。山內險阻。老林之虬幹樛枝。固為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則叢竹之為患更烈。竹窩常將焚燒不然。多有竹廠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

川陝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五方雜處。無族姓之聯綴。無禮教之防維。呼朋招類。動稱盟兄。姻婭之外。別有乾親。往來住宿。內外無分。奸盜之事。無日不有。人理既滅。事變所以頻仍也。

開山種土。良民儘多。其間與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山內村落絕少。不過就所種之地。架棚築屋。零星散處。所稱地鄰。往往嶺谷隔絕。匪徒竊刼。難資守望之力。孤掌難鳴。不敢與匪徒為難也。

教匪之煽惑山民。稱持咒唸經。可免刼殺。立登仙佛。愚民無知。共相崇信。故入教者多。其實別無伎倆。所云驅鬼役神。剪紙撒豆之術。特好事者神奇其說。荒誕之辭耳。其拒抗官兵。則各處孫徒之附從者。賊中

有老長櫃少長櫃。妄稱掌教元帥。則爲教也。其妄號領兵元帥。則爲徒之出力格鬬者。賊匪竄匿山中。遇丁壯。輒裹之反縛。令負糧跟走。惘惘行山谷中。十餘日去鄉已遠。漸釋其縛。逼令刺殺所擄之人。以堅其心。不則謂無用。轉殺之矣。故兵勇所獲裹脇。供亦多稱殺人。要非其本心也。

賊擄十數歲小孩。教以擊刺。稍大者號曰毛拈錐。次者號曰馬娃子。此輩幼小無知。以殺人放火爲頑戲。便捷輕銳。如錐如馬。故以爲名。

嘓匪之在山內者。較教匪爲勁悍。往往於未闢老林之中。斫木架棚。操習技藝。各有徒長。什伯爲羣。拜把之後。不許擅散。有悔去者。輒追殺之。

山民貿易。定期趕場。場有在市旁者。亦有開於無人煙之處。曰荒場。當山貨既集。如有嘓匪猝至。則場頭恐其刼掠。斂錢相贈。所全者多。未可遽以通盜繩也。

匪徒之聚。大抵皆由賭博。山內地雖荒涼。而賭局絕大。往往數百兩千兩。爲輸贏之注。無錢以償。流而爲盜。其賭自造寶盒、彈錢、擲骰。不打馬弔。不鬬紙牌也。嚴明守令。能禁賭博。即爲清盜之源。

匪中有領帳房之名。用布數十疋。縫大帳房一二具。板棹皆備。遇民間紅白事。頭人持帖送。分張帳於其家。號曰數客。戚友弔賀。坐其帳中。即入賭局。家中稍有貲產者。百計誘騙。或用酒灌醉。但一言入場。即爲代賭。所輸之數。勒主人作保擔任。強搶牛馬。逼賣田產。無所不至。此類領帳房者。必匪中黨長。與胥役兵丁。多相勾結。甚至衙門家丁。受其歲遺陋規。官府設法擒拿。非聲東擊西。鮮不透漏脫逃也。

匪徒有紅錢客、黑錢客之分。黑錢者爲鬼爲蜮。換包設騙。行蹤詭秘。多以術愚人。紅錢則作會結黨。持刀執鎗。白日市廛。地方紳耆保正。無敢過問。兵役獲其夥犯。中途糾截。名曰打炮火。邊徼地方官。固宜潔清自好。尤須兼通方略。如過於拘謹。不能除害。則良民不能安堵。

山內官吏士民。行走數十里。無不攜有軍器。以防賊匪。賊人暗藏利刀。質小而銳。名曰黃鱔尾。遇追捕緊急。挺持格鬬。我無利器。則爲彼戕害。伊何道而賣刀買犢也。

山內各色痞徒。閒遊城市者。統謂之閒打浪。此輩値有軍興。則充鄉勇營夫。所得銀錢。隨手花消。遇嘓匪則相從刼掠。値兵役亦相幫搜捕。不事生業。總非善良。閒打浪既久。便成嘓匪。嘓匪之衆。即爲教匪流賊。能令地無游民。則盜賊自弭矣。

三省亂民平定之時。新募營汛。用資彈壓。有新營即有新兵。多係降匪鄉勇充當。賊匪之殺其夥黨。進營投誠。與鄉勇之從征。日久無籍可歸者。遣散恐滋事端。是以收入營伍。但此輩本非善良。殺人放火。習慣成性。詎能安守營規。又當從征之時。口糧優厚。打仗有賞。殺賊有獲。飲酒食肉。日日醉飽。入伍則有限餉糈。不能愜其口腹。宜其難以帖然也。

邊地兵餉。有宜變通者。賊匪未滋事之前。山內糧食賤。大米每石。價值不到白銀一兩。包穀雜糧。每石只値錢三四百。是以往時糧餉。盡爲給銀。原爲便兵。軍興以後。山內連歲荒旱。略有收成。下游客商搬運。大米一石。價常在三兩以外。包穀亦須二兩上下。糧食騰貴。綠兵在營日久。或薄有田產。或兼營生理。尚

可勉強支持。新兵於餉銀之外。別無津貼。生計更難。爲各營籌者。每人按月發給本色兵米三斗。餘銀仍爲鹽菜。不至糴貴受累。自當漸次安靖。

新兵之爲山內患。端倪已見。然兵有定額。得賢明將官。善爲撫綏約馭。則其患可弭。其中更有可慮者。在撤退鄉勇。當凱撤之時。從征已數年。賞銀數兩。恃其微勞。多懷怨望。雖云遞送回籍。而所注籍貫。本非真實。到籍並無親族收留。仍然四竄。又或以在外日久。無顏回里。每至中途逃逸。復闌入營。此項已撤鄉勇。逗留山內者。實繁有徒。無事則爲閒打浪。遊蕩村寨墟場。有警則防其乘間抵隙。但無故查辦。徒生釁端。隱爲安輯之方。消其不平之氣。尚宜勞心區畫。

山內防維之策。總以安輯流民爲第一要務。流民開山作廠。既各安其業。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即偶有盜動。而各保身家。長鎗白挺。盡成勁旅。好亂之奸民。終不敵良民之多也。山內差役。多客民充當。無風生波。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多附和爲奸。如今日撤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窵遠。山民受其凌虐。無可告訴。即間有告訴。無爲申理。罷然無復有生之樂。一二奸徒倡率。爭相附從。則禍變成矣。賢明監司太守十數人。落落分部三省邊境。軫恤民隱。勤於稽察。俾在官人役。不能逞其奸蠹伎倆。則士流安業。散布之撤勇。易於謀生。自不至輕有生心。此尤拔禍本。塞亂源之要務也。

保甲本弭盜良法。而山內州縣。則只可行之城市。不能行於村落。棚民本無定居。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徙數處。即其已造房屋者。亦零星散處。非有望衡瞻宇。比鄰而居也。甲長保正。相距恆數里數十里。詎能朝夕稽查。而造門牌。取互結。斂錢作費。徒滋胥吏之魚肉。至客店之循環簿。亦只可城市用之。外省流民入山。多寄宿林岩。匪徒則山徑取捷。均不安致客店。所謂客店者。不過貿易山貨之小販而已。各縣邊境。距治恆數百里。如客店必照例造報。月一陳核。則僕僕道途。不勝其苦矣。

山中打生獵戶。平時專驅除虎狼之爲民害者。其火鎗百不失一。五溪蠻無以踰之。又各廠中防嘓匪刼掠。有標客拳勇。技擊一可當十。壯士朱方伯從軍時。捐重貲募得數百人。護輜重。故獨無失亡。或大軍有急。揮此輩援之。往往轉敗爲勝。古名將破賊。必畜選鋒。此皆足備選鋒之用。不事外求者矣。

州縣民壯。例本與兵一體操演。設以衛庫獄者。近則只以喚詞訟。提人證。操演二字。絕不提及。蓋通弊也。山內則有不得不講者。地方遼闊。城守之千把。汛兵數十名。解犯送差而外。存城幾人。偶有盜賊。文武措手無策。亦決不敢向前搜捕。以致滋釀事端。竊以山內民壯。常相縣之大小。大縣設一百四五十名。中小亦必一百名。責成縣官。勤加操練。每名歲支口糧一十二兩。此項經費。即查明從前叛產絕業。將佃租動撥。自可敷用。

開屯田設堡卒二議。往昔陳之當事。顧治法非難。治人爲難。曉事任事之人。百難一二。事機各有其時。過時則無可籌辦。未敢仍持前論也。而於山內興利除害。尚有臆見。可備芻蕘者。國家承平二百年。於茲矣。各省生齒繁盛。浸有人滿之虞。無業窮民。勢難禁其入山開墾。守土者善爲撫馭。廣其營生之路。則彼方翕以仰事俯畜。詎至即爲亂階。昔文王治岐。木拔道通。而化行江漢。風雅所載。皆龍盧宮、南山、大巴山、化

龍山、城口、圍城、等處。募商開廠。砍伐老林。木料浮江順而下。直達三江五湖。既可裕國課而濟民用。而老林既開。墾荒耕種。處處皆腴地。於此數十里中。添設州縣。可養活無數生靈。通計老林。非二十年不能開墾。地則歲歲有收。此百年之大利也。至老林既開。各山之眞面目皆出。無蔀蔽以增其險。奸徒不能藏匿。則又利興而害自除矣。

開林之難。地方官恐設廠之時。民客龐雜。難以稽查彈壓。固是一端。而又有苦其地勢之難行者。連抱之材。非人力所能運。必藉水勢。而山中溝渠。往往有亂巖攔塞。步步阻滯。商民卽願出貲開廠。不肯捐本疏川也。且林木砍下。往往候水經時。山漲暴發。木植隨湧而下。爲下流撈救。不肯收贖。則徒折貲本。故無肯爲開林之計者。然山旣有廠。水卽有路。沿途巖石。可設法以鑱鑿。山高者水自大。巨木亦可放下。如洵陽、鎭安、孝義、各老林。十數年來。砍伐結牌。直下老河口者不少。卽以巴山而言。東北二面近西鄉者。山水本歸漢江。則木亦可放之至漢。西南二面。山水本歸巴江。則木亦可放之至巴。巴山之木。爲廠客所伐者。均令刻字作號。漢則下至興安、鄖陽。江則下至夔府、宜昌。均准撈救收贖。而於夔、宜、興、鄖。設關稽察。現孝義鎭、鄖、各木客。過水漂失者甚多。然於百株之中。能留二三十株。卽爲獲利。以林木質大而價重。且多松柏花梨、美材可作器具。不止房屋板片之用也。百姓可興樂成。難興慮始。得賢能地方官。籌出數千金。試爲疏導山脈水道。既開。募商開林。一處有利。則他處自皆做行。南山、圍城。分別由江由漢。各隨地宜。酌客商臨時斟酌。久之自有成效也。大利既興。民聚雖多。足以養活。官府留心稽查。可不至別生事端。

團練之法。有疑其勞民者。是大不然。當賊匪竄起之時。山內州縣。豈能處處用兵防守。團練之衆。雖不足以當大賊。而聲勢既張。則小隊賊匪。亦不敢輕有窺伺。查賊匪將至。必先有賊探。偵視無備。乘虛而入。團練既成。每月操練兩次。不過費兩日工夫。其餘二十八日。儘可力作。若不團練。則賊匪日日滋擾。地方先擾。加以恐嚇。百姓日竄山洞。不敢耕種。其廢時荒業爲何如。古人稱平賊方略。徵調不如招募。招募不如團練。然總須相兼而行。則戰守有資矣。團練雖民間自捍桑梓。亦須官府激勸。少爲資助。故於有事地方。上官當以爲調劑。俾得展布。始可責以固境保民也。

供運之方。當於要路各寨。預爲儲備者。蓋當官兵臨境之際。必賊匪滋擾之時。設法供運。亦防賊匪搶掠也。而供運之人。尤有當斟酌者。竊嘗謂用家丁。不如用差役。而用差役。不如用紳士。家丁入山。行李先自累墜。路徑不熟。聞賊膽怯。往往糧運不到。浮開運腳使費。差役路徑熟悉。雖恐謊差賞錢。而人夫不受約束。是以亦難得力。紳士則居住寨堡之中。其心急欲官兵殺賊。地方寧靜。事雖公而切己。辦理較實心也。地方官於寄糧寨堡。擇紳士耆民之謹厚可靠者。先給發運腳銀兩。俟其官兵一至。便行轉運。寨堡中多其子弟親貲。共顧顏面。必相助運送。決不敢誤。此在地方司牧平日官民一氣。有以作其趨事赴公之誼。自然休戚相關也。

聽訟雖非致治之源。而閭閻受累。實由於此。山內尤甚。川楚民情。本自好事。加以光棍包攬教唆。鼠牙雀角。便成訟端。差役手拿一票。便爲奇貨可居。邊境距州縣窵遠者。往往將所喚之人。羈押中途。客店店主。

串通一氣。彼此分肥。爲之關說。所欲既遂。則回稟。未稟之先。已往鄰省。案詐未遂。或更有株害之人。則去喚至中途。被某某等糾衆搶回。稟請加票。喚至城中。又稱之保戶。數月經旬。不得質訊。差役坐食。兩造傾銀差費。一訟所用。動至累百。至命案之鄰證。盜案之開花。一票尤必破數家。民苦莫訴。幾何不胥民而盜也。地方官嚴勒限期。相地遠近。計日審結。案無留牘。獄無繫民。民保而盜自弭矣。

康熙年間。川陝總督鄂海招募客民。於各邊邑開荒種山。邑多設有招徠館。又飭州縣選報紳士耆民。充爲鄉正。宣講聖諭。城中朔望。山內場集。均爲演講。責成地方官實力奉行。風俗不變。盜賊稀少。百年以來。父老傳爲盛事。則善政之化民成俗。卽邊徼亦未必不可舉行。是所望於志希循良者矣。

陽城之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仁吏之用心也。山內徵收悉從輕。則民間尙有受累者。弊不在官。而在差役與地棍也。蓋山民應完錢糧。多是幾分幾釐。而距州縣往往數百里。至縣城又不能卽上庫給照。往返動至兼旬。則此幾分幾釐者。非一二金不楚矣。山民不能自完。則差役地棍於開徵之時。將山內花戶。代爲完納。名曰截糧。官利徵收之早畢。不復稽查。照票一入伊手。故爲拖延。俟至次年開徵。向花戶催索。陳欠花戶不知已完。慨以陳欠到官。任其魚肉。於是算本利。索路費用費。一照非數金不得矣。嘗詢山中紳耆。均稱錢糧不論千兩。而民間有數萬之累。非虛言也。良司牧隨到隨收。又或分期下鄉。聽其就近完納。徵銀不滿一錢者。准以錢完納。此卽催科中之撫字也。

滇黔粵嶠之間。石山亦崚峭可畏。顧其所謂石山者。石自爲石。不甚與土雜也。山內則不然。石雜土中。不相連屬。夏秋之際。霖雨經旬。土成浮泥。力不能以綴石。巨石由山巓滾蹬而下。當久雨新霽。行人常有戒心。否則裂石砰擊。未有不立碎者矣。

山內石雜土中。無不可種之山。此其所以爲利也。而道路之不能修。亦卽由此。蓋土盡浮泥。經烈日喧晒。則堅如石塊。鋤鍬難施。募人開挖。甫得平夷。及大雨時行。巨石之隨行滾下墜者。又復堆積沿途。加以藤蘿叢竹之蒙蔽。旋剪旋生。夏秋之間。征人之苦。較勝他處。

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獨雜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卽一望懸崖。本自石骨峥嶸。而久雨之後。亦自時時崩墜。故寨堡之倚岩而結者。往往下木樁於石穴之間。方得堅固。

山內土性不堅。南城、洋、西、各邑。號稱平衍。其土力亦不敵山外西鳳各郡也。所築堡城。卽加工夯築。一經霖雨。便至坍塌。惟處處有石。尋得脈絡。用鐵鏨鑿入。擊以巨錘。用力推擠。卽翻騰而下。取石甚便。作堡者用土不如用石。爲工省而堅。但其石性本酥。巨石只砌根基。五尺以上決不可用。恐其質重壓碎也。

山內氣候。有與外間不同者。南山、大巴山、圍城之陽。積雪至夏初方消。至八九月間。又霜雪下降矣。十月以後。土結成冰。堅滑不可行。陟高者用鋤挖磴。扳援樹枝而上。故搜捕之師。一至冬令。則馬隊不能得力也。

定遠、太平、鎭坪、城口、各處。山大林深。天開一井。常多陰雨。卽晴霽亦有濃霧。霧中多硫磺氣。感觸之者。輒生膨脹瘴痢之疾。又盛夏之時。必有數處下雹。小如彈丸。大或盈拳。將包穀雜糧打倒。人畜急避林岩中。

亦發陰之氣所成也。惟下濕之處。不過一綫。長有至數十里。寬不過數里。種食非成熟之時。若渦後。山裂扶培。尚可吐穗結實也。

鼓鑄之利。不惟不可禁止。尚有當講求者。山內古稱陸海。雖亦間有銅鉛各礦。非常產也。而產鐵礦之地則甚多。鵝外間客民。就地爐冶。雇募工作。固足養活無業之人。而作爐必近老林。砍伐以供薪木之用。久之而老林漸開。肥以漆燒。可種之土愈廣。搠民亦收耕作之利矣。

山內有耳扒者。將青棡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漸生耳。其利可以三年。耳盡而新當之青棡木。又可作扒。再有作蕈扒者。另是一種木。間有取松樹爲之。洵陽則出構樹。狀如麻。蘇廣爲紗羅者悉用之。此數種均山貨之貴重者。

原傑於鄖陽奏設巡撫。將山內州縣遂闢者。分設縣治。洵安邊大猷也。惜其所籌辦者。祇爲秦、豫、楚、三省交通之處。未謀及秦蜀也。山之在楚豫者。雖亦高大。而未逮秦蜀之險峻。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東北郡邑之逼秦者。距成都往往二千數百里。瞰鄖陽之距武昌。更迢遙矣。至縣大難以兼顧。如太平之城口。洋縣之華陽。安康之磚坪。平利之鎮坪者。此類尚多。當時並未議及。豈今昔情形不同。固有待於後賢乎。

添營不如分縣。營資彈壓而已。未能資以撫綏導教也。且設立營汛。雖增添額兵。其民不能增也。縣則設獄者仕焉。輸納者集焉。考試之生童聚焉。久之。客商移住。漸成都會。得賢司牧。勸於治理。勸農興事。則民風可以丕變。至將事完課、考試、均皆便民。又不待言矣。如以邊地脊薄。縣官窮苦。則新設之地。俯以邊俸論陞。加之鼓勵。當有自奮於功名者矣。

堅壁清野。均稱良策。山內之野難清。已論於前。至堅壁之謀。則行之確有成效。五年以前。賊勢之熾者。以其到處裹人脅從日衆。搶掠民食。因糧於我也。自寨堡之議行。民盡倚險結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拒守。賊至。無人可裹。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

寨堡之設。固足保民。而於勦賊機宜。亦大有裨益。賊匪奔竄山谷。不由路徑。官兵盡力窮追。相距總隔一二日程。以其前無阻截之者也。寨堡既成。加以團練。賊至據險以拒。大兵跟蹤得及。鮮不獲大勝者。參贊德侯追樊人傑、徐添德、兩賊首。賊匪循淺渡潰。因前途有馬鞍寨之險。少爲逗留。而德侯親督健旅追及之。張家坪斬俘數千。樊徐二賊。勢遂窮蹙。不旬日均皆殲滅。又老賊張添倫等。合七股大賊萬餘人。攻打太平寨、神仙洞、二處者兩日。楊提軍領兵至神河口。聞之連夜前進。天甫明而至賊營。寨民拖之於後。官兵勦之於前。七股賊匪。一戰蕩平。此尤彰彰在人耳目者。

山民質樸勁勇。耐勞習險。非平原百姓。氣浮而脆者可比。果其團練得宜。賊匪見之。相遇。輒曰土豹子可惧。蓋賊匪之用以勞我師者。我兵必分道架梁。而賊匪翻山踰嶺。其來如虎。其去如鼠。跟追條無蹤跡也。山民則不然。賊匪之能。皆山民所自具。而賊匪之路徑。又不逮山民生長其地。爲更熟也。但訓練之時。有宜與首人講論者。百姓非兵勇。難以法治。可勝不可敗。如傷數人。則餘皆鳥獸散。銳氣挫矣。賊必勿迎頭

攻擊。沿途分伏壯健於山溝石角之間。賊匪大隊過去。必有拉後之數十人。委頓道途間。突出截殺。可以盡擒。前寨既用此計。後寨亦依計而行之。則賊所過寨堡。必有損折。又賊於夜間。亦有住紮地方。附近寨堡。揀壯健於夜靜更深時。用大砲過山爲遙擊之。縱不能多殺賊。而徹夜不得息。必然懈怠拔走。明日至他處。又復如此。則賊益疲憊。拉後被擒者益多。我不勞而彼已不支。鄉兵困賊之至計也。

西安各峪口賊初頻頻窺伺。後袁觀察團練民勇。偏設卡倫。分布防堵。時屬紳士鳴金鼓。揚旌旗。分隊巡邏。聲勢甚雄壯。賊不敢犯平原。所保全勝者甚大。亦可知團練之成效矣。

團練鄉民。不過令其保聚。無遺蹂躪。非欲以此邀戰功也。教習之時。令其演火鎗。擲石子。能於百步外中靶爲上。不必令習刀矛。蓋刀矛決生死於五步之內。百姓各有身家。不値於必死之賊拚命。火鎗則遠之百步之外。度不能勝。尚可爬山而逸。至於善擲石子。則猝遇賊匪。手無器械。地下石塊。即可抵禦。所謂沒羽箭也。以守寨堡。尤宜較之火鎗費省而力相當。

團練之法。各寨寨勇。設寨長寨副。大旗小旗。以次分管。寨長必須寨民公保承充。十數寨必相其人之多寡。爲設寨總。選紳士之有才幹爲衆所服者充之。近邊要隘。則各寨輪撥數人。設卡守之。當東作之時。百姓分布耕種。防匪之突至。各卡於高山眺望。偵有賊蹤。放一砲。則耕作之人。盡皆收檢農具。偵賊向此路。則放二砲。人畜皆歸寨堡。賊近則放三砲。寨總糾會各寨。盡帶器械。集壯丁堵禦。前卡信砲既放。後卡聞聲接放。頃刻之時。數百里間。咸知警備。賊至不放砲。與非賊至放砲。寨總查出。均即稟官嚴懲。

偵探不明。便至誤事。而探卒難得其人。往往於中途逗留數日。回則糊塗搪報。團練既行於各邑。沿邊小心。寨總各給木戳。探止木城者。其探票內。必要取寨總戳記。如至鄰省鄰邑。飭令所到營縣。稟請於票內加用印信。以杜逍遙捏說之弊。寫優給口糧。票內無戳記印信。必加重懲。

百姓自捍身家。不能出境勦捕。間有地當要衝。而本地民力單弱。必須得人幫助者。當從切諭以桑梓之義。而所謂亦止可在數十里內。百姓知無遠役。地方官又能加之獎勵。移其仇寨。自踴躍從事。

林中所產老毛竹。節密而堅柔而勁。賊匪砍作矛桿。長一丈七八尺。拒抗時。千矛攢刺。短兵砍撥。軌不受刃。前矛甫鬪。後矛已至。賊勢不支。則拔出矛頭。棄桿翻山。形同猿猱。竄至他處。又砍竹作桿。前敵之兵。火鎗弓箭。林內不便施放。亦用長矛。彼此刺擊。馬服君曰兩鼠鬭穴。將勇者勝。信哉。

平原之中。弓箭疏通。及遠。火鎗亦可得力。故賊匪不輕離老林。鑿屋之役。齊王氏率賊匪數萬人。出山攻撲。毛提軍營血戰竟日。子藥皆盡。賊川馬隊。直踏而前。有山西千總崔姿者。領藤牌軍二百名。跳躍出迎。賊馬驚竄。自相踐踏。營中分兵。鼓噪繼之。賊匪始退。次日額侯領索倫馬隊至。盡銳衝殺。邊兵猛勇善射。一矢當百。賊死傷大半。逃逝入山。自是不敢輕竄平原。勦賊之師。弓矢鎗矛藤牌。均宜分隊練習。不可偏廢也。

賊匪之疲憊我師。一時難於剪除者。賊無輜重。急則翻山而逸。我軍有鑼鍋帳房。必繞山溝而行。一大山翻過。不過數十里。而繞山溝取道。則二三百里。軍至而賊已遠颺。經略參贊楊提軍、裴將軍、諸軍。於追賊

緊急時。輒亦屏去羅鍋帳房。跟踪徑詣。於崎嶇之處。徒步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

追敵之難。固然限於地險。然亦多由軍糧之不能接濟。賊匪隨刼隨食。不須持糧。官軍不能也。賊軍日走百數十里。官軍亦日追百數十里。而負糧夫馬。日祇能行數十里。往往兵行一日。糧兩三日始達。乾糧不能多攜。不得不住紮待糧。寨堡既成。官兵經由處所。預先貯糧。軍至輒撥運供給。庚癸之無呼。實賴於此。

兵以衛民。不戕士卒。則雖殺敵致果。終非完善之師也。經略額贊所以克奏膚功者。全在保民二字。主見先定。每當下營。村老皆得進見。詢問民間疾苦。長吏賢否。約束弁兵。秋毫無犯。德侯督勦賊西鄉紫陽間。四面皆賊。督軍前後攻剿。軍中缺糧已二日。兵軍有掠奪民糧食者。立斬以徇。故三省邊民。咸戴異常。聞兩侯營至。老幼夾道歡迎。經略之卒。山內軍民聞之。多遙奠痛哭。亦可爲領兵者師矣。

楊提軍嘗言。戡定之功。固由將弁。而實賴地方之司牧。賊匪經勝仗之後。脅從之衆。多乘間自拔。地方官不能安輯。則任兵役之嚇詐。則無路自新。又或苦於苛政。甘心作賊。則所殺之賊。不逮所增之數矣。即投捕之時。良司牧功。亦有易奏者。帶兵官於所帶數千人之外。不能別有統轄。地方官果得民心。則所轄數萬數十萬百姓。皆爲父子兵。寨民於官兵經過。多疑懼不敢到營。即偵知賊在前途。不來相告也。若地方官則賊所至之地。保正寨長。均須立報。得以預爲準備。此皆致勝之要。提軍持論如此。得弭盜之本矣。克壯其猷。詎偶然哉。

戡亂之方。不難於一戰而勝之。而難於全局而安之。又安之事。寬猛並用。曲折周詳。巨細必須皆到。則司牧之責任重矣。

楊少保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穆提軍督兵勇二千餘人。追勦賊首伍懷志於南山老林。徒步當先。轉鬪千里。幾危者數。其氣彌厲。卒俘伍逆。撲滅此股大賊。其後勦賊定遠。通江之間。策馬衝陣。身中數矛死。邊人嘖嘖稱其武烈。又言有某將軍者。領兵不二千人。紮定遠之長嶺。川匪萬餘。突由竹峪關至定遠之黎垻。人心惶惶。將軍督軍奮擊御之。回軍至九軍垻。又遇賊大隊從星子山東來。亦徑前衝殺。賊敗回竄。後聞其屯軍西鄉。賊繞道偷渡漢江。領軍馳救。賊濟大半。其未及濟者。均爲掩殺。皆奉檄過七星垻。舟人指視沙垻死賊。背上箭如蝟毛。亦可謂敢戰者矣。

山內民風土俗。已略其梗概。闢林墾荒。毋擾木鐵紙耳各廠。凡所爲開財源。廣生計。俾棚民得各安其業也。再於適中之處。設重臣以一其事權。邊關之處。分州縣以專其治理。綏靖之大規。不外此矣。顧經世大猷。兵食並重。軍威果然雄盛。自可消侮亂之萌。團練之法。只可行於有事之時。若云加增兵額。則山內地方。如此之廣莫。必非添數營數汛。所能控制者。而添數營數汛。其議餉議糧。經費已不貲矣。屯政雖係古法。然有實心任事之人。不避勞險。安在不可舉行。即如新疆出嶺各屯。現在均著有成效。山內有水田之處。雖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爲子孫之計。亦畏有賊匪之害。核其田爲屯業。編其人爲屯丁。即以現有之田。定爲口分世業。設屯弁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團聚之。寸土顆粒。官無利焉。再爲清出叛産絕業。收其租課。以供屯務之雜用。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慎切開導。使山民曉然知此事之爲己。如

此。則屯政可行。山內稍平衍之處。皆有屯堡。則氣完勢重。稽防先自便當。各老林聽棚民開墾。雖有匪徒潛竄。而我聚彼散。我主彼客。不得逞其奸謀。兵寓於民。洵久安長治之規也。良醫療病。用藥因有加減。而方極傳之古人。是所望於集思廣益者矣。

嚴樂園先生以洵陽知縣起家。官至陝西按察使。南山盜起。身在行間。先後幾二十年。皆建議。請仿古梁州自爲一道。及前明鄖陽巡撫例。割三省邊郡。專設大員鎮撫。廟堂重更張。未遽施行。今紀識首言又安之策。必合三省通籌。即其旨也。據先生自序。此書成於嘉慶十年。後道光時。復增輯爲邊防備覽。總十門。一十四卷。辭甚宏括。然規畫要略。已具於此。後世談兵形險要者。苟其神通其意。隨時變通而善用之。一隅之法。推之以治天下。不難也。又多乎哉。光緒戊申八月胡思敬跋。

柳邊紀略

楊賓撰

柳邊紀略卷之一

清　山陰耕夫楊　賓撰

自古邊塞種榆。故曰榆塞。今遼東皆插柳條爲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于其外。人呼爲柳條邊。又曰條子邊。

條子邊西自長城起。東至船廠止。北自威遠堡門起。南至鳳皇山止。按明時遼瀋邊牆。西北自長城面鎮界嶺堡起。至東北開原之永甯堡止。共六十八堡。邊長一千二百四十八里。東北自開原之鎮北堡起。至東南鳳皇城堡止。共二十六堡。邊長五百二十里。而今之興京船廠。則皆明時邊外地也。設邊門二十一座。曰鳳凰城門、曰愛哈門、曰興京邊門、曰加木禪門、曰英額門、曰威遠堡門、曰發庫門、曰彰武臺門、曰白土廠門、曰清河門、曰九官臺門、曰松嶺子門、曰長嶺山門、曰新臺門、曰黑山口門、曰高臺堡門、曰半川營門、曰布兒德庫蘇把兒漢門、曰黑兒蘇門、曰易屯門、曰發式哈門。此盛京志所載者也。而會典則又稱西自長城起。東至喇林山止。設邊門十四座。曰名水堂門、曰寬邦門、曰傲盤溝門、曰新臺門、曰松嶺門、曰九官臺門、曰清河門、曰白土廠門、曰章古臺門、曰法庫門、曰布爾都庫蘇巴爾漢門、曰黑爾蘇門、曰衣屯門、曰法忒漢門。北自威遠門堡起。曰

威遠門、曰英額口門、曰因登門、曰鹻廠門、曰靉陽門、曰鳳皇城門。凡六門。共二十門。較之京志。則少門一。而不同者九。蓋志纂於康熙初。而會典成於康熙二十六年。是會典在後矣。當以會典爲正。按明時遼鎮關十。遼陽城東南百八十里遼瀋者。曰遼山關。靉陽城北三里。曰鎮朔關。瀋陽城東北撫順城東二十里建州互市者。曰撫順關。開原城東六十里靖安堡地方。曰廣順關。開原城東七十里彝人互市者。曰鎮北關。開原城西六十里慶雲堡地方。曰新安關。廣寧城東北七十里彝人互市者。曰鎮遠關。廣寧城北八里。曰分水嶺關。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通海運者。曰旅順口關。海州城西南七十里海運船由此入遼河者。曰梁房口關。設沿邊衛堡一百有三。曰鎮揚、曰永安、曰背陰嶂、曰三山營、曰平川營、曰瑞昌、曰高臺、曰三道溝、曰新興營、曰鎮川營、曰黑莊窠、曰仙靈寺、曰小團山、曰興水縣、曰白塔峪、曰寬兒峪、曰灰山、曰松山寺、曰沙河兒、曰長嶺、曰椴木衝、曰大興、曰大福、曰大鎮、曰大勝、曰大茂、曰大定、曰大安、曰大康、曰大平、曰大寧、曰大靜、曰大清、曰鎮夷、曰鎮邊、曰鎮靜、曰鎮安、曰鎮遠、曰鎮寧、曰鎮武、曰西興、曰西寧、曰平洋橋、曰東昌、曰東勝、曰長靜、曰長寧、曰長定、曰長安、曰長勝、曰長勇、曰長營、曰靜遠、曰平虜營、曰上榆林、曰十方寺、曰丁字泊、曰宋家泊、曰會遲、曰鎮西、曰彰家灣、曰平定、曰定遠、曰慶雲、曰古城、曰鎮夷、曰清陽、曰永寧、曰鎮北、曰威遠、曰靜安、曰松山、曰柴河、曰撫安、曰白家衝、曰三岔兒、曰會安、曰東州、曰散羊峪、曰馬根單、曰一堵牆、曰清河、曰鹻場、曰靉其哈、曰雙墩兒、曰酒馬吉、曰靉陽、曰寬佃子、曰長嶺、曰散樂、曰劉官寨、曰湯站、曰鳳凰城、曰青台峪、曰鎮東、曰鎮夷、曰甜水站、曰黃骨島、曰歸服堡、曰紅嘴、曰望海堝、曰鎮遠、每門設蘇喇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披甲十名。

盛京城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閔忠因舊址築四門。大清天聰五年。增高一丈。拓大三百步。周共十里二百七十二步。康熙十九年。築關牆。周圍三十二里四十八步。高七尺五寸。門改爲八。東曰撫近。小東曰內治。大南曰德盛。小南曰天祐。大西曰懷遠。小西曰外攘。大北曰福勝。小北曰地載。外皆滿文。內書滿漢文。不似今之滿漢左右書也。城中有鐘鼓二樓。百貨集其下。

皇城在南門內。規模雖小。金碧亦可觀。中宮曰清甯宮。東宮曰關雎宮。西宮曰麟趾宮。次東宮曰衍慶宮。次西宮曰永福宮。樓曰翔鳳閣。曰飛龍。正殿曰崇政殿。大門曰大清門。東曰東翊門。西曰西翊門。大殿曰

篤恭殿。東坊曰文德。西坊曰武功。江南進士曹仍君守之。時年八十餘矣。城左有圓殿一。正中脊高二丈。基高尺許。大如高之半。左右小圓殿各五。基與地等。脊高丈許。大亦半之。太祖率諸貝勒受朝賀處也。

盛京西六十里有土牆基。號曰老邊。疑即明朝失遼陽後邊牆。

東北柳條邊內外設將軍三。曰盛京將軍、曰甯古塔將軍、曰愛渾將軍。即黑龍江將軍。府尹一。曰奉天府尹。盛京將軍、奉天府尹所屬東至興京。西至山海關、永平府界。南至海。北至發式哈門、柳條邊。東北至威遠堡門。

設京二。曰興京、周爲肅愼氏。漢晉屬挹婁。隋屬高麗。唐置燕州。後爲渤海大氏所據。改爲定理府。遼金屬瀋州。明屬建州右衛。在邊外。名黑圖阿喇城。太祖發祥地。天聰八年。改爲天眷興京。曰盛京。禹貢屬青州。虞營州地。商屬肅愼氏。周朝鮮。秦遼東郡。漢遼東、樂浪、元菟三郡地。明帝末爲鮮卑所據。獻帝初平三年。屬公孫度遼東郡地。初平末屬曹操。晉改遼東郡爲國。領縣八。後魏仍爲遼東郡。隋沒於高句麗。唐高宗平高句麗。置安東大都護府。元宗時屬渤海郡王大祚榮南海郡地。傳十二世。爲契丹所并。建定瀋二州。屬定理府。遼屬東京昭德軍。金屬東京顯德軍。元初爲瀋州。後改瀋陽路。屬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衛。大清天聰八年。改爲天眷盛京。順治元年。裁衛所。改設防官兵。府二。曰奉天府、即盛京順

治十四年設。曰錦州府。禹貢冀州。虞夏屬幽州。商屬孤竹國。周屬燕。秦遼西地。漢無慮望平縣地。屬遼東郡。幽州刺史領之。晉慕容氏西樂郡。唐柳城縣。屬營州。遼金錦州臨海軍。隸中京大定府。元省軍縣。名止稱錦州。隸大寧路。明洪武二十六年。設廣甯中左屯衛。大清康熙三年。改錦州爲錦縣。康熙四年。乃置錦州府。州三。曰遼陽州、周朝鮮界。晚屬燕地。秦漢屬遼東郡。東漢改遼陽縣。屬元菟郡。魏屬遼東襄平。隋屬高句驪。唐遼州。屬安東大都護。渤海改爲東平郡。遼初東平郡。後爲南京。後改爲東京遼陽府。金東京。元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遼東衛。八年。改定遼都衛爲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改遼東衛爲定遼後衛。即前千戶所爲定遼前衛。左千戶所爲定遼左衛。十七年。建定遼中衛。十九年。建東甯衛。永樂七年。建自在州。大清順治元年。裁諸衛。十年。設遼陽府遼陽縣。十四年除遼陽府名。康熙四年。改縣爲州。屬奉天府。曰甯遠州、商孤竹國地。周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海陽縣地。屬遼西郡。晉慕容號置集甯縣。唐瑞州。遼隰州平海軍、海陽縣地。屬來州。金海陽、海濱二縣地。屬瑞州。元瑞州地。屬大甯路。明初本廣甯前屯衛地。宣德三年。分設甯遠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三年。置甯遠州。屬錦州府。曰金州。周朝鮮界。本辰韓地。漢屬元菟郡。晉屬高句驪。唐初置金州。後渤海屬杉盧郡。遼復州化成縣。後改金州。屬蘇州安復軍。元初屬蓋州路。後併入遼陽路。明洪武四年。置金州衛。而中左所則在旅順。大清順治元年。裁衛所。十年。改爲金州。屬錦州府。縣七。曰承德、奉天府附郭。曰海城、周秦屬朝鮮。本古南沃沮國。漢初屬元菟郡。後改屬樂浪郡。屬東部都尉。仍封沃沮爲侯國。魏屬平州。晉爲高麗。隋屬高麗。唐爲沙卑城。唐李勣平高麗。改置蓋州以統之。渤海大氏以爲南京南海府。遼海州南海軍。隸東京。金澄州。隸東京。元屬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海州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十年。置海城縣。屬奉天府。曰蓋平、周屬朝鮮。本辰韓地。秦燕人衛滿所據。漢屬元菟郡。魏屬平州。晉屬高麗。唐爲蓋州。屬安東都護。渤海大氏改爲辰州。遼辰州奉國軍。隸東京。金蓋州奉國軍。隸東京。元初置蓋州路。後并入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蓋州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蓋平縣。屬奉天府。曰開原、周秦肅慎氏地。漢晉隋屬扶餘國。唐渤海扶餘府。遼屬龍州黃龍府。隸東京。金屬隆州利涉軍。隸上京會甯府。元初設開原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二十三年。改開原路。明洪武十一年。建遼海衛。二十二年。建三萬衛。永樂七年。建安樂州。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開原縣。屬奉天府。曰鐵嶺、周秦肅慎氏地。漢晉挹婁地。隋越喜國地。唐渤海。改爲富州。屬懷遠府。遼銀州富國軍。金新興縣。隸咸平府。元省縣。隸如故。明洪武二十一年。建鐵嶺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鐵嶺縣。屬奉天府。曰錦、錦州府附郭。曰廣甯。周初朝鮮界。後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東南爲無慮縣地。屬遼東郡。西北爲驪縣地。屬遼西郡。東漢屬烏桓。晉屬平州。隋屬高麗。唐置巫閭守捉。屬安東都護府。遼東南爲顯州奉先軍。屬東京。西北爲宜州崇義軍。屬中京。金置廣甯府。又爲義州崇義軍。元置廣甯府路。義州因之。屬大甯路。明洪武二十五年。封建遼王。設廣甯護衛。二十六年。改廣甯衛。又設廣甯中屯衛、廣甯右屯衛。二十七年。又設廣甯左右護衛。永樂中。徙封遼王於湖廣。改中護衛爲廣甯中衛。左護衛爲廣甯左衛。右護衛爲廣甯右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所。康熙三年。設廣甯縣。屬錦州府。城一。曰鳳凰。周秦朝鮮界。本濊貊地。漢屬元菟郡。晉隸平州。隋爲高麗州地。唐平高麗。屬安東都護。渤海隸爲東京龍原府。遼開州鎮國軍。屬東京。金石城縣地。屬東京。元屬遼陽路。明初爲鳳凰城堡。萬曆三十七年。因巡撫李輔條議。移置定遼右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仍稱鳳凰城。康熙二十年。駐滿兵一千名。屬盛京。以上皆入版圖。甯古塔將軍所屬。東至東海。東南至希喀塔山海界。東北至飛牙喀海界。西至威遠堡盛京界。南至土門江朝鮮界。北至發哈邊。愛渾將軍所屬。東至海。西至你不格阿羅斯界。南至甯古塔界。北至海。以上不設郡縣。版圖籍歲之國居多焉。

明時遼鎮城臺一千三百三十三座。東路馬根單等七堡。四十九座。西路長勇等七堡。八十二座。寬甸子等十四堡。七十四座。開原十一堡。一百二十八座。中固三城堡。七十九座。鐵嶺等六城堡。三十五座。汎河等三城堡。一十六座。鎮路三城堡。二十一座。瀋陽六城堡。三十九座。靜遠等五堡。六十一座。懿武等五堡。五十九座。正安等八堡。七十九座。義州等十二城堡。一百二十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九十七座。甯遠等二十一城堡。一百五十五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一百一十六

座。廣甯右屯等四城堡。十一座。金州等二十五城堡。九十五座。復州等六城堡。二十九座。蓋州等二十七城堡。八座。海州等四城堡。四十四座。路臺二百二十八座。遼陽等十二城堡。二十四座。開原等十一城堡。七座。中固等三城堡。四座。鐵嶺等八城堡。七座。汎河等三城堡。八座。鎮路等三城堡。十座。瀋陽等六城堡。七座。靜遠等六城堡。五座。懿武等五城堡。二十七座。義州等十二城堡。八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一十七座。甯遠等二十一城堡。三十二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三十六座。右屯等四城堡。二十四座。海州等四城堡。一十二座。當初建時。計地衝緩。緩者五里一臺。衝者二三里一臺。而所謂路臺者。高三丈五尺。周圍四十丈。檐以大磚爲之。上設舖樓垛口。每臺設守軍五名。專納行旅居民之避敵者也。今自山海關至甯遠州。依然星羅棊布。完好若新。自甯遠州至奉天府。或五里一臺。或十餘里一臺。明啓禎朝爲大清所毀。自奉天至威遠堡柳條邊。則數十里一臺。而又殘毀過半。土人云天聰間。增城奉天。取材于此故也。

山海關。唐太宗時築城五。所謂五花城是也。元時爲遷民鎮。明洪武十四年。大將軍徐公達建山海關城堡一座。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又建山海衛。領所八。設指揮十三員。千戶十九員。百戶二十三員。鎮撫二員。經歷一員。宣德九年。設守關兵部分司。設主事一員。嘉靖四年。設巡關御史一員。隆慶二年。裁革。三年。建山海關營。隸薊鎮。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五員。額兵一千四百一名。尖哨三十名。夜不收三十名。額馬騾二百匹。與關外即屬遼鎮。設二十五衛。曰定遼中衛、曰定遼左衛、曰定遼前衛、曰定遼後衛、曰東甯衛、曰定遼右衛、曰海州衛、曰蓋州衛、曰復州衛、曰金州衛、曰廣甯衛、曰廣甯左衛、曰廣甯右衛、曰廣甯中衛、曰義州衛、曰廣甯左屯衛、曰廣甯右屯衛、曰廣甯中屯衛、曰廣甯前屯衛、曰廣甯後屯衛、曰甯遠衛、曰瀋陽中衛、曰鐵嶺衛、曰三萬衛、曰遼海衛。分屯重兵。明初設兵一十九萬二百餘名。成嘉初存操兵八萬六千六百。後東事益際。松杏間者。遂至十三萬有奇。遼陽大淩河失陷。僅十一萬一千一百餘名。則此關固東北一咽喉也。額曰天下第一關。有自來矣。今則設糾敦大一員。佐領八員。驍騎八員。兵三百六十四名。移永平府通判一員。譏過客。搜參貂而已。明制。參貂材木魚鮮之類。皆有稅。凡出關者。旗人須本旗固山額眞送牌子。至兵部起滿文票。漢人則呈請兵部。或隨便印官衙門起漢文票。至關。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記檔驗放。漢人赴通判南衙記檔驗放。或有漢人附滿洲起票者。留苦獨力等驗。至北衙亦放行矣。進關者如出時。記有檔案。搜檢參貂之後。查銷放進。否則漢人赴附關衙門起票。從甯衙驗進。旗人赴北衙記檔。即進。蓋自外入關。旗人便于他時。銷檔而出。不必更起部票也。至于人參。惟朝廷及王公歲額得入。餘皆不得入。入者死。是以參賈不敢公行。向賂守者。或夜踰城入。或藏壓草車糧車詐入。康熙己巳庚午間。天子屢責守關吏。或死或徙。賂不行。乃從他口入。亦有泛海自天津登州來者矣。而關口之搜檢愈嚴。雖襪中不免。貂禁稍寬。然恐其過一等貂來。貂分三等。過必查。闕少而醜則已。多且佳必解部。拔一等者送內務府。餘則官價償給主。

長城東盡處曰大龍頭。西盡處曰大龍尾。皆有石碑。刻大字嵌城上。大龍頭土人呼爲老龍頭。上有望海

樓。或有游宴其中者。樓前有石碑。大書一勺之多四字。

山海關外三里曰悽惶嶺。又曰歎喜嶺。蓋東行者至此悽惶。而西還者至此則歎喜也。又五里曰毛家山。南即望夫石。貞女祠在其上。余騎馬觀之。像一婦木龕中。作淒惻狀。乃所謂許氏孟姜者也。有聯云。秦王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祠南里許為姜女墳。或曰墳在海中。不可即。

松山、杏山城。皆大清踏毀。杏山城外有古壕三道。全行老滿洲曰。此我當圍城時所掘也。按明崇禎十四年。即崇德六年。錦州、松、杏。皆被攝環圍困。錦州困最久。松山七月。杏山兩月。今他處無跡。而杏山獨存。何耶。

十三山在錦縣境內。醫巫閭山南去大凌河三十里。直十三站。遼錦州地也。遼史。世宗置錦州。以漢俘建城。遼東丹人皇王之墓也。人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山絕頂。築堂曰望海。錦州在山東南。山不高大。而峯十有三。鋒稜若削。羅立如人。扈從東巡日錄所謂若斷山者也。上有潭。下有洞。可避兵。金太常蔡珪詩云。閭山盡處十三山。溪山人家畫幅間。高士奇康熙壬戌四月壬寅扈從過此。猶見山下人家。但無溪水。今則并無人跡矣。

古咸州。應在開原站、威遠堡之間。按松漠紀聞。咸州至瀋州二百十里。今自奉天記里至開原站。得二百五里。雖古今道里未能盡合。然大要不甚相遠也。

黃龍府。盛京志作開原縣。按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黃龍府為濟州。而婁室墓碑載室葬於濟州之東南奧吉里。今其墓在船廠西二百里之薄屯山。則當日黃龍府治應在今石頭河、雙陽河之間。又松漠紀聞。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其說亦合。若開原則去混同江六百餘里。金太祖安能一渡江即據有之耶。

老城在驛路旁。新城亦可望見。俱無人迹。余同行鑲白旗撥什喇常明。新城貝勒後也。謂余曰。我國因兄弟不睦。各據一城。自相殘殺。又攻山婦女。以致滅亡。常明之父曰二格。年八十餘。少時為太宗侍衛。今以罪流寧古塔。猶能言舊日事。惜老病。又不通漢語。不能詳問之也。或曰前大學士明公珠。老城貝勒後云。

船廠即小烏喇。南臨混同江。東西北三面。舊有木城。北二百八十九步。東西各二百五十步。東西北各一門。城外鑿池。池外築土壕。周七里一百八十步。東西門各一。北門二。康熙十二年建造。今皆圮。惟東西北三木樓在耳。康熙十五年春。移寧古塔將軍鎮之。中土流人千餘家。西關百貨湊集。旗亭戲館。無一不有。亦邊外一都會也。

船廠設于順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薩兒吳代造船於此。所以征俄羅斯也。而鄞縣萬季野以為即明永樂

間船廠。永樂間督匠來於此造船。將以開邊。未竟成祖崩。仁廟即位。罷歸。宣德時又造。宣宗崩乃輟罷。余初未以為然。既而至寧古塔。聞前省中陳敬尹曰。吾初至小烏喇。尚無造船之命。而穿井輒得敗船板及繡鐵釘。又井水或鹹。吳季野之言乃信。

烏喇國舊城。人號大烏喇。以今之船廠亦名烏喇故也。周十五里。四門。內有小城。周二里。東西各一門。中有土臺。城臨江。江邊有巷曰保寧。

長白山。土名歌爾民商堅阿鄰。山海經作不咸山。魏書及北史皆曰徒太山。唐書作太白山。或又作白山。在烏喇南千三百餘里。高二百里。橫亙五之。無樹木。惟生叢草。草多白花。山半有石臺。可四望。山巔積雪皚皚。五峯環峙。南一峯稍下如門。中有潭。周二十五里。大明一統志云周八十里。盛京志云四十里。與漢樓長白山賦自註云形如簇管環繞五里擬八里。峯頂至潭二百五十丈。康熙十六年丁巳。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奉旨丈量得此數。潭水南流入海者三。曰土門江。曰鴨綠江。曰佟家江。北流者五。曰賽因訥因河。曰額黑訥因河。曰昂邦土拉庫河。曰娘木娘庫河。曰阿脊革土拉庫河。而總匯於混同江。康熙三十年辛未。刑部尚書圖納奉旨往繪全圖。金大定十二年。即山北建廟。册為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册為開天弘聖帝。今康熙十六年。遣官確勘。內大臣覺羅武穆訥恭遵旨看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費耀隨侍衛首領臣費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禮、三等侍衛臣索口。奉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欽遵上諭。于五月初五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傳宣上諭于將軍等。隨于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眾云。曾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家丁岱穆布祿之父。曾往長白山附近處打鹿。今已老退閑居。解我親到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不會識長白山之路。曾聞我父云。如往望于長白山腳。我輩曾負鹿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遠。我不知其他路。詰因問額赫訥陰不甘至長白山。如比額赫訥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答兒戶喀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而往。比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臣等隨議。將人挑三月糧而往。又思與三月糧。或由西伯克。不能齊家。亦不可定臨期。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撥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預備。俟我等來時。以便於彼處取用。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撥米十七小船運額赫訥陰地方預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前往。倘遇水漲阻滯。稍誤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喀喇大額黑約。我望此日起程。西北由陸路往看。俟遇長白山訊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往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留領國山大臣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交羅。與阿、阿虎山、庫勒納林。初留薩河、薩克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經過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凡至納陰地方江干。不意喀喇大額赫乘小舟而行。半月路途七日前至。因語國山大臣布素。我與乘小舟由江中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赫訥陰地方。同山大臣布素等。初十日已至。因前至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同山大臣布素商議。令薩布素、明敦章京晉。與羅路的之路。喇額赫領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議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程日方得望見。有無路徑。相度明確。來報。我望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國山大臣布素差人騎樹來報稱。我等則次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遠。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取其實略來報。將步道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

晉條理。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處。臣等於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是白山。因留喝喇大額黑哲捕殊鮓。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臣布克等皆於樹林中。擔牌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日雲霧甚濃。不見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遇鹿路。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麓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地圓形。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此處住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跡登。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闊。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爲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周圍寬蕩。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口岩之狀。小。其獸遊南岸。勢若傾頹。向於頗觀。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爲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爲大訥殷河、小訥殷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片處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岸跌滾而到山下。閒散章京畢格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時由神賜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十三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對淨潔之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險阻。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殷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殷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頒到。臣等不勝歡忭。拜讀敕旨。恭讀旨畢。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乏不堪驅策。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降。經過色克騰險處。開白黑險處。遇噶漢險處。噶大浪險處。噶訥殷處。薩克錫險處。德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諸險處。乘一葉小舟。從此入江。九險俱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寧古塔。傳旨會寧府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八月二十一日抵京師。

十七年己未。遣官致祭。照明初封五嶽例。明代封嶽皆稱帝。明太祖以已由布衣。不敢妄加封號。因改稱某山之神。册爲長白山之神。初於寧古塔西南九里溫德恆山致祭。今改於船廠城外。

寧古塔將軍主祭。盛京禮部遣官齎祝文贊禮。按會典陳設帛一。香一。酒三爵。牛一。羊一。豕一。登一。籩豆各十。簠簋各二。

冷山、宋洪忠宣公皓所居也。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凝寒。高出衆山之上。土人呼爲白山。以其無冬夏皆雪也。宋史忠宣本傳。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本傳。從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去寧江州百七十里。扈從東巡日錄。烏木遂遲即俄莫賀索落站。東北二百餘里爲冷山。余雖未至其下。然以古今道里合之。其爲冷山也無疑。

尙陽堡在開原縣東四十里。安置罪人。始於天聰七年八月。按實錄。黑圖阿喇擒明臣參人。以其餘黨發尙陽堡。後以爲例。自順治末改發寧古塔。康熙初又改船廠、黑龍江、席北、白登訥。即有仍照從例發尙陽堡者。亦止居於奉天府城。而尙陽堡爲墟矣。

寧古塔。周曰肅愼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山、拂涅二部之間。按太平寰宇記及北史。勿吉有七種。其一曰粟末部。與高麗接。二曰伯咄部。在粟末北。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今以古今地勢考之。在白山拂涅之間。唐初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眞。女眞本朱里眞之訛。後避契丹興宗名。改爲女直。金曰鶻里改路。元曰呼里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按水達達所屬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呼里改。曰斡朵憐。曰脫斡

憐。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民。明爲奴兒干都司。寧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寧古者。漢言六。塔者。漢言個。相傳有老者生六子。遂以之名其地。有指爲六祖發祥之地者非。按六祖。長曰德世庫。次曰劉闡。次曰索長阿。次曰覺昌安。即景祖也。次曰包朗阿。次曰寶實。德世庫居覺爾察。劉闡居阿哈河洛。索長阿居河洛噶善。覺昌安居赫圖阿喇。即今之興京也。包朗阿居尼麻喇。寶實居章甲。近者相距五里。遠者二十里。因號其人曰寧古塔貝勒。與以之名地者不同。

混同江、一名粟末江。又名速末江。又名宋瓦江。又名松花哩烏喇。松花哩者。漢言天。烏喇者。漢言河。言其大若天河也。混同江之名。改於遼聖宗四年。其源發於長白。北流遶船廠城東南。出邊受諸尼江。東注北受黑龍江。南受烏蘇里江。曲折流入大東海。其在船廠城東南者。闊三十丈。龍潭剪吉傳國有大水。闊三里。俗名速末水。余去時爲己巳十月二十一日。江已冰。乘車過。是日晴和。冰少融。見土。余疑爲江底土。人曰。江深二丈餘。冰上積土。土上復冰。今所融者。土上冰耳。歸時爲庚午二月二十一日。流澌蔽江。鋒甚利。舟不肯渡。余策馬從亦拉江徑涉。亦拉者。漢言三也。蓋尼失哈站下流兩沙洲。分江水爲三。故以此名。水僅沒馬腹。余所乘高麗馬則沒頸。因念金太祖乘赭白馬徑涉。水及馬腹。此平平耳。何神異之有。冬雪多則春夏漲。流水大。否則小。余適當己巳冬無雪。故可徑涉云。尼失哈站南山上有潭。產小魚。魚皆逆鱗。人不敢食。尼失哈者。漢言小魚。蓋地以物名者也。

遼河套在開原西北。舊曰開州城下。水甘土厚。平地不下萬頃。明宣德以前。皆屬邊內。自畢恭立邊牆後。遂置塞外。嘉隆間漸爲福餘衛頭目所據。天命四年。太祖既擒介賽。一作宰賽。貝勒暨爾略。即福餘衛部皆服。其部北徙。此地遂成甌脫。惜乎不置邊內以之屯種也。

遼東金州旅順口。距山東登萊甚近。順風揚帆。一日夜可達。明時運糧運貨。往往由此。若永樂宣德間。海運則自旅順口徑達開原城西老米灣。舊跡猶存。可得而考也。

古寧江州應在今厄黑木站。扈從東巡日錄。指爲大吳喇者非是。按松漠紀聞。來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而來流城即在寧江州西。金太祖紀。十月朔克寧江州城。次來流城可證。今去混同江東百十里者。正厄黑木站。特不知何水爲來流河故跡。若大吳喇。則在混同江邊。何百十里之相去耶。

邊外多山藏沙土者曰嶺。如歡喜嶺、盤頭嶺之類。藏石者曰拉。亦作礮。如拉伐、必兒漢必拉之類。平地有樹木者曰林。如恐林、王家林之類。山間多樹木者曰窩稽。亦曰阿機。盛京志作窩集。會錄作兀集。秋笳集作烏稽。如那木窩稽、色出窩稽、朔爾賀綽窩稽之類。瀑布曰發庫。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寬甸子、張其哈喇佃子之類。坡陀曰阿懶。山之鋭者曰哈達。達讀作平聲。如山陰哈達之類。

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餘里。古者自言與滿洲同祖。而役屬於蒙古。蒙古之名。始於兀。唐書作

（薩瓦爾。宋作甘谷子。與丹事迹作薩骨爾。貝勒以女進太宗。遂爲外藩四十九旗之長。）之科爾沁。（一作好兒趁。與察哈爾皆元同祖。住牧東北邊外。去盛京北近。明萬曆二十一年癸丑九月。其長莽古思阿代貝勒莽古思貝勒明安貝勒同葉赫等八國之師犯興京。敗歸後。明安貝勒以女進太祖。莽古思）凡自船廠往墨兒根、愛渾、黑龍江者由此。按天聰八年十一月。請命霸奇蘭等征黑龍江。命由科爾沁國舅吳克善（莽古思貝勒之子。）所居之席北綽爾門地方經過。則爲東北衝途也久矣。特以地屬外藩。公行刦奪而莫能禁。行旅每視爲畏途耳。

黑龍江（即薩哈連兀喇。源出塞北。）愛渾（一作艾渾。）城在船廠東北。後魏時曰黑水部。隋勿吉。唐曰黑水靺鞨。置黑水府。（唐開元十六年。以其部落都督賜姓名曰李獻誠。授黑水經略使。）金曰合懶路。元曰合蘭府水達達路。（合蘭府設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朵憐、曰脫斡憐、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民。鎮撫戶共二萬九百六。）明曰黑龍江忽[illegible]寨。大清天命元年八月。太祖命達爾漢顏科落巴圖魯征之。（江水每九月始冰。時流澌忽合若浮梁。遂濟。取屯寨十一。）後朝貢爲屬國。康熙十三年始築城。二十二年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三員。（滿洲一。水手一。索倫一。）滿洲披甲千人。索倫披甲千人。所謂黑龍江新披甲是也。（凡強壯編爲兵。死者多給爲奴。）大船四十。花船七十。槳船十七。而以船廠甯古塔流人爲水手頭兒。各八百二十四人。二十九年。將軍就其半駐墨兒根以衛索倫。索倫者。屬國也。（按實錄天聰八年五月。黑龍江索倫頭目巴爾達齊來朝。貢貂皮。十月。巴爾達齊又率其弟喀爾孔恰等與都護。內附敦喀、白哈爾搭等朝貢。其未附屯寨。則於崇德四年十一月遣索海等。六年七月遣席特庫等。會蒙古及滿洲兵。攻取其四子諸城。調度征之。乃爲屬國。）產美貂。號索倫皮。與西北阿羅斯爲鄰。（阿羅斯一作俄洛斯。即羅剎。本外國。爲老鎗種人。深目高鼻。赤髮黃睛。其身多力而好戰。不即覺。長於步戰。弄鳥鎗。不畏弓矢。矢著身徐徐拔之。相視笑。自昔自開闢至今皇帝之丁卯。共七千九百十有四年。其族卑幼見尊長。去帽俯首。先指左右肩。次指左右腰。或曰先指額。次膊。次右肩。次左肩。西洋所謂反十字也。最崇佛。見必俯伏而哭。或曰非佛也。奉者天主。俯伏而哭者。天主教也。其居室正方。上下四旁皆板。其器精巧頗西洋。其俗皆頂。縫貂於內。外綴珠寶珊瑚。或用銀鍛綴貂。其服方領小袖袍長掛。膝者若蒙古尼。實皆貂鼠。灰鼠裘。其表綴珠寶珊瑚金剛鑽於邊。帽絕少細緞。其錢鍊銀鑄。無肉好。大若瓜子。重量一分。陰作瓊雙城人馬形。陽刻其國書也。若廿鍊。一錢必書數十字。不可辨識。曰文字用臘底諾話。臘底諾者。西洋諸國之官話也。其餅厚若山西毛頭。大減十之三。微酸。中有暗花。若文牧之獸。色白。其蒸薑若蒿蓬而短葉若溪。包者白。皆有肴魚醋熟食之味淡。其所食多麵糕。如今之西洋糕者。而色純白。數測經月不敗。其國都相傳在正西之北。高海中。水陸駝夜行十三晝。乃至燕京。蓋其地爲西陲。今略以爲在俄山西北。七日與吳紀略以爲與之界抵。唐之黠戛斯。又曰乾乞斯。去衣漠王堂萬話。則以爲古烏孫。即今哈薩克。余以滿洲語曰之。此蓋本在烏孫姓之間。而無對合之字。譯者不得已以己音之相近者當之。中原譯者皆爲地樂。以訛傳訛。名稱遂殊。不如其國倒二千年如一日也。余向見秋前集作烏孫。以爲非從從塞外見其國人訳抄與顧師古注烏孫者合。因復疑之。今得秋浦詳集。始恍然矣。至於地之方位路之遠近。余不暇辨。）康熙四年乙巳。阿羅斯率八十餘人入索倫部。取貂皮而淫其婦女。以未覺。甯古塔將軍巴（海）遣輕騎往與之遇。殲其軍。脫者四人耳。於是築城於雅克薩。爲邊患者二十餘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天子命舅舅公佟（國綱）、內大臣索（額圖）往諭禍福。乃毀雅克薩城。退地五百里。以尼不楚爲界。而索倫貂乃盡貢內府矣。

虎兒哈河即鏡泊下流。（盛京通志。甯古塔城西南百里有湖。廣五六里。袤七十里。土人呼爲必爾騰。即鏡泊也。中有三山。曰俄莫賀。貫珠湖山。刻芎窩山。牛欺山。向克蘇牛朱兩山之間。有泉曰白蓮。湖之西南。虎爾哈河東流入湖之北。有瀑。曰呼爾哈瀑。湖水東注。飛濤瀑淨。漢僧吼潺潭數十里。土人呼爲發庫。）金呼里改江也。闊二十丈。源出色出窩稽。繞甯古塔西南。東北折入混同江。匯黑龍、烏蘇里二江入海。其水色白味甘。在第二泉上。飲之益人精力。或曰參水也。故能然。

甯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天東小記作烏黑達喇。）在萬山中。廣二十餘里。袤百餘里。其平若砥。色或青或黑。或紺。或若龜文。或若羊肚。又復嵌空玲瓏。隄踏琴瑟然。若行鼓上。而曲池橫沼。志所稱如井如池如盆盂者。（盛京志。孔洞大小不可數計。或圓或方。或六隅八隅。如井如盆如池。或口如盂而中如甕。深或丈許。或數尺。中有泉。或生魚。或生草木。）莫不凍魚鼈焉。

甯古塔城。舊在覺羅城北五十二里。康熙五年移於覺羅城西南。（去覺羅城八里。）今梅勒章京所居者。新城也。新城建。舊城遂廢。人呼之爲舊街。

甯古塔四面皆山。虎兒哈河繞其前。木城周二里半。東西南各一門。外爲土城。土城本周十里。四面有門。今皆圮。惟臨河西南面墻立耳。公衙門及梅勒章京居在木城內。餘官兵及民皆散住東西南土城內。合計不過四三百家。屋皆東南向。立破木爲墻。（金志。以木爲牆壁。）覆以莎草。厚二尺許。草根當簷際若斬。綢大索牽其上。更壓以木。蔽風雨。出瓦上。關戶多東南。（金志。開門東南一扉。）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東。就南北炕頭作竈。上下男女各據炕一面。（金志。穿土爲床。煴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夜臥南爲尊。西次之。北爲卑。晝起則疊被褥置一隅。覆以氈。或青布。客至共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麗紙。塞閉甚嚴。雨廂爲碾房。爲倉房。（滿語曰哈勢。）爲樓房。（用貯食物。）四面立木若城。（名曰障子。）而以棚爲門。（金志。聯木爲柵。）或編樺枝。或以橫木。庭舍規模。無貴賤皆然。惟有力者大而整耳。

自混同江至甯古塔。窩稽凡二。曰那木窩稽。（一作黹木阿稷。又作納木阿稷。即初設納木阿稷。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大清命額宜都取之。）曰色出窩稽。（一作色齊阿稷。盛京志作色齊窩集。）那木窩稽四十里。色出窩稽六十里。各有嶺界其中。萬木參天。排比聯絡。間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漏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冬則冰雪凝結。不受馬蹄。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匯爲波濤。或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達。蚊蚋白蛉之類。攢嘬人馬。馬畏之不前。有死者。乃焚青草聚煙以驅之。夜據木石。燎火自衛。山魈野鬼嘯呼。駭人心膽。餒則咽乾糧。或射禽獸燒而食之。糧盡又無所得。久之不斃則死矣。凡入窩稽者。必挂一物於樹。言笑不敢苟。若齋然。否則多躓蹶。或曰山神爲祟云。（高從東巡日錄云。烏稽中）

曾苍松。及樺柞樹。間有榆楸。路極紆曲。傍澗。突兀斜。自逕闊嶂。奇巒。影。略見幽月樹相亂石磊磈。若或無道路。讀者行之。倘因記載。而不能了然。其大概略可想見矣。

自山海關至十三站。迤邐複嶺。無徑寸之木。自十三站至奉天。平壤為多。自奉天至柳條邊。山野相錯。或斷或續。自柳條邊至混同江。岡嶺復十三站。西面草木則隨地皆有。自混同江東尼失哈站至必兒漢必拉。半屬窩稽。崎嶇險惰。不類人間。至沙闌則又別有天地。而甯古塔尤佳。惜四山樹木。為居人所伐。鬱葱佳氣。不似昔年耳。

甯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闌。南有舊城址。大東小記作火茸城。大與今京城等。內紫禁城。石砌女牆。下猶完好。內外街道隱然。瓦礫遍地。多金碧色。土人呼為東京。而中原之流寓者。皆指為金之上京。是以盛京志作金上京會甯府。按金史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二年遷都於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甯府。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為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其宮室有乾元殿。慶元宮。辰居殿。景暉門。敷德殿。延光門。寶座殿。稽古殿。明德宮。凉殿。延福門。五雲樓。重明殿。東華殿。天門殿。混同江行宮。春亭。天元殿。世德殿。永祚宮。光興宮。褒錫亭。臨濟亭。余按史志。遼金東京在今遼陽州。土人之言固非。而盛京志亦未可盡信。嘗考金史地理志。上京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又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甯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睦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菫鋪。七十里至賓州。按金史。賓州本渤海城。在鴨子混同二水之間。渡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甯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應在色出窩稽左右。而色出窩稽上古城址尚在。今人指為金時關門者。安知非是。然則沙闌之金碧猶存者。其所熙宗天眷以後之北京歟。

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國分界。天子命鑲藍旗固山額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遶入。所見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尚凍。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

沙闌城內存石塔一。石觀音一。康熙初。觀音首脫。耳端微損。新鄉張司寇坦公。名縉彥。琢而小之。今高九尺。而石座又三尺餘。己巳六月。甯古塔鑲藍旗固山大巴黑塔阿媽病且死。夢石觀音至其家。遺命長子吳遂哈為屋以蓋之。吳遂哈出五十金。居西闕吉林下觀音廟僧淨金董其事。淨金又募得數十金。冬十二月。入窩稽伐木。庚午二月初六日破土。此余所目擊者也。又往時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興劉侍御命人往觀。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還。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聖。次曰儲生。於東觀。次曰下瞰闕庭。書類率更令。蓋國學碑也。又土人云。城內雖無居人。遠望之猶有王氣。城北十餘里有兩石橋。橋九洞。今

石雖圮。柱尚存。又將軍安珠瑚使人浚井。得碌碡井亭木方尺。顏色甚鮮。

五國城。就徽欽之死而言之。似一城。而五國其名者。考遼史營衛志。五國俱有國名。曰剖阿里國。曰盆奴里國。曰奧里米國。曰越里篤國。曰越里吉國。則非聚居一城也明矣。至其地。或以為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盛京志。一統志。或以為在光突里站。吳漢槎曰。自甯古塔東行六百里名光突里站。倘松花黑龍二江於此合流。有土城遺址即是。或以為在朝鮮北境。見從東遊日記。朝鮮北境近甯古塔者。有安置徽欽故址。在山面之上。或以為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南燼紀聞。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又遷西河州。又遷五國城。其地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余按金史。徽欽以金太宗天會六年七月乙巳赴上京。十月徙韓州。七年七月丁卯徙鶻里改路。地名皆不相合。此書之僞無疑。或以為甯古塔相近。拾頭街有舊城址五。疑即是。其說紛紛不一。而余以為徽欽自徙鶻里改路之後。未聞再徙。則五國城自在鶻里改路境內。而鶻里改者。即虎兒哈胡里改之變音也。拾頭街之說。庶幾近之。

黑龍江。元史作合蘭河。發源塞北。南流而東。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雖入海處合而為一。而其源則相去甚遠。金史世紀稱混同江亦號黑龍。大誤。又兩江之水。手掬之皆白色。惟遠望略如柳汁耳。金志及松漠紀聞稱掬之則色微黑。皆不可信。

柳邊紀略卷之二

自京師至甯古塔。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京師四十里至通州。二十里至燕郊。二十里至夏店。三十里至三河縣。縣近七渡、臨泃、三河。故名。三十里至邦均。二十里至段家嶺。三十里至別山。二十里至枯樹。三十里至玉田縣。古無終國。水中白沙可治玉。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豐潤縣。二十里至板橋。三十里至榛子鎮。松漠紀聞作榛子店。三十里至新店堡。二十里至沙河。二十里至野雞坨。十五里至安和店。店東北十餘里有首陽山。山麓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廟。廟有清風樓。土人呼為湖山。二十五里至永平府。古孤竹國。秦漢為右北平。松漠紀聞作平州。三十五里。松漠紀聞作四十里。至雙望。二十里至盧峯口。十五里至撫甯縣。二十里至榆關。松漠紀聞作潤州。又曰遷民鎮。以榆水名。松漠紀聞稱榆關並營。習店七十里。二十里至深河。三十里至范家店。三十里至山海關。三里至歡喜嶺。五里至八里鋪。明崇禎初。經略王在晉議築城八里鋪以衛山海關。旋罷。五年又以山永巡撫楊嗣昌言。設兵五十名。十二里至老軍屯。三十里至高嶺站。十八里至前衛。十五里至涼水河。十里至葉家墳。三十里至中後所。明崇禎五年設遊擊一員。領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東光站。十二里至望海店。三十

里至七里坡。十二里至曹莊。十里至甯遠州。明初設甯遠衛，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四員，千戶二十五員，百戶五十七員，鎮撫七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六年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把總九員，步兵三千八百八十八名，客兵家丁二十三名，額輸戰車一百輛，馬三千三百六十八匹，騾五十頭，四十二年設甯前兵備道一員，今悉裁去，惟設知州吏目學正訓導各一員。十八里至雙樹鋪。天聰二年五月，太宗攻甯遠不克，回兵駐此。十二里至連山。十八里至塔山。明時甯遠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十二里至高橋。十八里至杏山。明末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松山。明初廣甯中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萬曆間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小凌河。十里至雙陽店。二十里至大凌河。明初廣甯左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自甯錦失後，遼爲要地，總兵祖大壽等統重兵於此拒守。三十里至十三站。即十三山，胡嶠陷遼記云西南至幽州二千里。四十里至閭陽驛。遼乾州廣德軍奉陵縣，金閭陽縣。二十里至壯振堡。十里至興隆店。十五里至二臺子。十里至顧家子。三十里至中安堡。十八里至羊腸河。按三鎮邊務要畧，羊腸河在廣甯錦州邊外，係朵顏舊住牧之所，今爲內地。十五里至小黑山。二十里至胡家窩。三十里至二道井。二十里至一半拉門。三十里至白旗堡。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己酉，天子駐蹕於此，鑿百井以供行營。三十里至劉河溝。十里至黃旗堡。八里至小黃旗堡。二十二里至巨流河。即遼河，一名枸柳河，又作句驪河，湖山錄北路山海初築小城於河上，名曰關城。十五里至顧家子。二十五里至老邊。三十里至大石橋。一名永安橋。三十里至

奉天府。後漢屬瀋州，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衛，領所五，設指揮使三十二員，千戶二十一員，百戶五十七員，鎮撫經歷各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年設遊擊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九員，主兵七千九百八十七名，客兵家丁四十八名，額輸戰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五千三百八十八匹，騾五十頭，今改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二員，固山大人八員，協領章京八員，牛彔章京口員，代子口口員，筆帖式口員，披甲三千名，馬匹又設府尹一員，府丞治中各一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戶禮兵刑工五部各一員，郎中七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六員，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二十里至大窪。二十里至蒲河。明時設千戶所。十里至秖灘鋪。二十里至懿路站。即命把甚縣，明時設懿路衛左右千戶所駐此。二十里至范家屯。十里至新舖。三十里至鐵嶺縣。明初建鐵嶺衛，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八員，教授訓導各一員，鎮撫二員，經歷二員，千戶二十六員，百戶六十四員，又設備禦一員，領把總二員，主兵二千三百八十一名，馬五百五十八匹，額輸戰車一百輛，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十里至高麗站。五里至平定堡。五里至山頭鋪。四十里至開原縣。明初置遼海三萬二衛，領所十七，設指揮五十一員，千戶三十二員，百戶九十三員，鎮撫六員，經歷二員，教授訓導各一員，知州吏目各一員，又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十四員，主兵一萬五百二十名，額輸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二千八百二十五匹，騾五十頭，又設兵備道一員，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披甲一千名。十五里至開原站。十五里至柳條邊威遠堡門。四十里至棉花街。五十里至屯合站。盛京志及大淸實錄皆作葉赫，明時北關也。五十里至火燒嶺。三十里至黑爾蘇站。三十里至小孤山。四十里至大孤山。鳳從東巡日錄載，康熙二十一年，天子東巡狩，奉天東北八十里爲撫順，爲琥瑪河，爲札嚷，爲黑爾蘇，爲葉赫，爲哈達河，爲耿家莊，柳條邊爲伊巴丹，爲庫勒訥，爲三九山，爲今撫山河，

爲闌闌府南門，闌闌西門古路，謂大孤山也，乃與驛路合。三十五里至易屯河。一作一統河，又作亦屯河，明正統間設衛。二十五里至一把几。二十五里至石頭河。三十五里至雙陽河。六十里至衣兒門。一作引門河，明正統間設衛。二十里至沙嶺。一作鑑河。三十里至一拉溪。二十里至搜登。一作蘇登。二十里至水哈。三里至小水哈。五十里至船廠。十里過混同江至尼失哈站。三十里至交密峯。四十里至尼黑木站。十里至綁木窩稽。三十里至山神廟。五十里至拉筏站。七十里至退屯站。一名拉拉多紅，拉拉者大，多紅者渡口也。三里至色出窩稽。六十里至朱倫多河。五十里至俄莫賀索落站。一百四十里至必兒漢必拉站。四十里至德林。二十里至沙蘭站。四十里至藍旗溝。四十里至甯古塔。元史地理志：胡里改，江上都與甯古塔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大部落，燕京也，又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故元鯨海千戶速哥帖木兒、木答哈千戶完者帖木兒、牙蘭千戶皋花自女直來歸，言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渾至斡朵憐一千里，斡朵憐至托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托溫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樂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樂浪古隘口至乞列憐一百九十里。

山海關外奉天將軍所轄二十四站，曰沙河站、東光站、甯遠州、高橋站、小凌河站、十三站、廣甯驛、舊廣河站、二道井站、白旗舖、巨流河、舊邊站、盛京驛、石榴河、東京驛、狼子山、甜水站、連山關、通遠堡、雪裏站、鳳凰城、高麗堡、威遠堡、伊登站。

甯古塔將軍所轄二十二站，曰葉赫站、蘇爾蘇河、哈爾灘、額木赫站、一把漢站、蘇瓦延站、伊爾門站、叟登站、尼什哈站、額黑木站、額伊虎站、托伊屯站、鄂木合棱羅站、畢爾漢畢喇站、沙蘭站、甯古塔驛、吉林城、錦州、俄佛羅站、發武哈邊界、蒙古河、孫查包速索舍里村、白都訥村。

黑龍江將軍所轄十九站，曰茂欣速索站、古魯村站、他爾哈池站、多耐站、溫托渾池站、武墨得黑村、布克村、塔哈兒村、甯年池站、喇哈岡帖薄兒德村、喀伯尼喀俄佛羅站、乙喇喀池站、墨爾根村、科洛爾河站、喀爾喀爾鐵河站、庫木爾山站、額爾兒站、黑龍江。

康熙十六年丁巳，甯古塔梅勒章京薩不素，不素後爲黑龍江將軍。以繩量道里，兩度爲丈，百八十丈爲里，自甯古塔西關門始，至船廠東關門止，凡九萬八千丈，爲五百五十里，今分八站，作六百三十餘里，然以中國之里較之，直千里之外矣。

盛京戶部設滿洲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室主事一員，郎中四員，員外郎七員，主事二員，司庫三員，禮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室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四員，主事五員，助教二員，讀祝官八員，贊禮郎

八員、筆帖式十二員、兵部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八員、主事三員、刑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六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二員、筆帖式二十三員、工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五員、主事二員、司務一員、司庫一員、筆帖式十七員、烏林人七員、管匠役官一員。管理修陵漢軍四品官一員、五品官一員、管理各項匠役漢軍六品官一員、看守鳳藻殿漢軍六品官一員、分掌百工營作山澤採捕等事。按會典、國初設各部承政參政啟心郎筆帖式等官、順治元年裁併奉天將軍管理、康熙中復設今官。

三陵按實錄、永陵在興京啟運山、葬肇祖、興祖、景祖、顯祖、福陵在奉天府承德縣天柱山、葬太祖、孝康太妃在其右、昭陵在奉天府承德縣隆業山、葬太宗、懿靖大貴妃、康惠淑妃俱葬在其右。各設總管一員、掌關防官一員、副理關防官一員、包衣大一員、布打衣大一員、茶衣大一員、筆帖式二員。妃衙各設看守首領一員、又設鳴喇大二員、管壯丁六品官一員、專司陽石木地方供祭牛羊。

奉天府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六十三員、半個佐領四員、防禦三十二員、驍騎校六十三員、筆帖式十一員、放荒正尉一員、副尉二員、馬兵二千六百四十名、步兵四百名、看守實勝佛兵八名。按會典、歲給實勝寺香燈銀八十兩、茶葉二百斤。　牛莊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八十名。　蓋平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一百名。　鳳凰城設拜他喇布勒哈番三員、筆帖式一員、兵一百五十名。　廣甯設協領一員、佐領三員、防禦三員、驍騎校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二百十四名。興京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八十名。　開原設防禦

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一百七十二名。　錦州府設城守尉一員、佐領十二員、驍騎校十二員、筆帖式二員、兵五百三十名。　前錦州設防守尉一員、佐領二員、驍騎校八員、筆帖式二員、馬兵一百五十名、步兵五十名。內佐領驍騎校各一員、兵一百名移駐中後所。　易州設城守尉一員、伊爾希大二員、拜他喇布勒哈番一員、拖沙喇哈番一員、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八品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兵九百七十名。　山海關至威遠堡等八門、每門設守禦一員、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一名、兵十名。　甯古塔、烏喇等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按實錄及會典、甯古塔駐防、自天聰十年梅勒章京吳巴海始、順治十年設昂邦章京、以鑲藍旗覺羅兒吳代為之、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為將軍、十五年移將軍及一副都統駐船廠、留一副都統駐甯古塔、副都統本名梅勒章京、十五年改今名。協領八員、烏喇六員、甯古塔二員。佐領五十八員、烏喇四十六員、甯古塔十二員。防禦二十四員、烏喇二十員、甯古塔四員。驍騎校五十八員、烏喇四十九員、甯古塔九員。管船廠水手總管一員、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四員、在烏喇。督管驛站六品官一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四員、兵三千九百二名、內防甯古塔兵三百五十名。　畢勒亨邊門設防禦四員、兵八十名。　愛渾、即黑龍江。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四十員、防禦十六員、驍騎校四十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一員、兵二千名。　遊牧地方、每旗設蒙古總管一員、副管二員。

歸東糧運、始於康熙二十二年。按會典、於開成、鄧子村、易屯門、及易屯口等處設倉、每歲農隙之時、運米開成倉內、春秋二季、以舟運至鄧子村倉、又自鄧子村陸運百里至易屯門倉、由易屯河舟運至易屯口、直達混同江、給烏喇兵糧。遼河運船一百隻、每船歲米六十石、用滿兵三名、水手六名、奉天府州縣月給工食每名銀一兩、烏其各撥易屯河船一百隻、每船歲米六十石、混同江大糧船八十隻、每船歲米二百石、烏喇船廠船六十四隻、大船七十隻、其水手皆甯古塔將軍分派。

甯古塔至黑龍江、設專管修理糧船漢軍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二員、撥什庫八名。

盛京、甯古塔、黑龍江、駐防官員缺出、該將軍副都統將本處本旗應陞官內、揀選一員、咨送兵部、及在京本旗固山額真、固山額真又將在京應陞應補官內、派出數員、一同引見。然外送者授用十之九。至兵丁亡故、老病退甲之缺、有子嗣者、准其頂補。若無子嗣、將軍副都統將伊奴僕頂補。如有承受家產之主在京、情願取回其僕者、令其撤回、缺另酌補。

凡公務差遣官兵至京、騎本身馬者、甯古塔人春冬喂養二十日、夏秋十五日、盛京人春冬十五日、夏秋十日。其自京駐防甯古塔官兵馬匹、冬月在盛京歇養一月、春月歇養二十日、兵部發往空馬、冬月養二十日、春月十五日、此定例也。然行旅往來、則皆喂四十日而後行。

朔時邊鎮邊外部落、分為二種、在西北者曰三衛。按三衛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黑龍江、南近遼陽、春秋為山戎、秦為遼西郡北境、為奚契丹所據、東殘其首起松漠間、拓拔魏之先、故居故地、魏號庫莫奚、唐屬松漠、宋為契丹、元併其名、元為大甯路、初置大甯千戶所、明初故元遼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甯都司、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為甯王以鎮之、二十一年置三衛、成祖靖難、借甯王之兵、後乃以其地與三衛兵於甯王朵顏之一呼皆戰、遂挾甯王入松亭關、永平徙甯王於南昌、盡割大甯以與三衛。

三衛者、泰甯、其地西自廣甯前屯衛、遼東鐵嶺、東至廣甯、自黃山、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遼王阿札失里為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數年之後、即糾他部犯邊、陷順陷逆、無常時、明末略盡、故邊把汝、即其後也。福餘、其地西自廣甯白雲山起、東至開原止、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遼王府海撒男荅奚為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正統中、也先入寇不得利、反為也先所掠、後遂衰。朵顏其地自開平起、至山海關外、明洪武二十二年置衛、以朵顏元帥脫魯忽察兒為指揮同知、歲再貢馬、後乃強盛、每寇邊皆糾人犯、至今服屬三十六家之長、哈喇慎部布顏台吉蘇布地等、遂為大清外藩。也。在東北者曰女直。女直種三、海西者為海西女直。建州毛憐者為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為野人女直。置都司一、曰奴兒干都司。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忽剌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把剌答哈來朝、置奴兒干衛、以把剌答哈、阿剌孫等四人為指揮同知、古驢等為千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七年閏四月、設奴兒干都司、以東甯衛指揮康旺為都指揮同知、與兵二百、頒印。千戶王肇舟等為都指揮僉事、統其眾、歲貢海青貂皮等物、仍設狗站遞送。六月設經歷司經歷一員。十二年閏九月、命遼東都司發兵三百往護其印。宣德三年正月、命都指揮康旺、王肇舟、佟答剌哈往奴兒干之地、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并賜都司銀印一、經歷司銅印一。六年五月、命都指揮同知佟答剌哈之姪勝襲為都指揮僉事。八年七月、佟答剌哈妻王氏來朝、貢馬及方物。八月、以都指揮使康旺之子康福襲為都指揮同知、王肇舟老疾、命其子貴襲為都指揮僉事、與副千戶缺。置衛三百八十一、會三衛而三百八十四矣。曰建州衛、按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以阿哈出為指揮使、餘為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四年十一月、木柵百野人頭目佟鎖魯阿等四十人來朝、命為正

州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賜以冠帶及鈔幣有差。六年三月、忽的河、法胡河、卓兒河、海剌河等處女直野人頭目哈剌等來朝、遂併其地入建州衛。命哈剌等爲指揮千百戶、賜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八年八月、以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等從征有功、賜阿哈出姓名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百戶阿剌失曰李從善、可 自郡以誠。陞李顯忠爲都指揮僉事、從善以誠俱爲正千戶。十年十一月、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等奏、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指揮李迷趙歹、都劉不顏等、逐群家就建州居住、歲歉乏食、上命發倉粟賑之。十五年十二月、李顯忠奏頭赤地面月兒速哥與畢家屬歸附、居建州、從之、仍賜賚如例。十六年二月、以李顯忠奏、陞指揮僉事哈麻忽等爲指揮同知、副千戶尖剌等八人爲正千戶、百戶也兒吉納等四人、并所鎮撫哈著等二人爲副千戶、俱賜襲衣綵幣有差。十七年三月、以李顯忠所舉、女直也住等二十七人爲指揮千百戶、賜鈔幣有差。十八年正月、欽真河等處女直野人兀令哥等來朝、命兀令哥爲副千戶、木郎哈爲百戶。宣德元年三月、陞李顯忠子建州指揮李滿住爲都指揮僉事。四年三月、李滿住請入朝宿侍衛、賜敕諭止之。五年四月、李滿住奏請與朝鮮互市、朝鮮不納、上復諭止之。六年正月、李顯忠妻康氏及指揮僉事家奴來朝、貢馬及方物。八年二月、陞指揮僉事不顏禿爲指揮同知、正千戶遂卜爲指揮僉事。十一年三月、陞指揮使歎赤爲都指揮僉事。五月、陞指揮僉事木荅兀爲指揮同知。正統元年閏六月、李滿住遣男古納哈等來朝、貢馬、并發還東寧衛逃移人四十八名、上褒之、賜綵幣表裏有差。二年五月、陞指揮僉事家奴爲指揮同知、副千戶尖失爲指揮僉事、所鎮撫阿不哈爲副千戶。三年二月、李滿住奏、與朝鮮世相仇殺、上諭止之。六月、李滿住遣指揮趙歹因哈奏、舊住婆豬江、屢被朝鮮殺、今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上從之。後滿住同董山糾福餘衛擾邊、遼東巡撫王翺遣指揮王武等往招、滿住等入謝。時諸部以也先之難、多失勑印、無驗符、誠宜賜給、怨然而去。成化三年九月、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等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兵五萬、分左軍出渾河柴門、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猪踏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會朝鮮兵擒斬指揮若女等千人、併誅滿住。

建州左衛、按實錄、永樂十年置。十五年二月、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來朝、以頭目卜顏帖木兒、速哥等爲指揮千百戶。宣德元年正月、命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爲都督僉事、賜冠帶。戊午命指揮僉事木荅哈爲指揮同知、正千戶牢若充爲指揮僉事。八年、野人阿速江等衛弗荅哈、木荅兀、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都督猛哥帖木兒及其子阿古等、盡取其財、猛哥帖木兒子董倉與其叔凡察及百戶高早化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鏡城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二年十一月、董倉奏討收、諭上敕朝鮮國王李祹、發董倉等家至毛憐衛、釋放回還。又命猛哥帖木兒子董山襲爲本衛指揮使。五年、董倉擄其叔凡察逃往建州、朝鮮處其與建州都指揮李滿住同謀生變、奏請敕諭。九月、上降敕諭之。董倉等又奏剛所女直馬哈剌等從朝鮮國回、內一百七十餘家爲朝鮮所留、土人百戶高早化等四十一家、被毛憐衛所留、請上敕諭。六年正月、陞指揮董山爲都督僉事。董山與凡察不和、六月、敕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察之。後結福餘衛擾遼沈、巡撫王翺遣指揮王武等往招、董山入謝、以受賞薄、怨叛、潛結朝鮮、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天順三年、巡撫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廉得其制書、遣使往問、各上表貢馬謝罪。成化二年、董山糾毛憐海西人寇邊、都督武忠往諭。山亦悔、走闕下、以語言不遜、羈廣寧驛。三年、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兵、會建州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誅之。六年、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使。

建州右衛、按實錄、宣德七年正月、建州左衛都督僉事猛哥帖木兒遣其弟指揮僉事凡察等貢馬及方物。三月、凡察以招撫功、陞都指揮僉事、賜敕勞之。九年二月、凡察陞都指揮使、後於斡木河、以殺賊有功、陞爲都督僉事、仍掌衛事。四月、凡察奏、去年野人阿速江等衛木荅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其兄都督猛哥帖木兒、姪阿古等、盡取其財、請發兵問罪。上遣指揮僉事施者顏帖木兒等、齎敕令建州左衛指揮同知札剌兒往諭木荅忽等。十月復諭。凡察與猛哥帖木兒之子董倉等潛往朝鮮鏡城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董倉奏、上敕諭朝鮮送凡察等家至毛憐衛。鎮松山站。三年正月、凡察來朝、貢馬。五年九月、凡察自朝鮮逃回、同原叛亡軍馬哈剌等四十家至蘇子河、敕遼東撫其官賞衣物於三土河及婆豬江迤西吉河兩界間。今凡察同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居住。六年二月、朝鮮國王李祹奏、本國逃民在者皆被凡察、李滿住誘於東八站、搶劫朝鮮回國使臣。上敕禁之、且令與董山輸來朝、又諭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兀者衛都指揮使剌哈、喝哈、撒都督僉事乃陛、勸諭凡察、勿復爲惡。三月、凡察奏辨、上復敕諭之。凡察與董山不和、先是七姓野人之亂、建州左衛印失、宣德間又頒新印、令凡察掌之。既而董山復得舊印、敕令山與凡察協同署事、繳還舊印。董山不服、復命繳還新印、都指揮李章加等奏、保凡察爲掌衛事。

上令仍繳新印。凡察匿不肯出、乃更分建州左衛設右衛、使董山以舊印領左、凡察以新印領右。傳至本朝肇祖原皇帝、都督孟特穆復七姓野人之仇、誘殺其黨於建城西千五百里蘇克蘇滸河虎欄哈達山下黑圖阿喇居焉。黑圖阿喇者、即今之興京也。

兀者衛、按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野人部將西陽哈等百三十四人自遼東來降、賜衣各一襲、并加賜白金千三百七十兩。永樂元年十二月、忽剌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西陽哈、鎖失哈等來朝、貢馬百三十匹、置兀者衛、以西陽哈爲指揮使、鎖失哈爲指揮同知、吉里納等六人爲指揮僉事、餘爲衛鎮撫、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永樂九年十月、命哈哈等爲指揮同知、兀塔出等爲指揮僉事。

兀者左衛、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兀者衛頭目脫脫哈等五十三人來朝、別設兀者左衛、以脫脫哈爲指揮同知、木合吉等爲指揮僉事、餘爲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兀者右衛、兀者後衛、按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頭目那海、又不扎尼等來朝、設兀者右衛、以那海爲指揮同知、設兀者後衛、以又不扎尼爲指揮同知、納卜禿等爲指揮僉事、餘各授官、賜誥印冠帶及鈔幣襲衣有差。永樂十四年七月、命女直野人保寧爲兀者右衛指揮同知、塔失塔木等二十三人爲指揮僉事、兀剌納等十四人爲副千戶、忽失塔等二人爲衛鎮撫、忽失納等八人爲百戶、兀乘哈爲所鎮撫、俱賜誥敕。

失里錦衛、虎兒文衛、按實錄、永樂三年正月、虎兒文等處女直野人頭目卜答不乃也兒吉尼、阿往哥赤等來朝、設失里錦、虎兒文二衛、以卜答不乃也兒吉尼等六十四人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撒力衛、按實錄、永樂三年二月、把剌等處女直野人卯又等來朝、設撒力衛、以卯又爲指揮僉事、賜誥印冠帶及襲衣鈔幣有差。

赤不罕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阿失兒哈蓮兒等來朝、設赤不罕衛、以失兒哈蓮兒等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屯河衛、安河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女直野人頭目可憐哥歹顏哈等四十九人來朝、設屯河、安河二衛、以可憐哥等爲千百戶、衛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毛憐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十二月、毛憐等處女直野人頭目把兒遜等六十四人來朝、設毛憐衛、以把兒遜等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九年九月、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奏其弟建州衛指揮僉事猛哥不花等十八人、命爲毛憐衛指揮使等官。十四年正月、指揮使猛哥不花等奏其部阿建州衛都指揮僉事李顯忠來朝、賜予如例。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奏、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憐衛事、其衛印被指揮阿里占藏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哈失里襲職、仍掌衛事、乞給印以便朝貢。奏事其阿里印信不許行用。上以阿里現在毛憐部下人衆、宜與印信、撒滿答失里住建州衛、與滿住給與印信文書。

堅河衛、永樂三年設。

右城衛、按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哈成哈等五十人來朝、設右城衛、以哈成哈爲指揮使、餘爲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山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塔剌赤、里伴哥等四十五人來朝、設塔山衛、以塔剌赤等爲指揮同知、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兀也吾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劄羅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兀也吾衛、命劄羅爲指揮同知、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嘉河衛、哈密衛、斡難河衛、四譯三關志作幹難河。大明會典作斡納河。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嘉河等處女直野人阿必察等百二十八人來朝、貢馬、設嘉河、哈密、斡難河三衛、以阿必察等爲指揮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魯木衛、地疑云北關住野黑遼陽故曾兒孔革、按塔魯木衛有督僉事。蘇溫河衛、阿速江衛、速平江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打葉等七十人來朝、設塔魯木、蘇溫河、阿速江、速平江四衛、以打葉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宣德八年、阿速江等衛頭目弗答哈等、殺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所謂七姓野人者是也。九年十月、凡察奏、欲率答哈等還其所掠人馬、財物。

吉河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三月、女直野人速魯敵哈等來朝、設吉河衛、命速魯敵哈爲指揮同知、餘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雙城衛、撒剌兒衛、亦馬剌衛、脫倫衛、卜顏衛、兀蘭衛、亦兒古里衛、脫木河衛、福山衛、大明會典作福三。按實錄、永樂四年七月、肥剌溫三河等處女直野人吉用納者哥滿等來朝、置雙城等五衛、以吉用納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兀剌等處女直野人乞剌尼、赴僧等來朝、置兀蘭等四衛、以乞剌尼、赴僧等爲指揮、餘爲千百戶、賜予如例。

札木哈衛、四譯三關志作禪竹哈。大明會典作撒竹哈。實錄、永樂四年八月、不顏哈赤等處野人乃兒不花等來朝、置札木哈衛、命乃兒不

花爲指揮同知，賜予如例。肥河衛、實錄，永樂四年九月，禿河石爺山門等處女直野人哈合孫等六十三人來朝，置肥河衛，命哈合孫等爲指揮千百戶，賜予如例。密陳衛、卜剌罕衛、實錄，永樂四年十月，以吝者能木里女直野人趙州不花、乞歹不花、忙古納等來朝，貢馬，置密陳、卜剌罕二衛，命趙州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扎童衛、四鎮三關志作扎童衛。撒兒忽衛、罕答河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一月，扎童、撒兒忽、罕答河等處女直野人趙赤不花等四十人來朝，貢馬，置扎童等衛，命趙赤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木魯罕山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喜鳥兒等處女直野人火失剌、程哥納乞等來朝，置木魯罕山衛于古隆剛站之地，命火失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兀者前衛、永樂四年置。明典彙，成化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進貢回，過開原驗貨，物遣參珠豹皮，兵部存撫臣陳鉞發赴廣寧勘狀，散赤哈率所部由撫順關入寇，將以非貢道不納，散赤哈因糾建州三衛來寇，撫寧集諸堡兵邀擊虜近爲備格十八鎮誌，實錄失圖。亦罕河衛、納憐河衛、麥蘭河衛、斡蘭衛、馬英山衛、土魯亭山衛、木塔里山衛、朶林山衛、哈溫河衛、大明會典，俱永樂四年置。喜樂溫河衛、木陽河衛、哈蘭城衛、可令河衛、兀的河衛、阿古河衛、撒只剌河衛、依木河作哈里河衛、亦文山衛、木蘭河衛、阿資河衛、甫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女直野人土成哈等二百二十五人來朝，置喜樂溫河等十二衛，命土成哈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二月，女直野人咬納等三百人來朝，命咬納等爲木蘭河衛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朶兒必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朶兒必河、忽什河等處女直野人官夫哥闘赤等八十一人來朝，置朶兒必河衛，命官夫哥闘赤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哥吉河衛、野木河衛、納剌吉河衛、亦里察河衛、答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可成哥等九十二人來朝，置哥吉河等五衛，命可成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納木河衛、甫門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納木里河女直野人白百介等來朝，置納木河等衛，命白百介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阿剌山衛、隨滿河衛、撒禿河衛、忽蘭山衛、古魯渾山衛、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巴忽答木咬納等五十人來朝，置阿剌山等五衛，命巴忽答木咬納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考郎兀衛、亦速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三月，黑龍江等處女直野人阜哈虎失忽等百七十人來朝，貢馬，置考郎兀、亦速里河二衛，命阜哈爲指揮，餘虎失忽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明典彙，成化二年，建州左衛指揮董山糾毛憐衛西入寇，遣都督武忠往救，考郎兀衛首哈答迷等寇叛，指斬首獻。野定兒河衛、卜魯丹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三月，女直野人賢虎失帖思哈等四十七人來朝，置野定兒河、卜魯丹河二衛，命賢虎失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如例。喜剌鳥衛、大明會典作喜遜烏衛。實錄，永樂五年十二月，喜剌烏之地野人的升哥等來朝，命的升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阿里河衛、作阿吉河衛，大明會典，永樂五年置。禿都河衛、實山衛、忽里吉山衛、列門河衛、葵溫河衛、阮里河衛、察剌禿山衛、哈罕河衛、實錄，永樂六年正月，女直野人必隆等百六十人來朝，置禿都河等八衛，命必隆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月，命不住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有差。弗朶禿河衛、斡蘭河衛、嶭列河衛、希灘河衛、克默而河衛、阿眞河衛、兀里溪山衛、撒义河四鎮三關志作撒義河。衛、阿者迭河衛、木忽剌河衛、欽眞河衛、實錄，永樂六年二月，女直野人買哈火禿等百六十五人來朝，置弗朶禿河等十一衛，賜予如例。八年十月，撒因加等來朝，命爲兀良溪山衛指揮等官。撒因加等願居安樂州，從之。九年十月，命撒今哈爲嶭列河衛指揮同知，撒因哈爲指揮僉事。兀魯罕河衛、塔罕山衛、木興河四鎮三關志作木輿。衛、益實衛、一作乙室。者帖列山衛、乞忽衛、剌魯衛、牙魯衛、友帖衛、實錄，永樂六年三月，吸吸

河等處女直野人者速等百二十人來朝，置兀魯罕河等九衛，命者速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乞塔河衛、實錄，永樂六年十二月，乞塔河女直野人牟里哥來朝，置乞塔河衛，命牟里哥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古賁山衛、永樂六年置。葛林衛、把城衛、札肥河衛、忽石門衛、札嶺山衛、木里吉衛、忽兒海衛、木東河衛、好屯河衛、實錄，永樂七年三月，葛林河等處女直野人禿木里等百一十人來朝，置葛林等九衛，命禿木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三年二月，長亦八等女直野人卜可你等來朝，命爲忽石門衛指揮等官，賜予有差。伏里其衛、實錄，永樂七年四月，奴兒干兀忽剌冬奴等六十五人來朝，置伏里其衛，命忽剌冬奴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弗提衛、實錄，永樂七年五月，兀剌哈河等處野人塔失等來朝，改忽兒海衛爲弗提衛，以塔失等爲指揮等官。乞勒尼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虎也木等處女直野人撒克兀等來朝，命爲乞勒尼衛指揮等官，賜予如例。阿倫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也力哈等來朝，設阿倫衛，命也力哈爲指揮僉事，歹羊哈等爲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愛和四鎮三關志作愛河。衛、把和衛、實錄，永樂七年八月，愛和、阿站女直野人乞塔納等來朝，設愛和、把和二衛，命乞塔納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塔麻速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官普扒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塔麻速衛，命官普扒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失里木衛、實錄，永樂九年，本衛女直野人哈升哥等來朝，命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河屯吉衛、古里河衛、永樂七年置。甫兒河衛、使坊一作方。河衛、亦麻河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女直野人那淡等來朝，設甫兒河等衛，命那淡等十九人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法因河衛、古木河一作古木山。衛、兀應河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法因河等處野人兀剌等來朝，設法因河等三衛，命兀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年，兀速麻河等處女直野人把失等十三人來朝，命爲法因河衛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葛稱哥衛、實錄，永樂八年三月，葛稱哥野人斜稱哥等來朝，設葛稱哥衛，命斜稱哥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喜申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一月，乞烈迷頭目干塔奴等來朝，設喜申衛，以干塔奴爲指揮僉事，賜予如例。兀列河衛、卜魯兀河一作卜魯兀。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早花等二十人來朝，設兀列河等衛，命早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木剌河衛、阿者力河一作阿者赤河。衛、實錄，永樂八年置。督罕河衛、實錄，永樂九年二月，督罕、拙吉兒女直野人馬吉你等來朝，設督罕河衛，命馬吉你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只兒蠻衛、兀剌衛、即今大兀剌。順民衛、囊哈兒衛、古魯衛、滿涇衛、哈兒蠻衛、塔亭衛、也孫倫衛、可木一作可木河。衛、弗思木衛、明太宗實錄，佛出渾至兀剌三千四百里，佛出渾至弗思木衛口一千三百六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年八月，奴兒干乞列迷伏里其兀剌囊加兒古魯失都哈兀失奚等處女直野人准土奴塔失等百七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設只兒蠻等十一衛，命准土奴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斡朶倫衛、明太祖實錄，佛出渾至斡朶倫一千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十月，女直野人脫赤脫等來朝，置斡朶倫衛，命脫赤脫爲指揮同知，猛哥帖兒爲指揮僉事，兀的哥等爲副千戶等官，賜予如例。卜忽禿河衛、阿兒溫河衛、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赤龍哥斡羅火等來朝，設卜忽禿河等三衛，命赤龍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故。葛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脫右等來朝，設葛可河衛，命脫右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故。塔速兒河衛、兀屯河衛、玄城衛、和卜羅一作和十羅。衛、老哈河衛、兀列衛、兀剌忽衛、哈爾分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野人阿魯禿等百十五人來朝，設塔速兒河等八衛，命阿魯禿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卜魯兀失兒兀赤衛、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二月，女直野人完者只禿兀等四十三人來朝，設失兒兀赤衛，命完者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河衛、永樂十二年置。忽魯愛衛、諸冬河衛、扎眞衛、兀思哈里衛、實錄，永樂十三年十月，考郎兀衛指揮同知僧納等來朝，設忽魯愛等四衛，以僧納爲忽魯愛衛指揮使，脫亦爲指揮同知，苦出哈

等四十人爲指揮僉事、長家爲衛者阿哈指揮同知、吉寅哈爲扎眞衛指揮同知、包帶思當兀思哈祖爲指揮同知、忽光等七十一人爲千百戶等官、賜予悉如例。吉灘一作吉灘河。衛、實錄、永樂十四年八月、弗提衛奏舉女直野人芽速等、堪任以職、設吉灘衛、以芽速爲指揮同知、亦里當哈等爲千百戶、賜予悉如例。亦馬忽山衛、實錄、永樂十四年八月、命女直野人頭目兀爲指揮使、哈散哈爲指揮同知、木答兀等七人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亦東河衛、亦速迷、一作河衛、實錄、永樂十五年二月、安出河等處女直野人哈剌苦出等來朝、設亦麻河、亦速河二衛、命塔剌苦出爲指揮、撒保迺剌忽等爲副千戶、散只木等爲百戶、歲南古等爲所鎭撫、賜予如例。阿眞同眞衛、實錄、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撒里亦答等來朝、設阿眞同眞衛、授撒里亦答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悉如例。益實左衛、阿答赤衛、塔山左衛、大明會典作塔山前衛、地緣云、南關故附雄貝地、改塔山前衛左都督。城討溫衛、以上俱正統間設。寄住遼陽衛內。可木衛、失里衛、失木督河衛、忽魯木衛、塔馬速衛、吉灘衛、和屯衛、和屯吉河衛、亦失衛、亦力克衛、納木衛、弗納河衛、忽失木衛、兀也衛、也速倫衛、巴忽魯衛、兀牙山衛、塔木衛、忽里山衛、翠麻衛、木里吉河衛、引門河衛、即佐兒門地面。亦里察衛、只卜得衛、塔兒河衛、木忽魯衛、木答山衛、立山衛、可吉河衛、忽失河衛、脫倫兀衛、阿的納河衛、兀力衛、阿速衛、速溫河衛、結剌吉衛、撒剌衛、亦管衛、弗朶脫河衛、亦屯河衛、一作禿屯河。又作一禿河。在屯台站東北百八十里。兀討溫河衛、甫河衛、剌山衛、阿者衛、亞山寬衛、替里衛、亦力察河衛、哈里分衛、禿河衛、好屯衛、乞列尼衛、撒里河衛、忽思木衛、兀里河衛、忽魯山衛、弗兒秀河衛、沒脫偷衛、阿魯必河衛、咬里山衛、亦文衛、爲赫洛衛、答里山衛、古木河衛、剌兒衛、兀同河衛、出萬山衛、者屯衛、喜辰衛、高河衛、蘭河衛、朶州山衛、者亦河衛、納速吉河衛、把忽兒衛、鎖顏河衛、也速河衛、者剌禿衛、也魯河衛、亦魯河衛、失里兀衛、斡朶里衛、禿屯河衛、者林山衛、波羅河衛、朶兒平河衛、撒力衛、密剌禿山衛。山門衛、剌木河衛、沒倫河衛、弗禿都河衛、者列帖衛、察扎禿河衛、出萬河衛、者帖列衛、兀失衛、忽里河衛、失里綿河衛、兀剌河衛、愛河衛、哈剌察衛、沒倫衛、卜魯衛、以哈阿哈衛、速汪平衛、兀山衛、弗力衛、失閭由衛、亦屯衛、木河衛、

竹墩衛、河木衛、哈郎衛、歲班衛、失山衛、考郎衛、築屯衛、黑黑河衛、古城衛、弗河衛、文東河衛、阿古衛、弗山衛、兀答里衛、納速河衛、失列河衛、朶兒玉衛、兀魯河衛、弗郎翠河衛、赤卜翠山衛、老河衛、竹里河衛、吉答納河衛、者不登衛、也速脫衛、阿木河衛、顏亦衛、以上正統復設。山答衛、塔哈衛、弗魯納河衛、行子衛、兀勒阿城衛、阿失衛、吉眞納河衛、法衛、薄羅衛、塔麻所衛、布兒哈衛、亦思察河衛、失輔衛、卜忽禿衛、撒里衛、你督衛、平河衛、忽里吉山衛、阿乞衛、台郎衛、塞克衛、拜苦衛、所力衛、巴里衛、塔納衛、木郎衛、額克衛、勸伏衛、武木衛、樹哈衛、肥哈答衛、蓋干衛、英禿衛、乞忽衛、阿林衛、哈兒速衛、巴答衛、脫木衛、忽把衛、速哈兒衛、馬失衛、塔賽衛、劄里衛、者哈衛、恨克衛、哈失衛、交校衛、爲衛、艾答衛、亦盤衛、哈察衛、革出衛、卜答衛、滿河衛、禿里赤山衛、賽因衛、忙哈衛、以上嘉萬間設。所二十四。曰兀者托溫所、元史地理志曰、桃溫設軍民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距上都開平四千里、又明太祖實錄、遼陽東佛山羅之地、三千四百里、

四百里、斡朶憐一千里、斡朶憐至托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托溫女直野人頭目咬納等來朝、設兀者托溫千戶所、以咬納等爲千百戶、給官印冠帶襲衣鈔幣有差。可里踢所、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八禿卜花等來朝、設可里踢千戶所、以八禿卜花等爲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兀的翠一作兀者翠。所、實錄、永樂四年二月、與喜河等衛同設。得的河所、與石河所、永樂五年二月、與喜樂溫河等一十二衛同設、會典無與石河所。哈魯門山所、永樂五年正月、與納木河等衛同設。敷答衛所、永樂七年四月、與伏里其等衛同設。兀者揆野木所、兀者穩勉赤所、魚失所、五年所、兀者巳河所、眞河所、兀的所、屯河所、哈三所、兀者屯河所、古賁河所、五音所、鎖郎哈眞河所、兀者揆野人所、兀禿河所、哈魯門所。兀討溫河所、兀者撒野人所。站七。曰別兒眞站、黑龍江地方莽亦帖站、弗朶河站、亦翠河衛、忽把希站、忽把希站、弗答林站、古代替站。地面七。國朝典彙作地面五十八。曰弗孫河地面、木溫河地面、斯坎河地面、撒哈地面、亦馬河咬東地面、可木地面、黑龍江地面、寨一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即今愛暉。

柳邊紀略卷之三

明末、東北邊部落、爲大清所併者、三十有六。海西則有扈倫國之吳喇、一作烏喇、又作兀喇。在混同江東、尼失哈站北六十里、晉赴舍國作納喇、有納齊布祿者、生子曰商堅多爾和齊、子曰加麻喀、喀生古對朱顏、古子曰都爾機、機生二子、長曰克習納、次曰古對朱顏、古對朱顏子曰太蘭、太蘭子曰布顏、始服又喇諸部、築城吳喇河洪尼地、自稱其勒阿、其後布占泰與大清構兵、爲太祖所滅。哈達、一作哈塔、在開原東北邊外四十里、即所謂南關也、與吳喇同祖、先是扈倫國都爾機長子曰克習納、爲族人巴代達爾漢所害、有孫一名王台、奔席北之綏哈城、其叔父王忠在外闌、貝子博爾坤舍進殺其人、以報父仇、遂遷而爲部主、自稱汗、國號哈達、故忠手貝授塔山前衛左都督、傳至其孫孟格布祿等、於萬曆二十七年、爲大清所滅。輝發、一作灰扒、本姓益克得里、始祖曰昂古里星古力、自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也、自黑龍江載木主遷居渣魯、有扈倫國人噶揚噶圖墨土、姓納喇氏、居于張、因改姓納喇、生古力二子、長曰留臣、次曰備臣、備臣子曰納領噶、納領噶子曰拉哈都督、拉哈子曰噶哈禪都督、噶哈禪子曰齊納根達爾漢、齊納根子曰王機褚、于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以居、因號輝發國、時有蒙古察哈爾國扎薩克圖土門汗攻其城、不克而返、至孫拜音達里、殺其叔七人、自立爲王、萬曆三十五年、爲大清所滅。居民曰、陳叔設嫉發部落未誠之前、一夜有堅至且啼、似有小兒子百餘、驅逐人家、入其人之居、入其家、樂之、若經旬、旋復家有小兒、驅逐殆盡、皆不能禁、國人夜不得眠、日間始信而就寢、如是者年餘、太祖兵至、已入城、人無覺者、自此妖亦不見。也赫、一作也合、又作葉赫、又作野黑、在開原城東北、威遠堡門東北九十里、即所謂北關也、明正統間、置塔山前衛、設指

葉赫國始祖本蒙古人，姓土默特，名星根達爾漢，初滅扈倫國所居璋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改姓納喇，後遷葉赫河岸，故以葉赫爲國號。星根達爾漢子曰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子曰齊爾噶尼，齊爾噶尼子曰褚孔革，褚孔革子曰台杵，台杵二子，長曰逞家奴，次曰仰家奴，皆依哈達王台爲援。王台死，兄弟不相下，乃更築新城于山坡，而城故城曰老城，老城在西，逞家奴居之，新城在東，仰家奴居之。萬曆十二年，寧遠伯李成梁以賜敕賞資爲名，誘二奴至開原殺之。逞家奴子曰布寨，布寨子曰布揚古，仰家奴三子，曰納林布祿，曰金台石，俱忠順，爲明藩籬，萬曆四十七年爲大清所滅。建州毛憐則有滿州滿洲始祖曰布庫里雍順，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定三姓之亂，衆奉其女百里，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之蘇克蘇滸河、其地在渾河之外，屬城寨之著者七：曰圖倫城，曰撒爾滸城，曰嘉木湖寨，曰沾河寨，曰安土瓜爾佳城，曰古勒城，曰沙濟城。沙濟城主阿海與古勒城主阿太皆王杲子也，萬曆十一年爲李成梁所殺，餘皆亡于本朝。渾河、屬城寨七：曰杭甲城，曰北界木城，曰東佳城，曰把爾達城，曰兆佳城，曰界凡城，曰播一混寨，萬曆間俱爲大清所併。王甲。萬曆間部主戴度墨爾根，其叔曰孫扎秦光滾，與翁鄂部哉爾果尼爲仇，十二年九月本朝太祖攻翁鄂洛城，遂孫扎秦光滾之師，戴度墨爾根遣人告之降，萬曆十六年太祖滅之。董鄂。在寬奠堡外，萬曆十六年部主克徹巴顏之孫何和禮，蘇克蘇滸河部額亦都阿蘇下所殺，其子何和禮遂率衆歸本朝，尚太祖長女。哲陳。一作哲陳，萬曆十五年爲大清所併。蘇完。部主索爾果萬曆十六年四月率衆歸大清，太祖以其子費英東爲一等大臣，後以功臣因山頗眞，今謚直毅公，配享太廟。鴨喇古、一作押兒孤，萬曆十六年四月率衆歸大清，以其子扈爾漢爲養子，賜名覺羅。長白山之訥殷。一作訥因。朱

舍里。以上二部在明萬曆二十二年併于大清。鴨綠江、即鴨州江，或呼鴨江，古謂作馬訾水，源出長白山，明萬曆十九年爲大清所併。野人則有瓦爾喀之阿庫里尼滿。明崇禎八年爲大清吳巴海所滅。瓦爾格隊。一作與爾格臣。綏分。一作遂分。雅蘭、万野。一作諄野。瓦爾機尼照庫倫、諾落河灣。以上七部明崇禎十年七月爲大清略沒塔克等所滅。烏爾古宸。明萬曆三十九年爲大清阿巴泰費英東順科洛所滅。虎爾哈。即元呼里改路地。之瓦扎喇。明崇禎六年瓦扎喇地方頭目稽首以貂皮朝貢大清，八年五月大清命吳巴海等征之，十月瓦扎喇部主之弟蓋與卜克沙等歸大清，命作甯古塔地方。十四年二月大清遣甯古塔章京吳巴海征其未附屯寨，盡平之。綽庫禪、能吉爾。以上二部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大清阿爾津等所滅。庫爾克一作庫爾喀。之喇里、闊鐸、陳阿撒津、多金、瓦庫爾城、掛喇爾、額蘇里、額爾苑。以上八處明崇禎十二年八月爲大清薩木什等所滅。黑龍江之噶爾達蘇、喀爾達蘇在二處，以大小別之，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大清阿爾津等所滅。薩哈連。明萬曆四十四年七月大清命達爾漢順科洛等取其屯寨三十六。

東北邊部落舉國內附者二十有六，瓦爾喀則有蜚悠。明萬曆三十五年正月，蜚悠城長策穆特黑請移家歸大清，太祖命舒爾哈齊等率兵三千徙其戶五百道。虎爾哈則有格先里、明崇禎元年正月格先里四頭目朝于大清。石拉忻、明萬曆四十四年本朝徙順科洛等招之，四十六年其部長率所部歸之。那堪泰、明崇禎三年十一月其長托留喀率妻子至甯古塔，命賜留瑊朝大清，求賜牧地。託科落羅、一作脫科洛，明崇禎十年四月貢大清貂狐皮，十二月又貢，十五年十二月又貢。努牙喇、一作揚野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歸大清。默爾車勒黑葉、明崇禎十一年十二月歸大清。馬爾遮賴、科爾佛科爾庫騰喀里、以上三喀里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歸大清。松阿里則有擺牙喇、明崇禎元年十二月，頭目伊爾彪圖納哈布錫伊圖喀歸大清，貢貂狐皮。黑龍江則有戈博爾褒布奇、長巴爾齊等。何黑俗克戡奐舒蘇楡爾根海輪閔濃昆都輪哷登、以上十屯明崇禎八年四月俱歸大清。

精格里河彈泰、明崇禎元年十月其長屯齊色歸大清，貢貂皮。使犬部則有蓋青、明崇禎七年十一月其長曾格歸大清，貢貂皮。窩稽一作兀集，又作烏集，凡林木叢雜者是。則有那木、明崇禎間其長康果里喀克都里，貝古明噶爾，烏路喀喀格羅喀里，冉松喀集克舒赫歸大清。都魯、明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歸大清。

東北邊部落現在貢甯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月俱以次入貢，自甯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拏耶勒。一作闊雅勒，明崇禎四年七月部長德漢達禪巴宜詹扎渾等兀爾呼尼克尼格等始貢本朝貂狐猞猁猻水獺皮。曰革依克勒。一作克宜克勒，又作克宜克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始貢大清貂狐皮。曰祜什喀里、一作虎習哈里，明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其長納木達禮等十人始通庫等四人始貢大清元狐皮。此三喀喇喀喇漢言姓也。役屬久，其頭目皆爲少主。少年精悍者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有爲侍衞者，初服魚皮，今則服大清衣冠，所謂窩稽韃子是也。又名異齊滿洲。一作伊車滿洲。異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窩稽疑即古之室韋，按北史室韋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缽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南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室韋川裨皮蓋屬大室韋，尤多貂及青鼠。自甯古塔東行千餘里，住烏蘇里江兩岸者曰穆連連。一作木輪，又作木倫，明永樂間設木倫河城，萬曆三十九年七月大清命阿巴泰等取之，崇禎元年七月大清又命喀凱塔克等率兵征之。俗類窩稽，產貂。又東二百餘里，住伊瓓河源者曰欺牙喀喇，其人黥面，其地產貂，無五穀，夏食魚，冬食獸，以其皮爲衣。自甯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住松花黑龍江兩岸者曰剃髮黑金喀喇，凡六，俗類窩稽，產貂，以上皆每年入貢。又東北行四五百里，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匯流左右者曰不剃髮黑金喀喇，十數，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冰上或行，和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擺頭者然，所謂使犬國也。後漢書有狗見國，以狗耕地，似與牛同。又金史有狗站，以狗拽站，遼天贊三年六月斡魯古國皆以良犬爲貢。其語與窩稽異，無

文字，篳壁以皮條記事，小大隨之。其地產貂。又東北行七八百里曰飛牙喀，俗產與不剃髮黑金同，而亦皆無衿，以皮蔽其前。自甯古塔東北行三千里曰欺勒爾濱大東海，俗產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極皆三年一貢。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之外，宴一次，固山大以下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甯古塔梅勒章京陪宴。按會典，黑金、欺牙喀、虎爾哈等部落進貢貂皮，甯古塔將軍收送戶部，其應賞之物，戶部行文禮部，行文工部支給，又筵宴人每日給燒酒細粳米豆鹽牛料等項，不限日期，如將格賜來支給梗米貲粉衣服鞍紬布緞帶棉花綵緞皮靴被韈扇等物，率以爲常。

東邊部落貢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土門江北岸，與南岸朝鮮慶遠府城相對，去甯古塔五百里，歲一貢。按會典，庫爾喀地方所進江獺、海豹皮，交送戶部，其宴賞，戶部知會禮部，行文戶工二部支給。使鹿部大約在使犬諸部之外，按實錄崇德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地方，獲男女二十九來獻，其今未通

朝貢。無由見其國人。但聞其鬚直耕地。使鹿若使牛馬而已。

東北部落。素產馬。宋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至薊州。泛海至登州貢馬。明女直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貢馬一千五百匹。又永樂三年。立開原馬市。（在開原南門外。西女直交易。）撫順馬市。（在撫順關東。建州交易。）廣甯馬市。（在團山堡。西朵顏、福餘、三衛交易。）

成化十四年。立慶雲馬市。（在慶雲堡。通海西黑龍江交易。）以布帛粟米雜貨易之。今柳條邊內外。絕不產馬。惟朝廷乃有馬羣。（按會典。盛京牧馬羣三處。游牧地方。騎馬羣二處。騍馬羣十五處。騸馬羣二處。駱駝羣十處。上都地方。騍馬羣二處。騍馬羣十五處。大凌河騍馬羣二處。騍馬羣十處。三年騍馬三匹。每匹一年。課駒六年內。四匹生二駒。多者賞。少者責罰。十月初一日起。進羣牧養。至三月三十止。四月初一日放青。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其他皆自山海關西及高麗國來。高麗馬大與驢等。後漢書、三國志、所稱果下馬。魏書所稱三尺馬。朱蒙所乘馬種是也。能負重致遠。不善馳騁。其良者亦復踸踔有致。價不甚貴。關西馬皆產於蒙古。價每倍於高麗。或遇烏稽人。非十五六貂不與一馬也。

鳳凰城等處官兵人等。往高麗義州市易者。每年二次。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庫爾喀人每二年一次。往高麗慶源地方互市。以八月。（按會典鳳凰城庫爾喀人往高麗地方互市。始於崇德間。）甯古塔人。每年一次。往高麗會甯府互市。亦以八月。然命下遣官監視。每年十一月方行。（按實錄。天聰七年二月。始遣備禦郎格與巴圖往甯古塔貿易。朝鮮會甯府貿易。又會典崇德間定例。每年市易。遣部員朝鮮通事二員。甯古塔驍騎校筆帖式各一員前往監視。凡貂皮、水獺、猞猁猻、江獺等皮不准市易。定限二十日回。今添派防禦一員。）市甯古者。多以羊皮襖、布疋。往易牛馬紙布甕碗而帋特貴。康熙初。姚琢之以明季道文。易牛一頭。

柳條邊外山野江河產珠、（色微青。所謂東珠也。國兩朝者。天子諸王以之飾冠。價甚貴。）人蓡、貂、猞猁猻、鵰、鹿、麅、鰉鱘魚諸物。設官督丁。每歲以時採捕。俱有定所定額。核其多寡而賞罰之。或特遣大人監督。甚重其事。（按會典。各例烏喇捕牲。設五品總管一員。六品翼領大二員。筆帖式二員。鑲什庫三名。除總管本身附壯丁三名。翼領大本身附壯丁二名。筆帖式、鑲什庫、工匠等附壯丁一名。領催、鑲什庫外。其餘翼領、領催、牲丁各附壯丁一名。每年每丁繳貂皮二十張。東珠、珍珠、猞猁猻、水獺、牛[illegible]、若比定數多者。都虞司行文戶部。所有布給賞。少者交工部。責治捕鰉魚壯丁。俱所得多寡。若交納鰉魚五个者。賞布一疋。外多貂皮一張。賞布一疋。少一張。責三鞭。康熙二年題定。烏喇捕牲總管。以八旗牲丁。令定額外多得一百張。賞銀三兩。少一百張。罰俸銀三兩。翼領大分管四旗壯丁。如額外多六十張。賞銀三兩。少六十張。罰銀三兩。康熙五年。令壯丁捕鰉魚。十年。每旗派壯丁十九名。於冬夏二季。專捕鰉魚。免捕貂鼠。其捕牲人役在家病故者。准計日扣除貂皮。十一年。東珠。重八分以上者。每一分折貂皮七十二張。重七分五釐者。折貂皮六十七張半。重七分者。折貂皮六十三張。以上每一分折九張。重六分五釐者。折貂皮五十二張。重六分者。折貂皮四十八張。以上每一分折八張。自五分五釐以至一分者。每一分折貂皮五張。每五釐折二張半。頭數計算。次等東珠。及兩面光彩。中間有瑕者。三分折算二分。減一兩兩面微有光彩。二分折算一分。無光彩東珠。三分折算一分。猞猁猻頭號。每一張折貂皮六張。二號折貂皮五張。三號折貂皮四張。四號折貂皮三張。水獺頭號折貂皮三張。二號折貂皮二張半。三號折貂皮二張。

四號折貂皮一張半。五號折貂皮一張。末等折貂皮一張。海龍貂皮每二張折一張。）宗王公宗室。亦各按旗分地。令其採捕。（按會典。國初王以下。公以上。許壹以丁于烏喇地方採捕東珠、貂鼠、人蓡等物。效力勤勞大臣。許遣壯丁採取人蓡。順治五年。停止大臣採蓡。七年。停止宗室採捕東珠貂鼠等物。八年。停烏喇採蓡人。親王一百四十丁。世子一百二十丁。郡王一百丁。長子九十丁。貝勒八十丁。貝子六十丁。鎮國公四十五丁。輔國公三十五丁。鎮國將軍二十五丁。輔國將軍二十丁。奉國將軍十八丁。奉恩將軍十五丁。鑲黃旗人蓡山。曰黑扯木。曰馬家。曰肥牛村。曰牛哈兒哈。曰色欽。曰趙家。曰尼兒民河。曰哈兒民河。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牙兒湛河。採捕山。曰波那活河。曰一兩門。曰呼渾。曰馬哈拉。正黃旗人蓡山。曰木起。曰呼渾谷。曰背山倭。曰幽呼鄂東界。曰克拔本。曰肥牛村。曰土克寺。曰五林谷。曰尼尼民河。曰哈爾民河。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額濱山。曰兒得黑山。採捕山。曰一兩門。曰牙湖溝。曰尼黑五陵河。正白旗人蓡山。曰呼爾。曰團山谷。曰東陽阿谷。曰許爾嶽把擺。曰打八世岡。曰濟兒歡河。曰瓦而喀什把擺。曰覺羅衛濟嶺。曰烏把輝椴。曰鋼沙哈河。曰納穆尾母皮狐。曰阿什圩河。曰湖南谷。曰湖爾崙。曰布魯弼。曰叉歡谷。曰枝布納。曰紐王淵谷。曰布勒穹。採捕山。曰希兒哈河。曰阿克敦。曰上劃[illegible]。曰木吉河。正紅旗人蓡山。曰朱哈兒哈。曰撤雅湖阿。曰劉姑山嶺。曰[illegible]兒崔哈。曰阿巴喀哈。曰木敦。曰古黑嶺背山谷。曰汗處哈谷。曰西伯谷。曰佟兒烘谷。曰阿米大谷。曰阿米大牙兒溝。採捕山。曰撒侖一兩門。曰五叢得卯。曰哈古你白崖。鑲白旗人蓡山。曰劉姑山嶺。曰撒嫩湯阿。曰蛋而鄰科八羅。曰歡他。曰呼勒英尼。曰團山嶺。曰色黃打坦庫。曰扎西打庫河。曰扁林庫占。曰三通嶺。曰多把東羅河。曰涯濟木敦。採捕山。曰阿呼米。曰撒侖。鑲紅旗人蓡山。曰加海。曰鄂輝占河。曰沂撒東佟。曰扎擬必汗。曰扎嫩他鍛。曰紐木舜。曰五什欽阿喀大力。曰佟兒烘阿胥大力。曰白山白力。曰撫喇。曰伊八烏而阿。曰納孟厄。曰阿沙哈剛黑。曰厄黑[illegible]。曰古黑嶺南山谷。曰瓦黑呼。曰汗處撒谷。曰鼎把烏黑。曰鼎把榴樹。採捕山。曰鞠大護口。曰一八罕。曰依爾朵。曰朱穀朵。曰呼朱白崖。正藍旗人蓡山。曰東勝阿。曰瑚哈嶺。曰瓦爾喀什。曰扎兒呼河。曰吉相中。曰都谷。曰佟兒烘嘴哈。曰姑巴嘴哈。曰木敦家婚占。曰湖佳哈。曰紐王淵谷。曰非牙那阿。曰阿什哈溫扯黑。採捕山。曰阿濟革朱哈。曰木苑崖。曰阿加瑚納穹阿濟。曰斿巴牙哈。鑲藍旗人蓡山。曰扎嶽必汗。曰扎庫阿。曰色欽。曰扎庫木。曰厄一夫黍。曰鄂殺。曰溫泉。曰扎兒呼河。曰烟黑法山。採捕山。曰牙湖溝。曰一谷木克。曰波你波你。曰撒鴨岡。）

遼東人蓡。（本草云。人蓡與甘草同功而易得。惟納蓍中蠹。封而閉之不壞。[illegible]說文云。人蓡。藥草。出上黨。亦蘆漸之類。一名人銜。以其生有階級。又名鬼蓋。以其生背陽向陰。又有神草、人微、地精、海腴之名。魏志云。人蓡。天狗。人蓡也。春秋運斗樞云。瑤光星散為人蓡。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蓡不生。說文云。祐也。同居蕭云。有發獸什都郵。西漢書曰。漁書。阮孝緒言。母病須人蓡。後傳得山所生。有鹿引之處得此草。）四月發芽。五月花。花白色如韭花叢。大者若碗。小者若錢。六月結子。若小豆而連環。色正紅。久之則黃而扁。（楊賓云。三月生葉。小花。初抽黃毛。九月採根。）初

生一椏。四五年兩椏。十年後三椏。年久者四椏。每椏五葉。葉若芙蓉。一莖直上。扈從東巡日錄所謂百尺杵也。高者數尺。低者尺餘。陶隱居曰。上黨蓡。形長而黃。多潤質而甘。百濟形細而堅白。氣味薄。遼東形大而虛軟。紫椴軒雜綴云。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異苑曰。上黨者人形皆具。能作兒啼。（西溪叢語曰。偏錄云有鼠足手面目如人。廣五行記云。土下有呼聲。掘之。得人蓡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隋書五行志曰。高祖時。上黨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蓡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夷堅丙志曰。內城老僕年時無人墜其間。歸曜鄰。鄰與同志七八人作遊往遊。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暮。鳥啼猿悲。境界淒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爺視。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獨未睡。見客欣然延入。布席而坐。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盂。折竹半金爺[illegible]擁樹正坐。俄出一物。如小兒狀。留于前。衆莫敢下箸。猶各割嚼食少許。翁曰。偷此味六十年。親以餉老。今偶值客。不敢藏。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人蓡也。）今上黨、百濟、皆枯白無味。而遼以東所

產。多黃潤甘實。不盡如前所云。而人形略具者。間亦有之。但不能作兒啼耳。甲子乙丑已後。烏喇、甯古塔、一帶。採取已盡。八旗分地。徒有空名。官私走山者。非東行數千里。入黑金阿機界中。或烏蘇江外。不可得矣。

高麗人作人參贊云。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居易錄曰。宋思陵得李伯時畫人參地黃二贊。裴淵之御古東坡二賢有雄大常家法其贊參云。上黨天下脊。遼東眞井底。元泉駒海腴。白露洗天醴。蒼苗此孕毓。牙骸成其體。杈椏到淵浮。越水而澼地。珠風雨隔。吳妹纖細。嘢背按鉛絲華。固實隨紅米萬年生。黨足黃土手自尋。上黨無炮炙。能留拔根拔。開生定鋼鉤。黃芯何足洗。身體者生。紙飢食首直。轉搖外菀市。獻曰。人參三椏來自高句驪之圖。銕枝九折。出于嵩岳明之顧。

宗室人參過山海關。皆有定額。額外人參。照例每斤納稅六錢。例貢。親王人參七十斤。世子六十斤。郡王五十斤。長子四十五斤。貝勒四十斤。貝子三十斤。鎮國公二十二斤半。輔國公十七斤半。鎮國將軍十二斤半。輔國將軍十斤。奉國將軍九斤。奉恩將軍七斤半。准此照額。每參每斤納銀六錢。其貿參者。准于盛京關取部票採買。不許於打牲之處採買。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大率皆偸採者也。每歲三四月間。趨之若鶩。至九十月間乃盡歸。其死於飢寒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而走山者日益多。歲不下萬餘人。凡走山刨參者。率五人而伍。而推一人爲長。號曰山頭。陸行乘馬。水行駕威弧。獨木小舟名。沿松花江。至諾尼江口登岸。覆舟山谷間。乃入山。相土山頭坐而指撝。四人者剝樹皮爲窩棚。又擇一人炊。三人樵蘇。夜則燃火自衞。曉食已。人攜小刀一。火石包一。四尺長木鑱一。皮袋一。隨山頭至嶺受方略。認徑路。乃分走叢木中。尋參子及葉。扈從東巡日錄云。其草一莖直上。獨出衆草。光與日相映。得則跪而刨之。山頭者時時立嶺上作聲以呼其下。否則迷不能歸矣。日暮歸窩棚。各出所得交山頭。乃洗剔而煮。按實數云。先以水浸參。明人伴石陂市。遂人恐朽敗急作。多不得值。太監乃命煮而作之。煮參始此。近又以蜜調味。售改而爲蒸矣。貫以縷。懸木而乾之。日惟暝夜再食糗。盡則五人均分而還。

關東人呼參曰貨。又曰棒子。肉紅而大者曰紅根。半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平聲。視泡之多寡。定貨之成色。見從東巡日錄。白鬚。羊角。金井。玉闌。諸名。己巳庚午間。足色者斤甯古塔參以十八兩爲斤。奉天以十九兩爲斤。京師以二十兩爲斤。十五兩。八九色者斤十二三兩。六七色者斤九十兩。對沖者六七兩。泡三兩。若一枝重兩以上則價倍。一枝重斤以上價十倍。成人形則無價矣。相傳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兩。獻於朝。後絕不得。

寗稽人不貴貂鼠而貴羊皮。凡貂爪樹合縫鑲邊處。必以黑羊皮一線飾之。松漠紀聞云。不貴貂鼠者。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余謂此無他。不過服習嗜新耳。今甯古塔梅勒章京以下。皆著猞猁猻狼皮襖。而服貂者無一人也。若帽則皆貂矣。豈獨不畏剝落耶。　貂鼠喜食松子。大抵穴松林中。或土窟。或樹孔。捕者以網布穴口。而煙熏之。貂出避。輒入網中。又有縱犬守穴口。伺其出而囓之者。然不貴。恐其損毫毛

也。紫黑色毛平而理密者爲上。紫黑而理密者次之。紫黑而疎。與毛平而黃者又次之。白斯下矣。胡嶠陷虜記所謂黑白貂鼠皮也。康熙初。易一鐵鍋。必隨鍋大小。布貂於內。滿乃已。今且以一貂易兩鍋矣。明時鐵鍋不許出邊。隆慶四年。俺答受封順義王。請許之。皆的給。倘不與鍋。其告數次。終不允。北邊如此。東可知已。所以初時貂得則貴重。久之日多日賤矣。易一馬。必出數十貂。今不過十貂而已。馬良者乃十四五。亦不以上貂易也。上貂皆淹魚皮國。即窩稽部。以其衣魚皮。故名。北史室韋傳。南室韋。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衣以魚皮。大室韋尤多貂皮青鼠。歲至甯古塔交易者二萬餘。而貢貂不與焉。甯古塔人得之。七八月間。售販鬻京師者。歲以爲常。而京師往往賤揭擺而貴索倫。擺平聲。蓋以索倫貂毛深而皮大也。然不若揭擺之耐久矣。

貉子皮出魚皮國者佳。大與狐等。每皮值四五錢。拔鍼毛毛之長而勁者曰鍼毛。爲帽。春曰鑽草。將曰半草。臘曰拉草。鑽草紺色上也。半草黃色中也。拉草灰色下也。塞外嚴寒在貂上。有爲披者。若爲掛則不拔鍼毛。鍼毛銳黃黑色。

鹿皮、麅皮、火石、火鐮、鏈草、紅根草。及諸木桿。皆有貢額。按會典。盛京將軍每年進鹿皮一百張。麅皮一百張。鏈桿三百根。文桿一百根。樺木箭桿三千根。樺木箭桿二千根。楸木一百根。火石一斗。樺桿八百根。鏈草五百斤。紅根草五十斤。火鐮三斤。歲以爲常。

滿洲舊無文字。有之自太祖始。按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二月。太祖以蒙古字製國語。創立滿文。行國中。命額爾德尼榜式、榜式一作榜什。又作巴克什。大學云。能書者之稱也。有榜式之名。凡爲一。本朝天聰五年七月。始停止。但稱筆帖式。如范文肅公、甯文毅公、是也。大海榜式、大海所譯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未竟者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立字母十二。名曰十二兀柱頭。所載與漢人反切相類。左司筆記云。國書大率如古人反切。如以不黑二字爲不非。山之稱耶。今北方呼蛙爲不至。國語以雜爲碳。滿人呼蛙爲不非。或一語爲一字。或數語爲一字。意盡則以兩點節之。其書左行。與漢反。池北偶談云。本朝文書皆先書滿字。翻譯漢字。漢書自右而左。滿書自左而右。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共書兒字則似竄之。波撇彷彿漢隸。蓋蒙古字本從隸書變出。而滿書又從蒙古變出。旁加以點。是以仍近漢隸。五代史云。增損隸書之半。以代刻木之約。此一據也。按金史完顏希尹依漢人楷字。因契丹字製女直字。又有女眞小字。即滿洲之祖未嘗無文字也。或久而失傳耳。

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挂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爲牌子檔子。猶之中土文字。漢以前載在竹簡。故曰簡。以韋編貫。故曰編。今之人旣書於紙。爲卷爲部。而猶呼之爲編爲簡也。

監高麗互市筆帖式云，己巳冬，會甯府民獲野雞子十，破其一，中有十鼠，遂連破三四，莫不然，告之吏，吏剖其一亦然，乃獻之王所。

高麗咸陽郡新溪書院，故新羅國佛寺遺址也，崇德六年六月，有寓居人元年者，掘地得一甕，貯金二十四片，每片刻宜春大吉，甕蓋刻一千年字，送於朝，卻之。

甯遠州人曰，明總兵李如松入朝賜宴，陪宴官某問遼東產何物，如松曰，產好李，某曰，不知心者何，曰，亦心。如松甯遠伯李成梁之子，父子兄弟俱以盜來名將，今甯遠所李氏，如李輝、李鉢、李林隆，皆其後人也。

開原縣城中有浮圖一，土人云，有銃二十四著頂上。

尋天多鄭將軍廟，將軍名佐，明成化間人，按四鎮三關志，鄭佐者，定遼前衛指揮使也，善騎射，有膂力，巡撫王翱令署都指揮事，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按巡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里嶺山崎壁中，鏖戰，忽有一校策馬退走，衆遂潰，乃下馬步戰，久之，知不可爲，遂自刎，報未至，遼人見佐乘白馬挾弓鼓吹而回，佐家亦聞鼓吹聲，守臣上其事，立祠遼陽，都御史吳頴爲撰碑記，撫順堡外部落凡有疫癘，禱之立應，至今滿洲跳神者祠之，或曰京師堂子所祀者，亦將軍云。按會典，每年元旦，皇上率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及外藩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每月朔，親王以下貝子以上派一人供獻，四月初八日內府並王貝勒一人從，偶供香，是日不祈福，不燒不題刑名，康熙十二年定，祭堂子，漢官不隨往。

甯古塔地不計畝而計晌，晌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約當浙江田四畝零。會典，賦役志，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一夫種二十晌，晌收穀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爲等殺，穀凡十種，曰稗子，曰小麥，曰大麥，曰粟，小米也。曰秫，糯穀也，用以造酒。曰黍，大黃米也，作糕，亦可爲酒。曰稷，糜子米也，宜煮飯。曰高粱，蜀黍也。曰蕎麥，曰鈴鐺麥，燕麥也。而以稗子爲最，非富貴家不可得，地二十晌之佃者，價五兩，稗子穀石一兩，小麥石五兩，大麥石一兩五錢，粟、秫、黍、稷、高粱、燕麥石各二兩，蕎麥石一兩三錢，凡一石可當通州倉二石五斗，此己巳庚午間糧價也。

陳敬尹謂余言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甯古塔，尚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爲寒衣，擣麻爲絮，貧者衣麅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予嘗以疋布易稗子穀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予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今居甯古塔者，衣食粗足，則皆服綢緞，天寒披重羊裘，或猞猁猻狼皮打呼，皮長外套也。惟貧者乃服布，而敬尹則至今衲布袍，或著一羊皮緞套耳。

甯古塔宴會，以十二盌爲率，小喫之數亦如之，爭強鬭勝，務以南方難致之物爲貴，一席之費，大約直三四金，滿洲則例用特牲，或猪或羊或鵝，其費更甚。

甯古塔多業賈，賈者三十六，其在東關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雜貨，流寓者二十二，市飲食，在

西關者四，土著者市布帛雜貨，則無算，而奴爲多，其俗貴富而賤貧，貴老而賤少，貴漢而賤滿，何也，凡東西關之賈者，皆漢人，滿洲官兵貧，衣食皆向熟賈賒取，俟月餉到乃償直，是以平居禮貌必極恭敬，否則恐賈者之莫與也，況賈者皆流人中之俊願而儒雅者，與將軍輩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視將軍輩，況下此者乎，居人無凍餒者，凍餒則爭斂布絮糧食以與之，夜戶多無關，惟大門設木柵，或橫木爲限，防牛馬逸出也，比年來正二月間，走山者或盜馬，因設堆子巡警，他時牛馬猪雞之類無失者，失十餘日或月餘，必復得。

甯古塔滿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漢言官也，而遇監生生員，亦以哈番呼之，蓋俗原以文人爲貴，文人富則學爲賈，陳敬尹、周長卿。貧而通滿語則代人賈，所謂掌櫃者也，錢威、楊越。貧而不通滿語則爲人師，師者胡子有孚、呂林興、吳英人、王建侯、李□□、崟□□。師終歲之獲，多者二三十金，少者十數金而已，掌櫃可得三四十金。

甯古塔有七廟，曰關帝廟，在城東三里，馬王附其後，道人揚州龔森生守之，年已七十九矣。曰西廟，在城西三里吉陂，倚其後，虎兒哈河流其前，中有銅觀音一，高八九寸，甯旗章京某所拾也，某云，阿機人釣而得之江，以爲神，殺牛猪雞鵝必祭，而以血塗其口，余以一牛強易之，識者皆指爲宋物，又蓮花石承柱二，亦自地中出者，庚午二月初六日，僧發火，觀音殿以救免，余爲僧作引募修，西行時已得六十金矣，僧名淨金，溫州人，秋笳集所稱淨公者是也，弟子二，一名華音，一名隆通。曰既濟廟，在城西北百步，祀龍王、火神，僧名天然，李其姓，河南諸生也，甲寅乙卯間，以逆案爲阿機奴，妻年少絕色，主者呼之裝煙，不應，自縊死，天然遂下髮爲僧，余父憐之，爲梅勒章京言，屬守廟，廟額余所書也。曰三官廟，在城東北百步，道人朱一翁，故南昌王後也，年七十二。曰子孫娘娘廟，在三官廟東，朱一翁兼守之。曰城隍廟，在城東南一里，直隸劉興建，因自守之，居人薄守者，多不往。曰土地廟，在城東里許，河南王姓尼守之，人呼爲王姑子，朔望往七廟者，執香而已，燭不易得也。西廟東吉陂下，淨公植花木數千本，春夏間滿漢男女載酒徵歌，無虛日，文人多賦詩以紀其盛。

己巳七月，余家叢墨子隨愛渾牛錄章京崔尚信江行，一日，結伴八人獵威弧，將登岸圍獵，波浪作，威弧覆，同伴劉撥什庫等三人死，墨子等五人以救免，先是尚信爲喇起行之夕，夢吏持文書一函，啟封，令尚信投愛渾將軍，尚信探視之，朱書不可辨，以問吏，吏曰，無他，取多洪拉發三人耳，尚信疑提者久之，至是乃恍然，蓋死者皆多洪拉發人也。

甯古北有鹿，大若麞，名麂，大罕角可爲指決，楷若綠者，價三四十兩。

海豹皮出東北海中，唐開元中，新羅國與米下馬向貢者也。長三四尺，闊二尺許，短毛淡綠色，有黑點，京師人誤指爲海龍皮，染

黑作帽。海龍皮大與海豹等。毛稍長。純灰色。又京師人指爲海獺皮者也。

紅姑娘一名紅娘子。狀若彈丸。色紅可愛。味甜酸。子若魚子。八九月間熟。草本。有莖若秋葵。蕊而淡紅。煮湯亦可飲。

大發哈魚、一作打法哈。子若梧桐子。色正紅。啖之鮮水耳。其皮色淡黃者。文錦可爲衣。爲裳。爲履。爲襪。爲線。本產阿機各喀喇。而走山及甯古塔之貧者。多服用之。

楛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肅愼氏矢。以此爲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疋布不可得。按楛矢自肅愼氏至今。凡五貢中國。周時貢。後當道鄴公皆元宋又貢。晉元帝初又貢。成帝時通于石季龍。四年方達。魏太和十二年。遣使又貢。而勿吉室韋之俗。皆以此爲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鏃。或曰楛砮。歷代史傳言之娓娓。魏書勿吉傳。楛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北史勿吉傳。自拂涅以東。皆石鏃。唐書室韋傳。有弓楛矢。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今余之所見。直楛耳。無有所爲鏃與砮也。不知鏃與砮。又何以爲之也。

鹽。南北朝時有產於樹者。有產於池者。金時遼東以東食海鹽。上京、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按哈剌八都魯傳。延元三十年。世祖謂哈剌八都兒曰。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納思、吉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又元史地理志。附肇州于遼陽府。蓋其地應在盛京界內。今則運自奉天。或高麗國。堅類長蘆鹽。斧砍之乃碎。甯古塔鹽斤二分五釐。船廠鹽斤一分二釐。鄒爽喜風俗記。出瀋陽者斤八分。出高麗者斤六分。蓋康熙初價猶貴。不似今之賤也。

桃花水草本。狀若櫻梅而無核。色紅味甘。質輕脆。過手即敗矣。五六月間。遍地皆是。居人擇其多處。設帳房或棚子。醵分載酒。男女各爲羣。爭采食之。明日又移他處。食盡乃已。又有法佛哈米、徐烏什哈者。味甜酸可食。皆中土所無者也。若蘋婆菓、桃、李、榛、栗、柑、橘之類。非中土人馳送不可得。瓜茄時絶少。今李石林學種。各色俱有。然價甚貴。蕓薹、瀣子中平地當瀣子。亦生。人不知食。黃精極多。賤者乃食之。蘑菇、猴頭、雞腿之外。尚有數種。然狀莫大於猴頭。味莫鮮於雞腿。雞腿蘑菇。籬落間皆有之。往吳漢槎遣戍。病且死。謂予曰。余甯古塔所居籬下。產蘑菇。今思此作湯。何可得。予時竊笑之。以爲蘑菇所在有。何甯古塔也。及予省親來行。乃知甯古塔蘑菇。爲中土所無。而漢槎舊居籬下所產。又甯古塔所無者。今此屋屬河南李閩遠。而蘑菇已盡。數年來。數鄒家房檐下者。爲第一矣。鄒家者。鄒爽喜所居也。

護臘、草履也。絮毛子草於中。可禦寒。毛子草細若綫。三稜。微有刺。生溝子中。拔之頗螫手。以木椎數十下。則軟於綿矣。一名護臘草。土人語云。遼東三件寶。貂鼠、人參、護臘草。余謂參、貂、富貴者之寶也。護臘草、貧賤者之寶也。有護臘草則貧賤者生。無參貂則富貴者死。

塔子頭、風俗東巡日錄作塔兒頭。非也。名和尚頭。苗長尺許。若麥門冬草。春綠夏青秋白。冬則土人以火燒之。焦而黑矣。根紫色。縮若亂絲。糾結成團。竪如木石。大者抱。小者握。自相連聯。絡繹參差。立泥淖中。馬行其上。春夏甚難。一失足陷隙際。不能起。秋冬冰堅。則如陸地然。和尚頭仍不與冰等也。土人有取以爲枕者。玩之絶可愛。余欲攜其一示好事者。以馬力不勝而止。

松塔、松子房也。狀若塔。故名。大者高尺許。打松子者。入阿機中。伐木取之。木大。塔多者。取未盡。輒滿車。往時不甚貴。近取者多。百里內伐松木且盡。非裹糧行數日不可得。價乃數倍於前。己巳庚午間。銀六錢買一大斗。然食者少。不甚貴也。余初至日。食一升。三四日後。脣焦舌燥。不敢食矣。

榛高二三尺。草也。而似木。經霜後。子落可拾。餘可爲薪。否則入野燒。春夏開復生。品第賤。己巳秋獨少。價遂與松子等。

樺皮、樺木皮也。樺木惟山皆是。狀類白楊。春夏間剝其皮。入汚泥中。謂之曰糟。糟數日乃出。而曝之地。白而花成形者爲貴。金史所謂醬瓣是也。按金史輿服志。皆以樺皮爲之。金史興服志。皆以樺皮爲鞘。又北史。靺鞨俗用樺皮蓋屋。拉發北數十里。特設樺皮廠。有京官。按會典設揀樺皮六品官一員。有筆帖式。有打樺皮人。每歲打樺皮入內務府。而遼東樺皮。遂有市於京師者矣。按會典康熙二十六年以前。一年取甯古塔樺皮九千斤。

邊外驛站。相去遠近不一。或百里。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然所謂七八十里者。三九月間。亦必走馬竟日乃得到。宋王沂公所謂但以馬行記日。約其里數者也。行稍遲。或冬月日短。發不早。鮮有不露宿者。土人謂之打野盤。露宿必傍山依樹。近水草。年少而賤者。持斧伐木。燃火自禦。或聚石爲竈。出銅鍋作粥。人持一木椀。啜之。雨雪至。無從避。披裘凍坐而已。每站設筆帖式一。俗呼官人。撥什庫一。俗呼千總。莊頭一。小頭一。壯丁不爲限。大抵兼壘質。小頭者。役於撥什庫者也。莊頭者。督壯丁者也。撥什庫專司應付。筆帖式登記檔案。以備稽查之。筆帖式有印。若衙於撥什庫。而統軍馬草料。則不敢使其擅。是以一站之人。惟撥什庫是畏。爾此每站居人。多者數百家。少者數十家。今安頓將軍處撥壯丁爲水手工匠。而山東西與京東之流寓者。周密癸辛雜識曰。遼上京西樓。中國人并汾幽薊爲多。奉天府屬又發驛之人關。存者不過十餘家。而站廢矣。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則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臥西北炕。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針、線、荷包贈。則又煮乳豬。攜雞以進。蓋是時俗猶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跡詭秘。嘗竊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

居者非娶貲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于是乎非娶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炕炊則猶借薪飯則猶助瓜菜倘非中土所能及也

邊以東皆產鷹而甯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以流人子弟或罪僕爲之舊係衙門行杖）每年十月後即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爲主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爲上白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既得盡十一月即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得海東青後雜他鷹遣官送內務府或朝廷遣大人自取之送鷹者得海東青滿漢人不敢畜必進梅勒章京若色純白梅勒章京亦不敢畜必送內務府矣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善打鷹者以物爲記歲歲往無不遇惟得差不易耳視其出入之所繫長繩張大網晝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則驚去

甯古塔溫飽之家好打馬吊少年者尤甚吊牌爲馬皆致自京師雕梅工巧凡賭不以銀而以核桃紅棗豬羊之類

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曰莽勢（隋文帝所謂當作用兵之勢也隋書勿吉傳隋文帝時宴勿吉于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中一人歌衆皆以空齊二字和之謂之曰空齊（金志所謂說謳譯者近是）猶漢人之歌舞蓋以此爲壽也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煙次獻乳茶名曰奶子茶次注酒於杯承以盤客年差長于主長跪以一手進之客受而飲不爲禮飲畢乃起客年稍長于主則亦跪而飲飲畢客坐主乃起客年小於主則主立而酌客客跪而飲飲畢起而坐與席少年欲酌同飲者與主客獻酬等婦女出酌客亦然是以不沾脣則已沾脣則不可辭蓋婦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非憔醉而辭則主不呼婦女出出則萬無不辭者矣凡飲酒時不食飲已乃設飯布於前名曰劃單即古之食單也進特牲以解手刀割而食之食已盡賜客奴奴席地坐叩頭對主食不避

牛魚鱘魚也頭略似牛微與南方有別然土人直呼爲鱘惟中土人或謂之爲牛耳重數百斤或千斤混同黑龍兩江虎兒哈河皆有之故不易得得之則棄緊而御食之演繁露載契丹主遂魯河釣牛魚以占歲海陵集稱與金蘭酒並賜使臣（周麟之海陵集云有燕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蘭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又云牛魚出混同江其大如牛）二老堂雜志亦云一尾之直與牛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未饗之京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密精其首歸獻于胡同館士盡歸其當魚頭公）則牛魚在遼金時已貴重矣然其味猶在鰉魚下鰉魚大者三斤小者若鮆鯽（瀋陽府直一斤中土之貴品也）鮮美不可名狀若牛魚徒肥耳不甚鮮也塞外凡魚皆肥美余去時於插花街市一鰉魚重十斤（價銀二錢）十五人食之不盡余欲更市一尾進吾父同行者曰甯

古塔魚更佳何市爲及至果然蓋甯古塔城臨虎兒哈河冰開後無貴賤大小以捕魚爲樂或釣或網或以叉或以鎗每出必車載而歸不須買也惟冬月鑿冰則捕者少好逸者乃買耳

康熙丙寅年沙兒虎舊城（去甯古塔四十里）掘一銅章傳送禮部大若州印面篆合重謀克印六字背左一行楷書如面文右一行刻大同二年少府監造八字按大同遼世宗年號而謀克則世傳金爵也（金三百戶設長曰謀克十謀克置猛安）今觀斯印則金未建國號爲遼屬國時已有斯爵而後特廣之耳

柳邊紀略卷之四

康熙錢行至船廠而止然與順治及明錢大小並用船廠東至甯古塔則但知用銀銀推區若昔帕色足九六七以下使不用昔周胡嶠北征記曰遼上京西樓（按遼史西樓在祖州隸上京臨潢府）交易無錢而用布則今之用銀已異於用布時矣（歷代錢不專用明初民間或私用宋元錢至正統元年胡濙因浙東閩廣無論而倉有百年之蓄始議改折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自此以後遂通行天下而錢禁廢矣）然按金食貨志章宗承安三年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錢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又宋銖甯錢往往掘地得之則金時業已用錢矣安知數年後不流行船廠以東邪

甯古塔交易銀數不計奇零如至兩則不計分釐至百十則不計錢分食用之物索於所有之家無勿與直一兩以上者償之不則稱謝而已若有而匿不與人或與而不盡則人皆鄙之矣

漢人之以罪至者雖與漢軍不同然每與漢軍爲伍在滿洲與異齊滿洲則總呼爲漢人漢軍亦不以此自別蓋與京師漢軍有截然不同者矣（池北偶談云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爲漢軍直省人爲漢人元時則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歹竹赤歹木里闊歹竹溫渤海八種爲漢人中國爲南人）

北海唐祭於洛州，宋則祭於登州，順治康熙間，祭於河南濟源縣，後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徐元珙言，改祭於混同江。

北鎮醫巫閭山在遼東廣甯縣，遼太祖陵在廣甯縣中屯衛，有大事，遣一官致祭。

俗尚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爺爺也。呼年長者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爲禮。首必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之，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然亦無不祝者。少者至老者家，雖貴必隅坐，隨行出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賽音。（金史作案賽課）賽音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爲嫂，少者妻呼嬸子，若弟婦。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爲媒，將允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乃率其子姪輩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者是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賠送耳。結婚多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爲晚。

上元夜，好事者輒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婦女，又三四人扮參軍，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舞。而扮一持繖燈賣膏藥者前導，傍以鑼鼓和之，舞畢乃歌，歌畢更舞，達旦乃已。

十六日，滿洲婦女群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曰脫晦氣，入夜尤多。

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千。

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貴四六，歲易新句，或與舊稍同，則不樂。

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張舜民使遼錄云：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正月釣魚海上，于冰底釣大魚，二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於涼淀處坐夏，八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按定旗分，（按會典：鑲黃旗圍獵山曰哈代上瀾圳、曰岐落河、曰阿爾法瓦、曰加色、曰葉赫尼堪、曰沂紋泥河、曰欽蘊、曰果爾河、曰一馬呼池、曰得非口、曰安河。正黃旗圍獵山曰喀普赤紅、曰物克得非口、曰朱北。正白旗圍獵山曰沂湯泥河、曰科爾河、曰復湯泥河、曰青嵩阿岸、曰蒙古谷、曰打碓、曰朱社嶺。正紅鑲紅二旗圍獵山曰覺羅打牲阿、曰色米牙呼、曰會園一點木、曰黑林、曰過河名岡、曰呼蘭、曰肥得果、曰都什黑、曰雅滿河、曰勒夫崙、曰色黑臘、達哈納、曰倉肥河屯。鑲白旗圍獵山曰喀喇赤藍、曰木垻馬蔘、曰上瀾采、曰色勒瓦春嘛、曰江都巖米、曰火把采、曰輝齊係什哈河。正藍旗圍獵山曰吉當阿河西岸、曰隆鼎谷藍、曰一谷河、曰昂巴西伯、曰納殷河、曰葉黑一叢木黑林。鑲藍旗圍獵山曰翁民烏力秤、曰馬打推岡、曰色朱雜、曰鐵塔瓦色。）不拘平原山谷，圍占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名曰合圍，或日一合再合。（盛京通志云：我朝行圍，八旗各以章京率之，分左右翼，繞山谷間，名曰圍場，惟視纛旗所向以爲分合，有嚇獸不遵者，即以軍法治之。章京嚴色，亦隨本旗，惟御前侍衛及內大臣得穿黃褂，行圍之法，以鑲黃旗大纛居中爲首，藍纛在大纛之前，遊神徐行，兩翼門纛相遇，則立而不動，以俟後隊，漸次逼近，謂之合圍。躍騎環山，追捕野狐兔麋鹿，數必過中，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俟有出圍者，方許扈從諸人捕之，亭午就山陽幄處憩食，一日凡兩合

圍。）所得禽獸，必分親友。善打圍者，一冬得獐常一二千，不善者有終歲不得一者矣。

滿人病，輕服藥而重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墻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竿。（按會典：堂子祭儀，每年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但立竿致祭。親王郡王貝勒，每家各祭三年，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二年，鎮國將軍，每家各祭一年，不祭者聽，其無爵宗室不祭。凡致祭日期，初一日皇上祭，初二日禮親王，初三日鄭親王，初四日安親王，初五日肅親王，初六日英親王，初七日巽郡王，初八日順承郡王，初九日饒餘貝勒，初十日顧勒謹貝勒，十一日饒餘貝勒。康熙二年，定親王立竿祭期第一，溫親王第二，恭親王第三，莊親王第四，安親王第五，裕親王第六，簡親王第七，□親王。四年，定郡王立竿祭期第一，溫郡王第二，惠郡王第三，信郡王第四，平郡王第五，順承郡王，此定期內若遇皇上致祭，則照祭之家停祭。凡于公等依次致祭，凡祭三年之家，于定期內各祭一年，當十一日值有各祭二年，實致祭日，有前三家同祀神者，仍依次俟前先祭之家祭畢，次祭之家方祭。祭期親王貝子定期致祭之日，有事不得祭，實期卸會禮部，令次祭之家致祭，其有事者，隨便補祭。每年三月初一日，但立竿，皇上親往致祭，是日鹵簿大駕全設，內掌儀司官設皇上行禮拜褥于堂子正殿內一，饗殿一，上具禮服，于正殿內圓殿神前行一跳三叩頭禮，諸王大臣俱排立，不隨行禮。祭畢，上在丹陛上西向正坐，公以上在丹陛上分翼排坐，進祭物飲祭酒畢，作樂還宮。）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爲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冢婦，以鈴繫臀後，搖之作聲，而手擊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豆粉，蘸以蜜，跳畢以此徧餽隣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家食之，以盡爲度，不盡則以爲不祥。

甯古塔燒酒曰溝子酒，（郝奕青風俗紀作滿洲酋酒）斤銀四分，黃酒斤銀三分，然燒酒家爲之，不須沽，惟黃酒多沽飲耳。

油皆蘇子所打，斗得油八九斤，扈從東巡日錄所謂媽龍膩豔者是也，氣頗觸鼻，品在菜油下，然菜油至自奉天，不常有。

燈缸俗名蠟棚，以米糠和水，順手粘麻稭，（幾手粘則不可燃）曬乾長三尺餘，插架上，（以三股木爲架，鑿穿其端，橫鑲盤於中可燭遠）或木牌，（削木牌，鑿數眼于上，豎之架下，用與架同）燃之，光與燭等，而省費，然中士人多用油燈。

自昔器皿如盆盎椀盞之類，皆刳木爲之，數年來多易以磁，惟水缸槽盆猶以木。

扒犂，士人曰法喇，以木爲之，發而有架，車而無輪，轅長而軟，雪中運木者也，駕以牛。

烟囪多以完木之自然中虛者爲之，久之碎裂，則護以泥，或藤縛之，士人呼爲摩呼郎。

甯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扈從東巡日錄作威薑）獨木，鋭首尾，古所謂刳木爲舟者是也，可受三四人。大者曰五板船，三艙，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木漬則以青苔塞之，（今堅船則實灰麻釘油苔之，其費不貲）可受十餘人。常賚一人執青苔以俟，不迨他顧，他顧則水入船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棹，若飛。

元新志所謂乘五板船疾行江中者是也。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秋冬則以為馬槽。（易春夏皆致有秋冬）（始興設家）

設堆子邏夜。始於己巳。兩關定更鼓。始於庚午。梅勒章京雅（案）命商人丁二等。自奉天劉往。文曰寧古塔定更鼓。康熙二十九年造。

寧古塔薪不須買。然二十年前。門外即是。今且在五十里外。必三四鼓蓐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車。（俗以伐木為第一勞苦）每年冰堅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若山。二三月凍融。不可運矣。蓋木至春則滋潤。非斧斤可伐。（冬間合抱之木。一二斧即斷。十餘斧即斷。他時則否）一也。冰堅雖地皆翻漿。（泥淖也）輅車傷牛。二也。清明後十日。關磐布穀。不暇入山。三也。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則雇倩人。間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間所燒皆溼木。然入坑即爇。夏秋則不乾不爇矣。

山多樺。樺根類銀杏。鋸板可為器。其皮可為瓦。浸水久之。可索綯。作可為車。樺之小者名波羅木。五月。土人摘其葉裹粽。大則名樺。為薪而已。

愛渾將軍薩不素。為寧古塔梅勒章京時。其家有木槽盆。忽隨怪風捲入雲際。久之墮地。猶在前院。毫不損壞。明年遷將軍。

己巳冬。寧古塔無積雪。入春人畜病。牛多死。（北史勿吉傳。其國無牛）庚午正月。驛人劉老三家十九牛相繼死。皆剝於東籬下。凡牛過此。不肯行。必以口就地。哀鳴久之乃去。余往觀。淚下。處無乾土云。

有孔和尚者。名元昭。江陰人。素陰賊。每挾私怨興大獄。殺人流寧古塔者以百計。余父其一也。乙巳丙午間。元昭亦以流徒。衆欲甘心。余父不可。乃止。元昭無所事。日為人譜經。庚午正月六日。其次子忽發狂疾。持刀欲殺人。元昭惶走。乃逃城遂路。暝眩數元昭罪。驛人助元昭送梅勒章京。時封印不治。明日歸元昭於公衙門。官乃禁之。披甲萬六家。元昭手進飲食。惟謹呼二相公而不名。其暝眩如故。或責之。其子曰。我非孔和尚子也。我葉姓。孔和尚詐我銀不得。遂我獄。破我家。殺我。我索之三十餘年。今乃得之。必殺乃已。音詫。舉室中斷石磐之不中。元昭避戶外。不敢出。纔而進飲食如故。十三日。雖涕泣求免。元昭乃為言於官。釋之。數日。復持刀逐元昭。元昭匿披甲家。余行時未已也。

福建陳昭令於沙闌北掘一鏡。長四寸八分。闊二寸五分。四角皆委。上凸下凹。背有紐在其端。中有篆文曰鵲鸞。旁像二龍。而各加劍于首。一象水波紋。

寧古塔有人掘一鏡。背鑄銘兩行。左一行不可辨。右一行曰不劍而鏡。

前寧古塔將軍安（珠瑚）於福兒哈河邊得一殘碑。僅五行。合七字。首行曰上順國。次曰不。次曰字。次曰歸。次曰佃。

己巳年人傳飛牙喀一碑。本國漢文而譯為滿。不能辨。大要其地為二周國。十年教養之後。立此碑。版後書東唐國鎮守滿龍山將軍馬元亮。又有都指揮同知官名。按中國無東唐之號。豈高麗前代耶。皆之以間世之知者。

寧古塔官皆世襲。如將軍梅勒章京死。授其子本處牛錄章京。固山大死。授其子本處蘇喇章京。牛彔章京、蘇喇章京死。授其子代子。（一名分得撥什庫）凡應襲之人。必至京陛見。謂之驗身子。戊辰以前無不得者。後在京各旗願往者多。應襲之人或有不得者矣。

寧古塔書籍最少。惟余父有五經、史記、漢書、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選、歷代古文選、周長卿有杜工部詩、字彙、盛京通志。呀思哈阿媽有紀事本末。車爾漢阿媽有大學衍義、綱鑑、白眉、皇明通紀。

康熙初。寧古塔張坦公有歌姬十人。李象汝、祁奕喜教僮兒十六人。後皆散。今惟有執倒剌而謳者。而山東賈解女子。則於己巳年一至云。

莊屯之城者曰牡丹。曰覺羅。曰沙闌。曰沙兒。曰邀鹿。曰一拉闊。曰寶將。曰山陰哈達。曰官莊。

寧古塔流人。地方官防範向不甚嚴。給假入觀者固多。忽然宵遁者亦不乏。本地既不稽查。關隘出入亦無須官票。己巳十二月。楊巴巴家抱骨還鄉。私帶犯婦洪氏入邊。遂自寧古塔放㕶（譯言路作卡）路（盤詰之哨也）至必兒漢必拉。無官票者。始不得出境矣。

奉天、寧古塔、愛渾三將軍。自康熙庚午年始。凡入官流徒人犯有犯光棍叛盜以上罪者。不必奏請。徑斷於市。年終彙報。

寧古塔自牛彔章京至筆帖式。分六部。管事不相侵讓。寧古塔每年撥章京一。筆帖式一。收富牛馬稅銀。多寡無定額。作公衙門費。

寧古塔無羊（魏書勿吉傳。多豬無羊）無騾。即有人帶至。亦不能久。往時驢亦少。近推碾磨者半用之。然偶病。輒不治。船廠寧古塔流徒者多。愛渾將軍調度。本地將軍以下不得主。愛渾將軍每官寧古塔。熟知流人姓名。按籍而無得免者。故流人奴僕年壯者皆為愛渾水手。鐵匠正身年老文弱者皆為幫兒。幫兒。幫正身者也。每年出銀六兩給正身家。庚午年。自將軍以下。幫兒以上。皆移家愛渾。朝廷給移家銀。官四十兩。披甲水手半之。幫兒不與。余去寧古塔時。尚未徙行也。

童子相戲。多剔麂麅獐鹿前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

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開曬。雖壯者亦爲之。

凡臥。頭臨炕邊。腳底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是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臥其主腳後。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衾裯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炕邊。亦不得已也。近見炕皆外高內低。殊更便。但不甚闊。人稍長便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

滿洲見人。以曲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近以抱不雅馴。相見與別。但執手。年長垂手引之。少者仰手迎踐。平等則立掌平執。相抱者少矣。

阿機人相見。無男女。皆相偎抱。或親嘴不已。

船廠西二百里薄屯山。有金完顏婁室神道碑。高八尺八寸。闊四尺五寸。厚一尺二寸。頂高三尺。兩面鐫蛟龍。其陰殘毀。其陽篆二十字。作五行。文曰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碑身作楷書。文曰大金故開府儀同三司左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秘書少監虞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彥潛 奉上大夫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袋臣任詢、 明威將軍東上閤門使兼行太廟署令上騎都尉平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左光慶。 王諱婁室。字斡里衍。與國同姓。蓋其先曰合篤者。居阿注滸水之源。爲完顏部人。祖拾魯直。贈金吾衛上將軍。以財雄鄉里。枚斛逵蕃。乃擇廣土。徙雅撻瀾水。邦降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麗焉。父白答。贈金紫光祿大夫。事世祖爲七水部長。時。烏春謀寇。亂者構爲向導。金紫公與同部人阿庫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擐甲蒙冑。手之所及。不無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弄。卓然有成人風。爲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公知其材。曰。兒勝兵矣。乃獻於穆宗。一與語。器之曰。是子他日可以寄重旅重任。爾後阿拍留可蒲余罕等。相繼逆命。王從之征。屢立戰功。受賞。遼人蕭海里叛入于係遼籍之女直部。穆宗使王覘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屢擒。蒙賞以甲冑。其裝戰馬。□麗出兵侵曷懶甸。進築九城。宗子喑原王付實款帥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於帥曰。宜遏彼外援。絕其餉道。可不攻自下。從之。降其城五。從魏王斡帶討訛□淮叛師。攻其城。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柱。流矢中手。貫於柯。攻猶不已。士衆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代父爲七水部長。太祖方圖義舉。聞召王與同部人銀朮可問曰。遼人驕矜。且其見侵無厭。又糟他部人陶□來歸吾界。吾欲先翦其外邑。以張吾軍。然後進伐。何如。王進曰。遼人內外□□之余其時□太祖攻取甯江州。王登先以戰□□元年擢授猛安。奉命總督銀朮可蒙□□吉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既降一部長。而各部長告急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已降者旅遄進。掩其不備。大破之。追殺千餘人。明日破奚部。又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獲監戰銀牌使者。諸部以次平之。宗室斡魯古略地咸州。以其敵重。使召王。令兵與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會斡魯古。既而聞敵兵且至。王留四謀克精銳。各守其一門。與

斡魯古濟水□翼。王居左。翼敗其所衝。追殺略盡。斡魯古軍引卻。退□城□與所留諸謀克對陳而立。王返兵擊敵。背大敗之。咸州既下。因徇地黃龍府。太祖自將進達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使馳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益以三百匹。命居右翼。明日兵交。以衆寡不侔。爲敵所圍者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略。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固遼者。拒守甚堅。若不行翦其巡。剷使絕外援。則未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皆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薄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且巡其郡。俟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選壯乘其倚梯登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民家堞趣士力戰。至火然肆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遂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輔及斡魯古阿思□等平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大帥耶律當□□□戰於蒺藜山。大破之。遂下川成徽三州。徙其人民於咸州黃龍之地。於是太祖命王爲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統諸軍以平中京。王爲先鋒。至□山。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偕完顏□□耶律余篤等。帥師徇地奚部。所向輒克。始與余篤以騎二千。襲遼主於鴛鴦濼。遼主遁去。追至白水。弗及。獲其內帑幡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皇弟闍母攻東面。製攻具以三木駢接爲洞垣。右長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塹。又作樓車。飾之以革。施四輪其上。出陴堞以闞敵。諸軍乘之。而遂克城。與闍母徇地天德、雲內、東勝、甯邊四州。及其傍諸部悉降之。叛人阿克束于是始獲。都統斡魯以諸軍次白水。王營中。夜有光如炬。起矛□。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日。聞夏人出兵三萬援遼。過雲內矣。斡魯以諸軍會天德。遼王前後遣騎數百迎敵。輒爲所掩。惟數騎得還。時方暑雨。斡魯與諸帥議方略。皆曰。彼衆我寡。宜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敵據我前。倘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來爭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謂濟師。豈能遽集邪。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速二將以借。見可則戰。雖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迺河止之曰。爾安輕舉。我軍既寡。馬力疲甚。將何交戰。王曰。制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爲所乘。則益難爲功。宜必迎戰。付古迺拔佩刀勃然曰。諸帥皆不欲。爾敢嘵衆邪。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爲身計。蓋國家大事耳。阿昆乃欲屈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挺刃相向。諸帥大驚。起扞之。斡魯□□□以二將與王偕行。將至邪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遣使馳報斡魯曰。今觀敵衆而無紀。易與耳。先挑戰。僞遁以致之。請速以師進。王乃分所將爲二旅。更出□□□□□□□引卻其□繼出進退以誘之。退凡□□過□水。乃再整行列。奮銳氣馳擊。敵兵遂卻退。我大軍亦至。合擊之。敵乃大潰。追至邪俞水。殺數千人。敵赴開結陳俄水□□□□□□□□□□□□□□□□□□□於河之東。降四部族。迭剌部既降。復叛。討平之。太祖平燕。皇子宗望由開道東下。至昌平以取糧餉。太祖□□□□□□□□□□□□□□□□□□□□太祖開遼

主越在陰山。命斡魯與皇子宗望引兵追襲。以王爲先鋒。道出龍門。擒其都統耶律大石。至白水。又擒□□□□□□□□□□□□□□□□□□□□□□□□□□□□□仁。又破西山頁瓷趙公直。出師于朔漠之境。生擒公直。天會初。遼主播越應朔間。斡魯遣將分兵三路追躡。□□□□□□□□□□□□□□□□□□□□□□□□□□□□□□□追之。疾馳六十里。及之于風山。遼主以其騎陳而立。王馳之。其衆潰。遼主以六十餘騎奔。王戒士卒曰。無□□□□□□□□□□□□□□□□□□□□□□□□□□□□□□□□□□□□□□馬出其□□□□馬□背而□□□□詔書所以招諭之意。遼主□□□□□□□□□□□□□□□□□□□□□□□□□□□□□□□□□□□□遼獲以歸。□□□使請降。輒名□□□□使馳來。王不能平□□□□□□□□□□□□辨之執政□□□□□□□□□□□□□□□□□□□□□□□□□□□□□□□□□□□□□□□衛國戮力於石馬。遂獲遼君。厥功茂焉。自今或罹罪□□□□罰餘釋勿論。藏之明府。有如□□□□□□□□□□□□□□□□□□□□□□□□□□□□□□□□□□□□王領先鋒軍取馬邑。破敵於雁門。圍代州。克之。執其將□嗣本。進降忻州。又降戍將耿守忠等。太□□□□□□□□□□□□□□□□□□□□□□□□□□□□□□□

□而宋之援兵日集。銀朮可獨不能辨。宗翰遣王以軍與之協力。遇宋將樊□之衆十萬於□城。破之。又敗□□□□□□□□□□□□□□□□□□□□□□□□□□□□□□□反擊奪擊。大破之。遂獲九孛堇軍。趨汾州。掩平遙、介休、靈石。攻拔汾州。招石州及諸縣邑降之。宗翰以大軍□□□□□□□□□□□□□□□□□□□□□□□□□□□□□□津復遣子活女與諸將繼之。突葛迷等破敵降河陽。而宋人既撤河橋。活女於是自津迴流行三十里。見河水□□□□□□□□□□□□□□□□□□□□□□□□□□□□□□浮深涉淺而馳於中洲。俄已登岸。臨岸敵望之以爲神。不擊自遁。諸軍畢濟。遂取洛京及鄭州。合大軍圍汴。與孛堇□□□□□□□□□□□□□□□□□□□□□□□□□□□□冐圍出戰。王見其鋒銳。不以逆擊。使活女率精兵橫截之。敵衆亂。王乃督諸軍進戰。手中流矢。氣勢挺銳。驅擊自若。敵大敗棄城。而城中□□□□□□□□□□□□□□□□□□□爲諸軍所獲。既克宋帥府。俾王統諸軍。西趨陝津。討河東未附郡縣。至澠池。大破宋師范致虛勤王之師三十萬。僵尸盈溝。致虛僅以數十騎遁去。遂克陝府。濟河□□。又破敵二萬。降解州。攻河中。城堅拒守。王使其弟倚梯開鬪登陴。俄拔甲士三人上。與敵格鬪。諸軍繼進克之。蕭人西走。先出者焚橋而去。餘溺於河。使並流拯之。活其卒五百人。於是從衝解二守。以進士攝諸縣長吏。招撫散亡。以活女領二猛安軍留鎮中京。又降絳慈隰石四州。而還元帥府。將平陝西。以王嘗請之。使詣闕圖上方略。遂率諸路軍合萬人以行。出

慈州。乘兵渡河而南。復與范致虛軍十六萬遇于朔邑。大破之。遂降同華。進破潼關。徇地京兆。敗敵數萬於長樂坡。遂克京兆。擒其經制使傅亮。轉降鳳翔、隴州。鳳翔尋叛。進軍城下。破無援兵十餘萬。攻拔之。還敗敵三萬於武功。日中復敗三萬於近地。又破十五萬於渭南。北趣鄜延。徇下諸郡。招降折可求。收□府豐三州及諸城堡。克晉寧軍。殺其守徐徽言。京西陝府畔。復討平之。又破重敵於渭水終南。略地西北。宋將吳玠率軍二十萬來拒。遇於武河。戰十有四合。而敵氣始衰。遂大破之。陝府又畔。往討之。既成圍。使以薪蒿絕池緘角。列衢棚臨城攻之。池水忽涸。王戒將士曰。敵泄池水。必突地欲焚角也。嚴備之。既而煙出於甕。遂撤攻具而退。須臾火發。角爲所焚。敵復引水自固。王使以沙囊塞塹。於是梯衝並進。數日攻克。擒其將李□□及援兵之將趙士伯。殺之。鄜延復畔。于是王已感末疾。睿宗皇帝時爲元帥。將親平陝右。使王先討定鄜延。而宋將張浚率步騎十八萬壁富平。睿宗皇帝會諸軍迎敵。王至。見敵游兵千餘蹤潛來戰。乃率百餘騎邀擊。而設伏於阨。以輕騎誘之出。將前伏發。返轡夾擊之。斬馘略盡。執生口以獻。遂領左翼。及敵兵遇於兩溝之間。自日中戰至於昏。六合而後敗之。始合右翼引卻。王援之。乃復振。明日睿宗皇帝宴賞有功將士。顧謂王曰。力疾鏖戰。以徇國家。遂破大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悉以帝筵所用金銀酒具及細鎧甲胄。副以馬鞍戰馬七匹賞之。由是疾增劇。以天會八年十二月九日卒於涇州回□之西原。年五十有三。軍中哭之如親喪焉。訃聞。太宗震悼。詔遣親衛馳驛護其喪。歸葬於濟州之東南。與

青里。役遣皇子鶻沙虎、宗子銀朮可迓之。車駕還自中京。道臨其葬。甫之際。觀至奠哭久之。所以贈賻者良厚。天會十四年。追贈使相。官制行。改贈開府儀同三司。又追封莘王。正隆二年。改封金源郡。配曰溫都氏。追封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活女。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曰斡魯。光祿大夫迭剌部節度使。曰謀衍。崇德留守東京。曰什古迺。金吾衛上將軍留守北京。孫男仕者曰斛魯。鎮國上將軍世襲猛安。曰度剌。世襲謀克。曰當古。符寶祇候。曰撒葛靴。太子內直郎。曰辭烈。宿衛士。王黠勇果毅。濟以明略。始自伐遼。迄於克宋。率身先行陣。前數千百戰。未嘗不捷。獨追獲遼主。至於取汴。籤馬以涉大河。威名震慴南北。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出其右者。大定十六年。天子思其功烈。詔圖像太祖原廟。明年大祫。配享太宗廟廷。諡曰壯義。又敕詞臣譔次之。建碑墓隧。臣竊惟王之考金紫公。在世祖戡難定亂時。爲不二心之臣。書勳史册。王以忠貞才武。輔佐太祖太宗。征伐功無與二。稱頌至今。傳所謂世濟其美者歟。銘曰。金興受命。實始翦遼。武元戴旆。驍若戎昭。王惟世臣。嫡嫡忠藎。視敵無前。身先行陳。武元致屆。順天應人。天討有罪。生此虎臣。臨堅不摧。臨強不踣。薄伐雲朔。至於漠北。匪學孫吳。出奇縱橫。以寡覆衆。殄殲夏兵。掩追亡逋。歷執醜虜。反轡風山。卒獲遼主。追及伐宋。總斡太原。所在寇敵。如雲之屯。王鋒一臨。如睨之晬。府公之宴矣。簷三提。宋既齎盟。乃復渝盟。王弗解甲。師弗留行。宋沮洪河。舟梁既撤。杭一葦。長驅而入。先之窺洛。合圍汴梁。困獸搏鬪。擊之而僵。亦既克汴。趣師關陝。俄殊婁柢。金湯失險。富平之役□□□

□王身罹疾。威猶廉及。以死勤事。雖疾亦力。勤敵何有。方戰乃克。寇壘既清。陝右遂平。王誠有功。□□□
□維昔先正。□□□□□□□□□□□背形以圖。寫勤而□□□□□千載如生。□□□□□□
□
實勝寺在盛京城西三里。東西建石碑二座。東一碑前鐫滿文曰。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而況於法身圖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故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于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周魯二莊。同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朝。並勒丹青之飾。自茲遊文。朋出。列剎相望。其來蓋亦遠矣。至大元世祖時。有喇嘛帕斯八。用千金鑄護法。嘛哈噶喇。奉祀於五臺山。後請移于沙漠。又有喇嘛沙兒把忽禿兔。後移于大元裔察哈爾林丹汗國祀之。我大清寬溫仁聖皇帝征破其國。人民咸歸。時有喇嘛墨爾根賚藏而來。上聞之。乃命衆喇嘛往迎以禮。接至盛京西郊。因曰。有護法不可無大聖。猶之乎有大聖不可無護法也。乃命該部卜地建寺於城西三里許。遂構大殿五楹。塑西方三大聖。左右列阿難迦葉、無量壽、蓮花生、八大菩薩、十八羅漢。天棚繪四世的喇佛城。又有寶塔二座供佛。嘎打兒用黃金百兩。嵌東珠。金壺一把。黃金二百兩。又有須彌山七寶八物。又有金壺一把。用黃金二百兩。金鐘二十一。金銀器皿俱全。東西廊各三楹。外山門三楹。至于僧寮禪室廚舍鐘鼓音樂之類。悉爲之備。營于崇德元年丙子歲孟秋。至崇德三年戊寅歲告成。名曰蓮花淨土實勝寺。殿宇弘麗。塑像巍峨。層軒延袤。永奉神居。豈惟寒暑調。雨暘若。受一時之福利。將世彌積而功宣。身雖逝而名劭。行將垂示於無窮矣。
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滿文。學士羅繡錦譯漢文。弘文院大學士希福譯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譯圖白忒文。

柳邊紀略卷之五

述懷五百字留別吳門諸同學

憶昔居安城。髮覆纔半額。舉止異常兒。父母爭憐惜。自謂守青緗。終身寄籍籍。薄有良田疇。東西免休迫。
孰知生不辰。風波薄几席。悲哉我二人。家破投犍貊。道遠八千里。冰堅五六尺。關雲片片黃。塞草荒荒白。
平生未出門。出門乃蹋蹐。不復見中原。焉能得安宅。猶記遂行時。舟泊姑蘇驛。大母慘不言。仲父相扶掖。
宛轉就母懷。倉皇無策。牽衣哭一聲。寸寸肝腸磔。弟妹年更小。但聞語嘖嘖。我尚無所知。彼亦何足責。
仲父發軍中。不作溝中瘠。車騎有香獵。仲郢無牙笏。春冬獨管帶。秋夏彎弓射。獲巢賴有此。亦足安魂魄。
蹉跎八九年。仲父復易簀。故鄉未得歸。大母垂黃髮。極北望我父。血流雙眼赤。縱有斷鴻飛。奈此重關隔。
可憐七尺軀。悵悵何所適。從茲事硯田。長作吳中客。愧乏濟川才。又非淩風翮。謬辱諸賢豪。謂可傾肝膈。
班荊多贈縞。盤飧或貸麥。借以供大母。庶幾慰日夕。而乃天不弔。大母遽焉沒。客路挽靈車。家山渫窀穸。
窀穸復跏趺。甯忍田沙磧。恐我父母知。老年傷跼蹐。終念此大事。敢用私情格。所賴有季弟。長跽遮寬釋。
同氣有三人。季不離親側。大母在堂時。仲亦關東役。嗟予獨何人。廿載悄窣劇。贖罪少黃金。嗚冤須肺石。

天子昨南巡。願以身代謫。鑾輿已乖問。歎捷仍遣斥。自歎一男兒。遇事能擘畫。翻不若緹縈。上書傳史冊。
歲月如逝波。轉眼已非昔。更不省庭闈。生子誠何益。結束新征衣。包裹舊巾幘。揮手別親朋。濺淚辭叔伯。
蕭蕭白日寒。渺渺雲山碧。誰云道路長。今日乾坤窄。

留別顧景范

少小提京師。人情苦莫測。今年塞上行。經過一太息。崎嶇朝出門。暮歸何所得。風塵雙眼眯。怵迫徒終日。
親故豈無人。高舉不可即。十往九不面。一面有德色。以茲傷我懷。多君用意密。班荊道路開。贈縞復推食。
綢繆當未雨。勸誡防盜賊。凡意所欲爲。莫不殫精力。豈投漆與膠。不必須舊識。亦以久神交。信果俱可必。
君誠管樂才。百慮鮮一失。處則比臥龍。出則成羽翼。貧也何所知。終歲但愁疾。骨肉且不保。安能更網蝨。
其臨千頃波。洋洋近衡泌。七十二高峯。峯峯可種橘。他時入玉門。期君同築室。盡成迹匪遙。好問長生術。

題沈愼言扇上畫桃　愼言時正出塞

不信元都樹。今朝塞上來。枝從宅末辨。花自扇頭開。春色飛龍疏。芳名到蠋蠶。莫愁霜露濕。根柢在蓬萊。

金赤蓮、姜日千、沈愼言、朱端士、尉登。招飲燕山客舍。時余將出塞門。即席賦別。

男兒生不得其所。七尺堂堂若腐鼠。蓬頭赤腳走邊關。撲面黃沙無一語。諸君乃不嫌我異。相逢客舍能
相親。激昂慷慨髮上指。高歌擊筑旁無人。雖坐班荊燕市口。沈李浮瓜不去手。葡萄架上白日斜。欲起不
起恐被肘。尊中酒是故園來。不飲亦須三百杯。殷勤一片家鄉語。誰云此是黃金臺。秋風颯颯吹南陌。虎
脊河邊冰幾尺。短衣明日獨長征。回首今朝雙眼赤。

夜坐

細雨消殘暑。微風送薄涼。秋聲乾木葉。夜氣濕衣裳。冰雪行將至。關山去正長。那堪燕市口。愁坐聽蛩螿。

別張豊村依贈行原韻

庭闈萬里隔重關。省覲留知慘客顏。冰合馬嘶楊柳渡。月明人過樺皮山。直因溫凊離鄉國。不是周流好
轍環。安得回天君有力。金雞早放老親還。

歸來行送友人之延平

閩中之山巔崒嵂。熊羆虎豹如人立。閩中之水極盤渦。上灘下灘蛟龍多。我畏勞生倘其職。君亦安能早
休息。獨念今朝赴七閩。行過家門不得入。若邪溪水淺。綆短亦可汲。雲門花木深。鷓鴣號春日。早歸來山
田熟。後漁舟出。草閣斜陽杭稻香。煙波細雨綸竿濕。

發燕山

西風乾木葉。原野變顏色。征人別所知。去去燕山北。省覲亦其常。我獨何偪仄。春明發故園。秋乃辭京國。
豈曰哭窮途。瞻望至此極。亦以走邊庭。徒旅不可得。羽箭逐莊頭。腰刀隨戍卒。蒲脫取其溫。駝蹄借其力。

冰雪不長寒。崎嶇亦可出。縱復隔關山。漫孤有羽翼。

豊潤縣逢高麗使者

豊潤城西曉色開。方袍一隊逐龍媒。道旁人說高麗使。著得先朝舊服來。

望首陽山

垂鞭信馬躡。平沙入孤竹。孤竹傳者誰。二子伯與叔。讓國久無家。東海留芳躅。豈匿采薇時。不食遊鄉曲。
而以首陽名。專號茲山麓。清風詎可攀。廟貌隨時俗。俎豆縱千秋。不飽他人粟。我來大道旁。日暮仍馳逐。
安得拜衣冠。細摸殘碑讀。

次榆關

西風吹落木。斜日滿蒼山。內板新官舍。黃榆舊漢關。前車行欲止。我馬去仍還。投宿知何處。柴門一水閒。

山海關

東海邊頭萬仞山。長城猶在白雲間。烽煙不報中和殿。鎖鑰空傳第一關。大漠雪飛埋戰骨。南天雨過洗
刀環。漢家豐沛今遼左。鐵馬金戈歲歲閒。

出關

誰道車書是一家。關門依舊隔中華。已看文字經重譯。更裂氈綢過五花。草木崩簫歸野燒。乾坤漠漠老
荒沙。庭闈直在黃龍北。日暮愁聽塞上笳。

悽惶嶺

山海關前日色昏。風塵況復暗乾坤。不堪更上悽惶嶺。雙袖橫流血淚痕。

姜女祠

凜凜望夫石。上有姜女祠。姜女伊何人。廟貌永不移。風霜透巾幗。冰雪老容姿。乾坤歷萬劫。血淚猶雙垂。
守險本在德。長城亦何爲。一哭且莫當。安能保邊陲。今朝過其下。驅馬獨遲遲。歎息秦皇帝。不若一蛾眉。

前衞

一片平沙裏。荒荒百雉城。市朝從此變。衞所亦空名。白草翻新壘。黃雲壓舊營。邊庭今不戰。無復鼓鼙聲。

望海店

遼海出長城。出關已了了。望之欲無還。莫若茲山好。積水遠何極。分流猶浩淼。風翻白日低。浪動乾坤小。
南疑析木偏。東覺扶桑曉。登樓過且難。況識蓬萊島。余本海濱人。少小縱臨眺。今日出邊庭。乃復行其杪。
一葦直可航。鞭石苦不早。安得乘長風。往復如飛鳥。

杏山

昨日望滄海。飄飄若神仙。今日過杏山。歎息臨風前。邊陽多險要。此更其喉咽。同行一老革。爲我語便便。

太祖昔建國，鐵騎來三千，攝塲困其外，蹤迹猶依然，百戰僅乃血，流血增平川，殺戮盡雞狗，誰能保一椽，
大刀既已沒，（指劉綎。）好李名空傳，（指李如松。）不見長城壞，萬里銷烽煙，

小淩河

日暮風蕭蕭，平沙水瀰瀰，立馬飲長流，舉頭鬚欲起，清徹鑑鬚眉，曲折游魴鯉，誰道若耶溪，煙波勝於此，

大淩河

小淩清且淺，大淩莽滔滔，輿梁尚未成，舟楫亦徒勞，不若策鐵馬，聊試涉波濤，忠信吾所具，執楫何哀號，
秋冬河正淵，深不滿一篙，但得登彼岸，四顧求其曹，

十三山

遼西緜萬里，載土皆平衍，獨有十三山，石骨開生面，削疑斧鑿工，點敵丹青善，峯峯插煙雲，縹緲窮萬變，崩奔類馬馳，離立如人戰，或利若金刀，或直若羽箭，雲氣倏有無，日色迷隱見，洞口失金牛，（下有金牛洞。）潭側鳴孤雁，（上有雁潭。）胡嶠記頗詳，蔡珪詩亦羨，予特過其旁，一一爲數徧，

渡遼河

出關數百里，渡河日八九，小者不知名，大者此其右，發源自東北，汩汩西南走，清流可濯纓，濁或泥數斗，蕩溢起波濤，觸石聲如吼，汎濫過平沙，汪洋十餘畝，開道枸柳河，水墜八月後，今年天亦寒，所遇何獨否，獨木一扁舟，三人亦可受，篙使楫索錢，安能落吾手，淺瀾褰裳衣，呀坑沒馬首，登岸乃獨悲，魚鱉幾爲友，

老邊道中

老邊牆外草蕭蕭，千里風煙合大遼，保障人猶看舊制，提封誰復記前朝，縱過婦女多騎馬，游戲兒童解射鵰，自笑書生行未慣，黃沙撲面已魂銷，

次開原縣

風捲平沙爲草莽，夫餘城上夕陽低，葡萄酒禁誰能醉，苜蓿場空馬自嘶，郡縣未分威遠北，人家多住塔山西，明朝更出條邊口，湖雪寒雲處處迷，

出威遠邊門

黃沙漠漠暗乾坤，威遠城頭欲斷魂，虛管一聲催過客，柳條三尺認邊門，亂山雪積人煙絕，老樹風回虎豹蹲，從此征鞍隨獵馬，東行夜夜宿雲根，

火燒嶺曉發

邊外鳴雞少，輕裝逐塞翁，馬行殘月下，人語亂山中，鬢爲冰花白，顏因燧塚紅，庭闈猶未達，不敢畏途窮，

葉赫行

柳條邊外九十里，葉赫河頭道如砥，荒荒草沒兩空城，一在山腰一近水，同行塞上翁，回鞭指故宮，自云葉赫王家子，不與諸富六角同，地廣兵強稱大國，老城木在河東北，前代羈縻三百年，累朝賜出黃金勅，中葉叁商兄弟爭，操戈沒羽傷同室，土地人民自此分，新城更築南山側，悍驍走馬劇煙岡，酒醉微歌更子堂，可憐國事由宮禁，亡卻新城佔亦亡，太祖恩深分左右，一門子姓皆奔走，予父猶能架海青，姓名曾著鑲坊首，鑲坊本未入鑲班，只在長楊五柞閒，天潢一派從龍者，誰識王孫舊日顏，五六年來行虎脊，絕過每見漸漸參老死，風塵亦有情，能無對此飛魂魄，吾聞此語獨停鞭，相呼搔首問青天，青天青天胡不言，昔之滄海今桑田，

換車行

冰凍馬蹶行不止，嶐崮千山復千水，邊門未出已難堪，況出邊門二千里，瀋陽城北換柴車，柴車換得無人使，坡陀木石相枝撐，谷口泥淖多呀坑，日日輪摧與轂折，翻雲覆雨如人情，人情翻覆爲可識，出門步步行荊棘，謝淚沾巾向北風，但見庭闈死亦得，

孤山道中

小夾河邊白日衰，大孤山下路漫漫，波羅葉落雲遮黑，塔子頭燒雪未乾，渴向氈廬分乳酪，飢隨獵騎割羣肝，中原生長何曾慣，處處傷心掩淚看，

次衣兒門

高岡背大道，絕壁面東偏，一溪何曲折，冰下鳴涓涓，上有古今樹，俯仰淩蒼煙，下有嶙峋石，錯落橫沙邊，塞門多莽莽，獨此堪留連，造物若無意，鬼斧胡爲穿，因茲念長夏，百鳥鳴其巔，澣葉彩交綴，綠花開欲然，箕踞赤雙腳，科頭手一編，人迹且莫到，安得世務牽，皆事既未知，康樂亦寡緣，我獨領其要，請爲來者傳，

捉人行

烏喇城頭鼓聲絕，烏喇城下征車發，虛旗堆裏喚捉人，縛向旃驪不得脫，君莫怪，從來醉尉不可攖，霸陵夜夜無人行，射虎將軍且不放，何況區區萬里一書生，

混同江

浩浩此江流，萬古爭日夜，我來獨非時，但見寒光射，雪埋高岸頭，沙漲層冰下，蹴擲騎馬奔，杖策車輪過，自昔戒垂堂，況復騎衡坐，來者縱莫欺，履薄遊愁破，東行出塞垣，百川此爲大，千山更臨江，崩奔爭一罅，虎踞與龍蟠，形勢良非假，莫漫數金陵，渤海亦其亞，

宿尼什哈站

水繹元菟黑，山過混同青，漫道無城郭，相看有驛亭，稗饘（以米糝粘麻楷熬之，名曰糊餠。）勞夢寐，麥飯雜飄零，明發騎羸馬，

蕭蕭送使星。（時與輝使同行。）

納木窩稽

跋涉過泥同。所歷已奇嶒。結束入窩稽。一望更深奧。樹密風怒號。崖崩石奔跳。陰霾不可開。白日安能照。
古雪凝危途。寒冰阻坂道。更無人迹過。惟聞山鬼嘯。車驅苦險澁。換馬欲前導。霜雪倘一飄。流血當爲帽。
魂魄已莫收。童僕徒勞勞。死亦分所當。生豈人所料。但苦歷窮荒。庭闈終未到。

自拉發至退屯

窮疑誰憐萬里身。蕭蕭盡日逐車塵。山過拉發多松栝。路道窩稽有鬼神。日暮風生聞虎嘯。天寒積雪少人行。凄涼不敢回頭望。恐爲鄉關淚滿巾。

色齊窩稽

納木五十里。頗稱登頓苦。色齊林更深。未入心已阻。豺狼逐我馳。山雞向我舞。谷口咆熊羆。松根竄貂鼠。
雲橫道不通。霧黑眼若瞽。幸有鑿山人。乃見天一縷。架木度層岡。歇鞍藉茅土。纔看日色暝。不覺夜已午。
自衛懸野燒。提懼不敢語。饑啼滿衣裳。一一諸從旅。西寒手足僵。被裘從此數。釜高莫爲炊。饑腹空鼓。
凍餒雖切膚。逆踏力可努。但得脫窩稽。烏道吾所取。

宿賀莫索落山中

日落萬峯西。荒荒路欲迷。依然成露宿。何必過前溪。野火憑風力。孤鞍仗馬嘶。窮山雞犬絕。莫聽五更啼。

德林石

四序閑德林。廿里平若掌。鐵色蝕土花。陶鎔一何廣。變態極千端。寒光發萬象。玲瓏有鬼工。登頓勝異響。
澗壑積層冰。草木猶能長。不因車馬遲。何由獨欣賞。

沙闌

我行一月餘。跋涉亦多瀆。今朝過沙闌。羣山始玉琢。天時縱不同。地氣或非昨。備乃陪一峯。胡爲異南朔。
淡影動乾坤。寒光射寥廓。白日慘無輝。北風凄更惡。頓樹狡兔驚。揭鞍野雞落。念彼多傷弓。謂我能獵較。
盡日逐平岡。谷距亦可嘯。四顧勿復悲。中原無此樂。

至宿古塔

望望吉林峯。白雲繞其下。登頓及今朝。亦得依親舍。父母喜相逢。注視還相訝。別時髮覆眉。胡乃成老大。
隣舍爭慰勞。應接苦不暇。姓氏未及知。寒言聊相借。日暮剪挑燈。恍若夢中夜。喜極乃更悲。不覺淚如瀉。

又

上書不得達。生男亦胡爲。四十乃一來。對人良可嗤。戲綵學老子。撫茲愧小兒。西山日已薄。鄉國歸何時。

歎息謂季弟。躬獨無分離。承歡廿八載。樂亦安能知。

次韻酬周長卿

黑水城邊問老親。坐中誰是故鄉人。遼東俎豆今王烈。江左風流古伯仁。說到家山空想像。吟成詩句最清真。平生多難傷懷抱。不道逢君更愴神。

又

省親今朝塞北來。知心漫許出羣才。老親未得歸三浙。小子空慚賦七哀。故國衣冠雖不改。邊門鼓角定相催。何當日下金雞赦。作伴同行過胥臺。

贈李召林侍御

埋輪都下問豺狼。慟哭何時過樂浪。絕塞人猶憐子虞。中原誰不重張綱。殘燈猶夢依青瑣。暮寄新詩滿皂囊。宦室他年君自到。誰將濁酒注糟床。（侍御飲縱子酒。）

又

鐵面眞能裂白麻。避人諫草世猶誇。天南恨未瞻雙戟。漠北誰知共一家。板屋醉時聽落葉。擁爐空夜聽琵琶。趨庭今日兼陪從。好認青門五色瓜。（侍御善種瓜。）

次韻答吳子有明府（明府楚人）

蕭蕭白髮舊爲郎。大邑什詩懸綬長。一自門栽彭澤柳。更無人識令公香。十年俎豆存遼海。萬里烟波夢岳陽。莫怨飄零揮涕淚。管寧襦袴本尋常。

贈吳英人使君

頻髮今朝塞上翁。當年治行是吳公。三邊冰雪春愁裏。六詔風煙午夢中。早帽本因時序易。布裙不爲道途窮。揭髮城畔談經典。化俗知君術素工。

隨家大人過淨公吉林蘭若（淨公浙人）

南梅開初地。西方變吉林。山園祇樹密。江到寺門深。寒白支公馬。沙黃長者金。冰壇仙梵響。土室雨花侵。
學禮陪遊從。聞香度碧岑。贊公甘放逐。惠遠愛招尋。茶椀忘天月。清談見道心。金篦如不惜。敢復歎升沈。

至日

今年學禮過庭闈。此日相看靜掩扉。風俗窮荒何處好。飄零盡室幾時歸。曾難梅蘂春前放。誰說葭灰夜半飛。片片冰花堆雪窖。還添弱線補寒衣。

己巳除夕

除夕年年血淚流。今年今夕亦何求。老親縱未逢恩赦。絕域猶堪舞綵裘。茅屋桃符仍傳俗。瓦盆麥酒是新芻。歡呼不覺陶然醉。忘卻家鄉萬里愁。

人日陪家大人周長卿過李召林侍御

絕塞逢人日。隨行過柏臺。可憐圖豈敝。猶自說蓬萊。生菜盤中得。冰花勝裏開。故園何處是。醉裏更啣杯。

甯古塔雜詩

石磧圍平野。河流抱淺沙。土城惟半壁。茅屋有千家。泣月天邊雁。悲風塞上笳。老親忠信在。不減住中華。

二

北行猶有塞。東去更無邊。校尉乘廬幛。阿機欲受廛。馬閒秋草後。人醉晚風前。莽莽空齋曲。迢遙二十年。

三

黑水新城近。黃龍舊府遙。甯古塔。唐時爲黑水府。家傳肅慎矢。虎兒哈河邊。時得楛矢。人多寶之。人援抱婁貂。殘雪埋松塔。松子。滿人呼爲塔。微風變柳條。春明二三月。也復種青苗。

四

遼金什建號。唐宋亦經過。舊迹殘碑少。荒城蔓草多。三韓迷姓氏。五國失山河。絕城無文獻。蒼茫發浩歌。

五

化城開石壁。燈火出林微。不見乘杯渡。還看卓錫歸。閒雲埋土室。古佛釣漁磯。佛像以阿機釣者所得。怪底經行處。天花片片飛。

六

城郭沙闌口。荒荒草木秋。地連三萬衛。名是五雲樓。五雲樓、在會上京城。背井墳銀甕。春耕響玉鉤。千年餘王氣。今日未全收。

七

山川盤地軸。草木亦多宜。舊塞黑榆樹。官山紫樺皮。桃花水似錦。桃花水、果名。香麥采如絲。誰道窮邊外。年年春到遲。

八

土產參爲最。今時貢帝京。幹州非舊種。上黨亦空名。碧葉翻風動。紅根照眼明。最佳者。曰紅根。人形品絕貴。聞說可長生。

九

更有諸珍異。尋隨草木枯。淺沙埋赤玉。老蚌出東珠。稗子貧家少。稗子在五穀上。山兒菜名。到處無。怪來水土變。今日此陪都。

十

八月松花凍。家家打角鷹。山邊張密網。樹底緊長繩。欄虎金睛疾。居龍玉爪能。欄虎、居龍、皆鷹號。海青如便得。萬里會鵬騰。

十一

笑語鄉音雜。衣冠上下同。十年乘傳際。一半是王公。辛苦頭多白。沙塵服易紅。莫因遷閱左。錯比五陵東。

十二　闕

十三

三十年前事。兒童見者稀。天寒曳靰鞡。草履名。地凍著麻衣。貧人乃製麻衣禦寒。雪積扒犁出。雪中運木之車曰扒犁。燈殘獵馬歸。只今風俗變。一一比皇畿。

十四

遲日爭游宴。豪家直一金。不嫌几席少。偏愛酒杯深。風俗移盧橘。人情厭海參。渾忘絕塞苦。醉裏即狂吟。

十五

年少新豐客。翩翩亦自豪。圍棊賭墅。葉子日分曹。胯下高驪馬。腰間大食刀。可憐編卒伍。諸人子弟。充發爲水手。萬里涉風濤。

十六

都護屯兵處。傳聞靺鞨重。沙邊組白草。鷲裏試青龍。船名。魚海何時到。猶居自古封。誰云枯萬骨。王祭昔全供。

十七

俗亦厭貧賤。不復重冠裳。販鬻皆程鄭。生涯半孟方。參貂口外得。牛馬谷中量。翻怪中原弱。窮愁徧八荒。

十八

聞說羅剎國。西去絕可憐。冰天魚作服。陸地狗行船。黑斤、飛牙喀。皆以船任載。以狗拽橇。披髮環穿鼻。文身耳壓肩。由來桑梓地。不是信張騫。

十九

少主和親慣。乘輿出塞門。如何經故土。亦是嫁烏孫。鵑屋三春雪。穟燈萬里魂。琵琶談絕調。夜夜泣黃昏。

二十

羈蕃雖漸廣。文字尙無憑。近塞能書木。削木書之。名曰牌子。臨江但結繩。牌分大小。結繩子標。冠裳今亦改。風俗舊相仍。歲歲愁寒食。春來早鑿冰。

上元曲

誰道今宵是上元。城頭畫角不聞喧。卻看獨有天邊月。萬里迢迢照塞門。

二

皁帽蒙頭犯朔風。醉中踏月過城東。無端燐火原頭燒。錯認龍燈掛碧空。

三

夜半邨姑著綺羅。嘈嘈社鼓唱秧歌。漢家裝束邊關少。幾隊口兒簇擁過。

四

剪紙爲燈號牡丹。西關爆竹似長安。誰家年少貪金勒。醉裏垂鞭處處看。

五

銷金羅帕粉花香。蝙蝠齊肩錦繡裝。百病年年行、走慣。阿誰打滾到沙場。

萬里行程記

祁韻士著

萬里行程記

清　壽陽祁韻士鶴皋著

西戌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師啓行。閱兩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時逾一百七十餘日。路經一萬七百餘里。所見山川城堡。名勝古蹟。人物風俗。及塞外烟墩沙磧。一切可異可怖之狀。無不周覽偏歷。繫於心目。每憩息旅舍。隨手疏記、投行篋中。時日既久。積累遂多。亦自不復記憶矣。抵戍後、暇日無事。或愁風苦雨。獨坐無聊。偶檢零縑碎片。集而省閱。以寄情懷。略加編綴。遂爾成篇。余籍隸壽陽。其自京師至壽陽十日程。素所熟游。不復劄敍。祗就西行所未經者。起自太安驛。訖於伊江。一路程途里數。及景物大略。分注如左。以誌遠遊之迹。抑使他日東歸。可按册而稽焉。

京師至壽陽、九百八十五里。由壽陽西行七十里至

太安驛。驛爲壽陽西南境。四面皆高阜。驛居其中如井。韓文公詩亭在焉。西有五峯山。山上出泉。冬夏不溢不涸。謂之龍池。明時、郭雨師居之。遇旱禱雨輒應。龍神最靈。碑言五禱五應云。由太安西南行三十五里至什貼鎮。入榆次縣界。再三十五里至

王湖鎮。此榆次北境最大之鎮也。前此驛路皆在山中。登陟者、以爲艱。至是乃就平坦。西望川原無際。太原境內之山。爲之一開。由王湖西行三十里至

永康鎮。鎮亦榆次所轄。居民引水溉田。流遶村落屋宇間。活活可愛。由永康西行四十里至

徐溝縣。縣北郭外。爲赴太原省會之路。其地水鹹苦。不耐茶飲。西行四十里至

賈令鎮。鎮隸祁縣。舊有驛、今裁。民居多以瓴爲樓房。原野皆盡力於耕作。西行二十里至祁縣。以春秋時、祁大夫食邑得名。再五十里至

平遙縣。縣民服賈者多。城中闤闠縱橫。街衢皆甃甓。有類京師。蓋人烟稠密之故。西南行三十里至

張蘭鎮。鎮爲介休縣所轄。城堞完整。商賈叢集。山右第一富庶之區。然風氣奢靡。路旁竟有乞食者。非復從前景象矣。西行四十五里至

介休縣。縣南有綿山、狐岐山之勝。北有汾水環抱。地勢最爲雄厚。太原境內之山。至此一合。縣東十里。漢郭有道墓在焉。蔡中郎所書碑已亡。今存者、傅青主所書。祠前漢槐尚茂。大數十圍。眞神物也。將抵縣路旁。有文潞公故里碑。由縣西行出義棠鎮。折而南行、入山五十里至

兩渡鎮。此靈石北境也。兩面山勢綿亘。汾水徑其中如帶。山上村居。樓閣層疊。宛如圖畫。南行四十里至

靈石縣。縣以瑞石得名。石在城北門外。南行登山十里至

韓侯嶺。將至嶺。見山畔有小祠。俗呼夫妻廟。蓋虬髯遇衛公夫婦地也。石磴盤空而上。數十轉。路益陡峻。策馬至山巔。紅垣繚繞。爲漢淮陰侯墓。前有祠宇頗宏整。下馬入拜謁。壁間詩甚夥。大抵當道者駐節所題。侯死長安。不解何以葬此。閱古碑則云、呂后既誅信。函首送代。適高帝還師。駐蹕此山。遂命瘞之。後人爲起塚焉。由嶺南下三十里至

仁義鎮。鎮爲靈石南境。在韓侯嶺之下。形如釜底。南行六十里至

霍州。仁義一線路行萬山中。午憩後、登所謂逍遙嶺者。雖土質無石。而陡峻與韓侯嶺南北相埒。回首若屏嶂。行半日許。稍屈轉就平地。抵霍州。州爲古彘縣地。霍山雄峙東南。高出雲漢。蒼翠欲滴。即霍太岳也。由霍州南行二十里至辛置鎮。又三十里至

趙城縣。路繞汾曲。越數土陘。四圍山勢至此一開。南行三十里至

洪洞縣。初入縣境。路旁大書山川明媚四字於坊額。旋見溝塍方罫。春樹雲林。芳靄氤氳。青葱滿目。氣象明秀。爲晉中第一。閱繞郭皆種荷花。自多佳趣。有聚瑞橋。惜余方春過此。未覩其勝。路旁有明韓忠定文故里碑。又余始祖河東公、本此邑大槐里人。明初徙居壽陽。今訪大槐里、竟無知者。蓋逆旅主人不足知之。匆匆一宿。未暇再訪。以俟他日。由縣南行六十里至

平陽府。府城在平原突高處。爲古帝舊都。殷庶大郡。年來適遇歲歉頻仍。風物頗形蕭索。不稱遊者之望。城外有堯井。南行六十里至

史村驛。驛隸太平縣。太平在府西南。孔道所不到。因此驛歸太平。爲往來供億計耳。將至史村。山畔有題巢父洗耳處者。不覺啞然一笑。惟豫讓橋、在襄陵太平兩界之間。差可據耳。王阮亭謂在趙城、誤也。又中途有文中子故里碑。汾水從霍州流經平陽。時時與行人相觸。怒濤駭駛。至此不見。蓋折而西矣。由史村南行四十里至

高縣鎮。鎮爲曲沃縣所轄。直隸省絳城、稷鹿、所出棉花布疋。販運者皆匯集於此。商旅甚多。南行三十里至

侯馬驛。亦曲沃所轄。曲沃縣治在其東北。即春秋時新田晉都也。自平陽南來。土肥饒而民淳厚。村堡寔連。城堡雄闊。有陶唐氏之遺風。凡平陽境內之山至此又稍一合。南行二十里至隘口鋪。又西南行二十里至

東鎮。出侯馬。渡澮水。登岡隴。但不甚峻。高阜之田。其平如盤。層層映綠。極可觀。鎮隸聞喜縣。西南行四十里至

聞喜縣。縣城小而地勢開敞。土厚水深。爲晉舊都。中條山、蜿延東南數百里。蜿蜒如龍。道左多石碣。率皆表揚貞節德教之所爲。風俗近古。裴晉公祠、亦在道旁。北來山勢至此又稍一開。西南行四十里至

水頭鎮。水即涑水。鎮有橋。水經其下西流。此鎮隸夏縣。司馬文正公故里也。西南行五十里至

北向鎮。三晉裴山皆北向。鎮其取此而名歟。地爲安邑縣北境。闤闠極繁盛。南行三十里至

油村鎮。鎮爲油聚之所。繁盛不減北向。猗氏縣所轄也。西南行三十里至

樊橋驛。驛隸臨晉縣。地近蒲州。人民俱帶樸野氣。非復平陽富饒景象。若汾州太原。則愈華矣。此大略也。西南行三十里至

高翁鎮。亦隸臨晉。蒲州境內麥田中。柿樹成陰。於麥無礙。仍尤其長發。柿產最多。土人用以釀酒及醋。味薄不足啜。西南行四十里至

寺坡底。路自絳州迤邐越下。至此則下徑甚。地氣益暖。將至寺坡。見古柏森森。欲生山畔。極有致。山上有寺。土人云、即所謂普救寺。此地距蒲州城一里許。賀茶者僧頗應。西行人多攜之。自聞喜山勢開後。東南皆峭層出懷抱。縈繞而前。直至蒲州始盡。以黃河爲之限、折而東走。不復合矣。路旁有明楊璇毅博故里碑。由寺坡過蒲州。南行五十里至

可河。從蒲州城南沮洳中登山。旋循之南行。抵辛店。遙見長虹西亘。如在天半。御者告余曰。此黃河也。已而入土嶺中行。不復見。至可河。村落甚小。又見華山仙掌。聳出天表西南。蒼蒼之氣。咄咄逼人。豁心目爲之一爽。渡臨河。俯仰觀流闕。倚水突起。壁立千仞。其下洪流怒號。滔滔而來。令人又生怛怖。余過此、在三月念四日。夕陽西墜。天色如墨。呼船急渡。幸風力差微。帆檣無驚。夜漏初下。始敏關焉。山陝二省。以黃河爲界。河東爲山西。河西爲陝西。秦雍之分。自古然矣。計自可河南行二十里至

潼關。關自漢以後始著。秦時所謂函谷關。在此關之東。今澠池境也。秦關百二。潼關爲首。雄壯莫比。未入關。疑其路立之勢。若車不得方軌。馬不得連騎者。比至。乃寬然有餘。堂皇大路。若履平地。直西而行。殊非意料所及。地阻山中。極高而氣候極暖。亦奇。西行四十里至

華陰縣。自潼關迤西。官柳夾道。如界甚盛。乃知兩行秦樹。直良非虛語。長安道上。按轡徐行。緬懷百代興亡。千秋歌咏。皆同雲烟過眼。轉瞬輒空。惟見太華芙蓉。終日爭奇競秀于前。目不暇給。雙輪西轉。山迷

車行。頻繁拖遝。撲人眉宇。流連愛慕之情。不得已已。華陰縣、長無數綠柳。陰濃成衖。往倚女牆。隱現林表。絜飛偏地如雪。眞仙境也。縣在華山之麓。城東五里有華嶽廟。最中丞所建。頗闊壯。此地在漢爲宏農。路旁有漢楊太尉震墓碑。由華陰西行七十里至

華州。背倚華山。圖爲之神往。今親履其地。飽看山色。馬上車中。有流覽臥遊之樂。山之高峻。所謂只有天在上。並無山與齊。其言確甚。然乘群岩山終未一一領略。他時再過。當躡屐暢遊也。州亦在華麓。城東爲郭汾陽故里。有祠宇。由華州西行五十里至

渭南縣。縣居渭水之陽。背瞬綠野。四望無涯。西行四十里至

零口鎮。春日賽會。游女如雲。西行二十里至新豐鎮。尚存古名。再二十里至

臨潼縣。縣倚驪山下。蒼松蓊然。城近始見。山半行館。樓檻縈迴。擅泉石之勝。天然佳妙。溫泉一泓。自石罅噴玉而出。匯爲數池。解衣就浴。塵氛頓盡。因憶開寶華清風流如昨。而霓裳一曲。舞破太平。爲惘然者久之。西行三十里至

灞橋。灞岸爲昔人贈別之地。楊柳依稀。感人離緒不淺。獨訝其何以無橋。土人曰、濁流迅駛。曾爲橋梗。不能成也。西行二十里至

西安府。長安形勢。虎踞龍蟠。自古帝王之都。城外八水環流。抵東郭、始見百雉崔巍。遠則無際。蓋林阜包羅。最爲雄厚。偉昔史所載。此城名大興城。隋時所築。始徙都之。隋以前皆都咸陽。即今咸陽縣。客爲余言唐雁塔、在城南。歲歉。則塔中分爲二。卻不傾。歲豐則仍合焉。城中多售竹器。詢皆出自盩厔鄠縣云。計自京師至西安。共二千四百八十里。西行五十里至

咸陽縣。過渭水橋。渡渭至咸陽。秦漢故都也。城郭未見宏闊。自非舊基。出北門。上峻坂。古塚纍纍。慨然歎古之豪傑。不知青山埋卻多少矣。縣有孔道二。西行爲入川路。西北行爲入甘路。四十里至

店張驛。驛隸興平縣。縣在其南。西行三十里至

醴泉縣。原隰寬平。土脈膏潤。唐太宗昭陵在縣南。惜未往一謁。西行四十里至

乾州。此地在唐爲奉天。高宗陵、在州北。西北行五十里至

監軍鎮。乾州所轄。唐時多以宦官監軍。稱軍容使。此猶有舊名。西北行四十里至

永壽縣。岡阜邐迤。愈上愈高。隘口中開。縣當其缺。壓嶺之上。有塔巍然。下瞰城中。一覽而盡。西北行四十里至

太峪。邠州所轄。永壽在高岡之上。循坂上下。路甚紆曲。涉流泉。抵太峪。復登土嶺。峻甚。索費馬力。既登。則四望悉平。蓋極高之地。不見其高。久之。又下峻坂。是爲邠州。范文正公舊治也。由太峪西北行三十里至

邠州。古豳地。自永壽至邠州。人民皆穴土而居。陶復陶穴遺風。至今未改。蓋土性堅可耐久。他地爲之則將壓焉。州城傍南山下。包平地。勢如龍。館中牡丹甚茂。邠西十數里。有明礀山甚奇。山之頂皆土。其趾

乃皆石洞穴玲瓏。不可勝數。備諸佛像。沿山前進。桑棗成林。矮而秀茂。鬱鬱葱葱。令人惡斧斤這揚之句。又行十餘里。見石龕中大佛高八丈五尺。就山石雕成、亦奇。由邠州西行四十里至

亭口鎮。亦邠州轄。陝省一帶保堡。與河東大路相同。永壽以西則無保。惟有土屋。至甘省隆德以西。乃又有保。過蘭州則保益多。所過驛亭。無不有保。蓋地近邊。宜爲之。與民間自築者不同矣。由亭口西北行四十里至

長武縣。縣在高岡上。自咸陽登塬。至醴泉乾州。路稍平。抵永壽。乃高峻嶺路。時上時下。至邠州又平。自邠西北行則又高。長武爲最高處。視之乃成平地。四不見山。然偶有坎窞。則皆深溝高壘。天造地設。處處如是。客或語余。此地即白起坑趙卒處。夫趙遠都邯鄲。長平之戰。即今高平縣。地近上黨。而乃驅卒四十萬。坑于咸陽之北二三百里外。恐無是理。其謬不待辨也。由長武西行四十五里至

瓦雲驛。驛爲甘肅涇州轄。乃陝甘二省分界處也。西行六十里至

涇州。瓦雲趨涇。將下峻坂。見西來一峯插天。圓秀可翫。又見叢樹繚繞。烟樹蒼茫。極有致。次日訪之。則漢時所謂回中也、西王母宮在其麓。有宋陶穀碑。城倚山臨水。形勝最佳。西有涇汭二水。清流映帶。心爲灑然。因憶涇渭清濁。聚訟紛紛。詩言涇以渭濁。是涇水本清。因渭而濁。註家誤解耳。今觀涇水清甚。足驗其誤。由涇州西行三十里至

王莊。涇州所轄。州境桑棗成陰。田園潤澤。風景絕類邠州。西行四十里至

白水驛。驛爲平涼縣轄。自驛以東。未見有婦女當壚者。至是始有之。西行七十里至

平涼府。府城雄峻。涇水流其南。康熙間。叛將王輔臣據其地。久不下。文襄公圖海。由虎山墩俯瞰城中。得其虛實。輔臣窮蹙乃降。余昔纂史記其事。今虎山墩在城北。文襄祠在城東郭外。城西南皆山。崆峒山在焉。崆峒凡有五。非一地。此爲黃帝訪道廣成之所。太史公所遊也。時有元鶴翔舞山中、平涼之名。仿於古之高平第一。晉時南涼。西涼。北涼。皆在今甘涼二州之境。遠在河西。與此隔東無涉。西行四十里至

安國鎮。平涼縣轄。平涼西行入山。氣象蕭疎。山勢漸合漸高。由安國西行五十里至

瓦亭驛。此宋時所謂瓦亭關也。今隸固原州。州在驛西北。來至瓦亭二十里許。兩山夾峙如門。僅容一轍。轉側而過。水嚙山根。瀰瀰然。險要莫比。過此、則嵯峨萬仞。飛起雲間。循澗前進。如坐井觀天。山高日落。路桁馬疲。人亦饑甚。由瓦亭西行二十里至

六盤山。自瓦亭行十餘里。曰和尚坡。爲六盤之麓。余晨興到此。微雨初霽。土人以泥滑阻余莫前。僕者恃其勇不聽。遂登。路曲折陡峻如壁。盤旋而上。愈上愈高。始猶土石相錯。犖確尚可行。至山半。俗呼貓兒坪。有帝君廟。甚巍煥。新墾之路。皆土覆石上。過雨淖甚。已而雨愈大。泥益深。膠黏難轍。色紫黑。雨忽變爲雪。濟之以風。烈甚。僕馬阻峻坂下。屢起屢仆。寸步不能前。余乃舍車而騎。鼓勇直上。雪花大如掌。風乃益狂。翻撲人而如織。身在風雪陣中。若騰雲霧而起。目迷口噤。馬亦股慄。望山巔有衛驛亭。馳往避。

及下馬入亭。朽。被撼欲倒。岌岌不可留。乃復乘馬。陡下千丈坡。踏冰雪。壑壑有聲。逦迤至楊家店。路稍平。有茅屋數家。可憩。解衣烘焉。少頃、雪復變爲雨。回視山頭。皆白氣繚繞。不復辨。計此程五十里。上山下山。祇二十里耳。而倉皇狼狽。一至於此。次日、行李始度嶺追至。晚無枕衾。獨坐達旦。此豈天之所以窘余也耶。然亦殆矣幸矣。由六盤帝君廟西行。過嶺三十里至

隆德縣。縣爲隴西第一衝要之地。景色荒涼特甚。而羽鼓紅牙。歌喉宛轉。四鄰幾徧。風俗淫靡。爲之慨然。西行四十五里至

神林鋪。隆德所轄。西行四十五里至

靜寧州。宋韓魏公治兵防夏於此。風景稍勝。西行四十五里至

高家堡。靜寧所轄。路入坡嶺。登降甚艱。西行四十五里至

青家驛。驛隸會寧縣。坡嶺益甚。西行四十里至

翟家所。亦隸會寧。坡嶺猶多。中途過王家川。入山澗中。但見高岸深谷。一水潺湲若線。乍東乍西。時時塞涉。俗稱爲七十二道脚不乾云。澗中土石多赤。西南行六十里至

會寧縣。水自東北澗中來。向西南澗中去。此中土石皆白。與前澗迥殊者異矣。縣當其中。鎮山之口。西南行六十里至

西鞏驛。安定縣所轄。驛在坡嶺高處。乏水。西行三十里至

清涼山。自西鞏啓行。即越深澗。登岡阜。漸入清涼山。雖土質無峻巖石壁。而坡陡曲不一。其處遇雨則泥滑難行。商旅憚之。地亦乏水。西行三十里至

安定縣。東西驛路。皆在山中。縣城稍平坦。西北行六十里至

秤鉤驛。安定所轄。在高阜之上。路曲如秤鉤。故名。西行三十里至

東道嶺。此嶺亦號難行。其陡曲與清涼山相似。西北行三十里至

清水驛。金縣所轄。途經坡坨尚多。西北行三十里至

三角城。亦金縣轄。楊柳垂街。蔭渠水。頗有致。西北行三十里至

猪嘴驛。仍金縣轄。在西山下。林木森森。蔚然入目。蓋數日來黃山如禿。求一木不可得見。至是始覺生趣盎然。西北行四十里至

東關坡。猪嘴迤北。有所謂九溝十八坡者。土人呼爲大狼山。紆曲上下。極陡處轉側而前、坡盡、則蘭州在望矣。西行二十里至

蘭州府。城東衢路高平。直至坡下。目擊園畦叢薄。點綴道旁。心爲一暢。府城雄據黃河南岸。五泉山在城南二里許。稱名勝。遊人不絕。城北黃流浩渺。自西而東。有二十四舟爲浮橋。東水若帶。兩岸鐵索繫之。復用集資爲巨綆。維舟爲橋。渡者如履平地。北岸多酒樓。開窗臨水。南望城郭。林樹如畫。惟岸上山禿。草木不生。僅有當僧寺宇耳。計自西安至蘭州。共一千四百二十五里。由蘭州西北行四十里至

沙井驛。皐蘭縣所轄。在山澗中。南猶望見黃河。其地多赤土。而性疎易坼。徒澗水過此。則土之在地中者。往往塌陷似沙眼。四望皆頹垣敗壘。荒僻特甚。無寸草。土人以爲古營盤地。土崖高處有帝君廟。碑云、曾題匾于此。寥寥數家。依廟而居。過數岡阜。忽見西南春樹雲生。參差掩映。衆有渠流引溉。滿口皆蒼。乃平番之苦水驛也。由沙井西北行七十里。南折至

苦水驛。平番縣第一驛。甘省驛之多者、莫如平番。有八驛焉。此其最東之驛。地名苦水。而水味實甘。惟色稍濁。原田萬頃。灌溉饒沃。西行五十里至

紅城驛。平番第二驛。傍山椒而行。土色遂赤。沿流綠樹甚多。北行四十里至南大通鎭。路平。再三十里至

平番縣。縣有二城。一爲莊浪滿兵駐守。一爲縣治。相距五里許。縣在莊浪城之北。有孔道二。西行爲赴西寧路。北行爲赴涼州路。西郭外、商民錯處。兩闤、其北處也。由平番北行三十里至

武勝驛。平番第三驛。過苦水紅城。過平番、至武勝。村落衔接。水木清腴。民居豐實。市闤縱橫。所過之地。循生草蘭。馬足芬芳。爲西來第一沃壤。武勝之水。流出山口。清澈可鑑毛髮。西行四十里至

岔口驛。平番第四驛。地居險要。而面皆山。驛南有一山突起。崩岩若削。番民散處兩山中。帽以氈爲笠、而箭徵窄。男女皆然。女番、項背盤白色帶垂之。男著皮韡。女則赤脚而已。其人卽古之羌種。自平番界至西寧口內外種落極多。由岔口西北行五十里至

鎭羌驛。平番第五驛。爲最西之境。途間過一河。見滿山亂石。度烏梢嶺、峻甚。地氣極寒。西北行六十里至

黑松驛。古浪縣所轄。前由武勝入山數日程。皆在萬山之中。勢險隘。跋涉不易。氣象亦甚荒劣。絕少草水。令人悶絕。此驛猶在山谷。直至古浪始出山耳。由黑松西北行三十里至

古浪縣。縣城、鎭山口如鎖鑰然。山勢忽開。路亦平坦。城南水畔有巨石。上鐫天關玉𨳝四字。疑是鎖字。又一石名爲甘酒石。疑卽平泉醒酒石之類。或云研末服之。可醫心痛。未知然否。北行六十里至

靖邊驛。亦古浪轄。從此驛起、至永昌縣之水磨關。二百五十餘里。路雖平。然皆碎石子。與車輪相觸。蹉跎然覺日不已。由靖邊北行四十里至

大河驛。此武威縣轄也。驛東北有一路。設臺站。可出寧夏、達歸化城。至京師。爲邊外文報所經。不須由蘭州西安迂道矣。由大河西北行三十里至

涼州府。府城勢閎敞。面山而居。其山巉嵥綿亘。自邊外來。卽古祁連山。頂皆積雪不消。盛夏日暖。稍稍化水流入溝渠。引以溉田。爲自然之利。自此西去。雨澤卒少。惟恃雪水入田。蓋河西自古富饒。皆以此耳。

由涼州西北行五十里至

懷安驛。驛隸武威。西北行二十里至豐樂鋪。又二十里至

柔遠驛。亦隸武威。驛東有振武將軍孫思克碑。康熙間名將。西北行四十里至三十里鋪。再三十里至

永昌縣。風景開曠。似靜寧州。西行三十里至

水磨關。過此村。碎石子路始盡。然漸登岡阜。非復平路。西北行四十里至

水泉驛。水磨關既過。約二十里許。有一帶沙岡。橫亘南北。無寸草。中途有于將軍建寶祠。亦康熙間名將。此驛爲永昌所轄。西行五十里至

峽口驛。驛隸山丹縣。以兩山夾峙得名。地居山口。艱于水。山澗有一泉。取飮焉。約二里許。自涼州西來、折而北。所過隨山築牆。遠近高低不一。土人呼爲長城。然秦時所築。西起臨洮。在今蘭州狄道之境。蓋以黃河爲天塹。安得至此。況秦時涼州爲匈奴所據耶。此疑明時防守故垣耳。邊牆之外。爲阿拉善蒙古遊牧之所。卽古賀蘭山也。由峽口北行四十里至

新河驛。亦隸山丹。並無河。或驛路不經歟。西行四十里至

山丹縣。焉支山在縣之北。卽漢時匈奴所歌、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者也。縣雖山僻。城有流水。風景尙佳。西行四十里至

東樂驛。張掖縣丞、駐此分治。路多沙石。西行三十里至

仁壽驛。張掖所轄。亦沙石路。途中過一河。西行四十里至

甘州府。古張掖郡也。茂林蓊蔚。水亦清。天山黑水。俱在境內。天山卽祁連山。西北行五十里至

沙井驛。此又一沙井。張掖所轄。驛西二十里。地名沙河。又十餘里、爲九眼泉墩。泉流甚細。綠草叢昔。川原平曠。牛羊散嚙草間。有野趣。過此則墝鹵地。不堪寓目。西行六十里至

撫彝驛。張掖所轄。未至驛、有大沙岡。沒車輪難行。此地多水田。產稻極佳。西北行五十里至

高臺縣。路出撫彝。曉日初升。渠流四達。瀰道盡溼。清爽可喜。頃見稻畦蒲簑。秧鍼秀茁。不類邊城。款行水田澗澤。林樹蒼茫。瓜蔬之屬。亦皆肥盛。河西風穴。無踰此邑。釀酒亦佳。北行五十里至

黑泉驛。高臺所轄。驛西北陟紅寺沙岡。回望一帶平原。半屬膏壤豐草。牧畜繁滋。越岡西折。則沙深草絕。斥鹵不毛。抵深溝驛。始有水泉。然亦寂寞荒寥。無可流覽。西行五十里至

深溝驛。高臺所轄。路皆沙石。西行三十里至

鹽池驛。亦高臺轄。途中見北山之下。自西趨東。赭錯如雲。詢之知爲鹽池。色白者乃硝。鹽則黑色。以其是水耳。西行四十里至

雙井驛。仍高臺轄。高臺驛站最長。西境半鹵區、不堪耕牧。與東境大不類。西行六十里至

臨水驛。肅州所轄。驛路到此。始又得見水草林木。西北行四十里至

肅州。州爲極邊要地。古酒泉郡也。自臨水啓行。田疇漸廣。草樹葱蒨。距城益近。林木尤多。水亦淪漣清溢。環繞道旁。旣至州城。人民殷盛。百貨闐輳。俗尙繁奢。鄰郡莫比。蓋逼近關塞。五方雜處。其勢然也。自蘭州至肅州共一千四百七十里。由肅州西行三十里至

丁家墩。出肅州北郭。行數里入戈壁。碎石縱橫。人跡絕少。遙望前路孤墩。寒烟出沒。斜陽西匿。道阻且長。由丁墩西行四十里至

嘉峪關。關距肅州七十里。凡人出關者。須自州給票。始得放行。此外亦須檢驗公文。乃定例也。南北兩山。

遙遙排峙。不見崇巒巍峩之勢。關據其中。亦僅地居高阜。未爲險峻。然而西門鎖鑰。啓閉森嚴。紫塞雄堆。從玆萬里。關門似出。竟不見人。壯志離情。一時交集。瞻視山形地勢。頓覺改觀。然古人所稱玉門陽關。尚在此關之西數百里。爲今敦煌縣境。則嘉峪猶未足爲遠也。西行四十里至

雙井。出都之日。西望咨嗟。未審何時始能出關。及此僅指程途。已越五千三百三十餘里矣。回首敬望神京。依依欲絕。由雙井西行五十里至

惠回堡。自此而西。回民比屋。皆是逆旅。投宿必詢明、始可卸裝。否則一切未便也。西行三十里至

火燒溝。土色多赤。然實無溝。西行四十里至

赤斤湖。非湖也。地平而草肥。漸行入沙石路二十里。至赤斤衛。又二十里至

赤斤峽。山勢忽合。中通一徑。故以峽名。近峽雜樹頗多。惟狂風吹滿谷中沙耳。此地在明、爲赤斤蒙古駐牧之所。今乃訛稱赤金云。西行四十里至

高見灘。沙路平衍。有瀚海石。但不甚佳。地乏水。西北行五十里至

玉門縣。舊名達爾圖。今爲縣。距嘉峪關二百九十里。近城十餘里。始見清流映帶。草水叢生。過則無之。皆沙磧也。古玉門關在今敦煌縣。自今玉門縣視之。遠在西南。西行者不復經彼。蓋古今驛路不同耳。縣名、蓋探古玉門而名之。西北行五十里至

三道溝。灘流清淺。水淨沙明。風景差佳。田畝肥潤。民生其間者亦秀。北行五十里至

六道溝。地亦平衍。但不及三道溝之潤澤。溝外產茂草。偏牧牛羊爲生業。不重耕作禾稼。草中有呼爲集吉草者。其叢極堅勁。高數尺。可作箒。又可編爲簾。不亞於竹。到處皆有之物。無用如此。由六道溝西行四十里至

布隆吉。荒草平灘。地極寥廓。雍正間、曾于此及巴里坤駐師爲大營。今有土城。西行四十里至

雙塔鋪。有水依山西流。溝畔有雙塔。西行五十里至

小灣。有淤澱之田。頗不磽瘠。西行四十里至

廿溝。沙路無旅店。西行三十里至

安西州。舊名大灣。後設安西府。今改爲州。唐時安西都護府。在今土魯番。與此地無涉。蓋亦採古安西之名而名之。城東尙有水草。出北門五里許。過一溜河。卽入沙磧。土人呼爲戈壁。卽古瀚海也。地以沙石爲骨。如篩鋪而成。絕無寸土。日光照射。閃爍若有浮烟。就視不見。從此一望平沙。水草皆絕。凡行沙磧者。因途中無覓炊飲之處。皆裹糧齎水而行。或百里。或百餘里。始得停車稍憩。每俟日斜後始行。日出時卽投宿。蓋乘夜氣清涼。防馬渴也。又塞外無歧路。信馬所之。未嘗有迷。車上亦不須引燭。執鞭者皆以水澆輪。日凡數次。欲其不乾。實亦無益。又慣於黑暗中行。其車甚大。而輪高轍寬。亦最穩也。由安西西行九十里至

白墩。在沙磧中。到此。始有一泉可汲飲。然味鹹甚。自此西去。惟星星峽井水差可飲。味亦不能甘也。由白

墩西行七十里至

紅柳園。在沙磧中。一名紅柳峽。但未見所謂紅柳者。峽中岡巒若伏。沙石自然結成。方圓大小不一。亦奇。此地北山中產鉛。西行五十里至小泉。無水。又三十里至

大泉。在沙磧中。西行四十里至地窩鋪。再三十里至

馬蓮井。在沙磧中。有二路。西爲星星峽路。西南爲沙州路。山中產金。西行五十里至紅柳河。再三十里至

星星峽。在沙磧中。山石惡劣。勢亦逼仄。土人又壘亂石。豎立山上。作人狀。處處皆是。由彼西行十餘里。過峽入溝。谿中時時見峯起有秀者。但無情耳。土色甚異。黑黃青赤。皆其各以類從。相間對峙。星星之名。不解所謂。或云山中出星星石。石有金點。錯落如星。余求之弗得。云在附嶺疊嶂中。無暇往跡之也。或又云山中多猩猩。亦未曾見。西行五十里至小紅柳園。又四十里至

沙泉。在沙磧中。所謂紅柳者。枝條叢生極繁。叢帶微紅。而細不能如楊柳枝幹相直。蓋杞柳之類也。塞外此物甚多。小紅柳園始見之。前過大紅柳園。乃反未見。沙泉水鹹。飲者腹爲之脹。由沙泉西行三十里至疙瘩井。又五十里至

苦水。在沙磧中。水尤難飲。西行八十里至紅山墩。再六十里至

格子烟墩。在沙磧中。此程一百四十里最遠。烟墩形如破釜。覆附沙岡之下。又如近海波濤沖汕。盤殼磊礪。水差可飲。有常君廟在沙岡上。多鴿。西行七十里至

長流水。至此沙退土生。方見林木。水味始甘。村之中央起一土阜。建常君廟于上。雜木蓊然如翳。廟西路左出一泉。柳斜蔭之。西行四十里至四十里井子。再四十里至

黃蘆岡。民居漸多。山草亦茂。路近哈密。則有種穀麥者矣。大半皆回民爲之。西行四十里至嵐晴墩。再四十里至

哈密。哈密距嘉峪關一千五百九十里。爲新疆咽喉要地。有兩孔道。北達巴里坤。卽鎭西府。爲天山北路。凡赴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伊犂。皆取道于此。西達土魯番。爲天山南路。凡赴喀喇沙爾、庫車、烏什、阿克蘇、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皆取道于此。北路本蒙古路。南路本回子所居。哈密爲漢伊吾廬地。唐置伊州。內地商賈懋遷者多。回民尤衆。謂之纏頭。城市村落。不一而足。土潤泉甘。地脈宜禾。芃芃長發。土產甜瓜頗佳。回王城。距辦事大臣、及通判所駐之城、五里許。大城在東。回城在西。到處清流灌注。溪樹烟深。明爽怡人。風光可掬。番長帥所部聚族而居。安生樂業。居然安樂國也。西行六十里至

頭堡。頭堡、二堡、三堡、皆纏頭回民所居。田園翳藹。亦見饒沃。由頭堡西行三十里至二堡。再三十里至

三堡。地勢平衍。一望無際。林木亦多。西行入沙磧。又乏水草。較哈密迤東之磧更甚。七十里至

鴨子泉。在沙磧中。傍北山而行。裹糧齎水。如前白墩啓行狀。西行八十里至

瞭墩。在沙磧中。由此地西北入山澗。有一徑可達古城。名小南路。西行九十里至

梧桐窩。在沙磧中。此地祇有一店。店祇一間屋。如此估埞。而名曰梧桐窩。甚不解。繼而悟曰、哈密以西產胡桐樹極多。似柳而拳曲擁腫。材不堪用。僅可作薪。胡桐者、譯音柴也。想昔年此地多有此樹。故得名。後人以音相近。訛胡爲梧。題壁詩、楓引疎雨之句。只所謂訛以傳訛者。抑思此地安得有此美蔭嘉樹哉。西行九十里至

三間房。在沙磧中。披嶺登降。需假馬力。沙岡上亂石縱橫。色似豬肝。又有紫中透綠者。扣之、其聲清越如磬。即瀚海石也。余令從者檢投車中。把玩之餘。尙留數片。欲以爲硯材焉。此地無日無風。怒號不已。西南行一百四十里至

十三間房。在沙磧中。自三間房至此。途中云有風穴。古稱之爲風川。有鬼魅爲祟。見明史。最險處也。行人往往被風災。當揚沙走石之際。或碎人首。或徑吹去無蹤。千觔重載之車。掀簸立盡。并車亦飛去。隻輪無反者。西域聞見錄。言其狀甚詳。余發梧桐窩。抵三間房。兩程之內。風吼已甚。日夜不息。御者懼過此乃入風穴。且不測。蹐躇勿行。余曰、天也。此地荒涼特甚。令人惴惴。欲絕安能守風一二日耶。決計前進。時天頹颼颼透屋瓵中。聲甚厲。行未三十里。四山黑雲吹散。忽晴朗。有背氣浮天半。衆皆喜。乘夜疾行。路坎坷。殊甚不平。比黎明、俯視所經。則見沙磧大石。委積道上。紛紛若人爲拋棄者。並無路徑可尋。迎面巨石。嶙牙屹立。欲搏人。凶惡不可名狀。覺森森黑暗。非復人間世。幸風力稍歇。不爲祟。得以徑過。保無恙焉。乃知履險出險之難。既抵旅舍。從者詬詈呶呶不休。以爲天幸。由十三間房西行八十里至

苦水。前一苦木在沙磧中、此一苦木亦在沙磧中。自梧桐窩至此、三百餘里。每投宿處。並無二店。平生從未見此窮況。木亦奇鹹。飮則破腹。西行六十里至

七克騰木。在沙磧中。然到此稍有草木及流水矣。西行四十里至蘇發圖。再五十里至

闢展。路有沙磧。此地爲土魯番東境。即古柳中地。皆沃土。河流清冽。綠樹陰森。田園瀰漫中。見禾苗遂生。瓜蔬錯雜。路似哈密。有土城、巡檢駐之。西行六十里至

連木沁。回民叢處。風景最佳。村西河水自北而南。清澈可愛。稍東。則石罅中突吐一泉。稍北。又有一溪從深林內湧出。匯合橋畔。淙淙振響。上有萬柳陰雲。爲之庇蔭。炎天酷熱。頓極清涼。時看頭人婦孺。婦子嬉嬉。飮馬擣衣。往來不絕。別有天趣。徘徊半日。覺塵襟爲之一滌。解襪濯足於溪頭。快事快事。過河登岸。良苗盈畝。蓋回民習於耕作。安樂之況可想。西行六十里至

勝金口。連木沁迤西、漸入山峽。水流崖畔。乃引以溉田者。流甚遠。始入田峽中。沙磧無可溉也。峽盡出山。爲勝金口。土石夾雜而生。色皆赤。壁立千尋。土人呼爲火燄山。其地奇熱殊常。不可耐。至閉人呼吸。氣雖夜靜亦然。往往行至中途、有暍死者。唐時高昌王所云、熱風如燒。良不虛矣。從此前進。路仍沙磧。如蟻行鐵釜中。其不至寞絕者甚少。雖扇不停揮。轉覺益招火燄。不若不揮之爲愈也。西行九十里至

土魯番。古高昌國。唐平此置西州。地極饒沃。人多而雜。俗復靡靡。奇熱尤甚。閭閻皆避暑窟室中。蓋地氣獨異。所產棉花遍野。蒲萄蔓地而生。不須架引。綠者無核最佳。甜瓜極妙。以皮瓤純綠爲上。中土最宜

哈密瓜。實不及此地之美。至西瓜。乃無佳者。不及榆次瓜遠甚。城中有辦事大臣、及同知駐之。孔道有二。西行爲赴喀喇沙爾路。西北行爲赴烏魯木齊路。此地距哈密一千零三十里。西北行七十里至

坑坑。出土魯番、風景又漸蕭索。至坑坑益甚。止有一店可宿。西行七十里至

頭道河。路在沙石坡坨中。西行八十里至

白洋河。入山澗中。松柳極多。車過、枝梢披拂。與篋篷相摩。珞珞有聲。河流清駛。馬爭就飮。西行折而北、登

博克達坂。八十里至

達坂城。達坂、即達巴罕、猶言嶺也。此嶺最陡峻。沙子若流。馬蹄滑難行。踰嶺迤邐出山。遠見水草盈目。雪山橫亘北面。數峯插天。雲氣繚繞於下。晨日東升。射照璀璨。燦然如銀。誠大觀也。及抵迪化州。回視雪山則在東南矣。達坂城、爲喀喇巴爾噶遜、有糧員居之。黃昏後、從此西行。見西南火光燭天。照耀巖谷。初疑野燒。詢之、乃熬鹽者爲之耳。西行九十里至

柴窩鋪。未至柴窩、先過隘嶺、至白鹽池。周圍十數畝。鹽水溶溶。縱浴其中。四面泛白皆鹽。余停車親往池邊。嘗其味。果鹹甚。惟泥淖幾陷。自達坂城迤西。水草豐茂。夾道叢莽。高至丈許。野獸往來其中。然不見牛羊牧畜。蓋散處草間。匿不出耳、西北行一百里至

迪化州。州即烏魯木齊。俗呼爲紅廟兒。以僧寺據紅山嘴之上。紅泥塗壁故也。有滿漢二城。夾河相對。東爲漢城。提督駐之。西爲滿城。都統及道州各員駐之。此地在北路、爲第一富庶之區。廛舍稠密。炊烟四起。沙山林樹。一望蒼茫。形勢既要。一大都會也。東爲巴里坤古城來路。距哈密一千四百九十里。東南爲土魯番來路。距土魯番四百九十里。距哈密一千五百二十里。自迪化州西行四十里至地窩鋪。再六十里至

昌吉縣。舊名洛克倫。今爲昌吉縣。途中多引水渠道。車行頗便到縣。風景甚佳。山勢曠邈。西行三十里至

小蘆草溝。又四十里至大蘆草溝。再二十里

呼圖璧。巡檢駐此。有土城。多木田。禾稼徧野。饒有生趣。西行六十里至

圖古里克。俗呼土葫蘆。西行過一河。河中有魚。九十里至

綏來縣。本名瑪納斯、今爲綏來縣。其地產稻粱。米價甚廉。商民輻輳。廬舍如雲。景象明潤豐饒。與內地無異。西行十里許。渡瑪納斯河。水深而溜急。由南趨北。浩浩奔騰。軒然波起。河面亦闊。陸處閒渡。猶沒馬腹。若日高、則山中雪水增入。蹭石衝激益甚。涉者病矣。由綏來西行四十里至破城子。再四十里至

烏蘭烏蘇。此地始有蚊、從此西去十餘日。種類滋繁。白晝噬人。揮之不去。頭目欲腫。始知蚊害露筋之虐。西行一百里至

安濟海。中途過三河、始至其地。有所稱鹽池者。不知池在何所。西行七十里至

奎墩。此地樹木最多。於無數柳林中。渡奎墩河。闊有十數道。水亦深。西行六十里至

庫爾喀喇烏蘇。城近南山。林皋秀潤。有辦事大臣及糧員駐之。商民亦多。有兩路。西北爲赴塔爾巴哈台

路。西爲赴伊犂路。上爾扈特蒙古游牧境內。西行七十里至

布爾喝齊。自庫爾喀喇烏蘇。逕西。復河灘中。宛轉而行。水草肥美。雜木團圞如圍。過一圍又入一圍。四望
不見隙。濃陰匝匝。又有紅柳。花木雜蔓。縈繞錯雜於其間。輪囷蔽虧。紅綠相映。令人目眩神移。終日延
賞不盡。由布爾喝齊西行四十里至

四顆樹。一路蒙古男婦。往來不絕。西行四十里至

墩木達。邊外紅柳叢生。而有花若剪綵爲之。色紅鮮豔。如火如荼。道旁處處有之。又胡桐樹成林。木性疎
散易朽。取以爲柴。土人呼爲梭梭木。塊而爇之。若內地木炭然。甚耐久不灰。家家用之。足見樗櫟朽質。
未嘗無用。亦奇。由墩木達西行六十里至

庫爾圖。未至、須渡一大河。水深闊。與瑪納斯、奎屯、兩河相似。西行五十里至

托多克。此地之東、有葦湖。浩渺無際。飛雁鶩翔。野樹叢生。望之若林。由托多克西行。漸入沙路。八十里至

沙泉。又名鹹泡子。泥鹻甚白。由沙泉西行。沙路益大。六十里至

晶河。俗作精河。地勢平敞。有土城。糧員居之。土爾扈特游牧境內。此地苦蠅又多于蚊。西行過一沙岡。旋
馬力。又渡一河甚闊。六十里至

托里。俗呼爲牌坊。實無所謂牌坊者。一路南北兩山相拱。望見西面忽起一峯。正當其中。行半日許。則移
近北矣。西行五十里至

大河沿。此地、土爾扈特盧帳在道旁者多。地亦肥潤。逕西過一河。傍南山甚高峻。折而西南行。見無數峯
巒突兀。西北一帶。或圓、或尖、或方平。生動入畫。極有致。三十里至

五台。此伊犂東界也。路入沙石間。地勢漸高。西行八十里至

四台。自五台逦迤而西。山勢漸合。崖谷間。樹影青蒼。森秀蔽日。西行八十里至

三台。四面皆山。中有一澤。呼爲賽里木諾爾。廣袤三台之北。背臨深淺。府出。波平似鏡。天光山色。倒映其
中。倏忽萬變。莫可名狀。時有鶖鶖白雁。往來游泳。如海鷗無心。見人不畏。極可觀也。此台阻海角山根。
壘石成路。逼水而過。設卡倫焉。路旁有嘉慶戊午巡檢顧讀所撰脩路碑記。沿海皆駐防察哈爾列帳
而居。錯落棋布。牛羊牲畜。爛漫若錦。覩此境界。有海闊天空之想。西行越達坂六十里至

二台。自三台循海西指。約四十里許。抵達坂下稍憩。策馬登嶺。亦有顧讀脩路碑記。既至嶺顛。折入塔爾
奇溝。俗名果子溝。不數武、忽見林木蔚然。起盤嶬間。山半泉湧。細草如鍼。心甚異之。前行翹首。則滿谷
雲樹森森。不可指數。引人入勝。注目難徧。欣悅之情。惟慮其盡。已而峯回路轉。愈入愈奇。木既挺秀。其
干皆蔽日之勢。草亦蓊鬱。有脊藤翠蘚之奇。滿山頂趾。繡錯翠隙。如入萬花谷中。美不勝收也。泉流十
餘里。與東澗中大水合流。湍湃砰訇。出入危石峻磴間。沿岸雜樹叢枝。覆水不見。但聞其聲。七十二橋。
回環屈曲于千巖萬壑之中。穿行深林之下。恐誰疑此壺中境耶。夫此溝一線天耳。而其山其水。及其
草木。無一不臻佳妙。是稱富麗天成。不必更以嶔疎遊遠爲勝。何期萬里邊徼。乃有此一段仙境。奇絕

快絕。由二台南行四十里至

頭台。塔爾奇溝之勝至此漸稀。乃出山矣。南行五十里至

小蘆草溝。沿途新渠道甚多。東南行三十里至

綏定城。總鎮駐此。爲伊犂屏翰。地形開敞。官道兩行柳色。掩映怡人。叱犢耕田。村村打麥。太平景象。浩瀚
無邊。頗揭所莫辭也。南行三十里至

伊犂惠遠城。距迪化州一千九百餘里。自哈密至此、三千三百餘里。自嘉峪關至此、五千二百餘里。自蘭
州至此、六千八百餘里。自西安至此、八千二百餘里。自京師至此、一萬七百餘里。然關外地方遼闊。其
路程里數。約略計算。有贏無絀。非內地驛站確鑿丈量者可比。故往往有二三十里。行至半日方到者。
遠道迢遞。惟征戍之人。備極領略耳。

道咸時。京朝士大夫、好談西北輿地之學。壽陽祁鶴皋先生、其一也。先生所著西陲要略、於南北兩
路。疆域山水。卡倫軍台。城堡職官。及兵屯始末。紀之特詳。南海伍氏、已收入粵雅堂叢書。此則西行
紀程。親得諸聞見而作。視致古爲尤切矣。新昌胡思敬跋。

隴蜀餘聞

（說鈴之一）

王士正著

隴蜀餘聞

清 濟南王士正貽上著

定州阿六祖師者、不知所從來。駐錫上生寺。一日口唱叱叱。騎牆壁一堵。倏然上昇。高數十仞。舉手謝鄉人曰、好住持。見者皆禮拜。頃之、漸入雲際而沒。

綿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樹極叢茂。然皆半榮半枯。蓋文公焚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叢。不知年歲。花開最盛。色紅紫。獨一株白花。歲無定處。或密識之。明年輒易其地。人以爲神。

劉以平、字近塘、猗氏人。諸生時。夢入宮殿。中有王者。命坐對奕。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鵾鵬能過千載夢。麒麟空臥萬年秋。不解所謂。旣登進士。爲潞府王官。王敬禮如賓師。遷陝西行太僕寺卿。過武嬰墓。墓上石刻一聯。卽夢中所見也。○以平初聘邑閻處士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巹之夕。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返理。卽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舉鄉。後登萬歷庚辰進士。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荊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微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比明、則倉廒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時。濟關南城外。忽有黑雲一片。滃然而作。俄大雨如注。水逾城而入。漂沒公私廨舍。男女死者二千三百八十五人。族弟幼華又旦給諫。有詩紀異。三十三年。興安州江漲入城。亦與此變相似。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郭璞曰吳嶽。是以華爲中嶽。吳爲西嶽也。下又云、河東岱。河北恆、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崧與岑對。舉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而無嵩山矣。然末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郭曰、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而無吳山。有霍山而無衡山。與前大相剌謬。不可解也。

華山谷口玉泉院希夷洞側。有大石。玉泉環流其下。上鐫山蓀亭三大字。有樹四株。名無憂樹。

明初無壞禪師者、西域人。與秦藩王有宿緣。卓錫秦川南普光寺。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延往見。師與語、悅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擲石甑炊飯。石餅煮水。飲食王從者千人皆遍。後示寂。又有一西域僧。貌絕類師。來遊于此。蹤跡詭異。或飲食無算。或累日不食。飲之酒、數斗不醉。或自遺矢、取雜鉢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師指矢令食。有難色。師笑令之去。後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華。人謂是無壞化身遊戲。則櫟園侍郎亮工有詩云、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甚繁。又偪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詩此事、而語甚工。

長安薦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建。凡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及癸亥、地震復合。滇逆之變。王輔臣叛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塔復如故。

蒲城士人甯某家有牛、左脇下忽生銀瘤一臍。其端有孔。望之則牛負痛。不識其何症。事在明萬曆丙辰。

興平、古廢郿地。項羽封章邯爲雍王。都此。萬曆四十三年、士人於地中得一金印。龜紐、方寸許。文曰雍王章邯印。

吳山爲西鎮。在隴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以爲即古之汧山。爾雅爲河西鎮雍以華山爲中嶽吳山爲西嶽 按隴志。汧山在州西四十里、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汧及岐、是也。則吳與汧。自是兩山。酈注宋誤也。

吳嶽碑、自首至趾凡七段。明皇八分書。書時日纔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爲巢寇所焚。摧剝僅可辨。見盎搜錄。

吳山縣故城。今爲縣頭鎮。本漢隃麋縣也。元知縣丁帶、有十詩。似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予謂州守族姪。稠。孟津文安公孫刻之石。今錄其半云。瀟灑吳山縣。閑憐遠四維。官卑新令尹。邑古舊隃麋。趣有陶彭澤。才非陸挍儀。折腰身體重。狀適兩相宜。○瀟灑吳山縣。居民近百家。孤城迷草起。小市枕溪斜。土潤宜栽竹。泉甘好試茶。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紛華。○瀟灑吳山縣。巖居共幾廚。風清閑遠笛。月黑見孤燈。酒釀南溪水。架邀北閣僧。城隅斜檻穩。衙退晚來憑。○瀟灑吳山縣。庭幽夏亦涼。奇雲藏峻岫。木葉暗稠桑。種稻連

淹留。分泉過石室。不如閬苑近。風物滿西鄉。○濾流吳山縣。雲路信有餘。地偏長毀虎。水急不生魚。步去游鄉國。愁來賦河書。披衣客有顏。何日賦歸與。

寶雞縣北二里蟠龍山、有故相國少師党公懷英別業。公好蒔花竹。一日、有樵人獻牡丹一枝。色如墨、四邊作金線界道。云得之棧中。令人蹤跡之。不復見矣。

鳳縣三絕手柳酒。今金絲柳猶有之。宋元豐中、嘗取百株植禁中。

紫柏山、在柴關嶺之南。相傳留侯辟穀於此。下有留侯祠。有峨眉僧、居山巔丈室。獨坐數十年。蛇虎皆馴伏。今九十有六。尚無恙。（亦在縣云壁子歸山）

明正德十五年、洋縣溆溪、獲白鹿一頭。有銅牌。上有鐫刻、皆漫滅。惟唐字可辨。

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廣元縣也。縣西南江上、有皇澤寺。則天石像尚存。乃是一比邱尼。

劍州南武連驛。武連廢縣也。本名武功。郭璞識記云。縣路繁。武功貴。縣路寺。武功榮。宋慶元丁巳、縣令何琰、治路種松。刻石紀之。名種松碑。今碑尚完好。與顏忠烈公磨書逍遙樓大字。皆在驛北覺苑寺。元人王惠、魏文貞公書院記。刻碑陰。（文貞生于此）

白芨花、白色五瓣。瓣中有蕊。白質紫點。內吐黃鬚。極可玩。武連梓潼間山谷、多有之。予嘗爲陳白沙詩、恰到溪窮處。山山杜鵑花。楊夢山詩、嘗記任家亭子上。迎風花發其香杯。皆未經前人道及。因得絕句云、西風盜日崇源開福寺山白芨花。

崇正末、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西光燭天。諦伺之、水頃、有鱗浮出流木。蹤跡乃隱。未幾、蜀有逆獻之亂。則麟出果非休徵也。

知縣菩薩。明梓潼人周懷師女。生不茹葷。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柏葉。成化五年、從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寺樓。跏趺而化。今肉身在焉。又裴氏女者。父應選、綿民也。幼好趺坐。食柏葉。天啟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刹奉之。屢現五色光云。

綿州水陸院、瀕溪有石鑑。每夕北斗見時。視之正在其首。斗柄雖轉。而星影常然。

涪江沿岸多民田。每秋夏、溪水逆流。魚隨水上食禾稼。民甚病之。忽有道人。於江上鯉魚橋鑿一叉一網狀。魚集灘下不敢上。漁人利焉。後稍圯。魚復大上。

綿州龍晉觀、宏治間、居人廖天惠者、募工甃壁。壁已施膠粉。倘以事去。旬月不至。每夜靜、聞殿內有聲簌簌然。比工來起視。甃已就矣。妙跡天成。莫測起止。至今尚存。

綿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曰爲芙蓉溪。即杜子美所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羅江廢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逆獻之亂。其部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藩亂蜀。祠復燬。今惟一石狻猊尚在。士元墓、在鹿頭山。

頤和尚者、長安人。縱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拜甚恭。而往往面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解簪插花一枝。引妓馬遊行市中。入昭覺、見丈雪禪師。咸嘲不解。禪師頗敬憚焉。一日、騎馬出城數里。語從吏曰。吾歸矣。徑合騎徒步去。臬道賄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至輒鼓遊厥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遂坐化。人言是初祖遊戲震旦耳。

康熙壬子入蜀。過新都縣。假館楊升菴先生故第。丸磯之間。有二桂樹尚存。丙子再入蜀。詢先生第。已爲尉署。訊二桂樹猶在。爲之感嘆。得簡紹芳所著年譜讀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遣戍永昌衛。初至滇。病憊方就醫。而巡撫黃衷。力促之去。賴巡按御史郭楠、清軍御史江良材、營護不死。其後七十二歲歸蜀。巡撫檄趣戍所。遂以是年己未、卒于滇。則巡撫遊居敬也。郭楠旋上疏請宥議禮諸臣下獄。君子小人。其用心不同如此。

蜀門人陳汝明醑功云。成都某縣山中。有一僧臥石穴中。二十餘年不起。亦不飲食。當臥處、痕跡宛然。山中樵牧習見。就問之亦不答。一日、有士子于山中遇一道人云。此山有六祖應化。知不。士子即詣僧禮拜。云師六祖耶。久之張目曰、莫信亂道人亂道。明日再過之、不復見矣。

故蜀王宮、王術宜蘋苑也。今爲貢院。正殿基即摩訶池。

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之煎茶。清冽異他水。

蒙山、在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峯。最高者曰上清峯。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云是甘露大師手植。每茶時葉生。智炬寺僧。報有司往視。籍記葉之多少。采製才得數錢許。明時、貢京師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藩府諸司而已。其旁有泉。恒用石覆之。味清妙在惠泉之上。

成都有換色芙蓉。開時、顏色日數變易。日初出、作淡紅色。日中猩紅。日晡純白。

成都號龜城。父老言東門外江岸間。有巨龜大如夏屋。不易出。出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未作逆。曾一見之。

杜宇、鼈靈冢、皆在郫。二冢對峙。鼈靈墓入淨林寺。寺僧爽爲臺觀。惟杜宇墓在。（今閬中靈山亦有鼈靈墓）

黃連蛇甚小。產雅州。恆食黃連。猶髓作黃金色。宗人名裔時官分巡川南道。曾貽予一枚。又有黃連雞。大如鴿。色黃白。食黃連葉。人罕捕之。

嘉州有月竹。每月輒生筍。蜀又有竹蜂。好于野竹上結房。蜂與蜜並紺色。一名蛒。方言曰笛師。一曰留師。

正德間、瀘口朝天寺僧、于土中得斷碣。上有詩二句云。天孫縱有閑鍼線。難繡西川百里圖。餘剝落不可辨。

巴寶出小馬。其最駿者。名夾山馬。

嘉州有花。名雞毛玉鳳花。如翦絨。狀似茉莉。大如椀。香亦類之。

蝎子草、即杜詩所云。其毒甚蜂蠆者。與若蓫、蕁草是也。一名山菲。觸之如蠆尾之螫人。今城郭籬落皆是。

又有蟆子者。蚊蟲之屬。元微之蟆子詩序云。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晝飛。嚙人成瘡。秋夏不愈。宜楸葉傅之則差。閒植烟藥香即去。此二物皆蜀地之最可惜者。

邛州盤陀山下一石碣。有唐時鐫吳師及郭汾陽師六字。

劉道貞、字張仙、印人。名士也。明末、起兵討張獻忠。不克。病卒于軍。妻子皆遇害。其子曒度、妻鄧氏、許其詩婉。有春日郎事云。閒步小橋東。黃鶯處處逢。梨花風雨後。人在綠楊中。

天啓中、印州有老僧、結茅山中。戒律精苦。一日忽從上現彩雲。雲中有鉢盂狀。因掘其下。得金鉢盂。州人爲建寺、曰金鉢寺。

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御書賜額。蜀僉堂令張蠙題詩。有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之句。王衍與徐太后遊寺見之。給筆札、令進詩三百首。又東坡有與子由大慈寺觀盧楞伽畫跡留題。今盡燬、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正末。竟陵胡恆、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恆駐節印州。逆獻陷成都。分兵狗印。恆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印。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士驥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驥妻朱氏、泊幼子曦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驥母舅陳君英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誓而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間關蹤跡中。得朱氏母子所在。輦之甚譏。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乞稍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曦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竟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難者。有夫人樂氏、成氏、馮氏、之曄妾周氏、僕京兒、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舖之殺者。字楷士。亦竟陵人。從胡

入蜀。遊峨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踰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

時有李蕃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之。

馬京及弟亭。黎州宣撫司土官。與賊相持兩載。兵敗死。楊之明、碉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亦倡義討賊戰死。

李君實云。蜀錫銀銅。雕錮諸器。滇南者最佳。蓋唐時閣羅鳳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故至今擅之。

大抵蜀匠最巧。不但錦機紙局冶鑄屬製而已。予再使蜀。成都居人纖觀王子爲多。然率秦楚賈人耳。士著什不得一。至于錦屬等製。詢之皆懵然不知。況其道法耶。

成都北郭外昭覺寺。佛果圜悟禪師道場也。又有李時澤者、遂寧人。爲僧。亦名圓悟。善畫學武洞清羅漢。亦住昭覺。大殿成。壁十六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于壁。見蜀中畫苑。

宋文潞公彥博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淨居寺文殊殿後。墓皆毀燬成高如邱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二華表尚在。北爲明月池。有風亭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潞像存。

薛濤井。在萬里橋西錦江之濱。明時、蜀王府作亭其上。闌楯護之。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餘不盡以上巳造也。今其法亦不傳。井旁一石盆猶在。中刻雙花鳥極工。

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市中。樓凡二層。每層高二丈許。其梁柱皆當時故物。保與松維相連。唐廣德三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城。即其地。地界崇山。明末逆獻亂蜀。不至其處。樓故不燬。門人知保縣事高崇巖說

成都亦有籌邊樓。

建昌衛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輒舁置山林中。往往變爲虎。地與雲南武定府相接。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宋人楊素、請黃山谷書杜蜀中詩、刻石。作堂貯之。山谷爲之記。見豫章集。明宏治丁巳。巡按御史榮華、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縣事江謙。春秋率紳士往祭焉。自然遂爲故事。蜀亂後。祭廢。

成都府署。有吳道子畫龜蛇碑。每端午。輒有蛇龜聚碑下。至屋瓦庭樹皆滿。城人郁朗中爲守。厭之。鑿其目。自後遂少。其墨搨上方押成都府印。可以鎮辟邪祟。治瘧亦驗。

府署有木檑一株。治癬最效。所謂川楝。惟此爲最。梅守厭求之者衆。以湯澆之。遂枯。

松潘建昌諸邊所居。皆壘石爲之。高者至八九層。人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碉樓。九州記云。邛州沈黎縣即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此碉樓之始。

打箭爐在建昌西南。地與番柵喇嘛相接。與雅州榮經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廣等茶商。利其貨。多往焉。其俗女子不嫁。輒招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打沙鵲。ト一作 凡商人與番發交易。則此婦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爲沙鵲。其衣如舞衣。衣一稱有值錢二百萬者。康熙丙子。奉命郎中僉圖等撫正地界。至其處。金爲予兵部同局云。路極險惡。視棧道如康莊矣。

自劍州已南。盡梓潼縣界。古柏千株。皆大數十圍。形狀詭異。有一株。根裂爲二。巨石負之。如鼠之狀。又

有一樹面三四幹者。高皆入雲。蜀道奇觀也。是正德中劍州守李璧所植。

重慶府有紅茉莉。與白者香無差別。嘉州海棠有香。成都有金絲海棠。深黃色。狀與海棠不甚類。亦有秦聲至於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貴重。往往樵蘇供爨。惟邑縉紳家院落皆植之。

蜀釋教皆祖破山禪師。梁山人。天童悟法嗣第二人也。其弟子丈雪禪師、內江人。演化于成都昭覺寺。門徒甚盛。康熙丙子五月。至蜀訪之。則示寂半載矣。年八十餘。今住持弟子佛冤禪師、即其姪。

蜀僉堂縣三學山有古樹三四株。不記年代。每春月、其葉夜輒有光如炬。遠近數百里以爲佛光。皆裹糧往觀。

獻賊亂蜀。追尊梓潼神爲太祖高皇帝。廣修七曲山神祠。又建壯繆侯祠于其東。皆極鉅麗。獻賊皆賦詩于此。使其僞官屬嚴錫命等、皆和、立成、稍遲輒殺之。其詩刻石置祠八卦亭。知縣王維坤（長垣人、順治辛丑進士）碎之。

西番彝人。每歲春月。輒攜家禮峨眉。謂普賢爲姑娘。頂禮膜戀。或至流涕。其可笑如此。

眉州中巖有諸供羅漢者道跡。按雁宕山、有尊者肉身像十八應真。惟尊者在焉。且灼然可考。

蜀多虎。滇之大理多產。蜀西多鳳凰。嶺中變女往往織以爲裳。甚麗。雨恩州人。或截取其背爲杯。曰鳳凰杯。

鼪鼠產峨眉。白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龐贅遲鈍。見人不驚。群犬常侮之。其聲似念

陀佛。非猛獸也。予按毛詩陸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與此差異。□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恆豢之以資衛護。按中華古今注。梁牧國獻鼢犬。能飛食虎豹、□

寧羌州嶓冢山下。有大禹廟。僅存茅茨一間。有嘉靖二十二年重修祠記碑。監察御史閩中舒鵬翼撰文頗條暢。惜其將湮。錄於左方云。當堯之時。洚水滔天。民遭陷溺。茹毛飲血。厥食維艱。堯有憂焉。舉禹治之。俾繼鯀業。禹自冀州。梁岐、岳陽、覃懷、至於衡漳。又自積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又自嶓冢、荊山、內方、大別、衡山、敷淺、雲夢、至于彭蠡。蓋不敢陸遷汨亂。以取震怒。故浩浩湯湯。東注江海。禹可謂智矣。禹傷先人鯀。以功不成坐誅。迺手足胼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生啓不得子。惡衣菲食。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欙。日孳孳排決濬瀹。非違邪處。禹可謂孝矣。方其隨山刊木。鬼神龍蛇。譴惜巢穴。作爲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迺仰空咨嗟。俄見上帝。授以太上呼召萬靈之書。且令其臣狂章虞餘、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爲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雲。役使神物。竟得開鑿之志。禹可謂神矣。四隩既宅。九州攸同。稷得以播百穀。契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皐陶得以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禮。后夔得以正五音。龍得以主賓客。任土作貢。勞而不伐。禹可謂功矣。是故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彝倫之攸敘。會諸侯于塗山。而下民底定。萬世尤賴。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劉定公曰。洪水橫流。微禹吾其魚乎。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不知其由于孝。禹之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由於神。合智與神謂之聖。合功與孝謂之德。德且聖。庶幾其配禹哉。復作九歌。俾士人誦之。以侑享祀。歌曰。洚水儆堯兮汎濫國中。四岳薦禹兮俾爲司空。禹治水兮注之東。○力拯橫流兮爲民粒食。言乘四載兮勞身焦思。克蓋前愆兮萬世之利。○聲爲律兮身爲度。其言可信兮其仁可附。推士交正兮底慎財賦。○不自滿假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奠和元。水土平兮生齒繁。○洛出書兮錫九疇。通九道兮開九州。□□稷稷兮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壬。啓呱呱兮何心。荒度土功兮五服弼成。○鷩誕數兮帝命赫。竝罪人兮痛自責。鞭于羽兮有苗格。○輯五瑞兮建皇極。朝玉帛兮會萬國。戮防風兮明黜陟。○宅百揆兮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于堯舜兮大耿光。

東粵鸚鵡。自洋船來有數種。予使廣州時。所見有純赤者。毛羽鮮妍。類猩紅羅絨之狀。又一種純赤。惟兩翅綠如翠鳥。又有五色者。紅黃白綠青皆具。尤珍貴。每一隻索直至二十四金。其純白者。首有黃冠。名秦吉了。別自一種。予官廣陵時曾畜之。在蜀、惟于德陽常風坡見之。皆尋常隴產綠衣耳。

漢中風俗尚白。男子婦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謂爲諸葛武侯帶孝。後遂不除。漢中滕太守嚴其禁。十年來。漸以衰止。然西鳳諸府。風俗皆然。而華州渭南尤甚。凡元旦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則爲武侯之說非也。

顧華玉□云。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跡可到。余兩經其地。初祇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按三峽中亦有兵書峽。傳爲武侯藏書之地。大抵秦楚巴蜀間。人思侯德。輒舉名蹟傅會之。不須辨其眞僞也。

武侯與張裔書云。婦不顧門。委壯不入國。似漢魏樂府。

辰沅里中。緣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綆繫腰。從山嶺縋下。距江面數十丈許。度火攻弩箭皆不可到處。于壁上鑿孔。以巨木橫貫之。即于此木之上。縱橫間架。欄楯樓閣。飛簷承溜。房廊四起。鄰里交通。殆成阡術。從江中遙數面上。正得八十三層。最上層距山巔亦數十丈。虛無縹緲。雖海市蜃樓。無以加也。又邠州燈山居民數百家亦類此。但不臨江耳。

趙頤、字子函、一字屏國、盩厔人。萬歷己酉舉人。家有傚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在。時跨一驢。挂偏提。攜工挾楮墨以從。每過片石闕文。必坐臥其下。手剔苔蘚。椎拓裝潢。援據考證。略仿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石墨鐫華。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楊用修、所未見也。

郭宗昌、字胤伯、華州人。闢沚園白崖湖上地。介二華之間。造一舟居之。曰齋舫。自謂一水盈盈。與世都絕。淪落崎嶔。任心獨往。又有別業在鄭南。即杜子美西溪。與其友王承之東臯。商爲南玭社著圖。藏六齋疏二戎記諸書。趙忠毅陳徵君序之。以爲似先秦古策。周官考工記。遼公宗雷八關齋文也。又著金石史、華陰王宏撰刻之。

開元末、于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解之者曰、乘者、四十八年。因作宏農得寶歌云。宏農得寶耶。遂改元天寶。事載傳信記。

陝州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鋸。上有平陸二字。上異之。藏于內庫。遂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明萬歷二十年、鞏縣東路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樹中。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去。巡按御史姚思仁、聞于朝。

緱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有昇仙太子祠。則天碑。尚完好。宋謝絳一碑亦存。

宣德四年。鄭州玄帝廟、忽天降銅棺一具。人爭往試之。體皆不宜。有驛官部宿者。挺身入。適相合。即有銅蓋降自空中覆之。音樂旋作。昇天而去。人盡觀焉。與王喬事同

天啓七年。鄭州書院中開蓮花一枝如品字。國朝順治十三年十一月望日。興國寺殿前。夜湧花一枝如佛手。高可尺許。表裏皆豎紋。潔白似雪。次日又湧一花。根有二。上合爲一。色紋如前。略似荷花。二十五日又生一花。高三尺許。大如箕。下分上合。色紋亦如前。略似牡丹。或曰天花也。

宋魯肅簡公。宗道以祥符五年令中牟。至縣。即立漢令魯恭祠。勒恭傳于碑。至今尚存。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名士。戶部尚書孟男子也。沒于汴梁之水。其門人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請趙澄寫眞、趙與林宗初不相識。屢易稿、終不似。一夕夢一丈夫古冠服。自言是張林宗。笑而舉其筆。旦起、信筆而就。見者駭其神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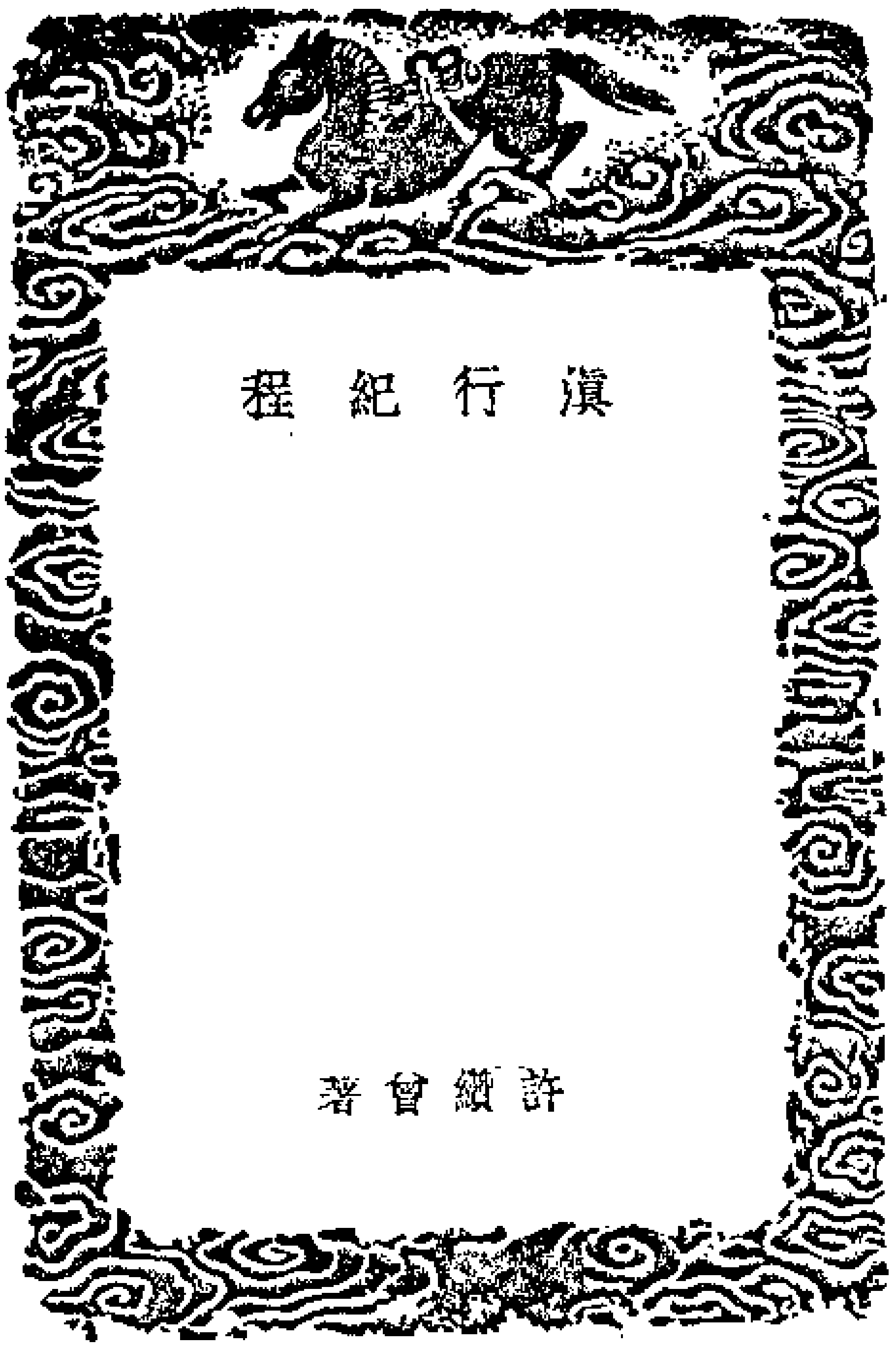
河洛會處。舊名洛口。在鞏縣北。今徙汜水縣西南成皋山下。名玉門。俗曰滿家溝。

唐人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板橋、在今中牟縣東十五里。白樂天詩。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

條。若爲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李義山亦有板橋曉別詩。曾此地。

門人陳戶部子文（綿奕）說所見數奇姓。笄（眞定人）、香（山東人）、炅（音桂）。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又字之奇者山（安邑人。音如亥）、[illegible]（音賦）。

田少司寇漪亭（雯）說巡撫貴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之騄。耳不能聽。以眉聽。古稱龍以角聽。牛以鼻聽。人亦有之。



滇行紀程序

凡當仕宦之年、堂有老親。陳情得請。其所將而還也。凡王程所歷。或覽會心。所可述而誌者。不特東山之零雨、南仲之雰雪、與東門祖帳之車幾兩、馬幾匹也。余與鶴沙先生同里同籍。其出處志趣。亦約略相同。獨余自癸巳因母疾請急。下潞河。涉淮泗。望泰山之嵯峨。擊黃河之崩湃。晝夜行三百里而不及紀。乙未以使事入楚。便道省覲趨漢江。經二別。自武昌順流而東。九江雲物。六代山河。粲然在目。復牽於驛路交游而不得紀。至己亥恩命歸養。其取道與癸巳同。然春秋殊候。緩急異情。淮北江東。在在可紀。而意惱才疎。隨空輒滯。歸常採蘭爇黍之餘。憶向時閱歷。如雲烟過眼。不可復追。爲之三嘆。今先生入滇還里。往來各有紀程。其往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有小雅之悱惻焉。其來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有大雅之忠厚焉。余讀之。怦怦有動乎其中而不能已。所謂樂其志趣之同者非耶。若夫以忠孝之餘。閒極文章之能事。使山川險易如掌上螺文。蘇公海外。子厚柳州。或庶幾焉。余又安敢與先生較同異也。

康熙癸丑仲夏年眷弟王廣心題於清峙堂。

滇行紀程

清 雲間許纘曾鶴沙著

豬婆龍

彭澤縣十里過澄江口鎮。俗云鱘魚嘴。土人言此地每歲有豬婆龍爲害。天寒水涸。輒崩岸壞屋廬。今嘗岸已在大江心。泊舟者油物煎熬。龍即出。舟人切戒之。夏月則不忌也。

甘興霸廟

自九江百一十里過富池。入楚境。二十里過田家鎮。有吳甘興霸廟。順治年間。有史官莊回生典試楚省。夜泊廟前。夢甘將軍來拜訪。索莊一僕一馬。皆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鴉往來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擲空飼之。羣鴉飛舞接食。百無一墜。食畢。聞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謂將軍遣使送客。其聲啞啞類慈烏。上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

異僧祈雨

澧州守道蘇參議實言。荊有僧。故江南人。澧境有楊家河。界中苦旱。僧自言能行雨。衆延之祈。數日不効。乃絕食。欲積薪自焚。土人恐。扶之去。僧曰。姑留。得雨即行矣。土人不可。隨行曰。月望日必雨。汝雖去。請留一驗。是日當大雨尺餘。雷始發。必先擊某大樹。方爲我所請。否則非我功也。至十五日。果大雨盈尺。雷果擊此樹如僧言。衆始神之。雨霽。雷伯宅母不能去。或焚牛牢。或燒民舍。轟聲走繞不休。衆大懼。奔至州。復

延此僧遣雷雷乃去。

崔婆泉

過常德府三十里高吾山。山下有崔婆泉。相傳有崔婆釀酒飲仙人讓盧白處。

滄江夜月

桃源滄汸舖有勸善寺。寺前滄江夜月。爲桃源八景之一。傳聞江上漁人。常于晦日見水底缺月。着意窺之卽不見。

桃花潭異鱷

由桃源山巒蹬而上。至桃花洞。又曰秦人洞。石壁峭立。洞口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挂絕壁而下瀉潭中。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內有潛鱷。身長而窄。鈎吻類鸚鵡。背生鬐尾。帶甲如龍鱗。名曰黃蓋。

農家取水

過辰陽船溪驛。此站稍平。溪邊見農家取水灌田。巧而且逸。其法、先于溪旁築石成隄。上流水至隄。勢稍奮迅。乃設竹車二圍。製如車輪。大可二丈。縛數節竹筒緣于兩輪。其筒向內。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尺許。兩筒中間編紮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旋者全在此。盈水勢迅則衝扇行。而輪乃隨之以轉。每激一扇。後扇繼來。旋而上升。則筒中滿水已至車頂。筒口向下。水卽下傾。于其傍岸側大竹受之。接引入田。雖遠可到。所謂農者坐而觀之。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皆溉矣。大江以南。水勢平衍。不可用也。其有湖沙之地。似亦可做而爲之。

淩霄女

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淩霄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遣火鷄啣火飛置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發火。居民屢見之。故州多火災。

江西橋

由沅水驛向西。過江西橋。橋長半里。上鋪大板。下有十六洞。每洞基上搆木爲屋。列肆貿易。兩旁成市。中爲長街。入楚以來。此橋最爲宏廠。

香稻

滑浪衢前臨江。後包北山。地勢平衍。居民亦稠。其地產香稻。圓實而大。味亦至腴。山中多寒。所穫多晚禾。故滋本深而含實茂。

諸葛洞

過鎮遠府。可游者有大石橋、中山寺、中元洞。僧僚精舍。最爲異境。辰沅小舟。至此而止。前去數十里有諸葛洞。內頑石爲礙。通水不通舟。順治初年。洪經略至此。役千夫鑿洞中石。謂此洞一通。便可州舟饋運。直至偏橋衛。省負擔之勞。卒無如礙石隨鑿隨長。乃罷。土人有運粮糧者。盡去其船之篷板。牽挽入洞。過偏橋。可達黃平州。其出也。稍不戒。則人船俱沒。

黔米

貴州各廚。產米精絕。盡香稻也。所釀酒亦甘芳入妙。楚中遠不及。而天下未有舉爲褒讚詳志之。以告好事家之知有黔也。

仙踪

平越府南門。度石梁。過南街。道旁有高眞觀。爲張三丰仙師道場。從此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側馬坡。坡半見臨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宇宙四大字。云是仙師留記。爲海內蹤蹟。三丰祠在平越府城內。有禮斗亭。亭前石池名浴[illegible]。深四五尺許。冬夏不涸。池旁有桂樹。已久枯。有道人來浴池中。以破衲掛樹上。樹復活。天啟元年夏。駐鎮新添司理李若楠請鸞降筆。書一詞曰。禮斗亭。禮斗亭。讓仙借此作修眞。日月懸頭上。風雲過眼塵。茉莉元精。支天聖人。當年曾格我精誠。今朝列仙班。顯化通靈。敢忘了託跡玄津。偶聞父母紀告名。聊借俚言爲號。今有石碑存祠中。

竹鬼祠

平越有竹二郞、竹三郞祠廟。土人敬祀之。

水西四府

水西安氏桀驁。爲滇黔大患。本朝乙巳。命帥率師深入其地。討平之。遂改四府。設流官。水西一帶土地。盡入版籍。安氏之桀者皆就殲。迴來苗民漸染華風。亦猶蜀播之楊氏滅而設遵義。今反爲樂土也。

貴陽地勢

自貴陽而上至威淸衛。日加隆聳。右畔皆山。尖頂石數點芙蓉。可俯而捫。從來見雲皮之狀。如壺中之樹扇而不圓。至此衛館舍西南。一望羣峯矗立。白雲千頃。如在足下。變幻百出。或如沸湯。或成堆絮。昔之所稱爲車、爲布、爲輪、爲馬、爲牛。皆不足以狀其妙。盡俯瞰則雲氣之全體皆見。怪怪奇奇。無所不備也。

苗種

貴陽自阿江哨而上。大道如髮。乃屬蹊。其左右高山內。盡爲苗穴。然皆輸糧赴差如齊民。其種類白苗、黑苗、花苗不一。直北百里卽水西地。威淸衛鎮西舖西南有山。黯遠可望不可卽。曰銅鼓山。昔諸葛南征。藏銅鼓于此。其地亦有農居仲家苗。多從山口出入。此山前後左右苗種各別。又有猺家苗、農家苗。皆有頭目。仲苗則屬役于安氏。

黔馬

黔中多產良騎。質小而歸健。登高山若平地。故水西之駿。滇黔多貴之。

何福遇仙

順治年間。有何福者。本威淸衛人。偶游陰崖。逢二老圍棋。從旁看不休。一老者分半桃食之。福歸家。絕煙火。屬分家事。隨上山養眞。三十年不食人間一粒粟。不飲人間一勺水。一日道成。康熙年間忽尸解去。

白水鋪

由鎮寧州之安莊衞。西南行五里。有觀音洞。中安大士。洞中又有洞。石乳溜滴成柱。大數圍。擊之。一爲鐘聲。一爲鼓聲。從右直上。又有雙明洞。旁又有一洞。極小而黑。極幽界之奇矣。十五里至白水鋪。行未里許。見瀑布如簾。倒瀉石壁。羣峯直上。高入雲表。五里白虹橋。橋上瀑布更飄三四。折入溪。疾度橋下西去。過橋逐溪行。忽聞有轟雷聲不息。與人云。此望水亭泉聲也。又五里上望水亭。龍湫直下。白練千條。噴珠卷雪。注入百尺綠潭。雖天朗氣淸。而激水濺沫。如行大霧中。數里以前所聞雷鳴者。盡在此。里人云。潭內有水犀。風淸月皎之時。往往出見。其龍湫折處。內有水簾洞。甚深奧。不可窮。土人多入此洞避兵。昔孫可望至此。亦見水中有神物。乃改瀑布于右澗下。役人戽水索之。而潭水絕深。數日不可竭。乃止。

老虎

苗民無城郭。或三十家五十家。據險而居。以防弋獲。每一處合募一勇士。號曰老虎。飲食供奉有加焉。戰則老虎當先。指揮調度。合諸苗計之。爲老虎者不知其幾千百也。

綿竹　啞泉

關索嶺之半。有伏魔大帝廟。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絕奇。名曰綿竹。俗曰旛竿竹。圍大如青松。僧云。六七月方抽筍。至來春二月方布葉。時當九月。筍已高四五尺。外黃內綠。尚未解籜也。廟門外有啞泉。昔孔明南征。軍士誤飲此水皆啞。後人封之以石。今泉脈閉矣。廟後有泉。頗甘美。謂之馬刀泉。絕頂祀順忠王。俗稱小關王廟。廟貌甚偉。苗部俱畏威德。入廟者無不羅拜。

關索嶺考

世俗謂前將軍第三子曰關索。從諸葛丞相南征孟獲。威助甚盛。沒而民思之。立廟于此。以其名名嶺。未考何代。敕封義勇英武威烈威應順忠王。考三國志。前將軍有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與前將軍俱被害于臨沮。次興爲丞相所器重。任侍中。皆監軍。有令聞。無所謂第三子名索也。陳壽作三國志。深習蜀事。安有前將軍令子且有蓋世功而失其名者。甚至有丞相不察。投軍自効語。益屬不經。或曰。諸苗謂父爲索。猶言關父。猶岳忠武之稱岳爺爺也。然伏魔大帝與順忠王。鑿然兩廟並峙。則春秋之受羊豕、享王號者。得非其次子名興者歟。興既爲丞相所器重。且監軍。則丞相有大征伐。或領護軍。建偉績。以震懾諸蠻。理或有之。謝肇淛滇略云。漢昭烈章武元年。以李恢爲庲降都督。隨丞相亮南征。大破蠻兵。功最多。封漢興侯。時左將軍之子索。亦有戰功。開山通道。常爲前鋒。未審所據何書。又諸葛元聲滇事紀略云。建興三年五月。武侯渡瀘水。進征益州。從征自趙雲、魏延外。如張翼、王平、句扶及雲長少子關興。部關索。尤以驍勇前驅。多建奇功。觀此。則從前臆揣。若有符合。又考雲南通志。路南州北亦有關索嶺。以其險峻。必引之以索。而後能度。此又一說也。存之以備討論。

西流水

頂站卽永寧州地。穹窿無極。去天不遠。山頂在雲霧中。濃陰成雨。終古不晴。秋月重裘。奇寒徹骨。州守林

華皖云。此地水西流矣。山勢崎嶇險惡。站前後數十里。驛騎倒斃甚多。道傍偃臥。臭穢逼人。諸苗見之。輒解所佩匕首。割肉入懷。喜動顏色。

盤江鐵索橋

盤江水出烏蒙。經七星關。奔騰至黃土坡五里。疾下東南。至廣西泗州而入南海。江廣三十餘丈。水深無底。左右石崖。廉利如劍戟。自昔濟此者。用渡船。行駛波中。一不戒。輒葬魚腹。古法必樹棧于兩崖。貫之以索。懸索曳舟。乃得橫渡。所謂筏戰是也。（筏戰牂牁。卽）故遂以名江。楊愼謂牂牁卽貴池地。其江水迅疾難濟。立兩杙于兩岸中。以繩紐之。舟入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嘉隆以前。俱用牂牁濟。無有議建橋者。天啓初。水蘭曾叛。滇黔道絕。時有安普朱監軍道。建議築橋以通滇。先于兩岸築石墩。高一十三丈有奇。寬亦如之。鎔鐵爲扣。聯扣爲索。索三百餘扣。扣重十八九觔。索凡三十。梗貫兩岸石竅中。索上橫鋪巨木。蓋以大板。石猊水犀之屬。爲橋鎮者悉備焉。又以索末所餘十餘丈。盤繞聚囤。費金錢巨萬。起工于崇禎元年正月。落成于三年十一月。此所謂鐵索橋也。自流寇變亂。僅存鐵索數條。順治十七年。督撫會題。得請發帑重修。飛梁架木。狀若合鐲吊橋。康熙二年六月。江水大漲。橋復壞。又請帑金重建。旋修旋圮。康熙七年十一月。安順府知府李彭二人前後督工鼎建。如十七年製。而堅固高鉅。仍用舊索縈繞。以防搖撼。橋上起板屋。以避風雨。遙望空中樓閣。橫亘江心。惜無作圖以記之。

貴西苗種

貴西苗九種。種類各別。大約蓬頭垢面。言語與黔人不同。以青布帕裹髻。高盤額前。所佩匕首。終其身未嘗解。無絮布。雖大寒亦止披破氈一片。或犬羊之皮。襄廣三尺許。風從左至則披左肩。風右至則披右肩。或掩于胸。或負于背。皆視風所至。居高山大箐中。不産稻。惟食苦蕎雜糧。貪悍輕生。鋌是走險。易于爲亂。雖飢寒迫之。亦由漢人欺其愚而侮之太過。怨激而成也。

曚睹

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曚。粵西稱官曰睹。稱官府之僕從皆曰老爺。各衙門曰朝廷。曚睹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譏歟。

衣服飲食

苗人多衣草衣。婦人以簡布爲裙。以荷葉包飯。制水澆而食之。以蘆管濾酒飲之。謂之竿兒酒。呼坐爲歹（鞍平聲）雞。

打牙犵狫

苗種有打牙犵狫。其至尊者。用銀鐵爲杖。

流官　趕場

苗人呼漢官爲流官。甚畏懼之。呼上市爲趕場。

苗錦　金星石　陽山茶　水銀　硃砂

黎平多苗錦。思南有金星石。斲硏甚佳。陽山茶絕類松蘿。土產水銀硃砂。

歲臘

苗中歲臘。有以十月十一月者。迎春多扮故事。殊怪奇。俗用雞卜。吹蘆笙。賽神打鼓爲戲。

石花

黔鹽山中四月內石生花。如雲霞燦然。人多往觀之。

男女婚匹

女兒未配者。擔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爲號。每晚食後。打鼓聚會。謂之跳月。未婚匹者。任其花（？）奔。女人銀釵垂耳。以馬尾爲髻。

同年

安南至新興。所沿路多煤山。然所產不及京師。自關嶺至此。屏累而上。絕無平地。凡嚴壑左右。苗類甚繁。與徒力役皆苗也。每輿夫一名。父子兄弟皆隨之。互相更代。以均其勞。疾走若飛鳥。漢人戲稱之曰同年。則憮然色喜。不知其何所取義。聞呼踴躍也。

氣候

自平彝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蕊。臘月間花實並見。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然邊城蔚邑。嵐瘴傷人。未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斂也。余九月抵任。其詞致告關廟。見廟中雞冠與木槿並開。以爲其異。及至館舍。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里之外。物候之奇。觸目驚心。類如斯矣。

青溪洞

由衡城入境。五里有清溪洞。洞口廣延數丈。再上有臺。石乳下滴成柱。再入則燃炬而行。石床石几備焉。再入里許。旁有石縫。僅容一人。盤屈而升。天然有堂奧門戶。土人言尚有十餘里通紫泉洞。然幽秘杳冥。不可入矣。及出。見旁又有一洞。上有石。鐘鼓形。宇宙瓌奇。無所不有。高山大川之間。若此洞者。又烏可勝紀哉。

毒泉碑

嵩明州楮山。其石自麓至頂。纍纍俱青綠色。天台雁蕩不及也。前行有毒泉碑。相傳有奇樹生于此。名曰白鶴香。每歲花時。各山毒蛇鴆鳥。皆集樹下。泉流其旁。人飲輒死。今樹已伐。行者猶相戒焉。

滇行紀程續抄

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續竹陛辭。赴雲南按察司任。由會同館起行。十年正月朔旦。次河南永城。三日。次宿州。憶辛卯年。續竹以史官得請于朝。馳驛省親。道經於此。遇響鬍者十騎。白刃相向。急舉厮養七人。彎弓力敵。遂殺賊三人。生擒其七。縛至州守。迄今二十年矣。城東耆老猶有傳說往事顛而問焉者。追思盤旋。皆謂爲色變。

蘇湖北岸爲蟂磯。士人云老蛟盤焉。繁昌縣二十五里曰蛾子磯。磯上有城。梵宮修竹。鬱然秀麗。相傳明末時兵官阮大鋮屯兵拒左兵處也。

從馬當山二十里。過小孤山。小孤屹立江心。峯巒聳秀。右爲江西之彭澤。左爲江南之宿松。梵宮琳宇。長松古柏。錯雜相間。長江一奇境也。

黃州起行不數里。遙望對江赤壁。即東坡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者是也。武昌今武昌縣。非會城。夏口即今漢口也。食楚乘所載。赤壁屯兵在嘉魚以上。距黃州四百里。非黃州之赤壁。一曰黃州乃赤圻。非赤壁。未知孰是。

過應城百里。曰觀音崖。崖即京山之枝旛。嵷足洞突。天然海崖。石浪波疊。僧人支架。度成佛殿。尚有餘縱。覆殿之外。西隅有樹一株。大百圍。生崖中。色幹與石無二。而其枝葉盤引洞外。遮蔽殿宇。可數畝陰。所

謂桄榔木也。城外東關有娑羅樹一株。亦大百圍。去娑羅二丈許。又有椰樹一株。大亦適等。其根幹輪囷離奇。細葉卷密。不可名狀。山下石碑刻百丈泉三字。書法甚碩壯。旁款曰劉翁書。而其泉乃在山上。

安陸州嘉明世宗潛邸。至今王城故址猶在。踐位後陞承天府。亦設興都留守司。如鳳陽故事。南城雉堞樓閣。一準江陵云。按此郡故爲郢中。楚子自荊遷郢。乃僭王號。其國始大。傳稱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渡漢都郢以後事也。

漢江之西有莫愁村。廬家有女名莫愁。善歌舞。嘗被召入楚宮。詢土人。曰。村在蔓草。莫識其處。

余過三尖山口百頃舖。崇岡陵降。屢屢見虎。夜望虎眼甚㸌。一閃一合。閃閃如燈。土人諱言虎。謂之山王。

自荊門出南城。有關一座。曰虎牢關。五里曰虎牙關。今廢。十五里曰新市舖。關廟巋然高峙。旁有磨刀石碑記。俗謂青龍偃月刀者。留廟後。蓋先主借荊州。漢壽亭侯以前將軍鎮其地。新市之野。則建立壁壘處也。

自荊州至澧州。分兩路。凡乘傳至江陵者。十月至三月。從東路公安縣接應。南遞至澧州。四月至九月。從西路松滋縣接應而遞至澧州。此湖南更定郵制也。時當夏秋之交。由松滋行至蓮花灣口。泛小漁舟。打兩槳入蓮花灣。盤旋數十折。總不出菰葭菱芡中。舟人皆採菱以啖。久之方出湖。方知此中別有洞天。

凡京師入滇者。由河南南陽府出新野入楚境。歷襄陽荊州而至常德。由秦晉山左入滇者。亦取道南陽至常。由西蜀入滇者。陸路一出建昌衛。一出遵義府。若舟行。則下夔門。過江陵。而至常。由吳、楚、豫章、浙、閩入滇者。水路則溯長江、渡洞庭。而至常。陸路則取道孫口。歷京山、孝感、安陸、荊門而至常。唯百粵與滇黔接壤。或由黔省安籠。或由滇省廣南。俱可直達昆明。由水路出洞庭者。仍溯常而上。蓋常爲京省水陸必由之戶。故宦遊買客入滇黔者。多寓家于此云。

由常德水路至鎮遠者。於西門覓舟。大者曰辰船。容二十餘人。舟至辰沅而止。小者曰鰍船。容三四人。可泝五溪直達潕水。逆流牽挽。肘累而上。計程僅一千二百里。然灘多石險。一月方達。且辰沅一路。不設遞運。故乘傳之使。從陸者居多焉。

由桃源縣西行二十里。即進山。從此以往。高高下下。一路皆山矣。五里至白馬渡。溯流沿山而行。左瞰空江。右挾巉巖。即道書所稱白馬浪光之天。渡江登嶺。折下平田。五里過桃川舖。渡小溪。折而南。過仙徑亭。乃入桃源山。山之陽有洞曰桃花洞。又曰秦人洞。攀磴而上。至洞口。石壁峭立。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掛絕壁而下。雖大旱不絕。沿澗中行里許。伏地不復見。又北行三里。與桃花溪合流。出大江。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循洞而下。有石橋橫跨兩山。俗謂之遇仙橋。其初鑿石懸成。危傾欲墮。歷千百年不知所始。近世重修。竟失其舊。橋畔多產方竹虎鬚蒲黃精等藥。相傳洞門半闔半啓。近代有中丞郭某者來游。見一童子持香出迎。即乘雲冉冉去。郭嘆曰。此仙境。宜秘。乃壘石扃之。今洞門如故。但有紅龍碧蘚。終古長封。陟山半。有桃川宮萬壽觀。即邑人黃洞源修眞處。有弟子爲辰谿瞿童。童仙去。洞源

東游茅山。復見童。謂之曰。吾將踰東海矣。次日亦羽化。今觀前有飛頂松。爲瞿童沖舉之樹。旁有煉丹臺。臺下有滌鼎池。皆其遺跡。桃川後臨大江之濱。曰桃花溪。踞岸千尺。叢篁蓊然。爲漁郎鼓棹處。稍上又有穀船舟。即出大江。爲桃源後洞。洞有門。高不數尺。踞沅江之滸。今前後兩洞盡成孔道矣。或云漁郎即黃道眞。後道成入仙。故此地又名靈仙之府。自陶彭澤桃源行後。唐王右丞劉賓客作桃源詩。皆云雲中雞犬。秘宇靈宅。皆以秦人洞爲仙窟矣。韓蘇又辨而非之。耳目之外。何所不有。並存於人間可也。

辰邑山溪最爲奇勝。自船溪至邑四十里。一望巉石林立。態色之妙。彷彿太湖。靈壁車馬。都從石罅間行。或高如削壁。或砌如欄塔。或如馬馳虎踞。或如祥鸞奇鬼。或如樓閣。或如煙雲。種種駭嘆。居民皆藏石塢中。短竹遮遭。時見炯升。從風卷散。似輞川圖中北垞意景。至如辰溪。城垣四圍。俱石骨奇峰。謂之五城。由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定黔中至此。因山築城是也。城南一帶。則有石屋峻岩。臨江數仞。與疾流奔礜。互爲吞吐。尤出人耳目之外。

明制。萬曆中設偏沅衙門以撫苗。半年駐沅州。半年駐偏橋。爲黔楚重鎭。近爲吉路是議。割湖南七府并郴靖二州。設湖南巡撫。駐長沙。沿落泉而偏沅遂廢。舊署之東舍有古柏。樛絡垂絲。黛色可挹。數百年物也。州治元妙觀中有唐明皇像。治銅爲之。相傳天寶中上方所頒也。

創馬坡之巔曰武勝關。士名上馬營。五里殺子舖。十里西陽舖。十里至黃絲舖。設腰站。此地俗近苗蠻。女德不振。而黃絲舖爲尤。斯夜郎之桑間濮上也。

貴州省城明初設貴州宣慰司。至隆慶中改貴陽府。環城九里七分。自南至北。街道甚闊。市肆成聚。從來談者皆謂滇南重地。而取道于黔中一綫。設黔省總爲通滇計。然明時二百年中。黔常多事。不及滇雲之盛。近則黔地漸安。荒蕪漸闢矣。

貴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張姓。言宣慰司安氏向與流官中分而治。以城中十字街爲界。西屬宣慰。東屬流官。故府西一帶猶稱老苗城。天啓中。與守土臣不協。乃招水西倚長安堯臣陷龍里。攻省城。自天啓二年二月初七日被圍。至十月初一督師張鶴鳴發兵至。乃解圍。後朱燮元繼元始平。定議于舊城外。聯築一城。謂之新城。以護城外居民。工竣于天啓四年。周九里三分。自孫可望由蜀出黔。乃大築省城。撤新城石爲之。新城乃毀廢。

安順府元爲習安州。明爲安順州。今陞府。城圍九里。闤市宮室皆宏敞壯麗。人家以白石爲墻壁。右片爲瓦。估人雲集。遠勝貴陽。昔督撫立省會于此。因科士輕重不及貴陽。故舍此從彼。今移提督駐此。以鎭盤江。附郭有普定衛。明初設普定軍民指揮使司。以襟帶三州。其樓甚重。故今黔民但言普定而不知安順。威之所懾久矣。

馮時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處較大。余至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

鐵索橋今爲入滇要路。然順治庚子入滇之師。從水西紆道潛度。初不由此橋。道旁有石碑。題曰在德。然

哉然哉。

由普安向沿山麓行。少頃卽上雲南坡。險仄迢遞。將及顚。名龍擺尾者。險絕難行。凡六十丈。又最上爲江濟口。始陟頂。此處斷崖成徑。峻滑不可支足。過一小屠。又西上爲避陰坡。凡此三險。總曰雲南坡。又三十五里至大坡。十里轆轤坡。此二坡亦高而長。又十里至亦資孔。其舖家之婦。常遣招客。其爲桑間濮上猶黃絲舖也。又四十里上坡。乃入滇境。上有石龍古寺。今廢。但存觀音院及關聖廟。左右有兩坊。一曰滇南勝境。一曰彩徵雲湄。

計江南鎭江府逆流而上。歷全楚泝沅江至鎭遠。水勢如建瓴。則黔省已在最高處。又從鎭遠至滇南。所過萬山。胥拾級而上。間有下坡。然較之上坂十不及二三。及至平彝。眡貴州如在釜底。向之所歷諸崟參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更不待言矣。

夜觀北斗。訝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尚未解其故。謹識之以問識者。

東還紀程

許纘曾著

東還紀程

清 許纘曾著

分水崖

滇洱海。葉榆水。一名西洱河。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劈。漁人謂自崖下分水爲兩界。南爲河。北爲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游至此則返。魚族類頗多。視他水所出更美。冬鰂甲于諸郡。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多極美。海首有石穴。八九月產油魚。人謂水鹹故肥。河尾產細鱗魚。背魚族之至美。八月望夜。洱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海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中藏寶。內典云。珊瑚撐月。此世外事。不可以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革。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歟。

金蝦蟆

雲南、永寧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有一泉。西泉稍大。水從地底湧出。東泉止闊七八尺。長丈餘。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泉口鑿龍頭。泉從龍口噴出。潮至則水湧過龍首。盈溢流注。每日或三次。謂之聖水三潮。然亦有日不至。或一二至者。水中有金蝦蟆。時時出游。過客見之。以爲佳瑞。寺對河有溫泉。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溫泉也。

信天翁

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魚。日夕立水次。俟魚鷹所得偶墮者。拾而食之。盧廷瑞詩云。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六月廿四年節

雲南馬龍州。六月廿四爲年節。是晚婦女俱盛粧。燃炬照屋。謂之照歲。焜燿如同白日。大家小戶。俱盛陳酒饌。合家歡樂。名爲過年。

黔中溪洞

登鎭遠府東山。縣中和洞、青龍洞。及樓閣諸名勝。兩大洞俱在山巔。其曲穴交穿。不減飛來峯。中和又名中元。洞內祀大士。山在城內。下洄長流。高架虹橋。城分兩岸。離鎭遠三十餘里。有華嚴洞。天然石洞。冰乳倒垂。曲折約深五六丈。內有天生大士。及羅漢獅象形狀。洞臨道旁。觀者燃薪而入。離偏橋三十里。有飛雲巖。巖臨道旁。似洞非洞。其石勢倒垂。宛若萬疊碧雲。舒卷風前。飛騰可愛。巖高峙怪石數峯。峯頂架小亭一二。山下清流。俯長橋。橋邊卽月潭古刹也。去清平縣十里許。有雲溪洞。土人號大峯洞。洞深闊約數丈。旁穿小穴甚多。明朗可觀。再委蛇而入。深約八九里。燃薪秉燭方能入。然亦止行里許。其六七里卽一泒水。雲洞天表。白水河在鎭寧城南。懸崖飛瀑數十仞。雲霧籠其下。爲大觀也。再過雞弓背。關索嶺。山勢上下相逢。周百餘里。山頂有關索廟。予前有關索嶺考。今碑碣尙存。晉安州鸚哥嘴。石徑崚窄。下臨深澗。再過軟橋哨高峻。盤登約三十餘里。中有斷澗。澗瀉長流。虹背跨其上。又至狗腸坡。半山盤折。約二十里。萬盛山在城西南。晉安卽古夜郎地也。

餓鬼洞 惡灘

黔中灘洞。險惡者極多。而餓鬼洞灘水。尤大險惡。浪與舟相觸。滾滾直入艙中。多方抵拒。衣被鮮不淋漓矣。惡灘更惡之甚也。灘長里許。浪大而石險。舟行少不戒。輒破碎淪溺。

號石 蝎子花

黔省山鑪。有號石山谷。多蝎子花。

千卷書

由平溪行。江右一帶。石質如疊書。每石不下幾千層。方如書帙。高高下下。狀若充棟。沿江不一而足。俗名其地曰千卷書。

藏書室

辰溪縣左岸稍西。有巨石。外貌雄渾。而虛其中。曰鐘鼓洞。洞中有藏書室。相傳穆天子藏書處。正統中。樵父入石室。見書報縣。縣令往取之。書皆隨風飄滅無存。邑中有大酉山。爲穆天子藏書處。而沅陵之小酉。亦稱藏異書處。一曰。小酉卽大酉之後門。然實無據。

沉香船

楠木洞稍前。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古人置船于百尺之上。峭壁

之中。此意殊不可解。以愚見測之。前從軍西蜀時。見攻洞者。洞口在懸崖。崖上廣而下削。無策可登。乃製小船。縶以巨索。從崖頂縋而下。與洞相對。乃破之。此地石崖掛木。比比而是。若非當年建屋之船。即後來破屋之船也。今滇邑亦有牀機巖。巖孔中置一牀一機。牀與機亦藏人之具也。請以質之識者。

沉香棺

常德倒水巖前蜺石。石皆壁立水濱。遠望高廣。上竅石罅者十。下臨絕壑。內一竅。中藏木櫃五。俗傳爲沉香棺。土人云。水漲時。健兒引緪而上。棺朽。遺蛻尚存。舟人戲以竿撥之。雷雨怒發。亦未知何代所留。雖從軍變門時。有風箱峽者。數仞絕壁中。嵌置木匣。如風箱者甚多。卵黑色如朽木。較棺形則小。其歧榮頗相類也。

武陵娘子　高唐神女

辰、常之間。人多尙鬼。祭必巫覡。如離騷所載九歌名號。稱神稱鬼。不一而足。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祀典所不載。而廟貌巍然者。比比而是。如善山廟。祀越相。而山畔復有武陵娘子祠。云乃大夫之妻。載在府乘。待非謂蠡臺歌舞。沼吳有功。當日黃金鑄像。兼及若耶。苧度耶。大抵千百年後。傳信者少。傳訛者多。如巫山神女廟。今古相傳。竟以爲遊王夢臨事。其始也。本于高唐託賦。後世文人墨客。遂從而附其之。曾昔分路西蜀時。親履其地。于荒烟蔓草中。得碑文一通。所謂神女者。乃大禹導江至此。江流不行。神女是謂所謂九天玄女。授禹玉篆寶符。及治水六臣。江水乃流。彷彿如桐柏山導淮。鎖支祈故事。明時有都御史某。巡撫四川。奏毀淫祠。神女亦在毀中。有川東道某者。執典籍以爭之。乃復立祠。兵燹之後。僅存基址。然蠶叢威巖。赫赫猶在。詳載蜀遊雜記。

丹砂井

常德郡北百步。有丹砂井。其泉色赤。武陵廖氏譜云。廖平以丹砂二千斛。置所居井中。飲是水以祈延齡。抱朴子曰。余祖鴻臚令臨沅云。此縣有民家世壽考。後徙去子孫多夭。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考。由是疑其宅井水殊赤。掘得所埋丹砂數十斛。去其井數尺。皆丹砂汁。因泉入井。又云。此海蟾翁煉丹處。有仙人黃奉。常以丹砂置井中。病者取水服之輒愈。非旁有者壽坊。後人爲府第。

善卷山

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于此。今孤峯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壇。及楚望、臨眺、仰止、三右亭。旁有白龍井。傳有白龍蟠伏于其內。與山下潭水相通。一名枉山。其下爲枉渚。即楚詞所稱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枉渚爲善卷先生釣游。其村亦曰善卷村。山容窈秀。曲渚依流。令人有出塵之想。沅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疇。直逮洞庭矣。

茉莉夫人

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磨。傳稱宜鑑和尙。德山參禪時。夫人以磨磨麪。供奉大衆。其說甚迂誕。郡乘及袁中郎集。皆載之。査茉莉夫人無考。或云。卽諸天中有摩利天。所稱鬼子母者。

或云。張三丰曾有茉莉元君。疑卽夫人。未知孰是。

白泥容　楠木神

洞庭湖白泥容。長十餘里。湖水淺不及尺。舟行須水尺五。不得已避舟膠泥中。螺蚌碎石。與泥板相粘。鞚鞚不休。適以風猛甚。時息而過。舟人以爲此乃神容。非風不行。數里之地。水涸時。人力推挽。行一二月者有之。篙頭皆纖椗木。形如卜字。其鋭者。一入膠泥。不能復出。過此卽入楠木容。洞庭夾。未至夾數里。四天陰霾。舟行黑風濁浪中。舟子驚相耳語。剪牲焚楮。色甚匆遽。初不解其故。少頃見神木直逼舟旁。不及一丈而返。遙望諜船遇之。船破。賴賈筏得救。舟子色稍定。乃曰。此楠木神。每遇暴風起晦。輒出游湖中。神首色沉綠如螺螄。往來于神木容之前後左右。終古如斯。故稱神木云。

海水中高

數年前。與諸大夫之後。議築海堤。遂得觀于海。海水中高而四垂。潮來時。有黑氣如烟雲者。與水相鬪。先水而至。乃憶歷詰湖來天地背一語。非奇句。乃其境也。然海水中高之故。未得其理。以爲觀遠當如此耳。乃過洞庭。四望湖水。亦復如是。始悟地包于天。則其體圓。圓則山河藪澤。亦隨之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者。地勢如斯。水者天地中之五行耳。有不爲一氣之所旋轉耶。向謂水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平闊處。觀其大勢耳。或曰。地體之圓。因何而驗。曰試觀各省。太陽出地時刻分秒。遠近不同。其理顯然。先儒言之詳矣。

君山蜃樓

岳州太守包元鼐曰。康熙九年庚戌。五月十八日。洞庭君山側。見蜃氣。有樓閣、旗幟、人物、牛畜。無一不備。觀者傾國。爲頃者久。乃散。因誓君山蜃樓行。

鐵牛　鐵椗

岳州城西左側。有鐵牛一。蹲踞西望。而張其口。若有吞湖之意。想亦五行尅制之理。與濱省鎮牛儧水之義同。門外砂磧中。置鐵椗五。其一較小。不知起于何代。俗稱鐵枷。長八九尺。廣五尺餘。厚尺許。度其輕重。每一椗不下萬觔。形如叉字。其交叉處廣二尺。中有圓竅。徑一尺。每叉中分四端。端闊尺許。其兩端復有兩竅。大如拳。製度甚工。其一小椗。交叉處無大竅。而旁有小竅四。竟不知何用。強名之曰椗耳。或以爲獻贔屭蛟蜃之類。庶乎近之。不然。得非繫舟之具。古人所以備風濤者耶。

黃花地　悶頭花

由漢江陸路。沿江東北行。時值二月。黃花爛熳。千頃一色。土人謂之黃花地。唯漢上有之。他處所罕見也。渡滿口。滿水冬溫。至黃諜鋪。平疇嫩綠。川原如繡。陌上遍生紫花。自根至顛。純花少葉。色如江南諸葛菜、桔梗花。妖冶悅目。數百里內皆有之。是人呼爲悶頭花。近之輒頭悶不止。相戒以爲不可觸嗅。吳人呼爲老鼠花。花幹皆入藥。春月採而藏之。一物之微。而美惡異俗。去取相懸。竟至于此。

漢川

由黃陂出大南門行。距城百餘步。爲二程先生祠。伊川先生實生于此。祠前溪水曰前川。卽傍花隨柳處也。祠內有聰明池。蛙不鳴。蚊不鼓。旱不涸。後掘土得石編一。上有八卦。或攜之去。遂不驗。

柏子塔

麻城九龍山柏子塔。唐德宗四年建。塔九級。環以鐵鏈。鏈旁一柏。盤根而生。每立秋日午。塔無影。

固始蜃氣

固始大山舖。爲吳豫分界。卽古蓼邸也。其山又名大別山。又名安陽山。唐兵平蔡。嘗屯其上。上有白龍池。嘗有蜃氣。成人馬樓閣狀。每雨輒應。大山以東。爲霍邱矣。

優曇花

安寧州溫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六花碧葉。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居人折其枝。百計插之。終無萌蘖。余采柔條數枝。植小盎中。未幾。一株忽茁。數月枝葉宛然。士人以爲異。自滇攜歸。登陟數千里。歷冰雪。發風雨者。五閱月。竟無恙。喜而記之。

滇南在南交昧谷之交。唐、虞時嘗通中國。夏、商、周徼外。爲西南徼荒之地。戰國時。莊蹻略地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秦通五尺道。漢武以後。乃稱益州。其間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乘所載。詳哉言之矣。若夫英靈之氣。散爲百卉。如滇茶之種。七十有二。扶桑五色。監司設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過。筆不勝紀。最後則聞大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爲靈鷲。水爲西洱。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法。大士化身。靈跡詭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爲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巔。高六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瓣。佛日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蓮。如稗穗。俗以爲仙人道種。余駐跡省城。昆明距葉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往。遂大理諸司。有赴省投謁者。問之。則曰。十年前。主僧惡人剝啄。作設火樹下。今成灰燼矣。余爲之惘然。居無何。閱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卜歲。亦名娑羅樹。昔蒙氏樂誠魁時。有梵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攜念珠。分其一手植之。余忧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哉。洱海之俗。特未知其異名爾。急使人至土主廟。則久沒兵燹中。廟亦新構非舊宇。久之。安寧州太守至。盛稱州城之北有溫泉。爲海內第一。隔岸爲曹溪寺。寺中有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淛滇略曰。安寧過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一株。相傳自西域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花。移植他種。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寧之優曇。大理之和山。土主廟之娑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幹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土主廟。二本不可復見。安寧一株。無異魯靈光矣。壬子夏四月。値曇花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枝幹。合之益乘。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植他處。終不復活。果如是。則西方獻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靈根異卉。未嘗不與善氣相迎。予官州牧。一塵不染。我爲士師。終朝脫衆。其淸嚴沖淡之氣。與世初無迎合。與優曇未必無善緣。子始爲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柔條百枝。遍插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械書報余曰。一枝已萌蘖

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扶疎。一根五幹。士人驚相詫謝。以爲奇瑞。冬十一月。余得請返里。遂昇之以歸。犯冰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其幹葉凋落。乃易而盎植之。今年春。輒茁怒生。至夏五。株長三尺。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思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萬里相隨。歲寒不改。似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記之。

東還紀程續抄

未至沅州二里。有仙人棧。江左石壁森秀。竹樹青蔥。壁上題四字。似古文篆籀。云是仙人所題。人莫有識者。

沅州西南五十里。爲龍標城。卽唐詩人王昌齡爲尉地也。卽入夜郎境。蓋夜郎甚廣。由沅至黔。皆其地也。

由黔陽六十里。至洪江。乃鎭遠、常德、適中之地。五方雜處。井陌成行。買船至此。辦買梳纜口糧。俱爲少憩。過辰溪縣二十里。浦市人烟稠密。雞犬相聞。榜人估客。俱停舟貿易。舟人曰。從此而下。好山好水。應接不暇矣。又十里。白崖稍下。有石壁一帶。峭立江右。其最高石罅中。多架木爲屋。參差點綴。舟行仰望。縹緲若神仙之居。不知其何從搆屋。又何從出入。相傳鼎革時。人民避兵之地。數里上下皆有之。

楠木洞。負山臨水。攀援甚艱。洞門有大石若屏障。而虛其左側。以通出入。相傳昔時。避兵其中者萬計。後失火自焚。鮮有免者。舟稍前。見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洞左有山。形如臥馬。首尾宛然。昔時鄉人相驚。謂馬曰食禾。遂鑿破其口。今殘缺過半矣。

響水崖。石壁連亘。宛然城郭。泉水出其下。其橋洞亦。方圓平直。無一不與人工相肖。壁間有罅。卽梯木爲房以補之。門窗蓬戶。危梁飛棟。無異靈山貝宇。海上瓊樓。停橈仰眺。不覺徘徊久之。

古稱五溪者。皆隸辰境。爲辰陽眉目。西溪、楠溪、武溪、辰溪、雄溪是也。西溪在郡西北二十里木西山。山下

石穴。卽小酉妙華洞。穆天子藏異書處。溪水出焉。合北江而入沅。構溪卽酬溪。在郡西北一百里。武溪古作潕溪。在瀘溪縣西一百五十里。辰溪考縣志云。辰溪源出龍門山。脈獨卅水。北入辰水。辰水又經縣北。合流縣前之沅水。則辰溪與辰水。早從辰溪縣入沅矣。又考沅陵縣志云。辰水在沅陵縣城東一里。流入沅水。豈辰水在沅陵。不從下流入沅。復逆流一百四十里。會辰溪之水。然後入沅耶。存之以備參考。雄溪源出黎平。至洪江入沅。而辰志不載原委。蓋五溪之水。皆入沅江。故構溪之下十里曰會溪。取五溪相會之義云。

顧開雍云。黔中郡五溪。辰志闕雄溪不載。今考靖之會同本黔中故地所屬。洪江承黎平下流。其爲雄溪。故在焉。辰人以非其所轄軼之。謬已。

再考沅江一水。爲今滇黔孔道。常德舊志云。源出牂牁。辰志云。源出播州。有議其未確者。且不注經行會合之地。則源委難稽。近考常德新志云。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今鐔城黔陽縣。以上通錄文。其支從黃平州。由牂牁分支。其源未詳。出諸葛洞。下鎮遠府。爲舞水。又作潕溪。始通舟流。平溪與思州水合。經洪江。過沅州。與黎平水合。過黔陽城下。與渠水大江合。其流始大。又過江口。與溆水合。又過辰溪。與錦水合。卽麻陽江水。東至瀘溪。及辰州。與酉水合。又東下壺頭。經怡泉。過常德府城南。東注龍陽。與滄浪水合。有漸水。一名潸水。出護詩。

顧開雍曰。考鎮沅以下。舞、沅、二水。桑欽氏言。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至鐔城爲沅水。而酈道元又言。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無水卽舞水。無陽卽鐔城。桑酈始言沅。酈析流旨無□而皆出于且蘭。總一水也。不猶濟潤出王屋山。伏名沇。見名濟乎。或謂其文從黃平州者。抑未矣。

桃源後洞。巨石蹲踞江滸。洞門當其中。雙扉宛然。終古長扃。稍前卽桃花溪。艤船洲。爲漁郎鼓棹處。綿行三里。可至前洞。按淵明記云。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無所謂前後洞也。且後洞在大江之濱。戰國時。楚師入滇以來。又爲通衢。與林盡水源之義。不甚相似。或好事者爲之耳。記又云。旣出處處誌之。後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則不獨後洞之說。杳然難稽。卽今所謂前洞也者。亦未詳何代何人。於漁郎迷路之後。復表而出之。遂致今古名賢。詩文叠軼。然其地山溪草木。自非尋常境界。故黃洞源、羅柏庭、崔婆、張虛白、鄧接踵而出。又宋史載建炎初。桃花洞大水。浮出一石。其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讀之高古簡奧。必非西漢以下文字。由此觀之。避秦人也。近于仙矣。

未至常德府十里。青泥灣岸。有英佑侯廟。皆先年商民建立。以祀蕭公、晏公、二神。皆江西臨江人。生有奇相。殁後著靈江湖。相傳蕭爲水府。靈通英佑侯。晏爲平浪侯。而華容邑乘又稱晏爲近代人。有功江淮閒。元時封都督。今楚中江右舟行者。崇祀蕭、晏。如黃河之祀金龍四大王。一入蜀江。則舟人報賽者。又崇祀張桓侯矣。

洞庭夾以東。卽湖之中央。沐日浴月。吞江吐霧。蓋合九江之水。統數千里溪洞諸流。匯爲巨浸。范記稱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巳得其梗概。而孟襄陽之涵虛混太淸。杜少陵之乾坤日夜浮二語。可謂洗盡塵詳。形容入妙矣。

九江者。沅、漸、酉、溆、辰、沅、澧、資、湘、禹貢所謂九江孔殷者是也。夏秋水漲時。方八九百里。徑三百餘里。自牛皮灘。至洞庭夾。皆與湖水相連。一望汪洋。浩淼無際。冬春水涸。乃識某洲某墅。惟擇水淺處泊舟。非能竄舟于斯也。

布袋口之名。不知起於何時。蓋洞庭一湖。合九江五湖之水。奔趨于此。稍下則三湘之水。率西南一帶支流。匯爲東湖。西向入口。與九江水合流過州。至城陵磯。入于大江。實有括囊之象。其名與其義確也。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楚辭所謂湘君湘夫人也。宋元豐間。新歸驅應。封其神爲淵德侯。韓退之亦曰。黃陵廟以祀堯二女舜二妃。始皇南遊至湘山。遇風幾不得渡。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始皇怒赭其山。合此數端而論。則洞庭神似娥皇女英矣。而岳州志載。洞庭君少女。初與涇陽幼子爲妻。繼嫁儒生柳毅。則洞庭君者。洞庭神也。而近世復有柳侯爲神之說。今之司水部。受羊豕顏如渥赭。以手加額而立者。志乘祀典。皆不詳其原委。王逸注九歌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乃二妃。未悉何據。并存之以備參考。

新堤爲魚米積聚之地。沿江廬舍綿亘十五里。有小江通沙湖。上下洪湖。及沔陽、仙桃、荊州、安陸諸路商

旅雲集。井陌成行。余過時。近元夜。老稚少壯。各鬪龍燈於江滸。金鼓喧闐。歌呼竟夜。豐亨之象可想見焉。

漢口南數里。漢陽府治。東渡江。卽武昌府治。十里之內。置郡者二。蓋上當滇、黔、秦、蜀之衝。下控左右兩江之要。故特於此。嚴鎭扁焉。

商城。古高陽氏封子庭堅於此。漢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佶爲紹嘉侯。平帝時。改爲宋公。今郭西北二里許。有商王冢。疑卽宋公冢。至道中。避帝諱。改殷爲商。故曰商城。楚相孫叔敖埋蛇之地也。

周封周公子伯齡於蔣。戰國屬楚。莊王以其地。封孫叔敖之子僑。是爲寢邱。光武時。改爲固始縣。蔣與寢邱。卽其地也。邑治雖彈丸。然流寇播亂時。獨免屠戮。故稱繁庶焉。

淮水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又東過潁川之褒信。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懷遠。由荊山塗山之中。歷臨淮、五河、盱眙。而匯爲洪澤湖。出淸河口入河。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與今之淮河迴異。蓋舊淮故道。傳聞從盱眙出周家閘。過高梁澗、寶應湖。至淸水潭。由芒稻河入江。自宋元以來。築高家堰。導淮出淸河口。故道久堙。蓋欲借淮流。以敵黃河之水。使遵北岸。而引淮水淸流。灌入南岸之天妃閘。則淮、揚運道。濁河不得入。永無積沙之患。且淮、黃合流。擁沙而行。入海之勢益迅。則海口無淤滯之患。今則河水入淮。淮水不得出天妃口。內河水灕注。淸流變成濁流。而安東一帶。又分其東注之勢。至今五險雲梯。入海正道。淤沙漸高。宜乎衝潰屢告也。

蠻書

樹校　校誦

樊綽撰

蠻書目錄

卷一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卷二
山川江源第二
卷三
六詔第三
卷四
名類第四
卷五
六瞼第五
卷六
雲南城鎮第六
卷七

雲南管內物產第七
卷八
蠻夷風俗第八
卷九
南蠻條教第九
卷十
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第十

臣等謹案蠻書十卷。唐安南從事樊綽撰。新唐書藝文志著於錄。宋史藝文志則有綽所撰雲南志十卷。而不稱蠻書。永樂大典又題作雲南史記。名目錯異。今考司馬光通鑑考異。程大昌禹貢圖。蔡沈書集傳所引蠻書之文。並與是編相同。則新唐書志爲可信。惟志稱綽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蔡襲從事。而通鑑載襲實官安南經略使。與綽所記較合。是新書亦失考也。綽成此書在懿宗咸通初。書中多自稱臣。又稱錄六詔始末。纂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張守忠進獻。蓋當時嘗以奏御者。交州境接南詔。綽爲幕僚。親見蠻事。故於六詔種族。風俗山川道里。及前後措置始末。撰次極詳。實輿志中最古之本。宋祁作新史南蠻傳。司馬光通鑑載南詔事。多採用之。程大昌等復引所述瀾滄江。以證華陽黑水之說。蓋宋時甚重其書。而自明以來。流傳遂絕。雖以博雅如楊愼。亦稱綽所撰。爲有錄無書。則其亡軼固已久矣。今此本因錄入永樂大典。僅存。而文字已多斷爛不可讀。又世無別本可校。謹以諸書參考旁證。正其訛誤。而姑闕其不可通者。各加案語。疏於下方。釐爲十卷。仍依新唐書志題曰蠻書。從其朔也。乾隆三十九年三月恭校上。

蠻書卷第一

唐　樊綽撰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安寧城。後漢元鼎二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案馬援達交阯爲後漢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事元鼎乃西漢武帝紀年號漢並非此誤也）（案[illegible]失於致據之誤）去交阯城池四十八日程。漢時城壘猶存，碑銘並在。

苴咩（上音斜下彌差切）城。從安南府城至蠻王見坐苴咩城，水陸五十二日程，只計日，無里數。從安南上水至峰州。兩日至登州，兩日至忠誠州，三日至多利州，兩日至奇富州，兩日至甘棠州，兩日至下步，三日至黎武賁柵，四日至賈勇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大中初，悉屬安南管係。其刺史並委首領勾當。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川洞離心，驩州首領旋被蠻賊誘引，數處陷在賊中。從賈勇步登陸至矣符管一日，從矣符管至曲烏館一日，至思下館一日，至沙隻館一日，至南場館一日，至曲江館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縣一日，至進寧館一日，至鄯闡柘東城一日。（案柘東舊唐書及通鑑俱作拓東胡三省云謂開拓東境也新唐書作柘从木與此同）從柘東節度城至甯寇館一日，安寧館。本是漢寧郡城也。從安寧城至龍和館一日，至沙雌館一日，至曲館一日，至沙却館一日，至求贈館一日，至雲南驛一日，至波大驛一日，至白巖驛一日，至龍尾城一日。李謐伐蠻於龍尾城，誤陷軍二十萬衆，今爲萬人冢。至陽（案新唐書作羊）苴咩城一日。（案蠻王從太和城移在苴咩城十一字舊本誤入正文）

（文今改正）自西川成都府至雲南蠻王府，州、縣、館、驛、江、嶺、關、塞，並里數計二千七百二十里。

從府城至雙流縣二江驛四十里，至蜀州新津縣三江驛四十里，至延貢驛四十里，至臨邛驛四十里，至順城驛五十里，至雅州百丈驛四十里，至名山縣順陽驛四十里，至嚴道縣延化驛四十里，從延化驛六十里至管長賁關。從奉義驛至雅州界榮經縣南道驛七十五里，至漢昌六十里，（案此句上有脫文）屬雅州，城名葛店。至皮店三十里，至黎州潘倉驛五十里，至黎武城六十里，至白土驛三十五里，（[illegible]）至通望縣木筤驛四十里，（去大渡十里）至望星驛四十五里，至清溪關五十里，至大定城六十里，至達士驛五十里，（案此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菁口驛六十里，至榮水驛八十里，至初裏驛三十五里，至臺登城平樂驛四十里，（古縣）（今縣）至蘇祁驛四十里，（古縣）至巂州三阜城四十里，（州城在山上）至沙也城八十里，（故巂州大和年移在臺登）至儉浪驛八十里，至俄淮嶺七十里。下此嶺入雲南界。已上三十二驛，計一千八百八十里。（案上文惟三十驛計一千四百九十五里與此數不符）並屬西川管。差官人將軍專知驛務。

雲南蠻界。從巂州俄淮嶺七十里至菁口驛，三十里至芘驛，六十里至會川鎮，差蠻三人充鎮。五十五里至目集館，七十里至會川，有蠻充刺史，稱會川都督。從目集驛至河子鎮七十里，渡瀘江，乘皮船，渡瀘水。從河子鎮至末栅館五十里，至伽毗館七十里，至清渠鋪八十里，渡繩橋。（案南行記云與桑驛）至藏傍館七十四里，至陽褒館六十里，過大嶺，險峻極。從陽褒至弄棟城七十里，本是姚州，舊屬西川，天寶九載爲姚州都督張乾（案唐書作虔陀）陀附蠻所陷。從弄棟城至外彌蕩八十里，從外彌蕩至求贈館，（案此句下有脫文）至雲南城七十里，至波大驛四十里，至渠藍趙館四十里，至龍尾城三十里，從龍尾城至陽苴咩城五十里。以上一十九驛，計一千五十四里。（案十九驛共計一千六十九里與此數亦不符）

南蠻因姚州之後，屬蠻管係。從邕州路至蠻苴咩城，從黔州路至蠻苴咩城，兩地途程，臣未諳委。伏乞下堂帖，令分析緣南蠻姦猾，攻劫在心，田桑之餘，便習鬬敵，若不四面征戰，凶惡難懷，所以錄其城鎮川原，虛實，寢處，或窺破其巢聚之衆，永清羌虜之夷，臣披誠懇忱，無任隕越之至。（案此條乃附載[illegible]之闕如後世者[illegible]之）

（案舊本此條接正文今依文義低一格以別之後倣此）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至雲南，謂之北路。黎州清溪關出邛部，過會通至雲南，謂之南路。從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門，上有隋初刊記處，云開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黃榮領始、益二州石匠，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偏梁橋閣，通越析州、津州。蓋史萬歲南征出于此也。越析州今西河，河東一日程。越析州諮長故地也。津州未詳其處。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亦是此路。後遂閉絕，僅五十年來。貞元十年，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使冊命，而邛部舊路方有兆吐蕃諸鈔隔關。其年七月，西川節度韋皐乃遣巡官監察御史馬益開石門路，置行館。石門東崖石壁直上萬仞，下臨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數百尺，惟聞水聲，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閣路，橫闊一步，斜亘三十餘里，半壁架空，欹危虛險。其安梁石孔，即隋朝所鑿也。閣外至鬱嶺七日程，直經朱提江，下上躋攀，偃身側足，又有黃蠅、飛蛭、毒蛇、短狐、沙蝨之類。石門外第三程至牛頭山，山有諸葛古城，館臨水，名馬安渡。上源從阿等路部落，遶蒙夔山。又東折與朱提江合。

第五程至生蠻阿部落。第七程至蘴蠻嶺。嶺當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積陰凝閉。晝夜不分。從此嶺頭南下八九里。皆松白草。川路漸平。第九程至魯望。即蠻漢兩界。舊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廢城及邱墓碑闕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過魯望第七程。至竹子嶺。嶺東有暴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第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男則髮髻。女則散髮。見人無禮節拜跪。三譯四譯。乃與華通。大部落則有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馬。（案此句有訛未詳。）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第九程至制長館。于是始有門閣廨宇迎候供養之禮。皆漢地。凡從魯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柘東。

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峽。乾元二年。置關。關外三十里。即嶲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縣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臺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劍南西川節度使重兵大將鎮遏。臺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謂之北谷。天寶以前。嶲州柳強鎮也。自入吐蕃。吏增修嶮。因城下有路。向雞非地。谷東南一百三十里至羅山城。天寶以後。吐蕃新築。非國家舊城。貞元十年十月。西川節度兵馬與雲南軍併力破保塞。大定獻俘闕下。十一年正月。西川又拔羅山。置兵固守。邛南驛路由此遂通。臺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縈迴三曲。每中間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負阻深險。承上莫能攻討。（案承上蠻官名見後文。）瀘水從曲羅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會同川。瀘水左右總謂之西蠻。邛部臺登東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鄧部落。大鬼主夢衝。地方闊千里。邛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初至五姓。在邛部臺登中間。皆烏蠻也。婦人以黑繒為衣。其長曳地。又東欽兩姓。在北谷。皆白蠻。三姓皆屬夢衝。內受恩賞于國。外私于吐蕃。貞元七年。節度使韋皋使嶲州刺史蘇隗殺夢衝。因別立大鬼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姓部落。（案此下當有闕文。）

蠻書卷第二

山川江源第二

金馬山在柘東城螺山南二十餘里。高百餘丈。與碧雞山東南西北相對。土俗傳云。昔有金馬。往往出見。山上亦有神祠。從漢界入蠻路。出此山之下。螺山徧地悉是螺蛤。故以名焉。

碧雞山在昆池西岸上。與柘東城隔水相對。從東來者。關頭數十里。已見此山。山勢特秀、池水清澈。水中有碧雞山石。山有洞庭樹。年月久遠。空有餘本。

玷蒼山。（案玷書作點。）南自石橋。北抵登川。長一百五十餘里。名為玷蒼。直南北亦不甚正。東向洱河。城郭邑居。綦布山底。西面陡絕。下臨平川。山頂高數千餘丈。石稜青蒼。不通人路。冬中有時積雪。

囊蔥山在西洱河東隅。河流俯齧山根。土山無樹石。高處不過數十丈。面對宮居。越析山下有路。從渠斂趙出登川。

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平川。謂之穹賧。湯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氣。自永昌之越賧。途經此山。一驛在山之半。一驛在山之巔。朝濟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頂。冬中山上積雪苦寒。夏秋又苦穹賧湯浪毒暑酷熱。河賧賈客。在尋傳羈離未還者。為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平中絡賂絕。（絡賂。財之名也。）

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從騰充過寶山城。又過金寶城以北。大睒周迴百餘里。悉皆野蠻。無君長也。地有瘴毒。河賧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閣羅鳳嘗使領軍將於大睒中築城。管制野蠻。不逾周歲。死者過半。遂能罷。不復往來。其山土肥沃。種瓜瓠長丈餘。冬瓜亦然。皆三尺圍。又多薏苡。無農桑。收此充糧。三面皆占大雪山。其高處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賧貨易。云此山有路。去贊普牙帳不遠。

又有水。源出臺登山。南流過嶲州。西南至會州諸賧。與東瀘古諾水也。源出吐蕃中節度北。謂之諾矣江。南郎部落。又東折流至尋傳部落。與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節度西共龍川犛牛石下。故謂之犛牛河。環遶弄視川。南流過鐵橋上下磨些部落。即謂之磨些江。至尋傳。與東瀘水合。東北過會同川。總名瀘水。蜀忠武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城北。今謂之南瀘。州岸險大。如臂脰。川中氣候常熱。雖至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又東北入戎州界。爲馬湖。至馴逸縣門。與朱提江合流。戎門南城入外江。

昆池。在柘東城西南百餘里。四十五里。（案此疑有脫文四字。）水源從金馬山東北來。柘東城北十餘里。官路有橋渡。此水闊二丈餘。清深迅急。至碧雞山下。爲昆州。因水爲名也。土蠻亦呼名滇池。築今晉寧川中。自有大池在東南。當是滇池。水不可呼池。乃蠻不能別。滇池水亦名東昆池。西南遶山。又西北流爲河。過安寧城下。亘水東西有橋三十一間。長三百餘步。徒行七日程。與瀘水合。

又曾水川。在滇池南兩日程。漢黎州也。川中有大池。其水東洩。流處出一石竇中。流水甚廣。石竇甚狹。土蠻云。忽竇塞。百姓憂溺。新豐川亦有大池甚廣。

蘭滄江。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東南過聿賚城西。謂之瀾水河。又過順蠻部落。南流過劍川大山之西。閣滄江南流入海。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即永昌也。兩岸高險。水迅激。橫亘大竹索爲梁。上布箦。箦上實板。仍通以竹屋蓋橋。其穿索石孔。孔明所鑿也。昔諸葛征永昌。於此築城。今江西山上有廢城遺跡及古碑猶存。亦有神祠廟存焉。

又麗水。一名祿昇江。（案昇字不誤字）源自逻些城三危山下南流。過麗水城西。又南至蒼望。又東南過道雙王道勿川。西過彌諾道立欄。又西與彌諾江合流。過驃國。南入于海。水中有蛟、龍、鱷魚、烏鱗魚。又有水獸似牛。游泳則波濤沸湧。狀如海潮。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蓋此是也。或云。源當是大月河。恐非也。

又彌諾江。在麗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羅門國。南流過旃陵蓋川。又東南至兜彌伽木欄。分流遶欄居沙灘。南北一百里。東西六十里。合流。正東過彌臣國。南入于海。

蠻書卷第三

六詔第三

六詔並烏蠻。又稱八詔。兼白崖城時傍及劍川矣羅識二詔之後。開元元年中。蒙歸義攻石橋城。閣羅鳳攻石和。亦八詔之數也。

時傍。母蒙歸義之女。妻閣羅鳳。（案新唐書閣羅鳳傳云。時傍母。蒙女。其女復妻閣羅鳳。則此文上當有其女復三字。當以本改。）初吽羅皮既收。時傍入居邆州。招誘上浪得數千戶。後爲閣羅鳳所猜。遂遷居白崖城。及劍川羅識。與神川都督言語交通。（案原本川字。今據新唐書改。上浪原本作入。）時傍與其謀。俱求立爲詔。謀洩。時傍被殺害。羅識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羅些二城。（案時傍羅識。不在六詔名數。上文則時傍及羅識亦在八詔數也。）

蒙嶲一詔最大。初嶲輔首卒。（案嶲輔首。原本作嶲傅首。今據新唐書改正。）無子。源羅子年弱。及照源在南詔。蒙歸義密有兼吞之意。推恩唱利。源衆歸焉。居數月。俾照源及源羅子。遂并其地。

三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居。舊越析州也。去囊葱山一日程。有豪族張尋求。（案張尋求。原本作張尋來。今從新唐書南詔傳改正。）白蠻也。貞元中。通詔主波衝之妻。遂陰害波衝。劍南節度巡邊至姚州。使召尋求笞殺之。遂移其諸部落。以地并於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提携家衆。走降鐸鞘。（案原本作降鞘。乃兵器物名。疑鐸字上當有天字。）東北渡瀘邑龍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總謂之雙舍。于贈部落。亦名楊墮。居河之東

北。後裳歸義。隔瀘城臨逼于贈。再戰皆敗。長男閣羅鳳自請將兵。仍擊破楊墮于府。投瀘水死。數日始獲其屍。并得鐸鞘。

四浪穹。一詔也。詔主豐時。豐咩。兄弟俱在浪穹。後豐咩襲邆賧居之。由是各爲一詔。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敗。以部落退保劍川。故盛稱劍浪。卒。子望偏立。望偏卒。羅矣羅君立。〔案新唐書南詔傳。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與此不同。疑此文有脫誤。〕貞元十年。南詔擊破劍川。俘矣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邆賧、施浪。總謂之浪人。故云三浪詔也。

五邆賧。一詔也。主豐咩初襲邆賧。御史李知古〔案李知古原本作爲今據新唐書改正〕領詔出閣郭。即日伏辜。其子咩羅皮。後爲邆賧州刺史。與裳歸義同伐劍河蠻。遂分據大釐城。咩羅皮乃歸義之甥也。弱而無謀。歸義襲其城。將之。咩羅皮復入邆賧。即與浪穹、施浪兩詔。擧兵伐歸義。于時既剋大釐。築龍口城。歸義開三浪兵至。率衆拒戰。三浪大敗。追奔過邆賧。敗卒多陷死於泥沙之中。咩羅皮從此退居野共川。咩羅皮卒。子皮羅邆立。皮羅邆卒。子邆羅顛立。邆羅顛卒。子顛之託立。〔案顛之此新唐書作顛文訛。〕南詔既破劍川。收野共。俘顛之託。徙永昌。

六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閣羅鳳據石和城。俘施各皮。而望欠援絕。後與豐咩、咩羅皮同伐裳歸義。又皆敗潰。退保矣苴和城。歸義稍從江口進兵。脅其部落。無幾。施望欠衆潰。僅以家族之半西走永昌。初聞歸義。又軍於蘭滄江東。去必取永昌。不能容。望欠計無所出。有女名遺南。以色稱。都遣使求致遺南於歸義。許之。望欠遂渡蘭滄江。終於蒙舍。

望欠弟望千。嘗矣。苴和城初敗之時。北走吐蕃。吐蕃立爲詔。歸於劍川。爲衆數萬。望千生千傍。傍生傍羅顛。南詔既破劍川。盡獲施浪部落。傍羅顛脫身走瀘北。今三浪悉平。惟傍羅顛矣識〔案矣謂即前所舉劍川矣羅識也。〕子孫。在蕃中。〔案望千羅不標詔名。而列於六詔八詔之間。則以當第七詔也。〕

八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姓蒙。貞元年中。獻書於劍南節度使韋皐。自言本永昌沙壺之源也。南詔八代祖舍龍生獨羅。亦名細奴邏。當高宗時。遣首領數詣京師朝參。皆得召見。賞錦袍錦袖紫袍。細奴邏生邏盛炎。炎生盛邏皮。盛邏皮生閣羅鳳。〔案唐書盛邏皮下有炎邏閣一代。此本疑有脫文。〕當天后時。邏盛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邏皮。邏盛炎聞而喜曰。吾且有子承繼。身到漢地。死無恨矣。既至謁見。大蒙恩獎。敕鴻臚安置。賜錦袍金帶。綵絹數百匹。歸本國。開元初卒。其子盛邏皮立。朝廷授特進臺登郡王。知沙壺州刺史。長男閣羅鳳。授特進。兼楊瓜州刺史。次男成節度。蒙舍州刺史。次男崇。江東刺史。次男成進。雙祝州刺史。初炎閣未有子。〔案唐書炎閣爲盛邏炎之子。盛邏皮之兄。〕養閣羅鳳爲子。閣羅鳳復歸蒙咩。故名承炎閣。後亦不改。天寶四載。閣羅鳳長男鳳伽異入朝宿衛。授鴻臚少卿。七載。蒙歸義卒。〔案唐書蒙歸義即皮羅閣。皮羅閣乃唐所賜名也。〕閣羅鳳立。朝廷冊襲雲南王矣。伽異大卿。兼楊瓜州刺史。閣羅鳳攻石橋城。擒施各皮。討越析。梟于贈。西開尋傳。南通驃國。及張乾陁陷姚州。鮮于仲通戰江口。遂與中原隔絕。閣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舊本。足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鳳伽異先死。大曆四年。閣羅鳳卒。伽異長男異牟尋繼立。生尋夢湊。一名閣勸。異牟尋每歎。地卑夷雜。禮儀不通。隔越中華。杜絕聲教。遂獻書檄。寄西川節度使

韋皐。韋皐啓奏諸由。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謀於下。陰決大計。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案此五字原本脫。今據唐書補入。〕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款。許其歸化。節度[illegible]承詔旨。專遣西川判官〔案唐書作巡官〕崔佐時。親信數人。越雲南。與牟尋盟於玷蒼山下。誓文四本。內一本進納。牟尋置於玷蒼山下神祠石函內。一本納於閣父等廟。一本置府庫中。以示子孫。不令背逆。不令侵擾。

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書蔡襲處分。令書吏寫蠻王異牟尋誓文數本。並告牒。緊於軍營上。飛入賊營。臣切覽牟尋誓文。立盟極切。今南蠻子孫。遂負前誓。伏料天道必誅。將臣親於江源訪覓其誓文。續使寫錄具本進上。〔案異牟尋誓文今附卷末。而此云待訪覓寫者。其初作此書時未有誓文。故所云如此。其後訪覓附入。而此本未及刊削。〕

蠻書卷第四

名類第四

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彌鹿川、升麻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風俗名爨也。初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理石城。襲殺孟聘孟啓父子。〔案孟啓原本作盂啓。今據新唐書改正。〕遂有升麻川。歸王兄摩湴。湴生崇道。理曲軛川。爲兩爨大鬼主。崇道弟日進日用。在安寧城。及章仇兼瓊開步頭路。方於安寧築城。群蠻驚擾。陷殺築城使者。玄宗遣使敕雲南王蒙歸義討之。歸義師次波州。而歸王及崇道兄弟。爨彥璋等。千餘人詣軍門拜謝。請奏雪前罪。歸義爲奏章上聞。往返二十五日。詔書下。一切釋罪。無何。崇道殺日進。又陰害歸王。歸王妻阿姹。烏蠻女也。走投父母。稱兵相持。諸爨豪亂。阿姹私遣使詣烏蠻舍川求投歸義。即日抗疏奏聞。阿姹男守隅。〔案守隅新唐書作守偶〕遂代歸王。爲南寧州都督。歸義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內懷忿惋。外示和平。猶與守隅母子。日相攻伐。阿姹又訴於歸義。興師問罪。行次昆川。信宿而曲軛川潰散。崇道南走黎川。歸義盡俘其家族羽黨。并殺輔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爨由是離弱。及歸義卒。子閣羅鳳立。守隅并妻歸河賧。〔案河賧原本作阿賧。今據新唐書改正。〕從此與皇化隔絕。阿姹自爲烏蠻部落王。從京師朝參。大蒙恩賞。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圍脅西爨。徙二十餘萬戶於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

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後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龍和以來，蕩然兵荒矣。日用子孫，今亦在永昌城界內。烏蠻種類，稍稍復振，後徙居西爨故地，今與南詔爲婚姻之家。

南蠻去安寧州林西原界二十二日程。

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爲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罪在都護失招討之職，乖經略之任。臣於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牽委臣單騎及健步二十以下人，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蠻賊將楊來忠、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悉是烏蠻賊人，同迎。言辭狡詐，臣卻迴一一白於都護王寬。寬自是不明，都無遠慮，領得臣牒，全無指揮，擅放軍迴，苟求朝獎，致令臣本使蔡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微之其由，莫非王寬之過。（案此以下本文多訛脫今據通鑑考異所引蠻書以文訂正致又蔡襲將兵代寬答之人安能擅放軍迴令臣驛路迷疑蠻擅軍迴上少蔡京二字蓋蔡京時爲嶺南西道節度貪僞敗事故致與云然也）

獨錦蠻，烏蠻苗裔也。在秦臧南，去安寧兩日程。天寶中爲歸州刺史。（案歸州原本作歸州今據新唐書改正）其族多姓李。異牟尋母，獨錦蠻之女也。牟尋之姑，亦嫁獨錦蠻。獨錦蠻之女，爲牟尋妻，有子委負鑒。貞元十年，爲大將軍，在勿菲棟川爲城。貞元十年，以尚書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內給事俱文珍、劉幽巖，入雲南，持節冊南詔異牟尋爲雲南王，爲西南之藩屏。牟尋男閤勸，已後繼爲王。（案貞元十年以尚書云云至後繼爲王五十八字與獨錦蠻事不相涉以文義推之疑爲八詔蒙舍詔下之文當在不令侵掠句下錯簡於此）

弄棟蠻，則白蠻苗裔也。本姚州弄棟縣部落，其地舊爲褒州，嘗有部落首領爲刺史，有誤毆殺司戶者，爲府城論罪，遂率家衆（案新唐書南詔傳云有爲刺史者誤殺其參軍舉族北走文則此卒字疑作率字家衆下當有北走二字蓋原本脫誤）其後分散在磨些江側，並劍、共諸川悉有之。餘部落不去。當天寶中，姚州刺史張乾陁守城拒戰，陷死殆盡。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破掠吐蕃城邑，收獲弄棟城，遷於永昌之城。

青蛉蠻，亦白蠻苗裔也。本青蛉縣部落。天寶中，嶲州初陷，有首領尹氏，父兄子弟相率南奔河睒。閣羅鳳厚待之。貞元年中，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尹寬求（案唐書作尹仇寬）皆其人也。衣服言語與蒙舍略同。

裳人，本漢人也。部落在鐵橋北，不知遷徙年月。初襲漢服，後稍參諸戎風俗，迄今但朝霞纏頭，其餘無異。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領兵攻破吐蕃鐵橋節度城，獲裳人數千戶，即移於雲南東北諸川。今鐵橋城爲南蠻所據，差大將軍爲城使。

長裩蠻，本烏蠻之後，部落在劍川，屬浪詔。其本俗皆衣長裩曳地，更無衣服，惟牛羊皮。南詔既破劍浪，遂遷其部落，與施、順諸蠻居養給之。

河蠻，本西洱河人，今呼爲河蠻。故城當六詔皆在，而河蠻自固洱河城邑。開元已前，嘗有首領入朝，本州刺史受賞而歸者。及南詔蒙歸義攻拔大城，河蠻遂迸遷化，皆羈制於浪詔。貞元十年，浪詔破敗，復徙於雲南東北柘東以居。柘東城去安南城三十九日程。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案原本通作通今據通鑑考異所引蠻書文改正）河蠻在蘇歷舊城盜營。（案蘇歷原本作蘇曆今從通鑑考異改正）及分布賊衆，在籬落，士僅二千餘人。

施蠻，本烏蠻種族也。鐵橋西北大施睒、施賧、斂尋睒，皆其所居之地。（案大施睒新唐書南詔傳作大施賧斂尋賧此文疑有訛誤）男以繒布爲縵襠袴，婦人從頂橫分其髮，當頂並頂後各爲一髻。男女終身並跣足，披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僞封爲王。貞元十年，（案原本脫作貞元年據新唐書乃貞元十年事今補入）南詔攻城邑，虜其王尋羅并宗族，置於蒙舍城，養給之。

順蠻本烏蠻種類，初與施蠻部落參居劍、共諸川。咩羅皮、鐸羅望既失邆川、浪穹，退而逼奪劍、共，由是遷居鐵橋已上，其地名劍羌，在劍尋睒西北四百里。男女風俗與施蠻略同。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虜其王傍彌潛宗族，置於雲南白崖，養給之。其施蠻部落百姓，則散隸東北諸川。

磨蠻亦烏蠻種類也。鐵橋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羣。終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飲酒歌舞。此種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詔既破鐵橋及昆池等諸城，凡虜獲萬戶，盡分隸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

磨些蠻在施蠻外，與南詔爲婚姻家，又與越析詔婚姻。

扑子蠻，勇悍矯捷。以青婆羅段爲通身袴。善用白箕竹。深林間射飛鼠，發無不中。部落首領謂酋爲上。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開南、銀生、永昌、尋傳四處皆有。鐵橋西北邊延瀾滄江亦有部落。臣本使蔡襲咸通四年正月三日陣面上生擒得扑子蠻，拷問之，並不語，截其腕，亦不聲。安南子城虞候梁軻云是扑子蠻。今梁軻見在賊中，僞稱朱濤縣令。其梁軻始由再貢任使（案再貢二字未詳），前後三度，到蠻王處通好，結構禍胎。

尋傳蠻，閣羅鳳所討定也。俗無絲纊，跣足可以踐履榛棘。持弓挾矢，射豪豬，（案豪字原本作蒙今據新唐書蠻傳改正）

生食其肉，取其兩牙。雙插頂傍爲飾，又條豬皮以繫腰。每戰鬬，即以籠子籠頭，如兜鍪狀。臣本使蔡襲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小槍鏢得一百餘人，臣本使蔡襲問梁軻，見有竹籠頭豬皮繫腰，遂說尋傳蠻本末，江西將軍士取此蠻肉爲炙。

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爲窠穴，謂之爲野蠻。閣羅鳳既定尋傳，而令野蠻散居山谷。其蠻不戰自調伏，集戰自召之。（案此排文義未明疑有脫誤）其男女遍滿山野，亦無君長。作擖欄舍屋。（案擖［illegible］也）多女少男。無農田，無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一丈夫。晝日持弓，不下擖欄。有外來侵暴者，則射之。其妻入山林，採拾蟲魚菜螺蜆等，歸啖食之。去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爲蠻隊，當陣面上。如有不前衝前鬬，陣正蠻旋刃其後。

望苴子蠻，在蘭滄江以西，是盛羅皮所討定也。矯捷，善於馬上用槍鏟，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纔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犛牛尾，馳突若飛。其婦人亦如此。南詔及諸城鎮大將出兵，則望苴子爲前驅。咸通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蔡襲城上以車弩射得望苴子二百人，馬三十餘匹。二月七日城陷，及臣本使蔡襲，在左膞中箭，元從已盡，臣右腕中箭，攜印浮水渡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健約四百餘人，（案此句原本脫荊南二字又岳字訛作兵字今據通鑑改正）擁陌刀騎馬突到城東水際，荊南都虞候元惟德、督都頭羅可言、江西軍判官傅門謂將士曰：諸兒郎等，水次無船，入水必死，與諸兒弟每一頭人殺得兩蠻賊，我輩亦得便宜。遂相率入東羅城，擁門裏一邊排長刀，一邊排長馬，突其蠻賊從城外水次騎馬入門，悉無備敵，臣見僧元嚴說云。

〔[illegible]〕此日午前，旋殺賊幷馬，僅二三千。賊馬三百來匹。蠻賊楊思縉。〔案思縉原本[illegible]〕在子城內。一更時始知出救。翌日以馬肉分俵十二營賊衆。

望蠻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其人長排持矟，前往無敵。又能用木弓短箭，箭鏃傅毒藥，所中人立斃。婦人亦跣足，以青布爲衫裳，聯貫珂貝、巴齒、眞珠，斜絡其身數十道。有夫者豎分兩髻，無夫者頂爲一髻。其地宜沙牛，亦大於諸處牛，角長四尺已來。婦人惟嗜乳酪，肥白，俗好遨遊。

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腳蠻、繡面蠻，並在永昌開南，〔案開南原本作閩南，今據新唐書改〕雜類種也。黑齒蠻以漆漆其齒，金齒蠻以金鏤片裹其齒，有事出見人，則以此爲飾，食則去之。皆當頂爲一髻，以青布爲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條。〔[illegible]〕繡腳蠻，則於踝上腓下，周匝刻其膚爲文彩。衣以緋布，以青色爲飾。繡面蠻，初生後出月，以針刺面上，以青黛傅之，僧耆〔案此下當亦有脫文〕悉屬西安城，皆爲南詔總之，攻戰亦召之。

穿鼻蠻、長鬃蠻、棟鋒蠻、裳蠻，並在柘東南生，雜類也。穿鼻蠻部落，以徑尺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頷。若是君長，即以絲繩繫其環，使人牽起乃行。其次者，以花頭金釘兩枚，從鼻兩邊穿令透出鼻孔中。長鬃蠻部落，棟鋒蠻部落，並黑而長，嘗額前爲一長髻，下過臍，每行即以物撐起，若是君長，即使兩女人前各持一物，兩邊撐其髻乃行。今亦爲南詔所總，攻戰即點之。

茫蠻部落，並是開南雜種也。茫是其君之號，蠻呼茫詔。從永昌城南，先過唐封，以至鳳藍茸，以次茫天連，以次茫吐薅。又有大賧茫、昌茫、盛恐茫、蘚茫、〔案新唐書作蘚茫〕施茫，皆其類也。樓居，無城郭。或漆齒，皆衣青布袴，藤蔑纏腰，紅繒布纏髻，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大如水牛。土俗養象以耕田，仍燒其糞。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攻其族類。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茫蠻於安南蘇懸江岸聚二三千人隊。

粟粟兩姓蠻、雷蠻、夢蠻，皆在茫部臺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丈夫婦人以黑繒爲衣，其長曳地。又東有白蠻，丈夫婦人以白繒爲衣，下不過膝。夢蠻主苴夢衝，〔案苴原本作首，今從唐書改正〕開元末，嘗受恩賜於國。而吝年又私於吐蕃。貞元七年，西川節度使韋皋遣巂州刺史蘇隗〔案唐書作蘇峞〕就殺夢衝，因別立鬼主，以總其部落，共推爲蠻長。貞元中，船持爲都大鬼主。其時夢衝及驃傍皆卑事之，亦呼爲東蠻。

豐巴蠻，〔案豐巴唐書作豐琶〕本出巂州百姓，兩林南二百里而居焉。豐巴部落，貞元中，大鬼主驃傍、阿諾，兩姓，乃諸蠻部落，皆爲豐巴部落心長向國。〔案此一段文有脫誤〕

崇魔蠻，去安南管內林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養牛馬，比年與漢博易。自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令人將鹽往林西原博牛馬，每一頭匹只許鹽一斗，因此隔絕，不將牛馬來。

桃花人，本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主大首領李由獨管轄，亦爲境上戍卒，每年亦納賦稅。自大中八年，被峰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案與李涿三字原本作與涿，今據通鑑考異所引蠻書文改正〕不要味眞登州境上防遏。〔案味原本作來，今據通鑑考異所引蠻書文改正〕其由獨兄弟所不禁，被蠻柘東節使與書信，〔案書信原本作曹信，今據通鑑考異所引蠻書文改正。通〕將外甥嫁與李由獨小男，補柘東押衙。自此之後，七綰洞悉爲蠻收管。臣於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入賊重圍，因見柘東蠻判官楊忠義，背後領八箇蠻，持弓枋。臣因問賊帥朱道古，根源切以桃花人今亦呼桃花蠻也。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左右側居人，披羊皮，或披氈，前梳髮，雖拘於蠻，心皆向唐化。咸通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僅五六千人，安南城西角下營。蠻賊楊思縉、麻羅伏、州扶邪縣令麻光高部領之。〔案光高原本作先高，今據通鑑考異有引蠻書思縉光高部領之文，知先字當作光字，通改正〕

蠻書卷第五

六瞼第五〔[illegible]〕

大和、陽苴咩，謂之陽瞼。大釐謂之史瞼。邆川謂之賧瞼。蒙舍謂之蒙舍瞼。白崖謂之勃弄瞼。〔[illegible]〕〔此有六瞼之文，所列乃止五瞼，疑後猶有一城亦爲一瞼，係傳寫誤脫一句也〕口雲南、柘東、永昌、寧北、鎮西及開南、銀生等七城，則有大軍將領之，亦稱節度。貞元十年，掠吐蕃鐵橋城，今稱鐵橋節度。其餘鎮皆分隸焉。〔案自雲南柘東至皆分隸焉五十二字，與六瞼文不相屬，疑錯簡。第六雲南城鎮條下之文，錯上於此〕

大和城、大釐城、陽苴咩城，本皆河蠻所居之地也。開元二十五年，蒙歸義逐河蠻，奪據大和城。後數月，又襲破苴咩，盛羅皮取大釐城，仍築龍口城爲保障。閣羅鳳多由大和、大釐、邆川來往。蒙歸義男等初立大和城，以爲不安，遂改脈陽苴咩城。

大和城，北去陽苴咩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壘石爲之，高丈餘，連延數里不斷。城中有大碑，閣羅鳳清平官王蠻利之文。〔[illegible]〕論阻絕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

龍口城，閣羅鳳所築，裹抱玷蒼南麓數里，城門臨洱水下，河上橋長百餘步，過橋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東白崖城路。

大釐城，南去陽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戶尤衆。盛羅皮多在此城。并陽苴咩，并邆

川。今並南詔往來所居也。家室共守。五處如一。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島上。四面臨水。夏月最清涼。南詔常於此城避暑。

陽苴咩城。南詔大衙門。上重樓。左右又有衙廨。高二丈餘。甃以青石爲磴。樓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門相對。太和往來通衢也。從樓下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榜。并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宅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即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里。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迴七里。水深數丈。魚鱉悉有。

邆川城。舊邆川也。南去龍口城十五里。初望欠部落居之。後漸寄詔豐咩襲而奪之。豐咩孫鐸羅望。與南詔戰敗。退保劍川。南途有城。城依山足。東距遺水。北有泥沙。自閤羅鳳及異牟尋。皆與固增修。最爲名邑。東北有史郎川。又東蕨諾品川。又北俄坤。

蒙舍川。羅盛已上之地。舊爲蒙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當五詔俱存。而蒙舍北有蒙巂詔。即楊瓜州也。間在一川。地氣有瘴。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迴數十里。多魚及菱芡之屬。川中水東南與勃弄川合流。南有龍磨些川。凡邆川河。蒙舍詔之川賧。然邑落人衆。蔬果水菱之味。則蒙舍爲尤殷。

渠斂趙。本河東州也。西巖有石和城。烏蠻謂之土山坡陀者。謂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州中列樹夾道爲交流。村邑連甍。溝塍彌望。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云是漢蒲州人。遷涉至此。因以名州焉。東北至毛郎川。又東北至賓居湯。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詔故地也。

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寶中。附于忠城陽等五州之城也。依山爲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環流。惟開南北兩門。南隅是舊城。周迴二里。東北隅新城。大曆七年。閣羅鳳新築也。周迴四里。城北門外有慈竹叢大如人臆。高百尺餘。城內有閣羅鳳所造大廳。修廊曲廡。廳後院橙枳青翠。俯臨北墉。舊城內有池方三百餘步。池中有樓舍。云貯甲仗。川東西二十餘里。南北百餘里。清平官已下。官給分田。悉在南詔。親屬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蚌子城。閣羅鳳庶弟誠節母子舊居也。正南去開南城十一日程。

蠻書卷第六

雲南城鎮第六

雲南城。天寶中。閣羅鳳所規置也。舊爲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漢制。州中南北二十餘里。東西四十五里。帶邑及過山。雖有三千餘戶。田疇多廢。閭里少人。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斯即其故地也。西隔山有品賧。亦名清字川。舊爲波州。大池邊山長二十餘里。波州廢地。在池東南隅。故渭北節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墳墓。皆在雲南東。第二程有欠舍川。大都部落。第三程至石鼓驛。舊化川也。第四程至曲驛。有大覽賧。小覽賧。漢舊覽州也。

弄棟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東巖山上。當川中。有平巖周迴五六頃。新築弄棟城在其上。管雜蠻數部落。悉無漢人。姚州百姓陷蠻者。皆被移隸遠處。

柘東城。廣德二年。鳳伽異所置也。其城漢諸昆川。故謂昆池。東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漢城。土俗相傳云是莊蹻故城。城之東十餘里。有殷昌村。漢殺烏王故地也。貞元十年。南詔破西戎。遷施順磨些諸種數萬戶。以實其地。又從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

晉寧州。漢滇河故地也。在柘東城南八十里。晉平川。幅員數百里。西爨王墓。纍纍相望。

石城川。味縣故地也。貞觀中爲郎州。開元初改爲南寧州。州城即諸葛亮戰處故城也。城中有諸葛亮所

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如倒。蠻為漢奴。近年蠻夷以木搘柱。（案新唐書南詔傳云唐碑在柘東城與此不合今唐碑之設）臣今存
見安南兵馬使郭延宗。曾奉使至柘東。停住一月日。館穀勤填。所道不輕。（案以上五句與上下文不相屬疑亦錯簡在此）又有蠻
鹿莽川。漢同勞縣故地也。（案舊唐書地理志郎州有同勞縣即漢同勞之故地也）在龍河。過川南百餘里。
石城南面。有新豐川。漢南寧州新豐縣故城也。廢城時塹猶在。大小石城川同。
升麻川西川。南有曲軛川。漢南州同起縣也。
安寧鎮。去柘東城西一日程。連然縣故地也。通海鎮。去安寧西南三程。至龍封驛。驛前臨瀘川。去柘東城八日程。漢俞元縣故地也。盐水川。（案舊唐書地理志梁州有梁水縣此盐水川即梁水之訛）漢籬黎州。今吐蕃呼為盐水川。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賈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盐水川。西南至龍河。又南與青木香山路直。南至崑崙國矣。
寧北城。在漢楪榆縣之東境也。本無城池。今以濮人詔矣羅君徵宅為理所。東地有野共川。北地有廄川。

又北有櫻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鐵橋城。北九賧川。又西北有羅眉川。又西牟郎共城。又西至傍彌潛城。西有鹽井。鹽井西有斂尋城。皆施蠻順蠻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聿賚城。又西北至弄視川。
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禦。東城至神川以來。半為散地。見管浪加萌、於浪、傳兗、長褌、磨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
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諾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龍怯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乃昆明騰舍。至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
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蒼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廣蕩城。六十日程。廣蕩城接吐蕃界。隔候崖山。西邊大洞川。亦有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廟。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不闕。蠻夷騎馬。遙望廟即下馬趨走。西南管柘南城。土俗相傳。呼為要鎮。正南過唐封川至茫天連。自蘭滄江已西。越賧、撲子。其種並是望苴子。俗尚勇力。土又多馬。開元已前閉絕。與六詔不通。盛羅皮始能兩俞城。閣羅鳳已後。漸就柔服。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西居其一。又雜種有金齒、漆齒、銀齒、繡腳、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皆三譯四譯。言語乃與河賧和通。
銀生城。在撲賧之南。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有通鏡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卻是邊海無人之境也。東至送江川。南至邛鵝川。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大銀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撲子、長鬃等數十種蠻。又開南城。在龍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遠城、奉逸城、利潤城。內有鹽井一百來所。茫乃道并黑齒等類十部落。皆屬焉。陸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崑崙國三日程。中間又管模迦、羅于、諾

禮、強子等。族類五部落。
越禮城。在永昌北。管長傍、藤彎。長傍城三面高山。臨麗水江。藤灣城南至磨些樂城。西南有羅君尋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陽川直南過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鹽井。又西至拔熬河。
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里眉羅苴鹽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東有寶山城。又西渡麗水。至金寶城。眉羅苴西南有金生城。從金寶城北牟郎城。渡麗水至金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西北至廣蕩城。接吐蕃界。北對雪山。所管部落。與鎮西城同。鎮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至麗水渡。麗水渡兩南至祁鮮山。山西有神龍河柵。祁鮮已西。即裸形蠻也。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從草際沒。諸城鎮官。懼瘴癘。或越在他處。不親視事。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摩零、金彌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齒、漆齒、繡腳、繡面、彫題、僧耆等十餘部落。

蠻書卷第七

雲南管內物產第七

從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業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町疃。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穫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於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卽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小麥卽於岡陵種之。十二月下旬已抽節。如三月。小麥與大麥同時收刈。其小麥麪軟泥少味。大麥多以為麨。別無他用。醞酒以稻米為麴者。酒味酸敗。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長丈餘。兩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牽牛。一佃人持按犁轅。一佃人秉耒。蠻治山田。殊為精好。悉被城鎮蠻將差蠻官遍令監守催促。如監守蠻乞酒飯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人佃疆畛。連延或三十里。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收刈已畢。官蠻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
蠻地無桑。悉養柘蠶。遶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榦數丈。三月初蠶已生。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為紡絲綾。亦織為錦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為上服。錦文頗有密緻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為衣服。其絹極麤。原細入色。（案原細二字未詳）製如衾被。庶賤男女。許以披之。亦有刺繡。蠻王并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南蠻呼大蟲為波羅）俗不解織綾羅。自大和三年。蠻賊寇西川。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

自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並不養蠶，唯收娑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紉織爲方幅，裁之籠頭，男子婦女通服之。驃國、彌臣、諾悉諸皆披羅段。

其鹽出處甚多，煎煑則少。安寧城中皆石鹽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勸百姓自煎。天寶八載，元宗委特進何履光統領十道兵馬，從安南進軍伐蠻國。十載已收復安寧城并馬援銅柱。本定疆界在安寧去交阯四十八日程，安寧郡也。何履光本是邕管貴州人，舊嘗任交、容、廣三州節度。天寶十五載方收蠻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屬安祿山造逆，奉元宗詔旨，將兵赴西川，遂寢其收復。（案此條以下一百四十四字原在上文）（案安寧以下不知何處錯簡疑亦在此處之）升麻、通海已來，諸爨蠻皆食安寧井鹽，唯有覽賧城內郎井鹽潔白味美，惟南詔一家所食取足外，輒移靈鹹閉其井。瀘南有美井鹽，河賧、白崖、雲南已來供食。昆明城有大鹽池，比陷吐蕃。蕃中不解煑法，以鹹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於炭上掠取鹽也。貞元十年春，南詔收昆明城，今屬南詔。鹽官煑之，如漢法也。東蠻、磨些蠻、諸蕃部落共食龍佉河水，中有鹽井兩所。敓尋東南有傍彌潛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諾鄧井，劍川有細諾鄧井，麗水城有羅苴井，長傍諸山皆有鹽井，當土諸蠻自食，無榷稅。蠻法煑鹽，咸有法令。顆鹽每顆約一兩二兩，有交易即以顆計之。

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採造法。蒙舍蠻以椒、薑、桂和烹而飲之。

荔枝、檳榔、訶黎勒、椰子、桄榔等諸樹，永昌、麗水、長傍、金山並有之。

甘橘，大盤城有之，其味酸寡。賧有橘，大如覆杯。（案此條疑有譌誤）

麗水城又出波羅蜜果，大者若漢城甜瓜，引蔓如蘿蔔，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蓮房，子處割之，色微紅，似甜瓜，香可食。或云此即思難也。南蠻以此果爲珍好。祿斗江左右亦有波羅蜜果，樹高數十丈，大數圍，生子味極酸。蒙舍、永昌亦有此果，大如甜瓜，小者似橙柚，割食不酸，即無香味。土俗或呼爲長傍果，或呼爲思漏果，亦呼思難果。其次有羅蘋，蒙舍川所出。

青木香，永昌出。其山多青木香，山在永昌南三日程。

藤歛，諸山麗水山谷出。大者如臂，小者如三指，割之色如黃蠟。土人及賧蠻皆寸截之，丈夫婦女久患腰脚者，浸酒服之，立見效驗。

藤蒻，生永昌河賧，緣彼處無竹，根以藤蒻縮數月，色光赤，彼土尚之。（案此條疑有脫文）

孟滅竹，長傍出。其竹節度三尺，柔細，可爲索，亦以皮爲麻。

野桑木，永昌、巴西諸山谷有之。生於石上。及時月，擇可爲弓材者，先截其上，然後中割之，兩向屈令至地，候木性定，斷取爲弓。不施筋漆，而勁利過於筋弓。蠻中謂之膩弓者是也。（案新唐書作賧弓）

生金，出金山及長傍諸山、藤充北金寶山。土人取法，春冬間先於山上掘坑，深丈餘，闊數十步。夏月水漆降時，添其泥土入坑，即於添土之所沙石中披揀，有得片塊，大者重一觔，或至二觔，小者三兩五兩。價貴於麩金數倍。然以蠻法嚴峻，納官十分之七八，其餘許歸私。如不輸官，許遞相告。麩金出麗水，盛沙淘汰取之。沙賧法，男女犯罪，多送麗水淘金。長傍川界三面山並出金，部落百姓悉納金，無別稅役征徭。

銀，會同川銀山出。錫，瑟瑟山中出，禁戢甚嚴。

琥珀，永昌城界西去十八日程琥珀山掘之，去松林甚遠。片塊大重二十餘觔。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進獻一塊，大者重二十六觔，當日以爲罕有也。

馬出越賧川東面一帶，岡西向，地勢漸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馬。初生如羊羔，一年後，紐莎爲攏頭縻繫之。三年內飼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馳驟，日行數百里。本種多驄，故代稱越賧驄。近年以白爲良。藤充及申賧亦出馬，次賧、滇池尤佳。東爨烏蠻中亦有馬，比於越賧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櫪。唯陽苴咩及大釐、登川各有槽櫪，餵馬數百匹。

犀出越賧、高黎共山，人以陷穽取之。每殺之時，天雨震雷暴作。尋傳川界、壳弄川界亦出犀皮。蠻排甲，并馬統備（案新唐書作統偹）。馬騎甲仗，多用犀革，亦雜用牛皮。負排羅苴已下，未得繁金佉苴者，悉用犀革爲佉苴，皆朱漆之。

大蟲，南詔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愛。云大蟲在高山窮谷者則佳，如在平川，文淺不任用。

麝香出永昌及南詔諸山，土人皆以交易貨幣。

沙牛，雲南及西爨故地並只生沙牛，俱緣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犢子。天寶中，一家便有數十頭。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爲羣。彌諾江已西出犛牛。開南已南養處，大於水牛。一家數頭養之，代牛耕也。

鹿，傍西洱河、諸山皆有鹿。龍尾城東北息龍山，南詔養鹿處，要則取之。覽賧有織和川及鹿川，龍足鹿，白晝三十五十，羣行齧草。

鯽魚，蒙舍池鯽魚大者重五觔。西洱河及昆池之南，接滇池，冬月，魚、鴈、鴨、丰雉、水扎鳥遍於野中水際。

大雞，永昌、雲南出，重十餘觔，嘴距勁利，能取鶡、鷞、鴟、鷳、鵁鶄之類。

象，開南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養之，以代耕田也。

豬、羊、貓、犬、騾、驢、豹、兔、鵝、鴨，諸山及人家悉有之。但食之與中土稍異，蠻不待烹熟，皆半生而喫之。

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

鐸矟，狀如刀戟殘刃，積年埋在高土中，亦有孔穴傍透。朱管出麗水，裝以金穹鐵簜，所指無不洞也。南詔尤所寶重，以名字呼者有六：一曰禄婆摩求，二曰麼雲牟，三曰鐸覧，四曰鐸摩郍，五曰同鐸（案新唐書其一名）。昔時越析詔于贈有天降鐸矟，後部落破敗，盛羅皮得之。今南詔蠻王出軍，手中雙執者是也。貞元十年，使清平官尹輔酋入朝獻其一。

鬱刀次於鐸矟，造法用毒藥蟲魚之類，又淬以白馬血，經十數年乃用，中人肌即死。俗秘其法，粗問得其由。

南詔劍，使人用劍，不問貴賤，劍不離身。造劍法，鍛生鐵，取迸汁，如是者數次，烹煉之，劍成即以犀裝頭飾以金碧。浪人詔能鑄劍，尤精利，諸部落悉不如，謂之浪劍。南詔所佩劍，已傳六七代也。

帳席。多用斑竹。出蒙舍白崖詔。南山谷。心實圓緊柔細。極力屈之不折。諸所出皆不及之。

蠻書卷第八

蠻夷風俗第八

其蠻。丈夫一切披氈。其餘衣服。略與漢同。唯頭囊特異耳。南詔以紅綾。其餘向下。皆以皁綾絹。其制度。取一幅物近邊。撮縫爲角。刻木如樗蒲頭。實角中。總髮於腦後。爲一髻。即取頭囊。都包裹頭髻上結之。羽儀已下。及諸動有一切房甄別者。案此句疑有訛。然後得頭囊。若子弟及四軍羅苴已下。則當額絡爲一髻。不得帶囊角。當頂撮髮髻。並披氈皮。俗皆跣足。雖清平官大軍將。亦不以爲恥。曹長已下。得繫金佉苴。案原本闕金字。今據新唐書增入。或有等第戰功褒獎得繫者。不限常例。

貴緋紫兩色。得紫後。有大功則得錦。又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其次功。則胸前背後得披。而闕其袖。又以次功。則胸前得披。並闕其背。謂之大蟲皮。亦曰波羅皮。謂腰帶曰佉苴。

婦人一切不施粉黛。貴者以綾錦爲裙襦。其上仍披錦方幅爲飾。兩股辮其髮爲髻。髻上及耳。多綴真珠、金、貝、瑟瑟、琥珀。貴家僕女。亦有裙衫。常披氈。及以賵帛韜其髻。亦謂之頭囊。

南詔有妻妾數百人。總謂之詔佐。清平官大軍將。有妻妾數十人。俗法處子孀婦。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遊行閭巷。吹壺盧笙。或吹樹葉。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來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殺無罪。婦人亦死。或有強家富室。責資財贖命者。則遷徙麗水瘴地。終棄之。法不得再合。

每年十一月一日。盛會客。造酒醴。殺牛羊。親族鄰里。更相宴樂。三月內作樂相慶。惟務追歡。戶外必設桃茢。如歲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餘節日。粗與漢同。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耳。

每飲酒欲闌。即起前席奉觴相勸。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前席。扼腕的顙。或挽或推。情禮之中。以此爲重。取生鵝治如膾法。方寸切之。和生胡瓜及椒檓啗之。謂之鵝闕。土俗以爲上味。南詔家食用金銀。其餘官將。則用竹簟。貴者飯以筯不匙。賤者搏之而食。

一尺。漢一尺三寸也。一千六百尺爲一里。漢秤一分三分之一。帛曰幂。漢四尺五寸也。田曰雙。漢五畝也。

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幂數計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惟東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別置倉舍。有欄檻。腳高數丈。云避田鼠也。上閣如車蓋狀。

西爨及白蠻。死後三日內埋殯。依漢法爲墓。稍富室。廣栽杉松。蒙舍及諸烏蠻。不墓葬。凡死後三日焚屍。其餘灰燼。掩以土壤。唯收兩耳。南詔家則貯以金瓶。又重以銀爲函盛之。深藏別室。四時將出祭之。其餘家。或銅瓶鐵瓶盛耳藏之也。

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與漢不同。及四聲訛。重大事多不與面言。必使人往來達其詞意。以此取定。謂之行諾。才句反。

大蟲謂之波羅密。亦名草羅。屎謂之奕。案如戚。帶謂之佉苴。飯謂之喻。鹽謂之賓。鹿謂之識。牛謂之舍。川謂之賧。谷謂之浪。山謂之和。山頂謂之葱路。舞謂之伽傍。加富也。閣高也。諾深也。苴俊也。東爨謂城爲弄。謂竹爲翦。謂盟爲眴。謂地爲渘。謂請爲數。謂酸爲制。言語並與白蠻不同。

每出軍征役。每蠻各攜糧米一斗五升。各攜魚䐁。此外無供軍糧料者。蠻軍憂糧易盡。心切於戰。出界後。許行封掠。收奪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輩。用軍之次。面前傷刀箭。許將息。傷背後傷刀箭輒退者。即刃其後。案此條原在第九卷南蠻爲中疑傳寫者誤入於此。

蠻書卷第九

南蠻條教第九

南俗務田農菜圃．戰鬭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徵發．但下文書與村邑理人處．剋往來月日而已．其兵杖人各自賫．更無官給．百家已上．有總佐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人．約萬家以來．即制都督．遞相管轄．上官授與四十雙汎二頃也．上戶三十雙汎一頃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每家有丁壯．皆定為馬軍．各據邑居遠近．分為四軍．以旗幡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面置一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如有賊盜入界．即罪在所入處面將．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苴子．戴光兜鍪．(案新唐書南詔傳作朱鞮鍪．光字疑朱字之訛．)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歷險如飛．每百人羅苴佐一人管之．負排又從羅苴中揀入．無員數．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相離．捍蔽者．皆負排也．羽儀亦無員數．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諸蠻不與焉．常在巽南王左右．羽儀長根前管係之．羽儀長八人．如方內節度支衙官之屬．清平官已下．每入見南詔．皆不得佩劍．唯羽儀長得佩劍出入臥外．雖不主公事．最為心腹親信．其六曹長．即為主外司公務．六曹長六人．兵曹、戶曹、客曹、刑曹、工曹、會曹．一如內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

有斷事曹長．推鞫盜賊．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同倫長兩人．(案同倫原本誤作司倫．今據後文改正．)各有副都．主月終唱(案此字未詳．疑誤．)諸曹稽逋．如錄事之職．曹官文牒．下諸城鎮．皆呼主者．六曹長有課效明著．得遷補大軍將．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要害城鎮．稱節度．有事跡功勞殊尤者．得除授清平官．(案原本以除授為句．今據唐書南詔傳大軍將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之文．是除授下應有清平官三字．原本蓋因下有相屬而誤脫耳．今增入．)清平官六人．每日與南詔參議境內大事．其中推量一人為內算官．凡有文書．便代南詔判押處置．有副兩員同勾當．

又外算官兩人．或清平官．或大軍將兼領之．六曹公事文書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與本曹出文牒行下．亦無商量裁製．

又有同倫判官兩人．南詔有所處分．輒疏記之．轉付六曹．近年已來．補蠻吏職名不少．

凡試馬軍．須五次上．射中片板為一次上．中雙庶子(案二字未詳．)為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馬捉(案此字未詳．)顛柱．中對子為一次上．瞭槍百轉無失為一次上．能算能算為一次上．試過有優給．步卒須為五次上．跕蒼山頂立旗．先上到旗下為一次上．躍一丈三尺坑過為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尺為一次上．弄劍為一次上．負一石五斗米四十里為一次上．已上一一試過．得上次者．補羅苴也．蠻王為樓及諸城鎮林邑．但有空平處．即立木八十尺．刻其上為對子．中間以鹽三寸規之．名曰顛柱．所試人持竹劍．去顛柱四十步外．走馬向顛柱．中對子者上．中第二規次之．中第一規為下．每農隙之時．邑中有馬者．皆騎馬於顛柱下試習．

每歲十一十二月．農收既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谷．各依四軍．集人試槍劍．甲冑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其法一如臨敵布陣．羅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為隊．如此次第．常為定制．隨行交錯為犯令．

每戰．南詔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軍前監視．有用命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後．一一疏記．回具白南詔．憑此為定賞罰．軍將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諸在職之人．皆以戰功．為褒貶黜陟．

朝廷差使到雲南．南詔迎接遠送．自數年來．緣邕、交兩地長吏苛暴．恣殺非辜．致令衆蠻告冤．因茲頻來攻掠．伏冀聖心．微發大軍．指揮期於剋復．其容州經管三十四擒縻州．(案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羈縻州九十二．隸桂管者七州．)一(案以管者二十六州．縻安府者四十州．並無屬管者．與此僅有不合．)伏請委安南大首領為刺史．武定州(案新唐書地理志．武定州乃安南都護府所領羈縻州之一．)一．亦請委大首領為長吏者．雖南許經略使．春顧親暱．奏元從押衙為刺史．恐非穩便．臣切知故安南節度使趙昌．相繼十三年．綏理交趾．至今遺愛布在耆老．至境內無事．其時以都押衙杜英策為招討副使．入院判案．每月料錢供給七十貫．以客張舟為經略判官．已後舉張舟為都護．自李象古任安南經略使．(案以本李琢在．今考唐書李琢嘗為安南都護．以前刺史秦為賊揣所害．亦即此人．今改正．)恣意貪婪．遂至徵兵．縱又有李涿繼之誅剿．(案原本上脫李字．今據上文增入．)令生蠻受害．莫非長吏非人所致．

蠻書卷第十

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第十

彌諾國、彌臣國，皆邊海國也。呼其君長爲詔。彌諾面白而長。彌臣面黑而短。性恭謹。每與人語，向前一步一拜。國無城郭。彌諾王所居屋之中，大柱雕刻爲文，飾以金銀。彌臣王以木柵居海際水中，以石獅子爲屋。四足仍以板蓋，悉用香木。百姓皆樓居，披娑羅籠。男女多好音樂。樓兩頭置鼓，飲酒即擊鼓，男子攜手樓中，踏舞爲樂。在蠻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大和九年，曾破其國，刦金銀，擄其族三二千人，配麗水淘金。

驃國，在蠻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閣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以青磚爲圓城，周行一日程。百姓盡在城內。有十二門。當國王所居門前，有一大像，露坐高百餘尺，白如霜雪。俗尚廉恥。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並無宰殺。又多推步天文。若有兩相訴訟者，王即令焚香，向大像思惟其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災疫及不安穩之事，王亦焚香，對大像悔過自責。男子多衣白㲲。婦人當頂爲高髻，以金銀眞珠爲飾，著青娑羅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㲲及琉璃罌爲貿易。案貿原本作賀易原本作島今從新唐書驃國傳改正與波斯及婆羅門鄰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據佛經，舍利城中天竺國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恆河經云：沙山中過。然則驃國疑東天竺也。蠻賊大和六年，刦掠驃國，虜其衆三千餘人，隸配柘東，令之自給。今子孫亦食魚蟲之類，是其種末也。咸通四年正月六日寅時，有一

胡僧，裸形，手持一仗，束白絹，進退爲步。在安南羅城南面，本使蔡襲當時以弓飛箭當胸中，此設法胡僧，衆蠻扶舁歸營幕，城內將士無不鼓譟。

崑崙國，正北去蠻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靑木香、栴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蠡杯等，諸香藥、珍寶、犀牛等。蠻賊曾將軍馬攻之，被崑崙國開路放進軍，後鑿其路通江，決水淹浸，進退無計，餓死者萬餘。不死者，崑崙去其右腕放回。

大秦婆羅門國，界永昌北，與彌諾國江西正東。案此句疑有脫誤安西城樓接界。東去蠻陽苴咩城四十日程。蠻王善之，街來其國。案此八字文不相屬疑有脫誤

小婆羅門國，與驃國及彌臣國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出見齒蟲越諾。案此句未詳

其大耳國往來，蠻夷善之，信其國。案此七字文亦不屬

夜半國，在蠻界蒼望城東北，隔麗水城。其部落婦人唯與鬼通，能知吉凶禍福。本土君長崇信，蠻夷往往以金購之，要知善惡。

昆明、牂牁，界接麗水，相近。蠻賊曾攻不得，至今銜恨之。

昆明、牂牁，本使臣蔡襲，嘗奏請分布軍馬，從黔府路入。案此條之首當有脫文

女王國，去蠻界鎮南節度三十餘日程。其國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與驩州百姓交易。蠻賊曾將二萬人伐其國，被女王藥箭射之，十不存一。蠻賊遂回。

水眞臘國、陸眞臘國，與蠻鎮南相接。蠻賊曾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洶湧，悵然收軍卻回。案此篇乃敍南蠻接壤之國自此以下皆別取他書逸附錄之文傳寫失其標目耳今各低一格以別之

咸通四年六月六日，蠻賊四千餘人，草賊朱道古下二千人，共棹小船數百隻，收郡州。案通鑑考異引唐實錄以郡州爲交州補國史亦同是郡州乃州名也得安南都押衙張璇宗、杜存陵、武安州刺史陳行餘。案新唐書地理志武安州屬安南都護府以航船戰船十餘隻，緣損蠻賊船三十來隻，沈溺。臣九月二十一日，於藤州見安南虞候史孝慈，幷得兵馬使徐崇雅信，蠻賊不解水，悉皆溺死。吐蕃鐵橋節度本屬吐蕃，貞元十年，蒙異牟尋攻破，今並屬蠻管。案吐蕃鐵橋節度以下二十五字文義與上文不相屬疑亦他處錯簡於此

異牟尋詐臣事吐蕃。吐蕃遂封異牟江尋西卑賧。案以下皆紀册封南詔之事此二十字文不相屬蓋所紀册封一事佚其前段而此條佚其後段耳今不可攷姑仍其舊因遣曹長段南羅各，同倫判官趙伽寬等九人，與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羅札，將大馬二十匹，迎子弟羽儀六人，沿路舥郵。十五日至安南城，使段伽諾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道排立。帶甲馬六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五十里迎候。十九日到山驛鎮，使楊盛出馬軍一百三十隊，步軍一百七十隊，夾道排立。帶甲馬二百人引前，步槍三百人隨後。去驛一十里迎接。二十一日過吹谷川，首領父老百餘人，蠻夷百姓數千人，路傍羅列而拜。馬上送酒，雲南節度，將五十匹馬來迎。二十三日，到雲南城，節度饗食物。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三百人，夾道排立。帶甲馬一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十一里迎候。門前父老二百餘人，吐蕃封王數人，在路迎拜。是日南詔使大軍將

蠻戶曹長。王各苴來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城使尹瑳。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二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五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遣大軍將李鳳嵐。將細馬一千匹。并伎樂來迎。蘗斂道中路客館。館前父老二百餘人。蠻夷百姓五六十人。路迎馬前。大軍將喻于俭。出馬步軍三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三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妹李波羅諾。將細馬一十匹來迎。入龍尾城客館。南詔異牟尋叔父阿思。將大馬二百匹來迎。二十六日。過大和城。南詔異牟尋。從父兄蒙細羅勿。案四字殿本作勾今從新唐書改正 及清平官李異傍。大軍將李千傍等。將細馬六十匹來迎。皆金鎮玉珂。拂挖振鐸。案殿本作棋今以新唐書改正 夾路馬步軍排隊二十餘里。南詔蒙異牟尋。出陽苴咩城五里迎。先飾大象一十二頭引前。以次馬軍隊。以次伎樂隊。以次子弟持斧鉞。南詔異牟尋衣金甲。披大蟲皮。執雙鐸鞘。男蒙閣勸在傍。步槍千餘人隨後。馬上祗揖而退。原缺 曰授冊。原缺 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咩城。具儀注設位。旌節當庭。東西特立。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已下。各具儀禮。面北序立。宣慰南詔使東向立。冊立南詔使南向立。宣勅書。讀冊文訖。案此冊字原本俱訛作冊今補文改正 相者引南詔蒙異牟尋。離位授冊。次受貞元十年曆日。南詔及清平官已下。稽顙再拜。手舞足蹈。遂退而言。牟尋曾祖父。開元中冊雲南王。祖父天寶中又蒙冊為南王。自隔大國。向五十年。貞元中。皇帝聖明。念錄微効。今又賜禮命。復覩漢儀。對揚天休。實感心肺。其日樓下大會。又坐上割牲。用銀平脫馬頭盤二面。牟尋曰。此是天寶初。先人任鴻臚少卿。宿衛時。案原本脫上字今補入 開元皇帝所賜。比寶藏不敢用。得至今。又伎樂中有老人吹笛。婦人唱歌。各年近七十餘。牟尋指之曰。先人歸蕃來國。開元皇帝賜胡部。及龜茲。音聲各兩部。今死亡零落盡。只餘此二人在國。酒既行。牟尋自捧杯擊跪。勸讓冊立使袁滋。引杯酬酒曰。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誠信。為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嘘唏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畢。發陽苴咩城。雲南王蒙異牟尋以清平官尹輔酋十七人。奉表謝恩。進納吐蕃贊普鍾印一面。案通鑑吐蕃封為日東王吐蕃時封為贊普鍾 並獻鐸鞘、浪川劍、生金、瑟瑟、牛黃、琥珀、白氎、紡絲、象牙、犀角、越賧馬、并甲。文金。皆方土所貴之物也。仍令大軍將王各苴。梢東翩使杜伽諾。具牛羊。領鞍馬及丁夫三百人。提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門。從石門更十日程。到茂州。自後南蠻移心向化。遂與吐蕃讎隙。

伏緣數年之間。當州鎮靜。南詔入朝人數。縱有經過者。鄭傳幾薄。遂緣安南大中年。案原本作大中今據唐書及通鑑宣宗大中十三年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南蠻習學子弟及入員人入數南詔遣白是蘇綏遠與南中所說當指此事年寫半學書年學之訛謹改正 奏請隔絕南詔往來通好。謹按尚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本使蔡襲去年正月十四日內。四度中矢石。家口并元隨七十餘人。悉殞於賊所。臣長男韜及奴婢一十四口。並陷蠻賊。臣夙夜憂懷。本使蔡襲。行坐痛心。切以蠻賊尚據安南。令江源併諸州。各自固守。其首領將吏。去年春夏。頻請救兵。自是海門。案安南志海門舊為行州 不與發遣。并不給與戈甲弓弩。致令蠻賊侵掠州軍。臣以南蠻從古及今。凡擄掠諸處百姓。夷獠隸也。處則貨江源首領已下。知其配隸之事。因情嗣刑。必合戮力并心。共殲蠻夷之殘孽。案此以下五十一字文義未貫且不相屬當有脫誤

又黔、涇、巴、夏四邑苗衆。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朱道古營柵。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柘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為一國之由。祖乃盤瓠之後。其蠻賊楊羌等云。綻盤古之後。案疑有訛字 此時緣軍間罪。其能若是。案若有訛字 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詳錄於此。為蠻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案以下六條又附蠻中事及之文今再低一格以別之

謹按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戎寇。吳將軍。為患其侵暴。乃下勅曰。有人得戎寇吳將軍頭者。賜金百鎰。封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犬名盤瓠。後遂之寇所。因嚙得吳將軍頭來。其寇遂平。帝大喜。因以官爵貴賜犬不起。帝少女聞之。奏曰。皇帝信不可失。深愛犬之為忠。帝曰。當殺之。女曰殺有功之犬。失天下之信矣。帝曰善乎。因請匹之。帝不得已。乃以配盤瓠。盤瓠得女。負入南山。處於石室。其處險阻。不通人跡。後生十二子。六男六女。自相匹偶。織草木皮。以為衣服。帝賜以南山。仍起高欄。為居止之。其後滋蔓。自為一國。案此文與今後漢書南蠻傳不同 按王通明廣異記云。高辛時。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怪之。棄於道下。七日不死。禽獸乳之。其形繼日而大。主人復收之。當初棄道下之時。以盤盛葉覆之。因以為瑞。遂獻於帝。以盤瓠為名也。後立功。嚙得戎寇吳將軍頭。帝妻以公主。封盤瓠為定邊侯。公主分娩七塊肉。剖之有七男。長大各認一姓。今巴東姓田、雷、再、向、蒙、旻、叔孫氏也。其後苗裔熾盛。從黔南逾昆湘高麗之地。自為一國。幽王為犬戎所殺。即其後也。盤瓠皮骨。今見在黔中田、雷等家。時祀之。

巴中有大宗。廩君之後也。漢書巴郡本有四姓。巴氏、繁氏、陳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黑赤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繁、陳、鄭三姓。生於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令乘土船下夷水。到鹽陽。約能浮者為君。務相獨浮。因立務相為君也。遂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請留之。廩君不許。神女暮來取宿。晨則化為飛蟲。蔽日月。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射之。天乃開朗。廩君方定居於夷水。三姓皆臣事之。廩君死。魂魄化為白虎。及秦惠王并巴蜀。以巴夷為蠻夷君。尚女其人。有罪得以爵除。出賦二千一十六百萬錢。三歲一出義賦。一千八百錢。人出賨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也。案此與今後漢書南蠻傳文稍有不同 巴氏祭其祖。擊鼓而祭。白虎之後也。按華陽國志。秦昭王時。白虎為害。多傷人。乃募得白虎者。封邑千家。繼以金帛。於是朐忍夷廖仲藥等。以竹弩射之中而死。秦遂刻石為夷人立盟曰。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不論。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遂因號虎夷。一名弦頭。剽勇頗有先人之風。案所引華陽國志與今本文稍不同 按秦紀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一夫兩妻。號曰左右也。是故左思蜀都賦云。剛勇生其方。風謠尚其武。

按夔城圖經云。夷事道。蠻事鬼。初喪鼙鼓。為以道哀。其歌必號。其衆必跳。此乃盤瓠白虎之勇也。俗

傳正月初夜。鳴鼓連腰。以歌為踏躡之戲。五月十五日。招命騎從。提櫂鬪舟。十船同角。千人齊聲唱鼓扣舷。沿江騰波而下。俗三月八日為大節。以陳祠享。振鐸擊鼓。陳舞為敬也。夷蜑居山谷。（蜑卽蠻之別名）巴夏居城郭。與中土風俗禮樂不同。

雲南詔蒙異牟尋與中國誓文。臣今錄白進獻。

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西川節度使崔佐時。（案崔佐時乃韋皋所遣西川節度巡官不可直稱節度使疑有脫文）謹請玷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為證據。念異牟尋。乃祖乃父。忠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川都督張虔陁等。離間部落。因此與漢阻絕。經今四十三年。與吐蕃洽和。為兄弟之國。吐蕃贊普。冊牟尋為日東王。亦無二心。亦無二志。去貞元四年。奉劍南節度使韋皋僕射書。具陳漢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招諭。兼送皇帝敕書。遂與清平官大軍將大首領等。密圖大計。誠矢天地。發於禎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趙莫羅眉、楊大和眉等。齎僕射來書。三路獻表。願歸清化。誓為漢臣。啟告祖宗明神。鑒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賜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僕射。遣巡官崔佐時。傳語牟尋等。契誠誓無遷變。謹請西洱河。玷蒼山神祠監盟。牟尋與清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山河兩利。卽願牟尋。清平官大軍將等。福祚無疆。子孫昌盛不絕。管諸賧首領。永無離二。興兵動衆。討伐吐蕃。無不克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蕃私相會合。或輒窺侵漢界內田地。卽願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祠殄滅。部落不安。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產畜。悉皆減耗。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卹。亦請准此誓文。神祇共罰。如蒙大漢和通之後。更無異意。卽願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永保無疆之祚。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為牟尋陳說。及節度使不為奏聞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牟尋率衆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計會發動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然吐蕃神川昆明會同已來。不假天兵。牟尋盡收復。鐵橋為界。歸漢舊疆宇。謹率羣官虔誠盟誓。共對金契。永為誓信。其誓文一本。請劍南節度隨表進獻。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誡子孫。伏惟山川神祇。同鑒誠懇。

某年六月二十一日奏狀。今謹錄白獻進。（案前題貞元十年奏狀而此闕其年亦刊削不盡之文）

東蠻和使楊傳盛等。六月十八日。到安南。齎蠻王蒙異牟尋。與臣絹書一封。并金鏤合子一具。合子有綵。有當歸。有硃砂。有金。右東蠻國王。是故雲南詔王閤羅鳳孫。姓蒙名異牟尋。遣前件使。齎表詣闕。於今月十八日到。兼得其王牟尋與臣書。遠陳誠懇。并金鏤合子一枚。其使口言。送合子中有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與為生梗。有當歸者。永願為內屬。有硃砂者。蓋獻丹心向闕。有金者。言歸義之意。如金之堅。

又審蠻王蒙異牟尋。積代唐臣。徧霑皇化。天寶年中。其祖閤羅鳳。被邊將張乾陁讒搆。部落驚懼。遂逆

聖化。北向歸投吐蕃贊普。以贊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併其國。蒙尋遂懷聖化。北向請命。故遣和使。乞釋前罪。願與部落。竭誠歸附。緣道遐阻。伏恐和使不達。故三道遣。一道出石山。從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從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從安南路入。其楊傳盛等。今年四月十九日。從蠻王蒙異牟尋所理大和城發。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其和使楊傳盛。年老染瘴癘。未得進發。臣見醫療。候稍損。卽差專使領赴闕廷。其使云。異牟尋自祖父久背國恩。今者頗棄豺狼之思。歸聖人之德。此皆陛下雨露之澤。及外夷故蠻徼遐荒。願為內屬。臣忝領藩鎮。目覩昇平。踴躍忻歡。倍萬常情。右蠻王與臣書。及金鏤合子等。謹差十將李茂等。隨表奉進。謹奏。貞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安南都護。充管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臣趙昌奏狀。

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請歸附聖唐。願充內屬。盟立誓言。永為西南藩屏。臣今於安南都州溪源首領耆老處。借得故蠻王蒙異牟尋誓文一本。安南都護趙昌。貞元十年奏狀白一本。伏以故南詔蒙異牟尋。嗣孫惡攏。不守祖父留訓。既違盟誓。自擾禍殃。尚未悛心。猶恣狂狡。全驅蟻聚之衆。攻劫邕、交之人。五載興兵。三來虜掠。顧生靈之何負。受塗炭之苦辛。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錄蠻界程途。及山川城鎮。六詔始末。諸種名數。風俗條教。土宜物產。六瞼名號。連接諸蕃。共纂錄成十卷。於安南都州江口。附襄州節度押衙張守忠進獻。今臣謹錄故蠻王蒙異牟尋貞元十年誓文。及趙昌奏狀。白隨表奉進以上。

蠻書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一卷一頁十行（按本書凡地名及人姓名多用夷字在首八卷三十八頁陽苴之突讀如咸此奐字音譯載典覆同）

三卷十三頁四行（蒙舍川詔蒙舍州文見五卷）

四卷十八頁五行（西百里疑當作四百里）

五卷二十四頁八行（按三卷十二頁蘇濮詔之主名豐咒此云豐咒未知卽豐咒否）　同行（按豐咩為鮮時之弟其孫名度羅蘇名鮮羅豐詳見前三卷此以）

七卷三十一頁九行（官蠻使上文當作蠻官）　十一行（三月初疑當作二月初此實誤生之畢也）

十卷五十一頁八行（南部蠻傳部字誤衍）

五十二頁五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此八字有脫疑當作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　五十三頁十一行（右當作右屬下諸云合子中有金者云云）（右是其證又蠻首右蠻王與臣書一段此晉右東蠻瞞王一段文例亦闕）

附補校。

一卷三頁一行（諷匠雄校二卷七頁五卷二十四頁並作蠻載疑與贊並一蠻之禍又按蠻夷文字本無一定是書類此者甚多越不其尚）

三頁七行（蒙州上當有從字與上下文句法一例）

二卷八頁五行與宋遼下當有本合二字句法見下文○原苦中節度北帶上當有吐字句法亦見下文出

三卷十二頁三行按下條數呼之子名呼羅皮此條數時之子亦當名時羅釋觀見雙遇世以此偏持之世時之子當名時羅釋釋子名釋羅當室子名室羅偶偶子名偶羅突突子名突羅君此條與新唐書並有脫羅當互訂　五行按本書所載六詔之君大率速三字爲名中閩竹用羅字其第三字與第一字誤相乘

四卷十六頁六行揚當作楊與下文附也姓同十卷五十頁二行作楊惠義當是一人　十九頁十五行先當作无注同

五卷二十三頁十一行牌當作碑

七卷三十五頁一行此疑二字未詳

八卷三十七頁五行萬當作萬

十卷五十二頁一行爲儲疑當作儲嗣

鬱書校譌

一卷四頁十四行至字誤本作止

二卷七頁八行注書廣誤原本作齊書

三卷十一頁四行白巖城○按四卷十八頁六行亦作白巖屬三卷十一頁七行五卷二十三頁四行十三頁十四行二十五頁二行七卷三十二頁八行三十六頁一行十二卷四十八頁一行又一書作白巖城詳玩三卷首頁文義白巖白巖於時爲時所居本誤一地有二名邦自緣均當作白巖否疆附顯於此以俟致　八行此走誤原本作北走　十二頁十一行佳字誤本作佳

四卷二十一頁二行義字誤本作猗

五卷二十四頁三行衡字誤本作隨　二十五頁三行襲錄此字原本作襲

六卷二十七頁十一行其城誤原本作其地　二十八頁四行故城誤原本作故塘　五行兩字下州字上失一寧字　二十九頁七行尚字誤本作尚

十卷四十七頁八行按江寧二字避倒轉　五十一頁十五行爲以誤原本作以爲

桂林風土記

莫休符撰

桂林風土記序

前賢撰述，有事必書，故有三國志、荊楚歲時記、湘中記、奉天記，惟桂林事迹，闕然無聞。休符因退居，粗錄見聞，曰桂林風土記，聊以爲敍。時唐光化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莫休符序。

桂林風土記目錄

桂林　舜祠
雙女冢　伏波廟
東觀　越亭
巖光寺　訾家洲
漓山　堯山廟
東山亭　碧潯亭
拜表亭　夾城
獨秀峰　歐陽都護冢
海陽山　會仙里
隱仙亭　靈渠
甘巖　張天師道陵宅
靺洞水　如錦潭
仙人山　遷鶯坊府郭

菩提寺道林和尚　開元寺震井
延齡寺聖像　宣州龍捌江事
徐氏還魂　石氏燈盞果
米崙美貌　李給事長歌
宋顏延之　李觀志
衛國公李靖　中書令褚遂良
中書令張九齡　桂州陳都督
袁恕己　張翺

桂林風土記

唐　莫休符撰

桂林

按地里志、桂州、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七國時服於楚。秦始皇二十三年、發逋亡登。（古者未有年號、至漢武帝方紀年。）故云始皇二十三年。賈人、掠取陸梁之地爲桂林。吳時、文士薛宗言。昔帝舜南巡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南越志、漢武改爲鬱林郡。以桂林爲縣。吳普、孫皓鳳凰三年。分鬱林象郡爲桂林。又按圖經云、吳甘露年號。分鬱林象郡爲桂林。今以魏書證之。甘露、乃高貴鄉公曹髦所記年號。非吳普也。古有名人張衡詩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是則桂林爲郡久矣。漢祖命周竈擊南越。南越王趙佗、據險爲城。竈不能踰。今靈川全義嶺、有越城。漢紀有周竈爲泅水侯。是呂后時。非高祖也。地里誌云、周竈未知其詳。（按史記南越傳、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

舜祠

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號皇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游此潭。今每遇歲旱。張旗震鼓。請雨多應。中有大魚。遇洪水、泛下、至府東門河際。有亭容巨舫。往往鼓起。然終不爲人之害。舊傳舜葬蒼梧邱。在道州江華縣九疑山也。

雙女冢

在府城北十里。俗傳舜妃葬于此。冢高十餘丈。周迴二里餘。

伏波廟

伏波廟、在郭中之東北二里。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之祠也。

東觀

觀在府郭三里。隔長河。其東崗皆崇山巨壑。綠竹青松。崆峒幽奇。登臨險隘。不可名狀。有石門、以公府之狀而險。深邃。燭行五十步。有洞穴。坦平如球場。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約略相似。皆有消泉淥水。乳液凝滴。怪石嵌空。龍蟠虎踞。引燭綠涉。竟日而還。終莫能際。相傳云。昔有人好泉石。多束花果糧糗。深涉而行。竟卧其所行。已及東河之下。如聞棹檝潺湲之聲在其上。又有山外高峰。徧有亭臺。近已摧壞。前政張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陽節、賓於此。從事盧順之贈固詩曰。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巖桂小。茱萸房溼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疏松。張侍郎和詩曰。亂山青翠郡城東。爽節登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金英羅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漸道自東公。咸通年、前政張大夫重遊東觀詩曰。巖岫碧孱潑。蘿若可攀。樓臺烟靄外。松竹翠微間。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

越亭

在府城北。與聖壽寺接連。有巖洞庭臺。高峰登碧。山穴透出北面。因名北牖洞。遠眺長江。極目烟水。北人至此。多懸鄉思。會昌初、前使元常侍名晦、搜連金貂。翱翔翰林。揚歷臺省。性好巖沼。時恣盤游。建大八角亭、寫其真。院。刺臺釣榭。石室逶枕。流杯亭。花藥院。時爲絕景。于時露寇初平。四郊無盗。公私宴聚。較勝爭先。美節良辰。詩芳選勝。管弦車馬。闐隘路闕。金貂從此府除浙東。囑廻日、紫泥遠自金鑾降。朱旆翻驟鏡水頭。陶令風光偏稱夜。子卑發露斷秋。西鄰月色何時見。南國春光豈再遊。莫道鹽歌催客醉。不堪回首翠蛾愁。副車路單、與金貂同年及第。別詩一首。謝安致理逾三載。黃綺消聲徹九重。猶擬攀瑤陪鳳輦。且將仁政到稽峰。林間立馬羅千騎。池上開筵醉一鍾。共喜甘棠有新詠。獨慚紺髮又攀龍。越亭初成。金貂有六十韻長詩曰。乏才叨八使。銜疏非三顧。北闕顛貂條。東鄰竄遂慢。未幽逃職效。已見脫煩趣。溺氣爽衣巾。嵐翳嫋杖屨。其餘不省記。

巖光亭

在北羅門外。亭巖洞。亞於越亭。亦是元常侍新置。有石棊局。煙柯石峰。金貂有五十韻詩云。石靜如開鏡。山高若登遠。符竿抽玉管。花萼綴金鈿。餘不省記。

裴家洲

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先是裴家所居。因以名焉。洲每經大水。不曾淹浸。相承言其浮也。元和中、裴大夫（名行立、舊爲南中四府節度、後加至桂邕、容府觀察使。）剏造亭宇。種植花木。迄今繁盛。東風融和。衆卉爭妍。有大儒柳宗元員外、撰碑千餘言。猶在前汴州楊尚書宴游、題詩云。桂林雲物遠沉沉。兩裏花開雨裏殘。惟有今朝好風致。樓

桃含笑柳眉攢。新政從事陸宏休詩云、新春藥綻訾家洲。信是南方最勝遊。酒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歲更堪愁。燈燼時逐歌聲盡。花態遙臨舞態羞。莫惜今朝同酩酊。任他龜鶴與蜉蝣。

灕山

在訾家洲西。一名沈水山。以其山在水中。遂名之。古老相傳。龍朔中、曾降天使投龍于此。今每歲旱、請雨濆中。多有應。前政元常侍、以其名與昭應灘山音同。故遂改爲儀山。近歲于此設溫靈廟。廟中時產青蛇。號爲龍駒。翠色。或緣人頭頂手中。終無患害。

堯山廟

在府之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遂名堯山。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禱莫不絕。北接湖山。迤邐千餘里。天將降雨。則雲霧四起。遂巡風雨互至。每歲農耕候雨。輒以堯山雲卜期。

東山亭

府之東門。有大亭枕江。與望月樓接。連近子城。建堅多年。不紀歲月。

碧潯亭 去思館是。

亭館、大中初、前章舍人瓘所造。在子城東北隅十餘步。接近逍遙樓角。近大江。館宇宏麗。制作精緻。高下斂豁。冠諸亭院。去思館、爲名青桂館。前政吏部張侍郎濬、除替。飾裝於此。遂改爲去思館。章舍人、年十九入關。選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榜下除左拾遺。於時名重搢紳。指期直上。馬相爲長安令、二十八度候謁。不蒙一見。後任廉察桂林。纔半歲、而馬相執大政。遂追懷舊事。非時除賓客分司。悵望、留詩於碧潯亭曰。半年領郡固無勞。一日爲心素所操。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閎閣高。理人雖切才長短。薄宦都緣命不遭。從此歸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風濤。

拜表亭

北接碧潯。南連望月。東面長河。西鄰雉堞。前政山北盧尚書匡添建置。

夾城

從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緣江南下。抵子城逍遙樓。周迴六七里。光啟年中、前政陳太保可環所造三分之二。是諸營展力。日役萬人。不時而就。增崇氣色。殿若長城。南北行旅。皆集于此。

獨秀峰

在郭中、居子城正北。百餘步。高聳直上。周回一里餘。迴出郭中。下有巖洞。猶有宋朝名儒顏延之宅讀書亭。後爲從事所居。往往見靈精。居者少寧。前政張侍郎廢毀焉。

歐陽都護冢

府北郭松逕嶺處。有國初安南都護名普讚冢。蓋普讚、豐川人。其宅今爲聖壽寺。有廟在寺之北下。殁後、殯于北郭。時有識地勢者。言非所有天子氣。由是官掘斷。至夜、又有陰兵填平如舊。既而再掘。復平不已。時有劾役者人、偶宿其所。夜聞鬼兵相語曰。能以青布運土投江。則我等無能爲也。及明、主吏聞宿者言。

遂用青布盛運土投河。竟免陰兵填築。今墳所掘處猶存。有石人石柱皆在。松楸百餘株。近爲樵者斫伐無餘。子孫自千數年湮沒無聞。或云、訾家洲因運此土流下成洲。有歐陽顥者詩絕句曰。舊業分明桂水頭。人間業盡水空流。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翁有釣舟。

海陽山

在全義縣北、又灕湘二水源也。流至全義北三百步。分流北去。作爲湘南。下爲灕山。下有廟。前政陳太保奏錄。詔封廣潤侯。

會仙里

南去府五十里。昔有羣仙於此。觴酌羽觴。獨於碧空。竟日而去。里人聚觀壯聞。因名會仙里。

隱仙亭

本名盤龍岡。在府西郭三里。與延齡寺前近。寶曆年、前使李給事名渤、開置亭臺。栽植花木。有池沼巨巖。水深無際。有嘉遯洞、白雀洞、石盆大亭、又靈雲亭在山頂。朝陽亭、夕陽亭、連理橋、秉燭巡游。時見龍跡。大如椀。水有靈魚。龍腹四足。人或觀擒。風雨立至。山河秀異。皆入畫圖。作屏障爲信好之珍。有從事皇甫湜、吳武陵、撰碑碣二所。給事撤起山中一表。嘗九賢皆居顯貴。給事爲考功郎。宰相皆下考。以天子巡游騎禾稼。無所獻替故也。除桂林。有歎鳥詩曰。三朝四黜倦遐征。往復皆愁萬里程。爾解分飛卻回去。我方從此向南行。又題隱山詩二首。常嘆源泉去不回。我今自去更難來。欲知一一留心處。手種巖花次第開。猶嫌不厭蒼梧遠。似鴈逢春又北飛。惟有隱山溪上月。他時相望兩依依。

靈渠

全義縣灕湘二水分流處。相傳曰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川濬濟。水急曲折四千。用過其節。節斗門以駐其勢。有伏波廟在縣側。又按後漢鄭宏、奏交趾七郡貢獻。從東泛海。多沒溺。請開桂嶺靈渠。後御史史祿重開闢。又按前漢武帝元鼎五年、命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擊南越。呂嘉、戈船出零陵。下灕水。此則前漢嶺首已通舟楫明矣。焉得至後漢馬援、鄭宏開鑿渠。於理未盡。當馬鄭重修則可。云創闢、則於義有乖。休符駁。

甘巖

在府南八十里。大江傍其源。出臨川縣界。思磨山自水下湧出。巖方十餘丈。大如屋室。莫究其深淺。盛暑到彼。凜冽增寒。

張天師道陵宅

天師舊宅在賀州道錄。以爲元中大法師、今以宅爲廟。廟中有美異果實。有人食之無患。唯不可採取。必致禍也。

牂牁水

在巖州州門長河其源。從牂牁流下八十餘丈。本州圖經所載。

如錦潭

屬郡有如錦潭。水深無際。近歲有人找潭邊巨木。樹倒入潭中。逡巡沈沒。莫知所在。潭中時聞音樂。如大府廣筵。移時而止。

仙人山

象州武仙縣、多有神仙聚集高山。羽翮時見。如建州武夷山、皆有仙人換骨函櫬之跡。

遷鶯坊府郭

遷鶯坊本名阜財。在市西門。因曹鄴中丞、進士及第。前數令狐大夫、改爲遷鶯坊。在府西門進賢坊長街。因趙觀文狀頭及第。前陳太保改坊名。

菩提寺道林和尚

桂年中桂州人薛公元。常供養一僧。法號道林。如是精心供養。十有餘年。忽一日其僧辭去。云貧道歸去。燒損多年。更有可酬。今只有留轉經一函。且寄宅中。如至周歲不回。即可開轉讀。如此、經一歲開鎖。有金滿函。可數千兩。後貿一半、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眞身供養。今儀像見存。薛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効職。

開元寺震井

隋曰緣化寺。後因紗燈延火燒燬重建。元宗朝、改名開元寺。有前使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在舍利塔前。西有觀音寺井。貞元中、有李氏因左遷、寓居僧院。屬洊月、以食餘熟羊脾懸井中。逡巡、雷震暴作。羊肉置於際地。而烟氣蒸灼。犬不食。蟻不附。至今僧俗衆言井有龍至云。愚以理裁。有異於此。夫龍嗜血食肉宜。牢犢。人有享祭。必選良肉醇酒。潔饌珍羞。然後精禮。寡有一羊脾而迅雷震之者。蓋以伽藍井中。奉獻諸佛。衆僧而遠以肉味。腥污神祈之所。是以不容。乃致雷擊去。理必然矣。其井終亦塌壞。先令狐相從事當府。因撰震井記。然以羊微事、曾未移時。天鑑已知。則人之爲惡。或愈於此。又豈藏遁於陰報乎。昔董卓縱暴。爲呂布殺而曝屍。其亭後有故吏收其灰。以小棺殯於郡城。又遭風雨漂流。失其所在。楊國忠以貴妃因椒房承寵。綰三十二使印綬。天寶十三載二月拜司空。冊命之日。天雨土霧胡服。未幾族滅於馬嵬。關西楊氏、遠因知、去三惑。勝千載而庭延子孫。則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矣。故孔明有言、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苟能佩服斯言。以神祇爲證。則終身不居有過之地。

延齡寺聖像

寺在府之西郭。郊三里。前近隱山。舊號西慶林寺。武宗廢毀。宣宗再崇。峰巒挺張。喬木交映。爲一府勝游之所。寺有古像。微於碑碣。蓋盧舍那佛之所報身也。此地元本荊榛。先無寺宇。因大水漂流巨材至。時有工人操斧斤斫伐。將欲下斫。忽見一梵僧立在木傍。有曰、此木有靈。爾宜勿伐。既而能去。又有洗蔬者於其上。則浮泛葷辛於其上。又洗。雅契梵僧之言。由是咸知有靈。遂刻倒爲僧佛。當則天后臨朝之日。夢金人長一丈六尺乞袈裟。及詔大臣問其事。皆莫能解。旋奏陛下既有此夢。乞依夢中造袈裟。懸於國門。以

候符驗。明早、大臣奏懸袈裟忘收。已失。遂詔天下求之。已在桂州盧舍那佛身。至今特卑歸敬。遊謁欽崇。時旱請雨。皆有響應如意。

宜州龍門江事

桂之屬郡有宜州。其河如桂州楊江。水岸深斗。形勢異於衆木。古老流傳。近岡上俄頃失蹤。妻以告之。夫疑是溺人。尋至岡所。求不見。但見百牛。既夜乃還家。至明。遂逃水瀨。流木蔽江。合符梧者。老齒知之。

徐氏還魂

昔西漢武帝有神通之異。南朝有干寶述幽府冥驗之實。孫泉崔紹。亦紀靈怪。牛丞相著三卷妖錄。及徐氏還魂。皆鄉夫鄰居在咸通末。莫非目驗。方悟不經陽朔居人孫太元妻、產三子。徐已疾終。既殯、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其年命未終。冥司不錄。今且暫歸。憐撫其子。補綻其衣。一切如在。稍經旬月。鄰伍旋知。占卜吉凶。遂懇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其家嘗屬卜之。俄頃刻云。去至寂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卻回。卜者情迫。堅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疾者已瘥。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部曲。疾人形貌。徐氏不曾至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方明其實。又有求人卜了。謝曰、無物奉酬。深爲不足。徐氏曰、汝家有三斗栗子在西房。何得稱爲無。卜者請取之。逡巡負栗子至其前。衆皆愕然。卜者尤所慚恥。如此不一。難備審述。一日言舜帝差人討撥。有人來至近驛。助備鷄食。更一兩日常還。如期而歸。將得冥司一分細飲。致夫前曰、此飯爲若人間造者。夫視之、品饌則倍珍於施食。又一旦泣告曰、無端洩陰間事。獲罪豪遣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又泣別。遂絕音聲。太元尚在。

石氏射樟木燈繁祟

開成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居任子城西隅。偶從武早習弓矢。忽一年、家內染患疾。長幼罕有安者。每至深夜。常見一人從內出來。體有光燄。居常令疾者痛苦。稍聞若此物至。則呻吟聲加甚。醫巫醮謝。皆莫能効。從武心疑精邪爲祟。至夜操弓挾箭。映戶潛形。候其來。俄聞稍復至。稍近。遂發弓引滿。一發中焉。見被焰光星散而滅。遂命燭而看視之。乃是家中舊使樟木燈檠中節而倒。乃劈爲齋粉。焚爇爲灰。送長河。於是家人患者皆愈。大中年、前政張侍郎名文規。三代台相之家。嘉貞 宏靖 延賞 廉察桂林。從武時職司通引。他附此事。曾召問。具以實對。乃爲石氏射燈繁傳。從武子勸、在職。近方去世。孫清諧嗣。亦効卑職。得金貂傳聞。

米闌奚績

長慶中、前政李給事名渤、字濬之、自給事中除桂林。奏請名儒吳武陵爲倅。故副事上任。具囊鞬。通詩文。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致詞云。率約同游山水。奈何以紅帛繫予首。仍命婦女於看棚聚觀相恥。既、彼我醜顏。各爭意氣。吳爲盌盤、坐裂衣。釋繫以擲給事。怒命衛士拉送衙司梟首。時都押衙米閎、知其不可。遂引而縱。多遣人護衛。給事狀歸寢堂。夜半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毬亭喧噪。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由。憂及禍。是以悲泣。給事大驚。亟命遽問之。米閎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

命。副車所貯在衙院頭首。給事亮知其、直至揚院。果例引過。上下俱自克責。益相欽承。時未有監軍。於是

乃奏來院牧于案部以申。勑下允從。遂又以使衙依倚送上本任。

李給事長歌

李給事名勤。爲太學博士。言其長歎。前叙其官。歌曰、前年別時秋九月。白露爲霜金吹烈。離鴻一別影初分。

淚袖雙揮心哽咽。別來幾度得音書。南宿細闕此文下廬山峨峨依天碧。捧排峯岸千萬尺。社榜長題高士名。

食堂每記雲山跡。我本開雲此山住。偶爲名利相索誤。自負心機四十年。登開社客山中鎬。夢時魂夢直

歸路。豈來疑在林中眠。昨日亭前烏鵲喜。果得今朝關來此。我吟行路五十篇。盡說江南數千里。自憐兄

弟今五人。共索儒素家尚貧。雖然聚氣各不一。就中總免拘常倫。長兄年少曾落拓。拔劍沙場隨衛霍。口

裏雖譚周孔文。胸中不舍孫吳略。次兄一生能苦節。夏聚流螢冬映雪。非論惡族志如霜。更覺臨泉心似

鐵。第三之兄更奇異。昂昂獨負青雲志。下看金玉不如泥。眉道王侯身可致。御慈詩逸不干時。高羅大器

無人知。偏逢威敵許然諾。必能萬古留清規。念爾年來方二十。夙夜孜孜能獨立。卷中筆落星漢搖。劉裏

丹靈鬼神泣。嗟余流浪心最狂。十年學劍逢時康。心中不解事拘束。世間談笑多相妨。廣海奇山殊未足。

逢著高樓還醉宿。朝走安公樞上駒。暮偸陶令籬邊菊。近來詩思殊無況。苦被時流不相放。雲臉浪走勢

未衰。鶴膝蜂腰豈能障。送爾爲文殊不識。貴從一一傳胸臆。若到湖南見紫霄。會須待我同攀陟。

宋顏延之

宋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曾祖含。父顯。延之少孤貧。居附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不覽。文章之美。

冠絕當時。好飲酒、不拘細行。年三十、猶未婚。起家豫章公世子參軍。累官祕書監。宋太祖文皇帝、諱義隆。

宋氏第三主。昵愛僧惠琳。常獨占一榻。延之因醉白曰、昔劉盎子尚同參乘與。袁絲正色曰、此三公之

座。豈可以刑餘之人居之。延之之性方直。言無所迴避。居身清約。不求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與謝靈運

以詞彩齊名。而遲速相懸。嘗敕俱入擬樂府。上篇靈運立成。而延之久而方就。帝問其優劣于鮑昭。昭曰、

謝五言如芙蓉初發。自然可愛。顏詩鋪錦列繡。彫繢滿眼。辭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過一

佳景。必酣醉而還。臨去留錢二百萬與淵明。悉送酒家。及淵明卒。延之爲之誄。以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

贈特進。自潘岳陸機之作。文士莫及顏謝焉。

李襲志

李襲志、金州安康人也。仕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多。襲志散家財。召得三千人以守郡城。高

祖受隋禪。降唐。勞問。編入屬籍。授桂州總管。前後任桂州凡三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上表請

入朝。拜右光祿行汾州刺史。致仕、卒于家。

衛國公李靖

李靖、字藥師。雍州三原人也。姿貌瑰偉。有文武才略。武德二年。同趙郡王孝恭、至江陵。破蕭銑四十萬。擒

銑赴京。承制度嶺、至桂州分路招撫大首領馮盎、李光庭等。懷輯九十六州。六十萬戶。詔充嶺南道安撫

大使。檢校桂州大都督。武德六年、征輔公祏於江淮。平之。又領兵出潞。屢勲大功。拜右僕射平章事。封衛

國公。薨年七十九。桂州子城、自衛國公所製。號曰始安郡城。

中書令褚遂良

令公、故騎常侍亮之子。仕太宗、啓沃見心。恢宏帝業。歷官中書令。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爲后。令公

受先皇寄托之重。極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旨。貶潭州。顯慶二年、又貶桂州。時李義府、許敬宗、傾巧曲佞。附

己皇后。重貶令公愛州。明年、卒於貶所。年六十二。死後二年、又追削官爵。子孫竝流愛州。高宗崩、遺詔復

爵。

中書令張九齡

張九齡、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以文學進士及高第。與趙冬曦齊名。俄[illegible]側、以明皇嗣位。久在南郊。上表

抗言、自古名賢遺征。與燕國公張說同姓。以詞學親治。時括田使宇文融。干預朝政。說惡之。融所奏論。多

見抑挫不行。融與臺諫連表謗說。帝令說藉草辨對。高力士奏、以說有大功于國。不宜挫辱。乃落下平

章事。坐家九齡連坐貶韶州。又以家鄉不便。乞換回近嶺南一處。遂出江西。俄轉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

使。薨是年六十八。

桂州陳都督

國朝呂才博士。博涉羣書。該通衆藝。爲太宗皇帝所知。著陰陽吉凶地理要決五十餘卷。行于世。今之婚

姻。古卜多用其言。又別著殷陰陽數千言。以爲行年冢宅五行。皆不可信。惟以爲呂氏多才多學。博古辨

今。不欲世人曉達陰陽。輒恃年命。因知敬慎。博士前知遂立斯言。以節逾僭。若合前史。焉得稱無。昔寧氏

起宅。相者云必出貴甥。魏舒由是甚顯。遇羊祜少時、有占地者、言墓合出天子。祜惡而掘之。占者云、猶出

折臂三公。祜因墜馬折臂。竟位三公。陶侃微時種瓜。有老人求瓜。侃厚惠之。其人感此、因指牛眠岡可貴。

侃用葬母。位至太尉。吳主孫氏、家世富春。葬於城東岡冢。上常結五色雲氣。齊主蕭道成先塋、在武進縣。

其上結雲氣。宋明帝命獵人以五尺鐵釘釘之。又柱忽作龍吟。聲震山谷。皆福昆嗣。略據所聞、以爲證驗。陳

思廉、本名聿修。富州龍平人也。少居鄉里。以博學爲志。開元中、忽有異人求寄宿。聿修觀其容止稍有

異。乃盡禮延之。引日將告去。謂聿修曰、某久攻地理。頗有十全。一宿淹留。厚蒙情禮。思有所報。適見此洲

上五里地形。富貴不可言。用爲殯開。必福昆嗣。聿修忻然相感。遂同詣其處。視之。客曰、若葬此處。可世

世出郡守。又指一處曰、若用此處。可世世爲都督。聿修敬謝。分袂而去。居數載、喪母。親遂以所指都督處

爲塋。他日拜墳。忽見其地產金箭甚衆。默追宿客之言。又親金箭斯驗。益以自負。遂採而歸。既再至、金箭

又產。三載服闋。所獲多矣。因攜入京以求遇。素鮮知己。茫然將投。見晦朔及弔慶。公侯相府。侍兒通傳。有

憩于民舍者。非修厚非其近。求稅一褐爲之逆旅。俄而節朔。貴門侍者復至。聿修悉以金箭衒其日。果異

而問焉。頗亦敬奉。粗叙溝遇。因以金箭爲贈。居數日、又遺人覩檢。聿修得以所業文詞經斷。綴之金箭獻

過。未幾、朝貴咸聞。咸有引進者。又以文業干之。凡諸要地。盡知其名。稍得歧路。進取益切。於時有同姓名

思遊者。亦以昭穆情眦。乃以前任告牒相遺。因易名干執政。遂特除桂州都督。今府署大廳壁記。且列名氏。亦有子孫賦於本郡。故鄙諺有云、良宅吉家緣者遇之。信然矣。

袁恕己

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為刑部少卿。與張柬之、崔元暐、敬暉、桓彥範等五王建議。時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昌宗入內侍疾。將圖不軌。恕己等與左羽林將軍李多祚、率兵五百人、就宮中斬易之昌宗。梟首天津橋。廢則天迎中宗即位。重興大唐社稷。功格天地。武三思用張計澹與中宗韋后私通。帝雅信后言。計無不成。行遂流貶五王於嶺南。尋發僞旨、使周利正害殺之。恕己流懷州。利正逼令服野葛汁、不死。以手爬地取土而食。介甲皆盡。至骨。乃撃殺之。睿宗誅韋后。方雪其冤。恕己孫高。貞元中。為給事中。著譜雜傳家法。憲宗制追贈左丞。高父建。官至太府卿。

張鷟

張鷟、字文成。深州陸澤人也。後趙右侯賓之裔。鷟少聰敏過人。其祖齊工文學。以當時儒士多稱鷟之才。莫不驚異。因曰、我孫為人所知。如天以鸑鷟為鳳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鷟字文成。弱冠應舉。下筆成章。中書侍郎薛元超、特授襄樂尉。遷監察御史司門員外。開元中。姚元崇為相。疑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父死。黃門侍郎張延珪、刑部尚書李白等、連表稱冤。遂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為鄭州長史。卒年七十三。文成凡七舉四參選。皆中甲科。正議大夫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時號青銅錢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突厥中。默啜問曰、文成何在。此人何不是用。又新羅日本國前使遣使入貢。多求文成文集歸本國。其為聲名遠播如此。著雕龍策帝王龜鏡。朝野僉載。二百卷。文武成以五為縣尉。因著才命論以適志。盛行於世。有李季孫者、注才命論。言是燕公詞。蓋不覽唐史。尋其紀文。大惑時人。一向紕繆。休符駁議。

嶺外代答

周去非撰

嶺外代答序

入國問俗、禮也。矧嘗仕焉、而不能舉其要。廣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風。而疆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長蛇。實與夷中六詔安南為境。海之南郡。又內包黎獠。遠接黃支之外。僕試尉桂林。分教寧越。蓋長邊首尾之邦。疆埸之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譎怪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云廣矣。蓋嘗隨事筆記。得四百餘條。秩滿束擔東歸。邂逅與他書棄遺。乃勿復稱也。邇親故相勞苦。問以絕域事。僕莫知所對者。蓋數數然。至觸事而談。或能舉其一二。事國多而脫得者浸廣。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於藥裏得所鈔名數。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條。應酬倦矣。有復問僕。用以代答。雖然、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於斯。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記。

嶺外代答目錄

卷一　地理　邊帥
卷二　外國上
卷三　外國下　一門闕原標題
卷四　風土　法制
卷五　財計
卷六　器用　服用　食用
卷七

香　樂器　寶貨　金石

卷八　花木

卷九　禽獸

卷十　蟲魚　古跡　蠻俗　志異

臣等謹案嶺外代答。宋淳熙中、桂林通判周去非撰。去非字直夫、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書分二十門。今有標目者凡十九。其一門存其子題而佚其標目。所言則軍制戶籍之事也。自序謂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治。錄存二百九十四條。蓋因有問嶺外事者。倦于應酬。書此示之。故曰代答。其書條分縷析。視嵇含劉恂諸書、敘述爲詳。所紀西南諸夷。多據當時譯者之詞。音字未免舛訛。而邊帥法制財計諸門。實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土風物產。徒爲談助已也。馬端臨文獻通考作十卷。永樂大典併爲二卷。蓋非其舊。今仍釐爲十卷。列目如右。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恭校上。

嶺外代答卷一

宋　周去非撰

地理門

百粵故地

自秦皇帝幷天下。伐山通道。略定揚粵。爲南海、桂林、象郡。今之西廣。秦桂林是也。東廣。南海也。交阯、象郡也。漢武帝平南海。離秦桂林爲二郡。曰鬱林、蒼梧。離象郡爲三。曰交阯、九眞、日南。又稍割南海象郡之餘壤、爲合浦郡。乃自徐聞渡海。略取海南爲朱崖、儋耳二郡。置刺史于交州。漢分九郡。視秦若多。其統之、則一交州刺史耳。至吳始分爲二。於是交廣之名立焉。時交治龍編。廣治番禺。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合交廣爲一。置採訪使于番禺。其規模猶漢時。唯帥府易地也。高宗始置安南都護府于交州。本朝皇祐中、置安撫經略使于桂州。西道帥府始於此。至今八桂、番禺、龍編、鼎峙而立。復秦之故云。

邊

廣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今甲。邕宜欽廉融瓊州、吉陽萬安昌化軍。靜江府、係沿邊。柳賓貴橫鬱林化雷係次邊。總廣西二十五州。而邊州十七。靜江屬縣。半抵猺峒。猺峒者、五陵蠻之別也。自靜江稍西南曰融州。其境抗扼王江、樂善、宜良、丈盆、洪源、從允、特柯、夜郎、諸蠻。自融稍西南曰宜州。宜處羣蠻之腹。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荔波、赤河五峒。茅灘撫水諸蠻。南丹者、所謂莫大王者也。自宜稍西南曰邕州。邕境極

廣。管溪峒羈縻州縣。峒數十、右江直西南。其外則南詔也。左江直正南。其外則安南也。自邕稍東南曰欽州。欽之西南接境交阯。陸則限以七峒。水則舟楫可通。自欽稍東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阯。自廉東南渡海曰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中有黎母山。環山有熟黎生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則占城諸蕃。遠則接于六合之外矣。

廣西省併州

廣西地帶蠻夷。山川曠遠。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當浙郡一縣。異時偏方割據。境土褊小。故寘建荒爲州縣而務觀美。逮夫正統有歸。六合混一。乃省併姿州、荔州今靜江府荔浦縣是也。龍州今柳州龍城縣是也。蕩州、今藤州鐔津縣是也。皆廢於唐之貞觀。潯州、今靜江府興安縣也。廢於本朝之乾德。嚴州、今象州之來賓縣也。澄州今賓州上林縣也。蠻州今橫州永淳縣也。牢州、黨州今鬱林州南流縣也。南儀州、今藤州岑溪縣也。繡州今容州普寧縣也。禺州、北流縣也。順州、陸川縣也。潘州、今高州茂名縣也。南亭州玉州、今欽州靈山縣也。姜州今廣州合浦縣也。皆廢於開寶。珠州、今融州融水縣也。鎮寧州今宜州帶溪寨也。賀州、今高州信宜縣也。蒙州、今昭州立山縣也。皆廢於熙寧。龔州今潯州平南縣也。平州今融州懷遠縣也。白州、今鬱林州博白縣也。觀州、今宜州高峯寨也。溪州、馴州、敍州今宜州北遐鎮思立寨也。皆廢於紹興。夫州大矣。廢而爲縣若寨。又不加大焉。又有不專縣寨者。嚴有廢二州而僅成一縣。且或廢鎮寨。成廢一州而併入近縣者。然則昔之爲州縣乃徒名乎。

五嶺

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乃若漳湖一路。非古入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及訪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爲入嶺之驛。全桂之間。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所由之道。桂嶺當在臨賀。而全桂之間。實五嶺之一途也。

湖廣諸山

南方多佳山。稱謂其本根。自衡山來。勢如木之有餘枝條枝也。東南一幹。爲廣東之韶石。雲闕參天。鐘簴鏃地。望之使人肅然想有虞張樂之盛。綿延至英州。羣峯玉立。堅潤而秀。乃其枝柯也。散布爲德慶之三洲。巖巫之羅浮山。與其他不知名之奇山。又其條枝也。西南一幹。發爲道之九疑。崢嶸峻極。峯岫挺異。縈紆盤礴。不可測。綿延爲桂林之山。羣峯拔地森立四野。亦皆其枝柯也。至伏地而行乎黃茅赤土之下。突出爲西融州之老君洞、天容之句漏洞、天樂之白石洞天。茲亦其條枝也。東南方至陽。天地之美具焉。草木之生。必向榮於南枝。衡山之陽。亦猶是耳。

桂山

山谷詩云、桂嶺連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唐人謂南地不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雁山壓游矣。

桂山得雁山之秀。雁山不若桂山之多。若從諸大龍湫龍鼻泉之側。則雄偉之氣亡矣。桂山之高。僅不及雁山之半。故無登陟之勞。前可與相頡頏者、過矣。乃若陽朔諸山。唯新林鋪左右十里內。極可賞愛。青山綠水。圍繞映帶。煙霏不斂。蒼翠撲人。面面相屬。人往其間。眞住蓮花心也。桂林負郭諸山。顧不及耳。夫其尖翠特立。無不拔地而起。綿延數百里。望之不見首尾。亦云盛哉。

桂林巖洞

石湖嘗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及攷唐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觀前人品題桂林之意。端不誣矣。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神刓鬼刻。高者遐崖如化城。下者穿隧若水府。大者可建五丈旗。小者猶可容十客。或浮爲洲渚。或內通舟楫。去城不過七八里。近二三里。凡杖屨可以徧覽。巖穴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今述于後。巖則曰讀書。曰疊綵。曰伏波。曰龍隱。曰劉仙。曰屏風。曰佛子。曰雉巖。洞則曰白龍。曰華景。曰水月。曰龍隱。曰棲霞。曰元風。曰曾公。曰南潛。曰北潛。曰隱山。六洞曰虛秀。曰石乳。峯則曰立魚。曰獨秀。其他不可枚數矣。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載巖洞與此同。惟白龍乃洞名。龍隱則巖洞俱有。又有虛秀無虛秀。此本無有齣誤。今俱改正。

靈巖

洞穴有水。然後稱奇。桂林諸洞。無慮百所。率近在城外數里。俱有可觀。若水東之曾公巖。興安之石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施直橋橫跨其上。遊者得以徙倚其間。異于他洞者。空明幽邃而已。雖然。未若城南之水月洞。東江之龍隱巖也。水月中通。形如半規。江流貫之。中有石橋。可以觴客。龍隱修曲而高明。江流貫之。鼓棹而入。仰視洞頂。天矯乎與龍之脊脅也。范石湖謂二洞奇實絕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一洲。其旁高岑。有乳石滴成老君之形。鬚眉衣冠。無一不具。張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真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爲貴也。雖然、二賢所賞。水深數尺。廣纔丈餘耳。若夫桂之靈川縣有靈巖者。二賢未知也。是巖也。大江洞其腹。水闊二十丈。深當倍之。余嘗攝邑靈川。天久不雨。往禱于巖。方舟造洞。遙望大江半闊。直抵山根。橫有一線之光。逼而望之。乃知洞穴表裏明徹而然也。即其洞口、水面陡陡。正將枕山。不可得入者。舟子蹙水伏而進、仰視洞頂、與水面相去纔丈餘。水與洞頂。皆平如掌。所入漸深。柟槃隱隱震動。固已駭人心目。人聲一發。山水皆應。大音叱咤。洞虛碧裂。當巖之中。洞頂穹窿。如寶蓋然。其下即神龍所居也。余斂板焚香。巫者以脩綆下瓶汲深。奉之以歸。輒有感應。是江也、西通猺峒。日瀉良材。貫巖而下。水深不可施篙。撐拄巖頂而後得出。余求之邦人。皆謂此江古來遠出山外。忽皆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以定窟宅。遂命曰靈巖。縣曰靈川。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巔、尚有故江跡存焉。此巖水色沈碧。雄深巖靜。人至其間。若有神靈左右之者。誠非遊觀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諸洞之邇於人。所以未蒙賞音。惜哉。

羅叢巖

羅叢巖、在潯州西南六十里。巖中明快。可容數百人。每遇重九。合鄉郡之人而集焉。以爲登高之樂。巖內有三聖殿。殿側有石鍾。其大合抱。自然天成。殿東則有碧虛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半里餘。

出于巖之東洞。內則有石佛、石磬、石獅子、石牀、石鐘。殿西則有靈源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一二里。出于巖之西洞。內則有石羅漢、石象、石馬、石魚、石筍、石鼓。凡遊兩洞者、必秉火炬以觀。聯巖之外。西則有水月巖。約深數丈。約闊十五丈。泉源清徹。四時不涸。中有異魚存焉。巖口則有龍王殿。入巖中。則有觀音堂。或遇水旱。里人禱之。甘雨必應。由大巖之中、皆用石板平砌而出巖門。則有鐘樓。樓之西、倚巖則以石甃。高數丈。爲方丈。樓之外。則有三門。門之外、則有超然亭。亭之左右。則用石板爲路。迤逶一二里。四圍皆植松竹。實潯之勝槩云。

黎母山

海南四州軍中有黎母山。其山之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半險半易。生黎之處。則已阻深。然皆環黎母山居耳。若黎母山巔數百里。常在雲霧之上。雖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見尖翠浮空。下積鴻濛。其上之人。壽考逸樂。不接人世。人欲窮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見水泉甘美耳。此豈蜀之菊花潭老人村之類耶。

廣西水經

凡廣西諸水。無不自蠻夷中來。靜江水曰灕水。其源雖自湘水來。然湘本北行。秦史祿決爲支渠。南注之融江。而融江實自猺峒來。漢武帝平南越。發零陵下灕水。蓋泝湘而上。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灕水自桂歷昭而至蒼梧。融州之水、牂牁江是也。其源自西南夷中來。武帝發夜郎下牂牁。即出此也。宜州之水。自南丹州合衆諸蠻溪谷而來。東合于牂牁。歷柳歷象而至潯。邕州之水、其源有二。一爲左江、自交趾來。一爲右江。自大理國成楚府大盤水來。江合于邕。歷橫歷貴。與牂牁合于潯而東行。歷藤而與灕水合于蒼梧。蒼梧者、諸水之所會。名曰三江口。實南越之上流也。水自是安行入于南海矣。

牂牁江

西融州城外江水、即牂牁江之下流也。江面頗闊。昔嘗有大水、泛出蜀南州牌。漢武平南越。發夜郎下牂牁。非由融州。則何自而至南越哉。今靜江府桑江寨、其水亦合于融江之上流。或云桑江。亦牂牁江之訛也。大抵融州之西。爲蜀之南。地本接連。但隔於蠻猺。不可通耳。

靈渠

湘水之源。本北出湖南。融江本南入廣西。其間地勢。最高者、靜江府之興安縣也。昔始皇帝南戍五嶺。史祿於湘源上流。灕水一派。鑿渠逾興安而南注于融。以便于運餉。蓋北水南流。北舟逾嶺。可以爲難矣。祿之鑿渠也。於上流砂磧中。壘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水爲兩。依山築堤爲溜渠。巧激十里而至平陸。遂鑿渠遶山曲。凡行六十里。乃至融江而俱南。今桂水名灕者。言離湘之一派而來也。曰湘曰灕。往往行人於此銷魂。自鏵觜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許。有洩水灘。苟無此灘。則春水怒生。勢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灘殺水猛勢。故堤不壞。而渠得以溜湘餘水。殺逆于融。可以爲巧矣。渠水遶迤興安縣。民田賴之。深不數尺。廣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內置斗門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門。則復閘之。俟水積而舟以漸進。故

能術㞧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皆觀祿之遺跡，竊歎始皇之猜忍，其餘威能罔水行舟，萬世之下乃知之，豈唯始皇，祿亦人傑矣。因名曰靈渠。

癸水

灕水自癸方來，直抵靜江府城東北角，遶城東而南。古記云，賴有癸水遶東城，永不見刀兵。又有石記云、湘南南粵北，此地居然自牛肋，直饒四面血成池，一騎刀兵入不得。五代靜康之亂，大盜滿四方，獨不至靜江。風水之說，固有驗矣。昔於城東北角、溝灕水遶城而西，復南東合于灕。厥後居民湮之，溝遂廢。范石湖帥桂，乃浚斯溝，迤邐如帶。於溝口伏波巖之下，八桂堂之前，翔為危亭，名以癸水。此溝未廢，桂人擬有登科，既廢二十年間，幾類天荒。石湖以淳熙甲午、復溝，乙未科、果有蔣汝霖，戊戌科、有蔣來叟，辛丑科、二人登科，今石湖癸水亭記，但言癸水之為樂土福地耳，復溝之效，未嘗論也。

龍門

潯象之間有龍門，春水大至，鯨鯢大魚，自海逆流而上，漁師於龍門之下，迴淵之中，設網橫江，聚而得之。有嘲之者曰、是殆南遷之龍門也。蒼梧上流、亦有龍門灘，其形勢甚可畏。

象山

象州郡治西樓，正面西山，山腹忽起白雲，狀如白象，移時不滅，然不可常見，蓋秦象郡乃交阯、非象州也。今象州城門，乃塑一白象，不審何義，然象州自昔不遭兵革，凡存大盜，皆相戒以不宜犯象鼻，然則城門之塑象，豈謂此耶。

天威遙

欽之士人曾果、得唐人天威遙碑，文義駢儷，誠唐文也。碑旨言安南靜海軍，地皆濱海，海有三險，巨石觝立，鯨波觸之，迸夜震洶，漕運之舟，涉深海以避之，少為風引，遵崖而行，必瓦碎於三險之下，而陸有川遙，頑石梗斷焉，伏波嘗加功力，迄不克就。厥後守臣，屢欲開鑿，以便漕運，錐鑱一下，火光爆然，高駢節度安南，齋戒禱祠，將施功焉，一夕大雨震雷于石所者累日，人自分淪沒矣。既霽、則頑石破碎，水深丈餘，旁有一石猶存，未可通舟，駢又虔禱，俄復大雨震雷，悉碎餘石，遂成巨川，自是舟運無艱，名之曰天威遙。退而求諸傳載，天威遙事略同，但不若是詳備。

天分遙

欽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謂水一折為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七十二遙中、有水分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阯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名曰天分遙。人云五州昔與交阯定界于此，言若天分然也。今交阯於天分遙已自占，又於境界數百餘里，吳鑿巉之東、以立界標，而探捕其下，欽人舟楫少至焉。

三合流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阯洋，中有三合流，波頭濆涌，而分流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于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衝三流之中，得

風一息可濟，苟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泄，淪入九幽，昔嘗有舶舟為大西風所引，至于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

象鼻砂

欽廉海中有砂磧，長數百里，在欽境烏雷廟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隱在波中，深不數尺，海舶遇之輒碎，去岸數里，其磧乃闊數丈，以通風帆，不然，欽殆不得而水運矣。嘗聞之舶商曰、自廣州而東，其海易行，自廣州而西，其海難行，自欽廉而西，則尤為難行，蓋福建兩浙、濱海多港，忽遇惡風，則急投近港，若廣西海岸皆砂土，無多港澳，暴風卒起，無所逃匿，至於欽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為難行，觀欽之象鼻、其端倪已見矣。

天涯海角

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欽遠於廉，則天涯之名，甚於海角之可悲矣。斯亭蓋城之東，地勢顯高，下臨大江，可以觀覽，昔余襄公守欽，為直釣軒於亭之東偏，即江濱之三石，命曰釣石、醉石、臥石，富為吟詠，載在舊什。

潮

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二弦小潮，謂之子水，頃刻竟落，未嘗再長，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初不係月之盈虛，豈不異哉。（案二語似誤）

邊帥門

廣西經略安撫使

漢帥府在交州，唐在廣州。天寶中、嶺南桂容邕交與廣，咸隸桂州採訪。昭宗始陞桂管為節度。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西邕宜融為三路，用武臣兼知州，兼本路安撫都監，而制經略安撫使於桂州，選兩制以上官為知州，兼領使事，於是八桂遂為西路雄府矣。厥後罷邕宜融為州，宜融州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沿邊守臣，並帶溪峒都巡檢使，盡隸于經略安撫使帥府，既內兼西南數十州之重，外鎮夷獠幾數百族，非權不得不重矣。廣西諸郡，凡有邊事，不申憲漕，唯申經略司，此昔日陝西制也。

瓊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漢武帝斬南越，遣使自徐聞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聞縣遞角場，直對瓊管，一帆濟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時、以海道閉絕，棄之，梁復置崖州，隋時領縣十，是時海南止一州耳，唐貞觀五年、置瓊州，今瓊管靖海軍節度是也。武德五年置儋州，今昌化軍，龍朔二年，置萬安州，今萬安軍，武德五年置振州，後改曰崖州，今吉陽軍，四州軍乃海上一洲耳，中有黎母大山，四州軍環處其四隅，地方千里，路如連環，欲歷其地，非一月不可遍，瓊管再渡海至吉陽，所謂再涉鯨波者也。夫廣西去朝廷固遠矣，海外州軍又加遠焉，不得不置小帥以臨之，瓊守權、能攝發四州軍官吏，今兼本路安撫都監，提轄海

外邕州軍公事。良以此也。

邕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自唐分天下爲十道。二廣不分東西。天寶中、始置邕州經略使。懿宗始陞邕管爲西道節度使。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邕宜融爲三路。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而沿經路安撫使于桂州以統之。今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邕州爲建武軍。節度有左右兩江。左江在其南。外抵安南國。右江在西南。外抵六詔諸蠻。兩江之間。管羈縻州峒六十餘。用爲內地藩。而內宿全將五千人以鎮之。凡安南國及六詔諸蠻有疆場之事。必由邕以達。而經略安撫之諮詢邊事。亦唯邕是賴。朝廷南方馬政專在邕。邊方珍異多聚邕矣。

宜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廣西控扼夷蠻。邕屯全將。宜屯半將。本朝皇祐間、分宜州爲一路。帥所統多夷州。後陞爲郡。今守臣猶兼廣西都監。爲慶遠軍節度。宜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又有撫水五峒。龍河茅灘荔波等蠻。及陸家砦。其外有龍羅方石張五姓。謂之淺蠻。又有西南蕃及蘇綺、羅坐、夜回、〔按桂海虞衡志作西〕計利、流求、謝之生蠻。其外又有羅殿、毗那、大蠻、皆有徑路。直抵宜城。宜之境上。舊有觀溪馴敍四州。乃昔之邊也。樵力弱不足以爲邊。紹興四年能爲寨。今宜有高峯、帶溪、北遐、思立、鎮寧五寨是也。高峯一寨。古之觀州。正抵南丹。其或犯邊。高峯則其咽喉。宜之府庫。月支南丹、安化、諸峒綴米鹽料有差。

融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大觀初、置融州爲黔南經略使。所管皆夷州。帥府地狹。割柳之柳城、宜之天河、桂之古縣、以益之。厥後能融爲郡。三縣復仍其舊。至今黔南帥司官廨朱記。在靜江府軍資庫。融州城下江、即牂牁江也。江之上流。與王江合。王江之間。蠻猺居之。又其上流。蠻居之。猺即五陵溪之別也。蠻則諸葛亮所征。漢武帝所開者也。在融則外控蠻猺以備之。融守兼廣西都監。爲清遠軍節度。每歲聖節。蠻酋赴宴頗多。猶日帥府規模。尙可覩矣。

欽廉溪峒都巡檢使

欽廉皆號極邊。去安南境不相遠。異時安南舟楫多至廉。後爲溺舟。乃更來欽。今廉州不管溪峒。猶帶溪峒職事者。蓋爲安南備爾。廉之西、欽也。欽之西、安南也。交人之來。率用小舟。既出港、遵崖而行。不半里即入欽港。正使至廉。必越欽港。亂流之際。風濤多惡。交人之至欽也。自其境永安州。朝發暮到。欽於港口置抵棹寨、以誰何之。近境有木龍渡以節之。沿海巡檢一司。迎且送之。此其備諸海道者也。若乃陸境則有七峒。於如昔峒置戍。以固吾圉。

嶺外代答卷二

外國門上

安南國

交阯本秦象郡。漢唐分置。已見於百粵故地首篇。境內僞置四府、十三州、三寨。府曰都護、大通、清化、富良。州曰永安、永泰、萬春、豐道、太平、清化、又安、遮風、茶廬、安豐、蘇州、茂州、諒州。寨曰和寧、大盤、新安。大抵清化、遮風、又安、永安、皆邊海。而永安與欽州爲境。茶盧與占城爲境。蘇州茂州皆與邕管爲境。其國東西皆大海。東有小江過海至欽廉。西有陸路通白衣蠻。南抵占城。北抵邕管。自欽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盤寨過永泰萬春。即至其國都。不過五日。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榔縣。過烏皮桃花二小江、至湳定江、亦名富良江。凡四日至其國都。乃郭逵師所出也。又自太平寨東南行、過丹特羅江、入其諒州。六日至其國都。若自右江溫潤寨入其國。則迂矣。交人自謂至其國都曰入峒。謂吾民曰上京。地里止此。而文移動以數月。蓋故爲遷延。以示道里之遠。國初、其都內亂。有丁都領〔按宋史作部領〕者、與其子璉、率衆討平之。衆立爲帥。三年而私命璉爲節度使。開寶六年、璉遣使貢方物。制以璉特進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陰郡開國公。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八年、又封交阯郡王。璉死、黎桓〔按原本作亘避欽宗諱今依宋史改正〕篡立。太平興國中、桓以交州叛。朝廷因以撫之。桓死、子至忠立。大

中祥符三年，至忠卒，有子才十歲。李公蘊冒姓黎，殺之，自稱留後，遣使請命，授以黎氏官。公蘊死，子德政立，來告哀，自稱留後。天聖六年，授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寶元初，進南平王。德政死，子日尊立，自稱大越國李氏第三帝。日尊死，子乾德立，自號明王。乾德初立，權移臣下，大臣李上吉首建叛議，而廣西白州進士徐伯祥者，有功于州，不得官，導以犯邊，陷邕、欽、廉三州。朝廷遣郭逵致討，幾擒其國。乃以表乞降，會王師大疫，逵受表班師。時熙寧八年也。乾德死，有遺腹子在占城，奉而立之，曰天祚。（按宋史紹興二年乾德卒子陽煥嗣八年陽煥卒子天祚嗣）紹興二十六年入貢。乾道癸巳，朝旨符廣西帥司，下交趾買馴象，天祚因乞以象貢，許之。未入貢而天祚死，嗣子龍翰不以聞，而冒天祚名稱貢，封為安南國王。既受封，乃以天祚名乞國印，及上天祚遺表。朝廷命廣西提刑應選為使，至欽州弔祭，復立龍翰為安南國王。其國僭僞，自李日尊始，僭設其祖曰太祖神武，自號曰大越國，僞年曰天貺，繼以十八字尊號。乾德立，乃犯邊。朝廷遣郭逵為招撫使，趙卨副之。遣至涌定江，乾德來表請降，納之。斯為法制，雖曰甚鄙，而上下頗安之。母妻皆稱后，子皆稱太子。本族稱大王，族長稱承嗣，餘族稱支嗣。其官有內外職，內職治國，官之長曰輔國太尉，猶宰相也。外職治兵，官之長曰樞密使，金吾太尉，都領兵。其文移至邊，有判安南都護府者，亦外職也。其入仕之途，或任子，或取士，或以資。有御龍、武勝等八軍，皆在左右。每軍二百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又有雄略、勇健等九軍，以充給使。其宮室有水精宮、天元殿，制皆僭擬。別有一樓，牓曰安南都護府屆。其國最重科舉，凡入對，先為吏，發遣至皆狀，又入皆為保義郎，卽可為知州矣。凡從官不支俸，惟付以一方之民，俾得厨役耕漁以取利。兵士月一更，暇則耕種自給。歲正月七日，每一兵支錢三百，紬絹布各一匹。兵士月給禾十束，元日以大禾飯魚鮓犒軍。蓋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為元日之犒。正月四日，國王宴官僚。七月五日號大節，人民相慶，官僚以生口獻王，王次日宴酬之。門前有棚，設大鐘，為民訴冤。為盜者，斬手足指；背國逃亡者，斬手足；謀叛者，埋身露頭，旁植勁竹，挽竿繫首，以利刃劃之，首彈起，揭竿標矣。欽州深海，往其都永安州投公文，不容民間交際。館之驛亭，速遣出境，防之甚密。其國入貢，自昔由邕或欽入境，蓋先遣使議定移文經略司，轉以上聞，有旨許其來，則專使上京，不然則否。舊制，安南使者，班在高麗上。建炎南渡，李天祚乞入貢，朝廷嘉其誠，優詔答之。紹興二十六年，乞入貢，許之。乃遣使由欽入，正使安南右武大夫李義，副安南武翼郎郭應，以五象充常進綱外，更進昇平綱，以安南太平州刺史李國為使，所獻方物甚盛。表章皆金字，貢金器凡一千二百餘兩，以珠寶飾之者居半。貢珍珠，大者三顆如茄子，次六顆如波羅蜜核，次二十四顆如桃核，次十七顆如李核，次五十顆如棗核，凡一百顆，以金瓶盛之。貢沈香一千斤，翠羽五十隻，深黃盤龍段子八百五十匹，御馬六匹，鞍轡副之。常進馬八匹，馴象五頭。二綱衙官各五十人。使者頗以所進盛多自矜。後乞入貢，朝廷輒卻之。乾道九年，朝旨符廣西，下安南買馴象，天祚因乞以象貢，許之。以五象進奉大禮，正使安南承議郎李邦正，副安南忠翊郎阮文獻。又以十象賀登寶位，安南中衛大夫尹子思為使，自邕州右江永平寨入。象綱所過州縣，頗有宴犒夫腳象尾之費，而諸郡兵衛單弱，不足以聳外夷。比至邕江，見迓卒鎧甲之盛，進退行伍之肅，使者失聲嘆曰：吾至此方見大朝威儀。參府之次，就執

門外上下馬，庭參甚恭。時范石湖為帥，威嚴以臨之，而豐其犒宴館遺。視紹興二十六年禮遇頗殺，使者不敢較也。帥司津遣入朝，李邦正題詩郵亭，有此去儻成賜國名之句，比到闕，偶得賜國之寵，使者滿意而歸。過靜江，復庭參致謝，乞自欽州歸國，許之。比至欽，閱兩月，其國以舟楫旗幟迓之而歸。是役也，貢象之外，附貢金銀、洗盤、犀角、象齒、沈箋之屬，計所直不滿二三萬緡，似非紹興入貢之盛，而其國掃府庫僅能集事。朝廷賜予優厚，復明與恩，交使衙官百人，所過州縣批券得米，以充糧食，得錢則人日給十文，餘皆賚歸國。一路州縣應副夫腳八百人，擔負貢物者，固無幾，而皆為使者負販至都。象實能浮，象奴所至水津，索舟以載，得錢然後驅以濟。押伴官如加禮，使者愈慢，後不加禮，乃聽命。既得賜國，復有乞印之舉。其後謝使繼至欽，又數乞入貢，莫之許矣。其國人為衣，黑齒椎髻，徒跣，無貴賤皆然，其侍卒居亦然。但其金爵上貢衫，下紫裙耳。其餘平居，上衣則上緊蟠領皁衫，四襟如背子，名曰四襟，下衣則皁裙也。或耳鐵簪，或曳皮履，手執鵝羽扇，頭戴螺笠。其文身如銅鼓款識。其軍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其婦人乃裙白，異於男子。皁裙，男子之著飾也。以香膏沐髮如漆，裹烏紗巾，頂圓而小，自額以上，纏褶如緯，上緻於頂，身著大蟠領皁衫，加於小蟠領衫之上，足加鞋韈，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但其巾可辨耳。其來投文皆也。紫袍象笏，趨拜雍容，使者之來，文武官皆紫袍、紅鞓、通犀帶、無魚，自貢象之後，李邦正再使來欽，乃加金魚，甚長大。其俗之轎如布兜，而使者至欽則乘涼轎，雨轎皆用之。

海外黎蠻

海南有黎母山，內為生黎，去州縣遠，不供賦役；外為熟黎，耕省地，供賦役，而各以所遷隸於四軍州。生黎質直獷悍，不受欺觸，本不為人患。熟黎多湖廣、福建之姦民也，狡悍禍賊，外雖供賦于官，而陰結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經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聞，家饒於財，善用其衆，力能制服羣黎，朝廷賜封宜人。瓊管有令於黎峒，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繼其業。昔崇寧中，王祖道經略廣西，撫定黎賊九百七峒，結丁口六萬四千，開通道路一千二百餘里，自以為漢唐以來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圖，官僚皆受厚賞。淳熙元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八十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歸化。諸峒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公參，就顯應廟研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抄掠。瓊管犒遣歸峒。大抵黎俗多猜，客來，不遽見之，而於隙間窺客，儼然不動，然後遣奴出布席，客卽席坐，移時，主乃出見，不交一談，少焉設酒，先以惡臭味嘗客，客忍食不疑，則喜，繼以牛酒，否則遣客。其親故聚會，椎鼓歌舞，三杯後請去備，猶以弓刀置身側也。性好讎殺，謂之作拗。遇親戚之仇，卽械繫之，要牛酒銀瓶，謂之贖命。婚姻以折箭為信。商旅在其家，黎女有不潔者，父母反對鄰里誇之。其親死，殺牛以祭，不哭不飯，唯食生牛肉。其葬也，舁櫬而行，前一人以雞子擲地，不破，卽吉地也。居處皆欄屋，土產名香、檳榔子、小馬、翠羽、黃蠟、蘇木、吉貝之屬。四州軍征商以為歲計，商賈多販牛以易香。黎裝，椎髻徒跣，裸袒而腰繚吉貝，首珥銀釵，或銅或錫，首或以絳帛綵帛包髻，或帶小花笠，或加雞尾，而皆簪銀篦二枝。亦有著短織花裙者。熙寧中，王祖道撫定黎峒，其首亦有補官，今其孫尚服錦袍，銀束帶，蓋其先世所受賜而服之

云。儂人執竫弓、垂箭箙、戴兜鍪。佩竫刀。刀刃長二尺、而柄甚長。以白角片長尺許如雞尾、爲靶子飾。兜鍪織藤爲之。其婦人高髻繡面。耳帶銅鐶。垂墜至肩。衣裙皆吉貝。五色燦然。無有袴襦。徒跣。緊裙數重。裙製四圍合縫。以足穿之。而緊諸腰。裳落於川。黎人半能漢語。十百爲羣。變服入州縣墟市。人莫辨焉。日將晚、或吹牛角爲聲。則紛紛聚會。結隊而歸。始知其爲黎也。

海外諸蕃國

諸蕃國、大抵海爲界限。各爲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宜。各從都會以阜通。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闍婆其都會也。西南諸國、浩乎不可窮。近則占城、眞臘、爲窊裏諸國之都會。遠則大秦爲西天竺諸國之都會。又其遠、則麻離拔國、爲大食諸國之都會。又其外、則木蘭皮國爲極西諸國之都會。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闍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人世。稍東北向、則高麗百濟耳。西南海上諸國。不可勝計。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阯定其方隅。直交阯之南。則占城、眞臘、佛羅安也。交阯之西北。則大理、黑水、吐蕃也。於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細蘭。細蘭海中有一大洲。名細蘭國。渡之而西。復有諸國。其南爲故臨國。其北爲大秦國。王舍城、天竺國。又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

占城國

占城、漢林邑也。貺上有馬援銅柱。在唐曰環王。王所居曰占城。以名其國。地產名香、犀、象、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絕少。無羊豕蔬茹。人採香爲生。國無市肆。地廣人少。多買奴婢。舶舟以人爲貨。北抵交阯。南抵眞臘。臣事交阯。而日與眞臘爲仇。乾道癸巳、閩人有以西班到選。得官吉陽軍都監者。泛海之官。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眞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以騎戰之利。教之弓弩騎射。占城王大悅。具舟送至吉陽。厚齎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則克。次年復來。人徒甚盛。吉陽軍、因卻以無馬。乃轉之瓊管。瓊管不受。遂怒而歸。後不復至也。異時諸國舶舟。類爲其所剽。蓋其俗本好剽掠。其國有賓瞳朧國。賓陀陵國、日連合基、在賓陀陵。或云即王舍城。建隆二年、曾貢方物。三年八月、又來貢。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進貢。有詔賜錢二千六百緡。其慕化抑可嘉也。

眞臘國

眞臘國、遠於占城而近於諸蕃。其旁有窊裏國、西棚國、三泊國、麻蘭國、登流眉國、第辣撻國、眞臘爲之都會。北抵占城。最產名香。登流眉所產爲絕奇。諸蕃國香所不及也。其國僧道咒法靈甚。僧之黃衣者、有室家。紅衣者寺居。戒律精嚴。道士以木葉爲衣。國中望天一隅。常有少痕。其人云昔女媧所不至也。本朝徽宗宣和二年、曾遣使入貢。

蒲甘國

蒲甘國、自大理國、五程至其國。自窊裏國、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則西天諸國。不可通矣。蒲甘國王

官吏皆戴金冠。狀如犀角。有馬不鞍而騎。王居以錫爲瓦。以金銀裝飾屋壁。有寺數十所。僧皆黃衣。國王早朝。其官僚各持花獻王。僧作梵語祝壽。以花戴王首。餘花歸寺供佛。徽宗崇寧五年二月、付人貢。

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國無所產。而人習戰攻。服藥在身。刃不能傷。陸攻水戰。奮擊無前。以故鄰國咸服焉。蕃舶過境。有不入其國者。必出師盡殺之。以故其國富犀象、珠璣、香藥。其俗縛排浮水而居。其國有佛羅安國。國主自三佛齊選差。地亦產香。氣味腥烈。較之下岸諸國。此爲差勝。有聖佛。三佛齊國王再歲一往燒香。然燈開基建隆元年九月、三佛齊王悉利大霞里檀。（按宋史卷利下有胡字）遣使來貢方物。二年五月、復遣使進貢。三年三月、又來貢。十二月、又貢方物。至神宗元豐二年七月、遣詹卑國使來貢。哲宗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又遣使入貢。五月復來貢。琛贐來庭。與他國不侔矣。

闍婆國

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在海東南。勢下故曰下岸。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月發舶。順風、連晝夜一月可到。國王撮髻腦後。人民剃頭留短髮。好以花樣縵布纏身。以椰子并撻樹漿爲酒。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以銅銀鍮錫雜鑄爲錢。其錢以六十箇准爲一兩金。用三十二錢爲半兩金。土產胡椒、檀香、丁香、白荳蔻、肉荳蔻、沉香。國人尚氣好鬬戰。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棄骨於水。亦踏水溺死不悔。

故臨國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邇。廣舶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其國人黑色。身纏白布。鬚髮伸直。露頭撮髻。穿紅皮履。如畫羅漢腳踏者。好事弓箭。遇鬬戰敵時。以綵纈纏髻。國王身纏布。出入以布作軟兜。或乘象。國人好奉事佛。其國有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每浣浴畢。用鬱金塗身。欲象佛之金身也。監篦國、遞年販象牛。大食販馬。前來此國貨賣。國王事天尊牛。殺之償死。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注輦國

注輦國、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國。當自故臨國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其國王冠有明珠異寶。多與西天諸國戰爭。國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至有賜錦帳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國王及官民皆撮髻。纏白布。以金銀爲錢。出指環腦子。貓兒睛之類也。眞珠、象牙、雜色琉璃、色絲布、妓女近萬家。每日輪妓三千人朝祇役。國人尚氣輕生。有不相伏者。日數十對在王前用短刀格鬬。死而無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眞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王、遣使貢眞珠等。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寧十年六月、此國亦貢方物。上遣內侍勞問之。乃此國也。

嶺外代答卷三

外國門下

大秦國

大秦國者、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番商所萃之地也。其王號麻囉弗、以帛織出金字纏頭。所坐之物。則織以絲罽。有城郭居民。王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設簾幃。四圍開七門。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國進貢者、拜於階陛之下。祝壽而退。屋下開地道至禮拜堂一里許。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從者五十人。國人罕識王面。若出遊。騎馬打三簷青繖。馬頭項皆飾以金玉珠寶。遞年大食國王號素丹、遣人進貢。如國內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前來撫定。所食之物、多飯餅肉。不飲酒。用金銀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盤貯水濯手。土產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馬腦、真珠。天竺國其屬也。國有聖水。能止風濤。若海揚波。以琉璃瓶盛水灑之即止。

大食諸國

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 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博買蘇木、白錫、長白藤。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產乳香、龍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油、沒石子、薔薇水等貨。皆大食諸國至此博易。國

王官民皆事天。官豪皆以金線挑花帛纏頭搭項。以白越諾金字布為衣。或衣諸色錦。以紅皮為履。居五層樓。食麵餅肉酪。貧者乃食魚蔬。地少稻米。所產果實。甜而不酸。以蒲桃為酒。以糖煮香藥為思酥酒。以蜜和香藥作眉思打華酒。暖補有益。以金銀為錢。巨舶富商皆聚焉。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麻囉拔國遣人入貢。即此麻離拔也。 有麻嘉國、自麻離拔國西去陸行八十餘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甃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貝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每年、諸國前來就方丈禮拜。并他國官豪不拘萬里。皆至瞻禮。方丈後有佛墓。日夜常見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過。若人臨命終時。取墓上土塗胸。即乘佛力超生云。 有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也。大食諸國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國富盛。王出、張皁蓋金柄。其頂有玉師子。背負一大金月。耀人目如星。遠可見也。城市衢陌。居民豪侈。多寶物珍段。皆食餅肉酥酪。少魚菜米。產金銀、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諾布、蘇合油。國人皆相尚以好雪布纏頭。所謂軟琉璃者。國所產也。 有吉慈尼國、皆大山圍繞。鑿山為城。方二百里。環以大水。其國有禮拜堂百餘所。內一所方十里。國人七日一赴堂禮拜。謂之除（[illegible]或作）幭。其國產金銀、越諾布、金絲錦、五色駝毛段、碾花琉璃、蘇合油、無名異、嫩娑石。人食餅肉乳酪。少魚米。民多豪富。居樓閣有五七層者。多畜牧駝馬。地極寒。自秋至春雪不消。近西北故也。 有眉路骨惇國。居七重之城。自上古用黑光大石疊就。每城相去千步。有番塔三百餘。內一塔高八十丈。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纏頭搭項。寒即以色毛段為衣。以肉麵為食。以金銀為錢。所謂鮫綃、薔薇水、梔子花、摩娑石、硼砂、皆其所產也。 有勿斯離國。其地多名山。秋露既降。日出照之。凝如糖霜。採而食之。清涼甘腴。此真甘露也。山有天生樹。一歲生栗。次歲生沒石子。地產火浣布、珊瑚。

木蘭皮國

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計。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陁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若也。今人謂木蘭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木蘭皮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二寸。瓜圍六尺。米麥窖地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而活。不取則羊以肥死。其國相傳又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以渴死。

西天諸國

西方諸國。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數百國。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國、中印度、蓋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傳聞其地之東。有黑水淤河大海。繞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阯之境也。其地之西有東大食海。越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昔張騫使大夏。聞身毒國在大夏東南一千里。余聞自大理國至王舍城。亦不過四十程。案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自安南通天竺。又達摩之來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驗也。

西天南尼華囉國

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鬱金塗身面。效佛金色。國人多稱婆羅門。以爲佛真子孫。屋壁坐席。塗以牛糞。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以牛糞塗。焚香獻花供養。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但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東南海上諸雜國

東南海上有沙華公國。其人多出大海劫奪。得人縛而賣之闍婆。又東南有近佛國。多野島。蠻賊居之。號麻囉奴。商船飄至其國。擒人以巨竹夾而燒食之。賊首鑽齒。陷以黃金。以人頭爲食器。其島愈深。其賊愈甚。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嘗有舶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咸生女也。

崑崙層期國

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駱駝鶴。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耳。食雜物炎火。或燒赤熱銅鐵與之食。及產大象牙、犀角。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

波斯國

西南海上波斯國。其人肌理甚黑。鬢髮皆拳。兩手釧以金串。纏身以青花布。無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机。疊足坐。羣下膜拜。出則乘軟兜。或騎象。從者百餘人。執劍呵護。食餅肉飯。盛以甆器。掬而啗之。

蜑蠻

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蜑也。欽之蜑有三。一爲魚蜑。善舉網垂綸。二爲蠔蜑。善沒海取蠔。三爲木蜑、善伐山取材。凡蜑極貧。衣皆鶉結。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婦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兒自能孩。其母以軟帛束之背上。蕩槳自如。兒能匍匐。則以長繩繫其腰。於繩末繫短木焉。兒忽墮水。則緣繩汲出之。兒學行、往來篷脊。殊不驚也。能行、則已能浮沒。蜑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身無一縷。真類獺然。蜑之浮生。似若浩蕩。莫能馴者。然亦各有統屬。各有界分。各有役於官。以是知無逃乎天地之間。廣州有蜑一種。名曰盧停。善水戰。

三伏獸

交阯之南有山曰播流。環數百里。若大鐵圍。不可攀躋。中皆良田。唯有一竅可入。有種類居之。交阯所不得而臣。號曰三伏獸。安南屢欲滅之。其人守險。萬方不可入。三伏獸自言曰。縱安南有強兵。我自有禾可食。蓋謂其不可滅也。

猺人

猺人者、言其執徭役於中國也。靜江府五縣。與猺人接境。曰興安、靈川、臨桂、義寧、古縣。猺人聚落不一。最強者曰羅曼猺人、麻園猺人。其餘曰黃沙。曰甲石。曰嶺屯。曰褒江。曰贈腳。曰黃村。曰赤水。曰藍思。曰巾江。

曰竦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黃意。曰大利。曰小平。曰灘頭。曰丹江。曰爛江。曰閃江。曰把界。山谷彌遠。猺人彌多。盡隸於義寧縣桑江寨。猺人椎髻臨額。跣足帶械。或袒裸。或鞨結。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衣則青紫袍。婦人上衫下裙。斑斕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極細。俗所尚也。地皆高山。而所產乃輕重。欲運致之。不可肩荷。則爲大囊貯物。以皮爲大帶。挽之於額而負之於背。雖大木石。亦負於背。猺人耕山爲生。以粟豆芋魁充糧。其稻田無幾。年豐則安居巢穴。一或饑饉。則四出擾攘。土產杉板、滑石、蜜蠟、零陵香、燕脂木、靜江五縣猺邊。唯興安義寧縣官、任滿有邊賞。

西南夷

西南五姓蕃部。曰龍羅方石張。自昔許上京入貢。龍羅方石自宜州入境。張蕃自邕州入境。或三年。或四五年。計五姓人徒。凡九百六十人。所貢氈馬丹砂。朝廷支賜錦袴銀帶。與其他費。凡二萬四千四百餘緡。回答之物不與焉。熙寧八年、令五姓蕃五年一進奉。納方物於宜州。宜州估時價回答。又有西南蕃。亦五年一進奉。宜州受其方物。回答之費。凡一千二百餘緡。羈縻州亦有進奉者。宜州管下安化三州一鎮。蠻許三年一上京進奉。額二百九十三人。後令納方物於宜州。思立寨而親赴州領賜。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或衣斑花布。或披氈。而背刀帶弩。其髻以白紙纏之。云爲諸葛武侯制服也。武侯之澤遠矣哉。

通道外夷

中國通道南蠻。必由邕州橫山寨。自橫山一程至古天縣。一程至歸樂州。一程至唐興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龍安州。一程至鳳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嶺。一程至羅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國。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國之境名曰善闡府。六程至大理國矣。自大理國五程至蒲甘國。去西天竺不遠。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絕險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羅殿國。亦自橫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馬樂縣。一程至恩化縣。一程至羅夾州。一程至圍慕州。一程至阿姝蠻。一程至朱砂蠻。一程至順唐府。二程至羅殿國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橫山一程至上安縣。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羅博州。一程至陽縣。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寧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羅拱縣。一程至歷水鋪。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一程至結也蠻。一程至大理界虛。一程至最寧府。六程而至大理國矣。凡二十程。所以謂大理欲以馬至中國。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聞自杞特磨之間。有新路直指橫山。不涉二國。今馬既歲至。亦不必由他道也。

航海外夷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愬者。必提舉司也。歲十月、提舉司大設蕃商而遣之。其來也。當夏至之後。提舉司徵其商而覆護焉。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闍婆國。其次三佛齊國。其次乃諸國耳。三佛齊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

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闍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竺嶼之下。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之入中國。其他占城、眞臘之屬。皆近在交阯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國、闍婆之半。而三佛齊、闍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大抵蕃舶風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風。爲禍不測。幸泊於吾境。猶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國。則人貨俱沒。若夫默伽國、勿斯里等國。其遠也不知其幾萬里矣。

沿邊兵（按此下十二條試另爲門原本脫去標目）

祖宗分置將兵。廣西得二將焉。邕州置管爲上。宜次之。欽次之。融又次之。靜江帥府、元屯半將二千五百人。又駐泊兵二千人。効用五百人。又殿前摧鋒軍五百人。又有雄略、忠敢等軍。軍容頗盛。無事足以鎮撫。有事足以調發。邕屯全將五千人。以三千人分戍橫山、太平、永平、古萬四寨、及遷隆鎮。其二千人留州更戍。宜州屯半將二千五百人。乃靜江一將之分屯者。高峯、帶溪、北遐、思立、鎮寧、諸寨之戍。乃多用天河、思恩、河池三縣之土丁。而宜州在城與夫溪峒都巡檢兵。蓋不滿千人。欽之澄海、與夫管界、沿海、二巡檢。合集不過五百人。而如昔之戍。出於峒丁。抵棹之戍。出於土丁。融州將撥靜江府馬軍二百人。都巡檢兵亦不過二三百輩。祖宗時、以廣右事力綿薄。而邊防急切。故歲賜錢一百一十餘萬緡。而諸郡稅賦以之養兵。積威宜有餘裕。南渡以來。歲賜已絕。又歲取廣西鹽鈔錢四十萬緡。經總制錢數十萬緡。歷年滋久。故諸郡鎗兵以自足爾。

土丁戍邊

邕欽與交阯爲境。自昔二郡土丁。雜官軍戍邊。邕州。土丁戍邊之事未詳。欽之抵棹寨、以安遠縣土丁百人更戍。季一替。厥後宜有南丹莫公晟之擾。大觀元年、始詔宜州土丁、依邕欽例戍邊。正兵長戍二百人。土丁更戍三百人。以天河、思恩、河池三縣土丁父子。全不分番。戍守其閒。河池一縣。最近高峯。與南丹對境。要害地也。而河池一縣土丁。止可分爲兩番。一季一替。乃於腹裏之宜山、忻城、二縣。三丁抽一。分爲三番。月一替。是則宜之土丁。其役更重於邕欽也。宜之守臣。屢請於朝。乞差次邊柳象貴橫州土丁。與宜之土丁更戍。以紓極邊之民。不報。而宜之戍至今不已。

峒丁戍邊

羈縻州之民。謂之峒丁。強武可用。溪峒之酋。以爲兵衛。謂之田子甲。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唯欽州七峒峒丁。爲官戍邊。蓋七峒權力弱於邕管。故聽命也。舊制欽峒置防巡使臣一名。以官軍百人戍如昔峒。以備交阯。因官軍虐之。峒酋乞不用官軍。願自以峒丁更戍。以故欽州獨有峒丁之戍。

田子甲

邕州溪峒之民。無不習戰。刀弩鎗牌。用之頗精。峒民事讎殺。是以人習於戰鬭。謂之田子甲。言耕其田而爲之甲士也。又朝廷馬政。正在其地。所謂良馬。彼多得之。峒豪頗習驍騎。峒官出入。前驅千人。後騎數十。

整整不亂。亦謂之馬前排。靖康之變。峒兵有勤王者。父老猶能言之。曰。峒民素儉。勤王之役。日得勞錢。稍而不用。比歸、入有二三百緡之積。至今以爲美談。嘗有官員、自儀峒借人夫至欽。所從數人。道間、麂興於前。能合而取之。鷹飛於天。能抑而落之。一夕逆旅劫盜。人有懼色。唯峒人整暇以待。盜不敢前。昔漢高祖用板楯蠻以取關中。武王伐商。亦用微盧彭濮人。正使今日有緩急之事而用之。當必有功。

峒丁

邕州左右江提舉峒丁。與夫經略司買馬幹官兼提舉。皆此職也。熙寧中、係籍峒丁四萬餘人。今其籍不可攷矣。官名提舉。實不得管一丁。而生殺予奪。盡出其酋。欽州峒丁。雖不如邕管之已甚。所以奉其酋者亦頗此。皆田道家有言、人罪重者。兩爲邊民。惜有藝極峒丁日各以職供水陸之需。爲之力作。終歲而不得一飽。爲之效死戰爭。而復加科斂。一有微過。道所親軍斬之上流。而自於下流閱其尸也。日嗜酣醉、杖劍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類以此爲服人之威。何其酷也。

寨丁

羈縻溪峒置寨以臨之。皆吾民也。謂之寨丁。靜江府有桑江寨。融州有融州寨。武陽寨。與潯江、文村、寨溪、臨溪、四堡。宜州有高峯寨、帶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鎮寧寨、邕州有橫山寨、溫潤寨、太平寨、永平寨、古萬寨、遷隆鎮、欽州有如昔寨、抵棹寨。瓊州有寶西寨、西峯寨、延德寨、萬安軍有萬全寨、吉陽軍有通遠寨。凡諸寨之戍。或用官軍。或峒丁。或寨丁、寨官、或巡防使臣。或都監、或諸寨、或一寨有長武官屬。是皆保乎寨之大小也。諸寨行事。動關化外。法制不得不少寬。威福不得不稍重。夫諸寨迥居於諸峒之中。寨丁更戍。不下百人。彼寨之境。山谷阻深。異材生之。今邊境蕭然。亦未免有採山之役。

土丁保丁

自儂智高平。朝廷聯一路之民以爲兵。戶滿五丁者、以一爲土丁。二丁者、以一爲保丁。熙寧六年、詔依河北義勇例。修立條制。如禁軍置都虞候以下六階以隸之。因其民之貲序而爲之階級。專屬經略司調發。其保丁、則隸於州縣。而以保正統之。八年、廣西諸司乞以土丁教閱。今保丁亦教閱也。每歲農隙令土保丁赴州若縣。教以坐作進退號令旗鼓之法。一季而罷。立法之意。蓋以廣民彫弱。人無固志。若素教其民。一旦有警。則百萬之師。可以遽集。今乃州縣私役於教閱之餘。寖失初意。然有不可不役者。廣西城壁皆以土爲周。攪以屋。一歲不葺。多致崩壞。爲郡將者、先盡教閱之道。以體立法之意。乃約城壁常用之工。分都鋪作。不容私役。旬月集事。卽日散之。民亦樂從而不以爲勞矣。

効用

廣右効用。蓋諸郡山川廣莫。生齒不蕃。強弱不侔。又四方之姦民。來萃於是。諸郡所在。假強武之民以効用名之。姦民亦借官爲重。自王宣、凌鐵、謝寶爲變。賴効用立功。厥後經略司、乃置効用五百人於靜江。凡強盜貨死。逃卒亡命。與其強武願從之民、咸集焉。善接短刃以擊賊。隱然形勢。有足取者。靜江効用。自成一軍。若乃諸郡効用。散在民間。猶存而不廢。

土官

廣西都兵卒、歲有押馬綱賞，累至受官，押馬往來販買至多貲，亦有累賞補官者。厥後朝廷減賞，只許轉至十將，不許受官。於是邕州守臣便宜出帖補副都虞候，謂之土官。其間亦有以私恩不令陟階級、而補副都虞候者，雖不請厚祿，而為排軍矣。

五民

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雜為音聲，殊不可曉，謂之蔞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獠者是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閩音。五曰蜑人、以舟為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蜑別有記。

惰農

深廣曠土，彌望田家所耕，百之一爾。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後為田。苟肩寸高仰，共棄而不顧。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於天。既穫、則束手坐食以卒歲。其妻乃負販以贍之，己則抱子嬉遊，慵惰莫甚焉。彼廣人皆半羸長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

僧道

南中州縣有寺觀，而無僧道人，貧不能得度牒。有祠部牒者，無幾餘，皆棄行以供應聖節為名，公憑於州縣，權行剃髮戴冠，遂為真僧道。如用公據，其說謂被盜遭火，失去度牒，官為給據為憑，遂以剃戴。

嶺外代答卷四

風土門

廣右風氣

南人有言曰、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此語蓋南方之風氣矣。桂林氣候、與江浙頗相類。過桂林城南數十里，則便大異。杜子美謂宜人獨桂林、得之矣。欽、陰雨則寒氣淅淅襲人，晴則溫氣勃勃蒸人。陰溪晦冥、一日數變，復頃刻明快，又復陰合。冬月久晴，不離葛衣紈扇。夏月苦雨，急須襲被重裘。大抵早溫、晝熱、晚涼、夜寒，一日而四時之氣備。九月梅花盛開，臘夜已食青梅，初春百卉蔭密，楓槐榆柳，四時常青。草木雖大，易以蠹腐。五穀淡而不甘，六畜淡而無味。水泉腥而黯慘，蔬茹瘦而苦硬。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齒不蕃，土曠人稀，皆風氣使然也。北人至其地，莫若少食而頻餐，多衣而屢更，推酒與色，不可嗜也。如是則庶免乎瘴。然而斯臟日與惡劣水土接，毒氣浸淫，終當有疾，但有淺深耳。久則與之俱化。

雪

杜子美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蓋桂林嘗有雪，稍南則無之。他州土人皆莫知雪為何形。欽之父老云、數十年前，冬常有雪，歲乃大災。蓋南方地氣常燠，草木柔脆，一或有雪，則萬

木殭死。明歲土脉不興。春不發生。正爲災異。非瑞雪也。若春夏有雪。歲乃大熟。蓋春夏熱氣能抑之。反得和平。而百物倍收。非若中土春夏遇雪而陽氣微也。天地之閒氣異乃爾。

瘴地

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夫指以爲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嘗謂瘴重之州。率水土毒爾。非天時也。昭州有恭城。江水貫城而出。其色黯慘。江石皆黑。橫、邕、欽、貴皆無石井。唯欽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產毒藥。其類不一。安得無水毒乎。瘴疾之作。亦有運氣。如中州之疫。然大槩水毒之地必深廣。廣東以新州爲大法場。英州爲小法場。因併存之。

瘴 挑草子附

南方凡病。皆謂之瘴。其實似中州傷寒。蓋天氣鬱蒸。陽多宣泄。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閒。日受其毒。元氣不固。發爲瘴疾。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痁瘧。謂之冷瘴。重者純熱無寒。更重者蘊熱沈沈。無晝無夜。如臥灰火。謂之熱瘴。最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所以然。謂之瘂瘴。冷瘴未必死。熱瘴久必死。瘂瘴治得其道。閒亦可生。冷瘴以瘧治。熱瘴以傷寒治。瘂瘴以失音傷寒治。雖未可收十全之功。往往愈者過半。治瘴不可純用中州傷寒之藥。苟徒見其熱甚。而以朴硝、大黃之類下之。苟所稟怯弱。立見傾危。昔靜江府唐侍御家仙者、授以青蒿散。至今南方瘴疾服之。有奇驗。其藥用青蒿、石膏及草藥。服之而不愈者。是其人稟弱而病深也。急以附子、丹砂救之。往往多愈。夫南方盛熱。而服丹砂。非以熱益熱也。蓋陽氣不固。假熱藥以收拾之爾。痛哉深廣。不知醫藥。唯知設鬼。而坐致殂殞。閒有南人熱瘴挑草子而愈者。南人熱瘴發一二日。以針刺其上下唇。其法捲唇之裏。刺其正中。以手捻去唇血。又以楮葉擦舌。又令病人並足而立。刺兩足後腕橫縫中青脈。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應手而愈。冷瘴與雜病不可刺矣。熱瘴乃太陽傷寒證。刺出其血。是亦得汗法耳。人之上下唇。是陽明胃脈之所經。太陽受病三日。而陽明受病。南人之針。可以暗合矣。有發瘴過經。病已入裏而致死。刺病人陰莖而愈。竊意其內通五臟。故或可以愈也。然施於壯健尚可。施於怯弱者、豈不危哉。

屋室

廣西諸郡。富家大室。覆之以瓦。不施棧板。唯敷瓦于椽閒。仰視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爲厭也。小民垒土墼爲牆。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爲瓦。或但織竹笆兩重。任其漏滴。廣中居民、四壁不加塗泥。夜閒焚膏。其光四出於外。故有一家點火十家光之諺。原其所以然。蓋其地暖。利在通風。不利墺室也。未嘗見有茅屋。然則廣人雖于茅亦以爲勞事。

巢居

深廣之民。結柵以居。上設茅屋。下豢牛豕。柵上編竹爲棧。不施椅桌牀榻。唯有一牛皮爲裀席。寢食於斯。牛豕之穢。升聞於棧罅之閒。不可向邇。彼皆習慣。莫之聞也。考其所以然。蓋地多虎狼。不如是則人畜皆

不得安。無乃上古巢居之遺歟。

踏犂

靜江民頗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犂。乃以牛平之。踏犂形如匙。長六尺許。末施橫木一尺餘。此兩手所捉處也。犂柄之中。於其左邊施短柄焉。此左腳所踏處也。踏可耕三尺。則釋左腳。而以兩手翻泥。謂之一進。迤邐而前。泥壠悉成行列。不異牛耕。予嘗料之。踏犂五日。可當牛犂一日。又不若牛犂之深於土。問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廣來。不耐苦作。桂人養之不得其道。任其放牧。未嘗餧飼。夏則放之水中。冬則藏之巖穴。初無欄屋以禦風雨。今浙人養牛。冬月密閉其欄。重藁以藉之。暖日可愛。則牽出就日。去穢而加新。又日取新草於山。唯恐其一不飽也。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產之良。人爲之助亦多矣。南中養牛若此。安得而長用之哉。若夫無牛之處。則踏犂之法。胡可廢也。又廣人荊棘費鋤之地。三人二踏犂夾掘一穴。方可五尺。宿莽巨根。無不翻舉。甚易爲功。此法不可以不存。

椿堂

靜江民閒穫禾。取禾心一莖連穗收之。謂之清冷禾。屋角爲大木槽。將食時、取禾舂于槽中。其聲如僧寺之木魚。女伴以意運杵成音韻。名曰椿堂。每旦及日昃。則椿堂之聲。四聞可聽。

送老

嶺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飾廟坐。女伴亦盛飾夾輔之。迭相歌和。含情悽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將別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靜江人倚蘿蔔鷄爲聲。欽人倚人月圓。皆臨機自撰。不肯蹈襲。其閒乃有絕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鄉黨男子。羣往觀之。或於稠人中發歌。以調女伴。女伴知其謂誰。亦歌以答之。頗竊中其家之隱匿。往往以此致爭。亦或以此心許。

方言

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廣西之俗語。如稱官爲滂主。母爲米囊。外祖母爲低。僕使曰齋捽。喫飯爲報崖。若此之類。當待譯而後通。至城郭居民。語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閒所言。意義頗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時。晚曰晡時。以竹器盛飯如篋曰簞。以瓦瓶盛水曰罌。相交曰契交。自稱曰寒賤。長於我、稱之曰老兄。少於我、稱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姪。呼至少者曰孫。泛呼孩提曰細子。謂慵惰爲不事産業。謂人讐記曰彼期待我。力作而手倦曰指窮。貧困無力曰力匱。令人先行曰行前。水落曰水尾殺。泊舟曰埋船頭。離岸曰反船頭。舟行曰船在水皮上。大腳脛犬曰大蟲腳。若此之類。亦云雅矣。余又嘗令譯者以禮部韻按交阯語。字字有異。唯花字不須譯。又謂北爲朔。因并誌之。

俗字

廣西俗字甚多。如𨱥音矮。言矮則不長也。𡘯音穩。言大坐則穩也。奀音動、言瘦弱也。歪音終、言死也。𡘯音臘、言不能舉足也。仦音嫋、言小兒也。奻徒架切、言姊也。閂音攛、言門橫關也。㞷音磡、言巖崖也。氽音泅、言人在水上也。氼音魅、言沒人在水下也。𣖒音鶻、言多髭。𥗬東敢切、言以石擊水之聲也。大理國閒有文書

至南邊，猶用此圀字。圀、武后所作國字也。

法制門

奏辟

廣西奏辟，不限資格，唯材是求。自守闕副尉下班之類，一經奏辟，皆得領兵民之寄。大率初辟巡尉知寨，次辟沿邊知縣都監，次可辟左右江提舉等而上之。沿邊知州軍，皆可辟也。守倅、從許帥司奏辟，今多與都司聯銜具奏。帥司又可專辟沿邊州軍主兵官，前官將替半年，便許擬才選辟，替一上，便可就權。往往非注補官之人，皆由之而旋進。俟成命之下，就權年月，皆理為在任，不成、則不過解職而去耳。誠仕宦速化之地，比之吏部格法，何啻霄壤也。

定擬

廣西去朝廷遠，士夫難以一一到部，令漕司準行吏部銓法，謂之南選。諸郡之闕，吏部以入殘零一月無人注授，即發下漕司定擬。待次士夫擬得一闕，先許就權，吏部考其格法無害，則給告劄付之，理前月日為任。南中士夫甚樂之。廣西經任人多不欲注曹官，唯欲授破格職官，初任人不欲授監當縣尉，唯欲授破格曹官。謂如吏部注中州四選闕，舉一官而四人共之，唯廣西闕無人注授，及發下定擬，唯許寄居隨侍曾任本路人參選，員少闕多，舉是見次，選人於此，可獲資考，豈吏部注擬之所常有者，故嶺南士夫多不出嶺，良以此也。

試場

二廣試場有三，曰科舉、曰銓試、曰攝試。今銓試廢矣，唯攝試科舉而已。嶺外科舉，尤重於中州，蓋有攝官一門存焉。始也，攝官闈漕司，廣西於靜江開場試斷案，五世之大法家。（按宋史選舉志，中興，李燁請令習大法者兼習經義，詔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場試斷案，第四場經義，第五場刑統律義。世試官同疑附寓之設。）以闕員為額差。靜江法司人吏，祇應斷案，未免或出其手。科舉考官有出身人不足，許差恩榜人赴試者少，而解額頗寬，雖左右江溪峒，亦有解額二名。諸州得解士人，俟再得舉，則試攝為假版官。唯靜江士子不屑就焉，故數有登科者。

攝官

二廣兩得解士人，許赴漕司試攝，以闕員為額，揭名者、漕司給公據、服綠、參南選，出而從民矣。今律所謂假版官是也。攝官有三等，一待次攝官，二正額攝官，三解發攝官。待次歷兩任無過，漕司再給公據印紙，為正額，又兩任無過，漕司解發吏部，補迪功郎，自是通行仕路矣。當其未補真命也，歷任之中，有犯贓私，該徒流罪，猶加其刑，逮入階官，乃作經任人注擬，住闕六考，以舉狀改官。夫二廣士子，少年得舉，即可補攝，數年而受真命，見次厚資，資歷易深，陞改甚捷，有官至正郎任數子者，大率以荒僻海邦監當簿尉，令存留為攝官闕，吏部又收其闕之稍厚者，以注命官，始以五十員為額，今減為三十員，無復往時之速化矣。二廣士夫，苟能克己自奮，又何藉於假版。聞昔有賀州楊攝官者，始參南選，隨例見於銓吏，吏不加禮，楊怒，拔手版擲吏，取綠衣攝帖焚之而去，次年乃登科，所在稱職，使攝官者如之，奚患二廣風俗士氣之不振。

南海役法

自免役法行，天下無復有鄉差為吏之州，獨海南四郡不行焉。聞仕於海南者曰，海南名為鄉差，皆募人為吏，彼受募者已世其業，民間反謂免役為便，願輸役錢而不可得。夫權利之心，人皆有之，地邇京師，則人以功名為權利，去朝廷遠，人絕榮望，惟知利之為權利耳。廣西州縣之吏，皆鄉落大姓，能為一鄉之禍，人莫不尊敬之，與江浙之恥為吏者大異。遠方之貴吏，猶江浙之貴仕也，況南海之遠乎。向之所知，姑一二受募吏輩，自鬨之言，皆謂免役之法，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也。人生天地之間，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富民為吏，豈不艱苦，然而甲乙執役，必能自愛其鄉黨，雖不保其不為非，必不至舞文以害民，如今日之吏，就使斯民得輸錢免役，以自逸而心厭作吏之賤，舉先王良法美意，納之於斯民厭惡之心，俾募居為吏者，長子孫於害民之間，而斯民有無窮之患，豈不甚可痛哉。自免役之法一行，有志於世之士，至終不敢復，蓋民之所安者在是，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其是法乎。鄉差之法，非役民以自養也，與民長慮而全其生也。今日舉世之民，受吏之害，幸海南四郡，遺法尚存，吾懼縱此有搖撼，欲去之而行免役者，羊亡禮亦亡矣。

常平

常平米斛，見存無幾，所在皆是也。廣右諸郡，唯靜江常平米，止支諸司人吏俸米，自餘諸郡，不以軍糧不足，借支不還，則以久不賑發，陳積耗失，軍糧不足而借支，所至皆然，非獨廣右。且廣西斗米五十錢，穀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食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富商以下價糴之，而舳艫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穀賤，其實無積貯。州郡久不賑發，一連遇大凶年，米斗價至二百錢，則人民已有流離之禍，州縣拱手無策以處之，然則穀賤之果不足恃也如此。若夫以新易陳，在州郡所得為之事，曰斂曰散，曷不於樂歲廣糴以為之備乎。

嶺外代答卷五

財計門

廣右漕計

今日廣右漕計，在鹽而已。鹽場濱海，以舟運於廉州石康倉。客販西鹽者，自廉州陸運至鬱林州，而後可以舟運。斤兩重於東鹽，而商人猶艱之。自改行官賣，運使姚孝資頤實當是任，乃置十萬倉於鬱林州，官以牛車自廉州石康倉運鹽貯之，庶一水可散於諸州。凡請鹽之州，曰靜江府、融、宜、邕、賓、橫、柳、象、貴、鬱林、昭、賀、梧、藤、潯、容州，各以歲額來請。靜江歲額八千籮，融二千七百籮，宜四千三百九十，邕七千五百，賓二千五百，柳三千五百有奇，象三千，橫二千七百，貴三千一百有奇，鬱林三千，昭三千九百，賀五千，梧二千，藤二千五百，潯三千，容三千，凡五萬八千二百籮有奇。（據此文原本有錯簡，今移正。）取其息，以八分歸漕司，二分歸本州。又海南四州軍及欽、廉、雷、化、高皆產鹽州軍，昔買漕司二分鹽，亦以八分息歸漕司。通前十六州請鹽於十萬倉者，凡七萬餘籮，絕長補短，漕司歲得錢六十五萬五千六百餘緡，而歲支錢七十三萬二千餘緡。又以向者存留鹽本錢充之，每廣八百足，七萬餘籮當得七萬餘緡，省以充漕計。厥後張南軒為帥，乃請于朝，以三分鹽息予諸州，而免諸州民戶苗米每一石取二斗之耗。後以諸郡賣鹽數奏請，其額稍減。

廣西鹽法

廣西土瘠民貧，邊多寇，自儂智高平，朝廷歲賜湖北衣絹四萬二千匹，湖南綿一萬兩，廣東米一萬二千石，提鹽司鹽一千五百斤，湘州涔水場銅五十萬斤，付本路鑄錢一十五萬緡，總計諸處贍給廣西，凡一百一十餘萬緡。祖宗蓋以廣右西南二邊，接近化外，發兵捍威，不可不素具，故使常有餘力也。自南渡以來，廣西以鹽自給。宣和五年，已詔廣東西路各置提舉官，歲賣鹽固無定額，至是漕司乃得取其羸餘。紹興八年，詔二廣鹽通行客鈔，專置提舉一員於廣州，兼領兩路鹽事。又以西路遠闊，又令廣西提刑兼領西路鹽事。時楊幺擾洞庭，淮鹽不通於湖湘，故廣西鹽得以越界，一歲賣及八萬籮，每籮一百斤。朝廷遂為歲額，每一籮鈔錢五緡，歲得四十萬緡，歸於大農，內有八萬四千四百緡付廣西經略司買馬，三萬緡應副湖北靖州，十萬緡以贍鄂州大軍，餘悉上供。於是漕計大絀，無以備邊，乃取諸郡民間稅米等第，撥往邊州輸納，別以錢和糴，充諸郡歲計，每一石為錢五百足。邊州省兵歲備二十三萬二千餘石，而邊州止管稅米一十一萬九千餘石，故不免科撥他郡。至紹興十二年，民以病告，乞將支移邊州米就本州納錢，漕司上請，從之，每石折錢四緡足，並貯於漕司辛字庫，專用以支付邊州，漕計大優。議者謂邊郡米一石，價止數百錢，遂拔減至二緡，而漕計猶有餘也。時淮鹽已通於湖湘，客鈔遂不登額，提刑兼司極力招誘，歲止賣及五萬籮，言事者又謂客鈔既不登額，不若復令漕司自賣官鹽，而除民折米和糴之擾。於是廣西漕臣復領本路鹽事，而東鹽不得入西路矣。廣東鹽額大虧，屢請於朝，乞復通客鈔，以為廣東產鹽多而食鹽少，廣西產鹽少而食鹽多，東鹽入西，散往諸州，有一本之便；西路產鹽之州，水陸不便，曩時西路客人樂請東鹽，占額為多，今西路以鹽利自專，則東鹽坐虧課額。朝廷從其請，又為廣西蠹所以為歲計者，曰、舊額廣東十萬籮，廣西八萬籮，增收鈔錢一緡，省可得一十八萬緡省，謂之漕計錢。舊法、廣西鹽戶納鹽一籮，官支本錢一千八百足，後為官吏侵剋，止支二三百，今實支一千足，官裁取八百足，謂之存留鹽本錢，計西路八萬籮，又得八萬二千緡省，而西路元額八萬籮，客人入納四十萬緡省，如是則通可得六十六萬二千緡，盡付廣西漕司，內取二十餘萬緡，充買馬并鄂靖州之費，餘四十五萬餘緡，以之充廣西歲計。廣西舊額八萬籮，止及五萬，今遂指為實賣之數，又於上收增鈔錢，減剋鹽本錢，是以虛數校之實數，歲當虧錢二十一萬六千緡，此豈細事也哉。范石湖作帥，抗疏請復官賣，其說曰、官自賣鹽，不過奪商人之利以利官，而民無折米之患。往日西路賣及八萬籮，今為虛數矣，只以實賣五萬籮為率，而權以廣西鹽價每一斤以一百四十文足為率，歲可得七十餘萬緡足，計九十餘萬緡省，籌乎其有餘矣。其道約而易行，其說簡而易明，嚴抑配之法，杜侵欺之弊，俾法久而不壞，誠長利也。朝廷始疑而後從之。廣東申乞不已，又為東路歲認發東鹽入界鈔錢之數二萬四千六百餘緡，其議遂定。然漕計優裕，實范公之力也。

經略司買馬

自元豐間，廣西帥司已置幹辦公事一員于邕州，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同措置買馬。紹興三年、置提舉

買馬司于邕，六年，令帥臣兼領。今邕州守臣提點買馬經幹一員，從廨于邕者，不廢也。實掌買馬之財，其下則左右江二提舉。東提舉掌等量蠻馬，兼收買馬印；西提舉掌入蠻界招馬。有同巡檢一員，亦駐劄橫山寨。候安撫上邊，則率甲兵先往境上，彈壓蕃商入界。有知寨、主簿、都監三員，同主管買馬錢物。產馬之國，曰大理、自杞、特磨、羅殿、毗那、羅孔、謝蕃、滕蕃等。每冬以馬叩邊，買馬司先遣招馬官，齎錦紬賜之。馬將入境，西提舉出境招之，同巡檢率甲士往境上護之。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橫山寨，邕守與經幹盛備以往，與之互市。蠻幕謳門而坐，不與蠻接也。東提舉乃與蠻首坐于庭上，羣蠻與吾六校博易等量于庭下。朝廷歲撥本路上供錢、經制錢、鹽鈔錢及廉州石康鹽、成都府錦，付經略司為市馬之費。經司以諸色錢買銀，及回易他州金錦綵帛，盡往博易。以馬之高下，視銀之重輕，鹽錦綵紬，以銀定價。歲額一千五百匹，分為三十綱，赴行在所。紹興二十七年，令馬綱分往江上諸軍。後乞添綱，令元額之外，凡添買三十一綱，蓋買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擇其權奇以入內廄，不下十綱。馬政之要，大略見此。

宜州買馬

馬產于大理國。大理國去宜州十五程爾，中有險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羅殿皆販馬于大理，而轉賣于我者也。羅殿甚邇於邕，自杞實隔遠焉。自杞之人強悍，歲常以馬假道於羅殿而來。羅殿難之，故數至爭。然自杞雖遠於邕，而邇於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紹興三十一年，自杞與羅殿有爭，乃由南丹徑驅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帥司為之增買三綱，與之約曰：後不許此來。自是有獻言于朝，宜州買馬良便。下廣西帥臣議，前後帥臣皆以宜州近內地，不便。本朝提防外夷之意，可謂密矣。高麗一水可至登、萊，必令自明州入貢者，非故迂之也，政不欲近耳。今邕州橫山買馬，諸蠻遠來，入吾境內，見吾邊面闊遠，羈縻州數十，為國藩蔽，峒丁之強，足以懾侮，而橫山巋然遠在邕城七程之外，置寨立關，傍引左右江諸寨丁兵，會合彈壓，買馬官親帶甲士以臨之，然後與之為市，其形勢固如此。今宜州之境，虎頭關也，距宜城不三百里。一過虎頭關，險阻九十里，不可以放牧。過此，即是天河縣平易之地，已逼宜城矣。此豈可哉。

馬綱

蠻馬入境，自泗城州至橫山寨而止。馬之來也，涉地數千里，痡甚。蠻縛其四足，抽仆之，啗鹽二斤許，縱之。旬日自肥矣。官既買馬，分定綱數，經略司先下昭、賀、藤、容、高、雷、化、欽、廉、宜、柳、融、貴、潯、鬱林州差見任使臣三十三人，前來橫山押馬。不足，聽寄居待闕官。當綱馬一綱五十匹，進馬三十匹，每綱押綱官一員，將校五人，獸醫一人，牽馬兵士二十五人，進馬綱則十五人，蓋一人牽二馬也。諸州差官兵既定，押馬官借請贍家錢二百餘緡，將校軍兵各有借請。前往橫山寨，提點買馬司公參。既領綱，則自橫山七程至邕州，又十八程至經略司公參，呈驗綱馬。經略司復據尺寸加以火印，養之馬務，以觀馬之羸壯，體察押馬使臣之能否而進退之，遂再分綱責領，發往行在，或江上諸軍交納。沿路州縣皆有馬務，為之宿程。有口食券、草料，為人馬之芻粟。既至，朝廷又有賞罰以勸懲之。凡全綱不死損者，押綱官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死損三分者，有降官之罰。其餘賞罰有差。將校軍兵各以所牽馬為賞罰。賞則補以階級，不願則請錢；罰則

加杖而遣之。然而押馬亦有法焉。其法，買鹽[illegible]以自隨，每日晚以鹽數兩啗之，自然水草調而無疾。此求全綱之法也。大抵押馬乃武臣軍校遷化之途，而副尉累以賞轉至正使者，不可勝數。

邕州橫山寨博易場

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齎，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雲南刀及諸藥物；吾商賈所齎，錦繒、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於是譯者平價交市。招馬官乃私置場于家，盡攬蠻市而輕其征，其入官場者什纔一二耳。隆興甲申，滕子昭為邕守，有智數，多遣邏卒於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輕其稅而匿其貨。為之品定諸貨之價，列賈區於官場。至開場之日，羣商請貨于官，依官所定價與蠻為市，不許減價先售，悉驅譯者導蠻恣買。遇夜則次日再市。其有不售，許執覆監官減價博易。諸商之事既畢，官乃抽解，并收稅錢。賞信罰必，官吏不敢乞取，商亦無他縻費，且無冒禁之險。時邕州寬裕，而人皆便之。

邕州永平寨博易場

邕州右江永平寨，與交阯為境，隔一澗耳。其北有交阯驛，其南有宣和亭，就為博易場。永平知寨主管博易。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銀、鹽、錢，與吾商易綾、錦、羅、布而去。凡來永平者，皆峒落交人，遵陸而來，所齎必貴細，唯鹽粗重。然鹽止可易布，鹽以二十五斤為一籮，布以邕州武緣縣所產狹幅者。其人亦淳朴，非若永安州交人至欽者之狡。若右江又有浦江柵，與交阯蘇茂州為鄰，亦時有少博易，則浦江巡防主之。

欽州博易場

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於欽，舟楫往來不絕也。博易場在城外江東驛。其以魚蚌來易斗米尺布者，謂之交阯蜑。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所齎乃金、銀、銅錢、沈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齒、犀角。吾之小商近販紙、筆、米、布之屬，日與交人少少博易，亦無足言。唯富商自蜀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歲一往返，每博易動數千緡，各以其貨互緘，逾時而價始定。既緘之後，不得與他商議。其始議價，天地之不相侔。吾之富商，又日遣其徒為小商以自給，而築室反耕以老之。彼之富商，頑然不動，亦以持久困我。二商相遇，相與為杯酒歡，久而降心相從。侍者乃左右漸加抑揚，其價相去不遠，然後兩平焉。官為之秤香、交錦，以成其事。既博易，官止收吾商之征，其征之也，約貨為錢，多為虛數，謂之綱錢。每綱錢一千，為實錢四百，即以實錢一緡征三十焉。交人本淳朴，吾人詐之於權衡低昂之間。其後至三遣使較定博易場秤，邇年永安州人狡特甚。吾商之詐彼也，率以生藥之偽；彼則以金銀雜以銅，至不可辨，香則漬以鹽，使之能沈水，或鑄鉛于香竅以沈之，商人率墮其術中矣。

嶺外代答卷六

器用門 附樂器

端硯

余歷過端溪，必登硯巖，論之詳矣。石品不一，大槩有三：曰巖石，曰坑石，曰黃步石。巖上也，坑次也，黃步、其下也。凡此皆三品之佳者論之耳，若其不佳，等為棄物，不足論也。黃步麤而有紋，善耗墨，亦善敗筆，正可作良砥，非文房中所寶。坑石有二，南坑、新坑。南坑、石眼青暗，新坑、石眼中有朱點而亦暗，然皆體硬，叩之鏗然，雖細潤，久則不宜於墨，忽得一二至潤良材，乃復大奇，雖巖硯無以遠過。巖石有三，上巖、中巖、下巖。高在山之脊，乳閒曰上巖，深入至與平地等曰中巖，深入至水府曰下巖。上巖石理燥渴，中巖溫潤宜人，歲久亦滑趨，至於下巖，則奇絕一世，石理如玉，望之似藴德君子，循之則溜滑滋潤，欲識其異，要不可言傳也。若夫山心石根，縮凝深潤，其大如斗，中有子石，宜筆宜墨，百年不枯，蓋世之寶在是。三巖者，雖有三竅，而中則相通，其實以高下定石之等耳。人之深入，蛇自竅口疊木為小級道，委蛇曲折，入於黃泉，以數百人高下排比，以大竹筒傳水以乾其洞，然後篝燭幽而施錐鑿，其得之也、可以為難矣，是宜寶之。

筆

廣西多鬪鷄，羽毛甚澤，人取其頸毛、梳而聚之以為筆，全類兔毫，一枝直四五錢，然毫短鋒齊，軟而無力。

止宜細書，衔字大半寸，雖費矣。嶺外亦有兔，其毛乃不堪為筆。靜江府羊毫筆，則絕佳，蓋驢罕於深廣也。

墨

容州多大松，其人能製墨，佳者一笏不直百錢，其下、則一斤止直錢二百。商人舉數則捋貿之交阯。墨雖不甚佳，亦不至甚濁。交人以墨與角硯鵝筆，併垂腰間。

茶具

雷州鐵工甚巧，製茶碾、湯甌、湯匱之屬，皆若鍛就，余以比之建寧所出，不能相上下也。夫建寧名茶所出，俗亦雅尚，無不善分茶者，雷州方製茗茶，奚以茶器為哉。

螺杯

南海出大螺，南人以為酒杯。螺之類不一，有哆口而圓長者，曰蠡盃；有闊而淺、形如荷葉者，則曰鹹盪盃；有剖半螺色紅潤者，曰紅螺盃；有形似鸚鵡之睡、朱喙綠首者，曰鸚鵡盃。

羽扇

靜江人善捕飛禽，即以其羽為扇。凡扇必左羽，取羽張之，以線索穿，任俟肉乾筋定、乃可用。鷲、大禽也，以其羽為扇，長數尺，黑色多風，勇士用之，頗壯觀。鷲羽、潔白輕質而風細，士夫多用之，以膠漆縫其筋骨而丹之，頗亦雅尚。交阯人又用鸛羽，以線編比羽管而別施柄，其說謂交阯地多蛇，鸛能食蛇，蛇聞鸛彡之氣，必遠避之，用鸛以御蛇也。

蠻刀

猺人刀及黎刀，略相類，皆短刃而長靶。黎刀之刃尤短，以斑藤織花纏束其靶，以白角片尺許如鷄尾、飾靶之首。猺刀雖無文飾，然亦銛甚。左右江峒、與界外諸蠻，刀相類，刃長四尺而靶二尺，一鞘而中藏二刃，蓋一大一小，猺靶之端、為雙圓而相並。峒刀以黑皮為鞘，黑漆飾靶，黑皮為帶，蠻刀以褐皮為鞘，金銀絲飾靶，朱皮為帶。峒刀、以融州所作為佳，蠻刀、以大理所出為佳。猺刀、黎刀、帶之於腰，峒刀、蠻刀、佩之於肩。峒人、蠻人、寢以大刀附人，其小刀必不與人，蓋其日用須臾不可闕，忽遇藥箭，急以刀剜去其肉、乃不死，以故不以與人。今世所謂吹毛透風，乃大理刀之類，蓋大理國有麗水，故能製良刀云。

蠻甲胄

諸蠻甲胄、皆以皮為之。猺人以熊皮為甲胄，其上有木葉似漆，以之塗飾，亦復堅善。猺人之剽掠，介胄者止數人，以為前行，其餘悉袒裼，亦足見其易與矣。而靜江鄉民未嘗有甲，所以望風而遁。其間一二團聚有皮甲者，猺人亦且避之。自猺人而西南、如南丹州、邕州左右江峒溪，至於外夷，則甲胄盛矣。諸蠻、唯大理甲胄以象皮為之，黑漆堅厚，復間以朱紋，如中州之犀毘器皿，又以小白貝綴其縫，此豈詩所謂貝胄朱綅者耶。大理國之製，前後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龜殼，其披膊、護項、以全片皮捲圍成之。其他則小片如中國之馬甲，葉皆堅與鐵等，而厚幾半寸，嘗試之以弓矢，將不可徹，鐵甲殆不及也。

蠻鞍

蠻人馬鞍、與中國鞍不相遠。但不用韉。唯有襜鐙貼脚耳。橋、朱黑相漆如犀毗紋。鐙如半鞾。纔足指其中。蓋猺人路險。馬行荆棘。懼傷足也。貼脚以皮。包下亦用氈。以傅馬脊。後鞦以木、為大錢數十枚、珠貫而繫之。如瓔珞然。鞍皆大、宜於馬脊。但前橋差低耳。

蠻弩

凡猺猺之弩、狀如中都之吃質弩。蓋不能彎弓、而皆能踏弩也。以燕脂木為之。長六尺餘。厚二寸。博四寸許。其長三尺餘、厚止半寸。不劄箭槽。編架其箭於栝。故名曰編架弩。其箭、刻竹為之。或用小圓竹。而皆有弩之箭戶。鐵如鑿、或如燕尾、藥以軟皮為羽。利於射高、而不可以俯射。則弓易軟。矢易鉤。非良材也。宜州南丹等及邕州左右江之諸峒、西南蕃弩。其製作略同。其弓材則良矣。唯南丹弩弓材為絕佳。蓋南丹弩弓。其材有五。加木、上也。石木、次也。黃速檑、又其次也。燕脂木、為下矣。加木、射愈近而激矢愈遠。無末約之弊。故名曰加。石木腐理沈黑、堅類鐵石。黃速檑、發矢、聲鏗然也。視燕脂木則力同。而矢遠倍之矣。余嘗聞吃質小弩之利、材之良、與夫抹弦、援弦、撇矢、拟矢之技。頗臻乎巧。及聞靜江猺人弩勁甚。矢無容發。古縣之民一聞虛弦之聲。率皆奔潰。因見蠻弩即吃質之大者耳。

融鋼

梧州生鐵最良。藤州有黃岡鐵最易。融州人以梧鐵淋鋼。以黃岡鐵夾盤煅之。遂成松文。刷絲工飾。其製刀亦頗銛。然終不可以為良。

黎弓

諸蕃、皆以弩為長技。唯南黎人以弓為長技。黎弓以木、亦或以竹。而弦之以藤。類中州彈弓。其矢之大其鏃也。故雖無羽。亦可施之於射近。大抵黎弓正與倭弓相類。但倭弓長大、而黎弓短小耳。倭弓長丈許。擬弓下措於地。平身射之。手空矢長。能以無羽之矢、命中於百步之外。黎人弓短矢重。往者黎人跳梁。官兵以竹弓御之。矢不能斃人。大為黎人所輕。彼特未遇吾勁弓耳。然南方卑濕。角弓易援。惟竹弓可用。不勁也固宜。若蠻峒之速檑木、加木、石木、天下之良材也。誠得是木製以為弓。雖角弓之勁、有不能當者。雖以威天下可也。

藥箭

溪峒弩箭、皆有藥。唯南丹為最酷。南丹地產毒虺。其種不一。人乃合集醞釀以成藥。以之傅矢。藏之竹筒。矢鏃皆重縮。是矢也、度必中而後發。苟中血縷必死。唯其土人自有解藥。南丹之戰也。人以甘蔗一節自隨。忽爾中矢、即噉蔗。則毒氣為之少緩。急歸、繫身於木株而服解藥。少焉毒作。身將奮擲。於木株繫身、得不擲死。否則藥作而自躍於虛空。隕地撲殺耳。邕州溪峒、以桄榔木為箭鏃。桄榔遇血悉裂。故其矢亦能害人。

梧州鐵器

梧州生鐵、在鎔則如流水。然以之鑄器。則薄幾類紙。無穿破。凡器既輕、且耐久。諸郡鐵工煅銅。得梧鐵雜淋之。則為至剛。信天下之美材也。

木蘭舟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徑入阻碧。非復人世。人在其中。日擊牲酣飲。迭為賓主。以忘其危。舟師以海上隱隱有山。辨諸蕃國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國、順風幾日望某山。舟當轉行某方。或遇急風。雖未足日已見某山。亦當改方。苟舟行太過。無方可返。飄至淺處而遇暗石。則當瓦解矣。蓋其舟大載重。不憂巨浪而憂淺水也。又大食國更越西海、至木蘭皮國。則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或不遇便風。則數年而後達。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謂木蘭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

藤舟

深廣沿海州軍。難得鐵釘桐油。造舟。皆空板穿藤。約束而成。於藤縫中、以海上所生茜草、乾而窒之。遇水則漲。舟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販皆用之。而或謂要過磁石山而然。未之詳爾。今蜀舟底、以柘木為釘。蓋其江多石。不可用鐵釘。而亦謂蜀江有磁石山。得非傳聞之誤。

刳木舟

廣西江行小舟。皆刳木為之。有面闊六七尺者。雖全成無縫。免梢捌之勞。釘灰之費。然質厚遲鈍。忽遇大風浪。則不能翔。多至沈溺。要不若板船(疑有脫文)。雖善不能為矣。欽州競渡獸舟。亦刳全木為之。則其地之所產可知矣。海外蕃船亦有刳木者。則其為木何止合抱而已哉。

柂

欽州海山、有奇材二種。一曰紫荊木、堅類鐵石。色比燕脂。易直合抱。以為棟梁。可數百年。一曰烏婪木、用以為大船之柂。極天下之妙也。蕃舶大如廣廈。深涉南海。徑數萬里。千百人之命。直寄於一柂。他產之柂。長不過三丈。以之持萬斛之舟。猶可勝其任。以之持數萬斛之蕃舶。卒遇大風於深海。未有不中折者。唯欽產縝理堅密。長幾五丈。雖有惡風怒濤。截然不動。如以一絲引千鈞於山嶽震頹之地。真凌波之至寶也。此柂一雙、在欽直錢數百緡。至番禺溫陵、價十倍矣。然得至其地者。亦十之一二。以材長甚難海運故耳。

蠻笠

西南蠻笠、以竹為身。而冒以魚䰇。其頂尖圓、高起一尺餘。而四圍頗下垂。視他蕃笠、其製似不佳。然故宜乘馬。蓋頂高、則定而不傾。四垂、則風不能颺。他蕃笠所不及也。交阯有笠如兜鍪、而頂偏似田螺之髻。謂之螺笠。以細竹縷織成。雖曰工巧。特賤夫之所戴爾。

皮履

交阯人足躡皮履。正似今畫羅漢所躡者。以皮為底。而中施一小柱、長寸許。上有骨朵頭。以足將指夾之

而行。或以紅皮如十字倒置其三頭於皮底之上。以足穿之而行。皆燕居之所履也。地近西方。則其服飾已似之矣。

服用門

緂

邕州左右江峒蠻。有織白緂。白質方紋。廣幅大縷。似中都之線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

布

廣西觸處富有苧麻。觸處善織布。柳布、象布。商人貿遷而聞於四方者也。靜江府古縣、民間織布。繫軸於腰而織之。其欲他幹。則軸而行。意其必疏數不均。且甚慢矣。及買以日用。乃復甚佳。視他布最耐久。但其幅狹耳。原其所以然。蓋以稻穰心燒灰煮布縷。而以滑石粉秄之。行梭滑而布以緊也。

猺斑布

猺人以藍染布為斑。其紋極細。其法以木板二片。鏤成細花。用以夾布。而鎔蠟灌於鏤中。而後乃釋板取布。投諸藍中。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炳然可觀。故夫染斑之法。莫猺人若也。

水紬

廣西亦有桑蠶。但不多耳。得繭不能為絲。煮之以灰水中。引以成縷。以之織紬。其色雖暗。而特宜於衣。在高州所產為佳。

練子

邕州左右江溪峒。地產苧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長者為練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練。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為花練。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捲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餘緡也。

安南絹

安南使者至欽。太守用妓樂宴之。亦有贈於諸妓。人以絹一匹。絹麤如細網。而蒙之以綿。交人所自著衣裳。皆密絹也。不知安南如網之絹。何所用也。余聞蠻人得中國紅紬子、皆拆取色絲。而自以織衫。此絹正宜折取其絲耳。

氈

西南蠻地產綿羊。固宜多氈毯。自蠻王而下至小蠻。無一不披氈者。但蠻王中錦衫披氈。小蠻袒裼披氈。解。北氈厚而堅。南氈之長至三丈餘。其闊亦一丈六七尺。摺其闊而夾縫之。猶闊八九尺許。以一長氈帶貫其摺處。乃披氈而繫帶於腰。婆娑然也。晝則披。夜則臥。雨晴寒暑。未始離身。其上有核桃紋。長大而輕者為妙。大理國所產也。佳者緣以皁。

吉貝

吉貝木如低小桑枝。萼類芙蓉花之心。葉皆細茸。絮長半寸許。宛如柳綿。有黑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

鐵筯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不煩緝績。以之為布。最為堅善。唐史以為古貝。又以為草屬。顧古吉字訛。草木物異。不知別有草生之古貝。非木生之吉貝耶。將微木似草。字訛以疑傳疑耶。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絲紵。雷化廉州、有織匹幅長闊而潔白細密者、名曰慢吉貝。狹幅麤疏而色暗者、名曰麤吉貝。有絕細而輕軟潔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織。則多品矣。幅極闊、不成端匹。聯二幅可為臥單。名曰黎單。間以五采。異紋炳然。聯四幅可以為幕者。名曰黎飾。五色鮮明。可以蓋文書几案者、名曰鞍搭。其長者、黎人用以繚腰。南詔所織尤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國王服白氎。王妻服朝霞。唐史所謂白氎吉貝、朝霞吉貝是也。

蟲絲

廣西楓葉初生。上多食葉之蟲。似蠶而赤黑色。四月五月、蟲腹明如蠶之熟。橫州人取之、以釅醋浸而擘取其絲。就醋中引之。一蟲可得絲長六七尺。光明如煮成弓弩之弦。以之繫弓刀紈扇。固且佳。

婆衫婆裙

欽州村落土人新婦之飾。以碎雜綵合成細毯。文如大方帕。名衫。左右兩个。縫成袖口。披著以為上服。其長止及腰。婆娑然也。謂之婆衫。其裙四圍縫製。其長丈餘。穿之以足。而繫於腰間。以藤、束腰。抽其裙令短。聚所抽於腰。則腰特大矣。謂之婆裙。頭頂藤笠。裝以百花鳳。為新婦服之一月。雖出入村落墟市。亦不釋之。

食用門

酒

廣右無酒禁。公私皆有美醞。以帥司瑞露為冠。風味蘊藉。似備道全美之君子。聲震湖廣。此酒本出賀州。今臨賀酒乃遠不逮。諸郡酒皆無足稱。昭州酒頗能醉人。聞其造酒時。採曼陀羅花、置之麴而使酒收其毒氣。此何理耶。賓橫之間。有古辣墟。山出藤藥。而木亦宜醸。故酒色微紅。罌以行烈日中數日。其色味宛然。若醇厚則不足也。諸郡富民、多醞老酒。可經十年。其色深沈赤黑。而味不壞。諸處道旁。率沽白酒。在靜江尤盛。行人以十四錢買一大白、及豆腐羹。謂之豆腐酒。靜江所以能遣鉛粉者。以糟丘之富也。

茶

靜江府修仁縣產茶。土人製為方銙。方二寸許而差厚。有供神仙三字者、上也。方五六寸而差薄者、次也。大而麤且薄者、下矣。修仁其名、乃甚彰。煮而飲之。其色慘黑。其味嚴重。能愈頭風。古縣亦產茶。味與修仁不殊。

食檳榔

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食檳榔者。客至不設茶。唯以檳榔為禮。其法斮而瓜分之。水調蜆灰一銖許於葽葉。上裹檳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後噉其餘汁。少焉面臉潮紅。故詩人有醉檳榔之句。無蜆灰處、只用石灰。無葽葉處、只用葽藤。廣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賴子、諸香藥。謂之香藥檳榔。唯廣州為甚。不以

貧富長幼男女，自朝至暮，寧不食飯，唯嗜檳榔。富者以銀為盤置之，貧者以錫為之。晝則就盤更噉，夜則置盤枕旁，覺即噉之。中下細民，一日費檳榔錢百餘。有嘲廣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蔞葉雜咀，終日噍飼也。曲盡噉檳榔之狀矣。每逢人、則黑齒朱唇，數人聚會，則朱殷徧地，實可厭惡。客次士夫，常以奩自隨，製如銀鋌，中分為三，一以盛蔞，一盛蜆灰，一則檳榔。交阯使者亦食之。詢之於人，何為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氣、消食。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為氣府，居膈上，為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噉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也。

老鮓

南人以魚為鮓，有十年不壞者。其法以籃及鹽麪雜漬，盛之以甕。甕口周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則續。如是，故不透風。鮓數年生白花，似損壞者。凡親戚贈遺，悉用酒鮓，唯以老鮓為至愛。

異味

深廣及溪峒人、不問鳥獸蛇蟲，無不食之。其間異味，有好有醜。山有鼈名蟄，竹有鼠名鼬，鴿鶻之足，腊而煮之。鱘魚之唇，活而臠之，謂之魚魂。此其至珍者也。至於遇蛇必捕，不問短長，遇鼠必執，不別小大。蝙蝠之可惡，蛤蚧之可畏，蝗蟲之微生，悉取而燎食之。蜂房之毒，麻蟲之穢，悉炒而食之。蝗蟲之卵，天蝦之翼，悉鮓而食之。此與甘帶嗜蠆何異哉。甚者、則煮羊胃，混不潔以為羹，名曰青羹，以試賓客之心。客能忍食則大喜，不食、則以為多猜。抑不知賓主之間，果誰猜耶。顧乃鮓鸚哥而腊孔雀矣。

齋素

欽人親死，不食魚肉，而食螃蟹、車螯、蠔、螺之屬，謂之齋素，以其無血也。海南黎人、親死不食粥飯，唯飲酒食生牛肉，以為至孝在是。

買水沽水

欽人始死，孝子披髮、頂竹笠、攜瓶甕、持紙錢、往水濱號慟，擲錢於水、而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為不孝。今欽人食用、以錢易水，以充庖廚，謂之沽水者，避凶名也。邕州溪峒、則男女群浴於川，號泣而歸。

嶺外代答卷七

香門

沈水香

沈香來自諸蕃國者，真臘為上，占城次之。真臘種類固多，以登流眉（案[illegible]作丁流眉，宋史作登流眉）所產香，氣味馨郁，勝於諸蕃。若三佛齊等國所產，則為下岸香矣。以婆羅蠻香為差勝。下岸香、味皆腥烈，不甚貴重。沈水香、但可入藥餌。交阯與占城鄰境，凡交阯沈香至欽，皆占城也。海南黎母山峒中、亦名土沈香，少大塊。有如繭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沈。萬安軍、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尤醞藉清遠，如蓮花梅英之類。焚一銖許，氛翳彌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燼、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海南自難得，省民以一牛於黎峒博香一擔，歸自差擇，得沈水十不一二。頃時香價與白金等，故客不販，而宦遊者亦不能多買。中州但用廣州舶上蕃香耳。唯登流眉者可相頡頏。山谷香方、率用海南沈香，蓋識之耳。若夫千百年之枯株中，如石、如杵、如拳、如肘，如奇禽龜蛇，如雲氣人物，焚之一銖，香滿半里，不在此類矣。

蓬萊香

蓬萊香出海南，即沈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笠、及大菌之狀，極堅實，狀類沈香，惟入水則浮，氣稍輕

清側亞沈香，刳去其背帶木者，亦多沈水。

鷓鴣斑香

鷓鴣斑香，亦出海南。蓬萊好箋香中，槎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鷓鴣臆上毛，氣尤清婉。

箋香

箋香出海南者，如蝟皮漁蓑之狀，蓋出諸條治香之精鍾於刺端。大抵以斧斫以爲坎，使膏液凝沍於痕中，膏液垂而下結，巉巖如撒鹹者，海南之箋香也。膏液湧而上結，平闊如盤盂者，蓬萊箋也。其側結者必薄，名曰蟹殼香。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當在海南箋香之下。

衆香

光香出海北及交阯，與箋香同，多聚於欽州。大楓如山石枯槎，氣麤烈，如焚松檜。桂林供佛，貧從多用之。沈香出交阯，以諸香草合和蜜調，如薰衣香，其氣溫廖，然微昏鈍。 排草香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亦用以合香，諸草香無及之者。 橄欖香出廣州及北海，橄欖木節結成，狀如黑膠飴，獨有清烈出塵之意，品格在黃連楓香之上。桂林東江有此，居人采香賣之，不能多得，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爲佳。 欽香味猶淺薄，其木葉如冬青而差潤，皮如楮皮而差厚，花黃而小，子青而黑，人以斧斫木爲坎，膏凝於痕，遂採以爲香。香之爲香良苦哉。

零陵香

零陵香出猺洞及靜江、融州、象州。凡深山木陰沮洳之地，皆可種也。逐節斷之而找（案：說文，找，傷也，从戈才聲，祖才切。）其節踏乎生矣。春暮開花結子，即可割，熏以煙火而陰乾之，商人販之。好事者以爲席褥臥薦。相傳言在嶺南不香，出嶺則香，謂之零陵香者，靜江舊屬零陵郡也。

蕃梔子

蕃梔子出大食國，佛書所謂薝蔔花是也。海蕃乾之，如染家之紅花也。今廣州龍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梔故也。又深廣有白花，全似梔子花而五出，人云亦自西竺來，亦名薝蔔，此說恐非是。

樂器門

平南樂

廣西諸郡人多能合樂，城郭村落，祭祀、婚嫁、喪葬，無一不用樂，雖耕田亦必口樂相之，蓋日聞鼓笛聲也。每歲秋成，衆招樂師教習子弟，聽其音韻，鄙野無足聽。唯潯州平南縣，係古龔州，有舊教坊樂甚整異，時有以教坊得官，亂離至平南，教土人合樂，至今能傳其聲。

猺樂器

猺人之樂，有盧沙、銃鼓、胡盧笙、竹笛。盧沙之制，狀如古簫，編竹爲之，縱一橫八，以一吹八，伊嚶其聲。銃鼓，乃長大腰鼓也，長六尺，以燕脂木爲腔，熊皮爲面，鼓不鳴，以泥水塗面，即復響矣。胡盧笙，攢竹於瓠，吹之嗚嗚然。笛韻如常笛，差短。大合樂之時，衆聲雜作，殊無翕然之聲，而多繫竹筩以相團欒，跳躑以相之。

腰鼓

靜江腰鼓，最有聲腔，出於臨桂縣職由鄉。其土特宜，鄉人作窯燒腔。鼓面鐵圈，出於古縣，其地產佳鐵，鐵工善煅，故圈勁而不褊。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蚺蛇皮鞔之。合樂之際，聲響特遠，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

銅鼓

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其製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狀若烘籃，又類宣座。面有五蟾，分據其上，蟾皆纍蹲，一大一小相負也。周圍款識，其圓紋爲古錢，其方紋如織簟，或爲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環成章，合其衆紋，大類細畫圖陣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銅鼓大者闊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縣用以爲更點。交阯嘗私買以歸，復埋於山，未知其何義也。按廣州記云：俚獠鑄銅爲鼓，唯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不知所鑄果在何時。按馬援征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爲馬，或謂銅鼓鑄在西京以前，此雖非三代彝器，謂鑄當三代時可也。亦有極小銅鼓，方二尺許者，極可愛玩，類爲士夫搜求無遺矣。

桂林儺

桂林儺隊，自承平時名聞京師，曰靜江諸軍儺。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儺，嚴身之具甚飾，進退言語，咸有可觀，視中州裝隊仗，似優也。推其所以然，蓋桂人善製戲面，佳者一直萬錢，他州貴之如此，宜其聞矣。

白巾鼓樂

南人難得烏紗，率用白紵爲巾，道路彌望，白巾也。北人見之，甚訝曰：南瀛疾殺人，殆比屋制服者歟。又南人死亡，鄰里集其家，鼓吹窮晝夜，而制服者反於白巾上綴少紅線以表之。嘗聞昔人有詩云：簫鼓不分憂樂事，衣冠難辨吉凶人。是也。

寶貨門

珠池

合浦產珠之地，名曰斷望池，在海中孤島下，去岸數十里。池深不十丈，蜑人沒而得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長繩繫竹籃，攜之以沒，既拾蚌於籃，則振繩，令舟人汲取之。沒者亟浮就舟，不幸遇惡魚，一縷之血浮於水面，舟人慟哭，知其已葬魚腹也。亦有望惡魚而急浮，至傷股斷臂者。海中惡魚，莫如刺紗，謂之魚虎，蜑所甚忌也。蜑家自云：海上珠池，若城郭然，其中光怪，不可向邇，常有怪物噓口吐霧，固神靈之所護持。其中珠蚌，終古不可得者。蚌溢生於城郭之外，故可採耳。所謂珠熟之年者，蚌溢生之多也。然珠生熟年百不一二，耗年皆是也。珠熟之年，蜑家不善爲價，冒死得之，盡爲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數兩。既入其手，即分爲品等，鋪兩而賣之城中，又經數手，乃至都下，其價遞相倍蓰，至於不貲。採珠在官，有禁州以廉名，謂其足以食也，吏稱孟嘗守合浦，珠乃大還，爲廉吏之應。二十年前，有守甚貪，而珠亦大熟，雖物理無驗，然

此以清名至今。彼與草木俱腐耳。嗚呼、孰知孟嘗還珠之說。非椰子皁復乳穴之說乎。東海廣中、亦有珠池。偽劉置軍採之。名媚川都。死者甚多。太祖皇帝平嶺南。廢其都爲靜江軍。

蛇珠

乾道初、欽州村落婦人黃氏、曬禾棚屋上。忽一物飛鳴而來。墜其襟上。復墜禾中。光曜奪目。盤旋不已。試取乃一大珠。是夜光怪滿室。鄰里異之。里正訪知而索焉。不得。聞之縣。官其家懼、取蒸熟。光遂瞪。後欽有士人姓甯、得與赴省、以萬錢賒買。往都下。賈胡歎曰、此蛇珠也。惜哉。甯以不售。攜歸遺黃。今其珠故在甯之盤中。猶有微暈映盤。

辟塵犀

欽人有往深山、得大蜈蚣蛻。一節尺餘。堅如鐵石。持歸、雞犬皆驚。當隙日影。更無塵埃。有博物者曰、是所謂辟塵犀者耶。

琥珀

人云、茯苓在地。千年化爲琥珀。欽人田家鋤山。忽遇琥珀。初不之識。或告之曰、此琥珀也。厥直頗厚。其人持以往博易場。貨之交阯。驟致大富。

硨磲

南海有蚌屬曰硨磲。形如大蚶。盈三尺許。亦有盈一尺以下者。惟其大之爲貴。大則隊起之處。心厚數寸。切磋其厚。可以爲杯。甚大。雖以爲瓶可也。其小者、猶可以爲環佩花朵之屬。其不盈尺者、如其形而琢磨之以爲杯。名曰瀲灩。則無足尚矣。佛書所謂硨磲者、玉也。南海所產。得非竊取其名耶。

龍涎

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因至番禺嘗見之。不薰不蕕。似浮石而輕也。人云、龍涎有異香。或云、龍涎氣腥。能發衆香。皆非也。龍涎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一銖。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座客可用一翦分煙縷。此其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

大貝

海南有大貝。圓背而紫斑。平面而深縫。縫之兩旁。有橫細縷。陷生縫中。本草謂之紫貝。亦有小者、大如指面。其背微靑。大理國以爲甲冑之飾。且古以貝子爲通貨。又以爲寶器。陳之廟朝。今南方視之與蚌蛤等。古今所尚。固不同耶。

金石門

生金

廣西所在產生金。融宜昭藤江濱。與夫山谷皆有之。邕州溪峒。及安南境。皆有金坑。其所產多於諸郡。邕管永安州、與交阯一水之隔。爾鵝鴨之屬。至交阯水濱遊食而歸者。遺糞類得金。在吾境水濱、則無矣。凡

金不自礦出。自然融結於沙土之中。小者如麥麩。大者如豆。更大如指面。皆謂之生金。昔江南遣趙韓王瓜子金。卽此物也。亦有大如雞子者。謂之金母。得是者、富固可知。交阯金坑之利。遂質吾民爲奴。今嶺南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鎖宅。博奕之戲。一擲、以金一杓爲注。其豪侈如此。則其以金交結內外。何所不可爲矣。古人欲使黃金與土同價者。知本之旨也。

丹砂水銀

昔葛稚川爲丹砂求爲勾漏令。以爲仙藥在是故也。勾漏今容州。則知廣西丹砂。非他地可比。本草金石部、以湖北辰州所產爲佳。蓋今世亦貴之。今辰砂乃出沅州。其色與廣西宜州所產相類。色鮮紅而微紫。與邕砂之深紫微黑者大異。功效亦相懸絕。蓋宜山卽辰山之陽故也。雖然。宜辰丹砂雖良。要非仙藥。葛稚川不求此也。皆聞邕州石江溪峒。歸德州大秀墟。有金纏砂。大如箭鏃。而上有金線縷文。乃眞仙藥。得其道者、可用以變化形質。試取以煉水銀。乃見其異。蓋邕州燒水銀。當砂十二三斤、可燒成十斤。其良者、十斤眞得十斤。惟金纏砂八斤可得十斤。不知此砂一經火力。形質乃重。何哉。是砂也、取毫末而齒之。色如鮮血。誠非辰宜可及。邕州溪峒砂發之年。中夜望之。隱然火光滿山。嗟夫、稚川知之矣。

煉水銀

邕人煉丹砂爲水銀。以鐵爲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細眼鐵板。下釜盛水。埋諸地。合二釜之口於地面、而

封固之。灼以熾火。丹砂得火。化爲霧。得水配合。轉而下墜。遂成水銀。然則水銀卽丹砂也。丹砂稟生成之性。有陰陽之用。能以獨體化爲二體。此其所以爲聖也。然丹經乃有眞汞、何哉。余以爲丹砂燒成水銀。故已非眞汞。邕州左右溪峒、歸德州大秀墟、有一丹穴。眞汞出焉。穴中有一石壁。人先鑿竅方二三寸許。以一藥塗之。有頃、眞汞自然滴出。每取不過半兩許。所塗之藥。今忘其名矣。是色紅粉。與水銀白靑之色殊異。其倍亦貴於木銀。嗟夫、學仙得此。其至寶歟。

銀朱

桂人燒水銀爲銀朱。以鐵爲上下釜。下釜如盤盂、中置水銀。上釜如蓋。頂施竅管。其管上屈曲垂於外。二釜函蓋相得。固濟旣密。則別以水浸曲管之口。以水灼下釜之底。水銀得火則飛。遇水則止。火熸體乾。白變而丹矣。其上曰頭朱。次曰次朱。次者、不免雜以黃丹也。

銅

史稱駱越多銅鼓。交州記曰、越人鑄銅爲船。廣州記曰、俚獠鑄銅鼓。湖交阯及占城等國。王所居以銅爲瓦。信知南方多銅矣。今邕州有銅。固無幾。而右江溪峒之外。有一蠻峒。銅所自出也。掘地數尺卽有礦。故蠻人多用銅器。嘗有獻說於朝。欲與博易。事下本路諸司。謂且生邊釁。奏罷之。

銅綠

綠、所在有之。湖南之衡永、廣東之韶、廣西之邕、皆有之。蓋銅之苗裔也。有融結於山巖。翠綠可愛玩。質如石者、名石綠。色鮮美。淘取英華。以供裝繪。其次可飾棟宇。又一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綠。人不甚用。

鉛粉

西融州有鉛坑。鉛質極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聲天下。桂粉、舊皆僧房造。僧無不富。邪僻之行多矣。厥後經略司專其利。歲得息錢二萬緡。以資經費。群僧乃往衡嶽造粉。而以下價售之。亦名桂粉。雖其色不若桂。然桂以故發賣少遲。

鍾乳

靜江多巖洞。深者數里。崗穴之中。或高不可躡。或下不可窺。石脈滴水。風所不及。悉成鍾乳。風之所及。雖曰結乳。色乃黯黃。不堪入藥。鍾乳之產也。乳牀連延。乳管倒垂。漸銳而長。滴瀝未已。冰筋戢列。長者一二尺。短者四五寸。人以竹管仰插而折取之。貴以七復之重。所以三旬之玉樞。試之肌紋以觀其細。澄之灰汁而乾其體。日以烜之。其色微輕紅。異者細妙。服之刀圭。淪肌浹髓。凡乳通如鵝管。中無隔齒。或破如爪甲。文如蟬翼者。上也。本草所謂石鍾乳是也。管無梢連石牀者。商孽也。乳牀之石。明潔如玉者。孔公孽也。三物本同。極本草以石鍾乳居玉石上秩。商孽、孔公孽、皆在中秩。其功用必有優劣。今廣西帥司所造鍾乳粉。率二孽也。所謂鵝管石。蓋什之一二耳。鍾乳所產。亦自有異。有石乳。有竹乳。有茅乳。石乳者、生於石上。石液相滋。化而為乳。色如冰玉。是為最良。竹乳者。生於土石山洞。其上生竹。竹石相滋。液化為乳。其色稍青。茅乳者、生於土石山洞。其上生茅。茅液相滋。化而為乳。其色微黃。皆可煮煉以為溫藥。未煉之乳。體性皆寒。且有石毒。惟假湯火之功。去其毒性。乃能變寒為溫。以成上藥。今本草註家、謂石乳溫、竹乳平、茅乳寒、此說恐未必然。產乳之穴。雖曰深邃。未嘗有蛇虺居之。本草註家、又謂深潤幽穴。龍蛇毒氣所成。斯大謬矣。凡煮煉乳水。人或誤飲。能使人失音。其毒如此。

滑石

靜江猺峒中出滑石、今本草所謂桂州滑石是也。滑石在土。其爛如泥。出土遇風則堅。白者如玉。黑如蒼玉。或琢為器用。而潤之以油。似與玉無辨者。他路州軍頗愛重之。桂人視之如土。織布粉壁皆用。在桂一斤直七八文而已。

石鷰

石鷰生於石。過雷雨則霞躍而出。蓋陽氣之感。今湖南永州所產絕佳。色黃、而頭背翅脊了了。然廣西象州江濱石中亦有之。凡石中有似生如海蚶者極多。非真石鷰也。

石蟹石蝦

海南州軍海濱之地。生石蟹、蟹殼頭足、與夫巨螯。宛然蟹蚌之形也。又有石蝦。亦宛然蝦形。皆藥物之所須也。云是海沫所化。理不可詰。本草、石蟹能療目。而石蝦消療未詳。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楮梅也。雖巧花工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是木質。為海水所化。

石柏

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疏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為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入藥與否。然皆奇物也。

嶺外代答卷八

花木門 草果實附

桂

南方號桂海。秦取百粵。號曰桂林。桂之所產。古以名地。今桂產於欽賓二州。於賓者、行商陸運。致之北方。於欽者、舶商海運致之東方。蜀亦有桂。天其以為西方所貢獻。桂之用於藥、尚矣。枝能發散。肉能補益。二用不同。桂性辛熱。易以發生。古聖人其知之矣。桂枝者、發達之氣也。質薄而味稍輕。故傷寒湯飲。必用桂枝發散。數裹飛良。肉桂者、溫厚之氣也。質厚而味沈芳。故補益醫散。多用肉桂。今醫家、謂桂年深則皮愈薄。必以薄桂為良。是大不然。桂木年深愈厚耳。未見其薄也。以醫家稱桂之懸。考於古方桂枝肉桂之分。斯大異矣。又有桂心者。蓋補藥所用也。始剝厚桂、以利竹捲曲、剛取貼木多液之處。狀如經帶。味最沈烈。於補益尤有功。桂開花如梅。葉色淡而蒂小。結子如小橡子。取未放之蕊乾之。是為桂花。宛類茱萸。藥物之所綴。而食品之所須也。種桂五年乃可剝。春二月。秋八月。木液所剝之時也。桂葉比木樨葉稍大。背有直脈三道。如古圭製。然因知古人製字為不苟云。

榕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葉如槐。輪囷蕤樾。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蟠鞣而下。盤屈抱持以入土。故有

榕木倒生根之語。四時結子。葉脫亦無時。隨落隨生。春時亦播落滿庭。禽鳥銜其子寄生它木上、便蔚茂。根鬚沿木身垂下至地。得土氣滋直盛壯。久則過其所寄。或遂包裹之、柳州柳侯廟、庭前大榕有桄榔一株生其中。相傳以爲異。知者以爲本榕子寄生桄榔上。歲久反抱合之、非異也。榕閩中亦有之。

沙木

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猺峒中尤多。劈作大板。背負以出。與省民博易。舟下廣東。得息倍稱。

燕脂木

燕脂木堅緻。色如燕脂。可爲作器。融州及州峒桂林屬縣有之。

思櫑木

思櫑木、生兩江州峒。堅入漬木中。百年不腐。峒人及交阯以爲弓弩標槍之材。爲天下最。

檳榔

檳榔生海南黎峒。亦產交阯。木如椶櫚。結子葉間。如柳條顆顆叢綴其上。春取之爲軟檳榔。極可口。夏秋采而乾之爲米檳榔。漬之以鹽。爲鹽檳榔。小而尖者爲雞心檳榔。大而匾者爲大腹子。悉下氣藥也。海商販之。瓊管收其征、歲計居什之五。廣州稅務收檳榔稅。歲數萬緡。推是、則諸處所收、與人之所取。不可勝計矣。

桄榔

桄榔木似椶櫚。有節如大竹。青綠聳直。高十餘丈。有葉無枝。蔭綠茂盛。佛廟神祠。亭亭列立。如寶林然。結子葉間。數十穗下垂。長可丈餘。翠綠點綴。有如櫻絡。極堪觀玩。其根皆細鬚、堅實如鐵。鏇以爲器。悉成孔雀尾斑。世以爲珍。木身外堅內腐。南人剖去其腐。以爲盛溜。力省而功倍。溪峒取其堅以爲弩箭。沾血一滴。則百裂於皮裏。不可撤矣。不惟其木見血而然。雖木液一滴。著人肌膚。即徧身如鍼刺。是殆木性攻行於氣血也歟。凡木似椶櫚者有五。桄榔、檳榔、椰子、夔頭、桃竹是也。檳榔之實。可施藥物。夔之葉、可以蓋屋。桃竹可以爲杖。椰子可以爲果蔬。若桄榔、則爲器用而可以永久矣。

椰子木

椰木、身葉悉類椶櫚桄榔之屬。子生葉間。一穗數枚。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惟此與波羅蜜耳。初採、皮甚青嫩。已而變黃。久則枯乾。皮中子殼可爲器。子中瓤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瓤中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

竹

嶺南竹品多矣。傑異者數種。因錄於後。 斑竹、本出全之清湘。桂林屬縣皆有之。初生時、但點點淡青。暨如苔痕。久則青退而紫斑漸明。中有疊暈。江浙閒斑竹。直一沁痕而無暈也。 澀竹、一名篋篣竹。每一節上半稍是竹。其半、觸膚澀。視之似生細毛。可借以磨琢爪甲。人取其澀處、削成錯子。黑漆其裏、以相

附遺用。久則滑。醋浸少頃、火炙乾、復澀矣。老者彌澀。然亦奇物。邕州兩江多有之。 簩竹、葉大且密。略如蘆葉。稜陰蔚然。它竹不逮。節上出小笋。籜破成枝。春深、根旁大笋才出。經冬不已。極易種。 竻竹、其上生刺。南人謂刺爲竻。種之極易密。久則堅甚。新州素無城。以此竹環植。號曰竹城。交阯外城亦種此竹。 人面竹、節密而凸。橫斜相關。每凸處突出長圓。宛如人面。近根之處幾百節。密密相聚。人亦採爲拄杖。 釣絲竹、身葉皆類簩竹。枝極柔弱。垂下搖曳數尺。如釣絲可愛。笋瘦而白。於食品最佳。 篩竹、山中悉有之。諸郡治兵器。各自是用。不求之嶺北。桂林十二枝篩爲鏃二百。則其繁賤可知矣。

荔枝圓眼

荔枝、廣西諸郡所產。皮厚肉薄。核大味酸。不宜曝乾。非閩中比。佳者莫如興化。海南荔子可比閩中。不及興化矣。然廣西諸郡。富產圓眼。大且多肉。遠勝閩中。邕州雅宜莊所產數根絕奇。肉厚味長。又當與興化妒玉比矣。靜江一種曰龍荔。皮則荔子。肉則圓眼。其葉與味。悉兼二果。色青時便熟。後但微黃。可蒸食。如熟栗。不可生啖。令人發癎。多食能生疾。與荔枝同時。

紅鹽草果

邕州取新生草果、入梅汁鹽漬、令色紅。曝乾薦酒。芬味甚高。世珍之。草豆蔻、始結實如小舌、即摘取紅鹽乾之。名鸚哥舌。尤爲難得。一盧山茶罐。可貯五百枚。

八角茴香

八角茴香、出左右江蠻峒中。質類翹。尖角八出。不類茴香。而氣味酷似。但辛烈、只可合湯。不宜人藥。中州士夫以爲薦酒。咀嚼少許。甚是芳香。

餘甘子

南方餘甘子、風味過於橄欖。多販人北州。方實時、零落耕地。如槐子榆莢。土人乾以合湯。意味極佳。其木可以制器。歐陽所言爲最。蓋大如桃李。清芬尤甚也。世間百果無不軟熟。唯此與橄欖、雖腐尤堅脆。可以比德君子。南人有言曰、餘甘一時熟。摘一日肥。其說蓋二物忽然有異。則餘甘熟一時頃而復生。摘肥一日而復瘦也。欽州靈山縣。一士人姓甯、其大父一日往山間。忽見餘甘徧山如來禽紛熟。飽餐快甚。須臾便復青肥。袖中猶擕數顆餘甘、歸以示閭里。至傳爲異事。

石栗

石栗、殼厚硬。白褐色。圓形如橡子。

杓栗

杓栗、灰褐色。正圓殼硬。有柄似杓。

蕉子

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幹。節節有花如菡萏。花謝有實。一穗數枚。如肥皂、長數寸。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實。以梅汁漬暴乾。按匾所云芭蕉乾、是也。 雞蕉則甚小。亦四季實。 芽蕉小如雞

熟，尤香嫩甘美，南人珍之，非他瓜比，秋初方實。

烏欖

烏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亦可作蔬茹，核差長，其中仁，味甚美，薦酒泛茶，皆珍，相餽遺者，獨以核致遠，微暴乾，椎取仁。　方欖，亦橄欖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峒。

柚子

柚，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穉極小，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頗便於用也。　亦柚子如橄欖，皮脊而肉亦赤，實。

百子

南方果實，以子名者百二十，或云百子，或云七十二子，半是山野間草木實，江浙山中木子亦有之，猿狙所食，非佳實也，因錄其識且可食者見於後。　羅晃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內有二三實，如皂子，亦如橄欖，皮有七重，煨食甘美，類熟栗，亦曰羅望子。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微爛，子亦似枇杷核，秋冬閒實，半青黃時採食，收藏至三四月不壞。　人面子，如大梅李，生青熟黃，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餞，餞爲細瓣，去核，按匾煎之，微有橘柚芳氣，南果之珍也。　五稜子，（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作五斂子）（作靈）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皮黃，甚薄，味酸，久則微甘，朴切之，或以蜜漬，始可食，閩中亦有之，謂之羊桃。　黎朦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或云自南蕃來，番禺人多不用醯，專以此物調羹，其酸可知。又以蜜煎鹽漬，暴乾收食之。　櫓罟子，大如半升椀，諦觀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如柏子之未裂，攢結甚堅，非刀斧不破，冬生色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苗叢高丈許，即成幹，葉長如菱蔗，則生兩旁，土人密植以爲藩籬，或乾其葉，去刺以織席，臥之瑊瑊有聲。　搓擦子，如錐栗，殼中多白毛，須搓擦而後可食，肉甘而微澀。　地蠶子，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而不尖，味如梨藕而淡，亦以薦酒。　尖棗子，如鳥李。　山韶子，色紅，有刺，肉如荔枝，以下並夏實。　都桷子，（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作都咸子）如黃大石榴。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黏子，如指面大，褐色。　千歲子，叢生，如青黃李，味甘。　赤棗子，如酸棗，微長，味酸，生巖石上。　藤韶子，大如雞卵，帶紅色，以下並秋實。　古米子，殼黃，中有肉如米粒，一顆數十粒。　殼子，如青梅，味甘。　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桃，一穗數百枚，淡黃色。　木蓮子，如胡桃，皮殼皆紫褐色。　羅蒙子，黃大如根柚。　特乃子，狀似榧子而圓長，亦類石蓮，色褐，有殼，連殼蒸熟食之，味稍淡。　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爛則皮肉附核，核可爲纓珠，似菩提子，或云頭骨，進入京師被黜，故以名。　羊矢子，色狀全似羊矢，味亦不佳，中有小核。　日頭子，狀如櫻桃，色如蒲桃，叢生，味極甘，賓州尤多。　秋風子，色狀俱似楝子，味酸澀，邕州有之，或名隨風子，增城自有隨風子，入藥用，非此類。　賣皮子，如小棗，甘酸，佳味，稍耐久，可致遠。　朱圓子，正圓，深紅，可玩，狀似苦楝子，又似無帶粟毬子，微甘，冬實。　粉骨子，皮黃，肉如粉，味酸。　塔骨子，區如大橘，皮裹空虛。　布衲子，似李子而黃。　黃肚子，如小石榴，皮乾硬，如沒石子，枯蒸如棘，其上點綴布生，不甚堪食。　蒲奈子，狀如梨而差圓，味酸甜，其核可爲數珠。　水泡子，生木嶺，小木白花，似

玉蝴蝶，結子似金櫻，而黃白，無刺，味甘多液，肉理輕虛，如水泡然。　水翁子，生木嶺，大水，葉似枇杷，大如指面，色紅而甘。　巾斗子，似海紅。　沐浣子，似棠毬，色黃，皮皺，可浣衣。　牛粘子，即牛奶也。　天威子，如橄欖而小，鹽醃和之，可以作鮓。　石胡桃，如石，其中肉無幾，味與北胡桃略同。　頻婆果，極鮮紅可愛，佛書所謂脣色赤好如頻婆果是也。　木饅頭，在中州蔓生枝葉間，可以充藥物，在南州則木生不生於枝葉，而綴生於本身，可以爲果實，二物其形相類，但蔓者肉薄多子，未熟先落，木生者肉厚，中有飴蜜，當其紅熟，亦頗可口，深廣難得佳果，公筵多用以備數，人乃附會其說曰，廣中公筵刻木爲饅頭，識其下曰某州公用，一樣若干，斯言過矣。

藤

藤，梧州產，大者可爲胡牀，小者圈爲盤盂，又其小而細長者，織以爲籠篋，臥簟，耐久而文理可觀，其葉則以爲漁父之蓑，一領可終身用矣，藤州州治之外，皆有古藤甚大，故以名州。

花藤

花藤，在西融州，藤中斑斑，其花紋如撒銀杏葉，或似牡丹花片，照之透明，乃鏇以爲器用，人多珍之。

膽瓶蕉

膽瓶蕉，一根唯一身，離地寸許，其身特大，而其上漸小，至葉乃大開，敷長大翠綠，正如膽瓶中插數枝蕉葉也，亭館列植，尤可愛玩，亦名象蹄蕉，言如象蹄然。

水蕉

水蕉不結實，南人取之爲麻縷，片乾灰煮，用以織緝，布之細者，一匹直錢數緡。

紅蕉花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中心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拆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花心有鬚，蒼黑色，春夏開，至歲寒猶芳。

南山茶

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結實如梨，大如拳，中有數子，如肥皂子大，別自有一種，葉厚硬，花深紅，如中州所出者。

素馨花

素馨花，番禺甚多，廣右絕少，土人尤貴重，開時，旋掇花頭，裝於他枝，或以竹絲貫之，賣於市，一枝二文，人競買戴。

茉莉花

茉莉花，番禺亦多，土人愛之，以淅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

石榴花

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復又大發花且實。枝頭顆顆綻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折釘盤筵、極可玩。

史君子花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似海棠。白與深紅相雜齊開、此爲最異。本草謂開時白、久則紅、蓋未詳也。

添色芙蓉花

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巳午微紅。夜深紅。歐陽文忠公牡丹譜、有添色紅、與此同意。此花枝條、經冬不枯。有高出屋者。

豆蔻花

豆蔻多矣。白豆蔻出南番。草豆蔻出邕州溪峒。而諸郡山間、亦有豆蔻花、最可愛。其葉叢生如薑葉。其開花抽一幹。有大蘀包之。蘀去、有花一穗。蕊數十綴之。悉如指面。其色淡紅。如蓮花之未敷。又如葡萄之下垂。范石湖嘗作詩、有貫珠垂寶絡。翦綵倒鶯枝之句。南人取花漬以梅汁。日乾之。香味芳美。極有風致。余初見之。意草蔻而味辛激。人亦取其子爲蜜果。

泡花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來開蕊。圓白如大珠。既拆、則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禺人採以蒸香。風味超勝。桂林好事者或爲之。其法以佳沈香薄片劈、著淨器中、鋪半開花、與香層層相間。密封之。明日復易。不待花萎香蔫也。花過乃已。香亦成。番禺人吳宅作心字香及瓊香、用素馨茉莉。法亦爾。大抵浥取其氣、令自薰陶以入香骨、實未嘗以甑釜蒸煮之。

曼陀羅花

廣西曼陀羅花、徧生原野。大葉白花。結實如茄子。而徧生小刺。乃藥人草也。盜賊採乾而末之。以置人飲食、使之醉悶。則挈篋而趨。南人或用爲小兒食藥、去積甚峻。

拘那花

拘那花、葉瘦長、略似楊梅。夏開淡紅花。一朵數十萼。繁如紫薇。花瓣有縐文如翦金。至秋深猶有之。

水西花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

裹梅花

裹梅花、即木槿。有紅白二種。葉似蜀葵。采者連蒂包裹黃梅。鹽漬暴乾以薦酒、故名。

玉桁花

玉桁花、粉紅色。四季開。

月不

欽州田家鹵莽、牛種僅能破塊。播種之際、就田點穀、更不移秧。其爲費種莫甚焉。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於天地。地暖、故無月不種、無月不收。正二月種者曰早禾、至四月五月收。三月四月種曰晚早禾、至六月七月收。五月六月種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欽陽七峒中、七八月始種早禾、九十月始種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種、名曰月禾。地氣既暖、天時亦爲之大變、以至於此。

大蒿

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蒿草不凋、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杠。漕屬王仲顯、沿檄、失橫杠。從者斫道旁木代之。行數里、輒脆折。怪視之、蒿也。古有蒿柱之說、豈其類乎。

郁管草

郁管草、一莖六葉。於室中辟蜈蚣蛇、不敢入。

蛆草

蛆草高一二尺。狀如茅。夏月插一枝盤筵中。蚊蠅不近。食物亦不速腐。柳州有之。

銅鼓草

銅鼓草、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菜菔。治瘍毒、醋磨塗之。

石髮

石髮出海上。纖長如絲縷。淺綠色。鬻食脊中。極可愛。然易爛而薄於味。

扁菜

扁菜出海上。細如荇帶。扁如薤韭。長一二尺。亦宜鹽筋。比石髮差有味。筋韌可咀嚼。

胡蔓草

廣西妖淫之地、多產惡草。人民亦稟惡德。有藤生者曰胡蔓。葉如茶。開小紅花。一花一葉。採其葉漬之水。涓滴入口、百竅潰血而死矣。愚民私怨、茹以自斃。人近草側、其葉自搖。蓋其惡氣好攻人氣血如此。人將期死、採其葉、心嚼而水吞之。面黑舌伸。家人覺之、急取抱卵不生雞兒、細研、和以麻油、抉口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小遲不可救矣。若欲驗之、齒及爪甲青、探銀釵咽中、銀變青黑者是也。人死、焚尸、次日灰骨中已生胡蔓數寸。此等惡種、火不能焚。天之生物、有如此者。朝廷每歲下廣西尉司除胡蔓、此亦人代天工之意、勿謂其不可去、而一不問也。

嶺外代答卷九

禽獸門

象

交阯山中有石室。唯一路可入。周圍皆石壁。交人先置芻豆于中。驅一雌馴象入焉。乃布甘蔗于道以誘野象。俟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之以歸。既入。因以巨石窒其門。野象饑甚。人乃緣石壁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飼。始雖畏之。終亦狎而求之。益狎、人乃鞭之以箠。少馴、則乘而制之。凡制象必以鈎。交人之馴象也。正跨其頸。手執鐵鈎以鈎其頭。欲象左、鈎頭右。欲右、鈎左。欲卻。鈎額。欲前不鈎。欲象跪伏。以鈎正案其腦。復重案之。痛而號鳴。人見其號也。遂以爲象能聲喏焉。人見其羣立而行列齊也。不知其有鈎以前卻左右之也。蓋象之爲獸也。形雖大而不勝痛。故人得以數寸之鈎馴之。久久亦解人意。見乘象者來。低頭跪膝。人登其頸。則奮而起行。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猶遠。其飲食運動。一以鼻爲用。鼻端深大。可以開閉。其中又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也。每以鼻取食。即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其飲水、亦以鼻吸而捲納諸口。村落小民新釀熟。野象逐香而來。以鼻破壁而入飲。人之大患也。象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登高山、下峻阪、渡深水、其形擁腫。而乃捷甚。交人呼而驅之。似能與之言者。貢象之役。一象不甚馴。未幾病死。呻吟數日。將死、回首指南而斃。其能正邱首如此。是亦非凡獸也。欽州境內亦有

之。象行必有熟路。人於路傍木上施機刃、下屬於地。象行觸機。機刃下斃其身。苟中其脊。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知牙之爲身災也。苟非要害。則負刃而行。肉潰刃脫乃已。非其要害而傷其鼻者亦死。蓋其日用無非鼻。傷之則救不可合。能致死也。亦有設陷穽殺之者。去熟路丈餘。側斜攻土以爲穽。使路如舊。而象行不疑。乃墮穽中。世傳象能先知地之虛實。非也。第所觸行。必無虛土耳。象目細。畏火。象羣所在。最害禾稼。人倉卒不能制。以長竹繫火逐之。乃退。象能害人。羣象雖多。不足畏。惟可畏者、獨象也。不容於羣。故獨行無畏。遇人必肆其毒。以鼻捲人擲殺。則以足蹴人血透肌。而以鼻吸飲人血。人殺一象。衆飽其肉。惟鼻肉最美。爛而納諸糟邱。片腐之。食物之一雋也。象皮可以爲甲。堅甚。人或條截其皮。硾直而乾之。治以爲杖。至堅善云。

虎

虎。廣中州縣多有之。而市有虎。欽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間。時出爲人害。村落則晝夜羣行。不以爲異。余始至欽。已見城北門乘遂虎顛躋之、未幾、自郡提舉司投宿寓越驛亭中。卒是虎跡。予怪而詢焉。答曰。吾與妻子臥壁下。虎夜掉尾擊吾壁。以鼻嗅人氣。垂涎下云。比還欽時。雨潦壞城。虎入城負大豕、無虛夕。因玩狎不復驚。忽有虎晚入安遠縣衙、坐戒石前。守宿吏卒、不以爲意。直相與擲撾之。少焉緩步陟廳。吏卒始散。乃知虎也。

天馬

邕州溪峒七源州、有天馬山。山上有野馬十餘匹。疾迅若飛。人不能邇。熙寧閒、七源知州、縱牡馬于山。後生駒、駿甚。自後屢縱迄不可得矣。

蠻馬

南方諸蠻馬。皆出大理國。羅殿、自杞、特磨、歲以馬來。皆販之大理者也。龍羅張石方五部諸族。謂之淺蕃。亦產馬。馬乃大口。項軟趾高。眞駑駘爾。唯地愈西北。則馬愈良。南馬狂逸奔突。難於駕馭。軍中謂之拚命搽。一再馳逐。則流汗被體。不如北馬之耐。然忽得一良者。則北馬雖壯。不可及也。此豈西域之遺種也耶。是馬也。一匹直黃金數十兩。苟有、必爲峒官所買。官不可得也。蠻人所自乘。謂之座馬。往返萬里。跬步必騎。驢負且重。未嘗困乏。蠻人寧死。不以此馬予人。蓋一無此馬。則不可返國。所謂眞堪託死生者。聞南詔越賧之西。產善馬。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賧駿者、蠻人座馬之類也。聞今溪峒有一黃淡色馬。高止四尺餘。其耳如人指之小。其目如垂鈴之大。鞍轡將來。體起拳筋。一動其韁。倏忽若飛。跳躑踰越。塹在乎一喝。此馬本蠻王騎來。偶病。黃峒官以黃金百兩買而醫之。後蠻王再來。見之歎息。欲以金二百兩買去。勿予之矣。嘗有一勢力者、欲強取之。峒官驟裂其蹄。然不害於行也。此馬希世之遇。何止求十一於千萬哉。謂可必得。害非多矣。

果下馬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又

能辛苦。瀧水人多孳牧。歲七月十五日、則盡出其所畜。會江上。馳騁角逐。買者悉來聚觀。會畢、即議價交易。它日則難得矣。湖南邵陽營道等處。亦出一種低馬。短項如豬。駑鈍不及瀧水。然亦稀有雙脊者。

蠻犬

蠻犬如獵狗。警而猘。諸蠻以馬易市於橫山。皆作茅舍野次。謂之茅寮。牢繫一犬以自防。盜莫敢近。

猨

猨有三種。金線者、黃玉面者、黑者面亦黑。金線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線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子能抱持其母。牢不可拆。人取之、射殺其母。取其子。猶抱母皮不釋。獵猨者可以戒也。猨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即止。登木、好以兩臂攀枝上。不甚用足。終日嫋嫋然。

白鹿

欽州平野多鹿。中有一鹿。大體長角。玉雪其色。嘗墮蘇氏網羅。幾擒而逸。淳熙乙未二月、有野婦把一白麛鬻於市。太守鄭、以錢七百得之、日取生牛乳飼之。長大、乃雌爾。然馴狎可愛。鄭求得張曲江進白鹿故事。作盤金縚絡施尾之飾。將以進呈而不遂。然欽之白鹿、自昔有之。不足異也。南方野鹿成群。望人不去。近逼之而後走。性癡、長鼻人氣。人在上風。其走必速。下風則走遲。獵者從下風逼射之。

蜼

深廣山中、有獸似豹。常仰視天。雨則以尾窒鼻。南人呼為倒鼻鼪。捕得則寢處其皮。士大夫珍之以藉胡牀。今冕服所畫蜼、是也。夫獸能以尾窒鼻禦雨。斯亦智矣。其登於三代之服章。厥有由哉。

人熊

廣西有獸名人熊。乃一長大人也。被髮裸體。手爪長銳。常以爪劃橄欖木。取其脂液塗身。厚數寸。用以禦寒暑。敵搏噬。是獸也、力能搏虎。每踸踔而行。道遇一木根。必拔去而後行。登木而食橡栗。必折盡而後已。余夜宿昭州灘下。聞山中拔木聲。舟師急移舟宿遠岸。問之曰、人熊在山。能即船害人。又云、往年融州有人熊渡水。人以為獸也。琴舟刺之以鎗。熊就水接鎗折之。遂破人舟。其在山中遇人。則執人手。以舌掩面而笑。少焉以爪抉人目睛而去。嘗有人熊日坐于獵人之門。獵人每投以飯。因起機心。以大木兩片緊合之。中椓一杙。令兩木中闢。次日人熊至、見杙而怒。跨坐、拔去杙而兩木合。正害其勢。乃死。獵人急去木。以來泔洗地。繼而雌至。求雄莫辨所殺之處。遂不為害。不然、雖獵人亦不可得而安居矣。

山豬

山豬即毫豬。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為群。以害苗稼。州峒中甚苦之。

花羊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皋。山谷望之、真鹿也。存嶺中羊皮率青黯可憎。以無白羊故也。

綿羊

綿羊、出邕州溪峒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有白黑二色。毛如綿纈。翦毛作氈。尤勝朔方所出者。

大貍

凡貍之類不一。多有穴於城郭園林者。其大倍貓。身有黑斑。鳴號淘淘。處處有之。邕州有一種大貍。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久則為豹。其文先似之矣。此皮可疑及覆胡牀。其大幾及豹也。

風貍

風貍、狀如黃猨。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風疾奇效。有野夫能一枚詣賓守劉仔任。道晝伏不動。夜則奔躍於籠中不休。饋錢五十千。劉笑卻之。

仰鼠

欽州有鼠、形如豬。黑身白腹。仰生土中。攻土而行。逆順前卻、迅疾難捕。人見土面迤邐墳起。即知其為鼠。急以鑁斷其前後。夾掘而擒之。不然、一聞鑁聲。退而逝矣。

香鼠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柱中。行地上疾如激箭。官舍中極多。

石鼠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捕得。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效如神。功用勝山豆根。謂之石鼠肚。

麝香

自邕州溪峒來者、名土麝。氣燥烈。不及西香。然比年西香多偽。雖一臍化為十數枚。豈復有香。南麝氣味雖劣。以不多得得為珍貨。不暇作偽。入藥宜有力。

懶婦

懶婦、世傳織婦懶惰者所化。狀如山豬而小。喜食禾苗。田夫以機軸織紝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獺

山獺、出宜州溪峒。俗傳為補助要藥。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或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抱木枯者、土人自稀得之。徒有其說而已。

山鳳凰

鳳凰生丹穴。丹穴、南方也。今邕州溪峒高崖之上。人跡不至之處。乃有鳳凰巢焉。五色成章。大逾孔雀。如今所畫、而頭特大。百鳥過之、必環列而立。其頂之冠常盛水。雌雄更飲。未始下人間。南人謂之山鳳凰。石湖虞衡志云、兩江深林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于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窒竅殺之。此亦異物。

孔雀

孔雀。世所常見者。中州人得一。則府之金屋。南方乃腊而食之。物之賤于所產者如此。膽能殺人。以銷一滴汚于酒盞之臀。而酌以飲人亦死。前志謂南方有大雀。五色成文。爲鸞鳳之屬。孔者大也。豈是物歟。

鸚鵡

古城產五色鸚鵡。唐太宗時。環王所獻是也。案傳謂能訴寒。有詔遣之。環王國即古城也。余在欽。嘗于聶守見白鸚鵡。紅鸚鵡。白鸚鵡大如小鵝。羽毛有粉。如蝴蝶翅。紅鸚鵡。其色正紅。尾如烏鳶之尾。然皆不能言。徒有其表爾。欽州富有鸚哥。頗慧易教。土人不復雅好。唯福建人在欽者。時或教之歌。乃與成閩音。此禽南州羣飛如野鳥。舉網掩羣。捕以爲鮓。物之不幸如此。

烏鳳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羽毛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精熟。至能終一闋。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極難得。飼以生物。故又難畜。南方珍禽之尤。然世傳未之紀。嘗爲難得人罕識云。

秦吉了

秦吉了如鸜鵒。紺黑色。丹咮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及咳嗽謳吟。聞百蟲音。隨輒效學。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秦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峒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阯。疑即吉了也。白樂天諷諫。又自有秦吉了詩。

翡翠

翡翠。產于深廣山澤間。穴巢于水次。一壑之水。止一雌雄。外有一焉。必爭界而鬬死。人乃用其機。養一媒。媒諸左手。以行澤中。翡翠見之。就手格鬬。不復知有人也。乃以右手取羅掩之。無能脫者。邕州右江產一等翡翠。其背毛悉是翠茸。窮侈者用以撚織。

雁

雁。秋南春北。謂之陽鳥。吳中太湖。雖盛夏亦有留雁。蓋太湖深廣。至涼。且有魚蚌可戀也。衡陽有回雁峯。云雁至此。不復南征。余在靜江數年。未嘗見一雁。益信有回雁之說。蓋靜江雖無瘴癘。而深冬多類淺春。故雁不至。况于深廣常燠之地乎。

蛩偶

邕州有禽曰蛩鶥。狀如啄木而差大。巢于木穴。生子其中。人以木窒其穴。偶至無所歸。乃至地禹步。俄而所窒躍去。乃得入穴。其後以灰布地。而窒其穴。欲觀其步而效之。偶既步急。以爪畫步而入穴。人欲效之無由。

骨嗾

邕州有禽曰骨嗾。假竹雞。生茅荻中。人卽其巢（原本闕三字）折其骨。母乃（原本闕一字）藥如馬腦大。方寸許。（原本闕三字）之骨復能步。人逐其母。奪其藥。竟不知（原本闕三字）以用。但以囊盛藥。爲小兒辟惡。久而藥亦復不見。遂收不

過（原本闕）

鴆

邕州溪峒深山有鴆鳥。形如鴉而差大。黑身紅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鴆禹步過蛇。其聲邦邦然。蛇入石穴。鴆于穴外禹步。有頃石碎。吞之。凡山有鴆。草木悉枯。鴆集于石。其石必裂。或云鴆秋冬脫羽。人以銀作爪勾取。致之銀瓶。否則手爛。欲加鴆于人。以一羽致酒卽死。

春蟲

白烏鶉蜆之屬。秋則自北而南。春則自南而北。猶雁然。而地不同。靜江府人謂之春蟲。欽州、蓋春蟲南歸之地也。靜江之興安、靈川縣。其人善捕。祉塘平野。高木淺林。無非機穽。春蟲北出。必過二縣。欲宿彷徨不敢下。其捕法云。先訓一春蟲爲媒。則于水塘邊插僞禽。若啄若立之勢。以爲之誘。又于塘側跨水結小低屋。以藏人形。每晚殺小蝦蜆數籃。置之小屋中。忽見春蟲羣飛。縱媒誘之以下。其媒能前後遨截。必誘入塘乃止。蓋此禽其貿友者耶。春蟲既已下。人乃于小屋中暗擲蝦蜆。媒先來食。人乃設機械。暗于水中鈎其脚而取之。其爲械也。製鐵鈎如觀犢。當其折曲處。又折爲小環。如鵝目。令稍缺。可以鈎陷春蟲之脛。于鈎之柄。立小梃寸許。以爲暗行水中。度春蟲近屋取食。人以鐵鈎暗鈎其足脛。微掣鈎。令脛陷入小環。而不得脫。乃急于水裏拽入小屋。拔其六翮。復縱焉。已不能飛。枯匿之以疑衆禽。少留乃得以次取之。

鶉子

廣西海山多鶉。雷化間羅爲鮓。至富也。鶉乃海中黃魚所化。成者。黃魚當秋冬。羽翼以化于水中。俟北風拍岸。遂登岸成鶉。使能行入茅葦。海南人捕得黃魚。有半化爲鶉者。莊周鷗鵬之喻。小大不同。其義一也。余嘗推其故。物未有非類而能化者。鳥魚皆生于卵。豈非質異而性同歟。

鬬雞

芥肩金距之技。見于傳。而未之覩也。余還自西廣。道番禺。乃得見之。番禺人酷好鬬雞。諸番人尤甚。雞之產番禺者。特鷙勁善鬬。其人飼養亦甚有法。鬬打之際。各有術數。注以黃金。觀如堵墻也。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竪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視。毅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鬬必勝。人之養雞也。結草爲墩。使立其上。則足常定而不傾。置米高于其頭。使縱膺高啄。則頭常豎而觜利。翦截冠緌。使敵雞無所施其觜。剪刷尾羽。使臨鬬易以盤旋。常以翎毛攪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擣米飼之。或以水噀兩腋。調飼一一有法。至其鬬也。必令死鬬。勝負一分。死生卽異。蓋鬬負則喪氣。終身不復能鬬。卽爲鼎實矣。然常勝之雞。亦必早衰。以其每鬬屢瀕死也。鬬雞之法。約爲三閧。始鬬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發其氣。是爲一閧。再鬬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發氣而復鬬。又爲一閧。最後一閧。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鬬。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擊竿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喜見于色。番人之鬬雞。又乃甚焉。所謂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糁于雞之肩腋。兩雞半鬬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

用以取勝。其金距也、薄刃如爪。鑿柄于雞距。奮擊之始。一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于其始。芥肩取勝于其終。季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爲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長鳴雞

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一雞直銀一兩。形矮而大。羽毛甚澤。音聲圓長。一鳴半刻。

潮雞

廣有潮雞。潮至則啼。身小足矮。昔余襄公靖詩云、客聽潮雞迷早夜。人瞻颶母識陰晴。是也。

枕雞

欽州有小雞一種。大如初生雞兒。毛翎純黑。項下有橫白毛。向晨必啼。如雞聲而細。人置枕間。以之司晨。亦名曰鷚子。余命曰枕雞。

翻毛雞

雞翮翎皆翻生。彎彎向外。雌雄皆然。二廣皆有之。

嶺外代答卷十

蟲魚門

蚺蛇

蚺蛇、能食獐鹿。人見獐鹿驚逸。必知其爲蛇。相與赴之。環而謳謌。呼之曰妖。妖、（反綏切）謂婦也。蛇聞歌卽俛首。人競採野花置蛇首。蛇愈伏。乃投以木株。蛇就枕焉。人掘坎枕側。蛇不顧也。坎成、以利刀一揮斷首於坎。急壓以土。人乃四散。食頃、蛇身騰擲。一方草木爲摧。既死、則剝其皮以鞔鼓。取其膽以和藥。飽其肉而棄其脊。蓋脊能發人腸道也。人謂大風油、卽稱蚺蛇脊、非是。夫蛇之死。可謂愚矣。然天地之閒。物理有所不可曉者。以蛇之大而甘受制、誠愚。然特其未見水耳。彼一見水。必夭矯其形。不受制伏。起而吞人。雖不遇水。有小兒在側。亦忽吞之。是其死也、殆有機緘者存。非蛇之愚也。

六目龜

聞欽七洞有六目龜。欣然異之。因人求得。乃眞目之上。有四僞目耳。所謂僞目。卽頭上金黃花、紋圓長。中黑似目也。然僞目與眞目排比。端正不偏。無一不然。亦足愛矣。常龜畜之不死。是龜旬日卽死。是殆不以飲食豢而然歟。

鼊瑇瑁

欽海有介屬曰鼊。大如車輪。皮裏有海骨十三、如瑇瑁。今人用以爲篦刀靶子者、是也。瑇瑁背甲亦十三片。自然成斑紋。世言鞭血成斑。斯言妄矣。

鱷（音噩）

欽州海濱、有穴處水族曰鱷。狀如龍而無角。長五尺許。蠻人得之。繫而售諸市。管界巡檢劉昂者、見而市之、將烹。同僚念其形之似神物也。請縱之江。其未得水。則類死矣。一得水、則奮迅跳踏。夭矯滅沒。波頭爲起。俄然而逝。彼幺麽其形而猶若是。況其龍哉。

鱘鰉魚

春水發生。鱘鰉大魚、自南海入江。至濤象之境。龍門之下。或爲漁網所得。余東歸、將至番禺。有蜑、急棹艇舟。繫二鱘鰉求售。大者長六尺。小者四尺。脩身侈腮。口隱於頤。身無細鱗。上各有鋸刃。與凡魚不同。惻然念曰、神龍之種。乃受制於人如此哉。問所需幾何。曰四百。卽市而縱焉。始則舉首出水。少焉揚鬐掉尾。復舉首似顧。悠然而逝矣。

嘉魚

蒼梧大江之南山、曰火山。下有丙穴。嘉魚出焉。所謂南有嘉魚。詩人傳之也。嘉魚形、如大鰣魚。身腹多膏。其土人煎食之甚美。其煎也、徒置魚於乾釜。少焉膏溶。自然煎熟。不別用油。謂之自裹。

河魚

左氏河魚腹疾語。迄無定說。余仕古縣。常食市魚。廚者曰、此魚病肚。不堪食。剖視之、滿腹黃水也。後汎舟、見一魚死於舟側。舟人曰、此魚病肚死矣。問何謂病肚。曰、凡物皆有疾。魚在水無他疾。唯病肚乃死。因悟申叔時河魚之說。

竹魚鰕魚

竹魚出灘木。狀似靑魚。味如鱖魚。鰕魚亦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鰕而鮮美。大抵南中魚品如鯉鯽者甚多。而鰕竹二魚爲珍。

鬼蛺蝶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其徑六七寸。褐質閒雜色兒然。下兩翅有翠點、尤光彩。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翅黯黑而有翠綵一行。特爲鮮明。北人或名元武蟬。

天蝦

南方有飛蟲。有翅如飛蛾。其尾如蟋蟀。色白身長似小鰕。然夏秋之閒。晚飛蔽天。墜水、人以長竹竿橫江面、使風約之、如萍之聚。早乃掉舟撈取。縷肥肉合以爲鮓。味頗美。然此夜墜水。次早卽取、乃可用。稍過一夕。已脫而化矣。

蜑

余在欽、一夕燕坐。見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黃脊黑。頭有黑毛。抱疎籬之杪。張頤四顧。發身如將躍也。適有士子相訪。因請問之。答曰、此名十二時。其身之色一日之內逐時有異。口皆含毒。俟人過、則射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謂蠱者歟。生曰、然。嘗傳所載。即是物也。未幾、余染瘴幾殆。

古蹟門

韶石

韶石山、在韶州東北。高七十丈。闊一百五十丈。昔虞舜登此石奏韶樂。因以名州。晉永和二年、有飛仙遊其上。張循州韶石圖、有三十六石。名因具於左。新婦石。毬門石。大禾倉石。小禾倉石。太平石。盤龍石。獅子石。侍石。上鱗魚石。下鱗魚石。帽子峯石。鳳關石。羅仙峯石。雙闕石。馬鞍石。四接石。使石。三峯石。桃石。大香鑪石。小香鑪石。騎龜石。奏樂石。樓閣石。寶甑石。硯面石。虹霓石。朝仙峯石。鸖觜石。五羊石。圓石巖。鍾石。鼓石。石臼。石井。缺一

秦城

湘水之南、靈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間。有遺堞存焉。名曰秦城。實始皇發謫戍五嶺之地。秦城去靜江城北八十里。有驛在其旁。張安國紀之詩曰、南防五嶺北防胡。猶復稱兵事遠圖。桂海冰天塵不動。誰知壟上有耕夫。北二十里、有險曰嚴關。羣山環之。鳥道微通。不可方軌。此秦城之遺蹟也。形勢之險。襟喉之會。水草之美。風氣之佳。眞宿兵之地。據此要地。以臨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陸苟出關。自是可以成列而馳。進有建瓴之利勢。退有重險之可蟠。宜百粵之君委命下吏也。

綠珠井

鬱林州博白縣、古白州也。晉石崇妾綠珠、實生焉。有井名綠珠。云其鄉飲是多生美女。異時鄉父老有識者。擬而謀窒是井。後生女乃不甚美。或美必形不具。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掩井之人。亦云智矣。

古富州

古富州、今昭州昭平縣。在灘江之濱。荊棘叢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縣衙。眞所謂三家市也。有舟人登岸飲酒。遂宿茅屋家。夜半、聞門外託託有聲。主人戒之曰、毋開門。此虎也。叙起而覘之。乃一乳虎將數子以行。今爲縣乃爾。不知昔日何以爲州耶。

銅柱

漢馬伏波平交趾。立銅柱、爲漢極西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夷獠爲建二銅柱於伏波之處。以明總爲伏波之嗣。是銅柱在安南矣。又唐何履光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按南詔今大理國。則是銅柱復當在大理。又占不勞之地、南有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崖海。按占不勞、今占城也。然則銅柱又當在古城。聞欽境古森峒、與安南抵界。有馬援銅柱。安南人每過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丘陵。其說曰、伏波有誓云、銅柱出。交趾滅。培之、懼其出也。又云、交趾境內有數銅柱。未知孰是。

陟屺寺

欽州靈山縣東南三十里、有武利場。俗傳昔則天母氏故里也。去場不遠。有陟屺寺遺址。云則天念母。爲建寺所寓之地。猶有豐碑斷裂茅榛間。字跡略可辨。其文則盧發奉敕撰。按則天父武士彠、晉人。母楊、未詳家何地。后得志、封榮國夫人。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以徼福。然則陟屺之說。固荒唐矣。惜發碑剝落不可考也。然亦可疑。發袁州人。舊跡武宗朝。去則天固遠。將率何敕作說耶。

交趾

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始得起。余至欽。見夫黑齒跣足。皐其衣裳者、人耳。烏覩所謂足無節身有毛者哉。人言道州侏儒。今道州人七尺而昭州恭城縣與道接畛。閒產一二侏儒。矯意南定縣如恭城也。不然。豈其人足皆無節而能更相扶耶。聞受戾氣。遂以得名。意當如此。

儋耳

儋耳、今昌化軍也。自昔爲其人耳長垂肩。故有此號。今昌化島嶼有大耳兒哉。蓋南蕃及黎人、人慕佛相好。故作大環以墜其耳。耆下垂至肩。實無益於耳之長。其竅乃大寸許。

冰井火山

梧州城東、有方井二。冰泉清洌。非南方水泉比也。謂之冰井。其南臨江有火山。下有丙穴。嘉魚生焉。元次山詩爲梧州有火山無火、冰井無冰之句。

蠻俗門

蠻俗

蠻夷人物強悍。風俗荒怪。中國姑羈縻之而已。其人往往勁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如飛。其械器有桶子甲、長槍手、標偏刀、遏(二字闕)牌、山弩、竹箭、桃榔箭之屬。民編竹苫茅爲兩重。上以自處。下居雞豚。謂之麻欄。生理苟簡。冬編鵝毛木棉。夏緝蕉竹麻紵爲衣。搏飯掬水以食。家具甕土。糴以備寇掠。土產生金、銅、鉛、綠、丹砂、翠羽、峒緂、袾布、八角茴香、草果、諸藥。各遂其利。不困乏。今黃姓尚多。而儂姓絕少。智高亂後。儂氏善良許從國姓。今多姓趙氏。宜州徼外西原黃峒武陽寨小蠻。即唐黃家賊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然黃氏家人、亦有時相攻奪。其刺史黃延甚。逐其弟延廣而自立。延廣奔朝廷。謂之出宋。(凡州峒歸明者皆稱出宋)延甚淫酷不能服其類。鄰永樂周王民與爲仇、相攻。宜反爲和解。延甚恃此益橫不率法。至私刻經略安撫司、及宜州溪峒司印。效帥守花書行移。以嚇諸蕃落。邀將常非慊。益利與交通。姦盜爲代作奏章。訐至闕下。不關白經略司。范石湖作帥。捕劾以聞。削籍竄之。其後稍戢。

猺俗

猺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謂之山猺。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

列．鄉火結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月旱．自以不差．諸蕃歲貢馬於官．道其境、必要取牲及鹽牛香．則使馬路．官亦以鹽綵和謝之．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裩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甚多．殆百餘種也．唐房千里異物志、言獠婦生子即出．夫憊臥如乳婦．不謹其妻、則病乃無苦．

入寮

邕州諸溪峒、相爲婚姻．峒官多姓黃．悉同姓婚也．其婚嫁也．唯以鹽豪抪擾爲尚．送定禮儀．多至千人．金銀幣帛固無．而酒醅爲多．然其費亦云甚矣．壻來就親．女家於所居五里之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之入寮．壻家以鼓樂送壻入寮．女家亦以鼓樂送女往寮．女之婢妾百餘．壻之僕從至數百人．結婚之夕．男女家各盛兵爲備．少有所爭．則兵刃交接．成婚之後．壻常袖刃而行．妻之婢、少迕其意．即手殺之．謂之還英雄．入寮半年．而後婦歸夫家．夫自入寮以來．必殺婢數十．而後妻黨畏之．否則以爲懦．

挂劍

邕州溪峒之外．西南有蠻．其夫甚剛．其妻甚怯．夫婦異室．妻之所居．深藏不見人形．夫過其妻．必挂劍於門而後入．其合夫婦之道．夜期於深山．不以其所居也．云不如是．則鬼物有顯誅．

繡面

海南黎女以繡面爲飾．蓋黎女多美．昔嘗爲外人所竊．黎女有節者、涅面以礪俗．至今慕而效之．其繡面也、猶中州之笄也．女年及笄．置酒會親舊．女伴自施針筆．爲極細花卉飛蛾之形．絢之以遍地淡粟紋．有晳白而繡文翠青．花紋曉了．工緻極佳者．唯其婢不繡．邕州溪峒使女、慮其逃亡．則黥其面．與黎女異矣．

鼻飲

邕州溪峒及欽州村落．俗多鼻飲．鼻飲之法、以瓢盛少水、置鹽及山薑汁數滴於水中．瓢則有竅．施小管如瓶嘴、插諸鼻中．導水升腦．循腦而下入喉．富者以銀爲之．次以錫．次陶器．次瓢．飲時、必口噉魚鮓一片．然後水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噫氣．以爲涼腦快膈．莫若此也．止可飲水．謂飲酒者、非也．謂以手掬水吸飲．亦非也．史稱越人相習以鼻飲．得非此乎．

飛駞

交阯俗、上巳日男女聚會．各爲行列．以五色結爲球．歌而拋之．謂之飛駞．男女目成．則女受駞而男婚已定．

踏搖

猺人、每歲十月旦、舉峒祭都貝大王．於其廟前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男女各群．連袂而舞．謂之踏搖．男女意相得．則男呼嘐奮躍．入女群中負所愛而歸．於是夫婦定矣．各自配合．不由父母．其無配者、姑俟來年．女三年無夫負去．則父母或殺之．以爲世所棄也．

款塞

史有款塞之語．亦曰納款．讀者略之．蓋未覩其事爾．款者、誓也．今人謂中心之事爲款．獄事以情實爲款．蠻夷效順．以其中心情實．發其誓詞．故曰款也．乾道丁亥．靜江猺人犯邊．范石湖檄余白事帥府．與聞副結邊民之事．猺人計窮．出而歸命．乃詣帥府納款．其詞曰．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把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若生事者、上有太陽．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驢．生女成豬．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偸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並依山例．山例者、殺之也．他語甚鄙．不可記憶．聊記其鄙款者如此．

木契

猺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執其一．守之甚信．若其投牒於州縣．亦用木契．余嘗攝靜江府靈川縣．有猺人私爭赴縣．投木契乃一片之板．長尺餘．左邊刻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於其下．又刻一大痕於其上．而於右邊刻一大痕．牽一線道合於右大痕．又於正面刻爲箭形．及以火燒爲痕．而鑽板爲十餘小竅．各穿以短稻穰、而對結綰焉．殊不曉所謂．譯者曰．左下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指所論讎人將帶徒黨數十人以攻我也．左上一大痕．詞主也．右一大痕．縣官也．牽一線道者、詞主遂投縣官也．刻爲箭形．言讎人以箭射我也．火燒爲痕．乞官司火急施行也．板十餘竅而穿草結綰．欲讎人以牛十餘頭償我也．結綰以喩牛角云．

打甏

深廣及邕欽廉村落閒．不飲清酒．以小甏乾醞爲濃糟、而貯留之．每饗客．先布席於地．以糟甏置賓主閒．別設水一盂．副之以杓．開甏、酌水入糟．插一竹管．管長二尺．中有關捩．狀如小魚．以銀爲之．賓主共管吸飲．管中魚閉．則酒不升．故吸之太緩與太急．皆足以閉魚．酒不得而飲矣．主飲魚閉．取管埋之以授客．客復吸飲．再埋管以授主．飲將竭．再酌水攪糟更飲．至甚醨而止．其爲壽也．不別設酒．主人妻子同壽客．其妻先酌水入甏．致詞、以管授客．飲已．男若女、迭酌水爲壽．客之多飲壽酒也．實多飲水耳．名曰打甏．南人謂甕爲甏．

抵鵶

自安南及占城、眞臘、皆有肩輿．以布爲之．制如布囊．以一長竿舉之．上施長籧．以木葉飾之．如中州轎頂也．二人舉一長竿．又二人衆行．安南名曰抵鵶．安南使者黃桀、以一抵鵶載一妾自隨．凡使者至欽．皆有涼轎．釘鉸黑漆甚澤．而兩竿蓋短．雨晴皆用之．此蓋效中國爲之也．若其本國．只用抵鵶爾．

十妻

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養也．余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欽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爲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衆婦各結茅散處．任夫往來．曾不之較．至于溪峒之首．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

於醫殺云。

捲伴

深廣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禮。商人之至南州。竊誘北歸。謂之捲伴。其土人亦是捲伴。不能如商人之徑去。則其事乃有異。始也、既有桑中之約。即暗置禮聘書於父母牀中。乃相與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書也。索之牀席間。果得之。乃擬言訟之。而迄不發也。歲月之後。女既生子。乃與壻備禮歸寧。預知父母初必不納。先以醨酒入門。父母佯怒擊碎之。壻因請託鄰里祈懇。父母始需索聘財。而後講翁壻之禮。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惟恐人不誘去耳。往誘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歸家。且其俗如此。不以為異也。

鬬白馬

廣人、妻之父母死。壻至祭、必乘馬而往。以二牌棒手前導。將至妻家。駐馬以待。妻家亦以二牌棒手對敵。謂之鬬白馬。壻勝、則祭得入。不勝、則不得入。故壻家必勝以入其祭。

迎茅娘

欽、廉、子未娶而死。則束茅為婦於郊。備鼓樂迎歸而以合葬。謂之迎茅娘。昔魏武愛子蒼舒卒。聘甄氏亡女合葬。明帝愛女淑卒、娶甄氏亡孫合葬。欽之迎茅娘、夷風也。曹氏父子。直為冥婚。豈足尚。

志異門

天神

廣右敬畏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圃中一木

槁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苟雷震其地。則又甚也。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每祭、則養牲三年而後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亦有懼心。一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事。則鄰里親戚衆尤之。以為天神實為之災。

聖佛

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相傳聖佛出世。在真臘國之占里婆城。聖佛、女子也。有夫、渡海而舟為龍王所覆。乃謂龍王曰。使我登岸。當歲生一子以奉龍王。既、海神送其舟於占里婆城。乃顯神異。人有慢輕。必降禍也。人有所求。必赴感焉。人有自欺於前。必報驗焉。南蕃皆敬事之。凡相爭者。必相要質於聖佛前。曲者不敢往也。南蕃所居皆茅廬。唯聖佛廟貌甚盛。黃金飾像。四軀為四殿。蓋一佛而三夫也。女巫數輩。謂之寅婆。廟多鼓舞。血食無虛日。每歲正月十三日、設廬於廟前。積禾於中。請聖像出廟。而焚禾以祭。十四日、聖佛歸廟。二十日、聖佛生子。乃忽有一圓石出其身。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寐。以聽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寨珍寶犀象獻佛。其所生子、舟載而投諸海以奉龍王云。六合之外。妖祥怪誕。多如此。

甯諫議

欽州甯諫議廟。去城數十里。太守到任謁之。雨暘不時。禱之輒應。六朝時、有甯猛力、據有其地。附朝因拜

猛力為安州刺史。然恃險驕倨自若也。自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諭以恩信。乃詣府請謁。後熙奏改安州為欽州。猛力欲隨使者何稠入朝、而死。其子長真、雅興即入朝。乃以長真嗣為欽州刺史。唐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長真死、子據、襲刺史。然則諫議其猛力歟。猛力最有功於欽。欽人即其墓宅建廟而設之。置祭田數頃。諸甯黨之至今尚存。諸甯今為大姓。每科舉皆有寓名者。欽之祀、無非淫祠。惟諫議為正。

武婆婆

廣右人胥武后母、本欽州人。今皆祀武后也。冠帔巍然。衆人環坐。所在神祠。無不以武為姓。巫者招神稱曰武太后娘娘。俗曰武婆婆也。

轉智大王

欽州陳承制、名永泰。熙寧八年、交阯破欽、死於兵。先是交人謂欽人曰。吾國且襲取廉州。以告永泰。弗信。交舟入境迅甚。永泰方張飲。又報抵城。復弗顧。交兵入城。遂擒承制以下官屬於行衙。曰、不殺汝。徒取金帛爾。既大掠、則盡殺之。欽人塑其像於城隍廟祀之。號曰轉智大王。凡嘲人不慧。必曰陳承制云。

新聖

廣西凌鐵為變。鄧運使擒之。旋殺降也。未幾、鄧卒。若有所覩。廣西群巫乃相造妖。且明言曰。有二新聖、曰鄧運使、凌太保、必速祭。不然、癘疫起矣。里巷大譁。結竹粘紙。為輔馬旗幟器械。祭之於郊。家出一雞。既祭、人糶而散。巫獨擕數百雞以歸。因歲歲祠之。巫定例云、與祭者不得非胙。故巫歲有大獲。在欽為尤甚。

雞卜

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梃之端。執梃再禱。左骨為儂。儂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梃長寸餘者遍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煑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昔漢武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始記之。

茅卜

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即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娘、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摺。自茅之中摺至尾。又自茅中摺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為料、餘二為傷、餘三為疾、餘四為厚。料者、雀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暮當歸窠。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附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迍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貫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做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離上四餘。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係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

入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踏斷卦矣。余以為此法即易卦之世應楪著也。昔聞楚人篿卜。今見之、

南法

祝融之墟。威靈所本。其間異法。亦天地造化之流也。巫以荊得名。豈無自而然哉。昔聞巫覡以禹步咒訣。鞭笞鬼神。破廟殃竈。余嘗察之南方、則果有源流。蓋南方之生物也。自然具禁忌之性。在物且然。況於人乎。邕州溪峒有禽曰鷺鷥。善禹步以去窒塞。又有鴆鳥。亦能禹步以破山石。有蛇曰十二時。能含毒射人影以致病。以是觀之。南人之有法。氣類實然。然今巫者畫符、必為鴆頂之形。亦可見其源流矣。是故愈西南愈多詭異。茫茫天地。法各有本。必有精于法者。亦云自然而然。非人所能為也。

家鬼

家鬼者、言祖考也。欽人最畏之。村家入門之右。必為小巷。升當小巷右壁。穴隙方二三寸。名曰鬼路。言祖考自此出入也。人入其門。必戒以不宜立鬼路之側。恐妨家鬼出入。歲時祀祖先。即於鬼路之側。陳設酒肉。命巫致祭。子孫合樂以侑之。窮三日夜乃已。城中居民、於廳事上設香火。別自堂屋開小門以通街。新婦升廳一拜家鬼之後。終不敢至廳。云儻至、則家鬼必緊殺之。惟其主婦無夫者、乃得至廳。

挑生

廣西挑生殺人。以魚肉延客。對之行厭勝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謂人死陰役於其家。有一名士、嘗為雷州推官。親勘一挑生公事。置肉盤下。俾囚作法以驗其術。有頃發視。肉果生毛。何物淫鬼。乃能爾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覺有物在胸膈。則急服升麻以吐之。覺在腹中。急服鬱金以下之。此方亦雷州鏤板印散者。蓋得之於囚也。

蠱毒

廣西蠱毒有二種。有急殺人者。有慢殺人者。急者、頃刻死。慢者、半年死。人有不快於己者。則陽敬而陰圖之。毒發在半年之後。賊不可得。藥不可解。蠱莫慘焉。乾道庚辰、欽州城東有賈漿者、畜蠱毒、敗而伏辜。云其家造毒。婦人倮形披髮夜祭。作糜粥一盤。蝗蟲蛺蝶百蟲、自屋上來食。遺矢、乃藥也。欲知蠱毒之家。入其門上下無纖埃者、是矣。今黎峒溪峒人。設酒延客。主必先嘗者、示客以不疑也。

罔兩

淳熙乙未正月朔、罔兩見於融州融水縣治。有人之影。無人之形。倮而披髮者無萬數。有一手力持紙錢焚之。影競赴火。又復散亂。有頃乃沒。是日城外有神廟。煙火自地出。經日而滅。一郡大驚。郡附步、為融教官、日見而言之。是年融不聞有異。

柳州蜈蚣

柳州種甘堂、頃年、夜有光出柱上竅穴中、滿堂如月。驅視、見鱗甲大如錢。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鑿齊剌之。有聲砉然。破柱乃大蜈蚣。長竟柱。腦中得珠如雞卵。圓走盤。光遂不見。

桂林猴妖

靜江府疊綵巖下、昔日有猴。壽數百年。有神力變化。不可得制。多竊美婦人。歐陽都護之妻、亦與焉。歐陽設方略殺之。取妻以歸。餘婦人悉為尼。猴骨葬洞中。猶能為妖。向城北民居。每人至必飛石。惟姓歐陽人來則寂然。是知為猴也。張安國改為仰山廟。相傳洞內猴骨宛然。人或見、眼忽微動。遂驚去矣。

君子堂日詢手鏡

王濟 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三

君子堂日詢手鏡

王濟

有樹曰龍骨其根大者如栲栳幹如臂而匾新發者亦然根至顛頂皆有刺手不可觸以之編籬堅過於獞伐枝揷地即活皮色青翠可愛葉如楊梅十月後脫至三月發幹葉俱有白汁其花黃心紅瓣蒂著幹廣東又呼爲火殃酉陽雜俎中有慎火木亦名護火多種盆缶中置屋上開紅白花倦遊錄以雜俎所云者即龍骨樹又名烽火木斷之有白汁所見龍骨誠如倦遊錄所言但不言有刺以其稱龍骨故畧之爾若云其汁着人肌膚遂成瘡痏則余未之知意者雜俎所載愼火木或別有種

有一種人名曰山子即夷獠之屬初爲亂守禦本州馴象衛鄧指揮者招撫居之各山聽其樹藝官無所擾今皆安其土矣尚呼鄧氏後爲主人其俗語音與華不同男婦皆徒跣短裳婦人以他髮雜已髮盤髻作大堆重可數斤上覆青布髻大頭銀剜耳至百餘年綴數環男子花青布果頭亦以耕織爲生就山伐巨木椀爲盆盎鍋盖鼓鞋之屬入城

貿易其夫妻未嘗同宿但於晴晝牽臂入山擇僻處盡一日之樂旣入則於路口挿松竹以斷來者謂之挿青見者即返或誤入則加以刀弩死且不顧若婚嫁則又可笑有女之家初不計財惟檳榔數婁爲聘結婚時男家有媒氏至女家立門外不敢輒入伺主人出以期告主人不諾即辭去不敢言明日復往伺如初主人諾則延媒氏入飲及期婿偕媒氏携果盒往聘及女家婿止近舍媒氏及門女躡新草履負襆挾繖繖上仍繫雙草履隨媒氏往婿所婿履授婿婿穿履引之而去媒與又毋敢者畢反不顧有千方偕婿歸寧

土俗婚嫁有期女家於近村倩能歌男婦一二十人或三四十者至期同男舁轎至衆集女門女登轎夾而歌之互相應答聯袂而行遵郊數里望及男家室廬各皆散去男家携酒肉道飼之此附郭之俗雖衣冠家不廢惟城中軍衛所居多江浙人故不桼此俗若僻遠村落則新婚徒行歌者如附郭其俗尤有不可觀

每歲元旦或次日里中少年裂布爲帕挾往村落覓處女少婦相期答歌允者男子以布帕投女女解所衣汗衫授男子歸謂之拋帛至十三日男子衣其衫而往父母欣然迎欵男左女右班坐一室各與所期互相答歌隣親老稚畢集觀之人家多女者各期一男是日皆至歡歌至十六日乃罷歸歸時女以前帕巧刺文繡還男子男子亦以汗衫歸之女願之父並未有別往赴期者一州之民皆然雖千指之家亦有此惟城中有附郭無此俗中或有故事皆曖昧

余見彼中竹有數十種與吳浙不同篆竹節踈幹大體厚截之可作汲桶筍生七八月間味微苦土人

跨之余以爲不逮湖州椶竹猶竹筍與杭之杜園遠甚惜彼中莫知其味不可與語釣絲竹亦踈節幹視篆竹差小枝稍細而長葉繁可織爲器筍亦可餐一名蒲竹人取栽爲屋茅并編屋壁最堅美又有竻竹大如釣絲自根至稍皆密節節有刺長寸許山野間每數十家成一村共植此竹環之以爲屏翰則蛇鼠不能入足可爲備禦計聞徑賊亦皆恃此爲金湯官軍亦無可奈何後見續竹譜云南人呼刺爲竻(音勒)邕州舊以爲城蠻寇來侵不能入今鬱林州種此城外呼爲護城桂海虞衡則言以竻不知孰是又有班竹甚佳即吳地稱湘妃竹者其班如淚痕杭産者不如亦有二種出古辣者佳出陶虛山中者次之土人栽爲筋甚妙余携數竿回乃陶虛者故不甚佳吳人甚珍重以之爲扇材及文房中妙器之類丈許值錢二三百文山間野竹種類甚多

余初至横之郊尚含許名謝村閒挾夫譁然頃之一夫持一獸來獻名竹鼠云極肥美廣南所珍其狀絕類松鼠大如兔重可二三斤余睇視良久叱還而去後至州廨與諸士大夫談及皆果云此鼠食筍故腴美得之最珍余以爲簡冊有載竹鼬者即此杭湖諸山亦或有之但人未知其美故不取耳

横人好植蘭至若百十餘本者其品不一紫梗青花者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大率種時亦自有法將山土水和勻搏成茶甌大以猛火煅令紅取出鍾碎雜以及屑納盆缶中二八月間分種時而澆之則一莖著三十餘花以大蝦止村糞其根甚壯恐蚯蚓螻蟻傷之耳花時則數盆室中芳馥可愛門外數百步皆知其有蘭矣世傳閩蘭最勝若此横之蘭品亦未必下

吳浙間嘗有俗諺云凡事難成則云須鉄樹花開余於橫之馴象衛般指揮黃家園中見一樹高可四三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厚余問之般云此鉄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吾父丁卯生其年花果開移置堂上置酒歡飲作詩稱慶其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團一開累月不凋嗅之乃有草氣余因憶鉄樹花開之說且謂不到此地又焉知眞有是物耶

州治北數里有山名古鉢以形如覆鉢故名上有一女郎神廟余職歲祀事嘗一至焉其山視諸山頗秀拔當入嶺處有深澗淙淙不絕石梁跨之逕路縈紆松栢樟榕諸木蓊鬱可愛路卒有屋三楹名半山亭般指揮貫重建余爲記于石由半山斡百餘磴有一坡極平坦復上數十磴有大榕木夾道離立過此即絕頂神廟在焉四顧遠近諸山若揖拱不暇者南望州治大江寳華諸山皆在指顧山後林木一望無際誠一州之勝也考宋元諸碑神乃有唐姓陳一娘人嘗縱鯉一日道遇白衣人告云可速携家避古鉢山上此地明日將爲巨浸矣還告其夫愴惶挈家方至半山其地已陷今存龍池塘數十頃即是後其姊遂神此山前所謂白衣人蓋所縱之鯉報活已恩也歷宋及我　皇明皆有夫人之封著在祀典橫人至今不食鯉云

州城南門外渡江陸行數里有寳華山巍峭秀拔學宮正南一望屹然對峙術者以爲文筆峰故科不乏人余屢欲一登終以事阻人云其中逕路巖澗縈紆洶迴不可名峭壁怪石奇險峻夜又多可畏中有一寺亦以山名今已圮廢中殿巋然僅存旁舍存數野衲而已聞昔嘗居千僧一巨鍋炊可飼數百人者尚沒沙土中地出兩耳人行其中不礙

聞嘗有見浮出溪澗者必自相率往視焉然在焉見則其巖有兵氣又有神僧騎虎或虎往來山間此說近誕姑以紀異

其土多奇花異卉有不可名狀者於牡丹芍藥則無仕宦携歸雖活不花人呼佛桑爲牡丹更可笑佛桑有深紅淺紫淺紅淡紅數種旁插於土即活茉莉甚廣有以之編籬者四時常花又有似茉莉而大瓣微尖其香清絕過於茉莉土人呼爲狗牙余病其卉佳而名不雅故改爲雪瓣時漸有人以雪瓣呼之矣又一花名指甲五六月開花細而正黃頗類木犀中多須菂香亦絕似其葉可染指甲其紅過於鳳仙故名甚可愛彼中亦貴之後閱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海又嘗見山間水邊與叢莽雜落間紅紫黃白千態萬狀四時不絕余愛甚每見必稅駕延佇者久之若同吳浙所有者亦爲不少不可備述矣

果蓏之屬大率不逮吳浙遠甚以余所見惟蓮房西瓜芋蔗栗四品與吾地彷彿雖有桃李梅梨數品然皆不俟時熟即入市青硬酸澁不可噉杏子林禽地素不產土人不之識楊梅大者如荳如吾地所無者荔枝龍眼蕉實三品甚佳又有名九層皮者脫至九層方見肉熟而食之其味類栗又一種名黃皮果狀如楝子味酸又有餘甘子如小青李味酸澁餘味甘亦不甚美橄欖烏欖二者甚多俱野生有力者恣意可取市中十錢可得一大擔土人炒以進飲復有人面果冬桃山栗千木饅頭山核桃陽桃逃軍糧等野果種類更多然西瓜雖美四月即可食至五月已無桃李枇杷二三月間即食四月俱已摘盡惟栗與芋蔗用方久耳

余初到橫入南郭門適成市荷擔貿易百貨塞途悉

皆婦女男子不十一余甚疑焉詢之云城中居者多戎籍不敢買僕有僕則有差雖武弁之家例不得免故厮役多用婦女至於販粥傭徙亦然大家巨族有至一二十人有善織紝者值銀二十兩有司民間亦禁此俗誠可鄙也又有鄉村人負柴米入市亦是婦人尤爲可笑

嶺南好食檳榔橫人尤甚賓至不設茶但呼檳榔於聘物尤所重士夫生儒衣冠儼然謁見上官長者亦不輟咀嚼輿臺皁隸囚徒厮養伺候於官府之前者皆然余嘗見東坡詩有云紅潮登頰醉檳榔并俗傳有人蠱口吐血之說心竊疑焉余初至其地見人食甚甘余亦試嚼一口良久耳熱面赤頭眩目花先於顛仆久之方蘇遂更不復食始知其爲眞能醉人又見人嚼久吐津水甚紅乃信口吐血之說余按本草所載檳榔性不甚益人冊溪云檳榔善墜惟瘴氣者可服否則能病眞氣有開門延盗之患彼人非中瘴食如穀粟誠爲可笑

未至橫七十里地名古江有古江廻檢司并烏蠻驛在焉其地有烏蠻灘甚險過此未有不心驚見鬼者若其灘有六延亘三十餘里曰三見桂舵馬槽鋸壁龍門雷霹三見馬槽又險之尤者鳴聲如雷徹數十里灘之上有馬伏波廟門右以鉄索鎖木虎勢甚猙惡云不鎖則夜出傷人過灘者必牲醴告廟下以生雞血灑虎頭人云此灘之險又甚於閩之黯淡灘過黯淡者惟則由陸萬一舟遇害人則無恙

城南由大江西南上十里許有牛皮灘以傍有大石狀若牛皮故名如吳之虎丘千人石其大倍焉余嘗經其地登坐踰時石上隱然有橫州二字大如數席筆畫類唐人土人浪傳神仙所書其西有山

亦秀上有百合花瀰漫被麓余至當盛開時香馥清遠甚可愛也

壯方立期爲市謂之集嶺南則稱虛不知稱虛之說所起及何所據土人亦不知余謂大抵作市於丘虛間故謂之虛唐人有綠荷包飯趁虛人之句想其來遠矣又一書云戍市則實市散則虛或未然恐只是丘墟之義耳橫州雖止十五里有村八百餘虛百餘一虛每期貿易財貨不下數十萬閙虛百合青桐古辣則其尤大者云

相傳學宮西北江邊有一穴每遇科舉歲當春分前後徵雨時有紫氣一道涌出順流過學門則次年舉人君多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直至州城門外其年中舉者六人此又甚異

於城中道遇一文身老婦因詢之云是海南人頃歲調狼兵征勦黎賊被虜三四人賣至此又云海內諸州黎俗生男女三日必請善文繡者於頭面肩頸手腕膝脛腹背周身盡成諸花及八寶等件後用細鍼數枚挑刺出血搽以青靛俟三四日滌去則花宛然斷續處再刺以補之至死不沒鉅族大家以之相尚傭賤者則不敢百粵文身之地即此是已

宋秦淮海先生嘗謫於橫寓交游城西一祝姓老書生頗淳篤家有海棠花一枝甚妍麗淮海每過其家於花下觴咏盡醉而返嘗於花下作醉鄉廣大人間小之詞尚存于石後人即其地建亭名海棠亭又一大橋長百餘人皆以鐵力爲材云宋時所建者亦名海棠數年前建業黃琮守州改爲淮海書院余嘗至訪遺蹟有壞碑數通沒滅不可讀後一小碑仆於地拂拭視之乃刻晁無咎像也云晁嘗不遠萬里來訪淮海故存其刻後淮海得命還

卒於藤州即今藤縣人於其卒所建光華亭在焉

隣壤貴縣有馮姓之家世以神異顯有稱都長者乃橫州供與岡舉人姑之夫故余得之頗詳其家神異者世有一人立召風雨鬼神虎豹言人禍福無不驗自蒼梧上至南寧皆敬信不可言兩廣猺賊事之尤謹皆以祖公呼之山峒間有跋扈者總帥委之撫安其魁率徒衆頂香盆牛酒拜迎於道云吾祖公来矣即聽約束帖然而還馮氏之君去大龍山不遠其中皆熟猺所居每月朔望各賫香錢至其宋納焉甚有牛羊猪畜者故累年不敢爲亂蓋馮氏力也由貴縣行往賓州必經大龍山非馮氏之車則不敢行車上有小旗爲物色其神異者率無永年至四十上下非縊即溺而死死後遠近遂事之以爲神塑像於廟廟在貴縣北門外與宋相隣廟已有十五六像皆其先也余嘗一往視中有朱元碑石紀神異悉如今日所謂都長之神比之他世尤異弘治間潯林州妖賊李通保假稱馮都長作亂旗幟皆馮氏徒衆進見賊魁若衣黃袍冕旒所在室廬皆成龕君宮殿以其術蠱惑聚至數萬人官兵無如之何與賊相拒者半月一日東風甚急賊將以火攻官軍度不能遁三司諸官倉惶呼都長告急答曰無妨待我與祖宗商量遂焚爇一香往營外望空數拜鄉語喇喇叙項以手指畫若問答狀言訖乃入云無事無事吾祖宗俱在此夫可速傳令子時蓐食丑時起營縱火依期而行賊見吾軍舉火猶東風皆大笑須臾吾軍呼噪而出風反火烈賊大潰走斬獲無數都長單騎馳而呼曰我即真馮都長也汝輩復何避賊衆見之云果吾真祖公耶皆羅拜於前衆縛其魁請降事遂平又有木山峒猺賊猖獗親官軍茂如總師委

都長招撫受命即單騎引數卒直至巢穴徒衆見之皆羅拜椎牛擊羊設酒迎欵不暇惟命是從因諭衆云衆皆安業但爾渠魁某人不可救可隨我出見總制衆皆唯唯其魁即隨以出見總制訖就責付都長帶往梧州交割械送之京出至外其魁告都長云死固不足言但容我暫回料理家事即出就獄都長與爲期縱之至期不至人盡危之都長但云無妨明日必來既而果然人問愆期之故賊云吾闔將放只被馮都長放許多大蟲咆哮圍繞家宅恐嚇及妻孥故不敢愛一死乃來耳都長年四十餘一日將自縊親友畢集守之慮其死也侯舉人父亦在焉忽對侯云我死三年舅舅有一難可向東南叫我三聲爲守者稍懈竟自縊死三年後侯販稻子三大舡往龍州將至逢暴雨水漲四五丈遇夜舟人失守水退船閣山腰間明蚤衆相顧愕然無所爲計忽憶都長臨別之言遂面東南再拜叫都長者三其夜夢都長告云明日有救者至毋憂也日出時可爲飯以待明蚤果有一人率二十餘徐粹二小舟來乃廣東商人素與侯善者云昨更深時一人來報我云侯兄遭難於此可速往救又云可於山中砍伐連竹芭蕉自船閣處直至水口厚以藉墊以繩索牽船用力一挽即至水中無虞悉如所指而行無纖芥損動若無事然神異若此者不可枚舉姑以其一二紀焉

橫人專信巫鬼有一等稱爲鬼童其地家無大小歲七八月間量力厚薄具牛馬羊豕諸牲物羅於室中召所謂鬼童者五六人携楮造繪畫面具上各書鬼神名號以次列卓上用陶器杖鼓大小皮鼓銅鑼擊之雜以土歌遠聞可聽一人或三二人各帶神鬼面具衣短紅衫執小旗或兵杖周旋跳舞

有時昏身踊躍至叚梁或仆於地或忽擬中坐自稱爲某神言人禍福主人號拜於下謂爲過神少慰復如之如此一日夜方罷人有疾者亦以此術祈禱不即愈至再至三至四五不已甚至破家者有之不復更問醫藥城治間人十中雖一二委醫亦未始不叅於此若雖士大夫家亦然此俗又甚可鄙

其地多山產美材鐵栗木居多有力者任意取之故人家治屋咸以鐵栗烏楠等良材爲之方堅且久若用雜木多生蛀蠹大如吴蠶日夜嚙梁柱中碌碌有聲不五年間皆空中遂至傾倒其鐵栗有叅天徑丈餘者廣州人多來採製椅卓食槅等器鬻於吾浙間可得善價吾吴浙最貴此木又有鐸木甚堅色赤歲貢於京爲神輸中用又有一木亦堅重其色淡黄有黑斑如虎文故稱爲虎斑木可作小器甚佳亦有以用藥煮作純黑色僞爲烏木以射利其棕竹極廣瀰山亘谷皆是吾地有得種盆盎中者數莖可值一二金有採往南京貨作扇材者材爲柱杖亦佳其地更多不能名狀

横人相傳建文庶人遇革除時削髮爲僧從遁至横南後行脚至横之南門壽佛寺遂居焉十五餘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千數横人禮部郎中樂章父樂善廣亦從授浮屠之學恐事泄一夕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遂爲人所覺言諸官逮於　朝遣人迎去此言亦無可據今存其所書壽佛禅寺四大字在焉其寺面向江北背城殿宇甚華美有腴田數百頃臨街店屋四十三間歲可得賃錢百五十金今止一二僧懦不能立利歸里長并諸有力者又傳自建文庶人去則寺日就廢僧人不能存云

横地多產珍異之鳥吴浙所有者不録若烏鳳山鳳秦吉了珊瑚倒挂之屬皆有孔雀龍州山中甚多横亦時或有之其烏鳳狀類繪家畫鳳色黑如雅翎腹皆淡紅長頸紅冠喙脚俱赤有距山鳳狀如烏鳳色具五彩若今繪者但尾稍短其聲甚惡好食蛇二者以其類鳳故以鳳呼范石湖桂海虞衡云山鳳狀如鵝鴈嘴如鳳殊未然又云巢兩江深林中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穴以飼之鷇乃發封殆則室之而死又余所未知也倒挂小巧可愛形色皆如緑鸚鵡而小畧大於尾雀好香故名收香倒挂東坡有倒挂緑毛麼鳳之句即此珊瑚鳥比畫眉差大彼皆寫珊瑚二字不知何義余謂以其珍貴故耳或別有名考諸埤雅爾雅皆不見録然此鳥好闘彼人多畜以賭勝負甚至以鞍馬爲注者如吾地闘促織然秦吉了俗呼爲了哥教之能人言狀如鴝鵒而大嘴爪俱黄眼上有黄肉鷓鴣甚多如小牝雞廣人捕賣市中五錢可得一隻甚肥美又有緑鳩捕得亦可食詢山間人異鳥甚多不可一一名狀

與客坐間談横州山水佳勝必首及淮塘巖火則謝村巖爲彼人呼洞曰巖余終以公事羈縻不能一往後乘進　表之行單衛鄉宦衆人諸公置酒舟中餞別乘興一登始畢素碩先至謝村方維舟村老一人率百夫列炬前導行半里皆平坡復入小路逶迤縈繞數曲即有巨怪石數十餘依石轉二三曲得一絶壁若無可入處復廻一石後方有一洞門頗寬敞入數步一小方池水甚清徹云歲旱不涸沿池轉揖數十步乃炬而行復轉一曲即有小水聲常汩汩深茂莫測洞約深數里水亦如之中白石如玉奇怪不可言有石如老君危坐臺上

人亦呼爲老君石亦有若獅象人虎千態萬狀或如水柱下垂亦有自地涌出上衝者行半復有一岐石人亦深廣至盡處極高曠頂有一穴光射洞中明朗可愛人云其小水中產嘉魚至九十月自穴出大江人從穴口捕得甚肥美人極珍貴地里誌載云蜀雙府達縣雅州與漢中沔縣俱有丙穴產此魚獨不云横其穴亦宜以丙穴呼可也遊畢還舟渡江行里許見一山崒然於平曠中即淮塘巖也陸行皆叢楚榛莽中有小蹊乃前村老董率人薪薙入者約數百步有巨石磊塊塞洞口廻石環走得入洞處中甚寬廣明朗四圍及頂皆有穴透入日光中多奇石色青翠若所繪金碧仿佛一石有若磴數級即一小路廻石壁而行縈繞數曲一石隙可上地亦平曠其西有窓數處可以下窺先所入處復於其上有一石如舌下垂人呼爲龍舌石遂索一梯自龍舌攀而上得一門入復平曠如前以入洞時計此第三層也余遂索筆大書重樓洞天四字於上傍亦有一門出得平地一區若露臺下視甚高峻四望亦曠遠長江若一練帶圍逶迤近諸山如列屏障此又可愛諸公於洞中盡醉出至江滸而別

吴浙農家甚勞横之農甚逸其地皆山鄉有田一坵則有塘瀦水塘高於田旱則决塘窌以灌又有近溪澗者則决溪澗故横人不知有桔橰每歲二月布種畢以牛耕田令熟秧二三寸即插於田更不復顧遇無水方往决灌畧不施耕溢鋤之工惟薅草一度而已勤者再之薅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皆已獲每一畝得穀二石者爲上此亦甘於逸惰而不力耳又有畬禾乃旱地可種者彼人無田之家并徭獞人皆從山嶺上種此禾亦不施多工亦

惟蕣草而已獲亦不蔵水田彼又不知種麥之法故膏沃之地皆一望蕪莽不顧余詢之云亦嘗種過熟時不伺曝乾即輾淨處之器間被土又多濕熱皆變爲紅黑色食皆無味或有食即嘔吐成疾遂云地不宜麥故皆不種殊不知收時須曝令乾甚方貯之無不美者余備寫種收之法示之各村墟間亦有人種矣

横州城中有魚塘三百六十口郭外并鄉村倍之大者種魚四五千小者亦不下千數故魚甚賤臘貴時亦斤不滿六錢江河間魚亦不少其品與吳浙所產不同一種名谷魚類鮎與鮠味亦肥美余甚愛之又一種名鉤魚狀類鯨身少匾其唇甚長垂下數寸味皆在此故俗有喫着鉤魚肉不惜老婆裩之語又一種名竹魚其色如竹青翠可愛味亦佳鯽魚極多甚美有重十餘斤者鰣魚嶌鑾雞下甚多雖上直抵横以上一帯皆無若魚惟謝村叢江邊里許則有餘皆無之又有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其種鯉鯽皆與吳浙同

横州雖爲殊方僻邑華夷雜處之地然一歲有一二節序可觀遇端陽前旬一日即爲競渡之戲至旬五日方罷舟有十五數隻甚狹長可七八丈頭尾皆刻龍形每舟有五六十人皆紅衣綠短衫棠鳴鉦鼓數人摩旗一人餘各以槳櫂水其行如飛二舟相較勝負迅疾者爲勝則以酒肉紅帛賞之其負者披靡而去遠近男婦老稚畢集江滸珠翠緋紫横炫奪目或就民居樓屋或貫舟維綠陰間各設酒歡鼓歡飲而觀至暮方散中秋城中郭外之家遇夜必設一大月餅牢白雞魚肉盛陳瓜果至十餘品者或於通衢或於院落間一家之內無間老幼皆集所設處拜月歡飲簫鼓謳歌聲聞遠近

達旦方已雖家貧亦不廢此二節甚佳吳浙所不如此地之俗多可鄙賴有此耳

其地人家多畜牛巨家有數百頭有至千頭者雖數口之家亦不下十數時出野外一望瀰漫坡嶺間如蟻故市中牛肉四時不輟一單百餘斤銀五六錢馬亦多產絶無大而駿者上產一匹價不滿五金又有海馬云雷廉所產大如小驢銀七八錢可得一匹亦有力載負不減常馬家畜一匹或數匹漢廐中有果下騮高三尺即此至如驢騾地素不產人皆不識其地猪甚肥而美足短頭小腹大垂地雖新生十餘日即肥圓如匏重六七斤可烹味極甘腴人甚珍重延客罔狙間無此不爲敬余初不甚信鄉士大夫烹以見餉食之果然吳浙人愛食犬呼爲地羊小猪之味過於地羊遠甚又所畜羊皆黑色若蒼色者人亦異之余嘗於坐中談及吾地白羊人以爲駭若吾地異黑羊也

有菌甚鮮美作羹其味未有逾於此者雷過則生須疾採稍遲非腐則老故呼爲雷菌亦有曝乾作腊雖佳不如鮮烹者遠甚予謂即滇南之雞棕蕈之屬但此物不多產耳

醫家有名蛤蚧者乃一甲蟲其地甚多狀類蜥蜴守宮之屬多生城垣串樓及人家墻壁間其物二者上下相呼作聲蛤蚧聲動累日情洽甚乃交兩相抱負目墮於地人往捕亦不之覺人以手分擘雖死不開人得之以稿熟草細纏定鍋中蒸過曝乾售人煉爲房中之藥甚取效尋常捕者不論牝牡皆可爲醫獸方中之劑也

余暇日與驃騎指揮左州李太守欽承侯寨人嘉祥閒談偶及諸土官風俗飲食燕遊起居甚爲可鄙各處者皆同其飲食烹飪與華人不顛蛇鼠山

百脚蚰蜒蜻蜓皆以登饌更害木蠹白大者爲上品又以牛羊脾上黑膜焙研細雜以椒塩蘸食諸肉婦人不纒足不穿底衣裙至十餘數幅甚長拽地人餘以多爲禮衫甚短髻用髮挽成大與頭等上着笠笠上飾以珠翠金寶性甚淫亂又言田州太守岑猛云漢岑彭之後其家豪滑狠鷙好殺侍人馬財粟之盛故恒不法無理放肯爲總帥府旗牌官屢至彼土故知之詳遇總府差官賫旗牌往彼調兵有至一二月不出承命之人飲氣不敢出一言蓋恐其加蠱毒之類中傷之也歸則總府責在旗牌人員甚至杖一二百屢有至死者又將此旨置之法外恣詈叅不之加遂各相效尤各土官又畏其強遇有調不敢輒出差人往彼請命及伺動靜彼若有期因其期亦出彼不之動亦不敢動其跋扈不恭也如此正德間發人馬十餘萬掠龍州知州皆逃匿叔夫金銀寶貨鉅萬殺虜男婦無筭蓋龍州甚富人馬不及耳其龍州例委指揮一員率四十年歲在彼把守遇掠後閒諸當道遂於
朝下廵按御史轉行監司諸官案問其把守指揮至以失機處死至今未釋龍州知州罰米二百石岑猛令其立功贖罪此不知何律恐軍門別有條例余所不知抑恐諸公慮其激變姑事姑息之典但以四十人禦十餘萬衆而加以失機之罪恐不能服輿論耳弘治間其族有岑浚者爲恩恩知府亦不法無狀然未若此之甚卒至剿滅彼岑猛者若不夜鑑岑浚覆轍吾見其覆滅可待矣

人稱猿過臂皆讀埤雅爾雅稽諸簡冊亦然或云臂通者余未見焉試攝州事時一日總鎮王太監移文下州差人捕猿入　貢余因按故事凡打捕例皆南鄉人遂召南鄉村老諸人告之衆唯而去旬

日餘村老一人來告云承捕猿之命已號召得三百餘夫令圍得一小黑猿於獨嶺上二日夜矣乞批帖督隣村益夫二百盡伐嶺木則猿可獲余遂如其請三數日舁一猨至予驗其形似皆如諸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復詢諸土人云惟長臂者爲猿其類雖非一皆短臂蒼毛者爲猓爲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於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誤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爲黃潰去其勢與衆即轉雄爲雌遂與黑者交而孕余未深信後遇總鎮府一人云府中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爲黃其勢與囊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以爲異事後知雄化爲雌乃固然者方釋其疑此又諸簡冊所不載猿善攀援跳躍迅捷如飛又必衆都圍守伐木以斷去路乃能致之毋惑乎五百人以旬日之勞僅得其一也又馴象衞指揮家昔有山中人獲一猿來獻面黑身白惟頂上有黑毛如指闊一綫直至脊盡處有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餘歲漸成黃而爲雌又數百歲方變爲白其有黑毛自頂貫脊又異然則唐人之詩有云黃猿領白兒亦謬矣初生之兒豈有白者余州所獲猨困 今上罷貢珍異故不用予遂攜歸畜之三數年甚馴擾忽疾作而斃瘞小横山側與鶴冢相並

山中産蚺蛇大者長十餘丈能逐鹿食之土人捕法採葛藤塞蛇穴徐入以杖蛇嗅之即靡乃發穴出蛇繫於葛絕脐而烹之極腴售其膽獲價甚厚其脂着人骨輒軟及能萎陽終身不舉食鹿骨角隨腐本草諸書皆所未載余甚異之今江南得其皮以爲樂器乃剝之飾

有物狀如蝙蝠而大如鴉遇夜則飛好食龍眼將熟

時架木爲臺於園至昏黃則人持一竹破其中擊以作聲駭之徹曉而止夜復然彼人呼爲飛倉食偶閱溪蠻叢笑中載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貍娠人就巖藉其皮則易產名飛生予謂即飛倉也橫人謂生爲倉蓋聲相近云

廣西橫州乃舊合浦郡也余竊祿于茲見其風氣絕與吳浙不同故每遇事必細詢之不倦是以郡內山川出產民情土俗頗得一二在官二百五十日以母老去家甚遠恒邑邑不自安遂請終養還若常與賓客樽俎間每有談及泊內事者余性疎懶又拙於應對故暇時憶一事則書一事於故楮積久成帙錄而入梓或有問及則以一帙呈焉以代口舌題其首爲君子堂日詢手鏡君子堂者郡廨側燕息所也嘉靖改元秋吳興白鋏道人王濟謹識

嶠南瑣記

魏濬 著

嶠南瑣記卷上

萬曆中所錄西事見大荒諸所載岬人多珥蛇者珥耳飾也一曰瑱又蠶弄絲於口亦曰珥因以珥名錄竟尚有碎事及續聞者百餘種因復理而存之命曰嶠南瑣記語曰雖有絲麻必愛予於此亦云歲壬子艮月湛盧山人魏濬識

兩廣樹在封川蒼梧界上分左右柯直上以其方之榮悴卜粵東西豐凶不爽

梧州察院儀門外壖地上草細茸深厚初夏螢火以千計閃閃燭草上如月

湘竹有全紋者圍僅三四寸斑亦不老畧大則止半面有斑而體甚薄用則析取其有紋者謂之片竹

道內有大椿樹二株高十餘丈蒼鬱濃茂在廳事之前對立危聳數百年物也

邕州道署後有桄榔樹四株隅立競秀高俱十餘丈玩之不厭

邕人言鐵力木能上水僅可百餘年惟黃連木最能久

木之寄生者曰寓木見山海經梧之桑寄生酒爲佳然粵人不事蠶作真寄桑者甚鮮

辛亥四月予署柱上生菌若肺之垂正黃色

不死草如茅暑月置盤筵中蠅不敢近舊曰出柳州今詢之無知者

駮鹿山僧堂前池水紺碧間出蓮花五色絢爛名飛來蓮

斷腸草一名胡蔓形似黃精又一名野葛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故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可解也平樂人有三女俱年幼晨出田間拾菜日晚不歸往視之則枕藉死矣傍有斷腸草數處尚有振手中者李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芙蓉花亦斷腸草之名花之美似芙蓉也或云葉大如人手掌見人則獵獵鼓搖若招之者取猪腸一段杵汁入之繫其兩端汁從中穿走腸斷乃止

予官農部河南司時曹長武陵龍君偶一日曹事畢遣吏承印還寓吏塗遇一人云當赴曹投牒者引去他處飲以酒吏卽昏迷若寐及覺印爲盜去矣數日捕得盜者予皆往訊之對云用風茄爲末投酒中飲之卽睡去須酒氣盡乃寤問從何得之云此廣西產市之棋盤街鬻雜藥者今土人謂之顛茄風猶顛也一名悶陀羅按本草佛說法時天雨曼陀羅花云卽此又北斗經有陀羅星使者手執此花因以名

梳藥毒草鳥不敢棲其上煎令稠釀箸矢射野獸立斃此物予嘗見之形似獨窠蒜土人云生深山中就其處採煎須不聞雞犬聲煎成用鍼刺臂使血

出垂肩順流下如縷仍用拇指緊按刺孔令人離粟許於縷之末血急縮回者方可用不先按其孔血縮入肉則其人立死

嘉魚出火山下丙穴體圓小多脂九十月間始出或曰似鰣魚謂其多脂而味似之爾形絕不類也

懶婦如山豬而小喜食田禾田夫以機杼織緯之具懸於田傍則不敢近又桂州有睡草見之則昏焉若醉亦謂之懶婦箴

署中一老雌雞抱子十餘後止存一雛者次歲仍令抱之得八子半月而老雌雞死八子遂隨少雌雞飲啄哺咻無異其母諸雛皆能啼猶群處女奴逐之始散去

潯署頗有園池花樹偶見花根上一物蠕動就視之乃一大蝸牛戴殼而行殼可容半升

滕江出鯖魚膽售者皆僞以黃藤膏混之黃藤亦能行血去瞖予過藤詢漁人獲有鯖否漁人以一尾來獻狀似鯇而黑刳取其膽懸之船牕上越宿漿裂出過半土人云膽甚薄漿發卽裂故鮮得全者

張七澤云松江人謂草魚爲白鯖魚鯖爲烏鯖魚草魚今人家池中用草畜之者卽鯇魚也

鯰魚似白魚而稍短味不腥絕甘鱠南方以爲魚品之最

潯州多杜宇晝夜啼不絕客居聞之甚悽

蚺蛇常在樹上伺鹿鹿過輒垂首下繞之有頃鹿死先濡徧身令濕便舉口吞之骨角皆鑽皮而出

蛇之名甚夥烏梢菜花危千量人水箭幹壁虎鼈腦笋擇雞冠簸箕卯黃藤蝻寸白又有青竹標者膳

月緝樹而生子一曰蛇盤之處必在壬地

校邑時以左江道爲交塲道深邃旁有亭榭園池林木茂密業已堵塞予與書吏俱入居焉詩迎樓下一日晚堂皐隸人云每薄晚有人擲瓦石入署之則愈甚予視之累累積瓦上因詢于叔者答云此去外路甚遠遂不復問又一日閒步出閭闠者房內有伐樹聲因取鑰啟視之閽者云有物如犬而甚大黃色每來則伏此處竹樹間撼門入亦盜食食物適來逐之越牆去尾大如帚伐去竹樹或可冀不來詢諸抓已爲妖而土人未之知也

龍州即古龍編建安中立州治時有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名

劉欣期交州記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爲虎遂復爲吏

靖江世子宴三司是日入則有閒人數百輩先伺於門門啟輒疾擠疾馳爭先詢之皆宗人也內臣執梃逐之不能止亦多不冠而跣其足者云常不得登獨秀惟此一日可乘爾山徑既險仄斗峻遙瀕而升常遲數級方得上渲雜甚趣殊不清獨登絕頂一眺盡郡中諸山水形勝爲佳爾諸亭館皆就石壁間半爲飛磴不敢從容玩適宦遊幽賞之不相謀大晷如此王宮居稍右不甚廣頗見嚴整正殿端倚獨秀殿後亭館皆廢壞復精荊莽中儲君居先王服制力未及此故爾所謂月牙池者蓋營建時鑿取土遂稍甃之積水可汎也

毅戍卒有栖止其中者

陽朔道上一山高十餘仞體圓而皺內全空宛如粟盤與自北而南三十二陡又由離逼銅鼓水自東而

西入永福六陡六陡冬月水消則涸絕不行

湘中記云湘水　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

自理定西行蘭麻烏沙諸嶺險絕皆剌天無蜿蜒迤邐之狀又極隘僅容足每遇嶺則直上至絕頂乃下下抵澗水乃已渡澗又復上如此者三四程聞之飛雲九折勢雖險峭尙可乘騾車跨馬而行不至若是也

諸嶺每遇狹處謂之晛子必有大小石子一堆意必戍士積之以備他盜者然疑我與賊共若賊先不幾藉之兵乎及詢之則云行人過者必從山下攜石一塊寘此祝云願增腳力殊可笑亡謂當時必有以此愚行人假之力者緩急可因以擊賊爾然非長算也

桂泉多可飲而白龍爲最梧惟冰井清冽餘無中醉茗材也

志園地山川如禹貢山海經水經皆不置論注者始旁引曲證若直寫溪山林洞屈曲如觀壁畫意趣悠遠自然神飛夢越旁置一語便索然無味此亦吾輩文字禪也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亦稱帝矣注云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水經又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是商均亦葬於此

彈丸溪水經稱灕水會彈丸溪谿中有石自然珠圓若彈丸狀彈丸乃一小澗冬月流澌枯絕其石亦鵝卵石之類爾

粵右有灕浪二水浪水今志俱失其名然其源流尙可考也按水經浪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注水出無陽縣縣故鐔城也又東至蒼梧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爲大水注鬱林之阿林縣東逕猛陵縣之西南元封五年交州自龐陵移治於此又云濤過之山浪水出焉南流注於海

竺芝扶南記南方山溪間謂之究有西古郎究金山郎究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狼究無勞究又徵側走入金谿究

東江驛在廣山西南二三百步黃澤由癸方來注之滙爲靜流東與灕江隔一洲洲上莎萋萋密而驛之前竹樹林樾交接互映曨靄陰翳水一灣澄碧若染予語驛丞曰汝何福得此清況丞對曰賴公之福但如此好景丞亦無那不得常看之爾

劉偃巖有足跡長二尺許如足印土上太宵似相傳是劉仲遠所履之跡予笑云此非仙人足跡乃凡人手跡也

還珠洞有伏波試劍石長丈餘垂下寸許未合細視之有鑿斷痕

梧江競渡龍舟長十餘丈坐可五十餘人有衣白擻人分立舟上每擢動則右手摩小白旗左手摩袖袖甚長如所謂郎當舞袖者

虞鏡齋鄉詩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時飯

符載送楊衡游南越云五嶺風候加餐飯日與醇酒數觴可以佐助元氣

庚戌冬予以長至前數日抵邑時暑燠猶袷衣揮扇

書夫家之有案者歸輒向人云邕州熱甚次歲抵邕又早十日而連晨嚴霜風透骨至覓地爐燒炭氣候之不常如此

辛亥春三月邕州雹大如斗城中屋瓦皆盡無一存者是日陳憲僉顧輕車飲於敷文書院席上盤盂盡碎役人避去二公立簷下有壁板處

予冬月行部至邕望坊樓上殘雪半漏時見天光屢疑是積雪未消

洎夷方有兩失一曰裁省一曰改土爲流是皆通人一蔽所謂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悖者創制之初量其物力必非優裕事體漸繁亦必與時升降淺趨簡易者更事事兢損必至荒涼不堪苟且相承難施振刷節約可以治身國儉示之以禮生衆爲疾都不講求涓滴之匯終非長算至於土人亂萌原由流官處之失當若復改流徒益觸絲我自爲圍事端愈衆禁而擾之亂可日俟審持大體毋爲近名試而戡之服而柔之夷自爲夷治之其庶

胡三省注漢武伐東粵事東甌地多以兩粵訓之如武林日在潯州又梅關以爲梅嶺之類三省天台人去東甌甚近尚不知東越之爲東甌何故

全州柳山書院有巨石乘風雨飛入雁泉井中頭昂尾低狀如龍馬其高廣正與井之石甃相值雖人力巧爲安頓不若是也

西中夷獠不常動議征剿將士以首虜爲功或免罪雖云當陣昆擒率多詐冒村民之悍黠者何小賈及尩瘠之人過則斫其首以貨易級金三兩聞有舟人方盪槳眼微瞌輒爲人斷首以去者

夷人方亂時於中秋候月見月相對愁語曰朝廷有天且勦我急備飯甕藏深山中爲竄匿計民見月則喜曰朝廷有天我得田禾喫也

懷遠有石壘臨溪相傳諸葛武侯營於此人不敢作室其地又六洞有一種云是巴人從丞相到此夜令云枕石者去枕草者留中夜撤營枕草者方熟寐晨醒始覺遂留不去迄今猶作巴音云

潯州西行過横永道上竟日無人居抵州縣次方止日中小憩野館蕭條叢莽荒荆勾衣罥幘狨豹晝啼送卒常百餘人云惟使車過此餘皆取間道去

粵右亭郵罷瘠不堪除鄭吏多不肯赴類署職者常過永洛間一驛卧室牕牖風罅玲瓏時方殘臘因就車上取迎送揭令從人糊之尚餘數十幅次晨盡付署職者笑語之曰有使客過可以此預糊之勿令臨期其人叩謝去

又亭午經一野館小憩飯無坐處取舊竹椅折足者用瓶甓輒墊之堅坐不動

潯州大逐客凡粵東人從事官府者盡逐去以土人應之土人蠢拙事不能辦而玩法實過之官不能制行部時嘗欲刻一記可千言徧索工刻者不得土人遂強取雕劖十餘日方就而塗塌不成字竊之一笑毀之

士子應試約會侯有入彀者則瓜分其坊資此風甚惡在處有之粵右謂之打礦然粵右士瘠人貧士多空乏長安日下道途修阻不能赴南宮者多坐此

孔雀夷人有殺而食之者云其味如鵞解百病食其

肉者後有病服藥不能愈取其尾者持利刃伏叢篁間自翳其身勿令見伺過急斷取之不則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

象交於水傍泥淖中取樹葉藉之其交如人見人則羞遽起逐之人走須繞嶺方得免

解牛多俚婦亦曰屠婆縛牛於木數之曰某時牽汝耕田不得某時乘汝渡水不即行今何以免死乃殺之

舟過龍門値水漲見浮槎上有物翻覆如葉撈人撈之得一龜不似常見者大寸許而體甚薄似龜頭類蟾蜍腹紅色黑理足尾似黑而尾略尖鋭背純綠中具五行八卦環列二十四氣界處似微紅壹之者後一段背有幽端天然分界首頗大不能全縮眼作金色兩腋有金線纍之領下亦紅色能吐飲鼓氣蓋物之異者

出東江門或登湘南樓會晏則經靖江府後過伏波山下人家犬皆蹇吠路傍前騶者莫之逐也問以語人人笑曰想子必是雪爾

蒼梧郡有銅船沈於水天霽水澄隱隱可見謂是伏波所鑄

逍遙樓三字後有大歷丁巳顔眞卿書字全無結構有俗氣下筆正如糊餅兩走之轉處法亂乃椽手之下者何以辱魯公

攝府時有莫年妹一事甚奇年妹父廪生汝賢毋歐氏有兄二人庶母翟氏戊戌冠亂翟有娠汝賢令長子隨母次子隨翟氏而自負年妹避寇途遇賊汝賢被殺賊執年妹以去教之猺語不能遂送田

主李某家李酬以酒飯賊謂李曰此乎西莫秀才女也勿令出李藏年妹於家時方六歲令與其女俱女長適翟生以年妹媵焉居二年年妹漸長翟生欲收爲妾李氏怒不肯日與翟生鬩生偶他出李氏罵年妹曰老婢亟去吾非與汝共丈夫者年妹遂走出猶記賊乎西莫秀才之語因沿途問乎西路避人藏跡行二日不得食至一邨落饑餓力疲甚坐人家門首其人出叱曰汝何家婢子來此年妹泣語之故其人曰莫秀才妻嫁此處人家因馳往報之歐氏至不能認其容貌歐無名指無甲妹及二兒指亦如之以此爲記又妹生時磕損其額角瘢痕宛然母女相持而哭既而長兒亦至因詢次兒時翟氏娠已生子名翟養貞守不嫁且撫養其次子已爲婚娶矣予聞爲欷歔冀翟氏令年妹仍依翟氏居爲擇良家子嫁之此事離合絕奇然歐氏變節而翟不二其志且撫次子與其子至於成立戴嬀之事不爲異矣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好醜之跡志之俱足以風云

秦氏永福人嫁某數月死後嫁張名又忽得風疾名故貧氏忍饑凍營粥餌以事之備嘗荼苦積十年生二子俱幼萬歷庚戌鄰舍火起氏急抱二子出置空地上復入欲負其夫時火勢已及衆止之氏不聽冒燄而入遂與夫俱死火中火息撥灰覓之則夫骸燬盡而氏體獨全予聞行縣優恤其家爲再醮礙於格令置豎碑二上書云義烈秦氏一豎於梟一豎道存御觀者有所感云

銅柱之說不一南裔異物志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

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然不言銅柱而俞益期牋云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人十餘家居壽泠岸南與銅柱對皆以馬爲姓山川移易今在海中則非今憑祥分茅兩銅柱矣而欽南蠻傳謂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馬援所植銅柱而曰山其巍巍可知今銅柱未聞若是偉也又聞元聞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銅柱柳子厚以爲復立者乃安南都護楊州並文淵所立銅柱爾今亦經交人毀仆獨憑祥分茅與中國爲界得久存耶又馬總元和中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鑱著唐德五代晉馬希範平蔡蠻亦立銅柱於溪州總與希範皆自謂伏波裔故也今皆不知何處

嶠南瑣記卷下

曹唐初爲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體幹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晤竊恐壯水牛亦將不勝其載

呂衡州溫善謔子厚在柳州溫謔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南公至黔南溫又謔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向雲南閉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

柳州有種柳戲題詩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蓋追憶衡州戲語而作也

西中宴饌畢乃進魚即撤席一日隨二参知飲予坐末席魚偶不足以尾進客云何爲進尾予曰二公乃爲師道故宜得此不佞何敢望

此中胥掾閭隸之屬多瞢愚不諳事語之通不了了雖纖細亦須自檢張七澤云祗爲檳榔吃壞予問何故曰至清之氣皆沉墜不能上升宜其混混乃爾

桑氏懌嘗謂柳州倅不欲往或問之曰宗元小兒久擅此州名往一日掩倨其上不安爾

吳武陵遺孟簡侍郎書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

己酉孟予督臨儲一年矣與堂翁求一代意在假省也一夕夢中作詩云匍匐且醉樽前酒手壁還爲

席上珍時署齋有葡萄一叢予構高架架之濃鬱
蔽帶殊堪銷暑因語兒輩云古此夢似葡萄熟後
當還部不得送爾曹歸矣既得代堂翁以手札趣
還曹遂以孤舟往過天津岳斗元曹長召飲有酒
甚佳詢之云葡萄酒也馬中貴所饋因憶夢中之
言不偶而是日推粵右學僉入都始知之次日命
下乃知席珍爲儒官之兆而圭亦有臬象
又嘗夢入一廟廟貌尊嚴予揖之神授以扇視之則
邊骨上鐫有細字又展之面上小楷甚工再展則
斷爲兩既出有木橫於門予躍過之門者曰勿遽
去且占星一人曰武官也一人曰非也乃法官次
日以語鬮厰二條長且云予將歷僉事矣必分巡
二公曰何以占之予曰扇有風風憲之象門有木
者臬也扇得半蓋分風而疑爲武官者治兵之事
也居數月遂陪浙憲再得今命乃知扇邊有字乃
邊隅文學吏謂非武官者文之反也
石工言嘗入深山中覓石峯售之偶登靈川界內一
山檢覓之間忽見一洞內光耀如月就視之洞口
甚狹僅容一人內廣亦不踰數丈而乳石纍纍下
垂不勝數交映有光可手而探也因回呼其侶欲
共採之忽白氣一道自洞出爲其所衝倒地昏暈
不省者久之遂迷不復見有洞處氣猶漫亘山谷
久始散石之精華所聚宜亦有神呵護之也
庚戌十一月壬寅朔日食七分五十七秒予時在邕
州是日陰雲不見後見范職方守已疏言初甚時
刻及食之分秒與所測不符因摘歷中差訛數事
駁論且謂其以意爲增減予直謂彼輩原無意見

亦非有增減且如冬至日在箕三不得復進而箕
四此最易曉祇是鹵莽疎漏下算子錯爾似於歲
周日躔有遲無進猶未之知也使能解立法之意
於布算時一一詳慎豈至差謬若是
近因范議春官上言乞博選海內精歷理者集議改
定予按大統歷本之授時盡去歷朝積年日法立
爲氣閏轉交四應而百年消長各一即其差分之
積上推往古而必合即其下算將來而不謬者其
法冠絕百代後有作者恐不能易若據前人成法
以意稍爲增損如按圖經指數道里終屬懸度歷
法至此已極精密則其差亦愈微眇如劉洪之知
日行遲疾張子信之知日行有入氣差王朴之得
發斂法皆畢一生精力始能得之改定之說談何
容易如魏之景初晉之泰始皆不能改吳之乾象
唐歷二十三家不能改太初又如石晉之調元歷
唐傳成均之戊寅歷韓穎之至德歷皆行數年而
差更甚王恂云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歷之誤
正在數爾去數則無歷理矣
土司法極嚴酷譭訾殺戮其人死不散有二心所謂
怯於私鬭勇於公戰者商販入其境則輸稅以二
檢交稚境上曰關未稅而越關者輒射之輸稅後
雖露處野宿物貨很籍道路夜行無敢竊者
祿州本太平屬後淪入交州與龍州接壤土司遇喪
事賻賵之來其酬必倍祿州以千金賻龍州龍州
以爲餌已辭不受祿州憾之遂尋兵戈讎鬬不已
辭曰通其賻金于縟也
土目稱其酋曰布伯布伯猶華言主管也謂百姓曰

提陀
田不叔言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
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
獞人遠歸則止於三十里外其家遣巫持籃往迎之
脫婦人中裙貯籃中前導曰爲行人收魂歸也
獠人相鬭殺考所殺之人得美鬚髯者則剜其面籠
之以竹鼓譟而祭之以徼福
粵中多産錫以賀出者爲最按水經馮水南出於萌
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嶠也其山多錫謂之錫方
唐開元中測日晷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
月海中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按水
經注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以南
北戶向日望北辰落在天際又比景縣日中頭上
影當身下與影爲比故名
林邑記云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弓矢寡婦孤居
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峪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
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
游俗性塗分故也此段文字甚奇
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道傍有一廟神甚靈武
襄駐節禱之因取百錢朱塗其面與神約大捷則
投此錢面盡上向衆方祈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
紅衆軍歡呼震地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
隨錢疎密就地釘之曰俟凱旋謝神取錢既取智
高平邕州師還過廟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
乃兩面錢也南人尚鬼武襄借此作其氣爾
沈希儀爲參將時正值西江多故希儀使其腹心詐
爲敗者以貨入諸土司貿易察其動靜密以牒報

其夫人亦有智畧召諸婦入視其有能者令往看夫因攜線繡巾帶諸閨奩中飾具往窺之得與夷婦習因盡知其內外幽隱之狀其師無虛出者以此

蒼梧賈雍爲豫章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胷中作語云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衆泣曰有頭佳耳雍云無頭亦佳語罷遂仆

宋士堯馬平人儂賊之亂士堯領兵赴邕奮勇爲諸士先適師潰賊於馬上斷其首已落猶跨馬馳還營賊望之驚以爲神

横州學正劉琯持身端謹每日授諸生經講論不倦州守方脩學宫日親至度工諸生日盡往迎之琯曰脩學有司職講學吾職也各舉其職何以迎爲

永淳賢尹祠祠知縣趙某某爲令多穢跡而善結士民之機黠者陰使市胥保之當道令適病死遂許立祠民怨之者曰祠成必毀之乃祠於縣治門内久之令有同籍者來爲當事因移祠縣西會事久無能憶其故迹者遂至今其祠尚在

陶璜爲九真守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十數丈大十圍蠕蠕能動割其肉如豬肪以爲臛甚香美璜自食之於是三軍皆食

陶璜嘗晝臥見一女子枕其臂欲捉之用爪搔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鶴林玉露云馮京父商云云今俗傳奇本此而邵氏聞見錄稱京之父式爲左侍禁常取京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州軍府事賜

緋魚袋馮京京後判荆南其銜與父所題無異一云還妾事乃馬涓之父從政羅大經誤以爲馮京也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

楊貴妃容州雲凌里楊山人小名玉環父亡母葉氏懷孕十三月生妃有異姿都督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元琰爲長史又從康求之携至京後選入壽王宫時年十四明皇召入内號曰太真

緑珠姓梁氏博白綠羅鄉人生而端嚴石崇爲採訪使交趾囬道經博白以珍珠三斛買之

汪直藤峽猺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正統閒寘令南方征剿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殺割去其勢不死則養之以備淨身之役此直所謂刑餘也

蒼梧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藥一丸用水調化灌之搖其頭少頃目開開手足漸能動半日起坐四日遂言語如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漢永和閒周敞爲交州刺史採龍山之木爲州門鼓又分一鼓給桂林郡一鼓給交趾郡擊一鼓則二鼓皆鳴所謂叩宫而商應

堯時有何侯者隱蒼梧山至夏禹時五帝賜藥一器家人三百餘口同昇今爲太極真人

龍眼亦鮮見西京雜記尉陀獻高帝龍眼樹三都賦蜀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而吳賦中亦有龍眼總一物也而易一目字何謂

扶荔宫所植不但荔枝凡柑桂椰欖枸櫞之類皆遷歲移植徒損民力一無活者

扶南王范文本夷奴牧羊山澗水中得二鱧魚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曰非魚也將礪石還爾郎至魚

所見是石遂去文與之石有鐵文就山中治鍊鍛作兩刀舉及向郎祝曰鱧魚變化治石成刀斫石郎破者文當治此國遂斫之石破於是人情附之後王扶南石上痕尚在魚刀子孫寶守謬比之斬蛇劍

容州三洞天都嶠山太上寶元洞天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勾漏山玉闕寶圭洞天

楚巫臣適吳吳以爲行人巫臣教吳伐楚壽夢六年楚伐吳爲巫臣也至蜀山而還衡山在楚南境內與吳遠此云何解

長沙定王子靖侯名狗彘元朔閒封零陵之南部爲侯國王莽更名曰洮以狗彘爲名既不若於菟之猛又非犬烏之稱古之人不諱惡名如此

王伯安平思田八寨郎乞病歸至南安小憩一佛寺寺有靜室乃前老僧示寂處老僧化時戒其徒歲加封識不許開戶伯安固强開之中有書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啟吾鑰拂吾塵問公欲識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伯安憮然數日而卒

龍涎香出西洋諸國番舶徑往東澳元非西產萬歷甲午命福建兩廣搜進西人亦爲之困則廣之一字累之也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面積而堅凝惟蛟人能取之新者色白久則紫又久甚則黑白者如百藥煎黑者次之似五靈脂其氣近臊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而不散一說云香有三品一曰泛水如前所記者上品也一曰滲沙乃漂泊洲嶼閒風雨浸淫久滲沙土者一曰魚食龍吐涎羣魚競食之糞浮於砂磧上氣甚腥穢皆不可

用此物予嘗於閩行省見之舶商攜有十三兩至問其價云每兩價一百二十兩問何據云嘉靖間採辦有案予因取視之形正如百藥煎初焚微有腥氣已而淸氣遏人時盡倒舉年舊牘檢之果得一牘云每兩價六十七兩且謂留上香五兩次香七兩以待再命而庫冊業已失載司務者細檢籍內廢朽諸物得兩裹封識宛然香氣無異新者予考之閩廣採辦龍涎事在嘉靖丙辰與敗物共處垂五十年而味不減眞異物也後有知者語予曰故事商人自赴內庫交納半爲中官侵費不必盡香價也

試龍涎香法將結塊者奮力投沒水中須臾突起浮水面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腥氣經宿其細沫已嚥餘膠結舌上取出就溼稱之仍重一錢又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極熱鑽入枯中乘煖抽出其涎引絲不絕驗此不分褐白褐黑俱眞

占城唐顯德間貢薔薇水猛火油薔薇水灑衣水敝而香不滅猛火油用以灑物得水則火出夷人用之水戰內典云人火得水則滅龍火得水而熾

容州有莫道人者名洞觀居羅浮右洞不知其年歲山下八九十歲父老言少時見其年晏已如此登山如飛常數日不食或與之食不辭多寡輒盡食之

安昌期志稱韶州人東志以爲恭城人

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小妻生子日中無影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猳鼻散居峒落歲時至軍府聽令獠獞不與同羣韓愈詩衙時龍戶集日上馬

人來龍戶卽龍人也

異物志稱烏蠻在南海郡之西安南都統司之北卽烏滸蠻也古損子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曰宜弟味旨則獻其君君喜之而賞其父婦娶妻美則讓其兄其國有烏蠻灘漢建武中國廢接烏蠻灘在橫州東十里

飛頭獠頭將飛一日前項有痕匝如紅縷及夜狀如病頭忽飛去於泥中尋蝌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又云飛去時以耳爲翼一曰占城有尸頭蠻本是婦人但目無瞳子爲異耳好食小兒糞遭其食者兒必死或有頭飛去家人以被覆之頭回不得合墜於地氣充充欲絕去被頭自地起就頸上合之卽活

博物志稱梧吏劉京云桂林晉興寧浦間人病將死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領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撲殺來如風雨不可斷止肌肉都盡止餘骨在乃去殯殮不時皆受此害有物力者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畏梓木氣若以梓木板障其傍弁以作器便不敢近

前載程大中投妖事妖言亦有自歐希範初爲亂還待制杜杞討之杞僞招降希範與酋數十人來杞大張燕犒醉之以酒乃執而盡磔之皆刳其腹繪以爲五臟圖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圊卧於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流血言希範以拳擊我遂死杜杞殺降宜有此報至於誤傳爲神實起於此

粵右猺兵猛悍天下稱最然多非眞猺眞猺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舊制調征猺兵所經過處不許入

城盜其性貪淫離家遠出罕御酒肉不獲縱貨色之欲含怨懷恨惟切於其主之威而已在有司善御之不則剽掠之性一動不可復制矣

東蘭那地南丹三州猺兵能以少擊衆其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夾擊一伍爭救之若一人戰沒左右不夾擊者卽斬一伍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若一伍戰沒左右伍不夾擊者卽斬一隊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不追躡者斬全與軍政所載無異其論功行賞之法戰沒者臨陣躍馬前鬬因而催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俱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斬級而能冠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

岑氏家法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之割首之人雖有照獲主擊刺者之賞但能奮殺向前不必武藝之精絕也

粵西入交趾有三路一路由憑祥州出鎭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一路由思明入邱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一路由龍州入一日至平西隘

村落有水草處多以草結爲鷙鴟之狀用灰塗之百十爲羣俛仰飲啄顧盼張翼無不絕肖俟有廻翔飛下者弋取之亦有立牆頭屋角者驟見之未有不以爲眞也

粵右兵餉半藉鹽運其法與他處異官出鹽本及舟
具歲令郡倅一人往東省鬻貿運歸轉市楚商取
其利以資餉益官自爲市也每歲定爲一運運分
四起顧一歲殞不能畢一運之役緩則利輕速則
蹠滯而嶺左嫌分鹽之利楚南病得食之艱事非
同舟情不相急牒文往復竟見齟齬徼潤鄰壑殊
非得已往以武卒駕舟今改用水手以閭右充之
旣無工資稍稍得溢於數差不甚困若遡東省盤
覆之密必苦折閱粵人原無積蓄就役如赴湯鑊
予舟行過艖舶過見其憔悴困苦因漫占一絕云
官差贏得號長年十丈迢遙木馬船不信揚州風
景好畫樓歌舞百花船木馬粵西艖舶也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妻黃氏元每中夜得
句黃輒先起然火具紙筆元甚相重元有聽琴詩
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君
自知寒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
繼子期又題鄧真人遺址曰三千功滿輕昇去留
得山前舊隱基但見白雲長掩映不知浮世幾興
衰松梢風觸霓旌動檜葉霜沾鶴翅垂近代無人
尋異事野泉噴月瀉秋池又贈廖融云伴行惟瘦
鶴尋寺入深雲

翁宏字大舉寓昭賀間不仕工詩送人下峽云萬木
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賈珠客偶入
射猿家細雨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故宮途中逢
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國十年心衡山處士廖融
南游宏贈詩云孤吟牛渚月老憶洞庭山皆稱佳
句

唐仁傑全湘人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詩貽
之云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匣雪侵衣德誠善
之勉之入金陵會休沐朝達集於升元寺召仁傑
偕往酒行請賦登閣詩仁傑沉吟少頃立就有句
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斜占令城陰衆皆閣筆
如元白之遜楊汝士也又贈僧詩云只住此山能
有處問來求佛本無心

野次四五月間有花絕似桃而開甚盛詢之土人云
名桃共娘謂與桃同毋也其名甚新因戲作二絕
云名園花色遜天姿玉領霜林植種奇艷質從來
無野態眞教錯認是連枝右桃花問　嬌姿肯與鬪
春光體質天然信野妝開落也知人不管免教輕
艷妒昭陽右共娘答

赤雅

鄺露撰

山海經之後有赤雅，猶鄭袖之後有合從。美不專美，奇乃並奇。予聞之，知天壤間無所不有也，特睹則未習耳。睹聞未習，固奇矣。然惡知乎予以所未習睹聞者為奇，又惡知乎予所習睹聞者，彼又以未習睹聞為奇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莫之有異。而飲食服飾，山川風土，一切物類，屆在不同。如其中飛頭、印嬢、犢牛、蒸首，以消怪怪奇奇。嚼心駭目。不惟未嘗睹，且未嘗聞。鄺君固奇士，嬰非道賊逃亡。縱游其處，氣雖勃發，才極橫溢，而故國故都，所睹如是，所聞如是，顛𢯱終老。即欲從紙上觀，通不可得，烏能續穢都而萃錯綜以成其奇偏哉。故知檟楠之林，成於鬱鬱；蚌蛤之珠，銜於結痾。士綠摧折而顯名，因困厄而發志。龍門雄文之奇，豈不以此與。歙邱生張沅審。

讀後漢書至馬將軍援、岑將軍彭，何多奇也。馬以薏苡得謗，而岑竟為蜀客所刺。慘發詛詞，師覆雉墮。後世望武陵西一步幾為畏途。予獨謂此大不然。毋論馬氏潛龍世貴，顯緯帳世文雅，鼎峙鄧竇，即岑將軍再傳孫吏，犬豔與歌，綿綿裔孫，君長桂管之外，與中原漢版兄弟，遙揖風流。若南海鄺湛若、倚寄時所述，亦大足誇矣。湛若稱岑氏雄長諸司，為豐胡侯黎之率。歲時伏臘，醴祀黎氣矜如，習騎以桃鄉世代吳將軍首。鳴鳴吹蘆笙、擊雲陽、侑之。天姬結隊，雲鬟豔妖，偏髻鳳頭，與數梁家壁馬。能治兵亦能治蠻。湛若以無家張儉，花宿其間，論文宗淮南，品詩薄元白，木客聯吟，夜深花笑，時有楚人險句，而史所稱馬氏之銅柱銅樂，與夫榕門勾漏，飛頭捕蚓，火鼠鯽鱅，他人從故紙攬擷，猶怦怦心動者，湛若耳而目之，飲而食之。猶離落非雅事。詩云、因病致妍，其謂是夫。夫帝女不配槃瓠，不能祖禰高山之中，岑氏苟聯姻帝室，與馬鄧競貴，即不然，若猺侯猶目振起，齊梁小結寮民之局，則不能獨霸粵西：世世為外臣。鄺君不作邑令，即仵而得解，亦不能隻身坤維，雨足冰狄，獵其豔香，歸我筆舌，以散布於桐城金陵之間，俾兩阮先生弃是其前，而予小子亦以一言綴其末。嗚呼、成岑氏與四姓之世業者，高辛氏暨東漢之廷臣也。成湛若之盛業者，予同籍非庭黃介公也。而予因之有感矣。國家控制邊圉，桂嶺灕江，僻突城外，厥其人多工文墨、善束伍，而中原能文之士，多攝其綱要，不能殫傅雅之趣。至抵掌摧奇，輒指為躐冶，亦卒氣沮無成效，無他，由中日月閉遏，故專意寬討，公私利害同，故法網寬而令行禁止。中原士子，帀帖華塑，何殆一唱為心肝

地。既登仕版。幾幾洊中書堂盈尺一止耳。安望其蒐仇池之書。而講尙父之法乎。古昔張曲江、崔番禺、皆敎時將相。即昭代邱梁倫霍數大老。名德貞望。漆若勵忍既久。顧假風錦以錬松栝。異日紫綬蝸幻。柔遠能邇。即以是編爲姬公職方之紀載可也。崇禎乙亥天中節。江左友弟薛寀頓首。

赤雅目錄

卷上

土司世胄
形勢
法制
布伯
岑家兵畧
狼兵
猺人祀典
雲獐君兵法
獞獠盛飾
四姓彬蠻
卉服
烏章
猺仙
龍母山
李龍宅
生丁白丁黑丁
丁婦
鍊刀
嶽樂
結納
楚觀
晉師

猺人（獞人附）
猺官婚嫁
浪花歇
收魂
獞丁
丁婦
毒矢
羅漢
攻掠
獞婦畜蠱
天姬破蠱
大良
犵人
獠
郎火提陀
羅漢樓
祭鳥
蜑鹽
蜜唧
蝸牛臉
無頭鮓
卜歲
插翅春
龍盤
飛頭獠
鼻飲
白棍
狼人
狪人
斑衣山子
斑衣種女
烏蠻國
西原蠻
廣源蠻
苗
巴人
蠻人
馬人
印孃
木客

卷中

山川論略
崇山
石人山
鬼門關
崑崙關
粵西人安南三路
容州三洞天
七究
二蠻城
關麻道
勾漏洞
立魚峒
李白巖
何侯山

火山
銀殿山
陽朔道上諸峰
七百里松陰古道
獨秀山
疊彩山西峰寶積山附
棲樹門
桂林三峰
華巖洞
屏風山
秦城
寶圭洞
水月洞
七星棲霞洞
宜巖
玩珠洞
劉仙巖
雉山巖
灕山
虞山帝祠
龍隱山
堯山
辰山
清秀山
中隱山
穿山
翠潭山
游桂林招隱山小記
南巡附
三江
泮洞
烏泥
查浦
湘水
靈渠
陽塘
犀泉
婆婆泉
漱玉泉
綠珠井
楊妃井

卷下

邕州風
白州風
綠含風
宜州風
桂州風
南江鴨風
孝鵝
鴆
鷓鴣
王母
天雞
鸚鵡

赤雅　目錄

北鷄
鉤鵒
深掘
罰胡
山都
猓猓
貍貓
狒狒
荼首
子路
蟳蜅
犏牛
白猿
肉翅虎
蝌斗
鼯
彔
鼉龍
鯖魚
白姜魚
印魚
海鰍師
潯州酉
鬼魚
忽雷
王魁
短狐
赤蟻
蚺蛇
攀龍部署
蛇名
蠻無藥物
蜂蛆
諸夷有學
西鳥靈芝
伏波銅鼓
趙臣廟
哭金祠
青精飯
萬質不爲異
桂林競渡
無抗諸佛
蠱毒
四埠
治蠱
瘴癘
蠱中要訣
象変
雞匠
卵卜
鱸魚刀
青蛇使者
南安蠣蜑
文成事類伏波
象江石
鬱林石

桂林石
伏波銅船
飛來鐘
飛來蓮
思牢矢
葛洪未至勾漏
馬林銅柱
羅貫扃衣石
綠珠玉墜
玩窯矢
西獄[illegible]蹟
舜至蒼梧

赤雅卷上

明　南海鄺露湛若著

土司世冑

土司惟諸岑最強。冑出岑彭。遺像雲臺。精應列宿。布星祭神。威儼王者。世爲外臣。頗覊得法。其女珠衣雀扇。火齊金鐙。往見謂爲仙者。仙人。一本作

形勢

四府三十七州。形勢宛然一衰周戰國圖。區分疁埒。遠交近攻。離婁寡凌弱。殘殺敓畧。終莫能越其尺寸。其主幼弱寡昧。則頭目用事。似三家六卿之類。寡弱甚者。割村爲質。如列國割地獻城之例。然有年月叛版。歲盈則反。頗義土士。有似四君。一本作四公子。但無門劍柱士。非逃亡流寓。憤世嫉邪。一本作俗。甘心修蛇之口者。執食賊齒而蹈之。是以碣石空懸。而雕龍之士罕至也。一本作矣。

法制

土司法極嚴肅。鞭笞殺僇。其人死無二心。民怯於私鬥。勇於公鬥。似秦。嚴刑峻法。嫺於文詞。似鄭。商販入其境。以二符交質。境上曰剿。一本無剿字。稅未輸而越關者。許射之。既輸。暮行露宿。貨物狼藉。無敢睨者。

布伯

土目稱其酋曰布伯。謂其百姓曰提陀。命其女奴曰獨婢。布伯、布令之長也。提陀、可以諭遣人也。南史、王琨獨婢所生、指是。

岑家兵畧

岑氏兵法。七人爲伍。每伍自一本無自字相爲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之。割首之人。雖有爛變主擊刺者之責。但能奮殺向前。不必武藝絕倫也。

狼兵

狼兵鷙悍。天下稱最。多非真狼。土官親行部署乃出。性極貪淫。動不可制。嚴志明律用之勝。否則敗。

猺人祀典

猺名蓀客。古八蠻之種。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邐巴蜀。藍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以犬戎奇功。尙帝少女。一本作主。封於南山。種落繁衍。時節祀之。劉禹錫詩。時節祀槃瓠是也。其樂五合。其旗五方。其衣五彩。是謂五參。一本作五合。奏樂。則一本無則字。男左女右。鐃鼓、胡盧笙、忽雷、響瓠。一本無瓠字。下有雲陽二字。雲陽。祭畢。合樂。男女跳躍。擊雲陽爲節。以定婚媾。側一本作例。具大木槽。扣槽羣號。先獻人頭一枚。名吳將軍首級。子孫祭時以桄榔麪爲之。時無罪人故耳。設首羣樂並作。然後用熊羆虎豹呦鹿飛鳥溪毛。各爲九壇。分爲七獻。七九六十三。取斗數也。七獻既陳。焚燎節樂。擇其女之姣麗娟巧者勸客。極其綢繆而後已。十月祭多一本作都貝大王。男女聯袂而舞。謂之踏猺。相悅。則男騰躍跳踢。負女而去。

雲彈君兵法

雲彈孃相思寨兵。能以少擊衆。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夾擊。一伍爭救之。一人戰沒。左右不夾擊者。即斬。一伍之衆一本作人。皆論罪及截耳。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一伍戰沒。左右伍一本無伍字。不夾擊者即斬。一隊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一本作語。惑衆者斬。敵人衝亂者斬。敵以金帛遺地。一本無地字。拾者斬。其功賞之法。殿沒者、臨陣躍馬前鬭。因而破敵。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功。斬級而冠同伍者。輒以其伍屬之。

彈孃簪飾

猺女握兵符者。得冠偏髻之玉。披紫鳳之裘。曳蝶綃。佩文犀之印。望之若神人矣。何謂偏髻。中以叢玉琢雙鳳頭。提髮盤之。北齊禮服志八品女冠偏髻結。與此略同。鳳裘、白州綠命鳳毛所織。色久逾鮮。服之辟寒。蝶綃、冰蠶所織。一本作成。繡作一本作以。蝶紋。轉逾火澣。服之辟暑。諺云、鳳裘無冬。蝶綃無夏。趨字無前。彈雲無價。彈雲、駿馬名也。

四姓髻擬

髻有芙蓉，有望仙，有懷人，仙人一本作 有雙蛇，雙一本作龍 有孤鳳，有凝春，有散夏，有愼儆，有萬疊愁，有急手妝，其下者一本無者字 有椎髻，有垂鞭，有雌蛇，蛇一本作陀 有鹿角，豪家皆蓄，稍不稱者，羣笑之，曰爲丁妝。錦有鵝頭錦，花蓮錦，蛇諸錦，以蛇膏澤之，辟壽蠹，入水不濡，亦名龍油錦，纈蝶錦，以熟金爲之，古詩、愜恨金泥纈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

卉服

南方草木可，一本有以字 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芒布，紅蕉布，弱錫衣，苧麻所爲，淮南子、弱錫細布，一端數金，火浣布有三種，果方麻者，一端數金，視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績其花者，有桐花布，瑰枝布，婆羅布，其精者曰婆羅龍段、吉貝布、又名班布，桃花布，南中千葉桃花似牡丹，穗長尺許，纈穗成布，文勝火浣多矣，但過冬則散，南史、齊武帝乘龍舟遊江中，紝越布爲帆，緯鍮石爲足，榜人皆著鬱林布，帝王誇爲炫燿，其珍可知。

鳥章

鳥毳之精，綴成文章者，謂之鍛罽，鳥毳之粗，市於狳猶，謂之鵝罽，詩曰、鵝毛御臘縫山罽。

猺仙

居思娥、躍貴縣南七十里居思嶺，盤果紛敷，食之五臟皆香，惜之迷不得出，人或遇之，問其姓名，必曰、居思娥山中一本作下人也。

龍母山

容縣南白一本無白字 花村、有龍潭，淳泓莫測，猺女欲水，爲龍所儀，陰雲翌冪，既歸、常有寒氣，人莫敢一本作能近，女亦勿覺也，歲餘產龍，無血水，數升下，雲霧扶去，一本云下扶去 母無恙，數年母卒，既殮，龍擁其櫬向潭，潭側一本云龍來擁櫬向潭之側 萬峰蜿拱，成一月堂，衆隨去，石裂，龍負櫬入，龍出一本作入，石合，與後城張爭女浣衣事同，廣信所稱南國女郎墟者是也，一本無與後城張以下二十二字 廟在梧江，祀風雨輒應，一本作驗

李龍宅

至元間，與業大李村李龍、好修煉，一日謂妻曰，濃擾甚，智潛，汝姑待之，雷雨大作，妻憔悴，遍體鱗生，謂妻曰，我歲一來，當以米糕祀我，語畢，挾雲雷一本作雷雨 而去，至今赫然。

生丁白丁黑丁

椎結斑衣，兒時即燒鐵石烙其跟蹠，沁以蛇油，貴肝若鞹，穿箐走棘，履險若一本作如 夷。

丁婦

黔面繡額，爲花草一本作卉 蜻蜓蛾蝶之狀，嫁則荷傘懸履以戒途。

鏈刀

兒時選精鐵如兒重，漬以藥水，及長，咒時鍊曰，刺熊衛堅，服以終老。

毒槊

毒槊無刃，狀如朽鐵，著人無血而死，豈列子所稱宵練者耶。

結納

猺老曆結城市豪傑，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耳目，透漏緩急，朝發夕聞。一本云有朝發夕至四字

埜戰

臨敵比偶而前，執鎗者乍前乍卻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發一本作執矢，矢盡，投一本作擲弩夾刀，一本無夾刀二字 與鎗俱發。

誓師

凡有讎鬪，殺牛聚衆，對神盟誓，其法令人忘死，先期刻木插於山椒，以示不詭。

狳人 狙人附

雕題高髻，狀若猴猓，散居莽中，不室而處，飢拾橡薯，射狐擒鼠，蠶蝗蛭螺，甘生如薺，卉衣鳥言，重譯四姓。狳外曰狙，其風同叫，蓋莊生所稱狙公云。

猺官婚嫁

猺人聚而成村者爲峒，推其長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勝，婿來就親一本作婚，女家五里外，采香草花萼一本作花異卉 結爲廬，號曰入寮，錦茵綺筵，鼓樂導男女而入，盛兵爲備，小有言，則擊一本作以 兵相讎，成親後，婦之婢媵作婿意，一本作婿者 即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一本作憚 否則嚚而易之，半年始與婿歸，盛兵陳樂，一本有爲字 馬上飛鎗走毬，鳴鏡角伎，一本無角伎二字 名曰一本無曰字 出寮舞。

浪花歌

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名山，五絲刺同心結，百紐鴛鴦囊，選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隊，餘則三三五五，采芳拾翠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男亦三五羣一本云三五成羣 歌而赴之，相得、則唱和竟日，解衣結帶，相贈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一本云三月三日 秋歌中秋節，三月之歌，曰浪花歌。

收魂

峒塀遠歸，則止三十里外，遣瑤旺持鑑往迎之，脫婦人中相貯鑑中，曰收魂，瑤旺者、巫也。

猺丁

冬編鵝毛，夏衣木葉，搏飯掬水，以禦飢渴，緝茅索綯，伐木爲一本作架 橙，人棲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謂之麻

㰅子。（一本無下子字。）長娶婦。別欄而居。

丁婦

娶日。其女即還母家。與鄰女作處。聞與其夫野合。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始稱爲婦也。

毒矢

射鷄（一本作雉）捕蛇。以合百草。鍊時日。作毒矢。仰射飛走。透肌及骨。百不失一。

羅漢

貴少賤老。染髮剃鬚。老作羅漢。應漢者。惡少之稱也。

攻掠

凡有攻掠。椎鬼誓衆。乃推渠長。（一本無長二字。）峒官把酒。賜綠熊、綠羆、錦雉、鶴氅、綠熊、辟塵、錦雉、書圖。欲其絕塵而鬭也。綠羆、臂衣也。氈罽、戰服也。厚給其家曰鎗頭錢。攻峒劫猺。報讎雪恥。始有變錄。攻村則聞風而遯。占其田廬。徙老弱而居焉。性極耐飢。啖麤數顆。則凡草木皆可嚼食。狼兵至。即（一本無即字。）遯匿深箐絕巘。官兵追之。徐行長嘯。若塞鼠之逐飛兔也。

獞婦畜蠱（一本作行蠱）

五月五日。聚諸蟲豸之毒者。並置器內。自相吞食。最後獨存者曰蠱。有蛇蠱、蜥蜴蠱、蜣螂蠱。視食者久暫。卜死者遲速。蠱成。先置食中。味增百倍。歸或數日。（一本作月）或經年。心腹絞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潛移去。魂至其家爲之力役。猶虎之役倀也。其後夜出有光。熠熠如曳彗。是名飛蠱。光積生影。狀如生人。是名桃（一本作挑）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蠶。于是任意所之。流毒鄉邑。殺人多者。蠱益靈。家益富。悲富昭賀。蠱術公行。峒官提陀。潛得知其狀。令巫作法厭之。取婦埋地中。出其首。澆蠟然之。以召冤魂。魂不爲附。獞婦代鬼返罵。乃死。否則不能置之法也。鮑明遠詩。吹蠱痛行暉。蓄飛蠱也。按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疏云。地慝。蠱事。人所爲也。周時（一本作時周）荊揚不入職方。王制南不盡衡山。則西北亦有蠱矣。國語曰。胃靜女德。以伏蠱慝。謂女惑男如蠱。使人形神變喪。精魂爲其所役（一本作攝）也。張衡思元賦。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則房中亦有蠱矣。何必鳩舌雕題。騷人羈旅。始爲蠱哉。

天姬破蠱

凡中蠱者。顏色反美於常。天姬望之而笑。必須叩頭乞藥。出一丸嚥之。立吐奇怪。或人頭蛇身。或八足六翼。如科斗子。斬之不斷。焚之不燃。用白礬澆之立死。否則對（一本作斷）時復返其家。予久客其中。習知其方。用三七末。薺苨爲丸。又用白礬及細茶分爲末。每服五錢。泉水調下。得吐則止。按古方取白蘘荷服其汁。并臥其根所。（一本無所字。）呼蠱者姓名。則其功緩也。

大良

與獞同類而性稍異。有戶口版籍。較民更淳。喜輸租稅。人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牲醴飲啖。久敬不衰。同類有無相資。一無所吝。多爲獞人占殺。散處城郭。爲人灌園。

犵人

犵人山田墝埆。十歲九饑。饑輒必報。豗突漢界。攻剽村落。或僕殺人。則以牛畜爲償。曰人頭錢。

獠（一本有人字）

獠俗與獞同。而嗜殺猶甚。居無常長。深山窮谷。積水以居。名曰干欄。射生爲活。雜食蟲豸。

郎火提陀

山中推最有力者。役屬之。名曰郎火。餘止曰火。最下者曰提陀。

羅漢樓

以大（一本作巨）木一株。埋地作獨脚樓。高百尺。燒五色瓦甃之。望之若錦鱗矣。（一本作鱗錦）攀男子歌唱飲啖。夜歸緣宿其上。以此自豪。

祭梟

獠人相鬭殺。得美鬚髯者。則剝其面。籠之以竹。鼓行而祭。競以徼福。

蚳醢

山間得大蟻卵如蚌（一本作斗）者。用以爲醬。甚貴之。按內則蜩范蚳醢即此。

蜜唧

取鼠胎未瞬未毳。通身赤蠕者。滷以蜜房。飣之盤上。（一本作中）囁囁而行。夾而嚼之。唧然有聲。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鵂鶹。子瞻詩云。

蝸牛臉

山中有蝸。殼可容升者。以米水去涎。竹刀臉之。角大如指。甘脆、去積解毒。金東粵亦食之。鮮有如其大者。

無頭鮓

山中有物。形如蠶蛹。無頭蠕動。獠人得之爲鮓。食之令人不寒。昔陶璜守九真。築城、得一大者、長十九丈。大二十圍。無頭蠶適。割其肉如脂（一本作臘）肪。爲臛甚香美。（一本作香且美）璜食之。三軍皆食。又名地蠶。

卜歲

歲首。郎火以土格十二貯木。按辰布列酹之。經夕啓眎。有水則其月不旱。

插翅（[illegible]）

山獺竹。能縮骨解箭毒。用爲丸。勝海狗腎。一枚一（一本作十）金。私貨出界者斬。山（一本無山字）獺性最淫。凡物皆交。變至一二日不休。有獺、則諸牝悉避。獺無偶。獠女采藥歌獻。獺聞氣。即躍抱其身。遂扼殺之。驗之法。令婦

人猴手一呵，取蚕家心（一本作上），骨喜跳舞，否則鼠璞猴胎之暋耳。

龍蛋

龍蛋、龍生三卵，一曰（一本作爲）吉弔，上岸與鹿交，精遺草木，結成筋桃，號曰紫稍（一本作鞘）花，粤人采之，用於帷笫，勝插翅奉矣。

飛頭獠

飛頭獠，頭將飛，先一日，頭有痕，匝如紅縷（一本作綫），及夜狀如病，頭忽飛去，須臾飛還，其腹自實，其覺如夢，雖獠不知也。予嘗入石袍山洞中，偶（一本無偶字）見二頭，一食蟹，一食蚓，見人驚起，食蚓者尚銜蚓而飛，蚓長尺許，雙耳習習，如飛鳥之使翼也。獠俗賤之，不與婚娶（一本作姻），欲絕其類。予按占城有尸頭蠻，本婦人，目無瞳子，飛頭食蠶子，蠶蠶盡，蠶子輒死，婦目尖明，搭與此獠爲婚，一笑。

鼻飲

鼻飲、獠族，鼻如垂鉤，隔目好殺，深明水脉，采猿臂精牙爲筵，吹作龍聲，間出市塩，與之酒，鼻飲輒盡。

白棍

白棍、獠子（一本作人），采白木爲棍，寢處不離，用之但聞風聲，形影雙滅，觀之作害，勝公孫脫劍。

狳人

狳亦獠類，嗜殺過於獠，父子有隙，猜猜反噬，弒父則疾走，得一犬謝母，母亦不恨，噬殺父猶可，況殺母乎。斯又狳之罪人矣。

狪人

狪亦獠類，不喜殺，善音樂，彈胡琴，吹六管，長歌閉目，頓首搖足，爲混沌舞，獠之有狪，猶猺之有大良也。

斑衣山子

山子，散處横州蠻巃六磨諸山，無版籍，定（一本作寧）居，斫（一本作斷）山燒畬，射生輕死，夫婦變婦循衛路衢，以斷行蹟，不知識人，卽張弩射之，矯捷入地，是生短狐，善撫之，能以夷人出沒之情告也。

斑衣種女（一本無此則）

種女與山子同類，垂手善舞，踽踽歌，短裙及膝，坐則雙膝齊跪，執禮甚恭，有盤古風。劉禹錫詩、蠻女駒舟香，蠻衣爛斑布。

烏蠻國

烏蠻、古裋子產類，卽烏滸蠻也。生首子，輒解而食之，曰宜弟。味旨、則獻其君，君喜之（一本無之字），而賞其婦。娶美，則讓其兄，兄樂之（一本無之字），而宜其弟。其中有雛焉，卽今之烏蠻雛也。漢建武中、國除（一本云漢武中國除其國，一本無蠻字），遂散處山谷，其風不改。又十里爲海棠橋，有秦少游策蹟。

西原蠻

西柳西、宜融接壤，唐黃洞蠻黃少卿其產也。

廣源蠻（一本作獠）

邕州西南隅儂智高，廣源（一本作獠）酋也。二蠻聚落甚衆，左右江淡之外，羈縻州峒，皆其地也。狄青平智高之後，儂氏之良者，得賜宋姓，今姓趙者，卽其後也（一本云今姓趙者是其苗裔）。

苗

苗、自爲一類，其女善爲淫音，操楚歌，挂劍圍客，能爲鴝鵒舞，生女則還母家，曰一女來，一女往。

巴人

懷遠、石障、臨溪，陰風慘人，猶聞鬼哭，昔武侯立營於此，夜令云枕石者去，枕草者留，中夜撤軍（一本作中夜撤營），遺留斯在，尚能操巴音而歌烏烏。

蜑人

蜑人神宮，畫蛇以祭，自云龍種，浮家泛宅，或往（一本作住）水滸，或住水瀾（一本作欄），捕魚而食，不事耕種，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知龍所在，自稱龍神人（一本有人字），籍稱龍戶，莫登庸其產也。

馬人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猳鼻，散居峒落，歲一至軍府趨令，不與猺獞同群，靜退之意，衛前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僉曰伏波遺種也。

印娘

蠻宜以西，有埜女焉，處於石洞，合處抱一，白皙嫩好，百歲後（一本作外），客髮蓬黃，乃下山采藥補益之，椎結裸跣，皮若皎膚，垂腰蓋膝，群雌無雄，遇男子輒負去，傾洞求合，驚死者掩之，生者復還故處，泄其真氣（一本無氣字），壽至百歲，若登小兒，必至其家斷之，群罵咒詛，則夾而還之，緣崖走壁，其行如風（一本云其捷如飛），捉獲網罟，以手護膝（一本作腰）而死，腹有玉印文，類符籙。唐蒙博物志曰南有埜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

木客

木客形如小兒，予在悲城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爲近體詩，無烟火塵俗氣，自云（一本無云字）秦時造阿房宮采木（一本有以二字），因流寓於此。予嘗見其賦寄雨云、劍閣鈴遙聯，長門鎖更深。又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按唐詩、酒蓋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木客所作也。蘇長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一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下無數句），然則詩學淵源，其來遠矣。予家羅浮，有鳥各爲一色，五色畢集，必兆嘉客，鳥名木客，與此不同。

按志載。虔州洛山有木客鬼。其說未詳。則榮山之巔。有怪物焉。木客方飲酒歌吹樂甚。忽見一人。長二丈有奇。面濶三尺。樂器鳥喙。背有肉翅。（一本作翼）俯覩（一本作顧）樂器。嬉嬉而笑。垂舌至地。木客大驚。欲走不動。其人溫語之曰。儂非能（一本無能字）傷人。能聲歌舞耳。（一本無耳字）木客神定。歌舞復作。其人拊掌大笑。聲振林樾。垂舌啓啓而去。

赤雅卷中

山川論略

余肩歷九郡。南盡僧山。然後知先王建國親侯。其道大也。（一本云。然後知先王之道之大也。）夫先王建國。必因山川。審道近。辨物川。以左右民。故建領之勢。立臂指之義。順勢立而內強。雜順而外服。然後（一本無然後二字）爲王之業可成也。若悉智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乎宜柳之境。爲之南事。使自爲牧鎭。則兩江谿峒。可驅尺腹而服。即用兩江之兵。南略交趾。優有餘裕矣。此所謂臂指之義也。若夫桂林。故衡湘地（一本作湘地）也。天文分野。上爲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曼衍。首起衡嶽。腹盤八桂。而尾達乎蒼梧。湘灕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焉。（一本作極）衡永郴道桂柳諸郡。綴附廣西。并故轄桂昭二郡。其封略固已偉矣。此所謂建領之勢也。況荊湖地遠。行部使者、病不能徧。衡（一本作衡）湘數郡。歲輸兵食以給廣西。猶之不爲之爲也。予說知圖狂僧。諺曰。芻蕘之言。明者擇焉。

崇山

崇山有驩兜故宮。四十里即至趙炎。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木故欽。蘼竹明綃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之窟宅也。

石人山

石人山、下枕藤水。三兩對坐。擧指與會。丰姿朗然。招之不來。方知其爲石矣。（一本作也）

鬼門關

鬼門（一本無鬼門二字）關、在北流四（一本作四）十里。兩峰對峙。中成關門。諺云、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日暮黑雲嶺合。陰風蕭條。者鶻啼而鬼鏁合。天雞叫而蛇窩開。唐宋詩人。謫此而死者。踵相接也。行數十（一本有字）武、有一大石趣。中有骷髏骨五色。腦背石乳凝化。予大書四字其上曰。詩人鮮魂。見者毛骨倒竪。（一本云毛骨森森）黃魯直詩、人鮮魂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沈佺期詩、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此地無人老。遷流幾客還。

崑崙關

狄武襄上元夜奪崑崙關。破儂智高。關扼賓邕兩界。水於此南北分岐。嶺險仄、皆通諸夷。若據崑崙。須防間道。

粤西入安南（一本有國字）三路

一繇憑祥州出鎭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一由思明州入邱溫、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一由龍州入。一日至平西隘。

容州三洞天

都嶠、太上寶元洞天。白石、秀落長眞洞天。勾漏、玉闕寶圭洞天。

七兜

南方、山溪間谿之兜。有西古（一本作古西）郎兜、金山郎兜、趙裳兜、九曲兜、南陵兜、文猖（一本作郎）兜、無勞（一本作窮）兜、金雞兜。

二壺城

戕戕、隨龍雄二江過柳州。環繞如壺。謂之壺城。水既北來。迴轉向北。城則居其腹。所謂江流曲似九迴腸也。太平亦有壺城。北曰壺關。水形不異。但差小耳。太平壺五石之瓠。桂城則長房之壺也。

闞麻道

自理定西行闞麻烏紗峰。峰刺天。僅容足。又極險隘。無間道。每過嶺壁天直上。至絕頂又懸空而下。連綿不窮。即之飛雲九折。尙能服牛乘馬。方之藐如矣。

勾漏洞

勾漏洞在地上。不煩登陟。外微豁。內幽邃。暗溪穿貫。與北流水合。乘桴而游。水清無底。瀠洄詰曲。（一本作瀠洄曲折）與石爭奇。仰見大星烱然。細（一本作寶）觀、乃石穿一孔。透天光入。依依如貫。月檔洞、對高崖。飛鳥斂翼。蹬垤翠秘。夏間荷葉田田。若見荷花。歲必大稔。

立魚峯

峯在柳城西南數里許。山小而銳。似魚躍升之狀。腹間有洞。石分紅白二色。若珊瑚枝架白玉樓。

李白巖

巖在藤縣。高五十餘丈。中多蒼翠白猿。澤芝芳杜。有天然琴臺。下激流水。白流夜郎。嘗憩於此。

何侯山

何侯山在蒼梧。堯時有何侯者隱此。夏禹時。五帝賜藥器一函。拔宅上昇。今爲太極眞人。

火山

蒼梧火山。傳（一本無傳字）聞南越趙佗埋神劍於此。又謂（一本無謂字）云、下有寶珠。月星皦潔。冷光燭天。如蛾眉洛伽南岳聖燈之狀。其在泰山謂之仙燈。羅浮謂之珠燈。崇善白雲洞謂之佛燈。隆安火鐵泉。夏則有光。謂之龍燈。若山謂之螢燈。予所見甚多。不能盡述。要之酈道元云、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臺矣。其貌似長。對山爲冰井寺。

銀殿山

銀殿山、在昭州恭城。與九嶷相望。山皆白石。四隅生白石笋。其高觸天。浮雲繞之。狀如宮闕。對麓曰金芝巖。金堂紫房。是之（一本無是之二字）自出。

陽朔道上諸峰

陽朔上（一本有道上二字）諸峰。如笋出地。各不相倚。三峰九嶷。折城天柱者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馬（一本作嘶）嘶。如陣將合。如戰將酣。灕江荔水。網織其下。蛇龜猿鶴。焯耀萬態。退之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子厚海上千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子瞻繫岡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爲直桂嶺環城如雁宕。皆山平地忽嶬封。皆實錄也。

七百里松陰古道

自桂城北至全湘。七百里夾道皆長松。（一本云七百里松夾道）秦人置郡時（一本無時字）所植。少有摧折。歷代必補益之。龍拏鳳峙。四時風雲月露。任景任（一本作恠）怪。色色絕倫。（一本云色色不同）予行十日抵興安。至今夢魂時時見之。

獨秀山

獨秀山、獨如簪筆。有王公貴人之象。顏延之出守。讀書其中。有五詠堂。西有雪洞。乳名最奇。下臨月牙池。山翠黛落。今入靖江（一本無江字）王邸（一本有中字）飛樓舞閣。隱出樹杪。金碧菲蘊。絢爛陸矣。對之如一幅小李山水圖。麗而不俗。

疊綵山（[illegible]）

桂城北重門夾山。東曰疊綵。西曰西清。狀如石城玉疊。（一本云狀如石城玉疊山。無玉疊二字）山麓曰壽聖寺。寺後有穴。自然

生風。丹陸赫而含凍。烏武豐而消暑。名曰風洞。風洞左折曰疊綵洞。奇石堆垛。燦若瑰琨。其後則堯山巖天而下。斷眺灕水。鬬雞白雉。巨象疑龍。若獸經聽法之狀。其左一峰曰平越。右一峰曰四望。浮雲淹（一本作奇）日月。長江亘終古。水落瀟湘。寂寞（一本作寞）。長遇北人至此。多發鄉情。元常侍拂奇（一本作奇）。雲亭其上。志思也。予旅遊羈情。鄉思已絕。笑指亭記謂未必爾。有頃見獨秀山金碧輝煌。舞徑歷歷。憶去年殘臘、與霜生、宋生、同凭一几看小李將軍畫。宛然在目。作詩寄之。朗吟之間。不覺落淚。喟然歎曰。古之人不予欺也。於是循嶺而下。遊泚沌岛。明月已墜。見螢亂于越諸峰。石紋橫布。純爲紫黛。眞巨靈之鴻彩也。徐步過華嚴洞。入巖光孕孕後。雉堞四垂。磊砢多石。露曰西清寶積山。聞秦城角聲而返。時夜將半。

榕樹門（一本作榕城門）

榕樹（一本作榕城）門。古桂州南門。唐時所築。上有榕樹一株。兩根蒼鬱虬蟠。跨門而生。車馬轔轔。皆從樹根而出。至正間忽（一本作怳）枯。平康（一本作華）唐元公祭之復生。

桂林三嶠

秦城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嶷。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是嶺有五而桂林擅其三矣。（一本作焉）騎田接郴州。今名黃岑山。或名黃箱山也。其支峰楚粵分界。萌渚即桂嶺。在富川北。與楚江華爲界水。南北分流。其山產錫。又名錫方。在城中者、乃西清寶積山也。志載誤。

越城在湘灕二源間。今名分水嶺。

華巖洞

華巖洞、在靈川西南二十里。高數仞。（一本云高數十丈）巖頂敞。寂傳香泉縈繞。世傳常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中流出。璧上仙人詩云。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每聞歸去每聞來。

屏風山

雙巖劃天拔地。峭豎（一本作立）外（一本無外字）無雜樹。彌望皆長松。巖中十餘丈隆起。如屏臺。側有綠石高二丈。形如覆鐘。水滴乳鳴。鏗鏗不絕。踏石磴五十盤。出通明門。山川城郭。歷歷如指諸掌。（一本云歷歷在目）其下爲壺天觀。止（一本無止字）范致能銘曰。心塵目華。三昧現前。我提一壺。彌羅大千。無有方所。四維上下。此三昧門。溥施遊者。

秦城

秦始皇發卒戍五嶺地爲秦城。城北二十里有巖關。鳥道不可方軌。秦取桂林象郡。兵勒湘南。扼其喉咽。臨湘灕二水。間去桂城八十里。

寶圭洞

寶圭洞、即勾漏正洞。石室中玉宸道君、及葛眞人石像。五季時迎至南海者。（一本無者字）寶圭在石室東。秉燭而入、有丹竈牀几。解蛻磯白。詭形怪狀。神鑿鬼刻。約半里至水涯。循梯陡下。棹小舠以行。波光澄明。燕窩溫燠。四時無冬春。（一本云四時皆春）舉首見金光如長虹亘天表。乃石罅透日影而下。捨舟躡梯。攀蘿直上。曲磴飛棧。如瑤階玉墀。小石細碎羅列。如杯如斝。又如楊梅荔枝。充滿墀磴。莫可名狀。轉仄僅容跬步。直穿太陰洞。後出山腹。則寶圭（一本有洞字）之東。洞中室曰蟠桃。廣三四百步。仰視高邈。不見其頂。西小室洞朗外瞰。（一本無朗外瞰五字有有字）自然石榻。平鋪疊架。（一本無平鋪疊架四字）可眠可踞。（一本無可踞二字）與東門（一本作洞）對。正如兩脈。

水月洞

水月、東距勾漏三十里。背脈（一本作脈背）崚崚。至水月、（一本水月下有月字）則石體巉瘦。峰峻巉峭。西北清潤。深洞曲折。跨野橋渡澗入洞。虛明顯爽。（一本作爽塏塏嶼）可坐數百人。乳溜凝懸。清淵互激。若海若嶽。璨明珠亘貝。錯出於巖。濤怒浪中。右折秉炬入洞。水石益怪。側爲芙蓉。仰爲仙掌。渦爲盤。立爲柱。爰有神鉦。懸如滿月。擊其兩面。作雌雄聲。石狀通潤。（一本作洞）以火燭之。鱗魚皆舞。攀巖鑿空。出西南左折。一峰峭竪。洞在其腹。是名天馬。馬蹄躡石入寸許。不計其數。天馬西行。度兩峰、抵鈞天洞。洞出山半。石廉利不堪正步。手援足徙。至一小澗。越澗至洞。洞枕澗水。有石如頹雲垂垂下。叩之若考鐘。又有懸磬。戛之如戛玉。洞下有洞。叩之、鏗鏘有聲。復梯上洞。軒豁敞朗。天光入焉。其廣可列數筵。令人下洞伐鼓鐘。聲滿天地。仙仙乎、如坐九霄聆鈞天之樂。

七星棲霞洞

洞口懸空。如砌玉甃。匪圓匪方。如日落波心。動盪成質。從洞口入。石索懸錦纜魚。挂於雲半。左有石樓。唐祀玄元於此。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來游。遇二客飲酒奏樂。與之箋。勿（一本作不）能聲。臨別、謂冠卿曰、方今四海鬬爭。雄角立。重斂賦兵。蓋亦天數。王喬許遜之徒。皆臨官卸升道果。子其勉之。出贈白鶴曰、碧空之樂。女知之乎。乃日華月華君也。跬步失所在。後門爲玄風洞。洞內一瀉流水。莫知去來。上跨石橋、中有石蓮。鬟髻畢具。韻之發香。半開半落於其中。過此非炬勿照。次龍淵。次仙人卷衣巷。（一本無巷字）次鳴球。次鳳翔。次石田。墩壁歷歷。廣二畝許。其康莊坦塗者約六七里。其險仄不能通人者。窺洞莛通九嶷。靈怪不可致詰。

玄巖

南溪之陰。枕新泉。逃（一本無逃字）幽埜。田園雞犬。疑非人世。中有大石屋。俯臨清溪。仰弄白日。（一本作石）眞奇觀也。其中一洞九室。西南曰白龍。西北曰玄巖。夕陽千峰。桂水一碧。玄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龍洞委蛇險梯。（一本無此四字）仙窟仙室。又北是（一本無是字）曰石室。九洞鎔餅。乳脂凝注。一俛一仰。如纖如瓮。如櫱權支樽。如蓮幕藻井。左顧右盼。似獅似象。似假松歌竹。似海獸（一本作魚）蛇。其（一本無其字）中有玉池玄井。唐李渤、玉

池若無水。元井昏不測。山之陽曰劉仙巖。

玩珠洞（按四庫本作遊珠洞）

伏波山東枕灘水。盤猛錯注。驪龍穴焉。名玩珠洞。（一本云洞名玩珠）高數百丈。如府城複道。其最奇者、有石懸空而下。狀若浮（一本作游）柱。去地一線不合。開皆有神人名揭諦者。試劍於此。下產玉樹。似珊瑚枝。（一本無枝字）而白。慶元中朱晞顏獲一小枝。價值千金。刻石識之。其上有米公小景。高宗御贊。（一本無贊下止此行）襄陽米黻得名能書。六朝翰墨。漁獵無餘。骨與氣勁。妙逐神俱。風姿奕然。縱橫超予。芟去贊皆方信。信乎勤。公自書云、潘景純、米黻、熙寧七年五月晦日同游。予游時日月偶合。自題云、歸瑤跋崇禎七年五月晦日、繼至。重爲之銘。銘曰、日月不隔。如彼千秋。形影不隔。與子同游。士貴知己。君其勿謾。

劉仙巖

劉仙巖、下有大道觀。草穢不治。多怪狐。門枕松衢。謾謾作波濤聲。觀後上巖。飛磴巉巖。苔滑如脂。猱步猿攀抵巖。巖上大書太空子隱居處。宋李師中筆也。中多眞人口訣。飛端界絕。斑剝如赤文綠字。險不可讀。左折有巖曰穿雲。由穿雲入劉仙巖。幽石玲瓏。蜿迤屈結。耳目一開。夫枕清溪。玩芳芷。花猶地植。鳥似家禽。則劉仙不如九洞。橫目四際。（一本作眺）一若平水。（一本云若平水）一千峰刺天。如筍出地。又九洞之所無也。榜曰通明閣。懸巖架棧。險竪毛髮。見一道者將自縶髻。與之語。瞪而顧。愕而歔。憧憧如驚鹿。勿接也。袖中見其（一本無其字）指爪錐攢。似來攫人。予少避之。即凌崖而飛。若彈丸之墮棲鶻耳。嗟、豈若士汗漫之流歟。

雉山窩

雉巖、枕灘水。石磴盤旋。上梯福室。右折重崑疊石。空翠逼人。雨花淺巖。中有石室。（一本作穴）扃鋼不開。云白雉開鍵。化人仙去。遺蛻在焉。中構小亭。顏曰雉巖。字形頗挫蟄蠖。（一本無上六字）劉晞升之筆也。（一本無也字）有亭左入石竹回岩額。至（一本無上六字）青蘿閣。環窗奇石。簇簇逼人。上浮雙石如大鳥翼。若（一本無若字）搏扶搖羊角（一本無羊角二字）而上者。乃所謂雉巖也。

灘山

陽江西注。東隨灘水。南阜一山。形如巨象。中流激齧。力抵狂瀾。有北招伏波。南引隱雉。白雉聳跂。並力扞江之勢。鼻中巨孔。白如截肪。日月東西。跳丸其上。名曰水月洞。

虞山帝祠

虞山、夾松夾道。有鸞蒼虬。翼紫鳳。乘龍南巡之勢。其制度、外朝內寢。配以二妃。其儀物、主璧冠衣劍佩。三十有九。助贊幘衣。一十有六。鐘豆瑚簋、（一本作簋簠）鼓鼎洗觶、鼎盃俎卣、鞞鼓絃瑟、七十有七。廟後有洞。曰韶音洞。（一本無洞字）見招隱山魚泛鳥瀾。若握鏡之望方壺也。外有巨石。西臨黃潭。宋之間詩在焉。祠左有南薰亭。攬江諸勝。甘可攬擷。廣闊、溫子升、張子壽、之文。李陽冰之篆。趙觀（一本無觀字）文之隸。藻飾帝獻。爲諸山之

冠。

龍隱山

龍隱七星，去彈丸(江名)一水。有神龍擘空而去，飂淚天矯，裂石百尋，蜿蜒入巖，如排高闕，題曰龍隱。有漱玉泉，鏘之琮琤，神魂俱爽。有巖曰月牙，濯魄漣漪，皦如初月。上有瓊翠亭、聯楹閣、雨花臺(一本作堂)，靈怪出而遊觀，舟車湊而雕鐫繁，宋世衣冠，填委極矣。

堯山

堯山積土號(一本作擊)石，高數百里(一本作丈)，為桂之冠。天將雨，白雲先兆。昔舜南巡，祀堯於此，土人因而立祠。梅其昭格，爰有天田，以供(一本作明)祀典，爰有靈鳥，以應樂鳴(一本云樂則鳴)。其上曰(一本作為)白鹿洞，漢世始安侯國。其下東有駿樂山、遂山，遂即堯，駿樂即白鹿。

辰山

辰山，一名虎山。三峰疊起，頗類中隱。下巖初入昏黑，十餘步(一本作武)見大光明，城闕歷歷。巖左飛磴百盤，乃至中巖，乳石詭怪，殊狀錯愕，重經石關，乃至上巖。巖上有亭，游目八表，若夾日月而行，令人有箕山之志。忽見苔蘚中數行滅沒，乃知有宋高士劉婦家焉，與桂帥李大異為布衣交，表其巖曰蟄龍云。

清秀山

從西濟下渡，入夾口里許，有塘，清巖出其上。桂山皆孤峭，此獨連疊。水上雙巖，東西對闢，北郭諸山，近在東腋。陽江一水，光透巖隙，披巖越(一本作赴)壑，其流汩潺，過此水漸緩，山漸深。

中隱山

中隱三巖，一名佛子巖。小溪隔絕，如蓬萊清淺，涉衣而渡。下巖寥廓如巨室。中巖東削，登深無纖埃。上巖橫絕霄半，白日可中，沿洄返照，東林磬聲微妙，聞外國聖僧禪定於此。

穿山

鬪雞水口，即彈丸入灕水處。山形如橐駝竦身昂首，與雉山西對，首上有穴，南北橫貫，鐫曰空明山。宋人胡槻題曰月巖。

翠潭山

翠潭山在西郊闌外，下有空洞，洞皆流水，觸石成聲，如聞雅奏。旁有荔枝巖，窅然深秀，多奇石。宋之問詩稱荔浦蘅皋，蓋謂此也。

遊桂林招隱山小記

自西湖至招隱山二里，山光水碧，石門劍立，巍然若神物持之。西折北屬洞，綺窗串玉，下則晶水渡盪，亘魚金鱗朱鬐。北壁有穴如門，出門為金龜潭，潭蕪芰荷，外為濠溪，橫五里，遶二百步，今皆瀦為田矣。東南

轉嶺，石林夾發，至朝陽洞，洞口直下二十步有水，傍漫潭側，南望玉乳，如飛燕擁降，南陟飛梯四十級，有雙碧玉盤，二乳滴下，聲如清磬。又九級，有白玉盤，自然出水，可飲十人，予為張衡四愁其上。還自石磴東北上十二級(一本無有雙碧玉盤至十二級四十六字)，得石室，乳穗交垂，叢之錚錚哀玉。自室北出西入小峽，得內洞，東有石室如蠡，頂上方井，華蟲綺藻，自洞南下，仰矚東崖，小樵雙石人，如舞閣妖姬，豢翩羸客，自樵閣斗下，次峽渠，渠跨石梁，長三百步，非列炬勿進。南抵絕壁，飛梯九盤，及水，是為寶潭，下有石關，縋以危檻，垛峯潛闢，攀龍蹈嘅，自石關邐上絕壁，西(一本作四)十步，得小洞，傴行三十步，左右鐘乳，朗然映人，有穴通嘉蓮洞，從洞出六十步，有石室，多白蝙蝠，又北上得外洞，壁下有石，其面砥平，有白石翠蘚，可撫清敘，東有便房，節梲桁楹，回樽曲几，鬼工之追琢也。北七步臨西石門，至夕陽洞，深九丈許，崖北有道，可以尋東，崖南有水，可以鏡魚。自南北崖下眺南潛北潛二洞，有迎理松，連理橘，偃蓋柏，玲瓏盤綠，迷卷怪石，香蕈梵刹，皆從枝葉間出。自西洞口去一矢，得南華洞，西有石，可容數榻，東有濟泉。又一矢得白雀洞，洞口隘狹，摩膺擦耳，側身通人，北上山頂，盤曲五百步，幽兀奇聳，鬙石奇於東南(一本作峰嶂於南□谷)，松蘿萃於西北□(一本作三空)。其水自嘉蓮經白雀、勝潤陽、傍(一本無傍字)浸北隅，出於南華而入於湖。又一派自濠溪源北隅之北，出於北山南麓，南華而入於湖。其六洞小篆，皆唐李渤所書。然茲山雖奇，著勝在水，宋人瀦之為田，乾道張徽猷作斗門鋤之，作復西湖記，嘉靖中復瀦為田，域負郭有田，而豪傑無致肅矣。

南巡附(一本無此則)

予讀紫陽之碑，多疑南巡之事。夫虞典載南巡至於南岳，陟方以死，漢武祭南岳於灊霍，儒者遂固論南岳所在，不知軒轅之祭，以灊霍為副，漢徙嶽江，承軒轅之副義也。況岣嶁碑出於八閩，班然可考，惜紫陽未之見耳。但七篇載卒於鳴條，呂覽載葬於紀，若今平邱之鳴條，東海之蒼梧，莒之紀城，皆陳留接境，以為去聖未遠。夫去聖未遠，孰如伯益，伯益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帝丹朱葬其陰，屈子與孟同時，亦曰九疑紛其並迎，帝子降兮北渚，史遷載舜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祖伯益、宗騷，合於虞典矣。況七篇紀其卒而不紀其葬，呂覽紀其葬而不紀其巡，是安得執漢武而疑神禹，執孟子而疑伯益，執呂覽而疑離騷哉。惟帝不自有其黃屋之尊，而躬巡于鳥言儋服之域，舞干戚而遠夷賓，棄金璧而幽籃塵，然後御飛龍於鼎湖，遺弓裘於蒼梧，斯亦有天下而不與之一徵也。

三江(一本作三水)

灕江(一本作水)，一名桂江，南注平樂(一本有縣字)，出梧州陽朔而下龍門，而上為平樂府者，俗名府江，名既不雅，從古為確。

左江發源交趾，經麗江，則寧(一本無寧字)橫，貫東江(一本作出)，潯州，右江自牂牁入粵，遶歷柳烏泥，西來注之，又經象武，合左江於潯，合灕於梧，而東入(一本有于字)海。

按地形、左宜爲右、右宜爲左、夫粤處南別（一本作陬）之□者、皆從東彎、或下灘水、迴流逆上、從迴流者分左右、不從地形分左右也。

又南寧亦有左右江、左出廣源、右出峨利、合於合江鎭、入横州、是左江之中又有左右江也、重複不便觀覽、（一本云重亂不易辨）予謂出廣源者、古夜郎豚水也、古名鬱江、出峨利者、古交濊泓水也、古名黔江、南寧二江、又當從古。

牂牁

牂牁、繫船杙也、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至闓、椓船於岸、趨步滅夜郎、名之以著奇紀、牂柯牂戕皆同。

烏泥

烏泥（一本有多字）出盤江、多伏流、或落漈數百丈、飛濤走浪十數里、夾沙土、泥泥如黃河。

查浦

晉咸元中、有蠻查橫於灘上、（一本云米泊灘上）黑如純漆、堅如瑙玖、非皇娥所乘、則張騫所泛、必（一本無必字）浩劫以前物也、上有浮查館、唐宋詞人多留題。

湘水

湘水之出於（一本無於字）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

靈渠

靈渠自北而南、三十二陡、由灘逅銅鼓、水自東徂西、入永福六陡、六陡（一本無此二字）冬月涸絕不行、予過陡時、水長月明、如駕蠡壘璧、從天而下。

陽塘

漩桂皆山（一本無上四字）漩桂皆水也、灕江、陽江、彈丸、西湖、白竹、靈城、郭市、（一本作匯）白城（一本作域）姑宋瞑論、即城中揭幕府、鎭守舊司、南北相望、瀕漾各數百畝、臨水人家、粉牆朱榭、相錯如繡、茂林缺處、隱見旌旗、西枕城闉、歸梓蒼（一本作道）葦景西滑、色色入品、惟陽塘最勝、陽塘東西橫貫、中東以橋、東曰杉湖、西曰邀遊、（一本作遨）征燈陽水入焉、予先一日偕吾家花田遊、桐有詩云、芙蓉蕪蘼不遠鄰、五月玄巖尚怯霜、夢入花田看越女、手攀丹荔倚斜陽、及遊陽塘、風開翠扇、水泛紅衣、杜若芳洲、不減花田珠海、紅葉白蘋、不減丹荔素馨、紈綺王孫、不減三城俠少、洞庭佳句、不減水部風流、金谷佳人、不減海遊（一本作邀）素女、至如玉山紫黛、金削芙蓉、倒釀冰壺、天光上下、則吾家之所無也、昔人謂楚南山川、造化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予雖非其人、而所慰倍（一本作貫）多於人、觀其所慰、而天地之情見矣。

犀泉

犀泉出宜川縣、坎深丈許、長四丈、橫可八尺、綠蘿紫藤、蒙結坎上、觀者呼之、應聲即出、須臾登科。

婆娑泉

婆娑泉出思恩縣、形如玉臼、潔似清冰、飲者呼之、渴盡（一本作渴潰潰）則止、一人千人、亦復如是。

漱玉泉

漱玉泉出白石洞天、每鐘鼓動、則躍躍而來、聲澈隨籟、三泉鑑異、可與賓州咄泉、茅山喜（一本作嵓）落泉、撫掌泉、無爲州笑泉、並入雋品。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有七孔、是多軻桐、汲（一本作吸）此井者、誕女必麗、今以巨石塞其一孔、女絕麗者必損一竅、綠珠姓梁、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珍珠三斛致之、善吹笛、傳其弟子宋偉、後入宋明帝宮、梁氏爲白州望族、立祠春秋祭之、笛譜猶存、予謁祠、得借鈔焉、予說諸父老曰、綠珠無（一本作不）負季倫、公等立祠、表章高節、宜聞復俗井、幼女何罪、毋自苦、父老然之、即日徙石、後之佳人、尚有識於予言。

楊妃井

楊妃井最冷冽、飲之美姿容、下多香草、在容州雲凌里、妃姓楊、（一本無姓楊二字）名玉奴、別（一本無別字）字玉環、號太真、母葉氏、懷（一本無懷字）孕十三月而生、都督步署楊康求爲女、才貌雙絕、楊元琰爲長史、以芬求之、攜至京師、迷入壽邸、時年十四、明皇召見、賜西王母服色入宮、杜詩、西望瑤池降王母、以聞（以諜一本作蓋聞之云）。

赤雅卷下

邕州鳳

南漢時、邕州有六鳳、凰高五尺、金冠五彩、飛入城中、衆鳥朝之、文若布錦、其鳴節節足足、（一本無下足字）薛道衡文、足足悅仁、般般擾義、般般、麒麟足狀、二語之奇、亦文章之鳴鳳也。

白州鳳

宋景德、白州有三鳳南來、飛入城中、衆鳥隨之、身長九尺、高五尺、備五彩、冠似金杯、至萬壽寺、棲於百尺木龍樹上、自歌自舞、皆中笙簧。

綠含鳳

博白遠鄉、號綠含、高山大樹、人跡罕至、斗米一二錢、其山多鳳、有高三尺者、冠彩與白州同、其飛、衆鳥皆隨、常棲高樹之巔、醒明則變飛而出、又有大如鵝者、五色金冠、尾甚長、羽聲莞莞、響若轉輪、諸鳥見之、斂翼俯首、伏不敢鳴、俗名大頭鳳、間爲猺獞所射、獻於（一本無於字）其主、肉備衆美、綵毛咸粲、湮而勿滅、紫鳳之遠、不必皆沃民之國也。

宣州鳳

至正間、宣州逃昆鄉、鳳皇見、羣鳥蔽地（一本作天）。其一飛去、爲獵人射殺。嗚呼、甂麟有西狩之獲、元祐有枯桑之嗟、白龍有魚服之厄、物益盛而數益奇矣、可奈何。

桂州鳳（一本無出閩）

桂州永福縣、隋時雙鳳來巢。宋初復至、守臣以聞、遣使祠之。鑿巢下石、得雙美玉。今名鳳巢山。

兩江鳴鳳

鳴鳳如孔雀、紺碧、頭上彩毛、光逾翠冠。冠上垂二弱竹、長一尺五寸。鳴聲清越如簫笙、能變曲、妙合宮商。間出兩江溪洞中。（間出句一本云鳳江溪洞中間出之）予謂綠含即紫鸑、鳴鳳即（一本無即字）背鳥也。鳳皇出於丹穴、豈不信然。

孝鵲

唐武德宣撫使、得秦吉了能歌舞者、上之。歲餘不語。上怪而問之、禽曰、身居南土、身長禽中、父母殊方、有懷綿默。上憐之、賜金帛、命使者送還。比歸、舊巢鵲已死。鵲以所難殉母、鄉人感焉、爲之立塚、塚在藤縣。

鴆

邕州朝天鋪、及深山嵓有之。其種有二。一大如鶚、黑身赤目。一大如鶴、毛紫綠色、頸長七八寸。雄曰運日、雌曰陰諧。聲如羯鼓、遇毒蛇則鳴聲邦邦。蛇入石穴、禹步作法、石裂蛇出。秋冬間、解羽整穴、蓄之出走。䳉鵝而斃。以義甲取臘著銀瓶、否則指斷。鴆矢著人立死。鴆羽翻酒、犀角立解。鴆穴多犀、天地所以制殺機也。

鴟鵂

鴟鵂、不祥鳥也。似鵩而散尾、聲最哀。帝嚳書曰逆鶬。爾雅曰、鶬麋鴰、嗜苦泣血、如杜鵑。偕譽、奇鶬十首。周公居東、惡聞其聲、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今餘其九、恐未必爾也。夫子、子夏見而歌之曰、逆毛鶬兮、一身九尾長兮。（一本無偕奇鶬十首並此五十一字）予在鬼門關見者、一身九尾。聞之九首者雄鵂、猶鳴之九首者、曰雄鳴也。俗名鬼車。予育猜此鳥、人爭危爲不祥。予謂此鳥不產南中。天氣自北而南、諸君所謂不祥者、安知非福。

王母

王母若綵雀、青色、尾最長、有錢如孔翠。猺中有王母裘、織成錢文。予意以爲西王母所服。雲輝媪笑曰、君不聞子規夜嗁山竹裂、王母裳下雲旗翻耶。

天雞

天雞、朱冠錦尾。其飛也翔、弄喔對舞。天雞鳴而潮雞鳴、潮雞鳴而家雞鳴。謝康樂天雞弄和風、得之矣。

鷫鸘

林邕有鳥、其飛肅肅、必兆隕霜。織而爲裘、可以禦涼。人多不知其名。予謂即古鷫鸘也。

北鶴

止不向明、巢必拱北。其聲似吭、育雛不窮。吳時、越雋獻背明鳥、即此。

鉤鵅

鉤鵅、不祥鳥也。形質短小、聲如冷笑。入城城空、入宅宅墟。即之逃辟、否則死亡。

深掘

猫首鳥喙、似鴿鵶而大、放聲而哭。哭畢、鳴曰深掘深掘。意賈生所謂鵩也。

訓胡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背毛有尾、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啖（一本作食）之。

猩猩

人面猴身、髮機變、通八方言、學爲鳥語、無不由肖。聲如二八女子、嚦嚦清越、嗜酒好屐。虞人以此誘之、醉罵而去（一本無此四字）。予在林猴山見之、羣相語曰、客必東入也。踴躍出覷。予適有醇酒一包、寄酒少許、召而飲之。四者齊下、未飲先謝、既飲輒醉、知予之無機也乎。徐徊恐爲後人所害、忽然一聲、飛下古木（一本云古木幽一般）。（雙飛下）皆然相謂曰、上客過勞、兒當負之而去耳。禮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予終不（一本無不字）敢以爲信。

猲猲

猲猲、爲羊也。見人則握手而笑、然後食之。人因以竹筒貫（一本作貫）臂、姑與之握、握則必笑、笑則上唇掩目。由臂以鑿綴其唇于額、格而殺之。吳都賦云、猩猩啼而就擒、猲猲笑而被格。

狒狒

狒狒狀如猴、力舉百鈞、人言鳥音、能知生死、笑似猲猲、上吻覆（一本作蔽）額。血可（一本作乃）染緋、髮可䯻紱、飲其血、能見鬼物。

茶首

茶首、出潯、廣州、似鹿而兩頭、食香草。其行如飛、鳴曰蔡茂蔡茂。茶首二字、音蔡茂也。亦有五六頭者、是名元仙、敬之終吉、射之悔亡。

子路

熊名子路、居有熊穴（一本作有熊穴居）。一穴有神人、冬蟄春啓、非其時則主兵。見（一本有兩字）合穴死、食其亦死。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前曰掌、後曰蹯。黑而銳喙、去穴五百里、壘石爲館、名曰熊館。中（一本作升）木引氣、名曰熊經。獵人呼之、子路可（一本無可字）出、熊（一本無熊字）即出。子路可（一本無可字）鬬、熊（一本無熊字）即鬬。間有綠者、土司（一本無土司二字）豢擾、取爲駿馬障泥、塵不敢揚、威懾虎豹、一尺百金。其牝曰羆、力能拔樹、搯爪（一本作甲）。

錄捨，披髮入立，遇虎豹狐牧，皆撫其背，捏血飲之，其胸白脂，名曰猳白，味過熊掌。

懶婦

懶婦，似豪豬而小，好食禾黍，田畯以機杼織紝，懸於壁（一本作四壁），望之而走，齒長，入海化為巨魚，其名奔鯚，其狀蛟螭，雙乳垂腹，取以煎油，其膏有斛，凝蠟作燭，取以飲酒，紫燄生花，令人發興，取以讀書，昏昧泥墨，必至黑甜，作詩自嘲曰：丁年誤買奔鯚燭，丙夜誰傳太乙書。

犪牛

犪牛與蛇同穴，嗜鹽，土人以蛇藥塗手，裹鹽探之，角若瑰玖，用以為甲，鳩笳蛇鉦，如涼雨之灑荷葉。

白貘

貘生銅坑中，象鼻、犀目、牛尾、虎足，食銅鐵，不茹他物，衣其皮、殺鬼精，鈌獲為兵，可以切玉，接溺為水，可以銷鐵，有十頭者，謂之白貘，蜀都賦載食鐵之獸，射嚙毒之鹿，則指貊也，貊似熊，與貘不同。

肉翅虎

肉翅虎，出石抱山，晝伏宵出，其飛也，躍常向鬼門關，食人，為獵人射殺，予得見之，比凡（一本無凡字）虎差小，翅如蝙蝠，眼閃閃如陰燐，渾（一本無渾字）身虎文，飾其皮以辟百鬼。（一本無此下二行）予詩附見：朝登綠珠渡，暮宿鬼門關，合浦懸明月，長藤引白蠻，金蠶齧客夢，肉翅飽人還，以此開征鐸，悽悽思故山。

禍斗

禍斗，似犬而食犬糞，噴火作殃，不祥甚矣。（一本云不祥之獸）

麝

麝食香草，至冬香滿，入春，則臍燥急痞悶，（一本云入春則臍急悶）跳躍不可禁，故剔出之耳，（一本無不可禁故剔出之耳句）剔出之香，藏於百草，（一本無於百草三字）百草皆枯，佳人採芳，拾以相贈，馨香盈袖，經年不退，（一本作遁）吾見夫（一本無吾見夫三字）今之為麝香矣，生而剖之，天香未蘊，腸穢尚腥，劑以酥酪，和以百草，微香若見，失其性矣，嗚呼，生售而失其性，豈獨一麝也哉。

象

象耳識識，其大如豕，行則鼓舞，目常帶笑，有歡悅發揚之意，狀似犀而角小，居草茅而知吉凶，生於兩粵，東曰茅犀，西曰豬神，遇之則吉，罔敢有害。

馴龍

巖洑之下，有馴龍焉，覩女欲見之，盛飾入巖，唱土歌，龍出，五色焰灼，馴習如豢，望之若山海圖中珥蛇者，神也，歌至絕倫，龍喜踊（一本無躍字）躍，盤入懷中，遺鱗而去，女即珍藏，以為獲神之貺，鄰女畢賀，笙簫雲合，予次逐隊往觀，見（一本無見字）鱗大如錢，光其衆色，奕奕不定，間稍侮之，則雷電挈去，侮者罹殃。（侮者罹殃一本作轟擺殃營）

（一本作甚）目，予從（一本作貝）太平至模郵，入巖，怪石飛泉，種種異狀，中有一洞，從洞左轉，深窅幽杳，持炬而入，行二百步，七折，有穴，內闊外狹，冷氣逼（一本作襲）人，忽然蝙蝠起於穴內，（穴內蝙蝠忽起句一本云蟄忽飲）烈（一本作碧）如蟹箭，巖石振蕩，又覩天之所未聞也，龍雖不見予，而道其（一本無其字）聲於予，是龍終不忍以予不能唱浪花者（一本無者字）而棄予也（一本有也字）。

鯖魚

藤江鯖魚，形象草鰷，色青黑，大者百餘斤，取用鉤箭，其膽治目，功比空青，（一本無此四字）魚大膽小者上上，魚大膽大者上中，魚小膽大者中下矣，漁者得魚，到（一本作詣）縣親剖，官稅其膽，始敢出市，私開者杖，今之（一本無之字）售者，皆以鰷膽灌黃藤膏，偽為之耳，（一本無耳字）黃藤亦行血去翳也，辨之不精，（一本云黃藤亦行血者皆辨之不精）必見笑于魚目。（一本無此下二行）予詩附見：地僻見聞異，去家三月餘，金環殉吉鴆，花縣稅鯖魚，鑿井纔歸洞，燒香客滿畲，坐令南鴈遊，不寄一行書。

白姿魚

白姿魚，出大荒山深澗中，一名婢姿，臉若芙蕖，膚如凝脂，有天然肉精，輝若垂雲，長四尺五寸，臍下有帶，白光映人，胡天星邀予作膾，香脆甘美，水陸無有方者，諸峒聞獲是魚，盛禮來賀，（一本有予字）矚其所答，皆不多，其油止妬，其他件識者，熊掌、虎皮、麝香、鳩笳，紛如也，貴重如此，楚辭、魚鱗鱗兮媵予，意者指此，小詩附見，（一本云予賦詩云）獨尋芳草過王孫，為膾銀絲出露盆，湯爐玉環妃子淚，纏幾金谷綠珠魂，凌波豈復觀微步，齒劍終然（一本作悠）合報恩，謾識荊榛歸思苦，不堪彈鋏向朱門。

印魚

印魚，方額有印文，類竹葉符，鳴如鐃鉦，長尺有三（一本作五）寸，巨魚將死，以印封之，予在龍門灘，愛其神怪，市而放之，嚴者勿識也。

海螯師

海螯師，魚身虎頭，無鱗甲，短腳利爪，渾身豹文，長八九尺，見人泣數行下，蠻人網得，輒復放之。

潛州圖

東粵曰潛牛，西曰潛州圖，楚曰鰅鱅，出澗，與虎鬭，角軟，用水一漬，堅則復鬭，予在湘中見之，柳子厚詩，桂江秋水見鰅鱅。

鬼魚

鬼魚似鱷，用以蠱鬼克敵，人誤食之立死，請巫咒之立生。

忽雷

忽雷，鱷魚也，居溪渚中，以尾鉤人而食之，扶南王范尋有神術，常于大雲山鑿池畜魚，決獄有罪者，投之。

無鱗、魚勿食也。今其枯骨齒（一本有復二字）生。用作樂器。聲（一本無聲字）極嘹（一本作嘹）喨。經云、河有怪魚、厥名為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

王虺

王虺、江北曰虺、江南曰蝮。首大如臂、背青腹赤。有劇毒、齧人立死。大招、南有炎火蝮蛇蜒、鮙鱅短狐王虺騫。九頭者曰雄虺。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不須齧人、見之立死。猶叔敖之兩頭蛇也。予謂見者皆（一本無皆字）殺之、亦成佳事。吳都賦云、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之。（一本無此下二句）可謂先得我心矣。書備一笑。

短狐

短狐、人所生也。詩曰蜮。書曰射工。騷曰短狐。斑衣山子、插青銜弩、裸體戲交、遺精降於草木、嵐蒸凝結、蛻然化生。狐長三寸、狀若黃熊。口銜（一本作含）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也（一本無也字）。予南海有水弩蟲、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予游六詔、影落（一本作入）溷水（一本作中）、為短狐所射。毒中左足、適欲撲殺、有大蟾鼓腹踊躍、捻其喉而食之。未幾、痛入骨髓。始如蟻卵、作如蜂房、作如盤渦、作如蛇齒。一日一夜、其變百出。其大二寸、聞過三寸則死。毒大如狐則死、對時則死。遍走聚醫、命在呼吸。斐然猛省、蟾能食之、必能制之。偶（一本作遇）有八字丹蟾、跳躍草際、取向毒處（一本無處字）、一吸、支體立運、毒口出涎、滴石石爛、魂魄漸復、如坐冰壺。其口兩月方合。聞鸜鵒鸂鶒皆能食之、腦可止痛。使我求之、恐為枯魚所笑。

赤蟒

赤蟒（一本有大字）、有若象、渾身帶火、力負萬鈞、雜食虎豹蛇蟲。遺卵如斗。山人取為醬、是名蚔醢、見於周官。

蚺蛇

蚺蛇、尾有鉤、口無齒。其聲甚怪、似貓非貓、似虎非虎。聚之則鳴。猶鶴鵲豹之則鳴也。九十丈者吞（一本有亦字）蟒、六十丈者吞象、三十丈至九丈者吞豺狼虎豹與鹿豕。人吞之法、以尾鉤卷定、以氣銜死、諸潞乃吞。吞畢卷（一本作懸）於樹上、絞至糜爛、骨角皆從皮出、望之若神龍蛻骨耳。

挈龍部署（蛇過三十丈者皆稱龍）

愛絲婦褚、以為旗纛、爰軋烏蠱、以料鎗鏃、爰斬葛藤、以約攬索。金鳴則進、旗卷則退。口含酒糟、腰帶毒漿。蛇長一丈、旗手一人、鎗手十人、弩手五人、金手二十人。金手藤、弩手牌、鎗手蠱、旗手酒。其勝也、金振旗開、鎗損弩發。金手進藤、主東也。鎗手進蠱、主刺也。旗手進酒、主勞也。旗手得膽、鎗手得皮、弩手得脰、金手得肉。其敗也、鎗護旗退、牌護鎗退、藤護牌退。蛇長十丈、其數十之。蛇長百丈、其數百之。予游諸山、見獵九蛇、長九丈者有五、長八丈者有三、長十有一丈者有一。天開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間世而出、土人亦不概見。況吞蟒者乎。若夫三湖崑崙、又吞蟒者之海若也。

蛇名

其（一本作蛇）一字名者、有（一本無有字）青蛇、赤蛇、白蛇、烏蛇。青主神、赤主火、白主傷、烏主藥。其他曰蟒、曰蚺、曰鱗、曰蝮、曰水、曰殺。二字名者、曰舉然、危千、水箭、烏梢、拔人、默稱、烏肉、鵬日、雞冠、帳腦、人頭、馬鬃、箭鐃、栗花、寸白、水豹。三字名者、曰（一本有字字）壁虎、黃膽蚺、青標飾。（一本作青竹標。按嶺南雜記云、青竹標者、緣曰鐵制而生子、則青標飾餙也。）餙筵（一本無餙筵二字）狎。金角帶、七寸錦、過樹客（一本作容）。凡蛇盤處、皆在王地。

蚺膽藥物

蚺蛇三膽。一附于肝者止痛、一水膽白漿止瀉、一膽隨身（一本作肉）、撲其處則隨至、名護身膽、最佳。睡辟邪、殺鬼、佩之吉祥。肉辟風寒。皮過三十丈者曰龍皮（一本無皮字）、一端千金。波斯市之為鼓、聲振百里、雄視萬國（一本無雄視萬國四字）。

蝍蛆

蝍且（一本作蛆、下同）、一名蜈蚣、狀若水蝦。小至一寸、大至一丈。其尾閃閃有光。山中修蛇無故而死者、被齧也。蛇腐皆化（一本作化為）蝍且。蝍且、蜻蛉之咒子也。儲君、騰蛇游霧而殆於蝍且。

諸夷有學

永樂間、擒黎季犛、黎蒼、從交州三司、詔赦其罪。有云以湯武不足法、尚父不足師、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又云、聖優三皇、德高五帝、禹稱三苗侮慢自賢、其天性然也。詔辭隆重、必不輕假。予游諸夷中、有摛文而宗淮南者、有稱詩而薄少陵者、有斥元白而讀長吉者、有談古今而嬖騷者。於戲、禮失而求諸夷矣。

西粵靈芝（一本無此則）

嘉靖中、西粵諸臣許應元、進芝二十本。有赤白青黃黑紫、徑至尺八寸。有光者、有輪菌如山岳者。上命採芝、令於元嶽、龍虎、三茅、齊雲、五岳、諸靈山採之。遠不能及。予游諸嶠、見靈芝生於石上、九莖綠葉、朱實有光。未傳服食之方、終不敢採。

伏波銅鼓

伏波銅鼓、深三尺許、面徑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弇其口。錦紋精古、翡翠煥發。鼓面環邊作（一本無作字）蹲蛙十數、昂首欲跳。中受擊處、平厚如鏡。兩粵濱海皆有之。東粵則懸於南海神廟、西粵則懸於制府廳事。東粵二鼓、高廣倍之。雌雄互應。夷俗賽神宴客、時時擊之。重貲求購、多至千牛。制度同而小過半者、諸葛鼓也。價差別矣。

趙臣廟（一本在烏滸一則之後、未詳）

歸順有趙臣廟。予不省何神、問其父老、曰、趙臣者、粵西人、少倜儻好奇計、數不得志於有司、徧歷諸詞（一本無詞字）峒、猺獞皆禮之。昔岑猛以田州畔、岑猛奔歸順、岑璋誅之。田州平、趙臣第一功也。督府棄而勿錄、鄉人憐之、為之立廟。

初、岑猛反、岑猛於岑璋、丈人行也、督府姚公征之、患璋以姻（一本無姻字）故、召沈希儀計事、希儀雅知璋、任使好命、（一本作出）深明軍政、諳之如其門故事、（一本作門句無如）臣曰、鎮安世與歸順爲讎、公假臣節鉞、徵兵鎮安、岑猛之脊在陛下矣、希儀計之、臣（一本無是二字）夜間道詣璋、璋喜迎臣、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遠婦耶、臣岑不言、佯爲（一本無爲字）不懌、璋叩之、但太息、璋疑之、明日置酒歎（一本作寘）臣、臣愈不懌、璋愈疑、捉（一本有臣字）又愈太息、璋曰、軍門有意什過我耶、將有所待勸我耶、臣皆不應、因挽臣入臥內、跪叩之、（一本作跪叩之以長跪叩之）臣號泣、璋亦號（一本無號字）泣、臣曰、託在肺腑、有急不忍（一本作敢）不言、一言之、君生而臣死矣、督府討田州、知君必爲增命臣撤鎮安兵、君殺故人以立功、不如死矣、言畢、取佩刀自殺、（一本刀字作欲自殺云拔佩）璋頸救之、（一本亟抱持之云璋）曰、君毋憂、君能生我、我亦能生君、且令君有功、猛奴視吾女如犬（一本作狗）、讎欲圖之久矣、臣泣曰、君誠然、盍自陳於督府、璋遣臣還、臣遣人詣希儀、願擒猛自效、希儀佯遣臣、陰白督府兵不徵、命璋專逼猛、猛之（一本無之字）子邦彥守上荒隘、璋佯遣精兵千人助之、密報希儀、旗幟服色、勿使有傷、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州（一本無州字）兵縱潰、遂斬邦彥、猛欲走交趾、（一本有字）璋使人邀之曰、事急矣、先走歸順、始從安南、再圖興（一本作舉）復、猛然之、璋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近者、厚（一本作數）報兵退以寬猛、一日拉趙臣謂猛曰、天兵雖（一本作雖）退、非陳奏不白、爲君草封事、命人上之、何如、猛大喜、臣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印匣在、乃持鴆酒一卮獻猛曰、天兵急君、老夫不能相庇也、猛大怒曰、恨（一本作悔）墮老奴豎子之計、遂飲鴆死、璋斬（一本作斷）其首、併印、遣臣馳詣

督府、內臣鄭潤、總兵朱麒、以猛中毒矢死、斬其首、印搜獲聞、趙臣、岑璋之功機（一本作幾）不錄、璋恚恨、遁跡於巖、璋入崇山、臣入古望、辟穀茹芝、不知所終、噫、中國舉動如此、難爲要服矣、

哭金祠

隋梁毗、爲西寧刺史、諸夷酋長以金餽、毗引之坐側、對哭相戒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亟返勿餽、高風染俗、聲稱至今、州峒賽祠、歌迎谷應、嗚呼、賢貪泉如醴者、安得起梁毗而哭之、

青精飯

猺人社日、以南天燭染飯、競相遺送、（一本作餽遺）名曰青精飯、杜詩、豈無青精飯、令我顏色好、

蒟醬不爲異（一本無不爲異三字）

蒟醬、猺峒中家家用之、以蒟葉爲主、雜以香草、味雖佳、不足爲異耳、史記、唐蒙風曉南越、蒙食蒟醬、問所從來、（一本有曰字）道西北牂牁、故蜀都賦云、枸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今問之番禺、無有知者、惟出自牂牁、故云流味也、華茇、吾家蛤蔞也、師古注、本草注、楊用修、張孟奇、辨之皆謬、

桂林競渡

桂林競渡、舟長十餘丈、左右衣白數人、右麾白旗、左麾長袖、爲郎當舞、中扮古今名將、各執利兵、傍設弓

弩、過讎敵、不返兵、勝則梟而懸之、鐃歌合舞、十年一大會、五年一小會、遇甲戌（一本有午字）爲之、有司莫不敢詰、（一本云有司不敢問）

無量壽佛

無量壽佛、姓周、名全真、號寂照大師、郴州人、作二十八觀、從日月觀而入、初游吳越、繼游羅浮、最後得湘山、爭布巖、因住持焉、會昌汰大師後、一夕生肉結髮髻、乃衣紫袈衣入覆釜山、結廬而居、刺史韋宙迎之、四門各見其入、自唐元和至咸通示寂、計一百三十有二歲、五代湖南馬氏、始請設州、額之曰全、以師故也、其護法有靈、鳥天使、鳥首人身、長丈餘、最可怖愕、其徒有柴侯者、諱崇趙、唐末乘官從師、宋初、州境寇至、侯顯神兵以擊之、賊望風潰、南渡紹興間、孔彥周曹城之難、侯顯化如初、楚粵皆祀之、今七星山寺北湘山、光發莊嚴、按梵典諡法、以慧而覺者、曰燃燈光佛、以文而覺者、曰無量壽佛、師由日月觀門入、三摩地、常作偈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與所謂以文而覺也、今閩之講師、曾以壽對、如以壽、則寶掌和尚長爪比邱、當擅此名久矣、末學之陋、不獨在緇門也、一歎、

瘴母

瘴起時、望之有氣一道、上衝如柱、少頃散沒、下似黃霧、空中如彈丸、漸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之者爲瘩悶、爲瘋瘧、（一本作瘧）爲汗死、人若伏地、從（一本作任）其自擲、則無恙、

四瘴

春曰青草、夏曰黃梅、秋曰新禾、冬曰黃茅、曾乖（一本作乘）草木蒸勃、日氣敲燠所成、而青草黃茅最爲毒烈、（一本云最毒烈）春夏之交、草長而青、秋冬之交、草衰而黃、二時氣候不常、蘊隆重於（一本作蒸）臘月揮扇、噓嗟呼吸、冬夏便（一本作使）分、且（一本無且字）桑中衛女、上宮陳娥、偷香竊兔、其不死者幸而免、

治瘴

炎方土脈疏、地氣外泄、人爲常燠所蒸、腠理不密、雨暘相感、草木之氣通焉、上脘鬱悶、虛煩、下體凝冷、吐之不可、下之不可、用藥最難、但宜溫中固下、升降陰陽、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或灸大指及第五指、皆能止熱、予試立驗、如用大柴胡湯及麻黃金沸草散、青龍湯、是膠柱鼓瑟也、鮮不敗矣、

瘴瘂

中瘴失語、俗謂中草子、移時血凝立死、其法、用針刺頭額及上唇、仍以楮葉擦舌令出血、徐以藥解其內熱、應手立效、（一本無此句）

瘴中要訣

避色如避難、冷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時飯、

梟變

象交於水。蒼樹葉蓋之。其交如人。見人(一本作之)則羞。遽起逐之。(一本作人)人走須棯頸。或學鼠聲狗吠得免。其精溢於水中。如白脂可數斗。取爲膏藥最佳。

雞匠

雞卜、以雄雞雛執其兩足。雞匠焚香禱祈。占畢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再祝。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事也。視兩骨側所有細竅。以小竹筵長寸許偏插之。斜直偏正。任其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漢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適有祠禱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用雞卜。斯時方士如蟻。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於元龜。降用夷禮。廷臣莫敢致諍。意其術大有可觀者矣。

卵卜

卵卜者、握卵祝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煮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厚薄。定吉凶。獞人卜兆。請雞匠祝神。以卵投地不破者。吉(一本云不破者無下六字)如獲滕公之碑。

鱧魚刀(此一則一本無)

扶南王范文、本夷奴。牧羊澗中。得二鱧魚。欲私食。郎知檢求之。文曰、非魚也。將礪石還耳。郎至、魚化石。石有讖文。文異之。就冶作刀。刀成、舉刀向石鄣祝曰。文當有國。魚刀破石。石破。遂王扶南。子孫寶之。比之斬蛇劍云。

青蛇使者

三界廟、一名青蛇廟。廟有小蛇。背綠腹赤。穴神衣袖。獎神(一本作人)飲食。或以手接。玩之甚馴。倘有虛誓盟期。家數百里。蛇輒至爲其人(一本無爲其人三字)索願。其家爲蛇挂紅。剋日醉(一本作酬)之。呼曰、青蛇使者云。按三界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一葉。上下無縫。帶內有回字。能召風雨。知來物。播術聚衆。宏治中。制府逮至。覆以洪鑪。環以積薪。燒冬(一本作夜)煆之。發之無有也。仙衣所披。僅乃得免。(一本無衣仙二句)予先一日與袁元約、趙平箭。誅青蛇之異。予謂青蛇必金精也。昔先師純陽詩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此時三彭躍躍。一氣未降。及參黃龍。頓超圓覺。鉢衣蛇劍。棄若浮烟。辱於非人。有弗適也。夫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用。沒藏薄禍。亦何神之靈。而青蛇有知。必不擧挐於茲廟也。二客稱快。(一本無背先師至二客稱快五行)次早(一本作此起)入廟。取酒醉蛇。翠若婉匿。深穴於神座之下。以火燭之。得寶劍一函。翠色欲滴。是夜二客夢一綠衣少年。與予結佩。後青蛇遂無有見者。

南安禪室(此一則一本無)

南安禪室。一僧坐化。傍有偈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鑰。拂吾塵。問君欲識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王伯安平思田八寨後。啓此愕然。數日卒。

文成事類伏波(一本云王文成夢中詩)

文成謁伏波廟詩。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繞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振。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在雲端。(一本無下三行)以少時夢中有詩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尙不磨。文成身後。謗與爵削。與薏苡之事略同。

象江石(此一則一本無)

滎陽鄭璠守象江。廉介嗜石。得怪石六。其三發峭。多峰巒岩岫。又一、如世間道士。圖人腑胃肝腎。穴竅懸絡。又一、空如隱。外若癭瘤疣疝病龜支離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彈之琤琮者。後還長安。計載六石費俸錢六十萬。詳李義山記中。

鬱林石(此一則一本無)

陸績守鬱林。歸舟輕。於岸上取石壓之。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登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詳吳匏菴記中。

桂林石(此一則一本無)

顏延之守始安。載石峰長三丈。過洞庭、風雷覆舟。石沉風息。其石原出獨秀山。延之詩云、未若獨秀者。峨峨郭邑閒。今桂林石峰。長二丈許。潔白有態者。價不過四十金。皆市於王孫家。其長四五丈者。有神守之。人不敢斵。石工望之而走。

馬林(一本作棨)銅柱

伏波銅柱、一在滋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茆嶺交趾東界。馬文淵又於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爲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爲山界。唐馬總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谿。立二銅柱於溪州。何銅柱之多。皆出於(一本無於字)馬氏也。

伏波銅船

蒼梧郡、有銅船沉於灘。天霽水澂。隱隱見之。云伏波所鑄。

雄黃搗衣石

西城州土司。有雄黃搗衣砧。(一本作石)質類瑪瑙。光能鑑象。(一本作物)其聲琮琤。異於凡響。

飛來鐘

太平飛來鐘。自交趾思琅州飛至。沈希儀遣舍人劉勳相之。擬造軍器。目未及視。仆地而死。

綠珠玉笛

綠珠玉笛。尸滲土花。斑駁如繡。云自巢賊發宋諸陵。笛殉宮人宋偉。後入交趾。清夜鬨歌。每能自鳴。蠻公以名馬五十匹易之。

飛來蓮

叚鹿山、俯堂石池。有（一本云時有）五色蓮花。雖出常（一本無常字）蓮中。名曰飛來蓮。

杬欒矢

杬欒毒草。烏不敢棲其上。形如獨窠蒜。生深山中。就其處採煎。忌雞犬聲。用傅弩矢。試之法。以針刺臂血。仍用拇指緊按刺孔。令人離衆許。起血。血縮倒回者。方可用。不先按其刺孔。血縮入內。其人（一本無其人二字）立死。如（一本無如字）不縮者。是（一本無是字）雞犬之（一本無之字）聲敗之也。

思牢矢

思牢竹、出思牢國。用爲箭。可敵會稽之美。其節有勒。可以批爪（一本作瓜）。俗名澁勒。東坡、澁勒暗蠻溪。鯊山思牢弩箭磨青石。補額蠻奴三虎力。竹譜作箯簩。失其本矣。（一本云闕矣）

西嶽眞蹟

李衛公少年憤隋亂。上書西嶽。文最激昂（一本作昂）。後爲桂州行兵總管。刻於勾漏。其眞蹟用黃絹書。上半元時燬於火。後半餘四十字。筆法遒勁。激昂青雲。其波掠處。如快劍斫馬。今入雲嬋娘家。予跋其後。

葛洪未至勾漏

葛洪求勾漏令。曰。非以爲榮。以有丹砂耳。遂將子姪俱至羅浮。居七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嶽書曰。遠行尋師。剋期戒途。嶽至、洪坐亦日中化去。洪葛嘗至勾漏。（一本無此句）

舜至蒼梧（按一本無此則。此則與中卷南巡一條同。畧分繁簡耳。）

儒者多疑南巡之事。辨如聚訟。虞典南巡至於南岳。陟方以死。儒者遂謂漢武祭南岳於灊霍。周官王制、不逾於衡山。古之南岳。非今之南岳也。孟子載卒於鳴條。呂覽載葬於紀市。今平邱之鳴條。東海之蒼梧。莒之紀城。皆陳留接境。古之蒼梧。非今之蒼梧也。且二子去聖未遠。孰如伯益。伯益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屈子同時。亦曰、帝子降兮北渚。九疑紛其並迎。史遷載舜崩蒼梧之埜。歸葬零陵之九疑。予游九疑。見叔均墓、與山海同。游南岳、讀岣嶁碑。與虞典同。然後知今之南岳。卽古之南岳也。今之蒼梧。卽古之蒼梧也。若漢祭灊霍。承軒轅之副義也。復安得執漢武而疑禹。執孟子而疑伯益。執呂子而疑離騷哉。惟帝不自有其貴居之尊。而躬巡於烏言卉服之域。舞干戚而遠夷賓。棄金璧而幽靈感。留飛龍於鼎湖。遺弓裘於滄廡。有天下而不與。斯舜之所以爲舜也。孰謂其不至哉。

鄺先生湛若。南海奇士也。以迕邑令。棄家走粵西。爲猺女雲嬋娘之客。因悉其山川風土儀物。及歌舞戰陣之制。撰爲此書。瓌奇藻麗。昔人方之山海經西京雜記。非溢美也。百餘年來。爲世珍秘。而流傳蓋寡。予亟爲校刊。與海內嗜奇之士共欣賞焉。嘗有懷寧爲阮序引。削而不錄。懼爲先生辱也。先生少嘗師事大鋮。崇禎間爲阮序詠懷堂詩。稱門人某頓首拜。洎阮羅織東林。乃貽書絕交。侃侃千言。可與侯氏壯悔堂集中一書並傳。予友陳君用舟、曾于金陵市上見之。惜乎不獲附此書以行也。

乾隆己丑十一月上浣六日。歙西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粤述

清　黃山閔敘鶴臞輯

廣、西、楚越之交。春秋時越伐吳。幷有其地。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霸。自荊以南皆屬於粵。周顯王時。楚滅越。吳起相楚。南幷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是時越諸遊離皆屬於楚。其後越人散處江南海上。各爲君長。有甌越、雒越之屬。甚蕃。故曰百粵。以揚州南境。又曰揚越。秦始皇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渠以通糧道。殺西甌君譯吁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者。陰置桀駿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睢。秦乃發適戍備之。後王剪滅楚。乘勝略定楊越。爲南海、桂林、象郡。粵以東屬南海郡。粵以西屬桂林郡。而慶遠、思恩、太平以達交州。俱屬象郡。及秦末。趙佗遂王粵地。漢因封之。漢孝武帝平南越。佗孫光降。以其地爲蒼梧、鬱林、合浦郡。屬交阯部。其北爲零陵郡。屬荊州。吳仍漢制。分領於荊交二州。北後析合浦以北蒼梧、鬱林郡屬廣州。晉以始安、臨賀屬湘州。宋齊因之。亦間有增改。梁分湘廣之交爲桂州。迄于陳。隋州郡因革紛如。莫可勝紀。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領州郡三十有二。又開拓諸蠻崗洞。置羈縻州郡數十。五代時入于南漢。宋平南漢。以屬廣南西路。領州二十、府二、軍五。元改爲廣西道。領路十有五、府一、州四。明分其地爲府八、土官府四。領諸州縣。後改思恩府爲流官州。府降爲州。而溪峒縣、歸順崗、下雷崗、俱改爲州。共領府九。轄州十二、縣四十六、土府二、土州三十四、土縣七、長官司四。地狹而險。多山林谿崗。猺獞諸蠻連絡而居。羈縻蓋十之七。東連荊楚。山嶺綿亙數百里。而桂嶺復朔

若叢立以達省城。由蒼梧度灘瀧凡三百六十。乃至桂嶺。其高勢與衡嶽埒。北臨湖湘。地始坦平。山川深秀。西北則牂牁、夜郎居其上。險山多險峻。水往湍急。控扼洞落、聯絡黔中。（今貴州地。）北南洞暨潢江。以勾漏、都嶠爲勝。廣南多荒山大澤。村洞布護。與龍編接壤。犬牙相錯。（龍編今交阯。）源於興安。環桂林。經平樂至梧。是爲灕江。源於廣源。（今交阯界。）經太平南寧至潯州。與右江合。是爲左江。（江一曰鬱。）源於峨利。與大理大盤水通。（今雲南界。）經思恩、柳州出大藤峽。是爲右江。（即漢牂牁江水。一曰黔水。）右江東流至梧。與灕江合流。南入海。故梧當五嶺三江之會。爲兩廣襟喉。形勝重地。而統論方域。則東北楚也。北氣清淑。故其民秀而文。西南貊也。（田州太平皆近交阯。故曰貊。）其氣狼瘴。故其民悍而貧。北益多寒。故猺獞降焉。南益多暑。故蒸濕生焉。其地東抵湖廣道州界。西抵雲南廣南府界。南抵廣東高州界。北抵湖廣武岡界。東北抵湖廣永州界。東南抵廣東封川界。西北抵貴州都勻界。西南抵交阯界。

桂林。秦郡也。漢爲始安。梁改桂州。唐曰建陵。後爲靜江軍節度。宋曰靜江府。元改爲路。明改桂林府。而以湖廣之全州、灌陽隸焉。領州二。曰全。曰永寧。古田縣改也。縣七。曰臨桂、曰靈川、曰興安、曰陽朔、全之屬曰灌陽。故有理定、正統間省入永福。永寧之屬曰永福、曰義寧。故有脩仁、荔浦。安治間改隸平樂。

柳州。秦桂林郡地。漢屬鬱林。孫吳析置馬平郡。梁置龍州。隋置象州。唐貞觀八年改柳州。謂地當柳星云。天寶初改龍城。宋仍爲柳州。元置柳州路。明改府。領州二、曰象、曰賓。縣十。曰馬平、曰柳城、曰來賓、曰雒容、曰羅城、曰融、曰懷遠。象之屬曰武宣。賓之屬曰遷江、曰上林。

慶遠。秦象郡地。漢交阯日南之界。唐曰粵州、曰宜州、曰龍水郡。宋置慶遠軍節度。後爲府。明初以爲南丹安撫司。仍元舊也。尋改府。領州一。曰河池、縣所升也。縣四。曰宜山、曰天河。隸州者曰思恩、曰荔波。

平樂。秦桂林郡地。漢屬蒼梧。孫吳置平樂縣。屬之始安。唐置樂州。尋改昭州。天寶初爲平樂郡。其後仍爲昭州。元明俱爲平樂府。領州一。曰永安。成化間以立山廢縣置也。縣七。曰平樂、曰恭城、曰富川、曰賀、曰荔浦、曰脩仁、曰昭平。萬曆初置。故有龍平。後省入平樂。

梧州。秦桂林郡地。趙佗據之以封其宗人趙光爲蒼梧王。漢置蒼梧郡。交阯部刺史領之。晉曰永平。梁曰梁信。唐置梧州。宋元仍之。明改爲府。領州一。曰鬱林。縣九。曰蒼梧、曰藤、曰容、曰岑、曰懷集。隸州者曰博白、曰北流、曰陸川、曰興業。

潯州。漢鬱林郡也。治布山縣。梁置桂林郡。陳改尹州。隋改鬱州。唐改潯州。復改潯江郡。元置潯州路。明改路爲府。領縣三。曰桂平、曰平南、曰貴。故有橫州永淳縣。後改隸南寧府。

南寧。漢之領方縣。屬鬱林。晉置晉興郡。隋曰宣化。唐置南晉州。尋改邕州。又改朗寧郡。又改建武軍節度。宋爲永寧軍。元爲南寧路。明改爲府。領州三。曰橫。曰上思。舊土司也。曰新寧。舊爲四峒。縣三。曰宣化、曰隆安、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請置橫之屬曰永淳。

太平。漢之麗江。交阯郡地。晉以後西原蠻獠居之。唐爲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府。宋平嶺南。置太平寨。元爲太平路。明改府。領州三。曰左、曰養利、曰永康。縣一。曰崇善。皆以土司改流官者。

思恩、唐州也。治禮州止戈縣地。宋廢澄、益以賀水、無虞、上林。後併入武緣。土官岑氏。歷代羈縻。明初歸附。授思恩知州。後陞爲府。其後改設流官。領縣一、曰武緣。備南寧屬。于萬歷初改隸。故有鳳化縣、亦廢。
鎮安府。在交趾之東界。有峝曰鎮安。宋設宣撫司。元爲鎮安路。明爲土府。國朝改土爲流。設通判一員。屬思恩府。
土司隸於州者曰武靖州。成化間、韓雍平大藤峽奏設也。隸南寧者曰思明府、曰憑祥州、曰下石西州、曰羅白縣、曰龍州、曰忠州、曰遷隆峝、曰果化州、曰下雷州、曰歸德州、曰湖潤寨、曰上石西州、曰利州、曰江州、曰思陵州、曰劉廿二十一村。隸太平者曰萬承州、曰太平州、曰安平州、曰龍英州、曰思城州、曰結安州、曰都結州、曰上下凍州、曰結倫州、曰全茗州、曰茗盈州、曰鎮遠州、曰思明州、曰羅陽縣、曰陀陵縣。隸慶遠府者、曰南丹州、曰東蘭州、曰那地州、曰忻城縣、曰永順正副長官司、曰永定長官司。隸思恩者曰田州、曰泗城府、曰向武州、曰奉議州、曰歸順州、曰都康州、曰上映州、曰鎮安府、曰上林縣。又九司一堡、曰舊城司、曰興隆司、曰那馬司、曰古陵司、曰都陽司、曰下旺司、曰安定司、曰白山司、曰定羅司、曰何旺堡。故有蘇州、隸思明。後沒于交趾。近又勘明復歸，改隸廣西。新置西隆州、西林縣。
灕水。一曰癸水。桂林有古讖曰、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
范成大稱桂山之奇、平地崛然、千峯特立、玉笋瑤篸、森列無際。爲天下第一。卽衡嶽、廬阜、雁蕩、黃山、仙都、巫峽、皆所不及。今錄其尤著者。
獨秀山在桂林城中。嶠立百仞。石磴盤旋而上。下有石室。顏延之守郡時、讀書其中。所謂未若獨秀者、峨峨郛邑間是已。
疊綵山、一曰桂山。在府城北。諸峯相屬。綵翠間布。其半有崗。透出山背。世謂風洞。
華景山在城西北。下有洞。高廣數十間。屋前有橫塘。金波夕漾。上有臥龍崗。祠諸葛武侯。
伏波巖在城東北。突起千餘丈。東挹初曦。下枕江水。有洞透出。相傳馬伏波征交趾過此。巖傍巨石倒懸。去地一綫不合。俗云伏波試劍石也。上有伏波祠。案趙熙云、當是伏波將軍路博德。
七星巖在城東。距江里許。七峯斗列。一小峯爲輔。星其洞曰棲霞。從山腹入。石級百餘。得平地。可坐數十人。有二岐路。一西行寬廣如通衢。高數十丈。兩壁石液如雪。卓杖於地。有聲如鼓。云其下又有洞也。半里阻大壑不可進。一北行。僂入其中。尤高廣。鍾乳熒熒下垂。過里許。岐徑多。云通九疑。遊人不敢進也。巖傍百步、有懸風洞。瘦苦凝塞。下有冷水巖。澗水從石門出。源不可窮。宋元豐中、曾布帥桂。跨梁其上。故又名曾公洞。其左曰彈丸山。以深石側傳名之。有兩巖皆北向。左巖席布九筵。巨石倒覆如箕。右巖可三室。羽人棲焉。
龍隱巖在七星之南。橫巖踞江。遊者刺舟石壁下。有大洞門。高百餘丈。鼓棹而入。仰視洞頂。龍跡夭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北有巖曰月牙。石磴千級。半山之中。形如初月。清泉自山椒下滴。琮琤成韻。曰滴玉泉。石壁上有狄青平儂智高及元祐黨人碑。
屏風巖在彈丸東北二里許。平地斷山峭壁之下。洞門高廣百丈。其中坦然。可燕百客。仰視鍾乳融結。倒垂欲滴者無數。躡石磴上。有穴可出。山川城郭。廓然無際。范成大命其洞曰空明。
灕山在城外東南隅。灕水經其下。山立水中。故又曰沈水山。又曰象鼻山。以形色似也。元常侍陶以晉同喂山。改曰宜山。其旁有水月洞。天剖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圓若月輪。江水貫之。人洞如坐捲篷橋下。
雉山、在城南五里。下枕江水。劉宋時僧棲隱居之。日誦法華經。有雉常來聽。一夕化去。因名之。有巖曰雉巖。深廣十餘丈。其東有山曰隱羅。左右騰昂如欲鬪也。四壁削立。下插江潭。烟翠蓊鬱。着衣如染。有洞曰白龍、曰玄巖。出洞東南行里許。爲劉仙巖。宋道士劉仲遠所居也。石室窗與上復高爽。玉池丹井。深不可測。西石潭曰曲斗。合于南溪。水面小蓮黃花。又名金蓮池。
隱山出城西三里。有六洞。曰朝陽、曰夕陽、曰南華、曰北牖、曰嘉蓮、曰白鶴。唐李渤出鎮所闢也。周迴相通。出此入彼。縈紆曲折。乍升乍降。窈奧爽塏。各極其致。舊在西湖中。今爲平陸矣。其北又有洞。曰南潛、曰北潛。北潛有石室、石盆。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狀。南潛乳石。纍纍垂地。有龍爪跡。俗云龍田。
中隱山在城西十里。亦名佛子巖。巖有三重。皆石也。其下者最廣。高百餘丈。上漸窄東。因石屋爲一小寺。倚牖四望。目極天表。閑雲歸鳥。皆從下飛。
虞山在城北里許。左瞰灕江。舜祠在焉。有唐趙中磨崖記。
堯山在城東北十五里。高廣延袤數十里。環桂之山皆石。獨此積土。松檜陰森。欲雨則雲烟四合。上爲堯祠。田共有十餘畝。曰天子田。田中有穴泉湧。曰玉泉池。至夏可溉田數頃。今山剪伐無餘。
辰山、在城東北十里。有三巖。下巖初入昏黑。行十餘步始明豁。其石室可坐三十人。有牖西鑿。下瞰城野。綠磴至中巖。乳石奇絕。又至上巖。極目無際。羣山資伏。溪流帶縈。變幻狀態。不可名狀。
聖水巖、在城東三十里。夜半則溯上巖。日中則溯下巖。略不愆期。水經注所謂朝夕塘也。
白鹿山、在城南四十里。唐元康禪師騎鹿隱此。石磴數百級。至山腰有小寺。寺後奇石環列。絕頂有峯危立。若將墜焉。類祝融山。合沓圍繞。青翠襲人。
真仙巖、在靈川縣西南三里。石屋穹窿。可容數十人。乳花凝結。如珠瓔寶蓋。
仙隱巖、在縣西南十餘里。磴道幽黑。秉炬可入。其中深廣。上若石樓。過數百步。有深潭在側。投之以石。聲若鳴鉦。
華巖洞、在縣西南二十里。高廣數仞。清泉迴繞。相傳有桃片闊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上有詩云。巖前流水無人入。洞口碧桃花自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閑歸去等閑來。
梵音洞、在興安縣西南十餘里。有門甚狹。中極寬坦。石乳下懸。巖壁又有石笋石盤。泉聲琮琤。若鳴鐘磬。
乳洞與梵音相連。有上中下三洞。其中虛明。夏涼冬溫。清泉噴出。觸石有聲。左旋十餘步。至中洞。地勢軒爽。有田數畦。常有烟霧出石罅。風曲磴級。里許至上洞。淺水可步。秉火入之。石乳玲瓏。有巨石亘其上。又

有石柱高十餘丈、石皆五色、又有石脉石室、千態萬狀、宋李邦彥名其洞、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
□泉巖、在縣西十五里、前有山寺、唐僧雲嶠習草書處、中有雲嶠書堂、及滌硯池、其東曰月山、有穴如月、
石康嶺、在縣西、周遭八十里、繞出縣背、泉源散落、灌溉甚遠、南有雙女廟、廟旁巨石突起五丈許、曰神石、罅裂寸許、驟雨則以茅探罅、水隨茅出、少頃雲合雨至矣、
廖山井、在縣南鄉、抱朴子曰、廖扶家丹井、數百口飲之皆壽、其傍爲臨烟城、
羅漢洞、在陽朔縣南二十里、一名廣福巖、可坐數百人、中有複閣堂殿、兩傍丙舍疊若房廊、皆石也、有羅漢像、前有溪橋、乳石融結、如獅象蓮花、范成大云、陽朔又有繡山、白鶴、華蓋、明珠諸洞、
湘山、在全州城西里許、峯巒巒聳、巖洞窈窕、有寺曰光孝、唐元和中、寂照大師住持其中、後涅槃焉、是爲無量壽佛、寺後有兩洞相通、曰穿心巖、巔有甲亭、延眺千里、如在圖畫、
柳山、在州北三里、舊曰北山、宋刺史柳仲塗讀書其中、更今名、山頂有源、四時不涸、中有飛來石、登其巔、則千峯萬壑皆在足底、宋州守林岊建湘山書院、前爲柳侯祠、井中有巨石、云乘風雨而入、昂首如龍、
覆釜山、在州西八十餘里、七十二峯、峭嶂峻絕、逕通霄漢、有石如覆釜焉、壁立千尋、登者攀緣而上、頂有天馬佛足諸跡、有巖曰聚水、旱禱輒應、
寵巖、在州北十五里、幽明深邃、有飛泉百餘丈、白練縈紆、鳴響深越、中有石田石乳及佛像遙益、五彩炫燿、澗水貫巖而入、深不可測、
九龍巖、在灌陽縣西十五里、中有沙河、水通別澗、石產九枝、偃蹇蟠屈如龍、傍有九龍井、
華蓋山、在永福縣、宋建隆間、有鳳來巢、聞於朝、發之得美玉、改名鳳巢山、其巔有池曰玉液、
石魚山、在柳州西南、小而卓削、形如立魚、山半有巖曰立魚巖、東麓有泉雷鳴、西奔洞泚、澗中多青綠異魚、
仙奕山、在城西南、山上有穴、穴中有屏有室有宇、下有流石、如人物什器甚衆、巖石悉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
新洞山、在城西南十里、有洞高廣、可坐百人、石乳融結、紛成異像、傍穴以杖觸之、輒作鍾吼、
老人巖、在融縣西南、峯巒削立千仞、時有老人杖遊憩其上、山半巖竇豁然自開、高朗軒豁、然上下皆絕壁、登者必自山後捫蘿躡石、十步一息、乃至其地、臨巖頫視、毛骨洒淅、縱目天表、萬山皆在几榻、
眞仙巖、在縣南六里、高峯怪石、青白相錯、溪水穿其中、玲瓏清響如環珮、白石巍然天成一老子像、故又名老君洞、宋咸平中、頒太宗御書百二十軸藏於內、張孝祥磨崖大書天下第一眞仙之巖、
葛仙嶺、在賓州西、有洞深邃、可容數百人、宋乾道中、知州葛翁甞亭其上、因名、
五峯山、在上林縣西、蜿蜒盤紆、五峯突起、上插霄漢、四時雲霧隱見、山巔有潭、有物蟠焉、中夜光燭數里、
泊艦山、在遷江縣北五里、巖洞高敞、下枕大江、石筍林立、江行者咸駐舟觀之、故曰泊艦、
會仙山、在慶遠府城北、唐陸禹臣修眞之所、藥爐丹竈猶在也、有洞曰白龍、石鱗夭矯欲飛、傍有青鳥、朱

砂、兩山、其對曰聚壽、曰眞武、殿曰八仙、閣曰高昌、井曰玉井、
南山、在府城南、巖洞如屋軒、敞邃迤、中有石龍頭尾鬐鬣悉具、因名龍隱、南有光化寺、御書閣、藏宋眞宗御書十六軸、其左曰白雲巖、
羅山巖、在平樂府東八十餘里、中有清溪、乘筏而入、行數百步、忽有陂通山竇、其上坦然、可坐數十人、避兵者多依之、
感應泉、在城北、宋鄒浩謫昭州、居仙宮嶺、每苦水遠汲、負爲勞、一日嶺下有清泉湧出、因名曰感應泉、將北歸、數日前泉仍涸、
穿巖、在恭城縣西、溪從中出、舟行如在月中、爽氣逼人、
銀殿山、在縣東北、白雲四時覆其首、望之如闕、下有鍾乳六十二、穿山在富川縣東、有仙巖焉、巖垂二石、以挺插之、其聲一如磬、一如鼓、蒼藤數根如柱、上下蟠之、其巔石苔五色、狀如蓮花、傍潭深不可測、石梁亘其上、
石門山、在縣東三十里、門僅容一人行、四面峭壁、不可上下、其中則平原曠野、居民百餘家、
毉山、在縣東六十里、有巖曰濟德、巖上鐫林公石脉四大字、元豐二年林逵夫識、
靈泉、在縣東北五十里平地、石坎深約丈餘、長三四丈、闊可八尺、泉伏其下、上覆綠樹、下列蒼石、人至視之無有也、拍手呼之則出、不移時而滿、旋復消涸、如衡冬夏皆然、
瑞雲山、在賀縣西、高千餘仞、巉巖蓊鬱、舊名幽山、唐刺史李郁更曰丹霞、宋守鄒璧以山多雲氣、改今名、上有泉、注於池曰仙池、
天門巖、在蒼梧縣之上鄉黃村江、有小洞天如太極圖、曰太極巖、稍進爲拱辰巖、層巒疊嶂深邃、探索難窮、
火山、在梧州城南隔江、其上有火光、中夜燭天、傳是南越王尉佗藏寶劍於此、又產靈鹿三足、有災祥則先鳴、山下有丙穴、產嘉魚、
冰井、在府城東南、對火山、唐大曆三年、經略使元結爲之銘、
都嶠山、在容縣南、有八峯、曰兜子、曰馬鞍、曰八疊、曰雲蓋、曰香爐、曰仙人、曰中峯、曰丹竈、而八疊尤特秀出、有南北兩洞、山徑紆迴、捫蘿而上、其上軒敞廣千餘尺、如片瓦鑄成、橫眺白雲、俱在足下、道書目爲第二十洞天、
朝巖、在懷集縣西、可八十里、初入洞門、側行三百步、纔而豁然高廣、仰穿巖背、石液融結、如珠玉虬龍芝蓋人物者無數、其後通燕巖洞、益開敞、燕巢其間、石平如砥、可布百席、乳花凝垂、斷而復續、姿態萬狀、不可殫述、
水月巖、在鬱林州東南、虛明爽豁、石室如琅玕倒垂、澗水出巖中、潮湃有聲、循澗入洞、遊必列炬、跨木渡水、石勢益奇、西南爲天馬洞、有馬蹄跡、中益幽邃、又有均天洞、洞分三界、怪石臨潭、指擬如作樂、

寒山、在州城北。九域志云。趙王佗遣人入山採橘。十日方回。問之。曰。山中大寒不得歸。因名山腰有龍洞。精雨飄灑。歷代皆賜敕封。

綠蘿山、在博白縣西。綠珠生此。有祠。其下有綠珠井。云汲此水者。生女美麗。

將軍洞、在縣南。石門三重。飛泉二道。一溫一涼。石壁刻云。南州太守領將軍龐孝泰。

銅鼓潭、在縣北。潭深不測。巨石數十丈臨之。相傳有銅鼓沒其中。宏治己未。縣人得其一。送蒼梧制府。正德乙亥。又得其一。送縣。

勾漏山、在北流縣東北可十五里平川中。石峯突起。千百植立。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巖穴多勾曲穿漏。故名。前有寶圭觀。觀東有龍潭。泓渟幽閟。冷徹毛骨。後有太陽、太陰二小洞。榜曰勾漏洞天。玉虛、玉闕及葛真人石像在焉。其東曰寶圭洞。秉燭入半里許。至水涯。將栰植下。縛竹筏以行。歷幾門數重。委蛇水際。釜駭詭幽。又有洞曰白砂。石膏玉液。散彩流光。質井十數。皆丹砂舊跡也。其西曰韜真觀。層石如重樓複閣。溪流映帶。觀西為玉田洞、玉虛洞、巫山寨及普照、獨秀二巖。盤石青蒼。積水瑩澈。觸目皆非人境。

鐵城山、在興業縣南。石質黝黑如鐵。其中平衍。可隱數百家。石壁紆繞。險固如城。城有四門。惟東可通人行。南門有基四丈許。相傳避兵之所。上多竇穴。泉流不竭。其北有巖曰古州。高廣數丈。中有寒潭石壁。有元和十四年來遊字。

白石山、在潯州府城南六十里。其峯曰鵝頸。道書目為第二十一洞天。巖洞皆遼無際。相傳通勾漏云。有巖曰會仙。曰八仙。丹竈遺跡具存。有泉曰漱玉。聞鐘鼓聲川湧。

羅叢山、在城西南。有二大巖。東曰碧虛。西曰盤源。其最深處曰水月。上出歸光。下射泉下。宋二程先生讀書遺址尚存。

潤石山、在平南縣西北。峯巒崇樹。石門流水。扃若堂奧。五代梁嵩讀書其中。

南山、在貴縣南二十四峯。蒼翠盤鬱。上有巖洞。仰覩重乳。瑰奇萬狀。旁有石竇。遊者傚射列火。宛轉蟠緣十數里。方造其巔。巔有石室方丈。爽朗空明。指顧四遠。賓宜鬱白四州之山。羅布爲下。相傳葛洪於此煉丹。丹井、丹竈及禮星壇尚存。

東山、在縣東。明秀挺拔。唐何履、何光隱於此。

陸公井、在縣東南。吳鬱林太守陸績鑿也。南漢刺史劉博古、種橘井旁。因名橘井。

寶華山、在橫州之南。蜿蜒奇拔。其上常有寶氣燭天。瀑布自山巔飛落。形如白練。

月林山、一曰天窟。在州東。有石洞。洞口有澄產嘉魚。洞有二岐。多怪石鐘乳。蝙蝠燕巨蝠。至其盡處。有竅如軒窗。日光透注。

鳳凰巖、在州東四十里。石壁臨江。巖半有翠房。房前有臺。其後石罅直達巖巔。空明掩映。穿出洞口。上有迎仙洞三字。

金榜山、在陸安縣東南。石壁四周如城。有池、有塔、有石人、石盤。桃居易榜曰第一洞天。

獅巖、在新寧州西北。半山有洞。高廣明豁。巨石疊之。傍有怪石。蹲踞如獅。行稍遠。益曲邃。更進複空闊。奇石萬列。由陂攀崖。流水潺潺。恍非人境。

白雲山、在太平府城東。連亘如玉屏風。巖洞有七。而白雲最勝。洞口懸石。扣之作鐘磬聲。中夜有佛燈出入洞門。光燭數十里。下有白雲泉。

青蓮山、在府城北。延袤綿亘三百餘里。峯巒紛矗。青翠相連。有巖曰青山。高闊百餘丈。深不可窮。石乳懸綴。仙蛻委積。遊者謂爲另一洞天。

金山、在左州西北。巖曰通幽。奇峯錯峙。怪石環列。有流泉峯最高。登覽無際。

柏嶺、在州南中虛。可容百人。前有二潭。深澈莫測。後有臺若佛座。石乳懸垂。遙華紛綴。

傳成山、在州東南。一水澄涵。奇峯雙立。阻水則浮槎以渡。左右小巖無數。皆可遊憩。臺榭曲房。皆架石天成。非意想所及。

白鶴洞、在上石西州中。幽邃阻水。遙望如隔銀河。及涉水。空明四達。懸石萬狀。不可殫述。

迴遙樓、桂林府城東北樓也。下枕灕水。而挹堯山夕陽初月。爽色滿座。唐顏真卿題曰迴遙樓。石刻猶在。至宋紹興間。安撫使程節改曰湘南。唐人又於城東遙北建三亭。曰東山、曰拜表、曰碧潯。（按唐宋之間有迷樓詩，則名自不始宋。）

榕樹門、古桂州南門也。相傳唐時所築。門上植榕一株。歲久巨至百圍。分根下跨。盤錯至地。若天成焉。元至正間。翻祐平章唐元公祭之復築。人以爲異。上祀漢壽亭侯。下瞰逃陂。陂南有古榕。其下可列數十席。爲督學督署。

秦城、在興安縣西四十里。有秦王廟。始皇帝二十三年築以禦越者。遺址石礎尚存。其西南亦有越城。秦城北二十里有嚴關。兩山夾峙。中容一騎。舊傳至此輒止。大雪或至桂林。不復南矣。

壺城、柳州城也。三江迴合。繞城如壺。故名。大平府亦曰壺城。關曰壺關。

天繪亭、志云。昭州郡圃有亭曰天繪。郡守李丕以犯金年號易之曰清暉。後視積壤中有片石。刻云。千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易名清暉者。爲一笑。

銅柱、左右兩江各有其一。漢伏波將軍馬援所立也。溫泉有五。一在象州東十八云。熱水江二在富川。一在融縣。一在懷集之脊嶺山。

海棠橋、在橫州西。宋時建亭五。曰海棠、懷古、醉鄉、春色、登臨。故老傳曰。此橋之南北。舊皆海棠。書生祝姓者家此。宋秦少游謫橫。嘗醉宿其家。明日題詞而去。詞云。喚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椰瓢共酌。覺傾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

兩廣樹、在梧州封川之界。南北兩枘。驗其榮瘁。以卜兩粵豐凶。

鬼門關、在北流縣西十里許。兩石峯對立如關。諺云。十人去。九不還。輿地紀勝云。本桂門關。俗名鬼門關。似惡其名而附會之耳。

崑崙關、在賓州南八十里。距歸仁舖二十里。

粵西諸山。皆純石疊成。其中巖洞玲瓏。石液凝爲乳花。倒植如笋。枯末銳而中空。范成大云。修鍊家以竹管仰承折取之。又似鵝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爪甲者爲勝。

生金水銀。諸蠻峒皆有之。金出沙土中。淘而取之如麩。煉之卽成。

錫以富賀爲佳。慶遠亦有之。礦黃產於南寧。

粵西紙甲矢石不能入。勝於鐵也。其紙出柳之賓州。裏以蓆絮。雜松香熟搗千杵。外倒以布。綴而縫之。每甲裝白金六七錢。然搗不熟。則矢礮亦穿。

諸山產石。多黑肌白紋。滑膩如鐵。大者中碑。小者爲硏。又有峻峭瓏立絕類英德者。嶄巖穿漏類太湖者。屈曲深窪、畔脊隆起若盆盎者。似荔殼之初剖。謂之荔殼盆。興安靈川山中產豬肝石。白可爲粉。奸商職之摻入鹽以售。

思恩、荔波二縣界。山崩時得美材若杉云。是漢諸葛丞相所埋。雖未必然。然亦千百年物也。土人每候其地有紫氣上騰。尋聚穿土卽得之。堅如牛角。入水卽沉。但薄而短。無當濟用。

竹種至繁、巨者徑尺。可爲梁柱。又巨者可爲鐺釜。節相去四尺許。其他三十餘種。斑者亦異。有硃砂斑、羊眼斑、撒雨斑、狗蚤斑等名。

虞衡志所載諸香。皆出南海。粵右絕無產者。惟鎮安府有一嶺。出香草。類排草而稍粗。左江人取作安息。

亦雜排草中售之。此嶺之外。絕無其種。

喫檳榔、和蔞葉。少灰咀之。大率與閩廣同。檳榔以瓦缶浸令軟。蔞葉小而味薄。春夏無葉則嚼其根。味亦香辛。食之既久。唇紅齒黑。處處吐水。石上如一團鮮血。乍見駭人。

藤縣有鯖魚、入石穴下食青苔。其膽可治目疾。梧州有嘉魚、鯖魚。桂林有竹魚。太平有谷魚。而鬼魚則出蠻洞中。似鯿。猺獞取而醃之。食人卽死。

山瘠草稀。故不宜羊。無豬肆也。唯平樂山中產山羊。其血治撲跌及傷力、失血、神效。

宜州洞中產山貓。一名插翅。性最淫毒。山中有此。諸牝獸悉避去。貓無偶。抱木而枯。其勢插入木中。剖之乃出。遇婦人則牢抱求合。蠻丁壯健者挾刃作婦人粧。誘其來。則刺殺之。可爲房中要藥。土人云。能解藥箭毒。取骨研水傳之。一枚值黃金一兩。殺者功力差緩。

蠱藥。兩江獞婦皆能制造。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毒物於一器。聽其相食。其獨存者。毒之尤也。持以中人。無不立死。故有蛇蠱、蜥蜴蠱、蜣蜋蠱、蜈蚣蠱、金蠶蠱諸種。類不一。今間有之。惟被人能解。然亦不令人見也。

杜詩云。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以風高無瘴也。下至平樂梧州。及左右江。瘴氣鬱蒸。晨起氤氳咫尺不相見。非至巳。不見山也。其瘴春曰青草、夏曰黃梅、秋曰新禾、冬曰黃茅。又有曰桂花、菊花者。四時不絕。而春冬尤甚。唐人諺云。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尚。嶺嶠皆有瘴。然春盛乃發。秋高而止。未聞貫四時也。然特

宜煖不宜寒。寒則多病。

桂林雖無瘴。而苦霧雨。自春徂冬。十恆一霽。故地濕而物易腐。居棟皆爲蟻蛀。四山多寇。初至者每苦腹脹如蠱。然嚼檳榔乃漸消。

晁錯曰。揚粵之地。少陰多陽。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暑熱過中。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多霧。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盛夏連雨卽復淒寒。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多脚氣等疾。蓋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旣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着。勝如服藥。氣數然耳。市日謂之墟。赴者謂之趁墟。自唐已然。柳子厚詩。綠荷包飯趁墟人。

粵西不毛之地。土瘠民貧。不事力作。五穀之外。衣食上取給衝永。下取給嶺南。中人以下之家。株守度日而已。官署胥隸而下。皆短衣芒屩。或跣若高屐。無巾幘。其人蠢頑者多。奸猾者少。至於偸盜劫掠。往往而是。艷歧時起。訟牒絕稀。

百粵諸蠻。獠類至繁。然大要不出猺獞二種。皆蛟龍後也。猺人椎髻跣足。衣斑襴布。架竹木爲屋。耕以菁茅。種禾黍山芋爲糧。嶺巖險陋。負戴者悉着背上。繩繫於額。傴而趨。上下若飛。兒能行。卽燒鐵石烙其蹠。故能履棘茨無傷。兒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長大、煅以製刀。仰刃斗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卽殺者良。弩名偏架弩。以一足蹶張。鎗名棹鎗。長二丈。戰則相將而前。歲首祭先。雜揉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袂相攜而舞。謂之踏歌。意相得。則負去。樂有銅鼓、胡蘆笙、竹笛之屬。

無食則四出剽掠。飄忽往來。莫可捕捉。猺有數種。有熟猺、生猺、白猺、黑猺、生猺在窮谷中。不與華通。熟猺與土民錯處。或通婚姻。白猺大類熟猺。黑猺大類生猺。此其大較也。獞與猺雖皮風俗略同。而生理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搏飯掬水而食。居室織茅。衛板上以棲止。下畜牛羊豬犬。謂之麻欄子。人娶婦則欄另爨。娶日妻卽返父母家。時與夫野合。從有娠。乃密令人作欄。又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親族男婦數百千人。歌飲號叫。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星。少婦春時三五爲伴。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少婦羣歌和之。竟日以衣帶相贈答而去。又善爲毒矢。爲蠱毒。本類相仇。纖芥不已。雖累世必復。誤殺者、以牛畜爲償。數十頭至百頭。曰人頭錢。流劫則糾黨羣起。亦有渠長。人先給銀三錢贍其家。曰給頭錢。在山三五爲羣。要人於路。在江突出擊船。取貨攜以求贖。謂之勾船。或攻打村屯擄之。謂之打地。其人耐饑、嘆嘯、敢鬭。草木俱可食。師興則逃遁絕巘。莫可誰何。獞亦有生獞、熟獞。與生熟猺相類。又有狑獠二種。依山林。無會長。版籍。射生食血。凡蟲豸皆生啖之。一村中推有勇力者曰郎火。餘俱稱火。三四日用米泔沐髮。不閒寒暑。婚葬用五行。以雞卜吉凶。樂有六管笙。兩脚踏地而吹。衆歌以倚之。又以大木一枝。埋地作獨木樓。高數丈。上覆瓦鋪板。男歌唱者。夜則緣宿其上。謂之羅漢樓。器械與猺同。而勇捷過於獞。每出劇掠。皆冒稱爲猺云。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裩之屬。數種之外有狑人、狚人、狨人、狪人、蠻人。皆依山

谷爲生，而不甚緊，亦不剽掠。又有蜑人，水居無土著，捕魚爲食，自爲婚姻，善沒水取珠，今蜑戶供魚稅及駕舟之役。又有山子蠻人，無版籍定居，斫山種畬，射獵逐食，男女徒跣野合，與獸類。又有大良居處服食同獠，而性淳朴，敬畏華人，至則雞黍禮待甚殷，近爲獠所殘破，散入州縣村落，樵採耕種，與漢人無別矣。

獠獞各郡山谷，處處有之，熟者耕田納賦，與漢人同，而愚戇畏官，當爲胥皁魚肉，不能自在。其強獷者什百喚累，跨無鞍馬，畫之割馬盜。又曰土先，性不食鹽，日惟淋灰汁攪輪土，及將牛骨漬水食，丹鉛錄所載貴州之買鬼，即是物也。又以牛肚埋地窟內，候客至食之，以爲上品，謂之牛醬，其煮肉即以牛皮爲釜云。

兩江谿洞，舊爲荒服，唐太宗時，諸蠻內屬，始設羈縻州縣，隸於都督府，以其首領爲刺史。宋參唐制，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推首領籍壯丁以藩離內郡，長領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於提舉。其後開拓至五十餘所，元置以還，尚領多寄內地。其官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峒、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主戶，民謂之提陀，華言百姓也。其所掠得婢僕，謂之家奴，亦曰家丁。民之強壯者曰田子田丁，亦曰馬前牌，總謂之洞丁。妻曰媚娘。明仍其舊，土世官之下，設一二流官佐之，削絕者姑郡縣其地，每三年貢馬納價，有事則調發其兵，且給行糧，其兵精者爲內甲，華言親丁也。今惟都結州姓儂，傳云，智高叛後更易，而黃姓尚多，如思明府、思江、向武、歸德、思同、思明、六州，上林、陀陵、羅陽三縣，皆是也。趙姓則果化、思城、上下凍鎮、遠龍州，岑姓則歸順、田州、恩城、泗城、武靖、利州，莫姓則南丹，韋姓則東蘭、忻城，羅姓則那地，馮姓則都康、佶倫，許姓則下雷、萬承，李姓則太平、安平、全茗、茗盈、龍英、湛酵，張姓則結安，閉姓則下石西，梁姓則羅白，其故絕更代不可知，然多山東青州人也。龍州趙國楝、趙廷楠兄弟爭襲，余見其宗譜，乃山東益都人，其始祖從狄武襄破儂智高，因授世職云。

說文，僥，五聊切，南方有焦僥人，長三尺，短之極，从人堯聲。風俗通云，蠻類有八，一曰僥蠻，戎類有六，一曰僥戎。若然，則今獠人，蓋蠻戎之種類也。又小韻作古了切，爲僥倖求利不止之貌。按說文著其形，風俗通辨其族，而小韻則言其性也。諸書無獠字，當以此補僥義，則說文不闕矣。

獠獞大約韋莫二姓居半，然不能張弓弩，射而已，其藥箭甚毒，中人有至死者。其弩牀多以紫榆爲之，而刀刃鞘稍製亦頗精，山中多射鳥獸，江邊或射魚鼈。杜詩、莫猺射雁鳴桑弓，莫猺即猺人也，解者云，莫猺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猺役，故以爲名，恐亦未然。設如是，則韋姓又何解乎。但楚中有猺，而此地無雁，是不同爾。

南巢地方，係永順宜山所轄，內有生猺一種，甚爲鄰封之害，皆姓藍氏。按竹書紀年，仲丁即位，征于藍夷。得無其苗裔乎。

蠻多姓覃，漢肅宗時，澧中蠻有覃兒建，澧中今澧州之慈利縣是也，河池北境，可通楚之穀寧，是其苗裔無疑。

易繫詞，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說文，契，木約也，趙凡夫云，古契字作丰，刻其齒分而爲券，按猺人刻木爲

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

猺人住屋，似樓而非樓，蓋茅作兩層，內架以竹或板，人居其上，則豬圈牛欄皆在臥榻之下矣。按說文家字由下从豕，可會此義，不然，則家字从豕，既非諧聲，從何會意乎。

猺人素不著履，其足皮皴厚，行于砂石叢棘之中，一無所損，其事想自開闢皆然。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膿潰，按今不獨猺人，百姓大半如此，無所謂然火潰膿也。

猺獞男婦，率皆蓬首，男雖髻髮，止於四旁，婦人則以高髻盤于頂之前畔，上覆大笠，即史記所謂尉佗魋結者也。

猺獞交易文書，內云如有翻悔，與龍角一對，或云鳳毛明珠等，常笑其妄，偶讀漢世板楯蠻傳，秦昭襄王時，有白虎爲害，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蠻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蠻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賧錢贖死，盟曰，秦犯蠻，輸黃龍一雙，蠻犯秦，輸清酒一鍾，此蓋有所本也。

寮老者，即本地年高有行之人，凡里中是非曲直，俱向此老論說，此老一一評之，如甲乙俱服，即如決斷，不服，然後訟之于官，當其論寮之時，其法頗古，（即刻契結繩遺意。）甲指乙云，某事如何，寮老則置一艸于乙前，乙指甲云，某事如何，寮老又置一艸于甲前，論說既畢，寮老乃計艸而分勝負。按此寮老，即廣州記稱到老、都老者是也。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爲鼓，鼓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初成，懸于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後漢書馬援于交趾得駱越銅鼓，即是物也。又隋書地理志，諸蠻鑄大銅鼓，俗好相殺，多搆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其製高可三四尺，有上面而無下底，其聲亦不甚大，名曰諸葛鼓，猺人謂是孔明所造，今觀東漢時已有，豈得云

諸葛乎。想諸葛行軍鼓，自是別製，而此妄附爾，但花紋纖細，似非近時可能，聞有值一二百金者，云擊之以除災癘，亦是僞說。

竹筒分泉，最是佳事，土人往往能此，而南丹錫廠，統用此法，以竹空其中，百十相接，蟠絡越澗，雖三四十里，皆可引流。杜子美修水筒詩，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寫竹筒延蔓，自山而下，轉接之處，少有綫隙，則泄而無力，又其勢既長，必有楮開，或架以竿，或墊以石，讀此六句，可謂曲狀其妙矣。又贈何般云，竹竿褭褭細泉分，遠而望之，衆筒紛交，有如亂繩，然不目睹，難悉其事之巧也。

生猺皆棲止山巖，呼無定居，種芋而食，種豆易布，今歲此山，明年又別嶺矣，然不肯輕出，每值東作西成，田家婦子，盡出壠畝，三五突至，劫抱孩幼，追之不及者，用三五兩贖之，不等，按此事自古有之，漢令曰，凡不與縣官戰鬭，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練人四十四，小口半之，因知所從來遠矣。

古今凡草木之葉皆綠，有紅葉者經霜也，而水地一種野花，葉如紫蘇，而花如丁香，開作老黃色，當吐檜

跗。囊包之外。先出數莖。其白如粉。詢之土人。不知何名。按白孔六帖有金莖玉葉。此花當名玉葉金花。頗亦雅馴。

又一種草木。葉如棠棣。花如貫珠。二月節開。其香幽靜而甜。過於玫瑰茉莉甚遠。土人用以染飯作黃色。以供祭祀。謂之香飯。花以形義命之。殆即釋氏所云苾芻者邪。

石上生一種黃花。三四月開。倒排高巖之下。遠望如金鋪可喜。取植軒砌。次年仍復璀璨。其花宛一小金遂。而蕊際黃綫。宛若如細。其枝條似木賊而大。節間另生枝葉。葉如百合。兩兩排比。枝末又生細根如鬚抱裹節上。一似寄生者。土人名屈子花。余改爲金遂花。偶讀說文蘳字。蘳、音乎瓦切。黃花也。从艸黊聲。又按黊音圭。鮮明黃也。玉篇黊、亦音圭。又毛苗出也。以此擬之。大似此種。但不起灑周稽舍一論定之。

崑崙關、距賓州八十里。康熙四年、余校士赴南寧。發賓州。宿思龍驛。日行僅四十里。次日晡時至關。因陟其巓。惟雉堞數十。岑樓數楹。無甚險峻。特隘口之足據者耳。然由賓至關。則山徑迤迆。上下崎嶇。安得三更宴客。五更度關。如此其神速耶。及修府志。乃云一夜絕崑崙關。至歸仁鋪。智高始拒敵。武襄喜曰。賊不知守此。不足慮也。當時序事失實如此。抑好事者附會耶。先是。同事有欲納交趾兵平賊者。仁宗將許之。以余襄力阻而止。世多不傳。至儂賊之死。蘇長公作爲譜皆謚勵。武襄祠亦祭之。其後有詔于朝。而附祭儀使立廟桂林者。勝國時復加修葺。尤爲世所未聞。而武襄或云陝西諸潤人。或云汾州西河人。彼此互異。

七星巖下有棲佛洞者。儀容旋巍。內有古落佛石像。云土人有見老僧者。跡之。至此洞。得遺像。遂異之。飼爲菴。徒僧本符號薄融者。乃建爲棲霞寺。起藏經閣。其下爲靜慧堂。旁爲聽月亭。余有慧賢二字。題石而集唐句爲聯云。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時余官粵西蓋五易裘葛矣。

桂林城西。有靈元伯李姓。賀縣人。孝穆太后父也。后幼入宮。得幸明憲宗。有娠。萬貴妃妒之。苦毒萬方。妝藥下之。竟不損。遂出外居。誕孝宗。至六歲。貴妃始召入。旋暴崩。孝宗即位。命地方所司訪求覲屬。而后入宮時。記李爲紀。故入無應者。即有應者。皆詐冒。久之。竟不可得。但定父母封號。立祠。春秋致祭而已。

桂林府學。乃前代宣成書院也。其右。則爲臨桂縣學舊址。康熙三年重修。因舊記。刻石于櫺星門內。其右、特建傳習堂。送齋房。康熙丙午。余合全土郡縉紳、永福士胡一祖讀書堂後。尊經閣下。是年鄉闈胡亦擢元。未雋其象山歷歷如畫。而寓學宮之廊廡者。僅一人。亦得傷爲慨集之盛亂鴻。按志。舊有泉。因浚成聯發。即名科第泉。今縣學遺址。有井行滅。未知是否。

虞山廟。不知其所自始。宋朱文公張南軒皆有記。與祀神樂章。其上爲南薰亭。下爲韶音洞。歲旱禱雨輒應。不爽。今頗爲會城迎餞公所。

灌塘巖。在南寧府謝村對岸。如一所大宅。門廡堂室曲折具備。內一僧。謝村人也。年三十餘。冥坐巖內。夜宿石房。僅容偃臥。或吹簫不寐。日噉龍荔四十枚。豆勺許。不火食者三年矣。其正殿後。有樵子數人宿焉。余兩詣巖內。親見之。贈以香資而去。

南寧城花門。恆閉不開。傳與柳邊村相對。開則不利于村。蓋村以酤酒爲業。至今猶堵塞焉。

五公祠。在南寧府望仙坡上。祀狄武襄、余安道、孫元規、蘇忠勇緘、王文成守仁也。康熙乙巳、余至寧。訪陽明遺跡。如所傳老僧入定者。不可得。及謁祠。見其中列土神肖像。面呼守祠者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也。因命撤去。改立神位。儻同時有孔宗旦者。爲邕州司戶。被執罵賊而死。乃不與五公之列。古今名賢。爲晦焉者。率如此。

柳州府學明倫堂前。有松樹一株。其上寄生榕樹。婆娑如蓋。而松樹反偃蹇蹲伏。爲所垂蔭。太守謂柳州特發科第。蓋以此云。

柳州府大堂內。有一地窟。伏行江底。從對岸馬鞍山透穴而出。俗謂楊文廣爲賊所圍。不能渡江。乃穿此出兵反攻賊。後余詢太守。果有穴。以板石覆之。且云至江底。則其下聞洶湧聲。今無故不敢試行。考文廣嘗知宜邕二州。與蘇忠勇緘相後先。而行實無考。亦未聞仕柳州。

平樂府昭平縣羅林里有種婦開阿陸。生于前代嘉靖十二年癸巳。至本朝康熙丙午。年一百三十四歲。子孫曾孫皆故。獨一元孫扶掖之。年已五十餘矣。平樂司理吳天朗鎮諭昭平令陳定國。特致于署。人爭迎以爲瑞。詢其往事。皆能殊健。其雙睛碧色。髮自白而黑。又自黑而黃。齒凡三易。友人吳峩渣周祚親見之。述以詩。其元孫東作。時老婦猶爲汲飲云。

粵西諸山石皆巉峭。絕無樹木。意謂兵火使然。乃詢之土人。質之往牒。即前代亦復爾爾。因悟子厚詩所謂嶺樹重遮千里目。豈彼時尚叢茸耶。至桂嶺。即今之臨賀山。在府治北門內。其上多桂。今無一株。又山海經云。八桂在賁禺之東。亦不可考。唯遠鄉尚有存焉。桂林之稱。名不副實矣。賁禺名山遊記作番禺。謂即羅浮山也。

白石山。即道書所謂二十一洞天也。唐敖龍中。貴縣西山有劉三妹者。與朗寧白鶴書生張偉望歌酬化石于山巔。遺跡宛然。至今猶俗尚歌。因立祠于此。祀爲歌仙。

粵西獞獠種類各殊。相傳爲槃瓠苗裔。桂林等府俱有槃王廟。猺獞祀爲始祖。其土官多岑姓。乃韓信子孫也。云方呂后擒信時。舍人負其幼子。求救於蕭何。何泣下。謂中土不可居。乃作書屬南粵尉佗撫之。子孫因以韋爲姓。其何書尚存土司。余見張和仲縱所輯千百年眼一書。曾載此說。而鍾惺陵亦附之掇末第讀法疑秦之慘酷。彼高祖時蕭何敢與佗通書耶。存此以質博雅者。

臘嶺巖在陽朔縣界舟中。望之。其巖洞僅二三尺。及登岸。則穹窿如闕內。可建十仞之旗。屯千軍之衆。其上乳花垂結如瓔珞巖壁片片。層累石紋皆刷歷橫坼。于粵山另一結撰。巖外小山如螺。俗名螺螄巖。

鵝塘在陽朔界內。洞門以本跡爲高下。春夏可棹艇而入。其中石燕啾啾不絕聲。人或聲欬。則嚮答四應。如東坡所記石鐘山也。巖頂石乳涓涓滴落水中。冷冷可聽。內一磐石。可坐五七人。石隙有穴。泉自下湧。窈然而深。

潯州府貴縣山中出飛虎。云間歲一見。或攫人首。啄食其腦。余于潯守處。見其皮長尺餘。如黃犬形。前二

是皮帶豐闊爲翅，然其斑紋不似山君。一云湖南山中人多紐附扉合，採取木耳，或遇飛虎，挾翻即斷，蓋其翅甚利，然不聞食人。

伏波銅柱，一在欽州，一在思明。其後李唐馬總爲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略觀察使，亦立銅柱于演地，以昭扶風之裔。事載舊志，未聞立于何地。或欽州思明二處，不必皆出于伏波也。

康熙癸卯，安南黎維禧、遣使臣阮潤、楊皓、同存澤、率通事等目人等入貢，館于南寧之沙街。先是總督廣西部院于公，以高平莫敬耀將入貢，行左江道查例，僅得勝國時安南嗣子黎維祺入貢，疏稿因做其例以集事。後二年，巡撫廣西都御史金公，屬予纂輯志略，并紀入貢事例，以備他年參考焉。按安南貢期，舊以三年爲率，屆期，左江巡道先呈督撫兩院，下符檄諭行彼國，定期申報，左江道先委賫貢官一員，驗貢官一員，移駐太平府，受降城，及貢使至關，委官驗貢，查明冊報，遞至坡壘驛，距南關三十里，督同南太參將并南太府廳，調思明府、憑祥州、龍州土官，親帶目兵，又調下石、思陵、龍英、忠江等州，并遷隆峒各土司目兵赴關。又移南太參將，調官兵二員，與龍憑督備及隘縣等守備，調發標兵，協同士兵分布各隘道。將府廳同至南關，排陳黃幄于昭德臺，率文武漢土各官行禮畢，次祭關，祭畢發鑰開關，以轎引陪臣入關，詣幄前行禮，諸蕃目羅拜關外，恭進表文，迎貢物，照前行禮畢，隨令彼國官目人等，其詣昭德臺給賞有差。蕃目領賞出關，留差文武職官各一員，同貢使進京。其貢物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貳百零玖兩，銀盆一十二口，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觔，速香一百四十八觔，降眞香三十根，白成香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疋，犀角二十座，象牙二十枝，共計護貢官目二十一員名，陪臣三員，通事一員，行人四名，隨從一十三名。其高平莫敬耀先安南入貢，貢物則表箋一通，銅印一顆，抄敕二冊，官兵民數冊三本，紅氈一扣，紅單一幅，金荷蓮一箇，重九兩八錢，金鉢一箇，重十二兩，銀荷蓮一箇，重八兩一錢，銀鉢一箇，重七兩九錢，多羅一件，交鉦一箇，剪絨二件，交絹二件，交銃四門，交鎗四件，小鎗四件，交劍二件，交布二件，假月二件，僞印原紅帖一扣，僞印原紅單一幅。

粤西偶記

陸祚蕃著

粤西偶記

常湖陸祚蕃武園著

粤西諸郡。桂林差饒庶。然民窮地瘠。城中江右楚人僑寓者十之九。挾竹爲處。貿易不過雞魚羊豕之類。錦繡文綺。明珠象貝寶產粤東。此間無有也。土著者居於鄉。率皆傑黠傲慢。不畏官府。舉使者例不治。民視之蔑如也。

桂林山俱青黑色。不生樹木。巉削直上。不可登陟。形如筆跡。殘碎險惡之狀。無所不有。中多竅。每風起。洞中作聲。殊不耐聽。其餘諸郡。則崇巒疊嶂。絕無平地。輿馬無所施。每過峻嶺。必步行。顛而踣者屢矣。

天氣炎蒸。地氣卑濕。結爲瘴癘。爲害不小。有形者如雲霞。如濃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或異香襲人。若懶行不飲酒。觸之疾必發。夏月爍石流金。揮汗如雨。終不敢解衣。當嵐夜臥扃門戶帷幄。多焚蒼朮雄黃。庶幾可免。或投瘴疾。或頭痛寒熱。俗稱癡癡。尋常醫藥不能效也。

粤地外逆交趾。內雜猺獞。古來安置遷客之地。向關盜賊充斥地方。無日不失事。無日不殺人。被戮一豬所得金僅三四錢耳。殺一人縱無資財。竊其衣不下兩許。匿其屍可當五日糧。故其草菅人命。視燕雀間猶爲不啻逕庭。其他中途被害。多至二十許人者。亦間有之。

粤西有一種洞苗。喜結交尚意氣。人有與暱者。即傾家殉身不顧。然其相厚之人。或往剿之。苗即招同類酣飲。共議曰如此交情。一去恐不得復見。盡相與收拾之。遂殺而烹之。盡食其肉。取其骨淨洗。以錦裹之。置于家祠之中。時時奉之以誌不忘也。

舉使者出巡諸郡。旅店只茅亭一間。不蔽風雨。竹牀一張。每展轉輒格格作聲。雞亂攢嚙。達旦不寐。輿夫即猺人。口作鳥音。腰橫短刀。面如猴猻。與其儕伍嬉笑。怒罵呼叱。弗順也。

來賓、南寧、潯州、一帶江水。歷演從交趾諸山流出。皆孔雀之所飲也。巨蟒之所浴也。水色時而碧。時而紅。穢惡不可近。舟行百里無井。不得已以礬澄之。加以雄黃。然後飲。中毒者或泄瀉。或作悶。十人而八九矣。

陸行負百里無人煙。出入于茂草叢篁中。路止一線。前後不相顧。般熊虎蹤其旁伺人肉。或苗發伏弩以毒矢相加。遇禍發于倉卒。將若之何。吁。險矣哉。

寒暄不時。顛難調攝。日出後方離衣起。飲燒酒一二杯。粥飯宜少不宜多。飽則易病。禁午睡。食不化則諸疾皆作。晚更宜清虛。自桂林外。鵝尤當戒。雞鵝鯉魚之屬。弗充庖廚焉。

邊徼文教不興。人材樸陋。生童歲科試。止畢一藝。每一題必有一篇惡爛文字。不過四百言。彼此抄襲。非古非今。不墨不墨。如精神血脈。一腔一調。等句摹之如拱璧。又大半俱別字。因之令人氣塞。發案止六等。稍稍發額。四五等則均曰取。恬不知恥云。

梧州界有左右二江。右江自桂林來。水極清。左江自南寧來。水紅赤可投合。流會于三界。馮真君廟前。東流入蒼梧江中。水紅白各半。判然不淆。

馮真君廟。極顯著。小青蛇十餘。金色爛然。長尺許。盤結桂宇及侍從腰領間。竟日不動。去來莫知其蹤。士夫經此。必詣祠下。或云神能遣蛇相護。遇險灘疾風可無恙。此余所目覩者。齊諧所志。爲足云怪哉。

舉使者于州郡。例無統轄。祇視他上官不同。粤西則悍慢成習。更出意表。憶在馬平。水米俱絕者一日。在蒼梧求雞子一二十枚不可得。詰之則曰此地不產此。其實雞聲里巷相聞也。試日不送燭。呼其背役問之。則已逃矣。一二等生員。當給賞示鼓舞。州縣往往具文云久已夆哉。應將何項錢糧支給。反相詰難焉。

柳州衙公堂下。江水澄澈。小魚鱗鱗而來。不可數計。撥剌一聲。躍出水面。即成飛鳥。未及生毛羽。即罹網羅。味甚脆美。曰秋風鳥。

孔有德封定南王。獨秀峯在王府後。遠宦有欲遊者。必徼王府請鑰方得入。後宮每于樓上垂簾觀之。或聞笑語聲。近改爲貢院。

賓州諸處土彝。有猺、獞、猺、獠四種。猺人最巧。可買爲僮僕。獞婦獨美。皆繡衣騎牛入市貿易。

呂祖嘗憩于廣西梧山。郡人因構亭其上。曰呂仙亭。元大歷間、時疫大作。有張彥才者。步一道士入其家。求庭前樟樹爲呂仙像。張許之。明日樟被風拔。偃庭下。疫遂息。今呂仙像。即此木也。元末仙之左手指間。羨之一本。狀若蓮花。馨香襲人。

忽雷、形似鱷魚，尾有巨鈎，能螫人而食，斬其首，螫去其齒，齒能更生，威應經云，其身已朽，其齒三作。

不死草、其狀如茅，食之多壽，若月盈盤，蠕蛹遠去。

石髮、蝸螺水底所生，其細如髮，可食，隨月盛衰，月晦消盡，朔則復生。

肉翅虎、產蝸螺中，肋有雙翅，下山食人，食已飛去，人莫能捕。

桂蠹、尉佗以獻漢文帝者，云出桂林，予遍求之不可得，偶有客以二枚見餉，味過蜂蜜，辛香異常，誠極品也。

宋嘉祐中、桂林有一人入棲霞洞，因燭滅不得出，明年乃與遊人俱還，自言皆見數道士相謂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識，誦此二語，故生，衆方詫異，忽輕舉莫知所在，此二語有深味。

廣西誌、成化十九年三月晦，廣西宜山縣生韋鑰，與數友宿於齋中，夜半忽失此數人，而門窗關鍵如故，次日遍求無所得，越三日始於都指揮彭瑛登家得之，病不能言，以安神定魄劑服之，始語云是夜有二鬼入齋，曳之從窗櫺出，復從雉堞堞眼內出城，入彭將軍祠內，曰我等坐于案桌，鬼遂不知所之，復調治半月而愈，朱檢討竹垞、談其親一事頗類此，因檢誌有此一段，故記之。

誌載酒州城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自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縛顧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挖窟活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癢不可忍，號呼徹天，（人以土掩至胸則氣悶欲絕毒有鑑錄其首而通知癢故呼三日者蓋附會之說也）乃以鍬鏟去其首，仍埋之，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近邏祥州地，亦有水銀，取法亦同，每江西奸商顧人挑貨至界上貿易，則私與約幷顧工人賣之，無論數十人俱縛去。

梧州府署內榕樹一株，大八十圍，枝葉蟠曲下垂，蔭數畝，望之陰氣慘慘，不透日月，時有鬼物作祟，官此地者皆畏之，另築墻如小城圍之，下設小祠，人莫敢犯。

酒州城有鼠泉，常日無水，游者與牧童錢數文，求飲，牧童叫呼鼠嘗，拍手頓足，泉即流出，游者酌之甚甘美，飲畢即竭。

潯寧等處、水俱赤色，名紅水江，紅水溪者不一，俱瘴毒不可飲。

古辣泉在永淳之墟，取以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土中，日足取出，色淺紅，味甘不易敗。

舊傳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親者合宴，飲酒而啗，若不與者必致忿爭，近無此事，想桂風漸革矣。

桂林府有小人，長二尺餘，五官百骸俱具，自言年七十餘矣，白鬚蒼髮，言笑跳舞，人與飲食，必拜而謝，此康熙戊寅年余所親見者，後余量移黔中，未知其所終也。

平樂府東南九里有紫山，高二百餘丈，險不可躋，有木客，似小兒，行坐衣服不異于人，亦能飲食，時出市易，作器與人無別。

邕宜以西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嫗，上下巖谷如飛，自腰以下，有皮蓋膝如犢鼻，力敵

數壯夫，喜盜人子女，人家知為所竊，則聚鄰里大閧，野婆不勝其閧，則挾而還之，其羣皆雌，每負男子去求偶，健夫設計拼之大磔中，集衆刺之，至死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碧玉，字類符篆，自然之文，蓋不可識，莫知其何用。

桂林府堯山，九月桃花盛開，上有帝堯祠，碧桃仙館，中田數畝，土人謂之天子田。

北流縣勾漏山有洞，道書謂之寶圭洞天，山不甚高，而洞中深窅奇絕，人不能窮其奧，對洞一山，峻聳壁立，斷絕攀援，荷葉田田，翩翻其頂，每藹菖花見，則古有年，洞口前後產爲仙米，採而乾之，粒圓如黍，黑色，以之釀酒，特芳香。

土人以蠟虫，從冬青樹上，春結子如蒲萄，內俱細虫，婦女收採，估客買去，徧放山樹，謂之放蠟，其虫食葉，遺脂枝上，如不脂，取熬成蠟。

山羊、出左江，大者百餘觔，小者六七十觔，跳越山頭如飛鳥，非千百人不可得，須逐入網中，張網捕之。生得剖者心血爲上，餘血亦佳，如跳墜山谷跌死者，速剖之，其血已凝，方爲又次，若遲取則仍甦，復跳躍去矣，欲識其假，取雞血半盃，投山羊血一米粒，過宿血變成水，或以久凝臭雞血一塊，投入山羊血，過宿反變成鮮血，以此驗之。

全州湘山寺、又名報恩光孝寺，爲無量壽佛道場，高峻奇秀，俯瞰城郭，寺僧甚衆，產磨芋形似蹲鴟，澀糯灰水磨濾如腐煮食甚美。

全州離城數十里有赤蘭亭，亭左右前後皆合抱大松千章，狀若虬龍，獨二松高大倍常松，上生蘭如寄生草，葉似建蘭，花開赤色，香聞數里，相傳此松乃楊六郎夫人手植，赤蘭其遺蹟也，間有上樹分其種者，雷震而死，後人建亭以誌其異，凡仕宦至全州者無不遊焉，余至適赤蘭盛開，爲詩題黃沙灘亭壁，而命嘉善唐石公畫赤蘭圖于其右。

蒼梧之燭，綠色，質堅，叩之如金石聲，耐點且不畏風。

鳥鳳、產左右江谿洞中，形似喜鵲，色紺碧，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餘，其杪始有毛羽一簇，聲清越如笙簧然，能度曲，妙合宮商，最難得。

博白縣出三官鳥，形似鸚鵡而大，身碧綠，間紺紫、及黃色、臙色、紫綠，但聲不佳，喜食肉，又多綠鳩，色最美觀，土人以爲常饌，畜之鮮有能活者。

博白又有五色猿，金絲猿最奇，渾身金色，頭及肩黑，如人披幅巾，又有淺墨、綠色、桃紅、諸種。

平樂等府深山中，猿猴極多，善採百花釀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數石，飲之香美異常，名猿酒。

粵西產蛤蚧，雄鳴曰蛤，雌鳴曰蚧，每生一歲則鳴一聲，形似蜥蜴，人獲其雄者懸之壁間，其雌必來，合抱而死，獲雌亦然。

同邑沈融谷、起家廣西天河縣令，言七八月之交，有金龜蟲，大如黃豆，頭甲足尾宛然龜也，色如赤金，多

生扁豆莢上。亦能飛。乾之可為婦人首飾。融谷偶步城廓，見地上一葉蠕蠕而行，取視之半已成蟲，其半猶葉也，蓋蟲所化耳。

人魚、狀如婦人。出沒水中。人鮮捕者。

鯪魚、鯉也。形如蛇而四足。腹圍五六寸。頭似蜥蜴。形如鎧甲。余買一枚。縶之與署庭樹間。少頃卽穿石入地丈餘。蓋此物穴山透石。如蹈平陸。故曰穿山甲也。四足拱立如馬。人履其背不少蹐伏。物雖小而力甚强。唯食蟻。其甲入藥。性走竄。治瘡毒。視患在某處。卽用其某處之甲。功尤迅捷。

粵西人養瑇瑁。飼以小魚。每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俗謂瑇齋日。

綠金蟬、類螢火而遍身金色。背負一片如玫瑰。產桂林。

錦屛松、葉似松而翠密過之。綠花長莖。甚可愛。產桂林。

獨脚蓮、草如黃蓮根而甚大。專治癰疽腫毒。持入藥肆。肆中諸藥香氣盡消。以此為異。三脚五脚者次之。

史君子、花蔓生。開時輕盈似海棠。遇秋則隕。虞美人草、善舞。亦名舞草。

犧牛、與蛇同穴。其性嗜鹽。土人以皮裹手。塗鹽於上。入穴探之。牛舐其鹽。誘執而截其角。琢以為器。珍貴勝玉。市有燒成僞為者。頗相似。極易辨。

石燕、山谷所生。全不類燕。乃類蛤而實石也。大者為雄。小者為雌。可治眼疾。

蛇黃、蛇腹所生。可療瘡毒。

楓絲、有虫食楓葉所成。可以為琴絃。其聲清越。

勾芝木、其皮可績為布。

鬼魚、似鱖。獞人嘗殺取此魚祀鬼。與人食之輒死。覺之請獞人呪之立蘇。

智廣花、出桂平諸縣山中。木本高三四尺許。細葉。春夏開者小黃花。

粵西猺人服化最早。獞人之出自元至正始也。猺人之成自明宏治始也。有板猺者。婦人黃蠟泥髮木板為髻。形似今之扁面平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珠。纍纍若瓔絡然。有箭猺者。婦人橫箭于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出入叢林。開頻側其首。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憐。每一月一梳。背寢無反側。此等種類不啻十數。語言[illegible]。而服飾與居民不甚大異。亦與居民婚姻往來。其耕田亦輸賦。亦應役者。熟猺也。間有輸賦而不應役者。生猺也。更有一種號山子。不賦不役。砍山而食。食盡復徙。其人喜獵。伏弩搏虎。塗毒箭鏃。中之立斃。亦其類也。其風俗最尙踏歌。濃妝綺服。趁圩度陌。男女雜遝。深林叢竹間。一唱百和。雲為之不流。名曰會闌。自稻事畢、至明春之花朝。皆會闌之期也。餘節亦間舉。唯元宵與中秋夕為盛。有民歌。有猺歌。俱七言。頗相類。其不同者。民歌有韻。猺歌不用韻。民歌體絕句。猺歌或三句至十餘句。民歌意多雙關。猺歌專重比興。其布格命意。有出於民歌之外者。雖文人捉筆、不能過也。獞人生於深山窮谷。異言殊服。其歌字皆土音。韻則天籟。譯而通其意。殆亦工于為詞者。狼人者、亦古槃瓠之苗裔。粵西諸郡。處處有之。潯州諸狼。自明宏治間、因大藤諸峽亂。從黔中調

來征勦。峽平遂戍焉。其人散居而各有長。舊隸武靖州。武靖土州久廢。今隸郡別駕。其俗自幼卽習歌。男女皆倚歌自擇配。女及笄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俟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男遺女以扁擔一條。鐫歌數首。字儘如蠅頭。間以金彩作花卉於上。沐以漆。蓋其俗女子力作所必需也。女附男以繡囊、錦帶、諸物。皆女所自製者。約為夫婦。各告其父母。乃倩媒以蘇木汁染檳榔。并蔞葉、石灰、定之。婚之日。迎親送女。絡繹於道。歌聲振林木。女至夫家。合巹。其夫用犁犁女背者三。女乃用夫所附擲撥水至甕中。旋回母家。不與丈夫相見。另招男子同宿。名曰野郎。與之共居母家。待有妊、則棄野夫而歸夫家。偕老焉。故野郎亦曰苦郎。當其在野郎也。本夫至其家。反以奸論。及其歸夫家也。野郎至其家。或至其母家。及他所相會。亦以奸論。狼之為歌。五言八句。唱時疊作十二句。多用古韻。平仄互押。或隔韻跳叶。曲折宛轉。喃喃呢呢。間有一二佳語。頗類六朝情豔。但其中土字土語十常八九。不譯而翻之。不能覽也。

嶺表錄異

劉恂撰

嶺表錄異目錄

卷上 四十一條

卷中 四十一條

卷下 四十二條

臣等謹案嶺表錄異三卷。唐書藝文志稱、劉恂撰。宋僧贊寧筍譜。稱恂于唐昭宗朝、出爲廣州司馬、官滿、上京擾攘。遂居南海。作嶺表錄。馬端臨文獻通考、亦云昭宗時人。湖粵東輿地之書。如郭義恭廣志、沈懷遠南越志、皆已不傳。諸家所援據者、以恂是編爲最古。而百川學海及說郛所載、寥寥數頁。首尾不完。蓋俗從類書抄撮。以備一種。而恂之原本久佚矣。宋代太平寰宇記、太平廣記、太平御覽諸書。徵引頗夥。仍多挂漏。惟散見永樂大典者。條理較詳。尙可逐卷裒輯。雖所缺數則。未經徧檢。或不免有遺。而證以旁見諸書者。似已十得其八九。恂之體例不可考。今不敢強爲分門。謹排比其文。使各以類聚。仍爲三卷。以符唐志。唐人著述。傳世者稀。斷簡殘編。已足珍惜。此更于放失之餘。復

成完帙。使三四百年博物君子所未覩者。一旦頓還其舊觀。彌足寶矣。其中記載博贍。而文章古雅。于蟲魚草木所錄尤繁。訓詁名義。率多精核。葉廷珪海錄碎事、稱爾雅翼、陸引此書互附以證之。張世南游宦紀聞。引郭璞爾雅注。犀有三角之文。據此書稱犀二角以辨之。歷來考據之家。皆資引證。蓋不特圖經之圭臬。抑亦蒼雅之支流。有裨多識。非淺尠也。諸書所引。或稱嶺表錄、或稱嶺表記、或稱嶺表異錄、或稱嶺表錄異記、或稱嶺南錄異。核其文句。實皆此書。殆以舊本不存。轉相稗販。故流傳訛異。致有數名。惟永樂大典所題。與唐志合。今特從之。以存其眞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讀臣紀昀

纂修官主事臣任大椿

嶺表錄異卷上

唐 劉恂撰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比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忽見有震雷。則颶風不能作矣。舟人常以爲候。豫爲備之。

惡風謂之颶。壞屋折樹。不足喻也。甚則吹屋瓦如飛蝶。或二三年不一風。或一年兩三風。亦繫連帥政德之否臧者。然發則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飄風不終朝之義也。

嶺表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

嶺表山川。盤鬱結聚。不易疏泄。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脹成蠱。俗傳有萃百蟲爲蠱以毒人。蓋濕熱之地。毒蟲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

沓潮者、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颶風。當潮水未盡退之間。颶風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濤溢岸。淹沒人廬舍。蕩失苗稼。沈溺舟船。南中謂之沓潮。或十數年一有之。亦繫時數之失耳。俗呼爲海翻。爲漫天。

梧州對岸西火山。（案太平寰宇記所載、山下有山形高下、大如桂林八字。）山下有澄潭。水深無極。其火、每三五夜一見于山頂。每至一更初、火起。匝其頂如野花之狀。少頃而息。或言其下有寶珠。光照于上如火。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

地熱，故爲火山也。

自璞至恨溪潭，潭中有石鎗，水流其間，或相去三二尺，近似天設，可跨之而過。或有乘牛過者，牛皆促斂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爲笑。彼人謔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好笑。

潘州，昔有方士潘茂，于此升仙，遂以名。

白州有一派水，出自雙水山，合容州江，呼爲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作綠珠井，案太平寰宇記此字[illegible]）

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每年太守修貢，自監珠戶入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又池水極深莫測也。如豌豆大者常珠，如彈丸者亦時有得，徑寸照室，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貫之以篾，曬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將燒之，以薦酒也。肉中有細珠如粟，乃知蚌隨小大，胎中有珠。（[illegible]）

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江溪間，皆產金。側近居人，以淘金爲業，自旦及暮，有不獲一星者。

澄州金最良。某頃年使上國，親友附澄金二十兩，訝其單鮮。友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于常金耳。留宿驗之信然。

廣州滄浬縣，有金池。（案：[illegible]據唐地理志改正）彼中居人，忽有養鵝鴨，常于屎中見麩金片，遂多養，收屎淘之，日得一兩或半兩，因而致富矣。

隴州山中多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徹，隨其大小皆五稜，兩頭如箭鏃。煮水飲之，暖而無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

康州悅城縣北百餘里山中，有樵石穴，每歲，鄉人琢爲燒食器，但燒令熱徹，以物襯閣，置之盤中，旋下生魚肉及蔥韭齏葅醃之類，頃刻即熟，而終席煎沸。南中有親朋聚會，多用之，頻食亦極燒熱，疑石中有火毒。

白土坑，在富州城北隅，其土白膩，郡人取以爲貨，終古不竭。今五嶺婦女，率皆用之爲粉，又名鉛粉。

瑇瑁，形狀似龜，惟腹背甲有紅點。本草云：瑇瑁解毒，其大者悉婆娑石，兼云辟邪。廣南盧亭（原注：島夷人也。）獲活瑇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于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于使宅後北池，俟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于海畔。或云瑇瑁若生，帶之有驗，凡飲饌中有蠱毒，瑇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

新瀧等州山田，揀荒平處，鋤爲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買鯇魚子散于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並盡，既爲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草，乃齊民之上術。

銅柱，舊有，韋公幹爲愛州刺史，聞有馬伏波銅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幹利其財，欲摧鎔貨之于賈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者果壞是，吾屬爲海人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走訴于都督韓約。

移書辭之，公幹乃止。

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案：此十字原本脫去，今據太平御覽補入。）通體均勻，厚二分以外，爐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案：此二句原本脫去，今據太平御覽補入。）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原注：[illegible]白者，玉螺蓋石螺所爲。）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銅鼓，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于延慶禪院，用代木魚，懸于齋室，今見存焉。僖宗朝，鄭絪鎮番禺日，有林藹者，爲高州太守，有鄉墅小兒因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注：蛤即蝦蟆。）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蠻酋冢也。蛤乃無蹤，穴中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闕，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疑其鳴蛤即鼓精也。遂狀其緣由，納于廣帥，懸于武庫，今尚存焉。

嶺表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謂之獠市。

廣南有舂堂，以渾木刳爲槽，一槽兩邊約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稻糧，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聲若鼓，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瀏亮也。

賈人船不用鐵釘，只使桄榔鬚繫縛，以橄欖糖泥之，糖乾甚堅，入水如漆也。

番禺地無狐兔，用鹿毛野貍毛爲筆，又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雞毛爲筆，其爲用與兔毫不異，但恨鳳髓之名未得見也。

廣州陶家，皆作土鍋鑊，燒熟，以土油之，（案：油之疑有誤。）其潔淨則愈于鐵器，尤宜煮藥，一斗者，才直十錢，愛護者或得數日，若迫以巨焰，瀝之，則立見破裂，斯亦濟貧之物。

南蠻笙，交趾人多取無柄老瓠，割而爲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

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橫衲之，其溫柔不下于挾纊也。俗云鵝毛柔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辟驚癇也。

盧亭者，盧循昔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蠔蠣，壘殼爲牆壁。

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或炰或炙，盡此一牛。既飽，即以鹽酪薑桂，調齏而啜之，齏是牛腸胃中已化草，名曰聖齏，腹遂不脹。（案：太平御覽引此[illegible]）（[illegible]）

交趾之人，重不乃羹，（案：[illegible]）羹以羊、鹿、雞、豬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葱薑，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觜銀杓，可受一升，即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即滿斟一杓，內觜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吃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乃會，（原注：亦呼爲先嘗也。）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權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南中醞酒，即先用諸藥，別淘漉秔米，曬乾，旋入藥和米擣熟，即綠粉矣。熱水溲而團之，形如餢飳，以指中

心蝍作一竅，布放簟席上，以枸杞葉擻蓋之，其體候好弱，（案此句疑有誤）一如造麴法，既而以藤篾貫之，懸于煙火之上，每醞一年用幾箇餅子，固有恆準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貯以瓦甕，用粪掃火燒之

象肉有十二種，合十二屬，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中，假如正月建寅，膽在虎肉上，餘月率同此例，（案或此引）（此疑戊肉作虎肉故十二屬中寅爲虎故寅月膽在虎肉作虎肉者非是物類相感志引此條亦作虎肉）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

蠻王宴漢使于百花樓前，設舞象，曲樂動，倡優引入一象，以金羈絡首，錦繡垂身，隨膝騰踏，動頭搖尾，皆合節奏，即舞馬之類。

明皇所教之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諸酋，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見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盡殺之。

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

恂有親表，曾奉使安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為容廣宣告使，敕文到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家，臨事差攝，宜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夫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偏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

溫媼者，即康州悅城縣孀婦也，績布為業，嘗于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績筐中，不數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媼常濯浣于江邊，忽一日，魚出水跳躍，戲于媼前，自爾為常，漸有知者，鄉里咸謂之龍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媼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卻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風雨隨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恂云，頃年自青社之海歸闽，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客，云是狗國，逡巡，果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經毛人國，形小皆被髮，而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閣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野蔬，忽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野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槍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逆齊將弓弩槍劍以敵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朋嘯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來，野叉畏弩，亦不復至，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噪，即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麼，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慮有災禍，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悉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見果，採得三四十枚以歸，分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島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見人但聳視，都不驚避，既肥且

偉，初疑島上有人牧養，而絕無人蹤，捕之，僅獲百口，食之。

嶺表錄異卷中

南中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二三年，漸長枝幹，乃為大樹，每夏秋熟，則梯樹摘之，三年後，樹漸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

廣州地熱，種麥則苗而不實，北人將蔓菁子，就彼種者，出土即變為芥。

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彈子丸，其實金色而葉綠，皮薄而味酸，偏能破氣，容廣之人，帶枝葉藏之，入膾醋尤加香美。

山薑花，莖葉即薑也，根不堪食，而于葉間吐花穗如麥粒，嫩紅色，南人選未開拆者，以鹽醃，藏入甜糟中，經冬如琥珀，香辛可重，用為膾，無加也，以鹽藏曝乾，煎湯，極能治冷氣。

鶴子草，蔓生也，（案御覽孵本引此條云蝴草鶴子草此與此不同）其花麴塵色，淺紫蒂，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又呼為綠花綠葉，南人云是媚草，採之曝乾，以代面靨，形如飛鶴，翅尾嘴足，無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收于妝奩中，養之如蠶，摘其草飼之，蟲老不食，而蛻為蝶，亦黃色，婦女收而帶之，謂之媚蝶。

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漿解之，或說此草蔓生，葉如蘭，香光而厚，其毒多著葉中，不得藥解，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則肥而大。

憩勞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逾二寸，皮上麤澀，可為錯子，錯甲，利勝于鐵，若鈍，以漿水洗之，還復快利，

石林之竹，勁而利，削為刀，割象皮如切。

貞元中，有盜戶犯禁，逃于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原注：南越志云：本只羅山，忽海上有山浮來相合，[illegible]羅浮山，有十九嶺，二十二峰，九百八十瀑泉洞穴。[illegible]）遇巨竹萬千竿，連亙巖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節，節二丈許。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為筏，會赦宥，遂挈以歸。有人得一筏，奇之，獻于太守李復，乃圖而紀之。予嘗覽竹譜曰：雲邱帝竹，（原注：帝陵上所生竹。）一節為船，又何偉哉。南海以竹為椽者，類見之矣，皆羅浮之竹也。

箄簩竹，桂廣皆殖。大若茶椀，竹厚而空小，一夫止擎一竿，堪為茆屋椽梁柱。其稚者，剖其竿，每枝二尺許，打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明年長芽筍，不數歲成林。其筍南人亦鹹之為筍鮓。

簕竹，筍其竹枝上刺，南人呼為刺勒。自根橫生枝條，展轉如織，雖野火焚燒，只燎細枝嫩條，其筍叢生，轉復牢密，邕州舊以為城，蠻蜑來侵，竟不能入。

倒捻子，窠叢不大，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中婦女得以染色。有子如軟柿，頭上有四葉如柿蔕。食者必捻其蔕，故謂之倒捻子，或呼為都捻子，蓋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甚暖腹，兼益肌肉。

榕樹，桂廣容南，府郭之內，多栽此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枝條既繁，葉又蒙細，而根鬚繚繞，枝幹屈盤，上生嫩條如藤，垂下，漸及地，藤梢入土，根節成一大榕樹，三五處有根者，又橫枝著鄰樹，則連理。南人以為常，不謂之瑞木。

楓人，嶺多楓樹，樹老則有瘤癭，忽一夜遇暴雷驟雨，其樹贅則暗長三數尺，南中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則易致靈驗。

桄榔樹，枝葉並蕃茂，與棗檳榔等小異，然葉下有鬚，如麤馬尾，廣人採之以織巾子。其鬚尤宜鹹水浸漬，即麤脹而韌，故人以此縛舶，不用釘線。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而堅，工人解之，以制博奕局。（案：敘和本事所載，此句下有「其木剛，作鋤利如鐵，中石更利，惟中蕉根致敗耳」四句。）此樹皮中有屑如麪，可為餅食之。

枹木產江溪中，葉細如檜，身堅類桐，惟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循多用其根，刳而為履，當未乾時，刻削易如割瓜，既乾之後，柔韌不可理也。或油漆，或漆，其輕如通草，暑月著之，隔卑濕地氣，如杉木。今廣州賓從諸郡牧守，初到任，皆有油漆枹木履也。

廣州無栗，惟勤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仁。熟時，或為羣鸚鵡啄食略盡，只此石栗亦其稀少。

波斯棗，廣州郭內見其樹，樹身無闕枝，直聳三四十尺，及樹頂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海棕。廣州所種者，或三五年一番結子，亦似北中青棗，但小耳。自青及黃，葉已盡，朵朵著子，每朵約三二十顆。嘗于番酋家，食本國將來者，色類沙糖，皮肉軟爛，餌之乃火燥水蒸之味也。其核與北中棗殊異，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如小塊紫礦，嘗亦收而種之，久無萌芽，疑是蒸熟也。魏文帝詔群臣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言安邑御棗也。

偏核桃，出畢占國，肉不堪食，胡人多取其核，遺漢官，以稱珍異。其形薄而尖，頭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酸似新羅松子，性熱，入藥，亦與北地桃仁無異。

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原注：以其地熱，故曰火也。）核大而味酸。其高新州與南海產者最佳，五六月方熟，形若小雞子，近蔕稍平，皮殼微紅，肉瑩寒玉。又有焦核者，性熱，液甘，食之過度，即蜜漿解之。又有蠟荔枝，黃色，味稍劣于紅者。

龍眼之樹如荔枝，葉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大核如木梡子而不堅，肉白帶漿，其甘如蜜，一朵恆三二十顆。荔枝方過，龍眼即熟，南人謂之荔枝奴，以其常隨于後也。

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尺，其子深秋方熟，閩中尤重此味，云咀之香口，勝含雞舌香，飲汁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于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樹枝節上生脂膏如桃膠，南人採之，和其皮葉煎之，調如黑餳，謂之橄欖糖。用泥船損，乾後堅于膠漆，著水益乾耳。

枸櫞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愛其香氣。京輦豪貴家釘盤筵，憐其遠方異果。肉甚厚，白如蘿蔔。南中女工競取其肉，雕鏤花鳥，浸之蜂蜜，點以臙脂，擅其妙巧，亦不讓湘中人鏤木瓜也。

椰子樹，亦類海棕，結椰子，大如甌盃，外有粗皮，如大腹，次有硬殼，圓而且堅，厚二三分，有圓如卵者，即截開一頭，砂石磨之，去其皴皮，其爛斑錦文，以白金塗之，以為水罐子，珍奇可愛。殼中有液數合，如乳，亦可飲之，冷而動氣。

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柳，（案：敘和本事所載，此句作如柜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為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子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者，又無香氣。或云黃熟棧香同是一樹，而根幹枝節各有分別者也。

嶺表朱槿花，莖葉皆如桑樹，葉光而厚，南人謂之佛桑。樹身高者止于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于仲冬方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條，長于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有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朵，雖繁而有艷，但近而無香。暮落朝開，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採而鬻，一錢售數十朵，若微此花，紅妝無以資其色。

胡桐淚，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名胡桐淚。又有石淚，在石上採也。

沙箸，生于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勁，可為酒籌。凡欲採者，輕步向前，及手，急拔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也。

容管廉白州產秦吉了，大約似鸜鵒，嘴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于鸚鵡。以熟雞子和飯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

越王鳥，曲頸長足，頭有黃冠如杯，用貯水，互相飲食衆鳥雛，取其冠，堅緻可為酒杯。

有鳥形如野鵲，穫羽黃綠間錯，尾生兩枝，長二尺餘，直而不曲，惟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為帶箭鳥。

蚊母鳥，形如青鷂，嘴大而長，于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采其翎為扇，可辟蚊

子，亦呼爲吐蚊鳥。

北方梟鳴，人以爲怪，共惡之。南中晝夜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爲勝狸。

鵩，大如鳩，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爲炙，故莊子云：見彈求鴞炙。說文：梟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漢書曰：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鴞炙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

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爍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爲犬嚙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荊楚歲時記云：聞之，當喚犬耳。（案荊楚歲時記云：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床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此作當喚犬耳，疑耳字上脫捩字。）

鵂鶹，即鴟也。爲[illegible]（案[illegible]原本作[illegible]，音由，誤。北戶錄引字林云：[illegible]音由，今從譯有[illegible]也讀從改。）可以聚諸鳥，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虻。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于屋上，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亦名夜行遊女，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

韓朋鳥者，乃鳧鷖之類。此鳥每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鸂鶒、鵁鶄，嶺北皆有之，惟韓朋鳥未之見也。案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朋，（原注一云馮。）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衣，衣不勝手，遺書于帶曰：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冢相望。經夜，忽見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于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恒棲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之精魂，故以韓氏名之。

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遠勝雞雉，能解冶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杜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李群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交趾人多養孔雀，採金翠毛爲扇。

孔雀翠尾，自累其身，比夫雄雞自斷其尾，無所稱焉。

嶺表所產犀牛，大約似牛而豬頭，腳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爲胡帽犀。鼻上者皆窣束而花點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俱有粟文，堪爲腰帶。千百犀中或遇有通者，花點大小奇異，固無常定。有偏花路通，有頂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五色無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點差奇，則價計巨萬，乃希世之寶也。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觔者，云是牯犀，額上有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爲胯具，斑散而淺，即治爲盤碟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原注：羣雞見之驚散。）辟塵犀、（原注：爲婦人簪梳，塵不著也。）辟水犀、（原注：此犀行于海，水爲之開。置角于霧之中，不濕矣。）光明犀，（原注：處于暗室，則有光明。）此數犀但聞其說，不可得而見也。（案張世南游宦紀聞引此書云：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爲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與此詳略互異。）

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瀧州。背腹有深毛茸茸，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一不去。南中婦人，皆買而帶之，以爲媚藥。

邕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嶺表錄異卷下

跳鯅，乃海味之小魚鯅也。以鹽藏鰡魚兒，一斤不啻千筩，生擘，點醋下酒，甚有美味。余遂憫名跳之義，則曰：捕此者，仲春于高處卓望，魚兒來如陣雲，闊二三百步，厚亦相似者，既見，報魚師，遂搖船爭前而迎之，船衝魚陣，不施罟網，但魚兒自驚跳入船，逡巡而滿，以此爲鯅，故名之跳。又云：船去之時，不可當魚陣之中，恐魚多壓沈故也。即可以知其多矣。

嘉魚，形如鱒，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甚肥美，衆魚莫可與比。最宜爲鯅。每炙，以芭蕉葉隔火，蓋慮脂滴火滅耳。漁陽有鯀魚，亦此類也。（案原本脫漁陽有鯀魚五字，今據太平御覽增入。）

鱟魚，其殼瑩淨，滑如青瓷碗，鏊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兩傍爲六腳，有尾，長尺餘，三稜如棕莖。雌常負雄而行，（案此原本誤倒，今據玉篇、廣韻及西溪叢語改正。）捕者必雙得之。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背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粟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腳和以爲醬，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雌者小，置水中，即雄者浮，雌者沈。

黃臘魚，即江湖之橫魚，頭嘴長而鱗皆金色。南人擗爲炙，雖美而毒，或煎，或燖，或乾，夜即有光，如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棄其頭于甕筐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爲不祥，及取食飯覓其餘骸，亦如螢光。遂詢訪士人，乃此魚之常也。疑慮頓釋。

竹魚，產江溪間，形如鱸魚，大而少骨，青黑色，鱗下間以朱點，鮮可玩。或烹以爲羹臛，肥而美。

烏賊魚，只有骨一片，如龍骨而輕虛，以指甲刮之，即爲末。亦無鱗，而肉翼前有四足，每潮來，即以二長足捉石，浮身水上。有小蝦魚過其前，即吐涎惹之，取以爲食。廣州邊海人往往探得大者，率如蒲扇。煠熟，以薑醋食之，極脆美。或入鹽浸，爲乾，搥如脯，亦美。吳中人好食之。左思吳都賦曰，烏賊擁劍。

石頭魚，狀如鱅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蕎麥，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于竹器，任其壞爛，即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頗爲脫俗。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

雞子魚，口有觜如雞，肉翅無鱗，尾尖而長。有風濤，即乘風飛于海上，船梢頗貽鶻魚。

鱷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脩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鱷嘷叫其下，鹿怖懼落崖，多爲鱷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李太尉德裕貶官潮州，經鱷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召舶上崑崙取之，但見鱷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鱷魚窟宅也。

䱜魚，南人云，魚之欲產子者，須此魚以頭觸其腹而產，俗呼爲生母魚。

鯩魚，（[illegible]）如白魚，而身稍短，尾不偃。諸邊江多此魚，蓋不產于海也。廣人得之，多爲膾，不腥而美，諸魚無以過也。

鹿子魚，頳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余曾登羅州，閩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跳出洲，化而爲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爲鹿，肉腥不堪食。

鮎魚，形似鯿魚，（案字書云，[illegible]）而腦上突起，連背而圓，身肉甚厚，肉白如凝脂，止有一脊骨。治之以薑葱，缹（原注：[illegible]也）之粳米，其骨自軟，食者無所棄。鄙俚謂之狗瞌睡魚，以其犬在盤下，難伺其骨，故云狗瞌睡魚也。

全義嶺之西南，（案[illegible]）有濼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爲靈水溪。（原注：今桂州靈川縣也。）溪內有魚，皆脩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案此二句非爾雅本文，[illegible]）今商州山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魶魚。（案太平御覽[illegible]）

海鰌，即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也。（案原本脫此二句，今據太平御覽補入。）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貨易，路經調黎（原注：地名，海心有山，阻東西，[illegible]也。）深闊處，或見十餘山，或出或沒。篙工曰，非山島，鰌魚背也。雙目閃爍，鬐若簸朱旗。日中忽雨霡霂，舟子曰，此鰌魚噴氣，水散于空，風勢吹來若雨耳。近魚即鼓船而譟，倏爾而沒。（原注：[illegible]）交趾回，乃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鰌之難也。乃靜思曰，設使老鰌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墜眢井耳，寧得不皓首乎。

南人多買蝦之細者，生切綽菜蘭香蓼等，（案[illegible]）用濃醬醋先潑活蝦，蓋似生菜，以熱釜覆其上，就口跑出，亦有跳出醋楪者，謂之蝦生，鄙俚重之，以爲異饌也。

海蝦，皮殼嫩紅色，就中腦殼與前雙脚有鉗者，其色如朱。余曾登海艑，忽見窗版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

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前雙脚有鉗，云以此捉食。鉗麤如人大指，長三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于盃盂也。（案太平御覽[illegible]）

石矩，亦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又有小者，兩足如常，曝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爲射踏子也。（案[illegible]）

紫貝，即蚜螺也。（[illegible]）儋振夷黎海畔，采以爲貨。

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文，大者可受三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爲酒杯，奇而可翫。又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爲酒器，刳小螺爲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爲蚶子頭。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棱如瓦壟，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臠炙，喫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

水蟹，螯殼內皆鹹水，自有味，廣人取之，淡煮，吸其鹹汁下酒。黃膏蟹，殼內有膏如黃酥，加以五味，和殼煿之，食亦有味。赤蟹，殼內黃赤膏如雞鴨子黃，肉白，以和膏實其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麪，爲蟹飥，珍美可尚。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爲酒盃也。虎蟹，殼上有虎斑，可裝爲酒器，與紅蟹皆產瓊崖海邊。

蟛蜞乃蟹之巨而異者，蟹螯上有細毛如苔，身上八足。蟛蜞則螯無毛，後兩小足薄而闊，俗謂之撥棹子。（案[illegible]）與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爲蟹。（原注：[illegible]）八月，此物與虎鬭，往往夾殺人也。（案[illegible]）

蛤蚧，首如蝦蟆，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多巢于樹中。端州古牆內，有巢于城樓間者，暮則鳴。（案[illegible]）自呼蛤蚧，或云鳴一聲是一年者。里人採之，鬻于市爲藥，能治肺疾。醫人云，藥力在尾，不具者無功。

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案[illegible]）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足具備。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余曾市得數個驗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見人即合之。海夷盧亭往往以斧揳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原注：盧亭好嗜酒，以蠔肉換酒也。）肉大者醃爲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能壅腸胃。

彭蜞，吳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異鹽藏，貨于市。

竭朴，乃大蟹也，殼有黑斑，雙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自食。

招潮子、亦蟛蜞之屬。殼帶白色。海畔多潮。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謂之蛇。（原注）疑鮓切。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碟。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案曾慥類說所載作有口無眼。與此不同。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汎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也。南人好食之。云性煖、治河魚之疾。然甚腥、須以草木灰點生油、再三洗之。瑩淨如水晶紫玉。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椒桂、或荳蔻生薑、縷切而爆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蝦醋、如鱠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其理未詳。案自南人好食之以下原本無之、今據太平廣記校增。

十二時蟲、則蛇師蜥蜴之類也。土色者、身尾長尺餘。腦上連背有髻鬣。草樹上行極迅速。亦多在人家籬落間。俗傳云、一日隨十二時變色。因名之。

南土有金蛇。亦名蝎蛇。又名地鮮。州土出。案此句上疑有脫誤。黔中桂州亦有。即不及黔南者。其蛇粗如大指、長一尺許。鱗甲上有金銀。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

蚺蛇、大者五六丈。圍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有斑文。如故錦纈。俚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惟頭角礙于口中。案原本脫此十四字、今據太平廣記補入。則于樹間閣其首、俟鹿壞、頭角墜地、鹿身方嚥入腹。如此、蚺蛇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懌、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

蚺蛇膽、昔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擔蚺蛇入府。祗候取膽。余曾親見、皆于大籠之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案之、不得轉側。即于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卻合內肝、以線合其瘡口、即收入籠。或云、舁歸放川澤。

兩頭蛇、嶺外多此類。時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皆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蛇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南人見之爲常。其禍安在哉。

蠵蠵者、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楔出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黃明無日腳者、（原注）甲上有黑點是日腳也。煮而拍之、陷黑瑇瑁花、以爲梳篦盃器之屬。狀甚明媚。案政和本草引此條云、蠵蠵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大者。人立其背上可負而行。潮循間甚多。鄉人取殼。以生得全者爲貴。初用木挑出其肉。龜被楔、聲鳴吼如牛、聲動山谷。工人以其甲通明黃色者、煮拍陷瑇瑁爲器。今所謂龜筒者是也。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于牛肉。又云、長數丈、能嚥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蠝蜂、生于山野。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毒而薄。其鳴自呼爲蠝蜂。但聞其聲、採得者鮮矣。人以善價求之以爲藥。

宣歙人脫蜂子法。大蜂結房于山林間。大如巨鐘。其中數百層。土人采時、須以草覆蔽體、以捍其毒螫。復以煙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緣崖木、斷其蒂。一房中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曝乾、寄入京洛、以爲方

物。然房中蜂子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則不堪用。

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蟻卵、淘澤令淨、鹵以爲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嶺南蟻類極多。有席袋貯蟻子窠、鬻于市者。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蟻在其中。和窠而賣也。有黃色大于常蟻、而腳長者。云南中柑子樹無蟻者、實多蛀。故人競買之、以養柑子也。

始興記

王韶之撰

宋　臨沂王韶之休泰撰
清　南海曾釗勉士輯

始興記

含涯有三城、曰沙城、馬鞍城、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初學記二十四。

按含涯、當作含洭。錦繡萬花谷後集、引亦作含涯。御覽五十三、引作含涯。一百九十二、又引作含逕。皆含涯之譌文。或謂洭水亦曰湟水。水經注三十九。湟與洭涯形近。然宋因太祖諱、改作含光。見九域志。則洭水或可稱湟水。而含洭必作洭、無疑矣。

縣有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咸康中、郡民張魴、爲縣有善政。白鹿來游。故城及岡、並即名焉。水經注三十九。

按咸康、藝文類聚、引作咸和。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一百九十二、引均作咸康。考咸和、咸康、皆晉顯宗年號。今從衆。

秦驅桂陽山闕下鼓、便自奔逸。息於臨武。遂之始興洛陽。遂名聖鼓。今臨武有聖鼓城。初學記十六。

按御覽五百八十二、引作遂入洛陽。因名聖鼓城。與此稍異。

郡西南有芙蓉岡。高若玉山。鄰枕郊郭。可四十餘里。藝文類聚六。

按可四十餘里、御覽五十三、作周廻蝕亘四十餘里。

含涯縣、有堯山。堯巡狩至於此。立行臺也。初學記二十四。

堯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基。云是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狩時、登此。太平寰宇記一百五十七。

任將軍城、秦南海尉任囂城也。御覽一百九十二。

中宿縣、有觀峽。橫嶺交枕。絕崖岩聳。御覽五十三。

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注云、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觀見數雙鑊。共取半雙鑊。初學記二十七。

按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六、引作百餘步。然御覽八百三十六、引亦作仞字。或錦繡萬花谷譌耳。御覽五十三、引作營口。蓋勞之譌。營水西北入湘、非此。據御覽引勞口北、有迷石之文、則勞口當在韶石上下也。

勞口北有迷石。一名靈石。晉永和中、有二飛仙、衣冠自來憩此石。每日乃去之。御覽五十二。

縣下流有石室。內有鹽石。扣之聲若磬。響十餘里。御覽五百七十六。

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羅十甕。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奴、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水經注三十八。其夜驅夢神語曰、君奴不良、已受顯戮。願以銀相償。驅覺、奴死、銀在其旁。有徐道者、自謂能致。乃集祭酒盛奏章書。擊鼓吹入山。須臾雷雨、石倒樹折、木道逢懼走。御覽八百十二。

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林水源、作林蘇山。八百十二、引封驅、作林驅。初學記、引餅銀作銀餅。皆譌。

淘水源、有堯山。長嶺衡亘。遠望如陣雲。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頗已夷毀。而猶可識。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宮。御覽一百九十四。

按御覽八引云、堯山長嶺望之如雲。與此文字略異。淘水、水經注作陶水。

郡都有玉山。草木滋茂。泉石澄潤。藝文類聚七。

冷君西北有小首山。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巔及麓。崩處有光耀。有若星辰焉。居人泉觀、皆是銀礫。鑄得銀也。御覽八百十二。

按初學記、引無冷君西北四字。有若星辰焉、脫星字。不及此之詳。故從彼取此。冷、溱水經注三十八、當作冷。冷君、山名。

梁鮮二水口下流、有湞陽峽。長二十餘里。山頗紆鬱。叢流曲勃。藝文類聚卷六。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藝文類聚卷六。今石人形高七尺。狀此女人。太平寰宇記百九十八。

桂仁水、西南注湞水。北有三楓亭。五渡水。御覽六十五。

湞水下流有將谿。一日十溢十竭。御覽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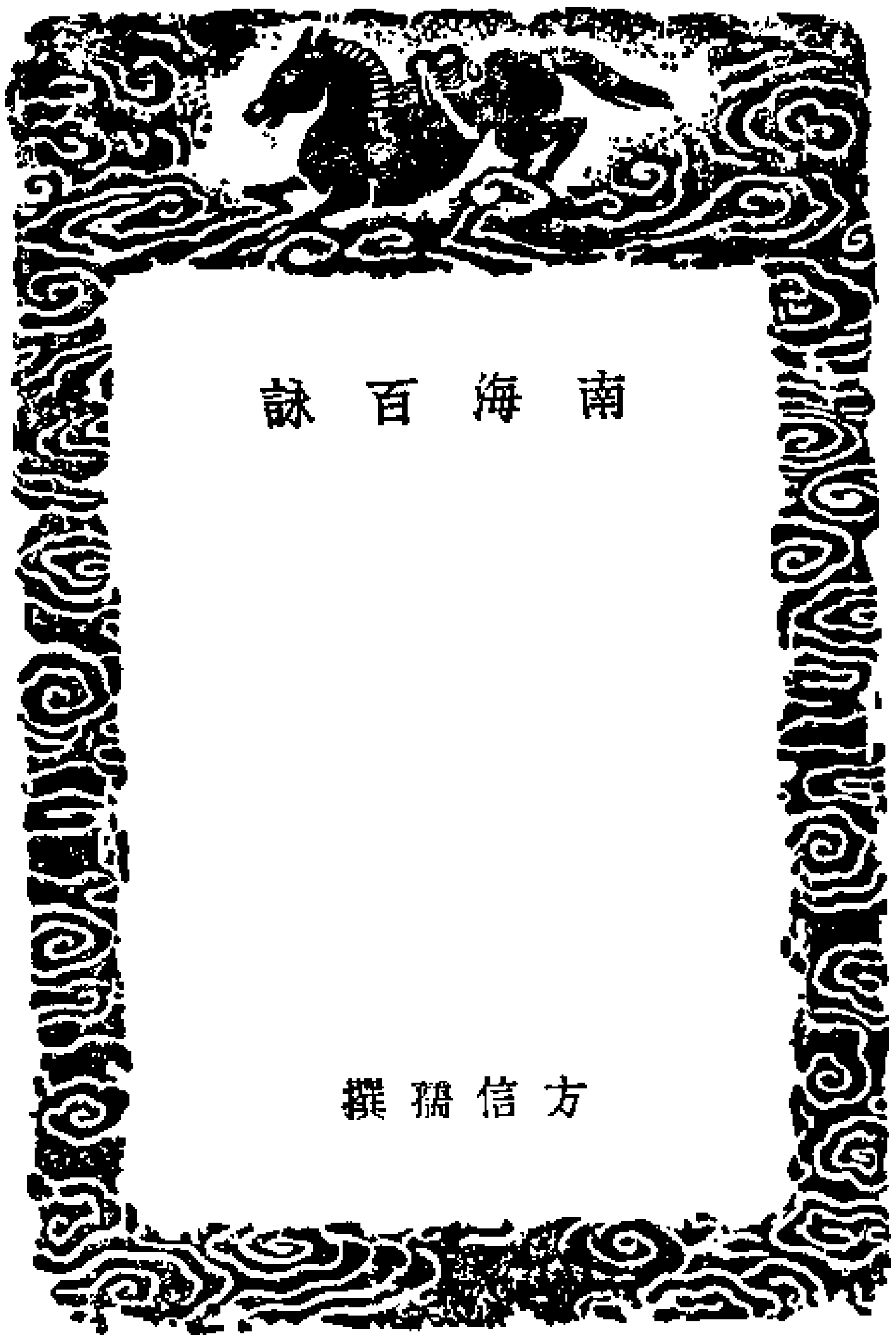
按隋志、陽山有湟水。即此谿也。湞水、溱水經注當作湟水。

溱水源有溫泉。湧瀉如沸。時有細赤魚。莫有獲者。初學記七。

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初學記二十八、文選注二十八。）
據此與初學記文同。但雲水、初學記作靈水、爲異耳。然文選注、據宋刊六家本、元延祐單行李善本、皆
如此。則雲水亦似非誤文。故兩存之。
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沒。（御覽九百三十六、鱗介部）
按御覽百三十、引作雲水源自湯泉。自字、蓋有之誤。
盧水合武水、甚險名曰新瀧。有太守周昕剛即始開此瀧者。行者歡難散米以祈福。而忌著孝衣人廟。（御覽五十六。）
隴字、當爲瀧字之譌。
靈鷲山、寺殿宏麗。盡集巧妙。嶺南佛寺。以此爲最。（太平寰宇記百六十七。）
晉中、朝有賀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告曰、吾家在觀亭廟。石間有懸藤。若扣藤、家人必自出。歸者如言。果
有二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見屋舍甚麗。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御覽九百九十五。）
含滙公口下流。有枯木曰聖鼓。上下人以篙狠之者、皆撓。（御覽七百七十一。）
按進、當爲滙之譌。公當翁之譌。水經注、滙水東南左合翁水、是也。聖鼓下、當有枚字。
黃溪出科藤。（御覽九百九十五。）
漢將滅越。越王築城伐木、將運之。一夜木數千件頓亡。越亡之徵。（御覽九百五十三。）
謹按王韶之始興記、隋唐宋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隋志、載王韶之集十九卷。唐志二十卷。或記在
其中。如吳萊集南海古蹟記之比。王韶之宋書有傳。終吳興太守。水經溱水注、文選李善注、引並稱王歆
之。水經湞水注、又稱王歆。考宋書王歆之列循吏傳。不稱其著述。御覽經史圖書綱目、王歆之南康記、王
韶之始興記、分載甚明。則歆當爲韶之譌文無疑。始興郡、吳立。屬廣州。晉成帝度荊州。宋元嘉二十九年、
又度廣州。三十年度湘州。明帝太豫元年改廣興。韶之卒於元嘉十二年。其時尙屬荊州。領曲江、桂陽、陽
山、湞陽、含滙、始興、中宿、七縣。元嘉初、徐豁爲始興太守、有政聲。韶之未嘗至始興。或即從徐豁詢聞故事。
筆爲此記歟。酈道元水經注、雖止引二條。然其餘尙多暗用。則此記爲當時所重可知。第書佚已久。今輯
取羣書所引七縣山川故事略備。惟原書卷數體例。無從考索。聊以類相從。尙有闕遺、以俟後哲。道光元
年四月、曾釗識於粵秀書院東齋。

右始興記一卷。宋臨沂王韶之休泰撰。國朝南海曾釗勉士輯。案是書義例。勉士廣文跋語、亦已詳。太平
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明載王韶之始興記。則水經注、李善文選注、或作王歆之、或作王歆者、誤也。宋書本
傳、稱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
爲後代佳史。恭帝即位、領著作郎。凡諸詔奏。皆其詞也。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又稱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
廞作亂。又稱七廟歌詞。韶之制也。文集行於世。則韶之固著作才。宜其未嘗至始興。而撰爲此記歟。始興、
郡名。宋泰豫元年、更名廣興。韶之以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十年、徵爲祠部尙書。十二年、又出爲吳興
太守。其年卒、蓋在郡未更名之前。殆二十餘載也。以六朝人僞帙。不可多得。與交州記、慨楊孚郡著撰。均
勉士廣文所緝。以類相從。并讎校而付梓焉。庚戌春盡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始興記　跋　一



四庫未收書

南海百詠一卷提要

宋方信孺撰。信孺字孚若、莆田人。以廕補官。開禧中、假朝奉郎、使金、三往返。歷淮東轉運判官。知眞州。至廣西漕。所著有好菴游戲詩境集未見。是編乃其官番禺縣尉時所作。取南海古迹。每一事爲七言絕句一首。每題之下。各注其顛末。注中多記五代南漢劉氏事。所引沈懷遠南越志、鄭熊番禺雜志、近多不傳。厲鶚宋詩紀事、載劉后邨序信孺詩文云、宮羽協諧。經緯縝密。于此亦足見其一斑矣。

南海百詠序

境以詩名。在在皆詩也。境之近遠。則東日下、西王母、南北戶、北孤竹。不足以當其境岸。而南海百詠。又特其境之寓者耳。詩境方君、來尉番山。網若網羅。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迹可致者百。而繫以詩。可見胸中之磊落。使其乘飛廉。帶豐隆、翱翔乎氛埃之上。登崑崙絕頂。凌閶闔、扣玉壺、總轡乎扶桑之根。以觀日之所出。方壺員嶠。橫陳浩蕩。壯遊滄島。縱其來御。下視齊州不啻紅塵九點。則境中之詩。又可勝紀邪。莆田葉孝錫、於是特表其百篇之首、時今上躬耕藉田之明年三月既望。

南海百詠

宋番禺漫尉甫田方信孺孚若撰

番山

番、禺、二山也。（山海經作賁禺）今在州學之後者。止餘一大磐石。有亭牓以番山。而禺山、則湮不可致。按番禺志云、番山在北。禺山在南。國初、前據南海蕃鄭熊、所作番禺雜志云、番山在城中東北隅。禺山、在南二百許步。兩山舊相聯屬。劉龑鑿平之。（龑魚檢切。又丁儉古冉二切。劉氏所即高麗始霸南漢者也。致字乃只自撰）就番積石為朝元洞。後更名為清虛洞。而以沉香為臺觀於禺山之上。至圖經、則謂番山在今府學後。禺山在清海軍樓雉堞下。是番在南而禺在北矣。又元祐間。林嵓作越山樓記、亦謂番山在通判南廳之後。禺山在州廨治事廳之東。紹聖間、章楶作移學記。亦以為學在番山之前。是皆與今說同。然番禺志、古書也。雖為潘美客、當時猶親見亭觀之舊。宜以此二說為正。況漕司貢院之東有神祠。至今尚以清虛洞為牓。故老亦以名其地。雖番山所在。或治事廳東。或清海軍樓下。皆未可知。而州學後者禺山、無疑矣。

城根片石久模糊。圖記顛須考國初。欲識番山真面目。至今東北號清虛。

禺山

禺山何事作番山。空有殘碑迹已漫。今日升堂臨林竹。沉香不見舊闌干。

任囂城

番禺雜志云、在今城東二百步、小城也。始囂所理。後呼東城。今為鹽倉。即舊番禺縣也。以今攷之。東城即其地。熙寧間、呂居簡為帥。因其遺址而築之。見於郟亶之記。圖經乃以子城為古之東城。且引番禺志、以為任囂所理。殊不知番禺縣、國初時尚在今城東之紫泥港。所以番禺雜志、謂今番禺為舊縣也。若以子城為是。則安有舊縣在其中乎。沈懷遠南越志云、尉任囂疾篤。知己子不肖。不堪付以後事。遂召龍川令趙佗、謂之曰。秦室喪亂。未有真主。吾觀天文。五星聚於東井。知南越偏霸之象。故召佗授以權柄云。（按任囂於秦末時為南海郡尉）

五星自是漢家符。忽死任囂亦太愚。今日朝臺猶百尺。荒城不記舊規模。

三城

子城與東西二城也。子城、乃慶曆四年魏公瓘、以得古甎有委於鬼工之字。遂築之。後儂智高來寇。恃城堅、不得逞而去。東城乃熙寧初、呂居簡所請。轉運使王靖所築。西城則程師孟、經始於熙寧四年。

三城不斷鬱相望。千里長江勢渺茫。盤簇傳聞亦磨破。從知嶺外有金湯。

清海軍樓

元符二年、柯公述所創。折公彥質、重建於紹興二十年。近歲又一再作新矣。

睥睨旁闌百尺樓。盤飛縹緲接雲浮。鯨波不動海山碧。彈壓東南十四州。

五仙觀

在郡治西。其先有五仙人、各執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而至。衣與羊各異色、如五方。既遺穗與州人。忽騰空而去。羊化為石。州人因其地為祠。石今尚存。或云、吳滕脩時。或云、趙佗時。或云郭璞遷城時。俱未詳。

縹緲天上五仙人。羊駕何年到海濱。皆漢相傳半無有。觀中遺石自輪囷。

廣平堂

宋廣平都督廣州。越俗始知棟宇。張燕公嘗為遺愛碑

撤茅易瓦利無窮。遺種甘棠比召公。大手斷碑何處覓。典型猶見此堂中。

石屏堂

在郡城西。蔣公之奇所建。其下有池百餘步。列石甚富。劉氏所謂明月峽玉液池是也。南北舊有含珠亭、紫雲閣。每歲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

月峽旁通玉液池。綵舟爭勝出宮闈。荒臺今日人相問。野草無言日自西。

十賢祠

在郡治之城上。前太守宿以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倣為八賢。蔣穎叔復以滕脩、王綝益之為十賢祠。自作序贊。列名刻石。別有八賢祠。蓋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陳世卿、陳從易、張頡也。乃運帥周自強所立。

晉唐相望已千年。香火如今數十賢。不見古人空再拜。祠堂西去有貪泉。

鐵柱

野史云、鑄鐵柱十二。鐵乾和殿。今府之治事廳。尚植其四。何公述所致也。二者猶見於相安寺深水中、餘不知所在。

崔嵬十二峙乾和。五柱何如馬伏波。敗壘殘垣今日見。想曾荊棘漢銅駝。

藥洲

在子城之西址。清奇之北畔。舊居水中。積石如林。今西偏堙塞。水尚瀰其東。幾百餘丈。穴城而導于海。綠淨如染。圖經云、偽劉聚方士習丹鼎之地。南征錄、亦謂是時有方士投丸藥於其中。水色立變。藥洲圖序。乃以為葛稚川嘗煉丹於此、非也。

沙邱遺冢茂陵空、何物能成九轉功。地下劉郎猶有愧。獨留實聯作葛仙翁。

九曜石

在藥洲水中。圖經云、石、太湖審產也。偽劉時、有富民負罪者。每運致此以自贖。遂成勝概云。

九峯參立倚空明。好事傳誇羅列星。運石早知能贖罪。上書何必待緹縈。

越樓

樓在闤闠中。輪囷為一郡之壯觀。昔名共樂樓。程師孟有詩。

真珠市擁碧扶闌。十萬人家眷眼看。獨恨登臨最高處。舉頭猶不見長安。

南濠

在共樂樓下。限以閘門。與潮上下。蓋古西澳也。宋景德中、高紳所闢。維舟於是者、無風波恐。民常歌之。其後閘塞不常。

經營猶記舊歌謠。來往舟人趁海潮。風物眼前何所似。揚州二十四紅橋。

法性寺

劉氏時為乾亨寺。後復舊名。今為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建德之宅。虞翻之園囿也。相傳六祖祝髮於此。圖經云、本乾明法性二寺。後併為一。又云、院有訶子、取西廊羅漢院井水煎湯。頗能療疾。如此、則又有羅漢之名。當不止乾明法性二寺也。

金碧參差兜率天。曾煎訶子試新泉。荒園廢宅無人問。門外桃花卻是禪。

風幡堂

碓頭一語便投機。若說風幡是落遲。今日堂中容百衆。不知那箇可傳衣。

筆授軒

卞山老人作記云、昔側止鉢剌密帝彌伽釋迦、對譯楞嚴經於此。唐相國房融筆授之。後蔣穎叔、以筆授名其軒。有石硯、乃郡僚得於張參方家。至今尚存。軒今在光孝寺中。直齋林向公子彝、所復且有雲孫李公邴、書榜。及張相國胡付。刻之於石。

側止遺蹤底處尋。相傳筆授此叢林。毗盧四萬八千卷。正要鵝池如許深。

菩提樹

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那跋摩三藏所手植。六祖開東山法門於其下、樹雖非故物。亦其種也。廣人凡遇元夕。往往取其葉為燈。而此寺獨盛。

庭前雙樹尚依然。何處猶參無樹禪。一自老盧歸去後。年年長結萬燈緣。

任囂墓

番禺雜志云、囂廟、在今法性寺前道東、四十餘步。廣民歲時享之。墓在廟下。法性寺、今光孝寺也。而墓與廟已不復存。訪古者猶能想像其所在。

枯塚當闕幾興亡。行客徘徊古道傍。茅屋一間無處覓。可憐不似楚昭王。

淨慧寺千佛塔

塔在寺中、高二百七十丈。成於哲宗紹聖間。郡人林修之力也。其初規地、得古井九環列。其外仍得寶劍瓦鼎之類。

九井神光射斗牛。天開寶級鎮南州。客船江上東西路。常識嶙峋雲外浮。（歷代沿革、又以為太宗雍熙二年建。未知孰是。）

朱妙堂

在天慶觀之西偏。（今元妙觀）昔道士何德順所作。東坡為之記、并賦詩。

妙處常存道豈高。箇中得意自陶陶。空堂寂寞豐碑在。觀裏何人復種桃。

劉氏銅像

昔劉龑及二子、各範銅為像。少不肖似。即殺冶工。凡再三乃成。今尚在天慶觀中東廡。

霸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為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鴟夷子。千古誰知恩赦侯。（按劉氏興亡錄云、宋開寶四年二月辛未、劉少主迎大軍於城北七里。請與令中貴實數庫。是日天地晦冥。兵大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燼。後歸朝、封為恩赦侯。）

劉氏雙闕

乾道中、劉氏二女。其母久病。一刲肝。一刲股。以奉之。母乃瘳。運帥龔公茂良、上其事。詔即所居立闕。

雙闕岧嶢即是碑。天荒初破此蛾眉。行人來往手加額。解說當年旌表時。

番塔

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顛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

夷人舉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

半天縹緲認飛翬。一柱輪囷幾十圍。絕頂五更鈴共語。金雞風轉片帆歸。（歷代沿事載國叫將軍所載故今稱加聖塔）

海山樓

建於嘉祐中、今在市舶亭前。唐子西有登樓倚古詩。

海山雨過月明時。自是南州一段奇。塵士只今無着處。可憐誰與更題詩。（宋時經略安撫於五月五日閱水軍教習於其上曾新墓）

越井岡

番禺雜志云、一名臺岡。一名越王臺。南越志、謂之天井岡。在城西北三四里。唐廣州司馬劉恂嶺表錄異云、岡頭有古臺基址。連帥李玭、於遺址上搆亭。鄭公愚、又加崇飾。今在悟性寺後。郡人呼爲越王臺。相傳尉陀曾張樂於此。故老云、佗皆夾道栽菊。黃花逼邇爲九月登高之所。

萬山袞袞盡東來。高處猶存百尺臺。回首昔時張樂地。一杯誰與酹蒼苔。

越臺井

按嶺表異錄云、井在州北越王臺下。深百尺餘。磚甃完備。云南越趙陀所鑿。廣之井泉率鹹鹵。惟此井冷而且甘。番禺雜志亦云、越井半存古甃。曰趙陀井。水味清甘。劉氏呼爲玉龍泉。民莫得汲。潘美克平後、方與衆共之。今此井在悟性寺前。清甘實爲一郡之冠。而後來乃亭其上而榜焉。曰達磨泉。初無所據。只何公異所作南征錄、及圖經云、達磨初來、指其地曰、是下有黃金。取之不盡。貧民竭力掘之數丈。遇石穴而泉迸。達磨云、卽此是也。何公乾道中入南。蓋此井已在達磨泉之後。好事者又爲此說以附會之。今越岡無他井。卽此無疑。又嘗讀唐子西集、有遊廣州悟性寺詩。其結句云、泉脈來何處。中含定慧香。則亦指此爲達磨井矣。

古甃寒潮百尺淸。僞王題品老陀營。渴來不飲盜泉水。特地翻爲達磨名。

西竺山廣果寺

故江西提刑譚惟寅所建。蓋觀音道場。每歲二月十九、遊人最盛。

小橋橫絕兩峯環。白日松風爲掩關。天半樓臺蘸金碧。直疑海上普陀山。

東七寺

以下二十八寺、列布四方。僞劉所建。上應二十八宿。尚大半無恙。今各以寺名爲詩。俾後之覽者

助和焉。

慈度天王更覺華。蒼龍東角梵王家。普慈化樂成塵土。興聖猶蒙覺性誇。

西七寺

文殊千佛顯眞乘。水月光中見定林。昭瑞當時連集福。咸池今日屬牟參。

南七寺

井軫南宮煥寶光。千秋古勝並延祥。祇今南寺無名字。地藏旁聯四寶方。

北七寺

國清尊勝北山隅。證果僧慈同一區。地藏荒蕪幷報國。尚餘悟性斗牛墟。

浮邱山

在郡西浮邱觀之西。其高一丈五六尺。周四百餘步。番禺雜志云、東邊有井。舊爲投龍之所。後爲人所觸。一旦自塞。按羅山記、浮邱卽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若邱陵之浮。今山之四面。籃浪宛然。有陳崇義者、年一百一十二歲。說爲兒時、猶見山根艤船數千。今山去海邊三四里。蓋爲人煙井肆之地。此國初時浮邱蔣穎叔、嘗作挹袖軒於其下。仍記吳尹言爲浮邱上人得道之地。有雙舄故事。其爲神仙之窟、無疑矣。

碧海何年已變田。空傳雙舄舊時仙。乘風欲挹浮邱袖。同訪朱明別洞天。

珊瑚井

蔣穎叔云、葛洪嘗煉丹於此。而海神以珊瑚爲獻。有珊瑚井尚在。

可怪仙翁亦世情。珊瑚還許致殷勤。波神不是趙陀客。卽是前身石季倫。

朝漢臺

臺在城西硬步。南越志云、熙安縣（此縣名宋有）東南有固岡。高數十丈。岡四面爲羊腸道。說者謂尉陀登此。望漢而朝拜。故曰朝漢臺。嶺表異錄云、在西北五里岡原上。今址存焉。刺史李玭、於其上創餘慶亭。至今迓迎之地。又改爲朝臺館。番禺劉石云、今江邊有釣臺遺蹤。後人但名其地爲朝臺。不知彼是耶此是耶。問之故老、已莫能知其所在。則是在國初、已罕有識其處矣。張曲江詩、津亭北越臺。蓋謂此也。後來人、皆以今之越王臺謂爲朝漢。然津亭當在水濱。豈應在水上。元祐間、毛司諫方辨正其地。蔣穎叔亦同賦詩。所謂眞乘寺側偶同尋。滑稽幽光一朝發。然眞乘寺、亦在硬步。其地則近之矣。而其臺、則平地突起數十尺。入陸宛然。（臺邱也郊）士人至今猶呼拜郊臺。而江邊猶傑之岡原。固自若也。自蔣穎叔之課。後亦無有辨者。朝臺又名武王臺。蓋趙陀幷桂林象郡之初。自立爲南越武王。韓詩所謂樂奏武王臺、是也。亦名雲陽臺。或云、道建德戰勝韓千秋時、張飲於此。

偏強難除結尚椎。築臺北望欲何爲。大夫自載千金裝。誰念韓侯十萬師。

劉氏郊壇

一德由來可享天。東鄰牛祭亦徒然。荒涼到處遊麋鹿。誰識郊壇八面圓。

劉王花塢

在千佛寺側。桃花夾水一二里。可以通小舟。蓋劉氏芳華苑故地也。

綠陰到處小舟藏。淺水濃紅五里香。不見芳華舊亭苑。桃花應解笑劉郎。

番人冢

在城西十里。累累數千。皆南首西向。

鮫波作兔非吞舟、狐死猶能效首邱。日斷蒼茫三萬里、千金難在此生休。

花田

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一名那悉茗。南斗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

千年玉骨掩塵沙、空有餘妍賸此花。何似原頭美人草、樽前猶作舞腰斜。

石門

在州西南二十里。或謂十五里。郡國志及圖經云、呂嘉拒漢、積石江心為門。嶺表異錄云、漢將軍韓千秋征南越、全軍覆沒之地也。按漢書云、韓千秋兵之入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又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以此致之、則石門非千秋覆軍之處、乃樓船破越之地也。而兩山蓋自宇宙以來之物。積石之說、其認可知。

呂嘉積石浪相傳、雙闕天開尚宛然。成敗古來俱一夢、千秋何似老樓船。

貪泉

在石門、乃吳隱之酌泉賦詩處。番禺雜志云、劉龑惡其名、遂石填之。或云為寺僧所塞。今未詳。有唐天寶中陳元伯所撰碑銘。今昇置廣平堂中。

泉本無貪人自濁。何須一酌始忘情。回車勝母君知否。見說曾參亦好名。

沉香浦

晉史云、隱之歸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重一觔。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圖經云、亦在石門西華寺。在浦之旁。故有亭曰沉香。

一斂千金事已非。那容更載此香歸。若教到此方投去。早落人間第二機。

鑒空閣

在金利崇福院之前。東坡有贈黃洞秀才詩。可致而知也。

右帶蓮洲左石門。何年飛閣倚晴雲。南遊不用看圖誌。曾向坡仙句裏聞。

蓮洲

洲在水中。上有寶陀寺。郭璞云、南海之間。有衣冠之氣。即其地。南征錄云、山根如鼎足。漁舟可以往來其間。東坡亦有詩。

東南佳氣盛衣冠。樓閣飛標縹緲間。疑是落星灣上見。更須題作小金山。

甘溪

在郡東北五里北山腳下。東晉太守陸胤所鑿。引泉以給廣民。亦呼甘泉。唐會昌間、節度盧公、遂疏導其源。以濟舟楫。更飾廣廈。為踏青避暑之勝地。偽劉時、復鑿山為甘泉苑。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之類。其下流為甘溪。夾溪南北三四里、皆植刺桐木棉。旁則坦平大道。詳見番禺雜志。

乃嶺表異錄中甘溪。今不復見。圖經并番禺志云、即蒲澗水也。水正在北山腳。岸高、水自石而下。其聲潺潺然。故以為名。

甘溪依約舊城東。陵谷遷移一夢中。春盡踏青人不見。枕欄老大木棉紅。

馬蛟山

在城北七里。俗傳昔有蛟化為馬。以惑士人。然郡邑志乘多不載。究不知山名所自來也。

耆老相傳亦可嗟。深山大澤自龍蛇。老蛟變化初何怪。天馬從來產渥洼。

雷洞

在城北山七里。下有雷岡。穹然一大冢。古甃具在。俗傳為偽劉雷將軍墓。又云劉氏時所鑿。謂之雷藏。欲以雙雷事見番禺雜志中。然自今觀之、為城墓無疑。其上因山為之。初不封樹。近歲為風雨所圮。方洞見其中。識者亦疑為趙陀冢。郡人舉以正月二十六日、傾城來遊。往往以行桑間之約。俗謂洗身。吁、風斯下矣。

疑冢崢嶸此不封。麒麟彷彿是山中。後人未識藏雷穴。踏破蒼苔古甃空。漢晉金陵墳、近看石麒麟、此陵墓形勢也。

蒲澗

在郡東北二十里、亂石山間。舊傳有蒲一寸九節。安期生服之飛升處。

故宅誰能辨有無。澗邊空記舊丹爐。世間自是多凡骨。何處猶尋九節蒲。

滴水巖

巖在蒲澗之上。飛泉百尺。下瀉無地。真勝處也。

天半飛濤六月寒。蒼崖壁立五回環。從今好事能題品。列作南中第一山。

菖蒲觀覺真寺

寺觀並在蒲澗。東坡詩云、昔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薝蔔祖師禪。是以寺為安期生宅也。而圖經載遺履之事。乃以觀為宅。今未詳。觀今名碧虛。中有劉氏碑。東坡題名其上。郡人歲以正月之二十五日為蒲澗節。帥使而下、傾城來遊。南征錄云、正月二十五日、乃劉王生日。七月二十五日、乃安期上升。

千載仙居已渺茫。道山佛屋自相望。春花秋草年年事。卻作遊人歌舞場。

流杯池

在菖蒲觀之東。水石天成。非由人引。劉氏舊賞也。

坳石天然印曲流。飛觴嘗賞幾春秋。山陰千古誇陳迹。此地何人記舊遊。

葛仙翁煉丹石

在碧虛觀前東嶺上。巖壑窅冥。人迹所罕至者。

見說刀圭已解仙。寧須丹竈半人間。葛翁本是求勾漏。何意南來訪此山。

鮑姑井

鮑姑、即葛仙翁妻也．與洪偕隱羅浮山．行灸於南海．有神艾．唐崔煒嘗得之．療疾有奇效．其井今在彌陀寺、菖蒲觀．然皆湮廢．未知二者孰是．圖經云、以泰寺亦有井．今已不見．

窩兒丹砂到海濱．空山廢井已生塵．不將一縷蘇焦枯．神艾虛傳解活人．

懸鐘

在滴水巖崖上．人迹所不至．仰而視之．其形髣髴．然可望而不可即也．好事者引彈擊之．往往有聲．

絕壁初無路可通．何人特地鑄金鐘．神仙底處應難詰．彈落餘聲和澗松．

趙佗疑冢

番禺雜志云、在縣東北二百步．耆舊相傳．佗死、營墓者數處．及葬、喪車從四門出．故後不知墓之所在．惟菖蒲澗側石馬岡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幾代人．遠岡金鬣斷．近似石麒麟．時莫解之．但疑其墓不遠．殊知松云、舊說即悟性寺是也．今蒲澗之南平原中．枯冢纍纍數千．人猶謂趙王疑冢．予又按南越志云、孫權時、聞趙佗墓多以異寶為殉．乃發卒數千人．尋掘其冢．役夫多死．竟不可得．次掘嬰齊墓．嬰齊即佗孫也．得玉璽金印銅劍之屬．而佗墓卒無知者．且佗死於武帝之初．至孫權時．方三百載有奇．已尋掘而不可得．至今千餘載．宜益不可致．又不知傳奇載唐崔煒所入果何地也．

漫說曹瞞七十餘．老佗疑冢更模糊．不知禹葬會稽處．也有纍纍如許無．

寶象峯勝因寺

在白雲之麓．以泰之南．創於乾道間．俗謂東菴是也．

鴻濛誰闢北山川．龍象新開二十年．最恨東坡早仙去．只教蒲澗入詩篇．

虎跑泉

在寶象峯之下寺之西．盆不滿尺．雖久旱不涸也．

破寺高僧夜不眠．一聲猛虎月明天．起來難覓新蹤跡．半滴空餘石罅泉．

動石

在寶象峯上．塊然一峯石耳．土人云、叱則隨動．

山中塊石老僧言．一叱應知轉法輪．元是世人心自動．請將消息問風幡．

白雲洞

在亂石山、絕頂有寺．九龍泉記云．安期生初隱於此．有九童子現而泉湧．因以九龍名泉．今泉在寺之側．

金刹崚嶒尺五天．勝遊何必羨登仙．安期想見身千億．汗漫人間若箇邊．

三教殿

在白雲寺中．陶定施財所建也．至今香火不絕．

大道茫茫鼎峙分．箇中誰為破重藩．須知闕禮當時地．不必西方納足尊．

鶴舒臺

在白雲前山．宛然巨石．安期生飛昇時．有鶴下迎於此．

危臺老石寄層巔．鶴馭迎迓不記年．今日歸來應一笑．山川城郭故依然．

大小水簾洞

在白雲之麓．東西相距．無三百步．蓋九龍泉下流也．

碧澗東西春水漲．四時疏雨落晴檐．珠宮貝闕無尋處．空見重重排玉簾．

虎頭巖

在鶴舒臺之北．崎嶇險絕．好事者所未之聞．予嘗兩至此．

絕壁空巖踞虎頭．鳥飛不渡野猿愁．人間有此真奇境．便好乘風訪十洲．

以泰山七仙寺

昔傳以泰禪師之始卓錫也．有七仙人為守其地．後來開得石履古鑑各一．至今猶藏山中．

老衲誅茅昔小留．七仙陰為護巖幽．不將石履是奇怪．安得西歸好話頭．

卓錫泉

在七仙寺中．亦由以泰禪師卓錫得之．泉中有鰻鱉．月明時、往往浮出．人卒莫能得之．其靈怪也．

泉源無處不流通．經顛何關卓錫功．欲識海潮連地脈．祇今鰻鱉出泉中．

順菴

康與之舊宅也．在以泰山下．高宗御書扁榜．有龍蛇飛舞之勢．今刻石尚存．惜風雨雲店．日就剝蝕耳．

詞人自結一間茅．天上宸奎舞瘦蛟．見說鬼神猶衛護．瑞光前夜起山坳．

陵山

劉氏之墓也．在郡之東北二十里．漫山皆荔子樹．龜趺石獸．歷歷具存．昔有發其墓者．其中皆以鐵鑄之．予嘗至此地．廢壇斷碑．不見始末．但見其詞皆是非婦人墓誌．致之偽史．疑是謚字也．他尚有數處．如南海縣、宜風鄉、及番禺黃陂、新會、上塚、玉環、了嶺山、等處．皆有之．

龜趺無處問行蹤．惆悵連江荔子紅．鐵鑄崔嵬真大錯．驪山銅柱久成空．

馬鞍山

南越志云．秦始皇時．望氣者云、南海有王氣．遂發卒千人、鑿北山之岡．謂之鑿龍．今所鑿處．形如馬鞍．故為名焉．番禺雜志云、在郡北三十里．

蜑山煙谷浪爲家。餘力猶窮嶺外洲。見說擕竿從壠上。祖龍當日設東遊。

琵琶洲

在郡東三十里。以形似名。俗傳洲在水中。與水升降。蓋海舶所集之地也。

琵琶海上洲。年年常與水沉浮。客船昨夜西風起。應有江頭商婦愁。

相對岡

在州東三十五里。兩山雄拒江上。舟楫往來之要衝也。

海門高並兩峯寒。大艑輕帆自往還。安得百靈移一島。卻教塵世看三山。

南海廟

在郡東南、水陸俱八十里。扶胥之口。置四瀆之一也。廟中有波羅蜜樹、銅鼓、及韓退之所作記。唐開元中祭文、等碑。又有西廟、在城西五里。一

宮闕參差海上開。吐吞波浪起風雷。英靈萬古無宗社。笑醜區區何足摧。大笑之敗王之助也

浴日亭

在扶胥廟之前小山上。東坡有詩。番禺雜志、謂之看海亭。

亭倚蓬萊幾許高。下臨無地有鵬濤。坡仙想得江山助。八語端爲天下豪。

銅鼓

南海東西廟皆有之。東廟者、徑圍五尺五寸。高有其半。俗謂洪聖王舊物。蔡如松作懷古詩、嘗辨之云、銅鼓之說。出於隋書南夷傳。夷人酋長。好鑄銅鼓。有事擊鼓。夷人盡集。女子首飾。盡藏銀釵。取釵擊鼓。蔡之說止於此。殊不知虞喜志林、已載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又後漢書、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征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以進。則知銅鼓在後漢光武時。已爲番得。所以有南郡之獻。非止見於隋時也。今廟中之鼓。自唐以來有之。番禺志已載其制度。凡春秋享祀。必雜衆樂擊之以侑神。又府之武庫亦有其二。其一、蓋唐僖宗朝、鄭絪鎭番禺日、高州太守林藹所獻。初因鄉墅小兒見鳴蛙之怪。遂得於蠻酋大冢中。事見嶺表異錄。在唐時既能爲怪。則至今不知其幾百年物矣。鼓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製作精巧。所謂銘志絕無有也。只周遭多鑄蝦蟆。兩兩相對。不知其何意。

石鼓嵯峨尚有文。舊題銅鼓更無人。寶釵寂寞蠻花老。空和楚歌迎送神。

波羅蜜果

南海東西廟、各有一株。樛枝大葉。實生於幹。若瘿瘤然。有大如匏。廟官每歲於九十月熟時。取供諸臺。其他莫敢有過而問者。以蜜煎之。頗爲適口。相傳云西域種也。本名[illegible]伽結。

纍纍圓實大於瓜。想見移根博望槎。三百餘篇誰識此。世間寧復有張華。

王登洲

在廟東之江心。僅塊石耳。俗傳南海王爲河源人。其初因死於兵。屍流至此。不復去。後人遂立爲廟。此荒誕不經之說。南海志諸書皆不載。

四瀆初分有物尸。天開地闢其爲期。齊東野語眞堪笑。請誦昌黎十丈碑。

鎭化寺

寺在扶胥之北五里。休咎禪師道場也。蔣穎叔有記略云、師姓梁氏。終於元和中。昔嘗謁鎭海將軍廟。欲乞廟爲伽藍。王不許。乃爲師別擇此地。仍以楮鏹定其四隅。至今爲寺。鎭海將軍、即南海王也。師嘗爲王授三皈五戒。使無害生靈云。

黃木灣前一畝宮。廟壖規地古來雄。江頭不見風雷惡。多謝禪師受戒功。

走珠石

在湖南。舊傳有賈胡自異域。負其國之鎭珠。逃至五羊。國人重載金寶。堅贖以歸。既至半道海上。珠復走還。徑入石下。終不可見。至今此石往往有夜光發。疑爲此珠之祥。

底事明珠解去來。當時合浦已堪猜。賈胡不省何年事。老石江頭空綠苔。

盧循河南故城

在郡之南岸。古勝寺之西。俱云劉氏故地。土人亦自呼爲劉王廄。今則居人實焉。按南越志、河南之洲。狀如方壺。乃盧循舊居。又番禺雜志云、盧循城、在郡之南十里。與廣隔江相對。俗呼海南。又呼水南。劉氏僭爲倉廩。南海集中、載龍溪蔡如松、懷古十二詠。亦嘗辨其誤。此爲盧循城明矣。圖志故老。尚失其實。殊爲可怪。今其中故址隱然。規模髣髴。斷甎廢瓦。往往爲遊人所得。豈昔倉廩之舊乎。其盧亭蜑戶。皆盧循之遺種也。

蛙據方州妄自尊。沈郎百萬若雲屯。歸舟無路尋巢穴。空有盧亭伴子孫。[illegible]

子孥來海艇舉傾其巢穴

大通寺

在河南大通津上。有達岸禪師化身在焉。師新興人、名志詩。凡雨暘之禱。迎致輒應。寺前後老梅幾百株。婆娑掩映。相傳唐天寶間所植。

老木槎牙欲擘雲。門前流水我知津。過江一雨如盆瀉。就禮眞如不動身。

抱旗山

郡之客山也。其勢如抱旗。古木參天。林壑幽邃。

面勢翩翩天外山。彩旗常在翠雲間。太平官府無公事。儘好高牙相對閒。

花山寺

在扶胥北五里。滿山皆杜鵑花。俗傳方春時、婦女往往就結其花。以爲熊羆之兆。蔣穎叔詩云、開遍滿江紅躑躅。香風一縷美人來。蓋謂此也。

萬花春老正紅酣。不是叢林優鉢曇。山下女郎來問訊。末饒萱草解宜男。

黃巢磯

在清遠縣境上。波流激溢。白石鑿鑿。相傳黃巢覆舟處也。

天下縱橫轍迹環。舳艫不許度前灣。江神少爲摧凶焰。要使留令六幅山。南華有黃巢陷金田峰自稱爲率土大將軍。

金芝巖

在清遠縣東北二十五里。南來者、多以解左不得至。

碧落三洲天下奇。仙城誰復識金芝。可憐隔斷黃茅路。不得騷人賦一詩。碧落洞在浛縣三洲巖在古巖皆仙處也。

清遠峽

一名中宿峽。在清遠縣東二十里。兩山對峙。如擘太華。舊傳海艘乘潮。一夕而至。圖經云、黃帝二庶子、採崑崙竹。爲黃鍾管。居於此山、故名。至今廟貌猶存。

崑崙截竹事空傳。不見春潮送客船。只似蜀江江上路。兩山中峽手巾天。

峽山廣慶寺

寺在峽中。唐韋宙帥南海時。以俸錢買菜園。親書帖尚在。

韋郎故地久蕭條。只有泉聲響夜潮。行客往來回首地。玉環無處覓嬌嬈。

飛來殿

在廣慶寺中。胡愈所作記云、梁武帝末、峽有二神人、往叩上元延祚寺正俊禪師曰。本峽居清遠上流。建一道場。足立勝概。師能去否。俊然其說。俄然、中夜風雨暴作。黎明霧斂。啓戶而觀。則琳宮紺宇。一望莊嚴。儼然在峽中矣。

巍峨古殿記飛來。千古傳聞亦怪哉。龍象漸隨塵土化。卻疑神物欲飛回。

達磨石

在廣慶寺西。俗傳達磨坐禪處。平坦光瑩。廣一丈餘。

覆甑初無一字傳。名山到處即爲禪。只今石上留公案。面壁何須更九年。

釣臺

在飛來殿之西。乃趙胡釣得百觔金鯉之地。

釣得神魚金作鱗。嚴灘百尺發嶙峋。綸絲不入非熊夢。當日何人老渭濱。

和光洞

圖經云、其上有五色榴花。皇祐中、前永定縣尉安昌期所隱題詩處也。中有我與衆生事計校。逢人一味是和光、之句。故名。

和光深洞隱昌期。門鎖煙蘿不可窺。欲問榴花好消息。只今誰問舊題詩。

沉犀潭

昔傳崐崙奴獻犀至此。犀忽沉入海中。百計購之。終不復出。後有漁者、得金鎖一尺餘以進。

西來異獸路應迷。金鎖何年落此溪。不比李侯心似水。歸舟自擲石門西。

龍牙角石

石在峽口水中。圖經云、闊三丈餘。文級而澤。昔俗相傳。每歲春時。有羣龍集於此。磨角其上。痕迹斑斑然。水落而痕可見。竟莫詳其所以然。

相說神龍水底蟠。何年雷掣與雷奔。至今舟子相呼喚。猶指江邊石上痕。

老人松

在飛來殿西南十餘步間。大觀中、錢師愈從者脅劍之。後見夢於殿直吉老者事。詳具於胡愈記中。

上古輪囷說古樗。何人玉斧劇霜腴。有知定見非凡物。盡作堂堂五大夫。

資福寺羅漢閣

在東莞縣市中。僧祖堂、始營此閣。規制巨麗。東坡爲之記。且以犀帶所易佛臘骨、薦以白璧施之。見東坡塔銘。并吳幵所跋記語。寺有再生柏。東坡亦有贊。今猶存壁間。

千仞依然路寶坊。庭前柏子久荒涼。明珠白璧無人識。賴有斯文萬丈光。

鳳凰臺

在增城縣。圖經云、熙寧七年、有鳳凰飛集於法華寺。羽毛五色。光彩陸離。高六尺。長九尺。百鳥隨之。食頃、從西北去。觀者如堵。程公師孟以聞。李公師義、遂創臺其上。

鳳去臺空歲月更。百年陳迹埋榛荊。清時已屢三登瑞。盍向朝陽更一鳴。

會仙觀

在增城縣南一百步許。何仙姑所居也。姑生於唐開耀中、容於旁穴。得雲母石服之、體中漸覺輕舉。有凌雲之致。一日告其母、以羣仙之會。吾將暫往。遂不復見。今祠堂丹井。俱在觀中。

綽約長眉海上仙。久餐雲母學長年。山中丹井今無恙。爲取南充謝自然。

龍窟

在香山縣西、萬壽寺之後。兩山相望。其中不能百步。東山數穴。皆不可窺。以石投之。其聲隱隱不絕。在西山則玲瓏相屬。表裏洞開。故老相傳爲神龍出入之地。圖經云、每雷雨大作。有龍在其中破窔而出。颯颯發動。習以爲常。至今或遇亢旱。禱之輒有靈驗。

變化靈蹤亦可疑。玲瓏數穴似仇池。滄溟咫尺不歸去。安得神龍如許癡。

金牛山

在新會縣北。雄據閩關。縣左數百里。雲山海月。舉無遮迹。雖白雲、玆泰、郦覺之勝。亦不足過。舊無亭榭。子始搆海月奇觀於其上。爲登臨遊息之所。圖經云、昔此山溶水。有漁者見一牛。其色與索

曾金也。光芒閃爍。方欲掘取。爲漁者所驚。遂入此山。有廟尚存。

金牛去後久淒涼。好景乾坤亦祕藏。沿海無窮月無盡。從今收拾入詩囊。

仙湧山

在新會縣西七十里。圖經云。舊無此山。一夕風雷震怒。湧出數峯。林樹周具。因以仙湧名。且取其名以建寺。

龍伯何年釣巨鰲。兩峯漂蕩入洪濤。人間蹤迹無尋處。仙湧羅浮相對高。（羅浮山記云。昔有山自會稽浮海來。傅於羅山。因名爲羅浮。）

媚川都

僞劉採珠之地也。隸役凡二千人。每採珠。溺而死者。曠日不有。所獲既充府庫。復以飾殿宇。潘公美克平之後。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珍珠以進。太祖令小黃門持示宰相。且言採珠危苦之狀。開寶五年。詔廢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至今東莞縣瀕海處。往往猶有遺珠。

濤濤愁思吊媚川。蚌胎光彩夜連天。幽魂水底猶相泣。恨不生逢開寶年。

劉氏山

悟性寺後山。南征錄謂之劉王山。蓋僞劉曾作遊觀於其上。

一徑縈紆夾粉牆。舊來遊館化僧房。周遭老木依然在。曾見劉家僞帝王。

南海百詠。大德間鋟版行世。後未有重梓之者。余家向有鈔本。承譌踵謬。不無魯魚帝虎之失。恨不能一一訂正之。今春書賈錢仲先攜一册至。點畫精楷。裝潢鄭重。卷端有印章曰絳雲樓錢氏。乃知爲虞山家藏善本也。借觀三日。而校讐之功畢。因命舉徒重爲繕寫。珍之篋笥。視向之承譌踵謬者。相去遠矣。飲下對酒。展卷欣然。因速浮大白而爲之跋。時康熙己亥歲長至前三日。艾亭金集識於城東書塾之碧雲紅樹軒。

南海百詠一卷。宋方信孺撰。宋史本傳。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以父崧卿蔭。補番禺尉。（郭棐粵大記云。登進士。爲番禺縣尉。郝玉麟廣東通志云。以父蔭官蕭山丞。薦起爲番禺尉。誤。）近臣薦信孺可使金。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竟觸韓侂胄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乞錄信孺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眞州。山東初內附。信孺言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歸營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尋卒。宋詩紀事。信孺著有好菴遊戲詩境集。劉後村序。稱其詩文操筆立成。宮羽諧協。經緯麗密。是集乃其尉番禺時詠古之作。每題各疏緣始。時有考證。如辨任囂城非子城。盧循故居非劉王塚。石門非韓千秋覆軍處。皆足以正舊表異錄、番禺雜志、諸書之失。不僅以詞藻稱也。按信孺使金。在寧宗開禧三年。（見寧宗本紀。）時年三十。（見本傳。）則其尉番禺。當在二年以前。（[illegible]據序。稱今上躬耕籍田之明年。按宋史、朝野雜記、玉海諸書。紹興十六年後。不載耕籍。[illegible]三十一年。[illegible]亦不載復行耕籍。存以俟攷。）又按粵大記云。嘉定元年。（按劉時舉續通鑑。和議成在是年秋。）擢通判。[illegible]。檄捕雄韶間寇。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廣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其虞泉銘。刻於嘉定庚午。（三年。）結銜稱發遣韶州軍州事。又武溪深碑陰。詩境二字跋云。開禧丁卯（三年。）正月書。時信孺丞蕭山。後五年。嘉定辛未。（四年。）信孺假守曲江。（以上據拓本。）又道州太史樓記云。予以嘉定壬申（五年。）春。由曲江拜命。來守茲土。冬十月。經連州間津而西。又臨桂中隱山題名云。詩境癸酉（六年。）三月三日遊。又吳獵方公祠堂記。刻於嘉定六年五月。云信孺來宦提刑兼判漕。又信孺華嚴洞詩刻、

在嘉定九年十二月。結銜稱本路運判。（以上據廣東通志金石略）據此、則信孺於嘉定元年、官廣西通判。三年、知韶州。五年冬、抵道州。六年春、遷廣西提刑兼判漕。九年冬、倘為本路運判。皆史所未載。山東內附。在十二年。信孺以言事去官。粵西文載言其由廣西轉運能歸。宋詩紀事、謂知眞州後至廣西。並誤矣。是集刻於元大德間。黃泰泉廣東通志多引之。而吳任臣作十國春秋。厲樊榭作宋詩紀事。皆不及見。則明季以來。流傳已尠。故四庫未著錄。余從江鄭堂先生假得鈔本。爰為校正。並稱其事蹟。書於卷末云。

道光元年五月、嘉應吳蘭修識。

金匱江文煒彤甫嚴書升校

仁和　胡　珽

元和　徐立方　同校

吳縣　徐尙之

南海百詠校譌

序一頁四行（模疑當作塻）六行（耦當作藕）

詩六頁二行（晝字誤本作畫）

七頁一三行（賊字原本如此）

一〇頁四行（淑字誤本作椒）

一〇頁六行（其上誤原本作其下）

一五頁四行（如字誤本作始）

二〇頁一一行（無字誤本作扶）

二一頁四行（肚字誤本作吐）又一二行（鐘字誤本作鏟）

二三頁一五行（縮紅誤原本作縮江）

書後一頁九行注中右行第八字左行第七字（藾字並誤皆當作藉）

南海百詠續校

會稽錢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頁五行（各訛馬頭末記當作注下文注中云云即本此每首之新刻揅經室外集誤作詞當依阮氏原本訂正）

序一頁四行（胡氏校譌云模疑當作塻今案枝染樹名作模亦可似不必改）

詩二三頁一五行（校譌云縮紅原本作縮江今案既名花山注中上文亦有漫山寺址臨花則此句自當作縮山原刻皆作縮江恐非是俟再查舊本審定）

二四頁七行（三州當依詩注作三洲）

附補校

詩一五頁一一行（巧字誤原本作引）

嶺海輿圖

姚虞 撰

四庫全書提要

嶺海輿圖一卷。明姚虞撰。虞字澤山。莆田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淮安府知府。是編乃其官監察御史時。巡按廣東所作。凡爲圖十有二。首爲全省圖。次十府十圖。終以南夷圖。圖各有敍。敍之例。首述沿革形勢利病。次州縣。次戶口。次田糧課稅。次官兵馬匹。其總圖則首以職官。以布政按察二司分統之。蓋其時撫按皆爲使臣。尚未定爲守土官也。其南夷諸國。列通貢者於前。而通市者亦附後。爲海防之計。不論其奉朔否也。大旨略於前代。而詳於當代。略於山川。而詳於扼塞。略於職官。而詳於兵馬錢糧。略於文事。而詳於武備。於志乘之中。別爲體例。然較之侈山水。誇人物。輯詩文者。其有用無用。則迥殊矣。意古者輿圖。不過如是。後來者踵事增華。失其本耳。前有嘉靖壬寅。湛若水序。極稱之。錢曾讀書敏求記。亦稱其簡而要云。

嶺海輿圖序

甘泉子曰。以予觀於嶺海輿圖。而知王政之易易也。夫嶺海輿圖。何爲者也。明心也。昭制也。明心也者。以言乎其致善也。昭制也者。以言乎其行法也。吾于嶺海輿圖之編也。而知澤山姚侍御之善於巡廣之政之要也。故以千言之博泛濫而寡要。不若一圖之約。目擊而意全。有序有紀。皆所以明圖也。是故觀斯圖者。其愛民憂國之心。油然而生矣。雖欲勿善得乎。其大綱小紀之制。昭然而足矣。雖欲勿法得乎。故澤山子本孟氏而言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以治善。一以治法。法善兼全。政治畢舉。故曰以予觀於是圖。而知王政之易易也。吾於是編之簡約也。而知澤山侍御之善於巡廣之政之要也。人謂澤山公發奸摘伏如神者。非以是耶。考圖撫按。自布按都三司。而府、而州、而縣、而衛所。而合屬稗官。某也賢。某也否。而懲勸焉。則其職官率屬信民之政舉之矣。入觀其圖。而考其山川。而物產、而田里、而戶口、而錢糧課稅之贏縮而振作焉。則其足食之政舉之矣。觀其府州縣之官兵。而考軍人民壯之消長。馬匹器械之張弛而修舉焉。則其足兵之政舉之矣。於制森然。於心惕然。而善法具備。本末兼該。內聖外王之道舉之矣。雖以措之天下。傳之後世。其可也。獨嶺海云乎哉。是故觀言不如觀圖。觀圖不如觀意。故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以意盡圖。以圖盡言。後之君子。當以是觀。西村胡郡守鳳。存心善政。贊美斯圖。請梓以廣其

傳。乃俾陳司訓大章。走甘泉之野。請序其首於簡端云。嘉靖壬寅季秋四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書。奉勑參贊機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修國史經筵講官。增城湛若水元明書。

嶺海輿圖原序

有一鄉之政。有一國之政。有天下之政。有一時之政。有一代之政。有千萬世之政。政者正也。正己以正人也。作用岐途。古今異尚。久暫殊功。心一而已。子孟子涵泳聖涯。抱道不屐。嶷一鄉一國天下之士。而尚論焉。誦詩讀書。必求知其人。七篇之說。仁義道德藹如也。其論政則曰。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於戲。盡之矣。豪傑之士。守而勿替。措諸當世。往往有大過人者。先天下之憂而憂。有本者如是。苟亦徒法。其畧以瑣瑣。總總皆首執匪同胞。故君子雖樽遯畝。飯志在天下國家。樂堯舜之道。將以唐虞斯世。不肯自隘。且自私焉。矧既委質官箴。以人事君。塞禱匪躬。分也。又矧巖疆。俾一方慘舒攸繫。引養引恬。保合其民而容畜之。每懷靡及。周爰咨諏。皇華王命。若是其重。雖假寐有弗遑者。時非此心之運。昔者。貢公陸子。嘗告德宗矣。曰五術者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治保能癈。五要簡官事。經濟莫備焉。斯一國一代之政。推諸天下後世。無弗準矣。夫此六者。皆羽翼孟氏。鑿鑿可行。豈其天下士哉。顧爲政在人。事豫適立。有弘公之策。無文正之憂。徒法也。有文正之憂。無宣公之策。徒善也。徒法則渙。渙則民弗從。徒善則執。執則民弗喻。二者得失相因。故君子懷古慨今。與其渙也寧執。予按廣今茲且朞年。所謂民隱吏治。梳之爬之。以求仰答皇上惓惓斯民之念。

少逭消埃萬一之責。惟時家室汝汝。誠無常處。蝸田蠣窟。雜林叢箐。聖化所被。遐哉邈矣。過河洛而歎禹功。有遐思焉。爰即所擬考成。酌時宜。作嶺海輿圖。凡十有二幅。各繫以敍。以紀俾晰夕覽。以警揚厥衷。予何人哉。一鄉鯫生。一時管見。敢曰一國之政乎。又敢以達諸天下後世乎。我疑孔孜。將毋徒法。輒乎是故甚不得已也。過君子觀象考文。諸時揆事。神會而加之意。或亦少補於政。其視十屆玉客。輞川愈疾。雲漢北風。生熱生寒。重輕緩急。則自謂有間。因屬胡守鳳梧之。以告各部之守土者。於戲。輪楨之飾。厚顏于有道者。吾知不免。諒其心則幸矣。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莆田姚虞撰。

凡例

諸圖不盡方尺。故未畫方。序論所敍諸紀。凡以翼圖也。圖事起義有攸繫焉。故先之以凡例。

一　封疆廣袤。形勝扆促。江海源委。路道通塞。關隘衝要。民夷界限。圖紀序互詳焉。若山則圖其大者。如羅浮、廣嶺、五指。之類。雖枚舉也。

一　布按二司各道。俱詳記於總紀。政所出也。

一　各府衛首領。幷儒學、司獄、司陰陽、醫學、僧綱、道紀司。各州縣所屬印信。衙門原有定額。通者俱同。茲不復贅。止書倉場、鹽場、遞運所、稅課司、巡司、河泊所、水馬驛。以其額設不同。難以例見。且關係兵食地里者。故不可略。各州縣有倉無官者不書。

一　戶口田糧屯徵。殷桑豆麥。商稅魚課。幷雜課。各府既詳。仍括其數于總紀。以便稽覈。其雜課俱不分項。但彙計之。從約也。

一　前項等數。雖各府所屬。但總計之。其詳則有司存。

一　官軍馬匹器械。止據額數書之。中間贏縮不常。難以見在局之。其達官旗日舍。皆每年續撥來者。原無

成額。今但錄其見在者。以便稽查。其軍器、各衛所俱同額數。止總記于總紀下。省文也。

一各印信衙門。已于圖中標出。後仍紀其總額。并轄于某衙門。雖營堡關隘亦然。不嫌冗瑣。互相考見也。

一敘紀中于各府衛及合屬印信衙門。俱界以方格。別省亦然。其山海營堡關隘。外國猺獠。則界以圓圈。別內外也。

一民壯弓兵。關保地方。故特書之。

一隘寨關津。必詳標于圖。以嚴備守。其不能盡載者。則詳于序。序或不及詳者。皆有總數表之。若廣、肇、惠、潮、瓊等府。屬縣多者。亦每道之妙也。

一各府圖序。俱擇其鄉賢名宦流寓人品功業之卓然者表之。以賢示勸。徵文獻也。

一南夷圖。止據本朝曾經奉貢。及載在祖訓會典者書之。其山川城土。去廣遠近。皆難悉知。今但據舊文附入。亦不敢盡信。若每歲進貢方物。原無額數。番舶往來。一無定期。故船課止錄其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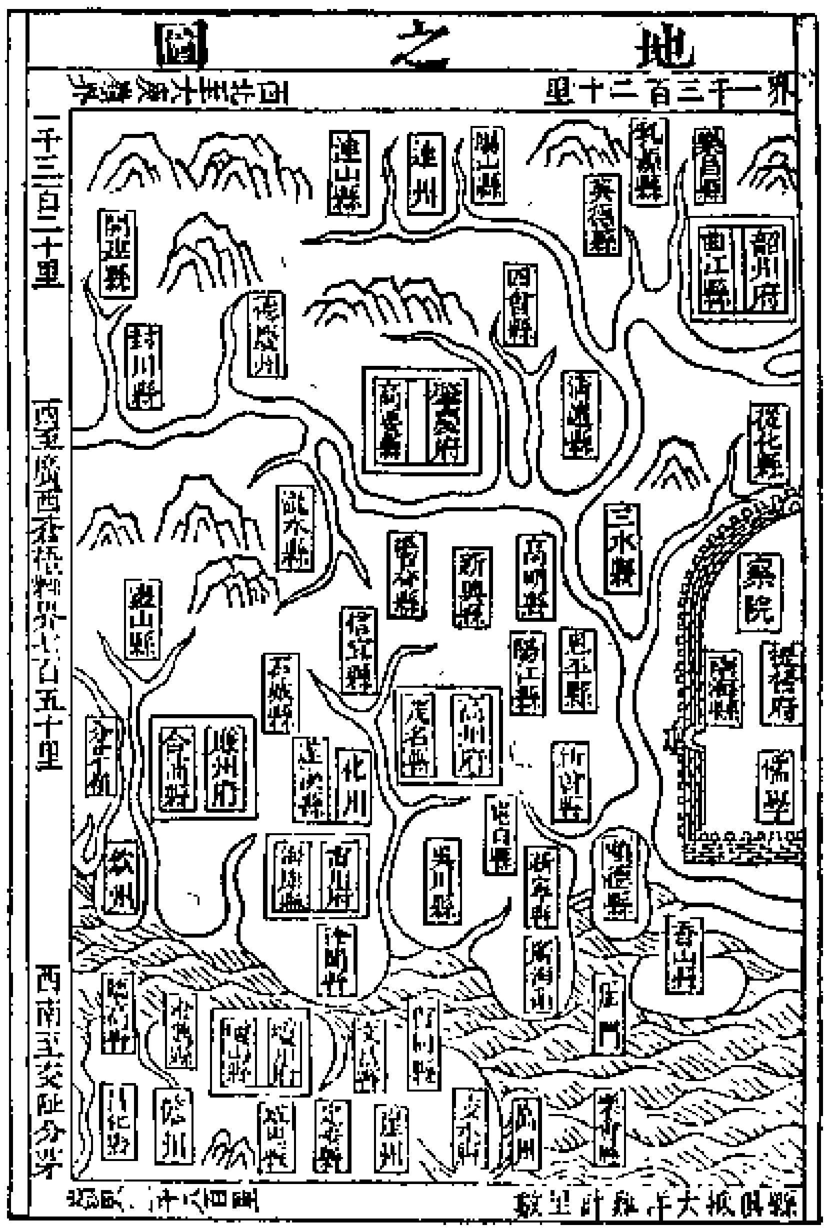
一圖、序、紀、所載諸事。皆得之一時耳目。未必無遺。尚賴同志。求其所缺。於冊外可也。

嶺海輿圖

明　姚虞撰

嶺海總圖序

廣東雖古百粵地。舊載唐堯命羲叔宅南交。史稱蒼梧、九疑、韶石。皆舜跡所至之地。不得爲荒服。周宣時。召穆公虎。疆理淮瀆。遂至于南海。肆入秦併。置郡邑。于歷代。幅員浸廣。居嶺海之間。受天地之蒸氣。（丘文莊語）封疆跨踰。海陸會同。（唐王勃記）而地靈人傑。罔下中州。古稱樂土焉。北負雄、（南雄府）韶。（韶州府）以臨吳、（江西）楚。（湖廣）東肩潮、（潮州府）惠。（惠州府）以制閩、（福建）高、（高州府）廉、（廉州府）門戶。西排交、（交趾）桂、（廣西）之梯航。嶺（嶺東兵備、嶺南兵備、嶺西兵備、雷廉四府參將）海。（海道副使）（嶺南兵備、崖州參將）藩籬。外扼黎、（諸黎猺獞）夷、（諸外夷）之喉舌。矧征蠻重兵。據蒼梧上流。舶稅隨徵。魚冶諸課之羨。頗資餉之。前此其一大都。今則否矣。生齒日繁。官輸日重。儲蓄日滋。無經日耗。師旅因仍。漁獵踵至。而游民逐末山海。礦冶厲階。番舶釁端。時復汪洋嶮航。峰聚狐潛。嘯呼群起。剽掠無忌。而戎卒且疲。凡此民患。十郡符合。卧榻隱憂。噬臍後禍。豈獨黎猺夷倭已哉。外馳富饒。內實貧困。今之廣東。蓋甚有可慨焉者。我有官君子。



仰藉神祖混一偉功，列聖承平之福。皇上宵旰南畝，為民任人。俾省粟肉，大浸沴炎。茲乜匪民曷依。於戲。請共以無或素餐。覽圖稽序。若紀安養生息。理亂利弊。刑賞攻守。思過半矣。司馬公曰。有治人。無治法。君子念之。粱乜其漸復乎。

嶺海輿圖總紀

布政司。（嶺南道。嶺東道。嶺西道。督糧道。信宜道。督冊道。）

按察司。（嶺南道。提學道。屯田道。鹽法道。清軍道。海北道。海南兵備道。嶺東道兵備帶管。嶺西道兵備帶管。海北道兵備帶管。嶺南道兵備帶管。）

領府十。（州七。縣六十五。）鹽課提舉司二。（廣東所屬場十四。海北所屬場九。）市舶提舉司一。

都司領衛一十五。（屬所一百零五。直隸所九。）

戶口。

官、吏、軍、民、匠、役、校、尉、力士、竈、蛋等戶。共四十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二戶。口共二百零二萬零一百一十九口。

田糧。

官民田地、園塘、池瀝、埔港。共二十五萬六千七百四頃七十五畝三分。

夏稅。麥、共該正耗稅。四千三百九十六石四斗一升六合九勺七抄。各豆、共該正耗稅。八斗一合二勺。

色米、共該正耗稅。一千六百五十一石二斗四合二勺五抄九撮八圭六粟五粒。

秋糧。共該正耗糧。一百零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八石一斗四升四合五勺九抄八撮六圭一粟四粒。

農桑本色米。共三百零七石五斗一升六勺四合六抄。

商稅等鈔。共六十一萬一千八百零八貫三百八十五文。

魚課折色米。共三萬五千零一十八石五斗三升三合二勺一抄。

魚膠、翎毛、銅、鐵、黃麻等料課。共折價銀五百八十四兩九錢二分一釐九毫七絲二忽。（外高州府原止計斤數。未算折價。非在本府紀下。）

廣東鹽課提舉司。共稅熟鹽。八萬九千二百八十五引。零二百四十五斤六兩三錢六分。

海北鹽課提舉司。共稅熟鹽。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五引。零五十九斤八兩。

屯糧。共一十八萬三千三百九十五石五斗一升一合七勺一抄五撮。

官兵馬疋器械。

都司合屬。額設官一千八百六十八員。旗軍三萬九千七百七十名。見在六百五十四疋。

見在逐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共一百七十一員。總小旗頭目達官共七百九十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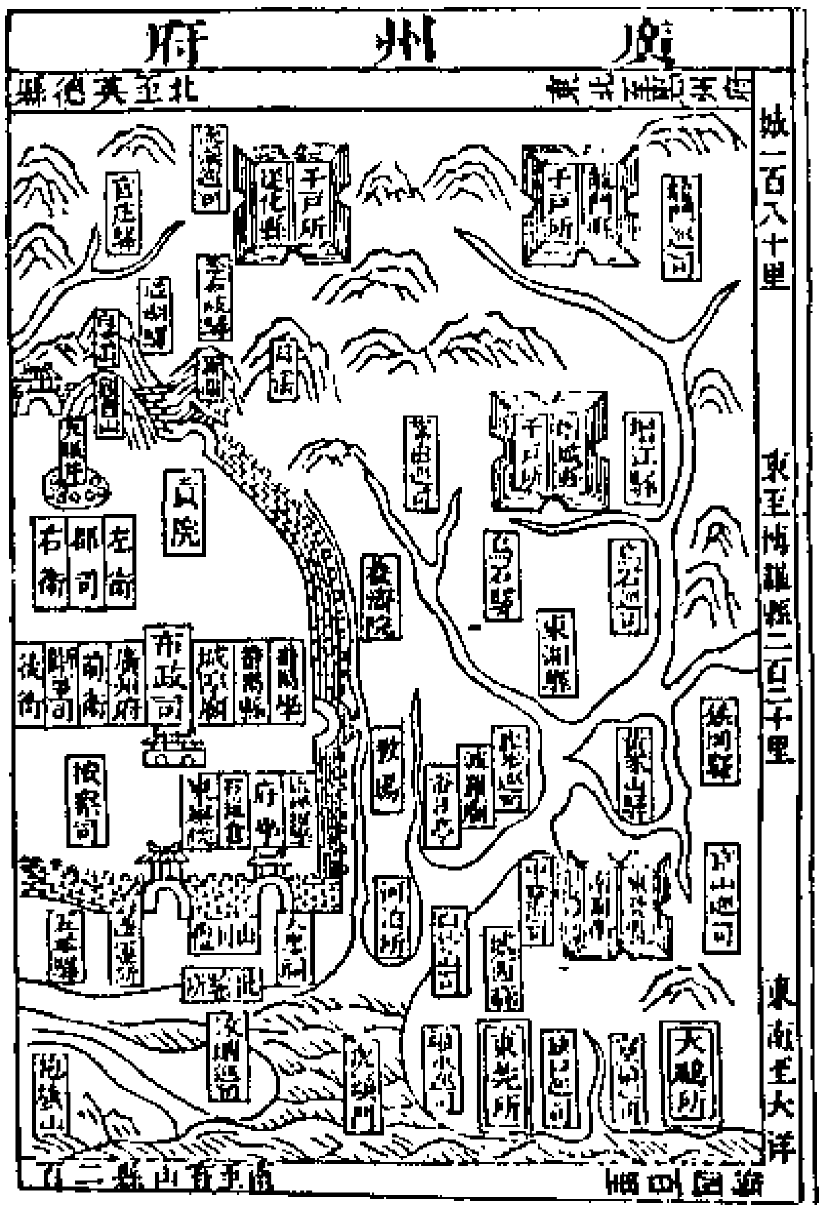
每衛六瓣明鐵盔各二十頂。齊腰甲二十付。角弓五十張。弦一百條。破甲鐵箭三千九百七十六枝。皮撒袋五十付。腰刀五十把。斬馬刀二十把。勒甲皮帶二十條。虎頭牌四十面。朋機銃管二十把。提銃一箇。神機螺螄箭各二百五十枝。鈎刀十張。眉刀二十張。短箭五十根。弩五十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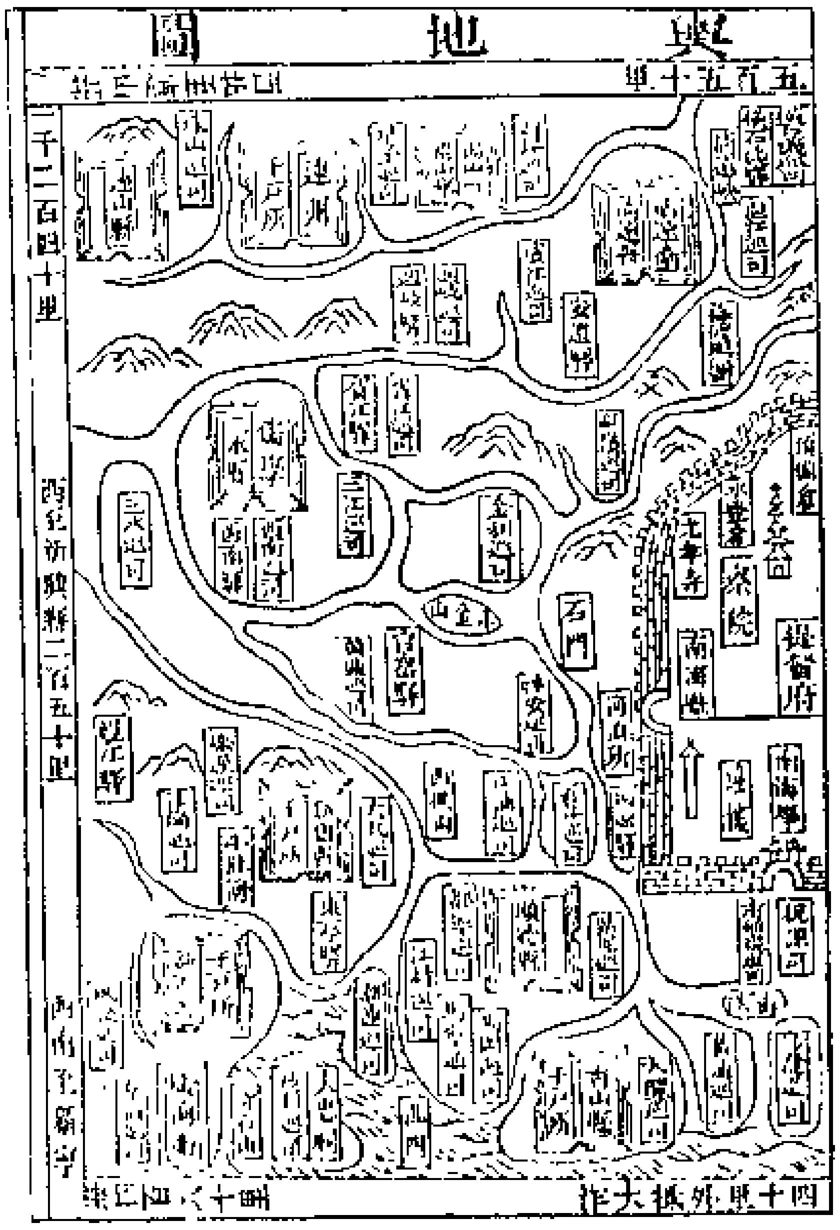
每千戶所。六瓣明鐵盔五頂。齊腰甲五付。角弓十五張。弦三十條。破甲鐵箭八百八十二枝。皮撒袋十付。腰刀十把。斬馬刀五把。勒甲皮帶五條。虎頭牌十面。朋機銃管十把。提銃一箇。神機螺螄箭各一百枝。鈎頭刀五張。眉刀十張。短箭二十根。弩二十把。

額編民壯。共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五名。弓兵。共六千九百三十二役。

廣州府圖序

廣州府。古揚州南境。秦始置南海郡。趙佗實據之。山川綿邈。（元南海志）上據石門之隘。下瞰扶胥之險。長江天塹。壁壘完整。（舊志）國朝為府。（元以前沿革不一。以下列郡俱同）領州一。（連州）縣凡十有四。（附郭南海、番禺。外順德、三水、從化、東莞、增城、龍門、香山、新會、新寧、清遠、陽山、連山三縣隸連州）包山帶海。雄邑羅衛。外郡倚以為重。故于此置省會。而責亦重焉。黃浦、（順德地）白墳、（波羅海口）南閭、（與步龍日已上三鎮俱守備指揮所寨。）廣海、（近新寧）大鵬、（千戶所。近東莞）香山、崖門。（新會地）沿海東南戍守之嚴。湟川、（連州古名。有守備都指揮）陽山、（陽山）連山、（連山）朱岡、星子。（俱巡司。陽山）西北叢嶂。管湘、（臨武、江華、俱湖廣衡州府屬縣）桂、（賀縣、懷集、俱廣西平樂府屬縣）咽喉。猺亦夾之。而三水參互浸之派。背江（新會地）當三鎮（廣、韶、肇、）之中。帆檣上下。島合突來。樓船屯哨。其可緩乎。環郡大洋。萬丈莫測。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英、（英德縣。隸韶州）陽、（陽山）之交。移山縱火。民猺雜居。水陸恆病。故清遠、寶安。（東莞古名）各鎮以兵逼近。其勢均也。然兵食相須。官民一體。番、（番禺）南、（南海）邑若獨大。而當省會。民亦獨勞。曷以節之。東、（東莞）增、（增城）順、（順德）會、（新會）僅充歲用。曷以紓之。香、





蒼山清、清逸而下。旋亦久矣。爲以舒之均之。惟茲陶。晉桓公温、廣州刺史。宋、唐宋璟、廣州都督。韓、唐昌黎公、陽山令。向。宋向敏中、知廣州。甘棠冉冉。海澨、時焉

運南軒、闕史、辭州遠流道澤。而清獻宋香山趙與之、斯爲人。所謂。諸賢寬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仰止羹祈。典刑伊邇。

尙亦綏哉。

廣州府圖紀

領州一。縣十二。税課司、水驛倉各一。遞運所二。各州縣巡檢司四十九。倉十。水馬驛一十八。河泊所八。

戶口。

戶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口五十九萬八千四百九十。

田糧課税。

官民田地、山塘、海。八萬五千四百四十七頃五十一畝一分六釐八毫七忽。

夏税。豆、八斗一合二勺。米、八百七十石七斗七升五合八勺。

秋糧米。三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一石五斗五升五合八勺。

農桑本色米。二十一石六斗七升四合。

商税等鈔。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六貫一百三十六文。

魚課折色米。一萬一千零四十三石六斗五合五勺零。

魚膠、翎毛、翅鰾、共折價銀。一百零七兩四錢九分七釐一毫一絲五忽。

廣州左衛。合屬屯田額徵。二百頃三十三畝零。細糧、五千五百五十六石八斗七升四合八勺。

右衛。合屬屯田額徵。三百四十六頃五十九畝八分零。細糧、一萬零三百四十二石零二升六合七勺

三抄八撮。

前衛。合屬屯田額徵。三百四十四頃七十二畝三分零。細糧、九百九十五石一斗八升八合四勺一抄。

後衛。合屬屯田額徵。二百四十六頃四十畝。細糧、七千三百三十五石零八升三合七勺六抄七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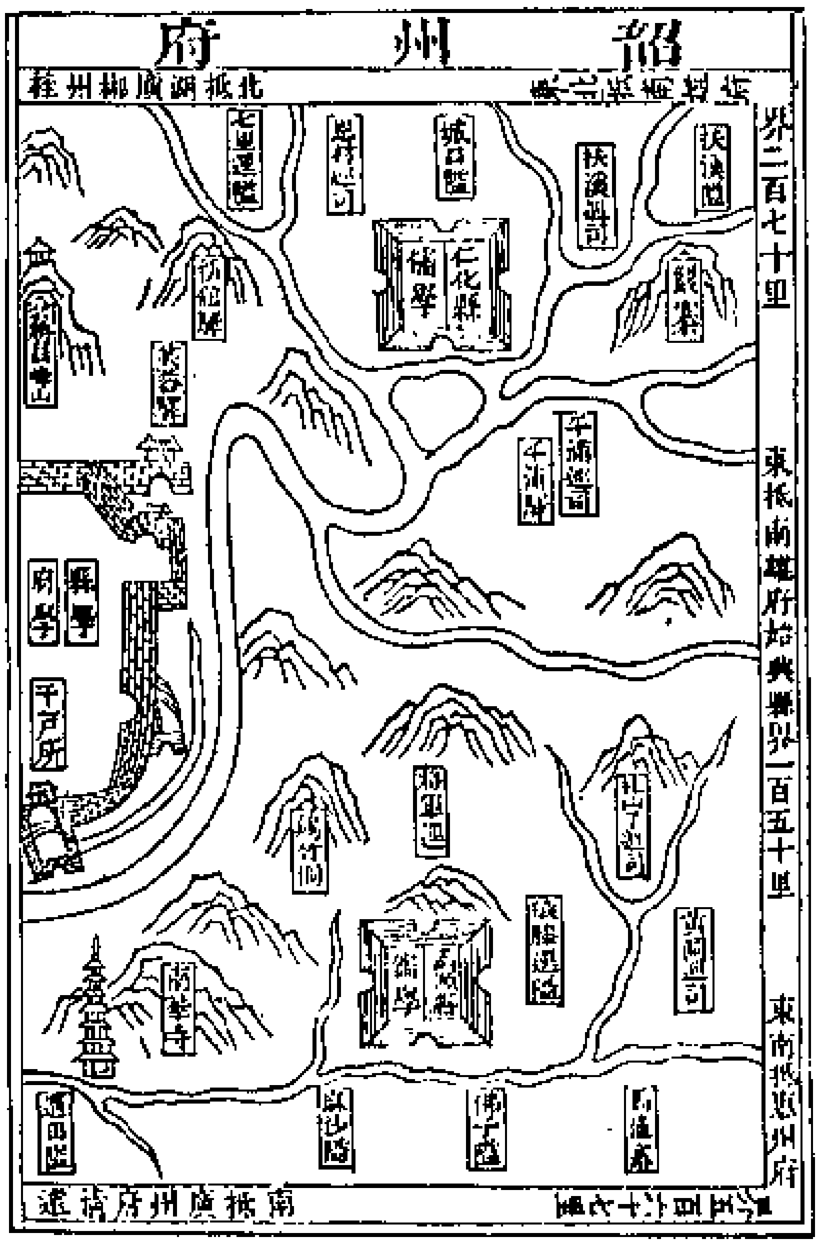
南海衛。合屬屯田額徵。二百六十八頃八十畝。細糧、八千零五十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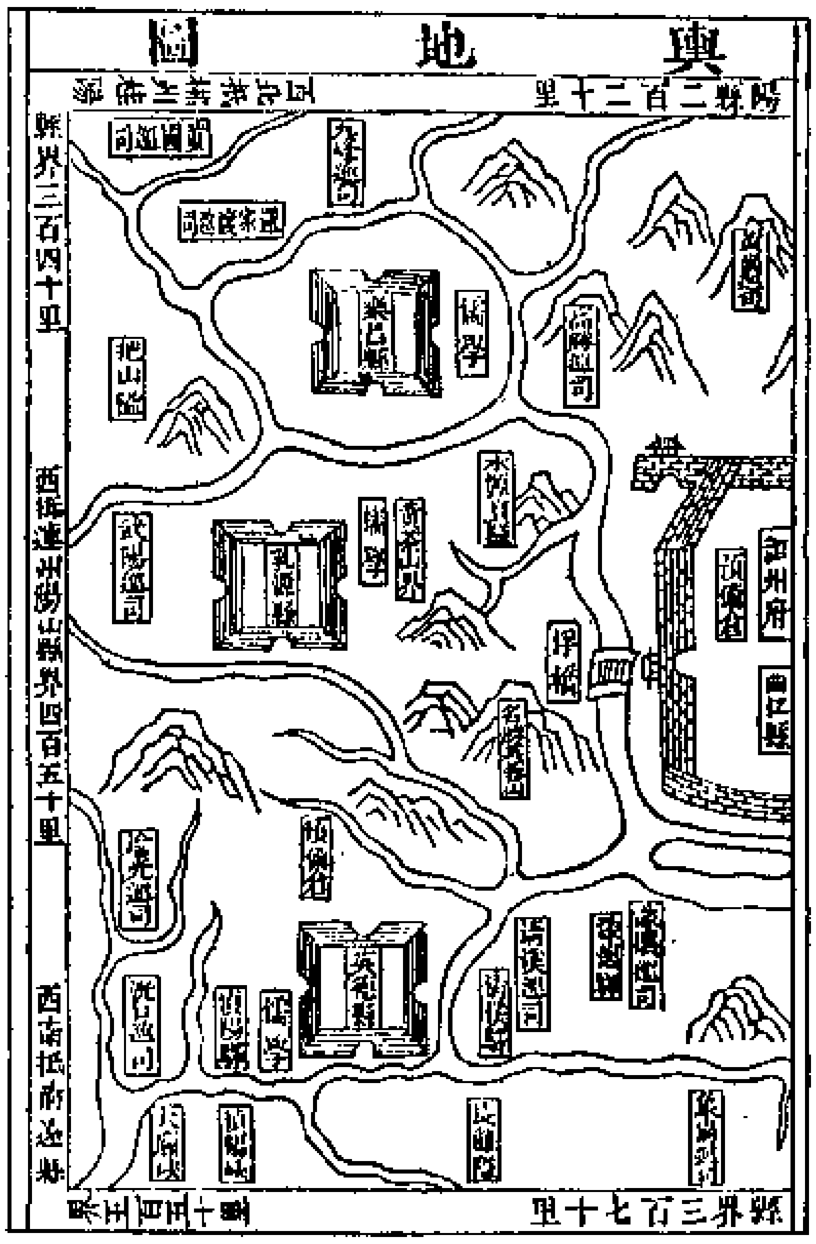
廣海衛。合屬屯田額徵。二百二十二頃九十六畝。細糧、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

清遠衛。合屬屯田額徵。細糧、六千八百六十九石五斗一升九合八勺。○此係倶照頃畝數目。

增城所。屯田額徵。八十一頃。細糧、二千九百五十八石。
從化所。屯田額徵。一百零三頃六十畝零。細糧。六千七百二十石。
新會所。屯田額徵。六十三頃六十畝。細糧、二千零一十六石。

官兵馬疋。
廣州左衞。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三百四十六名。馬八疋。
右衞。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七百七十六名。馬八疋。
前衞。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五百三十一名。馬十九疋。
後衞。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三百一十七名。馬八疋。
南海衞。額設各官共六十九員。旗軍一千五百五十四名。馬一十七疋。
東莞、大鵬、二所。額設各官共三十員。旗軍六百二十四名。馬十疋。
廣海衞。額設各官共六十九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三名。馬十疋。
新寧、香山、海朗、三所。額設各官共四十五員。旗軍七百七十名。馬無。
清遠衞。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六百四十五名。馬三十三疋。
增城所。額設各官一十五員。旗軍七百五十六名。馬十一疋。直隸都司。
從化所。額設各官一十五員。旗軍三百七十五名。馬無。直隸都司。
新會所。額設各官一十五員。旗軍六百七十九名。馬二疋。直隸都司。
廣州四衞。達官旗舍。共三百七十六員名。
民壯。四千八百四十四名。弓兵。二千三百五十五役。





韶州府圖序

韶州府。本南海郡地。漢平粵。隸于荊（湖廣）之桂陽郡。（桂陽州衡州府屬）自吳歷梁。俱楚國。隋能郡。始以其地還屬番州。唐武德中。初置韶州。附以四邑。五季而上。其地屢叛。宋元迺定。國朝爲府。降英州（英德舊名）爲縣。歸始興于南雄。領縣凡六。（曲江附郭、英德、翁源、樂昌、乳源、仁化）據廣上游。北嶺峭嶮。南谷平易。（唐徐浩撰文獻公碑）控扼五嶺。韶爲交衝。唇齒江（江西）湘。（湖廣）咽喉交（安南）廣。（二廣宋余靖韶州衛記）亦重地也。湞洸（英德古名）之南。蔓延猶尚。樂（樂昌）仁（仁化）則逼境彬、（湖廣郴州）桂。（桂陽州）勢不兩轄。而茂林層巘。流賊嘗據。編氓亦彼此構隙不時。迺湘韶之通患。故兩鎮兵備。湖南則駐于郴陽。嶺南則駐于湞邇。曲江雖曰附郭。猶山密邇。皆腹心後疾。翁源僻在東南。二巡司（桂山丫黃岡）居扼衝之區。六關隘（圖嶂輋）常巽境之會。英、樂、乳、仁。皆不建兵署。所籍以外禦者。弓兵（各巡司兒圖）營卒而已。豈恃萬人城以內固乎。（英德湞山有趙佗所築萬人城遺址）撫役民于農。而專生財計乎。不可恃者。草章微矣。所謂生財。吾亦甚焉。六邑惟曲、英差豐。餘則漸敝。田非饒。農之下也。喪必宴。奢之薄也。乳源寄商。（江西人）蠶食旣久。遇有客強主弱之漸之數者。奚其富。惟我金鑑有堂。（府治西。宋取唐相張九齡千秋金鑑錄因建）家山有墓。（府城西。有宋尚書余靖墓。二公俱曲江人）巍巍百粵。嶺海同長。鄧門、（宋鄧侯以上諸民圖編皆英州）廷丞、（宋呂副樞。上書請徙韓使臣安置韶州）忠國之風。餘響尚播。文不在茲乎。

韶州府圖紀

領縣六。（倉一。河泊所一。巡司十四。水馬驛六。）

戶口。

戶一萬七千九百三十四。口九萬六百五十八。

田糧課稅。

官學軍餉輕糧。民僧田地山塘。一萬一千五百九十頃三十二畝六分九釐七絲三忽。

夏稅絲折米。一十石一斗一升三合。麥二百三十二石三斗九升八合六勺。

秋糧米。五萬七百八十六石八斗六升一勺六抄六撮四圭二粟二粒。

農桑本色米。三十石九斗一升五合五勺。

商稅等鈔。八萬五千三百九十九貫八百五十二文。

魚課折色米。二千四百零六石三斗八合三勺。

黃麻、魚線膠、熟鐵。共折價銀七十八兩八錢三分九釐九毫。

韶州所屯田。實徵八十頃。細糧二千五十二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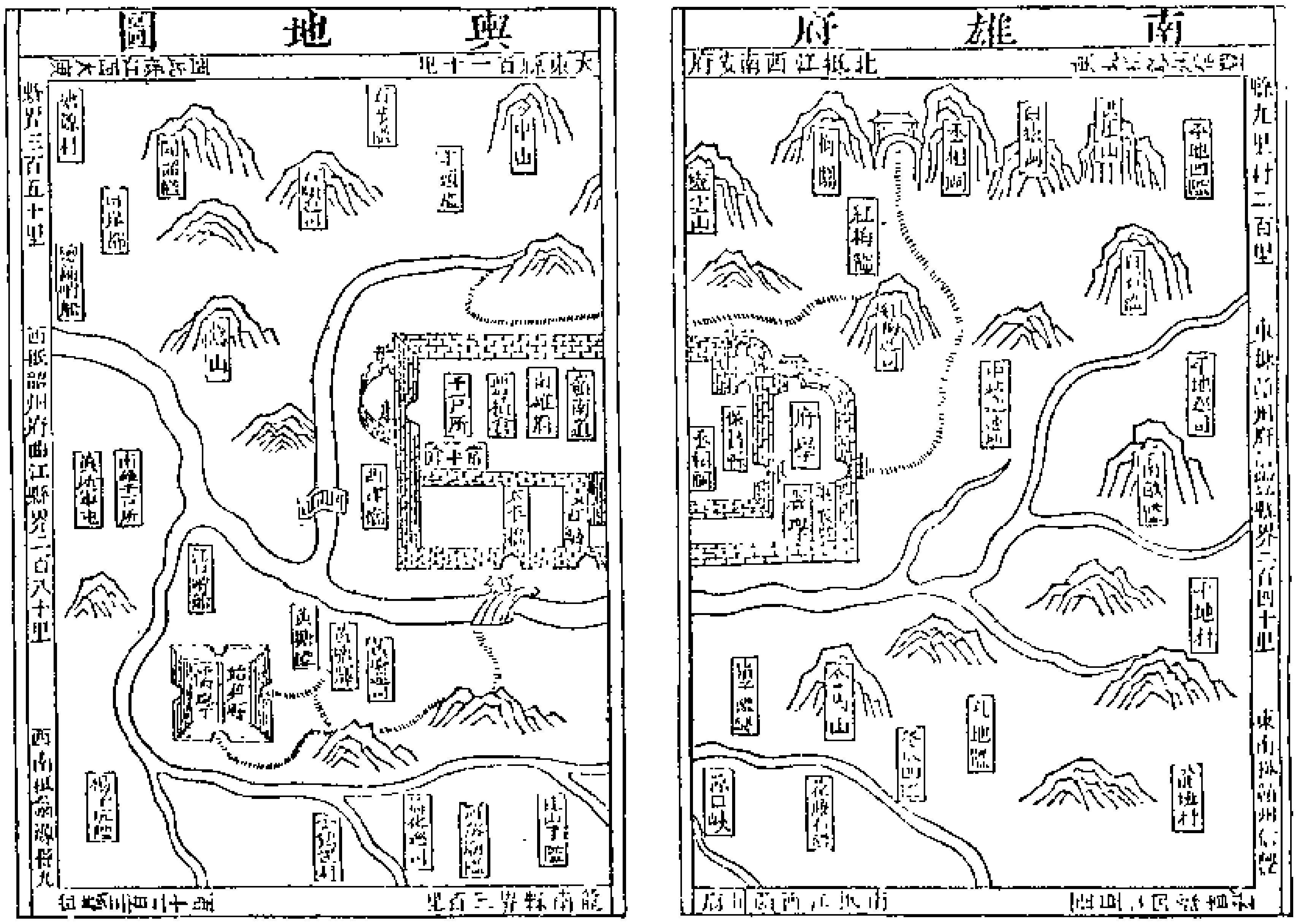
官兵馬走。

韶州所額設各官。一十五員。旗軍三百七十三名。馬撫。（直隸鄒町）

民壯一千七百五十名。弓兵五百八十役。

南雄府圖序

南雄府。本始興縣地。隋以前俱隸衡、桂。唐武德中。又隸韶州。南漢始割湞陽、（保昌古名）始興。從雄州。宋開寶。以河北亦有雄州。因加南以別之。隸廣東道。元爲南雄路。國朝爲府。領縣二。（保昌附郭、始興）居五嶺之首。爲二廣之衝。翠山環拱。三水合流。控帶粵嶺。襟含百粵。（本志）韶石突兀踞其南。庾嶺峩峩峙其北。（舊志）匡廬、彭蠡、洞庭、鄱陽。長江一帶。皆隔此巨關。（庾嶺有關。曰嶺南第一關）而安南朝鮮諸國。臣服西來。踰嶺則北望天府。衣冠文物。凡海內大都。是以欲其畏懷。莫或覬覦焉者。必嚴飭于恢遠樓。（在郡城南。趾以嶺夷人者）雄其五嶺要地乎。但境聯二省。每苦流賊。雖保昌差寧。而始興之陽山、坑河、溪扇、沙田、花腰、猪子峽、（已上隘俱通江西）等隘。埃斥未嚴。唇齒固不得偏安也。紅梅、百順、平田、（俱隸保昌）黃塘、清化、（俱隸始興）數巡司。已不講訓練。又況一所（南雄千戶所）官軍。老羸並計。數隊止矣。昔久玩無事。弋虞甲壓。以屯餉爲驅局。聚止分奇。官肓胡知。且以一郡才領二蕞邑。提封廣袤。僅四百里。夏



秋公租。不過三萬有奇。未當江府一縣之饒。而送往迎來。爲東廣九郡傳郵。但亭榷料一線之利存焉耳。省城番舶不通。將安以支兵食。內𤼵雄實爲甚。然則柰何。傳曰。備豫不虞。國之善經。又曰。當形人不形于人。

南雄府圖紀

領縣二。(保昌縣一　稅課司一　倉一　巡司五　水馬驛一)

戶口。

戶八千二百九十七。口二萬四千六百九十九。

田糧課稅。

官民僧道。田地山塘。九千五百二十一頃四十三畝九分七釐八毫六絲九忽四微七塵。

夏稅米。四十四石八斗五升四合一勺。

秋糧米。三萬四千八百八十四石五斗六升六勺。

農桑本色米。八十石。

商稅等鈔。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六貫一百四十七文。

魚課折色米。二百零六石四升五合八勺九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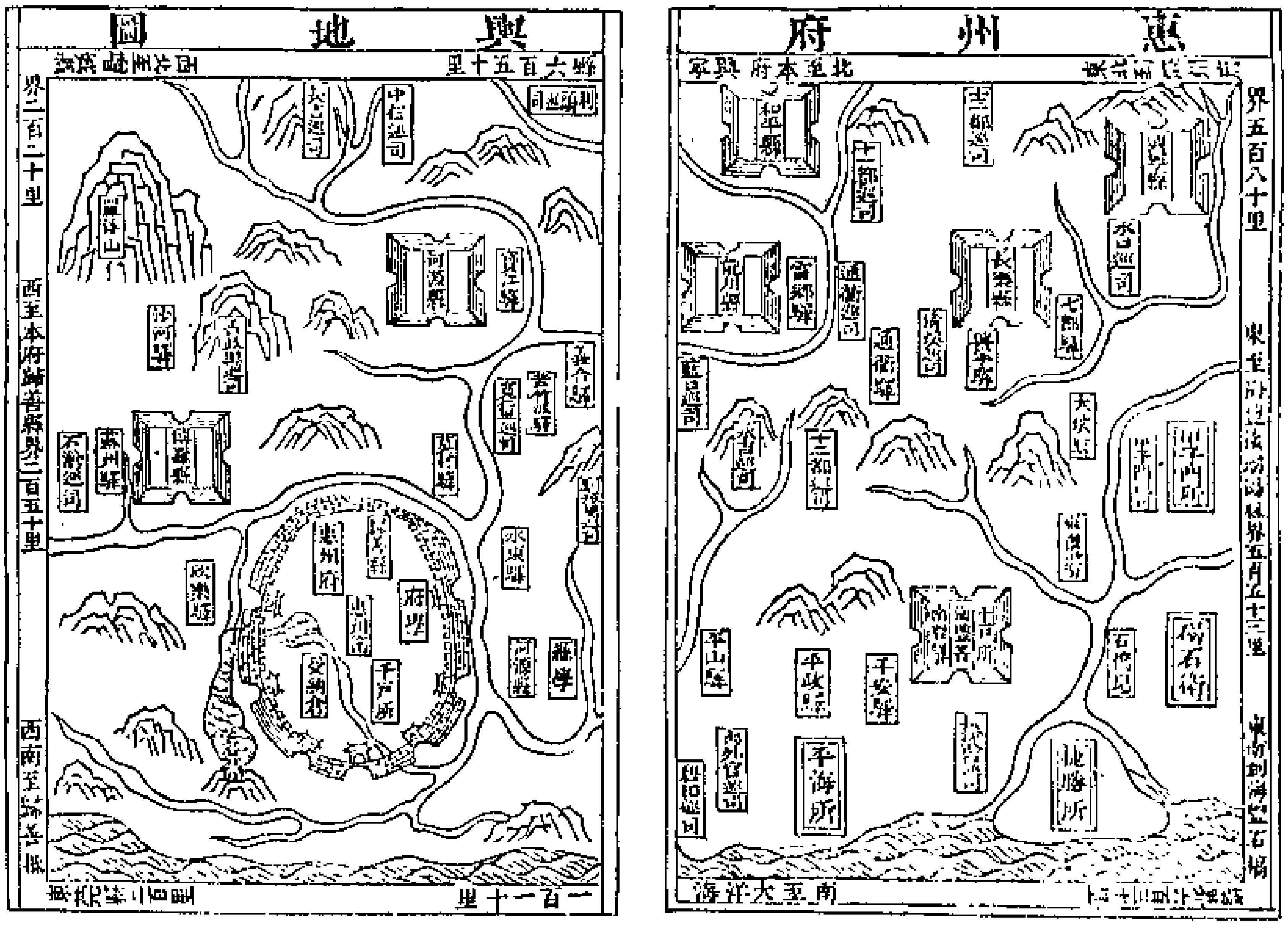
生銅、魚膠、翎毛。其折價銀。八兩二錢零八釐九毫。

南雄所屯糧二千九百四十八石五斗九升九合八勺。

官兵馬疋。

南雄所。額設官一十五員。旗軍三百六十名。馬二疋。(直隸都司。)

民壯四百六十六名。弓兵二百五十役。



惠州府圖序

惠州府。故南海郡地。歷代相沿。梁始置梁化郡。隋罷郡爲循州。省龍川。入河源。復改龍川郡。隨改海豐郡。又復爲循州。南漢徙循州治于龍川。而于舊地置禎州。即今歸善。宋以州名避仁宗諱。改惠州。國朝爲府。領縣七。歸善附郭。博羅。海豐。河源。龍川。長樂。興寧。正德間。增置和平。十三年。南贛巡撫都御史王守仁。平浰頭賊奏立。鼓角山名。鎮其前。羅浮山名。擁其後。漢之名郡。越之沃野。宋余靖著安寧記。東抵（潮）西連廣。北接贛。南極于海。要夫記。廣袤幾千里。提封亥于地、廣。河、河源。龍川。長樂。興寧。和平。各居郡上游。襟帶絡繹。多滑不軌。興寧、龍川。則比肩南贛。逼于閩饒。地近新邑。以斷北脊。職此故耳。五邑礦民。歸善。河源。龍川。長樂。海豐。類多異省逋徙。糾合土著嘯聚。登巔蹻以規利。富則貿。貧則逸。往年作耗。雖竟撲滅。禍根未芟。故長吏不得已有封礦之議。欲塞利孔。拔民罪根。見損忘益。勢而已矣。惟博羅人稠地狹。民復皆淫。每稱難治。海豐差饒。可逃菜色。節東南濱海。碣石。衛。在東南。捷勝。在衛南。平海。在縣西南。甲子門。在衛東北。已上俱千戶所。皆瞬息生變。惠州守備。所以割于衛治。龍川之協。皆別地來者。聽調輸租。主之以土官。可無虞矣。然自長樂設以兵備。漸亦按堵。有備無患。諒哉。念厥小民。待哺。般實剝肉補瘡。歲無月贍。蛋戶請貸悍客。江西人。易升傭食。婦及妻女。市井奸宄。竄結東莞。貿鹽無籍。爲穿窬謀。大家之際難投。所以非雞豚烟火。而略趨者。皆棲棲之窟。獨先集惟敝。故常臨有司者疑。惟茲學士之居。跨鶴峯城東白鶴峯。東坡安置惠州。下居于此。後因立祠祀之。以長嘯江流。若子欲考德問業。而于文忠遺編。以求逝心。政其庶幾乎。

惠州府圖紀

領縣八。衛八。巡司十七。河泊所三。水馬驛十八。

戶口。

戶二萬三千八十二。口一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七。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山塘二萬八千四百二十八頃六十九畝七分九釐六毫一絲八忽五微。

夏稅米二百四十石三斗九升二合四勺九抄七撮一圭四粟二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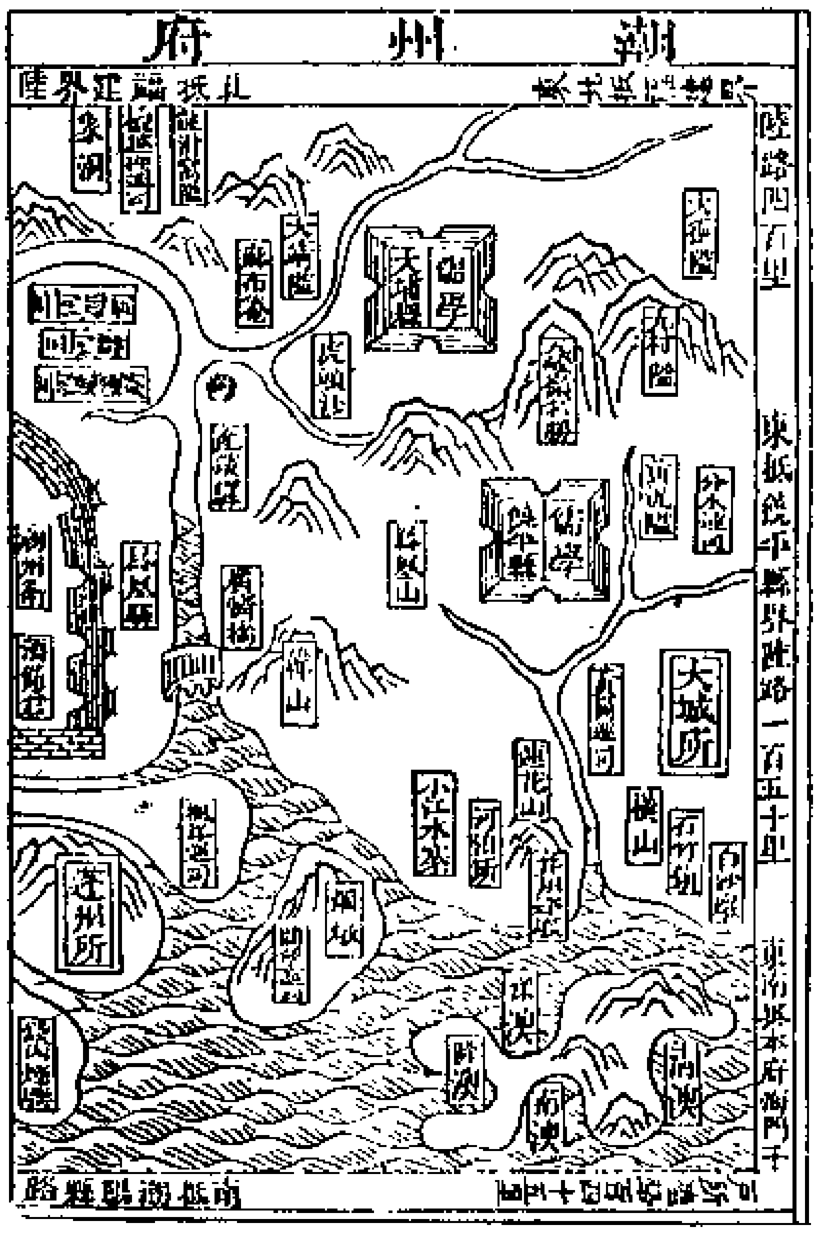
秋糧米六萬六千一百七十七石五斗七升四合八勺四圭八粟二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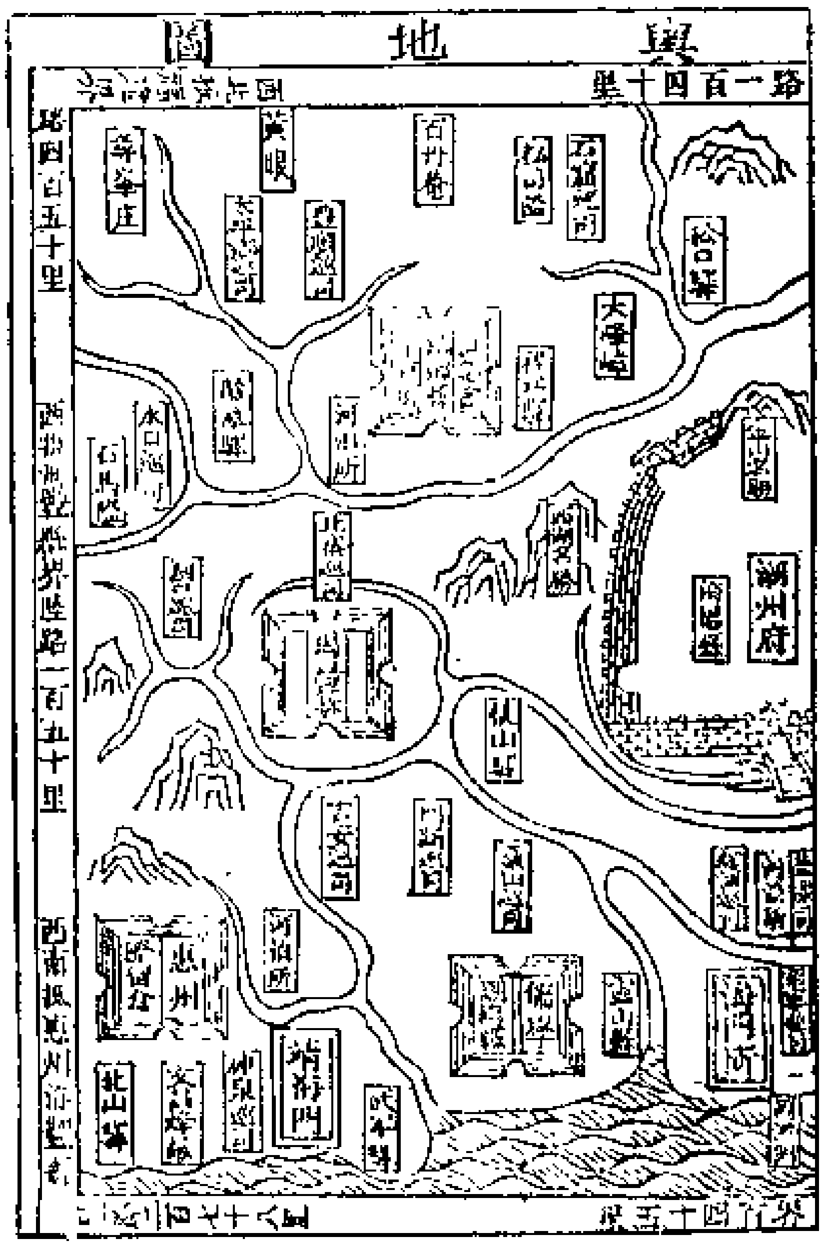
蠶桑本色米。五十八石九斗三升。
商稅等鈔。四萬一千五百四十二貫三百九十文。
魚課折色米。二千八百八十石九斗三升九合四勺四抄。
魚線膠、熟鐵、黃麻。共折價銀三十兩六錢三分八釐九毫。
惠州衛。合屬屯田額徵。三百八十三頃四十四畝四分。細糧。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一石五斗五升。
碣石衛。合屬屯田額徵。一百五十九頃八十四畝九分零。細糧。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八石。

官兵馬疋。
惠州衛。幷合屬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零四十七名。馬五疋。
河源、龍川、長樂、三所。額設各官。共四十五員。旗軍。六百三十五名。馬七疋。
碣石衛。幷合屬額各官。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二百四十五名。馬四十三疋。
甲子門、海豐、捷勝、平海、四所。額設各官六十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一名。馬三十一疋。
民壯三千零六十五名。弓兵八百六十役。

潮州府圖序

潮州府。故南海郡揭陽縣地。晉始置義安郡。梁為東揚州。為瀛州。尋復義安。隋始置潮州。唐因之。南漢析程鄉為敬州。宋改敬為梅。宣和中。析海陽。置揭陽。是謂三陽。國朝為府。領縣凡七。（海陽附郭、潮陽、揭陽、程鄉、饒平、大埔、惠來。上三縣近設。）當閩南西粵之界。西北接贛、汀、漳、三郡。限以高山叠巘。合贛汀漳所出之水。會邊州治之東。以趨于海。內包沃野。川原廣衍。實廣惠之襟喉。爲嶺東之巨鎮。（本志。）惟程鄉。惟員子嶺。（通福建。江西。）惟饒平。惟柘林澳。（海賊停寇常泊舟。）惟惠來。惟梅林、（盜賊巢穴。）神泉。（盜藪。）赤沙潟。惟大埔之隘。凡二十有奇。皆山海要區。枕吭撫背之防。未可一日緩者。惟黃岡。（巡司隸饒平。通福建詔安政和。）鳳谷遠險。兩地肘腋。營堡闕備。識者。欲于兩增設捕盜府倅。挈家駐之。環以墩戍。兼鎮南北。而拔饒承。及諸兇目以易之。一舉因三得矣。若靖海、（潮陽四。）海門、（潮陽南。）蓬州、（海陽南。）大城。（饒平東。已上四千戶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今亦多士卒。止諳[illegible]等藝略。而水軍之法則疏。以靜制動。以佚待勞。迺施于多算取勝之後。非漫浪倉卒然者。其可忽哉。饒揚七邑居五。（惟潮陽、惠來無。）利害與惠同。猶





獷極類頗繁、號雄戶斗老、與三大姓者、(盤、雷、山。)尤桀驁難馴、難有赦者、而狼性元悍、先幾而遁、迄有終。惟荘刺史餘芳、(唐昌黎公上佛骨表、貶潮州刺史、以闢害。)山斗巍巍千載一日、文山、(宋丞相文天祥。)趙、(宋胡明作、梅安置潮。)陸、(宋丞相秀夫、墓在揭嶺上。)忠貞之氣、炯乎日星。惟潮過化、惟今民力滋疲、四賢靈爽、將謂之何哉。

潮州府圖紀

領縣七。(遞運所一、倉七、巡司十六、河泊所一、水馬驛十一。)

戶口。

戶八萬九千三百一十二、口五十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四。

田糧課稅。

官民僧道、寵田地、山塘、二萬九千二十五頃五十七畝七分八釐三毫。

夏稅麥四千一百六十石一斗五升九合三勺。

秋糧米一十六萬三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六合五勺。

農桑本色米五十二石四升九合九勺三抄。

商稅等鈔五萬八千一百零九貫四百九十文。

魚課折色米五千五百二十二石三斗三升七合。

魚膠、熟鐵、生銅、翎毛、黃麻、共折價銀九十九兩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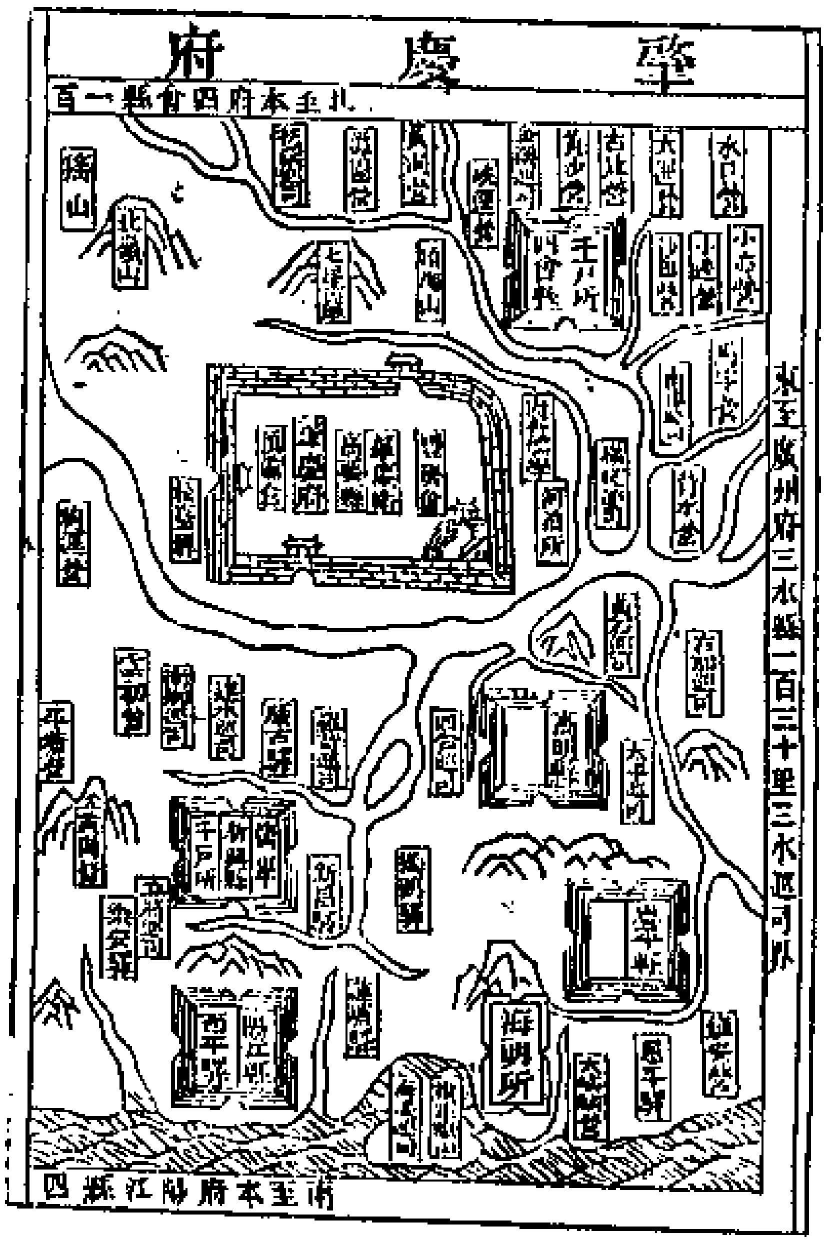
潮州衛、合屬屯田額徵細糧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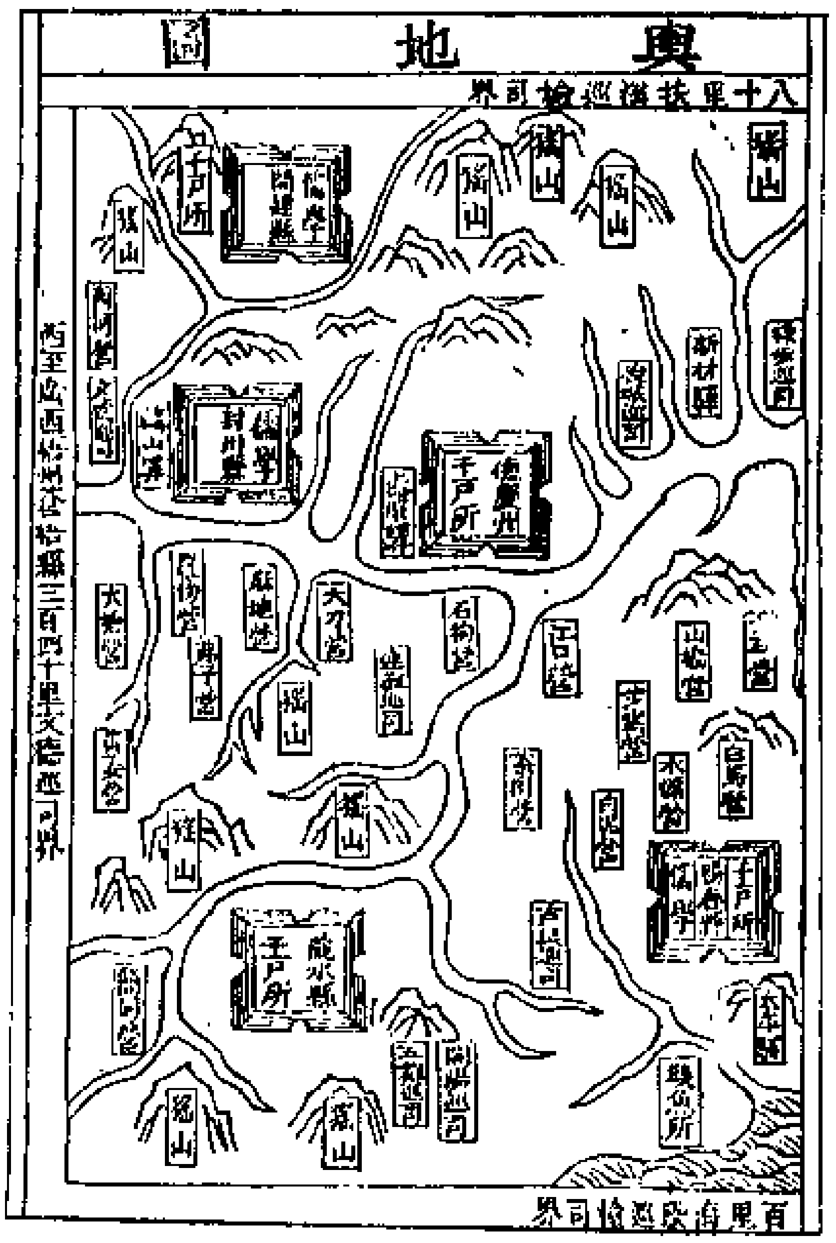
官兵馬疋。

潮州衛、并合屬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九百零五名、馬七十八疋。

蓬州、海門、靖海、大城、程鄉、五所、額設各官共七十五員、旗軍一千七百五十二名、馬六十一疋。

民壯一千八百九十三名、弓兵七百四十役。





肇慶府圖序

肇慶府。本漢蒼梧郡高要地。劉宋置建綏郡。（以居交州流寓。）歷齊、陳、隋、唐、宋。雖建置不一。俱為端州。元符中。以潛邸舊號。升興慶軍。又改肇慶。唐以前皆隸廣西。元再更為復屬廣東。國朝為府。領州一。（德慶州。）縣十。（高要附郭、四會、新興、陽春、陽江、高明、恩平、瀧水、封川、開建。上三縣俱隸德慶。）控江帶山。延袤千里。（志。本）據全省上游。受湘、（桂林已上。供湘江。）潯、（潯州有柳慶江。）眾委州邑境內。猺獞盤據。猺居陸梁。虔劉我民。嶺西用武地也。東北界于清遠。或稍寡蛾。東南以降。雙魚、（近陽春。）海朗、（近恩平。俱千戶所。）恩平、（恩平。）海陵、（陽江。俱巡司。）恩平、陽江、（陽江。陽春。）之濱。寇棹常接。而高、（高要。）新、（新興。）開、（開建。）封、（封川。）銅陵、（古名陽春。）瀧水、德慶。則平西十為猺獠穴。經年固滯之變。何時則靜。皆稽往牒。審時宜。凡關隘營堡。尺寸不可失者。高要三、（白泥、遇?、石大石。）恩平三、（白崇?、石門關。）陽春三、（古良、鐵壁、三甲。）高明二、（文龍、參?。）封川二、（西河、迪田。）開建一、（賀縣東安鄉大灘。）瀧水三、（羅漢?、晉角。）德慶二、（羅旁、大刀。）其恩陽江、會處、（鹿園、竹橋。）為高、雷、廉、瓊要衝。昔固有張帷橫行者。若新、（新興、高三坑要地。）高、（高要。）各邑。險扼雖多。而瑞溪（德慶古名。）獨以百計。故鎮以守備。控轄外戍。復統于參將。（肇慶府治。）制于兵備。（肇慶府治。）法至密矣。議者。欲于西山、（陽春地。）四嶠（雲廉、大小湘、思湖、東戈。）平曠之地。提兵據其腹心。離傍西去三十里。尚曰下據。地廣田腴。天險四設。欲徙兵署。（千戶所。）及巡司（都城。）控之。豈長策也。適若變通宜民。恩平則時調舉贏。常截新會有餘。以濟懷用。仍節縣吏之費于往返。若梧諸司。或亦小補云。惟蔡孝淵（宋待制包拯、晉端州刺史。）遺愛。洽于民猷。八賢（八賢祠祀唐中書令張柬之、太尉李綱、宋少師劉摯、右正言鄒浩、胡寅、梅?、謝?、丞相留正、少傅張世傑。）勦旋。久而益振。當必有慕而推諸政者。

肇慶府圖紀

領州一。縣十。（倉八。巡司二十一。河泊所四。水馬驛十三。）

戶口。

戶五萬二千一十六。口二十一萬七千一百四十。

田糧課稅。

官民僧尼道。蓮田地、山塘。三萬八千五百一十二頃三十二畝九分二釐六絲四忽。

夏稅麥。一百零四石九斗八升六合二勺七抄七撮九圭三粟。

秋糧米。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四石七斗八升一合五勺一抄六撮二圭六粟。

農桑本色米。一十五石九斗四升七合三抄。

商稅等鈔。四萬一千二百三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

魚課折色米。三千九百七十二石一斗九升四合。

黃麻、熟鐵、魚膠。共折價銀一百二十四兩八錢七分七釐九毫。

肇慶衛。合屬屯田額徵細糧。一萬八千三百八十石。

新興所。屯田額徵。八十頃二十畝。細糧三千三百六十石。

陽江所。屯田額徵。四十八頃九十畝。細糧一千四百六十六石。

德慶所。屯田額徵細糧。二千零一十六石。

官兵馬疋。

肇慶衛。并合屬額設各官。六十九員。旗軍七百九十三名。馬十疋。

四會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二百五十五名。馬無。

新興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二百四十五名。馬無。（直隸都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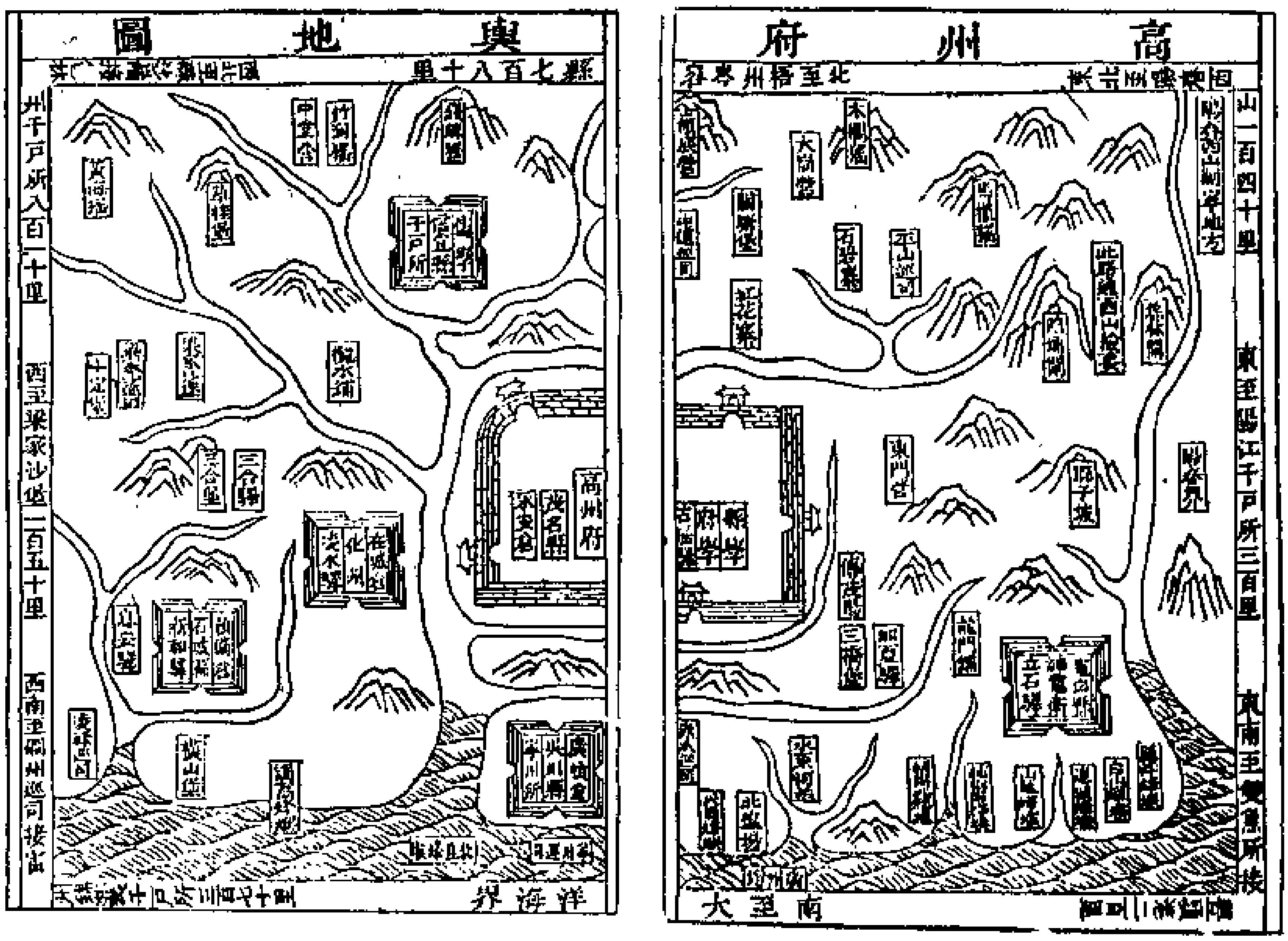
陽江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三百八十一名。馬三疋。（直隸都司。）

德慶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二百九十名。馬無。（直隸都司。）

瀧水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三百五十五名。馬無。（直隸都司。）

肇慶衛、德慶所。達官旗目舍。共四十員名。

民壯二千九百四十九名。弓兵一千一百三十七役。



高州府圖序

高州府。漢末孫權以合浦之高涼縣。置高涼郡。梁置高州。歷隋、五代、及宋、因革屢異。元爲之路。隸海北道。國朝爲府。洪武八年改爲州。尋復。又以化州及二縣來屬。凡領州一。縣五。(茂名附郭、電白、信宜、吳川、石城二縣俱隸化州。)土厚而山環遼。(寰宇記。)州居三廣之間。郡據叢山之險。(圖經。)東聯肇廣。西達雷廉。北枕蒼梧。南濱溟海。梁太守李遷仕曾以其地叛。自冼氏。(梁高涼太守馮寶妻。陳封石龍太夫人。)迺孫(馮盎。高州總管。冼孫也。)立奇功。卒遏寇亂。惟郡北鶴山嵬斥。竝睨于西。賊始時嘯聚。爲民厲。列邑同均。信宜尤慘。人亡則田隨以棄。池魚林木後殃。遡在潘州(古名。)之爲盜藪。故巡司要守。則中道、(信宜。)凌祿、(石城。)平山林、(茂名。)梁家沙、(化州。)巒隘重地。茂名則四十有奇。電白則三十有奇。化州、石城則遠近相半。而良化、黃海、連嶼、七甲、天門、金岡、石村、三橋、陸龍、圍坡、平定、獅子、等屯。爲樹通衢。我驅城剝床之災也。議者欲復高涼舊邑于電白之廢基。以控諸案。衛府城。招集猺人土猺于信宜久失之地。以耕以守。以攻。以恢我舊物。復裁三合僻驛之供。以募驍勇。立堠斥。是成一道。搖其寨村。(吳州地。)赤水(茂名地。俱巡司。)之境。倭變成生于肘腋。神電(衛在電白縣。)所轄一帶海澳防禦號令兵符宜寄。尤不當托之匪人。守成則寇盜熄。功成而農亦勸。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又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古今人情。全不隔絕。斷棘保障。惟治所以愼之何如耳。

高州府圖紀

領州一。縣五。(遞運所一。倉六。巡司七。河泊三。水馬驛六。)

戶口。

戶二萬二千八百四十八。口八萬六千零六十七。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七分五釐四毫九絲四忽。

夏稅米八十四石七斗二升三合六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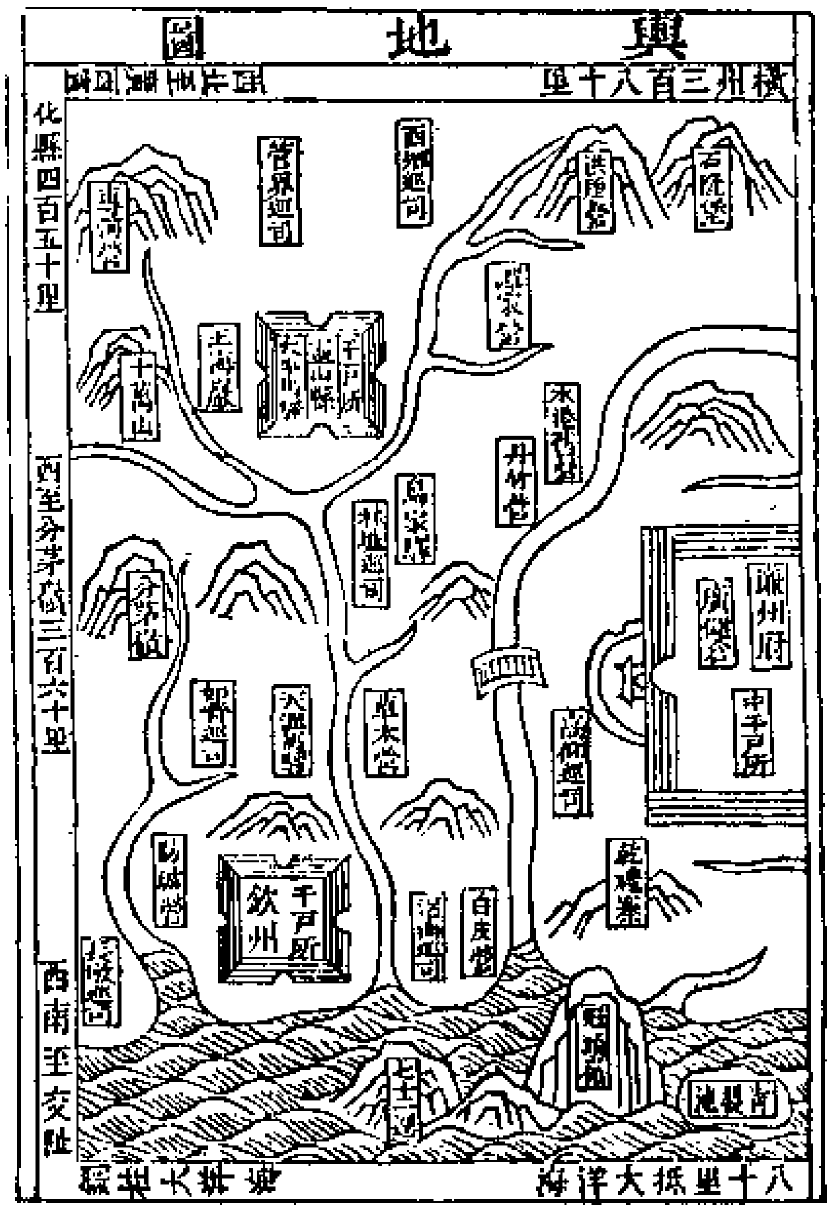
秋糧米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六石三斗八升二合一勺四抄九撮。

農桑本色米三十六石。

商稅等鈔二萬六千谷五十貫五百五十二文。
魚課折色米二千四百一十四石七斗六升八合五勺。
熟鐵八千九百一十三斤八兩六錢。魚膠六十四斤五錢一分一釐。黃麻一千九百八十一斤二錢七分五釐六毫。
官兵馬疋。
神電衛。并合屬。額設各官六十九員。旗軍九百六十八名。馬二十一疋。
高州、雙魚、信宜、陽春、寧川、五所。額設各官共七十五員。旗軍一千九百二十名。馬三十四疋。
神電衛。遂官旗目舍。共二十八員名。
民壯六百五十九名。弓兵一百九十役。

廉州府圖序

廉州府古合浦郡。吳爲珠官郡。尋復。劉宋置越州郡。隋附梁、唐各易置。貞觀中。改廉州。宋改太平軍。尋復之。元置路。我國初爲府。洪武八年復爲州。以欽州爲縣。并合浦、靈山、石康、領之。以隸于雷。十四年仍歸爲府。欽仍爲州。凡領州一。（欽州）縣三。（合浦附郭、靈山、石康）成化間。賊破石康。遂裁省焉。髻山爲城。威服猺獠。（元志）山勢起伏。州濱瀕海。迴爲嶺海邊方之壯。（本志）〔邕〕、（廣西南寧府）橫、（廣西橫州）高、（高州府）梧、（廣西梧州府）環拱郡治。屏翰互設。遠鎮交南。蓋全廣重輕。海北扼塞。兩有攸寄者。故兵備特割于靈山。遂僕增屯于衛北。合一州二邑。編戶不滿百里。夏秋所入。總三萬六千。當匪海寇苗猺外番之發。獨勞于三嶺。（嶺東、嶺西、嶺南）苟非近裁鎮守宦臣。抑閑池充役。通鹽課商利。以紓斯民旦夕之命。則其轉溝壑者。久不旋踵矣。安有今日于斂。此聖人惠安元元。萬世澤也。守臣果能仰承德意。俾重地如天板。（欽州地）管界、長墩、（俱巡司。屬欽州）防城、（欽州界。已上俱近安南）內安外攘。而林墟、西鄉、（俱巡司。屬靈山）洮崖、石隆、（俱堡。屬靈山）永平、（巡司）新寮、（軍哨堡。新立）草木、山口、木港、（俱堡。屬合浦）那蘇。（欽州營）實八達之衢。寇穴所通。防則必



殷。其永安、（千戶所，衛東南。）高仰、珠場、（俱巡司，屬合浦。）如黃、涠海、（俱巡司，屬欽州。）川江、乾體、（俱寨，屬合浦。）備倭之責，尤重且鉅。若夫猺峒，（合浦二，猺山二十有八。）又爲蜑艤之藪。並夾海而往念焉者，安得常如四峒之歸。（嘉靖辛丑，大司馬毛公伯溫、蔡公經，奉朝命征安南，安南懼，請降，歸四峒地于欽州。）使銅柱（漢馬援平交趾，立銅柱于欽界曰銅柱，分交趾境。）再標于古牛。（古城。）以光伏波之烈。識者又謂，博白（舊西粤，州府屬。）界于高、廉之間，自石城至合浦，陸程五百餘里，經其地者二日，往來疲困，欲以從之開建易博白。在梧、肇不爲損，在廉則甚利也。惟茲布衣有疏，（宋萬祖孫淵許，悅管廉欽半城。）司諫有錄，（宋陳罍廉公垂，當熙寧間事，廉州作聚錄。）上下煽川，（江名。）而射珠彩，爭光百倍。具眼者當自覺之。

廉州府圖紀

領州一，縣二。（倉三，巡司八，河泊所二，水馬驛六。）

戶口。

戶八千一百六十五，口五萬四千一百九十。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塘六千五百八十二頃二十三畝六分二釐九毫。

夏稅麥三石二斗七升四合七勺七抄，米九十四石五斗八升九合五勺五抄七撮一圭。

秋糧米二萬五千九百七十九石九斗九升三合一勺五抄一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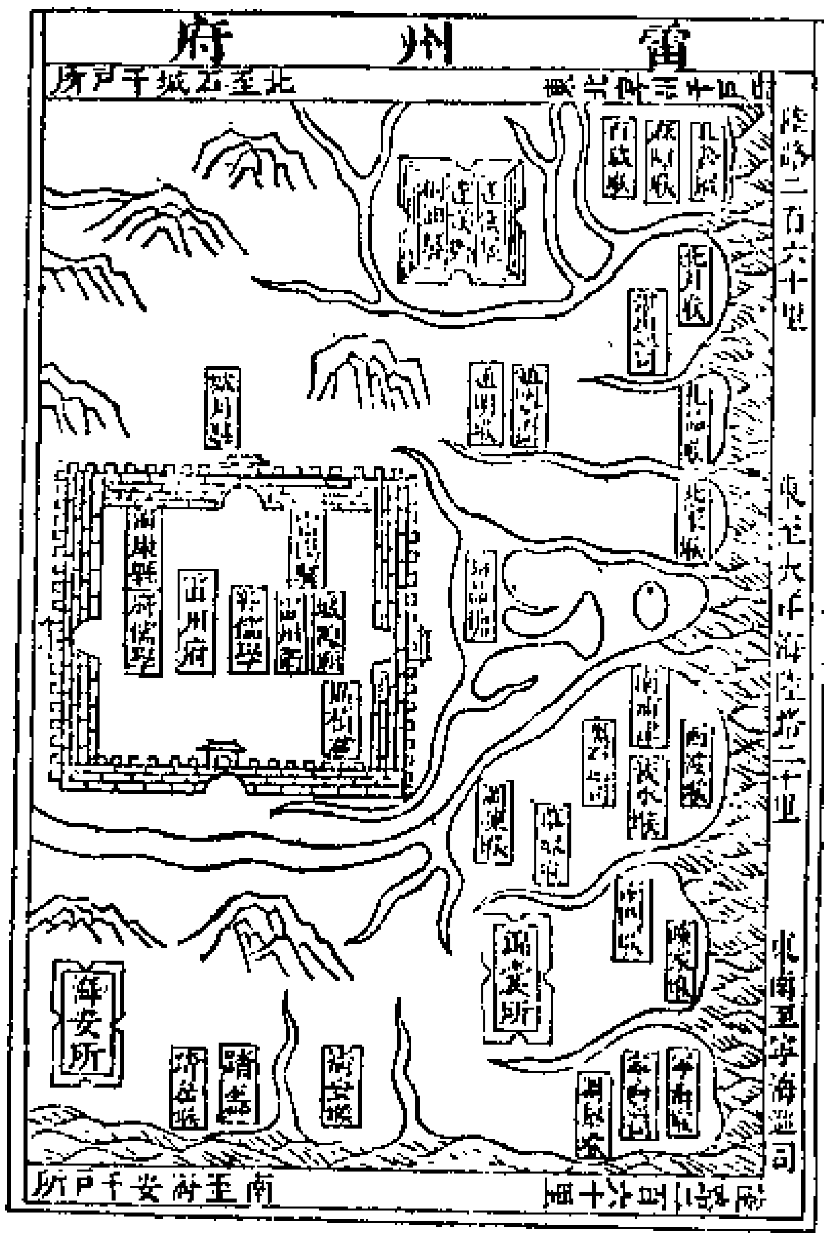
官兵馬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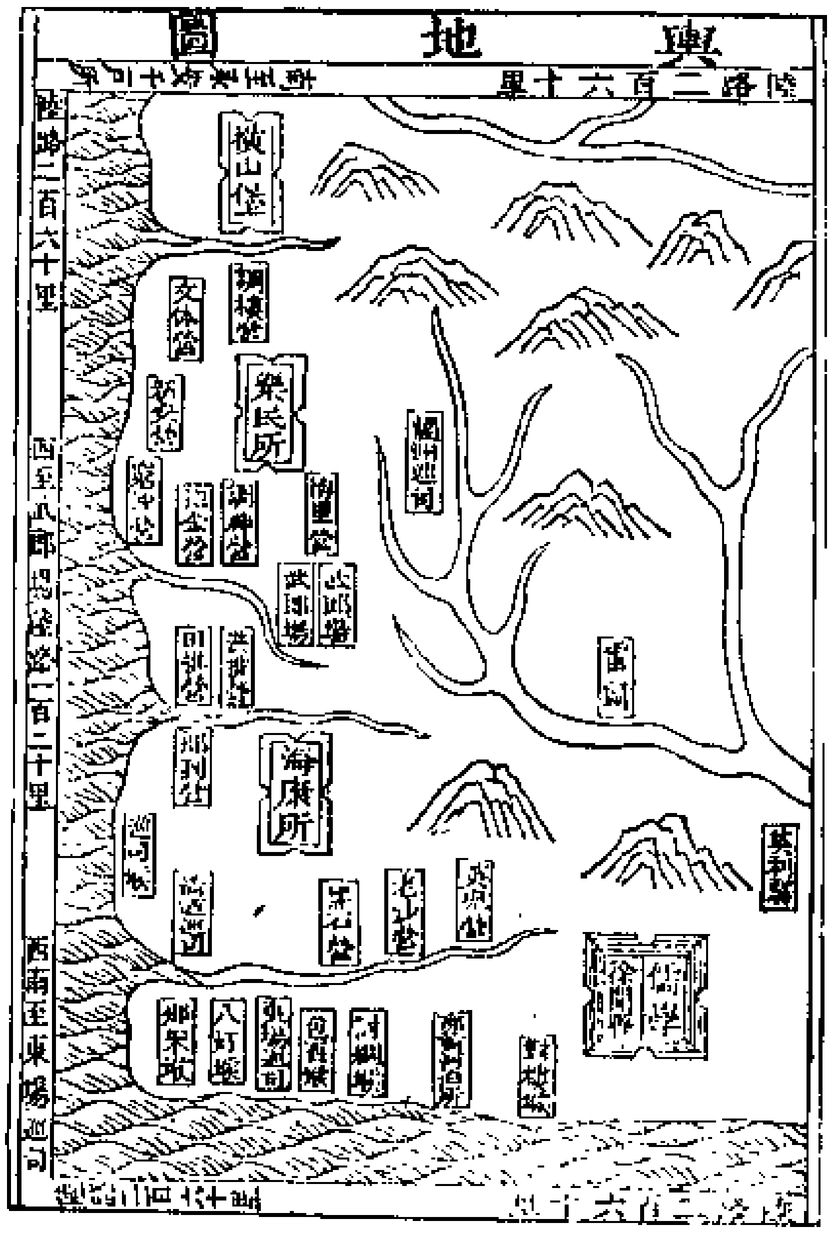
廉州衞并合屬額設各官五十四員，旗軍一千零三十三名，馬二十八疋。

永安、欽州、靈山三所，共官四十五員，旗軍一千一百零四名，馬三十一疋。

廉州衞達官旗目舍共三十九員名。

民壯一千零五十名，弓兵二百役。





雷州府圖序

雷州府。漢置徐聞。後屬合浦郡。歷齊、梁、陳。始爲雷州。更合州府。復爲雷州。歷代因之。元初置安撫司。尋改路。立海北道宣慰司。轄六路三軍州事。國朝爲府。洪武九年。以廣州及四縣來隸。後取回。領縣三。（海康附郭。徐聞、遂溪。）地濱炎海。多平田沃壤。有海道可通閩浙。三面並海。（圖紀。）正北枕高州之石城。東西兩隅。陸程直達寧川。（千戶所。吳川治內。）永安。（千戶所。康州東南。）此三道實策應之地。無此。則背水可變也。雷之形勝。可險亦可不險焉。是故遂溪首當海塹。而漢川、潿洲、（俱巡司。隸遂溪。）樂民、（千戶所。遂溪境。）以及四十餘隘之重地。所以合衛三道門戶。以資堂室者。勿爲支撐目前計可也。若錦囊、（徐聞境。）海安、（徐聞南。）海康、（海康西。已上俱千戶所。）烏石、清道、（俱海康屬。）寧海、東場、（俱徐聞屬。已上俱巡司。）幷齊康、（海康古名。）徐聞、錦囊之隘。所以協防獠爨海澳。以操縱反側子于吾頤指氣使間。俾不敢游心注盼焉者。顧容若世蘇鄙夫。齷齪玩愒。而徒爲饕餮謀哉。凡此亡命。罔非赤子。居重馭輕。識蚤圖素。長民若兵者責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凡此下民。孰敢侮予。惟茲西湖之濱。（郡城西湖上。有蘇忠祠。祀宋丞相寇萊公。）歲寒脩竹。枯而復青。穎濱祠之。（城西南隅。有穎濱祠。祀宋門下侍郎蘇子由。二公皆以貶謫。）愈布佳蔭。雷其永芘矣乎。

雷州府圖紀

領縣三。（倉六。巡司六。河泊所三。水馬驛五。）

戶口。

戶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二。口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七。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二千三百四十四頃九十二畝六分二釐一毫。

夏稅米四千五石二斗九升一合三勺八抄八撮。

秋糧米四萬六千一百六十九石七斗九升一撮五圭。

商稅等鈔二萬一千四百九十八貫一百一十九文。

魚課折色米一千三百二十一石二斗二升一合二勺八抄。

魚膠、黃麻、熟鐵、翎毛。共折價銀四十三兩一錢三分一釐七毫。

雷州衛屯田額徵三百一十九頃六十畝。細糧五千五百六十二石。

官兵馬疋。

雷州衛。幷合屬額設各官六十九員。旗軍八百九十三名。馬十五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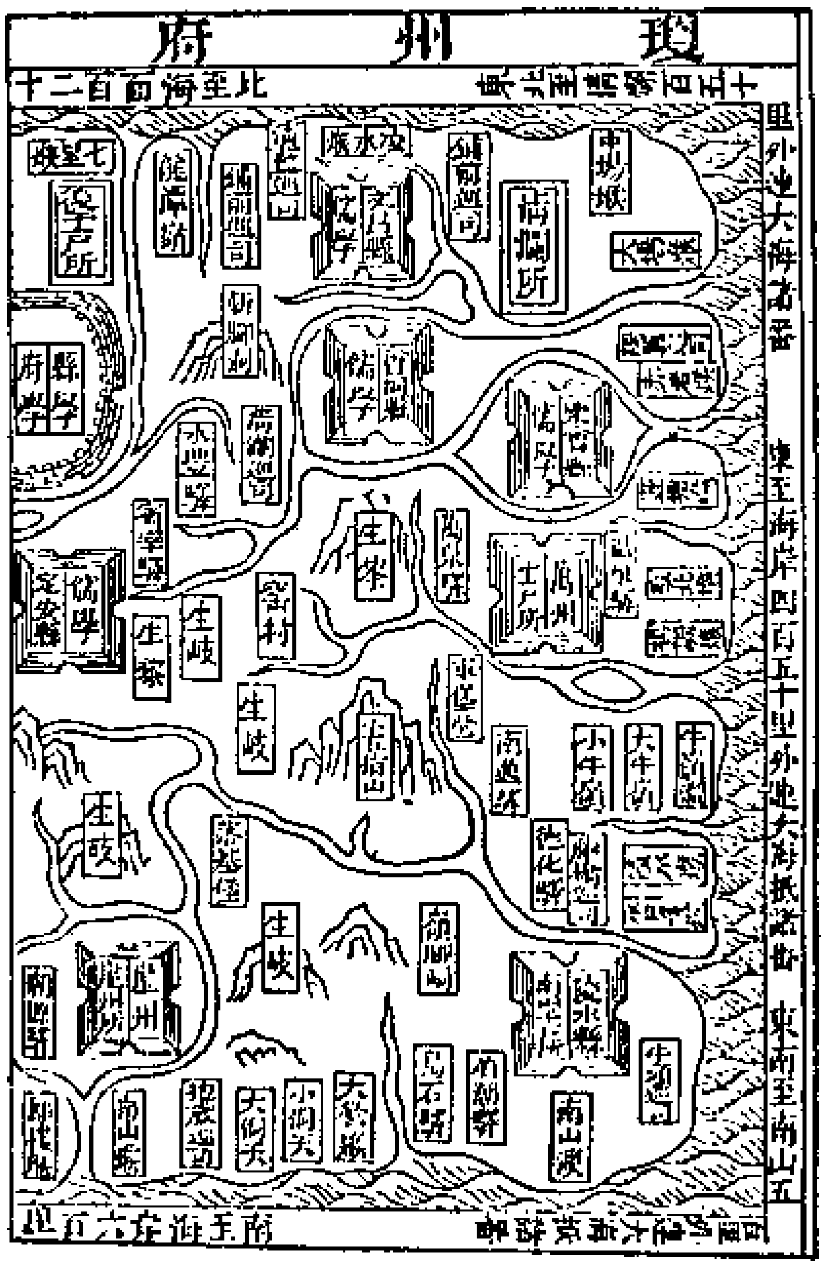
石城、錦囊、海安、海康、樂民五所。額設各官共七十五員。旗軍一千四百六十九名。馬三十八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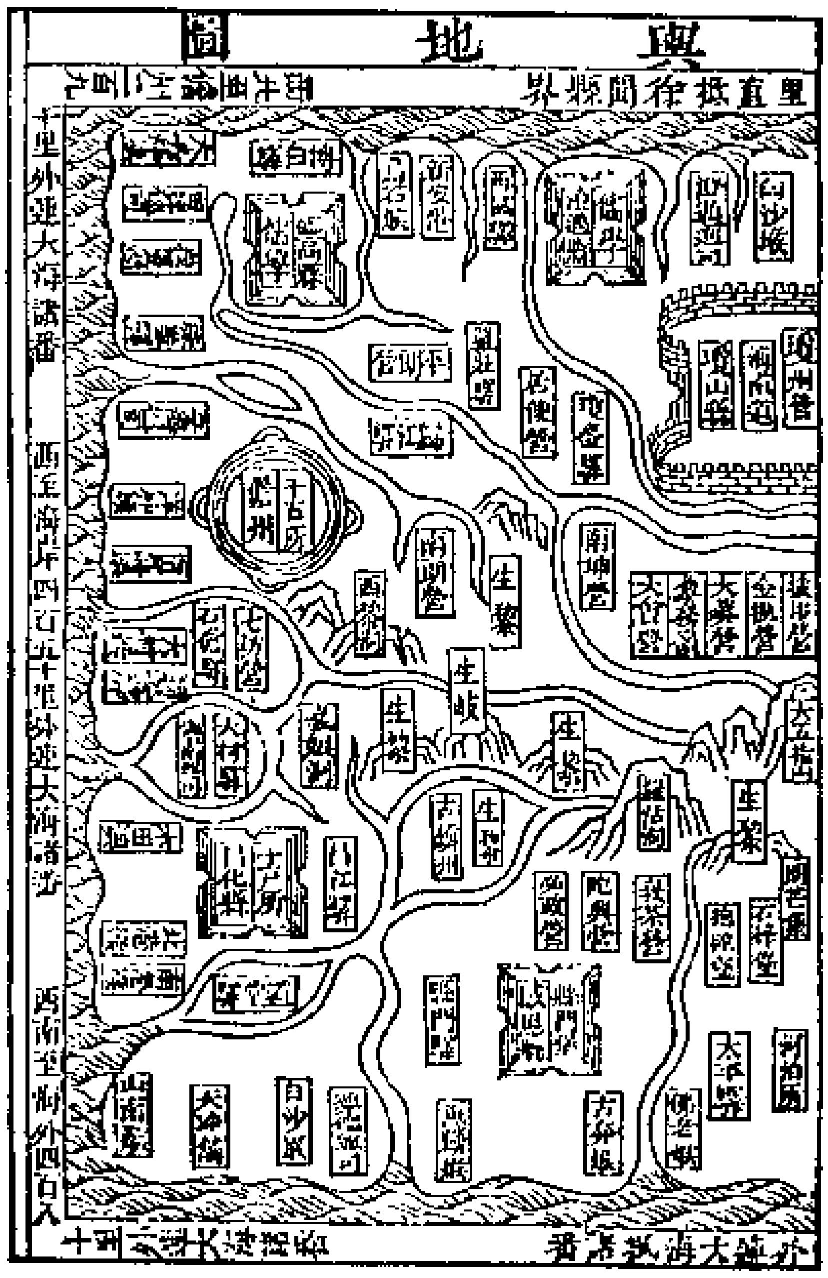
雷州衛。遂官旗目舍共三十五員名。

民壯七百五十四名。弓兵一百八十役。

瓊州府圖序

瓊州府。自漢詭珠崖。梁闢儋耳。從崖州。歷唐始置瓊州。宋爲瓊管。元爲路。爲軍民安撫司。國朝爲府。領州三。（儋州、萬州、崖州。）縣凡十。（瓊山附郭。澄邁、臨高、文昌、樂會、會同、定安。昌化隸儋州。陵水隸萬州。感恩隸崖州。）背阻大海。限以天塹。三面俯臨。軍州勢若建瓴。廣藩西南。此爲雄郡。（外紀。）縣亘三千餘里。五指（黎山。又名大山。）腹心。反爲黎據。故郡邑封疆。無不濱海者。漸殺附版。爲吾聲教地。形勝適中于天下。否則險終在人。元事有炯鑑也。（元時黎寇海南。遂陷北條塹。）惟瓊山川潔崇深。害浮於利。外邑倚爲安危。文武守臣。責實重焉。黎防之制。瓊、（瓊山。）澄、（澄邁。）臨、（臨高。）樂、（樂會。）文、（文昌。）定、（定安。）諸地。舊有營戍。事久疑弛。而倭備亦然。守禦巡司。總惟之寄。當圖新效。不可沓前人之失策也。五指黎崗。定安尤險。雖會同、文昌、四野民村。又薪清瀾（千戶所）之衛。獨稱樂土。唯儋州黎種蕃繁。土曠田饒。自經大征。被化者七坊一崗而已。領昌化之版籍。陸黎。彌望斥鹵。以儲備邊。其良圖哉。萬州海山四錯。黎無秋轄。陵水疆域僅萬。圖係猶崖。若珠崖（古名。）則





黎悍而黠，長技自因，擾之者罹，輒動我兵，近雖大定，（嘉靖壬寅大司馬蔡公經大舉兵討平之，且古未有。）然種類牛齒，履霜之漸，不可忘也。故議者千羅活峝，欲據以重兵，迎以歲月，洒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鄰于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截其往來竄伏，計若得矣。任人爲難。况占城、暹羅、諸番，東南對峙，時飄風突來，隙窺實難，遡駐參將于崖山（嘉靖辛丑，寨入亂乃設。）責任有攸寄也。盛恩黎衆民稀，無城池兵甲，恐非長策。夫以島之沃壤，中飽豺狼之吻，潛羅稍疏，時且厲我。抱大志者，每欲批穴搗巢，使幕南空庭，不戢自焚，而爲元人之攻取。（元取黎地稍多。）達時機者，必曰，勢來柔遠，俾格心向化，齊吾赤子，而守國初之昭安。大率只此二端，然其既也，各亦有弊。於戲，嚴武備馭外番，宏綱細目，文莊（大學士邱公濬，瓊人著大學衍義補。）之經濟固存，執而弗泥，變而弗膠，可與從政矣。

瓊州府圖紀

領州三，縣十。（遞運所一，稅課司一，倉七，巡司七，河泊所七，水馬驛十二）

戶口。

戶五萬五千五百七十五，口二十六萬九百五十八。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山園塘，二萬三百一十六頃四十三畝八分三釐三絲。

夏稅米，一百五十九石四斗六升四合七勺一抄九撮七圭。

秋糧米，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二石五斗一升九合六勺六抄九圭五粟。

農桑本色米，一十二石。

商稅等鈔，四萬七千二百九十七貫六百五十一文。

魚課折色米，四千四百四十三石五斗一升九合八勺。

魚膠、翎毛，共折價銀七十七兩八錢五分一釐八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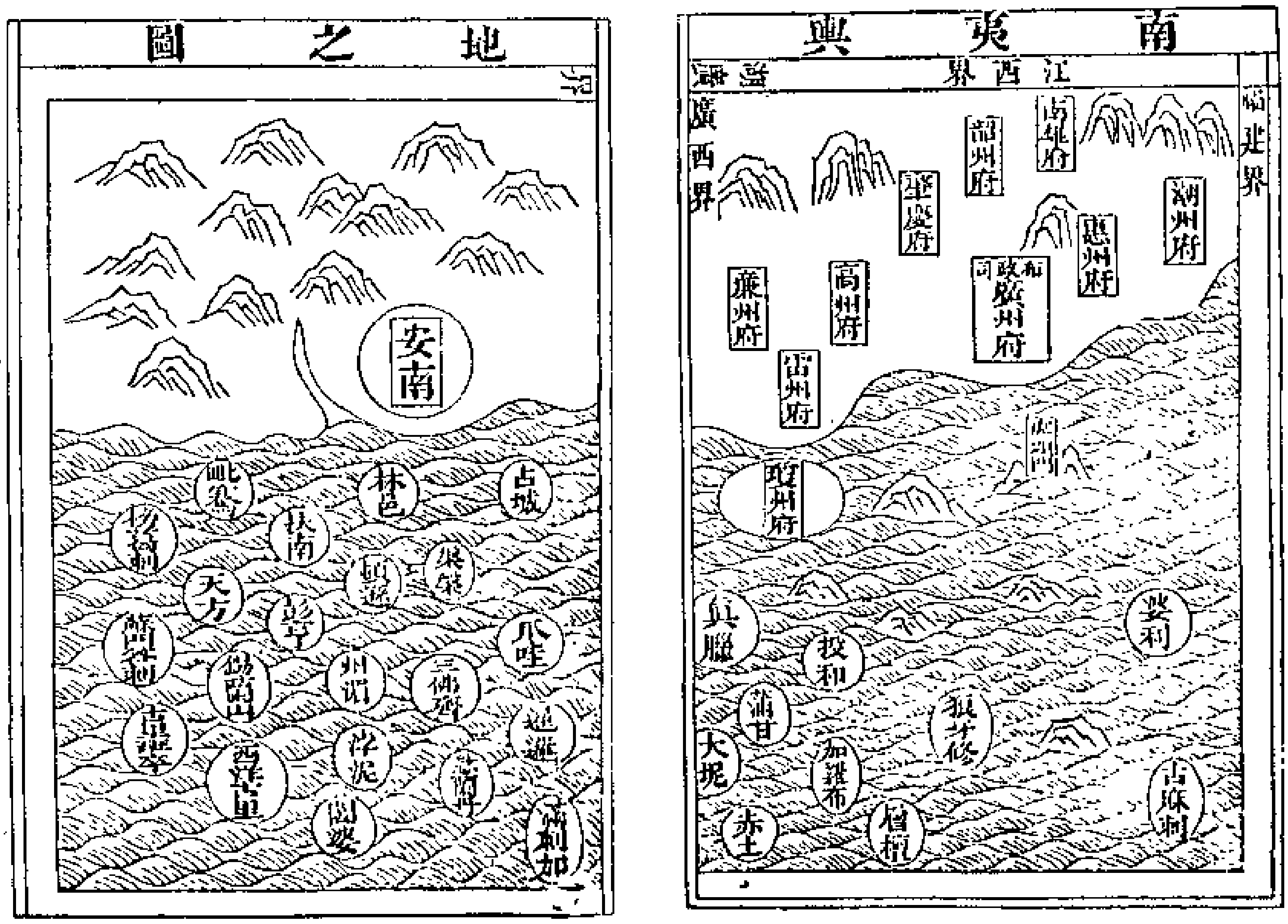
海南衛屯田額徵，四百九十九頃四十畝，細糧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二石。

官兵馬疋。

海南衛，幷合屬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六百一十名，馬三十四疋。

清瀾、萬州、南山、儋州、昌化、崖州，六所，額設各官共九十員，旗軍二千二百六十九名，馬一百三十七疋。

民壯一千六百八十三名，弓兵四百四十役。



南夷圖序

先民有言。地形之有中外。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故盛世恆治以不治。要在修明內治焉耳。古之聖王。皆由此選。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故有德者。以所樂樂人。無德者。以所樂樂身。睠茲南海諸夷。懷德畏威。恪謹包茅。亦既有年。著之祖訓會典。撫恤獨至。而懋遷有無。以資我軍國之需。亦未嘗不利。王者無外。何可絕也。顧此編氓。自決堤坊。因恤孤兒。時或椎髻環耳。侏儒人僕。鄉導奸利。或誘以婦女。易以奇貨。陳以官司重輕。人情好惡。凡我虛實。皆了然已久。往歲寶安之變。正德間。佛郎機夷人始掠入宜。突入東莞。大肆攻掠。豈其未遠。杞人有憂。正在叵測。君子不可謂之迂也。是故審敵情。占輿地。講制馭。稽政教。廣輸貝。儲財用。綏遠人。俾中國懷方氏慎托寄譯。而導使是務。俾節鉞丕植。獻納必嚴。以無使子卿鄭公或者貢賈使遠以為來無人者。亦權而屬焉。則是圖也。豈曰小補。

南夷圖紀

安南國。本漢交阯地。詳見中國紀。中國皆以為郡縣。宋始為徼外。封為國王。國朝洪武二年。遣使朝貢。其物有金銀器皿。熏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白絹、犀角、象牙、紙扇。蘇木。永樂中。交郡縣之。宣德五年。復封為國王。正德十年。黎氏滅。其臣莫登庸篡而有之。貢使不至。嘉靖二十年。大司馬毛公伯溫。暨公起本。朝命興師討罪。莫登庸懼。獻四州地請降。領授都統使二品衛銀印。

占城國。本古越裳氏之界。在廣之西南。東至海。西至爪哇。南接真臘。北連安南。東北至廣。東舟行順風可半月程。至崖州可七日程。周顯德、宋開寶中。皆遣使來貢。其物有通犀帶、菩薩石、犀牙、龍腦、香、鷄、孔雀、騾、象、點帶中令於廣州置驛以館。國朝洪武二年。其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龍腦、熏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燒碎香、花梨木、烏木、蘇木、花藤、香、蕪蔓香、畢撥、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璧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硬凹、金於廣東布政司管待。十四年。復來朝貢。成化末。其國王古來奔至廣州去。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占城南。國朝洪武四年。其國王參烈照昆牙遣使臣奈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蘇木、丁皮、碗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蓽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縵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縵。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真臘國。本扶南屬國。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羅希。北抵占城。唐武德、宋政和中。皆遣使來貢。國朝洪武

六年，其國王忽兒那遣其臣袁亦吉郎等來貢。其物有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蠟、犀角、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爪哇國，古本闍婆國，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食國，北界古城國。宋淳化大觀中，皆遣使朝貢。國朝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其臣八的占必牟來朝貢。其物有胡椒、蓽茇、蘇木、銅鼓、黃蠟、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番錫、蔴滕、薔薇、檀香、梔子、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鼈子、悶虫藥、碗石、蓽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鎗、摺鐵刀、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雞、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永樂二年復來朝貢。

滿剌加國，在占城南，前代不通中國。國朝永樂三年，其國王西剌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廝、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麂、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苾布、姜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胡椒、血竭、烏爹泥、象牙、肉豆蔻、番錫、沒石子、阿魏、闍婆布、片腦、肉蔻、馬腦珠、丁皮、速香、竹布、蘇合油、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正統間復來朝貢。

三佛齊國，本南蠻別種，在占城南。宋建隆初皆遣使朝貢。國朝洪武四年，其國王哈剌扎八剌卜遣其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其物有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綿被、苾布、白鸚鵡、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六年復來朝貢。

浡泥國，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古城三十日程。宋太平興國元豐中皆遣使來貢。國朝洪武四年，其國王馬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朝貢。其物有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縧環、龍腦、玳瑁、花緞、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犀角、玳瑁、通草、螺殼、鶴頂、熊皮、孔雀、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廝、金銀八寶器。永樂六年，王與其妻子來朝，卒於南京，賜葬焉。

錫蘭山國，前代無考。國朝正統十年，其國王遣其臣耶把剌、謨的里啞等來朝貢。其物有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番錦、硫黃、蘇合油、烏木、胡椒、碗石，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天順三年復遣使來貢。

蘇門答剌國，前代無考。國朝永樂三年，其國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其臣阿里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寶石、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弓、石青、回回青，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大泥國，稱暹羅附貢國，分節年來貿易出產。胡椒、乳香、血竭、降香、沒藥、烏丁泥、玉蓮、上檀香、蘇木、沉香、苦檀香、蘇黃、木食子、蝦筒、象牙、打臘、番牛角、兵甲、沉速香、西洋布、黃張諸、寶石、硼砂、珠母殼、明乳香、竹布、片腦、檳香、丁香皮、烏木、玳瑁。

急蘭丹國，正德四年，來貿易出產。胡椒、烏木、丁皮。已上二國，會典俱不載，今常來貿易，故亦存之。嘉靖二年，禮部題：番舶本布政司入貢，惟暹羅、占城、滿剌加、爪哇、眞臘五國，勘合驗撥五局，收解來貢，比與其佛朗機國，貢由國貢不與，正德十二年，自西海突入東莞縣界，守臣通其朝貢，厥後勢擄地方，乃逐出，今不復來。廣州舶船出虎頭門，始入大洋，東洋差近，周歲即回，西洋差遠，兩歲一回。東洋船有鐵頂、龜筒、玳瑁等物，西洋船有象牙、犀角、珍珠、胡椒等物，其貨納者往往滿船，若沉香、蘇木，地間產，檀香其餘香貨各國皆有之。若沉香有黃沉、烏角沉、香貨者蠟沉，削之則卷，嚼之則柔，皆樹枯其根所結，惟奇南木乃沉之中結者。犀角有烏犀、花犀、通天犀、黑地白花，復通犀，花犀者白地黑花，通天犀白花中復有黑花，此皆希世之貨也。鶴頂、龜筒、玳瑁，見就可合，惟犀角不苟合，故公服以玳與犀為帶，貴其不苟合之義也。凡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檣船，能載一千婆蘭，番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次曰牛頭船，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船，曰料河船，遞得之三。嘉靖十七年，副三路船，可酒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興抽解一分。

廣州遊覽小志

王士禛著

廣州遊覽小志

光孝寺

清 濟南王士正貽上著

光孝寺。又名法性寺。在粵城西北。越王建德故宅也。孫吳虞翻居此。手植訶子。因名虞苑。又名訶林。東晉隆安五年。罽賓國曇摩耶舍尊者駐錫。曰王園寺。劉宋永初中。求那跋陀三藏始創戒壇。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來。植菩提樹壇前。預讖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于此樹下開演上乘。逮唐初入國中。亦止此寺。其後五傳至惠能。遂開東山法門于此。今祝聖殿發塵遺跡也。有米元章書三世佛名。稍北爲六祖殿。前爲菩提壇。壇側爲髮塔。其東南爲洗磨井。西爲五祖殿。循廊而東。爲風旛堂。堂前有池泓然。又東有僞漢鐵塔。上有題記。稱大漢皇帝大寶十年。四角有沙門某某題名。繫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東爲譯經臺。洗硯池。房融筆授首楞嚴處。西廊復有一塔。規製差小。題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及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字。粵城內外古道場。以光孝爲第一。氣象古朴。殊乎他剎。六朝已還。名僧居此者。曇摩耶舍、求那羅跋陀、智藥三藏。初祖六祖。印宗法師。波羅末陀。陳刺史歐陽頠請譯佛阿毗曇經、金剛般若經、無上依經、佛性論共四十部。般剌密諦。譯楞嚴者。仰山通智禪師。慈山德清法師。天然函昰禪師。同遊黃太史忍菴、高廷評覺園、屈翁山、陳元孝、張超然三處士。程燕思秀才。人賦五言詩。

六榕寺

淨慧寺。舊名寶莊嚴寺。蘇長公南遷過此。書六榕二大字。因名六榕寺。今寺額即蘇書也。寺有舍利塔。梁大同中。沙門曇裕建。舊有唐王勃碑。宋紹聖間。寶雞主簿林修重建。宗室康州刺史叔嵓撰文。塔九層。高二十丈。廣六丈有奇。中藏佛牙舍利。當修重建時。掘得巨鼎、藏劍三。鏡一。同舍利瘞之。元至正間。又增智珠鋼柱之勵。瀏高眺遠。則白雲、粵秀諸峰。皆在襟帶也。寺有永嘉禪師故道蹤石刻。禪師謁六祖。祖欵曰。善哉。少留一宿。宗門謂一宿覺。

五羊觀

五羊觀。在城中西南坡山上。有穗石洞、五仙祠。吳立夫南海古蹟記云。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其五方色。遺穗州人。今祠中五石。云是羊化。殊不類。祠後有崇臺。可以眺遠。其東爲三元殿。殿前有池。片石陂陀。一泓出其中。旁有石刻。曰仙人足跡。傳會可笑。湛文簡公少讀書于此。有詩刻石。同遊者。庭表、覺園、翁山、元孝、超然、燕思。光孝寺僧月詩、南桷。

海幢寺

海幢寺。在羊城南。下瞰江水。同庭表、翁山、元孝、蒲衣、往遊。自南發舟。二里抵寺門。木蘇方花。望如赤城之霞。寺有鷹爪蘭口林。蘇木。大兩圍。幹枝相糾。花五出。初出綠色。久之漸黃。香與魚子蘭酷似。寺故郭氏園。蘭、園中故物也。有藏經閣。極偉麗。北望白雲、粵秀。西望石門、靈峰、西樵、諸山。東眺雷峰。即往波羅道也。南爲花田。南漢葬宮人處。素馨花產此。寺爲僧今無所建。龍象莊嚴甲諸剎。然無他奇。稍宜登眺耳。食能登舟。往海珠寺。

海珠寺

海珠石在江中。上有慈度寺。宋李侍郎昴英讀書處。寺有李公祠。面丹灩臺。下瞰江水。北帶羊城。估舶漁艇。往來如圖畫。爲粵人競渡之所。明盛時。豪家競以翠毛、鶴翎、孔雀尾、飾船篷。用相誇尚。其侈靡如此。用兵後築城置戍其上。荒落不復振矣。有吳道子石刻觀音像尚存。舟由濠水入魚藻門。劉鋹時。有稍田自海上浮來。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湫兮南及宋師。至潘美爲帥。人始悟爲讖字云。欲謝梁別業。晤梁秀才無技。

越秀山

越秀山。在廣州府城北。城堞因山。山分爲二。東爲歌舞岡越王臺。其西爲觀音閣。山半爲呼鸞道。僞漢劉龑故蹟也。城西爲朝臺山。南越志云。傍江構起崗館。以送陸賈。因名朝臺也。古蹟記云。山巔有達磨泉。山踞粵城最高處。遊高下瞰。遠江如帶。目盡炎海。粵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遊于此。城堞間多榕樹、木蘇。時暮春。木蘇方花。紅照天外。亦一奇也

蒲澗寺

三月初四日。勞書升憲副。約同忍菴、覺園、元孝、遊蒲澗寺。寺在白雲山麓。氣象疏古。寺門諸山環抱。門內

二石碣。刻宋蘇文忠公詩。崔清獻公詞。坐禪人大韶範成妙叶堂。始食蕉子、羊桃。菖蒲澗在寺左。太平寰宇志云。菖蒲澗一名甘溪。南越志云。交州刺史陸允之所開也。襄陽羅友爲石澗側。容百人坐。古蹟記云。南漢闢甘泉苑。南有陸公亭。夾溪刺桐、木綿花開。殷豔如畫。時久旱。細流涓涓出石罅中。小魚如秧針。千百爲羣。東上乃濂泉寺。半里許。得石澗。淺淺有聲。涉澗而東。樹益蓊蔚。水聲益清澈。又半里。復涉澗而西。澗中巨石敧立騰倚。狀多姿致。岸皆勞竹。竹盡得寺。寺數弓而朴雅絕塵。老僧與猷居之。元孝言郡人陶璜著子。前身寺僧道安也。因言其從父陳公慧業。記前生爲廬山僧事甚奇。寺去濂泉尚里許。衆疲亂。不能登。坐澗石。蔭竹樹。俯聽水聲。如鳴琴筑。下山。遠見琶洲。洲上浮圖歸然。海鼇寺也。歸食寺門檐下。是日甚暑。清風洒然。山、相傳爲安期生得道處。上有鼓泰寺。安期祠。

長壽菴

長壽菴。在西郭外。剏于萬歷間。禪人大汕重新之。汕能詩畫。營造有巧思。寺西偏有池。通珠江水。增減應潮汐。池北爲半帆。循廊曲折而東。爲繪空軒。軒前佛桑、寶相、諸花。叢萃可愛。由半帆窺池而南。緣岸皆爲支龍、眼、池之南爲懷古樓。高明洞豁。其下爲離六堂。水木清華。房廊幽窈。如吳越間寺。有拈花釋迦像。飾以黃金、珠玉、車渠、瑪瑙、琵琶之屬。莊嚴妙好。又有銅像。云是唐鑄也。

南園三忠祠

大忠祠。祀宋文信國、陸丞相、張越國三公。其東。祠南園五先生。五先生者、孫典籍蕡、黃侍制哲、王給事中佐、趙御史介、李長史德、明初結詩社于南園。此其遺址。崇禎戊寅。巡按御史葛徵奇賡三忠祠。并饒五先生詩于版。久之皆廢。同年彭吏部襄爲番禺令。復新之。祠有池閣。背枕河流。亦一勝地。

南越筆記

綿州李調元輯

南越筆記序

舉□□□□以談天。詰辨而失於經。指塩鹵沙塲以言地。辭強而背於理。載筆者問牧之水經圖志。聊存一時應對之捷。其去多識之學水火也。夫自虞帝明庶物。孔門譯格致。而後之儒者。遂不厭詳悉。舉凡峙流天喬翾飛喙息之倫。無不欲各盡其情實。而自成一家言。如嵇含之南方草木狀。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以特嶺表錄異等篇。大抵皆足補禹貢厥包實。無爭之名。職方其畜爲鳥獸之異。其爲五嶺九溪搜奇矜異。尚哉不少遺漏。遠遊者詡與博士著者務精覈。後之人縱有聞見。又何加焉。雖然。時有古今。則物亦有顯晦。今即以東粵論。如隔邏巴之入市獻琛。前古所無。南越王之桂蠹火樹。於今未有。即此以推。固不可以泥於前古。或志。或不志矣。予自甲午典試粵東。情所遊覽。僅五羊城而止。雖欲徵之前賢所記。而未逮也。歲次丁酉之冬。復來視學。此古太史輶軒采訪之職也。遂得遍歷全省諸郡縣。可以測北極之出地。以占時變。可以乘破浪之長風。以窮海隅。可以審榕蕩之不宜於北土。可以徵蚺蛇之獨鍾於丹穴。幽隱而至五行符瑞。所不及載。載而莫闡其理者。亦可以徵信而核實。嚮見昔人著述。詫爲怪怪奇奇。驚心炫目者。至是又不徒知其或失則辨。或當於理。而因爲之裏取焉。且因爲之上下草木鳥獸各從其類焉。著成。計一十有六卷。敢曰爾雅注魚蟲。壯夫不爲也。蓋聊以廣篋中之見聞爾。

綿州李調元雨村撰

南越筆記卷一

綿州　李調元　雨村輯

粵東氣候

邱文莊奇甸賦云。草經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通志謂正月李桃花盛。柔桑可採。皆南中氣然也。又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子瞻記中語也。

立春

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著帽則春暖。否則春寒。土牛色紅則旱。黑則水。競以紅豆五色米灑之。以消一歲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竈。以肥六畜。

元日元夕

元日拜年。燒爆竹。煠煎堆白餅沙壅。飲柏酒。元夕張燈燒起火。十家則放煙火。五家則放花筒。婦遊者率袖象身香筒。打十八間爲樂。城內外舞獅。象龍鸞之屬者百隊。飾童男女爲故事者百隊。爲陸龍船長者十餘丈。以輪旋轉。人皆錦袍倭帽。揚旗弄鼓。對舞寶鐙於其上。進則踏毽五仙觀。毽有大小。其踏大毽者市井人。踏小毽者貴介子。歌伯鬭歌。觀者爲塞頭。其燈師又爲謎語。懸賞中衛曰燈信。

燈公

海豐之俗。元夕於江干放水燈。競拾之。得白者喜爲男兆。得紅者則爲女兆。廣州燈夕。士女多向東行。祈

子。以百寶燈供神。夜則厮燈取采頭。凡三鬭皆勝者爲神許。許則持燈而返。謳歌。酬燈生子者。醵爲酒饌。慶社頭。謂之燈頭。舉稱其祖父曰燈公。八月十五之夕。兒童燃番塔燈。持柚火踏歌於道曰。洒樂仔。洒樂兒。無咋爆。塔累碎瓦爲之。象花塔者其燈多。象光塔者其燈少。柚火者以紅柚皮雕鏤人物花草。中燃一琉璃盞。朱光四射。與素馨茉莉燈交映。蓋素馨茉莉燈以香勝。柚燈以色勝。

打仔　采靑

下番禺諸鄉。每正月初。兒童集山間以木棒相角曰打仔。又自初十至十五。稱蔬者相搶奪曰采靑。

五月五日

粵中五月採蓮競渡。至五日乃止。廣州都祭較勝有追月者。今此風已熾。惟大洲龍船高大如海船。其魚龍百戲。積物力至三十年一出。出則諸鄉扒行以從。懸花毯繡囊。香溢珠海。又載世屏室在府城西。宋知廣州蔣之奇建。其下有池。列石嶙峋。卽南漢所爲明月峽、玉液池。舊有含珠亭、紫雲閣。每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

夏至

夏至磔狗禦蠱毒。農再播種曰晚禾。小暑小穫。大暑則大穫。隨穫隨蒔。皆及百日而收。

放鴿會

廣人有放鴿之會。歲五六月始放鴿。鴿人各以其鴿至。主者驗其鴿爲調四調五調六七也。則以印半嵌於翼。半嵌於册以識之。凡六鴿爲一號。有一人而印一二號至十號百號者。有數人而合印百號者。每一鴿出金二錢。主者貯以爲賞。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內主者。一在會城曰外主者。於是內主者出教。以清遠之東林寺爲初場。飛來寺爲二場。英德之橫石磯爲三場。期以自近而遠。鴿人則以其鴿往。既至場。外主者復印其翼。乃放鴿。一日自東林而歸者。內主者驗其翼印不謬。則書於册曰。某月某時某人鴿至。是爲初場中矣。一日自飛來而歸。一日自橫石而歸。皆如前驗印書於册。是爲二場三場。皆中乃於三場皆中之中。內主者擇其最先歸者。以花紅纏繫鴿頸。而觴鴿人以大白。演伎樂相慶。越數日。分所貯金。某人當日歸鴿若干。則得金若干。有一人而歸鴿數十者。有十人千鴿而祇歸一二者。當日歸者甲之。次日歸者乙之。是爲放鴿會。

七娘會

七月初七夕爲七娘會。乞巧沐浴天孫聖水。以素馨茉莉結高尾艇。翠羽爲篷。遊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厲爲盂蘭會。相餉龍眼檳榔曰結圓。潮州則曰結星。二十五爲安期上升日。往蒲澗采蒲澀驛驛水。

吹田了

東莞麻涌諸鄉。以七月十四日爲田了節。兒童爭吹蘆管以慶。謂之吹田了。以是時早稻始穫也。

剝芋

八月參花水至。有月則是歲多珠。爲大餅象月。浮桂酒剝芋。芋有十圓稱。以黃者爲貴。

九日廣州瓊州風俗

九日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鷂。重陽登高放風鳶。又號風鳶之戲。廣州則以重陽。瓊州則以五月南風發時。裁竹細布。縛藤爲繩放之。聲聞數里。鳶製大可十倍。其說洵然。但余於秋時在瓊。春時在廣。亦見有放紙鳶者。惟與吳中北地春月風候爲特異耳。

迎降

霜降展先墓。諸坊設齋醮燒幡。謂之迎降。

下元會

十月下元會天乃寒。人始釋其蕉葛。農再登稼。餅菜以餉牛。爲粢糍作糖。食餉爲家宴劇。

掛冬

冬至祭墓曰掛冬。

團年送年

小除祀竈。以花豆灑屋。次日爲酒以分歲曰團年。歲除祭曰送年。以灰畫弓矢於道射祟。以蘇木染雞子食之。以火照路。又曰買冷。

竈卦

永安歲除夕。婦人置鹽米竈上。以碗覆之。觀鹽米之聚散。以卜豐歉。名曰觀竈。男子則爵水盆旁。粘東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觀木端所向。以適其方。又審何聲氣。以卜休咎。名曰竈卦。

吹角

順德之容奇、桂洲、黃連村。吹角買魚。其北水、古粉、龍潭、馬齊村。則吹角買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爲市。以角聲號召。此其遺風云。

賭蔗鬬柑之戲

廣州兒童有賭蔗鬬柑之戲。度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爲勝。柑以子多爲勝。

俗尙師巫

永安俗尙師巫。人有病。輒以八字問巫。巫始至。破一雞卵。觀其中黃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輕重。輕則以酒饌禳之。重則畫神像於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鳴鑼而舞。以花竿荷一雞而歌。其舞曰贖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雞歌。曰燬花歌。燬花者。凡男嬰兒有病。巫則以五綵團結紙花環之。使親串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燬花。巫自刺其臂血以塗符。是曰顯陽。七月七夕則童子過關。十四夕則迎先祖。男子或結場度水受白鱗黃牯。婦人或請仙姐施舍斂錢。仙姐與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爲之。仙姐以貴人之婦爲之。

婦女足不襪

粵俗婦女尚高髻知髻，春時以蹋青鬬草為戲，非士大夫家，大抵足皆不襪，唐人詠句云，細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後人指此詩為婦人襪足之證。

放閒

韶州十月朔日，農家大酺，為米糍相餽，以大糍粘牛角上，曰牛年，牛照水見影而喜，是日牛不穿鼻，謂之放閒。

小熟大熟

粵中田禾二熟，以五月為小熟，九月為大熟。志稱諺云，乾冬濕年，禾黍滿山，各郡皆然，惟瓊州獨異，曰冬濕年乾，禾黍滿田，冬乾年濕，禾黍少粒。

水田旱田坡田牛田人田

瓊海諸邑，有水田旱田坡田，其坡田只宜蒔山稻、番薯、芋、芮諸雜糧，兼收可以佐食。草木狀云，甘藷根葉如芋，實如拳，有大如甌者，蒸煮食之，彷彿山藷之地，不業耕稼，惟種甘藷，秋熟收之，蒸曬切如米粒，倉圃貯之，名曰藷糧。志稱八月芋可劉，九月紅藷登。按粵俗以葵衣，劉南通志云，新會蒲葵，其本作扇，其末作簑笠。又有一種油葵，出陽江恩平，性柔，止可作簑笠。上番禺諸鄉，地狹而民皆種，耕者合數十家牛，收以一人，人以一日，其收牛之田曰牛田，所生草多亦茂盛，食牛肥澤，其種稻者曰人田，上番禺牛田多，下番禺人田多。又廣州之地，凡潮田稻高者，犂必以牛，牛必以吉貝核渣飼之，乃肥有力，核中有仁，榨油以其渣尚有潤澤，故牛嗜之，牛皆水牛，春以犂田，冬以馱樵，樵者樵荻蘆以為糖也。水牛多產神電，志云電白稀牛即此。

趁墟

南越志云，越之市名為墟，多在村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之，荊南嶺表皆然。呂沈化州詩，三日一墟人不斷，李德裕崖州詩，魚鹽家給無墟市，故村鎮趨集者謂之趁墟。

坐簰

粵中多產竹，可結為筏，自郡且登陸至雷，沿海山溪迂遠，日多間渡，深闊處用船，遇淺窄溪流，土人多以竹筏撑渡往來，行者此製，嶺北淺溪中亦有乘之者，名曰坐簰。六帖云，羅浮羅陽溪生龍葱竹，葉似芭蕉，闊二尺餘，長二丈，韶州志云，英德出鳳尾竹。

珠娘珠兒

任昉述異記，粵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今粵中女郎蕩槳，皆戴席帽，四周施巾以蔽面，即古製所稱蘇幕遮也。

四鼓

嶺南雜記，粵中水塘皆更禁，五更僅四鼓而天已明矣，相傳撾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迂怒之說，然城中猶五鼓也，楊慎謂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蹴更，即六更也，見周遵道豹隱

紀談。

女子探香

嶺南雜記云，海擔沉香俱產黎峒，多虎狼毒蛇，其俗皆女子探香，耳帶金環，首纏錦帕，腰佩利刀，什伯為羣，崖間遇有蘊香者即擒殺焉。

中秋女始笄

香山之俗，中秋女始笄，是夕召親戚為丸餈食，而笄之，初加翠髻，既嫁變堆髻，形頗不雅，多至家以丸餈祀神，或以笄女他時卒不以笄也，東莞娶婦入門，廟見後終身不復戴笄，南海番禺婦人年居不笄，有事則笄，女子出閣前一日始笄，笄多用蓮花珠，笄乳燕笄簪尖，笄長盈與鬢齊，笄大小如其首，以金為梁，或四六或八十，有偶無奇，鄉田家婦子笄，雖不奉，婦不朝夕在首，永安婦人，戴帕大笠，衣多青黑，髮左右盤，無環髻，皆戴塌笄，笄廣五六寸，與頂相等，以羊皮金紙剪蝴蝶為飾者七或九或十一，名曰金雉子，以傳其上，笄亦以紙為之，外冒黑紗，四旁插大簪，自朝至夕無或有婦不笄者，其末笄者，有屈子笄則無之，故常不去其笄，雖至貧笄亦華好，嫁日其姑來迎，其母送至夫家乃還，貧者率勤苦，其俗如此。

粵俗好歌

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為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艷，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為善之大端也，故賓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為歌伯，其娶婦而親迎者，婿必多求數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使為伴郎，女家索攔門詩歌，婿或捉筆為之，或使伴郎代舺，或文或不文，總以信口而成，才華斐美者為貴，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閣，此即唐人催粧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親友與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罷，則親戚之尊貴者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復唱歌，自後連夕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長調者，如唐人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以三絃合之，每空中絃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為多，竟日始畢，一記可勸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調蹋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燈心點著兩頭火，為娘操盡幾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竹葉歌曰，竹葉落，竹葉飛，無望翻頭再上枝，撐傘出門人叫嫂，無望翻頭做女時，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為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淚幾時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車，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既嫁人，率稱之為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為處子，猶士

一失身。不能復潔白也。稜橫者未葬也。宜葬不葬。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公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而無實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擔燒井頭。其姐坐。分明大姐坐頭邊。言女嫁失時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竹筐。竹筐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掛樹枝。剩負恩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有曰。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有曰。大頭竹筍作三椏。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蕩恣。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縮蚌。有謠曰。清河縮蚌春蓋闊。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滘。槳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滘者窖也。如此類不可枚舉。皆以比興為工。辭纖豔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而采茶歌尤善。粵俗歲之正月。飾兒童為綵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然一寶燈。罩以絳紗。以綆為大圈緣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姐妹雙雙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綉手巾。兩頭綉出茶花朵。中央綉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來茶已老。采得茶來秧又黃。是三章則幾於雅矣。東莞歲朝賀。食蝙所唱歌頭曲尾者。曰落水歌。蓋常時男女所唱。多用某記。其辭至數千言。有雅有俗。有貞有淫。隨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箏子為節。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詩餘音調。辭兼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於脣舌間。不清以濁。當為羽音。歌則清婉溜亮。紆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而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書。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韻。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辭不可解。以楚詞譯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則絕類離騷也。粵固楚之南裔。豈屈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戲。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有一字而演為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授。曹好之以為新調者。亦曰輋歌。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羣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南雄之俗。歲正月婦女設茶酒於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摵之。作書問事吉凶。又畫花樣。謂之踏月。姊命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時神即來矣。謂之踏月歌。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椓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瓊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每唱一句。以兩指下上擊鼓。聽者蹲踞。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塗五色漆。描金作雉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舉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東西兩粵皆尚歌。而西粵土司中尤盛。大約云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山中。以五絲作同心結及百紐鴛鴦囊帶之。以其少好者結為天姬隊。天姬者。峒官之女也。餘則三五采芳於山椒水湄。歌唱為樂。男子相與蹋歌赴之。相得則唱酬終日。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趙龍文云。猺俗最尚歌。男女雜遝。一唱百和。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或三句或十餘

句。專以比興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於民歌之外者。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卻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猺語不能盡曉。為箋釋之如此。猺和云。猺之俗。幼即習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縱之山野。少年從者且數十。以次而歌。視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遺。男遺女以一扁擔。上鐫歌詞數首。字若蠅頭。間以金彩花鳥。糅以漆。精使不落。女贈男以繡囊錦帶。約為夫婦。乃倩媒以蘇木染檳榔定之。婚之日。歌聲振於林木矣。其歌每寫於扁擔上。狼扁擔以榕為之。又以五采飾作方段。斷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或兩頭裝龍。猺則以布刀寫歌。布刀者織具也。猺人不用高機。無箸無枝。以布刀箴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長於布之闊。銳其兩端。背厚而腳。如弓之弦。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納緯而縮其銳而吐之。以當機緯。既吐則兩手挈其兩端以當箸也。歌每書於刀上。間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以贈所歡。獞歌與狼歌相類。可長可短。或織歌於巾以贈男。或書歌於扇以贈女。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則以被覆首為桃葉舞。有詠者云。桃葉舞成鶯睆睍。竹枝歌就燕呢喃。

廣東方言

廣州謂平人曰狫。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為賤隸。謂之壓獠。蓋壓之也。謂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稱頗古。劉宋蕭齊崇尚佛法。閨內夫娘令持戒。夫娘謂夫人娘子也。廣州則以為有夫之娘也。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已字稱小娘。衆中有已字未字則合稱曰大小娘。廣州謂新婦曰心抱。謂婦人娠者曰有歡喜。免身而未彌月曰坐月。亦曰受月。謂子曰崽。水經注稱年崽子是也。謂曾孫曰孻。元孫曰褱。息訛為褱也。謂父曰爸。曰爹。南史湘東主人之爹是也。陽春謂外祖父曰公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稱則曰儂。高明謂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東莞謂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稱曰阿白。廣州謂母曰嬭。亦曰媽。媽者母之轉聲。即母也。亦曰肥。凡雌物皆曰肥。謂西北風亦曰肥。蓋颶與豬皆名母。故西北風亦曰肥也。婦謂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賈誼曰。與公併倨。列子曰。家公執席是也。子女謂其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孫謂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謂從嫁老婦曰大妗。醮子之夕。其親戚送花於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女曰花婆。子初生者曰大孫頭。子女未生者則名曰孻。新會則曰長仔。或曰屘。奴僕曰種仔。惠州曰賴子。言主人所賴者也。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家子曰亞官仔。耕傭曰耕仔。小販曰販仔。游手者曰散仔。縱中司爨者曰火仔。亡賴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嶺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細仔。小婢媵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契仔。姻婭之使役曰親家郎。東莞稱無賴者曰趯子。又多以屎為兒女乳名。賤之所以貴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謂賃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貸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傭工曰房客。巫曰師公、師婆。覡之夫曰覡公。與女賣檳榔者曰山子。猺之雜者亦曰山子。廣州謂橫恣者曰獷。又曰獷澄鑊。鑊、劉鑊。澄、鎚澄攞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謂外省人曰盤巢。興寧長樂人曰哎子。海外諸夷曰番鬼。司柁者曰柁公、梢公。在船頭者曰頭公。二人為舟

司命故公之。卽三老也。搖櫓者曰事頭。宋壽寂之開有舫一。餘事力二三百人。事頭者事力之首也。立篙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獨長。打槳曰槳夫。香山謂佃而服役者曰入倩。謂田主曰使頭。其後反以佃戶之首爲使頭。廣州謂美曰靚。醜者曰殘。皴直曰硬頸。迂腐曰古氣。壯健曰筋節。慳撻曰慨力。言其力如車之幔也。角勝曰鬪。轉曰翻。飲食曰喫。遊戲曰頑劇。雜劇也。詐雜爲則也。謂淫曰姣。姣音豪。又曰嫖毒。謂聰明曰乖。謂不曰吾。問何如曰點樣。來曰黎。溺入曰碇。走曰趯。取詩趯趯阜螽之義。攻治金鐵之器曰打。爲醜事曰打醜。取事物曰攞。驕入曰閹。擘曰扱起。東莞謂事訖曰劫。遊戲曰瞭。順德曰仙。曰欣。新會曰流。指何處曰逢逢。順德謂欺曰到。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故謂欺人者曰張到也。以言詐人曰諛。一作唊。謂猥褻者曰魁。攏出賈直眞時命綠。卸詩之勉。貴也。縫衣曰啟。書曰。啟乃甲冑。凡細者縫糊曰啟。著裏曰縫。著邊曰啟也。東莞謂光曰皎。皎音勃。美好曰靚。持物曰的。肥曰腯。肉熟曰腍。禮記曰。腥肆爓腍祭。注曰。腍、熟也。爛或爲腯也。廣州謂衆物曰踏。亦曰艸也。謂港曰涌。涌、衝也。凡池沼皆曰塘。其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蜆塘、蠔塘、菱角塘是也。猶合浦海中之珠池也。凡水皆曰海。所見無非海也。出洋謂之下海。入江謂之上海也。出洋曰開洋。亦曰飄洋。謂潮曰水。潮起則曰水大。潮落則曰水乾。廉欽州謂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水。謂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處曰滘。稱山之有林木曰山。無者曰嶺。廣州謂門橫閘曰門。謂帆曰軚。纜索曰纜。旁出者曰縱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異物志。鬱合浦之人習水善游。芟艸曰鍋艸。亦曰勞。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樹椿水中以掛罾曰罾罭。亦曰罾門。西寧謂魚種曰魚口。小猪曰猪門。廣州謂卵曰春。曰魚春、曰蝦春、曰鵝春、鴨春。數食籠曰幾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是也。數檳榔曰幾口。陸循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幾子。陳少主齎勅施僧智顗檳榔二千子是也。數蔗子曰幾梳。蘇軾詩。西鄰蔗子熟。時致一梳黃。謂衣一套曰一沓。沓、襲也。訛襲爲沓也。楮錢一片曰一佰。綵縷一絡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甕曰一造。鄉假子者一鄉曰一手。育之雞曰鬮。雌雞伏卵曰哺。鬮不湖云。雌雄曰一鬮。十雞併稱常得六鬮是也。瓊州數貨六。禾六束曰一把。錢六百孔曰一貫。物六十觔曰一擔。高州則以禾十二把爲一擔。潮陽以錢八十爲一佰。曰東錢。築墻縱橫一丈曰一井。化州石城間。貨者欲避火門。於野外橫茅以棲。名曰苧。雷州有苧村。有浦苧。有新苧島。吳川有芷苧鎮。瓊有芭苧港。儋有那苧墟。定安有坡苧市。萬有黎苧都。樂會有薄苧鄉陵。會同有李苧塘、文昌有潛苧墩。黎峒有岑苧、黑苧、居苧。陳婆苧。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過某、牙某、峩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浦某、婆某、可某、曹某、參某、落某、番某。其近漢者多曰姊某。姊音不。香山中秋夕。劇飲月下曰飯中秋。發引之日。役夫蹋路歌以娛尸曰踏鵲鵲。海豐方言。其濱海者大約與潮相近。如呼口曰非。鼻曰鄙。耳曰繫。嘴口曰秋。鴨曰咥。牛曰犩之類。其居於山者。語又不同。謂無曰冒。我曰俄。溪曰階。猴曰諒。其蛋人則謂飯曰邐。筯曰梯。碗曰甕。瓦盆曰把浪。罇網曰令網。蛋人謂父曰扶。我曰爾。謂彼曰往。女婿曰友友。又曰友二。男謂女曰有助。謂婆曰換。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闍。有心有意曰眉心眉意。扁擔

曰閑。木曰肺。以格木爲相撕曰迭條。閑肺格頭曰闘。有歌曰。三十六闘羊。四十雙闘雞。猺謂花瓣曰花脈。花朶曰花桃。猺謂魚曰牛。不曰陷。有歌曰。牛大陷到石頭邊。謂兄曰表。來曰大。有歌曰。表大便到木橫底。娘大便到木橫枝。猺人謂火曰桃花。猫猫謂飯曰拐攞。壇語有數種。曰東語。又曰客語。假閩音。有西江袋語。有土軍語。地黎語。地黎稱峒民。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橫大、陀橫小之類。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紐、曹奴那勦、曹奴那累之類。有六字者。如從加重伯那針、從加重伯那六、從加重伯那挬之類。有七字者。如從加重伯那白吾之類。其山多曰鷓鴣嶂。村多曰荔枝。廣州語多與吳越相近。如鬚同蘇。逃同徒。豪同塗。酒同走。毛同無。早同祖。皆有字有音。潮州或無字有音。德慶亦然。新會音多以平爲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東莞則謂東曰凍。以平爲去。謂官曰貫。以上爲平。香山謂人曰能。番禺謂人曰寅。東莞之南頭。謂刀曰多。增城謂屋曰窟。廣州謂父又曰爸。母曰嬭。或以阿先之。亦曰亞。兒女排行亦先之以亞。謂覰不正曰七斜。七音啐。封擬曰估。以刀削物曰剝。音批。細切物曰剿。音迷。削去物曰勝。音撇。食飽曰餶。音救。以鼻齅物曰嗅。許用切。謂多曰夠。少曰不夠。音遘。謂無尾曰屈。音掘。謂人無情義者亦曰屈。謂腿曰屬。音彼。髀也。以手搓物曰挪。音儺。以手按物曰捺。難入聲。以答加物曰搽。音欽。以手捉物曰搐。扼上聲。以指爬物曰撳。鳥豚切。般運曰撻。連上聲。積厲機曰擻撒。漱口曰敕口。敕音朔。謂人愚曰殨殩。怒曰親人曰劚。音利。謂則多少曰幾晗。肉動曰胍。音徽。狗爬起曰攀。與去聲。以足移物曰躐。裸體曰㜷鑒。音亦脈。不識事曰邋遢。暴燥曰發騷。皆鑿。蹋大齒曰齕才。新婦入門使親屬老婦迎之曰檯步。是夕夫婦同牢食曰煖房飯。次早見舅姑親屬獻鞋帛帨履曰荷裹。冬至圍爐而食曰打邊爐。元夕黏詩藏謎。以示博物通微曰打燈。以鷄鬪賭皮錢蹋之曰蹋毽毽。亦曰蹴。謂雲腳疎直曰風路。不知人之來歷曰不知風路。龍門謂娶婦時設酒延賓以迎之曰接路。高要人謂壻曰郎家。女巫曰鬼魅。

　　粵人多以捕魚爲業

粵人多以捕魚爲業。其漁具多種。最大者曰罛。次曰罾。罛之類有曰深罛。上海水淺多用之。其深六七丈。其長三十餘丈。每一船一罛。一罛以七八人施之。以二罛爲一朋。二船合則曰罛朋。別有船六七十艘在之。皆擊板以驚魚。每日深罛二施。可得魚數百石。有曰繚罛。下海水深多用之。其深八九丈。其長五六十丈。以一大縄爲上綱。一爲下綱。上綱間五寸一藤圈。下綱間五寸一鐵圈。爲圈甚衆。貫以繚以爲放收。而以一大船爲罛公。一小船爲罛姥。二船相合。以罛連綴之。乃登桅以望魚。魚大至水底成片如黑雲。是謂魚雲。乃皆以石擊魚使前。魚驚迴以入罛。魚入則二船收繚以闔罛口。徐牽而上。有曰板罛。以小船施之。小船有罛姥而無罛公。故一名罛姥船。有曰圍罛。製如繚罛而小。深二三丈。廣七八十丈。連合二罛爲一圍。以二船一前一後施之。亦以板驚魚。凡魚首有石者皆能入罛。無者則否。首有石者。一黃花。曰鯛。曰獅子。曰鯠魚、曰鶴、曰鯧、曰馬鮫。曰鱸。此八者善驚。有曰墻罛。則以繚罛爲之。專以取鯛白。及黃白花魚。亦曰黃花罛。每一船一罛。罛深六七丈。長三十餘丈。相連數百十罛以爲一墻。橫截海水。魚觸墻罛不能去。大小壅積。起罛時魚多不可勝取。每潮罛之半以放魚。大抵繚罛疎。專以取大魚。春則取鯛白、鯠。冬則取黃

花。一歲僅兩用之。閩眾密、以取雜魚。終歲用之。此眾之事也。罾之類有曰綁罾。其形四方。廣三丈有六尺。以舟施之。以二竹爲罾子。竹長四十丈許。上有多圈。貫繩以爲放收。而爲一罾。極以架罾。魚至乃下罾。以石壓魚。有曰沉罾。沉音脫。方言也。長十餘丈。口大而尾小。尾旁有一穴。以出水母及細魚之屬。而浮二木於水中。以支罾口。又於水中當二水攪木。以繫支罾口之木。是曰罾門。其口廣三丈有六尺。常向上流。潮緩則罾口合。急則口張。而魚大入。凡一沉罾以紵麻十二石爲之。九人舁之。罾之巨者也。有曰知州罾。其廣丈餘。樹二木於水中。以綑罾。是曰硬門。常浮而不沉。費人力少。罾之小者也。有曰車罾。其形方。以三石曰盜罾。竿竪而起之。有曰絞罾。形亦方。周五丈餘。以四角繫於杙中。於之人在岸上雖罾十餘丈。魚至則轉轆轤以起之。此罾之事也。大抵眾皆用於海。罾皆用於江。罾之利常不如眾。眾者漁具之可大得志者也。罾之外有以箔者、以籠者、以塗跳者、以跳白者。箔以堅竹編之。每一箔其崇五尺。廣丈。漁者皆合五十箔而爲一。其長五十丈。廣其過大。則箔口爲魚房二重以藏魚。歲三月大禾已蒔。魚始上田。漁人以箔三方依田塍。一方依水。潮至則張而大。潮退則卷而小。是爲濤箔。箔亦曰簄。陸龜蒙詩。織作中流萬尺簄。故凡以石爲梁。絕水者曰洪。以竹爲梁。取魚者曰簄。亦曰滬。皮日休漁具詩。列竹於海澨曰滬。今有滬濱是也。魚籠長五六尺。寬二尺。口通尾。尖以山藤。繫之。置於上流。魚入。則爲倒刺錯所胷不能出。又中當樹枝以聚魚。塗跳以木爲之。長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翹然。狀若上弦之月。前有二木直之。上有一木橫之。其底則舟。而兩旁無墻。所謂欚也。當海水乾落。魚蝦蛤蠣之屬。膠粘淺沙。跳踏之。輒深入漸洳。不可得。漁者於塗跳曲其左足。而以右足踔泥。左扶橫木。而右手捕拾。板輕且滑。撮行若飛。蓋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跳白者船也。其製小。僅受一人。於潮環暇澳閒乘暮入焉。乃張二白板於船旁。而鳴其榔。魚見白板。輒躍眩入網。然諸魚不驚。惟鰣鰳鱭三者驚。三者味甘美。故粵人最重跳白之魚。魚以曉散而暮聚。聚必於水之涯涘。故跳白船之出以暮。而多在岸草叢茸之際。無風波患。其照公魚則以火枝搖颺。公魚搶火。乃以罾漉之。取花魚則以藤竹爲竿。竿長丈有三寸。貫軟而輕。以左紐絲爲綸。長丈有四寸。繫以四鉤。鉤分四方。施於沙泥之上。足輕手疾。日可得花魚半石。花魚者七星魚也。取鯔魚以釣。其竿五尺。繫以天蠶之絲。餌以公魚蠶蛹。取鰣以滾生釣。以輕絲爲之。往來遊颺。則不損其鱗。取河豚以秋潮始盛。垂千百釣於網中。河豚性嗔。觸網輒不去。欲與網鬭。以故往往中鉤。又或以一大繩爲母。以千百小繩爲子。子繩繫於母繩之末。而母繩之末各繫一鉤。一河豚中鉤。則衆河豚皆中鉤。是名兄弟釣。亦名拖釣。其鉤皆空不以餌。亦曰生釣。然生釣之河豚多雌。雌者多子。味不美。惟南亭海心岡撒網而取者。其河豚多雄。雄者多腴。味絕美。取貼沙魚以細釣。先一夕放之江中。次日乃收。一細釣有鉤數百。漁者夫婦各放細釣至數千。好水旬則得貼沙數十百斤矣。細釣以蝦以七星魚或蚯蚓爲餌。鯽魚亦如是取。是皆番禺茭塘各鄉取魚之具也。

南越筆記卷二

梅嶺

梅嶺者南嶽之一支。星經曰南戒門戶。漢書曰臺山。輿地志曰臺嶺。其名不一。其曰秦關者。以始皇三十四年所適治獄吏不直者所築也。南康記云。南野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曰塞上。是也。南越呂嘉叛。殺漢將軍韓千秋。函封使者節置塞上。卽此。故又曰漢塞也。曰東嶠者。以居五嶺東偏也。曰臺者。以高而平。曰嶠者。以高而嶠銳。臺專言梅嶺。嶠則兼言五嶺也。五嶺一嶺也。其在東則爲梅嶺也。然自昔皆以梅嶺爲五嶺之第一嶺也。五嶺皆越門。若臺關則秦所築。故亦曰秦南門也。漢之北塞至塞門。南塞至著門。臺關又著門之大者也。以其由臺山。故關亦曰臺關。又曰橫浦關。而梅嶺之名。則以梅鋗始也。鋗本越句踐子孫。與其君長避楚走丹陽皋鄉。更姓梅。因名皋鄉曰梅里。越故重梅。向以梅花一枝遺梁王。而珍於白璧也。當秦幷六國。越復稱王。自皋鄉踰零陵至於南海。鋗從之。築城湞水上。奉其王居之。而鋗於臺嶺家焉。越人重鋗之賢。因稱是嶺曰梅嶺。其曰大庾嶺者。漢元鼎五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南越。裨將庾勝城而戍之。故名大庾。其東四十里。勝弟所守。名小庾。是則嶺名梅以鋗。嶺名庾以勝。先秦之時嶺名梅。漢之時嶺名庾也。然漢時亦稱梅嶺。史記云。漢破番禺。東越兵不至。楊僕請從使擊之。上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之。遂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三校尉。上乃遣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擊之。是

也。然此或豫章梅嶺也。史記索隱云。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要之梅嶺皆以鋗名。非以梅。蓋鋗率北王。自梅里至豫章。又至臺山。亦名臺山曰梅嶺。其姓爲梅。復從梅里至以臺山爲梅嶺。猶之乎以巫鄉爲梅里也。

五嶺

五嶺之稱始史記。張耳傳曰。秦南有五嶺之戍。師古曰。西自衡山南。東窮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五者。裴淵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桂陽、騎田二。九真、都龐三。臨賀、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輿地記一曰臺嶺。一曰塞上。卽大庾也。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渚。五曰越嶺。鄙意稱謂九真太遠。當以裴說爲是。王伯厚曰。騎田卽郴州臘嶺。都龐卽道州永明嶺。萌渚卽道州白芒嶺。則道州有二。可疑也。大抵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三峽

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峽。一曰中宿。一曰大廟。一曰湞陽。大廟介二峽之間。尤險陿。故尉佗築萬人城於此。漢楊僕先陷尋陝。姚氏云。尋陝在始興三百里。地近連口。卽此。然其險莫與獨異。獨三峽其險在灘。灘三峽其險在峽。自皐石山而下。危梯峻巘。爲鐵步障。爲玉屏。凡數百里不斷。其在中宿者有南北二禺。南禺峯三十有六。北禺少其四。峯峯相抱。一水縈迴而出。水如環肉。北禺爲之好。而北禺之山且慈。南禺之山且行。行而南以東至廣州爲白雲諸峯。又東至海上爲羅浮。其總者發而爲峯。兩兩壁合。鋒鋭絕特。望之若搢玉插天。其下蒼磴屈盤。篔簹茂密。臨危飛石。與古木互相撐拒。往往有崩陷之患。蓋粵山之第一險。南禺路陡絕。挽舟者皆從北禺。衣鉤笠罣。乍卻乍前。至湞陽路稍緊束。彼此繩索相牽。膝肘而上。踝血沾濺利石。往往至死。陳嚴野先生詩云。雙峯若人立。舉手相撐摘。步障四十里。僵崇勢均敵。磴道難新鑿。猿猱苦絕壁。往年貿傘夫山。鬼至今嘆。其險如此。

迷峽

自湞口西北行。有數坻石橫亙。狀若橋。云神人之所設。灘勢澎湃。篙者胸膺痛。鉤者手酸。十人之力皆不給。上一峽不知其名。迷峽自此始。越三十里又一峽。下有豆豉村。望前山如千葉芙蓉。半包半解。解者爲峯。惜包者爲石絕。與西華相對。峯峯有樹。樹樹有峯。瀑布橫穿而出。其不成瀑布者。紛披四注如雨雪。霧蘩叢。叢中有影無聲。每與猿鳥幽咽。此迷峽中第一境。如此者二十餘里。上一峽絕壁斷寬廠。上有石窟數口。前後相穿。鞭藤梯棧。從峯鑽而上。人力勞。猺飛巢爲避亂之所。自此水徑迥環。灘徑高。石徑廉利。故陂高低。水車咻轟。舟行益艱苦。既至陽山縣。縣西二里有石刻曰韓文公釣磯。磯左爲祠。一石刻文公像。爲南海陳昂所寫。城絕卑小。郭外屋高於城。茅茨數十間。火烟家落。文公所云臨江竹林裏。小吏十餘家。鳥言夷面。今恍然在目也。二十里至老牙大理二峽。夾壁欹疊。狀若頹城。無數古木支拄。石色皆綠。皆作雲水紋。柑杉茶子諸樹羅之。怪藤千尺。多有黃猿嘯來而下。或戲丸墮之客中。猶能翻接。柔枝已入腙紗峽。水叩石牝。鳴咽有聲。水石相吞。久之始吞。有數複嶺噴水。從風飄灑。峽盡猶沾濡不已。又入一峽名

同冠蓋之石。皆爲白筍芽叢乳蘊。倒披而下。有一洞甚大。多文石。丹青綺文。樹影森沉。瀑光明滅。駐舟其下。久之峽轉峯旋。舟屈屈如入螺尾。乍出陰崖。乍入陽竇。淒神寒魄。一日不知幾變。一灘曰龍湫。湫旁有三穴甚深。水出穴中爲瀑布者二。上有洞。洞中石柱無數。自上生下。復自下生上。窺之有如堂皇。又有小瀑布五六道。與峯上諸水相連爲大水簾。其前有灘。灘上爲羊跳峽。言峽小羊可跳而越也。一巨石奏峽。沿石角敧側過之。一巖張其口。若吸舟狀。數里得楞伽峽。峽勢欲墮。兩崖相礙。石皆雕鏤。通透如破蓬。內外有懸乳千萬枝。長者踰千尺。白者成人。黑者成吻。石髓所出者色多白。石膚所出者多黑。有一大瀑布作數折。大風一激。騰躍三四峯乃散。一石人傳爲丁蘭所化。旁多篆刻。苔蝕不可讀。越半里林上。又一瀑布。參差與數折者對。土人謂之雙龍灑水。水在峽中。又絕異日光所蕩。合艸色則綠。含石色則青。亦多金沙丹礫。纖纖可拾。自此至銅鼓龍涎二峽。皆然。龍涎去連州南五里。其水發源九陂。流二十里或隱不見。乃自峽之腹吐一小乳。噴薄而出。因曰龍涎。

諸峽

嶠南之山自西自北。自西北自東北。皆兩山相夾成峽。西自德慶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峽。北自英德至清遠。有湞陽、香爐、中宿三峽。西北自樂昌平石下六瀧。有洽君、藍豪二峽。東北自連州至連溪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峽。而樂昌二峽尤險。其險在六瀧。六瀧之險在水。諸峽之險在山。連州兼山水之險。羚羊峽山水稍平。東上揭陽。則蓬辣爲鐵。諸灘亦甚險。蓋以居上流多石故也。

白雲山

白雲者。南越主山。在廣州北十五里。自大庾逶迤而來。既至三城。從之者有三十餘峯。皆知名。每當秋霽。有白雲蓊鬱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白雲。其巔爲摩星嶺。嶺半有寺。亦曰白雲。左一溪曰歸龍。其上飛流百仞。盤舞噴薄。陳宗伯瑃以爲湖。湖東北爲樓館十數所。環植荔支梅竹之屬。名雲淙別業。下有古寺二。右景泰。左月溪。林徑水石皆絕異。黎太僕醫之仙女見人。欲髮垂膺。而姿態自遠。絕不染烟火之氣。亦一說也。月溪下有九龍泉。流爲大小水簾。志所稱垂垂排玉簾處。其北爲鶴舒臺。安期昔上昇。有白鶴舒翅以迎。故曰鶴舒。又北一里有峯曰寶象。上有動石。游人叱之輒動。前有泉因虎跑而得。甚甘。其西南五里有太霞洞。秦泉之水出焉。故有李忠簡玉虹飲澗亭。小隱軒。及孫典籍白雲山房。今皆廢。又一里有洞曰玉虹。其南曰聚龍岡。折而西有宋高宗御書閣。又七里爲蒲澗。水安期嘗居此。始皇遣人訪之。太白詩所云。秦帝如我求。蒼蒼向烟霧是也。記稱安期將李少君南之羅浮。至此澗采菖蒲一寸十二節者服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仙去。今郡人多以是日采菖蒲沐浴靈泉。以祈福壽。而宋時郡守皆帥士大夫往遊。謂之鰲頭會云。澗旁有寺曰蒲澗。前爲丹井。水甘溫。微有金石氣。其陽有滴水巖。水滴微不斷。無風則滴。有風則不滴。上有一石狀懸鐘。人至輒鏗然有聲。其下又有水簾。雖濺如霧。時大時小。下注爲流杯池。沿澗而南爲文溪。溪爲上下二派至粵秀山麓。則分流爲二。左曰菊湖。右曰越溪。又會東溪之水至此。山下爲甘溪。冰馳雪驟。喧豗震山。是曰靜辭水。吳刺史陸允。唐節度使盧均嘗疏濬以通舟。允傳云。州治臨海。海流秋

鹹。尤畜水。民得汁食是也。均又築堤百餘丈。瀦水給田。建亭榭。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諸木。花敷殷豔。十里相望如火。爲南漢引以流觴。與宮人宴賞。偁甘泉苑。是山之勝尤在水。其大水凡二。其源於月溪者爲溪。一曰雙溪。溪本一。而名曰雙。以其上爲月溪。而下復爲此溪也。溪上瀑布交流。陳宗伯嘗築邀瀑亭焉。其源於泰泉者爲澗。一曰蒲澗。澗流爲溪者二。而湖一。

羅浮

蓬萊有三別島。浮山其一也。太古時浮山自東海浮來。與羅山合。崖巘皆爲一。然體合而性分。其卉木鳥獸。至今有山海之異。浮山皆海中類云。漢志云。博羅有羅山。以浮山自會稽浮來傅之。故名羅浮。博、傅也。傅轉爲博也。浮來博羅。羅小浮博而大之。羅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羅也。或曰羅山亦蓬萊一股。故浮來依之。羅主而浮客。客蓬萊而依主蓬萊。故袁宏竺法眞作登山疏。皆言羅而不及浮。言主而客在其中也。然羅爲浮主。而羅浮之東麓有博羅之白水山焉。西麓有番禺之白雲山焉。與之鼎立。人亦以爲三島。則羅浮又爲白水白雲之主矣。其峯四百三十有二。羅與浮半之。遊者自西而入。則羅多而浮少。自東而入。則浮多而羅少。羅之巓曰飛雲。其西有三峯。亦峭絕鼎峙。往往中夜可候日。而浮山極巓。每當雨霽。白雲洶湧四出。大風蕩潏。乍往乍迴。若尙在大海之中。浮而未定。嘗欲遠於羅山然者。或曰首陽大華一山而分。羅與浮二山而合。皆有巨靈主之。分之者所以通黃河。合之者所以鎭南海。然二山下合而上分。其巓有分水凹。是曰泉源山之交嶼也。水分於西則爲羅。分於東則爲浮。浮之水與羅相吐吞。羅之山與浮相補綴。水分其上。而山合其下。故觀其合而得山之情狀焉。觀其分而得水之情狀焉。當二山之交。有碓穹然如衡。二砥柱峙其兩端。而色蒼黝。是曰鐵橋。非橋也。一石飛空。嶤嶤數十百丈。上橫絕巘。下跨懸厓。以接二山之脈。故曰橋也。蓋浮山浮浮。下有浮礎固以定之。上又有鐵橋以貫之。而後與羅長合而不離也。山故有二鐵橋。皆天生石梁。而此爲上鐵橋。其在大石樓南者曰下鐵橋。大石樓在上鐵橋西。相去五里許。有小石樓。三石對峙。上下俱方峻。削崭窣。岌岌欲墮。登之則重簷四柱。窗戶相通。烟霞開闔。常若有人往來。度其高僅得山頂十分之四。然俯視滄溟。夜半見日。亦不減飛雲之上焉。二石樓兩峯相際。其脊乃鐵橋。故凡登飛雲者。自二樓而上。必度此橋。率以此爲鐵橋矣。不知乃下鐵橋也。蓋石樓二。以大小分。鐵橋二。以上下分也。下鐵橋西有一大瀑布。所謂分水泉源。瀑爲二山之界者。羅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流爲長溪者七十有二。瀦爲潭七。爲神湖一。爲淵池者六。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於此者。

西樵

廣州有三樵。曰東樵。曰南樵。曰西樵。西樵者南海之望。而東樵羅浮之佐也。去廣州治西百餘里。奇秀峭拔。挹雲霄而上之。望若青蓮之華。削四面方立。立皆內向。諸峯大小相聯屬。皆隱於削成之中。又若芙蕖之未開然者。山之東凡二十峯。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爲七十二峯。而以大科爲絕頂。巖二十有一。洞有十。其飛泉散出於諸峯間。乍合乍分。合者爲臥泉。分者爲立泉。狀各不一。凡泉三十有二。其一在噴玉巖。一在錦巖。一在漱玉巖。二在垂虹洞。左右交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雲谷中。

羣峯迴合。勢若屏城。有白沙嘗眺。瀑布左右夾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數里。從巖頂噴飛。因名其下巖曰噴玉。又有泉二。在天峯左者曰左天泉。右者曰右天泉。合奔雲谷。注於九曲之溪。有二亭曰左瀑。曰右瀑。以收其勝。其在廣明洞口者。凡作三級。逶迤而下。沫激雪吼。倒射青冥。勢益暴。又一在水簾洞。是曰水簾。爲九曲溪下流。披灑壁間。纖微若珠箔。又一在雲端村。其曰滴鍾泉者。從空細下。傾壁有蜂石神巖廡。琮琤相應。亦一瀑布也。其在碧玉洞者。擘岸而出。橫直倏無定勢。餘氣爲烟爲霧者。其遠覆數十丈。望之當者非泉。然從噴玉巖至此。爲飛泉者十有三矣。而以此碧玉之瀑爲最奇。

霍山

霍山在龍川縣北。周旋七十餘里。爲峯三百七十有二。最秀者曰大佛跡。秦始皇時有霍龍字盛陽者居之。因名霍山。其巓有二巖。東向者曰望月。無甚奇。西向者曰太乙。深八九丈。廣倍之。高二丈餘。上有雄石。平如掌。左右兩峯夾之。是爲霍山洞天。其東有橫巖。在半壁巖中。有一石出地數尺。人偶撼之。輒動。及力撼之。反不動。亦一異也。巖上峯名酒甕石。崛起平地百餘仞。上銳中博下削如甕。然泉涓涓傾出。味甘如醴。因名酒甕泉。所注成潭。大畝許。清深不測。旁多萬年松、風蘭、仙人掌、金星草、黃精、白朮之屬。遠近隨風。處處芬馥。如入羅浮之百花逕矣。大佛跡峯在山南。石上有大人跡十四所。跡有黃牛狀。甚澄澈。鄰峯曰石樓。亦有巨人履跡。下有一石可坐數十人。爲仙樂石。又有擣藥石。常聞杵聲。而不可見。尋之多在志公樓峯之腰。又有七星石井。大各如盆。深數尺。水隨汲隨盈。不汲不盈。盈必七井一時盈。其上一峯曰船頭。凌晨望之。若大舶在海島中。雲氣往來。山如鼓櫂搖動。亦一異也。

頂湖山

頂湖者。端州鎭山。去郡四十里。從羚羊峽望之。紫翠滴瀝。若在帆際。舍舟後瀝水。從大蕉園取道入。有白雲寺當山之正麓。寺右溪向鹿蒸禾。每粒雙米不垂穗。已三十年矣。沿澗而東里許。有鋤雲精舍。又十里爲上龍湫。所謂上飛水潭也。若不甚深。而黝黑可怖。碎霤作勢。轉下三四折。爲大龍湫。垂綆測之。百餘丈不得其底。旁通乾穴。可達七星巖水洞。每大風雨。有青白氣一縷從中起。其黝黑過於上湫。又東有數疊泉。經小湫潭二。一大瀑布長可三十餘丈。是謂大飛水潭。自西巷而下。又有短瀑布八九。小湫潭四。是皆所謂頂湖也。廣中之山。其頂多有私水。而是山爲湫爲潭者八九。絕與西樵相似。

東安諸山

自六都水口三十餘里至石夾。自石夾以上。峯皆純石。其中一一空洞。水聲入之。鏗鏘四應。瀑泉大者滙成潭。小者峨澗。諸小石亦各自爲巖穴。鼻口相呀。有涎泉噴薄。其中有一谷。兩壁岭岈甚隘。以身以人。漸寬豁可藏數百家。室山高林黑。陰風颯颯。然不能以久立也。三十里許至東安山。尤詭怪。城北有天柱峯。拔地峭秀。民居其下。環引清泉。灌溉花竹。叢中與猿鳥相爲主客。城南有天馬山。亂石競飛。勢若風雨自天而下者。其石大。自地而上者其石小。望之以爲奔馬也。其東爲錦雞峯。上盤危磴百級。四壁皆穿。石中有圓竅六七。寬其下。百千孔穴相連如藕心。泉水噴射作數道而下。注於陂塘。其在城西者有翠屏山。

方正如削。在城東北者九星峯。日光照之。如太阿出匣。亦精芒耀。左右有數峯。縱橫蕤擁與爭勝。西南一峯稍卑。聞峯半吐一舌爲宮觀。有欄楯飛接。下有巖曰九星。軒明爽塏。滴水不漏。石氣燥乾。絶去蝙蝠松鼠之跡。石乳穿曲。凝之丁丁有聲。其西又有一巖與衆峯連。兩水滑出其下。彭湃爭流。石梁茅宇。參差映帶。有數十人家依之。此近城之山勝槩也。其在西北十五里爲大紺山。山高絶。雲氣常罩其半。樵采者每見有池館數所。碧桃垂實。白犬吠人。倏忽不知所在。蓋仙窟也。其西有路通羅定。從山巔仰行。攀林援葛。手口並運。凡百餘里。經溪澗者四五。皆在積氣之中。谷中時有白雲填塞。一望渺瀰。間漏出蒼崖碧樹不可計。白白石塊度橋。橋長者數百步。或木或石架之。溪多坻石。可作魚梁。水峻急乃反多魚。居人持以爲鮮。其在西南五十餘里者。曰雲霧山。在楊柳都者。曰聖山。並高千仞。聖山有神祠。歲旱拆去數瓦。以竹引泉過祠下。霖雨立至。其曰書山崖、羊鐵額、雲扶諸山。皆絶高大。則遠城之山大槩也。

錦石山

山在德慶州西。高百餘丈。一石狀天柱。削成而圓。旁有數大石。若蹲踞而坐然。黃白梭錯而西。舟行三日。夾岸皆土山綿亘。惟此石拔起。若連臺上踊。旁無附麗。漢大夫陸賈使南越。從桂嶺取道至此。施錦步障以登。嘗謂山靈若佗降。當以錦爲報。其後佗去帝號。受南越王封。與賈泛舟珠江。遡牂牁而上。賈因以錦包山石。錦不足。植花卉代之。遍巖谷間望若霞絢。因名錦石山。至今異花甚衆。終歲如春。採擷者多不識其名。

丹霞山

丹霞山從別傳寺右折。爲錦石巖。巖中多石花。如千瓣芙蕖。大小黃白紅綠不一。倒生石腹。朵朵可以攀摘。蓋鍾乳之所爲。左折至海螺巖。絶壁下。其懸厓相倚。下如層城。上如列屏。須飛梯垂緪乃可上。上至齒若。其地蜿蜒伸縮。開鑿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餘丈。如西番蓮一一花瓣相附麗。其下臨大江。明砂細礫。清瀾鏡瑩。外則遠近峯巒。爭奇競峭。多上豐而下削。狀若倒生菡萏。蓋山水之絶怪處也。

五指山

五指山在瓊海中。亭亭直立。上參霄漢。若端人正笏峩冠之象。以故瓊州諸邑。多出瓌瑋卓特士。五指而外。又有小五指。其餘巑岏巉巖。若瓊山白石諸嶺。皆其支派也。逶迤而來。至邱文莊王尚書宏誨所居之左。有馬鞍岡。與文筆金雞二山錯立掩映。文筆從平地特起。高數百仞。天色晴霽。輒有蒼烟一道。界破碧空。若天門華表。歲多科第。則吐光如炬。王尚書詩云。不知浩蕩中。地脈滑何寄。突然五指伸。復此筆一臂。蘇文筆渡清溪而西。爲金雞嶺。嘗有金雞飛鳴其上。故名。蘇子瞻詩人間文筆無雙士。天上金雞第一星。至今文士舉者多以西科。

白水山

陽春西南一百三十里有白水山。高二百餘丈。其周四百餘里。上有天池。龍井注爲飛泉。一派十三疊。一疊一狀。或橫或直。在壁中則直。在壁外則橫。各隨石壁之勢。增城之西二十里。有白水山。高千仞餘。上寬

平。狀若仰盂。可田百畝。有飛泉長百餘丈。直至山足。繞縈丹邱而東。水車所激。雖高不至。灌田數千百畝。兩崖怪石夾束。如砥柱懸橋者。不可勝數。其旁多雲母石。是曰白水丹邱。博羅東北三十里許。有白水山。北連象頭山。爲羅浮東趾。有懸泉百仞下注。山凡八九曲。一曲一潭。深者縋石四五丈不能窮。蘇軾詩。開翠峽走雲雷、疏鑿破奔流作潭淵。又云。坐看飛鳥投霜葉。知有老蛟蟠石磵。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旁有巨人跡數十。下有湯泉。是爲東界三白水山之勝。

白鶴峯

歸善有白鶴峯。下臨東江。與豐湖諸山對峙。蘇學士故宅在焉。學士上梁文所謂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是也。中有思無邪齋。其銘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予愛其語。書之於齋楣。齋前又有德有鄰堂。其左爲硃池。右爲墨沼。木棉榕槐之屬。古色蒼森。學士之所手植也。

圭峯

圭峯在新會城北二里許。秀拔玉立。其頂四方。名玉臺。上有兩瀑布。從肘腋間飛出。下注百仞。白沙詩。有能飛泉下玉臺。謂此。羅定山云。吾聞南海之山。名玉臺者。有巨人靜而無欲。深知所謂潛之道者。洗石徂因作玉臺圖以寄白沙。山上又有綠護屏。登之可望厓門。按昔人詩。綠護天寵南渡迹。玉臺鎮蠡建、和年。屏半神鼎輿術。護爲天田。田方百畝。有界水三分與白虹亘天而下。中紐號處。是曰聚袍。袍中龍吹息成雲。繚繞萬狀。白沙嘗與周鎬爲雲潭之游。有雲潭記。莊定山見之。謂卽濂溪太極圖云。

春閣

春閣在增城城中。一名鳳閣。其東麓有唐時何仙姑宅。羅浮經云。其陰螺母峯。峯之西北曰鳳凰閣。神女居之是也。仙姑常往來羅浮。其行如飛。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天寶九年。五色雲起。麻姑壇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太一識其爲仙姑也。大曆中。又見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鑾上其事。賜明霞衣一襲。取所作餌雲母詩入大內。詩云。鳳凰雲母似天花。鍊作芙蓉白玉芽。笑殺狂遊勾漏令。御從何處覓丹砂。仙姑故善詩。孫典籍蕡記。其羅浮口占寄家三絶。留研屏一絶。又昔有人見其題泰珠庵東壁一絶。字比當人差。稍婉少作。蓋時半毀。惟餘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柏語天十三字。其下必風也。越女以能詩知名者。自綠珠始。至明初有南海七歲女子。若仙姑。尤其詩麗者也。

七星巖

七星巖在瀝湖中。去肇城北六里。一曰閬風山。一曰員屋。七峯兩兩離立不相連屬。二十餘里間若貫珠引繩。璇璣迴轉。蓋帝車之精所成。而瀝湖則雲漢之餘液也。玉屏居七峯之東。是象玉衡。或以七峯祗作金形。上應西方白虎七宿。予謂易稱效法謂坤。天有七星以爲象。則地有七峯以爲法。象者精氣之所爲。峯無精氣。以星爲精氣。其含雲吐雨。居禽獸而生草木。皆星之所爲之。石乳者星之津液。寶藏者星之光芒。一卷之多。皆珠斗之子孫也。其或巖間積濕岑光。熒熒若星。則鹹之所作。鹹始於罰下。終於炎上。謂

下為火之陰。炎上為火之陽。亦皆基之變化也。七峯皆中空。各為一巖。巖皆南向。一小者名阿波巖。北向。南向者陽明之洞。道書所謂大天日月分精照之者也。日月忽然起滅。不繇孔穴。則陽明之所為也。大巖當諸巖中央。有南北二門。前後相通。是為崧臺正室。其頂穹窿如蓋。高數百丈。上開天井。雲氣可以直出。折而北。洞戶迤敞。有龍床。坐人百餘。其中如砥。又有龍磨角石。有大小龍井三四。與潮汐上下。巖中複多石乳。始滴為乳。終滴則凝為石。長者玉柱。短者塔簪。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互相撐拄。如此者以千萬計。其為人物諸瑰異。五色間錯。亦皆石之餘髓。非他物。大抵山空則氣蒸於內而為乳。山實則氣蒸於外而為雲。雲煖故散。乳寒故凝。雲與乳同類。故皆詭怪萬狀。變化成章。乳者山之精液。雲者山之華也。巖外之石色多白。瑰脂的皪。一一穿漏。亦有乳流注其間。乳乾者脊膩。嚼之嘶嘶有聲。其薄而成片者。皆清越。中空竅穴。以衣覆而叩之作鼓聲。杖擊則作鐘聲。其一在匪間者小如碗。吹之嗚嗚若海螺。又以石擊巖餘地亦作鼓聲。謂之地鼓。曰河鼓巖者。亦兩門。然皆南出。中有水。圓積如疊鼓。又如半月之弦。其淺處清見數丈。諸巖皆水環石。此獨石環水。滄淵深。故以水勝。曰辟支巖者。瀕後瀝水二里許。舍舟循半田北入。奇石森列。房櫳戶牖咸具。有水自巖端下注。溉田數百畝。土人於此祀禾花仙女以祈歲。當西水漲時。諸巖皆可舟遊。宛似武夷九曲。古時肇慶稱兩水夾州。蓋西江之水。一從城南出羚羊峽。一從七星巖前出後瀝水。今此水淤塞。半為田。半為瀝湖。瀝湖者言西江之餘瀝所成也。兩水夾州。則西江勢分。無泛濫之患。形勢更宜。

玲瓏巖

去始興江口十里。有二山在城南。兹岑對峙。左大而右小。左山多巖穴。大者曰玲瓏巖。巖中有巖。以大小相間。奧室窈房靡不備。纖巧者之所為。其最勝者凡八巖。初自南壁上為二小巖。形如半月相環。外隘而中通。數十步一巖差大。上至山半。一巖甚大。可容人數百。日月盤旋其中。名天光巖。路左一巖差小。有乳垂下。有紅綠翡翠色。稍上又一巖。兩柱屹立。如樓閣一。當東日初出。則陽光先貫。朝霞滿壁。內有注注水可飲。是謂下巖。自天光前纜屈而上數十級。有一巖穹然。其石乳懸者為杵。陷者為臼。云葛洪煉藥之所。又級而上。有一巖石。龍勢欲昂。擊泉自頷垂滴。味甘以洌。下有坎。不盈不涸。又有琉璃艸生其上。可療風疾。曰風藥。折而左。路稍黯晦。火行數十步。一竅圓明上通。是謂上巖。自半月至此凡八巖。而山中人但稱為上三巖下三巖云。

陽春巖洞

陽春縣夾江奇石。自雲霖鋪至下馬水。峯峯峭削。巖巖勾漏。凡百餘里不窮。最著者有崆峒巖。從郭西三里度水而南。又四里。亂石五六。中方橫不甚鋭拔者。崆峒巖峯也。巖口前後斜出。深廣數十丈。上下層疊如巨廈。二石柱支之。上有天坼甚光耀。一石名龍床。雲氣嘗濕。其鐘鼓石左扣左應。右扣右應。左右扣則一巖皆應。以是山中空故也。凡石山皆中空。蓋一實二虛。二虛其洞穴也。山以虛故能通澤之氣。山無氣。氣皆從竅而出。氣凝則為乳。洞穴所有物象。皆乳所成。歲久乃堅為石。石者氣之渣滓也。巖中又有晴霞。炬行十餘丈。皆有金膏銀液之異。出巖。從高流河口行十餘里。有三峯出水。東曰潭西石。道書所謂潭西玉髓是也。一穴深廣百餘笏。古雜所植多為雲氣鳥獸形。餂乳。隨手折之輕鬆瑩透。疑即玉髓。四壁作龍鱗。有艸蔓生下垂若流蘇。金翠相映。士人云此金芝也。嗅之辛辣。從潭西亂流數里。為高岡巖。東至巖一峯庳小。為角石。一峯張其口。為馬口石。二峯相屬。為蓮塘口石。水穿洞腹而出。勢甚鴻溥。冬月捕魚人始能行洞底里許。無所觸礙。西二里。為南巖寺。有元至正碑。東炬稍北。為銀礦洞。循崖行。蝶旋蠖屈可數十穴。極其幽窅。石髮膩。得火發光。鍾乳懸冰。層砌交柱。傳有銀礦涌出。不知何世之物也。又循崖行。至西巖。得天然洞闕。稍加追琢。為之左右支洞。委宛各高數丈。其奧有一古龍蛻。士人療疾。每琢石出之。是曰龍蛻巖。又前有蒼翼人騎赤豹處。曰赤豹洞。廣敞得龍蛻之半。入里許。上通日光。洞前為合水口。從水口而東。越陂陀三四里。有寺曰川山。旁倚危峯四五。一洞下廣上鋭。兩扉夾峙。撐其巔。高下隱起。有鳥跡書。為苔蘚所蝕。煤光射處。時見片片瑰瑋。是曰玉玫巖。從水口而西一石曰下那虹石。有虹陽洞在水次。其旁小峯曰小那虹石。北有數峯不相屬。曰上那虹石。又北有琊陽洞。洞上有三峯。曰大琊小琊。琊背從水口而北五六里。經鳳羅口。其兩岸有峯四五。南戶之巖一。北戶之巖一。東戶之巖一。北戶在山巔。不甚廣遠。東戶去地二百尺。鐵壁半削。非人可度。又三四里。則皆東石也。凡三十餘峯。或相屬或不相屬。謂之石城。其南巔前多稜齒。北壁直瞰江濆。又有二十餘峯。曰合窗石。作四連。北四峯為蕉葉石。又北三峯為中部石。又北八峯相屬為中甫石。四峯不相屬為乳坑石。又北六峯相屬又不相屬為兵營石。四峯相屬為那青石。東北五峯不相屬為那烏石。那烏水所自注也。其東三峯為鯨石。又東三峯為筋石。又東二十

餘峯為潭葛石。自石城至潭葛凡百餘峯。屈蟠十餘里。隱隱皆有洞穴。崖岫多瀕水。潭葛北有石角洞。其縣溜高下相屬。其凝乳潔晶相積。其鑿花若剪玉而成。其嵐烟時吐五色。士人云寶玉氣也。又北三四峯相屬。半出陂陀。半入湖浸。為浮曬洞。亦曰小銅石巖。人家在巖口。蕉竹逶陁甚有致。去巖里許。東北有四峯平坡帶迤。曰隔岡石。又北六七峯曰銅石。其東南去人家半里。有磴道數曲。上下巖。又百餘級至中巖。巖、劉仙蛻所也。炬探之。亂花瑤芝。倒垂四壁。壁光熒射炬如玉。旁有一石床。床屏孟陀。宛若鬼作。又數十級。壁有周敦頤題無擇趙刻。為元鶴巖。下坂則黃泥溝矣。自溝至天塘道旁有六七峯相屬。曰黃泥溝石。北五里許。有八九峯不相屬。曰梧桐石。又十數峯橫倚半崦。曰石髻。往往洞戶出翠微。或隱林際。或覆垂崖下。凡五六見。非鉤梯飛絙不可至。又三四里。在峯峯相蟲間。曰雲霖砦。負石而居。曰客砦。前踞泓湖。曰三砦。砦下夾路數峯。高四五丈許。尺尺皴皺。路藤垂篠。皆翠滑滴石上。猿狙狎人。冬寒時聚至就火。攫弄不去。湖外有雲霖洞。歷數十磴乃至。瀺灂之聲。與風葉相荅。洞中急溜。又若泓琤瑟然。里許。循仄徑行。高下不知其幾。四旁委洞。時仄身蹐膝窺之。不能悉造也。數百步出後洞門。有白水飛瀑十三疊。嵐烟擁蔽其半。與鬱石大巖石窟三涎皆奇絕。白水之山最高大。在陽春西南。去縣遠。其在城北有峯隆然起如寶幢者。涼繖岡也。左右列雲林。射木礙木之山。烟翠隱見。皆面江。互相映帶。江繇黃泥河七十里至縣。與左瀧水合。又南五十里與輪水合。又淡陽江一路。皆奇石。或有名或無名。或石也而以峯名。或峯也而以

石名。既不敢問奇志。玲瓏穿空。不可得而窮也。

碧落洞

英德之南約五里。一石獨高于餘物。上有洞曰碧落。循磴而上。至一洞。其廣二丈。袤倍之。高四五丈。從洞右仄行。未及半。石闕。有木梯出於壁外。閣道窄隘。兩旁爲楯檻承之。仄行復至一洞。兩壁牙交。容一人側束復舒。爲虛樓一。叠一石吐出。上平下坦。可坐而臨水。從洞左仄行。又有虛樓一。其石皆長蒲蚺。雲房垂乳。變態千萬。將雨則乳枝濕潤生雲。但當燃火以辟雲。一水淺深二尺許。乳之滴瀝所成也。有魚長數寸。見人弗畏。上有石楯。古仙人蟬蛻於此。蓋虛窟也。僞南漢命爲雲華御室。有記。唐人周愿爲刻雜詩云。湞陽之石室。兩崖捲束。勢合如屋。房顏首闢。闢待朝旭。皓然巖壁。宛有仙蹤。羽客道色。雲邊塔局。又謂怨籠晴豁。危正聳立。背倚青壁。久而行狹。是此洞也。洞外峯巒四合。一屏前立。江光樹色。掩映虛無。境絕幽麗。

穗石洞

穗石洞在會城坡山之下。坡山向在江干。稱坡山古渡頭。山本不高大。爲劉龑所鑿。今僅一培塿耳。昔有五仙人持穗騎羊降此。仙人去而羊化爲石。故名穗石洞。有一巨石廣可四五丈。上有腳跡。跡中碧水泓然。雖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異也。城中天然之石惟此。餘皆客石。

甘泉洞

甘泉洞在增城東洲西嶺下。湛文簡之故陳。因號是洞生文簡。故文簡以爲號。而建甘泉書院其上。其後文簡所至。輒爲樓名曰見泉。以示不忘所生之地。

紫霞洞

瓊州治南二里。蒼屹山之北。有紫霞洞。洞口一石版。題曰遠七里。近七里。不遠不近七里。壁間復有盤虬屈曲自何起伏八篆書。郡人產子者。多鐫名石上。以硃塗之。謂可得長命云。

泐溪石室

泐溪石室在樂昌治西北三里。其山曰泐溪嶺。泐溪在嶺下。嶺以溪名。石室亦如之。高三丈許。廣倍之。左右各有斜竇甚深。捫入若螺螄尾。一飛來碑刻眞武贊八句。字如蝌蚪。不能盡識云。飛白武當有陸羽題名及福室二楷書。字大四尺。右有石床長二丈。平將可臥。其東四里又有巖。縱橫十字。平廣若大衢。名十字巖。橫者甚深。有隧道可通泐溪石室。假有陰魄主夜。陽精主晝。形如日月。飛在元空之中。流入洞天之內。其光明與外無別者。

揚歷巖

揚歷巖在保昌西北二十里。以漢將軍楊僕經其下。故名。絕壁有瀑布。瀑布中有祇林寺。瀑布爲寺之屏。遊者以爲入瀑布中。不知其且入寺中也。巖高深各數十丈。廣三之。可容室十餘間。而瀑布之橫懸正足蔽之。從外望之。但見瀑布不見寺。並不見有巖。巖下又有一巖。如巨口吸水。水噴薄至雨花臺。乃成深潭。

旁有大小蒲湖石。甚怪。

三洲巖

三洲巖在德慶州東七十里。嵯峨飄深。如堂如房者半。兩旁有隙坼二。日光分透。從右磴而上。初甚暗。不數十武即洞。如飛殿百尺。行者前後不相顧。從穴中旭首穿而出。乃至頂。有一亭。古木叢蔭。丹竈硯池仙羊窩石柱皆在焉。有蛟吏修眞於此地。李綱書玉乳巖三大字。陳無擇銘之。其石皆作綠色。堅瑩如玉。可愛也。其南又有亭瞰江。巉巖足底。下視烟波。茫然無際矣。

白面巖

白面巖在翁源縣東南七十里。石色中青外白。故曰白面。其寬敞可容千人。然暗處炬之。約深數里。不能窮也。春夏時有泉下滴。日供三四人飲。擊其石。片片音響各別。又謂玉磬巖。當有神飛至。居巖一二年。倏去。去之日。有大風雨拔木發屋。人以爲異。

穿鏡巖

穿鏡巖在靈山縣西二里。峯半一孔相通。有如穿鏡。望之以爲前後二鏡也。旁有三海巖。皆高廣。石乳森森四垂。肖諸物象。又有呂仙洞。出入上下。如環無端。絕與穿鏡相髣髴。宋州守陶弼登此。見有螺蚌之狀。疑古滄海之變。其玲瓏穴竅。或泡沫所成。賦詩紀之。

南越筆記卷三

西江

西有三江。其一爲灘。一爲左。一爲右。右江至潯而匯左爲一。而右江之名隱。左江至梧而匯灘爲一。而左江之名亦隱。惟曰西江。西江在西粵爲三。在東粵爲一。一名鬱水。唐志稱南海名山。靈洲大川。鬱水亦曰牂牁江。予以其源遠委長。經流四省。可爲一大瀆。而峋嶁碑有南瀆衍亨之語。因名之曰南瀆。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大洋。南海固以江而重也。則祠牂牁於廣州以爲南瀆也亦宜。牂牁者。江中兩山名。左思云。吐浪牂牁。西江之水以牂牁之山爲始。以崖門之口爲終。牂牁其即西江之岷山也。

三水

三水者。自雞龍而來者曰牂牁江。爲一水。自清遠而來者曰湞江。爲一水。自廣寧而來者曰綏江。爲一水。皆會於三水縣東南之崑都山下。是爲三水。志以牂牁湞二江遂於廣州入海者爲一水。非也。綏江至四會會龍江岫水。東南出南津口以入湞江。又分一支。西南出清岐口以入牂牁江。其水甚大。不減湞江。一源而二流。西北二江皆受其灌注。可以爲一水與二水參。夫以一水而能灌注二江。天下之所少。入西江以爲上流。入北江以爲下流。而不得合西北二江以稱三水。此前人志山川者之疎也。

潮

廣人以潮汐爲水節。或日一潮而一汐。或日兩潮而兩汐。皆謂之節。其在番禺之都。朔潮未落。暮潮乘之。猶以終風。前後相盪。海水爲之沸溢。是曰沓潮。一歲有之。或再歲有之。此則潮之變。水之不能其節者也。若以歲之十月自朔至於十有二日候潮。朔日潮盛。則明年正月必有大水。二日則應二月。日在其月。至於十有二月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蓋水之神於節者也。然大率潮與月相應。月生明則潮初上。月中則潮平。月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乾。月與日會。則潮隨月而會。月與日對。則潮隨月而對。月者水之精。潮者月之氣。精之所至。氣亦至焉。此則水之常節也。蓋水與月同一坎體。故以月爲節者在在有常。而以日爲節者。在在有變也。余靖云。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南北。彼竭此盈。皆繫於月。不繫於日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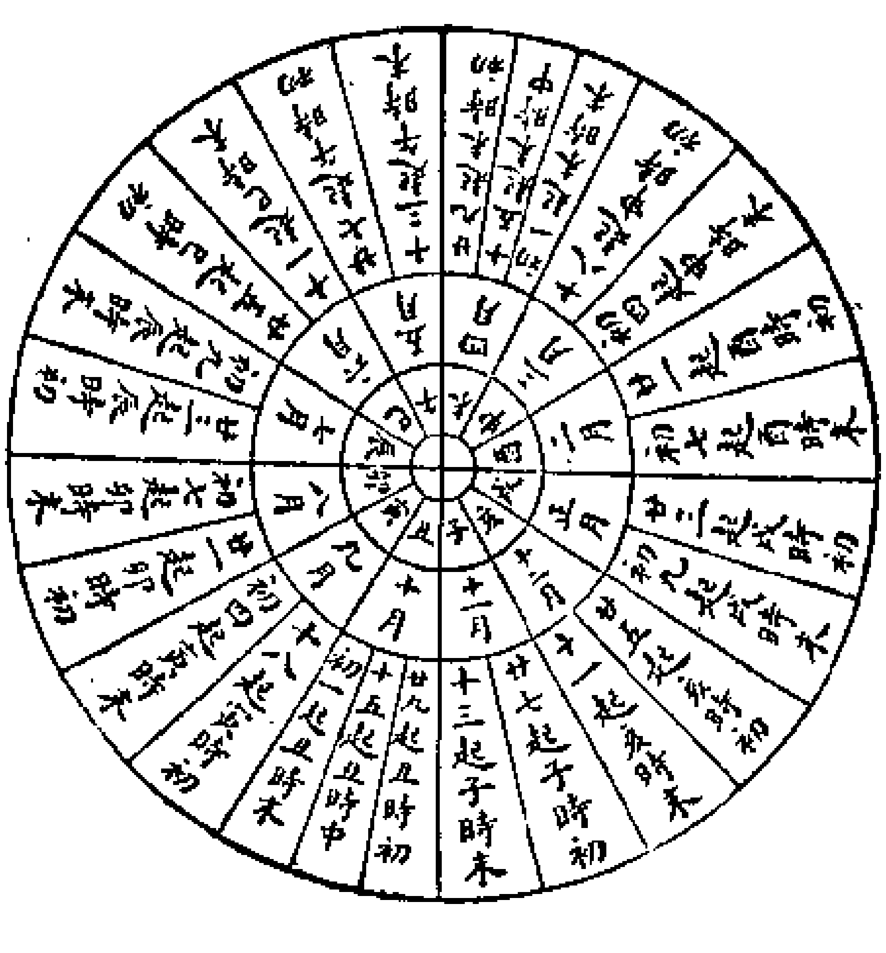
廣州潮

廣州潮以朔日長。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長。至十八而消。謂之水頭。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謂之水尾。春夏水頭盛於晝。秋冬盛於夜。春夏水頭大。秋冬小。故防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謂之春汛。春汛爲大。以水頭。故言大汛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謂之冬汛。冬汛爲小。以水尾。故言小汛也。

瓊州潮 附流水指掌圖說

瓊州潮候與江浙欽廉不同。其地勢異也。郡與徐聞對境。兩岸相夾。故潮長則西流。消則東流。日有消長。常也。八月九月其勢獨大。每日兩有消長者。其變也。故舊潮漸減漸小。謂之老潮。新潮漸進漸大。謂之穉潮。十一月朔或時不測而長。謂之偷潮。其大小之候。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舊志云。瓊海東南諸港。朔望前後潮大。上下弦前後潮小。二至前後潮大二分。夏至潮大于晝。冬至潮大于夜。又云。晴則望南而陰則望北而吼。人以爲陰精驗之果然。又云。交廣潮候與閩粵相去亦少差。而瓊崖儋萬之候。大小俱各差殊。其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則同。不係月大小之盛衰。今附流水指掌圖說。以便參觀。倪邦良曰。雷之海安。橫渡至瓊之海口。計程約八十里。非遇大順風則往返舉帆。均以水流東爲候。而逐月逐日各有差移。難以他郡潮信推測。癸未六月。承乏定陽。適初旬伏流。待渡海安。偶閱舟師流水簿。繁不勝紀。因撮其略。繪圖于左。每月兩次起新流。相距十四日。如十一月十三起流。二十七又起流是也。惟四月十月則新流三次。其逐月爭差。各縮二日退一時。俱遞算。如十一月十三。二十七起子。十二月十一。二十五起亥是也。三九月之初四十八。十月之初一十五。則縮三日。而流在上半月者則起時末。在下半月者則起時初。惟四月十月之十五。流起時中。其起新流之前三日。俱伏流。每日一次流東。四個時辰便退西。其逐日爭差各半個時。將兩日差一時。俱順算。如十一月十三起子末。十四起丑初。十五起丑末是也。若遇閏月。則以上半月照前月下半月。以下半月照後月上半月。又海口比海安流早半個時辰。海口瓊地。海安雷地。按潮爲天地呼吸之氣所運。而適與月應。蓋月行每月一周天。與日會十二會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是一

歲。月行之數也。歲有三百六十日。常數也。而又有六小月。今倪氏此圖以十二月縮定三百六十日。每月相距十四日起流。一月縮三日。兩日差一時。又以三九十月朔望內各縮多一日。共得六日。以準六小月。併月行三百五十四日。適符三百六十之數。準定潮候起伏。簡便。但月行尚有奇零。今只整齊配去。不計餘分。歲久必差。故天后廟碑所定起伏月日時刻。久已不符。以其便于渡海者。姑錄之。以俟智者考正云。



按天妃廟碑書。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濤。乃東西合流。即所謂中洋合流處也。過此可勿虞。必知風大則中日可渡。又歲三月二十三日天妃誕。潮汛必有北風。舟楫宜俟之。以是日也。須又可渡。是日廣東邊海地亦曾有風雨。又不可泥於圖說也。

二湖

會城中故有二湖。其一曰西湖。亦曰仙湖。在古越城西。爲南漢劉龑之所鑿也。其水北接文溪。東連沙澳。與藥洲爲一。長百餘丈。歲久湮塞。宋經略陳峴疏浚之。龑故苑奇石。置其旁。多植白蓮。因易名曰蓮池。而湖亡。其東偏今有仙湖里遺焉。其一曰蘭湖。南越志。番禺北有芝蘭湖。廣州志。蘭湖在雙井街。其水常漲。今亦亡。其地亦猶曰蘭湖里云。城中又有二洲。一曰粵洲。在元覽臺西。爲白雲之水所注。一曰藥洲。在越王臺西南一里。即龑所鑿仙湖與之爲一者也。

昌樂瀧

昌樂瀧在昌樂縣西北六十里。自瀧口以上至平石。凡有六瀧。乃酈生所稱岸壁峻阻。巖嶺干霄。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者。瀧中之山名豎簦。兩峽相抵觸。欲崩欲陷。楓柟豫章諸大木撐之。天從石罅中出。僅尋丈許。隨峽勢以爲大小屈曲縈迴百餘里。至瀧口乃稍開豁。峽中一名武溪。其水源出桂陽臨武山。入臨武。經鵝鴣石南流。合瀘水泠君之水。激爲大瀧。灘流最怒。驚湍飛注。凡有六處最險。其曰塞瀧者。濤風沫雪。凜冽如深。冬舟出沒者衣盡濕。如裸而泅。凍不可忍。上有廟。祀漢桂陽太守周昕。昕始疏鑿之功也。廟左祀昌黎韓愈。愈昔至此不敢涉。有瀧吏詩云。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故亦稱韓瀧。一曰金瀧。

其崖昔爲雷擊．傾裂數百丈．頹波所入．兼盤旋衝．激若山崩．轉如雷鬨．嘗有金鐵光搖．一曰白茫瀧．一曰垂瀧．縣洪百餘仞．匯爲巨潭．渦漩騰沸．望之茫洋．一曰梅瀧．上多梅樹．有獸白毛而長臂．旦夕吟嘯．人以爲猿公．一曰腰瀧．言在瀧之腰也．亦曰穿腰瀧．舟人率以兩篙穿腰昇舟而上．日不能十里二十里．舟下者勢如劈箭．直入九淵．雖巨石曾一髮許．路或窮折而入崆竅．則山彼滴灑．陰濕毒淫．若有蛟蛇鬼怪之物．欲相搏噬．令人凄神寒魄．不能自持．自寒瀧至此皆絕險．舟上者與石爭．下與水爭．與石爭者勢在篙．與水爭者勢在舵．其可爲力者人半之．不可爲力者天亦半之．出峽至瀧口．有鵝公石在水中．險若從負．過此乃敢泊舟．嶺南謂水之湍浚者曰瀧．諸州皆有瀧．英德有瀧頭水．羅定有瀧喉．而以此六瀧爲大．六瀧．又以穿腰爲大．予有瀧中號子云．舟子穿腰欲上天．下瀧船笑上瀧船．上瀧爭似下瀧險．一片風帆亂石邊．又云．舟隨瀑水天邊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時亦御立．白鷗欲下復驚飛．瀧口東岸有趙佗古城．佗昔自王．首築此以扼楚寨．蓋以秦新道惟此瀧中最險．彼北從湞水．西從灘水以入者．險皆不及瀧口．有望瀧樓．去縣西北三十里．縣西門曰西瀧．其東曰東川．南曰武水．武水至縣南有龜峯．橫當水口．水爲縈紆倒流．上有一亭曰武溪亭．有記．

潮水泉

韶州清溪驛東五里許有潮泉．泉有雌雄．雄大而雌小．一雄長則一雌消．日凡三長三消．初以雞鳴．次午酉．消則涓滴不留．惟秋冬間．泉無消長．乃有細水長流．土人以泉應潮．名曰潮泉．

貪泉

石門有泉．飲之輒使人貪．名曰貪泉．語云．登大庾嶺則芳穢之氣分．飲石門泉則清白之質變．繇來久矣．

豐湖二泉

惠州豐湖有二泉．曰清醒．曰古榕．清醒在豐湖南姚坑．泉口僅如盂．日汲數十石不竭．水比他泉稍重．古榕在湖峯西麓．迸出石隙．甚芳冽．清醒則甘．然冬盡春初．古榕泉味復與清醒埒．清醒不變．而古榕獨變．亦異甚．二泉因東坡在惠改名西湖．亦統名西湖．

譸泉

譸泉井在興寧東二十里．每大雨．諸坑盡濁．水交流於井．井水獨清．土人名其地爲井子唇．濁在唇而清在腹．汲者去其唇之濁．取其腹之清．味甚甘．飲之多譸．是曰譸泉．

三泉

瓊州有三泉．其在府城東北者曰雙泉．相去咫尺．一甘一鹹．異味．蘇子瞻名曰洞酌．有詩云．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瓶之中．有澠有淄．其在州北郭三里者曰粟泉．出石罅中．甚甘．泉底多銀沙．上有粟粟長青．時時浮出粟米．炊之香美．子瞻名爲粟泉．或曰泉非真浮粟可食者也．泉脈上涌細白沙．纍纍若浮粟耳．

毒泉

長樂有兩毒泉．其一在曾峒嶂下．相傳宋鄭太尉引兵征鐵板僧．去毒泉二尺許．以劍刺地．泉即隨劍入

地．不爲害．一在黃蕨嶺．有軍士誤飲而死．文文山移檄其上．禱而止之．由江濱樓對岸亦有毒泉．沾足潰爛．泉所注田數十頃．食其田穀者．一二年輒死．號蠱毒田．斯乃地之戾氣所注也．安得有鄭文二公者．以至誠消其患害乎．

九眼井

九眼井在歘雞岡之陽．相傳尉佗所鑿．其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志稱佗飲斯水．肌體潤澤．年百有餘歲．視聽不衰．又嘗投杯於井．從石門浮出．舟人得之以爲神．名越王井．通典謂南海有天井岡．天井者越王井．門者石門也．井又名越臺井．以在越王臺之下也．廣州諸井此最古．南漢主亦嘗飲之．號玉龍泉．其廣丈餘．有九孔．文石爲蓋．汲者欲得井華．分綆而下．瓶罌各滿．毋相抵觸．人甚便之．自漢至今．以爲尉佗之遺澤云．

肇慶七井

包孝肅爲端州守．嘗穿七井．城以內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門外者曰龍鼎岡井．民居環抱．清源滑甘．爲七井之最．此郡城來脈．山川之秀所發也．大凡幽谿邃澗之水．飲之消人肌體．非作泉．作泉多在通都大路之側．土肉和平．而蜚風疏潔．乃爲萬竈所需．食之無疾．孝肅此舉．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爲政．能使斯民於千載．用之不窮．不過一井之爲井．亦何所憚而不爲乎．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言鑿井之不可緩也．江城婦女冒風雨出汲．在在皆然．惠州城中亦無井．民皆汲東江以飲．堪輿家謂惠爲鵝城．乃飛鵝之地．不可穿井．以傷鵝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與歸善縣城地皆鹹．不可以井．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飲云．

流杯曲水

流杯曲水有二．其一在增城張老巖．石版斜鋪十餘丈．一水從石罅中流．縈紆百折．遊人每以小石障下流．以蓄其勢．乃兩兩夾水而坐．使人酌杯酒置上流．聽浮游所至．取而飲之．然有不得飲者．有一再飲者．有杯流至前忽復旋而之他者．有順流而下忽復旋迴而上者．於是譁然爭飲．相謔以笑．其一在從化之北四十里．一泉自山巔飛下．分爲兩帶．上下凡二級．曰百丈帶．其深處匯爲淵潭．不可測．淺者流離四出．引之可以浮杯．又龍門有聖壇瀑．流水九曲．注爲飛泉百十丈．下成深潭．亦可以浮杯逐箸．

漈

龍門縣北溪灘之極險者．名之曰漈．有曰漈．雙十二漈有曰白水漈．漈與瀧皆天下絕景．六瀧可比閩之九龍．十二漈可比浙之五泄．

廣東諸水之不同

白水山在陽春西南．上有飛泉一道．注於潭中．天霽．潭有聲則雨．雨有聲則霽．九牛灘在南雄城南五十里．一名龍眾水．下有深潭．雨久聲則晴．晴久聲則雨．隨高之東南邁龍村．江中有灘．久旱．灘響則雨．久雨．灘響則晴．韶山博落溪中有大石橫亘．曰銅鐵石．下有穴．大嚴水注其中．有聲．旱閉之則雨．雨閉之則晴．

澄邁縣南七家都有東覺泉。流瀉可三丈餘。朝響則雨。暮響則晴。稱聖井。仁化有龍王坑。一泉湧出。溉田千餘畝。旱則小流。潦則大流。天久無雨。雲自其泉騰至山巔則雨。澄海縣南有鳴洋。在南灣海中。聲起若雷。自東則風。西則雨。廣寧之西三十里有石澗山。泉自竇出。旱則聲聞數里。雨則否。南海縣治之北有日泉井。東有月泉井。日出則日泉井中先見日。與月泉井相望。月出則月泉井中先見月。與日泉井相望。南海西樵山有金銀井。一赤一白。相距尺許。爲利丹井也。注赤水於銀井。赤水不白。注白水於金井。白水不赤。茂名觀音山上有金玉井。謂仙人昔煉丹於仙城。其烟通於金井。烟則黃。通於玉井。烟則白。茂名上宮洞之水與府治後龍井相通。名曰龍眼。下宮洞之水與寶光寺虎井相通。名曰虎眼。信宜東有龍山。其南有石孔曰風竅。北有石孔曰雨竅。韶州有雌雄泉。一日兩潮。雄長則雌消。雌長則雄消。始興有蒯水。朔長而晦消。博羅有白水泉。東熱而西寒。翁源有燕子泉。春出而秋伏。與燕子同其來去。鎮平有長潭。與綠水湖相通。湖清則潭清。湖濁則潭濁。清遠有米貴水。在金鼓樹上。中有二水。有謠云。米貴水流朱溪岸。米賤水流綠林塘。廿竹灘在順德之南四十里。凡灘水皆一流。而廿竹灘兩流。潮長則水滿而下灘。潮消則水乾而上灘。諺曰。水消水上灘。水長水下灘。是兩流也。岩潮自灘入。汐自灘出也。舟行者每紆道象山之陰以避之。名倫洋。潛文昌有浮山。屹立海中。分潮水西東。朝潮至浮山而東。暮潮至浮山而西。謂之分洲洋。瓊海分東西二潮。凡渡海必候流水。東海鳴則風。西海鳴則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又瓊海半月潮長。則西流海南易渡。半月潮回。則東流海北易渡。朔望前後潮大。上下弦前後潮小。雷之州東有調黎之水。日兩潮兩汐。西有那黃之水。日一潮一汐。粵中古謠曲云。郎心好似調黎水。不起風波春復秋。日日兩潮還兩汐。令儂消卻別離愁。又云。花下獻開白馬嘶。郎來日日在南溪。莫如瓊海潮相似。半月東流半月西。文昌西北有分水江。一水分兩溪。左者色黑。右者白。交流至海。始興有黑江。水黑如墨。流至江口與湞水合。五里間黑白判然。萬州樟樹嶺石上有人馬跡。或沙水上跡隱則歲歉。合浦南有調洲。去海墻千二百里。天陰雨颿望見之。晴霽則否。定安江中有石人。令賢則石人出。否則隱。

永安五江

永安縣有五大水。以江名。名日五江。自雞公嶂至小黃花、佛子罈。岡春之地。其水四馳。南爲秋鄉江。北流最長。西則神江諸水。東則琴江。北則鹽口水。源秋鄉江、神江、義容江、琴江。其大者。小水注之甚衆。大者爲經。小者爲緯。源流見矣。五江一曰秋鄉江。在永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其源二。一出琴江寶嶼山。一出官山嶂下。合流而北。過火帶社。西納東嶼水。東納石坑鍾坑水。折而西田子逕水南注之。至縣蜻尾水東北注之。堤坑水北注之。南下豬排坑水又北注之。至半江東納牙溪水。至馬頭山西納下瀨水。又西納官坑水。又東納黃沙水。又東納雙螺潭水。又西納逝坑水。東南納車輞水至鳳凰岡北。納清溪水。又東納南山水。又西納鹽坑水、青田水。至曲潭。納下義水。入於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一出縣東。一出縣北。衆山環繞。萬壑交流。百餘折而經嶼頭司前。又折而至梅花嶺。入於江口。其曰牙溪者。一出羊角嶂北。一出公坑西。至香流水合流。而北納羅坑村水。西至牙溪口。入秋鄉江。曰黃沙水者。一出燕尾山。一出烏禽嶂。至磜頭

合流。北過上下湯梅子派。西入秋鄉江。曰軍糧水者。出梅坑。逕北過唐川。西北入秋鄉江。曰清溪水者。其出寶山嶂者爲上下密水。出狗頭山者爲目墩水。合流納瓦屋頭水。過沙子逕神宮前半逕至旱塘。其出天子嶂者爲苦竹水。至旱塘合流。至鳳凰岡。入秋鄉江。曰南山水者。出猪壁山北。過南山至石屯。其在歸善境者。一出黃草嶂。一出石塘。至鴻塘合流。至上石屯合南山水。西北入秋鄉江。曰下義水者。出硝石逕北爲捲蓬水。出猪壁嶂西爲猪壁水。過上義高岡合流。納梅子坝水。過下義至曲潭。入秋鄉江。二曰神江。在縣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源二。一源在林村埔北。東出小黃花西。出嶂下。一源在林埔南。東出佛子間西出雞冠山。合流至龍潭腰北。受辣菜坑水。至黃竹逕。又北。受曾坑水。至黃塘南。受白溪水。至橫石。又南。受苦竹坑水。至鐵口北。受陳田水。至魚潭逕。又北。受楊坑水。至皺角沙南。受龍頭山木公坑水。至停塘北。受花坑水。至金山下南。受大梨水。至鄧村。又南。受禾坑水。入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出雞冠嶂。周迴百折。衆水注之。經梧桐山之前。又折而至江口。入於東江。三曰義容江。在縣西七十里。發源蔣嶺尾。至飛鵝嶺。合月角嶺水。過義容屯。至烏鵲潭。其出大角嶂貓兒山者。至安金合流。至中田合桃子園水。至烏鵲潭。入義容水。至黃坭塘。受湯坑。入於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出大魯山。折而至寬仁祠之前。復折而入於東江。四曰東琴江。在縣東四十里。自雞公嶂發源。西受北坑水。至上鎮。東受象鼻逕水。至水口村。西受塔回水。至練坊。西受賣坑水。至官屋埔。東受廿坑水。至楊梅埔。西受馮坑水。至寺坑。東受黃小塘水。至羊崙。西受黎坑龜湖水。過長樂米潭。至琴口。會南琴江。入於橫流渡。黎坑水出逃軍嶂。龜湖水出寶岡嶂。廣東輿圖云。北琴江自旋紫嶂發源。由山谷嶂折四十里入長樂界琴口。按東琴江初志稱曰北琴江。故廣東輿圖本之。然此江在縣之東。當名東琴江。稱北琴江誤。今改正。其曰塔凹水者。一出芙蓉逕過賀岡。一出解沙逕過袁田。至塔凹合流。入東琴江。五曰南琴江。在城東南六十里。其源自西來者。一出嶂下。一出橫排嶺。合流至龍窩。納吉岡水。一出公坑嶂。一出岑裹。合流至清溪。合施坑水。俱至明亭水合流。至中湖。納槍坑水至柘口。自南來者。一出磜頭。一出黃坑。合流至小鰲。合貓老坪水。過細女灘。納掩桑水。至柘口。會西水。過長樂、大梧至琴口。會東琴江。廣東輿圖云。自羊角山發源。沿流山南嶺後山。折三十里。入長樂界琴口。與東琴江之水會合。入橫流渡。其曰黃花水者。東出芙蓉逕。西出陳塘上禾。至雕魚頭合流。北至放灘逕。納白溪水。出康禾。

西樵三十二泉

西樵有三十二泉。其出於大科中峰之南。天峰之北。東流兩崖之下。瀉於雲谷者。爲左天泉。南自瀰老峯流於天峯之南。瀉於雲谷者。爲右天泉。二泉最高。西樵第一泉也。雙流過仰眠峯。飛瀉於噴玉巖。下出於大坑。又南則四峯之泉注洗研池。出於罡子坑。流於九龍洞。出於西坑口。至於大坑。會噴玉泉。而東入於江。西則煙霞洞泉伏流洞口。會於錦巖泉。又會於鐵泉。又會於龍泉。流於石子川。瀉於樂甕非。爲左垂虹泉。其雲端井泉二溢流於龜角社。瀉於樂甕非。爲右垂虹泉。合流洞口。出於羅漢巖。達於黃岡。而西入於江。北則大科村泉流於西竺。會於寶鴨池。西出會於飲馬泉。南下爲瀉龍泉。附於天湖。其碧雲三泉。一出

流猜館。一出山坳。一出村邊。瀦積五六池。瀉於觀翠巖北。會於階梯泉與貲峯大僧之泉。歸於天湖。流出於豬坑。注無底井。又注於官山下。而北入於江。南則雲路二泉。流於村南。出於大箬山下。槲峯。達於江村。而南入於江。噫。一山之巔。九十六峯之間。飛泉四出。其多若此。

日月二泉

廣州城中有日月二泉。日之泉每夜輒有一日在其中。月之泉每夜輒有一月在其中。日泉今失其處。惟月泉在金華夫人廟神座下。有巨石覆之。又有星泉。又廣州有三井。亦分日月星之名。日井在舊青紫坊千佛寺側。月井在城西南右月華樓下。今隨倉山舊月泉址。星井在城西六里。右金鼎外紬衣坊。

粵東溫泉有三

粵東溫泉有三。其一在羅浮白水山。東坡詩所謂荳然丞相井。疑涴將軍布是也。一在鎮白點水池。一在陽山溫泉灘。二俱在道傍。行人皆得浴焉。

韶石

粵東之北之西北皆多石。其所爲山皆石也。居人所見無非石。故皆不以爲山而以爲石。蓋自梅嶺以南。湟關以東南。千餘里間。天一石也。而石外無餘天。地一石也。而石外無餘地。巖巖削出。望之不窮。其高而大者以千數。小者紛若亂雲。亦無一不極其變。石多中空。或一峯爲一洞。或數峯相連爲一洞。此出彼入。四際穿漏。外視之皆無所有。色青蒼。間以白理。雨後若新染。然花木叢茸。其上恍若錦屏。是皆絕奇石也。然尤以韶石爲大宗。韶石在韶州北四十里。雙峯對峙若天闕。相去里許。土人常表爲北門。旁有三十六石環之。一一瓌詭無端。互肖物象。各爲本末。不相屬聯。有記其狀者云。韶石前後。怪石相望。直若危柱。削若堵墻。圓若廩囷。半削如瀹瓜。首尾翹翹假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旌宇。約略盡之。大抵韶之山多奇。而韶石爲最。若雙闕。又韶石之最。

英德石

英德石有大小。大英石者。言乎英德之峯也。英德之峯。其高大者皆石。故曰大英石。蓋地至英德。有石而無土。土十不生於英德。石獨生焉。其爲狀多直而少橫。每一直石起。輒至數千百仞。各自爲根。不相緣引。一石一峯。或數峯。峯無餘石。石無餘峯。卑者不相附。高者不相廢。卑者或側出而多歧。高者必矗竪而特幹。蓋自英德至陽山。數百里相望不絕。皆直石之爲怪。而英德之峯奇而野。陽山則奇而秀。英德之峯少樹。陽山之峯多樹。樹少故其石盡見。見而數百里間。但有石而無山。然者。凡以皺瘦透秀四者備具爲美。其出土者曰陽石。受雨雪多。質堅而脊潤。扣之清越。入土者曰陰石。則反是。石生山谷間。大小相疊。一一嵌空鬬竦。具峯巒巖洞之狀。即一拳許。亦輒芙蓉亂削。乳竇交通。巉巖勾漏。小心視之。須五日始遊其一峯。十日始遊其一谷。此以小而奇者也。

蠟石

嶺南產蠟石。從化、清遠、永安、恩平諸溪澗多有之。予嘗溯增江而上。直至龍門。一路水清沙白。乍淺乍深。

所生蠟石。大小方圓磥砢。多在水底。色大黃嫩者如琥珀。其玲瓏穿穴者。小菖蒲喜結根其中。以其色黃屬土。而肌體脂膩。多生氣。比英石瘦削嶄巖多殺氣者有間也。

會城三石

會城有三石。東曰海印。西曰浮邱。中曰海珠。皆地之鎮也。海珠在越王臺南。廣袤數十丈。東西二江水環之。雖巨浸稽天不能沒。語云。南海有沉水之香。亦有浮水之石。謂此也。相傳有賈胡持摩尼珠至此。珠飛入水。夜輒有光怪。故此海名曰珠海。浦曰沉珠。其石則曰海珠云。石上有慈度寺。古榕十餘株。四邊蟠結。遊人往往息舟其陰。端陽七夕作水嬉。多有龍郎、蛋女、鰌魚、酤酒、寄販、荔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屬。隨潮來往。遙望是寺。魚沫吹門。蠔光穴壁。朝晴暮雨。含影虛無。恍忽若鮫宮貝闕。而不可即也。海印者石也。在下方之東。半出波際。其上有京觀樓。周以雉堞。視海珠、浮邱。隱隱若三台然。浮邱去城西一里。爲浮邱丈人之所遊。有時浮邱在海中。與海印海珠若離若合。宋初有百二十歲老人陳崇藝。言兒時浮邱山足舟船數千。山四畔篙痕宛然。今浮邱距水四里餘矣。邱下有井。葛稚川嘗飲之。有海神獻珊瑚一株。因名珊瑚井。井旁多蔾蔢艸。三月上巳。遊人多往采擷。

五羊石

周夷王時。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騎羊亦各一色。來集楚庭。各以穀穗一莖六出留與州人。且祝曰。願此闤闠永無荒饑。言畢騰空而去。羊化爲石。今坡山有五仙觀。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彎。勢若抵觸者。大小相亞。毛質斑駁。觀者一一摩挲。手迹瑩然。諸番往往膜拜之。爇以沉水。有烟氣自竅穴中出。若石津潤而生雲也。

九曜石

九曜石在藥洲旁。南漢主劉龑使罪人移自太湖靈璧。浮海而至者。石凡九。高八九尺或丈餘。嵌嵜峍兀。翠潤玲瓏。望之若崩雲。既墮復屹。上多宋人銘刻。一石上有掌跡。長尺二寸。旁有米元章詩。一石白色。中空。一圓石爲頂。若牛頭。大可五尺。身中直通至頂。四旁有十餘竅相穿。有刻云。花藥氤氳海上洲。水中雲影帶沙流。直應路與銀潢接。槎客時來犯斗牛。一石通身有小孔。如水泡沫。一石獨大。合三石爲之。下有數萌。長三尺許。琢如竿。父老云。向未經見。此客石也。久而生孕。豈地之靈使然耶。然今亦摧折矣。

應雨石有二

應雨石有二。其一在封川西南錦鏡山。石上有巨人跡。歲旱以水濯之。則雨。名聖石。其一在揭陽黃岐山。山有一窪池。容水數斛。旁有崻石。方厚二丈許。歲旱積水池中。以髮濯崻石。石迸潤即雲蒸而雨。有銘者云。元氣之核。風雨之胎。我疑爾職。定有潛雷。邑人因名其石曰潛雷。

犀象二石

有犀象二石在始興玲瓏巖。其色犀青而象白。土人取二石各一片。磨薄置盤中。以醋沃之。二石相去尺。輒能相就。離之復合。蓋犀之青陽也。象之白陰也。磨薄者以火之力使之陰陽相合。而醋又炎上之苦

所作也。有雞啼石在從化縣東二十里。高丈許。方廣稱之。相傳自他所飛來。以雞啼而止。有二魚王石。其一在陽春城北。屹立江潭。古木脩藤羃其上。歲是嶠之投藤藥以毒潭水。有巨魚紛紛浮出。即南其一在陽江東南沸村。歲有雞尾魚來朝之。有鴛鴦石在璧廬七星巖門。石凡二。各長丈許。大四五尺。一俯一仰。號曰鴛鴦石。乙卯歲。巖上一巨石墜。聲傷俯者。明年春兵亂。婦女多被擄掠。人以為此石破碎之兆。又有鴛鴦石在德慶雲蓋山上。石亦二。一大一小。崇正間大石先墜。去平田數里而止。後一日。小石復墜。與大石同止一處。又號公婆石。是皆石之為怪者也。

石糞

從化北九珠山。是多青石。居民燔灰以糞田。名曰石糞。蓋田之瘠以石。而肥以灰。灰有火氣。田得其煖。而陽氣乃生。火生於地。地之火不足。以人力之火補之。亦一道也。英德陽山諸縣。耕石田者十家而九。亦純用石糞。以石而瘠。亦以石而肥。故其田多穀。

錦石

錦石出高要峽。青質白章。多作雲霞山水人物蟲魚諸象。以為屏風几案。不讓大理石。但質微脆耳。其純白者。產七星巖。名白端。為柱為礎及几案盤盂。皓然如雪。皆可愛。蓋七星巖內外純是白玉。亦有白質青文。然磨之者黑如精鐵。以歲久風雨剝蝕也。其白者婦女以之傅面。名為乾粉。與惠州畫眉石、始興石墨皆閨閣所需。

四石錠

四石錠。一在東莞青紫峯。朝霞則青。暮霞則紫。一在和平仙徑山。色明則雨。暗則晴。一在澄邁白石嶺。色白則晴。黑則雨。一在羅定八片嶺。體甚大。可數尺。其下一水橫流。水映日。日映石錠。而光生焉。譬之月然。受日之光以為光。

石船

高州潘仙坡有一石船。中坼。兩端微起若荷華片。長八尺有半。廣四尺。又有石篙。一在雲爐洞。長二丈許。相傳潘茂名真人遺物。

彈子磯

彈子磯在英德之北。臨江壁立。如半破彈子。其中有石的云。

五層樓

五層樓一名鎮海樓。在廣州城內觀音山之東北。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建。巋然上出重霄。登至第五層。全府境俱皆歸一覽之中。眞巨觀也。粵中樓閣無傑出者。當以此為第一。

南越筆記卷四

雷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神端冕而緋。左右列侍天將。一輔髦者。捧圓物。色赤。為神之所始。蓋鳥卵云。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及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像。其在堂複則雷神之父陳氏鉷也。志稱陳時。雷州人陳鉷無子。其業捕獵。家有九耳犬。甚靈。凡將獵。卜諸犬耳。一耳動則獲一獸。動多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日出獵。而九耳俱動。鉷大喜。以為必多得獸矣。既之野。有叢棘一區。九耳犬圍繞不去。異之。得一巨卵。徑尺。攜以歸。雷雨暴作。卵開。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昔入室中乳哺。鄉人以為雷種也。神之。天建三年。果為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沒。神化大顯。民因祀以為雷神。此事誕甚。然厥初生民。皆繇氣化。卵吞於簡狄。帝武感乎姜嫄。神聖之生。天必示之怪異。況雷於天地為長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生於霹靂。為大地始陽所孕。理或有之。

羅浮仙

羅浮山洞名。朱明耀真之天。青精朱靈芝治之。今山中伏虎巖上。有朱子庵。蓋青精之所嘗居。青精者。羅浮始開闢之人。故居人稱之曰青精君。而號華子期曰玉源君。子期淮南人。相傳角里先生弟子。居羅浮玉源。玉源在分水嶺。所謂泉源福地也。他如陰長生居鐵橋、葛孝先居飛雲頂、鮑靚居酥醪觀、葛稚川居

麻姑峯下，單道開居石室，蘇元朗居青霞谷，軒轅集居蛇穴，是皆羅浮君所與共治斯山者。羅浮君亦稱四百三十二右益山之神也。羅浮君每嘗出見，陳武帝時見於大石樓上，長三丈所，通體皓然，衣服楚麗。山中人莫不伏拜。其祀肇於晉，著於唐。唐玄宗嘗於五龍堂南築壇以禱，使道士申太芝主之。又於都虛觀置守祠者十家。宋乃著爲令，歲十月下元，長吏離山以禮事神。淳熙甲午，守臣王寧奉祀，有慶雲起於祠所，五色輪囷，繪圖以奏，謂爲太平之應。而先朝永樂中，道官說雍應所降玉簡於觀中，蓋皆以羅浮之神絕靈，爲望秩所必爲者也。

南海神

南海神廟在波羅江上，建自隋開皇年。大門內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在香亭左右，則列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韓昌黎碑在東廊。宋衢州刺史陳謙重書。神自唐開元時，祭典始盛。嘗册尊爲廣利王。歲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祝文書御名。宋眞宗錫王玉帶。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纊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鉤䚢、結綬、素單、大帶錦綬、劍佩履襪，內出花釵九株、珪璽、藥鏡，署曰賜明順夫人。明順者，王之夫人，皇祐所封號也。元時數遣使本齎幡、銷金幡、金銀、香盒。吳萊古蹟記，言南海廟有玉簡、玉簫、玉硯、象鞭、祐鼓，廟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有海魚蝦蟆周匝。及宋眞宗所賜玉帶，蕃國劉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賜黃金香盒重十六兩、黃綾幡一副，遣皋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於官庫，齋至神前，各畢，復歸藏焉。

禾穀夫人

香山村落多祀禾穀夫人，或以爲后稷之母姜嫄云。

伏波神

伏波神爲漢新息侯馬援。侯有大功德於越，越人祀之於海康、徐聞，以侯治瓊海也。又祀之於橫州，以侯治烏蠻大灘也。灘在橫州東百餘里，爲西南巖險之最，舟從牂牁至廣必經焉。灘有四，曰雷灘、曰龍門、曰虎跳、曰挨舵。每灘四折，折必五六里，出入亂石叢中，勢如箭激，數有破溺之患。夾岸皆山，侯廟在其北麓。凡上下灘者必問侯，侯許，乃敢放舟。每歲侯必封灘十餘日，絕舟往來，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有大風雨。侯艤銅船出灘，艣聲喧闐，人不敢開篷竊視。晴霽時，有銅篙鐵槳浮出，則橫水渡船必破覆，須祭禳之乃已。此皆侯之神靈所爲云。凡過灘，每一舟撥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左右側望其篙，則舵隨之。然此地僅一姓人知水道，世爲灘師，餘人則否。其人亦馬流遺裔也。灘爲交趾下流，徵側叛時，侯疏鑿以運樓船，至今石勢縱橫，宛如壘壘，大小石分背角鬭，奇陣森然，戈甲之聲喧闐十餘里外。侯威靈蓋千年一日也。祠中床帳盤盂諸物，祝人拂拭推護。居民每食必以祭，事若嚴君。予亦嘗以交趾薏珠爲薦。薏珠者薏苡也。

飛來神

羅定州西五里許，地曰牛頭灣，有尉佗廟。萬曆間廟乘風雨飛越數里，至玉樹岡。譚石鄉民乃增飾而祀

之。號其神曰飛來，神廟曰飛來廟。其鐘與香爐本飛去者，數移入廟而數去。

天妃

天妃海神，或以爲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然今南粵人皆以天妃爲林姓云。

龍母

龍母溫夫人者，晉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嘗遣使盡禮致聘，將納夫人後宮。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使者復往，龍復引船以歸。夫人沒，葬西源上。龍嘗爲大波，縈浪轉沙以成墳。會大風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滂沒，四周皆濁，而近墓數尺獨清。墓之南有山，天將雨，雲氣必先拳山而出。樹林陰翳，有數百年古木，人不敢伐，以夫人有神靈其間云。夫人姓蒲，訛作溫。然其墓當靈溪水口，靈溪一名溫水，以夫人姓溫，故名。或曰溫者媼之訛也。

斗姥

斗姥像在肇慶七星巖，名摩利支天菩薩，亦名天后。花冠瓔珞，赤足，兩手合掌，兩手擎日月，兩手握劍。天女二，捧盤在左右，盤一羊頭、一兔頭。前總制熊文燦之所造也。文燦招撫鄭芝龍時，使芝龍與海寇劉香大戰，菩薩見形空中，香因敗滅。文燦以爲菩薩即元女。蚩尤爲暴時，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又嘗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風雨。古聖人用兵，皆以神女爲助，於是傾貲十餘萬爲宮殿，極其壯麗以答之。

花王父母

越人祈子必於花王父母，有祝辭云：白花男，紅花女。故婚夕親戚皆往送花，蓋取詩華如桃李之義。

金華夫人

廣州多有金花夫人祠。夫人字金華，少爲女巫，不嫁，善能調媚鬼神。其後溺死湖中，數日不壞，有異香。即有一黃沉女像，容貌絕類夫人者浮出，人以爲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驗。婦女有謠云：祈子金華，多得白花，三年兩朵，離離成果。越俗今無女巫，惟陽春有之。然亦自爲女巫，不爲人作女巫也。蓋婦女病，輒跳神，愈則以身爲賽，垂髫盛色，縭結非常，頭戴鳥毛之冠，綴以瓔珞，一舞一歌，迴環宛轉。觀者無不稱艷，蓋自以身爲媚，乃爲敬神之至云。女巫瓊州特重，每神會，必擇女巫之姣少者，唱蠻詞，吹黎笙以爲樂。人妖淫而神亦爾，尤傷風教。

東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陽殿，夢一臣幞頭象簡，一白髯老者隨之，山呼舞蹈，稱臣東莞城隍、老者縣中缽盂山土地，謹奏陛下，東莞歲中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救，有司遞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覺而異之，召禮部議，乃封東莞城隍顯佑伯，仍管城隍司事，賜伯爵儀仗、異錦龍緞一端，匾曰東莞縣城隍之印。遞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別頒敕封缽盂山土地，賜以冠帶，詔東莞及天下無祀

者。歲中清明日、七月朔日、十月朔日致祭。著爲令。

南越人好巫

南越人好巫。架石洞爲惠安堂。治祠壽廢。分道師巫充社夫。禱水旱癘疫。使行儺禮。又遵洪武禮制。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祭日皆行儺禮。尋常有病。則以酒食置竹箕上。當門巷而祭。曰設鬼。亦曰拋撒。或作紙船紙人。燔之。紙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紙代。博羅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門。童稚則以桃葉爲佩。曰禁鬼也。廣州婦女患病者。使一媼左持雄雞。右持米及箸。於閭巷間曼曰某歸。則一媼應之曰某歸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禮。是名雞招。人知越有雞卜。不知復有雞招。亦曰叫雞米云。至始死則召師巫開路。安庄有二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與蕭公鬭法。於是二司神各發馬腳。馬腳者。神所附之人也。以錐自刺其腹。洞貫焉。刺咽亦如之。有狹病者。詐火棚。俟愈。如數伐薪。請二司神醮癘。病者率衆與二司神跣行烈焰。逡髮無損。廣有二界神。香人有爭鬭。多向三界神乞蛇。以決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勢則曲。背則直。或以香花錢米迎蛇至家。賓蛇而探之。曲則蛇咬其指。直則已。有詐惡者不還。蛇則騰至人家索飲食。又或有儲貯於神前者。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紛然。無有敢動其一者。有急腳先鋒神者。凡男女將有所私。從而禱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酬之。神前香囊堆積。乞其一二。則明歲酬以三四。新興有東山神者。有處女採桑過焉。歌曰。路邊神廟異身。一羅生二繭。吾舍作夫人。還家。果一羅二繭。且甚巨。是夜風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紅絲自屋起。牽入廟中。追尋之。兀坐無聲息矣。逢泥而塑之。稱羅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於舟中目成。將及岸。女溺於水。男從而援之。俱死焉。三日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爲恩情廟。此皆淫祠之淫者。

洗夫人廟

洗夫人廟在高州。按志。洗、高涼人。其家世爲南越首領。轄部落十餘萬。洗幼賢。明曉兵略。善撫部衆。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爲子寶求娶焉。俟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召寶。洗止之曰。刺史無故不當召。欲邀君共反耳。既而遷仕果反。洗自將千餘人襲擊。大破之。遂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厚資給之。陳永定間廣州刺史歐陽紇反。發兵拒之。紇徒潰散。册洗爲石龍郡太夫人。賜繡幰油絡如刺史。及隋繼陳。隋高祖遣韋洸安撫嶺外。洸因陳主遺之書。令其歸化。遂遣孫暄迎洸。嶺南遂安。未幾。番禺王仲宣反。又遣孫盎進兵攻破仲宣。洸被甲領彀騎巡撫諸州。高祖異之。册爲譙國夫人。仍開幕府。爲置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年八十卒。謚誠敬夫人。

韶州蘇黃墨蹟

政賢堂石刻在韶州府治西。蘇軾、黃庭堅墨蹟。楊萬里跋云。嶺南無二先生帖。大似將人不識麟。惟韶有之。精光異氣。上燭南斗。

海瓊子

白玉蟾本葛長庚也。隨父任之瓊。自號海瓊子。博洽羣書。善篆隸。兼工梅竹。嗣以仙去。王忠銘序文云。文

章之祕。不可勝窮。而其發於性術也亦異。吾鄉自白海瓊仙而邱文莊相二先生詩文出。粲已彪炳藝林。爲出世經世者之宗。後有作者。不可及已。

桂陽周府君碑

舊志碑跋云。歐文有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載桂陽太守周府君碑。其廟在樂昌縣西武溪上。武溪猿淄激石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袁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周使君開此溪。合湞水。桂陽人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不知爲何人也。南豐集云。熙寧間。某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并以書來曰。按曲江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未之詳也。又有碑陰刻故吏工師官號姓名之材。并模以來。永叔亦未之得也。其碑曲江字皆作曲紅。而洊江字、湞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

韓文公祠

韓文公祠在潮州府治後。竹坡詩話云。韓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餘步。種之輒萎。有題詩者云。韓木有青春谷暖。鱷魚無極海濱清。潮陽東山有二峯曰雙旌石。昌黎嘗建亭於此。鱷溪在府城東。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昌黎作文驅之。是夕風雨大震。西徙六十里。民賴以安。

連州二詩人

石文德、孟賓于。皆連州人。石有楚王夫人挽歌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楚王異之。授水部。號其鄉爲儒林鄉。孟亦官水部。以詩名。陳逵佐序其詩云。如百丈懸流。灑落蒼翠間。清雄奔放。留之塈人毛骨。五季詞人無有過之者。

白沙先生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間鄉薦第九。兩上春官。過臨川謁吳與弼。有解悟。比歸。聲名藉起。時錢溥謫順德。見而知其醇儒。雅重之。勸之竟業成均。時祭酒邢讓命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覽之。驚曰。龔敏絕倫。青於藍矣。闕下競傳之。南歸從學日益衆。於是天下無不知有陳白沙也。有司屢薦。勉起赴京。以母老身病上疏。詔許之。授翰林檢討。得家居。以紹明聖學爲己任。及門如遂東賀欽之、嘉魚李承基、番禺張詡、增城湛若水、東莞林光、皆紹江門之緒。其詩自名其家。書法宗晉唐。晚喜爲茆筆書。世競珍焉。通志廬阜精舍在新會縣南小廬山上。距江門二里。陳獻章建。白沙村名。

六如亭

東坡故居在惠州府城白鶴峯下。昔有白鶴觀。東坡寓此。有詩云。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傳至京師。章惇笑曰。蘇子尚爾快活耶。復貶昌化。六如亭在府城南豐湖上。侍妾朝雲葬此。

載酒堂

東坡以別駕安置儋州時。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饁婦年已七十。謂曰。內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東坡

18 B

大然之，因呼為春夢婆。今儋州有載酒堂。

蘇泉

瓊州城東有浮粟泉。因蘇文忠飲此得名。今俗稱蘇泉。

枕書堂

宋包拯，合淝人。知端州，政事明察，不遺隱伏。端產硯，前守緣供貢，率取數十倍，以事權貴。拯命製者止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擢龍圖閣待制，升樞密。童稚婦女皆知其名。志載枕書堂在郡治東，祠圃在郡廳西，拯建。

花船

粵郡遍集舟航。廣州城外載酒移棹，春遊者名曰花船。又有高尾艇、僧艫艇諸名。船戶間有鬻色者。此風近已懲格。清異錄云，四方指南海為烟月作坊，以言風俗尚淫。今汴中鬻色戶甚夥，至於男子舉體自輕，遂成蠱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河船

自肇慶至河頭，所乘舟楫，皆稱河船。輕利淺窄，首尾尖銳，婦人俱能操篙攝風。帆皆以蒲席合成，各隨大小艇就。往往兩帆斜繫，迎風如蝶翅，沿溪收放，却極穩便。

南越筆記卷五

金

開建有金非水焉。其源出金雞浦，二百里間為大瀧小瀧者二。皆有瓜子金、麩金。越一山，有金穗水，流聲清激，亦產生金。土人淘其沙，月得麩金分許，不能多。或有得一金龜，則其地數日無金矣。崖州黎田，其水瀠洄清徹，浮光躍金。有商人以百金貿而淘之。陽江木朗白石山澗中，及廣寧溪峒，亦有金坑，而生金甚微，色亦低劣。民竭一日之力，僅足糊口。英德之金山，邏溪東西圍腳亦有金。河源之藍田瀨，蒸煮其沙，日得生銀錢許。若得三四錢，則三日不能復得。

銀

粵之山所有銀穴銀沙。始興記云，小首山崩，崩處有光耀，悉是銀礫。鑄之得銀。而英德清遠其山傳有銀礦者，輒有白氣上升，草木沾之皆白。或山石盛熱時，有銀汗白而味辛，其汁或紅如亂絲，或白如草根，或銜黑石，或有脈，謂之龍口。循龍口挖之，淺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如鐵土然，斯礦苗也。又挖則礦見矣。纍纍而盛，盛而復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則漸絕，絕而復焦，焦復見礦。若焦已絕，則又盤荒也。凡礦以有銀星大點而柔者為上，小點而堅者次之，謂之明礦。次則夾石礦，以色綠者為上，紅黑黃白者次之。又次則砂土礦，淘去浮者，留其沉重者煎之，以成瓜者為上，如瓜蔓者次之。然往往盤荒時，見有人騎

白馬躍空而去。此銀氣也。氣去則其銀亦去。故往往不得銀云。東莞東南百餘里有寶山，其穴有銀礦數百片，相傳郭將軍所鍊。取之輒昏迷不得出。旁一深洞在水中，土人嘗祭以白雞入水鑿之，其剛者石也，柔則為鉛。鉛一石或得銀數兩。然每為神答擊，鑄不及成。電白東有紗帽山，山有石大小數萬，非石皆銀塊也。取之亦輒昏眩。曳以巨藤，藤盡斷。有為齋醮以鑄者，費三百金，第如其數如償，餘不能動。潮州西暨水有一穴，中有銀餅數千枚，亦不可取。始興林水源有斜潭，潭底有銀數千甕，以青石蓋之，可開觀而不可取。羅浮一洞有大銀版無數，有取其二者，夜夢山神訶責，復納還之，雷即震擊此洞，塞以巨石，至今遂不復識云。

銅

考唐建中初，趙贊判度支，采連采白銅鑄大錢，一以當十。而韶州城南七十里，宋初置場採銅，曰岑水銅場，謂場水能浸生鐵成銅。今不然矣。而連州亦絕無白銅。大抵廣東無銅礦，惟廣西右江州峒有之。往時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然廣東亦有亦銅密山云。

鐵

鐵莫良於廣鐵。廣中產鐵之山，凡有黃水滲流，則知有鐵。掘之得大鐵汁一枚，其狀若牛，是鐵牛也。循其脈絡深入掘之，斯得多鐵矣。然產鐵之山，有林木方可開爐。山苟童然，雖多鐵亦無所用。此鐵山之所以不易得也。凡鐵汁一枝，層層剖之，皆有木葉紋，向背不一。山有某木，則鐵汁中有某葉紋。深掘之至數十丈，莫不皆然。嶺南當隆寒時，木不落葉，惟產鐵之山落葉，蓋鐵之精華所鑠，金尅木之道也。鐵汁有神，爐主必護身以祭，乃敢開爐。爐之狀如瓶，其口上出，口廣丈許，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鹽醋築之，巨藤束之，鐵力紫荊木支之，又憑山崖以為固。爐後有口，口外為一土墻，墻有門二扇，高五六尺，廣四尺，以四人持門，一闔一開，以作風勢。其二口皆鑲水石，水石產東安大絳山，其質不堅，不堅故不受火，不受火則能久而不化，故名水石。凡開爐始於秋，終於春，以天氣寒涼，鐵乃多水，金為水之源，水盛於冬，故鐵水以寒而生也。下鐵汁時與堅炭相雜，率以機車從山上飛擲以入爐。其焰燭天，黑濁之氣數十里不散。鐵汁既溶液，流至於方池，凝鐵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攪爐，鐵水注傾，復成一版。凡十二時，一時須出一版，重可十鈞。一時而出二版，是曰雙鈞，則爐太大，爐將傷，須以白犬血灌爐，乃得無事。鐵於五金屬水，名曰黑金，乃太陰之精所成。其神女子，相傳有林氏婦，以其夫逋欠官鐵，於是投身爐中，以出多鐵。今開爐者必祠祀，稱為湧鐵夫人。其事怪甚。凡一爐場環而居者三百家，司爐者二百餘人，掘鐵汁者三百餘，汲者燒炭者二百有餘，馱者牛二百頭，載者舟五十艘，計一鐵場之費，不止萬金。日得鐵二十餘版，則利贏，八版則縮，是有命焉。然諸冶惟羅定大塘基爐鐵最良，悉是鍇鐵，光潤而柔，可拔之為綫，鑄鑊亦堅好，價貴於諸爐一等。諸爐之鐵冶既成，皆輸佛山之埠。佛山俗善鼓鑄。其為鑊大者曰糖圍，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以五為一連，曰五口；三為一連，曰三口。無耳者曰牛魁，曰清古。時凡鑄有耳者不得鑄無耳者，鑄無耳者不得鑄有耳者，兼鑄之必訟。鑄成時以黃坭豕油塗之，以輕杖敲

之如木者，良以質堅，故其聲如木也。故凡佛山之鍾貴堅也，石灣之鍾貴脆也。鑄於江楚間，人能辨之。以其海而光滑，消涑既精，工法又熟也。諸所鑄器，率以佛山爲良。陶則以石灣，其炒鐵則以生鐵團之入爐，火燒透紅，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鉗之，二三人錘之，旁十餘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輟，然後可煉熟而爲鑊也。

鉛錫

鉛一曰連。徐廣云：連，鉛之未煉者。昔王莽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孟康云：連，錫之別名也。李奇云：鉛錫之璞名曰連。應劭云：連似銅。許慎云：鏈，銅屬也。連州有鉛錫治，故以名州。然今廣東錫多從廣西賀縣而至。賀縣出錫，故名賀。賀，錫也。諺云：羊脂爽銅，牡羊角縮賀。然廣東長樂、興寧、河源、永安皆產錫，堅白甲於洋錫。有馬蹤、蜈蚣、門限之名。貧民採者，輒以生。天啟末年以來甚盛。又韶州產錫，余靖云：韶處嶺阨，雜產五金，四方之民聚而游手，櫱訴紛拏，常倍他郡，皆以爭錫穴之故，則宋時韶實多錫矣。

珠

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楊梅、青嬰，次曰烏坭、白沙、斷望、海猪沙，而白龍池尤大。其底皆與海通，海水鹹而珠池淡，淡乃生珠。蓋月之精華所注焉，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生池邊者色黃，以海水震蕩，鹹氣侵之，故黃也。珠者，蚌類也。蚌之陰精，凝澤爲珠。故郭璞曰：璣蚌晞曜以瑩珠。或以爲石決明產，非也。珠一名神胎。凡珠有胎，蓋蚌聞雷則癥瘦，其孕珠如孕子然，故曰珠胎。蚌之病也。珠胎故與月盈朒，望月而胎，中秋蚌始胎珠。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呂氏春秋云：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淮南子云：蛤蟹珠龜，與月盛衰。又云：月死而蠃蛖膲。語曰：蠲蟀之精，孕爲明月。又曰：蚌胎之珠，隨月闕缺。子詩云：合浦珠池涸，蚌窟吐納清光，孕明月。每年秋夕，識珠時，半天閃爍，紅霞發是也。凡秋夕海色空明，而天半閃爍如赤霞，此老蚌曬珠之候。蚌故自愛其珠，得月光多者，其珠白，曬之所以爲潤澤也。凡採生珠，以二月之望爲始。珠戶人招集贏夫，割五大牲以禱，稍不虔潔，則大風翻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復望祭於白龍池，以斯池接近交阯，其水深不可得珠，蓋珠神移其文珠至於邊海也。採之之法，以黃藤絲棕及人髮紐合爲纜，大徑三四寸，以鐵爲耙，以二鐵輪絞之，纜之收放，以數十人司之。每船耙二、纜二、輪二、帆五六。其縱船兩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風帆張，筐重則船不動，乃落帆收耙而上，剖蚌出珠。蚌有一珠者，數珠者，有絕無珠者。有僅得珊瑚碎枝及五色文石金銀者，蓋有數焉。珠身以圓白光瑩細無絲絡者爲精珠。半明半暗者爲褪光珠，次肉珠，次糙珠、藥珠。大而稍扁者曰璫珠，所謂南海之明璫也。其曰走珠、滑珠、磥砢珠、官雨珠、稅珠、葱符珠、稗珠，古有此名，今莫能盡辨。但以精珠論，晴粉白，重一分者銀六倒，二分者四十倒，肉珠二分重者四倒。合八百顆而成一兩者曰八百子，則十倒；合千顆而成一兩者曰正千，八倒。其重七分者爲珍，八分者爲寶，故曰七珍八寶。其價則莫可定云。

玉山

曲江縣東有玉山，卉木茂滋，泉石澄潤，相傳爲昔人穴玉處。又瓊山石白潤如玉，故名瓊山。高州海中有文魮，其鳴似磬而生玉。山海經云：文魮狀如覆銚，是生珠玉。是粵亦有玉云。

水晶

瓊州五指山多水晶，光瑩照人，望如雪霧，取以爲假山，高至丈餘，價甚踊。其銀晶及黃紫者多從闍婆而來。或謂色紅者火晶，可以取火；白者水晶，可取水，亦可取火。水晶所在，夜輒有火光云。

珊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磐石之上，初白如菌，一歲乃黃，海人以鐵網先沉水底，俟珊瑚貫出其中，絞網得之。或以鐵貓兒墜海中得之。在水直而軟，見風則曲而堅。得日光乃作鮮紅淡紅二色。其五七株合成者名珊瑚林，夜有光焰，常熠熠欲然。南越王以爲烽火樹，是也。狀多如柏，亦曰烽火柏。或謂此物貴賤隨其珠。大抵以樹身高大、枝柯叢多、紋細縱而色般紅如銀硃而有光澤者爲貴，色淡有蟲眼者次之。其色善變，可以占災祥。閩之爲珠帶腕上，或以爲簪，其人有福澤則益紅潤高明云。

琥珀蜜蠟

琥珀來自雲南者多血珀，來自洋船者多金珀、蜜蠟、水珀。廣人雕琢爲器物，特工，餘則以作丸藥之用。琥珀者，龍陽而虎陰。龍爲魂而虎魄，蓋得松液之陰精，因巳土而結者也。廣中抱龍丸爲天下所貴，以其琥珀之眞也。其以油煮蜜蠟爲金珀，吸芥草易，但不香。

貝

徐聞之西，每天霽，海水清澈見底，渾然砥平，皆石也。石上多有石欄杆、海柴、鐵樹、雲根、石菌、盔楠、土芝等物，砂中復有贏蚨、蜃蚌、蛭蛸、蚌蚜之屬，凡古之盛斗、大錘、利琲、瑱弁、寂弁、扈匣，以及甁缶、鼎釜、豆區、捲笥之狀，無不畢具。磨磋既久，肌理滑瑩，皆作五色光怪。有客嘗撫拾之，凡得貝類三百餘，蠃類五百餘，蛤類二百餘，石類一百餘，樹類五十餘，其最精麗纖巧如相思子、甲香、指甲蠃、石蠃、石盤、石燕、硨磲、瑇瑁等，有六十餘種，一一不同，是皆所謂貝也。

玻璃瑠璃

玻璃來自海舶，西洋人以爲眼鏡，兒生十歲，即戴一眼鏡，以養目光，至老不復昏蒙。又以玻璃爲方圓鏡爲屏風。昔漢武帝使人入海市瑠璃者此也。南州異物志云：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今西洋人不知亦用此灰否。每裁鎔爲大小物，或以鑄燈燭屏障。潘尼所謂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者。廣人或鑄石爲之，相去遠甚矣。

龍腦香

龍腦香出佛打泥者良，來自番舶。粵人以樟腦亂之。樟腦本樟樹脂，色白如雪，故謂之腦。其出韶州者曰韶腦。樟腦以人力，龍腦以天生者也。凡腦皆陽氣所聚，陽香而陰臭，而龍腦者純陽之精，尤香，其腦與涎皆香品之最貴者。

綿布

東粵之綿布良苦不一。最美者白氎。史記榻布者白。疊或作荅是也。其布細膩精密。暇如雪。輕如霧。紙幅廣至四五尺。吉綿爲之。其織爲巾者。兩頭粗結方勝。花草及諸物象。織者每拋一梭。則念一佛。故廣州人殮死者以爲面衣。是曰西洋布。以來自番舶者爲真。其出於瓊者。或以吳綾越錦。拆取色絲。間以鵝毳之綿。織成人物花鳥詩詞。名曰黎錦。濃麗可愛。白者爲幛。雜色者爲被。曰黎單。四幅相連曰黎幕。亦曰黎幔。以金絲者爲上。又有花被假被。漢書儋耳朱崖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即今之黎單也。亦有織爲巾帨與裙者。裙曰黎桶。橫幅合縫如井欄。竹素花假錦。直褶面成。所謂迦盤之衣也。黃文裕賦云。布帛則攀枝吉貝。板杼精工。百丙千華。凌亂殷紅。疎稀倫著。密斜彌風。蓋謂瓊布也。斜謂斜文布。其文或作象眼或卍字。或大小方勝。文皆側理。故曰斜。廣州有麻經絲緯兼絲布。或綿緯絲。有雙紅布。甚厚實。有榜被。絮紬所織。其緯粗如小指。或謂即罷彼。亦名罷罽。或方文斜文。雷州有雷被。以白綿線爲之。亦有紅者紫者。崖州多織綿。儋州多綠生絲。崖州粗織綿綠如布帛狀。織人物花鳥。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帳房。俗稱儋崖二帳。是皆越布也。志曰南方之布。葛越木綿草本亦越也。其曰織貝者。織爲貝文。詩所謂貝錦也。貝或吉貝也。志稱高昌有草實如繭。絲如細纑。名白氎子。織之爲布。白疊即吉貝也。島夷以卉服來貢。而織吉貝之精者以入篚。故曰織貝。臨川吳氏云。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是也。綿與絲一也。綿又有木棉之綿。即攀枝花絮也。其木高四五丈。花殷紅。朵大於杯。花落則絮蘊焉。春森時漫空而飛。采之其轉者可以爲褥。嶺外以爲吉貝。即木棉。非也。吉貝草綿如斑枝。乃木棉耳。莊綽洋詩。絮苞半拆漸吐綿。紅花塡滿行人道。又云。捲就瓊舒膩如雪。絲成冰縷細如煙。謂斑枝也。又有樹綿。一曰樹頭綿。以吉貝枝接烏桕。俟生時截去烏桕。樹長可八九尺。四季開花。夏秋尤盛。每一株生數十年不壞。絮同木綿。德慶以上多種之。

葛布

粵之葛以增城女葛爲上。然不鬻於市。彼中女子。終歲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兩者。未字少女乃能織。已字則不能。故名女兒葛。所謂北有姑絨。南有女葛也。其葛產竹絲溪、百花林二處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數兩。絲縷以鍼不以手。細入毫芒。視若無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筆管。以銀紗襯之。霏微蕩漾。有如蜩蟬之翼。然日曬則鬆。水浸則縮。其微弱不可恆服。惟雷葛之精者。百錢一尺。細滑而堅。顏色若象血牙。名錦囊葛者。裁以爲袍、直裰。稱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織葛。其葛產高涼碙州。而織於雷。爲絺者綌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種不同。故女手良與楛功異焉。是故多葛。而雷葛爲正葛。其出博羅者曰善政葛。李賀羅浮山人與葛篇云。依依宜織江南空。又云。欲剪湘中一尺天。謂此。出潮陽者曰鳳葛。以絲爲緯。亦名黃絲布。出瓊山、澄邁、臨高、樂會者。輕而細。名美人葛。出陽春者曰春葛。然皆不及廣之龍江葛。堅而有肉。耐風日。凡此皆絟葛也。絟葛外有新會細葛。左思所謂筩中黃潤。又曰黃潤比筒者。凡粵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兩端爲一連。小則一端爲一連。他布則以六

丈爲端。四丈爲疋。此其別也。古時無木綿。皆以細麻爲布。惟粵之苧。則自上古已有。禹貢曰。島夷卉服。傳曰。島夷。南海島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爲之。以其產於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正義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屬。越。即苧紵也。漢徐氏女贈其夫以越布。鄧后賜諸貴人白越。是也。漢書云。粵地多果布之湊。韋昭曰。布。葛布也。顏師古曰。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其黃潤者生苧也。細者爲絟。粗者爲苧。苧一作紵。禹貢曰。厥篚織貝。傳曰。織。細紵也。疏曰。細紵布也。漢志所謂蘭干細布也。蘭干者。葉普紵也。翁源以爲苧布是也。其曰花練、曰穀練、曰細都、曰弱折、皆其絹。許愼云。南方當布之屬皆爲荃。荃、絟也。蕉竹之屬皆絟也。蕉布黃白相間。以蕉絲爲之。出四會者良。唐時端湖貢蕉布。韶貢竹布。竹布產仁化。其竹名曰丹竹。丹竹亦曰單竹。竹節長可緝絲。緝之名丹竹布。一名竹練。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是也。志稱瞢布織蕉竹、苧、藤、都落等麻。有青黃白綠火五種。黃白曰苧。亦曰白緒。青緒曰麻。火曰火麻。都落即絡也。馬援在交阯嘗衣都布單衣。都布者。絡布也。絡者。言麻之可經可絡者也。其細者當暑服之涼爽。無油汗氣。練之柔熟如椿椒繭綢。可以禦冬。新興縣最盛。估人率以綿布易之。其女紅治絡麻者十之九。治苧者十之三。治蕉十之一。紡織作繭者千之一而已。又有魚凍布。莞中女子以絲兼苧爲之。柔滑而白。若魚凍。謂紗羅多浣則黃。此布愈浣則愈白云。外有藤布、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績絲爲之。能除熱汗。又有蓉布。出新安南頭。蓉本苧麻所治。漁婦以其破敝者翦之爲條。緝之爲緯。以綿紗綫經之。煮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舊染薯莨之色。使瑩然雪白。布成分爲雙單。雙者表裏有大小絮頭。單者一面有之。絮頭以長者爲貴。應肇之久。蔽襲然若西洋毡毯。更或染以薯莨。則其絲勁爽可爲夏服。不染則柔以禦寒。粵人甚貴之。亦奇布也。諺曰。以罟爲布。漁家所作。著以取魚。不畏風颶。小兒服之。又可辟邪魅。蓋皆中州所習者也。粵布自禹貢始言。還固復言。嘗其地者往往以爲貨賂。昔孫奉調朱崖廣幅布。蠻不堪役。遂作亂。殺奉。而士燮獻吳大帝細葛以千數。粵人苦之。宋武帝時。廣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蠹害女紅。卻之。詔嶺南禁作此布。誠嶺小民從巧風尚侈靡。使貪吏得以爲暴也。雷州婦女多以織葛爲生。詩正義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增城亦然。其治葛無分精粗。女子皆以鍼絲之。乾燥成縷。不以水積。恐其有痕迹也。織工皆東莞人。與寧富織苧麻者不同。織葛者名爲細工。織成弱如蟬翅。重僅數銖。皆純葛無絲。其以蠶絲緯之者。謂之則葛。白葛。絲白絲。兩者不相聯屬。純葛則否。葛產綏福都山中。以蔓生地上而稚者爲貴。若纏繞樹間。則葛多枝葉。不中爲絲。采者日得觔。城中人買而績之。分上中下三等爲布。陽春亦然。其細葛不減增城。亦以紡績精而葛異云。蕉類不一。其可爲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種。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純灰水。漂瀆令乾。乃績爲布。本蕉也而曰蕉麻。以其爲用如麻。故葛亦曰葛麻也。廣人頗重蕉布。出高要、寶查、廣利等村者尤美。每當墟日。土人多負蕉身賣之。長樂亦多蕉布。所謂蠶惟取其絲。以績蕉及葛。不爲綢也。綢則以天蠶食烏桕葉者織之。史稱粵多果布之湊。然亦夏布。若蕉葛苧麻之屬耳。冬布多至自吳楚。松江之梭布。咸寧之大布。估人絡繹而來。與綿花皆爲正貨。粵地所種吉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蕉布與黃麻布爲嶺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云。

程鄉繭

程鄉繭紬，爲嶺南所貴。其蠶分畦而養，各以其葉飼之，飼某葉則爲某繭紬。其繭布則羅浮大胡蜂繭所成云。

文昌繭

文昌繭，其蠶惟食山栗葉，故吐絲堅韌，其綢可久服弗敝。新興繭亦然。若南海官窰繭、順德龍江繭，則劣矣。

烏衣

南方多烏衣。烏衣者，諸種烏布所成。一曰天蠶絨，土人剪天蠶細管，雜以機絲爲之，其製巧麗，以色大紅者爲上。有冬夏二種，雨灑不濕，謂之雨紗、雨緞。粵人得其法，以土蠶管或以雜物，品價下，價亦因之。一曰瑣袱，出哈烈國，亦烏毳所成，紋如紈綺，其大紅者皆然。服之身重不便，粵人做爲之，似素紡綢而作起雲，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績爲綫縷，以織諸子及雲肩袖口，金翠奪目，亦可愛。其毛多買於番舶，毛曰珠毛，蓋孔雀之尾也。每一屏尾價一金，一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開如錦屏，故曰屏。

黎毯

方勺泊宅編，閩廣以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海南蠻人以爲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布。今黎人居海南山峒，多業紡吉貝，鬻市中。婦女兼工繡，毯稱黎毯。虞衡志云，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

異越錦綵，拆取色絲間木綿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成一幕。

紅藤簟

北戶錄，瓊州出紅藤簟，其色殷紅，潔而不垢。志稱粵東多藤，產於海南者爲最。瓊州有赤黃白青諸藤，又有苦藤、圭藤、土藤，皆堪爲器用。按方言謂簟爲筵，亦曰蘧篨。紅藤席較蒻紋諸席更耐經用，朱彝尊詞謂紋細織迴羅席，方花盈尺。

蠟丸

南方草木入藥者甚夥，市人製丸裹蠟，俗稱廣丸，遠方攜用，頗驗。

竹器

惠州志，竹器出長樂。又德慶志，竹器出高要、諸橋、諸鄉。瓊州志，出籐椰器，爲酒壺茶甌之屬。

鼻烟

烟草今在處有之。按閩人林地緯云，粵中有仁草，名金絲，烟可辟瘴氣，多吸之能令人醉，亦曰烟酒。又有鼻烟，製烟爲末，研極細，色紅，入鼻孔中，氣倍辛辣，貯以秘色磁器及玻璃水玉瓶盒中，價換輕重與銀相等。來自西域市舶，今粵中亦造之，足以餽遠。

羽毛紗緞

廣南尙羽毛紗緞，悉攜自番舶，以出賀蘭者爲上，紅毛諸處亦有販至者，即不能同其軟滑矣。今粵地亦

製羽毛緞，以絲織成之，頗適於用。按暹邏國產嗶嘰，今諸洋俱有之。

潮布

潮陽產絨布，極重密，堪蔽風雨，俗稱潮布，行用遠近。梁四公說，南海商人貨火浣布二端，杰公遙識之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問商人，具如杰公之說。因問木鼠之異，曰，木堅毛柔，是異也。

廣紗

廣之線紗與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緞、光緞，皆爲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

紙

東莞出蜜香紙，以蜜香木皮爲之，色微褐，有點如魚子，其細者光滑而韌，水漬不敗，以襯書可辟白魚。南浙書殼皆用粟色竹紙，易生粉蠹，至粵中必以蜜香紙易之，始不蠹。最堅厚者曰純皮，過於桑料。細者曰紗紙，染以紅黃，以帷燈，恍若空殼，以其細點如沙，亦曰沙紙。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嶺表錄異，廣州多棧香，以作紙，名爲香皮，是此紙也。長樂有穀紙，厚者八重爲一，可作衣服，浣之至再不壞，甚煖，能辟瘴水。穀紙白背見重，唐蕭倣爲嶺南節度使，教諸子以穀紙楷補殘書。子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驟齎，必將貯以蔞篋，貪者伺竊，得[illegible]之嫌乎。倣曰，善，吾思慮不及此。此穀紙之故事也。從化有流溪紙，紙出流溪一堡，有上流紙、下流紙二種，專以連紙，故名。其竹名曰紙竹，與他竹異。男女終歲營營，取給宜貿，絕無外務。其法先斬竹投地窖中，漬以灰水，久之乃出而椎練，漬久則紙潔而細，速則粗而澀。粗者一名後紙。

南越筆記卷六

雌雄鐘

五仙觀大禁鐘。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鑄。然不敢擊。歲乙酉。有司命擊之。城中嬰兒女死者千餘。於是嬰兒女皆著絳衣。繫小銀鐘以厭之。越一年。城破。乃止勿繫。鐘有雌雄。其雌者向飛入白鷺潭。往往與城中鐘相應。

銅鼓

通志、銅鼓在南海廟中者二。大者徑五尺。高稱之。中空無底。鈕垂四懸。腰束而臍隆起。旁有兩耳。通體作絡索連錢及水縠紋。色微青。黯若翡翠。小者殺大者五之一。高亦稱之。製頗大者。考後漢書注廣州記。俚獠鑄銅為鼓。宋史蠻號有銅鼓者曰都老。今之銅鼓。蓋諸峒獠所遺。然今廟中所藏。內有鐫云。漢伏波將軍所鑄。何以稱焉。張穆異聞錄云。昔馬伏波征蠻。以山溪易雨。製銅鼓。粵人亦謂雷廉至交阯。海濱卑濕。革鼓多痺緩不鳴。無以振威。故伏波鑄銅為之。狀亦類鼓。名曰駱越之鼓。此又一說也。廉州有銅鼓塘。欽州有銅鼓村。靈山有銅鼓嶺。文昌萬州亦有銅鼓嶺。皆以掘得銅鼓而名。廟中銅鼓一得之唐節度使鄭絪所獻。一得之韶州知府所獻。

韶州鐵鼓

韶州忠惠公祠。有鐵鼓一面。微損。擊之有聲。先時江中有一蛟。舟行者多為所害。公以鐵為鼓及船。使役人乘之。一日夜來往五羊。得蛟斬之。至今蛟骨二段存祠中。

鐵柱

制略小志載鐵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一丈二尺。五代南漢鑄。建乾和殿。宋柯取其四植於帥府正廳。今番禺鐵柱其一也。一沒於城東濠。一沒於司直泥淖中。餘莫知所在。

秦鐃管

英德峽山廟。有秦鐃管。制作奇古。皆為權貴人取去。舟出峽。風濤大作。乃復還廟中。

瓊州鐺

瓊州有發金。似銅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其臍。黎人擊之以為號。此即鐺也。古時俚部多以銅為兵。以銅為器。富者鳴銅鼓。貧者鳴鐺。以為聚會之號。

番刀

粵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聞其國無論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鑌鐵百斤淬之溪中。歲凡十數煉。比及丁年。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為度。長者五六尺。為上庫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治時殺牛馬以享刀師。刀師卜日乃治。以毒藥入之。刀成埋諸地中。月以人馬血澆祭。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氣色陰晴不定。每值風雨。躍躍欲出有聲。匣中鏗然。其刀惟刻上庫字者不出境。刻漢字或八幡大菩薩單槽雙槽者。澳門多有之。以梅花鋼、馬牙鋼為貴。刀盤有用紫銅者。鏤鸞金銀者。燒黑金者。皆作梵書花草。有小匕在刀室中。謂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鍾煅復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斷毛髮。久若發硎。不折不缺。其人率橫行疾鬪。飄忽如風。常以單刀陷陣。五刀莫禦。其用刀也。長以度形。短以趨越。蹲以為步。進以為伐。臂以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萬人辟易。真島中之絕技也。其與者以金銀雜純鋼煉之。卷之屈曲如游龍。首尾相連。舒之勁直自若。可以穿鐵甲。洞堅石。上有龍虎細紋。或旋螺花。或芝麻雪花。錯之以金絲。縈則見。所謂繞指鋼刀也。刀頭凡作二屬。一屬金羅經。一盤千里鏡。澳夷往往佩之。又有兩刀如劍。臨出

屠紋。可沾積毒藥。然皆不可多得。外有紅毛西洋諸刀。鏤璧亦異。其劘食者首以珊瑚琥珀嵌之。柄以金珠石鑲鑲之。率奇瑰悅目。輕薄如紙。可剖拔。充文房玩器。有交趾長刀。有槽無脊。輕利頗如日本。而精瑩鋼銳過之。有苗刀。其紋以九旋為上。輕便斷牛。有交趾刀。甚長。亦有槽無脊。精美如倭。然亦不能多得。奇器戰鬪之用。惟以惠陽刀為良。

粵人善鳥鎗

粵人善鳥鎗。山縣民兒生十歲。即授鳥鎗一具。教之擊鳥。久之精巧命中。置於肘上。背物而擊之。百步外錢孔可貫。鳥鎗以新會所造為精。鎗成置於掌上。發物而鎗不動。掌亦無損。然後架之於肘用之。其人在前。則轉身而橫擊之。無不妙中。鎗既鍛煉精熟。夜必懸於竈。否則幽而不直。引藥又宜長帶在身。使人氣溫燥。方易著火發。則以精穀為之。藍沙砲貴長。鳥鎗貴輕。而藥皆宜乾燥也。外有三眼鎗者。有箭於刀鎗

之術，本末互用者。有交鎗者。其曰爪哇銃者。形如強弩。以繩懸絡肩上。遇敵萬銃齊發。貫甲數重。其曰沙砲者。以百煉精鐵爲之。長者一丈五六或二丈。每一發可斃人於三箭地外。其爲製也。皮宜厚。腹宜光滑。口宜稍大於身。使彈子易於噴撒。彈子多至升許。一發斃數十百人。繼以快鈀藤盾。長短相救。用之戰陣。可以無戰艦無敵矣。

西洋銅銃

西洋大銅銃者。重三千斤。大十餘圍。長至二丈許。藥受數石。一發則天地晦冥。百川騰沸。於雷震爆。崩石摧山。十里之內。艸木人畜無復有生全者。紅毛巨挾此大器。載以巨船。嘗欲窺香山澳門。脅侮市利。澳巨乃倣爲之。其製比紅毛益精云。

鬼面笑

澳門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巨。性多黠慧。所造月影海圖、定時鐘、指掌儀、亦有裨民事。其風琴水樂之類。則淫巧詭僻而已。如機銃者名鬼面笑。伏藏於衣袂之中。小石如豆。嚙皮函外。鐵牙摩戛。火透函中。蓋皆精鐵分合而成。分之二十餘事。遞不相屬。合之各以牝牡簨簴相茹納。紐篆而入。蝸戶栝轉相制。機轉相發。外以五六鐵樞樞之。大四寸。圍長六七寸。以帶繫置腰間。帶有銅圈。可插機銃二十枚。鉛彈亦懷於身。用時乃入彈。重八九分。用止二枚。不可多用。多用則壞銃。危急時。一人常有二十銃之用。百不失一。此亦防身之奇技也。

佛山真武廟會

佛山有真武廟。歲三月上巳。舉鎮數十萬人競爲醮會。又多爲大炮以享神。其紙炮大者徑三四尺。高八尺。以錦綺多羅洋絨爲飾。又以金鏤珠珀堆花鬥子及人物。使童子年八九歲者百人。倭衣倭帽牽之。藥引長二丈餘。人立高架。遙以廟中神火擲之。聲如叢雷。震驚遠邇。其椰炮大者徑二尺。內以磁罌。外以篾以搶脂髹漆。又以金銀作人物龍鸞飾之。載以香車。亦使姣童推挽。藥引長六七丈。人立三百步外放之。拾得炮首。則其人生理饒裕。明歲復以一大炮酬神。計一大炮紙者費百金。椰者半之。大紙炮多至數十枚。椰炮數百。其真武行殿。則以小爆樹結龍樓鳳閣。一戶一窗。皆有寶鐙一具。又以小炮層累爲武當山。及紫霄金闕。四圍悉點百子鐙。其大小鐙燈裙、燈帶、華蓋、瓔珞、宮扇、御爐諸物。亦皆以小炮貫串而成。又以錦綉爲飛橋。複道兩旁欄楯。排列珍異花卉。莫可算。觀者騈闐塞路。或行或坐。目亂煙花。鼻厭沉水。聲砰礚。足簫鼓喧耳。爲淫蕩心志之娛。凡三四晝夜而後已。

龍門木槍

龍門健兒多以棉木爲槍。長三丈餘。三人持之。一進一退。以四尺爲率。從地上挑起人馬。敵不能近。謂之八步長槍。

水翻車

水翻車一名大轆車。從化之北凡百餘里。兩岸巨石相拒。水湍急流。居民多以樹木障水爲翻車。子瞻詩、

水上有車車自翻。其輪大三四丈。四周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輪轉。自注槽中。高田可以灌溉。西寧亦然。每木車一輛。可供水碓十三四。

木牛

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兩人字架施之。架各安轆轤一具。轆轤中繫以長繩六丈。以一鐵環安繩中。以貫犁之曳鉤。用時一人扶犁。二人對坐架上。此轉則犁來。彼轉則犁去。一手而有兩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

羅浮銅龍銅魚

羅浮沖虛觀。當宋時有道士于朝斗壇下得銅龍六、銅魚一。細玩之。非金非石非銅鐵。其龍皆具四足而微鱗。魚則空洞。其中無孔。堅若甆瓷。輕如木葉。蓋神物也。蘇長公嘗以爲異。

大飯

廣州光孝寺有大飯。六祖時飯僧之用。大徑丈。深五六尺。韶州南華寺亦有之。大與相若。當飯僧時。城中人爭持香粳投之。

太平粵海二關

粵東省境北通西江。東浙南楚諸處者爲太平關。在韶州。其東南接諸洋面。及粵西閩滇各省海運商販者爲粵海關。各關口俱濱海岸。粵地出產繁多。陳若沖記中所云。人物富庶。商賈阜通。故市中出納喧闐。盛於他處。

十三行

按余靖志云。番禺大府號爲都會。海舶貿易。商賈輻輳。今諸番歲攜氈氍𣰆𣯴諸物與中土互市。皆闢局也。廣州城南設有十三行。（按十三行今實止八行。爲豐進泰和同文而益達源源泉廣順裕源云。）

花邊錢

花邊錢以銀鑄爲錢樣。面有水草獨蔓諸紋。間有作人馬形者。邊輪有花。俗稱花邊錢。自洋外來。以便於貿物。市中多用之。然內地亦能製。故眞贗相錯云。

端硯

嶺南雜記。端硯出肇慶羚羊峽東。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別。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新坑之目。其石之精粗美惡。人人聚訟。皆山身不至端溪。究莫能辨真石也。大約不論石之大小。眼之有無。細潤光嫩者爲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後貴。初出未有不發墨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層次分明。色澤圓活者爲佳。魏泰東軒筆錄云。端硯有三種。石色青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間小鸜鵒眼。乃巖石。巖有上巖、中巖、下巖。品最貴。其次赤色。呵之乃潤。鸜鵒眼色紫紋漫而大。乃西坑石。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後歷石。通志又據嶺南雜記云。宋時舊坑。今無所得。石至於城外廟前肆中所貨。皆屏風巖。旱坑之石。即新坑。不可得矣。按長安李觀察家藏一硯。當時以爲寶。下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溪東

州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取硯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卽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安得獨稱耶，出唐書示之，莫不嘆服。

石墨

陸應暘廣輿記，石墨出始興小溪中，長短如墨，人或取以畫眉，通志一名畫眉石，細微廣州志，懷化縣掘斬得石墨甚多，精好寫字。

丹砂

輿地志，連州昔昔產丹砂，按葛洪修道羅浮山，鮑靚南海守，絕粒，取白石煮食之，嘗夜訪葛洪於羅浮之冲虛觀，今蓬萊閣遺履軒乃二仙夜談之所，潘茂名煉丹高州之東山，服食仙去，何仙姑增城何泰女，食雲母粉，遂得輕身，往來羅浮山頂。

自鳴鐘

廣州志、自鳴鐘出西洋，以索轉機，機激則鳴，晝夜十二時皆然，按自鳴鐘每交一時，又有眾音並作，鏗鏘如度曲，聲少頃乃止，今謂之樂鐘，又謂之八音鐘。

龍鬚席

肇慶志、龍鬚草出廣寧，生溪石間，似蒲而細，通志云，亦出儋州，工人織作席墊及佩囊，諸色花紋細密，光緻瑩潤，間有裹飾邊棱裝鑲，底而加以紗緞綵紺，曲盡其妙，志又稱龍鬚席甚有名，以廣寧金渡村者爲佳，高明長樂亦有之，織手微不及，然猶不及西洋菱文席也，余視學肇慶，以此出題，使諸生作賦，並使作鳳尾蓆詩，皆端州產也。

木瘿

廣多木瘿，以荔支瘿爲上，多作旋螺紋，大小數十，微細如絲。

茅君

新會茅筆，以白沙所居圭峯，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勁，以茅心束縛爲筆，作字多樸野之致，白沙嘗稱爲茅君，故今人倣之。

石灣陶瓦

南海之石灣善陶，凡廣州陶器，皆出石灣，尤精缸瓦，其爲金魚大甕者，兩兩相合，出火則俯者爲陽，仰者爲陰，陰所盛則水濁，陽所盛則水清，試之盡然，諺曰，石灣缸瓦，勝於天下。

佛山多冶業

廣州佛山多冶業，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極其尊奉，有弗得，則不敢自專，專亦弗嘗，故佛山之冶遍天下，石灣陶業亦然。

粵中多尚屐

粵中婢媵多著紅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尚屐，沐浴乘涼時，散足著之，名之曰散屐，散屐以潮州所製拖皮

爲雅，或以抱木爲之，抱木附水松根而生，香而柔韌，可作履，曰抱香履，潮人刳之爲屐，輕薄而爽，是曰潮屐，或以黃桑苦楝亦良，香山土地卑溼，尤宜屐，其良賤至異其製以別之，新會尚朱漆屐，東莞尚花綉屐，以輕者爲貴，廣州男子輕薄者多長裙散屐，人皆呼爲裙屐少年以賤之。

西洋菱文席

粵之席以西洋菱文者爲上，其艸隨舶而至，澳人得之亦能織，然皆複而不單，單者作細方勝斜紋，惟西洋國人能織。

東莞席

有莞席出東莞縣，莞叢生水中，其中茸細美，拾遺記曰，穆王時西王母來獻黃莞薦，宋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莞音完，又音官，蓋其爲用最古，東莞人多以作莞爲席業，縣因以名，縣在廣州之東，故曰東莞。

瓊州席

瓊有藤席、有定安席、有椰葉席、檳榔席，皆席之美者，檳榔、山檳榔也，葉如棕，大三指許，長可數尺，談白中微帶紅紫，織爲布，似葛而輕，亦可作席，人知粵多奇布，不知有檳榔布與檳榔席也，又澄邁染蒴艸爲飾，久而愈滑，曰黃村席，又瓊有紅竹籐簟，潮有流黃席。

酒器

粵酒器有鸚鵡杯，鸚鵡者越王鳥也，其喙黃白黑色，長尺許，光瑩如漆，以爲杯可受二升，有鶴頂杯，鶴者海鶴也，其大者修頸五尺，類淘河而喙銳，頂色丹，堅潤如金玉，以爲杯可受一升，有鸚鵡杯，本海蠃殼也，出瓊州三亞港青欄海中，前屈而朱，如鸚鵡嘴然，尾旋尖處作數層，一穴相貫，甚詰曲，可以藏酒，其色紅白青紫相間，生取者鮮明，異物志云，扶南海有大蠃如甌，其體蜿蟺委曲，盛酒在中，自注至傾覆終不盡，以伺說相罰爲樂，有紅蝦杯，紅蝦大者鬚數尺，以金鑲口爲杯，可受酒升許，有鹿蹄杯，將海蠃殼爲之，有海膽杯，海膽生島嶼石上，殼圓有粟珠，粟珠上有長刺，與殼相連，以漆灰厚襯之爲杯，一名共命杯，以其取一帶十也，有火雞卵杯，受一升，有椰稜杯，沉速香杯，因香之大小方圓剜成，狀千百出，以金銀鑲之，粵人頗尚奇器，以地之所少者相高，然大抵近山多用蠃杯，近海多用香杯，而東西洋之金銀器不與焉。

椰器

凡椰出於瓊者，處處相似，獨文昌鋪前所產者大小形殊，小者至如拇指，作杯以此爲貴，椰殼有兩眼，謂之萼，有斑纈點文，甚堅，橫破成椀，從破成杯，以盛酒，遇毒輒沸起，或至爆裂，征蠻將士率持之，故唐李衞公有椰杯一，嘗佩於玉帶環中，椰杯以小爲貴，一種石椰，生子絕纖小，肉不可食，止宜作酒杯，其白色者尤貴，是曰白椰，粵人器用多以椰，其殼爲瓢以灌溉，皮爲帶以掃除，又爲蓑以楯排齒挂竹葉爲席以坐臥，爲物甚賤，而用甚多如此。

檳榔合檳榔包

廣人喜食檳榔。富者以金銀。貧者以錫為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務極精麗。中分二隔。上貯灰臍、蔞鬚、檳榔。下貯蔞葉。食時先取檳榔。次蔞鬚。次蔞葉。次灰。各有其序。蔞鬚或用或不用。然必以灰為主。有灰而檳榔蔞葉乃回甘。灰有石灰、蜆灰。以烏爹泥製之。作汁使紅。灰臍狀如臍。有蓋。以小為貴。居者用合。行者用包。包以龍鬚艸織成。大小相函。廣三寸許。四物悉貯其中。隨身不離。是曰檳榔包。以富川所織者為貴。金渡村織者次之。其艸有精粗故也。

陽春瓦甓

陽春東有馬鞍山。山巔一古瓦盤。圍八尺許。中有清泉。飲者掬飲將罄。詰朝復滿。雖積雨不溢。

溫坑瓦甓

永安溫坑所作瓦甓。內外純黃。火炙不裂。以藏酒。味能不變。又有康禾白磁諸器。亦堅好。又越人謂石甓曰石舖。

南越筆記卷七

馬人

馬人一曰馬留。俞益期云。壽泠岸南有馬文淵。遺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留。凡二百餘戶。自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阯南。馬援所植兩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所。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為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皆自稱大漢子孫云。其地有掘得文淵所製銅鼓。如坐墩。而空其下。兩人舁之。有聲如鼙鼓。馬流人常扣擊以享其祖。祖即文淵也。有諺者云。銅鼓沉埋銅柱非。馬留猶著漢時衣。銅船在合浦。相傳馬援鑄銅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留一於此。天陰雨。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見之。因名湖曰銅船湖。昔人詩。銅船亘奔流。又云。皆險獨銅船是也。馬人今已零落。而欽州之峒長皆黃姓。其祖曰黃萬定者。青州人。初從馬援征交阯有功。留守邊境。後子孫分守七峒。至宋皆為長官司。元時以貼浪峒長黃世華有討賊功。賜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為峒長。其在時休峒者。祖曰羅純旺。亦馬援戰士。永樂初時羅峒長以事被革。移純旺孫貴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澌凜、鑑山、古森、河峒。亦皆以姓黃者為長。蓋皆萬定後裔。馬留之人也。然黃氏繁盛。而馬氏衰矣。

黑人

林邑記有儋耳民。以黑為美。離騷所謂元國。即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魚鱉。魚鱉性屬火而喜黑。

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州今饒華風。絕無紋身鏤耳穿鏡為飾之狀。獨瀛籍滿剌伽諸番。以藥淬面為黑。猶與古儋耳俗同。互室多買黑人以守戶。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廝。其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鬈而黃。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慾不通。亦謂之野人。

猺人

萬曆初。兩廣寇之劇者曰羅旁猺。猺每出劫人。挾罩竹三竿。以銅鈕沙江則粗合為筏。所向輕疾。號為五花賊。其巢有九星巖。一石竅深二尺許。猺輒吹之以號衆。又有石其底空洞。摑之淵淵作鼓聲。猺亦以為號。其謠曰。擊石鼓。萬家為我所。吹石角。我兵齊宰剝。而羅旁水口有辣石。狀若兜鍪。高百仞。猺每夜臨江呼石將軍。石應則出劫無患。不應則否。將軍陳璘以此石為賊憑嘯。妖孽。燒之。石有鮮血迸流。其怪遂絕。蓋鬼物之所憑焉。猺故多妖術。又所居深山叢箐。亂石易以走險。其謠曰。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其大紺天馬諸山尤險峻。陳璘嘗以馬不能鞍。人不能甲為慮。大征時勦兵二十萬。部分十道。凡兩踰月乃蕩平。覆其巢穴八十餘。斬獲數千萬。今東西山尚有雲楨雲洋諸種。人率短小蹻捷。上下如猿猱。帶三短刀。持鐵刀木弩。弩長二尺。重百斤。頭作雙槽。釘以炼銅鐵鏃。藥箭長僅尺許。無事射獵為生。有事則鳴小鑼。舉衆蠭起以殺人為戲樂。雖設有猺官猺目以主之。然薄稅輕徭。示以羈縻而已。猺狼以語音相別。猺主而狼客。狼稍馴。初大征羅旁。調廣西狼兵為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餘丁。其後裔也。諸猺率盤姓。有三種。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歲七月十四拜年。以盤古為始祖。盤瓠為大宗。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潛竄其中。習與性成。遂為真猺。袁昌祚云。羅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質悍。稍入猺為雄長。將繇之民多文巧。利出猺為囹奪。猺固長櫱之媒也。則撫諸猺當自齊民始。羅旁猺其稍馴。聽約束。與齊民無異。從不入城。有見官長者。還詫其類。謂不畏中閣坐者。但畏左右雞毛官。謂皂隸也。婦人皆著黑裙。裙腳以白粉繪畫。作花卉水波紋。獞則以紅絨綉繡。猺貞而獞淫。猺之婦女不可犯。獞婦女無人與狎。則其夫必怒而去之。猺欲娶婦。入山見樵采女。輒牽其衫帶以歸。度己之衫帶長短相等。乃往尋求其女負之。女父母乃往壻家使成親。否則女仍處子。不敢犯也。西寧東安諸生猺亦然。或者謂猺人以十月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袂而舞。謂之踏猺。相悅則男騰躍跳踴。背女而去。此西粵之瑤俗也。又謂獞人當娶日。其女即還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野合。既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後始歸為婦。婦曰丁婦。男則曰獞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尚。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以香艸花枝結為廬。號曰入寮。鼓樂導男女入寮。盛兵為備。小有言則獻兵相鬥。成親後。婦之婢媵稍作意即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乃畏憚。半年始與壻歸。從兵陳樂。馬上飛鎗走毬。鳴鏡角伎。名曰出寮。壻歸。則止三十里外。遣瑤厘持籃迎之。脫婦中衵貯籃中。命曰收魂。蓋欲其妻悖提而無他念也。瑤厘者巫也。東粵有猺而無獞。昔故詳言猺而略言獞。曲江猺惟盤姓八十餘戶為真猺。其則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偽猺。其男子穿耳飾銀環。衣服綵繡花邊。首裹花帕。腰刀掛弩。下跣足。女人無袴。繫短裙。皆繡花邊。其戚服

者曰板猺。以油蠟膠髮，裹於板上，光閃似蜻蜓羽，月盥一次，夜以高物庋首而臥，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獸，以狩獵釀酒。七月祭日，祀其先祖狗頭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為術。性亦工巧，或製器以易鹽米。有山官約束之，號猺總。歲時一謁縣令。其無板曰民猺，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編戶與齊民同。女子飾耳環，婦則屏之。迤山有八排猺，性最獷悍，其將微有肉尾，腳皮厚寸許，飛行林壁，自號猺公，而呼漢人為百姓，自稱猺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稱官長則曰朝廷。月趁結獄，至縣庭不跪，納糧則以委縣之里長。里長利其財物，與交好，少拂則白刃相加矣。有猺目八人，司約束。歲仲冬十六日，諸猺至廟為會，囲悉縣所有金帛衣飾相誇耀。猺目視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廟。男女分曹地坐，唱歌遞且以挑辭相和。男當意，不得就女坐；女當意則就男坐。既就男坐，媒氏乃將男女衣帶度長短，相若矣，則使之挾女返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親。凡女已字，頂一方板，長尺餘，其狀如扁，以髮平綰其上，斜覆花帕，膠以蠟實，綴以琉璃珠，是曰板猺。未字則戴一箭竿，髮分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覆繡帕，自織婆拼相戴。出入叢箐，首頻側而不礙，是曰箭猺。其領袖皆繡五色花絨，垂鈴錢數串，衣用布，或青或紅，堆花疊艸。名猺錦。女初嫁，垂一繡袋，以祖姚高辛氏女初配槃瓠，著獨力衣，以襲盛槃瓠之足，與合，故至今仍其製云。後漢書言槃瓠諸子，織績木皮，染以艸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于寶言赤髀橫裙，槃瓠子孫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猺俠徒衣服斑斕。其性兇悍好鬭，一成童可敵官軍數人，又善設伏，白晝匿林莽中，以炭塗面，黑衣黑袴，為山魈木魅之狀，見商旅則被髮而出，見者驚走，棄財物，呼曰精夫赦我，乃已。精夫者，猺之渠帥也。自洸口至連州四百餘里，經路艱險，商旅不敢陸行，行必從水，官軍與交通，為盜而猺官歲入其租稅千金，縱容弗問。四方亡命者又為之通行聲勢，或為嚮導，分受鹵獲。其與窟與連山和對，僅隔一水，官兵至，輒竄而去，退則聲我悄歸，蹤跡叢薄中，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弩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衘刀而手射人，矢盡則刀銃俱奮，度險則鱗列以行，遁去必極伏弩，往時常勤五省之兵征之。德慶有昔猺山、昔翁山，皆熟猺所居，猺曰昔猺，猺之長曰昔翁也。又有昔馬山，猺馬之所生，故曰昔馬。又猺人多以其人為馬，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故凌之而以為名。其曰猺人者、猺之別種，猺猶詩所謂感令合也。猺人者，猺居文昌東北百里東猺山，其人如猿，故云猺。詩遺我乎猺之間，此謂猺山名非也。猺犬類也。猺人一作狚人，莊生所謂狙公也，與猺人皆高髻雕題，狀若猳狒，散居林莽，餓拾橡栗，莊生賦芧朝三暮四之言，殆謂是也。

黎人

黎母山高大而險，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獸居其中，熟黎環之。熟黎能漢語，常入州縣貿易，暮則鳴角結隊而歸。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見。歲壬子，忽有生黎二十餘獻物上官，旄書黎人向化四字，以檳榔木竿懸之，一人負結花，沉一塊，大如車輪，外色白，內有黑花紋，一人抱油速一樹，長七八尺，二人舁一黑豬熊，二人舁一黃鹿，貌皆醜黑，蓬跣，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體，觀者以為鬼物也。當額作髻，髻有金銀鈚或牛骨簪，其縱插者生黎也，橫插者熟黎，以此為別。婦女率著黎補，以布全幅，上與下緊連，自項至脛不

接續，四圍合縫，以五色絨花刺其上，排杈作數百細褶，用布至十餘丈，長不能行，則結其半於腰間，娛娛如帶重物，椎髻大釵，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為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己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為女紋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識也。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男家所與，以為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者此也。題、雕、繡也，以針筆青丹涅之，有花卉蟲魚之屬，或多或少，而世以為黎女以繡面為絕色，又以多繡為貴，良家之女方繡，婢媵不得繡，皆非也。黎婦女皆執漆扁擔，上寫黎歌數行，字如蟲書，不可識。男子弓不離手，以藤為之，藤生成如弓，兩端有鎖可掛弦，弦亦以藤，箭鏃以竹，無羽，但三丫為麥角，倒鉤入肉，必不能出，被射者以身就竹林下，擗垂竹尾，繫箭簳於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者，使身不動，徐放竹尾，鏃即出，然筋骨俱已散碎，數以藥散，僅不死而已。生黎最兇悍，其弓重二百餘斤，戈以標刀，中以角蠶以香木皮。熟黎弓則以雜木，若榕竿狀，棕竹為弦，筋竹為箭，鏃而不甚直，鐵鏃鋒銳，有雙鉤，一小繩繫之，臨射始直，箭端遇猛獸，一發即及，獸逸而繩絆於樹，乃就獲焉。凡欲買沉香者，使熟黎土舍為導，至生黎峒，但散與紙花、金勝及銅項長一尺者、箭鏃三角者、或絨線、針布等物，生黎則喜，每峒置酒餉客，當客射牛中腹，即以牛度為鍋，熟而薦客，人各盛一碗，客前灑酹椒酒，客能飲，則一一嘗之，否則覺勿嘗也。如或嘗或不嘗，彼則以為有所輕重，雖盜與客沉香，必要於隘路而殺客，其兇暴者此。生黎以熟黎勾引嘗出盜劫，男婦盡室以行，蹻捷如飛，官兵不能追逐，惟婦女以黎襬太長，行稍緩，往往被擒，乃稍屈伏。其別種有生岐者，尤獷悍，雖生黎亦輒畏之。大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猶所謂蠻也。黎漢所謂俚也。俚，亦曰里。漢書曰九真蠻里，又曰歸漢里君是也。熟岐稍馴善，其巢居火種者為乾腳岐，與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計黎峒凡一千二百餘里，絕長補短，可四百有奇，山勢盤旋如蠃然，黎舉種落，蓋居其外，岐居其中，二三十里間輒有一峒，峒有十數村，土沃饒稠，與在外民鄉無異，第層峰疊嶂，林竹叢深，水霏山嵐，氛翳四塞，外人不能輒入，故諸獠得以負固為患。黎有二種，五指山前居者為熟黎，山後為生黎，熟黎亦有二種，與生黎近者為三差黎，與民近者四差黎，征徭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糧長又熟黎之蟊賊。凡生黎蠢動，皆熟黎為之挑釁，而熟黎之奸欺，又糧長之苛求所激也。糧長者，若令之里長，其役黎人如臧獲，黎人直稱之為官，而糧長當官，亦呼黎人為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盡入私囊。詰之，則曰此生黎也，激之恐變，其奸欺若是。官或詣黎村徵糧，所至宜一一嘗其酒饌，黎人喜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國課。如違其一，即瞋恚，陰挾弓矢，伏林間，因其水艸之性矣。赴州縣，裸而額皆直豎一雉雞尾，橫插骨簪，斯則其冠冕也。官必歘然笑語，受其所獻，賞以銀牌紅布，彼欣然持歸，供之香火，為遺愛。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見，彼遞相傳語，見者遂希，而納糧亦怠。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為長，黎則不服。欲立長，則繫一牛射之，矢貫牛腹而出，則得立。黎長不以文字要約，有所借貸，以繩作一結為左券，或不能償，雖百十年，子若孫皆可執繩結而問之，負者子孫莫敢諉，力能償償之，否則為之服役，貿易山田亦如是。黎死無子，則合村共案其婦，欲再適，則以情告，黎長襲其衣帛，擇可配者投於地，男子允則拾其盤，婦乃

尊歸宿。所擕挾牲牢往婚焉。父母死。斂所遺財帛。會族長。與衆送之以爲父母恩深。我無以報。不敢享其遺貲。而旁人亦不敢竊取。懼其鬼能祟人云。每扛負諸物。惟以一肩登高陟險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忍辱又有如此。獠善咒鬼能作祟。或與客商牴牾。即咒其已亡父母。逾時其人身如火燒。頭腹交痛。知其故。勿惡其過。第曰獠郎土神請爲飯謝。覓酒脯與之。祭於地。喃喃其詞。祭畢。夫婦分而啖之。病人歘然起矣。其或土商與貿易。欺以膺物。則出伏路旁。執途人以歸。搒其箠楚。俾受者通信於家。甚其人償以原物。始釋之。如其人不可得。訟其同侶鬭官。遺以黎持牒騐之。雖不識字。視印文而亦釋遺焉。其俗最重復讎。名算頭債。然不爲掩襲計。先期椎牛會衆。取竹箭三。刃其鏃。塗而祭之。遺人齎此矢告讎。辭曰。某日某時相報。淬利刃鍛矛以待。讎者謀於同里。亦椎牛誓衆。如期約兩陣相當。此一矢來。彼一矢往。必斃其一而後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於陣前橫過。呼曰。吾夫之亂。父負汝。勿斃吾夫。寧斃我可也。其直者妻即呼其夫曰。彼妻賢良如是。可解鬭。亦即釋焉。如已報矣。若力微不能敵。則率同里避之。報者至。見無人和抗。即焚其茅竂曰。是懼我也。可以雪吾先人恥矣。凱還不再出。

猺人

潯海山中有猺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猺官者領其族。猺、巢居也。其有丁有山猺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猺。猺所止曰峒。亦曰輋。海豐之地有曰羅輋、曰葫蘆輋、曰大溪輋。興寧有大信輋。歸善有豁輋。其人耕無犂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蟲死。以爲肥。曰火耨。是爲畬蠻之類。志所稱伐山而畬。爇草而播。依山谷采獵。不冠不履者是也。潮州有山輋。其種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猺族。有莫猺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屬官。不屬峒首。皆爲善猺。其曰斗老與盤藍雷三大姓者。頗桀驁難馴。樂昌有僞猺。多居九峯司諸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產賃客戶。質身猺中。規免旦夕。久之性情相習。遂爲其猺。相率破梘條要。恣行攻劫。爲地方之害。即善猺亦且畏之。猺或作傜。漢書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東多猺而無獞。獞惟粵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獞與民雜居不可辨。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獞。欄架木爲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畜。名欄房。亦曰高欄。曰麻欄子。狼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獞人。自潯陽至貴縣多狼人。粵東惟羅定、東安、西寧有狼人。蓋從粵西調至征戍。羅旁者族凡數萬。每人歲納刀稅三錢於所管州縣。爲之守城池。巡捕官衙。供給薪炭。性頗馴。畏法。

瘋人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穢氣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間盛夏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以爲祖瘡弗之怪。嘗遍婦女皆繫一花絨囊。多貯果物。凍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謂之爲同年。與之諧笑。有爲五蠱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甚長。中有檳門花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蟹與瓊糠。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頗紅如茜。是則賣瘋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而瘋蟲即去。女復無疾。自

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爲大癩。雖鬱濕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爲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歲久頽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而養之。使瘋人首領爲主。毋使一人闌出。則其患漸除矣。

蛋家

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彼其大艟小艑。出沒江海上。水道多岐。而罟朋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兒巢相爲連結。故多蛋家賊云。

諸番

諸番之在廣東者。曰婆利。曰古麻剌。曰狼牙修。曰古城。曰眞臘。曰爪哇。曰暹羅。曰滿剌加。曰大泥。曰浦甘。曰投和。曰加羅希。曰層檀。曰赤土。其在安南者曰林邑。曰槃槃。曰三佛齊。曰急蘭丹。曰頓遜。曰洲淵。曰浡泥。曰闍婆。曰扶南。曰彭亨。曰毗騫。曰天方。曰錫蘭山。曰西洋古里。曰榜葛剌。曰蘇門答剌。曰古里班卒。是皆南海中大小島居。見於明祖訓會典者也。其不可致者。有婆羅闌頓田離其門毒有宜羅、越佛逝、阿陵、箇羅、哥谷羅、婆露、獅子、摩逸、佛朗機諸國。則未嘗入貢。懋遷有無者也。安南本交趾地。洪武初朝貢。其物有金銀器皿、熏衣香、降眞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白絹、犀角、象牙、紙扇。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熏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燒碎香、花藤香、烏木、蘇木、花梨木、蕪蓽、番紗、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壁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結、兜羅綿被、洗白布泥。暹羅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奈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龜、龜筒、寶石、珊瑚、金戒指、銅鼓、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丁皮、阿魏、薔薇水、琉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蓽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纓頭布、紅撒哈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縵。眞臘本扶南屬國。洪武六年。其王忽兒那遣使奈亦吉郎等來貢。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蘇木、胡椒、黃蠟、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爪哇本古闍婆國。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八的古必等來朝貢。其物有胡椒、蓽茇、黃蠟、烏爹泥、金剛子、蘇木、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黃熟香、安息香、烏香、蓽澄茄、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鼈子、閩蟲藥、硫石、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鎗、摺鐵刀、銅鼓、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雞、鸚鵡、瑇瑁、孔雀尾、翠、鶴頂、犀角、象牙、龜筒、滿剌加在占城南。永樂三年。其王西剌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廝、犀角、象牙、珠母殼、瑇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麂、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丁皮、胡椒、血竭、烏

參泥、肉豆蔻、沒石子、阿魏、窠鉛、片腦、肉果、瑪瑙珠、竹布、蘇合油、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三佛齊本南
蠻別種。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哈剌札八剌卜遣使玉的力馬宗、亦里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其物有
黑熊、白猴、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綿被、芯布、絲簡、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浡泥本闍婆屬國。洪
武四年。其王馬謨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貢。其物有珍珠、寶石、金戒指、金鑲環、金銀八寶器、龍腦、牛腦、梅花
腦、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瑇瑁、龜筒、蠃殼、鶴頂、熊皮、犀角、孔雀、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廝、錫
蘭山。正統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剌謨的黑嗟嚟來朝貢。其物有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
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蘇門答剌。永樂三年。其王鎖丹罕難阿必
鎮遣使阿里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
寶石、石青、回回青、硫黃、番刀、弓、大泥稱隸暹羅助貢國。其來貿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沒藥、片腦、潮濺、烏爹
泥、土檳黃、檳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烏木、蘇木、藤黃、木賓子、龜筒、象牙、番牛角、瑇瑁、珠璣、寶石、打麻、
西洋布、竹布、葵蕈席、灰筒。急蘭丹、正德四年來貿易。有胡椒、烏木、丁皮。已上凡二十國。皆嘗來往廣東者。
舊例貢舶三艘至粵。使者捧金葉表入京朝貢。其舶市物還國。次年三舶復至迎敕。又市物還國。三年三
貢。或五年一貢。一貢則其舶來往三度。皆以澳門爲津市。黃文裕云。往者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其貿易貨
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次則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二錢之貨。卽得握椒展轉交易。可以自肥。廣東
舊稱富庶。良以此云。

南越筆記卷八

鳳

山海經。南禺之山有鳳凰鵷鶵。南禺者、謂羅山之南、番禺之東也。莊子云。鵷鶵發南海、飛于北海是也。有
山鳳凰者。亦鳳之類。大如鷙鵰。伏卵時、雄者以木枝雜山桃膠封其雌於巢。而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
子成發封。否則窒之。又有大頭鳳。卵於石。積柴封之。鷇則抉石而起。通志云。博白淥含之山多鳳。有高三
尺者。五彩。冠似金杯。天晴則雙飛。而衆鳥隨之。又有大如鷺者。尾甚長。羽聲甏甏。響若輪轉。諸鳥見之斂
翼俛首。伏不敢鳴。名大頭鳳。猺獞間射得之。肉備衆美。獰娘握兵者多以其毛爲裝。或以鷓鴣代之。色久
逾鮮。潯南兆洋小鳳凡數種。有曰桐花鳳。丹碧成文。羽毛珍異。其居不離桐花。飲不離露。桐花開則出。落
則藏。蓋以桐花爲胎。以露爲命者也。兒女子捕之。飲以蜜水。用相傳玩。漁洋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
鳳。謂此也。此種蜀中亦有。又有鳳頭雀。大小毛片皆如燕。惟頭作鳳冠而尾紅。兒女養之。馴放去一二日
復來。有曰金鳳。出儋州。大如指許。身五色。冠首修尾。儼如釵上金鳳花。有曰鳳雞。毛色花斑。似鶺鴒而小。
尾知身圓。皮之僅及荔支大。足脛微細。如一髮。裊裊欲斷。歲十月。從羅浮飛至新安山上。或至東莞茶滘。
人以紅絲爲網。見輒擒。人畜久馴習。然提寒。至臘月必死。其聲頗似雞雛。故名曰雞。喉小。穀麥不能進食
惟芝麻稗米而已。多巢花蕚中。亦桐花鳳之類。

孔雀

孔雀產高廉雷羅定諸處。截其尾。編列瓶中。是供玩飾。南裔異物志云。自背及尾。皆作圓文。五色相遶。如
帶千錢。嶺衡志謂雄者尾長數尺。金碧晃耀。時衡張其尾。團如錦輪。嶺南雜記云。其毛羽初春而生。四月
後復凋。與花相榮衰。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置尾之地。捕者先施綱罟。俟其雨尾露而重。不能高翔。卽
羅網罟。不肯妄飛。土人取其尾。每數十莖。長短相雜爲一。價亦不甚貴。其獨身孔毛及尾毛之破碎者。取
以織補服。

翠羽

爾雅注。翠鷸似燕。紺色。生鬱林。其羽可爲飾。按翠羽點婦人首飾。色最鮮明。俗稱廣翠。

五色雀

羅浮諸處有五色雀。羅浮志云。產羅者以鐵冠爲長。蘇公在海南見者。當以兩絳者爲長。又異苑云。山雞
愛其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翡翠山雞。皆出肇慶。舊屬南海郡。

鸚鵡

鸚鵡出惠州及吳川石城諸處。南方異物志云。鸚鵡有三。一種青。一種白。一種五色。凡鳥四指。三向前。一
向後。其目下瞼眨上。此鳥兩指向前。兩指向後。兩瞼俱如人目。廣輿記、新興有六莫院、羨稚屣新州寫此。
有侍姬名琵琶。畜鸚鵡甚慧。每爲稚驗琵琶。及琵琶死。鸚鵡猶呼其名。稚賦詩傷之。有純紅者。自番國來。

倒挂鳥

羅浮志、倒挂鳥。一名么鳳。東坡詞倒挂綠毛么鳳是也。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有收香、倒挂子、採香
使諸名。蘇詩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暾。自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衣紅嘴。似鸚鵡而小。自
海東來。非塵埃中物也。鳥獸考云。日間好焚香。藏之羽翼間。夜張尾翼倒挂以放香。故高啓詩云。綠衣小
鳳啼愁能。瘦影翻懸挂枝下。芙蓉帳裏篆烟消。解斂餘香散中夜。劉績霏雪錄云。卽桐花鳳。

了哥

本草綱目釋名。秦吉了、卽了哥也。嶺南容管廉邕諸山峒中皆有之。如鸜鵒。能效人言。廣州志云。有三種。
眼黃者金了爲上。眼白者銀了爲次。眼黑者鐵了爲下。產瓊州。唐志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頗雅重。能識
人情。慧於鸚鵡。嶺南錄異記謂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於刺史。唐會要謂了哥形似鸚鵡而色
白。頂微黃。頂毛有縫。如人分髮。出杜薄州。禽蟲述謂生秦中。元稹詩、紅羅著壓逐時新。吉了花紗嫩麴塵。
謂紗色相似也。

潮雞

潮雞產南海。述異記謂之伺潮雞。沈約袖中記云。潮雞鳴。長且清。其聲如角。每潮至。卽鳴。李賀皇詩。三更
津吏報潮雞。余武溪亦云。客聽潮雞迷早夜。自注曰。番禺雞三更卽鳴。南越又產長鳴雞。幽怪錄云。宋處
宗買得長鳴雞。愛養甚至。恆籠置窗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深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

進。鷄名燭夜。見崔豹古今注。

鴿

鴿之大者曰地白。廣州人稱鴿皆曰白鴿。不曰鵓鴿。地白惟行地不能天飛。故曰地白。人家多畜之。以治白蟻。亦以其多子。可時食其子。每四十日一乳。乳時雄者發米至咽。米成漿液。乃吐出以餵其子。雌復受孕。性絕淫。雌皆乘雄。故多乳。富者畜至數百頭。惟所指使。以穀令就棠飼之。鴿有高下之殊。其異在目。目有黑底天青者。黑底插黃者。黃油白氣者。焦油者。以此四種爲上。其睛清而深。有重紋。以日照之。精光四閃。須邊復有血粒如石榴子。則極聰慧者矣。其頭宜小。尾宜短。翼宜與尾齊。翼與尾齊。則飛高。飛高則可免鷙擊之患。故鴿之佳者。價之輕重與金等。翼凡大毛十二莖。每出殼至二三月則調毛。四調五調六七調曰初王。則可用。調至十一十二則老。調者何。脫其胎毛。更生新者。故曰調。

鷓鴣

鷓鴣、豫章以南諸郡皆有之。采蘭雜志。一名花豸。開翅之始。必先南翥。酉陽雜俎云。飛逐月數。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但伏巢中不能起矣。至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難採。設網取之。僧齊己詩、好聽鷓鴣啼雨處。木蘭舟晚泊春源。李羣玉詩、荳蔻花入船。鷓鴣啼送客。鄭谷詩、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樂章集註云。正平調有鷓鴣天。按古今注、鷓鴣其名自呼。廣志言鷓鴣鳴云。但南不北。南越志云。其名自號杜薄州。惟本草說鳴云。鉤輈格磔。又云。行不得哥哥。

畫眉鳥

畫眉鳥、草堂詩餘又名黃眉鳥。閩書云。好鬭。善鳴。粵志謂眉長而不亂者善鳴。胸毛短者善鬭。又必越雨日一浴。使毛羽光澤。身不生蟣。則其音流麗。歐陽修詩云。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白高低。高翥詩云。春色滿山歸不得。刺桐花裏畫眉啼。廣中多刺桐。每行諸峽中。其音倍勝他處。

鸀鳿

鸀鳿、一名越王鳥。大如孔雀。有黃白黑色。喙長尺許。狀如鵞。口句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爲酒杯。珍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啄百草。不食蟲魚。惟噉楓楠諸木葉。故其糞香似薰陸。山人以爲香末。又治雜瘡。其名一曰象鵬。亦曰越王鵬。言其大也。古詩山鳥狀如人。謂此。

丹歌

海南鶴皆灰色。白者則小。去頂二寸許。毛始丹。亦能鳴舞。有水鶴亦小。狀類白鷺。其性通風雨。有風雨則鳴而上山。否則鳴而下海。時常多在榕樹。廣人以其頂丹可貴。故曰丹歌。有丹歌時引舞之句。

淘鵞

淘鵞。即鵜鶘。一名逃河。陽江人謂之水流鵞。以其大如鵞。能沉水取魚也。或竭小水取魚。頷下有皮袋。當盛水二升許。以養魚。隨水浮遊。每淘河一次。可充數日之食。漁蛋謠云。水流鵞。莫淘河。我魚少。爾魚多。竹弓欲射汝。奈汝會逃何。其詞頗近樂府。

白鷴

白鷴、即白雉。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建武中南越徼外蠻獻白雉。唐肅宗時日南徼外蠻獻白雉。皆白鷴也。素質黑章喙丹。雄者有朱冠。背純白。腹有黑毛。尾長二三尺。時[illegible]之以自矜。神觀清閒。不與衆鳥雜。故曰鷴。狀介不欲近人。故曰雉。雉、媒也。雌雄雙而有別。終日並遊。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雌雄不相戲狎。若朋友然。故曰雉。雌者多朱毛白中。蘇朱而鬈爲純白。亦以黑爲邊。襴如水波形。其音咮咮藏喉間。甚隱而微。

珊瑚鳥

珊瑚鳥、一名山鵰。性靜似畫眉。尤易畜。其鐵腳者、眼赤而突者善鬭。鬭則有黑毛一片。圓小而長者善鳴。雄者尾長。雌尾短。雄者音長。雌音短。

青雛

青雛、狀如鴿。青色。喜食橄欖。島者圈圇吞之。肉爛乃吐其核。一名欖雛。秋深自粵西來。春半乃去。宿則倒懸一足樹杪。弋得之。肉厚味腴。其生於檳榔林者曰檳榔雛。喜食檳榔之未熟者。性亦相類。

石燕

石燕出西樵山之巖穴中。大如乳燕。足生翼末。山人小兒羸瘦。取食之。諺曰。嬰兒瘦。採石鷇。香山有山燕。黑而健疾。衆鳥提之車也。與此二類。

相思仔仔

相思仔仔。一名巧婦鳥。即鷦鷯。詩所謂桃蟲也。因桃蟲而變。故其形小。性絕精巧。以茅葦羽毳爲房。或一或二。若雞卵大。以麻紩懸繫樹枝。雖大風雨不斷。久畜之可使爲戲。及占卦名相思卦。其身小。其曰相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紅黑相間如紅荳。紅豆者、相思子也。

吉吊雀

吉吊雀。一名兜兜。產東莞大奚山中。狀如鵪鶉而大。青首翠翮。其名自呼曰兜兜。其出則風。

元鈎雀

元鈎雀。產高明粟嵜山中。每鳴必雨。

鈎輈雀

鈎輈雀。四五月夜半向東飛鳴。如云鈎輈。則年豐。鈎鈎輈。則年必歉。

南越筆記卷九

虎

羅浮有啞虎。不噬不咥。相傳葛真人上昇。留二丹粒以與其隸黃野及啞虎食。為羅浮四莊守者。今沖虛觀葛真人像旁。有黃野及一跨虎。是必啞虎也。然土人皆云山中虎率不噬不咥。從不傷人。八九十歲老人未嘗聞有虎哮吼。亦可異也。

犀

犀角出暹羅者。內凹外凸。氣微腥。出古城者。四周捆整。注沸酒且香。照之有血筋者價兩倍。飲食中以犀角攪之。有毒則白沫生。

山牛山馬

瓊州多山牛。牛也而兩蹄紅。常百十成羣。見人驚竄避。或曰山牛有四眼。以其眼上有兩旋毛。狀似四眼。故云。瓊州又多山馬。似鹿而大。千百為羣。角蟠而內向。無岐眼。此復有二眼。日閉夜開以燭物。善入棘叢。黎人得之。以其皮易布。可為臥具襯墊。其毛牛也。不識者以為山牛也。

果下牛果下馬

果下牛。出高涼郡。爾雅所謂犤牛也。郭璞云。犤牛絕卑小。可行果樹下。故又呼果下牛。粵諺云。果下馬。果

下相逢為郎下。果下牛。果下相逢為儐留。果下馬者。以其小而堅壯。亦名石馬。粵人凡物之小者皆曰石。然果下馬非有種。馬中偶然產之。不可常得。故其價倍於常。

熊類不一

熊類不一。多出皋母山中。有人熊豬熊狗熊之名。熊多力。黎人捕而獲之。一峒畢賀。以熊多則其地不祥。前明樂會有熊無數自山中出。捕得百餘首。自是頻年大旱。蓋旱徵云。

罵罵

罵罵者如人面。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亦笑。笑則上脣掩目。大者丈餘。俗呼為山都。鄧氏云。山都形如崑崙。青毛。有尾。見人輒閉目張口而笑。罵罵見人則握手而笑。人以竹筒貫臂。姑與之握。握則必笑。笑而上脣掩目。因此臂以錐穿其脣於額。俟而殺之。吳都賦云。猩猩啼而就擒。罵罵笑而被格是也。

狒狒

狒狒狀如獼猴。紅髮鬖偏。人言而鳥音。能知生死。笑似罵罵。上吻掩額。得之生飲其血。可見鬼物。是皆人熊之屬也。又云。熊名子路。獵人於熊館呼之子路可出。熊即出。子路可闢。熊即闢。有綠者。土司猺獞取其皮。為駿馬障泥。虎豹不敢揚。威偪虎豹。一尺百金。其牝曰熊。披髮人立。力能拔樹。指爪利如鋒。撲過虎豹。樵牧皆抗其喉。搯鮮血飲之。其肪亦曰熊白。味過於前掌後蹯也。

猩猩

猩猩人面猴身。一名熊人。謂其熊面人也。曰紅人。則謂其毛髮純紅也。性機警。通八方言。聲如幼女子。啼亦清越。聞學蟲鳥語。皆一一曲肖。蓋獸中之百舌也。最嗜酒。人以酒滿注甕中。復置高屐其旁。猩猩見輒毀罵而去。去已復還。姑以指染酒嘗之。遂至醉。著屐而笑。人因縛取。問之曰。汝飲我酒。須還我血。猩猩許以血一升。即得一升。不能多。血以染緋。久而不變。最可貴。

騰豺

騰豺者。生高要西七十五里騰豺嶺。狀類沐猴。頭正方。髮長丈許。覆其面。欲有所視。輒搖頭以兩手披之。一名騰犴。上樹甚捷。故以名。東粵無豺狼。惟此嶺有之。疑亦人熊之類。

猿

大庾嶺有白猿洞。洞多梅樹。白猿嘗攀挂其上。花與猿皓然莫辨也。行者聞風生。始知為白猿吟嘯。復有緋猿。善啼。啼必三聲。高州吉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彩殷鮮。有黃色玉面者。有身面俱黑者。羅浮則有金絲猿。毛如絨絨。其啼聲絕大。瓊州多猿。射之輒騰躍樹杪。於四周伐去竹木。然後叢網得之。嘗於石巖深處得猿酒。蓋猿以稻米雜百花所造。一石穴輒有五六升許。味最辣。然絕難得。封川之北三十里有猿嶺。多猿。牡黃而牝黑。牝能嘯。牡不能也。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雄者能嘯。雌不能。瓊州又有石猿。小者拳許。飲以非水即長。又有墨猿。能磨墨。磨畢跳入筆筒中。

猴

瓊州多猴。以小者爲貴。曰猝猴。大者曰猢猻。亦曰母猴。母非牝也。母音轉爲馬。故又曰馬猴。

狨

東粵山中有狨。大小類猿。色純黃。名金線狨。一名猱。以其毛柔長可緝藉也。尾絕自愛。中藥矢即自嚙其尾。躍捷善緣木。獨猴絕怖畏之。其以獨猴爲食也甚怪。

猓然

猓然生從化山中。似猴。身黑面白。其尾長過於身。數以尾自度其身以自娛。其自愛尾亦似狨。

番狗

蠔鏡澳多蓄番狗。矮而小。尾若獅子。可值十餘金。然無他技能。番人顧貴之。其視諸奴因也。反不如狗。其食與俱甘肥。必先飼之。坐與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諺曰。寧爲番狗。莫作鬼奴。

獺

粵人多以水獺占水旱。水獺一名猵獺。類青狐而小。喙尖足駢。能知水信。高下爲穴。故云。善捕魚。一歲二祭魚。淮南子云。畜池魚者必去猵獺。廣人謂雄曰獺公。雌曰獺婆。以其能入水取魚也。其以猿爲雌者。插翅山獺也。諺云。猿鳴而獺應。莊子云。猨猵狙以爲雌。言非類爲牝牡也。歸氏云。山獺性淫而無偶。猺女採樵歌歎。爲猿聲以誘之。山獺聞之即躍抱猺女。因扼殺之。以其骨續骨。解箭毒。以陰莖入藥。名插翅春。

蒿豬

蒿豬、一名箭豬。即封豕也。封者大也。故象亦曰封豕。封豕初本泡魚。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故化爲蒿豬。毫在項脊間。尺許如箸。白本黑端。人逐之則激毫以射人。婦女以金銀鑲之爲簪。能止頭癢。除白屑。其毫如蒿然。亦曰蒿豬。

嬾婦

嬾婦、即山豬。雄大而多力。口旁出兩牙。長六七寸。甚猛利。肉味美。多脂。以機軸紝織之器置田間。則不敢近。齒長輒入海化爲巨魚。狀如鮫鰐而雙乳垂腹。名曰奔䱐。諺曰。朝爲泡魚。暮爲蒿豬。朝爲懶婦。暮爲奔䱐。嬾婦女之不能服勤者也。以奔䱐油爲燭。照飲酒則絮焰生花。照讀書則昏昧作煙。箭豬以魚始。山豬以魚終。物之相變如是。

香貍

南越有貍。無狐。惠州產香貍。所觸草木生香。臍可代麝。本草稱靈貓。自爲牝牡者也。亦名果貍。其食惟美果。故肉香肥而甘。秋冬百果皆落。肉尤肥。香貍外有玉面貍。白面、紅爪、牛尾。亦食果。飲則以水淘洗乃食。有貓貍。文如錦錢。有火貍。毛色如金錢豹。其錢差大。歲久化爲豹。有藤貍。生長藤間。食藤實而多倒挂。

香麞

香麞。味甘。性温。食之不畏蛇毒。臍名麝香。非麞也。麝之似麞者也。猺女當春時。多採生香麝子以爲佩。勵

則香氣遠聞。山歌云。生麝香吹猺女風。

竹豚

竹豚。即竹鼯。穴地食竹根。毛鬆肉肥美。亦鬆內一二觔可盈盤。色紫味如甜筍。血鮮飲之益人。猺中以爲上饌。故謂之竹豚。

獴䝟

爾雅蒙頌、猱狀。郭璞注。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健捕鼠。勝於貓。九眞日南出之。海語云。獴䝟有白有黑有黃有貍。狀酷類貓而大。足高而尾長。捕鼠捷於貓也。諸國皆蓄。惟暹羅者良。舶估挾至廣。常貓見而避之。蓄家每十金易一。云今粵人有自番舶購者。正類此。稱之曰洋貓。大抵即獴䝟也。爾雅翼貓又名貓奴。記事珠云。貓有名白鳳、紫英、錦帶、雲圖者。

象牙

嶺表錄異、廣之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通志云。牙以文爲眞。以紅爲貴。不文則假。不紅則枯。按象牙多出滇南。粵西截爲梳。其東省所製特佳。工聚業精。流播閩閣。凡在他省。往往販取用之。

南越筆記卷十

龍涎

南海龍之都會。古時入水采珠貝者。皆繡身面爲龍子。使龍以爲己類。不吞噬。在今日人與龍習。諸龍戶率視之爲蠕蝘矣。新安有龍穴洲。每風雨即有龍起。去地不數丈。朱鬣金鱗。兩目熀熀如電。人與龍相視。久之弗畏也。其精華在浮沫。時噴薄如瀑泉。如雨爭承取之。稍緩則入地中矣。是爲龍涎。或謂龍涎者。多積於海上枯木。如鳥遺狀。其色青黎。其香腥雜。百花焚之。翠烟千結。蜿蜒蟠空。經時不散。可以剪分香縷。然多不眞。從番舶來者。出大秦波斯。於雨中焚之。焰爆有聲則眞。又羅浮多龍湫。嘗有人小遺潭中。僧見之。使之痛伏土上。俄有白氣千百道從谷中起。迅雷乘風雨如注。海上舟船已破溺無數矣。人必痛伏土上乃免。若在木石之間。必爲龍所聚。又新興有天露山。其頂有潭。歲旱以石投之。聲震如雷。即雨。又有井于湖。其深莫測。歲旱以土擲之。亦有雨。又化州有石龍。其首蟠州廨之左。其尾注於江中。身多竅穴。每爲風潮所激。則噴沙如雪。淙淙滿空。有時鳴以一歲。鳴以二三歲。其聲隱隱與鸛鶴同。在左如右。在西如東。有探其尾於急湍之下者。皆得古錢。或爲五銖。或爲開元。或古或近。或缺或全。紫碧交散。青黃雜糅。其爲數。數不入九。盈不二十。雖百十人各有所給。又茂名靈湫山有一龍井。昔時有潘茂名異人者。以金錢五龍納井中。自永嘉至今。每遇旱。高涼太守出五金龍祭之。雨立至。

蜃氣

東莞合蘭海，其水瀛洄而黝黑，三江之所匯，有龍窟焉，皆有精氣如黛，或如白霧，鼓舞吹噓，倏忽萬化，其爲城、闕樓臺塔廟諸狀，人物車騎錯出於屏峰疊巘之間，尤極壯麗，舟行其中，弗見也，自外望之，變幻斯見，即之輒遠，離之復近，雖大風雨不能滅，人以爲蛟蜃之氣所爲，云其氣或大或小，晴則大，陰則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旂戈甲，則兆其地有兵革，如倉廩，則兆其地豐登，居人每候之以知災祥，歲正月初三四五日，必一見，不見，則以爲怪，或謂此乃海氣，春晴始見，非也，此蜃氣也，蜃者千歲之雉所化，其爲物最神。

海市

海市多見於靖康場，當晦夜光忽生，水面遊族，有無數燈火往來，螺蚌蝦人之屬，喧笑語，聞貨珠、璣錦、數錢、並米麥雜至，曉方止，則海市也，或曰海上有珊瑚之市，在虎頭門西，蓋即海市，或曰其地故有沉洲，每月出，輒有鬼物就海中爲市，所謂沉洲夜市也，蓋南海蜃氣，有氣而無聲，海市有聲而無氣，以此爲別，而靖康海市，又與青州不同，靖康海市見於夜，青州見於晝，番禺雜記云，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殆所謂狼䐁之民也，水經注、狼䐁之民，昃夜爲市，以鼻嗅金，即知美惡，疑即此種。

海鰌

海鰌出，長亘百里，牡蠣蚌蠃積其背，崢嶸如山，舟人誤以爲島嶼，就之往往傾覆，其噴水爲潮爲汐，夜噴火，海面盡赤，望之如天雨火。

怪魚

近海上之地，怪魚甚多，其狀不一，開洋時隨風鼓舞，往往飛入船中，人不敢取，有一魚長數十丈，其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遇船則昂首注水，船中須臾而滿，輒以巨甕投之，連吞數甕則逝，有一魚，鸞長丈許，有鱗刺如鋸，能與力戰而勝，以救海船，又有魚長二十餘丈，性最良善，或漁人爲惡魚所困，此魚輒爲漁人解鬬，又大風雨時，有海怪被髮紅面，乘魚而往來，乘魚者亦魚也，謂之人魚，人魚雄者爲海和尚，雌者爲海女，能爲船祟，火長有祝云，毋逢海女，毋見人魚，人魚之種族有盧亭者，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其長如人，有牝牡，毛髮焦黃而短，眼睛亦黃，面黧黑，尾長寸許，見人則驚怖入水，往往隨波飄至，人以爲怪，競逐之，有得其牝者與之媱，不能言語，惟笑而已，久之能著衣食五穀，攜至大魚山，仍沒入水，蓋人魚之無害於人者，人魚長六七尺，體髮牝牡亦人，惟背有短鬣微紅，知其爲魚，間出沙汭，能媚人，船行遇者必作法禳厭，海和尚多人首鱉身，足差長，無甲，亦怪事也。

鰛魚

鰛一作鰮，魚之大者，長二丈餘，脊若鋒刃，皆至南海廟前，謂之來朝，或一年數至，或數十年一至，若來數，則人有疫疾，志稱南海歲有風魚之災，風、颶風，魚、謂鰛魚也，有烏白二種，來輒有風，故又曰風魚。

滑龍鯊

南海有巨魚，曰潛龍鯊，蓋魚種而龍者也，有網得者，長五尺許，重百斤，其小魚從者數千，至不可網，肉甚甘，諸骨柔脆，惟鱗堅不可食，鱗大者如掌，可爲帶及酒器飾，小者中雜佩，脊一行，腹二行，鱗皆十三，兩翅兩行，鱗皆三十。

黃雀魚

惠州產黃雀魚，八月化爲黃雀，十月後復化爲魚。

鼠鮎

鼠鮎者，產於南海，每暴尾沙際以紿鼠，鼠見之，謂且失水，啟而將食之，被卷入水而去。

烏賊

烏賊腹中有墨，吐之以自衛，背浮水上，烏見之，以爲死矣，往啄之，被卷入水。

魚

廣州魚多池塘所畜者，鰱、鱅、鯇、鯪、鯽，皆以魚秧長之，鱅一名鱮，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言不美也，鯇之美在頭，鯉在尾，鰱在腹，語曰，鯇魚頭，鯉魚尾，鰱魚之腹甘且旨，又曰，水鯪土鯽，病人宜食，鯪浮鯽沉，可以滋陰，蓋鯽屬土，其性沉，長潛水中，鯪屬水，其性浮游，長躍水上，鯽食之可以實腸，鯪食之可以行氣，鯽守而鯪行，又以爲美也，江海魚之美者，語有曰，第一鯧，第二鮂，第三第四馬膏鯽，又曰，黃白二花，味勝南嘉，又曰，寒鯠熱鱲，黃者黃花魚，白者白花魚也，又春曰黃花，秋曰石首也，凡有鱗之魚皆屬火，二花不然，其功補益而味甘，故美，鯠魚至冬益肥，故曰寒鯠，鱲至夏益肥，故曰熱鱲，蓋一以寒而美，一以熱而美也，凡鱲魚以冬初從江入海，趨鹹水以就煖，以夏初從海入江，趨淡水以就涼，漁者必推其時取之，語曰，魚鹹產者不入江，淡產者不入海，未盡然也，白花魚鹹淡之水皆有，黃花魚惟大澳有之，大澳者，鹹水之邊也，自十月至十一月，以日夜盡浮出水，漁者必伺暮取之，聽其聲稀，則知未出大澳也，聲老則知將出大澳也，聲老者，黃花魚將子之候也，其將子必於大澳，故於大澳取之，取鰔及黃皮鯢鱗青鱗，亦皆聽其聲，聲齊則開罟取之，鰣魚以孟夏隨鯠魚出，其性喜浮游，網入水數寸即得，或候其自海入江，逆流至潯州之銅鼓灘，觸石鼓不能西上，則多得，語曰，黃魚不上雙魚石，三鬣不上銅鼓灘，三鬣者、鰣魚也，黃魚每新水長則出，嘉魚以孟冬大霧始出，出必於端溪高峽間，其性潔，不入濁流，常居石巖，食苔飲乳以自養，寒江清，潮汐不至，乃出穴噓吸雪水，凡嘉魚在蜀中丙穴者，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在粵中大小湘峽者，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水未長，則四五月猶未入穴，蜀嘉魚畏寒而喜熱，粵嘉魚不然，白沙詩，兩山斷處小湘峽，十月嘉魚出水鮮是也，穌魚鱒白皆以仲春出，大者重數十斤，入自大洋，聚之如黑雲，至虎門則穌魚之稱者多變爲鮹，漁者輒合網取之，又穌魚大至時，其下堆積至數十百丈，不可底極，以箭刺一魚取之，次魚欲其血，復上，復箭刺取之，如是者相連不斷，不可勝取，故穌魚時節，所在人民饜飫，多糟之爲終歲食，蓋穌魚放卵，雄者爲鮹，含卵口中，卵不分散，故類聚，彼此尾相啣，無一斷缺，故得其一則千萬源源可得，竹魚產二禺連口，以盛夏出，色如篠葉，青翠，鱗下多朱砂點，味甘，馬膏鯽以臘月出，至三四

月。有馬伍者。以九十月出。似鰣而肉厚。爲馬伍鯽之次。故曰馬伍。貼沙一名版魚。亦曰左魪。身扁。喜貼沙上。故名。市歸以貼墻壁。兩三日猶鮮。卽比目魚也。一名鰈。一邊青綠。一邊白。一曰在青綠邊。亦有兩目合而爲一者。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河魨以番禺菱塘所出者爲美。自虎頭門至菱塘六七十里。許。其河魨小。色黃而味甘。少毒。與產他縣大而板牙色白者異。其價賤。士人以當園蔬。秋時競爲河魨之會。以火燔刺。以沸湯沃逝。澆至再三。雖肥肉菜之。皮骨脫落。斯可食矣。河魨終歲皆有。入秋尤宜多食。益胃煖人。可減一衣。孺婦每以爲補。其肪在腹。卽肝也。俗以爲八珍之一云。鰣魚狀如鰡。肉緊少刺。味甘。大者重數十斤。出海豐。鱘魚多產端州。以春時出浮陽。見日則眩。漁者輒於陽處取之。一曰鱘龍魚。長至丈。有甲無鱗。魚之至貴者也。鯖魚出流水者色青白。出止水者青黃。故以灘頭中者爲美。鯽魚狀如鯿。圓頭縮尾狹鱗。肉厚而細。一脊之外。其刺與骨皆肥美。新安人每以奉客。味甘以平。食之肥健益氣。一名鏡魚。以其圓也。魦有發頭魦、劍魦、斑點魦、虎鹿魦。脊鬣而腹翅大者丈餘。皮有沙圓細如珠。可以治木。瑩光潤。海水將潮。天將雨。毛皆起。潛雖千里外不爽。一名潮鯉。腹中有兩洞。以貯水養子。子必二。皆從胎生。朝出口。暮則入臍。其肉淡而鬆。以翅作銀絲菜。稱珍品。蠟魚產陽江。似鯽而白。肉柔膩。性喜溫煖。臘月時漁人立水中。魚爭附足。可掇也。紅者肉稍粗。鰯魚一名狗鰯。狗魚如狗。長尺許。與鰙鰻二魚皆惠州出。鰙魚大者盈丈。鰻魚大如指許。長七八寸。脊骨美滑宜羹。龜魚大如小兒臂。有腹無口。其足三十如笄。發章魚是有八。一名章舉。昌黎南食詩。其五爲章舉魚是也。石冷魚似蝦蟆而黑。生石穴中。倒挂魚鮮食醉人。宜鮮出萬州。鳳尾魚一名馬鰶。其子宜醢。葵鯉出羅旁水口。圓如葵扇。已上皆魚之美者。大率出於海者十之七。出於江者十之三。然皆美於池塘者也。其最微細而美者曰鰣魚。春時自巖穴中出。狀似初化魚苗。宜乾之。食以薑醋。曰銀魚。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風曰銀魚風。諺云。九月銀魚出水長。銀魚風起水泱泱是也。其出惠州豐湖之第一橋下者。長二寸許。光潔無鱗。表裏洞徹。以白磁盆泡之。與水無異。惟見兩目漆漆。希貴非多。漁者但計器計值。貴以湖上清醒泉及姚坑水。有味無渣。而出於清明節者尤美。曰髮毛魚。取之不以網罟。乘夜張燈火艇中。髮毛魚見光輒上艇。須臾而滿。多則滅火。香則艇重不能載。其氣味絕香。一曰香魚。外有錦鱗魚者。大可二指。長寸許。身有橫理十二道。鱗如錯錦。其五色。尾長於身如帶。金彩纚纚。以盤盂畜之。於午日中投花一二瓣。皆爭搶。除不得者忿而相鬬。翩反鼓鬣。各有態度。鬬能復比目而游。又有金魚者。分鯉鯽二種。春深咬子。咬子者雄以口咬雌者腹。子則出腹。子出腹宜卽取之。否則雌者還食之矣。或不食則子著藻間。遇雷雨輒隨電光而去。子初出色黑。蘇黑而紅、紅而黃。則純金矣。以蟹小三尾五尾者爲貴。謂之蝦尾。咬子又名跌子。當跌子時。以大蝦蓋之。則多蝦尾。蝦尾又以撒開。象木芙蓉葉者爲貴。謂之芙蓉尾。此二種則魚之可玩者。

魚花

魚花產於西江。粵有三江。惟西江多有魚花。南海有九江村。其人多以撈魚花爲業。曰魚花戶。取者上自封川水口。下至羅旁水口。凡八十里。其水微緩。爲魚花所聚。過此則魚花希少矣。魚花之步。凡數十步。皆

有餉。魚花戶承之歲納於稅。當魚油種時。雄者擦雌者之腹。則卵出。卵出多在藻荇間。雄者出其腹中之膜覆之。卵乃出子。然見雷則子不出矣。士人謂魚散卵曰油。膜者魚之精也。子曰花者。以其在藻荇之間若生。方言凡物之微細者皆曰花也。亦曰魚苗。

魚生

粵俗嗜魚生。以鱸、以鯇、以鰽白、以黃魚、以青鱭、以雪鯪、以鯇爲上。鯇又以白鯇爲上。以初出水潑剌者上。其皮劍。洗其血鮏。細劊之爲片。紅肌白理。輕可吹起。薄如蟬翼。兩兩相比。沃以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而鰣與嘉魚尤美。

鱔

鱔之族有曰鰻鱺。背有肉鬣。連尾無鱗。口有舌。腹白。大者長數尺。脂膏最多。其有黃脈錦紋者。名金絲鰻鱺。善穿深穴。冬時穴熱乃出。名走風鰻。有曰白鱔。以產池塘中烏耳者爲佳。有曰黃鱔。黃質黑章。多涎沫。大者長二三尺。小者佳。有曰藤鱔。其曰泥鰍。長二三寸。無鱗。以涎沫自染。曰溫魚。與泥魚相似而多肉。與諸鱔皆喜伏水土之下。味甘。可以滋陰。大抵鱔與魚相反。魚屬火。可以滋陽。故蛋人多子。以多食魚。又方春魚鱔自爲丸。可以種子。鱔屬水滋陰。故患痰火者宜食之。白鱔或罾罾或裝籠取之。罾鱔爲佳。黃鱔以釣。或於坑田掘取之。凡鱔畜於盆中。夜以火照之。其騰而拾火火輒滅者。曰火蛇也。與鱔相類而領下有細鱗數片。食之殺人。故凡食鱔者。不可不愼。諺曰。魚浮鱔沉。沉者滋陰。雖則滋陰。其毒亦深。

鱟

鱟大者尺餘。如覆箕。其甲瑩滑而青綠。眼在背。口藏在腹。其頭蜣螂而足蟹。足蟹而多。其四尾三稜。長一二尺。其血碧。凡諸血皆赤。惟鱟碧色。碧生於鹹。亦生於淡。海之水鹹。故色碧。鱟之血與海水同。得鹹之氣多故也。其子如粒珠。出而爲鱟者僅二。餘多爲螢、爲蟛蜞、麻蝦及諸魚族。蓋淡水之魚多生於魚。鹹水之魚多生於鱟。鱟乃諸魚蝦之母也。鱟乃候也。善候風。諸水族亦候之而出。故曰鱟。性喜群遊。雌常負雄於背。背有骨如扇。作兩截。常張以爲帆。乘風而行。雌雄相積。雖遇驚濤不解。名曰鱟帆。漁者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則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則雄去矣。然失雌亦不能獨活。故曰鱟媚。取之又多以夜。凡海中夜行。舉棹撥浪。則火花噴射。鱟蟹之屬。緣行沙礫。亦一一有火花。水鹹成火。漁者每拾一火。則得一鱟蟹之屬焉。

珠鱉

珠鱉產高州海中。其背隆起者有珠。珠或從口吐出。六足。珠鱉味甚美。

玳瑁

玳瑁產廉瓊。一作瑇瑁龜。夜伏沙汀。注目上視。與月爭光。月之精華。入焉而爲文介。漁人捕得之。覆其背卽不能去。比脫其介。文采益鮮明。因覆於沙而磨瑩焉。自脊兩分得十四版。以厚而黃多有物形者爲貴。

毛龜

毛鯿出韶州大如鰣以水養之其毛披放色碧綠蓄之几案可辟蠅有六目龜出欽州本兩目其四目乃金黃花紋間長中黑與兩目排比狀似六目故名有卜龜出雷州俯行者凶有巨龜出惠州背生樹木望之儼如洲渚然不常見有紅白二龜在文昌北石井中草蟠之紅出則雨白出則否亦龜之神者

蟹

蟹類甚多有曰小娘蟹其螯長倍於身大者青綠如錦味與諸蟹同而新安人賤之惟斷其螯以進客有擁劍五色相錯螯長如擁劍然新安人以獻嘉客名曰進劍為敬之至有飛蟹小者如錢大者倍之從海面飛越數尺以螯為翼網得之味勝常蟹此三者蟹之異者也尋常以膏蟹為上蟹之美在膏而其容善於俯仰俯以八足之折故曰跪仰以二螯之舉故曰螯螯者敖也以螯敖人故昔人食蟹上螯今則尚膏

崖州石蟹

環瓊水鹹獨崖州三亞港水淡故產石蟹石上有脂如飴膏蟹食之粘螯礙足而死輒化為石是為石蟹取時以長鉤出之故螯足不全或謂石蟹浮游海中見風則墜誕也

羅浮仙蟹

仙蟹產羅浮阿耨池旁形如錢大色深紅則瑩如琥珀大小數十群行見人弗畏以泉水養之可經數月見他水則死相傳仙人擲錢所變

南越筆記卷十一

蟛蜞

凡春正二月南風起海中無霧則公蟛蜞出夏四五月大禾既蒔則母蟛蜞出其白者曰白蟛蜞以鹽酒醃之置荼蘼花朶其中曬以烈日有香撲鼻生毛者曰毛蟛蜞皆以飼鴨然有毒多食發吐痢而潮人無日不食以當園蔬故諺有曰水潮蚏食鹹解鹹解者以毛蟛蜞入鹽水中經兩月熬水為液投以柑橘之皮其味佳絕解其渣滓不用用其精華故曰解也蚏者蛤之屬諺曰蝤蛑蛤蚏三者形狀相似而廣州人惟食蛤不食蝤蛑蚏蚏惟潮州人食之故名曰水潮蚏蚏有一種生海泥中長二三寸大如指兩頭各有兩岐以其狀怪故曰蟶氣味甘溫能去胸中煩悶然病後不可食食惟白蟛蜞稱珍品

蠔

蠔鹹水所結其生附石磈礧相連如房故一名蠔房房房相生蔓延至數十百丈潮長則房開消則房闔開所以取食闔所以自固也鑿之一房一肉肉之大小隨其房色白而含綠粉生食曰蠔白醃之曰蠔黃味皆美以其殼累墻高至五六丈不仆殼中有一片瑩滑而圓是曰蠔光以砌照壁望之若魚鱗然雨洗益白小者珍珠蠔中背有珠東莞新安有蠔田與龍穴洲相近以石燒紅散投之蠔生其上取石得蠔仍燒紅石投海中歲凡兩投兩取蠔本寒物得火氣其味益甘謂之種蠔又以生於水者為天蠔生於火者

為人蠔人蠔成田各有疆界尺寸不踰踰則爭蠔本無田田在海水中以生蠔之所謂之田猶以生白蜆之所謂之塘塘亦在海水中出無實土也故曰南海有浮沉之田浮田者蕹簰是也沉田者種蠔種白蜆之所也

蟶

蟶比黃蜆而大田當則生故文從當粵故有蟶田在番禺市底之南春初取小蟶種之至冬乃取故曰蟶田田在鹹海中亦曰蟶塘猶夫白蜆之塘也蟶與蠔白蜆蟛蜞雖生於天亦恆生於人惠潮多蚶田蚶與沙蛤蟶皆味甘性溫益人蚶從甘不用調和自然甜美愈大愈嫩志稱嶺南炙之名天臠是也一名花蚶沙蛤不可種故粵人貴沙蛤而賤蟶蚶凡沙坦皆有冬月時漁者以足取之謂之踹蟶蚶以天寒乃肥其以仲秋孕者腹黑廣人有醃蟶之食以白者為貴

白蜆

番禺海中有白蜆塘自獅子塔至西江口凡二百餘里皆產白蜆歲二三月南風起霧氣蔽空輒有白蜆子飛落微細如塵然落田輒死落風中得鹹潮之力乃生秋長冬肥稍至數丈乃撈取粵人謠云南風起落蜆子生於霧成於水北風瘦南風肥厚至丈取不稀般勤祭沙潬莫使蜆子飛外有黑蜆黃蜆一名扁蠃遇風雨亦輒飛徙蛋女率於黑沙泥處取之貧者以為蔬然味不如白蜆凡生於海者曰白蜆生於江者曰黑蜆黃蜆而金錢蜆者生大海中獨珍劉鋹時取以自奉禁民不得採亦曰金口蜆有無耳蜆產辜涌相傳宋帝昺幸辜涌時食蜆而美之曰惜不令其無耳至今帝泊舟處蜆皆無耳甘美異常進蜆漁人配祀將作大匠梁公廟中人稱蜆子丈人云蜆之美可以解毒以為脂不能水土者宜之白蜆多生於春每當春暖白霧瀰空濛濛霂霂之中土人知為白蜆也名落蜆天

蛤

蛤生田間名田雞冬藏春出舞火作聲呼之可獲三月三日農以其聲卜水旱聲小水小聲大水大諺曰田雞聲喤田好稻把田雞聲響田好滿籮又田雞上聲鳴上鄉熟下聲鳴下鄉熟終日鳴上下齊熟唐時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蛙蛤也或謂大聲曰蛙小聲曰蛤韓退之南食其四曰蛤未知是此否珠蚌亦名蛤然非常食一種背田雞而無腰股鳴長聲俗呼為蝦主蟈蟈即蝦蟆云

璅蛣

璅蛣狀似珠蚌殼青黑色長寸許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汙泥淖互物之最潔者也有兩肉柱能長短又有數白蟹子在腹中狀如榆莢合體共生常從其口出為之取食蓋二物相須璅蛣寄命於蟹蟹託身於璅蛣郭璞謂璅蛣腹蟹葛洪謂小蟹不歸而蛣敗是也

蠃

蠃種最多以香蠃為上產潮州大者如盤盂其殼雌雄異聲可應軍中之用次則珠蠃出東莞大步海南瀕海之三千人採之名其地曰媚川都人曰珠蠃戶有銀母蠃狀若蚌肉多小珠而珍色不及殼厚而瑩

可以栽鑲器皿。亦名珠母。其肉最勝而性寒。有九孔。贏產珠與蚌珠類。有鸚鵡贏。珠光瑩瑩可燭。文采五色。類鸚鵡。有指甲贏。一名紫蜐。荀子東海有紫紶。紶即蜐也。一名石蜐。味甘鹹。能利小水。江淹謂石蜐有足翼。得春水則生華。郭璞謂石蜐應節而揚葩是也。味絕鮮美。處損人。以米酒同煮。甚補益。有馬甲柱。形形如指甲。贏殼薄。肉少。味頗清。昌黎南食詩。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有寄生贏。生鹹水者。離水一日即死。生淡水者。可久畜。殼五色如鈿。或純赤如丹砂。其蟲如蟹。有螯足腹。則贏也。以佳殼或以金銀爲殼。稍炙其尾。即出投佳殼中。海人名爲借屋。以之行酒。行至某客前而駐。則飲。故俗以爲珍。有蟲螯者。二螯四足。似彭蜞。其尻柔脆蜿屈。則贏。每竊枯贏以居。出則負殼。退則以螯足扞戶。稍長。更擇巨殼遷焉。與寄居蟲異名。多足贏。亦曰竊蟲。越記、負屋之螯。飼以甕母。能產白珠。梅華國志、屋蟬千歲出海爲螯龍。蓋此物也。有神仙贏。產羅浮。曾經仙人所嚙。尾端盡破。味甚甘。有流贏。大如小拳。一名甲香贏。肉亦視月盈虧。有蛤蜊。生海濱土中。白殼紫唇。一名赤口贏。以殼爲粉。曰蛤粉。可入藥。凡贏類兩殼相合皆名蛤。而此贏肉殼大。利於人。故曰蜊。有車螯者。似蛤蜊而大。甲厚而瑩。有斑點如花。絕水併死。鳥爲信而啄之。輒爲所得。一名沙蛸。有海膽生島嶼石上。殼圓。有粟珠大小相串。粟珠上又有長刺。蝟蝟相逃。取一帶十。如破其一。餘皆死。枯於石上。殼破流漿。終不得起。肉色黃鮮。以作醬味佳。已上諸贏。皆舉其知名者。史稱楚越之地。飯稻羹魚。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蓋謂此。

蚌

蚌川澤處處有之。凡狹而長者。皆曰蚌。廣而圓者。皆曰蛤。車白與蜆皆蛤屬。車白即車螯。土人以爲沙白者。謬也。

弔

弔、介之屬也。產瓊州海口港中。蛇頭龜身。水宿木棲。其脊甚輕利。貯以銅瓦。皆滲出。惟雞卵盛之則不漏。以治諸腫毒。功同熊膽。

穿山甲

穿山甲。一名鯪鯉。似鯉。有四足。能陸能水。其鱗堅利如鐵。黑色。絕有氣力。能穿山而行。蓋陸之魚也。楊孚異物志。鯪鯉吐舌。螻蟻附之。而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螻蟻入之。乃奮迅而舐取之。

銀魚

銀魚產惠州豐湖第一橋下。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風。曰銀魚風。長二三寸許。光滑無鱗。表裏澄澈。以白磁盆漉之。與水無異。出於清明者尤佳。又有紅蝦。產湖州、番州、南巴諸處。色奪榴花。頭可製杯。見異物志。又通志云。儋州有紅蟹。張籍詩云。大魚如柳葉。小魚如針鋒。

河豚

海鰭、河豚出於江河者。皆不盈尺。海中大者如豕。有重數十斤者。通志味美在肝而有毒。吳中以初春而粵中以秋爲河豚之會。中其毒者。水磨降香汁搗橄欖汁飲之可解。

江瑤柱

爾雅注。蜌小者玉珧。即江瑤柱也。安南異物名記云。江瑤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韌。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四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通志馬甲柱。惠州美其名曰西施舌。瓊州志江瑤以柱爲珍。崖州者佳。按江瑤又名海月。謝朓詩。挂席拾海月。指此。蘇長公舒云。荔枝風味。惟江瑤柱可以敵之。

海鏡

嶺表錄異。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日照如雲母。內光。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黃豆。而頭足俱備。海鏡饑則蟹子走出取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通志云。其殼爲明瓦。圓如鏡。崖州產者佳。

牡蠣

牡蠣。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曰蠣房。一名蠔山。初生海畔。身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蠔肉一塊。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充腹。韓昌黎詩、蠔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通志謂蠔以左顧者爲雄。故曰牡蠣。粵人以爲常饌。其殼用以砌牆。亦可燒灰塗壁。嶺南雜記云。蠔殼砌牆。鱗鱗可觀。志又云。介與鱗相若。粵中獲介之利居多。鐵甲爲珍。亦生民所資也。

黃甲

粵中少螃蟹。惟黃甲到處有之。味略帶腥。陸龜蒙有蟹志。呂亢作蟹圖。黃甲蟳蠘諸種俱不載。又崖州出石蟹。宜治眼疾。白香山眼病詩。案上漫鋪龍樹論。盒中虛撚決明丸。

瓦屋子

南人名蚶爲瓦屋子。嶺表錄異云。瓦屋子蓋蚌蛤之屬也。南中舊呼爲密慈子。盧鈞尚書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故名。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炙以薦酒。俗呼爲天臠肉。通志惠潮多種蚶。有蚶田。南越志。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楊萬里詩。鮮帶桃花楚水蠘。蠘即蚶字。

蝦

蝦之種類甚繁。小者以白蝦。大者以蟳蝦爲美。蟳蝦產鹹水中。大者長五六寸。出水則死。漁人以絲粘網。其深四尺有五寸。長六尺者。仄立海中。絲柔而輕。蟳蝦至。則鬚尾穿罥。弗能脫也。兩兩乾之爲對蝦。以尤上饌。鮮者肉肥白而甘。其次曰黃蝦、白蝦、沙蝦。最小者銀蝦。狀如綉針。以紵布爲網。網大丈有二尺。以二晉職繫之。口向上流。取蝦卵及禾蟲。亦復如是。銀蝦稍大者。出新安銅鼓角海。名銅鼓蝦。以鹽藏之。味亦美。其蝦醬則以香山所造者爲美。曰香山蝦。其出新寧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細。頭尾與鬚皆紅。白身黑眼。初醃時。每百斤用鹽三斤。封定缸口。俟蝦身潰爛。乃加鹽至四十斤。於是味大佳。可以久食。一種名蝦春。粵方言。凡禽魚卵皆曰春。魚卵亦曰魚春子。唐時吳郡貢魚春子。即魚子也。然蝦春非蝦之卵也。江中有水蟲。大僅如豆。其卵散布。取之不窮。產新會者卵稍粗。滋味益好。燒之通紅。紅故鮮明。多脂而可

口。次則番禺深井江勒海所產。村落間家有數甕。終歲醃食之。或以人糟。名泥蝦。又丹蝦產惠州西湖。其色青。炎熟。丹紅絕鮮美。諺云。湖上漁家。白飯丹蝦。白飯者、水晶魚也。長不盈寸。大不過分。其色瑩潔。無乙有丙。八九月有之。

水母

水母生海中。以鹹水之渣滓爲母。故名水母。鮮者輒消釋出水。一名海蛇。氣甚腥。爲蟲之所宅。蟲者、蝦也。水母以蝦爲浮沉。故曰水母目蝦。性冷。能化物。不能自化。脾胃弱者勿食。乾者曰海蜇。腹下有腳紛紜。名曰蜇花。八月間乾者。肉厚而脆。名八月子。尤美。

黃魚蟲

黃魚蟲。一名天蝦。色白。狀如蟻蝗。四五月間從空飛入水。化而爲蟲。黃魚食之而肥。名黃魚蟲。漁人取其未化者炙食之。云味甘美。或以爲蝦所化。以其自天。故曰天蝦。崔豹云。海間有飛蟲。如蜻蛉。名繙紕。七月羣飛闇天。夷人食之。云蝦所化。或曰腐艸爲螢。朽麥爲蛬。蛬爲蝦。天蝦者。蛬之所化。未知然否。

南越筆記卷十二

五色蝶

越南蛺蝶。翅紋鮮麗。羅浮有五色蝶。能作繭。可攜至遠方。羅浮志云。蝴蝶洞有仙蝶。文彩陸離。爲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盤而五色。人得其繭。蝶亦化出。數日即有一蝶來。引之而去。雖數千里外藏之箱篋。亦化出也。

粵土多蟻

粵土多蟻。廣志謂有飛蟻、木蟻、黑黃大小數種。善嚙物。嶺南雜記云。新構房屋。不數月爲其蝕壞傾圮者有之。粵志潮人、士人以蟻害稼。有蟻祖廟。在大馬蟻山。歲五月。裝蟻來朝。有詠者云。馬蟻山頭馬蟻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蟻祖主蟻之神。猶周禮翨氏蝈氏之命其官也。嶺表錄異云。廣州多蟻。其窠如薄絮囊。連枝帶葉。彼人以布袋貯之。賣與養柑者。以辟蠹。雞肋編謂之養柑蟻。

紅蝙蝠

羅定州產紅蝙蝠。北戶錄云。瀧州有蝴蝶。背深紅。惟翼脉淺黑。名紅蝙蝠。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獲其一。則一不去。又南方草木狀載鶴子草蟲化蝶。丹青野錄又載綵裙化蝶。

蚺蛇膽

有蚺蛇膽。嶺南雜記。蚺蛇、粵西及南海州縣有之。北戶錄云。大者長十餘丈。圍七八尺。多在樹上。候獐鹿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纏大樹上。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土人伺之。以竹籤籤殺之。取其膽。按蚺蛇膽諸說不一。嶺南雜記謂捕之之法。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椿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械伏根其中。一人出外誘。婦人簪以招之。蛇聞見即昂頭高五六尺來逐。人逃入羅椿內。蛇到狹處。蜿蜒屈伸間。人持棍擊之。自退且擊。礙其首俯地。則無懼矣。以葛藤繫其頸而牽之。每擊一下。則皮肉起縮成泡。而血凝即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真。真者乃在腹內。價過兼金。瓊州志云。遇人擊傷。膽即至傷處護之。故獨重腹中之膽。無用也。廉州志云。上旬在頭。中旬在心。下旬在尾。性耐死。取膽釋之猶活。廣州志云。膽有三。一曰旱膽。能殺人。一曰水膽。能止瀉。一曰護身膽。爲煞刑樂。南裔異物志又云。蚺蛇牙長六七尺。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

紋子木

越南蚊蚋大小纖細不一。善螫人。冬月不斷。本草拾遺云。嶺南有蚊子木。葉如冬青。枇杷熟則拆裂而蚊出。元微之謂蚋子之下有蟆子。蟆子之下有浮塵子。皆蚊屬也。人蒙絮被自蔽。輒通透。故昔人有已微於蠢蠢。仍害及人人之句。

十二時辰蟲

酉陽雜俎載南方有避役蟲。一名十二時辰蟲。夏日常見於籬落間。見者多稱意事。嶺南異物志言其首隨十二時變易。博物志言其陰多細綠。日中變易。或青或綠。或丹或黃。北戶錄言不能變十二色。但黃褐青赤四色而已。據本草引陸佃言。蜥蜴能十二時變易。爲蟲逃云。守宮長細五色者名蜥蜴。則此蟲即蜥蜴矣。說者謂守宮點婦人臂。終身不滅。偶則落。故前人句云。守宮落盡親紅色。明日低頭出洞房。然春秋考異郵云。以其常在屋壁。故名守宮。亦名壁宮。則飾臂之說。大抵不眞。

蝍蛆

蝍蛆能伏蛇。每自口入食蛇腹。山行。簡帶蝍蛆。蛇不能近。又能嗅龍腥。天將雨。爭就木最高處。蓋聞龍腥故也。廣中多蝍蛆而少蜈蚣。絕無蟻。蝍蛆多生古牆中。盛暑輒出。大者有殊。書常搜而擊之。

蛤蚧

蛤蚧唯雷瓊爲多。長五六寸。似蜥蜴。四足有毛。尾絕短。嘗自呼其名以鳴。一歲則鳴一聲。有鳴至數十聲者。人以爲神。羅浮亦有之。方言曰。桂林之中。守宮能鳴。即此。一名吉皮蛇。吉皮者、象其聲也。其背色綠。有黃斑點。若古錦。自旦至暮。常變十二種色。有得其一。閉於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多居古木竅間。人以其聲與色之異。喜捕取之。得其雌雄合者益陽。

斷草烏

斷草烏似小蛇。大僅指許。長五六寸。頭如龍形而小。身純烏。其行也百艸沾之立斷。人見斷草。輒跡得之。故蛇每離地丈許。使身如矢直以入穴。使不沾草。故人莫得而取之。以酒煮食愈麻瘋。

海珠

海珠、狀如蛞蝓。大如臂。所茹海菜。於海濱淺水吐絲。是為海粉。鮮時或紅或綠。隨海菜之色而成。曬晾不得法。則黃。有五色者。可治痰。或曰此物名海珠母。如墨魚。大三四寸。海人冬養於家。春種之瀕海田中。遍插竹枝。其母上竹枝吐出。是為海粉。乘濕舒展之。始不成結。以點羹湯佳。

害人蟲

害人蟲、有數種。一曰蜞。有青黃二種。青者生深山樹葉中。名曰飛蜞。聞聲輒飛。刺人取血。專集耳後。使人不知。始如鍼。血飽則如指。隨手拔去。稍遲深入腠理矣。凡山行。以蕪患子、或蒜、或鹽汁、或茶子末滌身。則飛蜞不敢近。黃者生地下。吮血如螞蝗。入水則死。　螞蝗一名水蛭。池澤處處有之。入人肌肉。咂血。誤吞之。則生子腹中。噉食臟血。飲黃土水數升。可解。或以鹽鹽。則螞蝗化水而死。有狗鼻蜞者。生陰濕處。似山蜞而長。好入犬豕鼻中。吮血。間入人鼻。血出不止。口含醃醋。塞兩耳。自低其首。則此物傭然而出。被刺時。人不可拔。重力拍之。則自蹶。有沙蝨者。生水中。大不過蟣。喜入皮膚害人。以茅根竹葉刮之。或以苦苣汁塗之。可愈。或以火炙身。則隨火去。有飛蝨者。生於瘴霧。有三足。無身。呼吸間入人肺腑。則食漸減而斃。或入魚腹牛馬腹中。令食之者劇病。先毒物以毒人。蟲之最惡者也。然亦猶蠱中乃有之。又有蛇蝨。狀如蜘蛛。而足短。最毒。出瓊州。見者以為蜘蛛也。易視之。忽為所中。有謠云。生似蜘蛛。無結網。無絲無緒。最傷人。

雨師雲師

雷山有雨師雲師。雲師如蠶。長六寸。雨師如蛸。長七八寸。每出則有雲有雨。山人以為驗。

蠱

粵東之估。往往娶西粵土州之婦人。寡者曰鬼妻。人弗娶也。估欲歸。則必與要約。三年返。則其婦下三年之蠱。五年則下五年之蠱。謂之定年藥。愆期。則蠱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其婦以藥解之。輒得無恙。土州之婦蓋以得粵東夫婿為榮。故其諺曰。廣西有一留人洞。廣東有一望夫山。以蠱留人。人亦以蠱而留。粵東諸山縣。人雜猺蠻。亦往往下蠱。有挑生鬼者。能於權量間。出則使輕而少。入則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蠱主必敬事之。投宿者視其屋宇潔淨。無流塵蛛網。斯則挑生鬼所為。飲食先嚼甘草。毒中則吐。復以甘草薑煎水飲之。乃無患。入蠻村。不可不常攜甘草也。挑生鬼亦蠱之屬。蓋鬼而蠱者也。凡下蠱皆出於猺。出於猺之婦。若猺娘則不能下蠱。蠱有鬼名曰藥鬼。藥鬼之所附。猺婦恆不得自蘇。代代相傳。必使其蠱不絕以為神。其中於人。得解者或吐出生魚生蝦生鴨子之屬。皆藥鬼之為之。粵東無猺。故無藥鬼。

恩平蚯蚓

恩平蚯蚓。生恩平水中。屯結。每水一升。可得蚯蚓數十許。色黃濁。飲之立斃。又羅旁之水。多有柯木葉木犀花葉浸其中。飲之亦輒脹滿以死。所謂水蠱者是也。

白蠟蟲

粵人以蟲大如蟣虱者。虱種後盆之青紬樹上。樹狀類冬青。蟲食樹汁。吐沫。粘嫩莖上。化為白脂。至秋取

之。以水煮鎔。漉成蠟。文理瑩徹。若石膏然。以之澆燭入藥。甚適用。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其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入春漸長如雞頭子大。色紫赤。纍纍抱枝。宛如樹之作實。是稱蠟種。亦白蠟子。子內有白卵一苞數百。次年立夏。以箬葉包之。繫於樹上。芒種後苞拆。白卵化蟲。乃復上樹作蠟也。黃蠟成於蜜蜂。白蠟成於此蟲。各有其能。若此白蠟。瓊州最多。以之為炬。大者可五六觔。每夜爇用至數百石。其價頗賤。諺曰。東家白蠟蟲。西家黃蠟蜂。蜂得蜜食。蟲得燭紅。

禾蟲

夏雨過多。禾中蒸鬱而生蟲。或稻根腐而生蟲。稻根色黃。禾蟲者稻根所化。故色黃。大者如筋許。長至丈。節節有口。生青。熟紅黃。霜降前禾熟則蟲亦熟。以初一二及十五六乘大潮斷節而出。浮游田上。網取之。得醋則白漿自出。以白米泔濾過。蒸為膏。甘美益人。蓋得稻之精華者也。貧者多醃為脯。作醯醬以食之。

蜂蜜

蜂蜜多產於陽春。以為貨。蜜為房於巖石林木間者。其釀白如脾。謂之山蜜。亦曰巖蜜。霜後割之。白如脂。味勝家蜜。家蜜取以夏冬為上。秋次之。春易發酸。冬曰梅花蜜。最甘香。唐詩云。天寒割蜜房。然其性熱。多食發濕熱病。生蟲䘌。新興有黃蜜尤忌。不若川蜜溫。西南蜜涼。為可嗜。又海嶺巖穴野蜂窠蜜。曰石蜜。多泛溢於草間石罅。露枯日久。必有蛇虺之毒。不可食也。

蟾蠩

蟾蠩出陽春。常附橄欖樹而生。雖有首足。與木葉無別。須木葉凋落乃得之。土人以盛筒。每遇蠱毒必鳴。鳴則自呼。又以其聲之清濁卜禍福。粵以雞卜。又以蟾蠩卜。人罕知之。史稱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謂此歟。

天蠶

天蠶產陽江。嗜食樟楓葉。歲三月熟。醋浸之。抽絲長七八尺。色如金。堅韌異常。以作蒲葵扇緣。名天蠶絲。亦有成繭者。大於家蠶數倍。禹貢厥篚檿絲。或即此類。然不可繅為絲。入貢者。齊魯之山繭也。有沙榔蟲。腹中絲。亦可作綫。

石背蟲

石背蟲。生荔枝樹上。喜食荔枝花蕊。荔枝多虛花。花十子乃一。又以石背之為賊。場師必務去之。石背圃中尤多。冬伏荔枝葉下。荔始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雌一歲。閏則增其一。荔花時。石背輒淵淵。則全枝脫蒂。雨時尤盛。其背堅如石。故曰石背。廣中荔花所苦多雨耳。石背無甚害也。

金雞蟲

金雞蟲、食龍眼花。立盡。歲大寒節。場師必搖樹。使金雞蟲盡落。乃掃除而溺之江。非大寒節。雖搖樹。蟲亦不落也。有黃蟲者。狀類螻螽。春社後。江岸地中乘日暮而出。食百樹葉。色轉翠。蓋葉之所化也。與金雞亦相類。

綠金蟬

綠金蟬、一名金花蟲。大者如斑貓。有文采。其背正綠如金貼。有翅生甲下。喜藏朱槿花中。

南越筆記卷十三

荔支

羅浮志、荔有數種。產增城者尤佳。桂綠爲上。出新興者香。荔實小核。焦而香美。荔枝之最珍者也。白樂天荔枝圖曰。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番榴洋桃皆粵產。虞衡志云。五稜子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味酸。久嚼微甘。謂之洋桃。志云。能解嵐瘴之毒。中蠱者以自然汁飲之。即吐而愈。或曰種自外洋來。故名。按番榴俗又名秋果。土人器物者多以葵葉編傘。當市桁隙處。以蔽風日。

龍眼

草木狀云。龍眼似荔枝。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肉白而帶漿。其甘如蜜。一朵五六十顆作穗。如蒲萄然。荔枝過則龍眼熟。故謂之荔枝奴。言常隨其後也。通志龍眼曰早花者以六月六日可食。按龍眼粵地多有之。熟時、兒童販賣者塡街盈筐。

柑柚

柑柚、廣中多產之。其佳者有獅頭、羊額諸名。裴淵廣州記云。柚有甯柚。實如斗大。廣州志、柚有大小紅白數種。產於增城者小而尖長。甚芬郁。名香柚。十月熟。一種如斗大者。曰斗柚。十二月熟。餘皆八月熟。又有

名賀正柚。至正月始熟。羅浮記云。羅浮香柑有綠黃二色。潮州志云。潮果以柑爲第一品。嶺南志云。乳柑產四會上林者佳。北戶錄載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且皮薄如洞庭之橘也。他柑之所弗及。相傳移植不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爲名。

香櫞佛手

本草陳藏器云。枸櫞生嶺南。實如盞。蘇頌曰。彼人呼爲香櫞子。形長如小瓜。李時珍曰。木似朱欒。植之近水。則生實如人手。有指。俗呼爲佛手柑。清芬襲人。按今粵人呼爲五指香櫞。內典以佛手爲兜羅綿手。白香山詩十指剝春葱。謂女手也。

化州橘紅

嶺南雜記。化州仙橘。相傳仙人羅辨種橘於石龍之腹。惟此一株。在蘇澤堂者爲最。清風樓次之。紅樹又次之。凡近州治。譙樓更鼓者。其皮亦佳。志云。今廣東柑橘橙柚之皮皆充用。按廣陳皮入藥者。化州爲上。新會次之。新會即岡州地。本草云。橙橘同屬。能下氣消痰。與柑柚性極不同。形質大小粗細固自有辨。醫方多誤用。宜愼之。

檳榔

南裔異物志。檳榔無花。而實堅如乾棗。以扶留古賁灰幷食。則滑美下氣。及宿食消穀。嶺中八郡志云。土人以爲貴。款客必先進。鷄林玉露曰。檳榔食之。醺然頰赤。東坡詩所云。紅潮登頰醉檳榔也。雖婦女亦競啖之。婚禮用以當委禽。志稱今產瓊州。廣志又謂椰樹高六七丈。無枝葉。其實大如寒瓜。其漿美如蜜。飲之乃醉。今產文昌。志云。清漿升許。微酒氣。名曰椰酒。虞衡志云。椰酒新者極清芳。按椰子蒂可作念珠。皮可爲器皿。

橄欖

橄欖、一名諫果。草木狀云。樹身聳枝。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澁。咀之芬馥。勝含鷄舌香。通志粵中多種烏欖。其利多。白欖種者少。號曰青子。按粵產實繁。纖長而小。鮮時亦登果盤。可醒酒。正味森森苦且嚴。東坡咏句也。

桄榔

桄榔木。海南所產。虞衡志云。直如杉。又如棕櫚。有節如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花數十穗。草木狀謂皮中有屑如麪。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以製奕枰。按桄榔性堅韌。可爲器。作簷幹尤佳。世爭購之。

綿木

肇慶志。新興產綿木。其質柔韌。以爲負擔。雖負重不折。爲輿槓最佳。

波羅蜜

虞衡志。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礧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子瓤悉如冬瓜。生大本上。秋熟。廣州府志又載波羅樹無花結果。果成或生一花。花甚難得。即優鉢曇花也。

食竹衣竹

廣州志、韶州出丹竹、亦曰單竹、節長二尺、績以為麻、織之、是名竹布、故曰南越食竹衣竹、按唐開元間、嶺南有調有貢、韶州調以竹子布、亦有名絲而無以為緝者、志又載陽江出大蠶、其食必樟楓葉、歲三月熟、醃浸之、抽絲長七八尺、色如金、堅韌異常、以作蒲葵扇緣、名曰天蠶絲、

廣漆

廣中產漆、售行他省、皆稱廣漆、粵中工人製造几匣器皿、無不精雅、漆器中磨研最細者、遇光為上、次之瓊州志漆器、縲漆雕漆、有剔紅剔黑諸色、廣衡志云、南漆如稀飴、氣如松脂、密密無力、通志謂廣漆色甚明光、而不甚粘、出陽春、新興、德慶、廣州志又載海上有花如芍藥、曰到粘子、漬以為膠、可代柿漆、謂之海漆、陸應陽謂東坡造、

菩提樹

菩提樹子可作念珠、廣州志云、訶林有菩提樹、梁智藥三藏攜植、樹大十餘圍、根株無數、通志謂葉似桑、寺僧採之、浸以寒泉、歷四旬、浣去渣滓、惟餘細筋如絲、可作燈帷笠帽、瓊州志又稱金剛子、產瓊山、圓如彈、堅實不朽、可為數珠、按菩提子每顆面有大圈文如月、周羅細點如星、謂之星月、菩提又有木槵子、色較黑而質更堅結、亦可為念珠、大雄諸處、俗亦呼為菩提子、

紫檀花梨鐵力諸木

紫檀花梨鐵力諸木、廣中用以製几匣床架、古今注、紫木檀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廣州志、花櫚色紫紅、微香、其文有若鬼面、亦類狸斑、又名花狸、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節花圓暈如錢、大小相錯者佳、瓊州志云、花梨木產崖州昌化陵水、鐵力木理甚堅緻、質初黃、用之則黑、黎山中人以為薪、至吳楚間則重價購之、通志云一名石鹽、一名鐵稜、

烏木

烏木、瓊州諸島所產、土人折為箸、行用甚廣、志稱出海南、一名角烏、色純黑、甚脆、有曰茶烏者、自番舶、質堅實、置水則沉、其他類烏木者甚多、皆可作几杖、置水不沉、則非也、

梅

梅花惟嶺南最早、冬至雷動地中則梅開、故廣中梅於一之日已花、二之日成子、得春獨早、故從井賈之以為始、韶州梅長至已開、臘月大雪、梅復開尤盛、有於舊蒂而作新花者、其地屬嶺北、故梅以臘以正月開、廣則秋末冬初、梅且開盡、往往不待長至、以地煖故早、梅嶺多梅、唐六帖言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開、而宋之問有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之句、好事者往往植梅其上、宋淳熙間、知軍事管鋭植三百株、明正統中知府鄭述復補植、正德中參政吳廷舉增植、及松至萬五千餘株、有某推官女亦植梅三十株、鐫詩於石、崇正初年、博羅張鄉中究植三百株、知府趙孟守題曰梅花國、雲額於紅梅驛以旌之、

楓

楓善風、故從風、嶺南楓多生山谷間、羅浮連亘數嶺皆楓、每風起則楓鳴、風去楓聲不止、不與衆林俱寂、故謂之楓、楓者風之所聚、有癭則風神之、曰楓子鬼、稽含云、楓老有癭、中夜大雷雨、癭暗長一枝、長可數尺、形如人、口眼悉具、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往往有神、

榕

榕、容也、以其材無所用、為斧斤所容、故曰榕、葉甚茂盛、柯條節節如藤垂、其幹及三人圍抱、則枝上生根、連綿拂地、得土石之力、根又生枝、如棟柱互相撐抵、望之有若大廈、直者為門、曲者為窗牖、玲瓏四達、人因目之曰榕廈、其中常産香木、炎精所結、往往有伽楠焉、粵人以其香可來鶴子、可肥魚、多植於水際、又以其細枝曝乾、為火枝、雖風雨不滅、故今州縣有榕綴之徵、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亦未盡為不材也、性畏寒、踰梅嶺則不生、故紅梅驛有數榕、為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廣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許、而東大西小、東榮西瘁、東榕又不落葉、咫尺間地之冷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與廣州榕婆娑偃蹇者異、高州道中榕夾路垂陰、凡百株、狀甚詭怪、皆東千百根以為一身、有紅白大葉小葉諸種、有子無花、子落時常如密雨、中多嶺西副使吳廷舉所植、父老稱吳公榕、新興東北一帶亦有之、先是宋延祐間、有倉振者、知新州、夾道植榕、其後裔芝復植松、於是行旅歌之曰、倉榕高松手澤重重、高松倉榕夾道陰濃、而僉事劉洵者、修高倉故事、自高要南岸至新興、令里胥分地植榕、道官以時驗勤怠、至今榕樹存者大十圍、又歸善葉春及知惠安、令民植榕、下教曰、榕者、容也、其陰大當庇道植、自白水至雒陽、五丈而樹、田間恐妨穀、凡植幾本、以報、嗚呼、遠者種德、近者種樹、吾無德且種樹、此皆仁人之澤也、其榕凡四百二十一本云、

筆管樹

筆管樹、即椶樹也、廣州故屯田道署有一樹、通體根鬚蟠結、大可數十抱、枝短而勁、葉初發細卷如辛夷之蕾、葉開則色殷紅、望之如花、其樹無花、葉即其花、葉至冬而落、春間乃發、初發又如筆管、粵人因名為筆管樹、舊有一碑在樹腹、兵燹得之以為表、有聞石聲清越者、求之則冢宰李默所撰孤樹裒談記也、默嘗為屯田副使、居此、故有之、

椰

椰生瓊州、栽時以鹽置根下則易發、樹高六七丈、直竦無枝、至木末乃有葉如束蒲、長二三尺、花如千葉芙蓉、白色、終歲不絕、葉間生實如瓠、纍纍房連聚、一聚二十七八實、或三十實、大者如斗、有皮厚苞之、曰椰衣、皮中有核、甚堅、與肉皆緊著、皮厚可半寸、白如雪、味脆而甘、肉中空處又有清漿升許、味美於蜜、微有酒氣、曰椰酒、蘇軾詩、美酒生林不待儀、言椰子中有自然之酒、不待儀狄而作也、瓊人每以檳榔代茶、椰代酒、以款賓客、謂椰酒久服可以烏鬚、云瓊州多椰子葉、昔趙飛燕立為皇后、其女弟合德獻諸珍物、中有椰葉席焉、椰葉之見重也、自漢時始、瓊州人無分男女、首皆戴笠、以竹絲為之、其用椰葉為笠者、貴之也、以為席則賤之矣、

番禺多桂

番禺多桂。山海經云。賁隅之東。八桂生焉。故冊楷多采桂爲之。故曰番禺之桂。變始爲卄。

肉桂

肉桂一名越桂。飲食中古稱蜀薑越桂。越桂以高州肉桂爲珍。雜檳榔食之。口香竟日。秦時羅浮有桂父者。象林人也。嘗服肉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列仙傳贊云。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黃葵內潤。丹桂外綏。蓋謂是也。

洋桃

洋桃、其種自大洋來。一曰羊桃。樹高五六丈。大者數圍。花紅色。一蒂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名三斂子。亦曰山斂。斂、稜也。有五稜者名五斂。以糯米水澆則甜。名糖羊桃。廣人以爲蔬。能辟嵐瘴之毒。中蠱者搗自然汁飲。毒即吐出。脯之或白蜜漬之。持至北方。不能水土與瘧者。皆可治。蘇長公詩。恣傾白蜜收五稜。謂此。

冬桃匾桃

冬桃似橄欖而圓。色綠。味甘酸。有匾桃似桃而匾。一曰偏桃。大者若鴨卵。色青黃。味酸。微甜。

望果

望果、一名蜜望。樹高數丈。花開繁盛。蜜蜂望而喜之。故曰蜜望。花以二月。子熟以五月。色黃。味甜酸。能止船暈。飄洋者兼金購之。有天桃者與相類。樹高亦數丈。巨者百圍。正月花。六七月子熟。大如木瓜。味甜酢。以蘸魚尤善。凡渡海者食之。不嘔浪。然年荒乃多結實。粵謠云。米價高。食天桃。

黎檬子

黎檬子、一名宜母子。似橙而小。二三月熟。黃色。味極酸。孕婦肝虛。嗜之。故曰宜母。元時於廣州荔支灣作御果園。栽種是木。樹大小八百株。以作渴水。里木即宜母子也。吳萊詩。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夏熟宜檬子。百花醞作甘露漿。南國烹成赤龍髓。蓋以里木子榨水煎糖也。

人面子

人面子、以增城水東所產爲佳。子如大梅李。其核類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爲蜜煎。仁絕美。以點茶。如梅花片。光澤可愛。茶之色香亦不變。水東在城南雁塔下。其樹僅數十株。子皮薄落之使潰爛。乃乾其核襲之。其仁皮寬。稍搖即脫去。此樹最宜沙土。沙土鬆則根易發。數歲即鬖髿偃地。山居家、其祖父欲遺子孫。必多植人面烏欖。人面賣實。烏欖賣核及仁。百餘年世享其利。番禺大石頭村婦女多以新烏欖核爲務。其核以炊。仁以油。及爲蔬果。有詠烏欖者云。祇應人面子。與爾共成仁。蓋粵中惟此二果以仁重。故諺語云爾。

蠅樹

西樵多種茶。茶畦有蠅樹。葉細如豆。葉落畦上。則茶不生蟲。旱則蠅樹降水以滋茶。潦則蠅樹升水以燥

茶。故茶恆無旱潦之患。又夏秋時。蠅皆集於蠅樹。不集茶。故茶不生蟲。而味芳好。蓋蠅樹者。茶之所賴以爲潔者也。

藥樹

化州石城之間有藥樹。狀似木棉。其精液色白。見風則黑。是名藥脂。土人以漬箭鏃。爲瞑藥以射虎。虎三躍而斃。山豬中藥箭則嚙木槵根以自療。土人知之。用藥箭必含一木槵子或橄欖。蓋藥樹與橄欖性相犯故也。

桄葉

有桄葉者。狀如芭蕉葉。濕時以裹角黍。乾以包苴物。封缸口。蓋南方地性熱。物易腐敗。惟桄葉藏之。可持久。即入土千年不壞。柱礎上以桄葉墊之。能隔潮濕。亦能理象牙使光澤。計粵中葉之爲用。桄爲多。蒲葵次之。有油葵者。以椶葉而性柔。以作簑衣。耐久不減蒲葵。諺曰。油葵簑。蒲葵笠。朝出風乾。暮歸雨濕。又曰。只買葉休買花。花貧葉富。二葵成家。廣州竹枝詞云。五月街頭人買葉。卷成片片似芭蕉。謂桄葉也。參差葉尾作簑蓬。謂蒲葵也。蓬形方。大三尺許。以施於背遮雨。名曰葵蓬。葵曰蒲葵者。以葉如蒲而倒垂。蓋蒲之木也。

油葵

油葵生陽江恩平大山中。樹如蒲葵。葉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簑。禦雨耐久。諺曰。蒲葵爲扇油葵笠。家植二葵得利多。

馬纓丹

馬纓丹。一名山大丹。花大如盤。盛時凡數十百朵。每朵攢集成毬。與白緒毬花相類。首夏時開。初黃色。蕊鬚如丹砂。將落復黃。黃紅相間。光豔炫目。開最盛。最久。八月又開。有以大紅絨毬名之者。又以其瓣落而蒂枝益起。枝樹成與珊瑚柯條相似。又名珊瑚毬。名大紅絨毬者以開時也。言珊瑚毬者以落時也。唐詩越人自貢珊瑚樹。意即此。

步躐花

步躐花。有幽香。步行遇之。往往躐爲蓮蘭。故曰步躐。永安人每以嫩葉乾之。持入京師作人事。

槌子

槌子。一名貝子。多生則歲歉。永安人每以爲驗。

泡木

泡木、高明高要皆有之。千百成行。出於江海壖沙水陬。乃無始以前之木。質不朽爛。火之不然。漁人斲之以繫罟網。倚其性甚浮故也。

海苔樹

海苔樹出陽江海中石上。狀如樹枝。根如鐵。亦稱鐵樹。柯條蟠結。有枝無葉。分紅黑二種。火稍炙之。隨手

作各種古樹。甚有生意。

海棠

海棠。俗名紫京。堅重過鐵力木。鐵力木不甚宜水。此則入水及風雨不朽。以作屋椽小艇。故不貲。

鹽醋子

鹽醋子。陽江山林多有之。高四五尺。葉如苦楝。秋生白花。結子最繁。冬即枯死。子味酸如醋。醋日鹽之。能出白鹽。故名。

刺桐

刺桐、花形如木筆。開時爛若紅霞。風吹色愈鮮好。絕無一葉間之。或謂刺桐即青梧。瓊州田家以刺桐葉蓋田門巷多種之。耕時視其花爲候。

香桃花

香桃花。與中州桃花不異。獨於八九月盛開。有微香。中宿峽秋海棠亦香。大抵嶺南秉香之國。花木多香。蓋陽德之所發生也。

散沫花

散沫花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花繁細。如半米粒許。廣人多使丐者著敝垢衣種之。花香尤烈。葉以染指甲。故亦名指甲花。

瓊南花木

瓊南氣候大抵在新夏初秋之間。半涼半燠。諺云。葉茂四時。花開八節。扶桑自春、木芙蓉自夏、桃菊自秋、皆開至多春而止。蓮亦有四季花者。木蘭花如粟。淡黃。芳似珠蘭而過之。樹本大者圍數尺。其可以爲木蘭舟也。木槿花比廣州較大。名士牡丹。皆從夏至冬有花。有青茉莉、木如藤蘿。盤結成蓋。花時香甚酷烈。士人多結竹爲亭。坐臥其下。爲消暑之會。有仙人掌。自下而上。一枝一掌。無花葉。可以辟火。有鐵樹葉朱紺色。形如江南老少年。其木則棕也。有人面竹。可爲杖。瓊南竹此爲佳種。他竹率生荊棘。有藤竹。堅實耐久。長踰尋丈。皆與諸花雜植。以爲園林之玩者。

孔雀花

瓊州有孔雀花。可以辟暑。有爲苦熱詩者云。葛衣半解方流汗。涼殺墻陰孔雀花。是花性宜陰濕。對之生寒。故云。

廣東諸果

廣東諸果多於他處。瑣屑難名。今姑取俗所稱者。一曰穀子。大如橄欖而長。初亦苦澀。後甘。嫩者。蜜漬之。可食。一曰餘甘子。樹高丈餘。葉如槐子。如川楝。白色。有文理。核作六稜。亦初苦澀。後甘。行者以之生津。一名菴摩勒。一曰鬼目子。大如梅李。皮黃肉紅。味甚酸。人以爲蔬。以皮上有目。名鬼目。一曰鬼木。既者鬼之饌也。一曰山棗子。葉似梅子。如荔支。九月熟。一曰卍果。果作卍字形。盤屈方正。蒂在字中不可見。生食香

甘。一名蓮蓬子。一曰枇杷子。樹似甘蕉。子如馬乳而小。俗稱牛奶柿。亦曰牛乳子。廣人言乳曰奶。中有漿。若牛乳。故曰牛奶子。一名楔棗。一曰千歲子。蔓生。子在根下。有綠鬚交加如織。一苞恆二百餘子。皮青黃。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豆蔻。一曰秋風子。色褐如梨而小。味酸澀。熟乃可食。一曰金紐子。色紅黃。味甘。大如秋風子。俗歌云。一雙金紐子。無計上羅衫。一曰背竹子。如桃而圓。味酸。色黃。一曰羊齒子。一曰羊矢。如石蓮而小。色青。味甘。一曰不納子。實如圓眼。十月黃熟。味甜酸。蓋蘋果之小者。粵中少蘋果。花紅二種。以不納子代之。一曰山葡萄。一名蘡薁。其莖細葛。花紫白。實比葡萄而小。色赤。味酢。可爲酒。八九月熟。一曰山韶子。類荔支而鮮甌過之。微有小毫。一名毛荔支。亦曰毛毬子。肉薄而酸澀。著核不離。蓋荔支之變者。一曰臙脂子。赤如臙脂。味甜酸。諺曰。不采紅藍花。但采臙脂子。持以作朱顏。其餘入玉齒。一曰都捻子。樸樕叢生。花如芍藥而小。春時開有紅白二種。子如軟柿。外紫內赤。亦小。有四葉承之。每食必倒捻其蒂。故一名倒捻子。子汁可染若臙脂。花可爲酒。葉可麴。皮漬之得膠以代柿漆。子暗名曰清漆。非漆而名爲漆。以其得乙木之液凝而爲血。而可補人之血。與漆同功。功逾青黏。故名取子。研濾爲膏。餌之。又止腸滑。以其爲用甚衆。食治皆諸。故又名都捻。產羅浮者。高丈許。子尤美。一曰黃皮果。狀如金彈。六月熟。其漿酸甘。似葡萄。可消食。順氣除暑熱。與荔支並進。荔支饜飫。以黃皮解之。諺曰。饑食荔支。飽食黃皮。有曰白蠟子者。與相似。其味尤勝。諺曰。黃皮白蠟。甜酸相雜。曰蘋婆果。一名林檎樹。樹高。葉大而光潤。莢如皂角而大。長二三寸。子生莢兩旁。或四或六。子老則莢迸開。內深紅色。子皮黑。肉黃。熟食味甘。蓋與栗也。相傳三藏法師從西域攜至。與訶黎勒菩提雜植虞翻苑中。今遍粵中有之。一曰水棚子。多生水田。或謂林檎爲雄。水棚爲雌。與蘋婆相似。

三醉木芙蓉

三醉木芙蓉。木拒霜之變也。其花重臺多瓣。而顏色不定。一日三換。故稱三醉。將紅曰初醉。淺紅曰二醉。暮而深紅爲三醉。故亦曰酒芙蓉。又有添色芙蓉。初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又謂三日醉芙蓉。其子自秋至春不落。皮可爲繩爲布。廣州有芙蓉布即此種所成。

含笑

含笑與夜合相類。大含笑則大半開。小含笑則小半開。半開多於曉。一名朝合。小含笑、白色。開時嘗嗇微屣。若菡萏之未敷。香尤酷烈。古詩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那似白花粧。又有紫含笑。初開亦香。是子瞻所稱娟娟泣露嗒嗒睇人者。羅浮夜合含笑。其大至合抱。開時一谷皆香。亦異事也。

木樨

木樨與桂相似。而花多過之。秋深尤盛。白沙有九月木樨盛開。寄賀黃門詩云。香逐西風起。氤氳入杳冥。不知從此去。幾日到遼城。

月貴

月貴花、似茶䕷。月月開。故名月貴。一名月記。有深淺紅二色。朱子京云。花亘四時。月一披秀。故又名月月

紅。廣東爲長春之國。雖洞陰冱寒。花開不斂。月貴其一也。佛桑亦然。而瓊州芙蓉一種。自五月開至冬盡。佛桑多與牡丹相似。花朵大。有重樓子。而香。終歲盛開。梅菊亦大朵。梅不以春。菊不以秋。二花時時相見也。

貝多羅

貝多羅、來自西洋。葉大而厚。梵僧皆以寫經。唐人詩。貝葉經文手自書是也。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蕊則黃。有香甚綿。落地數日。其香朵朵不散。

杜鵑花

杜鵑花、以杜鵑啼時開。故名。西樵巖谷間有大粉紅黃者、千葉者。一望無際。羅浮多藍紫者、黃者。香山鳳凰山有五色者。是花故多變。而殷紅爲正色。

丁香

丁香生廣州。木高丈餘。葉似櫟花。圓細而黃。子色紫。有雌有雄。雄顆小。稱公丁香。雌顆大。其力亦大。稱母丁香。從洋船來者珍。番奴口皆含嚼。以代檳榔。其樹多五色鸚鵡所棲。以丁香未熟者爲飼。子既收。則喙丁皮。

女青男青

女青、一名萬年枝。卽冬青。亦曰女貞木。身大合抱。肉厚皮皺。經冬不謝。結子青黑色。有瓤核。飛禽啄之。亦名凍青。又有男青與相似。條蘂皆朱色。尤易植。人罕知之。

佛桑

佛桑一名扇桑。又名扶桑。枝葉類桑。花丹色者名朱槿。白者曰白槿。有黃者、粉紅者、淡紅者。皆千葉。輕柔婀娜。如芍藥而小。蓋風木也。一曰花上花。花上復有花者。重臺也。其朱者可食。白者尤清甜滑。婦女常以爲蔬。謂可潤容補血。

白瑞香

白瑞香、多生乳源山中。冬月盛開如雪。名雪花。刈以爲薪。雜山蘭芎藭之屬燒之。比屋皆香。其種以綠枝爲上。有紫色者。香尤烈。雜衆花中。衆花往往無香。皆爲所奪。一名奪香花。乾者可以稀痘。

合歡

合歡木似梧桐。枝柔弱。葉細而繁。每風來。輒自相解。不相牽綴。五月花發。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秋實作莢子。極其薄細。其葉至暮卽合。一名合昏。亦曰夜合。蓋夜合花。其花夜合。合歡木其葉夜合。性各不同。高州有合歡樹。枝葉甚拘攣。然互相交結。其狀甚古。

指甲花

指甲花、似木樨。細而正黃。多須菂。一花數出。甚香。粵女以其葉兼礬石少許染指甲。紅艷奪目。唐詩彈筝亂落桃花片。謂此。一種金鳳花。亦可染。名指甲桃。葉小如豆。花四瓣。層層相對。一幹輒有二種花。一深紅。

一黃邊紅腹。其蕊大者爲鳳頭。小者鳳尾。尾皆長纓綏。又有兩翅。男女多象之作釵。二三月時栽之。與指甲花爲一叢。兒童向街頭賣者。多此二花。

南燭

南燭、產羅浮高處。初生三四年。狀若菘。漸似梔子。二三十年成大株。蓋木而似草者也。葉似茗而圓厚。冬夏常青。枝莖微紫。大者高四五丈。肥脆易折。子如茱萸。九月熟。酸美可食。昔朱靈芝眞人以其葉兼白秔米九蒸暴之。爲青精飯。常服。人稱青精先生。今蘇羅猺人每以社日爲青精飯相餉。師其法也。

西樵山四種花

西樵山有四種花。他處所無。曰山石榴。三月盛開。稱滿山紅。曰錦聚花。葉如碧蘭花。瓣上紅下白。曰白鶴花。葉如三藾。莖上出花。狀白鶴。頭頸翅足皆具。頭又有黑點。如眼睛。開於暮春。曰粉蝶花。枝條甚柔。花如粉蝶。然漢文簡皆爲四花亭玩之。又有月桂二株。石榴一株。在烟霞隱居之前。月桂多花。石榴多實。則是年禾茶皆熟。山人以爲驗。

九里香

九里香、木本。葉細如黃楊。花成毬。色白。有香甚烈。又有七里香。葉稍大。其木皆不易長。廣人多以最小者製爲古樹枝幹。拳曲作盆盎之玩。有壽數百年者。

白蟬子

白蟬子、一名山礬。葉如梔子。可辟蠹蟲。灰其葉以染紫爲黝。可不用礬。故名。三月作白花。六出。甚香。亦曰白蟬子。入藥。名山梔子。

木松山松

木松者、欅也。喜生水旁。其幹也得杉十之六。其枝葉得松十之四。故一名水杉。言其幹則曰水杉。言其枝葉則曰水松也。東粵之松。以山松爲牡。水松爲牝。水松性宜水。蓋松喜乾。故生於山。檜喜濕。故生於水。水松、檜之屬也。故宜水。廣中凡平堤曲岸。皆列植以爲觀美。歲久蒼皮玉骨。礧砢而多瘦節。高者脫駢低者。蓋其根浸漬水中。輒生鬚鬣。婀娜下垂。葉清甜可食。子甚香。

花開四季

粵中候煖。花開四季。儋州有四季荷。廣州諸處有四季桂。又芭蕉佛桑皆四季著花。廣衡志又載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

木棉花

嶺南雜記。木棉花大可合抱。高可數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出。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蕊黃色。結子如酒杯。老則拆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土人取以作裀褥。女工不能治。通志亦云。劍之粵人無有織者。一名攀枝花。儋麗志云。以吉貝苗接鳥柏根。結花爲棉。按此則以木棉可績爲布者。大抵因接本使然。與草棉固自有別。然當開時。殷紅照耀。實非他花所可媲美。又南海神廟木棉花。開時最盛。海珠寺

亦然。

茉莉

茉莉自波斯移植粵中。芳香不改。東坡稱爲暗麝。南越記云。彼之女子穿綵絲以爲首飾。洛陽名園記作抹厲。王十朋作沒利。洪景盧作末麗。皆以己意名之。宋時遣使至南漢。不識茉莉。劉鋹紿曰。此小南強。後鋹使至。不識牡丹。前使者復曰。此大北勝。按茂名志云。粵無牡丹。以佛桑代之。

南越筆記卷十四

沉香

嶺南火地。太陽之精液所發。其草木多香。有力者皆降皆結。而香木得太陽烈氣之全。枝幹根株皆能自爲一香。故語曰。海南多陽。一木五香。海南以萬安黎母東峒香爲勝。其地居瓊島正東。得朝陽之氣又早。香尤清淑。多如蓮萼梅英鵝梨蜜脾之類。焚之少許。氛翳彌室。雖煤燼而氣不焦。多醞藉而有餘芬。洋舶所販番沉藥沉。往往腥烈。即佳者意味亦短。木性多尾煙。必焦。其出海北者。生於交趾。聚於欽。謂之欽香。質重實而多大塊。氣亦酷烈。無復海南風味。粵人賤之。海南香故有三品。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有二品。曰生結。曰死結。黃熟有三品。曰角沉。曰黃沉。若敗沉者。木質既盡。心節獨存。精華凝固。久而有力。生則色如墨。熟則重如金。純爲陽剛。故於水則沉。於土亦沉。此黃熟之最也。其或削之則卷。嚼之則柔。是謂蠟沉。昔子瞻所謂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以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者也。凡采香必於深山叢翳之中。羣數十人以往。或一二日即得。或半月徒手而歸。蓋有神焉。當夫高秋晴爽。視山木大小皆凋瘁。中必有香。乘月探尋。有香氣透林而起。以草記之。其地即亦有蟻封。高二三尺。隨挖之。必得油速。伽㑲之類。而沉香爲多。其木節久蕰土中。滋液下流。既結則香。面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故往往得之。沉香有十五種。其一曰黃沉。亦曰鐵骨沉。烏角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心實

而沉水。其價三換。最上。其二生結沉。其樹尚有枝葉未死。香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是曰生香。亦沉木。其三四六沉香。四分沉水。六分不沉木者。亦乃沉香非速。其四中四六沉香。其五下四六沉香。其六油速。一名土伽㑲。其七磨料沉速。其八燒料沉速。其九紅蒙花剷。蒙者、背香而腹泥。紅者、泥色紅也。花者、木與香相雜不純。剷木而存香也。其十黃蒙花剷。其十一血蒙花剷。其十二新山花剷。其十三曰鐵皮速。外油黑而內白木。其樹甚大。香結在皮。不在肉。故曰鐵皮。此則速香之族。又有野豬箭。亦曰香箭。有香角、香片、香影。香影者、鋸開如影木然。有鷓鴣背。半沉半速。錦包麻。麻包錦。其曰將軍兜、鯊殼、雨淋頭、鯽魚片、夾木、含泥等。是皆香之病也。其十四老山牙香。其十五新山牙香。香大塊。剖開如馬牙。斯爲最下。然海南香雖最下。皆氣味清甜。別有醞藉。若渤泥、暹羅、真蠟、占城、日本所產。試水俱沉。而色黃。味酸。香尾焦烈。若至鷄骨香。乃雜樹之堅節。形色似香。純是木氣。本草綱目以爲沉香之中品。誤矣。

伽㑲

伽㑲雜出於海上諸山。凡香木之枝柯竅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故爲大蟻所穴。大蟻所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漸凝。木受石蜜氣多。凝而堅潤。則伽㑲成。其香本未死。蜜氣未老者。謂之生結。上也。木死木存。蜜氣膏於枯根。潤若餳片者。謂之糖結。次也。歲月既淺。木蜜之氣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謂之虎斑金絲結。又次也。其色如鴨頭綠者。名綠結。掐之痕生。釋之痕合。按之可圓。放之仍方。鋸則細屑成團。又名油結。上之上也。伽㑲木與沉香同類。而分陰陽。或謂沉牝也。味苦而性利。其香含藏。燒乃芳烈。陰體陽用也。伽㑲牡也。味辛而氣甜。其香勃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然以洋伽㑲爲上。產占城者、剖之香甚輕微。然久而不減。產瓊者、名土伽㑲。狀如油速。剖之香特酷烈。然手汗沾濡。數月即減。必須續以清泉。膏以蘇合油。或以甘蔗心藏之。以白蕚葉苴之。瘞土數月。日中稍暴之。而後香魂乃復也。占城者靜而常存。瓊者動而易散。靜者香以神行。動者香以氣使也。藏者以錫爲匣。中爲一隔而多竅。實其下。伽㑲其上。使熏炙以爲滋潤。又以伽㑲末養之。他香末則弗香。以其木者返其魂。雖微塵許。而其元可復。其精多而氣厚故也。尋常時勿使見水。勿使見燥風。霉溼出則藏之。否則香氣耗散。

東莞香

東莞香。以金釵腦所產爲良。地甚狹。僅十餘畝。其香種至十年已絕佳。雖白木與生結同。他所產者。在昔以馬蹄岡。今則以金桔嶺爲第一。次則近南仙村、鷄翅嶺、白石嶺、梅林、百花洞、牛眠、石鄉諸處。至劣者烏泥坑。然金桔嶺歲出精香僅數斤。某家有精香多寡。人皆知之。馬蹄岡久已無香。其香皆新種。無堅老者。凡香先辨其所出之地。香在地而不在種。非其地則香種變。其土如鷄子黃者。其香松而多水。熟沙黑而多土者。其香堅而多生結。能耐霜雪。又以泥紅名朱砂管者。或紅如麵粉者。硬确而多陽者爲良土。莞人多種香。祖父之所遺。世享其利。地一畝可種三百餘株。爲香田之農。甚勝於藝黍稷也。然可種之地僅百餘里。他處非茂且非香。凡種香先擇山土。開至數尺。其土黃砂石相雜。堅實而瘠。乃可種。其壤純黃純黑無砂。至雨水不滲。潮汐潤及。其香紋或如飴糖。甜而不清。或多黑絲糠。味辣而濁。皆惡土也。不宜種香木。

如樹蘭而叢蔚行人每折枝代麈謂之香陰其葉似黃楊凌寒不落植五六年即結子子如連翹而黑落地即生經人手摘則香夏月子熟種之苗長尺許乃拔而蒔蒔宜疏使根見日疏則香頭大見日則陽氣多歲一犂土使土松草莖不生至四五歲乃斬其正幹留之是為白木香香在根而不在幹幹純木而色白故曰白木香非香故曰白木而不離香故曰白木香此其別也正幹已斬留其支使益旁抽又二三歲乃於正幹之餘出土尺許名曰香頭者鑿之初鑿一二片曰開香門亦曰開香口貧者八九歲則開香門富者十餘歲乃開香口然大率歲中兩鑿春以三月秋以九月鑿一片如馬牙形即以黃土粢砂墍之明歲復鑿亦如之自少而多今歲一片明歲則得二三片矣然貧者鑿於三月復鑿於九月耳富者必俟十閱月乃再鑿蓋以十月香胎氣足香乃大良也既鑿矣其為雨露所漬而精液下結者則其根美其雨露不能漬水不能浸者其精液滲成一種外黃內黑是名黃紋黑滲以此為上蓋香以歲久愈佳木氣盡香氣乃純純則堅老如石擲地有聲昏黑中可以手擇其或鬆紋交紐穿胸而透底者或不必透底而面滲一黑線者或黑斑最如鷓鴣斑者或作馬尾滲者或純黃者鐵殼者皆為生香生曰生結亦曰血格曰黑格熟曰黃熟亦曰水熟黃熟者香木過盛而精液散漫未及凝成黑綠者又土壅不深而為雨水所淋者是為黃熟生結者香頭之下間有隙穴為日月之光所射雨露之華所漬日久結成脂塊其質不朽而與土生氣相接者是為生結以多脂膏潤澤洽於表裏又名血格曝之日中其香滿室不必焚爇而已氤氳有餘矣

鶴頂香

鶴頂香在古榕之腹常有烏銜香子墮落其中歲久香木長成其枝葉微出榕杪白鶴之所盤旋朝夕不散久之香木作結堅潤如脂人取而爇之香煙翔舞卷成白鶴之形白鶴大小則視香煙之穠薄是名鶴頂香東莞或時有之或曰是遜香也身在榕中而氣與鶴相感蓋以榕為體以鶴為用者也

諸香

諸香有曰雞蹠香枝條似雞距故名一曰雞香一曰雞藤香一曰雞骨香有冷生香似降香而小降香一曰降真香雜諸香焚之其烟直上輒有白鶴下降有馬眼香其藤大如臂歲久心朽皮堅甚香周遭有小眼如雕刻香筒狀粵人多以供神謂之比降降之真者從海舶而來曰番降根極堅實色紫潤似蘇方木燒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特美其屑可治刀傷有水藤香有楓香即楓膠也一曰白膠香有左紐香石檀香有海漆香產文昌海港色甚黑焚之油出如漆有龍骨香其樹叢生有刺汁甚毒枝老而根結者美有芸香山中樹液所結雜諸香焚之能除瘴氣有思勞香狀乳香而青黃褐色氣似楓膠有橄欖香橄欖之脂也如黑餳狀以黃連木及楓膠和之有清烈出塵之意有蕭陸香一名馬尾香山說羅浮有遇王揭薰陸香其曰白木香則東莞香木之枝幹也經斫傷則成黃熟香否則歲久亦止白木故曰白木香廣中香族甚多其未知名者味皆酷烈廣人生長香國不貴沈檀頗以山野之香為重也

檀香

嶺南亦產檀香皮堅而黃者黃檀白者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紫檀皆有香而白檀為勝與紫檀皆來自海舶然羅浮亦有白檀竺法真謂元嘉末有人於羅山見一樹大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也比年三水縣西北百餘里有香樹一株大七八丈圍其幹至四丈乃發枝垂陰二畝通體純白土人稱白銀香蓋白檀也某帥使數百人伐之僅於樹根一發為雨水所浸漬者得香二十餘斤味如沉水其餘枝條皆不香又新安黃松岡有香樹三株葉細如豆類九里香然不降不結以不經斬伐故精液不凝而皆散為枝葉也

南方花皆可合香

南方花皆可合香如素馨茉莉、闍提、佛桑、渠那、大小含笑之類又有麝香花夏開與麝香木皆類真麝香或傳美家香用此諸花合之

奇艸

嶺南奇艸大抵多蔗竹類葉多如芭蕉幹多如竹若檳榔、桄榔、椰、蒲葵皆木之笆、木之竹以葉而失其木竹之木以幹而失其竹者也羅浮有芭蕉竹有檳榔竹信宜之東山有木竹皆以葉而名之為竹故嶺南竹類繁

芭蕉

艸之大者曰芭蕉雖復扶疎若樹株而莖幹虛軟包裹重皮皮之中無所謂腐也即有微心亦柔脆不堅蓋草之質為多故吾以附於艸其大者被圍高二丈餘葉長丈廣尺至二三尺中分如幅帛有雙角其葉必三三開則三落落不至地但懸挂莖間乾之可以作書陸佃云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蕉是也花出於心每一心輒抽一莖作花聞雷而拆拆者如倒垂菡萏層層作卷瓣瓣中無蕊蕊是瓣漸大則花出瓣中每一花開必三四月乃闔一花闔成十餘子十花則成百餘子大小各為房隨花而長長至五六寸許先後相次兩兩相抱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終年花實相代謝雖歷歲寒不凋此其為異也子以香牙蕉為美一名龍奶奶、乳也美若龍之乳不可多得然食之寒氣沁心頗有邪甜之目其葉有硃砂斑點植必以木夾之否則結實時風必吹折故一名折腰娘曰牛乳蕉、曰鼓槌蕉曰板蕉皆大而味淡鼓槌蕉有核如梧子大可三稜曰佛手蕉者子長六七寸小而皮薄味甜是皆甘蕉之知名者蕉之可愛在葉盛夏時高舒垂蔭風動則小扇大旗謖謖窣窣清涼失暑其色映空皆綠其高五六尺者葉長幹小蕭疎如竹曰水蕉其花如蓮亦曰蓮花蕉一種瘦葉花若蘭而色紅日拆一兩瓣其端有一點鮮綠春開至秋盡猶芳名蘭蕉亦名美人蕉宜種水中其最小可插瓶中者曰膽瓶蕉此三種皆花而不實但可名芭蕉不可言甘蕉言甘蕉者以其實言芭蕉者以其開花卽萎故名芭蕉芭者花也所謂聯芳蕉花花時無不萎耳粵故芭蕉之國土人多種以為業其根以蔬實以餱粻餅餌絲以漸其絺綌與苧葛同而柔韌過之名布蕉布蕉多種山間其土瘠石多則絲堅韌土肥則多實而絲脆不堪為布諺曰衣蕉宜瘠食蕉宜肥肥食蕉子瘠宜蕉絲子熟時大小排比或以十餘二十餘為一梳梳彼此相偶子贈詩西鄰蕉向熟時致一梳

黃。其形相梳子。長短者如梳齒。黃時生割之。置稻穀中。數日卽熟。熟乃大香。可食。增城之西洲人多種蕉。種至三四年。卽盡伐以種白蔗。白蔗得種蕉地。益繁盛。甜美。而白蔗種至二年。又復種蕉。蕉中間植香芋與小柑橘李梅等。皆得芳好。其蕉與蔗相代而生。氣味相入。故勝於他處所產。

朱蕉

朱蕉、葉芭蕉而幹棕竹。亦名朱竹。以枝柔不甚直挺。故以爲蕉。葉紺色。生於幹上。幹有節。自根至杪。一寸三四節或六七節。甚密。然多一幹獨出無傍枝者。通體鐵色。微朱。以其難長。故又名鐵樹。

蔗

蔗之珍者曰雪蔗。大徑二寸。長丈。質甚脆。必扶以木。否則摧折。世說云。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卽消。風吹卽折是也。其節疏而多汁。味特醇好。食之潤澤人。不可多得。今常用者曰白蔗。食至十挺。膈熱盡除。其紫者曰崑崙蔗。以夾折肱骨可復接。一名藥蔗。其小而燥者曰竹蔗。曰荻蔗。連岡接阜。一望叢若蘆葦。然皮堅節促。不可食。惟以榨糖。糖之利甚溥。粵人開糖房者多以致富。蓋番禺、東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幾與禾田等矣。凡蔗歲二月必斜其根種之。根斜而後蔗多。蔗出根。蓄者以土培壅。新者以水久浸之。俟出萌芽乃種。種至一月。養以麻油之麸。已成干則日夕揩拭其蟻。剝其蔓莢。而蔗乃暢茂。蔗之名不一。一作竿蔗。蔗之甘在干在庶也。其首甜而堅實難食。尾淡不可食。故貴在干也。蔗正本少。庶本多。故蔗又曰諸蔗。諸衆也。庶出之謂也。庶出者尤甘。故貴其庶也。曰都蔗者。正出者也。曹子建有都蔗詩。張協有都蔗賦。知其都之美。而不知其諸之美也。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畢。其蔗無宿根。悉是當年。故美。榨時上農一人一寮。中農五之。下農八之十之。以荔支木爲兩轆。轆轆相比若磨然。長大各三四尺。轆中餘一空隙。投蔗其中。駕以三牛之牯。轆旋轉則蔗汁洋溢。轆在盤上。汁流槽中。然後煮煉成飴。其濁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黃者曰黃片糖。一清者曰赤沙糖。雙清者曰白沙糖。次清而近黑者曰蔗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細若粉雪。售於東西二洋。曰洋糖。次白者售於天下。其凝結成大塊者。堅而瑩。黃白相間。曰冰糖。亦曰糖霜。余嘗舟至羅定州之界牌塘。見岸上竈煙冲突。停舟上岸訪之。始見作糖之法一一不爽如此。

高州多種葛

高州多種葛。當州人市之爲絺綌。秋霜時有葛花菜。卽葛乳。循生地上如芝如菌。色赤。味甘脆。微苦。其性涼。乃葛之精華也。亦曰葛覃。

蕨

從化山中多蕨。以雷鳴出土。故蕨惟雷鳴乃可食。蕨決也。乘蟄氣決然而生。故曰蕨。其芽微也。初生萌甚微。故曰薇。

藜白

藜白者。葉心有粉如灰。名灰藋。亦曰鹽菜。紅心者曰臙脂菜。嫩時可食。莖老以作杖。謂之菜。

薯莨

薯莨產北江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紅。紅者多膠液。漁人以染罟罾。使苧麻爽勁。既利水。又耐鹹。潮不易腐。薯莨膠液本紅。見水則黑。諸魚屬火而喜水。水之色黑。故與魚性相得。染罟罾使黑。則諸魚望之而聚云。

睡菜睡蓮

睡菜。一名瞑菜。葉類茨菰。根如藕。釆根爲鹽菹。食之使人好睡。與五味草食之不睡。名卻睡草。相背。睡蓮布葉數重。葉如荇而大。花有五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與夢草晝入地夜卽復出相背。廣州多有之。

石花菜

石花、一名海菜。產瓊之會同。歲三月。菜廠主人置酒廣集菜丁。使穿本蹊入海釆取。海有研石。廣數里。橫亘海底。海菜其藉苔也。白者爲瓊枝。紅者爲草珊瑚。泡以沸湯。沃以鹽椒酒醋。味甚脆美。以作海藻酒。治癭氣。以作琥珀糖。去上焦浮熱。

落樹石柏

南海有落樹。附石而生。有枝無葉。側類石柏。氣似菖蒲。久堅凝。風日雨露不能泄損。色勁以蒼。大者咫尺。小數寸。根幹爲決明蛤蠣所因依。波濤所噴嚙。沙石所軋礱。陰崖窟穴物附曲詰。大類鐵鑪古錠。亦謂之鐵樹。其紅者脂膩瑩滑。蜿蜒柔脆。又若珊瑚然。以火揉之炙之。隨其形狀爲松栝梅柳諸樹。可供几案之玩。石柏生陽江電白海上。色潔白而質堅脆。扣之鏗然。乃浮沫所積。海苔所化。入水不浸。火不焦。枝葉理緻。於側柏亦無不肖。皆石樹之珍也。

仙人掌

仙人掌多依石壁而生。其葉勁而長。若匾綁狀。其花形如鳳子。生花下。曰鳳栗。葉則曰鳳尾。芳發苞。外類芋渠。內攢瓣如毬。各繫子珠於掌。一枝一掌。自下而上。子自青赤而黃。有重殼。外厚內薄。納其仁食之。味兼芡栗。可以輕身延年。一名千歲子。

諸異草

粵多異草。有曰萬年松。非松也。苔成樹而枝葉類松者也。高數寸。蔓端布葉。葉上有毛。乾之數歲不死。漬以泉水。二三日碧綠如故。以他水及穢手觸之。皆死。得天雨仍生。羅浮山中所產。一名卷柏。亦曰苔松。有曰千歲竹。其葉類竹而無枝。長數寸或尺。乾之不死。有曰朱草。狀如小桑。栽長三四尺。枝葉皆丹。剗望生落如蓂莢。周而復始。有汁如血。以染絳成黼黻文章。以金銀投其汁。輒成爛泥。成水爲金漿玉醴。飲之長生。有曰挂蘭、挂竹。皆生於空中。雨露沾濡。久而彌秀。有曰長命草。多產潮陽。詠者云。潮陽女兒梳掠好。鬢邊斜插長命草。瓊州有長生草。亦生類。有還魂草。一名地膽。葉如芥。花如地茶。以蛤試之。能起死回生。產陽江山中。有接骨草。叢生。高二三尺。葉大如柳而厚。莖有節。色綠而圓。花白。午開。自三月至九月不絕。折

傷者服之即愈。始興瑤瑠巖有琺瑠草。葉如芹。食可已風。與保昌七星巖風藥相類。風藥叢生石隙。其葉圓厚。和酒嚼之。治風疾。一曰風草。亦曰風藥。諺曰。風病須風藥。此皆不死之草也。其可為餌者。曰石菖蒲。以小者為貴。有一寸十二節者。以甲子日採。陰乾。至百日。為末。每日服三四匕。能益智聰耳明目。羅浮東澗石上所產。質甚堅。氣味清芬。他產則辛。有曰白菖蒲。溪蓀也。根肥白。節踈。作菹食。殺蟲。有曰涼粉草。莖葉秀麗。香猶藿檀。以汁和米粉煮之。止饑。名仙人凍。山人種之連畝。當暑售之。有曰香藟。生石上。葉似白蘇。甚香。搗為水及為餅。消暑散脹。一名石香菜。亦曰香葉。有石薷。似紫蘇。色青。味甘平。此皆草之可資服食者也。其可佩者曰排草。狀如白茅。對節生葉。葉兩兩相連。長五六寸。而幹中穿。以細嫩者為貴。番禺人種之。動至數畝。以其葉售於海外諸番。諸番歲有瘴痢。煎其葉為湯浣之即愈。其根莖以合諸香為蠻。能使衆味久而不滅。故一名留香草。亦曰發香。一種夏開細粉紫花。如蒔蘿。乾之香。亦曰排草。有曰千步草。香聞十里。然不可多得。或謂千步草即排草。廣人種之成畦。長至千步。故十里聞香。有曰瑤草。生羅浮山頂。如白茅而小。鬢間媚香。有曰金線草。色赤如金。云麻姑金釧所化。羅浮麻姑峯有之。其可用者曰龍鬚。與莞與蒲與龍鬚。皆以充席薦及坐團。曰蒭者。種之流沙則成田。有方圓二種。曰鹹草。多以束物為箔席。其無所可用者曰白草。叢生。三四寸許。莖葉與衆草無異。每天雨先一日變白。晴則如常。產仁化扶溪都。有曰知羞草。葉似豆瓣相向。人以口吹之。其葉自合。名知羞草。有曰鶴草。葉似鶴翼翅尾足皆具。麴塵色。蔓蒂。以其葉如柳而短。亦曰蛾眉草。

斷腸草

斷腸草。一名苦吻。亦曰苦藥。曰苦蔓公。然皆以為胡蔓。花如茶花。黃而小。又名大葉茶。葉按月數多寡。一葉入口。血潰百竅。腸斷而死。其死之緩急。則視所下之水緩急。急水者。湍激之水也。高雷間人有讐怨者。輒茹之。或置食物中以斃其親。或自含口中勒人財物。急則嚥下。訟於官。以人頭錢償。則不終訟。人頭錢者。被誣之人以錢抵命也。高雷人號為妖草。近之。葉輒蠕動。漸取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狀。蓋以殺為性。所謂毒也。陶貞白云。斷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花。故太白云。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

嶺南藤類不一

嶺南藤有數百種。其可食者曰甘露藤。蔓如筋。花如指甲。花性甘以溫。久服令人肥健。一名肥藤。有涼口藤。狀若葛。葉如搖杞。去地丈餘。絕之更生。中含清水。渴者斷取飲之甚美。沐髮令長。一名斷續藤。常飛越數樹以相繞。一名東風菜。先春而生。東風乃至。農夫以驗土脅之動。東風一作冬風。又名鯪耳。可為蔬。有白花藤。味如甘蔗。以釀酒調服。能補衰老。有浮沉藤。蘭子藤。子皆如梨。色赤如雞冠。生食甜酢。有紅藤。可代檳榔食。有小藤。產於東莞。徵細如髮。直起數丈。無一節。常飛越數樹。如百千游絲牽縈。紅者名紅龍鬚。紫者紫龍鬚。凡有五色。然生無根蒂。以穢物投之。即消釋不知所去。土人以其液和細土石灰塗甆糖釜。其堅如鐵。雖猛火不裂。其花及子浸酒。可補骨筋。有盒藤。其莢有白子數枚。殼扁。狀如盒子。水浸數日。炒食之。味佳。有乳藤。蔓如懸鉤倒挂。葉尖而長。斷之有白汁如乳。婦人產後。以藤搗汁和米作粥食之。乳運

自通。此皆食藤也。諸藤初生。嫩條為蔬。為筍。而以其大實曰冬蕘子者。大如柚子。中有瓤。瓣瓣相疊。白如豬脂。炙食。皆甘美。身懶數日香不滅。秋末冬初間。采以相餉。矜為服食之珍云。其可為藥者曰黃藤。熬其汁。則藤黃也。性最寒。以青魚膽和之。治眼疾。間有白者。葉如土茯苓。身小而長。外有辣包。以漿浸水。洗目並除腫痛。有丁公藤。蔓生者地高尺許。葉長二寸。面綠背微白。傷風者以一二葉煮酒服之。汗下如雨。即愈。有皆治藤。蔓延墻壁野樹間。長丈餘。葉似泥藤。中暑者以根葉作粉食之。虛損者雜豬胃煮服。有買麻藤。其蔓多水。渴者斷而飲之滿腹。已。餘水尚淋漓半日。可解蛇毒。乾之亦然。性柔易治。以製履。堅韌如麻。故名。言買藤得麻也。藤名而麻實。人爭買取。又以他藤多而賤鷄人自取。是藤適中頗貴。必須買之。而其子味微苦。可食。因曰買子也。有青藤仔。葉長三四寸。多芒刺。莖大如指而堅韌。人日用之。比北地之用柳條。花名假素馨。煎湯以洗瘡疥甚良。有忍冬藤。名左紐。有麴藤。瓊州酒無麴蘖。但以此藤葉。辛香。雜米粉為餅以釀。亦曰酒藤。有曰金藤。以為筋遇毒則烟氣迸出。此皆藥之藤也。其為器物者。曰白藤子。斑駁可為素珠。出文昌山中。曰五色藤。以紅者為寶。曰桃笙。色如天桃。甚瑩滑。白者名瓊枝。以紅紫間之為席。為盤及屏風盔甲馬鞭之屬。其用甚奢。其可以為屋桁桷者。曰泥藤。可以絡牛。其大如筆竹者曰苦藤。稍小而性柔。可為牛繩船纜。曰括藤。以磨磁器物。能發光膩。曰撻皮藤。其葉饒有芒刺。曰剉藥。可為香者曰雞香藤。堅而黐粘。能辟水霧之氣。山中多用之。大抵嶺南藤類不一。多貨於天下。其織作藤器者。十家而二五。羊粉水之肆。衣食於藤。蓋多於果布也。

油艸

油艸。永安縣水際多產之。每開花結米。可占有年。粵人多植之。

蕨粉

蕨、永安最多。凡有二種。一食其芽者。名龍頭菜。一以其根為粉者。名粉蕨。性寒。多食患黃腫。農家當旱晚稻未收。多以蕨粉為食。廣州春間。爭以餉客。

水蠟燭

水蠟燭、艸本。生野塘間。秋杪結實。宛與蠟燭相似。有詠者云。風搖無弄影。煤具不燃煙。

冬筍

通志云。詩義疏謂筍皆四月生。巴竹筍八月生。篔竹筍冬夏生。永嘉記含隨竹筍六月生。今冬筍惟浙中者行遠。嶺南則四時常有之。地暖發生故也。按雜記又稱粵東之筍。十九皆苦。須以黃荳同煮。先去苦味。

油葱

嶺南雜記。油葱形如水仙花。葉厚一指。而邊有刺。不開花結子。從根發生。長者尺餘。破其葉中有一膏。婦人塗掌以澤髮代油。貧家婦多種之屋頭。嘲之則怒。以為笑其貧也。

蘇合香

通志按神農本草云。蘇合香生中臺川。今從西域來。色如紫檀。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佳。大秦人采蘇合。先

羊其汁以爲香。曰蘇合油。乃買其滓與人。展轉達中國。不大香也。

薔薇露

香譜云。薔薇露出大西洋國。花如牡丹。花露晶瑩。芬芳襲人。以洋磁瓶盛。香賦經年不減。國人貯以鉛錫。行販他國。

洋艾

洋艾、本不甚高。宜種盆盎。綠葉茸茸如車蓋。可療疾。兼御火災。按仙家次藥有鹽叢艾。張揖之艾贊云。論藹鹽叢。茸彼修坂。

山波羅

粵中凡村房路旁。多種山波羅。樹梗如拳。葉多刺。足衛衛宇。

南越筆記卷十五

諸蘭

蘭爲香祖。蘭無偶。乃第一香。以榦蘭爲上。榦者莖多也。次公孫偪。每一大莖。輔以二小莖。若公領孫。其花從上開下。次曰出架。白花高出葉上。甚潔白。從下開上。次則青蘭。葉長二尺。其花青碧。以白榦者爲上。青榦紫榦次之。次黃蘭。葉長而稍大。花淡黃。有小紅紋。次艸蘭。以短葉白榦者爲上。其花肥。喜食紺雪。不喜濃穢。有雙花。崖花之別。外有風蘭。花如水仙。黃色。從葉心抽出。作雙朵。緊跂旁開。無水土。自然繁茂。又有花如秋海棠蕊。則蘭花紫蕊。黃甚幽媚。名鹿角蘭。葉細如鹿角海藻。有石蘭。生於石上。與相類。葉長四五寸。小而柔韌。花色淡白。有小玉蘭花。亦作淡白色。甚清香。有倒蘭。花倒垂。紫色。有報喜蘭。如蠟梅而色紅紫。香味亦同。每莖作七八枝。懸樹間。勿傍地氣。遇吉事則開。寄生者以花根懸戶上。即生。亦曰催生蘭。是皆以空爲根。以露爲命。乃風蘭之族。有餘正蘭。每當立春及元日開。有夜蘭。晝之不見。夜乃聞香。羅浮多有之。凡蘭生深林中。微風過之。其香藹然達於外。故曰幽蘭。林愈深則莖愈紫。香更有餘。而夜蘭開於夜。尤爲幽絕。斯又蘭之隱者也。有翡翠蘭。六瓣三蕊。色如翡翠。有鶴頂蘭、鳳蘭、龍蘭。皆以花形似名。然不香。鶴頂蘭。花大而青綠。背白。蘂紅紫。卷成筒形。微似鶴頂。一莖直上。作二十餘花。葉甚大。有朱蘭。花小色麗。開只一朵。朵六出。葉如百合。有毬蘭。開至五十餘朵。團圓如毬。有竹葉蘭。葉似竹似竺。花則蘭也。深紫蕊

生。有微香。有文殊蘭。葉長四五尺。大二三寸而厚。花如玉簪。如百合而長大。色白甚香。夏間始開。是皆蘭之屬。或謂蘭與蕙難辨。凡生下濕。方莖赤花者爲蕙。所謂薰也。凡多花者皆蕙。非眞蘭。眞蘭者。葉短而柔。一莖一花。色如玉。瓣中無黑脈紫紋。當未出土。香已噴人。幽谷中亦不可多得。是爲眞蘭。然大抵春芳者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淺。而榦蘭四時有花。春秋尤盛。故爲蘭之伯長。舊說謂楚人賤蕙而貴蘭。故其室西蓯蕙而東茝蘭。南粵亦然。

薏苡

薏苡一曰鞠米。亦曰薏珠子。交趾人呼爲幹珠。食以代米。或雜米中熟之。諺曰。食米得薏。薏一米二。從郎二米。儂只一薏。

仙茅

仙茅產大庾嶺。自嶺之嶠折而東。稍下爲嫦娥嶂。相傳葛稚川棄其丹。生仙茅。葉似蘭蕙。花六出。其根獨莖而直。傍有短細根相附。八月采之。濯以嶂下流泉。色白如玉。以酒蒸曝。常服補益眞氣。土人多以餉客。羅浮仙茅。高僅一二寸。八月生黃花。根如指大。長寸許。外有白茅生山谷中。狀如排草。以作浴湯。合諸香甚良。又有香茅。名辣草。皆瑤草之族。

素馨

素馨本名耶悉茗。珠江南岸有村曰莊頭。周里許。悉種素馨。亦曰花田。婦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見花而不見葉。其稍白者。則是其日當開者也。既摘。覆以溼布。毋使見日。其已開者則置之。花客涉江買以歸。列於九門。一時穿燈者作串、與瓔珞者數百人。城內外買者萬家。富者以斗斛。貧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花宜夜。乘夜乃開。上人頭髻乃開。見月而益光豔。得人氣而益馥。竟夕氤氳。至曉萎。猶有餘香。懷之肆發之清肺氣。花又宜作燈。雕玉鏤冰。玲瓏四照。遊冶者以導車馬。楊用修稱粵中素馨燈爲天下之至豔。信然。兒女以花蒸油取液。爲面脂頭澤。謂能長髮潤肌。或取蓓蕾雜佳茗貯之。或帶露置於瓶中。經一宿。以其水點茗。或作格懸甕口。離酒一指許。以紙封之。旬日而酒香徹。其爲龍涎香餅香串者。治以素馨。則韻味愈遠。隆冬花少。曰雪花。摘經數日仍開。夏月花多。瓊英狼藉。入夜滿城如雪。觸處皆香。信粵中之清麗物也。

廣州有花渡

廣州有花渡頭。在五羊門南岸。廣州花販每日分載素馨至城。從此上舟。故名花渡頭。花、謂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

蔞

蔞以東安富霖所產爲上。其根香。其葉尖而柔。味甘多汁。名曰穫扶留。他產者色青。味辣。名南扶留。殊不及。然番禺大塘康樂鐵岡鳳岡頭諸村。及新興陽春所產亦美。冬間以稻草覆之。稍沾霜雪立萎矣。凡食檳榔。必以蔞葉爲佐。有夫婦相須之義。故粵人以爲聘果。

西洋蓮

西洋蓮。其種來自西洋。蔓細如絲。朱色。繚繞籬間。花初開如黃白蓮十餘出。久之。十餘出者皆落。其蕊復變而爲紫。爲蓮而蕊爲菊。以蓮始而以菊終。故又名西洋菊。

露頭花

露頭花。產番禺鬱涌。其葉如劍脊。邊皆有芒刺。花抽葉中。與葉彷彿相似。色白而柔。花中有蕊如珍珠粟形。常含清露涓滴。故名露花。以火燔其根。使成大頭。出土上。花乃茂盛。故又名露頭花。夏月大開。以花浸油上。曬之。香落油中。芬馥隔歲不減。以膏髮。照鏡青芳。盈一室。廣人甚珍之。

慎火

慎火者可以禦火。廣人多種屋上以防火。一名戒火。其形如火始然。又名火秧。扁者不枝不葉。圓者多枝。葉。叢生成樹。四稜有芒刺。皮中有白漿。能盲人。廣人以作籬落。村墟間勞竹爲圍。火秧露頭花爲界。在在皆然。諺曰。爾有垣牆。我有火秧。

換錦花

換錦者。脫紅換錦。脫綠換錦也。葉似水仙。冬生至夏而落。獨抽一莖。二尺許。作十餘花。花比鹿葱而大。或紅或綠。葉落而花。故曰脫紅脫綠。花落而葉。故曰換錦花。與葉兩不相見也。

胡蝶樹

胡蝶樹高三五尺。葉皺而有稜。蓓蕾叢生至二三十許。花皆四朵相對。鬚眼微具。一花謝。一花復開。相續不斷。新會白水爲盛。

蕹

廣州西郊爲南漢芳華苑地。故名西園。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區。種魚三之。種蓮芡菱三之。其四爲蕹田。蕹無田。以篾爲之。隨水上下。是曰浮田。

藤菜

藤菜。一名落葵。蔓。葉柔滑可食。味微酸。宜以溜魚。其子有液。紫紅。可作口脂。出惠州豐湖者尤美。子瞻詩。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

高涼薑

高良薑出於高涼。故名。其根爲薑。其子爲紅豆蔻。子入饌未拆開者曰含胎。以鹽腌入甜糟中。終冬如琥珀。味香辛可膾。其根不堪食。而藥中多用之。人不以其子而拖其根。所直作根。故不曰紅豆蔻而曰高良薑也。蔻者何。揚雄方言云。凡物盛多謂之蔻。是子形如紅豆而叢生。故曰紅豆蔻。

猴薑

猴薑。蔓生石壁如藤蔓。即薑也。味甚辣。猴以爲薑。故曰猴薑。一名樹雞。葉生蔓上不作枝。采之爲笠。甚輕。西寧多有之。

三籟

三籟根似薑而軟脆。性熱。消食。宜兼檳榔啖之。以當蒟子。或以調羹湯。微辣而香。娉婦者以三籟雜鏤花烏胡蝶諸狀。薄金薄之。佐檳榔、椰、肉桂、荳花等以爲貨。三籟一名山奈。亦曰廉薑。可爲齏。

鮮草果

鮮草果、人多植以爲香料。蓋即杜若。非藥中之草果也。其苗似縮砂。三月開花作穗。色白微紅。五六月子結。其根勝於葉。味辛以溫。能除瘴氣。久服益精明目。令人不忘。

香花菜

香花菜。叢生。莖葉花子皆辛香。花絕小。紫色。婦人多以香茅並植之。以香手爪。去垢膩。乾之香氣不減。持以相貽。

陽春砂仁

陽春砂仁。一名縮砂蔤。新興亦產之。而生陽江南河者大而有力。其種之所曰果山。曰縮砂者。言其殼。曰蔤者、言其仁。鮮者曰縮砂蔤。乾者曰砂仁。八月採之。以嫩者鹽漬爲貨。售於嶺外。益珍。其價頗重。

菝葜

菝葜。產羅浮鐵橋諸峯。莖幹強直似竹。箭節節有鬚。葉狹長。表白裏有。其尖處有小黃點。三月開青花。結實。根大如指許。長一二尺。補益之功過黃精。方家稱黃芝。亦曰青黏。以漆葉同爲散。可以延壽。

放杖竹

放杖竹者。似竹非竹。浸酒服之。理腰腳。老人一月可放杖。故名。出羅浮第十四嶺。

藷

東粵多藷。其生山中纖細而堅實者曰白鳩藷。似山藥而小。亦曰土山藥。最補益人。大小如鵝鴨卵。花絕香。身上有力者曰力藷。形如豬肝。大者重數十斤。膚色微紫。曰豬肝藷。亦曰黎峒藷。其皮或紅或白。大如兒臂而拳曲者曰番藷。皆甜美。可以飯客。稱藷飯。爲穀米之佐。凡廣芋十有四種。號大米。諸藷亦然。番藷近自呂宋來。植最易生。葉可肥豬。根可釀酒。切爲粒。蒸曝貯之。是曰藷粒。子瞻稱海中人多壽百歲。繇不食五穀而食甘藷。番藷味尤甘。惜子瞻未之見也。芋則蘇過嘗以作玉糝羹云。

芋

廣芋之美者。首黃芋。次白芋。次紅芽芋。皆小。惟南芋大。南芋色紫。生沙土。甚可食。而白者尤良。凡以春種以夏收者曰早芋。以夏種以秋收者曰晚芋。與紅藷並登如稻。故有大米之稱。芋大者魁。小者奶。奶皆魁上下四旁。大小如乳。奶者乳也。魁亦曰𦟌。俗以婦人多子爲南芋𦟌。猶以茨菰一乳十二子爲慈姑也。又芋奶應月生子。稱十二奶。芋奶宜爲蔬羹。其性與茯苓皆屬土。性重厚。故皆益脾。和鯽鱧魚食之。調中補虛。有銀芋。苗莖白。與葉皆可生食。廣芋多稱。然苗莖必熟乃可食。銀芋不然。故多以爲齏。

地骨

羅浮多地腎，蓋松之脂液，因濕蒸之氣而成。或松花落地而成。一名松黃。其為狀，小者彈丸，大者雞卵，紅黃相錯，一一晶瑩，熟之味甘以香。蒞僧嘗以甜薯、百合、籠蓯、竹胎、菌生、石乳雜之為素饌。其生無根蒂，散布於松下，土縫石罅濕潤處輒有之。凡物出於松者無不可愛，而地腎無所附麗，氣與松合，而形與松離，則尤異。蓋亦茯苓之類。

茯名木耳

茯名多以木耳為貴。陽春亦有之。其山深，故多朽木，而木火之精華未盡，得水氣復蒸為耳。以桑、槐、榆、柳、榕樹上生者良。柘木次之。生於桑者治痢，生木杏者治瀉，生於梅者治腹痛，楓木生者令人笑不止，亦異事也。

從化多香菌

從化多香菌，冬采者良。其本曰羊矢，鄉人伐雜木山間，至冬雨雪滋凍，腐而生菌，無蛇虺之毒，謂之雪菌。色白而香，亦曰雪蕈。或以朽桑、樟、柟三者尺斷，當臘時於肥陰處理之，為深畦，如種菜法。春月以米泔水澆灌，不時菌出，日灌之三，即大如拳許，是謂家蕈。他蕈託於本之根土處，精華鬱結，有白者，有淡黑者。其蕈背白，皆甘美，不下蘑菰，性溫補益腸。然瘴氣薰蒸，未免有毒，若夏間霪雨所成與最大者，煮時投以薑片飯粒，其色不黑，乃可食。

落花生

落花生，草本蔓生。種者以沙壓橫枝，則蔓上開花，花吐成絲，而不能成莢。其莢乃別生根莖間，掘沙取之。殼長寸許，皺紋中有實三四，狀如豆，味甘以清，微有參氣，亦名落花參。凡草木之實皆成於花，此獨花自花而莢自莢，花不生莢，莢不帶花，亦異甚。

留求子

留求子，一名使君子，廣州多有之。狀如梔子，有五六稜，瓣而兩端銳，半黃已熟，殼脆薄，中有白肉，微甘。小兒患食積者，煨熟與之食，以當乾果食，輒下蟲而疾愈。諺曰：欲得小兒喜，多食使君子。

桃金孃

草花之以孃名者，有桃金孃，叢生野間，似梅而末微銳，以桃而色倍頳，中莖純紫，絲綴深黃如金粟，名曰桃金孃。八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狀，味甘，可發血。花則行血，或謂產自桂林，今廣州亦多有之。

二蘭菜

二蘭菜，一曰馬蘭，其葉似蘭而大，馬者，大也，故曰馬蘭。花似菊而紫，味辛，性微溫，以作茹甚良，能養新血。一曰芥蘭，葉如芥，而綠花黃，花比葉尤甘，葉有鹼，不宜多食，以微藍，故又名芥藍。諺曰：多食馬蘭，少食芥藍。

羅浮百合

羅浮百合最碩，根如蒜而大，重至二三十斤，相合如蓮瓣，故名百合。色白和肉煮之，或作粉，益人。五六

月一本，一花，花紅白如文殊蘭，重當傾側，名夭香，中有檀心，色黃味甘，宜蒸食之。人稱為山中之仙蔬云。

麻藍

麻多宿根，一年凡四刈。五月刈者曰首苧，性柔。末刈者脆。其苗之稚者可茹，是曰麻藍。廣人多以醋炒食之。廣州多青麻，高州多黃麻，青麻藍最美。

辟瓜

廣州西瓜種有絕佳者，傳自薛將軍擕種植之，俗呼為辟瓜。

夜來香珍珠蘭二花最香

夜來香，藤本，花微黃，分尖瓣，入夜始開，香特奇郁。又珍珠蘭，藤本，花蕊纍纍如貫珠，駢附于梗，色微黃，香特濃郁。又如魚子狀，亦名魚子蘭。二花花之最香者。

鐵樹

嶺南雜記：鐵樹高數尺，葉如老少年，開花如桂而不香。或云此樹遇甲子一開，開必丁卯年，然甚無致。王濟日詢手鏡云：吳浙間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許寄槎云：余在廣西般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甚澗，問之曰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花開之說有自來矣。今粵地多見盆中，未知植者何取。

鹿葱宜男之分

南方草木狀：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孕，佩其花生男者，即此，非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子，故不常佩也。滑碓頗青，水葱生水中，鹿葱而中空，又名學萱。王維詩：水葱波兮聚萱蔽是也。此草亦可為席。按風土記云：宜男草花如蓮，婦人佩之則生男。梁徐勉萱草花賦云：其花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嘉名斯吉。則鹿葱與萱草為二種矣。

南越筆記卷十六

東粤稻種不一

東粤稻種不一。一曰香杭。粒小而性柔。香甚。其紅者曰香紅蓮。一曰珍珠稻。粒圓而白。最早者曰六十日。種六十日而熟。一曰蟬鳴稻。又有西風早、光早、烏早。最遲者曰芮稻。二月種至十月熟。曰畀稻。十一月種至四月熟。界在兩年。亦曰三時稻。其出於徐聞、陽春、澄邁者。曰香稻。出番禺者。曰斜禾。與吉貝、茶、豆、胡麻雜植岸阜間。名曰種斜。粒白而長。亦絕香。而從化有赤黏、白黏、黃黏、花黏、翡翠黏、鷓鴣黏。深水蓮糯。則有黃白紅麻四種。秔有餘秔、赤秔。宜作糍餌。皆穀品之良者。其生畬田者。曰山禾。亦曰山旱。曰旱稔。藉火之養。雨露之滋。粒大而甘脆。所謂雲子。亦曰山米也。嘗四五月時。天氣晴霽。有白衣山子者。於斜崖陡壁之際。劉枝陽木。自上而下。悉燔燒。無遺根株。俟土脂熟透。徐轉積灰以種禾及吉貝、綿。不加灌溉。自然秀實。連歲三四收。地瘠乃乘。更擇新者。所謂畬田也。而羅浮山上神皋奧沃。湯水流離四注。悉成天田。雖千仞之巔。皆可稼。焚石本之蔭而不耘。歲且兩收。此尤山田之美者。其生沙潭者。曰大禾。三四月間乘水。節種之。潮而潤至沙而存。留蔭得其強。則毛蟹蟛不食。八月花收。九月垂頭。粒大而飯多。其田在海瀕。蜞望斥鹵。自一沙至於八沙。外沙歲有贏壞。三歲種草。四歲種禾。子田之利。當浮於其母。有肥磽。秋糧亦薄。此則水田之美者。凡粵之田。近海者虞潦。則有基圍。近山者虞旱。則有水車。故凶荒之患常少。其大禾田歲

一收。旱禾田。歲種早稻早糯。則二收。晚收於九十月。水得金氣多。性熱而功用不及。然大率以黏米爲貴。黏米似秔而尖小長身。其種因閩人得於占城。故名占。亦曰秈。秈言仙。先熟而鮮明。故謂之秈。氣味清芬。性溫無毒。故可以和脾養胃。嶺南之穀多黏。有青黏、黃黏、花黏、銀黏、油黏。又有鼠牙、虎骨、冷水拋、芝麻包鷄、黃魚串之目。而交阯粘爲多。糯則有安南糯、斑魚糯、白糯、黃糯、烏糯、油糯、胡生糯、金包銀糯十餘種。而其性多變。蘇子瞻言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重鐵腳糯。今歲乃變爲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嶺南以黏爲飯。以糯爲酒。糯貴而黏賤。其價倍之。蓋以其性善變。罕得佳實云。

異飯

西寧之俗。歲三月以青楓烏桕嫩葉浸之信宿。以其膠液和糯蒸爲飯。色黑而香。楓一名烏飯木。故用之以相餉。南雄以寒食前後婦女相約上丘壠。以烏糯飯祀牲口祭墓。又以蠟樹葉搗和米粉爲粔籹。色青而香。長樂人以香桂皮葉蒸飯。食之亦香。東莞以香粳雜魚肉諸味。包荷葉蒸之。表裏香透。名曰荷包飯。瓊州以南椰粉爲飯。曰椰霜飯。南椰與椰子樹不同。其精液形色氣味皆類藕蕨之粉。故曰南椰粉。性溫熱。補中。水草以爲沙木麵也。

茶素

廣州之俗。歲終以烈火爆開糯穀。名曰炮穀。以爲煎堆心餡。煎堆者、以糯粉爲大小圓。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餽親友者也。又以糯飯盤結諸花。入油煎之。名曰米花。以糯粉雜白糖沙入豬脂煮之。名沙壅。以糯粳相雜炒成粉。置方圓范中敲擊之。使堅如鐵石。名爲白餅。殘臘時家家打餅聲與擣衣相似。甚可聽。又有黃餅、鷄春酥、鹽餅之屬。富者以餅多爲尚。至寒食清明。猶出以餉客。尋常婦女相餽問。則以油糯脊環海脆。油糯脊環以麵。薄脆以粉。皆所謂茶素也。端午爲糉。以冬葉裹者曰灰糉、肉糉。沈蘇木條其中爲紅心。以竹葉裹者曰竹筒糉。三角者曰角子糉。水浸數月。剝而煎食。甚香。重陽爲糕。冬至爲米糍。曰冬丸。平常則作粉果。以白米浸至半月。入白粳飯其中。乃舂爲粉。以豬脂潤之。鮮明而薄以爲外。茶蘼露竹胎肉粒爲餡。滿其中以爲內。則與茶素相雜而行者也。一名粉角。又有以椰子以芝麻以豆糠爲餈者。以蕨以葛以菱以芡蕷以甘薯爲粉者。皆謂之餛食。

兩廣鹽

兩廣鹽有鹽田。鹽之爲田也。於沙坦背風之港。夾築一堤。堤中有竇。使潮水可以出入也。天雨水淡。晴水鹹。潮消則放淡水使出。潮長則放鹹水使入也。凡鹽田五畝。以其半分爲四區。布之以細沙。周之以溝水。是曰沙田。日以蠔魚之殼厚水者三。而沙田始不凋也。以蠔魚殼者、以其堅而耐鹹。不易壞也。淀溉三日。沙與鹽相雜。乃耙鬆而乾之。置於漏也。漏在溝之旁。長七八尺。兩旁有墻崇二尺。中廣二尺。橫以木。覆以草之葡蘆也。漏旁復有溝。置鹽沙於葡蘆上。以溝中水再淋之。沙沈於底。鹽鹵乃流也。鹵者鹽之精。爾雅曰。天生曰鹵。人生曰鹽也。鹵既流至三四丈爲一槽。載之以火照鹵。鹵氣衝火。火滅則良鹵也。投以鷄子或飯。或截小魚爲兩以試之。咸皆浮矣。或杓鹵而盛逕子數枚。三浮五沈者淡。七八浮者則淳也。於是煮

之，則爲潮鹽。曬之則爲生鹽也。生鹽浮游於面，不雜泥沙，其白如雪，則爲鹽花也。諺曰：無雲而雨，有日而雪，言白水淋沙如無雲之雨也，日色烈而鹽花始白也。

粵中諸茶

粵中諸茶，其在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謂之河南。粵志所謂河南之洲，狀若方壺是也。其土沃而人勤，多業藝茶。春深時大婦提籃，少婦持筐，於陽崖陰林之間，凌露細摘，絲芽紫笋，薦以珠蘭。其芬馨絕勝松蘿之爽。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於城，是曰河南茶。好事者或就買茶生自製。葉初摘者曰茶生，猶芥山之草子也。而西樵號稱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顧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種茶，間以苦䔲。䔲樹森森，望之若刺桐叢桂。每茶一畝，苦䔲二株，歲可給二人之食。其采摘亦多婦女。諺云：春山三二月，紅粉半茶人。茶人甚守禮法，有問路者，茶人往往不答。昔湛文簡、方文襄二公講學山中，其流風遺化有存者。文簡嘗治雲谷精舍，中有稻田茶丘十餘畝，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於茶。其茶宜以白露之朝采之，日出則味稍減。或謂此茶甲天下，早春摘者尤勝。三日一摘，餘則每月一摘。早春一月之茶，可當餘月一年云。端州白雲山，其上有湖，僧於巖際種茶，歲收石許。烹之作素馨花氣，味甘淡而滑，稱頂湖茶，然不能恆得。而羅浮幽居洞北有茶菴，每歲春分前一日采茶者多寓此菴。其茶以受日陰陽分味之高下。試以菉泰泉水，芳香勃發，是曰羅浮茶。菉泰泉者，羅浮諸泉之冠。淳祐中有逍遙子爲茶菴詩：活水仍將活火煎，茶經妙處莫虛傳。陸顛所在閒題品，未試羅浮第一泉。黎美周云：泉以茶爲友，以火爲師。火活斯泉真味不失，蓋謂此云。曹溪茶氣味清甜，歲凡四采，采於清明、寒露者佳。新安杯渡山絕壁有類蒙山茶者，烹之作幽蘭茉莉氣，水瀹十餘次，甘芳愈勝。或經一宿再瀹，氣味不減。飲者無不競異。山勢高，雲露滋潤，得太清之精英多故也。樂昌有毛茶，茶葉微有白毛，其味清涼。潮陽有鳳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黃茶。䔲以羅新安河源者爲良。其味最苦，而粵人烹河南茶者，必以點䔲少許爲可口。南越志稱龍川縣出皋盧葉，葉大而澀，南海謂之過羅，今稱爲苦苧，苧一作䔲。長樂有石茗，瓊州有靈茶，即江南黃連茶也。有烏藥茶，以烏藥嫩葉爲之，能補中益氣。一名山藥，或以金鹽搗去苦汁，合兒茶毛茶爲之。東莞以芝麻、醬油雜茶葉爲汁煮之，名研茶，謂能去風濕，解除食積，可以療饑云。

嶺南諸酒

嶺南諸酒，前有靈谿、博羅。靈谿在樂昌東北，源出冷君之山，以其水釀，曰靈谿酒。博羅、盤村有桂，以其花釀，曰桂酒。蘇長公有桂酒頌，並與釀法刻於羅浮鐵橋下，謂非忘世求道者不以授云。惠州有羅浮春，長公以寄山中道士鄧守安者。又有海醞及萬戶酒，長公詩：嶺南萬戶皆春色。又有雪釀，長公詩：雪花浮動萬家春。蓋宋時酒皆官釀，惟嶺南以煙瘴不禁，謂之萬戶酒。唐子西以萬戶酒之和者名養生主，勁者名齊物論。梅堯臣云：越林多蔽天，黃甘雜丹橘，萬室通釀酤，地遠無禁律。粵地故多嘉泉甘液，終年花果鮮美芬芳，而當時人民饒裕，戶戶爲酒，爭以奇異相高，故名賢遷謫至此，多好嗜之。而粵又有酒泉焉。一在陽江之南，泉甘而香，以爲釀，曰陽江香。一在龍川霍山之青華觀，泉甘如飴，曰醴泉，昔時出酒極清異，日

滿數斗。今泉孔滴水猶含酒味。有酒峽焉，東莞之龍潭峽是也。以其水釀，曰龍潭清。有酒山，在香山境，以其白泥爲餅，雜藥物釀之。有酒井，在開建假龍山之下，其泉如醴。有酒樹，曰嚴樹，產於瓊州，搗皮葉浸之，和以香粳，或以石榴葉，釀醞數日，即成酒，曰嚴樹酒。又有酒花，以石榴花著甕中，經旬而成。其曰荔枝酒，則土人齎持釀具，就樹下以荔枝醖酒，一宿而成者。有倒捻酒，以倒捻子爲之，醞釀日深，陽精純固，以之爲酒，益人。有酒草，其形如艾，名曰甜娘，以爲釀，曰甜娘酒。有酒藤，以葉之辛香者和米粉釀，有曰酒香，則以角沉、黃熟等爲釀，所謂七香酒也。大抵粵中花木多禀陽明之德，色多大紅，氣多香，紅以補血，香以和中，故無不可以爲酒者。龍眼之爲、橘之液、蒲桃之冬白、仙茅之春紅、桂之月月黃、荔枝之燒春，皆酒中之賢聖也。荔枝燒，唐時最珍，白樂天云：荔支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然以陳者爲貴。志稱廣有十八仙，韶有換骨、玉泉，皆名酒，今不可考。今廣州所常用者，惟龍江燒，細餅而陳者，以諸鮮花投其中，封缸兩月，加沉香四兩，以發華芳之氣，名百花酒，一名百末酒。漢景星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云：百草華之末曰蘭生者，漢武之百味旨酒也。太宗賜魏徵詩，醽淥稱蘭生是也。蓋以百華乾之爲末入之。若廣中則以鮮花爲用，或專以松黃、以荔枝花、以蒲桃殼、以香蕉子浸之，亦佳，而龍眼花尤勝。

油

韶連始興之間，多茶油子樹，以茶子爲油，客至輒以油煎諸物爲獻，蘇吳人購之爲澤髮，謂非是油則玫瑰桂蘭諸香不入。梁簡文云：南油俱滿，西漆爭然。南油，必茶子也。晉傅巽云：南中茶子，西極石蜜是也。瓊州文昌多山柚油、海棠油、山竹果油，儋州多麻子油，皆美。廣州有露花油。露花生香山麥涌，狀如芊菰，其葉脊邊有刺，葉落根露，以火燂之，則成樹幹而多花，花生叢葉中，其葉大小亦如葉，而色瑩白柔滑，無剛芒，花抱蕊心如穗，朝夕有零露在苞中，可以解渴，又有粉可塗兒女肌膚，止汗巢，以其花結方勝藏之，或摺疊衣笥，經久猶香。其生於地土者，蕊落結子大如瓜，曰路頭花，多不香，香惟露花，盛夏時露花始窳，以花覆盆甑之，香浮茶子油中，其氣馥然，是曰露花油，麥涌及增城人善爲之，洋舶爭買以歸，遠聞者曰寒花，陽氣微斂，香益清徹，然不可爲油。其生東安山中者，叢卑葉小，自春至秋皆花，近水者尤香，然亦不可爲油。東莞有鴿香油，以欖香子榨之，然燈明亮，蠅蛾百蟲不敢近，觸之輒折翼脫足而死，性大熱，誤入飲食，令人吐。外有欖仁油、菜油、吉貝仁油、火麻子油，皆可食，然率以茶子油白者爲美，曰白茶油。又有山茶油，以烏欖子色紅如珠者榨之。火麻產端州江岸間，黑色，炒蒸以爲小磨香油，名曰秧油，然以生榨者爲良。

糖

廣中市肆賣者有繭糖、窠絲糖也。其煉成條子而玲瓏者，曰糖通。吹之使空者，曰吹糖。實心者、小曰糖粒，大曰糖瓜。鑄成番塔人物鳥獸形者，曰饗糖，吉凶之禮多用之。祀竈則以糖磚。燕客以糖果。其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葱糖、烏糖等，以爲雜食。葱糖稱潮陽，極白無滓，入口酥融如沃雪。秀糖稱東莞糖，通稱廣州。烏糖者，以黑糖烹之成白，又以鴨卵清攪之，使滓渣上浮，精英下結，其法本唐太宗時貢使所傳。大抵廣人

飲饌多用糖。糖戶家家饒糖以漬酒去水。久固則之。春以糖本分與種蔗之農。冬而收其糖利。舊糖未消。新糖復積。開糖房者。多以是致富云。

糖梅

自大庾以往。溪谷村墟之間。在在有梅。而羅浮所產梅花肥大尤香。蘇詩、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他處花小。然結子繁。如北杏味不甚酸。以糖漬之可食。段公路云。嶺南之梅小於江左。居人以朱槿花和鹽曝之。其色可愛。曰丹梅。又有以大梅刻鏤為瓶罐結帶之類。漬以棹汁。味甚甘脆。東粵故嗜梅。嫁女者無論貧富。必以糖梅為舅姑之贄。多者至數十百罌。廣召親串為糖梅宴會。其有不速者。皆曰打糖梅。糖梅以甜為貴。諺曰。糖梅甜。新婦甜。糖梅生子味還甜。糖梅酸。新婦酸。糖梅生子味還酸。糖欖亦然。有糖梅必有糖欖。欖貴其有雌雄。雄者花而雌者實也。凡女既入門。諸娣姒相與唱歌。其歌曰。解解糖梅者。詞美新婦。解糖欖者。詞美新郎。

茶蘼露

廣人多種茶蘼。動以畝計。其花喜烈日。當午盛滿則大茂。有細瓣而蕊三四卷者。有瓣粗而蕊一二卷者。有細心者。疎莖者。皆飯蒸之取露。或取其瓣。拌糖霜。蒸之兼旬。以為粉果心餡。名茶蘼角。甚甘馨可嗜。然猶以大西洋所出者為美。大西洋天氣寒時。薔薇始花。露凝花上。晶瑩芬郁若甘露。諸花木則否。暹羅、滿刺伽人購以銀錢。貯以玻璃瓶。販至占城。占城婦女以香蠟渦之實髮。客至則以髮拂拭盃盤之屬以為敬、澳門番女得之以注飲饌。或以當灑人衣。外有薔薇水。暹羅、爪哇、滿刺伽三國。歲以進貢。其薔薇乃三佛齊所種。與中國薔薇不同。廣人多以土薔薇浸水效之。試以琉璃瓶。翻搖數四。泡周上下。則真也。

燕窩

崖州海中石島有玳瑁山。其洞穴皆燕所巢。燕大者如烏。啖魚輒吐涎沫。以備冬月退毛之食。土人皮衣皮帽。秉炬探之。燕驚撲人。年老力弱。或致墜崖而死。故有多獲者。有空手而還者。是為燕窩之菜。或謂海濱石上有海粉。積結如苔。燕啄食之。吐出為窩。纍纍巖壁之間。島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鏟取之。海粉性寒。而為燕所吞吐則煖。海粉味鹹。而為燕所吞吐則甘。其形質盡化。故可以清痰開胃云。凡有烏白二色。紅者難得。蓋燕屬火。紅者尤其精液。一名燕蔬。香有龍涎。菜有燕窩。是皆補草木之不足者。故曰蔬。榆肉產於北。燕窩產於南。皆蔬也。石花亦然。石花出崖州海港中。三月採取。過期則成石矣。

乳源石鍾乳

乳源縣西有乳巖。乳大者曰乳床。小曰乳枝。歲巖下垂。一一空中相通。乳白其末滴至端。且滴且凝。滴者如冰。凝者如脂膏。乃鍾乳之最良者。他巖洞及陰濕之所。雲氣蠕噏。亦即生鍾乳。蓋石之精華。隨寒暖而為融結。昌黎所謂洩乳交巖脈也。然惟石有脈有津氣者。方出乳。頑石則否。石之脈者。乳徒流流。游而透漏者則否。乳源多良乳。故縣以名。其乳巖之水流至白土二三百里間。亦皆鍾乳之純英所注。飲之甘香。或謂乳穴之水。皆味甘性溫。重而有力。煎之似鹽花噴起。皎潔如霜。是真所謂石髓。久服肥健。以釀酒尤

宜。功過鍾乳。鍾乳性澁而凝精。不可服。服者多生奇疾。

雲母

羅江之上多雲母。日照之。寶光熠熠。昔有羅辯者。服之得仙。騎一白牛而去。今化州白牛潭。有石碓五六瑔。是其煉雲母之所遺云。府城有大溪。出雲母粉。阿姑服之。亦得仙去。羅浮記云。是溪有雲母石。名雲母溪。何姑嘗煉其石如紅玉。服之可以辟穀云。

石耳

韶陽諸洞多石耳。其生必於青石。當大雪後。石滋潤微見日色。則石生耳。大者成片如苔蘚。色碧綠。望之如煙。蓋石之精英。以寒而發。其花為雪霰。其葉為石耳也。石耳亦微有蒂痕。大小朵朵如花。窠之面青紫如芙蓉。底黑而皺。每當昧爽擷取。則肥厚。見日漸薄。或且消化為水。或以為苔蘚之屬。北方有榆肉。此則苔蘚之肉云。

粵西鮓粵東膾

粵西善為魚鮓。粵東善為魚膾。有宴會。必以切魚生為敬。食必以天曉時空心為度。每飛霜、鍔泡醞醲下薑葅。無不人人色喜。且驚且笑。其膾也。皆以男子。鮓則以婦人。凡女始嫁。其家必以數十甕與之。能善為鮓、使甘酸、而香可飫口。是為好婦。粵東羅定所居在山谷中。少魚。俗亦尚鮓。廉州則以珠桂肉為鮓。連州以筍蘇膾之。色白如雪。味甚甘。

廣為水國

廣為水國。人多以舟楫為食。益都孫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陸兩登。貧者浮家江海。歲入估人舟窶縷中婦負魚蔬菜至客舟前。倏忽以十數。弱齡男女。竄身手便利。即張羅竿首。獲釣泥中。蟛蟹蜃蛤之入。日給有餘。不須衣食父母。又舟人婦子。一手把舵簡。一手糞魚。籃中兒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負瓜瓠。板簀搖櫓。批竹纜繩。兒女皆襁褓。索乳哭啼。恆不遑哺。地氣多煖。既省絮衣之半。跣足波濤。不履襪。或男女同歲。男子冬夏止一褌一褶。婦人盡三歲纔一布裙。如是則女恆餘布。地惟秔稻。土厚獲多。人日計米一升。加以魚蚌烏菱蔗橘薯芋。減炊米十可二三。如是則男有餘粟。故古稱饒富居甲焉。

御米

崖門內有邨曰三家邨。洲中有自生禾粒。長而白。有一紅腰。傳為御米。宋帝昺之所食云。

五代時十國紀事之略，吳則有釣磯立談，南唐則有馬、陸二書，吳越則有備史，楚則有新錄，蜀則有錦里耆舊傳，惟南漢胡賓王之劉氏興亡錄佚而不傳，黃文裕修廣東通志時，其書尚存，志中所載南漢事，不見疑辭者，疑即興亡錄也。國朝吳任臣十國春秋，攟拾甚富，所載故事，不注出於何書，讀者病之。吳石華博士枕經葄史，無所不通，仿前後漢紀之例，年經事緯，輯為此書，各注書名，以矯其失，至於輿地沿革，考覈精詳，尤非任臣所能及矣。予謂著正史易，著霸史難，正史有史宬之起居注、實錄，在據事直書而已。霸朝多僻處偏隅，又少人士，不設著作郎，不立起居注，著霸史者，勢必採之稗官野史，然小說家或傳聞異辭，或詭隨失實，非明決採，嚴去取，必致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就南漢而論，歐史世家之紀年，職方之地名，尚有舛誤，況不及歐陽氏者哉。是紀芟采去飾，不支不蔓，當與常璩、崔鴻並峙，陸游、馬令之徒不足道矣。甘泉江藩跋。

南漢地理志

嘉應　吳蘭修　石華撰

興王府，本廣州，乾亨元年改為興王府。司馬光資治通鑑。領縣十三。

常康、咸寧，乾亨元年析南海為常康、咸寧二縣，永豐、重合二場。樂史太平寰宇記。蘭修按，歐陽修五代史云，劉龑曰云云，宋本咸寧，私為僭真主，永樂大典引宋會要云：劉氏僭號，改廣州為興王府，分南海縣地為常康、咸寧二縣，以為京邑。且戴此名，是也。宋會要又云：開寶五年，廢常康、咸寧二縣，併入南海。輿地紀勝、元豐九域志、李攸宋朝事實、歐陽志、輿地廣記，合宋史地理志，有常康而不及咸寧，馬端臨文獻通考有咸寧而不及常康，並誤。　番禺、　增城、　四會、　化蒙、宋志作感化，誤。　懷集、　滑水、宋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作滑水，九域志作游子，並誤。　東莞、

清遠、　浛洭、輿地廣記作浛匯，吳任臣十國春秋作浛涯，並誤。　新會、　義寧。

韶州，領縣五。

曲江。始興。蘭修按、宋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宋開寶四年、始興方隸南雄州。寰宇記云乾和四年割湞昌、始興二縣置雄州、誤也。樂昌。翁源。仁化。

潮州。蘭修按、潮州至宋未廢。歐史職方考無潮州、誤。領縣二。

海陽。潮陽。

禎州。蘭修按、通考、宋天禧四年、以州名犯仁宗御名、始改爲惠州。歐史職方考作惠州、誤。本循州舊理。乾亨元年、移循州於雷鄉縣。於此置禎州。仍割循州之歸善、博羅、海豐、河源、四縣以屬之。寰宇記。蘭修按、寰宇記於循州下、又云、劉鋹割據、僭號乾亨元年、分歸善、博羅、河源、海豐四縣爲禎州。劉鋹當作劉龑、乾享當作乾亨。王象之輿地紀勝已正之也。領縣四。

歸善。博羅。河源。海豐。

循州。蘭修按、循州至宋未廢。歐史職方考無循州、誤。乾亨元年、移治雷鄉縣。輿地廣記。領縣二。

龍川。舊雷鄉縣。乾亨六年改。寰宇記。興寧。乾亨時移於舊縣西六十里。地名長樂。同上。蘭修按、黃佐廣東通志、廢齊昌府在興寧縣北五里洪塘坪。南漢劉龑置。使其子鎮之。宋開寶四年廢爲興寧。考宋代地志諸書、並無置齊昌府事。今不從。

端州。領縣二。

高要。平興。

英州。乾亨四年。析興王府湞陽縣置。十國春秋。蘭修按、太平寰宇記云、乾和五年、置英州。而通鑑乾和三年、出千隨爲英州刺史。則非置於乾和五年明矣。歐史職方考云劉龑置。不著何年。今從十國春秋。領縣一。

湞陽。

雄州。本始興郡湞昌縣地。乾和四年。於此置雄州。寰宇記。蘭修按、歐史職方考云劉龑置。領縣一。

湞昌。蘭修按、輿地紀勝引圖經、宋避仁宗嫌名、始改湞昌爲保昌。通考南漢以保昌縣置雄州。十國春秋從之、誤。

敬州。蘭修按、宋會要、宋志、通考、避翼祖諱、改梅州。非實改也。輿地廣記、開寶四年改爲梅州。熙寧六年始廢。歐史職方考無敬州、誤。本潮州程鄉縣。乾和三年。升爲敬州。寰宇記。領縣一。

程鄉。

封州。領縣二。蘭修按、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析封川置封興縣、後省。寰宇記、宋志、通考、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並云封州領封川、開建二縣。與唐志合。今從之。郝玉麟廣東通志、乾亨初改封川爲封興、并省開建入之。誤也。

封川。開建。

康州。領縣四。

端溪。晉康。悅城。都城。

恩州。領縣三。

恩平。杜陵。陽江。

瀧州。領縣四。蘭修按、唐志貞觀十八年、瀧州廢、省安遂、永業、以永寧、安南二縣屬瀧州。至德二載、改安南爲鎮南。天寶元年、改永寧爲建水。實領瀧水、開陽、鎮南、建水四縣。寰宇記、瀧州原領縣四。宋開寶六年廢、省開陽、鎮南、建水三縣入瀧水、屬康州。與唐志合。今從之。舊唐書地理志、分永寧、建水、爲二縣。輿地廣記、宋朝事實、十國春秋、俱有安遂、誤也。

瀧水。開陽。鎮南。通考作鎮南、誤。建水。

勤州。領縣二。

銅陵。富林。

新州。領縣二。

新興。永順。

高州。領縣三。

電白。良德。保定。蘭修按、通典、舊唐志、寰宇記、宋朝事實、通考、作保定。唐志、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作保寧。

潘州。領縣三。

茂名。梁開平元年。改爲越裳縣。薛居正五代史。乾亨七年十月。復名。十國春秋。蘭修按、王溥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月、改越裳縣復爲茂名。則即乾亨七年也。時地屬南漢。於後唐無涉。十國春秋改正是也。今從之。茂明當作茂名、聲近之誤。潘水。十國春秋作潘川、誤。南巴。

羅州。領縣三。蘭修按、唐志天寶元年、改石城爲廉江、招義爲幹水。大曆八年、以南河屬順州。羅州實領廉江、吳川、幹水、零綠四縣。寰宇記、九域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輿地紀勝引宋會要並云、開寶五年、省廉江、幹水、零綠三縣入吳川、屬辨州。與唐志合。然輿地紀勝云、南漢立常樂州、兼置博電、零綠、鹽場三縣、隸之。諸書亦云、開寶五年、省常樂州、以博電、零綠、鹽場三縣並石康縣、屬廉州。是南漢時有兩零綠縣也。按寰宇記、零綠縣在羅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以零綠水爲名。方輿紀要、羅州即今石城縣治。常樂州在今合浦縣東北三十里。是二州壤地相接。南漢設常樂州時、以羅州之零綠分隸耳。非別置一零綠縣。諸書兩見、誤也。今改正。又寰宇記、分石城、廉江爲二縣。通考仍有石城、招義、南河三縣。十國春秋從之。並誤。

廉江。吳川。幹水。

辨州。領縣二。蘭修按、宋會要、李燾長編、宋志、通考、太平興國五年、始改辨州爲化州。歐史職方考有辨州、復有化州、誤也。又按唐志、乾封二年、割羅辨入禺州。大曆八年、割龍化入順州。辨州止領石龍、陵羅二縣。今從之。寰宇記化州、禺州俱有羅辨。輿地廣記化州、順州俱有龍化。並誤。

石龍。陵羅。

春州。領縣三。

陽春。流南。蘭修按、唐志、武德四年、置流南縣。後省。寰宇記云、春州元領縣三、陽春、流南、羅水。開寶六年、廢流南、羅水二縣、入陽春。輿地紀勝引宋會要同。據此則南漢復置流南縣矣。羅水。

雷州十國春秋作當州、誤。梁開平三年、移治於雷江源。南漢復歸海康。寰宇記。蘭修按、黃佐廣東通志、開平四年、遷白院村。乾亨二年、遷特斜坡。領縣三。

海康。遂溪。徐聞。

邕州。蘭修按、五代會要、天福七年、改邕州爲敞州、避劉龔諱。寰宇記、晉天福七年、改邕州爲敞州、避劉龔諱。後復。天福七年、即漢光天元年、邕州已屬南漢、於名無涉。今不從。領縣七。

宣化。武緣。晉興。朗寧。思龍。唐志、寰宇記作思籠。如和。宋志作如化。封陵。輿地廣記作封陵。

澄州。蘭修按、輿地紀勝云、劉銀以爲唐末廢澄州、非是。當從會要是也。歐史職方考無澄州、誤。領縣四。蘭修按、唐志澄州領縣四。寰宇記、宋開寶六年、廢澄州、併止戈、賀水、無虞入上林、屬邕州。與唐志合。今從之。十國春秋澄州止領上林一縣、誤。

上林。無虞。止戈。賀水。

貴州。蘭修按、貴州至宋未廢。歐史職方考無貴州、誤。領縣四。

鬱平。蘭修按、唐志貴州下作鬱林縣、於鬱林州下作鬱平縣。與通典不合。王象之辨正是也。說見鬱林州下。懷澤。義山。潮水。

龔州。蘭修按、宋朝事實、輿地紀勝、宋開寶五年、始廢龔州入潯州。歐史職方考無龔州、誤。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作襲州、亦誤。領縣三。

永定。十國春秋作永合、誤。武羅。靈竹。十國春秋作靈川、誤。靈川屬桂州。

橫州。領縣三。

寧浦。從化。蘭修按、唐志從化本名淳風。永貞元年改。寰宇記云、犯憲宗廟諱也。輿地紀勝云、開寶五年、併樂山、從化二縣入寧浦。與唐志合。通考作淳風。十國春秋從之、誤也。樂山。

賓州。領縣三。

嶺方。元和志、宋志、通考作領方。琅琊。保城。宋志作石城。輿地紀勝作賓城。並誤。

潯州。領縣二。

桂平。十國春秋作平桂、誤。皇化。蘭修按、通典、通考、作宜化。舊唐志云、貞觀七年、置潯州、領桂平、皇化等縣。又云、宜化、漢阿林縣、屬鬱林郡。隋置皇化縣。後廢。貞觀六年復置云云。據此則宜字乃傳寫之誤耳。唐志、元和志、宋志、寰宇記、九域志、輿地紀勝、皆作皇化。十國春秋作宜化、誤也。宜化屬邕州。

容州。領縣六。蘭修按、唐志容州領縣六。宋志、寰宇記、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引郡邑圖志並云、開寶五年、廢容州之欣道、渭龍、陵城、仍領普寧、陸川、北流三縣。與唐志合。今從之。十國春秋領縣四、無陸川、欣道、誤。

普寧。北流。陵城。渭龍。欣道。陸川。

牢州。蘭修按、宋朝事實、輿地廣記、輿地紀勝引宋會要、開寶七年、始廢牢州入鬱林州。歐史職方考無牢州、誤。領縣三。

定川。南流。宕川。通典、新舊唐志、九域志、宋志、宋朝事實、輿地紀勝、通考、俱作宕川。是也。寰宇記作廢川、輿地廣記作安川。十國春秋作岩川、並誤。

白州。領縣四。

博白。建寧。周羅。南昌。

欽州。領縣五。

欽江。保京。蘭修按、新舊唐志、至德二載、改安京爲保京。宋志云、宋初復爲安京。是也。輿地廣記謂唐改安京、今不從。內亭。遵化。靈山。蘭修按、舊唐志作靈川、誤也。靈川屬桂州。

廉州。領縣四。

合浦。大寶初析置蜛川郡。輿地紀勝。封山。蔡龍。大廉。

常樂州。本合浦縣地。南漢立常樂州。十國春秋云乾亨元年。兼置博電、鹽場二縣。輿地廣記、圖修按。輿地廣記原作置博電、岑綠、鹽場三縣。今刪正。說見廉州下。割羅州岑綠縣隸之。領縣三。

博電。本合浦地。與鹽場同置。　鹽場。　岑綠。

黨州。領縣四。圖修按。唐志黨州領撫安、善勞、普文、寧仁四縣。平琴州領容山、懷義、福陽、古符四縣。建中二年。平琴州廢。皆隸黨州。舊志業縣則文。輿地廣記云唐廢平琴州入黨州。後又省普文、寧仁、福陽、古符四縣。據此可補唐志之闕。又云宋開寶七年廢黨州。省撫安、善勞、容山、懷義入南流縣。隸鬱林州。太平寰宇記、九域志、宋志、宋朝事實、輿地紀勝、同。今從之。歐史職方考無黨州。通考黨州領善勞、撫安、普文、寧仁四縣。十國春秋從之。並誤。

撫安。　善勞。九域志、輿地紀勝作善牢。誤。　容山。宋朝事實作文山。誤。　懷義。

繡州。圖修按。宋志、輿地紀勝引宋會要。開寶五年。始廢繡州。省常林、阿林、羅繡三縣入容州。歐史職方考無繡州。誤。領縣三。

常林。十國春秋作常州。誤。　阿林。　羅繡。

鬱林州。領縣三。圖修按。唐志。建中二年。省鬱林州之石南入興業。仍領鬱平、興業、興德、潭栗四縣。十國春秋有石南。誤也。又按。潭栗縣。新舊唐志俱不作潭栗。通考云唐鬱林州領縣五。後廢石南潭栗。則潭栗在唐末已省。故寰宇記、九域志、宋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並云開寶五年省鬱平、興德二縣入興業。而不及潭栗也。今從之。十國春秋有潭栗亦誤。

鬱林。輿地紀勝。鬱林州鬱林縣下云本漢廣鬱縣地。沈約宋志、及元和郡縣志並云。吳改廣鬱爲陰平縣。晉改爲鬱平縣。歷代因之。然皆未以下諸志。止有鬱平而無陰平。是改廣鬱爲鬱平也。元和郡縣志又云隋開皇十年於此置鬱林縣。是鬱林縣始置於隋也。故隋志於鬱林郡下。始並列鬱林、鬱平二縣。通典云。大唐於鬱林、懷澤、潮水、義山、四縣。置貴州。是鬱平縣隸貴州也。又云。大唐以石南、鬱林等五縣。置鬱林州。是鬱林縣隸鬱林州也。國朝會要云開寶四年廢鬱林州。鬱林縣、興業縣。又云開寶四年改貴州鬱平縣爲鬱林縣。則是開寶四年。既廢鬱林州之鬱林縣。故移鬱林縣之名冠之於鬱平縣耳。由是言之。在漢則爲廣鬱。在晉則爲鬱平。在隋始分建鬱林縣與鬱平並置。唐始以鬱平縣隸貴州。以鬱林縣分隸鬱林州。故二縣之名隸於二州。至國朝開寶平嶺南。廢鬱林州之鬱林縣入興業縣。而改貴州之鬱平縣爲鬱林縣。而二縣之名始合爲一。新唐書志却以鬱平縣隸鬱林州。而以鬱林縣隸貴州。與通典殊不相應。豈杜佑唐人也。紀唐之縣名。必不差誤。而新唐書以本朝更易之縣名。而定唐人之縣名。始不得其實矣。不可以不辨。圖修按。王象之此論甚晰。故備載之。

興業。　興德。

藤州。領縣四。

鐔津。　感義。　義昌。　寧風。

竇州。領縣四。

信義。　懷德。　潭峨。　特亮。圖修按。寰宇記云。縣有特亮山。在河洞水北。昔有白牛。夜出光彩照林。村人以牛光彩爲特亮。故名。舊唐志作特亮。宋朝事實、輿地廣記、俱作亮縣。十國春秋作時亮。並誤。

義州。圖修按。九域志、長編、宋開寶四年。始改義州爲南儀州。歐史職方考無義州。誤也。領縣三。

岑溪。　永業。　連城。

禺州。領縣三。圖修按。唐志。大曆八年以瀧水隸順州。唐末以陸川隸容州。寰宇記。禺州有溫水。十國春秋有陸川而無羅辨。並誤。又唐志禺州領峨石、羅辨、扶萊、宕昌四縣。而容州北流縣注云。武德四年析置宕昌。貞觀後省。不應復有宕昌縣。九域志、宋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引宋會要並云。開寶五年廢禺州。省峨石、扶萊、羅辨入北流縣。不及宕昌。今從之。歐史職方考無禺州。誤。

峨石。　羅辨。　扶萊。圖修按。唐志扶萊縣武德四年置。以扶萊水得名。與舊唐志、通考、十國春秋作扶桑。誤。

順州。領縣四。圖修按。唐志。大曆八年。容管經略使王翃。析禺州龍化、禺州溫水、羅州南河、白州龍豪、置順州。九域志、宋志、輿地廣記、通考並云。開寶五年廢順州。省龍豪溫水龍化南河入陸川。隸容州。與唐志合。今從之。寰宇記順州止領龍豪南河二縣。歐史職方考無順州。蓋誤。

龍化。　溫水。　南河。　龍豪。

瓊州。元領縣五。南漢省曾口、顏羅二縣。輿地廣記、通考同。圖修按。寰宇記云顏羅、唐時省。今不從。又按寰宇記、輿地廣記、通考並云。唐貞元七年省容瓊縣。十國春秋仍有容瓊縣。誤。領縣三。

瓊山。　臨高。　樂會。

崖州。領縣三。圖修按。唐志。貞觀五年。割崖州臨高入瓊州。通考、十國春秋、仍有臨高。誤也。又按舊唐志。崖州有舍城縣。宋志、宋朝事實、通考並云開寶五年。廢崖州。以舍城、澄邁、文昌入瓊州。與舊唐志合。今從之。新唐志謂舍城開元後省。亦誤。

舍城。　澄邁。　文昌。

儋州。元領縣五。南漢省富羅縣。輿地廣記、通考同。領縣四。

義倫。　昌化。　感恩。　洛場。新舊唐志、輿地紀勝、皆作洛場。寰宇記、輿地廣記、通考、十國春秋、作洛陽。誤。

萬安州。元領縣四。南漢省富雲、博遼二縣。輿地廣記、通考同。圖修按。寰宇記云唐末省。今不從。領縣二。

萬安。　陵水。十國春秋作陸水。誤。

振州。元領縣五。南漢省延德、臨川、落屯三縣。(宋朝事實、輿地廣記、通考同。幽修按、寰宇記、仍領縣五。誤。又按長編、開寶五年六月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職方考無振州、亦誤。) 領縣二。

寧遠。 吉陽。

思唐州。領縣二。(幽修按、唐志、永隆二年析環、象、龔三州置思唐州。領縣二。九域志、輿地廣記、並云、宋開寶五年、改州曰思明。六年州廢、省思和入武郎、屬龔州。職方考無思唐州、十國春秋思唐州無縣、並誤。又按輿地廣記、通考、天福初改州曰思化。漢初復。天福元年即漢大有九年。時地屬南漢、於晉無涉、今不從。)

武郎。 思和。(幽修按、本平原、唐長慶二年改。寰宇記、九域志、仍作平原、誤。)

融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二。

融水。 武陽。

郴州。晉天福初避諱改爲敦州。(輿地紀勝引寰宇記。幽修按、今本寰宇記闕。) 廢臨武、平陽、(幽修按、通考誤作高平。今改正。) 二縣入桂陽監。又廢資興縣。

漢復爲郴州。(通考。) 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五。

郴。晉天福初改爲敦化。漢初復。(寰宇記。) 義章。 高亭。(通考、十國春秋作南亭。誤。) 郴義。本義昌。後唐同光中避諱改。(輿地廣記。)

藍山。

桂陽監。唐元和時置。晉廢平陽、臨武、二縣地入之。

連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

桂陽。 陽山。 連山。

昭州。五代屬楚。乾和六年歸南漢。領縣三。

平樂。 恭城。 永平。

宜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省崖山、東璽二縣。(通考。) 領縣二。

龍水。 天河。

桂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十一。

臨桂。 理定。 靈川。 陽朔。 荔浦。 永寧。本豐水。梁時改。 修仁。 慕化。本純化。唐永貞元年改爲慕化。避憲宗廟諱。梁開平元年改爲歸化。後唐同光初、復爲慕化。(寰宇記。幽修按、新舊唐志俱作慕化。元和志、寰宇記、九域志、宋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並作慕化。按輿地紀勝引唐志、原作慕化、今本唐志古縣下注亦作慕化、可證慕字乃傳寫之譌也。通考云、唐慕化縣、後唐改慕化、誤。又按梁敬翔諱莊、茲寶諱近、故改歸化。當時避諱之嚴如此。五代會要謂梁改純化爲歸化、同光中復爲純化、十國春秋從之、誤。)

永福。 古。 義寧。本靈川縣歸義鄉。晉開運元年置義寧縣。(輿地紀勝引盛朝志。幽修按、時有兩義寧縣。一屬廣州、唐開元二十三年廣州再廢、以新會、義寧、復隸廣州是也。一屬桂州、晉開運元年馬氏所立是也。九域志於廣州義寧云開寶五年廢入新會、六年復置、於桂州義寧云開寶五年廢入廣州新會。宋志、輿地紀勝引宋會要、並同。按桂州義寧與廣州新會相去千有餘里、合而爲一、其誤甚矣。十國春秋桂州無義寧縣、亦誤。)

潯州。晉開運三年二月、楚馬希範請以桂州全義立潯州。(五代史。) 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一。(幽修按、九域志、潯州領縣一、乾德元年廢州、以全義縣隸桂州、與薛史合、是也。歐史職方考無潯州、誤。又按五代會要云、開運三年、升桂州全義縣爲潯州、改全義爲德昌縣、并割桂州臨川、資興、義寧三縣隸之。按桂州臨川當作靈川。寰宇記、九域志、宋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通考、諸書無資興縣。本無靈川、義寧、屬潯州之說、會要誤也。十國春秋云、割桂州靈川、義寧二縣隸潯州、亦誤。)

全義。本屬桂州。晉開運三年立潯州。改爲德昌縣。後復名。(輿地廣記。)

賀州。五代屬楚。乾和六年歸南漢。領縣六。

臨賀。 桂嶺。 馮乘。 封陽。 富川。 蕩山。

梧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幽修按、唐志、光化三年、馬殷表以戎城、孟陵屬桂州。而九域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並云宋開寶五年省梧州之戎城、孟陵入蒼梧。殆南漢復以二縣歸梧州與。)

蒼梧。(十國春秋作蒼州。誤。) 戎城。 孟陵。

蒙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

立山。東區。宋志作迎區。誤。　正義。

嚴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謹按。新舊唐志。領來賓。歸化。循德。三縣。通考。宋開寶七年廢嚴州。以循德。歸化。縣來賓。隸象州。與新舊唐志合。今從之。寰宇記。九域志。宋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輿地紀勝。皆不及循德。誤。

來賓。循德。通考作修德。　歸化。

富州。梁開平二年入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

龍平。思勤。馬江。

柳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五。謹按。唐志。柳州領馬平。龍城。象。洛曹。洛容。五縣。九域志。宋志。輿地廣記。皆稱四年始省象縣入洛容。宋朝事實。輿地紀勝。引宋會要。淳化元年始以洛曹屬容州。十國春秋柳州止領縣三。無象洛曹二縣。誤。

馬平。龍城。謹按。宋朝事實。輿地紀勝。宋景德三年始改龍城爲柳城。十國春秋作柳城。誤。　象。洛曹。謹按唐志云。本洛封。元和十三年更名洛曹。通考仍作洛封。誤也。諸書作洛曹。今從之。　洛容。

融州。梁開平二年入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五。謹按。新舊唐志。本屬蘇州。通典。通考。融州有事具。十國春秋蘇州、融州皆有事具。並誤。輿地紀勝引宋會要。紹興七年。始廢融州屬邵州。歐史職方考無融州。亦誤。

平南。武林。宋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作武陵。誤。　府建。大同。陽川。

象州。五代入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

陽壽。武仙。武化。謹按。輿地紀勝引宋會要云。開寶七年省武化縣。隸來賓。景祐元年復。又引廣西郷邑志云。熙寧四年省武化入陽壽。宋志熙寧七年廢武化入來賓。諸說不同。然皆宋代始省。可知輿地廣記猶有武化。五代時省。十國春秋從之。誤。

謹按又按。十國春秋南漢有思州。領務川、寧夷、思邛、思王、四縣。考思州唐屬黔中道。後入於番。宋徽宗時。番長內附。復置思州。即今貴州思南府地。與南漢絕不相涉。茲刪正。又交州雖已內附。羈縻而已。不能實有其地。也併刪之。右志共州六十二。縣二百一十四。縣數與長編、宋史本紀、及地理志合。惟彼云六十州。不相附耳。

南漢地理志

閩瑩玉生覆校

右南漢地理志一卷。國朝嘉應吳蘭修石華撰。按自註云。共州六十二。縣二百十四。縣數與長編、宋史本紀、及地理志合。惟彼云六十州。不相附耳。考南漢高祖之興。至後主之敗。凡五十五年。中宗乾和九年。始盡有嶺南之地。大有十二年。尚書左僕射黃損、稱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逮荊、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用武之國也。亦飾張揚厲之詞耳。高祖亦嘗云。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而郡縣析析。幾於月異而歲不同。且於境內置五嶽。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三城之地。半爲離宮苑囿。民之穫以棲止者無多地也。長編云。後主至公安。邸吏楊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後主。後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後主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輸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饋運耳。後主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黃通志陸光圖列傳註。光圖有故吏楊姓者。嘗奏事見鋹。鋹識之。鋹降宋。過騎田嶺。楊來迎。鋹驚

曰。爾亦在此耶。對曰。大王之國。邊境至此而極。非有萬里之遠也。緩初以彬爲極邊。必在窮荒之北。故使光圖居之爾。宋謝翱作邸吏見故主曲。嗟乎。僞劉之淫侈昏庸至此。獲保此區宇至五十五年而後亡者。幸也。道光庚戌末伏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瓊州雜事詩

程秉釗撰

績谿程蒲孫孝廉。經術辭章。罔不兼綜。尤留心時事。議論皆有根據。不苟爲鑿空之談。余嚮使江右。聞趙撝叔、崔登軒、張公束諸大令。皆樂與之游。時江右方修省志。君與其事也。客歲春。於同年生顧皞民觀察許。得讀君成事詩。蒼涼沈鬱。寄託遙深。所謂浩博無涯涘。相與歎賞者久之。比奉命視學廣東。邀君偕行。抵粵試東江。舟中望羅浮諸山。時近中秋。月白風清。輒有唱和。或竟日夜疊韻不已。今渡海來瓊州。瓊屬歲科試卷逾三萬。几案如山積。於時溽暑鬱蒸。終日揮汗成雨。君校閱之暇。獨從容與余談海南故事。不三日成詩百首。於瓊之山川形勝。疆域沿革。自秦漢至今日。吏治民習之源流。防海治黎之方略。興賢勸學之樞與。忠孝節義之可泣可歌。釋老神怪之杳冥不可測。金石文字之緣起。禽魚果木之瑰麗而瑋奇。莫不元元本本。考訂精審。往往言在於此。而意託於彼。取證於古昔。而寓慨於今茲。蓋深有會於詩人比興之義。所以爲一世之人心風俗計者。至深遠也。豈徒流連光景。矜誇網羅云爾哉。昔坡公居海外。詠歌自娛。至今瓊事流傳。賴公詩以不朽。今君甄選故實。上下古今。衡之玉局。彌爲其難。余韙而遂之。願爲刊行。以廣瓊士聞見之資。并備異日藝文之采。此一編也。詩焉而志乘之體具矣。至其思筆超雋。情韻不匱。近人惟龔璱人己亥雜詩。有此意境。質之世之讀君詩者。以爲何如。光緒丁亥夏五月。錢塘汪鳴鑾。

予自三十歲後。不恒爲詩。丙戌夏。從汪郎亭學使廣東。星飯水宿。積以爲常。涂長心曠。乃復操翰。越明年丁亥。渡海至瓊州。瓊於版圖際極南海。內俚外黎。襟臺帶庭。自儋而西。近逮交阯。山川雄奇。民物殷賑。昔號瘴城。今焉漸舒。遭時隆平。儲與坐嘯。固晏然跨海之雄都也。若乃勢有所極。爲并蕪穢。發觸橫戈。羈食遠邇。扼吭俯險。襲恃塹隍。化然崇墉。大邦維翰。樓船橫海之績。又未之或先焉。襄校餘閒。輒舉所見以咨學使。學使曰。是固有之。然瓊僻處海上。唐宋以來。遷謫之士。大都以其文章攄其志意。舉有專著一編。爲是邦重者。不有荐萃。亦弗彰也。於是稽圖考文。甄錄簡要。用七言今體。爲瓊州雜事詩百首。以副學使之意。詞旨膚下。漸非雅音。至於比物連類。愾然動懷。或有往復低回。長言而詠歎者。後之君子。不識將有取於斯乎。光緒十有三年夏五月。績谿程秉釗記。

瓊州雜事詩

績谿程秉釗

儋珠名始漢元封。漢書賈捐之傳，武帝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二郡。象郡曾沿列附庸。一統志，以今崖州府爲秦象郡，瓊州府爲其屬地。六數分明徵水德，嬴秦遺俗至今從。府志，海南自秦并天下，始爲南越外境，通於中國。秦以水德王，其數用六，今瓊人用錢，猶以六爲數，如以六文爲一錢，六十文爲一兩，六百文爲一貫，及田禾以六把爲一手，十二把爲一擔之類，猶秦俗也。

窮兵極武豈相嗤，鞭撻方能御四夷。一罷珠崖成底事，平生不信賈捐之。漢元帝初元三年，用賈捐之議，罷珠崖郡，至建武十九年，始復立珠崖縣，自罷於與城者，百數十年。

設郡休論始計差，國家之敗緊官邪。但除猾吏扶凋瘵，中外何妨共一家。賈捐之傳，珠崖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殺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故捐之議棄之，不知此實吏之不率，不良未可爲珠崖咎也。

衛國行師振槁如，八州歸附奉車書。唐高祖武德五年，行軍總管李靖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於是大首領甯長眞、高州太守馮盎以南粵之地來降，析其地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乾封都督眞無賴，奇甸沈淪百載餘。乾封二年，洞獠反，都督李馭失所，瓊州遂陷，閱一百二十四年，至德宗貞元五年，始復克之，見嶺南節度使李復收復瓊州表。奇甸者，明太祖敕稱瓊州爲南溟奇甸也。

金石難求宋以前，探奇誰向海南鐫。御除數字貞元石，拋落荒巖不計年。粵東金石略，瓊山縣東潭都石巖下有平石，深及丈，左刻云貞元二年□□□□八月丁卯，崔□□□□□□□光往名帳，十字以下不可辨，右刻題嘗甲寅秋九月中休會試寧王處自楓林同游男□□昔十六字，蓋北宋人題名也。瓊之石刻，此爲最古，若府志所云唐崔公墓碑，李吉甫撰文者，今已不可見，難由定其眞僞矣。

大中初政快恩讎，王氣中原日漸收。若祇詩篇懲譎宦，千秋何止李崖州。實錄載李德裕在珠崖與表弟某侍郎書，極其悽惻，然從衛公之貶，實崖寮與其所繫，不止如宋趙忠簡諸人也。

遷陵立主事匆匆，丁謂貶崖州，後上表乞還，云雖遷陵之罪大，實立主之功多。一代權奸語似忠。聞說當年工知數，奈何欲殺寇萊公。宋人說部中每言丁晉公之才。

阿婆風雅解行歌，黎許朝朝載酒過。東坡在瓊州，有黎、許二秀才相從問字，太守張中爲築載酒堂。自有端明蘇學士，海南人物讓誰多。

黎母山高上切雲，鶉居鷇飲日紛紛。如何納垢藏污地，太古遺風漸不聞。黎居五指山，樸魯成風，初不爲患，自奸民貿易往來，勾結諸黎，漢習樸俗漸漓，其後滋爲民害。

畏威何似感恩多，萬古馨香兩伏波。誰與披榛通五指，衣冠重覩漢山河。自明永樂以來，官吏失馭，致黎所盤之崖州縣所留之稀黎，海屯二縣地均沒於黎。

偏撫羣黎布義聲，承恩三世篤忠貞。千秋巾幗誰堪例，石砫英雄女總兵。宋紹興間，瓊山民許安爲亂，黎人王日存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詔封黃氏宜人，以爲三十六峒都統領。淳熙八年，黃氏卒，女王氏襲職。嘉定九年，王氏卒，女吳氏襲，凡三世效忠，更在石砫土司秦良玉之前矣。

撫字還須吏率公，誰將禮樂化頑凶。至今尙感劉通守，能易侏偶墓古風。黎之治亂，視官貪廉，故宋明諸詔皆以寄與宜戒騷擾爲首務。元初，通判劉漢、判官等延師興學，以道義激勸生徒，黎聚感之，亦遣子就學，習禮者十餘人，其衣冠禮服如制，此其教之最著者。

御特兵威振古今，蕩空巢穴化鴞音。劇憐善後少良策，萬騎還將柯斧尋。御特，元姓也，亦曰博爾濟吉特氏。世祖至元二十一年，都元帥朱斌等深入五指山，盡平黎巢，置屯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爲全瓊之計，其功爲自古所未有，惜僅以控制付之土人，未籌經久之策，數年後仍復擾亂。

木棉花種滿三吳，彈織由來勝竹弧。感得黃婆遺澤在，叢祠簫管走神巫。木棉出自閩廣，松江民初得其種植之，率用手去綿子，以竹弧置案間振掉成

劑，厥功甚艱。元初有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教以捍彈紡織之具，及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法，力省功倍，民利以興。未幾卒，民立祠以祀之，今不存。事見陶宗儀輟耕錄。

弋操同室亦堪哀，疑獄誰稽託卜來。元蒙古字國史統稿，人譯錄名曰托卜齊廷。御笑龍洲趙忠日，尚希高價待青梅。府志：元文宗於至治間徙居瓊州，時瓊帥陳謙亨有侍女青梅，色甚美，文宗屢思得之，謙亨不欲，因賦詩云：自笑當年志氣豪，手攀銀杏弄金桃，儂今識得無住果，閒看青梅價也高。

普明寺鈔不周貧，元史文宗紀：至順元年正月，賜海南大能興普明寺鈔萬錠。郡改乾寧慶紫宸。文宗紀：天曆二年三月，改潛邸所幸瓊州曰乾寧。福國佑民剛六載，可憐餘運盡庚申。

絕代紅顏苦捍驕，能拚一死植綱常。野棠落盡春風改，遺蛻誰尋蔡九娘。蔡九娘者，元末瓊州仁政翼鎮兵千戶克敬之女，有姿色，通曉書義。年十一，父歿弟幼，不欲以襲土他屬，遂統父兵以佐弟。年逾三十不嫁。及元亂，九娘帥師保境。會土寇陳子瑚陷郡，聞九娘美而多智，欲以兵力脅取之。九娘固守不下，日久力竭，謂鄉人曰：賊所得者，而來者為我也，我死則禍息矣。乃偽謂從子瑚，而乘間走觸鐵鎖死焉。一說九娘偽迎子瑚，醉以酒，乘隙走匿中子瑚懷，以草塞其口燒殺之。文昌縣志以醉酒為謝元帥陳乾富事，與府志微異。

綠鬟淒吟寡鵠篇，無瑕心事玉同堅。朱繩三尺渾閒事，那計人誇二女賢。蔡氏二女者，其一九娘，一為九娘之妹，適同邑王和，早寡。土賊陳子瑚志據邸，因欲奪之，不屈，自經死。至今號蔡氏二女。

良宵聽唱妹相思，妹相思，粵中山歌名。略似苗猺跳月詞。風氣不殊人事改，紡場一賦問誰知。瓊俗，鄉落小民家婦女多於月明中聚會，與男子歌答為樂，謂曰紡場。洪武末王文端公直從官寓瓊，嘗往觀之，因有紡場賦之作。正統間知府程瑩嚴其禁，成化以後始無此風矣。紡場賦府縣志亦俱不載。

俊語何來覬鬯雲，將疑將信有斯文。桐鄉自寓升沈感，什襲非關愛古芬。前明王同知佐謫桐鄉，嘗於觀陽得一硯，背有銘曰：誰割紫雲，孫我身几，其夾律津中含露雨，為發其誠，生之寶以為瑞，淵明蓄物，藏以示子孫。余讀銘詞不類昔人語，殆贋物也。或王公慣士不遇之感，託之古人耳。

漲海澄澄帶濁泥，瓊海恒溢，故曰漲海。炎方消息故難齊。水流似客渾無定，晨見東來夕向西。天下潮汐，長消皆同，惟瓊海兩岸東西異流。每南岸水流東面長，則北岸水流西而消；北岸水流東面長，則南岸水流西而消。同此一海，彼順此逆，所謂衆水之旁必有逆流是也。然東流日僅二十四刻，西流則計時有九，又或數日不流，蓋伏流也。說者謂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瓊當兩岸相夾，見水長而上，則以為西流；水消而下，則以為東流耳。說詳瓊州府志。

雲露巍巍百丈餘，三潭靈氣澤枯臞。北來過客休相訝，奇石天生橄欖珠。雲露山，在郡城西南六十里中，有三潭，禱雨輒應。上一潭林木陰森，人不敢近。其下二潭，產小石如橄欖，有孔可穿，俗名橄欖珠。

六如亭下古梅株，惠州西湖有六如亭，東坡侍妾朝雲墓，梅花頗盛。四照臺前好鬪閑。瓊州西湖有石坡，四照臺為勝景之一。誰料幽奇探不足，瓊州別有小西湖。小西湖，在瓊州城西。

汙淖焉能混至清，一泓如鏡倍光瑩。願將鏡井為身鑑，活水源頭鑑此情。鏡井，在瓊山東山市西北一里許，唐三丈深，無底，水清如鏡，草魚出沒其間，井門通三十六曲，潮滿水溢，井水清寧，然不溢，如河濟然。

異魚能化事恢奇，鯉魚潭有異魚，如鯉，素之輒化為水。北岸流泉響鼓鼙。北岸泉，在北岸廟前，孫常城雷廟祭時，伐鼓三通，泉輒湧溢，事已復湮。更有怒溪行不得，征人悵惘說那黎。沙塘水即那黎水，色黑而瀋，涉者多病，往來皆以輔艤。以上三水並出澄邁縣。

志乘流傳語不經，方音歸轉託神靈。生黎畢竟如[illegible]，那有天邊婺女星。黎母山，在定安城西南三百八十里，為黎人祖山。志言婺女星常降此，故又名婺女山。不知黎婺即黎母之轉音，非婺女也。相傳雷攝蛇卵出一女，後為此山黎生黎種，遂稱黎母山之命名以此，則其事與黃統相似，殊不經耳。

羅侯治績著廉平，異代猶聞頌政聲。試向澄潭占士偶，百年安得長官清。清潭，在定安城北過江中，相傳潭中有土偶五軀，令清則沙開成潭，土偶可見；貪汙則沙淤不見。正德中，臨令羅昌有廉聲，巡按御史潘孝嘗為作清潭記。

跕跕飛鳶墮水多，遺將戢戮待搜羅。伏銅聚飲原蠻俗，好事偏矜馬伏波。銅鼓山，在定安城東六十里，山勢峻峭，下有龍神廟，相傳諸獠嘗鼓於此，鄉人嘗得之，因以名山。一說鼓為馬伏波征交阯所遺，余謂銅鼓本蠻中所有，彼諸部落多大率新年月鼓讌，安得盡為伏波故物耶？溫人必不受其欺矣。萬州亦有銅鼓嶺。

東黎婦人嫻女工，紡車軋軋山花紅。古邏婺語稱小姐。箬博婺中農服之名。往前縣，婺語縣前曰前縣。尋個官娘瓊州方言稱上戶之男曰官，女曰娘。賣布龜。東黎山，在定安城東一百里，其鄉之民如黎，織婦紡織吉貝布，純棉紫白，謂之布龜。

七洲洋中波浪深，鋪前港口檣如林。一從互市集重譯，天險茫茫空古今。七洲洋，在定安縣東大海中，七山迭峙，有泉可供樵汲。鋪前港在城西北一百五十里，水自瓊山來，納三江水入海，商舶多集於此，為定安咽喉。

曬鹽那得溫泉好，南閭岱山奚足誇。璀璨光含民氣暖，子邊閒坐話魚窯。定安城南三十五里有溫泉，一名湯泉，隆冬夏常溫，水浮草上，曬之成鹽。南閭、岱山、竹節地亦出鹽，然滷溫泉功不如此遠。魚窯井在定安縣西，水極清，中有巨魚頭白，俗呼魚窯，子者野豊所棲，以避火也。

乾立峯前氣象雄，五丁欲挽訖無功，誰知宛轉隨封伯，大有脂韋俗士風。多異㙨在會同東南二十里，中多奇石，有一石如卵形，闊可丈許，下有盤石盛之，人不能移，風吹之則動，因名風動石。

奇蹟竟有石吞人，屹立千年迹未湮，今日征黎勞將士，驅蜂曾否禱山神。臨高縣西北十里有毘耶山，東漢建武二年，都民王祈偕伴入山，憩石上，為石所吞，挽之不出，祈詔作聲曰，我為毘耶天神，聚此石室，此後可以純白三牲祀我，言訖，遂全沒石中，不復見，宋紹興間，黎叛攻臨高，吏卒禱於神，忽有群蜂擁逐，賊大敗潰，見元范梈記，至元元年正月敕封顯應侯。

一峯高聳是羅岱，五指遙連瘴霧昏，我笑澹菴愁尚淺，南來猶怯買愁邨。買愁邨在臨高城南三十里羅岱嶺下，宋胡銓謫崖州過此，有句云，北往常思聞賣愁，南來怕入買愁邨。

儋耳城西有相泉，乳泉坡井亦清漣，前蘇後趙來非偶，天為炎荒蒞兩賢。相泉在儋州西十五里，宋丞相趙鼎謫吉陽軍過此，遇旱，鑿井得泉，知軍事方滋運作亭於上，榜曰相泉，乳泉、坡井均以東坡得名。

古有望夫人化石，弟兄化石又崖鄉，綠蘿事業能拋卻，獨惜山中橘柚香。峻靈山在昌化城西北十里，舊名神山，高百餘丈，上有二石如人形，相傳有兄弟兩捕魚，化為石，又有石若冠帽，乃其所遺，及所棄石鍋皆在旁，有橘若甘香，可就食，不可持去，持去即暴風雨震駭人，其石鍋中所產石鱗魚亦然，東坡有峻靈廟記述其事。

甘藷紅白可為糧，不羨神仙辟穀方，配以東坡新玉糝，傲他南國舊椰霜。瓊人多以甘藷為糧，有紅白二種，又以南椰粉為飯，名椰霜飯，色味如稻麥粉，與芋子皆不同，玉糝羹見東坡集中，瓊人亦以芋充食也。

閒尋香草證離騷，翡翠文珠隨影韜，誰向豪門矜報喜，花花葉葉總忘勞。瓊南蘭族之奇者，有翡翠、文珠、鷹爪、鳳角、蝴蝶諸名，江南人多未知之，一種如鐵幹，新色紅紫，每莖作七八枝，遇吉事則開，名報喜蘭。

花梨龍骨與香楠，良賈工操術四三，爭似海中求飲木，茶禪如向趙州參。花梨、龍骨、香楠，皆瓊南木之珍者，飲木生珠崖海中，其場有潮汐，四五百里，南北千里，無水泉，潮者伐此木，以盤盛承其汁飲之，亦奇種也。

海南奇香不可得，得者金絲與虎斑，耳食紛紛探幽險，譬如空入寶山還。奇楠香在黎人境中，上者為生結，次為響結，俱不易得，其稱虎斑金絲結者，最下品也，或有細爛，懸井下亦不得者。

老去方求種樹書，獨憐辟蠹最宜儲，新栽睡草須頻鳴，好趁羲皇一枕餘。嶺南本草，辟蠹出瓊南山谷，諸樹木蠹蛀者，取此香熏之，即辟去也，瓊志，鳴睡草，聞人鳴聲，葉則遂舒，述異記，睡草出海南，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懶婦箴。

北戶遺言何可憑，都梁野鹿異名徵，書蟲合子椰如舊，第一難求作箸簪。唐段公路北戶錄，瓊州五色藤合子，書蟲之類，謂於嶺南府志，都梁香縣志野鹿藤，可製藤，紋以為器，作花鳥蟲文，又一種名金藤，可以為箸，遇毒物則煙氣迸出，不易得也。

頻占木客候潮雞，金了文鶴兩處棲，惟有背雖常倒立，椰榔枝上盡情啼。五色雀，一名木客，早見則雨，深則反是，見東坡集，石雞形特小，一名潮雞，潮長則鳴，李德裕詩，三更津吏報潮雞，是也，海吉了有三種，俱產瓊州，黃者為金了，最貴，白為銀了，次之，烏為鐵了，又次之，背雖生於檳榔林者，謂之檳榔雀，喜食檳榔之未熟者，宿則倒懸一足於樹枝云。

山牛山馬自成羣，猿小如拳亦異聞，除卻蓄貍鼯鼠，不知何物是山君。瓊地無虎，而有山牛山馬，山牛與家牛無異，但眼赤耳行則結隊，見人亦不畏，山馬似鹿而大，角皆內向，無皮，目下復有二目，晝眠夜行，其皮可為靴，其髮澤，毛色與山牛無別，狸尾大如松鼠，出則雷有火光，猿極多小者，名石猴，拳許大，飲之以水即長，亦名鼠猿，今島瑤得。

楓籽黿縣去莫酬，个中物理費推求，還來執卷多思疑，莫是骨然擲婦油。蝴蝶產瓊南縣，園中似葉而小，好食禾秀，制之者但以繳其縣田畦間則霧雨卻走，其油為燭，以之飲酒則醉，不生花，以之燒香則香無所見，見鄺氏赤雅。

生魚倒挂不可食，食之昏昏多醉容，何當覓取鵝毛挺，蠻智開微邪蔑悲。倒挂魚出萬州，生食醉人，但宜為鮓。北戶錄，唐之崖州出鵝毛挺，其細如毛，用鹽藏之，味絕美，郭義恭所謂武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為醬者是也，今瓊州志載崖州出鵝毛挺，即鱠魚之俗名，予按唐代海南無崖州，北戶錄所云崖州乃今臨江地也，志引之非，切誤矣。

聞道神龜有六眸，明珠大貝比琳璆，爭如石井能占雨，不向瓶淇阻客舟。宋史太宗紀，淳化四年十一月，萬安州獻六眸龜，萬安即今崖州也，府志引荊越志，土產明珠大貝，大貝即紫貝，瓊儋有之，又云，文昌縣北石井中有紅白二龜，遇旱時之，紅出則雨，白出則否，又海中有蛤如龜，身如鳥，背如龜，以指之，其類小者亦重二三百斤。

石蟹菸夷盡異材，瑰瓏海物勝康苔，三台峯頂看明月，爽子同傾鸚鵡杯。石蟹生崖州榆林港，潛深穴中，本蟹物也，出水即化為石，蟹螺俗名。寅鸚之巨者，背可負人而行，三台峯在府學宮後，鸚鵡螺出清瀾海，狀如覆杯，首向腹似鸚鵡，土人取以為鸚鵡杯。

太沖辭賦壯山川，鄉貢宜徵八闕篇，從古貫桑關吳越，珠崖曾讞赤烏年。瓊置一族八貢，左思吳都賦，國稅再熟之裔，鄉貢八蠻之珠，吳孫權赤烏五年，曾復置珠崖郡，島之間邇亦失地矣。

商路園林點綴加。水晶如玉絕無瑕。嫌他尚隔生恆境。更向文昌拾海花。

瓊州水晶有高至丈餘者。然在生岐境中。斷不易取。文昌縣有海花石。可爲假

山。生恆即生岐山。恆乃本字。類篇云。粵中稱嶺。

雕樓成器落成文。黎錦光輝艷若雲。偏是對蹤容易沫。東城墨法久無聞。

雕樓雕漆諸器。俱有可觀。黎錦黎被均出自黎人。製墨亦若東坡在儋日令潘

谷遺製。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今其製久不傳矣。

儋耳城南故址存。將軍平越此留屯。

漢儋耳郡城。在今儋州城南。將梁侯楊僕所築。

樓船一棄無回顧。想見爭先奪石門。

漢書楊僕傳。武帝稱僕功獨有

先破石門尋陿。今文昌縣城西一百五十里有焚舟山。近海岸周圍三里。相傳僕從聚玉此焚船登岸。故名。宛然破石門後。自誓與海鼓其餘勇。爲萬死不顧一生計耶。

雙泉洞酌誦坡詩。八百年來尚在斯。我向荒亭尋往迹。檳榔花發滿遺祠。

東坡於瓊州城東北得雙泉。太守陸公建亭其上。東坡名之曰洞酌。今亭在

東坡祠前。金粟泉之右。

寥落孤忠付夕暉。臣心戀闕尚依依。如今瘴海頻來往。不用雲端羨鳥飛。

李德裕崖州望闕亭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用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

去。百匝千遭繞郡城。今自泰州互市。番舶往來。瞬息千里。不啻戶闥間矣。

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一臺興廢關何事。懷古情深未可忘。

東坡寓在郡城東南。東坡曾寄此題一泉於壁。對水向二語。其自題楹柱句也。

篤愛公餘結古歡。水流花放一憑欄。梧亭圮壺芙蕖死。信有人間供張難。

宋時郡學門外有鳳湖亭。亭水中。亭畔植梧。四面環植木芙蓉。故爲郡勝。後以

守帥游燕頻數。教官苦於應接。遂廢不治。

炎服羈縻衛翰屏。勝朝柔遠已無亭。可憐竭蹶支強國。大海茫茫寄一萍。

郡城北五里官道。舊有柔遠亭。爲明天順間。暹羅國使臣貢坤替所立。今已

久廢。遺址屬地。近亦當泰西各國蠶食過半。子然孤峙。亦可嘅也。

石室藏書久渺然。桐墩精舍亦虛傳。千秋文學終須振。誰似邱陳一二賢。

明邱文莊濬藏書石室。陳貞生文讚桐墩書舍。皆著書若干卷。以餉後人。今俱

不可得聞矣。

一抔空土頂遺芬。歸骨分明史有文。絕似豫章遺冢後。路人猶說太眞墳。

宋史趙鼎傳。載其身後歸葬事甚悉。今昌化縣乃有趙鼎墓。蓋日過葬之所。

亦如江西雨晶之有溫瑤耳。

三十六墳何處來。云何獨愛此山隈。八公幻迹偏多事。苦戀人間土一堆。

三十六墳在瓊山縣東北四十里。相傳與飛來驟同日雨注數處若郊間皆有

瑞應符八公姓氏。今壇及石碑俱在。

窮海熬波本自資。何須鹽筴設官司。聖朝恩德除加派。莫忘乾隆全盛時。

瓊州四面環海。所產鹽皆自煎自賣。以給遠近。宋以前官無定額。自元世始設

場舉辦。官遂行重徵。而民始困。明初雖設鹽課。逮天啟後。復以加增。延於明亡。莫之能革。我朝乾隆年不設鹽。民自售以其課歸府州縣。官經理。盡除前代諸徵。故至乾隆時而民氣漸解。家給人足矣。

宋代苛征在買香。

海南買香。官吏科派。香戶見罹鞭撻流離。

有明言利析毫芒。

明制瓊州稅款凡十有四。萬曆以後科斂益煩。

海民幸沐庥澤。鑿井耕田帝力忘。

前代秕政。我朝蠲革。乾隆十一年。復永免瓊州所屬牛薪雜者之稅。

瀕海沙礁不可行。瓊南奇險本難爭。鄉軍況更宜風土。禦侮何煩召客兵。

瓊州四路多沙礁。東路多暗礁。舟行最爲險阻。海民風性直。如使得宜。足資

保守。第恐客土不和。文武調劑。則變不自外生耳。

狡焉謀詐未全非。不學弦高犒乘韋。猶有中朝雄武氣。夷船能破佛郎機。

明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佛郎機寇。以五艘泊斷崖。被海賊黼和率衆攻之。毀其

船。擒佛郎機。敗逃。

殺賊狂呼氣若神。屠沽事業健兒身。此君宰肉原非鄙。鄙者還推肉食人。

嘉慶初。海寇犯境四擾。副使某公畏賊不敢出。二年五月。賊迫澄邁。某公不知

所爲。時賊先入城者七人。有屠者升屋大呼曰。快殺賊。賊大驚。疑不可測。遂逃去。城賴以全。

環海兵戈四十年。燎原未息蔓恆延。老謀最服胡襄懋。片語能操勝算全。

自嘉靖迄萬曆。海寇迭犯迭起。環瓊被擾者四十年。督平胡襄懋宗憲之言曰。

謂之海防者。必防之於海。猶江防者必防之於江。因有備賊逆洋擊賊內洋之議。斯誠能得要領者。

三口嵯峨倚險疑。

三口者。海口爲瓊郡咽喉。鋪前清瀾二港。其肘腋也。

戎機萬變慎奇俟。輕攻堅守雖宜說。運用終歸頗牧材。

論海防者。無不以口岸爲

重。爲最要。余謂敵艘如墩然。使無奇兵從海外以襲擊。攻強之兵而徒株守以受敵。敵艘既登岸。日久有不爲敵所據者。又況敵人濟師登岸。左右夾攻。則敵炮不能堅守耶。砲失而從以後之人心動搖。不可復定。是土崩瓦解之勢也。故善守者不專恃險。而在

於壘之前後左右。皆布滿。著神明之。存乎其人矣。

守絲尺縷皆民力，廣幅如何兩擾民。殺幅古今原一例，漫言人不識尊親。漢武帝宋仲會稽孫幸為珠崖太守，崖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討擊始平。按廣幅布者，謂所獻之布，義常幅而廣之也。李光復洪茲南聯傳。

官衙珍賂能遺患，民智雕題總少文。兩事殷勤相誡語，漢家循吏首儋君。漢明帝時，丹陽僮尹為儋耳太守，擁兵阻劫吏，遣去珠崖殘賊官吏，毋貪珍賂，勤諭其民，毋鏤面頰，以自別於峒俚，由是民俗日變。漢海南循吏無過尹者。

能涉波濤仗一誠，王丞風義足平生。素車白馬情何極，突過當年范巨卿。唐王義方，貶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時當盛夏，風濤蒸鬱，義方為文以祭海神，天氣開霽。貞觀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流崖州，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洹水。

齊膚豐盈教有資，五經爛熟可為師。瞽宗若仿先儒例，植祀還應奉守之。宋時閩人宋守之知瓊州，政教諸生，讀五經於先聖廟，世尊曾閱，暇日親為講授，置學田以資膏火，由是州人始知好學。

民尊長吏吏親民，上下相孚教可神。況是海疆遐遠地，豈宜高坐祇吟呻。紹興二年，知瓊州陳沈，以瓊隔海洋，民疾邮得上達，吏無所忌，民苦侵漁，乃請不禁越訴，仍敕監司按治，嚴其賞罰。數年之間，積弊頓革，民困獲蘇。

綃錢已免苦薹茶，婦役還蠲吉貝花。就海使民疏十事，何圖餘憾動咨嗟。宋陳傳獻與之為廣西提點刑獄，浮海巡珠崖，首蠲苦薹茶征及婦人織役。又疏積弊十事，申鹽前弊，免之其弊，宋史本傳。高帳背皆有之弊，積海但民疲與之以斷，當事投揚不及海外四州，民疲家利害述事行未果，深以為憾，嘗以語黃，蘊戢於是定中守瓊州，遂行之。

天水淒涼勢莫支，齋漿簞食遠迎師。趙張一死存瓊島，撐住河山破碎時。張疾辟與之際，宋事已去，守土吏望風降潰，獨瓊州安撫使趙與珞、張應科督死不屈。張攻當州城，殺趙，城破被執，抗節死之。自是天下守臣，無復有抗敵者矣。

奄侍聊堪供掃除，中官出鎮意何如。孝宗朝政猶嚴肅，尚有貂璫病里閭。明代中官之害，不可勝言。宏治中，廣東鎮守太監上言，各處奸徒挾幼男宜為宮刑，給內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買良人子，閹以充數，斃者且半，不足，又買之海南。適按御史劉熙知其弊，奏停瓊。郡日放遣五百人，五百人之家，皆曰公實生我，使有子當從劉姓，以報。嗚呼，宏治英主，其時瓊害尚知此，何論漢靈季世乎。

閒爲知羊莫健吏，引經決獄是通儒。尋常事物能推究，爲吏應須善讀書。正德間，閩縣曹綺知樂會縣，善折獄，時有主兵者所乘馬夜被殺，使縣捕之，符，是必與其人仇者，乃令同姓所卒，悉出佩刀驗以大而熱視之，忽指一人曰，殺馬者汝也，其人驚懼款服。或問其故，曰，金史載有盜殺馬者，李復亨取刀嗅，馬血火燒之則刀色青，余適憶之，而師其法耳。

異俗年年苦橫征，能清吏治即銷兵。何須別撰平黎策，黃石遺書避此精。正德末，海南副使胡訓平黎有功，嘗謂黎人之變，殺皆由土舍之科斂，土舍之科斂，皆由有司之貪，若宜端本澄源，則不令自積矣。斯言也，蓋前代之論，實古今之龜鑑。

守職拘文吏有權，積疑難返是遷延。一聲鼓罷庭花落，記取彭公蒞政年。明嘉靖間，彭希顏守昌化，嘗曰，民有冤必雪，具自徒理，則奸宄自風俟矣。乃置鼓於門，使訟者鳴之，即坐堂鳥判決，是非立斷，訟者初坐以鳴鼓之刑，有樵者入山採薪，其子以氣忿殺人，比捕獄已具，申解就道，突其治亦被遂如此，吏何所容手哉。

韋曾儀燬終危宋，司馬名高并及蘇。海上生還任給事，彼蒼原未殺無辜。眉山任忠敏伯雨，徽宗初，力攻章惇去之，繼欲劾曾布，為布所沮，竄外累謫事作。削籍編管昌化，時伯雨仲子被逮，妻又死於淮，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賴於朝廷，亦當從此決。不然，天豈殺無辜耶。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有三。

未能戰守豈能和，欲振頹風奈弱何。謫到李胡危切語，宋家青史淚痕多。紹興間，李莊簡光、胡忠簡銓，均以力排和議，先後謫昌化吉陽軍，皆觸死宰孝李檜召還，至江州卒。胡於孝宗朝復遇甚至，然亦不曾申其志，今海南所繪二公遺迹甚多。

靖難師興託輔成，淫刑流毒及黿鼉，能孫岳皆奇士，不爲君親惜此生。景能、孫岳，皆以文時人，能官左都督，與燕王戰白溝河，力竭死，岳以都督守鳳陽，燕太祖所建寺材修戰艦，以資燕師，及永樂即位，並孫安子，逮孫兄子孫信及岳均安置海南閒住。

憔悴孤臣蹈海情，誓心寧負平生。酒闌一掬滄桑淚，同志應僭鐵仲名。魏良玉，定海人，以文時中書舍人，遜國後，變姓名走海南，鬻書以老，仲名鐵，爹政餘之交，鐵鉉義，時仲名年八十三。與蔡存道安置海南，見明史儀鉉傳。

多事排諧一集陳，強成漢學失斯人。官家自信司晨譜，遷怒何緣及侍臣。唐時劉訥言傳講漢書，乾爲章懷宗匠，乾封中以演俳諧冊王賢，及賢爲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侍讀，嘗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惡之，詔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振州即今崖州也。

玉局風流樹一幟，瓣香祇向父書薰。平生快讀斜川集，家學淵源重此文。東坡謫海南，子過侍往，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皆過一身任之，叔子由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今斜川集有蠶刊真宋本。

是誰健筆破天荒，始信東坡眼力長。用蘇城集句 欲訪荒墳薦秋菊，亂山零落祇斜陽。瓊州宋以前無舉進士者，舉進士自瓊山姜唐佐始。唐佐字君弼，從東坡遊，東坡以句贈之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及崇甯二年，過汝陽，東坡已沒，子由因賦七律足成之。府縣志皆不載唐佐墓所在，知其亡失久矣。

士族中州著籍皆，豐公苗裔晉公孫。故應舊俗矜流品，差向寒門說宦婚。海南多中州士族僑居。府志稱裴度十四世孫瑊，知吉陽軍，遂居吉陽。趙丞相鼎後裔，外有留吉陽者，至今與俗最重門第，或本中州之故習歟。

學宗濂洛埒門牆，衍義書成足補亡。我愛巡臺邢御史，惜無佳傳續文莊。明邱文莊濬深理學，所著大學衍義補，實補眞氏原書所未備，有實用。文昌邢僉都宥，歷仕內外，治績顯赫，而府志列傳略不及文莊之詳，殆以官階有等差耳。

太學般癡存發冢，桐鄉偉略在中戎。窮通壽夭皆休論，似此文章已足雄。邱敦字一成，文莊長子，政術敏，以太學生留京邸，見陶宣李廣擅寵，憤成化敗事，心竊恥之，乃著發冢論以見意，年僅三十一而卒。臨高王佐，字汝學，博學多識。成化間，任高州府同知，時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佐畫平蠻策，軍中皆服，雍賢其才。後歷三郡倅，仍以同知致仕，卒年八十五。

強直何曾計有私，閻羅包老世皆知。遠猷最數平黎議，絕勝輿棺進諫時。海忠介官戶部時，直諫一疏，天下傳誦。然忠介平黎策，籌畫中肯，堅持剿十字道之心，開設立州縣之計，乃為上策，餘皆苟安一時而已。斯言尤關瓊郡千百年之利病也。

忠義何分孀與婿，麗珠而後又田昭。斯民未必無知識，但有興賢即可招。黎人自宋王氏仍世效忠，稱婦女史書。至元則有萬州黎首王麗珠，率義兵平黎子顯之亂。明又有崖州七方黎首符田昭，以力拒海寇陣亡。志乘班班可考，是固非盡居化外者。

蹤迹依稀似蹈滄，兩黎寂寞老符蒼。遐方風氣多眞樸，不似中原尙要津。黎子雲兄弟及老符秀才，均見東坡詩。

釋老名籍自魏收，岡經依樣類俳優。始終不解徐元直，何事幽棲在此州。自魏書有釋老志，郡國從之，頗登仙釋一門，寄託奇詭，殊不知一瓊州府志載康熙三十五年，三國徐庶在五指山飛昇，亦尤可異也。

顏氏閨家枉費詞，世間後母詎能慈。故應獄絕劉中壘，特志珠崖二女師。顏氏家訓正家篇，以妻死有子，已復再娶為戒。珠女初娥者，珠崖令前妻所生女也。年十三，令卒，妻女還。漢法繫珠入關者死。初繼之母有珠，已棄之，其弟九歲，拾而置鏡匳。母與女皆不知也。關吏索得珠，曰：誰當坐者。女意母所置，取自承，曰：非母。解棄妾情而置之，母不知也，妾當坐。母爭曰：是珠妾所愛，妾不忍棄，當坐妾，女何與焉。皆涕哭失聲，哀動行路。吏亦垂涕曰：有若此，其何罪之有。已而知九歲子所為，遂釋之。事見劉向列女傳。

娑竭羅邊叩淨因，娑竭羅出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也。設支難滅此根塵。梵言設支，此云能縛，謂女人若可愛，能生男子染著，通名設支。見阿毗達磨顯正理論。近來梵嫂都成例，那有天花不著身。海南僧皆有室家，元微遊至瓊州，見之意甚不懌，曰：何物妙潔無一人，天花不著身也。今則相沿成習矣。

嶺南無地無炎瘴，海外由來瘴更深。莫羨山林厭城市，須知城市勝山林。海南炎瘴最重，渡海者恆畏之。然郡城風土，與他郡亦不甚異。惟深山窮谷中及陵水、崖州諸處，則瘴氣甚厲，以人煙較稀，且距黎山近也。

瘴雲如墨霧重重，御疾先宜制毒龍。釋家有制毒龍法，謂遏欲也。自有檳榔供海醉，如何偏嗜阿芙蓉。瓊人飲食後，便食檳榔二三枚，均可辟瘴。自阿芙蓉盛行，人多以此為珍寶矣。

大海西流近越裳，黍油姿秀事堪傷。存亡自是驚心語，說與瓊人也斷腸。越南在瓊州正西，東至海三百二十里，與儋州昌化相直，自萬州東南七洲洋放洋，望羅山而趨府，從府古占城、真臘二國地，越南之西京也。由七洲洋西放至海口，可達交阯，越南之東京也。越南兩境毗瓊郡，白口東埔寨者，昔屬之，今稱今名云云。

捷外端由內已安，熊軍經武莫辭難。三州十縣窮雄島，好作南陲砥柱看。

山海雄深氣所鍾，應多奇俊衛提封。攀巖採幹從今始，早植峨峨百尺松。

考獻徵文故紙堆，近為方志作重儀。百篇敢謂能持擇，或有微言待闡藏。

嶺南雜記

（說鈴之一）

吳震方著

嶺南雜記上卷

石門吳震方青壇著

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路甚平。可容雙車。有雁回人遊碑。爲南雄府界。從此入粵。碑爲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書。廣東藩司宋某之子。山路爲大宗伯楊諱正中使粵時重修。

庾嶺又名梅嶺。以漢庾勝、梅鋗得名。然庾嶺多梅。古昔已然。自有折梅逢驛使、淚灑北枝花之句。而好事者往往增植之。自宋迄明。往來宦遊者。多有補種。某推官女亦植三十株。鐫詩於石。明趙太守題曰梅花國。至今老梅尙繁。

松徑。張曲江植。至今尙存。嶺爲曲江開鑿。有文獻祠存焉。予有謁祠詩。

有唐際全盛。始興首挺生。嶠起嶺海間。光嶽儲精英。童稚標峻格。許與皆鴻卿。燕公尤器重。一顧延華聲。弱冠擢高第。旋立寵嬖廷。復擇始登仕。進退必守經。開元被引薦。拾遺職其將。千秋金鑑錄。萬古垂箴銘。太子讒案中。懷典乾廷爭。義折惠妃請。臨疑察嫡情。前星無阻礙。功緊在宗祊。守珪倖軍功。仙客且負乘。僭賞將濫及。批鱗氣崢嶸。對仗草詔書。諷闕義液宏。側席遂手掌。中書因游登。宴安饒耽毒。推大孽牙萌。祿山跋扈姿。履霜識堅冰。守珪慎軍法。大猾逃大刑。哲相炳幾先。庸主方昏冥。遂令范陽甲。席捲東西京。干戈滿郡國。腥穢污闕庭。九廟寄灰燼。六龍亦伶俜。郭李頗反正。四海久沸羹。竟貽藩鎭亂。割據連方城。後假閹弄權。天子爲門生。羅轍日相逐。國祚由茲傾。早得用公言。反掌殲鯢鯨。根株失剗伐。逝蔓勢莫攖。庚嶺客一發。曲突空經營。卽當蜀道中。涕泣感忠貞。曲江雖遣祭。前悔不可懲。峻絕大庾嶺。開鑿通人行。至今橫浦關。廟祀陳椒馨。千載想遺烈。仰止深盱衡。拖腕當日事。感慨淚縱橫。

韶州府城上周圍俱爲房舍。兵環居之。不作女墻。謂之陰城。攻之難破。康熙乙卯。吳逆遣吳國柱、馬寶攻之。年餘不能克。

丹霞山在韶州府仁化縣。有瑰瑋絕特之觀。

（原闕四行又第五行闕三字共計八十字）

其最勝有一線天。海山門。鐵索而上。始達海山門。登說法臺。是山之最高處也。寺極奇麗。對面爲獅子巖。旁有寶珠峰。與海螺峰對。其後爲龍尾巖。卽山之盡處。勢逶迤而下。相傳丹霞爲龍形。故名。

其他四面轉側處處標奇。但親一面。不足攬其勝概也。

自韶州至英德。一路山皆陡峭。拔起平地如削。中多洞穴。人構木居之。大約粵地深山大澤固多。而孤峙雙峽。尤饒奇特。

英德觀音巖。卽碧落洞。附巖而上。洞口俯江。有石乳如垂蓋。旁有小洞。號雲華。深不可測。余有詩。

石壁坼一罅。遙闢逾千尋。梯棧構迴斡。懸選然明燈。幽閣悚毛髮。循欄得高登。俯江浩呼洶。姑姑愁飛鷹。目眩魄欲墮。心空境逾清。悲風出壑底。三月凝霜稜。巖乳滴成蓋。洞口垂幢旌。彩倒日光入。江水搖晶熒。或當夜靜時。山鬼吟秋屏。廢此爲外境。不似囂中行。可惜蒼鮮面。刻琱遭渥黷。何當滌羅濁。洗出雙崖青。巖側洞口滑。一線先蹵怀。隧道試從入。巴壁礙氣腥。波濤作奮洩。風行來杳冥。奇探未及悉。落照前山顙。舟去不得住。岐路悲心生。攬撥塵土間。俯仰慚山靈。

中峽飛來寺。梁普通年自舒州飛來。道一殿角于梅嶺。今爲雲封寺。頗多題詠。寺後石壁。羅隱書雲隱二字。余有律詩二首。

曾聞飛寺勝。偶過得登臨。曲磴懸丹棧。危亭綴碧岑。山稠耕地少。樹密擁雲深。暫此偷閒息。蒼茫雨氣侵。雷雨來中峽。喧豗百谷排。界青千嶂溼。掩翠一江霾。水急催行棹。涼生淨客懷。汲泉歸瀹茗。沙軟濕芒鞋。

佛山鎭。離廣州四十里。天下商賈皆聚焉。烟火萬家。百貨騈集。會城百不及一也。街道甚窄。僅容兩人交臂而行。

粵俗最喜賽神迎會。凡遇神誕。則舉國若狂。余在佛山見迎會者。窮關故事。爭奇鬭巧。富家競出珠玉珍寶。裝飾孩童。從之綵輿。高二丈。陸離炫目。大紙爆俱以紺綵裝飾。四人舁之。聲徹遠近。中藏小爆數百。五色紙隨風飛舞如蝶。聞未亂時更盛。士人頗衒此會殊寒儉矣。

廣州府有新城舊城。舊城向爲逆藩尙可喜駐鎭。城中皆其子姪及漢軍藩下官員居住。大小衙門俱在新城。自蕩平後。衙門仍入舊城。巡撫衙門爲尙可喜府第。最爲宏廠。將軍衙門爲尙之孝府第。壯麗尤甚。內僭爲九間殿。今爲將軍府。將軍王永譽分爲三脊。始敢居之。大堂前泰有拜罪石。深一丈二尺。闊

六丈，門前石獅，乃賊逆在粵時，從肇慶取石爲之，高大雄駿，東南希有，後移藩閩中，故之孝居之，藩逆僭時，其奢僭病民如此。今新城各衙門俱斥賣，僅存總督衙門，爲入省駐節之地。

粵中弊政頗多，而夫務滿屆爲尤甚。番禺老儒唐化鵬條議云：粵向年用兵，百姓死于盜賊者十之一二，死于徵調者十之五六，其害莫慘于取夫。蓋名則取夫，其實取工匠、取器物，以及發在牛馬之類，無不在取夫之內者。取夫舊例，五十家出一名，則有挪移增減之弊，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出一名者。縣官每十名多取一二名，甚者多取三四名。夫房則以一而派十，保長亦行箕斂，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名需用銀二三十兩，甚而有用數十名，甚而有用百數十名，百姓至賣兒女以應夫折夫，即此一事，官取之，夫房取之，保長取之，譬如病夫更遭顛仆，幾何而不立斃也。欲絕其弊，莫若通計一省夫額若干，每名每月徵銀一錢，通廣州之夫不下數萬，每月即有數千之銀，取給通省之調遣，及各營應，自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矣。而或者曰：百姓向者每夫一名，每月出夫銀多至數十或百數十，公家尚且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銀一錢而足者，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銀如此之多，然公家用之，縣官用之，夫房保長亦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錢，輕而易舉，投之于官，則自無弊。夫房保長不得而染指，則以積而待公用，鮮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夫一名，每名每月出銀一錢，只一家每月出銀二厘耳，且聚于公家，有事方按籍而取之，無事則留以待賑濟，否則全免之，公私兩便，無有過于此者矣。至其徵收之銀，則以一府佐之廉明者司之，各縣徵解藩司，發所司府佐開支，每月

造册分繳，督撫藩司覈其用否，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所司之府佐于每驛鋪馬頭衙繁之處，各選夫吏一名，凡有往來各官取夫名數，明填夫簿，皆于總數內支銷清算。其夫預雇貧民願充者，報名入册，有事支給夫銀，無事自食其力，不病公而又不病民，何憚而不行之。此議皆爲粵東言之，而粵民之苦，觀此一節，概可知矣。

粵中派夫有二種，其一謂之均平，各里派銀數千兩，繳之縣官，需夫，官發銀以雇，夫之多少，官任其贏縮，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少，里下承值，官唯發夫票而已，然一遇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派餘夫，相沿已久，亦不能盡革也。

唐化鵬又有請百峰山花田立縣條議，似宜倣花山例行之，并錄于後。議曰：爲險峻久作賊巢，要害宜立縣治，以廣幅員之版，上益寸課，以耕膏腴之田，不齎盜糧，以復逋逃之稅，免縣缺額，以汰守汛之兵，裁省輸轉，熄十縣之寇，安全廣之民事。竊惟銘之鐘鼎，勳莫大于開闢之廟堂，策莫急于弭盜。鵬伏覩番禺原籍新會，伏睹廣東全省情形，五嶺隔于中原，三山落于天外，萑苻嘯聚，盜賊跳梁，旋勦旋生，賊撫屢叛，良由川原險隘，山海阻深，若叢莽之藏虺，如衆蟻之聚蝨，其最要害者，無如番禺縣花山之東頭，不新會縣大小官田之百峰山，巖巒錯，草木蒙翳，均爲藏盜積賊之區，而爲地方百姓之害者也。然花山雖曰賊藪盜區，猶與省會相接，全省重兵，駐劄羊城，相去不遠，可以朝發夕至，縣有爪牙相制之勢，（今已設立縣治。）唯百峰山之險峻遼絕，十倍花山，相去省城，爲地頗遠，屢有警發，卒難救援，蓋因其山勢

接連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三水、南海、順德、高要、高明十縣，其峰有百，故曰百峰。其中一十八寨，灰不怪石奇崎，怒峰險巘，雜棘叢茅，奇樹惡木，布滿其中，或處茯爲洲，一望似乎無路，或滅泉爲洞，人水方見有門，或山形如斷，絕發無梯，或峰勢如錐，下豐上銳，一夫當關，萬軍莫奈。自國朝定鼎，至今屢出爲地方之害，致煩王師連年征勦，如賊首山官七、余亞妹、劉保等，相繼殲武，殺一賊首，復立一賊首，迭年累歲，未見蕩平，盜案如山，此百峰山之藏賊積盜，粵之三尺童子夫人而知之也。不知百峰山雖爲聚盜藏賊之區，而大小官田，實乃諸賊出入之路，蓋賊首之藏聚山中，不過數百十人耳，至其欲行劫諸縣，則必勾同新會、開平二縣之歹民，方成大隊，欲成大隊，必出至大小官田，然後與二縣之近里適均，而又平衍寬廣，方可以容衆，至若賊一離巢穴，出至官田，賊衆已集，而十縣之子女玉帛，在其掌握中矣。故賊之在山，猶爲負嵎之虎，至官田則爲下山虎矣。賊既至官田，由近地則犯新會、開平，少遠則犯新興、恩平，又少遠則犯新寧、三水，而南海之西樵、九江，順德之龍江、龍山等村，肇慶之高要、高明，又其波及者也。故百峰山雖爲賊之巢穴，而大小官田實乃百峰山之門戶也。而開平、新興、恩平、新寧，四縣之中，又有羅漢山，亦極險峻，亦爲賊之巢窠，與大小官田相爲犄角，賊由大小官田行劫諸縣，必以羅漢山爲駐足之所，行劫已竟，然後還官田，而勾通二縣之歹民，復散而還之各鄉村，賊首方復入百峰各寨，是大小官田者，實居百峰山羅漢山二寨之中，非唯爲百峰山之門戶，而又爲羅漢山之咽喉，實諸縣之最要害者也。誠能於此建立縣城，則土寨之路徑不通，賊雖居深山，不能勾通二縣之歹民

以聚衆，賊既無衆，必不能行劫，不能行劫，則雖處巖嶼，必絕糧食，是百峰山、羅漢山，特孤島耳，不降則擒耳，是說也，鵬昔於前撫軍馮公，曾于幕中熟籌之，而於前撫軍金公，亦曾上條議，會二公用兵之際，軍興旁午，未暇舉行，今幸上臺廟謨成算，碩畫宏謀，明逾聚米，較若列眉，設兵大小官田，不過時而賊巢傾覆，首目歸降，此其明驗矣。今或餘孽未靖，尚小行劫，計日可伏礎質耳。然設兵重鎮，雖可制賊，但運將提兵，尚煩征調，芻茭糗糧，更費輸轉，且調遣不常，常有兵來賊去、兵去賊還之患，不若立縣設城，縣官控馭城守，駐防文武，維持人煙輻輳，以民爲兵，以耕爲戰，誠地方一創永守，百姓一勞永逸，久安長治，至利而至便者也。其利有十，其便有十，請爲執事陳之。設城立縣，新士新民，生齒日繁，闢宇日辟，百貨日聚，閭閻增士，增益版圖，其利一也。官司設縣，上控百峰山，下制羅漢寨，盜賊不生，五縣之民，安枕而臥，不見兵革，其利二也。盜案永絕，民無告訴，不累各官考成，其利三也。山谷水邊，屋場耕地，盡入升科，上益國課，下裨民生，其利四也。沿官田一帶，盡屬膏腴，昔爲賊耕，今是民耕，民用饒足，不齎盜糧，其利五也。五縣地方，近官田一帶田土，民多投賊，不敢耕作，田既無收，拖欠糧米，以至缺額，今立縣治，民不投賊，田園盡耕，逋逃盡復，五縣之民，國課畢完，其利六也。官田駐劄之兵丁馬匹，動以數千，糧食轉輸，亦以千計，饑食勞息，爲累兵民，今立縣治，人盡爲兵，鎮兵可汰，干戈寢息，調遣不煩，其利七也。近官田五縣熟田，民所現耕者，有等奸民串同書吏，不無有假報沒賊，或報崩陷，或指界外，不納國課，缺額虛懸，今立縣治，吏民復稅，不遵者許別人告承，奸民無所容其詭逋，其利八也。近賊之民，向倚賊

為援。不無有將貨物出交海外。莫可稽考。今立縣城。文武各官控禦防守。奸民不敢越界與海洋相通。其利九也。山峒之民。狡獷愚頑。不知禮義。今立縣治。選五大縣廪增附之秀者。移入新縣。設立教官、社學長、鄉正等。教以詩書。講明孝悌。山峒之民。漸知禮化。人不為非。永絕盜源。其利十也。既有十利。當即舉行。但恐說者謂忽立縣城。所費不貲。動廢朝廷金錢。難以卒舉。不知更有十便。立縣築城。不費公帑。而城工立竣者。為執事請再陳之。築城建縣。首須人夫。新建之縣。所割地方及新集居民。動以萬計。按籍而役之。人不過三日。以逸道使民。其便一也。又大兵現駐官山。既坐而食。可以按册而役。數千之衆。欲有所作。事不崇朝。咄嗟而辦。以兵為夫。其便二也。築城建縣。次須材木。沿山一帶。樹木叢鬱。既有人夫。取而用之。不須更市材木。其便三也。築城建縣。又次須磚瓦。大小官田之土。其性墳埴。埏埴為器。林木蕭萃。斬艾燒窯。磚瓦可成。其便四也。築城作縣。終須財用。近山一帶五縣田畝。彼苦于賊。不能耕種。今為縣治。尺土可藝。近山之田。每畝量助工築數厘。事非強致。其便五也。近官田一帶鄉村。昔苦賊騷。夜臥不安。歎聲聲息。今立縣治。各享太平。於甲册之夫。每名量出些須。以助城築。其便六也。新立縣之地。其田膏腴。若有告承。每畝量出公費。以為工築。其便七也。又各縣之花戶。欲析為里長戶。現今紛紛控告。如有欲自花戶析立為里長戶者。移撥新縣。各量助工築。其便八也。又各縣學之廪增附。欲自他大縣移籍新縣學宮。以圖出身者。亦量助工築之費。其便九也。又五縣之紳衿富民。昔苦近賊。鄉村田土。俱為賊害。今立縣城。耕鑿里居。不受侵奪。設簿義題。以助工築。雖應樂從。其便十也。有此十利十便。

宜立縣治也必矣。而或者又曰。各縣之幅員久定。豈宜更改版圖。不知難與慮始者。細民之陋識。可建非常者。大人之宏謨。則有立縣成竹。請得更指畫於執事之前可乎。曰。割新會之近大小官田者一都。割開平之近官田者三都。而又割新興、恩平之各一都。以還開平。如此。則新縣既有三都。又招集諸縣之貧民。以實大小官田新建之地。更立新都。則新縣之立。儼然與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五縣並立而為六矣。此萬世之長策也。豈直一時之利便哉。昔從化之設。建自劉忠宣。和平之立。出於王文成。淩司馬有維定之城。陶三廣創築一十三縣。又如新興之築。於洪武、龍門、從化、新寧之立。於宏治。三水之翔於嘉靖。新安之建於隆慶。前事可師。史册興圖。尸祝俎豆。炳燿至今。典禩不遑。總之欲安十縣之民。必熄十縣之寇。十縣之寇熄。而全廣之民舉安。斷斷然矣。為此敬具條陳。幷繪地圖一樣二本。特詣督府兩臺。匍匐激請。伏乞通行所屬。會詳申請。會疏其道。則新縣之立。廟貌千秋。長眾尸祝。世世不朽矣。十縣之民幸甚。全廣之民幸甚。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日上。

順治庚子。廣州有白鶴數萬隻。飛于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飛下近旁。兒童羣笑之。竟復飛去。有為之賦飛鶴行者。余于友人齋中見之。惜其詩不佳。故不錄。

粵中水禁。宵更禁五鼓。催四鼓而天已明矣。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悠謬之說。然城中仍五鼓也。

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婢媪俱赤脚行市中。親戚餽遺盤榼。俱婦女擔負。至人家。則袖中出鞋穿之。出門即脫置袖中。女婢有四十五十無夫家者。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皆詬厲之。

以為良賤之別。至于惠州水城門外。婦女日日浸江水而負。大埔石上墟市婦女。挑鹽肩木。往來如織。羅夫過山。輒以女應。紅顏落此。其在塵埃坱中矣。

粵俗民家拜掃後。墓上俱覆白紙。崇祭盛者。堆如積雪。清明尤盛。

粵東未設鹽院之前。只鹽市提舉司監之。歲行鹽二萬七千四百餘道。歲徵鹽課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向于里民排甲殷富者報認鹽商。又有水客埠商三分。因粵撫李諱士楨題里民以包賠請豁。漸次招商。不分水埠。總以能銷引辦課者。永遠充商。先納課一半。往場買鹽。到省過關驗放。至各埠銷賣。每鹽一包。新加銀六分。計每引外加課四錢八分。又於鹽田每畝加銀二分三分五分不等。又淡水場之沙田地。掘漉鹽甚多。倍加銀三錢二分零。共加課銀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潮州二十三年。未經詳覆。正在議加。大約粵省鹽法。其弊已極。自逆藩僭竊之時。淡水等場及平山等處。多有藩孽土棍霸占鹽田。賤買貴賣。亂行私鹽。近雖禁止驅逐。清理鹽田。歸還竈戶。而大吏官商借商人出名銷引。自發本委官各場買鹽。占踞各埠。於朝廷國課雖無所損。而奪商民之利。此柳子厚所謂吏而商也。至于行鹽雖在內地。而海上連檣捆載。通洋私販。此又利之最厚者。至于小民饑苦。或至海濱候潮退。拾魚蝦螺蜆之屬。巡海兵丁。往往殺之。此官之所以益富。而小民之所以益困也。逮康熙三十年。兵垣卞諱三畏條陳。與閩省特差巡鹽御史。滿州各部衙門三品以下。皆得點差。不專用漢臣矣。

兩廣自設鹽院鹽道分司以來。將以釐革逆藩估踞之弊。通商裕國。法良意美矣。然不數年。而鹽課缺額至二十餘萬。鹽道以商人赤貧斷課。將潮商詳革。所以然者。朝廷禁官估。而無官不行鹽。禁私販。而無地無私鹽。禁旗下勢要來歷不明之人。而旗人流棍冒商佔埠。橫行無忌。蓋利之所在。復蹈故轍。凡商人之業。皆官之業。凡為商之人。皆官之人。各據鹽埠。那庫作本。斥逐舊商。徧佈親戚內丁。以罔市利。不念其正商人承充有費。埠底有費。每年各鹽政衙門公費有費。今一旦革去。旁觀束手。鹽本盡失。控訴無門。怨聲載道。而鹽政於是乎大壞矣。康熙己卯庚辰。潮商受累尤甚。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西撫彭諱鵬示。為東省官鹽壟斷。西省衆怨沸騰事。內開西省目下鹽價每斤錢二百文。民間計兩而買。每兩錢十二文。攙水和泥。只有七八錢。本都院按日買食。合兩三處。纔得一斤。本都院淡食何必言。然如小民疾苦何。本月十三日。親到東關查訊。據稱各舖鹽觔如洗。斷鹽已逾半月。舖商俱無得買。皆係燒煉舊鹽包。得些觔兩。聞之駭異。查本月准前院沈揭帖。內開招商程永和承充桂林埠商在案。相距三月。故意遲留。預擡高價。貽國缺民。艱引誤餉。數者實相因也。鹽道鹽廳。絕口不使本都院與聞。徒以謊示塗飾耳目。本都院下車以來。每日食鹽。買辦價二分五六厘不等。而鹽道猶云詳定二分。豈猶在醉夢中乎。鹽道含糊瞻顧。本都院雖欲不言得乎。按本朝律載。官員若將自己物貨。散與部民。及低價買物。多取價利者。併計餘利。准不枉法論。貨物價錢。一併入官給主。今官而買也。吏而商也。官買吏商。擡高價之鹽。窮民貧戶。沸無鹽之嗟。計准餘利。臟雖不枉。估奪盤踞。情則比強。本當窮源溯本。卽為剔弊懲貪。但鹽政非巡撫所敢知。而弊壞至此。不得不大聲疾呼。所當咨明鹽院。

悉聽主裁云云。

海邊蜑戶燒鹽及曬鹽之人。俱極貧極苦。無家無室。以蓬席為居。弊衣草榻。官商與之貿鹽。皆給價本。若彼得十金之本。即負擔趨去。不如所之。蓋此輩從無積累。隨燒隨賣。餬口而已。真所謂窮民無告者。今況每竈每場增加羨稅。此輩愈困。所謂恤竈正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課也。

發廣州五十餘里。為南海廟。歲時有司致祭。廟外有大榕樹二株。相距數武。上條交結為門。必從此而入。廟極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有紅斑點。叩之淵淵。云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聲質俱劣。乃宋時物也。歷代論祭碑碣列兩廡。而昌黎碑獨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

澳門離香山百里。向在界外。其山從海濱發支。如蓮莖插入海中。有城皆鬼子所居。無漢人。離澳設關。以稽人口出入。其地不產米。鹽蔬菜俱內地運出。城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粵東文書事件往還。俱用通事。其俗見人以摘帽為禮。凡內地所用犀象、香珀、哆囉、嗶吱、羽緞、羽紗、蘇木、椒、檳、玻璃種種洋物。皆與之互市。向海禁甚嚴。止許有挑。後許小船運載。澳關係布政司委三司首領及一千總轄之。少收其稅。甚有利。故競鑽營。今通洋設立海關。則利歸公上矣。

澳門蕃官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櫃。官從頂蓋上出入。入則仍以頂板蓋之。四人舁之。止則揭蓋板以出。其傘用竹葉編成。白竹為柄。一人執傘前導。一人負一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其餘儀衛簡陋可笑。

離澳門十餘里。名十字門。乃海中山也。形如攢指。中多支港。通洋往來之舟。皆聚于此。彼此交易。故有時不必由澳門也。

肇慶城臨江。江水自西粵來。謂之西水。每歲夏秋間。霪雨連月。則江水暴漲。漂屋廬。城中亦可行舟。乃塞城門以拒之。城外江口又多颶風。夏日時作。發屋拔木。癸亥夏。吹倒制府旗竿。壓死一裁縫。泊舟者見北風起。則亟開至對岸山坳。每四五月。西水發時。粵西大山深淵。衝下孔雀、蠻及毒蛇、毒蟲、紅蜈蚣等惡水。由封川、德慶、繞郡而東。水如黃河之濁。飲之腹脹悶服。所謂瘴毒也。必用白礬雄黃澄之。毒少解。唯十里外鼎山寺。泉甚佳。各衙門日舁載之。否則西門外梅花井泉為亞。

七星巖在府北。下有瀝湖。巖洞深邃。仙靈奧區。以去郡甚邇。而多名勝。遊屐必及。題詠甚多。上有斗姆宮。并星巖書院。皆本朝兩粵制府自熊公文燦以及吳公興祚、康熙庚辰制府石諱琳重建。周子為記。

聖天子御宇寵綏。久道化成。厚澤深仁。光被四表。周饒之所共尊。章亥之所未步。罔弗重譯梯航入貢。其有荒服之外。絕島之中。恃遠憑頑。逆我顏行。天討所加。即日殄滅。受郵隸籍。三皇五帝以來。舟車輻員之廣。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夫疆域之內。名山勝蹟。聖賢廟庭。金人古剎。或鑾乘輿臨幸。或賜宸翰標題。皆為千古盛事。以故喬嶽懷柔。河海效靈。鳥獸草木。皆得遂生向榮。與嵩高岱岳之峩。欣欣並育於聖世。猗歟盛哉。唯是兩粵介在南服。去京師萬里。如羅浮桂嶺。奇秀甲天下。而信安為東粵上遊。山自交阯銅柱、大庾、茂嶺、蜿蜒而來。水自南盤、柳江、灕江、匯流而至。洵為海疆奧區。而星巖則尤據一郡之勝。其上為秘臺。其下為石室。南抱郡治。東則獨石。西則仙掌。北則金沙。水源自北山繞流而下為

瀝湖。崇崖畢亮。竹洞窅邃。仙井乳床之房。乳竇肘蠡蛛絲。飛閣流丹。莫能殫其勝槩矣。惜以險遠。鑾華之遊。豫天章之輝曜。遂絕及焉。然其形勢亦兩粵一都會也。前者逆藩構亂。旋就蕩平。而民當橫征暴歛之後。生計窮蹙。雖休養有年。而元氣未復。天子廑然念之。乃命制府大司馬石公。開府於茲。十餘年來。生之育之。養之覆之。化行俗美。士物心誠。與內地熙攘之風。無以異矣。皇上以兩粵之民。畀之我公。而公仰體皇上愛民之心以為心。不鄙夷其民。凡貪吏猾兵。崇文化俗。興利除弊。殫厥心力。伏莽盡消。宵行無恐。使兩粵之民。爭自濯磨。不敢自棄於堯舜之世。飲食作息。熙熙如也。茲星巖講院之建。公因舊址。捐俸鼎新。奉前制府自熊公以暨吳公。俎豆其中。役不及民。費不糜帑。歲時月剩。率長吏百姓讀法於此。而政理之暇。時與僚屬佐登眺燕游。賦詩言志。百姓見而從之。盛槩題之美。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咸謂奉公蒞位于其後。從民望也。在昔吳公投香飲水。包公不持一硯。清節高風。與公同其不朽。使後之登臨于茲者。知公之德澤浹被兩粵。如是之深且大也。豈止備遊觀之具已哉。方將之羅浮。因捨星巖之勝。値講院之落成。且予公為猶子行。承公之命。不敢以不文辭。因泚筆而敬為之記。

肇慶南界。自河頭至交阯。皆用歷代古錢。高州郡邑。民多游惰。不事生產。米一石易古錢三百文。若歲歉。價至五百。便饑荒極矣。典男鬻女。以佰官通。習以為常。

端石出肇慶府羚羊峽東。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別。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新坑之目。其宋時舊坑。包公所謂不持一硯者。今亦無所得石矣。其石之精麤美惡。人人聚訟。皆由身不至端溪。以耳為目。此倡彼和。究竟莫能辨真石也。彼地唯一僧及二三武弁識之。蓋以前當事者開坑。令其監督。日與土人石工、及好事收藏者講究。故能略識其梗槩也。大約不論石之大小。眼之有無。以細潤光嫩者為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後貴。初出未有不發墨也。造為種種異名。以炫遠近。古無此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肖次分明。色澤圓活者為佳。藏硯之人。故自矜詡。掌大齊坑。非數十金不可致。至于城外廟前肆中所賣者。皆屏風巖旱坑之石。價極賤。即新坑亦不可得矣。余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資。故不能言硯。候官高兆固齋客游于端。適値開坑。考訂殊確。著論一篇。可謂善言石者矣。錄之于左。

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為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束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璣玏。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為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所蘊閟也。末至峽十里。為大婆山。皆牛毛細紋。宛如碧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湍準。頭似巖瀨。峽石礦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黯黯。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如螺。若人張目。滿滿無神。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言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冷冷。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七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奇。西上越水湄。匾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為巖矣)其石堅質。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匯。若蠟炬者。紫壁斜焰。及

檢損凡葉處焦集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焦葉白。古塔巖後爲屏風背。其石木如豬肝曝于風日。宜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劣於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奉旨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月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于圭竇。石工裸身蟠旋豨行。燃火腰縋。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堕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蘇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僅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臥。膝前置碓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錘且十四人矣。取一石一人捧一人推來三洞。正洞石上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蟲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瓤。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雀斑。紋成魚凍。或如睡涎。亦有眼。眼中黯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齒齒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爲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點起。散若馬尾。若劇絲縈繞。絢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黯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夙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紈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瑩然。纖穠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朵者。石工稱爲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亦圓如珊瑚鳥目。石嫩眼饒士氣者若象牙。其暈分明。亦足貴。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鸜鵒眼。圓正可翫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暈一黍如鼓。三洞

日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滑膩。磨之與墨相親。摩娑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亘石面。工指爲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縠。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掬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藏石工于江西。緝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能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肌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閉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一執成說。要以老坑其妍姿者爲定。余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余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剖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嶽瀆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乎異寧也。陳非尹跋云。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巖不知也。他硯澀則鈍墨。細則拒墨。水巖則不然。玉肌膩滑。拊不留手。若水研墨。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巖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淀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巖可免此病。嘗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巖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椎樸無文。納府

拂拭用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徒離文明之德。厲萃于端溪耶。因齋所致。剖析辨訂。已無遺議。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眞。不深心識別。鮮不爲所眩惑。亦有出白水巖。如閩齋所云。精華日盡。不能一執成說者。故曰。余常謂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爲恨。閩齋客端州。盡得三洞之精蘊。辨析毫芒。大似神理。停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粗。莫逃淵鑒。自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眞端溪之幸也。閩齋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剖裂無遺。天地眞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而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爲斯地之災眚。噫。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

自雞至梧。路屬粵西。即有蠻蜑之習。婦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方止。不避舟。男女時亦相雜。古所謂男女同浴于川也。然大約猺獞山居者儷俐。若中土人籍彼地者。其婦女則否。浴時或觸其私。不忌。唯觸其乳。則怒相鬬殺。以爲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之。

羅浮山在博羅境。道書十八洞天之一。有飈觀、葛洪二異人仙蹟。蘇東坡云。自泊頭至羅浮十五里。有游羅浮山示子過詩。余過石龍。欲取道羅浮。逆日大雨。不得往。從博羅王令君乞得羅浮野乘一册。舟中翻閱。以當臥遊。得詩一首。次陳白沙韻。

玉京在人間。（坡詩云。人間有此白玉京。）水有羅浮路。仙人邈何許。白雲最深處。開卷四百峯。不愁隔風雨。但堅必往心。誰云口歲暮。

惠州豐湖亦名西湖。有蘇公堤。乃東坡出上賜金錢所築。烟波瀰漫。山水環秀。彷彿明聖湖風致。白鶴峯下。東坡卜居于此。有上樓文。今爲白鶴書院。姿朝雲墓在豐湖上。有六如亭。已廢。歸善林令君崇蘇文忠公寓惠集。西湖志。得絕句四首。　偶作三千里外遊。扁舟秋老過羅浮。箋句白鶴峯前住。擬辦竹無好句酬。　寓惠詩文十幅讀。西湖圖誌百回看。人間何處無山水。自有名賢即改觀。　手披荒草弔朝雲。千古長顛夢幻墳。解得六如四句。死生恩怨不須分。　孟冬納熱戀清風。領外春秋迥不同。自喜輕衫屐脚健。嘆人險處獨扶筇。

惠州人死未殮。親人至江滸。望水號哭。投錢于水。汲而歸。浴以殮。此亦蠻風也。

潮州府城外廣濟橋。跨韓江上。俗名湘子橋。廣二丈。長一百二十丈。南北俱爲橋址。中不爲梁。造舟二十有四。爲浮橋。歷修歷圮。康熙甲子。兩廣總督吳諱興祚。捐銀二萬重修。兩岸鹽船必由此橋掣驗。

韓文公廟在韓山。山不甚高。有文筆峯峙其上。廟亦卑隘。題咏絕少。有碑數片。俱無佳者。余庚辰仲冬至潮。有謁文公廟詩。

幼讀文公文。神怪詫騷騷。稍壯知愛詩。惟公乃願學。文筆固超衰。詩篇尤卓犖。刮摩去盲翳。心目日開鑿。運思入微茫。洸蕩不可捉。高摘萬里攀。霄開九天鶴。漢魏存古風。齊梁眞醜醜。僞體競流濫。元音漸渺邈。芸芸出眞穢。開闢見荒度。元和詩格精。孟張其犄角。不然宋元製。蚤已恣輕薄。公生孔孟後。斯道獨先覺。天不生文公。日中成晦魄。堯舜傳精一。非公執與託。原道原性篇。終古無此作。自公明絕統。程

朱紹高蹈。其功在萬世。名與得瑞若。當時謗佛者。朽骨抛濱灼。一表批龍鱗。朝奏夕貶斥。萬里來潮陽。瘴癘不敢虐。先生得趙子。鄉校興禮樂。若湖有璵璠。維公剖之璞。若湖有梓材。維公勤樸斲。遂令海濱士。絃誦亞京洛。廟貌千載餘。牲醴薦笙籥。我來謁鱷溪。遺蹟儼如昨。公門久私淑。再拜契冥漠。荔丹與蕉黃。椒漿跪伸酌。有唐第一人。道學實無怍。翔翔丹穴鳳。豈類笑鵬鷃。誰敢倘公者。消滅隨燐爚。嶷哉山以公名。特立參嵩嶽。嵩嶽有時泐。此山終不剝。

鱷溪一名惡溪。又名鱷溪。唐宋時有鱷魚爲患。其物似龍無角。而黃色。口森鋸齒。四足修尾。尾有三鉤。極利。遇人畜以尾擊而食之。鱷之運尾。猶象之運鼻也。生卵甚衆。或云盡龍之屬。今溪中絕無此。潮人亦無有見之者。人但知文公爲文驅鱷魚。盡徙其族。不知宋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堯佐捕而烹之。有戮鱷魚文。錄于左。

乙亥歲。余于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詞。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聞其魚爲之孽。凡奸非者卽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爲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余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亨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鱷魚何怙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爲之思也。命縣令李公詔郡吏楊勛。挈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余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余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

風雨。弗敢逾也。鱷魚恃險與毒。滋民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余當請於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旣往。卽以余言告之。是日乃投網轆。止伏不能舉。由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旣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勞游之狀。雖相遠百步。尙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皆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宜士者之威刑焉。余始憐之。終得之。又宜韓公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旣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斬其首而烹之。辭曰。水之怪則曰黿兮。魚之怪則曰鱷兮。二者之衆。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而食之。胡爲虐兮。煢煢母氏。俾何說兮。余實命吏。顏斯怍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脅而斷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堯佐字希元。閬州人。進士及第。咸平二年。以開封府推官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文廟。建吏部祠。率州民之秀者就學。時鱷魚復肆虐。堯佐命吏往捕而戮之。作戮鱷魚文。其患遂絕。人但知昌黎之驅。而不知希元之殺。其功尤烈尤奇。故錄著之。

潮州燈節。有魚龍之戲。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與京師無異。而采茶歌尤妙麗。飾姣童爲采茶女。每隊

十二人。或八人。手挈花籃。迭進而歌。俯仰抑揚。備極妖妍。又有少長者二人爲隊首。擎綵燈。綴以扶桑茉莉諸花。采茶女進退行止。皆視隊首。至各衙門或巨室唱歌。賚以銀錢酒果。自十三夕至十八夕而止。余錄其歌三首。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姊妹雙雙去采茶。大姊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迴家。三月采茶是淸明。娘在房中織手巾。兩頭織出茶花朵。中央織出采茶人。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裡使牛忙。手挈花籃尋嫩采。采得茶來苗葉香。猶有前溪子夜之遺。

潮州大痲瘋極多。官爲立痲瘋院。如養濟院之設也。在鳳皇山上。聚痲瘋者其中。給以口糧。有瘋頭治之。其名瘋胡。衣冠濟楚。頗能饒富。人家有吉凶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詈詈。必先貼瘋胡求片紙粘門。瘋人卽不敢肆。院中有井名鳳皇井。甘冽能愈疾。瘋者飮之。卽能不發。肌肉如常。若出院不飮此井。卽仍發矣。入院游者。瘋頭特設淨舍淨器以款之。其中男女長成。自爲婚匹。生育如常人。瘋女飮此水。面目倍加紅潤光彩。設有登徒犯之。次日其女宿病已去。翩然出院。而登徒從染其毒。卽代其瘋。不數日肩髮脫落。手足痲痺。肢節潰爛而死矣。

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遊天大帝。龕中皆蛇也。欲見之。廟祝必致辭而後出。盤旋鼎俎間。或倒懸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糾結。不怖人。亦不螫人。長三尺許。蒼翠可愛。聞此自梧州而來。長年三老尤敬之。凡祀神者。蛇常遊憩其家。甚有問神借貸者。

粵東尙巫信鬼。故妖惑之物得以禍福人。蛇神不獨潮。東莞亦有之。同年關學陸義山粲有神蛇說。

戊戌之歲。余入粵。游于東莞。偶行市中。見有門施綵轎。內作鼓樂者。叟童男女。雜沓于門。詰侏偶啁啁

不可辨。而入者咸有驚異非常之色。出者如瞻禮天帝廟庭。退而不敢忘端肅之狀。心竊怪之。隨衆而入。見庭中鋪設屏幃。几案樽俎甚備。香烟郁郁。燈火熒熒。執樂者列兩旁。鼓吹迭奏。几上供一磁盎。盎中小樹數株。有小青蛇蜿蜒升降于樹間。長不及尺。大不踰小指。一身兩頭。頸相並。頭相連。四目。二口。兩舌並吐。綵質采樓。主人鞠躬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膜拜。有越次不整。主人正色約束。皆唯唯惟命。余怪而詢之。云此鄉有雙忠廟。廟祀忠臣之同時而殉節者。此兩頭蛇。雙忠神之使也。凌空而飛。忽然而至。所至之家。必虔祀之。蛇忽然去。則徹所祀以歸于廟。如是獲福。不且有大咎。

海口天妃廟碑記。每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日。海水伏流可度。而長年三老熟于海勢風信。不敢妄開。康熙乙丑。有一三司首領。翳篆貌邑。任意開船。船戶苦諫不聽。未及數里。全舟覆沒。同年李容洲麒光有風颱說。錄于後。

風者。天地之翕闢。山澤之鬱蒸。發而成聲。日箕月畢之占。由來久矣。在中土崇山大川。風至不時。然多和條惠暢。若彼拔木撼山之風。歲不常有。獨大海之中。颱颶一至。扶檣覆舟。而人之性命隨之。後之習于海道者。設爲占候之法。以定趨避。或按節序。或辨雲日。或察草木。十取九驗。稍師漁子。罔不通曉。外洋風信。淸明以後。南風爲常。霜降以後。北風爲正。南風壯而順。北風烈而嚴。南風時發時息。恐風不勝帆。故舟以小爲速。北風一發難止。恐帆不勝風。故舟以大爲穩。海中之颶。四時皆發。而秋夏爲多。所現

之氣如虹如霧。有風無雨。名爲颶母。夏至後必有北風。必有颱信。風起雨隨之。越三四日。颱即倏來。少則晝夜。多則三日。或自南轉北。或自北轉南。蓋夏時陽氣司權。南方之氣爲北風摧鬱。鬱極而發。遂肆橫激。其轉而北也。因北風未透。南風即起。北風之鬱。仍復衝決。必俟有西風。其颱始定。然後行舟。土人謂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爲颱。颱甚於颶。而颶急於颱。颶無常期。颱繼旬日。自九月至冬。多北風。偶或有颱。亦驟如春颶。船在洋中遇颶可支。遇颱則難甚。蓋颶散而颱聚也。

附錄颶信。正月初四日接神颶。（俗名報）初九日玉皇颶。（此日有報則一年之報皆驗否則各報有不驗者）十三日關王颶。念九日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白鬚颶。三月初三日元帝颶。十五日真人颶。念三日媽祖颶。（即天妃誕日真人報多風媽祖報多雨）四月初八日佛子颶。五月初五日屈原颶。（係大颱之旬）十三亦曰關王颶。六月十三日彭祖颶。十八日彭祖婆颶。念四日洗炊籠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颱旬）七月十五日鬼颶。八月初五日大颱旬。九月九日九降。（自初一至十八日風過雙下落）十月初一亦大颱旬。十八日彌陀颱。十二月念四日送神颶。（自二十四日至除夕多有大風名送年風）

高州府。春時。民間建太平醮。多設蘸酒于門。巫者擁土神疾趨。以次遊祝。擲攻懸朱符而去。神號康王。不知所出。城南一帶。春日多秋韆之戲。凡婦女出入。俱攜竹織障面。其產則有翠羽、金錫、文貍、赤豹。鄰有梅菉墟。南北商賈。聚此交易。

高州婦女多椎髻跣足。每入城市。負小兒以行。兒即于背上酣睡。

高州除夕元旦。各公署俱有鼓吹。謂之鬧衙門。復有簽人裝獅子跳擲爲戲。元宵。城南燈市甚盛。每隔五家綁一燈棚。以竹爲之。扁曰興賢。掛紅結其下。多用雜色紙糊毬燈。剪紅白紙縧成玲瓏萬眼燈。光彩

奪目。魚龍之類。皆不足觀。

化州治後有石潛江中。謂之龍尾洲。州治庭左偏有石微露。謂之龍首。有時鳴吼。明崇禎八年。鳴三晝夜。州同知楊景生子一猜。有鶴胎之異。至今州治早晚必鳴鼓角者。一日不作樂。則石龍蠕蠕而動矣。

化州仙橘。相傳仙人羅辨種橘于石龍之腹。至今猶存。唯此一株在蘇澤堂者。爲最。清風樓次之。紅樹又次之。其實非橘。皮厚肉酸。不中食。其皮益爲五片、七片。不可成雙。治痰症如神。每片真者可值一金。每年所結。循例具文報明上臺。屆期督撫差親隨眼同採摘批製。官斯土者。亦不能多得。彼人云。凡近州治聞鼓樓更鼓者。其皮亦佳。故化皮贋者多。真者甚難得。

茂名縣以仙人潘茂名得名。晉永嘉間。潘仙修鍊於此。白日沖舉。郡城東山猶有石船藥灶遺跡。

電白縣西三十里。有熱水山。秦始皇置爲溫水郡。今廢。山下有泉湧出如沸鼎。

誌傳雷州府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楔雷車送入廟。且禁魚彘同食。立有雷震。又傳雷出莢蟄間。秋日伏地中。狀如彘。或取而食之。皆訛也。今府有雷山。先有陳姓者。雷雨後拾一巨卵。得小兒。長而神靈。其子孫皆陳姓。聚居山下。立廟此山。歲時守令親往祭之。以爲常典。非雷神也。況自有天地來。即有雷。豈至此而始有神乎。且在覆載中者。無地無雷。豈獨神于雷州乎。日月風雲雷雨之神。皆天子得祀之。何得太守獨祀雷乎。蓋郡與山偶名雷。若如前說。則高州有電白縣。亦當祀電神乎。

康熙十三年六月。廉州海濱風雨晝晦。有龍在海面往來鬪觸。海水頓涌數丈。守兵以砲擊之。一物從空而墜。少頃水退。沙際得一鐘。高三尺餘。圍徑二尺餘。鐘紐龍首。爲砲擊碎。取懸寺中。擊之。地方輒有事。遂不敢擊。置之府學中。徧身小龍雷紋。精工異常。朱綠斑駁。不知何代之物。而出于海濱。鐘亦無銘識可考。

珠池在廉州海中。取珠人泊舟海港。數十聯絡。天氣晴朗。萬里無雲。同開至池處。以鐵物墜網海底。以鐵撈擷蚌。滿網舉而入舟。舟滿登岸。取而剖之。皆凡珠也。倘或一舟得寶珠。即有片雲如蓋。風波陡作。必舉而棄之。始免覆溺。然聚州之中。不知何舟得寶。必盡棄之。數十舟皆空手而回。否則片板無存矣。其蚌圓而底平。與內蚌不類。

瓊、萬、儋、崖十三州縣。俱懸海外。中皆深山窮谷。如五指山、小五指山。皆黎人所居。其中不過五六百里。而沿海數千里州縣環其外。州縣之民。畊漁納稅。黎人輒出劫奪。自古不奉王化。康熙年間。總兵吳啓爵深入重阻。征服生黎。內列十一大寨。據其險要。黎人畏威懾伏。遂題設一州十縣。使生黎皆隸版籍。奉旨下部議。部行兩廣督撫確議。總督石公以爲不便而止。三十八年。瓊州文武官屬役黎採香藤、花梨、紫檀等物。又令開金礦。日索其金。而又苦辱之。于是黎人王鎮邦倡亂。率牛侍節。殺吏兵。掠民人。督提題奏。差禮部侍郎凱音布同督臣石公撫臣彭公察審。將王鎮邦、王弦東、王仁義、那言、那佛、立斬梟示。文武地方官。參革重處有差。黎人頑梗無知。特險抗拒。必大創之。移設郡縣。乃爲治瓊長策。否則叛服不常。無有十年不亂者也。

瓊俗甚淫。外江人客於此。欲謀娶婦者。瓊人必先問發漢耶。讀發耶。如漢發則女無外交。而平日親串往來餽送。女之飲食衣服。皆取給于男。所費不貲。如發漢則受聘之後。男子坐食。其衣膳甚豐。往來餽送諸費。皆出乎女。而不得禁其外交。生子則攜以歸。生女則隨以畱瓊。不肯渡海也。

崖州大忠祠。祀文信國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兩廡祀同時死節諸臣。東廡又別祀勤王義士伍隆起。全節祠。祀慈元楊太后。又有國母墳。祠前有奇石如屏。鐫刻元柱國將軍張宏範滅宋于此。明巡撫徐瑁易刻曰宋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死事于此。石值潮落趾出。牡蠣棲其四旁。男婦持器。狀如斧。長二寸許。敲取之。又有荷鋤掘取蚌蛤于泥中。鷺鷥從旁爭奪其餘。無所懼意。始信野人狎鷗。爲不誣也。

粵有猺種。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生齒繁衍。播于粵東西。多盤姓。自云槃瓠之後。言語侏𠌯。椎髻跣足。知衣斑斕。依林而居。以砂仁、薑芋、楠漆、皮藤爲利。竭則又他徙。無儲蓄。慓悍輕生。能忍饑行鬪。登險如平地。兒始學步。即燒鐵烙其跟。故能踐棘刺而不傷。出入佩弓弩毒矢。中之立斃。冬無臥具。聚熱火。晴雨唯頂笠。或覆以葵葉。捕獸飲酒。擊長鼓爲樂。婚姻多聚于祠。踏歌相招。聽其自合。忿爭之際。雖至親亦手刃之。往往嘯聚剽掠。歷代爲患。累朝征之。叛服不常。唯撫之。聽其少少納糧。羈縻而已。

獞種與猺異類。而跳梁桀驁之性一也。花衣短裙。鳥言獸行。產自湖南溪峒。先入廣西。蔓延至廣東。初亦

聽役輸租，與猺爲婚。有司因其附猺以防猺。及後勢衆，與猺人無二。其人不薙髮，俱黑色。廣西最多。貧藥草出市，男女衣製如一，不可別。喜食蟲，如蚯蚓、蜈蚣、螞蟻、蟑螂、螺之類，見卽啖之。

猺卽蠻之別種，出自槃瓠之開。其在嶺南，則始唐時爲患。然是時不言有猺，宋以後又不言獠。意其類分合無定，故隨代異名。閱通志，凡山寇皆謂之獠，蓋山寇亡命，烏合未必種傳，無從究考。猺疑下甲集魚・跳寨有猺。

蛋戶，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卽龍戶。以船爲家，以魚爲業，見水色卽知有龍。性粗蠢，不諳禮數。入水不沒，每爲客泅取遺物。性耐寒，隆冬單衣跣足。婚娶以酒相饋，羣婦子飲于洲岸，兩姓聯舟數十，男女互歌爲樂。設河泊所徵魚課，投見官府，有訟之者，卽飄竄不出。春夏水潦，魚多，可供一飽，當日費乏，不能自存，而勢豪每索詐以困之。海濱貧民，此爲最苦矣。蛋有三種：魚蛋取魚，蠔蛋取蠔，木蛋伐山取木。

潮之西北山中有畬戶者，男女椎髻跣足而行，依山而處，出常挾弓矢以射獵爲生。矢傅毒藥，中猛獸無不立斃。舊當設官以治之，曰畬官。或調其擧手以禦賊，亦至。然其俗易遷徙，畏疾病，刀耕火種，不供賦也。

東莞編戶，原有軍民竈蛋四籍。其竈籍則分隸靖康場。竈籍之民，所居房屋，則爲竈地；種禾之田，種樹之

山，則爲竈田、竈山。其間潮來斥鹵之地，稍可耙煎者，則爲鹽田。其徵糧總名曰竈稅。本場稅田八百五十頃有奇，內鹽山止六頃五十畝，徵銀七百餘兩，與苗田一概輸納。雜項公務丁差，俱十年一輪。又鹽田每畝辦鹽二斤八兩，謂之稅鹽。稅鹽之外，又有丁鹽，計三人共納一引，課銀四錢六分五厘。十年又一當場役。至于苗田地磽土瘠，耕種薯芋充食，往往輸納不前。鹽田近海，其民買薪爲煤，織竹爲鍋，辛苦煎煮，僅足糊口，非商賈販賣之處，故向無潛古。康熙二十二年，部文將粵省潛古、鹽田、清還百姓，每畝加增稅銀三分。東莞苗田鹽田一槩加餉。夫苗田固非鹽田，鹽田亦未經潛古，而槩受加徵之害，所謂一田兩賦，一身兩役矣。亟宜豁免者也。

新寧縣海宴場，其初設立鹽課，係本場居民若干設竈，歲冬天晴，於河邊掃沙淋鹵煎鹽，名曰竈丁。每丁徵銀四錢六分，每年額徵銀一千三百餘兩。順治年間，經亂竈丁逃亡，丁課缺額，前官以非關考成，將存丁補缺餉，每現丁加至八錢一分，猶未足額。權議苗田除正項錢糧外，每畝加派鹽課銀一厘六毫，名曰補缺竈稅。至康熙元年三年，兩奉遷移，前課缺徵。至八年展界，竈丁已十死八九，苗田亦復荒蕪，僅招復課銀三百餘兩，內竈丁止辦二百餘兩，苗田代輸一百餘兩。康熙二十二年，部文査潛古鹽田，漸次還民，每畝加徵銀三分，是加于清還潛古之鹽田也。海宴場止有竈丁，並無鹽山，而今並竈丁苗田一例加增，何以堪此。況苗田每畝向徵正課一分二厘，又前加鹽課一厘六毫，今又照潛古鹽田再加三分，是苗田所加倍于正課，煢煢小民，立見其轉乎溝壑矣。

淸遠衛屯田，每畝原徵軍食租米一斗五升二合八勺，因山路崎嶇，艱於輸輓，明朝每畝折徵銀一錢二分，註貿由票。本朝以來，値米價騰貴，每畝加徵至二錢二分，嗣後遂漸加至二錢六七分而止。僞周變

亂，軍興旁午，不論米價貴賤，每畝加至四錢有奇，迄今沿爲成例。然給發由票，止塡畝數米數，不塡折徵銀數，隱瞞加收，情弊部憲尙未察知。至于雜項陋規，夫馬需索，有加無已。當時價每米一斗，解省倉折價銀一錢，解運腳費每兩八分，則屯戶每畝濫徵銀二錢二分有奇矣。應將由票實塡，照省倉折米銀數，頒給屯戶，令其輸値自解，則私加積弊頓除矣。甲子年在粵，粵人偶述此三事，因筆記之。其他弊政，可類推矣。茲不忍刪去，姑存卷末。邇來當事潛心民隱，久已釐革殆盡，是所望於仁人君子之用心耳。

自臺灣平之後，海內外皆爲一家。江浙閩廣，設立海關，裕國便民，誠萬世之利也。然濱海諸郡縣，時有賊帆飄忽往來，內地奸民不無勾引，而出洋船隻或被刼掠，不可不預防也。余友姜西銘編修云：寧城近海，城外江東，皆海船畢集，自閩廣來者，一都會也。又日本往來商船甚多，鳥言卉服，佩弓往來者千百爲羣，入城不禁，恐有意外之虞。當事者亦嘗爲未雨桑土計耳。同年平湖陸義山葇，有通洋宜防倭患議，于閩廣尤爲切要，故附錄于此。

前代倭患在嘉靖間，不僅被于湖邑，卽以湖邑論，倭屯講溪，不過沈氏兩宅，非有樓櫓之設，堞壘之防，可以堅守而力拒。卽如邑志所記，虛張倭勢，不過千人，而召集官兵，則有七萬三千之衆，是以七十三

人擒一人，而不足，有是理哉。況父老相傳，眞倭止一十八人耳。徐海以新安無賴，通洋貿易，貲本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輩，誘入倡亂，驅煽沿海貧民，聚而爲寇。吳越財賦之區，承平既久，民間累世不睹干戈，豈能單衣而扞鋒刃。至于汛師水哨，皆同兒戲。調至客兵土兵，不諳川原形勢，而且先有凡肉居民之心，無異於賊。將不識兵，兵不識伍，宜乎曠日縻餉，縱賊流毒于數郡數十縣之間，釀成東南一大害也。而其原不過起于通洋貿易之徐海一人。甚矣，通洋之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可不預爲之慮也。或曰：民之蚩蚩，鮮不謀利，通洋亦生財之一途，貿易者什伯其衆，皆挾貲求贏，以自贍其父母妻子，安得人人徐海。是大不然。凡人之有恆產與恆業者，守墳墓，樂廛肆，有田者供租稅，有丁者供力役，皆良民也。卽逐末而從事於商販，南走閩粵，北走燕秦，遠者至于滇池遼海而止，亦足以權子母而收息倍徙矣。何至從不測之淵，入鯨鯢蛟蜃之窟，以求贏餘。此其人必素行無賴者也，必生計涼薄不豐于商販之貲者也，必嗜利忘禍，貪狠而不仁，僥倖于一獲者也，必跡棲其身，視其父母妻子如路人者也。通洋之徒，本非良善，而往來數數，玩易波濤，又聞日本風俗，出入佩弓，男女雜沓，飲食之費，倍於中國，妓館博家，比比而是。貿易者本少利多，又素性狼籍，不自惜其貲，卽所獲不甚倚，而挾妓呼盧，同胥及蕩，是以贏餘之財，得于彼仍失于彼，或至盡喪其所有，如向之徐海輩。嗟乎，夫人而嗜利忘禍，轉其身，路視其父母妻子，貪狠不仁，試不測之險，以僥倖一旦之獲，則亦何事不可爲。且涉大海如袵席，習見夫獷悍佩弓之俗，浮浪倏忽，若烏獸之聚散，不以故國鄉非爲念，久相忘于法制禁令之嚴，又且喪其所有，窮困無歸，更何所不爲，而尙有忌憚哉。彼徐海者，始不過一通洋貿易之人，非素有不軌之志，樂與島倭爲伍，逞其邪謀，入寇內地，祇因貪利而游，喪其所有，窮困無歸，乃敢而爲盜耳。而謂凡

今之人。通洋貿易。必無若徐海輩者。豈敢信耶。或又以為倭俗饒于貨財。未嘗闌入為盜。此亦不可恃也。良楛共產。易地皆然。中國嗜利忘禍之人。可以聚類而往。則彼中桀黠者。流交相煽誘。亦可以因導而來。何所云真倭一十八人者。非其故轍耶。然則撥亂于既燄。弭亂于未萌。利害較然。可見廟堂之上。遠而未周。身任封疆者。不宜宴然循處堂也。封疆大吏。周而未悉。各任濱海民社之寄者。不宜忽焚如之災。而待焦頭爛額之客也。康熙初年。以海島逋魂未滅。沿海防兵。糜餉日久。立界遷民。禁及採捕。議者或謂損魚鹽之利。絕貧民衣食之原。然不出數年。投誠者接踵。海氛遂息。以所損之利。較所省之餉。果孰贏而孰詘耶。寇在海中。不能自耕而食。必資內地之粟以為生。濱海奸民。受其白鏹。糶米于家。剋日相濟。反以被掠報官。官日夕惟盜是諉。而何暇詰其奸。食不乏。寇不消。自遷界禁嚴。粒米不得盜入于海。而海寇悉為安插之編戶。此計之最得效之已收者也。海寇既弭。朝廷乃下寬大之詔。復其遷界。許令結筏捕魚。可以厚民之生矣。而言利者遂進通商貿易。充裕國課之謀。於是洋禁大開。富家巨室。爭造貨船。游手惰民。競充販客。微貲所挾。借息相期。往而獲利。則貪進而不肯休。苟失其貲。則流寓而不能返。或負豪門重息之債。或親戚資助之財。負者莫償。索者逼迫。相迫不已。至于相讐。凡為此者。皆所謂素行無賴。嗜利忘禍。忽蹈不測之險。而路視其父母妻子者也。其情其勢。不易驅而為徐海輩哉。夫開洋之利。稱貸于豪富者。羨餘于持權者。侵蝕于胥吏者。各取什之三。其歸于國課。僅什之一而已。下取其九。上取其一。利無幾也。數傳之後。承平相習。脫有不虞。如嘉靖間故患。則徵兵調餉。費數十倍。悉所入之課而不償。而黔黎有殘害之厄。地方多蹂躪之禍。所謂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大彰明較著哉。愚謂封疆大吏。能直陳利害。破羣情而罷其役。但許濱海細民結筏捕魚。凡通洋船隻。一切禁之。則內地之奸謀無自生。海外之邪黨無由召。此上策也。否則嚴立條約。稽論所屬有司。將盛地方通洋貿易之人。照山海關例。報明姓氏居止。編為一册。册內註明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往買某貨。向某海口。登某戶船。迄其歸也。又一一報明而注之册。取其里長甲鄰結狀。其隻身無賴。貲本不足者。不得僭往。則來去可稽。蹤迹可驗。放蕩之心有所顧畏。而奸黠之志未敢萌芽。雖非永安長治之良規。或亦防患詰奸之中策。然而杞人之憂。終未能已也。

嶺南雜記下卷

仙茅。出庾嶺嫦娥嶂。葉似蘭。根如萎蕤。色白。八月採。人傳葛仙翁煉丹。子此上升。渣餘藥遂生此。九製服之。溫補元氣。唐明皇時。婆羅門僧進此方。服之有驗。古云。十斤乳石。不敵一斤仙茅。今服者甚少。偶有服者。不甚驗。豈物有今昔之異耶。

雄鴨。以南雄府得名。鴨嫩而肥。醃而以麻油漬之。日久肉紅味鮮。廣城甚貴之。

龍豬。出南雄龍王巖。在城東百里。重一二十斤。小耳庫脚細爪。土人醃薰。以竹片綳之。皮薄肉嫩。與常豬不類。廣城亦重之。又出江西贛州龍南縣。

英德石。大者可置園亭。小者可列几案。無不刻畫奇巧。玲瓏峻削。但不若靈璧石。叩之鏗鏘作聲耳。入城列肆。多賈石者。然無一中玩。必求之收藏之家。方可得米袖中物。然價亦不賤。語云。英石三妙。皺、瘦、透也。

英枕。即藤枕。以光細堅厚三兩層者為佳。定製乃可得。

榕樹。閩廣最多。他省則無。故紅梅驛以北無榕。大者蔭十餘畝。離奇古怪。備木之異。衙署多植以為蔭。然體曲不中梁柱。理斜不中材用。質虛不中薪爨。莊子所謂以不材而壽者也。漳浦黃石齋先生有榕頌。其木年久者常結伽南香。焚之致鶴。植于水際。其子可以肥魚。細枝曝乾。束為炬。風雨不滅。其鬚製藥。

可以固齒。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嗚呼。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潮州總戎薛諱若受。衙署有榕一株。下分上合。中間相離三尺。可容出入。因以為園門。而兩樹中各函一石筍。高六七尺。不知何從而入。薛求作詩。因為為榕歌。

嶺海饒怪木。榕類尤非常。高者參青天。其廣可蔽滿谷之牛羊。疎理難刳作舟楫。曲幹不中為棟梁。析以為薪不炎上。佐鼎不若茨與藁。託根多在官府署。颱然雖大材非良。鳳凰偶來翔。飛飛擇止息。既無桐花可以棲。又無竹實可以食。鴟鴞且賦鐃鼓聲。徘徊背下予例賀。蛟螭糾結枝猙獰。陰雨蔽虧藥鬱。行者過之晝不見白日。夜不見月與星。（粵諺云廣東天南有天沒日頭）其下雨露所不諸。禾黍所不植。僚民之利肥其根。使我一見為心惻。共言大樹有靈神。勇士不敢操斧斤。嶺南霜雪總不到。使汝盤踞偃蹇無涯垠。唯有元戎園亭一樹最奇絕。上成連理下門闕。樹中腹石共嶙峋。樹石相連彌歲月。上古大椿八千秋。此樹應同兆牙桀。牙旗不動軍門靜。鈴閣晝閒春日永。起居八座太夫人。百歲高堂作湯餅。（太夫人年九十六歲）七十萊衣舞蹁躚。係枝瓜瓞更綿綿。笙歌堂上會親戚。鼓角營門拜玉鞭。西越故人明世綸。小詩作頌慚詞麗。元戎勳業壯天南。大樹將軍即瑞異。

仙人掌。人家種于田畔。以止牛踐。種于墻頭。亦辟火災。無葉。枝青嫩而扁厚有刺。每層有數枝。杈枒而生。絕無可觀。其汁入目。使人失明。

木棉樹大可合抱。高者數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葉。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蕊黃色。結子如酒盃。老則坼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綠。其絮土人取以作裀褥。余買數斤歸。欲效綿花製為絮。女工不能治。海南黎人織以為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即古所謂白疊布。杜詩。光明白氎巾。即此。今詢之粵人。亦無有織作者。或別是一種耳。廣州關武廟前。與南海廟各有一株。甚大。開時赤光照耀。坐其下如入朱明之洞也。

宜母果。似橘而酸。脆。食甚下氣和胃。婦人懷姙不安。食之良。故有宜母之名。又名宜濛子。製以為漿。甘酸辟暑。名解渴水。元吳萊有宜濛熟水歌。

檳榔。出海南。而獨于兩粵。其樹亭亭直上。近頂五六尺間有葉。葉間洪肺坼裂。一苞數十子。無花而實。棘針重疊其下。皆黎女採摘入市賣之。謂之山子。食時一枚切為四片。以蔞葉石灰并嚼之。或加椰肉核桃之類。人客相見。以此先茶。然亦有食之而悶眩汗出者。飲冷水一二口即解。而彼人日不離口。近日都門酷嗜之。甚于粵。

椰子。形如芋頭。如人首。外包棕皮。內有堅殼。解之得漿。味如荸薺之汁。附殼白肉如截肪。甘脆可啖。彼人切為絲。蜜餞以致遠。中有心可食。亦有無心者。其殼為椀。最小者為酒盃。尤貴。相傳入蠱鄉用椰器。遇毒即裂。今皆鑲而用之。失其性矣。

黃皮果。大如龍眼。又名黃彈。皮黃白有微毛。瓤白如豬肪。有毒核數枚。酸澁不成味。久之少甘。疑即餘甘子。樹似橄欖。綠條開小花。夏末結實。小兒嗜之。

蒲桃。形如蠟丸。大如桃。高丈餘。花開一簇如針。蕊長寸許。五月熟。色青黃。中虛有核如彈丸。搖之有聲。肉鬆而甘。憶幼時在福建永春縣。食一種名香果。形少圓長。肉鬆甘香異常。頂搗即碎。後兩次入閩。于福省徧覓不可得。羅浮僧云。山中甚多。每熬為糖果以餉客。余亦兩次入粵。未及詢也。

蕉子最多。蕉心抽一莖。叢生一二十莢。如肥皂。而三稜。剖之。肉如爛瓜。味如蜜筒香瓜。名為棒槌蕉。自夏徂冬。實此拔久。有玫瑰蕉。作玫瑰花香。又有狗牙蕉。二種小而甘。品貴于棒槌。其不實者有紅蕉。中抽一花如蓮蕊。葉葉遞開。紅赤奪目。久而不謝。名百日紅。有蕉葛。不花不實。人家沿山溪種之。老則砟浸溪中。俟爛。抽其筋織為葛布。亦有粗細。產高要、廣利、寶查等村者佳。然一年即黑而脆。遜葛遠矣。

魚膠。大者徑數尺。小者如盤。厚且堅。不知何魚之鰾。或云宋明帝所嗜鱁鮧即此。余年伯王文貞公服之。連舉八子。甚詫其効。

白石。出高要七星巖。瑩潔光潤。土人琢以為器。或做高麗製為燈。極明亮。

端石。出高要峽。細潤可為硯。亦發墨。白端石出七星巖。有山水草木雲氣物象。土人琢為屏風。為床榻。為香几。為插屏。康熙甲子年。西洋國王造宮殿。行咨粵中。遣人鑿取以為堦戺。因此山關繫肇慶龍脈。不允其請。其見珍于外國如此。

孔雀。產廣西。而羅定山中間或有之。雌者尾短無金色。雄者尾大而綠。金翠奪目。其毛羽初春而生。四月後復凋。與花相榮衰。然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置尾之地。捕者先施網罟。俟甚雨。尾濡而重。不能高翔。即罹網罟。不肯妄飛。恐傷其尾。至死愛護之。土人取其尾。每數十莖長短相雜。為一屏。價亦不甚貴。其徧身毳毛及尾毛之破碎者。取以織補服。其肉則光觸備如鵝雁。味亦如之。食解百毒。然食孔雀肉則服藥無效。其尾金眼有毒。孩童戲取嚼口中。有死者。其膽與糞尤毒。能殺人。而孔雀尾插瓶中。蚊蟲遠之。尾能粘龍腦。宋時禁中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孔翠尾為帚掃之。腦皆粘聚尾上。無有遺者。

養孔雀。須以一間房。前開窗牖。使其向明。四面通透。橫一木架。令棲息其上。飼以五穀豆麥。勿令缺水。每至秋夏。田中拾螽斯蟋蟀蚱蜢之類飼之。引于籠外。令慣見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病。以鵝翎筒子灌少清油。以清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啖以小魚蝦。及切蒜少許啖之。貴其涼冷。切不可與鹹酸雜食。則減精神。昏暗毛羽。馴養頗久。性與人習。每至晴明。軒翥其尾。迴顧自視之。名曰朝尾。見婦人童豎綵衣華服。則放屏以誇之。或妒逐而啄之。或聞歌唱絲竹之聲。則放屏而舞。有偶得孔雀卵者。使雞伏之。初年生綠毛。三年生小尾小火眼。五年生大火眼大尾。尤與人習。

海臍。蚌螺類也。出陽江、海豐等處。潮退有粟粒。附石而生。互相聯綴。取一帶十。若觸破其一。餘皆粘石不可動。縱椎之破。亦不得脫也。肉色黃。有四瓣。鮮煮甚美。乾者味如鹿脯。其殼朱漆其內為盃。為盌。大者為香爐。然脆不經用。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螵蛸骨。故名柔魚。墨魚。海豐名鰞魚。較他產脆美。大約鱆魚柔魚墨魚一類也。

蒲席。出端州者。細滑勝于他處。名蒸龍鬚。龍鬚席則獨產端州廣寧縣。似蒲而細。然雖細而慎薄。夏暑汗體。寢臥其上。轉側粘身。故無足貴。

燈草席。出東莞。軟厚而溫。價亦不賤。染作五色如蜀。充四方餽遺。

流黃席。出潮州流黃鎮。與虎邱席相似。而柔細過之。佳者每床一金。

西國米。出西洋。僞者以葛粉爲之。以多煮不化。而色紫柔滑者爲眞。益胃和脾。凡病初起者。宜食之。

粵東之筍。十九皆苦。彼人以苦筍餉人。甘者作脯。凡煮苦筍。以黃豆同煮。未熟不可開釜。泄則彌苦。

苦瓜。又名癩葡萄。即錦荔枝也。閩粵皆以爲常饌。有和脾疎胃之功。俱食其青者。或醃作菹。或灌肉其內。或以燉肉。

扶桑花。粵中處處有之。葉似桑而略小。有大紅淺紅黃三色。大者開泛如芍藥。朝開暮落。落已復開。自三月至十月不絕。佛桑與扶桑正相似。而中心起樓。多一層花瓣。今人以扶桑佛桑混爲一。非也。紗緞黑退變黃。擣扶桑花汁塗之。復黑如新。

甕菜。即蕹菜。人家編地種之。莖中空而葉尖。以滾水先焯。乃炒爲佳。醃爲菹。亦可久藏。可解胡蔓野葛毒。

波羅蜜。與大葉榕相類。不花而實。實生枝間。或根上。春生至秋可食。苞大如瓜。而多軟刺。肉如桃。囊有核如肥皂子。白膜包之。煨食如栗。其囊汁作邪甜。氣亦臭。彼人酷嗜之。

羊桃。一名三歛子。一名五歛子。以其瓤稜而分也。色青。味黃甘酸。內有小核。能解肉食之毒。有人食豬肉。咽喉腫痛欲死。僕飲肉汁亦然。人教其取羊桃食之。須臾皆起。又能解蠱毒嵐瘴。土人蜜漬鹽醃以致遠。

人面子。出增城。核如人面。余細視之。殊不甚似。略具數孔耳。土人皆以入饌。凡煮鴨煮肉必用之。亦醃以爲蔬。或刻作花毬。蜜漬充餽。嫩者搥爛煮爲齏。以蜜收之。甘酸徃津。

山丹花。如瑞香。而正赤。開足後帶黃色。東坡詩云。堂前種山丹。錯落瑪瑙盤。甚得其形似。

金鳳花。黃色。如鳳。心吐黃絲。葉類槐。余在七星巖見之。從僧乞其子。歸種之不生。

芥蘭。甘辛如芥葉。藍色。鍊之能出鉛。又名隔藍。僧云。六祖未出家時。爲獵戶。不食葷血。以此菜與野味同鍋隔開。煮熟食之。故名。余亦從僧乞其子。歸種之。滿畦矣。

香薯。有數種。江浙近亦甚多而賤。皆從海舶來者。形如山藥而短。皮有紅白二種。香甘可代飯。十月間徧畦開花。如小錦葵。粵中處處種之。康熙三十八年。粵中米價踴貴。賴此以活。有切碎晒乾爲粒者。有製爲粉如蕨粉藕粉者。又有甜薯。圓如鵝鴨卵。有豬肝薯。形如豬肝。重十餘斤。皮紫。皆出粵地。唯香薯種自洋中來也。

土芋。形全似芋。但味少淡而無香耳。

葛根。大如臂。有如瓜者。割而食之。甘如梨。白如蘿蔔。可以爲粉。

木耳。產于石上。多皺而厚。食之甚脆。

燕窩。有數種。白者名官燕。斯之絲縷如細銀魚。潔白可愛。黃色者次之。中有紅者名血燕。能治血痢。白者入梨加冰糖蒸食。能治膈疾。日本以爲蔬菜供世。此乃海燕食海邊蟲。蟲背有筋不化。復吐出而爲窩。綴于海山石壁之上。土人攀援取之。春取者白。夏取者黃。秋冬不可取。取之則燕無所棲。凍死。次年無窩矣。

海粉。是海邊蟲食海菜之漿。蟲如蛞蝓。大如臂。食綠則綠。食紅則紅。但綠色者多。以清脆爲佳。若黃色爛糟。不貴矣。紅者可治赤痢。

荔枝。多不及閩。而較早一月。唯新興者過之。新興荔稜美于閩之狀元紅。宜其地者。亦不可多得。倘遇在藩時。荔將熟。差官封守之。熟則索夫進送。故多伐去之。增城荔亦美。桂綠爲最。黑葉次之。彼人取荔擬爲酒。蓋以荔汁和燒酒爲之。香味俱美。然難致遠。

蠔。肉最美。其殼砌牆。鱗鱗可觀。蠣形似蜆而大。沙螺類蟶而肥。若龜腳。其下品矣。

螻蒐。音寒。小蟹也。潮州以鹽醋漬。生食。味甚清脆。不覺其腥。

禾蟲。形如百腳。又如馬蝗。身軟如蠶。細如箸。長二寸餘。青黃色相間。中有白斑。狀甚可惡。產海濱田中。禾根長數尺。或至丈許。縷縷如血絲。隨海水而出。漾至海淤。寸寸自斷。即爲此蟲。土人網而取之。午前擔負而賣。午後即敗不可食。取蟲盛器中。滴鹽醋一小盃。其漿白吐。調以蒸雞子。最鮮。潮逆時。禾蟲亦稅。至數千金。魚埠蜆塘。其稅尤多。民極苦之。

鱟魚。與閩同。其子爲醢。其殼爲杓。其血綠色。交鱟拌血。則味更佳。

鰣魚。絕無味。土人名三黎魚。土音來。

嘉魚。出肇慶府。冬月始多。爲魚中第一。廣魚無味。此魚出自石穴。飲食乳水。故肥美。

蘆鯇。產海邊。隨潮犇岸食蘆筍。潮退入溪田中。不能去。方可得。有重一二十斤者。有重五六斤者。全似鯿而身短背黑。有類鳥鰂。味極肥美。余于惠來縣食之。不可常得。

玳瑁。出南番海洋。狀如龜鼈。背負十二葉。取用必倒懸其身。用滾醋潑之。逐片應手而落。黃多黑少者價高。黑斑多者不爲奇。廣人以製盃盤梳掠之類甚精。

蒲魚。即鯆魚。其味甚美。而尾極毒。中之幾凶不已。用葛布燒灰同麻油調塗良。狀若荷葉。大者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口在腹下。目在額上。尾長有節。節節連比。熟則脆軟。出陽江者多。丹黎詩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值者是也。又名海鷂魚。又名少陽魚。

苦登茶。一名皐盧。非茶也。葉大如掌。一片入壺。其味極苦。少則反有甘味。擣嚥利咽喉之疾。功並山豆根。

速香。出瓊州者爲勝。有色黑而重者。名將軍帽。鯽魚片。色黃而有棕紋者。名花劉。自海舶至者。味辛而酸。不如瓊產之甜靜無尾煙氣也。其餘有夾板。并抱朽木者。俱香之下品。而尤有他本煮成假充者。不可不辨。

海瓊沉香。盡產黎峒。多虎狼毒虺異蛇。其俗皆女子採香。耳帶金環。首插銀梳。腰佩利刀。什伯爲羣。逃竄

香者。卽檳殺焉。出萬安山島者最勝。島在正東。謂得太陽之氣。香尤醞藉。

沉香以瓊州所出者爲最。船沉雖大而重。色黑而堅。味辛。俱不及瓊沉之甘而下氣神速也。瓊又有繇沉。俱細片黃色。然投水卽沉。入藥尤妙。人不易識也。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值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一二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龍已去。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衆共分之。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之涎。爲日所爍成片。風漂至岸。人得取之。又嶺外雜記。龍枕石而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久者色紫。甚久則黑。其氣近于臊。形如浮石而輕膩。理光澤。入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風浪漂泊州嶼。積年氣盡。滲于沙土中。魚食龍涎作糞。散于沙磧。其氣腥穢。唯汎水可入香用。

龍涎于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之中。上有雲氣罩覆。則下有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陽所爍。凝結而堅。輕若浮石。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香烟。縷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余兩至粵。未見眞龍涎。姑述所聞如此。今海外進貢內府。不過四兩。

粵市中有香膠。乃末高良薑同香藥爲之。淡黃色。以一二匙浸熱水半甌。用抿婦人髮。香而解膩。亦澤中之逸品也。

黃熟。出東莞。他處則無。其最佳者爲香根。堅如沉速。槎枒屈曲。可爲盆景。爲硯山。爲禽獸形。供玩。畜以做鑲山。以紫檀爲座。頗稱雅品。其香有透棕櫚梁。有大片如手掌。俱以棕紋深透堅實爲佳。其平常者至賤。以樹蘭蒸之。香頗醞藉。有以香櫞皮罨之。味勝蘭香。其皮可漬以爲紙。又可以績以爲布。

素馨較茉莉更大。香最芬烈。廣城河南花田多種之。每日貨于城中。不下數百擔。以穿花燈綴紅黃佛桑。其中婦女以綵絲穿花幾者。而花田婦人則不簪一蕊也。茉莉尤盛。有重臺者三臺者。又有番茉莉花。大如龍眼。千葉極香。但花瓣附蒂鮮有開足者。

樹蘭高丈餘。花似魚子蘭而香烈過之。五葉者貴。其花不落。香且久。三葉者。其花次日卽落。俱不能度嶺。度嶺次年不花。三年萎矣。

珍珠蘭彼處殊不貴。根有毒。食之殺人。故蒸花露者忌之。茉莉花蒸露。氣極臭。

棕竹幹如竹而實心密節。皮青色。外有棕皮節節包之。葉與竹無異。故難長。可爲杖。

鐵蕉葉如鳳尾草而堅勁。根出土上。如芋頭。燒鐵釘釘其根。則繁茂。

鐵樹高數尺。葉紫如老少年。開花如桂而不香。或云此樹遇甲子一開。開必以丁卯年。故有鐵樹開花之諺。然甚無異致。吾所不取焉。

烏欖一名木威子。乃橄欖之大者。蒂有鳥。味大遜橄欖。土人取其肉醃爲菹。名曰欖豉。色如玫瑰。味頗雋。又可榨油調食點燈。其仁則爲佳果以致遠。然不善收藏。輒油不可食。其皮染物鮮紅如茜。其核可爲籍。

石蛤。一名坐魚。閩浙皆有之。卽蛙之大者耳。重者斤餘。項短身背黑。土人連皮食之。云不可脫去。此錦襖子。

蚺蛇。粵西及海南州縣有之。大者能吞鹿食人。性極淫。人卒遇之。取婦女弊褲投擲。蛇以首藏之。俯仰頓摵甚樂。俟其倦悶。卽斃之。或投以婦人衣。則亦盤繞不去。捕之之法。度其出入之地。先釘椎樁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橄欖棍伏其中。出一人于外。戲婦人裙褲以招之。蛇望見。卽吊首高五六尺。來逐人。退入雜樁內。蛇身旣巨。到狹處曲折。則轉身不便。蜿蜒屈伸間。人持棍擊之。且退且擊。數人迭出。觀其首俯地。則無懼矣。以葛藤繫其頸而牽之。每擊一下。則皮肉縮有一泡。死而血凝。卽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眞。眞者乃在腹內。價過衆金。其肉可食。皮可裝鼓鞘之類。蛇處山谷中。土人往往占望而測知其多少。

蚺蛇故淫。山中見婦女。卽追逐之。蟠繞其身。與之交媾。以舌入婦女口中。人衆逐之。其去甚疾。婦女扶歸。以雄黃鹽湯灌之。服喉痧之藥。以熱水揉腹。盡出蛇精。始無患。不治。月久產小蛇矣。

倒挂。形如小鸚鵡。徧身綠色。頭尾兩翼。俱有大紅。雌者止尾翼有紅。飼以水飯。夜則倒挂籠中。或止以一爪挂籠。性畏寒。不能度嶺。攜者籠上冪以布。時以胡椒水洒之。夜置幃中。余攜歸兩對。比冬皆斃。東坡詞中有倒挂收香之說。殊不確。或別一種耳。

烏猿。出羅定州及石城。渾身如墨。止眼珠齒白。卽舌亦黑也。短身長臂。臂搭于身。行走如人。性甚警慧。余攜歸番禺畜之甚馴。有黑身白眉者。有連顋白者。有尾長過身者。好居樹上。跳越如飛。捕之者逐使下地。在無樹木之處。則束手受縛矣。

石猴。小如拳。出高州、化州、羅定等處。可于筆筒中睡。

嶺南有狨。似猿猴而大。毛深厚而金色。以狨猴爲糧。每嘯則羣猴皆集。列跪其前。狨乃一一手按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視肥者以石識其頂。此猴跪捧不敢動。餘乃散去。識石之猴。隨狨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淨訖。乃臥而聽狨食之。物之相制至于如此。哀哉。狨皮爲褥最溫。其價甚貴。吾友陳元孝有狨賦。

山烏。形如八哥。能作種種禽獸音。教之亦能學人語。余攜歸二隻。臆間有黑色。則長者善鳴。眼紅者善鬬。彼處多畜之。

鸚鵡。有白者。較綠者差大。頂有角毛堪起。時放花。淡黃綠色。璀璨可愛。有大紅者。毛赤如血。有五色者。光采陸離。皆從洋中而來。洋貨店中多有之。五色者少。稍北行卽苦寒病。飼以紅柑有愈者。

綠鳩。似班鳩。而色綠。自廣西而來。相傳每年九月。黃魚化爲之。出水集巖樹間。網之輒得。粵東甚貴之。而粵西以充庖。

西洋雞。頭高尾翹。與常雞甚異。亦有黑白雜色諸種。

火雞。毛黑。毿毿下垂。高二三尺。能食火炭。相傳火雞火鼠毛爲火布。此雞毛焚之亦成灰燼。恐非此雞亦自海外來。

翠雞。形如雞而極大。徧身翠毛。余攜一隻至家。不數月而斃。

柚子。花香酷似梔子花。肉紅者甘。白者酸。然増城香柚。小而白。肉香甘異常。潮州出斗柚。大如斗。味亦甘美。其皮可爲香灰。

香圓。似蜜羅柑而圓。少椿。中無瓤。甚甘脆。

斷腸草。粤中處處有之。葉與蔞葉正相似。乃木本。高三四尺。結子如羊角。不知手誤觸之。入口亦有毒。與夫每以相戒。粤山野人最輕生。每服此以圖賴。有欲攝之者。此草即搖動。若招人之狀。閩中亦有之。余過汀州。見郡守王簡庵廷掄出示禁人服斷腸草。有收取送官。每擔給銀三錢。

發花。似百合花而色紫。合二三十朵。攢爲一朵。香烈異常。

鵝鴣。形如雌雞而小。雌雄相對啼。飛不甚高。嶺南之佳味也。

新興縣有優曇鉢。無花而實。實似枇杷。非佛經之優曇鉢羅花也。

錫出惠州者。謂之上點。銅錫鐵入爐。必用芋艿鍊之。方鎔成汁。無芋則不成也。性堅而滑。以製器用最精。工人亦極精巧。他省之匠不能及也。洋錫尤堅而白。製器如銀。久不變色。

白鉛出楚中。販者由樂昌入楚。每擔價三兩。至粤中市于海舶。每擔六兩。海舶買至日本。每擔百斤。鍊取銀十八兩。其餘即成爲鉛。俗稱倭鉛。實不產倭。乃鍊出銀後。仍載入內地。每倭鉛百斤。價亦六兩。其鍊銀之法。皆不傳于內地。爐火家亦不曉其術也。

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蠟煉過。色如白蠟。柔潤耐點。又有一種細如箸。綿絮爲心。盤折如寶環餞子。欲點則引長其燭。息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耐久。

吸毒石。乃西洋島中毒蛇腦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腫毒。即發背可治。今貨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舂成。大如圍棋子。可吸平常腫毒。及蜈蚣蛇蝎等傷。置患處粘吸不動。毒盡自落。其石即以入乳浸之。乳變綠色。亟速棄之。看入者亦毒也。不用乳浸。石即裂矣。一石可用數次。真腦石。置蛇頭不動爲驗。

西洋狗。小者最貴。有黑者。有黃色者。鬼子與之同飲食寢處。又有一種。稍大而毛長尺許。深目短喙。狀如獅子。尤獰醜。

桄榔。身似椶櫚而色綠。亦有絲自裹。高七八丈。亭亭直上。葉生頂上。大如掌。甚稠密。其杪抽絲莖千百條。長丈餘。下垂如纓。毿毿可玩。結子紋如棕櫚。可爲素珠。其木可爲大小盤。紋如棕竹。但質理鬆脆。攜之北行。易裂。皮中有麪可食。名桄榔麪。

五色雀。產羅浮。游羅浮者。大率先至華首寺。有佳客至。則此鳥飛鳴迎迓。名迎客鳥。

羅浮志載仙蝶爲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盤而五色。人得其繭。蝶亦化出。數日即有一蝶自來。引之而去。雖

數千里之外。藏之箱篋。亦化去也。然惠潮山中多産此繭。或作于竹葉。或作于樹葉。山中人採而貨之。抽絲撚線。製爲繭綢。出程鄉者最佳。每端三四金不等。然非仙蝶也。因疑羅浮蝶。亦誌書附會之說。康熙庚辰十月。余在惠州。有羅浮僧贈繭二枚。置之竹籠中。亦忘之矣。次年三月十七。舟至江西弋陽縣。忽出二蝶。大如扇。五色陸離。合色傳觀。廿一日至玉山。日中忽有一蝶飛至舟中。頃之不見。上燈後復見一蝶。從舟中飛去。視籠中二蝶。亦杳然無跡。但籠隙甚小。不知何以得出。玉山離羅浮數千里。蝶出繭未及三日。何由知之。何以來引去如是之迅速。始信神物去來。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志書之說。殆不我欺也。

羅浮有竹葉符。片片有篆文。可以辟蠱中惡。丹竈泥粉。紅色丸如黃豆大。云調水飲之。治不服水土及注痢等症。

羅浮有茶。產于山頂石上。剝之如蒙山之石茶。其香倍于廟界。不可多得。

化州有琉璃茶。出琉璃菴。其產不多。香味與廟界相似。僧人寧客。不及一兩。

葵扇。出東莞。其販于江浙者。特其麤者耳。其精者有彩畫人物極工緻。又有柄中鏤空。內刻人物。自能運動。其直兼金。大者長三四尺。可爲障扇障日。其葵亦有花。

粤中溫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不數月爲其食盡傾圮者有之。尤異。此物能食銀。康熙甲子年。鹽課提舉司汪蕃斯爲余言。庫銀忽缺數千金。見壁下有蛀末一堆。爛如白銀。尋其穴掘之。得白蟻數斛。入爐鎔之。仍得精金。但耗其十一耳。又庚辰年。余至廣城。按察司知事王焜有一親識。寄銀五十金。藏竹箱中經年。其人來取。封識如故。發其銀紙。裏已破。錠件宛然。而輕十餘兩。視之已中空矣。次日見箱下有銀屑。一路入壁孔中。掘之皆白蟻。取而鎔之。仍爲銀。已缺數兩矣。

粤山中近傍一種小樹。狀如木蘭。亦類紫薇。高一二尺。葉大如指頭。頗帶藍色。葉老則有白篆文如蝸涎。名鬼畫符。葉下有小花如粟米。至晚則香聞數十步。恍若芝蘭。又名夜蘭。山間春月有蚊。即折此樹逐之。蚊即飛散。故又名蚊籃樹。彼人凡一切風寒諸病。取樹葉煎湯服之。少頃大吐痰涎立效。或行路爲寒暑所侵。吐瀉腹痛。雖危篤者。採摘數葉嚼之。或吐或不吐。病徐即愈。城市人無知之者。亦異草也。

廣州靖海門外。過河海幢寺藏經閣下。有樹一叢。名鷹爪蘭。枝蒂如鷹爪。花六瓣兩疊。他處未見。亦異種也。

孝光寺菩提樹。大十餘圍。根株無數。相傳梁天監年西僧攜種。

西洋紙。被長丈餘。闊如繭而堅。其首細滑無縫。色白如綿。云國中夫婦同寢其中。可以禦寒。

潮州大馬蟻山有蟻祖廟。每年五月。羣蟻來朝。亦怪事也。粤中馬蟻種類極繁。人家几案之上。臥榻之中。撲緣徧。稍有蜜糖腥羶之物。雖縣之梁上。庋之饒中。無有不爲所嚙者。床桌之足。以水盆置其下。一芥可渡。即踞之不去矣。

廣州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蟲損蝕其實。惟樹多蟻則蟲絕。故園戶之家。買蟻置之

樹。皮蟻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旁而取之。謂之養柑蟻。高州西荔枝村。兼種橘柚為業。其樹連亙數畝。繫竹索引。大蟻往來出入。藉以除蠹。蟻卽于葉間營窠。多至什伯。結如斗大。土人取其子作醬。或為醢。以為鮮美。

高郡人病。不事醫藥。唯事巫鬼。不愈。以艾灸之。所產縮砂仁、黑白牽牛、至多。

烏犍牛。出陽春、電白、寧界。毛色光膩。土人飾鞍轡乘之。以代騾驢。

嶺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鱔。食草蟲。易其名曰茅蝦。鼠曰家鹿。曲鱔曰土笋。

海邊黃魚化為鸚鵡。泡魚大者如斗。化為豪豬。鯊魚之虎頭者化為虎。斑者化為鹿。

潮州龍蝦。大者長五六尺。頭與龍無二也。更大者其鬚可為杖。然不可見。小者亦重三四斤。肉味不甚佳。置蟻下。羣蟻食之。不日可盡。洗滌其殼。可以為燈。

狗印出潮州。如蛇。有四足。

潮州木芙蓉。大如梧桐。朝開粉紅色。午變大紅。晚又變為淡黃。人家種者。凭欄而觀之。

竻竹多刺。土人用為藩籬。近交趾境尤多。

瑞蓮菜。一名睡蓮。花瓣外紫內白。幹如釵股。心似雞頭。以水淺深為短長。日沉夜浮。必雞鳴採之。始可得。清香爽脆。銷暑解酲。出高州。

洋葱。形似獨顆蒜。而無肉。剝之如葱。澳門白鬼飼客。縷切為絲。瑚琺滿盤。味極甘辛。余攜歸二顆種之。發生如常葱。至冬而萎。

頻婆果。如大皂莢。莢內鮮紅。子亦如皂莢子。皮紫。肉如栗。其皮有數層。層層剝之。始見肉。彼人譬顏厚者曰頻婆臉。

龍爪花。色赤。形似秋海棠。中心垂絲裊裊。如龍爪。

馬纓花。色赤。如馬纓。其花下垂。一條數十朶。樹高者丈許。有白者。有桃紅而大紅鑲邊者。皆異種也。

香荔枝。大如桃。色青。皮似荔枝殼。而非殼也。頭上有葉一宗。擘開白瓤黑子。味似波羅蜜。康熙三十八年。上幸杭州。總兵臣理進此果。

鼠脯。順德縣佳品也。鼠生田野中。大者重一二斤。斷得其穴。熒熒數十。小者縱之。大者炙為脯。以待客。筵中無此。以為不敬。禮記迎貓。為其食田鼠也。殆卽是歟。

海豐芥菜。大者重二十餘斤。他處不及。葉圓厚無齒。

鶴膝竹。可為杖。其節如雞腿。亦名雞腿竹。

綿木。產新寧、新興等處。其質柔韌。以為打擔。雖負重不折。用為輿槓最佳。一對值銀二兩。

水豆芽。蟶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芽菜。醃之則無。小如豌豆莢。

鎖管。形如鎖。十餘相連。味如蠣房。鮮食醃食俱佳。

跳魚。長二三寸。形如土鮒。而細長。頭高而方。兩眼生頭上。身有細綠點。能跳躍。又名花魚。炙食佳。亦可作

鮝。

角魚。頭有稜角四起。飛魚。翅鬣如針而稀。能飛水上。龍蝦長鬚有二角。肉最美。花魚。編身而點斑。以上數種。皆出海豐。

海豐水族甚夥。有馬鮫魚、鯧魚、淡菜脯、土鱗脯。似比目半體。而兩眼生在一處。炙食最鮮。黑魚脯、鰳魚脯、烏耳鰻、乾油箸、風螺、乾西施舌、絲蚶、金鉤蝦米、對蝦、沙蜆、龍虱、海鴨脯、金鵝脯卽鵜鶘、赤蟹、麵蠔、珍珠蠔、菩提菜、沙白、海蜇、鮭魚鰾、鯊翅、帶子及鯧魚。又有日月者。蚌類也。大如掌而圓扁。殼半片白。半片紅。土人直名之曰日月。

油葱。形如水仙。葉厚一指。而邊有刺。不開花結子。從根發生。長者尺餘。破其葉中有膏。婦人塗掌中以澤髮。代油。貧家婦多種之屋頭。問之則怒。以為笑其貧也。

蓬生果。名乳瓜。土人又名木瓜。樹高一二丈。如椶櫚。葉如蒲葵。近頂節節生葉。葉間生瓜。大類木瓜而青色。嫩皮微有楞。肉白多脂而無核。掐之乳隨指出。嚼食甚脆。子如蠶矢。二月下種。一年卽高大。數年果少。則伐之另種。其樹去皮可食。如蘿蔔。亦可醬食。余于雷陽見之。

凡魚皆孚子卵生。唯鯊魚胎生。魚在胞中。多者一二十枚。少者數枚。口吐而生。破腹取胞魚。目未開。肉嫩中羹。若鯊魚則其美在翅。肉粗淡無味也。

廉州府學中。有大蜈蚣。長四五尺。身闊三寸。每逢風雨之夜。飛出殿櫺之外。白光如曳練。頭有圓光。如毬。霍霍有聲。余族弟京成為廉府教授。舉家見之。

瓊州有雷公馬。狀如蜥蜴。腹紫。背青綠。項頸有鬣如馬。多在樹上。螫人立死。雷州亦有雷公馬。其形相同而無鬣。多在海灘沙上。又名沙螺。見人卽藏入沙中。雷州人取食之。

瓊州有冬瓜蛇。大如柱而長止二尺餘。其行跳躍。蓬蓬有聲。螫人立死。

韶州仁化縣丹霞山。最稱名勝。山中產藥甚多。有異果名石栗。樹如枇杷。葉亦相類。實如核桃而扁。殼堅。中有肉。如栗而更香嫩。

金星草。闊寸許。長一二尺。形如蘭。其葉中心一條。金星點點連綴。折之。中有黑髮一根。切而浸之。可為閨中膏沐。

仙米。亦產丹霞。獨地所生。粒如粟而色綠。煮熟大如米。其味清脫。

果下馬。高不過三尺。背有雙脊。健而能行。可以果樹下乘之。故名。產高州。

山馬。形似鹿。千百為羣。角彎繞後。

山牛。與牛無異。但眼紅耳。山中作隊而行。見人不畏。海南山中甚多。

西陲要略

祁韻士輯

西陲要略自序

近年士大夫。于役西陲。率攜瑣談聞見錄等書。爲枕中祕。惜所載不免附會失實。有好奇語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歷代史乘。皆無攷據。又於開闢新疆之始末。僅就傳聞耳食。爲之演敘。訛舛尤多。夫記載地理之書。體裁近史。貴乎簡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證古。是無益之書。可以不作。亦纂著之蔽。余奉譴濛池。簪筆自效。竊思新疆周二萬餘里。爲高宗純皇帝神武獨闢之區。千古未有。余既得親履其地。多所周歷。得自目覩。而昔年備員史職。又嘗伏讀御製文集。詩集。及平定準噶爾回部方略、二書。故於新疆舊事。知之最詳。頗堪自信。適松湘浦先生駐節邊庭。以伊江爲總統南北兩路之地。親事丹鉛。創爲事略十二卷。已又奉有續輯同文志之命。將彙送各城故實事蹟。余獲總司校核。參證見聞。益覺信而有據。爰就要者攷而錄之。備存其略。凡四卷。並摘聞見錄諸書中之可信者。證以所見。纂爲二篇。附載書後。俾後之人知所折衷云。嘉慶丁卯夏五月壽陽祁韻士鶴皋甫自識。

西陲要略目錄

卷一
南北兩路疆域總敘
南北兩路山水總敘
南北兩路卡倫總敘
南北兩路軍台總目
卷二
南北兩路城堡總目
南北兩路職官總目（兵額附）
卷三
伊犁駐兵書始
伊犁興屯書始（三屯水利附）
訓練
牧養

卷四
土爾扈特源流
哈薩克源流
布魯特源流
霍罕路程記
厄魯特舊俗紀聞
回俗紀聞

西陲要略卷之一

前史官壽陽祁韻士鶴皋輯

南北兩路疆域總敘

今之新疆，即古西域。出肅州嘉峪關而西，過安西州，至哈密，爲新疆門戶。天山橫亙其間，南北兩路，從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曰土魯番，曰喀喇沙爾，曰庫車，曰阿克蘇，曰烏什，曰葉爾羌，曰和闐，曰英吉沙爾，曰喀什噶爾，是爲南路。由哈密踰天山之北，迤邐山北而西，曰巴里坤，曰古城，曰烏魯木齊，曰庫爾喀喇烏蘇，曰塔爾巴哈台，曰伊犂，是爲北路。漢書西域傳所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以南，今之所謂南路北路，則合天山南北而中分之，總屬於伊犂。全境之地，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蒙古，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部，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等部，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蒙古，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就其相距道里計之，自伊犂惠遠城東北行一千五百餘里，至塔爾巴哈台城。又東北七百餘里，與科布多以額爾齊斯河爲界。伊犂自北而西，及塔爾巴哈台東北一帶，皆哈薩克游牧。伊犂西南一帶邊外，皆布魯特游牧。自伊犂惠遠城東行一千餘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城。又東經綏來、昌吉二縣，行八百餘里，至烏魯木齊城，即迪化州，俗呼爲紅廟子者也。自烏魯木齊東南越博克達山，逾土魯番，五百餘里。自烏魯木齊東行，經阜康縣，行四百餘里至古城。又東經奇台縣，行

七百餘里至巴里坤城，有鎮西府及宜禾縣在焉。南即天山，極高峻，路經天山，行三百餘里抵哈密城。此北路之頭城也。自伊犂惠遠城南越穆蘇爾達巴罕，至阿克蘇一千餘里。由阿克蘇西北二百餘里至烏什。由烏什而西，經樹窩子草地，行七百餘里，直達喀什噶爾城，乃捷徑。布魯特游牧於此。凡伊犂西南及阿克蘇、烏什西北一帶，皆布魯特游牧，即所謂東布魯特是也。自阿克蘇由南而西一千四百餘里至葉爾羌城。自葉爾羌西北五百九十餘里至喀什噶爾城，中有英吉沙爾城。其巴達克山回部，距英吉沙爾西南爲魯克卡倫一千七百餘里。喀什噶爾所屬卡倫以外，與布魯特游牧連界，即所謂西布魯特是也。外通安集延及霍罕諸部落。又自葉爾羌東南行，七百餘里至和闐城。迤南沙磧戈壁，或峯巒連岡，路不復通。自葉爾羌東南，出庫車、雅爾、卡倫，經和闐西南，行月餘可達西藏。沿途山徑狹隘，兼多煙瘴，路極難行。謂之克什米爾及安集延、喀齊、南回。言由西藏西北拉達克之地，往復貿易，有至葉爾羌者。先年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將大策凌敦多卜擾藏，曾由此路云。自阿克蘇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庫車城。庫車西南一帶，界阿克蘇、和闐。西北至伊犂一千七百餘里。庫車東南皆沮洳草澤，人馬難行。自庫車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喀喇沙爾城。由城西北經著勒土斯河，至納喇特達巴罕四百八十里，接伊犂東南界。喀喇沙爾東南一帶，或沙磧戈壁，或湖灘泥淖，人馬難行。自喀喇沙爾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土魯番。東南經闢展回城，約五百餘里至羅卜諾爾，即古蒲昌海也。又東南多戈壁大山，界連青海。西北界連烏魯木齊。自土魯番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抵哈密城。此南路之頭城也。由哈密南至南湖三十里外，俱戈壁。北與巴里坤、宜禾縣連界，東至嘉峪關一千五百餘里。其嘉峪關外，赤斤湖地方，南行百餘里至庫克拖羅垓，即青頭山，路通青海。凡關外赴藏熬茶之蒙古人等，經行此路焉。

南北兩路山水總敘

新疆境內之山。發脈於葱嶺。自西而東。天山最大。即漢書所謂祁連山。山之陽為土魯番、哈密。山之陰為巴里坤。綿路越數千里。重巖疊嶂。隨地異名。最著者在北路。若伊犂之額琳哈畢爾罕。塔爾巴哈台之楚呼楚。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在南路若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爾圖什。葉爾羌之密爾岱。和闐之桑谷樹雅。烏什之貢古魯克。阿克蘇之穆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巴罕。皆北分支。盛夏積雪不消。俗槩以雪山呼之。新疆諸水。分流異趨。南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玉河。和闐之哈喇哈什、玉隴哈什二河。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庫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悉東匯於土魯番之羅卜淖爾。凡南北山積雪融化之水。皆入之。蓄淪渟滀。伏流地中。即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犂諸河多西流。塔爾巴哈台之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烏魯木齊之瑪納斯諸河多北流。或歸入淖爾。或流經草湖。或伏入沙磧。以及雪融會合之水甚多。蓋皆一一詳致之。

伊犂之山。有格登山。在城西南一百餘里。有額琳哈畢爾罕山。在城東北哈什河。接連闥揚山陰一帶。約三百餘里。有阿布喇勒山。在城東二百餘里。哈什河東一帶。與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山一脈。有阿勒坦額墨爾都圖山。在城西北四百餘里。有塔爾奇山。在城東北一百餘里。有崆郭羅鄂博。在城東北五十餘里。水則有伊犂河。附近城南。綿亙千餘里。流入哈薩克遊牧。有哈什河。在城東北二百餘里。有崆吉斯河。在城東七百餘里。此二水即伊犂河上流。有特克斯河。源在城南。隔山三百餘里。東流而北。北而西。亦為伊犂河上流。有奎屯河。有策集河。有薩瑪爾河。俱在城西北三百餘里。有察爾渠斯河。在城西北二百餘里。有察罕烏蘇山泉。在城北二百餘里。有阿里瑪圖河。在城北二百餘里。此外東北而南。尚有烏哈爾里克。有闢里沁。有濟爾哈朗。有博羅布爾噶蘇。有察布察爾。各河。沒水灌溉。廣利屯田。有賽里木淖爾。在城東北。隔山二百餘里。係察哈爾遊牧。西南一帶。又有特穆爾里克。有格根。有哈爾奇喇。有察林。諸水。皆資游牧。凡境內之水。皆朝宗於伊犂河。惟賽里木淖爾不與焉。西南四百餘里。鄂爾果珠勒及哈爾奇喇等卡倫以外。行百餘里。有善塔斯大嶺。山中多產野葱。疑漢書所謂葱嶺者。此其支脈。自善塔斯西行三百餘里。至特穆爾圖淖爾。其水周廣數百里。西北南三面皆山。山麓皆布魯特遊牧。沿岸淤沙。土人以之熬鐵。特穆爾者。譯言鐵也。圖者有也。淖爾者海子也。言此水產鐵故名。兆產大魚。由淖爾南岸越巴爾渾大山。渡塔爾垓河。測流向東南越大山。可達回疆烏什。此水西流歸納林河。入安集延。由淖爾南岸至塔爾垓河。北行三百餘里。西南過察奇爾圖大山。經穆蘇爾達巴罕西麓。由此而西。仍經布魯特遊牧。又行五百餘里。至鐵里治克山嶺下。二十餘里。西南轉南。由南而東。共行四百餘里。至喀什噶爾矣。穆蘇爾達巴罕者。冰山也。在伊犂南界。自伊犂西南行一千五百餘里。始至山趾云。

塔爾巴哈台之山。則有塔爾巴哈台山。又名楚呼楚。在城北一百餘里。有巴克圖山。在城西七十餘里。有珠爾呼珠山。在城東北二百餘里。有寗博克薩里山。在城東二百餘里。有達爾達木圖山。在城東南五百餘里。有巴爾魯克山。在城南二百餘里。有格懌蘇山。在城西南五百餘里。有綽諾庫圖勒山。在格懌蘇山

迤東。水則有額彌勒河。城南綿亙三百餘里。有固爾圖河。在城東南二百餘里。有額爾齊斯河。在城東北七百餘里。與科布多以此河為界。有齋桑淖爾。在城東北五百餘里。為額爾齊斯所匯。又有噶扎勒巴什淖爾。在城東四百餘里。有額爾格森淖爾。有阿勒克圖琥勒淖爾。在城西南。卡倫以外。有扎噶蘇淖爾。在城東北。附近額爾齊斯河。此外亦有泉源諸水。均資屯牧。

自伊犂而南。至烏什。則有貢古魯克山。在城北二百餘里。有巴什雅哈瑪山。在城西南一百里。有雅滿蘇山。在城西北二十里。水則有雅庭河。來自布魯特遊牧。東流。分為二支。南一支復分為三。又東流合而為一。與北一支匯而東流出境。其官屯及回莊田畝。均資灌溉。

喀什噶爾之山。則有玉斯圖阿爾圖什山。在城西北九十餘里。有穆什山。在城西北一百五十餘里。有塔什密里克山。在城西南一百五十餘里。三山連岡疊嶂。環繞三面。直接英吉沙爾。上多積雪。春融。回莊資以灌溉。水則有伊蘭烏瓦斯河。有闊舒克塔什河。有烏蘭烏蘇河。有赫色勒河。有塞里布楚克河。各流歙匯烏蘭烏蘇為大河。回田亦賴灌輸之益。下流匯入葉爾羌、和闐諸水。英吉沙爾之山。連喀什噶爾。其水則有圖木舒克大河。東自布魯特流至城南。闊四五丈。至沙梁。架木橋以渡行人。回民開渠引以溉田。

葉爾羌之山。則有密爾岱山。在城西南二百餘里。產玉。有瑪爾瑚盧克山。在城西南四百餘里。產玉。又有一大山在葉爾羌西南。與密爾岱山相連。峭拔特出。峯巒層疊。綿亙無際。回人呼為塔爾塔什達巴罕。疑即所謂葱嶺者是也。水則有玉河。自密爾岱山流出。南支分入和闐。

和闐境內正南一帶之山。與葉爾羌之密爾岱諸山。連岡不斷。皆積雪。水則有哈喇哈什河。本名桑谷樹雅。有玉隴哈什河。有哈琅圭塔克河。俱多產玉。且資溉田。

阿克蘇山則有穆蘇爾達巴罕。在城北五百餘里。即冰山。伊犂、阿克蘇。南北兩路孔道也。有滴水崖。在城東渾巴什地方。察爾奇克西南六十里。產銅。有礮池溝。在鄂依斯四十里。產銅。水則有渾巴什河。在城西五十里。

庫車迤北一帶。亦係雪山綿亙。有丁谷山。在城西北一百餘里。又城北百餘里有山產硇砂。水則有渭干河。在城西百餘里。源自北山出。環城東南流。回莊多引渠溉田。

喀喇沙爾山則有博爾圖達巴罕。在城東北一百三十里。有著勒土斯山。在城西北一帶。接連雪山。迴環千里。其中水草暢茂。土爾扈特、和碩特兩部落遊牧於此。水則有著勒土斯河。在著勒土斯之地。有開都河。在城西門外五里。源出大雪山。經喀喇沙爾城西。水勢甚闊。回人引渠灌注田畝。有布古爾查湖。在城西四百餘里。湖上有土橋一。仍西入回疆之咽喉。即漢書所謂土橋之險。凡自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英吉沙爾、烏什、等處東北來者。皆於此過渡。舍此別無路徑也。

土魯番之山。即天山東北界巴里坤。西達穆蘇爾達巴罕。又西極葱嶺。綿亙數千里。水則有羅卜諾爾。在城東南五百餘里。其澤周圍數百里。為西域東南一大藪澤。中有回莊二處。人戶各四五百。每年貢水獺皮九張。設六品伯克居之。歸土魯番約束。此諾爾皆受西域回疆諸水。及雪山冰山消融之水。渟而不流。

潛行地中。東南至西甯所屬番曰那木錯多瑪遊牧。有山名噶達蘇赤老。出而為黃河。經星宿海。即青海南岸。東流至西甯一千餘里。（詳見御製河源記）古所謂河出崑崙墟。蓋因天山蔥嶺及穆蘇爾冰嶺一帶。蒙古語呼為崑都崙。急呼則為崑崙。其羅卜諾爾所匯之水。無非自天山蔥嶺而來。特由羅卜諾爾伏流地中。至噶達蘇赤老始見。是為黃河之源。或以羅卜諾爾為即是星宿海。誤矣。哈密之山。即天山。最高處在城北一百三十里。山之北三百餘里。為巴里坤。水則有柳谷水。在城東北。源出天山。積雪融而出焉。

南北兩路卡倫總敘

新疆北路之塔爾巴哈台與科布多毗連。以額爾齊斯河為界。河東卡倫地名和尼邁拉虎。隸科布多。河西卡倫地名輝邁拉虎。隸塔爾巴哈台。自輝邁拉虎至塔爾巴哈台。夏季設大小卡倫十三處。（烏里雅蘇圖・哈瑪爾達巴巴爾・額爾濟斯・博洛呼濟爾・闊爾班烏里雅蘇圖・哈達蘇・特莫格爾台・哈爾布拉・千齊淡・莫多・霍尼烏蘇・雅克雅克巴勒・札哈蘇淖爾・輝邁拉虎・）冬季設卡倫八處。（瑪尼圖・博勒齊爾・布爾噶蘇台・烏爾圖布拉・俄楞烏里雅蘇圖・鄂倫布拉克・瑪呢圖噶圖勒干・）此外俱哈薩克遊牧。塔爾巴哈台西南一帶卡倫八處。（巴克圖・瑪呢圖・沙爾布拉克・察罕托輝・額爾格圖・巴爾魯克・阿魯沁達蘭・）界連伊犁。卡倫以外。亦哈薩克遊牧。伊犁東北七百餘里與塔爾巴哈台接界之處。由哈布塔海沁達蘭一帶而南。設大小卡倫二十三處。（哈爾奇拉・鄂博勒濟爾・鄂勒著依圖博木・烏蘭布喇・吉倫圖・小烏蘭克・小沁達蘭・小索達巴罕・沖庫克・小哈爾烏蘇・小阿爾奇圖哈瑪爾・小格格・小沙喇布拉克・小霍爾果斯・小庫爾干・小雅瑪圖・小鄂托克賽哩安達拉・博爾圖・尼楚袞・古爾班・達爾達木圖・小扎克鄂博・小哈布塔海・）察哈爾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俱哈薩克遊牧。又西面南尾至伊犁河北岸。設大小卡倫八處。（霍爾果斯・齊齊罕・雅瑪圖・屯・博羅呼濟爾・羅郭台・小〔十月設・四月撤〕登努勒圖・小鄂博・小〔九月設・三月撤〕晉沁・）索倫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俱哈薩克遊牧。自伊犁河南而西。設大小卡倫十六處。（圖爾根・沙布爾托海・托里・瑪哈沁布拉克・春稽・〔以上係三四月設駐之所・〕烏里雅蘇圖・小托和木・小喀喇托輝・小塔木哈・〔以上係九月移設駐之所・〕蘇爾祖克・哈喇烏蘇・雅依圖・索爾淖勒・沙喇托羅海・小昆都倫・哈喇烏蘇色奇甘・小蘇林多歡・〔以上係十月移設駐之所・〕）錫伯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隔河與哈薩克接壤。其錫伯屯牧西南因有回子屯所。每年夏秋設卡倫於遜札達木圖。以資巡察。由錫伯卡倫接連遞西轉南而東。大小卡倫十七處。（特穆爾里克・特穆爾里克渡口・雅巴爾布拉克・鄂爾圖・鄂爾格圖・扎拉圖・哈爾奇喇渡口・吹圖・勒・納林・鄂爾果珠勒・哈爾奇喇・沙里雅斯・察克斯沁・敦達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罕鄂林哈布哈克・）額魯特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西北係哈薩克遊牧。西南係布魯特遊牧。又厄魯特屯牧東南

設卡倫八處。（英額爾巴特・拜布拉克・博托木・赤老圖・呂戛・烏蘭古特・納爾特・圖爾克阿斐・）界連喀喇沙爾之土爾扈特和碩特遊牧。亦係額魯特領隊大臣專轄。至伊犁城北塔爾奇一帶及伊犁河渡口。設有卡倫七處。（沙喇布喇克・塔爾奇・干珠罕・庫爾哈喇烏蘇・庫庫鄂羅木・鄂博勒齊爾・阿爾扎武口・）專為貿易哈薩克。並稽察逃人而設。惠甯城領隊大臣專轄。此伊犁及塔爾巴哈台所屬大小卡倫方向。皆將軍統轄也。自伊犁南越穆蘇爾達巴罕至回疆烏什城西北一帶。設卡倫六處。（巴什雅哈瑪・沙土・畢底爾・雅瑪渠・貢古魯克・畢特克里・）外通布魯特。烏什辦事大臣專轄。自烏什而西。經草地布魯特遊牧地名樹窩子。七百餘里。直達喀什噶爾城。由城東北而西轉南。設大小卡倫十七處。（巴爾昌・伊斯里克・伊蘭烏瓦斯・阿爾哈布拉克・圖舒克塔什・神布爾罕・七里克・勒烏瓦斯・喀浪圭・喀爾瑪・烏蘭烏蘇・烏帕拉特・蘇巴什・鄂爾吉罕・玉都巴什・克勒布都魯克・米奇特・）外通布魯特。西達霍罕安集延。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轄。自喀什噶爾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英吉沙爾城。由城西北而南。設大小卡倫十二處。（鐵列克・奇克滿・烏帕拉克・伊布拉克・托依洛克・特比斯・鐵蓋雅爾・特爾格齊克・達卜圖・圖木舒克・汗達爾克・以上卡倫俱由喀什噶爾派撥更換・）外通布魯特西南千數百里以外至巴達克山。英吉沙爾領隊大臣專轄。自英吉沙爾東行三百餘里至葉爾羌城。由城南南轉而東北設卡倫七處。（[illegible]爾・伏什喇卜・庫庫雅爾・玉喇里克・賽蘭・桑株・）西南一帶外通布魯特。東北卡倫向為稽察逃人。葉爾羌辦事大臣專轄自葉爾羌東南行七百餘里至和闐城。和闐東西河設卡倫十二處。向為稽察採玉。又扎瑪爾卡倫一處。通阿克蘇。為稽察逃人而設。和闐領隊大臣。專轄自葉爾羌東北行一千四百餘里。至阿克蘇城。其東北通著勒土斯設卡倫二處。（阿爾巴伏什・尼雅爾阿璊・）稽察喀喇沙爾所屬之土爾扈特遊牧。阿克蘇辦事大臣。專轄自阿克蘇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庫車城。由城西北而南設卡倫五處。（博勒奇爾・渾巴什里克・沙爾達爾瑪・沙雅爾特里木・雅拉里克・）專稽察逃人。庫車辦事大臣專轄自庫車東北行八百餘里至喀喇沙爾城。由城東北設卡倫二處。（察汗通格・沙扎嘎圖・）稽察逃人。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專轄自喀喇沙爾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土魯番城。由城西南而東設卡倫六處。稽察逃人。土魯番領隊大臣。專轄自土魯番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哈密城。由城東北設卡倫四處。稽察逃人。哈密辦事大臣專轄。此回疆各城所屬卡倫方向也。

南北兩路軍台總目

伊犂至塔爾巴哈台及精河。有軍台。無營塘。精河至烏魯木齊。有軍台。有營塘。烏魯木齊至土魯番。有軍台。有營塘。烏魯木齊經巴里坤至哈密。無軍台。有營塘。土魯番至哈密。有軍台。無營塘。喀什噶爾至土魯番。有軍台。無營塘。哈密至嘉峪關。有軍台。有營塘。

伊犂起至嘉峪關各台站。

伊犂惠遠城東北七十里。至烏哈爾里克台。東北八十里。至塔爾奇阿璊台。東四十里。至博勒齊爾台。八十里至鄂爾哲圖博木台。九十里至胡素圖布拉克台。八十里至托霍木圖台。七十里至托里台。一百三十里至精河台。一百二十里至托多克台。九十里至固爾圖台。九十里至墩木達台。八十里至布爾噶濟台。七十里至

庫爾喀喇烏蘇底台。八十里至奎屯台。九十里至安集海台。一百里至烏蘭烏蘇台。一百一十里至瑪納斯台。一百二十里至圖爾里克台。一百二十里至呼圖璧台。九十里至洛克倫台。一百二十里至烏魯木齊鞏寧城底台。一百二十里東至昂吉爾圖台。一百一十里至哈喇巴勒噶遜台。一百一十里至哈必爾罕布拉克台。一百里至根忒克台。六十里至

土魯番底台。八十里至勝金台。九十里至里雅木沁台。一百二十里至

闢展台。五十里至蘇魯圖台。六十里至齊克騰木台。一百八十里至鹽池台。一百二十里至梧桐窩台。一

百四十里至奎賴泉台。六十里至肋巴泉台。五十里至橙槽溝台。八十里至瞭墩台。八十里至鴨子泉台。七十里至三堡台。六十里至頭堡台。六十里至

哈密底台。七十里至黃蘆岡台。七十里至長流水台。七十里至格子煙墩台。一百四十里至苦水台。七十里至沙泉子台。九十里至星星硤台。八十里至馬蓮井子台。七十里至大泉台。八十里至紅柳園台。七十里至白墩子台。九十里至安西台。七十里至小灣台。九十里至卜隆吉台。九十里至三道溝台。五十里至玉門縣台。九十里至赤斤硤台。一百一十里至惠回堡台。九十里至嘉峪關。以上六十站。共五千二百餘里。

庫爾喀喇烏蘇起至塔爾巴哈台十二軍台。

庫爾必喇台。　沙喇烏素台。　鄂倫布拉克台。　沙爾扎克腰站台。　烏爾圖布拉克台。　坤都倫烏蘇腰站台。　雅瑪圖台。　托里布拉克腰站台。　沙喇縱羅素台。　阿布達爾莫多腰站台。　色德爾莫多台。　干齊罕莫多腰站台。　塔爾巴哈台底台。以上一千五百餘里。

喀什噶爾至土魯番各軍台。

喀什噶爾底台。一百一十里至庫森塔斯渾台。一百里至

英吉沙爾台。七十里至托布拉克台。五十里至寮木倫台。一百里至喀拉布札什台。七十里至

葉爾羌底台。東北七十里至愛吉特虎台。九十里至賴里克台。七十里至邁那特台。一百里至阿朗格爾台。六十里至阿克薩克瑪拉勒台。六十里至皮產里克台。七十里至海南木楷台。八十里至巴爾楚克

台。八十里至庫庫車勒台。一百四十里至俄阿喇克台。八十里至烏圖斯克滿台。六十里至伊勒都台。八十里至都齊特台。八十里東至洋阿里克台。一百七十里至渾巴什台。七十里至

阿克蘇底台。八十里至札木台。八十里至哈拉玉爾滾台。一百四十里至察爾齊克台。八十里至鄂玉斯塘台。六十里至

拜城。五十里至賽里木台。八十里至河色勒台。一百六十里至

庫車底台。六十里至托和奈台。一百四十里至阿爾巴特台。一百里至布古爾台。一百里至洋薩爾台。六十里至策達雅爾台。一百六十里至車爾楚台。一百里至喀喇布拉克台。七十里至庫爾勒台。六十里至哈爾哈阿璊台。一百里至

喀喇沙爾開都河底台。九十里至特伯爾古台。八十里至烏沙克塔爾台。一百五十里至喀喇河色爾台。九十里至庫木什阿哈瑪台。一百三十里至阿哈爾布拉克台。八十里至蘇巴什台。九十里至托克遜台。七十里至布幹台。九十里至土魯番。以上五十站。共四千四百餘里。

伊犂起至阿克蘇十四軍台。

巴圖蒙克台。　海努克台。　索果勒台。　博爾台。　狠諾海台。　特克斯台。　沙圖阿璊台。　噶克察哈爾海台。　他木哈他什台。　胡索圖托海台。　圖巴拉特台。　亮噶爾台。　阿爾巴特台。　札木台。

阿克蘇。以上一千餘里。

阿克蘇起至烏什三軍台。

察哈喇克台。　阿察塔克台。　烏什底台。以上二百里。

葉爾羌起至和闐六軍台。

玻斯喀木台。　洛伙克梁噶爾台。　噶嗎台。　滾得里克台。　披雅勒滿台。　哈喇哈什台。　和闐。以上七百餘里。

精河至哈密營塘。

精河底塘。　托多克塘。　古爾圖塘。　墩木達塘。　布爾噶濟塘。　庫爾喀喇烏蘇塘。　奎屯塘。　安濟海塘。　烏蘭烏蘇塘。　瑪納斯塘。　土古里克塘。　呼圖璧塘。　昌吉塘。　迪化底塘。　柴窩鋪塘。　噶遜底塘。　烏魯木齊以上一千二百八十里。

迪化底塘。　黑溝塘。　阜康塘。　大泉塘。　清水塘。　三台塘。　濟木薩塘。　古城塘。　奇台塘。　木壘塘。　阿克他斯塘。　烏浪烏素塘。　色必塘。　噶順塘。　烏兔水塘。　肋巴泉塘。　蘇吉塘。　巴里坤底塘。以上一千四百餘里。

奎素塘。　松樹塘。　羊圈溝塘。　南山口塘。　黑帳房塘。　哈密底塘。以上三百五十里。

黃蘆岡塘。　長流水塘。　格子煙墩塘。　苦水塘。　沙泉子塘。　星星硤塘。以上五百一十里。

西陲要略卷之二

南北兩路保城

伊犁向無城。準噶爾時。隨畜逐水草移徙。本行國。乾隆二十年。平準噶爾。我軍之防守於是者。結營而居。二十九年。始於伊犁河北岸度地創建。賜名惠遠城。垣高一丈四尺。周九里有奇。門四。東景仁。西說澤。南宣闓。北來安。中建鼓樓。鎮之。五十九年。就城東偏展築一百二十丈。滿營兵駐城中。察哈爾、索倫、錫伯、額魯特、四營分列四境。為新疆第一重鎮。所屬城八。曰惠寧城。曰綏定城。曰廣仁城。曰瞻德城。曰拱宸城。曰熙春城。曰塔爾奇城。曰寧遠回城。

惠寧城。在惠遠城東北七十里。地名巴彥岱。乾隆三十五年築。名惠寧城。駐滿營兵。垣高一丈四尺。周六里有奇。門四。東昌漢。西兆豐。南遵軌。北承樞。嘉慶十年。以城內東偏有水泉湧出。移向西面展築如舊。

綏定城。在惠遠城北三十里。地名烏哈爾里克。乾隆二十七年築。名綏定城。垣高一丈七尺。周四里有奇。門三。東仁熙。西義集。南利渠。

廣仁城。在惠遠城西北八十里。地名烏克爾博羅素克。俗呼大蘆草溝。乾隆四十二年築。名廣仁城。垣高一丈三尺。周三里有奇。門三。東朗輝。西迎灝。南溥惠。

瞻德城。在惠遠城西北七十里。地名察罕烏蘇。俗呼清水河。乾隆四十年築。名瞻德城。垣高一丈三尺。周

三里有奇。門三。東升瀛。西履平。南延秋。

拱宸城。在惠遠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地名霍爾果斯。乾隆四十二年築。名拱宸城。垣高一丈七尺。周三里有奇。門三。東寅暉。西遵樂。南綏定。

熙春城。在惠遠城東八十里。亦巴彥岱地。俗呼城盤子。乾隆四十二年築。名熙春城。垣高一丈。周二里有奇。門三。東觀恩。西凝爽。南歸極。

塔爾奇城。在惠遠城西北三十里。乾隆二十六年築。無城名。即以山名名之。垣高一丈。周一里有奇。門皆無名。以上六城。皆駐綠營兵。

寧遠回城。在惠遠城東南九十里。地名固爾札。乾隆二十七年築。名寧遠城。回衆居之。垣高一丈六尺。周四里有奇。門四。東景旭。西環瀛。南嘉惠。北歸極。

塔爾巴哈台城。初在雅爾地方。乾隆二十九年所築。三十一年。因其地冬雪大。官兵難以駐守。移東二百里。於楚呼楚地方新築一城。為阿睦爾撒納游牧處。賜名綏靖。易其地名為塔爾巴哈台。垣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二尺。門三。東翔和。西布悅。南遂亨。四十一年重修。

庫爾喀喇烏蘇城。乾隆四十六年所築。名慶綏城。門四。東撫仁。西向義。南導澤。北承恩。城垣高一丈六尺。底厚二丈。頂厚一丈二尺。周三里有奇。居烏魯木齊西境。

烏魯木齊向無城。乾隆三十一年。創築於紅山之側。名迪化城。門四。東惠孚。西慶豐。南肇阜。北悅韶。其南郭接迤舊城一。則初定此地時。協鎮駐劄所築也。三十七年。去迪化城西八里。築一城。賜名鞏寧。駐滿營官兵。迪化城則以綠營兵駐之。鞏寧城垣高二丈二尺五寸。厚一丈七尺。周九里有奇。門四。東承曦。西宜穡。南同軌。北樞正。以滿、蒙、漢、三體及回子字書於門端。四十八年重修。所屬各城。自庫爾喀喇烏蘇古城。巴里坤、土魯番、四大城而外。其城堡之居東路者。凡十三。曰惠來堡。曰屢豐堡。曰輯懷堡。曰阜康城。曰惠徠堡。曰育昌堡。曰時和堡。曰愷安城。曰保惠城。曰古城漢城。曰靖寧城。曰木壘城。曰鎮西城。居西路者凡十四。曰宜仁堡。曰懷義堡。曰頭屯所。曰寧邊城。曰寶昌堡。曰樂全堡。曰蘆草溝所。曰綏化城。曰康吉城。曰綏寧城。曰綏來堡。曰遂成堡。曰豐潤堡。曰安阜城。居南路者一。曰嘉德城。

惠來堡。在鞏寧城東五里。為六道灣中營屯堡。

屢豐堡。在鞏寧城東二十里。為七道灣中營屯堡。

輯懷堡。在鞏寧城東四十里。為古牧地中營屯堡。

阜康城。在鞏寧城東一百二十里。為阜康縣治。

惠徠堡。在鞏寧城東三百里。為吉木薩三台。

育昌堡。在鞏寧城東三百四十里。地名雙岔河。

時和堡。在鞏寧城東三百六十里。地名柳樹溝。

愷安城。在鞏寧城東三百七十里。地名吉木薩。為縣丞治。

保惠城與愷安城毗連。

古城有滿、漢二城，此為漢城，無城名，以地名之。

靖寧城在鞏寧城東五百五十里，為奇台縣治。

木壘城在鞏寧城東六百四十里，無城名，以地名之。

鎮西城為巴里坤漢城，在鞏寧城東一千二百八十里，鎮西府及宜禾縣治此。

宜仁堡在鞏寧城西，為中營頭工屯堡。

懷義堡在鞏寧城西，為中營二工屯堡。

頭屯所堡在鞏寧城西八十里。

寧邊城在鞏寧城西九十里，為昌吉縣治。

寶昌堡在鞏寧城西，為左營屯工。

樂全堡在鞏寧城西。

蘆草溝所堡在鞏寧城西一百二十里。

景化城在鞏寧城西一百八十里，地名呼圖璧。

康吉城在鞏寧城西三百三十里，地名瑪納斯，為綏來縣治。

綏寧城與康吉城毗連，南北相對，中設靖遠關，名陽巴爾噶遜，或以為即陽關，誤也。

綏來堡在鞏寧城西。

遂成堡在鞏寧城西。

豐潤堡在鞏寧城西。

安阜城在鞏寧城西九百三十里，地名精河，為烏魯木齊極西之境，接伊犁界。

嘉德城在鞏寧城南二百三十里，地名喀喇巴爾噶遜，為通土魯番路。

土魯番城，地居南路，敍後條，此不著。

古城滿城，乾隆四十年築，名孚遠城，與漢城毗連，門皆無名，駐滿營兵，居烏魯木齊東境。

巴里坤滿城，乾隆三十八年築，名會寧城，與漢城毗連，門四，東宣澤，西導豐，南光被，北威暢，城垣高一丈八尺，底厚一丈八尺，頂厚一丈二尺，周六里有奇，駐滿營兵，居烏魯木齊東境。

喀什噶爾舊有城，為回酋瑪哈墨特所居之地，後其子大和卓木布喇呢敦據城叛，乾隆二十四年討平之，官兵就其城駐守，城周三里餘，東門二，西南門各一，今名舊城，回衆居之。二十七年，於舊城西北二里許臨河爽塏之地，創築一城，其基即布喇呢敦故園也，城垣高一丈四尺，底厚六尺五寸，頂厚四尺五寸，周二里有奇，門四，東承恩，西撫羌，南彰化，北闢遠，賜名徠寧城，所屬回莊較大者，曰牌斯巴特，曰塔什伯里克，曰阿拉圖什，曰別什克里木，曰玉什納爾圖什，曰阿爾古。

英吉沙爾舊有城，周二里餘，乾隆二十四年後，駐官兵於城中，隔一牆，牆之南回民居之，其北官兵居之。

四十年，展築城垣，納郭外回民於內城，垣高一丈七尺，底寬八尺，頂寬三尺，南北門二，皆無名，城中隔牆東西長十五丈一尺，高一丈五尺，底厚二尺，頂厚一尺，中有柵門通之。

葉爾羌舊有城，為回酋瑪哈墨特世居之地，後其子小和卓木霍集占據城叛，乾隆二十四年討平之，以官兵駐守其城，垣高三丈三尺，周十一里有奇，東西北各有門一，南門二，皆無名，回城內東南隅有古塔一，周圍約十二三丈，外無磴梯，中有磴道，至頂三十餘丈，塔中無木石，以磚為之，望之極高，若天柱然，回人名曰圖特，為喀喇和台國人所建云，所屬回莊較大者，曰哈拉噶里克，曰托古斯堪，曰桑珠，曰英格奇盤，曰塔克，曰庫庫雅爾巴什里克，曰和什拉布，曰巴里楚克，曰賽圖羅。

和闐舊稱六城，霍集占作亂時，攻陷三城，乾隆二十四年戡定其地，官兵駐守，六城以伊里齊為首，即今和闐城也，垣高一丈九尺，周三里有奇，門四，皆無名，其城內東南隅隔開一門，官兵居之，餘三面皆回人居之，所屬五城最著，然惟哈喇哈什及克里雅有城，其玉隴哈什、車哷、塔克實無城，僅一村耳。

哈喇哈什在和闐城西北七十里，乾隆二十四年大軍殲回賊於博羅齊，在此境內。

玉隴哈什在和闐城東十里，按元史卓齊等分攻鄂托洛爾、玉隴哈什等城，即此地，其時又名玉隴城。

車哷在玉隴哈什東南二百二十里。

克里雅在車哷一百九十里。

塔克在克里雅南一百二十里，由和闐至塔克四百里，又至所屬之伊瑪木拉四百七十里，回疆通志言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時，遣大策凌敦多卜擾藏，道由此入。

烏什依山為城，為回部長霍集斯世居之地，乾隆二十四年討平回部，霍集斯入居京城，授郡王銜，乃以別城伯克賴之。三十年，逆回賴黑木圖拉據城叛，將軍明瑞、參贊大臣永貴討定之，明年重築新城，垣高一丈七尺，底厚一丈二尺，頂厚七尺，周四百六十八丈有奇，賜名永寧城，門四，皆無名，其地回戶本萬餘，以賴黑木圖拉之亂，從逆者多，戮而徙焉，乃於阿克蘇、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徙回民五百戶於此屯種。

阿克蘇舊有城，乾隆二十四年戡定後，以官兵駐守，城垣高一丈二尺，底厚八尺，頂厚五尺，周一百四十丈，東西南門三，皆無名，所屬回莊曰拜城，曰賽里木城最著。

拜城在阿克蘇城東四百五十里，回民四五百戶居之。

賽里木城在拜城東八十里，回衆居之，地據雪山之麓，羣山環繞，氣候稍寒。

庫車舊有城，以柳條夾沙土築成，依山為塞，最固，周四里有奇，門皆無名，乾隆二十四年戡定後，以官兵駐守，五十八年重修，城外有舊城一段，長五里許，堅實高厚，雉堞猶存，土人言即漢時屯兵之所也，所屬回莊曰沙雅爾最著。

沙雅爾在庫車城西，名為城，實回莊也，地下濕暑熱，多蚊蝱，西南馬行八日可達和闐，東南馬行二十八日可抵西藏，然皆沮洳草澤，人馬難行，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時，嘗欲由此侵西藏，遣沙雅爾回酋為嚮導，全軍盡沒，乃改道由和闐入藏云。

喀喇沙爾舊有城。高一丈三尺。周二百五十四丈。東西門二。東德綏。西撫徠。乾隆二十二年。大軍定伊犂。以其地要害。設官兵駐守。四十三年、五十二年、五十九年重修。所屬回莊曰庫爾勒、曰布古爾最著。

庫爾勒城在喀喇沙爾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回民七百餘戶。大半皆帕閣回子。地方遼闊。開都河環繞其境。有魚蝦蒲葦之利。

布古爾城在庫爾勒城西四百五十里。初有回人二千戶。後經霍集占之亂。布古爾適當其衝。大軍進勦。逃亡略盡。僅存百餘戶。歸入庫爾勒。二十四年。乃徙帕閣回子五百戶實其地。帕閣一作多倫。回子中別一種。爲霍集占牧馬發離者也。城東有土橋。即古所謂輪臺橋之險。城南皆戈壁。馬行四五日。山場豐美。多野牲。再南則沮洳近蒲昌海矣。

土魯番舊有城。爲回部長額敏和卓世居之地。以被準噶爾侵掠。避居魯克沁。乞內附。雍正九年。遣兵守護之。尋攜其衆遷於瓜州。準噶爾回部旣平。還居故土。封郡王爵。城外交河二道。源出金嶺。環溉田畝。回人稱其爲安樂城云。城周三里有奇。賜名廣安城。垣高一丈六尺。底厚二丈。頂厚一丈二尺。門四。東朗曦。西利成。南殷阜。北宜義。城居烏魯木齊南境。駐滿營兵。歸烏魯木齊都統節制。所屬回莊曰喀喇和卓、曰魯克沁、曰闢展、曰托克遜最著。

喀喇和卓在廣安城東五十里。即明時火州故治。火州爲漢車師前國地。漢班超督屯兵於此。地卑下。極熱。山色如火。雖有城名。實無城。惟回民數百家居之。

魯克沁在廣安城東一百餘里。

闢展在廣安城東二百二十里。明史西域傳云。柳城縣一名魯城。即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居。唐於此置柳中縣。東去哈密千里。以道里考之。疑即今闢展也。回民三四百戶居之。城周五里有奇。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辦事大臣駐守於此。後移駐土魯番。闢展設巡檢治之。其東九十里爲齊克騰木。又東至下梧桐窩三百餘里。皆沙磧。無水草。有所謂三間房十三間房之地。大風起。輒不可行。土人謂爲風戈壁。闢展之西有連木沁。水極清澈。亦回莊也。

托克遜在廣安城西。疑即漢交河縣故地。

哈密舊有城。爲回部長額貝都拉世居之地。苦準噶爾侵虐。乞內附。子郭帕伯克徒居肅州。再傳至額敏。歸故土。後封貝子爵。雍正五年。於舊城之外建築新城。遣兵守護之。垣高二丈四尺。底厚一丈二尺。頂厚六尺六寸。周一里有奇。北門外闢路一道。長一百七十六丈。爲貯糧之所。東西北門三。皆無名。南北兩路轉運糧餉。皆取道於此。城西南三里許。有回城一。即回爵所居也。所屬回莊較大者。曰素們哈爾輝、曰阿思塔納、曰托克齊、曰拉卜楚克、曰喀喇都伯。

南北兩路職官 兵制附

伊犂自平定後。副都統阿桂於乾隆二十五年由南路帶兵至伊犂。興屯駐守。爲辦事大臣。二十七年。設立將軍。部頒銀印一顆。駐惠遠城。總統新疆南北兩路事務。惠寧城滿營、綏哈爾營、索倫營、錫伯營、額魯特營。領隊大臣各一員。

印房。掌關防司員一員。幫辦一員。筆帖式二員。委筆帖式二員。專管、一切日行事件。及吏兵各部應行咨覆稿件。

摺奏處。歸印房兼管。並派協領等官同辦。

功過處。亦即房兼管。登記八旗功過檔案。

糧餉處。掌關防司員一員。幫辦三員。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一員。專管錢糧支發文案。及年終造册報銷。並關涉戶工二部稿件。

駝馬處。掌關防司員一員。幫辦一員。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一員。專管各部落牧放孳生牛馬册籍。及哈薩克貿易牲畜之事。

營務處。無定員。派協領佐領。專管卡倫。嚴禁私行出入。及滿營閱操挑缺之事。有委筆帖式二員。

滿營檔房。派協領佐領等官。專管八旗官兵之事。有委筆帖式二員。

糧員四員。分駐惠寧城、固爾札、綏定城、塔爾奇城四處。專管各倉收放糧石之事。

督糧同知一員。駐惠遠城。專管倉庫錢糧綢緞布疋各項收放之事。

理事同知一員。駐惠遠城。專管惠遠、惠寧兩城滿營各部落回子等。一切命盜脫逃各案。及旗民交涉事件。

撫民同知一員。駐惠遠城。專管九城牲畜煤窯稅賦。並房租地租。錢局廠工。及一切商民綠營命盜詞訟案件。

巡檢四員。分駐惠遠及惠寧、綏定、霍爾果斯、四城。

卡倫侍衛十五員。在城營務處。酌留一二員。餘俱分撥卡倫帶兵駐守。

乾隆二十九年起。三十一年止。調熱河、涼州、莊浪、滿洲、蒙古、官兵。攜眷移駐伊犂惠遠城。協領八員。佐領十四員。防禦四十員。驍騎校四十員。世襲恩騎尉二員。領催一百六十名。前鋒三百二十名。馬甲二千八百名。炮手四十名。步甲六百名。匠役八十名。養育兵二百四十名。五十五年。增設烏鎗步甲四百名。

乾隆三十五年起。三十六年止。調西安、滿洲、蒙古、官兵。攜眷移駐伊犂惠寧城。即於三十六年。設領隊大臣轄之。協領四員。佐領十六員。防禦十六員。驍騎校十六員。世襲恩騎尉三員。委筆帖式二員。領催八十名。前鋒一百六十名。馬甲一千四百五十六名。炮手十六名。匠役四十八名。步甲三百二十名。養育兵六十四名。

乾隆二十八年。自張家口外。調察哈爾八旗官兵一千八百戶。移駐伊犂。在博羅塔拉、哈布塔海、賽里木

諸爾一帶地方游牧，種地自食，隨時操演騎射，即於是年設領隊大臣轄之。三十二年，分爲八旗左右翼，每翼九百員名。嗣因該營閑散幼丁甚少，不敷挑補甲缺，於乾隆三十八年、四十四年、五十五年，由額魯特營閑散內三次撥入察哈爾營四百二十戶。左翼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委筆帖式一員，領催三十二名，兵八百六十八名；右翼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委筆帖式一員，領催三十二名，兵八百六十八名。兩翼領催兵丁內有額設挑補卡倫六品空藍翎各三員。

乾隆二十九年，調黑龍江索倫、達虎爾官兵一千戶，移駐伊犁。索倫在奎屯、薩瑪爾地方游牧，種地自食，達虎爾在霍爾果斯、科河一帶地方，建蓋房屋居住，種地自食，隨時操演騎射，是年設領隊大臣轄之。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委筆帖式二員，前鋒校四名，前鋒三十六名，領催三十二名，兵九百六十八名，發育兵二百名。領催前鋒內有額設挑補卡倫空藍翎四員。

乾隆三十年，自盛京調錫伯兵丁一千戶，移駐伊犁，在河以南一帶地方游牧，種地自食，秋收後操演騎射，是年設領隊大臣轄之。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委筆帖式二員，領催三十二名，兵九百六十八名，領催兵丁內有額設挑補卡倫空藍翎四員。

乾隆二十九年，自熱河調達什達瓦額魯特官兵五百員名，攜眷移駐伊犁，編爲左翼，除設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官，原設領催兵丁五百名；又自二十五年以後，陸續招撫額魯特，及由哈薩克、布魯特陸續投出額魯特，編爲右翼，除設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官，原設領催兵丁七百名。三十年設領隊大臣轄之。三十二

年，將左翼分爲上三旗，右翼分爲下五旗，各設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每旗佐領二員，驍騎校二員，管束兵丁。上三旗在特斯一帶地方游牧，下五旗在霍諾海、空吉斯一帶地方游牧。三十七年，將投誠土爾扈特內安插伊犁之沙畢納爾人等共八百六十七戶，歸入下五旗額魯特，增設副總管、佐領、驍騎校，管束。奉旨：伊犁額魯特，生齒日繁，又有隨土爾扈特投來之人，著加恩賞給錢糧，以資養贍。欽此。旋經奏定，上三旗給五錢錢糧一百五十六分，下五旗給五錢錢糧二百三十八分，沙畢納爾給五錢錢糧二百六十七分。六十年，奉旨：上三旗添給錢糧四百六十八分，下五旗添給錢糧七百六十分，沙畢納爾添給錢糧三百零四分。額魯特上三旗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空藍翎三員，食二兩，領催二十四名，食一兩五錢，披甲三名，食一兩，披甲四百七十三名，食五錢，披甲六百六十四名；額魯特下五旗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十員，驍騎校十員，食二兩，領催四十名，食一兩，披甲五百名，食五錢，披甲一千零七十七名；沙畢納爾營副總管一員，佐領四員，驍騎校四員，食二兩，領催十六名，食一兩，委領催十六名，食五錢，披甲五百七十一名。

乾隆二十五年起，三十五年止，陸續調陝、甘綠營兵三千名，駐防伊犁，開墾屯田。四十三年，改爲攜眷分駐各城。原額三千名內，以一千八百名種地，一千二百名當差，隨時操演。設屯鎮總兵一員，駐綏定城，專理所屬綠營屯田，及兵丁操防之事。中營駐綏定城，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額外外委六員，馬步兵各三百名；左營駐廣仁城，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

委六員，額外外委六員，馬步兵各三百名；右營駐瞻德城，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額外外委六員，馬步兵各三百名；霍爾果斯營駐拱宸城，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額外外委六員，馬步兵各三百五十名；巴彥岱營駐熙春城，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三員，額外外委三員，馬步兵各一百五十名；塔爾奇營駐塔爾奇城，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二員，馬步兵各一百名。

乾隆五十五年，設城守營稽查盜賊，派撥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兵一百名，駐惠遠城北關汛地。

嘉慶十年，於中左右等六營添撥把總一員，經制外委、額外外委各一員，兵一百名，一同駐守。

右伊犁大小職官共四百六十八員，兵共一萬七千二百零二名。

塔爾巴哈台於乾隆二十九年設立參贊大臣，部頒銀印一顆，駐綏靖城，總理駐防屯田官兵事務。初由烏魯木齊派撥京營及黑龍江索倫等兵九百名駐守。三十年，改由伊犁駐防兵內派撥滿營並錫伯等四部落兵一千三百名，其前項兵全行撤回。三十七年因分撥土爾扈特於本處安插，增添換防兵二百名，共一千五百名。四十二年裁三百名。五十四年因索倫兵不敷派撥，裁索倫兵五十名，添錫伯兵三十名，滿營兵二十名，仍足一千二百名之數，按期更換。

協辦領隊大臣一員，專管察哈爾、索倫、錫伯、額魯特四部落，及南北卡倫。

管理游牧領隊大臣一員，乾隆四十二年因烏魯木齊額魯特一千戶移駐本處所屬齊爾地方，奏明增

設。

印房司員一員，糧餉處司員一員，駝馬處司員一員，委筆帖式十員。

管糧理事撫民廳一員，由甘省調派，以同知通判兼充。卡倫侍衛十二員，內管理軍台一員，管理營務處一員。伊犁換防滿營，協領委營總一員，佐領委副營總一員，佐領委參領一員，防禦委參領一員，驍騎校七員，兵七百二十名。伊犁換防錫伯營，佐領委營總一員，（此缺係錫伯、察哈爾輪補。）驍騎校委參領一員，兵百三十名。伊犁換防索倫營，驍騎校委參領一員，兵五十名。（內委驍騎校一員。）伊犁換防察哈爾營，佐領委參領一員，驍騎校委參領一員，兵一百五十名。（內委驍騎校一員。）伊犁換防額魯特營，佐領委營總一員，兵一百五十名。（內委驍騎校一員。）總理屯務一員，以副將參將兼充，辦理屯務，兼管城守營一員，以遊擊都司守備兼充，千把總共九員，經制外委八員，兵八百名。（以上綠營官兵，俱由甘省派撥更換。）

右塔爾巴哈台大小職官共六十五員，兵共二千名。烏魯木齊初設迪化、寧邊二廳，並派官兵駐守。嗣於乾隆三十八年，建省府州縣，設立都統，部頒銀印一顆，駐鞏寧城，總理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古城、巴里坤、吐魯番各城事務。

鞏寧城滿營領隊大臣一員，協領六員，佐領二十四員，防禦二十四員，驍騎校二十四員，筆帖式二員，領催兵丁等三千七百七十六名。

庫爾喀喇烏蘇辦事領隊大臣一員，駐慶綏城，專管游牧，濟爾噶朗之土爾扈特，及庫屯、精河二處屯田

之事。所屬筆帖式一員。

古城滿營領隊大臣一員。駐孚遠城。協領二員。佐領八員。防禦八員。驍騎校八員。筆帖式一員。領催兵丁等一千零七十九名。

巴里坤滿營領隊大臣駐會寧城。協領二員。佐領八員。防禦八員。驍騎校八員。筆帖式一員。領催兵丁等一千零七十六名。

土魯番滿營領隊大臣一員。駐廣安城。協領二員。佐領四員。防禦四員。驍騎校四員。筆帖式一員。領催兵丁等五百六十四名。　按土魯番地居南路。以職官為烏魯木齊都統所轄。故附載於此。

印房司員一員。糧餉處司員一員。駝馬處司員一員。筆帖式三員。委筆帖式八員。營務處協領一員。於滿營佐領防禦內挑派委筆帖式一員。

鎮迪糧務兵備道一員。駐鞏寧城。轄府一。州一。縣五。廳二。糧員三。

鎮西府知府一員。駐鎮西城。轄縣二。宜禾、奇台。教授一員。學額三名。經歷一員。

宜禾縣知縣一員。駐鎮西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

奇台縣知縣一員。駐靖寧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古城巡檢一員。

迪化直隸州知州一員。駐鞏寧城。轄縣三。昌吉、綏來、阜康。學正一員。學額四名。吏目一員。巡檢一員。駐迪化城。頭屯所千總一員。

昌吉縣知縣一員。駐寧邊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呼圖壁巡檢一員。蘆草溝所千總一員。

綏來縣知縣一員。駐康吉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塔西河所千總一員。

阜康縣知縣一員。駐阜康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吉木薩縣丞一員。

土魯番同知一員。駐廣安城。巡檢一員。闢展巡檢一員。理事通判一員。駐鞏寧城。糧員三員。分駐庫爾喀喇烏蘇、精河、喀喇巴爾噶遜三城。

烏魯木齊設立提督。部頒銀印一顆。駐迪化城。總理烏魯木齊提標四營。並瑪納斯、吉木薩、庫爾喀喇烏蘇、精河、鞏寧城守、喀喇巴爾噶遜營及巴里坤綠營事務。

中軍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五員。馬步兵九百四十四名。

迪化城守營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九百九十四名。左營遊擊一員。駐昌吉縣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九百四十三名。右營都司一員。駐呼圖壁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九百四十三名。鞏寧城守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三百四名。

瑪納斯協副將一員。駐綏來縣城。左營都司一員。駐綏來縣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四員。馬步兵八百名。右營都司一員。駐綏寧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七百九十九名。

庫爾喀喇烏蘇遊擊一員。駐慶綏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四員。馬步兵六百五名。

精河營都司一員。駐安阜城。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四百四名。

吉木薩營參將一員。駐保惠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八員。馬步兵九百九名。

喀喇巴爾噶遜營千總一員。駐嘉德城。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三百二名。

巴里坤鎮總兵一員。駐鎮西城。專管鎮標四營。及哈密、古城、木壘等營。操防屯田之事。

中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六百四十七名。左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六百四十四名。右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六百六十四名。城守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一百八十二名。

古城營遊擊一員。駐古城。濱城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四員。馬步兵四百一名。

木壘營守備一員。駐木壘城。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三百名。

哈密協副將一員。駐哈密城。都司一員。塔爾納沁屯田都司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經制外委六員。屯田兵八百二十四名。

右烏魯木齊大小職官共四百零八員。兵共一萬七千七百零四名。古城、巴里坤、庫爾喀喇烏蘇、土魯番、及哈密綠營官兵俱在其內。

喀什噶爾。於乾隆二十五年。設立參贊大臣。部頒銀印一顆。駐徠寧城。三十年。移駐烏什。五十二年。仍由烏什移回喀什噶爾。總理回疆八大城事務。

協辦大臣一員。專理本處及英吉沙爾事務。

印房章京一員。回務處章京一員。經收處章京一員。糧餉處章京一員。筆帖式四員。委筆帖式九員。卡倫侍衛十八員。（初設十五員。嗣由烏什裁汰三員。移派於此。）滿營協領一員。佐領一員。防禦二員。驍騎校三員。貼寫兵六名。兵四百名。（此項滿防官兵。由烏魯木齊輪撥更換。）綠營副將一員。遊擊一員。千總三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六員。鉛差都司、守備各一員。兵六百一十名。（此項綠營官兵。由甘肅派撥更換。）

英吉沙爾領隊大臣一員。兼管卡倫。

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四員。滿營防禦一員。兵八十名。（此項官兵。由喀什噶爾官兵內輪撥更換。）綠營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兵二百一十七名。（此項官兵。由甘肅派撥更換。）

葉爾羌辦事大臣一員。協辦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糧餉局章京一員。筆帖式三員。委筆帖式八員。卡倫侍衛十三員。（內駐卡倫七員。在城差委五員。輪流更替。）滿營佐領一員。防禦一員。驍騎校二員。貼寫兵十一名。兵二百名。（此項官兵。由巴里坤、土魯番、古城、烏魯木齊輪撥更換。）綠營副將一員。遊擊一員。都司二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經制外委九員。兵六百七十三名。（此項官兵。由內地綠營派撥更換。）

和闐領隊大臣二員。總葉爾羌辦事大臣節制。

委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二員，軍台筆帖式三員，綠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兵二百三十三名。（此項官兵，由內地綠營派撥更換。）

烏什辦事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筆帖式二員，委筆帖式四員，額外委筆帖式五員，從九未入流職銜六員，糧餉局章京一員，從九未入流職銜三員，卡倫侍衛六員，滿營佐領一員，驍騎校二員，貼寫兵十三名，兵二百名，（此項官兵，由古城、巴里坤、烏魯木齊，輪撥更換。）城守營署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七員，額外外委二員，兵六百七十名，屯田參將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一員，屯田兵二百五十名。（以上綠營官兵，由內地派撥更換。）

阿克蘇辦事大臣一員。

糧餉局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三員，滿營佐領一員，防禦一員，驍騎校一員，兵六十名。（此項換防官兵什，由喀什噶爾、葉爾羌、烏什，官兵撥內，輪撥更換。）綠營遊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兵二百六十五名，內種稻穀兵十八名，管理銅廠遊擊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兵二百九十八名，管理錢局把總二員，兵六十名。（以上綠營官兵，由內地派撥更換。）

庫車辦事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糧務章京一員，筆帖式二員，委筆帖式三員，滿貼寫兵八名，（由烏魯木齊派撥更換。）綠營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三員，兵三百名。（此項官兵，由內地綠營派撥更換。）

喀喇沙爾辦事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糧餉章京一員，管理夷回章京一員，筆帖式三員，委筆帖式五員，滿貼寫兵十一名，（由烏魯木齊派撥更換。）城守營遊擊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五員，兵二百二十一名，管理屯田都司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五員，兵一百七十二名，管理沙克塔爾屯田千總一員，經制外委一員，兵一百三十名。（以上綠營官兵，由內地派撥更換。）

右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八城大小職官，共二百五十九員，兵共四千七百二十一名。

土魯番領隊大臣所屬，屯田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四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七員，兵七百名，聽差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四員，經制外委八員，兵三百三十名。（此二項綠營官兵，由內地派撥更換，與各回城同。）

右土魯番綠營武職，共三十二員，兵共一千零三十名，其自領隊大臣以下文職及滿營官兵，俱隸烏魯木齊都統，唯附見前條，茲不復載。

哈密辦事大臣一員，協理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通判一員。（初隸烏魯木齊，乾隆四十九年改屬陝甘總督。）專管地方案件，庫貯經費銀兩，倉存屯糧，供支應係兵糧，及新疆各城往來官役，並兵遣解送口糧衣履，運送餉鞘綢緞茶封紙劄農具，年班伯克人等銀糧，車輛腳價，一切報銷之事。

右哈密大小文職，共五員，其綠營武職十七員，兵八百二十四名，俱隸烏魯木齊提督轄，附見前條，茲不復載。

西陲要略卷之三

伊犂駐兵書始

新疆滿洲綠營官兵，分布南北兩路，有駐防換防之分。駐防者，攜眷之兵，永遠駐守，惟伊犂及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滿洲綠營皆然。土魯番滿營兵亦如之。北路之塔爾巴哈台滿兵，則自伊犂調撥，南路之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烏什、阿克蘇、滿兵，則自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調撥。其綠營兵則自內地調撥，皆輪班更替，非常駐者也。伊犂地極西徼，又爲將軍帥庭，故較之烏魯木齊駐兵尤多。有滿洲蒙古八旗兵，有綠營屯兵，有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兵，環衛森嚴，所以綏邊圉而資控馭，最爲整肅。溯其始駐之年，惠遠城滿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由熱河、涼州、莊浪移駐。惠寧城滿營，始自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由西安移駐。錫伯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盛京移駐。索倫達虎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黑龍江移駐。察哈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張家口外移駐。厄魯特有自乾隆二十九年由熱河移駐者，爲達什達瓦厄魯特。達什達瓦者，準噶爾台吉小策零敦多卜之子，爲其汗喇嘛達爾札所殺，屬衆投誠，安插熱河，非在準噶爾未滅之前。有自準噶爾既滅，於乾隆二十五年以後陸續招撫，並由哈薩克、布魯特投出者，又有沙畢納爾人等，於乾隆三十六年隨土爾扈特歸順，安插伊犂者。此外綠營屯兵，則自乾隆二十五年以後，三十五年以前，由陝、甘兩省陸續移駐，至四十三年，始改爲攜眷，此各營官兵

先後駐防之大略也。

伊犁興屯會始 兵屯水利附

新疆各城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戶屯，而無旗屯。惟伊犁皆有之。兵屯者，綠營兵丁之屯。回屯者，回民之屯。皆創自乾隆二十五年。時初設兵駐守，高宗純皇帝以武定功成，農政宜舉，特命參贊大臣阿桂，專理屯田。由阿克蘇率滿洲索倫驍騎五百名，綠營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穆蘇爾達巴罕至伊犁，領守辦事。搜捕瑪哈沁，招撫潰散之厄魯特，即以綠營兵、築城回子，乘時興屯，開渠灌溉，是為伊犁屯田之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陸續自內地增調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以五百名差操，二千名屯種。四十三年，將軍伊勒圖奏准，改為攜眷定額三千名，以一千二百名差操，一千八百名屯種，分為十八屯，仍視倉儲之多寡，隨時增減屯種。此兵屯也。回屯，自阿克蘇原帶回子三百名，於伊犁河南海努克之地，分撥墾種。次年調取伯克，並由烏什、葉爾羌、和闐、哈密、吐魯番、辟展，陸續增調回子，至三十三年，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戶，內除燕齊回子（燕齊者，隨伯克品級，給與服役之回子）三百二十三戶，種地所收之麥，為大小伯克及挖鐵回子、六十戶從嶺口糧外，奏定種地回子六千戶，分為九屯，於固爾札建寧遠城居之。設阿奇木伯克管轄。此回屯也。戶屯者，商民之屯，創自乾隆三十七年，將軍舒赫德奏明，客民莊世福等四十八戶，以無礙屯工之餘地，請撥令開墾，即於本年陞科，永為土著。此戶屯也。以上兵、回、戶、屯等項，行之有年，其來已久。惟旗屯一項，則前此所未有。至嘉慶七年而始興。先是乾隆二十九年，奉高宗純皇帝諭旨，伊犁田土肥潤，如數多人耕作，莫若令滿洲官兵分種，既得勤於力農，而於養贍家口，喂養馬匹，均屬有益，著查明地畝，俟

滿兵到齊後，酌撥分給耕種。其時將軍明瑞覆奏，以附近伊犁二百里以內，可種之地甚多，俟官兵到齊，再為妥議辦理。嗣於回屯之東，開築新渠，因地勢較高，未就而罷。三十七年，又設法引水為土爾扈特屯田，不一二年亦罷。迨乾隆五十年、五十五年，疊奉諭旨，駐防官兵生齒日繁，而國家經費有常，伊犁地廣田肥，著分給官兵地畝，俾人耕種，用資生計。歷任將軍皆以灌溉乏水，未及籌辦。嘉慶七年，將軍松筠相度地形，親為履勘，始得導水要領，奏明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濬大渠一道，逶迤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西北草湖中，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堤岸，開支渠，引溉旗屯地畝。又於城東北，就渠畔擇可種之地，分授惠遠城官兵播種，而以前此綠營裁撤之屯，授惠寧城八旗官兵，均令閒散餘丁代耕，並雇人佃種，永為世業。得旨允行。嗣又濬大渠一道，與前所濬渠通名通惠渠，並於其東阿奇烏蘇地方，濬大渠，引丕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數萬畝。此又旗屯之所由始也。

兵屯水利

綏定城屯鎮中營屯田，引用烏哈爾里克山泉，並小蘆草溝泉水上游，分溉喇嘛寺溝道屯民地。綏定城屯鎮中營官屯地畝，并城南戶民地畝，水泉子一帶滿營五旗地畝，及戶民園地，旗下園地，入惠遠城，街渠適用。

中營官屯，又兼引用左營四屯遺水及泉水灌溉，餘水流歸磨河渠。其渠上游，本有山泉，由塔爾奇城西北，濬渠環繞城南，折東而又南，引泉水灌溉正紅、鑲紅、兩旗屯地，并本城官兵新墾地畝，是為西地。

屯鎮左營大蘆草溝屯田，在綏定城西北，該營官屯，引用果子溝（即塔爾奇溝）泉水，龍口分水一支，引溉屯地外，餘水流歸中營屯地。又自龍口分水一支，引溉左頭屯地畝，餘水流歸塔爾奇屯。

左營又引大東溝水，灌溉屯地外，餘水流歸塔爾奇屯，左營又引小西溝水，灌溉屯地外，餘水流歸塔爾奇屯。

屯鎮右營清水河屯田，在左營之西，該營官屯用大西溝泉水，自龍口分水一渠，另濬水泉一道，引溉屯地外，餘水流入頭道河，又自龍口分水一渠，引溉屯地外，餘水流入二道河。

右營又用烏蘭烏蘇溝泉水，自龍口分水一渠，引溉屯地外，餘水流入三道河，又自龍口分水一渠，引溉屯地外，餘水流入三道河。

屯鎮塔爾奇營屯田，在綏定之西，微北，該營官屯引用左營各屯遺水，并引泉水灌溉。

塔爾奇營稻屯，引用磨河渠水灌溉，餘水退入磨河下游草湖，自湖東岸引灌遺屯地畝，亦謂之西地。

屯鎮霍爾果斯營屯田，引用霍爾果斯河水，併蘆葦溝泉水分溉，兼用索倫屯地餘水灌溉，所有餘水，統歸三道河。

屯鎮巴彥岱營屯田，在惠寧城東南，該營官屯，引用闢里沁溝泉水，自龍口分水，濬渠二道，引溉該營地畝，并惠寧城旗屯民人園地，又於巴彥岱屯渠，分開一渠，引溉惠遠城旗屯阿齊烏蘇地畝。

阿里木圖溝泉水，在闢里沁之西，分引灌溉商戶地畝，并綏定城旗屯，餘水由七里溝新渠，引溉惠遠城

之阿齊烏蘇旗屯，餘亦引入八旗稻屯大渠。

旗屯水利

惠遠城東南紅柳灣一帶旗屯，引用伊犂河、通惠渠水灌溉，分授鑲白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東北沿山一帶旗屯，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正黃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東北水泉子一帶旗屯，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正藍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新北屯旗地，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鑲黃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東通惠渠迤北一帶旗屯，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正白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東分水渠迤北一帶旗屯，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鑲藍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西北一棵樹西南一帶旗屯，引用塔爾奇上游草湖泉水灌溉，分授正紅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西北一棵樹一帶旗屯，引用塔爾奇上游草湖泉水灌溉，分授鑲紅旗五佐領耕種。其內第三佐領地畝，兼用烏哈爾里克渠水。
惠遠城東旗屯稻田，引用通惠渠、伊犂河、水灌溉，為八旗公田。此項收穫米石，用抵羊隻口食，每年分散官兵，得節省羊隻價銀，酌給種地壯丁，鹽菜月銀，其有盈餘，分貯庫下備之。
惠遠城稻田迤東七里溝，即阿齊烏蘇旗屯，引用阿里木圖溝泉水，并爾里沁之新開渠水灌溉，為八旗公田。

惠遠城西北蘆湖，新開渠水，引灌船工處道屯地畝。
惠寧城東旗屯，引用爾里沁新開渠水灌溉，分授正黃、正紅、兩旗四佐領耕種。
惠寧城東旗屯，引用爾里沁新開渠水灌溉，分授鑲黃、正白、兩旗四佐領耕種。
惠寧城東旗屯，引用爾里沁新開渠水灌溉，分授鑲紅、鑲藍、兩旗四佐領耕種。
惠寧城北旗屯，引用磨盤圖泉水灌溉，分授鑲白、正藍、兩旗四佐領耕種。
惠寧城西北旗屯，引用阿里木圖溝泉水灌溉，為八旗公田。

附錫伯營八旗八佐領，分為八屯。鑲黃、正白、二旗，駐紮吉格爾。正紅旗駐巴圖蒙克，引用泉水灌溉。鑲白旗駐綽落噶。正黃旗移駐塔什布拉克。鑲紅旗移駐厄爾格稜托羅海。正藍旗移駐綽落噶之東。鑲藍旗移駐綽落噶之西。俱引用河水灌溉。
索倫營八旗八佐領，分左右翼。左翼屯田，引阿里木圖河水灌溉。右翼屯田，引圖爾根河水灌溉。
察哈爾營八旗，分左右翼。屯田皆依博羅塔拉河岸。河北之田，多引山泉。河南之田，引用河水灌溉。厄魯特營。上三旗六佐領，屯田四處。曰敦達察罕烏蘇。曰愉圖察罕烏蘇。曰特爾莫圖。曰塔木哈。各引用其地之水灌溉。下五旗十四佐領，屯田十六處。曰呂曼。曰哈什。曰春稽布拉克。曰蘇布台。曰彈多葉。曰薩佐特哈。曰庫爾庫壘。曰呢勒哈。曰大濟爾噶朗。曰算珠圖。曰特勒克。曰則布拉克。曰特古斯塔柳。曰沙拉博果沁。曰巴哈拉克。曰將楚袞。各引用其地之水灌溉。

回屯水利

海努克種地回子六百戶，引用山泉灌溉。
哈什種地回子五百戶，引用河水。
博羅布爾噶蘇種地回子一千一百戶，引用河水。
吉爾噶朗種地回子九百戶，引用山泉。
塔舒斯塘種地回子四百戶，引用山泉。
鄂羅斯塘種地回子六百戶，引用山泉。
巴爾圖海種地回子六百戶，引用山泉。
崆諾海種地回子八百戶，引用山泉。
達爾達木圖種地回子五百戶，引用山泉。乾隆五十四年，奏明撥給此地。
呢勒哈回戶，加種地畝，引用山泉。
烏里雅蘇圖回戶，加種地畝，引用山泉。
烏蘭庫圖爾回戶，加種地畝，引用哈什河水。此地即鄂錦額田畝，改歸回子耕種，每年交糧二千石。
春稽回戶，加種地畝，引用泉水。以上四處地畝，均係嘉慶九年奏明撥給。

訓練

惠遠城滿營。官兵四千三百七十員名。鳥鎗步甲四百名。內除換防塔爾巴哈台。及出卡倫各項差使外。其餘官兵。定例每月逢四、七、十、日。演合隊行操。二、八、日。演過堂準頭馬鎗。一、五、九、日。演步箭。三、六、日。演馬箭。惠寧城官兵操演亦然。
嘉慶九年。將軍松筠奏定行操式。是日詰旦。各旗官兵。齊集教場演武廳前。兵分八隊。令按八旗。分中左右三軍。以鑲黃旗官兵為中軍。站立中間。以正白旗官兵為左軍。站於左翼。以正紅旗官兵為右軍。站於右翼。以鑲白旗官兵為前隊。站於中軍之前。以鑲紅旗官兵為後隊。站於中軍之後。以正黃旗官兵為殿後。站於後隊之後。以正藍、鑲藍、兩旗官兵。分為二隊。為伏兵。教場寬闊。因立瞭臺三座。相去各數百步。一西。一東。一又東。當各旗官兵分隊站立之際。即飭正藍、鑲藍、兩隊伏兵。潛行伏於又東瞭臺之東。於是鑲黃等六旗各統領。率同隊長兵丁。吹海螺。齊以列陣。各隊官兵俱各整立。中軍揮旗止海螺。鳴號砲三聲鼓。各隊按次前進。至西瞭臺前。哨馬兵報於中軍。該章京即揮鑲白、正紅、之旗。鳴砲。以前隊及右翼官兵吶喊而出。向瞭臺。先操以三進連環鎗。繼以拋擲火毬。繼以連射。當是時。中軍揮正白、鑲紅、之旗。鳴號砲一。後隊及右翼官兵。穿出整隊。正進至東瞭臺。兩隊鬧鼕鼓。鳴砲一。兩隊官兵吶喊前進。操演與前隊右翼同。當是時。前隊右翼官兵檢拾箭枝已畢。與中軍官兵相繼逕至。前隊與右翼站住不動。吹螺。鳴砲一。獨中軍官兵前進。與後隊左翼相合。操演如前。正操時。中軍揮鑲白、正紅、之旗。鳴砲三。前隊右翼官兵亦

照後隊左翼官兵。旁出。整隊前進。吹螺。行至瞭臺。其鳴砲操演與後左翼同。當是時。中軍及後隊左翼檢拾箭枝已畢。相繼趨至。吹螺繁作。中軍揮正黃之旗。殿後按兵鳴砲一。吶喊出戰。與前隊右翼官兵相合。操演亦如前。當是時。中軍揮鑲紅、正白之旗。鳴砲三。後隊左翼官兵。即分隊旁出。未至又東瞭臺之際。其先分按埋伏之兩哨旗官兵。靜待中軍號砲。至是中軍揮兩哨旗。鳴砲三。兩伏兵各奮勇吶喊出戰。俱各進至瞭臺一箭之地。揮旗勒隊。見後隊與左翼官兵正在操演。各鳴信砲一。即與後隊左翼官兵合演鳥鎗、纖挪火毬。又繼以連射。演畢。與前隊、右翼、中軍、後隊、中翼、合兵。齊至中央。吹螺收軍。中軍復吹海螺。鑲藍、正藍、二旗在前。分隊行走。次鑲白、鑲紅、次正白、正紅。按隊續行。次中軍接行。殿後正黃旗。仍尾行。整隊俱各站立。中軍揮旗。鳴砲三。各隊俱鳴鼓緩退。當是時。中軍若揮某隊之旗。令向某方操演。則某隊之兵突出前往操演。又按揮某隊之旗。突出援之。繼操已畢。吹螺。復整大隊如例。操式。合操三進聯環畢。按步伍分列八隊。紮住。吹螺而撤。

每年十月演砲時。所有行操官兵。帶赴紅山口。教練山操一次。以習搶上壓下之法。

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四營。各於屯所游牧處。隨時操演鳥鎗、騎射。

綠營操演兵一千二百名。隨時操演。屯田兵一千八百名。秋收後輪流操演。兵丁俱習鎗箭。間習刀矛、籐牌。

每年十月。滿營及綠營官兵。在紅山口演放砲位。

每年春秋。分旗在四城門樓。清晨演吹海螺。二月十五日起。三月初一日止。七月十五日起八月初一日止。

將軍隨時親赴教場。閱看本城滿營官兵技藝。其惠寧城滿營官兵技藝。每年於夏秋間。前往該城閱看。

冬月赴綏定城。閱看綠營官兵技藝。

每年八月。將軍帶領各營官兵。前往哈什地方演圍。

每年十月間。八旗隊軍器於東城門外教場。按旗排立。將軍親往查閱。

每年八九月間。將軍派領隊大臣。帶同官兵。巡查哈薩克邊界。酌收馬稅。除一二年。派領隊大臣帶同官兵。巡查布魯特邊界。哈薩克游牧。自西面北。過塔爾巴哈台。直接科布多交界。每年巡查哈薩克邊界。[illegible] 租。定例不准。[illegible] 所以示體恤也。[illegible]

卡倫以外。[illegible] 大凡巡查官兵 [illegible] 管轄 [illegible] 本與邊界 [illegible] 自副將軍 [illegible] 即伯克 [illegible] 是以服外 [illegible]

牧養

伊犁牧廠。始自乾隆二十五年。陸續由阿克蘇、烏魯木齊、並張家口外牧群。遂里剛愛等處運到。孳生馬一萬四千零三十三匹。又陸續購買孳生馬三千五百二十六匹。三十年起至五十八年。將軍保寧奏准爲止。陸續收獲孳生馬一萬一千零一十匹。共孳生本馬二萬八千五百六十九匹。按立馬年限先後。分爲三限取孳。謂之三年一均齊。每三年。本馬三匹。取孳一匹。統計每三年。共取一歲至三歲孳生馬駒九千五百二十四匹。截至嘉慶十三年七月止。除照例撥補撥運各處應用外。現存孳生及新收各項馬匹。共計一萬一千零七十四匹。

乾隆二十七年。陸續由烏里雅蘇台等處。并達什達瓦厄魯特由熱河帶來。孳生牛五千五百六十一隻。又陸續購買孳生牛一千五百七十六隻。三十一年起至五十八年。將軍保寧奏准爲止。陸續收獲孳生乳牛七千七百零八隻。除撥給三千戶回子牧放。抵補倒斃種地耕牛。並不另行取孳之三千隻牛外。共孳生本牛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五隻。按立牛年限先後。分爲四限取孳。謂之四年一均齊。每四年本牛十隻取孳八隻。統計每四年。共取一歲至四歲孳生牛犢九千四百七十七隻。截至嘉慶十三年七月止。除照例撥補撥運各處應用外。現存孳生及購買哈薩克牛共計八千六百八十二隻。

乾隆二十六年。陸續由烏里雅蘇台。運到兒騍駝。并備差駝內挑出孳生駝一千五百一十一隻。三十一年起至嘉慶七年止。陸續收獲孳生駝二千六百六十五隻。共孳生本駝四千一百七十六隻。按立駝孳生定例。分爲五限取孳。謂之五年一均齊。每五年本駝十隻取孳四隻。嘉慶七年起限。扣至十二年限滿。應行取孳。因於嘉慶九年被災。奏奉恩旨。再展一限。扣至十七年限滿。應收孳生駝羔一千六百七十二隻。官廠現截至嘉慶十三年七月止。存備差駝一千五百九十三隻。

乾隆二十六年。陸續由巴里坤、烏里雅蘇台、等處。運到孳生羊八萬七千四百三十五隻。二十八年起至三十七年止。由口食羊內陸續挑出。并購買哈薩克孳生羊五萬九千七百六十隻。察哈爾、厄魯特、兩營。共領孳生本羊一十四萬零六百九十五隻。按立羊之年定爲一限取孳。謂之一年一均齊。每一年本羊十隻取孳三隻。統計每一年共取孳生一歲羊羔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隻。俱係按限收取。隨年搭放官兵口食之需。後於乾隆五十三年。將軍保寧因按年所取察哈爾厄魯特孳生羊羔將至一歲。不堪搭放官兵口食。奏明於另廠收放購買哈薩克大羊內。五十四、五、八、等三年。代察哈爾厄魯特放過兩城滿營及綠營官兵等口食。大羊共十三萬八千零七十隻。截至嘉慶十三年七月止。現存孳生口食羊一三萬百(?)共五千八百五十隻。又另廠收放購買哈薩克大羊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五隻。

每年約估分撥馬牛數目

綠營屯田。兒騍馬九十匹。犍牛一百三十五隻。

綠營。每二兩起外委兵丁、補缺遇伍、騎操騸馬一百三四十匹不等。

回子種地。補缺馬牛九百匹。

烏魯木齊補缺騎操騸馬五百九十二匹。

內地各營補缺騸馬五六百匹至一千一二百匹不等。烏魯木齊屯田台卡補缺兒騍馬一二百匹至五六百匹不等。犍牛八十隻至一二百隻不等。

阿克蘇咨調補缺騸馬八十六匹。犍牛二十七隻。

伊犁南北軍台補缺騸馬九十匹。犍牛二十三隻。

銅廠補缺兒騍馬三匹。犍牛四隻。

寶伊局補缺騸馬一匹。

春秋二季致祭山河廟宇祠堂等處。供用犍牛二十隻。此外尚有南路各回城咨調馬牛數目。每年多寡不等。

西陲要略卷之四

土爾扈特源流

土爾扈特。舊為四衛拉特之一。徙居俄羅斯境。其俗重黃教。設鄂拓克。設宰桑。悉同準噶爾。乾隆三十六年。其汗渥巴錫等。率全部來歸。受封爵。先是康熙年間。有阿玉奇汗。名最著。嚮天朝威德。曾通貢。聖祖仁皇帝遣侍讀圖麗琛等。假道鄂羅斯。往宣諭。而俄羅斯故為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圖麗琛有異域風土記紀其事。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和鄂爾勒克。以上世遠無可考。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有子孫。皆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人。絕嗣者二。其一卽棚楚克。是為汗渥巴錫之曾祖。其一曰那木策楞。是為郡王巴木巴爾之曾祖。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嗣。其一曰袞扎布。是為親王策伯克多爾濟之曾祖。其先世之徙俄羅斯也。蓋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始。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為汗。無所統屬。和鄂爾勒克與準噶爾巴圖爾渾台吉不睦。挈子書庫爾岱青等。北徙俄羅斯。屯牧額濟勒河。倚臘吉思巨澤。所居地曰瑪努托海。時阿玉奇尚在襁褓。以巴圖爾渾台吉乃其外祖。被留不遣。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還至準噶爾。始索阿玉奇以歸。其額濟勒之境。北界俄羅斯。南界哈薩克。東界哈喇哈爾栫。西界圖里雅斯科。以鄰牧互市皮馬。俄羅斯

皆與控西洋及西費雅斯科戰。土爾扈特以兵助之。嗣後稍就弱。俄羅斯因稱為已屬。然本附之。非降之也。迨渥巴錫之父敦羅布時。俄羅斯益征調師旅不息。繼復徵子入質。不堪其虐。而俄羅斯又崇別教。非黃教比。故渥巴錫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歸順中國。以息肩焉。其遠族有舍稜者。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懼誅逃往額濟勒。至是亦隨渥巴錫來歸。以乾隆三十五年冬。自額濟勒啓行。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淖爾戈壁。于次年六月。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餘里。本有戶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及抵伊犁。僅存其半。且皆饑餓。狀甚憊。高宗純皇帝嘉其歸順之誠。撫而納之。且為賜其生。所以俊恤之者無微弗至。詳具御製記中。茲詳封汗一。曰渥巴錫。親王一。曰策伯克多爾濟。郡王二。曰巴木巴爾。曰舍棱。貝勒二。曰默們圖。曰恭格。貝子三。曰沙喇扣肯。曰旺丹。色布騰。曰雅蘭丕勒。輔國公一。曰拜濟呼。扎薩克台吉四。曰達木拜。曰德爾德什。曰扎爾桑。曰諾海。餘皆以次遞授爵秩有差。渥巴錫同族。設十扎薩克。為烏訥恩蘇珠克圖盟。稱舊土爾扈特。舍棱族設兩扎薩克。為靑色特啓勒圖盟。稱新土爾扈特。恭格雅蘭丕勒諸海本和碩特族。其先亦從俄羅斯。今偕渥巴錫來歸。其同族設四扎薩克。為巴圖色特啓勒圖盟。游牧之地。其分玉處。其分駐喀喇沙爾之著勒土斯地方者。為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和碩特貝勒恭格、等部衆游牧。東南界喀喇沙爾城。西北界伊犁之納喇特達巴罕。東北界烏魯木齊南山。西南界阿克蘇庫車。其分駐伊犁之東精河地方者。為土爾扈特貝勒默們圖等部衆游牧。東界精河城。南界伊犁圖塔哈什山陰。西北與伊犁屬之察哈爾游牧連界。其分駐庫爾喀喇烏蘇之濟爾哈朗地方者。為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部衆游牧。東與瑪納斯。卽綏來縣西界接壤。北與塔爾巴哈台之沙喇布拉克地方連界。南界奎屯湍。西界托多克軍台。其分駐塔爾巴哈台之和博克薩里地方者。為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等部衆游牧。西南與彼處所屬之察哈爾厄魯特連界。西北與哈薩克連界。東南皆戈壁荒山。東北界噶札勒巴什淖爾。與科布多之烏梁海接壤。此四游牧。卽所謂舊土爾扈特及和碩特。皆屬伊犁將軍統轄者也。其新土爾扈特游牧。則分駐科布多所屬阿勒台地方。隸科布多參贊大臣專轄。此外有杜爾伯特部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凡十四扎薩克。游牧烏蘭固木。又輝特兩扎薩克台吉。均隸科布多。以其皆為四衛拉特之遺。故併敘之。

哈薩克源流

向傳哈薩克為古大宛國。非也。漢書言大宛有城郭。而今哈薩克則隨畜徙牧。與大宛異俗。且距伊犁西北二面。伊犁為烏孫故地。證以漢書所言。烏孫西北與康居接之文。則哈薩克當卽古康居國。詳見高宗純皇帝御製集中。其部有三。曰左部。曰右部。曰西部。其實東中西耳。距京師萬餘里。向為準噶爾所阻。未通聲教。乾隆二十二年。大軍追勦叛賊阿睦爾撒納。直入其境。哈薩克謀擒之以獻。其左部汗阿布賚稱臣內屬。受封爵。尋遣使扎喇喇等入貢。是年秋。參贊大臣富德。率兵追捕準夷餘黨。哈薩克錫拉至右部境。會其與塔什罕部搆衅互攻。方背水決勝。因遣侍衞蒙古爾岱。單騎入其陣。宣諭威德。哈薩克稽顙聽命。而塔什罕回目亦悔悟息爭。右部汗阿布勒比斯。卽日遣使入貢。其書略曰。右部與左部阿布賚。同為

雖長。今得均隸臣僕。請陪左部自效。語極真摯。使至。均賜宴。優賚遣歸。二十四年。阿布賚遣其從子俄羅斯蘇爾統入覲。蘇爾統者。其汗近族之貴稱。猶準噶爾所謂台吉也。二十五年。復遣從子都勒特赫勒蘇爾統入覲。上慮其道遠。不能急馳。傳諭緩程而行。於十月初旬至熱河。而蘇爾統以九月三日自烏里雅蘇台啓行。月之十八。已抵波羅河屯。奏言途中驛騎餽糧。極蒙優恤。不致跋涉之勞。急欲瞻覲天顏。以抒誠悃。上優獎之。其同來之陪臣鄂克爾色楞伯特爾。皆乞留充宿衛。命為乾清門侍衛。二十八年。西哈薩克啓齊玉蘇部之努喇麗汗巴圖爾汗。烏爾根齊部之哈雅布汗。同遣使奉表貢。賜賚如左右二部例。三十四年。阿布賚遣子幹里蘇爾統。等。阿布勒比斯遣子卓勒齊。等。先後入覲。宴賚有加。四十七年。阿布賚卒。上念哈薩克誠心歸順。歷久益虔。即封阿布賚之子幹里為汗。尋遣其弟沙海蘇爾統來謝恩。阿布勒比斯亦遣子噶岱入覲。並賜宴賚。嗣西部努喇麗汗遣子阿布賴蘇爾統來貢。卒於途。陪臣哈喇托霍代至。亦預宴賚。蓋自哈薩克向化。輸誠以來。備極恭順。朝貢至今不絕云。所部本回種。而游牧散處。無屋宇定居。其屬所設鄂托克。以頭目領之。然擾竊成風。漫無約束。即其汗亦不能禁止。風俗大抵與回人相似。惟不知禮拜諷經之事。宴會以牛羊馬駝為饌。馬湩為酒。以衣多為華美。其附近伊犁、塔爾巴哈台、一帶游牧者。往往潛入卡倫竊馬。必嚴緝懲治之。每遇冬季。邊外雪大。許其附近卡倫牧放牲畜。暫為度冬。每馬百匹。例收租馬一匹。每年夏秋。其台吉頭目等各率所屬。分運牛羊馬匹。并由安集延所販氈片牛皮等物。至伊犁貿易。以綢緞布疋償之。塔爾巴哈台亦然。其初來之時。各卡倫官兵查明稟報。始准放入。及貿易。則另派官兵照料。台吉頭目。照例筵宴。此撫馭之大略也。

布魯特源流

布魯特在伊犁西南邊外。有東西二部。其游牧阿克蘇、烏什西北。及伊犁西南者。為東布魯特。游牧喀什噶爾北。與西及葉爾羌西南者。為西布魯特。環繞近邊之地。逐水草而居。與外番安集延、霍罕、諸部接壤。按漢書休循國。出葱嶺西。捐毒國。與葱嶺屬西北。皆當大宛。大宛有城郭土著。休循、捐毒皆塞種。無城郭。今安集延即古大宛。城郭居。而布魯特塞種與鄰。無城郭。當即所謂休循、捐毒二國者是。又唐書西域傳大小勃律。云。其地在土魯番。西去長安八千里。以方域攷之。亦即今布魯特之地。詳見高宗純皇帝御製集中。布魯特向為回部別族。與中土聲教不通。乾隆二十三年。大軍討逆回布喇呢敦霍集占。將軍兆惠以搜捕伊犁餘孽。旋師命勒道經布魯特界。其酋長圖魯起拜等。遮道自陳。言向為厄魯特所阻。外王化。今西域蕩平。所部人衆咸願內屬。乞遣大首領赴闕輸款。事聞。上以布魯特本遐荒殊域。並未嘗以兵威。又非馭以智術。徒望風歸附。納款稱臣。情詞甚為諄懇。特允其遣使入覲。用抒向化之忱。比使至。優加宴賚。上復念其部畜牧為生。非若回人之習耕作。盡地利。雖經慕化歸誠。祇令職貢效忱。免其納賦。布魯特感聖恩厚。亟圖報。值知霍集占被圍葉爾羌。布喇呢敦自喀什噶爾往援。乃以兵襲其後。劫掠屬邑。為我軍應。布喇呢敦懼不敢進。及霍集占等敗竄。布魯特兵猶攻喀什噶爾之布喇村。檄以逆賊兄弟已遁。葉爾羌、喀什噶爾皆底定。乃止。尋大軍追賊至阿爾楚爾。破其伏。斬馘千餘。是時布魯特皆隨軍為嚮導。三

十年。烏什逆回賴黑木圖拉糾衆叛。恐大軍進勦。不克抗。潛遣其黨巴布敦。偕安集延貿易回人。齎書乞間道赴霍罕乞援。且通安集延。遂出布魯特。揚言諸回城皆叛。為煽惑計。適伯克噶岱默特。遣屬赴布魯特、額爾格訥、薩爾巴噶什、諸鄂拓克。告言自烏什外。他城悉安堵。布魯特比齊里克齊乃誘巴布敦擒之。遣其弟喀爾們綁獻喀什噶爾。伏法。賊自是窮蹙就誅滅。布魯特俗重牲畜。與哈薩克略同。其部落沿邊散處。凡十有七大首領。稱為比。猶回部阿奇木伯克也。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齊大小頭目。皆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放。給以翎頂。二品至七品有差。每歲遣人進馬。酌賚綢緞羊隻。商回以牲畜皮張貿易至者。稅減內地商民三分之一。其游牧之地。有近伊犁界者。間歲將軍遣領隊大臣親往巡查一次。至常年稽察約束。則歸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轄。

霍罕路程記

西陲荒服。自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而外。若安集延。若瑪爾噶朗。若那木塔什。若塔什罕。若博洛爾。若巴達克山。若愛烏罕。若痕都斯坦。若布哈爾諸部。於古皆為大荒以西。自新疆戡定以來。無不向化歸誠。虔奉職貢。凡夫八駿四駿之馬。白鷹海青之鳥。以及劍斧刀匕首之器。琛賮駢獻。雜申悃忱。見于高宗純皇帝御製詩集者。不可勝紀。諸部中以霍罕為最大。今記其路程里數于左。

喀什噶爾至木什卡倫。九十里。有柴水草。居住明伯克一名。喀什噶爾回子一百名。

木什卡倫至汗玉罕。六十里。有柴水草。

汗玉罕至特爾勒克。六十里。此處出鉛。有柴水。無草。

特爾勒克至庫舒烏珠黑。六十里。有柴水草。

庫舒烏珠黑至鄂克蘇嚕爾。三十里。小達巴罕一座。有柴水草。

鄂克蘇嚕爾至義斯克奇克。七十里。有柴水草。

義斯克奇克至色爾哩克野爾。三十里。有柴水草。

色爾哩克野爾至納哈爾察勒迪。四十里。有柴水草。

納哈爾察勒迪至伊根。二十里。有柴水草。

伊根至托海巴什。五十里。有柴水。無草。

托海巴什至依克依雜克遂巴罕十里。

依克依雜克遂巴罕至依克依雜克布拉克三十里。附近有水草，無柴。

依克依雜克布拉克至庫庫蘇四十里。有水草，無柴。

庫庫蘇至鐵蓋爾哩葉克遂巴罕下三十里。有水草，無柴。

鐵蓋爾哩葉克遂巴罕下至遂巴罕十里。

過嶺至色哷庫楚克七十里。有柴水草。

色哷庫楚克宿一日至塔爾噶拉克六十里。有柴水草。中間沙爾嶺格斯，亦通喀什噶爾。

塔爾噶拉克至圖巴爾拉克塔木三十里。有水草，無柴。有廢土城牆，圍圓一里之地。此處是喀喇格納所管，阿喀布托游牧，修橋路之十餘戶布魯特。

圖巴爾拉克塔木至古勒沙四十里。有柴水草。

古勒沙至圖古爾克托海七十里。有柴水草。中間有噶布圖蘇、提布拉克，二處，遂巴罕。

圖古爾克托海至鄂什九十里。此處有土城一座，雀罕所管三百餘戶回民住所。此城有辦事一人，名曰阿克呢雜爾。又有管兵一人，名曰伊爾哩瑪哩。又有一河，名曰阿克卜古拉爾。有水草，無柴。

鄂什至阿拉班五十里。有小土城一座，只有四門一座，此城不所住五十餘戶回民，無柴，無水草。

阿拉班至明闊伯四十里。有廢土城牆，圍圓三里之地。此處是雀罕十餘戶回子住所。有水草，無柴。阿拉班至明闊伯，舊屬什噶游牧人等耕田之地。

明闊伯至屆巴六十里。有小土城一座，雀罕五十餘戶回子住所。有水草，無柴。

屆巴至瑪爾噶浪六十里。有回民三千餘戶，再沙拉斯瑪胡斯人等所住之處。瑪爾噶浪，有納爾巴圖之子邁瑪迪敏，統轄伊薩、都管、伯克，呢雜爾、鄂布勒、克色木等掌辦。有水草，無柴。

瑪爾噶浪至阿克闊伯四十里。

阿克闊伯至布拉克巴什八十里。中間有帕拉、散阿拉、普闊伯、等處莊。此等莊子，五六十戶起至二三百戶不等，回子住所。

布拉克巴什至崴罕六十里。塔爾噶拉克起，自沙爾騰阿格依斯路行止，托海巴什四十里，有柴水草。

托海巴什至沙爾騰遂巴罕之根三十里。有柴水草。

沙爾騰遂巴罕至愛哩雅瑪九十里。有水草，無柴。

愛哩雅瑪至托海巴什八十里。兩中間有嶺二處，有柴水草。

厄魯特舊俗紀聞

昔準噶爾、厄魯特未滅時，分統四衛拉特，皆有大台吉主之，亦稱汗，係小台吉，皆汗之宗屬為之，其位下謂之宰桑，大臣稱圖瑟什，北次稱札爾扈齊，佐圖瑟什理事者，其汗所屬人戶曰鄂拓克，台吉所屬曰昂吉，猶言部分也，鄂拓克游牧，環其汗所居，昂吉游牧，環諸鄂拓克，其辦理喇嘛之事曰集賽，以宰桑領之，守邊界之人曰札哈沁，司礮者曰包沁，包者礮也，以礮為腔，製於駝背，以施放者，俗最重黃教，凡決疑定謀，必咨於喇嘛而後行，喇嘛坐牀者為西勒圖，坐牀即掌教也，人生六七歲，即令識喇嘛字，誦喇嘛經，病則先延喇嘛誦經，然後服藥，若大台吉有事，誦經，則其下爭輸貨物於喇嘛以為禮，衆喇嘛聚而誦經之室曰都綱，噶爾丹策凌時，曾於伊犂河之北，固爾札河之南，海努克，建立都綱三所，繚垣周一里許，聚集喇嘛，令其五鄂拓克輸供養之，謂之塔本集賽，塔本言五，集賽言輸值也，歲首盛夏，其膜拜頂禮者，遠近咸集，往往捐珍寶，施金銀，以事莊嚴，廟之閎壯，甲於漠北，阿睦爾撒納之叛，賊黨肆劫，焚掠，廟乃燬廢，今巴彥岱之南，地名金頂寺，是其遺址，準夷不習耕作，以畜牧為業，飢食其肉，渴飲其酪，寒衣其皮，馳驅資其用，無一不取給於牲，欲粒食，則因糧於回部，回人苦其鈔掠，歲賦以粟，然僅供貴酋豪飲粥，其遠官貴人，夏食酪漿酸乳，冬食牛羊肉，貧人則但食乳，茶度日，畜牧之外，歲以熬茶西藏為要務，其酒糙皮為袋，中盛牲乳，束其口，久而釀成，味微酢，謂之挏酒，每歲四月，馬運新得時，設筵酬神，詐馬為戲，謂之玉醴斯，蒙古亦然，但不如其盛耳，廬帳方位，以東為南，南為西，西為北，北為東，戶必東面，猶內地之南向也，飲食用椀用匕，而不用箸，其匕之制，大小不同，以木與皮為之，其地有樹如樺，取其油以為燈火云，冠無冬皮之別，但以毛質厚薄為差，白氈為裏，外飾以皮，貴者飾以貂，或染紫綠色，其頂高，其笠中，謂之哈爾邪，略如內地暖帽，而纓止及其帽之半，婦人冠與男子同，帶以絲為之，端垂流蘇，其長委地，婦人辮髮垂，約髮用紅帛，在辮之腰，帛端綴以好珠瑟瑟之屬，望若繫尾，呼袍為拉布錫克，台吉用錦緞為之，飾以紬，宰桑則絲紬氈氈為之，賤者多用綠色，與冬無棉，以駝毛為絮，名庫棚，亦有祇衣羊皮者，皆右衽，半袖四圍迴裙，男子衣不鑲邊，婦人衣用棉紬，兩肩兩袖及交襟續衽處，鑲以金花，其民婦則以染色皮鑲之，台吉鞾以紅香牛皮為之，中嵌鹿皮，刺以文繡，宰桑用紅香牛皮，不嵌不繡，民人曳皮靴，或黑或黃，無故用紅者，婦人鞾貴賤視其夫，有都爾布錦者，以羊毛織成，若內地之坐褥然，其文字謂之托忒，共十五字頭，每字頭凡七音，共得一百五音，其法直下右行，用木筆書之，或削竹為筆，長四寸，上闊而下銳，取墨以作書，謂之烏珠克，台吉、宰桑、所居，皆建旗纛，或以絲緞，或以綠色布幅為之，書喇嘛經咒於其上，遇風展動，則稱福與誦經等，台吉之印，其形圓，範金為之，宰桑以下之印，或以銀，或以銅鐵鑄，五金備用，各視其職掌以為差等，四時不知甲子，祇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為虎年之類，每歲元旦，四月八日，五月望日，十月二十五日，為四大節，禮佛誦經，不殺生，春月，女子有踢踘之戲，秋月，曾長有馬射之棚，長夏，親朋有馬湩之會，三冬，稚孩有潑水之樂，積年置閏，亦同中國，但不拘月分，屆當閏之年，宰桑等請於大台吉，隨意中所欲設閏於某月，遇小建之月，亦不必定無三十日，隨台吉之意，而中去一日者，自寅至丑，每月俱

可閔。自朔至晦。每日皆可虛也。其地亦無二十四氣。星家之書名珠露海。男女婚姻。以羊馬爲聘禮。婚之日。壻至女門。女家諷喇嘛經。壻與女共持一羊胛骨。拜天地日月。夫婦交結其髮。女家爲設蒙古包以成婚。明日。壻先歸。別擇日以娶。婦乘馬至壻家。諷經亦如之。人死不立喪制。子孫親屬召延喇嘛諷經。檢珠露海所載。有應五行葬法。則以其法葬之。如應金葬。則置諸山。應木葬。則懸諸樹。應火葬。則焚諸火。應水葬。則沈諸河。應土葬。則埋諸地。若不應五行葬。則撤蒙古包。棄尸道旁。自亡日起諷經四十九日。不殺生。不薙髮。有剪髮以爲孝者。每忌日。設果食湩乳以祭。遇草青時。子孫思其祖父。亦脅賀於野。至從軍失伍者。冠以紙冠。并令其妻服短布衣遊行。示辱。盜馬者。罰九牛或九羊九馬給事主。無牲畜者。則以盜者之妻給事主以償之。無妻。則鞭其腰。其刑罰若此。所用錢名普爾。回人所鑄。制小而厚。橢圓而首微銳。中無方孔。面鑄準部台吉之名。背附以回字。凡台吉新立。輒更鑄普爾。皆銷其舊錢。其樂器多以馬鬃尾爲絃。無用絲者。絃之大小。以鬃之多寡爲差。亦間有皮絃者。樂音大抵以絲爲主。而竹附之。其鼓曰鐸格爾格。喇嘛諷經用之。有曲曰遜雅布圖達爾者。皆彼中頌歸之辭。獻會宴飲所用也。其俗尚之大略如此。

回俗紀聞

回俗不信佛書。事天爲本。有禮拜寺而無像設。誦經其中。相傳爲排哈木巴爾者。其祖國曰默特納。即史所載默德那國也。溯於經典者名曰阿訇。每七日輒爲衆誦經所臨一次。其紀年有地支。而無天干。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月無小建。歲無閏。滿三百六十日謂之大年。大年第一日。如內地元旦。伯克詣禮拜寺叢前行禮。殺羔祭天。大小相慶賀。過年節謂之入。則先期三日。必把齋不茹葷。不殺生。把齋於日出閉關。至日落星全。方飲啖。大年之前十五日。謂其主下降。察人善惡。舉家誦經不寐達旦。懸湖盧燈於樹頭。油盡燈落。則踏破之。以爲破除一切災咎也。回字凡二十九字頭。或兼數音而成一字。或聯數字而成一音。其字書名阿里卜。占候書名嚕史訥默。史名陀黎克。童子能書記者。謂之毛嚕。至阿渾則能解其文義。衆皆敬信之。遇有疑難。必聞阿渾。行止俟其一言而決。即男女婚嫁。皆所主持。雖謬誤不少怨悔。俗忌食豕肉。他牲非其人自宰殺去血淨者不食。見人無跪拜之禮。見尊長及伯克。交手當胸。而頓其首。謂之阿斯拉木。惟納馬茲始跪拜。納馬茲者。逐日酉入禮拜之名。然自歸化以來。見內地官長。皆跪拜請安。蓋敬之如天日神人矣。無姓氏宗譜。呼婦人爲黎哥。婚姻之事。壻家邀媒至女家。以巡禮爲詞。不直言議婚。既許諾。則宰一羊。藉之以網。覆之以被。送女家爲定。前娶之三日。壻宿女家。而不入內。屆期。女家延阿渾誦經。以氈毯舁女出門。抱之上馬。至家。先拜竈神。潑油於竈門。然後入房。或半年一年。新婦始去蹤面。出見舅姑。夫婦若不睦。輒自離異。謂之揚士爾。其帽冬用皮。夏用綢緞。氈毬爲頂。倭緞爲翅。凡官長帽頂高尺餘。其

常帽頂高五寸。前後翅各五寸。男翅兩平。女後翅少垂。頂飾花紋。而不綴纓。牛羊之皮爲韡。爲履。皆朱色。女子辮髮數十。嫁後一月。則梳髮後垂。以紅絲爲絡。末綴細珠寶石珊瑚之屬。皆有喪者則否。所衣之袍謂之托恩。大領窄袖。男右衽。女敞前襟。內襯衫褲。領無鈕。袖不鑲。四圍連紉。貴者用錦繡及貂爲之。呼棉花爲白答。餅餌爲饢。牛馬乳釀酒爲阿拉占。酸乳爲氣格。即馬桐也。樂器以鼓爲主。大小不一制。又有提琴洋琴之類。歌舞盤旋。皆以鼓爲節。日中之市名爲八雜爾。每七日一集。交易以內地元寶爲貴。否則疑有贋僞。錢以紅銅爲之。一錢爲一普爾。五十普爾爲一騰格。量穀麥以帽。數多則用他哈爾。即小布袋也。大者謂之帕特瑪。其人性巧。善雕刻。準噶爾時。呼之爲和通。又極捷者善繩技。喜右尋橦度索之遊。俗好育鷹鶻。富者多至數十筒。飼養者謂之鶻師齊。鞫囚之法。縛置高處。令足不著地。以繩勒其腹。不服。則鞭其腰。或囚之於地牢中。地牢者。掘地爲牢。方深二丈餘。以草木泥土覆之。開一竇於上。通飲食。穢不堪坐臥。吐皆後。設木架懸以示衆三日。無不死者。其酷特甚。自投誠以來。凡遇死罪之囚。俱各報明。處以律。其罪輕者。准依回俗折贖。無復向之殘酷矣。居喪無服制。惟屏紅綠。著黑布而已。貧者以白布纏尸。舁而瘞之。富者或斂以棺。其上所覆綢緞。分致送葬者。爲製小帽。起墳多肖棺形。或開穴。或綠琉璃爲飾。率在孔道之旁。俾往來人多爲之念經祈其福云。

聽園西疆雜述詩

蕭雄撰

序

從古騷人墨客。往往寄託吟咏。陶寫性情。余於是篇。豈其然耶。慨自壯歲困於毛錐。曾從塞上多事。奮袖而起。請纓於賀蘭山下。即從戰而西出。關內蕩平。將出靖塞氛。遂乃前驅是効。其時破路久閉。初印一蹤。人絕水之。望風信指。眾旬而至伊吾天山。南北賊氛沸騰。干戈異域。不堪回首。然一戰知遇。皆所非願。自此勞作於十餘年之中。馳驟於二萬里之內。足跡所至。窮於烏孫。亦艱矣哉。而其成功卒無所表著。噫。可謂半老數奇矣。旋者入關。抵蘭州。友人殷問邊陲。曾略以詩告。寥寥知楮。敘述不詳。屢被催紉。而車塵鮮暇。及還鄉。緣無力入都。山居數載。究因蝸累。敗興久之。頃以道出長沙。旅館逢窗。兀坐無聊。回思往迹。神遊目想。搜索而成。共得百四十餘首。句雖蕪疏。頗及全圖。聊權催詩備爾。而鴻爪雪泥。藉自誌矣。嗟乎。班超投筆。定遠封侯。竇憲出關。燕然勒石。經歷之處。千載流傳。僕雖不才。其草檄矢石之中。枕戈冰雪之窟。自備艱辛。數倍於人。殊歎足之所經。當時鮮有知者。安望千百世後。尚有傳說其人其地者哉。劍南中之人。擊鉢聲同。以爲殊方遐域。臥遊可懸。故是篇爲未盡此行可。即謂替人遊覽亦可。倘論推敲。應爲之一笑焉。

光緒十有八年壬辰歲。花朝後一日。聽園山人自序於星沙客舍。

例言

一作詩自注。前人譏之。但彼論注釋。非謂注明。茲因敘述瑣屑。詩難盡達。特注以補未及。

一雜述不論編次。惟因二萬餘里之事。泛雜悉敘。故循序及之。

一詩以雜述爲題。本無須另外標目。因篇幅稍長。自嫌混雜難閱。故復爲區別。

一自來敘事體詩。易於俚俗。況學識粗疏。言殊方瑣細乎。詩中強以事物隱嵌。多不成句。須諒意在記述。非敢眩詩也。

一凡平起出韻者。應從通轉。茲多爲敘事所牽。就便押去。以致起韻並出通轉者有之。

一詩因未悉。特加以註。注有未悉者。未便於注下再注。凡此多詳於後。但前所見者。後皆從省。須次第查閱始斷。

一新疆境內部落甚繁。纏頭回部外。除滿漢兵民不計。尚有蒙古、碩倫、錫伯、漢回、哈薩克、老猶舒、紇扢斯。以及蒲昌海之黑人。俄羅斯之商民。各自不同。似不應專說纏頭一部。惟因南路概屬回疆。北路纏民亦多。已成風氣。故以大勢爲主。餘備於各城及之。

一所述各項。皆嘗有所考據。以爲應附。現奈無書籍稽閱。間有爲幾年閱過者。又苦善忘。凡未悉未確之處。尚希原諒捲陋。

一方輿遼闊，其未親歷處，多得之於詢問。且入關在乙酉春，其時設省事宜，尚未辦竣，所述或有遺誤缺漏，幸加指正焉。

一旗綠兵額戶口徵收諸數目，不特聞見未周，且典册之事，為草野閒吟，分不得議，則概從簡略。

西疆雜述詩目錄

卷一
出塞二首
新疆四界四首
總述全勢一首
卷二
分述各城三十五首
哈密　闢展　魯克沁　吐魯番　羅卜淖爾　哈喇沙爾　庫車　拜城　阿克蘇　烏什
瑪拉巴什　喀什噶爾　英吉沙爾　葉爾羌　和闐　巴里坤　奇台　濟木薩　阜康　烏
魯木齊　昌吉　綏來　庫爾哈喇烏蘇　晶河　伊犁　塔爾巴哈台
卷三
纏頭人物狀貌一首
性情一首
才能一首

名節一首
服飾三首
婦女四首
幼稚一首
居宇一首
君長一首
職官一首
風俗總敘一首
教宗一首
文字一首
風化一首
刑法一首
倫理一首
婚嫁一首
生子一首
喪葬一首
曆法一首
歲時二首
祭祀二首
禱禳一首
耕種一首
紡織一首
蠶桑一首
牧養一首
商賈一首
錢制一首
藝術一首
歌舞一首
樂器一首
娛樂二首

飲食二首
瓜果四首
園蔬一首
花卉二首

卷四

氣候六首
戈壁一首
雪山一首
亘淩一首
河道一首
雷雨二首
風雪二首
日月二首
鳥獸四首
蟲魚二首
草木四首
土產四首
險隘六首
天山　松樹頭　果子溝　阿哈布拉　冰達阪　雪海
古蹟十二首
陽關道　敦煌碑　望鄉臺　沙南侯獲碑劉平國碑　輪臺　耿恭井　天山碑　沙壘　古
戰場　古墓　央哥塔什　香娘娘廟
名勝十首
博克達山　玉山　鹽山　鹽池　山洞　風洞　地洞　溫泉　火𨫼　九龍樹
開邊
設省
敗功
鳴盛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一

益陽蕭雄皋謨撰

出塞

乍過酒郡出雄關。

甘肅肅州直隸州。漢之酒泉郡也。東距省城一千四百二十里。城西七十里、即嘉峪關。爲西塞長城門戶。凡過此者。多以城爲秦築。按史記蒙恬傳。秦使蒙恬將三十萬衆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袤延萬餘里。臨洮、今蘭州府屬之狄道也。其長城形勢。自遼東山海關起。閱綿直隸、山西、陝西等省。暨甘肅之甯夏各邊外、八千餘里。綿亘東西。再自甯夏西行。直抵涼州府城東郊一百二十里土門地方。遂左折而南。經古浪、平番、西甯各府縣。跨過黃河。繞至狄道。是爲秦始皇長城。若嘉峪關一帶邊牆。係明世宗嘉靖朝所築。東接土門。順直而西。圍於甘、涼、肅三州府之北邊。復自肅城西北。經嘉峪關。橫至西南。與南山連接。計長一千二百餘里。此前明所畫邊界也。我朝中外一統。不恃長城爲限。惟就關門稽出入焉。嘉峪正據橫坡。側拱南山。地雄勢壯。崇墉聳固。樓閣參差。門洞頂隆深邃。附築小城一區。設遊擊巡檢等官駐守。啓閉甚嚴。額題天下第一雄關。

路入平沙馬便煩。

關門以外。即是荒沙。舉目一觀。無水草柴薪。人民廬舍。判然有內外之別。關常閉。除大差經過。守者迎候。重門洞開。其餘大小員弁。暨軍民人等出入。皆俟驗明文票。然後啓扃。人將路門。隨即復閉。征人至此。動生去國之思。土語云。出了嘉峪關。眼淚不能乾。前看戈壁灘。後似鬼門關。戈壁、夷言沙灘也。沙灘之地。凡車馬駝運往來。多乘暮夜行走。一則日間四望無邊。牲畜急欲進站。易於疲困。一則途中無水。夜涼不至大渴。若當夏月。日中尤不敢行。且白日停歇。牲畜尚可散動。夜則恐其走失。故出關行旅。每以向晚起程。天明到站爲便。至若路過流沙。馬行輒退。沙擁輪膠。其俯而喘仰而鳴者。更難目睹也。

萬里城高橫紫塞。

一統志。紫塞。在今肅州北一百八十里。屹立沙漠中。一名黑山。自關外迴望長城。離山數十里。蜿蜒東下。淒涼之中。亦雄壯矣哉。

三危山峻阻黃番。

安西城南數十里。有大山、附於東西綿亘之南天山。人多指爲三危。據元時張立道使交趾。指甘肅州東江上一山爲禹貢之三危。論者多從其說。以苗疆在彼。三危當不在此。但志載三苗在安西之西。三危在土魯番之東南。今按地形。當在其處。故欲以土人所指爲然。山後直達青海星宿海等處。與西藏接壤。沿山皆番部。土人有黃番黑番之稱。又分生熟番。近三危者。黃番也。黃番狀貌與漢民相近。黑番則面目黧黝。性情悍黠。安西一帶。特有此山隔阻。惟敦煌城南四十里。有千佛洞。古勝蹟也。近洞有峽可通。往年燒香遊覽者。時被出山掠於途。後皆結伴始去。至於附內地。隸籍邊城土司者。多錯處於甯州、高臺一帶之南山邊。迥與諸番有別。記余同治間。從征肅州。途次高臺之清水堡。有鄉紳公得璘。番部也。舉止言談。居然儒士。且甚樸實。是皆聖朝聲教遐敷。默化於無形也。因附述焉。

蘇賴河流一綫清。

一統志。蘇賴河、亦名布隆吉河。發源靖逆衛。南山曰昌馬。河北流轉而西。經柳溝衛。北會十道溝水。爲蘇賴河。按靖逆衛。即今玉門縣之靖逆營。蘇賴河發源於玉門東南之南山中。其始北流。由玉門城東二十里經過。復東北繞至玉門北境五十里之三道溝。匯合各溝支水。直迸而西流。至敦煌西北入於巨浸。共長千餘里。其水平時消淺。三道溝以上。廣數十丈不等。過此則廣狹無常。西行大路。必由安西城北濟渡。夏月水漲時。汎濫沙灘。泓深數丈。行人車馬。多阻於此。向無舟。因水小無須。水大奔流難渡耳。志載溝水有十道。余記玉門東北。遍至布隆吉爾東北十五里之九道溝。沿河百五十里之間。稱爲九溝十八坡。未知孰是。柳溝衛、今名四家灘。在三道溝西二十五里。一帶皆長林叢樾。傍河。都司守之。布隆吉爾。適當廣野。中多草湖鹵地。有荒廢土城一座。甚廓大。聞從爲提督駐處。今僅補營一隅。駐有都司。城中多古木。大者圍丈餘。

迢遞南岸有三城。

蘇賴河自三道溝以下。沿河北岸。即哈密東境之大戈壁。一片荒沙。縱橫千里。南岸東西長九百餘里。

橫抵南山。廣皆數十里不等。安、敦、玉三城列峙焉。節節有產糧腴地。間於鹵地。沙灘每段方員百數十里之中。皆土潤人稠。樹木陰翳。玉門佳處甚多。而敦煌倍之。沃野一隅。群峭不通道。望之蔚然深秀。物產蕃茂。境內大堡七十二所。皆陝甘各州縣遷出之民。分邑聚居。各以原籍邑名呼其堡。守望聯絡。南山產金。號稱七十二金溝。內有名日出斗金者。官每日能得金盈斗。金穴深遠。橫行直下不定。皆循其礦苗所往而隧闢之。常穿至數十丈及一里半里者。往年招商開採。每廠二三百人。勵鋤鉅貲。後因兵燹。停止久矣。惟安西州城適當沙磧。地多怪風。三五日一發。晝夜不能止。城垣輒爲流沙所掩。馳馬可踰。歲經數掘。城郭人民。淒涼寒苦。莫此爲甚。實爲西陲最瘠之區。四郊一望皆沙。產糧全賴東境之小宛、雙塔堡、布隆吉爾等處。近亦七十里外。則又不及玉門遠矣。自嘉峪關至玉門縣。二百九十里。玉門至安西州三百里。安西至敦煌縣二百八十里。自敦以往。杳然無路。古之玉門關。在今敦煌西北。陽關在其西南。兩關久廢。不通道矣。

井疆仍屬河西郡。

漢於秦之長城外。開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爲河西四郡。西以玉門陽關爲塞。既武威、張掖、酒泉。今之涼州、甘州、肅州三州府。惟敦煌稍西。自明劃嘉峪爲關外。我朝以敦煌、玉門爲兩縣。設安西直隸州領之。與肅州同道。今雖開新疆爲行省。而安西各屬。仍歸甘肅。不隸新疆三屬。文武考試。照例調入肅州就棚。以資節省。

天馬常年此地生。

漢書元鼎四年。西域貢天馬。產於渥洼水中。按渥洼泉。在今敦煌城南二十里。南山下之沙磧中。其地四圍。圍沙爲山。高約十數丈。勢若仰盂。中有泉一池。池如太極半圖。南岸稍寬。沙中有土墩一方。形與池同。與水相連。顛倒環抱。合成太極。水陰而土陽。望之分明呈象。土人因似月牙。又呼月牙泉。北岸山腳。離池不過二丈。而流沙壁立。竟不下墜。且反上騰。凡遊覽者。強至山腰。坐而推之。沙墜有聲。恍聽鼓樂。余曾親驗矣。推下之沙。少頃復上平地。不遺顆粒。遇朔望節氣。則不推自鳴。因名鳴沙山。池長約六七十丈。頭廣如其半。尾不盈尺。頭西尾東。水無來源無去路。勢將齊岸。晴雨無消漲。味甘美。潔無纖塵。或鵝鴨水鳥羽毛與草屑飛落。夜皆撥置池上。有溺斃於中者。從無可撈。但次日於池上收之。池水深不可底。向有好事者。曾雇泅人下視。縋繩百四十餘丈。了無止處。且漸下漸寬。其他靈異甚多。敦煌喬嶽蟒茂才。爲余詳言之。茲難備述。池南土墩間。建有龍王藥王等廟。並遊觀臺榭。舊云。咸豐間與友人讌集亭中。繫馬於樹。至夜深。忽一牝馬掙入池底。卒未浮出。又云。池中舊曾設一小舟。供遊賞。一日縣署女眷遊此。將及登舟。突然波翻水立。有物蟠蜒閃灼。露出數尺。隱隱神龍見尾。舟幾覆。迷下始定。以後婦女不敢作泛棹之遊。想見異境澄淵下必有龍也。天馬之產。理亦宜焉。按隋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千餘里。海中有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時稱爲龍海驄駒。然則渥洼天馬。或亦池上所產。不必定出於池中也。池有異草。狀若蘆葦。莖甚細。空脆似木

賦。深長不計丈。色碧綠而少葉。尺餘一節。每節有小盤。周環紅點七痕。色鮮明如朱砂。土人呼為七星草。生深坑陡岸間。必接長竿數丈。始能拔取。向有異人傳為藥物。陰乾煎服。能愈百病。屢神效。治氣分尤宜。咸以仙草目之。

新疆四界

北走荒涼大漠沙。崔嵬峽裏緩行車。邊陲自此從東入。瀚海連天路尚賒。

出關皆向西行。至安西、則轉而向北。轉轉西北。自安西出城五里過蘇賴河。登戈壁。或經廣野。或經亂山。計行三百五十里。至馬蓮井子。為安西所管之西四站。再五十里。因路旁立有石椿三枚。雕為人形者。相隔各五里。遂名地為石人子。安西哈密。在此分界。繼入咬牙溝。再三十里。抵猩猩峽。站所矣。峽中設站處。舊有大廟。祀關帝。燬於燹。光緒元年。移建於前途峽脊。距舊址十里。沿路多險。咬牙溝數里之間。兩旁雖係平坡。而溝皆石底。凹凸相接。車行撞擠。坐者目昏心戰。峽脊雖不甚高。而左右皆石路。陡壑難平。僕夫稍不戒。嚴動至折輪覆轍。若越嶺下坡。宜用繩牽車尾。挽住以防迅駛。且人必下車。因常有拋覆壓傷。可畏可鑑。過此則路復平矣。新疆東界。至此已入。前往哈密。尚有沙礫五百五十里。所謂千里瀚海也。考瀚海不一。異域錄、以蒙古大沙漠為瀚海。是指蒙古內六盟之北。外四盟之南。中間之一道大漠。即霍去病所臨之瀚海也。通志云。鎮崩庭縣。有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亦名旱海。即白龍堆。又水道記。和闐東二千餘里之瀚海。渠勒、精絕、戎盧、小宛諸國。湮沒無蹤。竟淪入瀚海。是皆指和闐之東。敦煌之西。土魯番之南。彌漫數千里之大沙漠。即元奘等所言之瀚海也。若此處瀚海。係志載天山。行至巴里坤之東。哈密之東北。名鹽池山。山之南、沙磧漫野。為千里瀚海。則又以蘇賴河之北。哈密之東。周圍二千餘里之大戈壁為瀚海矣。大抵瀚海不拘一地。瀚海即旱海。凡遇大漠。皆得名之。至隋書吐谷渾之瀚海驄駒。未必即指青海為瀚海。或亦當時舉大地以盛稱良駿耳。此述東界。

南疆直極古于闐。一嶺分開印度天。

于闐、今和闐。居葱嶺東南境。新疆南部。自喀什噶爾。順南至英吉沙爾、葉爾羌。皆抵極邊。再東南折而入和闐。地雖紆回。仍為絕塞。葱嶺以外。西南大國。莫如印度。印度即天竺。一曰捐毒。一曰身毒。有東西南北中五部。今古之西天佛國。即魏唐諸僧取經處也。

葱嶺恆河三萬里。

葱嶺橫亘南北。上有阿耨達池。即大龍池也。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為中外河源。水東流者。會於巴爾楚克。經行四千餘里。注蒲昌海。自海中入地伏流二千里。出星宿海。為中國黃河。水西流者分二道。其一、繞北為媯水。流至布哈爾國。入鹹海。其一、繞南復分為東西二道。環至印度諸國。流入南海。則為恆河。唐書西域傳。五天竺幅員。共周三萬餘里。皆城邑數百。甚富庶。南天竺瀕海。出師子、豹、猻、橐它、犀、象、火齊、琅玕、石蜜、黑鹽。北天竺距雪山。周抱如壁。南有谷。通為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

別國數十。置王。又按中印度。即溫都斯坦。一作痕都斯坦。城周六十餘里。轄大小城池三百七十餘。工治玉。成器極精。內地弗及。出珍物尚文墨。稱大國焉。自古印度諸國。皆崇佛教。近因英吉利、俄羅斯、以耶穌教據地分傳。而佛教寢衰。存者不及半。亦二千年來之變局也。初本貿遷於葉爾羌。乾隆二十五年。頒敕書。賜物通市如故。先是二十四年。準夷博羅尼都、霍集占等。竄入巴達克山。大兵追至伊西洱庫爾地方。恐師行接境。搜緝未遑。但遣使諭令交出。隨經巴達克山汗。効力擒獻二酋。回疆以定。朝廷嘉之。迨後恆河北岸之愛烏罕國。其王約與巴達克山汗。遣使偕來。輸誠入貢。畏威懷德。何其遠哉。

九夷多少附蕃邊。

南邊界外小而部落大。而邦國內附者甚衆。從喀什噶爾西北。順南橫至葉爾羌之西一帶。沿邊皆布魯特各部環附。散處於葱嶺東西山谷間。分為東西布魯特。種類非回非蒙。隨畜逐水草而居。部落不相聯屬。惟不留髮。不食犬豕。以及語言衣服多與回同。性強悍好劫殺。其初回人苦其侵害。乾隆二十四年。大兵戡定回疆。彼即投誠歸化。後因服役恭勤。不復肆行劫掠。經喀什噶爾大臣奏請賜頭目等職銜翎頂。其後又經奏請。由喀什噶爾。每年賞給該部之阿克爾額森各齊兒錢十五騰格。以示加惠。又布魯特各部適中之處。葱嶺大山中。有哈拉庫勒部。一名色勒庫爾。無城郭。環居阿爾達池。播種五穀。植果木。風俗言語。與回部同。河水產黃金。內附後。每年貢金二十七兩七錢。送葉爾羌轉解。西域水道記謂其地在葉城西八百里。又葉爾羌西南。踰冰山二十餘日程。有博羅爾。其地四山環繞。一水西流。城郭屋舍。俱安耕鑿。俗重牛。日敬而拜之。以金玉飾其角。男女皆不薙髮。語言文字。概異回部。地瘠多窮民。視人至賤。外來商販。常以布帛易人攜去。東行四日。為乾竺特。其屬部也。乾隆二十四年。入貢內附。乾竺特歲納黃金一兩五錢。送交葉城。又葉爾羌直西少南。踰葱嶺。為巴達克山。一名拔達克山。即漢烏秅國也。居葱嶺南境。國中山岡川圍。土沃人稠。城郭而非牧養者。屋用石壘。人壯健善戰。地多雨澤。物產豐盛。出金、銀、銅、鐵、寶石、絲綢、氈項。果木甚多。杏子尤佳。即本草巴達杏仁之所出也。風俗語言服飾。大概類回部。乾隆二十四年。因功內附。即遣使入貢。東北至葉爾羌一千三百餘里。東至和闐。較遠二三日程。又從巴達克山西南。過中印度。再往北。經北印度境。接之者為愛烏罕國。在恆河之北。裏海之東。即古大夏大月氏地。其國西南瀕水。東北沿山。物產民風。與中印度溫都斯坦相似。乾隆二十七年。遣其和卓密爾哈入覲。貢方物。東至葉爾羌五十餘日程。又喀什噶爾正西之葱嶺外。接連西布魯特者。為安集延。係敖罕屬國。敖罕又為浩罕。譯之大宛國也。所屬八城。內有三大城。極東為安集延。次而西者。為瑪爾噶朗。又次而西南。為納木干。地接敖罕東境矣。皆在納林河南岸。河北一帶。即塔什干。為哈薩克中部。在喀什噶爾之北一千三百餘里。今為俄國兼併。稱塔什干省。敖罕地方平衍。繞有二千餘里。人烟稠密。無乞丐盜賊。間有奚俗。其國務農講武。久號富強。衣服語言。與新疆回部相彷彿。惟帽式皆作方頂。稍有分別。乾隆二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投誠內附。東至喀什噶爾。約一月程。以上皆就南邊界外略述大概。餘難偏舉。至自南而東。地連後藏諸海。沿邊或隔雪山。或阻沙磧。人跡所不

到瑪。再南邊山口甚多。皆有卡倫防守。自西南隅起於烏什邊境。沿設有大卡倫四。小卡倫四。順南接喀什噶爾西境。有大卡倫五。小卡倫十四。再南接以英吉沙爾邊境。大卡倫五。小卡倫十一。以上各小卡倫處。皆有山口。可分往哈薩克、諸布魯特、色勒庫爾。及安集延等處。接通西域各國。惟喀什噶爾回城西北三十里。地名[illegible]爾罕。今爲總卡倫。與俄羅斯通商大路。再接英吉沙爾南至葉爾羌邊境。接葉爾羌東南至和闐邊境。共有大卡倫八。小卡倫四。皆有山口。分往布魯特、色勒庫爾、巴達克山、博羅爾等處。並可轉通後藏。及印度諸國。其各口地名方道遠近。不悉述。此南界也。

西邊山前萬馬嘶。

西邊從烏什起。向北踰大山。經特穆爾圖淖爾之東。以至伊犁塔爾、巴哈臺一帶。邊地皆爲草場。沿邊滿綠各營。及衞拉特四大部各旗。並內附之哈薩克等。皆就地分段牧放。又伊犁設有孳生廠。養馬極多。能供撥用。歲選空羣者。儲爲貢馬。每匹派夫另牧。若界外皆哈薩克部。哈薩克雖係回教。究不耕種。而專事遊牧者。外國史略云。哈薩克各分種類。共三十二宗派。身矮而壯。面紅。以布包首。亦穿靴。非若他夷赤足。女則遍身絲緞。頗聽回教。反覆無常。日騎馬恣擄掠。四方畏之。在西北之種類。或事俄人。或服中國。野性難馴。專以搶掠爲事。余在伊犁所見。大約如此。男女出必騎馬。皆持鎗矛。內附者猶稍安靜。其歸俄國之哈薩。當出沒邊境爲害。果子溝、三臺等處道中。過者患之。惟烏士百之種類。則勤耕安分。造綿布、綢緞、回帽、紙張等項以獲利。今運入新疆之哈薩緞、哈薩布、暨銅鐵器具。皆精緻堅牢。與外洋所製之物。徒工悅目者迥異。

海邦地接鄂羅斯。

鄂羅斯、今俄羅斯也。謹按高宗純皇帝御製文集。有曰崑崙以東。莫大於中國。以西南莫大於五天竺國。以北莫大於俄羅斯。考俄國疆域。從歐羅巴洲之黑海西北起。廣延而東。直抵烏拉嶺。接連亞細亞洲。再從亞細亞洲烏拉嶺起。綿繞中國新疆。自西而北而東。經黑龍江外。直極東海。並渡海而東。再於墨利加洲內。管屬一隅。除墨利加不計外。自北極出地四十度起。至七十度。經緯偏東。自三十度起至一百三十度。南北七千五百餘里。東西二萬五千餘里。國都在歐羅巴洲。距中國京師。二萬里外。中國與彼交界者。在北如雅爾科布多、阿爾泰山。以及外四盟蒙古地方。並黑龍江、索倫等處。係與其東藩悉畢爾斯科所屬之四大部。順直南北相連。中以興安嶺爲界。在西則新疆西境。橫與之接壤矣。以新疆界限而論。於北邊科布多一帶之俄界。猶偏外藩部落。惟西邊自喀什噶爾烏什。以至伊犁塔爾巴哈臺。皆與俄國所屬之哈薩克中左兩部毗連。哈薩中部。即塔什干。今爲條約中所定。中俄會議之處。稱爲我爾干省。仿中國名色也。彼之省會。原稱斯科。

釐然一劃分中外。

西邊界限。係光緒七年。欽派大臣。會同俄國。再行勘定者。其分界處。自烏什西北邊外十餘日程。有別珍島山。由此山起。順裕爾果斯河。至該河入伊犁河匯流處。再過伊犁河。往南至烏宗島山廓里扎特

村東邊。自此處往南接連塔爾巴哈臺。及齋桑湖爲界。所定各處。皆立界牌。並若鴻溝。夷人無敢擅入。

更繞旗旗到那支。

科布多、漢那支單于地。西邊隘口。較南邊尤要。故自烏什緊接南卡起。首爲錫伯各卡倫。橫布於北幹大山中。接之者爲索倫各卡倫。地繞伊犁之南。又接之者。爲滿洲營各卡倫地。轉伊犁西北。又接之者爲察哈爾各卡倫地。分塔爾巴哈臺邊境。又接之者。則爲新土爾扈特各旗。抵科布多矣。沿邊三千餘里。皆有分防各營旗駐守。旌旆密布。眞千城也。此爲西界。

北連圖爾泊西東。非順汗王是比鄰。五色旗開分部落。

圖爾扈爾泊。在巴里坤境外。蒙古地方。此處東西一帶。即是新疆北界。北邊從塔爾巴哈臺起。東南行十二站。至庫爾喀喇烏蘇。再東行八站。至烏魯木齊。再東行十五站。至巴里坤。再東行八九日至哈密東山之北。上下四千餘里。界外皆係蒙部。如塔爾巴哈臺迤東。及布倫托海。則爲新土爾扈特各旗所居。土爾扈特旗之東北。即科布多城。當烏魯木齊東北界外。則爲杜爾伯特、扎哈沁、厄魯特部、三十一旗所居。城之西南。爲阿爾泰山。古金山也。其東南接壤者。即外蒙古喀爾喀之札薩克圖汗部落。其部綿經巴里坤界外。及哈密東北境。鄰頗回部所居之東山。土呼魯一帶。以抵瀚海。以上各部。地皆南接新疆。除札薩克圖一部外。皆北至卡倫。與俄羅斯爲界。此附近之鄰境也。至於接連橫布。並綿衍東下者。部數尙繁。雖與新疆界限。相去瀨遙。不妨聯類述之。以誌皇圖之廓。即如外蒙古喀爾喀。共有四部。前之札薩克圖汗部。稱西路。凡十八旗。附輝特部一旗。札薩克圖之東南。爲三音諾顏部。稱中路。凡二十二旗。附額魯特二旗。三音諾顏之東北。爲土謝圖汗部。稱北路。凡二十旗。土謝圖之東。爲車臣汗部。稱東路。凡二十三旗。共計八十六旗。西接科布多。東至黑龍江。其北邊所抵。如札薩克圖汗部。西北抵科布多。東北抵烏梁海。三音諾顏部。西北抵札薩克圖。東北亦抵烏梁海。此二部係斜亘也。至土謝圖、車臣汗二部相接。沿邊直下。皆北至卡倫。與俄羅斯爲界。其南面則四部皆抵瀚海也。是爲外四盟。札薩克圖。與三音諾顏連界處之南。再踰瀚海。爲額濟納、阿拉善二旗。額濟納在西。西接哈密以東大戈壁。南連甘肅肅州邊界。阿拉善在東。東抵寧夏賀蘭山後。南連甘涼二府邊界。此二旗另隸二王。不歸內外各部。又三音諾顏部之南。踰瀚海爲烏蘭察布盟。再南爲伊克昭盟。與阿拉善接。此二部稱西二盟。伊克昭盟之東。爲卓索圖盟。卓索圖盟之北。爲昭烏達盟。再北爲錫林郭勒盟。昭烏達卓索圖二盟之東。爲哲里木盟。此四部稱東四盟。以上六盟。共計四十九旗。西起瀚海頭。東抵吉林黑龍江。其南則當甘肅寧夏府。及陝西山西直隸各邊外。其北則踰瀚海。與三音諾顏、土謝圖、車臣汗三部相接。是爲內蒙古六盟。凡此內外諸部。歸各藩王統轄。又有烏里雅蘇臺將軍。察哈爾都統。分駐內外地方。察哈爾城。在京師西北四百三十里。其駐防八旗所分之地。東起張家口。西至歸化城。南連直隸山西邊界。北與內蒙古接。烏里雅蘇臺城。在外蒙古札薩克圖汗部之東。三音諾顏部之西。距巴里坤一千九百四十里。其所屬之唐努烏梁海。在烏城以北。地長千餘里。共有四十六佐領分轄。其西接科布多。東接

士謝圖汗部．南與札薩克圖、及三音諾顏二部毗連．北至卡倫．與俄羅斯爲界．以上自塔爾巴哈臺迤東．遍及蒙疆．地廣人繁．均以旗號區別．非但有左右翼之分．前後左右中末等旗之目．且其旗幟大小尖方長短寬窄．與夫顏色鑲配．各自不同．皆秩然不紊焉．

春深萬里草如茵．

蒙古專事牧養．無耕稼．日食牛羊肉．並取其乳飲之．李陵所謂羶肉酪漿也．間啗麥麪．則往沿邊內地及新疆等處．以牲畜易之．故自塔城科布多．直至黑龍江．東西萬餘里．皆呼爲草地．以草茂爲豐年．王府以外．居無廬舍．惟以氈棚蔽風雨．棚用細繩穿聯木條．編若兜眼籬．圍一圓架．周圍及頂以氈蒙之．高丈餘．圍約三丈．其形如桶．頂圓而尖．一面開門．三面支牀．中爲爐以炊．家人聚居．人多則添設．取其便移設以就水草．漢人呼爲蒙古包．即穹廬也．蒙疆地方平坦．四望無極．勅勒歌云．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眞寫盡朔漠風景矣．新疆由草地入都．有二道．均自巴里坤二百三十里至三塘湖．一順南行．取道賀蘭山後．經包頭歸化城等處．至察哈爾．入張家口．爲商賈往來之路．一順北行．經達庫倫．與烏里雅蘇臺等處．至察哈爾．入張家口．此爲軍臺大路．從前文報差使．概由此行．自三塘湖二百八十里至蘇吉圖．爲蒙古頭臺．從此臺起．計行九十六臺．抵張家口入都．僅四百餘里矣．軍臺沿路無居人．惟每臺安設蒙古包數頂．烏拉齊若干名．駝馬各若干匹．以候差事．烏拉齊者．蒙古兵也．凡員弁經過．必用滿漢合璧傳牌．沿途知會．文職五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例得坐車．餘皆只准騎馬．車行至此．稍有更變．係將所坐轎車．卸去騾馬．另縛橫木於轅．長丈餘．以烏拉齊四名．騎馬夾車抱木而行．左右各二匹．雁行如飛．名曰夾桿車．取迅速而尊崇也．所需食物米麪．均必自帶．每臺僅於員弁一人．供羊一隻．從丁以四名共一隻．如不宰食．則每隻折交銀一兩五錢．聽其自便．其臺費用．歸將軍都統造報．非蒙部供支也．臺路至京．較內地驛路實遠．惟每臺更換夫役駝馬．毫無耽延．且夾桿車其行至速．每一晝夜．能過數臺．故計里雖多．而計日不過三分之一．是爲較便．但商旅難行．因供差之外．別無旅店食物．自今臺路已撤．所有新疆文報差使．均改由內地驛路．則節費多矣．光緒七年．改訂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內載俄商由恰克圖、尼布楚運貨前往天津．應由張家口東壩通州行走．其由俄國邊界運貨過科布多歸化城．前往天津者．亦由此路行走．按恰克圖地方．在外蒙古土謝圖汗部邊界．當鄂爾坤河、色楞格河之間．爲通俄羅斯互市之道．俄商由此處卡倫入中國．或就庫倫大道．或南走歸化城．皆自備裹帶．故道行無滯也．此述新疆北界．遞及蒙古．

總述全勢

蔥嶺遙橫塞外天．

蔥嶺之與崑崙．說者不一．按史記．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上有瑤池．即大黑龍池也．出蔥嶺者．其正源．出和闐者．其旁源．以此觀之．蔥嶺特崑崙一支也．但志載蔥嶺南河．出葉爾羌山中．蔥嶺北河．出喀什噶爾西千餘里之大龍池．又郭璞山海經注．言蔥嶺左幹爲天山．右幹爲南山．逆其

本源山脈．皆指爲蔥嶺所發．又似以蔥嶺即崑崙矣．然則何以辨之．余考之衆說．徵之形勢．意以葉爾羌西南大山以外．隱隱插天．跨踞西藏、印度、放翠諸國之間．四時冰雪瑩瑩．人跡不到者．爲崑崙．其正脈所出．如青烏家所言之辭樓下殿．自南而北．橫亘千里．可就低處踰越．以往西域各國者．爲蔥嶺．蓋崑崙、崙也．蔥嶺、嶺也．崙高峻而嶺低窪．當各有義焉．西陲記略．謂蔥嶺南自葉爾羌．直北行千里．趨伊犁．可見回疆自南山以北．天山以南．一道西邊皆接蔥嶺．以故河之南北源．山之左右幹．一惟蔥嶺是係．而不必遠溯崑崙．緣各脈皆發自蔥嶺．而蔥嶺乃發於崑崙耳．此蔥嶺崑崙分名之謂也．惟案所云瑤池．既係大黑龍池．並非崑崙頂上．別有所謂瑤池者．則大黑龍池．即唐之阿耨達池．即爲今之哈拉淖爾．其地在喀什噶爾西千餘里．距和闐在二千里外．安得旁源由彼出哉．即此以思．知禹之所記．非就水出瑤池而言．實以河出崑崙而言．若曰崑崙之水．由蔥嶺大龍池出者爲正源．由和闐南山中出者爲旁源耳．然則蔥嶺諸山．當總名崑崙．故二水雖遠．皆其支派焉．因伏讀高宗純皇帝御製河源考．有曰．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侖．蒙古語謂橫爲昆都侖．即回部之昆侖山．亦係橫嶺．謹按昆侖與昆都侖．語有詳略．無分別．若阿蘇阿克蘇之類．回疆南北兩山．並行直下．惟有蔥嶺爲一道橫山．又可恍然於崑崙命名之義．其既名崑崙．又名蔥嶺者．特一始於夷人．一始於漢人耳．此又蔥嶺崑崙混一之謂也．崑崙之高．別見於子集各書者．汎難枚舉．如言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皆有城闕之象者．王子年拾遺記也．言縱橫萬一千里．神物所集．出五色雲氣者．張華博物志也．言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爲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者．淮南子也．言有蔡誕者．自云被謫至崑崙．問曰．崑崙如何．答曰．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里者．抱樸子也．俱如此類．概難徵信．余以坤輿圖說所云高八十一里者近之．但當日南懷仁．從外洋入中國．必是途經西域．親見此山．用勾股法窺測其形勢如此．非謂登山之路．只有此數．何以知之．凡度嶺處．其勢甚低．背且由平地四五日始登嶺首．魏唐諸僧．均有記述．其於崑崙絕頂之遠．自可遞推．況冰雪一關．懸崖四絕．甚非人跡可到．若禹記云．其高二千五百里者．實因探討河源．從平處溯到源頭之水路耳．非專以山勢而言．至於蔥嶺得名．魏默深先生．謂以西域記山嶺蔥翠之說爲正．以顏師古謂產野蔥爲陋．不足辯．余竊疑焉．蓋因天山積雪偏堅．蔥嶺高於天山．豈有蔥翠之色．況西域無文．地名概因所有．凡以回語名者．如產銀之山．直名庫木什．因呼銀爲庫木什也．產銅則名蒸午哈．因銅爲蒸午哈也．喀喇烏蘇．言地有黑水．喀喇玉爾袞．謂其地垂柳深黑也．其以漢語名者．如胡桐窩、白楊河、榆樹溝、芨芨臺、黃蘆岡等稱．到處皆然．一名數見．皆足爲因蔥得名之證．且天山沿麓．時見蔥蒜屬．或者彼處更有嘉種．又本草．蔥蒜種來自西域．余意洪荒初闢．凡百穀園蔬諸類．概自始爲飲食者．採取野苗．審食種植．而遂爲家珍．蔥必得之於嶺．自當以顏說爲確．且按所言．見漢書注．彼原引西河舊事所記．亦非臆說也．總之山勢太大．地氣太寒．近由數百里．皆人所難到．徒深擬像而已．崑崙當亞細亞洲適中地處極高．爲中外萬山之祖．地球圖說．崑崙水入四海．皆發源崑崙三支

幹。岔入中國。十洲記。崑崙有四角大山。爲其支輔。岡底斯山。乃其南幹之大宗。南幹則包烏斯藏、滇、粵。盡於緬甸暹羅。與五印度分界。北幹則循塞垣。趨朝鮮、濊貊。與鄂羅斯分界。諸說皆有可據。惟南幹盡於緬甸暹羅者。特其・支。中國大江以南。自滇、粵、而湖、而閩。直至吳越。海岸諸山。皆南幹所發。大河以北。自甘、涼、由賀蘭而東。起伏於河之近岸者。尚屬中幹。非北幹。若江河之間。分佈而綿亘數省者。皆中幹也。又按崑崙不一。東南中黎羅國境。有崑崙山。南海真臘國。亦有崑崙。或云崑崙之脈。中貫大河。不與華通。中國以崑崙爲山祖者。皆古烏家之說。未知所云隔水。是指崑崙東墟之瀾滄江。抑別指崑崙也。瀾滄亦源於崑崙。崑崙南幹。繞北轉入中國。瀾滄是在其南。並未隔斷。

分來宗幹下祁連。

葱嶺從葉爾羌西南。橫至喀什噶爾之西北。忽開北幹。一折而東。邐迤哈密。綿綿直下。勢極雄峻。其直耕複嶂。氣象萬千。山體之廣厚。三四百里至六七百里不等。雖節節殊稱。皆統名之曰大山。又名白山。又名雪山。又名祁連。又名時羅漫。亦名陰山。如漢武師將軍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明帝時竇固耿秉。擊白山之虜。班超傳注。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武帝元朔四年。霍去病破匈奴。至祁連。唐貞觀間。左將軍姜行本。破高昌。踰時羅漫。元初長春子赴召。西遊過沙陀。抵陰山後。皆指此山也。其稱祁連者。係在哈密一帶。匈奴恃此山爲天。每過之必下馬羅拜。因呼天曰祁連。故名祁連山。今漢人仍皆呼爲天山。

一山南北開疆域。城郭如珠路八千。

新疆全境。皆在天山左右。以山勢分爲南路北路。自出關後。於安西大戈壁中。猩猩峽之東。入新疆東界。起五百八十里至哈密。從此處分路。南路則循天山之陽。西行九百五十里至闢展。闢展西南行九十里至魯克沁。西行二百五十里至吐魯番。吐魯番南行五百里至羅卜淖爾。西行八百五十里至哈喇沙爾。哈喇沙爾西行六百二十里至布古爾。布古爾三百里至庫車。庫車二百八十里至拜城。拜城四百里至阿克蘇。阿克蘇再西行二百四十里至烏什。已抵邊極。轉從阿克蘇西南行七百里至瑪拉巴什。瑪拉巴什西北行六百里至喀什噶爾。喀什噶爾東南行二十里爲今之疏附縣。再南行一百四十七里至英吉沙爾。英吉沙爾東南行三百二十四里至葉爾羌。其東北一百七十五里爲今之葉城縣。葉爾羌東南行八百五十八里至和闐。和闐東行三百二十里至克里雅。今改于闐縣。于闐東南行一百八十里至塔哈努勒郵。此南路各城之大概也。北路從哈密起程。北行一百九十五里。踰抵天山之陰。沿山西行一百七十里至巴里坤。巴里坤西行七百一十里至奇臺縣。奇臺九十里至古城。古城西北行九十里至濟木薩。濟木薩西行三百二十里至阜康縣。阜康一百三十里至烏魯木齊。即今之迪化府。爲新疆省會。烏魯木齊西北行九十里至昌吉縣。昌吉西行九十里至呼圖壁。呼圖壁一百六十里至綏來縣。綏來三百三十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庫爾喀喇烏蘇三百七十里至晶河。晶河西南行五百四十里至伊犂之綏定城。即今伊犂府綏定城。東行一百二十里至固爾扎。即金頂寺。今設惠遠

縣。與俄國交界。再前從庫爾喀喇烏蘇分路。西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塔爾巴哈臺。爲北界極邊。此北路各城之大概也。統計全疆。東界安西州。東南界青海、蒙古。南界西藏。西南界布魯特及克什米爾圖伯特等部。西界布魯特及色勒庫爾。西北界哈薩克。北界科布多。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蒙古。東西七千八百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二

分述各城

哈密

中原門戶古伊吾。

出關前赴新疆。首爲哈密。哈密。古伊吾廬地。漢設宜禾都尉。爲屯田兵鎮之所。晉設宜禾縣。隋設伊吾郡。唐改名西伊州。後稱伊州。五代稱胡盧磧。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忽納失里卒。其弟安克帖木兒立。明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建哈密衛。後爲吐魯番所有。地當西域咽喉。全疆要隘。中原之門戶也。

舊有雄藩駐此都。

國朝定鼎。四部成賓。回部伯克額貝多勒拉。自康熙五十三年。早已投誠內附。居哈密。後因擒獻準噶爾逆酋。授一等扎薩克郡王。編旗分隸蒙古。迨同治初。郡王伯錫爾殉難。加封世襲親王。世効忠款。列藩孔道。

萬仞天山橫北郭。一泓清澈下南湖。

天山。在城北九十里。自西而東。橫亘天際。山巔積雪。暑月猶厚。在低處者。三四月間漸消。萬壑羣山。雪

水溶溶。流成河道。一水自南山口而來。南流百餘里。經哈密城北。其城東五里許。有清泉自崖下湧出。聚成一湖。流出亦入於河。又一水。發於南山口之東石人子地方。南流繞蔡湖。經哈密城南。轉至城西。兩水合台。再西南流百餘里。注於南湖。

野騾山深十萬家。

哈密東西南三面。一望無邊。可種之地。近城甚少。城以西則頭二三堡。及三道嶺。瞭墩等處站口地方。每隔數十里。有腴地一區。人煙聚處。產糧頗多。城之東北。繞山而行。過沙嶺百餘里。由石人子。入天山峽口。自此東行。深入山谷。五百餘里。節節居民耕種。統名之曰東山。爲哈密出糧之境。又城東近山之地。九十里爲廟兒溝。再七十里。爲茨茨臺。兩處水旺土腴。皆成鄉井。廟兒溝有回王避暑行館。園林臺榭。小具規模。在崇山峻嶺之下。院外果林數里。陡逕巷曲。深徑成幽。亦雅靜足遊。自茨茨臺傍山行五十里。至塔爾納沁城。此爲官兵屯田之所。山泉灣環。草木深茂。地廣潤。耕爲眞工。以頭二等工名目區分之。有屯田都司。駐沁城經理其事。東南即連大漠。傍山入峽。爲土呼魯。仍係纏頭回部所居。與東山通道矣。約計哈密所轄。東西不下千里。一經遊迹。統稱纏民。皆十萬有奇。

王宮臺榭甚繁華。

哈密扎薩克回子親王。駐回城內。王府在城東隅。附城築臺。高出城上。頭二門內。正宅三層。皆在平地。宅之右。即拾級登臺。臺上屋舍迴環。懸窗下瞰。其內院也。宅左。步長廊。更進一門。則園林在焉。亭臺數層。果樹叢雜。名花異草。列盆成行。儼然內地風景。昔其老王伯錫爾。在京都供差六年。凡以重價搜求。遠道載歸者。謂曰王宮。實稱華麗。自同治三年。大遭賊燬。其時老王殉節。其子邁哈默特嗣位後。偕將臺上作宅。草草經營。聊備棲止。迨十二年秋。陝回白彥虎。竄出關外。城復爲部民從匪之玉素普等。內應襲破。擄王夫婦及其母同去。府中所有。又掠一空。幸得辦事大臣文麟公。遣將督兵。追擊三百餘程。奪王夫婦歸。惟其母被擄先逃。追之莫及。後三年。回王遣使至南八城迎歸。兩番經難。故王府久未興復。

三城鼎峙平沙岸。窩日牛羊起暮笳。

哈密漢城。在河之西南岸。與城在河之西北岸。同治五年。方伯文麟公。授哈密辦事大臣。由甘、涼募勇。首先出關。比因舊城已毀。瓦礫瀰漫。即於河之東南岸。另築一城。駐衙署。列市肆。從新草創。呼爲新城。三城均距三四里。時戶部尚書景廉公爲副使。復於新城北門外里許。築壘爲行轅。其後景公任烏魯木齊都統。率部前進。北路危急時。以錫綸公代之。及錫公調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則代之者明春公。於十二年冬。率健銳一軍到哈。仍駐景公舊壘。迨十三年。大中丞張公曜。於時以廣東提督。總統河南嵩武軍。奉命與左相國會辦新疆軍務。先抵哈密。始將舊城闢荒修補。暫駐行軍。光緒元年。烏里雅蘇臺將軍金順公。授幫辦新疆軍務大臣。率沿邊馬步諸軍出關。進駐巴里坤古城一帶。二年夏。爵大司馬劉公錦棠。統率湘軍。會征關外。一鼓而進。又有楚軍、蜀軍、皖軍、豫軍繼之。絡繹於境。楚軍留駐哈密

者數營。豫軍仍調四營。至哈停紮。旋轉北面。四年。左相國以督辦出臨哈密。在於河之東北岸高敞長坪中。舊名孔雀園地方。建立大營。壯如城郭。與新城相對峙。由是街道大興。商隨營集。自相公營外起。穿過新城。直達舊城西北隅。約長四里有奇。中破樓廬。店舍鱗比。市鋪喧填。百貨銜尾。輻輳實爲從來未有之盛。未幾全疆蕩平。六年冬。左相入關。奏請將欽差大臣關防。交爵大司馬劉公代之。是時奏准開設行省。新疆各城。大興工作。九年。於哈密舊城。高築厚垣。廣加三倍。就舊城爲西南隅。衙署皆移於內。十年。劉公奉命巡撫新疆。以烏魯木齊爲省會。其時張中丞率帶所部。由喀什噶爾東歸入關。金將軍餉授伊犁。進駐防所。其餘各軍。或遣撤還鄉。或凱旋原省。大經裁減。哈密大營。隨築省城。所有商民鋪戶。亦移至省城開設。而哈密街市幾荒廢矣。哈密一城。舊駐辦事大臣一員。幫辦大臣一員。專摺奏事。彈壓回部。回王應差之件。均由辦事大臣轉奏。並設理事通判一員。蔡湖巡檢司一員。管理地方。又副將一員。中軍都司一員。塔爾納沁城屯田都司一員。以及千把之屬。後因設省。歸撫院總辦。裁去辦事衙門。餘仍其舊。地產豆、麥、糜、穀、雞、煤、瓜、果。平定後。食物價賤。民情較南八城醇樸。輸納孔殷。回子親王。按期朝覲。貢土物。甚恭順。道里。自安西州四百里。至石人子地方。入哈密界起。三十里至猩猩峽。九十里至沙泉子。八十里至苦水。一百四十里至格子煙墩。九十里至長流水。八十里至黃蘆岡。二十里至一顆樹。三十里至新莊子。十里至蔡湖。十里至哈密。途中除黃蘆岡、一顆樹、新莊子、蔡湖四處。有地可種。間有居民。餘皆戈壁。

闢展

闢展城臨小澗邊。西來剛過熱風川。幷鋼叢樹人聲寂。沙草坡中數點煙。

闢展、通鑑作皮禪。皮禪者。回語謂草積也。其東南古有樓闌。今皆戈壁。無人煙水草。唐名莫賀延磧。宋名大患鬼魅磧。自胡桐窩、經十三間房。以至七格騰木。春夏多怪風。名風戈壁。即史稱爲熱風川。闢展土城一座。周約二里餘。負低小山坡。北臨澗木。南北皆大山。而北近祁連。尤接山麓。城只東西二門。設巡檢駐吐魯番同知。今仍其舊。街市冷淡。近城居民稀少。產糧之坡。在西南大川中。徵收歸巡檢分理。自哈密起程。傍大山西行。七十里至頭堡。二十里至二堡。四十里至三堡。七十里至三道嶺。五十里至沙棗泉腰站。五十里至瞭墩。八十里至一椀泉。七十里至車轂轆泉。至此出哈密界矣。北路巴里坤通當山後。山中有峽。行三四日可達。此間稱爲小南路。故此後兩站。歸巴里坤管轄。七十里至七個泉腰站。四十里至胡桐窩。兩處穿走叢林。柴薪極廣。再七十里至惡非子腰站。五十里至鹽池。入吐魯番地界。再一百八十里至七格騰木。此站頗遠。幸中途一處名土墩子。間有水可小息。離七格騰四十里。再行九十里。至闢展矣。往年大路。必由十三間房地方經過。其地當多怪風。人易迷失。且仍無水草。今改由北路。穿走天山之麓。大勝彼處。

魯克沁

遙指南山識柳中。分封和卓建王宮。效忠安守桃源境。不許諸夷有路通。

闢展東通哈密。西至吐魯番。西南行九十里。則爲魯克沁。按魯克沁。當卽古之柳中也。柳中或名柳谷。據漢書。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後之注。考者引後漢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漢書所記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所居爲率。是疑柳中卽柳谷也。地在吐魯番東南一百五十里。廣安城郡王居此。雍正初。回酋額敏和卓避準噶爾侵擾。內徙瓜州。乾隆十九年。以從征有功。封郡王。分土世居。今吐魯番回民。皆其所部。其地土城一座。約二里餘。東西兩門。南倚沙山。接連大漠。以抵峻嶺。嶺外皆西番部落。無路可通。風景頗佳。僻處一隅。不當孔道。初設辦事大臣。駐闢展。後設領隊大臣。駐魯克沁城。均裁撤久矣。按和卓卽和卓木。史云猶華言聖裔也。今審其音。當作霍家麽。凡呼官宦之子亦然。每見彼中人名有此三字冠首者。非聖裔必官嗣也。史作和卓木者。大抵當時由西北邊塞漢人所記。譯以彼土音呼和卓木。原與霍家麽三字混合。蓋譯但取音諧。不拘字義。卽如克寒之寫可汗。亦誤於西北俗音。在當時記述者不自知其音闗一方。致令天下後世。特爲二字添作一音耳。

吐魯番

道出紆迴火焰山。高昌城郭勢迴環。疏泉穴地分畦灌。禾黍盈疇萬頃間。

吐魯番。漢車師前王庭。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此。以地勢高敞。名高昌壁。拓跋魏時。闞爽始立國於高昌。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披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魏徵諫不納。後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守之。唐宋稱吐番。元明稱吐魯番。一名土爾番。後爲回紇所據。城約三里。南北二門。賜名廣安。有回城一座。在西北。廣如之。相距二里許。城西二十里雅爾湖。爲漢之交河城。唐之西州城。城東百里哈拉火卓。爲元之火州。今廣安城當卽唐之田地城。校尉所治處也。城外一望長坪。勢據高崖。崖之南低窪。長川河流其處。對峙南山。中隔數十里。其耕種之地。皆在崖上。川中河水。低不能引。而崖北所傍之山。係嶺下平岡。夏無雪水流潤。其山腳地中多泉。穿地成渠。暗流於數尺之下。節節有孔汲灌。名爲卡兒水。居人富戶。開此以獲利。視人所澆地畝多寡。秋後收糧價償。土宜豆、麥、粟、穀、苧麻、瓜果、葡萄、而棉花、芝麻尤爲大宗。能供各城販運。唐書謂麥禾皆再熟。亦未必然。此處向歸烏魯木齊都統統轄。不在南八城之內。設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今仍其舊。屬鎭迪道。自闢展而來七十里至連木沁。其地水旺土腴。小山環繞。淸秀饒裕。再九十里。繞出火燄山。爲勝金口。山不甚高。路左逼山紅土。並無異處。惟聞雨後山頭土熱。甚傷赤足。路右一小廟。頂甚平。中立鐵柱。望之高可八九尺。圍約二尺餘。尙光澤。土人皆稱郭子儀繫馬處。按郭令公未曾至此。當是傳訛。未知何人遺跡。再九十里。至吐魯番城。

羅卜淖爾

蒲昌海上焉婁居。牧樹全無祇食魚。一種窮黎隔人世。煙波剡木自相於。

羅卜淖爾。卽蒲昌海。回語羅卜。匯水之區也。淖爾者。海也。一曰泑澤。一曰鹽澤。一曰牢蘭海。在吐魯番正南五百里。崑崙河源。經南八城成大河。會合衆流。聚歸於海。自海中入地。伏流二千里。至星宿海之

上游湧出。爲黃河。海邊平沙廣野。煙水瀰漫。沿海多生胡桐。大者合抱。海之南荒洲之外。復多水眼。大小方圓。不知其數。周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勢如碁布。散爲小海。大約因地氣潰陷使然。洲中聚處一種回人。與各城回部迴別。肌膚色黑。言語多有不同。無耕種。亦非遊牧。但用大木剜成小舟。浮海捕魚。或煮或燒。以供日食。採取野麻子爲飯。捕哈什鳥。剝皮衣之。或得水獺等皮。及哈什鳥翎。持往各城售貿。以易布疋。深處海隅。別成世界。外人亦無至者。初不知有中國。亦不與各回部相通。當卽焉婁之苗裔也。乾隆二十二年。向郛果毅公追沙拉斯逆黨。搜尋至此。招撫歸入版圖。當稽丁口二百零八戶。大小男女一千二百六十餘。旋於其中擇派伯克數人。以成統屬。每年交納貂鼠皮九張。其哈什翎一百支。嗣奉旨停其進送。西北至哈喇沙爾。亦五百餘里。近時間有出境至吐魯番。與哈喇沙爾者。形狀極黑。衣不蔽體。見人似畏避。惟野處過各回人。亦不與言。倘有疾病。輒委之於野。生死聽之。親人不敢近前。慮其傳染。但不時遙望而已。

哈喇沙爾

局勢盤旋鎖一關。焉耆城近海西山。東流雪浪如奔馬。爲繞輪臺去復還。

哈喇沙爾。古焉耆、危須二國地。漢焉耆王治員渠城。一說員渠在城之東南九十里。特伯爾古地方。卽今所名淸水河者。又據漢書。危須國王治危須城。西至焉耆百里。危須旣在焉耆之東。未知果在烏沙塔拉一帶。抑係淸水河爲危須。而焉耆卽是哈喇沙爾也。然以山圖下所載道里計之。則焉耆轉在危須之東百里。是皆一書自相矛盾處。唐設焉耆都督。西境爲烏壘城。卽漢之都護治所。回語哈喇者。黑也。沙爾城也。以城久色黑。故名。其地四面皆山。中開沃野。關隘最緊。城東南百里許。有海子。水道記所謂博斯騰淖爾也。城西五里。卽開都河。俗呼通天河。廣約三里。水深且急。設船以供渡。再東北流。入於博斯騰淖爾。復自淖爾之西南隘出。迴旋數十里。經開都河之南。又西南流百里。再折而南。入山。經哈爾哈阿璺衆峯。危巖森吐。駭浪濺湃。有聒耳眩目之勢。再西南入於葉爾羌大河。水勢之迴繞。未有至於此極者。哈喇沙爾城。周三里餘。北近大山。此處係土爾扈特部落所分城鄉。無回戶。其回民聚處之地。在所屬之東西兩屯。東屯爲庫爾勒。在城西一百四十里。適當古所謂遮留谷之口。西屯爲布古爾。在城西六百里。卽漢之輪臺地也。城中向有辦事大臣衙門。因開省未復。其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布古爾巡檢司一員。今仍其舊。西上。自吐魯番六十五里至布幹臺。五十五里至托克遜。九十里至蘇巴什。六十里至阿哈布拉。六十里至桑樹園。八十里至楡樹溝。自蘇巴什東旋至此。二百餘里。一綫深溝。兩山壁立。險隘非常。再一百四十里至庫木什。中以新井子爲腰站。卽唐時所謂銀山道也。九十里至烏沙塔拉。一百二十里至淸水河。卽特伯爾古。九十里抵城。統計全程。以此處爲適中之地。

南部何奴爲十分。山前牧養荷承恩。

準噶爾有四衛拉特。猶言四大部。衛拉特。卽明史所稱瓦剌也。四部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元脫歡太師。乃其始祖。綽羅斯居首。是爲準噶爾。明崇禎時。土爾扈特爲準噶爾所逼。

投入鄂羅斯境。乾隆三十五年。其汗渥巴錫。率其部落。由鄂羅斯來。投誠內附。朝廷賜資有差。授地爲牧放之所。南部落共有四旗。係分哈喇沙爾地方。俗以牲畜爲業。不事耕種。故境內皆爲草場。穹廬。分設遊牧。郡王居城北大山之下。離城九十里。名其地爲王庭。附按準噶爾四姓。於漢屬匈奴右地。及烏孫車師。於唐爲突厥沙陀。凡伊犁一帶。皆其部落。今科布多等衆。所居之厄魯特。是其後裔也。本元之阿魯台部。其聲訛爲厄魯特。

可汗不敢揚軍令。點登天家鐵騎屯。

匈奴突厥。自古爲強兵講武之地。自我朝統一寰宇。遐荒効順。不敢稱王。而訓練久經廢弛矣。然其善騎射。精鎗法。皆平時遊山獵獸。所習慣而成自然者。仍不失爲健兒身手。故全疆肅清後。辦理善後事宜。曾於哈喇沙爾部落內。招集馬隊一營。名爲士勇。即令駐防彼處一帶。亦甚安嫺。

庫車

羣橋西去壯闊開。城據危坡地阜財。當日龜茲稱西域。御教宛馬盡東來。

庫車、古龜茲國地。一名柳陳。又名屈陳。唐稱爲邱茲。一曰屈茲。元史作庫徹。庫。謂此地也。車、謂眢井也。地有眢井。故名。唐貞觀間。置安西都護。並統于闐、碎葉、疏勒四鎮。儀鳳時。吐番攻陷四鎮。迨後王孝傑破吐番。仍復四鎮。置都護。以鐵騎三萬鎮守龜茲。考龜茲在漢唐西域。最爲強盛。呂光上疏言。龜茲三十六國之中。入其國城。天駿、龍麟、騣驌、丹蛇萬計。蓋今庫車城南數十里。有古龜茲城舊址。庫車土城一座。憑立高坳。約圍四里餘。周開四門。有險可據。東南北三面環山。平川三百餘里。東繞大河。土

宜種植。其北面大山邊一帶。地中所產美利尤多。若善爲道之。民間之饒裕。可立致也。向係辦事大臣駐守。今改設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爲直隸廳。城南九十里。係所屬之沙雅爾城。周約二里餘。平衍處百餘里。厄爾勾河。從庫車西南境內東流。在其城南經過。西北從哈喇沙爾九十里至哈爾哈阿滿軍臺。四十里出遮留谷之山口。十里至庫爾勒。回語謂能眺望。言地勢開敞也。四十里至上戶。地係新名。一百四十里至庫爾楚。此又準部語。謂當忌諱。緣地多古冢。過者易病也。九十里至野人溝。一帶深林。多藏熊虎。五十里至策大雅爾。七十里至洋薩爾。地近雪山。九十里至布古爾。此回人臨陣奮勇之稱。古曾於此禦敵。故有此名。東有草湖。湖上一橋。爲西入回疆必由之路。漢番所謂土橋也。有巡檢分司其地。自此前往。過喇依索河。登戈壁。一百里至阿爾巴特。七十里至戈壁腰站。七十里至托和奈。六十里至庫車。

拜城

姑墨河山何處尋。水分三派繞城陰。際今窮髮皆編戶。付與鳴琴佐理人。

拜城、古姑墨國地。即地理志之阿悉言城。漢時王治南城。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幷其國。後爲回紇所有。名其地曰拜。謂富厚也。城東八十里。爲賽里木。古之俱毗羅城。其地均近北山。有木扎特河。俗名通長河。河分三支。東一支經賽里木之東。西二支經拜城之西。距拜城二十餘里。入於渭干河地方。

川原平坦。土脈潤。山亦產銅。舊日拜城。爲阿克蘇所屬之屯堡城。周備里餘。因開省。設爲拜城縣。城池悉經新創。收荒異域。皆郡縣之。唐太宗所云。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此眞編戶矣。往年南八城纏民。每城係派阿奇木伯克管轄。貧者無賴。恣意索取。民多不堪。今視同內地。人民衽席春臺。可知樂利。我朝綏遠以德。實爲超邁往古。南路設縣。自拜城始。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屬溫宿直隸州。其賽里木城。則縣中屬地也。自庫車而來。四十里至鹽水溝。山峽險要。一百二十里至赫色爾。過河四十里至賽里木。八十里抵城。

阿克蘇

阿蘇城踞北巍迤。四野蒼茫大地圍。穆素峯前憑檻望。萬家煙樹繞晴川。

阿克蘇、古溫宿國。溫宿、本阿蘇之訛音。阿蘇、即阿克蘇之省文也。回語。阿克、白也。蘇、水也。以地多白水。故名。城郭亦近北山。在穆素爾達坂大山南。蒙古謂冰爲穆素爾。謂嶺爲達坂。國朝稽廷璋詩。阿克蘇云。天邊冰雪鬱嵯峨。穆素峯高劍氣多。即指此山也。其地高崖聳立。上平坦。就勢挖掘成城。垣墉連貫。中有門通南向。各開一門。崖之下再築土牆。圍抱三城南面。城北係戈壁。低於城遠。從沙石中砌隄爲渠。引水穿過三城。以供汲用。清泉奔赴。西去流入於河。南境地勢漸低。形如釜底。有大河四道。環繞平川流去。平衍之地。方圓五百餘里。所屬城堡十餘處。樹林稠密。炊煙相接。遠望蔚然。土性肥沃。各種皆宜。豆麥燕穀之外。並多水田。種稻米。長大而潔白。熟之香軟且腴。似秫而爽。味加於洋米。沿山產物尤多。西土精華。此其一處。素稱富庶。故俗較奢侈。風氣與南中路同。

新築南郊首雉城。蜿蜒漢使領分巡。一官守土人應笑。民牧牛羊我牧民。

阿克蘇地方。原有辦事大臣統轄。駐在舊城。今改設爲溫宿直隸州。管屬拜城一縣。另於西南三十里。築新城一座。廣厚加倍。以爲漢城。駐衙署。而舊城概作回城。裁去辦事衙門。設分巡東四城兵備道於此。東四城者。哈喇沙爾廳、庫車廳、烏什廳、暨溫宿州也。直隸州知州一員。管理本州錢糧詞訟。兼轄屬縣。悉如各省定制。又吏目一員。巡檢一員。道庫大使一員。其各城阿奇木以及大小伯克。概行裁撤。設充鄉約。與官爲地方紳士。自拜城過木扎特河而來。四十里至鄂依斯塘。八十里至察木齊克。一百四十里經戈壁路。至哈拉玉爾袞。回語謂柳陰蕭森也。再六十里至札木臺。蒙古語謂地當要道也。八十里至阿克蘇。自哈密至此。計程三千六百四十里。皆向西行。

烏什

山環路轉入深幽。石阜重城古尉頭。河勢繞趨溫宿境。邊風先報海天秋。

烏什、即烏赤。係山名。古之尉頭國也。其地有小石山突出。高十餘丈。即於山上築城。城之南、相隔十數里。依山環之。北則崇峰大山。中開平野。方圓四百餘里。所屬郵莊十有一處。城北二里許。有托什罕河。經流源於西南山中。東橫大河一道。自北面穿山。流出二水。周資灌溉。直出阿克蘇南境。會合東下。地爲回疆西北極邊。以視喀什噶爾。猶在西南。阿克蘇猶是東南。故此爲最要。其西北大山中一帶。即與

俄羅斯立牌分界之所。俄國境內互市之哈拉河地方。由此十日可到。其初阿克蘇屬烏什。嘉慶二年。始分出爲專城。今設烏什直隸廳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歸阿克蘇道管轄。從阿克蘇西行。八十里至察哈拉克。八十里至阿查塔克。八十里抵城。自此前往。再無驛路。其有峽口可通之處。皆安設卡倫。分派弁兵駐守。以防外夷窺伺。城南二十里。巴什雅哈木地方。河之南岸。有間道通喀什噶爾城。路險而捷。乾隆間。將軍兆惠公由阿克蘇定喀什噶爾。嘗由此道出其不意也。其山口可通諸布魯特。西南三十里。察什替林地方之山口。與正西七十里。碧得爾山口。均有路通布魯特。正北五十里塔爾地方。入山口。有間道可達伊犁。計程一千三百餘里。其往俄國哈拉河。即由此道分路。

瑪拉巴什

千里荒沙行路難。孤城突起萃花攢。尙多膄地供耕墾。風俗人民自貼安。

瑪拉巴什。本名阿克薩克瑪拉勒。回語謂有獨鹿也。舊爲葉爾羌所屬城邨。其云巴什者。彼中頭目之稱。或又因頭目得人。即以之呼其地。又葉爾羌舊路。由戈壁橫捷而來。前往阿克蘇。東下按站設臺。此名五臺。各臺所需之糧。因地處適中。設倉於此。乾隆間。曾由葉河船運。以河淤塞不能。故又名倉臺地。當廣野之中。西南北三面大山。均隔千里以外。但有邱阜起伏。盤旋錯雜。勢似犬牙。土厚之處甚多。又得葉爾羌流出之葱嶺南河。喀什噶爾流出之葱嶺北河。鈕派縈環。會於境內。故土尤肥潤。耕種益豐。且烏城在南河之北。與南河相近。設爲瑪拉巴什廳。撫民通判一員。照磨一員。歸喀什道管轄。又因爲喀、葉兩城扼要之地。設參將一營駐守。城東多葦湖。再東爲巴爾楚克。有邨莊近北河。聚居人民一區。北

河南岸。遍生胡桐。名樹窩子。足供採取。其東南境紅柳窩地方。兩河會合。即成野湖。名其湖爲小羅卜淖爾。一帶胡桐雜樹。蔓野成林。自生自滅。枯倒相積。小山亦重複其間。多藏猛獸。木草柴薪。實稱至足。但不及近山城邑。別有奇珍耳。西上從阿克蘇分路西南行。八十里。渡河至湖巴什。六十里至洋阿里克。兩處均有居民耕種。一百里至都齊特。皆戈壁。七十里至伊拉搭。五十五里至烏土斯克滿。舊爲葉城第十二臺。阿、葉在此分界。六十里至夜阿里。七十五里至車底庫爾。此處周圍有樹。中有池塘數日皆沙路。再入山中並沙路。八十里過蘇巴什河。至巴爾楚克。六十里至吉格搭。六十里抵城。

喀什噶爾

迢遞疏勒峙邊雄。據水憑山物產豐。

喀什噶爾。漢之疏勒國。唐時曰佉沙。王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後風時。吐蕃破其國。開元十六年。始遣使册其君安定爲疏勒王。喀什者。初也。噶爾、創也。大約因葱嶺以東之回教。創自此耳。地當西北極邊。以南北論之。雖較烏什稍南。以東西論之。較烏什而更西也。北之烏什。南之英吉沙爾。皆與其東境相連。西踰葱嶺。北界中幹。南則葱嶺一支。乘峯繞出。而東面亦山環其半矣。平衍處方圍六百餘里。二水分流其間。以發源西北山中之烏蘭烏蘇河爲大流。至雅木什科布木什地方。與英吉沙爾流出之河。皆隨而爲一。即爲葱嶺北河。沃土豐盈。居民林總。往年喀英額徵糧石。較阿克蘇數倍。額徵普兒。較

阿克蘇竟數十倍。又每年交納棉花一萬三千六百餘觔。紅花三千五百數十觔。其富庶大可想見。

天使蒸門千載在。

城東五里許。有一塋園。據稱爲布拉尼敦等先人、瑪哈木特敏之墓。園無別物。只一巨塋。頂圓而尖。中植枯樹一株。名曰公波斯。回人男女老少。敬奉甚篤。每逢禮拜前一日。爲此間禮拜之期。黎明。男女擁集。窯濟誦經。拜畢始散。據傳至今。無稍懈怠。各城回衆等。多有遠來朝拜者。但考地球圖說。麥加城爲麻哈麥所生之地。又一城名麥地那。係教主葬處。按麻哈麥。即瑪哈穆特。即所稱之瑪哈木特敏也。麥加與麥地那。皆在紅海之濱。紅海在西印度外。又明史。載阿丹默德那地。有教祖穆罕默德之墓。墓前有元石。各國回人。皆歲往禮拜。地在西藏之西八千餘里。按默德那。即麥地那之訛。音。穆罕默德。亦即瑪哈穆特。兩徵所紀。是教主之墓。原不在此也。海錄載南印度之馬喇他國。爲回回種類。凡拜廟。廟中不設主像。惟於地上作三級。取各花瓣徧撒其上。對向而拜。或中間立一木。椎望之祝告稽首。此處塋中枯樹。即是木椎之意。且皆呼爲瑪雜爾。瑪雜爾者。回語謂廟之詞。廟不必墳。或但設神位而已。惟布拉尼敦等。爲先塋。瀛環志略。西域稱瑪哈穆特爲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其苗裔稱和卓木。華言聖裔也。巴達克山、塔什干。皆其支派。而霍集占兄弟稱大宗。按布拉尼敦係霍集占之兄。據稱是彼先塋。則所葬者。固是教主一脈。又按教主在天方。其後至二十六世。瑪木特玉素普。始東遷喀什噶爾城。據此。則爲瑪木特玉素普之墓無疑。回人之爭趨頂禮。或爲敬六百年前始遷之教祖。或以敬教祖之遺裔者敬教祖。或因世遠無徵。不知遷於中葉。而誤會爲開基之教祖也。三說俱爲應有之義。

海邦商旅一途通。

喀什境內。西南北三面。山口甚多。近通布魯特、阿爾色勒、庫爾、安集延各外夷。遠通俄羅斯。並西域各國。各口皆有卡倫防守。惟回城西北三十里。地名罌爾翠。爲西海總卡倫。設官稽查。尤爲緊要。此與俄羅斯通商大路。凡俄商往來。必由此路行走。不許繞越。自此前去。連設三卡。防察甚嚴。俄國亦設領事官寓。在回城西北十餘里之處。經理通商各事。中國由此處運貨入俄境者。即在哈拉河地方傳銷。距喀什十一二日程。其地設有官司。照料周密。凡過秤之物。有公秤作架高懸於場。以示無欺。例以十二兩爲一觔。若中國之觔數也。貨出代爲斂值。並護送出境。

防邊新築將臺高。

喀什噶爾。舊駐都統爲總辦。所部八旗駐防員弁。較各城尤衆。新疆往例。每路程兩站。設筆帖式一員。每站設外委兵丁五名。回子十戶。馬十五匹。牛數隻。車數輛。驢數頭。每卡倫一處。駐侍衛一員。滿兵五名。漢兵六名。回子十名。大卡倘有加額。三年換防一次。凡出關入關員弁兵卒。皆給車支送。自光緒五年肅清後。奏准開省。均照內地章程。仍缺多未議復。奉旨將烏魯木齊提督。改設喀什噶爾。遂於漢城建牙開纛。督鎮雄邊。所有東西各城。即將本標應設弁兵。相地分佈。與修衙署。各專防守。廟謨周密。實節制而崇統威也。其大小員缺兵額。余入關時尙未設定。未能細述。

駐馬分巡辦事務.疏附後先爭効順.添來小邑試牛刀.

令以喀什噶爾.為疏勒直隸州.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分留日漢城為州治.城東南二十里有回城.設為疏附縣.附於州.與州境中分界限.知縣典史治之.又設兵備道.分巡西四城.暨瑪拉巴什等處地方.衙署駐在縣城.庫大使附之.西四城者.喀英葉和即今之疏勒、莎車、和闐三州.並英吉沙爾廳也.自瑪拉巴什西北行.沿北河南岸七十六里至刖爾蓋.五十四里至哈拉克沁.七十里至玉代里克.一百一十四里至龍口橋.七十二里至英阿瓦提.六十里至牌素巴特.八十里至雅爾雅滿.七十四里至疏勒州城.自瑪拉巴什起.經由此處.前赴和闐.所記里數.皆繩弓丈度准.

英吉沙爾

依耐當年是小邦.邊風推勁尚敎龐.引渠多植山前地.一曲齊歌士女雙.

英吉沙爾.漢之依耐國.原與蒲犂、無雷等國.皆西夜類.唐為朱俱波.亦名朱俱槃.幷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種.回語謂城為沙爾.英吉者.新也.城在喀什噶爾東南一百六十七里.正當葱嶺橫山之下.西連布魯特遊牧部落.南則與安集延巴達克山相通.土田風景.悉如喀什舊日.合而為一.統為十六城邨.今設英吉沙爾廳.設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隸於西四城道.所屬城邨五處.幅員戶口.約如喀什之半.引河為渠.足資灌溉.家給戶裕.耕鑿相安.南疆俗好歌舞.一男一女.對舞同歌.不分歲時.輒以此取樂.亦昇平景象也.自喀什八十里至雅卜藏臺.八十七里抵城.

葉爾羌

極韶南指入莎車.煙火連邨十萬家.河水交流千峰雪.蜂房分闢南城衢.

葉爾羌.漢莎車國.北魏渠莎國.或謂古罽賓地.罽賓今之克什米爾也.又以為大食月支之地.其地唐以後併入于闐.明稱葉爾奇木.葉爾謂土字.奇木大也.又稱葉爾羌.異域錄作伊爾欽.大山障其南.即葱嶺綫出之峯巒也.西與布魯特毗連.往來城市者.絡繹不絕.北則荒沙瀰漫.除由瑪拉巴什有路可通.餘皆隔阻.轄境東西一千數百里.南北亦及千里.大河二道.一名澤普勒善河.一名聽雜布河.源於西南數百里.密羅木色勒克奇拔、玉拉里克、羅什密魯克四處山口.流至城之東北.與葉克里特合為一河.西北行至愛吉特虎臺之東北.折而東北行.前經巴爾楚克地方.入山東下.即葱嶺南河也.城中有漢城七十六處.以滿洲漢城為最大.城周六里餘.所屬城邨二十八處.戶口多於喀什.而富裕有加.設為莎車直隸州.又於葉克里特設葉城縣.為莎車屬邑.州屬吏目一員.新城巡檢司一員.縣屬則典史而已.南城犄角.該者稱蒲闊塔大路.自英吉沙爾東南行.五十三里至托和布拉.五十四里至察木倫.六十七里至河色爾.五十三里至科科瑞瓦.九十七里抵州城.其往年臺路.久經荒廢者.今仍開出成站.核計自城八十里至愛吉特虎.九十里戈壁路至粗里克.地多胡桐.九十里至過瑪特.九十里草湖路.至阿朗格爾.六十里過河.至瑪拉巴什.共只四百一十里.較由喀什大路.便捷多矣.

和闐

東走長途葱嶺邊.平開沃野是于闐.六城烟雨生金玉.雞犬桑麻別有天.

和闐.漢之于闐國.唐曰于闐.或曰豁旦.曰屈丹.亦曰瞿薩旦那.北狄曰于遁.諸胡曰豁旦.並有漢、戎盧、扜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在葱嶺東南境.大山後卒.廣野無極.城距山嗣.猶數日程不等.舊稱六城.和闐其總名也.本城名依里齊城.當即漢之西城.唐之西山城.疑為王所都者.城西北六十里為哈拉哈什.東南十里為玉隴哈什.正東一百八里為策勒邨.再東一百四十里為克里雅.再東南一百八十里.為塔哈努勒.是為和闐六城.另有小地方一處.名塔瓦克.向出銀礦.近因人民寥落.不征銀.只征糧.今稱和闐七城者.兼此處而言也.城內大河二道.一玉隴哈什河.一哈拉哈什河.又小河一道.名玉斯庫爾.皆源於西南山中.東流而合.史記所謂崑崙旁源也.地氣溫和.土脈腴潤.種植之宜.甲於各城.居民於百穀、棉花、瓜果、蔬菜外.並廣栽桑.以事蠶織.至於土中自產之物.則白玉黃金.又中外所共寶也.戶口三倍於葉爾羌.各處自為郡下.一隅僻處.而聲華聚焉.褚廷璋詩云.今日六城歌舞地.唐家風雨漢家煙.觀之可想見勝概.

更從東路起城闉.分課農桑兩地春.此外四邊皆大磧.遙憐官吏在風塵.

以依里齊城設為和闐直隸州.其東境之克里雅城.分設為于闐縣以屬之.州設吏目巡檢.縣設典史.各為勸助.自縣而往.地無鄰封.西域記于闐東行入流沙.沙磧流漫.人行無迹.四望茫茫.莫知所指.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地.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又東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皆已淪入瀚海云云.蓋自于闐東望玉關.遙遙大際矣.

南則瀰漫沙野.接連後藏諸山.自古不通人跡.北與阿克蘇對峙.而荒沙大澤.二者隔之.以地勢論.雖自喀什噶爾折轉而東者.已一千三百餘程.究屬山南邊徼.若比較缺分.則全疆之瘠處也.路程、自葉爾羌東南行.七十八里至坡斯坎.一百零八里至洛河臺.一百三十四里至綽洛克臺.八十九里至固瑪爾臺.九十里至木吉臺.一百一十二里至帕爾嘅.一百一十七里至雜瓦.七十里至哈拉哈什.六十里至和闐州城.自州東行.三百二十里至于闐縣.以上通南路.

巴里坤

伊州北度嶺崔嵬.深谷穹廬四面開.蒲類自為耕牧地.滿城風景雪花飛.

北路首為巴里坤.古移支、蒲類二國地.在天山之陰.天山自西而來.忽於木壘河以下.豁然中開.圍成大谷.直抵喀爾喀蒙古界之碇池山中空之處.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數十里.南即天山.幹嶺障列.雲表.北之山.雖不甚高.而其廣厚.亦在二百里之間.四面深圍.古之所謂榆谷也.山北早入版圖.列為郡縣.附於甘肅.巴里坤初設鎮西府.設有宜禾縣附郭.承漢晉宜禾之舊名.並與迪化一州.添鎮迪兵備道.統之.後因事繁地小.改為鎮西直隸廳.設撫民同知一員.以裁守令.而以照磨為佐.武職有總兵官駐守.中軍以下同城.又有駐防旗兵.以領隊大臣統之.居滿城.與漢城聯絡.今為行省.其鎮道同知等官.仍照舊章.惟領隊大員.以無庸分地奏事.致經裁撤.古城亦然.所有滿營員兵.皆遷至古城.滿營合

之。設城守尉管轄。歸伊犁將軍統轄。以一事權。同治間。賊勢披猖。南北各城。皆陷。惟有巴里坤城。未經失守者。地宜豆麥。民間頗有蓋藏。能供採運。草場甚廣。設有孳生馬廠。歸鎮標弁兵經理。牧畜戶口。今皆漢民。無回部。餘惟附近蒙古人往來城中交易。城大而堅。逼近南山。多風雪。極寒冷。自哈密起程。六十里至黑帳房。在戈壁中。無人煙。六十里至南山口。入山峽。四十五里登至大山嶺首。上有關聖廟。並小舖數家。三十里行下山路。在松樹塘。八十里至奎蘇。四十五里至石人子。在地畝中。四十五里至巴里坤。

奇臺

西經谷疊出平蕪。城倚陰山尙壯圖。隔浦沙陀餘故壘。月明風冷夜吹蘆。

奇臺縣。從自乾隆間。初屬鎭府西。後改歸迪化直隸州。今仍迪化府領。漢車師後國地。漢書。後王治務塗谷。按務塗。當是今之烏兔水地方。在蒲類海西。烏兔疑務塗之訛。或係勿突。即可頓也。由巴里坤城西行。二百三十里抵此。深入亂山。別成谷壑。從此宛轉山行。二百里出大石頭峽口。則豁然一開。天垂四野。眺望無極。再傍山行。二百八十里至今奇臺縣城。南近天山。四郊平坦。北望遙天一抹。荒草芊綿者。沙陀故國也。舊稱富庶之區。山北州縣。推爲第一。俗有金奇臺、銀綏來之目。自經兵燹。百廢待興。縣令之外。學官典史各一員。城東九十里木壘河。設有守備。城西九十里。爲古城。唐之渠犁。有巡檢分司。設遊擊一營駐守。分汛於縣古城。領隊大臣所部駐防員兵。另有滿城。相距二里。自失陷至荒廢。人亦寥落。曾移署於漢城內。今因設省。改領隊爲城守尉。遷烏魯木齊、巴里坤兩處。駐防旗兵合之。築城以居。餘仍北齊。路程、自巴里坤七十里至肯搰泉。九十里至肋巴泉。在海西南角。緊靠山腰。路旁有石牌坊。上鐫鳴沙書院四字。特立沙坡中。七十里至烏兔水。七十里至芨芨臺。六十里至北山廟。古廟尚存。二十里至色必口。一帶皆山磯。有回民耕種川原。過此前往。崎嶇甚狹。三十里至大石頭。十二里出峽口。登戈壁。一百零八里至三箇泉。九十里至木壘河。九十里至奇臺縣。

濟木薩

渠犁西去見孤城。官吏還從一邑分。沃土居民安稼業。端州遺蹟認殘曛。

濟木薩、舊設阜康分縣。漢時山北六國地。唐之端州相近。元長春子西遊記。言唐時北端州府。在濟木薩之北。端、即都護合者。即爲北庭大都護府。一說北庭在烏魯木齊。此云濟木薩之北。當是今之後堡地方。距濟木薩城三十里。彼處尤勝。出油、酒、粉條、紅綠菸等項。運往各城售賣。大山至此。小折而南。濟城較奇古。離山稍遠。自在古城西北。地低氣暖。水旺土腴。充足之戶居多。設縣丞理微收詞訟。名雖分佐阜康。實則各成爲邑。並設參將一營駐守。西上。從奇臺九十里至古城。九十里至此。

阜康

博克山前雉堞低。道民煙火傍中微。一官遙仗鄰封餉。署冷如冰吏亦稀。

阜康、亦舊設漢屬車師後王地。唐爲輪臺縣境。在博克達山之下。城迎低阜。南望山根數里。北望則遙

空無際。土浮鹻燥。本爲最瘠之區。縣官守此尉犁。每年全賴濟木薩分縣。撥款供支。經久成例。自同治間大遭兵燹。吏見蕭條。平定數年後。稽查丁口。僅得四百八十餘戶。分地耕種。漢人漢回各半。縣署僅有皂吏二名。衙役四名。訓導則州學皆兼。其典史一官。尤寂寞也。自濟木薩、八十里至三臺。八十里至紫泥泉。七十里至柏楊驛。九十里抵城。

烏魯木齊

壘從山麓綫附梯。城郭參差勢踞盤。

烏魯木齊。初爲額魯特公成噶爾丹所居。乾隆初。平定準噶爾。闢其地爲郡縣。漢車師後部。名金滿城。唐爲北庭。元初爲回紇長吾兒。此名別失八里也。別失。一作鼈思。在天山之陰。天山至此。亦名陰山。如長春子過沙陀抵陰山。岑參輪臺歌。三軍大呼陰山動。皆謂此處一帶。非漢書匈奴傳遂東外之陰山也。大山一幹東來。忽於此橫出邱嶺。勢低小短勁。環抱重複。城負山隈。若隱若現。東門俯臨山坡。西上大路。行四五里。始出門口。西南城外。則山開大壑。口甚狹而中闊數里。前抵達阪城。峰嶺直長二百里之遙。誠如堪輿家所言。開天門閉地戶也。漢城峙其東。滿城峙其西。中隔百餘丈。復於兩旁空處。築垣聯絡而三。跨山臨溪。洵勝地焉。

拜命疆臣新作省。安邊都護舊登壇。

舊爲大都統駐劄處。設迪化直隸州。領昌、阜、綏、奇四縣。統以鎮迪道。附於甘省。都統總軍務兼吏治。州縣就近稟承。六學文武生童。例歸都統歲科考試。以省學政。其鄉試自光緒以前。陝甘未分闈時。五千里直赴陝西分闈。後則往甘肅。綠營駐有提督大員。滿綠標營。悉分衙署。光緒十年。欽差大臣劉公錦棠。奉命巡撫新疆。擇爲省會。遂升迪化爲首府。即以州地爲迪化縣附郭。新設布政司衙門。惟按察事少。則以鎮迪道兼之。餘同各直省規模。局吏咸備。仍歸陝甘制軍總督。而都統一缺。致議裁減。所部旗兵。遷古城。隸城守尉。省城另立撫標營。並將提督移駐南路喀什噶爾。以資分鎮邊要。

遠控西南氣象雄。喧闐笳鼓虜邊風。馬嘶牧地晴郊綠。鐘打迴崖古寺紅。

以回疆而論。自古以哈喇沙爾爲適中之地。且形勢亦屬甚佳。然合伊犁塔爾巴哈臺全勢論之。則適中當是今之省會。且南路在內。自宜坐鎮外庭。以制西南各處。可見奉旨准行之事。無非廟算周詳者也。此地向稱重鎮。其象繁華。西人曾有小南京之目。俗呼紅廟子。緣城北高崖上。有紅牆古寺。按唐中宗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龍興西寺二石刻。紀其功德。當即其處。城東四十里。爲古牧地。有小城。分裝營弁。東自阜康。九十里至此。由省前往伊塔。出向西北。此處東西一帶。俗所稱關外富八站。城西南大壑中。一百七十里。爲達阪城。即哈喇巴爾噶遜營。都司守之。舊設巡檢。今移於省。此爲山南北相通之路。自省城四十里至鹽池墩。路旁有鹽池。五十里至柴俄堡。四十里至小墩子。四十里至達阪城。地處深谷。居民耕種。三十里過嶺、至後溝。上嶺路平。下嶺路險。嶺下只小屋一家。三十里至白楊河。店二家。三十里至三箇泉。九十里至硜硜溝。自後溝至此。皆沙石地。六十里至吐魯番城。遵定羅傳山

白楊河分路。三十里至小草湖。九十里至托克遜。以達南八城。其邏吐魯番。亦必由托克遜轉遞東下。兩路均能行車。按達阪城之路。從時往山北各屬。係由此行。我朝開邊以來。各爲一城。此道行旅尙稀。路荒僻。少店舍。今爲省會。南路官民往來絡繹。成通衢矣。

昌吉

孤城遙指暟廻西。地迴山遙水漲隄。沿革想從昌八剌。一洲禾黍望高低。

昌吉。當爲古之昌八剌城。屬回紇地。但讀長春子日記。言昌八剌。卽元之彰八里。在瑪納斯河之東。按其地勢。則彰八里。當在今土古里破城子一帶。未必卽是一處。地小年湮。無從徵信。昌吉在省城西北九十里。平川大野中。離山甚遙。四圍田畝。一望如砥。河發天山。經呼圖壁而來。水洶湧。足澆灌。故亦爲產糧之所。縣署以外。學官典史各一。設巡檢於呼圖壁。撥分司地方。彼處並有都司駐守。

綏來

渡水穿林驛路隨。炊煙到處柳絲絲。稻花香裏逢城郭。雄據猶懷畏午兒。

綏來縣。卽瑪納斯。古之回紇城。唐開元中。回紇強盛。突厥之地。多爲所有。元初。其土畏午兒所據地方。西接伊犂。東抵哈密。畏午兒。卽畏吾兒。又爲畏兀兒也。綏來連貫三城。甚廣厚。屹立平原中。南距天山十餘里。北有低小長坡一綫。橫亘於二十里外。大河前繞。深處多魚。其東境土腴尤佳。入境四渠。自呼圖壁過河而來。節節長林密樹。雅秀可觀。近城百數十里之間。阡陌縱橫。溝渠周遍。有水田。能種稻米。雖次於盛宿。而長腰香稉。更勝長沙。北路稻田。只此一處。城西大概相似。再四十里。渡河而後。或値叢蘆大澤。或經茂木深林。又各成景象焉。縣中學官典史各一員。同城者瑪納斯協副將。中軍以下附之。西上。從昌吉十里至三屯河。二十里至廣草溝。所過皆樹林。十五里至榆樹溝。四十五里至呼圖壁。再經樹林。十里過河。河灘廣十里。西岸仍入樹林。再二十五里至亂山子。二十五里至土古里。已入平原。三十里至樂土驛。二十里至破城子。四十里至綏來。

庫爾喀喇烏蘇

地入匈奴風俗殊。牛羊毳幕逐氊居。西湖城外連天闊。白草黃沙水一渠。

庫爾喀喇烏蘇。今皆呼爲西湖。唐屬突厥。後爲回紇所據。其後復爲瓦剌王之地。瓦剌。卽衛拉特也。今之土爾扈特部。係四衛拉特之一。土爾扈特。復分爲四部。自乾隆間投誠內附。朝廷賜牧分地。前所述南路哈喇沙爾者。南部落四旂也。此處分置一部。計二旂。稱爲東部落。皆匈奴苗裔。俗非牧養。以氊棚爲屋。移逐水草。所畜牛羊馬匹。各爲一圈。夜惟收聚於野。城傍天山之隈。設庫爾喀喇烏蘇糧廳同知一員。以資管轄。王府亦在城內。野皆草場。無耕種。城外小河一道。東北流。所謂西湖者。究在城北二十里。向無居人。內伊犂將軍金公。曾駐行軍。暫興街市於一綫橫坡之上。今糧廳亦移於彼。今復舊規。加修城垣衙署。其北皆低窪。對湖荒草。一望無際。但見氊幕數叢。遠近如楸枰布局耳。自綏來四十里至石河子。過河。河廣數里。小時淺涸。不便於舟。但濟以車。水漲。輒洶猛不能渡。四十里至烏蘭烏蘇。皆草

水深茂之區。四十里至三道河。五十里至安集海。兩處沿路大半深林。五十里至四十里店。四十里至奎屯。七十里沿河抵城。自安集海出樹林。一帶皆鹼灘蘆草。又一道。自昌吉分路。稍北行。由黃草湖、馬橋、沙山、沙灣等處。至安集海。始歸大路。越過綏來。

晶河

沿山幾日度沙場。又見旌旗簇隊揚。獨立西風城上望。殘壘斷築動悲涼。

晶河地方。漢屬烏孫。隋唐時爲突厥所據。其地土城一座。在天山前麓。川綱之北原上。南距山僅數里。北有支嶺對峙。相隔甚遙。中亦平川。有草而無河水。城西三四里洲中。有河一道。分流數派。水清淺。一派長川。皆鹼灘荒草。東則沙磧數程。卽白骨甸大沙所分流。漫擁定者也。此處安設土爾扈特。爲西部落。只一旂。遊牧境內草場。城中復設巡檢一員。都司一員。今設爲晶河直隸廳。設同知。屬伊塔道。東郊有腴地一區。向爲行營所墾。今亦漸有耕種之戶。然風俗寥寥。全城四望。邊景蕭條。惟聞牧地笳聲。遠近斷續而已。通典云。蘆葉出胡中。其聲悲。胡人吹之以驚馬。信然也。東自庫爾喀喇烏蘇起程。經沙地。七十里至卜爾塔。有大車店一家。院中可容百輛。室可住百餘人。二十里至四顆樹。地皆廣漠。路旁有大樹四株。七十里至固爾圖。九十里至托多克。兩處站口有河。雜樹成林。水深草茂。出林七十里至沙泉子。近於山腳。流沙中。開深井得水。可作腰站。五十里抵晶河城。沿站皆傍山行。

伊犂

便山南轉越危巔。滙水西流變大川。赤縣已通葱嶺外。烏孫猶記漢臯年。

伊犂。漢之烏孫。亦行國逐水草者。隋時西突厥據其地。而烏孫之號遂絕。突厥於後魏大統時。至唐開元中。滅其地。並入回紇。元名阿力麻里。屬瓦剌王。擴粹紛更。惟烏孫之名獨著。漢曾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其強盛可知。地在天山之西。天山南北各城。水皆東流。而伊犂則向西流。是在中國廣輿嶺外矣。測自巴里坤數千里。沿山西來。直至大河沿地方。折入山口。順山南行。橫穿三百餘里。度嶺出峽。以抵伊犂平野。卽長春子所謂東西大川也。自此東上。九十里爲綏定城。再東上。一百二十里爲固爾扎。卽金頂寺。境內之水。伊犂河爲大。甚深闊。舊名答喇速河。東自吹東碎葉而來。北有天山各峽。小河入之。唐詩名伊麗河。亦曰伊犂水。始皆西流。後西北流。入巴爾喀什淖爾。卽彼中海也。伊犂河之南。爲哈爾果斯河。發源俄羅斯境內。其後與伊犂河。會合西下。

絕好河山土最腴。九城風雨課耕鋤。干戈擾後遺民少。爲廣招徠去傳車。

伊犂土脈深厚肥潤。易耕而多稼。當推上上。共有九城。爲惠遠、綏定、廣仁、惠甯、熙春、甯遠、拱宸、瞻德、塔爾奇。而伊犂其總名也。各城相距或二三十里。或百餘里。舊皆設官。爲屯田兵鎭之所。戶口土著原少。向稱開邊以來。歷年發遣人犯子孫成族者多。丁口業以萬計。自同治間。慘遭回匪毒害。至於地曠城荒。大兵規復後。經伊犂將軍金公。併爲七城。而分住仍無戶口。旋經撫院劉公。設法招徠開墾。復經奏明。將各省軍流人犯。解至伊犂編戶。副開光緒十二三年內。途中遞解之車。絡繹不絕。而荒野將成林

總矣。

既脫額邊雜處多。東西司馬牧廠牧。將軍夜撥黃金甲。不許遠鄰擅渡河。

伊犂地處極邊。與俄羅斯分界處。以霍爾果斯河為限。距綏定城僅二十里。實為新疆極要。故有大將軍駐惠遠城。又加總兵大員。統屬標營。周分汛守。設同知二員。在綏定撫民者為西廳。管通判事為東廳。又巡檢三員。分司城地。今因設省。設為伊犂府。以綏定為府城。改西廳為定遠縣附郭。即以東廳為甯遠縣屬之。駐通判於霍爾果斯河。分守邊界。深設伊塔道。統管塔爾巴哈臺地方。伊犂所駐。向為征西大將軍。專總統。使控制。今改為駐防將軍。以符直省定規。旗兵仍舊。境內人色最雜。滿漢人外。有額倫、錫伯、蒙古三處外藩之人。又有南路纏頭回。內地漢回。分習於農工商賈。又哈薩克部落有歸服內附者。在境內遊牧生理。其服俄國之哈薩克。亦貿易往來。並有出沒為患者。又一種皆呼為紇里黑斯。當即紇扢斯。古堅昆國也。唐世作黠戛斯。亦曰居勿。亦曰結骨。稍訛紇骨。又為紇扢斯。舊爾在伊吾之西。甘山之旁。種雜丁令。乃匈奴西鄙也。人相點。狀貌與蒙古略同。又一種皆呼為老忍一。疑即老撾之苗裔也。按方輿類纂。老撾在交趾水尾州之西。古越裳地。俗呼白撾家。累代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來貢。設老撾軍民宣慰使司。通者。老撾土司無姓。與宣慰者。招木弄也。地在八百媳婦西南二千餘里。再西千餘里。抵西洋。與此種人往伊犂東境。貌似漢人。語言稍異。音聲與南中彷彿。衣服悉如漢制。惟喜蓄高邊紅帽。頂施大紅結。賴此易辨。又有俄羅斯通商洋人。或運貨往來。或列肆城市。與纏頭哈薩

習成街道。鋪面與漢人相類。光緒八年以前。並有俄國洋兵駐此。俄人營壘。皆架木為高臺以居。其技藝與英法等國洋操略同。聞彼國丁出徭役。非聚集。按戶三丁出一。五丁出二。例以十五六歲入營。二十五六准歸。始娶。平時但給食糧。期滿還鄉。則給帖子。或百箇。或數十箇。以為犒賞。每箇計銀五錢。軍法無殺戮杖責。有過犯。罰令再戍十年。故軍中相習誠謹。無違禁令。遇外人爭擾。皆忍讓不相校。俗忌見血。深恐鬬毆傷皮。即罹重罪。沐淵各處。就木懷憂。亦善制之法也。八年秋。全行撤回。其餘邊外諸夷。尚有偶一來此者。皆商販非營伍也。驛路自晶河西行。四十里至托來河。無河道。有地可耕。八十里至大河沿。有街市。河頗廣。東濟路。漸挾山三十里。轉南行。入山口。至五臺。行長阪。九十里至四臺。又九十里至三臺。在高山。有大海。沿海南行。四十里至松樹頭。即下嶺。陡坡。三十里至二臺。再狹溝。四十里至頭臺。十里出峽口。抵平野大川。復右轉東上。三十里至蘆草溝。有城池。六十里抵綏定城。即今伊犂府。再一百二十里至金頂寺。今皆遷縣。又一道。自晶河出城南行。至天山山敦洛斯口。間道過嶺。捷至金頂寺。較大路近半。其由伊犂逕南八城。亦有間道。踰大山向東行甚捷。六十里至巴圖流可。七十里至海努克。九十里至索果爾。七十里至蘇爾。九十里至河諾海。一百里至特克斯。八十里至沙土阿滿。八十里至喀克察哈海。此處分路西南行。一百八十里有小卡。設有洋官。再行兩站。至俄國哈拉河地方。仍自喀克察哈海東行。一百二十里至他木哈他什。上高嶺。行七十里下嶺。至胡斯圖托海。八十里至圖巴拉克。八十里至和樂伙羅克。再山行。四十里至特克和樂。八十里出翳山口。四十里至扎木。八十

里抵阿克蘇城。此亦古路。乾隆間開為西南通道。便驛遞。所過冰山雪海。險峻峯野。均至其極。沿路無人煙。地方皆從舊名。今名未詳。

塔爾巴哈臺

極北胡天塞草齊。黃雲萬里雉城低。荒涼舊日單于地。印滿匈奴破馬蹄。

塔爾巴哈臺。即雅爾。今皆呼北雅爾。在烏魯木齊西北一千六百餘里。古康居國地。漢單于建庭於此。其時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呼揭單于、車犂單于、烏藉單于。稱為五單于。迨後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犂單于。旋因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甘露元年。呼韓邪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單于好戰鬬。據地寥闊。其時西之堅昆。北之丁令。皆為所有。堅昆在其西七千里。丁令則北距五千里。多屬今之俄國地方。其強盛概見。元世祖起兵。在今雅爾之額米勒河。欲宅為中土。以為形勝之地。風雲闢展。勢自壯雄。自我朝統一中外。宏圖廓大。此適為邊境一隅。分設土爾扈特。稱為北部落。部共三旂。遊牧境內。皆匈奴苗裔也。

人新草茂作豐年。官為綏民並戍邊。立馬金山縱遊覽。紅旗翻舞剪風前。

塔城西南有阿爾泰山。即古金山。岑參輪臺歌。單于已在金山西。係指此處。後之註唐詩者。謂金山在

陝西永昌衛北二里。據見一統志。不知永昌在輪臺渠犂之東四千里外。迥不相涉。永昌金山上。有廟數十所。始於唐。勝蹟今存。另一處也。阿爾泰山起脈。距歐羅巴洲連界之烏拉嶺不遠。自西而東。直極東海。最高之峯二千丈。有出火焰者。山北為悉比厘阿。係俄國遊部。山南即蒙古、伊犂、黑龍江等處。是即興安嶺。為北幹。為邊垣也。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皆發源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最大。北流入俄國境。又西北流至托波兒之地。轉東北流。與鄂布河合流。入北海。塔城為北邊最要。與俄國所分界限。即在城北。較伊犂距界尤近。仍駐參贊大臣。並通判一員守之。今開行省。滿城改駐副都統管轄駐防旗兵。撤去參贊。漢城改為直隸同知。屬伊塔道。以符省例。北邊地廣人稀。所賴守土者一番振作。目前亟務。宜多招農民。以實其地。土地則墾之。草地則牧之。郵傳連煙。與蒙旗鄰比。彼此均有益處。人多糧便。氣象自雄。若僅區區二三旂。遊牧於方圓二千餘里之中。殊寂寞也。西上、從庫爾喀喇烏蘇分路。北行十二日。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三

纏頭人物狀貌

高鼻胡兒腰十圍。虬髭大半有龐眉。不分弱歯衰年候。深目黄睛一樣奇。

回人身材大者甚多。鼻高眉重。目深而睛黄。鬚則蔓連腮鬢。面形蒼老。肌膚麤澀。年逾三十。即見衰容。然壽躋耄耋者。亦常有之。惟老態更甚焉。

性情

兎狡狐疑鼠樣貪。慣多驕態自揚揚。相期大遂平生志。長住温柔醉睡鄉。

性情大半狡詐。遇事多疑。嗜酒好色。貪利之心。皆無厭足。稍得勢力。則意氣揚揚。驕矜可鄙。無大志。無遠慮。以白日高眠爲享受。以長夜爛醉爲樂事。一夫娶三五婦不爲怪。有不合者輒棄之。

才能

亦有飄然器宇清。腥羶隊裏逈超羣。聰明不亞齊逵士。讀盡番書讀漢文。

纏人重濁中。曾有面目鬚眉清秀者。而天資亦咸特出。如哈密扎薩克回子親王府中。台吉霍家蔑牙斯。氣度自殊。能識漢文。並中國算法。擬爲軍中探糧。曾見在糧臺查數。於漢字簿中。且對且算。亦智士也。又回城有名呢牙斯者。習刻劃。能寫漢文宋字。並選六書通所集篆文。鐫刻印章。均屬難得。聞南八

城一帶。聰慧子弟尚多。近因設義學招讀漢書。如尹阿瓦提、阿克蘇等處學中。竟有一面改學漢語。能日誦詩書數百言者。

名節

大節公然見異方。甘心鼎鑊有賢王。墓門百尺埋忠骨。雲暗黄沙草木香。

天山雄壯之氣。鍾之則生豪俠。余久於哈密。備聞其老王伯錫爾爲人豪爽。才識氣度。俱有可稱。咸豐間、以郡王入覲。留在乾清門供差六年。著聲勤慎。迨回番後。特恩授哈密幫辦大臣。每與總辦言公事。操京都語音。慷慨談論。若說及彼部之事。則忽易回語。例用通事官。彼此傳達。番王節使。兼任分行。精明之處。概可想見。同治三年。逆回怨境。城破之日。賊逼令率衆同叛。王不從。拘留以待者數日。卒至裹布滿油。舉火焚之。爲賊而死。從容就義。不辭慘酷。洵足令人欽敬。誕生遐域。誰夷視之。然剛肝膽毅。然亦我朝恩澤之周。浹者深也。事聞。奉旨晉封親王。並賞銀十二萬修城堡。墓在城北里許。作方屋。高六七丈。方邊三丈餘。皆藍花磁磚所累砌。上結圓頂。另高丈許。覆以綠甆瓦。四邊平圓數尺。砌小牆爲欄。以護登眺。中空而頂如覆鍋。皆藍磚砌成。作門如祠宇。棺横置其中。土磚封之。門外左右牆角。附砌圓柱。徑數尺。皆有門。入拾級而登。螺旋至頂。遠望若塔。蓋所以表墓也。王夫人封爲福晉。國制也。其福晉亦巾幗丈夫。老王殉節時。總辦大臣亦及於難。兵殘城破。賊燄方張。外絕聲援。內無謀士。其時屏當一切。具名馳奏者。老王之福晉也。福晉名邁哩巴紐。其子邁哈默特。以稺難成廢。嗣位後。仍福晉主

之。同治十二年秋。復被竄回白彥虎。誘合部民。破城擄去。大兵晝夜窮追。比至瞭墩。奪轉嗣王夫婦。面福晉已遠。力追未見。時南路數千里。概爲安集延賊匪所據。安集延亦回種。故令福晉深入賊巢。計在羈留以牽率其部耳。是年冬。回王遣人持檔往南路探尋。行至七格騰木。即有賊兵。節節設卡。每卡馬隊二三百人。因見有回字檔子。詢明來意。將使者送至土魯番看守。一面專人遞檔至阿克蘇。交帕轄閱看。帕轄者。安集延酋長也。旋得回書譯出。據稱老福晉現在庫車。供給無缺。俟路靖送回我們也。世受皇上天恩。不敢作叛逆之事云云。次年復遣人前往。仍至土魯番而返。但給使者並從丁等銀兩衣物。而福晉不令相見。及譯回書。猶故轍也。哈密大臣文公。於此幾費籌度。時以各軍大隊未齊。遽難進勦。且福晉陷在賊中。應設法先令送出。然後攻擊。不至殘害。曾用回漢合文曉諭。該逆言之愷切。事經具奏。余時在幕。記曾有句云。幾年戎馬効馳驅。路出輪臺萬里餘。耳熟漸能通譯語。才疏強學讀番書。夜籌奏草心彌切。生縛樓蘭憤始舒。祇是刀鐶何日唱。不堪白髮倚門閭。蓋一時事畢。夜闌餘暇所紀也。光緒元年。福晉回哈密。幾經百折。卒能自全。論者嘉之。同治十一二年。哈密東山等處之役。回衆仗義勸王。隨同出力者不少。文公於十三年臘月中。曾擇尤附案請獎。以昭激勸。如三品花翎牛彔章京霍家蔑牙斯。三品花翎回目熱依木硤。請以王府頭等護衛用。並加二品頂戴。三品花翎回目塔什頂。四品花翎回目克蘇米牙斯。以二等護衛用。塔什頂加二品。克蘇米牙斯加三品。四品花翎回目那子邁合吉牙爾。均給二品。四品花翎回目、玉素普哈哩提。四品藍翎回目胡達板爾底。四品頂戴回目胡

達、胡里、胡吉買、邁鐵木米牙斯、蘇布爾、蓋八海巴海等。均加三品。五品藍翎回目飛遂安古米牙斯、勿斯邁、阿布都業茲爾底。五品頂戴回目協哩皮、散爽皮、巧蔥克、撥子都、爾邁五、樹巴海、邁買米牙斯、妥胡吐米牙斯、邁買鐵木爾、邁買米牙斯。均加四品。六品藍翎回目哎哩邁提、火家板爾底、吾蘇克。六品頂戴回目。鐵木米牙斯、和家米牙斯、艾山、艾在米暇。均加五品。光緒元年三月初十日。奉旨報可。附述於此。以見我朝遐荒効順之誠。並夷部尚知慕義云。

衣服

韋身多愛錦衣鮮。窄袖長裾領自圓。袍袴黛天齊尚白。腰間猶繫一條棉。

回部皆著長衣。圓領。右衽而袖小。下幅兩旁無衩。名之曰通腰。以棉布束繞之。佩小刀於左。皮棉等衣。多用灰藍紫絳色。或回回錦綢。與和闐辮色綢。暑月單衫。則通用白色。而腰帶仍不稍離。傭工之人。同一裝束。或下垂微短而已。阿渾暨富戶人等。每於長袍外。加佃領直襟衣一件。下與袍齊。袖如之。無旁衩。無鈕扣。皆披其襟。蓋崇禮而飾觀瞻者。色用錦綢及青紫布帛。哈密地方寒苦。風猶古樸。南八城漸及奢華。凡表裏各衣。多用中國綠綢蟒本緞。並印度國金絲綵緞。服之亦不甚惜。男女出外。輒坐於地。不嫌塵土。而性獨好潔。勤於澡身。雖當冬季大寒。猶三兩日一浴。香則禮拜爲期。男女皆然。聞浴室以胡蘆倒懸。倩人傾水於上拂之。流下之水。不復用洗上身。亦淨之至也。

高冠似甕覆逕室。小帽如瓜繡並工。廳是平生嫌髮短。不教露頂見王公。

回俗四季戴帽。且無換季之分。帽式不一。皆皮棉二項。一若甕。口小上大。頂隆而平。高四五寸。頂邊圍二尺餘。以青緞紫綢等項爲之。內襯鐵絲。鋪以棉。外以金銀花線。盤繡各花。微綴小纓。裁如箸大。精者僅錢七八兩。哈密一帶尚之。戴之中空。惟口箝附於首。滑脫易落。一類中國秋冬官帽者。矮頂高。用紅綠倭緞與氈片爲之。或亦繡花。垂小纓。形坦而長。緣以海龍狐猁等皮。南八城多戴之。每用夾小帽爲襯。一似中國瓜皮棉帽。分作數瓣。瓣有稜。銳其頂而無結。紫綠綵綢錦緞之屬。皆所不論。棉厚而軟。亦繡以花。且密䌷若納。用爲小帽。各城皆是。又蒙古有臥兔帽。狐皮爲之。極厚而煖。回人亦購以禦寒。夏日特不戴此耳。其俗男子不留髮。帽不離首。雖汗不去。因憶後漢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後王安得。寇怖出門。脫帽抱馬足而降。是以脫帽爲敬也。今之回人。間有窮困無聊。乞錢於市者。對人輒脫帽而舞其頭。是以脫帽爲戲也。見者皆羞之。考西域回部。原用白布裹頭。因稱爲纏頭。今各城阿渾等。猶存古制。帽或創之於後也。附按蒙古臥兔帽。臥兔二字。當即冒頓。冒頓、原讀作墨突。臥兔、與墨突音諧。

韡韡飛鳥各停當。製就香鞣淺色黃。底印正疑弓樣巧。蓮鉤那識一般裝。

回人喜赤腳。有時或鞋或靴。皆以香牛皮香羊皮爲之。頭無脊梁。似中國朝靴。鞋微銳而扁。底後乘以墩。高寸餘。前方後圓。與內地弓鞋相彷彿。男女皆著之。昔聞始制之由。相傳古有阿渾避難。恐人追及。特作疑蹤。西人素慣騎驢。以倒看底印。酷似驢蹄。庶步向東行。追者以爲騎驢西去矣。說亦近理。按所稱阿渾。疑誤。當即教主穆哈默德避難時所製。故後世遵之而不易。

婦女

女兒一様辮妍孃。十二芳齡是嫁時。爭奈玉肌容易老。不關山色失臙脂。

婦女亦重顏色。非若夜叉國以醜陋爲妍。雕題國以花紋爲妙也。平正清麗者尚多。惟西土生人。兩目深陷。最難秋水盈盈耳。光陰最早。十二三歲。即能生子。迨過二十。容顏漸衰。故女壽能逾六十者甚少。臙脂山。在今甘州山丹縣西十五里。緊傍邊牆。

翠翹凌波紅袖䙜。靑絲綰髮稱身材。迷離撲朔渾難辨。襟影雙飄拖地來。

婦人服飾。略與男同。惟裹衣腰不束帶。下垂更長。外之圓領對襟長衣。顏色尤加豔麗。胸前兩襟。多用雜色布帛。剪成二卦彖。分嵌於邊以爲飾。或再通身刺繡。爲團花散花之類。此衣名曰袷袢。俗所最重者。滿頭留髮。皆不梳髻而編辮。其初分作三兩條。尺餘後始總編爲一。交以青絲纓絡。多者重數兩。下留尺餘。散垂至地。性好光澤。施脂粉。飾耳環手鐲之屬。珠玉尤所酷愛。惟不插花朵。但戴繡金平頂大圓帽。與男子同式。俗不裹腳。喜綠襪。著雙梁薄底鞋。紅紫鑲嵌。中繡花草。年老則以香皮所製靴鞋爲常服。甚或亦腳。相從其便。女子行路。嫺雅端正。飄飄然微步生塵也。閨無常教。多放蕩。夏日輒邀女伴浴於河渠。不爲恥。大約南八城沃土奢靡。淫風較甚。然剛然爲娼者卒少。處女亦重閨範。凡有失玷者。於迎娶後察知。動至退婚追聘。女家無詞置辯。與粵俗適同。哈密向化獨早。且近內地。漸知禮法。婦女相習沉靜。同治間。回城有名阿以三者。淫蕩無狀。其王知之。發往東山五百里。交伯克家爲奴。亦見教化尚嚴也。

少婦輕韉綵色裳。老嬤翻學綠衣郎。肩披錦帔垂腰短。正是胡姬馬上妝。

平時便服。不著背袢。嫌累綴也。但穿右衽小袖長袍。即其裏衣。呼爲通者。年少時愛嬌豔。多用回回錦綢。或粧紅蟒本緞。暨全紅布帛。老則喜穿綠色。皆以領袖龍罩於外。如內地所稱琵琶襟者。尚短小。或滿繡或鑲錦邊。老少豔淡有差。

百囀歌喉騰馬驕。嬌娃夜帶雁翎刀。當年八百朱顏婦。想見分防抗漢朝。

婦女亦善馳馬。驛使者甚多。如塔爾納沁之芨芨灘地方。有供差回目名火家板兒的者。其妻名羅爾把力。年三十餘。能幹有膽識。余過其地。曾見其穿衣單騎。往鄰居沙勿爾家料事。其時賊餘初解。野多豺狼。男子尚伭懼。彼竟提短刀。飛鞚長歌。往返於十餘里山隈沙磧之間。氣亦壯哉。按古之八百媳婦城。亦在西域。方輿類纂。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老撾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艮府界。自司治北至雲南省。三十八程。古蠻夷地。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大德初。遣兵擊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土司刁姓。

幼稚

小兒姿是說髫年。小女衣襟橫在肩。躐等居然袍袴好。亦趺行傍額娘邊。

回語呼小兒為巴浪。呼小女為克齒。初生者通呼為窩弗倫。自幼男即鬌髮。女及歲。即留以作辮。按歲分束。問年則數辮可知。各以玉片等物。墜之於下。長成待嫁。始編大辮。喜用青紗幅包裹成條。視為嬌麗。男女小時。皆穿長袍。戴平頂大圓帽。如成人款式。惟女娃衣不裁襟。前後皆整幅。但於兩肩脊。開破二三寸。分綴小帶。著則從頭上罩下。以帶繫之。富家兒女。亦著皮袢靴鞋等項。餘則小兒以帶束袍。小女或加領褂。而赤足者多。出門必傍母而行。不離左右。最畏生人。哈密一帶。呼母為押。南八城等處。呼母為阿爺額娘。本係蒙古語。因見之紀載者。特借用也。與後用郎能同。

屋宇

貴土為牆四面齊。數椽如砥覆新泥。卻教滿地鋪成錦。相率家人一室棲。

彼中屋舍。除王府外。概不起脊。凡作室。先以磚塊砌成四面。或用版築。皆粉飾整齊。然後架木於牆以承椽。用芨芨草編席鋪之。覆泥於上。積厚五六寸。精者再以磨磚甃之。否則泥塗而已。室只一門。內無間壁。門內左右。傍牆作地爐。爐有龕。砌管高出屋頂。以避煙塵。其炊爨處也。稍進。地高尺餘。皆磚塊鑲成。空其中以熱火。通洞於牆外爨之。室中高地。遍鋪氈毯。坐臥皆於其上。無几案床榻。僅設矮棹以供食。四圍牆面鑿龕如櫃。便置箱包被褥什物之屬。家人婦子。惟臥以衾枕別之。丁口繁者。亦復數間不等。總用一門通貫。富戶暨頭目諸人。另有客廳。階留走廊。則窗牖几鋪設悉具。房頂皆嵌花板。施以采色。糅以漆。頗精潔。甚或園林臺榭。景物幽雅。南八城阿奇木伯克等。並尚奢侈焉。

君長

一體君民誼最親。宮門能許往來頻。可知四境懽同樂。歌舞爭呈一曲新。

哈密之扎薩克親王。魯克沁之郡王。皆為我朝藩王。不稱屬國。而其部民視之。則君長也。回民之待君長。忘其尊嚴。重以親愛。而居上者亦頗能與民同樂。百姓以事入宮無禁。凡歲時宴會。王暨夫人。好聽閒浪。居民男女。皆進而演之。

職官

指臂分猷恣為奇。若來雨露便相宜。髮屍亦屬天家賜。不是短帷舊羽儀。

王之下有官。如王府護衛。係朝廷錫封王爵。體制分頭二三等。頭等護衛係三品。二等四品。三等五品。外藩亦然。其辦理公事分轄地方。則有台吉、伯克、海滋、米拉普、海伊普、包什虎、倚禡、戈達爾、瓜毛提子等官名色。哈密向化獨早。視同蒙古。前於同治間擊賊有功。所部多列爵章。並加品級。又有精通文字專辦文報之人。曰毛納。至溫巴什等稱。則又鄉中小頭目也。南路各城無王。皆係阿奇木伯克統屬。在哈密以伯克另為一官。而南路則伯克為官之總稱。自阿奇木以下。伯克遞有差等。回官向無冠服。可辨尊卑。惟序坐次相統屬。貢賦徭役無額。均視民之多寡貧富。恣意索取。故民命不堪。而逃避者眾。自我朝規定回疆。經定邊將軍。武毅謀勇公兆惠等。斟酌定議。其官名職司。悉仍其舊。而以品級分之。奏請賞給頂翎。並按地方給養廉。以禁橫徵。頒圖記以專職守。阿奇木伯克分三四五品。因地有大小也。

每城阿奇木下。各有官司。大約以阿奇木伯克為總辦。伊什罕伯克副之。噶雜那齊伯克。專司庫藏錢糧。商伯克。管交納錢糧。海滋伯克。理刑名。密拉布伯克。司水利。莫諦色卜伯克。專管法度風俗經文等事。密圖瓦里伯克。管買賣房屋田土。訥克卜伯克。管修造並各行匠役。巴吉格爾伯克。管抽畜稅。都觀伯克。管書札文件。並辦供給外夷來使。需用一切。哈拉都觀伯克。管園場臺卡。管陣軍器。以哲坡伯克副之。帕諦沙卜伯克。巡查城市。捕拿兇徒盜賊。彈壓匪類。照管監牢。雜布諦莫克塔布伯克。總管教習經文等事。阿爾巴卜伯克。催交達限錢糧。幫辦斂費。石努爾伯克。為都觀伯克之副。兼備署理帕諦沙卜。阿爾巴卜兩缺。色依德爾伯克。整齊市廛。調停行販。並幫同都觀伯克等。斂費辦差。伊爾哈齊伯克。管修城垣街道。開山修路等事。斂伯克。為千夫長。羽滋伯克。即百夫長也。又有哈什伯克。專管採玉。阿爾屯伯克。管淘金。密斯伯克。管採銅。勳巴克瑪塔爾伯克。管瓜果園。密魯爾伯克。則率帶回民駐守卡倫者也。回官名色雖多。因地制宜。未拘一律。大約每處城鄉。數員而已。伊什罕係四品。噶雜那齊與商伯克。均五品。海滋六品。餘皆七品也。阿奇木既分三等。僚屬亦酌其宜。其有伊什罕佐理者。係三品大阿奇木也。舊時阿奇木亦知用印。或銀或石。各成符節。而偽造之弊易生。嗣經奏請部頒上鐫滿洲蒙古、回子三色字樣。其大阿奇木圖記十顆。小阿奇木圖記十七顆。而信守昭矣。哈密以及南路。雖有回官管理戶口。仍歸各城漢官總轄。故王府與各阿奇木。皆有通事官。於衙門傳話。而頂戴不拘也。回人習沐聖澤。冠裳服飾。悉如漢儀。且五品而上。准其留髮作辮。氣度居然一變。唐書、龜茲、斷髮齊頂。惟君不剪髮。蓋自古以留髮為貴也。

風俗總敘

唐時回紇漢單于。言語雖通俗自殊。尚喜愚頑解忠信。家傳貝葉當詩書。

天山以南皆回紇。以北原屬單于。統為西域。山北六國。山南三十六國之地。自古聲教不通。而風俗殊矣。單于之後。今為蒙古。信佛誦經不待言。而回教亦以經為重。家絃戶誦。津津不倦。七日禮拜一次。屆期於天明時齊集清真寺。盥浴誦經。午後始散。約與西洋天主教禮拜相似。但日期不同。按天主教以每月房虛昴星四日為期。而回回教則在牛斗鬼亢四日也。

教宗

道啓天方著一經。昔篇三十獨傳心。降生自是人中傑。能使異詮說到今。

回回國為天方教。據云。始立教者。名嗎哈木諦敏。皆稱之為烏魯克牌罕帕爾。烏魯克者。大也。牌罕帕爾者。聖人也。所傳經一卷。名渭爾罕。凡三十篇。內皆教人敬天行善。治家立身。其言果報昭彰。法戒兼備。回人信奉甚篤。婦孺皆然。經之為用。於持身送死外。曾見驅邪療病。占吉問凶。往往有驗。亦屬甚奇。按嗎哈木諦敏。明史稱為默狄納國王馬哈麻。又稱謨罕驀德。景教續考稱穆罕默德。瀛環志略稱瑪哈穆特。四譯館考稱二罕驀德。皆指音傳寫之訛。均指回國教主也。其云烏魯克牌罕帕爾。諸書所記。一作別諳拔爾。一作派罕巴爾。一作派噶木巴爾。皆謂猶言天使也。生於陳宣帝太建元年。初以經商。

遊歷西域各國。心術至正。慣好勸人爲善。漸至創立教門。轉移風俗。並善療病症。是爲回國開基之祖。而回國紀年。則以教主辭世之時爲始。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歲。七月十四日。距今光緒十七年辛卯歲。已一千二百九十七年矣。一說辭世在開皇己未。未知孰是。至於天方經卷。說尤歧異。明史謂謨罕驀德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廣東通志謂默德那國教。以事天爲本。無像設、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景教續考。言天方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一百十四部。如討剌特則滿爾引支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濟眞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等經。其餘雜藏所傳經之名號尙多。皆未得其詳。余謂所稱瑪哈木諦敏。敏字是答詞語助。去之即穆罕默德四字之訛。一如唐時之稱天山爲時羅漫。彼原讀時字若習字平聲。故又作祈羅漫。而漫字是彼問詞語助。去之即祁連二字之近音。並非另有一名也。敏漫等字。皆俗語餘音。與楚些一類。些離騷音娑。以余按之。當讀作娑。今汨羅左右。土語尙然。皆對人切指之助詞也。

文字

行行從右認橫題。鳥篆紆迴不整齊。二十九形象傳韻。音從喉舌辨高低。

回回文字。皆寫作橫行。自右排列而左。盡皆鳥跡。長短參差。點撇鉤閉。欹斜迴繞。形分二十九門。編爲二十九韻。音極輕滑。大約屬唇齒者十不過一二。屬喉舌者六七。餘音居少。余於問答言詞。或聽誦經。審其音韻。大字在喉與舌之間。微判高低而已。新疆雖連蒙番各部。而語言文字。概不與同。即如自一至十數目。一曰畢而。二曰易克。三入屈。四跳而迪五伯什。六阿迪。七葉迪。八賽克斯。九托各斯。十曰溫。其字跡則如蝌蚪等形也。法苑珠林。載上古制字者三人。長曰梵。其書左行。次曰佉盧。其書右行。次曰蒼頡。其書下行。然則回文。梵之所創。賦據元奘記。謂焉耆、龜茲、姑墨文字。取則印度。唐書亦謂其習天竺旁行書。或即梵之遺法。至於音韻。除中土得氣獨清。齒牙明辨。其餘海內海外。大小各國。雖語言文字各不相同。而其輕滑模糊。大率類是。非特回部然也。按夷俗不奉君而奉師。凡制度文爲。以及日用尋常之細。皆自教主立國時所定。千餘年恪守不移。故往往古風猶見。非若中國。制度主之於君。歷代聖帝明王。不相沿襲。且朝野才能又多。即如字迹。自倉聖創制後。經史籀一變。李斯又一變。程邈又一變。而王次仲又一變。以致古法盡湮。而去古亦因之遠矣。

風化

自來風化亦崇文。齊趁髫年細討論。手捧一枝新削簡。樹陰深處拜阿渾。

俗亦重識字。以識字誦經爲出衆。皆童時肄習之。傳教者曰阿渾。師傅之謂也。其人不受官職。通經講禮。立品端方。不飲酒。不吸菸。恪守邊規。期爲表率。常勸人行善事。學好樣。老幼男婦。莫不親敬。伯克台吉等。不敢以勢加之。分與王同坐。亦重道隆師之意也。講舍必傍樹陰。室中無椅案。師徒席地而坐。旁設矮桌一二張。夏日則環坐樹根。捧書誦讀。凡入學者。各執木簡。或牛羊版骨一片。趨謁阿渾。阿渾爲

之書字於上。即讀本也。小兒不率教者。則以紅柳木條笞其臀心。諺云。紅柳。乃聖人遺留責人者。能使人開心思。善記憶。且臀心、擊之無傷也。東俗極尊。往年南入城一帶。生徒一人。每至七日。供送普兒一文。遇節餽麵餑油饊而已。

刑法

約法何曾六尺拘。全憑貝葉當刑書。縱殘肢體人無怨。判斷多從衆論餘。

回人有刑法而無律例。皆聽阿渾隨時看經定斷。即伯克等犯罪。所議無不服從。大約法有數條。一斬決。非軍陣不用。一殺人者死。論定後。即押赴巴雜爾衆人屬目之地。杖斃。若犯者能出普兒數百騰格。給付屍親。可免抵。一剁手折足。以處慣逃積賊。一枷號木鞋。示衆。以懲竊盜匪徒。一鞭棍。皆斥以警平民小過。其監禁。係掘一深坑。置犯於中。上以本條堆壓。僅留小穴。即土牢也。

倫理

木來天性即彝倫。除卻君師尙愛親。一樣綱常分厚薄。連枝惟隔異苫人。

倫常之理。回俗不知。能天性所存。原有自然之愛。君師既所尊敬。而於父母暨祖父母。亦復親之愛之。不與常人並視。夫婦之伉儷。更不待言。甚至行坐相依。令人厭見。即於朋友往來酬應。亦常有之。惟兄弟一倫。大有不同。前後母所生之子女。皆爲同族。其母或曾嫁二三夫。而於前後所生之子女。皆爲同胞。回人無姓氏。男女均取名號。名或二三字至五七字。各不相齊。蓋因名亦有義。而回語拖沓。字難限數耳。三世之內。於伯叔兄長。亦知尊敬。三世外即無倫序。惟以年齒分坐次。以定尊卑。堂兄弟所生之子女。與異母兄弟所生之子女。相爲婚配。近因沐化。亦漸變焉。回部雖屬夷風。然其晉接周旋。亦復彬彬有禮。歸於誠樸。即如倫理。雖未盡合。較之烏孫舊俗。相去遠矣。考漢書。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莫。後昆莫年老。使其孫岑陬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陬遂尙公主。生一女。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有子曰泥靡。尙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三男二女。翁歸靡死。貴人共從本約。歸國岑陬子泥靡。號狂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按岑陬與細君爲公孫。翁歸靡與解憂爲叔嫂。若泥靡係岑陬左夫人胡女所生。時解憂爲右夫人。視之則母子也。滅倫無禮。莫此爲甚。豈能與回部比哉。

婚嫁

婚嫁居然六禮周。結褵有四記從頭。由來悉聽阿渾命。梵語簫聲徹鳳樓。

婚娶有四等。伯克富戶。暨知禮人家子女。皆由父母尊長主之。擇定後。請阿渾看經。視其相合否。合則即行聘禮。預訂佳期。又有鰥男寡女。欲求配偶者。於禮拜日更換新衣。隨同遊玩。或至本處禮拜寺。在喀什一帶者。或至城東之瑪雜爾。是日爲男女聚集之期。至則先拜阿渾。以婚姻事具告。阿渾即爲糊告君輕。隨於稠人中指一女子曰。此良配也。其人即將所戴之小帽。與女子互相換戴。以爲永訂。縱男

女見面，情有不願，亦無如何。此所謂天定也。又有父母俱亡之青年男女，偶因遊玩邂逅遇之，彼此情投，各敍鄉貫名字，以苟合而託爲兩家先人遺囑，遂爭爲證者。更有自配之類，係幼年男女，於遊玩處遇之，兩相憐愛，願結絲蘿，後雖極窮，而立志不改者。此尤鄉黨所敬重也。凡行聘禮，用皮邊帽一頂，海龍、紫貂、狐、獺，各從其力。香羊皮靴子一雙，花布汗衫褲子一套，或紅花布二疋，亦可。綵色髮紗一件，耳環手鐲一套，青鉛線一二觔，肥羊一對，大米五六秤，每秤計十觔。清油數觔，各等項送至女家。女家即邀戚友鄰居喫抓飯。一二日後，以車迎之。女家往送，是日酒餚畢具，大喫抓飯，男女皆圍浪，新郎新婦亦然。遠近鄉鄰皆賀之。各送油饊麵饟爲禮。盡一日之歡，客始散去。聞往年婚禮者，成親之日，兩家皆唸經作樂，宴集親鄰。女家或用花氊，或用阿潭布單氊褥，禮女送至男家。紅氈蓋頭，入門亦拜天地。家堂送入洞房，後阿渾唸和好經於外。男女三日不出帷幔，候長輩呼之。數月後如不合，即棄之，謂之央帖。男棄女則厚贈之，女棄男則一物不許帶去，但自成親以至央帖，均待阿渾盼示。女子央帖後，必滿百日始改嫁。

生子

夢兆熊羆喜莫支，難稱郎罷是當時。爐香祝禱薰香浴，湯餅筵開客不辭。

男年十三四即娶，女年十一二即嫁。男女於十五歲內得子者，稱爲一家歡瑞，譽人根種，必歡宴稱慶。凡小兒落地，即請阿渾唸經，用淨水洗之。囑以吉祥語。三日再洗，十日又洗，十三日命以名，至四十日，有親戚爲之送衣物，即將小兒洗畢，令穿新衣，請阿渾唸經，授以諸邪不侵之咒。慶賀三日，戚族鄰居皆送禮。禮物或羊或雞，以及雞蛋、布疋、瓷器、大米之屬。十七八歲鬚髮生，即留之。至二十，剃齊上唇之鬚。名曰淨口，遵經訓也。唐書謂龜茲產子，以木壓首，令其褊。又謂疏勒生子亦夾頭取褊。此俗今時未聞。說恐荒謬。無論頭骨生成，難於造作，就令夾之壓之，使漸長而能褊，亦殊無謂也。

喪葬

殮殯帷遮布捲牢，剛憐骸骨等輕拋。昇天入地分悲喜，側望空令冷四郊。

人死用水洗淨，先以布條將手足大指各繫一處，再以花帕兜某頭，然後用白布通身纏裹，置水匣中。外飾錦罩，擡至禮拜寺內，阿渾爲唸指路經，即出殯。其葬法，先掘方井，深丈餘，井底旁通一穴，磚石砌其門，隨井出尸，挪下，視其向背。凡向下謂罪過至重，必往地獄或火山，宜急懺之。視其年歲多少，除去地支十二年之數，即按下餘歲數若干，請若干阿渾唸經。向上爲有福之人，或登天堂，或投好人家轉世。必宴賀之。若側身旁向，是爲命不應盡，因罪損折，魂當飄流，則懺賀俱無矣。均塞入旁穴，以土掩之。上封以墳。喪家大小，男以白布包頭，女以白羅蓋面，爲戴孝。過三日唸經除服，七日並四十日，均上墳供飯唸經添土。婦人喪夫，並將衣服反穿三日。週年改嫁。妻死者，三月復娶。其有廳堂之家，亦停於中堂。誦經一二日，始出殯，葬如之。葬畢三日，請族戚近鄰，喫抓飯以謝之。亦有滿百日，誦經除服者。夫故之婦，或即改嫁。

曆法

年光未必協天時，月令徒教紀地支。三百六旬拘一格，不如桐葉閏猶知。

回國紀年，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歲分十二月，配以地支。不知天干，地支亦論所屬，辰則屬魚，餘與中國同。每以初見新月之次日爲朔，以單月大建，雙月小建，每年因小建少六日，則於歲終補足之。至第七日爲新年。自此挨推，並無閏月。余在西域有年，每見回人度歲不定，爲中國何月，則其挨推無閏可知。推年終補建之說，理有難明。彼中既以新月爲朔，則初年補過七日之後，已在下月初七八矣。而遞推遞遷，何能按定新月耶。考明史回回曆論，回回曆法，西域默狄納國王，嗎哈麻所作。其曆元用隋開皇己未，即其建國之年也。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分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分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而月閏十一日。計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日辰再會。此其立法之大概也。大抵近時回疆所行，以周爲紀，周分十二月，故每年大建六月，小建六月，共得三百五十四日，以爲一周之數。至補足六日之說，或係計年通補，即所謂閏日法，當是傳述者有所未悉耳。

歲時

一遶眉痕月映階，縱來鼓樂奏前臺。

先夜見月，次日即爲新年。王府前廳左側有臺，砌磚爲之，高丈餘，上設鐵框羊皮鼓六七面，高低大小不一。錯雜進鎚，以成節奏。復以嗩吶喇叭相間吹之，晝夜齊鳴不止。數日後，始撤去。各城阿奇木伯克等，所設亦同。所不解者，見月過年，非但按定歲生明之期，且必真見月光而後可。曾記一年，回人過宮歲除，而是夜天陰月無，次日仍如平常。問何以未過年，曰，昨夜無月也。然則同奉一法之區，一方有月，一方無月，而度歲不齊耶。余揣其俗，大約次日仍作元旦，而慶賀新年，必待見月耳。惜未詳問。

待齋恰是三旬滿，齊換新衣作賀來。

年前十二月一日起，君民男婦皆沐浴齋戒，其爲齋也，早餐在日出之前，晚餐在日入之後，晝則飲食俱廢。雖遇暑天大渴，水亦不敢沾唇。夜則飲食如常。如此者一月。謂因嗎哈木諦敏經內云，此一月爲當年大聖人等避難之月。衆類朝則持齋，夜則誦經，大作解脫，且使各先人亡魂，皆脫離苦海，即大衆亦能假聖人之力，消除災難。齋期圓滿，恰是新年，此日名魯經阿齊，男女皆淨身換新衣，唸經、禱告上天，懺過祈福，作樂稱慶。又以難滿災除之日，彼此趨賀，並上墳祭掃。是日回王上墳，用車寶擡運麵饟油饊甚多，祭畢，大賞侍從，並郡民男女觀者，各回官亦然。數日後，相約跑馬、跌交、圍浪、打鞦韆，爲新年嬉樂。按嗎哈木諦敏，即瑪哈穆特，即彼中所奉之大聖人也。茲擬引稱經語，作爲前後兩人，然則此經當是瑪木特玉素普所傳，必非嗎哈木諦敏之經也。其傳不足徵，往往如是。

佳節無非晝掩門，聲聲梵唱到黃昏。最憐上塚燃燈日，衫上歸來有淚痕。

凡過年時節氣，總以誦經爲事。有一日名庫爾板阿齋，經言宮唸經禮拜，迎喜送祟。故每年是日舉行。

並換新衣。彼此餽遺相慰。又一日。係嗎哈木諳敏之外孫。伊嗎木哈散。伊嗎木烏散等。被賊殘害之日。嗎哈木諳敏。曾唸經超度。故每年是日。皆遵制唸經作樂。各超度本身父母。又一日。名都瓦。係嗎哈木諳敏。超度冤魂孽鬼。歸塋享奉之期。故是日皆上墳痛哭。燃燈誦經。爲迎奉先人。南八城一帶。多用油葫蘆。高懸於長竿之上。夜間燃燒照之。賊聲震遠。又一日。名巴拉特。經云。爲上天鑒察人間善惡之日。故是日皆淨身禮拜。通夜誦經禱告。懺過祈福。所聞各節。頗與中國元夜、清明、暨中元超薦、歲終祀竈等日。用意略同。惟歷按所引經言。斷爲瑪木特玉素普所作之經。其當日所誦爲祈禱超度者。方爲嗎哈木諳敏之經也。若即以所引者。爲教祖所傳。則教祖以前無經。焉有所謂持誦耶。流傳久遠。誤亦有由。蓋一爲立國天方創教之祖。一爲始遷回疆創教之祖。今回疆所奉之教。是始於東遷之瑪木特玉素普所傳。此由天方遷至喀什噶爾。地名亦自此起。喀什噶爾者。譯言初創也。當時必已作經垂訓。且官必勸稱教祖。奉爲依歸。世世相傳。以致後人但知教始於嗎哈木諳敏。不知更有中興闡發之人。至今墳墓古蹟之在回疆者。皆得而疑之。亦紀載無書之故也。然則今之回人。所述嗎哈木諳敏之事。大半爲瑪木特玉素普遺蹟。唐書謂焉耆尙娛遨。二月朔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歲盡止。與今時回俗迥異。

祭祀

祀分三等報脩觀。

回人祭祀。遵調爾犁經云。天地日月。乃覆載循環者。當爲上祭。山川水土。乃發育萬物。利於人者。當爲中祭。家堂墳塋。乃人之根本。且有暗中庇佑之靈。當爲下祭。

門外附塋拜舞同。立向西天宣梵唄。誦諦深見至誠衷。

人家門外。皆築土臺。高二尺餘。方邊丈尺無定。作西向。上無所設。即爲家堂。名曰瑪扎爾。凡祝告天地祭禱山川。並歲時禮拜。皆在此處。其與阿渾聯居者。則阿渾領班。向西端立誦經。以兩手附於耳。高聲誦諦。叩拜良久。餘則各自爲禮。而其一片至誠。皆無以復加。又喀什噶爾正北。圖旃克洞。據稱爲嗎哈木諳敏之大門人。雜伏滿修昇之處。每逢應拜之期。皆望拜之。且言此山冰雪。皆嗎哈木諳敏作法積成。留遺長養者。亦酬山謝水之中祭也。回人食時。先於家堂望空叩拜。以奉先人。即爲下祭。按籍載各回國教。以事天爲本。無偶像。祭時無陳設。余歷覽果然。

羲輪尤感照無私。迎送家家有咒詞。鼓吹無腔聲斷續。若爲聽到晚風時。

回教之敬太陽。至誠不懈。自東方將白。先立土臺。諷經迎之。晚再誦經送之。此凡知誦經者。每日所必行之禮也。富室另有高臺。傍晚設鼓樂於上。長吹大聲。以爲送日之儀。此舉往昔盛行。近來稀少。亦時勢不齊也。異域志。哉沙鞠茶國。係日西沒之地。至晚日入。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小兒驚死。余按地球。凡生人之處。縱當西極。其橫望日之流行。一如中國之仰觀。遠近相同。遲速相等。何至望而有聲。即或聲若雷霆。豈鑼鼓所能混住。就令千人聚擊。其聲更大。吾恐

小兒轉爲鑼鼓驚死矣。其說太謬。大抵彼國亦重敬日。所云聚千人於城上者。或係千門萬戶。齊於高處鼓吹送之耳。當爲之進此一說。

禳禱

術士高聲一尺冠。替人瑣語祝平安。荒唐射影含沙事。羯鼓聲催夜欲闌。

回部有專門行教者。名曰海連搭爾。如中國巫師之類。其帽用駝毛細織。紅白相間。綫成高尖月斧形。緣以皮邊。衣即彼中之通。惟袖大而密紐如衲。腰繫駝毛大帶。垂稍於前。以玉石紅綠線等項。懸於襟上。凡所禱禳解之事。皆彼爲之。閒時則唱勸世文。以賀風化。每逢秋後。沿門募糧。其發餅往奉山神水源。並望祭闢盧克洞等處。回俗無醫藥。凡感冒風寒。則宰羊剝皮。趁熱將病人貼肉包裹。覆被於熱炕以發汗。其餘病症。請阿渾唸經祝解。如有邪祟者。或用海連搭爾禳之。名爲捉鬼。無香燭牲酒之設。但有羊皮小鼓。面徑尺餘。高約三寸。框裏周綴鐵環。搖之鏘然。左手托其框。以右手拍之。唐書龜茲揩鼓。大約類此。每用兩三人並立。且擊且唱。間亦走動。闖至半夜始散。頗有驗。與甘省巫教治病。名曰打羊皮鼓者相似。但彼以鐵鍊鞔羊皮一層。形如葵扇。執柄而擊以槌。設壇叫之稍有異耳。

耕種

四月東風已解冰。麥苗初長稻苗青。雙驅駿馬勤耕耦。不待天明早喚醒。

回部事耕種。凡小麥、大麥、糜子、穀子、豌豆、小菀豆、高粱等項。各城土性皆宜。一律種植。南路之阿克蘇。北路之瑪納斯兩處。皆有木田。利於種稻。土得香並多芝麻。西城最寒。余初出塞時。每年八月底結冰。至次年三月始解。冰凍之後。土堅如鐵。鋤不能入。冬無生芽。自光緒初全疆蕩平。氣候一變。常至隆冬河流未斷。惟土猶凝結。每當消融時。晴日尙難烘開。必得東風吹之。則天陰亦化。東風解凍之說信然。故種麥亦待四月。與稻穀各項同時。彼處以麥爲正糧。午時開花。得陽氣。麪極黏濡柔韌。色白而味甘。食之養人。稻轉屬陰。開花於子時。其性寒涼。僅在雜糧之列。故米雖嘉。而人不多食。直與南方稻麥相爲顚倒。而麥秋同於稻秋矣。地易耕種。旱田於一犁下種之後。任自生長。木田犁耙一次。撒籽於泥。不另分秧栽插。但俟苗稍長時。删密以成疏粒。皆疎於去草。坐以待穫而已。耕不拘牛。騾馬與驢皆用之。每犁一具。兩畜并曳。穫則鋪積於場。令牛馬踐踏。以收其籽。臨風簸揚。以去秕殼。治米之法。稻子穀子皆用研。研以大圓石。長二尺餘。圍四五尺。兩頭施軸作盤。立柱於中以爲樞。用畜推轉之。除殼而及於熟。麥則磨之。曳以驢馬。家有其具。哈密及南八城。並多水磨。作法與南省略同。磨重而工易。平人常食者。每磨其麩而細之。覺不過篩。利其麪多。以此作乾饟較香。阿克蘇一帶。並有水碓。自春於野以出米。各處誦經之人。每日於五更迎日後。即登高處大聲長呼。爲同井催工作焉。

紡織

木棉花下女郎多。摘得新花細馬馱。手轉軸轤絲乙乙。不將蠶布換輕羅。

中國之有棉花。其種始於張騫得之西域。固自古爲產棉之地。而種棉皆在南路。土魯番已屬不少。不

但能供鄰境。並有運入關內者。婦女柔纖採綫。以勤紡織。故布價亦廉。南八城等處。以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處爲多。擬告頗徵。每年喀什、於錢糧外。交納棉花一萬三千六百餘觔。葉爾羌於雜稅項下。准以普兒錢折者。再以棉花布疋折爲普兒。以錢七文。折交棉花一觔。每年共交棉花一萬觔。以錢二十六文。折交白布一疋。每年共交白布二萬六千七百餘疋。和闐、每年折交棉花五千觔。每觔亦抵七文。白布二萬六千八百餘疋。每疋抵錢二十四文。比時普兒扣銀每文通作一分。其棉花布疋之多。大可想見。平定以來。種植如常。紡織之法。與內地略同。惟器具稍異。土魯番之盛行紡織。開始於林文忠公教化。並有所傳紡車。皆呼爲林公車。回疆所出之布。漢人名爲褡頭布。紗粗而鬆。片厚而疏。寬以中國一尺五寸爲額。製衣雖溫不耐久。每尺價銀約近一分。漢人用者少。除自供衣服外。向皆運至哈薩克各外夷。以易牛羊騾馬。唐書但言于闐工紡績。大約南路各城。皆仿之於後者。北路無棉。且漢民婦女。懶惰者多。皆不習紡織。

蠶桑

綠帕蒙頭手挈筐。河源兩岸採柔桑。此中聽有支機石。織出天孫雲錦裳。

新疆到處多桑。而養蠶治絲。惟有和闐水土相宜。由來已久。能織綢紬大綢。回回錦綢。運往各處售賣。男女習勤。與農並重。故和闐之民。尤爲富足。左文襄公。於肅清新疆後。大勸農桑。以培根本。各城設局。派員專辦蠶務。未幾蠶事大興。爭趨爲利。和闐益多而精。次之阿克蘇。已有可觀。現並織成花色有綾綢之類。奈西域地高土燥。桑葉粗硬。蠶食之。則出絲剛澀。服之易於脆損。曩日左文襄公。曾派人於江浙採運桑苗。大費財力。惜移栽枯槁矣。且土性不同。縱能長成。必隨地變。自難如湖杭之葉柔嫩且厚。然爲國爲民。亦至矣哉。各城桑椹甚嘉。大而甜。熬膠多汁。考和闐之蠶。唐以前已有之。唐書、于闐國初無蠶桑。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按所言鄰國。當是天竺。

牧養

隊隊牛羊下夕暉。春風海上草初肥。貳師最有關心事。卻笑而今已不稀。

回俗亦重牧養。牛以事耕種。並負大車。騾馬或騎乘。或駕車遠去。農時亦耕於野。驢則坐人運貨。耕田推磨。以及柴水之需。皆賴爲之。西人動必跨驢。取輕物於近處。猶假負載。物畜之苦。莫如西土。關內亦然。其使用慘不忍見。質多駒良。熟習遠重耐勞。耕牛壯大者少。皆黃犢。無水牛。另有食牛。毛深肥笨。專備肉食。尾類馬。深長而細。割取染爲帽纓。騾馬率高大而善走。自古盛稱。漢書、大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今各城所出戰馬甚多。騾之嘉者。能日行數百里。羊爲食肉計。皴成衣以禦寒。細而輕者作成羔裘。運賣備外之羊。絨深溫煖。出巴里坤寒地者更嘉。惜多鹽硝。搬至東南。易潮腐而毛落。其粗老者去毛。揉染爲香皮。用製靴鞋等物。故皆以多畜爲利。駱駝獨少。不能成群。因無大莊貨物。長年遠運故耳。豢豢之類。豬因禁食。皆不畜。見肉輒趨避。狗數種。大者高二尺餘。凶猛若狼

敖也。極小僅長數寸。腳短毛深。尾大如獅。好潔而性甚靈。能識語。唐書、高祖時高昌獻狗。高六寸。長尺許。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卽此類也。尚有更小者。名袖狗。能出入袖中。又有犬毛淺而緊。身軀適中。輕捷善獵。多藍性。說文、犬、狗之有懸蹏者。另有一爪。懸於脛後。

商賈

居奇爭向集場求。裝貨還歌汗漫遊。競說波斯能識寶。珊瑚多在網中收。

街市名爲巴雜爾。又呼八柵。與中備街道相同。有鋪面。櫃檯高只尺許。擱其門。出入必踰其上。其城鄉通行。趨爲利藪者。則如內地之集場。七日一期。男女雜聚。遠近百貨俱湊。無經紀牙行。憑衆交易。舊例斗量之物。皆以輕重計之。其權用一木條。懸盤於兩端。類天平。再按普兒分兩。較定十觔重一物爲法馬。鐵石磚土不論。彼中以十觔爲一察拉克。以八察拉克爲一噶爾布爾。以八噶爾布爾爲一巴特滿。計重六百四十觔。約如內地一石之說。而察拉克、與噶爾布爾。則猶之升斗也。往年南八城徵糧。均以此例計數爲額。斗雖略重。究較蘭州之斗重百二十觔者。猶只三分之二。推之千二百觔爲一石。此僅及半耳。油酒棉花。暨各項粗細貨物。職論輕重者。概以察拉克交兌。布帛無尺疋之長短寬窄有定額。若零買。則以尺五寬者。比成方幅。稱爲葉立木哈斯。與哈薩克之權。似同而異。哈薩有尺。分爲十六寸。約中國兩尺上下。謂之一權。回疆於長短以手約之。於輕重以土石以估計之。彼此無爭。亦見渾厚。自肅清後。經督辦大臣。飭局製造斗觔。發至各城分用。而權度亦漸行開。皆準以湘中規額。今爲行省。法度備矣。回人皆善理財。其出境遠行。往返運貨者。尤精通商賈。善識寶物。凡珊瑚珠玉之屬。最喜收攬。因彼中男女皆酷好。可獲重利。古稱識寶回回。漢書罽賓城善賈。市爭分銖。不謬也。外夷到處重商。動經遼涉。卽如同治十三年三月。由安西州解越邊回子二名。至哈密。有理藩院公文。移咨辦事大臣衙門。緣十二年夏。黑龍江將軍德公部下巡兵。在伊綿嶺地方拏獲。因言語不通。無從審問。遂於閏六月。派佐領官解送進京。交理藩院查訊。據通事他里普訊得二人係越邊回子。一名邁哈買特。年五十歲。一名阿布都拉。年三十五歲。均係布噶爾人。往克勒噶斯地方。販牛馬貨易。遇賊逃奔。遥走沙漠十一晝夜。至黑龍江邊境。始遇有人。理藩院照例解送交哈密轉查。送回原國。是年九月二十五日具奏。卽由直隸、河南、陝西、甘肅各省驛路遞送到哈。時哈密回王。將遣人往南八城迎母。因轉交王府。令其帶同前去。節節西上。按布噶爾。係哈薩克右部。在敖罕塔什干之西。其至俄羅之克勒噶斯。必是由哈薩中左各部地方。沿邊東下者。經商所歷里程。動以萬計。可謂不辭遼矣。爾時倉皇逃避。或又誤向東南。如毫釐千里之謬。幸我朝深仁柔遠。凡遇海舶遭風。異邦失路者。皆憫而送之。否則還鄉無日。然此兩者。得覩中國神京。並歷覽西北各省風景。雖往返四五萬里。亦一人生大快事。余以爲逃難之苦。何足道也。

錢制

錯雜泉刀記不淸。相逢偏少孔方兄。宋斤魯削難遊地。卒讓朱提到處行。

新疆境內。錢式不一。其用制錢處。南路自哈密至托克遜止。北路自巴里坤至晶河止。南八城數千里。皆用普兒錢。普兒、紅銅所鑄。乾隆以前形式。較制錢略小而厚。無輪郭眼孔。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之閒。一面用帕爾西字。鑄葉爾羌字樣。一面用托特字。鑄策安拉布坦、及噶爾丹策凌字樣。自我朝平定回疆。總定邊將軍兆惠公。奏請於葉爾羌設局。銷毀原錢。改成制錢形式。重二錢。仍名普兒。一面用漢字。鑄乾隆通寶。一面用清字。兼回子字。鑄葉爾羌字樣。後經烏什參贊大臣舒公等。奏請於阿克蘇鼓鑄。亦重二錢。鑄阿克蘇字樣。嗣於三十五年。復奏明改鑄。通作一錢五分。卽今各城所用者。初以五十文爲一騰格。旋加至百文。其後五十一百、疊更參差。均以二騰格抵銀一兩。目今每銀一兩。作換普兒五百。是以五文抵銀一分。按銀價。制錢二串計之。則以一當四。東用至哈喇沙爾之蘇巴什止。若過托克遜。與制錢一例矣。又有名天罡者。以銀爲之。重五分。無孔。徑二三分不等。質極草率。圓豁者少。大而薄者有郭。閒亦見輪。一面用漢字。鑄光緒銀錢字樣。一面上下兩方。鑄漢文五分二字。右用清字。左用回字。記年月地名。其小而厚者。無輪郭。無清漢文字。僅有回字模糊、或剺裂花紋而已。天罡開鑄於南八城。除本處通行外。凡南北兩路用制錢處。皆能兼用。惟弊生減小。收者仍秤輕重。不肯按五分計箇數耳。伊犁用俄國洋錢。銀板者分輕重或一錢。或五分或二分五盤。或七分五盤。各歸一律。不差毫髮。皆圓勻精緻。花樣不同。無輪郭眼孔。其作零用。另有紅銅所鑄。質同銀板者。則不以輕重計。從抵銀五盤起。每加五數。至抵二分五盤。與銀錢便分合。亦花紋精緻。又有俄國銀票。用白紙裁成橫片。滿印洋字。略施朋色。另無圖章。呼爲帖子。例以銀五錢。稱一箇帖子。而每張並不限五錢。如一張取銀五兩者。謂之十箇帖子。十兩卽爲二十箇。以此類推。數目參差。祇相彷彿。全賴認洋字分辨。凡票與錢所標數目處。只有洋碼一二字。而碼子所記。究非銀兩實數。俄人尙五。每五爲一碼。係五數之多少也。如銀錢重五分。銅錢抵五盤。及紙票取銀五錢者。皆以1字爲記。1者一也。其音爲汝二奈。再五則爲2。2二也。其音爲跌二汝。推之三爲3。音安嘎洼。四爲4。音朵安嘎。五爲5。音辛格。六爲6。音細矢。七爲7。音賽安。八爲8。音贓安。九爲9。音勒虎。十爲0。音諦斯。皆五數所加。遞推仿照者。錢上之碼。記銀分盤所積之五數。如銅錢鑄有2字者。卽盤數得五者二。是抵銀一分。票之碼則又專說帖子箇數。非分盤積數。如一張注有8字者。卽爲八箇帖子。每箇例銀五錢。是取銀四兩也。且銅錢尤須認明。緣有古錢質較大。其1號者。與新錢之3號者等。若遇古錢而但計大小。則值多者混用矣。票與錢皆不能攜用出境。卽在伊犁換銀。而銀錢與票。均只能折算足銀八成。通行成例。若執票取銀。則茫茫無處也。便用莫如制錢。而哈密與巴里坤。往年亦頗難用。制錢論兩數。不論串數。兩數非計輕重。而仍計數目也。舊章以三百二十文爲一兩。後減至二百五六。彼此交兌。皆估計而不數。哈密每銀一兩。換明錢十三兩。巴里坤則換票錢五十兩。票出於官。原無錢兌者。每張計銀一兩。僅抵銀二分。特散碎以便零用耳。凡貨物議價。說銀兌價以錢。初至茫然。不知多少。光緒二年。始改成串數。定銀價爲二串。八年。由烏魯木齊運制錢九千餘串至哈密。以便民用。

藝術

風惟樸古器惟麤。巧匠心思畢竟無。聽說山南多敏慧。近來依樣善描摹。

西土風氣質樸。器物皆粗率。且極省便。房屋磚土所爲。無所謂雕鏤結構之事。室中不用几案床榻。而裝飾之類。更不必問。木工一項。若非輪輿爲要。幾至無處相需。凡應用什物。大半節省。洗器以大木刳之。竹器則席其代之。盛水之具。多用鐵鑄。因木質難受其風。瓦缶難經其凍。近有哈薩克所出之洋鐵盆桶。係機器所成。輕而頗堅。足適於用。其農具要需。犂耙而外。亦罕有所見。至於鍋釜甕器之所需。或內地運出。或外夷運來。皆非彼中自製者。故匠工名色無幾。僅有皮匠、毛匠、玉工、銅工、木工、土工、鐵匠、機匠、以及裁縫、薙髮等藝。其中惟刀、劍、氍毹、搯長。玉器次之。餘無所取。平當工役。用者既不求精。作者又多鈍。宜乎粗率。乃爾。近聞阿克蘇一帶。銅木等工。每以精細之物。令其做製。頗能相似。可見非無能人。特俗尙不講耳。南八城出紙。以桑皮棉絮麻縷之類。搗爛爲之。厚薄大小不一。質柔而牢。精者磨以石。尙光澤。卽繭絲魚箋之遺制也。

歌舞

一片氍毹選舞場。娉婷兒女上雙雙。銅琶獨怪翻西漢。能和嬌娃白玉腔。

回俗無戲而有曲。古稱西域喜歌舞而善。今之盛行者曰圍浪。男女皆習之。視爲正業。女子未嫁。必先學成。合卺之日。新郎新婦。有圍浪之禮。殊以不知爲恥。板橋揚州句云。千家養女先教曲。不意遐荒風景亦然。每曲。男女各一。舞於氍毹之上。歌聲節奏。身手相應。旁坐數人。撾鼓板敲索以合之。粗犷頗大者流。手撥銅琶。亦能隨聲而和。王府暨伯克家。皆喜爲之。部民男女擁集。爲應差事。一曲方終。一雙又上。有緩歌慢舞之致。調頗多。大都兒女之情。欆韃格碟。頗曲匪易。其詞如沙羅漢晃、諦晃底圖郎、琵等類是也。又有字回半漢之曲。如一昔克訝肖門闘上。契喇克央朵燈點上。克克斯沙浪瓩鋪上。呀嚕琛嚕鋪蓋上。等類。則上半句回語。下半句漢語。每事重言。一謳一譯。仿合璧文法也。哈密地近雄關。略識中原音韻。編有拉駱駝一曲。則全然漢語矣。對舞不限是夫婦。隨意可湊。究用婦人成對者多。到處敲歌。八城尤盛。此外有衆人圍坐彈唱者。有一人跳地面歌者。腔調不一。至於野外放歌。長聲獨唱。蒼涼塞上之音。聽之淒然。

樂器

龜茲樂部起紛紛。調急絃粗響遏雲。忽聽名呼胡撥四。不禁抵背憶昭君。

迎年送日。均有鼓吹。鼓之大者徑二尺餘。高尺餘。小者徑尺許。高約三尺。鑄鐵爲框。鞔以羊皮。設數面於高臺。交錯擊之。聲有雌雄。緩急相連。以成節奏。嗩吶喇叭。本龜茲所出。流傳漢地者。至今形式相同。與鼓並奏於臺。彼中之大樂也。凡賓會暨平時歌舞。有絲絃小樂。鼓徑尺二三。高約三寸。羊皮鞔之。施以彩色。框裏周綴鐵環。手拍以爲節。有胡琴。用鋼絃十根。馬尾挪弓勒之。有絃子。桑木所製。長三尺餘。皮絃二根。鋼絃五根。手彈之。有似洋琴者。長三尺。寬二尺。鋼絃十二皆雙。兩邊附以單絃。名曰喀治。又

有琴。皮鼓四根。鋼絃三根。狀若琵琶。似是而異。因問之。曰。胡撥。忽憶僉琰席上戲談。王昭君琵琶壞。使人更造。而形小。笑曰。渾不似。後訛為胡撥四。亦作琥珀思。又作虎拍思。今稱胡撥者。即胡撥四。始知為昭君物也。所不解者。昭君出塞。在今賀蘭山後。包頭地方。距回疆甚遠。何疆地近烏孫。何以琵琶不傳自公主細君。而傳於遠地之昭君。亦頗晦有數與。各種琴絃粗宏。其為音也。蒼涼而猛烈。殆亦塞上之風。剛勁使然也。布所皆所藏之鞀鼓、揩鼓、腰鼓、雞婁鼓。與文獻通考之跳卓鼓。皆翻係龜茲部樂。今無從質證而分名之。

嬉樂

嬉樂無非較藝時。喻金相約馬爭馳。更看環抱交相跌。身手推誰好健兒。

回部過年。不定為中國何月。每逢歲首。亦奏樂坐以開新年。西北好馳馬。故藉此賭勝。預為黏帖。訂期醵金作采。是日於長坪中。每排數騎齊發。角人衆以角馬。先到者勝之。又有比較手段之事。或同日。或不同日。每兩人互相摔抱。彼此撅擲。能推倒者為勝。謂之跌交。勝則滿場喝采。凡與勝者相契之人。爭捧其腳而高舉之。以助炫耀。亦以肉食等物為注。兩般角勝。皆爭名出衆之會也。或係王子與頭目諸人出物為之。其餘鬬羊舞刀盤等事。或專為嬉戲。唐書西域傳謂歲朔鬬羊馬橐駝七日。觀勝負以卜歲豐歉。或亦有之。

一架鞦韆索影微。風前搖颺彩霞衣。由來此技傳西域。怪底佳人愛蹴飛。

鞦韆與內地同。彼中婦女。不分貧富。不論時節。皆喜為之。到處豎有高架。宅邊有大樹者。或即橫木於枝以繫繩。

飲食

餅餌深黃飯粒香。烹羹烙片具牛羊。祇嫌一箸無從借。染指傳瓢總席忙。

食以麥麵黃米小米為主。稻米次之。尋常家麵食。又以乾餶為主。皆用土磚砌甕。內光澤。燒熱貼餅烙之。黃而香。食此以為常。間亦切麵成絲。或手撦作片。煮與炒不拘也。若烹稻米。喜將羊肉細切。或加雞蛋與飯交炒。佐以油鹽椒葱。盛於盤。以手撮食之。謂之抓飯。遇喜慶事。治此待客為敬。小米黃米。亦作乾飯。或煮粥以下餶。富家麵食。或用油糖烙成薄餅。或包羊肉為餛飩。為餑餑。暨一切精細辦法。與內地北省略同。而麵條更講調和。抓飯視為常食矣。肉食皆牛羊。而羊尤常宰。燒烤者為上。羹與炒次之。王暨伯克等宴客。常辦全羊席。全羊者。肝肺分陳。烹煎雜具。能至百餘品之多。食者飫之。雞鴨與蛋有則皆食。貧人度日。則惟食乾餶。飲涼水而已。概不用箸。凡有湯之物。陳盤於中。以小木杓輪食之。乾物皆用手取。諸染弗顧也。油以酥油為最。係提牛羊乳之精液。凝凍於皮袋者。食之大補。次惟羊油。清油則種胡麻為之。土稱香並多脂麻油。能用大車運濟境外。牛羊乳並作成乳餅乳豆腐。以備零食。羊油可作油茶。以油煎滾。用灰麵炒黃攪入。佐以椒鹽葱桂之類。俟凝冷成團收貯。每摘少許。煎湯飲之。多日最宜。體溫而適口。清油常作油果油饊之類。如楚辭粔籹蜜餌有餦餭些。與杜工部詩纖手搓成玉

數尋。碧油煮出嫩黃深是也。鹽則產處甚多。可自掘取。喜食醋。用調麵。中家自造之所需。花椒、荳桂、草果、紅白蔗糖等類。有內地商人運出分貿。俗不食豬肉。見輒深惡。即牛羊雞鴨。非同教所宰不食。凡自死者皆棄之。雖肥不食。因惡其不潔。且恭守爾經宰割也。

新釀葡萄甕始開。全家訪會滿擎杯。遲看馬乳融成未。吩咐央歌再取來。

男女皆好飲而多量。酒有數種。呼為阿拉克。究克阿拉克。係言沙狠所釀者。因以此為常酒。故專其名。又有用稻米大麥糜子。麯釀成。不除糟粕。如關內黃酒者。味淡而甜。名曰巴克遜。最上之品。莫如葡萄所釀。初釀成時。色綠味醇。若再蒸再釀。則色白而猛烈矣。性甚熱。飲之可除寒積之症。淡甘謂俗嗜酒。大宛左右。以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亦未必然。皆極言多且久也。又馬乳可作酒。名曰七噶。以乳盛皮袋中。手揉良久。伏於熱處。逾夜即成。其性溫補。久飲不間。能返少顏。又聞桑椹亦可釀酒。回疆桑椹。大者長寸餘。待其熟後自落。拾取曬乾為之。張鳳翼談輅云。有桑落酒。相傳熟於桑落之辰。因以為名。又云。論者不知地有桑落河。出馬乳酒。光人象葡萄壓之。是桑落乃地名。非時也。余謂桑落之名。或因俟桑子落下。取以釀酒亦可。至馬乳葡萄兩種。不能兼壓者。恐說有未確。

瓜果

鎮心齊剖綠沉瓜。翡翠冰融月一牙。更有甘芳黃玉轉。橐駝僅籠貢天家。

西域多瓜。大半生食之類。一西瓜。其形圓。色多青蒼。或碧綠。暨花斑間色。其瓤不一。深黃者為上。朱紅桃紅者次之。白色者又次之。總皆以沙瓤為最。味清爽而微甜。子皆甚稀。亦分黑白紅黃四色。剖之汁液如注。入口融洽。大止渴。著天酷熱時。心燥處動。食之頓解。重者十餘斤。雖不及關中所產之大。而味有加焉。一為甜瓜。圓而長。兩頭微銳。皮多黃色。或間青花成條。隱若有瓣。按之甚軟。剖則去瓤食肉。多菊紅色。香柔如泥。甜在蔗蜜之間。爽而不膩。惟止渴較遜。列為貢物。康熙間始入中國。稱為哈密瓜。若葡萄之在漢也。又一種名香瓜。形小如拳。短而齊。皮色青花。內皆碧綠。去瓤與子。連皮食之。甚脆。亦甜而香。回人最喜種瓜。老幼男女皆酷好。每逢六七月間。瓜熟時。能食此度日。飽噉不厭。甜瓜香瓜。趁未全熟摘回。削皮切片曬乾。編作圓餅。經久不壞。乾後愈甜。價頗貴。東南人皆帶回作餽遺。視為珍品。若供菜食者。僅見一種。漢人名為葫蘆。形象參差。大者如枕。愈老愈佳。色多極枯紅。與南瓜同味。雅人每於庭前種之。作棚乘涼。其餘瓜菜。所見甚少。

青藤蔓架覆檐前。滿綴明珠絡索圓。賽過荔支三百顆。大宛風味漢家筵。

西域葡萄。自古盛稱。群芳譜所推異品也。有數種。藤蔓蔓葉相若。開黃白細花。結實纍纍。尺許之藤。墜重二三觔不等。一為白葡萄。即漢時所進之綠葡萄也。大逾豌豆。滴溜珠圓。色在碧白綠之間。寶光晶瑩。與玉無辨。其甜足倍於蜜。無核而多肉。因乾後色白。故名。又有俗呼牛奶。籍稱馬乳者。取其形似而名之。較白葡萄更大而長。分青紫黑三色。皮稍厚。有核。味甜而微酸。食之亦嘉。乾即為葡萄乾也。又一種名瑣瑣葡萄。史稱鎖子葡萄者。輕圓最小。甚如椒粒。其色紫。甜中有酸。亦無核。此種甚稀。故熟時多不

鮮食陰乾以爲糧。凡小兒痘類遲滯。煎服即壯大。乾後其細如粟。每觔需銀一兩數錢。市者常爭之。葡萄產於山南。自吐魯番起至南路各城。到處皆多。喀什噶爾者。交納備貢。

果樹成林萬顆垂。瑤池分種最相宜。焉耆城外梨千樹。不讓哀家獨擅奇。

回人好植果木。土宜而味佳。桃二種。枝葉花色。皆與內地同。三月開花。六七月果熟。一種大顆色紅。極圓淨。無尖無毛。甘美多液。一種如內地桃實者。梨有數種。一種皮粗老。酸澀多渣。食之無味。留至次年。俟其凍腐。用冷水浸少頃。冰即透出包裹於外。敲冰食之。凡中煤煙毒。昏迷欲吐。可立解。小販煮熟拌糖質爲客食。又有大而圓者。皮厚而味亦淡。惟一種略小而長。皮薄肉豐。心細甜而多液。入口消融。哈喇沙爾所產者。較各處更嘉。阿克蘇克爾品地方之梨。亦稍特出。以余生平所食者。當品爲第一。

山北山南杏子多。更誇仙果好頻婆。棗花落後櫻桃熟。一段風光莫忽過。

江南多杏。不及西域。巴達克山所產。固爲中外極品。而天山左右者亦佳。甜核有沙。黏而復爽。熟較早。土人常飽啖。或與麵粥交煮食之。以之去骨曬乾。每顆包仁於中。肉豐厚腴潤。食之如受蜜然。內地者遠弗及。仁有甜苦二種。南八城一帶。販者以車運之。頻果亦特出。或青或紅。大者如盌。皮似李。光潤而薄。肉輕鬆。嚼之綿爽甘芳。味清且正。大約分兩種。一疏而脆。一泥而如腐者。即佛經舍衛國之頻婆果也。花紅略與頻同。顆粒較小。肉尤甘脆。與頻果並茂。山南到處皆多。又有無花果樹。徑寸許。高五六尺。葉似艾而大。冬使臥地。覆以土。三月間扶植。發生不開花而結實。八月始熟。狀似茄而多楞。色黃紫。味甜而香。名曰俺吉爾。有石榴。與內地同。種之易生。插枝即活。但須與無花果同一盆植。否則受凍不結實矣。木瓜亦西域所有。顆色香味。內地者同。櫻桃圓小紅般。一如中土所出。惟不可多得。野生者有沙棗。酸棗等類。沙棗樹大而多刺。葉圓而色藍。四五月開淡黃花。香氣遠撲。棗大於蠶豆。粉紅色。皮薄且焦。肉乾枯而散。味甚澀。生食者少。皆採以釀酒。或研細包入蒸餅。酸棗樹小亦刺手。葉尖而光。五月開細花。青白色。結小棗無多味。有棗仁。食之微甜。竹過伊犁果子溝。見大路兩旁峭壁。果木叢生。多山楂、花紅兩種。想見深谷中尚有佳品在也。又一種似梅花。色質味與梅悉同。樹甚少。余聞之而未見。其餘柑橘李栗之屬。皆所未有。

園蔬

幾畦蔬菜不成行。白菘青蔥着意營。蘿菔兒儕秋色老。蔓菁遲貯隔年香。

回人不多食菜。故園畦疏而菜類亦少。一蔓菁。彼名產木古爾。芥屬也。揚子方言。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葑也。蕦也。蕪菁也。蔓菁也。薞蕵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彼處八九月收回。或整窖藏。或曬乾盛於甕。喫至接新。一胡蘿蔔。呼爲栽爾達克。色紅而苗細。一鹽荽。莖柔葉細氣香。彼名引爾蘇。即爾雅翼所謂胡荽也。中國之種。始於張騫得之西域。韭、蒜、芸薹、胡荽、薤。道家稱爲五葷。一丕牙斯。內地所無。莫能名。葉類葱韭。莖似蒜而無瓣。皮或紅或白。似葛而不能剝切片。煮之味如食葛而甜。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蒜、茖葱爲五葷。不識此爲何項。本草。薤一名

蒜子。味頗似蒜。當薤屬也。回人喜食之。外或栽葱而已。漢民徙居者。種菜較多。及楚軍出關。帶各項菜子。隨地廣種。而園蔬將備矣。惟一種南中未有者。名撇蘭。又呼切蓮。形若南瓜。皮青厚而多筋。長於土中。與蘿蔔同類。根葉相似。削皮煮食。味稍別。大者重數觔。內地陝甘亦有之。又野地肥潤處多沙葱。狀若木賊。食之疏爽有香。

花卉

花從內地強移栽。半畏寒多不肯開。獨有玫瑰成土著。異香清遠襲人來。

地氣太寒。非生長性成。不能耐。本地無花卉。即盛時回王園中所有。皆從京邸攜回。培養甚難。秋後必置溫室中。否則根苗凍腐。本土出者。果木外僅見玫瑰、一紫花、一紅花。四五月盛開。香氣沁人。紫花味甜。蜜浸可食。仍須用土壓覆。方能過冬。草本者一種。幹與葉酷似紅莧。高五六尺。春種而秋花。花色深紅。細穗倒垂。如稻秈。如瓔珞。一莖數穗。長二三尺不等。彼中呼婦人髮辮爲察齊巴克。因相似而名之。皆好種此。間有端陽錦。苗與內地者同。花甚繁。大朵如椀。有紅白黑三色。黑者爲紫花。亦摘取陰乾染布。餘無所見。山谷中五六月間。亦復草花盛開。大半難名狀。多光怪。而秀韻者少。無人移植。

看花逗悲果林邊。十里花光遠接天。桃杏自嬌梨愛素。關他安石獨鮮妍。

果木園、大者圍數里。凡人稠之境。長林相接。每當花開。望眼迷茫。燦若雲錦。足供賞玩。往年葉爾羌即如逆酋霍集占之果園。查出入官者。亦有五六十所之多。花之繁盛。概可想見。各處略同。榴花本稱安石榴。因出自安石兩國。一統志。塔什干。隋唐時爲安國、石國地。東界布哈爾。爲南路近邊。故石榴種植尚宜。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四

氣候

西土高寒氣候殊，伊州猶是一東隅，地分咫尺時爭刻，緒亂征衣件件俱。

新疆氣候不齊，哈密猶屬東陲，而冬之寒，夏之熱，皆倍於內地，即如夏日，晴則酷熱難禁，若天陰風起，忽如冬令，即值暑天，晴日晝中大熱，早晚仍需棉服，即當炎日卓午，城中揮汗不止，出城北行三十里，至黑帳房地方，又寒氣逼人，氣候大約如此，蓋因地高土燥，蒸之以炎日，故熱不可當，若值陰霾，與朝曦力微，薄暮殘炤，則雪山之氣，得以勝之，故寒生頃刻，及與山近，雖日中亦改炎威矣，迨當冬季，冷澈心骨，途行頗難，口鼻之氣，致鬚眉皆冰，垂珠纍纍，終日不化，拂之稍重，鬚竟落矣，受凍之後，膚焦色紫，切忌近火，小而耳鼻，大而手足，暴炙輒墮，余初出關時，值十一月中，戈壁大寒，有小僕貪向火，遇有茅草，慣避而燒之，屢誡不聽，未幾耳鼻流汁，肉化如冰消，無可救止，時因戈壁不識路，有玉門杜姓傭工者，年五十餘，曾經過，遂延為導，令乘駝，一日將晚，因凍極，下駝步行以取煖，尾而怨後，計至前途有水處，不過十餘里，比到站，久候不至，使人馳馬迴探，見偃臥路中，按之氣絕，而軀已如鐵矣，是夜舁至站處，深埋於沙，封誌之，歷年以來，各軍士卒，於途中被凍，墮其四掌，致榷手而膝行者以百計，幸督帥者矜憐，給以恤銀，並傳驛車，每歲五六名，分起遞送，俾各回籍養廢，事經目擊，然後知李華所謂墮冰

在鬚，墮指裂膚，非虛語也，按職方外紀云，亞細亞西北之盡境，有大國曰莫哥斯未亞，其室宇多用火溫，雪中行旅，為嚴寒所侵，血脈皆凍，堅如冰石，如遽入溫室之中，耳鼻輒墮於地，每自外來者，先以水浸其軀，俟偃憐漸甦，方可入溫室中，新疆地氣已然，且皆溫室，惟凍極後但用微溫棉絮覆之，俟其漸知痛癢，用手輕揉，使血脈流動，便可無礙，無水浸一說，或者彼國之法，所用者係溫水，否則促之死矣。新疆自九月後，水輒易凌，有時未覺甚寒，室中無縫入風，並添爐火，而茶盞煙瓶，置之几案者，少頃即膠住不動，水之微溫者，對風潑去，落地能有冰聲。

山北孤城寒更多，海城蒲類雪成窠，笑他五月披裘客，不識人間有葛羅。

巴里坤在大谷中，為新疆極寒處，冬不待言，即夏日晴明，猶宜春服，若陰霾颳至，飛雪著裘者有之。

高昌炎熱絕無儔，竄得元時號火州，畢竟庚藏陽氣伏，淒淒風雨又逢秋。

吐魯番之熱，不但迥異各城，並倍於南省，凡人家庭院中，皆穴地深入，作幽室，鑿磴而下，床蓆悉具，土性堅燥，無滑陷潮溼之虞，冬煖而夏最涼，賴此避熱，聞往年自四月底始，日光如火，風吹如炮烙，竟至不能出門，且屋舍炎蒸，酷熱難受，必棲伏地洞，俟日落方出，俾夜作晝，張燈照火，以勤操作，城中夜市通宵，日高仍息於洞，反是，入伏後炎威漸減，可以不避，待到秋時，涼風颼颼，又將雪矣，光緒癸未，余過其地，適當五月，見居民作息如常，並未洞處，據稱近年暑氣已解大半，然余尚覺熱甚，火風一過，毛髮欲焦，曾試以麵餅貼之磚壁，少頃烙熟，烈日可畏，或云因近火燄山所致，漢書所謂赤土身熱之阪也。彼中議論者，謂因南人紛至，地之寒熱漸及和平，即如巴里坤，亦消寒幾許，氣隨人轉，容或有之，然究因朝廷福大恩周，文教一敷，風雲生色，昔之窮邊，今為郡縣，視同內地，故氣候變焉。

八城躔度漸移南，尚有溫和一氣涵，物產不殊鄉國美，精華多在此中探。

新疆之精華，聚於南八城，氣候較為溫和，雖東之四城，北界雪山，西之四城，左倚蔥嶺，究其平衍處，寒與熱尚得其正，景象與南中相近。

陰山北望五單于，地與南疆迥自殊，八月西風吹雪到，無端一夜失枌榆。

山北胡天廣野，朔風擺動，寒多而熱少，奇寒以上，雖不似巴里坤，究與南八城迥別，較之哈密更冷，漢書匈奴傳，本始二年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又高帝自將兵往征匈奴，會冬雨雪，卒之墮指者十有二三，皆北路一帶所見之事也。

波羅麗水已西傾，地勢旋低氣轉平，碧草煙深三月雨，黃花寒淺一天晴。

伊犁雖在北路之西，而地當嶺外，形勢轉低，氣候較北路和平多矣，常下雨，每當三月，大有春意，至九月猶不甚寒，大約與南八城相左右。

戈壁

大漠連天一片沙，茫茫何處覓人家，地無寸草泉源竭，隔斷鄰封路太賒。

兩城相隔。或數百里。或數十里。中皆沙灘。名曰戈壁。非沙即石。瀰漫無水草。不能為耕。時作牧野。故絕無人煙。戈壁大者。其開路之初。原尋有水處。可以供炊飲馬。為一站。故每程遠近不齊。甚或百三四十至二百餘里始能一息。有窮八站苦八站之稱。窮八站、在哈密往土魯番道中。苦八站者、即安西赴哈之沙磧千里也。余初次出塞。賊行於前。抵玉門。探聞安西大路戈壁站中之水。賊皆填塞不能前進。即由玉門九道溝過蘇賴河上戈壁。繞行小路。賴土人為導。凡行沙地。必守轍循途。切戒欲左欲右。懼失路也。不意小路中風推沙壅。浩浩無垠。十餘年未經人跡。方行二三日。即迷所往。失水兩日一夜。幸值冬月。人與畜尚未渴斃。計行沙磧十七日。至距哈密二百一十里之塔爾納沁城。始見人煙。途中站遠者。皆先夜起程。行至次夜方到。余曾道中有句云。黃沙漠漠捲西風。四野無人一望空。到眼尚行旬日久。據鞍常使兩脣通。隔山前路疑天外。昨夜新詩似夢中。正藉蹄涔為傳舍。呼排去馬又匆匆。其景象大約如此。光緒元年。總統嵩武軍張公。於戈壁安西大路。按站與修館舍。浚井疏泉。派弁勇守候。節相左公。復檄安哈地方官。沿站設局。運儲柴草。以備征進。漸至每站另有民店二三家。行旅自此稱便。其後南北兩路戈壁站口。通行照此安設。守站諸人。所需食物。皆由上下有糧之處。數百里運來。苦水至橋子煙墩一站百四十里。車駝每苦難到。哈密辦事大臣明公。派人於半途鑿井。為腰站。奈掘深十數丈。得泉卒少。夏日經行戈壁。宜裁水以防大渴。光緒八年。土魯番道中。渴斃步行者兩人。倚塌箕坐張口出煙。細驗中水壺。則火燒矣。過者下車灌以水。卒無救。惟駱駝性異。每隻日食鹽四兩。則不渴矣。

雪山

萬壑攢峯遠隱天。峯峯積雪斷仍連。近山六月寒侵骨。不解衝寒尚有蓮。

自葱嶺而來。萬餘里。天山上皆積雪。莫知其深。低處者。夏月融消。為河水所自出。其高處則終歲不改其白。夏日平原寒氣猶重。雪中有蛆。重數觔。潔白而多脂。其性大熱。有雪雞。大者重十餘觔。肉粗無味。又有雪蓮。結片如刀。長二尺餘。寬約二寸。微曲而薄。剖之有瓣如紙。如小白蝶。極薄且輕。近息欲飛。取實蒸肉食之。治血分良。

巨浸

小海還能壯大觀。縱橫千里起波瀾。河源宿處渾無異。最是山頭更耐看。

新疆水少。亦有巨浸數處。漢人呼為海子。夷語呼泊呼淖爾者。最大為蒲昌海。即羅卜淖爾。葱嶺南北河。與雪山大小支流。皆匯於此。為黃河上源。星宿海之水。由此中入地。伏流湧出。廣圍千里以外。旁多小海附之。稍上五百里。至哈喇沙爾。有博斯騰淖爾。周二百餘里。開都河之水。經流出入其中。蒲類海。在巴里坤城西四十里。土語呼為哈木哈瑪爾淖爾。南北十餘里。東西七十餘里。當谷中低處。勢如釜底。北傍小山。四圍之水入焉。偶當日色西沈。遠望波間。樓臺隱約。良久始沒。亦蜃樓海市也。博克達山峯頂。有海子。山曲外所得見者。周不過數十里。從流至山腰。瀦為小海。闊三里許。自此流出成河。伊犂之三臺。在萬山高頂。有海名賽喇木泊。長春子所謂天池也。余曾登松樹頭嶺首。計量大概。南北約六

十餘里。東西不下二百里。三臺營房。在其東北角。西上大路。從大河沿地方。轉南入山起。行上坡路。二百一十里抵此。高已概見。海之四面。僅此處山開里許。中為平坡。東則天山幹崙。勢猶低坦。依山海岸長坪。寬處數十里。即往伊犂大路。餘皆峻峯圍繞。雪光一片。益起水中。三臺瀕水倚山。前望海中數里處。有大小兩石山屹立。高者出水十餘丈。低者數丈。相隔半里許。恍睹君山香爐。於洞庭波中。海深不可測。無魚蝦。惟夜間時聞搏激吟吼聲。非神物必怪物也。水清潔。但飲之腹脹。緣開闢以來。所融冰雪。積久未經流動者。其寒凉可知。三臺松樹頭兩處。均有泉眼。滴於海。過者須汲此為炊。慎勿誤用海水。又特穆爾圖淖爾。在伊犂惠遠城東南。喀什噶爾之西北。周千餘里。一曰圖斯庫爾。即俄人曾查悉四圍有水七十餘道注之。

河道

河水來從雪嶺頭。幾支西去幾東流。八千疆土經分潤。百萬生靈待有秋。

新疆經流。南路以崑崙河源為大。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河。與英吉沙爾之河。合流為葱嶺北河。葉爾羌之澤普勒善河。聽雜布河。合流為葱嶺南河。均流至巴爾楚克南北會合東下。此黃河正源也。南有和闐之玉隴哈什。哈拉哈什兩大河。及玉斯庫爾河。三水北流。會合為河之旁源。入於葉爾羌河。北則阿克蘇之渭干河。發源於穆素爾河。其西有烏什之托什罕河。東有賽里木拜城。分作三支之木扎特河。左右兩流。入於渭干木扎特之東。有庫車之厄爾勾河。源於烏爾土布拉克山東流。經沙雅爾城。與渭干河會。厄爾勾之東。即哈喇沙爾之開都河巨流。與南北源等東北流入博斯騰淖爾。復自淖爾西南溢出。迴流二百餘里。與河源會合東下。匯於蒲昌海。此水之東流者。他如吐魯番之交河。闢展哈密等處之河。或北或南。皆細流也。北路以伊犂河為大。源於穆素達阪山後深谷中。自東而西。洪流湖湃。小河數道入之。其南有裕爾果斯河。發源俄羅斯境。經伊犂後。兩河會合。西下注於彼中海。此分嶺西傾者也。自伊而東。如大河沿、晶河兩水。則西流而轉北。如托多克、固爾圖、庫爾、哈喇烏蘇、安集海、烏闌烏蘇五處。其水勢相等而北流者也。陰山一帶。又以瑪納斯河為大。次推呼圖壁昌吉之河。若迪化、阜康、紫泥泉、濟木薩古城、木壘河等處。皆在趨東北之小水也。自大河沿以下。諸水各為一支。發於天山。其源淺近。無會合。無歸宿。漲則洶猛。涸可立待。北流沒於沙中。塔爾巴哈臺。有額涂勒河。與北路諸河尤遼隔。不相屬。發源阿爾泰山。始東北流。其後北流入俄境。

雷雨

阿香底事徧遙分。住近南山久不聞。豈是無雷真有國。一天風景隔蠻雲。

曩時久在西域。未曾聞雷聲。至光緒二年夏日。忽有輕雷殷殷。鳴於哈密。居民男婦。皆詫異之。按漢書、無雷國王治盧城。南與烏秅。北與捐毒。接與蒲犂、依耐等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子合。至依耐五百四十里。依耐今英吉沙。

終年無雨涉荒郊。氣脈難勝地太高。偏是新苗經未慣。農夫原不望春膏。

雨因地氣而致。地氣溫和則滋潤。卽有熱氣蒸之上騰。降而爲雨。如瓶中得火氣水彌漫也。若寒冷則乾澀而氣不升。又値沙磧復高燥。縱有水氣。亦凝結而成雪。如人身受凍血脈停滯也。南八城距至伊犂。猶近溫綫。故溫和而有雨。哈密距至烏魯木齊、及塔爾巴哈台。地與溫綫較遠。與冷綫較近。故雨澤甚稀。常數年不一見。新疆種植。皆引河水爲渠。漑潤其根苗。亦性定而相宜。若雨則潮鹻害苗。並澇水於苞中。反致易萎。凡有雨之處。皆非農所願望。

風雪

陣陣狂風不可當。漫空沙石亂飛揚。窮川大漠迷朝暗。多少征人委異鄉。

邊地多風。常三五日一發。晝夜不止。塵沙入室。出戶不能睜眼。戈壁曠野中。尤猛烈難行。石子小者能飛。大者能走。沙石怒號。聲肉欲破。行人車馬遇之。須卽停止。苟且遮避。若稍移動。卽迷失不復得路矣。同治十二年冬。劉陽黎彤雲觀察獻。帶軍出關。行至胡桐窩之西。遇大風。吹失多人。幕友陳君江西孝廉。亦及於難。車馬僕夫相隨共者停紮數日。遍尋未見。蓋因沙漩如浪。遇物擁塞。則一旋成堆。高低壘壘。從何處掘疑塚耶。余時在迪城。是日城中屋頂多揭去。都司署前照壁極厚且低。竟被吹倒。土人年老者云。此等大風。久不一見。莫非數也。哈密赴吐魯番之路。向由十三間房經過。在戈壁大川南面。明稱黑風川。宋名大患鬼魅磧。多怪風迷人。過之輒被吹物。俟人俯拾將近。則稍爲吹遠。屢拾屢吹。戲以引之。懸番旋繞。不知路矣。寒熱飢渴。虎狼妖魅之類。皆可爲害。故過者戒嚴。吹落之物。甯捨不顧。洪皆所謂風災鬼難之域也。亡友徐少松明府。常鎮。長安人。軍興以前。遊幕吐魯番、曾習聞。每言之甚詳。近來大路。改由北邊山脚。可無慮矣。唐書、青海西北。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老駝見風長鳴。往往如此。若預知風信。亦未可必。惟知險則有之。駝固喜鳴。其聲爲圖。凡途行。必繫大鈴於項下。取其便照料。識狹路。如夜過境有盜賊。必解鈴偸過。駝卽知之。竟悄無聲息。此經屢試者。又博物志云。燉煌西度流沙。往外國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覊駝知水脈。所過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卽得。此說未知驗否。

風翦鵝毛最易飛。胡天八月上征衣。瓊瑤滿地堅如石。直到春深始漸稀。

中秋以後。漸見雪多。因地冷而不消。踐如履沙。足不潮溼。積久愈凝結。候次年二三月。東風大吹。始與冰同化。雖曾於大冷時行戈壁。夜過遍地皆雪。堅凍不能掃。遂於雪上鋪氈坐臥。竟未浸溼。蓋熱不勝寒也。

日月

日繞寒光力不支。長空萬里度遲遲。淒涼最有難禁處。風慘雲愁欲暮時。

日光爲塵氣所蔽。非昏黃卽白色。夏日雖燥暴。而慘淡仍如秋冬。

月到遐荒色減妍。十分圓處也淒然。那堪頻倒眉彎細。挂在冰山雪嶺邊。

曩於家居玩月時。常想及邊城月、關山月之淒涼。及置身領味。始知向所擬像者。猶未及也。至今回首。

寃存心曰。卒莫能形容。

鳥獸

寂寞枝頭百囀聲。朔風寒影下飢鷹。翩躚許名難識。一見鵰盤衆鳥驚。

羽族惟數種。應候之鳥甚稀。鷹之毛色與內地同。大者有加。形聲蒼老。極大莫如鵰。土人發以供獵。狀若、鵰、鷲。重者十餘觔。喙鉞而鈎爪堅利。普攏本鵬鵰。亦呼爲鷹。鵰至忠爲哲州刺史。將獵。九其使者謂諸鷹曰。汝翎若干合獵死。若干合舒死。鷹、卽此物也。凡出獵。人以牛皮裹臂。令蹲其上。馳馬而行。平時飾皮帽。蒙罩其眼。以飼之。放則盤空下蹴。鹿之大者。亦能攖取。日喂以肉。雄偉善捕者。皆値數十金。又小鳥似雀。眉名曰哈拉火卓。面尖喙長。足高。黑毛白點。光有紅綠。捕而畜之。終久能言。有小雀纖細無比。雖喙甚知。不知名。時見逐隊飛集。又有雀身小而長。色多粉白。頭頂有毛。豎如扇形。喜孤飛。常踟躕於道旁。不甚長人。又有類竹雞者。回人名爲克克里克。漢人呼爲聒聒雞。因其鳴而名之。飲啄於山谷間。豎黃蘆紅柳叢中。飛不甚高。冬月尤肥。土人或網或捉。入市多爭之。活者畜於家。易馴熟。肉細而味鮮。嘗在家雞對鶩之上。草湖多水處。有野鴨。背脊黑毛一線。餘皆白色。又有黃鴨。更肥大。重者三四觔。回人雖不食。常捕而畜之。與雞鴨共食息。

海燕還巢從主躍。良禽反被俗人嫌。雖憐塞外征鴻苦。歷盡飢寒爪印纖。

每當春暮時。燕亦來巢將子。毛色形聲無異。八月初。漸飛去新疆。最多之鳥。莫如烏鴉。純黑者大。白項次之。灰色較小。八九月間。常數百成羣。集於城垣。排列若陣。並飛入人家覓食。慢無所畏。每近黃昏。繞樹爭棲。噪聲聒耳。至次年三四月。始合羣飛入山中。鵲亦有之。不甚多。形色與內地者同。惟聲有微異。回人俗見不厭烏鴉。反嫌鵲噪。以爲不吉之禽。常逐之。野鴿甚多。比之家畜者。喙長而眼紅。餘無所辨。春間雁自南來。多於蘆叢大澤間。就平蕪而乳。秋涼始去。回人間亦捕畜以供玩。蒲昌海有天鵝。大於雁。滿身絨毛似鶴。潔白有光。可取其皮。作小毛服之。輕如白袷。價頗貴。非邕州蠻人鵝腹毳毛所比也。

密林遮蔽虎狼稠。幽徑尋芝麋鹿遊。爲怯野人狙道左。夜深偸度幾重溝。

邊塞多獸。巴里坤天山之松樹塘。野鹿成羣。大者如馬。能騎人。角長二尺餘。蓋麋也。南八城水多。或胡桐遍野。而成深林。或蘆葦叢生。而際大澤。動至數十里之廣。其中多虎狼熊豕等類。虎之身軀。較南中所見者微小。而凶猛亦殺不亂傷人。狼大如黃犢。出沒莫測。遇途人無伴。輒偸至背後。以前足踏肩。俟人反顧。噬其喉。若値騎驢。則隨其臀而嚙之。故西人出必持棒。爲防狼也。猪熊。貌猪而喜坐。毛深粗黑。狀凶惡。前脚有掌。能持木石。野猪大者三四百觔。猶長力猛。損傷禾稼。回人雖不食。常力捕以除害。林藪之中。並藏鹿焉。安嫻無損於人。北路烏蘭烏蘇。有葦湖過之。亦時聞鹿鳴。哈密三道嶺。北爲野人溝。中多野人。余僅見手脚形狀。手掌連指。約長七八寸。肉厚且寬。掌中皮粗色烏。舌舐欲光。背皆猪毛。爪堅利如鐵。戳脚掌則寬厚而短。皮毛如其手。皆熊掌也。聞其身軀高八九尺。形體似人。惟通身黑毛粗硬。一如手足之背。三道嶺地方多果園。每當果熟夜候。結羣偸食。一路嘻笑而來。聽之不能識。往年並

出路旁。人見之作爲不怯。彼亦走去。若奔跑必追。其行至速。大抵毛深覆目。走則垂毛低頭以視路。若立住。則以兩手揭毛。四望諸物。不動彼亦不知。故必俟其走動。方敢趨避。哈喇沙爾之西。亦有野人溝。皆出沒地也。猩猩近時未見。聞高二三尺。皮肉頗與人近。能言。極馴善不爲害。捕者取血爲猩紅。染氈毯最鮮。哈密大戈壁中。馬蓮井子。多野馬。常百十成羣。覓水草於灘。狀與小黃騾無辨。遇之不傷人。但捉從不能駕御。腰脊無力。惟勇於直前。

紛紛搖尾可憐蟲。半飽豺狼餓腹中。野獵更愁鷹犬惡。一絲微命繫蒿蓬。

平原荒草中。狐兔居之。狐之皮。回人作帽簷。諸此甚多。並集裘爲袍。兔因毛淺不用。捕者亦少。野羊之屬。有大頭羊。出高山巖嶂間。狀與羊同。略高大。毛背無尾。角徑三四寸。長五六尺。盤旋絫綴。上坡行極捷。下坡因頭重。輒翻側。其角可用爲弓。又山羊類於家畜者。角小多節。長只數寸。取其血治氣痛跌傷甚良。又有黃羊。與麂相彷彿。毛緊色黃。時走於平川。途行往往見之。羚羊爲西域所出。角圓細而節密。藥物也。羊屬之肉。獲之皆食。又曾見一小獸。狀若蝟。通身絨毛無箭。白有光。饒深寸餘。豐擁成堆。煖倍於狐。不常有。未知其名。豺、狗屬。較狼小而毛澀。貍、貓屬。碎於狐。毛淺色烏。豺與貍皆非常見者。蒲昌海有海龍。狀似小黃犢。出沒水中。時登於岸。一擲而毛片盡乾。風吹成旋。類乎紫貂。其輕煖珍貴亞之。每歲土人捕獵。照例交納呈進。水獺旱獺。皆產之。別處亦有。均不多得。野地沙灘多黃鼠。身長三四寸。鼸四爪。見人輒坐而拱之。以前腳作拱手式。連揖不休。捕之竄於洞。又黃鼠貍。大倍於鼠。身長嘴尖。常入屋爲害。野貓屬也。深山巨壑之中。大小獸類尚多。未目見不能述。曾記在大戈壁中失路時。遙見兩大獸。色似水牛。大可加倍。以頭相抵觸。當有角。莫能名。或即漢書所謂犎牛也。

蟲魚

赤蟻元蜂憶九歌。欲箋爾雅費搜羅。聽來應候清音少。惱煞傷人利喙多。

蜂之類。間有蜜蜂。餘皆未見。蟻黃而極細。亦不常有。因地冷故耳。不識若象若壺者。在西方何處也。夏秋之鳴。南路間有蟬聲。而蟋蟀無聞。秋多蒼蠅。到處擁集。凡書畫衣物色白者。頃刻爲糞所污。點成純黑。喜鑽人面。憎之罵之驅之。歐陽公張詠諸人。亦無可如何也。青蠅卻少。綠蠅物非乾即凍。蛆難變化。極多莫如臭蟲。空中能飛。無處可避。夜間搜之牀壁。輒得數百。聞北路呼圖璧廟中。懸有臭蟲巨殼。徑尺。余兩過其地。惜未往觀。人身之虱。卒然能生。朝更淨衣。夕覺捫索。終歲如有。西人並以無虱爲不利。余證之果然。蚤虱尚如平常。不甚生脈。夏日有名區子者。一曰草鱉。其形至匾。足藏腹下。吸血若飽。圓如小鱉。雖犬苦受其傷。入肉深沒。觸人即腫痛。數日始能愈。蠍出於西北。生敗垣破壁間。竪尾疾行。札札有聲。談者謂見之宜用香楮送出。若擊死。則次夜愈多。來無了期。毒甚於蝮蛇。甚患之。蚊惟南路間有。北路暨吐魯番以下不一見。余在北路時。遊博克達山。見澗中有樹。結實如棗大。皮薄有稜。剖之滿顆皆蚊。按異物志。嶺表有樹。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即坼裂。蚊子羣飛。惟存皮殼。土人謂之蚊子樹。即此類也。嶺南歐陽梅鶴天山賦云。榆葉孕蚊蝱之族。皋蘭徵乙園注。蚊蝱多生榆楊葉上。余所見葉大

而薄。狀異榆楊。結實孕之。當另爲一種。榆、楊屬。即冬青。圖史云。可放蠟。故蚊能寄生。見時已五月中旬。每樹所孕以萬計。察之出殼尚早。北路轉瞬寒生。且山中遼隔。卒未飛出。卽凍滅。各城夏月。臥榻不施帳幔。特無蚊耳。間有蝨長七八分。色麻。嚙牛馬。即本草牛蝨。草蝨之類。南八城有蛇。長大者少。不亂傷人。有土蛇甚短小。見馬輒以頭插地。而身竪若筆。馬即腹脹而倒。入鼻以吸其腦。馬遂斃。幸遇之極稀。石龍、似守宮而有鱗。四足爪尖。頭有毛而鬚長。尾與身等。長八九寸。生山中石罅。蝙蝠間亦有之。與內地者無異。又八蠟、類蜘蛛而大。有八足。嘴方分四瓣。上下各二。生鹼縫及鹵灘中。回人奉爲神蟲。見卽臥地候之。以一過其身爲吉。大有毒。嚙之甚危。非觸不爲害。山中有蟲類蛙。能作怪。銜冰吹之。立刻飛雹。傷行人禾稼。爲害尤烈。又雪山中有草。葉以韭。夏生冬枯。根蠕動。化爲蟲。名夏草冬蟲。此與蚊子樹一種。見草木昆蟲交互之奇也。

日暖冰融水國春。一河革尾半無鱗。浪花腸帶腥羶氣。卻有漁郎去問津。

新疆有水之處。大半有魚。魚之大小。視水之大小也。最大而多。能有運供鄰境者。惟哈喇沙爾一處。哈喇沙爾。古焉耆國。漢書謂焉耆近海水多魚。唐書謂焉耆有魚鹽利。從古然也。魚二種。大者可逾十觔。一色黑無鱗。頭大有鬚。身圓而尾長。狀似乎鮎。皮厚肉粗。其臭過腥。食之無味。一身匾頭尖。薄有細鱗。近乎白魚者。肉細而不腥。與河之魴、江之鱺。不甚相遠。此爲各城爭市者也。南八城諸河。皆有魚而無鱗者多。短小而色雜。南人戍邊者喜捕之。蒲昌海水閟風腥。海邊一部人民。皆以魚爲菽粟。遠辟一隅。無人往捕。而彼中人亦無有能爲商販。運出分售者。但自足魚而已。哈密涓涓細流。向本無魚。僅有沙鰍。長不過二寸。自前中丞劉公。駐軍其間。於川中低處。開引深渠。廣長而有壩。由內地收鯽魚爲苗以蕃之。不數年間。而魚不可勝食矣。北路如蒲類海、賽喇木泊、博克達山諸巨浸。皆冰天積水。中無寸鱗。惟瑪納斯城北十餘里之處。河有深潭。中多小鮮。鯽居其半。味亦甚嘉。若烏魯木齊城西小河。及伊犁等處。大小諸河。雖皆有魚可捕。亦鯽鮎短小之屬。尺半者不可得也。至於鰕蟹蟶蠡諸類。全境中皆所不生。

草木

苜蓿黃蘆[illegible]句哀。席萁曾借馬班才。須知寸草心堅實。堪並瑯玕作貫材。

王昌齡詩。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塞外多黃蘆。信然。其狀在蘆茅葭竹之間。深二三尺。色黃。凡鹻灘遍地叢生。牲畜喜食之。其次惟席萁。一名塞蘆。俗呼芨芨草。即漢書所謂白草也。生沙土荒灘中。或與黃蘆錯雜。春末發荄於萌。每叢百數十莖。高五六尺。莖葉穗花。宛如芒草。惟莖堅光澤。尺許一節。以之編覆氈席。雖粗甚牢。漢書五行志。檿弧萁服。註。服。盛箭者。萁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即謂此也。到處有之。南路清水河者最嘉。大者可截爲箸。飾以銀。頗新雅。數十里灘中。一望皆是。中有一莖。心尤堅實。能沈水。採之以入貢。託根詭異。如芙蓉之茶。歲易其處。披尋始得。謂爲瑤草可也。苜蓿。野生者少。各處渠邊。暨田園中隙地間有之。餘皆專因芻牧。收子播種者。牲畜喜食。易肥壯。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實來。天子命植之。內地之苜相同。嫩時可作菜食。味清爽。即薛令之所吟先生盤中物也。

自古龍堆草不生。牧童爭趁水邊程。湖中蘆荻供多用。風度遙吹犢背聲。

流沙枯土。概不生草。凡有萌芽處。必附近有水。地尙潮潤耳。水邊間有紅蓼。或淺草纖苗數植。蕭滌清流點綴原隰。自皆不可多得。惟芨一種甚細。低洼泥沙地。遍段生之。深二三尺，黃白色。呼爲冰草。因常於秋後刈之冰上者。可以供牧放。並儲備冬春喂飼。其利畜不在苜蓿下。肥地有野麻。高四五尺。一窠數枝。開紅花。可取麻爲繩。並織布縫袋以盛物。又馬蓮似蘭而窄。質柔厚如菖蒲。深尺餘。密帶成叢。零是苜野。牲畜不食。爾雅。蘪蓶。疏、狀似蒲而細。可爲履。亦可綯以爲索。與此適合。未知是否。蔫與內地者同。沙土中間有之。其餘草類不概見。蒼茫野望。所目睹而成色者。冰草與黃蘆芨芨而已。唐書謂高昌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未詳。高昌今吐魯番。花可織布者惟棉。別無所見。豈唐時尙不識棉耶。凡草叢之下。空處仍是赤地。非若南方土潤。更有貼地如茵者。望之千里一碧也。至於湖池與平川卑濕地。則蘆葦生之。南北兩路。幾處成林。輒長數十里。大者徑寸。剖之可織席。凡鋪熱土炕。及一切雜用。皆賴之。其蓋屋多用蘆竹。厚鋪於椽以承泥。較之芨芨編席。工省而用同。亦能耐久。漢書謂多葭葦白草。信以此兩種爲特著歟。新疆境內除地畝分種各管外。凡山川物產。槪屬之公。取用不分畛域。

紅柳花妍莫可儔。白楊風慘易悲秋。蕭蕭落木榆關冷。最動鄉心倚戍樓。

紅柳、高不過五六尺。大者圍四五寸。葉細類柏。色似藍而綠。開粉紅花。如粟如穗。有似紫薇。嫣然有香。木中之最脆者。皮色紅光潤而貼。削之更現雲紋。每枝節處。花如人面。耳目悉具。性堅結。西人用作鞭桿。據云。飲畜提於水。能開毒氣。倉山詩集中。有某公見示紅鞭。云出哈密者。即此。枝餘可編器。細種若藤。將之皮脫而白。能經久用。沙土長窩中。往往生遍段焉。白楊葱蘢無曲。枝極稠密。附幹直上。無離披歧出者。狀甚擺。高者十數丈。望若撐傘。圓勻挺秀。皮多白色。葉薄而稍圓。回人賴爲材用。惜欠堅實。自生者少。每於人家屋側。或營鬨城市間。偶見數株。皆排列整齊。大都栽植使然也。多者莫如胡桐。南路如鹽池東之胡桐窩。與南八城之哈喇沙爾。瑪拉巴什一帶。北路如安集海。托多克一帶。皆一色成林。長百十里。其狀多彎曲臃腫。不能成材。葉類似桑。三四月開小白花。與內地之桐。迥然不類。大者亦成合抱。而心多空腐。擇其堅實有花斑者。作馬鞍亦嘉。液流至地。爲胡桐鹼。可發麪。回人並合羊脂爲胰。辨衣較洋鹼尤潔。其枝間凝結之脂。即本草胡桐淚也。漢書注、胡桐似桑而多曲。蟲食其樹。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銲金銀。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即謂此也。哈喇沙爾之孔雀河河口。泛流數十里。胡桐樹雜古幹成林。倒積於水。有陰沉數千年者。若取其深壓者用之。其材必良。槐與榆間有之。狀與內地相同。榆係大葉一種。非嫩芽可食者。槐於五六月開花。回人亦摘取曬乾。以染布帛。新疆東望榆關。北有榆谷。而榆究不多。各處偶見數株。狀同內地。惟辨其性質較細而結。紅色類櫻。有莢錢。回人亦食之。沙灘之中。生瑣瑣柴。爲滇地獨有者。高四五尺。圍不過數寸。屈曲若槍如樹根。皮白葉閒。性若朽脆。折易斷而無跡。拔之根即隨出。宜燒爲炭。甚堅結。久爇不消。炙之有力。

作柴則無燄。柴與炭燼後。灰中有鹼成塊。見慣皆棄之。鹵灘中有茅柴名駱駝刺。高僅一二尺。每叢成堆。葉背厚多刺。甚棘手。嫩時駱駝食之。因名焉。博克達山峯頂。有小樹一種。盤於崖嶺中。小者若箭。大或盈把。皮色略黃。光淨勻膩。如紙而牢。如綢而薄。累數十層。揭之如縐皆聯而不黏。去皮則潔白堅潤。加以磨礪。酷似象牙。剛柔相兼。黃楊弗及。微有心。刺針可入數寸一節。通之若竹。余得之山僧。枝葉未見其狀。採者惟無意間能遇之。土人不能名。呼爲千重皮。一曰即降龍木。舉宋時演義楊家將之事以實之。恐出附會也。

千尺喬松萬里山。連雲攢簇亂峯間。應同笛裏邊亭柳。齊唱春風度玉關。

天山以嶺脊分。南面寸木不生。北面山頂。則遍生松樹。余從巴里坤沿山之陰。西抵伊犂三千餘里。所見皆是。大者圍二三丈。高數十丈不等。其葉如針。其皮如鱗。無殊南產。惟幹有不同。直上干霄。毫無微曲。與五溪之杉無以辨。昔遊博克達山至峯頂。見稠密處。單騎不能入。枯倒腐積甚多。不知幾朝代矣。巴里坤松樹塘山中。並有二株。用大鐵鍊拘連其上。蘇久剝蝕無銘。未詳其原。抱樸子曰。山中樹能人語者。其精曰雲陽。歐陽梅臆天山賦及此。鄒乙園注云。今巴里坤間亦有之。然則所拘者。必此怪也。松皮可作玩物。雖於兩般秋雨盦集中。見浙江某君以西域南山松皮微詠。比以平易疑好事。及出塞見厚者尺餘。截之爲假山。紆案頭。數片老龍鱗。幽峭天成。如羣峯聳峙。始嘆爲奇。某君所謂南山。即巴里坤呼天山也。若夫平地大小水邊。暨屋舍左右。則宜於楊柳數種。或叢大枝昂。或垂條搖曳。而飛花舞絮不概見。土人於枝餘粗大者。畫之以俟再發。備材用也。平地樹木原少。凡有人煙處。又爲賊所砍伐。根株幾絕。左文襄公檄飭湘楚諸軍。各於駐處擇低洼閒地。搜折樹枝。排插爲林。方及數年。已駸駸乎蔚然深秀。民甚德之。皆榆柳也。北路圖爾圖之西。境無居民。河灘數十里皆柳。水深淺處。隨地自生。大者圍二三尺。枝柔葉細。與常種相若。五六月開大瓣白花。宛如木槿。漢民附近者。往摘之。陰乾售爲藥物。其性涼。暑天烹茶飲之。能解熱毒。每觔值銀數錢。此爲各處未有者。當另成一種。古之回人好種樹。令柳眠橫長。起伏蟠旋。往日南路洋薩爾。有古樹一叢。大者十圍。垂陰深暗。皆蟠柳一株。發出之枝也。老幹離土二三尺處。有眼孔。中出清泉湧噴。甘芳如醴。人皆頌爲靈泉。而於樹亦尊之若神。未悉何人手植。又烏什城之西南四五里。有蟠柳繞幹發出百餘枝。高者十數丈。古峭縱橫之狀。無所不備。中抱澄潭。隆冬不凍。有索特胡瑪雜爾在焉。猶華言廟也。回人謂自千年前。有和卓木從溫都斯坦來者。居此種樹誦經。潭中多蛇。旋即盡去。余按所云。和卓木則是。若年代地名。恐皆相傳訛誤。當即瑪木特玉素普。始遷時之遺蹟也。

土產

土厚能令百寶生。金藏五種辨分明。夜來識得山中氣。裕國須從此內爭。

產金以于闐爲最。自于闐行三日程。爲小金廠。行七日程。爲大金廠。皆出大瓣金。次之葉爾羌所屬之伯得爾格乾竺特色呼庫勒等處。皆產黃金。哈喇沙爾出赤金。城西北二百餘里爲白扎。再四百餘里

爲紅扎哈產金處也。又于闐縣西北百餘里。地名破城子。城無遺迹。皆沙灘。凡至其地。無心拔之。輒得金物。吐魯番西四百五十里。地名庫木什。回語謂銀也。其山產銀。唐人呼爲銀山。和闐所屬之塔瓦克。出銀礦。向什徵銀。近因人少未採。庫車北行三百數十里。大山中出金箔銀箔。其地大寒。人不易去。阿克蘇北面大山沿邊。多產紅銅。庫車東北六十里。名銅廠莊。亦係採銅處。又北五十里。地名齊水奇塔什。又西北二百餘里。鹽山之側。此兩處皆有銅礦。齊木奇塔什。並出鐵礦。英吉沙爾東南三日程。其山產鐵。即漢書所言莎車鐵山。又特穆爾圖淖爾。地以產鐵得名。特穆爾者。鐵也。阿克蘇所屬之山。並有出鉛者。漢書謂龜茲有鉛。彼時屬在龜茲耳。往年賦額。葉爾羌歲徵黃金。共一百十九兩零。和闐歲徵黃金八十兩。又額糧內有折收普兒者。以黃金再折每普兒一百七十八文。折交黃金一錢。歲共收金三十兩。各項金數。隨玉進貢。阿克蘇地方。每年交納紅銅四千五百餘觔。庫車交紅銅七百三十觔。賽里木、拜城。共交七百五十觔。此備鼓鑄錢文之需。阿克蘇並交納黑鉛三百觔。因製造鉛九也。以上皆出南八城。非北路所有。大抵土山之氣發於外。故草木生焉。石山之氣蘊於中。故金玉生焉。天山南面多石。上無樹木。氣斂於金玉。北面多土。故山頂皆松萬峰蔥鬱。無怪乎金玉稀少也。惟大河沿以上。西亙一山。低長而多石。余在五臺道中。於天未曉時。從對岸遙見山巔無人之境。突然似火非火。光芒四射。燄長丈餘。精采奪目。疑之。僕夫告余曰。此金光外放也。逾時始收。據其外耀者測之。其中藏之富可見。又烏魯木齊山下有金穴。不甚深大。約北路亦有幾處。可採而得者。特無人留意耳。

玉擬羊脂溫且膩。崑岡氣脈本來殊。六城人擁雙河畔。入水非求徑寸珠。

玉出崑岡。自來論玉者。統計中外。以和闐爲最。出雲南者次之。雲南之玉。或翡或翠。或粉白。雖各極其妙。而其質猶粗。非若和闐之溫潤而細膩也。潔白無瑕者名脂玉。以其酷似羊脂。擬爲上品。其寶光蘊藉。色足十分者。則又無上上品也。灑紅皮者次之。青山者又次之。若玉拉里、碰子石等稱。則碔砆欲混者也。玉雖崑崙所產。究不能登山採之。皆在離山數百里處。深入於河。淖中摸索。是玉是石。出水始知。唐書謂于闐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未知驗否。其璞與雲南所出不同。雲南之璞。外如火石。極粗澀。剖之方見精采。和闐之璞。皮與內不相遠。一睹可辨。惜得之甚難。出玉之河二。一玉隴哈什。一哈拉哈什。玉隴哈什者最嘉。哈拉哈什者次之。每逢桃花水發。雪浪未來。及秋色澄鮮。河冰未凍。定爲兩季採取。其後添採哈琅圭、塔克兩山內。亦按春秋爲期。又添桑谷樹雅山內。秋採一次。五處所得難定。儘數交納。爲正供焉。民間採者亦多。近年各省有人。什在彼雇工撈索。往往擲千金。未償片玉。難得愈見可貴。然復有一採便得。或重纍數兩。而價值千金者。運爲之也。河之有玉。不定爲山水衝下。和闐城東南六十里。爲小暖馬地。再六十里爲大暖馬地。兩處產灑紅皮脂玉。在沙灘中掘取。當是生長其間者。漢書謂于闐出玉。又謂莎車國出青玉。莎車諸玉者。今之玉拉里各種是也。品類高下不一。色雜碎者有之。皆尙腴潤。若所云鄯善出玉。未聞其地。惟哈密大戈壁中。馬蓮井子出白石。似玉而粗。堅滑之美者。製器光澤。久用則色敗。但呼以地名。輕之也。考漢之鄯善國。東接陽關。馬蓮井子。正當

陽關西北三百里。大山環其外。當時必屬鄯善。出玉當是指此。北路瑪納斯河中。搜尋亦可得玉。色白而有翠。類乎雲南所產。嘉者亦明潤可觀。不常有。磴子石、出南路。此種甚多。白而細者混玉。亦珍物也。崑崙多寶石。如金星石。藍寶石。硇砂。紫英各種之外。尙未曾見。至籍載金剛鑽。有大如雞卵者。此無價至寶。何可易得也。又聞有冰晶。係萬年不化之冰。所凝結者。用作眼鏡。妙不可識。惜難往取。按唐順宗初。拘彌國貢長堅冰。貴至京師。潔冷如故。炎暑赫日不消。崑岡之冰。其成晶也亦宜。若魏文帝時。燉煌獻徑寸大珠。未知從何處得者。特亦偶然事耳。

沿崖洞穴長青煤。石火能供萬戶炊。更有泥沙成寶物。居民搜採北山隈。

天山南北。皆有煤穴數處。大都塊如石。其性極嘉。即如哈密三道嶺所產。在老窰者。猶有煙中之悶人。新窰更勝數倍。隨鑿於地。燒之引火即燃。無煙氣而有長燄。經久不燼。北路迪化一帶。有煤炭。藍炭煙炭三項。煤炭運哈密所出者不遠。煙炭多油。片紙可引。如燒松脂。力拱不能熾。濃煙薰物即黑。室與廚皆不宜。另由土窰閉燒。除煙則成藍炭。盤之類沙缶而堅結過之。其色藍。燒以泥爐。燄長力大。尤能耐久。皆一方生活之寶也。庫車城北五十里。齊木奇塔什山內。產物獨多。鐵礦、銅礦、煤炭外。並出白礬、硫黃、硇沙等項。硇沙有紅白二種。可廣取之。但皆鹽硝。雖售而價賤。遠不若竅中所出。更有嘉品。可以配眼藥。瑚厚翳。較黃金尤貴耳。硫黃入藥。西產者最良。道遠不適於運。阿克蘇境內亦有之。循例與餘硝並徵。用備火藥。又塔什密里克之西南兩日程。特列克地方產玉沙。爲攻玉所必需。非此不能磨琢。中外玉工。取資於此。採運之利不少。但西土出者。宜於西玉。以治雲南玉。其力略遜。

靈苓先去問蚪松。五月風和鹿養茸。山峻自多奇異草。靈苗知在幾層峰。

回俗不用醫藥。故無人入山採取。然萬壑千峰。其中藥物之多。概可想見。天山數千里。皆松茯苓。自當不少。且凡有鹿處。必有靈芪靈芝等項。鹿交必食芝。芝無定狀。惟鹿能認。其平時所食者。皆靈芪補劑之苗。鹿茸之補。非關夫血肉。關夫所食之物。元氣聚歸耳。故養之於家。同一解角。而茸不足貴也。余遊博克達山。適當盛夏。所見各草。多不能名。據之當爲藥苗。著名者大黃。近年西洋購買。視爲珍物。採運販獲重價。阿魏、亦天山所出。因用少而不行。平地家植者。北路有枸杞。顆大肉豐。全然無子。紅色鮮明。甜潤若蜜。較中衛四百戶者尤嘉。當推極品。名烏垣枸杞。出烏魯木齊滿城內。惜種樹之地。僅廣數畝。每年收摘。不過數百觔。南路種紅花。往年哈什並入額徵。歲以三千數百觔交納。性色俱良。其爲藥爲染。與西藏產者無異。野地所見。甘草、蒼耳爲多。木通亦多。大黃若蓯蓉、鎖陽。皆突起於沙灘。無根苗者。麻黃一項。宜生沙土。長窩。常數十里無間。雖時大泉各局。儲備柴薪。堆積者僅此一色。粗賤之藥。進從遠遜。皆置之不顧。近來內地有人在彼採賣者。天山之雪蓮。其狀已述於雪山句中。次之有催生草。苗細似秧針。深四五寸。微有莖。若麥冬。據稱以公母配對。服之催生神效。未知若何。按周文時。康居國獻浮萇草。食之宜男。當另是一種。又漢武時。月支獻活人草三莖。人死以草覆面即活。此等異草。更無人知。其餘藥物。當漸有能識者。入山採掘也。天山之鹿。夏至解角。與關東者不同。而性亦別焉。彼補陽。此

補陰。彼補氣。此補血。彼急而燥。此緩而和平。老年與婦科食之最宜。取茸之期。前後只一二日。路早則血力未滿。路遲則毛粗而角老矣。關茸宜小。西茸宜大。有每架十叉以上重數十觔者。珍貴物也。

險隘

天山

天山六月度蹊蹺。鼓角聲疑雪雹隨。幸繞迴欄三十六。裂崖猶免墮深危。

天山過嶺之路。正在幹嶺過峽處。故嶺首猶山腰也。山中最寒。冬月過之。人所準備者。尚有墮指裂膚之患。若夏日忽然風雪。行人原未料及。以致凍斃者常有。往年山行多忌諱。宜悄靜。若大聲長呼。或軍行吹角鳴礮。縱當炎日。雪雹立至。幾如隆冬。光緒初。各軍出關。余時在哈凡。遇過嶺者。皆囑其預防暴冷。且告所禁。卒有不信忌諱。致遭奇難者。響應殊不可解。自東而來。從哈密一百二十里。入南山口起。峽中行上坡路四十五里。登至嶺首。尚無險。惟下嶺之十餘里。係直壁。崙身無所攀援。勢陡峻。雖時天山不通車。下嶺路窄。危懸於壁。秋後積雪。不知其深。偶失足。即墮落直下。孤行之人。固無所施。即有伴侶。非長繩縋引。亦不能上。手足凍僵。愈掙愈墜。遂埋雪中矣。光緒元年。張中丞暫駐哈密。即飭所部嵩武軍興工開山。迴繞三十六盤。以舒其險峻。寬一丈五六尺。並刊木爲欄。宛轉遮護。自此若坦途焉。

松樹頭

登山瀕海復登山。越嶺南行路最難。三十里程雖峻阪。往來車馬足蹣跚。

松樹頭係三臺海上。諸峰過峽處。一小嶺也。高不過二三里。登之非險。險在過嶺而下。較天山加倍。緣自大河沿入山起。二百五十里。漸上而來。高於不覺。乃以數日所上者。一瀉直下。路便危矣。嶺首至峽底溪邊。二十餘里。中多陡立。車行至此。卸驂前轅。僅留轅馬。並用繩挽住。緩緩放之。轅馬頗仆幾斃。幸每行一二里。小有平坡。可憩足。其自下而上。車馬更見難行。

果子溝

溝出峰頭險鑿天。迴旋四十二橋連。此中素號神仙窟。巖壑陰森果實鮮。

松樹頭下嶺。爲果子溝。即塔勒奇山峽。兩山聳峙。中夾一溪。寬處不半里。狹數丈。清流急湍。響震山谷。元太祖之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開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行車。沿溪而下。忽左忽右。蒼巖牙錯。以故十步之間。循環屈曲者。其常也。自嶺底至峽口六十里。其中曲折崎嶇。莫名其險。今并爲四十二橋。歸伊犂鎮標經理。日派弁兵數人。馳馬梭巡。扶其敧塌焉。峽之上游。深邃不可知。聞往昔有人探入。未窮其源。修煉之士。棲止巖穴者。不知其歲矣。兩山果木叢陰。別有天地。咸以爲多仙蹤云。

阿哈布拉

關鎖銀山一道開。長溝盡日夾崔嵬。征人別有奔馳苦。爲怕千峯瀉水來。

數千里回疆。於哈喇沙爾之東。一關深閉。丸泥可封。形勝莫能殫述。路極險。自蘇巴什之東入山起。約行七十餘里。至阿哈布拉。再六十里至桑樹園。八十里至榆樹溝。上下二百餘里之間。兩山壁立。中以

溝通。天光若虹。一綫微露。溝之狹處。纔丈許。邵陽易仲濬蠡齋。曾題一綫天三字。於阿哈布拉路旁。鐫之石壁。嵌窾如斗。溝中惟桑樹園地方。尚有岔路兩處。左通海子。右即蘇巴什小路。餘無別徑。途行至此。須迅速經過。勿稍停憩。因其大山深壑中。天陰颳雨。水集傾瀉。會流於溝。行旅不能預知。陡漲奔騰。深或數丈。車馬一衝而去。無可趨避。洵畏途也。唐書稱爲銀山道。西距哈喇沙爾城三百餘里。

冰達阪

天邊穆素閃星躔。十里崚嶒駐足艱。費盡五丁開鑿力。水晶簾上勤蹣跚。

冰達阪即穆素達阪。係厄楞哈必爾罕大山之嶺。天山之分名也。回語謂冰爲穆素爾。謂嶺爲達阪。在阿克蘇東北三日程。自此穿山開路。捷通伊犂。僅千餘里。山勢雄極。雖崖險峻。無路可登。嶺係斷峰低處也。上因有水流出成冰。結成山體。深厚莫測。每日撥民夫二十餘名。於冰上鑿蹬爲路。長七八里。凡度嶺。人與馬皆用繩繫而牽之。緩步挨進。冰多震動。時拆裂。深或數丈。望之戰慄。此路余未身歷。聞異景奇險。有難名狀者。阿城至此入山已深。南之山削立如垣。隔阻陽氣。故嶺皆純陰。下有谷壑。累巨石。有水從石下湧出。時或力猛。凝激冲石上。翻水隨汎濫。人行冰上。足顫眼花。而奔泉懸瀑之聲。又上下吼鳴。驚駭耳目。甚至暴風狂雹。猝然交至。失墮可虞。是棧道劍閣之險。不足道矣。近山安設居民百二十戶。免其納糧。專修此路。唐書謂跋祿迦。即漢姑墨國。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即指此處。余意冰嶺之路。漢時已爲要道。非闢於近代者。據漢書烏孫公主遣女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歸過龜茲。龜茲王因求婚。留不遣。然則自京師至烏孫。而必取道龜茲。其過冰嶺無疑。且果子溝之路。開於元初。縱令當日勉強能行。烏孫由彼處過嶺。北達匈奴。循天山北而東下。再度嶺南行。橫至玉門陽關。以轉入中國。未免繞道太多。故古之西域雖遙。當時能通道陽關。由鄯善且末前進。則中國自蘭州過黃河後。計至龜茲七千里長途。若溯一川直上。反走附右之匈奴。猶被天山隔斷。其自中國至烏孫。雖更當冰嶺以外。路增千餘里之遙。亦不過如山居景象。來往比鄰。從村口進至村頂。越過山坳便是耳。

雪海

雪海深沈不可知。瑩光六百射天池。夢中記否山頭路。鴻爪須防失墜時。

冰達阪北行九十里。有雪海。圍五六百里。適當雪山冰嶺之中。一片純陰。積雪終歲不消。其深莫測。路迷亂易失足。人猶可上。若騾馬陷入。愈牽愈下。計無所施。地苦寒。草木不生。鳥獸絕迹。惟一種神獸居之。非猿非狐。行旅見其蹤而循之。不至迷失。又有神鷹。凡失路者。聞其聲往。即之得路矣。皆生長雪中。與百獸衆鳥有異。當即山靈所駆使者。乾隆間平定回疆。開修達阪。使通南北。經尙書舒公具奏。每年致祭山神。列入祀典。又自葉爾羌至和闐。路多流沙。無跡可辨。莫知向往。全賴鴿子引導。其地野鴿數百。每日散撥發戍例。節節羣飛其間。鴿雖因食往來。而其必循正路。不繞左右。並不飽颺他適。亦見百靈効命之奇也。此與甘肅署守庫鴿子相同。

古蹟

陽關道

徒古陽關客恨多。樓蘭鄯善記先過。桑田今已淪成海。不問瓜沙路幾何。

陽關、在沙州衛西南。今燉煌縣西一百二十里。地名紅山㟁。即其處也。關無遺址。掘之土中。猶得古碑。漢霍去病破走月支。開玉門關。玉門亦在沙州之西。一統志。謂在瓜州西北十八里。今瓜州城尚存。距沙州二十里。沙州駐有參將。皆燉煌縣境也。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自玉門陽關出。原有二道。一從鄯善傍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一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至疏勒。為北道。按車師前庭。今土魯番。是古之北道上游。即今往南八城通衢。舍此無路可入。其南道係從鄯善傍南山。隋書、鄯善在羅卜泊之南。羅卜泊。即蒲昌海。即今之羅卜淖爾。其東北為樓蘭國。史記大宛傳。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亦即蒲昌海。又名牢蘭海。牢蘭。即樓蘭也。又漢書。鄯善本名樓蘭。因漢使相望於道。歲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致遮殺漢使。後傅介子斬樓蘭王。立其弟尉屠耆。更名其國為鄯善。樓蘭鄯善。固一國而先後者。但又謂樓蘭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鄯善國王治扞泥城。扞泥、應在羅卜泊之南。則白龍堆適當其東北。雖是一國。究為兩地。是古之南道。必從樓蘭至鄯善。由鄯善至且末。隋煬帝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且末在今庫車南。惠生作左末。辨機作沮末。伽藍記云。自鄯善西至且末。一千六百四十里。計去于闐。僅于餘里矣。法顯惠生。皆從此道西行。惟元奘法師。從北道行。均於所記見之。兩道分於樓蘭。一循海南。一繞海北。北道遂而南祇過半。唐貞觀六年。焉耆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按高昌指土魯番。即北道。大磧道者。南道也。是古時來往。碁蕃以西。皆以南道為便。其至伊吾等處。亦必由鄯善分路。後漢書云。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

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為西域門戶。金滿城者。今之烏魯木齊。當時前往山北。是由達阪城過嶺。為大路。所載里程尚合。惟伊吾係由鄯善東行。高昌則正接鄯善之西。概謂北通者非也。漢時西域。自玉門陽關外起。原有蘭樓、姑師、鄯善、婼羌、尉犂、且末、小宛、山國、精絕、戎盧、扜彌、渠勒各國。以接于闐。迨後辨機云。自于闐東行。以至樓蘭。漢之渠勒、精絕、戎盧、小宛諸國。皆湮沒無蹤。竟淪入瀚海。滄桑之變。一至於此。但爾時內關近地。本係沙磧。即為龍堆。隋唐皆稱大磧。婼羌、渠勒諸國。俗事遊牧、而抑穀別國者。大抵其時荒沙大野中。尚有水草成區。可供牧放。因國焉。後因流沙日甚。漸廣且深。以至遊牧亦不能棲。況幾歷紅羊。一變而為城郭耕種之族。自此大漠全廢矣。今稍斥堠。不復能辨。

敦煌碑

銘勒豐中太守功。崑山片玉擬青銅。至今蒲海波澄靜。一讀摩挲立晚風。

西漢河西四郡。極西為燉煌。有太守紀功碑。在今巴里坤城西關聖廟中。青玉為之。高八九尺。寬三尺許。厚尺餘。璞質未經磨琢者。相傳蒲類海之水古常溯至城邊。自還碑於此。海水始靜。遂名鎮海碑。上

鐫漢隸。蒼老遒勁。惜玉末琢平。迹欠清朗。讀者皆謂。搨本能辟水火風波。果文字有靈。與其文曰。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蠲四郡之害。邊竟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

望鄉臺

關心詢問望鄉臺。去國離情最可哀。山色馬騣何處是。西風惆悵女蘿隈。

天山有望鄉臺。莫知所在。宋史。外國高昌傳。次歷阿敦族。經馬騣山望鄉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大約在哈密一帶。山頂卒峰。執號馬騣。屢詢之而未得耳。

沙南侯獲碑劉平國碑

漢代邊臣歷著勳。幾行蝌蚪拂塵雲。復傳煥彩沙南碣。新識龜茲石壁文。

沙南侯獲碑。勒在天山煥彩溝路旁巨石。煥彩溝者。哈密南山口之峽中也。紀漢永和三年六月事蹟。計二十餘字。點畫模糊難辨。搨本已傳。劉平國碑。踰千七百餘年。至光緒己卯始出。在賽里木東北二百里荒崖石壁間。當武軍統帥張公聞之。遣人拓歸。得點畫完全者九十餘字。烏程施筠甫孝廉。考而跋之。文稱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漢書。龜茲國有左右將。左將軍、即左將也。紀永壽四年八月。後漢桓帝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改元延熹。此稱四年。遠未奉詔也。作頌紀功者。京兆長安淳于某云。余復聞拜城一帶有二碑。一在山下。一在田野中。未知其詳。按唐書。貞觀閒。交河道大總管侯君集。降葉護於浮圖城。以其地為庭州。焉耆請歸高昌所奪四城。留兵以守。君集曾勒石紀功。又貞觀二十一年。討龜茲。以阿史那社爾為崑山道行軍大總管。旋破五大城。男女數萬。遣使者諭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亦勒石紀功。二碑皆在南路。又原龍三年。楊公何為大都護。有龍興西寺二石刻。紀其功德。此在北路。皆未得見。又聞烏魯木齊南山谷中。有勝境一區。相傳為唐僧遺蹟。中有二碑紀其事。未知若何。

輪臺

古戍輪臺動遠愁。城頭夜角漢唐秋。山河一統遺陳迹。雲畔郵亭冷黑溝。

古輪臺。在北路阜康縣西六十里。今設黑溝驛處也。跨博克達山之麓。勢踞高坡。遠能眺望。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輪臺縣。大曆六年置。有靜塞軍。岑參輪臺歌。羽書昨夜過渠犂。單于已在金山西。渠犂、謂今之古城。蓋彼處沙磧有路。北達金山。以至單于地耳。然按漢時輪臺。原在南路布古爾。漢書謂據兩關後。自燉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又都護治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自以哈喇沙爾城西六百里之布古爾為輪臺。西距龜茲三百里。其都護所駐之烏壘城。在今庫爾勒之北。東南僅百餘里。至哈喇沙爾。渠犂即在其處。故都護與田官近。大約輪臺者。卡倫之稱。渠犂者。屯種所宜。漢用兵於山南。因以布古爾為輪臺。葱嶺之險。大有可據。而哈喇沙爾素稱西域適中。土宜耕種。故屯田於此。唐之患在山北。因以阜康之黑溝驛為輪臺。地踞高坡。五單于牧於一望。而古城一帶。土肥地廣。故於此屯種焉。後世皆言北路

輪臺。而忽於南路者。因岑參一歌而顯。且北之輪臺。地質淒涼。與南路迥別。今尤城垣盡廢。絕無居民。僅有郵亭驛使。守候檄傳。寂寞山坡而已。坡東而來二十餘里。亂山叢雜。穿走深溝。下坡西上。始有平原沃土。廬舍相望。三十里至古牧地。再四十里至新疆省城。一說烏壘城在賽里木東北境。按與渠犂太遠。距龜茲不如此近。即如漢書所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者。猶誤也。

耿恭井

疏勒城中古井深。飛泉千載表忠忱。一亭碑護泳淵鑑。大樹長留蔽芾陰。

後漢耿恭。因匈奴圍攻疏勒。壅絕澗水。遂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再拜。泉忽湧出。所拜之井。在今喀什噶爾回城內。井不甚大。至今清泉長湧不竭。近日搆亭覆之。上有古樹。垂陰滿地。

天山碑

豐功又見大唐年。姜威高聳峻嶺巔。卻怪登臨剔蘚讀。來風雪忽漫天。

唐貞觀十四年。左將軍姜行本破高昌。勒石紀功。碑在哈密天山嶺首。回人名其地曰庫舍圖達阪。譯言碑嶺也。初掩於榛莽。同治間。哈密辦事大臣文麟公。派弁勇開修嶺路。建關聖廟於上。與碑近。並搆亭而護以欄。文七百餘字。楷書遒勁。已見於金石之錄。爾時多忌諱。過者謁之。輒風雪驟至。未知山神呵護之靈。抑別有怪物憑依也。

沙壘

霧裹轅門似有痕。浪傳四十八營屯。可憐一夜風沙惡。埋沒英雄在覆盆。

天山嶺。北與松樹塘對峙處。曠野皆沙山。沙壅成堆。大者如屋。望之若北邙、纍纍然不勝數也。每值天陰昏闇。或細雨溟濛。無意間。彷彿萬竈鋪牀。旌旗轅門。若隱若現。相傳古有四十八營。過此暫駐。忽一夜大風猛烈。全軍覆沒於沙。或云係唐時事。談者多出演義。未敢據信。但沙底埋冤。容或有之。聞唔巴里坤人。多述其異。並云某年有標兵送文報。赴蒙古頭臺。交驛行至沙山。天晚。馬困人倦。因見有營壘。遂借宿。納之兵因博徒。適過其呼盧。心熱。借資為注。博贏勝。積得五十餘金。換大錠納之懷。穩睡待曉。天明驚醒。始知臥沙堆中。尋憶夜情。駭愕良久。及探懷。銀錠果在。鬼魅之事。竟有實迹。聞者無不驚奇。

古戰場

萬古同哀野何涼。黃沙和骨接天長。不知多少忠魂哭。看盡干戈又幾場。

古城北坡。唐之沙陀國地。其北為白骨甸。即古戰場。曠野平沙。寬將二百里之遠。長則一綫沙流上下千里。李華所謂亙不見人。鳥飛不下。獸挺忘羣者也。古城為古之回紇城地。與金山東麓。南北相值。新疆由科布多往蒙古之路。係由此處北行。出城所過之噶法臺、蘇吉臺、拉克臺、鄂倫布等站。數百里沙磧。即白骨甸。自此再北。過鹵灘三十里。又小黃山七十里。渡河即抵金山。

古墓

一坏誰覓委沙車。翁仲凋殘倚墓斜。定是精英能不朽。幾番風雨衛泥沙。

葉爾羌城南三十里。有古墓一塚。堆已陷塌。墓前石人敧斜偃臥。眉目剝蝕幾盡。左右石馬羊駝。亦多殘缺。土人每欲發掘。輒為大雨烈風所阻。未詳葬此者為誰也。考漢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為漢外孫。多遵漢家儀制。此處古墓。或即萬年以中國之禮厚葬其母公主。亦未可知。

央哥塔什

傷心夫塔覓輕身。追望危巔痛隔塵。千古南豐同化石。寰中落落兩情人。

烏什城之西南三日程。地名賽闢爾拜。緣古有布魯特頭目名此者居之。後即以人名地。在大山深谷中。係通喀什噶爾之間道也。路北沙磧邊。有望夫石。色青白。高四尺許。形若回婦向南而立。土人名為央哥塔什。央哥、回語謂婦人。塔什、石也。相傳化石者。即賽闢爾拜之子婦。其夫日夜牧羊。屢見有金頭人。思捉之。歸以告婦。婦力止不聽。一日忽持鎗猛追。婦奔隨之。追至日暮。獸上懸崖。婦顧無路可躋。但立此以待其返。達旦覘之。反上危峰絕頂矣。愈四顧倉皇。能望而不能及。號哭三日。卒不復見。婦亦竟化為石。此與南豐故事同一至誠。中外古今。應並傳焉。至今石尚有靈。彼都人往往攜刀就石磨礪云。割肉食之。身健而壽。婦人並能多子。

香娘娘廟

廟貌巍峨水繞廊。紛紛女伴謁香娘。抒誠泣捧金鎗鎖。密禱心中願未償。

香娘娘廟。在喀什噶爾回城北四五里許。廟形四方。上覆綠甕瓦。中空而頂圓。無像設。惟墓在焉。四圍喬木叢陰。引水為池。環而繞之。清澈可鑑。近時彼都回婦。約於廟前新開八雜。以添熱鬧。八雜者。市鎮集場之謂也。以交易皆女流。漢人呼為陰八雜。在八雜之第三日。居然七日為期。與男子集場相若。香娘娘。乾隆間喀什噶爾人。降生不凡。體有香氣。性異篤。因戀母。歸沒於母家。其後甚著靈異。凡婦人求子。女子擇婿。或夫婦不睦者。皆於八雜日虔誠祈禱。其俗不用香燭祭品之類。但手捧門鎖。盡情一哭。並取廟旁淨土少許攜歸。調水飲之。聞往往有驗。

名勝

博克達山

千盤松徑步凌虛。海湧雲中登不如。更有孤峰還隔嶺。重重圍住列仙居。

博克達山。天山之一段也。自阜康南行十餘里。入峽口。寬只數丈。行半里許。則豁然平川。廣至七八里。兩山自幹巒橫出。西之脈勢低而路短。東則屹立如城。卒復逆行數里。大氣團抱。抄至西山之尾。交錯以嚴門。徑使北流之水。繞西而出。一入此間。已殊塵境。自此川行二十餘里。兩山忽近。中僅容溪。沿溪雜樹叢生。塞於澗底。岸無路。惟覓徑樹中。如此者十餘里。復稍開展。溪邊可步。再二十里許。則截然崇巒。橫阻於前。不復能入矣。但有樹流奔赴。從石隙中出。石千仞壁立。一隙端直若劈成。寬二尺餘。下平

於溪。遠約百餘丈。望之如復嶠小巷。水出勢寬。瀠洄湍急。洞天異境。耐人流連者也。溪流大旱不竭。山外數百里。士田人民。賴此滋養。山神多靈。乾隆間列入祀典。名羈嶺山。但歷來望祭而不能到。惟喇嘛諸人。從隙涉入者間有之。光緒七八年閒。擬建祠山中。時楚軍一營駐阜康。始乘暇於石左刊木鑿山成路。紆迴數折。約二三里。達於層巒之半。復繞右轉入下小坡至溪邊。即石隙之上游也。過溪再上五六里。遠聞空中聲若殷雷。及上危坡俯瞰。其右則小海在焉。其南崖有瀑布。係山頂海中之水。穿山流入小海處。傾瀉沸騰。聞於下界者也。路右新構一亭。瀕懸崖下臨小海。望之驚懼。左轉逕上重巒。勢極且遠。緩登至頂。則平坦廣闊。再一二里。抵海邊矣。今建祠於岸。面海南向。祀山神龍王。招僧持之。海寬而前望頗長。以余概計。東西僅數里。南北不及二十里。而山僧云周百餘里。大約左右兩山之後。海汊尙深耳。北以峰頂長坪爲岸。其餘三面大山環之。東之山略低。西峙長岡。今亦搆亭於頂。開路於萬松之巔。危斜直上。計十五里。其南面尤高。勢若列屏。正當神祠對岸。山中寒重。五月登至孤亭。必衣棉服。然此時海上之山雪消已盡。野草皆花。獨南山外秀出一峰。純乎雪色。尖勻若削。聳矗雲表。此方爲博克達山之正峰也。自古不通人迹。聞楊果勇侯征西時。曾遣人探入。輒爲猛獸所阻。今雖能至於海。再無從向前。近有僧人裹糧越險。繞至對岸山巔。望其形勢。據云。此峰突起谷中山之下。周圍平廣若川。無所連屬。羅城四繞。萬岫摩天。皆危巖絕險。距彼約有二百里。然自海上瞻之。則宛如面前。隔山能見。已著其高。地復遠離。更不知較海岸前山高幾倍矣。相傳爲達摩祖師修煉處。夜望峰頂雪中。時見有燈。議者以爲佛光奇哉。考達摩祖師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剎帝利。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念東渡。且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遍光於彼。遂囑弟子般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所稱修煉。及佛光之說。均屬有因。但神僧傳謂初祖菩提達摩大師。自天竺泛海至金陵。與梁武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折蘆渡江。潛回洛陽。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如果自天竺已履博克達山。則至中國何須泛海。指月錄並云。泛重溟。三周寒暑。以佛法之大。南洋之近。說之。轉覺難通。至謂仍回洛陽。又似從西塞入關。先過洛陽者。究尙未辨孰是。又明永樂中。員外陳誠使西域。其言土魯番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萬塚。塚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水。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石青黑。遙望紛如毛髮。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土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土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群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徹灼人。四面峻壁懸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云。按土魯番正當博克達山之後。近地名勝。莫如此山。鑑出當是指此。但所稱在城西北百里。而博克達山是在東北三百里外。且彼羅後山。峰巒重圍。未聞有路可入。余自達阪城經過。後繞山已是一週。尙無所見。或者後山之後。谷中別闢一境。未及周知耶。後閱烏魯木齊南山中。有勝境一區。皖者盛稱幽雅。究莫能指其形勢。謂係唐僧遺蹟。並有二碑。荒於榛莽。其地亦屬天山東與博克達山相連。西即達阪城諸山所環抱。按其所在。又屬土魯番城北三四百里。非西北百里也。且羅漢十萬所住。地必廣大幽深。斷不止一邱一壑。靈山之勝。未必即此。考靈山傳燈錄。釋迦佛在靈山會上。手拈一花示衆。迦葉見之。破顏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眼藏。即爲西天祖師之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據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爲東土之初祖。又靈鷲山爲佛說般若法華處。法華經文殊詣靈鷲山至於佛前。水經注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鷲鳥常居其嶺。故名。又竺法維云。是山青石。頭如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尙存。按阿耨達王合城。當在今葉爾羌西葱嶺山中。與阿耨達池近。爲天竺邊境。陳誠所述靈山。與此均屬不合。若以羅漢辟支所在。當是于闐。或誤作吐番。而又張皇其說耳。南八城近天竺。古皆佛教。伽藍之盛。不惜布金。於諸僧。所記見之。法顯佛國記。鄯善國王奉法。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西行諸國。言語不同。出家人皆習天竺書。並天竺語。西南行一月。至于闐。僧數萬人。多大乘學。城西伽藍。高二十五丈。國王安置法顯等於僧伽藍。洛陽伽藍記。魏神龜元年。太后遣比邱惠生。向西域取經。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有中國佛菩薩像。無胡貌。又捍麼城。有大寺僧三百人。金像丈六。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有辟支佛鞾。于闐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城南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邱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跣雙迹。寺中有石鞾。又疏勒國。高宗遣使獻釋迦牟尼佛袈裟。長二丈餘。入猛火中。經日不然。元奘記。焉耆龜玆姑墨文字。取則印度。伽藍各百餘所。僧徒少者數千。多萬餘。于闐王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西南牛角山。有大石崖。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近已崖崩塞徑。緣微諸說。足見古時信佛之篤。其中於陳誠所述者。惟于闐之牛角山大石崖。彷彿似之。且有羅漢辟支遺迹。備錄以待詢考可也。又水道記。葉爾羌城內東南隅。有古佛圖一座。高三十餘丈。回人名曰圖持。謂是將喇和台國人所造。注云。回語漢人曰和台。今尙然。大約此塔亦是古崇佛教時。其地國王所建。回人不識佛教。又無典冊遺言。得悉地方沿革。但知寺塔爲中國所有者。故歸諸漢人耳。附按和台二字。亦西北人所譯。讀爲合太者。其實當作黑噗。今彼中諺語。有黑噗好。口不好。通罡好。心不好。纏頭好。眼睛小之說。纏頭係自稱。通罡呼內地漢回。黑噗是謂漢人。蓋學漢語爲品評者。而和台之稱可證。今之南八城。久無佛教。概係回部。回所奉者天方教。彼中人並無出家爲僧尼者。各處伽藍。絕無遺迹。北路雖連崇古信佛之區。而喇嘛以外。漢民爲僧者亦少。近惟外來數人而已。博克達山之廟。初爲領款者所修。甚湫隘。時捐工開路者。長沙徐漢臣提軍。見短柱三楹。勢將傾圮不自安。因出貲於祠右里許高岡下。擇地斬木平基。鳩工另建一所。負棟之柱。圍期五尺。東向正殿九間。兩皆九楹。兩廂亦七間。而七楹山門悉具。宏敞堅牢。土木之役。雖多賚所部勇夫。而費亦不少。可謂好善樂施者也。但深山絕頂。二三僧人守之。且無力補葺。又未免失之大寫。

玉山

數出崑崙一朵山。晶瑩琢璧凍巖寒。天教玉質圓成片。朗朗遊行惜太難。

于闐東南六七日程。有一玉山。全無土石。峰巒洞壑。皆玉質結成。囫圇無縫。當即所謂羣玉山也。在崑崙之麓。由兕牙莊四日可到。惟地氣太寒。去必擇天而尋熱時。又恐大山冰雪忽消。衝出之水。陡深數丈。懸崖遶壑。無可趨避。故卒難往取。道光間。曾由崑崙山中。取大玉三塊。將運入都。旋以笨重不能推挽。過山委於路。現在哈喇沙爾之烏沙塔拉東北半里許。青色者重萬觔。蔥白色者重八千觔。小而白者。亦重三千觔。

鹽山

晶鹽山色日光烘。燦爛爭妍白間紅。想見嘉賓同味美。夜深頻覆玉盤中。

阿克蘇東北行一百三十里。有鹽山。遍山紅土突石。產鹽浮於土石之外。在山麓者色紅。山頂者色白。皆通明如晶。早晚斜日烘映。望之光采煥耀。顆粒方正。精如切成。稜壓結方寬一二分至數分不等。其味絕嘉。為天下諸鹽所弗及。晉書天福二年。于闐國貢紅鹽。即山麓所產者。酉陽雜俎。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為君王鹽。又名玉華鹽。北史。魏武帝賜崔浩水晶戎鹽一兩。即山頂所產之鹽也。又瑪拉巴什之巴爾楚克地方。亦有鹽山。路同。

鹽池

池上新深幾尺波。風吹日炙作鹹醝。瀰漫望眼渾疑雪。誤唱陽春一曲歌。

鹽池不一處。周皆數十里不等。哈密備南路西行六百八十里。地名鹽池。池深丈餘。在天山之陰。適當站口路旁。前往闢展。二百七十里。又烏魯木齊西南四十里。地名鹽池墩。在天山峽中。係由達阪城往土魯番大路。池在路右平野。又北路晶河之東五十里。沙灘廣野中。有大鹽池。周百餘里。在沙泉子大路之北二十里許。以上幾處。皆產白鹽。遍池堆深數尺。結成整塊。如枯礬。手捻即細。池中取之不竭。其味亦嘉。若泡水提熬。味與川鹽無異。因思鹽之為物。其產不一。阿克蘇、巴爾楚克兩處之鹹。產於山。皆堆積於峰巒。各池之鹽產於水。隨其水之深淺。風吹日曬。遍池皆是。若哈密之鹽。則產於南湖土中。掘土一二尺即有。皆枯塊易碎者。他如涼州白墩子之鹽。係平地築田注水曬乾掃之。山西河東之鹽。在黃河東岸。一綫計長四十里。水邊所產。淮粵之鹽。皆生於海瀾。而川之鹽。則又掘井數丈。汲水煎熬。而架鍋於地。穿穴得火者。天之生物養人若為按地均分。其奇異不可思議。

山洞

古洞幽深邃景昏。何年鑿破至今存。壺中可有仙居在。煙鎖東西峭壁門。

喀什噶爾城東門外。背高崖土壁。壁下有洞。名曰托米斯鄂占。洞有二門。一東一西。相隔里餘。其中忽高忽低。忽廣忽狹。甚黑暗。土人不敢深入。時有煙霧自洞口騰出。又城北五十里名土山。峰巒甚峻。其懸崖半壁間有三洞。土人名為玉舒布爾杭。曾懸梯視之。無異處。又圖爐克洞。已於祭祀句中述及。土人稱為教主大門人修昇之所。在喀什噶爾正北八十餘里。大雪山中。其山名闊爐克塔克。勢峻絕攀

援無路。亦有石隙。如博克達山奇境者。容步可入。盤旋而上。六七里許。至山頂。則豁然開朗。一片平岡。周將三十里。水清草茂。蒼松綠柳。果木之屬。自生其間。四圍峰巒崖懸。上有瀑布。注平岡為深潭。洞在西崖絕壁。口徑數尺。即圖爐克洞也。聞木梯猶有存者。可仰望而不能近。

風洞

深谷崖邊一竅開。洶洶若箭走奔雷。呼號亂捲長川石。算是乾坤鼓盪才。

庫車東北行百餘里。至齋木奇塔什大山。此山之後。崖懸若壁。壁間有小洞。口徑三四寸。出風一發即舒。瞬息千里。其聲大吼。人莫能當。

地洞

地穴良難計尺尋。探將一石久無音。深沈幾困池中物。欲起雲煙作雨霖。

英吉沙爾東北境。牌素巴特之涼喀爾地方。有一地洞。直下若井。口小而宏。其中深不可測。古時有以不利擬填塞者。曾繼繩數百丈。墜石下探。了無所底。投以石。經久始微聞有聲。每遇天陰。若內有雲氣升騰。次日必雨。

溫泉

洞裏清泉何足奇。溫炎偏在雪山陲。幾時洗盡人間濁。四海瘡痍越殆危。

阿克蘇北行二百里。即往伊犁之捷路。第二臺地名特克和樂。有石洞。洞中溫泉數區。四時長熱。過者多浴之。皆謂可療寒疾瘡癬。其城東北火難之側。亦有溫泉。又烏魯木齊城西北五里許。在西上大路之南。山峽中有溫泉甚巨。湧出流入溪河。

火灘

地作洪爐火燄沖。縱橫沙礫盡焦烘。留中疑是單于獵。夜照狼山雪色紅。

自阿克蘇城東數里。拜里克地方。橫至北山邊。中有火灘數處。地皆紅土兼石。火由石縫沖出。燄高至丈餘。有硫黃色。時隱時現。人不能近。因其地產硫黃。方圓百餘里之中。草木不生。並無勺水。惟鼠一種。其尖耳大。毛淺而色蒼。生長其中。穴地居之。毫無所礙。捕捉輒逃於火。卒不易得。按此即火鼠也。取其毛紡織之為火浣布。污垢不用洗濯。但燎以火。光潔如新。又庫車東北。齋木奇塔什大山中。出硫黃之處。山腰有小洞。口徑尺餘。出煙有火氣。能煮水炊飯。無臭氣。即風洞之前山也。唐書。龜茲國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即謂此處。

九龍樹

蜿蟺古幹繞池闌。夭矯蜿蟺世所稀。九烈定成丹九轉。蹴梭雷雨合騰飛。

九龍樹。在哈密回城中。係古柳一株。圍可八九尺。枝葉甚疏。臥地而蟠。起伏之狀。極其夭矯。高或若門。低至入地。參差九曲。繞地周三千餘丈。首尾相聯。命名之義。紀數而象形也。中置亭。即為瑪雜爾亭。後有池。清泉湧出。

興復哈密記

馬文升撰

興復哈密記

鈞陽馬文升言

幅員之內以中嶽爲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敦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所據終唐之末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昊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室患元太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十主中國者九

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掃出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來貢者不拒不來不究其於西域也亦然眞得古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拓疆宇始招徠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　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陸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議以聞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

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奏聞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愼襲封爲王成化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鎭守太監單禮總兵官周玉都御史王繼皆　賞賜白金綵段而効勞之人亦各陞賞矣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愼非貴族乃假結親而殺之尋遣夷使

入貢且丐大通事往和番因求爲王以主哈密國事予時任兵部尚書以爲近日迤北大虜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爲王以主哈密彼若入貢亦所不拒乃具以　上聞請降　璽書付甘州守臣遣還哈密夷人曾居甘州者賞賜阿黑麻切加責諭特王母已故弘治四年本酋遂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　聞事下兵部本年八月予以爲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番夷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彼此頡頑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肆侵凌至爲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備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雖十年未得安耳先是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即忠順王裔派也予因命通事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姪有可以主哈密國事者貢使舉王姪陝巴可任狀予遂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審可否守臣尋以陝巴堪舉又據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孛剌等亦皆合詞告保陝巴年少量宋足以服衆願乞早襲王爵管理國事狀　聞弘治五年二月予集議請以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然尚未給冠服也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于哈密未幾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

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內閣禮部尚書大學士丘公謂予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予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貢胡惟圖覓利不善騎射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若徐當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予因集議請自往衆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西方多故公往甘涼西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督僉事緱謙領　敕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略之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以敕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回回張緱等不可則遣哈密夷人以　敕往迨久未回張緱等遂以

上命修嘉峪關責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圖復捕哈密又遁阿黑麻黠詐回回　等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予以爲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迨敕使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閉嘉峪關示西域入貢諸番夷居毋令入使阿黑麻結怨於衆夷以孤其勢張緱等於弘治七年三月來前關卽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下獄張降外任緱任俸閑住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蓋以成化

間彼番貢獅子甘州守臣奏至

憲宗皇帝預命內臣接至河南入京賞賚甚厚今

上即位初彼　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至

上不貴遠物諫官交章請却之而回其餘貢至者亦不及昔年利厚賞乃教誘阿黑麻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予以爲彼張虛聲以挾之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

哥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矣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
曉之伐彼邪謀自此再不敢復言來攻肅州矣無何阿黑
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予以為此虜若
事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必須用陳湯故事
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者雅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
為各種番夷所信服乃請 命守臣遣翥奏事京師詢以
襲殺牙蘭之策翥即陳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惜背予曰
若用漢兵三千為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為前鋒各持
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如此取之必矣予乃於弘
治八年請 勑甘州守甲揀選精銳漢兵如前數令分守

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
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
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漢兵不至即命彭清由無水
草常道徑牙蘭預知之皆遁去泊兵至哈密城已空矣僅
斬首四十餘而威亦振於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冊聞予以
兵雖至哈密既未得牙蘭且擒斬不多獨軍士重勞柔加
陞賞至於鎮守太監陸誾總兵官右都督劉寧巡撫右副
都御史許進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請
上裁之乃加陸誾俸米二千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
石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嘗足酬功
人心允愜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
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十年也
予以其款誠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俟 命然後取寫
亦滿速兒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賚及阿黑麻
勑諭并皆賜表裏等皆附入令降 勑內俱交與後實審
使同寫亦滿速兒等歸之其先未給賜陝巴婦衣絲段冠
服通值總制三邊經略哈密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公越
來請 勑就賜彼陝巴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倖
專權用事勢傾中外以指揮俛端百戶王希恭充軍閒住
指揮使馬俊嘗至哈密又三人皆迎合彼意希陞太官每

誑誘遣彼以護送陝巴為名可至土魯番取實以彰功彼
好異端不度其詐因令俊等進 求復職掌以後責守實
州貪功特甚既允 閒住官無名可復俄有 旨復指揮
同知及予請以應賜陝巴冠服綵段等物令至總制王公
所遣千戶張仁齎往彼堅意欲遣俊等遂耽延月久一夕
內倖暴死于左予始得請以陝巴冠服仍委張仁往至則
王公適以其日卒千位竟未見其成功也至弘治十一年
二月守臣始以冠服并 勑諭就甘州給陝巴其三種大
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拜迭力
迷失係哈剌灰種類皆異佐陝巴者乎又慮哈剌灰以射
獵為生各番頗懼多不樂居哈密城遂請甘肅其家室之
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係其心并料張鑾等查出前居甘
州及後哈密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又咸給牛犢種
子布花衣糧遣撫夷千戶 等於弘治十二年二月護
入哈密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周季麟以往來有
功者上聞予論功上請鎮守太監陸誾總兵官彭清都御
史周季麟皆賜綵段白金餘亦陞賞有差自是阿黑麻感
畏 朝廷恩威并畏權臣等處處遣夷使入貢諸番無警
邊方底寧而 九重亦紓西顧之憂矣惟褥服黠猾之醜
虜興復久職之番國予實晝夜勞心焦思仰仗

聖天子明聖得久任居中以經略者蓋一十有五年矣而功
始就是何成事之不易耶因記興復歲月及我 朝設置
之由俾後之人知其始終本末得有所考云

興復哈密記終

西藏記

撰人未詳

西藏記上卷

碑文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太祖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罕、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到之區。經仇敵之國。越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頗極安寧。後達賴喇嘛之歿。弟巴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黃教。因而允從拉藏、庫庫腦兒、衆公同之請。中間策旺阿拉布坦妄生事端。勸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喇嘛之塔。辱蔑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煙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早定西藏。復興法教。賜今呼必爾罕冊印。即封爲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煙瘴險遠之區。曾未半載。帳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與蒙古所向遵奉法教。坟、康、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

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石召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勸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無怨。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康熙六十年。

唐碑附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甥舅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盟大節留傳知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德之聚寶陛下二聖。睿哲鴻被。曉之今永化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康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紀。茲親同心。以伸偉好之義。共成厥美。今蕃漢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爲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疆。或有猜阻捉生問事。設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撥。各敬人神。然因甥舅相好之義。苦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差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之西。大蕃供應。須令甥舅親近之禮。使兩界烟塵不閙。同揚盛德之名。頻無驚恐之虞。行人撤備。鄉土俱安。禮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羨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於漢國受樂。茲合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常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且陳形俱爲盟。設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誓。蕃漢背約破盟者。來其禍秧也。倘傾擬以及勵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蒙庥。人民咸賴矣。此碑日久剝蝕。字多脫落不存。

封爵

西藏地處遼僻。自漢唐以來。難以備考。迨至康熙五十九年定藏後。始封康濟鼐爲貝勒。阿爾布巴爲貝子。隆布鼐爲公。頗羅鼐札爾鼐爲噶隆。雍正三年。封頗羅鼐札薩克爲台吉。雍正五年。阿爾布巴等謀殺康濟鼐。亂藏。雍正六年。天兵誅叛。定藏。七年。頗羅鼐封貝子。總管西藏。八年。封其長子朱爾嗎特策登。併其塔那木札爾色不騰卽康濟鼐之子爲台吉。雍正九年。封頗羅鼐爲多羅貝勒。朱爾嗎特策登爲輔國公。十年。封那木札爾色不騰爲輔國公。封策啓汪盞爾　通巴　鍋子三人爲頭等噶隆。十二年。封其次子朱米納木查爾。並其弟諸彥和碩氣。以及達爾札章　陸占巴巴雜鼐大衍台吉等六人爲札薩克頭等台吉。十三年。諸彥和碩氣卒。頗羅鼐奏請將伊弟色陳哈什哈襲職爲札薩克台吉。旋晉封頗羅鼐爲多羅郡王。其子□□於乾隆十六年謀逆伏誅。其黨叛。奉旨命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公岳鍾琪往討。逆賊擒獲。後藏地復定。除王爵。

事蹟

西藏一隅。諸鑑多未詳載。考其地卽西吐蕃也。唐曰烏斯國。明曰烏斯藏。今曰圖伯特。又曰唐古忒。居在萬峰之中。爲西方極遠之區。環山拱合。百源匯流。自壘竹工卡而下就名之南西瀉。頗得天地之鍾。脈布

達拉之飛閣栟樓，麗色奪目，別蚌、色拉、甘丹、桑鳶、四大寺，拱朝於四方。東與川滇聯界，西北與青海接壤，其北直抵河湟，西通西洋，西南達噶斯，天文井鬼分野，時氣稍寒，物產無幾，地多水泉，土人以爲海眼，春則凍，醒而開。夏秋陰雨發癘。土人分爲三部，曰康，曰衛，曰藏。康者即今之察木多一路；衛者即西藏拉撒召一帶；藏者乃後藏札什隆布一帶。此三部皆爲番僧之淵藪，黃教之總匯。其地民人，脅尚佛教，敬信喇嘛。所最崇信者，如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噶嗎巴、沙嗎納等輩，其他不迷性之呼圖克圖，在在皆有，不能枚舉。爲人所崇奉，信如蓋神，欽若活佛。凡所謂呼畢爾汗者，乃係身後知前生之事，人故敬之。然番民風俗，鄙污不堪，人皆垢面蓬頭，形類犬羊，無論僧俗，莫不以利是貪。爲上古所不化之地。自唐孝德皇帝以公主下嫁番王，和親之後，始與中國通往來。其國之始爲君者，乃額勒特彝闡禮之後，瑪克巴之子，納禮藏布，傳數世至蘇隆藏干布，其勢始大，併西番地，內附于唐，以公主妻之。而蘇隆藏干布又娶白國王之女爲妾，唐公主好善，修大小二召，並築城于達布拉，爲宮室，唐番二國，分定疆界，設立誓盟，不相侵犯，立碑于大召前，永爲誓約。相傳云昔唐三藏取經，曾履此地。今大召之前廊，尚繪有師徒四衆之像，云豬八戒招親之高老莊爾，即今之柔里。其眞其誕，俗傳如斯。自唐而下，宋元之間，其國未聞。明萬歷時，太監楊英至其地，賫勅封楚布寺、業郎寺之紅帽、黑帽呼圖克圖，噶嗎巴、沙嗎納二人，爲西天大善自在佛，如來大寶法王、灌頂大國師，賜予印冊。封甲穆楞布氣、𥂳玉楞布氣二人，爲灌頂禪師。至我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咸謂東土有聖人出焉，遣使達盛京，約行善事，藏通貢表，西藏大召之地，呼爲拉撒，拉撒者，華言佛地也。舊有城郭，于康熙六十年，定西將軍護國公策旺諾爾布毀之。改築西南石堤，自東北郎路山脚起，至布達拉對面小山招拉筆洞止，長約三十里，以遏藏江之水勢，今呼爲神堤。每歲正月，衆各寺喇嘛于大召內念大經畢，令衆喇嘛各增添砌，惟此乃喇嘛一役。俗傳番王蘇隆藏干布，乃觀音菩薩分體之光化生，故常在輪迴，而其本性不昧，曰根敦朱巴，曰根敦姜錯，曰鎖納木姜錯，曰雲登姜錯，曰阿旺羅藏姜錯，曰羅進仁進姜錯，相繼轉生，凡六世，皆稱爲達賴喇嘛，而興黃教于西域。第五輩達賴喇嘛，人覲世祖章皇帝，勅賜金冊印，封爲統領西天佛教普覺幹濟達賴喇嘛。時有蒙古古什罕，自青海起兵，滅藏巴罕，據其地，至其子達彥罕、孫達賴罕，皆敬附中國。後有第巴三節者，專國倡亂，古什罕曾孫拉藏滅之。蒙聖祖仁皇帝褒封，命爾爲罕。而達賴喇嘛又化生于裏塘地方，名曰噶爾藏嘉穆錯，青海蒙古稱爲呼必爾罕，彼人稱爲中凹革桑姜錯，生二歲，青海蒙古撒到西寧之塔爾寺坐床，復爲西方瞻仰。適準噶爾逆賊策旺阿拉布坦，妄自生覺，自伊犂遣其賊將策凌敦多布，假兵攻殺拉藏罕，據其子蘇爾札，毀滅黃教，荼毒生靈，肆行猖獗，蹂躪藏地。我聖祖仁皇帝天地爲心，以一網之未靖，一夫之失所，特遣將軍額倫特、都統色倫額、革職四川提督康泰，統滿漢官兵，分道剿伐，渡通天河，（通天河即木魯烏蘇）三敗賊衆，而策凌敦多布分兵遏我糧餉，軍中食盡，將士枵腹，至哈拉烏素，爲賊所困，全軍陷斃。其提督康泰至拉里之西，爲賊僧黑喇嘛誘殺。于是賊衆復逞螳臂，肆其跳梁，燬壞經典，蹂躪藏地。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遣靖逆將軍富寧安，駐兵巴爾庫爾，以分賊勢，爰命皇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統帥六師，

駐箚西寧，調餉徵兵，將塔爾寺之呼必爾罕，賜以達賴喇嘛名號，給與冊印，俾其主持黃教。由是遣平逆將軍宗室延信、固原提督馬繼伯、加議政大臣銜山東登州鎭總兵官李麟等，率領陝、甘、滿、漢官兵，于康熙五十九年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自西寧出口進征，而策凌敦多布猶敢施其故智，三襲我營，俱爲我軍所破，斬獲甚衆，賊帥膽喪。大將軍又遣征西將軍噶爾弼、四川永寧協副將岳鍾琪爲先鋒，統領川、滇、楚、浙、滿、漢官兵，由蜀之打箭爐出口。大將軍駐劄木齊烏素，居中調度。秋九月，大兵會于藏，擒巨賊酋占巴陀陀宰桑、黑喇嘛、僞藏王達格咱等，招降逆羽夷衆，于是策凌敦多布計窮力竭，狼狽遁歸，西藏底定。人民奠安，月之十五日，送達賴喇嘛坐床，勅封承教度生達賴喇嘛。將其地土人民賜之，居于布達拉。有御製碑文，鐫石建亭于布達拉之南，以紀其事。其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鼐、頗羅鼐、札爾鼐等五人，賜封有差，于大召寺內設立公所，五人會辦西藏大小事務。康濟鼐係後藏人，昔爲拉藏罕仲意，因準噶爾犯藏，努力堅守阿里有功，封爲貝勒，管理後藏以西之北一帶地方，並拉藏罕屬下台吉、阿旺岩登都納爾等二十餘人，乃蒙古二千餘作居西藏，均食藏內糧餉，爲達賴喇嘛護衛，遇有兵馬事宜，即帶此等行走。阿爾布巴係工布人，昔爲噶隆，準噶爾犯藏，曾率工布口子有功，封爲貝子，管理工布以東一帶地方兵馬事務。隆布鼐係本藏人，昔爲噶隆，因策凌敦多布侵藏，同札爾鼐赴木魯烏素迎接大兵，嚮導有功，封爲公，管理東北一帶地方兵馬事宜。頗羅鼐係後藏人，昔爲拉藏罕仲意，準噶爾犯藏，領兵迎敵，被擄，堅心不降，始封爲一等噶隆，辦理達賴喇嘛商上事務，旋封爲一等台吉，管理後藏札什倫布一帶地方兵馬事務。札爾鼐係本藏人，昔爲達賴喇嘛倉儲巴，同隆布鼐嚮導有功，授爲噶隆，又封爲一等台吉，管理藏內附近地方兵馬事務，安輯奠定。大兵凱旋，至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犯順，恐其擾藏，遣松潘鎭總兵官周瑛，領川兵二千餘名，由打箭爐出口，自盤耳、甘孜一帶，招撫未順番夷，一抵西藏。又遣雲南提督郝玉麟，統領雲、貴兵官千餘員名，駐札察木多，以爲聲援。于次年六月，探報羅卜藏丹津遁入藏境之克里野地方，總兵官周瑛選精騎三百，同貝勒康濟鼐帶番兵萬餘，由揚八景一路，兼程追捕，至噶爾藏骨岔，阻雪回兵。是年，達賴喇嘛勅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率領天下釋教達賴喇嘛，予以金冊印。雍正三年，師旋，陞周瑛爲四川提督。于次年春，撫輯類烏齊一帶番民。雍正五年，貝子阿爾布巴、公隆布鼐、台吉札爾鼐等，謀殺貝勒康濟鼐，背逆不軌，藏民告變。蒙世宗憲皇帝命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臘、洮岷協副將顏清如，先馳赴藏，撫綏人民，以安番衆。次年夏四月，特遣都察院左都御史查郎阿爲正帥，護軍統領邁祿、西寧鎭總兵官周開捷副之，率領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神木協副將周起鳳、花馬協副將惠延祖、波羅協副將劉永貴及參遊各四員，帶領滿漢官兵八千四百餘員名，由西寧出口；命散秩大臣兼鑾儀衛周瑛爲正帥，化林協副將楊大立、夔州協副將張璽並遊守各四員，領川兵四千餘騎，由霍甘一路；派雲南鶴麗鎭總兵官南天祥，援勦協副將姚起龍、廣羅協副將馮鑾及遊守各三員，帥滇兵三千名，由昌多一路，三路官兵，尚未抵藏，台吉頗羅鼐料後藏阿里、札什隆布等處番夷二千餘衆，直搗召地，擒獲阿爾布巴等，大兵到藏，縛獻軍營，左都御史查郎阿等公同審實，奏其叛跡，于九月晦日磔阿爾布巴、隆布鼐、

札爾鼐、尋。并誅其子。于布達拉之前。藏地復安。勅封頗羅鼐爲貝子。總管西藏事。並議移達賴喇嘛於裏塘。以杜釁端。由是留學士僧格、都統馬臘、前鋒統領邁祿、散秩大臣周瑛、副將馬紀師。並遊守各四員。秦蜀兵二千名。鎮撫其地。察木多留滇兵一千名。派提督張耀祖、劍州協副將姚起龍、遊守各一員。駐劄其地。以作藏兵聲援。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陞吏部尚書查郎阿、西寧鎮總兵周開捷。領官兵五千餘員名。護送達賴喇嘛。自召起程。至裏塘。四川重慶鎮總兵官任國學、帶領兵一千名。接替護衛。大兵即由裏塘各回本汛。己酉秋。周瑛被勍回京就訊。派西寧鎮總兵官包進忠頂補周瑛之缺。雍正八年。準噶爾侵犯巴爾庫爾卡倫。駐藏大臣奏准。派學士僧格、總領遊守各三員。兵一千五百名。及唐古忒兵一千名。出防騰古里達木。過其奔藏之路。復于王樹白兔河、奔卡立馬爾、納克產、生根物角、四處。各派千把總一員。帶番漢兵數十名。設卡偵探。每年秋。雪降封山。撤回藏內。是年打箭爐口外之噶達地方廟工告竣。欽賜匾額曰惠遠廟。遠廟。達賴喇嘛移駐焉。裁化林協。于惠遠添協。曰泰寧。除協兵另駐兵千有八百。均爲達賴喇嘛之防護。九年春。總兵官包進忠卒。學士僧格陞蒙古都統。出防騰古里那爾。夏六月。護軍統領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泰寧協副將加總兵銜楊大立、領川兵一千五百名。來藏換副都統馬臘。及舊駐藏并臺汛川陝兵一千五百名。於冬月二十日。副都統馬臘統領換回。其駐察木多滇省官兵。亦一例更換。十年春。陞青保蒙古都統。同加總兵銜楊大立出防騰古里那爾。楊大立旋緣事回京。秋七月。陞青保滿州都統。是年副都統李柱、西寧鎮總兵官周起鳳、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可才、遊守各二員。兵一千名。更換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永昌協副將馬紀師、舊駐川陝官兵。而副都統李柱至甲寅病故。冬十二月。總兵官周起鳳領兵抵藏。越四日。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率川陝官兵一千名回汛。十一年春。都統青保、副將張可才、出防騰古里那爾。復蒙世宗憲皇帝軫念番民積年勞苦。特命于色拉召之間札什地方。（即今札什城。爲西藏總務駐劄處。）另建城垣。留兵五百名。其餘撤回。夏四月。防兵回藏。而京來換防之原任工部尚書副都統馬臘抵召。於是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副將張可才、率領官兵。於七月中旬分撥起程。八月。城工竣。重陽前四月官兵移駐札什新城。十二年。都統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緣事擧解回京。派出接替之散秩大臣伯阿爾珣、副都統那蘇泰。秋八月到藏。阿爾珣卒於是月。其駐劄察木多滇兵全議撤回汛塘川兵千名內。減撤四百。派都司一員統領。移駐察木多。十三年。準噶爾遣使求成。蒙世宗憲皇帝軫念生靈疾勞。允其所請。定界息兵。又以達賴喇嘛久離藏地。令其回召。以遂其性。特命果親王至泰寧。賜以筵宴。派副都統福壽、兵部郎中祁山、理藩院郎中拉布坦、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聖學、領駐防泰寧官兵五百名。于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同章嘉呼圖克圖。自惠遠起程。七月望二日抵召。越七日。送達賴喇嘛至布達拉坐床。八月二十三日。郎中拉布坦卒。九月二十五日。郎中祁山、副將張聖學、帶兵二百五十名。送章嘉呼圖克圖赴後藏。禮班禪喇嘛。傳衣授戒。冬至日事畢回召。十二月朔三日。頒賚世宗憲皇帝遺詔至藏。乾隆元年。章嘉呼圖克圖同齎詔熬茶之侍衛等。帶領副將張聖學。併原護送達賴喇嘛來藏之川兵。自藏起程入都矣。

按頗羅鼐後封郡王。死。襲其子。至乾隆十六年。謀逆伏誅。其黨叛。殺都統傅清等。奉旨命四川總督公策楞、提督公岳鍾琪、往討。兵至西盛。逆賊爲某擒獲。後藏地復定。永除王爵。

頭目

委用頭人。皆由頗羅鼐選擇。亦取才品。首取寬道殷實。查郡王之下設噶隆數人。總管各處事宜。地方設商爵一名。察核境內各項事務。倉儲巴數名。專司錢糧事宜。浪子沙數名。管理刑名。並承辦各項差務。中科爾數名。在大召辦寫文書票簽議記事務。紀綱數名。清算賬目。其中科爾、紀綱、半多世職。凡放大小村庄牒巴。皆由此等人內選用。至於出差頭人名曰谷操。傳事頭人名曰若尼爾。管理家務頭人名曰業爾巴。磨差之人名曰乃與巴。其各地大頭人名曰牒巴。次曰熱煞。再次曰千布。蒙古之頭人名曰台吉。曰宰桑。曰那達。其統領兵馬之官有五。總之頭人曰代奔。今西藏一名曰羅藏。達吉工布。一名烏隆奈。後藏一名。名班第他。至其次曰甲奔。管兵二百名。再次曰如奔。管兵一百名。曰類奔。管兵四十五名。曰局奔。管兵十名。又有小頭人曰郭渡。以上所委之牒巴、頭人。管何方即徵收其地錢糧以自食。

朝貢

藏、衛、地方。乃賞給達賴喇嘛采邑。免其正賦之貢。今達賴喇嘛、頗羅鼐、爲一班。班禪喇嘛爲一班。各間年一次遣額爾沁（云使臣。喇嘛之使又稱堪布。頗羅鼐之使又稱戳貢。）進貢。繕唐古忒字表文。恭請聖安。以伸誠敬。其所進之物。乃藏香、杏、藏棗、珊瑚、蜜蠟珠子、木碗、金絲緞、卡契紬、卡契刀、等物。其木碗有二種。一曰札木札呀。木色微黃。堅潤有細紋。云能辟諸毒。每一個值價十數金以至數十金者。一曰拉浦爾。木色微黃花文略大。云亦能辟毒。價亦須數金。

兵制

西藏額設馬兵步兵共六萬四千餘名。內拉撒馬兵三千名。後藏馬兵二千名。阿里馬兵五千名。碟埧馬兵一千名。黨子扎、雜浪木錯等處地方黑帳房蒙古共馬兵三千名。阿里並前後藏各處共步兵五萬名。至上陣廝殺。惟蒙古馬兵八百名頗勇。其次阿里、碟埧、工布之兵尚健。其餘之兵差等。派兵之法。於各地方鄉村。抽派或十名或五名不等。出入不出馬。出馬不出人。上陣亦穿盔甲。其甲有柳葉。有連環。有鎖子。馬兵盔上。插紅纓一大撮。孔雀尾一枝。帶腰刀鞘袋。背鳥鎗。執長矛。步兵盔上。插雉雞尾一束。帶腰刀。插順刀。帶弓箭鞘袋。執籐牌。或木牌。其木牌寬約尺五六寸。長三尺一二寸。外用鐵皮包釘。繪虎獸形。以五色羽毛裝飾。帶弓箭腰刀巴拿鳥鎗者不執牌。亦有持長矛者。箭以竹爲之。鵰翎鐵簇。簇如錐。長三四寸。其弓木胎角面。身稍俱短小而勁。亦有用竹爲之者。以兩竹片合紮。無稍靶。旗幟分黃紅白黑藍五色。用紬緞。布亦爲之。其制長有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者。旂爪旄纓。各按旗色。若對壘。馬前步後。糗糧隨地派

本兵馱帶。每年於正二三月。亦頗操演。觀其打鎗、射箭、跑馬、跌撲、演畢。以哈達銀錢賞之。以獎其氣。至四月。則派駐各隘口。既資防邊。且兼牧馬也。

邊防

西藏接壤外番。界連蒙古。雍正八年。準噶爾侵犯西北兩路軍營。頗羅鼐奏准。夏初冰雪全消、青草萌時。派駐藏大臣一員。綠旗官兵一千五百名。其次子台吉朱米納木查爾。帶拉撒兵一千名。前赴達木騰古里那爾地方駐防。派長子輔國公朱爾嗎特策登。夏初帶蒙古番兵二千名。赴阿里、噶爾渡、爸布克、三處駐防。每年。派其弟諾彥和碩氣。赴哈拉烏索。訓練該地馬兵二千餘名。卽於彼駐防。約至九月。雪封山徑。撤回休養。次年仍往。又設要卡數處。　一玉樹納克審。每年派千揔一員。番漢兵各三十名。至白兔河駐劄。　一納克產。每年派千揔或把揔一員。番漢兵各十名。至特布駝洛海偵防。　一奔卡立馬爾。每年派千揔或把揔一員。番漢兵各十名。駐防探哨。　一生根物角。每年派千揔或把揔一員。番漢兵各十名駐防。亦均於夏初草萌派往。秋深雪降撤回。其附近拉撒、口隘二處。一浪蕩、離城五十里。派番漢兵各五六名。一怕爾、離藏二百里。派番漢兵各五六名。此二處專司盤詰往來人等。其他隘口各就地之衝僻。並設番兵防守。雍正十年。駐藏漢兵二千名內。議撤一千五百名。此後騰古那爾等處。僅番兵駐防矣。

徵調

頗羅鼐未賜印之先。凡有文書。俱用鈐蓋紅色小圖記。番人用唐古忒字。蒙古用蒙古字。行則各道之。自噶隆以下。皆用黑色圖記。雍正九年。頒給印信。始知用印。然素常亦不用。一切文書書信。字用漢字。小圖章文曰。名旺多羅貝勒記。如徵調兵馬。近則頭目、代奔、催集。遠則文信傳調。若要緊軍情。則用傳旂。以箭一枝縛白哈達一個。寫由飛遞傳催。依限而到。一無少悞。凡遇大小事務。每日噶隆、牒巴、中科爾、代奔、等。齊集大召內白葉廊。公議而行。大事則頗羅鼐亦至。其議然後行之。其文卷三年一清。舊案俱焚不存。

賦役

西藏稅賦。隨其出產。或牛羊柴草豆麥青稞氆氌毛氈皮張等。或馬奶酥油雞豬野牲菜食金銀銅鐵諸類。酒皆隨所產上納。設有公所。名曰商上。凡所納稅賦及罰罪人銀錢。俱存備公用。並喇嘛念經之費。至於土民之服役者。名曰烏拉。凡有生業之人。毋論男女皆派。卽他處來者。或僅婦女。但能置立烟灶租房居住者。亦派。多寡各量其貧富不等。其頭目、牒巴、皆派用烏拉。照所居屋大小。派定應需數。或三四名或十數名。照數輪派烏拉應役。無人則僱窮民代之。或每日每名納銀五分。年過六十免之。遇大差。則派牛馬騾驢。富者應出若干。貧者三四人公攤一頭匹。藏地產馬少。率由霍耳一帶及青海等處來者。價頗昂。卽中馬一匹。亦須十七八兩至二十兩。

天時

藏地高下不一。寒暖各異。平壤則熱。高平則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語。晴雨靡常。風雹無定。就拉撒而論。其地冬雖寒而不凜烈。夏雖暑而不薰蒸。清明、立夏之間。草木萌芽。季春夏初之際。麥豆播種。收穫則在七八月之交。蓋高下寒暖之各殊。故後先遲早之不同也。

疆圉

西藏東。至巴塘之南墩寧靜山爲界。由拉撒行十里許。過機楮河。卽藏江。其渡設有皮木船以備通涉。至德慶有縱。凡所謂縱者。係傍山碉房。乃其頭目、牒巴、處險守隘之所。俱是官署。其平地無隘之官署。名曰噶。至墨竹工卡皆平川。俱設有縱。設兵守隘。自此東行。道路窄狹。崎嶇難行。工布。　江達。　拉里。　設板多。　洛隆宗。　昌都。皆爲要隘。各安兵設防。　按其地。康熙三十八年。提督唐希順、撥化林守備王允吉、等原報一案。與師克打箭爐。定界于中渡。康熙五十八年。永寧協副將岳鍾琪斬達哇、藍占巴、布木咱、等九人。都統法臘于五月十八日。令永寧協副將岳鍾琪領官兵一千。進取巴塘。令城都縣教諭揚世祿先行招撫。五月廿六日。巴塘營官結巢、翁布、二人。隨楊世祿齎土地戶口册。迎投副將岳鍾琪于奔卡木地方。巴塘、裏塘、始定。據差員成都府同知馬世烆、四川提標後營遊擊黃喜林、報招乍了　察娃作貢　奔達、　桑阿却宗。　察木多、等處。五十九年大兵隨定西將軍噶爾弼。于八月定藏。雍正三年。松潘鎮總兵官周瑛。勘定疆址。始定于南墩寧靜山嶺上爲界。並建分界牌。嶺東之巴塘屬四川。嶺西屬西藏。其宗畔察卡中甸屬雲南。三處疆界始分。

西藏南。至珞瑜巴之怒江爲界。由拉撒東行南。一日過鍋噶拉大山。至宋布堡。過米噶拉山、札拉山。至押噶。交藏江。至怒江。皆有隘設防。　按其地僻址。廣闊無垠。不能悉載。而怒江之水不知其源。江寬數里。兩岸壁削。中流急湍。人莫能渡。其北一帶亦名工布。綿亘頗廣。南卽珞瑜。中隔一江。珞瑜乃野人。名老卡止。嘴割數缺。塗以五色。性喜鹽。其地產茜草、木竹、紫草茸。不耕不織。穴室巢居。獵牲爲食。藏內有犯死罪者人。解送過江。聽老卡止分而啖之。西南接布魯克巴爾白布。通西洋等處。其怒江之外。莫知爲何地。自怒江北。五日至咱義。四日至桑阿却宗。又九日至鹽卡。石橋溜渡江。至察娃作貢。又七日至阿布拉塘。交南墩大路。西至甲噶爲界。拉撒召西行二十五里。出東閣兒渦。由業黨楮。過鐵索橋。至千巴子白爾地。過甘不拉。云卽西崑崙山。走仁蚌。至札什倫布。由三桑撒、噶着嵐、等處。過悉雨拉大山。西至甲噶。俱駐兵防範。　按甲噶亦頗廣闊。共業黨楮之鐵索橋。乃第一守險之區。過橋由西崑崙山下。至羊卓白地。沿海行走。其海週圍數千里。海中有山寺。名多爾吉拔母宮。由仁蚌至日蓋子。卽扎什倫布。乃仲寧翁結巴寺之後山。自扎什倫布西行。十日至三桑乃阿里地方。交界。由三桑至岡得寨。入阿里噶爾渡地方。頗羅鼐長子朱爾嗎特策登、駐防之處。查阿里地方甚大。稍西北乃納達克酋長得中南木查爾地土。一半係谷古結塞。酋長之女、朱爾嗎特策登爲妻。三部通好。其納達克、谷古結塞、二姓。乃新撫之地。甲噶。西北距準噶爾界。西南通卡契槐頭回民界。其扎什倫布、江孜、西南地方爲前藏後藏屏藩。一由納格爾。八日至怕爾。

與布魯克巴交界。山川險峻。難以出入。亦設兵防守。一由業爾奇木祿納山業即地方。至結隆。與者木雄宗里克交界。一由業爾斯卡祿納山業即塞爾地方。交白布界。俱屬險道。互相通好。安兵守隘。西南界址。止此三部矣。

西藏北。至準噶爾爲界。由拉撒西行。過浪子。至德慶。俱有縱以守隘。向北行。出楊八景口。至新橋。即平川。西通後藏。東接達旦。西北一帶有克里野大山。廣闊爲準噶爾要徑。過山即準噶爾、葉爾羌、地方。各設卡拒防。 按其地即草地。由克里野山腳。納克產隘口。北通哈且得不忒爾。又北直至木魯烏蘇、擺渡、等處。乃交往西寧大道。其東接玉樹等處界。又由楊八景。至桑沱洛海。過紅塔爾小山。至拉定。過納根山。即臘克里那爾達木地方。係每年出防處。由吉札布。至生根物角隘東北。至噶爾藏骨岔、阿爾坦諾爾、一帶。俱係通準噶爾界。皆設有隘口截防。

西藏東北。直接西寧界。由拉撒北行十里。向色拉寺東過郭拉。至浪宕。由隆竹松過彭多河。有鐵索橋。設有皮船濟渡。安兵防隘。過河由角子拉熱正寺增項工。至木魯烏蘇。即西寧界。駐兵爲汛守之地。 按其地爲四通之區。東北接西寧所管之南稱巴彥等番族。又通洛隆宗類烏齊地方。由木魯烏蘇。通西寧大道。玉樹接西寧、松潘、泰寧、三處。玉樹亦準噶爾來藏之路。于玉樹之白兎河設卡。東南接類烏齊地方。由拉撒郎路山。轉出大則。其地有縱。至唐家骨東。有鐵索橋。設有皮木船通渡。巡河守隘。由竹貢寺。至沙金塘。皆係草地。走吉樹邊卡。過江黨橋。至春奔色擦、類烏齊界。通昌都大道。

西藏東。至打箭爐八十四日。南至工布、狢貐三十五日。西至甲噶九十五日。北至生根物角四十日。正東至巴塘、四川界。正南至狢貐□阿咱界。正西至阿里、納達克交界。正北至白兎河、阜哈界。東南至木魯巴東、雲南界。東北至娘錯、松潘、泰寧界。西南至白布、卡契界。西北至鍋壁、準噶爾界。以上所稱鍋壁者乃砂磧之地。寸草勺水全無。凡呼拉者。華言山也。

山川

東方之山

蘸馬領山。不甚高。綿長百里。四時積雪。烟瘴難行。離藏七日。過山二日至工布江達。北有敵工隘。以拒準噶爾。倚山爲勢。設柵爲防。別無他徑可通。乃西藏咽喉之地。

澀拉。漢人呼爲瓦子山。層層頑石。狀如瓦片。故名。上下約五十里。路崎有瘴難行。離江達二日。

拉里山崎嶇險陡。四時積雪。上下五十里。下至拉里。北接玉樹。乃青海要津。離澀拉一日。

魯木拉。不甚陡峻。途長百餘里。盛夏積雪不消。積雪有數仞深者。烟瘴甚盛。最爲難行。道旁之人畜骷髏。塞途塡壑。不知凡幾。離拉里一日。

砂工拉。高險難行。綿長百餘里。四時積雪。盛夏不消。烟瘴撲人。亦是骷髏之地。離拉里七里。

賽瓦合拉。雖不甚陡。而綿亘百餘里。四時積雪。有烟瘴。離砂工拉四日。過山二日至說版多。又二日至洛隆宗。北通青海。南接咱義。堪稱重地。烟有夾坦。出沒其中。

瓦合一柱拉。不甚陡而路險難行。一連四山相接。綿長百六十里。四時積雪。有深數十丈之窖。行其上。趂雲霧瀰日色慘澹。鳥獸蹤跡別是一天風景。按康熙五十九年。雲南官兵三百餘員名。至此山下劄營。一夜風雪。人馬盡僵。離洛隆宗四日。過腳山。路陡積雪。綿長五十里。有煙瘴。離瓦合一柱拉三日。過山至昌都二日。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爲重地。西河環抱左右。有大木橋。東走西川。南達雲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扼要之區。

昂地山。陡險積雪有瘴。途長百里。離昌都七日。

大所山。崎陡。積雪有瘴。途長百二十里。離巴塘一日。

立登三巴山。路陡有瘴。途長五十里。離巴塘二日。納哇奔松山。路崎有瘴。途長六十里。離巴塘七日。撥浪工山。有瘴。綿長九十里。離德靖營西一日。高日寺山。途長六十里。離德靖營二日。

折多山。路崎有瘴。途長五十里。離打箭爐一日。自昌都至此。其中之昂地、乍了、洛家宗、石板溝、谷委、江卡兒公子頂等處。爲官角桑昂邦上下打拉一帶夾坦出沒之所。

東方之川

機楮山即藏江。有船通渡。離十里。

工布江達河。有橋設隘。

拉里河。離拉里東半里。夏秋泛漲。湍急難渡。

假夷三巴橋河。離洛隆宗一日。左山右河。最險。有橋。

拉工河。有橋。離昌都西三日。

六古三巴河。有橋。離昌都西三十里。

察木多河。分左右二江。有大木橋。察木道郎昌都·康平·

金沙江。即巴塘河·沂江百二十里至竹巴隆。過渡有船。

雅礱江。即中渡。德靖營有船。

南方之山

鍋噶拉。高大積雪難行。途長百里。離召一日。

宋噶拉。連絡重疊。崎嶇難行。途長八十里。離召三日。

札拉。路崎不甚險。途長五十里。與宋噶拉相連。

南方之川

春結即藏江。前後藏之河·會流于南·由赤哩錯卜喜洛出藏境·

洛巴即工布江達之水。皮船通渡。

怒江即外夷界。不可渡。

西方之山

阿里拉。高大多雪。途長八百餘里。積雪奇冷。不可行。

甘不拉。即西昆崙山。路崎難行。途長九十里。

鍋鵝拉。途長七十里。路崎多雪。

墨爾拉。高峻積雪。有煙瘴。途長百里。

西方之川

業黨楮河。有鐵索橋。乃守隘地。

藏布河。

羊木隆海。自札什隆布至阿里。夏天隨地皆水。人呼曰海。

北方之山

喇根拉。在騰格那爾東。途長五十里。

克里野拉。千餘里。淤沙積雪。煙瘴逼人。冬夏不可行。自楊八井入草地。由哈拉烏素至玉樹白兔河等處。皆大山平川。皆夏秋濕潮。冬夏多雪。

北方之川

彭多河。有鐵索橋。亦有皮船。離藏三日。

哈拉烏素。皮船通渡。離藏八日。

阿克打木。離藏二十五日。

春艮諾爾。離藏九日。即天池也。

寺廟

大召。在拉撒內。名曰老木郎。建自唐時。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闌干殿宇。皆係銅底鍍金。宏敞壯麗。煥然奪目。寶珍奇玩。並聚于內。中殿供大佛。名覺釋伽摩尼。云自中土侍隨唐公主至藏。年甫一十二歲。成聖西域。或云。自中國錫蘭來者。左廊有唐公主、暨土蕃特普、並白布國王女、塑像。祀之。其內神佛萬計。皆用大銅缸貯酥油點燈為供。惟唐公主前不點酥油燈。樓頂東南隅金殿內。有百喇末殿。神名百喇末。云係唐公主威聖。神靈顯赫。人民敬畏之。漢人有稱累子天王者。內藏兵右軍器。其劍長五六尺。鳥鎗有八九尺一丈長者。形與今之五子炮同。弓鞬箭袋亦甚大。其箭有四五尺長者。殊為異觀。大殿內有明萬曆時太監楊英所立碑一通。殿門外前廊壁上。繪有唐三藏師徒四衆像。唐公主。晚年好佛。皈依釋教。故西向其門。門外有唐蕃和盟碑。高約一丈五尺。寬約四尺。厚約二尺。兩旁刊有大臣太宰尚書等字跡。並牛僧孺姓名。但年遠模糊。不能悉讀。備錄其略。載于後編。碑旁有唐植古柳二株。老幹盤屈。若龍蚪然。

小召。在大召北半里許。名曰喇木契。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寺乃唐公主所建。坐西。因唐公主悲思帝鄉。故東向其門。殿內之佛像。名曰珠多吉。云係覺釋伽摩尼之弟。甫八歲成佛。又云。塑像內即唐公主肉身。俗傳如此。座上額書默撲能仁四字。南龍頗羅鼐住宅。

垂仲殿。在大召東半里許。寺名噶瑪廈。內塑神像。猙獰惡煞。內居護法。乃喇嘛裝束。仍娶妻生子。世傳其術。即中華之巫類。每月之初二、十六。下神頭戴金盔。上插雞羽一束。高約二三尺。穿甲背。插小旂五面。周身以白哈達綁束。足穿虎皮靴。手執弓刀。登坐法台。凡人叩問吉凶。託人言判禍福。出則人從裝束鬼怪。執旂鼓鈸導引。寺內多畜放生野獸熊狼等類。凡各大寺。皆有垂仲。亦有女人為之者。俱為番人所敬信崇奉焉。

木鹿寺。在大召北。小召東。樓高四層。亦頗壯麗廣闊。乃係西番僧人習經之所。寺西有經園。造各種經文。頒行各處。菊崗寺接連經園。各種蒙古僧人學經之所。樓高三層。

玉猴三巴橋。在拉撒之西一里許。係綠琉璃瓦所蓋。云建自唐時。漢人呼為琉璃橋。由此西行里許。即布達拉。

布達拉。乃平地起一石山。高約二里許。就其山勢。疊砌成樓。高一十三層。上有金殿三座。亦唐公主所建之宮室。其金殿之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黃帽喇嘛之祖師宗卡巴手足印。在一黃酥油上。日久不化。各殿中陳設歷代寶珍器皿。充盈叢集。達賴喇嘛居住于內。乃西藏第一勝區也。

招拉筆洞山寺。在布達拉西南山腳。亦係平地湧起石山。山頂建寺。形如磨盤。漢人呼為磨盤山。登其巔上甚險。山之南崖下。即藏江。寺內喇嘛皆業醫道。

祿康插木。在布達拉後。有一方池。周圍約四里。中築一臺。上建八角琉璃亭。高四層。又名水閣涼亭。皮船通渡。乃五世達賴喇嘛坐靜處。

宗角。在布達拉北二里許。係達賴喇嘛避暑處。後為佛姊居住。[illegible]

卡契園。在布達拉西五里許。旁湖柳林內。乃纏頭回民禮拜之所。有魚池。經堂。禮拜寺。花草芳菲可人。

疏日園。在布達拉西七里許。乃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往來停驂飲茶之所。人亦呼經園。

別蚌寺。拉撒西去二十里。依山佈列層樓百周環數匝。內金殿三座。有達賴喇嘛避暑花園一所。每年亦至此講經一次。寺內乃漢人、蒙古、西番、楊土司、爵土司、布爾康布木、等處之人住居習學藏經。有達賴喇嘛揀派掌教之呼圖克圖北薩楞布氣居此。下山里許。有垂仲殿。乃護法喇嘛所居。此處垂仲無妻室。亦降神附體判斷禍福。其地垂仲到處有之。有有妻者。有無妻者。不能枚舉。

仍仲寧翁結巴司。大召西去八日。即後藏札什隆布地。其寺背山臨河。院宇敞麗。佛像莊嚴。乃班禪喇嘛坐床之所。各處朝禮番衆不絕于道。凡學經成者。必至此受戒取名。熬茶施衆。考班彈乃金剛化生。第一世名桑吉年地楞柱。凡轉生十三世。第十二世名班陳羅藏吉堅爵。入覲世祖章皇帝。附祠五世達賴喇嘛。十三世名百俊羅桑益喜。我朝疊加恩禮。乾隆二年圓寂。轉生十四世。乾隆六年坐床矣。

撒家寺。在札什隆布城內。有撒家班禪。乃紅帽喇嘛之祖師。其教喇嘛年少時娶妻生子。俟有子後。不復再近室家。始登法座。接替相傳。與僧亦同達賴、班禪。諺云。若無其子。則西番人當盡滅矣。

多爾吉拔姆宮。在羊卓白地海中。自拉撒西行半月。海中有山。上建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跡。寺內乃女呼圖克圖多爾吉拔姆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牒巴三節亂藏時。化豬逝去。藏地呼豬曰拔。故名。

色拉寺。召北十里。依山成勢。碉房層樓。叠萃高聳。闌端如廊。內金殿三座。園亭數處。達賴喇嘛歲至講經一次。寺有掌教呼圖克圖主之。喇嘛約四五千衆。內有鐵杵一枝。長不足二尺。一頭如三稜鐧。一頭如人頭狀者三。如韋馱所執降魔杵。云昔建寺時。自西天飛來者。人咸爭禮之。

達隆寺。自召北行過郭納山一日。寺亦宏麗。喇嘛約千餘。

熱正寺。自召東北二日角子拉上寺。內喇嘛甚衆。山徑曲折。鳥獸寂無。欲觀。喇嘛振鐸俄頃。山禽麋鹿偕類聚集。

楚布寺。業郎寺。召北七十里之浪子地方。有掌教呼圖克圖主之。紅帽之宗名噶嗎。黑帽之宗名沙嗎納。明萬歷時曾入覲。勅賜封號册印。至世祖章皇帝。賜勅封大寶法王印。今承襲衣鉢者。一名札哇楞布氣。一名莊桑楞布氣。

廿丹寺。召東九十里。形勢同布達拉。極其華麗。乃宗卡巴坐床之所。山上多有遺跡。為黃帽喇嘛發源之地。

江巴林寺。在昌都。其寺東向。內有金頂一座。樓臺院宇。宏闊壯麗。亦康藏之勝區。寺有掌呼圖克圖二人。一名教喇巴戈喜丹奔俄木。一名拔巴丹奔妄錯。

桑鳶寺。在召東二日。內供關聖帝君。傳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為害。人民不安。帝君降聖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建寺以奉之。稱號曰革塞結波。其寺喇嘛頗衆。達賴喇嘛歲至講經。其地有查洋宗山。山上石多。

幾札古寺。有洞。高二千餘丈。梯石而上。洞內石蓮花。佛座前石几石盒。內有白土。可食。味如糌粑。次日復生。其洞須燃火而入。座後有一大海。云作惡之人至此必失足墮海中。番人提懼而不敢忽。四藏寺廟不可勝計。擇其著名大者而錄。如布計、藏、三巖上部有名之寺。三千餘所。支檔喇嘛八萬四千餘衆。其地不甚著名之寺廟喇嘛尤多。其呼圖克圖中之最著名者。如西都楞布氣、多爾吉拔姆、札薩楞布氣、三巴呼圖克圖、喇嘛噶呼圖克圖、阿嘉呼圖克圖、仲呼圖克圖、阿里竹孫呼圖克圖、阿嚕傅吉、地保呼圖克圖等類。亦離禪遠。各居大寺。皆係番民所居。信敬衣者。各有衆地。坐居其方。即同誥頭人管束番民。錄養亦即取給斯方。凡人呼圖克圖之下。必設倉儲巴一人。辦理地方事。凡大寺院。必設堪布喇嘛一名。管束僧衆。一二品至三品者。量寺之大小。酌其品第耳。

歲節

西藏年節。如臘月大。以元日為年。小。以初二為年。凡商民停市者三日。各以茶酒菓肉等食物。互相餽送為禮。郡王于元日設宴布達拉。請漢番官及頭人過年。初九日。大召內聚集各山寺喇嘛四萬衆。迎接達賴喇嘛諸佛登臺。或有名呼圖克圖。諷誦大經。至上元。郡王及噶隆、牒巴、等。各於大召周圍。大放花燈。紮木架。以五色油麵做人物龍蛇鳥獸。下設木架數層。安設大燈。周圍約數萬盞。自黃昏點起至次早始撤。

以天之晴陰風雪。並燈焰之色。占一年吉凶。如是夜天清氣爽。月明無風。燈焰光輝色正。則一年人畜安康。五穀豐稔。若天不明朗。或遇風雪。及燈焰紅白煙煤。乃為不吉。二十一日。調集各處蒙古西番馬步兵三千名。頂盔貫甲。執長矛弓箭鳥鎗藤牌。馬亦從頭至尾披掛五色甲裙。各各跳舞放鎗。遶召三次。至琉璃橋南。燃放火砲。以為迎神逐鬼。其砲係銅鑄。有二十餘位。內最大者一位。上列威劇除叛逆五字。鑄自唐時。非筏。於布達拉庫內動發銀茶紬緞綾帛布疋金珠等物。佈施僧衆。以為念經之資。二十三日。郡王及噶隆、牒巴。並有名大喇嘛。各出八九以至十四五歲幼童數名。快馬數匹。跑馬自色拉寺東山腳起。由右達拉後至工布堂約三十里。一氣跑到。先到賞緞紬哈達銀錢等物。其次到後到者。各分賞有差。又選善走之人數十名。自布達哈西跑至拉撒東止。約十餘里。亦一氣跑到。甲其先後分賞。賞畢。遶召跑三匝而散。此以為一年搶標奪彩之戲。至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拉撒轉召。二月三十日。布達拉懸掛大佛。其佛像係五色緞堆成。自布達哈第五層樓垂至山腳。長約三十里。將大召中所有寶玩金珠器皿陳列。喇嘛裝束神鬼諸妖、各番國人物、牛、虎、象、等獸。轉召三次。至布達拉大佛前。各跳舞歌唱。如此一半月間始散。乃其地之春戲。神鬼人獸等衣著頗極精巧華麗。其寶玩無窮。不能枚舉。六月三十日。別蚌寺、色拉寺、掛大佛。亦裝神鬼等類。垂仲下神。番民男女。並皆華服豔裝。或歌或唱。翻桿子跌打各種跳舞。亦二寺之大會也。七月十五日。另放牒一人以司農事。其地之頭目、牒巴。陪之遊街。佩弓挾矢。旂旙導引。遍歷郊圻。以觀田禾。射飲一日。以慶豐年。然後土民刈穫。七月十三日。其俗各將涼棚帳房下于沿河。遍延親友。不分男女。同浴於河。至八月初五日始能去。七月浴之。則去病疾。至十月二十五日夜。云係宗卡巴成聖之日。各家以及寺舖山院。皆于窗檻牆壁間。挨放燈盞數百不等。光明如晝。佈若列星。亦大觀。云又係古燃燈佛誕。未知孰是。亦係燈焰天色。占次歲之吉凶。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番民男女盛服而朝。家戶飲酒。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跳神逐鬼。喇嘛裝束各種神佛鬼怪。至晚則遶召放鎗吶喊。以為驅邪逐鬼云爾。是日各寺院俱有會。男女皆華服盛飾。羣聚歡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

紀年

西藏不識天干。惟以地支屬相紀年。亦以十二個月為一歲。以寅為正月。仍有閏月。但其閏月不同時耳。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之異。而無小建。如閏初一。則無初二。即初三矣。或于月內摘去二日。即不呼此二三日。假如二十六日。次日即呼二十八日。每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其呼正月曰端郭。餘月仍挨數呼之。紀日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與舊皆無異。推日月之蝕。亦纖毫不爽。云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流傳者。

風俗

西藏風俗鄙污。人皆好佛。貪財。不以淫亂為恥。不知臭穢。輕男重女。不設几棹床舖。老幼男女皆隨地坐

䴵。飲食惟茶爲最要。次青稞、炒麵、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類。但牛羊肉亦多生食。而食米麵者頗少。衣服多係毛褐。男子有髮。垢面。不梳不沐。婦女老少。日以糖脂或兒茶塗面。貪淫嗜酒。不曾狐行。婚姻禮節。迥不成風。四方俗習并附。

綠馬嶺一帶。人頗勇健。少賊盜。民俱貿易。人死。碎割喂鷹。如染瘟疫凶疾死者。砍碎其屍。或山或水。分而棄之。女未嫁。髮順披。嫁則將髮交叉搭頂上。以紅哈達作圈勒頭上。其他一切與藏同。

寧多。滾拉。阿雜。拉里。大窩。說板多。洛隆宗。浪岩。波。恩達。察哇作貢。桑阿。却宗。昌都等處。與藏同。惟昌都女未嫁。髮順披。嫁則珊瑚作兩花如菊大。戴額上。出嫁再不歸寧。即回亦止于門外。飲以茶酒。毋至女家亦然。大凡女子婦人。一概忌入人家。以爲不祥也。廟宇內更嚴忌之。若喇嘛與人通奸。則將兩造剝皮。皮楦草。其屍或投水。或棄野。以示儆。獨此異于藏。

春結一帶。婦人、以珊瑚作一圓花。下墜白螺殼。至于肩間。男人、以黑栽絨作帽。披栽絨褐單。面色多紫黑色。遠望不類人形。死喂鷹。餘與藏同。

干巴爾地梅一帶。婦女嫁有夫。以綠松石金銀鑲圓花如鏡大如湯碗口。帶于額上。名曰玉老。後帶冠。名策勒。插一簪名押籠。餘與藏同。

羊卓白地。札什倫布。三桑等處。女嫁則髮梳細辮交頂上。以珠石等類穿盤掛頭上。項帶蜜蠟素珠一串。有大如茶盞者。人死喂鷹。或沈水。孝服百日。不梳頭。餘與藏同。

阿里。噶爾渡、一帶。男子、帽高尺餘。或錦或緞爲之。頂綴緯。製仿冬帽。婦女以珠作簾垂頭前後遮面項間。穿圓領大袖衣。著褐裙。凡相見。以哈達交換爲禮。見長上不除帽。惟以右手指自額上者三。念蹉嘛咩者三。餘與藏同。

哈拉烏蘇。達木、一帶。居住皆蒙古番子。番人死則遷居。而遺屍于原住處。男子衣帽同蒙古。番婦戴白羊帽。或狐皮帽。髮細辮。以硨磲並銅鐵藏辮間。垂至脚跟。行則鏗鏘有聲。穿巴束硨磲飾帶。著皮襖。食奶麵茶馬奶酒。又另是一種也。

西藏記下卷

衣冠

西藏衣服冠裳。多用毛毯氆氌。富者亦穿紬緞布疋。頭羅非多帶元狐帽。或錦或緞爲胎。夏戴綿帽。制仿秋帽式。高六寸。平頂絲纓。捲邊約寬二寸。兩旁有衩。以蟒緞或卽片錦爲面。上鑲獺皮。窄邊。居常穿大領無衩小袖衣。名曰褚巴。皆以五色緞錦或片子爲之。亦用各色皮爲裏。遇朔大節。則穿蟒衣。貂皮披肩。不穿大掛。腰束金絲緞一幅作帶。長六七尺。腰佩二道。亦帶小刀荷包之類。必帶碗包一箇。足穿香牛皮靴。名卷頭。留髮。左耳帶珠墜。所乘馬亦掛兩踢胸。其屬下之噶隆、牒巴、人等。只帶一踢胸。所著裳服。皆與頗羅鼐同。惟髮、不束。不綰。不梳。披垂肩後。戴栽絨平頂大帽。無纓。亦或帶緞狐各樣帽。其栽絨毛長二三寸。如羊毛狀。手帶骨扳指。繫素珠。束皮鞓帶。或緞或紬或毛褐帶不等。帶順刀荷包。識字者。腰插鐵筒。狀如小刀鞘。內裝竹簽、插金皮盒。內貯墨水小銅瓶一個。寫字時。盤膝坐地。以紙捲摺。或行左手持定。置于膝上。右手提竹簽。醮墨水自左而右橫書。畫匠則以貓毛爲筆。遇節令或公事。噶隆將髮分作兩股。于頂上左右各綰一髻。身穿蟒衣。上披片子褚巴牒巴將髮亦綰成一髻。戴無翅白紗帽。乃唐之遺制也。左耳垂金鑲綠松石墜。約酒鍾大。其形似鳥獸。以兩爪並嘴相擒搦一物狀。名曰璵瑙。右耳垂珊瑚墜。用李大珊

瑚兩顆。上下金鑲。名曰工紐。身穿大領窄袖油綠錦短衣。以水獺皮走邊。袖口用五色緞各一條相接。前鑲獺皮。下穿黑袍白褶裙。名曰郭在。足著皮巷。上披紅氆褊單。插順刀。帶腰刀。繫大紅花緞帶一條。其巡街之役。名曰郭家吒。逢時令會期。亦蟒錦短衣。黑氆裙。帶腰刀。繫緞帶。不披褊單。不綰髮。戴白圈帽。如箭鼓子邊樣。手持木棍。巡查打街。自噶隆下至小民。手上俱帶骨扳指。大領無衩格巴。或布毯紬緞等。看其貧富為之。不拘顏色皆穿。而所戴之帽亦同。腰束皮帶。或毛氆帶。亦帶小刀、順刀、碗包、火鐮等物。手挐素珠。傲擂木碗。其褲子、襠內開衩。腰兩旁亦開衩。腰。如荷包口。螯束腰間。婦女服裝裝飾。頭髮從頂分兩旁。搓如細交腦後。稍以細束之。女子未嫁。腦後另分一辮。以寶石珍珠珊瑚之類戴辮上。若受聘。則將夫家所定之金鑲綠松石一大塊戴頂上。嫁為婦。則不復辮髮矣。居常以紅綠栽絨作尖頂小帽戴頭上。腳穿布靴。或皮巷。下穿十字花黑紅氆裙。名曰東波。前穿圍裙。或紅氆。或各色紬緞為之。鍍花邊名曰斑帶。上穿小袖短衣。長齊腰間。名曰文肘。綾緞紬布毛氆皆為之。上披栽絨小方畀。名撒。手帶銀鐲珊瑚戒指。名曰慈姑。左手帶銀鐲。名曰則箍。右手帶硨磲圈。寬約二寸。名同箍。乃小時帶者。至磨斷方已。無論貧富必帶之。云死後不迷路。耳帶金銀鑲綠松石墜。長寸餘。寬七八分。後面有小鈎掛于耳上。名曰額訶。上連珍珠珊瑚串。綴以銀鈎掛髮上。名曰吞逆。下以連珍珠珊瑚串長六七寸。垂兩肩。名曰亞雜。貴賤不等。皆項掛素珠一串。自珊瑚、青金、硨磲、磁器、至木珠者。富室帶蜜蠟珠。有大如茶盞者。又帶一銀盒。名曰阿務。內裝護身佛、子母藥之類。胸前必掛銀鑲珠石環。長約有三四寸。寬寸餘。兩頭有鈎。乃掛衣扣者。名曰的拉不拘貴賤皆有之。稍富餘則帶珍珠帽。以木作胎。如緯笠式。而厚砝紅漆。裹以金鑲綠松石為頂。周圍滿綴珍珠于胎上。價有値千金者。老年婦人以金鑲綠松石一片如錢。約湯碗口大。立戴于額上。名曰白玉。凡戴白玉。親友作賀宴客。其蒙古婦女。髮亦自頂分兩股打辮子。以青緞或青布以作套束之。約寬寸餘長二尺許。以鈎掛髮辮際。垂兩乳旁。足穿香牛皮靴。身穿長衣。上蓋鑲邊齊肩長掛。其掛腰作細褶。仿朝衣褶。耳帶纍絲金鑲綠松石墜。或珊瑚墜。臉不敷脂。不披方畀。冬夏俱戴狐皮帽。

物產

拉撒穀屬。產青稞、小麥、胡豆、豌豆、菜子。自他處販來者。則蕎豆、黃豆、水豆。稻米、黑糖。蔬屬則圓根、葱蒜、韭麥。近漢人自中國帶來菜種。有白菜、萵苣、波菜、莧菜、韭菜、蘿蔔、樹菊、四季豆、胡豆。牲畜則馬、騾、驢、犛牛、黃牛、羊、長毛牛。豬類小。至大不過四五十觔。雞亦小。野牲則天鵝、黃鴨、白鵰、大鷹、雉、兔、狐、細鱗魚。花果則芍藥、牡丹、西天花、剪碎絨、蜀葵、金盞、罌粟、虞美人、山丹有紅白二色、紫金蓮、藏菊花有紅白二色、馬蘭、松、柏、柳、白楊、桃、林檎、胡桃。自他處來者。則葡萄、棗、杏。服物則氆子、氆氌、氈、錫鑞乃一種毛氌別名非錫器皿之名、栽絨。拉撒東至蘇馬雜。土民皆稱百巴。出產同名工布江達。產栽絨、騾子、大頭狗。其餘出產同藏。自工布江達至努多拉河、阿雜一帶土民。俱名工岡。拉里不產五穀。以畜牧資生。牛羊為食。大窩、說版多、洛隆宗、土產皆同藏地。說版多山後。有金廠。有黑帳房。洛隆宗南去二日。有浪岩山。產青金石。波產麥、豆、牛、羊、豬、雞、蜂蜜。恩達、察咤作

賈、桑阿却宗、俱產稻米、麥豆、蜂蜜、葡萄、胡桃、牛、羊、騾子、雞、豬等物。昌都產稻米、粱穀、生薑、黃蓮、麝香、熊膽。自拉里至昌都土民。皆稱康巴。拉撒之南。春結一帶土民。皆稱百巴。世居黑帳房者。名洛巴。產騾子、大頭狗、栽絨、竹、木、廠菜、茜草、葡萄、胡桃、背杜木。拉撒之西。于巴白爾極土民名衛巴。羊卓白地至札什倫布三桑一帶土民。皆名藏巴。為產皆與藏同。阿里、噶爾渡一帶。產稻米、粱米、棗、杏、拉扉兒碗、札木札呀碗。其價有值數十金者。召北浪子一帶土產同藏。氣候稍寒。納克產、依克駝洛海一帶。有海子鹽水、鹻水。拉撒至揚八丼一帶。有崔甘一種人。居黑帳房。以牧畜打牲為業。天寒。不生五穀。產馬、牛、狐狸、沙狐、猞猁、猻、白豹、金錢豹、虎、麝香、野牛、野馬、野騾、兔、雉、鶴、黃鴨、黑鵝、雪雞、野雞、野葱、蒜、韭、當歸、甘遂。桑駝洛海、吉札布、生根物角、一帶。俱名昂獨。無人煙。地多溫泉。海子產白鹽。藏民咸資以食。拉撒東北由哈拉烏索至達木一帶。皆蒙古與霍耳人錯居。不產五穀。惟藉牛羊。

飲食

藏番蒙古不拘貴賤。飲食皆以茶為主。其茶熬極紅。入酥油、鹽、攪之。飲茶。食糌粑、肉米粥。名曰土巴湯。其次麵菓、牛羊肉、奶子、奶渣等類。牛羊肉多生食。而日食不拘頓數。以饑為度。食少而頻。男女老少皆曰飲燒酒。乃青稞所釀。淡而微酸。名曰嚨。亦有青稞酒燒。飲醉後。男女相攜。沿街笑唱為樂。

婚嫁

婚姻亦擇女婿。首取門戶相當。男識字者佳。女以善生理、識貨價、理家務、為善。亦通媒妁。惟富厚之家方有之。其餘多苟合。如兩姓各知子女好否。男家以一哈達。託親友一二人云。我有男願與某家女聯姻。其親友持哈達至女家云。某家有男。欲求汝女為婦。將哈達遞上。彼此相樂。如不推辭。則云我于某日來說。于是日女家遍招親友以候。其媒乃攜男家酒並哈達至。云其子弟行止年歲。女家父母親友喜允。則飲其酒。各受哈達。另日媒人則將下聘之金鑲綠松石。戴子女子頭上。名曰色貫。仍以茶菓衣服金銀羊腔羊腿各若干為聘。女家亦以禮回之。如不允。則男家之酒一滴不飲。哈達亦不受。至迎娶之時。男女家必先延客數日。亦以衣裙等物贈裝。父母亦陪嫁田土牛羊衣飾。至其日。不用車馬。女家于門外搭一涼棚。內以方坐褥三五個高鋪于中。將麥子撒為花。扶女坐于上。父母旁坐。親友列兩行而坐。用小几桌擺菓食糖點各食物數盤。以茶酒米粥與女食畢。二家親友則扶女步行。遠則乘馬。送親之親友各將青稞麥撒貽其女。而女家則將果子哈達共結一處。贈散親友。送至男家。各不行禮。扶女與女婿坐。飲以茶酒。片刻。則扶開分坐。親友各將哈達與男女長者掛于項。平交放于懷內。或堆積坐前。親友則列兩行而坐。飲茶酒飯食畢。各攜果肉而回。至次日。男女父母及親友男女俱華服。項掛哈達。擁新婿新婦遊街而遊。凡至親友門。不延入。惟以茶酒送至街中飲之。飲酒則團圓扶手。男女跌坐而歌。如是三日乃止。

夫婦

西藏風俗，女強男弱，夫婦制媒正娶者少，多苟合，其差徭、販賤之婦人，故一家兄弟三四人，只娶一妻共之，如生子女，兄弟擇而分之，其婦人能和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稱美，以其能于治家，凡做買賣，亦皆婦人，如種田禾、紡毛線、織氆子、當烏拉，人皆笑其無能，然不以淫亂為恥，父母不之禁，夫婿不之怪，如有外交，則明告其夫曰，某為我之英獨，其夫怡然，而夫婦悅則相守，不願同處，即自擇所欲而適焉。

生育

西藏生育子女，不洗浴，不剃頭，落地時，其母以舌舐之，至三日，即用清油、酥油，塗擦遍身，晒于日中，數日，即以炒麵調湯餵之，多不與乳食，稍長，男子教書算，或習一技，女子則教識戥稱，作買賣，紡毛線，織氆氌，不習針工，不拘女誡，而生育以女為喜，風俗信重喇嘛，如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為僧，女為尼者。

喪葬

西藏凡人死，不論老少男女，用繩綑成一塊，膝嘴相連，兩手交插腿中，以平日所著舊衣裹之，盛以毛袋，男女羅哭，用繩弔屍于梁，延喇嘛念經，以酥油送大小召點燈，或數十觔或百觔，諒其貧富，將死者所有之物，盡出以一半布施布達拉，以一半變賣作延請喇嘛念經、並熬茶、及一應施捨之需，即父子夫婦，亦不肯存留一物，其屍放二三日或五七日，背送剮人場，綑于柱上，碎剮喂犬，骨于石臼內杵碎，和炒麵搓團喂狗，剮人之人，亦有牒巴管束，每剮一屍，必得銀錢數十枚，無錢則棄屍于水，以為不幸，其喇嘛則喂鷹，皆以火化建塔，親友弔問，窮者助以銀錢一二枚，富者以哈達緞問，並送茶酒，其孝服、男女百日不穿華服，不梳不沐，婦人不帶耳墜素珠而已，他無所忌，富者時常請喇嘛念經，以薦亡魂，至一年乃止。

醫藥

西藏醫名厄木氣，藥不泡製，皆係丸散，一診視而後用藥，其視脈，以左手執病者之右手，右手執病者之左手，一時齊診，不分先後，但番人無論老幼男女，小疾則以清油、酥油，遍體擦之，曬于日中，若陰天，以被單覆蓋，用柏葉燒煙薰之，病者始診脈服藥，或刺血，然不論病之輕重，必延喇嘛念經，或朱巴念誦祈禳，朱巴即道士之類，或令並男女唱佛歌以祛之。

占卜

西藏占卜之術不一，有等喇嘛，以紙畫八卦，書番字而占者，有以青稞排卦，抽五色毛線而占者，或數素珠而占者，或畫地而占者，或燒羊骨，或看水碗，種種不一，然亦有頗驗者，大抵在所學之精淺耳，婦女亦有會者，不能悉述。

禮儀

自噶隆、牒巴、下至小番，見郡王並公等，俱止卸帽于手，伸舌，打半躬，垂手曲腰，各自就坐，凡進見，必遞哈達一個，如中華投遞手本之意，若係平交，則彼此交換為禮，即書信中亦必出一哈達，蓋即投刺之意，若路遇，則側立，抹帽垂手，打躬，其平民見噶隆、牒巴、頭人之禮亦如之，自郡王下至番民，見達賴喇嘛，皆卸帽合手，三禮拜，曲腰垂手，至法座前，達賴喇嘛以手摸頭一下，謂之討摸手。

宴會

歲時令節，頗羅鼐亦知宴客，或在家，或于各柳林中，正中鋪方褥數層，頗羅鼐自坐，前設矮方桌一二張，上擺麵果、長尺許，生熟牛羊肉，羅蔔、藏杏、藏核桃、葡萄、冰糖、回之果、焦糖等類各一二盤，其焦糖乃黑糖同酥油熬成者，長尺許，寬三四寸，厚一指，牛羊肉或一腿、或一大方，豐厚隨時，兩面鋪長坐褥，前亦挨設矮桌，擺列果食等類，各半郡王之半，噶隆、巴浪子、沙仲宜等，列兩行而坐，或兩人一席，或一人一席，隨從人等各就席後地坐，每人給果食一大盤，食則齊食，先飲油茶，次以土巴湯，再以奶茶，抓飯，乃極幽回民所作，有黃白色二種，用米作飯，水淘過，入沙糖、藏杏、藏棗、葡萄、牛羊、餅等物，盤盛手抓而食，繼飲燒酒，遇大節會筵，乃選出色婦女十餘人，戴珠帽，穿彩服，行酒歌唱，近有能唱漢曲者，又有八、九、十、十二三歲小童十數名，穿五色錦衣，帶白布圈帽，腰勒錦條，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後相接，又設鼓十數面，其司鼓者裝束亦同，每進食一巡，和舞之，前步趨進退，與鼓聲相合，揆其義，倣古之八佾舞歟，食畢，肉果等物，俱各攜去不留，或亦設宴請漢官，凡此食物等品，自郡王下至小民皆同，惟行酒婦女並舞鼓吹，除郡王而外，他皆無也，揖之，主人上坐，客至不起立，不迎送，若在主人之上者，始讓之，其酒罈上，必以酥油搪口上，以為致敬，碗皆自懷，食已不洗，以舌舐之，民間宴筵，男女同召，坐一同坐，彼此相敬，歌唱辭客，竟日始散，散時，男女圍聚攜手跌坐而歌之，至門外街中，歌唱而散，富者每月二三次，貧者亦必一次云。

市肆

西藏習俗，貿易經營，男女皆為，一切縫紉，專屬男子，通用皆銀錢，每個重一錢五分，上鑄番字花紋，其名曰百丈，以銀易錢而用，若貿易碎小之物，以臺子、哈達、茶葉、酥油易換，至市中貨物商賣，有纏頭回民販賣珠寶，其布疋、紬緞、綾、錦等項，皆販自內地，有白布回民販賣氆氌、藏錦、卡契緞、布等項，皆販自布魯克巴、白勒布、天竺等處，有歪物子專賣牛黃、阿魏等物，其他藏綢、藏紬、氆子、氆氌、藏布以及食物諸項，藏番男女皆賣，不設鋪面桌櫃，均以就地擺設而貨。

房舍

自爐至前後藏各處，房皆平頂，砌石為之，上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三層至六七層者，凡稍大房屋，中堂必雕刻彩畫裝飾，堂外壁上必畫一壽星圖像，凡鄉居之民，多傍山坡而住，惟卑貫地方有草房，其窯

古、住格爾牛羊廠.住黑帳房.而拉撒境內.大房頗多.有可住數百人者.如大召甫之拉撒與廈.內安設銅鍋一口.可盛水百十餘擔.以供念大經熬茶之用.即此可類推矣.

刑法

西藏相沿番例三本.計四十一條.所載刑法甚酷.大召旁有黑房數間.拘繫罪人犯法者.不論罪之輕重.皆禁于內.用毛繩將四股綳起.聽候發落.如二姓鬭毆致命者.將屍棄水.兇手只罰銀錢充公.並給屍親念經.或銀若干.牛羊若干.追比全完而釋之.無銀則縛棄水中.籍沒其家.其搶奪劫殺者.不分首從.皆問死罪.或縛于柱上.以鎗打箭射.較射飲酒.死則割頭懸示.或送狢㺄野人食之.或活縛送曲水蝎子洞.令蝎子食之.若偸竊不道.將全家鎖拏.監追內比.或一陪三陪六陪九陪.追完.將正贓去目、鼻.砍手.凡犯重罪.先以繩緊縛以皮鞭數十.擲于水中.泡一時取起.再鞭之.如是者數次.然後審訊口供.如其不認.則以滾油滴其胸.用大刀裂其肉.再不招.則細縛坐水中.髮分兩股.以繩左右縛之.用白粗布蒙面.以水立澆之.不認再澆.或于十指內下油簽.若永不招供.而後釋放.倘熬刑而死.棄屍水中.其刑法慘酷.從未之聞.至爭鬭打架.告理者罰銀.曲多直少.犯而不告者.各重罰.無銀則以長棍責釋.若犯姦情.止罰銀錢.隨其貧富多寡不等.亦或責釋.但犯法無論男女.俱于市中去衣責之.近亦有枷號者.觀其刑法.可知其人之頑俗之惡矣.

外番

西藏定自康熙五十九年.十餘年來官兵往返其間.崇山鳥道.盡闢坦衢.荒服窮陬.咸沾德化.於是藏之西南.計程兩月.有巴爾布一區.天道和煖.產稻穀、孔雀.其民爲三部.一曰布顏罕.一曰葉楞罕.一曰庫庫木罕.於雍正十年間.遣使來藏.經駐藏大臣等具奏.蒙聖恩允准內附.賞頒勅書三道.賜蟒緞、玻璃、磁器等物.於次年八月.派員護送至藏轉頒.十二年正月.布顏罕等遣使來藏.請赴京進貢謝恩.奉旨准其來京.途沿途支應.四月二十日自藏起程.其三部奏章貢物.譯出漢文.附載.

布顏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布顏罕離離噶爾合掌謹奏.大主聖體沖和.微末布顏罕不勝慶幸.蒙大主仁恩.賞給勅書緞疋玻璃磁器等項.瞻仰聖明.曷勝欣慶.回聞大主仁化.即欲遣使請安.拉藏不爲轉奏.計無所出.今蒙貝勒奏請.得沾大主天恩.又得遣使奏事.伏願溫旨時頒.邊鄙小罕普沾天惠矣.鑒之鑒之.奏書徵儀、哈達一個.珊瑚樹一株.珊瑚一串五十五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琥珀一串四十一個.金絲織成卡契帶三條.金絲織成卡契小帶五條.各色卡契緞三疋.白卡契布三疋.犀角一枝.孔雀尾扇一柄.孔雀尾一束.黑香一包.各色藥一包.癸丑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

庫庫木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庫庫木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任幸勝.庫庫木罕以實心感戴大主仁恩.蒙賜以勅書緞疋玻璃磁器等項.向聞大主天恩仁惠.至於天恩溫旨.如此沛降.實出望外.今

以貝勒轉奏.蒙賜勅書.無涯天恩.愛生處如同父母.曷勝欣慶.特差巴丸尼桑格爾恭謝天恩.伏思庫庫木罕.邊鄙小罕.惟賴大主仁恩.以安其生.仰乞溫旨不時下降.奏書徵儀、哈達一個.大珊瑚二個.珊瑚六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金絲織成各色卡契帶十條.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孔雀尾管子碗二個.各色卡契布二十一疋.白卡契布五十九疋.各色藥六包.額納持克克、巴爾布、等處地圖一張.癸丑年十一月十七日奏.

葉楞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葉楞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幸甚.向因額勒特罕不將大主天威仁化曉諭我等.今幸貝勒宣傳.我等方知虔誠悲順.將遂.賞賜勅書緞疋玻璃磁器等項.如我親瞻天顏.不勝欣慶之至.邊鄙小罕惟乞大王憐愛.鑒之鑒之.奏書徵儀、哈達一個.大小金錢二個.林親中內佛一尊.珊瑚一串一百十八個.小珊瑚一串一百三十六個.香盒一個.孔雀尾扇一柄.孔雀尾管子碗一個.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各色藥一包.巴爾布帶一條.白卡契布三疋.各色卡契布十疋.卡契緞三疋.巴爾布布四疋.星袋一包.黑香一包.阿魯拉三包.癸丑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

又布魯克巴一族.離藏西南約行月餘.其罕諸彥林親.乃紅帽之傳.天道頗煖.物產與中國相彷.南行月餘.即天竺國界.考其地、所時歸順.賜冊印.其文曰唐師國寶之印六字.外有噶畢一族.原係諸彥林親所分者.日久其勢漸大.後諸彥林親之呼圖克圖、楚克賴納木查爾至噶畢地方.噶畢即留不放歸.諸彥林親屬下.地納、瓦納、二處百姓.時潛赴噶畢朝覲.由是二家成隙.互相仇殺.噶畢力弱.於雍正十年投奔頗羅鼐.發兵助之.敗諸彥林親於界地.諸彥林親亦遣使於駐藏大人處歸誠、並請赴京進貢.彼時以兩家正當仇殺之際.留使在藏.備敍投誠進貢併兩造仇殺緣由.奏聞.於次年差官前赴二家排解.不就.復於冬十月.差陝西督標前營遊擊和尚同頗羅鼐所差噶隆頓子.以及外委人員.前赴適中之汪則城解勸和合.取永和印契.帶二家貢使.於甲寅年正月旋藏.差員伴送赴京.蒙世宗憲皇帝賞賜勅印.遣員護送.於雍正十三年夏五月到藏.噶畢東魯卜喇嘛卒.於是地土人民.仍歸諸彥林親管轄.其不願附之番民一百餘戶.奏明、給與牛種.安插商納之汪則地方.乾隆元年春.諸彥林親、齊類拉卜濟、親身赴藏、朝拜達賴喇嘛畢.於是年秋八月五日始回.譯出奏書附後.奏書云.天下蒼生共戴、滿洲西土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喇嘛札爾薩立、布魯克谷濟、諸彥林親、齊類拉卜濟等.焚香望闕合掌叩頭謹奏.爲悲請聖安.仰乞天恩事.西陲愚衆.不知善惡.妄行仇殺.西藏貝勒致書宣諭.大主天恩仁化.我等不勝欣感.遣使至大主貝勒處.乞准歸命.復蒙大主賜以生平未覩之異數大恩.遠賁於黃金滿世界矣.如天之大恩.實萬世不能圖報.惟有感激悲謝天恩.但布魯克巴人愚如獸.不知法教.因與噶畢歷次構釁.蒙駐藏大人轉奏.時遣官員噶隆爲我等和解.又蒙西藏貝勒親至則江.宣諭大主天威仁化.分晰利害.俾處安一膝巴.照看辦事.諄諄致書教誨.我等俱各感激.欣然和好.自今以後.惟有戴皇恩.永遠安樂.敬求者.布魯克巴人等.多有不知法度者.求大主賞以勅印.以便管轄.且愚人上畏天威.各守法度.不致生事.世世子孫.永得安生者.皆大主再造之恩.於大主別無所思.伏乞憐憫.時降教諭.鑒之鑒之.爲此特差格隆巴爾沖恭請聖

26 B
第九十四冊

安。伏乞天恩。並獻土產。各色卡契帶五條。卡契緞一疋。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蜜蠟一串三十六個。五色花布四疋。布魯克巴布二十疋。卡契小刀一把。銀碗一個。月之吉日奏。

天下含生共戴。滿洲西土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噶畢東魯卜喇嘛。焚香望闕。合掌叩拜。奏爲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事。東魯卜上合天心。恭順歸命。仰賴大主恩威。安生樂業。恭請聖旨之時。蒙賜以有生未見異數大恩。噶畢東魯卜不勝欣感。曾經恭謝天恩。實不但今生。雖萬萬世不能仰報。惟有三寶佛前。虔誠諷經祝滿洲西土大主萬萬年耳。但布魯克巴人等。生性愚昧。如昔歷年生隙仇殺。駐藏大人奏明大主。普愛生靈。差官噶隆等爲我等和解。具勒又親至則江。宣諭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教訓和好。各處差牒巴一名照看辦事。復致書教訓。如幼兒得母。欣感無旣。今復和好。惟感大主庇佑天恩。永爲安樂而已。拜求者。西土大主憐憫餘生。賜以勅印。得賴恩威。便於管轄所賜五城人民。彼亦知敬畏。各守法度。以安其生。此滿洲西土大主憐憫再造之恩也。鑒之鑒之。爲此特差使者商納克諾爾布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並獻土產奏書哈達一個。珊瑚八個。小珊瑚七十個。金絲織成花緞一疋。花布三疋。象牙一根。卡契帶五條。白卡契布三十疋。蜜蠟一串一百一十五個。月之吉日奏。

新撫南稱巴彥等處番民七十九族。查其地爲吐番地。居四川、西藏、西寧、三界之間。昔爲青海蒙古奴隸。自羅卜藏丹津變亂之後。漸次招撫。雍正九年。西寧總理夷情、散秩大臣、達鼐奏請川陝派員。勘定界址。分隸管轄。十年夏。西寧派員外郎武世齊、筆帖式齊明、侍衛濟爾哈郎、遊擊宋守華、都司周秉元。四川派出雅州府知府張植、遊擊李文秀。西藏派出主事紐進額爾黑圖、守備和尙。會同勘定。近西寧者歸西寧

管轄。近西藏者暫隸西藏。其族內人千戶以上設千戶一員。百戶以上設百戶一員。不及百戶者設百長一員。俱由兵部頒給號紙。准其世襲。千百戶之下。設散百長數名。由西寧夷情衙門發給委牌。每百戶貢馬一匹。折徵銀十二兩。部議減去二兩。奉旨再減二兩。計每馬一匹折銀八兩。每年每戶攤徵銀八分。歸西寧者交西寧道庫。隸西藏者交西藏糧務處。其西寧所管四十族之內。覺巴拉、喇布二族。一司木魯烏素濟渡。一司會盟遞文之差。免其貢賦。雍正十二年。頒給唐古忒字律例。係西寧夷情衙門從蒙古例內摘出繙譯者。原議一年會盟一次。三年後年間會盟一次。乾隆二年。西寧總理夷情副都統保祝。以四十族番民漸知理法。奏改間二年。差章京一員、守備一員、帶綠旗兵二十名、蒙古兵五十名、前往會盟一次。其族分名色。則阿里克。蒙古爾津。雍熙葉布。玉樹。噶爾布蘇魯克。尼牙木錯。固察。稱多。洞巴。多倫尼托克安冕。多倫尼托克業爾吉。多倫尼托克拉爾吉。多倫尼托克典巴。蘇布。上隆布。札武。中札武。下札武。班石。上阿拉克碩。下阿拉克碩。上隆璵。下隆璵。蘇爾莽。白利。哈爾受。格爾吉。中格爾吉。下格爾吉。巴彥稱南。桑色爾。蘇東。綽火爾。吹冷多。爾多。覺巴拉。喇布以上四十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戶。計男婦三萬二千三百九十名。除覺巴拉、喇布二族七十四戶各應差不輸貢馬外。止納賦番民八千三百六十九戶。共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乾隆三年。地震傷亡案內。經總理西寧夷情副都統巴靈阿派員外郎高亮、守備班第、勘實傷亡無存六

十五戶。奏准永行免賦外。止實在番民八千三百四戶。共徵銀六百六十四兩三錢二分。納克書貢巴。納克書拉克什。納克書色爾查。納克書畢魯。納克書崩盆。納克書達格魯克。札嘛爾。上阿札克。夥爾係提麻爾。夥爾札嘛蘇他爾。夥爾川目桑。夥爾札嘛蘇他爾只多。娃拉。夥爾。夥嘛魯。寧塔。尼查爾。參嘛布嗎。尼牙木查。利松麻巴。勒達克。多嘛巴。羊巴。夥爾。夥爾彭他嗎。夥爾拉塞。上固噶魯。下固噶魯。瓊布納克魯。噶魯。巴爾查。上奪爾樹。下奪爾樹。三渣。三納拉巴。樸俗。以上三十九族。計四千八百八十九戶。男婦一萬七千六百六名。徵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統係藏兵全撤。歸西寧管轄。

塘站

自打箭爐出口至藏。計程五千三百六十五里。共安塘八十四處。安汛十三處。內撒浪工。（把總一員。兵十名。）裡塘。（把總一員。兵二十五名。）海子塘。（兵八名。）立登三壩。（兵十名。）大所。（兵十名。）巴塘。（守備一員。兵五十名。總管糧木多。多米作丁至打箭爐一路之塘汛。）江卡。（把總一員。兵二十名。）黎樹。（兵十名。）石板溝。（兵八名。）阿足。（兵總一員。名二十名。）乍丫。（把總一員。兵三十名。）昌都。（派駐雲南官兵一千名。雍正十二年內裁撤四百名。留遊擊一員。領駐其地。總管以西至藏一路之塘汛官兵。）說板多。（把總一員。兵五十名。後減撤三十名。）拉里。（把總一員。兵五十名。後減存兵五名。）江達。（守備一員。兵一百二十名。糧駐千總一員。兵四十名。）

糧臺

打箭爐。裡塘。巴塘。昌都。（即察木多。）拉里。西藏。（各駐文職一員。）

附錄

西藏拉撒召。到後藏塞爾地方。緊走十里。係白木戎交界。由塞爾向西南緊走十八日。到宗里口子。有一崖高約十五丈。以木搭梯。人往來行走。馬不能過。此外再無別徑。由宗里緊走八天。到白木戎住地。其白木戎有一王子。住的房子名曰勞丁宰。俱在山上。其先之王名乂多郎告。止生子一人名局蜜郎結。今已承襲。其屬下有管事大頭人八名。住地方大頭人五名。小頭人十五名。所屬百姓繁雜。一種名喚蒙身。穿布衣。不遵佛教。不行善事。一種名喚總一。生子幼時。即以五色塗面成花面。一種名喚納昂。無論男女俱不穿衣服。下白布纏之。臥時以木爲枕。一種名喚仍撒。男子只穿中衣。長短齊膝。婦女下身亦用布遮。亙穿一中衣。不穿下衣。惟白木戎木地人民穿布服。凡男婦背披藏紬褊單。行坐必佩腰刀。其地和煖。產米、青稞、蒄荳、麥子、黃荳、扁荳、茳荳、刀荳、四季荳、小米、高粱、蕎麥、芝蔴、玉麥、甘蔗、葡萄、桃、石榴、柑子、栗子、水牛、黃牛、羊、大豬、羯羊、大耳豬、騾、馬、野豬、羱羊、虎、豹等物。又產一種野獸野象。其野獸羊身獨角。乃獬廌。地有大寺二座。一名白馬楊青。一名札什頂。有小寺十八座。其玉局蜜郎結所管之地方內。納噶爾、濮雜納、餘隊巴、拉不立、額郎紬隆巴、立巴、雜不立、七處。另設大頭人管束人民。其方亦呼小西天。與朱巴連界。中隔大江。名曰巴隆江。由白木戎東至朱巴。南至西天岔烏子。西至白布。北至後藏曰蕊子。由西去十日。倘屬白木戎管轄。交西天界。再行十日。始到小西天。不爾牙王子住處。從此上海船。由海船行半

月。卽至大西天矣。西藏、相傳漢張騫曾至其地。唐以公主下嫁贊普。始通中國。距京師萬三千餘里。人惟好利貪淫。仇殺無已。勢小者則附之。大族殊有列國之風。其地所集人民。曰土番。曰綳頭。曰卡契。曰白布。曰西洋。曰歪物子。曰達子。曰蒙古。種類繁多。不能殫述。乾隆二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統志內開。達賴喇嘛在布達拉白勒蚌廟內居住。郡王頗羅鼐管轄衞藏、達格布、工布、卡木、阿里、西拉果爾等處。共城池六十八處。共百姓一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寺廟三千一百五十座。共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六十衆。班禪額爾德尼在札什倫布寺內居住。管寺廟三百二十七座。共喇嘛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一衆。境內大城池一十三處。共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仍歸郡王統屬。自衞藏召東北走十二日。至卡目拉里。行二十六日至郡木喀墩界。自召至南走八日至怕爾城。由怕爾行一日。卽布魯克巴地界。自召至西界接阿里地方。自召至札什倫布。十四日。由札什倫布至阿里之噶爾渡地方三十二日。自召正北至納克產二十四日。納克產至書隆沙爾。計程十五日。由書隆沙爾十八日至克里野城。其阿里東南至竹馬郎城三日。由竹馬郎城一日至奴城。阿里正南至格地三日。阿里西南至謀羅城七日。自謀羅城至弄領拉城十五日。阿里正南至納達城二日。阿里西北。自所管之魯都克城起。十五日至噶噶爾所屬葉爾羌木城爲界。

一、布魯克巴卽紅教喇嘛地。其掌教札爾薩立、布魯克谷濟、胡必爾、爾罕與、額爾德尼、牒巴、諾彥林親齊類拉卜濟、俱住布魯克巴蚌湯德慶城內、管轄百姓。約四萬餘戶。大小城五十處。寺廟一百二十座。共喇嘛二萬五千餘衆。其地界址。 東至戳𠰔烏魯爾兗族分地方。計程八日。其戳𠰔烏魯爾兗。卽猺獫野人國 正南至尼諾式克地方爲界。計程十天。 正西至巴領木領爲界。計程十日。 正北至西藏所屬之怕爾城爲界。

一、巴爾布三罕。一曰布顏罕。住木作城。一曰葉楞罕。住莽哈巴哈城。一曰庫庫木罕。住吉拉蘇拉魚卜城。三人共管百姓五萬四千餘戶。其地界址。 正東自北格爾達地方。至巴拉打拉罕。計程十日。 正南至巴爾布至尼諾式克。計程七日。 正西至庫爾卡地方。計程六日。 正北至西藏所管之吉隴城十二日。自吉隴城至藏。計程二十三日。

自成都省城至西藏程途

成都南門。(過萬里橋) 四十里至雙流縣。(沃野平坦) 過南林鋪、黃水河、羊馬河、西河、(卽蜀江) 五十里新津縣。(道路平坦) 五十里至沸江河。六十里至邛州。(君平故里。城內有卓文君當壚、司馬相如讀書琴臺) 出南門。過南河大渡。上大通街。至七地墩。上小坡。過臥龍場。四十里至大塘鋪。(蒲江縣界) 由乾溪鋪過萬工坡、下田壩。五十里(過橋卽是)白站。([illegible]) 過新店古城、和尙腦。共五十里。至名山縣。([illegible]) 二十里過燒橋。上坡卽金雞關。(山閣不大。上建關帝廟) 下山。三十里至雅州府。([illegible]) 出南門。上嚴道山。過嚴官堂。下涼水井。走對巖、風木了、八步石、六十里至觀音鋪。(在山之間) 出門不遠。上飛龍關。十五里。山頂上有古剎。(名龍興寺) 下山煎茶坪、蘇柳灣、下脚、下高橋關、走山脚過大廟。至七縱河。(其水發源瓦屋山下) 過船上

岸。共計六十里至榮經縣。([illegible]) 四十里過鹿角壩、水池鋪、至箐口站。順溝而進。過大渡橋、芭房、安樂壩、黃泥鋪、共七十里至小關山。([illegible]) 沿溝而至上約十里。名大關山。([illegible]) 過江。下不遠。復沿溝而上。卽丞相嶺。([illegible]) 下山名象鼻子。二十四盤。([illegible]) 過羊捲門。有兩條路。一([illegible]) 總計七十里。至淸溪縣。([illegible]) 出北門。下坡過溝。上山順堝至宮庄。共七十里。泥頭汛。順溝而進。過老君劍。([illegible]) 三十里至林口。順溝而進。上坡。過頭道橋。(卡布坤) 過橋。由溝不遠上飛越嶺。([illegible]) 三十里至化林坪。([illegible]) 由左邊過小河。走冷磧。共三十里。冷磧。(土司所居) 五十里至瀘定橋。([illegible]) 橋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九股。([illegible]) 御賜橋名曰瀘定。過橋十里名咱里。([illegible]) 二十里大冢壩。上小波。下十里冷竹關入溝。大朗上大崗。([illegible]) 下去卽敍花扁。([illegible]) 曲折而上十里。名黃草坪。([illegible]) 十里至頭道水。此舊路巳頹。今由冷竹關對岸新道路沿山岸而走。(臨峽江嶺) 約二十里至頭道水。([illegible]) 過此由楊柳深坑一路。共七十里至打箭爐。([illegible]) 出南門。走拱竹橋。順沿山而上。約二十餘里。上頂名折多山。([illegible]) 由下約二十餘里。有人戶柴草。無食物。共五十里至提茹塘。(有柴草人戶塘站) 五十里至納哇。([illegible]) 居 順溝而進。五十里至阿娘壩。([illegible]) 五十里至瓦七土司官寨。過俄松多橋。四十里至東俄嚕。([illegible]) 進溝約四十里上高日寺大山。路陡。([illegible]) 下山四十里至臥龍石。(有柴草人戶塘站) 九十里至八角樓。([illegible]) 六十里至雅龍江。([illegible]) 過河。進深林山溝。五十里至麻蓋中。([illegible]) 過陸尙。下剪子彎。上大雪山。([illegible]) 又約二十里乃撥浪工山。([illegible]) 下山約十里。共計九十里

至西俄囉。上小山。直過約四十餘里。進溝。上雪山。至咱嗎納洞。

約二十餘里。入頂溝。隨上一小山。下溝。名亂石窖。

又上小崗。下去順溝而出。共八十餘里。至火竹卡。

過小橋一座。沿河而上。約三十里。進溝。上坡。名火坡。下山郎大壩。共約六十里。

至裡塘壘。六十里上漫山。至頭塘。

約九十里至拉爾塘。站約四十里。隨小河過

走至喇嘛了。自此進溝上坡。由溝而進。約五十里。至二郎灣。

過山。順溝而出。約六十里。立墩三壩。約八

十里。至大朔塘。進溝。上大雪山。逕過。下

去半山樹林口。行走約九十餘里。至崩叉木。下山約三十餘里。至長壩沖。

此順溝而進。上下行四十餘里。出溝口至巴塘汛。過小山一座。沿

江而行。四十里過河。至竹巴籠。

四十里至江喇塘。向西北進溝。上山。

過閩。共計六十里。至空子頂。過大山。上下七十里。至蟒裡塘。

過雪約四十餘里。至那木塘。過山一座。五十里。南墩塘。

過山。六十里。至古樹塘。

過崎嶇漫山一座。六十里。至普拉塘。過漫山六十里。至江卡汛。

四十里。至凝河站。過大雪山。上下七十里。至梨樹塘。

過漫山六十里。至阿布拉。過小山。五十里至石板溝。順河

而下。進溝。迷過雪山六十里至阿足。八十里至洛加宗。順溝而出。上下迂過。約九十里。

至乍了汛。進溝。過雪山。四十里。至雨

撒塘。約九十里。至吉地汛。順山而出。□手過大雪

山。六十里。至空撒。四十里至王卡塘。順溝而進。約八十里。至巴貢塘。

跟溝而進。即上兩大山。一百里至包墩塘。沿河而走。過大山一座。上下

約六十里。至猛鋪塘。沿山而走。過山嶺下。直抵河邊。跟河而上。過河有大

橋。又順河而下。共約八十餘里。至昌都汛。

過喇嘛寺南河

而上。約五十名叙坡路。至俄洛橋。四十里。浪滿溝。過溝。三十里上坪

坡。至過角塘。進溝上山。約七十里。納貢塘。順河而

走。約七十里。至恩達塘。進溝數十里名鐵匠溝。

約一百四十里。至河塘。

下去約五十里。至麻裡山。行十數里過山。

下去直抵河邊。跟河而上。約五十里。計共一百里。過橋。即駕馭橋。

出門上地貢大山。下山順溝而出。約一百里。至洛隆宗。過漫山。跟凹而上。

過坡。約四十里。至鐵凹塘。下坡。順溝而下。約四十里。至紫駝塘。跟

河而走。約八十里。至說板多。跟溝而上。

八十里。至中譯塘。過大漫山。六十里。下溝。至巴里郎。進溝上山。

約一百餘里。至拉子塘。跟山而上。約十餘里。下山。約共七十里。至邊壩塘。

由壩而下。過小山一座。進溝。約七十里。至丹達塘。

跟斜坡上山。

過溝。上高坡直過。進溝。又過溝。上陡峯。

下山出溝。共一百一十里。至郎吉宗。

順壩而下。約四十里。至大窩塘。順河而

下。約五十里。至阿闌多。迭手跟溝而上。約

七十里。至甲貢塘。跟山而上下盤轉折盤。約八十里。至多洞塘。

跟水而上。約數十里。上山。過羅卜公拉嶺。

下山約九十里。至薩竹卡。過小山順溝而出。約八十里。

拉里壘。

計七十里。下山腳。至阿咱塘。跟溝而上。

共計九十里。至山灣塘。上山。

約計七十里。至常多塘。順溝而出。上不毛之山。懸煙瘴之地。約七十里。至鋸多塘。

順溝而下。七十里。過橋。至達江汛。

繞河而走。約六十里。至順達塘。跟溝而進。約一百里。至鹿馬嶺。進溝上山。

下山順溝而出。計共一百二十里。至磊達塘。

順溝邊河而下。約一百一十里。至烏蘇塘。順

河而下。約六十里（至）仁欽里。（宿站有廟房柴草大寺院）順坝而下。八十里（至）墨行上卡。（宿站有第巴備房柴草寺院換烏拉山東北面上至藏止北接昌都草地來路其水向西流至藏即藏河也此一帶均有皮船水路能通）四十里（至）拉木。（宿站有碉房柴草寺院喇嘛整角人稱地闊與西藏無異）邊河而下。四十里（至）德慶。（膜站人多宿此）邊河而下。四十里至綠里塘。（宿站第巴備房柴草與西藏止隔一水往來不多賓於此又名日翻地）過河三十里。至西藏。（疑名拉瓶古圖伯特國漢烏斯國地方平坦一水中流自東迄西內而下俗云水朝西流館此也四山屡拱如城稿風聚賴四時溫煖人共物阜但山皆不毛惟變岫俗奇水繼散設然雖雅可愛冬來少雪春至卽花桃紅柳桑古柏霞松僧舍焚林不亞中華哉有西方極梁之名土生其人中多清秀音語溫柔從皆渼種權糧城郭可守防駐官兵在藏之北相距七里餘地名札什始有城垣以防北方三口換藏大人及夷情主事等官兵駐劄名三協劄一名五居樹）

西藏至後藏程站里數

西藏（四十里過大橫一站）至登龍崗。（沿河走四十里一站）至業黨。（傍溜走四十里一站）至僵里。（五十里一站）至屈水。（二十里半站）至鐵索橋。（木渡虹益險四十里一站）至岡把擇。（四十里一站）至山腳。（上下山四十里一站）至殺馬隨。（過海子八十里一站）至白地。（三十五里一站）至業黨。（二十里半站）至捷魯。（分路一由江子走後藏路稍遠六十里站半）至綵巴。（四十五里一站）至甲馬卡作。（二十里半站）至阿彌。（四十里一站）至人蚌宗。（六十里一站半）至宿龍郎西。（六十里一站半）至牛木哈達。（沙磧路四十里一站）至冲坝卡。（四十五里一站）至冰蝦蟆。（四十五里一站）至札什倫布。（卽後藏）共二十二站。計程八百六十里。

衛藏通志

撰人不詳

衛藏通志目錄

卷首 新增
御製詩文
卷一 考證 以下悉仍舊編
卷二 疆域
卷三 山川
卷四 程站
卷五 喇嘛
卷六 寺廟
卷七 番目
卷八 兵制
卷九 鎮撫

卷十 錢法
卷十一 貿易
卷十二 條例
卷十三 紀略 原一卷今分爲上中下三卷
卷十四 撫卹 原未列入門類今新增入分爲上下二卷
卷十五 部落
卷十六 經典

衛藏通志提要

一、史鑑類函及雜書所載漢唐以來故事。有關於衛藏淨圖者。博採以備參考。
一、衛藏志、戊申年得自成都鈔本。所載程途、風土、山川頗詳。隨筆採擇。另擇分門以紀。
一、衛藏圖識所載疆域、形勝、道里、寺院、風俗、物產頗詳。亦宜採擇登記。
一、布達拉札什倫布及各大寺源流。俱按番冊譯出。其新建廟宇。查明登記。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各呼圖克圖呼必爾罕世紀源流。宜作爲一門紀載。
一、自五十三年鄂瓣起衅舊案。
一、自五十六年廓爾喀不靖、軍興源委、及投誠檔案。
一、自五十六年大將軍福康安、欽差和琳、大學士孫士毅一切奏章。及善後事宜。
一、自五十六年欽奉上諭。
一、大將軍福康安、欽差和琳、勘定邊界。設立鄂博原奏。
一、藏中原襲公爵台吉等源流。

一、噶布倫以下酌定品級俸緞、各營官陞調章程。

一、唐碑、康熙年間碑、乾隆御製十全記碑、札什城磨盤山兩處關帝廟碑、大招紀功碑、後藏碑、勒人

恤出痘碑、禁止天地葬舊習告示。

一、旌忠祠查明殉於行陣者、按名敍入。

一、設立學舍、教習廓番漢文、唐古忒滿文。

一、操演番漢各兵章程。

一、廓爾喀王謝恩表章貢物。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謝恩奏章。

一、附近邊界各部落沿革。

一、自打箭爐至藏各部落名目。

一、山川、地名、人名、官名、詳查番語、眞切譯出。

一、綠營弁兵分設碉卡地方數目。

一、各塘營汛兵馬數目。

一、各糧臺文員職掌。

一、駐藏司員、筆帖式、糧員所辦事宜。

一、寶藏局鼓鑄銀錢事宜。

一、各部落交通貿易人等、官給路票。

一、各臺番衆應付烏拉章程。

一、唐古忒頭目等所司事宜。

一、各部落與藏中交通貨物名目。

一、前後藏山川、及沿途各臺所過山川名目形勢。

一、奉旨設立奔巴瓶、掣呼必爾罕。

一、北路蒙古台吉等許遣人赴藏熬茶。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歲遣堪布朝貢。

一、行取川省應辦藏需賞號等物。

一、定例由川省解運餉銀紙劄等物。

一、唐古忒風俗、及男女工作農務、各部落人流寓、喇嘛佛學、節候、饒注。欽差衙門、文武衙門用度章

程。作爲雜編一門。

一、欽差衙門一切公務、分別具奏、及應行咨報理藩院戶部條款。

一、滇省番僧、靑海蒙古及川省土司等、許遣人赴藏熬茶學經、俱給路票。

一、達木蒙古官兵數目。

一、由藏通西北兩路程途、設立防卡。

衛藏通志方輿門

考證　疆域　山川　程站

衛藏通志僧俗門

喇嘛　寺廟　番族　番官　番兵　戶口

衛藏通志鎭撫門

職掌　錢法　貿易　營伍　章程

衛藏通志紀略門

康熙　雍正　乾隆

衛藏通志外部門

達木蒙古　三十九族　四方外番

衛藏通志藝文門

御製　碑記　詩文　賦

衛藏通志經典門

經典

衛藏通志卷首

聖祖仁皇帝御製瀘定橋碑記 康熙四十年建

蜀自成都行七百餘里。至建昌道屬之化林營。化林所隸曰沈村、曰烹壩、曰子牛。皆瀕河當渡口。而入打箭鑪所經之道。考水經注。瀘水源出曲羅。而未明指何地。按圖誌。大渡河水。即瀘水也。大渡河水源出吐番。匯番境諸水。至魚通河而合流入內地。則瀘水所從來遠矣。打箭瀘未詳所始。蜀人傳漢諸葛武鄉侯亮鑄軍器於此。故名。元設長河西宣慰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貢及市茶者。皆取道焉。自明末蜀寇亂。番人竊據西鑪。迄本朝猶阻聲教。頃者黠番肆虐。戕害我明正土官。侵佔河東地。罪不容逭。康熙三十九年。各遣發師旅三路徂征。四十年春。師入克之。土壤千里。悉入版圖。鍋莊木鴉萬二千餘戶。接踵歸附。西鑪之道。途通願入。鑪必經瀘水。向無橋梁。巡撫能泰奏言。瀘河三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雷犇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懸渡。險莫甚焉。茲偕提臣岳昇龍相度形勢。距化林營八十餘里。山址坦平。地名安樂。擬即其處。仿鐵鎖橋規制。建橋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詔從所請。於是鳩工構造。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丈。而繫覆板於上。又翼以扶闌。鐵以梁柱。皆鎔鐵以庇事。橋成。凡命

使之往來。郵傳之絡繹。軍民商賈之車徒負載。咸得安驅疾馳。而不致病於跋涉。繪圖來上。慰朕懷。爰賜橋名曰瀘定。任事著勞諸臣。并優詔獎敍。仍申命設兵戍守。夫事無大小。期於利民。功無難易。貴於經久。今既竣建茲舉。俾去危而就安。繼自今歲時繕修。協力維護。皆官斯土者責也。尚永保勿壞。以爲斯民貽無窮之利。是爲記。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稱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讐敵之窮。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頗極安寧。後達賴喇嘛之故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眾公同之請。中間賽安阿喇蒲坦。妄生事端。勸準噶爾之眾。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歷第五輩達賴之塔。辱蹟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煙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眾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殺賊。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呼必罕册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眾。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稱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帆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拔藏衛等部人眾。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眾勤請不已。爰記斯文。立石西藏。俾中

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

世宗憲皇帝御製惠遠廟碑文

我國家受天眷命。撫御寰瀛。光被四表。莫不尊親。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知東土有聖人。遣使通欵。路涉萬里。時經數載。始達盛京。逮世祖章皇帝時。遂親至京師朝覲。備蒙恩眷。後以策妄阿喇蒲坦肆惡逞奸。殘踩西藏。皇考聖祖仁皇帝特遣大師。計日平定。撫綏人衆。各復生業。賜今呼必爾汗册印封號。安置禪榻。重興黃教。用以慰番衆皈依佛法之誠。並酬班禪達賴喇嘛累世恭順之悃也。朕御極以來。加意護持。俾安淨土。因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勸善懲惡、濟人覺世爲本。黃教之傳。所以推廣佛經之旨也。顧教之地愈多。則佛法之流布愈廣。而番夷之嚮善者益衆。西藏既有班禪額爾德尼。而近邊之番夷。離藏遙遠。皆有皈依佛法之心。因思川省打箭鑪之外。有地曰噶達。昔年達賴喇嘛曾駐錫於此。爰相度川原。創建廟宇。發帑金數十萬兩。遣官董司工役。倣西方白類本佛廟之圖式。凡爲殿堂樓房一千餘間。又爲平房四百間。賜額曰惠遠。丹雘輝煌。器用充備。置兵以衛之。達賴喇嘛來登禪榻。率諸徒衆咸就新居。諸番耆幼踴躍欣喜。使臣奏言。彼土早寒。自造寺以來。氣候和暖。深秋未凍。則知茲寺之建。人神胥慶。山川著靈。朕所以仰體皇考厚酬達賴喇嘛累世恭順之忱。且以廣布黃教。宣講經典。使

番夷僧俗。崇法慕義。億萬斯年。永躋仁壽之域。則以佐助王化。實有裨益。是用紀文豎碑。以昭示久遠焉。

御選語錄總敍

如來正法眼藏。教外別傳。實有透三關之理。是眞語者。是實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有志於道之人。則須勤參力究。由一而三。步步皆有著落。非可顢頇囫胡。自欺欺人。朕既深明此事。不惜話墮。逐一指明。夫學人初登解脫之門。乍釋業繫之苦。覺山河大地十方虛空。並皆消殞。不爲從上古錐舌頭之所瞞。識得現在七尺之軀。不過地水火風。自然徹底清淨。不挂一絲。是則名爲初步。破參前後際斷者。破本參後。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虛空者十方虛空。地水火風者地水火風。乃至無明者無明。煩惱者煩惱。色聲香味觸法者色聲香味觸法。盡是本分。皆是菩提。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己。境智融通。色空無礙。獲大自在。常住不動。是則名爲透重關。名爲大死大活者。透重關後。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離家舍。明頭也合。暗頭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住斯。體斯用斯。空斯有斯。古斯今斯。無生故長生。無滅故不滅。如斯惺惺行履。無明執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後一關、雖云透三關。而實無透者。不過如來如是。我亦如是。從茲方修無修。證無證。妙覺普明。圓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坐徹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教拔衆生。利用無盡。佛佛祖祖。皆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達摩西

來。歷代授受。古德傳燈。無盡光中。大圓鏡裏。日往月來。以至於今。雖然。厥大法門。聖凡並託。華嚴香海。細鉅同歸。得骨得髓者何多。如麻如粟者何限。去聖遙遠。魔外紛繁。不達佛心。妄參塵席。金山泥封。慧日雲蔽。約其訛謬。亦有三端。其上者。纔見根塵互引。法界相生。意識紛飛。無非幻妄。遂生歡喜。謂是眞當。住去致去。以空爲空。不知性海無邊。化城無住。果能見性。當下無心。心既見空。即未見性。於是形同槁木。心等死灰。萬有到前。一空不敵。縱能立己坐脫。仍是業識精魂。況乃固執斷見。必至變作狂華。謂因果之皆空。恣猖狂而不返。豈非一妄在心。恆沙生滅。能不造生死業。斷菩提根。又其下者。見得個昭昭靈靈。便謂是無位眞人面門出入。揚眉瞬目。豎指擎拳。作識神之活計。認日下之孤燈。買魚目爲明珠。覓梅檀於糞土。噙著鐵丸。口稱玉液。到得臘盡歲除時。方知依舊是個茫茫無據。又其下者。從經教語錄中挂取葛藤。從諸方舉揚處拾人涕唾。發狂亂之知見。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作爲實法。向眞如境上。鼓動心機。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廢形難捨。道歸圓相之中。解路莫通。躲向葛藤之下。情塵積滯。識浪奔催。隔己隔人。欺心欺佛。全是爲名爲利。卻來說妙說元。盲驢牽盲驢。沿磨盤而繞轉。疑夢證夢。拈糞桶爲瓣香。是則循覓路而撲火輪。能不由苦因而招惡果。如是三者。實繁有徒。宗旨不明。沉淪浩劫矣。朕膺元后父母之任。並非閱堂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惟循周孔之轍。所以御極以來。十年未談禪宗。但念人天慧命。佛祖別傳。拚雙眉拖地。以悟衆生。留無上金丹。以起枯朽。豈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鼓諸塗毒。滅盡妙心。朕實

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近於幾暇。辨味淄澠。隨意所如。閱從上古錐語錄中。擇提持向上。直指眞宗者。並擷其至言。手爲刪輯。曰僧肇。曰永嘉。曰寒山。曰拾得。曰潙山。曰仰山。曰趙州。曰永明。曰雲門。曰雪竇。曰圓悟。曰玉林。十二禪師。藏外之書。曰紫陽眞人。乃不數月之功。編次成集者。其他彼覺未周。即採擷未及。非曰此外無可取也。是數大善知識。實皆窮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訶不二之門。曹溪一味之旨。能使未見者得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妙聞。未知者徹無知之正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此是人天眼目。無上宗乘。至於淨土法門。雖與禪宗似無交涉。但念佛何礙參禪。果其深達性海之禪人。淨業正可以兼修。於焉隨喜眞如。圓證妙果。雲棲蓮池大師。梵行清淨。乃曾參悟有得者。擷其雲棲法彙一書。見論雖未及數善知識之洞徹。然非不具正知正見。如著相執有者之可比擬。亦採其要語。別爲一卷。以附於後。兼此淨土一門。使未了證者。建菩提道場。已了證者。爲妙覺果海途路之助。爰爲總序。弁於篇端。刊示來今。嘉惠後學。庶幾因指見月。得魚忘筌。破外道之昏蒙。奪小乘之羹弁。朕有厚望焉。

雍正癸丑四月朔日御筆。

御製語錄後序

雍正十一年

朕少年喜閱內典。惟慕有爲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聖祖敕封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章嘉呼土克圖喇嘛。乃眞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西藏蒙古中外諸土之所皈依。僧俗萬衆之所欽仰。藩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枝香。即洞達本來。方知惟此一事實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踴躍讚歎。遂謂已徹元微。儱侗稱許。叩問章嘉。乃曰。若王所見。如鍼破紙窗。從隙窺天。雖云見天。然天體廣大。鍼隙中之見。可謂徧見乎。佛法無邊。當勉進步。朕聞斯語。深洽朕意。二月中。復結制於集雲堂。著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乃

復問證章嘉。章嘉國師云。王今見處。雖進一步。譬猶出在庭院中觀天矣。然天體無盡。究未悉見。法體無量。更當加勇猛精進云云。朕將章嘉示語。聞之迦陵音。則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過喇嘛教道途工夫之論。更有何事。而朕歸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丑之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蹋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詣章嘉所禮謝。國師望見即曰。王得大自在矣。朕進問更有事也無。國師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復用手從外向身揮云。不過尙有恁麼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參究因緣。章嘉呼圖克圖喇嘛實爲朕證明恩師也。其他禪侶輩。不過佇在朕藩邸往來。壬辰癸巳間坐七時。曾與法會耳。迦陵性音之得見朕也。乃朕初欲隨喜結七。因柏林方丈年老。問及都中堂頭。僉云只有千佛音禪師。乃命召至。既見。問難甚久。其伎倆未能令朕發一疑情。迫窮詰屈。但云。王爺解路過於大慧杲。貧衲實無計奈何矣。朕笑云。汝等只管打七。余且在傍隨喜。爾時醒發因緣已具。誠如左。若謂性音默用神力。能令朕五枝香了明此事。何得奔波一生。閱堂數處。而不能得一人。妄付十數庸徒耶。向後性音惟勸朕研辨五家宗旨。朕問五家宗旨如何研辨。音云。宗旨須待口傳。朕意是何言歟。口傳耳受。豈是拈花別傳之旨。堂堂丈夫。豈肯拾人涕唾。從叢量語錄。不復再覽者。二十年。此府中宮中人人之所盡知者。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過權移更換面目接人。究之皆是無滋味語。所謂毒藥醍醐。提成一器。黃金瓦礫。融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並皆一代之宗師。百世之模楷。奈庸流不了自心。累他塗汚有分。鼓動識情。橫生法執。露加穿鑿。取笑傍觀。明眼人能不堪舉似。因見性音諄諄於此。是乃逐語分宗。齊文定旨也。甚輕其未能了徹。如使性音明知之。而勸朕於此打之辯。更是何心行也。則其限於見地可知矣。如達摩傳衣偈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後世附會其說，以為五葉者五宗也。夫傳衣止於曹溪，則是從慈可而下五世矣。因錄且信心已熟，法周沙界，衣乃爭端，不復用以表信，達摩黃梅之言具在，由可至能，豈非五葉？後來萬派同源，豈非結果自然成耶？何得以五宗當之？且傳衣公案，世多囫圇吞棗，全未明白。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繼又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世尊所分之座，究是何座？僧伽黎究是何物？如云即是此金縷僧伽黎衣，從迦葉傳至六祖者，豈有自周昭王至梁武帝時，尚不朽壞，即屬異寶，不可思議，便能常存世間。又與正法眼藏有何交涉？且自六祖以後，何以又復消泯？世尊明言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乃未至唐時，即已無存，豈世尊妄語誑語耶？且以僧伽黎圍迦葉者，又是何意？繼之未悟正法眼藏，從何推測？人必明取僧伽黎定然留得到慈氏出世之故，然後可與論傳衣之事。何得支離穿鑿，妄定宗旨，更以五宗牽合附會耶？況五宗前後參差，亦非一時。即五宗所明同是大圓覺性，宗者有五，性亦當有五矣。古人專為勦情絕見，惟恐一門路熟，又復情見熾然，是以別出一番手眼，使人悟取，衆生心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今乃轉以情見分別之，埋沒古人不少。朕既深明本旨，只圖真實，以辦平生，豈肯被伊牽絆葛藤窠也？因一年之後，自清涼山回，宗教兩不拈提，迨即位以來，十年不見一僧，未嘗涉及禪之一字。蓋此事實明者少，逐塊之流，徒勞延佇，求名之獲，更長業緣，而世間井底蛙，又必妄生議論，朕悲諸有情無知自陷，恐其因此造諸謗般若大罪，是不甚之意，良非偶然。今見去聖日遙，宗風掃地，正法眼藏，垂絕如綫，又不忍當朕世而熄其焰焰日下也，乃選輯從上宗師喫緊為人之語，刊示天下後世，使之擺脫生死根，撥翻輪迴陷穽，學者當知朕今此舉，實為佛祖慧命所繫，不惜眉毛拖地，非與十方常住行腳秉拂之徒，較論見地短長。朕此選出，莫又紛紛聚頭妄論是何宗派，卻與朕何交涉。在天下宗徒能為自己一大事，勇猛精進，如救頭然，立雪不寒，斷臂無痛，自然黑漆桶驀地撲破，玉麒麟就地勒回，那時方省得朕此一番話墮無量慈悲。如或此心不真不誠，不苦不切，但從語言文字，放出見聞覺知，任情卜度，細意推求，此一則是臨濟宗那，一則是曹洞派，起模畫樣，滯相執緣，以此求契求證，所為將空裏空，徒使朕與從上諸古德百千方便，亦如取聲鎖向匣中，吹網欲令氣滿耳，豈不鈍置人耶？朕在藩邸時，亦以本分事接人，不無漏逗，所有語句，並已刊入圓明居士語錄卷內。此外並無一則機緣流布人世，況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心，天下後世理障深重者，必以教外別傳之旨，未經周公孔子評定，懷疑而不肯信，然此其為害猶淺。若夫外託禪宗，心希榮利之輩，必有千般誑惑，百種譏訛，或曾在藩邸望見顏色，或曾於法侶傳述緒言，便如骨董木陳之流，捏飾妄詞，私相紀載，以無為有，恣意矜誇，刊刻流行，煽惑觀聽。此等之人，既為佛法所不容，更為國法所宜禁，發覺之日，即以詐為制書律論。朕今此舉，實以教外別傳將墜於地，不得已而為此，至於宗門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之樞，皆由宗師所參不謬，所悟無埃，如千里駒，隨意舉步，便是追風逐日。

其不可及者，皆其所不自知，苟存一與奪自在、擒縱無偏之見於八識田內，則人法不空，能所交接，其與殿外有何分別？然選之有正集外集、前集後集，而又諄諄提示，各序其旨於篇端者，專欲學人真參實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見，如象渡河，腳踏實地，使能超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萬行，切莫仍向此中轉求口頭滑利也。此事不由語言文字分迷悟，豈由語言文字定是非？已悟已證者，有語有句，倘能為人解黏去縛，若平生無一則機緣語句傳世者，豈得遂謂未悟未證乎？如西天四七，所垂言句甚少，東土二三，惟達摩、曹溪尚傳語句，璨大師尚有信心銘一篇，其他二祖四祖並無一語垂後，豈皆是未悟未證人也？總何在語錄之流傳與否？乃近代宗徒動輒拾取他人涕唾，陳爛葛藤，串合彌縫，做作自己法語，災梨禍棗，誑惑人家男女，其口頭實能滑利者，便鳴鑼擊板，豎拂拈槌，彼建立則我掃蕩，彼掃蕩則我建立，各出妄見，爭持大家一場，懵懂禮拜者，作出身之活路，棒喝者成漂墮之黑風，如此心行，稱曰皮人，佛祖門庭，豈不污辱？又如古人契證無差，每有拈代偈頌，以相印合，今則不然，不與契證處自了自心，但於公案上盲拈瞎頌，剽竊成語，牽拚湊合，為可解不可解之語，作若通若不通之文，千七百則皆可通融，百千萬言無非活套，以此為拈代偈頌，豈不塗污古人？況某自己，有何交涉？盧我鑽研，夫講師說解教典，何嘗不同於如來之語，而不得謂傳如來之心者，以心宗非語言文字所可傳，故曰教外別傳。今將教外別傳所有公案作文字，則是又成一教外別傳之教典矣。況文字逸格欲其工妙，亦非聚數十年心力不能到家。至非得文字好，則此數十年不究本分可知。教外別傳只是本分二字，安可蔑卻，而為此門庭以外事？拈代偈頌四者，頭最為後學人於頌古切用工夫，遂漸至宗風日墜。此端一開，盡向文字邊作活計，趙州所呵枝蔓上生枝蔓，正為此輩。至乃子孫稱得世祭，便欲將祖父言句貪緣入藏，不思千古自有明眼人，豈得欺蒙？謾云本為利益將來，流芳百世，貪緣入藏，而乃忘其貽誤後人，遺臭萬年也。何若貪緣自貽伊戚，平素一無所事，喫得飯飽，長連床上，三三五五，握管伸紙，商量作一部好語錄，垂後，縱使句句如初祖所說，亦乃饒說餅飢，與鸚鵡有何交涉？況此實非學問之所能及、思慮之所能到，何苦造大罪孽，同於謗佛？古人云：佛法不怕爛卻。又云：但得成佛，不愁不會說法。朕願天下宗徒參則實參，悟則實悟，此是菩提道場。其中無求名利處，於此尚不無污染，可見從初發心，便非真實為生死出家也。若為名利，何如耕耘作一孝弟力田之民，不然應試作一科舉文學之士，留此宗門，以待真正發心參學之人，免致塗污佛祖之慧命。朕閱指月錄、正法眼藏、禪宗正脈、教外別傳諸書，所選古德機緣語句，皆紛雜不倫，至於迦陵音所選宗統一絲者，尤為乖謬，古人語句，專為開人迷雲，後人選輯，專為乖路，久遠今乃挨門逐戶，拾取勝遺，或珠或璣，或金或鉛，或絲或布，或柴或草，或瓦或礫，或垢或膩，一家強收一物入籠中，更有陷曰：乘公何庸懸之甚也？但圖人人有分，個個不遺，紛紜雜陳，撩亂錯出，科斗與神龍並游，野狐與獅子齊吼，飽參者尚或一時目迷，況初學之人，豈不覩之而愈惑，求之而愈遠？其為毒害，奚可勝言？此選朕近日方見，未料性

音昏憒卑鄙至於此極也。至於取本朝開堂說法之衲僧平生所有亂統各各人錄一則。錯雜不堪。謂之宗統一絲。直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真令人笑之齒冷。若然。則禪宗之統實危如一絲也。其意不過取媚閒門參學之徒。俾應其選錄伊祖父言句入集。以為榮華。此何異世間撓褲士子、彼此標榜選刻文字、自稱名士乎。噫。可為宗風太息流涕者矣。如朕於湧泉欣、天衣懷、韶國師等古德語句。寶之如摩尼夜光、赤刀大貝。而諸書所載極少。徧求不可復得。蓋瞿汝稷輩自然皆是性育心行。既難取下等諸句。又畏繁多。自然將真正師範至言。轉播棄之而不惜。歷年既久。漸以無傳。良可歎惋。因念從上古德不肯以佛法當人情。一任香火斷絕。不妄付拂者。其與盲傳盲受。祇嗣支派喬術之人。高下相去。天地懸隔。夫懸命絕嗣。正同父子。但與身體髮膚之寡受。其理相不可強嗣。強瓣香所承。定不容昧。但如朕所採語句中諸禪師。現在已無法嗣者。天下宗徒之祖父。豈得不從此摸著鼻孔。是則亦為伊祖父生身之所自也。凡為嫡續正當飲水思源。奈何各立門庭。同於世間種族。趙甲之家不祀錢乙之祖。橫分畛域。各守封疆。況伊輩盲傳盲受。並未大死大活。有何法乳。所報何恩。倘從此選中諸禪師垂示處得個入頭。是乃瓣香法乳之恩。理宜酧答者也。如或未能。則姑如先聖先賢列祀學宮之例。使人人致敬。要亦未為不可。天下叢林古剎衲子。除各自供養伊本支臘父外。應將從來拔萃古德一一設位於堂。朝夕供養禮拜。使其香火絕而復續。徧滿震旦。不但為後世真參實學者勸。亦報本酬源之正舉。再者從上祖師設呵佛罵祖之路。蓋為學

人聖見不除。則觸途成礙。苟不向腳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語則見相橫眴。仍滯此岸。夫如來直指靈覺心體。不得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真。真妄兩途。皆衆生無始以來之見病。大善知識。透天透地。泯妄泯真。是以掃空生佛之虛夢、蕩妄真之閒說。要緊為人。無奈立此呵佛罵祖之說。所謂以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也。其實水月道場、空花萬行中。此等語言。何處安著。如德山鑒平生語句。都無可取。一味狂見恣肆。乃性音選宗統一絲。採其二條。內一條。截去前後語言。專錄其呵佛罵祖不堪之詞。如市井無賴小人詬誶。實令人驚訝。不解其是何心行。將以此開示學人耶。是何為耶。近世宗徒。未踏門庭。先決隄岸。一腔私意。惟恐若不呵佛罵祖。則非宗門。強作解事。學人饒舌。狐行象跡。鵲學鳳音。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釋子既以佛祖為祖父。豈得信口譏訶。譬如家之逆子。國之逆臣。豈有不人神共嫉、天地不容者。閻羅面前刀山劍樹。專為此輩而設。極宜猛省。如南泉願牧水牯牛公案。最為下品。因南泉願頗有本分之語。是以朕未加訶斥。而性音則於其他語句。擯棄不錄。所錄二條。其一即是此條。具此凡眼。有何聖見可除。輒敢見人呵佛罵祖。便生歎喜採輯。鴟梟嗜鼠。斯之謂矣。又如大慧杲云今時宗師為人、入室三五徧、辨白不出、卻教他說悟處。若恁麼地。如何為人。等語。此論大謬。從來如永嘉一宿覺之類。祇因當時但知教乘。初聞禪宗。所以一言半語。漏逗本分。胸襟流出。便可印合。自唐季以後。古德垂示。流布海內。人人捃摭擄竊。預備應機。若不入室細扣。知其是何心行。朕亦願能為人。然實不能不令入室三五

徧。而即悉其底蘊。開堂說法。隨機問答。固不可無。若止憑一二語以定虛實。此盲傳盲受之根。大慧杲誤人謬論。叢林當為炯戒。況大慧杲既具如此眼目。所談奇妙法何耶。所得英俊才誰耶。朕實深嘗上乘圓頓甘露之味。非依樣拔豎拳意之亂統。既知之無疑。豈能不報佛祖深恩。因不辭話墮。竭力為宗門一番整頓。所冀天下禪衲。改往修來。英靈雲出。如朕所選中諸禪師者。唱導十方。使如來正教有振興之象。是則朕之深願。如實等徒。仍執迷不悟。將朕一片慈悲。全不領受。仍以無明緇素人我心會取。如世尊所說三藏十二分。一例東之高閣。則宗風之衰。朕亦無如之何矣。擇輯既竣。書此以為後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朔日御筆。

御製楞嚴經序

三藏十二部。皆出自天竺。流通震旦。其自西達東。為中途承接者。則實烏斯藏天竺。即所謂厄訥特克烏斯藏。即所謂圖伯特也。故今所譯之漢經。藏地無不有。而獨無楞嚴。其故以藏地有所謂浪達爾瑪罕者。毀滅佛教。焚瘞經典。時是經已散失不全。其後雖高僧輩補苴編葺。以無正本。弗敢妄增。獨補敘祖師曾授記是經當於後五百年。仍自中國譯至藏地。此語乃章嘉呼圖克圖所誦梵典炳炳可據。朕於幾政之暇。每愛以國語繙譯經書。如易書詩及四子書無不蕆事。因思皇祖時曾以四體繙譯心經。皇考時曾誠而行之。是楞嚴亦可從其義例也。諮之章嘉呼圖克圖國師。則如上所陳。且曰。心經本藏地所有。而楞嚴則藏地所無。若得由漢而譯清。由清而譯蒙古。由蒙古而譯圖伯特。則適合補藏祖師所授記也。雖無似也。而實不敢不勉焉。因命莊親王董其事。集章嘉國師及傅鼐諸人悉心編校。逐卷進呈。朕必親加詳閱更正有疑。則質之章嘉國師。蓋始事則乾隆壬申。而譯成於癸未。莊親王等請敘而行之。朕惟楞嚴者。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一落言詮。失之遠矣。而況譯其語。且復序其譯哉。然思今之譯。乃直譯佛語。非若宋明諸僧義疏會解。嘵嘵辯論不已之為。譬諸飢者與之食。渴者與之飲。而非揀其鮝餌。引導其好嗜也。則

或者不失能仁徵心辨見妙諦。俾觀者不致五色之迷目。於以闡明象教。嘉惠後學。庶乎少合皇祖皇考
宣揚心經之義例乎。
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福佑。如願躐成所為。益深畏滿慨惕儆戒而已耳。是為序。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御製清文繙譯大藏經序

為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為。天何從佑。然而為事又在循理。為不循理之事。天不佑也。予所舉之大事多矣。皆賴昊乾默佑。以致有成。則予之所以感貺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語形容。而方寸自審。實不知其當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廣言之。若夫訂四庫全書。及以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既而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藏。夫耳順古稀。已為人生所艱致。而況八旬哉。茲以六旬後所創為之典。逮八旬而得觀國語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與於斯。而予之所以增惕欽承者。更不知其當何如矣。至於國語譯大藏。恐人以為惑於禍福之說。則不可不明示其義。夫以禍福趨避教人。非佛之第一義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況於禍福乎。但衆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之由漸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並不在此。蓋梵經一譯而為番。再譯而為漢。三譯而為蒙古。我皇清至中國百餘年。彼三方久屬臣僕。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外胥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茲以耄耋觀畢。實為大幸。非溺於求福之說。然亦即蒙天

高宗純皇帝御製喇嘛說

佛法沿自天竺。即厄納特阿克部。其地曰痕都斯坦。東流而至西番。即唐古忒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為剌馬。陶宗儀輟耕錄。元時稱帝師為剌（讀作拉）馬。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作剌麻。蓋係譯對音。故其字不同。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為國師。後復封為大寶法王。並尊之曰帝師。同時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師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封灌頂大國師者、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成化間。益不可勝紀。我朝雖崇奉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圖克圖為灌頂國師。示寂後。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襲號為國師。我朝惟康熙年間。祇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黃教之興。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即明時所稱活佛鎖南堅錯也。五

（曾曰闡化王卜藏吉祿錯。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貢方物，八年，賜書嘉獎。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圖克圖返仍元明舊號，及定鼎後，始頒給敕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其帝子之師授戒，國公、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前後相望。怙勢恣睢，氣焰薰灼，為害四方，不可勝言。甚至強市民物，摔捽留守，與王妃爭道，拉毆隨車者，皆釋不問。並有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之律。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為懷柔之道也。）其呼圖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明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圖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後藏大那特多爾濟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對噶爾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裏塘地方，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後藏托卜札勒拉里岡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四部落供奉之呼圖克圖，皆以兄弟叔姪姻婭遞相傳襲，似此事殊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幾與封爵世職無異。即蒙古內外各扎薩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內轉世化生者。即如喀爾喀呼圖克圖，即係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圖克圖，即係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諾們罕呼圖克圖，即係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卜諾們汗札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即係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似此者，難以枚舉。又從前曾有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後，因土謝圖汗之福晉有娠，指以為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必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更屬可笑。蒙古資為笑談，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誠心皈信。甚至紅帽喇嘛沙瑪爾巴垂涎札什倫布財產，自稱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圖克圖同係弟兄，有分享資財之分，唆使廓爾喀搶掠後藏。今雖大振兵威，廓爾喀畏罪降順，但念眾不為之剷除積弊，將來私相授受，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眾猜疑輕視，或生事端。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附體，指出呼必勒罕之名，書簽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念經，令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掣簽一人，定為呼必勒罕。雖不能盡除其弊，較之從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間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之名，貯於雍和宮佛前，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札薩克達喇嘛等，公同簽掣，或得真傳，以息紛競。）

去歲廓爾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劫掠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剿，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茲余製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爾喀之侵掠後藏，時仲巴呼圖克圖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濟仲札蒼等，遂託占詞為不可

守，以致眾喇嘛紛紛逃散，于是賊匪始敢肆行搶掠。因即令將為首之濟仲拉至前藏，對眾剝黃正法。其餘札蒼及仲巴呼圖克圖，俱解至京，治罪安插。較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甚且妨害國政，而莫之以法者。我朝護衛黃教，正合於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並非捨眾之以王法治之，與內地齊民無異。試問自帕克巴師教以來，元明至今五百年間，有於大喇嘛剝黃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後世，豈能以予過興黃教為譏乎。）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嘗甍近歸政之年，復成此事，輯藏安邊，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御製十全記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引而未發，茲特敘而記之。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寧，則兼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天，以冀承乎貺，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幺麼，弗屑數也。前己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成德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厲眾軍，籌餉餽，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甯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踏洪，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卹，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遵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搗穴擒渠，不遺一介，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

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舉。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歸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適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至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惕益切。不敢言威。兢兢惕惕。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復何言。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澣。御筆。

御製詩乾隆癸丑

攻克擦木之圖

今為歸順昔歸降。一廓爾喀率有歷。未示兵威且利昭。豈知乞命獻誠腔。可嘉名將及勇士。何礙存耶遂定藏。擦木首攻卽前進。戰圖補詠靖蕃邦。

攻克瑪噶爾轄爾甲之圖

乘勝遂教鼓勇前。瑪噶爾轄地相連。密林伏賊將守險。峭壁降兵俘破堅。其目七名兼六十。生擒以半別殲全。雖云不戰功為上。戰卽成功合詠篇。

攻克濟嚨之圖

番境濟嚨西極邊。賄求彼尚占依然。石牆木卡層層固。據險阻堅處處連。冒雨衝宵分路進。破碉克寨一時全。近于殲賊復藏地。多害生靈亦覺憐。

攻克熱索橋之圖

復全番境臨廓境。一木橫流熱索河。其北其南賊守禦。卽深卽險我須過。索拉直進大剿彼。義綠上游繞壓他。乘勝正兵架橋渡。莫非天助感誠多。

攻克協布魯之圖

熱索橋邊路可通。未逢賊禦進追廓。前臨協布覘屯聚。上繞橫河得壓巔。無不克攻戰必勝。有餘力奮剿爭雄。堪嘉敬慎心同一。每閱飛章惕切衷。

攻克東覺山之圖

愈近賊巢守愈周。衆之地更險而紆。分兵爭首穿幽阻。合隊攀援克要區。手足胼胝皆悄縋。精神鼓舞奮勤劬。有征無戰雖傳古。將惠兵忠實快吾。

攻克帕朗古之圖

分路橫河帕朗進。乞恩越切越懇還。將軍所檄都遵命。堪布會攜僅見顏。何必犁庭不捷介。遂教振旅一時班。年前捧竣陪臣至。更有崇恩厚賜頒。

廓爾喀陪臣至京之圖

七戰由來七獲捷。歷觀悖史鮮誠逢。自惟罪重徹原號。可示恩寬復舊封。敕册遵金歸文錫。承筐戴貢俾從容。乃知德服勝威服。昊貺欽蒙益勵恭。

公拉布丹納木札勒之敕。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上諭。據嶽登多爾濟等奏。書布肯丹巴呼圖克圖之父公索諾木達岩于三月二十七日病故。所遺公爵。書布肯丹巴呼圖克圖欲致信達賴喇嘛。請以其弟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之處。令其暫行停止等因。請旨具奏前來。索諾木達岩曾受朕恩寵久。卽行病故。殊屬可憫。朕甚軫念。著于彼處銀內。賞給索諾木達岩銀五百兩做好事。其所遺公爵。既據書布肯丹巴呼圖克圖請以其弟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著照所請。卽令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欽此。

札薩克頭等台吉策稜旺楚克多爾濟之敕。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大武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裔。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

諸查和碩齊係貝勒婁羅森之弟。從前管理哈拉烏蘇喜拉依古勒兵之時。婁羅森曾以諸查和碩齊感激主恩。揀練兵丁。黽勉從事。奏請賞以官職。以示鼓勵。由軍機大臣議給諸查和碩齊蒙古札薩克管旗章京職銜等因具奏。奉旨。婁羅森之弟諸查和碩齊。著賞給札薩克頭等台吉職銜。沒後。令其弟色臣哈什哈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五年。令其弟齊旺多爾濟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十年。奉上諭。朕加恩將諸查和碩齊給以札薩克頭等台吉。令伊弟等承襲以來。俱能誠心黽勉盡職。現

在齊旺多爾濟之札薩克頭等台吉土婺羅奈.既請以齊旺多爾濟之兄諾彥和碩齊之子旺堆承襲.著照所請.加恩令旺堆承襲.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卽令旺堆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三十一年.令伊子索諾木拉喜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五十七年.令伊子策稜旺楚克多爾濟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仍著世襲罔替.

貝等台吉卻多爾旺曲之勅.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云云.敬之勿怠.奉旨.部議甚是.應卽依議行.但札喜納木札勒之祖索諾木丹津.究爲生前輩達賴喇嘛之人也.茲達賴喇嘛業已圓寂.所有索諾木丹津之公爵若以其子孫已襲兩輩.將來札喜納木札勒缺出時.竟行削去.寔不識給世職.朕心亦爲不忍.若以公爵世襲罔替.與例且又不便.朕念前輩達賴喇嘛.俟札喜納木札勒出缺後.將公爵削去.加恩賞給頭等台吉.世襲罔替.著爲令.永遠遵行.欽此.沒後.于乾隆五十七年.奉上諭.據鄂輝等奏.輔國公札喜納木札勒現已出缺.請以伊子卻多爾旺曲承襲頭等台吉等語.著照所奏.卻多爾旺曲准其承襲頭等台吉.餘依議.欽此.

四等台吉策稜仲甲卜之敕.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云云.敬之勿怠.奉上諭.據福康安等奏.查明戴琫薩木珠爾巴傷亡一案.緣去年在生格宗地方與廓爾喀打仗時.曾受鎗傷.嘔血而故.是實等語.薩木珠爾巴打仗受傷嘔血而故.亦屬可憫.著加恩交部照傷亡例議卹.欽此. 薩木珠爾巴傷亡後.議給伊子策稜仲甲卜四等台吉.世襲罔替.

刻衛藏通志後敍

大鈞坱圠.萬物芸生.準之大易.六位三才之中.動物惟人爲最靈矣.有形有氣.有知有義.無先覺以覺衆覺.則其羣渙而无所統束.恐亂之相尋孽牙也.昊粹孛毒.上帝好生.作之君.以宰亦爲神器.政於是出.作之師.以三物四術.贊齊之.教於是生.中古之世.君師政教合於一.孔孟纂述六經以後.君師政教分而爲二.漢之文景.光武.唐之文皇.宋仁宗.元世祖.一統之君.而德不能兼教化.寔仲舒.鄭君.王通.韓愈.朱子一經之師.而位不得佐政令.治有統系.道有宗主.扶輿磅礴.二千年餘而復合.始集衆運於我聖祖仁皇帝.於是君師政教出於一矣.是有實焉.有權焉.惡可以無說.粤稽聖祖高宗.經筵日御.發攄天筆.纂述易.尙書.三禮.四詩.春秋內傳諸家箋解.平其得失.張立學官.御纂性理精義.淵鑑齋朱子全書.排比四庫.彙齊百家.以示學林.豫軌.操之以治律歷.制禁令.齊六職.決百事.宰制成器.陶冶庶彙.非以盡其實耶.象崇黃教.綏服北徼.西域.蒙.準.回部.用借根方.立天元術.擢任司天臺官.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等.擇究疇人天算.太常鐘律之度數.測量地輿.尋究河源.作皇輿表.有圖有考.以宅土物宜.敬授民時.農務物產.貿遷有無.北設市場於尼布楚.恰克薩.南立市舶司於交廣.豐寡.豐耗之間.貿貨易土.通商惠工.以美利利

天下.非以通其權耶.皇哉唐哉.唐哉皇哉.古今叢治郅隆.莫儒於康熙.如日月之經天.嶽瀆之緯地矣.實者.經也.常道也.二百六十年中.在位通人.處逸大儒.亦既推闡盡致.家握隋珠.而人懷荆璧矣.權者.緯也.通道也.蠢捂九邊.鞭笞四海.聲教訖於殊域.徽之禮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於是列聖宰制天下之樞機出焉.大制不割劃.善戒無轍迹.內而諸夏.經制彬彬.亦既[illegible]融矣.外而蒙.準.回.康.烏斯藏各部.崇黃教以綏輯鎮撫之.於此見至仁之覆育.於此見大慈之栽被焉.粤稽太宗文皇帝.始膺寶命.達賴喇麻寶始奉喀爾喀四十八部.崇上尊號.肇基王迹.爰拓北陲.景陵敕撫遠大將軍十四貝子.及將軍延信等.戡定西藏.復布達拉坐牀之地.以圖語.蒙文.蠟丁.唐古忒四體文繙譯心經.泰陵獎頗羅鼐歸順錫之郡王爵.仍設駐藏大臣鎮之.御選翻譯語錄.校刻北藏修多羅十二部.裕陵始革藏王爵.凡衛藏事.一裁之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參決之.以淸文繙譯全藏.俾廣流布.製金奔巴餅.以定呼畢勒罕之眞僞.在易.風行地上.觀聖人以神道設教.豈佔畢小儒所能窺測萬一乎.藉曰必如儒者所云.人其人.火其廬.焚其書.而後可.適所以激邊釁.而示以聖道之不廣.何所見之偏乎.且彼西域之衆.太蒙之人.必有政以齊其吏民.必有教以化其頑梗.太西各邦.政教互權.昔合而今分.此亦天地自然之符.人事推激之分數然也.前史稱絕之末.知其利.通之末見其害.籌邊事者.惡可以不知必焉.然則繇此以推.聲教所暨.流通無礙.風雨露雷.莫非神化.滋液滲擁.何生不育.不厭薩哈默之天方教.可以收回哈薩克布魯特以西諸部.衆行諸撤之麻西十誡.佛說四十二章經列小乘經乃最初說云身三口四意三是有十惡行.翻成此十惡.卽名十善行.倶又其教宗爲三等五戒.摩西本之.而小變其科目.乃西域婆羅門之枝流.似涅槃經.如來性品阿瑟伊那等十四音.奉英法文二十六字母之祖.然則字定何文.聖祖旣辟之.是亦聲音之人所宜知者也.唐碑所稱景教者.苟仿釋典.使高才潤色之.以彼教治彼族.可以維繫西牛賀諸大洲.借權寓實.我列邇列宗不已.徵示機括矣乎.今三衞之藏.衛接巴喜二塘者.七營巋然面雅魯藏布江下游.則劃入英屬三藏之南邊.蘇錦.江孜.定日.帕克里與英圭黎接壤.新定市埔於亞東.哲孟雄今歸彼.英語稱西金.現隸孟加原印督.廓爾喀.布魯克巴則倚羅廣爾國.亦黃教地也.布魯克巴一名布坦.紅教喇嘛地.原役屬於布魯拉商上.作木朗.洛敏湯則已幷合無存.撥之因其教不易其俗之義.類族辨物.分別部居之方.略徵特回黃兩教可用.卽景教各派流.亦何嘗不可與之尊其繳會.發其枝離.施其銜轡以使之同歸文字聲音.咸儀教化之域哉.傳曰.巽以行權.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爰先校刻此衛藏通志二十卷.以爲之椎輪.以俟大輅焉爾.

光緒二十有一年.龍集乙未冬十月吉日.賜進士出身.分巡徽寧池太廣兵備道.雲騎尉.前記名御史.戶部郎中.會典館纂修官臣袁昶恭敍.

按此書係前戶部主事桂林龍松岑先生繼棟校寫.伊來哥名.詳見先公文稿中附記.并云原本未著姓氏.疑即爲和琳所輯云.

衛藏通志校字記

卷首

聖祖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蒙衆公同之請。　謹案。苦苦腦兒。聖訓作青海。

皇朝通考作庫克淖爾。西藏記作庫庫腦兒。或繙譯之文。或鈔刊之字。

賜今呼必爾罕册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撫禪塔。謹依聖訓諸書改作安撫禪楊。餘字俱謹遵改。不悉錄。

高宗御製十全記。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　謹案。聖訓。此句下。有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衆番。全臧無遺類矣。東華全錄作全蜀無甯歲矣。此書佚此數句。

然天眈愈深。予懼益切。不敢言威。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　謹案。聖訓。不敢言威句下。有唯恐難承句。

提要。

第五條。　今案。此寫本無此門。僅有查達賴喇嘛班禪叢罷譯文之叢呈。原在詩文門。今迻入喇嘛

門後。

第十一條。　今案。此亦佚。僅有查西藏公爵台吉各勤之覆呈。亦原在詩文門。今迻附喇嘛門之後。

第十二條。　今案。陞調章程。略見於番目門內。品級俸祿。亦略見撫卹析僧門內。並無專章。

第十三條。　今案。唐碑。見寺廟門內。乾隆御製十全記。今已敬編卷首。關帝廟碑。原載寺廟門。大招紀功碑。後藏碑。均原載紀略門。恤出痘碑等。今附撫卹門後。

第十四條。　今案。寺廟門僅有雙忠祠碑。附有同殉之主事參將各一人。並未別見旌忠祠。及殉忠人名。

第十五條。　今未見。

第十八條。　今未見。

第十九條。　今案。有部落一門。却無沿革。

第二十一條。　今案。此亦佚。惜乎令人不審名從主人之義。姚瑩之番爾雅。亦尚未詳。

第二十四條。　今案。原有職掌一門。而於糧臺文員殊略。

第二十五條。　今案。此亦佚。

第二十七至三十條。三十三至三十六條。三十九至四十條。　今皆暫未見。

卷一。

引通典諧悉瓝改正。共二十二處。

後漢書。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其奉浮圖不殺法。而精文善導達之功。靡所傳述。　今案。此後漢書西域傳論。多脫誤。已照改。

案語。齊集達近大小喇嘛於大招各經。　案。各字疑。

元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　案。元史。無學士字。

卷二。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和琳成德奏廓爾喀遣哈斯達爾一摺。奉硃批。所辦得理。好。欽此。　謹案。聖訓作所辦得體。好。

乃仰仗天威平定之後。聖訓作及仰仗天威平定之後。

亦必益加威畏。實爲得當。聖訓作亦必益加感畏。辦理實爲得當。

西界又自定結至薩熱喀山頂。　案。山川門作杳撒熱喀山。此無杳字。與西藏賦注同。

南界怒江之水。不知其源。　案。山川門已有考。此四至八到。多用西藏賦注。故失照。

卷三。

康熙六十年二月.
上諭.旋詢方言.乃得其眞. 謹案.聖訓云務得其正.
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歸仁化. 謹案.末句.聖訓云悉心歸化.
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時考證明核. 謹案.末句.聖訓云當於此時考證明核.
大槪中國諸水.皆發源於東南內外大幹. 謹案.聖訓云中國諸大水.皆發源於東南諾莫渾烏巴
西大幹內外. 番名岷提蘇. 謹案.聖訓云岷尼雅克撥.
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蘇流出. 謹案.聖訓云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烏蘇流出.
此諸水自東南大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流入中國也. 謹案.聖訓云此諸水在諾莫渾烏巴西大
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流入中國也.
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 謹案.聖訓云此諸水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
外.故皆流入南海也.
打箭鑪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里城之東南.爲喀木地方.（卽康也） 達賴喇嘛爲危地.（烏斯與危番同音也） 班禪呼
圖克圖爲藏地.合三地爲危地耳. 謹案.聖訓云打箭鑪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
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危地耳.
牛魔山注.俗識逆老工夾布於其上. 案.康輶紀行云卽四川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
工湯拉、別作賁倘拉.彭楚河、別作蚌楚河.崙出河、別作普楚河.如此之類.各仍其舊.以博異名.
藏布江注.有木船皮船爲渡. 案.當是有木船皮船爲渡.
金沙江注.又有威依木查鄂模二池之水. 案.水道提綱作又有威衣木查鄂模、色勒錯鄂模二池
之水.
靑海注.其東北有巴顏池.周四十餘里.有功額池.周五十餘里. 今案.功額池在靑海之南.謹據一
統志、一統輿圖、水道提綱各書增入南字.
岷江注.入江之水.有黑水河.有二源.北源出九里古拉達巴罕嶺.在岷江南源之西南.東北流.折而
東南.入四川界. 案.黑水二源.只見北源.今補於此.其南源西南.自山中東北流來會.又東南流.
入邊.又東南.折南.復東南流.至長甯堡西北.與大江會.
卷四.
巴塘至察木多路.江卡至黎樹宿注.七十里至黎樹.至王卡.稱爲習八站. 案.別本同.論文義.當云
七十里至黎樹.自黎樹至王卡.稱爲習八站. 洛加宗至俄倫多尖.作了宿注.作了有寺院.卽會

輿圖注之札雅廟也.乍了札雅.長短言之分.本皆乍了多誤了.今改正.
前藏至後藏.白浪至札什倫布.注.過洋楮槁.卽雅岐藏布大河. 案.雅岐藏布河.本書未見.
松筠巡邊記.拉木洛洛協嘴瑚. 案.四川通志.此句作拉孜羅羅.上文程站.拉木.卽拉子.洛洛.卽羅
羅. 通志.此文無何至如入無人之境以下九句.
前藏至生根物角. 案.卽王我師藏鑪總記之松根阿腳.本書別亦作生格物角、僧根物格.皆重脣
輕脣之異.
前藏至生根物角.四百十里.至騰格爾諾爾.本條未載.後有專條.
南河口分路至靑海路.八百四十里.分作十四站.至巴漢海流圖木條未載.見於獨磊出巖至西甯
路中.
南河口至河州育.九站至黝箱.本條亦未載.見前南河口至甬洮州程中.
打箭鑪由霍耳德爾格草地至察木多.地名格蔥. 案.衛藏圖志作林蔥.本書部落門亦作林聰.翻
譯無正字.
打箭鑪由草地進藏路.約同定同古. 案.衛藏圖志作納定同古.
藏程紀略.平逆將軍延. 案.康熙五十九年.授都統宗室延信爲平逆將軍. 遠近西海靑海各國、
蒙古諸王部落.皆以來見. 案.皆以來見下.應有脫字.封然無聞.當是封猶然山.然字單用少見.
其兩岸爭妍句.疑有脫字.
卷五.
高宗御製喇嘛說注.宗喀巴二大弟子.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木磋.三世
曰索諾木嘉穆錯.五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 謹案.此必寫本漏書四世一條.今以康輶紀行所
引經籍敬補於此.
第四世名雲丹嘉木磋.生於明萬歷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噶勒丹坐
台之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萬歷間.封爲沙達布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遂
祟.曾於石上踏留足印.
卷六.
招拉雜洞寺.其前山生下爲藏之峯山. 案.此語費解.必有誤.
大招寺唐碑. 案.此本闕誤.與一統志西藏記所錄.互有得失.今悉仍其舊.而錄一統志西藏記於
此.以資考證.
一統志唐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已證之。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勒石留傳之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二聖。濬哲鴻被。睟久永之化。垂矜愍之情。恩覆並無內外。商議協同。務令萬姓安泰。施恩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茲者同心以申鄰好之義。共成厥美。今漢蕃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爲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奪封境。或有猜阻捉生問事。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撓。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義。善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遣所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須令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揚。同聞頌德之名。永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並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美之聲。徧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刑牲設誓。如有不依此言。背約破盟者。受其殃禍也。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黎庶。人民咸頌矣。

西藏記唐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盟大節留傳知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德之黎贊陛下二聖。睿哲鴻被。曉之今永化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茲觀同心以伸備好之義。共成厥美。今蕃漢二國所守見官封疆。洮岷之東。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番地土。彼此不爲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疆。或有猜阻捉生問事。殷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撓。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義。善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差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之西。大番供應。須令舅甥親近之體。使兩界烟塵不聞。同揚盛德之名。頻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禮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美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於漢國受樂。茲令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且陳形俱爲盟啟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誓。蕃漢背約破盟者。來其禍殃也。倘傾覆以及動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黎庶。人民咸頌矣。此碑日久剝蝕。字多脫落不存。

白木薩欲修廟宇。　案。即上文之拜木薩。白拜雙聲。

小招寺、墨珠多爾濟。即上文墨居多爾濟。別又作珠多吉。皆聲轉及長言短言之異。今兩存之。

岡堅寺、生多寺距札什倫布一站。疑與前岡堅喇嘛寺距札什倫布一站相複。

福康安關帝廟碑。於惠齡和琳孫士毅皆書號。於體未協。皆易之。後營官寨關帝廟碑亦同。均更正。

打箭鑪聖祖御製忠遠廟碑文。今非逐卷首。

卷七。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福康安等奏邊界營官酌定陞擢疏。如此懲勸有方。番目皆知奮勉。亦永資綏靖矣。　案。別本同。永資綏靖上。疑有番民或邊民字。四川通志載此疏。祇作如此秉公甄拔。庶幾有所勸懲。無末二句。

卷八。

會奏火藥就本地配造疏。所用工料。雖較內地爲貴。而所用腳價。較之內地運來。節省至三十餘萬之多。　案。四川通志作節省至十餘萬之多。

卷九。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諭三道。　謹案。聖訓載在正制度門。併作一道。語意視此備。

卷十。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所有巴勒布舊錢。與商上原鑄錢文。每圓總有銅二三分。成色較低。應將商上原錢及巴勒布舊若概令銷鎔。勢所不能。議令每紋銀一兩。易換八圓。與嗣後鼓鑄足色銀錢。示以區別。　案。應將商上二句跳衍在上。今改正。

卷十一。

案條例原目作章程。此卷實已分見各門。今姑以彙輯。可備考察。悉仍其舊。

卷十二。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軍機大臣議覆福康安等奏。每年巴勒布止准貿易一次。克什米爾止准貿易一次。　案。四川通志作每年巴勒布止准貿易三次。查本書條例門亦作三次。今據增入三字。

卷十三。

嗚鶡平定西藏奏疏。　案。各處俱作嗚爾鶡。　吹木不勒宰桑。即東華錄之吹穆只爾察桑。　章名爾自榮。即東華錄之章米爾榮。

一由類烏齊、結結樹冰鳴、三達奔卡爲正兵。　案。結結樹冰鳴。即程站門之結樹邊卡。三達邊卡。即三大福關。

閏四月初四日。和琳奏。恩達至嘉裕橋四站爲內烏齊地方。　案。內烏齊。即類烏齊。類伍齊。

卷十四。

辦理撫卹款項論第二款。注。於嘉慶二年春照依第五條云云。此書所載駐藏大臣姓氏至乾隆五

十九年止.此處更著嘉慶年事.是此書編於嘉慶時.第七款阿第桒章嘎.第十款噶舒克即執照.

姚瑩之番𤙖雅無之.不解何物.

松筠賞苿營官巴桒多爾濟片後半葉夾縫有硃批三處.一在隨經千總李鑅把總胥耀宗訪出句旁.批此二人可嘉五字.一在栅說示懲句旁.批好字.一在如始終奮勉遇有該省缺出再行陞補句旁.批是字.

札什倫布經費.除所管營官並各寺喇嘛口糧.日食糧食八萬七千一百九十克、茶二百一十二飯半、散茶二克半.　案二克半爲數少.與上下數目懸殊.疑有脫字.

松筠奏関邊撫䘏番民摺夾縫有硃批三處.一在尙有沿邊之薩喀呵哩帕克哩定結絨轄六處句.於定結字側批好字.一在其唐古忒各世家及達賴喇嘛親屬人等概不準私用烏拉句側.批是字.一在此項差徭永行禁止並嚴飭噶布倫各營官句側.批是字.

卷十五.

達木蒙古乾隆十六年三月奉上諭兩道.　謹案.聖訓併爲一道.在賞賚門內.

四十族住牧地界.上隆布族東至受地方蒙古爾津.　案.藏地多以一字名地者.如朗.如嶺.如色.如降.此受及下文上阿克碩族之力.皆一字地名.藏衞康即其例也.

西甯管轄四十族.今祇載三十九族.　案.西藏記.上阿拉克碩族之下.尙有下阿拉克碩族.此似佚寫.　以上四十族之戶口.與後三十九族之戶口.皆子目與總數不符.

西藏管轄三十九族.彭爾札麻蘇他爾.　西藏記迷下只多族.爲一是楪族.族與上三札族.東西南北四至全同.疑楪族.西藏記作楪俗.此七十九族譯字.往往與番語殊字不備達.

布魯克巴注.前赴適中之汪則城.解勸和合.　案.下文兩奏.皆俱云貝勒親至則汪宦論汪則則汪不知是一長.二西藏記上文亦作汪則城.兩奏皆御作則江.疑汪之訛.

庫呢注.其部長名黙叩烏爾.生嘉慶至丙辰.遣人來藏.　案.生嘉慶上下有脫誤.

白木戎注.婦女下身亦用布遮.穿一中衣.　案.當如西藏記作重穿一中衣.　大猑羖羊.　案.西藏記.康輶紀行.皆皆作大猑羖羊.字皆並無猑羖羖字.

乍了注.闡教黃教.諾們罕之印.　案.康輶紀行作講習黃法那門汗之印.

察木多注.闡教呼圖克圖.康熙五十八年.始頒正呼圖克圖印.其二呼圖克圖住察木多大寺.三呼圖克圖住甲拉克大寺.注.俱詳喇嘛門.今喇嘛門不見.

巴塘安撫司十一.巴塘.　案.通考.巴塘係正副宣撫司.通考成於乾隆十二年.此當係後改.　瓦述斜科.即通考瓦述餘科.可譯漢姿斜道.作察余道.　德爾格.通考作德爾格忒宣撫司.隸雅州府.

長官司.霍耳東科.通考作宣撫司.

打箭鑪安撫司.六.拉滾.不見於通志.

卷十六.

第六葉.佛說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案.龍藏目錄作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佛說法門經.案.龍藏目錄作佛諸法門經.

第二十二葉.佛說辟除諸惡陀羅尼經.注.十二經同卷.　案.自佛說俱枳羅陀羅尼經以下.實祇十一經.龍藏有佛說旃檀香身陀羅尼經.在妙色陀羅尼經後.此佚.

第二十三葉.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注.四經同卷.　案.以上僅三經.龍藏尙有穢迹金剛法禁百變法門經.此佚.

總三十二葉.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下未注卷.今依龍藏補入.

第三十四葉.佛說觀身經.　案.龍藏作身觀經.

第三十六葉.佛說頞多和多耆經.注.八經同卷.　案.此祇七經.龍藏佛說耶祇經之下.尙有末羅王經.此佚.　其餘經同名而但字有增減者不悉錄.

衛藏通志卷一

考證

謹案.疑耳而信目者.人之常情.源遠而末分者.學之流弊.嘗考通典、類函子、史通鑑、水經注諸書.未嘗不載天竺西域諸國事.然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疑信相參.源末互異.求其賞實於人跡不到之區.不可得也.姑博採焉.考諸古則存而勿論.證之今則信而有徵.

吐番.在吐谷渾西南.不知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爲臨松郡丞.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爲窣勃野.至今其人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提悉補野.因以爲姓.窣勃野與悉補野言語.其實一也.或云本姓窣勃野也.　其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番界.

謹案.烏海即今青海.吐谷渾即今青海蒙古.鄯州.札隴克王公舍吉由西寧出口赴藏大路.

其國都號邏娑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于子。重兵死。惡疾終。以累代戰沒者爲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羌。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率弄贊都牂牁西匹播城。以五十國西南與婆羅門接。

謹案。贊普。即論布弄贊。即今羅卜藏。婆羅門。即今藏西南大西門也。

唐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番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贊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壻禮甚謹。覩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也。

謹案。今大招內有唐公主及贊普像。旁有巴勒布王女拜木薩像。乃贊普之妾。又大招北則有小招。乃唐公主自建禁蹕之所寓內。

武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番。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垂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番憚之。

二年。吐番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番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鈔。斯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便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干戈。屢犯我河湟。且父通之。子絕之。豈爲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爲忠乎。然論之英聲籍甚。遐外各自爲主。奚爲懼乎。陵曰。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番。或時歸漢。頗多翻覆。乞拔去鎮守。分離諸國。各建侯王。使其國自爲君。人自爲守。既不款漢。又不屬番。豈不人免憂虞。振曰。十姓四鎮本將鎮靜戎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疑而有憂虞乎。陵曰。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番國所爲深憂。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爲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陳利害。窺窬諸部。以爲漢邊患耶。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爲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爲漢并。雖大海之外。窮桒之表。靡不磨滅。今吐番塊然獨在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和事曾未畢。以爲好功名人崔知辯從五俟斤路。乘間隙掩我乘騾。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懼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爲翰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

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乞思若爲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番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躇躇曰。是紿我也。以爲偵諜。不以爲使人。遂淹延無報。今若蹤前陵邊。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首踟躇久之曰。陵與國人成議。崔知辯之前。非故實有此舉。以虞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遂。既罷兵散卒。遂指天爲信。杜氏通典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形像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謹案。大月氏。即今葉爾羌回部。在藏之西北。有兩路通藏。一由和闐南山。一由沙雅爾。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而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

又曰。師子國王遣使奉獻。詔答曰。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剎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洛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阿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跡。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供養佛。

謹案。今藏西南迦濕彌部落在海中。其地有巴特瑪隆木巴娃佛。巴特瑪譯語蓮花也。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淨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罽賓國在舍衞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末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飲。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梅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然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與

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國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燥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

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

本和經曰.牟尼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地論曰.姓釋迦.號牟尼佛.

謹案.釋迦牟尼佛.唐古特語名曰沙迦圖巴.

後魏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追撰述其教.爲十二部.後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於中夏.以上廣類函

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尊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湮沒.而辭而闢之者.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傅奕云.娥兒幼夫.摹擬莊老.宋宋祁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爲釋氏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其葉流傳.於今具在.皆本橫行梵字.譯爲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句也.顧嘗詳讀內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仲.豈所謂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沒之說信與.抑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採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篇.而每節各著其所以同者焉.

文中子.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

史記.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注.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魏書.釋老志.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身毒國.注.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供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毗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現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迦河.即今稱恆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溼.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駞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栴檀像.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磴.磴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曰.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胡語曰耆闍崛山.耆闍.鳥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姑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疇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謹案.前藏磴下有圖.乃達賴喇嘛燕衍之所.水自藏布江引入池中.池上有敖州.磴鑿佛像及青石梯.六佛升天之遺跡也.

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耶.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夫疑說.則

大道通矣。

梁書。扶南國傳。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

魏書。釋老志。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又曰。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爲淨覺。

謹案。佛圖、扶屠、佛陀。今唐古特語。稱爲蒯圖。皆翻譯音之轉也。

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釋迦於四月八日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舊唐書。僧元奘傳。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辨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翻譯。

釋法顯佛國記。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佛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搥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

又曰。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幔。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

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又曰。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群臣作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並諸白氈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群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

謹案。孟春上旬達賴喇嘛下布達拉。每大招住。齊集遠近大小喇嘛於大招。各經（疑有脫字）僧誦經。約三萬餘衆。唐古特語謂爲默朗木。漢人名曰攢招。乃宗喀巴之誦會佛經之故事也。或八九日。或十數日。攢招畢。則出大小喇嘛。請迎彌勒佛像。載以四輪小車。數百人曳之。即彌勒佛乘伸裝束。前引導以鼓樂。繞大招一匝。爲藏人歲之勝事。

又曰。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國王敬重佛骨。慮人鈔奪。乃取國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碪碪下。琉璃鐘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

又曰。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懾怖。心伏而退。

又曰。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賫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磚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

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

又曰.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奈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般泥洹.故名此處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後.人於此起精舍.

又曰.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鈔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

酈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衞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恆河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

梁書.扶南國傳.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

舊唐書.吐蕃傳.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為拂廬.寢處汙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為盤.捻麨為碗.實以羹酪而食之.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以麥熟為歲首.

謹案.邏娑城.邏些城.今唐古特語名剌娑地.為拉薩.譯音之異也.

又曰.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盧川.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子史精華

謹案.唐古特俗.夏秋之交.無論男女.皆浴於藏布江之濱.以祓除癘疫.乃古祓禊之遺意.布達拉西南十五里名羅卜岡.四達賴喇嘛游於其地二十餘日還.

元文宗即位之初.以西僧輦真吃剌思為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孛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元武宗至大元年.以西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

元英宗至治三年.敕寫金字藏經.

元泰帝泰定三年.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從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率元一歲.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乞更正僧人給驛法.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明成祖永樂五年.封西僧哈立麻為大寶法王.前年冬.使顯僧哈立麻至.帝令建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青鸞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明憲宗成化四年.加番僧封號.西僧劄巴堅參以祕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僧擬王者.出入乘棕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眞人高士者.亦盈都下.

謹案.衛藏西北山後大寺.住錫喇嘛.僧賴巴瑪圖克圖.係果敦蟲喇嘛.實爲南人也.即明時所謂哈立瑪者.藏手卷一軸.長二十餘丈.乃前永樂初哈立瑪朝覲靈谷寺圖.

明武宗正德五年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帝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自稱法王.其後帝習韃靼語.自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敖爛.習番僧語.自名領占班丹.十年冬十二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思.左右言西域番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為轎幢.黃金為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截.又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艤艦.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士卒死者數百人.

謹案.四川打箭爐喇嘛寺內藏有明時所遺儀仗器械.蓋亦當時所棄者.

27 B

衛藏通志卷二

疆域

謹案。衛藏疆域。舊志所載。東至巴塘之南墩。東南至類伍齊番族。東北至青海属之納木稱巴顏番族。南至猺猓茹巴怒江。西南至布嚕克巴部落。北至草地、通回部沙雅爾。西北通回部和闐。仍照舊編纂。惟後藏極西邊界。壬子秋。廓爾喀投誠。遵照新定界址、設立鄂博地方編纂。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奉上諭。立定地界一事。已有旨令福康安等。應於藏內邊界。一一設立鄂博。毋許私行偸越。現在大兵將撤。此事最關緊要。福康安等宜趁此時詳細曉諭。申明約束。以熱索橋迤西。如協布魯、雅爾東、擦木、帕朗古等處。皆經大兵攻克。本應卽以爲後藏邊界。今念爾悔罪投誠。仍行賞還。其熱索橋以內濟曨、聶拉木、宗喀等處。本屬藏地。前此雖經汝侵占。現經大兵收復。非如上次講和退還者可比。嗣後以濟曨聶拉木以外爲界。爾部落人等。不得尺寸撞越。如有私行偸越者。一經拿獲。卽行正法。爾部落遇有遣使進貢。賫表等事。亦當先行稟明邊界將領。聽候知照。方准進口。如此明白曉諭。立定鄂博章程。庶可永斷葛藤。肅清邊界。欽此。

十二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章程內開。查西藏邊界。如濟嚨、聶拉木、絨轄、喀爾達、薩喀、昆布等處。均與廓爾喀道路相通。臣福康安等於濟嚨外之熱索橋。聶拉木外札木地方之鐵鎖橋。及絨轄邊界。均已設立鄂博。釐定疆域。將巴勒布貿易之人。及唐古忒番民客民商販。已奏請立法稽查。不許私相往來。應交與駐藏大臣。於巡視之便。留心查察。隨時派人堆砌。不得日久廢弛。致有偸越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五十八年正月。大學士公福康安、工部尚書都統和琳等具奏。爲接據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稟稱。蒙公中堂大將軍差穆大人前來聶拉木札木一帶分立地界。小的卽差頭人前往。穆大人已經分定。辦理甚妥。小的悅服。卽照穆大人所立地界。永遠遵奉。不敢私毫有違。自取罪戾。還望公中堂大將軍在大皇帝前。將小的一片誠心奏聞。常常施恩。感激不盡等語。隨檄該王。宣示大皇帝天恩赦爾等前罪。爾等復將深遵約束。永矢恭順。冀受大皇帝天恩等因具稟。足見爾等一片誠心。本大將軍回京時。必將爾與爾叔感畏大皇帝恩威。永爲藩服誠悃。代爲陳奏。自蒙聖明俯鑒。渥施恩眷。現在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大人。爲大皇帝親信大臣。特命來藏。整飭鎮撫。嗣後爾等如有稟呈事件。當在和大人前稟明。聽候指示。卽將來更換之駐藏大人。凡有應行曉諭事件。爾等惟當一一遵奉。毋稍違慢等因具奏。奉硃批。好。知道了。欽此。

三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奏。爲接據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稟稱。前差穆大人定立地界。極爲公道。惟有廓爾喀東邊多羅卡界內拉結撒儻兩處地方。原係廓爾喀所管。此時該處營官不許小的管理。懇求查明賞給等因。又譯齎寄班禪信內云。從此以後。兩家照舊和好。永遠不敢滋事。所有底瑪宗地方。原係給了你們的。可卽差人前來管理各等語。臣當卽飭令噶布倫詳細確查。多羅卡邊界拉結撒儻兩處。本係廓爾喀地方。前經福康安委穆克登阿前往定界時。在熱嚨橋設立鄂博爲界。其多羅卡地界拉結撒儻兩處。係在熱嚨橋以外。相距四五程途。自應歸廓爾喀管理。臣一面飭令絨轄營官遵照。將熱嚨橋以外之多羅卡拉結撒儻兩處地方。仍聽廓爾喀管理。不許占越滋事。再查底瑪爾宗地方係廓爾喀所管。因五十三年彼此說合。廓爾喀願將此地方送與薩迦呼圖克圖作爲酬謝。當時雖有此議。並未收管。臣伏思上次唐古忒許銀講和。及廓爾喀許地酬謝。俱屬不成事體。廓爾喀既經悔罪投誠。將上次合同業已繳銷。永不敢再提一字。今該部長改悔前非。雖欲與衛藏修好。仍將前許之地。讓還管理。自屬恭順之忱。但思該部落既附藩封。歸入版圖。卽與唐古忒無異。未便仍照前次私議。令薩迦呼圖克圖收受。齊歲瑋城布現在前藏。臣面諭毋得差人前去收管。併傳知班禪札飭薩迦呼圖克圖遵照。一面檄諭廓爾喀部長。今將底瑪爾宗既在鄂博之外。自應仰副皇上柔遠之意。賞與該部長管理等因具奏。奉硃批。諸凡皆妥。欣慰覽之。

欽此。

六月。駐藏大臣副都統成德自定結具奏。查閱後藏各邊界新設番兵、及履勘鄂博情形。惟定日地方邊闊。爲聶拉木、宗喀、絨轄三處總匯之地。實爲緊要。查所通絨轄之小路、轄木多通宗喀大路、擬木達杏通聶拉木之小路、古喇噶木焆、並宗喀。共計五處。均爲要隘。每處設定琫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即於定日現設番兵五百名內。就近派撥安設。似於聲勢更爲聯絡。亦不妨其隨時操演等因具奏。奉硃批。欣慰覽之。欽此。

七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副都統成德具奏。查閱帕克哩定結各卡隘情形。所噶爾達地方卡隘二處。一名薩迦嶺。一名春堆。此二處均與廓爾喀相通。又定結地方卡隘一處。名擬拉山。此處與廓爾喀、哲孟雄相通。又帕克哩地方卡隘三處。一名哲孟山。與布嚕克巴相通。一名哈爾山。與布嚕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與宗木相通。以上卡隘六處。均歸江孜前後藏大道。爲總匯要隘。臣成德親赴各處。逐一查勘。俱極嚴密。所有臣成德回藏日期。及查閱情形。理合會銜具奏。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九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副都統成德等具奏。哲孟雄、作木朗二部落。在藏邊界外。不過每年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通問書信。不總藏中調遣。被廓爾喀侵占。已有十年。去歲經福康安檄令協勦。又復藉稱天熱。畏懦不前。迨即廓爾喀歸順。復思藉天朝威勢。請斷還六輩達賴喇嘛所定舊界。並請添設番兵。由商上給與錢糧。代爲守禦。經福康安及臣和琳等窺其情僞。將懦弱無能、貪得便宜謬妄。逐一指駁。一面檄諭令廓爾喀約束手下人。毋許欺凌弱小。一面將邊外極邊小部落。即可置之不問等情具奏。奉到硃批。所議皆妥。知道了。欽此。又旁批。可惡之見。不可從。欽此。自去年至今。一年有餘。該二部落自知理短辭曲。未敢復來懇乞。查廓爾喀王公叔姪。自歸化以來。諸事稟命而行。實爲小心恭順。昨於六月初。特遣頭人哈斯達爾薩野等至界。稱有面稟事件。據聶拉木營官稟報前來。臣等因發給路票。差人護送到藏。據哈斯達爾薩野等將其國王請安稟帖、及土儀、鎗刀各一件呈遞。稟稱該國王及其叔巴都爾薩野。凛遵大皇帝諭旨。並將軍大人們教導。愛惜百姓。和睦鄰封。從未多滋事端。惟作木朗、哲孟雄二部落之人。素來不安本分。往往造言生事。誠恐他們在大人們面前架說是非。又爭地界。那時大人聽信一面之辭。小的國王就擔不是。所以差小的等前來回明。哲孟雄營官寨、並喇嘛廟、及其餘各寨落。俱被我們占了。已有十年。現在哲孟雄只賸了日尼栫及惕多二處。我們現係天朝子民。固不敢妄自勦兵。亦不肯令其覆滅。目下皆係各守境土。又作木朗亦係廓爾喀占了多年。只賸該部長之叔蘇班色一名。本係壞人。現在跟他往各部落借兵。希圖恢復。各部落皆未曾幫助。我們亦未窮追。誠恐蘇班色造言來告。小的國王求大人們

都不要聽他的話。並請差官定立交界等語。臣久知哲孟雄作木朗二處並非藏屬。爲廓爾喀侵占已久。且該處番民窮苦。貪占便宜。較唐古忒爲尤甚。隨傳噶布倫等詳細查問。委係被廓爾喀侵占已有十年。噶布倫所知情形。亦與哈斯達爾所說無異。是該二部落與藏中毫無關涉。而噶布倫及無知僧人。轉稱此二處雖不屬藏內管理。向來與達賴喇嘛相好。彼處廟宇。俱是經典上有的。今廓爾喀畏懼天朝。既來請示。求大人們趁此機會。仍照六輩達賴喇嘛所定地界剖斷。豈不兩便等語。臣等因唐古忒人本糊塗。貪得便宜。不知事理輕重。固不值深加責備。當即告以該二部落既係經典上有的。當初廓爾喀侵占之時。你們不去幫助。今廓爾喀既已恭順天朝。即屬大皇帝臣民。與唐古忒一樣。況該國王侵占哲孟雄作木朗地方。在歸順天朝以前。本欽差焉有不爲屬國。反斷還不屬藏內管轄部落之理。反覆窮詰。俱各俯首。臣等公同商酌。廓爾喀恭順小心。既來請示。固不可令其欺凌弱小。亦不值代爲分定疆界。自當遵照前奏。置之不問。隨於次日。傳集哈斯達爾等面諭。哲孟雄作木朗二部落雖非藏內統轄。究屬與達賴班禪二喇嘛從前相好。既稱爾國侵占已有十餘年之久。本欽差斷不肯仍然令爾退還。但哲孟雄現在僅有日尼栫惕多二處棲身。作木朗亦僅有蘇班色一人。爾等當體大皇帝好生之心。不可過於迫迫。各安本分。歸告爾王。總以凛遵大皇帝諭旨。和睦鄰封。愛惜百姓。方不負大皇帝成全爾國至意。至於邊外地方。本欽差亦不值差官代定交界。當據哈斯達爾伏地叩頭。感激悅服之情。形於顏色。臣等隨酌量賞與盤費。派員護送起行。並與拉特納巴都爾緞錦等件。以爲酬答。一面嚴飭各邊界頭人。亦不得容留該部落之人。致滋事端也等因具奏。奉硃批。所辦得理。好。欽此。

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諭。和琳等奏廓爾喀差頭人哈斯達爾薩野到藏。請安遞稟一摺。所辦得理。已於摺內批示矣。廓爾喀因侵占鄰近部落地方。惟恐其希圖恢復。差人赴藏稟明。並又覆請差官定界。設遇懦無定見之人。又必總從所請。率爲剖斷邊界。又致生事端。即如藏中噶布倫及僧人等。俱以該二處雖不屬藏內管理。向與達賴喇嘛相好。彼處廟宇。俱係經典所有。請仍照六輩達賴喇嘛所定地界。爲之剖斷。此等愚昧無知之人。經該部落侵凌。即懦弱無能。紛紛逃散。及仰仗天朝兵威平定之後。又復藉勢貪佔便宜。妄求定界。今和琳並不聽信噶布倫等浮辭。實屬可嘉。即向廓爾喀頭人明諭。既不准其欺凌弱小。亦不復更爲分定疆界。既不聽藏中覬覦之心。亦足以悅服廓爾喀之心。而哲孟雄等部落聞知天朝剖斷公允。亦必益加感畏。實爲得當。嗣後接任之員。遇有此等事件。俱當堅持定見。仿照辦理。切勿爲浮言所惑。邊界自可永遠寧謐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五十九年正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副都統成德等具奏。爲籌辦藏界、補立鄂博、以期久遠事。查有藏屬薩喀邊外、作木朗以東、洛敏湯地方一處。人戶三四百家。向來頭人係其自立自廢。

既非藏屬。又不屬作木朗管理。聞嘗差人與達賴喇嘛呈遞哈達。或送銀錢五六十圓。以爲布施。五十三年以前。亦被廓爾喀侵占。每年即與廓爾喀當差。仍送商上銀錢五六十圓不等。自五十七年大兵進勦時。洛敏湯使不與廓爾喀交納錢糧。去年所派頭目使到藏面稟。應歸於何處管理。臣等詳細查明。委係另有一小部落。與藏中毫無關涉。但離廓爾喀邊界止有三天路程。恐唐古忒退有後言。臣等會面與達賴喇嘛、噶布倫等商議。洛敏湯一處。固非藏內地方。然離邊界較近。爾等如以地方緊要。本欽差即不許廓爾喀侵佔。廓爾喀亦必不敢不從。但既歸藏內管理。其頭人出缺。自應歸駐藏大人、及達賴喇嘛揀放。錢糧亦應交納商上。未有三四百戶只交銀錢五六十圓者之理。且屬朋情布施。亦難向廓爾喀啓齒。據達賴喇嘛、噶布倫等僉稱。洛敏湯頭人向來俱係其自立。不屬藏中管轄。彼處百姓亦皆桀驁難馴。斷不服管。商上亦不藉伊五六十圓銀錢用度等語。臣等仍遵前旨。仿照辦理哲孟雄作木郎之例。面諭該貢使以洛敏湯係邊外極遠小部落。並非藏內管轄。應聽爾自行辦理。歸告爾王。總以凜遵諭旨。和睦鄰封。愛惜百姓。毋得稍有越佔。致負天恩等語。該貢使叩頭。感於辭色。臣等因思濟嚨、聶拉木、絨轄各邊界。業經臣福康安俱已派員酌中立有鄂博。而藏界西南通外番地方。如薩喀、定結、帕克哩等處。均未定有鄂博。難保日久不無爭端。查遊擊張志林熟於邊務。令其帶領營官。先行前往各邊。會同各營官。自薩喀起。酌於緊要處所。將應立鄂博地方繪圖貼說。毋得草率從事。三月間。即應駐藏大臣巡邊操演漢番官兵。臣和琳於二月底起身到彼。計張志林可以辦竣。統俟臣親自酌定。眼同堆立鄂博。實爲一勞永逸之計。是藏中皆有定界。嗣後邊外各部落設與廓爾喀少有爭競。總與藏中無涉。廓爾喀亦斷不敢妄踰一步。唐古忒人雖糊塗。亦有遵循。可期永遠無事等因具奏。奉硃批。好。知道了。欽此。

五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奏。爲定日閱兵完竣。隨帶遊擊張志林、噶布倫丹津、那木結藏瑋、拉旺策卜丹等。攜帶噶廈底案。由薩迦、宗喀、聶拉木、絨轄、定結、帕克哩沿邊一帶。率同該處營官。悉心講求。查對底冊。張志林所擬應立鄂博處所。均與噶廈底冊、及年老番民稟告相符。查各處路徑崎嶇。雪山重疊。臣分派營弁。眼同各該處營官。將舊有碼尼堆者。加高添砌。其全無形迹者。一律堆設整齊。所有唐古忒西南與外番布嚕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湯、廓爾喀各交界。均已劃然清楚。再查定結屬下有噶爾達一處。亦係通廓爾喀小道。向屬阿哩公管理。而阿哩公駐劄前藏。每年遣一人前往收取租息。臣查五十三年。郭爾喀即由此回巢。原不屬營官管轄。是以毫無阻滯。今臣飭噶布倫將商上非屬緊要莊田。核其所得租息。撥與阿哩公一處兌換。將噶爾達歸於定結營官管轄。以重邊防等因。

西界

西至廓爾喀部落爲界。由前藏西行。經聶黨、楮邊、鐵橋。至干壩、拜爾吉。過干布拉。（[illegible]西鹽皆）至羊卓白地。沿海行走。由仁蚌至日蓋子。即札什倫布。仍仲寗翁結巴寺後山。自札什倫布西行十日。至三桑乃阿哩界。由三桑過岡得桀。入阿哩噶爾渡界。一由三桑墨南拉。經脅噶爾至聶拉木交巴爾布界。（此係舊志所載。）新定界址。自札什倫布西行。由拉孜至脅噶爾、定日、宗喀、薩喀。迪彼巴嶺山、鍋拉納山、畢都納山、朗古山頂、納汝克喀山頂、朗離山頂。均設立鄂博。此內爲唐古忒境。此外爲洛敏湯、作木朗二部落境。又自宗喀通濟嚨。至熱索橋。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廓爾喀境。又自定日通聶拉木。至鐵鎖橋。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廓爾喀境。又自拉孜通絨轄。至波底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哲孟雄境。又自定結至薩熱喀山頂、臥龍支達山頂、羊瑪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哲孟雄境。又自干壩至洛納山頂、丈結山頂、雅納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哲孟雄境。又自帕克哩至支木山頂、藏猛谷山頂、日納、宗官寨。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哲孟雄、布嚕克巴二部落境。又藏曲大河南。本係哲孟雄地界。被廓爾喀侵佔已久。藏曲大河以外。俱係廓爾喀境。

西南界

西南至布嚕克巴、巴勒布二部落爲界。（巴勒布今屬廓爾喀。）一由納格爾行八日。至帕爾。與布嚕克巴交界。山川險阻。難以出入。一由業爾奇木棟納山。業朗地方。至結隆。與哲孟雄宗里口交界。一由業爾斯卡祿納山。業朗。桑爾交廓爾喀界。俱係險隘。西南又自怒江北哨峩桑昂邦宗。瀾滄江各處。至阿布拉通南墩大道。

南界

南至狢貐茄巴之怒江爲界。由拉撒東南行一月。過鍋噶拉大山。至朱布堡。過宗噶拉山、札拉山。至押噶。交藏江。至怒江。其地廣闊無垠。不能悉載。怒江之水。不知其源。江闊數里。兩岸石壁峭立。中流急溢。不可以舟楫。其地亦名工布。

東南界

東南由前藏朗陸山轉出達則。經珠貢寺、及沙金塘草地、古樹邊卡。至賽弄色。接類烏齊界。通察木多大道。

東界

東至巴塘之南墩寗靜山爲界。雍正三年。松潘鎮總兵周瑛勘定疆址。始定於南墩寗靜山嶺上建

立界牌。嶺東之巴塘、裏塘屬四川。嶺西屬西藏。其中察卡、中甸。由前藏東行十里許。過機楮河。（即藏江）至墨竹工。路皆平坦。自此經拉哩、碩板多、察木多、乍了、江卡。至南墩。陸步皆山。崎嶇險仄。計程三千五百零五里。

東北界

東北至西甯所管之鄂木稱、巴彥等番族為界。由前藏北行十五里。向色拉山東。過鍋拉山。至浪宕。由隆竹松過彭多河。有鐵鎖橋。過河。由角孜拉山、呼正寺、增頂工。至木嚕烏蘇。通西甯大道。又由玉樹接西甯、松潘、泰甯三處大道。又通略隆宗、類烏齊地方。

北界

北至草地為界。由前藏西行。出羊巴井口。至新橋。即平川。西通後藏。東接噶勒丹。北行草地。至木嚕烏蘇、噶爾藏骨岔。交青海界。

西北界

西北亦係草地。有克哩野大山、納克產隘口。北通哈具得卜特爾。又北直至木嚕烏蘇渡口。仍交西甯大道。其東接玉樹界。又羊巴井至桑沱洛海。過紅塔爾小山。過拉納根山。即騰格哩諾爾（即天池也）達木地方。係每年出防處。由吉札卜至債格物角隘口。東北至噶爾藏骨岔、阿爾坦諾爾一帶。俱通沙雅爾、和闐、回疆地方。

衛藏通志卷三

山川

謹案。西南番地山川。山海經所不載。水經注亦未備。篇引法顯佛國記。述阿耨達五天竺之疆。率疑謊不經。唐元奘法師遊西域十有七年。撰記十二卷。世不傳其書。且山川名目。古今音譯。尤多訛舛。未得方言之真。茲閱四川通志。又詳考一統志并雜志家所載。依次編纂。

康熙六十年二月。奉上諭。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乃得其真。故遣使臣至崑崙山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歸仁化。三藏阿哩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概中國諸水。皆發源於東南內外大幹。其原委可得而縷晰也。黃河之源。出西甯徼外庫爾坤山之東。衆泉流出。沮洳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名鄂敦塔拉。西番名蘇羅木。譯言星宿海也。是為河源。匯為查靈、鄂靈二湖。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勒哈納。番名岷捏蘇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

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名楮山。番語水名稱 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入瀘縣。分數十歧。至新津縣。復合為一。東南流。至敘州府。金沙江入之。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泥烏蘇流出。烏尼烏蘇。譯言乳牛也。其水名烏普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喀木即康也、今名察木多。 又東南流。逕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北府北。會達沖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合岷江。流經夔州府。入湖廣境。由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之源。出陝西甯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為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自東南大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流入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濟噶爾機雜噶爾山。名雜楮河。一源於喀木之濟魯肯他拉。名敖木楮河。二水會於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為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為哈拉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諾爾流出。東南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唐隘。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為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大唐隘。西流。為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斯之東、阿里斯。即今之阿哩。自後藏札什倫布西行十日。乃阿哩地方交界。由三桑至阿哩。約行五日。入阿哩噶爾渡地方。西北乃納克舒額爾登鄂木札爾地土。 達木珠喀巴普山。

綽普馬口也。有泉流出。為雅木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噶公城旁。合噶爾諾木倫江。又南流。經工部地。入噶南古琅州。為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朗卜切喀巴普。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瑪匹木達賴諾爾。又流入朗喀諾爾。兩湖之水西流。至桑納池。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普。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流至桑納池。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木多地。與岡底斯西、瑪卜加喀巴普山之水會。瑪卜加喀巴普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木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額納特克國。為岡噶木倫江。即佛書所謂恆河。佛國紀。載魏法顯順恆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即岡底斯是也。唐古忒稱岡底斯者。猶言眾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南。有二湖接連。相傳為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也。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額納特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乃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謂善才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圖伯特。今番名布達拉山。亦為觀音化現之處。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頗可引為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為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

屬拉里城之東南。為喀木地方。喀木即康也。 達賴喇嘛為危。烏斯與危同音也。 班禪呼圖克圖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圖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詔詔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時。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即不能前進。而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改正具奏。欽此。

衛藏。今以布達拉為前藏。札什倫布為後藏。統名曰衛藏。

布達拉山。前藏地方。四面皆雪山峻嶺。不生草木。蓋古所云雪國也。其中原隰平衍。南北約六七十里。東西約二百餘里。中多藏江。自東北繞西南。流藏江之北。北山之南。平地突起一石山。周五六里。高一里許。名布達拉。依山疊砌。層樓十三層。為達賴喇嘛坐牀之所。（見寺廟門） 唐古忒語。凡山名布達。普陀之轉音也。山曰拉。水曰楮。後做此。

招拉筆洞山。布達拉西南。山勢起伏相連。中峙峰巒。上砌石塔。中通大道。山極陡峻。亦似平地突起。高二里許。南鄰藏江。山頂疊砌廟樓。藥醫喇嘛居之。（見寺廟門）

磨盤山。招拉筆洞之西北。亦似起伏相連。形如磨盤。故名。

雞卜嶺。布達拉西南十五里。藏江南岸。其北岸平野叢林。開砌池沼。引藏江水灌之。每年為達賴喇嘛暑月浴浴之所。乃游覽勝境也。

牛魔山。藏江之南。高二百餘丈。為布達拉屏障。達賴喇嘛每歲登高者。必來布於其上。

僧格拉山。前藏南邊。絡繹疊嶂。蜿蜒行。唐古忒語謂獅曰僧格。以山形似獅。故名。

札拉山。與僧格拉相連。路不甚險峻。

鍋噶拉山。前藏南行二日。桑葉地方。山高。積雪不消。中多瘴氣。

奔巴拉山。向東南。唐古忒語謂瓶曰奔巴。山形如奔巴瓶。故名。

洞噶拉山。布達拉西三十里。峰巒連綿。高四百餘丈。唐古忒語謂海螺曰洞噶。山形似螺。故名。近藏江北岸。中設關卡。為布達拉鎖鑰。

棠黨山。前藏西南行三十里。名登龍岡。過大橋。又西南折。山勢陡峻。為前藏西面歸路。通後藏大道。

根柏山。布達拉北面歸路。與別蚌寺後山相連。

札羊宗山。前藏山南。上建多爾濟札古寺。山有石門。

色拉山。布達拉北二十里。色拉寺後。唐古忒語謂金曰色。其山產金。故名。達賴喇嘛派人封閉。

浪蕩山。色拉寺後。平險參半。上下約三十里。

角子拉山。前藏東北。上建呼正寺。俗名黏尼寺。路徑幽僻。鳥獸寂然。如喇嘛振鐸呼之。山禽野鹿畢集。

郎路山。前藏東北。

乳牛山。前藏東北。

沙羽克岡拉山。前藏北。

喇根拉山。前藏北。

噶勒丹山。俗名甘丹山。前藏東。噶勒丹寺後。

克哩野拉山。前藏北。途長險。沙礫鹽。難於通人。自羊八井入草地。至巴彥闊河。皆大山環繞。

墨雨拉山。前藏西。其嶺。積雪多瘴。

噶木布拉山。俗名甘不拉。前藏西。行一百七十里至曲水。渡藏江。通後藏大道。即西隴巖山也。

岡巴則山。離曲水五十里。由溝內登陟。過嶺。南即西海子。亦須側行。

札什倫布山。過春堆四十里。入山口。亦平原寬敞。有山自西北蜿蜒而來。結成平嶺。形如覆釜。名札什倫布。依山建寺。爲班禪額爾德尼住錫之所。西面皆平道。四野開朗。拱抱。惟北面有崇巖疊嶂。高不可踰。

岡底斯山。即大雪山池。阿哩地方之東北。周一百四十餘里。崇峰峭陡。絕壁皆如懸崖。山頂百泉聚流。至麓即伏。實諸山之祖脈。梵書所謂阿耨達山也。

達木殊喀巴普山。岡底斯山之東。唐古忒語。達馬也。達木殊。馬王也。喀。口也。巴普。盛食器皿也。山形似馬口。有泉流出。故名。

朗卜切喀巴普山。岡底斯山之南。唐古忒語。朗卜切。象也。山形似象口。有泉流出。故名。

僧格喀巴普山。岡底斯山之北。唐古忒語。僧格。獅子也。山形似獅子口。有泉流出。故名。

瑪卜加喀巴普山。岡底斯山之西。唐古忒語。瑪卜加。孔雀也。山形似孔雀口。有泉流出。故名。梵書所云阿耨達山四大水。即出此四山也。

通拉大山。後藏西南十餘里。崇嶺峻峭。積雪不消。由定日通薩拉木大道經此。

狹巴嶺山。　錫拉納山。　畢都納山。　朗古山。　納汝克喀山。　朗雜山。札什倫布西。由脅噶爾、定日、宗喀、聶拉木、絨轄通此數山。此外爲廓爾喀界。

波底山。由絨轄通此山。此外爲哲孟雄界。

杳撒熱喀山。　臥龍支達山。　羊瑪山。由定結通此數山。此外爲哲孟雄界。

洛納山。　丈結山。　雅納山。由甘壩通此數山。此外爲哲孟雄界。

支木山。　減猛谷山。由帕克哩通此二山。此外爲哲孟雄、布魯克巴二部落界。

岡巴鄂色山。登龍岡之西。

札克洞山。門木之東。

甘壩山。過巴則嶺。

札什岡。

甲錯山。過拉子一站。

紫日山。協噶爾。

佳納山。聶拉木。

薩爾山。宗喀赴濟嚨寺大道。

常桑山。常桑。

嗎拉山。

浪嗎山。札什倫布之西。

嘛哩嗎布山。襲嵐之西。

日洞山。門木。

嗎如山。定結。

納雅山。由花蕊子赴彭錯嶺大道。

羅羅山。過拉子補站。

達爾結嶺。聶拉木。

工湯拉山。宗喀。

江納山。濟嚨谷。

拉喀山。俱在嗎喀。

日蚌山。昔喀。

拉古競古山。官寨，邊防廟。

碩布山。碩布巴拉。

洋卓雍錯海。下甘壩山。

雅納臧布大河。

熱水塘。過拉子南站。

彭楚河。臨喝關。

留出河。定日。

納錯海。難宗路一站。

鹿馬河。宗喀。

補泥海。宗喀通大路，邊界。

熱水塘。熱噶。

甲木海。熱噶。

鄔拉海。宗喀，崑克。

碩布河。碩布巴拉。

熱水塘。羊八井。

獵海。

藏布江。按志載其源有三，出自三層，經流至熱正寺、源嘛家古寺，合流白楮河；一出自剛喇山，經流至竹貢寺、瑪定，合三壩水，會於白楮河。三江之水，旁流注匯，過達克則，復盛而西，當門首有木船皮船為渡，又名槭楮河。按藏江原委不見史冊。

今考錢坫西藏水地記一卷甚詳，與皇輿圖、大清一統志輯錄彙入。

大金沙江，番名雅魯藏布江，源出番西界卓書特部落西北達木楚克哈巴布山，三源俱東北而合，折東南。有庫木岡前山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北流，加葉木拉河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卓書特西北沙克雅拉山、麻拉山及佳拉山根立嶺，四水合流而為一，又南合西來之茫留河，東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東，有阿拉楚河自北來會，其水源出沙拉木岡前山，南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折南流，又東北，有那烏克藏布必拉自東北來會，水在卓書特西南，源出東北桑里池，西流，受北來何里喀巴嶺及木克隆山二水，南來拉主克山、阻洛山、羊巴木山三水，由羊巴木當西折南流，又受西北來雅拉嶺、大克隆山二水，又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南，有郭永河自東南來會，水在卓書特東南，有四源，一出錯則嶺，名陶列河，一出查楚岡前山，名薩楚克河，一出紫丹山，名珠克河，一出拉楚岡前山，名拉母河，俱東流，合而為一，又東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折東北，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尼雅岡山來會，又東，有薩楚河自東北來會，水在薩喀部落西南，源出插落岡千諾山，有六水，俱南流，會為加巴藏河，又南，合西北拉圭克阻倫羊巴木山三水，又合西南錯色錯勒宗山二水，又東南，折西南，又合東北查噶賈噶爾他拉山二水，西南拉本山及六色立羊拉山二水，皆匯為薩楚藏布河，西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南，有二水自北來會，又東，有塑楚河自南來會，水在薩喀部落西南，有四源，一出西南扎木東塔拉泉，一出南岡克羅塔拉泉，一出南那木喀山北，三源合而東北流，一出東南大克拉塔泉，西流，與三源合，北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東，有武爾匹河自南來會，水在薩喀部落西南，有三源，一出西南沙克嶺，一出南杵拉嶺，俱東北流而合，一出東南楚岡里從甘山北麓，與二源合，入藏布江。江水又東，有滿楚藏布河自北來會，水在薩喀部落西南，北有斜爾充山、擦龍山二水，南流，合東來充札淺克山三水，又合西來拉克藏卓立山水，為滿楚藏布河，又東南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又一小水自南來會，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會，水有二源，一出西南岡里從甘山中，一出南牛拉嶺，合而北流，

逕阿里宗城西，又北，合東南來一水，又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折東北流，有薩噶藏布河自東北來會，水在薩噶部落東南，源出東北拉布池，池水泛溢，伏流復出，西南曲流，有一水北自必普塔克拉克山東南流，合東北拉隆岡爾山水，又西南，合西北來一水，又西南，有拉普岡沖山水西南流注之，又西南，合西來一水，又南，有東北岡隆山二水合而西南流，又合東南凡布隆山水，又西南，折東南流，曰薩噶藏布河，又東，入藏布江。江水又北，折西北流，屈曲有小水二，自南來會，又屈曲東南流，有格木輕池水自北來會，水自阜阿布林城來，城在日喀則城西北約千里。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水二源，一出西南瓜查嶺北麓，一出東南牙瑪隆山北麓，北流而合，屈曲入藏布江。江水又折北流，二山南麓，則彭楚藏布江也，又西北，有隆左池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北流，有舁噶拉河自南來會，水源出那拉古七宗山。江水又東北，有烏里山水自東南來會，又東北，逕章拉則城北，城在日喀則城西北千里。江水又東北，有鄔尼楚藏布河自西北來會，水源在阜阿布林城西北，有楚拉喇山一水西南流，合東來一水，又西南，匯從那木參京郎嶺，其北有多存岡山水南流，亦匯焉，池周百里，從西南流出，折東南，又為隆岡普池，又東流出，有三水自西合而來會，曰大克楚河，又東，有江楚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逕邦拉嶺、章阿布林城東楚池之北，屈曲又東，有拉山水自西北來注之，折東北，至薩克布達鑾木馬鐵嶺，北有北來之鄂尼楚河，自江林普拉山南流來會，折東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東，逕拉孜錯克寨城北，又東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東北，有一水南自瑤色納木山來會，又北，有被武出河自北來會，又北，折東流，有打克北朋楚河自北來會，折東南流，有薩布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楚拉米洪噶爾喇其三山，有三泉，流出北流，有二水，一自西南來，名集河，一自東南來，名嵩楚河，俱會，又北，逕日喀則城西界，入藏布江。江水又東，逕日喀則城北，城在拉撒西南，即班禪之所居也。江水又東，有年楚河自南來會，水有二源，一出塘俗拉木山東北流，一出其東顧拉嶺池泉匯十匯為一水，北流，二源合，曰率魯河，又東北，至娘娘嶺前，有八水從東北喀魯嶺諸山，又南札木長山、託山來合而西南流注之，折西北，過江孜城西，又西北，過白朗城西，又西北，與南來一水合，又北，與西來二水合，又北，曰年楚河，過日喀則城東南，得蘇木萬石橋，橋長七十丈，十九洞，又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北，有尚河自北來會，水亦自商河源出西北許札拉山，東南流，有達桑克山水西來注之，又東南，逕尚那木林城南，有佐山水自北注之，又東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逕背冬廟前，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有鳥爾克河自拉公山來會，又東，得薩拉珠瑪噶鐵橋，又東，逕林舞城北，有鷂前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東珠木哈拉山西，東流，與西來琴金爾藏山水合，折西北，逕林舞城東，又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北，有相木阿自西北來會，水源出恆巴山，江水折東南流，逕拜的城北，有一小水自西北來會，其城東南有牙木各克千木卒池，廣四百五六十里，池中有山三，一曰達納巴，一曰鵝博士，一曰桑里，下流甚繁，時自時黑，或成五朵，池水遶之，在烏爾克寨喀城之東北，納噶則城之正東，其水不竭。江水又東北，逕楚舒爾城南，又東南，逕日喀爾公喀爾城北，有噶爾別木倫江自東北來會，其水有二源，一曰達的克藏布河，出默魯公喀城東北，達的克池，池廣數十里，西南流，與東南來一水合，又西南，與東南一水合，流入

西南，曲曲折西北流，與西北來之臣存西里克塔拉合，又西流，與北來一小水合，又西南，逕達多城東北，而與達木河會，其西南源曰達木河，出達多城東北查里岡嶺，西南流，有拉布渠河東自央噶拉嶺來會之，又南，逕達多城北，而與達的克河會，二河既合，名噶爾招木倫江，又東南，與西來二水合，又東，與北來一水合，又東南，曲曲流逕鄂那爾嶺，又東南，與東來岡噶拉嶺水合，又西南，拉那禮鐵橋，又南，逕默爾公喀城西，又南，折西，曲曲流逕瑪勒丹喇北，又西，逕釋巴達克城南，又西南，有一水自溫主普宗城西北來逕之，又南，逕得[illegible]城北，又折西南流，逕拉撒南，拉撒者，唐時吐番贊部令為達賴喇嘛所居也，城內有伊克昭廟，唐長慶碑文。噶爾招木倫江又西北，逕洞噶爾城東南，與東北來一水合，又西南，逕日噶牛城北，有羊八井河合楚普河自西北來注之，又西南，與西北來二小水合，又西南，逕楚蘇拉城東南，又西南，逕日噶爾公噶爾城北，而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逕蘇木推廟前，又東，有二水自北來會，一水自北來會，又東，逕乃布冬城北，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有巴楚河自北來會，又東南，逕桑里城南，也勒甲城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逕鄂克達克阿城西南，有碩布薩楚河自東北來會，其水東南流，其東北有池泉，南有競拉嶺水，並逕城北，而合入藏布江。江水又折東南流，逕也則城，達搭布拉嶺城東北，賞碑古魯那木嘉城，達搭布岡洛城，達搭碑那城北，有年楚河自北來會，其水源出沙湖克岡拉山，即瑪勒丹喇東南山也，有水曰旺出河，與南巴拉嶺之巴隴楚河合，東北流，與北來烏山之烏出河合，又東，折南，逕公布札木達城東

南。有水曰作擁河。自北來繞城東而合。又東南曲曲流。過公布頂將城南。與東來巴宗陽池水合。又東南。折西南。與西來札布山之牛楚河合。又南。過公布竹木城東。地仙城西。又東南。過則布拉岡城東。又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過客木噶廟北。有薩木薩拉嶺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過森打森廟西。秀竹里山西南。又南流。入綠喀布占國界。會岡布藏布河。朋楚藏布河。折西南入厄納特克國。入南海。

岡布藏布河入藏布江。

自喀木部之拉里隘。會東北錯拉嶺水。東偶工拉嶺水。東南流。有一水自西北達阿爾拉山來會。又東南。有尼楚河自東北來會。其水源出喀布地之努布工拉嶺山。西南流。入岡布河。河水又東南。有牛楚河自西北來會。又東。得珠克拉達楊。又東。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曲曲流。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南。遶的爛山西。又西入岡布部落。抵擦皮木他拉果喀木境。有舊藏布河自北來會。其水源出喀木遊里士宗城東南。舒板多城南。有春多大嶺二水合而入岡布河。河水至此。其地人呼為喀克布必拉。過喝克碑者里東城西。又南。遶襲水隘嶺東。朵格拉岡里山西。出岡布界。過公拉岡里山。又南入羅喀布占國界。入藏布江。

朋楚藏布河入藏布江。

在薩喀部落東南。有三源。一西出昔爾稔拉山。一東出西爾中嶺山。一東南出瓜查嶺。合而東南流。有一小水自西來會。又南。有一水自南來會。水出綽謝猛通孫岡里山。又南。折東。有一水自南來會。一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其一出卓什岡卄山。一出阿巴拉山。又東。又東北。迎羅西喀爾城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其水出拉喀拉布山二源同流。遶叛北。入朋楚河。河水又東北。有嶸楚河自北來會。其源出牙瑪陸山。及東北岡木岡山三源合而南流。入朋楚河。河水又東北。有羅布藏布河自西北來會。又東。經岡陸前山北。折南流。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在丁家城西。出林蒿拉山及蘇噶岡什山者也。河水又南曲曲流。有牛楚藏布河自西來會。水出東拉嶺。則且木布山。珠木朗瑪山。阿巴拉山。納澤勒山。北拉嶺諸水匯而東南流者。河水又東南。有帕哩藏布河自東北來會。水在帕哩宗城東北。有一水西南流為

喝爾擬池。又西南。為札木撮池。又西南。折東。與東北來一水合。又西南。與西北來之瑪拉嶺水合。又西南。過帕哩城西。又西南。與東來一水合。又西南。入朋楚河。河水又西南。有牛楚河自西來會。其水源出喜拉岡參山。東南流。合東北岡布起山水。又東南。與西來一水合。又東南。遶凡陸城南界。與北來札木珠山水合。始曰牛楚河。又東流。迎年留木城北界。折東南曲曲流。又東北。入朋楚河。河水又東南。遶綠拉株部落。入厄納特克國界。下流入藏布江。

岡噶江。

源出岡底斯山東南。山在番地極西阿哩之達克喇城東北。直西寧府西南五千餘里。以道里計之。當卽佛書所稱阿耨達山也。東有達木楚克喀巴普山。則雅魯藏布江之所出也。東南有朗卜切喀巴普山。山形似象。故名。其山北麓有泉。出。匯為池。西北流。有一水自北來會。又西北。有公生池水。亦北來會。其水二源。一東北出大克拉公瑪山。西南流。一東出卓書特西界馬爾岳木嶺。在阿哩之東界。卽岡底斯向東南之支山也。其水流匯為池。池周八十餘里。不流。西十餘里。又有一池。週地面出長三十里。有一水自北注之。西南流。又與東北來一水合。又西南。入朗卜切喀巴普山水。西為瑪帕木達賴池。池南北百五十里。東西百里。又西出為郎噶池。池南北百七十里。東西百里。又西出。折南。曰狼楚河。曲曲流。有楚瑪拉河自東北來會。水源出藏文嶺南麓。西南流。折西南。遶古格札什倫布城。則城東南。又西南。入狼出河。河水又西。折北。又東北。遶古格札什倫布城西。折西北。又西南。遶則布魯城西南。又折西。曲曲西南流。遶甘木爾的城北。又西曲曲流。抵阿哩西界桑都曲木多城。有拉楚河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岡底斯山北。倫格喀巴普山。山形似獅。故名。南麓有池。廣數十里。匯諸泉水西流。折南。遶岡底斯山西南。安峯。又西南折。曰拉楚河。折西流。有藏文嶺北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北。有大雪山水自東北來注之。山名遊塵布哩阿林。在倫格喀巴普山之西。直布則城東北。有水西北流。屈曲折西。合彭錯泉水。又西。入拉楚河。又西南。折西北。有野公泉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平地湧出。匯為數池。西流屈曲。在札什岡城東南。入拉楚河。河又西北。遶札什岡城西南。又西北。折西曲曲流。與北來四小水合。遶出尺克則廟南。又西。抵拉達克城南界。又西。遶畢土克廟。又西。折南曲曲流。又東南。折入狼出河。狼出河既會拉楚河。水勢始盛。又西南。遶畢底城西。城為阿哩極西地。又南。折東北。又東南曲曲流。遶那冕拉蘇木多北鄙。有麻楚河自東北來會。其水源出薩克喇城西北瑪卜

加喀巴普山。山形如孔雀。故名。東南麓有池。東南流。曰瑪楚河。遶喀拉木多城北。曲曲流。遶布拉木達克拉城東。有一水自西北薩注之。又南。折西南。有佳拉嶺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折南。入狼出河。狼出河旣會瑪楚河。曰岡噶江。江水又東南。出阿哩界。遶瑪木巴作木朗部落。至厄納特克國。入南海。

騰格爾池。

在拉撒西北。日喀則城東北。其東北隔山卽瀉瀉之布喀池。其北隔山則流沙也。池廣六百餘里。周千里。東西長。南北狹。蒙古呼天為騰格里。卽天池也。其東有三水流入。皆名爲鄂哈蘇大河。西有二水流入。北曰薩薩河。南曰達留古藏布河。合西來數溪水。東流入池。

哈拉烏蘇。

前藏北行八日。皮船通。按。哈拉烏蘇。蒙古語。黑水。卽潞江上游。番名喀尼爾楮。源出薩喀北。有巨澤。曰布喀鄂模。在大流沙之東。廣一百餘里。其水東南流。又成一澤。曰厄爾濟根鄂模。廣百餘里。又東南流。又成一澤。曰伊蓮鄂模。廣亦百餘里。又東南。爲哈拉池。廣百二十餘里。其水色黑。卽古雍冒之黑湖也。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南。有布倫河自南來會。其水在哈拉池之東南。有公噶巴瑪山之哈拉河。魚克山之魚克河。俱西北流。合西南來之朗木池水。入潞江。江水又東。有喀拉池水自北來會。又東。折北。遶巴楚山麓。又東北。有二小水自南來會。一小水自北來會。又東北。有沙克河自西北來會。沙克河源出拉撒北喀爾占古嶺。南流。合都岡山水。又東南。合布克河水。布克河出布克山。山迤邐而東。爲諾木渾烏巴什山。其陽水入爲沙江。陽水卽布克河也。布克河旣合沙克河。又東南。合鄂蘭河水。入潞江。江水又東北。入喀木部。折東南。有索克宗旦諸河自北來會。其水源出伊克諾木渾烏巴什嶺。及布哈山諸溪流出之四水來會。經朗山閒入喀木境。又西南。入潞江。江水又東南。得索克臨瓜木稿橋。在索克宗城南鄙。江水又東南。折西南流。始名鄂爾楚河。又西南。有一小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有一小水自東北來會。一小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有一小水自西南來會。折東流。有一水自北至色興鰲木拖巴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東

北來會。又東北。有一水西南自達哩上宗城之錯鴉池北流。合數小水來會。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遶群隆宗城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折東南。得札木雅臨木巴嶺。又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南。有一水自西來會。折東。又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遶喀爾圖廟西。又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西南。折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南。有鄂楚河自東北來會。又南。一水在拖坐里岡城西。源出城北薩納嶺南流。至加拉塘入潞江。江水又南。屈曲流。有一水自東來會。又東南。遶舍納隘塘。又東南入怒夷界。曰怒江。又南流入雲南麗江府界。曰潞江。

濟子。

通後藏大道。過岡巴則嶺下。周圍行四十八日。水深不測。中有山。撥網西南。稍有多爾濟拔姆宮。

彭多河。

前藏北行三日。有鐵索橋。亦有皮船。

春良諾爾。

前藏北行九日。相傳亦天池也。

阿克達木河。

前藏北行二十五日。

春結江。

藏南前後藏之水。於此合流。山赤雪罕。卜客洛岡藏地。卽藏布江之別名也。

怒江。

界外夷界。兇猛奔流。不可渡。

藏曲大河。在宗喀營落西，與尼屬布魯交界。

阿耨達河。在阿里山下，阿里東境。

隆河。自扎什倫布至阿里，夏間時地皆水，故名。

年楚河。後藏東北水源有二，一出林卜拉木山，東北流；一出其東頗拉嶺諸溪，合為一水，又曰章楚河。

業黨河。離前藏一百八十五里，由此木過藏江橋，今設有皮船可渡。

江達。舊志係工布江達，工布者東南則一部落也，江達乃正站，今改正。

鹿馬嶺。番名加馬奮，在江達西，嶺長平坦，上下約四十里，風烈異常，無多積雪，微有瘴氣。

江達楮卡河。一自瓦子山發源，經東陶寺、甯多至江達；一自鳳凰嶺發源，經過雜簫木，合流至工布江達，會於藏布江。

拉里。

拉里大山。在大寺西，山勢如龍形，上下五十里，極險峻，四時皆雪，下至拉里，北接瓦樹，乃古海要津。

瓦子山。番人呼為浪拉山，層層頑石，狀如瓦片，故名。上下約五十里，多積雪，崎嶇難行，離江達二日。

同安楮河。在拉里東，發源魯工拉山，經流擠竹卡，歷四十餘里，合得楮河。一名拉里河。

得楮河。在拉里東北，發源大佃臘大山，經流拉里，會同安楮河。

松茄楮河。在拉里東，發源大佃臘之大山，與錫凍築結松多與林楮河合流，至拉里名得楮河。

熱水塘。在拉里東，四時常溫，番人呼熱楮卡。

達隆宗。即洛隆又名賓巴。

必達拉山。在拉子西南，沿山平坦而小，上下十里。

沙工拉山。一名丹達山，過丹達塘十五里，上山頗側難行，俯臨雪窖，西望峭壁巉巖，中一小溝，蜿蜒而上，環抱冰城，剝膚裂目，少有微風，寒不可忍。有丹達神廟，必虔誠祈禱，乃得平靜。見寺廟門。

魯工拉山。與沙工拉相連，山勢平行，長百餘里，冬春積雪不消，離拉里一日。

撒楮河。在達隆宗北，發源鳴拉山東麓，流經山腳下，向東南流入偶楮河。

達楮河。在達隆宗東南，發自鹽井大山，合曾楮河，東流入路木多，匯合偶楮河。

俄楮河。源出沙工拉之羅木嶺，經流則吉工塘處，合巡楮河。

葉楮河。源出魯工拉山東，經流至工多，合工楮河，又至阿南多，合俄楮河，同歸偶楮河。

碩板多。

章拉山。在碩板多東，高峻險阻，上下約三十餘里，至曲齒，又名榮託。

烏底拉山。在碩板多西南，勢不甚峻，約二十五里，至發追山寺，又五里至中義多。

巴拉山。在碩板多西南，勢平坦，上下約三十里，至巴貝郎。

翱馬拉山。一名嘎瓦合山，在碩板多西，邊風猛，經山竹雅二十餘里，至紫馬郎。

柱馬郎錯河。源出喝拉設山，挾觀流，紫駝曲齒北，流歸偶楮河。

肖楮河。源出烏氏山，經流四十里，至碩板多，合柱馬郎錯河，會於偶楮河。

洛隆宗。

得貢拉山。在洛隆宗東，山勢陡峻，上下約三十里，中蓄裕種。

得鳴拉山。在洛隆宗西，山路陡險，九十里，西鐵門塘至碩板多界。

偶楮河。在洛隆宗西，源出嘎甯藏骨洛溝子，流入納克樹至嚓哇，岡後合瀾滄江。

峽隆喜楮河。在洛隆宗南，源出嘎礙山東，流至洛隆宗得貢拉山下，合偶楮河。

類烏齊。

瓦合大山。在類烏齊西南，山大而峻，路險難行，四山相接，綿亘一百六十里，四時積雪，有數十丈之深，行其上者疊石成羣，日色慘淡，立有習年，雖合閏天三百六十之數，蔴為瘴毒，戒勿出聲，違則冰雹驟至。康熙五十九年，曾有官兵三百餘

具名。至此山下紮營。一夜風雪人馬僵仆。凍餒將半。

過脚山。路徑積雪。綿長五十里。有螺拉。薩瓦合山三日。八十里至拉貢。至察木多二日。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路徑重地。兩河環抱左右。有大木橋。東走四川。南達雲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扼要之區。

擦嗚拉山。山頗平坦。上下約二十里。

葉達拉山。路頗平衍。上下約三十里。至宜裕橋交洛隆宗界。

紫格河。在碩般多東北。即昂楮河下流。

擦木多。番名喀木。亦名康。亦名昌都。

達貢拉山。在察木多東。山勢危峻。上下約四十餘里。接熱丁界。

冲得拉山。在察木多東。高峻冲霄。上下約六十餘里。接哈申松林口界。

擊布拉山。在察木多東南。平坦易行。約二十里。

鼎格拉山。在察木多東南。疊嶂重崖。上下約五十里。

魚別拉山。在察木多西南。不甚險峻。上下約二十五里。接乍丫巴貢界。

列木拉山。在察木多東。上下約五里。

巴貢山。蒙堡山。擦瓦山。雲山。雪山。白多山。納多山。黃雲山。隆山。拉貢山。

昂楮河。在察木多左。源出山中。四繞雲南。亦名盤河。

雜楮河。在察木多右。源出九頂山。由四川大道。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雲南界。

瀾滄江。番名雜楮必拉。有二源。一出喀木之雜垂賽岡城西北、格爾濟雜噶那山。即古和甸之鹿石也。其水東南流。有東克嘎巴山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會左一池水。右二池水。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始稱鄂楮必拉。又東南。折南。迴蘇嚕克城西南。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一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折南。又西南。迴察木多廟東境。又西南。而與鄂穆楮必拉合。鄂穆楮必拉之源。出巴顏喀拉丹蘇克山。其山在格爾濟雜噶那山之東。山下有十餘池。匯而西南流。有一源曰普陀我他拉。自西南大山南流。屈曲合巴哩喀達木水來會。又屈曲折東南流。迴察木多廟之西。而與雜楮必拉合。二源既合。亦統名曰雜楮必拉也。江水南流。又東南。折西南。迴賈噶西北。有一水自東北巴里東南來之葰兆宗城及莊木敦廟水來會。江水至此。番稱獸楮必拉也。

又西南。得札什達克雜木橋。喀木番語之大橋也。又南。有白出河自西北來會。洛隆宗城東北。有楚元千兩池水。番俱多布格部楞。合而東南流。會雜楮巢貢阿林之水。又東南。逕噶邁廟。又東南。屈曲數百里。入瀾滄江。江水又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南。得占什達克臨瑪橋。又西南。逕察喀羅巴西。又西南。有拉樹巴山水自西來會。又東南。有喀塔嘎哩布樹水自西來會。又東南。逕扎拉帝蘇廟西南。又東南。逕察木多番東拉。絡貢西界。折東北流。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南。至雲南塔城關西。入麗江府。曰瀾滄江。

乍丫。

指達拉山。在乍丫東。綿平坦。上下約十里。

昂拉山。在乍丫西北。危峻巉險。上下約八十里。通藏要道。冬春積雪。行者苦之。

作拉山。在乍丫西北。高陡險峻。上下約三十里。

勒楮河。在大寺前。源出拉山下。合甲貢河。

樂楮河。源出作拉山。亦合甲貢河。

甲貢楮河。源出官覺擦瓦崗隆象。合樂楮河。到乍丫界。

色楮河。源出上納多。經流江卡等處。西南流入察木多大河。

巴塘。

甲嗚拉山。在巴塘東。沿綿疊嶺。上下約八十里。

龍新山。在巴塘東。嶮峭特絕。上下約三十餘里。冬春多積雪。行者苦之。

卜伊拉山。在巴塘南。不甚險峻。上下約二十里。

空子拉山。在巴塘西南。山勢平衍。上下約七十餘里。

甯靜山。在巴塘西南。山頂平坦。四十餘里。山中立界。山以東為內地。隸巴塘。山以西為外地。屬西藏。

喜松山。在巴塘西。勢甚高峻。上下約四十餘里。亦巴塘西藏交界。

巴冲楮河。在巴塘民地之旁，源出占對，流入鐵鎖，合金沙江。

金沙江。番名色楮河，舊志載源出伊酒木拜闊，流入木魯烏蘇，經此至巴塘孫子勒入麗江，經滇省諸山合瀾滄江，會於敘州府大河。此江渡口甚多，惟森科工、安楮卡、朴行竹巴龍係官商大道，皆造木船以渡，其餘俱係皮船。按金沙江亦名犂牛河，古麗江也。番名木魯烏蘇，源出巴薩通拉木山東麓，山形高闊，形似犂牛，其西為水曰裴留楮藏布河，西流入喀齊闊者是也。東流水曰金沙江，亦曰舒布楚必拉，亦曰巴楚必拉，其水東北流，與西北源合，其水出巴薩通拉木山之西，數百里勒會留烏蘭達奇錫阿林，曰喀齊烏蘭木倫，東南流入金沙江。金沙江又東北，與南源合，其水出拜都嶺，曰拜都河，北流入金沙江。三源既合，水勢始盛。又東北有阿克達木河自南來合，其水源出布哈山東北，伊克諾木諾烏巴什嶺北之特門塔拉二池，東北流，有小水二自東北來會，曰伊克阿克達木木，又有小水一自西來會，曰巴哈阿克達木，入於金沙江。江水又北折而西，有托克托乃烏蘭木倫自西北來合，其水源出勒科爾山東北，西會烏蘭拖羅海山東流入金沙江，自此山麓直而東，繞木魯烏蘇之北，千數百里，皆稱巴顏喀拉山，北麓即黃河源也。江水又北折而東，又東南有巴薩必拉自南來會，其水源出伊克阿克達木河北之巴薩拉圖山，北流而得烏蘭必拉，其水源出格爾濟雜嘎那山之西麓，有烏蘭池，周七十餘里，自西流出為必拉，有巴圖拉水自南多倫巴圖爾嶺來會，又北，有喀博諾必拉，東北來會，又西北，成會於波羅必拉，波羅必拉又西北，有郭波克必拉，南自齊蘇拉圖山之西北流來會，又西北，入金沙江。烏蘭池東則瀾滄江所出之格爾濟雜嘎那山也。江水又西北，折東，有洞布倫山水自南來會，山在格爾濟雜嘎那山之北，有婁哥庫博諾山，連岡相接。又北，曰洞布倫山，有二水，一出山西，一出山東，合而西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逕那木唐薩山、古爾板波羅吉山，轉折東南流，有闊克爾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格爾濟雜嘎那山之東北，阿布勒西齊西山，一曰烈登阿，一曰科察河，北流而合，東北逕邦勒嶺，及活爾濟邦勒嶺峰之東北，有水南自卓爾長山北麓合而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有烏蘭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尼爾楊嶺，西北流，逕巴木巴拉嶺西，至薩拉隆達拉山北，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有那木齊圖烏蘭木倫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巴顏哈拉得哩嶺山，東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折而西南，分為七派，二十餘里而復合，有濟渡，番名多倫鄂羅木伊多渾，伊多渾者，番言濟渡處也。江水又東流，有阿庫烏蘇自北來會，其水亦出巴顏喀拉西倫衣山，西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有濟渡，番名巴木布勒伊多渾。江水折西南流，有小水自西來會，又南分為二派，三十餘里而復合，又南逕敢得格圖西勒圖山，及特門烏珠山之西南麓，又南有吉爾板拖羅哈圖山水自東來會，其水出山南麓，曰圖哈爾圖哈拉烏蘇，西南流，折西北，有克蘇乞老河，東南自阿拉爾巴顏哈拉埔巴犂之西北麓注之，又西南，有毛仲楮爾雅河自南來注之，又西南，有鳴布拉河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入金沙江，此水隔山之東，乃黃河源。江水又南流，有伊克庫庫色必拉自西來會，有濟渡，曰伊克庫庫賽爾伊多渾，舟排渡也。多倫鄂羅木、巴木布勒伊多渾，兩皆為渡也。江水又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折東，有池水自東北來會，池水廣二十餘里。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其水曰巴犂嘎爾嗟必拉，有濟渡，冬春馬渡，夏秋皮船渡也。江水又東南，有一水曰尼林哈拉烏蘇，源出雜佛洛巴顏哈拉達巴犂，此山西北即拉木拖羅海山，又西即烏哈那哈達，其東北即哈拉楮盤拉克阿林，其東南，即臨喀勒拉克山北麓，遂渡海者，其水西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有賽賽爾哈納庫庫烏蘇自南來會，其水源出蘇克布蘇克木山，經亙而東，有七大山，流出七大水，又有咸夜水，並為柯二池之水，似東北流會而為一，曰齊齊爾哈納庫庫烏蘇，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有戎扶圖水自南來會，其水源出打克本喀木雅嘎山，西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折東南，有一水自北來合，水出巴顏哈拉雜巴犂之東南山，江水又南，有一水自南來會，水出紅闊爾山東麓。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會，水出雜巴顏哈喇山之西南麓，此水隔山東北，即濉龍江源也。江水又南，有角克池水自西北來會，其池周六十里，在鹽嘎奔河也之北，東南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入喀本達，始名布倫楚必拉山。有小水自西北來會。江水又東南，折西南，又東南，逕伸郭嗣，有一水自北來會，其水源出朗朗哲格山，東南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折而南，有濟渡，曰塔冲郭嗎多渾。江水又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水源出朗朗哲格巴犂，西南入金沙江。江水折西南流，至里木山西南，拉穆格巴東北，有一水自東北來合。江水又南流，至薩拉哈達東，越里拉鍾巴犂西，又折西南流，至巴斯岐西境，有一水自東北來合，源出越里拉鍾巴犂南麓，西南流，逕巴河屯，南入金沙江。江水至此，亦有巴斯河之稱也。江水又

南，逕巴塘地拉西，又折西南流，始名巴楮必拉，有濟渡，曰巴楮必拉多渾。江水曲曲流，又西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巴阿布西北東山中，東南流合三小水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有教楮、馬楮、縮楮自東北合而來會，教楮河亦曰教楮必拉，源出阿爾拉馬爾山西南，流有札木哈達山水東北注之，即馬楮河也，亦曰麻楮必拉，教楮河又南，有噶木布乃哈達山水自東北來會，即縮楮河也，亦曰縮楮必拉，三河匯而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水源出巴特瑪郭山西南流，想東嘎爾河也，南傍達麻他拉北，又西南，匯而為池，又西南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入雲南麗江府西北塔城關，曰金沙江。入金沙江之水，有無量河，上源曰多克出河，源出隴頂支烏西北之沙里出碩爾池，東南流，折東北，有里出河東北來會，其水源出犀木山東麓，東流，有沙魯寶山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折南流，至裏塘東南，有二水，北出波羅多拉達巴犂，一東南流，一西南流，合而來會，又西南至麥拉岡地，入無量河，無量河又東南入雲南界。

裏塘。

達俄岡山。赤喇岡山。出喇山。蟒喇山。甲鳴山。大松山。俱在裏塘東，多險，平坦不甚險峻。**紫木喇山。**在裏塘東，上下各十五里。**漳喇山。**在裏塘東南，其山甚險，上下約百餘里，山之左，係鄉城，咸番地，屬四川，山之右，係麗江中甸，屬雲南。**阿拉柏桑山。**在裏塘西南，平順可行，上下約三十里，至海子口界。**拉枯山。**與柏桑山相連，亦險平坦，約十餘里。**色勒隆宗山。**與拉枯山相連，勢亦平順，上下約十餘里。**類東勒山。**與隆宗山相連，上約十五里，平順易行，下約二十里，陡險盤曲。以上四山，計程九十里，途無住所，冬春多積雪，乃巡察要路。**雲龍拉山。**頗平坦，上下約二十餘里。**鎮龍山。火燒坡。**均在裏塘。**亂石窖。人頭灣。**均在大路。**俄洛山。**在西俄洛。**桑雜山。**在桑雜地。**喇布山。**在甲索地。**藏木山。**在藏木地。**沙布山。**在沙布地。**草四山。**在草四奔松地。**喇嘛山。**在喇嘛地。**二郎灣山。**在二郎灣。**三壩山。**在立登三壩地。**打山。**在毛丫。**射鹿山。**在立登河頭地。**毛丫山。**在曲登地。**窮壩山。**占對交界。

裏楮河。在裏塘門首，河源出兀孫是堆，經了沙向東南流，至廟里喇卡哈雅入內地，河口稍窄，於裏塘上行十餘里，有桑巴橋通巴塘大道，下行六十餘里至江宗，有橋，亦名桑巴。

色隆達河。在裏塘西南，源出頭東勒山，流入雪山根，合裏楮河，由喇嘛了至稻城，合金沙江，均係木橋通巴塘大道。

拉梯楮河。源出立登三壩，經流二郎灣、喇嘛牙松等處入金沙江。

交界河。在鄉城朝竹地。

立渠河。在裏塘射鹿山麓，經流與下拉河合。

溫塘泉。有三，一在裏塘西十里，一在裏塘南二十里，一在喇嘛了鶴水塘，孔三朵之水，四時常溫，內有紅蟲長二三寸，人有患瘡疾者，浴之即愈，彼地僧俗人等珍重之。

雅龍江。舊志載，在裏塘東，源出青海之鹹磯地方，流入雲南瞻地，用牛皮船為渡，過林蔥安撫司，至甘孜，用木船皮船為渡，通霍爾格部落，直至格木多，至上中下渡口，亦用牛皮船為渡，過占對喇渡，至上中二渡，用木船皮船為渡，通裏塘，至下渡亦

用牛皮船爲渡。逾會通橋之德爾土司。及裏塘中甸地方。由雲南三渡水。會金沙江。入馬湖。經敘州府。歸川江大河。　按金沙江。即
番地球志之繩水也。雅礱江。若水也。源出鎮巴顏哈拉山。在巽撒城西北。其山在黎佛落巴顏哈拉山之東南。有東西二源。東南流。
番名曰雜楮必拉。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番名曰聶聶爾哈那必拉。又南流。有一水自北來會。曰瑪木聶奇拉哈那必拉。又東
南。有朗朗普特山水自西南來會。其山水東北出西雲拉木楮池。廣五十里。東北出雲雙必池。廣六十里。西北出雲吸拉木池。廣五
十里。池旁皆山。其水入雅礱江。江水又東南。有小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有小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水源出巴
顏圖呼木楮巴爾之西山。又東南。有小水自南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水源出巴顏圖呼木嶺之東山。又東南至巴顏哈
拉巴林之南。折南流。又東南。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流。番稱雜楮奇拉哈納必拉也。江水又東南至瑪木巴顏哈拉山西南。有
鴉木齊齊爾哈那必拉自北來會。其水源出瑪木巴顏哈拉山之東南。流合東北之鴉那克楮必拉。又西南入雅礱江。江水又南。有
魯楮必拉自東北來會。其水源出牟泥特拉山。南流折西入雅礱江。江水折西南流。有鄂爾楚爾古河自西來會。亦曰效楚爾必拉
也。其水源出澤囊嶺之北山。南流。有尼雅克楚必拉西南流注之。又東北入雅礱江。江水折西。又東南流。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水
源出楚叉楮拉嶺。西南流。入雅礱江。江水折西南流。有小水自西北來會。又南流。至瑪拉木岡嶺東北。又東南流。折西南。得沂渡處。
番曰巴拉馬珠蘇多特。亦曰必爾麻珠蘇木渡。此喀木番部東往打箭鑪西藏茶路也。渡在打箭鑪西徼外二百餘里。江水又西南。曰
雅礱江。南入四川界。爲占對地方。自此而南。其東爲四川地。其西爲番地。　入雅礱江之水。有鴉拉河。源出打箭鑪西南大山。西南
流。逕占對東南入雅礱江。　有打沖河。即古瀘水也。東南流入雅礱江。打沖河之東爲番界。番人稱爲黑瀘江。亦曰納夷江。古合瀘
水入繩。今合
若水入繩也。

打箭鑪。

南無脊山。 在鑪東一百里。高五百餘丈。

金鈫壩。 在鑪東七里。陡岩峻嶺。

大岡山。 在鑪東八十里。高陡盤折。

郭達山。 在鑪東北一里。高七百餘丈。昔有青羊繞山而行。相傳漢諸葛武侯七擒孟獲時。命郭達至鑪。於沙壩納安鑪造箭。故名。其廟見寺廟門。

溫泉。 在鑪東南五十里。榆林功水性溫煖。四時不竭。浴之能除積疾。

阿拉木公山。 在鑪西高八百餘丈。

折多山。 在鑪南通藏要道。

大蓋臂山。 在鑪北八十里。

雅納滿河。 源出大蓋臂山西北。南流八十里。逕鑪。與瀘河會。又七十里入魚通河。

瀘河。 源出折多山西南。東流七十里。逕鑪。

頭道水。 打箭鑪東六十里。萬崖夾峙。一水中流。居民皆住山麓。緣瀑布百丈。矢繞噴薄。砰訇如雷。亦一大觀。爲存皆賦詠焉。

瀘定橋。 打箭鑪東一百三十里。即瀘水也。以綫索橋爲渡。今亦以木船渡。水漲。則不可過。仍行橋上。橋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鐵索九條。覆板於其上。水處險急。大風亦不可度。鑪通煒縣。

聖祖仁皇帝御製瀘定橋碑記。 康熙四十年建。敬錄卷首。

謹案。 西番水道。如黃河、青海、黑水、岷江諸水原委。雖去衛藏甚遠。不宜攔入。然北路通西甯黃河、青海在所必經。東路通四川黑水岷江在所必越。謹附載以備參考。

黃河。 源出星宿海西。巴顏哈拉山東麓。山石色黑。蒙古謂富爲巴顏。黑爲哈拉。二泉湧出東南流數里。匯成兩泊。曰阿爾坦河。其水色黃。蒙古謂金曰阿爾坦。折東又北。有小水自南來會。又東南。有烏哈埒木自西南來會。又東。有拉母拖羅山水自南來會。又東。有西拉薩山水自北來會。又東。有七股泉水自北來會。始稱鄂敦他拉。蒙古以星爲鄂敦。以木灘爲他拉。元史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是也。阿爾坦河既會於鄂敦他拉。又有巴爾哈布山水自北來會。哈拉答爾罕山水自南來會。番名古爾班索爾馬。蒙古語三爲古爾板。以阿勒坦河合二水爲三也。東南流。注於札陵海。西北得水爲鄂海大澤也。其澤周三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河貫其中。番人呼白爲查。長爲鄂楞。稱云河出泉皆白色。白者也。自海東南流。有查克拉嶺山水自南來會。其水一曰色納楮河。一曰多阿濱。出山東北流。合而爲一。又合庫寬。注水入於河。河水又東南。折而東北。有哈拉河自東南來會。而注於鄂靈海。元史所謂阿剌腦兒是也。蒙古以青爲鄂靈。言其水色青。由海折東北流。折東南。有敦篤勒喝顏木多木達構頗木。查哈構頗木自南來會。又有敦蹈騰水自東南來會。南岸巴顏噶爾濟嶺。有呼顏阿自西來會。其水源出巴存池。東北流。得蘇古河。折東南入於河。河水又東南。有博羅圖河自東北來會。其水出阿拉克嶺拉山。西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南。有哈麻古爾台河自東北來會。又有吳木小大五十餘。曰厄得黑武得黑鄂穆紹博。自圖河東流入河。又有厄魯克河東南流入河。哈爾吉河西南流入河。臨克河東南流入河。河水又東南。水色漸赤。紅幽五百餘里。環阿木尼麻禪母孫山之南。即大雪山也。有多爾存河自北來會。呼呼烏蘇河自西南來會。登河自北來會。巴爾鄂河西南來會。巴翠嶺拉河自北來會。哈拉河、拜多河、巴蝦馬河皆自南來會。又有伊克騰勒河自西北來會。他哈拉烏克河、烏拉河、布喀河皆自西南來會。又有小水二自西北來會。西拉河、伊克巴爾和河、巴爾巴爾和河自西南來會。河水至此折東北流。繞大雪山之支阜曰耶海山。又臨拉濟山之麓。大雪山者。元史所謂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是也。崇首昆侖山。其山綿亙三百餘里。上有九峯。中峯獨高。冬夏積雪不消。番人以鎮爲阿木尼。以祖爲麻禪。冰雪積嶺爲母孫。山與稱大雪山同耳。河水東北流。有三昆都侖河自東南來會。三昆都侖者。即土人所謂古爾板昆都侖河。元史所謂納鄰哈拉河。乞喝馬出河。鶻撥河也。納鄰哈拉河。今日德武昆都侖。源出頓枰山。東北流入於河。乞喝麻出河。今日多木達崑昆都侖。源出納克多木楮山。西北流。入於河。其納克多木楮山。岡出山之東南。即四川松潘衛邊界也。河水至此而始大。又西流。繞烏蘭莽乃山之北。逕納林通布珠山。折西北流。繞大雪山東北。有巴翠哈留圖河東北來合。又有伊克哈留圖河東北來合。其水源出巴翠土魯嶺山。西南流。入於河。河水又西北。有齊普河自西南來會。其水源出拉鄂山。曰圖喇圖河。東北流。與鄂爾多河合。其水出哈爾齊嶺。東流入圖喇圖河。又北。曰齊普河。入於河。河水又北。有濟普楚河自西南來會。其水源出索諾木達西嶺。北流。繞大雪山西。折東北。有審喇河西南來合之。繞大雪山北。有西拉哈卜齊海河西北來合之。又得阿爾昂河。而入於河。河水又折而東北流。有哈克圖河自東南來合。其水源出伊克圖爾根山東北流。折而北。合巴翠阿爾咀山水。又西北。合伊西克山水。入於河。河水又北。有濟俄羅吉河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青海西南濟山東南流。合鄂爾呑西噶克地諸泉水。入於河。河水又東北。有蘇勒吉爾河自東南來會。其水源出古爾板爾哈山。西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北。有小額木自南來會。又東。有烏蘭河自東南來會。其水源出他蘇拉海山。西流合大威楼木。又西北。逕枚鋒仙推

經海山北，入於河。河水又東北，逕古城址北。甘肅河州之西界也。有庫庫騰河自南來會。又東，有鄂汞騰河自南來會。又東北，有烏蘭布拉克河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青海東南來泉，發東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北，有也巧雀匣河自南來會。其水出保安堡東南，西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北，逕蘇巴古山南，折而東南流。有姑楚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古爾板楓羅海山，東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南，折而東北，逕積石山南，阿木尼達拉嘉山北，北界西甯府徼外，南入河州內地。此禹貢導河之積石也。水經注曰唐述山。自鄂靈海至此，蒙古統謂之喀屯河。入河之水，有黧水，源出西南徼外打城巴爾山之東南，東流受小水二，又北流，有五壩歲河自東南來會，折西北流，受小水二，入大夏，俗北曰大夏河。有洮水，源出洮州衛西南徼外西傾山東麓，番名魯插拉山，眾泉圍出，曰巴拉巴河，東南流，折而東，受小水十餘，入衛境。有湟水，番名波洛克克河，源出西甯府徼外，當青海之東，曰噶爾藏嶺，元人名之曰鄂連山，明史所謂納水山也。三泉迸發，一曰伊克烏拉古爾台，匯而南流，其東有布虎圖爾水，曰庫都爾，南流受毛哈圖河來會。又東南，有烈爾爾南有土爾根經漢河自西南來會，水勢始盛，折東流至鎮海堡，曰西甯河。入湟之水，曰北川河，番名烏蘭木倫河，源出青海西北阿木尼尼庫山，東南流，有哈爾吉河自北來會，折東北曲曲流，有滿楚克河自西北來會，東迴甘州府南徼外番大山，東南流，南北受小水十餘，至大通堡曰大通河。

青海。在西甯府徼外。古地里志曰僊海，水經注曰卑禾羌海，即鮮水也。今為厄魯特等二十三旗地。番名呼呼腦兒。周七百餘里。中有二山，一曰魁孫拖羅海，一曰察漢哈達。東西對出，水色青綠，冬夏不枯不溢。其東北有巴顏池，周四十餘里。南有功額池，周五十餘里。納池，周四十餘里。其最大者，西南有拖孫池，周一百里。阿勒克池，周百六十里。東北有巴哈池，周百餘里。東北近洮州衛有湫池，周百餘里，即古天池大澤。又西北有達布遜池，周二百餘里。

岷江。大江，亦曰岷江，源出松潘同知城西徼北外岷山羊膊嶺。有二源，北曰阿出阿林，從嶺東麓東南流，其西北麓，即多拉昆都命何也。南曰那拾多木諾阿林，從嶺南麓南流。此為岷江正源，屈曲東流，與北源會，又東流，東南至黃勝關，入四川界。入江之水，有黑水河，即岷的嶺水也。有二源，北源出九眼古拉雖巴翠嶺，在岷江南源之西，南東北流，折而東南，入四川界。

衛藏通志卷四

程站

成都至打箭鑪，計程九百二十里。

謹案，四川成都，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其控制西南各部落，若高屋之上建瓴水焉。而打箭鑪乃中外扼塞，極西南則為衛藏，打箭鑪以東，雖險阻百折，顧地猶中土，人物風俗，習見周知。無煩博引，僅識其道里所經而已。

成都縣至雙流縣尖，新津縣宿，計程九十里。

成都北大橋側，東下將雙南通六歸，西抵吐蕃，由錦城南門五里過萬里橋，即武侯送費使吳處。十五里過簇橋，即今之簇市。入雙流縣境，十里過金花橋，十里至雙流縣，出南門五里過南林鋪，十里過黃水河，河自溫江縣南流四十里過縣東，至彭山縣，合岷江。十里過串頭鋪，入新津縣境，十五里過花橋子，十里至新津縣。驛程平坦，沃野接疇，萬里之行，發軔於此。

新津至斜江河尖，邛州宿，計程九十里。

新津出南門。五里過太平橋。五里過鐵溪橋。下有鐵溪河。昔武侯煉鐵於此。二十里至斜江河。源出大邑縣鶴鳴山東。委曲斜流。因名。入邛州境。十五里過高橋鋪。二十里過迎花堡。十五里過天官橋十里至邛州。漢臨邛地。即司馬相如過卓文君處。路亦平坦。過此則漸崎嶇矣。

邛州至大塘鋪尖。白站宿。計程九十里。

邛州出南門。過南河大渡。即邛水。由大通街上坡。十里過十里橋。過十里臥龍場。十里過乾溪鋪。遊江墩。十里至大塘鋪。十里過萬工坡。明洪武間藍玉攻蠻。南路石陡。費工萬餘。故名。二十里過弔枋鋪。五里過苦竹關。八里過柯家坪。名山縣境。七里至白站。即百丈驛。訛名白站。有唐白丈縣故址。

白站至名山尖。雅安縣宿。計程九十里。

白站十五里過洗馬池。十里過白土坎。石頭漫坡路。十五里過和尚鋪。十里至名山縣。十五里過金雞關。小關上建關帝廟。十五里過桐子林。由桐子林渡平羌江。以武侯平羌於此。故名。十里至雅安縣。漢嚴道縣地。

雅安縣至觀音鋪尖。滎經宿。計程九十里。

雅安縣出南門。五里上麓蓮山。原名鹿角山。唐元宗改今名。五里過對岩。十里過風水埡。十里過八步石。十五里至觀音鋪。在山溪之間。十里過飛龍關。頂上有古剎。名飛興寺。下山十里過麻柳灣。滎經縣境。十里由關上過七縱河。源出瓦屋山。武侯征猛獲處。十里至滎經縣。亦漢嚴道縣地。

滎經縣至小關山尖。清溪縣宿。計程一百十里。

滎經縣出南門。十里過鰂刀溪。十里由箐口站順箐而進。過大通橋。十里過安樂壩。清溪縣境。十里過黃泥鋪。上山十里至小關山。由溪內行。林木陰翳。山谷陰森。晴少雨多。霧常作。蛇蟲鮮現。治溝直上。偪仄難行。十五里過大關山下。鬥過板房。復治溝而上。十五里過長老坪。即相嶺。武侯曾屯兵於此。故名。冬春霜雪極險。滑行旅戒焉。十五里下山。過二十四盤。歸邛崍山。路甚險峻。五里過羊圈門。五里至清溪縣。昔爲沈黎郡。其地風大。每日夕時。狂颷驟作。室皆動搖。惡霧有聲。若傾圮狀。居人習之。勿異也。此地分路。出南門。即建昌地。

清溪縣至富莊尖。泥頭宿。計程八十里。

清溪縣出西門。下坡過溝。復折上山。十里過冷飯溝。十五里過四壩口。五里至富莊。俗名鬍莊。三十里過靛溜子。二十里至泥頭驛。自過清溪後。鳥道羊腸。日益加險。而蠻煙瘴雨。亦漸瀰漫徵之矣。

泥頭驛至林口尖。化林坪宿。計程七十五里。

泥頭走山溝中。山老君鋪。水赤如血。故名。其地有漢碑。乃苻羌人也。十五里過高橋。上三角坪。二十里至林口。復下溝。折登坡。十五里經伏龍寺十里上飛越嶺。唐置飛越縣於山巔。旋盤山砂泥。坡陡石峻。凍凝過人面。起終年積雪。路恒盤下垂。山足行旅如在屋脊。此內地第一險阻也。山頂有堡。過嶺即下山十五里。陡坡無駐足處。至化林坪。沈邊土司屬。山頂有一海。廣不過三里。居民皆飲之。

化林坪至冷磧尖。鑪定橋宿。計程七十五里。

化林坪陡坡臨江。斜盤鳥道。下山二十里至龍壩鋪。有伊公溝。水繞此入瀘河。右走沈村。沈邊土官住牧處。二十里過瓦角。十里過安樂村。十五里至瀘定橋。地稍寬。瀘河即瀘水。有鐵索橋。康熙四十年建。東西長三十一丈。寬九尺。施鐵索九條。覆木板於上。水勢湍悍。此橋爲利濟焉。今亦有木船。無風水小亦可渡。

鑪定橋至大寨壩尖。頭道水宿。計程七十里。

鑪定橋十五里過大岡坡。五里過咱里土官住牧處。五里由冒草坪過小寨壩。十里至大寨壩。復上小坡。十里過冷竹關。下溝曲折十五里過瓦斯溝。十里至頭道水。萬嶺夾峙。一水中流。居民皆住山麓。水聲砰訇如雷霆。巖山有瀑布天矯噴薄。高數十丈。下濺若飛雨。眞一大觀。一奇境也。

頭道水至柳楊尖。打箭鑪宿。計程六十里。

頭道水至日地。有五里又二十五里至柳楊。一路俱陡崖險箐。沿溝十五里過沈坑。十五里抵打箭鑪。

打箭鑪至裏塘。計程六百八十里。

謹案。打箭鑪相傳漢諸葛武侯南征。遣將郭達安鐵打箭之地。距成都千里。天文亦井鬼分野。爲中華之極西。西域之極東。天時多寒少暑。層巒峻嶺。峭壁懸崖。中隔瀘河。勢最險要。昔爲南詔地。今隸明正宣慰使司。詳部落門。

打箭鑪至折多宿。計程五十里。

打箭鑪出南門。十里過工竹卡。凡差使至此。始謂口外。例支塘。平坡漫遍。四十里至折多山麓。有塘鋪。有漢番公館。河在窮嶺頂。過人無氣喘與官令人氣喘。自此一帶山川之勝。皆黨冰雪中。使人心悸。

折多至提茹尖。阿娘壩宿。計程八十五里。

折多過山。山勢長。不甚峻。夜大雪。風巖處過者多喘。秋冬積雪滿途。三十里過破碉。行漫坡亂石中。二十里過納瓦。路不甚陡。下山前行十五里至阿娘壩。土產饒多。地方饒有富庶之象。

阿娘壩至瓦切尖。東俄洛宿。計程五十五里。

阿娘壩行三十里。道路平坦。至瓦切。過俄松多橋。經小山。官寨子。復路大路行十五里。過打納石。有土人數十家。有柴草。十里至東俄洛。有塘鋪。

東俄洛至高日寺尖。臥龍石宿。計程七十五里。

東俄洛南行。過大雪山二座。漸林密箐。爲如玉立人。跨汗過三十里至高日寺。稱海子兩面三十里。穿大松林。下山十五里至臥龍石。有旅店。有塘鋪。

臥龍石至八角樓尖。中渡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臥龍石西行。一路平行。荒涼特甚。六十里至八角樓。有塘鋪。間有旅店。然寂寥無常。再行六十里至中渡。即河口。過河爲裏塘界。所謂雅龍江也。設外委一員專司渡船。夏秋以舟渡。冬春則列船爲浮橋。濟行旅。蠻人以牛皮船渡。鼇浪上下。望之如水中鳧。凡官差過此。在河東宿者。明正土司供役。過河西宿者。裏塘土官供役。

中渡至剪子灣尖，西俄洛宿，計程一百三十五里。

中渡過河，上山行三十五里，過麻蓋中，有碉房，有柴草。此站路甚險遠難行，且多夾壩，行者誠宜慎重。中以為險隘，且成備焉。四十里上大雪山，至剪子灣，有塘舖，山頂陡險，亦有塘汛，下山復盤折登山四十里，過渡汛工塘汛，有駐防兵，以防夾壩。十里下山，又十里至西俄洛，有塘舖，土百戶供役，給柴草，換烏拉，有漢人客舍。

西俄洛至咱馬拉洞尖，火竹卡宿，計程一百十里。

西俄洛路經小山，過溝，過大雪山，下坡北行四十里，至咱馬拉洞，林深谷邃，夾壩甚熾，有塘舖。二十里至譽卡。復趨小溝，下山名臥石坎，再折而上小岡，順山溝而下行三十里，復過大山，二十里至火竹卡，有人戶，有柴草。

火竹卡至火燒坡尖，裏塘宿，計程五十里。

火竹卡至小橋，沿河緩折，登小山二十五里至火燒坡，下坡即平原，二十五里抵裏塘，有駐防塘舖，換烏拉。

裏塘至巴塘，計程五百四十五里。

謹案：裏塘在打箭鑪之西六百餘里，天寒多雨雪，昔隸胥海部落，層巒疊嶂，道路紆迴，為西藏要地。有正副土司二員，詳部落門。

裏塘至頭塘宿，計程五十里。

裏塘西南行，十里過大木橋，上阿喇格桑山，峻嶺層巒，白色與雪光交爍。二十里至頭塘，即賓福塘。番名鄂阿弁松，柴草人戶俱無，僅有塘舖，官差則裏塘烏拉馱載，以給旅客，則自攜帳房裹糧從事焉。

頭塘至乾海子尖，喇嘛丫宿，計程一百五里。

頭塘寒風凜冽，砭肌膚，從此起行，愈冷。上山過黃土岡，行四十里至乾海子，又經古塌及虎皮溝，上山下嶺，盤旋五次，大石森立。積雪道途，樹木交蔭，誠夾壩出沒之所。行四十里過拉爾塘，有塘舖，上喇嘛山二十五里至喇嘛丫，有柴草、人戶焉。

喇嘛丫至二郎灣尖，三壩塘宿，計程一百十里。

喇嘛丫由溝上山，越嶺四層，石山礌礧，不生樹木。過嶺則深林叢箐，水草偏地，共行五十五里至二郎灣，有塘舖，無人戶，由山足涉溝，順溝而下，路稍平，過擦耳塔五十五里至立登三壩，有塘舖、柴草，巴裏二塘交界也。

三壩至松林口尖，大朔塘宿，計程一百里。

由三壩行，亂石縱橫，青松蔽日，過巴山，有海子，下山枯樹參橫，絕不聞鳥雀聲。五十里至松林口，下嶺路平，五十里過巴隆塘，河至大朔塘地，居溝口，有塘舖、碉房、柴草。

大朔至彭擦木尖，小巴沖宿，計程一百三十里。

大朔溝溝上大雪山，三十里至嶺，高險非常，雪後彌望，越山而下，至崩擦木，六十里，有塘舖，無人戶，道路險阻，下山行四十里至小巴沖，有碉房、柴草，頭人給役焉。

小巴沖至巴塘宿，計程五十里。

小巴沖順溝而進，上小坡，雜木叢生，陟降五十里，出溝口抵巴塘，其地扶野千里，水泉環繞，日暖風和，佳壤也。

巴塘至察木多，計程一千四百五里。

謹案：巴塘在裏塘之南五百餘里，土地饒美，天氣暄妍，儼然內地也。無城郭，山則崚嶒甲嶋，水則流合金沙，昔為拉藏罕所屬，今設正副宣撫司，去巴塘九百餘里，地名乍丫，俱詳部落門。

巴塘至牛古尖，竹巴籠宿，計程五十里。

巴塘西南行，過小山一，自巴塘凡遶交以至西藏，有牌馬事，為食如醉，從之不能行，越茶樹頂，復上大山，為道險。江勢最險，崇四十里至牛古，有河通舟楫，復沿山行，環迴五十里，渡金沙江至竹巴籠，有碉房、柴草、塘舖。

竹巴籠至公拉尖，莽里宿，計程一百三十里。

竹巴籠渡江，即金沙江，源出之處即江也。四十里至公拉，有柴草，頭人給役，由山凹中行五十里，過空子頂，有塘舖，亦夾壩出沒之所。上下四十里至莽里，有人戶、柴草，有熱被供給雜役，換烏拉。

莽里至南墩尖，古樹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莽里過龍新山，春冬多積雪，三十里過邦木，有碉房、柴草，有塘舖，中有留靜山，即有與西藏分界碑石。南行經大山，五十里至南墩，有漢人，每年七月巴塘南地客民皆聚集貿易，如內地廟會。過山四十里至古樹，有人戶、柴草，有塘舖。

古樹至普拉尖，江卡宿，計程一百里。

古樹過渡山，山路鑿險四匝，間有樹叢，道路亦復崎嶇。四十里至普拉，有人戶、平房、柴草，有喇嘛供役，多黑帳房，番民行走，披路六十里至江卡，有碉房、柴草，駐防塘舖。

江卡至山根尖，黎樹宿，計程一百十里。

江卡行四十里，至河，下坡至山根，上大雪山，終年積雪，盛夏亦涼，冷氣刺骨，復越小山，上下七十里，自黎樹至王卡，積雪恐入路，有人戶、柴草，駐防塘舖，換烏拉。

黎樹至阿拉塘尖，石板溝宿，計程一百十里。

黎樹過設城，樹木蔽映，五十里至　拉塘，有人戶、柴草，換烏拉，番人多刁滑不馴，又過小雪山二座，而下江，折六十里至石板溝，有人戶、柴草，駐防塘舖，有頭人供給差役。

石板溝至阿足塘宿，計程八十里。

石板溝西南行，過大雪山二座，夾壩蹤跡，射目生寒，上下無可駐足，行人甚險畏焉。至阿足塘，乍丫所屬，雖作貿易，有駐防塘舖，有頭人給役。

阿足至歌二塘尖，洛加宗宿，計程一百里。

阿足過設山二座，阿足有一道水勢洶湧，五十里至歌二塘，經平川二十里，上山三十里，路最險要，至洛加宗，有塘舖，頭人給役，換烏拉。

洛加宗至俄倫多尖，乍丫宿，計程八十里。

洛加宗沿溝而上，傍山行，路紆曲稍平，第偏僻多窟穴，四十里過木橋，至俄倫多，有柴草、人戶，復西南行四十里至乍丫，有喇嘛寺，即會典所注之札木廟也。有碉房、柴草，駐防塘舖，換烏拉。此地番性桀驁，駕馭亦復不易。

乍丫至雨撒尖，昂地宿，計程九十五里。

乍丫順溝行，有喇嘛寺，多積雪，三十五里至雨撒，有人戶、柴草，復西行，過大雪山，路甚陡險，積雪如銀，烟嵐之氣中人作病，上下六十里至昂地，有駐防塘舖，有喇嘛供給烏拉。

昂地至嗚咯尖王卡宿計程九十里。

昂地順溝行三十里，至嗚咯。上大雪山，亂石崎嶇，積雪層疊，秋深恐凍，路復曲折上下。行人飢寒，起累手指凍裂。六十里至王卡，有人戶、柴草，猪鋪，頭人換給烏拉。

王卡至三道橋尖巴貢宿計程五十里。

王卡經熱水塘二十里，至三道橋。路平。又二十五里，經折上山路，轉米過五里，至巴貢塘，有塘鋪、柴草，有頭人供給使役。

巴貢至窟窿山尖包墩宿計程一百里。

巴貢上大山，或降或陟，終日跋履。從山中六十里，至窟窿山，以山多石穴，大者如堂，如室；小者如鐘，如釜，如紋，如爐，掩映過之。上山行拗折而下，四十里至包墩，有頭人供給烏拉。

包墩至猛布尖察木多宿計程一百五十里。

包墩沿河行十里，過大山一座、小山二座，但偏橋列如棧，崎嶇難行。上下六十里至猛布，有碉房、柴草，在山凹之中。沿山臨河，由沿河登山，行二十里，過大山，有地名小恩達，皆木石搭橋，橋路甚險窄，不可騎行。六十里過四川橋，抵察木多。有土城，居民二百餘戶，換烏拉。

察木多至拉哩計程一千五百里。

謹案：察木多，古名康，又名喀木。距巴塘千餘里，中隔乍丫，路出西北。天時無異裏塘，三山環匝，二水合流，爲西藏門戶，界通川、滇。北河有四川橋，南河有雲南橋。滇省舊曾設鎮於此，今歸併川省。設臺站，有正副呼圖克圖三人，其他方人民詳部落喇嘛各門。

察木多至俄羅橋尖浪蕩溝宿計程七十五里。

察木多南河而過，低亦多偏橋，行者戒焉。水擁山畫，路通各番境。四十里至俄洛橋，有人戶，路稍平。三十五里至浪蕩溝，有碉房、柴草。

浪蕩溝至拉貢尖恩達宿計程一百六十里。

浪蕩溝二十里，過異角塘，迤南上山，山偏橋行，險異常，雪冷甚，且有瘴氣。八十里至拉貢，有塘鋪、碉房、柴草，有頭人給役。二十里過松林橋，察木多屬。上山四十里，過恩達寨。其塘役夫馬，則類伍齊、碩卓特巴供給焉。

恩達寨至牛糞溝尖瓦合寨宿計程一百五十里。

恩達寨二十里過恣塘，有塘鋪。二十里過喇貢山，二十里至牛糞溝。二十里過瓦合山，高險且百折。山上有海子，烟霧迷離，設寒竿堆三百六十，合周天數，如大雪封山時，藉以爲嚮導。過此戒勿出聲，恐則冰雹驟至。山之中鳥獸不棲，因時供冷，逾百里無伙烟。二十里過陡嶺，下山三十里過瓦合塘，有塘鋪。又二十里至瓦合寨，類伍齊有頭人供役焉。

瓦合寨至麻利尖嘉裕橋宿計程八十里。

瓦合寨西南行四十里至麻利，有碉房、柴草。十里過山，山勢高峻，下山，循河西行，偏橋疊見。三十里至嘉裕橋，番名三壩橋，有碉房、柴草。兩山環抱，一水中流，天氣暄和，地土饒美，有塘鋪。

嘉裕橋至鼻奔山根尖洛隆宗宿計程八十里。

嘉裕橋西南行，上得貢拉山，山勢陡峻，上下二十五里。路屈如蛇形，有松林，路甚險窄。多沙礫地，五里過橋，至鼻奔山根。五十里至洛隆宗，有碉房、柴草，有塘鋪，換烏拉。

洛隆宗至曲齒尖碩般多宿計程一百六十里。

洛隆宗西南行，經漫坡，上瓦山路陡險，九十里過綠凹塘，大山壁立，有塘鋪。順溝而行，路稍平坦。二十里至曲齒，又名紫駝，有大喇嘛寺，可尖。可直新開一路，由東南行，爲捷要大路道也。五十里至碩般多，居人稠密，物產亦饒，有碉房、柴草，有駐防，塘鋪，換烏拉。

碩般多至中義溝尖巴里郎宿計程一百里。

碩般多溜溝而上，路平。五十里過巴喇山，勢不甚峻。至中義溝，山程平坦。五十里至巴里郎，有碉房、柴草，有塘鋪，頭人供給烏拉，但居人稀落，較他處爲寥寂耳。

巴里郎至索馬郎尖拉子宿計程一百里。

巴里郎進溝三十里，上大瓦合山，通志作鄂耳拉山，遊風積雪，亂山皆雪。二十五里至索馬郎。又四十五里至拉子，沿山轉河，順行地多積沙，足爲不前。其地有塘鋪，頭人給役，柴草須鼻達山瓦地，寒致此不易耳。

拉子至邊壩尖丹達宿計程一百十里。

拉子西南沿山而上，過擎達拉山，山路平坦。上下十里，下山路偏仄，河流縱橫，水淺處可騎，深處步涉。四十里至邊壩，即達隆宗，有塘鋪。二山夾峙，四水環繞，爲西藏要隘之區。六十里至丹達，有塘鋪，營官第巴供役，換烏拉。

丹達至察羅松多尖郎吉宗宿計程一百里。

丹達之上有喇嘛，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此，卒於王事，著有靈異，土人祀焉。過山者必禱之。十五里上沙貢拉山，峭壁摩空，蜿蜒而上。過雪王嶺，夏則泥滑難行，冬春冰雪成坡，一步一滑，偏仄，行人拄杖魚貫而過。此爲西藏第一險阻也。丹達神鼻寺廟門三十里下山，五里至察羅松多，五十里至郎吉宗，有碉房、柴草，塘鋪，第巴供給差役。

郎吉宗至大窩尖阿蘭多宿計程九十五里。

郎吉宗一名浪谷，群峰野平坦，換烏拉。順溝而下，有兩路：一由山徑，路窄險；一由溝路，稍平，惟夏日水漲多阻。四十里至大窩，塘有第巴供給差役。路崎平而側過者，順河而下五十五里，阿蘭多有塘鋪、碉房、柴草。

阿蘭多至破寨子尖甲貢宿計程七十里。

阿蘭多西南行，側身沿溝而上，南北俱有偏橋，上山路險窄，行人蹩躄如鱉。三十里至破寨子，一名阿布卡，有橫石壁如人立，俗名鸚哥嘴，以爲拉。四十里至甲貢拉哩，爲有柴無草，有塘鋪，第巴供給差役。

甲貢至大板橋尖多洞宿計程八十里。

甲貢路崎嶇，傍山而上，下過小坡，從前旋四十里至大板橋。四十里至多洞，人烟寥落，無傳舍，有塘鋪，凡往來者即其汛以爲棲息地，無柴草。

多洞至擦竹卡尖拉哩宿計程一百四十里。

多洞塘附近水淺，渡水而上。二十里上大山，山峯峭立，雪深險滑，與丹達無異，即魯工拉山也。六十里至擦竹卡，有飲水塘，過山凹，中有一湖，約寬七八里，長十餘里，冬寒冰凍如平地，行人履之無怖。六十里抵拉哩，天冷，水草甚劣，有駐防，塘鋪，堪布供給差役，而烏拉周三十九族三十六村供應也。

拉哩至前藏。計程一千十里。

謹案。拉哩在達隆宗西北。距察木多千餘里。時氣嚴寒。山勢陡險。原隸西藏。無城郭。所屬寺院。委堪布喇嘛主掌。兼第巴事。又有工布江達在拉哩西南。工布僻處一隅。而江達則西藏孔道。天時和暖。產稻米。有水田。絕域中之沃壤也。詳部落門。

拉哩至阿咱尖。山灣宿。計程一百六十里。

拉哩由溝復上大山。嶔峯峯峰。冰雪四時不消。峻嶺海岸。風起雲擁。險峻難行。五十里至阿咱。有塘舖。第巴供役。再行三十里。有海子。長四十餘里。俗傳有物角獸。豈知其怪。八十里至山灣。有塘舖。少柴草。

山灣至常多尖。甯多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山灣傍山山灣上峯拉山。峻嶺難行。約四十餘里。多冰雪。鋪石峰岡。共六十里。至常多。天時嘗如冬。山皆不毛。有塘舖。居人以犛皮爲屋。俗傳欵附。煙瘴落屬江達。有第巴供給烏拉。六十里。路稍平坦。至甯多。有塘舖。

甯多至過拉松多尖。江達宿。計程八十里。

甯多路平。順溝而下。四十里過拉松多。即王巴硃。過橋水瀑潑激石。有解橋。以東屬江達。四十里至江達。地不甚寒。有駐防塘舖。有柴草。

江達至順達尖。鹿馬嶺宿。計程一百六十里。

江達在拉哩之西南。萬山環谷。形勢險要。有工布第巴供給差役。沿河而下。六十里至江達。有塘舖。沿溪而進。河道分流。林木陰翳。一百里至鹿馬嶺。有塘舖。山高無險阻。約四十里。觀前歷之冰雪崚嶒者。居然平易矣。

鹿馬嶺至堆達尖。烏蘇江宿。計程一百八十里。

鹿馬嶺盤溝而上。下約四十里。山路坦夷。嶺有積雪。非稍易者。寒風凛冽。無盛暑。八十里至堆達。一名脊谷。有塘舖。烟火寥寥。柴草亦稀。順河繞溝而下。過竹貢。六十里至烏蘇江。路俱平坦。有塘舖。小第巴支應柴草牛羊。去藏較近。別開一番境矣。

烏蘇江至仁進里尖。墨竹工卡宿。計程一百三十里。

烏蘇江水勢平緩。順河西行。嵐霧崖一隅。兩程危與坦。過則險。六十里至仁進里。喇嘛寺尖。有塘舖。行者如慣馬告疲。至此可稍息。路由東北而上。七十里至墨竹工卡。有塘舖。第巴給役。

墨竹工卡至拉木尖。德慶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墨竹工卡正北接察木多草地之路。其水向西流。出藏。即藏河也。水畔有岐路。四十里至拉木。一名納壩。有房舍柴草。稀少寺院。閒散人烟。地僻繞河南而下。五十里過古廷塘。復西行。三十里至德慶。

德慶至蔡里尖。前藏宿。計程六十里。

德慶其地多峽路。往來者恒憚此之路。傍有塘舖。繞道而下。四十里至蔡里。一作策里。俗傳即西游記所記之高老莊。有第巴供給柴草。與西藏隔一水。二十里抵西藏。其地四山環衛。儼若城垣。水秀山奇。宛然福地也。

前藏至後藏。計程九百里。

謹案。前藏在拉哩之西千餘里。達賴喇嘛坐牀之所曰布達拉。寺廟曰大詔、小詔。唐古忒所居之地曰拉撒。寺僧辦事之所曰商上。噶布倫辦事之所曰噶廈。第巴辦事之所曰碩裏。喇嘛居住之所曰札倉。餘詳喇嘛、寺廟、山川、部落各門。

前藏至登龍岡尖。業黨宿。計程八十里。

前藏路平坦。四十里過大橋。至登龍岡。有房舍。順河西行。途亦平易。又四十里至業黨。有塘舖、房舍。第巴供給。

業黨至僵里尖。曲水宿。計程九十里。

業黨亦由河西行。經崖嶺三。亦不甚險阻。四十里至僵里。又五十里。從阡陌行。河流委折。至曲水。相傳有蠍子洞。犯死罪者。活錮至洞。令食之。沃野平原。縱其百里。有房舍、柴草。塘舖。有第巴給役。

曲水至岡巴則尖。白地宿。計程一百四十里。

曲水十五里至鐵索橋。江勢浩瀚。設皮船渡。以木船過河。三十五里至岡巴則。有房舍、柴草。又過巴則嶺。危峯巍峩。卽甘壩山。下山沿洋卓雍錯海北岸。紆折西行。柴草稀少。沙路平坦。五十里至白地。

白地至亞孃尖。浪噶子宿。計程一百五里。

白地三十五里至亞孃。十五里至雅據海。似有房舍、柴草。有歧路。一由江孜。一由然巴。然巴爲舊日所必經。冬則冰雪多阻。舊設台站。俱係古一帶。村落殷稠。自戊申西征之役。改由浪噶子。今因之。五十五里至浪噶子。

浪噶子至宜椒尖。春堆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浪噶子五十五里。平坦。至宜椒。過噶拉山。六十五里至春堆。有第巴人戶。路亦平坦。左手分路。通布噜克巴。

春堆至谷洗尖。江孜宿。計程一百四十里。

春堆至谷洗。七十里。過日節洞卡。七十里至江孜。二處均有第巴人戶、柴草。所由則江孜較多。路俱平坦。

江孜至甘壩尖。白浪宿。計程一百十五里。

江孜鎮班吉爾隘寺。前五十五里至甘壩。六十里至白浪。有第巴人戶、柴草。

白浪至葱堆尖。札什倫布宿。計程一百十里。

白浪遙望雨雪。過非格橋。即殺藏布大河也。七十里至葱堆。又四十里至札什倫布。

後藏至拉孜、協噶爾、定日、聶拉木。

謹案。後藏地曰札什倫布。建仍仲宿翁結巴寺。由前藏內行。轉西行八日。爲班禪額爾德尼坐牀之所。詳山川、寺廟門。其至聶拉木、濟嚨等處邊外地方。其道里、遠近、險易。宜悉載焉。

札什倫布至拉爾塘尖。剛堅喇嘛寺宿。

札什倫布西行。轉西。至拉爾塘。又轉北。至剛堅喇嘛寺。路俱平坦。

剛堅喇嘛寺至花寨子宿。

自剛堅喇嘛寺南行。過三壩橋。轉西北行。至花寨子。

花寨子至札什剛尖彭錯嶺宿。

由花寨子過納壩山。至札什剛。又過大山。至白蘆寨。又過峻嶺。臨大河而下。復登彭錯嶺。有營官寨。

彭錯嶺至札鵲尖拉子宿。

彭錯嶺由山後下嶺。至札鵲。過橋。至鐵索橋。不過河。越大山。至拉子。

拉子至白佳紀崗尖札普宿。

拉子上山。過佳紀崗一路山嶺。登沙漠甲錯大山。下至札普。

札普至拉古隴古尖羅羅宿。

自札普涉邏紫山峻嶺。下山至拉古隴古。由拉古隴古經大山下山。踰鹽水塘。又過小山。至羅羅塘。

羅羅塘至協噶爾宿。

由羅羅塘越小山。下過羅羅橋。又過山澗。為曾曲橋。是協噶爾。有喇嘛寺營官寨。

協噶爾至唵果爾尖眉木宿。

由協噶爾越罕日山。下山過蚌猪河。至唵果爾尖。又上山至眉木。宿有碉房人戶。

眉木至定日宿。

由眉木山後轉下。至定日塘。

上山至定日。一名第哩浪古。

定日至朗古尖巴都爾宿。

由定日渡滂曲河。至朗古。越通拉大山。望風渡列寨。

復過人下山。又登山至巴都爾。有喇嘛寺。有碉房。

巴都爾至遜爾結嶺尖嘉拉木宿。

由巴都爾從山越嶺。至遜爾結嶺。又過鹿山澗。

上嶺甲嶺。經宗卡。過木柴橋。登山至嘉拉木。

嘉拉木由巴都爾分路至宗喀。計行程四日。

巴都爾至俄拉喇嘛寺宿。

自巴都爾越遜爾結嶺。至俄拉喇嘛寺。

俄拉喇嘛寺至精隴尖白孜宿。

自俄拉喇嘛寺起。由甲納大山下至精隴。無人戶。又過小山。至白孜。有碉房。

白孜至達楮尖撒喜宿。

由白孜平川前行。至達楮。其北有納錯湖。又平路過溪。至撒喜。有碉房。

撒喜至宗喀宿。

由撒喜越貢嘛拉大山。又經宗喀山。抵宗喀。有石堡。

宗喀至濟隴計行程三日。

宗喀至滾達宿。

宗喀折折過山。渡瑪河。又越山嶺。至滾達。有碉房。

滾達至卓黨宿。

滾達越山嶺。有大所寺。過瑪瑪橋。上嶺木卡橋。經下山至卓黨。

卓黨至濟隴宿。

由濟隴過帕巴喇嘛寺。

通尼喀喀大路。

宗喀至薩迦寺計行程十日。

宗喀至胡林宿。

由宗喀經鐵喀寺。越工倘拉大山。其西南有雜甲海。下山走平川至胡林。無碉房。

胡林至強谷宿。

由胡林翻山至撒貢登樂拉大山。下山走平川至強谷。無碉房。

強谷至阿拉寺尖勒龍宿。

強谷之西名雅綏藏布河。不渡河。繞北行。越山梁。下山至阿拉寺。又越山至勒龍。山頂有大寺。

勒龍至藏楮尖達增宿。

由勒龍越山。至藏楮。過藏楮河。越工布寺。沿山過達增。有碉房人戶。

逵增至巴馬尖湯谷宿。

由逵增繞山赴一山梁，至巴馬，路平坦。又沿山行，越江納大山，下山渡河，至湯谷，黑帳房。

湯谷至拉了尖常桑宿。

由湯谷越四小山，至拉了，有拉了廟寺。又繞山麓至常桑，黑帳房，無碉房。

常桑至拉湯尖于隴札宿。

由常桑過常桑山，下山，渡小河，至拉湯。又繞山麓至于隴札，黑帳房，無碉房。

于隴札至熱隴尖噶喀宿。

由于隴札繞山，渡熱水塘，至熱隴，越小山，沿中水溝，過噶拉山，至噶喀，有碉房。

噶喀至浪錯尖星克宗宿。

由噶喀越拉喀大山，下山至浪錯，沿隴拉雅岩，依山根斜折而行，至星克宗，有碉房。

星克宗至瓊喀尖昂普宿。

由星克宗沿山繞河，越瓊喀山，有拉子岐路。又越山渡河，又過咱木橋，至咱普，黑帳房，無碉房。

咱普至薩堆尖薩迦喇嘛寺宿。

由咱普越山至薩堆，又繞山麓，過小河，至薩迦胡圖克圖寺。其教有花家寺，內又有大喇嘛寺。

薩迦寺至札什倫布計行程三日。

由薩迦寺越倮卓山，過薩迦橫擺尼姑寺、江公寺。其北有曲項寨，登山至甲錯，有碉房、樹木。

擦壠至慶孜尖剛堅寺宿。

由擦壠下山，過拾橋，繞山麓行，山有尚布寺。過小河，至慶孜，又過擦噶大山，下山至剛堅寺。

剛堅寺至土城尖札什倫布宿。

由剛堅寺越山麓行，至土城，路平坦，至札什倫布。

後藏由草地、陽八井至前藏，計行程十日。

札什倫布至生多喇嘛寺宿。

由札什倫布過何河橋，平路至生多喇嘛寺，寺在山頂，有碉房、樹木。

生多喇嘛寺至鹿古洞尖密較納噶宿。

由生多喇嘛寺登山，至達竹渡，過河，繞山西行，至鹿古洞。其前有鹿古寺，又繞山，旁有尼姑寺，至密較納噶。

密較納噶至達拉寺尖背喀宿。

由密較納噶經黑帳房，山路崎嶇，至達拉寺。又依山繞行，至背喀，黑帳房，有碉房、田地。

背喀至拉熱尖務廂縱篤宿。

由背喀下山，經巴夾字橋，越日非大山，下山渡河，越彼多寺，至拉熱，又越山梁，至務廂縱篤，山頂有官寨。

務廂縱篤至山根尖塔木墩宿。

由務廂縱篤黑帳房，過作木橋，繞山至山根，其山則拉古嘛古山也。又越山至塔木墩，平川，黑帳房，無碉房。

塔木墩至布勒尖碩布巴拉宿。

由塔木墩渡藏江，過河，上山至布勒，又越碩布大山，至碩布巴拉，平川，黑帳房，無碉房。

碩布巴拉至陽八非宿。

由碩布巴拉過河，名碩布河，至陽八井喇嘛寺，寺在山麓，有河繞其前。

陽八非至德慶宿。

由陽八井越熱水塘，依山繞路，過札寨橋，有曲水寺，過山岡，名德慶，有碉房。

德慶至浪孜宿。

由德慶繞小山，至瑪巴橋，有拉普寺，至浪孜，有碉房、樹木、田地。

浪孜至甲普尖前藏宿。

由浪孜至甲普，有碉房、樹木。自甲普至剛噶溜橋，其橋名只桑橋，通前藏後藏路也。

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松筠巡邊記。

乾隆六十年乙卯夏四月，巡邊自前藏起程，經曲水，過巴則、江孜，共十日，行抵後藏。由札什倫布走剛堅喇嘛寺、彭錯嶺、拉木洛洛、協噶爾，過定日、通拉大山，共行十一日，至聶拉木。又由遙偶結嶺西轉，經過伯孜草地、鹽塘、拉大山、瓊噶爾寺，南轉出宗喀，共行六日，至濟嚨，仍旋宗喀東北行十日，還至拉孜。

入東山一日至薩迦溝廟。自廟北行二日出山。仍走剛堅寺。還至札什倫布。往復路地。隨在繪圖。知其概焉。綠札什倫布西南。左有薩迦溝內之曲多、江孜。此二處迤北、將曄寺等地方有塘汛、路皆有險要。右有彭錯嶺。此地建有大廟、有樹木、有塘汛、廟迤北亦有險要。南之峭壁迎樹。是為後藏之咽喉。實天然要隘也。乃辛亥年廓爾喀以步卒千數人。自聶拉木走薩迦。直抵札什倫布。彼時果有現在之漢番官兵。劃分兩路。一赴曲多、江孜以堵其前。一赴彭錯嶺偵探。由拉孜以截其後。則廓爾喀深入無援。可以不戰自潰。何至如入無人之境。任其肆意猖狂如是耶。若云兵少。其餘南鵰僅有漢兵數十名。又何以固守營官寨耶。是當初漢番兵不知有曲多、江孜、彭錯嶺等處險要可守可戰。以致胸中無主。茫然失措耳。至協噶爾定日左首絨轄、喀達、定結西路之宗喀、濟嚨爾、聶堆拉大山皆為天然門戶。曲水、巴則、江孜又為前藏之要隘。而江孜迤南之帕克哩、甘巴等處。界連滅曲大河。尤為前後藏第一險要。所有在藏漢番官兵及噶布倫等。均宜熟悉。因於前後藏江孜教場遊石成使。對圖講求。人各胸中有主。方於汛防有益。然安邊之策。莫若自治為上。非獨濟嚨、聶拉木番民脫派。應潔營官管理。所有前後藏各處營官、第巴。如皆能數以廉潔自持。善撫百姓。則天佛庇佑。後無他患矣。是為記。

札什倫布由哨黨小路至前藏。計程八百四十里。

札什倫布四十里至落窩。

一百里至色木多。

一百二十里至年木胡途。

五十里至能木宗。

八十里至沙楮卡。

七十里至哨黨。

七十里至白地。

一百二十里至巴則。

五十里至曲水。

四十里至能工巴。

四十里至登龍岡。

三十里至拉撒招。

前藏至布魯克巴。計程一千四十里。

前藏七十里至業黨。

六十里至札什宋。

八十里至巴則。

一百里至白地。

七十里至浪噶孜。

一百十里至勒隆。有人戶、柴薪。

七十里至列隆。有人戶、土官、微草無柴。

五十里至沙瑪達。有人戶、田畝。

六十里至噶拉。有人戶、田畝、有草無柴。

五十里至遐拉。有人戶、有草無柴。

六十里至帕爾。即帕克哩、有人戶、田畝、無柴有草、係布魯克巴、哲孟雄、西藏三處交界。

四十里過山、至香郎。有人戶、係土將駐劄處、有柴草、水田、出稻穀竹木、與中國同。

七十里至仁進步。

三十里至東噶拉。二處俱屬香郎。

四十里至喇嘛隆。有人戶、寺院、俱不及香郎。

五十里至西木多。有人戶、柴草、大寺院、內住呼圖克圖、名吉業吉資、乃諾杳林親兄弟。

三十里至札什曲宗。有人戶、柴草、大寺院、乃諾杳林親避暑處。

謹案。自藏至札什曲宗計十七站。再行二日。地名坪湯。即第巴諾杳林親住處。惟西木多、札什曲宗夏日稍涼。故至此避暑。其方產稻穀麥豆黍稷各樣瓜果蔬菜、鵝鴨雞豬等物。彷於中國。

前藏由陽八井至噶爾藏骨察。計程一千三十五里。

陽八井分路四十里至峽布。

七十里至駝羅海。

五十里至楮定馬奔。

四十里至桑吉馬丁。

五十里至喇定初多。

五十里至騰格爾諾爾界。大海子邊。

五十里至郎錯。又名孩隆角。

六十里至過中。有太山、山頂有海子。

八十里至章錯。過大山、有海子。

四十五里至海子頭。

六十里至卓得爾。

五十里至邦塘。

五十里至巴業了。

七十里至凍錯。

七十里至噶爾藏骨察。

前藏至生根物角。計程一千五百十里。

前藏四百十里至騰格爾諾爾。

七十里至哈隆。過大雪山。
三十里至雀罷。
六十里至錯陇角。
二十里至奇瑪多隆。此地併換烏拉。
五十里至大海子。過二山。
四十里至白納幸。
六十里至白噶哈力水。
七十里至吉都烈路。
六十里至拉卡爾工多。
五十里至巴拉。過山。
四十里至察木哈。過山。
六十里至郎喀。過二山。
九十里過大河、至鹽池。
三十里至卡爾哈。過山。
四十里至西廿工布。
五十里至哈甘布。過山。
五十里至達甘峨所。過山。
四十里至恩達哈。
六十里至星千哈岡。過山。
八十里至色爾松多。過三山。
五十里至生格物角。過山。

謹案。自藏至生根物角。計三十一站。沿途處處有烟瘴。無柴。燒糞。水草俱微。

前藏至弥卡立馬爾。計程一千五百十里。

西藏三十里至克噶拉俱。
五十里至裝奎。
四十里至义里埸末。
四十里至杰蟲。
六十里至拉末。
八十里至彭多。
三十里至呼幣。俗名幣正
五十里至察木桑。
四十里至巴遂。
七十里至投娘庫。
三十里至三瑞。
七十里至多羅得巴。
七十里至哈拉烏蘇。
六十里至胖米麻。
八十里至阿木多。
六十里至投順納瓦。

五十里至旦木納熱麻。
五十里至圖爾郡。
七十里至熱麻拉撒。
八十里至巴思拉木期。
八十里至白果東馬。
六十里至布呼江。
七十里至遮隆。
八十里至楚隆。
六十里至彭卡。
五十里至奔卡立馬爾。

謹案。自藏至奔卡立馬爾。設小卡五處。曰噶爾藏骨察、托克托、賴立拉、撒魯隆、奔卡立馬口子。

前藏至納克產卡倫。計程一千五百十里。

前藏三十里至甲普。
四十里至浪玫。
六十里至拉咱爾。
五十里至粗布。以上有人戶、柴草。
七十里至阿哩。過大雪山。有柴草。無人戶。
八十里至中仲。
七十里至泥木根犁。
六十里至族貢。
七十里至八角。以上有人戶，柴草微。
五十里至大雪山根。
九十里至林卡宗。
五十里至蘭卡。以上無人戶、柴草。
八十里至熱窩。有人戶、柴草。
六十里至甲錯。人戶有。柴草微。
六十里至埜登。
四十里至魚骨柏。二處無草微。
一百二十里至噶拉。
五十里至賀洛。
七十里至察黨粗圖。
七十里至月鏡。
九十里至木凝。
八十里至柏木塌。以上人戶、水草俱無。
八十里至按烈。
五十里至納克產。人戶有。柴草微。

謹案。前藏至納克產。計二十四站。沿途俱有瘴氣。又自納克產分小卡四處。一曰特布陀羅海。距納克產十四日。約程五百餘里。其地甚冷。瘴氣甚盛。一曰拉克察。距特布托羅海七日。約程三百餘里。其地草微無柴。有瘴。一曰庫克擦。距納克產十三日。約程五百餘里。有燒柴。水草俱微。有瘴。一曰札克欽。距庫克擦八日。約程四百餘里。其地柴草水俱無。

前藏至玉樹卡倫.計程二千二百七十里.

前藏東北至噶拉塘三十里.　三十里至彭多.
三十里至墨隆堡.　三十里至鄧仲.
三十里至松竹宗.　三十里至勒甘多.
三十里至彭多.　三十里至俊門.
七十里至納地.　八十里至巴布龍.
三十里至桑多.　八十里至江足卡.
九十里至哈拉烏蘇.　三十里至色爾龍.
六十里至噶色爾栖卡.　六十里至江古郎.
四十里至溫江松多.　八十里至多寒濃.
五十里至格雅爾卡.　五十里至湯清.
八十里至江清巴納卡.　四十里至曾項濃.
五十里至納普塘.　九十里至春科塘.
四十里至甲里爾多.　四十里至先布松多.
六十里至東布松多.　六十里至興東.
一百里至畢洛腮.　六十里至擦桑納.
六十里至曲窩松多.　七十里至曬多坡.
一百二十里至噶順.　五十里至噶喜.
八十里至魁滑.　一百里至納馬壟地.
一百十里至江溝八納巴.　一百里至玉樹.

謹案.自藏至玉樹計三十八站.自玉樹分小卡四處.一日庫爾塞.一日白兎山.一日齊察河.一日濾右腦.

前藏至臘格爾諾爾.計程四百十里.

三十里至甲普.　四十里至浪孜.
四十里至奔里.　四十里至德慶.
五十里至陽八井.　四十里至卡孜.
四十里至乾海子.　四十里至桑托羅海.
五十里至格登立馬爾.　四十里至那根初多.

謹案.格登立馬爾.即臘格爾諾爾.古天池也.那根初多乃天池之口.以上自噶爾藏骨察、生根物角、奔卡立馬爾、納克產、五樹、臘格爾諾爾等處.皆設要卡分防.自準噶爾擾藏以後.此外俱係西藏.而駐藏大臣每歲出防之役遂罷.

西藏由木魯烏蘇至西甯.計程三千七百餘里.

拉撒四十里至郎拉.　三十里至們都.
七十里至薩科爾.　六十里至沙拉.有水田.產草子.
四十五里至達隆.　四十里至夾壩.過嶺.當橋
六十里至羊拉.　六十里至達木東邊.
七十里至克屯西立克.　六十里至什保諾爾.
六十里至噶欠.　六十里至哈拉烏蘇西邊.
五十里至郭隆.　五十里至楚木拉.自們都至此.有水草.無柴.擔糞有薪.
七十里至綽諾果爾西邊.　六十里至蒙古西里克.
四十里至蒙咱西里克東邊.　四十里至沙克因果爾.
六十里至泡河老.　五十里至巴木漢.
六十里至索柯東邊.　五十里至伊克諾木罕烏巴什.
六十里至吉利布拉克.　四十里至因達木.
四十里至阿木達河.　四十里至哈拉河洛.
五十里至布哈察勒.自綽諾果爾至此.俱有水草.無柴.撿糞.有煙瘴.　五十里至多倫都爾.西藏青海交界
六十里至呼浪河.　五十里至賽柯蚌.
八十里至清河察漢哈達.　八十里至察漢額爾吉.以上數處.俱有水草.無柴.撿糞.有煙瘴.
五十里至庫庫可達.　五十里至庫柯諾爾.
四十里至庫柯諾.　五十里至木魯烏蘇西河.
七十里至哈拉河洛.　六十里至巴罕拜彥.
三十里至烏河諾爾.　六十里至烏河那畝.

四十里至巴喀哈拉。以上沿途俱有水草、無柴、燒馬糞、無煙瘴。
五十里至喇嘛托羅海川口。
八十里至黨悉爾河。
六十里至哈拉河。
四十里至哈馬爾厄勒泰。
四十里至且克諾爾。
九十里至索諾木。
七十里至烏悅爾遜殼。
七十里至畢留圖河口。
四十里至畢留圖。
五十里至坪里布拉克。
五十里至多倫諾爾。
六十里至哈侖烏蘇。
五十里至哈侖烏素。
五十里至登努爾臺。
四十里至依麻圖川。
三十里至依麻圖。
七十里至沙拉圖。
七十里至木呼爾。
八十里至哈套口。
三十里至察漢鄂博圖。
七十里至庫庫托羅海。
五十里至堪布灘。
五十里至阿什漢水。
四十里至那拉薩拉圖。
四十里至駱駝額項。即土爾扈、自巴喀哈拉至此、俱有水草、無柴、燒糞微有煙瘴。
六十里至東科爾。即丹噶爾
九十里至西甯城。

謹案、自藏至青海、西甯、俱有蒙古番子七十九族住牧、其生計、種田、牧畜、打牲各不等、每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遣堪布齎表進京、於四月間行走、此路冬月不可行也。

打箭爐由霍耳德爾格草地至察木多、共三十九站、計程一千七百七十五里。

四十里至折多山根。
四十里過折多山、至別始分路。
四十里至瓦七營。
四十里至郎柴堡。
四十里至八桑營。
五十里至上八義。
五十里至汛馬塘。
三十里至雀雅。
五十里過山、至喇地塘。
六十里至孜隆。
七十里至迦薩楮卡。
五十里至吉如楮卡。
三十里過小山、至章谷。
五十里下山、至江濱塘。
五十里至竹窩。
三十五里至勒恭松多。
二十里過普王隆、至甘孜。
三十里過河、至白利。

五十里至隆塘。
四十里至阿加拉洛。
六十里至登隆。
四十里至德爾格界。
六十里至羅登。
六十里至吉馬塘。
五十里至格德。
六十里至楮泥拉沱。
五十里至春科西河。
四十里上山、至班第楮卡。
三十里下山、至巴戎。
六十里至甲界。
七十里至莪窩。
六十里至草拉。
三十里至草里工。
三十里至峽隆塔。
五十里至哈甲。
三十里至哈甲峽口。
三十里至冲撒得。
六十里過山、至熱了。
四十里過山、至察木多。

謹案、自打箭爐草地至察木多、路途平坦、草廣柴微、此一帶番民多住黑帳房、以牧畜為主、有煙瘴。

察木多由類伍齊草地進藏、至擺竹工合大路、共二十九站、計程一千九百一十里。

五十里至俄羅藏分路。
六十里至約多。
四十里至康平多。
五十里至類伍齊。
五十里至達塘。
八十里至甲木喇族。
一百里至江清松多。
八十里至岡松多。
八十里過四小山、至塞爾松多。
六十里至拉咱。
五十里至吉樂塘。
七十里至察龍松多。
七十里至江黨橋。
七十里至拉貢洞。
六十里至汪族。
八十里至結樹邊卡。有大寺院
五十里至三大偏關。
八十里至嗚陌塘。
七十里至嗚現多。
七十里至拉里堡。從右手過山溝
六十里至拉里界。
七十里過山、至吉卡。
七十里至沙加勒。
七十里至積華郎。
七十里至哈噶錯乍。
六十里至胖樹。

六十里至仲納三巴。　六十里至約同定同古。

七十里至毯竹工卡。

松潘出黃勝關由草地至合西甯進藏之庫庫賽計二十四站，共程一千五百九十里。

黃勝關六十里至兩河口分路。　七十里至甲旺麻旺。

八十里至楚阜。　六十里至巴馬。

五十里至沙庇堂。　八十里至顛頭溪。以上皆有水草、柴薪。

六十里至江地克里麻。

七十里由松潘邦鎖分路，南至圖保圖過河。至吾浪莽。此河即黃河也。　八十里至宗喀爾。

七十里至察漢托灰。　七十里至沙邦吾盧。

六十里至齊齊哈賴。　七十里過大雪山、至安定遊壩。

七十里至土羅圖老。　五十里至塔齊托羅海。

六十里至丹仲營。　六十里至牒倫墩。

八十里至中牒倫墩。　八十里過大雪山至上牒倫墩。

七十里至吾浪牒倫。　二百四十里至古爾班索諾木。自吾浪牒倫分作四站，每站六十里，但合西甯進藏之庫庫賽地方。

兩河口分路至青海。計二十二站，共程一千三百五十里。

兩河口八百四十里、分作十四站、至巴漢海流圖。

六十里至烏蘭勒格。　七十里至巴罕圖爾根。

六十里至伊克圖爾根界。　六十里至伊克圖爾根。

七十里至察罕諾木漢。　六十里過黃河。至察罕托羅海。

一百三十里至青海。

兩河口至西甯。計二十五站，共程一千五百五十里。

兩河口四百九十里、分作八站、至獨貉出庫。　四十里至環胡盧。分路

六十里至佛寂。　六十里至布爾哈數。

七十里過黃河。至察罕拜勝。

六十里至度納圖。　六十里至巴漢海流圖。

六十里至安遠谷圖。　六十里至烏蘭。

六十里至納木翠。　七十里至巴納布哈。

八十里過山、至莽爾。　七十里過山、至郎岸。俱有水草

八十里至歸德。　六十里過黃河、為邊界。至郭密。

八十里過大山、至康城溝。　五十里進關門、至中。

六十里至西甯府城。

兩河口至衛洮州。計十四站，共程九百三十里。

兩河口七十里至雜牛洞。　五十里至大草場。

八十里過獨架嶺雪山、至柏香林。　五十里至下包坐。

四十里至答建寺。　八十里至龍溪頭。

六十里至潘州。　六十里向北至熱當。

六十里至獨磨鹽庫。　八十里過大小二山至丹倫。

六十里至獨倫。

八十里至納布鍋。　八十里至撥多。

八十里至衛洮州。

兩河口至河州。計十六站，共程一千三十里。

兩河口五百五十里、分作九站、至熱當。

六十里至江托。　六十里至洮河腦。

八十里至多堤。　五十里至黑錯。

八十里至合納。　八十里至沙馬關。

七十里至河州。

附錄藏程紀略

康熙辛丑陝西糧驛鹽知縣焦應旂撰。

夫藏何自昉乎，古稱西方有聖人謂佛，生其地。世傳於此。是耶否耶。然則何爲以藏名。藏之爲言藏也。無盡藏之謂也。或者以梵音三藏有經藏、律藏、論藏之說，若是之無盡藏也。其上者番人又稱之曰招。此不知何解。大要土俗鞮昔，有髻字。其無所取義，抑疑。獨是上古之時，不聞有佛也。漢魏間，始重其寂滅之教。遂遣使西域求佛經，翻譯皆而佛教之興，遂徧中國。迄今千百紀不改。雕形塑像，爲建禪林。舉子尼僧皈依法戒。世俗崇奉，從而敬信之。務齋樂施，勤日廣積功因，願登西方極樂世界，雖捐身破家勿惜。有心世道者，亦往往置而弗論。要不過存此法門，以警衆覺愚，唯迷啓悟，使之念佛從善，不大失其本心而止。未嘗身履其地，亦未知有所謂活佛也。余辛巳之四年，西寇賊匪跳梁，侵擾哈密，天子簡將征討。乙未又余捧檄從軍，轉運糧儲，歷有四載。嗣因逆賊勢窮，潛行設計

撫夜誠起，大爭怒其猖獗，特命大將軍王親統六師，殄茲小醜，因達賴喇嘛遞藏，是即活佛，余備同郭緒公攀調押運。庚子四月，山
西寧出口，大將軍駐扎木孫，由柴達木口，過騰兒，以及多倫諾爾等處，赤日之下，暑時如伏暑之中，凝霜夜凝，天時地氣之不同者
與中原隔絕，越六旬，向拱繫力奔過黃河，越星宿海，水面平闊無際，渡淵不辭，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海中石山一座，相傳山底有七孔，
水從孔中迸出，坐臥讀由沿經，經與圖記，謂河源經出於此，嶺阜皆殘，今果信其不誣也，自是附近亞特皆爽之地，賴草偶生，巴塞於
拉之區，極璞彌蒼，人畜中之，不一二日頓死，堪棄道路，不可勝計，余至此，隨行僕從十日內死者八人，此時此際，行者驚心，見者傷目，
生死存亡，惟付之天命，無可如何耳，初秋念有一日，始至木魯烏蘇，名通天河，乃金沙江之源也，時則 王師屯駐河東，卒逆將某扼
納各都統提鎮，諸公咸都落，禦兵逆藏，余復奉 王命，押送牛羊隨大兵，後以濟軍需，於八月十一日起程，十七日渡七渡河，其處
乃從行小徑，無人跡往來，無蕃夷住址，深山窮谷，崎嶇道途，惟相約寨其方向，指西南以行，晝夜奔馳，心中茫然，不卜所之何地
也，既而得歸大路，會官兵安撫其地，差方稍輯，計木魯烏蘇至此，僅六十七日之程，而失路遲延已半月餘矣，正欲倍道兼馳，奮力前
往，不期叛黨站改移中途，多阻時將軍延 因副軍戰捷，賊叛後擾路，令撤番隊，改於山南山後覓徑道，逕新疆入無人之境，艱辛苦
況較日前倍蔽，若子覵上，嚴冷難寒，水草濁中，人觸即仆，入深谷則亂石參嵯，爪牙爭啮也，越嶺則層嶺峭壁，手足伏行也，又況蕃
夷狡悍，劇掠成風，百十為群，出沒無常，晝則牽物，夜則劫營，余前過喀拉烏蘇，而驛路盡遭剽，即我同事諸公，亦鮮有不受其累者，
如此困頓，是又不得類前舞者也，仲冬朔日，方抵西藏，去則我師皆捷，賊遁，逆喇嘛已入擒矣，非聖天子文德武功，至著無外，
烏能如是，益覩藏內形勝，山水環秀，土田沃衍，樹木茂蔭，民居稠密，川風和日暖，嚴冬之際，冰皆不凝，陶然蒸之別有天地也，平川中
擁一石山，峻峭奇小，上建寺院，為活佛所居，層樓疊閣，皆敞宜金光，掩映，並不虛述，問所由來，僉曰活佛之生，代有其人，本傳原
身轉世，脫胎無過番民之家，但不一其地，始生時，即能言前世事，及其所傳，一一不遺，人驗其真，爭相頂禮，迎入前藏外處，徒衆千萬，
番民日朝如市，非特近地為然，遠近西海，皆准噶爾，蒙古諸王部落，皆以來見，所貢之物，大象，珠玉，奇產異物，不一而足，覽夫世之附
大位享大名，身都富貴者，何得非不厚也，然而名利場中，事物縈心，攘攘勞勞，並無寧息，孰若喇嘛，居然赤子，無知本來面目，一
塵不染，其寄宿居處如是，服食器用如是，人心悅服無不如是，雖富貴之極，無所用之，然則所謂活佛者，豈現在受福之人也，佛云乎

願，余於藏八日，公務甫竣，方得登堂一見，見畢即行，未獲遊覽，快愜心目，殊為恨事，值大兵撤旋，隨之東歸，是時嚴寒，僉遊驟馬不能
騁，惟騎牛數頭，備載帳房衣糧，輕騎以從，他物悉屏棄，僕從步隨，擔負竹以扶，征間，遠而穢道，穿林入深，履險蹈危，或步行，或縣
木棧開二十餘日，翌拔頂之山，高聳插天，自山下起行，盡日乃及山巔，入晚不能過，其地皆亂石險峻，卒不識支，且烟霧瀰漫，人無片柴
寸草，鹹水難覓，乃坐以一夕，人馬俱凍餓，次日降其巔，則冰滑雪滑，俱崇闊，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怯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
死不得，已乃餘雖步驟上腿，鞭以繩，僕從前擁後曳，盤旋而下，行李什物，拋擲面前，牛馬則隨足下墜，傷斃者大半，是誠有生未嘗
之險，未嘗之苦也，又何行動匪艱，口糧告絕，且番地又不產米，惟以食青稞以充飢腹，如此者半月，當除夕佳辰，元旦令節，求粒米沾
口不可得，困頓至此，其何以堪，厥後行至察木多，川督年羹堯念邊藏官兵勞苦，已為恐疏離乾，或特委承辦道，僉擢撥夫，因得甘衣
米二升，麪二升，並借面銀二百兩，以資盤費，濟困備之困，備以復雖，致豈非天幸耶，從是更覺番蠻稍緩，行裝整頓以往，經江卡闌，即麻之
地，號草東成，過揚喇，分途木之村，人民殷富，城高而險，猿猴纔遠，松拉杉多可設也，每逢四關，塞風漸暖，至洛三巴，其路漸巴蘇倚
寬柔，兩是人心，狡詐，稻板多之山嶺，峻嶮，行來扶杖牽衣，洛隆宗之怪石嶙巉，到處左盤右折，八都多勝，巖形迤二水環繞，山對有奇
觀，紛若千重，駐馬口阿布喇，只黎樹村村，炊煙日爽，碩諾口江卡，處處戰窩，凡騎行役，征夫，罔不驚心，喪膽，至如眾人，辛勞余無，殊內
地，抵桃園，風景幽似中華，時方二月之初，日正上旬之內，紅杏舒而芬芳，綠柳垂而含翠，田園禾稼，鶯啼鳥語，花香風和，日暖，為
從出口以來，殊方絕域，賤階萬里，羈旅異鄉，一年矣，今見及此，能不令人心目俱爽耶，過此則古部龍，即金沙江過渡處，有大船四
隻，小艙人用，片時即渡，涉河道路多，或傑木橋，或傑皮船，舟楫往來，此其僅見者，其兩岸爭妍村落，依山如畫，土產甚多，最便人
以此造酒，飲之亦能醉人，初行七十里，至巴塘，氣候溫暖，地闢人稠，花木繁茂可觀，且集市之所，內地漢人亦寓此貿易，余至此，人馬
困乏，歇息三日，然後起行，漸次木山萬首里，遊三日而始登，大所峽路通一程，復至三巖而未睽，諸物盡化，冷水潤附近被瑪，內面有川，
乾寧子，將總兵惜，值數日之內，無非誓路行程，崎嶇而征，喪塘皆病，其寺院之華麗，喇嘛之衆多，諸貨之集聚，較巴塘稍勝，所不及

者，地逼寒冷，無篤田花木之美耳，次日宿河下，及紐麻拉洞，寓行貫濟渡，坦地六十里，深三尺餘，至甸子兩面下，及麻蓬中，漸下拉雅
鶴江，首約百餘里，法江水勢湍而險，兩岸險石甚險，難以舟渡，有大船數隻，橫其中，拽大板作浮橋，車馬往來，始者但過此江，以東
由八角樓，以亂石，以麥耶間，道多雖險，番民通近內地，如畏至法，為化林營所轄，商民經過者，即一二人可行可止，永無失誤之處矣，
三月初四日，進打箭爐，為劉西福遊，昔番民乃黎雅諸別險，土官明正司轄屬，其先叛服不常，康熙三十八年，調兵剿平之，宜以恩威
以信義，莫不傾心向化，今設兵戍守其地，番漢族集，交相貿易，稱關市焉，余於此，駐馬放力倦，乃覓天業小竹輿，自頂進水冷竹關，其
峻定橋，橋高十餘丈，長寬百步，兩岸建亭閣，用大鐵纜九條繫其兩渡，其上鋪以木板，若天塹然，人馬須步行，徐徐而過，多畏難跳若
過風，明霽不可行矣，經此則化林坪，飛越嶺，再進而至市城，革圖門，山勢陡峻，石路艱難，其可稱盤過，黎雅之境，民俗淳樸，稱武
食稞，雖文者寡，且其地也，余一日入成都省會之區，沃野千里，人民輻湊，貨物豐美，文采風流，特於中州，獨甚錦江聲聞，爽心悅目
勝事，相如之故宅，備載志乘，西望漢陵，昭烈帝之遺像，有不禁慨然興思者，又如新都之龍門，漢州之房湖，高人逸士所居之地，皆是勝
人懷慕，由德陽達羅江，戲其觀玄元之遺祠，宛在綿州，及梓潼縣，文昌宮之陳跡，依然劍關石壁，峭拔嶒嶸，棧道木架，或避雨，日鳥鳴可見於
昭化，縣名，盛稱著於漢，元子佛殿與飛霞洞，同山，朝天嶺旗神仙驛，接旗行，是路者，南棧閣，眾飛來寶
陽道，特勇而愚，泄陽凝之關，其于險舉，仙人橋，高過陳倉古道，碭石於留壩，寶鳳飛來
斯，秋山為周室發跡之地，扶風乃漢朝京輔之區，自是而迤邐泉過潼關，可見夕陽事也，計余自丙申二月從軍，至辛丑五月回署，六載
於外，雖然王事靡盬，勞瘁非難，而以身馳驅，鞠躬奔走，夙夜無休，宿跡披霜，含飢忍凍，崎嶇
上，苟默佑所致也，嗚呼，余年五十有七矣，毛髮蒼蒼，精神多憊，回憶少時，嘗居家庭，愧未能
仕籍，游覽期遊遍，以及燕趙秦晉諸大境，於水見江淮河漢，非不大且深也，於山見嵩
名山勝境，游人之所寓目，仙者之所發蹤，不憚身至其地，親見其實，乃若遐荒絕塞，舟車不至
與，如所為蒙如所稱，佛觀亦虛誣鑿空之說，固不必其至之，不必其見之也，不必至而竟至之
揣固陋，於所覩之略，援筆以紀其略，匪敢矜功市異，亦以為此番閱歷，此
番辛苦，出之塞外者，觸目驚心，以示安不忘危，逸不忘勞之意云爾。

衛藏通志卷五

喇嘛

御製喇嘛說。敬錄卷首。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福康安等會奏。爲遵旨設立金本巴瓶、拈定呼畢勒罕。以興黃教事。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爲黃教之宗。自宗喀巴流傳至今。凡達賴、班禪圓寂後。不迷本性。俱有呼畢勒罕出世。以衍其教。向係令吹忠等作法降神。秉公指認。是以化身示現。僧俗人等悉皆信以爲眞。歷年以來。仰蒙天朝衞法興教。恩禮優隆。各蒙古部落。以及大小番族。俱憑吹忠作法指定。誠心敬奉。遠近皈依。是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轉世之後。其實在根基。向來遠近番民數萬衆。總以吹忠作法降神爲敬信。竟有牢不可破之勢。然行之既久。其中妄指之弊。定所不免。卽如藏內各呼圖克圖內仲巴爲前輩班禪之兄。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爲達賴喇嘛之姪。而丹津班珠爾之子卽係三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族屬姻婭。遞相傳襲。誠如聖諭。竟與世職無異。各呼畢勒罕既出於一家親族。不能使人無疑。恐將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若亦指認未眞。於事殊有

關係。仰蒙聖主振興黃教。頒發金本巴瓶一件。令將吹忠四人所指之呼畢勒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於瓶內。對衆拈定。實足以防弊竇而愜衆心。奉到節次諭旨。仰見我皇上釐定正教。撫馭外番。於因勢利導之中。寓循名責實之意。臣等實深敬佩。並敬向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濟嚨呼圖克圖大喇嘛、及吹忠等宣示聖諭。無不感激悅服。茲復欽遵訓示。公同籌議。嗣後拉穆吹忠、內嚨、瓦東、薩穆藥等四人。俱令其熟習經典。試演降神之法。設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令吹忠等四人。認眞作法降神。務覓實有根氣之呼畢勒罕指出者若干。將其名姓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於欽頒金本巴瓶內。揀選熟習經典喇嘛。虔誠諷經七日。傳知各呼圖克圖喇嘛等。齊集佛前。駐藏大臣親往監視。凡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卽仿其互爲師弟之誼。令其互相指定。如吹忠四人所指皆同有一呼畢勒罕出世者。擬寫名籤一枝。另加空籤一枝。入於瓶內。如法諷經。若對衆掣出空籤。則名籤之呼畢勒罕並非確實。是以不爲佛佑。卽別尋呼畢勒罕。另行籤掣。以杜吹忠等串通妄指之弊。籤上須寫滿漢唐古忒三樣字。使大衆一望而知。不致爲所蒙混。至前後藏各大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亦令駐藏大臣。監同達賴喇嘛照例掣籤。方可定準。其餘如察木多、類烏齊等處呼畢勒罕。距藏較遠。所出之呼畢勒罕。非大呼圖克圖可比。向來不由藏地吹忠指認。仍照舊令其徒衆自行尋覓。再藏內向來諷誦伊羅爾經之處。卽係大昭。臣等已親至大昭。揀擇寬敞經堂。掃除潔淨。俟御前侍衛惠倫、乾淸門侍衛阿爾塔錫第恭齎金本巴瓶到時。臣等卽行迎往大昭內宗喀巴前供奉。並選派誠實喇嘛。專司看守。以昭誠肅。臣等因具奏。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十二月初一日。福康安等具奏。爲御前侍衛惠倫、乾淸門侍衛阿爾塔錫第恭齎金本巴瓶來藏。於十一月二十巳。敬護齎到。臣等率同官員官兵。及濟嚨呼圖克圖率領各寺呼圖克圖大喇嘛。及噶布倫以下番目。遠出祇迎。達賴喇嘛感激聖恩。先期下山。在大昭等候。派喇嘛等各執香花幢旛導引。臣等與惠倫等恭送金本巴瓶於向來諷誦伊羅爾經之大昭佛樓上宗喀巴前。敬謹供奉。達賴喇嘛率領僧衆梵唄齊宣。極爲誠肅。並據達賴喇嘛稱。呼畢勒罕轉世。延衍黃宗。關係鄭重。今蒙大皇帝振興黃教。惟恐吹忠等降神作法。指認未眞。致有流弊。特頒金本巴瓶。衞護佛門。實已無微不至。我實感戴難名。嗣後惟有欽遵聖訓。指認呼畢勒罕時。虔誦經於大衆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眞確。宣揚正法。遠近信心。闔藏僧俗頂戴天恩。無不感激等語。察看達賴喇嘛等歡忭感頌情形。見於詞色。呈遞謝恩哈達一方、佛一尊。濟嚨呼圖克圖呈遞謝恩哈達一方、佛一尊等因具奏。於次年正月二十四日。奉到硃批。好事。知道了。欽此。

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和琳等具奏。爲西甯及科爾沁等處送到各呼畢勒罕、遵旨入瓶籤掣事。竊臣等前準諭旨。遇有大小呼畢勒罕。卽在金本巴瓶先行試掣。茲有西甯送到遊巴呼圖克圖之呼

畢勒罕。並年班回藏堪布霎索帶有科爾沁地方達喇嘛四人之呼畢勒罕四人。甚有一人送到呼畢勒罕三名。又有三人每一人各送到一名。現在送到之呼畢勒罕。共計九名。所有各呼畢勒罕俱非大呼圖克圖。向來轉世。並不報明理藩院具奏。亦不由吹忠指認。惟將本處所出之呼畢勒罕名字。送交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誦經指定。歷來俱係如此辦理。臣等伏思欽頒金本巴瓶令旣供奉在藏。自應將送到之呼畢勒罕。各按名字人數。分別入瓶試掣。因先期令濟嚨呼圖克圖等。帶同喇嘛於大昭宗喀巴前虔誠誦經。二月十一日。達賴喇嘛下山前至大昭。臣等親往監視。寫簽入瓶。公同抽掣。齊。濟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送來者共有三名。掣得策旺喜布丹之子。又達喇嘛格卜藏多布丹之呼畢勒罕送來者亦有三名。掣得烏珠穆沁地方第巴克之子。又達喇嘛羅卜藏丹津、羅卜藏達布凱、倫珠布班珠爾三人之呼畢勒罕送來者每人祇各一名。是以寫名籤三枚。各配空籤一枚。分三次入瓶抽掣。其達喇嘛羅卜藏丹津及羅卜藏達布凱之呼畢勒罕俱係掣得名籤。准其指認。惟倫珠布班珠爾之呼畢勒罕掣空籤。自非確實。應令該地方另行尋覓。是日掣籤之時。自達賴喇嘛以下。僧俗環觀。皆稱大皇帝護衛黃教。將設立金本巴瓶辦爲公允。臣等察看衆情。甚屬感激喜悅。傾心信奉。嗣後藏內吹忠指認之大小呼畢勒罕。俱照此籤掣。永遠遵奉。再査前奉諭旨。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畢勒罕。俱於雍和宮設立之金本巴瓶內抽掣。此數呼畢勒罕旣送到藏內。臣等遵卽試掣。嗣後西甯地方距藏較近。將所出之呼畢勒罕就近送藏。入瓶抽掣。此外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畢勒罕。俱應由理藩院行文。令其將名字送京。在雍和宮金本巴瓶內籤掣。以別眞僞等因具奏。於本年五月初三日。奉到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三月初八日。奉上諭。西甯及科爾沁等處地方送到各呼畢勒罕入金本巴瓶試掣一摺。亦批交該部議奏矣。欽此。

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據和琳奏。吹忠等屢次試驗。實已計窮力竭。將來遇有應出之呼畢勒罕。遵旨擇有福相聰慧幼孩。歸入金本巴瓶掣定爲準等語。前因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圓寂後。其商卓特巴那旺札什赴藏懇求降神批示。原令於中等人家找尋。詎那旺札什私送吹忠銀物。因而卽指圖謝圖汗之子爲呼畢勒罕。因命奎舒同札薩克喇嘛格勒克那木喀赴喀爾喀地方另行找尋。奎舒等於該處屬下人戶找得聰慧幼孩五名具奏。隨交雍和宮喇嘛念經。並派八阿哥及理藩院堂官。監同將其姓名生年月日入瓶籤掣。掣得第五名之齊旺札布。奎舒來至熱河復命。回奏自找得五名幼孩後。俱令住在廟內。其餘四名俱各歸家。惟居末之齊旺札布不肯回去。又掣定後。那旺札什前製衣服坐褥一分。與齊旺札布。不肯穿坐。另製一分給與。始行穿坐等語。可見呼畢勒罕原有根基。吹忠降神。實爲妄誕。不足憑信。此一事殊爲奇異。甚愜朕懷。著將覆訊那旺札什。及奎舒奏摺。並昨降諭旨。俱抄

錄發交和琳等閱看。將來藏內遇有應出之呼畢勒罕。和琳等當照此辦理。則從前總從吹忠之積習。自無難永遠革除。欽此。

四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因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圓寂後。其商卓特巴那旺札什。有意營謀汗王子弟爲呼畢勒罕。代求達賴喇嘛、拉穆吹忠附會妄指。已分別治罪。並明降諭旨通飭各蒙古番衆矣。本日。據和琳奏。詢達賴喇嘛稱那旺札什到藏時。向我問額爾德尼班第達的呼畢勒罕出在何處。我令他去問拉穆吹忠。他就赴吹忠處問過。吹忠批說圖謝圖汗屬雞的兒子就是。我向來總據吹忠所說爲憑。就照向例憑吹忠能單上的話給他批了。並訊據吹忠尼爾巴敦珠卜達爾結供。那旺札什於五十七年復至拉穆廟內。求問呼畢勒罕究竟在於何處。吹忠降神。能單批令於東方中等人家找尋。過了幾日。那旺札什來寺。又送銀五十兩、緞一疋、哈達一箇。向吹忠告稱。圖謝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暨公達克沁多爾濟之子俱是屬雞的。此二人內是否眞實。並開伊等父母年歲。求其降神。吹忠卽於那旺札什所遞字上。批說車登多爾濟之子屬雞的是眞呼畢勒罕等語。是卽該商卓特巴欲營求汗王子弟爲呼畢勒罕之明證。益可見此事之不可不徹底查辦矣。朕自乾隆八年以後。卽翻習蒙古及西番字經典。於今五十餘年。幾餘究心討論。深識眞詮。況本朝之維持黃教。原因衆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爲從宜從俗之計。初非如元人佞佛。優禮喇嘛。致有嫚罵者割舌、毆打者斷手之事。近因黃教之習愈趨愈下。蒙古番民等失其舊時淳樸之風。惟知牟利。罔識佛教正宗。不得不亟加整頓。是以製一金本巴瓶。派員齎往。設於前藏大昭。俟將來藏內或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大呼圖克圖呼畢勒罕時。將報出幼孩內擇選數名。將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寫一籤。入於瓶內。交達賴喇嘛念經。會同駐藏大臣。公同簽掣。並於京城雍和宮內亦設一金本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畢勒罕。卽報明理藩院。將年月姓名繕寫簽上。入於瓶內。一體掣籤。其從前王公子弟內私自作爲呼畢勒罕陋習。永行停止。朕之此旨。原因各蒙古汗王貝勒等旣有世爵。可以承襲罔替。已極尊榮。何必又占一呼畢勒罕。又謀喇嘛之利。如此見小罔知大義。將來必致謀奪財產。啓爭緊衅。滋生事端。方今國家威棱遠播。各蒙古札薩克咸隸理藩院管理。遇有田產細故。俱爲之秉公剖斷。若任伊等牟利不已。久而或致爭奪相尋。成何事體。是朕之整飭流弊。正所以護衛黃教。厚愛蒙古人等。使其各圖憖蒙。永除爭競。至佛法以虛寂爲宗。無來無去。故釋迦涅槃後並未出世。卽宗喀巴闡演黃教。亦未出呼畢勒罕。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係宗喀巴之二大弟子。始世世出有呼畢勒罕。轉世共掌黃教。相沿已久。從前五輩達賴喇嘛。及來京之前輩班禪額爾德尼。諳習經典。或尙能具有眞慧。現在達賴喇嘛年紀尙輕。委實誠樸。而學經卷。豈能直登上乘。先知一切。凡有求其指示呼畢勒罕者。惟憑拉穆吹忠之降神定奪。而吹忠不過如內地師巫之類。且內地師巫尙有用刀自扎、及踹刀吞劍、掩人耳目法術。今吹忠經和琳等面加演試。授以刀劍。俱各戰慄。並師巫之不如。是其所

指呼畢勒罕。荒唐更屬顯然。乃番衆人等崇信已久。以其妄言休咎。小有效驗。遂傳神一時。竟有牢不可破之勢。此亦習俗使然。自不必急於禁止。前已頒發金本巴瓶於大昭供奉之宗喀巴前。掣籤。所有找尋呼畢勒罕一事。永遠不准吹忠指認。其番民推問吉凶等事。皆聽仍舊。日久吹忠法術不行。亦將自敗。總之大端既得。默化潛移。一切積弊。亦無難逐漸革除。至藏地出產較少。布達拉商上給與衆喇嘛養贍。及番兵口糧等項。需用繁多。所入不敷支給。向賴各蒙古番衆布施。以資用度。嗣後惟不准私指呼畢勒罕。其餘熬茶贍禮。皆在所不禁。朕方鼓勵蒙古等使之布施。但不可如那旺札什之用財營求將汗王之幼子附會妄指作爲呼畢勒罕。並如年前喝爾丹錫勒圖呼圖克圖之私遣徒弟。到土爾扈特地方向人索取耳。從此各蒙古番衆等益當恍然於朕之祛除積弊。無非欲力挽頹風。振興黃教。保全伊等。俾安樂利。永息爭端。並非不令其尊崇佛教。不許布施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也。所有辦理此事緣由著再行曉諭各處蒙古番衆等。咸使聞知。共喻朕意。欽此。

五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和琳具奏。訪得未出世之呼畢勒罕、遵旨派人尋找事。査自前年整頓藏務以來。皇上爲各呼畢勒罕皆出自達賴班禪二喇嘛親族及世家子內。積習相沿。致有逆僧沙瑪爾巴之事。頒賜金本巴瓶。供於大昭。入瓶籤掣。立法極爲盡善。臣等留心體察。並行文各處。訪問有無呼畢勒罕。以便遵旨試掣。總未見有呈報。緣衛藏地方。雖皆歸達賴喇嘛管轄。如察木多、類烏齊、乍了、薩嘻等處。各有呼圖克圖管理一切事件。從不關白藏中。而各呼圖克圖中。又有紅黃黑三種。各行其教。各子其民。自去年臣等行文各處。令將所有呼圖克圖。無論大小有名無名。俱著將轉世歲數開列呈報。以憑咨明理藩院立案去後。昨據陸續報到。臣等查有察木多所屬甲拉呼圖克圖、雖色所屬發喇澤小呼圖克圖、又藏嗌借結呼圖克圖三名。皆已圓寂一二年。尚未出世。雖皆係極小呼圖克圖。如俟各該處自行呈送到日。再入金本巴瓶籤掣。設其所報。即係該呼圖克圖之親族世家子弟。妄指一二人。皆不可定。彼時方始駁飭。不但往返周章。而是否係伊親族。亦無從查察。今臣等公同商酌。應即遵旨照認識額爾德尼班第達之例。會同彼處漢官。於圓寂地方之一二年所生之有福相聰俊幼孩內。各揀選四五名來藏。如法念經。入於金本巴瓶內籤掣。俟找尋到日。掣得何名。另行具奏外。並一體傳知各處。嗣後遇有呼圖克圖圓寂。即令隨時呈報。不必俟其出世。以憑一體辦理等因具奏。於本年四月十七日。奉到清字硃批。且如此試爲之。餘有旨。欽此。

奉（以下二件附）駐藏二位大人吩示。查達賴喇嘛並班禪現今共有幾處生長地方。父母姓名。圓寂年貌地名。某年差過堪布進貢。某輩某年蒙皇上賞過敕書。查明呈報等諭。奉此。今査得班禪頭一輩係宗克巴佛的徒弟。名叫克珠丹白尼瑪曲吉加勒布格勒巴勒桑。于火牛年生在後藏納堆降尊雄切窩地方。父名工噶扎喜。母名卜真甲木。于土馬年五十四歲圓寂。第二輩名叫竹白旺曲索諾木

郎吉朗布。生在後藏野茹藏扎木温薩地方。父母姓名、並圓寂年貌找尋不出。第三輩名叫結竹白旺曲洛布藏敦欲竹巴。于木牛年生在拉魁温薩地方。父名索諾木多爾結。母名扁宗。于火虎年六十一歲圓寂。第四輩名叫班禪洛布藏曲吉甲勒參。于火兔年生在藏絨迷竹甲爾地方。父名擬結策忍巴勒角爾。母名擬結。于水虎年九十六歲圓寂。第五輩名叫班禪洛布藏爽吾巴勒桑布。于水兔年生在藏絨托布甲豫翁地方。父名沙不仲索諾木汪扎爾。母名澤丹卜擬。于火蛇年七十五歲圓寂。第六輩名叫班禪拆布尊洛布藏巴勒丹依喜巴勒桑布。于土馬年生在藏野茹謝扎喜孜地方。父名湯拉。母名甯達旺木。于鐵鼠年四十三歲圓寂。第七輩名叫洛布藏巴勒丹丹白尼瑪御勒拉木結巴勒桑布。于水虎年生在後藏巴浪吉雄地方。父名巴勒丹登珠卜。母名齊墊甲本。現年十三歲。第四輩班禪洛布藏曲吉甲勒參在時。遇大清登基。達賴喇嘛並班禪曾差堪布赴京叩喜。蒙皇上降旨。班禪洛布藏曲吉甲勒參、達賴喇嘛阿旺洛布藏甲木錯二人內。年輕者拜年長者爲師。學習經典。又蒙降旨。班禪並達賴喇嘛二人。每年輪流差堪布赴京進貢一次。自奉旨之後。按年輪流差堪布赴京進貢。直到如今。又第五輩班禪洛布藏爽吾巴勒桑布在時。于康熙五十二年內。蒙派欽差赴藏。賞賜金冊。內註明將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賞與班禪管理。不許別人侵占。又于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蒙賞賜金冊金印。第六輩班禪拆布尊洛布藏巴勒丹依喜巴勒桑布在時。于乾隆三十年十月初四日。蒙文殊菩薩大皇帝差阿思哈大人、並札薩克喇嘛阿旺巴勒珠三等侍衛前來。賞賜金冊一本。重一百一十三兩。所有金印。係前輩班禪遺流。奉到這樣旨意。又于乾隆四十五年內。蒙賞賜四體字玉冊玉印。今年差赴京堪布名叫金龍瑞布盡占巴爽喜達爾結。係屬瑪的。現年四十五歲。爲此具稟。

九月十九日譯。

查、西藏現有世襲公爵二人、札薩克頭等台吉一人、頭等台吉二人、四等台吉一人、內阿里公諾爾布彭楚克于去年病故。伊子承襲時。原敕送部塡名。又削去公爵。議給頭等台吉。丹津班珠爾之襲敕送部更換。俱尚未發還外。其餘敕書。謹敬譯漢呈閱。

衛藏通志卷六

寺廟

謹案。佛、西方之教也。藏地信佛誠。事佛謹。歷數十年。其佛像曰沙迦闞巴、江貢玫格、曼殊舍利、雅滿達噶、德木楚克、縣子天王、瑪哈噶拉、達喇額、可適達衛、阿玉錫等號。供奉石樓金殿。香燈朝禮。自打箭鑪至後藏。七千餘里。寺廟不可勝紀。茲自大小招、布達拉、札什倫布至察木多、札雅、巴塘、裏塘、打箭鑪著名寺廟。隨地以志焉。

謹案。前後藏至打箭鑪。各部落寺廟不可勝記。今按布達拉經簿及西域志所收。名故著者敘入。

布達拉

唐時藏王曲結（通鑑與之綱）松贊噶木布（唐書作弄贊贊普）好善信佛。頂納瓦塔藥佛。在拉撒地方山上誦旺固爾經。取名布達拉。為西藏衆僧俗所瞻仰。每日焚香坐禪入定。不思他往。唐公主同巴勒布王之女名拜木薩。因藏王坐靜。恐有外侮。遂修布達拉宮禦城垣。上掛刀鎗。以嚴防禦。其上藏王經堂。與拜木薩寢室。隔絕兩處。頂皆平坦。搭銀橋一道。以通往來。後因藏王莽松作亂。官兵拆毀布達拉。僅存

觀音佛堂一所。嗣經五輩達賴喇嘛掌管佛教。兼管民間事務。修立白寨。又有代辦事務之桑結嘉木磋。修立紅寨。及內外房屋、金殿佛像。相傳重修至今一百四十餘年。其地在北山之陽。五里平坦。突起一峯。高約二里。緣山砌平樓十三層。盤磴而上。其上有金殿三座。光彩耀日。金殿之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宗喀巴手足印。日久不化。為達賴喇嘛坐牀處。金殿內供奉御容。率衆喇嘛誦經。

招拉筆洞寺

布達拉之西南。陡起一峯。其南山生下為藏之峯。山北去布達拉里許。中建一塔。下通西行大路。其山上層樓四起。為有行喇嘛坐靜處。北寺內喇嘛多業岐黃。

大招寺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 大蕃神聖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已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讚。是以盟文節目題之於碑也。文武孝德皇帝、與大蕃神聖贊猗之聖贊陛下。二聖舅甥濬哲鴻被。曉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緒。敦親同心。以申隣好之義。其成就矣。今蕃漢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方。是大蕃境土。彼此不為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疆。或有猜阻捉生。問事訖。給以衣糧放歸。今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安之義不朽。彝須通傳。彼此相倚。一往常相往來。兩國蕃臣以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祇應。清水縣之西。大蕃供應。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揚。罔聞寇盜之名。復無驚恐之患。封人撤備。鄉土俱安。如斯樂業之恩。垂萬代。稱美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乃合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聖日月星辰之下。其陳刑具為盟。設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誓。蕃漢背約破盟者。來其殃禍也。倘何盟以及勸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立誓。周細為文。二君之驗。為此盟約之內。宗廟人民咸知矣。

西藏第一番王傳七世。至曲結松贊噶木布。（唐書作弄贊贊普）迎唐公主。又差頭人倫布噶爾迎巴勒布王郭

特巴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為妾。唐公主帶來釋迦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居多爾濟佛。白木薩欲修廟宇。藏王擇地興修。唐公主卜算藏地形勢。乃妖女仰面之象。拉撒海子乃妖女心血。是為海眼。須將海眼填塞。上修廟宇。如蓮花形。將四圍風脈更正。如八寶聯絡。乃得吉祥。藏王遂興工將海子四面用石堆砌。海眼中忽起五色毫光。現出石塔三層。用石拋壘。然後用木搭蓋。空隙處鎔銅淋滿。海眼始平。藏王又虔祝神佛。欲將邪氣鎮壓。在呂諸、錯壠、倫塔、堆隅四地方接連地脈之處。建寺一百八座。時有龍王現洋般式樣。用石堆砌。大昭始成。相傳至今一千八百四十餘年。其地有拉撒。內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闌干殿宇。皆係銅底鎏金。宏敞壯麗。中殿供奉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自中國請來者。左廊有唐公主、藏王松贊噶木布、巴勒布王女拜木薩之像。其內神佛萬計。中殿供奉萬歲御座。香花然燈。四季長輝。樓頂東南隅。有拜拉穆殿。神靈顯赫。番敬畏之。內藏上古軍器。鳥鎗長八九尺至一丈者。與今之九子炮同。弓靫箭袋亦甚長大。大殿內有明萬歷時太監楊英所立碑一座。前壁上繪唐元奘法師求經師弟四人像。門外有唐番和盟碑。高約一丈五尺。寬

約四尺，厚約三尺，兩旁刊有大臣太宰尚書等字跡，並牛僧孺姓名。碑側古柳二株，老幹蟠屈若龍虬，相傳植自唐時云。

小昭寺

大昭寺北半里許，番名喇木契，坐西向東，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亦頗壯麗，乃唐公主所建。因唐公主悲思中國，故東向。其門殿內佛像，名墨珠多爾濟，又有釋迦牟尼佛、彌勒佛諸像。或云塑像內有唐公主肉身，座上書默穀能仁四字，其前即頗羅鼐舊宅。

薩木秧寺 俗稱桑鳶寺

拉撒東二日，山南薩木秧地方。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第五世曲結赤松特贊，欲修札瑪爾正桑廟，赴甲噶爾延請班第達擇地，興修未成，復令藏地能習經咒之人，赴甲噶爾請祖師白瑪薩木巴娃降收妖邪，仿照甲噶爾阿爾達滿毗廟宇式修造，三頂四面八方，以象星宿。後有噶瓦拜勒孜發囉畢嘉木叅等數千人，教化大行，修立十二處大寺，俱安設喇嘛道士誦經，相傳至今一千四十三年。又寺字內藏拉撒東南噶勒丹寺相近，其樓閣經堂佛像，與大小昭相似，內供關聖帝君像，傳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爲害人民不安，帝君顯聖除之，人始蕃息，士民奉祀，稱尊號曰革塞結波，達賴喇嘛歲至其地講經。

多爾濟札古寺

附近薩木秧寺，在札洋宗山之巔。寺內有洞，高二千餘丈，梯木而上。洞內石蓮花佛座，座前石几食，內有白土可食，味如糌粑，次日復生。其洞須然火而入，座後有一大海，云作惡之人至此，必失足墮海中，番人畏懼而不敢忽焉。

察木珠寺 俗名昌諸寺

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修立大昭之時，赴雅爾嚨等處，見一小海子，內有妖蛇五首，欲將海水昇乾，上建廟宇，遣發拉化爲鵰，析之，海水盡赤，水遂消。乃於其地修建廟宇，供奉桑堆佛十九尊。即隆嚕佛也 其一尊乃不上自成之像，上建五塔以鎮之。又塑佛母伊興科爾洛像、羅金裕旺像、蒼巴洞托爾足像。即拉嚕吹忠護法 又修極樂寺、彌勒寺，相傳至今一百四十餘年。

色拉寺 唐古忒語色金也，拉山也，其山出金，故名。

拉撒北十里色拉山，宗喀巴在色拉曲頂居住之時，觀其地可建廟宇，其弟子甲木巖曲結沙克伽伊喜，明時入中國爲禪師，賜物甚夥，回藏後，宗喀巴令其在色拉建立大寺，所供佛像，係由內地帶

檀香雕刻釋迦佛、十八羅漢及諸佛像，又修上下札倉、札倉漢言僧房也 嘉庚、對仲、鍾頂小寺四所，招喇嘛居住。其寺依山勢建，金殿三座，層樓高聳，達賴喇嘛亦歲至講經。寺中供一降魔鐵杵，長不足二尺，頭如三稜鐧，一頭如人頭狀，番語呼爲多爾濟，相傳建寺時自大西天飛來。其寺塘布珍之，番人必歲一朝供。

布賴蚌寺 俗名別蚌寺

拉撒西二十里，前臨大道，後依山嶺。宗喀巴之弟子札木陽曲結札什巴爾丹，在孟烏地方居住之時，夢神人語此地宜修寺院，賜予五千徒衆，並現出無根水泉數處，覺而告其師宗喀巴，乃令修寺。其時即有孟烏富民那木喀桑布出貲布施修建廟宇，又旺固爾山起出海螺，賜與弟子札木陽曲吉札石巴勒丹，殿宇佛像甚盛。其修郭莽、洛蔡嶺、結巴、沙谷爾、獨瓦、得洋、阿克巴等七處札倉，乃蒙古西番各土司布爾卡木布等處，凡初出世之呼畢勒罕及遠近大小喇嘛初學經者，多聚處於此。地有園亭一座，爲達賴喇嘛避暑處，去寺里許，有吹忠殿，乃無妻室者與他處異。

噶勒丹寺 俗名甘丹寺

拉撒東五十里噶勒丹山。宗喀巴先在大昭率衆喇嘛撚昭誦經燃燈，衆喇嘛求立寺院，宗喀巴乃手摩金剛菩薩云，宜在旺固爾山創建。遂造大經堂，內塑桑堆、即隆嚕佛 德木楚克、即勝樂佛 多爾崑佛像。又修沙爾孜、江孜二處札倉，以供衆喇嘛棲止。相傳至今有三百八十餘年。其形勢與布達拉略同。其經樓、佛像、幢幡、寶蓋，華麗與大小昭相似，乃宗喀巴坐牀之所，示寂於噶勒丹寺彌勒佛前，爲黃教發源之地，有黃教堪布喇嘛主之。

木鹿寺

大昭之北，小昭之東，樓高四層，亦頗壯麗。經堂佛像，亦甚整齊，爲西番僧人習經之所。西有經園，刊布三乘經文，頒行各處。

菊噶木寺 俗名菊岡寺

毗連經園，樓高三層，爲蒙古僧人學經之所。

噶瑪霞寺

即垂仲殿，大昭東半里許，寺內塑神像，猙獰惡煞，內居護法，乃喇嘛裝束，仍娶妻生子，世傳其術。即中華之巫類也。每月初二、十六日下神，頭戴金盔，上插雞羽，高約二三尺，穿甲，背插小旗五面，遍身以白哈達結束，足穿虎皮靴，手執弓刀，登坐法壇，凡人卯問吉凶，託神言判斷禍福，出則人從裝束

鬼怪。執旗鳴鼓鈸導引之。寺內皆有吹忠。亦有女人爲之者。爲番人所敬信焉。

達隆寺

拉撒北。過鍋噶拉山一日。寺亦宏麗。喇嘛約千餘。

呼正寺（俗名熱正寺）

拉撒東北二日。角子拉上。寺內喇嘛衆多。山徑曲折。局勢寂靜。如觀之。喇嘛搖鈴。俄頃。山禽猿鹿諸類畢集。寺有呼正呼圖克圖掌之。

桑布寺。業朗寺。

拉撒北七十里之浪子地方。各有呼圖克圖掌之。紅帽教之宗名噶瑪巴。黑帽教之宗名沙瑪納。明萬曆時入覲。勅賜封號印冊。今設衣鉢者一名札咔楞布齋。一名革桑楞布齋。

鄂納廟。（在拉撒東北。）薩木他廟。（在拉撒東南。）噶爾覺廟。（在拉撒西北。與沙拉寺岡拉山相近。）

觀音寺。（在桑鳶。）碩哩寺。（由曲水縣南。）班古爾曲底寺。（在江孜。）岡堅喇嘛寺。（距札什倫布一站。）協噶爾喇嘛。（在協噶爾。）第哩浪古寺。（在定日。）

蛾拉寺。（由拉木赴宗喀一站。）達朔寺。（在絨木卡。）木宗寺。甲木真寺。（距濟嚨一站。）帕巴寺。（在濟嚨。）華喀寺。（在宗喀。）阿拉寺。工覺寺。

（距宗喀三站。）拉丁尉寺。（由谷。）蘆布寺。（在藏曲寺轄。）江公寺。（在通拉轄。）岡堅寺。生多喇嘛寺。（距札什倫布一站。）鹿古寺。（距札什倫布一站半。）

甘勒丹。（在桑安納爲。）達拉寺。（在普噶。）波多寺。（在拉納。）陽八井喇嘛寺。（即沙瑪爾巴舊居。今改給濟嚨呼圖克圖。賞給喇嘛住持。）曲桑寺、楚普寺。（在浪子縣西。）

寺。（在布達拉寺之下。）

關帝廟

舊建在札什城之南。欽差駐藏工部尚書和琳重葺廟宇。撰碑文。其辭曰。恭惟我國家撫有區夏。東至朝鮮。西窮大漠。南極于交趾。北抵于庫倫。暨海外西洋諸國。罔不輸職貢。奉正朔。幅幀之廣。千古罕有。舉凡王師所向。罔不誠服。關聖帝君實默佑焉。唐古忒在勝朝爲烏斯藏。自聖祖仁皇帝時歸入版圖。駐兵札什城。舊建有帝君廟。甚應異常。僧俗無不敬禮。乾隆辛亥秋。廓爾喀部落惑於逆僧沙瑪爾巴遊說。潛師侵掠後藏。賊衆我寡。遂高閉守。賊屯林中。每夜數驚。自相蹂躪。以爲大兵且至。懼而引去。皇帝赫斯震怒。命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爲參贊大臣。統領索倫漢土官兵。聲罪致討。副都統賽尚阿。巴圖魯成德分率偏師。由聶拉木牽綴賊勢。琳同大學士毅錄辦軍儲。往來策應。大將軍等由濟嚨進烏道羊腸。賊人負嵎據險。我兵出奇

奮勇。七戰七捷。直搗賊巢。廓爾喀舉國惶怖。哀懇乞降。我皇上如天之仁。不忍覆其巢穴。詔許歸誠。自進師至凱旋。凡三越月。固由聖主廟謨廣運。指示機先。大將軍運籌帷幄。臨堅不破。然究屬帝君威靈呵護之所致也。大將軍回藏度地。於磐山類立神祠。以答靈貺。僉議札什城舊廟爲春秋禋祀之所。廢而不葺。良用缺然。爰是琳與制府惠齡捐資庀材。諏吉鳩工。命同知李經文董其役。卑者崇之。隘者拓之。有廡有堂。有殿有閣。　月而竣事。神之憑依。於是乎在。蓋國家聲教之所及。無非神威之所訖。自非眞氣盤礴。塞乎天地之間。輔翊昌運。安能彌綸中外。盛威異彩若此乎。不敏職司邊寄。凡所以整飭戎行。挽回風俗。敢不懔惕惟慎。上報主知。於展謁之次。敬進官吏而勵之曰。帝君有云。心在人中。如日在天上。吾儕盍皆激昂自奮矣。是爲記。

又。

關帝廟

新建於磨盤山頂。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撰碑文。其辭曰。乾隆五十有六年秋。廓爾喀自作不靖。侵陵藏界。並搶掠札什倫布廟。皇上赫然震怒。謂衛藏自策零敦多卜殄滅後。隸職方者百餘年。使漸徵調之煩。從移駐班禪達賴之議。其濟嚨、聶拉木等地勢。將盡委之賊。此後受蹂者當不止前後衛藏矣。特賚綸音。福康安爲大將軍。一等公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爲參贊大臣。統領勁兵。大張撻伐。大司空和琳飛芻輓粟。專司策應。爲後路聲援。大學士孫士毅復自昌都馳赴西招。協理軍儲。於五十七年夏。由宗喀濟嚨。整旅遄進。先是駐軍前藏。徵兵籌餉。謁札什城關帝廟。見其堂皇湫隘。不可以昭禮。紀神貺。思所以佑我朝者。屬書其事。於是度地磨盤山。鳩工庀材。命所司董其役。默禱啟行。旋臨賊境。七戰皆捷。距陽布數十里。廓爾喀震讋軍威。乞降至再。皇帝鑒其誠款。體上帝好生之德。准納表貢。詔令班師。並御製十全記。頒示臣下。予惟此次視師。自進兵以來。山谿險劣。蹤蹊崎嶇。竟獲履險如坦。不三月而蕆績。自非神祐。不至此。凱旋之日。廟適落成。與諸公瞻仰殿廡。徘徊俎豆。深感大功速竣。維神之力。而益欣轉自今而後衛藏之永永無虞也。是爲記。

衛藏永安寺

乾隆六十年。御賜廟名曰衛藏永安。頒四譯字扁額。建在磨盤山之南麓。參贊公海蘭察巴圖魯等捐資修建。爲濟嚨呼圖克圖住錫之所。乾隆五十九年工竣。欽差駐藏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和甯撰碑文。其辭曰。文殊皇帝。眞天人師。大千普育。法輪懿持。阿耨波淨。耆闍雲垂。蠢彼廓番。蝸觸坤維。皇帝震怒。乃命鷹戈。大將軍福。大司空和。軍籌城律。秉算廟訛。巴圖魯海。譯嶽櫓阿。克寬克捷。壬子之秋。元戎奏績。虎將陳猷。爰發願力。仰答神庥。布金五千。作廟山陬。載謀載度。濟嚨浮屠。鳩工闢宸。

藏歐宏護。翼翼輝輝。寶像金軀。于萬斯年。永祝皇圖。

雙忠祠

在籠岡。為傅拉二公建。乾隆十五年。朱爾墨特那木札勒謀逆。二公計誅之。為其黨所害。乾隆五十八年。大將軍公福康安征勦廓爾喀班師回藏。為之撰文勒石。其辭曰。雙忠祠在前藏大昭東北。向為駐藏大臣行署。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之難。駐藏大臣傅公。拉公死焉。署亦燬於火。番民感二公之忠烈。因其舊址。請立祠肖像以祀。蓋以二公大有造於衛藏也。傅公諱清。為康安世父。乾隆十五年。公以都統奉命駐藏。左都御史拉布敦副之。時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襲其父頗羅鼐郡王封。專藏事。多不法。公裁抑之。橫如故。公廉其叛逆有跡。密疏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奏入。上以公孤懸絕域。未可輕舉。命都統班第代拉公。將明正其罪。以申國法。旨未至。反謀益亟。廣布私人。凡駐藏大臣一舉動。輒偵邏之。絕郵遞不得通。潛結準噶爾為外援。藏中有異己者。將盡誅之。勢且延及達賴喇嘛。為雄長一方之計。公如坐待其變。事發而公必死。誘而誅之。其羽翼已成。衆寡不敵。而公亦死。均之死也。毋寧變速而禍小。遂與拉公定密計。以十月十三日。告其黨羅卜藏達什。曰。召藏王來。有旨令議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以公勢孤。聞召。不之疑。亦不設備。公與拉公登樓待之。止其衆於樓下。隨上者四五人。公見之。顏色不動。如平時。引入臥室。闔戶。急擊佩刀斫之。中項而仆。從者競前以搭鉤其首。立斃。羅卜藏達什在室門外。聞格鬬聲。知禍發。抉牕跳越。告其黨第巴喇布坦等。號召賊衆。須臾麕至。鎗礮競發。環攻之。樓高而闔不能入。賊乃積薪樓下。烈燄四起。樓焚。賊遂攀援而登。公手刃數賊。身被三傷。力竭。自刎以殉。拉公亦中創死。吁。烈矣哉。夫衛藏距京師萬有餘里。公鎮其地。戍兵寡弱。外不足以制其力。內不足以奪其權。設朱爾墨特那木札爾竟舉兵反。番民性怯懦。勢必舉而從之。以向隸版籍之地。一旦陷賊。即使以身殉事。已無及。勞師糜餉。致貽聖主西顧憂。曠職是士。顧可以一死委其責耶。公獨奮不顧身。毅然定大計。乘其未發。誘而誅之。餘黨雖擾攘而渠魁既殲。如瓦解冰泮。無能為孽。不旋踵而就縛。盡伏厥辜。公雖死而全藏以安。國威以振。是非霍光之誘斬樓蘭所可同日語也。事定。班公及四川總督公策楞至藏。列二公死事狀上聞。天子震悼。下詔褒嘉忠烈。公與拉公爵一等伯。入賢良祠昭忠祠。公仍入家祠從祀。子孫以一等子爵世襲罔替。卹忠錄。屢延及苗裔。嗚呼。公之心其可慰矣。康安以五十七年奉命督師進勦廓爾喀來藏。謁雙忠祠。瞻拜遺像。距公殉節時。蓋四十餘年矣。藏番追念兩公遺澤。歲時奔走。香火不絕。至今猶有能道當時遺事者。惟碑碣缺如。堂廡圮陋。間有傾圮。爰於班師之日。葺而新之。且恐歲久遺跡或湮。敬書其事。以示後人。其時同殉者為主事策塔爾、參將黃元龍。並為位於廡以配食。傳曰。能捍大患則祀之。如公者。番之民雖百世祀可也。

拉里大寺

拉撒東行一千十里。名拉里山。由山右盤旋而上。山腰有大寺一座。管地方之堪布喇嘛居之。

丹達廟

拉里東行四百八十五里。有雪山。名沙貢拉。山之東麓。有丹達神廟。最稱靈驗。凡過者。必虔誠禱祝。乃得平安。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困王嶺。餉鞘落雪窖中。身與之俱墜。人無知者。迨春夏雪消。猶儼坐鞘上。土人驚異。遂奉其尸而祀焉。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諭。福康安奏。此次官兵赴藏。經過丹達山。均無阻滯。山靈助順。請加封號。並頒扁額。丹達山遠在徼外。最為險峻。風雪不時。自軍興以來。官員兵丁調遣至藏。以及事竣凱旋。均當冬令經過該處。得以安穩遄行。毫無阻滯。實為神庥佑助。靈應卓昭。宜列在祀典。錫之封號。著封為昭靈助順山神。該部載入祀典。春秋致祭。並頒去御書扁額。交駐藏大臣。於山下舊建神祠敬謹懸掛。以答庥應而示懷柔。該部知道。欽此。御書扁額教闡遐柔四字。乾隆五十九年。戶部議覆。祭丹達山神。每年春秋二季。共需祭品銀二十一兩。按年先於察木多庫貯糧餉銀內撥支備辦。入於糧茶耗羨項下開銷。咨部立案。乾隆五十七年。欽差戶部尚書和琳懸掛扁額鎮靖利濟四字。乾隆五十八年。大將軍、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懸掛扁額　四字。乾隆五十九年。欽差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和甯懸掛神贊。其贊曰。驊騮驕驁。鳳凰高飛。蹇蹇匪躬之子。安歸節彼丹達。神其憑依。在昔縣賁。洛馬知寃。傷哉雪窟。羈掛遊魂。藏府千古。齊壽崑崙。石沉星隕。天鑒純忱。忠信篤敬。蠻貊斯深。典守發省。艱道驚心。巍巍示象。馨香既升。得大自在。超最上乘。順施勿捉。勿墜神燈。乾隆五十九年。欽差工部尚書松筠懸掛扁額峙岵遄衛四字。

頗板多、廟一座。

丹達東行三百一十里。至頗板多大寺。築土壘石為城。枕山臨河。內供佛像。其經堂喇嘛第巴居之。

喇貢、廟五座。

頗板多東行四百七十里。名喇貢大山。有金剛寺、　空沙寺、　吉祥庵、　大佛寺、　雲臨寺。

裏角、廟三座。

喇貢東行一百八十里。名裏角塘。有長鳴寺、　永定寺、　白衣庵。

俄羅橋、廟五座。

裏角東行五十五里。名俄羅橋。乃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圖克圖坐靜花園。有萬壽寺。　雲頂寺。　大乘寺。　定海寺。

察木多 番名昌都。亦名喀木。即所謂康也。

俄羅橋東行四十里。名察木多。有江巴林寺。亦名戎空寺。北係山麓。層樓金殿。左右兩河環繞。頗極壯麗。乃帕克巴拉呼圖克圖坐牀之所。又有二呼圖克圖、三呼圖克圖、商卓特巴。率三千喇嘛居之。戎空寺左有大寺。內供奉萬壽無疆御座。令節朔望朝賀。又有普安堂。乃漢人所建講經堂。

龍王廟

包墩

察木多東行一百五十里。包墩。有普化寺、　科兒寺、　林光寺。

巴貢

包墩東行一百里。名巴貢。有觀音閣。自察木多至於子。多建漢人寺。

乍了

包墩東行三百三十五里。名乍了。有大寺。坐西北。向東南。土城圍繞。有呼圖克圖掌之。其地方事務。俱聽該喇嘛、商卓特巴管理。又有轉經閣。在大寺前。男女定婚嫁俱於此。

巴塘

乍了東行六百二十里、至南墩。出西藏界。入巴塘界。又東行三百里。至巴塘。有大寺。坐東向西。垣周百餘丈。黃教堪布喇嘛居之。其餘喇嘛築土平房環繞而居。無口糧寺院八十四座。有口糧寺院五十七座。惟南墩漢人寺。每年七月。巴塘、察木多兩處客民。皆鳩集於此。貿易貨物。如內地廟會。

裏塘

巴塘東行五百四十五里。名裏塘。有長吉春科兒寺。大堪布喇嘛居之。管喇嘛三千餘名。又關帝廟。乃漢人所建。又貯經堂、金剛寺、尼姑庵、均在裏塘　工沙寺、在牟納　空沙寺、在上傲裔　納士寺、麻唐寺、均在丫塘　桑登寺、在喇納布　那勒吉策巴寺、在上牟納　登沙寺、在下牟納　工噶牟寺、在工噶　陽頂寺、巴木補寺、均在烏巴　薩木配林寺、在擦城　立顯寺、在喇擦了　申角寺、在中擦

打箭爐

關帝廟、　武侯祠、　漢人寺、均在爐東　郭將軍廟、相傳漢時人。名達。諸葛武侯曾令造箭於此。　報國寺、又名喇嘛寺、在爐西　惠遠寺。在爐城西北　雍正七年。奉勅建。並賜名。其地一名噶達城。達賴喇嘛曾移居於此。至今由西藏派大堪布喇嘛往掌之。雍正九年。御製惠遠廟碑文。載編卷首。

高日寺

打箭爐西行一百九十里。名東俄洛。過大雪山三十里至高日寺。乃紅帽堪布所居之寺。

札什倫布寺

拉撒西南去八日。即後藏。寺名札什倫布。乃宗喀巴之大弟子根敦珠巴所建。即頂盤達賴喇嘛　其寺背山臨河。殿宇宏敞。佛像莊嚴。亦甚壯麗。乃班禪喇嘛坐牀之所。凡學經成者。必至此受戒。

薩迦寺

後藏札什倫布城內。有薩迦呼圖克圖。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經籍載有仁菩薩之後人昆官確嘉卜通達經典。吞得弈布山風脈佳勝。欲創建廟宇。向業主降雄阿喇娃班第仲㐌納密酌克敦三人。欲乞舊基地。伊三人乃施舍不取價值。遂建此廟。供諸佛像。招僧住持。相傳至今七百二十餘年。其紅教喇嘛年少時娶妻生子。至生子後。不復再近室家。始登法座。按翌相傳。

多爾濟帕姆宮

拉撒西行半月。羊卓白地方。海中有山。山巔建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勝。寺內乃女呼圖克圖多爾濟帕姆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第巴薩木結亂藏時。化猪避去。藏地呼猪曰帕。故名。

娘娘廟、在札什倫布東北　淋噶爾廟、　阿克巴札桑廟、　擢薩木諾爾布淋廟、　扶爾玫廟、　濟康廟、俱在札什倫布

關帝廟　在札什倫布營官寨前

乾隆五十八年。欽差工部尚書和琳撰碑文曰。札什倫布爲歷代班禪喇嘛焚修之所。旁有小山。翌然崒峙。爲營官寨。自入版圖以後。即其地建帝君廟。歷昭靈應。漢番僧俗奉祀惟謹。乾隆五十六年秋。廓爾喀惑於逆僧沙瑪爾巴邪說。覬覦札什倫布財物。潛兵掩至。番民僧俗。迫於變起倉猝。皆鳥獸散。都司徐南鵬僅率綠營弁兵七八十人。據營官寨以當其衝。賊兵環之數匝。斷汲木道。仰攻八晝夜。我兵同志死守。開發矢石。無不奇中。掘地十餘丈。飛泉湧出。歡聲動地。士氣百倍。賊隨稍卻。屯聚柳林中。以爲久計。忽夜驚自相殘殺。檻而引去。行至通拉山。風雪驟作。賊衆僵斃。不可勝計。咸以爲帝君靈應所致。明年七月。大將軍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奉命撻伐。七戰七捷。距陽布不數舍。賊酋舉國震懾。遣其大頭目詣軍營輸納表貢。願奉約束。永爲不侵不叛之臣。哀懇再四。大將軍具狀以聞。詔釋弗誅。九月班師。大功告蕆。蓋惟聖主統馭四夷。無思不服。亦惟帝君神功赫奕。歷相我國家。師行數萬里外。奏凱若斯之速也。琳奉命總督糧餉。往來策應。凱旋後。旣修札什城舊祠。以誌靈貺。猶維後藏爲神蹤昭著之所。堂皇湫隘。隔用廨馬。爰命所司。董其役。鳩工庀材。計費千餘緡。向

之因隨就飭者均已煥然改觀．落成日．建鼓顯末而爲之記．從而銘曰．惟神配天．惟皇建極．佐我國家．是懲是式．威靈顯昭．不可思儀．森泚蒸脅．報功崇德．垣墉既新．丹雘既飾．殿宇耽耽．門廡翼翼．於萬斯年．鎭此西域．

御前侍衛、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和隆武巴圖魯、領隊大臣額勒登保．
乾清門侍衛、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布隆巴圖魯、領隊大臣岱森保．
乾清門侍衛、副都統職銜、西里巴圖魯、領隊大臣珠爾杭阿．
乾清門二等侍衛、伊昌阿巴圖魯永德．
多托禮巴圖魯阿尼雅布．
哈西巴巴圖魯安祿．
維勒丹巴巴圖魯桑吉斯塔爾．
通政使司副使、加三品卿銜、軍機處行走方維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員外郎、軍機處行走長齡．
戶部堂主事、兼貴州陝西清吏司候補員外郎、軍機處行走巴哈布．
內閣侍讀、軍機處行走楊揆．

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法福禮巴圖魯、領隊大臣烏什哈達．
鑲藍旗蒙古副都統、西郎阿巴圖魯、領隊大臣德楞泰．
頭等侍衛、索倫總管、加副都統職銜、能登額巴圖魯、領隊阿木勒塔．
頭等侍衛、加副都統職銜、額騰額巴圖魯果爾海．
頭等侍衛、努塔巴圖魯五紹．
楊桑阿巴圖魯顏太．
頭等侍衛蒙興保．
二等侍衛、德吉巴圖魯納丹保．
額爾克巴圖魯薩甯阿．
錫特洪巴圖魯阿哈保．
呼東阿巴圖魯定西鼐．
額騰伊巴圖魯克興額．
二等侍衛德勒瑚．　阿納保．
德勒克依．　阿吉．

烏勒呼納．　色玉愼．
德全．　錫保．
巴哈．　博依保．
三等侍衛、珊僧額巴圖魯吹扎布．
喀勒崇伊巴圖魯達爾精阿．
託莫爾很巴圖魯多隆武．
碩隆武巴圖魯捫撒木保．
色莫爾亨巴圖魯綸布春．
三等侍衛倫昇．　穆克登布．
噶爾第．　溫保．
諾託保．　富翠．
額勒金泰．　定札．
富永．　巴爾．
莫爾渾保．　富蘭．
化品．　克色保．
札保．　溫春．
阿達．　烏勒哈鼎．
三布甯．
藍翎侍衛折克．　雙福．
亨昆．　巴顏察．
諾穆起．　明喜．

噶拉．　寶斑．
綽倫保．　英新．
鄂爾哲依．　賓德爾．
色克通阿．　格勒登徹．
富僧德．　德楞特．
江鼎．　花山保．
烏福納．　舒靈阿．

甘肅永固協副將、烏爾圖勒齊巴爾爸達音泰.
四川懋功協副將、世襲一等子王承勳.
　維州協副將五十一.
甘肅寧夏府知府隆興.
四川雅州府知府姚令儀.
　寧遠府知府李蕓宜.
　前任龍安府知府貢光.
甘肅甘州城守營參將劉懷仁.
四川漳臘營參將呂致.
　維州營參將徐甯聰.
陝甘督標前營遊擊楊宗澤.
陝西鞏昌營遊擊雷仁.
四川督標左營遊擊長春.
　提標左營遊擊汪錫章.

　提標右營遊擊蒲達章.
　峨邊營遊擊李芝榮.
　綏靖營遊擊胡尚賢.
　崇化營遊擊額爾亨額.
　川北鎮標中營遊擊烏爾公阿.
　　左營遊擊王威甯.
　楞格.　富體.
前鋒章京、哈布齊賴巴圖魯七十五.
護軍參領、覺多觀巴圖魯額勒金保.
　葉布懇額巴圖魯產吉保.　吉勒彰阿.
副護軍參領常善.
前鋒侍衛察藍阿.
委護軍參領德通.　雅爾哈善.
前鋒校索多巴.　特依順保.　武章阿.

觀軍校哲爾金保.　和成額.　台斐音阿.
護軍校噶塔納.　普德.　盛爾根額.
　額布克森.　巴桑.
甘肅布政使司布政使景安.
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林儁.
　松茂兵備道德什布.
前任福建延建邵道、四川候補道承勳.
四川川北鎮總兵官朱射斗.
　重慶鎮總兵官、堅勇巴圖魯袁國璜.
　松潘鎮總兵官諾神保.
　建昌鎮總兵官、嘶圖里巴圖魯穆克登阿.
　川北鎮總兵官彭承堯.
　松潘鎮標中營遊擊張志林.
　建昌鎮標中營遊擊什格.
　　左營遊擊谷廷楝.

　會鹽營遊擊德勝保.
　靖遠營遊擊七格.
　直隸石柱廳同知湯健業.
　順慶府同知范棫.
　候補同知李纘文.
　雷坡通判蔡廷保.
　順慶府通判蔡廷弼.
　候補通判楊開泰.
　綿州直隸州知州施鑑.
　忠州直隸州知州吉興.
　巴州知州常發祥.
　合州知州劉印全.
湖北宜昌府興山縣知縣鄭人慶.

四川成都府成都縣知縣周明德．
　雙流縣知縣鍾逢太．
　灌縣知縣徐鼎．
保寧府通江縣知縣鍾蟠雲．
重慶府巴縣知縣吳桂．
瀘州合江縣知縣張天爵．
潼川府中江縣知縣毛大瀛．
　樂至縣知縣魏守曾．
嘉定府峨嵋縣知縣王贊武．
　夾江縣知縣谷暄．
綿州安縣知縣黃爲琳．
重慶府綦江縣知縣常天佑．
原任資州資陽縣知縣張熙庶．
資州井研縣知縣湯夢蛟．
夔州府奉節縣知縣沈逵．
原任達州東鄉縣知縣蔣曾埴．
候補知縣張稽．
　　馬敦詩．
監修同知李經文．
　把總趙國泰．
　　覃大雄．
右銜名．旗齋錄在詩文類查西藏公爵台吉各物獲呈之後．今詩文類已刪．再三展讀．因悟未稿覽
修同知李經文一人、曾見於前札什城關帝廟碑．云命同知李經文董其役．董役卽監修也．是此銜
名可定爲札什城關帝廟碑碑陰人名無疑．然不敢徑羼入．今附在寺廟門之後．

衛藏通志卷七

番目

謹案．衛藏番目向例．惟辦事之噶布倫、營管兵之戴琫等．係由駐藏大臣擬定正陪．請旨補放．其
餘管轄地方之營官、職掌事務之第巴等．俱聽商上自行揀用．自乾隆五十七年議定章程．並賞
給頂帶．分隸職司．俱由駐藏大臣主持調劑．其品級、考銓、選法．實與內地官階無異．謹查明纂
以昭遵守．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大學士孫士毅、工部尚書和琳、四川總督惠齡等．具奏．會
議衛藏章程．內開．一、藏內大小番目缺出．應行定立等級．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放也．查
噶布倫、戴琫等向雖由駐藏大臣具奏．其餘商上仔琫、商卓特巴、業爾倉巴、協爾幫、希約第巴、朗仔
轄、密本第巴、噶廈中譯．小中譯、卓尼爾、各寨落大小營官．係噶布倫等酌擬數人．由達賴喇嘛挑定．
駐藏大臣並不過問．大缺營官．尙由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發給執照．小缺營官．並無駐藏大臣給
照之例．是以向來大小番目遞抑補放．宅無等級．卽如商卓特巴、營官等缺出．或於布達拉商上、噶

廈公所當差之人挑補或以並未當差之人、閒散人等放補至噶布倫之缺本應以戴琫陞補或有徑由大族子弟補放者戴琫之缺本應以營官陞補亦有以戴琫年齒幼小之子弟補放者雜亂參差不成體制甚或營求賄囑其弊無窮查噶布倫等辦理一切事務戴琫管理番兵商上仔琫、商卓特巴係總司出納以上各缺尤關緊要不可越次補放啓躐等倖進之弊卽大缺邊缺營官管理地方番民事務較繁亦不應以未經歷練之人充補今請核定品級尉次遇有噶布倫缺出於戴琫及商卓特巴、仔琫內擇其才具優長者、著有勞績者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二員擬定正陪奏請補用戴琫缺出先儘新設管領番兵之如琫內揀選如一時不得其人再以邊缺營官內揀選亦會同達賴喇嘛擬定正陪二員具奏請補候旨遵行不得仍前舊習率用本不管兵之番目致誤操防商上仔琫、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眾番目口糧之業爾倉巴、管理刑名之協爾邦、噶廈辦事之大中譯及濟仲喇嘛陞補其業爾倉巴、協爾邦缺出以管理布達拉一帶番民希約第巴、管理拉撒番民之朗仔轄密本、管達賴喇嘛馬廠之達本經補其希約第巴、密本缺出以大缺邊缺營官調補及噶廈卓尼爾陞補查業爾倉、希約第巴兩項內有喇嘛者亦准挑選喇嘛補用大中譯缺出以小中譯、噶廈卓尼爾陞補大缺營官缺出以小缺營官調補及小中譯補放其管兵甲琫亦准調補邊缺官惟小缺各營官始准於東科爾及喇嘛內揀選補用所有營官缺分應行詳悉查明大缺、邊缺、小缺寫立册檔存案以便遵守其喇嘛補放營官者多係達賴喇嘛隨侍之人因其勤勞年久不能遠

離左右酌貧派管地方藉資養贍雖難一槩禁絕然亦須由駐藏大臣另派妥幹之員前往該喇嘛營官不得私行派人前往致滋弊端噶廈小中譯、卓尼爾雖係小番目隨同噶布倫辦理事務亦關緊要應揀選東科爾心地明敏者挑補以上各缺均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挑選如達賴喇嘛徇私不公准駐藏大臣駁正秉公揀補除噶布倫、戴琫奏明補用外其餘若一一請旨不免煩瑣應請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給發淸漢字番字印照爲憑所有噶布倫、戴琫以下管事各頭目、管地方各營官均係按等補放已足杜絕弊端此外如管門、管草、管稭稈、管幔房、管牛羊廠頭人等缺均無關緊要應聽達賴喇嘛自行揀補至札什倫布管事者皆係喇嘛向來陞補調轉亦無等級嗣後商卓特巴缺出以歲琫喇嘛、森本喇嘛陞補歲琫缺出以濟仲喇嘛陞補森本缺出以仰事卓尼爾陞補不准越次補放至札什倫布所屬寨落較少並無邊界要緊之缺俱仍照向例挑補所有後藏之商卓特巴、歲琫、森本各大缺及管地方營官均照前藏之例由駐藏大臣會同班禪額爾德尼補放給照其餘各缺不過管茶葉柴草等事極爲瑣屑俱非緊要應聽班禪額爾德尼自行補放如此明定等差秉公拔補以次陞轉庶大小番目皆能得人營求賄囑之弊自可不杜自絕

十二月又具奏邊界營官向俱用庸劣營官充補是以辦理均未妥協嗣後應揀選妥幹之員補放

並應照內地邊俸之例酌定年限陞擢以示鼓勵也查邊界地方與外番接壤約束番民稽查出入最關緊要必須精明強幹之員方足勝任向來稍能辦事營官因邊界氣惡劣冰雪較早皆願在前藏當差惟於遠涉將無能者濫行派往以致辦理諸事每多弊竇嗣後補放邊缺營官於小缺營官、及管兵之甲琫番目內擇其幹練者調補如果到任三年辦理妥善縱馭得宜卽行更換調回記名以歲琫等缺陞用倘有辦理不善之處立卽革退不可稍事姑容如此懲勸有方番目皆知奮勉亦永資綏靖矣一嚴禁濫充番目之弊以勵人材也查西藏世家子弟稱爲東科爾凡遇挑取大小番目必於東科爾中通書算者補放其餘番民中卽有妥幹之人並無進身之路間或拔補定琫小頭目亦不能再有陞轉雖番民積習相沿悉皆推重世家各安本分尙無觖望而若盡以門第賴高彼此接引躐等超遷勢將無所底止臣等查核東科爾子弟不下數千人勢難一時更張舊制轉致人心未協前已酌定章程如充當兵丁之番民果能奮勇出力技藝嫻熟卽非東科爾出身亦准由定琫游擢至戴琫其餘辦事之番目等仍於東科爾內揀其端謹歷練之人按等補用但不准冀充伊祖父職分以致冒濫過甚卽按取小中譯、卓尼爾、小缺營官等番目亦須年至十八歲以上方准當差不得以幼小之人應名充數致滋冒濫

衛藏通志卷八

兵制 原目作番兵

謹案唐古忒番兵向來分派各寨壁民有事則調集爲伍旣無統率又少操練雖有數萬之名僅爲虛設自乾隆五十七年定議額設差操與駐防綠營兵丁一體訓練洵足爲衛藏保障也謹照原議編纂以重巡防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爲酌定唐古忒番兵訓練事宜臚陳條例恭請聖訓事一唐古忒兵丁分設前後藏地方應酌定數目以肅兵制也查唐古忒番兵原設有五千一百六十五名之數其實兵民不分係按各寨番民定以派兵數目並非額設番兵可比戴琫平日無兵可管遇有調遣祗在各寨抽派與派烏拉人夫無異充數應名多不使用軍器以猝然調集之番民責令打仗禦賊無怪其毫無紀律怯懦不堪今請額定數目於前後藏各設番兵一千名此外衛達要隘之定日、江孜地方安設番兵各五百名共額設三千名實兵此項番兵卽在安設地方就近挑補以省調戍之繁前藏原設戴琫二人卽令各管新設兵五百名後藏原設戴琫三人以二人駐劄

後藏。以一人分駐定日。均各管該處新設兵五百名。再添戴琫一名。分駐江孜。亦管新設兵五百名。各處俱有原設新設之駐防將備弁兵。卽令督率管束。教演技藝。前後藏番兵。歸遊擊統轄。後藏及江孜定日番兵。歸後藏都司統轄。所有挑補番兵。造具花名清册。交該管遊擊都司、及戴琫稽查外。仍另繕名册二本。一呈駐藏大臣衙門。一交噶廈公所。遇有事故。核實挑補。隨時呈報。以資考察。一、核定管兵番目。以專責成也。查。藏內管兵番目。不但戴琫一員。徒為虛設。卽戴琫以下之如琫、甲琫、定琫等頭目。亦祇空有其名。無裨實用。每遇出兵。另派第巴數人管領。其頭目兵丁。彼此各不相識。安望其協力齊心。踴躍出力。今於原設戴琫五名外。添設戴琫一名。自應仍照舊制設立大小番目。逐層管束。於戴琫之下。設立如琫十二名。每名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琫之下。設立甲琫二十四名。每名管兵一百二十五名。甲琫之下。設立定琫一百二十名。每名管兵二十五名。與綠營兵目相似。以上大小番目。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年力精壯之人充補。發給委牌。倘敢虛應故事。廢弛軍律。卽行革退。並將本管番目從嚴懲治。至戴琫之缺。向俱由管官陞補。亦有戴琫子弟及東科爾徑行補放者。充補既無等級。人皆不知勸勵。嗣後總應按照等差。遇有戴琫缺出。卽以如琫拔補。其餘各缺。揀擇技藝嫺熟、操防認真者以次遞陞。其有世家東科爾陞轉俱躐過級。不由東科爾出身者。拔至定琫而止。嗣後東科爾情願充當番兵及定琫兵目者。准其充伍。按次陞用。不准躐等超越。番兵中如有材技出衆之人。不但拔補定琫。仍一體按次陞擢至戴琫。如內地營制。果有出色兵

丁。卽可由行伍出身。以次擢用至提鎮。番兵亦當仿照此例。不得以非東科爾世家。阻其上進之路。如此。定立營制。明示勸懲。庶可武備修明。人知奮勵。　一、唐古忒番兵及管兵番目。應分別酌給錢糧口糧以資養贍也。查。藏內調派番兵。從不給與口糧。卽出兵之時。亦不免其徭役。番民被調後。自行備帶口糧前往。糧盡而逃。勢所必至。此次調派番兵。經鄂輝奏明。令商上給與口糧。雖該兵積習相沿。間有逃逸。而臣福康安派守後路熱索橋等處番兵。及成德帶往聶拉木番兵。駐劄數月。逃者甚少。固由嚴行約束。亦緣口食有資。是唐古忒兵非不可振作整頓。訓示以既用其力。若不給與口糧。自必致生逃縮。令商上給與口糧。如須添補。卽於陽八井沙瑪爾巴家資田產內酌量撥給。添補口糧。並將廓爾喀繳出札什倫布銀兩。留給防兵。今既不設官兵。卽可為添補番兵之用。仰見聖主體恤恩慈。昭垂經制。實屬法良意美。應請將此項額設番兵三千名。每年每名給與青稞二石五斗。遇有征調。再照征兵之例。每名每日商上支給糌粑一觔。每年口糧。共需青稞七千五百石。所有此項青稞平價採買。須銀一萬數千兩。原應嗣後藏商上給與。但商上除每年額用外。少有贏餘。不能支給。自應遵旨於沙瑪爾巴莊田所出青稞內撥給。而核沙瑪爾巴莊田稞麥。為數亦有不敷。現據丹津班珠爾之子呈繳歸公莊田五處。又有仲巴田地四塊。合之沙瑪爾巴莊田。每年統共收青稞

三千一百七十石。所少青稞四千三百二十餘石。祇須於廓爾喀交出札什倫布銀兩、及沙瑪爾巴各物變價內。酌撥銀兩。作為開墾地畝之費。耕種卽敷支給。如此辦理。各兵既不至枵腹從事。而以各處歸公之莊田銀兩。為唐古忒兵丁口食之用。天朝並不利其所有。既可贍給兵食。兼可折服番民。於事實為兩得。所有番民挑定額兵者。俱由達賴喇嘛發給執照。免其一家充當烏拉徭役。以示體恤。如有事故革退。仍將執照繳回。至月餉一項。若照屯兵之例。每名每月給銀五錢計算。三千名番兵每年卽需銀一萬九千兩。達賴喇嘛商上、及大招庫內布施較少。每年攢招及念經賞項。卽需銀十一萬兩有零。此雖無益之費。但藏內習俗信佛。亦不便徑爾裁減。再加以一切日用需買物價。核算出入。實少贏餘。不能再給番兵月餉。況此等番兵。前此從無給以養贍之事。今既每名每年給青稞二石五斗。免其徭役。又復給以糌粑。較之從前一無所得。相去懸殊。卽不給以月餉。已覺欣喜過望。斷不敢再萌奢望。惟管兵大小番目。自當酌予養贍。俾資辦公。除原設戴琫五名。例各給莊田一分。新設戴琫一名。亦令達賴喇嘛照例撥給莊田一處。毋庸再給錢糧外。其如琫番目。照川省屯兵月餉米折之例。每名每年酌給銀三十六兩。甲琫照戰兵之例。每名每年酌給銀二十兩。定琫照守兵之例。每名每年酌給銀十四兩八錢。共需銀二千六百零八兩。為數無多。卽由前藏商上支發。此項銀兩。令商上於春秋兩季備文送交駐藏大臣衙門。轉發該管將備。會同戴琫等。傳齊番目支領。如有侵漁剋扣。一經查出。卽行嚴參治罪。其番兵應支青稞。亦分兩季。令該管將備。會同戴琫等

按名散給。　一、唐古忒兵丁應給與軍器火藥。認真操演。明示賞罰。以肅軍紀也。查。額設唐古忒兵丁。業已議給口糧。並免其徭役。卽與官兵無異。自當遵旨常川訓練。並令各處駐防將備。就近督同大小番目。按期認真教演。駐藏大臣每於巡查之便。親為校閱。練習純熟者。酌加獎賞。並將該管之番目記名陞擢。如有技藝生疏者。嚴行責懲。屢教不悛。卽予斥革。番目等亦分別責降示懲。駐防將備。俱以所管番兵優劣。由駐藏大臣分別等第。於年班滿時咨部。優等者咨送本省將軍、總督、提督。准予保題。仍照舊例陞用。次等者。祇准咨部議敘。毋庸陞用。劣等者。卽行參革。賞罰既明。軍紀自昭整肅。汛防可資得力。至向來調派番兵。器械鉛火。皆令自備。本屬不成事體。今已設立額兵三千名。每一千名。定以五分為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將查鈔沙瑪爾巴等家產內器械分給。如有不敷。查向來前後藏大小寺廟中收存較多。俱係番民受戒所繳。應擇其堅利者。商上略如修整。按名分給。所需弓箭。查番民習射者甚多。俱用本弓竹箭。弓力頗勁。尚堪使用。製辦亦屬省便。查沙瑪爾巴貲產內。除每年青稞支給番兵外。所餘牛廠徵收酥油。尚可值銀五百五十餘兩。足敷將來製辦弓箭之用。操演所需之鉛丸火藥。查商上每年差人赴工布製辦火藥。邊壩等處。有例交商上鉛觔存貯布達拉。本屬無用。應卽將每年商上所收之鉛彈火藥。發給番兵。以重操防。　一、濟嚨、聶拉木等處

邊界毋庸另派番兵駐守也。查從前訓練章程。祇係託諸空言。並未詳定規制、今廓爾喀經官兵大加懲創之後。革心革面。悔罪投誠。諒不虞再有反覆。臣等查看情形。公同酌議。現在定日、江孜為各邊界來藏要路。已於各該處酌設備弁兵丁。稽查出入。又於每處各額設唐古忒兵共五百名。隨同操演。果能實力奉行。數年之後。漸成勁旅。自足懾服番夷。所有各邊界以及札木地方。竟無庸安設番兵防守。　一、嚴禁將備弁兵欺淩番兵、並役占番兵之弊。以實營伍也。竊臣前奉諭旨。令臣惠齡揀選出色頭等員弁。派駐西藏。並准駐藏大臣驗看駁換。務使派駐官員。與唐古忒兵丁聯為一體。實為永靖邊陲之道。現在應換將備。臣等即於隨征滿漢營員內挑選充補。嗣後換前後藏及定日、江孜官員兵丁。總令四川總督遵旨揀選出色頭等員弁派來。駐藏不得以平庸之員充數。駐藏大臣亦當公同驗看。不得稍有徇隱。如有營私舞弊、欺淩唐古忒兵丁等事。令戴琫等稟知駐藏大臣。隨時嚴辦。設該戴琫等操防怠惰、苦累番民。亦令將備等稟明究辦。如此。互相鈐制。庶彼此各知顧忌。不致徇私徼法、日久弊生。至新設之番兵三千名。俱係定額實數。該管將備及戴琫等不得擅行占役。若於例外私令跟隨服役。轉致差防乏人。一經查出。即行從嚴治罪。

又具奏。臣等籌議在邊界設兵控禦。或於各臺駐藏換班兵內。以及打箭鑪以外臺站官兵。並爲抽撥。操訓周詳。總欲不至。惟是藏地向來設有汛防。其外番人等。往來自便。毫無稽查。實屬不成事體。現在扼要總路。共有兩處。一係江孜地方。與定結、帕克哩、聶爾邊相通。為布嚕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處部落來藏要路。且自江孜至薩迦溝行走。又可縱往薩拉木一帶邊界。一係定日地方。為聶拉木、濟嚨、絨轄要路。又可通往陸路等處。途逕紛歧。惟定日、江孜兩處。為各部落來藏咽喉必經之路。應於江孜添設一汛。派守備一員、外委一員。帶兵三十名駐劄。又於定日添設一汛。派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帶兵四十名駐劄。所有添設巡查官弁兵丁。應遵旨於藏內及臺站兵丁內抽撥。查前藏駐劄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外委五員、兵四百五十五名。後藏駐劄都司一員、外委一員、兵一百五十名。打箭鑪以外。共設遊擊一員、都司一員、守備三員、千總二員、把總七員、外委九員、兵八百二十二名。應於東臺站內。查無夾壩出沒之地。及後藏兵丁內。儘可酌量抽撥。臣等公同籌議。擬於察木多抽撥兵四十名。拉里抽撥十名。後藏抽撥十名。以上共抽撥兵六十名。應得之項。俱照西藏防兵定例支給。其應撥調之守備二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照例由川省派出。所有官員兵丁。俱於現在隨征官兵內挑派前往。仍照前後藏駐防之例。班滿更換。所需房屋。查明於定日、江孜營官寨之旁。各撥數十間。用資棲止。毋庸動項添蓋。至藏內不必另議增添。統交駐藏大臣。督率將弁、勤加操演。新添之定日、江孜汛兵。亦即於駐藏大臣巡查之便。就近查驗操防。以肅營伍等因。經軍機大臣議覆具奏。奉硃批。依議。欽此。

又會奏章程內開。一、駐藏大臣每年應親身巡查邊境。以重地方也。查駐藏大臣同在前藏。其駐劄相近之處。尚易稽查。而前藏迤西直至邊界一帶地方遼闊。耳目難周。後藏、江孜、定日又有新設番兵與該二汛綠營官兵。均應駐藏大臣親加校閱。核其勤惰。以示勸懲。濟嚨、聶拉木等處邊界。現已定立界址。亦須周徧巡查。方可諳習情形。遇事應有把握。本擬駐藏大臣二人按季輪流前往。但藏地入夏以後。農事正忙。而交冬令。冰雪已盛。且邊界距前藏甚遠。往返約需兩月有餘。若駐藏大臣四季輪往。未免諸多窒礙。應請於春秋兩季奏明輪流前往後藏巡視邊界。順便操演番兵。經過地方。如有駐防官弁等苦累兵丁番民者。准其稟控。駐藏大臣隨地查辦懲治。至駐藏大臣所用烏拉人夫。俱令自行給價。不得擾累番民。以示體卹。　一、駐藏大臣衙門及文武各員。酌定應差兵丁數目。以實操防也。查西藏戍兵。原因鎮守地方而設。若大臣官員等多挑兵丁使喚。必致操演乏人。殊屬不成事體。此等應差兵丁。從前原無定額。今將各處應差兵丁。遵旨再加裁減。應在藏兵丁皆歸實用。不致有名無實。應請嗣後駐藏大臣衙門應差兵丁。每處三十名。遊擊八名。都司六名。守備二員。每員四名。駐藏司員四名。筆帖式二名。千總把總每員一名。前藏糧員酌定看庫兵丁八名。其新設之後藏文員。毋庸給與。統計應差兵丁。不過百餘名而止。每遇操演日期。仍著一體操演。毋許藉口應差。致有曠廢。如此。則營伍制度。愈昭整肅等因。經軍機大臣議覆具奏。奉硃批。依議。欽此。

十二月。又會奏章程內開。一、西藏官兵所需火藥、應就本地配造。以節糜費也。查駐藏官兵每年操演。共需火藥二千餘觔。向由內地各營配造。運送來藏。雖工料自有定價。而打箭鑪運至前藏。需用腳價較多。經過番地。亦不免有偷竊之弊。臣福康安到藏時。查得工布地方產磺。布達拉現存火藥。即係該處配造。隨即差弁前往製造。曾經奏明。將來火藥。如藏地可以就近製辦。即不必由川省遠解來藏。致費腳價。茲據工布製造火藥。每百觔共價銀二十三兩有零。所用工料。雖較內地昂貴。而所用腳價。較之內地運來。節省至三十餘倍之多。兩相比較。仍係在藏配製大有節省。所有軍需案內運來火藥。已到西藏者。除軍營用去外。尚有餘存。現在飭查觔數。令各糧員分運前後藏。擇高燥地方收貯。儘足供數年操演之用。尚可毋庸配製。俟將現存火藥將次用竣。祇敷兩年備用之時。再行在藏配造。若由駐藏遊擊派人前往工布。恐所遣之人未妥。或致擾累番民。並慮有私造透漏之弊。應核定每年操演火藥數目。由駐藏大臣衙門發給印票。交噶布倫差派誠實番目前赴工布地方製造。解送來藏。至藏地產鉛甚少。現有軍營存賸鉛丸。堪以應用。俟將次用完時。再由川省運解。操演火繩。亦照向例。由川省運解。又內地解來弓箭。除軍營應用外。亦有存餘。應並留存前後藏。撥給官兵。作為操防之用。又後藏向無礮位。現於臣福康安進兵時所鑄銅礮十三尊內。撥給二尊。令於操演時試演放。其餘俱交布達拉存貯等因具奏。奉硃批。諸凡皆妥。欽此。

五十八年四月，工部尚書和琳、副都統成德具奏，爲前藏新設番兵挑選足額，一律操演，並赴後藏校閱各緣由，恭摺奏聞事。竊臣等奏請添設唐古忒兵丁三千名，分設前後藏定日、江孜等處駐防。前經軍機大臣議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查藏中舊例，一切兵役，總係按戶口分派，番民恐蕃，若不將皇上格外恩施，令商上給與口糧及免其徭役，如有人材出衆之人，一體按次陞拔之處，明白曉諭，番民等必不能踴躍從事。是以臣等逐條頒發告示，遍懸村落。去後，一月之間，紛紛投首情願充當兵丁者甚多。茲據前藏遊擊逐一揀選年富力強者一千名，造具花名清冊呈報。臣等公同點驗，俱屬年輕壯健，堪以充伍。且各番兵皆自備有鳥鎗、弓箭、刀矛，雖與綠營樣式不一，但番民習用既慣，自可毋庸更換，以節糜費。今照奏定五分鳥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之例，令與駐藏兵丁一齊操演。臣等頻加驗閱，已覺漸次可觀。現在選派綠營熟手數名，作爲教習，每日試演。臣等察其熟習者，酌加賞賚，生疎者，量予責懲。再過數月，可望均成勁旅。臣等伏思唐古忒兵民向無分別，今新挑額設之兵，常川操練，即與綠營兵丁無異，若與番民無有區別，誠恐日久復有逃匿等事，兵民雜處，難以稽查。因趁立法之初，諭令鬃頭，番兵無不樂從，目下皆已鬃髮。再查綠營例有號衣、號帽、旗械等件，所以壯觀瞻而昭區別。今唐古忒兵民裝束如一，未爲妥協，如爲之另製號衣、號帽，所費未免過多，莫如因地制宜，衣帽仍照唐古忒式樣，擬令鳥鎗兵穿紅褐背心，弓箭兵穿白褐背心，刀矛兵穿白褐紅邊背心，各背書番兵二字，以爲分別。計所需紅白褐物價無多，臣和琳現在已於養廉內

照數捐辦。再後藏及江孜、定日應設番兵二千名，據都司守備等呈稟，已挑有十分之七，均可足額等語。查新定章程，駐藏大臣於春秋二季輪流前往閱邊，派委設立鄂博，順道校閱營伍，在案。今臣成德現無別事，應即起程前赴各邊界，巡查鄂博，點驗江孜、定日新挑番兵，統俟臣成德查明，另行具奏。再據各營官具稟，濟嚨、聶拉木官寨隨稍興修，已有十之七八。臣成德巡查之便，應即逐一履勘，務使堅固完善，以期經久。等因，具奏。奉硃批：諸凡皆妥，知道了。欽此。

六日，又會奏，爲查閱後藏各邊界新設番兵，及履勘鄂博情形。臣成德前與和琳通盤計議，江孜爲前後藏往來通衢，新設漢官番兵駐防，足資稽查，毋庸設卡。惟定日地方遼闊，爲聶拉木、宗喀、絨轄三處總匯之地，實爲緊要。查所通絨轄之小路轄阿多，通宗喀之小路擦木達、杏嶺，通聶拉木之小路古喇嗎木炯，並宗喀，共計五處，均爲要隘。每處設定堆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即於定日現設番兵五百名內，就近派撥安設，似於聲勢更爲聯絡，亦不妨其隨時操演。臣於派撥後，量加賞賚，隨赴交界處所，逐一挨查，被兵後新修寨落，均已完竣，俱屬堅固，足資捍止守禦。各邊界外所立鄂博，亦俱堆立齊整，等因具奏。奉硃批：欣慰覽之。欽此。

七月，又會奏，爲查閱帕克哩、定結各卡隘情形。查，哨爾達地方卡隘二處，一名撒迦嶺，一名春堆，此

二處均與廓爾喀相通。又定結地方卡隘一處，地名擬拉山，此處與廓爾喀、哲孟雄兩路相通。又帕克哩地方卡隘三處，一名哲孟山，與布魯克巴相通，一名哈爾山，與布魯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與宗木相連。以上卡隘六處，均歸江孜前後藏大道，爲總匯要隘。前臣等會同福康安於江孜奏添守備一員駐防之時，隨公同商酌於此六處設立卡隘，派撥番兵分防巡守。今臣成德親赴各處逐一查勘，點驗番兵，極其嚴密等因，具奏。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五十九年五月，工部尚書和琳、內閣學士和甯會奏，查閱過前後藏漢番官兵及地方營隘情形，夾片內開，查五十七年福康安等奏定章程，每年春秋二季，駐藏大臣分往各邊界巡閱一次，順道閱兵等因，軍機大臣議准在案。彼時臣和琳係會辦之人，緣廓爾喀初服，邊疆甫定，須得大臣前往巡閱，藉以彈壓起見。現今二載有餘，託賴皇上洪福天威，廓爾喀極其小心恭順，其餘邊外，如哲孟雄各小部落，仰息於人，斷無他虞。又經臣和琳各處堆立鄂博，境界分明，可期無事。更查衛藏地方較冷，三四月間方始播種，八九月內收割。凡巡閱之期，正番民農忙之候，雖減從輕騎，一切照例發與價值，而所用烏拉人夫，在所不免，況邊境俱極寧謐，衛藏凜遵約束，臣等公同商酌，似應請旨嗣後駐藏大臣每年於五六月間農閒之時，閱邊看兵一次，既不致營伍廢弛，亦不致有妨農業。是否有當，伏祈聖訓等因具奏。奉硃批：是，知道了。欽此。

衛藏通志卷九

鎮撫 原目作[illegible]

謹案：衛藏事務，向由商上自行經理。自乾隆五十七年欽定章程，一切大小事件，統歸駐藏大臣辦理，責任綦重。今彙纂鎮撫一門，以昭遵守。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向來大臣內才堪辦事之人，多留京供職，其從前派往駐藏辦事，多係中材謹飭之員。該大臣等前往居住，不過遷延歲月，冀圖班滿回京，是以藏中諸事任聽達賴喇嘛及噶布倫等率意徑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並不預聞，是駐藏大臣竟成虛設。嗣後藏中諸事，皆當隸駐藏大臣管束料理。如遇出有噶布倫、商卓特巴、第巴、戴琫等缺，皆應歸駐藏大臣秉公揀放奏補，自當妥立章程，俾資經久，不得仍前任聽達賴喇嘛、噶布倫等專擅，以致滋生弊端。欽此。

又奉上諭：布達拉、札什倫布兩處商上，向不歸駐藏大臣經管，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素自奉以及例需應用各項，俱聽其自便。今改隸駐藏大臣總理，亦不可過於嚴切，應如在京派令總管阿哥等位家務大臣相似，不過代其稽查出納，不至如從前爲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弟兄親族暨商卓特巴等藉

諸侵漁。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自行支用。不可管束太過。以示體恤。欽此。

又奉上諭。前後藏所出租賦。向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收用。又衆蒙古平素崇信佛教。樂施喜捨。是以布達拉、札什倫布兩處商上。蓄積稍裕。駐藏大臣向不過問。其商卓特巴、噶布倫等任意侵蝕。如商卓特巴、及丹津班珠爾、札什敦珠布等。皆家計富足。皆從何來。若非侵漁積累。何由各擁厚貲。嗣後商上一切收支、應令駐藏大臣總核。凡換班官兵以及駐藏大臣官用己用。皆不得於商上稍有侵那。其兩處商上出息。養贍喇嘛番衆外。或有贏餘。不妨於唐古忒兵丁添補養贍之用。福康安等當向達賴喇嘛等面爲勸諭。以大皇帝統馭萬方。受其貢賦。除每年賞給官員廉俸、兵丁錢糧外。遇有水旱偏災。賑恤蠲貸。並建築海塘河堤各工程。所費不下億萬萬。從無靳惜。又曾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米二次。亦不下億萬萬。斷無將天下貢賦悉入內帑、不發天下百姓之理。爾達賴喇嘛管轄衞藏。雖不敢比大皇帝統馭萬方。但卽小可以喻大。亦宜思似此存心。嘗如前歲班禪於四十五年進京。蒙大皇帝賞賜駢蕃。在京沿途所得。及各蒙古布施。又復不貲。總計不下百餘萬。若回後藏後。於所得羨餘。酌爲施濟。何致爲賊匪垂涎。乃呼畢勒罕年幼。仲巴等又知聚而不知散。以致沙瑪爾巴聞而生心。唆使賊匪前至札什倫布搶掠一空。多藏厚亡。盈虛消息。理有固然。卽比佛法而論。亦當以施捨爲心。錢財貨物。皆係身外之物。在俗家尙不容吝惜。況出家人以空寂爲務者乎。當知波羅蜜中施捨爲第一。此後商上若有羨餘。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不可作爲己有。並不得專給喇嘛。務須酌給番衆。俾僧俗聯爲一體。以期同心保護衞藏。或計算商上支用之外。再有羨餘。不妨亦免衞藏番衆賦納。則人心更爲悅服。倍資得力。欽此。

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衞藏一切。本應駐藏大臣管理。乃向來駐藏大臣惟資坐鎭。不復預聞。積習相沿已久。噶布倫等因達賴喇嘛淸淨焚修。不能留心公事。遂假借達賴喇嘛聲勢。營私舞弊。諸事擅專。前此駐藏大臣又復不諳大體。一切委之達賴喇嘛。轉付噶布倫等。任所欲爲。以致藏務日就廢弛。今當嚴定章程之時。必須革除積弊。方可大加整飭。查回疆駐劄大臣。一切皆歸衙轄。其阿奇木伯克等遵照奉行。駐藏大臣職分相同。嗣後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係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稟駐藏大臣辦理。以肅紀綱。至札什倫布諸務。現因班禪額爾德尼年幼。係歲琫堪布代管。凡遇一切公事。亦令一體稟知駐藏大臣辦理。並於巡邊之便。就近稽查管束。庶衞藏事權歸一。積弊可以永除矣。

又會奏。爲酌定稽查商上收支。並勸諭達賴喇嘛酌蠲賦納、普惠番衆事。臣等欽奉諭旨。布達拉、札什倫布兩處商上收支一切。應令駐藏大臣綜核稽查出入。不至如從前侵漁。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自用公用各項。仍依聽其自行支用。不可管束太過等因。欽此。臣等公同查核。達賴喇嘛所屬前後藏地方。較爲寬廣。每年番民交納、係以糧石、或以氆氌、大絨、羶勑、酥酒、奶渣、羊腔、茶葉等項。

作爲租賦。其遠處零落難以運者。各以銀錢折交。惟番民有牛羊孳者。係每牛二頭。每年交銀錢一圓。每羊十隻。每年亦交銀錢一圓。其隨時布施物件銀兩。並無定數。除交各項本色外。約計所入銀兩。共有十二萬七千有零。凡有交來物件、銀兩銀錢。俱係收存大招庫內。有商卓特巴三名管理。其氆氌、藏香。及稅課罰贖之項。各處布施之物。並番民故後例交一半服飾物件。俱交商上庫內。另有商卓特巴二名管理。所有達賴喇嘛公用等項。悉皆取給於此。計算用項。每年正月內。布達拉與各大寺廟大小衆喇嘛數萬人。會集大招念經二十日。謂之默朗穆勒布。二月內。復集大招念經八日。謂之錯四勒布。藏俗謂之擋招。按喇嘛名數。賞給銀錢、哈達。又給酥油、茶葉、糌粑。需銀七萬九百餘兩。又每日念經需用酥油、茶葉及各項賞賚。每年共需銀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又每年採買布達拉衆喇嘛食用及各種物料。並酬答布施物件。共需銀二萬四千四百餘兩。所入尙不敷所出。又色拉等大寺喇嘛均須養贍。若青稞豐收之年。並布達拉布施較多年分。始有贏餘。商上又有小庫一處。另派商卓特巴一名經管。每年出入。如有贏餘物件銀兩。歸入小庫存貯。如遇不敷之年。卽將小庫內銀物使用。一切用度。商卓特巴總司出納。亦向噶布倫等呈報。前此駐藏大臣從不過問。而達賴喇嘛親族及商卓特巴等侵漁舞弊。在所不免。現在商卓特巴等缺。議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放。不許達賴喇嘛親族管事。所有商上一切公用。又奉旨令駐藏大臣總核。實可杜絕弊源。敬維聖意以達賴喇嘛係出世之人。不諳俗務。疎於查察。左右用事。或致串通商卓特巴等乘機舞弊。現在商上本非豐裕之時。若再爲人侵蝕。達賴喇嘛出入用度。更形竭蹶。是以仰廑聖懷。特命代爲查核。使其管事之人。知所顧忌。達賴喇嘛受此恩慈。自深欽感。臣等查濟嚨呼圖克圖居住布達拉。耳目更近。一切弊竇。無難就近確查。應交駐藏大臣與濟嚨呼圖克圖隨時稽核出納。如有侵漁舞弊之人。濟嚨呼圖克圖卽告知駐藏大臣。查辦治罪。至札什倫布所管番民。較前藏爲少。所交商上糧賦。多係交納物件。統計折色本色。約合銀六萬六千九百餘兩。而每年所用。約需銀七萬四千六百餘兩。從前各處布施較多。每年總有贏餘。近年以來。布施甚少。又經廓爾喀搶掠。核計每年出入。通布施計算。僅敷用度。班禪額爾德尼年在幼齡。恐爲左右朦混。亦當駐藏大臣及濟嚨呼圖克圖實力稽核。以歸畫一。所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素自奉。以及例應需用各項。自應欽遵諭旨。照舊聽其自便。不敢過於嚴切。以仰副聖慈體恤。再達賴喇嘛商上入項及各處布施。若有贏餘。自應發心施捨。惠及番衆。臣福康安奏明。濟嚨、聶拉木、絨轄等處。被賊侵擾日久。應告知達賴喇嘛。酌免各該處租賦一兩年。以紓民力。據達賴喇嘛回稱。查明上年被擾地方。除濟嚨、聶拉木、絨轄三處。酌免兩年租賦外。其餘若宗喀、定日、噶爾達、春堆等處。亦擬酌免租賦一年。休養民力。再闔藏每年俱有欠交租賦。擬將五十六年以前積欠。全行蠲免。仰賴大皇帝洪福。黃教

振興商上一、者淡除、隨時酌量或予緩征、或免衛藏賦納、黃黑番衆等語。臣等詳加體察、達賴喇嘛經此一番規勸。極知欽仰聖主恩慈。此後竟能常存此心。使僧俗聯爲一體。同心保護衛藏。自必改觀等因具奏。奉硃批。欣慰覽之。餘有旨。欽此。

十二月具奏章程內開。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與外番通信、應告知駐藏大臣、詳細商酌也。查西藏地方與外番之廓爾喀、布嚕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處部落。皆係接壤。向來外番人等來藏。或係布施。或係講論事務。達賴喇嘛等發給書信。原無禁例。但立言不得大體。易爲外番所輕。即如上次廓爾喀滋事之前。曾寄信與達賴喇嘛講論銀錢。辦理不能妥協。致使藉詞尋衅。今廓爾喀業已悔罪投誠。將來遇有稟請之事。均應由駐藏大臣主持。與達賴喇嘛等商同妥協辦理。即將來廓爾喀部長頭目欲専人來藏。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前呈進土物謝過。亦應令駐藏大臣代爲酌定回諭。方可發給。以昭體例。平日如有關係地方事件。俱應總駐藏大臣辦理。其餘通問布施書信。亦應報明駐藏大臣查驗。又布嚕克巴曾受天朝封號。該部落素信紅教。每年遣人來藏。向達賴喇嘛等呈遞布施。哲孟雄、宗木、洛敏湯等小部落。半屬外番。半屬藏內糧廠。各外番部落差人赴藏。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處布施通問。雖不必概爲禁絕。仍應立法稽查。嗣後各外番部落差人來藏者。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稟報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並令江孜定日駐劄備弁。實力稽查。到藏瞻禮後。所有各該部落稟駐藏大臣者。由駐藏大臣給諭。其呈達賴喇嘛等稟帖。俱應呈送駐藏大臣譯出查驗。由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將諭帖酌定發給。查點人數。再行遣回。至噶布倫係達賴喇嘛管事之人。不准與各部落私行通信。即各部落有寄信與噶布倫者。亦令呈送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商同給諭。噶布倫等不准私行發信。庶內外之防。益昭嚴密。

又具奏。一、蒙古延請喇嘛誦經、應由駐藏大臣給照前往、以資查考也。向來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通習經典喇嘛。赴該游牧地方誦經教經。有稟知駐藏大臣前往者。亦有私行前往者。漫無稽考。在青海蒙古等久涵聖澤。備位藩封。與內地臣僕無異。原不必定以限制。但縱過三十九族番地。即與各外番相通。若任其私相往來。恐諸弊即由此而生。殊多未便。嗣後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請喇嘛誦經者。俱令西寧等處大臣行文來藏。再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咨明西寧辦事大臣。以資查考。其前往各處外番朝山禮塔喇嘛。及赴蒙古地方募化者。亦必須稟明駐藏大臣領照。方准前往。設有私往者。將該管之喇嘛堪布等一體查究。

又具奏。一、駐藏大臣衙門應設譯寫廓爾喀番字通事人役也。查駐藏大臣衙門向設譯字房通事各一名。祇有譯寫唐古忒字之人。從不通曉廓爾喀字跡語言。即唐古忒番民內。亦惟近邊一帶尚通廓爾喀語。竟無一人能識番字者。查巴勒布與廓爾喀語言字跡雖殊。尚有兼通之人。臣福康安

等進兵時。察明於巴勒布商人中。擇其誠實可信者。帶往軍營。備譯番稟。其諳習廓爾喀語言之邊界番民。亦酌帶數人。作爲通事。傳譯語言。俱令互相比對。以免舛誤。今廓爾喀投誠向化。按期入貢。自有呈遞駐藏大臣稟帖。應請添設廓爾喀譯字人役一名、通曉廓爾喀語言通事一名。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其學習廓爾喀番語字跡。以備將來充補應役。查向例通事譯字二名。每名日支口糧銀六分四釐三絲九毫。仍請照舊例支給。

又具奏。一、駐藏大臣衙門繕寫清字滿洲兵丁。向來祗設有四名。分派兩衙門。未免不敷。應於成都駐防滿洲兵丁內。再添派四名來藏。應得錢糧分例、換班年分。俱照向例辦理。仍於前藏漢兵內裁去四名。以符額數等因。經軍機大臣議覆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謹案。乾隆十五年以前。駐藏大臣接任卸事年月。因珠爾墨特那木札爾不法。册檔無存。今將自十五年起、至五十九年止、奉旨駐藏辦事大臣銜名。按年編纂。

工部侍郎那木札爾。乾隆十五年到藏。

副都統班　第。乾隆十五年到藏。

副都統多爾濟。乾隆十六年五月到任。換班第回京。

副都統舒　泰。乾隆十七年七月到任。換那木札爾回京。

成都副都統薩拉善。乾隆十九年五月到任。換多爾濟回京。

將軍、誠毅伯伍彌泰。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到任。換舒泰回京。

副都統官　保。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到任。換薩拉善回京。

西寧副都統積　福。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到任。換伍彌泰回京。

副都統輔　鼐。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到任。換官保回京。

都統傅　景。乾隆二十七年閏五月到任。換積福回京。

副都統阿彌勒圖。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到任。換輔鼐回京。

都統瑪　瑺。乾隆三十年九月到任。換傅景回京。

都統官　保。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到任。接阿彌勒圖病故遺缺。

成都副都統托　雲。乾隆三十二年到任。換瑠璐回京。

護軍統領莽古賚。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到任。換官保回京。

副都統常　在。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到任。換托雲回京。

副都統索　琳。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到任。接常在病故遺缺。

副都統恆　秀。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到任。換索琳回京。

誠毅伯伍彌泰。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到任。換莽古賚回京。

副都統留保住。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到任。換伍彌泰回京。

副都統恆　瑞。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到任。換恆秀回京。

副都統索　琳。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到任。換留保住回京。

副都統保　泰。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到任。接索琳病故遺缺。

侍郎博清額。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到任。換恆瑞回京。

誠勇公慶　麟。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到任。換保泰回京。

副都統留保住。乾隆五十年四月到任。接博清額病故遺缺。

副都統雅滿泰。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到任。換留保住回京。

成都副都統佛　智。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到任。接慶麟革職之缺。

侍郎巴　忠。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接雅滿泰降級之缺。

伊犂參贊大臣舒　濂。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到任。換佛智回京。

青海副都統普　福。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到任。換巴忠回京。

阿克蘇領隊大臣雅滿泰。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到任。接舒濂革職之缺。

察哈爾都統保　泰。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到任。接普福降級之缺。

成都將軍成　德。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到任。接保泰革職之缺。

四川總督鄂　輝。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到任。接成德出征卸事之缺。

副都統舒　濂。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到任。接鄂輝卸事之缺。

副都統鄂　輝。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到任。接雅滿泰革職之缺。

頭等侍衛額勒登保。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到任。接舒濂病故遺缺。

工部尚書和　琳。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到任。接額勒登保出征卸事之缺。

副都統成　德。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到任。接鄂輝革職之缺。

內閣學士副都統和　甯。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到任。換成德回京。

工部尚書都統松　筠。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到任。換四川總督和琳赴任。

衛藏通志卷十

錢法

謹案。衛藏地方向係由廓爾喀鑄造番錢。運來行使。仍兌換銀兩運回。自乾隆五十七年欽奉諭旨。在藏安設鑪座。派員監造乾隆寶藏銀錢。其廓爾喀番錢。永遠停止。今照依編纂。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奏。爲酌定鼓鑄銀錢章程。仰祈聖訓事。竊上年九月內欽奉諭旨。廓爾喀所鑄錢文。衛藏竟可毋庸行使。或者西藏地方安設鑪座。派撥官匠鼓鑄。用唐古特字模鑄寶藏字樣。通行使用等因。欽此。茲復欽奉諭旨。藏內設鑪改鑄寶藏字樣銀錢。所有廓爾喀銀錢。嗣後作爲銀兩。俟完銷除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惠綏遐徼。便商利民至意。伏思衛藏久隸版圖。原應通行圜寶。若有銅礦可開。無難就近採辦。設鑪鼓鑄。惟是藏地素不產銅。向來成造佛像。俱用巴勒布商人販來銅器。銷燬鑄造。每觔價銀六錢零。若有不敷。再赴裏塘西南二十日路程。雲南所屬之吉當番地。收買熟銅。每銅一觔。價銀八錢零。每年鑄佛。約買熟銅四五千觔。即需價銀三四千兩。腳價仍不在內。藏地山上並無林木。偶有些小柴枝。炭質脆薄。不能燒煉生銅。若設鑪鼓

鑄寶藏錢文。銅觔必須遠自滇省。而滇銅開採日久。近來礦苗漸欠旺盛。僅敷京局及各省採辦。恐難兼供西藏鼓鑄。自滇至藏。一路崇山峻嶺。不能水運。腳價實屬不貲。計算採買銅價、並柴炭人工腳價等項。較之內地加至數十倍。更須由內地揀選各項。添設官員匠役。煩費滋多。即使通行使用。成本已難合算。況藏地拉哩西通各部落。番民習使銀錢。殊難更易。即內地銅錢。亦祇行至打箭鑪而止。自打箭鑪直至拉哩。全係使用碎銀。藏內鑄出銅錢。仍恐不能行使。靡費更爲不値。查從前商上並不鑄造銀錢。專賴廓爾喀運來易換。因所鑄新錢成色較高。遂而居奇擡價。欲以一圓當作兩圓行使。上年經成德奏明。以軍興需用。由商上鑄造銀錢。一律通行。商民稱便。今廓爾喀畏威悔罪。經臣福康安堅明約束。不敢再提一圓當兩圓之說。已可永無與議。若藏內自鑄銀錢使用。使廓爾喀無所居奇。即將來仰蒙恩准復通貿易。商民交易公平。更可經久無弊。至於銀錢成色。向來每錢一圓重一錢五分。總係攙銅。成色過於低潮。今若勒令全無攙雜。按照輕重兌換銀兩。則工價炭火等項賠貼太多。不免大虧成本。如准其酌量攙銅。即嚴定限制。而日久弊生。更屬難於稽查。應請嗣後商上鑄造銀錢。純用紋銀成造。不得絲毫攙雜。每圓仍重一錢五分。紋銀一兩。祇換銀錢六圓。是銀錢計重九錢。易銀一兩。以多出一錢。作爲鑄錢工本。並另鑄一錢之銀錢一種。每兩易換九圓。五分之銀錢一種。每兩易換十八圓。均有一錢餘賸。成色既無高下之殊。鼓鑄亦免貼賠之累。可期永遠通行。即廓爾喀所鑄錢文。同係紋銀。彼此均無所藉口。所有巴勒布舊錢。與商上原鑄錢文。每圓總有銅二三分。成色較低。今若概令繳銷。勢所不能。祇應將商上原錢、及巴勒布舊錢。酌令每紋銀一兩。易換八圓。與後鑄足色銀錢。示以區別。以昭平允。至商上鑄錢工匠物料。俱由商上備辦。將易換銀兩所餘之一錢。作爲工本。自行經理。毋庸動用官項。仍交駐藏大臣。派員督同噶布倫等監造。驗看成色。不許稍有攙雜。錢上正面輪廓上。用唐古特字模鑄乾隆通寶字樣。背面用唐古特字模鑄寶藏字樣。以昭我國家同軌同文之盛。並於正面中間。逐年鑄出造錢年分。用資查考。設有攙銅情弊。即行按年查出。將監造之員、及該管之噶布倫、鑄錢之孜琫、濟仲、並匠役等。從嚴究問。倘賠治罪等因具奏。奉上諭。福康安等奏藏內鼓鑄銀錢章程。亦祇可如此辦理。藏內既不產銅。所需鼓鑄錢文銅觔。仍須向滇省採買至藏。一路崇山峻嶺。購運維艱。自不若仍鑄銀錢。較爲省便。但閱

所擬錢模正面乾隆寶藏四字。背面鑄寶藏二字。俱用唐古特字模模印。並無漢字。於同文規制。尚爲未協。所鑄銀錢。正面用漢字鑄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用唐古特字。亦鑄乾隆寶藏四字。以昭同文。而符體制。已另行模繪錢式發去遵辦。欽此。

又會奏。前藏鼓鑄銀錢。最關緊要。應請於前藏內再添糧務一員。於同知、知州、知縣內派來。專管監造銀錢事務。由四川總督揀明白勤慎之人。赴藏佐理。以到藏之日起。一年一換。以便按年稽查銀

錢成色．如果勤慎出力．由駐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即行嚴參辦理．又專派鑄錢仔𤍨二名、濟仲喇嘛二名．以專責成．又查商上新鑄銀錢．不准絲毫攙雜．成色較高．通行使用．商民稱便．惟查番衆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若商上收納不公．勢必苦累番民．嗣後商上收納銀錢數目．及採買各物．亦照所定兌換之數．按新鑄舊鑄分別折收．不得稍有浮多．以致人心不服．等因．經軍機大臣議准在案．

五十八年九月．工部尚書和琳、副都統成德具奏．爲新造乾隆寶藏．銀錢．酌量變通．以利番民．仰祈聖鑒事．查從前藏內純用廓爾喀銀錢．以致爲成色高低．滋生事端．去年辦理善後事宜．臣和琳同福康安等遵奉聖明指示．改鑄乾隆寶藏十足銀錢．每銀一兩．換一錢五分重六圓．換一錢重九圓．換五分重十八圓．餘銀一錢．作爲人工火食．其攙銅舊錢．每銀一兩．准換八圓．俱經軍機大臣議覆．奉旨允行在案．臣等初議．原恐廓爾喀商人到藏．唐古特到廓爾喀．彼此交易．皆係足色紋銀．斷不致再有[illegible]鑄起見．現在已行一年有餘．廓爾喀貿易之人．在藏貿貿．未嘗不用銀錢．隨行皆係易銀而往．即唐古特貿易之人．回藏．亦係易銀前來．是兩處銀錢．彼此皆不出境．亦屬甚便．藏中僧俗番民、及克什米爾巴勒布商人、並內地漢商兵丁等．下餘無知．不論銀之成色高低．單論錢之兌換多寡．自去年迄今．攙銅舊錢與新鑄之一錢重及五分重者．暢行無滯．惟一錢五分重新錢．因換六圓之故．竟從停積．臣等再四思維．錢法原以通商便民．不敢因係臣和琳議奏在前．稍存回護．試令監造銀錢局員．暫將一錢五分重銀錢停鑄．一面出示．每銀一兩．仍准兌換一錢重新錢九圓五分重新銀錢十八圓．舊錢雖係一錢五分重．亦一例准換九圓．試行一月有餘．現在上下稱便．新舊通行．相應奏明．嗣後毋庸再鑄一錢五分重銀錢．雖商上成本有盈無虧．源源接濟．可以永遠奉行等因具奏．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一

貿易

謹案．衛藏地方爲外番往來貿易人等薈萃之所．南通布嚕克巴．東南通雲南屬之番子．東通四川屬之打箭鑪以外各土司．北通青海、蒙古．直達西甯．惟西通巴勒布及克什米爾．纏頭番民．常川在藏居住．設廛興販者最多．自乾隆五十七年廓番底定．酌議稽查約束章程．統歸駐藏大臣經理．謹照依編纂．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唐古特與外番貿易情形．查上次廓爾喀滋擾．全係沙瑪爾巴主持．實非因貿易啓衅．向來貿易商民．全係巴勒布、克什米爾二種．並無廓爾喀本地之人．藏內一切食用物件．全賴外番．一旦嚴禁商販．貨於藏番不便．倘由官爲經理．將貨物等項發齊運至交界．派員監察．又恐派去員弁藉辭索詐．轉啓弊端．且藏中貿易．俱由巴勒布商夥自行販貨零賣．唐古特又無開行承攬之人．無從代爲經理．前經臣等再四籌畫．請將外番商人來藏者．酌定次數．由駐藏大臣給照往來．江孜、定日兩汛官弁稽查人數．其邊界零星交易．彼此常有．令該營

官就近隨時約束。毋許私越。自已可便番情。而示限制。至邊界番民與接壤居住之巴勒布番民就近易換鹽米。至多不過數包。少至升合。未便定以次數限期。此等窮番寄居市易。藉謀口食。實與到藏商民興販貨物者不同。不得不分別辦理等因。經軍機大臣議覆具奏。臣等查唐古特與外番貿易一事。前因番民等彼此爭利。易起爭端。節經奉旨令福康安等會同詳議。或竟行停止。或於一歲中酌定兩次。或四次。准其通市。仍當官爲經理等因在案。嗣經福康安等節次奏到善後事宜摺內。所定貿易次數、及稽查邊界出入、抽收稅課章程各條。均經臣等議以貿易一事。尚未議定。請俟福康安等接奉諭旨。覆奏到日。再行核議。亦在案。今據福康安等奏稱。貿易一事。廓爾喀資於藏地之物無多。而藏番日用。必需邊外物件。如米石、布疋、果品、香料、銅鐵等物。均需向外番購買。似有難於禁絕之勢。臣福康安係辦此事之人。臣和琳係駐藏大臣。必不肯祇顧目前。稍貽後患等語。是唐古特與外番貿易一事。勢難禁絕。自應照舊通商交市。所有福康安等先後奏到貿易事宜各條。一併核議。據稱查明在藏貿易巴勒布商民四十名、商頭三名、克什米爾商民一百九十七名、商頭三名。向俱住其常川興販。往來不絕。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並無查考。雖經議派第巴一人管理。仍屬有名無實。嗣後應請查明貿易番回。造具名册。交駐藏大臣衙門存案。每年巴勒布止准貿易三次。克什米爾止准貿易一次。於前赴外番營販貨時。令商頭呈明駐藏大臣。由何路行走。給與印照。稽查出入等語。均如所奏辦理。又據稱。請於緊要總路江孜定日二處。設立營汛。各派設備弁駐

劄。嗣後貿易出口商民。應令該二汛備弁及營官第巴等驗照放行。其有自外番來藏商民。亦由該二汛官員查明人數。稟報駐藏大臣。到藏後。一體按名註册。立法已爲周密。仍應令駐藏大臣隨時查察。如該商民等或有爭占便宜。不安本分。並江孜定日備弁、暨駐藏大臣衙門章京筆帖式、以及該處營官書吏通事人等。有藉端需索。及得錢縱容出入等弊。即行嚴參究治。以昭懲戒。其布嚕克巴、及哲孟雄、宗木等處部落。有欲來藏瞻禮者。往來出入。均應一體查察。至所稱邊界番民與接壤居住之巴勒布番民就近易換鹽米。不過數包至升合不等。未便定以次數限期等語。此等窮番。居住邊界。鄰近外番。不過零星市易。藉謀口食。與出口及到藏興販者不同。若一概定以次數限期。該番等即不免生理無資。我皇上加惠番黎。一視同仁。自應如福康安等所奏。毋庸定立次數限期。准其照常市易。但此等零星貿易。即在交界處所互相市販。未免邊無稽查。駐藏大臣遠在前藏。又不能紛紛給照。嗣後應令駐藏大臣。飭知該營營官。就近約束。嚴行查核。毋許私越。如此酌定章程。既不致經理非人。藉端擾累。亦不致任聽商民營私牟利。於藏內貿易一事。實有稗益。又據稱。濟嚨、絨拉木抽收稅課。毋庸酌減也。查。邊界地方。惟濟嚨、絨拉木抽收稅課。尚屬無多。向來收稅則例。凡巴勒布商民運米在邊界售賣者。每米一包。抽取一木椀。每年約收稅米一百數十石。俱運交大昭以

備撥昭念經之用。唐古特番民零星販出鹽觔。每包亦抽取一木椀。該營官復將所收鹽觔。向巴勒布易換製辦藏香之料。及紙張果品等物。運交商上。至巴勒布商民運米來藏。各物除米石外。其餘並不在邊界納稅。祇由該營官記明包數。稟知貨物商上。到藏後。不論粗細。每包納銀錢一圓。即金花、緞疋、珊瑚、珍珠、細軟之物。亦皆係按包收稅。惟紅花不以包計。算每一克。即納銀錢一圓。詳核所收稅課。爲數本屬有限。日久相安。並無爭論。今既蒙恩准通貿易。所有抽收稅課一項。並非從前起釁根由。若將往例議減。轉似市恩外番。我撫唐古特。於體制殊有關係。應請將濟嚨、絨拉木兩處抽收米石鹽觔、及貨物到藏。按包納稅之處。悉照向例辦理等語。臣等酌議。應如所奏辦理。毋庸另議裁減。仍令駐藏大臣隨時稽核商上。毋得稍有加增。以昭平允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二

條例 原目作章程

謹案。自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章程及大臣奏議。均已分載各門。謹遵照原案。纂成條例。彙爲一門。以便檢查。

鎮撫

一、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係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至札什倫布諸務。亦俱一體稟知駐藏大臣辦理。仍於巡邊之便。就近稽查管束。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以及前後藏大小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察木多、類烏齊、乍丫、薩喀西寧等處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一經呈報出世。指出數名。均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唐古忒三樣字繕寫牙籤。貯於欽頒金本巴瓶內。先期傳喚喇嘛齊集大昭誦經七日。屆期。駐藏大臣親往監同抽掣。

一、前後藏遇有噶布倫、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親族人等。概不准干預公事。

一、大寺坐牀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選。給與會印執照。派往住持。其餘小寺堪布喇嘛。聽達賴喇嘛自行揀補。

一、達賴喇嘛所管大小廟宇喇嘛名數。開造清册。及噶布倫所管衛藏地方各呼圖克圖所管寨落人戶。一體造具花名清册。於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各存一分。以備稽查。

一、藏內喇嘛前往各外番朝山禮塔者。由駐藏大臣給與照票。限以往返日期。回藏之日。仍將照票繳銷。不得逗遛邊外。如有潛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一、外番人等來藏布施瞻禮者。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稟明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事畢後。查點人數。發給照票。再行遣回。

一、廓爾喀、布魯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稟商地方事件。俱由駐藏大臣主持。其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通問布施書信。俱報明駐藏大臣。譯出查驗。並代爲酌定回書。方可發給。至噶布倫等。不得與外番私行發信。

一、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通習經典喇嘛。赴該游牧地方誦經教經者。俱由西甯等處大臣行文來藏。再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咨明西甯辦事大臣。以資查考。

一、駐藏大臣每年五六月間奏明。輪流一人前往後藏巡視邊界。操閱番兵。所用烏拉人夫。俱自行給與價值。不得擾累番民。以示體卹。

一、駐藏大臣衙門向例設有唐古忒通事譯字二名。今增設廓爾喀通事譯字二名。共四名。每名每日給支口糧銀六分四釐三絲九忽。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其學習廓爾喀番語字跡。以備將來充補。

一、廓爾喀在藏學習漢字學生四名。每人每月支給口糧銀五兩。由商上發給。

職掌

一、理藩院司員一員。管理達木蒙古八旗官兵三十九族番民事務。承辦駐藏大臣衙門清文稿案。三年更換。

一、達木蒙古官兵。共五百三十八戶。在藏當差官兵八十三員名。每月商上發給錢糧。其餘俱在達木地方游牧。聽候調遣。

一、達木八旗固山達八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

一、三十九族總百戶一員、百戶十三員、百長五十三員。

一、三十九族共四千八百八十九戶。每戶每年徵收貢馬銀八分。共徵收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交納商上。

一、理藩院筆帖式一員。專司駐藏大臣衙門文移繙清譯漢。三年更換。

一、前藏糧務一員。管理倉庫糧餉。承辦駐藏大臣委審案件。三年更換。

一、應支駐藏大臣兩衙門每月鹽折、加增及通譯口糧。共銀四百四十三兩零。又應支司員、筆帖式二員每月鹽折、通事口糧。共銀八十五兩九錢零。又應支前藏糧務一員每月折色月費、及通譯口糧。共銀一百三十六兩八錢零。又應支副糧務一員每月折色月費及通譯口糧。共銀七十一兩三錢。又應支遊擊一員每月折色鹽菜、及通事口糧。共銀四十二兩一錢零。又應支守備一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三十兩四錢零。又應支千總二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三十六兩八錢。又應支把總二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三十四兩四錢。又應支外委五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四十四兩五錢。又應支兵丁四百五十五名每月餉銀。共二千二百二十九兩五錢。又應支倉夫六名每月口糧。共銀十七兩六錢。以上俱小建扣除。

一、應支關帝廟春秋祭祀銀十六兩。又達賴喇嘛每年承領恩賞銀一千兩。俱年終造報。

一、前藏倉額貯青稞二千七百石、小麥三百石。共三千石。

一、後藏、江孜、定日分駐官兵二百零八員名。每年共應發月費口糧等項銀一萬二千兩。

一、副糧務一員。專司監造銀錢。一年更換。

一、後藏糧務一員。專司監放番兵口糧。及駐藏大臣委查事務。三年更換。

一、拉里糧務一員。管理支放兵餉。承辦該處委審案件。三年更換。

一、拉里各塘汛弁兵三年共需月費口糧銀三萬六千兩零。

一、拉里倉額貯稞麥一千二百石。

一、察木多糧務一員。管理支放兵餉。承辦該處委審案件。三年更換。

一、察木多暨所屬各塘汛官兵三年共需月費口糧銀三萬四千七百兩零。

一、察木多倉額貯稞麥一千二百石。

番目

一、噶布倫四名。每名每年支俸銀一百兩、大緞四疋。戴琫六名。每年支俸銀五十兩、大緞二疋。由駐藏大臣衙門造具名册。咨送理藩院。移咨戶部支領。如有陞革事故。一併咨報理藩院查核。

一、噶布倫、戴琫等例得達賴喇嘛撥給寨落莊田。一經缺出。即查明交代與新任接手之人收管。以資辦公。毋得據爲己有。

一、噶布倫係三品頂帶。戴琫、仔琫、商卓特巴係四品頂帶。邊缺營官、大缺營官、如琫、業爾倉巴、協爾幫、郎仔轄、希約第巴係五品頂帶。中缺營官、甲琫、達琫、噶廈大中譯、卓尼爾係六品頂帶。小缺營官、定琫、噶廈小中譯、管門、管草料、管糌粑、管帳房、管柴薪、管牛羊廠之各第巴係七品頂帶。

一、應賞頂帶缺內，有喇嘛缺出，以喇嘛補放。俗人缺出，以俗人補放。每屆年終，將喇嘛俗人各名數造册，咨報理藩院備查。

一、噶布倫缺出，在管番兵之戴琫、商上管賬目之仔琫、管事之商卓特巴內揀選，擬定正陪，請旨補放。

一、戴琫缺出，在新設管番兵之如琫內揀選，擬定正陪，請旨補放。不得以並未管兵之人充補。

一、四品仔琫、商卓特巴缺出，在五品管打糧之業爾倉巴、五品管刑名之協爾幫、六品噶廈辦事之大中譯陞補，或濟仲喇嘛內揀選陞補。

一、五品業爾倉巴、協爾幫缺出，在外管事五品之希約第巴、管地方五品之朗仔轄、密本調補。管馬廠之六品達木陞補。如係喇嘛缺出，仍以喇嘛坐補。

一、五品希約第巴、密本、達木缺出，在五品之大缺營官、五品之邊缺營官內調補，及六品之噶廈卓尼爾內揀選陞補。

一、五品邊缺營官缺出，以五品之大缺營官調補，或以六品之中缺營官、六品之甲琫、六品之噶廈大中譯陞補。

一、五品大缺營官缺出，以七品小缺營官、七品小中譯陞補。

一、六品大中譯缺出，以六品之噶廈卓尼爾調補，或以七品小中譯陞補。

一、七品小缺營官缺出，准於東科爾及喇嘛內選用。

一、六品卓尼爾、七品小中譯缺出，選東科爾內心地明白者挑補。

一、挑取六品卓尼爾、七品小中譯、七品小缺營官，須年至十八歲以上，方准當差。不得以幼小之人應名充數。

一、布達拉管門、管糌粑、管草料、管帳房、管牛羊廠之各第巴，聽達賴喇嘛自行揀補。

一、布達拉喇嘛等，除業爾倉巴、希約第巴向有喇嘛充補數缺，仍照舊例按次補用外，其餘祇准在布達拉及大小寺廟充當大小執事。將喇嘛揀選噶布倫之例，永行停止。

一、邊缺營官與外番接壤，約束番民，稽查出入，最關緊要。如果到任三年，辦理妥善，撫馭得宜，即行更換，記名以戴琫等缺陞用。倘辦理不善，立即革退。

一、喇嘛補放營官，仍在達賴喇嘛前服役者，由駐藏大臣另派委員前往該管地方代理。該喇嘛營官不得私行派人前往。

一、札什倫布商卓特巴缺出，以歲本、森本喇嘛陞用。歲琫缺出，以濟仲喇嘛陞用。森本缺出，以傳事之卓尼爾陞用。俱會同駐藏大臣給與印照。其該處營官各缺，仍照定例揀選充補。

一、札什倫布管茶葉、管柴草等喇嘛，聽班禪自行揀補。

一、察多木、乍丫、類烏齊三處呼圖克圖管事之商卓特巴缺出，由該呼圖克圖揀選二三名，稟明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補放。

一、補放各缺，均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定後，會發漢唐古忒三樣字印照，給與該番目收執。

營官缺分

一、邊缺營官十四缺，共二十三名。（俗人二十二名，喇嘛一名。）江卡、（與巴塘土司交界）碓噶爾本、（與納達交界）哈拉烏蘇、（與三十九族交界）錯拉、（與布魯克巴交界）帕克哩、（與布魯克巴交界）定結、（與哲孟雄交界）聶拉木、（與廓爾喀交界）濟嚨、（與廓爾喀交界）官覺、（與三噶巴交界）補仁、（與朱朗所屬奔岡交界）博窩、（與波密交界）工布碩卡、（與波密交界）絨轄爾、（與廓爾喀交界）達壩喀爾。（與作木朗交界）

一、大缺營官十缺，共十九名。（俗人十五名，喇嘛四名。）乃東、瓊結、貢噶爾、嶺孜、桑昂曲宗、工布則崗、江孜、昔孜、脅噶爾、納倉。

一、中缺營官四十二缺，共五十九名。（俗人四十名，喇嘛十九名。）洛隆宗、角木宗、打孜、桑葉、巴浪、仁本、仁孜、朗嶺、宗喀、撒噶、作崗、達爾宗、江達、古浪、沃卡、冷竹宗、曲水、拳宗、雜仁、茹拖、鎖莊、子蓊、結登、直谷、碩板多、拉里、朗、沃隆、墨竹工、卡爾孜、文札卡、轄魯、策堆得、達爾瑪、茹仲、拉噶孜、嶺、納布、嶺喀爾、朗錯、羊八井、麻爾江。

一、小缺營官二十四缺，共二十四名。（俗人十四名，喇嘛十名。）金東、拉殼、撒拉、浪蕩、頗章、扎溪、色、堆冲、汪墊、甲錯、拉康、瓊科爾結、蔡里、曲隆、札稱、折布嶺、札什、洛美、嘉爾布、朗茹、哩烏、降、業黨、工布塘。

綠營

一、駐劄前藏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外委五員，漢兵四百五十五名。後藏都司一員、

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漢兵一百四十名。

一、駐劄江孜守備一員、外委一員、漢兵二十名。定日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漢兵四十名。

一、駐劄察木多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江卡汛守備一員、把總一員。架樹汛外委一員。石板溝汛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昂地汛把總一員。碩板多汛千總一員、外委一員。拉里汛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江達汛外委一員。共兵六百十八名。

一、駐藏大臣衙門應差兵丁每處三十名。遊擊八名。都司六名。守備二員每員四名。駐藏司員四名。筆帖式二名。千總把總每員一名。前藏糧員看庫兵丁八名。每遇操演日期操演。毋許藉口應差。致有曠廢。

一、戴琫六名。由達賴喇嘛處每名各撥給莊田一分。俾資辦公。如琫每名每年酌給銀三十兩。甲琫每名每年酌給銀二十兩。定琫每名每年酌給銀十四兩八錢。俱由商上支給。此項銀兩。令商上於春秋兩季備文送交駐藏大臣衙門。轉發該管將備。會同戴琫傳齊番目支領。如有侵漁剋扣情弊。一經查出。即行嚴參治罪。

一、額設番兵三千名。每名每年給與青稞二石五斗。分爲兩季。由該管將備會同戴琫等按名散給。如有侵漁剋扣。一經查出。即行嚴參治罪。遇有征調。再照征兵之例。每名每日由商上支給糌粑一觔。

一、如琫十二名。每名管兵二百五十名。甲琫二十四名。每名管兵一百二十五名。定琫一百二十名。每名管兵十五名。以上大小番目。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年力精壯之人充補。發給委牌。倘有廢弛軍律者。即行革退。

一、番兵三千名。內駐劄前藏一千名。駐劄後藏一千名。駐劄定日五百名。駐劄江孜五百名。

一、番兵三千名。每一千名。定以五分鳥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按期操演。

一、番兵服色。鳥鎗兵穿紅褐背心。弓箭兵穿白褐背心。刀矛兵穿紅邊白褐背心。各書番兵二字。

一、番民挑定額兵者。俱由達賴喇嘛發給執照。免其一家充當烏拉徭役。以示體卹。如有事故革退。仍將執照繳回。

一、番兵三千名。俱係定額實數。該管將備及戴琫等不得擅行役占。若例外私令跟隨服役。以致操防乏人。一經查出。即行從嚴治罪。

一、東科爾中如有情願充當番兵、及定琫兵目者。准其充伍。按次陞用。不許躐等超拔。番兵中如有材技出衆者。不但拔補定琫。仍一體按次陞擢至戴琫。不得以非東科爾世家阻其上進之路。

一、唐古忒兵丁。責令該管將備。偕同番目。常川操演。駐藏大臣親爲校閱。技藝純熟者。酌加獎賞。併將

該管之番目記名陞擢。技藝生疎者。嚴加責懲。屢教不悛。即行斥革。該管之番目亦分別責降示懲。

一、駐防將備。俱以所管番兵優劣爲等。由駐藏大臣於伊等年滿時。查優等者。咨送本省總督、將軍、提督。准予保題。仍照舊例陞用。次等者。咨部議敘。劣等者。即行參革。

一、前後藏、定日、江孜駐防官員。由四川總督遵旨揀選頭等出色員弁。派來分駐。駐藏大臣秉公驗看。如係以平庸之員充數。立即駁回。不得稍有徇隱。

一、駐防將備弁兵。如有營私舞弊、欺凌唐古忒兵丁等事。許戴琫等稟知駐藏大臣。隨時嚴辦。如該戴琫番目等操防怠惰。苦累番民。亦許將備等稟明究辦。

一、現存火藥。俟將次用竣。約敷兩年備用之時。照例在藏酌造。核計每年應需火藥數目。由駐藏大臣衙門發給印票。交噶布倫差派誠實番目。前赴工布地方製造。運解來藏。倘有私造透漏、及擾累該處番民等弊。一經查出。從嚴究辦。

一、鉛丸火繩。仍照向例。由川省運解到藏。以備操演。

馬政

一、前藏額差營馬六十匹。後藏額差營馬二十匹。

一、自南墩迤西百里之江卡起。至江達底塘止。四十三塘。共塘馬二百二十匹。

一、前藏迤西底塘起。至後藏定日止。新設番塘二十四處。共番馬九十八匹。

貿易

一、在藏居住貿易之巴勒布、克什米爾等。准其常川興販。查明該番回商頭等名數若干。造具清册。交駐藏大臣衙門存案備查。

一、巴勒布每年准貿易三次。克什米爾每年准貿易一次。於前赴外番營販貨物時。該商頭呈明駐藏大臣。由何路行走。發給執照。以便稽查出入。

一、凡在藏貿易之外番商民。請領駐藏大臣照票出口。過江孜、定日。由該備弁查驗明確。始准放行。其自外番來藏者。亦由該備弁查明人數。報明駐藏大臣。一體按名註册。以備查考。

一、唐古忒邊界番民。與接壤居住之巴勒布番民。就近易換鹽米。飭令各該管地方備弁營官。就近約束稽查。毋許私越。

一、濟嚨、聶拉木兩處抽收米石鹽觔、及貨物到藏後。按包納稅。俱照舊例辦理。毋得稍有加增。

一、在藏商民等。或有爭占便宜、不安本分等事。聽駐藏大臣隨時查辦。如駐藏大臣衙門、及各文武員弁衙門書吏通事人等。有藉端需索等弊。一經查出。即行從嚴參究懲治。

一、江孜、定日駐防備弁。如有藉端需索外番、及擾累商民、並或得錢縱容出入等弊。一經查出。立即從

四六　第九十四冊

嚴叅革治罪。

錢法

一、鑄造銀錢。正面用漢字鑄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用唐古忒字鑄乾隆寶藏四字。

一、銀錢以重一錢、重五分兩項搭配鑄造。每紋銀一兩。准兌換一錢重新錢九圓、五分重新錢十八圓。其舊錢係一錢五分重者。亦一例兌換九圓。作為定價。

一、鑄錢銀兩由商上支發。該局鑄出錢文。易換銀兩。即將所換之銀。改鑄銀錢。每錢九圓。易銀一兩。所餘一錢。作為炭火傾銷之費。

一、番衆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商上收納時。即照所定兌換之數。按新鑄舊鑄分別折收。不得稍有浮多。至採買各物。亦須公平交易。不得苦累商民。

一、鑄錢局內。專派仔琫二名、濟仲喇嘛二名。以專責成。

一、監鑄局員。如果勤慎出力。由駐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即行嚴叅辦理。

租賦

一、前後藏所出租賦。悉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收用。至商上一切出納。應統歸駐藏大臣稽查總核。以杜商卓特巴等侵漁之弊。凡駐藏大臣衙門官用。以及換班官兵。皆不得於商上稍有侵挪。

一、各寨租賦。應按年徵收。淸交商上。該商卓特巴立限嚴催。經徵之濟仲營官第巴等。年淸年款。不得違限拖延。亦不許先一年預徵租賦。如各寨有逃亡絕戶。實在田畝拋荒者。即將該戶租賦豁免。俟有佃種之人。再行照例陞科。

差徭

一、藏內凡大族人戶、及大寺喇嘛、各處免差照票。一概停止。務使闔藏衙役均平。不致窮番苦累。如實有勞績者。達賴喇嘛告知駐藏大臣。方准給票。至新設番兵。於挑補兵缺時。仍准發給照票免差。出缺繳銷。

一、喇嘛番目人等私事往來。不得擅用烏拉。亦不得私發信票。如遇因公差遣。有必須烏拉之處。須稟明駐藏大臣及達賴喇嘛。發給用印照票。編定號數。始准應付。

邊防

一、濟嚨、聶拉木、絨轄、喀爾達、薩喀、崑布、定結、帕克哩沿邊一帶。均已設立鄂博。駐藏大臣於巡查邊界之便。隨時派人堆砌石塊。不得日久廢弛。致有偸越。

一、江孜地方與定結、帕克哩、喀爾達相通。為布魯克巴、哲孟雄等處部落來藏要路。且由江孜至薩迦濟行走。又可繞往聶拉木一帶邊界。其唐古忒營官。即令該處駐防備弁管束。

一、定日地方為聶拉木、濟嚨、絨轄要路。又可通薩喀等處。其唐古忒營官。即令該處駐防備弁管束。

一、定日地方通關通絨轄之小路榜榭、多通宗喀之小路擦木達杏嶺、通聶拉木之小路古喇嗎木桐、並宗喀。共計五處。每處設定琫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即於定日現設番兵五百名內。就近派撥安設。一律隨時操演。

一、喀爾達地方卡隘二處。一名撒甲嶺。一名春堆。均與廓爾喀相通。又定結地方卡隘一處。名擬拉山。與郭爾喀、哲孟雄兩路相通。又帕克哩地方卡隘三處。一名哲孟山。與布魯克巴相通。一名哈爾山。與布魯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與宗木相通。以上卡隘六處。均歸江孜守備。派撥番兵。分防巡守。

衛藏通志卷十三上

紀略上（原目作方略）

謹案。唐古忒地方封建。沿革不一。自元明以前。撫馭源流。率多闕略。欽惟我國家列聖相承。神武遐播。雖衛藏附近外番時加侵掠。莫不震懾天威。佛界永資保護。我高宗純皇帝御極之五十六年。廓爾喀不靖。擾近西陲。五十七年。特命大將軍統師申討。極雪嶺騷絕之險。乃揚威月窟。遂叩顙天門。籍附版圖。藏通表貢。謹案年編纂。用昭盛績。

順治年間。有蒙古固始罕。自青海起兵滅藏巴罕。據其地。至其子達延罕、孫達賴罕。皆歸附中國。後有第巴陲木結專國倡亂。固始罕曾孫拉藏滅之。我聖祖仁皇帝褒封命爲罕。其時達賴喇嘛化生於裏塘。名噶爾藏嘉木磋。青海蒙古擁至西寧之塔兒寺坐牀。適準噶爾逆賊策旺阿拉卜坦妄自生覬。自伊犂遣其賊將策凌敦多布領兵攻殺拉藏罕。擄其子蘇爾扎。毀滅黃教。荼毒生靈。肆行猖獗。蹂躪藏地。我聖祖仁皇帝天地爲心。以一隅之未靖。廑一夫之失所。特遣將軍額倫特都統色倫額、革職四川提督康泰。統滿漢官兵。分道勦伐。渡通天河。（即木魯烏蘇河）三敗賊衆。而策凌敦多布分兵

遏我權伺。軍中食盡。將士枵腹至哈拉烏蘇。爲賊所困。全軍俱覆。其提督康泰至拉里之西。爲賊慴黑帽喇嘛誘殺。於是賊衆復逞螳臂。肆其跳梁。毀壞經典。竊據藏地。我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遣靖逆將軍富甯安。駐兵巴里坤以分賊勢。爰命皇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統帥六師。駐節西甯。調傳徵兵。將塔兒寺之呼畢勒罕。錫以達賴喇嘛名號。給與冊印。俾其主持黃教。由是遣平逆將軍延信。固原提督馬繼伯、加議政大臣銜山東登州鎮總兵官李麟等。率領陝甘滿漢官兵。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護送達賴喇嘛自西甯出口進征。而策淩敦多布納敢施其故智。三戰我營。俱爲我軍所破。斬獲甚衆。賊師將喪。大將軍又遣征西將軍噶勒弼、四川永甯協副將岳鍾琪爲先鋒。統領滇川楚浙滿漢官兵。由打箭鑪出口。大將軍駐劄木魯烏蘇。居中調度。九月。大兵會於藏。擒巨賊盤占巴托托宰桑黑帽喇嘛、僞藏王達克咱等。招降逆羽夷衆。於是策淩敦多布計窮力竭。狼狽而遁。西藏底定。人民奠安。月之十五日。送達賴喇嘛坐牀。勒封承教度生達賴喇嘛。將其土地人民賜之。居於布達拉。

定西將軍噶爾弼平定西藏疏

兵部咨欽奉上諭事。據定西將軍噶爾弼等謹奏聞。爲取定昭地事。從前將拉里地方攻取奏聞。臣等領兵暫且在拉里地方暖養馬匹駐劄。與平逆將軍約會。再行進取昭地在案。我們差往打聽信息之人。回來稟稱竹工之呼圖克圖迎來歸順。令吹木丕勒宰桑帶領準噶爾之兵六百名。賊兵二千名。在於噶爾招稜倫之渡口。堅守墨竹工卡。其名留自學所辦事。與我們之兵對敵。阻隘竹工呼圖克圖暫行歸附。臣與衆人商議。我們若駐劄仍等約會日期。則攻吹木丕勒前來。將噶爾招稜倫之渡口。爲竹工卡所守。將歸順我們之人。恐他怕更變。則墨守事務有誤。我們即行起身。使吹木丕勒宰桑皆及之先。不將墨竹工卡。噶爾招稜倫渡口攻取。再將西寧之兵一同前進。如此議定。即將滿漢兵內揀選三十名。扮爲唐古忒之人。先行差往打探信息。此際工布之第巴等親身前來。呈稱我等盟誓叛事之命。帶領工布兵二千名。在於工布僧木達地方下營。一同效力。等語。臣等遂一實到。令千總趙儒節巴唐古爾將領我等物從去。前往工布僧木達地方。將工布之兵。選一貫膽。八月十六日。在於墨竹工卡地方。約會已經去。臣等帶領滿漢官兵。於八月初六日。自拉里起身。到工卡噶拉地方。竹工之呼圖克圖。將伊地方人口數目冊籍。呈送前來歸順。已到竹工地方。據我們從前差去之滿漢兵丁稟稱。墨竹工卡兒地方有唐古忒之兵桑棱噶古有千餘名。俱行安營。並無吹木丕勒之兵。信息。次日。起身到墨竹工卡地方。據前行之先鋒稟稱。前遇割替之賊。聞我兵到來。俱行撤散。現今彼處無兵等語。因此臣等即行前去。將墨竹工卡攻取。第巴達克等俱行賞賜安民。據奔往噶爾招稜倫渡口驗看之通事札什阿拉木巴等稟稱。渡口無有船隻。問村莊人等。俱回稱船隻俱被第巴達克札收去。吹木丕勒宰桑我等散敖多布。已回鑿木地方。渡口第巴達克札收撥衆二三千名賊兵札營。如大兵到了墨竹工卡地方。兵丁俱已潰散。第巴達克札情願逃往沙漠地方。臣等即差千總趙儒、第巴齊古爾。前往第巴達克札處。令爾原受準噶爾之人令其法拔送收唐古忒之人。差兵前來。是爲噶爾等速行歸順。如若仍然不降。即差兵將噶爾等來間罪。如此差去。第巴達克札。自沙漠地方又逃回家。前往投降。則自願從。如不歸順。即行焚燬。因此第巴達克札同趙儒等一同過噶爾招稜倫前來。接換喇嘛仲古爾達克等到齊歸順前來。看來此處唐古忒俱其甚欲第巴凡事俱遵第巴達克札指使行事。因此第巴達克札暫行款待。令其在我們營中駐劄。探聽噶爾賊人信息。俱前往達木、喀喇烏蘇等處地方。據我們西寧一路兵馬前去。伊等所食糧餉。俱係第巴達克札自昭地撥送去。昭地準噶爾之喇嘛甚多。此內亦有策零敦多布甚是重用之人。第巴達克札雖經歸順。不可信服。臣等僉議得昭地地方。乃準噶爾賊人根基。我們速行由噶爾招稜倫過去。

攻取昭地。將伊賊穴占住。四面路口設守。斷賊糧道。準噶爾調來之唐古忒兵丁。昭地衆人前去。令其各散。挑選兵馬。迎接西甯一路之兵。前來幫助。使準噶爾賊兵首尾不能相顧。合力易於剿滅。令第巴達克札傳集皮船。於八月二十三日過河。即分隊。令二等侍衛鄂齊、郎中鄂賴等。帶領滿漢官兵。作第一隊。臣與都統五格帶領滿漢官兵作第二隊。副都統吳納哈、總兵官趙坤、參領伯帶領滿漢官兵。作第三隊。於二十三日五更進兵。將昭地攻取。所有大小第巴等。布達拉等廟之喇嘛聚集。將衆主俱議圖伯特部落衆民之至意宣諭。衆第巴、民人、喇嘛俱歡躍。感聖主之恩。享受安逸。自準噶爾人等前來。將我們蹧害。以致朝大兵到來。我們衆唐古忒部落人等。得復見天日。紛紛跪拜稽首。臣等將昭地所有之達賴喇嘛倉庫。盡行封謹。於闔地方安營。於相通四面道路。俱派兵看守。隔絕準噶爾往來之人。運糧道路。又將唐古忒人等。用第巴達克札印信。將策淩敦多布所有唐古忒之兵。昭地衆人前去。令其各散。該處滿漢官兵。前往噶爾丹色喇布顏等廟內。有準布等處準噶爾賊謝圖等幫助策淩敦多布設謀詭計。將唐古忒人等殺戮。留等即行拿出。與留等出家之人無涉。若隱藏一名。俱將罪於此三廟內措布衆喇嘛。將廟內所有一百一名拿出準噶爾喇嘛。內有爲首者五名喇嘛。第巴達克札、各廟堪布等俱將策淩敦多布甚是重用之人。訊問此五名喇嘛。即行斬訖。其餘九十六名準噶爾喇嘛。盡行收禁昭地監內。臣等揀選滿漢馬匹。即前往迎接平逆將軍延信之兵。齊心合力剿滅賊寇外。爲此謹奏等因奉旨。將軍噶爾弼將昭地安插。即留爲駐軍。並將軍富寧安、傅爾丹、靖逆將軍、江甯杭州荊州西安右衛將軍各行曉諭。欽此。

定西將軍噶勒弼平定西藏碑記

聖天子統御中外。撫育萬方。文德覃敷。化自古蘇化之族。實功赫濯。爾從來未允奕淖被無窮。歲月悠日。凡有血氣。莫不遵從。獨策旺阿拉布坦居留無知。自逆非誅之見。斥擅俗之雄。暗令策淩敦多布潛害喇嘛。荼毒生靈。達賴奏報。上頒宸衷。鑒此荒悖。陷於水火。爰命撫遠大將統兵駐節木魯烏蘇。居中調度。指示機宜。建平逆將軍延信由青海一路進剿。命臣噶勒弼統領川滇荊州浙江滿漢官兵由蜀進剿。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由鑪之打箭鑪、裏塘、巴塘、以至乍了、察木多、會諸官兵。整隊進剿。爲齊結樹冰嶺三巴奔卡爲正兵。一由洛隆宗碩板多、達隆宗、沙工拉、魯工拉爲奇兵。打箭會師拉里、墨竹工卡一帶地方。宣布天朝恩威。曉以順逆大義。攜歸誠服。敗散賊番。降服準噶爾委授之藏達擔帽第巴阿爾布巴。兵不血刃。於八月十三日。直抵昭地。封貯庫以待西師。撫循俗而崇佛法。招回哈拉烏蘇助逆之番兵。斷賊拉撒達木往賊之糧道。西師在前。我兵在後。兩路發數多布等膽破魄奪。力竭勢窮。狼奔鼠竄。戰於影達。由是西來之達賴喇嘛。得於九月十五日坐床。僧俗歡欣。道路傾瞻。歡聲振天。梵音匝地。洪疆復睹。河山鞏固。此皆上賴聖主遠猷碩畫。下仗諸臣布置。稗揚光裕。更賴將士奮勇。志切同仇。所以道越五千。履若平地。時經四月。冒炎暑。歷險阻。蒙甘之若飴。壯氣凌雲。直入亙古未有之奇到之絕域。爾成此克捷之功也。勒之豐碑。恭紀雄蹟。年月云爾。銘曰。天地爲界。日月爲鑒。一洗塵氛。永靖覺城。

御製平定西藏碑文。鐫石築亭於布達拉之前。文載卷首

雍正元年。

青海羅卜藏丹津叛。遣入藏境。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克之。青海羅卜藏丹津犯順。恐其竄藏。時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松潘總兵官周瑛領川兵二千餘名。由打箭爐出口。自雅爾甘孜一帶。招撫未順番夷。直抵西藏。又遣雲南提督郝玉麟。統領滇官兵千餘名。駐劄察木多。以爲聲援。次年六月。探報羅卜藏丹津逃入藏境之嘎剛對地方。總兵官選精兵三百。同貝勒康濟鼐番兵萬餘。由臨八井一路蹤跡追襲。並勸藏噶隆、阿爾布巴回兵。是年。達賴喇嘛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率領天下釋教達賴喇嘛。予以冊印。

雍正三年。

師旋，陞周瑛四川提督。

雍正四年。

春，撫插類烏齊一帶番民。

雍正五年。

貝子阿爾布巴等作亂，內閣學士僧格等先馳赴藏。貝子阿爾布巴、公隆布鼐、台吉札爾鼐等謀害貝勒康濟鼐，背逆不道，藏民告變。我世宗憲皇帝命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瑪拉、汛岷協副將顏清如先馳赴藏，撫綏人民，以安番衆。

雍正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查郎阿赴藏，磔阿爾布巴等於市。夏四月，特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查郎阿為正欽差，統領選綠西寧鎮總兵官周開捷副之，率領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神木協副將周起鳳、花馬池協副將塞延祖、波羅協副將劉永貴，及參遊各四員，帶領滿漢官兵八千四百餘員名，由西寧出口。又命散秩大臣副都統周瑛為正，暨化林協副將楊大文、慶州協副將張聖，並遊守各四員，領四川兵千餘名，由巴塘甘孜一路進發。滇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南天祥、劍州協副將姚起龍、麗江協副將孔毓及遊守各三員，率滇兵三千名，由察木多一路進發。三路官兵齊集藏議，合吉頗羅鼐擒獲阿爾布巴等，及番兵二千餘名。查擒首逆阿爾布巴等。大兵到藏，鞫審叛由，左都御史查郎阿等公同審實，奏其叛跡。九月，諭旨將阿爾布巴、隆布鼐、札爾鼐等磔於市，並戮其子於布達拉之前。藏地復安，勅封頗羅鼐為貝子，總管西藏事務，並議遷達賴喇嘛於裏塘，以杜釁端。

冬十一月，遷達賴喇嘛於噶達，城住錫惠遠廟。十一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查郎阿、西寧總兵官周開捷領官兵五千名護送達賴喇嘛自前藏起程，赴裏塘四川直隸。鎮總兵官任國榮帶領兵一千名接護，擇大兵即由裏塘各回本汛。是年，打箭爐喇嘛工竣，在噶達地方欽賜廟額曰惠遠廟。御製碑文（敬載寺廟門）。達賴喇嘛移住其地。化林協副將嵐遊協官兵外，另駐防兵千有八百，均為護衛喇嘛之防。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瑪拉、前鋒統領邁祿、散秩大臣周瑛、副都統馬紀師，並遊守各四員，率四川兵二千名，鎮撫藏地，察木多留滇兵一千名，並設督標營副將一名，劍州協副將姚起龍駐劄其地，以作藏兵聲援。

雍正八年。

駐藏大臣、內閣學士僧格出防騰格哩達木。準噶爾侵犯巴里坤卡倫，駐藏大臣內閣學士僧格、馬喇兵領遊守各三員，兵一千五百名，蒙古藏兵一千名，由防騰格哩達木遏其奔藏之路，復於玉樹、白克河、洋卡立瑪爾納克、查木阿里、哈喇烏蘇各派千把總一員，帶番漢兵數十名設卡偵探，每年秋雪降封山時撤回藏內。

雍正九年。

駐藏大臣、蒙古都統、內閣學士僧格出防騰格哩諾爾。內閣學士、蒙古都統僧格出防騰格哩諾爾。夏六月，護軍統領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泰寧協副將加總兵銜楊大立領川兵一千五百名，更換副都統瑪拉及舊駐藏并泰汛川陝兵一千五百名。十一月，副都統瑪拉統領換回。其駐劄察木多滇省官兵亦一例更換。

雍正十年。

駐藏大臣、蒙古都統青保出防騰格哩諾爾。準噶爾青保、蒙古都統同加總兵銜楊大立出防騰格哩諾爾。楊大立因事解京。秋七月，特旨青保滿洲都統。是年，副都統李柱、西寧鎮總兵官周起鳳、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可才、遊守各二員，兵一千名，更換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永昌協副將馬紀師及舊駐之川陝官兵。副都統李柱至甲寅病故，冬十二月，總兵官周起鳳領兵赴藏，越四月，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率川陝官兵一千名回汛。

雍正十一年。

秋八月，前藏駐防兵丁移駐札什城。泰都統青保、副將張可才出防騰格哩諾爾，欽奉諭旨，於色拉寺、大昭之間札什地方另築城垣，留兵五百名，其餘撤回。夏四月，防兵回藏，由京換防之原任工部尚書、副都統瑪拉、撫藏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副將張可才率領官兵於七月中旬分撥起程，八月城工告竣，九月初四日防兵移駐札什新城。

雍正十二年。

都統青保、大理寺卿苗壽革職解京。都統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等事務劾回京。欽因撥替之散秩大臣伯阿爾珣、副都統那蘇泰於八月到藏，阿爾珣奏，是月其駐劄察木多滇兵全撤歸回滇，其川兵一千名內，減撥四百名，派撥副一員統領移駐察木多。

雍正十三年。

秋七月，達賴喇嘛還前藏布達拉坐牀。準噶爾遣使求成，我世宗憲皇帝軫念生靈疾苦，允其所請，定界息兵。又以達賴喇嘛久離藏地，令其回昭，以遂其性，特命果親王、副都統福壽、兵部郎中那山、理藩院郎中拉卜坦、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聖領駐防察官兵五百名，於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阿齊圖呼圖克圖由裏塘起程，七月初二日抵前藏。七日延達賴喇嘛於布達拉坐牀。九月二十五日章嘉呼圖克圖送班禪額爾德尼，得衣受戒。冬至日舉朝賀。十二月，欽奉世宗憲皇帝遺詔至藏。

乾隆元年。

章嘉呼圖克圖入都。章嘉呼圖克圖同賀祖懸茶之侍衛御前副將覲迎達賴喇嘛來藏之川兵，自藏起程入都。

乾隆四年，勅封頗羅鼐為郡王，領藏事如故。後頗羅鼐卒，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襲封。

乾隆十五年。

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逆伏誅，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為其黨所害。駐藏主事策坦、參將黃元龍殉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逆不法，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撥誅其叛跡，既奏聞，恐逆賊猝生他變，遂召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於樓上誅之。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為其黨所害，主事策坦、參將黃元龍殉之（見寺廟門雙忠祠碑）。餘黨悉獲。都統班第、四川總督公策楞至藏，具狀奏聞。欽奉諭旨，傅清、拉布敦加贈為一等伯，入祀賢良祠、昭忠祠，子孫以一等子爵世襲罔替。都統班第、總督公策楞悉捕誅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之餘黨，藏地始定。奉旨，除西藏王爵，凡西藏事務，皆命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裁決。

乾隆五十三年。

廓爾喀侵犯藏境，唐古忒私和，廓爾喀遣使進納表貢。 夏五月，廓爾喀侵犯邊境，駐藏大臣都統公慶麟、副都統雅滿泰具狀奏聞，並敕調四川兵馬，命御前侍衛、理藩院侍郎巴忠馳驛赴藏查辦。又奉諭旨命成都將軍鄂輝、副都統佛智、四川提督成德、總兵官穆克登阿、張芝元等，率領滿漢土屯各營官兵三千名，由打箭鑪出口。四川總督李世傑坐鎮茶道林，川東道王啟焜駐劄打箭鑪，督催運辦糧餉，及調派官兵事務。布政使王站住、按察使和甯在成都設局，以下官員等辦理運送火藥，分派各站撥員承辦。是年冬，我軍齊集前藏，廓爾喀遣沙瑪爾巴求和，侍郎巴忠、將軍鄂輝、總兵官穆克登阿、張芝元帶領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赴交界地方議和，廓爾喀退還所占地界，并遣頭人等赴京進納表貢。都統公慶麟以被劾革職，副都統雅滿泰降爲二等侍衛，調駐新疆。留副都統佛智辦理駐藏大臣事務。

乾隆五十六年。

秋七月，廓爾喀復擾後藏邊界，占據聶拉木。 七月二十二日，駐藏大臣都統保泰、副都統雅滿泰具奏：本年三月，聞通拉大山雪已融化，噶布倫丹津班珠爾與噶布倫札什敦珠布二人帶領戴琫等分爲八路，赴交界地方，查閱駐守番兵。旋據喇嘛亦羌札薩克喇嘛噶爾藏丹津一同赴聶拉木地方，作理喇字。於七月二十一日據營官稟稱：六月二十四日往邊之噶布倫在聶拉木地方，係證商複債事務，行信與廓爾喀去後，七月初六日傍晚，有沈爾路頭人帶領七十餘人到來，次日早晨又有廓爾喀頭人帶兵千餘名向聶拉木進發，噶布倫等見其人數衆多，不能阻擋，避於寨內，廓爾喀人等疑以爲斷其歸路，乃施放鳥鎗，兩相交戰，俱各受傷。廓爾喀人拆毀東橋，將聶拉木寨落占據，并圍困噶布倫等。據傳聞公班第達因何起釁緣由，據稱，上次廓爾喀侵占邊界時，蒙大皇帝發兵到來，廓爾喀畏懼投降，彼時將軍大人們定立邊界，兩家再無爭鬭，其有甘結合同，載明唐古忒每年在聶拉木收取伊等銀錢，並又給與伊等鹽觔不好，已故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將行使通商貨物，伊等屢次往恨，所議賠償伊等各項，一時不能完結，是以我等私相定議，止利息核算，共計銀四萬五千兩，作爲三年償還，本年五月，已將本年之項送過。去年廓爾喀帶來信字，云汝等若再給一年，可以將餘一年之欠，分派大頭人講議，此字噶布倫等巡邊之便，寄信與廓爾喀，爲人到聶拉木，彼此商議，今大約因此事起釁等語。

廓爾喀賊匪誘執噶布倫丹津班珠爾以歸。 駐藏大臣保泰等具奏：七月初六日，廓爾喀賊匪占據聶拉木，圍困噶布倫等，初九日，有信字自廓爾喀寄到，將噶布倫等直誘入其地。查脅噶爾地方距營哩與古兩站，第哩浪古距聶拉木兩站，擬調取二處番兵赴聶拉木救援。

八月，廓爾喀賊匪占據濟嚨。 駐藏大臣保泰具奏：自前藏起程，於八月初三日抵札什倫布，初四日據都司徐南鵬稟稱：脅噶爾第哩浪古把守，遇廓爾喀賊兵，彼此打仗，見各處寨落已被毀占，據仍退守脅噶爾營官寨。又據督兵胡廷海、盧獻麟等將熱索橋斷，廓爾喀復從木薩橋將濟嚨占據，并將胡廷海、盧獻麟等虜入其地。

保泰遷班禪額爾德尼奔赴前藏。 八月十六日，保泰遷班禪額爾德尼由陽八井北路奔赴前藏，仲巴呼圖克圖並未隨行，留都司徐南鵬帶領綠營兵一百二十名護守札什倫布。

廓爾喀賊匪擾至薩迦溝。 十八日，保泰自托布嘉地方具奏：據烏爾公阿稟稱：十六日同前藏戴琫帶領綠營、達木、唐古忒各兵前至薩迦溝官寨上首一帶撤遇賊，見有三千餘名，因帶迎戰，適有賊頭陸，達木官兵及唐古忒兵丁對敵不住，往後退走，賊人乘勢向前，公札什納木紮與國山達賓巴結先後陣亡，達木兵陣亡者最多等語。又據馬得功稟：十六日與賊對敵，唐古忒兵見賊施放一二鎗，即行退走，惟達木兵尚知奮勇拒敵，無如祇有三百餘衆，寡不敵，以致陣亡

過多，賊衆擁占薩迦廟居住等語。奉上諭：昨據保泰奏，與廓爾喀交戰，達木蒙古國山達賓巴結、公札什納木紮打仗陣亡，唐古忒兵丁怯懦，見賊即行退走，以致多有陣亡等語。國山達賓巴結、公札什納木紮打仗陣亡，甚屬可憫，著交部照陣亡例議卹。其陣亡達木蒙古兵丁，交保泰等查明咨部一體議卹。唐古忒兵丁性極怯懦，見賊即行退走，實屬可恨，但兵丁不思保護公札什納木紮，以致陣亡，本應將隨從兵丁治罪，今不加深究，即係伊等之幸也。倘有陣亡，亦必係被賊追殺，不應交部議卹，著保泰等一併查明，諭噶布倫喇嘛等知之。欽此。

班禪額爾德尼抵布達拉。 八月二十六日，班禪額爾德尼抵前藏，在布達拉居住。

廓爾喀賊匪擾至札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宵遁。 保泰等具奏：據都司徐南鵬稟稱：二十日廓爾喀擾至札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於十九日夜逃去，有供奉[illegible]之濟仲喇嘛與札蒼喇嘛等占卜，謂不可與賊拒戰，是以人心渙散，僧俗紛紛逃避，有賊人入寺，官寨卑職帶領兵丁退回保守等語。

九月，都司徐南鵬堅守營官寨，賊衆退回。 九月初十日，保泰具奏：據都司徐南鵬稟稱：廓爾喀攻取營官寨，卑職等在寨內施放鳥鎗，打死賊匪頭人一名、賊兵十餘，賊見營官寨堅固，衆恐退回。是夜放火焚燒四圍所屯糧草。又據練兵[illegible]爾濟於九月初一日迎戰，殺賊十餘人，所帶貢布達克番兵均已受傷，退守白浪。又和碩達木珠[illegible]巴在僧格宗遇賊打仗，受傷陣亡，又丹津納木札打仗陣亡等因。

廓爾喀賊匪搶掠札什倫布財物以歸。 十六日，保泰具奏：據徐南鵬稟稱：九月初七日，廓爾喀賊衆忽然撤回，將札什倫布金塔上鑲嵌珠石起下掠去。又據營官稟，廓爾喀巴[illegible]賊衆二千餘人至喀爾達地面，定結最近，惟古[illegible]有進兵喀爾江孜等處路徑，誠恐賊事並衆，請撥官兵駐守江孜等因。

冬十月，協辦大學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爲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爲參贊大臣，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員，副都統烏什哈達、岱森保爲領隊大臣，帶領索倫、達呼爾兵一千名，由青海一路赴藏。

十月，奉 上諭：廓爾喀滋擾後藏一事，現派福康安前往督辦，並分派海蘭察等分起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員，副都統烏什哈達、岱森保分起帶領索倫兵一千名。福康安現由山西一路赴青海，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並索倫兵丁，俱由河南一路赴青海，行走尚早，已降旨令各省督撫將應行預備車馬供給等項，務須撥給兵丁等起程日期，分撥起數，知會到日，再行備辦，妥爲經理，計數令守候需時，各督撫務於各自能妥辦，當傳諭各督撫等，所有此次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並兵丁等經過各處，務須派道員一二人，分段照料入境出境，并司車輛馬匹應給事宜，到站即行應付，不可稍有缺乏，俾官兵丁等行走，得以迅速，將此各諭令知之，倘有貽誤，飭令該道據實嚴報，即行查辦。欽此。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駐劄打箭鑪，調派征兵，籌運軍餉。 十六日，大學士孫士毅自打箭鑪具奏：竊照臣欽奉諭旨，令臣添撥屯練降番二千名，合之海蘭察等帶領兵數，及藏內現有之兵，不過七八千人，就西藏現有之糧，及臣籌辦運送出口存貯之五千四百石，再加酌令各台就近採買之糧麥等項，實已寬然有餘。所有現在辦送附近有米一萬石，除各屬陸續報解運在途，祇有三四千石，其餘並有尚未運出者，臣現在飭令道員由鑪運出之數，其餘一萬四千六百石，飛札飭令不必辦運，以省靡費。至屯練降番，先經鄂輝、成德分帶二千三百名赴藏，臣現復遞調屯練一千名，降番四百名，並奉卜什咱巴底巴旺等處土練、番健共約六百名，以足二千之數，計十二月初間自鑪起程，到後藏時，已在二月杪三月初間。臣計算程途，此時即須撤調，以便福康安臨期應用，並令曾經打仗之土目人等，即由草地等處赴鑪，並撥附近川北[illegible]保，令其統領二千名前赴福康安行營，何候

調□一面挑選會同鄂輝合撥及備拉從征等處出色屯兵務協同諸將保留兵赴藏等因欽此上諭孫士毅奏酌籌軍糧米石運赴前
木多巴塘裏塘等處並撥派三十九族及瞻對各兵等，預備在臺心周到，可否可敷之毛已於藏內挑示先期務將軍行必需糧餉籌備
淨辦源源接濟，方可無誤軍需，但藏地程途遙遠，運送維艱，而駐藏兵丁為數不少，撥口糧又需支給，是以飭令孫士毅通盤核算
籌備等事，今據孫士毅覆奏，穩當駐藏大臣等收養米糧及青稞並馬兵上共有七千石，現可採買二萬石，牛羊一萬六七千隻，每兵
每日八合三勺，合計已可供兵人一年支食，再加預備從藏撥石，即將有萬人，亦可充然等語，如此則糧糈實敷，用有餘，覽奏深
為欣慰，此時鄂輝成德先後帶領兵屯兵二千二百名，加以先期派往換班兵丁一千二百餘名，合之藏內原駐官兵，共計四千
餘名，昨又降旨派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員，令福康安分起帶領，並令達賴喇嘛揀兵共一千名，令福康安統帶什咱達賴等撥赴後藏，由京
自青海草地行走赴藏，本日據福康安奏，請添調屯練降番二千名，於明春進剿賊匪，更為得力，著孫士毅即先行派撥，前期前往，
所有原調之兵二千名，竟可毋庸預備，著傳諭孫士毅，即行撤回本營，不必令其在邊境駐劄等候，其察木多三十九族兵二千名，亦
著鄂輝等即一併撤回，無須調往，是統計明年大兵所到，滿漢官兵連番兵口糧，共有七千餘名，加以各處官員跟役人等，亦
不過八千餘人，以此兵數計，每歲需糧米二萬石，今孫士毅業經預備採買者，有七千石，並可採買二萬石，已極為充裕，且藏內所需採辦
雜耳三處官糧，內地米二萬石，並運赴藏，察木多接濟西藏兵食一節，似屬可緩，總緣孫士毅籌辦糧石，固然比在藏就採買，誠有
山路運至察木多，則所費脚價甚多，即此次軍務，亦須寬籌糧餉，然亦應照孫士毅前奏，於藏內就近採買，可以省至十倍，俟福康安
抵藏查核，應情形於現買二萬石外，將來或有需用，先行酌撥，即於藏內採辦，支給自足敷用，如藏內實不能即行添辦，必須內地接濟，再
行咨會孫士毅，隨時運送，亦不為遲，著傳諭孫士毅，將此次添派之官兵口糧，酌量所需糧米二
萬石，現在不必起運，以省繁費，並諭福康安，到藏後，此時酌量情形，籌辦為要，欽此。

十一月，明正土司甲勒參諾爾布捐辦運夫棉衣。十一月初八日大學士孫士毅自打箭鑪具奏，明正土司甲勒參諾爾布慕激其上恩，甚不但藥費為孫士毅僱，此次並令藉賞紅黃。
自出己貲，將近來蕃民，每名給以棉襖一件，牛毛布襪一雙，為現在冬寒運夫之具，並將他方文武官及同貧無給，以見其急公報效。
臣已面加獎賞，許以奏聞，並因旬日以來，鑪換更加踴躍，每日挽三四百石，或五六百石，用日起運由口外遞運，源源均屬接濟，長
發遞夜運
辦等因。

四川總督鄂輝革職，以副都統銜駐藏辦事。成都將軍成德革職，以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公奎林補授成都將軍，山東巡撫惠齡補授四川總督，俱馳驛赴藏，授為參贊大臣。初十日奉上諭，上年大將軍帶同重臣
辦理與廓爾喀人等設法爭執，鄂輝成德同巴忠前往該處查辦，並不留心剿明確，一切皆聽從巴忠等辦理，以致復滋事端，茲巴
忠畏罪自戕，伊二人本有應得之咎，姑從寬格外加恩，不即問罪，仍令帶兵赴藏，一切自應努力，以贖前愆，乃伊等
抵藏，剿辦賊匪，以贖前愆，今伊二人仍在藏延緩，每日探信，行走出口多日，尚未到藏，節經降旨嚴飭，仍前遲延，實有應得之咎，
尚在定結等四日，並未迅速進攻，此正天寒之時，與其駐守，不如早赴藏，兩日可以起程，遽回禦邊，遷延遲緩
遵，乃竟錯亂不前，坐失機會，其罪甚大，豈可復膺封疆重任，鄂輝著革去總督，賞給副都統銜，駐藏辦事，仍令奮勉自效，成德亦
革去將軍，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隨同辦理，仍令偕保泰、雅滿泰等加緊進發，嗣後各屬之人，令惠齡由恩施前赴藏
自效，以觀後效，若再仍前貽誤，自必從重治罪，斷難復邀寬貸，所有成都將軍，著奎林補授，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其未到任以前，
仍著觀成暫署，其所遺四川總督，惠齡著即於此乃吉事，惠齡補授，其山東巡撫員缺，即著吉慶補授，惠齡現已降旨令來京陛
見，俟將該處應辦事宜面加指示，後即馳驛赴藏，先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同福康安辦理軍務，所有鄂輝辦理事務，俟再酌定，其現
在應行籌辦諸事，福康安與孫士毅悉心商量，妥協周到，仍著任從一手經理，俟惠齡事竣到任後，再行交印，起程來京供職，其總

督等缺，仍著孫士毅兼署，其
各牛支給以示鼓勵，欽此。

將軍協辦大學士公福康安抵西甯出口。二十九日，協辦大學士公福康安於陝甘總督勒保會奏，臣福康安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行抵西甯，與臣勒保及前任督臣沿途會商，因熟商查青海一
路冬令原有貿易番子往來，茲該處地方收放馬匹，即以遲緩恐不敷應用，查喇嘛等例須收放馬匹，恐牛隻不足，即以遲緩需牛隻騾馬，以備出口
保現將柴薪糧料等項均辦齊全，但冬寒草枯，備給不足，臣等恐長途運送，仍須察看情形，必須詳晰籌辦
行，熟番之人方能確實，查有西寧辦理貿易番子通事，由陸路出口後，酌給馬匹牛隻，臣等即一面酌辦出口，並飭沿途地方官，預備牛羊，毋使遲誤，臣等復與
沿途番族，每次自藏至西寧，往返須一百餘日，而現在冬令，即再行趕辦，亦須酌量，臣等即令該番子等，酌給口糧，並給牛馬
將軍撥帶柴薪，可備要草缺乏之用，尚有牛羊地方，收放馬匹，冬令亦可行走，惟口外糧站甚少，行走需時，不能甚速，每日不過六
七十里，若遇大雪，即須停待數日，每日不能多行，臣等面詢番子行走情形，並將自西寧口外至藏內程站約計日期，所需各番之
子並木魯烏蘇等處，有積雪時，一路冬令難以行走，一帶沿途，尚有貿易往來之人，近年冬令，尚有番子往來，約略計之，冬令
過一兩次，如雪不甚大，尚可照舊行走，一遇大雪，即不能行，此番子等亦須於此路貿易往來，並報內地之人，該番子等常赴內地貿易，以奉旨
處，陸路深雪，即須繞道而行，一路雪後積水，交至必須看待，再由察木多前進，約計程期，亦須四十日以外方可抵藏，臣等現在
之事，就目下情形而論，天氣和暖，此路尚可行走，各番俱已通知，惟青海札薩克及蒙古王公等官，已咨會該處大喇嘛等，俟臣

外地氣較冷，冰雪在所不免，若得番子導引，雖積雪深處，亦不致迷路，現在番子等俱可隨行，臣由口外地方，即可從冬令
能行之期，臣於此時自西甯起程，由打箭鑪出口，道路往還不時，咨請按站，西甯、柴達木等處，俱經出口外地方，即可籌辦
量行，臣等再四商酌，自當由青海一路行走，近日天氣和暖，臣到西甯，連日晴霽，尚可無阻，即經一路趱行，
須停待，抑或由四川赴藏，不如竟由青海，若將來遇有雪阻，亦不過略停數日，臣即可以速到藏，且沿途現已預備牛馬，臣勒保自應
臨赴西甯，趕緊籌辦，並飭令蒙古札薩克等多方照料，令其預備牛羊馬匹，以便臣福康安一到即可速行，應俟十二月初一日吉
期自西甯出口，前赴木魯烏蘇等處，並將沿途接濟之處，一面咨會四川，臣到藏後，即可與鄂輝等商辦，臣於十二月初一日吉
期自西甯出口，前赴藏地，現在西藏賊匪情形，雖未據鄂輝等奏報，惟聞賊匪已回，臣到藏後，即可察看，以便相機辦理，臣等謹
山賊匪退回，無路相通，雖成德先後抵藏，自能相機辦理，亦不致遲誤，臣到藏後，另行會同奏聞，至口外情形，仍隨時奏報，
雖係臣福康安一人前往，臣等已飭該處番族，按站接濟，以期迅速，臣等謹將現辦情形，具摺奏聞，其青海應辦事宜，另行具奏，
臣出口後，並將沿途情形，隨時馳奏，伏乞皇上睿鑒，欽此。

十二月，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等由西甯出口。十二月初四日陝甘總督勒保奏，據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等，於十二月初二日在西甯啟程，督率官兵，前赴藏地，
海蘭察前在該處，仍令官兵前進，並派委員，按站催趲，即將官兵跟役人等，照例支給口糧，共計官兵一千餘名，前往藏地，
許此時前在該處，仍令照例按站前進，並經甘省派撥前赴西甯，一路行走，並查照前例，與福康安會商，由四川分路之處，
該地方等候，福康安遇有需用，隨時接濟，以速軍行，俟前後抵藏，與鄂輝等會同辦理，以期迅速蕆事，等因。
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由西甯行走之處，當即知照，令其按站遵行，具奏等因。
初十日奉上諭，福康安等奏，由青海一路進藏一摺，覽奏甚慰，此次朕因勒保奏青海一路冰雪較大，難以遄行，恐有阻滯，
是以降旨令福康安到西甯後，與勒保悉心商定，或由四川進藏，或由青海行走，今據奏稱，若由四川前進，須繞道而行，福康安悉心籌酌，
功能耐勞苦，雖有旨令其酌商改道，而福康安仰體朕意，夜以繼日，欲早抵藏地，實屬出力可嘉，若由青海一路可以行走，福康安
必不辭勞苦，仍由青海前進，昨福康安在平番道中，已奏明俟抵西甯，與勒保會商，今由青海一路前進，奏報甚為詳晰，覽奏欣慰，今福
康安一到西甯，即將青海道路詢明，竟即定於十二月初一日吉期啟程前進，與朕心適相符合，實屬仰體朕意，克副委任，著賞給
可日福康安著賞給御用貂褂一件，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用昭優獎，且摺內稱近日天氣和暖，為西甯邊地所罕見，此實

上天護佑之喜兆。易藏韜手誠謝。看來事機順利。則萃大擧進剿。定能一順百順。迅奏膚功。從此得以稍抒厪懷。逆賊迎詳欣慰之餘。有何可喻。至勒保奮舒於福康安未到之先。將應用馬匹、駝隻、鍋帳、口糧、柴薪等項。設法趕緊籌辦。並安設台站。屆覽殊甚嘉予。作爲懷道。福康安一抵西甯。得以定期趲程。所辦俱屬可嘉。勒保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以示獎勵。至摺內稱令海蘭察等由川赴藏一節。已據奏來恩奏到。海蘭察暨後一起巴圖魯侍衛章京。仍從甘省前赴西甯。現已陸續過境。其索倫達呼爾兵丁。現已陸續到齊。即令分起按程行走。仍隨前旨由西甯進藏。欽此。

陝甘總督勒保查辦青海一路軍臺。十三日奉

上諭。前據勒保奏。青海一帶安設台站。現在查照雍正間舊例。自西甯以次安設。並令鄂輝於藏內管轄地方按站設台。直接青海交界。

現已派將弁帶口糧前往。如西藏地方安台尚未齊全。即令隨處代爲安設等語。此次台站關係文報往來。甚爲緊要。必須查照舊日章程。依次安設。中間毋稍間斷。方可聲息相通。郵遞迅速。所有青海蒙古一帶。從前應安台站之處。是否可以遞相接續。不誤遞行。勒保現在駐劄西甯。相距不遠。聲息可通。福康安路經彼處。勒保自必遣人留向前往。其辦理台站官員。亦必時有稟報。至福康安行過青海蒙古游牧地方。並經在彼處一帶。知之必詳。所有福康安經次有否逾越。行程迅速若何。及所安台站是否一律預備齊全。不能間隔之處。著傳諭勒保等即行詳悉探明。迅速馳奏。欽此。十四日奉上諭。青海一帶所設台站。據勒保奏。現令蒙古安置。同福康安前往。隨處安台。並恐西藏不及辦理。已派將備帶領兵丁馬匹一同前進。代爲安設。茲閱接奉寄信。福康安途間即飭口外軍台轉遞。不致遲誤等語。所辦俱好。前此諭令勒保等青海一帶台站暫停安設。原慮水草不便。今勒保於接奉到次所降諭旨後。並不拘泥。仍行照前安設。往來郵遞。得以迅速辦理。實屬可嘉之至。勒保業已兩次蒙恩。並經賞給荷包。著再賞給荷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以示優獎。欽此。

陝甘總督勒保籌辦青海一路馬駝。又奉

上諭。西甯一路勒保等預備馬匹駝隻甚多。又經舒濂令札薩克喇嘛四千匹。現在據舒濂奏。札薩克王公獻馬一千匹。已陸續甯宇舒府令其收受給價。是該處馬匹已屬寬然有餘。福康安此時由青海赴藏。輕騎減從。所用馬匹甚少。其預備多餘馬匹。留存等候。未免徒費喂飼。今聞口外一帶近日天氣較往年和暖。途中水草不致缺乏。且海蘭察所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不過百餘人。所需馬匹無多。著傳諭海蘭察。即與勒保商酌。帶同巴圖魯侍衛章京。著即照在內地行走起數。由西甯起程趕赴。可以及早抵藏。至索倫達呼爾兵丁。見已陸續到京。本月二十外。可以分撥起身。抵西甯後。已屆春融。該處馬匹備辦寬餘。即著勒保會帶兵隊什哈達侍衛保帶領兵丁。隨到隨行。以期迅速抵藏。若彼時賊匪尚在後藏。察拉木達界延遁。正可令海蘭察帶領此項官兵勦殺。直搗追剿。更可將賊衆殲滅無遺。而該內僧衆番俗人等。見有官兵早到。人心亦可鎮定。於勦捕機宜實爲得力。欽此。

青海札薩克貝子羅卜藏色布騰、公達瑪林、台吉達什車木楚納等照料巴圖魯等過境。十八日。陝甘總督勒保具奏。海蘭察於十五日抵西甯。巴圖魯、侍衛、章京等於十六十八等日到來。將海蘭察作爲第一起。亦選英附作爲第二起。阿滿泰作爲第三起。擬於十九、二十、二十一等日起程出口。臣仍酌派熟諳路徑之人。作爲嚮導。取道前進。並諭青海札薩克貝子羅卜藏色布騰、公達瑪林、台吉達什車木楚納等。告以我等深受大皇帝高厚天恩。無報效。今參贊同巴圖魯侍衛等從此出口進兵。我等在於青海地方。情願隨同照料。並可將新設台站所有屬下蒙古。順道照看。不致貽誤等語。臣察其情詞出於至誠。甚爲踴躍。當即允其所請。並諭以爾等如此奮勉。國事實屬可嘉。自當遇便奏聞。上邀恩賞。該札薩克等俱各歡欣感激。其詞名狀。又具奏。札薩克等辦就駝馬三千匹。足數索倫達呼爾兵丁騎用。此外尚有各札薩克等呈獻馬一千匹。分爲二撥。在納木喀多倫巴圖爾二處。以備中途接濟等因。奉旨諭旨。將在事出力之札薩克蒙古王公等分別獎賞。欽此。

將軍、協辦大學士、公福康安抵黃河渡。又具奏。大將軍福康安於十二月初四日自阿什漢水頭台起身。經過五六七台地方。俱天氣晴和。行程安適。其六七台以西。路途稍遠。早晚寒冷。午間氣候尚和。惟此數站內。間有山路石徑崎嶇。並山內有番有披之處。不能騎走。十三日行抵瑪沁鄂博地方。臨館一大陣即晴。並無阻滯。十六日抵黃河渡。即瑪楚喀地方。此數日並無風雪。惟口外天氣站站均有微氣等因。

乾隆五十七年。

正月初二日奉上諭。本日遞到鄂輝成德六百里奏報。朕以爲必係馳往邊界打仗殺賊情形。及加披閱。鄂輝於十二月初三日發摺時。尚在前藏。成德亦甫自江孜行抵後藏。尚未帶兵前往聶拉木、濟嚨、絨轄等處追捕賊匪。所奏均不過查看札什倫布廟宇塔座。及查詢保泰、雅滿泰並辦理叛賊匪等事。殊屬無謂。已於摺內詳悉批示。賊匪在邊界逗遛多日。坐待殲誅。鄂輝成德總不以爲事。一味心存畏怯。觀望遷回。以致定結逗遛之賊匪先行逸去。未能乘機痛剿。鄂輝成德實屬無能。坐失機會。殊屬可惜。著再傳旨嚴行申飭。計此旨到日。福康安早已馳抵前藏。路辦一二日。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並所調屯練番兵。及索倫、達呼爾兵。以次俱陸續齊集。福康安統領官兵。相時度力。攻圍截殺。自可將逗遛賊匪概行殲戮。即趁兵威勝勢。一擧集事。至成德所奏帶兵堵禦要隘。如賊匪尚未退回。應即行剿殺。並令穆克登阿帶領屯練兵丁。至聶拉木、濟嚨一帶。直前進剿等語。成德即使能奮勇前進。跟蹤追剿。其意亦不過將在邊界屯聚之賊匪。悉行殺散。縱其自迴。即以收復邊境。賊匪籲懇乞降。仍出於希圖將就完事。並不思深入窮追。但賊匪反復無常。蕩肆恣擾。實爲罪大惡極。若非大儆軍威。痛加剿戮。使其不敢再萌他念。不足以示懲創。即如前次鄂輝成德等辦理此事。亦祗因意存遷就。和事完局。致賊匪無所忌憚。故智復萌。此次豈可不掃穴擒渠。爲一勞永逸之計。況賊匪伎倆甚屬無能。現據鄂輝奏審訊現獲賊匪供。聞嘴勒塔則西等俱經巴都爾薩野派令帶兵一百名。督理聶拉木官寨。遇見藏獞被殊爾多爾濟將跟隨之八人殺死。並將該犯擎住。又晉達爾結等九人行至定日。過見番兵。將賊衆殺散。同時被獲等語。該處藏獞及番兵素稱懦弱。今過見賊匪等。尚能帶兵剿殺。生獲多人。賊匪無能。即此可見。又訊據賊供。陽布地方。即係廓爾喀賊人巢穴。離濟嚨、聶拉木不過八九日路程。是賊匪巢穴距邊界不遠。且據供巴都爾薩野派頭人一路由濟嚨到宗喀。一路由聶拉木到第哩浪古。每路止有五六百兵。因兩處俱有藏兵堵禦。不能前進。惟瑪木薩野們占了聶拉木。就往後藏滋擾等語。是賊匪人數亦甚有限。無難剿辦。即日福康安前抵後藏。同海蘭察等統領巴圖魯、侍衛、章京。帶兵各員。帶領屯練番兵。及索倫達呼爾勁旅。鼓勇直前。痛加剿殺。自可深入賊巢。擣穴擒渠。永綏邊徼。想福康安久歷戎行。自能辦理萬妥。迅奏膚功。斷不似鄂輝成德之心存將就。止顧目前完事。福康安到後。惟當通盤籌畫。酌量機宜。總須厚集兵力。一鼓成功。方爲盡善。欽此。

陝甘總督勒保奏設口外軍台。正月十六日。陝甘總督勒保具奏。爲口外應設軍台。臣於初奉諭旨之日。因番司默安阿同福康安出口。爲時尚早。誠恐臨期局促辦理。反有遲延。必須先行安設。俾福康安得以

接台行走。諸凡迎送均屬便利。遇有文報。又可隨時接遞。臣欽遵飭令前往西寧知府蔣興宗及遊擊張仁等。帶領兵丁馬匹。先赴各台站一一預為安設。茲據該府蔣興宗等稟報。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已安至多倫巴圖爾。所有青海界內三十八台。業經一律安設齊全。福康安已於正月初二日行抵多倫巴圖爾。俱一路平安。由此前往西藏。僅止十九站。計福康安於開印前定可趕到。海蘭察自出口以後。於正月初五日。已行抵十四台地方。行走亦甚順利等因。　二十六日奉上諭。據孫士毅奏。接到福康安知會。即飭成德統兵。督率各員將。調派綽斯甲等處土兵三千。赴日喀則前進等語。已於摺內批示。前據福康安奏。於正月初二日行抵西藏交界地方。計程節前該大臣可抵前藏。此時海蘭察俱林已先後抵達該處。藏內原有兵丁。及續調屯練土番各兵。本有六千餘名。加以現調之綽斯甲等處土兵三千名。又加以索倫達呼爾兵一千名。勁兵已及萬餘。俱可陸續齊集。聲威極為壯盛。而海蘭察、台斐英阿、金林等俱久經行陣。奮勇有將。統領萬餘勁旅。鼓勇直前。又得福康安調度嚴密。以此攻剿賊匪。勢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前此廓爾喀拉特納巴都爾有藏內係佛地。不可干犯之語。現在又將前往躋藏之兵。惟忠送人同跟役返回藏內。看其光景。自係聞知大臣將到。聲威遠播。勢窮力竭。自必遣頭人下哀懇乞降。若不趁兵威振勢。痛加殲戮。大示創懲。遽以受降完事。則賊匪無所畏懼。凡其桀性狡猾。反復無常。或於大兵撤後。得復寧輯。又須煩我兵力。而路途遙遠。難以長驅及此。我之官兵。豈能墮其計。為其所使。更屬不成事體。此時福康安到藏後。於大兵尚未齊集之時。仍應節次聲言。直以摧枯拉朽。擒獲賊匪。使其鑒懾。一俟官兵齊到。福康安及海蘭察、台斐英阿、岱森保、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精兵猛將。出其不意。直前進剿。使賊匪猝不及防。更可大加剿殺。直抵賊巢。其陽布地方。距邊界僅止七八日路程。更無難擣穴犁庭。蕩平賊境。福康安惟當熟籌詳定。見機深入。以期一舉集事。斷不可存將就完事之見。即賊匪窮迫乞命。亦當遵照前旨。嚴辭斥駁。必不得已。亦必俟其將四藏邊界交出。再行相機辦理。務使乘此軍威壯盛。賊勢窮蹙之時。令賊眾畏懼。勿留遺孽。方為一勞永逸之上策也。至後藏邊界至廓爾喀。雖多有通賊路徑。但兵力合則勢壯。分則力單。福康安等仍當統領大兵。直搗賊巢。一路為攻擣腹心之計。其有必須分兵攻剿之處。亦止可分為兩路。以資策應。他路不可於邊界通賊各路。紛紛分布。致以分而見單。此為最要。欽此。　同日又奉上諭。西寧至藏。分設台站。原以利軍行而資接濟。現在福康安、海蘭察等。均已先後到藏。其索倫達呼爾兵。亦即月內過竣。若該處台站仍前安設。坐台兵丁。暫留則在彼日積延誤糧牧。例應兩赤多未便。而沿途文報。向由打箭鑪一路接遞。可無庸專設台站。以節糜費。著傳諭勒保、鄂輝將青海新設台站。於索倫達呼爾兵過竣後。即以次撤回。其藏地新設台站。亦俟索倫達呼爾兵過後。以次尾撤。既可節省糜費。亦可免兵丁常川駐守之勞。想勒保等接奉前旨後。自已遵照分撤也。欽此。

副都統鄂輝、成德等始攻克聶拉木。擒戮賊匪百餘人。獲其首目瑪達阿爾曾薩野。

正月二十八日。奉上諭。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經成德等攻剿賊巢。卡圍困。水道斷絕。日經無食。是該處賊匪已屬勢窮力竭。束手待斃。無難立時攻克。悉數殲擒。而鄂輝、成德止派兵圍困近及一月之久。始將賊匪一百餘人。用火轟燒。乃奏到摺內。輒將擒獲聶拉木賊匪攻克。勦除廝地方全行收復。鋪大其辭。並將帶兵人員逐一開列。其名單至二十三人之多。甚至如等陸用賞給巴圖魯名號。及花翎藍翎。試思此次勦除一隅之賊。即欲如此優加恩典。將來剿辦賊巢。擒獲賊首及直搗陽布。蕩平賊巢後。又當如何加恩獎勵耶。又此次鄂輝、成德將困守官寨之大頭目咱瑪達阿爾曾薩野拿獲。係屬聶拉木薩野之妖。實為賊中緊要之犯。著福康安將加訊問。即派委妥員。迅速解京。其在事之官兵。除陣亡受傷兵丁照例賞邮外。至帶兵各員內。除鄂輝等奏摺內惟侍衛珠爾杭阿、永德、阿尼雅布三人。較為著勁。著福康安傳旨獎勵。各賞大緞一疋。其挖賊寨牆之土司成勒作木勒及巴塘土兵等。俱著酌量賞其餘鄂輝等原內所開帶兵各員。並著福康安另行據實查明。出力者。再加獎賞。以示鼓勵。欽此。　又奉上諭。此次大兵進剿。更不可不直抵賊界。搗穴擒渠。將其賊首賊目悉數俘擒。不留遺孽頭人一名。並將其地方分給各別部落。俾其作我藩籬。綏靖邊境。方為一勞永逸之上策。萬一賊有窮蹙進取之勢。必不得已。亦必須大振軍威。痛加殲戮。使賊匪心寒膽落。實在畏服。不敢復萌他念。方可完局。然終非長久之計。福康安等久歷戎行。熟諳軍旅。自必能體照節次諭旨。熟籌妥辦。計出萬全。斷不可因事有難辦。稍有遷就。縱不能立時奏捷。即於數月內辦竣。亦無不可。惟福康安仰體朕心。悉心籌辦。以期迅奏膚功。永綏邊徼。至藏內所辦糧石。鄂輝節

輝等奏。共有七萬餘石。牛羊一萬餘隻。足供一萬四五千人年餘兵食。因已備辦寬裕。但現在剿辦廓爾喀。定計深入。直擣賊巢。其事亦難預期。恐不敷軍行要需。不妨寬為籌辦。雖官兵攻剿斷不致遲延歲月。然有備而不用。斷不可臨期稍有短絀。並著福康安通盤籌畫。有備無患。欽此。　二月二十九日。將軍福康安具奏。為籌辦前藏以東台站烏拉牛隻事。派官員駐紮分段經理。以資運送軍糈事。竊臣福康安在前藏時。以自後藏至宗喀一路。烏拉牛隻。設法籌辦。自達賴喇嘛以下。皆踴躍從事。共辦牛一萬五千隻。分撥各台轉運。業經奏蒙聖鑒。現在趕運軍糧。所有撥給烏拉價值。亦均無浮冒。辦理已有成數。惟前藏以東各台站運送軍火軍糧到藏。並屬緊要。若不設法調劑。必致有誤軍需。查東路自打箭鑪口至察木多。明正司、裏塘、巴塘、乍丫、察木多一帶地方。俱有番土司等管理。且距打箭鑪不遠。孫士毅就近在彼。均無遲誤。其自南墩以西。即係達賴喇嘛所管。川省稽查較難。遙站更換烏拉。山高路遠。牛隻又易疲乏。而噶布倫巴勒番官等。辦理不善。誠不免有倚強勒派之事。因此番民等遇避不前。愈形短缺。遲誤不能久待。惟遇緊急。將官員即行逃匿。一站停擱。遂至通站不行。或竟將上站牛隻馱運過站。愈行愈遠。多致倒斃失迷。殊非仰體聖主恤邮番黎之意。且自南墩至西藏道路。共計三千四百餘里。內戡森本多拉里南台。其去台較近之處。自何可轉移。若相隔窵遠地方。實有鞭長莫及之勢。臣福康安屢次嚴飭。並派番員督率往前稽查。力加整頓。無如未定章程。辦理仍屬紛歧。若恐心籌酌。必須因應適行。方可源源接濟。惟有另辦牛隻。分撥各台。並派委員及能事喇嘛等。分段經理。以免耽延貽誤。隨行令藏內林倉通盤籌畫。並與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等往返札商。使各站均有雇屋牛隻。照例給價。到站即行。諸弊可以盡除。查自南墩至藏。原定八十一站。今作三十六站。每站派令熟悉烏拉之人。辦牛三百頭。共牛一萬六千八百頭。按站分撥。又將各站共作為一段。每段各派知縣佐雜一員督辦。並委道員徐長發。候補知府李承宣。往來稽查督催。達賴喇嘛亦按段派撥辦事喇嘛一名。幫辦喇嘛數名。專司其事。內有包墩並濟嚨等十一站。係帕克巴拉呼圖克圖及達賴喇嘛所管。除遞飭喇嘛所派喇嘛外。並令強巴喇嘛數名寄

保各呼圖克圖分派妥人經理。呼嚨更番。所有此項牛隻。俱係常川安設。凡川省運送軍火軍糈等項。仍照原定八十一站之數給價值。交新派站員。照時喇嘛等嚴禁。如有從中侵扣之弊。即行從重治罪。庶番民踴躍趨公。而一切兵米要需。可以計程抵藏。遂不致延擱。所有臣籌辦緣由。為此具奏等因。奉硃批。已令和琳經理此事。欽此。

二月。兵部侍郎和琳馳驛赴藏。

二月三十日。奉上諭。前藏事務。前已有旨令鄂輝即行回藏辦理。此時正值大兵進剿。一切軍需要務。均資妥協。和琳人本細心。遇事尚有主持。在藏辦理糧運、接濟官兵。及查辦數仿諸事。自所優為。且係朕特派之人。眾人亦所信服。現已降旨令其馳驛前往。接辦該務。其應行查辦事件。如鄂輝有未辦竣者。和琳到後。即行接手查辦。以資整理。欽此。

副都統衛鄂輝。督催自藏至軍營一帶糧運。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鄂輝前已有旨令其俟福康安到邊界後。即回至前藏辦事。但現在大兵進剿。一切糧運為務。關係緊要。且藏內事務。現已派和琳馳往辦理。鄂輝不必拘泥株守前藏。所有自藏至軍營一帶糧運。烏拉事務及後路一切卡汛。策應均著交鄂輝常川往來。稽查督催。督率能員。務使源源接濟。倘有遲誤。則惟鄂輝是問。設若恐其一人難於兼顧。即暫留鄂輝。令其二人料理。欽此。

賊酋阿爾曾薩野解送京師。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鄂輝等訊據賊匪頭人阿爾曾薩野供稱。此次廓爾喀與唐古忒構釁。是巴勒布瑪木薩野。聽了沙瑪爾巴的話。所以闖進來的等語。沙瑪爾巴與巴勒布薩野狼狽為奸。此次廓爾喀侵擾藏地。皆係伊二人從中誆唆。使為之主謀。實為此案罪魁。即日大兵進剿。務須將伊二人生擒解京。從重治罪。以申國典。而快人心。又據鄂輝等奏。現擒獲賊匪五十名。除隨時正法外。尚有賊匪二十四名。現委員解交福康安審訊辦理等語。此等被獲賊匪。已據鄂輝、成德訊取供辭。是實。著福康安提加審訊。如有應行

擊京者，即遣令押赴京，以備訊問，如無可訊問之犯，即在彼處正法，此外倘有

賊匪一名，係賊人所知之賊中大頭人，即將該犯一並遞送解京，歸刑部審訊。欽此。

帕克哩營官等將兵收復聶拉木、宗木地方。

三月初二日奉上諭：據福康安奏，帕克哩營官率領番兵，將聶拉木、宗木收回，福康安俱經加獎賞，並諭各營官番目等能將節年被占之地方大半收復，其倘有奮勇者，福康安等酌量賞賚，並曉諭番官番目等，大皇帝聞知爾等打仗奮勇，奪回被占之地，特加之賞，俾伊等益加感奮，勉圖報效也。欽此。

第巴博爾東自陽布回藏，保泰、雅滿泰革職治罪。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據福康安奏，試問自賊營回藏之第巴博爾東供稱，乾隆五十五年，因廓爾喀與藏內一事，遂派噶布倫博爾東同喇嘛等前往講說，沙瑪爾巴稱：你們來的不是正經辦事的人，又沒有緞子，算不得事情，還是叫你們辦事噶布倫等前來再講。至上年六月，博爾東跟隨札什喇嘛前往，約沙瑪爾巴來講和，行至半路，有許多兵將札薩克喇嘛及博爾東等追拿，又將噶布倫等叫去見王子，令沙瑪爾巴向噶布倫異常在陽布日久，與賊匪講說，一經兩次，丹津班珠爾等出藏，內有沙瑪爾巴要與我們和好之話，嗣接到邵羅等處書信，沙瑪爾巴又寫令丹津班珠爾寄信回藏，自稱老病，無能，有心要替藏內出力，明係誑知大兵將到，巧為卸罪地步。令將博爾東供出各情節，揆之上年保出廓爾喀，誘致丹津班珠爾等，諸事全係沙瑪爾巴從中設計主使。丹津班珠爾等墮其術中，致被誑去，其留住藏內之信，尚想唐古忒見好，實則賊與騙，彼其居心陰狡，是爲此案罪魁，明且大兵進剿，將沙瑪爾巴設法要挾，僞稱藏內以極刑方是以快人心，至前接噶爾等爲出接納巴都爾寄保泰、雅滿泰奏內稱，前後我王子給過二位大人書帖，二位大人並不與我們作主，也沒有給我們緊帖字話，寔屬當諭福康安，以廓爾喀未經從兇犯境之前，即有稟帖呈寄保泰、雅滿泰，自必將索取地租緣由說明，何以伊二人並未奏聞，亦未將拉特納巴都爾原稟錄呈，令福康安向保泰等查訊具奏。今福康安訊問保泰供稱，許給賊人之事，我到藏時原有所聞，上年春間，該廓爾喀來稟，提及唐古忒欠伊銀兩一事，當即飭令噶布倫等查明，丹津班珠爾等俱不肯說出實情，祇稱本無私債，我因廓爾喀已經投順，所言私債，唐古忒情願自行清理，想來即可完事，是以未經具奏等語。保泰等於許銀贖地一節，既有所聞，且賊匪未經滋擾之先，所寄廓爾喀內，復提及此事，乃保泰等竟

敢徇隱不奏，情殊可惡。前經降旨將保泰、雅滿泰二人枷責示衆，今據福康安奏請將保泰重責四十板，另換重枷枷號，雅滿泰與保泰罪惡相均，早有旨將伊押回前藏，並著照保泰之例，與保泰枷責以示衆。欽此。

濟嚨呼圖克圖及各寺喇嘛交出火藥鉛丸馬匹。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據福康安奏，探聞火藥鉛丸一項，向係前藏南界貢布地方山產硝磺，陸續運送濟嚨呼圖克圖、札薩克喇嘛，並諭噶布倫等，令將存貯火藥鉛丸交出。現據噶布倫交火藥二千四百餘觔，陸續運送軍營，等語。軍火爲行兵要需，福康安到藏後，訪查知該處尚有火藥鉛丸，即諭令濟嚨呼圖克圖等就近交出，既可早爲備用，且省內地運送之煩，所辦甚屬可嘉，降旨分別獎賞，以示鼓勵。又各寺喇嘛及噶布倫等俱有自蓄好馬，現酌加賞資，選得壯健好馬一百匹，俟到藏後再添買好馬數百匹，一併先送軍營備辦一切，俱見留心。覽奏深爲嘉慰。欽此。

酌定征兵日支口糧數目。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征兵日支口糧，前據鄂輝等奏，每兵折給糌粑一觔，經軍機大臣議駁，照上次鄂輝巴忠成例，折給糌粑一升，原爲慎重軍需起見。今據福康安奏稱，糌粑一升不敷口食，懇請每兵每日仍給與糌粑一觔等語。現在大兵進剿，務期迅速蕆功，卽稍有多費，原所不惜，即著照所請，每名每日給與糌粑一觔，俾官兵益加踴躍，以期迅奏膚功，此時轉不必錙銖計較也。欽此。

保泰更名俘習渾。

奉上諭：保泰之名，與從前裕親王相同，裕親王係近支宗屬，自宜敬避，乃從前那木札爾旺札爾皆所悉知，並未更改，以致伊得擅專權，現已改名爲俘習渾，以後遇有伊事件，即以此名書寫。欽此。

超授福康安爲大將軍。

三月十五日奉上諭：福康安統領大兵，剿辦廓爾喀賊匪，時授爲將軍，與外省駐防將軍體制稍相同，究覺等威莫辨。此後福康安總稱爲大將軍，遇有檄諭行文等事，寫以大將軍字樣，更加威嚴尊重，俾番衆生畏，賊匪破膽也。欽此。

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前因福康安統兵進剿，廓爾喀由青海一路馳赴西藏，道路遙遠，沿途備資不無需費，曾經加恩於軍需款內賞給銀一萬兩。現在福康安統領大兵，已於二月十七日馳赴邊界，不日進兵，一切獎賞自仍需用，著再加恩賞給銀一萬兩，仍著於藏內所貯軍需內支給，以示體恤。欽此。

仲巴呼圖克圖解送京師。

三月二十三日奉上諭：仲巴呼圖克圖在札什倫布廟內，一聞賊匪滋擾，任意不肯率衆保護廟宇，輒收拾細軟物件，先期逃避，其罪甚重。前經降旨令孫士毅於該喇嘛解到打箭爐時，分別查辦，茲據孫士毅查明該喇嘛所帶物件無多，且祇係尋常行李，並無細軟貴重之件，自無庸解赴江寧，即派委妥員，將該喇嘛及跟從人等押解赴京，另行酌量安插。至札什倫布緣孫卜喇嘛等四名，係陰同贍卜藏丹巴占卜，惑衆，業內應行解京，要犯並著孫士毅一並派員解京，毋得視爲藏中解京尋常之犯，致有疎虞。欽此。

兵部侍郎和琳二十五日抵成都，具奏，面詢督孫士毅，據稱出口軍火，已有二十餘萬運送，兵餉已有七十餘萬，西藏道路程途此時尚未到齊，軍營自收復聶拉木以後，濟嚨尚存，成德先後帶兵赴濟嚨一帶查辦，福康安業已馳赴邊境，和琳遍諭劉等語，所有一切應辦事宜，務須到藏悉心籌辦，凡事與福康安往還札商，以期無誤事機，等因，奉硃批：好，一切勉之。欽此。

范忠及色角七哩自陽布回藏。

三月，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審問范忠及色角七哩，自賊巢帶來各處信稟，總稱銀兩債欠應辭，以唐古忒從前負欠理屈，該誘說令爲沙瑪爾巴給噶布倫信內語甚爲賊大賊勢恐嚇多端，賊匪明知欠項查實，特說此話，誘藏番見其有理，彼有因即可爲之卸罪地步，現在惟有敵前遷剿，統兵深入，一舉蕩平，奉上諭，賊匪欲肆行擾後之後，仍不知悔罪投誠，其所寄各稟信詞，詭譎其詞，意圖勒欠遮飾，竟在陽布將唐古忒人等拘誘，欺各情事，更爲可惡，而沙瑪爾巴給噶布倫信內，竟敢作大言，藉以虛詞恐嚇，此等尤屬極，實不可恕，但所寄各稟信，特索欠項爲名，以見曲在唐古忒人等，預爲卸罪乞降地步，是賊匪寫信內語，未爲題於罪之意，而中情實怯，已屬顯然。賊人狡詐，大率不過如此。福康安等惟有堅持定見，勉奏膚功，以擒獲賊首爲正辦，更無二義。現在福康安已行至朗嚨地方，計日已早，已直抵賊境，將擒本新噶嘛喇絨擒剿洗，再行厚集兵力，直抵賊巢，佇候捷音。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諭屬悉公中堂大將軍前剿，得公中堂大將軍已到前藏，心裏很喜歡，本應差人前來迎接，呈遞物件，因與唐古忒不和，所以不敢遣人前來，原因有巴勒布的人回藏，也不能多帶物件，做具微物，伏乞大將軍賞收，從前我祖父與達賴喇嘛相好，常寄信與我們，又發銀子來，令我們鑄造銀錢，自前噶偕喇嘛瑪爾瑪圖之後，藏頭人總不照依辦理，此後我們曾鑄錢的銀兩俱沒有事，所以與藏裏不和，藏裏的銀子不到我這裏來，鑄錢的成色就不好了，想著唐古忒與我們原是一家的人，爲了此事屢次寫信字與唐古忒人，總是遣人來送東西，唐古忒總不肯應允，我們原知道藏裏是大皇帝的地方，原不敢滋擾，因藏裏大人們沒有把這些情由奏明大皇帝，我們想著若發兵邊界來，藏裏大人自然是要奏的了，所以上次發到協噶爾來的，並不是要搶

占藏地。後來有天朝官員來曉諭，又有薩迦的人來講和，立了合同。如今唐古忒又不照從前講和的話，我們遣把噶布倫們前進去，發兵到後藏。我們總照講和的話行，並沒有過於先事講和的合同。彼此各有一處，求大將軍查一查，倒底誰是誰非。如今大將軍既奉大皇帝旨意來藏，祇求將兩下事情剖斷明白，能夠再兩甲噶爾的第哩巴察地方，有心要在藏地方斷我們與藏裏相好，擒住了他。如肯施恩於我，將來第哩巴察有甚麼事情，邀擬得住。如不肯施恩於我，就管不得了。現在該當如何辦理之處，懇祈即給回諭。遵照。

金花緞一匹。　布一匹。

青雕片一方。　裏面兩色氈一方。

千里鏡一件。　花瓷一件。

大將軍檄諭廓爾喀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照得本大將軍恭膺簡命，統領大兵前來，前接爾呈遞總督轉奏內稱，唐古忒人許給銀兩，並不按年給與，背棄盟誓，前曾轉懇領多兵前來，此事如何辦理，並求奏請大皇帝諭旨等語。此實係無知已極。大皇帝撫馭中外，凡事無纖悉，俱鑒照明察，洞燭無遺。爾之使者進京，曾未見耶。即本大將軍現在督師前來，聲罪致討，特秉承聖諭，教導開導，有未奉諭旨，即輕涉爾境之理。至爾部落與唐古忒人等，既因銀債細事，致此爭競，即應將實在情形稟明天朝駐藏大臣，聽候查辦。況成藏大臣不為申理，亦應稟知總督將軍等，自必為爾秉公剖斷。且爾上次有進貢頭人巴拉叭部爾、喀瓦斯哈噶爾等，曾蒙聖恩賞給頂戴。爾即欲具表，遣頭人齎奏大皇帝，誰能將爾差人阻抑。乃爾自外生成，輒敢稱兵滋擾衛藏，不但占據邊界，且敢侵犯扎什倫布，將廟宇塔座損壞，並搶金銀什物，肆行搶掠。爾豈不思衛藏之地即天朝之地，豈容爾等作踐。況爾得受大皇帝封爵，竟敢從違抗，乃爾竟全不知感激天朝恩典，反覆無常，負恩悖逆，實屬罪大惡極，為覆載所不容。今本大將軍奉命親統大兵，問罪爾部落之罪，惟有將爾部落一舉蕩平，申明天討。爾等從前所求給與銀兩事，斷不值理論。現在調集各兵，源源而來，刻期進發，搗爾巢穴，務在盡殲醜類，不留餘孽。此皆爾咎由自作，速取滅亡，悔罪無益，雖在不赦。至爾給噶布倫信內稱，若能說合，也免漢番官兵，若廓爾喀的生靈受累，如要動干戈，我處也預備著等語，尤屬妄誕。本大將軍統領雄兵勁旅，無不一以當千，爾所目擊。國俊偕統有猛將，率領大兵，陸續進發，較現在所領之兵更多，將士亦更為驍勇。爾等名曆頭頭，迷成蟄勢，彼時爾雖欲悔罪乞降，噬臍無及。本大將軍將行天討，奉命嚴明，即行統領進剿，爾不似從前與爾說合完事，爾宜知悉。前諭發檄曉諭，倘未將爾應得罪，甚納齋納那來藏，拉爾呈遞本大將軍來察，知何未將到前諭，但只是內不知係罪，論以藏內不使銀錢，及不依合同清還銀兩為辭，曉曉辨諭，聽求剖斷，可謂貪婪已極。固有悔心，爾部落求與唐古忒往來貿易，即或藏內不肯行使爾之銀錢，不過交易細故，何得藉此為辭，遽爾搖擊，肆行滋擾。至於藏內不依前立合同給銀一節，爾欲以此歸咎唐古忒，以見召釁有因，並非爾無故敢於侵擾，所言尤為悖謬。上次爾部落與唐古忒說合，丹津班珠爾等為爾哄誘，私許銀兩，賄地寫立合同，試思爾所占之邊界，原係藏地，理應退出，何得強索地租。是此項銀兩本屬不應付給，乃敢強行勒索，及前項賞給，悖謬無知。本大將軍現在統領大兵，爾既知罪甚重，滅

亡在即，何得以此等無理之辭，妄行瀆凟耶。又來稟內稱，甲噶爾之第哩巴察部落，向恐爾占藏地，爾部落搶藏地歸廓爾喀，詎可實屬狡詐。第哩巴察離藏甚遠，不但與唐古忒無隙，並且未通往來，安得有搶占藏地之實。本大將軍聞得爾部落從前與作木朗打仗，第哩巴察激於義憤，曾經協助作木朗，擊敗爾之匪眾。是第哩巴察部落久與廓爾喀為仇，一聞大兵進剿，自必仰藉聲勢，為我先驅。今爾詭稱第哩巴察圖占藏地，希冀天朝將及第哩巴察，爾得藉報私仇，是以一味捏辭聳聽，不自知其悉無情理。本大將軍燭照情偽，豈不能爲爾等所惑。且爾既言要與唐古忒和好，為藏中捍禦外侮，何以轉敢兩次來藏，占據地方，搶至扎什倫布，大肆搶掠。就爾此言，已屬自相矛盾，欲蓋彌彰。爾此時並不悔過服罪，尚欲見好居功，推惑番眾，區區鬼蜮伎倆，豈能欺本大將軍前。逆奸詭詐耶。至爾所呈送緞片等物六件，亦屬冒昧。天朝體制，凡外番呈送欽差大臣物件，概不收受。況爾係化外番夷，身負重罪，豈有收留物件之理。並將原物一併擲還。特檄。

參贊大臣公奎林以疾卒於江卡。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具奏，奎林因患燕瘡日久未愈，精神甚減，現在江卡調治等因。奉上諭：昨因孫士毅奏，奎林於三月初九日在江卡地方身故，聞之深為憫惜，已令降旨入祀賢良祠，賞銀二千兩，料理喪事，並令伊子與倫仲送進京。欽此。

領隊大臣烏什哈達、岱森保帶領索倫、達呼爾兵丁，行抵多倫巴圖爾。

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烏什哈達、岱森保奏帶領索倫、達呼爾兵丁，於三月十三四兩日已行抵多倫巴圖爾地方。現在趕緊攢程赴藏，並詢問該古番子等稱，往年冬春該處積雪四五尺，今年氣候不甚寒冷，並未遇有大雪，兵丁等間有染患傷氣，現已痊愈無恙等語。覽奏深慰。此皆仰賴上天誠佑，所致惟有敬謹叩謝，以答鴻貺。又稱：惟舒所稱，居一千五百餘，分大股，閑有創痕等語。青海口外一帶，非內扎薩克蒙古可比，向來從無內地之人在彼行走，此次官兵經由該處，設伊等望塵不前，稍涉驚避，則我兵行走必致遲誤。今伊等感激聖恩，爭先報效，為官兵等領路前進，諸凡盡公踴躍，深可嘉尚。正值春令草枯水涸之際，馬匹臕分自難滿足，烏什哈達、岱森保因行走不能迅速，恐誤限期，咨會福康安查照，此係卸過地步，亦未可定。但岱森保於三月二十日可抵西藏，烏什哈達因後行走，亦於四月初一日以前可到。伊二人經由外番地方，一切順利，均當感激天恩，此時均已先後抵藏，何不為嘉，殊亦不加深究，著福康安將此旨傳知烏什哈達、岱森保及各官兵，俾其益加感激奮勇出力。至官兵等經過極地，跋涉受辛苦，俱日下俱已過去，即日陸續到藏，軍中得此勁旅，自必所向無前，一舉集事也。欽此。

都司徐南鵬超陞參將。

四月初三日奉上諭：徐南鵬於從前賊匪擾至後藏時，所率兵丁僅止八十餘名，即能抵拒賊匪，保守官寨，殊為奮勇出力。今鄂輝上所供御容於保啓程後，即嚮至務官寨內，敬謹供奉，深知體制，甚屬可嘉。徐南鵬著加恩超陞參將，交福康安遇有缺出，即行補授，以示鼓勵。欽此。

添調川兵三千名

四月初四日奉上諭：昨據福康安奏請添調川兵，以備運糧護餉防守後路之用，已降旨令孫士毅將從前備調兵三千名，催促各兵將弁迅速起程赴藏矣。此項兵丁，前據福康安先行知會孫士毅預為檄調，計此旨到時，兵丁必已行過若干，多一帶。五月內即行抵藏，正值福康安統領大兵深入之際，即將此項兵丁一併帶領進剿，則聲威益壯，更可迅奏膚功。所有防守後路，現又降旨令孫士毅再於屯練降番內，密爲挑備三千名，聽候檄調。著福康安酌量調撥，如無需續調，則已。若仍須添調，即知照孫士毅迅速遵旨，將弁帶兵刻期起程赴藏，以資後路接應之用。過便再行奏聞，不必拘泥候旨。再此次福康安等本係請添三千名，今朕予以六千，合之從前節次派調之兵丁，共有一萬六七千名，兵力不爲不厚，福康安等惟當仰體朕懷，勉圖上緊，計日以待捷音之至。欽此。

總兵彭承堯、朱射斗帶領漢番兵三千名赴藏。

四月十五日奉上諭：本日據孫士毅奏到，接准福康安咨會，即將挑備漢兵二千五百名，土兵五百名，分派總兵彭承堯、朱射斗帶領起程，計四月杪可以全數抵爐等語。自打箭爐至後藏邊界，道里甚覺遙遠，行走需時，計算此項添調兵丁，須至五月內方能全抵軍營。但現在福康安等已久抵後藏，所有續調屯土兵以及索倫、達呼爾兵，諒已俱陸續到齊，福康安等統領勁兵，剿殺蕩除，賊匪自必勢如破竹。應該邊界後，即當乘勝直搗巢穴，為犁庭掃穴之計，斷不容稍緩。欽此。

命大將軍福康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惠齡等作為一路進兵。

四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因進剿廓爾喀，應須分路進兵，曾經降旨令福康安、海蘭察作爲一路，令成德、岱森保作爲一路，嗣因奎林身故，又令福康安會同和琳酌改令台斐英阿、岱森保、海蘭察作爲一路，今據福康安先後奏到各摺，及本日奏到圖樣，自以濟嚨爲進兵正路，將來大軍深入，賊可由此一路併力合攻，軍勢更爲壯盛，似無須分作兩路，且福康安亦必須海蘭察一同領兵，更爲得力，若令海蘭察另領一路，則福康安未免勢孤，或遇緊急之時，海蘭察未能策應，轉恐於事無益，即令岱森保同海蘭察作爲一路，擬歸責分投進，於緊要機宜，亦殊整預，朕再四思維，莫若福康安、海蘭察、惠齡同在一路，統領大兵，竟由濟嚨直前進勦，自可勢成破竹。若福康安等所帶兵勢必須分作兩路，該處所留兵人且或恐人數稍少，即伊等仍帶將軍提督經臨或行，且聶拉木地方究係成德克復，若令其帶領兵丁作爲一路，並令台斐英阿前往，於濟嚨剿除賊匪，自可牽綴賊勢，而備後攻，俾進剿之時，可以無須分路。福康安於濟嚨剿除賊匪後，統兵深入，其聶拉木濟嚨一帶，或遇賊匪鈔截，不可不預爲堵禦，即令成德、台斐英阿在彼處一倂彈兵分討，往來策應，以壯聲援，更爲萬妥。欽此。

閏四月，領隊大臣成德師攻聶拉木，查獲賊匪奸細羅卜藏策登等家私沒於官。

閏四月初四日，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成德帶兵至聶拉木時，有爲從之羅卜藏策登之女工噶布策，送信與賊匪，得以預爲準備。經鄂輝、成德在邊界查獲，審係羅卜藏策登於上年賊匪滋擾時，將家內物件託伊妻弟科嘛爾寺喇嘛依什納木甲寄存番民札木央彭楚家內，賊匪至聶拉木，令羅卜藏策登之妻多留結納木甲帶路，並將羅卜藏策登夫婦帶往賊中，工噶布策亦逃往賊中，俟將來剿平賊匪，務將該犯等拏獲從重治罪，所有羅卜藏策登寄存各物，均應入官，交西藏糧台變價應用，臣等已飭知防守隘口弁兵，實力查拏，不准沿途番民私通信息等因。

兵部侍郎和琳行抵丹達，沿途催趲運送軍火。

閏四月初四日，兵部侍郎和琳自丹達具奏，甫啟即入藏界，自南墩至石板溝七站，爲江卡督官管理，阿足至巴貢七站，爲乍丫呼圖克圖地方，包墩至納貢七站，爲察木多呼圖克圖地方，恩達至洛隆四站，爲內扁齊呼圖克圖地方，以上三處，俱係該呼圖克圖及商卓特巴管理，自洛隆宗由碩般多至西藏，皆屬達賴喇嘛屬下番官喇嘛分管，臣過江卡時，查看烏拉情形，即屬短少，每起軍火到站，必須等候數日，方能起行，當即將該台員督官面加申飭，並面諭以每站添備牛三百隻，令各齊全，旋稱聞達賴喇嘛文書已到二十餘日，至今未見番官添備等語，臣即欲將該番官枷責，始據叩請於十日內辦齊，由納木等處，臣想番民既受豢育，深恐又未能應其需，一經恐嚇，即知畏懼，是以酌留貴州委員候補參將徐南鵬催辦，俟其十日備齊，再行賞給，昨據該參將具報，一切軍火皆已起行，核算牛數，均足無缺，惟乍丫、類烏齊呼圖克圖遠處山後，所管地方不但添備牛隻，各案俱辦，一切軍火錢糧，皆於各等處堆積，詢之台員，俱稱該處每年鞍換烏拉一次，今將十日半月不等，從前運過之項，半係台員采買烏拉，又有將員自備牲口，並有先行發給腳價，至今未曾應付者，臣恐該員等自知遲誤，惟以爲卸責地步，嚴密防查，究屬實在情形，惟見該商卓特巴等，實係年老疲軟，不管事，或係新進少年，民情不服，即現在一二辦事之人，諉口不敢違誤，亦祇一昧顢頇，臣當面諭以皇上修念番民疲苦，資數不惜數百萬帑金，勞師遠涉之至意，並告以廓爾喀滋擾，深知感激天恩，現在如何出力，爾等蒙呼圖克圖受恩深重，爾等亦係該數番人，理宜踴躍急公，況是官給腳價，並不苦累番民，今商卓特巴等總屬昏昧支格，臣一路更令通事番語者明申訪問民情，大約番戶男婦窮苦居多，臨時當差，希得官給腳價，因議令台員自行雇覓，而番民又以畏懼商卓特巴爲辭，臣再四思維，該地方喇嘛，素來驕縱，遇往來人員，多假以辭色，然今當軍火緊要之時，若不恩威並用，使之知所敬懼，徵台員更爲呼應不靈，且查商卓特巴不過係該呼圖克圖手下辦事人，非如藏中札薩克喇嘛布倫等奏請補授者可比，況伊稍上戒藏，敢數飭資石頂，尤屬不合，臣即令將伊頂戴摘去，實以不遵王法，即係違背佛法，令其長跪多時，始據懇請出結，如數催辦，其餘番官

第巴大約諸事推諉，一未曾安設，向有烏拉處所，不致遲誤，於似此二處商卓特巴之忽略忘懼，臣仍請加賞罰，以示勸懲。至於江卡、類烏齊、察木多所派各站督辦牛隻之喇嘛，在邊壩僅見一人，餘俱未到，現已飛行飭催外，並令臣稍加懲創，俟各處現在起緊辦理，據報乍丫、恩達兩處，堆積軍火皆已陸續起運，惟自察木多以西至拉里一千五百餘里，山勢尤爲險峻，如瓦合、丹達、拉里有名大山，雪未融化，其餘諸山，亦皆崎嶇，行走不易，臣現在已抵丹達，查至四月初一日起至閏四月初二日止，已趲運過丹達大山火藥、鉛子、弓箭、火繩，共有八百三十一包，銀十五萬兩，弓五百張，箭一萬枝，臣一面札飭前於江卡委催之候補參將徐南鵬，將已過察木多各起軍需，飭即跟催，復咨會遊擊烏爾公阿星往迎催，務於閏四月內趕赴前藏，其未過察木多各起軍需，除札致給外竅一體催，並飛飭各台員上緊設法趲運，務使源源接濟，庶不致仍前玩誤，再查乍丫、察木多、類烏齊三處，係康熙五十八年賞定西藏，賞給達賴喇嘛地方，今各該處雖有呼圖克圖，其商卓特巴頭人自應達賴喇嘛商同駐藏大臣嚴加管束，未便任其私擅，該係各一部落，然現當辦理軍需，又未便遽易生事，臣已將該商卓特巴違誤情形，札致駐藏喇嘛及濟嚨呼圖克圖，並咨呈大將軍公福康安在案，俟臣到藏後，與達賴喇嘛等商酌，或留委妥人經理，或歸於將後章程另行辦理，副閱大將等所烏拉尚少，軍火亦有停滯，當即趕赴該處，督辦一切，惟過丹達後，前途祇有魯貢拉及甲爾多拉、竹卡、拉里處，爲數處大山，風雪不時，然臣前過瓦合時，上下一百六十里，積雪更深，路徑險仄，只以烏拉缺少，雇貸惟艱，仰託聖主洪福，並無阻隔，計月半以前總可趕抵前藏，所有臣一路辦理烏拉，催趲軍火緣由，理合由驛奏聞等因。

奉硃批，甚汝去竟大於事有濟，可嘉之至，餘有旨。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三中

紀略中 原目作方略

兵部侍郎和琳、副都統衛鄂輝、四川總督惠齡分段督催轉運糧餉。

閏四月初七、十六等日奉上諭，現因西藏辦理軍務，一切糧運烏拉，關係緊要，且賞賚務殷繁，之後，亦需整飭，是以特派和琳前往督理，但大臣中如和琳細心曉事者，即不可多得，將來事定後，派作駐藏大臣，不過於副都統等員內酌選妥靠者派往，爲能妥係曉事之人，即同在一處辦事，尚恐不得主見，若分駐前後藏，兩處勢必不相上下，或至爭競，甚至遇事互相推諉，轉於公事無益，現當軍興之際，前後藏派令鄂輝往來巡查，原爲目下一事，將來大功告蕆，後藏地方並無須撥兵戍守，一切誠務，仍在前藏經理，其後藏祇係班禪額爾德尼管轄之所，又安用分員駐守乎，總之，此時惟在福康安等酌籌通融機宜，一俟大兵濟嚨先將濟嚨賊匪剿盡，剋期攻擣陽布，搗穴犁庭，爲一勞永逸之舉，計其善後事宜，均可從容酌議也。欽此。

又奉上諭，所有濟嚨以內糧運烏拉等事，節經降旨令和琳在藏督辦，鄂輝往來趲催，但伊二人所辦同係一事，斷不可稍分畛域，致滋推諉，務須互相商酌，彼此關照，兩人共事，如同一人，若和琳在藏駐劄時，鄂輝即至濟嚨催趲，如鄂輝回至前藏時，和琳即赴後藏至濟嚨一帶督率催趲，總期軍糧源源運送，無誤至濟嚨以外，糧餉運送，及非二人經理所能周到，今但惠齡本係參贊大臣，又係本省總督，一切呼應較靈，所有濟嚨以外，凡大兵所到地方，需用軍糧，竟著惠齡專辦，不必同福康安帶兵前進，將來大功告蕆，惠齡轉輸之功，即與戰勝之功無異，朕必與福康安、海蘭察一體加恩，並不因伊未曾督兵稍存歧視，但自濟嚨以外糧運設有缺誤，則惟惠齡是問。欽此。

兵部侍郎和琳具奏，爲籌辦運送軍火糧餉，酌定限期，催儹章程，以期迅速事。竊臣於初四日出打箭爐，十五日至巴塘西之竹巴籠地方，由福康安報便寄到奉上諭：福康安奏前藏以東台站烏拉各摺，所辦俱妥，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惟運餉軍行首務，台站烏拉最關緊要，經福康安與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噶布倫札商，俟各站俱有牛隻，照例給價，到站即行，可期無誤，但必須統理得人，照料周妥。前已有旨令惠齡領兵勦賊，不必再回前藏，其一切藏務，令和琳妥爲經理，和琳此次馳赴藏，行走迅速，約計閏四月內可以抵藏，所有此項台站烏拉等事，著交和琳督率經理，可期得力。欽此。臣因以後留心查，見牛馬馱載，人夫背運者不絕於道，一面催令趲緊行走，並撥見運送員弁，及台站糧員，問以牛馬人夫，背馱輕重，每日行程若干，如何更換烏拉，不致耽擱之處。據稱：牛馬皆係各土司、番官備辦，照例給價，自去秋至今，來往日久，間有死傷，牛多疲乏，故亦間用人夫背運，每二人抵牛馬一匹，經番官設法籌備，不時委員查催，現有委員皆係挨次遞送，計人夫日行二三十里不等，牛馬日行四五十里不等，每起軍需到台，須得齊集，方可更換烏拉等語。查自打箭爐至前藏，五千三百餘里，似此行走，勢得四月有餘方能抵藏。現在福康安正領兵深入，剿捕賊之時，雖藏內現有火藥鉛彈，已經後藏，似不致有缺乏，但軍火糧餉，不可有缺，斷不容稍有不足。今復奉恩旨，前藏以東台站烏拉，交臣督率經理，今查自藏界南墩以西，經福康安與達賴喇嘛札商，作爲五十四站，每站添牛三百隻，受僱照例給與價值，自可較前加快，然以臣耳目所及，現在情形，若牛馬僅行四五十里，即每站再有三百隻，亦不能期其迅速。莫若立定限期，申明賞罰，不時飭催，庶員弁不能任意行走，然論卸過，而臣等亦得有所稽考。查口外山路險阻，風雪不時，側徑偏橋，往往石林立，迥非坦道，入夜亦可照行，臣悉心籌計，如烏拉不誤，催儹得力，均折道里，每一日亦可限行八九十里，牛馬馱運於人夫，事體亦歸於畫一。今酌中定議，險阻之區，每日限行八十里，坦捷之路，每日限行九十里。凡一起軍需到站，不必俟其齊集，各台員立即分派烏拉，武弁選兵護送，隨到隨行，下站查明時日，折算限期，如其有意遲延不出力，於限內遲多誤途，不抑其有催儹不力，違誤限期者，俱責令總理台站道員等據實查明，申報臣等，分別獎賞懲處，並令各台員辦給烏拉，通設用人夫，脚且鈴於編使，亦照牛馬限期，當所不禁，如覺有遲誤過多，經臣等查出，除將末員弁從嚴究辦外，其沿途總理道府，嚴參照例等員，亦應一併嚴參。治派傳各自隨零啟，知所賞勉，臣於軍行要務，大有裨益。本日接據巴塘糧報，有運送火藥鉛丸弓箭三起委員到站，俱係人夫背運，尚未到齊等語。臣因立法之初，即此可以試驗，必得親身經理，竹巴籠距巴塘九十餘里，當即飭同糧台員，將儹現有牛隻騾馬，儘先到者分撥催行，該委員務須按限行走，並飭前途各台站，一體照辦理。臣臨路查察，自可稽其勤惰。因見巴塘土司丹忠札布，管以西藏所屬喇嘛番巴等，現在踴躍牛隻之事，該土司自稱久受國恩，常思報效，熟請多方幫覓，亦與西藏所屬除現備烏拉之外，情願添備三百隻，伺候受催等語，臣遂面加獎勵，從優賞賚。一面將管轄章程，札商孫士毅斟酌核議，再當飭行各站遵因。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馳赴察木多督辦運送糧餉。

閏四月十七日，奉上諭：孫士毅奏，打箭爐至前藏，道路遙遠，軍儲等項，未能剋期迅速，現在帶領幹員，親赴察木多駐劄會辦等語。所辦甚好。此時福康安等正在集兵進勦，運軍儲最爲緊要，正爲此懸念，今孫士毅移駐察木多，親身督辦，呼應既靈，而承辦之員，亦可隨時稟商，隨機調度，一切糧餉等項，更可迅速遄行，事半功倍。孫士毅不辭勞瘁，實心經理，殊屬可嘉，著仍賞戴雙眼花翎，並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隨報發去，以示優獎。口外地方，內地等項，俱係各該土司出派，受僱非內地民夫可比，若過於嚴緊，或致潰逃不前，轉有遲誤。務在寬猛得宜，善爲招集，想孫士毅自能妥爲協宜，俾土民等聞風爭趨踴躍趕事也。至軍行需用糧餉等項，由川省至察木多，有孫士毅在彼督辦，自可不致遲誤。其自察木多以西，由前藏至濟嚨以內地方，昨已有旨令鄂輝、和琳分段域，輪往照料。今孫士毅駐劄察木多，相去較近，一切更可知會商辦，其濟嚨以外，及大兵勦賊所到地方，糧運尤關緊要，亦已有旨令惠齡專在彼督辦，軍餉糧食，自可無虞短缺也。又據孫士毅奏，道員王啓緒自請赴打箭爐代辦出口事宜，均屬周到，尚將該道留駐打箭爐，責成經理。王啓緒孫士毅委辦出口各事務，甚爲出力，自應留駐打箭爐，俾資照料，並著加恩賞戴花翎，用示鼓勵。其先派往之道員林儁，及另片所奏道員餘長發，均係孫士毅派在口外總理台站，該員是否實能出力，著孫士毅察看，如果

辦事實屬勤能，即傳旨一體賞戴花翎，俾益加感勵。若不過尋常辦事，即飭據實奏。欽此。

兵部侍郎和琳閏四月十三日抵前藏。

閏四月十三日，具奏：頒賜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哈達、手串、鈴杵、氆氌、大小荷包等物，一一賞給，感謝天恩等因，奉硃批：欣慰覽之。欽此。同日具奏：查辦丹達以西各台站運送軍需情形，由丹達至拉里，沿途遇著軍火各起，詢問尚有在大石甲貢遠處等處，雖將來前者，因此數處大山重疊，風雪不時，各站派安牛隻，亦多不能齊備，即有已經安設之處，其牛隻多羸乏，臣亦一體將已設者，重加賞賚，未設者勒以限期，並委員迭段迎催，將存積軍火等項，先行加價僱覓烏拉，一併起運在途，均已通行無滯。臣復於江達地方，見前藏派出之喇嘛噶布倫鄂木札勒在彼催辦牛隻，已將江達迤西站牛全數安足。臣諭知該噶布倫，凡達賴喇嘛所管地方，皆係留所屬，皆因向大窩邊遠一帶派安牛隻，至今並未送齊，據該噶布倫回稱，我原派遣頭目喇嘛分付自前藏起，凡係該管地方，均應逐站催辦，今江達已經安妥，即欲趕赴前途，一律安設。臣查看其人，尚屬明白曉事，迥非一路所見番官職人樹敢玩者可比，臣當將大窩邊遠等處烏拉未齊，以致軍需停積，留不能辦齊之處相諭，又用好言鼓勵，優加獎賞，並諭知大皇帝係護貴致恩賽番眾之盡心，即如運送軍需，各站僱用烏拉，各給脚價，此次大將軍福康安飭令每站添牛三百隻，亦俱按站發價，並無苦累番民，須稱作料理，勸諭俗番衆，踴躍辦公，斷不得稍存推諉，致干重罪，該噶布倫既知感激，亦甚提懼。臣隨將江達至南墩一路安設站牛、催運軍火等事，均面交該噶布倫一人專管，令其隨時稟報，倘有出力者，即從優給賞，怠玩者即分別鎖創。該噶布倫即知會回乘前往，臣又恐各處商卓特巴番官等不能一律遵行，到藏後，與濟嚨呼圖克圖相見，臣見其人品端方，安靜持體面，並訪其在藏辦事，最爲公正，番情亦皆悅服。當即向其當面告以保係大皇帝特派來藏辦事之人，近復蒙恩加封號，賞通師名號，尤當加倍出力，仰報天恩。該呼圖克圖合掌頂禮，感激歡忭之情，形於顏色，自稱小僧從蒙上如此優恩，實出望外，敢不竭盡心誠，凡事與大人籌商辦理，以期報效萬一等語。臣隨即與之商酌，將前藏番官等傳集，一併諭飭，並將前次定限期賞罰章程明白開諭，一體傳知東路商卓特巴濟仲及番官傳巴等，務須遵照辦理，並致信噶布倫鄂木札勒，指示將站牛如數安足，另於額外多備烏拉，每站以資運送軍火等項，庶可於迅速之中，倍加迅速。至臣先在乍了、阿足見該處商卓特巴辦理安帖站牛，皆事從玩，不甚約束，當即令傳該喇嘛及濟嚨呼圖克圖酌重更換，令照面與濟嚨呼圖克圖商定，派委妥幹喇嘛二人，前往查明，如果乍了阿足烏拉已經如數安齊，俾可將功折過，若仍未足數，即令此次派去之喇嘛，在彼接替代辦，一面將遲誤之商卓特巴解至前藏，酌量治以應得之罪。查現在福康安業已統領大兵，自後藏進發，臣與鄂輝分飭西藏糧務，將烏拉宜爲預備，俟上站軍需各項運到，即可源源接濟，趕赴軍營。其自前藏以西，現經鄂輝亦查明程站，定立限期，一體照辦，是東西各

台站經此一番整飭之後，自可一律流通，斷不致再有停擱。臣自過丹達後，沿途遇見烏拉，聞南多，據竹卡、拉里、鹿馬嶺等山雖間有冰雪未化，仰賴聖主洪福，並無阻滯。於閏四月十三日到藏，所有臣到藏日期，及查辦各台站情形，理合恭摺具奏等因，奉硃批：一切留心，可嘉之至，朕自當用汝之力，益當勉力。欽此。

閏四月二十七日，大將軍公福康安自第哩浪古（即定日）進兵，徑趨宗喀。

駐藏大臣兵部侍郎和琳、副都統衛鄂輝催查東西各台站運送軍火，併添夫價運糧石。

閏四月二十七日，和琳、鄂輝等具奏：臣和琳到藏後，半月以來，統計陸續到藏者，火藥重五十三百餘觔，大小鉛子四萬六千六百餘顆，火繩四百六十觔，弓五百張，箭三萬枝，餉銀二起，共十五萬兩，又軍裝鍋鞋二千隻，均經臣和琳在藏派留弁兵勒限押送前來，俱能如期而至，當將弁兵督管等分別獎賞，以示鼓勵，後起各項，相屬亦不甚遠，辦員等自必聞風各知奮勉，臣等早飭西藏糧員預備烏拉牛隻，每遇運到一起，隨即發給馱運，並另派弁兵押送，立時起行，自前藏以至軍營，臣鄂輝亦俱飭定程限，現赴後

藏一帶以資撫卹，更可隨處查明行走遲速，以定勦除伏戎。自軍興以來，沿路各台烏拉率付不齊，每致軍需遲滯。先經大將軍公福康安奏請責成後藏噶布倫等分段督催，臣和琳屢經遴派隨時嚴飭，仍有家人數名原本乏員差遣，即付擬相機布置，即將嚴懲賞罰兼施，而勸懲並用，令各奮勉，不激不隨，致員弁俱能盡力而行。隨員催價毛無分夜，是在限之一法，行之已有成效。並前藏現有松筠道往什布駐劄，總理一切，更可隨時酌辦，指示飭令妥速辦理。於各台運送糧餉、硝鉛、軍裝等項，臣和琳督辦，又設立四月初十日止，計已運送木多者十七起，逐節趕運者十一起，迅該卑者八起，現在前藏者六起。又據各台員稟報，站牛陸續安設，有未經足額者，不過數日均可到齊，似此層層接站，牛只復一律安設，可免遲行，斷不致再有遲誤。至前藏採買糧石，臣和琳亦督飭之濟嚨呼圖克圖等，據稱實有十二萬六千八百餘石，均係分派番民裝運，隨時妥協於附近糧台交納。並運自來官兵聚集，所需口糧甚多，先經臣鄂輝與達賴喇嘛商酌，嚴飭辦理糧石。濟仲喇嘛並巴頭人，於本月內全數啟出，交與站員接運赴軍，督同番人不能於採買向隅，於轉解途次，令噶布倫拉木等查嚴兵之路，山程險隘，牛馬多不能行，早經飭令前後藏預派人夫一萬名，在拉孜、定日兩處伺候，大兵前進，隨往大營，一俟官兵深入，凡係糧石等，又均可用夫背運。臣鄂輝現飭後藏總理道員承勷，隨督道員林儁計算官兵數目，務將糧石陸續轉運。除各兵每月每人支領若干，尚須更有贏餘，方可有備無患。現在後藏牛隻艱乏，易染瘟疫，與先經大將軍公福康安商之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酌備多留牛隻，於所過地方凡有倒斃牛隻，即行如數買補足額。昨又札飭臣鄂輝，飭令添派站夫運送，臣即與濟嚨呼圖克圖商酌，又於各處台附近地方，每處酌量添設備夫二三百名，以免背運在人，運夫不及牛運之多，但牛易倒斃，而人可長行，且定例二牛須用一夫，即以牛價給發夫價，亦各相符，實於糧運有裨。臣和琳且將軍路情形，如瓦合、丹達、宗貢拉、拉里、冤子諸山，純峻險峭，山中無草，牛力往返數次，類多疲乏，茲與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商酌，亦照後藏之例，於此數站酌設人夫二三百名，以濟牛力之不足。今臣二人相商，業有旬餘，無論前後藏台站轉運夫役，均各和衷商同辦理，所有藏中應辦一切事宜，亦必悉心講求，臣和琳俱各得隨時。臣鄂輝拜摺後，即於二十八日起程，馳赴前往後藏，直至軍營，按站往來，查催糧運烏拉，並督理後路卡隘，俾無遲誤等因具奏。硃批：覽。

奏。欽奉硃批：更當勉力。欽此。

五月初六日，大將軍公福康安攻克擦木，進勦濟嚨。

大將軍統師至擦木地方，即乘雨夜續兵，分為五隊，福康安督兵由正路往來截殺，指示攻勦，將賊匪碉卡立時攻克，殺死賊首三名、賊匪九十餘名，生擒活賊十八名，乘勝直前進勦濟嚨等因具奏。奉上諭：此次賊匪在擦木地方，憑據要隘死拒守，福康安悉心調度，督率將弁兵丁，分路堵截，即乘雨夜進兵，將士人人用命，奮勇爭先，踰溝涉水，登援而上，奪獲賊碉，全殲賊眾，實為奮勉出力。福康安著賞御用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海蘭察、惠齡等各賞玉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用昭優眷。其帶兵之哲森保、翁果爾海、阿滿泰、額勒登保、珠爾杭阿、安祿、桑吉斯塔爾、台斐英阿、德能泰、發之元著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並發去奶餅一匣，令侍衛章京一體分賞均沾實惠，所有打仗兵丁俱著賞給一月錢糧。欽此。

五月，大將軍公福康安、參贊大臣海蘭察、惠齡等攻戰於擦木，尅杳克復濟嚨。

五月十一日，兵奏臣等到後，在擦木地方與賊攻戰，因巴圖魯侍衛官兵用命，同力奮勇，將賊番碉卡即經攻克，不致賊匪一名竄逸。旋至瑪噶爾轄爾甲，賊眾由篝林內衝出，因巴圖魯等俱經衝殺，即率官兵截擊，賊乘其敗逃，在馬上施放鎗箭，殺死賊二百餘名，其餘二十餘名賊番入於占據濟嚨山寨，方行攻圍札營，於初十日攻門，西嚙山寨，西巴圖魯等分路帶兵攻取各處碉卡，亦不留力，一日半夜奮勇即將濟嚨山寨攻克，當經臣等查其勞績，謹將皇上御賜奶餅分給巴圖魯等，傳諭恩旨時，所有巴圖

魯等感激殊深，恩更加歡忭，將由山裏逃出賊匪追擊，復又殺死許多賊人，生擒數名，伊等實屬奮勉，感恩。臣等守候兩路來之兵，未能及早進勦，今仰賴皇上威福，始將濟嚨恢復，雖屬不堪保奏，伊等但巴圖魯官兵等由西摩打箭爐迅速前來，因路遠途馬匹疲乏，徒然步行者居多，今遇此機會，並未歇息，即行三次奮勇將賊痛加剿殺，理合乘公陳奏等因。奉上諭：福康安等奏恢復濟嚨等處地方，請將出力官兵人等施恩獎賞等語。此次在擦木攻戰賊卡，並將瑪噶爾轄爾甲前來賊番奪殺，恢復濟嚨地方，所有巴圖魯侍衛官兵奮勉爭戰，殊屬可嘉，似此出力人員，理宜施恩。台斐英阿著賞給散秩大臣；阿滿泰遇有副都統缺出，即行坐補；至定西將軍因前次攻戰得受重傷，已賞給二等侍衛，今又受傷，著賞給雜勒丹巴圖魯名號，擬為二等侍衛；吹札布賞給輝特巴圖魯名號；三等侍衛桑多爾濟賞給穆騰額巴圖魯名號，呼倫貝爾總管巴濟爾賞給額爾德木巴圖魯名號；巴圖魯三等侍衛推郎阿賞給穆勒登額巴圖魯名號，布達海伐賞賽花翎色爾滾賞給托卜洪武巴圖魯名號，呼倫貝爾賽寶花翎拜爾恭賞給色翰巴圖魯名號；屯練遊擊郎爾結賞給額爾德蒙額巴圖魯名號；屯練都司阿甲賞給吉約克博巴圖魯名號；屯練守備德楞木賞給諾木巴圖魯名號；巴旺大頭人阿達賞給塔布渾巴圖魯名號，仍照例每人各賞給銀一百兩；頭等侍衛爽賞花翎能登額、巴圖魯阿木勒塔投為額外侍衛，賞賽哈爾佐領雙智呼倫貝爾佐領德楞額、都尉綽色勒圖、呼倫貝爾總尉佛佐領當薩爾、都尉多爾濟布特海、驍騎校綽克圖、都尉英喀布、呼倫貝爾驍騎校扎布保、世襲副將達音太、屯練守備阿拉、屯練千總僧格、土司千總巴古扎塔爾、屯練守備阿塔爾、土司都司班達爾甲、屯練守備阿納雲丹、革布什咱大頭人索諾木蘭珠布俱著賞給花翎；布特海領新保甲兵錫爾勒學額楞泰、布勒特衣、呼倫貝爾甲兵札克都爾、四川千總房忠桑、屯練遊擊旺甸、屯練都司任卓彩雍達爾結、別斯西巴革布什咱小頭人安古、布特海領催馬進祿、甲兵達勒桑來翁古里軍五隴保、呼倫貝爾領催德勒格爾、甲兵薩爾明額、法登格、四川千總賀瓜隆、屯練守備勒西爾、甲伍木布阿西爾、屯練千總倫什布土司把總曠旺普木布、特海領催呼爾濟泰、甲兵成袞旺勒格爾依布、特海前丁穆騰額、呼倫貝爾甲兵鳴佈都色勒圖、四川外把總劉成金、屯練守備申濟土司守備章布木、阿雅拉、屯練千總拉克登、木屯練額外把總阿布木俱著賞戴藍翎；屯練遊擊阿忠擇香、遊擊羅索色木、塔爾忠、賞給翎將驍騎、旋游門一等侍衛朱爾杭阿、二等侍衛翁果爾海、補授頭等侍衛、三等侍衛寬區、頭三等侍衛阿爾保補授二等侍衛、藍翎侍衛郎巴保爾哈爾隆鳴爾、侍衛烏爾圖阿斯伍勒哈、浣騰木布鄂爾補授三等侍衛、鄂倫額爾喇木博爾噶、喇保賓讀新、拉軍佐前鋒校巴圖爾、拉軍特克慎、夜鄂爾喀江定前鋒福永、閒散音克巴圖爾盡鐫侍衛、呼倫貝爾領催騎校、台斐英阿、特克慎、巴圖魯博多果爾斐、鳥額外佐領呼倫貝爾領催達定巴魯布、特海領催博勒亨保布特海、驍丁哈楚噶、呼倫貝爾甲兵佐勒鳴嘉克什克德爾薩克巴圖都外驍騎校，此次攻戰所需兵丁，賞賜一月錢糧，以示獎勵。欽此。

十二日，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拉木一路占據德沁鼎山梁，攻克頭卡、二卡、三卡。

大將軍福康安派副都統成德、岱森保等在聶拉木一路奉札賊勢，令其酌量進攻，即於十二日分路前進，占據德沁鼎山梁，攻克頭卡，先斃賊匪多人，將二卡三卡俱行攻克，焚燬木城，擒獲前進等因具奏。奉上諭：交福康安查明打仗出力者，按明酌加獎賞，以示鼓勵。欽此。

十五日，大將軍福康安等攻克熱索橋。

大將軍進攻熱索橋，該處係賊境扼要之地，賊將河岸播木板，並於南北兩岸砌築石卡，據險拒守，經官兵直前攻撲，賊匪拆去木板，放鎗抗拒。大將軍令暫撤各兵，於十五日密遣阿滿泰等帶領屯土兵丁由峨綠大山繞至上游，紮筏潛渡，沿河疾行，直撲賊卡，殺死賊匪數十人，推倒頭層石卡。所有正路官兵，乘勢搭橋，一時並濟，復將後層石卡奪據，賊匪倉惶奔竄，自相踐踏，官兵直追至賊境色達木地方，計殺斃賊眾，擒獲活賊八名，因具奏。奉上諭：福康安等奏攻克熱索橋，進逼賊境，實爽賊膽，濟嚨以外高山夾

時，卑隆嶺峻之金川尤為險阻，賊匪恃險據守，放鎗拋石，福康安趁勢搶橋時，因與賊相持，益切不能得手，隨督撥各兵繞越兩
道大山，越熱索橋上游潛渡，乘其不備，直前攻撲，痛殲賊匪，奪獲石卡，所辦深合機宜，可嘉之至。該處為賊匪門戶，今已乘勢攻克，
統兵深入，勢如破竹，自早直趨編布，甚屬勇捷，吾當已在途，著賞給福康安菲珠三鑲裘一領，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海
蘭察菲珠三鑲裘一領，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蘇郎菲珠二鑲裘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用昭優眷，並發去銀錢十個，大
小荷包各十對，交與福康安等查明現在帶兵出力之侍衛、章京、將領等，酌量賞給。所有此次帶兵繞道直前殺賊之巴圖魯侍衛
等，實屬奮勇出力，除阿滿泰已於上次打仗得勝，加恩以副都統即補外，前經頭等侍衛之翁果爾海、[illegible]森保俱著賞給
副都統銜，[illegible]保著陞為二等侍衛，兵丁等亦著查明共有幾人，一體加賞，以示
獎勵。其攀援獨木假橋前進之兵丁，如有跌斃者，亦著查明咨部，照陣亡例議卹。欽此。

戶部奏撥餉銀三百萬兩解赴川省。

五月初四日，戶部議奏，為欽奉上諭，此次大兵進勦廓爾喀，節經降旨撥銀三百萬兩，解往川省，以備軍需，恐不敷應用，著戶部於
附近四川省分，再酌撥銀二三百萬兩，解交川省[illegible]備用等因，欽此。臣等伏查附近四川之陝西、山西、河南三省，均有
冊報耗羨銀兩，九江、滸墅、龍江等關，亦有冊報稅銀，可以酌撥。臣等擬於陝西耗羨內撥銀五十萬兩，山西耗羨內撥銀四十五萬
兩，河南耗羨內撥銀五十五萬兩，九江關稅內撥銀五十萬兩，滸墅關稅內撥銀三十五萬兩，龍江關稅內撥銀一十五萬兩，共銀
二百五十萬兩。所有附近四川省分，除撥運外，僅餘銀兩，亦各應留備本省之用，無可再撥。臣等擬於四川本省[illegible]地丁內
就近動撥銀五十萬兩，以足三百萬之數。臣等行令各該撫、監督等，即派委妥員，迅速解往四川備用，並行令四川總督遵照辦理
等因，奉旨：依議。欽此。

陝西巡撫秦承恩、布政使和寧捐辦馱騾一千頭，解赴川省，以備運送軍儲。

五月二十二日，陝西巡撫秦承恩奏，臣前准孫士毅來信，知現在察木多一帶僱辦烏拉，當與藩司和寧酌，口外烏拉一時既難[illegible]
手。陝西西安、同州等屬，有產騾之處，若購備一千頭，解往應用，較之番地烏牛，自多得力，因即一面購買，一面札商孫士毅去後，旋
准覆稱，口外烏拉短少，現在業將騾馬出口，如陝省能辦騾馬，可資應用等語。臣現在購買健騾一千頭，皮鞍屜籠等件，均
已趲辦齊，擬即委員分起解赴成都妥收，如該省遇有應運軍儲，即可馱送出口。至辦理此項騾頭，臣與布政使和寧捐廉辦理，
分委妥員，在於產騾各州縣先行挑買，其由道府轉發驗收，當面
給價，不使胥役人等從中扣剋刁難，致抑勒科派情弊等因。

二十四日，大將軍福康安攻克脅布嚕碉卡。

大將軍統兵進至雅鑑頂旺噶爾地方，並無平地可以紮營，官兵均在石岩下露宿，諜入賊境一百六十七里，至脅布嚕一帶，有賊
距賊卡屯聚，該處當路有橫河一道，水深湍急，與熱索橋形勢相似，隔橋座築有城，賊匪所據，官兵在山上用礮轟擊木城，打死多人。
賊匪總不敢出，止守抗堅。大將軍參贊等於二十三日分兵繞至橫河上游，借接粘樹搭橋，我兵奮勇直前搶渡，無如鎗礮不絕，河
水急溜，木橋擺去，不能即渡，因於日暮大雨時，佯令各兵撤退，候至夜半，賊匪回巢避，緊接轉大木，緣木過河，分為三路，於二十四
日黎明，併力壓下，盡力進攻，殺死賊三百餘名，毀賊碉五座，賊匪見官兵各路壓下，將城棄逃，俱被我兵追殺，殺死三百餘名等
因具奏。奉上諭：官兵自過熱索橋後，所經地方，陡險萬端，礧石叢集，並無平地可以紮營，福康安等與所帶官兵至於露宿，實甚勞
苦，至不忍觀。其脅布嚕一帶，極為險要，賊匪憑河阻抗，撤橋固守，福康安等復設法出奇，乘其不意，於夜雨迅速潛進，將賊匪痛加
鏖戰，焚燒卡寨，快意已極。而巴圖魯侍衛、官兵俱爭先用命，於峭壁懸崖深林密箐人跡不到之區，攀援登陟，至於衣履皆穿，手足

胼胝，並未稍形退怯。用兵以來，從無似此之艱者，欣覽之餘，益加嘉悅。官兵深入賊境，連次克捷，福康安等調度得
時，已無可論，今賞給福康安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白玉扳指一個，鑲嵌松石翎管一個，海蘭察、惠齡各賞
小荷包二個，白玉扳指一個，外發去四[illegible]扳指六個，鑲嵌松石翎管十七個，著福康安等酌量賞給
台斐英阿等何人最為出力者，傳旨分賞。又鼻煙壺、小刀各四十件，並著福康安等為有帶兵出力之侍衛、章京、將
此次打仗兵丁，均屬奮勇，勞苦已極，並
著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欽此。

班禪額爾德尼遷扎什倫布住錫。

五月二十九日，駐藏大臣和琳具奏，班禪額爾德尼移駐前藏已經十月之久，其札什倫布廟宇，去歲遭賊[illegible]
毀，並未過於殘毀，均已修理完整，附近番民亦皆復業，情形安謐，在案。臣抵藏後，福康安曾與臣札商，現在後[illegible]
火等項，[illegible]布一人，未能[illegible]，番眾似應將班禪額爾德尼[illegible]住錫，俾得專心辦理，臣因[illegible]
即奏請。今月以來，查看氣候較正，且福康安收復濟嚨後，衛藏僧俗人心寧固，靡不鼓舞歡忻[illegible]
[illegible]番民悅服，今正當大軍深入[illegible]軍火[illegible]聚之時，如班禪額爾德尼回至札什倫布，自比[illegible]
萬有裨益，[illegible]現在宗喀一帶[illegible]東西台站[illegible]之地，道路更得疏通，轉運不[illegible]
精料理，臣未能遙籌前藏[illegible]前往濟嚨以內查備，今臣奏請將班禪額爾德尼送回後藏[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遠回，自應須委員護送，查前藏[illegible]什布人[illegible]
有[illegible]自前藏至後藏沿途台站，為保護道分[illegible]，可否即令從
什布臨期前往，恭候命下遵行等因，奉硃批：好，知道了。欽此。

駐藏大臣兵部侍郎和琳奉旨賞給都統銜。

五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因進勦廓爾喀賊匪，口外一切糧運烏拉，關係緊要，派令侍郎和琳馳驛前往，接辦藏務。和[illegible]
多，沿途查催運送軍火糧餉等項，節次奏到各摺，辦理均為妥協。本日據奏，於閏四月十三日到藏，路經丹達以西各[illegible]
布，[illegible]切實[illegible]設法催趲，令將烏拉寬為預備，將前積軍糧源源運送，不使再有停擱等語，一切留心，可嘉之至，著加恩賞給都
統銜，並賞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玉扳指一個，以示優眷。至和琳此次前往西藏，係朕特簡，和琳未經
用，和琳初不過以其人尚有[illegible]心，[illegible]是以派往，實不料其如此
能事，朕深慶得人，國家得一好大臣，實自[illegible]大功[illegible]易覓也。欽此。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由察木多赴前藏。

五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已有旨，自察木多以東，令孫士毅在彼督辦，察木多以西至前後藏，濟嚨以內，令和琳督理[illegible]
設法催趲，但察木多至前藏一帶，站道遙長，不下數千餘里，和琳在彼督催，未免顧此失彼，[illegible]孫士毅前此
多，未必不因該處台站[illegible]，是以前往督辦，現在孫士毅既駐察木多，自已辦有章程，竟宜再往
察木多以西至前藏一帶，往來查催，和琳等實[illegible]理，台站軍需等項，運送更可迅速。欽此。

六月賞給屯土兵丁銀兩。

六月初二日，奉上諭：據福康安等奏，現在進勦賊匪，所調屯土兵丁，由本處起程，至後藏邊界，道路遙遠，該兵等俱
等在上兵，五月十五外均可到宗喀會齊，即進勦濟嚨等語。該屯土兵丁由[illegible]道赴勦，山路崎嶇，途次均係步行，實
屬勞瘁，殊堪軫念，著加恩每名
賞給銀二兩，以示鼓勵。欽此。

參贊大臣四川總督惠齡籌辦濟隴至軍營運送糧餉。

六月十二日，惠齡具奏：臣於二十六日起程迴回，查備自脅布魯克色達木一帶沿途有運糧石，設立塘汛催儹，一面押運弁兵定限到營，以示懲儆。自色達木至鉄索橋，帶距聶拉木近，該內運川糧石雖較前路稍多，然不能源源接濟。推原其故，緣由賊境山高路險，道里修長，番夫背運糧石，負重行走，於中途稍有歇息，即有耽延。況大兵已經乘勢深入，道路愈遠，前領路上大兵趨赴之。福康安若分一直背運軍營，賊境雖迅速，與藏內可用牛隻長運者，情形實不相同。再賊境山徑通達，地氣潮濕，並任安設糧臺之處。福康安前與臣熟商，安設塘站，原擬接濟轉運，若計程遞分為數段，多覓人夫，按段分設，倘遇亦可往返遞運，方可各責成而速轉運。番夫料理分管，並於協濟各站之下，皆可擇取要不必在寬敞地方，始行安。至濟嚨以外，均係賊境，福康安面諭遊擊驛站番夫，部司年處知縣富發並帶貴籌等在濟嚨，派人背運，並招回避賊番民，受雇其餘之唐古忒番兵，加賞銀兩，令其背運應役。茲已據稟報，濟嚨現有番夫二百名，內外安一百名，與唐古忒兵二百餘名，挨遞背運糧石，核計人數，若分段遞運，尚屬不敷。臣仰蒙聖恩委任，不敢因本旨專管濟嚨以後糧運，遂分畛域。惟在邊外殊宜接應，自應親往濟嚨，僱覓夫役，為分段遞運之用。臣在濟嚨僅駐數日，業於六月初一日馳抵濟嚨，將現運軍糧催令原雇人夫先行遞送外，即嚴督回留等額塔於招回避賊番民內，並在附近濟嚨各處添覓人夫，分派妥員弁管押，準撥前往，按日給與夫價口糧，所有背運人夫，臣逐加確核，查濟嚨係以夫接運之首站，必須多備夫力，以備八兵前進，按段接移之補，濟嚨僅安夫三百名，至邊安夫二百名，鉄索橋原安夫一百名，再添夫一百名，共足二百名之數，仍飭令糧臺等再於濟嚨一帶多為招徠番民，並飭營員和珠將前後藏所辦番夫，迅行多為撥赴濟嚨，一俟大兵進勦前進，即由濟嚨遞按移濟，如有接運藏內軍火糧餉，由濟嚨則濟嚨以外隨到隨行，即日可達軍營，不致稍有延緩。計達員林儁將宗喀糧運事宜籌辦妥協，前赴濟嚨，鄂輝亦當行抵宗喀，接催。林儁行赴濟嚨以外，鄂輝自應前赴濟嚨，並飭糧員料理，又可調赴前來，如此挨站遞運，總期前後接辦。各台員等按照所定章程妥為經理，即自濟嚨起程，沿途督同巴圖魯侍衛章京分段督運，並將番夫照指定地方分派，實力查催，以期軍儲充裕，迅速蕆功，上紓聖廑。至火藥鉛丸弓箭等項，均隨餉要臣與軍糧一體撥運，現亦陸續運往，無誤需要等因。

大將軍公福康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由脅布嚕進攻東覺山梁，並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克之。

大將軍自宗喀前進，兵屢次克捷，收復濟嚨，攻克熱索橋，深入賊境，又由脅布嚕進攻東覺山梁，並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將賊匪營卡木城碉卡全行攻克，巴圖魯侍衛翁果爾海、哲森保、那丹保、阿爾保、富永俱受有槍傷，本首精此次出力之將領等，交福康安等查明具奏，另行賞賚外，福康安、海蘭察俱交部議敍，翁果爾海、哲森保於前次打仗得勝，已賞給副都統職銜，著加恩賞給哲森保銀一百兩，翁果爾海銀五十兩，其中鐵鎖之三等侍衛那丹保、阿爾保俱陞為二等侍衛，已錫侍衛富永陞為三等侍衛。其打仗陣亡之索倫佐領多爾濟、四川都司伊布爾圖及打仗陣亡傷亡之官兵，俱交部照例議卹賞賚。欽此。又奉上諭：據福康安奏，攻克東覺山梁賊卡賊巢甚多，地勢險峻高峻，有橫河，遂繞道督兵探渡，福康安等督兵趕行兩日，至甲爾臨河石卡，賊匪連川抵禦，官兵奮勇勦殺，兵數人，俱身先登，揮刀砍殺，並未稍卻，攀援而上，將賊匪石城立時攻克，賊匪亦來遞稟，致兵丁冒雨，並將賊寨賊營全行攻克等語，實屬快慰。已諭令各兵發因涉險打仗，道賊凍餒，辛勤已至八日，自應暫與休息，再行前進。此次福康安等於賊境攻勦之處，克捷神速，此皆仰賴上天佑佑，感謝之忱，不能自已。福康安等籌畫調度，悉合機宜，以及將弁兵丁勞苦之狀，可憐可憫，竟不忍復視。此時亦無可再論，除已明降諭旨，將福康安、海蘭察交部議敍外，著再加恩賞給福康安玉搬指一個、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海蘭察玉搬指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用示優眷，並發去蜜餞鼻烟壺九個、小刀九把，著福康安查明督兵出力之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別賞給，仍將其實在奮勉者開單具奏，候朕賞給巴圖魯名號，並予陞擢，以示獎勸。其餘出力官兵，交部議敍，計此旨到時，福康安等早抵陽布，指穴擒渠矣，統俟大功告竣，再降諭旨，酬庸懋賞。欽此。

領隊大臣成德等攻克札木鐵索橋。

同日，奉上諭：福康安奏成德等攻克札木鐵索橋等處，已行知府須將現帶兵丁嚴守要隘，量力前進，倘如攔重，不可稍涉冒昧，致有疏虞。成德等所處甚屬緊要，合併諭心，迷因福康安等未經軍營情形，方屬後路無所顧慮，賊或乘間出擾，今福康安等於成德一路，指示防守要隘，則福康安等後路自必倍加慎重，必能代成德等防後路，而賊目之抄略，必能防矣。欽此。

逆酋沙瑪爾巴在陽布伏誅。

大將軍奏：奉上諭：福康安奏，入賊境後，即聞傳說沙瑪爾巴業伏冥誅，現之現獲賊目巴載巴拉哩，亦供稱沙瑪爾巴患病，於五月於十五日病斃等語。此言恐不可信。此次賊酋聲稱皆由沙瑪爾巴唆使，該犯自知罪魁，必係捏稱，現見大兵迭次克捷，危亡在即，故先託言沙瑪爾巴已伏冥誅，可以將從前侵擾後藏之罪推卸沙瑪爾巴一人承當，希圖減罪，急將沙瑪爾巴戕害，將伊首級呈獻，懇求罷兵乞降。否則沙瑪爾巴詭計多端，先揭此言，使官兵聞知，縱放寬，伊可乘間逃遁，脫漏網，著傳諭福康安等，務遵前旨，於攻克陽布時，務查明，萬死生，戮，法處治，方足以伸國憲而快人心，至此次擊獲賊目巴載巴拉哩係何官弁兵等攻獲，係兵丁擒獲，並著福康安查明具奏，量加獎賞。欽此。

哲孟雄部落稟請派兵討賊，駐藏大臣和琳駁之。

六月十九日，具奏：哲孟雄因聞大兵深入賊境，欲圖收復之各處部落，現令擊卡把守賊人，亦復相抵。若欲遊兵，研請多派兵丁，幫把賞賜前來等語。臣隨與熟商，係山地之人，聲無定見，惟聽臣定奪。臣想福康安未曾深入之先，曾經調該處兵布嚕克巴遊其以分其勢，彼時皆以不服水土為辭，退守邊界，今哲孟雄稟請派兵討賊，其意不過貪得之意，已可概見，況大兵連獲勝仗，探聞巴勒布不遠，賊匪勢如破竹，當亦不能此項兵力牽制賊勢，且需派官兵相助，不但官兵不能另有分撥，與其多添一路，不如併力直搗賊巢，況隨帶賞彼處賊人銀牌、緞匹、茶葉等項，令其堅守要隘等因。和琳奏：若係山地之人，必然疑懼，火搖尾乞憐，再飭其立刻可擇利益等項，令其嚴兵堅守所得寨落，勿得輕動，並探聽陽布危急。賊人必然勦除，頭人銀牌緞匹茶葉等項，令其堅守寨落，等語大兵進勦，賊匪勢窮，已不動。哲孟雄兵力牽制賊勢，且官兵若有多餘，正可併力直搗賊巢，何值轉與作成疏助之理。和琳所見甚當，此關係該部落存亡，以此試探，如官兵蕩平賊境，伊即可以居功，否則藉口兵少，預為推諉地步，今哲孟雄已為和琳駁斥，傳諭福康安等如該部落有似哲孟雄之請兵討賞者，福康安等亦當照和琳所辦，嚴辭拒絕，酌賞緞匹茶葉等物，仍諭以現在大兵殄勦賊匪，開闢疆宇，無難一鼓殲滅，原不藉爾等之力，如爾等自揣兵力不敷，只須各守邊界，分路堵截，遇有賊匪逃竄，爾等即行擒獻，即爾之功，將來蕩平賊境，仍當將爾等被佔土地給還爾等，必不因爾等未經出兵助剿，不給爾地，爾等惟當嚴守隘口，俟天朝將賊巢攻破，土地分定，更不得以非爾舊有土地，稍萌爭競，如此嚴行飭諭，庶可以杜其覬覦試探之心。而伊等知有得地利益，亦必出力堵截，實為兩便之計。和琳辦理此事，深得中竅，著賞給玉搬指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鼻烟壺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以示獎勵。欽此。

參贊大臣四川總督惠齡籌辦東覺普東察至雅爾糧運。

六月二十日，惠齡具奏：現在福康安等攻克東覺一帶地方，軍營糧運，道路愈遠，即應節節安設，以資接運。前經飭令遊擊額爾登保等，再於濟嚨一帶安設番夫，並行催前後藏所辦番夫，迅速前來，以為添設之用。無如濟嚨地方被賊擾蹂之後，流移未復，番民稀少，屢覓維艱，而藏內所辦番夫，經福康安與臣屢次催催，因路遠，尚未能抵濟嚨，當此孔亟之時，不能應手。撥派臣實為焦急，近日軍火糧餉等項，運出濟嚨以外者本少，即就現有之兵夫，隨到隨遞，無停積，但軍行愈遠，程站愈長，亟

須逐段酌設。現飭多方羅募。設法催價。並內口外目月大雨如往。以後遞次。務宜陸行。恐人夫有逃避之虞。於分段安設地方。撥責草糊數應於押官員既可稽查約束。皆逐人夫亦可恃止。現在並令需各項。俱分派員弁沿途催運。福康安每日派人持令迎催。多方催辦。絡繹於道。但仍不時往來催趲。不使稍有停留。現據成就藏內運出者。加緊趲運軍前。必恐不能充裕。昨道員林儁前來面稟。該道所歷長途至宗喀之間已到一千餘馱。共計糌粑十萬餘觔。前宗喀一帶。亦能即時接濟運出。除飭各糧員趕緊運送外。即令林儁速回濟嚨。設法辦理。務使源源接濟。並令松冊寶已赴與拉木。是以令林儁仍回濟嚨催運。俟鄂輝到來。再令林儁赴脅布嚕一帶接催。仍飭前藏辦事官員。都司朱錦。知縣常發科等。將脅布嚕賣格延宗喀等分段削往各站。雇覓人夫到來。即於東敷置附近藏等處添設。俾藏內人夫前到者得以擇設新設各段。每設逐加添。以冀沿途催趲。務期糧餉軍火迅速前營為要。

大將軍公福康安劾候補道承勳、知府董光莘職。

六月十八日。大將軍奏。竊查軍火糧餉為行軍要務。臣福康安在前藏時。多方籌辦。設法催價。前在拉子地方。屢令臣惠齡暫駐拉子數日。將未運各項。由定日及昂喇嘛寺兩路分投運出。嗣已漸覺疏通。前藏一帶。鄂輝和琳設法督催。較前已有起色。臣帶行至宗喀時。查得該處為糧運必經之地。共昂噶喇寺新設台站。分運糧石亦至宗喀。惟入大路。宗喀山道崎嶇。喝喀長城等處。皆此一路緊要糧站。惟恐各該糧員辦運遲延。特拉子運回之糧。又復積貯。特派候補道承勳駐劄宗喀。候補知府董光莘駐劄喝喀。專司起運。查後藏以西山大路長牛隨多數較乏。宗喀至濟嚨以外。道路異常險仄。牛馬均不能行。背運番夫。屢覺孔棘。即屬傍數百名番夫。皆較前畏怯。既畏路長山險。又不敢前來藏投。每每在中途逃散。必須派差。因於該糧之中。設法背負。方可無誤。實支乃大兵深入。復距邊遠。每日派人催攢。相望於道。而運出濟嚨者。本少。到軍營者自屬無多。計兵按日折半支給。實形短絀。況有賊境之勢。攻得賊寨。多係燒燬。內藏糧從因糧於賊。其賊番番寨。雖皆安堵安集。約束兵丁。不許搶掠。臣福康安另遣妥人。於番寨內給價示買糧。散給各兵。間有賊寨內遺下包裹及未糶青稞。亦經搜出。藉補糧口。兵食藉此能充裕。然由宗喀一帶。番夫短少。糧石停積所致。前於奏案內節次糧運。拘內年明令鄂輝督辦行在辦理。但鄂輝辦事稍軟。恐其究竟未嚴。不足示儆。且近日由宗喀一帶運到糧石逐延。兵丁日食不敷。尤須嚴行查辦。茲臣福康安詳細切查明。候補道承勳自宗喀以來。一籌莫展。糧石軍火。不能隨到隨運。承勳從前何知奮勉。而此時既有遲誤。未便稍事姑容。知府董光莘在喝喀地方辦理尤屬玩愒。竟不以事為事。擅徇鬆懈多。實非尋常貽誤可比。請旨將候補道承勳、能安府知府董光莘均即革職。仍令辦理運務。力圖補救。俟大功告竣。再行核辦。臣等已札行派往催攢。令前任七十五將承勳、董光莘先行摘去頂戴。而董光莘一味顢頇。所誤起數較多。並將董光莘即行枷號。俾糧員共知儆惕。不致貽誤要需。再據番兵呈稱協噶爾。亦曾有勒扣價值。包攬漁利。以致貽誤。請嚴行審訊。查有得兵丁添得明。甚屬賊地方催辦糧拉。私向番民包攬折價。入己。該處番民躲避不前。並未屆辦年糧。當此軍興之際。膽敢作弊漁利。貽誤軍糧可惡已極。即當從嚴辦理。未便稍為寬縱。臣福康安即令參領七十五將徧凱明等得即包折糧拉價值。舞弊屬實。已將德得明在該處即行正法。用昭炯戒。等因

陞擢打仗出力眾備。

六月二十八日。大將軍具奏。大兵進勦以來。在擦木、瑪噶爾轄爾甲、濟嚨、熱索橋、脅布嚕、東覺、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地方打仗殺賊。攻克卡寨。將領備弁等督兵攻勦。衝鋒出力者甚多。茲揀選得四川綏靖營遊擊占魁陞補甘肅甘州督標參將。嘗懷書都閫胡尚賢陞補綏靖營遊擊。請俟升都司什格陞補建昌鎮標中營遊擊。維州協左營都司缺。志林陞補建昌鎮標中營遊擊所遺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各缺。一併查人員坐補等因。

陞賞噶茶道林儁按察使銜、松茂道佐什佑賞戴花翎。

六月三十日。奉上諭。福康安等奏。道員林儁在後藏催運軍糧。將烏拉價值雇覓番民。設法運送。現已起運二千一百餘石等語。林儁催運軍糧。不辭勞瘁。殊屬可嘉。林儁著加恩賞給按察使職銜。又和琳奏松茂道佐什佑派辦台站。辦理及運送軍糧軍火等項。俱能迅速無誤。頗屬勤奮。並無貽誤。實屬細心勤奮。佐什佑亦著加恩賞戴花翎。以示獎勵。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將寨去兵丁王剛、第巴塘邁送出邊境乞降。

拉特納巴都爾謹稟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閣下。今蒙文殊菩薩大皇帝差大將軍前來。如同天上長的一樣。救度眾生。大將軍實來撫綏。我們接到了。諭帖數卻道大皇帝差大將軍到藏與眾來。心裏又狠感激。從前唐古忒與廓爾喀相好。如同一家人。就是巴勒布也與唐古忒狠相好。自從廓爾喀得了陽布。往來通往。因為唐古忒不使我們的銀錢。彼此不和。又因沙瑪爾巴在陽布挑唆王從。就鬧起事來。正在打仗時。有天朝的官員來講和。又有藏裏的人來講和。我想著天朝不比別處地方。是不敢得罪的。所以我們差人去請安。仰望大皇帝天恩。加封王爵公爵。賞賜許多物件。又下狠好的旨意。我感激大皇帝恩典狠重。就不敢鬧事了。我們廓爾喀與唐古忒都是大皇帝的屬下。彼此相好。上年有唐古忒之噶布倫到邊界上來說話。我們打發了頭目同沙瑪爾巴去見。他到了聶拉木。沙瑪爾巴向眾人說。唐古忒不照乾隆五十三年說的話了。發了兵來害我們。眾人聽見了這些話。挑把兩個噶布倫四個漢兵番兵。拿進來。就去害札什倫布。這全是沙瑪爾巴從中挑唆主使。叫我們的兵想來是他在藏裏被人欺負。以此報仇的。唐古忒又從沒有給我們一個信。說沙瑪爾巴是個壞人。我們也不知道。今奉大將軍實來撫綏。纔知道他是個壞人。正要把他拿送出來。不料他就病死了。沙瑪爾巴病死的緣故。兩個噶布倫並四個漢兵番兵自然是知道的。廓爾喀與唐古忒與廓爾喀邊界相連。如同一家親兄弟一樣。就是親兄弟也有一時鬪口舌爭論。廓爾喀從前的王子。與前藏相好。我們照著從前一般行事。近來兩家有些不和。求大將軍查一查。就知道了。大將軍前來。就是監督降臨。不拘怎麼樣分付。我們總不敢不遵的。大皇帝就是上天。我們的頭頂在頭上。如今天朝發大兵來。我們也實在抵擋不住。懇求大將軍奏到大皇帝。照應與唐古忒的恩典一樣。施與廓爾喀。如蒙大將軍恩准。再具稟差大頭人到軍營來。懇求。五月二十八日具稟。

拉特納巴都爾具稟欽差各位官員官兵台前。各位官員官兵奉大皇帝旨意。前來邊界。我們聽見了。狠害怕。各位官員官兵都是為心愛護生靈的。從前的王子與前藏達賴喇嘛狠相好。兩家相好多年。不料有壞人從中挑唆。鬧起事來。後來有將軍大人來講和。我們就差人進京去請安。蒙大皇帝恩典。封了王子。並有旨意。我的衣帽鄂穿戴了。因大皇帝恩典狠重。我們纔安靜。不敢鬧事的。唐古忒不照著合同行事。我們心裏未免抱怨。就是唐古忒因我們搶了藏裏。自然也要抱怨我們的。其實起事的根由。也不是我們有心。也不是唐古忒有心。纔是有人挑唆的。大將軍統兵前來。原為要治挑唆人的罪。各位官員官兵自然是知道的。該大將軍實來撫綏。纔知道這個壞人。我們正要綁送出來。不想他已死了。他死的根由。病了多少日子。兩個噶布倫並四個漢兵都知道。他們自然是要稟的。從前唐古特與廓爾喀原狠相好。往後還要比從前相好些。大將軍因兩家不和。纔帶兵前來。我們兩家都是天朝百姓。如大將軍怎麼樣分付。我們怎麼樣遵依。若蒙大將軍准了。我們再具稟差人前來。面見大將軍。懇求。五月二十八日具稟。

大將軍公福康安發檄駁飭。

六月十五日。大將軍檄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等背叛擾亂。占據西藏邊界。肆掠札什倫布。作惡反覆。既犯天朝。本大將軍欽奉大皇帝聖旨。統率勁兵。特申天討。猶以爾年幼無知。爾叔巴都爾薩野因藏天朝法度何可稍從未減。是以兩次發檄。宣示大皇帝恩威。曉以利害。令於大兵未到之先。悔罪歸誠。親來叩頭。不料爾執迷不悟。不即悔罪。親所有占據邊界。仍未退還。是爾怙終不悛。自取殄滅。必應拔邊巡抵。明正爾罪。本大將軍統率將士。統復邊界。恭秉大皇帝廟謨。一戰而即破擦木。再戰而蹂躪瑪噶爾轄爾甲。三

藏三撫。遂克濟嚨。爾之頭目兵眾。相繼皆遁。及大兵擊據熱索橋。直入爾境。爾並未敢於邊上。尚敢恃其地險。抗我顏行。本大將軍飛縣直前。盛昏爾衆。如骨准陰。東覺協噶爾東拉等處。山川險要。爾之皆從棄擲。爾宜束手來歸。陽布大兵支擬所指。靡堅不摧。斬伐殆盡。積骨成丘。卽有餘衆逃回。亦皆救死扶傷。奔逃無路。爾又攻戰。爾亦當知我兵威。若從此直搗陽布。爾巢穴殘喘難延。類直如拉朽摧枯。蕩平立見。今本大將軍仰體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將爾部落全行剿滅。實其一線。准令歸誠。乃爾並不親來請罪。又不遣大頭人前來。僅止將上年誘執之兵丁王剛、第巴塘汛兵役等送出附呈。一稟。妄想乞降。可謂無知已極。天朝統馭萬方。討逆舍順。若果如安南阮光平。束身歸命。親覲闕廷。自當仰蒙大皇帝隆恩。赦原前罪。令爾其聚乞降。僅安上年誘執之人。來營呈遞。而於誘執諸人內。先遣數人前來嘗試。尚不肯全行送出。是爾心存觀望。懷詐無知。忽無悔懼。真誠歸服。稱係伊仰遵恩准投誠來稟。一味支吾搪塞。藉為緩兵之計。全非出於至誠。卽如所稟唐古特與爾不和。誘執兵役。布魯克巴等。及藉稱拉札什倫布等事。悉是沙瑪爾巴唆使主持。正擬轉獻。適巴病故。種種虛詞。全不足信。沙瑪爾巴居心險詐。敢於勾結外番。作亂佛地。其罪固不待言。然爾輩其與凶逆。輒敢蔑倫。從犯逞凶。大肆劫掠。自作之孽。百喙奚辭。令爾全諉他人。並不與投伴。肯認罪。本大將軍豈致誤許。豈有輕恕爾乎。爾若知沙瑪爾巴為罪魁。早應縛獻。茲因何必待其身死。無從究問。始以為詞。卸罪之地。況沙瑪爾巴在陽布居住。已閱多年。何以大兵壓境之時。適伊身伏冥誅之日。非爾致死滅口。掩飾黨惡情弊。卽係捏報病亡。現尚私藏他處。本大將軍詢悉。營官所能敢欵。爾稟內稱與唐古特本屬相好。近來有隙。求本大將軍查察。等語。可見爾負恩背約之心。並死不悔。實堪痛恨。前之藉端與唐古特尋衅者。卽指不使銀錢。不願合同兩事。本大將軍到藏時。早經查明。藏內業與爾部落通商互市。行使銀錢。但後藏係天朝所屬。爾既欲行使。唐古特毫無過失。此等交易和好。何致遽構兵端。至什邦珠爾等所立合同。全係爾挾制私行定議。前數敗和。所論甚明。今來稟不敢提此事。祇稱懇求詳察。故作隱躍之詞。以見唐古特不為無過。纔各官員官兵京內。又以唐古特不願合同行事。復籍一語。如此巧飾。本大將軍早已鑒破其奸。但與唐古特爭釁。雖本大將軍備須復還一辭。向爾破及扶之。爾負恩負罪自取生成。雖罪惡貫盈。然數本大將軍奉命督剿進討。兵力精強。雄擊風馳。廬火大熾。不從此瘠蔭直搗巢穴。將爾喀爾喀倂加殲戮。無遺。斷非口舌虛辭所能支飾。若於大兵未抵陽布之前。率同巴都爾薩野瑪木薩野沙瑪爾巴等親來請罪。復赴營門。本大將軍等爾戰慄。再當奏明大皇帝。或能赦宥前罪。尚將就撫。亦未可定。本大將軍統率大兵。不能在此久待。爾宜早定自全之計。速來歸順。若候兵臨城下。爾部落立就滅亡。雖欲悔罪乞降。亦復何及耶。思於噶布倫丹津班珠爾札什教珠布及兵丁三名在爾賊思投順。自應搬行送出。但丹津班珠爾等身膺噶布倫等職。兵丁不能守護邊隘。被爾誘脅。均係獲罪之人。爾之送出與否。均屬無關緊要。不值向爾索取。爾勿借此爲要挾之具。其丹津班珠爾等與唐古特寄信。及伊等家信之語。何屬附和。代爲說辭。覺係爾授意令其寄信。全不足爲。本大將軍統兵進勦。豈輕信丹津班珠爾等之言。稍寬爾罪。再假此為辭。妄行瀆稟。自取重戾。爾部落滅亡。卽在瞬息。若再遲延。本大將軍定卽統兵進勦。不但爾之土地人民不能保守。卽爾與爾之宗族頭目。悉當駢首就戮。斷不能復邀寬貸。此諭。

大將軍具奏。奉上諭。福康安等接到拉特納巴都爾稟乞降來稟。雖行飭駁一摺。內稱賊酋拉特納巴都爾將上年誘過去之兵丁王剛、第巴塘等送出。賊酋有畏懼福康安暨官兵等兵臬各一封。看此賊酋竟大奸詐。其意欲藉爲我將軍用兵告官兵。而令官兵欲罷兵。嚇於戰事。可爲之極。其稱廓爾喀與唐古特素相和好。所有誘執兵丁、噶布倫。及搶掠後藏。皆由沙瑪爾巴主持唆使。本到前藏。正擬將沙瑪爾巴縛獻。巴於五月十五日病故。是以將王剛等送出。懇求施恩赦宥。並唐古特不照合同一節。不敢再向福康安稟及。祇於呈遞官兵稟內略提一語以見。其使掠後藏。非出有因。卽係奸詭狡詐。經福康安等嚴行撤諭。逐層指駁。絕其妄想。使賊酋賊目等震懾兵威。不敢再存僥倖之心。轉可堅其畏懼之念。等語。此次賊匪備稟。並帖令該處兵丁第巴前來投遞。並未專遣大頭人來營。所稟內祇妄想乞降。尚未自行認罪。實屬可惡之極。福康安等備其陰謀詭計。逐層指駁。嚴正。所見皆是。伊所稱沙瑪爾巴業經病斃一節。沙瑪爾巴爲此案罪魁。或伊見大兵進擄。自知罪在不赦。情急服毒自斃。亦屬事之所有。但賊匪詭詐多端。平日與沙瑪爾巴互相糾結。今因勢日窮蹙。欲卸罪於沙瑪爾巴。捏作病斃之言。以爲籍口。又思指實其事。將與沙瑪爾巴容貌相像之人毒斃。希圖掩飾耳目。以爲彌縫之計。亦未可定。福康安辦事精細。自能留心防察。斷不肯信其一面之辭。如果沙瑪爾

巴實係病斃。則已如冤。係假捏病斃。其人尚存。福康安等務須將該犯設法生致解京。盡法懲治。福康安等攻克陽布後。其事之眞假無難訊得確情。且兵丁王剛、第巴塘等解京後。交軍機大臣隔別研詢。伊等亦無從代爲掩飾也。至沙瑪爾巴唆使賊匪誘執兵丁、噶布倫及搶掠後藏。實爲罪不容誅。卽該犯服毒身死。已屬倖逃顯戮。現在查明。雖該犯名下並無應作封號。但未知該內伊尚有父子叔姪弟兄。踞於非禮計網。查明現當何處。撤打庫。以仔細顯而示懲儆。丹津班珠爾札什教珠布。如賊匪將伊二人送出。一到軍營。卽派員領押進京。不許與伊等家屬見面。此爲最要。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遣大頭人送出兵丁及噶布倫丹津班珠爾遞稟乞降。

六月初九日。拉特納巴都爾遞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大將軍麾三寶佛菩薩保佑。身子狠好。一切事情前已累過。從前王子納喇不陸野與廓爾喀相好。如同一家。唐古特與巴勒布也狠相好。後來廓爾喀得了巴勒布的地方。唐古特買賣上不公道。並行使銀錢的事情。就不肯和氣了。那時剛有沙瑪爾巴到來。我們向他說。你是唐古特人。有名的喇嘛。我們與唐古特不和的事。都要求你設法。能夠奏明大皇帝纔好。所以一切事情。都靠著他。那知他的說話。沙瑪爾巴雖然嘴允心裏懷著壞意。附的我們更不和氣了。並且將那了天朝上年噶布倫們來邊界上講話。我打發噶布倫同沙瑪爾巴前去會他。誰知噶布倫們得了五千兵將。要把我們的頭人並沙瑪爾巴害了。趕緊把我們的頭人們捉住。兩人們聽見了。這個信息。便把噶布倫們裹送陽布來。全靠札什倫布的事情。是沙瑪爾巴叫我們去的。他又說已經向札什倫布商卓特巴說過了。你們一到札什倫布的人必定逃走。你們只管去搶。況且管事的噶布倫已經裏進來了。藏內的兵斷不能攔住的。我們說唐古特的人就算不能攔住但恐得罪了札什倫布。天朝降下罪來。如何當得起呢。沙瑪爾巴說諸事有我一力擔當。斷斷不怕的。我們說唐古特的光景。我們還知道天朝的規矩。我們實在不懂得。沙瑪爾巴說我是轉過十輩的人。有一輩在天朝住過七年。狠知道天朝的規矩。你們去搶藏。是無妨的。我們聽他這些話。信以為實。纔往札什倫布去的。這總為錯聽了沙瑪爾巴的話。纔得了這樣大不是。如今心裏狠害怕。又狠懊悔。只求大將軍如何分付。我們無不遵依。我們總望著大皇帝的主恩。再不敢抗拒了。況上次我說時。造了哈噶薩野巴拉巴都爾哈瓦斯等到京。蒙大皇帝施恩狠重。加了封號。賞賜許多物件。我們都銘領了。實在感激不盡。把施給我們的恩典。時時頂在頭上。雖然如何敢辜負。只求分付下來不敢稍有違拗。大將軍是奉大皇帝旨意來的。所分付的話。我們還敢不遵嗎。大將軍在這裏發來的諭說。這事是沙瑪爾巴從中挑唆的。我們雖到時。沙瑪爾巴已經病了。我們就叫人抬了他來。問他說。你既說天朝的規矩。你都知道。叫我們去搶後藏。一切有你擔當。今天朝降下來了。你該帶著噶布倫們。到邊界上去。見大將軍回話。他聽了這話。面色變了。就說。我病狠了。就去不來。要轉獻出來。不料他病勢日重一日。延至五月十五日就完了。噶布倫們都來驗過。因為天氣炎熱。恐怕朽壞了。所以燒化了。這些情節。噶布倫們都知道詳細。因此打發噶布倫同著兵們出來回稟一切。懇求施恩指示。六月初九日自陽布寄稟來。

拉特納巴都爾遞嘉欽善公中堂大將軍麾下。各位官員官兵所有大概情形。從前巴爾過巴思帖想是接著了。從前廓爾喀王子的嘛木薩野與廓爾喀相好。如同一家。唐古特與巴勒布也是一樣相好。後來廓爾喀得了陽布。只因唐古特人買賣上不很公道。又為銀錢的事不和。那時沙瑪爾巴來了。我就對沙瑪爾巴說。你是唐古特有名的喇嘛。你如今幽國怎麼想法。叫我們兩下和好。並要把這些情由奏明大皇帝。他口裏雖然應允。那知他心裏懷著壞意。鬧得兩下更加不和。並且得罪了天朝。從前藏裏的噶布倫來說話。鬧得噶布倫留在定日。到了濟拉木。我們打發了一個噶布倫。連一個噶箕。同沙瑪爾巴前去說和。我們頭人聽見說噶布倫要將我們頭人們殺害。又要把我捉了去。所以頭人們纔把噶布倫捉進來的。搶札什倫布一事。沙瑪爾巴說是如今只管發兵去。我已經向後藏的商卓特巴說過了。你們一到札什倫布。那裏的人一定是走的。我們說是天朝所下罪來。如何當得住。沙瑪爾巴說從前濟嚨講和的事。都是我一個人辦的。倘若有事。也有我擔當。況且噶布倫們已經裏進來了。你們只管

去一定是由得你們的，我們又說唐古特的光景，雖然如此，天朝的規矩，我們實在不知道，沙瑪爾巴說我是轉過十輩的，有一輩在內地住過七年，狠知道天朝的規矩，你們去搶札什倫布是無妨的，所以聽信了他的話，幾得罪了天朝，如今大將軍宣諭指示，我們總是必行，斷不敢違抗拒，從前曾經打發噶哈哩隴對、巴拉巴都爾、哈瓦斯等到京，恭進表貢，蒙大皇帝施的恩典狠重，又賞了封號，並多少物件，我都記着了，我感激大皇帝恩典，時時頂在頭上，往後還要求著受大皇帝施的恩典，大將軍到了前藏，賞我諭帖，說沙瑪爾巴是個壞人，從中滋事，我接着諭帖的時節，沙瑪爾巴正病着呢，我就把伊抬到陽布城來，對他說，如今你可帶了四個漢兵、兩個噶布倫，到邊上去，替我們說，他答應了，話說他面上顏色就變了，說等我病好了，再去，後來他的病一日重一日，到五月十五日就死了，那時我有兩個噶布倫、四個漢兵都看過，因天氣炎熱，恐怕朽壞，因此把他燒了，如今打發噶布倫並漢兵等回來回話，懇祈施恩指示，六月初九日自陽布城具稟。

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統兵成大人台前，我們如今遣噶布倫、漢兵等去見大將軍，又遣出滿兵一名，往大人前回話，一切事情，總求轉呈中堂，隨便分付，所有細情，由此來滿兵自必面稟，六月初九日自陽布城具稟。

欽差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成，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部落本係邊外小番，通京朝貢，仰蒙大皇帝格外施恩，錫封王爵，賞賚多珍，即應頂戴生成，恪守邊界，乃敢以微無嫌啟釁端，實由爾自作罪孽，現在大皇帝特發大兵，命大將軍統領勁旅，將爾部落地方，盡行攻剿，諒爾力量不能抗拒，今爾既畏懼軍威，自知悔罪，且稱從前搶奪札什倫布與唐古特不和，多係聽信沙瑪爾巴唆使所致，爾自願遣大頭人親赴大將軍行營，將一切情節詳細回明，懇求分付，本領隊大臣現將爾稟遞到稟帖及點出之滿兵，亦併轉送大將軍處，如有給發諭諭，留其收領遵照可也，此諭。

拉特納巴都爾遣大頭人普爾邦哩、朗穆幾特邦哩、乃爾興、巴拉巴都爾哈瓦斯詣大將軍行營遞稟乞降

六月十八日，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我從前歸順過天朝，至今總是大皇帝恩典，昨奉到大將軍諭諭，說我年幼無知，搶占後藏之事，都是手下頭人們鬧的，大兵已經到了我們的地方，要我們自出來講好，今設懼不敢前來，又不先差大頭人來叩面稟，可謂無知已極，如此指示，我實在感激得很，並且准我歸順，我情願磕頭投降，這是我的真心，上年鬧的一切事情，全是我的罪過，我不過是小地方的番子，大皇帝同天一樣，普天下都管得著的，我實在不敢抗拒，如今准我認罪，定然是會加恩寬恕的，大將軍檄諭內怪我說大兵已過熱索橋，爲甚還不來迎接，我因大將軍不知就帶了兵過來，所以沒有早差人來迎接，後來知道大將軍已經來了，昔給兵稟帖，昨已特打發普爾邦哩、朗穆幾特邦哩、這盧爾乃爾興、巴拉巴都爾哈瓦斯出來叩見大將軍，並面稟一切情形，大將軍如何指示，求將兩個人遣回來，留兩個人在大營中伺候，六月十八日具稟。

大將軍福康安勒兵雍雅發檄諭拉特納巴都爾

六月二十六日，大將軍檄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所遣普爾邦哩、朗穆幾特邦哩、乃爾興、巴拉巴都爾哈瓦斯等來營，遞爾稟，俱已閱悉，並據普爾邦哩等面稟爾悔罪投誠一切情形，本大將軍已逐加面詢，至爾從前誘執漢兵、噶布倫等，及搶掠札什倫布物件，雖由沙瑪爾巴挑唆主持使然，爾與爾叔輕聽煽惑之言，即係爾等之罪，今既知悔投誠，稟內情辭，似屬恭順，並冒暑聽候示諭，無不遵依，懷畏聖主德威，力圖改悔，是即爾之福，不但可保爾之土宇，即闔境番民亦得各全身命，但爾既誠心投順，並不親來叩懇，僅遣頭目前來，斷難遽准，大皇帝平定各處地方甚多，遠年之事無暇詳論，即如本大將軍於乾隆五十三年征剿安南，因該國阮光平懾服軍威，惟恐覆滅，即行悔過，親自投降，本大將軍察其出於誠悃，奏明大皇帝，帶同該國王入京，仰蒙大皇帝賞

與爾土，錫封王爵，加賜多珍，至今永受天恩，曾發巴楊前已諭爾知悉，況天朝屬國甚多，各國王無不恭順朝命，仰沐隆恩，今爾部落係邊外小番，尚識天朝法度，心性多疑，爾與爾叔即不敢親身赴京，亦當親來叩見，叩頭認罪，本大將軍亦須爾果出真誠，方可奏明大皇帝，准令歸附，斷不肯聽爾誘誤，失信於爾，今普爾邦哩等面稟，欲將不敢再行滋事緣由立具甘結，所言尤屬不合，天朝懷柔藩服，恩威並用，本大將軍特今頒布威信，外藩人等果能真心歸順，何必需立甘結，如是從前二次唐古特與爾私立合議立合同，邊界大人亦即將就了事，與非體制，本大將軍奉大皇帝恩旨前來辦罪致討，爾之情偽無不周知，爾即遣使懇降，亦能對揚捷徵，仰體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發兵攻勦，網開一面，准爾投降，斷不能如上次邊外大人草率辦理，至沙瑪爾巴從中滋事，實爲罪魁，首必當立正典刑，即使已伏冥誅，亦應將沙瑪爾巴骸骨之骸與什物，併伊作屬、徒弟、從役投出，以懲究罪，又爾部落前搶去札什倫布金銀及各種物件，爾既知從前搶掠之非，必須令行交還，並從前在濟嚨邊外所立人小合同兩張，全係沙瑪爾巴盛時所立，今此事已不准再行提及，應一併繳來查銷，本大將軍已至雍雅，由披狹窄，不能容駐多兵，爾即將抵禦之兵全數撤回，以便移營前進，駐劄受降，本大將軍約束嚴明，經過爾境地方，凡有家落，俱行安撫，況鄉爾略番民，即係天朝百姓，斷不肯將有擾累，大兵前往，番民仍可安居，勿庸驚慌，爾等自陽布來降，道路亦甚近便，如爾安坐城中，不敢擅回兵衆，本大將軍即統兵前進，亦不必留來迎接也，爾稟內屢言聽候本大將軍分付，無不遵依，總於遣來四人內分二人先回，令將遵辦緣由，與爾邦哩、巴拉巴都爾哈瓦斯二人遣回陽布，詳述本大將軍面諭一切事宜，並特賞檄諭，交伊等賫回，著即遵論，剋期稟覆，爾當懷遵誠，方可代爲陳奏，此關係爾部落存亡之機，計宜早定，若再游移，仍即統兵進剿，所有起還官員官兵，稟內會非綠卡契布一匹，即著擲還，此檄。

大將軍具奏，遣朗穆幾特邦哩、巴拉巴都爾哈瓦斯二人回巢，賫回檄諭，一面飭行副都統銜成德等，不可因賊降遽存懈忽，仍宜嚴守地方，又令總兵諸神保駐劄邊界，毋留賊匪滋事，因奉上諭：福康安奏賊酋遣大頭人送出兵丁及丹津班珠爾等來營籲懇，仍行稟懇防範綏等語，各山梁地勢險要，若賊匪撤到，福康安等撤回，該處賊衆，官兵即可無勞進攻，將其巢匪之處盡行占住，是亦一策，如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親自來營籲懇，福康安等當向伊告知，爾等誘噶布倫等及搶掠札什倫布，罪本不赦，念爾等親自來營乞哀，情辭恭順，本大將軍代爾轉奏，但前此安南國王阮光平納款時，係本大將軍帶同入京，蒙大皇帝錫封王爵，復其國土，寵眷備極，今爾等既已前來，本大將軍亦應帶同爾等入京瞻覲，若巴都爾薩野稍疑不肯親來，福康安惟當勒兵進攻，乘破竹之勢，迅速搗穴犁巢，令國土盡歸之版圖，方爲一勞永逸，即不得已受降完事，亦必須大振兵威，使賊其懾服惶懼，俯首乞命，不敢復萌非念，庶可邊隅寧謐，若稍涉遷就，只令爲賊所窺，難保其日久不再滋行擾擾，況福康安攻克熱索橋、帑布、噶東覺等處賊寨，於雨夜分兵越過大山，攻破賊巢，已踰險隘，直下臨水，槍炮矢射斗所斃，相繼各兵計賞軍營，兵威所臨，賊匪膽落，軍火亦已源源運到，豈有噶拉拉、甲木、中甲、古拉、集木集各山梁，猶不能占據之理，在功庶垂成，福康安素性奮勇，自必力圖上策，斷不肯功虧一簣，坐失機宜，稍存遷就，至賊匪所稱諸多端，福康安等亦令將各頭人衆擒回，須防其詐作擒退之勢，於無人處潛伏，候官兵將次登山時，又從山後繞路復行夠截，堵住此信，要又福康安所發檄諭內稱，本大將軍待人以誠，斷准爾信，外番人等果能真心歸順，何必甘結，此語略欠，已於摺內批示，賊人反覆無常，即使寫立甘結，安保其不再翻悔，前次巴忠等私與立合寫立合同，已屬錯誤，豈有福康安身爲大學士大將軍統率大兵聲罪致討，與賊立誓出結之理，福康安惟當嚴切檄諭，以堂堂天朝，豈屑與汝立結，如爾國必欲乞降，須令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親自來營，面聽諭旨，俟其到後，必當偕同進京，候旨定奪，不則仍宜乘勢進兵，不可稍涉遷就於完事之見，爲賊所窺也，況賊匪因沙瑪爾巴已伏冥誅，今見誠亡在即，將其罪俱推與沙瑪爾巴，以爲投誠乞降之計，福康安等亦當曉諭賊匪，以沙瑪爾巴唆使搶掠，固屬罪所應得，但爾等傾既已投降納款，所要天朝封號，何至受人愚使，任其滋擾，敢前至札什倫布肆行搶掠，豈爾等一任沙瑪爾巴教唆，可以無所不爲遂爲無罪耶，如此嚴切曉諭，庶賊匪知無可諉卸，或可俯首聽命，不致再有游移，總在福康安隨機應變，迅速妥辦，以副朕懸望捷音，速成功也，欽此。

秋七月，大將軍福康安攻克噶勒拉堆補木，奪橋渡河。

大將軍具奏，奉上諭：福康安奏攻克噶勒拉堆補木、並稱過河、設賊打仗情形一摺，可嘉之至。已於摺內詳細批示。據稱賊地邊外雪澤較早，如宗喀通拉山等處，每年八九月間，即已雪封山，今年節氣較早，已交秋分十餘日，總須趕封山以前蕆事撤兵，不能久稽時日等語。所見與朕同。前悉藏內氣候，▢令若非及早蕆事撤兵，或為大雪所阻，我此築念節降諭旨，令福康安等宜酌機應變，妥速蕆功。今福康安摺內已籌計及此，與之朕心肆為稍慰。前經福康安等遣剿稽發爾瑪哪等二人回巢，諭知賊酋，將各梁柜守賊眾全數撤回。今發撤之後，又經數日，各山上拒守賊眾，尚未撤動，若福康安等仍按兵不動，未免爲賊所輕，自以進攻爲是。各官兵分路攻剿，鑿毀登陟，雖見有中鎗亡者，並不退怯，仍奮勇直前，拋擲火彈，痛殲賊眾，將噶勒拉堆補木石卡木城全行占奪，實屬可嘉可憫。戕於不忍披閱，並著傳諭福康安等，如已擒穴擒渠，賊酋紅旗回爲投誠，何在相機追取，賊匪遇官兵逃奔，痛殲之後，早已望風膽落，必另差人赴營，遞稟乞降。福康安等即可趁其畏懼哀懇，傳旨允准，將其緊要頭人帶同進京，瞻覲，具表納貢，畢係下策，但爲氣候所限，亦不得不如此辦理。福康安等受恩深重，應稱委任，定能籌畫萬全，妥速成事。著賞給福康安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琺瑯鼻煙壺一個；海蘭察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琺瑯鼻煙壺一個。朕昨於御園新獵一鹿，一並賞給，中、著將典內一分，隨發往賞給福康安、海蘭察等，以示優眷。又賞去鍍金文竹小刀共二十三柄、嵌松石鍘管十個，著交福康安查明出兵出力之侍衛章京等，傳旨分賞。至前經擢登保、珠爾杭阿、德楞泰已賞給副都統銜，此時因兵乏人，著擢登保等作為領隊，所有打仗之官兵士兵，已明降諭旨，賞給一月錢糧。成德一路，賞給半月錢糧，以示獎勵，欽此。

都統銜台斐英阿、副都統阿滿泰、侍衛墨爾根保、英貴、佐領根德依旋等陣亡。

同日，奉上諭：此次官兵因攻擊仰攻，損傷稍多，以致阿滿泰、墨爾根保等陣亡，尤堪軫惜。以此幺麼小醜，傷我勁兵大員，殊爲不值。▢裝與賊殺仗，所有得力之巴圖魯侍衛等，不可復使冒險輕進，致有傷損。又閱福康安摺內，阿滿泰、墨爾根保等皆係中鎗陣亡，至台斐英阿直前射死紅衣賊目二人，又稱台斐英阿及二等侍衛英貴、佐領根德依旋中鎗陣亡，抑係台斐英阿亦中鎗，所奏尚未明晰。台斐英阿已加都統銜，係屬大員，未據福康安奏懇請恤，著交福康安等即將台斐英阿是否一併陣亡之處，據實覆奏，再降諭旨。其阿滿泰、墨爾根保等，並俟查奏到日，一併降旨交部賞卹，欽此。

領隊大臣成德攻克利底大山賊卡二座。

奉上諭：據福康安等滸字摺奏，成德一路，由聶拉木進兵，攻得利底大山賊卡二座，將其出力將弁保奏到來，一併具奏等語。前據福康安等奏，聶拉木一路成德等攻克多羅卡、瑪岡等處，現往利底等語。今福康安既將其攻得利底出力各員保送具奏，則該處打仗情形，成德自必一併馳報，何以未據奏明。前經軍機大臣寄之阿爾曾遙野等，據供，向來聶拉木一路，冬雪較大，封山後，不能行走等語。若福康安等大軍撤回，而成德一路或致為雪所阻，亦有關係，著福康安等即將成德所帶兵丁，現在何處，近日曾否前進，與福康安等會合，將來不致爲雪所阻之處，一併查明具奏，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呈繳前立合同，送交札什倫布物件，及沙瑪爾巴屍骨，遣大頭人進稟乞降。

七月初八日，大將軍接到拉特納巴都爾具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大將軍麾下，小的前差噶箕都爾賽唧、噶箕巴規留賓哩等前來，磕頭投誠，大將軍不忍全數殺戮，救拔開導，這是大人的恩寬，小人的不是，求大人寬恕。所有搶掠札什倫布裏邊

噶布倫及漢兵等事，總是沙瑪爾巴挑唆的，在上的大人已把在下小人錯處看明白了，總是愚蠢的，從前這些事情，雖然是沙瑪爾巴說的，但小的與小的叔叔聽信了他的話，就是自己的不是，奉諭小的是箇愚蒙未書子，地方偏僻，不知道天朝法度，犯了這人挑唆，做錯了事，這一切事情全都是小的錯了，如今認了罪，不加責究，無非是憐愛衆生善的意思，前後事情，大將軍都已知道，所以發來檄諭，指示我們，這都是我們的造化，分付的話，我們總是在頭上頂着的，又我照著諭帖上行事，不但小的與小的叔叔有從，就是眾百姓也是好的，檄諭上分付，要小的與小的叔叔真心親自來投誠，苦苦懇求，方可奏明大皇帝，恕你們的罪等語，小的聽見了，實在感激，小的叔姪兩箇原想要因來一齊投降，因為大皇帝震怒，大將軍到了這裏，小的聽見了威名，就如日光照雪的一樣，實在害怕得很，先差來的，並非大頭人，還不是打頭辦事的，如今還要打發小的叔姪兩個底下打頭辦事的人出來說求，小的聽見大將軍的威名，正在害怕，又接着檄諭，說要一直進來，小的們頭人百姓們愈加害怕了，小的們原都是大將軍底下的小人，有了大罪，還求施恩指示，這就是三寶佛爺的保佑，從前大將軍奉旨在各處征剿，恐嚇攻過的，就求大皇帝施恩，發來的檄諭，把這些事比方著向小的曉諭，叫小的的隨着打發，這都是恩待小的，說不盡感激，如今小的們是實在誠心歸順，務必叫打頭辦事的大頭人帶了進京，瞻仰大皇帝天顏，又將都爾賽哩、則爾曼哩等面稟大將軍，說從前的事情已經錯了，往後再不鬧事，情願出具甘結等語，當蒙大將軍當面分付，這出甘結的話，回得很不是，小的現已向則爾曼哩嘆咽問，你們在大將軍前胡亂說話，則爾曼哩說我們並沒有敢回話，想來是通事傳錯了，大將軍任勳各處，至誠待人，各處是知道的，小的心裏想着，別的地方都肯施恩，如今在我們身上也必是肯施恩的，又據內說，此次斷不能照着從前邊界的大人那樣就完事等諭，小的如今也不敢想如上次與唐古特講和，也不敢再提從前的事了，又據內說，如今大將軍奉大皇帝旨意來問罪，若有謊移，仍即統兵進剿等諭，大將軍仰體大皇帝好生之德，普天下的生靈都是愛惜的，照著廓爾喀如魚人網的一樣，如今求一條生路，准小的們投降，這是憐念小的及衆百姓，小的實在感激，若是背在眾生的臺上施恩，凡有分付的話，自必永遠遵奉，又據內說，今將沙瑪爾巴的屍骨、伙來、跟役送出等諭，小的想他原是個挑唆的壞人，若他尚在，就該把他拿出來正法，但他因作了壞事，已經臨期把他舉去了，他死後，骨頭噶布倫漢兵們看過，就想要把他首級留下，因為天氣炎熱，當時把屍首燒了，如今將沙瑪爾巴的骨殖、徒弟、跟役，並財物等項要送出來，又據內說，去年搶的札什倫布的東西都要全數送出等諭，小的們聽了壞人的話，去年搶了札什倫布，遺下了，並著藏不容廓爾喀的人，回來時雪山上凍死的，就有二三千人，搶到廓爾喀的物件，唐古特都知道，現在還一點查，就要交出來，又諭從前所立講和時沙瑪爾巴從中作弊，立下大小合同二張，檄諭最截一條，小的因沙瑪爾巴話挑唆，得了不是，所立合同實在是喎祖大將軍分付得很是，如今大小合同兩張，都情願送出，又諭堵截的兵，都叫撤回去，若不撤回，大將軍內此發怒，又帶兵進來，小的等到大將軍面前，就如螞蟻一般，螞蟻在人面前作怪，且有死的一條路，想來做大人的，不肯與小人計較，還求

查鈔沙瑪爾巴陽八井廟宇莊田。

大將軍具奏，陽八井有沙瑪爾巴廟宇莊田，應行查鈔，其徒弟仲什甲木參係立合同上列名之人，必有勾串情弊，已飭將和琳就近將陽八井廟內查鈔，將仲什甲木參拏獲，解赴前藏審問。

副都統銜鄂輝在催由定日至聶拉木一帶糧運。

七月十四日，奉上諭：鄂輝奏籌辦運催軍火糧石情形一摺。內稱，鄂輝督同一路現在的定結程站日疑運，已經俱齊，其稍粑、火藥、軍裝、弓箭、鍋帳、位喻、及等項，隨到隨運，均可源源接濟，不致短缺等語，所辦俱好，覽奏稍慰。又據稱，鄂輝原擬自宗喀至濟嚨，與聶拉木兩路，一切再行興辦，聶拉木一路，昨據稱，今宗喀至濟嚨一帶台站，俱已成站，處處有人辦理，可以接濟前往，於具摺後，即由拜卡木一帶赴催定日之糧，由定日馳往聶拉木，督辦糧運軍火，接濟成德該路等語。所見極是，現在成德等已帶兵深入，該路兵糧軍火，關係緊要，而濟嚨以外，已有惠齡駐彼督辦，雖有福康安派委員弁，分段守催，兵糧一切，自可接濟無誤，若鄂輝復由宗喀前往濟嚨往返躊躇，其聶拉木後路兵糧轉致顧此失彼。今鄂輝能不拘泥，仍自宗喀轉回，迎催定日一路糧運，併成德該路可資接應，實屬可

寬。此一舉可蓋前愆。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以示獎勵。但鄂輝到聶拉木後、成德將成修築路途妥爲安頓、不可希恩邀功。冒昧深入。此時成德由聶拉木進兵、已經三百餘里、俟鄂輝到彼、成德又已前進、相距更遠、鄂輝即使馳往、亦屬無及。若鄂輝在聶拉木迢遙、則濟嚨以外糧運事宜、誰有專司在彼督辦、而濟嚨以東以至後藏、轉無人照料。且據孫士毅奏、遵壩知方向有鑿石積雪處所、歸與鄂輝將聶拉木後路妥爲經理、仍即速回濟嚨一帶、督率催運糧務、俾軍需等項、隨到隨運、不使停留、方爲妥善。欽此。

陞賞四川同知姚令儀。

七月十四日、奉上諭、鄂輝奏四川同知姚令儀、自隨帶到藏以來、備辦軍需運送、設台站等事、俱能實心奮勉、妥協辦理等語。姚令儀隨同鄂輝到藏、將屆一年、承辦軍需運諸務、奮勉出力、並不因鄂輝已解總督之任、稍存懈弛、殊屬可嘉。著加恩先行賞戴花翎、並交與孫士毅、遇有四川知府缺出、即行奏補。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擒獻沙瑪爾巴徒弟接喇。

七月十四日、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座下、小的實懇一切情由、都已望大將軍座前施恩。小的實是真心投順、若能卑沾大皇帝天恩、就是合部落的造化。小的們本是小人、糊塗無知、從前只因聽了壞人的話、自作自受、懊悔無及。將來若得不遵天朝王法、不聽大將軍分付、就是自尋死路、定然不得好處。如今懇求大將軍、想著小的們是天朝的屬下、施恩饒恕。若不施恩、就是將天覆地、小的們如地上螞蟻一般、實在害怕得很。心裏著急、今小的遵照前諭、將沙瑪爾巴屍骨及伊徒弟跟役人等、全行送出。他的物件、也有收在甲噶克巴廟內的、也有收在別處的、查點了幾天、如今都送出來了。伏乞大將軍查驗。所有搶掠扎什倫布物件、廓爾喀的人回來大半、有出痘死了二三千人、東西遺失了好些、又有衆人暗偷下的。到陽布的物件、噶古特都是知道的、現在逐一查點、恐有遺漏、幾天即可查明繳出。沙瑪爾巴徒弟接喇一名、原在甲噶克巴、差人看守。初九日差人去拿、沙瑪爾巴的徒弟跟役、不料接喇預先知道、要把他捆綁、他自服毒藥、於初一日身故。恐無憑據、只得將伊屍身擡來。小的是臣僕的人、造了大罪、今懇恩又不周到、以致接喇服毒、還求大將軍開恩饒恕。隨後查明扎什倫布物件、就打發大頭人出來繳求施恩。

拉特納巴都爾擒獻沙瑪爾巴妻室策旺拉木及女喇嘛策旺產珠。

七月二十五日、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大將軍座下、小的等將從前搶掠扎什倫布、自從奉到曉諭、將搶掠各物全行繳出。小的部落的兵、上年自從藏回來、干犯天誅、凍死的很多、沿途就有遺失、數有頭人兵丁私自匿藏下的。小的曾把擾亂的收藏兵、王爾們是知道的、要到將布物件、實在只有這些。天寶銀兩、除融化鑄錢花用外、現在還存些。今將銀兩物件查點齊全、俱都送出來了、求大將軍查驗。廓爾喀因搶掠後藏、已犯重罪、若再敢隱瞞一件、就是自尋死路、還求大將軍詳察。再小的誠心歸順天朝、如蒙加恩寬免、不但小的性命是大皇帝的、就是所有地方都是大皇帝賞的、頭人百姓的命都是大皇帝於全的。現在備辦表文貢物、就差大頭人等進京、請罪謝恩、瞻仰大皇帝天顏。所備貢物、小的不知道天朝規矩、恐有錯誤。又因僻處小地方、沒有出產的好東西、一點恭敬投誠的心、不能表出。現有廓爾喀的樂工、又有象五隻、番馬五匹、是小的地方出產得的、如今貢物一併預備下了。不知道許進不許進、懇求大將軍施恩分付、若來的時候准許、即同各方物一併帶過。還一路山大難行、象隻馬匹未能出來、只好繞行平坦地方、多走些路、由別部落送到藏裏、不敢遲誤。再沙瑪爾巴的女人策旺拉木、尚於中途遣送回、已將伊同跟隨之女喇嘛策旺產珠、一併解押送出。七月二十五日具稟。

八月、沙瑪爾巴廟宇改給黃教喇嘛居住。

八月初六日、奉上諭、沙瑪爾巴唆使賊匪、誘執兵丁、赴布達拉及擾掠後藏、實爲此案罪魁、茲已伏其辜。伊逃匿雖至藏內陽八井地方、尚有伊舊住廟宇、未便仍令其紅教徒衆在彼安居。著傳諭福康安、俟事定後、將其廟宇改給黃教喇嘛居住。所有沙瑪爾巴徒衆、擬飭令還俗、分發內地、妥爲安插。欽此。

大將軍福康安、署四川總督孫士毅、俱賞授大學士、都統銜兵部侍郎和琳、陞授工部尚書。

八月初七日、奉上諭、福康安統領大兵、進勦廓爾喀、自進兵以來、督率將弁、攻堅破險、屢戰屢捷、無不鼓勇爭先、於調度布置、一切機宜、悉中肯綮、且親冒鋒鏑、躬冒兩步戰、手足胼胝、用兵之難、爲從來所未有、實屬奮勇出力。現在大功將次告竣、福康安著加恩實授大學士。孫士毅自督川省以來、辦理一切糧運、督率所屬、俱臻妥協、且伊係漢人、能由番木多一帶馳赴衛藏、會同和琳等籌備軍需、俾資源源接濟、甚屬出力。孫士毅亦著加恩實授大學士。和琳自到藏後、催辦糧運、實心籌畫、設法妥辦、俾官兵糧餉、日有起色。昨經奏請馳赴察木多濟嚨一帶、與福康安所奏適合。現今奏報、即日迅赴前敵、趕緊催儧、俾軍食接濟充裕、無誤餉糈、實屬可嘉。所有吏部尚書員缺、著金簡調補。其工部尚書員缺、即著和琳補授。和琳未到京以前、工部尚書事務、仍著金簡兼管。其都察院尚書員缺、著劉墉調補、紀昀補授禮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竇元穖補授。所遺禮部侍郎員缺、著劉躍雲補授。欽此。

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駐劄前藏、督辦糧運。

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於七月十二日抵前藏。八月初七日、奉上諭、和琳奏、接到福康安來咨、即於七月十六日馳往濟嚨一帶、催趲糧餉、將藏中一切事件、宜面告知孫士毅、總督料理等語。所辦俱好。昨據福康安奏、鄂輝辦事稍緩、和琳能督飭番民、實力操作、飛咨和琳前往濟嚨一帶、實係籌慮週詳。和琳接到來文、即起程前往、與福康安所奏恰合、甚屬可嘉。今和琳接到福康安咨、即於十八日起程馳往、計此時早抵濟嚨、定能趕緊催趲、以濟軍食。俾用兵前藏、孫士毅遇緊要之地、自不可無大員督辦。昨亦有旨令孫士毅在彼辦、並往來照查。孫士毅能保萬人、但既在藏、即與諸洲大臣無異、自能酌量辦理、將此傳諭知之。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三下

紀略下 原目作方略

駐藏大臣工部尚書和琳馳赴陽八井擊獲紅帽喇嘛依什甲木參查鈔財物。

工部尚書和琳於八月初八日馳抵陽八井。查鈔沙瑪爾巴家產。及擊獲依什甲木參。於十四日具奏。竊臣於七月二十七日行至乃安塘。准福康安寄諭。一俟鎮遠現交鄂輝一手經理。即令臣馳往陽八井。查拏沙瑪爾巴徒弟廟宇莊田事竣。不必再赴濟嚨。即回前藏料理等因。前來。臣即將途次籌辦運送糧餉。及新舊夫馬。委員押交鄂輝。合將情形具奏後。連夜回至札什倫布。訪聞陽八井廟宇徒衆莊田物件。共有若干。據走過此路人稱。沙瑪爾巴久不在家。廟內紅帽喇嘛約有一百餘人。寨落牛羊及果樹房百姓。皆係伊管官依什甲木參經管。不能深知。等語。臣風聞陽八井雖屬內地。其路四通。依什甲木參為沙瑪爾巴用人。倘同上供列名字。既有走漏風聲。畏罪逃亡。隱匿寄頓等弊。一時難以搜捕根究。查由前藏通陽八井有商賈常行大路一條。小路二條。皆崇山鳥道。小路較大路近一二日。賊人來往。自必潛蹤避跡。竊思欲公同。衆噶布倫噶巴多布丹。從扎布甲小路先往。趁夜道依什布護送押領蹤尼尚未起身。隨將札薩克道由曲木小路前往。臣由大路兼程行走。據噶布倫公噶。堅巴多布丹。偕什布等。於八月初六七日。先後馳抵陽八井。依什甲木參適在山後果園內收取青稞。並未知覺。當該員等即時拏獲。併同原寺。次早臣亦即趕到陶得寺內紅帽喇嘛現有一百零三名。夜間潛匿無蹤。臣當即將依什甲木參手足扭鎖。查出貝戴項鍊。用好言安慰。云汝不過係沙瑪爾巴管事之人。沙瑪爾巴所作事體。與汝無干。汝只將其家產物件從實供出。既免受苦。本欽差還要奏明大皇帝。施恩與你。既一面委員管領通事分頭查點。衆紅帽喇嘛到晚始行紛紛投回。臣想此事雖與衆喇嘛無涉。但紅帽一教人衆。紫皆不稍法度。若仍令

分居藏內人數既多。且於約束。遂令噶布倫派委能事番官第巴數人。先行押赴前藏。俟臣回藏。另行安置辦理去後。即帶同依什布等。挨訊依什甲木參。據供。小的本是班禪額爾德尼屬下之人。因沙瑪爾巴係前輩班禪弟兄。去來管事。所有寨落人戶牛羊。騾馬。糧食等項。皆是小的經管。其金銀綢緞。皆沙瑪爾巴自己收執。並四十九年沙瑪爾巴往廓爾喀去時。把得伊的金子貴重物件帶了許多。不知數目。後來又有信來。與仲巴呼圖克圖。並第巴丹津班珠爾。送元寶二百錠。又由陽布送了生哈格勒巴米二人。而大要過二十錠。又有佛路來邊一庄。是沙瑪爾巴去時。親自將門用紙黏封。並不知內有甚麼東西。後來廓爾喀聞知。仲巴呼圖克圖收我的沙瑪爾巴爾下說合五十年立下合同。並銀兩。與衆人說我能承認。放小的替官的現有家產。可證小的原不是沙瑪爾巴徒弟。如今管該處與他隨來的。都詰臣督依什甲木參在彼。尚有人內傭屬明白。內但帶領依什布及佐領人員等。將去從使遠路親自查看。一一登記。雖經查得耕種牲畜。布匹。松石。珊瑚。金銀銅錫器具。佛像等件。為數不少。元寶只有二十個。計銀一千五百兩。元寶四十三兩。銀錠三千八百四十二兩。元寶銀四百八十兩。共金二兩六錢。又有喇嘛等物。多係鑲嵌首飾。並無一塊成樣之件。臣想沙瑪爾巴雖係紅教。與古唐古特之時數。固不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然亦已轉世八九輩。又係前輩班禪額爾德尼。仲巴呼圖克圖弟兄。豈無短少金銀之理。必係依什甲木參或有風聞。隱匿寄頓。或因沙瑪爾巴去多年。從中侵蝕。當將依什甲木參從嚴設法鞫詰。據供沙瑪爾巴所有銀兩。除伊寄信仲巴呼圖克圖。送人要去外。委實只有此數。如今仲巴呼圖克圖在京。可以質證。得的設有數兩。一經查出。甘認重罪。伏地痛哭。堅供並無隱匿等語。臣反覆研究。加以刑嚇。矢口如一。似無遁飾。查有鑲頂網師護金銅印一顆。係勝元明封賜。飭令該部收貯。又有噶布拉一件。上有自然佛像。點唐古特字經記。藏中人等僉稱係由洞修煉人之物。不可輕得。佛前供奉。最有利益。臣謹裝小木匣。隨摺呈進。所有查鈔沙瑪爾巴廟宇莊田物件。及依什甲木參家產。除另繕清冊。恭呈御覽外。謹將簡明清單。恭呈御覽。其依什甲木參一犯。委員押解前藏。俟臣到日。即使將其托噶布倫扎什敦珠布。俟事畢後。奏明辦理。一同解京。並咨部查照各情據一併奏覽查悉。等因。

甘肅布政使景安督辦宗喀一帶糧運。

駐藏大臣和琳具奏。准調赴宗喀一帶之藩司景安及候補道承勛等稟報。自七月中旬以來。前後續所誤番夫。陸續起程。到二三千名。已經分撥各站。現在運營每日約用糧一百五六十名。運濟嚨兵夫食用統計日需三百包。今濟嚨每日可運四百餘包。足數支放等因。奉

硃批。好。

沙瑪爾巴莊田及物件變價歸公。陽八井廟宇交濟嚨呼圖克圖住持。派黃教喇嘛焚修。

八月十四日。駐藏大臣和琳具奏。查紅帽一教。本屬喇嘛異端。有元季八思巴流傳至今。而沙瑪爾巴又為佛教罪魁。本應拏辦逆京。並法懲治。以快人心。今業伏冥誅。作為幽魂。自無仍准其轉世。副繼衣缽之理。但查陽八井廟內所供佛像。皆與黃教無異。惟有鍍金大銅佛一尊。胸係前輩紅帽喇嘛阿哇之像。又鍍金沙瑪爾巴大小銅像數尊。約重二百餘觔。均經銷燬變價。又有沙瑪爾巴塑像數軀。亦經銷燬。其徒衆一百零三名。臣前已委員分起解赴前藏。查此項喇嘛。若勒令還俗。反恐妖言惑衆。別滋事端。倘其所習經典。亦與黃教大同小異。擬將此一百零三名改為黃教。分與前藏各大寺堪布等嚴加管束。如有旣逃生事等情。惟該管之堪布是問。庶可以資安輯。而便彈壓。臣不日回藏。擬即如此辦理。俟命下之日。再當移咨達賴喇嘛照辦。再查沙瑪爾巴家私。雜無戲樣物件。其駱安。櫃櫥。金銀銅錫器皿。及婦女首飾等。皆屬唐古特俗所用。就近變價。約略值數千金。其各處莊田所出青稞。麥子。豌豆。酥油等項。按藏中市價。約亦可值二千餘金。奶牛交人牧放。按年徵收酥油。計值五百餘金。至於現存青稞。麥豆。菜油。食物。約值二萬金。更有依什甲木參物件。通盤估計。實數亦復不少。臣伏查。此次征剿廓爾喀賊匪。大兵所需。雖屬從前巴忠丹津班珠爾等辦理不善所致。總由沙瑪爾巴勾結賊匪。並非全然不知。即如補放依什甲木參管官。奏聞。據其說合。鄙巴可

還將黃教又不用唐古特兵之力。此天下臣民所共知。朕上並非利其土地人民也。今達賴喇嘛坐享安饒。富貴已極。亦無需沙瑪爾巴家產濟其困乏。依臣愚昧之見。不若全數歸公。庶有裨益。查凱旋在即。正須籌辦口糧及一切用度。惟月居奇。購買頗覺不易。陽八井廟內現存青稞豌豆九千餘石。就近分撥各台。應用不足者。再行添買。亦屬有限。既可省採辦之煩。亦足平居奇之價。又沙瑪爾巴、依什甲木參物件變價銀兩。將來或歸於軍需項下抵銷。或入藏庫充公備用。均可節省正項。再查前藏駐防官兵。額設六百一十名。每年額用兵餉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計此數落莊田歲納青稞等項。約值銀二千三百餘兩。一經入官。仍於唐古特倚佰內揀選一人。充頭人督理。按年征收交納。備布盤儲。解交糧務。以充兵丁鹽折口糧折色之用。每年亦可節省藏銅。至陽八井廟內一座。共樓房七百七十八間。又僧房三百五十七間。又山下小廟一座。計三間。無從變價。且其中大小佛像甚多。必須有人經管。查濟仲呼圖克圖係奉旨管理藏務。同達賴喇嘛辦事之人。自用兵以來。頗覺出力。該處現無一定廟宇。諸凡仰給於達賴喇嘛。陽八井距前藏三百餘里。相離不遠。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即將此廟賞與濟嚨呼圖克圖派委喇嘛經管。其香火不致毀廢。俟濟嚨呼圖克圖離藏後。再行請旨定奪。附廟又有番民二百七十一名。專管牛羊。並不納糧。案在廟內。充當烏拉差使。可否亦交濟嚨呼圖克圖一併管轄之處。出自聖恩等因。奉上諭。和琳奏查辦沙瑪爾巴家產、及舉發依什甲木參等。將來分別解京各摺。自應如此辦理。沙瑪爾巴負罪此案罪魁。今雖伏冥誅。倖逃顯戮。自不應准其轉世。昨已有旨令將賊骸遣出。其骨殖分裂懸挂前後藏及察木多一帶各寺廟。號令示眾。以昭炯戒。現在抄出沙瑪爾巴貲財什物等項。自宜全數歸公。除所燬金沙瑪爾巴像。應即按照現今新鑄寶藏字樣鼓鑄錢文。給兵丁等通行使用。此外沙瑪爾巴及依什甲木參物件變價銀兩。及各處莊田奶牛綿羊徵收錢糧。應酌項何必稱歸入軍需項下。現在撤兵之後。濟嚨聶拉木一帶。均須分駐官兵。若即將以上各項。添補防兵口糧鹽菜之用。駐兵防守。原以保護衛藏。今即以抄出沙瑪爾巴之項。作爲添補衛藏防兵經費。仍屬以公濟公。豈不兩便而名正。又抄出沙瑪爾巴大小佛像經軸。如係經卷銅佛則已。若係衆佛。亦著送京。又據奏陽八井廟宇僧房。無從變價。其中佛像甚多。必須有人經管。請將此廟賞與濟嚨呼圖克圖派委喇嘛管理。俟濟嚨離藏後。再行請旨定奪等語。所見甚是。即照所請行。其附廟番民。亦著交濟嚨呼圖克圖一併管轄。至廟內紅帽喇嘛一百零三名。和琳以飭令遷徙。反恐滋生事端。請改爲黃教。分於前藏各大寺安插等語。殊管束一節。所見亦是。此項紅教喇嘛。當傳諭以沙瑪爾巴構釁之事。將伊骨殖示衆。爾等不能仍襲其教。若肯情願改歸黃教。仍可在藏披剃。如不願改歸黃教。即將爾等一併解京。如此明白曉諭。可以受我布黃教約束。欽此。

前駐藏大臣副都統普福革職拿問。

八月初九日。奉上諭。本日福康安等奏訊問丹津班珠爾大概情形一摺。內稱現據丹津班珠爾供。前次賊匪所遣頭目到藏。懇求天朝賞給俸祿地方。講論退還等事。其時駐藏大臣係保習渾、雅滿泰。已飭令和琳提訊保習渾、雅滿泰。嚴切訊究等語。前據安奏到。兵丁王剛等供出丹津班珠爾等寄唐古特番信內。已有此言。因思賊匪沙瑪爾巴妄冀財賄。日前赴藏。欲思賞給地方俸祿。斷無不向駐藏大臣稟報之理。已降旨令孫士毅提保習渾、雅滿泰嚴切詰究矣。再傳諭孫士毅。訊以巴忠既在藏日到來求賞俸祿地方。據稱向伊二人呈訴。何以並不據實具奏。令其逐一登答。如伊二人知而不奏。即據實參辦。欽此。八月十四日。奉上諭。本日據孫士毅奏。賊匪差人懇求賞給俸祿地方一節。係普福任內之事。據普福嚴行斥回。曾告之雅滿泰。雅滿泰告之保習渾等語。而伊三人總未奏及此事。朕因福康安奏到。朕以爲如果係保習渾、雅滿泰隱匿不具奏。其罪竟無可逭。今據孫士毅訊明。其時駐藏大臣何係普福。賊匪差人赴藏。稟求俸祿地方。即經普福嚴行斥回。若即以入告。朕必嘉其得體。而於廓爾喀亦必留心。另有所辦。今普福到京後。並未奏聞。亦未告知軍機大臣。殊不可解。此等關係邊徼之事。隱飾不奏。斷不便稍爲寬宥。現已諭博興馳往庫倫。將普福革職拿問。解交刑部治罪。至保習渾、雅滿泰既經得知此事。亦應據實奏聞。乃並未

八月。廓爾喀遣使進貢。

八月初十日。大將軍公福康安自帕朗古具奏。爲廓爾喀投誠悔罪。籲懇歸誠。遣大頭人進京。恭進表貢事。臣等秉承廟算。鼓勵兵。自擦木進剿以來。連戰克捷。過界後。深入賊境。如雍鴉、東覺、噶勒拉、堆補木、帕朗古等處。皆係險隘。賊匪隔河築碉。我兵繞山涉水。間道出奇。將賊匪所設碉卡木城盡行攻克。仰仗天威。得以師行所向無前。賊眾敗衄。奔逃心寒膽落。於大兵逼至雍鴉時。送出上年被擄兵丁王剛與其嘉乞降。旋遣噶布第烏爾邦哩噶等四人。迎赴軍前。將上年盟誓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兵丁盧獻麟等。全行送出。稟陳被沙瑪爾巴唆使情形。懇求認罪。臣等嚴加斥駁。復行進兵。及攻至帕朗古轄。賊匪益加惶恐。所有沙瑪爾巴骨殖什物等項。及搶掠扎什倫布銀兩物件。皆已全數呈交。並將上次私立合同二紙。繳出。不敢復提西藏給銀之事。再三籲乞。哀懇求逾格施恩。寬赦前罪。以全闔部落番民之命。茲於八月初八日。遣大頭目噶箕第烏達特塔巴。錫巴巴爾底曼喇納。甲普布拉咱。噶達爾等四名。恭賚表文進京。與備樂工。馴象、甲噶爾所產番馬、及番孔雀、珊瑚、金緞、鎖片、象牙、犀角、孔雀尾、鍍刀、番文、藥材。共三十八種。具表恭進。另具稟帖。經由表文。陳訴悔罪恭順。並諭第烏達特塔巴等伏地哀懇。連連叩頭乞命。至於拉特納巴都爾下跪稱。廓爾喀部長拉特納巴都爾。部長之叔巴都爾薩野。本係邊外小番。曾歸王化。荷蒙大皇帝天恩。特加封爵。賞賚多珍。高厚恩慈。至今頂感。爲拉特納巴都爾幼無知。巴都爾薩野不識天朝法度。因沙瑪爾巴從中簸弄。唆使廓爾喀與唐古特構釁。致擾扎什倫布。拉特納巴都爾等輕聽其從犯唆誘。仰煩大皇帝特發大兵。並來征討。殺賊頭目人眾三四千。攻得地方七八百里。天威震疊。兵力精強。廓爾喀實畏懼驚心。實不能抵敵。拉特納巴都爾及巴都爾薩野自知罪在不赦。惶懼尤深。所有從前構犯邊界之事。皆由沙瑪爾巴教唆。而拉特納巴都爾等被其蠱惑。即係身犯重罪。不敢絲毫掩飾。惟有懇求轉奏大皇帝。大施恩施。開一線之路。如蒙允准。免其誅戮。廓爾喀闔部落地土人民。皆出大皇帝所賜。將來感恩施。保守疆土。永遠不敢再行滋擾。從前私立合同內許給銀兩。萬不敢復提一字。今廓爾喀投誠天朝。本應年年納貢。但道路遙遠。懇每五年。即專差噶箕一名。納貢一次。仰冀大皇帝天威。永爲天朝屬下。子子孫孫。敬奉約束。懇求大將軍據情轉奏等語。臣等曉諭以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自速誅滅。今使投誠。大兵已至此地。本應即將爾部落剿洗無遺。今拉特納巴都爾等敬懷大皇帝天威。萬分悔懼。竭誠哀懇。先遣爾等恭齎表貢入京。知感知懼。情辭尚屬恭順。敢惟大皇帝撫馭萬方。恩威並播。討逆舍順。罔不畏懷。拉特納巴都爾等再四乞哀。具稟懇請。本大將軍不敢壅於上聞。當將拉特納巴都爾等恭順悔懼情實具奏。大皇帝如天好生。或可俯從所請。加恩赦宥。亦未可定。但能否承受大皇帝天恩。誠爲留貸爾及闔部落生靈之命。倘荷深恩允准。從此爾部落惟當遵奉天朝法度。不得復滋小釁。方可永受大皇帝天恩。保守疆土。此次天兵威力。爾已深知。若稍不安靜守法。即是自取滅亡。後悔無及。該頭目等惶懼叩頭。感戴形於辭色。臣等伏思廓爾喀賊匪恃其險遠。妄自猖獗。上次搶掠藏界時。並未示以兵威。賊匪無所畏懼。且以內地距賊部落遼遠。道路險峻。未必即能發兵征剿。是以投誠未及一年。又有反復。此次官兵興師問罪。仰承聖主指授機宜。恩加鼓勵。官兵等爭先用命。無不倍加感奮。以少擊眾。越險攻堅。屢戰屢勝。大半俘獲。賊匪在西番各部落中素稱強悍。從未有如此敗衄。今見天朝兵力精強。所向無敵。合部震恐。實是以大示懲創。節次遣大頭人來營乞降。察看情辭。尚屬出於誠悃。伏查前奉諭旨。令臣等酌量情形。或剿擒賊境。打仗得勝數次。賊匪心懷畏伏。差人投遞稟帖。悔罪乞降。或可申明約束。俯允納款班師。仰見皇上廟算精詳。燭先指示。義正仁育。威德覃敷。臣等實深欽服。今賊匪業已切實認罪。悔悃投誠。遣大頭人恭進表文。請於象馬方物之外。添備樂工。使其陳伴之音。列於太常。附各國樂部之末。並懇立定貢期。遣使五年朝貢一次。察看賊情。實係傾心向化。不敢復行滋事。仰祈聖鑒。似可永底謹賓。所有賊首遵詞投誠。恭進表貢緣由。謹繕摺轉奏。譯出表文。貢單。並呈遞稟帖。同原進原稟。一併恭呈御覽等因。奉硃批。覽奏俱悉。該部知道。欽此。

駐藏大臣和琳核計運到軍營餉銀數目。

八月十八日。具奏。查此次自前藏至後藏。直至宗喀安塘一路。運送糧餉。以及烏拉行走之處。逐一查看。計自三月十九日起。至目下止。前藏自備對東台餉銀一百零六萬九千二百兩內。臣未到之先。藏中截用去銀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兩。臣到藏以後。陸續截留發交各站。及採買糧石馬匹。銀八萬二千兩。賞轉解軍營。銀七十六萬七千七百兩。今臣八月十七日回至前藏。又由東台催到餉銀二十萬兩。乃昨接惠齡咨稱。內論現軍營止有二萬兩。現值軍務吃緊之時。而收到餉銀如此之少。殊爲驚異。此項餉銀既未運到軍營。自係宗喀。濟嚨一帶。非運送遲慢。即截留過多。恐鄂輝現在濟嚨內外分段督辦。該站員如有截留。定即嚴行究辦。知臣飭該處嚴速。未據按存案報。現已一面札飭各該站。嚴催速妥。並令惠齡。鄂輝。其未到軍營餉銀數十萬兩。現在何處停擱。何處截留過多。如有任意擱延截留之事。一併查明。據實查辦。再查。據現在從前藏運送餉銀而論。似已足敷軍營支應。臣現已札飭糧臺道林儁。明保。如已足供用度。臣即將續到餉銀留存前藏。以供回兵各站支放。並可節省運腳。所有查明運送軍營銀數。理合繕摺具奏等因。

拉特納巴都爾懇求大將軍代奏乞降。

拉特納巴都爾率領巴都爾薩野、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座下。小的們本係天朝屬下。受過大皇帝重恩。頂戴不盡。只因自己心薄。聽沙瑪爾巴的話。得了大罪。如今斷不敢推諉別人。總是小的們的不是。屢次具稟大將軍。懇求投降。並差哈都爾凡噶等前赴大營哀懇。這是小的們十分害怕。急切投誠。想望鑒察。廓爾喀部落原是西方邊外一小地方。不知死活。與唐古特鬧事。大皇帝特發大兵前來。治小的們罪。大兵打仗利害。一直進來。自小的們以及廓爾喀部落人人害怕。小的們共懼大皇帝天威。天兵的聲勢。萬分惶懼。從前錯誤。業已懊悔。惟有歸順哀告。歸順大朝。叩求大皇帝天恩。寬恕無知小番。保全廓爾喀生靈。免把廓爾喀剿滅。小的子子孫孫感激不盡。小的們如魚在網裏。能殼放了不能。就仰仗大皇帝仁慈作主。大將軍前替搭救。今小的職由私立合同。並搶掠札什倫布物件。皆繳沙瑪爾巴骨殖。及伊徒弟。女人。與役什物。因查出來。西提沙瑪爾巴的女人。挖掘了。說天惟恐大將軍發怒。實在害怕惶懼。前已陸續送出來了。小的叔姪二人。本應親自到京。叩仰大皇帝天顏。只因小的年幼。小的叔叔事。不能遠離。今派噶箕第烏達特塔巴。來到大營叩求。他家是小的祖父以來辦事噶箕的。他在四個噶箕中。是個正經辦事的人。所以纔打發他出來。同噶箕巴巴爾底登納甲噶布拉。咱音達區野喀爾達爾巴拉巴達爾三人。在大將軍前訴苦的叩頭哀告。將小的們罪孽。具求轉奏大皇帝。施天大的一番恩典。准令投降。叫第烏達特塔巴等進京。恭進表貢。備來的貢物。不過表小的們一點誠敬的心。廓爾喀僻處小地方。不出甚麼東西。小的們不懂得天朝制度。表文內的話。都是盡小的們我惟感激誠心。也不知合式不合式。況小的們是邊地方小番目。天朝規矩。都不能知道。祇求教導指示。好到京裏去見大皇帝。使小的部落得受大皇帝天恩。就感激成全的恩典了。若蒙大皇帝施恩寬宥。饒了小的們性命。永遠作天朝屬下。實在是闔部落的造化。惟有永遠遵著王法。再不敢稍違滋事。小的們雖是蠻荒番子。經過這一番懲誡。從心裏害怕出來。斷不敢再有反覆。總求施恩轉奏。謹稟。恭進表文一道。　廓爾喀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率領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恭敬合掌跪叩。奏表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御前。欽惟大皇帝統御天下萬國。在佛天之上。至尊至大。愛養衆生。仁慈廣被。普照一切世界。勝於佛頂光明。大皇帝恩養如天。又如須彌山鞏固堅。凡屬人民物類。皆得永遠生成。小臣部落係偏僻番地。仰被聲教。早欲投附天朝。未能如願。乾隆五十四年。懇請歸誠。仰蒙大皇帝賞給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王爵。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公爵。特賜多物。所特遣去之把拉巴都爾哈瓦斯等。賞給頂戴。小臣身受天恩。至今頂戴。原應謹守部落。不敢滋事。小臣福分淺薄。不能承受。有沙瑪爾巴從中唆使。小臣年齒幼小。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自然未見。誤聽其言。與唐古特搆釁。此因由沙瑪爾巴慣挾私嫌。有心滋弊。然小臣等被伊煽惑。係罪負大皇帝恩慈。身犯重罪。無可推諉。所以上干天譴。致將搶掠之人。在雪山凍死二千三百餘人。加以戰敗。所存無幾。今大將軍

率大皇帝親賢統領大兵。前來問罪。大兵一直進勦。攻克許多地方。勦殺三四千人。小臣及闔部落頭目百姓。人人驚恐。心膽破裂。益覺惶懼。不能安居。沙瑪爾巴原說與唐古特相爭。天朝斷不遠來問罪。播惑慫恿。直今大兵從天而降。如此大加勦殺。小臣實屬萬分惶悔。萬分恐懼。如今自想自悔。業已無及。若沙瑪爾巴尚在。自必生擒獻出。今已病身故。將伊骨殖。及伊女人與徒弟。什物等項。全行送出。從前濟嚨所立大小合同二件。實係勒挾。必應呈繳。所搶札什倫布物件。小臣收到者。亦一併交還。此後遵奉天朝王法。與唐古特和好。從前私立合同。原是錯誤。此後不敢再提一字。永遠不敢侵犯邊界。亦斷不敢如上次投誠。又有反覆。自取滅亡。屢次具稟。懇求大將軍轉奏。大皇帝鑒念小臣及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係邊鄙小番。不識天朝法度。身陷大罪。總由誤聽人言。並非敢於有心背叛。如蒙大皇帝特沛恩施。憐念小臣年幼。外番無知。允准降附。闔部落生靈。皆蒙大皇帝保全。闔部落疆土。皆係大皇帝天威安撫地方。子子孫孫。永當銘結。小臣不過微末之人。比於蟲蟻螻蟻衆生。同遊化宇。大皇帝天地之量。無所不容。懇求大皇帝逾格開恩。宥赦闔部。以全小臣軀命。實爲莫大之恩。本應親身朝覲。而小臣年尚幼小。欲派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赴京。又因辦事無人。不能遠離。茲特派噶箕第烏達特塔巴進京。伊家係小臣祖父以來世代噶箕。深爲倚信之人。令其同噶箕巴巴爾底登納甲噶布拉咱音達區野喀爾達爾巴拉巴達爾等。恭齎表文。代叩大皇帝天顏。並虔備樂工。及馴象番馬。並方物等件。叩賀恭進。敬申微忱。懇求賞收。嗣後永遠服屬天朝。本照年年納貢。但小臣部落離天朝甚遠。懇請五年一貢。每次派噶箕一名。恭賫

進京。伏乞大皇帝俯鑒小臣誠悃微忱。格外施恩。寬宥重罪。小臣無任感激惶悚之至。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吉日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等謹奏。又具稟大將軍。內稱。小的們前遣噶箕第烏達特塔巴等恭備表文貢物。到大營叩求大將軍代奏大皇帝施恩。已蒙恩准。當代奏。並令爾在大營的噶布黨普都爾邦哩、達薩爾乃爾等。俟大將軍到濟嚨。聽候分付。又另差蘇必達巴依喇巴、與喀瓦斯二人來營。隨同大將軍到藏。小的們又蒙施恩體恤。只叫把進京的噶箕等帶去。並叫噶布黨普都爾邦哩。不要巴依喇巴與喀瓦斯等護送到藏。小的們實在感激。惟有永遠遵著天朝法度。斷不敢私毫妄爲。屢次蒙大將軍施恩指示的話。小的們謹奉約束。不但小的們感激寬宥。就是闔部落頭人百姓們。無不跪地叩頭。焚香念佛。從此一心遵奉。立誓不敢反覆。若得蒙大皇帝赦了前罪。還可常受重恩。小的們無可報答。惟有按貢期進貢。略盡一點感激恭敬之心。小的們部落離天朝遠。此一番征勦。是斷斷不敢再鬧事了。濟嚨地方向來原有給小的們部落騰噶鳴西的舊規。大兵收復濟嚨後。又攻打了小的們境內多少地方。都曾賞還小的們。感激不盡。從此再不敢向濟嚨要騰噶了。所有上次私立合同。前已交出。還蒙大將軍分付不敢再提合同內一字。即如札木地方。情願仍歸西藏管理。又如鑄錢的事。向來以一個當作兩個行使。實係唐古特吃虧。此後與唐古特通商。惟有照舊子成色。公平交易。鑄新錢一個。只作舊錢兩個、一個抵作錢半的話。是不敢再提的了。小的們已歸附天朝。蒙大將軍明白教訓。就是小的們的造化。惟有愛惜百姓。保守疆土。與唐古特永遠和睦。頂戴大皇帝恩典。並著恩諭。小的們世世不忘。萬不敢爭論滋事。自取重罪。稟內一切總求大將軍施恩照料。謹稟。

拉特納巴都爾遣頭人蘇必達巴依喇巴與喀瓦斯等。詣軍營呈送牛羊猪米酒果。備犒兵丁。

八月十九日。大將軍公福康安自帕朗古具奏。爲廓爾喀誠心歸順。永遵約束。酌定班師日期事。竊廓爾喀賊酋屢次哀懇。並遣噶箕第烏達特塔巴等。恭齎表貢來營。稟懇代奏在案。嗣於十三日。賊酋遣頭目蘇必達巴依喇巴。與喀瓦斯。並伊親隨人瑪哩達拉喀瓦斯二名來營。呈送水牛一百隻。綿羊一百隻。米二百石。果品蔬菜一百筐。酒一百罈。餉犒兵丁。並據稟稱。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悔罪投誠。恭進表貢。大將軍允爲據情轉奏。如蒙大皇帝施恩赦宥。從此永爲天朝屬下。闔部落部長頭目。以及番民人等。皆歸王化。備受天恩。實屬萬分之幸。拉特納巴都爾等謹具食物數種。伏乞賞留。犒給兵丁。臣等驗以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畏懼天威。自知悔罪。傾心向化。屢次懇乞投降。並飭第烏達特塔巴恭賫表文前來。寔其出於誠悃。業已代爲奏陳。至所備食物。若進貢品。在天朝富有四海。原不在此區區。而拉特納巴都爾一點誠服之心。藉此表見。不便不爲奏懇。是以一併留收。具奏。或可仰邀大皇帝俯加鑒納。益增感激。亦未可定。爾部落既畏懼天朝兵威。感激大皇帝恩德。眞心降順。自當永守天朝法度。若因大兵

邊境。一時畏懼乞降。未及數年。又有反覆。該部落道路遙遠。大兵仍可再來。將爾部落全行勦誅。此番大加懲創之後。自當保如儆懼。爾等可回明傳諭拉特納巴都爾等。如能遵奉約束。永遠不敢滋事。方可將各兵暫撤。倘或稍涉含糊。不特不能仰邀寬宥。大兵亦不肯即撤。若於拉特納巴都爾等甚至求乞牛羊食物。備貨兵丁。在拉特納巴都爾堅心誠心悔罪。如此。但天朝並無外番。此次大兵前來。一經口糧烏拉。俱係從前發帑金。使給價值。並無絲毫擾累藏地居民。特久屬天朝。倘不需其供應。豈有收受留用爾食物之理。且大營糧儲充裕。亦毋須昇送犒師之物。今酌收牛羊十隻。米十石。以見其誠敬之意。其餘仍行發還。賞給緞各四疋。爾等可帶回交拉特納巴都爾等祇領。該賊目等敬聆之下。極爲感悔。當即遵諭回巢。十九日復據拉特納巴都爾仍差巴依喇巴興。喀瓦斯等來營面稟。小的等回至陽布時。將大將軍曉諭之語。一一告知拉特納巴都爾。伊僉稱我等原是邊外小番。自祖直邦。大兵進勦。實屬萬分惶懼。若蒙大皇帝施恩。加數宥。免其誅誡。斷不敢再行滋事。上次投誠之後。又與唐古特構釁。即藏特發大兵前來問罪。痛加勦殺。廓爾喀部落幾至滅亡。若再不知警悔。更是自尋死路。此後惟有永遠遵奉佛王法。與唐古特和好。再不敢侵犯邊界。稍有反覆。上年擄掠後藏。罪無可逭。已屬令第烏達特塔巴悉過藏時面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並差哈達。叩頭謝罪。如蒙大皇帝恩准投誠。再專差人赴藏。呈進表貢。並進土物。酌留大頭目之噶布黨普都爾邦哩。留爲爾與等。與隨前赴濟嚨。大將軍如有應行收藏之事。即可明切曉諭。俾都爾邦哩等以便就近遵辦。現仍小的二人斷來大營。小心伺候大將軍。並至前藏。路途等復盜以拉特納巴都爾等畏威納款。既已遵奉約束。永遠不敢滋事。何須小心恭順。大兵即可暫撤。從河巷都爾邦哩至濟嚨。如有應論事件。再行轉諭遵奉。至拉特納巴都爾欲令第烏達特塔巴等過藏時謁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叩頭請罪。並擬於蒙恩准降後。差人赴藏。呈進土物。亦足見其悔過之心。尚可准其所請。留噶二人。即不必查送至藏。現已飭令巴依喇巴興喀瓦斯等回巢。定於八月二十一日班師。查自帕朗古至濟嚨。途中大山連屬。道路險遠。兵多。保護亞山。前行。此次由山半路上撤回。亦係懸崖窄徑。軍兵數無多。先將各兵分爲二起。臣等督率巴圖魯侍衛。帶兵將等。帶領分起行走。其餘在山上防守。待隊兵即由山下隨後撤回。另派額勒登保帶領巴圖魯侍衛領隊巴麟兵朱射斗等。管兵殿後。陸續行走。以路程計算。並濟嚨程途。共有七百餘里。此時深已漲兵。非量程近兵可比。自應遵寬各隊。以次撤退。況隊兵裹糧懸勞。除續出各糧兵外。現在陸續患病者。又復不少。隨隊行走。亦不能迅速。現在酌定每日約行五六十里。共行十二三日。可達濟嚨。擬於熱索橋交界地方。仍留兵一二百名暫駐。俟邊外各兵全撤時。再行撤回。至起解在途軍火。前已奏明停止。並查自川省至藏。沿途遠遠。必須查明已經到藏。及過前藏者若干。未到前藏者若干。或就附留前藏。或近邊回。並不致往返解送。從撙節運費。俾銀一項。如解到者足數此次軍需支用。亦無庸再行解來。以節縻費。前往藏所需糧石。除用過軍糧。及旋兵口糧外。亦應酌留臣等節奏。定擬辦。現在臣等商孫士毅。和琳。確切查明。另行具奏。再現在撤回各兵。雖未全行徹撤。然患病兵丁。俱擬先行撤回。所有沿途支應口糧。應付烏拉。及稽查軍需等事。最關緊要。濟嚨。宗喀一帶。臣惠齡即可就近妥爲料理。現在宗喀。就近至拉子各站。應令鄂輝就現有糧石烏拉。妥站預備。自拉子至拉哩地方。早經和琳詳加籌畫。預爲料理。一切自爲周妥。拉哩直至打箭爐。道路綿長。尤須預爲籌備。俾孫士毅將旋兵馬匹等事。酌定奏明。此時孫士毅於回赴打箭爐之便。再將拉哩至打箭爐一帶沿途查核。自可無虞貽誤。所有廓爾喀誠心歸順。酌定班師日期。理合繕摺具奏。等因。

大將軍公大學士福康安具奏廓爾喀懼罪投誠奉旨受降

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廓爾喀係邊外寇微小部落。從前未列職方。乾隆五十三年。因與唐古特人等彼此爭執。在後藏濟嚨邊界滋擾。因令鄂輝成德前往致討。乃該將等並以巴忠爲督辦大臣。巴忠以通曉番語。竄執己見。不爲剖斷明確。又有紅帽喇嘛沙瑪爾巴。與伊兄仲巴不和。廓爾喀聽其唆使。致滋事端。此皆由巴忠前次辦理貽誤所致。使其身尙在。必當明正典刑。詎伊一聞廓爾喀復行滋擾之信。即畏罪自盡。現已將伊子僧格布奪職。令在軍營上效力行走。其罪已無可再加。至廓爾喀復行滋擾。初次俘習渾。雅滿泰奏到。朕何以廓爾喀向在藏內。與唐古特人貿易。紛爭無利。致有欠賬未清。如僅因索欠細故。輒至邊界。原不值加之撻伐。嗣據俘習渾。雅滿泰奏到。廓爾喀竟敢擾至扎什倫布。肆行搶掠。若不聲罪致討。大加懲創。其何以安衞藏而靖邊疆。因特命福康安等。及巴圖魯侍衞官兵。前往進勦。朕臨御五十七年。平定準部回部。

大小兩金川。拓土開疆。不下二萬餘里。此區區廓爾喀。以僻處邊外彈丸。豈肯貪利其土地。爲窮兵黷武之舉。第以衞藏爲皇祖皇考戡定之地。僧俗人衆。沾濡聲化。百有餘年。豈容小醜侵擾。置之不問。此朕不得已用兵之苦心。當爲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福康安等自抵後藏。即整兵進勦。於擦木。瑪噶爾轄爾甲。協布嚕。東覺。集木集等處。所向克捷。痛殲賊衆。深入廓爾喀境數百餘里。賊首拉特納巴都爾。及伊叔巴都爾薩野。自知滅亡在即。畏懼悔罪。將上年誘去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早行送出。若大頭人則本及哈爾邦哩等四名赴營。遞稟乞降。並以此次擾至後藏邊界。皆由沙瑪爾巴唆使。本欲將該喇嘛送出。適先病斃。等語。福康安等嚴行飭駁。令賊酋親自赴營懇乞。始准投降。本日據福康安等奏。七月初八日接到拉特納巴都爾來稟。所有搶去藏內什物。並呈獻沙瑪爾巴骨殖等物。俱已一一遵奉。稟內情詞多係感戴恩慈。自行認罪。凡自稱之處。俱改爲小的。惟於親來一節。誠惶懼之至。未敢切實應承。等語。朕因廓爾喀係自作不靖。是以加之天討。今既畏罪輸誠。屢次遣人乞降。情辭倍爲恭順。朕體上天好生之德。廓爾喀民人。並皆赤子。不忍多事誅戮。福康安等此次帶兵進攻。雖必克賊巢。盡數擒獲。附於投降之後。彼奔至於安南。受降納款。實足以尊國體而示軍威。但外番素性多疑。拉特納巴都爾等因恐懼罪。雖其畏懼情形。目下亦未必敢親自詣營。將來得知安南阮光平前赴熱河。賞賚榮寵。宣輸。該賊酋必心生羨慕。其或情願親詣。亦未可知。著福康安即傳朕旨。敕其前來。准令納表進貢。俟其投誠。福康安等亦即撤兵回至內地。此朕始終不欲用兵之苦心。又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聞共見者。所有廓爾喀緣由。著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大將軍傚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部落皆歸王化。列在藩封。乃因誤信沙瑪爾巴唆使。與唐古特構釁。大皇帝特命本大將軍統率勁兵。前來問罪。攻堅破險。所向無前。爾卽悔罪具稟。誠懼惶悚。遣人來營。再三哀懇。切實認罪。並遵令將噶布倫等送出。並遣大頭人青貢。送京皇恩。永遠約束不敢再滋事端。本大將軍當即據情具奏。將各兵暫撤。恭候大皇帝諭旨。方准投誠。需令廓爾喀部落普都爾邦哩。達堪爾巴。瑪木薩野。等在濟嚨暫駐。今巴奉到大皇帝寬赦諭旨。准爾納款。爾等感激。因於至誠。大施天地之恩。赦爾大頭人等赴京。准其納貢。本大將軍欽遵諭旨受降。將各路官兵撤回。普都爾邦哩等二人。亦即面加曉諭。遣回陽布。並敬謹大皇帝撫綏萬方。中外一家。逆者必誅。順者必宥。今爾能傾心歸順。仰蒙恩好生之德。俾全爾闔部落生靈。自加寬宥。從此永爲天朝臣下。謹遵約束。益加小心。自能常受恩施。倘或稍有反覆。天兵仍可即來。剿平爾部落。斷難再邀原宥。嗣後不敢復行滋事。唯祈爾等知畏。大皇帝恩威。將本大將軍傳諭之語。一一遵奉。毋稍反覆。斷不敢絲毫妄爲。自取罪戾。詳閱稟內情辭。十分恭順。本大將軍甚爲嘉悅。爾如能常存此心。即保爾及爾頭人番民之福。大皇帝覆育如天。自當爾撫綏之恍。益加深仁也。此諭。

駐藏大臣和琳具奏停運東路軍需

八月二十五日具奏。廓爾喀屢次敗衄。實係大威震。遣頭人至營。叩頭乞降。並聲明情願一體遵運。近已設遙。足敷支用。臣計算運過藏倉糧約九十六萬七千七百餘斤。又內地運赴宗喀濟嚨糧米。爲數甚多。足敷現在官兵用度。所有後路遙運軍火糧等項。不若俟其轉運。以節糜費。臣當將商撥藏米運赴宗喀番糧。暫行停運。一面行文孫士毅。將出口各項軍需。就近於裏塘。巴塘。察木多。拉哩四台站貯。其餉銀一項。除已發出口者。仍照舊運送。以備回兵外。未發出口者。亦不必再行解運至於藏。一切事宜。臣與孫士毅會同妥商。並一面分咨。奏明在案。臣現已遵照廷寄。於存備節之中。仍使官兵均得實惠。可以仰副聖廑所有臣的酌停運緣由。理合具奏。奉硃批。欣悅覽之。欽此。

大將軍公大學士福康安加一等輕車都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晉爲二等公大學士孫士毅四川總督惠齡工部尚書和琳交部議敍

九月初三日。奉上諭。此次進勦廓爾喀。雖未能直搗巢穴。盡平賊境。但奮勇深入。連獲勝仗。諸將士等踴躍奮勉。手足胼胝。勞苦出力。其功亦不可泯。除帶兵以弁兵賞給分別賞賚外。現又明降諭旨。將福康安賞給一等輕車都尉。海蘭察晉爲二等公。孫士毅。惠齡。和

兼係辦理餉糈，均為出力，一併交部議敘。欽此。

大將軍班師官兵全數撤至濟嚨。

大將軍公會同駐藏大臣，大兵於九月初四日全數撤至濟嚨，其廓爾喀進貢之大頭人噶箕第烏達特塔巴等，恭賚表貢，派乾清門侍衛珠爾杭阿、侍衛德全、遊擊顏爾亨額、都司爾鵬同知李經文等護送，於九月初三日起程進京。廓爾喀小頭目拉特巴都爾、噶箕單領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叩首喇嘛。

樂工一部，計十三名。

馴象五隻。

番馬五匹，鞍轡全。

孔雀三對。

甲噶爾所製寶轎一乘。

甲噶爾所製樣轎一乘。

珍珠帽一掛（珍珠六十四顆，寶石一塊，綠寶石八塊，銀鑲鑽花一塊，小紅胭珠十四顆。）

大珊瑚五顆。

珊瑚串一掛（珊瑚珠一百八顆，珊瑚佛頭珠四顆。）

珊瑚串一掛（珊瑚珠一百五十二顆。）

金絲緞五疋。

銀絲緞五疋。

各色金花緞四十疋。

各色呢十五板。

各色氈五板。

象牙十隻。

犀角六隻。

孔雀尾二色。

香餅十桿（內二桿有匣。）

番刀八把（鍍金五把，鐵鍍三把，鞘帶全。）

番鍍刀五把（鞘帶全。）

小番刀十把。

鍍金小番叉五把。

花露二瓶。

肉桂四簍。

紅花五簍。

檳榔四簍。

丁香十匣。

軍營遵一體。

詔勘定地界，設立鄂博，賞還攻克廓爾喀協布嚕、雍雅、東覺、堆補木、帕朗古等處地方。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福康安等奏，廓爾喀此次繳出物件，出金冊係天朝頒賜班禪額爾德尼之物，關係緊要，特為搜送。其貢道等件，亦不敢隱匿私自存留。又沙瑪爾巴霸占之丹津班珠爾本業在中途遇途，首即行掘獲，飭押送出，並備馴象、番馬、樂工，恭進表貢，其光景實已真心悔罪懾服，情詞恭順。朕前以此次受降後，可保邊境數十年寧謐，惟立定地界一事，前已有旨令福康安等，於藏內邊界一一設立鄂博，毋許私行偷越。福康安等宜趁此時詳細曉諭，申明約束，以絕紛爭。撥濟嚨西，如協布嚕、雍雅、東覺、堆補木、帕朗古等處，經大兵攻克，本應即以此為後藏邊界，今念旣投誠，仍行賞還。其熱索橋以內濟嚨、聶拉木、宗喀等處，本屬藏地，前此雖經被占，現經大兵收復，非如上次講和退還者可比，嗣後總以濟嚨、聶拉木以外為界，廓爾喀人等，不得尺寸擅越，如有私行偷越者，一經拏獲，立即正法。即廓爾喀遇有遣使進貢投稟等事，亦當先行稟明邊界將領，聽候知照，到日方許進口。如此明白約諭，立定鄂博章程，庶可永斷糾葛，肅清邊界。欽此。

諭薩迦呼圖克圖、紅教喇嘛歸駐藏大臣約束稽查。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福康安奏，薩迦呼圖克圖採辦糧粑五萬斛，分運濟嚨、聶拉木，並願自行捐出，俸請捐貸牛五百頭，不敢領價。當經發賞獎許，仍照造報喇嘛等辦運糧粑牛隻等語。前因薩迦喇嘛於廓爾喀滋擾時，曾經遁避，曾降旨令福康安等於撤兵之便，傳以軍威，勸令改歸黃教。今薩迦呼圖克圖旣有捐辦糧粑牛隻之事，是尚知畏法奉公。此等紅教流傳日久，且人戶眾多，若勒令改歸黃教，辦理亦恐不無掣肘。福康安等不必拘泥前旨，竟當明白曉諭該喇嘛等，以爾等前此與賊通信，本應重辦，仰蒙大皇帝念爾等均係僧家，且昧無知，不行嚴辦，實屬格外施恩。今爾等捐辦糧粑牛隻，尚知急公，茲本將軍等為爾奏聞，仍准爾等在廟照舊焚修安靜。爾等此後倍加感激，約束徒眾，安靜焚修，不得妄生事端，方可永安樂利。並交駐藏大臣嚴加約束，不准仍前越界滋事，俾該喇嘛等咸知儆惕，免與黃教爭競，方為妥善。欽此。

賞還班禪額爾德尼金冊。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金冊當賞給前輩班禪之物，為賊所搶，茲福康安等查明如數繳回之件，尚屬齊全，即照舊在札什倫布安奉。將金冊係前輩班禪進京時，朕特行賞給，其徒眾人等，自應奉為世寶，謹守勿失。譬如內外大小官員等，各有印信，若致遺失，即應重治其罪，而上之至於王爵，即用金印，若印信遺失，不特不能承襲爵職，並當從重治罪。此項金冊，係喇嘛等不能協力防護，為賊搶去，致煩大兵遠涉，代為勦捕，纔經追出，因懾軍威，知金冊為天朝所賜，是以不敢留匿，否則所失絕難再得，已為錯之用，何以稱於金冊教護教旨，可見該國尚知畏懼天威，茲據捧出送福康安等，宜面向達賴喇嘛、班禪，並徒眾等詳晰諭知，以爾等不能保守金冊，本有應得重罪，今思班禪年幼，仲巴又已解京治罪，是以大皇帝加恩，免其究治，仍將賊匪繳出金冊，賞給班禪，仍在札什倫布安奉。爾等務宜加意保護，以冀永承恩寵，勿得再有疏虞，致干譴責。欽此。

薩迦紅教喇嘛歸達賴喇嘛管轄。

九月初一日，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查黃教與紅教喇嘛原屬分途，所供佛像念誦經典，亦屬大同小異，惟因黃教為佛法正宗，紅教不敢抗衡，故紅教喇嘛特屬達賴喇嘛管轄，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前亦皆敬畏，歷久相安，並無爭競，惟於紅帽之教，說

別支分，亦係各傳教法。薩迦呼圖克圖所奉之紅教，本屬不同。沙瑪爾巴因與伊兄班禪額爾德尼、仲巴呼圖克圖兄弟不和，潛赴札什倫布豐富，勾通賊匪，希圖肥己，全係貪圖私據，貪圖便宜，並非緣爭教起釁。其賊匪搶掠後藏，祇係沙瑪爾巴一人告以藏內虛實，唆使滋擾，並非紅教喇嘛悉與賊通。惟因沙瑪爾巴爲此案罪魁，佛門敗類，業已伏誅，仍應將伊寺廟莊田查抄，徒弟以示懲創。經臣等奏明，行知和琳、鄂輝，將陽八井廟宇分散，令據和琳等會議，已據究查抄，並據奏請將其田產貲入官。陽八井廟宇賞給濟仲呼圖克圖派人住持，與改給黃教喇嘛居住之旨適相符合。且濟嚨呼圖克圖係奉旨特派來藏辦事之人，此次辦理軍務，甚爲出力，在藏仲紳黃教喇嘛並無廟宇，即此辦理，實爲公允。所有陽八井莊田俱經變已查抄歸公，即照和琳所奏，分別辦理。沙瑪爾巴之徒弟人等，應否令改黃教，抑或勸令還俗，分發內地安插之處，和琳奏到之日，欽奉諭旨，俟詢示遵行。沙瑪爾巴如有父叔子姪在藏者，和琳自已查明，嚴行斥革。至於薩迦呼圖克圖具奏沙瑪爾巴一教，伊上次遣人與賊說合，亦係有違。札什倫布蓋去說合之人，一同前往。上年賊匪搶過讓塘，薩迦呼圖克圖所屬廟宇番民多被搶掠，惟薩迦呼圖克圖所屬之廟，經堅固佛力拒守，未經攻破。伊等習軍所奏，數歲喇嘛向賊匪說合之事，亦係得自傳聞，並無確據。即如上年賊匪滋擾，丹津班珠爾時，即有薩迦喇嘛跟隨，在藏本與前往後藏，遣去喇嘛一同被留，至十月內始與札薩克喇嘛同議，而其與殺多爾濟因沙瑪爾巴不肯放回，令行賊匪遞與丹津班珠爾時一併起與，是薩迦紅教寺未與沙瑪爾巴及賊匪勾通相好，即此可爲明證。臣福康安自到藏以來，宣示聖主恩威，薩迦呼圖克圖極爲感懼，於臣等趲過拉子時，親來謁見，與黃教所屬番民一體應付烏拉、柴薪，並撥派糌粑五萬觔，捐資運送，又捐辦食牛五百頭，不敢領價，均經奏明在案，實係輸誠恭順。查薩迦呼圖克圖情形，實爲恭順，該處僧俗人等，賦性怯懦，該處係廟下，觀望未可深信，但其順從賊匪，僻在邊隅之間，嘗爲天朝四衆共順，實屬若即令行移徙，恐未足示服其心。且薩迦紅教傳行甚久，後藏所屬廟宇甚多，不止薩迦一處，而外番如布魯克巴等處皆奉紅教，一經羈和同東，斟酌土司中亦有敬奉薩迦呼圖克圖者，即使將薩迦呼圖克圖紅教喇嘛安插內地，似亦難遽去搜查，嚴行懲遠，設或辦理不善，恐致滋生事端，轉非仰體皇上安輯番眾之意。據臣愚昧之見，似應不動聲色，飭令紅教喇嘛仍舊歸各該喇嘛管轄，並令駐藏大臣一體留心稽查，庶足以杜漸防微，不致稍有滋事等因。

大學士公福康安、孫士毅、工部尚書和琳、四川總督惠齡會辦善後章程。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據孫士毅、和琳奏，會商凱旋事宜一摺，諸凡皆妥，但藏內善後事宜，專交福康安、孫士毅、惠齡、和琳四人會商妥辦，前此已遞經指示，連日又有陸續寄諭，將來撤兵後必當妥立章程，以期永遠遵辦。欽此。

遵案會辦章程條款，及欽奉諭旨，悉分載鎮撫、番制、番兵、貿易、鑄法、和稅、差徭各門。

詔復拉特納巴都爾及巴都爾薩野王公封號。

九月十六日奉上諭：此次廓爾喀經官兵大加懲創之後，畏威悔罪，屢次具稟乞降，今又遣大頭人恭進表文，呈獻方物，並自請定立貢期，五年一次，詳閱表文，極爲恭順懇切，是該酋長實係懾伏軍威，傾心向化。現經福康安等詳切傳諭，嚴明約束，准其納款歸誠，如此辦理，該局已爲完善，可期邊境敉寧，相安無事。著福康安傳諭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以爾部落於上次遣人進京朝覲，仰蒙大皇帝施恩，賞爾封爵，理宜倍加恭順，因聽從沙瑪爾巴唆使，又來擾犯天朝邊界，經敉因邊界細故，復行滋事，搶掠札什倫布，實屬罪不容誅。本大將軍奉命征討，統兵深入，本當盡行剿滅，將爾等悉行擒拏治罪，今因爾等具稟乞降，悔罪，屢遣噶箕等赴營恭進表文，物件，送出沙瑪爾巴骨殖，屢次籲懇，並遣大頭人等赴塔巴等恭齎表文，呈進方物。本大將軍念爾情辭恭順，實因至誠，業經據情轉奏，並將爾情願永遠約束，不敢再搶，私立合同，及停止行使廓爾喀錢文，並濟嚨向給銀兩亦永遠不敢索取，並將札木地方仍歸西藏管理等事，一一代爲陳奏。今蒙大皇帝念爾愚蠢無知，因爲沙瑪爾巴煽惑唆使，致生衅端，今畏懼兵威，誠心納

款，並以此次大兵深入，賊衆被殲者已有三四千人，雖係邊外番民，皆屬天朝赤子，今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多事誅夷，特降殊旨，赦爾前罪，准爾納表進貢，念其悔罪歸誠，此不特爲爾一人起見，亦所以保全爾合境生靈，爾等宜知感知畏，傾心向化，以期永受恩典。至爾等前已蒙恩封受王公封爵，今因自作不靖，身獲罪愆，其封號自應革去，不敢仍稱前受封號，現既蒙大皇帝赦爾之罪，准降，並有旨，諭後遇有表文呈進，仍照舊稱爲王公封號，俟爾所遣大頭人到京，大皇帝自必另有恩賞，賜爾敕書。至協布嚕、宗喀、聶拉木、絨轄、別古等處，俱係大兵攻克，本應即以此等處爲邊界，今念爾懇求投誠，仍行賞還。其濟嚨、聶拉木邊外札木地方，爾所屬仍歸西藏之處，札木地方從前本係後藏管轄，自應仍歸後藏，此後爾部落不得再有侵越。欽此。

詔賜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馴象。

九月十九日奉上諭：福康安奏，廓爾喀遣大頭人進表納貢，於方物之外，另備馴象五隻，因思此次辦理廓爾喀，特命福康安等率大兵前往，聲罪致討，原爲保護衛藏起見。今該部落既悔罪投誠，因恩特賞，現在京城象隻已多，儘足敷列儀仗之用，西藏內向無象隻，著傳諭福康安，即將所進馴象內傳旨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各一隻，其餘三隻起程送京，俾前後藏僧俗番眾，咸知遠方貢物，以昭聲威。欽此。

駐藏大臣工部尚書和琳查奏隱匿五十五年廓爾喀表貢。

九月二十五日具奏：爲查出五十五年廓爾喀遣人至藏，曾有謝恩表章、貢物，及各信字物件等項，先行據實陳奏事。竊臣前於七月赴濟嚨行抵浪噶子途次，接據福康安扎令，提訊伊薩爾雅瑪濟達，知廓爾喀遣人討要土地，係一事，彼時臣以軍營緊要，未便轉回，當將孫士毅與近提訊，據孫士毅訊係普福任內之事，伊西濟嚨，知而未奏等情，奏明現在案。嗣臣於八月十七日由陽八井回後藏，即有所聞，該頭人曾於五十五年十月內來藏，尚有謝恩表章、貢品等物，未知係普福斥駁，該頭人仍然持回，抑係留於何所，遂密加探訪。茲聞得在藏貿易之巴勒布商民巴特巴第家，收有廓爾喀遺留物件等語，臣隨將巴特巴第傳至，用好言誘問。據稱五十五年廓爾喀因貢使回國，受大皇帝賞恩，復遣大小頭人三名，於十月來藏呈遞謝恩表貢，並帶銀錢式樣、禮物，並詢與商貿買，不知如何與欽差大人說了，多拉嘛木先行回去，嗎盧喇嘛嗎布倫將小的叫去，交給匣子、白布包、皮套包，共十五件，令小的收存，小的收藏收貯，現在未敢擅動。隨即一一點出，臣驗看匣包，長匣一個，匣內黃色，形似表章，其內布包內，亦似信字，當即點出，匣內並無討要地土之語，詳查亦極恭順。信字一百餘，單元不一，內各有物件，夾單一紙，長

內匣明實物，係珊瑚六顆，腰刀二把，小腰刀二把，千里眼一個，又呈送大學士和珅字一封，珊瑚二顆，格木花布二疋，刀一把，白米火鎗一桿，又寄將軍鄂輝信一封，古里八丹綢一個，又謝甘信一封，格木花布一對，大刀一把，珊瑚一個，又雜色緞疋，並發克錦阿共信一封，白布二疋，核對巴特巴第呈出包匣各件，均屬相符，似少答隆甘珊瑚一顆。臣查孫士毅前提伊薩爾雅瑪濟等訊取供辭奏摺內稱，五十五年秋間，廓爾喀所遣大頭人蘇必達多拉嘛本小頭人翁瑪拉咂幾堪二名，據普福阿桂後，多拉嘛本先回，其翁瑪拉阿幾堪留駐藏大人新換留特訊安，冬底方回等語。今臣於商頭處查出貢品禮物，即係該頭人等帶來之件，伊習濟等並未供出，再查雅滿泰係十月二十日到藏，伊習濟係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藏，普福係十二月初三日起身進京，而翁瑪拉阿幾堪乃十月初來藏，冬底方纔回去，是伊習濟、雅滿泰不得諉爲全係普福任內之事。臣伏思廓爾喀投書內既無討要地土之語，其所請銀錢一事，亦屬無關緊要，既經駁斥，自應將貢品禮物一併發還，乃留物遣人，復轉交嗚嚨嗎嗎又轉交巴勒布商人稱留惜飾，均須逐一查訊，又其寄呈將軍提督、總督信內均有要與大人們所許的話行，就是了等語，殊覺含混不清，所言係指何事，尤應徹底根究。第伊承水落石出，臣現在親提伊習濟、雅滿泰嚴密查究，俟福康安不日抵藏，一同質審外，至於廓爾喀與鄂輝成德等信字內，要與大人們所許的話一語，亦須究問所許何事，現已據兵部尚書不日來藏，自應會同福康安一併開明，另行具奏，並將原出表文及各信字、貢品、禮物一併呈覽等因，奉硃批：大奇，即有旨。欽此。

蘇僻嗒拉特納巴都爾同叔巴都爾薩野。恭謝天朝大皇帝恩普長。天下太平。是上天保佑的。舊日小的廓爾喀同唐古特交好。緣後來唐古特將交易的路隔了。兩家打起仗來。所以驚動天朝大皇帝差了將軍來。同大人們到我廓爾喀與唐古特兩交界地方。問明白了。講和之後。各自守邊。知道大皇帝恩寬。差人齎表貢進京。如小的親身朝覲大皇帝請安一樣。所進表內的話。想蒙大皇帝知道的。差人等覲面瞻仰大皇帝賞蒙大皇帝恩典。去的人又見大朝許多威勢。與蒙大皇帝恩典不淺。蒙大皇帝封賜各樣物件。都帶回來了。小的親接諭旨。頂在頭上。感大皇帝恩典不淺。荷蒙大皇帝施莫大之恩。如今望仁大皇帝仍照前施恩。為此。小的拉特納巴都爾同叔巴都爾薩野。謹具表文一道。附呈大皇帝珊瑚六顆。腰刀二把。小腰刀二把。千里眼一個。

噶爾喀王子拉特納巴都爾。在將軍鄂大人前具信字。昨我差頭人在大皇帝上進貢。我的人回來。蒙大皇帝賞賜我的東西。我都收了。我叔姪二人都喜歡大人分付我們的話。我們都遵依。即是死時也是照此不改的。大人有才情。但年老了。恐怕將所說的話忘了。所以與大人寄這個字來。我們說出這個話來。就要照著行。若不照此而行。我們是不依的。就如象長出牙來。收不進去的一樣。天朝的人狠多。我們人也多。我們來往的說話狠雜。你們來往的人說的話也狠雜。總不要聽。大人所許的話。就照你的話行。這樣是大人說出來的話。我們兩家交好。纔說這些話。如不交好。我也不寫這樣信字來。要照所說的話行事。就是這話要緊要緊。押信字古里八丹綢一個。

覈都統銜鄂輝革職治罪。

駐藏大臣工部尚書和琳具奏。奉上諭。和琳查出五十五年廓爾喀遣人至藏。曾有稟恩表章貢物。及各信字物件等項。先行陳奏一摺。內稱廓爾喀於五十五年十月內來藏。經普福飭駁後。未知該頭人仍然持回。抑係留於何所。隨密加探訪。係在貿易之巴勒布商頭巴特巴第家收存。隨傳訊。據供五十五年。廓爾喀貢使回國。受大皇帝重恩。差大小頭人三名。於十月來藏。呈遞謝恩表貢。並帶銀錢樣式。與唐古特通商貿賣不知如何與做差大人說了。多拉嘛木先行回去。嗎呢吧嘛嘛布倫將我叫去。交給包裹共十五件。令我收存。一一呈出。因查雅滿泰係十月二十日到藏。俘習渾係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藏。普福係十二月初三日起身進京。而該頭人係十月初來藏。冬底方回。是俘習渾雅滿泰不得諉為全係普福任內之事。現在親提二人審訊。並先將諭出表文。及各信字同貢物一併進呈。等語。此事太奇。已於摺內批示。我國家紀綱肅清。朕躬御以來。一切政務。無不躬親綜理。而大小臣工。凡遇地方事件。亦無有不據實陳奏。檢點我朝。未有敢於匿不上聞者。今因廓爾喀表文。因其貢使受恩回國。特差頭目親齎表貢謝恩。情辭至為恭順。並無對要挾索地土之語。其呈請銀錢一事。亦屬細微緊要。俘習渾等竟不知事體輕重。即為對好起見。亦應據情代奏。又何所顧忌。而匿不上聞。使外國如此恭順。即伊信字中有要求大人們所許的話。行事等語。自係巴忠等前次在藏。許給銀兩之事。此事如果於普福俘習渾等有所干涉。或心存其懼。自思過誤。不敢上聞。何屬情理所有。今許給銀兩之事。係巴忠鄂輝成德三人所辦。與俘習渾等毫無干涉。又復何所顧忌。竟將表文貢物等項。匿不奏。殊屬荒謬。竟至不解。實屬可恨。凡內地一件。隱匿不奏。一經發覺。猶當按律治罪。況邊外重務。竟敢匿於上聞。則何事不可為。此而不嚴行查辦。何以肅政治而儆官常。現令阿哥等同軍機大臣將普福嚴加刑訊。據供。我於五十五年七月內。革去駐藏大臣。降爲三等侍衛。從曾記得在鄂輝寓所。鄂輝曾向我說。廓爾喀曾有人來藏。帶了幾塊珊瑚。還有表文。說要進貢。並有給大人們信件。因見表文係屬跋扈。並非正經表貢。其珊瑚亦甚平常。不堪呈遞。且又並無正經頭人到來。已經回明。他另換正經表文貢物等語。我就向鄂輝說。我曾在理藩院衙門走過。知道向例外番進獻表貢。即無專差之人。亦可代爲具奏。雖否呈進。候旨定奪。他說可也不用。我因已經擬罪降用。不曾識務。就沒有要他的物件。這就是我糊塗該死。此話我曾告訴過雅滿泰。就是嚴廷良也知道的。其雅滿泰曾否告知俘習渾。我已起身。不能知道。這是可與鄂輝、雅滿泰、嚴廷良對得的。鄂輝未曾告訴我以前。我實不曉得有廓爾喀差人來藏之事。後來雅滿泰等因何不將表貢奏聞呈進之處。我亦不能知道。況我先曾參過廓爾喀差人進貢。恐其頭人到藏時。即行送京。如果知道廓爾喀有人來藏。我豈肯轉不陳奏。總之。我不曾要用表文貢物圖省。到京後。又未奏聞。罪該萬死等語。據普福所供。是此事實係鄂輝縱匿不奏。雅滿泰既經普福告知。俘習渾自必與聞。何以伊三人扶同隱匿。並不具奏。著福康安、孫士毅、和琳。嚴訊即將鄂輝革職。

同俘習渾、雅滿泰三人。嚴提究訊。務切訊令其據實供吐。是何意見。迅速具奏。伊任稍有遮飾。並前次私許銀兩一節。該係巴忠一人主見。所理今朗廓爾喀所齎信字。及呈送物件。鄂輝、成德、及張芝元等。竟皆同俱有信物寄給。伊無與巴忠信字。可見巴忠前次在藏。心懷巧詐。辦理此事。雖係伊一人主見。而暗中主使關說。全不讓伊名字。即廓爾喀亦不使聞知。以爲日後收錄。伊辦可置身事外地步。居心詭詐。更爲可惡可恨。所謂小聰明大糊塗。適以自取其辜。若使其身尚在。必當明正典刑。今先已自戕。法無可加。現在傳知該旗。所有巴忠子孫。除伊子曾頗布前已革去官職。挑補護軍。効力當差外。其孫應不准出仕。以爲取巧誤公者戒。普福係和珅保舉之人。和珅並不因係伊見所薦。稍存迴護。據實參奏。甚爲公正。著賞給御用玉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以示獎勵。若和珅此時隱匿不奏。將來別經發覺。恐和珅亦不能當其咎也。欽此。

又奉上諭。福康安等奏。查因上次廓爾喀歸順表貢。現在尚存前藏一摺。內稱。鄂輝於五十五年。自必深知其事。鄂輝屢經委任。尤非俘習渾等可比。若於此等外番交涉事件。亦敢隱匿不奏。尤出情理之外。提集俘習渾、雅滿泰等。與鄂輝面加質訊。等語。所辦甚是。此事早經和珅奏到。當令阿哥等同軍機大臣將普福刑訊。據普福供。係鄂輝親向告知。於廓爾喀遣人來藏呈遞表貢時。經鄂輝駁回更換。並經普福覩伊撥情轉奏。而鄂輝並未舉從。是此事竟非普福俘習渾、雅滿泰等。乃係鄂輝隱匿不奏矣。實在大奇。學有旨將鄂輝革職。嚴切質訊。又據普福續供。記得我與雅滿泰聯銜具奏之摺底。原是鄂輝辦的。鄂輝說。我十月二十二日起身。另有奏摺。我可以不列銜。俟我起身後。你們二人於下次再奏。亦不為遲。其嚴廷良到藏日期。亦可寫遲幾日就是了。彼時我與雅滿泰、俘習渾即經依從辦理。將嚴廷良到藏日期寫作二十四日。其實嚴廷良是二十日以前到藏的等語。是鄂輝竟預為地步。欲令普福等具奏時。將嚴廷良到藏日期寫遲數日。以便鄂輝起身在前。實到在後。諉過於普福雅滿泰等。尤出情理之外。此事鄂輝等匿不奏。其意自因廓爾喀所齎鄂輝信內。有大人年老了。恐怕將所說的話忘了。又大人說出來的話。即如象牙長出來了一樣。再收不進的等語。鄂輝等所許何話。自然即是許給銀兩私與講和之事。鄂輝因其廓爾喀信內提起前事。恐奏聞時。廓爾喀出首。究必發覺。是以匿不上聞。不知廓爾喀向索銀兩。俱係於許鄂輝等信內。隱躍其辭。尚所進表文之內。情辭極爲恭順。並無一字干涉索賞之事。若鄂輝彼時止將表貢據情轉奏。其許銀一事。或可不致發覺。今因匿擱不奏。甚被查出。但蹤跡愈顯。康安等奏審明必皆水落石出。可見鄂輝竟係天奪其魄。以致顛倒錯亂。種種糊塗。於歸順實據。可以從前辦何以說合一事。巴忠鄂輝成德必係伊一人主見。今鄂輝既經不奏。種種掩飾。竟是鄂輝與巴忠商同辦理。朕聞成德上次前往辦理。廓爾喀事時。因鄂輝、巴忠主持說合。成德何以帶領多兵。隨打仗。不肯與之說合。與巴忠爭執。以致當見參差。其中尋於說合完事者。自因鄂輝、巴忠一係將軍。一係欽差。成德職分在伊二人之下。不得不隨同辦理。而此事之原委。成德必知其詳。著福康安再向成德嚴切訊。反覆開導。務使將說合一事。係何人主見。和盤托出。若再代為隱諱。即屬喪盡天良。成德自問當得何罪。再前據和琳奏。五十五年。廓爾喀所遣大頭人噶必達多拉嘛本絨、阿序先回。其小頭人噶瑪拉爾幾堪二名。聞駐藏大人新換。留待請安。冬底方回等語。普福於十二月起京。所有小頭人二名。又係何人遣回。非俘習渾、雅滿泰而何。何以前此訊問時。俘習渾等尚推卸。自普福告知。並著福康安向鄂輝、俘習渾、雅滿泰嚴切訊問。務將廓爾喀所遣頭人如何先後遣回之處。詳晰質訊明確。據實具奏。勿任狡飾。欽此。

又奉上諭。五十五年。廓爾喀呈遞表貢。匿擱不奏。現經福康安面加詰訊。鄂輝雖猶事支飾。而此事係其主見。伊已直認不諱。今福康安等並未按律定擬。請將鄂輝等解京治罪。試思解京後。交軍機大臣。即經訊明確。亦不過即將此三人擬行立置重典。若交部審辦。是伊等身獲重譴。轉得借此回京。安坐囹圄。殊不足以示儆。將此時鄂輝起解在途。亦難保不中途畏懼退縮。接奉此旨。飛飭沿途。不拘鄂輝解到何處。即於該處截留。仍解回前藏。交與和琳。將伊永遠枷號。與俘習渾、雅滿泰。以為在藏不用心辦事。以致貽誤。凡不妥。藏地不得安靖之戒。欽此。

冬十月。

詔賜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敕諭、念珠、荷包。

十月初三日，奉上諭：福康安等奏，廓爾喀遣頭目蘇必達巴依巴拉忻、噶瓦斯等，來營呈送牛羊、酒米、果品、糧食等物，備犒官兵，據福康安等酌量收存，賞給緞疋，遣回。拉特納巴都爾復遣大頭人前來大營，懇懇伺候福康安等，送至前藏。福康安等諭令不必遠至至藏，定於八月二十二日，派噶箕等詣拉特納巴都爾等處，交大頭目赴營，再懇投誠，進表納貢，情辭俱為恭順，是以准其乞降。今又差人呈送新正物食，並求伺候福康安等，直至前藏。看此情形，實屬真心悔伏，出於至誠，為初想所不到，匪特目前蕆功完竣，並可保數十年邊境敉寧，當該無事。現在大兵已撤，朕心益為嘉悅。前發去珍珠手串、荷包等物，諭有旨不必賞給，俟其大頭人到京，再行優加賞賚。今該拉特納巴都爾等如此恭順，不特前物應給，並當添給分賞兵丁食物。若待伊貢使到京，再行頒發，較遲。賜給賞物未免遲滯，且廓爾喀既誠心歸命，朕豈可不開誠安撫？現令軍機大臣用黃紙繕寫滿漢及唐古特字樣敕諭一道，發往。福康安等接奉後，即將廓爾喀字一分交派往之員齎敕同頭人，並選帶通事，前往陽布，面行降諭拉特納巴都爾等，以爾誠心歸順，永遠約束，業經本大將軍代為轉奏，大皇帝鑒爾悔罪，准令乞降，並有旨詢及該處有無王公封號，令先為爾諭旨一道，珍珠念珠一串、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八個，並賞爾叔巴都爾薩野珊瑚念珠一串、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俟爾所差貢使到京，大皇帝尚另有恩賞，賜爾敕書，嗣後更當倍加感畏，傾心向化，以期永受恩典。如此先行獎賞敕諭，以安拉特納巴都爾之心。欽此。

大將軍公福康安至後藏。

十月初七日，具奏：經過後藏，並班禪額爾德尼等瞻謁叩恩、感激歡忭情形。竊臣於途次聞班禪額爾德尼業回札什倫布，差官迎候，聞班禪額爾德尼先已專派孜琫堪布前來迎接，致送食物，臣俱優加回答，並以臣等辦理藏務之事，未命進剿賊匪，得以收復邊界，深入賊境，廓爾喀畏威懾服，藏界永遠敉寧。此次凱旋，班禪額爾德尼欲親來致謝，因聞差官再三阻止，實不敢前，且聞班禪額爾德尼因感風寒，尤不可下山迎接。臣於十月初三日行抵後藏，即赴札什倫布叩謁都察後，本應即與班禪額爾德尼相見，因其身體尚未痊癒，暫住兩日，俟身體大愈，於初五日始經相見。彼此遣哈達，據班禪額爾德尼告稱：我蒙大皇帝鴻恩，撫育黃教，護持佛法。因廓爾喀滋擾，不能誠心，大將軍率領大兵遠來進剿，仰藉大皇帝天威，大兵屢戰克捷，直深入賊境後，搗其險隘，攻克賊境地方數百里，賊眾大示懲創，廓爾喀投誠乞降，再三哀懇，差大頭人進京瞻覲天顏，永遠不敢滋事，大將軍據情轉奏，始蒙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誅其種類，因其服罪，恩准投降，全藏聞知，實為歡喜。此次廓爾喀畏威投順，出自誠心，迥非上次私和可比。從此藏地邊界永綏寧謐，我等得以托賴大皇帝恩庇，奉教安禪，尤屬十分感激。擬即差人同達賴喇嘛所遣之人，赴京瞻覲，奏謝天恩等語。臣等告以此次大兵進剿，承蒙聖算，得以大振軍威，所向克捷。今賊匪心悉降落，其懼罪輸忱，斷不敢再行滋事，仰惟大皇帝不惜帑金，勞師遠涉，實所以保全衛藏。班禪額爾德尼極知感激聖恩，但恐藏內辦事之人，不知計慮深遠，一切章程未能周妥，若不革除積弊，終非經久之策，俟至前藏，將會同駐藏大臣逐一籌議，興利除弊，奏請大皇帝訓示，俾安定後，再當寄知班禪額爾德尼，轉諭後藏僧俗人等，一一奉行，永遠遵守。班禪額爾德尼及各喇嘛聽聞之下，惟稱將來所辦事宜，悉聽主持，我等於藏地大有裨益，惟當竭力奉行等語。嗣經班禪額爾德尼捐糧米品物款留，臣等辭不允，惟所送牛羊、馬匹、糌粑、緞疋等物，俱就首辭卻，並給如意、綢緞等物。臣等察看班禪額爾德尼雖年僅十三歲，極有慧性，一切言語，並無他人在傍代述，而應對明敏，居然成人。其餘商卓特巴、歲琫、堪布、及眾喇嘛等，俱歡欣忭悅情形，亦極真切。現今歲琫堪布留住前藏，將來安定章程，再將各條款詳細告知，令伊等遵奉，不致意存為難，稍形格礙。至賊匪呈繳恩賜前輩班禪額爾德尼金冊，共計十二頁，並無短缺，鈐印清楚，字及唐古特字跡，亦無損壞。已遣員敬謹交班禪額爾德尼在札什倫布安奉，並面告班禪額爾德尼，令知此項冊頁，乃大皇帝恩賚金冊，自當奉為世寶。今爾等不能保守，本有應得重罪，今班禪額爾德尼年幼，仲巴又已解京治罪，是以大皇帝加恩寬其究治，仍將賊匪掠出金冊賞給，仰在札什倫布安奉，嗣後爾等務宜加意保護，以冀永承恩施，勿得再有疎虞，致干重譴。即據班禪

額爾德尼跪接金冊，情形極為歡忭，並稱金冊乃大皇帝恩賜，在札什倫布供奉，永為世寶，理當加意保護，疏守致失。上年賊匪侵擾，我與眾喇嘛不能竭力防守，實屬罪無可逭。仰賴大皇帝福庇，賞收撥還，敬當供奉，益加小心守護，仰副大皇帝垂念恩黃教。大將軍凱旋進京，務將我感激下忱，代為面奏。謹具大哈達一方，金無量壽佛一尊，松石嵌鑲金觀音一尊，并銅鍍金佛四尊，珊瑚一串，蜜蠟一串，懇大將軍到京時恭進大皇帝，稍抒歡忭。仍差喇嘛赴京，恭詣御前，叩謝恩施等語。臣等察其感悔忻忭情形，實出至誠。當即面加獎勵，並將恭進佛像物件到京時代為陳奏。所有賊匪呈繳物件，謹繕清單，除分別解京，暨備賞及充公外，悉數賞給，業已交還札什倫布。班禪額爾德尼及喇嘛等無不歡欣感激。初六日，臣等自後藏起程，班禪額爾德尼先至十里之外，恭設方帳，候臣等一到，向上恭請聖安，並以此次大兵剿賊，全為保護衛藏，賊匪自此次投誠折服，從此邊界永寧，皆出聖主格外恩施，是以恭請聖安，特行跪送，敬謹獻無量壽佛一尊、大哈達一方，恭祝聖壽。臣等以其感恩知悌，極為敬畏，面加慰諭，派巴圖魯侍衛數員，送回札什倫布，臣等始行啟程。查班禪額爾德尼向來恭請聖安，敬謝恩恩，俱係向上站立，合掌稽首。此次特行跪送，實係班禪額爾德尼感戴聖主衛護黃教至意，出於誠敬之心，俾眾知恩戴德。是以臣等於其跪接金冊、跪請聖安，未便相止。再前據珠爾杭阿瑞稱，九月二十日，帶領廓爾喀頭人噶箕第烏達特塔巴等至札什倫布，謁見班禪額爾德尼，叩頭以禮，班禪額爾德尼驗以爾部落自恃強橫，與唐古特構釁，滋擾佛地，罪孽深重，仰蒙大皇帝發兵進剿，全部幾就滅亡。爾部落及早改悔，哀懇投降。仰蒙大皇帝憐憫恭順，特加恩准。惟當永遠恭順天朝，不得滋事。今爾部長差爾等赴京過藏之便，特來謝罪，具見誠心，賞當爾等念經，祈爾等一路平安，早得瞻仰大皇帝，祗受天恩等語。並賞給大小頭人每人銀十兩，及緞疋、果品，賞給跟役每人銀五兩，及鞋襪、果品。該頭人等伏地叩謝，感形歡悅。臣等查珠爾杭阿所稟，班禪額爾德尼撫慰廓爾喀頭人之語，實屬合宜，極為得體，若非夙具慧根，豈能如此。理合一併奏聞等因。

大將軍公福康安還抵前藏。

十月十六日，具奏十五日行抵前藏，達賴喇嘛及僧俗番眾感激歡忭情形。竊臣等於初六日自後藏起程，差官赴前藏，問候達賴喇嘛。旋達賴喇嘛先已差堪布喇嘛等來迎，據該堪布喇嘛等稱，達賴喇嘛知官兵凱旋，甚為欣喜，此次進剿廓爾喀，仰賴大皇帝天威，深入賊境，痛加懲創，賊首十分畏懼，悔罪投誠，藏地永遠寧謐。達賴喇嘛感激大皇帝保護深恩，至為真切，是以一聞大將軍有回藏之信，先已下山，在布達拉十餘里外甲木參羅卜登廟內等候迎接。臣等當即差官趕往阻止，不敢遠勞迎接，辭謝再三，達賴喇嘛不肯即回。臣等於十五日行抵前藏，在甲木參羅卜登廟內與達賴喇嘛相見，據達賴喇嘛告稱：我蒙大皇帝高厚鴻慈，敬信黃教，此次用兵，原為保護衛藏，一切烏拉糧石，例值酬給錢糧，毫不累番眾。我還祖大將軍及駐藏大人指示，勉力辦理，未能周妥，乃蒙大皇帝優加賞賚，實深頂感。今廓爾喀畏懼軍威，傾心向化，奉表納貢，斷不敢再行滋事，不但邊疆私立合同，並將許噶給與巴勒布銀兩舊例停止，不敢索取。聶拉木邊外札木地方，仍歸藏內管轄，此皆大皇帝威德遠臨，使化外番夷，如此悔伏。經看廓爾喀情形，實係真心投順，邊境其安，可以永遠無事。我藏地前被廓爾喀侵擾，越占邊界，唐古特眾性怯懦，不能守禦，今蒙大皇帝天恩，勞師遠征，為西藏收復邊界，在藏闔知歡欣感激之下，尤切悚惶，即日專差喇嘛赴京，進表奏謝天恩等語。臣等告以此次官兵遠來剿賊，全為保護衛藏僧俗起見，今賊匪輸誠服罪，固可永無反復，惟藏中事務向來毫無制度，達賴喇嘛惟知坐靜安禪，不能深知外事，噶布倫等平時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措辦，必當更定一切章程，俾知遵守。今蒙大皇帝訓諭周詳，屢加指示，交本大將軍等詳細籌議，以期經久無弊，藏番永資樂利。達賴喇嘛既知感戴聖恩，將來定議時，自當敬謹遵依辦理，倘或狃於故習，則撤兵後，大皇帝即將駐藏大臣及官兵等撤回，以後倘遇有事故，天朝亦不復管理，貽禍利害，孰重孰輕，惟聽自擇。復據達賴喇嘛告稱：藏地諸事，上蒙大皇帝天心，定立法制，推之久遠，我及僧俗番眾，感切銘心，何敢稍有違拗。將來立定章程，惟有同駐藏大人督率噶布倫及番眾等敬謹遵照，事事實力奉行，自必於藏地大有裨益，我亦受益無窮等語。臣等察看達賴喇嘛感悚之誠，實屬出於至誠。其餘若濟嚨呼圖克圖、第穆呼圖克圖等大喇嘛、及番目、番眾、喇嘛人等，不下數千人，以官兵平賊凱旋，皆來迎接，極為歡欣踴躍。臣等接晤達賴喇嘛後，俟其先回，隨即至布達拉叩謁瞻禮，隨至經

衆與達賴喇嘛相見。達賴喇嘛親來接見，接談之次，告以賊匪擄出金冊，已蒙大皇帝賞給札什倫布供奉。此項金冊，係大皇帝所賜，俾以內地官員失守印信之例，即行從嚴究治。大皇帝俯念班禪額爾德尼年幼，仲巴辦事，特加寬宥，不復究治失守之罪。此係大皇帝逾格恩施，故告知達賴喇嘛，同深欽感。達賴喇嘛聞之下，驚詫感恩，情形極爲感服，並云，達賴喇嘛總係感仰悃懇，形於辭色。並一切善後章程，逐細開導，因於十日前到藏，將大臣告知達賴喇嘛，向來與諸藏講論諸務，達賴喇嘛歸感戴情形。一切惟命是聽，斷不敢稍形格礙。現在孫士毅業經到來，臣等已與孫士毅、和琳會面，論及善後事宜，意見均屬相同。即遵旨悉心會商，將其緊要事宜，期周詳有益，永遠可行，仰副聖明委任。所有臣等已回前藏緣由，謹繕摺具奏等因。

欽頒御製十全記，建石於布達拉前。

十月初三日，奉上諭：廓爾喀貢使第烏達特塔巴等貢象，於八月初八日到晉，其於何日自噶勒丹古伴送起程，著大臣行文沿途各督撫，轉催加緊行走，於年內到京，俾隨朝賀各國之後，瞻仰朝儀，以便宴賚。再此次蕆功完竣，御製十全記一篇，以志武成十告，現經繕寫四體字，發交和琳，敬謹勒於御碑之旁，豎立建碑亭，以揚武功而垂久遠。將此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御製十全記。敬錄卷首。

大將軍大學士公福康安紀碑於大昭前。

蓋聞制勝克敵，要人莫先發之師；討貳舍服，王者用無戰之制。是以干羽之格七旬，猶煩之征六月。兩階之舞，九伐之威，正仁育其撥一也。欽惟我皇上撥亂以奉天，撫綏幽遐，極月窟日際，罔敢弗臣，西賓南琛，無思不服。惟茲廓爾喀者，遠處極邊，衛藏三千餘里，其人則文闕之所未隸，其地則攻宄之所未步。甫以驟蕩，妄肆鴟張，滋釁鄰邦，踐有年所。乾隆五十有三年，乃敢騷我邊圉，犯我藏界。天戈所指，旋即遁逃，鹿遊續而撫莅，蝸臂摧而陸梁，頃詣闕，安輯就日之誠，觀希然，晉錄防風之戮。何期性不馴，狼貪反噬，徙陳覬覦之議，覺謀圖利之盟。先誘西藏丹津班珠爾等而執之，遂稱兵肆掠札什倫布，餘賊復擾於濟嚨、聶拉木、絨轄地方，逞其狡焉。果舟車不能至也，天撫九重，留蓮不能及也。於時鼓角脣鳴，旌頭落，塵生寶殿，三千法界之災，風捲珠林；五百修羅之劫，經座之雙樹頓毀，寶輪之花雨難飛。肆犯貪嗔，心生恐怖，然猶告警闕，戒嚴，帝用震怒，自是不可赦。且衛藏之地，久隸版圖，乃反非常，處罪逆，不加殲伐，曷以儆兇頑於遐變？爰遣重臣，命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武英殿大學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一等超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惠齡爲參贊大臣，指授方略，統領勁旅，裝從甲，紉械於風霆，劍林虎賁，定謀於指掌。前鋒作，轉從障提騎，諸滿漢會、屯土、降番諸兵，無不從警集。是勵鼓勇，五十七年正月己丑，大將軍由青海至藏。其時聶拉木賊先經領隊大臣成德等率兵擒捕，四月己未，大將軍兵次定日，復遣領隊大臣岱森保等與成德偕師由聶拉木分自見可而進，又遣川北鎮總兵官諸神保等駐兵絨轄，分曰防其間出，遂我路。大將軍與參贊大臣公海蘭察親督勁兵，直取濟嚨，而宗喀之賊已潰，及擄木，我兵中夜冒雨，分路潛進。參贊大臣惠齡率師繼之，遂破擦木之關，預伏弩之具，首遁飛行，三軍氣勇，賊衆拒險而峻壘，盤石以開營，穿穴偃安，延息，力血爭飛，走既窮，陲陸斯究。甲辰，攀瑪木，賊兵遠於瑪噶爾轄爾甲山梁，牙忽鳴，騎突出，再接再厲，殲賊無算。丁未，師於旃瑪，崕喉之長戈，攻心之上策，直搗四合大山高險，壁於類盤，番穫於烈焰，破一寨之中，不崇朝，斬二丈之纓，甘無遺類。凡賊衆盤踞之所，至是悉復。聶拉木官兵亦克札木以進，賊退北，嶺山而西，遁路危，巒前作，密隆森壁，鐵錯，岩嶢峭鑿，馬蹄踏而不上，鳥翼以爭回。賊衆負隅險阻深溪，我兵仰攻，矢石不及。大將軍命領隊大臣阿滿泰、乾清門侍衛額勒登保等率兵越險山，上游轉渡溪，出克之，倉皇退保於喀，我兵來入，賞步有餘，三更奪其之計，長矛斗段，奇陣錯舒，五刃延，新者力勁，飛橋於抄，近於巖奪隘。

其爲兩揣之役，依吸之水，昔亦燭照之火，何明。大將軍遜其督造，殺險曰：其險如此，非我能克，殆天佑也。大兵行欲逾，從路逼近蕃巢，轉戰師不徂伏，蒙天子宵旰，督不遑，特命文淵閣大學士孫士毅自藏駐前藏，以中一路軍械糧餉，於其任之；以工部尚書和琳爲駐藏大臣，自藏以西，則和琳之責；並命參贊大臣惠齡自於以外，則惠齡之責。轉輸之功，與戰鬥之功無異也。由是轉餉不絕，征人忘呼癸之苦，壯士無牛之疑，何須井拜，歡聲夜唱，不用沙量。六月庚午，師次噶多，其時賊衆復聚於東覺，碉一橫，刀光日，人鋒，而振旅踏踏而從水街，波勢阻，此旌鱗，險不阻之地，崇岡斷坡，是陽鳥回足之鄉。大將軍物部曲，旋號令，修器械，募選銳旅，縱行博爾東拉山，分前隊爲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爲二路，行渡多普山，大將軍統之，兩路旋集空壁，趨敵，分護軍統領台斐英阿等兵於作木古拉巴載山梁，與賊對拒，觀其旂之移縮，逼其敵之斜稍，賊衆惶惕，息不敢仰視。大將軍率乾清門侍衛額勒登保等督兵力搏，賊衆潰敗，參贊大臣公海蘭察亦挑出賊上，與大將軍合兵，直克其木城副寨，凡數十處，追亦逐北，至於雅爾賽拉，伴其頭目以歸。聶拉木官兵亦進克鐵索橋，諸賊聞之，賊漸遁，諸神保等合兵於利底，以北撤落，會部族殲伏，始遣人乞降。大將軍曰：此舉將以緩我師也，不可信。且時不可老，敵不可縱。統兵以懲示之怯也，攻貴之。七月庚子，復與賊戰於噶勒拉、堆補木，擊帕朗古橋，直取甲爾古拉、集木集，深入賊境者七百餘里，俘擒斬獲凡三四千計，人慈未折，軍鋒益銳，十數十快，取其將中三絕三通，來徙天上，膚功克奏，我武維揚。封將奮拉特納巴都爾銀嗣，再遣頭人捐貢，歸丹津班珠爾等於藏，其所擄掠札什倫布金銀器物，悉以上獻，復遣大頭人瑪木薩野島諸特塔巴等奉表赴闕，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其餘方物，充切不可勝計。且報曰：奉大將軍約，敢再犯藏界，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用申革面革心之誓。物聆乳鶯，聽再四，我皇上鑒其悔罪之誠，以好生之德，列其人於王會，俾與羅施鬼之例，襲其樂於太常，今奏僸侏兜離之樂；名駒躍髮，充十二之天閑；香象渡河，備九重之仙仗。向足以宣聖皇威，軒軒帝載。八月丁亥，大將軍撤軍而納款，奏凱吹以班師，臨洮築三受降城，專閫領五招討使，來耕罷戰，成如萬福以成名，亦爲邊陲介公顏色，受降人如赤子，懸財如父兄。

從此西域長清，按戈恐後，傳人不反，推赤如初。伏惟我皇上撫馭中外，征討不庭，廣懷柔遠之仁，申先德後刑之義，因徹干羽敷，自外生成。五十七年之間，大武鴻功，於茲十告，受綜前後，御製十全記以志之，勒石於布達拉山前，並諸爲贊，典至鉅也。臣等從事斯役，與觀厥功，益欽其事，而爲之銘曰：皇帝御宇，威德遐被，考圖敷賁，不諱是征。租將軍，親聚斧鉞，揚旐關闖，用張撻伐。曰衛曰藏，我土我民，誰借師旨，侮於强鄰。王師其來，面武臣力，誅其不庭，戮其戕於。左執其角，右扼其吭，整我戈矛，峙乃糗糧。崇山連延，匪不容跋，間道用奇，擊衆以寡。七戰七捷，師不逾時，賊勢窮蹙，陣辭。帝曰厭兵，敕彼前罪，遣使北闕，來琛稽首。王師於來，爲坦爲整。王師於邁，滋藏底寧。將帥行維，努戰力相向，制勝克敵，功歸主將，將軍不伐，其智有師徒。凡此壯猷，懋賞斯昭，鎸銘不朽，功成登鎸。

大武十全。

青駒奕觀。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勒石。

經筵講官、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一等忠銳嘉勇公、大將軍臣福康安，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正白旗蒙古都統、一等超勇公、參贊大臣臣海蘭察，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署理四川總督、一等輕車都尉、暫理糧餉大臣臣孫士毅，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管巡撫事、參贊大臣臣惠齡。

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管理藩院大臣和琳、
欽差駐藏大臣、副都統成德、
尚阿巴圖魯[illegible]大臣[illegible]

衛藏通志卷十四上

撫卹上

奴才松筠和甯跪

奏為敬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同心仰體皇上子惠黎元之鴻慈、於所屬唐古忒百姓、分別撫恤、蠲免糧石緣由、仰乞聖鑒事。奴才等恭閱邸報奉諭旨、今歲普免天下漕糧、復豁免各省節年民欠、仰見我皇上慈恩浩蕩、有加無已至意。奴才等因見達賴喇嘛、言及我皇上臨御六十年來、屢次普免天下錢糧漕糧、不下億萬萬、閒遇地方水旱偏災、賑卹蠲貸、並建築海塘河隄工程所費、亦不下億萬萬、今歲復奉恩旨、普免天下漕糧、又豁免各省節年民欠、是大皇帝恩澤如天、所以如此大福大壽。達賴喇嘛聰明之下、恍然覺悟、向奴才等言、唐古忒百姓即係大皇帝之百姓、我受大皇帝栽培覆育之恩、至優極渥、意欲推廣大皇帝普惠百姓之皇仁、將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納糧石及舊欠各項錢糧、概行豁免、以期祈祝大皇帝聖壽無疆、再唐古忒百姓尚有窮苦失業者、亦應一體分別撫卹、俾安生業、我住所現有積存布施銀三萬餘兩、今情願發出銀三萬兩、交商上查明各處

窮苦百姓、按戶散給口糧籽種、令其各勤農業。如有房間坍壞者、酌給銀兩修補、俾各窮民有所棲止。以副大皇帝子惠天下百姓之鴻慈。且小僧亦得稍申報答萬厚之誠心。惟是分別蠲免糧石、及散給失業百姓口糧籽種、修理坍壞房間等事、務求大人們代為酌定章程、徧行曉諭、衆百姓方能均沾實惠。此外恐有苦累百姓舊習、革除未盡之處、尚祈大人們帶同濟嚨胡圖克圖、衆噶布倫等、查明嚴禁。奴才等聽聞達賴喇嘛仰體皇仁、極力普惠所屬番民之言、不勝忻忭。當即剴切獎勵、並告知達賴喇嘛、如此慈悲所屬百姓、我等自應據實奏聞大皇帝、定蒙恩諭嘉獎。達賴喇嘛欣悅之情、形於辭色。奴才等隨傳集濟嚨胡圖克圖、及衆噶布倫等、查明商上舊存銀米、綢緞、物件、及各莊頭一年所交青稞、麥豆石數。達賴喇嘛本年一切需用、及各寺廟香燈之費、皆尚有盈無絀。復公同熟籌、除衆番民應交達賴喇嘛商上歲需之草料柴薪不免外、所有唐古忒百姓應交本年糧石、約計值銀五萬餘兩、及節年所欠各色糧銀四萬餘兩、自應照依達賴喇嘛仰體皇仁、祈祝萬壽之誠

心、准其概行豁免。至達賴喇嘛發出舊存銀三萬兩、暫交商上存貯。奴才等隨即飭令遠近各處營官第巴等、招集失業百姓、按大小名口、酌給三個月口糧籽種、並按戶散給青稞籽種、二共需銀若干、又修理坍壞房屋、需銀若干、查明據實呈報、即由商上照數發給。奴才等仍派妥實官弁、及曉事之喇嘛、戴琫、第巴等、分投查訪、務期無遺無弊、不致一夫失所。正在查辦間、班禪額爾德尼聞知達賴喇嘛普免糧石之信、即遣商卓特巴、具稟、將後藏所屬百姓本年應交糧石、豁免一半、舊欠糧銀、概行豁免、閒有失業番民、及坍壞房間、亦同達賴喇嘛一體賚養修理、以期敬副大皇帝惠愛羣黎之殊恩、且得稍盡我祝萬壽之微忱等語。查後藏所屬番民、本不比前藏之多、一年所交糧石、除班禪額爾德尼一切需用外、其百姓本年應交糧石、止可緩免一半。班禪額爾德尼之歲琫莫爾根堪布等、現在盡心籌畫、既屬可行、所有後藏番民、於本年豁免一半糧石、並蠲免舊欠糧銀、賚養失業百姓、修補房屋等事、自應均如所稟辦理、以遂其祈祝萬壽誠懇之意。所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仰體皇仁、分別豁免唐古忒百姓糧石數目、即於前後藏各處通行曉諭。奴才等復以達賴喇嘛所言、恐有苦累百姓之處、公同悉心密訪、如唐古忒世家人等、或私用烏拉者、或散給茶葉勒買糧石者、又商上專派收差之第巴番目等額外索取者、似此苦累百姓等弊、皆難保其必無、自應出示嚴行禁止、並將達賴喇嘛發銀撫卹失業番民各事宜、奴才等分斷酌定章程、分列條款、兼繕漢字唐古忒字告示數百張、徧行曉諭、使唐古忒百姓咸知達賴喇嘛推廣皇仁、惠愛衆番之意。時屆新春、適達賴喇嘛下山、於大招廟內恭諷我皇上萬壽無疆眞經、遠近各處番民僧衆、齊集該廟、正遇黏貼告示、衆番民知悉、無不以手加額、歡聲感頌。此皆我皇上保衛衛藏、多方訓誡、是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有所感發、同心仰體大皇帝普惠聖慈、俾番民得資休養、永安樂利。再此次辦理一

切。濟嚨胡圖克圖、衆噶布倫等願爲盡心。奴才等惟有凜遵訓諭。隨時隨事。嚴飭約束。以期番民益臻寧謐。上慰慈懷。所有分別蠲免唐古忒百姓新舊糧石、及撫恤失業番民各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十日奏。本年三月初九日奉到硃批。好事。即有旨。欽此。

爲通行曉諭事。照得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同心仰體大皇帝惠愛番黎之鴻慈。於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交糧石。及舊欠錢糧。分別豁免。並捐銀撫卹失業窮民各事宜。前經本部堂、閣部恭摺奏聞大皇帝在案。茲於本月初九日接奉大皇帝恩諭。據松筠等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情願將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交糧石。及舊欠各項錢糧。一律分別豁免。散給貧民口糧籽種。補修破壞房屋等語。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聞朕普免天下錢糧之旨。亦將唐古忒百姓撫卹辦理。殊屬好事。朕甚嘉悅。著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哈達各一方、紫金琍瑪無量壽佛各一尊、碧玉朝珠各一盤、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三對。松筠等接奉轉行賞給外。前藏地方寬大。應納之項較多。達賴喇嘛既願豁免一年錢糧。即照所請辦理。後藏地方編小。應納之項較少。恐班禪額爾德尼一年用度不敷。著豁免一半。所有賑卹貧民、修補破壞房間等。雖達賴喇嘛商上出銀三萬兩。而班禪額爾德尼商上出銀若干。未據聲明。但達賴喇嘛等既能仰體德意。撫卹唐古忒百姓。竟可毋庸出其己貲。著加恩動用該處正項賞給前藏銀三萬兩。後藏銀一萬兩。交松筠等務須盡心妥辦。勿使一夫失所。以副朕一體惠愛番民至意。欽此。欽遵。仰見大皇帝矜愛爾等番民。與內地百姓無異。旣蒙大皇帝嘉獎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推廣皇仁、惠愛番黎。降旨賞賜哈達、古佛、朝珠、荷包。復蒙賞銀四萬兩。以三萬兩撫卹前藏所屬各處窮苦番民。以一萬兩撫卹後藏所屬各處窮苦番民。且諭令本部堂、閣部盡心妥辦。勿使一夫失所。爾衆番民自當感激大皇帝浩蕩鴻恩。及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推廣皇仁、普惠慈悲。各宜勤穡務農。以期永安樂利。所有分別蠲免糧石、及撫卹窮民各事宜。前經本部堂、閣部分別條款。徧行出示曉諭。現在欽遵大皇帝恩旨。盡心查辦撫卹。俾爾窮苦番民。均沾皇恩。不致一夫失所。查前藏所屬百姓。各處設有大小營官管理者。共有九十三處。其內地大小人戶。多寡不同。自應查明。謹將大皇帝所賞銀兩。分路先行發往。交各營官按照所發告示內開賞給。各安本業。並飭令即於各該處查明。所有失業極貧番民。雖衣食全無。如因有田地。仍舊當差納糧者。著每戶賞給銀錢十五圓。仍著酌量賞給籽種。令其速爲耕作。其雖屬極貧。衣食全無。如並無田地。向不當差納糧者。著每戶賞給銀錢八圓。令其傭工。著落有田之家照管。勿致失所。其次貧番民。查明有田當差納糧者。每戶著賞銀錢六圓。此項次貧番民內。如無田地。向不當差納糧者。每戶著賞

銀錢二圓。以資生計。至修理房屋。前次達賴喇嘛所賞銀兩。或有不敷。著該營官查明。核計足敷應用之數。將發去銀兩一一加賞。趕緊修理。以資栖止。其黑賴房游牧窮苦番民。亦著查明。照依前項極貧次貧番民。一體分別照數賞給銀錢。普沾實惠。各營官等務須盡心辦理。勿致一夫失所。其餘不至失業番民。及黑帳房百姓。從前遇有大差。均能踴躍各出烏拉應付。亦應仰體大皇帝浩蕩鴻恩。每戶各賞銀錢一圓。以示體卹。各營官查明此項人戶數目。具報到日。即行照數發往。按戶賞給。令其均沾慈惠。並通行曉諭番民。今大皇帝已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所請。前藏所屬者。應交本年糧石。及舊欠各項錢糧。概行豁免。後藏所屬者。其應交本年糧石。豁免一半。舊欠錢糧。亦令概行豁免。衆番民自此得以休養生息。所有一切烏拉等項。均比從前減定數目。不致過往差使任意苦累。各得安居樂業。皆係大皇帝慈恩及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慈悲也。所有前藏所屬營官所管地方。除自前藏至後藏傍臨大路處所。以及沿邊一帶應行撫卹銀兩。本部堂松於四月初二日起身查邊閱兵時。親身帶往。傳旨分賞。再大皇帝恩賞後藏銀一萬兩。本部堂松一併親身帶往分賞外。其前藏本處尚有窮苦失業番民。本部堂、閣部謹遵大皇帝恩旨。查明盡心辦理。此內如有情願回歸本處者。即按戶口賞銀。差人送歸本處。交該營官照前諭安插。修理房屋。令伊等有所棲止。各勤農業。勿致一夫失所。其不願回歸本處番民。及疲癃殘疾不能耕作者。俱於藏內修補房間。以資棲止。並酌量賞給糌粑酥茶。以資餬口。所有發往各處撫卹銀兩。該營官等接到時。即應照諭一一分賞。並將辦理緣由。及分賞各項番民細數。明白開單。飛行具稟前來。本部堂、閣部即差漢官前往。核對查察。倘有遺漏。或致窮民失所者。即係該營官並未盡心撫卹。定行從重究治。如果辦理妥善。亦必分別獎賞。以示鼓勵。所有前次曉諭十條各事宜。俱係奏明大皇帝應辦之件。各營官一一遵照辦理。此次發往某處銀兩若干。俱於告示後面明白開寫。各營官接奉到日。即行黏貼曉諭。使衆番民咸知皇恩。隨即實心查明照諭辦理。勿致遺漏一人。務須妥爲分賞。不可稍有疎懈。營官等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乾隆六十年。辦理撫卹款項節目。

爲通行曉諭事。照得據噶布倫等稟稱。奉達賴喇嘛吩示。濟嚨呼圖克圖、並四家噶倫。達賴喇嘛世受大皇帝鴻恩高厚。叠蒙慈訓周詳。無微不至。達賴喇嘛每以不能報答爲念。今因大皇帝聖壽無疆。而又聞知大皇帝矜愛內地百姓。屢次普免天下錢糧。達賴喇嘛仰體皇仁。於所屬唐古忒百姓。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猪等項。照舊交納外。所有應交各項糧石本色折色錢糧。皆免一

年，並將所有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之舊欠糧石、及牛羊豬各項錢糧四萬餘兩，概行豁免，業經出示各處，通行曉諭訖，再唐古忒百姓本來窮苦，百姓內除出花亡故外，又因差事繁多，逃散甚衆，倘若不行查辦，優加撫卹，不但商上百姓日漸逃亡，且百姓缺乏衣食，所住房屋必然破壞，今欲招迴百姓人等，給與銀兩，補修房屋，再有投入世家人戶之百姓，亦當令歸本處安從商上給與口糧籽種，各務農業，三年之內，免其交納錢糧，不派各項烏拉差事，用示撫卹，查百姓逃散之故，原因烏拉、牛馬、人夫、柴草、飯食、費用繁多，以致逃散，今當曉諭遠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人等，遵照，除各處朝佛熬茶來藏人等，及達賴喇嘛有事差往各處人等，所需烏拉若干之處，商上報明欽差大人衙門，仍由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發給印照外，其餘一切差事，如無欽差大人衙門漢番字樣印票，不得濫行應付烏拉，再有各處營官屬下世家人等，有不當差者，往後務從營官派撥，如有絲毫抗違者，一經查出，定行重處，所有各項烏拉，自應不分世家窮民，均各一體當差，將此情由，回明欽差大人，嚴緊出示曉諭等因，具稟前來，本部堂、閣部甚為喜悅，達賴喇嘛如此仰體大皇帝高厚鴻慈，矜愛所屬百姓，皆免一年錢糧，仍將所有舊欠錢糧，概行豁免，復諭令修整各處房間，將前次逃散之唐古忒衆百姓招迴，各歸本處，散給籽種口糧，安居耕作，三年內不納錢糧，具見達賴喇嘛再造之恩，衆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恩典，安分樂業，所有辦理撫卹各條，開列於後。

一、達賴喇嘛所屬地方，自江卡起至前藏，由前藏至札什倫布、聶拉木、濟嚨一帶大路，鄉村房間，及各遠近村莊房間內，均有坍壞者，著交各處營官、第巴、大小番目，一體清查，某處坍壞房間若干，某處逃散人口若干，核計招迴逃散百姓足敷居住，應行修補房屋若干間，該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各於本管地方，即速分投查明，估計修補應需番錢若干，據實飛行呈報達賴喇嘛，由商上照數發給各該營官等，迅速僱覓人夫修補齊整，以備招迴百姓，及本處無房間之百姓居住，此係達賴喇嘛矜愛衆百姓之菩提慈心，該營官第巴、大小番目自應仰體達賴喇嘛之心，各於所管地方實心辦理，倘有冒銷侵蝕等弊，不但天佛不容，於房間修理完竣時，本部堂、閣部差人查出情弊，定行從重治罪。如果辦理妥善，實在於苦寒百姓有益，亦必優加獎賞鼓勵也。

一、乾隆四十二年以後各鄉村逃亡他處百姓，及投入世家百姓，著交各該處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即時分投查明，招迴本處，每人散給三個月口糧糌粑，仍按人分給籽種，分地耕作，（出示之後，潛回藏安插百姓共有一百餘戶，第恐督官等日久玩視，勸案於嘉慶二年春照依第五條內開，復出告示，飭令各營官，嗣後如有情願迴歸本處者，令其歸業，不願者亦聽逍遙，曉諭在案。）及各本處無力窮民，亦著散給兩個月口糧糌粑，並給籽種，一體趕緊耕作，毋致失業，大口每一個月口糧糌粑三克，小口每一個月

口糧糌粑一克半，務須均勻散給，分地耕種，毋致一夫失所，各處所需口糧糌粑籽種等項，約需番錢若干，該營官迅速呈報前來，以便商上照數發給，並著各該營官等即將該處現有荒田若干，一面呈報本部堂、閣部，一面明白曉諭此項招迴百姓知悉，仍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如此撫卹爾等，此時耕作，並不令爾等交納錢糧充當烏拉差事，俟過三年，再行照例納糧當差，爾等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活命之恩，安居樂業，各勤農作，無為懶惰，再聞得各處田畝多有灌溉耕作者，因豪勢營官第巴希圖需索錢文，及世家等霸占水渠，以致窮民不得按時灌溉，因之廢農失業者不一而足，著通行曉諭知悉，嗣後如有此等情弊，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將勒索錢文之營官、第巴及霸占水渠之世家，一一訊明，從重治罪，各營官第巴、世家等自應各顧體面，毋干重究也。

一、近年唐古忒衆百姓窮苦之故，原因烏拉、牛馬、人夫、柴草、差事繁多所致，今達賴喇嘛慈悲，所屬百姓，查明每戶各賞番錢一元，以示體卹，著交遠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等，於該管地方人戶若干，即速查明呈報前來，以備商上照數給發，按戶分賞，該營官等不得以少報多，致干重究也。

一、江卡、覩角、作崗、桑阿、吹忠、博羅、隆宗、碩板多、邊壩、甲拉墩、工布等處地方，唐古忒舊例或十三四年，或二十年，達賴喇嘛差人於每處百姓現有騾馬內十裏抽一，交商上應用，如不願交騾馬者，准其折交銀錢，今達賴喇嘛深悉百姓寒苦，諭令現在雖已十三四年，未收此項騾馬，但衆百姓近年生計實屬拮据，暫且停止抽收，俟過十數年後，百姓生計從容時節，再行酌量抽收一次，以紓民力，此特達賴喇嘛慈悲江卡等處百姓之意，著交江卡等處各營官，諭知該數處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委曲慈悲之意，各宜安分力勤農作，以裕生計，毋致懶惰，有負達賴喇嘛之菩提慈心也。

一、唐古忒衆百姓與達賴喇嘛商上交差，原有定額，離藏遠者，准交折色，附近地方，例交本色，間有情願折交銀錢者，亦准其折交，查舊例，上等地下籽種一克者，交糧十克，中等地下籽種一克者，交糧七克，下等地下籽種一克者，交糧五克，衆百姓敬重達賴喇嘛，每遇豐年，亦斷不敢稍有違抗不納之事，倘遇旱澇霜雹歉收之年，該管營官第巴等查明，據實稟報噶布倫，請示達賴喇嘛，亦必慈悲酌量分數，寬免錢糧，並無以歉收之年仍行照數催交之理，今達賴喇嘛如此矜愛百姓，如再有苦累百姓之事，即係營官第巴等辜負達賴喇嘛菩提慈心，除噶布倫各世家所屬百姓，差事稍輕者，自應照舊當差，毋庸辦理外，著交遠近各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等，於所管商上百姓，概行曉諭，所有每年近處交納青稞，雖向例分給衆百姓磨麪，每戶十二克，令其交糌粑十五克，現在達賴喇嘛慈悲，所屬百姓差事苦累，諭令每戶百姓分給青稞八克，磨交糌粑十克，以紓民力，三年內衆百姓如能勸謹磨麪，照數交納，即永遠著為定例，每年每戶分給八克，磨交十克之數辦理，如有故意少交

者。於次年仍交十二克。令其將交十五克糌粑。至每年所派收差孜仲、第巴及該管營官、番目內。倘有從中多收糌粑。及遠近各處折收本色錢糧。任意多索擾累。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一、達賴喇嘛所屬百姓及各莊頭。每年按所種地畝。交納青稞麥豆折色銀錢。亦有定額。向例。此三項糧食。每三克折交銀錢二兩。應交番錢十三個零五分。其應交糧食一克者。止折番錢一個零五分。又有應交草料、柴薪者。舊例係按種十三克籽種地畝為一戶。每戶每年應折交草料銀錢五錢、柴薪銀錢八錢、牛一頭。二年交銀錢半個、綿羊十隻。二年交銀錢一個、山羊二十隻。二年交銀錢一個。工布地方百姓養豬者。每二十口豬。一年交豬一口。是各項錢糧皆有一定之數。今達賴喇嘛慈悲。又將草料銀五錢內豁免一錢。嗣後百姓每年止交草料價銀四錢。永為定例。如果營官第巴等按照定數徵收。眾百姓何致如此苦累耶。惟是每戶所種地畝多寡不一。於徵收各色錢糧時。自應令其照依每戶實種地畝若干。應納錢糧若干。按數交納。不可率行多徵。以致苦累百姓。著交各該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等。將此應交各項本色折色錢糧實在數目。於所管眾百姓徧行曉諭。俾知錢糧原有定額。以免任聽多索之累。並諭以達賴喇嘛仰承大皇帝恩訓。慈悲眾生。於今歲己卯年。所有達賴喇嘛屬下各處百姓。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豬等項。照數交納外。所有應交本年各項糧石本色折色錢糧。概行豁免。並將各處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所有舊欠糧石、及牛羊豬各色錢糧四萬餘兩。概行豁免。緣由達賴喇嘛業經出示徧行曉諭矣。此係達賴喇嘛洞照眾生寒苦情形。逾格慈悲。是以如此疼愛所屬百姓。於所屬各處新舊錢糧。概行豁免。用示體卹眾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慈悲再造之恩。各安生業。此內如有他處逃荒來者。問其情由。應即遣回本處。著該營官等。酌給與途間日需口糧糌粑。令其各回本處。請領口糧籽種。力勤耕作。該營官等所有發給糌粑數目。值銀若干。呈報前來。即由商上照數發還。其逃荒百姓。如不願回本處。欲就近耕作者。該營官等照前第二條所論撥給地畝。並兩月口糧籽種。即令於該處耕作。飭令毋得懶惰廢業。各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仍將所管地方逃荒百姓。就近耕作者幾戶。回歸本處者幾戶。開單呈報。以便查核。該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倘不盡心妥辦。查出一定分別重罰示懲。所罰銀錢。即分賞該處貧民。如果辦理妥善。達賴喇嘛自必另外獎賞也。

一、達賴喇嘛商上每年派往各處收差孜仲第巴。所收錢糧交商時。原有比較功過之例。惟查此項專差孜仲第巴。未免貪功。無論百姓能與不能。一律嚴催。因此百姓受累者。亦難保其必無。各該處既設有營官第巴、大小番目。自應會同商上專差之孜仲第巴。體察百姓生計。及年成豐歉。留心核實徵收。著交各該營官等。嗣後每年公同商上所差孜仲第巴。於百姓內能交者按例全數徵收。其不

能全數完納者。短收若干數目。據實呈報。仍於專差第巴回程後。該處營官即將所管百姓。每戶完糧若干之數。按名開單、本人名下。令其自印圖記。營官加結。呈報商上。以便與孜仲第巴所交錢糧數目核對。如果查對相符。所派第巴自然有功無過。商上回明達賴喇嘛。自必慈悲量加獎賞。而於該處營官。達賴喇嘛亦必慈悲賞賜阿第素惹。以示鼓勵。倘或專差孜仲第巴。與各該處營官第巴等通同舞弊。徵多報少。侵蝕入己。一經查出。務必從重治罪。爾等各宜感激達賴喇嘛慈悲。一體實心秉公。徵收錢糧。毋致苦累百姓也。

一、達賴喇嘛商上每年所需柴薪。派有第巴。以眾百姓一年所交柴薪折色銀錢採買。第巴等如於近處採買不敷。間或差人到德慶、滿德隴、喇嘛崗、達克則四處地方採買。馱運至藏應用。惟柴薪一項所需烏拉牛馬人夫甚多。今達賴喇嘛慈悲。諭令如柴第巴差人採買柴薪。沿途每用烏拉牛一頭。每日賞僱價銀一錢。驢騾每匹亦賞僱價銀一錢。每背夫一名。一日賞僱價銀五分。在於採買柴薪銀內發給。以裕民力。此達賴喇嘛格外體恤慈悲之意。所有辦柴第巴等。務須仰體遵行。每用烏拉。一定按數內公平發價。如有從中尅扣不發者。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定將該第巴及所差採買人等。詢明從重治罪。達賴喇嘛如此疼愛百姓。爾眾百姓自應感激。盡心與達賴喇嘛當差。無為懶惰也。

一、現在達賴喇嘛諭令商上所管眾百姓內。如有新投各世家者。令其即行退出。使回本處耕作。亦照第一條所論。達賴喇嘛賞給口糧糌粑籽種。各安生業。此特達賴喇嘛惟恐小民日漸失所。故不惜多費。優加體恤。所有各世家。自當仰體達賴喇嘛慈悲遵行。如有遺迴者。該世家亦應酌量給發路費以資途間餬口。所需路費若干。據實報明。即由商上發還。再各世家本身屬下百姓。及噶布倫、戴琫、營官第巴各人屬下百姓。及各寺廟補香火地者。各為初息百姓。此三項百姓。雖較之達賴喇嘛屬下百姓差事稍輕。其內窮苦之人。亦難保其必無。各世家、噶布倫、及各寺廟管事喇嘛等。亦應體察捐貲撫卹。如果實在無力出貲者。由噶布倫稟請達賴喇嘛。一體賞給銀錢。以安生業。倘有能以自行出貲。而捏報無力者。查出定行從重議罰。各世家、噶布倫等。自應仰體達賴喇嘛慈悲眾生之意。激發天良。實心辦理。以期子孫世代永獲天佛保佑。共享昇平之福。是本都堂、閣部與爾眾同心共願者也。

一、唐古忒大家人戶。遇有應當烏拉差事。不但藉有噶舒克印執照。仗勢得以免派。而私用之烏拉。倘俱累於窮民。週與達賴喇嘛慈悲眾生之意不合。今達賴喇嘛諭令不分世家貧民。均應一體出當烏拉差事。以示平允。各處大家人戶屬下之人。如有應當差事。故違不當差者。嗣後聽從各該處營官秉公派撥。毋得偏苦窮民。再各大家人戶。如有差人向各處貿易者。應於本欽差衙門報明請票。

照依達賴喇嘛所發駝運柴薪價銀數目。沿途發給俾免烏拉應用。毋致苦累百姓。如無本部堂、閣部印票。無論漢番。概不准百姓私行應付烏拉。將此通行各處大家人戶。及達賴喇嘛所屬衆百姓知悉。永遠遵行外。衆百姓遇有應行預備達賴喇嘛各項烏拉差事。亦不得稍有違誤。再查世家人等。於衆百姓散茶收買青稞之事。在世家無大便宜。而在百姓則大有苦累。嗣後各世家自應仰體達賴喇嘛疼愛百姓之心。停止散茶收買青稞。應照市價平買應用。倘有違犯者。定行重罰示懲。決不寬貸也。以上十條。兼寫漢番字樣。刊刻刷印。於達賴喇嘛所屬各處。通行發給曉諭知悉。一體遵行。現在春作已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及商上專派之戴琫等。務須查照十條內所開各項。應辦事件。趕緊盡心辦理。總之。先期僱覓人夫、補修房間為急。速令招迴之百姓。及各本處無業之百姓。早得棲身之所。趕緊耕種。無誤本年發作。即係該營官第巴、大小頭目、及專派戴琫等衆人之功。臨時查明。自應分別獎賞。如有潦草完事。並不實心妥辦者。即或達賴喇嘛所差之人不能查出。本部堂、閣部亦必差人查明。將潦草完事之人。定行從重治罪。以示懲儆。本部堂、閣部言出法隨。決不姑貸。仍著各營官第巴、及專派戴琫等各人。遵奉十條所諭事宜。趕緊辦理緣由。陸續明白呈報本部堂、閣部、及噶布倫處。以備查核。隨時指示。妥為辦理。以期速救衆生可也。為此通諭知悉。毋違凜遵。特示。

為曉諭事。今班禪額爾德尼推廣大皇帝惠愛番民之聖慈。將後藏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交糧石。豁免一半。並舊欠各項糧銀。概行豁免。仍於所屬地方。察有失業番民。分別散給口糧糌粑、青稞籽種。咸使得以資養耕作。復將坍壞房間。漸次修補。使窮苦番民得有棲止之所。永遠安業。此特班禪額爾德尼敬謹恭祝大皇帝萬壽無疆。是以疼愛所屬百姓。如此慈悲辦理。其總辦札什倫布事務之戴琫莫爾根堪布、札薩克喇嘛。亦頗能體帖班禪額爾德尼慈悲。於此等資養百姓之處。尤能盡心妥辦。所有後藏所屬唐古忒百姓。自應感激班禪額爾德尼疼愛爾等之意。及戴琫莫爾根堪布、札薩克喇嘛竭力籌辦資養爾等之苦心。各宜努耕農業。毋致稍有懶惰。有負班禪額爾德尼慈悲。現在達賴喇嘛資養所屬百姓。業經開列十條。通行曉諭。其後藏所屬百姓內。有應行仿照十條辦理之處。戴琫莫爾根堪布一定妥辦曉諭。俾爾等安居樂業。永享昇平之福。班禪額爾德尼如此疼愛爾等。於應當一切差事。務須盡心無誤。如營官第巴、大小番目內。倘有從中勒索。及私用烏拉等弊。爾等自應親赴戴琫莫爾根堪布處。據實控告。以便秉公查辦、示懲。爾等亦不可假捏誣告。妄生事端。自討罪戾。為此。曉諭後藏所屬唐古忒百姓知悉。凜遵毋違。特示。

奴才松筠、和寧跪奏。為欽遵恩旨、撫卹番民、辦理緣由、仰祈聖鑒事。奉上諭。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聞朕蠲免天下

錢糧恩旨。請將唐古忒百姓應交本年糧石。及舊欠錢糧。分別豁免。並撫卹貧民辦理。殊屬妥善。即照所請辦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既能仰體朕意。撫卹唐古忒百姓。竟可毋庸出其己貲。著加恩動用該處正項。賞給前藏銀三萬兩。後藏銀一萬兩。交松筠等盡心妥辦。勿使一夫失所。以副朕一體惠愛番民至意。欽此。欽遵。奴才等謹將恩准豁免錢糧緣由。通行曉諭外。查前藏所屬唐古忒百姓。各處設理營官管理。共九十三處。在在皆有窮民。按其地方大小。人戶多寡。分別極貧次貧。其應行撫卹、賞給籽種、及修補房間各事宜。奴才等逐一酌定章程。繕寫告示。謹以恩賞銀兩分撥。一並發往。飭交各營官。遍行曉諭恩旨。妥為分賞辦理。務期番民均沾實惠。奴才等仍派妥實員弁分路詳細稽查。倘有遺漏。或致窮民失所者。即係該營官並未盡心撫卹。查明從嚴懲治。如果辦理妥善。即行分別獎賞。以示鼓勵。奴才等督率衆噶布倫及各營官。妥為分賞撫卹後。再行恭摺具奏。至布達拉近處窮苦番民甚多。其內各鄉來者。晝則乞食。夜則露處。奴才等謹將恩旨黏貼告示。隨傳集此項貧民。面為曉諭。爾等皆係失業百姓。今大皇帝普惠番民。恩賞銀兩撫卹。俾爾等得資休養。各安生業。衆番民聽聞之下。齊聲歡感。跪叩皇恩。咸稱我等番民得以活命。實賴大皇帝再造慈恩。惟願大皇帝聖壽無疆。無不額手咸頌。奴才等一面詢其情願回歸本處者。即按戶口賞銀。差人遣回。交該營官照依告示安插。各令務農復業。其內疲癃殘疾、不願回歸本處者。俱於藏內補修房間。以資棲止。並酌量賞給糌粑酥茶。得以餬口。自能各謀生計。不致失所。所有衛藏番民。既蒙皇恩賞銀撫卹。自奉到恩旨後。復得時雨。大田漸次播種。番情實屬寧帖。再恩賞後藏銀一萬兩。奴才松筠於本日拜摺後。即行起程前赴後藏一帶。查閱營伍。自應親身帶往。恭宣皇上恩旨。妥為撫卹辦理。以期仰副聖主惠愛番黎、有加無已至意。俟到後藏。謹遵旨盡心查明分賞。另行恭摺奏聞。所有奴才等接奉恩旨撫卹辦理緣由。謹繕摺先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二日奏。五月二十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再奴才等查有近藏之三十九族地方番民。每年應納貢馬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向由駐藏辦理夷情事務之理藩院司員徵收。彙交前藏糧務。歸入正項應用。今蒙恩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所請。將衛藏唐古忒百姓新舊錢糧。分別豁免。此三十九族番民應納本年貢馬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應否特降諭旨。一律豁免。出自皇上天恩。伏候訓示。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二日奏。五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自當豁免。欽此。

再前藏所屬東南北各處撫卹事宜。現經和寧督率辦理。其自前藏至後藏、定日、西南大路一帶、應行撫卹處所。奴才松筠親賫賞銀。經過地方。傳集番民。恭宣皇上恩旨。分別撫卹。今至後藏。沿途分賞番民。查有拋荒田地。均已詢明。散給籽種銀兩。令其補種春麥。尚可不誤耕作。其有坍壞房屋。已

請給銀兩修葺.番民生計頗舒.齊向東叩頭.咸稱大皇帝聖壽無疆.無不歡忭感頌.奴才途次貢噶地方.分賞撫卹後.有該處營官巴桑多爾濟.膽敢私向衆貧民抽取賞銀二十餘兩入己.隨經千總李檪.把總肯耀宗訪出稟知.奴才當即審明.追出銀兩.分賞原人外.將巴桑多爾濟退革營官.對衆重責枷號示懲.並通行曉諭.以爲營官不法者戒.現在千總李檪.把總肯耀宗稽查一切.實屬盡心出力.合無仰懇聖恩.將千總李檪賞給守備頂帶.把總肯耀宗賞給千總頂帶.如始終奮勉.遇有該省缺出.再行陞補之處.出自皇上天恩.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十六日.自札什倫布具奏.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奉到硃批.覽.欽此.

奴才和甯跪

奏.爲恭賚賞藏撫卹銀兩.辦理完竣緣由.仰祈聖鑒事.竊照松筠起程以前.與奴才細心商酌.凡前發過西至後藏所屬地方.俱係松筠於查閱營伍之便.攜帶銀兩.帶同知州劉印全.游擊什格.分途散給.其前藏所屬之東南北三路.交與奴才和甯督率經理.查前藏附近東南北三路.大小寨落.共四十七處.按照噶布倫等所查戶口數目.每處約計銀錢自三四千圓至五六百圓不等.派委營弁三員.帶同誠實仔仲.卓尼爾等齎往.眼同各該處營官.秉公散放.并飭委員外郎鍾琦.知縣楊卿雲.守備衛親光等.於就近處所.分路抽查.毋任絲毫剋扣.務使無業窮番.得沐皇仁.均沾實惠.至東北大路.如拉里.碩板多.類烏齊.江卡等處.毗連巴塘.程途較遠.均酌定銀兩數目.由驛遞交該管地方文武員弁.督同該處營官散給.毋致稍滋弊端.松筠路過前藏西路洞噶.與關口爲外番往來必由之徑.見其牆垣坍塌.行知奴才.飭噶布倫趕緊修砌.茲於四月二十五日.委員外郎鍾琦查驗.均已一律完整.頗肅觀瞻.奴才不時親往附近寺廟鄉村巡查.見闔藏僧俗人等.無不感頌大皇帝善惠鴻慈.至優極渥.番情甚屬歡忻.所有前藏東南北三路實用過銀兩數目.統俟松筠辦理西路後藏完竣時.再行彙齊.會摺具奏.造冊咨送理藩院備查.奴才謹將辦理前藏撫卹事宜完竣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三十日.具奏.本年八月初四日.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

奴才松筠跪

奏.爲閱邊撫卹番民.酌減賦役緣由.仰祈聖鑒事.奴才於四月十六日.由札什倫布拜摺後起程.帶同噶布倫及後藏商卓特巴等.於沿途前後藏兩屬番民.已隨處查看情形.分別撫卹.間有坍塌房間.已皆賞銀修補.其前藏所屬最苦之協噶爾.薩喀等處番民.俱已加倍卹賞.奴才於二十四日行抵定日汛.較閱漢番官兵.事畢.詢得聶拉木.宗喀.濟嚨一帶番民生計尤爲艱難.因即輕騎減從.由定日汛先到聶拉木.次到宗喀.又次濟嚨.查看情形.隨處敬宣恩旨.亦如協噶爾等處.於極貧者每

戶三兩.次貧者每戶二兩五錢.再次者二兩.逐一分賞撫卹.並查有應修房屋.當即賞銀飭令修補.其無田產之貧民.均已安插卹賞.衆番民歡欣頂感.跪叩皇恩.無不虔祝聖上萬壽無疆.番情極爲歡忭.伏查聶拉木.宗喀.濟嚨.及沿邊一帶.俱係達賴喇嘛所屬.爲藏地極邊保障.自應輕其賦納.俾示體卹.今面詢此數處百姓.每年應納錢糧之外.尚有別項折色.而濟嚨番民賦稅尤重.奴才前此曾向達賴喇嘛言及番民窮苦情形.據云.若查有苦累之處.卽聽隨時調濟.奴才因向邊民等曾諭以達賴喇嘛之意.每年止令交納正項錢糧.其餘賦稅.概行豁免.其聶拉木百姓錢糧過重.已益爲減定額數交納.尚有沿邊之薩喀.阿哩.帕克哩.定結.喀達.絨轄六處邊民.賦納皆屬較重.查明均爲減免曉諭.並示體卹.再途次有番民稟訴.每年達賴喇嘛商上.及大寺廟差人赴聶拉木等處貿易者.邊地百姓應付烏拉.實爲苦累等情.奴才復查屬實.已嚴行出示曉諭.嗣後此項貿易者.於邊地所需烏拉人夫.俱著發價僱覓應用.其唐古忒各世家.及達賴喇嘛親屬人等.概不准私用烏拉.以期永紓民力.惟查前藏所屬番民.窮苦者甚衆.奴才於沿邊體訪.復面詢百姓.窮苦根由.緣達賴喇嘛商上每年差派雜役繁多.所屬百姓內.除邊遠遊牧者.尚無從攤派.其餘所有種地番民.一年交納各項錢糧外.每戶仍攤出銀三兩至六兩不等.名爲馱腳夫役盤費.查此項差役.係灑堆布達拉等處寺院.及秋季割草交商上應用而派.因循年久.遂爲定例.其苦累番民者.莫此爲甚.況詢問後藏.向無如此差派.札什倫布各寺廟.皆係僧衆自行灑掃.是以後藏百姓.十分窮苦者尚少.此項差派.既無關於商上錢糧.實屬浮費.自應嚴行禁止.以廣皇仁.而除積弊.奴才因即通行曉諭.此項差徭.永行禁止.並嚴飭噶布倫.各營官.倘有違禁私派者.定行嚴參重治其罪.至商上日需之草束.原有百姓一年所交折色銀一萬餘兩.不但足敷應用.尚有盈餘.儘可僱募應役.此在達賴喇嘛不過微減浮費.於商上用度無虞缺乏.而衆百姓每戶一年省銀數兩.生計自能寬裕.奴才松筠仰崇聖主委任.於一切事務.惟有凜遵訓旨.恪守章程.留心整飭辦理.以期敬副教誡.諄諄宣意.今崇我皇上恩澤隆施.於前後藏賞銀通行撫卹.繼以達賴喇嘛減免賦役.衆番民生計立見寬舒.實足以永安樂利.上慰慈懷.所有奴才閱邊撫卹番民.及減免賦役各緣由.謹恭摺據實陳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自札什倫布具奏.本年八月初四日.奉到硃批.覽奏俱悉.欽此.

再奴才松筠現已回至札什倫布.所有後藏所屬西路百姓.業經奴才帶同商卓特巴.於沿途分別撫卹.其餘各處應行卹賞者.俱交糧務劉印全等.督同歲琫.堪布分賞.辦理已經完竣.今復查詢番民.並無遺漏.尚屬盡心妥辦.至和甯經理前藏東南北路撫卹.亦將就緒.所有恩賞銀四萬兩.於前後藏分別撫卹數目.容俟奴才回到前藏.與和甯會摺陳奏.本年衛藏地方雨水霑足.各處稞麥長發茂盛.可期有收.實堪上慰聖懷.奴才於本日拜摺後起程.由後藏陽八井一帶.稽查已賞地方.順

道卽回前藏謹奏.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自札什倫布具奏.本年八月初四日.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

爲曉諭事.照得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噶倫等稟稱.今將衆百姓應交木兔年糧石.概行豁免.所有散給各寺喇嘛、並各處營官、及辦事頭目等口糧.在商卓特巴處.將所存各物取出.折算價值發給.稟請酌定前來.本部堂、閣部 查商上每年散給各寺喇嘛、並營官頭目.向係散給糌粑、酥油、茶葉.並無折給綢緞布疋等物之例.但本年衆百姓應納糧石.已蒙達賴喇嘛慈悲.概行豁免.是商上所入無多.所出亦應酌減.所有各寺喇嘛、並各營官頭目.平日均受達賴喇嘛覆庇之恩.自應仰體達賴喇嘛愛民之德.其本年額給口糧.暫准給與綢緞布疋等物折算.以節費用.俟來年仍照舊給與本色.倘商上所發綢緞布疋內.或有糟爛破壞者.許該喇嘛、營官、頭目.據實回稟.以憑飭令更換.設若該喇嘛、營官頭目等.領出此項綢緞布疋等物.另行售賣.不能如折算之價.稍有不敷者.惟當仰體達賴喇嘛慈悲衆僧之意.毋生怨尤也.本部堂、閣部 細查噶布倫等所開各物價值.皆係比照市價.從減核定.尚不能有致苦累爾等.爲此出示曉諭.並將各物折算價值數目.開列於後.仰卽遵照.須至告示者.

計開.

大緞一疋.合算銀錢四十兩. 蟒緞一疋.合算銀錢二十五兩. 綿緞一疋.合算銀錢十八兩. 小緞一疋.合算銀錢七兩. 片金一疋.合算銀錢七兩. 頭等哈達一疋.合算銀錢三兩. 二等哈達一疋.合算銀錢八錢. 三等哈達一疋.合算銀錢五錢. 小哈達一連.合算銀錢七錢五分. 八箇頭哈達一連.合算銀錢二錢二分半. 花綢一疋.合算銀錢八兩. 蚕鎮布一疋.合算銀錢一兩二錢. 板折布一對.合算銀錢八錢. 口袋布一疋.合算銀錢一兩. 鍋焙茶一甑.合算銀錢二兩五錢. 邛州茶一甑.合算銀錢二兩五錢. 綠茶一甑.合算銀錢一兩五錢. 煙一包.合算銀錢四兩. 納達綢一疋.合算銀錢一錢五分. 好氆氌一箇.合算銀錢五兩. 中等氆氌一箇.合算銀錢三兩五錢. 下等氆氌一箇.合算銀錢一兩五錢. 靛一克.合算銀錢二兩五錢. 黃丹一包.合算銀錢七錢五分. 樹果一包.合算銀錢四兩. 紅緞一疋.合算銀錢六錢. 葡桃一包.合算銀錢三兩. 鐵一克.合算銀錢三錢. 銅一克.合算銀錢八錢. 鍮一桿.合算銀錢五兩五錢.

此件.據噶布倫等議定.商上所屬各處百姓.每年應交草糧折色銀兩.約有一萬.所有達賴喇嘛之上等馬騾五十餘匹、次等馬騾五十餘匹、奶牛四十隻.所需草料.除附近屬下供應外.其有不敷.卽以前項折色銀兩採買添補.今核計.

一、達賴喇嘛之每馬一匹.日需草二克.每牛一隻.日需草一克.每日共需草二百四十克.一年共計用草八萬六千四百克.

一、割蘆草雇夫一名.需錢二圓.一日僅可割草五十克.每日雇夫一百名.用錢二百圓.可割蘆草五千克.以六十日計.僅割草三十萬克.用錢一萬二千圓.

一、運草交商上.每雇夫一名.日需錢二圓.以上一年計共用錢一萬二千圓.

以上割草三十萬克內.達賴喇嘛騾馬五十餘頭匹、又次等馬騾五十餘頭匹、奶牛四十隻.每馬一匹.日需草二克.奶牛一隻.日需草一克.一年共用去草八萬六千四百克.下賸草二十一萬三千六百克.並外收附近莊頭交納草束.支應各衙門馬匹.及濟龍呼圖克圖馬牛、並各處來藏熬茶瞻禮人等馬騾之用.

一、布達拉每日掃地背水等項夫役六十名.足以敷用.日給煮粥一次.每名給錢五分.共錢二十圓.一年共用錢七千二百圓.

一、色拉、別蚌、千殿、大小昭五寺.一年以二千三百七十六圓錢.分給自雇.

一、大小衙門使用烏拉.及通事、乃心巴等烏拉.一年共用銀錢四千二百圓.

一、背運柴草.及念經需用各物.並零星補修房屋.向用烏拉八十餘名.今減用四十名.每名日給銀錢五分.共用錢四千八百圓.

以上一年所用烏拉.共錢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六圓.

一、夏天疏通水溝.雇夫挖淘.一年約用錢一千圓.

一、鑄佛處所雇烏拉.用錢一萬圓.合銀一千五百兩.一年陸續雇用.

一、痘廠補築房屋.及病人養贍.共用錢三千圓.合銀四百五十兩.

以上各項通共用錢四萬八千一百五十二圓.合銀七千二百二十二兩八錢.

一、下賸銀二千七百餘兩.卽以此項賸銀.作爲買料應用.今查割草掃地二項差事.可以永遠豁免.奏明大皇帝.嚴查禁革等因.緣此業已奏聞.奉旨允准.遍發告示曉諭遵行.其噶布倫等定議原字.著存案備查.再此項草料折色.每戶百姓.一年應交銀錢四錢.向來商上每年共收一萬餘兩.毛前藏所屬充當番兵之二千六百二十五戶.照例免交草料折色.亦不過一年短收銀錢一千有零.是商上每年仍收折色銀九千八百餘兩.除每年僱募割草夫役.及各項掃地背水等烏拉.並天花痘子廠等處一切應用.共需銀錢七千餘兩.尚盈餘二千餘兩.以爲添買料豆應用.並無缺乏之況.此項折色.係從前頗羅鼐爲岳大人官兵養馬攤派之項.實非達賴喇嘛商上應收者.今算明如此.應用甚爲充當.且凡有種地百姓.以此每戶一年省銀數兩.其益良非淺鮮.又達木兵丁口糧.原有班大人

任内奏明奉旨准賞之田地甚多。乃年久。致將口糧田地。歸商一半。一半賞與公班第達。牽由薩喀、哈喇烏蘇、拉倉等處。無帳房百姓。攢派羊隻。作爲口糧散給。殊屬不合。其班第達田產業已入官。以充番兵口糧。無庸另議。而商上既有一半田地。收租人稱年久。礙難清查。所有登木兵丁口糧銀錢九千五百一十六圓。自應照依噶布倫等所議。每年屆期。由商上發給。從前濫行攤派之薩喀等三處羊隻。一概即行豁免。以抒民力。並此聲明備查。庶免久而蒙混舞弊。藉辭攤派百姓也。

衛藏通志卷十四下

撫卹下

爲曉諭事。照得商上所屬各處莊田。派有莊頭經理。復派有孜琫碩第巴總司其事。每處莊田。有散籽種一克、收回五克者。間有因某處田地肥潤。散給籽種一克。收回七克、九克。至十克之多者。此係商上成規。本有定額。惟是此項莊田。皆由各莊頭就近招集烏拉人等。耕種灌溉。收成後。莊頭按照定額。交納商上外。餘賸糧石。原準莊頭自收食用。於烏拉人等。從不分給顆粒。且百姓充當此項烏拉。當誤本身農作。而斷不敢有誤莊田。此苦累一也。又所派莊頭內。不能親身照料者。伊復派其手下番目。從中漁利。往往多發籽種。勒令烏拉耕種。希圖多收肥己。此苦累二也。又不肖番目等。以莊田爲名。肆意多招烏拉。索錢賣放。此苦累三也。又各處種田。無不同時耕作。番民既充烏拉。耕作莊田。其本身田地。不無有誤。應納商上錢糧。復被差目逼迫。此苦累四也。又商上原給耕牛。往往莊頭領去。或賣錢受用。或作爲己有。並不用於莊田。其莊田所需耕牛。亦勒令烏拉幫給。此苦累五也。每年充當此項烏拉番民。有如此種種苦累。是以日益貧窮。以致逃亡失業。殊堪憫惻。蓋因遠處

烏拉人等。不知商上原有籽種定額、並例給耕牛數目。是以莊頭等所派手下番目。得以從中滋弊。除已往姑寬不究外。今達賴喇嘛深悉百姓種種苦累。大發慈悲。將所有耕種莊田烏拉人等。自明歲丙辰年起。每年所用烏拉一名。即免其本家應交糧石二克十升。以抒民力。其不應納糧石之貧民。充當烏拉、耕種莊田者。收成後。即由該處營官所收百姓額糧內。每一名賞給青稞二克十升。以資養贍。並通行曉諭。以達賴喇嘛慈悲。永遠以此著爲定例。仍將商上原定各處莊田發給籽種數目、耕牛數目。備貼告示。使衆番民得知商上皆有定額。可免各莊頭所派番目等從中漁利。此特達賴喇嘛珍愛所屬番民。親同濟嚨胡圖克圖教諭噶布倫等辦理。以安百姓。衆噶布倫亦願爲百姓盡心籌畫。具稟前來。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孜琫、碩第巴、各莊頭、及耕種莊田之烏拉番民等知悉。嗣後各莊頭務須按照後開商上原定籽種耕牛數目。實領實發。不得少給耕牛。多發籽種。亦不得額外多索烏拉。私種己田。以致苦累百姓。倘敢仍蹈惡習。任意苦累番民。許該管營官、及受害烏拉番民。或赴本欽差衙門。或赴噶布倫等處具稟。定行盡法究治不貸。其總管之孜琫、碩第巴。倘有勒指莊頭額外多收情弊。許該莊頭即據實指稟。以憑革究。此係達賴喇嘛因本年概行豁免租糧。意及爾等充當此項烏拉百姓種種苦累。是以如此曲爲籌畫。體卹辦理。復恐各莊頭及總管人等。私行多發多收。及短給耕牛。並有不肖之徒。將自己私買田地。假稱商上莊田。擅用烏拉。苦累百姓。是以商同本欽差大人。將原定某處莊田籽種額數若干。發給耕牛若干頭。每年耕種一克籽種。止用烏拉一名。又每名免其本家應交額糧二克十升。其內間有無力納糧之貧民。又賞給青稞二克十升。各緣由。通行詳晰示知。實於爾等百姓有益。爾等更當認眞耕種。以邀達賴喇嘛福庇。各莊頭及總管人等。均宜仰體達賴喇嘛愛民之意。毋得苦累農民。致干查究。今將各處莊田籽種額數及商上原給耕牛數目。開列於後。俾明白曉諭。並令凡有莊田之各處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即速會同該處大小莊頭。將該管地方。按照商上一年例發籽種數目。應種之莊田數目若干。按每年下一克籽種。止用烏拉一名之數。各造清冊二本。呈報本欽差衙門一本備查。呈報商上一本。以憑自明年起。永遠按照人數。每一名免爲本家額糧二克十升。再招集此項烏拉人夫。亦應查明。每一戶能出一人、或二三人者。自可量其力能而招之。其人少之家。斷不可勒派使種莊田。以致誤其本身農業。各該營官莊頭等。務須敬體達賴喇嘛惠愛百姓之慈心。一一盡心妥辦。一經告發。定將該莊頭、及營官一併從重治罪。決不姑貸。各宜凜遵毋違。須至告示者。

計開。

商上所需各處營官、莊頭。每年應下籽種。及收回各數目內。

一、協噶爾所管莊頭六處。共下籽種二千一百六十四克九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五

十四隻。
一、定結所管莊頭三處，共下籽種九百四十九克一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二十四隻。
一、吉孜所管莊頭十三處，共下籽種二千七百三十五克零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六十八隻。
一、仁孜所管莊頭十一處，共下籽種一千一百八十二克十五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三十隻。
一、拉布莊頭一處，共下籽種四百二十克六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一隻。
一、甲錯莊頭一處，下籽種三百六十克九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九隻。
一、納木嶺莊頭一處，下籽種六百一十六克十九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六隻。
一、仁本莊頭三處，共下籽種六百六十八克十一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十七隻。
一、巴浪所管莊頭六處，共下籽種一千五百九十七克八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四十隻。
一、汪墊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八十二克十七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七隻。

一、堆冲莊頭一處，下籽種四百十六克十四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隻。
一、江孜所管莊頭十九處，共下籽種二千三百九十五克十九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六十隻。
一、拉嘐子所管莊頭七處，共下籽種五百六十八克十六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四隻。
一、嶺所管莊頭九處，共下籽種二百一十八克五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六隻。
一、薩宗所管莊頭十四處，共下籽種六百五十九克十一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十六隻。
一、乃東所管莊頭三處，共下籽種四百零一克十二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九克，用耕牛十隻。
一、瓊結所管莊頭四處，共下籽種二百零六克二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五隻。
一、貢噶衍所管莊頭六處，共下籽種三百四十五克四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九隻。
一、甭母莊頭一處，下籽種九十四克十九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九克，用耕牛二隻。
一、沃卡所管莊頭四處，共下籽種一百九十三克十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五隻。
一、拉蕊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九十七克十一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五隻。
一、古浪所管莊頭三處，共下籽種四百九十二克五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二隻。

一、金東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零六克十三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五隻。
一、僧宗所管莊頭十處，共下籽種二百二十七克十三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六隻。
一、拉康莊頭一處，下籽種四十克六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二隻。
一、嶺孜莊頭一處，下籽種二十五克十一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三隻。
一、角木宗所管莊頭五處，共下籽種二百八十九克十三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八隻。
一、工布則崗莊頭一處，用籽種三百三十四克十三批四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八隻。
一、江達所管莊頭七處，共下籽種一百五十二克四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四隻。
一、工布碩卡所管莊頭十處，共下籽種二百四十八克五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六隻。
一、折布嶺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九十五克二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七隻。
一、朗湳莊頭二處，下籽種七十克十七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二隻。
一、札什所管莊頭二處，共下籽種一百二十六克十三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三隻。
一、洛美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三十一克四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三隻。
一、哩烏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五十一克十五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六隻。
一、朗錯崗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七十一克十四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四隻。
一、崗莊頭一處，下籽種九十四克八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二隻。

一、曲隆莊頭一處，下籽種七十八克七批，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二隻。
一、浪蕩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三十三克十七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四隻。
一、業党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七十四克十二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五隻。
一、博地莊頭一處，下籽種四十一克十三批，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二隻。
一、撒拉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七十二克十二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七隻。
一、札什孜莊頭一處，下籽種七十九克十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二隻。
一、降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二十一克十七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三隻。
一、協中莊頭一處，下籽種三十七克一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二隻。
一、蔡里莊頭一處，下籽種四百一十九克十六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十隻。
一、噹稱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三十四克十三批一格，每籽種一格，收回七克，用耕牛四隻。
一、然巴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零五克十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三隻。
一、工布莊頭一處，下籽種四十八克，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三隻。
一、布桑莊頭一處，下籽種四十八克，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二隻。

一、打孜所管莊頭八處．共下籽種八百五十八克．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二十一隻．

一、冷竹宗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六十五克六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七隻．

一、蠻竹工一處．下籽種七十八克．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二隻．

一、策堆得所管莊頭五處．共下籽種三百八十克．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一隻．

一、達賴喇嘛將宗喀、濟嚨兩處、互相抽收牛糧雜稅、永行停止．並將宗喀百姓應交之莫羅木稽粑銀五百兩、路脊銀九十五兩、一概豁免．其濟嚨、宗喀百姓應交正項錢糧．及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仍著照例交納．至達賴喇嘛每逢差人前往陽布、刷塔貿易．所有濟嚨、宗喀應付烏拉．每牛一隻每日給腳價銀一錢．人夫一名．每日給口糧銀五分．給發印照為憑．

一、據薩喀、桑薩一帶游牧番民稟稱．早年雖然人戶衆多．牛羊牲畜蕃孳．後因賦納過重．人口日漸逃亡．現在薩喀、桑薩、偏溪等處．百姓止有二百九十六戶．牛羊較前雖有十分之二．是以數年來僅能交納酥油．其餘各項銀兩、總未能全數交納．百姓苦累已極等語．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薩喀地方孳生之奶牛一千隻．每牛一隻．折收銀錢二十圓．以為牛價交商外．此項牛隻．准該百姓所請．永遠豁免．並將薩喀百姓前有淘金之人．應交金稅銀錢寶八個．現在人戶既少．久未淘採．其稅銀亦行豁免．又從前阿哩地方．因有防備準噶爾之汛兵．派令薩喀百姓．年每幫貼銀錢元寶三十六個．其準噶爾平經天兵掃滅．故將此項撫用之費．一併豁免．又每年由薩喀撥給達木兵丁口糧、羊隻．商上另有班大人任內奏准賞之項．其薩喀百姓之攤出羊隻．及拉窘等處攤出羊隻．應即一併豁免．所有薩喀百姓每年應交酥油六千餘克．每年仍行照數交納．並每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銀．交該處營官．照現有牛羊數目．秉公抽收．永為定例．各發給印照為憑．

一、查孫拉木達地百姓．每年差賦甚多．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並所屬巴都爾、收達爾、結嶺、沃拉等處百姓每年應交糧石．分為三等．頭等每戶每年止准交糧十批．二等者交糧七批．三等者交糧四批．其每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銀．照舊交納外．其餘雜差．永行免派．並發給印照為憑．

一、查絨轄邊隘．與廓爾喀地界相連．其邊外廓爾喀百姓．每年止交銀錢半元．是伊之賦納最輕．而唐古忒邊地百姓．每年賦納．反為繁重．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百姓每年應交大米．頭等百姓止准交米三筒．二等者止准交米二筒．三等者止准交米一筒．照數交納外．其例外應交皮張、蜂糖等項．永行豁免．發給印照為憑．

一、查喀達邊地百姓．每年應交青稞、清油、肉、竹子、蕎草、襪皮、紙、鐵、木條．共折交元寶二十個．甚為苦累．是以廓爾喀從前經由此地．亦無阻當者．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有田地之百姓．共九十一戶分為三等．頭等三十八戶．每戶每年止准交銀三兩．二等二十二戶．每戶止准交銀二兩．三等三

十一戶．每戶止准交銀一兩．其青稞、清油、各項折色之元寶．永行豁免．發給印照為憑．

一、查定結邊地百姓．每年差賦繁多．此地外通廓爾喀．俱為緊要．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百姓．除每年應交正項錢糧．及每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銀．照舊交納外．其餘雜稅銀兩及赴藏充當各項烏拉差使．概行永遠豁免．發給印照為憑．

一、查帕克哩邊地不產稞麥．皆與邊外布嚕克巴易米度日．該處百姓二十戶．每年應交紅糖六十克．為數過多．因諭達賴喇嘛慈悲．減免一半．又將帕克哩所屬之白哩百姓十八戶．每年折交羊毛銀錢二十圓．概行豁免．其每年所交黑毛氊．照舊交納．又將所屬之格哩百姓二十四戶．應交鐵斤豁免．其餘酥油等項照舊交納．以上三處百姓．生計艱難．其有交牛羊稅銀者．概行豁免．又將所屬之噶哩、仲貢等四處百姓．及阿桑等六處百姓．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及噶哩、仲貢等四處百姓應交之竹子、木條．概行豁免．其茜草、青稞、蕎子、藥材、酥油等項．照舊交納．至格畤拉巴世家屬下百姓四十戶．每年既與格畤拉巴交納青稞、酥油．自不應與商上重複交納．所有該處每年應交商上之青稞、草錢．及羊稅銀錢．概行豁免．止令該處同帕克哩百姓．一律充當烏拉差使．以示體恤．並各發給印照為憑．

一、查阿哩所屬達巴卡爾百姓．每年應交布價．折算銀八百一十一兩九錢．如妥百姓每年應交布價一百八十五兩五錢．策忍百姓每年應交布價一百五十兩．布陵百姓每年應交布價四十七兩八錢二分半．又所屬黑帳房、牛廠、披爾光、如妥、上下必魯．每年抽收公母牛二百零五隻．公母棉羊二千零五隻．公母山羊一千六百九十七隻．似此邊地百姓．差賦過重．實非體恤之道．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以上各項賦稅．均免三分之一．以紓其力．至阿哩防邊番兵八十三名口糧．每年共用牛一百六十六隻．山羊二千零七十五隻．為數無多．其營官一年照依減定之數所收牛隻．雖稍有不敷．羊隻既多．可以補足口糧．發給．並無短絀．如此減免．可以稍紓民力．並發給印照為憑．可免日久營官舞弊．

一、據羅羅地方當差百姓等呈稱．從前蒙派波絨巴達差至甲錯嶺．後來波絨巴私討印票．竟不應付烏拉．一帶百姓．日漸逃亡．苦累已極等語．據此．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百姓應交正項錢糧．照舊交納外．其例外攤出之稽粑及噶爾歸烏拉．並割草烏拉．永行寬免．並自羅羅起至岳拉木一帶．遇有前後藏各寺院差往邊界貿易人等．每用牛一隻．給腳價銀一錢．人夫一名．給銀五分．其噶布倫、公札薩克、藏新、及各世家．俱遵照一體發價．毋得苦累番民．至接換烏拉地界．難以分斷．遇有差使．羅羅百姓止可出牛三十隻．領價應付．如過三十隻．仍著波絨巴領價應付．各發給印照為憑．

一、查哈拉烏蘇、甲琫、諾爾錯交屬下百姓．逃走十三戶．當差噶廈卓呢班角楞布索諾木札什前往查

辦。嗣據該卓呢旋藏稟稱。查明逃走之百姓。因窮苦已極。不能交差。所以逃走。現將在逃之百姓。已俱招回。再查哈拉烏蘇地方。去年雨水稀少。牛隻多遭瘟病。死者甚多。百姓漸致窮苦。懇將該處六十餘戶窮苦百姓差使減免。百姓等方能居住等語。該卓呢前往查明所逃之百姓。實因窮苦所致。隨即招回。又請減免六十餘戶窮苦百姓差事。殊爲能幹曉事。即將該卓呢賞補放哈拉烏蘇營官。隨時調劑。以安百姓。所有哈拉烏蘇牛羊廠內。從前有奶牛三千隻、羊一萬餘隻。達賴喇嘛慈悲憫念該處百姓窮苦。將牛一千、羊五千隻應納酥油、牛毛、羊毛。永遠豁免。以紓民力。至招回百姓十三戶。給每戶奶牛一隻、羊三隻。在牛羊廠內撥給孳生。以資度日。該營官到彼。明白曉諭衆百姓。各安住牧。其該處百姓應當差事。如上等之家。照舊承當。其內有極貧之戶。酌量撫恤。賞給牛羊。俟過三五年。其牛羊孳生。能以當差時。再令當差。至現在微有牛羊之家。著分爲中下兩等。其中等百姓之差事。作何承當。下等百姓之差事。又應作何支應。即交新放營官。會同該處堪布。詢明百姓。分別酌議。具稟備查。嗣後如有十分窮苦。不能當差者。許其稟明該處營官查明。即照依新定章程撫恤。其稟存案。至哈拉烏蘇營官之小娃子。從自常向該處百姓勒索牛羊。甚爲苦累。所有從前苦累百姓之小娃子等。著該營官查明。令其各歸本業。不得再向百姓需索牛羊。致滋苦累。如現任營官之小娃子。尙有需索擾累者。許該百姓赴藏稟究。再堪布進京。並商上差往西寧貿易之人。向來往回經過哈拉烏蘇。在彼總息二十餘日。所需之酥油等項。俱係該處百姓供給。今該處百姓陸續逃散。現有人戶無多。又加牛羊遭災倒斃。生計實爲竭蹶。達賴喇嘛現在憫念。豁免一切。而仍加撫恤。是大慈悲之意。該堪布等往回俱有盤費。自今不得再向該處百姓需索食物等項。仍前擾累。曉諭哈拉烏蘇堪布、營官、百姓等遵照。

一、查碩板多百姓窮苦。兼之逃亡過多。前曾將應交商上錢糧。五停內減免過一停。茲因窮寒。自應再予減免。今達賴喇嘛著照現有百姓戶數。應交錢糧。仍照交納外。其逃亡百姓。並荒蕪田地。自丁巳年起。免其攤派。現在百姓錢糧七年。嗣後逃亡百姓。如有情願回歸本業者。總以其歸業三年後。再行查明。增添交納。所有逃亡百姓。如有情願回歸本業之人。商上給予籽種。豁免三年錢糧差事。其現在百姓。每年應交牛屜一百塊、寬皮條一百五十根、細皮條二百二十根、短皮條四十八根、黑帳房四頂。隔一年。堪布齎索進京。在哈拉烏蘇。應付牛屜一百塊。嗣後每年減免牛屜五十塊、寬皮條一百根、細皮條一百二十根、短皮條四十根、黑帳房二頂。應付哈拉烏蘇牛屜五十塊。此係達賴喇嘛慈悲。應即出示曉諭。以紓民力。又據噶布倫等稟稱。博窩、曲宗原是商上所屬。凡遇駐藏大人、並廓爾喀貢使往回。應幫碩板多烏拉馬二十五匹。因路途遙遠。一時不能趕到。折給馬價銀六十兩。今減去銀十兩。只幫碩板多馬價銀五十兩等語。查安過曲宗既駐藏大臣更換、及廓爾喀貢使經

過地方。俱有貲項。其博窩距碩板多過遠。自不應援例攤派。致有苦累。嗣後更換駐藏大人經過碩板多。自京來時。即隨時發給銀五十兩。自藏赴京。亦隨時如數發給。至廓爾喀貢使經過。由駐藏大人衙門發銀五十兩。以免派於博窩、曲宗。致滋擾累。出示曉諭碩板多、博窩、曲宗等處營官第巴僧俗人等遵照。

一、據噶布倫等稟稱。差卓呢二名。赴拉倉查減百姓差事。今據該卓呢等稟稱。查拉倉除減免差事。賞過執照外。今又查得拉倉八處百姓。每年應納商上酥油二百五十克。因牛隻倒斃。已致百姓無力交納。請自嘉慶二年起。將此項油觔永行豁免。發給印照爲憑。

一、據噶布倫等稟稱。差卓呢爾二名。赴朗茹查減百姓差事。今據該卓呢等稟稱。查朗茹所屬江茹、三巴、忍巴、江拉、並朗茹五處百姓。共應交酥油三百五十克內。減免三十四克。又德慶巴地方百姓。應交酥油七十五克內。減免二十五克。以上豁免五年。又朗茹等六處百姓。應交毡子、牛尾、牛毛、皮條、請豁免五年。又堪布齎索進京。此六處百姓。隔一年應幫哈拉烏蘇馱牛三十六隻。今請永遠豁免二十四隻。隔一年只幫十二隻運載。又巴爾歸噶噶折結百姓。應交商上酥油五十八克十壓內。今請免八克零十壓。准免三年。又應交白土十六克。請減免五年。又巴爾歸噶牡百姓。應交酥油五十一克十壓、白土十四克。准免五年。發給印照爲憑。

又遵照原奏。分別議定割草等項章程。

一、商上所屬百姓二萬餘綑內。除充當番兵之二千餘綑。及早年免交雜差之六百餘綑。不納草料銀兩外。現據噶布倫等查算。以交柴綑數統計之。尙有一萬八千二百六十二綑。照例俱交草料銀兩。查此項銀兩。本係早年商上爲官兵喂養五百匹官馬而派。並非正項錢糧。已於乾隆六十年撫恤之際。奏明此項作爲割草措地烏拉工食。備行告示。永遠免派百姓出綑割草措地烏拉銀兩。以紓民力。有案可稽。每綑百姓。一年應交草料銀錢三元。其內世家之六千八百綑。各照舊例。每綑俱交銀錢三元零五分。通合算每年共交銀錢五萬七千零五十二元一錢。

一、大小衙門官兵。及各行人役。每年應交草料商價。銀錢六千五百八十六元外。又交紋銀六百七十六兩八錢。合市價每兩十一元。共銀錢七千四百四十四元。是大小衙門官兵及各行人役一年通共發給草料商價銀錢一萬四千零三十元。另有清單。

以上二款。每年共收銀錢七萬一千零八十二元一錢。此每年所入之數。其每年所出之數。另爲分晰開列於後。

一、布達拉大小招、噶廈、象房、碩裏、及濟嚨胡土克圖處。每月所需烏拉工食。銀錢一千三百七十二元。共一年所需烏拉工食銀錢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四元。另有清單。

一、大小衙門、及各行人役、每月所需當差烏拉工食、銀錢六百一十八元零七分半、通共一年所需烏拉工食銀錢七千四百二十一圓、另有清單、所有此項應役烏拉、於乾隆六十年、大小衙門欲自行發價、僱覓應用、時經噶布倫等議以所收草料銀兩、本有盈餘、儘可僱覓、凡各衙門背水掃地等項烏拉、俱係達賴喇嘛早年定例、由商發給工食等因、據此、遂將各項烏拉、飭令俱為減半、酌定額數、令復通查所收草料銀兩、估擬敷用、自應仍照原議辦理、

一、本年所收蘆草一十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克、若以每夫一日水塘割草而算、每日一人可割一百五十克、以其隨割隨運至岸上曬乾而計之、每夫一日割草二十克、共用夫役八千一百零八名、每名錢一圓零五分、通共用錢一萬零八百十個、

一、割山草二萬三千五百七十克、每日每人割十五克而算、用夫一千五百七十二名、每名每日工食銀錢一錢、共需銀錢一千零四十八個、

一、本年所割蘆草十五克一背、共積二千背、餘皆十克一背、所割蘆草山草、共一萬七千一百一十六背、皆需背運商上、約計路近者一半、每夫每日背五背、共用夫一千七百一十三名、路稍遠者一半、每夫每日背四背、共用夫二千一百四十一名、通計之、共用背夫三千八百五十四名、每名日給工錢一錢、共用工錢二千五百六十九圓、

一、大小衙門及官兵各行馬匹、每日用料四百三十六克、一年用料五千二百三十二克、向來草第巴辦料、多係春借秋收、每料一克、約值銀錢二圓、今寬為定價、統以三圓零五分銀錢買料一克、通共止用銀錢一萬七千四百四十圓、而欽差兩衙門、仍每克料豆發價四錢五分、並無苦累、

一、合算本年七月起、至明年七月止、各處應用蘆草、青稞草、共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一背、又山草二千四百背、其本年所收蘆草較少、據稱添買不敷、青稞草五千九百七十一背、每背合錢一圓、共用錢五千九百七十一圓、

以上割草買草及掃地各項烏拉工食、一年通共用錢六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圓、以所入七萬一千零八十二圓一錢而計之、除使下、賸錢九千三百五十九圓一錢、此項餘賸銀錢、酌量分給草第巴二名、每人銀錢一千圓、再賞噶布倫所派照料人等一千圓、仍賸有餘、其所定各款、倘有不敷、儘可以此餘賸銀錢辦理、每年如蘆草多收一背、則青稞草即可少買一背、如蘆草短收之年、其割草所省工食銀錢、即可補買青稞草、實毋庸另行補領價銀、

一、每年春季、大招兩次穆羅木傳集各處喇嘛念經、名曰攢招、兩次所有熬茶柴錢、竟至開銷達賴喇嘛內商紋銀一千數百兩之多、而本年正月經噶布倫等令以各處來藏熬茶之人、自出柴錢、其人原為行善、無不願從、而一季僅於達賴喇嘛內商領用紋銀一百數十兩、已為節省一千餘兩、詢及

明年新正、亦可如此節省辦理、是噶布倫等於此事辦理殊為妥協、達賴喇嘛自必鼓勵獎賞、嗣後永為定例遵辦、毋得仍前藉端冒銷、以節浮費、

一、遠來朝佛人等、俱有布施、而於達賴喇嘛亦必各盡誠心、雖其呈遞金銀物件、多寡不一、其人在藏之日、所需喂馬草料、及烏拉工食、應於所遞布施內酌量撥出交噶布倫等分給各行市買供給、以免動支商庫銀兩、至其所需食物、雖云由碩第巴、與大招商卓特巴、楷杷第巴供給、然非不敷、即係不堪食用之物、此項從前曾有大皇帝訓旨、飭令查察、亦原期以綏遠懷來之意、應交噶布倫等留心稽查、倘有任聽下人肥己、並不好為供給、查出從重予罰、並將肥己之人嚴行懲治、如果碩內大招等處、實在缺少食物、應於所遞布施內、酌量提出、市買供給、是則既得贍禮人等歡心、而大皇帝聞知、自必嘉悅、其達賴喇嘛慈悲、更可遠播、必皆頂感、來之絡繹耳、此條、噶布倫、大招商卓特巴、碩第巴、楷杷第巴等、咸宜知悉遵奉、

一、攢招之際、每遇達賴喇嘛下山、暫住大招、無論遠近瞻禮人等、所遞丹書克、金銀、綢緞等項、俱宜一半交入內商、以一半分為三分、以二分存貯布達拉外商、以一分交大招商庫註冊、以使各項使用、仍著每月以所出所入各項、繕寫清單、呈報濟嚨胡土克圖查對、方於商上有益、著自新春起、交噶布倫等、會同布達拉、大招、商卓忒巴、中譯等、總辦其事、並著隨時稟知駐藏大臣、以便稽查、至平日各處所遞金銀、綢緞等項、仍照舊例、布達拉商卓特巴總理、每年仍應撙節金銀、綢緞若干、交入內商、達賴喇嘛、濟嚨胡土克圖自必鼓勵獎賞、其所入之數、應著噶布倫等、於駐藏大臣衙門具稟存案、其所存物件、遇有出力之人、以及近侍人等、達賴喇嘛間或零星賞賚、應聽自便、總以現有之物賞之、則免動支銀兩、另為採買、更為省費、其應給瞻禮人等回禮、不拘多少、固宜鮮明、以示達賴喇嘛慈悲、此項著將堪布、進巴、噶布倫、商卓忒巴、及能蒙古語之堪布、吹札、本索羅、喇娃、中譯等留心經理、臨時務宜稟請達賴喇嘛、濟嚨胡土克圖定奪、勿稍懈怠、

一、達賴喇嘛內商所貯金銀諸樣物件、原為念經及官事應行使用之處、方准動用、而達賴喇嘛諭念何經之際、噶布倫等果能盡心合算、呈明所用物件確數、亦斷不如前毫無考核、致費盤銀二萬數千之多也、嗣後達賴喇嘛欲於某等念某經、著噶布倫等會同布達拉商卓忒巴合算用金若干、用銀若干、及應用緞匹、酥油、茶葉等項、總以現成有者、酌量擬出、定擬開單三分、回明達賴喇嘛、濟嚨胡士克圖、一存內商、一存濟嚨胡土克圖、一存噶廈備查、遇有公事應動內商之項、以廣慈悲者、如每年鼓勵前後藏各汛漢番官兵、通共賞銀不過四百五六十兩、此外如有公事應用若干、著噶布倫等隨時稟請本部堂、閣部准用者、再為回明達賴喇嘛、濟嚨胡土克圖、由商支領應用、其割草掃地兩

項烏拉業已算明，每年所收草料銀兩足數應用，嗣後不許率由內商濫行支用，倘遇水旱偏災，實在不敷之年，准其回明達賴喇嘛、濟嚨胡土克圖，通融辦理，勿致稍滋靡費。

一、達木兵丁錢糧，原有班大人奏定以鈔產地畝歸入商上，每年所收租息二萬四千餘兩，酌量分給。本多盈餘，後經前藏達賴喇嘛因班第達公出力有年，遂將鈔產地畝一半賞予班第達，率於遊地薩喀、那克蘇、哈喇烏蘇游牧等處派羊四千餘隻分給達木，以致游收百姓不堪苦累，日漸逃亡，其薩喀百姓止賸十分之三，而那克蘇、哈喇烏蘇百姓逃亡者，蓋有十分之三四，是本年招回哈喇烏蘇百姓若干戶，卽其明驗。乾隆六十年辦理撫恤之際，曾經查明，原賞班第達田畝，業經伊子丹津班珠爾於乾隆五十七年呈出，作爲新設番兵錢糧，其商上此項一半田畝，詢之原經辦商田總册年久實難分斷，因論原田既在商上，其達木兵丁錢糧，仍應由商支領，並將薩喀等處加派羊隻，諭以達賴喇嘛慈悲，概行豁免，遊民乃得稍甦，查每年各莊頭所種田畝，應交一半折色銀兩，俱交布達拉外商存貯，其達木錢糧，應由布達拉外商發給，此則不獨與班大人原奏相符，且免率由達賴喇嘛內商濫行支領，應交噶布倫及布達拉商卓忒巴等，每年由布達拉外商發給達木錢糧，致目隨時具稟存查，勿得仍前率由內商支領，倘敢不遵定行重究，倘遇實在不敷之年，僅可於額第巴所存奸青稞內通容添補足數支給，勿致冒濫。

一、達賴喇嘛所屬百姓，碩內所管者，其稞麥等項，及各處應交牛羊毛、及牛皮等項，俱交碩第巴收貯應用，至百姓所交折色銀兩，俱係布達拉商卓忒巴收貯應用，所有百姓例交酥油羊脸等項，有大招收販者，有布達拉外商收貯者，此外隔一年抽收牛羊稅銀，名曰噶濟，此項早年原有三萬兩，今止收得二萬兩，俱交大招外商存貯應用，又布達、大招兩處俱有業爾倉巴收貯百姓繳交稭粑，不過僅足成作佛供，巴令各項當差人役日食之用，其莫羅稭粑第巴應收百姓繳交稭粑極多，斷不可推稱不足應用，其應行供給各項自宜照數給予，而於每月大昭等處成作佛供，名曰棟曲明干塔奇勒，尤供給上奸稭粑，不可稍有虧短，以上各處收貯一切各商卓特巴、第巴等均宜留心核實支用，勿得任聽手下人等濫用，以致正項虧短，倘如某處實在缺乏某項物件，應卽商同噶布倫等回明濟嚨胡圖克圖，於別處存貯現存者，暫爲借用，俟有餘之時，仍著回明濟嚨胡圖克圖，照數歸還，如此互相通融辦理，斷不致因少某項物件，卽爲傾價，致滋靡費，此等各項處收支一切，著交噶布倫隨時稽查，務須實收實用，而各商卓特巴、碩第巴、稭粑第巴、雞菽等各宜嚴管手下之人，每遇應收一切，不可多索苦累百姓，有礙達賴喇嘛慈悲，至於應發各項錢糧，必須給予，無致有名無實，其碩內於乾隆六十年賞令丹津班珠爾管理以來，乃能稍有餘積，嗣後一切支發各項，尤宜留心，按照定數發給，以廣達賴喇嘛慈悲，所有布達拉存貯之莊頭所交上奸青稞五千餘克，仍照前

諭，如有必用之處，著噶布倫等回明駐藏大臣，再行動用，勿得私行支領濫用，其各營官收貯此項青稞，名曰格殺，倘有自本年起交各營官存貯料豆，亦照前諭，著噶布倫等留心稽查，每於年終將實數開單呈報駐藏大臣衙門備查，勿得年久霉爛，致干重究。

以上十五條，著噶布倫、堪布中譯、商卓特巴、碩第巴、業爾倉巴、稭粑第巴、草第巴、烏拉第巴，以及衆蠢資一體盡心遵辦，况噶布倫皆係奏蒙大皇帝恭行補放之人，尤宜諸事留心辦理，以期上報大皇帝鴻恩，及達賴喇嘛慈悲，自必倍邀天佛保佑也。爲此會同達賴喇嘛、濟嚨胡圖克圖，率噶布倫等逐條妥議，繕發執照，飭遵毋違。

爲通行曉諭事，照得商上所屬各處百姓，窮苦者多而樂業者少，訪查其故，皆因差事繁多，而錢糧間有加倍徵收所致，如大家人戶，遇有應當商上差事，不但藉其勢力得以免派，而私用之烏拉，尙俱派於窮民，以致力不能支，日漸寒苦，殊非體恤之道，今本部堂、閣部酌定，嗣後凡有應派烏拉牛馬、人夫等項差事，先於大家人戶內多爲派撥，至窮苦百姓，量爲減派，無論漢官并兵及噶布倫、仲科爾、大小營官、第巴，凡有因公赴各處者，所有應需烏拉牛馬人夫等項，數目先由大小各衙門及噶布倫等處明本部堂、閣部核定，發給印照，始准照數應付，若無本欽差衙門印照，概不准濫行應付，倘有私

派及數外多索銀錢物件者，許該處番目番民立卽稟究，倘該番目番民私行應付者，查出一併治罪，不拘大家人戶，於遠近地方自行貿易，私用烏拉之事，應行嚴禁，或有大家人戶以強壓弱，竊占他人田畝，及有力喇嘛於青稞賤時圈積，貴時傳賣，以致街市青稞、稭粑日貴，窮民度日艱難，此等情弊，尤應嚴禁，嗣後倘有違犯者，定行重究治罪，至商上所屬地方應徵錢糧，例有定額，近聞營官第巴內間有不肖者，於定例徵收之外，加倍私行索取，並商上差往催取錢糧之番目內，亦有私自需索飯食使費，殊屬擾累，嗣後各營官等均照定額徵收，不得私索苛派苦累百姓，致干革究，各番民亦均按例當差交納，勿得拋荒田地，躱避差事，致干重處，合行出示禀貼曉諭，爲此示仰商上所屬營官、第巴、番目、番民人等一體遵照毋違，特示。

爲曉諭事，茲奉大皇帝恩旨，撫恤闔衆番民，業已分賞銀錢，所有豁免新舊錢糧，已經出示曉諭，至近處番民應納本年房租銀兩，達賴喇嘛慈悲，亦著一律免其交納矣，闔衆番民應知大皇帝天恩，及達賴喇嘛慈悲，遇有應當一切烏拉差事，自應照舊應付，不得抗違，惟查打掃街道一事，向來出人夫者不出銀錢，其不出人夫之家，卽以銀錢折給，此事達賴喇嘛已經慈悲，諭令免其折交銀錢，此後打掃街道，闔番民各按就近地面，分段輪班打掃潔淨，永遠不令闔衆出錢，亦應感激達賴喇嘛慈悲，不可稍有懶惰，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近處番民知悉，一體凜遵，分段輪班打掃街道，不

可推諉差畢各宜永遠奉行毋違特示。

札什倫布歲租歲費。

呈開。

札什倫布所管拉子、昂忍、彭錯嶺等處一年出息、淨糧食十六萬一千零八十二克四批半、糌粑一千三百十六克十四批半、酥油二萬一千七百二十二克半、羊腔子五千八百一十箇、山羊腔子五十八箇、牛腔子二十八箇半、金子三兩五錢。又收金稅金子一百兩、銀錢三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草二十七萬七千六百一十八克半、柴十四萬零三百四十克。又布施各物變價、糧食三萬九千五百零五克四批半。又蒙大皇帝每年賞班禪額爾德尼茶五十包。並從前蒙古漢番布施銀一萬一千二百兩、布施茶一千二百七十三個、酥油三千二百四十九克。除所爲營官並各寺喇嘛口糧、日食糧食八萬七千一百九十克、茶二百一十二個半。散茶二克半。用金子四錢九分、銀錢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三分半、酥油三千四百八十七克半、羊腔子一千五百六十三箇半、山羊腔子十三箇半、牛腔子二十五箇半、草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一克、柴九萬零一百七十四克。再採買各物。用糧食八千九百零一克十六批一格半。再札什倫布寺內衆喇嘛每日零用銀錢、糌粑、工食。並與前數叢班禪念經。又於各寺院熬茶。散布施。共費青稞四萬九千克、茶二千一百七十個半、西甯磚茶二千一百五十塊、酥油二萬零三十二克、糌粑七千二百克、鹽六百六十克、羊腔子五百二十箇、銀錢十萬一千三百五十箇。買奶子錢用青稞四百三十八克七批半。與各菩薩掛哈達、並散給衆喇嘛哈達、共一千零三箇。又札什倫布寺內辦事東科爾郎賽口糧。用茶五百四十個、酥油一千六百二十克、羊腔子四千三百二十箇、糌粑七千二百克。每年前藏攢大昭喇嘛二萬餘名。每名散銀錢一元。並與菩薩掛哈達。以上出息茶、酥油、糧食、糌粑、牛羊腔子。柴草。共折算糧食三十七萬六千四百零五克六批二格。每克合算銀錢二錢二分半。共銀錢八萬四千六百九十一兩三錢。內支用茶、酥油、糧食、肉、柴草等項。合算糧食八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克八批二格半。每克合銀錢二錢二分半。並銀兩。共計銀錢八萬六千零九十五兩九錢零五釐。前後所收及出息。除使用外。應餘銀錢一千四百零三兩六錢零五釐。因所屬百姓瘠苦。所有應交之項。尚未收齊。現今寺內念經用費不濟。在於蒙古漢番布施內勸用。尙不致缺乏。爲此。造册呈報。

唐古忒爲五印度之一。俗尚浮屠。唐宋以來。雖通中國。未隸版圖。自我朝太宗文皇帝時歸誠。迄今百有餘年。薰陶王教。漸臻於化矣。乾隆壬子歲。予奉命整飭藏務。悉稟廟謨。以次釐定。自可永遠奉守。惟有關於風化民生之大者。雖蠻貊之邦。亦不可因循舊習。稍爲縱縻也。夫痘疹之證。乃先天餘毒。人所不免。苟治養得宜。斷無不生之理。乃唐古忒遇有出痘之人。視惡瘟疫離爲尤甚。卽遂至曠

野嶺洞。雖親如父子兄弟夫婦。亦不暇顧。竟至百無一生者。深堪憫惻。予於藏北浪蕩溝之嵐。捐資修平房若干間。俾出痘番民得以棲止。捐給口糧。派撥漢番弁兵經理調養。全活者十有其九。僧俗當已知痘證非必不可治之患。因嚴諭前後藏。勸令達賴喇嘛、班禪捐給口糧。作爲定例。又唐古忒風俗。除大喇嘛小頭目等物故。方得火化造塔。其餘則念經懺悔後。將屍身碎割。拋喂鷹犬。名爲天葬。地葬有罪拋棄河流。謂之水葬。無倫無理。殘忍爲甚。予諄切訓導。曉以義理。繕發漢番告示。嚴行禁止。諭令達賴、班禪二喇嘛。將山場空地。撥出若干。作爲義冢。俾無力者得以掩埋。並令隨時報明糧務察驗。倘敢仍蹈故轍。重治其罪。迄今年餘。番民頗知化育。一體遵奉。誠恐行之日久。番眾無知。漸踰故習。後人不識予心。任其自便。則予之前功盡棄矣。所有告示底稿。俱存署內。是用立石爲記。倘後之君子。能推廣此意。悉化其俗。是則予之所厚望焉。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世襲雲騎尉和琳撰幷書。乾隆五十九年三月　　日立。

碑額擬鐫永定規條四字。篆字橫寫。

蓋聞萬物以人爲貴。而人以有生爲貴。然有生必有死。而又以全生全死爲貴也。三藏古稱佛國。較之諸蠻夷中。尙與人道相近。況其教通中國已久。自本朝歸入版圖。百有餘年。駸駸乎變異類而列冠裳矣。某奉旨整頓一切。二年中皆已改觀。乃惡習相沿。如男無廉介、女少貞節之類。不可枚舉。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導化者。惟番民死後天葬。地葬、水葬。及染患痘證。全家逐出。百無一生。二習傷心慘目。去禽獸幾希者。無過於此。因爲出示明禁。設立科條。雖不能使知養生送死、人子之大本。庶亦足以爲漸知人道之梯航耳。誠恐習俗既相遠。性亦不近。日久仍故。則予之已行之舉。化爲烏有。良爲可惜。故勸諸貞珉。俾後之君子守而無替。幸甚。若能亦銷盡改積習。則又予之所厚望焉。　年　月　日。並書。

爲嚴禁碎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父母養育之恩。與天地無二。是以生則盡養。死則埋葬。卽諸佛菩薩。亦無不用此道理。況人生四體皮肉。稍有傷殘。卽疼痛難忍。或被人打傷砍傷。亦必忿恨切齒。至人死之後。雖已無知。但死生一理。其遺骸豈可毀棄。乃唐古忒番民相沿舊習。凡人死之後。殘割肢體。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甚至將屍骨敲碎。和入糌粑。使鷹狗爭食。此等行事。下同畜類。前後藏爲前數輩達賴班禪主持黃教之地。佛法慈悲。豈應有此。若論天朝律法。將自己骨肉遺屍如此殘忍。必應將動手之人凌遲處死。但思從前該番民無知。因仍積習。此時只可寬其既往。本部堂奉命來藏。樹等從前無情無理之事。現在力加整頓。所有宰割屍身、喂鷹喂狗一事。尤爲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是以特爲剴懇民反復開導。此後務須痛加改過、悔罪自新。爾唐古忒各有父母兄弟妻子。生時極其憐愛。迨其死後。卽將死人碎剮。任聽鷹犬殘食。若

子若父在傍，聚觀，不以爲慘，反以爲得受好處，糊塗一至於此，實爲禽獸不如，試思爾父母生前，設使犯罪，或殺或剮，爲子弟者，尙當目擊心傷，哀毀痛切，又或爾之父兄被人殺害，爾等尙欲報仇雪恨，不肯甘心，焉有一生無罪，幸得善終，又被自己妻子千刀萬剮，喂鷹喂狗之理，惟因爾等將自己父母屍身殘毀，喂鷹喂狗，以致爾之子孫，亦將爾屍骸照樣割裂，此卽佛法中冤冤相報之明驗，不可不猛然思省，嗣後如有人死，槪不許割裂屍身，喂鷹喂狗，自己有莊田者，於本莊田內擇地安葬，如無莊田貧民，由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於前後藏撥出空地兩三處，作爲義冢公地，報官掩埋，倘有無知番民，仍敢不知悛改，一經本部堂查出，卽令在藏文武官員，將死者之子孫，凌遲處死，並將在旁助惡動手之人，正法示衆，本欽差大人到藏以來，因軍務倥偬，未及示禁，今當整飭風俗之際，此爲第一要務，姑念番民無知，不忍不教而誅，自此番出示之後，除僧人身故，聽其火化外，凡屬番民，遇有人死，或用棺木裝殮，或用衣席捲裹，一槪報官埋葬，不許仍前毀棄，如有不遵，律法具在，決不輕恕，毋違特示，

爲諄咨嚴禁碎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唐古忒地方，凡於人死之後，殘割屍身，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積習相沿，行同畜類，尤爲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加，是以本部堂會同達賴喇嘛，煩爲查照，卽於附近藏內撥荒空地山厰二三處，著噶布倫等勘明界址，標記番民義冢字樣，以便並無莊田貧民身故埋葬，倂希飭行前後藏屬營官第巴、頭人等，一體實力遵行，遇有人死，或用棺木裝殮，或用衣席包裹埋葬，不許仍前毀棄喂鷹喂狗，倘敢不遵，定行究辦，仍將撥給何處地名，並飭行遵辦緣由，咨覆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達賴喇嘛，乾隆五十八年五月，

爲嚴禁碎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父母養育之恩，與天無二，云云，律法具在，決不輕恕，除會同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印發告示，曉諭嚴禁外，相應諄咨，爲此，合咨班禪額爾德尼，查照，卽將札什倫布所屬附近空閒地畝，撥出一二處，著歲琫堪布勘明界址，標記番民義冢字樣，云云，施行，須至咨者，

右諮班禪額爾德尼，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尙書、都統和行，噶倫等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二位大人臺前，前奉大人文書，藏內病故番民，或係用棺木裝殮，抑或用衣席包裹埋葬，並令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撥空地數處，以作病故番民義冢，今撥出札什城附近空地一處，是否允准之處，飭示遵行，此具信字，五月二十九日，

批，著於札什城義冢處所，寫立番民病故埋屍公地木榜標示，

爲譯知捐濟事，照得西藏風俗，凡遇番衆染患痘疹，皆逐赴山谿躲避，而被逐之人，家道可度者，日

食飽煖，倘可將息，望其全可，若貧苦之家，一經被逐，口食不資，露處山谿，父子兄弟夫婦至親，兩不相顧，任其凍餓，無人照管，因至多有病斃者，本部堂下車以來，聞其情狀，甚屬不忍，當卽於山僻找一空寨，捐廉購辦酥油、糌粑、茶葉、柴薪，專派弁兵及已出痘之番民，早晚散給，以資養贍，半載以來，該出痘貧民等，得有口食，痊愈者已有數百餘人，想達賴喇嘛、班禪乃出家之人，以慈悲爲念，積善爲本，豈忍撫事番民，因病受餓，束手待斃，及各大喇嘛、番官等，具有人心，亦不忍自傷同類，相應咨移達賴喇嘛、班禪，須爲查照，嗣後凡遇痘疹被逐之人，必須首領倡率，捐給酥油、糌粑、茶葉、柴薪，派人前赴避痘之處，早晚照管給散，俾有口食，以免凍餒之虞，則活人性命，功德無量矣，仍將如何辦理緣由見覆，須至譯咨者，右譯咨達賴喇嘛、班禪，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尙書和行，

爲札飭遵辦事，照得唐古忒地方，凡於人死之後，殘割屍身，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積習相沿，此等行事，下同畜類，尤爲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是以本部堂會同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出示嚴禁碎割，一體葬埋外，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糧務遵照告知班禪額爾德尼，卽將札什倫布所屬附近敞開空山，撥出一二處，指交該糧務，勘明界址、木榜標記番民義冢四字，以便貧民就近埋葬，嗣後凡遇人死，無力埋葬，卽著告知糧務衙門，令其掩埋，勿再割棄屍身，該糧務移知營員，會同營汛弁兵，不時查察，倘敢不遵，隨時拿究，仍將撥出山地幾處，及遵辦緣由，稟覆查考，毋違，特示，計發告示三張，照鈔多貼，曉諭，右仰後藏糧務張照磨准此，

爲札飭事，照得云云，出示嚴禁碎割，一體埋葬，並咨會達賴喇嘛，撥出附近空閒地畝二三處，交明糧務，以爲義冢，掩埋屍身外，合行札飭，爲此，札仰該糧務遵照，卽告知達賴喇嘛，催令撥出附近空閒地畝，會同噶布倫，勘明界址，標立木榜，寫明番民義冢四字，以便並無莊田貧民身故，報明糧務，令其埋葬，毋許再有殘割，委該糧務移知營員，會同營汛弁兵，不時認眞查察，倘有不遵，隨時查拏，稟請究辦，仍將指撥義冢地畝，及遵奉辦理緣由，稟覆備查，毋違，此札，右札仰西藏糧務劉牧准此，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尙書、都統和行，

管理後藏糧務，打箭鑪照磨，爲札飭遵辦事，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憲札，照得唐古忒地方，凡於人死之後，殘割屍身，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積習相沿，此等行事，下同畜類，尤爲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是以本部堂會同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出示嚴禁碎割，一體埋葬外，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糧務遵照，告知班禪額爾德尼，卽將札什倫布所屬附近閒

空地畝，撥出一二處，指交糧務，勘明界址，木枋標記番民義冢四字，以便貧民就近埋葬。嗣後凡遇人死，無力埋葬，即著告知糧務衙門，令其掩埋，勿再剁棄屍身。該糧務移知營員，令同營汛弁兵，不時查察，倘敢不遵，仍即拿究。仍將撥出山地幾處，及遵辦理緣由，稟報查考，毋違。計發來告示三張，照鈔多貼曉諭等因。奉此，卑職是日即面會班禪額爾德尼商處，並傳營官面屬，皆願悅從，均感大人愛䘏番民之意。商上營官並撥出地三分，其地均尚平坦寬闊堪用。卑職親往各處踏明邊界，栽石爲記，各立石碑，上書漢夷各四字番民義冢，即將發來告示，照寫多張，遍掛鄉里十三處及各處營官，均發有告示，皆照此遵辦。一面會同營弁各派兵役，四路查察，倘有不遵者，即行稟明嚴究外，班禪額爾德尼信字一封，轉交所有憲札日期，並遵辦緣由，理合具文申報憲臺，俯賜查考，爲此備由申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右申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尙書、都統和，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七日。

後藏糧務打箭鑪照磨張錫穀謹稟恩憲大人閣下：敬稟者，竊卑職於七月二十八日，案奉鈞札，飭辦番民死後，毋許凌剮喂鷹喂狗，並著班禪佛及營官各撥出義地，卑職親往踏驗，栽石爲記，業經報明在案。卑職選派差役二名，令營官亦派頭人四名，每日巡查所有番民，隨死隨開姓名具報，卑職即飭押埋。自奉示之後，已經埋數十餘人，番民遵法，不敢隱匿。現已通行，卑職亦不敢稍有懈怠，不時嚴查，倘偷有喂鷹者，若被查出，當即飛稟，更懇恩憲按示治罪，斷難稍寬，殺一人而萬人得安。番民畏法，自然遵行。從此風俗大變，骨骸以得沾天地之潤澤，屍身可免凌剮之傷慘，此乃大人陰德無邊矣。所有後藏番民死後埋葬已行緣由，合肅稟聞，伏乞晶鑑，恭叩崇安。卑職錫穀謹稟。

批，

據稟，遵札飭令番民，遇有病故，即具報押埋，業經通示通行，著有成效。但地方遼遠，恐稽察稍疎，仍蹈故轍，仰再督同堪布頭人，實力查禁，倘敢仍前凌剮喂飼，即行飛稟，以憑盡法究治，務期力挽頹風，共臻上理，此繳。

衛藏通志卷十五

部落

謹案：西南部落，自打箭鑪至藏地，大抵皆吐番別種，散處其間，各立其長，各子其民，不相屬也。自我朝底定西藏，鎭撫教導，啟疆拓荒，近者籍隸版圖，歲輸賦納，遠者莫不俛首屬職，翕然聽命，紀其沿革，載其方隅，以備稽考。

唐古忒

西番圖伯特國：在江卡之西，又稱爲康、衛、藏。康即今之察木多，衛即今之前藏，藏即今之後藏也。番民呼爲拉撒者，乃部民所居之名。自唐以來，世有達賴喇嘛，崇持黃教，傳至崇康、巴藏、衛等處所尊崇，聖朝頒給達賴喇嘛敕寶，拉薩翠方印一顆，其印文有曰額法順翠之印。清字、蒙古字、漢字三樣篆文，管理圖伯特事務，授撤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並未設多布，管領人衆，賦壞汁喇嘛，使占藏地，將拉藏翠之印，奪取附逆之諜則第巴桑結，亦呼爲翠。後達賴喇嘛降生裏塘，於康熙五十九年在布達拉坐牀，重興法教，衛藏人民，咸登袵席。轍附逆之達則第巴阿正法。雍正二年，復頒達賴喇嘛金冊金寶，其印文曰西天自在佛總理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之印。清字、蒙古字、漢字、唐古忒字，四樣篆文。其地在成都西南六千四百七十五里，東至巴塘之寧靜山二百里，西至阿哩交拉丹界三千二百里，西南至巴勒布、哲孟雄界，南至布魯克巴界，北至木魯烏蘇喇嘛營，交青海界，唐古忒所居小部落，不可勝紀，今將各營官營寨地方詳載。

江卡、與巴塘土司交界 堆噶爾本、與納達交界 哈拉烏蘇、與三十九族交界 錯拉、與布魯克巴交界 帕克哩、與布魯克巴交界 定結、與哲孟雄交界 聶拉木、與廓爾喀交界 濟隴、與廓爾喀交界 官覺、與三噶巴交界 補仁、與作木朗所屬外阿里地方交界 博窩、與波密交界 工布碩卡、與波密交界 絨轄爾、與廓爾喀交界 達壩喀爾。與作木朗交界

洛隆宗、角木宗、打孜、桑薩、巴浪、仁本、仁孜、朗嶺、宗喀、薩喀、作岡、達爾宗、江達、古浪、沃卡、冷竹宗、曲水、鞥宗、雜仁、茹拖、錯莊、子藔、結登、直谷、碩板多、拉哩、朗、沃隆、擦竹、工、卡爾孜、文札卡、轄魯、策堆得、達爾瑪、聶母、浪嚨孜、噶、納布、翁喀爾、朗錯、羊八井、麻爾江、金東、拉載、撒拉、浪蕩、頗章、札溪、色、堆冲、拜墊、甲錯、拉康、瓊科爾結、結里、曲隆、扎稱、折布嶺、札什、洛美、嘉爾布、朗茹、哩烏、降、業黨、工布塘。

達木蒙古

達木一名玉樹，納喀蒙番青海蒙古丹津，於五輩達賴喇嘛時，帶領蒙古官兵赴藏護衛，留駐五百三十八戶，在達木地方住牧。乾隆十六年二月，四川總督公策楞、戶部侍郎兆惠、駐藏大臣都統班第、侍郎那木札爾等具奏，達木蒙古從前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管轄。自乾隆十五年，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逆之後，欽奉上諭，撥歸駐藏大臣管轄，易於料理。隨與達賴喇嘛、公班第達等商

酌，俱各情願遵行。惟無依之老弱數十名戶口，若一旦令其歸回達木，恐失養贍等語。復親詢各蒙古等，亦俱情願歸回達木住牧。以達賴喇嘛、公班第達將老弱無依之人，查明造冊，准其駐藏留養。並按八旗佐領，每佐領下揀選兵十名，共八十名，輪流來藏聽差。欽差大臣等遵照，酌支食鹽糧。將藏內口糧，照仍令其歸回達木聽調。並現有之頭目名號，或稱宰桑，或稱古吉。但係頭目，恐父子遞傳，實屬僭越不合。臣等現在查照內地之例，議定每一佐領，將現在之頭目給以固山達名色，其下每佐領下，再選派二人，各放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照例一體賞給頂戴，俱是若輩惟利是圖，又經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作威賞罰。今若不定以賞罰章程，不足以維繫其心。並酌定每年一次，查考勤勞奮勉者，加以賞賚，不守法度者，分別懲治責革。其所需賞費銀兩，每年於藏庫內動撥一千兩，聽駐藏大臣分別賞賚。等因奏明，奉硃批：覽奏俱悉。欽此。三月，奉上諭：據策楞等奏稱，前據傅清等奏，查抄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之林青個，酌撥二成，查係早年拉藏汗所賞，除人地仍歸達賴喇嘛管轄外，兩處所交差賦，值銀二千六百餘兩，此係叛產，照例入官。今其眾年交納欽差大臣衙門，以備獎賞之用等語。此所辦非是。內地叛案定例，妻子連坐，財產入官。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身爲叛逆，是以降旨將伊之妻子正法，所有財產，皆係例應入官之項。但西藏究非內地可比，且現今達木蒙古盡歸，伊等議令於達賴喇嘛賞下動用，何不以此項添入達賴喇嘛賞中動用。至駐藏大臣一切獎賞，自有發庫公項可動，無庸特給於此。再闡班第達蒙古逃散，今既將諸噶布倫事務，用度未免拮据，並可于此內酌量賞給，充其用度，則不致苛派屬下矣。欽此。三月，又奉上諭：策楞等所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叛產林青個，酌撥二成，差賦入官一事，諭令照例辦理。但僅止此數，何足留誠耶。現今蒙賜達木蒙古，議令於達賴喇嘛賞下動用，何不以此項添入應用，業經降旨傳諭，可即遵照辦理。至所籍拉藏賦五百餘兩，賞給班第達，又邑已諭令宣布諭旨後，將阿拉一處差賦，賞班第達可也。再駐藏大臣一切獎賞之費，在所必需，其從前庶公費銀兩，且今何數，是否足敷用度。若不敷用，該督奏聞加給。欽此。

查此案，林青個之租賦，歸入達賴喇嘛賞給達木蒙古官兵八十三員名口糧之費。達木住牧之蒙古等，赴藏准採取鹽觔，每年交納商上鹽糧一百馱。

三十九族

雍正九年，新撫南稱巴彥等處番民七十九族，查其地爲吐番地，居四川、西藏、西甯之間，昔爲青海蒙古奴隸。自羅卜藏丹津變亂之後，漸次招撫。雍正九年，西寧總理夷情散秩大臣達鼐奏請川陝派員勘定界址，分隸管轄。十年夏，西寧派出員外郎武世齊、筆帖式齊明、侍衛阿爾吶、遊擊來守、都司周采元，四川派出雅州府知府曹□、遊擊□文秀，西藏派出主事納遜額爾赫圖、守備和尚，會同勘定。近西寧者歸西寧管轄，近西藏者暫隸西藏。其族內人戶千戶以上設千戶一員，百戶以上設百戶一員，不及百戶者設百長一員，俱由兵部頒給號紙，準其世襲。千百戶之下設散百長數名，由西寧夷情衙門發給委牌。每一百戶賞馬一匹，折銀八兩，每年每戶輸銀八分，歸西寧者交西寧道庫，隸西藏者交西藏辦務處。其西藏所管四十族之內，帳巴拉喇布一族一司木番爲基賽護一匹，會盟遞文之需，免其貢賦。雍正十二年，頒給唐古忒字印信，係西寧夷情衙門從蒙古例內摘附編譯者，順議一年會盟一次，三年後間年會盟一次。乾隆二年，西寧總理夷情副都統保祝，以四十族番民漸知法度，改間二年齊京一員、安撥一員，帶領旗兵二十名，蒙古兵五十名，前往會盟一次。

西寧青海四十族住牧地界

阿哩克族。共十一族，屬下番人九百一十九戶，東至多爾宗務謨諾們罕，南至納克藏巴特爾布木，西至厄林拐宗，北至阿爾扭拉紐呼圖克圖。蒙古爾津族、察希葉布族。二族

屬下番人五百一十一戶，東至敦番木格爾則，南至斜烏稱多，西至查庫哈札普甲木磋，北至殷遜。玉樹族。屬下番人五百零四戶，東至哈拉果爾地方牙木錯，南至波羅爾吶白利，西至多冊地方格爾齊，北至阿爾哈里。嚨爾布族、蘇魯克族。二族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二戶，東至阿拉麻納，南至麥沖嗎隆木，西至恰克班，北至雅木沖。尼雅木錯族。屬下番人二百八十六戶，東至都格里納錄古爾津，南至巴索爾郭地方谷噶，西至果哩嘎巴白利嘛錯，北至哈喇烏蘭玉樹。固察族。屬下番人一百七十五戶，東至克拉地方稱多，南至嘛拉地方稱布，西至木魯烏蘇河，北至莫朱克更尼地方牙木錯。稱多族。屬下番人三百七十四戶，東至毛兒克地方額古津，南至淮布隆達克嘛烏，西至京隴地方鑑布，北至莫朱克雅木錯。洞巴族。屬下番人八十戶，東至巴牙克地方沖科爾，南至喇木勾地方楚林，西至多稱地方阿拉克碩爾烏，北至拉几木達達烏。多倫尼托克安圖族、阿薩克族、克列玉族、克阿永族、克葉爾濟族、克拉爾濟族、克與巴族。七族屬下番人共四百零八戶，東至木魯烏蘇河沿，南至遙野地方達烏，西至賽玉綠渡爾玉樹，北至舒克提的尼牙木錯。隆布族、上隆布族。二族屬下番人三百零一戶，東至受地方蒙古爾津，南至波羅克阿拉克碩，西至廓爾拉地方白利，北至北古甫地方稱多。札武族、上札武族、下札武族、札武班右族。四族屬下番人共六百二十一戶，東至草木楚地方冬巴，南至熊拉地方阿拉克碩，西至白的地方龍布，北至洮脇地方得爾吉。上阿拉克碩族。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三戶，東至爾拉地方札烏，南至力地方蘇爾莽，西至阿拉克地方格爾吉，北至嗎布地方玉樹。上隆壩族、下隆壩族。二族屬下番人三百零三戶，東至嗎受地方南稱族，南至郭嗎地方蛙爾色，西至巴烏蘇木多地方爾普，北至隴木格爾吉族。蘇爾莽

族。屬下番人三百五十戶。東至拉尼喇克滾巴。南至玉爾納噶爾木格登。西至岡爾尼地方南稱。北至楞瓏地方阿拉克匀。白利族。屬下番人五十五戶。東至布木地方尼牙木錄。南至木叁烏蘇河。西至哈拉米爾源玉樹。北至力拉喜納哈。哈爾受族。屬下番人三十戶。東至噶巡革巡隆布。南至岡拉洞拉克族。西至岡喇力木界。北至力木觀界。登坡格爾吉族、下格爾吉族、格爾吉族。三族屬下番人共八百十三戶。東至克多地方阿拉克族。南至隆白地方隆布。西至阿喇切巡地方玉樹。北至拉克布拉地方南稱。巴彥南稱族、南稱桑巴爾族、南稱隆冬族、南稱卓遜爾族。四族屬下番人二千零二十戶。東至昂爾尼蘇爾界。南至吝木遜格木多界。西至遜尼爾蘇尕隆珠巴。北至甫卡山頂阿拉克硯。吹冷多拉族。屬下番人三十戶。東至拉木力界。南至爾延地方。西至多楚地方。北至多格木多地界。巴彥南稱界內住牧喇嘛。屬下番人五十戶。拉布庫克住牧喇嘛。屬下番人二十四戶。

以上四十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戶。計男婦三萬二千三百九十名口。除巴彥南稱、拉布庫克二喇嘛所屬番人七十四戶各應差不輸貢馬外。止納賦番民八千三百六十九戶。共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乾隆三年。地震傷亡案內。經總理西甯夷情衙門副都統巴靈阿、浪員外郎高備、守備班第勘實傷亡無存六十五戶。奏准永行免賦外。止實在番民八千三百四戶。共徵銀六百六十四兩三錢二分。

西藏管轄三十九族住牧地界

納書克貢巴族、畢魯族、瑋益族、達格魯族、拉克族、色爾札族。六族屬下番人一千零八十一戶。東至沙克佰台地方交界。南至池多地方交界。西至瓦奇麻巴爾窪麻。北至巡楚商拉克地方。札嘛爾族。屬下番人八十一戶。東至瑪麻爾拉克。南至巴塔地方。西至哈爾嶋賞布。北至滄普拉爾巡塘。阿札克族。屬下番人四十九戶。東至陽拉納哈。南至尉麻遜端巴。西至拉滋格哩。北至白普馬爾碑。下阿札克族。屬下番人四十八戶。東至西古爾。南至迦爾岡。西至鳴爾邏賞布。北至沙布。夥爾川木桑族。屬下番人四十二戶。東至語納。南至巫來松多。西至摞木達。北至喇貢。夥爾札麻蘇他爾族。屬下番人十六戶。東至木達。南至永爾松。西至朋洛。北至拉松。夥爾札麻蘇他爾只多族、瓦拉族。二族屬下番人七十七戶。東至他克陵桂。南至沙爾瑚頗爾。西至邏拉。北至拉克松多。夥爾族。屬下番人一百二十二戶。東至逹木本木。南至瓊古爾。西至蘇克爾札楚。北至滾勒本格噶爾。麻魯族、甯塔、尼札爾、參麻布瑪。四族屬下番人二百一十三戶。東至魯滾。南至勒爾根。西至札麻哦。北至札麻達。尼牙木札族、利松嘛巴族、勒達克族、多麻巴族、羊巴族。五族屬下番人二百零六戶。東至阿沙克。南至色里索麻多。西至瓦舒。北至圖克吉品。夥爾族。屬下番人六十六戶。東至舒瑪爾尼牙克。南至烏綠克剛。西至撥嘛塔。北至押瑪達。住牧依我地方夥爾族。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九戶。東至沙洛拉。南至姑隆。西至格爾麻。北至桑塔。夥爾族、彭他麻族、夥爾拉賽族。三族屬下番人五十三戶。東至郭特政。南至別索多。西至勒拉哈。北至甯喇。上剛噶魯族、下剛噶魯族。二族屬下番人一百四十九戶。東至阿

克貢木里。南至巴烏松多。西至格拉。北至沙普拉。瓊布拉克魯族。屬下番人四百九十七戶。東至隆巴。南至卓烏齊。西至師娃。北至蘇巴隆。噶魯族。屬下番人一千零四戶。東至多濟鋒。南至洛番巴爾樹特。西至商楚。北至噶書。色爾札族。屬下番人六百八十七戶。東至吉楚。南至巴路。西至珠日札拉。北至麻拉石。上多爾樹族、下多爾樹族。二族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七戶。東至色隆。南至拉札日克。西至布拉爾根。北至布都克城。三札族。屬下番人三十二戶。東至加樹。南至又株。西至尕壘。北至納樹。三納拉巴族。屬下番人五十戶。東至達隆宗。南至股喀。西至拉剛。北至加樹邊界。樸族族。屬下番人二十七戶。東至加樹。南至弘株。西至寬堤。北至納樹。

以上三十九族。計四千八百八十九戶。男婦一萬七千六百六名口。徵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歸西藏糧務貯庫。

纏頭 一名克什米爾

西域回民。其部落在廓爾喀西南。往來藏中貿易。亦有在藏久住。安有家室者。其人以白布纏頭。穿大領長衣。不食豬肉。藏設有大頭人三名。從藏大頭人一名管轄。

卡契 亦纏頭之別名

布嚕克巴之南。乃回民一大部落。其地人民。精金銀絲緞。綢各色花布等物。

布嚕克巴

藏西南約行月餘。其部諾彥林親。乃紅帽之傳。天竺邊境。物產與中國相彷。南行月餘。即天竺國界。孝。其地廣時歸順。賜冊印。其文曰廣論國寶之印六字。外有噶畢一族。原係諾彥林親所分者。日久。其勢漸大。後諾彥林親之呼圖克圖楚克朗那木札爾至噶畢地方。噶畢即留不放歸。諾彥林親屬下地納瓦納二處百姓。時潛赴噶畢朝謁。由是二家成隙。互相仇殺。噶畢力弱。於雍正十年。投奔頗羅鼐。發兵助之。收諾彥林親于界地。諾彥林親赤遣使於駐藏大臣處歸誠。並請赴京進貢。彼時以兩家正當仇殺之際。旨使在藏。將敍投誠進貢。並兩造仇殺緣由具奏。本年。着令前往二家排解。不就。復於冬十月。着陝西督撫酌量遊擊和詞。阿顏達號所差噶布倫頗僕。以及外委人員。前赴適中之莊則。解勸和合。取永和印契。俾二家實使。於甲寅年正月。旋藏。着貝倖進京。覓世宗憲皇帝賞賜勅印。緞具護送。於雍正十三年夏五月。到藏。賜噶爾朵噶卜喇蘇。奉。於是地土人民仍歸諸彥林親管轄。其不順附之番民一百餘戶。奏明給與牛種。安插附約之莊則地方。乾隆元年春。諾彥林親齎頻拉卜濟親身赴藏。朝拜達賴喇嘛。于是年秋八月五日歸國。

附錄其奏書云。

天下合生共藏滿洲西土大主明鑒。候木翁峰克巴喇嘛札爾達立布嚕克爸済、諾彥林親齊纈拉卜濟導。焚香合掌叩頭。謹奏為恭請叩安。仰乞天恩事。西陲愚衆不知善惡。妄行仇殺。西藏貝勒致奮宜諭大主天慈仁化。我等不勝欣戴。遣使至大人貝勒處。乞憐歸命。復蒙大皇帝賜以生平未有之異數大恩。並賞資金端世界之。如天之大恩。實為世不能圖報。惟有感激恭謝天恩。但布嚕克巴人愚如獸。不知法敎。因與噶畢構鬧。然後誤大人轉奏。特遣官員。噶布倫等。爲我等和解。又蒙西藏貝勒親至則莊。賞諭大主天威仁化。分斷利害。緩慰安一家巴。附看撫恤諄諄教諭。我等俱各感激。欣然和好。自今以後。惟有感戴皇恩永遠安樂。敬求者。布嚕克巴人等多有不知法度者。求大主賞以勅印。以便管轄。且嚴人上畏天威。各守法度。不致生事。世世子孫。永得

安生者。皆大皇帝再造之恩。於大皇帝別無所恩。伏乞憐憫。賜發敕諭。望之篤之。爲此特差格隆巴爾沖巴濟爾安。伏乞天恩。並獻土產各色卡契緞五疋、卡契氈一疋、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蜜蠟一串三十六個、五色花布四疋、布嚕克巴布二十疋、卡契小刀一把、淑桃一盤。

月之吉日奏。

天下合生共戴滿洲西土大皇帝明鑒。微末布嚕克巴諾米罕噶卜喇嘛焚香望闕合掌叩拜。謹奏爲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事。竊卜喇嘛上合天心。恭順歸命。仰賴大主慈威。安生樂業。俱蒙聖旨之時。宗賜以有生未見無數大恩。嗎毋噶卜不勝欣感。曾經恭謝天恩。實不但今生。縱萬萬世不能仰報。惟有三寶佛前叩祝滿洲西土大主萬萬年耳。但布嚕克巴人等生性愚昧如畜。歷年生故仇殺。駐藏大人奏明大主。曾蒙生靈無官員布噶爾我等私將其和叉親至則汪。宣諭天威仁化。分斷利害。教訓和好。各處落第巴一名。照舊辦事。復致書敕訓。如幼兒得母。欣感無既。今復和好。惟懇大主庇佑天恩。永遠安樂。前已拜求者。諸洲西土大皇帝俯憫衆生。賜以敕印。俾得遵威。使於曾轄所屬五城人民。彼亦知教。共各守法度。以安其生。此滿洲西土大主憐憫俾遂之恩。惟望之堅之。爲此特差商拉克諾爾布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並獻土物奏書哈達一個、珊瑚八個、小珊瑚七十個、金絲緞成花緞一匹、花布三匹、象牙一枝、卡契緞五疋、白卡契布三十匹、蜜蠟一串一百一十五個。月之吉日奏。　按布嚕克巴即紅教喇嘛地。其掌教札爾薩立布嚕克谷濟呼畢勒罕。與諾們汗尼瑪巴諾林親齊拉卜丹俱住布嚕克巴。駐過巴城內。管轄百姓。約四萬餘戶。大小城五十處。寺廟一百二十座。共喇嘛二萬五千餘衆。其城界址東至納爾烏嚕克圖爾蒂地方。計程八日。其納爾烏嚕克圖即係額野人國。正南至瓦納特克地方爲界。計程十日。正西至子巴嘴木留爲界。計程十日。正北至西藏所屬之帕克哩城爲界。

巴勒布

藏之西南。計程兩月。有巴勒布部落。俗名別蚌子。其地時氣和暖。產稻穀、孔雀。其民分爲三部。一曰布顏罕。一曰葉楞罕。一曰庫庫木罕。於雍正十年間。遣使來藏。投誠駐藏大臣具奏。蒙恩允准內附。賞頒勅封三道。賜蟒緞、玻璃、瓷器等物。次年八月。派員齎至罕處頒賜。十二年正月。布顏罕等遣使來藏。請赴京進貢謝恩。又經具奏。奉旨准其來京。沿途供應。四月二十日。至藏起程。共三部奏章、貢物。譯出滿文附後。

布顏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布顏罕雅嗎喇爾合掌進奏。大主聖體沖和。微末布顏罕不勝慶幸。荷蒙大主仁恩。賞給敕書、緞匹、玻璃、及瓷器等項。雖仰瞻明命。勝欣慶。向聞大主仁化。卻欲遣使請安。拉藏不爲料理。亦計無所出。今蒙具勒奏請。得沾大主天恩。又特遣使奏事。伏願恩旨時頒。遠鄙小罕。普沾天惠矣。聖之益之。奏書哈達一個、珊瑚樹一株、珊瑚一串五十五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琥珀一串四十一個、金絲緞成卡契帶三條、金絲織成卡契小帶五條、各色卡契緞三匹、白卡契布四匹、犀角一個、孔雀尾扇一柄、孔雀尾二束、恩香一包、各色藥一包。癸丑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

庫庫木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庫庫木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慶幸。庫庫木罕以實心感戴大主仁恩。荷賜勅書、緞匹、玻璃、瓷器等物。向聞大主天恩仁化。蓋於天恩渥旨如此沛降。實出望外。今具勒特奏。蒙賜勅書。無涯天恩。愛我生靈。如同父母。爲慶欣慶。特差巴瓦尼乘格爾恭謝天恩。伏思庫庫木罕遠鄙小罕。惟賴大主仁恩。以安其生。仰乞渥旨不時下降。奏書哈達一個、大珊瑚二個、珊瑚六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金絲織成各色卡契帶十條、金絲織成卡契緞一匹、金絲織成卡契緞一匹、孔雀尾簪子梳一個、各色卡契布二十一匹、白卡契布五十九匹、各色藥六包、尼納特克巴勒布等處圖一張。癸丑年十二月十七日奏。

葉楞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葉楞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慶幸。向因頗勒特罕不將大主天威仁化曉諭我等。今幸具勒奏聞。我等方知虔誠恭順。遂賞賜勅書、緞匹、玻璃、瓷器等項。如我親瞻大顏。不勝欣幸之至。遠鄙小罕。惟乞大主俯憫愛之益之。

奏書哈達一個、大小金盒兩個、林袋中內佛一尊、珊瑚一串一百一十八個、小珊瑚一串一百三十六個、香盒一個、孔雀尾管子梳一個、孔雀尾扇一柄、金絲織成卡契緞一匹、金絲織成卡契緞一匹、各色藥一包、巴勒布帶一條、白卡契布三匹、各色卡契布十匹、卡契緞三匹、巴勒花布四匹、恩香一包、黑香一包、阿魏拉三包。癸丑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　按巴勒布三罕。一曰布顏罕。住末作城。一曰葉楞罕。住輝哈巴城。一曰庫庫木罕。住古拉那卜城。三人共管百姓五萬四千餘戶。其地界址。正東自廓爾喀地方起巴打爾罕。計程十日。正南至尼納特克國。計程七日。正西至廓爾喀地方。計程六日。正北至西藏所管之濟嚨城。今巴勒布地方爲廓爾喀所并。其人民在藏貿易者。亦稱爲別蚌子。其常川在藏居住者。派有頭人管轄。

廓爾喀

後藏之西南。其地名陽布。乃所并巴勒布舊地也。天氣和暖。產稻米花果諸物。其王名拉特納巴都爾。自乾隆五十七年。讋懾天威。投誠恭順。定期五年。遣使朝貢一次。（詳紀略門）

哲孟雄

前藏邊外西南。一小部落。其地爲廓爾喀所并。今僅有藏曲大河北岸以東熱諸三處。

作木朗

後藏邊外西北。一小部落。在曾普東之北。爲廓爾喀所并。以熱索橋爲界。

洛敏湯

作木朗之北。一小部落。其地爲廓爾喀所并。

庫呢

在藏屬阿哩地方之西界。其地與拉達克、廓爾喀部落交界。其部長名納咱烏爾旺。率遣至西域。遣人來藏。

白木戎

由藏前往白木戎地方。緊走十日。係白木戎交界。由宗喀向西南緊走十八日。到宗噶口子。有一道。高約十五丈。以木搭梯往來行走。馬不能通。此外均無別徑。由宗喀緊走八日。到白木戎住地。其白木戎王子所住城。名曰勞丁宰。俱在山上。其先之王名叉多郎結。止生一子。名局嘛郎結。今已承襲。其屬下有管事大頭人八名。住地方大頭人五名。小頭人十五名。所屬百姓繁雜。一種名峽嚕。身穿布衣。不誦佛經。不行善事。一種名峽穩。依生子幼時。即以五色塗面成花紋。一種名類納嚕。無論男女。俱不穿衣服。下以白布繫之。臥時以木爲枕。一種名峽仍攏。男子只穿中衣。長短齊膝。婦女下身亦用布遮。身穿一中衣。不穿上衣。惟白木戎本地人民穿布服。凡男婦皆披氈綢編氊。行坐必佩腰刀。其地和暖。產米、青稞、蕎麥、豌豆、黃豆、扁豆、刀豆、四季豆、小米、高粱、苡麥、芝麻、玉麥、甘蔗、葡萄、桃子、石榴、柑子、梨子、水牛、黃牛、羊、犬、猪、鵝、鴨、馬、野猪、羱羊、虎、豹等物。又產一種野象、野獸。其野駝羊身猶角。乃骡驢地。有大寺二座。一名白馬攝官。一名札什頂。有小寺十八座。其王局嘛郎結所管之地。內有納嗎爾濱、雜納、餘隆、巴拉、不立、頓郎納、阿巴、立巴、雜不立七處。另設大頭人管束人民。其方亦呼爲小西天。與布嚕克巴連界。中隔大江。名曰巴隆江。由白木戎管轄。交西天界。再行十日。始到小西天布爾雜王子住處。從此上船。由海中行半月。即至大西天矣。西藏相傳滿蒙瑟曾至其地。唐

以公主下嫁，實始通中國。距京師萬三千餘里。人惟好利貪淫，仇殺無已。勢小者則附之大族，族有列幽之風。其地所集人民曰吐番，曰纏頭，曰卡契，曰白布，曰西洋，曰歪帽子，曰纏子，曰蒙古，種類多不能殫述。

第哩巴察

西南一大部落。噶哩噶達、拉特阿雜拉等皆其所屬。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大學士公福康安具奏：據到披楞來稟，恭請萬安。去年二月間，臣福康安曾檄諭與廓爾喀接壤之部落，各令發兵協剿廓爾喀。所有哲孟雄、布嚕克巴、宗木等處，多稱天氣炎熱，兵力單弱，不能遠攻。向作木朗久被廓爾喀占據，遠通西哩木地方，不載被作，惟哲孟雄在案。惟披楞道路遙遠，更在廓爾喀之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特遣阿雜拉、喇嘛以納噶哩一名，廣古武通事一名，賫臣福康安檄文，並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諭帖同往。茲據一路傳信息，昨據蘇納格哩等伊住喇嘛並齊格哩自披楞前來，於本年正月十三日到藏，據稱廣古武通事於中途病故。蘇納格哩因病留於披楞調養，不能行走，另著我賫送稟帖前來。臣等詳細詢問，據齊格哩言語甚爲明晰。據稱蘇納哈哩於上年三月自帕克哩出界，取道布嚕克巴等處部落，或路險遠，於六月中始出噶哩噶達，山係披楞部落，第哩巴察所屬。該處自稱爲披楞，既彼番民信奉回教，部長呆爾那爾係第哩巴察所放，另是一教，不信佛教。惟知雜拉噶爾有名爾一處，頭部長官寨不遠，每日分喇嘛一名在官寨值日通譯文字。藏內所遣蘇納格哩未到之前，廓爾喀聞知大兵已到前藏，於上年五月間，曾打發人赴該部落求救。那時我正在官寨值日，聞得該部長呆爾那爾向廓爾喀來人告稱，廣古武服屬天朝，就是得罪天朝。我這裏的人常在廣東作買賣，大皇帝待的恩典很厚。我再沒有不幫天朝轉幫你們廓爾喀的道理。我與廣古武不是一教，尚且不敢聞事，何況你們住的巴勒布地方，本有經典，爲什麼倒去搶擾藏地呢。那時廓爾喀來人回稱，聞得天朝兵來的很多，我廓爾喀抵擋不住，就要滅了。既然不肯幫助，總求替我們轉求大將軍饒恕前罪，准令投降。噶哩噶達部長說，你們既如此懇求，過還使得，我就寫稟帖去，嗣後你們總要安分，常常在天

朝邊界，必得好處。隨即寫了回書，發還。一月之後，藏內所差之蘇納格哩到彼，該長官即與之相見，告稱你來的很好。前月廓爾喀差人來求救，我因噶哩噶達的人由海道往來，常到天朝廣東地方往來貿易，久受大皇帝天恩，不敢得罪天朝，幫助廓爾喀。天朝威力，殺我是知道的，我也不肯自己找事。我已經寄信廓爾喀，叫他安靜守法，若是他不敢聞命，還求大將軍饒恕他這一次。我部落是受過大皇帝恩典多年的，斷不肯幫助外番。現在雨水甚大，不能差人前來，冬天還要差人來藏代爲乞恩，並勸廣古武與廓爾喀和好。今先交你帶去稟帖三件，你先替我在大將軍前請安代說。此正在起程之時，因蘇納格哩染患病證，調治一兩月，尚不能行動，恐怕遲悞，是以差我于八月內起程來藏賫稟投遞等語。臣等將該部長稟信譯出，詳看與齊格哩所言符合。伏查第哩巴察在甲噶爾各部落中，土宇較廣，所屬最多。噶哩噶達爲第哩巴察屬部中之大部落，與廓爾喀南界毗連，爲邊外極邊之國。該處番民既在廣東貿易，想來即係西洋相近地方。臣福康安原係去歲在甲時未知有噶哩噶達，或係稱名偶異，亦未可定。臣福康安於上年檄諭該部長，令其發兵協剿。原不過欲稍分廓爾喀之勢，原非專藉外番兵力。今該部長接到福康安前檄，十分恭順，仰見我皇上聲教遠播，海宇傾風之盛。據稱該部落在粵東貿易，久受天朝恩德，廣古武久屬天朝，廓爾喀即不應與之爭鬥，所言甚爲有理。並該部長欲差人來藏，代爲調和，令廣古武與廓爾喀釋怨修好，固不出番夷講和故智，然其素內教化，該部落曾通庠教，深知恭順，是以感戴皇恩，畏威懷德，即其欲爲廓爾喀之緩頰，亦頗能知大體。計算披楞發稟之時，尚未知廓爾喀懇求投誠信息，故有差人前來之語。臣福康安現已酌擬檄諭，宣示聖主威德，並舉以官兵數役藏界，深入廓爾喀境內，連戰克捷，拉特納巴都爾等十分畏懼，屢次哀懇，遣大頭人赴京進納表文及象馬等貢物。仰體大皇帝好生之德，俯念闔部落生靈，不忍概予誅滅，恩准投降。撤兵回藏。已於八月內撤兵，從此廓爾喀恭順天朝，斷不敢侵犯唐古忒邊界。該處部落遣人來，徒勞跋涉，如此明白宣諭，使知我皇上威德並用，討叛命服，至意所遵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寄卓特巴信件，諭意均屬相符。並俟藏商卓特巴，即係藏噶布倫伊係班禪額爾德尼管事之人，未便令其與外番通信。現令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共擬寫回字一封，由臣等酌改發去。所有接閱披楞來稟緣由，謹恭摺具奏。奉硃批：好，知道了。欽此。

巴爾底薩雜爾

噶哩噶達所屬小部落。西通廓爾喀，東通布嚕克巴。乾隆五十八年正月，駐藏大臣和琳具奏：廓爾喀貢象，由廓爾喀交界，因哲孟雄、宗木道路難行，繞由噶哩噶達所屬之巴爾底薩雜爾部落行走。於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入布嚕克巴境，所過各部落無不欽仰天朝威德，遠迎護送，備米石草料，派人護送。所餵象隻及經過布嚕克巴地方，烏拉崎嶇山路，經額爾德尼第巴派人修整道路，護送進京。於正月十二日行抵帕克哩。臣等賞賚布嚕克巴第巴緞疋，其噶哩噶達所屬之巴爾底薩雜爾向來未通聲教，亦能小心護送，供支預備，甚屬可嘉，一併賞給緞疋，以示體恤等因具奏。奉硃批：欣慰覽之，即有旨。欽此。

工布江達

拉哩西南距前藏七百四十里，原係西藏部落。工布、達布二口路。先年準噶爾侵占西藏，工布人民堅壁防守，賊人不能入其境。康熙五十八年，天兵進取西藏，撫綏工布一帶番民，始通貢賦，派頭目領兵隨師助剿，導進藏。雍正四年會勘邊界，將江達地方仍歸西藏，委第巴二名管轄其地，共戶成都五千七百三十五里，東至拉哩四百五十里，據山依谷，乃守險要區也。

上下波密

工布江達之東南行十五日，上波密地方，係什南木第巴管轄；下波密地方係達賴喇嘛所管，設營官辦理事務。現今尚稱呼曰克爾本轄也。

拉哩

在碩板多西北七百三十里，原隸西藏所屬。其大喇嘛掌管寺院並第巴事務。自準噶爾策零敦多布侵占西藏，該處黑喇嘛附逆助賊。嗣稱河州喇嘛率領番眾陸續投順。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將軍噶爾弼對敵領滿漢官兵至拉哩，拘捕官計擒黑喇嘛，訊明附逆屬實，旋即正法。另委堪布喇嘛管理地方，承應過往官兵驛站。永屬西藏所轄。其地則二山屹峙，三水會同，氣候惡劣，民情野悍，人難營生。

邊壩

即達隆宗　又名賓巴

在碩板多之南二百九十里，原屬西藏所轄。委第巴二名管理。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藏，該處第巴人等傾心向化，承辦糧務，僱駐官兵馬匹，以速遞援。所轄地方自拉子起至魯工拉大山根拉哩止，四至接隣。並委第巴又委頭目三名，以作三處分布承應軍役。其地則二山橫峙，四水環繞，西藏通衢之區也。

碩板多

洛隆宗之西一百六十里，原屬西藏部落，委喇嘛第巴一名、俗人第巴一名，管理賦稅。所管地方，被準噶爾佔踞，西藏達陀陀宰桑至碩板多，一帶俗人衆。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將軍噶爾弼統兵進藏，該處第巴人等迎師歸誠。陀陀宰桑遁回西藏，總統達賴喇嘛外委三十名，改設為營，令該處第巴約束。追至陀陀宰桑遠竄川解部。雍正四年會勘地界，將碩板多地方賞給達賴喇嘛。其地則四山環繞，二水合流，通藏要路也。

洛隆宗

類伍齊西南，原隸西藏所屬，東至察木多五百九十里，西至碩板多一百六十里。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取西藏，該處第巴帶民傾心投誠，採辦米糧，供應無誤。雍正四年，會勘地界，將洛隆宗地方賞給達賴喇嘛。其地則二山對峙，兩水合流，西藏孔道也。

類伍齊

類伍齊在察木多西北，係由草地進藏徑路。築土為城，周二百餘丈，內建大寺一座，佛象經堂，莊嚴整肅。紅帽呼圖克圖居此，協理黃教，原隸西藏。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西藏，該處帶領人民投誠歸附。雍正九年，頒給印信，其印文曰協理黃教諾們罕之印，係清字、蒙古字、唐古忒字三樣篆文。住持大寺，該處喇嘛俱于城內居住，所部番民，居帳房者多，住土房者少。雍正四年，會勘地界，將類伍齊地方仍賞給達賴喇嘛。其地則岡巒環峙，一水環流，西藏徑路也。

察木多

乍丫西北五百三十里，西至類伍齊二百二十里，南至結黨，北至[illegible]。昔屬闡教呼圖克圖掌管。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取西藏，始受撫納所封，頒給正呼圖克圖印信，其印文曰闡講黃教額爾德尼諾們罕之印，係清字、蒙古字、唐古忒字三樣篆文。其二呼圖克圖名錫瓦拉，俱住持察木多大寺。其三呼圖克圖名甲喇克，住[illegible]之西甲喇克大寺。（俱靜識喇嘛門）又有衙草特巴五家，札所管大小寺院五十座，喇嘛四千五百餘名，百姓七千六百三十五戶。其[illegible]居生子中喇嘛，其地則崗巒奇絕，西藏門戶，古所謂康及喀木者即此地也。

察木多投誠番地

黑暢木噶巴敦。在察木多東。常川中。在察木多北。倉竹黑巴上卡。因察木多北。巴楷。在察木多西北。雜楮。在察木多東北。竹拉石。在察木多東北。

楚林度圖。在察木多正東。布喇烏。在察木多東北。龍布。在察木多東北。臘楮。在察木多東北。稱多。在察木多東北。納粗。在察木多西北。谷咱。在察木多東北。押結。在察木多西北。竹巴。在察木多東北。列玉。在察木多西北。當窩、赤巴、拉濟、殷石。四處俱近布在察木多東北界。

乍丫

巴塘西南五百五十里，西至察木多五百三十里。昔屬西藏闡教正副呼圖克圖掌管。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取西藏之後，均受撫朝所封，頒給呼圖克圖印信，其印文曰闡教黃教諾們罕之印，係清字、蒙古字、唐古忒字三樣篆文。正呼圖克圖住持乍丫寺院，副呼圖克圖住中卡維城寺院。過有大差經過，下山迎送。其地則三山環護，二水會繞，其俗則樂善好施，婚姻多不由禮。

巴塘

裏塘之南，昔為西藏拉藏汗所屬。其地有大喇嘛寺一座，係達賴喇嘛委放堪布大喇嘛一名，掌管黃教，為各寺喇嘛之首領。拉藏汗委放大小第巴二名，管理地方百姓，數年一換，歷代相傳。至康熙五十七年，護軍統領溫普帶領官兵入巴塘，宣布聖朝威德，兵至大網地方，該第巴等赴營投見，願附版圖。於五十八年冬，總督四川提督官兵至巴塘，該第巴頭人僧俗百姓迎降，傾心投誠，願作天朝子民，開呈本管地方寨落三十三處，頭人三十九名，百姓六千九百二十戶，大小喇嘛二千一百一十衆，按年上納糧賦。

永應差務，經理軍需。五十九年，定西將軍噶爾弼統領滿漢兵馬至巴塘，同副將軍征西藏，番民等竭力爭趨，隨軍轉運。雍正四年十月，欽差提督郝玉麟、四川提督周瑛俱在西藏，旋歸至巴塘地方，會勘歸漢四川疆界。次年三月，副都統鄂齊、內閣學士班第、四川提督周瑛前往巴塘察木多一帶，指授賞給達賴喇嘛地方疆界。五月，抵巴塘，會勘巴塘、邦木，與賞給達賴喇嘛之南墩，中有山名寧靜，議於山頂立界碑，又察松工山與達拉兩界山頂亦立界石。山以內，均屬內地巴塘所屬；山以外，悉歸西藏達賴喇嘛所管。巴塘查造戶口，分輸糧賦，選本地大頭人一名，協理土官事務，咨部題報，永定遵循。七年，將巴塘土官札什彭楚克授為宣撫使司，大頭人阿旺林青授為副土官，頒給印信號紙，正土官照流官之例，副土官世代承襲。其戶口有土目二十五名，大小頭人四百二十六名，百姓共二萬八千一百五十三戶，共喇嘛九千四百八十衆。其賦每歲上納青稞、馬牛、狐皮，共折銀三千二百三十五兩四錢五分。山則崇巒疊嶂，水則流合金沙，西藏要道也。

管轄地方

安撫司十一。巴塘、瓦述斜科、霍耳竹窩、霍耳章谷、霍耳甘孜孔撒、霍耳甘孜瑪竹、霍耳咱、德爾格、春科、林蔥、上納奪。

長官司七。色塔、瓦述更平、霍耳白利、霍耳東科、春科高日、瓦對茹、蒙葛結。

裏塘

打箭爐之西六百五十里，西至巴塘五百二十里，東至雅礱江，交明正土司界，西至[illegible]，交瓦述土司界，南至[illegible]約竹，交雲南中甸界，北至瞻對土司界。昔屬青海蒙古和碩特所屬，其地方係喇嘛[illegible]守，大喇嘛掌管黃教，名曰堪布，[illegible]一方事務，立俗番官第巴一名，管理事務。自康熙四十七年，降生達賴喇嘛，遷住西海塔兒寺之後，因西藏地方被準噶爾[illegible]策零多布占據。於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內，護軍統領溫普帶領滿漢官兵，由打箭爐出口，渡雅礱江，直抵裏塘駐劄，宣聖朝威德，招撫裏塘，安定人心，預貯倉糧，待大兵西進。至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內，定西將軍噶爾弼駐兵打箭爐，以昔其後，前[illegible]法喇[illegible]協理[illegible]，先領[illegible]送官兵前往西藏。[illegible]青海羌[illegible]瓦迎占巴等，陰謀把住裏塘，番官遂有逆意，官兵駐劄[illegible]，誘擒瓦迎占巴等，及僧俗番官二名至營，擄以正法，革去堪布喇嘛。該處頭人百姓，咸顧軍威，各舉所知素相悅服之人，議立堪布一名，管理黃教，設立正副營官，番準地方，撫綏大小寨落十五處，頭人三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戶，大小喇嘛寺院四十五座，共喇嘛三千二百七十餘衆，傾心投誠，懷納貢賦。永惠[illegible]附近裏塘之瓦述崇喜、毛丫、毛茂丫、曲登五處頭長，各呈戶口，上納錢糧，[illegible]來歸誠。軍威遠振西藏，沿途一帶番民紛紛迎師歸誠。至雍正七年，頒給裏塘番俗番官康郎甲木錯授為副土官（今改[illegible]俗營官），照流官之例，給東地方瓦述崇喜長杜納特吉、毛丫長[illegible]木[illegible]布、長[illegible]曲登[illegible]長[illegible]，俱授為長官司。毛茂丫曲登長[illegible]冷工授為土百戶，世代承襲，各給印信號紙，永為藩籬。其戶口共六千五百二十九戶，共喇嘛三千八百四十九衆。其貢賦每歲上納青稞五百石，每石折價銀九錢，共折價銀四百五十兩。所屬五土官內，除瓦述長壇土官一名，因曾兵遠誤軍令，議革正法外，其崇喜、毛丫、毛茂丫、曲登四土官，每歲上納貢馬牛隻，共折銀一百五十兩。裏塘等處百姓，每歲按例供給喇嘛衣單銀六百兩，雜糧一千七百五十四石一升七合零，大小牛隻四百七十條，酥油九百五十八觔，麥子四百克，稻四百二十三克，撥宣撫司照數徵收，按寨喇嘛頭人數給。雍正九年，將交納入正項錢糧，一體徵收，其喇嘛口糧衣單，分撥錢糧動給。

管轄地方

𥘨里馬、鵝骨中、安角中、擦馬中(達賴喇嘛降生處)、拉嶺中、擦竹溪、西俄洛、麻蓋中、河口(打箭爐交界)、上俄洛、下俄洛、呀壩、桑雜、上卒納、下卒納、甲中、中壩、蘇木、沙布色、木落(寧遠府交界)、喇卻布、工噶哩、烏巴、麻城、湖竹、喇嘛丫、二郎灣、立登三壩(巴塘交界)、丫壩、咨恩、臨古土官中瞭(黑帳房)、毛丫土官徵冷(黑帳房)、毛丫土官索諾木羅布(黑帳房)、曲登土官旺珠(黑帳房)、奔拉山土官郡納布吉。

打箭爐

昔爲南詔地。距成都西南一千二百里。東西距六百四十里。南北距八百三十里。東至瀘定橋交冷邊土司界一百二十里。西至臨對。抵熱泥塘界五百二十里。南至雅礱江中渡交裏塘界二百八十里。北至小金川界五百五十里。東南至越嶲縣界五百里。西南至喇滾。抵瀾滄江邊界四百八十里。東北至金川司界四百五十里。西北至甘孜宮陸界四百八十里。自後漢諸葛武侯征孟獲時。遣將郭達往彼造箭。因名。係昔番部落。於前明永樂五年。土目阿旺甲木參向化歸誠。於烏思藏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宣慰使司。頒給印信號紙。世代承襲。國朝因之。於康熙三十九年。被藏營官昌儕、集烈等。戕害占據。化林營參將李麟。守備王倫江。許謂進剿。提督唐希順會剿與殺。我聖祖仁皇帝特遣四川提督唐希順督領川省滿漢官兵進剿。隨即克復河西之寧子城、捉索咱威、柞泥子牛、瞻成蘇爾咱、啞蘇等處。昌儕集烈等。預為叛屬年丫工布番兵。附據西面大岡等處。恃險負嵎。擊敗官兵。從皆敗番。順親督官兵大破之。殺死助逆藏番無數。營官昌儕集烈等。直抵打箭爐。安撫沿途漢土人民。其喇嘛番民。率衆叩呼。匯迎歸附。巴故長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宣慰司著札喜巴之嗣。其婆工喀承襲。即今土司甲木參達結之外祖母。皆隸打箭爐十三鍋莊夷民。約束新附土司及土千百戶五十六員。三年上納貢馬。每年徵解雜糧。漢番商賈貿易雲集。設監督一員。以権稅課。今改為同知管理。雅州府同知分駐其地。以理夷情。一如郡縣之制。其戶口自康熙四十年。復設明正司。原額四百六十戶外。所轄各土司戶口。總計二萬四百二十四戶。二共戶口二萬八百八十四戶。其賦自康熙四十三年。將塘口外等處番民認納貢馬雜糧。每隆折銀徵解。通共四千零九兩八錢五分。原在化林營徵收。今設同知各番糧歸明正司收集。起解雅州府協兵餉。

管轄地方

明正宣慰使司。

安撫司六。納斯甲、瓊東革什咱、巴底、喇滾、拉滾、麻書。

土千戶一。咱哩。

土百戶四十八。獨來、八烏蘆、蘇裏、吉增、木雄、作蘇策、格瓦卡、八噶盤、拉里、沙卡、瓦寨、𠯹納工孫、白米、俄洛、帕蘇、俄熱、甯蓆蘆巴、塔啞、俄拉、上渡噶喇仕密、初巴、下札壩木藏石、中札壩熱露、中札壩業瓦石、中札壩陀、中渡瓦甲卡、上札壩俄批、上札壩卓泥、上八義、白隰、下八義、沙瓦石、撥布、長結松隰、八拉、壓正、里布、卷密東谷、長結拚壓、麥賜、格桑、郭宗、本滾、卓盤、香密達則、普共隆、結凝、木輪。

衛藏通志卷十六

經典

謹案。佛經之富。百倍於儒經。然除大藏經而外。大抵皆後世僧人撰述。彈駁衆家。俛合於教。自唐元奘法師取入中國。而鳩摩羅什僧所譯漢文。率多訛舛。我朝開立經館。晉接一歸於正。今考布達拉存貯四譯藏經一百八部編錄。

御製楞嚴經序。敬編卷首。

御製清文繙譯大藏經序。敬編卷首。

御譯大藏經目錄共一百八函

大般若經。計十四函。四百卷。

二般若經。計二函。七十八卷。

三般若經。計二函。五十九卷。

四般若經。計一函。十八卷。

五般若經。計一函十卷。
六般若經。八卷。
七會般若經。二卷。
八會般若經。一卷。
九會般若經。一卷。
十會般若經。一卷。以上二十三卷同函。
十一會般若經。五卷。
十二會般若經。五卷。
十三會般若經。一卷。
十四會般若經。一卷。
十五會般若經。二卷。

十五會般若經。八卷。
十五會般若經。八卷。以上二十二卷同函。
大寶積經。計六函一百二十卷。
大方等大積經。計一函三十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計八函八十卷。
大般涅槃經至佛說方等般泥洹經。計二函四十二卷。
維摩詰所說經。三卷。
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
月燈三昧經。十卷。
佛說四十二章經。一卷。以上十八卷同函。
等集衆德三昧經。三卷。
入定不定印經。一卷。
無量義經。一卷。
法華三昧經。一卷。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上下同卷。

悲華經。十卷。
六度集經。八卷。以上二十五卷同函。
佛說妙法蓮華經。七卷。
佛說寶雨經。十卷。
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三卷。
廣博嚴淨不退轉法輪經。四卷。以上二十四卷同函。
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
諸法無行經。二卷。
持世經。四卷。
大方廣寶篋經。二卷。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上下兩卷。
聖楞伽阿跋多羅大乘寶經。四卷。以上二十五卷同函。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十卷。
善思童子經。二卷。
大莊嚴法門經。二卷。
佛說象腋經。一卷。
佛說大乘同性經。二卷。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一卷。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昇兜率天經。一卷。
佛說彌勒成佛經。一卷。
佛說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一卷。
佛說諸法勇王經。一卷。
佛說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卷。
大乘徧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一卷。
佛說老女人經。同上卷。
佛說逝童子經。一卷。以上二十五卷同函。

佛說德護長者經。二卷。
佛說乳光佛經。一卷。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卷。
佛說謗佛經。一卷。
大方等大雲經。四卷。
解深密經。五卷。
大乘方廣總持經。一卷。
佛說無極寶三昧經。二卷。
無上依經。二卷。
佛說大方廣師子吼經。一卷。
佛說大乘百福相經。
佛說大乘四法經。二經同卷。
佛說最無比經。
佛說前世三轉經。二經同卷。
佛說阿闍世王受決經。一卷。
佛說善恭敬經。
稱讚大乘功德經。二經同卷。
佛說緣起聖道經。一卷。
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卷。以上二十七卷同函。

佛說文殊師利行經。一卷。
大乘造像功德經。上下同卷。
佛說龍施女經。
佛說八佛名號經。
佛說盂蘭盆經。三經同卷。
佛說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一卷。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一卷。

十住斷結經。十二卷。
菩薩道樹經。
菩薩生地經。二經同卷。
佛說孛經。一卷。
成具光明定意經。一卷。
摩訶摩耶經。二卷。
諸德福田經。
大方等如來藏經。二經同卷。
佛說寶網經。一卷。
佛說內藏百寶經。
佛說溫室洗浴衆僧經。
佛說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佛說菩薩修行經。四經同卷。
佛說金色王經。
佛說法門經。
佛說四不可得經。三經同卷。
須真天子經。二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妙吉祥瑜伽大教金剛陪囉嚩經。卷。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一卷。
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一卷。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一卷。
超日明三昧經。二卷。
除恐災患經。一卷。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三卷。
未曾有因緣經。二卷。
諸佛要集經。二卷。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

賢劫經。十卷。以上二十七卷同函。

佛說佛名經。十二卷。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卷。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一卷。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一卷。

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五卷。以上二十卷同函。

力莊嚴三昧經。三卷。

佛說八部佛名經。

百佛名經。二經附前經下卷。

佛說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二卷。

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

演道俗業經。三經同卷。

佛說長者法志妻經。

佛說薩羅國經。

佛說十吉祥經。

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佛說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五經同卷。

觀察諸法行經。四卷。

佛說華手經。十卷。

法集經。六卷。

佛說施燈功德經。一卷。

金剛三昧經。二卷。以上二十三卷同函。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卷。

普賢行願品經。一卷。

彌勒願文經。一卷。

觀佛三昧海經。十卷。

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

菩薩本行經。三卷。

菩薩處胎經。五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金剛經。一卷。

心經。一卷。

救護日食經。一卷。

央掘魔羅經。四卷。

菩薩內習六波羅密經。一卷。

三昧宏道廣顯定意經。四卷。

佛說明度五十校計經。二卷。

無所有菩薩經。四卷。

大法鼓經。二卷。

月上女經。二卷。

文殊師利問經。二卷。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上下同卷。

大乘密嚴經。三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菩薩瓔珞經。二十卷。

僧伽吒經。三卷。

出生菩提心經。

佛說佛印三昧經。二經同卷。

佛說十二頭陀經。

佛說法常住經。

佛說樹提伽經。

佛說長壽王經。四經同卷。以上二十五卷同函。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
三十五佛經。一卷。
大勝持齋經。一卷。
佛說海龍王經。
佛為海龍王說法印經。
佛說右繞佛塔功德經。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
佛說萊馱婆王斷肉經。
佛說差摩婆帝受記經。
佛說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六經同卷。
中陰經。二卷。
占察善惡業報經。上下同卷。
佛說蓮花面經。上下同卷。
佛說三品弟子經。
佛說當來變經。
過去佛分衛經。
佛說法滅盡經。
佛說甚深大回向經。
天王太子辟羅經。六經同卷。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二卷。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異出菩薩本起經。二卷。
佛說賢首經。
八大人覺經。二經同卷。
佛說月明菩薩經。
佛說心明經。
佛說滅十方冥經。
佛說鹿母經。四經同卷。

佛說魔逆經。一卷。
佛說賴吒和羅所問德光太子經。一卷。
商主天子所問經。一卷。
大乘四法經。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二經同卷。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一卷。
佛說造塔功德經。
佛說不增不減經。
佛說堅固女經。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佛說大意經。
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六經同卷。以上三十卷同函。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十卷。
大方等大集月藏經。十卷。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以上三十卷同函。
大集須彌藏經。二卷。
虛空藏菩薩經。一卷。
觀虛空藏菩薩經。一卷。
佛說菩薩念佛三昧經。六卷。
佛說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十卷。
大方等大集賢護經。五卷。
自在王菩薩經。二卷。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一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二卷。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卷。

入法界體性經。一卷。
信力入印法門經。五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一卷。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一卷。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一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一卷。
度世品經。六卷。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一卷。
大悲經。五卷。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戒經。
佛臨涅槃記法住經。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
般泥洹後灌臘經。四經同卷 以上、十六卷同函

眞實名經。一卷。
摧碎金剛經。一卷。
積光佛母經咒。一卷。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
緣像救度佛母讚。一卷。
白傘蓋儀軌經。一卷。
尊聖佛母經。一卷。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三卷。
如意輪陀羅尼經。一卷。
虛空藏經。一卷。
十一面觀音咒。一卷。
千轉陀羅尼經。一卷。
金光明最勝王經。一卷。
最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二卷。

金剛頂一切如來眞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三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四卷。
佛說大灌頂神咒經。六卷。
大雲輪請雨經。上下同卷。
佛說阿彌陀經。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咒。一經一咒同卷。
浴象功德經。一卷。
佛說孔雀王咒經。二卷。結咒界法附。
不空羂索心咒王經。三卷。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一卷。
觀世音菩薩祕密藏如意輪神咒三經。一卷。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多羅尼經。一卷。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多羅尼咒經。一卷。
十二佛名神咒校量功德除障滅罪經。一卷。
六字咒王經。一卷。以上二十三卷同函。

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三十卷一函。
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一卷。
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一向出生菩薩經。一卷。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一卷。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助護持世間神咒經。一卷。
虛空藏菩薩問七佛陀羅尼咒經。一卷。
金剛場陀羅尼經。一卷。
尊勝菩薩所問一切諸法入無量法門陀羅尼經。一卷。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陀羅尼集經。十二卷。以上二十三卷同函。
大方等陀羅尼經。四卷。
大法炬陀羅尼經。二十卷。以上二十四卷同函。
大威德陀羅尼經。十六卷。
七佛所說神咒經。四卷。
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一卷。以上二十一卷同函。
大吉義神咒經。二卷。
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
佛說大普賢陀羅尼經。
佛說大七寶陀羅尼經。
六字大陀羅尼咒經。
佛說安宅神咒經。
幻師颰陀神咒經。

佛說辟除賊害咒經。
佛說咒時氣病經。
佛說咒齒經。
佛說咒小兒經。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
佛說摩尼羅亶經。十三經同卷。
佛說檀持羅麻油述經。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咒經。
諸佛心陀羅尼經。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
八名普密陀羅尼經。
佛說持世陀羅尼經。
佛說六門陀羅尼經。

清淨觀世音普賢陀羅尼經。八種同卷。
諸佛集會陀羅尼經。
諸佛智炬陀羅尼經。
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同卷。
佛說一切法功德莊嚴王經。
佛說拔除罪障咒王經。
佛說善夜經。
佛說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經。以上同卷。
佛說佛地經。
百千印陀羅尼經。
莊嚴王陀羅尼咒經。
香王菩薩陀羅尼咒經。四種同卷。
金剛光焰止風雨陀羅尼經。一卷。
穌婆呼童子經。三卷。
一字佛頂輪王經。六卷。
蘇悉地羯羅經。四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四卷。
廣大寶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二卷。
牟梨曼陀羅咒經。二卷。
金剛頂經曼殊師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一卷。
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
佛說甘露經陀羅尼。
佛說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經。三種同卷。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四卷。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三卷。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佛說大乘普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佛說大護明大陀羅尼經。三經同卷。
佛說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
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四經同卷。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佛說諸行有為經。
佛說沙彌十戒儀則經。
佛說聖持世陀羅尼經。
佛說布施經。
佛說聖曜母陀羅尼經。二經同卷。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
佛說目連所問經。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毘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五經同卷。
妙吉祥菩薩所問經。
佛說苾芻五法經。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諸佛心印陀羅尼經。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六經同卷。
佛說聖大總持王經。
佛說最上意陀羅尼經。
佛說持明藏八大總持王經。
聖無能勝金剛火陀羅尼經。

佛說尊勝大明王經。
佛說智光滅一切業障陀羅尼經。
佛說如意寶總持王經。七經同卷。
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
佛說十號經。
佛為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法經。四經同卷。
佛說普賢菩薩陀羅尼經。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二經一[illegible]同卷。
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四卷。
佛說毘沙門天王經。一卷。
佛說月光菩薩經。
佛說普賢曼拏羅經。二經同卷。
佛說聖莊嚴陀羅尼經。上下。
佛說聖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經。
千轉大明陀羅尼經。
佛說華積樓閣陀羅尼經。
佛說勝幡瓔珞陀羅尼經。五經同卷。
衆許摩訶帝經。七卷。
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
佛說大金剛香陀羅尼經。三經同卷。
佛說一切如來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
菩提心觀釋經。二經同卷。
佛說四無所畏經。
增慧陀羅尼經。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

佛說大乘戒經。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
大乘八大曼拏羅經。
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
迦葉仙人說醫女人經。八經同卷。
佛說俱枳羅陀羅尼經。
佛說消除一切災障寶髻陀羅尼經。
佛說妙色陀羅尼經。
佛說鉢蘭那賒嚩哩大陀羅尼經。
佛說宿命智陀羅尼經。
佛說慈氏菩薩誓願陀羅尼經。
佛說滅除五逆罪大陀羅尼經。
佛說無量功德陀羅尼經。
佛說十八臂陀羅尼經。

佛說洛叉陀羅尼經。
佛說辟除諸惡陀羅尼經。十二經同卷。
佛說大愛陀羅尼經。
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
佛說尊那經。三經同卷。
佛說善樂長者經。
佛說聖多羅菩薩經。
佛說大吉祥陀羅尼經。
寶賢陀羅尼經。
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五經同卷。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一卷。
佛說延壽妙門陀羅尼經。
一切如來名號陀羅尼經。
佛說法身經。

佛說息除賊難陀羅尼經。四經同卷。
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上中下同卷。
佛說金身陀羅尼經。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佛說淨意優婆塞所問經。三經同卷。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
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三經同卷。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壽命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穰麌梨童女經。一卷。
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經。
佛說大乘大方廣佛冠經。上下。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四經同卷。
薩哀觀自在菩薩經。

文殊問經字母品。二經同卷。
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
佛說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
佛說救拔燄口餓鬼陀羅尼經。三經同卷。
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燄口儀軌經。一卷。
佛說蟻喻經。一卷。
佛說四品法門經。
佛說八大菩薩經。
佛說施一切無畏陀羅尼經。
聖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一百八名眞實圓義陀羅尼經。四經同卷。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
不空羂索毗盧遮那佛大灌頂眞言經。二經同卷。
佛爲優塡王說法正論經。
佛說五大施經。

佛說無畏陀羅尼經。
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多羅尼經。四經同卷。
一切如來大祕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拏羅經。三卷。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
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上下同卷。
阿唎多羅陀羅尼阿嚕力經。一卷。
佛說瑜伽大教王經。五卷。
一字奇特佛頂經。三卷。以上二十卷同函。
佛說一切如來真實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十七卷。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祕密相經。上中下同卷。以上十九卷同函。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祕密大教王經。七卷。

佛說祕密三昧大教王經。四卷。
佛說無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經。三卷。
佛說金剛手菩提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經。三卷。
金剛頂瑜伽念珠經。
佛說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大明觀想儀軌經。二經同卷。
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卷。以上二十六卷同函。
佛說最上祕密那拏天經。上中下同卷。
金剛峯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二卷。
佛說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王經。二卷。
妙吉祥平等祕密最上觀門大教王經。四卷。
普徧光明燄鬘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二卷。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十卷。以上二十一卷同函。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十卷。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上下同卷。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上下同卷。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一卷。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三卷。
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上下同卷。
佛說大方廣曼殊師利經觀自在多羅菩薩儀軌經。
佛說一切佛攝相應大教王經聖觀自在菩薩念誦儀軌經。二經同卷。
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佛說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
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金翅鳥王經。三經同卷。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軌儀經。上中下同卷。
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二卷。以上二十二卷同函。

佛說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二卷。
金剛薩埵說頻那夜迦天成就儀軌經。二卷。
佛說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經。三卷。
吉祥屍陀林莊嚴殊特本續經。一卷。
妙輪上樂王祕密不思議大教王經。一卷。
佛說幻化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觀想儀軌經。一卷。
底哩三昧耶不動尊威怒王使者念誦法。一卷。
聖迦抳忿怒金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二卷。
聖觀自在菩薩功德讚。
讚觀自在菩薩頌。
佛說聖觀自在菩薩梵讚。
聖多羅菩薩梵讚。
事師法五十頌。
犍椎梵讚。四讚二頌同卷。

瑜伽縒迦訖沙羅烏瑟尼沙斫訖囉真言安怛陀那儀則一字頂輪王瑜伽經。一卷。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二卷。
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上下同卷。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二經同卷。
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要集。三卷。以上二十二卷同函。
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一卷。
密跡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一卷。
一切祕密最上名義大教王儀軌。上下同卷。
大樂金剛薩埵修行成就儀軌。
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一儀軌、一伽陀同卷。
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一卷。
金剛頂瑜伽降三世成就極深密門。
金剛頂瑜伽他化自在天理趣會普賢修行念誦儀。一門、一儀同卷。
金剛壽命陀羅尼念誦法。
大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
佛說帝釋嚴祕密成就儀軌。二法、一儀軌同卷。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略示七支念誦隨行法。
速疾立驗魔醯首羅天說阿尾奢法。
大聖曼殊室利童子五字瑜伽法。三法同卷。
大威怒烏芻澀麼儀軌。
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二儀軌同卷。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念誦法。
大聖大歡喜雙身毘那迦法。
大日經略攝念誦隨行法。三法同卷。
五字陀羅尼頌。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一頌、一釋同卷。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密多理趣釋。二卷。
佛說最勝妙吉祥根本智最上祕密一切名義三摩地分。
金剛王菩薩祕密念誦儀軌。
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經。一儀軌、一經同卷。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祕密修行念誦儀軌。
無量壽如來修觀行供養儀軌。二儀軌同卷。
甘露軍荼利菩薩供養念誦成就儀軌。一法、一儀軌同卷。
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
大乘方廣曼殊師利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真言大威德儀軌品。
大方廣曼殊室利童真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真言阿毘遮嚕迦儀軌品。一法、二儀軌同卷。
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二卷。
不動使者陀羅尼祕密法。
金剛頂瑜伽修習毘盧遮那三摩地法。二法同卷。
金剛頂瑜伽經文殊師利菩薩儀軌供養法。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二法同卷。
金剛頂經瑜伽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一卷。
金剛手光明灌頂經最勝立印聖無動尊大威怒王念誦儀軌。一卷。
略述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
一字佛頂輪王念誦儀軌。一門、一儀軌同卷。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道場儀軌。一卷。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儀軌。一卷。
妙吉祥平等瑜伽祕密觀身成佛儀軌。一
普賢金剛薩埵瑜伽念誦儀。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二儀同卷。
大悲心陀羅尼修行念誦略儀。
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
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真言勝相。二儀、一相同卷。

金剛頂瑜伽經十八會指歸。
阿利帝母眞言法。
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一品。一指歸、一法、一品同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
般若波羅密多理趣經大安樂不空三昧眞實金剛菩薩等一十七聖大曼荼羅義述。
陀羅尼門諸部要目。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禮。
受菩提心戒儀。
大乘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六紙同卷。
一百五十讚佛頌。
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一紙、一讚同卷。
瑜伽集要燄口施食儀。十類孤魂文三歸依附。以上三十七卷同函。
中阿含經。計六十卷三函。

增壹阿含經。計五十卷二函。
雜阿含經。計五十卷二函。
佛說長阿含經。二十二卷一函。
別譯雜阿含經。十六卷。
雜阿含經。一卷。以上十七卷同函。
正法念處經。計七十卷三函。
佛說生經。五卷與上同函。
佛本行集經。計六十卷三函。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五母子經。二經同卷。
玉耶女經。一卷。
摩登伽經。二卷。

治禪病秘要經。二卷。
佛說柰女耆域因緣經。一卷。
佛說海八德經。一卷。
雜藏經。
餓鬼報應經。二經同卷。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二卷。
佛說罵意經。
禪性法想經。二經同卷。
佛說處處經。一卷。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一卷。
佛說出家緣經。
佛說阿含正行經。
佛說十八泥犁經。
佛說法受塵經。

佛說進學經。
佛說得道梯隥錫杖經。
佛說貧窮老公經。七經同卷。
須摩提長者經。
長者懊惱三處經。
犍陀國王經。
阿難四事經。四經同卷。
分別經。
未生怨經。
四願經。
獺狗經。四經同卷。
黑氏梵志經。
孝子經。
阿鳩留經。

佛爲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
佛說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
佛說龍王兄弟經.
佛說長者音悅經. 七經同卷.
佛說七女經.
佛說八師經.
佛說越難經.
佛說所欲致患經.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五經同卷.
本事經. 七卷.
佛說興起行經. 一卷.
佛說見正經.
佛說大魚事經.
佛說阿難七夢經.
佛說阿雕阿那含經.

佛說燈指因緣經. 五經同卷.
佛說婦人遇辜經.
佛說四天王經.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
比邱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佛說觀身經.
佛說無常經. 臨終方訣附.
佛說八無暇有暇經. 八經同卷. 以上三十四卷同函.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一卷.
佛說五苦章句經.
佛說堅意經.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 三經同卷.
長爪梵志請問經.
佛說譬喻經.
佛說比邱聽施經.
佛說略教誡經.
佛說療痔病經.
佛說業報差別經. 六經同卷.
佛說十二品生死經.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佛說五無返復經.
佛說佛大僧大經. 四經同卷.
佛說大迦葉本經.
佛說四自侵經.
佛說羅云忍辱經.

佛爲年少比邱說正事經.
佛說沙曷比邱功德經.
佛說時非時經.
佛說自愛經. 七經同卷.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
天請問經.
佛說護淨經.
佛說木槵經.
佛說無上處經.
盧至長者因緣經. 六經同卷.
佛說普達王經.
佛說鬼子母經.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佛說孫多耶致經.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佛說新歲經。
佛說群牛譬經。
佛說九橫經。八經同卷。
佛說五恐怖世經。
佛說弟子死復生經。
佛說懈怠耕者經。
佛說辨意長者子所問經。
無垢優婆夷問經。五經同卷。
佛說耶祇經。
佛說摩達國王經。
佛說旃陀國王經。
佛說五王經。
佛說出家功德經

佛說旃檀樹經。
佛說頞多和多耆經。八經同卷。
祕秘要法經。三卷。
陰持入經。上下同卷。
佛說因緣僧護經。一卷。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五卷。
佛說金耀童子經。一卷。
嗟韈曩法天子受三歸依獲免惡道經。
佛說較量壽命經。二經同卷。
十二緣生祥瑞經。上下同卷。
勝軍化世百喻伽陀經。
六道伽陀經。二經同卷。
佛說解憂經。
佛說徧照般若波羅蜜經。二經同卷。

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上中下同卷。
佛說信解智力經。一卷。
佛說解夏經。一卷。
佛說未曾有正法經。三卷。
佛說決定義經。一卷。
佛說分別緣生經。一卷。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二卷。
佛說金剛場莊嚴般若波羅蜜多教中一分。一卷。以上三十五卷同函。
佛說初分說經。上下同卷。
佛說月喻經。
佛說醫喻經。
佛說灌頂王喻經。三經同卷。
佛說羅力太子因緣經。上中下同卷。
佛說身毛喜豎經。上中下同卷。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八卷。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卷。
大乘密嚴經。三卷。
佛說大集會正法經。四卷。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上中下三卷。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
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三經同卷。
佛說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上中下同卷。
地藏菩薩本願經。二卷。
佛說大乘智印經。二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釋迦譜。十卷。

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十卷。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二卷。

佛說大乘入諸佛界智光明莊嚴經。二卷。

佛說法乘義決定經。上中下同卷。以上二十七卷同函。

解脫戒本經。二卷。

師律戒行經。一百九卷。計五函。

分別戒律經。八十三卷。計四函。

各各解脫經。二卷。

比邱尼分別戒律經。二十八卷。以上三十卷同函。

戒律會集經。五十九卷。計三函。

徽妙戒律經。十一卷。

無上戒律。五十三卷。

聖修行贍。

三寶吉祥偈。

成妙樂吉祥偈。三經同卷。以上六十卷三函。

西藏攷

撰人未詳

西藏考一卷。不著撰人姓氏。蓋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隨筆記錄之册中。述行程頗詳。證今多不同。亦資考證。其錄布顏、庫庫木、葉楞、布魯克巴、噶畢、東魯卜諸奏書文字極拙、詞指悖順一也。重譯西藏文字。先以唐古忒語次譯漢語。地荒遠。則九譯而後通。心知其意可已。大召寺有二唐盟碑。今存者。爲穆宗時物。昔見拓本漫漶不可讀。金山周藹聯竺國紀游錄其文。空不可識者百四十二字。且云碑爲番人鑿字其上。無從辨識。此書全文具在。有周氏誤釋。藉得舉正者。碑末周細爲文以下尚有十七字。周氏并不及之。是可寶也。碑有倘傾覆及動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語。匪族異心。要盟無信。具驗於此。周氏以倘傾爲仍須陰謀者下空六字。豈甚疾惡。遂沒其文耶。竊願存之。爲鑒戒焉。會稽趙之謙。

西藏考

康熙五十九年。大兵定藏。撫有是土。十數年官兵往來其間。鑿山爲道。遂成通衢大路。僻壤頑民。莫不識中國衣冠。恩威遠布。外域內歸。自唐而下。從未有如今日之闢萊者也。

西藏之西南。約行兩月餘。有巴爾布一區。於雍正十年慕德歸誠。隨賞勅書三道、綵緞等物。十一年秋八月。遣使送至後藏。命人齎送轉賞三罕。至甲寅春正月。三罕復遣使來藏。請赴都謝恩。沿途供應糧駝馬匹。於四月二十一日。始起程入京。三罕奏章譯文錄後。

布顏罕奏書。大主明鑒。微末布顏雜雜噶爾兒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冲和。微末布顏罕不勝歡幸。蒙大主仁恩。賞以勅書、緞疋、琉璃、磁器等物。類仰瞻聖明。不勝欣喜。向聞大主仁化。即欲遣使請安。抗藏罕不爲轉奏。計無所出。今蒙貝勒奏請。得瞻大主天恩。又得遣使奏書。誠大幸也。伏願溫旨時頒。邊末小罕。普瞻天恩矣。鑒之鑒之。奏書微儀。哈搭一個、珊瑚樹一株、珊瑚一串五十五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琥珀一串四十六個、金絲織成卡契帶三條、金絲織成小卡契帶五條、各色哈契緞三疋、白卡契布四疋、犀角筒孔雀尾扇二柄、孔雀尾一束、黑香一包、各色藥一包。癸丑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

庫庫木罕奏書。大主明鑒。微末庫庫木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幸甚。庫庫罕以實心藏感大主

仁恩。蒙賜以勅書、緞疋、琉璃等項。向聞大主天恩仁惠。至於天恩溫旨如此稠降。實出望外。今貝勒轉奏。蒙賜勅書。無涯大恩。愛我生靈。如同父母。不勝欣慶。特差巴瓦尼桑格爾恭謝天恩。伏思庫庫木小翠邊部小翠。惟仰賴大主仁恩。以安其生。仰乞溫旨不時下降。奏書徵儀。哈搭一個、大珊瑚二個、小珊瑚六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各色金絲織成卡契帶一條、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孔雀尾管子碗二個、各色卡契布二十疋、白卡契布五十九疋、各色藥六包、額納特克克巴爾布等處地圖二張。癸丑年十一月十七日奏。

葉楞翠奏書大主明鑒。微末葉楞翠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幸甚。向因額勒不將大主天威仁化曉諭我等。今幸貝勒宣傳。我等方知虔誠恭順。得邃賞賜勅書、緞疋、琉璃、磁器等類。如我親瞻天顏。不勝欣慶之至。邊部小翠。惟乞大主憐愛鑒之鑒之。奏書徵儀。哈搭一個、大小金錢二個、林親中內佛一尊、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小珊瑚一串一百三十六個、孔雀尾管子椀、孔雀扇一把、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各色藥一包、巴爾布帶二條、白卡契布三疋、各色布十疋、卡契緞三疋、巴爾布四疋、黑香一包、阿爾拉二包。癸丑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

布魯克巴在西藏西北。約行月餘。諾彥林親乃紅帽之傳。地頗熱。產大豬、稻、黍、豆、麥、瓜、果等類。與中國相同。南行月餘。即天竺國也。其布魯克巴。在唐時歸附於內。曾賜給印冊。其印文曰唐師國寶之印六字。外有噶畢一族。原係諸彥林親分出者。日久勢漸大。後有諸彥林親之呼圖克圖喇嘛楚克喇嘛木查兒至噶畢地方。噶畢留不放歸。再諾彥林親屬下之地納地瓦二處百姓。潛赴噶畢朝拜。由是兩家成隙。互相仇殺。噶畢力窮。於雍正十年。投歸貝勒頗羅鼐。請兵助之。敗諾彥兵於界地。於是諾彥林親亦遣使至駐藏大臣處歸順。並請赴都進貢。大臣因其兩家正相仇殺。暫留來使在藏。先將投誠進貢並兩造仇殺緣由起奏。於十一年春二月。差官前赴排解不就。復於冬十月。又遣辦理夷情之陝西督標遊戎和倘並貝勒頗羅鼐所差噶隆中子。以及外委漢員。前赴適中之江則城解和。各取永和印契。帶兩家貢使。於甲寅年正月始回藏。沿途供給糧駝。前赴京都。各有奏書。

布魯克巴奏書天下含生共藏滿主西天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喇嘛查色立、布魯克巴古卽諸彥林親齊類拉卜等。焚香望闕合掌叩拜。謹奏爲恭請聖安。仰乞天恩事。西陲愚衆不辨善惡。妄行殘殺。西藏貝勒致書宣諭大主天恩仁化。我等不勝欣感。遣使大人貝勒處。乞准歸誠。復蒙大主賜以生平未覩之異數大恩。實於黃金滿世界矣。此如天之大恩。實萬不能圖報。惟有感激恭謝天恩。但布魯克巴人愚如獸。不知法教。因與噶畢搆衅。蒙駐藏大人轉奏大主。憐憫衆生。特差官員噶隆爲我等和解。又蒙西藏貝勒親赴江則。宣諭大主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每處設一碟巴照看辦事。諄諄致書教訓。我等俱感激。欣然和好。自今以後。惟有感戴皇恩。永遠安樂。敬求者。有布魯克巴人等。多不知法度者。求大主賞以勅

印。以便管轄。且愚人上畏大威。各守法度。可致生生世世子孫永得安生者。皆大主再造之恩。於大主別無所思。伏乞憐憫。時降教訓。鑒之鑒之。爲此特差格隆布爾仲恭請聖安。伏乞天恩。並獻土產。各色卡契帶一條、卡契緞五疋、珊瑚一串、蜜蠟珠子一串、五色花布四疋、魯克巴白布二十疋、卡契小刀一把。月之吉日。

噶畢東魯卜奏書天下含生共藏滿主西天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噶畢東魯卜喇嘛。焚香望闕合掌叩拜。爲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事。東魯上合天心。恭順歸命。仰賴大主恩威。安生樂業。奏請訓旨之後。蒙賜以有生未見異數大恩。噶畢東魯卜不勝欣感。曾經恭請天恩。實不但今生。雖萬萬世不能仰報。惟有三寶佛前虔誠諷經。祝滿主西天大主萬萬年耳。但布魯克巴等生性愚昧如畜。屢生彼此生隙。駐藏大人奏聞大主。普愛生靈。差官員噶隆爲我等和解。貝勒又至江則宣諭大主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教訓和好。各處碟巴照看辦事等因。致書教誨。如幼兒得母。欣感無既。今和好。惟感大主庇佑宏恩安樂而已。拜求滿主西天大主憐憫愚生。賜以勅印。得賴恩威。便於管轄。所賜五城人民。彼亦知敬畏。各守法度。以安其生。此皆滿主西天大主憐憫再造之恩也。鑒之鑒之。爲此特差使者商納克諾爾布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並獻土產奏書。哈搭珊瑚、金絲織成卡契緞、象牙一根。蜜蠟珠子一盤。月之吉日奏。

於雍正十三年夏。賞給勅書各一道。適噶畢東魯卜喇嘛已病卒。於是將地土人民仍歸諾彥林親管轄。內有不愿歸附之民一百餘家。乃給與牛隻耕種。安插於適中江則地方。乾隆元年春三月。諾彥林親齊類拉卜濟親身赴藏。朝覲達賴喇嘛。並謁各大臣畢。仍回伊國。

又新撫歸誠南城巴卡餘樹納克樹等處。其地在四川西甯西藏三處之中。自雍正三年。經四川提督周瑛會勘招歸版圖。於九年復經駐扎西甯散秩大臣達鼐奏請川陝派員再勘。以定疆界管屬貢賦。十年夏。西甯派員外郎五十七、筆帖式齊明、藍翎侍衛哈爾濟、遊擊馬受華、都司周渠元、遊擊李文秀、雅州府張植。西藏派主事納遜額爾黑圖、守備和倘。會勘分定。附近西甯者。歸西甯管轄。附近西藏者。暫歸西藏管轄。議得千人以上之部落。設千戶一名。百人以上者。設百戶一名。不及百人者。設百長一名。千戶之下。設百戶五六名。百戶之下。設百長三四名。每百戶居民。每年納貢馬一匹。每匹折銀八兩。按戶每年征銀八分。近西甯者。歸西甯道納收。近西藏者。歸西藏糧務處交納。內有腳巴喇布二處。共七十餘戶。一在南城近界。一在木魯烏蘇河邊。其二部落原未納過差。今將附近河沿者。令其當濟渡之差。附近南城者。於會盟時。令其傳送公文。免其納馬。頒給各土千百戶號紙。並唐古特兒子蒙古字律例。令其遵奉同行。計西甯管轄番民四十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戶。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名口。共折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

計西藏管轄番民三十九族。共四千八百八十九戶。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名口。共折征銀三百九十一

第一錢二分。

唐盟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以證之，世二代二，使其稱贊是盟，大節留傳之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得知黎贊陛下，二聖濬哲鴻被，曉全永之化，孚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實，慈親同心，以申舊好之意，共成厥美，今漢蕃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為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境或有猜阻捉生問事訖，給以衣糧放歸，今社稷山川無擾，各敬神人，然舅甥相好之義若難，每思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西路所遣唐差蕃使，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須合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起，罔聞寇盜之名，類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永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讚之聲，徧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合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與日月星辰之下，共陳刑共，為設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事誓，背漢蕃背約破其名者，來其殃禍也，倘傾覆以及動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為文，二君之德，高載稱揚，內外蒙庥，人民咸頌矣。

御製平定西藏碑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得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歷數之國，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為施主，頤極安寧，後達賴喇嘛之殁，弟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苦苦瑙兒羣衆公同之情，中間策妄阿拉蒲坦生事擾亂，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殘班禪，毀壞寺宇，殺戮喇嘛，名為護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為非法，命皇子為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數萬，歷煙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遁逃，一矢不發，早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呼必爾罕冊印，封為第六輩達賴喇嘛，並禪搭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煙瘴險遠之區，曾未半載，劃建殊勳，實從古未有，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類神武，超越往代，天威所臨，惟魔播蕩，復興蒙古所向尊奉法教，護庇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共樂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石召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勸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如此舉行，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康熙六十年，雍正二年季夏月之吉。

內閣學士臣鄂賚、員外郎臣常保、筆帖式臣佛保、傅德、納遜、額爾克圖、四川松潘鎮總兵官臣周瑛、

副將郭壽域、參將趙儒、遊擊高瑞瑤、守備董之俊。

附錄

聖天子統御中外，覆育萬方，文德覃敷，化自古難化之族，武功赫濯，服從來未服之氓，允矣澤被無垠，威周出日，凡衆血氣，其不尊親，獨策妄阿拉蒲坦蠢爾無知，自外生成，逞井蛙之見，肆螳臂之雄，命郭多布等戕害喇嘛，荼毒生靈，邊城奏報，上廑宸衷，軫此方隅，陷於水火，爰命撫遠大將軍親王統領滿漢駐節木魯烏蘇，居中調度，指授機宜，遣平逆將軍延信由苦苦腦兒一路進勦，命臣噶爾弼統領川滇荊楚浙江滿漢官兵，由蜀進勦，爰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出蜀，至打箭爐、裏塘、巴塘、乍丫、察木多，會集滇兵，整隊進發，一由類烏齊、結束、結樹、冰噶、三大奔，上為正兵，一由洛隆宗、說板多、達喇宗、沙上拉，為奇兵，定期會聚喇里、竹賈、黑竹上卡一帶地方，宣布朝廷恩威，曉以順逆大義，撫歸叛販，散賊番，降服準噶爾委授之藏王達格咱碟巴阿角拉復坦，兵不血刃，於八月二十三日直抵召地，封倉庫以待西師，撫俗而寗土，招回哈拉烏蘇助逆之蠻兵，斷彼拉撒達木餽賊之糧運，西師在前，我兵在後，而車零敦多布等拔散食絕，力竭勢窮，狼奔鼠竄，蹤影遁逃，由是西來之達賴喇嘛於九月十五日得以抵藏坐床，僧俗皈依，遠邇傾向，歡聲震天，梵音匝地，共祝聖壽無疆，山河鞏固，此皆上賴廟謨弘遠，王威遐宣，下仗總督年羹堯經理有方，糧糈充裕，兼之將士奮勇，共切同仇，所以道經五千，巇危峯笮嶺，有如

平地，時值四月，冒蠻煙瘴雨，甘若飴糖，壯氣如雲，有征無戰，成此克復之功也，勒之豐碑，聊記通途□年云爾，銘曰，天地為界，日月為期，一洗塵氛，永淨荒裔，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冬月吉日，總統滿漢官兵征西將軍臣噶爾弼

竊惟□遠用□，非神武不能獨斷，克期翦逆，非容慮弗克萬全，我皇上恩周九有，德遍遐荒，萬國咸甯，舟車一統，正朔所被，未有如今日之廣者，不意策妄阿拉蒲坦妄逞螳臂，塞外跳梁，荼毒生靈，騷擾鄰族，始侵哈密，繼擾西藏，我皇上天地為心，深慮一格之未靜，致有一夫之不獲者也，撫遠大將軍王體聖意，布德宣威，特保議政大臣宗室延信入藏，蒙聖上調京陛見，親授方略，加平逆大將軍，撫遠大將軍王於今夏出口，師次木魯烏蘇，選將調兵，計籌糧餉，親視渡河，平逆將軍統領滿漢官兵前進，恭承王命，領督標甘涼官兵，護送達賴喇嘛過河之後，賴平逆將軍調度有方，連營十二，周圍繞匝，分派大炮，擺列卡倫，晝則馬於外，夜則馬於內，法令森嚴，號令整齊，守營嚴密，晝夜不眠，輪番更替，逆賊襲營三次，俱被鎗礮打敗，殺傷無算，逆賊喪膽奪魄，遠竄遐奔，達賴喇嘛貝葉蟬蟠，安行入藏，男女合掌禮拜，喇嘛伏身躬迎，咸謂光天化日，均樂太平之喜，絕域遐荒，永享平靜之福，半舞足蹈，鼓樂謳歌，九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坐床，此皆我皇上乾剛獨斷，離照當空，容慮殿陛之間，決勝萬里之外，撫遠大將軍王知人善任，保舉得賢之所至也，平逆將軍之功，昭昭西域矣，麟得追隨驥尾，欣附龍鱗，爰紀其事，勒諸貞珉，以永垂不朽，欽

命議政大臣、鎮守山東全省地方、駐劄登州總兵官、都督事、加一級李麟題。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吉旦。

今之西召。古之烏斯也。歸順天朝。歷有年矣。其地設有貝子公等。以統其番。歲丁未。伊等自相叛殺。荷蒙聖天子俯念唐古忒人民遭其苦累。特命大臣統三省之師。前來安撫。不絕一絲。未發一矢。而元兇就縛。彰明其罪。用正典刑。拯恤良番。安生樂業。遠近歡呼。老幼忭舞。共頌皇恩矣。查郎阿等目擊而知聖德高深。誠所謂無遠弗屆。自此永慶昇平。常沐帝澤於奕禩云爾。是記。雍正七年歲戊申月吉旦。

天恩國法。除暴安良。烏斯億萬。頌祝無疆。雍正八年冬月。西寧總兵官趙隆周開捷。

南山爲帶。樹爲旂。用彰威武。永奠番疆。欽命料理藏務、陝西永昌協副將馬紀師。

自打箭爐至藏。共設塘站八十四處、糧務六處、汛地十五處、程途、關隘、緊要、險阻詳後。

成都府至雙流縣。四十里。
雙流縣過黃河、新津河、至新津縣。五十里。
新津縣至斜江河。四十里。
斜江河至邛州。六十里。
邛州至大塘鋪。四十里。
大塘鋪至北站。四十里。
北站至名山縣。五十里。
名山縣至雅州府。四十里。雅州城外關口。前有鐵索橋。
雅州府至觀音鋪。四十里。
觀音鋪過飛龍關、至石家橋。三十里。
石家橋過榮經河、至榮經縣。三十里。
榮經縣至黃泥鋪。四十里。
黃泥鋪過相嶺、至清溪縣。五十里。
清溪縣至泥頭。七十里。
泥頭至林口。三十里。山路崎嶇。
林口過飛越嶺、至化林坪。四十里。
化林坪至冷磧。三十里。
冷磧至瀘定橋。四十里。其橋係鐵索爲之。
瀘定橋至大岡壩。三十五里。

大岡壩至頭道水三十五里。過大岡山。金劉壩。大小椅橋。路甚崎嶇。
頭道水至打箭爐六十里。路甚崎嶇。出打箭爐至頭道水橋下營。安鎮口塘。
貢諸橋至折多山四十里。有番民三戶。店二座。有柴草。
折多過大山、至納哇出卡七十里。路雖不甚陡險。有塘汛。有人戶柴草。
納哇出卡至瓦碩。四十里。路平。有一百戶一名。草多柴少。
瓦碩至東俄洛。三十里。路平。有土百戶一名。
東俄洛過高日寺、大雪山、至臥龍石、六十里。山有瘴氣。極高峻。柴草甚缺。
臥龍石至八角樓。三十里。有人戶柴草。
八角樓至德慶營。三十里。過雅龍江河西下營。有皮船。
德慶營至麻蓋中。四十里。有人戶柴草。
麻蓋中過剪子灣、撥浪工、大雪山、至西俄洛。九十里。山大。有瘴氣。盜賊出沒劫掠。有土百戶二名。柴草廣。撥浪工地方設有守汛把總一員。汛兵十名。
西俄洛過小山、至咱嗎納洞。四十里。無人戶。有柴草。
咱嗎納洞過小山、至火竹卡。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火竹卡過渡山、至裏塘。七十里。裏塘有正副營官二員。人民廣衆。有大寺院。不產五穀。[illegible]有柴草。駐[illegible]務。設有守汛把總官一員。汛兵二十五名。
裏塘上渡山、至納哇奔松。六十里。有瘴氣。無人戶柴草。
納哇奔松過山嶺。下郎海子塘。有汛。漢兵八名。過納噶了大山、至拉二塘。一百里。有人戶柴草。山路峻險崎嶇。有蠻賊強盜出入之所。
拉二塘過大渡山、至業龍寨。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業龍寨至立登三壩。 十里。過二大山。無人戶。均有柴草。立登三壩設有漢兵十名。
立登三壩過大雪山、至大所。七十里。大所設有漢兵十名。山路陡險崎嶇。有蠻賊人戶。有柴草。強盜出入之所。
大所過大雪山、至小壩冲。一百二十里。有人戶。柴草。天氣暖。山路極險。有強盜出劫。
小壩冲至巴塘。三十里。巴塘有人戶。柴草。寺院。正副營官二員。天暖。山路險難行。駐防務。設有把總一員。漢兵十名。
巴塘過小山、沿金沙江。下至牛古渡。四十里。有人戶。柴草。產葡萄核桃等物。
牛古渡至竹巴籠。四十里。過金沙河西下營。有人戶柴草。有木船濟渡。自巴塘至船一日可到。山路崎嶇險窄。
竹巴籠至工拉。四十里。有人戶。柴草。此一帶俱產葡萄核桃等果。
工拉過空子頂、大雪山、至莽里。八十里。有人戶。柴草。路甚寬。爲夾壩出沒之所。
莽里過渡山、至南登。六十里。有人戶。柴草。寺院。又有漢人寺。其寺昔日雲南官兵所建。故名漢人寺。其山名爲寧靜山。有分界牌。乃西藏雲南分界之處。
南登過渡山、至殼黍。三十里。有人戶。柴草。樹塔。
殼黍過渡山、至普拉。三十里。有人戶。柴草。

普拉至江卡兒，五十里。（有人戶、柴草。有遊賊出沒。江卡兒設有守汛把總一員，漢兵二十名。）

江卡兒過大山、至黎樹，一百里。（有人戶、柴草、烟瘴。設有守汛漢兵十名。）

黎樹過漫山、至阿布拉塘，五十里。（有人戶、柴草。路平。）

阿布拉塘過二小山、至石板溝，四十里。（有人戶、柴草。石板溝設有守汛漢兵八名。）

石板溝過大山、至阿足，五十里。（有人戶、柴草、烟瘴。阿足設有守汛把總一員，漢兵五十名。）

阿足過二小山、至洛家宗，八十里。（有人戶，柴草少。）

洛家宗至乍了，九十里。（多人戶，柴草少。有大寺，路徑崎嶇多石。其地番人性野好鬪，番盜甚多。駐糧務，設有防守把總一員，漢兵三十名。）

乍了至雨撒塘，三十里。（有人戶、柴草。路稍平而多險窄。此塘係西藏安設，番防守。）

雨撒塘過大雪山、至昂地，九十里。（有人戶。山大高峻，路陡險，崎嶇難行。積雪經年不化。瘴時有。）

昂地過大山、至王卡兒，九十里。（有人戶，柴草極少。有熱水一道。）

王卡兒至巴貢，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巴貢過二大山、至奔地，一百里。（人戶稀少，有草無柴。時多惡瘴。）

奔地過大山、至蒙布塘，八十里。（有人戶、柴草。路崎嶇。）

蒙布塘過大山、至昌都，　里。（多人戶，有柴草。大寺院，駐糧務，設有防守把總一員，漢兵二十八名。昌都又名瓶平。過綠樹、滿樹，乃西藏、四川、雲南三處交界之地。山路峻險，多瘴氣。自巴塘至此一帶番夷，性最頑劣，奸詭最多，又有蠻島邦官角、上下蠻剳，夾壩不時出沒，其搶劫日有。）

昌都至惡洛藏，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惡洛藏至過角塘，五十里。（有人戶、柴草。山高積雪，多瘴氣。）

拉貢至恩達，六十里。（有人戶、柴草。）

恩達過大雪山、至瓦合塘，一百四十里。（有人戶、柴草。此山綿連數百里，積雪最深，瘴癘最很，歷來斃人甚多。）

瓦合塘過大雪山、至麻里，四十里。（有人戶、柴草。）

麻里過大山、至三巴橋，四十里。（三巴橋又名假夷橋。山路陡險。有人戶、柴草。）

三巴橋過狄二大山、至洛隆宗，八十里。（有人戶、柴草。有寺院。正副糧官。山路崎嶇陡險。）

洛隆宗過大漫山、至紫安，六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路平。有瘴氣。）

紫安至說板多，五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正副糧官。設有守汛把總一員，漢兵五十名。）

說板多過大漫山、至中譯，　里。（有人戶、柴草。）

中譯過大漫山、至巴里郎，四十里。（有人戶、柴草。）

巴里郎過簽瓦合、至拉里子，一百二十里。（有人戶、柴草。山高路險，積雪盛夏不消。）

拉里子過小山、至冰塲，五十里。（有人戶、柴草。正副糧官。路徑稍平。）

冰塲至丹達，六十里。（有人戶、柴草。路極險，崎嶇難行。）

丹達過沙工、大雪山、至郎吉宗，一百一十里。（有人戶、柴草。山高路陡險，積雪深數十丈，有瘴氣。）

郎吉宗至大窩，六十里。（有人戶、柴草。此處有兩條路：一由順湖而走四十里，其路稍平，但山路六十里，路陡險窄；一由湖邊，夏天發水，漲滿路徑，不能行也。）

大窩至阿蘭多，四十里。（人戶稀少，柴草少。路平窄小。）

阿蘭多至甲貢，八十里。（無人戶，柴草少。路稍平。路旁生有醉馬草，若馬誤食，立斃。）

甲貢至多洞，六十里。（無人戶，有柴少草。路崎嶇。）

多洞過魯工拉、大雪山、至插竹卡，一百里。（無人戶，無柴草。山不甚高，而積雪最難行之處。）

插竹卡過小山、至拉里，七十里。（有人戶，無柴，有草。有大寺院。路平，天道寒冷。不生五穀。拉里設有防守把總一員，漢兵二十六名。）

拉里過大雪山、至阿咱，五十里。（無人戶、柴草。不生五穀。山高極險，積雪寒氣。）

阿咱沿海子、至山灣，八十里。（無人戶，有柴草。路平。）

山灣過瓦子雪山、至常多，五十里。（無人戶，柴多草少。山高路險，積雪極深，有瘴氣。又名祖拉山。）

常多至寧多，六十里。（有人戶、柴草。寺院。）

寧多至江達，七十里。（有人戶、柴草。江達乃西藏咽喉重地，設有駐防守備一員，漢兵一百二十名。）

江達至順達，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順達至鹿馬嶺，八十里。（有人戶、柴草。）

鹿馬嶺過大雪山、至磊達，八十里。（無人戶、柴草。山高路險，積雪不化。有瘴氣，又名禱香嶺。）

磊達至烏蘇江，六十里。（有人戶、柴草。自此以下至藏，道路平。）

烏蘇江至臨欽里，四十里。（有人戶、柴草。）

臨欽里至黑竹上卡，六十里。（有人戶、柴草。）

黑竹上卡至拉木，六十里。（有人戶、柴草。寺院。）

拉木至德盧鰲，八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設有十防兵。）

德盧鰲至磡塘，四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又名蔡里。）

磡塘過機楚河、至拉撒召地，三十里。（機楚河即藏江，有木舡渡。惟此河之水西流。）

以上自四川成都府起程，由打箭爐、察木多至西藏拉撒，雖程途止有五千五百九十五里，而層山疊水，峻嶺高峯，削壁懸崖，陰潭幽澗，險惡之處，實難枚舉。兼之雨雪非時而頻至，寒暄朝暮之不同。高阜之地則暖，卑下之區則冷。其有積雪瘴氣之山，陰雲常結，暗霧閉凝，日光慘淡，月色淒微，不惟草木不生，即鳥獸亦所不至。風能拔木，雨即成冰，舉步盡鳥道羊腸，上下皆攀藤附葛，地無十里平，天無半日晴，身至其境，萬慮皆空矣。

自打箭爐由雀耳碟革草地至察木多路程里數。

打箭爐至折多山。四十里。

折多山根至剔茹。四十里。

剔茹至瓦七寨。四十里。

瓦七寨至郎寨堡。四十里。

郎寨堡至扒桑寨。四十里。

扒桑寨至上八義。五十里。

上八義至泥馬塘。五十里。

泥馬塘至雀雅。三十里、

雀雅過山、至拉袍塘。五十里。

拉袍塘至孜隆。六十里。

孜隆至拉撒褚。七十里。

拉撒褚至吉如褚卡。五十里。

吉如褚卡過小山、至草谷。三十里。

寨窩下至拜賓塘。五十里。

江賓塘至竹窩。五十里。

竹窩過山。至勒公松多。四十里。

勒公松多過普玉隆、至甘孜。二十里。

甘孜過河、至白利。三十里。

白利至龍壩擦。五十里。

龍壩擦至阿里拉洛。四十里。

阿里拉洛至鑫隆。六十里。

鑫隆至碟革。四十里。（俗革小地名七登）

碟革界至羅敦。六十里。

羅敦至吉馬塘。六十里。

吉馬塘至林蔥。五十里。

林蔥至楮泥拉花。六十里。

楮泥拉花至林春科寨過河。五十里。

林春科寨至板的卡上半山。四十里。

板的卡上山下至巴我。三十里。

巴我至甲界。六十里。

甲界至江党。七十里。

江党至革拉。六十里。

革拉至革拉上。三十里。

革拉上過山、至峽隆搭。三十里。

峽隆搭至哈甲。五十里。

哈甲至哈甲峽口。三十里。

哈甲峽口至冲撒得。三十里。

冲撒得過山、至熱子。六十里。

熱子至察木多。四十里。

以上計三十九站。共程一千七百八十里。道路平坦。山亦不甚高險。柴廣草茂。番民多住黑氈帳房。以牧放孳畜爲生。微有瘴氣。

自察木多由草地進藏路程。

察木多至恩洛藏。五十里。

恩洛藏分路至杓多。六十里。

杓多至昌都。四十里。

昌都至類烏齊。五十里。

類烏齊至達塘。五十里。

達塘至加木喇族。八十里。

加木喇族至江濟松多。一百里。

江濟松多至王岡松多。八十里。

王岡松多過四山、至塞耳松多。八十里。

塞耳松多至拉咱。六十里。

拉咱過山、至吉樂塘。五十里。

吉樂塘至擦隆松多。（卽存奔色擦）七十里。

擦隆松多過山、至姜党橋。七十里。

裟党椗至拉貫洞.七十里.

拉貫洞至汪族.六十里.

汪族至結樹逸卡.八十里.有人戶.大寺院.

結樹逸卡至三大偏闕.五十里.

三大偏闕至噶咱塘.八十里.

噶咱塘至葛現多.七十里.

葛現多至拉里僾.七十里.

拉里僾分右手進濮.至拉里界.六十里.

拉里界過山.至吉克卡.七十里.

吉克卡至沙加勒.七十里.

沙加勒至積華郎.七十里.

積華郎至哈噶錯乍.七十里.

哈噶錯乍至胖樹.六十里.

胖樹至仲納三壩.六十里.

仲納三壩至納定同古.六十里.

納定同古至黑竹工卡.七十里.合進藏大路.

自察木多至黑竹工卡合進藏之大路處.計二十九站.共程一千九百一十里.

從西寧由木魯烏蘇一帶至西寧路程.

西藏拉撒至郎拉.四十里.有柴草.

郎拉至們都.三十里.

們都至甘定聶科兒.七十里.

甘定聶科兒至沙拉.六十里.有水田.柴草.

沙拉至達隴.四十五里.

達隴過鐵橋.至夾藏塘.四十里.

夾藏塘至羊拉.六十里.

羊拉至旦木東邊.六十里.

旦木東邊至魁天西里.七十里.

魁天西里至石傑老兒.六十里.

石傑老兒至噶欠.六十里.

噶欠至哈拉烏蘇西邊.六十里.

哈拉烏蘇西邊至郭隆.五十里.

郭隆至楚木拉.五十里.自們都至楚木拉.一路俱有水草.無柴.惟燒馬糞.無強盜.

楚木拉至韓諾果兒西邊.七十里.

韓諾果兒西邊至蒙咱西里.六十里.

蒙咱西里至蒙咱西里東邊.四十里.

蒙咱西里東邊至沙克因果兒.四十里.

沙克因果兒至泡河老.六十里.

泡河老至巴木漢.五十里.

巴木漢至蘇柯東邊.六十里.

蘇柯東邊至一克諾木漢烏巴什.五十里.

一克諾木漢烏巴什至吉利卜拉.六十里.

吉利卜拉至因達木.四十里.

因達木至阿木旦河.四十里.

阿木旦河至哈拉河洛.四十里.

哈拉河洛至卜哈賽勒.五十里.自韓諾果兒西邊至卜哈賽勒.俱有水草.有強盜.

卜哈賽勒至多洛巴兎兒.五十里.

多洛巴兎兒至湖浪河.六十里.

湖浪河至賽柯蚌.五十里.

賽柯蚌至河濟插漢哈達.八十里.

河濟插漢哈達至插漢哈達.四十里.

插漢哈達至插漢顛爾吉.八十里.

插漢顛爾吉至柯柯可旦.五十里.

柯柯可旦至柯柯腦兒.五十里.

柯柯腦兒至柯柯濮.四十里.

柯柯濮至木魯烏蘇河.五十里.

木魯烏蘇河至哈拉柯洛.七十里.

哈拉河洛至巴漢白彥六十里.
巴漢白彥至烏河那腦三十里.
烏河那腦至烏河那岐六十里.
烏河那岐至白彥哈拉四十里.
白彥哈拉至喇嘛托洛海川口五十里.
喇嘛托洛海川口至道塞勒河八十里.
道塞勒河至哈拉河六十里.
哈拉河至哈麻胡六太四十里.
哈麻胡六太至且克腦兒四十里.且克腦兒即星宿海藏.
且克腦兒至鎖里麻九十里.此一帶即黃河源.鎖里麻即黃河沿.
鎖里麻至荷葉兒打巴根七十里.
荷葉兒打巴根至畢流兎河口七十里.
畢流兎河口至畢流兎四十里.
畢流兎至埡里卜拉五十里.
埡里卜拉至得侖腦兒七十里.
得侖腦兒至哈隆烏棨六十里.有鹹水
哈隆烏棨至登努兒忒五十里.
登努兒忒至衣麻兎川四十里.
衣麻兎川至衣麻兎三十里.
衣麻兎至沙拉兎七十里.
沙拉兎至木胡兒七十里.
木胡兒至哈套口八十里.
哈套口至插漢郭博兒三十里.
插漢郭博兒至柯柯托洛海七十里.
柯柯托洛海至瑞布額五十里.
瑞布額至哈什哈水五十里.
哈什哈水至日月根四十里.
日月根至駱駝脖項四十里.

駱駝脖項至馬鞍嶺六十里.

自哈套勒至西寧俱有水草.少柴水.微有瘴氣.此一帶有土番韃子二種.皆以牧放孳畜爲生.所居盡係黑帳房蒙古包.搬移無定.但有水草處即住.所食俱牛羊肉.

以上自藏至西寧城.計六十八站.共程三千七百餘里.

自藏出防臘格那兒塘口路程.

西藏至夾普三十里.
夾普至浪子四十里.
浪子至莽里四十里.
莽里至得臉登四十里.
得臉登至楊八景五十里.
楊八景至卡子四十里.
卡子至乾海子四十里.
乾海子至桑駝洛海四十里.
桑駝洛海至楮登立瑪兒五十里.楮登立瑪兒即那臘兒
楮登立瑪兒至那根初多三十里.係臘格那兒口子.自西藏至臘格那兒.俱有水草.此一帶人民係蒙古韃子二種.所居黑帳房蒙古包.以牧放爲生.所食牛羊肉.

以上計十站.共程四百二十里.

自藏出防餘樹卡侖路.此係西藏東北一路

西藏至哈拉場三十里.
哈拉場至彭多三十里.
彭多至黑隆堡三十里.
黑隆堡至簡仲三十里.
湯清至江清八納卡八十里.
江清八納卡至所曾頂滚四十里.
所曾頂滚至納善塘五十里.
納善塘至春科巢九十里.
春科巢至甲里剛多四十里.
甲里剛多至先布松多四十里.
先布松多至陳布松多六十里.

陳布松多至興多六十里。
興多至必洛腿一百里。
必洛腿至擦桑納六十里。
擦桑納至曲尺松多六十里。
曲尺松多至酒多坡七十里。
酒多坡至噶閏一百里。
噶閏至噶堡五十里。
噶堡至魁欽八十里。
魁欽至納馬撥地一百里。
納馬撥地至濟江八納那一百十里。
濟江八納那至餘樹一百里。

以上自西藏至餘樹卡命計三十八站。共程二千三百里。又有餘樹之分防小卡。共四處。每處設有漢土兵丁防守。

苦苦賽。白兔山。齊岔河。灑古老。

自西藏出防拉兔卡命路程。

西藏至夾普三十里。
夾普至浪子三十里。
浪子至拉咱兇六十里。
拉咱兇至粗布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粗布過大雪山、至阿里七十里。無人戶。有柴無草。
阿里至甲仲八十里。
甲仲至泥木根畢七十里。
泥木根畢至族貢八十里。
族貢至八各七十里。有人戶。無柴草。
八各至大雪山根五十里。
大雪山根至臨宗卡九十里。
臨宗卡至鬧卡五十里。無人戶。
鬧卡至熱党八十里。

熱党至甲蠟六十里。
甲蠟至樂登六十里。以上一路。人戶稀少。柴草亦微。
樂登至魚骨柏四十里。有人戶。柴草少。
魚骨柏至喃拉一百二十里。兵人戶。柴草。
喃拉至賀浪五十里。有氁帳房。無柴草。
賀洛至插湯粗囤七十里。
插湯粗囤至日鐙七十里。人戶水草俱無。
日鐙至木崑九十里。人戶水草俱無。
木崑至柏林墻八十里。人戶水草俱無。
柏林墻至按列八十里。有氁帳房。微有柴草。
按列至拉克產五十里。有氁帳房。微有柴草。拉克產即拉兔。

以上自藏至拉克產計二十四站。共程一千五百五十里。沿途俱有瘴氣。拉產又有分防小卡四處。

特布陀洛海。離拉克產十四日。約程五百餘里。天氣極冷。煙瘴最大。
拉克擦。離特布陀洛海七日。約程三百餘里。無柴。微草。有煙瘴。
庫克撲。離拉克產十三日。約程五百里。柴草俱少。有煙瘴。以上三處。各派漢土兵防守。
拉克欽。離庫克撲八日。約程四百餘里。此處也無人戶柴草。不能設兵營。惟於每月派兵巡哨食探一回。

自藏出防崩卡立噶兇路程。

西藏至噶爾墻三十里。
噶爾墻至蒙古五十里。
蒙古至叉立噶末四十里。
叉立噶末至傑蟲四十里。
傑蟲至拉末六十里。
拉末至烹多八十里。
烹多至熱正三十里。
熱正至擦木桑五十里。
擦木桑至八達四十里。
八達至撥浪苦七十里。
撥浪苦至三墻三十里。

三壩至察洛得壩。七十里。
察洛得壩至哈拉烏蘇。七十里。
哈拉烏蘇至胖米麻。六十里。
胖米麻至阿木多。八十里。
阿木多至拉順納哇。六十里。
拉順納哇至庶木吶熱麻。五十里。
庶木吶熱麻至兎爾居。五十里。
兎爾居至熱麻拉撒。七十里。
熱麻拉撒至巴思拉末斯。八十里。
巴思拉末斯至白古束馬。八十里。
白古束馬至布古江。六十里。
布古江至鴻龍。七十里。
遮擺至楚隆。八十里。
楚隆至彭卡。六十里。
彭卡至崩卡立嗎兒。五十里。

自西藏至崩卡立嗎兒。計二十六站。共程一千五百十里。又有崩卡立嗎兒分防小卡五處。設有漢土兵丁防守。

噶爾藏胡叉托克托賴。立拉撒。必隆。崩卡立。

自藏出防生根物角卡命路程。

西藏至臘格那兒塘口。計十站。共程四百十里。
臘格那兒過大山、至哈隆。七十里。
哈隆至雅雀。三十里。
雅雀過大山、至錯隆角。六十里。
錯隆角至斯馬多隆。二十里。此地有綿羊、換烏拉。
斯馬多隆過二山、至大海子。五十里。
大海子至白納辛。四十里。
白納辛過一山、至白噶哈力水。六十里。
白噶哈力水至吉都烈路。七十里。

吉都烈路至拉卡兒工多。六十里。
拉卡兒工多過一山、至八拉。五十里。
八拉過一山、至査木哈。四十里。
査木哈過二小山、至郎卡。六十里。
郎卡過大河、至大濱池。九十里。
大鹽池過一山、至卡爾哈。二十里。
卡爾哈至西于工布。四十里。
西于工布過二山、至哈于工布。五十里。
哈于工布過一山、至達于峨所。五十里。
達千峨所至恩達哈。四十里。
恩達哈過一山、至星于哈岡。六十里。
星于哈岡過三山、至色爾松多。八十里。
色爾松多至生根物角。五十里。

自西藏至生根物角。沿途俱有瘴氣。輕重不等。水草柴亦微少。人戶亦稀。住氊帳房居多。

以上計二十一站。共程一千五百十里。

自西藏由揭八景至噶爾藏胡叉路程。

西藏至揭八景。計六站。共程二百里。俱有人戶。
揭八景分路至鋏布。四十里。
鋏布至桑陀洛海。七十里。
桑陀洛海至楮定馬奔。五十里。
楮定馬奔至桑白馬丁。四十里。
桑白馬丁至喇定初多。五十里。
喇定初多至臘格那兒界。五十里。有大海。
臘格那兒界。小地名族隆角。有海子。至郎錯。五十里。
郎錯過大山、山頂上有海子。至邊中。六十里。
邊中過三山、至貢錯。八十里。有海子。
貢錯至海子頭。四十里。
海子頭至提得爾。六十里。

提得爾至邦塘，五十里。
邦塘至巴叢了，五十里。
巴叢了至凍錯，七十里。
凍錯至噶爾藏胡又，七十里。
以上計二十一站，共程一千零三十里。
西藏由江孜至後藏扎什隆布路程。
西藏至番塘，七十里。
番塘至降里，四十里。
降里至曲水，五十里。
曲水至巴子，五十里。
巴子過大山、至白地，一百里。
白地至鄭噶子，七十里。
鄭噶子至咱納，五十里。
咱納至勒龍，六十里。勒龍左手分路，通布發入巴。

勒龍至郭喜，六十里。
郭喜至江孜，七十里。
江孜、至北子，五十里。
北子至邊郎，五十里。
邊郎至娘地及布，六十里。
娘地及布至扎什隆布，四十里。
以上前藏至後藏，計十四站，共程八百六十里。
後藏由咱党小路至前藏路程。
後藏扎什隆布至洛寬，四十里。
洛寬至色木多，一百里。
色木多至年木胡多，一百二十里。
年木胡多至能本宗，九十里。
能本宗至沙楮卡，八十里。
沙楮卡至咱党，七十里。

咱党至白地，七十里。
白地至巴子，一百十里。
巴子至曲水，五十里。
曲水至能工巴，四十里。
能工巴至獨隆岡，四十里。
獨隆岡至前藏，三十里。
以上計十二站，共程八百四十里。
松潘由黃勝關出口至西藏路程。
黃勝關出口至爾河口，六十里。
爾河口至出阜，八十里。
出阜至甲盤麻盤，七十里。
甲盤麻盤至殺鹿党，五十里。以上俱有水草柴。
殺鹿党至八窩，六十里。
八窩至江地克，六十里。
江地克里窩至龍頭溪，八十里。
龍頭溪由棟狹拜脐分路向西、至蓰神兎過逛河、至吾浪蟒，七十里。以上有水草，無柴，人戶少。

吾浪蟒至宗卡爾，八十里。
宗卡爾至插漢禿漢，七十里。
插漢禿漢至殺那吾白，七十里。
殺那吾白至七氣哈賴，六十里。
七氣哈賴至安定塲，七十里。
安定塲至土神兎老，七十里。
土神兎老至塔卉沱洛害，五十里。
塔卉沱洛害至丹仲營，六十里。
丹仲營至下牒論頓，六十里。
下牒論頓至中牒論頓，八十里。
中牒論頓至上牒論頓，八十里。
上牒論頓至吾浪牒論，七十里。

吾浪馃論至骨路半所利崑。共四站。每站六十里。遙出西寧進藏大路。

自黃勝關至骨路半所利崑。交西寧進藏大路苦苦答。計二十四站。共程一千五百九十里。

兩河口分路至西寧洮洲路程。

兩河口至𨔛牛洞七十里。

𨔛牛洞翻郎架嶺山、至柏香林八十里。

柏香林至大草塲五十里。

大草塲至苔兒寺四十里。

苔兒寺至下包坐五十里。

下包坐至潘洲六十里。以上俱有人戶柴草。

潘洲至龍溪頭八十里。

龍溪頭至獨磊蟲庫六十里。

獨磊蟲庫分路向北走至熱党六十里。

熱党至鍋論六十里。

鍋論至丹論八十里。過二大小山。

丹論至納布鍋八十里。係洮溝一道。水洮河。此河係洮河腰。又渡溝一道。

納布鍋過一小山、至攏附八十里。

攏附至舊洮洲八十里。山小平坦。以上一路。俱有人戶水草。舊洮洲城內有防汛守備一員。汛兵一百五十名。

自兩河口分路至舊洮洲、計十四站。共程九百三十里。

又由獨磊蟲庫分路、走鎖蒳蘆至西寧路程。

獨磊蟲庫至物藏六十里。

物藏至鎖蒳蘆八十里。去半。

鎖蒳蘆分路至插漢拜勝七十里。以上俱有水草。鎖蒳蘆分路二十里。至湟河岸。

插漢拜勝至補勒哈數六十里。

補勒哈數過大山、至廒納圖六十里。

廒納圖至八哈海牛圖六十里。

八哈海牛圖至安逗介兎四十里。

安逗介兎至吾浪六十里。

吾浪過大山、至夆木漢六十里。

夆木漢至八勒布哈七十里。以上俱有水草。無柴。

八勒布哈過一山、至蟒納八十里。

蟒納過一山、至郎岸。

郎岸至歸德城八十里。此城內係漢人。設有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汛兵一百四十名。屬河洲管轄。

歸德城過湟河、進滿、至果蜜六十里。

果蜜過大山、至康城溝八十里。

康城溝至盞爛門申仲五十里。

盞爛門申仲至西寧、計十七站。共程一千零七十里。

又自熱党分路向北走河州路程。

熱党至江托六十里。

江托至洮河腦六十里。

洮河腦至多提八十里。

多提至黑鏈五十里。

黑鏈至捨納八十里。

捨納至殺馬關八十里。有高山。

殺馬關至河州城七十里。以上人戶稀少。有水草。

以上計七站。共程四百八十里。

又自八哈海牛圖分路向正北走、至西海路程。

八哈海牛圖至吾浪勒革六十里。

吾浪勒革至八漢圖勒七十里。

八漢圖勒至一凱岡勒革界六十里。

一凱岡勒革界至一凱岡勒革六十里。

一凱岡勒革至插漢龍水漢七十里。

插漢龍水漢過湟河、至插漢駝海六十里。

插漢駝海至西海一百三十里。

西海至西寧計三站。共程二百十里。

以上自八哈海牛圖至西海。計七站。共程五百一十里。

此一路人戶稀少。有水草。微有瘴氣。人民俱住黑帳房如蒙古𨨏子。

雍正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差千總李仁齎勅印賜布魯克巴諾彥林親等三部落。從西藏起身至布魯克巴路程。

西藏至業党。七十里。有人戶。田地。柳樹。

業党至札什彩。六十里。有人戶。田地。柳樹。

札什彩至巴子。八十里。有人戶。田地。柳樹。

巴子過大山、至白地、一百里。有人戶。土官無柴草。

白地至南噶子。七十里。有土官。有柴無草。

南噶子至勒龍。一百十里。人戶稀少。有柴無草。

勒龍向左分路、至列龍。七十里。有人戶。土官。田地無。柴草少。

列龍至殺嗎達。五十里。有人戶。田地。無柴草。

殺嗎達至噶拉。六十里。有人戶。田地。無柴草。

噶拉至邏拉。五十里。有人戶。田地。柴草。

邏拉至帕爾。六十里。有人戶。田地。柴草。係務克巴。噶學。西藏三交界之處。設有大碟巴。帶領兵代奔。

帕爾過山至香浪。四十里。有人戶。係土塔板棚傾倒。有水田。產稻穀。帕爾過山大進。與中國同。其出產。菜蔬。竹木。花卉俱全。

香浪至仁進步。七十里。人戶。產物與香浪同。

仁進步至東噶拉。三十里。人戶。產物與香浪同。

東噶拉山半上至喇嘛龍。四十里。人戶稀。有大寺院。產物不如香浪。

喇嘛龍至西木多。五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內所作大踩嘛吉爽古番。

此西木多。即諾彥林親避暑之處。所頒賜勅印。諾彥林親即在西木多接領。

西木多至札什曲宗。有大寺。亦諾彥林親避夏遊玩之所。

自西藏至札什曲宗。計十七站。共程一千零四十里。再札什曲宗進去兩日。地名崩路。即諾彥林親住處。地氣頗熱。產稻穀豆麥蕎麥稷各樣瓜果菜蔬、雞鵝鴨魚、牛羊犬馬、山禽野獸。無不有者。彷彿與中國同。西木多與札什曲宗二處。地氣稍涼。故諾彥林親夏月避暑。常居於此。

大理行記

郭松年撰

大理行記

元　郭松年撰

中慶距大理城西顯里有千。歷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崖。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原坦夷。山勢回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巖間有石如鏡。光可見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繽紛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波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蒔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埜。湖西官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讓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崖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路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帳聚。禾麻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故曰白崖。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立柱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瞼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聚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峯建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禱有徵。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成王

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所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隍。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即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虹睨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截。號石馬橋。爲漾濞爭道之地。懸流奔注。聲諧雪浪。舉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即蒙氏所築。西倚蒼山。東臨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巒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點蒼之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拳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坡陀。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縱擄。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之吐蕃。受鍾王。刻石紀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即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至大理。名陽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圓四五里。即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鐘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泥。龍首關於鄧州之南。龍尾關於趙瞼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豈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闊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巖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寶海。泉源噴湧。水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貺昭著。派爲一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羣峯之間。雷霆砰轟。烟霞晻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郡。渟滀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闊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曲之奇。浩蕩汪洋。烟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塔成。韜、義乃歸。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上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其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烟静境。花木禪房。水灑術堂廚。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按明馮時可滇行紀略云。滇南舊爲善地。六月即如深秋。不用揮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服裘。二也。地氣高爽。無梅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餘。其茶花如碗。大樹合抱。雖尺蒼松。數十萬株。鬱氣如錦。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而更明。五也。花卉多異品。六也。望後至二十。月猶圓滿。七也。冬日不短。八也。溫泉處處皆有。九也。若洞深杳奇絕。十也。因輯大理行記。附識於此。陸烜。

滇遊記

陳鼎著

滇遊記

清　江陰陳　鼎子重著

平彝縣本衛地。明乙亥年始改縣設吏。南渡兩頂石橋。道傍有清溪洞。深十餘里。蔣炭與碧雲相類。大抵洞者皆洪水洩之門戶也。其中奇勝。凡洞俱有。皆大同小異。俱碧乳融成石。鐘水氣所結。如兩廣之神仙、閩中之玉華、處州之猴仙、湖廣之梵陽。炭與碧雲半相類矣。出清溪後戶。即紫泉洞。亦幽深可愛。遊者不倦。過揚威哨。皆如中原坦道。兩山繁林木矣。又多鵜鵡諸禽。鳴噪上下。頗悅客耳。

交水即新營。益州舊治。去交木西北百十里。往烏撒必由之道。交水兩水相交。平疇萬頃。民物豐阜。恍如江南風景矣。去予留寓之曲靖府。方三十里耳。

馬龍州有義象冢。明天啓間。水西安氏叛。率衆犯州。滇省戒嚴。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日將軍。狀山淵中。鼻吸泥本數斛。突出咆哮跳躍。鼻噴泥木直抵賊壘。遂告捷賊。復捲一賊擲空墜死。陶之牙將乘機逐北。遂獲大捷。及凱收師。象中毒矢而斃。士人德之。葬于南山。春秋祭祀。至今不輟。

木密關即木密所也。有小關索嶺。上有武侯及索祠。祠前銅馬一。乃唐時物也。古柏參天。俱大數圍。道傍有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按史。亮盟南人於木密。即此也。

易隆驛屬尋甸州。東坡有詩。即木密所也。今已傾圮。去城十里許。有溫泉可浴。

大鼎山有海潮寺。寺頗清幽。多竹木。面海子。圍數十里。周百餘里。隔岸即嵩明州。去寺半里。道傍有壽泉。碣云。此係壽木。飲者傷生。楊林驛嵩明州前朝所也。今省入州。出東關五十五里。即楊升庵慎題詩處也。

板橋驛出西關三十五里。歷鸚鵡哨。度石梁。而至歸化寺。去滇城止五里矣。登金馬山。俯瞰城中。煙火萬家。樓閣參差。雙目爲爽也。自江甯至滇城。共七十三驛。計程五千二百零。由洞庭水道則過之。而幾有萬里矣。

會城內有三山。五華其一也。上有武侯祠。明末。永歷帥孫可望建宮殿。登極於上。今則成瓦礫矣。吳三桂邸在城西北隅。今惟餘袍沼圖亭之址在焉。

螺峯在城東北隅。倚山建元通寺。頗多亭榭。名人題句甚多。俱刻巖石。松楸頗盛。四時蒼翠交覆。白雲瀰漫。差足遊覽。夏桂洲有五言律一首。鐫崖石上。其辭曰。古寺翠崖陰。危亭絕頂臨。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仄徑攀蘿上。叢篁刻竹吟。南蠻秋日暝。哀壑合猿音。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五日。廣信夏言題。但未考桂洲何事而至滇也。

城南七十里。即太華山。高峻透虛。城西即碧雞山。相傳漢時有鳳儀此。所以王褒持節來祀也。城北蛇山。直出雲表。如列屏翰。

金馬碧雞坊在南關外。乃百貨雖聚、人煙輳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風。

東郭有金牛寺。寺外八角亭中。有銅牛一。重數萬斤。以鎮水怪。蓋此地緣溪。每春夏霪雨。東北萬山之水。奔流如馳。往往衝圮民居。故範牛以鎮。明末。孫賊僭號。取牛鑄錢。國朝。水發。壞壩廬舍。今已復鑄。水患減矣。

銅瓦寺在會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範銅爲瓦。覆寺三楹。春月。遊人畢集。

昆明池方數百里。跨雲南安寧晉寧三州。郡水如側流。故曰滇水無洩處。或曰。由西南流入金沙江以趨蜀。未知是否。

安寧州有溫泉。甲於諸泉。稱三絕。第一、無硫氣。二、則身有垢。不假擦摩入水俱浮。三、有挤癬者。一浴即痊。

大理府爲天竺之妙香國。初唱雞利。相傳觀音大士從中印土來。登點蒼山巔。趺跏信宿。今盤陀石尚在。化其地結盧勒劵。刻洱海石壁。字跡宛然。

蒼山峯頂有黑白二龍池。雲霧晦暝。黑龍千百出沒。黑池尤猛烈。樵者不敢近。木葉飛墜。諸龍隨之。

白崖在大理東南。煙火萬家。有蔣娘寺。與迷都隔百里。迷都亦大村落。百貨俱集。地緩同交趾。沃壤數萬頃。

點蒼山一名靈鷲。梵語耆闍崛。蒙氏封爲中岳。漢書曰。邪龍雲南。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獨河。周過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山也。有十九峯。夕陽峯居中。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里。度嶺西行。達永昌界矣。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徧於巖谷。四時不謝。早起開窗。日出後。即雲霧襲之。至七

八月，雲霧收淨，惟一白練，橫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鎖蒼山也。其下多文石，三塔寺後產者乃佳，餘皆白石而已。地暖，無冰霜，溪澗積雪厚數丈，盛夏兒童盤踞賣之，和以糖蜜，可療飢，但多食則生癥，嵐瘴所結也。

大理一名羊苴咩城，狄靑討儂智高，史稱智高遁金龍衣而逝，不知所終，殊不知其終於大理也。今其宅遺冢尙存。城內有兩司馬祠，一祀司馬遷，一祀司馬相如。漢元封間，遷奉使西征，南略邛笮昆明，相如持節開越嶲，故皆立祠祀之。隋南蠻叛，史萬歲破之，追近大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吾者過之。萬歲踣其碑，碑趺誌曰：史萬歲不得仆吾碑。遂爲復立。今在高娘寺，史公亦有遺像。明萬歷間，鄧應龍撫滇，平鐵索箐亦石崖聚盜，今有戢德祠，此葉楡四道愛也。

感通寺在郡南十里點蒼之麓，又名蕩山寺，峰巒環遶，林壑幽深。楊升庵寓寺小閣，題曰寫韻樓，四壁皆升庵墨妙。升庵往來大理永昌間，近四十年，訪於務家，得白古通元峰年運志，其書僰文，升庵囑諸其語譯爲滇載記，南詔始末，方得詳備。登寫韻樓，躡足雪山橫亘煙雲之表。明末，滇游人唐大來，號擔當和尙，亦寓此樓，壽九十餘。樓前白茶花高數十丈，大數十圍，花如玉鬪心，殷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植皆不活也。

崇聖寺又名三塔寺，在郡北五里，三塔鼎峙，隔洱海百餘里，帆望見中塔正方，磚石甃成，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飾四金鵝，高二丈，塔下遊人以巨石投地，金鵝昂首長鳴，音響淸越。黔國公楷書山海大觀四字，文石鑿成，一字縱橫四丈，四石列塔前如屛。銅鐘二，各重十萬斤，南詔建極十三年造，乃唐咸通年也。大雄殿巨麗精巧，覆以琉璃瓦，甎地鋪徑丈點蒼石，甬道傍紫荊樹亦高數丈，唐朝老梅狀若古松，亭亭直上，枝幹如精柏。大士像乃天雨銅汁所鑄，高二十四尺。滇西雨銅雨錢乃常事，不足爲怪，然其理不可得而究也。

黃花老人石刻草書在崇聖寺中，字大如盤，筆法飛舞，相傳以檳榔殼蘸墨書者，老人爲宋元間人，自江右來，住久仙去。四絕句甚佳，其辭曰：玉母祠東古佛堂，相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人住，滿谷西風粟葉黃。手拄一條靑竹杖，興來日掛百錢遊，夕陽欲下山尤好，深谷無人不可畱。帝遊名山護此邦，千家落落儘西畱，山人乞與山前地，鶴托先開二十雙。掛錢益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宏聖寺在郡西二里，舊名王舍寺，浮屠三十丈，十六級，阿育王建。寺前有楊升庵摹刻禹碑，蒼山向有五百寺，俱阿育王建，今尙存六十餘處，城內大慈、大悲、文殊、普賢、藥師、興福，而普賢最大，爲祝聖所。玉局峰下，以唐御史杜光庭爲伽藍，光庭自號靑城居士，灌縣人，教授大理，始開文教，祀泉峰下，有祭天臺，相傳諸葛武侯征南，在蒼洱駐兵數月，見玉局峰下鳳凰一雙飛鳴而過，公悅，車徧歷榛莽，得峭壁石龕，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像其中而祀之，又於石上鑿八卦，今尙存焉。

無爲寺在蘭峰，半巘巖峭壁，行茂林數里，兩山豁然中開，從絕澗左折入寺，有石樓高三十丈，振衣登之，

洱海雪山，近在几席，有香樂五株，大百圍，高八九十丈，太古時物也。昔有二十餘樹，兵亂時爲樵爨伐盡，此僅存者。

苦沕溪在郡北二十五里，昔有三十八庵，巖壑幽秀，大風海濤，時震林木。蒼山中巖號雪山，有盤石徑丈，爲釋迦苦行地，草石皆作旃檀香，亦名香石巖，傍有鳳眼洞，有天生木橋，其木半月一換，四季長新，人跡罕到，惟樵徑耳，與畢鉢羅窟相近，皆點蒼古跡也。然天生木橋，神力半月一換，永昌鶴慶皆有之，不止大理也。鹽鶯列刹相望，蓋在天竺幅員之內，爲阿育王故封，曾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其舊址。唐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開寶九年始歸，其記錄行程，曰鐵峰，曰鷄足山，曰優波掬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鷲峰，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跡也。蓋當日由西番行入天竺，而轉東行，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爲蒙氏地，而黔蜀之道不通也。白古通載釋迦在洱海證如來位，而藏中載釋迦於鷲鷲山說法華經，其說相合。又釋迦死時，迦葉尊者在蒼閣崩山，後入鷄足，鷄足與靈鷲相望，而畢鉢羅龕舍利塔見存，與通紀、酉陽雜俎、吳船錄、舊唐書俱同一轍，然則世之所謂佛國者，即在滇南矣。

大理西門外教場，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爲大街子，百貨俱集，結棚如闤闠，文武官吏，共出彈壓，以防蒼山後生傈㑩劫掠，唐宋元明相沿不廢，如小街子，逢二五八日聚於各市，午過則散矣。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今花斫伐無種，風則處處有之，下關稍甚耳。自九月起至次年五月，無日不排山倒嶽，破房揭瓦，聲如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室內然燈，八窗洞開，燈影不搖也。過下關橋，必下蓋解冠，否則飛颺而去矣。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水中通，其曲折處即風穴，故雖晴和之日，此處仍然大風不息。諺云：雨師好黔，風伯好滇，豈風雨果有所好哉，蓋滇西瘴氣特甚，有風則散，亦上天愛人之至，故生風穴於其間也。

洱海源出下關，北流合金沙江，江屬麗江府，所謂恆河也。海產大頭魚，食之皮脫，土人不忌。蒼山絕頂有高河菜，七八月生，紅莖碧葉，味辛如芥。

櫻桃樹極多，大數圍，高數十丈，白多於紅，味酸澀，迎春花徧於籬落，黃色可觀。杜鵑有五色，茶花亦有黃紫紅白四種，其大如盤，夜合樹高廣數十畝，枝幹扶疏，曲折開花，如小山覆錦被，絕非江浙馬纓之比。萆麻數十年不凋，其本可作梁棟，土人以之構堂屋。番瓜如斛，大重至數百觔者，茄大如斗，瓠匏可容粟二十斛，片之可爲舟航，梨至有七觔重者。

雲南縣古名洱海縣，南二十五里，爲水目山，水目梵刹，容衆千餘。

太和縣城傍蒼山，學宮衙舍祠廟，皆東向，十九峯澗水進城，潺湲不絕，故民殷富，土肥饒，穀穗長至二百八十粒，戎菽年前即采供蔬饌，土人謂之大莞豆，藥有一百七十七種，性良於他產，惟附子自蜀中來，土橄欖生籬落間，如龍眼，色紅黃，味同閩中者，橄欖、黃柑產賓川者，大如盌，胡桃皮薄如紙，山桃皮厚，可榨油，榛松皆不下遼東，但味淡少遜耳。花之盛，四時不絕，雖大雪，五色爛熳，略不萎謝。草至五月始

生。以地不黏之故。然花鬚不長聚耶。理不可解也。剛桐花開於七月。極紅。旁映他樹山石皆赤。惟闔不香。桋葉之大。過閩粵二十倍。鉤藤亦出苍山。以之釀酒。名咂魯麻。

定西嶺在白崖西北。高數千仞。至巔則坦如有水。可植桑麻。皆高原也。四十里至趙州。自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鎮遠。過貴陽。但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稍不勝趾。皆上峻而下坦也。至定西而盡。其地高中州千有餘里。去天尺五。黑夜星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釜。伸手可捫星辰。身雖履地。自覺凌虛。至永昌騰越。更入雲漢矣。

洱海朝東風。暮西風。四季不爽。故舟航來去。皆張帆而行。不假篙楫。至八月望夜。海中出珊瑚樹。高數丈。漁者蓋見。冬日大風。海水倒卓。起火光如山。

金沙江兩岸皆白沙。佛書所謂恆河沙。即此也。上流即狗頭國。今年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與之飲食。大嚼也。土官解來大理軍門府。因得寓目。後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餘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國王朱冠阜服。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中國同也。婚嫁則非。金沙江、水經注所謂西洱河也。

洱水合漾水濞水。西南行三日八十里。至瀾滄江。即黑水也。自黑水東北行九千里。達於北京。東行七千里。達於河南。大理蓋中國之極西而近南矣。

沅江武定之間。有魯葵山。方千里。民皆蓄髮。劫掠流毒。官兵不能制。地險絕。鴻荒以來。未見天日。過此。則鐵場在焉。富甲於江浙。

文殊寺方丈面東。雞足當前。如列翠屏。雞足之東。玉峯出天半。此麗江小雪山也。登小雪山。即望見大雪山矣。小雪山亦出雪蛆。大者如兔。味如乳酥。多食口鼻出血。

雞足山在賓川州。汎洱海四十里。乘風而渡。兩日到山。三峯偃伏如雞距。頂有石門。佛大弟子摩訶迦葉。乘釋迦衣鉢入定於此。候慈氏佛下生。乃入涅槃。逢歲朔。四方緇素進香。自漢迄今不絕。大剎七十二。所蘭若三百六十。小庵無算。傳衣、羅漢、迦葉、寂光、放光五大寺最著。每寺千衆。或數百衆不等。皆刀耕火種爲食。僧多卷毛。鉤鼻深目。穿耳。即蠻在五臺京師及江浙閩粵所見乞食羅漢也。頗知漢語。迦葉殿在雞足之半。無三十年不火。

賓川州瘴氣甚濃。四五月間。雞足道絕人行。更有變鬼者。婦女居多。或變貓、變羊、變雞鴨、變牛蛇、變象馬。遇單客。則殺而奪其貲。村落中或有此種人。左右鄰必鳴官擒治。否則連坐。其人面黃眼赤。神情恍惚。容易識認。

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南趨南極。北則遶西極。合黃河而入中國。皆發源大理之洱海。即葉榆澤也。黑水源出吐番嵯和哥界。而流爲瀾滄江。以西洱爲黑水者非也。故足跡不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騰越鐵少。土人以毛竹截斷。實米其中。燒火煨之。竹焦而飯已熟。甚香美。亦有巢居者。語言不通。地出琥

珀碧玉珍寶。彝婦紉葉爲衣。飄飄欲仙。葉似野栗。甚大而柔。故耐縫紉。且可御雨也。

麗江府。土府也。有同知掌府印。知府則木氏世襲。見同知甚恭。稱公祖。自呼曰治晚生。其東蒙化永寧三郡皆然。此三郡不若麗江繁庶。余竹至三郡。山川草木。皆不足紀也。麗江過雪山三四日程。皆喇嘛居止。從此達中印度。僧俗俱戴紅帽。烏斯藏戴黃帽。僧稱大寶法王。紅帽者稱二寶法王。皆茹蔬。有幻術。能變化。大寶法王臨死。現七十二相。故土人皆崇怖。以爲活佛也。打箭爐近天全六番。余昔遊蜀。與天全副宣慰楊自唐相識。因入其地。豐庶甲諸番。百貨皆有。烏斯藏以打箭爐爲外障也。

臨安府漢彝雜處。所轄之石屏阿迷二州。時有彝患。近日三韓徐印祖知石屏。以威德制之。患少息。郡出橘子。有銅鹽二種。每歲百八顆。銅色者佳。黑鹽井亦出。不及郡中通海縣出紬與布。斜紋線絨。極馳著。

澂江府最荒涼。然民淳易治。糧不逋。盜賊少。訟獄簡。易爲循卓吏。惟路南州稍悍耳。然皆猓之患。亦不免也。

廣西府近安南。有英治峯。高萬仞。終歲雲霧不開。在師宗彌勒之境。惟三月三日起至四月三日止。一月皎潔。遊人登其巔。望見安南宮室。山中多金銀礦。故民物富饒。十廣南府不及也。

楚雄姚安開化三郡。雖相隔甚遠。而風土則相近。然肥瘠各異。故貧富不類。山川亦有奇異可紀者。弱鄉亦有絕勝可遊者。山若凌華琮岱、妙香天鐘、黃雲紫綠。皆秀色可餐。川若丹池墨海、雲溪波塘、荷澤菱漾。皆可濯纓濯足。而五邑三州之諸生。皆恂恂儒雅。敬慕中國。余曾徧遊三郡。邑車馬之資。飲食之供。皆各諸生傳牽諸生之家。即余遊客之鄰舍也。別時各有遺贈土儀之盛。餽贐之豐。多至百金者。甚矣文教之重也。雖僻爾之鄉。誦詩讀書之人。皆知敬其類。而文物之邦。其能若是也耶。

蒙化府產雞樅菜。赤白二種。赤色味絕佳。其汁甘香。可調五味。椒油色碧如泉。其香如蘭。入饌中食則沁肺腑。沁潤皆馥。

武定府山川亦可流覽。但民貧土瘠。健於訟。悍於鬭。有燕趙風。所屬祿勸州。有洪治山。巔有火池。陰雨則熾然。

永昌府瘴癘最濃。產寶石。掘者往往瘴死。井中出翡翠子。光潤如玉琢。勝會城出者。鐵索橋數處。架萬仞山巔。險過盤江百倍。然客易渡耳。

漢西多蜜餞物。蜜甚多。彝人撲得大蜂。以長線繫其腰。識以色紙。迎風放之。乃集衆荷鋤隨行。度越山谿。蜂入土窽中。從而掘之。其穴之中。大如城郭。輒得蜜數百斛。故榴樵香附橘橙佛手柑木瓜香圓梅李川芎瓜茄。多以蜜漬供客。復以酒醉蠶蜂。餉親友。如溫台之海味也。蚱蜢油炙如蝦。或曬乾下酒。猓猓男婦小兒。見草中螽斯之屬。即歡笑撲取。以火燎其毛。嚼吞之。

漢中苗猓夷雜處些之屬。擔負貨物。項戴半木枷。徒行亦不暫脫。相傳武侯定南蠻。設此號令羣彝。使其不敢與漢人爲伍。以別貴賤。殊不知非也。彼戴木枷者。殆可負重。以便工作耳。

滇南新語

張泓纂

滇南新語

清 張泓纂（泓號西潭，漢軍鑲旗人，監生。歷官通判、迤西道，有賞樹軒集。）

上行水

新興田地最饒，亦旱不荒，蓋由各龍潭之灌溉也。潭有五，或在山之巔，或在巖之下。最廣者曰黑龍潭，而白龍潭之水獨奇。潭居巖下，村人引水上行，能盤旋度山頂，頂畦俱滿，猶餘潤過嶺諸村落。俗謂彼村有女子，皆爲龍所娶，故逆水過嶺，以利其土。又諺有水行十里上螺頭之語。余思水性趨下，前人猶不竭之潭水，殫其智力，鑿洞作堤，設科後進，勢雖漸高，流仍平也。諺語殊可味。然別潭無效之者，又何故。或曰：彼山少土而多石。

龍會親

新之三月三日，必風雲起白龍潭，大雨溢，至黑龍潭而止。俗云龍會親。且溢不損禾。余親驗之五年矣，信然。

神品蘭

滇之硃砂蘭稱神品。葉與建蘭同，花稍大，盈尺許，一莖十餘花，色如凝丹，香清冽過諸種，開於夏秋之交。出南掌國。孟艮土人賈易攜歸。惟新興人善養護，蒙化則效之而劣，他郡邑種之不花。值頗昂，一莖需

銀十五星，然得一盆置書室中，對賢苦茗，真君子之室也。吾友周梅圃栽數盆至維揚，人皆疑余求我，門幾如市。乃性不耐寒，經冬槁矣。又有野蘭，一莖三花，瓣如通草，心吐微紅，葉柔如綠，秀美怡人。歲暮迎年而開，更覺可愛。

土主神

傳爲大士所化，作梵像，滇人奉之謹。研和者，古玉乞城也。有廟，藏土主印。遇歲旱出印則立雨。余取視，一三角有紋頑石耳。土人云：印自吳逆兵火後已無靈。

通海山茶

山茶宜於滇，惟銀紅、大紅二種在在有之，無黃白錦邊各色。而常一樹千花，俱大如盌，瓣若連環相扣，洵足美觀。通海縣螺頂者名尤著。

藍杜鵑

迤西楚雄、大理等郡盛杜鵑，種分五色。有藍者，蔚然天碧，誠宇內奇品。余得一本，爲人索去。然滇中亦不多覯。

都拉

有草出迤西，名都拉，能解諸藥性。凡市藥者，遺而惡之，誤入藥室，則諸品不效，雖砒石之烈，亦化爲烏有。服毒者用此立解。其形類梔子而黑。

氤氳使者

（北戶錄載鶴子草、左行草、無風獨搖草，皆爲媚藥。此其類也。何地之多以草爲淫也。）

合和草生必相對，夷女採爲末，暗置飲饌中，食所厚少年，則眷慕如膠漆，效勝黃昏散，不更思歸矣。反目者宜用之。多生夷地深山中。余戲謂友人曰：此氤氳使者也。合和云爾哉，而或則資以逞慾，惡矣。

九鼎香附

賓川州九鼎山廟中產香附子，大如櫻核，中心橫切，作紅白太極圖，如繪，故用者奇而重之。

莊園城

滇之省會即秦莊園城，傳爲莊蹻所建，週九里十三步。五華聳其中，吳逆三桂架以宮闕，萬家煙火一片。昆明，翠山如拱揖，誠勝境也。山下即菜海子，有大池，可百畝，赤旱不竭。土人於中種千葉蓮，有陂如西子湖頭。兩岸柳皆合抱，迤邐至御龍寺。寺祀龍神，花木扶疎，迴廊壘石，皆吳逆園囿也。去寺西北半里許，有逆家廟，俗稱洪化府。今改爲別駕署，丹垣猶在，餘蔓荒矣。夫三桂受我朝大恩，若果精忠不二，國家豈惜待以沐氏，而乃謀逆自滅，獨何心哉。

龍戲

人謂滇地多龍窟，余初以爲不經。辛未六月五日巳後，省郡頗晴朗，忽亂雲起西北，近乃凝而不流。五龍天矯，長百丈，懸空際，一護以白雲，餘則黑霧罩之。始見其身，可二三圍，漸上，縮細如杖。其白者尾裊裊，復自上漸下，如初從地起者，然終與白雲俱墜西城外。俄而雨點如飛槁葉，龍仍冉冉升天表，白雲擁之復

綿細如線、而隱。未幾、西郊農民呈報、小龍白色、墜田間、蹂禾百餘畝、房屋圮近三十間。院司飭令臨晉賑恤之。嗚、滇果龍藪也哉。吾將學爲豢龍氏。

起旱蛟

乾隆己巳正月二十日戌刻、省城風雨大作、電光射人可畏、雷訇訇聲不斷。忽霹靂一聲、凡大小衙署、從外至內、中門洞開、雖重扃疊鑰、鐙火俱熄。民居亦然。大小東關橫木重鍵、皆折若截薪。五華山之東北隅、官民廬舍共傾頽一千六百餘棟。火藥局十一間、陷爲深阱五尺餘。局貯鎗刃、成風曲飛散、在數里外。各簷牖焦頟、分插遶近街衢及瓦礫中。炮重千百觔者、悉覓歸自城外各田間。余姻家黃笨三觀察公署鄰於局、亦化爲瓦礫場。向聞楚北康熙中失燬火藥局、與此情形相類、惟此有雷雨之異耳。督撫以藥局起旱蛟、致並燬民居、詳奏。奉旨飭賠、誠坐縣萬里矣。

蛺蝶會

有縮青篆翠、巒巒如聳處、省城內之北隅者、曰螺山、又名元通。於懸峭紆迴中、建元通庵。山半懸絕處、鑿以危亭。登巔遠眺、則昆明可覽、太華可撫也。下有潮音洞、俗名紅猴。談其迹者、鄙謬解客頤。洞深里許、然炬可遊。今以藏奸塞、僅窺尺餘、存其意。惟每歲孟夏、蛺蝶千百萬、會聚此山。屋樹巖壑皆滿。有大如輪、小於錢者、翩翻隨風、繽紛五采、錦色爛然。集必三日始去。究不知其去來之何從也。余目睹其呈奇不爽者、蓋兩載。

碧雞關

關在雲南府城西三十里、爲通西咽喉要區。一峯秀拔、接太華諸山。山不甚高、而晉寧、呈貢、昆陽、昆池鄂處、了了在目。余從劍陽來者、必停輿久坐、流覽其勝、有雲海盪心胸之概、爲全滇第一區也。核關名所自、通志引漢宣遣王褒入蜀、祀金馬碧雞事。然廣輿記載四川崇寧縣有金馬碧雞神祠、與漢史符、則神之在蜀無疑。而志滇者引之、亦文人假事以炫異耳。但滇本益州地、其神之出處亦荒怪、即謂爲實棲此關也、蓋無不可。

仙人骨

鎮南州之西、有平岡、產仙人骨、云爲仙蛻所遺。色白頗難得、食之愈諸疾。余每過此、命童子拾、各盈掬、幾盡矣。不轉瞬、琅琅復生。有心取之、又無所見。周櫟園書影所載汀州鹽田之蠟燭峯下、產糯米色白、雜沙礫中、若經火微煆、能治心痛、亦取之無盡、正與此同其異。

淮陰後

廣南府有儂土官、傳爲漢淮陰後。當鍾室難作、客匿淮陰三歲兒、見蕭相國。蕭云、中國不可居、惟急逃粤耳。乃遣客致兒於趙陀、且遺陀書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遂養爲己子、封之廣南、賜姓韋、存韓之半。今族繁、世官於廣南。所藏鄧侯書、尉陀詔、俱勒之鐘鼎。然余嘗疑之、夫淮陰之誅、夷及三族、雖亦帝子假手於呂雉、而何實爲謀主、豈不知舉作爲蕭、余直爲此者、其蒯生之流與。

魚金帶

劍池產鯽魚帶。其魚與常鯽無異、重亦不過觔許。腹內有帶如鰾、寬二三分、長尺餘、金色晶瑩、多或八九摺。冬深帶滿、腹脹裂如被剖、帶從孔出。買魚烹食、甚鮮美。取帶曝乾、應手脆折如粉。

琵琶猪

取猪重百餘觔者、去足、剜脂骨、剔諸骨、大石壓之薄、膩若明珀、形類琵琶、因名琵琶猪。麗江女子挾以貿、遠望若潯陽商婦也。

生皮

碎切生豕肉、雜以生豆腐、豆醬、蒜、醋之屬。或挺燂豕豬、帶草燎毛、入湯滌淨、微煎切塊、均生啖、如嗜珍錯。遇佳節、則比戶皆然。然劍人究以燎毛者爲上品。

黑鹽井

大井、東井、橫井、新井、復井、沙井、爲井六。黑鹽其總名也。東沙二井在溪河中。東井有天然石磯障上流、又堆以壩、俗名曰猪嘴、四時無淡之虞。且河漲井益鹹、大異他井之視霖雨若仇也。沙井則夏秋沒洪波、臨淵所煮鹵甚微、例作餘鹽。大橋新復四井、俱穿自山根、與東沙二井迥異。深各五六丈、架木如梯而下。及泉、各一二眼、積溢過眼、泉即滯不湧。然鹹泉必依淡水以生、復井淡泉居鹹泉之上、仰滲猶滴、必益壅別頓之。大漏則鹹解水泄、盈衍補每不易。隔鹹泉數武、開淡井者、惟大新二井有、然設夜井汲、互相盈縮。而在河岸下之橋井與東沙、俱無淡泉、蓋鄰於河也。汲鹹用皮袋、去淡特桔槔。鹹泉覆以屋、汲貯於槽、所司秤量而出、竈戶領以煮。掘地爲竈、約坎深四尺、長逾丈餘、後稍昂。坎內沿以石牆、高過坎三四寸、寬可六七寸。外繞小石渠、坎前開火竇一、以磐墻內平坎處、兩層齒齒安廢鍋片、架重六七十觔大鍋五。後層坎內高間以墻、高如坎、排大鍋四或六。墻後安大鍋二、高出前鍋五六寸。各鍋切次之際、小則掩以泥、大則以小桶子鍋周圍實之。先注鹵於前層各鍋內、煮乾三四分、則轉注後層、而前層復上新鹵、迨糊至極後鍋內、以杓攪試、水鹽已相半。鍋或沸、以竹枝錐生豕油攤之、即止。尾二鍋鹽先結、邊實中虛、名曰鹽塩。取出、安騎墻各鍋內、火足則中邊皆實、而鹽成矣。餘鍋大小剩微鹵耳。其成鹽各鍋、始俱染以豬油、乃登竈受鹵。及鹽成、堅如石、納鍾擊始傾脫。每脫曰一平。大鍋解之、作五六十觔塊、乃秤而加印記、載以歸省局。其竈八日一易、竈丁和坎渠各竈泥入鹵復煮、故色多黝。但不宜久積、久則臭蟲穴以處、解之、常流血。此外有獅子鐙、盤柿、餅、沙包、磚塊等、鹽皆他產之象形以得名者。

滴水箐

箐在復井南二十里、無井。兩山如複牆、祗一線天也。中有石壁削立、壁開小孔、滴本滲凝、其下有淵。淵上從滲、土人汲水仰潑壁上、隨流下滲即鹹、度入竈內、煎之成鹽、年獲三四萬觔。夏秋雨多、即停煎矣。

象羊廠

自楚之武陵、過辰沅、度夜郎、抵貢幽城、征人如梯石登天、星月漸低、若可捫。山勢蜿蜒、不異疊蒼、偶扣處曰

壩子。即城為郡邑。耕者稼其間。田皆有泉。常涓涓不枯。旱山産五金礦。余牧新興。聞有湯丹青龍等廠。勞勞未迨一視。乾隆甲子夏五。攝路南篆。亦有廠。甫視事。即撤辦秋闈。又不果往。乙丑春。路民犁城西象羊山地。得礦苗。呈請開之。遠近來者數千人。得礦者十之八九。不數月。而荒嶺成市。即名之曰象羊廠。余始因巡閱得其概。其山不甚深峻。方未開之先。旦暮有白色象羊。散滿巖谷。村人逐之。皆化為流雲。山因以得名。迨甲子冬夜。有聲自山起。殷殷如雷。循漸至城內。比戶疑為盜汛。官亭鳴鼓。常於三鼓後。率兵巡警。施鎗砲。而聲如故。且聞聲在東。迫之則西。至西亦然。奔馳逾月。迨礦見始寂。夫地不愛寶以養民。民賴此以生者。將千萬指。故未出現象羊。將出有先聲。蓋山靈之所以深示其慎重也歟。按路南有廠四十七。開自滕國。今已大半竭。餘鳳凰紅石大龍泰來數廠而已。歲其產銅不萬觔。其不加封閉之故。緣產綠礦石也。石色如鸚鵡翠羽。光膩若凝脂。琢者可混綠松。每千觔獲銅不及一二十觔。琢為器。價數倍。象羊獨無。象羊之廠。踞山巔。蔡裏粗搭廠棲。其上曰火房。招集工丁。曰小伙計。或稱弟兄。司飲食者為鍋頭。架鐵木者為廂頭。開礦曰打礦子。礦有引線。老於廠者皆識之。依線打入。一人掘土。數人負出。曰背荒土。內有豆大礦子者。曰肥荒。檢之。尚可煉以易油米。礦之深下者。曰井洞。平開者。曰城門洞。洞中石閘土砂者。曰天生洞。洞口不甚寬廣。人皆傴僂入。處內略支以木。間二尺餘。支木四。曰一廂。洞之遠近以廂計。上有石則無廂。廂亦不設。洞內五步一火。十步一鐙。所裝油鐵。約居薪米之半。而編查防奸。控制得宜。則有司之責綦重矣。礦之最佳者曰綠錫礦。煉千觔。則銅居其五六。次曰白錫礦。爛頭錫礦。再次曰硃砂錫礦。銅居其三四。下者曰牛版筋。僅可敷炭價。若夾石礦。礀礦、哈礦。則每千觔不過獲銅四五十觔。得不償失。遇者有發色。成品搭於佳礦內以煉。煉礦曰扯銅。其法。礦千觔。用炭七八百觔不等。鑪如夾牆。底作圓窟。鋪以炭末。始加炭礦。疊炭上。竅其後置風箱。前下開孔如半月。封以泥。稍上復開一竅。火盛礦鎔。則渣自此出。而銅沈於底。融端流。即銅成之候矣。鈎去半月封泥。先爬餘炭既淨。用米飲潑入。設投以水。則爆炸而銅不完好。少間。銅面凝結。鉗出如盤殼。次第潑取。每鑪得銅可六七餅。呼之曰元。嗟乎。何天地之生物無盡。而人之取之者亦無遺策也。至土洞深開。為積霖所陷。曰浮洞。鑿者常被壓陷封洞門。人亦氣閉卒於內。常數人及數十人。歲所間有。可異者。後人不知其曾浮。每重開。或旁及。見屍橫斜。為寶氣所養。面如生。有突立向人索飲食者。遇則唾而啐之。即僵仆。名曰乾蠖子。人習見之。無足怪。新廠尚無。余聞之老於湯丹者云。每廠衆推老成一人為客長。立規甚嚴。犯者受其責辱。不敢怨。常有東西異線打入共得一礦者。必爭。經客長下視。定其左右兩比遵約釋競。名曰爭尖子、品尖子。向非廠規素立。勵衆之命。禍豈鮮也哉。

風土異

滇之天無大寒暑而五穀成。地有大川澤而蝦蟹絕。旋風西息。日揚沙以拔木。必自西南來。三冬則霜至矣。風烈於冬春。而雨偏夏秋。雨盛風乃稀。佳節吉事。藉地以松毛。否為不敬。巨富不過萬金。以一二百金設典鋪。亦稱富商。女子纏足不裙。多隨地坐。衣不忍浣。恐頻浣而損。雖士子近前。亦每令人掩鼻。有街無市。人貨集於趕街之期。咄時闘然。

瓜菓異

滇之香櫞佛手。大倍閩粵。而不香。瓜梨杏棗櫻桃蘋果之類。味俱淡。有黃果類柑。亦然。惟元江之荔枝。阿彌之綠石榴。竹篁之天生梨。渣壙沁齒牙。回憶中原佳品。蓋渺渺瑤池也。

夷異

滇夷種多而俗異。性殊。擺衣柔狡。沙人剛戾。儸儸愚癡。猓子善記仇。數世猶報。各居巖穴。能陟險。或刀耕火種。或射獵為食。皆難以禮法繩。惟麗郡中甸維西之把猓猓猓猓。剽悍奉喇嘛。其親死。必延喇嘛開之名刀把。或擯媽向屍誦經咒。刀把謂死者無罪。則懸屍山樹之極巔以風。曰天葬。謂有罪。則籠屍沈諸江。曰水葬。或割屍飼禽獸。而火其骨。截壓骨作笛吹之。曰火葬。此皆梵語捨身餧鷹虎之說也。然各種多食生。且有啖生蛇者。男女皆佩刀。習鏢弩。好鬪輕生。服飾詭異。難以縷述。自設流官後。有廉守管學宣能化導革殘暴之俗。偉哉。

口琴

剖竹成篾。取近青長三寸三分。寬五分。厚一分。中間如箸之管中竅。約闊二分。竅之前留相錯處。狀三尖犬牙。刮尖極薄。近尖處厚如故。約後三分。漸圓薄至離相連處三四分。復厚。兩頭各鑿一孔。前孔穿麻綫如綴。以左手無名指小指挽之。大食二指捏穿處。如執柄。橫側貼腮近脣。以氣鼓竅牙。其後孔用綫長七八寸。尾作結。穿之。綫過結。阻以右手之食中二指。挽綫徐徐來頓之。鼓頓有度。其竅閃顫成聲。民家及夷婦女多習之。且和以歌。又一種寬倍半。兩端瘦削。中作一牙竅。無孔綫。三片并用。而音各異。以左手前三指平執而吹。以右手前三指叠逆搔其末。亦咿喔可聽。似有宮商。此惟二別邏及開州之夷女能吹之。

溜渡

響水關旁飛峭壁。兩岸懸絕。中臨深淵千丈。水如沸湯。石峻嶒攢排利刃。一失足則成齏粉。浮木觸之立碎。前賢作鐵索橋。懸架板屋於其上。遂為通大理諸邊之坦途。瀾滄江渡更覺險奇。兩岸險逼。無隙可施鐵索。七人乃作溜渡。俗名曰溜筒江。江寬闊約二三十丈。用大竹纜圍徑尺者二。牢繫兩岸石椿。渡彼岸者東高。渡此岸者西高。以堅藤或紋竹作三圈。牢加羅織。以圈貫纜上。曰溜筒。欲渡者以繩縛胸中與縛放脉而舁之無異。岸人力送。即機逝至半渡。纜弓彎。筒亦搖蕩如秋韆。少停。必自以兩手遞援。始登彼岸。左往右來。兩無礙。至貨物亦縛於圈內。另以細繩繫圈上。溜至中忽或停阻。用力抽曳。便斷而易下。亦頗迅。昔逃軍潛出口由二別邏渡瀾滄。皆閱此。

眠龍洞

洞在鶴郡山中。為郡人李某題。所謂眠龍者。相傳建文曾駐錫於此。余考之野史。稱建文遜國時。從亡惟程濟葉希賢楊應能同避跡於鶴慶浪穹諸山中。洞號眠龍。或據是乎。離眠龍洞十數里。有潛龍庵。楗忠墓在焉。蓋即應能希賢兩君埋玉處。庵之昔為建文所居無疑。而洞為建文所常往來。更足徵矣。及讀新纂明史。見建文殉國事。始恍然於齊東之惑人也乃如是。

捨身崖

鳳眼洞在榆城西，蒼山旁支也。城距洞十里，山徑寬坦而陡，上宜馬，下宜橋。中有龍鳳寺，寺爲偏提督建，屋僅數椽，可收大理全勝。鳳眼居其南，中有捨身臺，上空下洞，杳冥莫測。近臺吐崖懸崖際，步未及而心已悸。崖畔有仙人跡，平石耳。躋寺北半里許，即龍眼洞，嶔嵜崗岈，險難從足。歸寺，覽壁間士貴詩，並重修寺記，文簡明，詩亦佳，有「蒼山寒不夏，老壁色常秋」之句，洵妙才也。

碧壁玉

龍鳳寺牆稍南，壁約千尋。闊壁上有綠玉，水從中出，視之綠色一團，不及尺，無光而燥，似以銅綠染之者。王遊擊順業云：昔瑩潤可愛，後爲麗江沐土官以藥箭射之，乃晦。老僧云：此玉尾耳，頭在寺內，人不能取。姑識之。

地震

今上辛酉歲，余始入滇，牧新興，聞其地常動，未之信也。乙丑調邊，牧劍川，越六年，闔日無風，地每作聲，或椽搖，窗環簾鈎鏡如鳴珮然，亦偶耳。庚午，簡調提舉黑鹽井，奉老母攜眷屬之新任，士民讓道，既深戀戀，而劍署之河房亭榭，碧水紅橋，凡經余點綴者，亦復依依不忍別。辛未，竹嶠遷傳劍川。五月朔午時，地震，而黑井處萬山中，莫究其實，以爲此予昔見事，無足詫。秋七月，忽接飛檄，調余復回劍任，辦理災後事宜。檄開民人壓斃千餘口，城垣衙署倉庫祠廟民居悉爲瓦礫。余即欲星馳就道，而署楚雄府者，苛於交盤，強絆至十月下浣，始離黑井，然爲劍民切切抑鬱，廢寢食者，幾三月矣。兼程趨劍，於仲冬望前甫至城，父老紳士數百人迎馬首痛哭，謂天幸餘生，復獲視余，予亦不禁相對潸然。即往海虹橋梵剎，詢地震始末，及災後各倒懸狀。衆云：父母去後，自冬及春，州人已苦疫，地若波載舟，賊甚。尋稍陳跡，每甲子後遇辰戌丑未年，必大震，愴六十年前，逢戊巳驗，凋瘵過半。今又過甲矣，且逢未，萬姓預有疑色。五月朔日卯時，地已搖，辰刻日蝕，復明，頃熱而氣皆慘無風，至巳動甚，屆午，有聲西北來，如怒潮決障，萬馬奔騰，煙塵蔽空，行者立者盡顛蹶，屋宇如搖槁，始猶匍匐思避，繼皆昏迷，撲地莫知所以。震既定，將一時，萬籟俱寂，靜若長夜，更一時，哭聲震天矣。萬家樂土，倏變叢塚，街衢阜塞，忘城南北，既不知何處爲吾廬，且不知吾之骨肉親戚存亡安在也。依稀檢索，死態萬狀，不忍備述。四鄉皆然，鳥巢墮，山石飛擊，虎豹亦斃。惟西南稍輕，兆計死者三千餘人，傷重繼亡者二千餘人，破顱斷臂、毀面跛足者，難更僕數。傾屋一萬九千餘間，最異震後城內外井悉涸，無點滴，而釜竈皿物全損，斷火食者數朝。東北太平等村，悉爲劍海所浸，海尾墳起，至今拖洩，沿湖一帶町畦，皆付波臣。民編籬以棲，雖我父母來，亦無片瓦以待，而地猶時搖搖也。語竟，復大慟，余亦不覺失聲，嗟余去劍一年耳，何吾民之罹災遽至此極也。乃強收涙撫綏之，因齋宿於十三日晨，興赴任。海虹距州治二十里，途中山樹猶識，村落異昔，淒涼滿目，城廓俱非，鋪松架棚，拜闕上任。所謂紅橋碧水，嵩樹河房，均爲烏有，乃急遣民居，弛官山禁，令民伐木，開窯造磚瓦，且及農器什物，蓋春秋兩易，其閭閻震傾之一萬九千餘間，煥然鱗比者，勘已一萬六千餘間矣。官署、倉庫、祠廟、汛房亦奉敕

承修，始於壬申九月朔，至季冬，已報竣。惟城垣以部駁未及造，而兩載之中，又自有夙夜遑遑，吏爲吾民謀衣食者。

挖河

劍川有池，曰劍海，周四十餘里，上納麗江維西萬山之水，下由海尾河西達沙溪，走浪穹縣，匯大理諸水，而趨金沙江。海尾河長一千九十餘丈，寬約七丈，平時劍海水漲，賴此以爲宣洩，海水如鑑，漁舟千百，蘆蒲荇藻，掩映其中，四圍山樹，顛倒西子湖頭，沿湖村莊田疇，錯落如畫，亦邊末之巨觀也。辛未夏震後，東北地下陷一丈五尺，水勢逆趨，致桑嶺太平邑頭等七十餘村屋宇田地，悉爲巨浸，海尾河水涸不流。士人誤謂河身震高，而不知東北陷下也。署牧某匿不報，七十餘村民人流離四方，而催科之令數月如風雨。余復任，履村細勘，訪查形勢，用水平較量，始知東北地低海尾河一丈五尺，無怪西湖東浸，河不受洩也。始具詳請緩地震災民賦，又請深濬海尾河，以疏泄衆流。上遊俱俯允，因前牧未報，不使遽時具題。遂將開河事宜，委余私自經營，爰自辛未冬至癸酉春，躬自節省，撫宣典衣，捐養廉一千八百金，合郡士民，亦踴躍襄工，前後動夫十餘萬，築壩開河，深一丈五尺，長盡河身，始放壩，海水洶洩，三日始平，而東北諸村落地畝，仍桑田矣，哀鴻漸復業。初各村被浸，無人敢以地陷聞，追呼如故，余至，以水災報，併請將未完民欠，作三年帶徵，蒙撫憲委員查勘七十餘村，被水田地共一萬畝零，題請賑恤，按照分數，豁免錢糧，至河開地涸，復勘有水沖沙壓者四十餘頃，仍詳請永遠免科，又蒙題奏，旨允行，而七十餘村之荒復，始全甦矣。是年，碩制軍巡邊至劍，見村落整齊，人民熙皞，城市一新，顧謂余曰：致此州不頻被災者，皆由賢司牧之苦心經營也。

水溢

癸酉春，既開濬海尾河，深已一丈五尺餘矣，放壩後，各村田舍已復舊，惟從河中水出，較昔有加，而週遭海岸，不似向有餘地。上流諸水，亦不增於往日，竊疑之，乃浮舴艋，遍歷海心，遇水花噴起，所數畝如輪、如蓋、如盆盎、如散珠者，不知幾千萬狀，高水面約尺許，有聲，大則濟南之趵突，小則江南之珍珠泉也。舟人不敢前，強就之，如涉巨浪，詢之老漁，云此水新湧，向未覩也，記前歲地震後，即噴起出水面五六尺，色始黑，而後漸黃，老民曾報前任，因其險未勘，今高湖面才尺餘耳，何足異。余次日復集漁舟數十，分棹湧處，用鉛錘貫以繩，墜下至底，深三丈七八尺不等，此海心原有暗泉，因地震泉坼，氣過洩，乃砰衝若是也，始知海水較昔加半之故，報明立案。

湯池

古湯池擅名者，陝之華清，爲天下最，而滇南在在有之，如宜良浪穹鄧處，水俱如沸，有硫黃氣，可以熟雞豚，亦有浴池，士人成浴之。鶴慶牛街有山巖，巖高十餘丈，峙路邊，嵌空玲瓏，常露霧之，罅中水出熱甚，人過其旁，蒸蒸然雖極寒，頼深春，俗謂火燄山，鄙俚可笑，不堪浴。惟雲南府屬之安寧州湯泉，可媲美於華清，泉去州西十里，一水可通，其河曰螳川，乾隆丙寅丁卯間，余屢奉檄赴省，安寧爲滇西咽喉，每至必停

車。州刺史鈕崖陳品。一字逸人也。善繪事。精音律。輒留余射樓同舟西下。謂溪碧嶠。故其日臾歌絕竹蝶其耳留連未返。時已抵芙蓉寺矣。寺倚山臨澗。水澄碧如玉。喧豗如雷。絕似冷泉寺。左崎壁聳拔。古製可愛。則有祠十餘。人其中。屢幽折迷返。其徑如杭之飛來。俗云七竅通天處。近澗有龍石、眠石、牛臥石。題詠甚夥。寺右則湯池也。覆以闌。啓仰窗以疏其氣。四壁皆巖石。古致陸離。池中亦甃以石。深可沒腹。寬廣丈餘。內鑿石磴數級。可坐浴。湯淨如琉璃。其底鱗鱗鋪細石。泉自石隙出。如魚吐沫。泛池面。乳花融融。盈珠顆顆。以錢投之。翩翩如蛺蝶。數刻乃沈。湯體無硫黃氣。誠勝地也。題詠亦多。磨崖鐫額者更盛。惟楊廷棟提學顏以不凶人熱四字。可稱佳絕。刺史每談。必及秦中華。余因詰之曰。君據此勝。何必更憶華清。答曰。吾憶華清。不在湯泉也。賓客爲之大噱。

稻兩刈

元江府在滇省之東南。崇巒密箐。府治設萬峯下。其中四時皆暑。氣候與嶺表略同。稻以仲冬佈種。苗於臘。刈於季春。刈後復反生成穗。至秋再刈。所獲微減於前。惟熱甚。凡流寓。稍不戒。即染瘴癘。土著男子無至白鬚者。中壽亦鮮。女子或臻耄耋。其生理與近日之雷瓊異。抑又何耶。府治前有山極高峻。頂平。名三家村。頗爽塏。亦無大寒暑。有公署在焉。太守常年居之。以避炎瘴。

毒溪

哀牢山爲滇之祖脈。登巔約六十餘里。上極寒。下極熱。有溪水。浸而毒甚。人馬不以時渡。則受其害。水來自蒲蠻江。古八百媳婦國也。由鎮沅府而下。歸猛江口。渡必於孟仲冬。餘月則乎夜偷渡。雖人不損。而馬足被浸。毛皆褪落。或謂其多孔雀。其蛋遺毒歸溪流。乃致此。然楚黔有毒泉。考之復不然。

貿六月雪

點蒼舊大理。西長百里。有峯十九、澗三十六。最高曰太和。頂有池。廣數十畝。蘊窟其中。霧雨飄灑。池傍生交河棠。類芹。味辛。採者須屏息。稍有聲。冰雹立至。山亦不甚高峻。至菊節後。兩峯已積雪。迄夏始消。土人及時取雪藏陰巖間。屆六月。貿於驛亭。雪每盤錢一文。微加蔗糖於其上。余偶過。必買數盤。雖未及齒。已寒沁心脾矣。

玉龍雪

中甸在劍川西北五百里。外連烏斯藏。可達川陝。爲通楙貨之要隘。分州判駐焉。有玉龍山。四時積雪。恍削玉插背漢。勢復夭矯。山之俊秀。無過此者。自州治至山。計程約半旬餘。望之若在肘腋間。余搆小閣於署之南偏。每晴日登眺。晶輝皎徹。練紫飲奇。盛夏久對。令人肌慄。其中產雪蛆。形如大瓠。雪蝦蟆如賓。性熱。稱珍藥。

佛手參

中甸產參。花葉如遼陽。而根類人手。必五指。味微苦而甘勝。頗益脾。氣弱者食之。輒致中滿。

螺珠

洱水盛產螺。土人取大者剔之。故咽和蒜生食。鼻爲珍味。剔其尾。別名螺黃。尤爲客上品。更選大螺破殼尾。用某廟中泉。注瓷待沸。將螺內插水點沸湯中。一縷即滌出。蟲成走珠。瑩白可愛。脆美悅口。取他水製之。則散漫不融。官大理者。輒爲奇貨以餉人。惟嫌乾後多染色耳。

地氣之異

滇地多熱。而奇熱之區。則元江、普洱、開化、及馬伯、鎮沅、威遠、順寧之雲州、臨安之設頂、鶴慶之江若、廣南府治並所屬之百隘諸處。長年酷暑。而夏尤甚。疑屬攝帖。官彼者。多居山巔避之。設頂產赭金。花蠟以十一月正初還返。遲即中瘴矣。復有極寒之區。則昭通府治及鶴慶之中甸、維西。長年冱寒。而冬更甚。六月尙御裘。其餘郡邑。四時皆春矣。

寶井

井在阿瓦國界。產玫瑰等寶石。去騰越州三十餘日。惟江右客時裹糧以往。井深寒。蟹人服砒少許絕下。取石子滿貯狗皮袋。負以上。既出。猶寒凱欲絕。每袋謂之一卧。（[illegible]）索價甚昂。客買一袋。或礙得平常寶石十餘塊及一二塊。或竟得映紅映背一塊及數塊者。亦有一袋之內。礦洗皆頑然者。過不過若有命焉。豈惟名哉。

軟玉

出麗江之揽模山。山勢峻險。土人鑿穴開取。初出如石膏。見風即堅。有若碧玉者、沈香玉者。皆極明透柔如背田壽山諸凍石。作印章。脆不受鐫。惟琢酒器及水注。甚可觀。麗郡配土儀以贈人。美曰軟玉。又墨玉一種。性極堅。初取出色正綠。以油或汗手撫之。即黑如漆。制撫作念珠。錫以嘉名。曰貝峯石。且尤貴。

鹽政

滇鹵天末。幅幀遼闊。而民戶日增。食鹽歲需三千六百餘萬。滇產鹽者九井。歲止三千五百餘萬。尙不敷九十餘萬觔。沿邊諸處。每有淡食之苦。自制軍鄂公福撫軍張公允隨奏請運買川鹽一百萬以濟昭通東川兩府。又請運買粵鹽二百萬。以濟廣西廣南兩府。於是鹽頗充裕。而各州縣均有滯銷之患。諸各灶戶煎鹽。從前柴木甚近。邇來日伐日遠。柴價昂而鹽本因之亦貴。灶戶煎辦拮据。難以養生。屢有拖欠逃逸之弊。余任黑井提舉司時。制軍傾公色楞余會同鹽道張公惟寅雍商重定通省鹽觔章程。余因力陳灶戶艱苦。必得加添薪本。腳戶加價。以杜盜買。而裕公務。并陳明採買餘鹽之弊。蓋九井中惟黑井產鹽最豐。白井次之。白井不患無鹵而柴難。黑井不患無柴而鹵少。緣從前較煎之官。過爲苛細。涓滴不留餘步。至加煎額鹽一千零九十萬。後往額一倍。然鹽增而用薪亦增。薪益艱。灶戶虧缺。不能自辦。仰給薪本於上。價又仍舊額。是屬灶戶以逋逃也。查歷年卷案。可爲各灶稍蘇其力者。惟免採買餘鹽一策。前提舉孫必榮。以灶戶薪本不足。乃假採買餘鹽。以暗益薪本。其鹽出沙滷井。歷未報明入額。井在河中。夏秋水漲鹵解。必冬涸井露。方設煎。各灶領鹵及薪本。每鹽百觔。約二兩。較成本多銀一兩一錢。各灶欣然。既有鹵可補額鹽。復撥銀可助薪本。應至次年三月。井沒始停。歲可獲鹽四十餘萬。名曰餘鹽。究非餘也。余查

賫蔵詳。與其明賣餘鹽。暗加薪本。不若免賣餘鹽。明加薪本。年年報解。毋庸假借。以消欺蔽。上官許之。惟每年所加之薪耶無出。余復歷陳各州縣行銷鹽觔。每百觔可獲羨餘若干。若少分潤。以蘇竈力。似亦急公患下之義。各憲嘉許。即飭余定之。余何敢避嫌怨。乃於州縣羨餘中。通計可獲銀五六萬餘兩。擬扣存四萬兩。一增竈戶之薪本。一加腳戶之運價。其餘存剩銀兩。仍留爲各州縣運銷店費。庶竈戶腳夫獲實用。而各州縣亦未至拮据也。入於章程中。詳蒙奏允。而黑井之煎辦。至今有餘力焉。

鹽井

滇民食鹽。各有界限。黑井供雲南、楚雄、曲靖三府。安豐井、琅井、阿陋井、安寧州安井供徵江、臨安、開化三府。按板井、抱母井供元江、普洱、鎮沅三府。白井供大理、永昌、鶴慶、蒙化四府。雲龍州井供順寧府。兼供永昌。麗江井、五井、彌沙井供麗江府、劍川州二處。維西、中甸食口外沙鹽。故東府食本地沙井鹽。東川、昭通二府食川鹽。廣西、廣南二府食粵鹽。俱不敢紊越界者。以私論。然人畜食鹽。其性各與本土相習。如浪穹素食雲龍井鹽。後改白井。則民食之眼。牛羊食之輒病死。民屢訴。未許復。咸私買雲龍井鹽。官知之。亦不禁也。余定章程。會請改浪穹仍食雲龍。以便民。雖使以白井鹽多少一縣食鹽。則鹽無銷處。未允行。

螞蝗箐

箐在劍川西北三百里。至中甸之通衢要徑也。路險峻。有十二闌干、鬼見愁、猴猻怕等名。惟螞蝗箐更醜惡。援枝附葉。粘壁纏徑皆滿。或長寸餘至數寸。過客袖手蒙頭。掩面急趨。鮮不被吮噬者。馬騾皆汗血。群坐輿中。閉幙四遮。而衣袖間必陰伏一二。狀甚可憎。箐長數里。過此絕無。地之生物不測至此。即問之當物。亦何以自解。

羅漢

丙寅秋。劍川巡役忽報拿獲越境羅漢二名候訊。余詫之。夫羅漢乃釋氏之大善知識。猶吾儒之有賢人。今日拿獲。殊不解。命帶入。二僧也。其一清癯微髭。慈悲可掬。緇衣。一則虬髯連鬢。廣顙豐頤。大腹益背。胸前至臍。毛分生長寸許。眼光四射。狀寺中所塑降龍伏虎者。亦衣緇。坐地不跪。抗訴云。西羅漢地方人。離者一百三十歲。久住中甸。解中國語。吾年一百七十歲。因慕南海普陀之勝。不憚萬里。相約步往一遊。吾無罪。何拘解至此。聲如洪鐘。悉梵語。不可解。繙者代譯以告。時有贍對之役。羅研詰無他恐奸細所爲。乃押交中甸檄土官解回。詢劍川父老。咸稱羅漢在青海極西。人多壽有四五百歲。眉有長二三寸者。皆茹齋啖酒。產綠松石。貿客多往貿轉至中甸。常語人如此。余始知有羅漢一域。前來者之稱羅漢非僞。詎悟佛中之羅漢。因地得名耳。

雞足山

山路祇之西南面。爲大理之賓川、鄧川二州。東北面爲鶴慶。高五十餘里。傳爲迦葉得道處。頂有華首門。石壁森立。壁上有痕如雙扉。云迦葉關寂後。壁頓開。竟進即閉。故其痕猶存。門外夜半即見日出。而七八月之交。陰雨乍晴。有光如鏡。大丈餘。自金光寺前起浮至巔。對之無遁形。僧謂光羅綿雲起。必現佛光。此

於稗旋有佛燈萬點。散落岩間樹杪。此釋言傳燈及大放光明之所由依託與。然餘月無有也。山中大寺三百六十餘。茅庵不可指屈。峯巒奇秀。曲折幽深。甲於方輿諸名山。產竹笋、香而甘。夏秋食之美。山多松。皆偃蓋攫拏如飛龍。蟠數圍。撥天蔽地。行人蹈崖皆綠。諸剎隱蔭在蒼翠中。有水發於西坡寺。飛挂晴峯。闊數丈。高數千尺。如玉虹夭矯。舞松竹間。匡廬瀑布。蓋不足數也。余曾因公省旋。便道往遊。時秋仲朔二日也。入山中拈花寺。宿大覺寺。將半山矣。明日。住舍利院。又明日。始自迦葉殿躋金殿。攀援鐵索。仰援至華首門。登巔。天風凜冽。寒不可忍。頂雲莫辨也。眼底羣峯如排浪。千百萬疊。盡見滄海一杯。僧指曰。彼洱海也。其中甸之大小雪山。皆如玉女斂髻。起居足下。誠寓宙大觀也。乃遠寄天末。不獲與岱嶽比肩。同備巡狩。殆亦有幸不幸焉。因寒極不耐久佇。仍下宿舍利。翌晨尋金光寺。轉發嶺而返。

唐梅

大理之西村中。有梅一株。大可合抱。半就槁。傲坡仙筆意。半蔥翠而花。士人云。唐時物也。古秀可愛。花時。遊人甚夥。更於枯幹之上。每發一二花。貼梗如壽陽粧。益奇妙。軍門潘公飾取枯幹。鑿作酒器。名曰唐梅杯。亦韻。

龍女花

樹高五丈有奇。圍七尺餘。葉如木筆。大倍之。冬不凋。花於秋。如盎。瓣穎逐。潔白似玉。攢叢黃蕊中。一蕊長四五寸。結頂狀如蓮。出瓣外。香馥馥聞數里。一開千數百朵。遠望疑層雪。滇南惟此一本。豈古之異花與。俗傳爲龍女所植。竊智分之。立槁。樹在大理蒼山之感通寺前。

遷學紀廟

乾隆乙丑冬。余以新興牧調任劍川。首謁文廟。殿宇荒圮。兩廡殘頹。地勢卑窪。蝦蟆逐蛙於櫺陛之間。爲之徬徨驚愕。欲求所以妥先聖先賢之靈爽者。及觀風。閤士子文氣格靡弱。漫無程式。爰意劍雖邊末。勝國時亦有何可及侍御。何我朝百載。寂陶而竟無一登賢書之人。學業黌序。詢付荊榛。此有司之責也。顧集學宮紳士。詢學宮荒廢之故。僉曰。民貧地瘠。餬口不暇。實無力爲之。非敢吝修學。且貸貧亦窘也。余聞之惻然。而圖振興。益力。適因公至北郭。麗江寺。寺踞金華山之正幹。發脈於老君山。逶迤入渠坪而結陽基於此。地勢挺秀。其前全城在目。煙火萬家。外枕劍湖。碧波千頃。湖上文星、掛榜、天馬、旗鼓諸峯羅列。左有太子廟山之瀑布百尺。右即金華勝界。下瞰西湖如鏡。村落寺宇。參差拱伏。遷學佳壤。蓋度無逾於是。乃獨斷於心。詳明立案。捐俸鳩役。移麗江諸佛像於報國寺。徙僧合祀之。改大雄殿爲啟聖宮。於宮前敞廣。搆大成殿。起月臺。繞以石欄階級。去鐘樓。易兩廊爲兩廡。前起大成門。旁建鄉賢名宦祠。起櫺星門。門左爲更衣亭。亭右建省牲所。前濬泮池。濬洞引瀑布以注之。長年不竭。其脈蜿起風雨門及明倫堂。皆舊址如定制。乃諏吉率學官及同城文武衿耆等。奉舊廟各主。肄業於新學。兼聘名師。就尊經閣以訓生童之爲者。初建大成殿。破土時。土中出白氣如曳練。直衝霄漢。逾時始散。衆咸額手稱異。計一載工竣。復於率主入廟時。有彩雲如鸞鳳。五色繽紛。正覆新殿。自巳至午。萬姓歡騰。諸生皆作詩以志祥。自遷學後。本州

廿受木卽魁丁卯鄉榜，庚午則馬繼良亦與鹿鳴，迨後地震，大成殿獨無恙，餘多傾卸，余復任後，重修之，

禿鶖

劍地東北被震低陷，村民方困於水，有鳥來立水中，高約九尺，州民詫異，往觀者日以千計，章參將帶鳥鎗手十名往擊之，而鳥之視甚閒暇，嫌鉛彈及身，前行數步而已，繼施子母炮，始振翮去，止海東村秧田內，適村童數輩薙草塍間，鳥逐而啄之，童號哭呼，其中稍長者，鋤擊斷鳥脛，村人聞聲，群往擒獲，負至州衙，厥形似鵠，作灰褐色，喙黑如鐵，長頸赤目，頂禿而肉紫紅，趾距可怖，翅如輪，余曰，此禿鶖也，見之大水，是秋果然，

夜市

嶺南有鬼市，在殘蹋之前，劍川有夜市，在禁鼓初動之後，劍處滇之極西，爲進藏門戶，士著皆蠻，稍識衣冠禮義者，客籍軍籍而已，一傳衆咻，亦久樂鮑肆如蘭室也，州之沙溪甸尾，皆有市，悄悄長街，爐冷街衢，日落昏黃，百貨乃集，村人蟻赴，手然松節，曰明子，高低遠近，如螢如燐，負女攜男，趨市買賣，多席地群飲，和歌跳舞，醞鬮其常，而猶此以爲桑間濮上，則蘇習之陋惡也已甚，屆二鼓，始扶醉漸散者半，蓋劍土磽瘠，食衆生寡，民俱世業木工，滇之七十餘州縣，及鄰滇之黔川等省，善規矩斧鑿者，隨地皆劍民，近則仲夏，孟冬裁變兩歸，遠則以收穫爲期，必一返，從畢仍往，是以劍之耘耔樵牧，盡屬村妝，男既遠遊，女當門戶，催糧編甲，亦多婦代夫役，皆能綜事無誤，余司牧於是，其最關風化者，莫如夜市，乃首禁之，立爲條教，示以男女有別、出作入息之義，及違禁之罰，選各里衿耆之方正者，家喻而戶曉之，民初不以爲便，逾月而夜市絕，日中畫列闠闠矣，乃爲之勸墾種，廣樹畜，易田疇，疏泉源，闢陂堰，與陶冶，經營五年，質藝者多歸安其業，而城市婦女之跡遂鮮，

潭赤

省城東十餘里，山不甚高，古松夾徑，蒼翠欲滴，中有寺，卽邱處機道場也，下有潭，寬廣十餘畝，四時澄徹，深淺不一，傍水架閣十餘楹，幽折取勝，土人云，潭之最深處，有黑龍居之，祈雨驗，余曾奉委行祀禮，留連數晨夕，惟天光雲影共此徘徊耳，乾隆戊辰三月，偕赴院司報稱，潭水變赤，委驗如報，池面作猩紅，三日復舊，無他異，

鳳凰蛋 附地湧金蓮

余司黑井時，土人獻鳳凰蛋，大如僧家鉢，形正圓，色深碧，揭其外層，似鳳尾蕉葉，交護層雜，層盡中空，縱黃實十餘枚，類枇杷，殼如栗，肉白，土人云，味與生銀杏埒，微澁，食之固精氣，產深箐懸崖，採之不易，樵者偶獲，卽送官邀賞，余薄賞之，而還其所獻，地湧金蓮花，其本圓直，如三尺圓柱，花開其頂，狀千葉蓮，深黃作金色，花落葉出，亦如鳳蕉，然當未開時，礙疑刻木立表也，

劍川述糧記

稈戛野人，在瀾滄江怒江之極北，黑齒繡面，以包穀爲食，禾稍開有，不服王化，祝長腿者，其酋也，偶野人

渡江至保山縣屬買牛，遂遇汛兵，疑爲盜，阻留盤詰，卽殺兵逃歸，縣差追緝，長腿挺身拒捕，差役逃，保令會同永昌鎭道，詳請勦撫，制府張允隨題，撥撫標左營遊擊明光宗，提標參將高欽，領兵八百往，分駐三台山、二別邏，以聲討倡亂者，檄余督運軍糧，而劍川去二別邏四百餘里，山徑險惡，罕少人行，且必經瀾滄之溜渡，渡外俱夷人，木強作鳥語，巖棲穴處，並無村店，人負米不過三斗，日行三十餘里，多迷道，其間懸崖數處，夷人升之，捷若猿猴，劍民皆仰首以號，而軍食孔亟，乃因地熟籌，以劍民運至日見廠，（江邊地名）越廠，卽瀾滄，斟其腳價，覓江外夷人以接運，多派丁役，執械押送，每三十里，僱帶工匠，拆林芟棘，設棚十餘間，爲負運棲宿之所，時五月大雨時行，余坐竹兜，二人肩之，然不時步行也，過懸崎處，令健乘長藤，橫繫勁枝，以意造軟梯，攀援而上，始抵二別邏，山高十餘里，側下成坡，坡再下，卽怒江，水聲洶洶，觸石處浪高丈許，官兵臨江札營城上，余度形勢，密謂鶴麗鎭標守備李某曰，阻巖逼水，此絕地也，倘夷人潛蠶施弩，滾放擂石，進退維谷，將何以禦，速移，毋取敗，李以別無善地爲辭，余強擠之行，於坡坂一里外，覓得平壩數百丈，可作蚰蜒陣以立寨，乃急令移營，起隊未百步，而擂石飛墮，卒免折傷，余復留運夫闢治險峻，焚近營草木，以防潛匿，沿江一帶，石壁插天，行路在岸下，巉巖怪石，差參錯落，水大卽沒，水退則路[illegible]，石往來，皆作蜿蜒跳擲狀，無咫尺可安步者，稍不戒，卽墮逝洪波矣，因視岸壁古藤繆結，乃戒夷人身導處，直取老藤接續聯貫石蠹乃止，俾夫卒得緣手以無恐，計自初夏進勦，孟秋甫奏凱，雖有斬獲，而首惡祝長腿究未成擒，後用土官舉土兵進，始伏誅，謝遊擊用二百金購其首以獻捷，初稈戛恃險負固，並未與官軍一戰，自祝長腿死，始漸出就撫，稈戛乃平，

滇茶

滇茶有數種，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葉粗味澁，亦作團，冒普茗名以愚外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則有毛尖、芽茶、女兒之號，毛尖卽雨前所採者，不作團，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綠可愛，芽茶較毛尖稍壯，採治成團，以二兩四兩爲率，滇人重之，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於穀雨後，以一觔至十觔爲一團，皆夷女採治，貨銀以積爲奩資，故名，制撫例用三者充歲貢，其餘粗普葉，皆散賣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餅摹印，備饋遺，而歲貢中亦有女兒茶膏，併進蕊珠茶，茶爲祿豐山產，形如甘露子，差小非葉，特茶樹之萌茁耳，可卻熱疾，又茶產順寧府玉皇廟內，一旗一槍，色綠，烈不殊杭之龍井，惟香過烈，轉覺不適口，性又極寒，味近苦，無龍井中和之氣矣，若邇西之浪穹、劍川、麗江諸邊地，則採槐柳之寄生以代茶，然惟邇西人甘之，

大頭猓玀

元江之新平，嶍峨兩縣境，有山曰磨魁，界連楚雄郡，極深峻，約廣百餘里，頂有泉，如十畝池，大旱不竭，繞山皆腴田，夷人久踞成巢，不納稅賦，林深箐密，路道旁雜，其性兇狠，善鬭狩，時爲盜，以布纏頭十餘層如栲栳，土人呼之爲大頭猓玀，向遇春冬，則下至近山村落，挨索保頭錢，各戶派給之，稍不遂，卽肆焚殺，民苦其擾，雍正中，夷衆烏合破新平，踞閭閻，劫倉庫，取梨園行頭冠服，鼓吹宴歷於城山之上，復犯嶍峨，遇

大兵。擒其魁。逆勦搜山。無辜者。仍發回安插。惜未乘時盡殲之。近雖漸被王化。而獷悍習技如故。人仍呼之爲大頭猓玀。

蔬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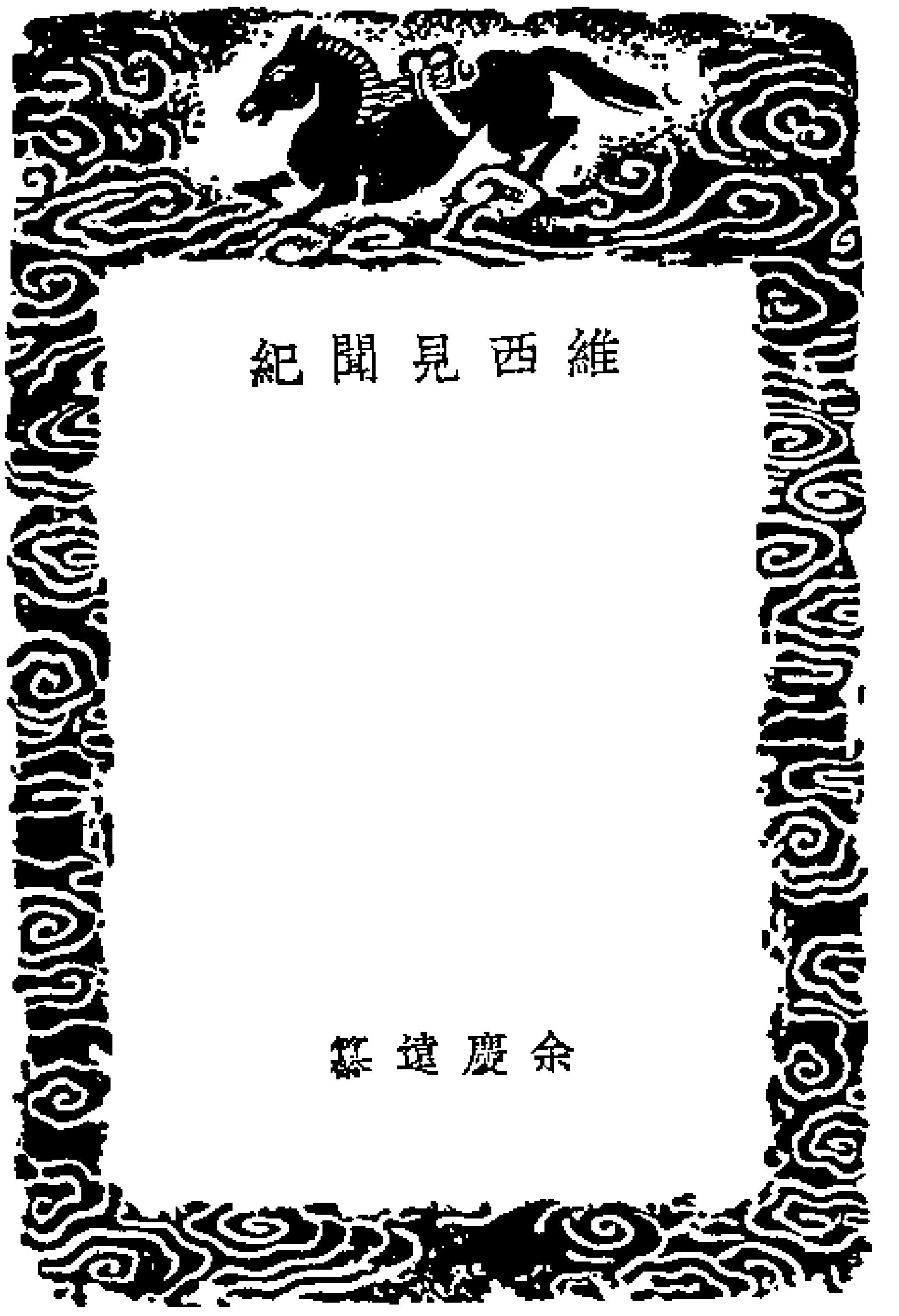
雲南之果無楊梅。棠無香芋。瓜無香瓜。餘皆同他省。而蔬之屬。則有他省所罕覯者。如樹鬚附產於深山松樾。形類苔。纖細若美髯。樵人採以貨。味淡而質脆滑。生拌可食。又高軒廠川有池產龍鬚。細如髮。作樓色。味乃類海錯。笋稱澂江永北兩府爲最多。產於四月。究未若江浙之饒。惟雞足山所產。可冠天下。生於初秋。大可拱把。長逾尺。甜脆而有清香。多食不損脾。恨難遠致耳。滇中有雞蓯。大者如捧盤。厚逾口脣。初色黑。鮮妙無媲。蒙自縣多產之。士人漬以鹽。蒸存可耐久。餘滷浮膩。別貯爲蓯油。或連滷蒸杵爲蓯醬。當事羣珍之。余嘗乾之以佐饌。雖稍遜臺蘑。而亦可奴婢諸天花矣。至水中似荇帶者。呼爲海菜。極小薇爲蘋香菜。他省雖不輕見。然無大佳處。未若樹鬚龍鬚香笋雞蓯之絕倫超羣也。

蠱

滇中多畜蠱。以金蠶爲最。能殺人之生。攝其魂而役以盜財帛。富則遣之。故有嫁金蠶之說。滇之東西兩迤無金蠶。其鼠蛇蝦蟆等蠱。皆較烈。每夜靜雲密。有物熠熠如流星。低度掠屋脊而過。飛尾鋒鋩熛焰。搖動心目。余甚詫之。詢於同官。始知民家有放蠱事。併述蠱所止。善食小兒腦。爲鬼盜如金蠶。然養蠱之家。其婦女咸爲蠱所撻。稍拂欲。即轉食蠱家小兒女。千計莫遣。必蠱家貲絕。始自去。人頗甚不敢害。且官法日嚴。亦更無造蠱者。而遺孽未殄。散落民家。猶懼禍發。蹤跡詭秘。比鄰莫知。余聞而痛惡之。屢於新興劍川設法告捕。思盡殲其種類。間有首者。往搜無所獲。用生蛸取之。亦縮縮無效。深以爲恨。然緝之愈力。而蠱影流殃。亦隨地漸滅。又山中擺夷。剎牟能咒其皮如芥子。貨客入山。不戒。或爲夷女所悅。當貨畢言歸。即私投飲食以食客。女約來期。如約至。乃得解。逾期則蠱作腹裂。皮出如新剝者。更聞元郡江外。以木易客腿。索財既足。始復其腿。否則木脫斃立矣。其害亞於蠱。安能得此罪而盡俾以大辟。遂覺妖孽難其息乎。遊尊爲害之說。余殊不敢信。

黃連

自昔藥品珍雅連。密刺外匝。折之。出輕煙。中心作菊花狀。而直通數十星者。爲末前閱。滇之維西、麗江、中甸。接壤打箭鑪與川爲近。㑩猓夷地亦產連。枝壯刺疎。色深黃。章江賈攜細布絨線易之。雜雅產以貨。聞慶公復節制雲貴時。得數枝。皆重觔許。束爲念珠。將粧飾以充貢。余頗疑之。及丙寅撫鎭臺守案。有持一枝來售者。重十二兩。索値頗昂。嗟乎。此連之形則偉矣。未知其功用之可與雅連並儗否。



維西見聞紀

清　余慶遠纂（慶遠字[illegible]，北安陸縣人，廩副）

維西在滇數外，屬麗江通判治。雲南通志，但云明時內附。本朝康熙間，爲達賴喇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設沿革之由，既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之類，亦悉不載。家兄以乾隆己丑判麗江，余至麗，居有時，知土官之老者，能譚往事，諳番語，進而訪之，頗得其詳。維西於唐爲吐番東封，明以前無可考。萬歷間，麗江土知府木氏寖強，日率麼些兵攻吐番地。吐番建碉樓數百座以禦之。維西之六村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擊碉，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居其民，而徙麼些戍焉。自奔子闌以北，番人懼，皆降。於是自維西及中甸，並現隸四川之巴塘、裏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賦稅，而以內附上聞。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畔，其孫世璠敗，乃割其宗以北地賂青海求援，維西復淪於吐番。後數年，旋收復，隸四川，以土官轄麼之達賴喇嘛事我朝甚恭，未之據也。雍正七年，以其爲滇南西北門戶，乃分隸鶴慶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設兵，於衛置目七人，給土千總三、土把總四，分治其地，而受約束於通判。編衣之爲衣冠斯襦，皆有中華風。重譯之外，緬子入貢。蓋我聖朝德威被暨之遠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距麗江較近，改隸麗江府。地境遼絕，天時迥別，殊方異俗，甚多不經。予得之目者十三四，訪之父老得六七，爲

併記之，列爲氣候、道路、夷人、物器四門，別爲例言，而並述其建設之由於卷首焉。時乾隆庚寅歲秋七月，楚黃余慶遠瑞度氏書於維西署之天香書屋。

例言四則

邑志於天則紀星野。星野者，徵之吉凶，無異可述。維西隸滇而界蜀，其爲何星分野，亦不可考。最不同者，寒非其時，燠非其候，相去一二百里，而寒燠又復懸絕，其理殊多難測。合各地而紀其氣候，以見天無異形，而有異氣，亦足補談天之未備也。至於滇省視中土爲極高，而維西又滇之上游，地峻，則視天低而星辰大，此一異也。滇省夏日較楚爲短，冬日較楚爲長，余於旅間試之，證之時憲書所列不謬。維西日晷較之省會，夏日微長，冬日微短，或以界近西蜀之故歟，又一異也。今止紀氣候，北極高度定緯，未足以測其實數也。

維西地境，廣二百里，袤千四百里。惟浪滄金沙江之岸，有可耕之土，兩江之間，皆崇山峻嶺，喬木石岩，窮阪無人，雖廣袤遙遠，不足爲異。因備紀其道路之險焉。維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滄之江以通。一綫幽舵，悉盤山千磴，上臨懸厂，下逼危磯，山從人面，雲向馬頭，未足以方其崎嶇，而所在皆是，險不勝書。今乃擇其尤險而非人境所有者，紀其數處焉。

維西夷人六種，省志種人中皆已志之，然語多附會，事不確實，而奇絕之極者，則皆缺焉。余目擊博訪，備得詳細，不襲不飾，不略不遺，臚紀之，以知人類之繁，而所性竟有與人殊者。喇嘛佛教，輪迴轉世，是爲壩之所無，而事之所有，齊諧之外，怪不勝誌，雖非於衆夷人之外，別爲生育者，而其怪也、人也、夷也，故於夷人後統而紀之。中土所有之物，維西多有之，同此天地，而同爲人類，草木鳥獸，服食器用，同於中土，理所應然也。金沙浪滄產金，其岸之山產銀及銅，此亦滇地所常有，不足紀。今於草木禽獸器用之類，或爲滇不常有，或爲他省所無，而並非滇地共有者，紀之，以見天地異而人異，人異而物亦異之有如此也。物器之名，多紀以夷語，其或有夷語之名字不繁，而又爲華人所沿稱者，則對音紀之，而義不必其盡合，亦惟知其有物之爲異而已矣。余慶遠又識。

氣候（近城　奔子闌　其宗　阿墩子　喇普　康普　葉枝）

天傾西北，氣肅而寒，春風不到，日臨門關，此番一隅，偏異寒暄，不紀樓關，乃爲談天。紀氣候。

近城山環，而風不烈，氣候稍溫，春夏多霧雨，秋冬多風霧，冬氣多，春氣少，夏氣則絕無矣。雖三伏，晴必衣絮，雨則著裘，四時入夜尤寒，蓋山風氣勝也。八月隕霜，四月方止，九月雨雪，十月彌甚，成片而下，瀰時盈尺。然十一二月之交，積雪數尺，不非重裘，夜結堅冰，逮則悉融。蓋以中土視之，在西南隅，日在北陸，夏則遠日，日在南陸，冬則近日，故夏雖寒，而冬暖反勝於中土。

其宗喇普，逼近金沙江，地卑氣暖，夏日溽暑，同於中土，冬日和煦，街衢甚明，穀麥多豐，花木最勝。

康普葉枝在浪滄江干，地勢卑下，氣候亦暖，三冬環山積雪，春盛難消，八月繁霜，與近城等，以漸至西北。故雖在江干，而炎燠之氣，頗不如其宗喇普。

奔子欄亦在金沙江岸。地隘山高。夏炎而晏。峯頂多雪。冬令凛寒。

阿墩子逼近西藏。雪山千古不消。引領可見。常年多西北風。皆冬氣也。四月雨雪。七月隕霜。嚴寒貫霧。颺同塞外。

道路（栗地坪　白鋒山　鏇石）

環維皆山。山大無名。浪滄、金沙。其勢建瓴。引藤捫葛。險莫之勝。飛渡蓬萊。或可以形。無棧樑之迹。遺九隔之經。匪曰人力。扶輿之鑿。紀道路。

栗地坪在城東四十里。適維西之路經焉。高三十里。峻嶺重複。緣溪爲徑。如階如梯。險仄逼人。喬木蓊蔽。逵不見岐。雲嵐往復。常多雨霧。雖盛夏天晴。必衣裘衣。九月雨雪。冬春之際。則積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遠竪一高竿。每三尺高繫一橫欄。路或二三旬不通。藏天稍霽。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欄。往返踐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內。新雪復積。仍前踐之。至二三月。晴霽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猶可行。馬至則陷。立夏之後。雪融路出。而深岩之雪。有嵌自太始者。近年雪微減。兵卒於雪中亦能識路。踐雪成路如故。不復立竿欄也。白鋒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踰此山至吉叩廠。九月積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間。旋風如水。寒氣徹骨。人升高氣喘。口鼻之間。迎風不能呼吸。僵仆不甦。土人謂之寒瘴。一至山頂。黃雲四起。五步之內。不復見人。高聲言笑。即有拳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斃焉。

鏇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阿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砂膚。浮疎頹潰。長三里。峻不可攬。下逼浪滄江。風及雨。則砂卸石。崩石如礎如杌。如鬬如杵。如幢幡。如礮如瓜。如剖木。如盤根。相緣相觸。相激相旋轉而下。聲如淅灘。如豕如伐木。如版築。如聳鳥飛。如垣傾。江干喬木。觸之立折。人至此必祝風雨靜。而後踏砂徐行。或行里許風作。砂下石墜。無不斃之江中。初別駕謝公欲渡江至對岸開路。則壁削岩广。欲盪舟。則石槃磯危。卒皆無濟。年以人馬斃者數數也。

溜筒江。維西以金沙浪滄江爲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乃設溜繩。其法。對岸栽石。橫江繫竹纜。江陽高上而下。江陰自下而上。一以通往來之渡。渡則以一竹片如瓦者。兩旁有孔。繫繩。人畜縛於繩。竹管於纜。如梭擲而渡之。或止可緊一纜。兩岸高懸。中頃而低。往來皆渡於此。至低處。則以手挽纜。遞引而上。渡物則人前物後。引而渡焉。史記所謂筰也。筰非一處。以夷語譯之。每過筰皆曰溜筒江。

夷人（麽些　古宗　那馬　巴苴　栗粟　怒子　黃教喇嘛　紅教喇嘛　頭勒孤喇嘛　達知識喇嘛）

三百六十。保路之國。實嗣爲耳。莫窮其族。孟津之會。有國曰濮。維濮之西。厥有殊俗。紀夷人。

麽些。即唐書所載麽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六村、維普、樂枝、其宗、喇普地。居其民。徙麽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織領白繡。不襪不履。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粗如藤。縱如龍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綠。及臍爲度。以赭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腿脚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卒喜佩刀爲飾。不浣顇澤。衣至敝不換。漱口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簇

背以羊皮。或以白氈。近年間有著履僮裝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粧不改。俗長及腰。亦非舊製。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豬狗雞。富頭目倍蓄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擇大戶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麽些。見皆跪拜奉物。及對則屈一膝。語亦非恕。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二三升。臘春雞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土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榻高一尺。鋪氈跏坐。貧則以蘆。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盂。饌餘。客攜去。臥無衾茵。夜則攢薪爇火。各攜蘆蓆。袒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氈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臥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志親疎。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并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簀爲底。盡懸死者衣於棺側。而陳設所有琵琶豬頭。自家喪則屠羊豕。所屬麽些吊者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舁至山。厝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炙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愚性惰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尊於治生。然樸愿易治。河干山麓可畊之土多。而不蒔蔬圃。果木之利不興。喜獵而畜犬。犬易三牲。暇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音酸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則頭

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親家所有佈施。家貧雖釜甑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計。貧者得其殘溲。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捫其馬尾以拭目。謂可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禳祝。皆竭貲以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履酒。不計饔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投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

古宗。即吐蕃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居未遠者。散處於麽些之間。謂之麽些古宗。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麽些古宗大致同麽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麽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若樓居。近衛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倚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帽。頂綴紅綠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罽爲衣。冬或羊裘。不浣。皆盤領窄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舊紅革靴。或以文罽爲之。出入乘馬。喜馳騁。鞍轡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窄腹。百褶裙寬腰肋。俱采罽爲之。褂或文罽。或采色布繡。織罽革軟底。不著袴襪。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妝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絨金錦爲別。墾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爲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偕和炒麵。指搏而食之。曰糌粑。

發止拏大一園，延客設酒食，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卒擁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賦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袂入房，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紊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欲獨妻，則衆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地寒，不產五穀，乃如此，亦由汚俗習爲故然，故土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妻，兄弟之子女，即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問，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西吳秦人爲商於其地，皆租婦執貿易，去則遺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爲嗣，婦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聚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舁屍而鵰至，剝肉拋以食之，剝工取其髏骨一，臟腑骨二，以爲碗，髏爲器售之，腸爲筩售之，喇嘛家以藏佛經，爲寶，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絹帙錦緘，樣檀金飾其函，即習佛經，字如鳥跡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曆法，月大小及閏，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則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麽些同，惟熟諳以賄之多少爲曲直，剖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剜其目，炙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視麽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饒裕，耕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銅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淫泆，節奏可聽，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麽些所能，第其性皆強悍偏執，而難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鬥，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但執自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官至其地，禁之徵不近情，輒鳴鼓聚衆，執仗臨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益是以長其姦，近足漸漸然順以撫之，亦可馴也。

那馬本民家，即僰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麽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衣服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麽些之制，而受制於麽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發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不之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即互配，死無棺，設尸牀於庭，陳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舉躃踊卒哭而拜，鄉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月後，舁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恆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巴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隨從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爲葉古何部落人也，浪滄江內有之，板屋棲山，與麽些雜居，亦麽些頭目治之，男挽總髻，耳帶銅環，自建設以來，亦多剃頭辮髮者，衣服同於麽些，婦人辮髮爲細縷，披於後，三年一櫛，裝大瑪瑙珠、掌大硨磲各一串，繞於頂，垂於肩乳，行則鏘鏘之聲不絕，頂覆青布，下飄兩帶，衣盤領及腹，裙如鐘掩膝，不著袴，臁裹毡而跣足，頗能習勞，織緞紋之工，婚喪信佛與麽些無異，惟兄弟死，嫂及弟婦歸於一人，俗頗劣於麽些，

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籠奔子欄皆有之，男挽髻戴緇纓，編麥草爲纓絡，綴於髮間，黃銅勒束額，耳帶銅環，

皮人衣，舊則改制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雜以麻布綿布織皮，色尚黑，袴及膝，衣齊袴，臁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婦挽髮束箍，耳帶大環，盤領衣，緊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懸岩絕頂，墾山而耕，地瘠則去之，遷徙不常，刈穫則多釀爲酒，晝夜酣酗，數日盡之，粒食罄，遂執勁弩藥矢獵，登危峯石壁，疾走如狡兔，婦從之亦然，獲禽獸，或烹或炙，山坐共食，雖猿猴亦炙食，烹後水一沸即食，不盡無歸，履復採草根木皮食之，採山中草木爲和合藥，男女相悅，暗投其衣，遂奔而從，跬步不離，婚以牛聘，喪則棄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爲契，負約則延巫祝，置鐵於釜，烈火熬沸，對誓證手背內，不沃爛者，爲受誣，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觸忿則弩刃俱發，著毒矢處肉輒自執刃剜去，性剛狠嗜殺，然麽些頭目土官能治之，年奉頭目麥黍共五升，新春必牽而拜焉，栗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制於麽些長，猶較馴順，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迤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首勒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覆竹爲屋，編竹爲垣，穀產黍麥，蔬產蔓菁及芋，獵禽獸以佐食，無鹽，無馬騾，無盜，路不拾遺，非禦虎豹，外戶可不扃，人精爲竹器，織紅文麻布，麽些不遠千里往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而常苦栗粟之陵殘，而不能與也，雍正八年，聞我聖朝已建設維西，相率到康普界，貢黃蠟八十觔，麻布十五丈，山驢皮十，熊皮二十，求納爲民，永爲歲例，頭人聞於別駕，別駕上聞，奏許之，犒以砂鹽，官給諭頭目，俱約其栗粟，週年其人以所產黃連入售內地，夷人亦多負鹽至其地交易，人敬禮而膳之，不取值，衛之出，自入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

黃教喇嘛，番僧也，番謂僧爲喇嘛，分黃紅教，維西皆有之，紅教之類甚繁，黃教止達賴喇嘛一種，皆古宗出家者，阿墩子之壽國寺，楊八井寺，奔子欄之東竹林，千餘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貪財，戒殺而食肉，禮佛誦經，其經譯以華語，皆與中土同，惟無楞嚴經，蓋佛產天竺，即緬甸，與土番界相傳達摩譯教於其地，而佛教興，至今已千六百餘年矣，黃教喇嘛起最後，闊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袴，衣黃衣，冠黃冠，故謂之黃教，初紅教強，擬黃教，第五世達賴喇嘛預識我大清之必撫有中土也，於太宗文皇帝時，取道蒙古入貢盛京，獲封號，延至今，黃教在維西者，皆達賴喇嘛法子，

案宋景文新唐書，謂佛經竊老氏之精者，以佛經襲道家之說，而杜撰之也，朱子謂景文闢佛，獲釋氏真贓，韓文公見不及此，喇嘛經固譯自天竺，而不譯自中華，部分語意，但與中華同，由此觀之，可見中華佛經，亦譯自天竺，外夷未嘗無佛，佛未嘗無經，韓文公佛骨表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言自較景文爲穩洽，附志於此，以備一說，

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人，謂之五寶輪迴，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衣罽及褐，披袈裟，常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跣足，冬戴平頂緣紅毡帽，四邊簷向上，圍於四方，著襪，朱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等，經語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麽些則止奉紅教，嫌釁日深，黃教多

讀勸孤喇嘛，紅教十三教之一也。凡喇嘛顧學有得者，死投胎復生，皆不迷其前世，夷人均稱爲活佛。西藏讀勸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之其宗。乾隆八年，喇嘛衆乃持其衣器訪之。至其宗之日，麼些頭人子名達機，甫七歲，指犍犍問其母曰：犍終將依母乎？其母曰：犍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犍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衆此迎小活佛喇嘛數十衆，皆佛也，爲款留之，獲福無量。父母以爲譫，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而喇嘛數十衆不待延皆入。達機迎見，跏趺於地，爲古宗語，良久，衆喇嘛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册，各以相似者副之，達機審辨，均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而哭。達機釋鉢執經，起摩衆喇嘛頂遍。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數喇嘛以所攜錦茵重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頭人不知所爲，衆喇嘛奉白金五百、錦緞各數十端，爲頭人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頭人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轉世，不能留。頭人及婦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麼些聞之，百千成羣，頂香皈拜，布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頭人果如達機所言，期生一子。

善知識喇嘛，格瑪四寶喇嘛之高第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無考。乾隆己卯年，生於六村麼些通事王永善家，夜王永善妻夢日光照胸，覺不勝熱，遂生善知識，相貌俊麗，不類麼些，能坐喜趺，能言，告其母曰：兒藏土寒，惟產杏、葡萄、氆氌之屬，不足奉以報母，雖然，數年後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乾隆丁亥年，四寶命喇嘛數人，以金銀馬騾值七百金之物，來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識見迎者，甚樂，與以所用舊器，雜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麼些聞，皆赴，免冠拜，善知識跏坐而摩拜者頂，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

山川之狀，善知識皆能先言之。善知識非名，其品第也，以華語譯之也。

物器 青稞 珠葠 佛掌葠 雪茶 小桃紅 藏桃 紅嘴鴉 松根豹 飛鼠 人臘髮 人臘飲器 羊骨卜 人骨笛 髏鼓 猴揭 蠻夾 藥矢 地弩 竹筆 氈 韋口琴

荒徼之地，厥產必異，豈因材而生物，非倚象而製器。炎帝未辨，伯益未識，將拾張華之遺，而樹李石之志，紀物器。

青稞，實類麰麥，而莖葉類黍，耐寒霜，阿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種之，經年一熟，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舂麪，入酥爲糌粑。

珠葠，莖葉皆類人葠，根皮實亦多相似，而圓如珠，故云。奔子欄、栗地坪產之，皆在冬月盛雪之區，味苦而性燥，遠不及人葠也。

佛掌葠，奔子欄產之，莖葉稍類葠，而根形如佛掌，質性又在珠葠之下。

雪茶，阿墩子、奔子欄盛雪，夏融如草，葉白色，生地無根，土人采售，謂之雪茶，汁色綠，味苦性寒，能解煩渴，然多飲則腹泄，蓄積雪寒氣所成者。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

華，十月實，城中及其宗喇普皆有之。

藏桃，奔子欄有五株，葉如楊柳，花絳色，實似桃而長大過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蕊，六月實熟，紅如桃，味澁而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傳康熙間地屬青海時，頭人至其地，懷核歸而種之者，取其核再種之，皆不生。

紅嘴鴉，形如雞，嘴較長，鳴如烏，毛如漆，人取而飼之，依人不去，飼之人行，則翅翥而隨之，人止則下。

飛鼠，即鼯鼠，爾雅謂之鼯鼠，郭璞註云：鼯狀如小狐，似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葉枝浪滄江山谷之中產之，穴宿木食榛栗，飛遠不及尋，高不及仞，以弩取之，紺毛白額，如苔如湍，爲裘有緻。唐書云：吐番有天鼠，大如貂，皮可爲裘，正即此種，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未之詳，誤以鼯鼠爲天鼠耳。

松根豹，大於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細過於豹，而額更燦，文如環，黑質而白文，善走而噬人。

人髏飲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想亦用其髏耳。古宗之制，不謀而與古合者，此器也。人髏四片，有理無隙，相合不散，古宗漆之，而盛於囊，佩於身，謂可御鬼，盛湯水獻佛，非此不爲敬，其飲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捧而飲。阿墩子以上，古宗死，剮肉食鵰，剝工售此器，阿墩子以下，於屍棄之水，置之木者，肉潰而取之。城外蘭經寺紅教喇嘛皆麼些也，無此器，四寶喇嘛并以三具獻佛。

人髏鼓，法以二人髏骨漆而合之，以人脛骨爲柄，脛骨帶筋漆聯之，爲兩旁耳，作佛事，則如搖鼗式，持而搖。黃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紅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笛，黃紅教喇嘛人各一笛，以人臘脛骨爲之，吹以逐鬼，作佛事，亦吹之，聲如觱篥，而淒商過之，聞之

令人悲而栗，劙古宗屍而得，及取於水木間潰屍者，皆不貴，貴修而肥者，竅深大，而其音肆，貴華人者，骨薄而潤，而其音清，尤貴修而肥之華人者，其音肆而清，尤貴生剮修而肥之華人者，音肆而清而有生氣，而聰愈遠。西藏賊曰夾霸，華人爲商於其地，劫其貨，生剮其二脛，黃教喇嘛輒以數十金購之，蓋華人初臘，骨其所貴者，雖不備，價亦十數倍也。

羊骨卜，夷人食羖，於胸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灸灼閱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丫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都集蒙古突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

餛飩，即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剝羖皮，紮三足，一足噓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餛飩，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習之，至今沿其制。

皮槽，以全羖揉皮爲之，腹際爲孔，入竹筒二三寸，縫合之，人足踏皮後足，手提皮頭，自上至下按之，則筒中之風，鼠吹而出，以扇火，鑪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處，炊帶葉之柴，而烟少者，恃此器也。

熊夾，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木樁，輒拔之，必出乃甚，獵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撐木樁插於闢處，熊遊而見，爭騎巨木力拔，樁脫，牡則夾腎斃，牝亦夾臀肉，鮮克免者。

猿柵，於林掘穽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插木楞爲柵，空容猿手，猿至，窺果，遂手探穽握果，而拳不能出，

輒狂嘯,人聞聲從之,猶猛獵,惧不忍舍果,而為人所獲,

地弩,穴地置數弩,張弦控矢,縛羊弩下,線繫弩機,絆於羊身,虎豹至,下爪攫羊,線動機發,矢悉中虎豹胸,行不數武,皆斃,

藥矢,弩所用也,矢及鏃皆削竹而成,裝鏃為倒,鏃沾水裹藥,藥採烏頭曝而研末者,獵中禽獸,人皮膚,飛者昏而墜,走者麻木而僵,

竹筆,麼些古宗皆有字,用楮墨而無筆,為竹為錐,長三寸餘,煎其穎,令堅銳,以大指食指搯而書之,

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頭目土官則刻地銜,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為孔,繫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麼些那馬巴苴皆有之,上及下色用赤,下率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膠,熬茜草汁成餅,徑寸五分,中為孔,繫繩,同鐵章佩之,皮囊紙緘繩結之間,烘膠塗之,而印以鐵章,人莫能解拆,

口琴,竹片為之,長四寸,闊三分,刳虛之,而中存一線之篾為簧,首尾橫處皆存,簧首聯於橫,尾離橫齊處長一分,剔下其橫處,而簧寄於其間,如是者三具,簧粗細等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頭,張口而置其正中於口間,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搏上中下片之簧之尾長處,錯落而彈,嘘氣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麼些那馬西番皆以簡佩之,彈以應歌曲,彈者身舞足蹈,而與歌合節,

南中雜說

劉崑著

福履幼讀庭聞錄卽有慕乎劉先生之大節久乃得所爲南中雜說者凡一卷山川險要攻守之所宜政事得失治亂之所致言之犁然土物民俗其細已甚者亦畢具焉信乎節者無不才也昔吳三桂以梟雄之資據親藩之貴乃偵制於一丞及其不屈杖之戍之而不殺蓋有待焉以先生之才可大用也惜乎官止郡守不克充其才以白於當世而徒以節聞然其於當世也卓矣矧又有是書以傳於後耶光緒十有六年正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南中雜說

南昌 劉崑 西來 著

殉難騰衝流落十載滇中山川跋涉者十六七彝漢人情閱歷頗熟故據其身經目擊者爲雜說使數十年後中原士大夫有事滇中者略爲一助云

六詔

滇南古六詔地也曰蒙詔曰鄧賧詔曰施浪詔曰越嶲詔曰浪穹詔曰越析詔詔之爲言王也蓋六王分治云地小而力分彝性悍自相仇殺未嘗爲中國患亦未嘗通中國也漢武帝好大喜功始使司馬相如持節諭蜀不過一至其地宜大漢威德而已未嘗以中國之治治之也唐置益州刺史統轄六詔遙制其地未嘗設官分理也楊國忠柄政劉深喪師蕨山搆遠長安失守南蒙詔始并五詔之地號曰南詔地大而力合矣閣羅鳳僭號稱帝窮兵黷武亦不過一至成都擄掠子女工匠而還未嘗知踞形勝務遠略抗衡上國也宋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千古卓識高出漢唐元世祖入中國始以親王分鎭謂其地北出麗江便爲烏斯藏西番之境與元朝豐沛之鄉相爲脣齒非謂入據滇南可窺三楚也明高祖命沐英略定雲南世守其地雲南之純乎爲中華自洪武十五年始自此地日辟而事日多苦中原之士紳爲彼滇官空中原之錢糧塡彼丘壑暴中原之士馬成萬里無用之地蓋未知所底止矣

山川

自貴州而西九站爲永甯州州之西爲頂站又曰分水嶺嶺之西隸雲南矣山盡西向水盡西流匯爲瀾滄江西入緬甸出西海不聞勺水拳石朝宗于海北衛神京也故號曰滇中滇之爲言遠也山逆水逆人服其水土者不二十年亦生獷悍之心明朝三百年號曰全盛然兩迤土司無十五年不用兵之事彼非不知螳臂當車萬無生理徒以豺性豕心僥倖萬一至族滅不惜吳逆以老將知兵富貴已極猶不免爲白首賊豈非水土之祟歟

郡縣

明朝舊制兩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過雲南大理曲靖臨安楚雄澂江而已餘皆土司歸命因而授之號曰土府是有知府之名無知府之實也土府之屬爲土知縣土縣丞土巡司是把目舊員也迫土司搆逆漸加誅勦誅勦而後遂改流官若姚安武定之類是也又以府無屬縣不便添設知府遂設掌印同知一員若蒙化若東麗江之類是也此皆前朝廟堂之上無遠識封疆之吏無擔當慣之養癰遺患三百年來留毒未已彼蓋謂雲南果足爲中國患土司果足爲雲南患耳不知羊腸萬里雖竄上國蠢爾小醜分而不合順則撫之逆則剿之剿則絕其屬籍無信把目小猓復開承襲之門不出百年可使土府盡屬流官矣或曰改土爲流餘孽爲患奈何余曰是殆不然夫土司爲大患者皆假朝廷位號威逼其下耳今削其位號絕其承襲彼亦一小猓耳勢何能爲況南彝之性趨利避害甚于漢人流官雖不肖暴征橫斂未有如土司之酷者也彼何不利于流官而輕以使命殉一小猓耶今日急務莫以西迤之地分始六府南土府小府之地改爲州縣就近歸併凡小州小縣亦如併府之例查土司之從逆者降爲騰丞

吏目等職不得兼攝嶍峩役使把目彼名位既卑則無以令其下漢人之利也在大府屬縣既多則體統尊嚴可無掣肘之患在百姓以數郡之力共奉一大府亦可減差徭之半萬姓之利也

衛所

明高祖以天下大定兵多而無所用故設衛所以分之號曰屯丁查元朝逆虜及荒蕪民田籍沒官田以給之號曰屯田而一時大小將領改爲揮使千百戶等職號曰衛官而每省設一都使司以統之此銷兵之術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斗糧是也數傳而後化爲農桑故于謙處景泰之間改衛兵爲團營是亦變府兵爲彍騎之法矣我

國家設官悉從舊例雖議裁冗農奏疏不一卒無議及衛所者以都司一官未便竟裁也吾謂天下衛所未便輕議者蓋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四省見在漕運而直隸山東河南尚有秫米城守之役故循例而無疑至雲南之地地處荒僻無城守漕運之勞南衛所屯丁盡是庄農乃儼然以一守備一千總一經歷司以領之縣衛同城互相掣肘縣衛當差兩處追呼徒爲擾民之具毫無益于地方故康熙七年前任李撫軍請裁衛所一疏殊爲頑蠢而一時藩梟但承望逆藩風旨爲都閫留屬員之地止略裁數處以覆甚可惜也今逆藩既除似宜併都司等官盡行裁去而衛所糧差歸併于附近州縣則在上可以省冗員之俸食而在下亦可省冗員之騷擾是亦變通之術也

錢穀

雲南地丁錢糧銀不滿十六萬米不滿十七萬鹽課六萬有奇此前朝之大略也順治十六年平定滇南地丁錢糧悉從舊額無復可加矣逆藩以冗濫太多遂於鹽課之內增爲二十四萬留充兵餉是四倍于舊額矣鹽價暴起官民苦之而餉復不足於是司鹽政者始日詳督撫請減鹽課矣逆藩又慮自我增之自我減之尤爲司農所短乃以美言唆司鹽政者曰鹽額不足且無請減實道但具借狀一紙本藩自發兵餉俟次年補還可不累汝考成矣是徒以文具相飾在逆藩固未嘗責償在鹽道固未嘗奉還也今逆藩授首而弊政如故六井竈戶墾額相向嶍峩之民半爲淡食若不稍爲變通將爲兵餉之累矣又山僻小縣戶不滿二千銀不滿四百兩米不滿五百石乃有一印官一尉一教職許其官吏俸紅衙役工食反浮于地丁錢糧之外而民間之夫差柴料不與焉在朝廷何利有此縣在民間亦何賴此冗物也謂宜將此等小縣盡行裁併而設一巡司以統之亦寬民力之一端也

兵制

沐黔甯世鎮雲南雖爵列上公而稽其職掌不過平蠻總兵官耳未嘗有提督重權也所屬大理臨安騰越北勝四協不過參游偏裨耳未嘗設一副將也四協官兵不滿五千人以雲南之餉養雲南之兵未嘗破冒協餉也蓋位卑則思立功以取富貴權輕則不敢瞋目語難而俯首聽撫按之命此前朝大臣高識遠見所謂國之利器不肯輕以假人也故終明之世雲南卒無大患我

世祖章皇帝銳意平蠻既授逆藩以大將軍印矣又假之以用人之權吏兵二部不得節制假之以用財之權司農不得節制是權傾朝廷矣及滇黔底定滿兵凱還平西專制南荒復賞之以親王矣自古功臣位高則難下權重則生非常之心于是握親邀情呵喝中樞土彝謀叛歲無虛日乃設左右都統各擁精甲萬人矣設援剿四鎮各擁強兵分踞形勝矣兵多將廣日費俸餉又竭中原之膏脂歲支協濟至四百萬矣而四鎮之官又爲馬寶高啟隆王會祁三順皆投誠老賊矣夫以梟雄之資踞久反之地用久反之人兵精餉足日生奸謀即使不收用人之權不下撤藩之命彼猶將交通西番挑開邊隙以爲遁足三秦之計況又奪其雲南乎是速其南之反者撤藩之詔而成雲南之反者則假之以權太重也今天討既張罪人斯得副將而上押解赴京副將而下分發四省可謂計慮周詳矣但擁旄仗節猶復多人悍卒驕兵猶騷州縣似非萬世之利也蓋雲南之大患不在兵少而在兵多不在將輕而在將重若乘此大定之後速爲銷兵之計急撤提督衙門而以一總兵代之領兵二千四百人坐鎮大理仍聽督撫節制足以遙制邊江矣四協官兵仍照黔甯舊例足以遙制四塞矣撫標官兵千五百人足以坐鎮會省矣而總督衙門斷宜移駐安順以扼兩省之要衝是雲南全省官兵不過九千人通計官兵俸餉不滿三十餘萬而雲南之地丁鹽課亦足支給不煩四省協濟矣諸葛云不留兵不運餉彝漢粗安規模略定此之謂也若仍守舊弊分符列鎮虛中原以實邊徵發悍卒以貽後禍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或曰臨安開化北勝永昌各設大鎮而予議撤將銷兵萬人之衆將安歸乎余曰此非久于南荒不能悉知也蓋雲南之兵皆孫可望舊人非隨征員役也此輩在明朝爲積賊在逆藩爲叛黨而在今日則鎮

將爲之逋逃藪也父兄既死則子弟爲補伍一人食糧則數人爲傔丁親戚朋友互相影射坐占民房開列店肆坐占官田不納糧差抗衡州縣驕擾里閈郡縣繩之以法則萃然以譁而將領復爲之庇護守此不變雖諸葛無以善其後今撤將銷兵則彼有親可依有田可耕有市可貿易願爲民者聽其入里當差即以舊占之官田升科爲業不出數年化爲耕桑矣或又曰沐氏手握兵權世守滇中三百年來未聞逆節子何疑滇兵之甚也余曰予獨不聞盡忠樓乎黔甯父子賜棄賜縲三世接踵孰謂高成二祖不防滇南疑沐氏乎迨三世以後將領歸衞士卒歸農權輕而兵解以膏粱之上公統膏粱之揮使飲酒食肉各安富貴何逆節之能爲總之雲南之山川叛地也賊兵之子弟叛人也大將權重而久任叛主也協餉過多叛資也惟使之弱而不強分而不合貧而不富則久安長治之策矣或又曰將撤兵銷土司爲患奈何余曰土司不能叛也十八郡中各有土官今僅能自存者獨姚安北勝蒙化沅江數土府耳餘皆勢微而地小貧弱已甚往往乞貸于漢人山庄彝民盡爲準折名爲土官實一齊民耳何亂之敢萌縱國家無一兵一將如明末之沐氏猶且遍東有事檄遍西以討之武定有事檄阿彌以討之以彝攻彝正治彝之上策不費中原一錢一粟也蓋土司猶疥癬也兵猶藥也將猶醫也督撫猶指使醫生之主人也但使藥能治病醫能用藥而主人能制服醫生不使其虛張病勢爲喙雜投因疥癬之疾而危及心腹足矣

土司

十八郡縣土司雖處其中其會之掌印者曰太翁其下

曰招把曰把目曰火頭皆屬官也其農刀耕火種其徵發以木刻其錢糧計人而不計地其穀粟曰大麥曰小麥曰燕麥曰蕎曰苦蕎曰豆是皆高山峻嶺仄徑危坡耕而獲之也平疇水田亦種秔稻是彝漢相半者也其俗好畜牧多善馬其公服以青羊皮土舍嫁女雖貲妝巨萬必以羊皮一領爲之冠非此則不足以治其種人也三百年來漸染華風土司之居城郭者亦與漢人無異而姚安蒙化二土府且以詩文自命附籍螺江矣自吳逆發難各責其彝兵從征千人出黔還者不及十二三今日所存鋒鏑之餘也而又苦不肖之將吏利其金馬市其花勳土司何恃而不貪哉

四封

雲南之地東抵盤江與貴州爲鄰西極騰越與緬甸爲鄰北至建昌衞與四川爲鄰由建昌出鹽井衞之打箭爐則鄰蒙古矣稍西則由麗江出甸中鄰烏斯藏矣南至廣南出博隘則粵西之太平府也西南出蒙自及沅江則交趾安南之境也類皆高山峻嶺深林密箐象虎成羣瘴癘爲虐古所謂不毛之地也我國家與蒙古連和自無寒盟之理交趾安南分而爲二自無生事之理緬甸遠處二十四站之外兵弱勢微莽瑞體而後無敢過太公城者況敢犯騰越乎是雲南毫無外患矣獨地瘠民貧可入而不可出家無兼年之粟布帛器用莫不仰給于中原雖叛將猾賊踴躍跳梁適足遺中國食耳何者其人雜彝也其地絕地也四封雖險而盤江廣南建昌三路皆進兵之地彝性輕跳不能持久譬之入穴之鼠塞而薰之可無噍類矣

彝情

滇南雜彝計二十一種其性輕生而重利利則爭趨害則爭避不知連和也明朝三百年亦時時竊發皆貪吏猾商激而成之不過逞一朝之忿取滅族之誅而已未嘗據城邑戕命官也制彝之法惟有連并郡縣寬其文法於部郎之中選才望者六人列爲郡守責其內制將弁不爲生事之媒外御金馬不爲封殖之計雖閤羅鳳再生孤立無援無能爲也而此六郡守者三年無事即以邊俸優陞士大夫愛名甚于愛利潔已奉公滇南永無反側矣

邊報

滇南去中原萬里雅善訛言而武職之生事邀功者輒以訛言入報逆藩專制時指教化長官司謀逆用兵誅剿添設平大黔威四府矣其實土司何敢爲逆不過武弁塘報妝點成文耳張皇入告勳衆興師破千年之窠穴利其金馬侈一時之勳伐上邀軍功此將臣之利非朝廷之利也康熙十年又以西番入寇告矣是時逆藩親赴大理而全省官兵馳至麗江西番固未嘗入寇也及制府查詰北勝趙鎮瞪口直視但曰我欲報王爺恩而已滇中之人至今掩口孰謂塘報可信耶大抵土彝之性冥頑而不受撫彝之法持大綱寬小過而已今郡縣防弁平居無事不能潔已奉公而苛細瑣屑圖其小利致豺虎逞猖有辭即具文申報曰某處告變矣此何爲者也

馬

滇中之馬質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徑雖數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長山谷也上山則乘之下山則步而牽之防顛躓也土舍良馬上下山谷皆任騎坐則百不得一也

而其中又有高大神駿逾過西馬者則千不得一也此種異物甚爲土司所珍亦甚爲土司之累若地方將吏求善馬而不惜善價則地方之福矣

鹽

天地生人必爲計養生之具滇中無煮海之利則必出井鹽以濟之其井之大者曰黑井白井琅井阿陋井羅馬井此其大凡也環井而居者曰竈戶入山而柴者曰柴商使司鹽政者但予出鹽之處給以官引行鹽之處驗引發賣而其價之低昂則聽商民之自便行鹽既多鹽課自足何致上有缺額之虞下有淡食之苦哉逆藩專利把持鹽法竈戶不得賣百姓不得買遂爲兩迤之大害願當事者平心以處之

金

滇水之產金者曰金沙江土之產金者曰白牙廠永平縣採江金之法土人沒水取泥沙以漉之日可得一二分形皆三角號曰狗頭金採土金之法土人穴地取沙土以漉之亦日得一二分狀如糠粃號曰瓜子金取利甚微而其害甚大水金之害江深而水駛或遭漂沒或遇水怪則以性命相殉土金之害則破民田壞城郭而硐丁卒未聞以金富也上官慕金廠之虛名曰責州縣開採然金脈有盛衰多寡不可豫料欲出本以採之則恐得不償失欲聽民開採而稍收其稅又慮課不足額徒爲考成之累故上官曰責開採而州縣曰請封閉也其餘銅鐵鉛錫各廠大都如是若聽民間自行開採而薄收其稅輕定其額則開採者衆或遇礦脈微細則聽州縣之請驗明封閉而開除稅額以免考成之累則州縣又何苦爲國家塞此利孔耶或謂滇中爲五金之地

泥封谷口可致富強真㸐人覩場也夫滇中之寶皆三十年來歲入協餉耳逆藩發難各場開採之官紛馳道路而費耗益甚軍無見糧天兵一至數同瓦解此予所目擊也

險阻

滇爲四塞之地其足拒中原者東以盤江爲阻北以建昌之大小二衆嶺爲阻東以廣南之鐵門坎爲阻所謂一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顧地小而糧寡人無固志一路失守則三路瓦解大小將弁各竄入深谷乞命土彝以爲苟全性命之計自孟獲以來已世傳此秘策矣又自廣西之南甯府出太平走博隘則無險可恃但沿江瘴毒殺人僞將陳猴者領標兵三千人駐防一年將弁士卒生還者十不得一而又皆尩羸可畏也

沅江蠱

世傳南人能造蠱然余自昆池戍騰衝閱歷十年足跡半兩迤亦不能概見也獨沅江土司世傳此法其藥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藥不即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爲藍面色淡黃狀類浮腫至離任一月則闔門并命矣余同寅郡守潘一品楊應官素士父子主僕幕賓皆死此藥無一人得脫者

緬甸蠱

尤可怪者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于四十九日呪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呪犁頭鐵亦大如芥子號曰犁頭蠱下蠱之法不需飲食但藏芥子于指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然不肯無故藥人必無賴客子侵其妻妾勒其貨財者乃以此法治之漢人中

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金谿周瑞生龔吉貞皆死此物也又可怪者騰越所屬土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呪拔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及毒物還加于彼人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耳目所不經見未可盡斥爲誕妄也

和合

滇中無世家其俗重財而好養女女衆年長則以歸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慮賦谷風則密以此藥投之能變蕩子之耳目視奇醜之物美如西施香如蘇合終身不解矣又有戀藥媚藥飲之者則守其戶而不忍去雖貲本巨萬治裝客遊不出二站即廢然而還號曰留人洞吾鄉數十萬人捐墳墓棄父母妻子老死異域者大抵皆中此物也

鷰歪嘴

永平縣一老嫗年五十許號曰鷰歪嘴者亦有異術能解和合藥或稍有身家之人誤飲狂藥而其父兄子弟必欲其棄醜物而歸里者則密與歪嘴計之豫定一倡舍給狂人入其中約壯健者數人制其手足歪嘴以藥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蠱乃止其人即羸瘦異常日以清粥素菜調之一月而進菜肉百日而復舊引之復視醜物則棄之如糞土翻然思歸矣嗟乎滇中留人洞不下百萬安得數百鷰歪嘴布滿十八郡中藥此浪子也然歪嘴甚珍其術而厚謝亦不少恐破人和合爲同儕所忌也又年過五十則不可治血氣既衰不任吐藥也

保頭錢

督魁山滇南之大山也其南起沅江北盡楚雄東抵安

甯西極洱海而野賊盤踞其中往往出沒道路攔截客貨甚至有殺人者至村落士著之民則計其戶之高下歲輸貲財號曰保頭錢苟不納此錢則頭不保也下戶歲以八分爲額牛一頭如下戶之數上戶歲以八錢爲額而高貲及官戶則又在八錢之上矣百姓苦之在逆藩專政固欲養此蠹物以爲自封之地今官兵如雲勢無掣肘若于冬春之間兩逓竝進據其出沒之路擒其線索之人焚其積聚搜其巢穴不出十旬可以坐縛矣

安南市錢

滇南三面距外彝西番緬甸都遠而險阻俱不足爲兩迤患獨安南之東都逼近臨安六日而至聚自無險可恃前朝于交江之上立關設防特嚴銅鐵之禁良有以也癸丑之變僞留守以貲耗撤肘盡斂滇中之錢運至交江每千文得銀一兩至僞周五年交人閉關罷市謝曰吾銅砲鑄就不用汝錢矣蓋安南算弱短于野戰而長于憑城設爾小變亦知捐金固圉異日有事不可不爲之防也

紅珠

緬甸永昌所屬之長官司也以蒲紲城爲都距騰越二十四站數十年來國家存郵遠人置之度外今且僭號稱王矣寶井距蒲紲四站距騰越二十站山中碎石外甚粗糲而內蘊精光號曰寶石又號紅珠是鑿地而取之非入水而取之也緬人甚珍此石其大而光者皆以歸之于王細碎而黯黑者則以入市蓋其國禁甚嚴不以精妙之物漏入中原懼閧徵求之門別生邊釁也賈人收石入關狀如瓦礫號曰荒石騰越工人磨之以紫梗砥之以寶砂而寶光始出以赤者爲上曰玫瑰木曰鴿子血曰石榴紅皆佳品也曰老紅則棄物矣其藍者曰鴉青白者曰猫兒眼綠者曰祖母綠但精光發越皆妙品也其大如豌豆者曰帽頂大如黃豆及綠豆者曰寶石最小者曰鬼睫眼此瓦礫之類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獨以供婦人釵釧之飾耳而前朝嘉隆閒至出中官以典之勞人病馬虛中原以實南彝朝廷可謂無人矣

我

國家不貴異物度越前代獨關禁不立殺人甚多封疆小臣貪近利而無遠識甚可議也查前明舊制騰越三站之外設立八關以協鎮標兵分防其地漢彝互市則關外有市場防弁及巡司主之其犯銅鐵之禁者必誅無赦是不欲以利器假彝人也今八關廢弛盡付荆榛協鎮防弁飲酒食肉高坐州城漫不加察而中原忘命之徒出關互市者歲不下千百人人賫鑼鍋數百遠赴蒲紲是緬人不費斗粟徒以瓦礫無用之物歲收銅觔數十萬也又賈人出關必結十人爲夥蓋八關之外俱爲空虛之地投宿山林號曰打野而十人乃分任其職曰搭鋪曰尋柴曰喂牛馬曰主爨非十人則不能分役也及馳至蒲紲則于江水之濱結廬而居瘴厲凶惡鬼蜮橫行而緬人妻女又復爭赴漢人執庖廚之役漢人與之狎則俯首聽命惟恐後夫以奔走久勞之人處瘴癘之地而復有房帷之失安得久而不病病而不死哉于是十人之中在蒲江之濱已二三人爲異物矣還至中途又二三人告病舁至騰越矣而此三四人者雖甚壯健猶且面腫而色黃二百日內不食雞不食鮮魚不食香油始無瘡癘之疾大約計之十人出關必死者過半是歲殺數百人也有地方之責者亦何不具詳上

奏立關設防乃歲殺無罪之人爲緬酋進銅鐵也

花木

滇南山茶花大如牡丹赤如朱砂分心捲瓣以通海爲第一然亦見明之人所見不廣耳余戍騰衝時廢弁陳指揮招赴村庄賞花其木高十餘丈圍丈餘垂蔭數畝望之如火樹下可坐百人盛開之日爲之以紅氊席地而飲座中有粉面白衫者上下相映爲紅暈通海雖妙恐未能奪此頭籌也

寶臺山木蓮花亦大如牡丹色赤而微紫狀如千葉紅蓮至春二月環金光寺而盛開者三十餘里隔箐望之紅如火高不盈二三尺即而就之乃高十丈大十圍亦異種也或曰是佛書之優曇花云

滇中花葉與中原無異獨絕無蘭蕙爾然蕙之屬小而不芬花之屬閧而不香總以山石燥墜地氣淺薄不能醞爲奇芳結爲厚味耳

潞江之濱一石塔纍巨石而成之四面各闊二丈高亦二丈有奇一大樹冠其上亭亭如蓋嚴冬不凋根分十餘股籠罩石塔下垂入地南人不識此木曰是諸葛之遺跡云又或曰其下多瘴毋渡江者必馳馬而去防爲祟也余戍騰衝日就而察之蓋閩廣之榕樹云小憩其旁上無烈日下有清流亦足樂也故每過此地必攜酒肴設茶具飲啖而後去卒不逢瘴毋也郡志云滇人多訛信然今來騰之人亦以予久留無驗不畏瘴毋矣

大理石

榆石點蒼山所出也鑿須石深入里餘竭民力而取之以遍滇入畫者爲佳然佳者卒不概見也康熙十二年予嘗入逆藩便坐見一石屏高六尺寬四尺餘山水木

石與元人名筆無異或曰此黔甯舊物云嗟乎此種怪物原非尋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困民力以取之小者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佳而癡重可厭非人力可挽奈何勞民傷財以購此難得而無用之物歟

永昌碁子

滇南皆作碁子而以永昌爲第一蓋水土之別云燒碁之法以黑鉛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爲一料可得碁子三十副然費工本已三十六七兩矣其色以白如蛋青黑如鴉青者爲上若鵝黃鴨綠中外洞明者雖執途人而贈之不受也燒碁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爲第一世傳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嘗以重價得之出以與郡大夫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爲叛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銀五錢便市碁三百六十甯復有佳物乎

四庫全書提要

滇載記一卷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書乃其謫戍雲南時所作。載紀滇城原始及各部姓種類。舊本與滇程記合爲一篇。今以一爲行記。一爲地志。析之各著錄焉。

滇載記

明　新都楊愼編次

滇城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今金齒地）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種類滋長。支裔蕃衍。窺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王爲詔。其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其二、曰浪施詔。（今浪穹縣）其三、曰鄧賧詔。（今鄧川州）其四、曰施浪詔。（今浪穹縣蒙次和之地）其五、曰摩些詔。（今麗江府）其六、曰蒙巂詔。（今趙）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定西嶺）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收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僭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瓏玗圖山。（今蒙化）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巍州刺史。死。僭謚高祖。又稱奇王。子邏晟嗣。

羅晟僭立，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酋，掠其子女爲奴婢，羣蠻怨，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嶲路絕，晟猶奉唐正朔，死，僞謚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死，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册封，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強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爲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縱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賂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爲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爲邊患，不可復制，既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迤略邆川永昌石鼓沙追賧龍佉賧，後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酋長謁都督，偕妻子行，鳳挈家至雲南，太守張乾陁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陁，取夷州三十二，陷嶲州，殺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其國卿相也）天寶十年夏四月庚寅，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及段儉魏逆戰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儉魏爲清平，賜名段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爲東帝，刻碑國門之外，明叛唐非得已也，僭國號曰大蒙，始建年號曰贊普鍾，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將兵擊之，爲蒙氏所誘，全軍沒焉，唐益發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絕矣，代宗大曆十四年，死，僞謚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孫異牟尋立。（僭改元贊普鍾，七長壽十一）

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衆，居史城，（史城今喜郡也）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異牟尋懼，改城夲賧苴咩，（今大理）改國號曰大理，自稱曰日東王，僭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皇廟，春秋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爲中嶽，東川界江雲露松外龍山爲東嶽，（在今蒙勸州一名嶍雲露山一名盛龍山有十二峯皆峭拔其山有共會鳥穴）銀生部界蒙樂山爲南嶽，（在今納甸又名無量山其山千仞有一峨摘社自空中來天帝遣天女處）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爲西嶽，（在今一名賓崙岡東臨瀾江西臨龍川左右有平川各爲穹甸蠻卉賈四數不絕氣最熱冬亦衣葛蚊蚋中夏秋穿旬共峨南貫越賧爲之諸月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夏秋欲歸來無奈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囊中貨峻絕）麗江界玉龍山爲北嶽，（在今麗江一名雪山其山九峯積雪四時玉立高切千里之若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也）以黑惠江、瀾滄江、潞江、盤江爲四瀆，接點蒼之巔，滌洱河之水，立官號曰九爽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咸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善闡，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以大義，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皋招撫羣蠻，尋因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皋乃爲書遺尋，敍其歸化之誠，轉至吐蕃，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絕吐蕃，復臣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

之，遣其弟獻閣納官及吐蕃所頒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册之，賜銀窠黃金印，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惟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唐，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死，僞謚孝桓，改元二，（見龍上元）子尋閣勸嗣。

尋閣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國號今文改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王嵯巔殺之，而立其弟勸利晟，謚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僞謚靖王，子晟豐祐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趫敢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境者，爲衣食之，由是盡得蜀之虛實，與其臣嵯巔遂謀入寇，以蜀卒爲鄉道，遂陷邛戎嶲三州，引兵徑入成都，取諸縣，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詔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歸罪元穎，朝廷以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僞謚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啓。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皋開路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須，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册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嶲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再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幾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之，谿洞夷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犍爲及黎雅嶲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不克，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崍關，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復寇越嶲，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亦敝，僞謚景莊皇帝，子隆舜嗣，改元建極。

隆舜（蠻作法誤也所謂者皆是子相承世隆之子自隆舜近是）之立，以僖宗乾符四年，性好畋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遣請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款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後內變失道，爲豎臣楊登所弒，僞謚宣武，子舜化眞嗣，改元二，貞明、嵯耶。

舜化眞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篡之，而滅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眞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爲鄭氏。

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唐昭宗光化五年，既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國，死，僞謚聖桓，子旻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數萬，殺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主以曾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歷，死，僞謚肅文，子隆亶嗣立，改元天應，未

亶。爲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爲趙氏。

趙氏名善政。爲封氏淸平楊干貞既殺滅鄭氏。遂披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大天興。立僅十月。干貞又篡之。而爲楊氏。

楊氏名干貞。既篡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興師問罪。干貞不能禦。走死。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淸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干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在雲南縣正南大波那是也。）饑摘野桃。剖之。核有文曰靑昔。思平拆之曰。靑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瓔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僞諡太祖。傳子思英。立未幾。死。僞諡文經武□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以後晉開運三年改元至治。死。僞諡□□。傳子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僞謚□□。傳子素順。（素順於思聰未知何屬也。）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睍臨僰爨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僞諡應道皇帝。傳子素英。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明治。死。僞諡昭明。傳子素廉。

素廉以宋眞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啓、乾興。死。僞諡敬明。傳子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爲僧。死。僞謚秉義。傳子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僞謚聖德。傳子素興。

素興以宋慶曆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廉。

思廉以宋慶曆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靑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於中國。思廉立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政德、□□。死。僞謚世宗。傳子連義。

連義以宋熙寧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爲其臣楊義貞所弑。楊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壽輝。連義之從子。）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明。傳於正

明。

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安、天祐。避位爲僧。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爲主。而段氏中絕。

高昇太有功段氏、爲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立國。改國號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爲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爲相。高太運爲權主。遣太運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爲僧。傳子正嚴。死。僞謚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爲僧。傳子正興。死。僞謚憲宗。

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大寶、龍興、盛明。避位爲僧。傳子智興。死。僞謚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僞謚宣宗。傳子智連。

智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歷。死。僞謚享天。傳弟智祥。

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仁壽。死。僞謚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僞謚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忽必烈將兵擊之。分三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祥興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遂虜興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置大理都元帥府。仍録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爲摩訶羅嵯。管領八方。興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賜銀書。令總管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參政。以攻石城（今曲靖）及仁德府（今尋甸）功。錫虎符。爲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闡。平休林。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爲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參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構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蓬廐人刺蓬，以其首獻梁王，王并廐人戮之。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逼野。占云：天狗墜地為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城。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諺俗號曰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為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繼立為總管。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謀于員外楊淵海，淵海卦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敗紅巾于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收合餘衆，再戰復勝，殺段氏驍將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玉珍與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楊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襤妻之，為之奏授雲南平章。功

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由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寃鬼哭。功得書乃歸，既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嚥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始啓疑於平章，密召阿襤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殪之。主潸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自蹶傷，爾父尚答為我裹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襤主聞變，失聲哭曰：昨暝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媳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乃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踏裏彩。（裏彩，錦被名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潾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背也。）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林也。）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錦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淵海之才，稔意欲為己用，見詩痛悼之。乃厚恤之，令還平章柩歸葬大理。

十代總管信苴段寶，功之子。洪武元年嗣職。梁王遣矢刺平章七攻大理，不克，乃講和，結陞寶為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冊，乃為釣魚之香餌；繡閫淑女，自為掩雉之網羅。況平章既亡，弟兄被絕，今止遺一奴一婢。奴再登基黎氏，婢又可配阿襤妃。如此事諸，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平章女僧奴，志恆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鳥飛兔走頻來往，桂香梅馥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鳳刺霜刀易塞胸。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後寶聞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段眞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朝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為山海主，山海笑諧，閩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寶數日疾卒，子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苴段明。洪武十四年，授以宣慰。壬戌春正月，天兵破善闡，梁王自焚，黨屬悉俘。明遣都使張元亨馳書潁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畫之餘邦。難列營

屯，徒勞兵甲。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友德怒，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秖緣善闡。乞賜班師。友德答明書曰：我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天兵所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至于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傅沐二將分兵冑緣點蒼，頗襲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并其二子仁義至金陵。太祖聖諭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次子名歸義，授鴈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在鄧州東北。）先不華叛，據鄧州。甲子正月十七日，潁川侯傅友德復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寨，因定賦法，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比於中州列郡焉。

逸史氏曰：史稱西南夷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裔盜名號，互起滅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綏抗陵，疲我齊民，世主甘心焉，以無用敝有用，是可嘅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余嬰罪投竄，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閱其籍於僰家，有白古通玄峰年運志，其書用僰文，義兼衆教，稍為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僰於三代為荒服，漢僅剖分其方，雖胡

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郊菁洛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華風汰洋。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是孰並。傳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踰近是哉、夫分偏之亂昔如彼。大一統之治今若此。干羽不驚百五十年。探言其故。則金匱祕文。綰神罕略。況荒徼乎。余纂宋司馬氏作通鑑。采獲小說。若河洛行年紀、廣與妖亂志者。百二十家。法孔子著春秋、取羣書於百二十國也。因是有感。遂纂蒙段事、以為滇載記。其諸君子亂春秋而述二司馬氏者。亦將有取於斯焉。

晉

錄

沈思孝著

晉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山西田土、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夏秋二稅、共二百七十二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千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匹。稅課、四十四萬七千六十四貫七百九十文。額解太倉銀、六百七十七兩六錢。額徵工部四司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四錢。綾紬、一千匹。

河東鹽運司。額解池東場、西場、中場三分司，計行鹽西安、漢中、延安、鳳翔、歸德、開封、汝寧、南陽、汝州、平陽、潞安、澤、沁、遼。額辦小引鹽、四十二萬引。餘銀、解太倉一千四十七兩一錢。解宣大山西三鎮年例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兩。代府祿糧四萬三千一百十三兩零。本布政司抵補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山西號為內地。然自　據東勝而當胸衝。據河套而偏老震。當胸入則由代岢而下。偏老震則由保河深入。於是三關之防重矣。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鄰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當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木河等處。俱在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聯絡。緊接爆會口要路。鴈門關、設於代州。西抵甯武偏頭。東連紫荊倒馬。逼近朔州咸遠。地之要害。三關相為甲乙。而甯武據鴈偏兩關之中。為東西應援。外接入角堡。內維岢嵐。尤為緊關。故總兵初治

偏關。後移鎮於此。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砰界。西至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

山西地高燥。人家蓋藏。多以土窖。穀粟入窖。經年如新。蓋土厚水深。不若江南過夕即浥爛。惟啟窖避其窖頭氣一時。刻卒然過之。多殺人。其窖地。非但蓋藏粟。亦以避虜。人過窖。不敢入。惟積草焚之。然多有其歧竅。即薰烟有他竅出不為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長里餘。皆與他家穿處相通。江南洞在地上。皆天生。塞北洞在地下。皆人造。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蓋虜南犯朔應諸城要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自北二邊墩。虜遂直抵鎮城。是以總制毛伯溫。設法修復五堡。曰宏賜、曰鎮川、曰鎮邊、曰鎮山、曰鎮河。其地皆在舊二邊之內。去鎮城十里。各添設守備。而宏賜堡居中。復添設參將屯兵戍守。始不敢輕犯。其境東連諸胡。西接套　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和界。西至井砰。抵山西北樓口。邊長六百四十餘里。

魏王盛兵蒲坂。平陽府蒲州以塞臨晉。平陽府蒲州韓信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西安府韓城縣以木罌渡軍襲之。

黃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經大同府。復入太原之保德、岢嵐、[illegible]、[illegible]、又經永甯州、甯鄉縣、至平陽府、永和、大寧、吉州、河津、榮河。達蒲州。蒲在河之東。從此歷芮城、平陸、垣曲。經陝之潼關。始入河南界。

晉中俗儉朴。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飯以食故其齒多黃。食用羊。故其體多肉。其朔風高厲。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紅顏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堅勁。而少溼鬱微尪之疾。地有洞。故其俗至可避商有件。故其居積能饒。惟五六月。畝暑炎燥之時。日則捉扇而搖。夜仍燒炕而睡。此不可以理詰也。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衆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業捨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為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於前。而獲大利於後。故有本無本者、咸得以為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為夥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貧。貧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

蒲、解、皆平陽名郡。論州治、則解不及蒲。論風邑、則蒲不及解。

河曲之地、取義於黃河一曲也。宋時為火山軍。以其地有火山。巖石隙縫處、烟氣迸出。役之竹皮木屑則焦。架之以釜盎水米則熟。其下似一個純火。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事理之甚奇者。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山之東谷。經岳陽、澤州、穿太行。出覃懷、入黃河。狐首諸經云、界水則止。太行綿亘雄厚。非一水所能界。故桑乾、滹沱、清濁漳、皆穿太行而東。當黃淮汎濫時。當事者、欲引沁水入衛以分河勢。不知河入中國。受涇、渭、灞、洛、汴、泗、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勢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巖險阻。不能引而之衛。若沁可入衛。則河復禹故道。當不難矣。諸葛孔明曰、識時務者在俊傑。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下。匯而為池。又南行數十丈。流漸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胥賴之。水淵泓澄徹。為晉中勝景。其西為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為唐鄂公尉遲敬德所建。鄂公英姿颯爽。驍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為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刹并州之南。疏請臨軒敕名奉聖。銷鷙氣以慈航。斂雄風於寂境。蓋異人天資朗徹。故能超出塵網。完保榮名。視信越諸人。霄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驢西湖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

大同右衛軍馬坤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為男子。嘉靖戊申七月也。後隆慶間。有李良雨者。又化為婦人。婦妝見客不羞。今萬歷間。又有儀賓生兒之異。比聞之、乃一神托胎於其腹中。臨產、輒自言欲從出。其人懼。求從穀道。神嫌穢不肯。再三求之。請以香水數斛澡之。乃從。澡畢、遂滅形不知去向。

潞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築也。故以名縣。縣去府治僅三十里。又當孔道。車馬往來絡繹。縣衙素有怪。每中夜、若衣冠出遊者。或時至公堂。胥吏眾、驀然走避之。以為常。近已絕矣。

三受降城。東城、在廢東勝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漢雲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東去東城三百里。漢九原縣。西城、在古豐東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西城、開元圮於河。別置河東。寶歷初。又徙東城於綏遠峰南。中城、遼元為州縣。今三城皆不守。而邱富趙全等。乃道俺答為板升。以受中國之降人。據之。板升衆可十餘萬。中國百工技藝。無所不有。趙全已為俺答造宮殿。乃入住之日。忽梁折。俺答疑、終身不敢入宮室。仍舊守水草住牧。全雖服上刑。他日邊塞之禍。終滑於此。蓋南有香山。北有板升。此寇之所必資也。

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即牧畜亦藉之外省。余過朔陵、見羊群過者。群動以千計。止二三人執箠隨之。或二三群一時相值。皆各認其群而不相亂。夜則以一木架令跳而數之。妓婦與屠酒役者自隨行。剪毛以酬。問之。則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則驅羊而南。隨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諸湖左右澤藪。度歲。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餘則牧者自得之。

37 A

山左筆談

黃淳耀著

山左筆談

明 嘉定黃淳耀蘊生著

濟河在汶上北。云即大清河。禹貢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伏地而行。經九峰謂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流其下。故今以趵突當之。然趵突又引入小清河。則大清河乃濟之故道。非濟之本流。世間水惟濟最幻。即其發源處。盤渦轉轂。能出入諸物。若有機者。然昔人以糠試之。云自趵突出。

大明湖下有源泉。又爲諸泉所匯。當城中地三之一。古稱遙望華不注。如在水中。夏時荷菱滿湖。葦荻成港。汎舟其中。最之絕勝者。惜沿湖無樓、臺、亭、榭。以助憩息。城中泉最多。如金線、鋄、南北兩珍珠泉、蹚泉、杜康泉、趵突泉。總之趵突佳。人城與諸泉俱匯大湖。出北門。達小清河。

山左士大夫。恭儉而少干謁。茅茨土階。宛如也。即公卿家。或門或堂。必有草房數楹。斯其爲鄒魯之風。

古稱封禪者七十二君。今遺蹟皆不存。亭亭云云等。存其名而已。泰岱之上。惟日觀側有秦封禪臺。碑石刻秦無字碑最古。當萬年不化。大且重。故此石非大山物。非騙山之驛良不能至此。

泰山香稅。乃士女所捨物。藩司於稅賦外。贊爲額稅。夫既已入之官。則藏甲馬。呼聖號。不遠千里。十步五步。一拜而來者。不知其爲何也。不惟官益。此數十萬衆。當春夏間。往來如蟻。飲食香楮。買人旅肆。咸藉以

爲生。視嵩山、廬岳、鴈蕩、武夷。士大夫車騎館穀。亦爲邑中之累者。其損益何啻霄淵。

大清河。濟水之故道。經流長清、齊河、歷城、濟陽、城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入海。小清河一名濼水。即濟之南源。發趵突。東北經章丘、鄒平、新城、高苑、博興、樂安、入海。今亦爲鹽河。兼資漕溉。而淤塞流溢。久離故道。水利失。而水害興。各郡邑乃自以意爲隄。而以鄰爲壑。如新城、博興、高苑之民。日尋干戈。以爭通塞。非朝夕故矣。故爲山東者。必當興復河流。講求故道。使竹口不閼。則西民之水害不除。清河不修。則東民之水利不舉。恐田野荒廢。終無殷富之日。

孔子廟前之檜。圍不四五尺。高與簷齊。而志稱圍一丈三尺。高五丈者。志所稱舊檜也。此非手植。乃手植之餘。蓋手植者。金時燬於火。此其根株復萌蘖者。志稱晉永嘉三年枯。隋義寧元年復榮。唐乾封二年枯。宋康定元年復榮。則所指手植者。元至正三年復榮者。則指今檜也。今廟理猶然生意。第不知榮於何日耳。

洙、泗、洙水、自尼山來。入沂水同流。今之洙水橋。亦非其舊也。泗水。出陪尾山下。四源共會。故稱泗。其源清澈可掬。出地激駛。滾滾有聲。至曲阜。南洙北泗。中爲孔林。下濟甯。入徐州。會汴達淮。今會通河奪之。雷澤夏澇秋涸。涸時水入地聲雷者經日。故云雷澤。汶水會七十二泉而成。至南旺分流。南北濟運。南流短而北流長。

周公之後。有東野氏。有司復其庸調。世疑孔子萬世有土。而周公微不振。然孟子出孟孫氏。自是周公子孫。

山東東、兗二郡水患。不盡由本地。本地水乃汶、泗也。流濟河南北則已。惟中州黑洋山水。經徐淵坡。而東奔曹濮之間。以一隄限之。隄西人常竊決隄。肇以黑龍潭諸水。泙湃汪洋。其初成自范縣竹口。出五空橋而入清河。邇來橋口淤塞。河臣不許浚之。出恐傷漕。水遂縮回。浸諸邑。而濮尤甚。相其地形。正開州永固鋪一路。可開之以達漳河。竊恐開民未心肯耳。然東不開五空橋。西不開永固鋪。濮上左右。歲爲沮洳之場矣。

東、兗之間。郡邑大小不等。如滕非昔五十里之滕也。西北可五十里。南則幾百數十里而遙。東亦不下百里。而闔阜綿連。盜賊淵藪。故治之難。而滕、嶧爲冊。再若一邑爲善。若清平之側。又有博平。朝城之畔。又有觀城。則皆也。博平冠縣鄰村。每方不出二十餘里。若觀城東西北皆不過數里。止東南去十里餘而已。此猶不及一大郡之城。何以爲邑。

鄒嶧山。秦始皇所登。以立石頌功德處。一山皆無根之石。如溪澗中石卵堆疊而成。不甚奇峭。而頗怪險。

禹貢嶧陽孤桐。乃特生之桐。非以一樹爲孤也。桐必特生者。謂受風聲蕭。故堪琴瑟。今則枯桐寺前。果只留一桐。是稱孤矣。

東平安山左右。乃盜賊淵藪。客舟屢遭劫掠。武德亦多盜之地。以北在、河南三界往來。易於窟匿。然其來也必有富家窩引之。

青州人易習亂。剿倭長鎗手。皆出其地。蓋是太公尊賢尚功。桓公、管仲、首霸之地也。其走狗鬭雞。蹋鞠六

博之俗，猶有存者。

登州三面負海，中西南接萊陽出海，西北五六十里，爲沙門島，與鼉磯、牽牛、大竹、小竹五島相爲聯，其上生奇草美石，遙望紫翠出沒波濤中，足稱方丈蓬壺。春夏間蛟蜃吐氣，幻爲海市，常在五島之上，現則皆樓臺、城郭，亦有人馬往來，近看則無，止是霞光，遠看乃有，其成市肆，此宇宙最幻境界。秋霜冬雪，肅殺時不現，而蘇子瞻乃禱於海神，歲晚見之，亦神愛其人，乃成此奇緣也。海角度逆者，必泊諸島避風，然泊者不知，而登邊兩岸，乃儼然觀形影，真不可以常理斷。

長山、沙門、諸島，在登、萊外，大者延袤十餘里，小者二三里，皆有饒沃田，以千萬計。猶閩、浙之金堂諸山也。往者皆有禁，後鄭中丞因新兵之餉，疏擧以助之，亦山左一盆。此田皆當於農時搭廠以居，隙則毀之而歸，若架屋常住，恐竊引海寇，爲患浙、閩閒矣。

海運，洪武十三年，糧七十萬石，給遼東。永樂五年，因都北平，部議糧運事宜未決，九年，以濟甯州別駕潘叔正言，命宋司空禮，發山東丁夫十六萬，浚元會通河，濟甯至臨淸三百八十里，以漕。然猶海陸兼運，十二年，議於淮、徐、德、通，撥運爲支運，繼乃爲兌運，又爲改兌。其後河漕決不常，曾有疏請試海運者，非遂以海代漕也，不過欲爲國家另尋一路，以爲漕河之副耳。竟格于文綱而止。只今朝鮮多事，恐此海道他日爲倭奴占用，而中國不敢行。今自登州東南大洋至直沽，詳其路道，以備摭採。自元眞島始，元眞島者，大嵩、靜海二衞之東南洋也。海船至此，轉杵島嘴，如數洋入套，一程北過成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劉公島，二百餘里，用南風爲順風。一日而到，內可灣泊十處，當迴避十處。二程自劉公島西行，遠望芝罘島，約一百里，用東風、東北風，半日而到，內可小灣泊四處，迴避四處。三程自之罘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此備倭府外洋也。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約一百八十里，用東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三處，迴避六處。四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用東風，半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二處，迴避四處。五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西河口，約四百餘里，用東風、與東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二處，迴避三處。六程自大淸河開船，投大滿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一日而到，內可灣泊三處，迴避一處。七程自大滿河開船，投大沽河，約二百餘里，望見直沽，俱無迴避。此運船與倭船所同，謂大船灣泊避風也。若倭得志朝鮮，用小漁船、號船，像風破浪而來，則旅順口一朝夕絕流抵登，迴游三夕而抵天津矣。然肘之急，又可忽乎。

膠萊河與海運相表裏，若從淮口起運，至麻灣而遡庋海倉口，則免開洋，轉登、萊，一千五六百里。其間田橫島、靑島、黃島、元眞島、竹島、宮家島、靑雞島、劉公島、之罘島、八角島、長山島、沙門島、三山島，此皆礁石如戟，白浪滔天，其餘小島，尙不可數計，於此得避，豈不爲往。奈膠萊淺澀，開鑿之難，蓋自元至元阿合馬集議以來，儲費不貲，十載而罷。及今亦屢舉屢廢，或謂下有礓砂數十里，斧鑿不入，或謂鑿時可入，鑿後旋漲，或又謂開鑿原不難，第當事者築室道傍。余觀唐、宋漕政，皆以經六七更水陸不常，舟車相續，若可以此例舉，則南北用舟，於中以車輸接之，亦可存其說，以備臨渴之一策也。余觀黑龍江巖石廉利，陸拔碍

丈，漢艘湯徇欲於此通漕於唐，其與膠萊又何啻十倍。

山東備倭府，宜於登州。癸巳甲午間，倭方得志朝鮮，東人設備，往往於是。余謂客曰，此非山東之所謂備倭也。曰，祖宗不建府於登乎。曰，登州備倭之設，祖宗蓋爲京師，非爲山東也。海上艨艟大艦，乘風而來，倘可抵登郡東面而止。過此而入，則海套之元，大艦無順風直達，欲泊而待風，則岸淺多礁石，難繫纜，故論京師，則登州乃大門，而天津二門也，安得不於登備之。曰，然則山東備何地乎。曰，以山東籌之，則登乃山東東北一隅，猶人家之有後水門也。尙有前堂在，倭從釜山對馬島，乘東風而來，正對淮口，然淮有竹儲部府，尙宿重兵在，倭不遽登岸也。其登必從安東、日照，此數百里無兵，然中國之險，猶蘇險，倭必有嚮道預知之，而泰山香稅，外國所聞也，則必馳泰安州。既則濟甯商店，咸在城外，倭必覬之，而走濟甯，又進則臨淸，大賈所必覬也，而馳臨淸，掠劫既飽，然後入省城。此山東大廳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不備前門而備後門乎。曰，然則當何備之。曰，總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當從倭汛，議以關中防秋例處之，登州至安東，惟膠州爲中，南北數援，成相去五六百里，今遇汛時，當調登州總戎，駐膠州，以南援安東、日照、安邱、諸城一帶，而北仍不失救援，隨道防發，而調臨淸參戎，於登州坐鎭之，如總將出花馬池，巡撫出固原例。汛畢仍歸本鎭，是於備京師、山東，經權兩不失也。曰，臨淸不有糧艘巨萬，當護乎。曰，此非倭所欲也，據臨淸以絕糧道，邱文莊以爲中原不逞者言，倭隔海止利在掠金耳。曰，何以知倭不入登、萊也。曰，登海淺水行二十里，皆淖塗，前所云多礁，船不得泊，即起岸而登州地曠人稀，鮮富室，若淸野待之，一望蕭索，四五日必回舟，而大舟必漂去，又無漁船、客船，可擊用之，故倭不走登州也。曰，登遂可無備乎。曰，不在今日也。倘倭得朝鮮，則登與旅順口相對一岸，不用乘風，不須巨艦，只舳艫舴艋，一夜而渡，抵岸方知，此時難防又特甚焉，則非今日之比，故備寇者，須知我險，須知彼情，難刻舟以求劍也。後入與鄭中丞言之，設安東備倭。

長河志籍考

田雯編

州有志。舊籍亡矣。新志引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同盟於重丘。又清類天文分野書云。陵縣、春秋爲重丘。齊地。又應劭之言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故城。又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又曰不詳其處。謬矣。曰戰國屬齊。亦屬趙。屬齊據杜氏通典。又據姓譜。言齊宣王之弟封於平原陸鄉。屬趙則本於趙勝之封平原君。司馬遷云。平原君封於東武城。乃貝州清河郡地。漫無所考。曰德州。禹貢兗、冀二州之域。衛河在州城西門外。河以東屬兗。河以西屬冀。膠柱之見也。山川風土之寥廓。天文分野之躔次。豈若煙戶之氓。北合南鄰。豚柵鵝欄之以尺寸限哉。曰衛河卽漢之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爲永濟渠。其源自河南輝縣。合釜、洹、淇、三水東流。至館陶界與漳河合。至滄州與會通河合。北來自武城縣入州境。又北至桑園出境。逕東光、滄州、天津、下直沽入海。是矣。乃引于東阿筆塵云。煬帝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其說相左。何略不置辨也。曰董仲舒廣川人。廣川今之故州。從舊志。故列之。似非得已。何以強列於人物之首也。又曰士人掘地及泉。得石刻。曰董子讀書臺。石如玉版。字若瑱書。旣非董子故里。而何以得此石哉。古之鋼城。固犬牙錯也。廣川之域亦大矣。況德州卽廣川。而掘泉得石之處。相去不過二十里。安知非治公羊春秋時下帷處也。卽援爲州乘重。未爲不可。何泥於今而囿於古耶。曰致之漢晉二志。平原郡治平原縣。而隋唐以下所謂德州者。乃今之陵縣。蕭望之、伏湛、諸人。猶今之濟南知府而已。因舊志開載。故仍之。夫仍者沿襲之謂也。旣自知其沿舛襲訛。而又於舊志之外。搴摭多人。以炫學問之宏。取材之富。吾所莫解。

孟但、股忠、見於史記。皆仲舒弟子。亦廣川人。不書可也。東方曼倩。平原厭次人。何以不書。志之疎陋。大率類此。作志與作史有別。紀善不紀惡。金之崔立可以不書矣。而書災異。諱其名曰紀事。多亦迹乖戾之詞也。書火迷。夫其文以飾婦。亦異端惑世之術也。君子於此皆欲删正之。無足採焉。是以上援舊聞。旁摭道逸。別爲一編。頗以愚昧有所論辨。第才愧著述。多有脫漏。世之君子。詳其闕焉。蒙齋田雯識。

封域論云。州在唐爲將陵。本漢之安德縣地。至宋移治長河鎮。而其名未著。○按州之爲長河也。其名著矣。在漢爲信都國之廣川縣地。廣川卽是長河。水經云。淇水過館陶、清淵、廣宗、東武城。又北過廣川縣東。酈注云。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顏師古曰。仁壽初。避諱改長河。隋唐二書志俱云。長河縣屬德州。舊通志。五代時曆爲長河鎮。宋史。景祐元年移將陵縣於長河鎮。元從陵州。明直德州。是德州之地。漢晉號曰廣川。隋唐名曰長河。始則爲縣。後曆爲鎮。移將陵於長河。改陵縣爲德州。奈之何其未著耶。夫不知長河。則不知廣川矣。又焉能識漢相之枌榆。別醇儒之桑梓乎。按淇強之縣。亦有廣川。弓高之鄉。旣連蒨治。衛水爲衛漳之水。卽是武邑所分。棘津有棘津之亭。亦言呂望所隱。叢生下帷。當在茲地。而越人見廚疑焉。是怪所不可怪也。夫東方倚睫畢方。海民猶獲長臂。不怪所不可怪。則石室帶負貳之尸。玉杯無垣平之詐矣。

州志云。夫元人立州。省而名陵可也。降而爲縣。則復古將陵之名。豈不明白易曉。而曰陵縣。是當日儒臣之陋矣。州西徙則曰陵州。縣東立則復安德。又豈不明白易曉。而彼此互名。是當日儒臣之尤陋矣。○按古縣有將陵焉。有樂陵焉。有安陵焉。亦有專名陵者。水經。漳水又東北至樂城陵縣。注云。漢桓帝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樂陵。又水經云。屯氏別河又東北逕陵縣南。凡言陵者。或畢單文。或如複姓。若古德今陵。則近樂陵之地。古陵今德。又是將陵之餘。如陵必將陵。德必安德。則水經必無陵縣。而年表應無德侯。德者本以德水爲名。史記封禪書。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德州。古九河之地。黃河所經。漢縣名爲安德者。以北德水安瀾耳。是德先安德。今陵縣尙有德水。俗呼十里河。且郡縣之名。古今不一。如陵谷之變遷。比春秋之遞代。或通俗文。或循古雅。隨時改易。固籍在焉。若夫史之闕文。何陋之有。

州志沿革。漢爲平原郡之安德縣地。後漢因之爲侯國。晉爲安德縣。屬平原國。南宋屬平原郡。後魏屬渤海郡。後改屬安德郡。○按二縣安德地是已。此與今陵縣同爲州之東境地。其州之西境。本古長河縣。則漢之廣川。當云漢爲平原郡之安德、信都國之廣川、二縣地。後漢爲安德侯國。廣川屬清河國。晉安德屬平原國。廣川侯相屬勃海郡。南宋安德屬平原郡。又於廣川縣從郡。後魏安德屬樂安郡。廣川因之。

州志沿革。隋開皇十六年分安德置將陵縣。屬平原。唐爲德州郡縣。○按將陵古縣名。漢書外戚恩

澤侯表。將陵長侯史晉。有佑恩封。隋唐別有將陵縣。在州北。此時縣名長河。不名將陵。至宋景祐元年移將陵於長河。始名將陵也。新唐書志縣稱上中下望緊。安德稱緊。將陵稱望。長河稱上。若志安德。可云唐望德州平原郡緊縣。道長河。可云德州平原郡上縣乎。覽者不悟。或疑望爲縣名。殊失記載之體。當云隋爲平原郡之安德、長河二縣地。廣川改名長河。隋志雖無安德。而舊唐書志云至隋不改。唐因之。又移長河縣於小壺城。即今州是。五代時廢長河爲鎭。宋元明如志。今依其世代編之。以備地理之記焉。

長河志籍考卷一

蒙齋　田雯　輯

德州、古平原郡。隋之長河縣也。長河縣始在河西。後移治河東。所謂永濟河。隋渠名。即今之衛河。今州城在其東。即長河縣河東之小壺城也。唐宋廢爲長河鎭。宋移將陵縣治于此。元曰陵州。明改德州。按古今州治有二。東與西辨焉。東爲漢平原郡之安德（古德字）縣地。後漢安德侯國。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宋屬平原郡。後魏屬樂安郡。又於般縣治安德郡。隋省德州。又爲平原郡。唐復置德州。治安德縣。天寶元年。改爲平原郡。乾元元年。復爲德州。歷宋金元至於明初。皆爲德州。此古德州治也。今爲陵縣。惟割二鄉爲今州東地。故今州尚稱安德。（嘉靖間山東通志云。陵縣古城在平原郡城之內。即顏眞卿公禦安祿山處。延按觀今陵縣城。正德六年改築。非古城。今陵之謂也。而今遂州爲故陵矣。）州西爲漢之信都國廣川縣地。後漢屬清河國。晉屬渤海郡。又屬廣川郡。後魏屬長樂郡。隋避煬帝諱。改曰長河縣。屬平原郡。唐屬德州。漢書地理志。信都國廣川縣。顏師古曰。闞駰云。其縣中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也。舊唐書地理志。隋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尋改長河。爲水壞。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東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從河東小壺城。德州領安德、平原、長河、將陵、平昌、五縣。宋史地理志。景祐元年。移將陵縣治於長河鎭。元史地理志。陵州本將陵縣。隸濟南路。（今州學碑文稱陵州。其遺址也。）明洪武十三年。改

爲陵縣。永樂七年。以陵縣爲德州。而以德州舊治爲今陵縣。屬濟南府。領德平、平原二縣。此今德州治也。

按古小壺城在永濟河東。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長河縣也。後廢爲鎭。故宋移將陵縣治於長河鎭。今城西臨衛河。即隋之永濟河也。而近代志書。多未及長河故縣之名。豈從政者新未祇故府耶。

論曰。昔德水沉鐘於秦代。本號黃河。安陵氏邑于漢家。則諸赤縣。平津以封於故相。福海尙著於今圖。然而爲茲說者。有數難焉。漢之平原。治于平原。唐之平原。治于安德。自州郡遞遷。陵德互易。稱之則別有今縣之名。舍之則又失古郡之號。此一難也。昔楚與鄰城。實有讓田。宋鄭之間。猶存隙地。屬平原矣。不辨信都之圖。割安德矣。未逢長河之治。稱樂陵遂疑陵縣之東。言蒋縣又謂弓高所在。東則東方道遺像。幾同愚叟之移山。西則董生下帷。又類魯人之徙宅。微人微鬼。古是今非。城郭非遙。郊圻自邈。迢迢者莫知其地。談論者空識其名。此一難也。移將陵於舊鎭。陵既非陵。徙德州於故陵。德又非德。然則今之州治。豈同何有之鄉。神仙留打麥之村。山石耕五倉之畝哉。爲之說者。馬頰未徙。鹿角胼解。此一難也。若夫平原之嶺。即傍厭次之津。永濟爲渠。無非屯氏之水。俾方朔割肉于里社。仲舒窺園于竹林。孔翔樹碑于舊縣。太公賢食于棘津。煬帝修名于具敖。秦皇病甚于鼎湖。淮陰渡水于故道。公孫館客于侯都。言九河直與許商行視。爭二郡復效孫禮按圖。謂之長河故縣。不亦可乎。

州城。魏秦和間築。（本嘉靖間山東通志）即古之小壺城也。元史崔敬傳。言至正間。陵州無城郭。明洪武三十年始有之。正德六年。外增羅城。即今邊城堤也。門五。南頭一門曰朝陽。南出通恩縣路。東南通平原路。東頭一門曰長樂。長樂郡名。晉改廣川爲長樂。水經注云。長樂故信都也。東據方山。其地本漢厭次之境。東方大中之所居也。東北通德平路。東出通陵縣路。北頭一門曰拱極。西北通景州路。正北出桑園路。西頭近北有小西門曰廣川。廣川者漢縣也。有浮梁。舊名廣川橋。渡衛河。通景州路。景州東南有廣川鎭。又有董子祠。凡董子故蹟。在景州東南。則在德州西北。廣川之地。二州有之。廣川之門爲古。正西一門曰定邊。（城見嘉靖間通志）定邊者古名也。五代時石晉以燕雲路遼。凡十六州地。幽、（今順天地）薊、（今薊州）瀛、（今河間）莫、（今任丘縣俗呼曰鄚州）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謂之山前七州。宋人承其後。遂以白溝河爲界。統兵要害在近邊。未嘗遠戍境外。瀛、莫諸州。悉是邊地。故有定邊之名矣。元明建都於燕。檀、順、諸州悉是畿內之地。今志改聚秀。失定邊之名。隱矣。西臨衛河。通衛水路。先賢孔穎達舊里也。西南通故城路。

論曰。昔閶闔飛林。或記瑯琊。當門壘鼓。遙聞會稽。河南透鼎門之口。東都掛逢氏之冠。門郭相經。街衢洞達。五門所以名也。是以朝廷舊縣。南望朝水之陽。廣川直流。東逐長河之岸。長樂之郡不遙。小壺之城在茲。及宋家承石晉之餘。明室繼有元之後。玉斧豐地。白溝河自此定邊。黑帝司晨。叶光紀於以拱極。余所以表列門名。旁通八境也。

南至東昌府恩縣。戰國趙平原君封邑地。漢清河郡。後漢、晉、宋、後魏、因之。隋分武城及鄃縣置歷亭縣。唐歷亭縣屬貝州。宋改屬恩州。清河郡爲恩縣。屬高唐州。按恩縣西四十里。即舊恩縣遺址。清河、平原二郡連境。三國魏時爭界。孫禮之所按圖者也。

東南至平原縣。春秋時屬齊。後爲趙平原君食邑。二漢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宋屬平原郡。後魏屬安德郡。後齊省鄃縣入。隋屬平原郡。開皇十六年。復析置鄃縣。唐太和二年。屬齊州。三年改屬德州平原郡。五代、宋、金、元、明、並仍舊。今因之。按漢書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西南有鄃城。後漢馬武爲鄃侯。即此。西北二十里有漢繹幕城。是平原之篤馬河。今陵縣、德州、並有之。及漢之鄃縣、繹幕縣。皆今德州之連境也。

東平陵縣。陵縣故德州也。春秋時爲齊重丘地。二漢爲安德縣。晉、宋、周平原郡。後魏屬安德郡。隋、唐、置德州。歷宋、金、元、明初、皆爲德州。永樂間始於此地置陵縣。名爲陵者。西晉、北魏、皆置東安陵縣。省安陵入東光。唐將陵屬德州。後周復併安陵入將陵。宋移將陵於長河鎮。屬永靜軍。金屬景州。元升爲陵州。屬濟南路。改屬河間路。明以河東亦有陵州。改爲縣。尋以陵縣置德州。而以故德州爲陵縣。屬濟南府。[illegible]今因之。按陵縣有麻水。俗呼十里河。故州以此名。又有古平原城。在陵縣遠城之外。即古郡城。

東北至德平縣。漢平昌縣。屬平原郡。後漢、晉、爲西平昌。宋復爲平昌。後魏太平初屬安德郡。後齊省高縣、重平縣入。隋、唐屬德州。貞觀十四年。省蘇縣入。後唐改名德平。宋熙寧六年。省入安德縣。金復名德平。屬德州。元、明仍舊。今因之。按德平縣西南有鉤盤河。今尚謂之盤河。唐德平西南。則德州之東北境也。縣東北有盤城。即漢般縣。字亦作般。皆縣人禰正平。恃才倜儻。孔文舉謂[illegible]爲非常之寶。鄒善長云。肆狂狷于無妄之世。託遠發升。以腐節莫容。獨愛才忍辱。雖保身不足。黃祖殉死公矣。東南有高城。漢置。周圍三里。址尚存。又有舊高城。北有朱祐墓。光武功臣。封鬲侯。鬲城以鬲津得名者也。德平西南二十五里。有鮮堤。傳伯鮮所築。斷續十里。凡在德平西南。皆與德州共之者也。

北至河間府吳橋縣。本隋將陵縣地。屬平原郡。唐置德州。金始於縣之吳川置吳橋縣。屬景州。元、明、仍舊。今因之。按舊唐書地理志。將陵漢縣。隋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此縣。金史云。樂陵與將陵俱有鉤盤河。又

按古黃河在吳橋縣城南。西南接德州。東北入寧津界。歲久枯塞。河堤存焉。

西北至景州。漢蓨縣地。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後魏屬安德郡。隋置弓高縣。唐置觀州。又於弓高縣置景州。後廢。復置東光縣。後周改定遠軍。宋改永靜軍。金元復爲景州。徙治蓨縣。明以蓨縣省入。今因之。按蓨字亦作脩。音條。蓨縣有董仲舒祠。廣川嘉。今景州西南有董家里。一名董學村。又有廣川鎮。即仲舒下帷處。舊有祠。董里適在二州之境。故今德州學內有董子讀書臺。廣川之地。二州皆有之也。西有九城。有鄃閭城。內有管條令稱國孔樹清德碑。又漢書地理志有蓨縣。渤海郡有脩市侯國。周亞夫封條侯。爾雅釋草云。蓧蓨。郭景純亦未詳也。然二縣並名。非無故矣。又按德州正西爲蓨縣。亦故廣川縣地。司馬彪曰。棗強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疑即在此。又城東十八里村中。士人掘地。得北魏高植墓石。拓跋巨姓。多家於此。蓨之高猶清河之崔也。

西至冀定府衡水縣。本漢信都國桃縣地。隋置衡水縣。屬信都郡。唐、宋、金、皆屬冀州。元割屬深州。明仍舊。今因之。按衡水者。禹貢。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孔安國云。漳水衡流入河。鄭康成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謬矣。縣西北有孔賢莊。孔穎達墓。蓋其故里云。衡水縣界。東距德州治三十里。其水橫流入德州也。

西南至河間府故城縣。漢清河郡東陽縣地。漢、晉、後魏、及隋俱屬清河。唐屬貝州。宋屬恩縣。金爲上故城鎮。元初爲故城縣。屬河間路。明仍舊。今因之。按故城衛河所經。又與東昌、恩縣同。皆古平原、清河之境也。今由德州城西渡衛河。西南行二十里。入故城界。有丞相屯。士人云是甘茂故里。三千年之遠。留此名矣。

論曰。州之互異。豈惟陵與德哉。實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頗有離合。星羅棊布。豆剖瓜分。參伍之所未窮。巧曆之所不算。故其爭平原、清河之界者。王翁跨鳴犢之河。衛隄過馬丹之堠。於平原有郡縣之遞殊。於陵縣有陵德之互改。廣川三變。州居其一。蓧蓨之草。分縣治而鼓藝。棗棘之樹。別城津而異林。吳橋之川。總皆陵地。平昌之縣。並有德名。與夫恩縣爲歷亭之都。故城亦東陽之舊。此二縣者。本爲一處。地理參差。其詳難規。今欲考趙勝之食邑。洪孫禮之按圖。驗張甲於雲城。起甘屯於息壤。董家之里。或見江都。孔賢之莊。無非閭里。則四照之樹。悉留生花。五衢之葉。俱成辨路。雖廣袤所及。豈曰侵官。縱橫言之。不爲越俎者矣。

長河志籍考卷二

九河故道。在州東南二十餘里。曰古黃河。隄堤猶存。卽九河逕流之故道也。黃河入海。歷經遷徙。禹時注碣石。漢世移東郡。乃注渤海。後漸南徙。今從雲梯關入海。其爲古黃河者。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謂碣石也。又云。九河既道。孔傳云平原以北。桑欽水經謂之大河故瀆也。今欲考濫觴於二原。觀潛日於九道。消異說之爭鳴。原佐物之有作。則黃河之故道。可得詳矣。若夫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王玉堂。更別酒泉之境。蒲昌蔥嶺。誰討其禍。于闐天墟。莫名其處。前史有鳥覩之論。後世資繙繹之言。又非所論已。

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郭璞注之矣。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鬴者。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若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其餘

同。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闐閼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鄭氏據此文爲齊桓塞之。塞其東流八枝。並使歸于徒駭也。夫欲明九河。必先知其上游。曰二渠。曰洚水。曰大陸。又知其下尾。曰逆河。曰碣石。曰渤海。

二渠者。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並云。至于大伾。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漢塞瓠子。北行二渠。復禹之迹。孟康曰。釃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遂空。惟用漯耳。索隱曰。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一王莽遂空也。故俗謂之王莽河。隋煬帝引衛之淇水入河。爲永濟渠。

洚水有二說。其一。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班固漢書以冀州爲信都。在大陸之南。其一。鄭康成以降讀作絳。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爲共。尚書正義以爲此鄭臆說。不可從也。水經注云。鄭氏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或作絳字。非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故鬲般列於東北。徒駭瀆連漳絳。同逆之狀粗分。陂障之會猶在。案經考瀆。自安故目矣。

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阿澤。一名鉅鹿澤。今鉅鹿縣廣阿澤及隆平縣廣阿城。故大陸也。

逆河者。禹貢。同爲逆河入于海。孔傳曰。爲一大河。名逆河。漢書地理志。莽曰迎河。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爲名。又勃海郡南皮縣有莽迎河亭。師古曰。言相迎受也。

碣石。勃海者。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史記。夾石碣石入于海。按夏書。謂其逆上。故云河。本紀。因其順流。故稱海。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有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按碣石所在。鄭氏引戰國策在常山九門。郭璞注山海經在遼西臨渝。太康地志以爲樂浪遂城。長城所起。漢書地理志稱其北平驪成。昭帝所登。雖數說不同。未定厥所。其在驪成者。謂之大碣石山。亦景純之所兼引矣。

九河之堙。在于春秋之世。水經注。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廮陶、貝丘、鬲般、庾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川瀆多亡。城池並存。漢世河決金堤。南北離其害。議者欲求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矣。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是時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按鄃今在平原舊縣。後漢書馬武傳。建武十年更封鄃侯。注云。鄃縣名。屬平原郡。今貝州平原西南有鄃城。舊唐書志。隋分鄃縣置歷亭。又夏津縣水漢鄃縣。皆蚡奉邑所在。夫使禹績不復。貽害梁楚。雖二渠復流。而九河終塞。武安侯可謂私爾忘公者也。望氣之言。媚於是矣。又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決於館陶。後二歲。河復決於平原。

流入濟南千乘，建始時，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為今河決平原金隄間，宜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水道浚利，許商以為古有九河之名，自鬲至徒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篤馬河，失水之勢，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議者常欲求索故迹而穿之，然究不可得矣，按蔡九峰云，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先儒不知，遂分簡潔為二，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齊威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塞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于海，引碣石為證，以為滄州之地，北與平地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既變，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為入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于海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于平地，而不知求碣石引河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又曾氏曰，先儒分簡、潔為二，非也，禹之前既有九河，洪水湮塞，禹乃疏之，故言九河既道，但疏通復其故道耳，播之者非禹也，宋儒之論如此，今知不然者，按禹貢九河既道，同為逆河，未聞八河之外一為枝流，九河之中，徒駭最大，班固稱北亡八枝，其八悉是枝流，而有太史等名，簡潔二河，先儒為是，譬如人之命名，或專單文，或取重複，簡易潔約，於理何害，且此之九河，既淪巨海，一為枝流，于何而考，改作八河，又非其故，山川鬼神，豈其遊處而告，其不然者一也，填閼入流，固尚書中候之旨，北亡八枝，又班志導道之實，五霸假之，何嫌曲防之禁乎，其不然者二也，且後儒舉不信漢人乎，東北風起，海水溢，此固漢人之言也，而乃操我戈矛，攻其惡守，其不然者三也，漢世近古，止得其三，既得之矣，又復何失，若然者，成平非海者之墟，鬲縣豈天吳之府，考迎河則南皮有亭，鬭胡蘇在東光之界，島嶼在彼，而欲間踏水濱，其不然者四也，取鄭生之言，則登州之城，並淪者半，碣石雖在海中，所淪苞者僅登州半城耳，九河之地，川瀆雖亡，城池故存，而云悉皆淪沒，其不然者五也，冀兗之域，中國奧區，黃河安流，百川經瀆，而勤勤皆沃若之鄉，屑屑於海胥之地，撇茲風伯，以藉海神，其不然者六也，且九河之名，前此未有，故漢書稱二渠曰灑，禹貢道九河曰播，灑則狀同灑酒，播則散如播穀，而云播之非禹，更是何人，其不然者七也，新河舊名，一地兩說，偶一為之，適相符契，則漢世何難于六名，唐人豈冀其三說，且皆巨派，幾于纖水之同流，廣阿大澤，化作滄州之平地，其不然者八也，且取法莫若經，傳信莫若史，經則爾雅夏書，史則河渠

溝洫，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取韋昭而非韋昭，言鄭氏而非鄭氏，雅奏未終，片言破道，其不然者九也，秦漢相傳，蕭何先收圖籍，朱薛爭奮，皆入視諸故府，微信猶可，若又疑之，求其合也不亦難乎，其不然者十也，攷宋神宗時，河決曹村，北流斷絕，而黃與淮合，自漢元光中，決瓠子，注鉅野，通于淮泗，合淮入海，既東徙而南奔，酈元光之故瀆，今之所謂金城五港，其梯田關，則又稜陵之碣石，桐柏之渤海也，（[illegible]）久不復治，九河之地，悉成枯瀆，按九河始播之地，自徒駭至於鬲津，相去二百餘里，至下尾漸近，是以合為一河，名為逆河，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三河見於漢書，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今滄州之境，經界九道，茫茫禹跡，盡在于是，循求其故，不失夏物，考王橫風雨之徵，參韓牧四五之議，庶夏后故蹟，備刊於河渠，伯益內經，有聞於山海，達觀博物之客，其辨之哉。

鬲津古河，今稱鬲河，夏時鬲國，漢世鬲縣，皆以此名，左氏傳曰，靡奔有鬲氏，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預曰，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史記，韓信自平原攻破歷下軍，還定濟北，取鬲城，水經云，大河故瀆，逕平原鬲縣故城西，注云，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國也，應劭曰，偃姓，咎繇後也，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議將軍朱祐為侯國也，今德平縣舊鬲城北有朱祐冢，嘉靖通志云，安德廢城，本夏鬲國，後漢書吳漢傳，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賊，當平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爭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章懷太子注云，鬲縣名，屬平原郡，今德州長直賞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又案，漢世稱為阻中，即郭氏所謂可稱為津渡之義，漢書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聚眾數千人，在河阻中，晉書云，武帝咸寧五年，白兔見於平原鬲縣，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惡者為平原督郵，平原有鬲縣，督郵言在鬲上，輿地志云，鬲、鼎足空也，河勢跳高，欲陷背形焉，故名，或曰，以其據九州之上游，若肝鬲居心脾之間也，按鬲津、鬲縣、鬲國，自西南以達于東北，其地大矣，是以平原、安德之間，所在有之，又海豐縣有大枯河，即其下流。

古商河即古潔河，又作潔沃，為潔沃津，漢書作溼沃津（[illegible]），水經謂之商河，附加水曰滴河，從其音近，又以字改互異也，禹貢浮於濟潔，達於河，水經云，潔水又東北過陽城縣東，商河出焉，注云，陽城、平原之隸縣也，商河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水經又云，商河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潔沃津，注云，潔

沃縣。王莽之延亭也。水經所稱逕平原、隱安惠。此地是其所經。按漢書許商所欲開者、乃是九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地。其流逕平原安惠之間、即是九河故道。自九河不能復開、後人乃于故處名爲商河。故桑欽深沃之津、酈元小漳之號、爲得之矣。若夫許商名河、未聞前史也。

篤馬河。漢世所開河也。漢書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又溝洫志、鴻嘉四年、清河、信都、河水溢溢、孫禁議決平原金堤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許商非之。觀水經云、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樂史以篤馬河爲馬頰河、自古河湮塞、名稱相亂。又復同爲馬字、後人乃以篤馬爲馬頰河。樂氏不尋其源、漫指爲一。循其故道、非也。今州城東、俗尚稱馬頰河、高唐州亦有馬頰河、見於水經。至有訛爲馬家者、馬頰本道在徒駭、太史、商、其數居九河之三。在滄州鹽清池縣東南。爲是自河水旁流、後人穿渠引派、因循舊名、謂之馬頰。若今土河名徒駭河矣。

古防黃河堤。在惠州境。惠州舊有護河隄、大約鯀禹之蹟多在於是。今大名濬縣、廣平清河縣、順德廣宗縣、皆有鯀堤。惠平縣西南、亦有鯀堤。世傳伯鯀所築。南自魏郡、北過平昌。伯鯀之湮洪水、大禹之修鯀功、遺蹟所在有之。尚書帝咨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乃可已。九載績用弗成。孔傳曰、功用不成、則放退之屬。禽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惠修鯀之功。夏后氏郊鯀而宗禹。凡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按四岳薦鯀、又佐禹矣。禹之大功、因亦因鯀。又其罪不至死。故孔傳云放退之耳。放退之後、死于羽山。故國語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上下文舜勤民事而野死、稷勤百穀而山死。山野亦非死字。因殛至死、縮山對而死耳。惟山海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此爲異聞也。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能。左傳、國語、子產曰、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王子年拾遺記、堯命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于羽淵、化爲元魚、時植鬐振鱗、橫遊波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同源。上古之人、于羽山下立鯀廟、四時致祭、常見黑魚與蛟龍瀺灂而出。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黿鼉爲梁、踰峻山則神龍爲負。皆堯惠之盛也。述異記、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白。黃熊即黃能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漢書溝洫志、禹治河、北載之高地。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賈讓言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堤防之作、起于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又王橫言禹之行水、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患。按此禹之治水法也。蓋大禹決河深川、其築堤東薄、亦無隤墳息壤矣。

論曰、古黃河之蹟、其興者有夏呂之功、其廢者有共鯀之敗。共工有從孫、鯀伯與賢國。雖云幹父之蠱、實亦修鯀之功。夫南城忍嗜、尙斷羊狼之餘、豈東海鱉黢、特食熊白之味。治水見功、殆不所忍。然而群其祀典、以祭昊天之郊、記其巡行、不踐羽山之地。元魚出水于堯年、黃熊入寢于晉世。若鯀生不息、神

於何咎乎。原其附高壇廟、終成息壤之悲。決河深川、實念剛惠之適。戰國之世、齊地卑下、而西接趙魏瀕山以東抵。若夫四海之衆難誠、九河之地不泯、千載以下、亦知神禹之精哉。

衛河。在城西門外、即漢之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爲永濟渠、亦名御河。其源出蘇門山。魏書地形志所謂蘇門山。蘇門水所出、南流名太清水、是也。晉阮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至半嶺聞嘯聲、歸著大人先生傳。神仙傳、孫登授稽康一絃之琴。魏氏春秋云、康採藥于汲郡共北山、見隱者孫登矣。山有百門泉、泉通百道。衛風、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是也。[illegible]又合蕩、洹、淇三水。蕩水源出磁州神麕山。東入于漳。洹水者、水經注出上黨泫氏縣洹山、過鄴城南。春秋左氏傳曰、聲伯夢涉洹水。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我懷乎。杜預曰、水出汲郡林慮縣是也。東伏流見、東入衛河。淇水者、源出漳惠府林縣大號山。流逕淇縣、合清水入衛河。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疑大號、沮洳一山異名矣。漢書地理志、漳源有二、一自山西長子縣西發鳩山、名濁漳。一出樂平縣南少山、名清漳。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衛漳、是也。合衆山之水、其流頗大、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名其處曰交漳口。逕鄴縣西門豹祠、又與滏水合、入衛河。

屯氏河者、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元帝元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水經云、大河故瀆東逕平原縣、北逕繹幕縣。繹幕縣城在今平原縣西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逕重平縣。別河南瀆逕平原縣。又有枝渠右出至安惠縣、遂絕。此屯氏故道、及南北二瀆之舊跡也。今按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毛河。又今館陶縣西南有毛州城、遺址尙存。顏師古漢書注屯氏河。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永濟渠者、隋書、大業四年、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七年、帝自江都行幸涿州、渡河入永濟渠。又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注魏橋、通江淮之貨、逕惠州城。又滄州有永濟隄。金史、將陵縣有永濟渠、即今州西衛河是。又按永濟渠本決衛水、而隋書云沁水者、沁水源出沁州、穿太行、達濟源、逕武陟入黃河。元郭守敬猶言沁河東流、至武陟北、合入御河。故永濟渠兼有御河之目。煬帝故事、自燕城北至涿鹿、皆牙檣錦纜之所經矣。

會通河者、元史河渠志、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與衛河合。會通河引汶絕濟、直屬漳衛。洪武中、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詔開會通河、鑿通元人故道、自徐州抵臨清七百里、大爲漕運之利。[illegible]

（陽至揚子，達于江，於是江淮河諸之水相[illegible]而爲一矣。[illegible]又開水濟渠，因沁水東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杭州，八百里，至今所川者皆其[illegible]。[illegible]河則江[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爲其[illegible]。而爲後人開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又按，二河之出州境也，北逕桑園，至東光、滄州、天津下直沽入海。直沽者，在武清縣東南，衛河、白河、丁字沽合流于此。又東南四十里名海口。通典謂之三會海口。元於此設海津鎭，有三沽，丁字沽、西沽、直沽。丁字沽者，以河形三岔如丁字也。或云此即古者九河入海之處。地勢卑下，遇霖潦，直與海平。諸水類以直沽爲壑也。

總論曰：昔禹湮洪水十三年，九載稱績，蹟爲其間爲陂湖，爲藪澤，河之溪溢，害中國也尤甚。故導河自積石，鑿龍門，至于大伾。此時猶數爲敗，由此北載高地，二渠疏醨，九河分播，此功一成，諸夏乂安。河之從來高矣，河之乘流急矣。斯時百川經此，多不勝數。自天庭太帝之室，河伯馮夷之都，崑崙之墟，去嵩高者五萬里。水以北逵陽紆者三千，桃水同流，荷精分布，其爲色也，一川皆黃，其爲泥也，六斗幷濁。魚一躍而鬐腮，狐始渡而衛尾。蓋諸瀆俱獨，唯黃河用衆。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易之水，望恒山以奔流，漳、潞、汾、涑之川，越壺口而湍逝，衆川之流，有以濁之，故黃河兼濁河之名矣。懷賦惠而念禹功，九河其首烈哉。降及後世，幾踰千年，填淤始自齊桓，隄防起于戰國，秦灌大梁，漢塞瓠子，既通溝而入淮，遂北絕而東注，河之南徙也漸矣。自九澮既堙，八支幷塞，則在北諸水，皆諸投吳，未可歸爲無路，盛則通津委海，耗則微消絕流，若今之大河爲徒駭者，此類是矣。然當此之時，諸水乃各自稱焉。何則，昔在漢世，九河之南，自爲一河，名曰篤馬，孫禁之所欲開，許商以爲未可，豈以角津相傍，道高同指，鹿之識，類河未遠，疑年萬一馬之旨歟。於是乎有以篤馬爲馬頰之誤。二渠之中，漯居其一，九流同注，河其總稱，本出武陽之壺，亦逕高唐之地，平原有濕陰之縣，河北有漯沃之城。漯沃既訛，斯嫡河遂改。商漳相近，則小漳字移。張公之城，直源潛變，落里之坑，淵而不流，讀者妄謂許商所鑿，因名爲商，於是乎古者有漯沃之津，今者有商河之縣。且絳水出自屯留，二漳源於上黨，與夫稱淇水爲洪水，目共城爲降城，從系則漳絳雙流，從共則淇衛並出。此二水者，皆能爲害，此二說者，均非無因。於是乎有以洚水爲絳水，洪水爲共水之說。若漳絳同矣，淇衛合矣，而屯留與純粹之純同聲，屯氏與屯田之屯相襲，張長史引括地有毛留之言，顏師古笑附氏從毛州之謬，字形則同，晉羨迴絕，當驚波沛厲，望沫揚奔。既知河有九派，寧復云泉通百道乎。自九河既滅而難明，則兩川分流而新絕，出館陶，決鳴犢，於是乎有屯氏之水，有張甲河首受屯氏之經，若衛河者，即屯氏之水也。今者已獨出其所而入海矣。自商渠永濟，元鑿會通，帶以湯備荒王之遊幸，督爲利涉之川，貫池假何吳之舊圖，化爲通溝之漕，江、河、淮、泗，旋能背以開渠，滹沱、御漳，若魚貫而成次，由直沽而至海，跨潞水以臨燕。陳瑄之著績於江淮，宋禮之收功於齊魯，徐有貞之築張秋，潘季馴之鑿道口。既若建瓴之比，幾于朝宗之勢。於是撥粟都尉，河堤使者，衮應赤雀，引紅粟于淮、海，鐵軸牙檣，泛歸井于

秦，皆齊臣不凋，對此忸怩，漢后當平，方茲爲劣，雖復鞭石餘賊，因多秦皇之力，而鑿山故道，猶是大禹之遺哉。

長河志籍考卷三

州鎭七：曰新安，曰邊里，曰王滿，曰王解，曰土橋，曰桑園，曰仙陸，是也。

新安鎭。在城東九十里，古安惪縣地，本屬舊瀛州，永樂七年，割屬今州。漢書地理志有安縣，謂之安侯國，屬平原郡。王莽初始元年正月，封孺子嬰爲安定公，以平原、安惪、深陰、高直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爲安定公國。蓋古有安惪，又有安縣，王莽國號曰新，謂之新安，即此地。舊唐書志，附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此地名新名安，古有之矣，其爲鎭也，似晉帝改始新之縣，楊僕移函谷之關焉。

邊里鎭。在城東六十里，古安惪縣地，本屬舊瀛州，永樂七年，割屬今州。邊里之名，不知所出。顏眞卿之守平原，在故瀛州，及李納之戍，亦在故瀛州南跨河而城，謂之三汶。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滴河，李師古毀三汶城，其見唐書。又鄭權之討李師道也，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化縣，招納降附。師道、師古弟也。新唐書志，元和十三年，析瀛州之安惪置歸化縣，隸瀛州，太和四年，省入臨邑。北有鹿角關，今瀛州又有鹿角關，古瀛州皆爲爭戰之所，故有邊里之名，若今州城西門名定邊矣。

王滿店，在州城東南六十里，州之屯氏河，舊揣王莽河，莽與滿音近，後人惡王莽之名，從其訛耳。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釃二渠以引河，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爲

王莽河也．舊唐書朱滔傳．興元元年．滔次南河．攻圍貝州．三月．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寔分兵過魏州營於王莽河．今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毛河．凡屯氏所經．俗皆謂之王莽河．故訛曰王滿也．

論曰．昔漢明惡避何羅之姓．見惡馬宗．王皇后遭武盟之讒．斥爲莽氏．考孫禮之傳．當時且號王翁．凡屯氏之河．後世悉稱王莽．殆亦紫色蛙聲之餘．訛爲別風淮雨之儔與．

王解店．在州城東六十里．解之字曰蟹．知地理志河東解縣．及春秋時解揚．以地氏姓．讀音爲蟹．王解之名．不知所出．字學有通俗廣雅．求其通廣雅俗二端而已．此地今俗稱螃蟹河．蓋古之徒駭也．漢世九河故迹．北亡八枝．惟徒駭獨存．後亦并塞．河乃東徙．此必徒駭旁流．土人名爲旁駭．或稱橫（音王與同）駭耳．聲音相近．轉寫之訛．字成廣斥矣．黃河故道．在平原、安德之間．即今州境．徒駭河俗稱徒河．又訛土河．舊黃河西南自濟河接於梁山．北過臨邑．曰大土河．又西北至德州界．曰土河．此地雖非徒駭本道．自填過八河．徒駭橫流．故地以此名王解．其遺意也．

論曰．昔獵閩本鐵餘之聚．亢仇從鍛（音安反武）鋭（音仇）之亭．若王解者．此類是矣．是以漢氏記滹沱之字．徒可爲沱．今俗稱螃蟹之河．啟復爲解．若聞一知二．億則屢中矣．

士橋．在城東四十里．通陵縣．士橋西南有張家莊．古張甲河．亦名張公渡．有張公城．史記．秦始皇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此．蓋平津即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即異苑所記沙丘之諸也．（按陵縣志云．今在縣西四十五里．陵縣西則德州城東矣．）又云．韓信渡平原津．襲齊歷下軍．即此．水經云．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湄．按此知大河故瀆．又有張甲之稱矣．東方朔別傳云．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按此知東方朔亦姓張矣．漢書．東方朔上書云．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文亦類之．而論衡云姓金氏．變易姓名．游宦漢朝．新唐書志．德州長河縣東南．有張公故關．

桑園鎮．在州城北四十里．以桑淵得名．水經注．竇氏青山．東逕董仲舒廟南．舊溝．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脩（當作條）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子午瀆．張淵而不流．亦謂之桑．此淵．逕脩（當作條）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泛則北注漳．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也．又脩縣西北有桑社．（一作杜）枝津逕弓高城北．謂之桑社溝．漢書．竇皇后家在觀津．廣國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知此地古悉種桑．爲蠶之地．故名桑園桑社．新唐書納稱德州土貢絹綾矣．今桑園鎮北二十里．爲安陵鎮．跨衛河東西兩岸．安陵故縣．水經注．本修之安陵鄉也．舊唐書志．景州安陵縣．永徽二年移治白社橋．又德州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是長河近安陵之地．此桑園鎮．古安陵縣也．

曲陸店．在州城南五十里．以戲籍考之．二字悉有其義．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鉤盤河．郭璞

以爲水曲如鉤流盤桓也．夫水號鉤盤．則地稱曲陸矣．爾雅高平曰陸．此最古名．史記陸賈傳．索隱注曰．齊桓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賈其孫也．唐書世系表．陸氏出自嬀姓．田完裔．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氏焉．是平原般縣有陸鄉．般即古鉤盤矣．晉書．陸機爲平原內史．集中有謝平原內史表．又陸雲爲清河內史．平原、清河．連莊．雲撰祖考頌序云．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裔．纂靈根之遺芳．在周之衰．有嬀有姜．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觀國之繇．故能光宇營丘．奄有東海矣．

長河志籍考卷四

德水．古有其名矣．史記封禪書云．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

重丘．春秋齊地．在故陵縣．今之德州．清類天文分野書云．陵縣．春秋爲重丘．齊地也．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於重丘．杜預、范甯竝云．重丘齊地．史記樂毅傳．齊湣王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屬平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重丘縣．水經云．篤馬河逕重丘縣故城西．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又按．臨齊城亦在此地．水經．又東北逕臨齊城南一語．酈氏注文．非桑欽語也．酈善長注云．始東齊未賓．大魏築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桑欽魏人．不辨有東齊、西魏之事．若春秋戰國古之齊地．則酈生不宜謬誤．明其後魏所築矣．按魏國城在州治東南三十里．徒駭河之上流．有龍泉寺．其故地也．

醇儒書院．在城西門外．會典載成化二年．封董仲舒爲廣川伯．從祀孔子．此書院之所以設矣．董子治公羊春秋．有弟子數人．皆宜陪祀．漢書儒林傳．董生弟子．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孟但．段仲．（史記作殷忠）溫呂步舒．大至丞相．步舒丞相長史．惟嬴公受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議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坐言災異誅．仲舒言災異寢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異．按此似非高弟．然論諸眭孟之誅．師而

不言。小子何述。仲其師年老務終。亦其力也。宜并祀之。又傳稱仲舒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按董子墓在長安城南。舊說門人至此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蟇陵。蓋徙家茂陵。葬於彼土。此其故里也。

論曰。公孫弘布被脫粟。謗以嫉稱。主父偃倒行逆施。晉從橫奏。使王佐之才。感士不遇。擯之棗門。性與天道。是所罕言。位則膠中。謂之不孝。觀夫夏侯因執。李尋放流。董生且不免。況其餘耶。其不至爲眭孟、京房也。非緒步舒之大愚乎。董子自是歌詠明哲。逝遂天人。余以爲宜立祠諸弟子。爲醇儒之儔焉。（故並）

（[illegible]）

讀書臺者。昔人於學宮東廡下。掘地得石。曰董子讀書臺。按董子廣川人。冀州者。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長河縣。漢信都國之廣川縣也。夫冀縣之所謂廣川者。大矣。有城郭焉。有郊坰焉。百里之內。正難其地。城卽董生下帷處。按圖考碣。適相符契矣。

論曰。讀書臺者。董子下帷之所也。原其東望長樂。西臨廣川。蓨縣錯齒于安陵。長河同源夫冀水。沉碑符于載籍。雁碣等于按圖。紫露常滋。非有淮南之盛。玉杯自在。寧謂垣平之詐哉。

方山。在城東十里。積土爲山。高三四丈。多則宛然雪山。又有平原嶺。上有鹿角關。望遠臺。蓄公趨。平原嶺古名也。其地有鹿角津。故以名關。近賦次故縣。又有賦次津。東方朔舊里也。方山者。疑以東方朔名。平原非嶺。其名嶺者。積土爲山。有似於嶺。本古隄岸。猶之方山類山矣。今自城南至東土阜。皆是也。（新志在州平原城）

（[illegible]）

賦次城。東方大中所居也。今廢爲神頭店。土人每於夕月初明。曾霧微昏之際。見雉堞有形。旗旛相望。故曰神矣。水經云。河水自平原安惠鹿角津。東北逕賦次河。酈氏注云。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百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史所輔、浮舟追至賦次津。與賊合戰。雄爲賊擒。輔求代雄。豪縱雄於此津。水經注又云。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闞駰曰。賦次本富平矣。按漢右將軍張安世。封富平侯。國在陳留別邑。歲入租千餘萬。子延壽上書減戶。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而減半。明帝永平五年。改曰賦次矣。（[illegible]）

陳公堤。在城東南五里。宋史。天禧三年。河決滑州。陳堯佐知滑州。築長堤以障水。北連長河。人呼爲陳公堤。自北流斷絕黃河故道。時有淋潦之患。明永樂間。司空宋禮、將欲開河泄水。入舊黃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是以辟平穀水於唐年。陳公築堤於宋世也。

行宮。在城西街河東滸。明永樂、宣德間。車駕往來南京。皆駐此。至今名爲鼻殿。按德王之始封也。吾學編。同姓諸王傳曰。初封德州。尋改濟南王。諱見潾。英宗第二子。封德王。成化三年之國。開府濟南府。正德十二年薨。謚曰莊。子祐榕。正德十六年嗣封。莊王庶長子祐櫟封泰安王。莊王庶子祐柃封濟寧王。當時雖有德王之目。開府濟南。在府城內。而封建之號。以州名國。若漢冀侯廣矣。

論曰。昔宛委開闢。惟乘四載。登山紀石。或御八龍。是用天平地成。河必上棟下宇。況復屯氏接天潢之派。平原分若木之枝。彼則開國以名。此亦帷宮設宿。而丹墀玉璧。既異河間之碑。紫的綠房。殊非恭王之賦矣。

十二連城。在城北十里。明建文元年春二月。命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秋九月。大將軍李景隆乘傳至德州。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冬十一月庚子。李景隆兵潰於白溝河南。奔駐德州。二年夏四月。李景隆與燕兵戰於白溝河。敗績。奔德州。燕兵攻德州。五月辛未。李景隆奔濟南。燕將陳亨、張信入德州。秋七月。平安率二十萬進次單家橋。八月。盛庸兵至德州。燕將陳旭遁歸北地。三年春正月。盛庸合兵三十萬駐德州。三月。盛庸與燕兵戰於夾河。敗績。奔德州。

論曰。昔韓觀練兵。景隆逃走。比春秋之夾谷而軍。若晉楚之背鄢而舍。白河擬官渡之兵。衡水邁昆陽之戰。然田單之守即墨。徙有其人。趙括之拒長平。實逃其器。雖鐵鉞騎設伏之兵。子澄有喋血之恨。終無及矣。至今鬼火平林。遊魂新市。樹齧觀鏃矢之餘。枯骨表戰場之地。望之生李華弔古之思焉。（[illegible]）

（[illegible]）

廣川樓。在城南驛中。以江都相得名也。德州之地稱廣川者。本漢晉時信都樂安之名。安平、長樂之號。古治與蓨縣屬。晉宋立爲強之都。凡言廣川者。宜在城西。樓居城南。後人所名。然登斯樓者。地非風馬之識。人有懷蛟之夢。晴則風節。居然繁露之餘。淇澳南來。總是長河之號。君子以爲猶古也。（[illegible]）

（[illegible]）

雁塔。（[illegible]）

東璧樓。在東郭之東。程通判泰別墅也。泰。程紹次子。官建昌通判。虞山錢牧齋過此有詩。所云苦憶東樓上。盧家送酒來。又幕燕愁相語。簷花笑不開是也。

矩亭。在城東三十里七橋之西。李孝廉鋮明別墅。

杜亭。在西城內舖下。盧御史世㴶尊水園中亭也。[illegible]

程氏南園。出南郭二里。枕河流。堤上有會心亭。蒼松古槐。千霄蔽日。余少曾遊之。正壯時露建寥秀矣。偶一追思。依稀在目。所謂百花甜而白蜜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四時不同。景物皆好。不可殫記也。

程氏北園。即在北郭。壘石爲山。峰巒洞壑。遞饒奇勝。樓檐臺列。本映花承。皆曲有輿思。程公致政歸謝搖客。燕息此園。園之景從目營心匠得之。今作牧豕場矣。

止菴。在西城內呂生芝房別墅也。廣地數畝。破千緡落成不數年。吏虎而冠噬其園。一旦瓦礫。嗒然消歇。噫乎。斗筲之人。且爲花木之蒼靈。酒館之屠伯也。

瓜隱園。在城東二十五里。徒駭河岸上。山臺村中園也。邵平秦東陵侯。後種瓜於長安。俗謂之東陵瓜。漢施廷沛人。種瓜自給。魏俊常稱瓜漆園。又沈約宋書。步騭與衛旌同年相善。俱種瓜自給。郭平原以種瓜爲業。劉義慶幽明記。韓珍種瓜營葬。孫鍾富春人。種瓜爲活。以上數人。昔人謂之瓜隱。故以名園矣。絕句云。一雙春鳥蒼簷鳴。樹杪風聲似雨聲。吾輩從來非解事。全憑鳩婦道陰晴。　雕鐫句讀何能讀。秋水篇長亦久停。讀臂今朝展書卷。登魚從與相牛經。　木鴐來禽散雨後。黃瓜累李春分前。一班都出施官手。況有齊民要術篇。　趁雨鋤瓜二畝餘。東陵野老較何如。絕奇免得西洋種。皮色斑青錦斗書。　軋軋鴉聲水葉開。長鬚奴子駕船來。此番不爲秋風起。網得鱸魚少二䰽。　小錯三度報窗眠。纔備新絲浴夏天。自是今年好光景。打門無吏橫催錢。　曾賽近在廟門東。小學新頒例不同。苦聽聲巾搖羽扇。上臺長揖數村童。　結束成園試一行。南村人歸北村歸。看來本是饒磚俗。宋鵲韓盧獵兔橫。　偶欲騎歸入城去。棟花風下立多時。逼近村口三叉路。林鳥潭魚總不知。　徒駭河干馬鬣堆。新松初種葉如絲。脫歡報與山妻道。吾輩佳城事已諧。

長河志籍考卷五

鐵樹。在州治北城下。元之陵州學也。永樂曆改。秀字曆明。靈角孫。徽州人。給事中葉洪。樹柏三百本。曆樓拂戶。鐵幹蒼髯。洪賦性通明。才地卓犖。以直諫變放。隱居河干。讀書自娛。故樹此水矣。

先師廟。舊有孔子像顏回閔仁子路冉政在側。嘉靖九年。從正議。與姑易木主。從張學敬之謂也。以泥像瘞於儒學之東。俗曰聖人墳。清明節士爵酒其下。有封若堂斧於旆木。無樹生蘇。異於昌平矣。兩廡從與者。歷代諸賢之外。漢董仲舒。則鄉人也。

鄉賢祠。在儒學東。嘗以豫章七歲。必有良材。芳蘭十步。豈淪茂草。龍門之桐抱曲。日南之蚌生珠。因地而紀其鄉賢哉。況以青海之含蓄。九河之結懷。山川盤礡。而平原之多材乎。昔膠西以賢良訪對。論道闕。帝大中以恢諸治務。齗齗正諫。此二子者。並生漢代。可謂鴻漸其晉。蟬蛻穢濁者矣。迄於南齊二劉並稱。至於唐朝兩高繼蹤。孟簡開濬於毘陵。張雍嬰城於西川。元紀孟淡。其道幾出蒼輿。迪有明至今。祀宋公性已下。凡二十八人。其尤異者。栾子源抗疏十上。折奸相而賦歸田。程公棨玉爾一疏。崇正士以罷奄宦。射妖蛇。騶火鳥。張御史稱爲神明。蒙賜帑。鄧道金。趙待吏寄其可羨。張文淵經旌吟嵗。伊吾爲廉之州盧紫房晚歲。既旦嗣宗成疏放之迹。其他俱列州志。或雄龍天衢。亢陟旋璣。或腐炮良爲。經綸泉石。道嗇

馳於屯氏之濱，俎豆啟於渤海之鄉，而安德僻處，不乏其人矣。若夫人物，自後漢禮賢已下，州志亦稱先賢合與祀者，凡五十二人。昔劉峻辨命，稱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奇才而位不達，豈日者卜祝之流，與仲舒王佐，賢士不遇，同日談也。其餘英烈騰發，傀偉俶儻，論之祀典，有與有不與，豈純粹者人矩，跡嚴者出規哉。抑仁而無報，殆有命存者乎。當宋祚之生也，時重科第起家，性獨以明經顯，世方舉子自試，性以代人章疏聞，方朝身長九尺，上謂此人身長一丈，擢比部行在侍郎，進尚書俸，賜襲跡金二，終被讒放家無餘貲，惟賜金在焉。上嘉其廉，賜地復官。身沒之日，塑像學宮，特存廟祀矣。追厯年既多，鞠被蒿艾，階雖荊棘，宮室傾覆，祠廟丘墟，惟宋公之祀，巋然獨存，於是戴舄而來，咸歸宋廟，充棟臥楹，鄉賢之主，流出於戶。比年以來，僉以余大父裕所公篤行孝友，置主崇祀，其經術行誼，闔郡所得。新城王公記之，稱詡鄉祠諸賢，先靈未安，嗚諸爵子，陳說鄉校，或丹軒紫紱，世列聲華，或犢鼻牛衣，家傳清德，雖復輪蓋非榮，蓬頭何恥，而興替不常，榮枯莫恃。嗚呼，蘋蘩蘊藻，誰其尸之者乎。於是經之營之，上棟下宇，東方先生至此方以祀聞學徒鱗萃，徘徊路歧，遂想見諸公之道範也。其前代未預祀者，多未據入，州志先賢錄中，載先為王父戶部公，先大夫麗水公，崇祀亦有待焉。夫晏倩之賢，前古且未嘗祀，董生之陷俗儒，又復致疑，欲使賑灰寂寞，廣川亡聲，不亦悲哉。[illegible]

[illegible]

儒學東有名宦祠，凡二十四人，不列於祀。宦蹟可紀者，魏孫禮已下，若而人焉。余嘗論之，古者地方千里，分為四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稱上大夫縣，下大夫郡。秦置郡以監縣，如安德之隸平原，漢世州復刺郡，如平原之隸青州。周隋設府，唐時德州置總管府，迨後永靜名軍，河間名路，州郡遞變，官僚隨之，是以府監州，州監縣，所由來也。今德州領二縣，隸濟南府矣。以平原則古郡，以德則古今同州，其寄級之盛，漢晉已來，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刺史，或稱都督，剖符則縣令，分封則國相。廣川既已廢，長河抑又長，治所之移，幾同陵谷，郊遂之別，更易滄桑，驗之古所經絡遠矣。嘉其政蹟，何獨不然。若躡咫尺之地，可舉祥異，數武之餘，便無春雨，彼滿盈為浮虎蹇蕉，此村落是蝗所逮，皆致遠恐泥之見。況復鎖公古社，寧公卽祀膠庠，朱邑舊祠，豈其同列鄉校，祀與所存，隨時追遠，較其大略而已。故在州言州，今之州，古之郡也。所臨蒞者，多當時名公。其為平原太守，與夫德州州守，蕭太傅通達政事，伏肯書教授不輟，南陽有趙嵩，著績鋤奸以殲蝗，安陽則邵緯，築城授命以拒賊，顏魯公舉推盟主，帝欲觀其壯容，斬穆因守城壁，詔復嘉其善政。此數君者，皆已祀之。若夫容城孫德遂，折曹爽之謀，清河房士達，拒邢杲之寇，考茲兩達，有蜚二魏。而祀典不與，夫王翁之河，卽是屯氏別稱，馬丹之壞，詐以鳴犢為界，當時平原、清河、南郡相爭，今為唐新城，直是平原界上，古蹟提存焉。晉世陸機為平原內史，其弟雲為清河內史，二郡之間，適棲二俊，今此士、機亦祀焉。其間以平原相稱者，漢相國匡衡，明經少雙，時後進皆欲從衡平原，望之名儒，與元帝師傅蕭恩，姜其說有師道，揭舉賢令。因史高親戚輔政，嫉其經學絕倫，當時無階朝廷，隨牒遠方，在平原者最久。其後居相位，稱儒宗，傳經義，改郊兆，諸其匡衡與韋氏並稱焉。於斯時也，藉穿壁之餘明，遂解頤之妙旨，平原學士，殆翕然歸仁者乎。其餘諸祠，史弼為相，能御鉤黨之誅，陳紀為相，事隔移鼎之迹，漢昭烈御寇豐施，皆阮种為政簡惠，惟辛毗父子，廉平而有學行，雖不預祀，亦賢相繼踵矣。房恭懿為德州司馬，在隋則賜賚妓優，趙挺之為德州通判，至宋則稱發遍給，都監叔敏，怒罵不屈，忠烈也，韓趙唐介，留牒不下，寇正也。其他悉具州志。至如州東安德舊縣，不乏鳴琴。州西長河故令，豈無馴雉，而祠祀闕如，官蒞亦稀。原其并省之日，建置之初，殆非抱關擊柝，卽為春祠秋嘗之計乎。惟不列於祀者，唐陽嶠為將陵尉，又載元遂里，盛失之治陵州，安所求死，子植東少年場，亦足紀焉。陵州適當其地，將陵之移長河，在宋景祐，紀縣尉於唐時，則亦疎矣。今略綜前代，鋪張精廬，設作存勸，媿神告民，亦春秋不朽之義，豈比夫敗材傷飾者，使人擧製生感死智者，多愧碑文哉。

城內外凡十有八坊，具詳前志。進士丁永成一坊，在西關，今廢。坊下有隱士朱之顯宅，朱喜醫，一日扶杖

立功下。余九歲入塾時。過而揖之。假病入室。投余丹藥。朱診曰。子之病莫吾欲也。吾技窮仲衮。理辨寒疾。子病非寒。吾何以醫。卻其金使去。異哉。朱習長桑術。其立心制行。有大過人者。余嘗思之。漢儒專治一經。如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是。學不旁雜於他經。經不剿竊於他氏。自立一說。神明變化。故經術有根柢。名所措施。天人三策。發爲濟世之言。毛杯竹林。無非有用之學。後人自檢弘材。博通六經。而經學亡矣。皆朱之罪人也。陸游讀華陀傳題云。六籍雖經聖道醇。中更秦火不成摩。華陀老黠徒驚俗。吾豈無書可活人。宋儒而後。莫可語此矣。南門內進士楊順一坊。嘉靖中。分宜勢敗。州守某改殺人媚人坊以婦之。州人程瑤尋改爲賢科進士坊。按明史云。嘉靖三十六年冬十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既編保安。即子身至里。長老聞知鍊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爲鍊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且縛草爲偶人三。目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聞。嵩父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爲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民掩敗。鍊怒讓之。且爲樂府以誚順。順大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世蕃所白之。且謂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楷至則與順合策。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爲申理。竟殺之。籍其家。嵩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復收鍊二子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襄。順、楷敗。乃得脫。其遺事余竊疑之。州人謝重輝致順之生平。嘉靖三十六年冬。順已罷官家居。何至有殺鍊一事。恐流傳附會之說。初非實錄。聞諸道路。使生穿鑿。其爲信史難矣。

昔冠蓋之里。記自宜城。鄒魯之門。稱於韋氏。茂才多士。纍纍耕籍。冑組朱旗。迴城比郡。公侯必復。孫子相承。一門繩豹變之粲。四代附蟬聯之祉。吾鄉世不乏人矣。至其登甲乙之科者。臚塔標其姓名。稱鄉里之彥者。泮宮昭其俎豆。若夫爵秩上封於祖父。恩蔭下逮於子孫。二者並有加焉。州志所載。蓋已詳矣。

孝子節婦坊。今多圮矣。昔王昭之、寶廣濟、鄭緝之、師覺授、宋躬、梁元帝之徒。並著孝子傳。歷諸前史。或著孝行。或云孝感。或並列孝義。或兼稱孝友。執一術而百行至。百邪去。孝之化人深矣。若夫盛哲協步於抽筍。懷想忍寒於挾纊。見齊史 彥度減性於弱齡。甘旨掛檄。士光前知以猶樂。清淨登仙。見宋史 此四劉者。皆局平原。而州志孝子。始自有明。凡十六人。再攷新莽之世。延昭平說經八博。衆兼河阻。比平陵義公之節。並海山呂母之風。與夫男玉輕身以犯刑。見北史 劉氏祈天而扼戰。見北史 巾幗英雄。斯爲烈矣。若乃綜其遺事。專在一操。祈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咸並登焉。閱州志所載。凡四十有七人。可按籍而攷也。

總論曰。鬲州古趙地。昔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後世因以鳴犢名河。自漢元之朝。河決鬲縣。魏武之世。地屬平原。是以紀永嘉之年。劉之鑑鳴犢口。爭清河之限。作爲鳴犢河碑。

記興懷之言勵。悒是邦之可懷。歎鳳遐衰。泣麟何促。所以陳鄉之思。或稱樂操。呂梁之望。別在徐州。惜哉。車轍馬跡。殆所不至。若昌平誕容。泗水非遙。尼丘載靈。汶川近屬。滝中妙鍵。稷下高風。萬匹騰驅。百家騰躍。燕南趙北。魯郡鄒開。平原文學。傳經義則匡鼎爲宗。江都相國。命王佐則董生爲最。孔仲達挾辭飈起。發跡孔賢之莊。河間千大雅不羣。光貫毛精之學。育里之內。英賢間出。瑯琊玉百奉先聖之令儀。東序西膠。騈蕤賢之門閫。方之濟北。復號顏淵。聲被華陽。亦稱曾子。晰祈令德。遠昇武騎之堂。濟濟時英。不數文翁之室。予人非子騫。學魏元成。然在乘皆之年。士風猶及見之。大抵衡品行先稱忠孝。論文章必窮經史。類皆直友。鄉人不齒。凌長挾詐。君子非之。人之榮辱。家敦禮節。是以會稽有先賢之傳。襄陽記耆舊之篇。東國人倫。南陽文學。足以垂諸鄉校。楷模縉紳焉。

長河志籍考卷六

官解橋梁。存浬半矣。廣川之樓。淒迷秋雨。匡衡之館。悵望春蕪。僕民力之少紓。望通人之改作。令之從政者。獨無意乎。

論曰。古者建國。必有九牧。九牧區分。局署以立。魏晉以降。則署行臺。唐制由行臺而至採訪使。州諸官署。其遺制也。下至水陸傳處。倉庾舖舍。或繕修庫厩。或平治道塗。條斷縷分。巨細畢舉。至于近代爲尤盛矣。大要藩籬之設。以規其內。牆垣之限。以廣其外。其制。衡重于州。部署已下。又無論已。維時創立巨址。廣以新規。高其閈閎。厚其墉垣。肥櫨巨棟。間架相構。雖非土被朱紫。木衣綈繡。而膠葛周通。飛簷巘宇。亦足以明其規制矣。于是西跨衛水。帳淮徐之艤舟。北倚神京。通商賈之寶貨。議鎮蟠之事。接舟車之濟。啓生民之疾痛。參軍旅之資儲。八署官舍。職領相次。洵大邦之襟帶。畿輔之咽喉乎。遞歲滋久。官署改徙。三廳圮爲茂草。二衛轉爲園蔬。名號猶存。官物浸廢。惟有子產之對。壞其館垣。都無叔孫之賢。葺其牆屋。夏施之柳。孰念之哉。

編戶日三十四里。其戶田賦之數。凡以地出庸者。以社出牧者。以戶出貲者。以丁出徭者。用誠不齊。支辦有差。詳載州志。今通志云。山東濱海觀寇。有斥堠之役。河入濟皆決爲患。有隄防之役。濟河資於百泉。有

堰壞啓閉溶治之役。東南州車絡繹達於京師。有傳舍津逵之役。縂之當齊、魯、燕、趙之衝。居濟南、河間、兩畿之首。戶口蕃殖。征求有藝。惟國家休養之仁。尤在輔世長民之吏也。一旦用尹鐸爲保障之守。封千秋以富民之侯。則規模一新矣。

州爲屯牧之地。不罹兵燹五十餘年。歷考前代。如漢韓信破歷下軍。取高城。王莽時。平原女子遲昭平聚衆千人爲亂。光武中興漢擊清河軍。獻帝時。公孫瓚討黃巾。後魏孝昌二年。平原劉樹、劉倉生、叛陷平原李德逸叛。十年。張金寇平原。唐元宗時安祿山反。太守顏眞卿起兵討之。德宗征朱滔。滔奔入德州。文宗討李同捷。戰於平原。後梁貞明元年。晉王以五百兵夜襲德州。後晉梁進以鄉社兵取德州。元至正十七年。毛貴據陵州。明洪武元年。徐達率兵取山東。建文元年。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秋九月李景隆合兵五十萬進河間。二年。白溝河敗績。奔德州。三年。與燕兵戰於夾河。大潰。復奔德州。天啓二年。武邑白蓮教于弘志作亂。其最著者。唐之天寶。爲將臣見節之時。明之建文。乃北降潰師之日。隋帝伐高麗開渠而大役興。明代封藩行宮。而民力竭。至於水旱飢饉之災。地震蝗飛之虐。書不勝書。具詳州志。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陷京師。遣僞將軍郭陞入山東。州人盧世㴶等。奮臂一呼。誅僞官。爲懷宗發喪。起義兵討賊。以王孫朱帥欽爲盟主。傳檄而出。鄰境皆應。會我朝大兵入關。破走自成。寃恥既雪。大寶有歸。秋七月。將軍石廷柱撫諭。民賴以安。

論曰。當有明之將亡也。王前與鉤黨之誅。張角倡左道之術。黨錮之議。略與東京相等。邦國殄瘁。大寶已傾。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耰鋤棘矜者。因利乘便。春秋州兵之擧。師出有名。附唐義旗之興。負之無力。考厥遺事。故大略是紀也。

長河志籍考卷七

里俗相沿。由來舊矣。致之歲華紀麗譜、荊楚歲時、乾淳歲時、輦下歲時、秦中歲時、諸記。四民月令、千金月令諸書。通都列邑皆然。故不錄。錄其小異者。

正月。簪紫姑。加簪髻於柳箕之上。呼阿姑。焚香禮之。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元宵憧亡。故世人作其形咒之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出於廁邊或豚柵側迎之。箕重。其神來也。故翁有迎紫姑詩。

二月二日。粉蕩爲餅。膠菲作餳。以熏蟲鼠。昔人云。柳檔門巷之烟。杏脈園林之香氣。比年以來。料峭春寒。與此語異矣。節之佳者。蘇子瞻謂一年惟寒食、重陽不可虛度是也。

張殳陽有洛禊賦。毛詩鄭風云。溱與洧。有渙渙兮。維士與女。方秉蕑兮。州無此俗。

四月八日。八字之佛。浴米。五香之水乃浴。

端陽節。爲沐蘭之日。艾葉榴花。風物略同。北地非水鄉。但少觀競渡耳。角黍以餉屈原。弔汨羅事也。不識鄉人何以嗜之。是月。種麥。麥一斛。徹乜穀一鍾。故諺語一麥三秋也。余嘗有麥秀詩略云。百畝之間種麥牛。蓋平大小有新麥。櫓花嶺花月富。年嘗黃醴逕如陽樹打飩旗好時酉醐頌伐鼓擊遷逢拾穗兒飽翁籽賺揮雜疑突突矛。籤高者角腰餓浮晚跑首糢見雜尾雙半丸趕渡婦子能燒征買犢鳴村荒綠豔餉于此。

曝衣節。在日東井。往中林鉢。富者錦繡充陳。貧者之阮犢鼻褌矣。

首秋佳夕。設酒脯瓜果於庭。祀河鼓織女。穿針乞巧。填鵲成橋。其說不經。婦人女子篤信之。傳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

中秋。以瓜餅酬月。比戶然矣。

重陽節。蓋始於齊諧所云。汝南桓景學費長房之說也。登高游觴。綠酒黃花。正東坡所謂不可虛度也。

十月朔日。黍臛。俗謂之秦歲首。是日上冢。以五色箋剪衣爇火之。

爲正仲冬。時稱亞歲。賀客擁擠。蓋如元正儀。弟子拜其先生。臘八日。以豆栗和粥食之。東京賦云。長至大儺。歐逐群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今俗不聞矣。

臘月廿三日。祀竈神朝上帝。又於臘日藏冰。臨時曰鑒。周禮見頒。歲盡疑之時。不可闕也。及孤魑之日。於以藏之。藏冰不見於它邑也。

除夕。修祀事。迎新年。如夢華錄所云也。燒水賣餳。亦儺禮之變矣。讀東坡饋歲別歲守歲三詩。庶幾似之。

五穀六畜。榆柳桑柘果蔬菘韭之屬。所在相若。非特產矣。故不書。獨書魚蟹誌滅鮮之名。沿城屯氏河南北三十里。東風解凍時取之。桃花水漲。魚去。紅鬣白乙。味甘多。新丙穴槎頭莫匹矣。屈業不一器。有㑹魚船。以粉塗板。設之船側。半浮水面。黑夜鼓櫂而行。寂無人聲。所至魚躍于板上。城東徒駭河。亦多巨魚。味遜於屯氏。與鱸同。少二腮耳。非季鷹所思者。余有詩云。[illegible]

[illegible]

齊陽雜俎云。平原郡貢糖蟹。產於河。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氈密束於驛馬。馳至於京。今嬴州蟹。皆與他處等。異昔所聞也。

酒之美曰羅酒。色白味潔。東坡所謂錯著水也。又有墨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水經注云。採挹河流。醞成芳酎。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自成馨逸。最佳酌矣。齊醴之稱。倖于河東劉白墮也。

新唐書。平原郡土貢絹綾。而今無之。地不樹桑。故無蠶事。有之。獨徒駭河上一村耳。一歲可得絹三匹。

馬頭之祭無聞。繅車之聲間作。較之東與。似蘇淮南王之蠶經。隣于堯野。其補秦少游之蠶書哉。

論曰。余得之碧年矣。竊見里閈之間。崇禮讓。明得喪。節物風流。人情和美。宮室完好。工商登集。士之習詩書者。雍容都雅。彬彬有儀。以及冠屆冥禍之叟。醵秫種菊。賀履子弟之他。乘衣名馬。追溯灌昔。俛仰興懷。乃何論五十年。未或幾而全非。不啻桑而已變也。間有一二古意猶存。婚者親迎。葬者路祭。較諸勝於疇日。讓復盛於它時。余繼斯言。撫其大槩。不然。禮詳月令。詩譜豳風。甚無謂矣。

長河志籍考卷八

永慶寺。舊在衛河西。元季兵燬。僧古峰興復於城內。備開銅鼎三。唐天寶元年鑄。左右廊廡。周流重疊。佑客至來。儼舍其內。西有金藏法輪。列羅漢獅子像。妝飾丹碧。煥燒滿裝。遊人士女。競和轉輪焉。壁上有彼岸二字。大一丈八尺。似徐季海書。余於壬申重遊之。今昔殊矣。因題僧舍云。鹿苑猊臺徑已迷。殘僧一二講堂棲。碧纏總起群飛鴿。落在茶商屋上啼。燕麥菟葵落日開。老年重到舊禪關。空憐佛子三唐鼎。冢臥龍頭翡翠斑。儒學東有

董子祠。余曾題額一絕云。公羊一卷至今存。千古醇儒道自尊。災露何緣傳異術。陰陽水火閉城門。俗風[illegible]

高眞觀。元時道院也。[illegible] 城內西北隅有

論曰。記一州之道院。而遠追黃老。旁稱游覽。其詞迂矣。以地而論。其漢之東方朔乎。葛稚川。神仙之流

稱老子。元中金闕劉華九靈。廣詩廣成之族。亦稱綠圖。務成尹壽。眞行錫成。文邑守藏。鴟夷之倫。見於載者不出正經。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必一老子也。風俗通曰。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應劭案漢書所云。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倣智直隱。滑稽之雄。逢占射覆。恢敏眩燿。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仙縣世樹功業哉。然則周之柱史。漢之大中。老子守於周藏。本是儒家者流。方朔佐於武皇。又在聚書之日。青黃假譎上休。殘十洲於方外。超儒墨之文網。老子而後。若鄉之是倩而可哉。觀有何

江東神廟。神赫靈。短身猶面。碑闕。州志亦不載。稱曰江東。莫之孜矣。俗傳神姓。凡崇者求長出語。其崇輒應。然何以神也。當亦如伏波之神於壺頭。桓侯之神於閬中。儀曹之神於柳州也。非淫祀矣。參將署後有

東嶽廟。泰山廟祀有二。一爲東嶽泰山之神。本古命祀。一爲元君。起於宋世。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處。宗長也。言爲羣嶽之長。元君者。居東魏岱宗山。見神仙傳。故泰山上有玉女池。下有王母池。池泉甕濁。宋眞宗東封。泉忽湍湧。王欽若請浚治之。惠州去泰高之邑三百餘里。其爲山川之神。祭不越望。二祀皆宗爲古。

論曰。昔封禪一審。首稱泰嶽。郊祀之典。亦志岱宗。玉簡、金繩。封之者七十二代。雲亭日觀。上之有五十餘盤。凡稱酸棗酢梨。秦松漢柏。五嶽四鎮之山。其祠衛矣。若夫太乙受元君之道。宋臣浚天女之池。擁神休。明尊號。方之華嶽。明星持玉女之漿。聳以嵩高少室表夏啟之跡。閶闔霧集。士女駢羅。嬪妃分觶珮之因。軒蓋得損金之所。豈西王少女。值司命而還生。東岳遊魂。乞天孫而未活。與自帝后改觀。金木遞遷。而嶽宗之神。幾其忽哉。參將署東北有

武安王廟。稱爲古關帝廟。又一在桑園鎮者。亦最稱古。蜀志關羽傳。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今志載先主爲平原相。亦宜載二公之爲平原別部司馬也。

論曰。前將軍關公。在於蜀漢。人臣也。及其沒也。稱王稱帝。祠祀遍天下矣。然其在平原者。則與河東涿郡。蜀國江陵。同焉。何則。河東是其生鄉。涿郡因其亡命。建勳於蜀國。授命於江陵。而平原之別部司馬也。自涿水感神。誼觴於臨水。桑園瓦鎮。擬跡於樓桑。當是時也。先主之不爲劉平所刺者。雖衆多歸之。賴公在焉。

婁公廟。在小西門南。昭惠廟即二郎廟。在學宮西。元孟祕云。神昔守嘉州。老蛟爲患。河水汎溢。漂沒民居。神持刃入水府。斬蛟首以出。歷唐迄宋。載在祀典。未詳於陵州何與也。北門城闉有

北極廟。明會典。載京師北極佑聖宮。即眞武廟。開國靖難。神多效靈。故祀之。按建文二年。燕王進攻臨州。李景隆自臨州奔濟南。燕兵遂入臨州。山東參政鐵鉉方忤偏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鉉與參軍高巍。酹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燕兵列陣圍之。三月不下。堰城外諸溪水灌城。城中大懼。鉉乃隨命軍中

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闉王且入。則下板拔橋。計定。使守陴卒晝夜哭曰。濟南危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誰非高皇帝子。燕王大喜。乘駿馬徐行。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門中人呼千歲。鐵板頓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急挽橋。橋堅不可挽。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埤罵燕王。燕王大怒。以礮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當速城之戰也。時鐵鉉見眞武神。叱之。神韓面而去。

論曰。眞武者。北極燿魄寶之靈。黑帝協光紀之神也。或云出自星宿。元枵顓頊之虛。或云起於有隋。淨樂國王之裔。元黿虬龍之翼衛。三垣七曜之奧區。仗劍披髮。爽甲徒跣。豈周公吐哺之勤。未及握髮。黃石傳書之下。邳進履與孟氏稱往救之義。如是其急。夫元壇之設。帝道爲尊。北陸之祀。威神及遠。若其效靈燕國。則在衛水之南。濟河之北。鐵公鼎鑊爛沸。刀鋸橫分。旣背仇而反兵。曾叱神以韓面。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然飛燕之啄。漸及皇孫。外蛇之鬭。實資鄭厲。天實爲之。以授雄主。將欲溯金陵之王氣。鬭析津之帝圖。至於朔漠親征。與見北斗在南。非北辰助之耶。南關有

天妃廟。神林氏。莆田人。生而靈淑。能乘席渡海。雲遊島嶼。歷加封號。勅曰。古以神女列祀典者。若湘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西宮之女。南少嶽之夫人。以至丁姊聖姑。莫不廟食。夫生不出閨門。而死祀百世。此其犖烈有過人者。元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洪武初。復有護海運舟之功。自永樂後。海運旣罷。衛河已通。州人祀之。其有關於永濟渠與南觀外。臘月八日祭

八蜡廟。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鄭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唐宋以臘日蜡百神。古制也。東關有

鐵佛寺。大鐵佛彌勒各一軀。像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傳自地中湧出。體製甚古。雖可揚推。非歐冶子所爲也。余壬申遊之。題云。野草寒花補壞垣。秋風不閉破山門。我來欲覓殘碑讀。橫臥龜趺壓樹根。州東南三十里有

臺頭寺。在黃河岸上。有村曰解家牌。有剎曰臺頭寺。昔之日。誦室講堂。洞開迴複。梵樂法音。聒動遠近。寺有白松二株。衙衙作虬龍形。今斤盡矣。昔于元奚爲家難北來。不敢詣闕。僑寓於寺。取寺中藏經閱之。凡三月幾遍。命胥吏鈔缺簏而去。後卒致南藏南大藏從吳船來。以補寺藏之缺。今亦不存。城東有

東方朔祠。余謁祠。題壁云。古廟寒烟瞑欲雲。鴉飛黑陣冒斜曛。周圍滿樹桃花放。茅屋三間二細君。小院依栖九尺身。欄間布穀雨聲頻。村農米賽雞豚社。不是辞君射覆人。寂寂荒祠白板扉。隔牆風送棟花飛。遙看一叟騎驢至。疑是先生割肉歸。春鳥貪啼便是歌。風前據地酒顏酡。野花沾落公袍袖。似較三千奏牘多。神頭小店白楊風。十里徒河一水通。昨過叢生下帷處。今朝長揖滑稽雄。晉夏侯湛東方朔畫贊碑其略曰大夫諱朔字曼倩

[illegible]

岸有

顏魯公祠。崇禎初。州人程紹改逆璫魏忠賢生祠。建於此。祠後。有晨顏斗宗。舊唐書傳。顏眞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眞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譖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眞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傳文多不盡載。錄其在平原者著於篇。

論曰。魯公之守平原也。陽會文士。泛舟外池。爲飲酒賦詩之事。陰料丁壯。深溝高壘。爲斬將搴旗之舉。又其守道致身。堅貞一志。史臣謂假成公無楊炎之權。任之爲將。豈有朱泚之禍。顏淸臣無盧杞之惡。任之爲相。豈有希烈之叛。顏公兼將相之材。光文武之道。誕公父之血。以愧姦臣。守吾兄之節。而叱軍士。嗚呼有盛德者必百世祀。公之謂哉。[illegible] 西關河上有

河神廟。廟在衛河之滸。當爲衛河之神。衛河源出蘇門山。或祠其源。或祠其委。如河祠漢中。湫祠朝那。楚祠江漢。非耶。衛河西有

慈氏寺。俗呼銀瓦寺。塞陶家物。瓦色光白。故曰銀矣。複殿重房。交疏對溜。香烟似霧。旛幢若林。名僧德衆。負錫爲蓁。信徒法侶。持花成藪。伽藍之勝。最得稱首。佛剎去地百仞。前臨長河。帆檣舳艫。經過其下。其人程紹有碑。紹風情雅潤。文辭妍麗。如北魏之邢子才也。余少時嘗遊之。壬申重遊。寺非完矣。吟云。名藍精舍野烟中。半埓依然立晚風。門外長河流水去。鐘聲漁唱夕陽紅。昔王元美投宿於此。竹有詩。日落山門閉未竹。茫茫前指大中丞。驛路欲盡禁遊蹤。元是人間行腳僧。又入門金像欣然笑。笑我津梁老此生。兆皐天中觀自在。不知賢劫也求名。法華經。彌勒佛稱求名菩薩。按明七子滄溟、弇州、川樓、四溟、龍湖、臨汀、方成、並生嵩降之世。淸澗懸下。皆去此地不遠。弇州當王眞東向之餘。周南留滯。亦皆過此。靈頭寺觀以

經嶽。安愿驛戲其官柳。自七子零落。而風雅道衰矣。譬如求名菩薩。七佛住世。廬山詩選。阿修羅耳。夫洪鐘莛擊。又何爲焉。寺後人最州路。路旁多官吏淸惠碑。洛陽伽藍記述趙逸云。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淸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實爲盜跖。名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失實。皆是類矣。又城東南有

龍泉寺。碑云。寺在崇塵鄉。北連徒水橋。東瞰魏國城。西枕徒駭岸。是也。

論曰。長河舊地。鹿角嚴關。風景依然。物華半落。不必興黍離之感。作麥秀之吟也。持今維殊觀。發衰蠲歎耳。夫石氏有齊相之祠。燕人立欒公之社。自昔然矣。若彼老子之宮。梵王之宅。儒者不屑道。然飛錫生風。重樓起霧。崇臺芳榭。羽客談玄。精舍名藍。緇徒倚錫。春風動樹。則紫葉闌珊。秋霜降草。則黃花菊吐。選徒命侶。作賦流觴。亦一邦之盛事。吾士之美觀也。乃何以未罹兵火。漸致丘墟。鼬鼯蒿艾。毳羅蘇榛。野鼠衛神鬼之龕。怪雨冷蟠蟲之魄。遊覽所及。感慨係之矣。故城內城外。表裏環列。略著於篇。

長河志籍考卷九

劍塚。在城西南。古名將埋劍處也。白楊蕭蕭。青草芊芊。魚腸湛盧。正首丘焉。豈張華雷煥。龍壤重泉。扃楡吳鴻。鉤飛二子。歟。乃何以近枕爾津之岸。遠作廿茂之鄰也。牛簡伍相。慨賜屬鏤。沒後要離。空憐燐火。或亦莫邪干將。夫妻之古魂。馬鬣牛眠。歐冶之塡地也。

漢大中大夫東方朔墓。在厭次神頭鎭。漢平原之厭次縣也。其原上有東方先生祠焉。[illegible]

十八年。今復兒耳。帝問天數曰。東方朔生來既十八年。而不知是誰也哉。

清河郡公墓。在城西。舊通志云。張祐。眞定人。僞河平府仕元中書省參知政事。後追封清河郡公。

蘇祿國王墓。在城北二里。明永樂中來朝。道卒。葬焉。墓碑云。蘇祿國。地在東南海中。其俗少粒食。食魚蝦螺蛤。知煑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其產竹布玳瑁珍珠。明永樂十五年。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喇。西王巴都噶叭蘇里。峒王叭都噶巴喇卜。各率其妻子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及妃子女姻戚尊賜物各有差。三王東王爲尊。歸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樹碑。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據萬姓統譜。文獻通考。）有石崎山。國以此山爲保障。

論曰。昔豚水三王。祀夜郎於破竹。秦韓諸國。記一姓之偏頭。並列三封。供稱雕足。若蘇祿者。前古無聞。覩其食沙糊（明一統志云。山徐甲國植一果。其民食沙糊。）衣。織竹布。叙其冠帶。皂布纏頭。稱其寶貨。皆珠徑寸。自北門車折。未返江陵。西京馬嘶。來於滕室。煑海爲鹽。圖著虎形之象。釀蔗爲酒。家開織絲之樽。偉夫浮玉獻寶。沒沕貢珍。雕題鑿齒之賓。鼻飲頭飛之族。皋從北極。路指南回。願以宿草埋堠。殘碑猶在。比淳泥石岡之儔。（淳泥國王墓。在安德門外石子岡。亦永樂時事。）邁故國崎山之障矣。

曹都督墓。在城東北十五里曹村。曹恩。山西懷仁人。永樂十三年。鎮德州。卒。其部曲就居墓所。因名曹村。餘載州志。

城內四牌坊西。居人掘地。得塚骨長七尺。髮三尺餘。有石枕。上鐫詩云。百寶裝腰帶。金絲膝臂籠。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疑古之名倡也。世傳唐江上。葬蘇小之香魂。虎阜花開。留貞孃之故物歟。

樂市東居人掘地得塚。二骨並葬。皆無首。以碓首代之。烏帽雲鬟。作美婦人狀。觀者愬焉。或譏語之曰。孫武子習兵法於宮中。二姬以死。平原君迎躄者於樓下。笑者不生。必其人也。第不解碓首何謂耳。

北魏高植墓。於州東十八里。有村六屯本蔭地。劉闕德州河岸兩坼。得一石。土人取之。置野寺中。字殘觀什不存一矣。石形高橫三尺。厚五寸。四面徧書。上云。諱植。字子建。魏濟青刺史。末注神龜元年。蓋北魏高植之墓石也。按魏書。外戚高肇之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效力。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恆四州刺史。清能著稱。（高植墓碑歎。屯氏河尾秋雨塌。中有片石殘文鄙。闕讀。德不易辨。貞禾亂。骨多支離。曰君諱植字子建。魏濟青相司徒兒。豈是曹家叔蕭。僞官雖封。倒無陪撰。誰洗摩挲。撫石尾下。紀年月。稱神龜拓。驗人代錢千載。六朝落端遺令。叔殯海幕人貿。名驊老魏高氏從可知。宦武當年罷外戚。綠辯榴勢何燕。雖老撫彭城遺事。手親野側。月無不爲一旦。馬倒車軸折。瞻光尼寺岡舊塋。十八爲郡。有令子六州刺史。特軍應鼓轄。不識何人作歲者。傳偕非傳疑貢檔石題堆朽骨斜陽逝水流空嘆此石一葬土人乎幽靜。精練國風吹我行臨河怨三歎河邊古塚骨纍纍美人是非不一雜啼鵑帆昔各有碑統泉壤史闕絲肴。考微無事方剸肌恨未暫。宮渉雖不然幾使冤撫思鬱。）

長河志籍考卷十

高異觀。余少時嘗至其地。一日。土人掘地得石。曰安平縣界。疑焉。今攷之。知德州爲安平縣矣。雖然。岑牟之鼓。蜀水可撾。車脚之炊。勞薪必辨。鎸名乾德。時知其年。碑曰尚夾。奈疑其誤。自非博物洽聞。莫以知人論世矣。

偏學之西。有兵器庫。二百餘年矣。甲申。流寇陷東省。僞官來州。入鎗庫兵。於室隅塵土中。得一物。如老翁狀。其體而微。可二尺許。屈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手屈地。左肘拄膝。右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作愁苦之容。瘦硬乾枯。不知何物也。儕者范生丐爲藥物。入夜出而亡去。（附廣異記。深州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成文。當貫所之須。著因良仁。辭節獻。譏試官中。春雪感靈。鐵者按讖氏五行志。知有大災。不三月驗。）

論曰。昔兩山出手。曾號僕遙。池出小人。或稱寵急。超空金蝶之族。無傷聚沙之倫。其形則木魅山精。其象則魚飛龍見。異哉化爲武庶。托跡駡隅。大食國中。刀成鬼伯。豐城獄底。劍作龍精。豈波陵丈人。匿生前之魄。蒼水使者。縮黑夜之形歟。何以拄頤伏地。疾首攢眉。或亦當封豕長蛇。黍離麥秀之時。覩銅駝荊棘而興悲。鼎白馬青絲而流涕也。

城北爲水匯處。戊申春。附牛於叢葬之側。秋雨崖坼。得一甕。大容粟二鍾。黝色有光。中一硯。頑石也。异當

之家。忽見蠟光中有人影。仙佛奕人甲士種種諸相。變滅須臾。觀者堵牆。不半載謝生病死。謝生之墓。亦猶始皇之於東海。温嶠之於牛渚也。

甲申春。慈氏寺僧於河岸得一鏡。大如荷錢。玉瑩石精。火齊金鵲。隔岸闤闠數重。無不徹照。或亦軒轅十二之一也。納子何人。豈司空圖之封容成。元微之之登黃鶴樓歟。

頻年蝗災。官民捕之。蝗長三寸者。謂之蝗妖。唐書姚崇傳。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瘞之。議者不可。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不救。上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請捕之。倪若水、韓思復、皆謂蝗乃天災。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蝗。爲患益大。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豈彼無德致然。夏五月。勅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民不大饑。宋歐陽修有答朱寀捕蝗詩。

凡婦人訴詐其婢者。輙曰王花。王花。大抵狐媚取容。長舌厲階之意也。按金史崔立傳。立陵州人。乘時僭竊。淫虐暴横。自稱太師、軍師、都元帥、尙書令、鄭王。稱其妻王花兒爲王妃。後立爲李伯淵所殺。以王花兒賜丞相鎭海帳下士。其夫婦皆人中之妖也。故里俗相傳爲口實矣。舊通志人物外傳記崔朴、崔封、諸人。僉有崔立。今志獨不載。嗟夫。威鳳祥麟。世所快覩。猬奇檮杌。史不樂書矣。

論曰。昔陳國宣淫。而云徵舒似汝。魯人諱殺。乃曰吳王我乎。長信被誅。世人罵曰嫪毐。南朝已後。江東呼婦爲長舌。不然。邯鄲故才人。嫁爲廝養婦。寧不皆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耶。若夫輕薄之事。爾王花矣。按北齊後主小后穆氏。名邪利。字黃花。本斛律后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欽道婦妬。黥輕霄面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入宮。有幸於主。宮中稱爲舍利太監。女侍中陸令萱。後立爲后。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淸觴滿盃酌。黃王音同也。

封元則。唐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僧寺長生。元則乃竊令居家烹貨收鏹。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雷霆殺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其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出法苑珠林。

州志所載王道人。大容和尙、火速夾人、棄女猴、指數僕矣。陝州人李誠明作棄女傳。略云。棄女家本佛居。忠生於萬曆丙午歲午月午日午時。沐浴更衣。輒笑。母若有別狀。問母何時。母對以午。無何入室。凡其怒跳笑手結三昧印以爲生也。後有異香。忽附心動。即之詩候其息已化去。乃大痛以聲。聲顏色則調若合節。笑指七日異香遍初遊然。時是其幻化者。乎抑聞道者乎。夫幻則不可以爲道世有者。棄女貧不容嫁。以爲去世了如巫嫗。搖手日能讀身體而詩。心又有狀。殊心悉忽以歸。媒妁之言。必正色峻拒。以爲顧專笑。何以家爲。是可謂對乎。並必閒道者矣。今有王媪者。屯氏河上驚婦也。善事鬼。能爲鬼言。有一鬼。帕手跣足。肯食朱粱。盱盱睢睢。狀如侏儒。主其室有年矣。鬼黠而猾黠。不自言。藉媪代之言。以故村嫗販夫。以事來者。掃其門。復升其堂。爇香再拜。俛伏於地。以俟媪高坐。若猶尋然。喉喘顛汗。閉目進涎。咨咨騫騫。忽口以對。甲吉乙凶。甲疾不瘳。乙則已言無驗。俄焉既醒。不自知其喃語也。媪之室日以饒。市井無賴兒。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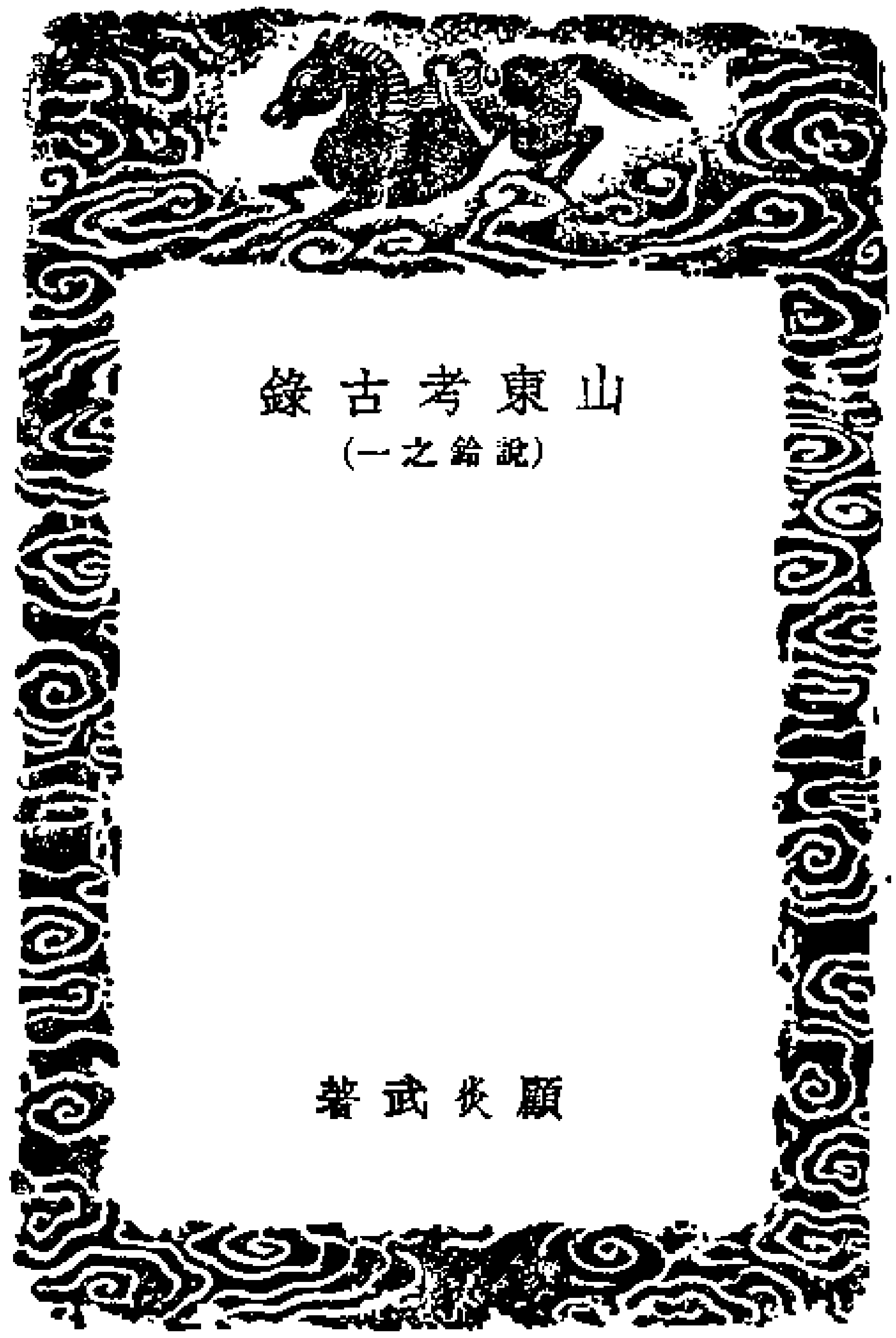
多陰何欲中之者。癸酉六月。河水漲。人患之。請於媪。媪復向壁作鬼言曰。陽侯波起。濤簸四陸。悲滔淵流。受止爲厲。三日歸槽。河伯候復。纚彼巫支。方山之館。媪鳴鳴不勝鬼言。果三日漲止。人皆德之。謂鬼之靈如是。媪亦驕甚。自以爲能。乃病其媳之無能也。以宅神詬誶於庭。媳恚恨。夜出沉河中。媪不知。鬼亦不媪告也。以其媳之死也。無賴兒逐譁以破其家。而媪之室空矣。如羅伴缺而魚鱉爭飼也。悲夫。朱元王之編能見妖而詘於自謀。殆王媪之謂歟。余竊怪鬼主其室既久。而不爲之防患於未然。所謂靈者安在。抑不忠不義之甚者矣。東方朔丘之徒。其不可與處也哉。然則媪假鬼言以愚俗圖利。適以自愚已耳。非真有鬼也。又有何媪者。年八十餘矣。身不滿三尺。髮長二寸。肩半之。顏如渥赭。人莫知其異也。壬申冬。爲余執釁下役。解后與之語。詰曰。不絮而衣寒乎。曰。寒也。腸且鳴鳴矣。乃以餅啖之。婢謂餅硬。烘之可啖。媪曰。奚烘爲。須臾啖數餅。啜寒水一盂。語遂氣豪。如龍斗酒一生彘肩矣。又詰曰。將無病耶。曰。何病也。俄辭去。踰之。媪入僻室中。閉牡趾坐。以脊尻貼席。首足如張兩翼。身如箕。又動如轉輪。蹻少頃。復來。汗流浹體。腸鳴鳴猶故也。余洒然異之。媪盎然而笑曰。公知衛生之術乎。三牛三車。不促不駛。行蟻旋磨。御升鼓橋。前後上下。投舍中央。九虎天關。熊熊其光。徑寸之珠。夜吐鋒芒。欲學長生。入室升堂。左盂變成。右牧長房。惰子鈍根。如無相官。余聞之。悵然累日。恥不媪若也。援筆賦詩十篇。其序略曰。何媪者。屯氏河西村人也。本農家婦。善衛生術。二十結褵以後。遇謝鉛華。八耋雞髮之年。何其矍鑠。少逢道士。口傳胎息之經。老發谷神之妙。參同之契。若其肌膚冰雪。豈非姑射名姝。即此巾幗侏儒。亦是稚川佳偶。謝自然非所論也。華山女無以過之。今者以丹竈入道之異證。授白首傷心之病客。兔葵燕麥。桃花憐我觀郎。豕腹龍頭。石鼎羨彌侯喜。愚齋史而未遣。僕水恨人。求勾漏而寄懷。誰爲仙吏。溪山寂歷。早迷秦洞漁船。雞犬飛昇。莫識淮南藥器。青精無餌。何以長生。紫府有人。皆求不死。禽習五戲。佩拔離水火之數言。夜守三尸。探熊經鳥伸之大旨。願奉教於芙蓉城下。竊執鞭於玉局觀前。

長河人有官者。善季主之術。初居河肆。人莫或知者。余心異其人。知其術之工有年矣。一日來京師。公卿朝士皆樂與之遊。交相延譽。官益氣自豪。恥爲卑汙之行。不肯屈高人祿位以說人志。客有難之者曰。子之言否也。什不失一二焉。言泰也什不中一二焉。官捧腹大笑曰。若烏足以語此。夫平通之謂泰。困蹶之爲否也。易之言吉凶也。人之情貪而願泰。平通易忽。而困蹶難忘也。謂敬通之顯志賦。愚矣。劉孝標之辨命論。謬矣。柳子厚之天說。惑矣。言泰而有不審。若自不審。我之官誠審矣。客嘿嘿者也。官姓王氏。名道行。凡與人語。舉唱鵾鵠天詞一闋。尾作蟲聲。似孟途之上堵吟矣。故一時號王鵾鵠云。

論曰。司馬子長云。士無過人之行。而德諳仁義。長貧賤。亦足以羞也。其能工一術以糞世炫俗者。正少矣。鄉之前民有管輅。官豈其儔歟。

國初。山左多詩人。與新城同時并起爭雄者。萊陽有宋荔裳。益都有趙秋谷。德州有田山薑。山薑吟

詠之暇。兼致求地理。紀述山川。方物土俗。別具蹊徑。用筆磊落。可喜。如此篇及黔書是也。余攷諸家目錄。多推重黔書。此篇體涉駢儷。事或反爲詞掩。本鄉州別志。而冒襲隋唐建置之名。義亦未安。要其審博精辨。古今談地志者。未之或先。廓清之功。豈在康武功、韓朝邑下哉。光緒戊申夏六月胡思敬跋。



山東考古錄

清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華不注解

華不注、伏琛三齊記云。不、音跗。讀如詩鄂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按詩箋云、承華者鄂。不當作跗。鄂、足也。疏云、華下有鄂。鄂下有跗也。古音不跗同。左傳成公十六年。有韎韋之跗注。註云、韎韋。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通。疏云、自腰以下而注于脚。當是古人有此語耳。

辨靡笄

齊乘、華不注亦名靡笄山、非也。左傳云、從齊師于莘。云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云癸酉師陳于鞌。曰逐之三周華不注。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其文自有次第。鞌在華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長清有劘笄山。

考古地里

戰于鞌、與三周華不注、同是一日。計不甚遠。而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者。據公羊傳注、古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今歷城至臨淄。正符此數。孟子千里而見王。以今計之。自鄒至齊。亦不過六百里也。　後漢書、耿弇與張步、戰于臨淄東

城。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里。僵尸相屬。今臨淄至鉅昧水。亦止六十里耳。

考五帝

華不注山下有廟。內安五帝像及主。而書其主曰、青帝句芒氏、赤帝祝融氏、白帝蓐收氏、黑帝玄冥氏、其中獨無黃帝。不知何人所爲。歷城志云、舊爲華陽宮。嘉靖十一年、巡撫袁宗儒、改爲崇正祠。提學陳鎬記。祀逢丑父、閔子騫、兩廡祀鎰鉉等二十二人。黃福等十九人。今廢、仍爲華陽宮、祀四季之神。稱爲四季。尤不可解。按禮記月令、春、其帝太皡。其神句芒。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季夏、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五帝與五行之官。各自爲神。文義甚明。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皡其始於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皡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皡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今乃合之爲一。豈非幷月令家語而未之見者乎。

考歷山下大澗

昔之守濟南者。以澗爲固。元史史樞傳、李璮叛據濟南。樞從父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麓。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陣。董摶霄傳、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南山皆赤。摶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悉來鬬。騎兵少卻。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大出。大破之。今其遺跡不復可考。志書亦不載此二事。

考靈巖寺

靈巖、在宋時爲山東名刹。士大夫來者。往往與寺僧酬和。迨今幾五百年。歷經兵火。而石刻之存者、尙有數十。可以想見當時之盛。自金之末年。遂爲屯兵之地。金史侯摯傳、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請駐兵于長淸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萬一兵來。足相應援。元史嚴實傳、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淸。實破走之。此皆一方大事。而志不之及。卽石刻僅餘十之一。而近年之亂。多爲人取用不存。良可惜也。

古時帝王巡狩東嶽。大抵自兗州而東。唯唐高宗自齊州而南。舊唐書本紀、麟德二年十二月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

考鐙

漢時、濟南爲産鐵之地。後漢志言、東平陵有鐵。歷城有鐵。又韓棱傳、肅宗賜陳寵脊劍曰、濟南椎成。注椎、直追反。漢官作鍛成。是不惟産鐵、又出名劍。今府學之鐵牛、靈巖寺之鐵袈裟、皆鐵之精英發見于地上者也。

考竹

北方古稱多竹之地有三。淇、渭、汶。史記河渠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後漢書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此衛竹也。史記貨殖傳、渭川千畝竹。漢書有司竹監。此秦竹也。樂毅報燕惠王書、薊丘之植、植于汶篁。潘岳笙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而古詩亦云、冉冉孤生竹、託根泰山阿。此魯竹也。又左傳齊人弒懿公納諸竹中。而晉師焚申池之竹木、則齊都之旁、亦有竹矣。今語北人種竹、輒云土性不宜、何也。

辨魯地爲古徐州

晉書天文志所載分野、全不足信。其云、角亢氐、鄭兗州。又云、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入亢五度。按泰山在春秋時爲魯境上。濟北郡治盧、在春秋時爲齊境。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唐書天文志、岱嶽衆山之陰、爲女虛危。岱嶽衆山之陽、爲奎婁。其說甚當。禹貢徐州之北、青州之西南、皆距岱泰山郡、乃古徐州之地。古之兗州、在濟河之間。晉志不辨、而以今之兗州爲古之兗州、遂以應角亢之分、以合于史記天官書之記。洪氏譏其不知地理、信矣。

辨無字碑爲漢立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巓。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巓。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謬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于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于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瑯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辨高里山

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記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乃若蒿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傳兮郭門閲。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山爲死人之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爲閻王鬼伯之祠矣。

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爲蓬蒿之蒿。或者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

原鬼

予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于周末。鬼論起于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知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説。是知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遁甲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此二者、皆其説之所本。其初見于史者、則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有曰、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漢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説、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漢魏以下之人、遂演其説、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辨渿河

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泮、曰渿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渿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柰河。此如漢高帝云、柏人者、迫於人也。

考社首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即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涉高山之後、不欲更勞民力耶。

考碧霞元君

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説之不經、而曲引黄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説、西晉以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太山之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于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文事、人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甥矣。唐宋之時、但言盤鷹、即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云、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騰虛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山東通志、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眞宗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又考元劉蓮魯瀛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必有女也。

考人祖

泰山上有人祖殿。不知何取。三秦記曰、驪山脇有人祖廟。不齋戒而往、即風雨迷道。長安志曰、即秦始皇祠。蓋本之史記所云祖龍者、人之先也。今臨潼志以始皇不應祀典。改爲三皇廟。按史記封禪書、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夫二世尙祀。奚必始皇之不祀乎。

錄唐勅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西、有唐岱嶽觀。今存茅屋三楹。士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合而束之。俗呼爲鴛鴦碑。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而下層爲積土所壅。就其上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曆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龍元年一首。景龍元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二首。開元八年一首。大曆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皆無字。磨碑自磨崖之外、存者唯此。以小而雙束、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搴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齋建醮。凡二十許。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知趙明誠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耳。其勅一首。詩一首。文辭斐然。因錄于後。

碑字。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埊。人作𤯔、聖作𨲡。年作𠡦。月作㊄。亦作匨。日作㋡。授作稐。初作𡔈。唯㞒字無可考。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製字。其暨縣碑有云、設金鑲寶齊河岡。大醮泰乙。泰古七字。太玄經、柷擬之二泰是也。後人不知。妄于左旁添三點。遂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

勅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遣太清觀道士楊大希於名山所燒供養。惟靈蘊秘凝眞。含幽綜妙。類高旻之寧靜、同厚載之陶鈞。蓄洩烟雲、蔽虧日月。五芝檯秀。八桂流芳。翠嶺萬尋。青溪千刃。仞常作蜺雲旗止。極爲羽落之廷。鶴馭來遊。即是玉京之城。育祥翠于遠迴。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馳心。前王由其載想。朕恭膺寶位。嗣守昌圖。恐百姓之不寧。慮八方之未泰。式陳香薦。用表深衷。實明靈。降茲休祉。所願從今以後。天下常安。朕躬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壽。國朝官寮萬姓。同符磐壤之歡。魚鳥遂

性于飛沉。戎狄歸心于遐徼。實希靈鑒。用副翹誠。今因錄師遣此、不悉。

詩

早春、陪勅使麻先生祭岳。　守博城縣令馬□□。

我皇崇文物。道化天地先。鞭撻走神鬼。玉帛禮山川。忽下玄洲使。來遊紫洞前。皆羊得處所。白鶴□時年。度懸飛龍記。昭彰化鳥篇。□風平山水。□氣揔雲烟。光抱升中日。遐明五色天。山橫翠微外。室在鍊鑪邊。縱橫灰初滅。使林火欲然。年光著草樹。春色換山泉。伊水來何日。當年去幾千。山疑小天下。人是會神仙。藥令乘兒入。浮邱鄉鶴旋。麻姑幾年歲。三見海成田。(按久視二年碑云、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卽其人也。武后遣之修齋。神都卽東都。故有伊水之句。字中遺缺、其不可知者闕之。)

錄宋牒

泰山東南麓升元觀有宋牒碑。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庠丞。不言縣官兗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尙書省牒。准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右第一行)

泰寧軍狀、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即目宮觀幷無名額。卻有建封院一所。逼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只一村僧占據住持。任從民間安歇邪蕩。穢惡不潔。深慮觸瀆眞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指揮。(右小字)

牒、奉勅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右大字草書)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特進少宰。

起復少太宰。

太師魯國公。　不押。(右小字眞書略)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右末一行)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內都道正、兼催措置知升元觀事、洞元太師賜紫、道士李沖寂、立石。(右左方之下)

普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牒碑。其式略同。金元碑並有印。曰尙書禮部之印。即今篆文。不用女直蒙古字。

錄元聖旨

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即位一詔。文極鄙俚。蓋以曉其本國之人者。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然其曰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猶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蓋元之不如也已。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

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者、與咱每告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山東嶽廟住持、提點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他每的水土園林、碾磨鋪席、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宇損壞了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是誰、休入來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依道根底聖旨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　聖旨泰定年鼠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略同。

錄白龍池題名

嶽西傲來峯下有白龍池、懸崖絕壑、殆非人境。石壁平廣二十餘丈、書曰龍池、曰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尙未刓缺。因書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金元以降、游遣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

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節日、先欵岳帝宮、次詢白龍潭。治平四年題。下云書實李擇從行。蓋此字劃族之譽。

堯守劉袞、奉詔祈雪于岱宗絕頂、翌日謁白龍池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大字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大字

范陽正輔再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二十六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大字

皇甫僩、徐端朝、孫節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六日題。

奉符令李琫、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箎侍行。崇寧壬午孟春初七日。

誠中君寶德升、崇寧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王母池來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遊。質敫、賁侍行、自恭觀。元康兄伯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莆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祠、俯澗酌泉、小憇而還。政和丁酉夏前二日。大字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叔同來。庚子四月。

李顯道、張公美、王仲輿、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遊池上。

鄆城李偕、弟傳、姪皓、隨侍遊此。癸卯季春二十八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以上大字。無年號、疑宋人也。紀年無有十三年者。若曰金元、又不合代。金無題名。此一人也。以後但有成化壬寅知州實官萬歷七年。知州蕭鎬白龍池二絕。

辨肅然山

史記、武帝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註、服虔云、肅然山在梁父。按梁父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境。是泰山之南、與本文東北不合。酉陽雜俎云、長白山古肅然也。亦非。按史記、帝以乙卯封泰山、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明日、卽丙辰也。本日下山、本日行禮、必在三五十里之內。不當遠至長白山也。魏書崔光傳、弟敬友、皆從逆旅于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今泰安州東關往北七十里、地名王許保、其北有山、碑云古肅巖山。恐卽肅然山也。又按光武以二月二十二日辛卯封泰山、夜下山、明日百官上壽、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父九十里、二十五日甲午、禪梁父。則謂肅然在梁父者、亦非。

考泰山都尉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擧等反、殺長吏。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于此。光武時曾設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考泰山兵

泰山自公孫擧、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設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前代裁官不裁兵之効。

辨闕里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為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尙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為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為黨。闕黨、是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為氏者也。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註、闕黨童子之後。

考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為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為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其說全無所本。今考武城之見于春秋者、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城縣。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十一年、齊伐我及淸、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孟子亦云、曾

子居武城。有越寇。夫與鄭鄙爲鄰。而當吳越之路邑。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澹臺子羽之武城、卽南武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爲曾子之所居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此說近是。又如平原君傳云、封于東武城、亦其例也。齊乘、古武城、費西滕東兩縣之間。子游弦歌舊邑。歷考古書。魯無兩武城。故知其卽一地矣。

史記、兩弟子皆武城人。獨於曾子加一南字。而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止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以此生後人之疑。然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左傳哀八年、吳師克東陽、是爲今費之武城、甚明。或曰、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成化中、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夫曾縣之冉堌。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今人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又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此卽泰山之南城也。

考薛爲徐州

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𨚔、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𨚔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考楚境及齊長城

史記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滅杞。杞國在淳于。然則今之安邱屬楚矣。簡王元年、北伐滅莒。然則今之莒州屬楚矣。威王伐越、殺王無彊、取其地。而越之國都、別在琅邪。然則今之諸城屬楚矣。惠王時、越滅吳。楚東侵、廣地泗上。頃襄王十五年、取齊淮北。而故宋之地、盡入于楚。然則今之滕屬楚矣。考烈王八年、取魯。魯君封于莒。十四年、滅魯。頃公遷下邑爲家人。然則今之曲阜泗水屬楚矣。大約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在大峴。濟南以南、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往泰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而楚人之對頃襄王、亦曰、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亦可以見當時形勢之大略也。

考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註、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

鄭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古之伯國。姬姓。懿公之墓。後爲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已久。若季氏、不得稱公。又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意者亦如孟嘗君之稱薛公邪。

考洸河

商輅堽城壩記、最爲明悉。其言汶泗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元至元二十六年、始于兗北築堽城壩。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今考晉書荀羨傳、羨容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洸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閭。是洸河在晉、已嘗爲運道矣。

辨章邱

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大章、豎亥、是兩人。今云三女。章女乎。亥女乎。蓋因縣北山名女郎。而附會其說。今案爾雅釋邱曰、上正、章邱。註曰、頂平。然則章邱之名。已見于古經傳矣。

考營縣

漢書濟南郡有營縣。註、應劭曰、音熒。後漢書、營有賴亭。唐書、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幷誌平陵縣以章邱、亭山、營城、臨邑、隸之。八年、省營城入平陵。齊乘按述征記、歷城到營城三十里。自城以東、水澤瀰漫數十里。閒南則迫山。實爲險固。遼金亂、土人因阻水立邑。號曰水寨。山東通志亦作營城。而唐書誤刻營字作營。齊乘遂附會之曰、漢宣帝封趙充國爲營平侯。按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今無可考。且營平連二字爲名。亦無稱爲營城之理也。

又按王子侯表、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封。是營平必在濟南境內。但非此之營城耳。

今章邱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有土城。或以爲卽古之營城。山東通志謂營城在臨濟城北。則此縣矣。然其距歷城乃八十里。與述征不合。

考齊地用舟師

隋書張須陁傳、孫宣雅等衆十餘萬、攻章邱。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是齊地古嘗用舟師也。

辨濟南郡無鄒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陵。而安帝紀云、元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水經註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詳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

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玄。後漢書邳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脩、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志、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于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考臺縣

齊乘云、臺城在濟南東北十三里。漢封戚野爲臺侯。而復云、又有平臺城。在臺城北五十餘里。漢縣。俗曰故軍城。則謬矣。按章懷太子註、臺在平陵之北。則齊乘所云平臺城、卽臺城耳。云在濟南東北十三里者、非也。

辨景相公墓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年間。有兩舉人。今亦尙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于此者、謂延廣于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頗有能知五代間事。以爲非是。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世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而去。及爲碑文以來。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尙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屈載撰。雖剝落者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帝孝皇帝。建大功于漢。爲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申。因嘆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觀。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卿歸第。驅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極。則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識以備考。

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魏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先生、亦未嘗究心于史學也。

考漢都尉治於陵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瑯邪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鎭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

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誠。訖于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杜氏通典長山下云、漢濟南郡故城。今在縣西北。齊乘等書皆仍之。按二漢濟南郡、並治東平陵。距長山百餘里。不應此地仍有濟南郡城。豈以都尉治此而名耶。又漢書地里志、般陽莽曰濟南亭。而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鵲集濟南。註云縣名。今淄川。及考郡國志又無此縣。不知章懷太子何所據而云也。

辨淄川非薛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靑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里志、薛縣屬魯國。按薛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人疑孟嘗君之封在菑川。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書志云、薛本國。註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蓋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

又按地里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幷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考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注、及虞廣注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亦云、祝其有羽山、夾谷。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通典、東海懷仁縣、有夾山。春秋之夾谷也。相承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愚嘗以爲疑。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它國之境。及觀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于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按此、則金史之夾谷山、卽水經註之甲山。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二說皆未知其何所據。但在萊蕪縣、則正當齊魯之境。在淄川、則已入齊地一百餘里。以情理論之。似當近于贛榆。昔人第泥漢時祝其縣之在東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同者。如此之類。卻不可信古註而拂事理也。

考晝邑

史記、田單傳、晝邑注、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因澅水爲名也。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兩城之間。註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靑州臨淄縣西北。晝邑故城、在西安城東南。按西安、卽今索鎭。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也。孟子去齊、宿於晝。王曰棄寡人而歸。是孟子

自齊反鄒，其道不由西北，可知劉熙註是。孟子所宿之晝，即晝邑也。

考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夫左氏、檀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沒其知禮而僞其盡哀。此始于細人之見也。然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郎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訛之所自矣。余過長清縣之長城鋪，見有杞梁妻祠，乃列聖母娘娘諸像，不下十數，而人尚呼之爲美女廟。又杞梁死地，當在今之莒州，非長清也。因書此以待後之明什子正焉。

考牟國

春秋以牟名國與地者，有三。桓公十五年，牟人來朝。註云，牟國，今泰山牟縣。僖公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隋書嬴下云，開皇十六年，分置牟城縣，大業初併入焉。按萊蕪縣志云，牟城在縣東二十里，春秋時牟國。漢爲泰山郡牟縣，北魏省入于嬴。隋開皇十六年，分嬴置牟城，大業初復併入。此其故城也。其一則曰牟婁。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路史，密之諸城有婁鄉是也。其一則曰根牟。宣公九年取根牟。註云，根牟，東夷國也。隋書安邱下云，開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業初改名。路史，根牟曹姓子爵，魯宣公取之。杜預謂琅邪陽都東南之牟鄉城。樂史云，根牟國，即密之安邱。附之牟山縣，案青州府志，安邱縣西南十五里爲牟山，附縣是也。舊志多未分析，故特注之。

辨潍河字音

潍水，土人名爲淮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潍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云，傳箕屋山舊多虛坎，水從壤根出，故俗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竝誤。愚按古人省文，潍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鳥隹之隹，古文作雀，即維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古文作哇。於韻則差之毫釐，於古文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氾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爲讓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

又如三國志，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竝

是滁字。古滁省作涂，與潍作淮正同。爾雅竝不載此二字。

考奡盪舟

論語奡盪舟，何晏解，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畢氏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又引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證爲一事，最明。易傳八卦相盪，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此字義也。

考洋水

通鑑，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水即巨洋水。案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人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橛山，東流入于海。此即懷珍所屯軍處耳。

考棠邑

春秋以棠名地者有三。有魯之棠，有萊之棠，有楚之棠。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在今魚臺縣北一十二里。襄公六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註，棠，萊邑。十六年，齊侯襲將走郵棠。註，郵棠，齊邑。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註，棠公，齊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即墨有棠鄉。今在平度州境。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註，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棠邑。春秋時曰棠。則今之六合縣。孟子，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註，棠，齊邑。此萊之棠，當時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也。

辨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改爲鼇。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竝作牢，乃傳寫之誤。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盛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竝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辨東牟侯興居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于旁人，至今廟

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于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皆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不讀史也。

饒南九三府圖說

王世懋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

饒南九三府圖說

王世懋

總說

九江道者饒州南康九江三府隸焉先是分守道駐南康分巡道兼兵備駐饒州於三府皆得治而九江最要害獨以兵備道駐焉邇以繁簡不均始議請分屬於是兩兵備各以所駐爲巡地而以南康之星子都昌分隸饒州道以建昌安義分隸九江道而分守道事稍簡轄三府如故故得統三府論之江西諸水總匯鄱陽湖瀉注大江匡廬山障之饒州在其東稍西北而南康又稍西北而九江其地東接徽衢安廣西接蘄黃武昌大都爲豫章北户云以繁簡論則饒州爲上而九江南康次之以衝要論則九江爲上而南康饒州次之此其大凡也若各屬縣自爲繁簡衝僻具列各府中兹不著

饒州府　最繁　次衝

饒爲郡廣伍百零十里袤叁百里東抵開化之東坑西抵都昌之虬門南抵臨川之石坑北抵建德之木田岡郡城負芝山鄱江在其南會浮梁德興

饒信諸水西入鄱湖昔人以豐饒故名郡謂其地沃土平然濱大湖連二省其民刁而好訟其賦繁而多逋其盜賊時作而弗靖重以籓封在焉奸宄易生於江右稱劇郡云所屬縣七自鄱陽附郭外號難治者首餘干次樂平次安仁若浮梁民俗稍醇德興萬年僻在山間於治差易矣

鄱陽縣

鄱陽附郡郭其形勢具載郡城不論其地東界樂平西界都昌南界餘干北界建德初建德爲北来孔道鄱陽受其衝隆慶中格弗通民稍稍東舉驛矣西南屬卑下夏秋間皆巨浸民多水居間流携屯所膏腴之地俱在東北隅文徽彬彬稱盛焉賦入既廣逋負日多吏奥因之乾沒爲奸不可窮詰

又

宗藩所都事多牽制軍民雜處控馭頗艱稱江右劇邑云

餘干縣　最衝　最繁　刁

餘干古干越地也東山嶺城內而琵琶洲亘其前昔人稱爲明秀之區其地東距安仁南接進賢而入鄱陽湖蓋水陸交會之衝舟車供億日不假給厥田上上歲多二熟山宜茶貿易南昌民富而好好隱匿稍通負伍猾吏爲欺舞蠹弊糾結不復知有上法地廣民衆盜賊出沒而黃坵埠乃其淵藪習俗已成即廉明吏一旦居之未易挽也

樂平縣　最繁悍　次僻

樂平山邑也洎水在其東叠高諸峰環之東抵德興西連鄱陽北界浮梁而南則廣信接壤焉土地高平山氣龕峻民俗負氣好鬬動輒持兵相戕殺奸民刁訟逋負日積又多包攬之弊雖地僻無鄣傳之煩而號得難御稱薄俗甲於七縣云

浮梁縣　最僻　次簡

浮梁當郡之北境其東南則樂平北則徽州之祁門来北則池州之建德雖走間道不當水陸之衝其土沃而產饒其俗富而尚侈文獻相仍民急上供而尠逋負爰書稱簡饒邑最稱醇焉獨景德鎮去邑二十里陶廠所在商工輻輳亡命作奸莫可窮詰工興則挾傭以爭工罷則鳥獸散而爲盜慝其在兹乎

安仁縣

安仁邑小而衝東接貴溪西接餘干南爲東鄉界北爲萬年界皆去邑三十里而近舟車四達郵傳供億之費日尋賦重差繁民不堪命奸宄潛匿多爲盜窩而鄧家埠左甚若其民務農工士勤學業即時有告訐之風猶近醇焉得才吏而治之可辨也

德興縣

德興故名銀城以銀大發其地也五代時置銀場宋范仲淹奏罷之其地東抵衢州開化縣之夾坑西抵樂平縣界南抵廣信之弋陽縣界北抵徽州婺源縣之烏石大河縣僻居萬山中峰巒繡錯土田稀少賦税北屯邑爲輕民富而勤邑號簡僻焉然俗好訐以風水相競婚娶論財未足稱良俗也

萬年縣　次僻　最簡

萬年故鄱陽餘干樂平貴溪四縣地也正德間盜起姚源乃平之因割鄉之四爲縣其境北至郡城南至安仁西至餘干東至樂平縣初設甚僻近有自弋陽趨鄱陽者便於捷徑往往自百丈嶺而來然終不當孔道其山險其氣勁民多力田而喜訟輕鬬猶有姚源之餘風若控禦得宜萑苻不興政務稱簡稱易治云

南康府　最簡　次衝

南康舊隸九江宋始爲南康軍郡治在廬山五老峰下面臨彭蠡太湖山川形勝甲於諸郡實爲江右門戶云其地南則南昌北則九江東爲饒州西爲德安土瘠民貧賦税訟獄不能當大郡十一昔人號爲江東道院即淳簡可知矣屬縣四星子附郭最貧而最淳都昌稍僻而沃民漸習奸頑安義僻居西南地狹民寡事亦稱簡獨建昌地衝而繁民俗詭悍積逋宿蠹府特艱於勾稽云

星子縣　最簡　次衝

星子附郡郭其境南瀕太湖逕接新建東南距都昌西南距建昌西距德安而湖口在其北德化在其西北云縣本匡廬山麓稍下即入湖以故土狹而磽商賈所不通其民僅以力穡儉陋佐其貧絕無茸脆雕繢之奉井落蕭條訟庭閒寂民俗最爲近淳設有水驛地當衝僻之間輸差闕乏逋負則以入簿而取之亂也

都昌縣　次僻　次簡

都昌之南面東西皆濱太湖唯東北倚山以近饒故物康沃於星子頗微易辨邇年民俗好訐加以四連鄱陽湖口彭澤之交輸差逋負東抗西匿訟獄漸繁矣湖之上有三山標石諸山下有小磯山石㳫蕭皆青盜藪也盤據弗靖出没大爲民害式遏既寧湖不揚波舟車簡至稱易治焉

建昌縣　最衝　次繁

建昌去府治百二十里而逕南至省下一百二十里北至德安六十里西境自寧州而來西南境自袁臨而來蓋四衝地也輪蹄館𩎟驛騷不絕地廣土沃民不甚貧而奸蠹特甚其俗好訟而誣其賦繁而多負其錢糧多飛詭而隱匿吏弊百端莫窮

所自奸民日走省下鶩空越訴負輸黨身百不一杜民俗敗壞極矣須妙選甲科吏鼓絕絃而更張之不兩考不得治也

安義縣　最簡　次衝疲

安義故建昌地也正德中以建昌地廣難治始析其安義伍鄉爲設縣治而以其旁新建奉新地割隸焉四逼旁縣地狹而貧民困繁差賦多積負其民往往遊衛四方以糊其口又嶺南使客不便入省者往往自奉新來取道於茲比益稱疲焉然地偏務簡庶幾不深難易絕建昌矣

九江府　最衝　次繁一

九江府古江州據建康上流舊爲要害重鎮
國朝置九江衛控焉衛屬南直隸附郡城中兵備副使得轄之府濱大江而居東西廣三百九十里南北袤三百八十里東連安慶之望江西接湖廣之蘄黃南與南康建昌鄰而北渡黃梅京師孔道出焉土瘠賦繁水陸受衝其民匱於供億疲於奔走又洞庭鄱陽二湖皆盜賊淵藪出没多在江洋詰禦小踈憂且不測軍民雜耕訟剌惟艱民不刁詭政不浩繁而號難治以居最衝當要害也

德化縣　最衝疲　次繁

德化附九江郡郭形勝不復論其地西北東南交與郡同而東界湖口南界德安此縣幅員也
國初即其地設屯田其上田皆屬南昌九江衛而次者以授民故土狹而貧舟車絡繹户税特重而沿江之地没於漸汶民益艱食近築封郭桑落二堤廬事始穫民甚賴焉其物產民風若不異星子徒以濵江孔道設有榷司商賈泊凑差員繁盛縣令治民事十不當副邑之五乃無精力耗於迎送間矣

德安縣　最衝疲　次簡

德安接九江南連建昌東則星子西則瑞昌其地逼匡廬瀕鄱陽編户最少土瘠民貧不幸當孔道夫馬供億之費即仰給旁郡縣恒若不繼役繁賦重民不堪命矣朝唐義門陳競十八世同居民知孝弟稱爲善俗自頃疲於奔命積猾成刁積逋成梗告訐者漸繁吏治於斯難焉

瑞昌縣　最僻　最簡

瑞昌於九江稱最僻矣縣居瀼溪之北亦山邑也編户僅一十四里絕無迎送之擾山險東得其民好巫祝尚氣力以徒鬭殺人爲事地交湖廣興國州壤大盜出没東討西匿有柯劉二姓者實居與
國瑞昌之間日尋干戈近立興瑞里與以聯轄之乃衆桀驁構務勝不相統一識者有隱憂焉正賦絕寡民事亦簡惟歲派潯陽驛等處協濟貳千金山民負固稍難於徵解焉

湖口縣　次衝　次簡

鄱陽湖自桂山大孤而下北奔大江而上下二石鐘山綰轂其口縣治憑焉是爲湖口縣二鐘皆壁立江畔𥦗空瓏瓏天設瑰狀登山一望浩渺四瀕身在浮島天下勝處也編户百餘里土沃民稠陸務耕農水便操舟賦輕訟簡民未病衛也江湖之交巨盜出没無時鎖鑰是憂南湖嘴守備鎮焉耀兵詰奸民恃安堵矣

彭澤縣　最簡　次衝

彭澤古縣名也唐始徙治於茲縣城三面倚山廻環壁立唯康一面臨江去小孤山十里而近其境西南接湖口都昌東北踰馬當山交望江江右之境盡焉而小孤橫截江流孤懸一柱又江右一門户云山峻土沃民多尚文儀習經商間有使鬬者

無傷善俗也縣覩湖口里狹而民稍饒事益稀簡
獨沿江洲渚多蘆課近稍增額民頗病爲大都淖
簡稱易治矣

三郡地圖說跋

直指使者代

天子省方以輿地覩民風以繁簡稽吏治職也今使
者東萊趙公皂蓋所至必命其郡縣長吏圖其地
境而系說於圖後以稽其繁簡衝僻難易饒南九
三郡世懋所轄也圖上公以郡縣吏各自鳴多夫
賢或支蔓不切今世懋得以意自損益焉且曰務
簡而明夫簡則難盡明則易長簡而明此良吏才
也而世懋非其任也業已承委輒不自量詮次簡
擇大都自經界形勝而外略見其煩簡衝僻以示
難易誤者正之浮者汰之間有未備輒所臆見其
毋乃損之而更疑之乎要曰公採互觀較長絜短
比於當局之見差爲實錄云耳若乃循良握篆可
使棒枳爲康莊庸壬當途或變鶴鸞爲鴟鵰盤根
錯節貫貸利器晏安鴆毒祗足懷居此又在人不
在地之說庸可以故紙關成敗乎盖說成而僭書
所管窺如此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江西輿地圖說

趙秉忠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八

江西輿地圖說

趙秉忠

全省

按禹貢淮海維揚州而彭蠡在其域中是爲江西肇基秦郡九江漢國淮南唐以後分合不常國初定經制爲江西布政使司南距五嶺北鎮九江據百粵上游爲三楚重輔既越荊吳之交江湖林麓之衝實江東一大都會也第其地勢崩洪平衍險阻既分形勝斯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焉列道五嶺郡十三分邑七十七置衛所十四形勝綱維文武經緯蓋壯圖式廓偉哉厥輿地覩蠡湖爲紀而川原山埼漸以環陛南昌在湖之南爲會城詩書禮樂攸萃蝉冕章紱儷古鄒魯湖東爲撫州東南爲建昌又東南爲廣信山川蜿秀士雅民勤而撫州文物稱盛湖西爲臨江西南爲袁州地逼長沙通民客户訟察頗難又西南爲吉安清江碧嶂鍾靈炳文而尚義俠節吉士之異也湖西北爲南康又西北爲九江東北爲饒州土沃風儉志靡頹頃而九江據省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與南康密邇巨湖吞浸實保境要害重關也瑞州却湖而負山谿壑深斷其人務本而善鬬南安贛州去湖益遠在省治極南以五嶺爲屏翰而汀漳雄韶諸山蹊絡林箐茂密斯爲盜藪故設督撫重臣提師臨之蓋其人輕生而好兵此五方之形勢胥貫較著者也總之力作嗇施修名砥行里無芬華之尚士君子有崇雅之風其所從來久遠矣乃其土瘠賦繁而蕭祿淺蔓勢弱徇寡而戎除伍竭是爲隱憂且游民輕去鄉井而彈冠結駟喜鬪鼓標清議風之弗古當事者難之然則剔蠹瘝以燮元氣飭師堡以作神威祛塵談而務經濟崇本黜以廻澆浮是惟識時務者俊傑哉

南昌府　最繁　最衝

南昌古豫章郡與藩會爲圖樞乃群山翼赴衆流朝宗之域而聲名文獻蔚然列郡冠冕王子安云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有味哉夫其言之也然閭左溷編户周道交皇華簿書填於期會路節犇於悉達俗且勤生嗇施滯羞吾爭弾射騰口囂訟鼓舌而宗潢星列城社多憑有如二千石咸神君焉亦鮮談笑劈畫之爽

南昌縣　最繁　最衝　刁

南昌治附省城東而轄地亦東之口賦甲諸邑洪都文物爲茲邑最鉅麗云然民疏鄙逐末趣利鮮懷居故逋負用積姦魁雖考竟掾曹因得用計筴舞其文重以藩封攸宅事多牽制且瀕江田曠人稀直隸界邊流民亡賴者率衆佃耕其來不可禦稻登則竊據以逃其去不可追富室歲歲獄苦之甚至作奸亡命事發併逮其所主尤爲巨蠹隱憂云

新建縣　最衝　最繁　疲

治既城西隅衡劇與南昌拼而民稍良訟是用希拚原奇麗雙江滙環蓋郡會雄覩爲茲邑所有勝濱湖下流之地委萃藻魚鱉之鄉圩田既興詔令攸墾乾溢豊歉祇會縣綫故賦籍通而吏鼓滋蠹其水草之吏細民易與於亂萑備禦宜警夫昔矣

豐城縣　最衝　最繁　刁

豊城在郡南境羅山列屏劍江滌帶士之譽文斐滌循有龍光斗牛之氣土瘠民悍若務晰桑而游四方者咸徒手致富中裝然地當閩楚西粵之交冠蓋出其亭軫相接也歲儲不下十萬而逋者過半地執外縢中窪受五郡下流所擊金堤易決埽壜頻煩又地界撫瑞臨江草竊間發而黠俠競勝於無情狙吏巧舞於多浮蓋負郭之外於此稱劇邑云

進賢縣　最衝　次簡　淳

進賢在郡之東九曲滌流三台屹立靈秀攸鍾人賢稱是民率忠樸士高節槩風侯近馴全矢鮮入第閩越四駢輿命云痒而撫饒錯界盜多竄流然花園既平稍得高枕治之

奉新縣　次衝　次繁　刁

奉新稍去郡介在西陲民僕嗤峻以官始未嘗不土物豪而勁氣囿製樋觥秉犄肺石棘聽邇復安義闢衢客引軍辟省會從逞闌出遂令里匪延焉謁舍亭廠邑者談何容易若夫九仙百丈温泉劍井固封内之勝縣殆未與於斯文

靖安縣　最僻　疲　刁

西去奉新又四十里碁岑鬱盤鳥道鬱叢盜狐免其窟溪澁而商貿絕跡土瘠而民散接踵私置公逋職此故哉廼其寮糶鼓刀筆以公門爲城社權稅糧視臧鏹爲叢索鉤樋鮮施雍奚靡皇邑雖僻

小治良艱巳

武寧縣　最僻　疲　刁

武寧在郡西北萬山中僅徙羊腸一道上抵寧州下至建昌山削水駛瘠土窶民以啙織自長養厥幾哉槿靡藿屏之風歟廼儓怨報而混沌鑿竅是主保興官錢設訐楊盛文法蠹長吏鮮克有終噫嗜世道江河治斯履霜矣

寧州　僻　繁　刁

寧州環山負險阻地里寥廓林箐茸蒙險道嶺阨四境所交故楚之區脫而江之窮里亡羊逐兔之岐也是州經理備盜孔棘迺以觀察使者奉

璽書揆奮其地魁黨咸讋而銅鼓之屯也湖江之夾攻圍上方畧前籌廟算夫至於鋤武梗會賦役肅追呼簡訟繫是外寧內治數文奇伏五馬當局審先後哉

瑞州府　次衝　次簡

郡故漢建城縣唐筠州宋高安郡而易瑞州者則以瑞芝之二

國朝因之按圖記吳楚中分爲鳳華之巘亘蜀錦之流顧堞雉偪側干旌弗矛正德間鄺刺史披荊參得唐之外城故址跨錦水城其南北嘉靖中吳文端公倡議增築崎閣垂虹益宏麗稱巨鎮云轄縣三高安上高土沃而苦賦重新昌雖有山竹微利亦爲盜賊淵藪俗以穡事女紅相尚無靡靡之習獨誦訐成風蟠糾莫變巧僞日滋吏治劳止筠州道院榭辟談囂時矣

高安縣　次衝　疲　刁

縣治附郭厥土夷陸厥田乂顧陳疆畎弗踰中邑而藉賦當湖東嶺北一小郡疲也俗嗣股肱純執黍稷佐以儉圖縣是不大困然遘蠹滋矣況安義

介用一踝斯地骨來九軌委入稍聚弗支氓且徒訟爲梗展也瑞之巖邑哉

上高縣　次僻　次繁　刁

邑楊郡西偏上流亦省會臨江新昌萬載四幅之轂以非康莊衝五之一慓悍嚚訟狃狎逮繫吏書鮮裁而賦重役繁豪家積逋爲甚益難治於高安魯衛云

新昌縣　最僻　次簡　悍

新昌僻在西北微山斧土墟雨暘稍愆魑沴立作率饒竹木衣食奏疏風氣驕囂訪讞梲弃以刀犨爲末耜而業右作逋逃主邑長吏良苦辛矣然古樸流風猶有存者人耻惡聲而世家克由禮瑕瑜各異哉鄉也山谷剽嚮時鬨桴鼓莘林黃岡之轍至今談之廼斥堠方嚴悍氣漸讋橆而治之亦惟威克厥愛已哉

廣信府　最衝　最繁

信蓋春秋楚越比境云秦郡縣天下始爲餘汗太末地置肆焉歷唐稱信州

國朝府以今名據省會上游靈鷲千霄自武夷來秀色吞匡廬而水溪靚玉縈廷彭蠡謂挾與清淑之氣非歟廼介荆吳閩越八達之會舟車輻輳廛儈殷矣俗尚淳儉吉凶有嘉率於禮壤賦式供君子重清議二千石足容與蒞之屬者亦皆蚤漸寂風之會也而龍虎符籙之教湛溺崇鬼激蕩楊躁訐訟抵斐七邑疵釁志皆記之矣以辛酉粤孝之亂藩司出鎮當閩越亢背隱然虎豹關云

上饒縣　衝　繁　淳

邑治麗郡中周行所欽稱是而膏秣模載之經壹制於郡今於是乎誅符寡尤自東徂西玉山鉛弋所襟帶東南樓末豐地僻山嶮北通饒之德興樂

平踝崎而勢逵則有八方鄭家兩廼司分亭部烏他若張灣臺湖大安箬嶺凡院隘設險碁布戍卒時以兵法部勒之足恃無恐士修洪樸道堆案爲縣蓋善地也所異疇昔者武斷作厲螟蛉肖宗草竊爲姦左道煽惑習積以類司牧者殆未可宴然卧理也

玉山縣　衝　次繁　刁

玉山以他玉得名故浙衢屬邑今轄於信大矛閩越蓋豫章第一門戶云東距府治百里纔鄰轂擊之區財力故絀冠發之餘重以舂鍾民用滋困且稱多寄籍簿計頗艱而黠猾好訟于今爲烈東界開化江山北界德興披孳鑛徒時聚三衢谷中所歷藉爲出沒之追兵力寡弱一方有事兩省震驚職之維何慎封守嚴譏察豁外披其底幾有備哉

永豐縣　僻　簡　次淳

邑在郡東南五十里環僻吏事稀徵從易辦而民稟嶢嶮之氣亂踐徒訟逋負時有在調劑握機衛己論形勝四面山衍崖峯錯於浙之江山閩之崇安浦城故有銀冶今閉詭盜之囮也相賜廼司警備之北連玉嶽之銅鑛山通爲叉爲竊伏者間追兩方門戾之患寧無層火颺風之虞哉蓋其要害與鉛山彥畬而把總專駐鉛山裁伏佷頎非笑之得也道有冬夏移兵廼轍之畫殆捧漏沃焦務也時乎時乎

鉛山縣　次衝　次簡　淳

縣在郡南八十里而邐山川雄秀區粤而習婞民情醇役相半賦樂輸將訟鮮終怙東界閩分水關使星貫穉織路西弋陽北上饒孔道之交而東南一帶又與浦城光澤相乘溝北間錯落守望孤而盜踐譎張於是石佛有廼司溫陝桐木劉墩諸關

監武胄分番提兵捍之邑城特置守禦一所又設把總召集團練非形執當要害邪碩河口水陝商賈駢坒藏姦之藪邇有縣佐分駐之議周衛益密繇斯以談今所難易大較可睹矣

弋陽縣　衝　次簡　次淳

弋溪之涯有大石如鑄弋字又水流作弋文故以名縣縣距郡百二十里而近山川平衍東與安西貴溪光澤南聯德興北引而鉛山樂平亦爲逵道水陸之會廐置旌楫共待喬喬繁困矣俗重齋隅耳壽約而土磽陋卿鮮殷富農無蓋藏是以恒產輕而厚道瀉租挈訟逋日斯逋蹈且襟帶閩浙綿亘湖江未栗信河姦宄者魚鳥聚散未刜之思盍儀圖之

貴溪縣　次衝　次繁　刁

貴溪者治在須溪口也山川孕秀才儁雲蒸南柢閩之光澤北柢饒之萬年而弋陽鉛山安仁東鄉金谿皆爲徑道上通王山下達鄱陽而股引大江雖非都會抑水陸所喉咽也往來公私驛繹能弗重困又龍虎山

勅建上清眞人之宅仙巖奇勝遊客翩翩羽蓋馬廻其封吟嘯遊醮盜狐魅舟車至止剽竊是虞故陸有管界水有鷹潭巡寨攸司而小巖尤爲多警近議裁巡遷爲巡司箐之善矣至於土風朴略習俗梗戾訟獄繁興而租稅負於豪俠案牘淹於吏胥較諸七邑號難治云

興安縣　次衝　簡　次淳

興安故上饒弋陽地云往爲鎮以定民之雜處易構也特設郡倅撫而治之嘉靖庚申始剏爲縣南柢鉛山北達德興東接徽婺崇岡疊巘山勢盤旋在信州則爲西境亦稍稍毘於閩矣邑無驛置之

署而檮途交衝供億爲艱其俗舊多扉梗經略之後向化滋馴征輸易納政務殊簡至於好訟輕生則漸靡所繇來廣遠矣

建昌府　次衝　次繁　淳

漢以來建昌爲臨川屬團後唐析南城爲建武軍始有專制宋曰建昌軍

明興改肇昌尋爲建昌府其地以盱水爲宗故又貌盱江郡云杭襟七閩牽制百粵五嶺咽喉三吳襟帶蓋江藩南鎮關鍵也土沃民饒勤作奉公士風淳雅儒術科名爲盛

桐封畫土而租秩定繼移侯鞏互而叙節因詆則豈非善富之明驗矣哉顧撫信諸山應谷韜郡三衆比鄰內熵外震爲厲故有團練把總訓兵防禦而湖東制使奉

璽書臨之要害重地固如此至於綺靡相夸詡泥堪輿飛宴樂自昔頗爾於今爲烈其必樹未儀者有以風哉

南城縣　次衝　煩

南城形勝財賦人文甲諸邑事簡民淳雅稱樂土嘉靖末兵燹之後始趨趨多故焉郊鄰封控引邀水則臨川之青泥峽渚螺嶺合沙綠山則金谿之華圳田西咒鏡嶺鞍而瀘溪貧固狷遁幾爲腓病是故增縣控馭便適風會則昔樸今靡外腴中瘠且時時事條剝相析逆矣亟反之亡今勢重哉

南豐縣　次衝　次繁　刁

南豐戶口滋繁以饒稱人文龐雅猶有曾子固之風但陸通閩楚水接虔南未免勞於給遞且氓習獷譎健鬭相雄長吏弗克彈壓琴治之是則今之南豐也已

新城縣　次衝　次繁　次刁

新城東接閩嶠杉關而周坪籥曲豐營爲之四阨抑湖東屛蔽哉然山峭水激兮矜節侍氣樂鬦輕生意奢崇鬼而積逋繁獄寢異古劝說者曰士大夫秀而文細民儉而健有以夫

瀘溪縣　最僻　最簡

地故南城一巡司以梗聲教故縣之在群山壤斷中去郡最懸隔界於新城金谿東接閩之光澤而通省會路廑廑東馬新道之邦實戶數閭草萊綱紀而文章之族成聚而都矣

廣昌縣　僻　簡　次淳

邑山多田寡賦輕易完跳通閩粵亦一郡要害之區自流寇肆害民始告困大抵廣昌吠滄土著僑居相半而儒樸險健主客兵形故有鷹揚虎衛之患若山川之磅秀清駛其人文蔚發民到于今稱之矣

撫州府　次衝　最繁　刁

撫州禹貢系揚周禮職方氏屬吳孫吳始分臨川郡隋爲撫州其鎮巴山其川臨汝其浸千金賦控帶七郡犬牙其疆土瘠民稠風俗淳龐士操節氣耕桑四野冠冕一路盛矣邇民多逐末以競刁錐好訟而貧且盜重以辛酉兵燹閭里爲墟征歛析摩愛頓繁弊也道通閩楚越粵輪蹄四出致館路節爲轄地無設險故醜黨螢聚易逸而難詰惟是絃歌撫抒聲猶達乎四境屬耳文昌堰合人以爲祥蓋自王介甫文章風槩陸子靜道學矣朗迄于今士君子之屬節持論者翩翩流韻弗泯哉

臨川縣　次衝　最繁　刁

臨川附郡郭幅員五百餘里俗淋播彀雅尚詩書恥習浮靡人文郁烈第磽地生齒繁而輕去其鄉項來逋賦日夥草竊漸起獄訟滋熾故長吏簿書

頭會爲難繇地廣政叢倍它邑耳

崇仁縣　僻　次簡　次刀

崇仁在郡西稍北其鎮曰羅山其經流曰西寧巴水水界縣中難施版築歷代未有城戀辛酉之難今爲兩壁相向稱憑陵巳故老云昔者風俗醇厚民勤畊織野有露積夜户不扃紅腐之餘且支旁邑豈不均均言富教哉邇婣習爲騶詐故譎詭嗷訌竊㩧矯虔風之下也地僻而治亦難歟且壞支閩粤致寇至往轍足鑒阨險弗可諉云

宜黄縣　最僻　簡　淳

阻山爲城臨溪爲池地僻土膏力田寡訟薄賦易輸素稱善俗而人材亦逴逴劾地之靈可謂一方之勝矣爰自流寇攀踞淳氣澌漓民好忿爭士鮮禮讓然方諸它邑猶稱美焉

金谿縣　次僻　次繁　刀

金谿重岡複嶺土沃税輕民勉貿遷士勤學業若宋儒之道術

昭代之勳庸炅然一郡舉首豈其雲林躍馬鍾靈固有自耶顧西連閩建駔獪生姦北接安東嘯號爲盜往時清泥出沒依附草坪今廻司雖設而短狐狡兎窟宅獨存慮未釋也舊云俗醇事簡今也否否佷勇於私鬩睚眦狼戾幷入湯網罔悔亦異乎昔之金谿哉

樂安縣　最僻　簡　次刀

樂安縣在萬山中距府獨遠介于吉贛地僻民儉俗勇火尚義守望相助凡以禦侮茀任氣健訟不相能有古俠士之風而歲課不免包侵逃亡易于竄匿無亦風聲氣習使然與是邑雖簡僻而人情獷難馴擾者

東鄉縣　衝　簡　刀

東鄉故臨川東鄙也接桃峰之勝健長林之險民俗強悍易於嘯聚正德八年寇既平乃建茲治土地廣饒人民稀少農務耕耘五穀獨野臨民大半仰給家稱殷富焉但習俗難馴賢者不免貪民傭刁彔聚爲盜跕通省城浙直共億疲勞敝在六邑之中最爲刁敝云

吉安府　最衝　最繁　刀

吉安秦漢時九江廬陵郡屬南部柳尉理所安成名肇三國唐以後號吉州今曰吉安府府治據江上流南接章貢北竟淦水東控臨汝西聯衮桂規土二千餘里喉咽荆廣唇齒淮浙神岡揖其前螺山蹐其後江流迴合東走其下古所謂天作之邦文章節義鳴中國蓋自顏魯公流風而歐陽公八代飈舉文文山兩間正氣逮

熈朝雅蓋翔翔匪執文科第巳爾顧岐旁比壤劇縣攸會遞館授粲健徼比比告困矣土瘠民稠所資身啚業鄰郡其俗尚氣君子重名小人務訟尋之軍民雜集豪猾交騰吏治鮮効廬陵泰和最稱難理永寧龍泉稍稍易與云

廬陵縣　最衝　最繁　刀

附廓地大物夥當江右一中郡俗勤儉有唐函之風而修文秉節景行遐古迺厥筭賦稱爲頭箕歛綱胥魁猾長度至俠詭籍神姦巧發矣至於訟牽束矢議格築合故由折獄而猶稆僑布令而致寘柳文多舞許評易揺自惟劍兒之材其鮮轅駒之逸邪

吉水縣　最衝　次繁　次淳

去郡四十里而近石陽挺標文水合壁蓋星分云君雲漢之下流詩書誦讀自閈閎閭閻而達鄙郡聲相聞也厥民力穡攤伎藝雖無陶猗之絫絲鮮

劉僻之豪故禮讓足觀壞賦拗通訟健希淵路渣崇期而爰積劦豫環人士虞於奔命也長吏其坐嘯臨之哉然邇滋頑戾横議折人氣長風之靡也良工之心寔維今之命乎

永豐縣　最僻　最簡　刀

永豐三面距山蓋樂安寧都新淦所斗入與國一綫又有鐵嶺五花之險爲閩廣綠林間道業有三廵司備之西界延吉水爲孔道而非亭館之交土田爽衍多上農俗矜廉方養名恥奇袤大都西北產美彥而東南地僻虔境山峨木潊故人性輕悍而健訟歷數之餘民甚負責賦入愆期於是乎課最患拙矣

泰和縣　最衝　最繁　刀

泰和濱贛水而邑原隰畏潦鄉谷畏旱地埶然也訟蜎與而賦獻逭剸課稱艱且路當吳楚閩越之周館人肄吏頻繁苦矣邑西十里爲破塘口正贛木所擊射數十年來洪濤嚢把江勢將逸邑背而東徙民虞蕩墊堤障之謀及維孔棘哉若廼崇雅砥節文獻雲烝則自昔號彬彬云

萬安縣　最衝　次繁

萬安幅員多阻山章貢兩水襟帶之蓋虔州北鑰云而洞孽亦稍稍搏噬矣四民敏修業雅馴足稱告訐時煽竟鮮滑賊然地接交虔剽掠金者間致闌進而使車廬宿糗饌且相屬豎徵逋詰姦以是爲難衝

龍泉縣　最僻　次簡　悍

龍泉據吉州上游西阮郴衡南控虔楚東連命水北綰新州固四塞之區也僻在西偏崇岡茂箐而禾蜀二源之水左右滙流環城東下民生其間旹山川之氣大率獷黠俚鷙而習爲薄惡且地交吳

省陵陽六坑一帶密邇萬年八面雪花等山峒盜藪若齊安黃沙諸處又與南贛韶廣賊路相通然則雖褊小其吉州藩籬而江右要害地哉控制方略是在守土矣頗唯訟牒希簡歲歟趨輸稱易治云

安福縣　次僻　次繁　刁

安福東接廬陵西連楚攸分宜北絡永新南引錯吳楚而控荊陲引郴虔而走交廣隱然要勝之區也武功秀聳瀘溪瑩環靄鍾孕人文焯爍蓋南服稱雄矣然學士梳棍榜而易雌黃俠子爭睚眦而鼓弭筆俗且重農務商尚龐樸閩志云南山厲峭勢如角逐以故風氣所囿其然歟至老奸猾敵擡豪家恃勢雖稱僻壤號難治云

永新縣　最僻　次簡　刁

永新當郡西徼錯介荊東陲與尧木大洲諸賊巢接壤蓋奸宄所蟠藪也且山勢險隘商賈罕達土田磽确樹耗不豐故其民貧其俗悍君子矜節而尚氣小人徙訟而輕生治宜庸無事邪

永寧縣　最僻　最簡

永寧舊隸永新元至正間始割地爲邑而我
朝因之邑處萬山中險阻四塞既非舟車輻輳之會而郵驛亚廢亦無奔走迎送之繁賦寡易鼓訟簡易決其安靜善治之域哉

贛州府　最衝　最繁　悍

贛地最雄鉅袤方千一百五十餘里山川深阻下瞰交廣東達汀漳西通郴桂翼定南爲南屏北順流下吉安以達會城建瓴四省形勝冠嶺北矣嵯峒摩天章貢激石有湧翠流虹之勢而鬱孤臺屹柱乎中節鎮牙纛建焉桓桓乎天設虎豹關哉四境磽崎森碕土瘠夷曠厥田下上錯美水泉非大

旱民不饑然亦亡藏貲土風愿樸文教駸起而尚氣好鬪十二縣性習故相若也雖是冠蓋騈集供億實繁長守定南反側新附生聚而教訓之佩犢挾弓天有誅屏乎回心易嚮乃其小惡懲養爲則芒刃斧斤無所用矣

贛縣　最衝　最繁

縣附郭郭爲幕府建節地賓旅闐交公檄旁午實稱衝劇人稠賦重案牘日增且流寓土著錯處雜語釣觚未可卧而理也農積庾膾士趣文介然陽亢賦氣弗馴故鄉多任俠婚規下鏡而柏舟之傷奪志焉蔑之封逾度鳩鵲之巢洞宗嘻救也又矣

雩都縣　次衝　簡

雩都東去郡稍近山環萬壑水合衆流廓基星落而藩竹風會非僻遠也俗尚儉士亦切磋於學邇頗好訟祟鬼競富善爭公賦漸逋然調劑得脈理亦易取効云

信豐縣　僻　簡

當府治之南昔二巢弗靖正咽喉地故郭陽有小江堡兵屯之戌頃方犁輯撫定南縣而斯邑迴獲安枕乎原沃壤家給人足市無方言炊不庚食然俗尚浮華生計易殫而外郡之豪競蠶食之故糧虛籍關且客主爲敵國頻年構訟凌暴滋熾寖寖乎寂矣

興國縣　僻　簡

興國在郡東北相去二百里而近接廬陵萬安之間地僻谷荒山巍水猛而田則腴民旅俗儉可稱樂土且畏法尚禮訟簡官閒號易治矣邇雖稍獷習爲背公然得良吏一張絃其猶烹小鮮哉

會昌縣　僻　簡

會昌距府東二百里宋時析雩都之九洲鎮置爲

縣時鑿井得餅瓿有篆文云會昌故以名界連閩廣實巢峒出沒之區羊角水在上游命將耀兵當東偏一面民俗近淳輸灌惟謹故易治然地僻風伉多出武夫勁卒而路通武平私鹽尤難詰云

安遠縣　僻　簡

在郡域東南三百四十里環山𢧵嶭鳥道懸車入而中劃夷衍桑麻蒲疇民居殷阜願土爽別一佳境也　風俗朴樸以黃鄉之鷙桀而今祖秘獨先辨爲信非征亂地也惟割補長河新附之民徵輸尚未優習而巢峒恩武鬪亡命追呼爲棘邇撫輯分建長寧縣斯亦易治云爾

瑞金縣　次僻　簡

瑞距郡東三百六十里陳石嶽岑綿江縈帶邑介其中土瘠民儉田家苦作不訖于訟事稱簡省特爲汀湖北楫之衝且鹿谿羊迴秋醝盛行贛民汀商勾黨爲姦利法幾亂矣

寧都縣　僻　繁　刁

距郡寨北三百六十里與廣昌樂安接壤民勤儉善事家人生產故以給足稱頃盜廓浮且四郊多壟阡塍頗爲鄰畔所需檄而市埰之饕者隱官錢黠者舞文法至蟠食長子孫熾熾得矣故其治訟無穢而逋賦恨籍遠鄉頑梗滋甚至議分官就歛焉豈非以難馴故邪吏茲土者其辨之

龍南縣　僻　簡

縣在郡南四百里岡峭莽合林箐叢翳飛泉接田歲旱弗涸曠土既多民能力墾未食饒矣然風氣悍勁喜即戎與國召援一呼而偏師可集強者奮臂稱冠與巢峒相爲盟然不可部勒以律稍束溼則盡讙馬牛風矣但習俗樸魯無懷纂僭之謗蓋可激以義者往三巢未寧爲郡南蔽今殺定

南獨當阨塞抾是龍南遠爲腹裹可善治云

石城縣　僻　簡

石城東接閩汀距郡治四百而遥環縣皆石矗矗如城故以名焉有龍巖瀑布石筍參天之奇地居僻壤土著貧弱而僑居强盛抑風氣使然歟饒稻梁鮮遷貿士知向方而賦清訟簡庶幾哉與民安堵也

定南縣　僻　簡　瘴

定南故巢峒地隆慶中撫勦安集之始析龍南信豐安遠三界鄙夷之民設治於萬山之巔岑岡涮頭爲其唇齒相距三十里而近其間險遠去漳之和平又聲樣遼絶鉦桴竊發獨以孤城彈壓居民無百室之聚危弱矣且商旅弗達鮮食木食猶然艱之地復瘴癘民性獷悍吏務羈縻難以文法治也頃謂下歷郵司爲邑中道誅徙縣廨於此而泳臨城民弗便故議輒報罷

長寧縣　僻　簡　瘴

自長遠南入㹏道縈迴抵其境則村落四布盂藥氏所憑陵窟宅也萬曆三年㕘側子歸命奏建爲縣新城百雉雄堅未圖初附之衆犢習弗狎馴馭頗難然竟椎魯堪結恩信性夏秋間嵐瘴蒸蒸吏人每患苦之或曰習能亦無恙云遥定安集迄爲寧孚非定南所恭也

南安府　次衝　次繁

拔南安自秦漢來未有名號孫吳始縣宋爲軍元爲路

國朝爲府皆仍其稱答封疆千五百餘里據江西上游接南粤之境迫東粤而帶郴桂表以庾嶺旭山滙以贇江章水壯然南徼形勝哉山多田磽歷故收挈貧寡而平縣征重俗儉養修葬疾疾祠鬼嵐氣襲人四縣一也晉庚義楚粤之侵康猶城社之變儀鑒弗遠邇故營伍周衛而列邑城郭相臂指民庶允無恐焉然狃安生玩當事者共誦𢀴桑也乎

大庾縣　衝　簡

大庾者以漢擊粤將軍庾勝築城於此故邑與嶺因名焉地當五嶺最東控廣引閩谷長山邃據上流而遠遠徼以南島之重貨貢篚所梯航也函節既迫星車攸逐賓旅年錯蒸蒸已賦役云重而箕事弗實故流移雖少而催科爲劳頼民淳訟簡益亦屏迹於斯稱易治云

南康縣　衝　繁　刁

南臺山峙芙江水環其壁立綠繞之勢亦南庾佳麗地也衣冠文物甲諸邑而水陸經行廛廛稱買習俗尚氣嗜利告訐成風㨾則多貧蓋南郡所指名岩邑也邪

上猶縣　僻　簡

上猶在山谷中爲江籓邊邑舊治編户雖廣而横水桶岡諸峒接壤雄踞萬山會焉是爲虎冠者嵎負正德中王文成公蕩平之析立縣治縣是底定然西北連楚桂康頗爲要害而浮龍㲽之間迎司設焉地近南荒瘴癘時作其俗宋劝忠義今習禮文士果而毅民願而剛稍使之不以道則譁然起持人短長然野多畊耨之民山饒竹木之利淳風未散終善地也

崇義縣　僻　簡

縣本新造餘風未殄昔畬人稱亂新建剿而撫之因割庾康猶之上粤以充編户而新民亦知向化是以邑號崇落俗稱淳厚公賦謹輸男則採山種㲽女則績葛織席以爲生業供應不煩詞訟不擾猶爲善邑獨郴桂併盜當預防門庭焉爾

臨江府　最衝　次繁

臨江亦筠州地宋始改清江爲臨江軍以汞贛兩水合流入江故名幅員廣袤二百餘里而閤皂玉笥所占洞天一福地二蓋宋中最勝處云郡居江濱之樞被袁控瑞通梁粤帶虔吉爲方舟環涂之會合方氏吉劳也地狹民稠趣利逐末先志曰君子尚德崇禮小人勤力知分迺頃寖不如古而好争習循侵秉倒置之萌出然矣顧猶士風文炎淳氣未盡決裂故教化易奏焉

清江縣　最衝　次簡

附廓形勝勤劇與郡埒率江之滸永泰樟墅南壯商舶鱗集凡田之環閤皂福地者稱上上宅多砂确農卑而春江之漲又若澇民厖儉奉公訟鮮嚚怙磐宗流韵畏義矜儉治法馴矣惟東北界羊腦者夙以採赤白丸相煽邏檄豐城高安暨本邑三迺司遍㕘之庶幾無震云

新淦縣　最衝　次簡

新淦者水源經淦山入江而名也表以百丈峰侵碧落有葛仙奇跡衍疇嘉穎故財貢易而珍館充佑有義劭學耻角訟可縣象魏理之矣然地跨長江險𡿨所作若老嶺烏口諸地囷倪伺竊發之叢也迺兵雖設孚遂忘西顧已乎

新喻縣　次衝　次繁

即喻水爲邑寬有雲岑玉几之表而蒙山定老子所地宋紫陽謂五星奧位宜産名賢縣今以談士族秉禮枝文介節流光盛矣第民習悍喜爭而公賦乾没於亡賴經界失均於異併邑之繁雜惟此爾

峽江縣　最衝　次繁　疲

峽故巴丘石陽地輿塗吉爲鄰風氣漸陶士守清議民用儉嗇然土瘠故多貨殖流移且持遵牘爲驕悍趨邑置吏矜指以此蓋歷三紀而風未移也矧值周行事宜且增輿長吏躍躍難之焉

袁州府　最衝　次衝　淳

袁古宜春侯國隋因山名州東臨南吉北瑞西楚長沙寔爲封畛秀水萍川五臺山峽綿錯并雖如繪蓋江山多勝遊詩記之矣俗織嗇樂畊稼屋廛食土之毛賦税及時閭里無事猶有旁坎律韓昌黎遺德云地當湖湘蜀粤滇黔孔道供億爲繁宜春分宜萍鄉並受其衝惟萬載差僻爾民爲易綱法而黃文觀青欽翩且賦重財詘水旱盜賊易熾豈觸所謂簡僻者哉

宜春縣　次衝　次簡　淳

宜春界連五邑閒錯楚瀏民無山澤之饒恥逐什一之利安於儉嗇能絶并兼濫觴之奉雖匪膏稜溫厚而磽石儲不抄也故上供維時訟勝希闘吏治易起焉或曰風淳而散滋玩愒政繁而勢或齟齬是在明作者前籌之

分宜縣　次衝　次簡　疲

分宜表宋雍熙間分宜春東壤而治也邑山巖嶙表水漓秀鍾傒對峙其口袁嶺峯列於北鈐岡屏捍於南蓋四塞淑靈之興哉民勤敷畜鮮服賈食土自有餘饒豈不媞媞稱樂國乎頃以奉柄臣譽抑民罷而倍其直於是邑里瘡痏無完室矣重之館傒繁交財力兩詘溢治爲難

萍鄉縣　次衝　次繁　淳

圖經曰楚昭王渡江於此得萍實故相傳以名縣云地接湖湘凡取道入郡者南攸北瀏其岐旁也鳳嶺羅霄郡峰屹立蓋大江以西一門户云地外險中夷夙稱膏野而文昌久瘞三面並楚洞庭餘波萑苻時作推剽相逐莫可窮追厥初肇域迺司交控若安福界之大安揷嶺舖之草市瀏陽界之安樂震鄉備故稟稟矣然則豫除戎之畫振鼓篋之風文武維所用哉

萬載縣　最僻　次簡　刁

萬載當郡北更北在寧州境也東上高西瀏陽皴崔諸峰障之客時時走瀏陽間道來故亦當寧衝十一往歲湖湘亡命闖進阨中議設黎源守焉亂是用戢第富民習隱匿爲奸利猾吏巧舞佑之且矜僥枝喜上訐謝康樂風流安在哉吁蓋難治甲四邑矣

吳地記

後集

陸廣微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吳地記一卷，附後集一卷，舊本題唐陸廣微撰。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與今本合。書中稱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則廣微當爲僖宗時人。然書中虎𡋙一條，稱唐諱虎，錢氏諱鏐，改爲滸墅。考五代史吳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始表錢鏐爲偏將，光啓三年，始拜鏐爲鎭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始加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鏐爲彭城郡王，天祐元年，封吳王，至朱溫篡立，始封鏐爲吳越王。安得於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將，能使人諱其嫌名。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預稱吳越。至錢俶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始納土入朝，當其有國之時，蘇州正其所隸，豈敢斥之曰錢氏，尤顯爲宋人之辭，則此書不出廣微，更無疑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摘其語兒亭、馮驩宅、公孫挺陳開疆顧冶子墓三條，又摘其岑高宅一條，於地理事實，皆爲舛謬。又案乾符三年，歲在丙申，實非庚申，上距周敬王丁亥僅一千三百九十年，實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於年數亦復差誤。觀其卷末，稱纂成圖畫，以俟後來者添修，而此本無圖，前列吳、長洲、嘉興、崑山、常熟、華亭、海鹽七縣，而後列吳縣、長洲縣事爲多，殆原書散佚，後人採掇成編，又竄入他說，以足卷帙，故譌異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別無善刻，故姑仍吳琯此本錄之，以存梗概，而附訂其牴牾如右。又吳地記後集一卷，蓋續廣微之書者，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題詞，稱自唐王郢叛亂，市邑廢毁，或傳記無聞，或廢興不一，謹採摭縣錄，據圖經，選其確實者，列於卷後，所紀建置年號，止

於祥符元年，疑北宋人作，舊本附錄，今亦併存備考焉。

吳地記

唐　陸廣微　撰

昭文　張海鵬　訂

按史記及吳越春秋，自禹治水已後，分定九州，禹貢揚州之域，吳國四至，東及滄溟，西連荆郢，南括越表，北臨大江，蓋吳國之本界也。今郡在京師東西三千一百九十里，當䕫𨖋斗牛之位，列婺女星之分野。從秦始皇併吞六國之後，至漢順帝永建四年，有山陰縣人殷重獻策於帝，請分江置兩浙，詔司空王襲封從錢唐江中分，向東爲會稽郡，向西爲吳郡。至陳朝貞明元年，改爲吳州，隋文帝開皇九年，改郡邑至橫山東，新立城郭。一本云隋開皇十三年，改爲蘇州。唐武德七年，移新州却復舊址，升爲望，管縣七，鄉一百九十四，戶一十四萬三一本作二千二一本作三百六十一，兩稅茶鹽酒等錢六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貫七十六文。

吳縣九萬九一本作七千九百六十三貫三百七十三一本無三字文。

長洲縣九萬八千五百七十六貫五百七十六文。

嘉興縣一十七萬八千七十六貫一百二十文。

崑山縣一十萬九千五百三貫七百三十八文。

常熟縣九萬七百五十貫七百七十四一本無四字文。

華亭縣七萬二千一百八十二貫四百三十一文。

海鹽縣四萬六千五百八十一貫五十八文。

續添

吳江縣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一百文。

使司割隸贍軍錢一十萬七千七百二十貫二百四一本作三十六一本作八文。

留蘇州軍事贍衆衣糧等錢一十七萬八千三百四十九貫九十八文。一本作九百二文。

團練使軍資等三十一本無十字萬六一本作七千八百三十貫文送納一本無納字上都。

地名甄胥。水名通波。城號闔閭。臺曰姑蘇。隍塹千里。是號全吳。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太王有疾。泰伯仲雍以入山採藥。乃犇吳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子昌立。是爲西伯。即文王也。吳人義泰伯。歸之爲王。泰伯三讓弟仲雍。仲雍立。號勾吳所居地名。殂卒。葬梅里。又名番麗今鴻山。而仲雍立。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周章卒。其後至壽夢。始則築城爲宮室於平門西北二里。基址見存。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吳人固立札。札不受。棄室而耕之野。乃止。封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而餘祭立四年。吳使季子行聘諸國。餘祭卒。授弟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餘昧之子曰僚立。爲諸樊之子公子光所弑。在位十三年。僚好炙魚。非專諸炙不食。諸樊之子光。潛以百金令專諸進魚王僚。置匕首於炙魚中。刺僚死。子光篡立。是爲闔閭。王又令刺客要離袖劍殺吳公子慶忌。即王僚子也。季子歷三年還。聞僚被弑。乃銜匈往其墳號哭。於是子光謝過於季子。季子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子。哀死事生。以待天命耳。有奉一本作有本。

闔閭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迴四十五里三十步。小城八里六百六十步。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是也。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不開東門者。爲越絕之故也。案西閶胥門下疑本另爲一條。

閶門亦號破楚門。吳伐楚大軍從此門出。陸機詩曰。閶門勢嵯峨。飛閣跨通波。又孔子登山。望東吳閶門。歎曰。吳門有白氣如練。今置曳練坊及望館坊因此。

胥門本伍子胥宅。因名。石碑見在。出太湖等道水陸二路。今陸廢。門南三里有儲城。越疑作吳王貯糧處。十五里有魚城。越王養魚處。門西南五里有越來溪。

盤門古作蟠門。嘗刻木作蟠龍。鎮此以厭越。又云。水陸相半。沿洄屈曲。故名盤門。又云。吳大帝蟠龍。故名。門內有武烈大帝廟。在祀典。東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又有討逆將軍孫策墳。按圖經續記引吳地記。有孫堅妻吳夫人墓。並在盤門外三里。

蛇門南面。有陸無水。春申君造以禦越軍。在巳地。以屬蛇。因號蛇門。前漢梅福。字子真。爲南昌尉。避王莽

亂政。稱得仙。棄妻子。易姓名。有人見福隱市卒。即此門也。

匠門。又名干將門。東南水陸二路。今陸路廢。出海道通大萊。一作海。松江下滬瀆。闔閭使干將於此鑄劍。採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爐神。鼓橐。金銀不銷。鐵汁不下。其妻莫耶曰。鐵汁不下。缺有計。干將曰。先師歐冶鑄劍之穎不銷。親鑠耳以缺然成物。吾何難哉。可女人娉爐神。當得之。莫耶聞語。投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號干將。作龜文。雌號莫耶。鰻文。餘鑄得三千。並號作龜文劍。干將進雄劍於吳王。而藏雌劍。時時悲鳴。憶其雄也。門南三里有封門。赤門有赤欄將軍墳。在蛇門東。陸無水道。故名赤門。東南角又有舫艥門。吳郡志引作舫艣。吳曾舫艥見。因號。並非八門之數也。

婁門。本號疁門。東南。秦時有古疁縣。至漢王莽改爲婁縣。東南二里有漢吳郡太守朱粲墳。本名粲。避後漢和帝諱。改爲梁。今吳郡朱氏皆梁之後。塘北有顧三老墳見存。

齊門北面。通毗陵。昔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齊女思夫。每思家國。因號齊門。後非常熟海隅山東南吳郡志引衍南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非巢化白龍沖天而去。今號爲母塚墳。門東二里有廬江太守闞瑧墳。按吳郡志引吳地記云。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纍。所謂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早亡。齊女思家。吳王于此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

平門北面。有水陸通毗陵。子胥平齊。大軍從此門出。故號平門。東北三里有殷賢臣申公按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云。申公巫臣冢在匠門西南。疑此處誤衍申公二字。巫咸墳。亦號巫門。西北二里有吳偏將軍孫武墳。西北三里有齊蕭城。漢劉濞築。東北三里有潁川太守陸宏墳。

吳縣在望□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漢王莽改泰德縣。陳貞明元年。後主復爲吳縣。隋開皇九年。越國公楊素移郡及縣於橫山東五里。今復移城內。管鄉三十。戶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坊三十。

吳公子慶忌墳。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呼慶墳。

步隲墳。在縣西北三里。東北吳郡志引作西北三里下有一百步三字。隲仕吳爲驃騎將軍。代陸遜爲丞相。有石碑見在臨頓橋西南。

周瑜墳。在縣東二里。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仕吳大將軍。南郡太守。美姿貌。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及孫權稱號。謂公卿曰。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思音樂。雖三爵之後。樂有闕誤。必知之。則回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顧野王墳。在橫山東平陸地。遺言不起墳。案吳郡志引云在橫山列隅平地不起墳。野王字體倫。仕陳武帝。爲門下侍郎。博綜羣書。廣搜經籍。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宮人各念一卷。常隨從行。內人謂之看腳御覽。

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闔閭造。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

射臺在吳縣橫山安平里。

鴨城在吳縣東南二十里。

匠門外沙里中。吳郡志引下有吳王築以養鴨六字 城東五里有豬墩。是吳王畜豬之所。東二里有豆園。吳王養馬處。又有雞陂。闔閭置豆園在陂東。

織里。今織里橋。在麗娃鄉。俗呼失履橋。利娃鄉北也。

澹臺湖在吳縣東南十里。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子羽宅。陷爲湖。湖側有墳。

夏駕湖。壽夢盛夏乘駕納涼之處。鑿湖爲池。置苑爲囿。故今有苑橋之名。

蔡經宅在吳縣西北五十步。經。後漢人。有道術。練大丹服之漸得仙。今蔡仙鄉即其隱處也。

馮驩宅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驩孟嘗君門下客。今有彈鋏巷。其墳在側。石碑見存。

長洲縣。望。在郡下。貞觀七年分吳縣界。以苑爲名。地名茂苑。水名儲山鄉。東一百里有秦時古婁縣。王莽改爲婁縣。北三里有角淡。廣八里。深四丈。而入太湖。北四十二里有湖。廣四里。深三丈。縣北二十七里有岑陂。夏駕陂。馬昀陂。吳國古有此 管坊三十。鄉三十。戶二萬三千七百。

華池在長洲縣大雲鄉安昌里。

華林園在長洲縣華林橋。橋吳郡志引作里

南宮城在長洲縣于將鄉長樂里。

嘉興縣。本號長水縣。在郡南一百四十三里。周敬王十年置。在谷口湖。秦始皇二十六年重移。改由拳縣。吳黃龍三年。嘉禾野生。改嘉禾縣。吳赤烏二年。避吳王太子名。改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唐蘇小小墓。東五里有天心池。東二里有會稽太守朱買臣墳。西五百步有晉兵部尚書徐悟宅。捨爲靈光寺。縣北三十里有檇李地。是吳越戰敵處。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東二十五里有長谷亭。入華亭縣。西北行七十里有震澤。今升縣。望。管鄉五十。戶二萬七千五十四。

崑山縣在郡東七十里。地名全吳。水名新陽。貞觀十三年。分在吳縣東。置縣。東南一百九十里。一作步 有晉將軍袁山松城。隆安二年。築時爲吳郡太守。以禦孫恩軍。在滬瀆江。濱字毀江中。山松能楷書。梁武帝評其書云。山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縮頭。卒贈司空將軍。葬橫山東二里。會昌四年升縣。管鄉二十四。戶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一。

常熟縣在郡北一百里。漢建安二年。分吳縣。海虞置。本號海虞縣。至唐貞觀九年改常熟縣。北一百九十步。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傍有盟。即壇也 盟北百步有浣沙石。可方四丈。縣北二里有海隅山。仲雍周章並葬山東嶺上。闔閭三子。長曰終纍。婚齊女。蚤亡。亦葬此山。山有三洞穴。穴側有石壇。周迴六十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山西北三里有越王勾踐廟。郭西二里有夫差廟。拆姑蘇臺造。管鄉二十四。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

華亭縣在郡東一百六十里。地名雲間。水名谷水。天寶五年置。爲晉元侯陸遜宅。遊池亭華麗。故名。有陸

遜陸機陸雲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有鶴鳴鶴與元鶴。管鄉二十二。戶一萬二千七百八十。

海鹽縣在郡東南二百二十里。地名般水。水名甌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陷爲柘湖。又改武原縣。陷爲當湖。隆安五年。改東武洲。移在故邑上。咸康七年。改御越。後號海鹽縣。陳貞明元年割屬鹽官。廣德七年。隸歸嘉興。景隆二年。重置。光天二年廢。開元五年。刺史張廷珪奏請重置。縣東十一里有晉稷公何皐居宅。十五里有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墳。俱事齊景公。勇烈有功於景公。爲晏子使以桃二顆。令言功。三人同日而死。葬于此縣。東南三十里有秦柱山。有五百童女避秦始皇難於此。後並得仙。縣西五里有會稽山。是陸華兄弟葬金牛之處。管鄉一十五。戶一萬三千二百。會昌四年升爲縣。

虎邱山。避唐太祖諱。改爲武邱山。又名海涌山。在吳縣西北九里二百步。闔閭葬此山中。發五郡之人作冢。銅槨三重。水銀灌體。金銀爲坑。史記云。闔閭冢在吳縣閶門外。以十萬人治冢。取土臨湖。葬經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邱山。吳越春秋云。闔閭葬虎邱。十萬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爲白虎。蹲其上。因號虎邱。秦始皇東巡。至虎邱。求吳王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及。誤中于石。迹猶尚存 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案吳郡志引吳地記。失字下作因名其地曰虎疁 于今虎疁。唐諱虎。錢氏諱疁。改爲滸墅。劍無復獲。乃陷成池。古皇作故 號劍池。池傍有石。可坐千人。號千人石。其山本晉司徒王珣與弟司空王珉之別墅。咸和二年。舍山宅爲東西二寺。立祠於山寺。側有貞娘墓。吳國之佳麗也。行客才子多題詩墓上。有舉子譚銖作詩一絕。其後人稍稍息筆。

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其山蓊鬱幽邃。晉太康二年。生千葉石蓮花。因名。山東二里有胥葬亭。吳王闔閭置亭。東二里有館娃宮。吳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靈巖山是也。晉太尉陸玩舍宅置寺。宮旁有石鼓。大三十圍。吳志云。其鼓有兵則鳴。晉隆安二年。賊孫恩作亂。鼓鳴。山上有池。旱亦不涸。中有蓴甚美。夏食之則去熱。吳中以爲佳品。

支硎山在吳縣西十五里。晉支遁。字道林。嘗隱於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山中有寺。號曰報恩。梁武帝置。

岝崿山在吳縣西十二里。吳王僚葬此山中。有寺號思益。梁天監二年置。

餘杭山又名四飛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有漢豫章太守陸烈墳。東二里有漢山陰縣令陸寂墳。山有白土如玉。甚光潤。吳中每年取以充貢。號曰石脂。亦曰白堊。白蟻。東三里有夫差義子墳十八所。按史記索隱吳太伯世家注引吳地記云。餘杭山一名畢猶山。蘇府志。陽山一名秦餘杭山。又名四飛山。引吳地記云。以四面視之勢若飛舞也。圖經續記云。夫差墓在吳縣西餘杭山之畢猶位。今名陽山者是也。宰嚭亦葬其旁。據此疑下條之昇猶山即畢猶之訛。本一條。誤爲二。而又有脫佚耳。

橫山。又名踞湖山。在吳縣西南十六里。中有朱植墳。朱植吳郡志引作朱桓疑形訛或避宋諱也 及晉門下侍郎陸雲墳。

雞籠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以形似雞籠。因名。晉太康二年。司空陸玩葬此山。掘地得石鳳。飛去。今鳳凰墩

是也。陸玩字士瑤。爲左僕射。蘇峻之難。與兄曄隨帝在石頭城。以曄玩吳民之望。不敢加逼遏。既登公輔。嘗歎息謂賓客曰。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其謙抑若是。扶堯以佐命之勳。特置七十家守墳。子納。字祖言。納玩之弟云子誤也清操絕俗。不改素業。爲吳興守。至郡。不受俸祿。征討大都督謝安詣納。殊無供辦。茶果清談而退。終尚書令。亦葬此山。

昇猶山在吳縣西二十里。吳太宰嚭所葬。嚭。楚伯州犁之孫。楚誅伯州犁。奔吳。吳以爲大夫。讒佞失君而誅子胥。后句踐滅吳。誅嚭。以其不忠也。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越絕書曰。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爲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沒身黃壚。又趙曄吳越春秋云。闔閭有女。愛怨王先食蒸魚。乃自殺。王痛之。厚葬於閶門外。其女化爲白鶴。舞於吳市。千萬人隨觀之。後陷成湖。今號女墳湖。吳郡志引云吳王葬女取土成湖太平御覽引云閶門外女墳者闔閭女墓文石爲槨藏金玉珍玩以人從死高墳深池池水成湖文皆小異

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吳郡志引下有今基陰猶存五字

太湖。按漢書志云。爾雅十藪。曰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中有包山。去縣一百三十里。其山高七十丈。周迴四百里。下有洞庭穴。人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又有大小二雷山。按越絕書曰。太湖周迴三萬六千頃。亦曰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之別。故謂之五湖。國語曰。吳越戰於五湖。在笠澤一湖耳。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以五湖爲名。周處風土記曰。舜漁澤之所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今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莫知其極。即十大洞天之第九林屋洞天也。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啓王曰。初入洞口狹隘。傴僂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內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特回上於闔閭。不識。乃請孔子辯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異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姓毛名琵。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井壇存焉。

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左傳曰。□越伐吳。禦之笠澤。其江之源連接太湖。一江東南流五十里入小湖。一江東北流二百六十里入於海。一江西南流入震澤。此三江之口也。虞仲云。松容也。容脅之貌。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晉張翰仕齊王冏。在京師見秋風起。思松江鱸魚鱠。遂命駕東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卒葬橫山東五里。

唐曹恭王廟在松江。恭王。太宗第十四子。調露元年。則天皇后出爲蘇州刺史。

百口橋。後漢郡人顧訓。家有百口。五世同居。鄉人效之。共議近宅造百口橋。以彰孝義也。

乘魚橋在交讓瀆。郡人丁法海與琴高友善。爲世隱不仕。共營東皋之田。時歲大稔。二人共行田畔。忽見

一大鯉魚。長可丈餘。一角兩足雙翼。舞於高田。法海試上魚背。靜然不動。良久遂下。請高登魚背。魚乃舉翼飛騰。沖天而去。

琴高宅在交讓瀆法海寺西五十步。法海寺。濟陽丁法海舍宅所置。法海直丁令威之裔。殿宇淨闊下有令威煉丹井也。

皋橋在吳縣北三里有五十步。漢議郎皋伯通字奉卿所居。因名伯通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高士梁鴻隱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舍之於家。鴻潛閉門著書十餘篇。疾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君葬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乃卒。伯通等求葬地於吳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宜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都亭橋。諸樊於此置都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

炭渚橋。吳時海渚通瀨。後沙漲爲陸。基址見存。

定跨橋。闔閭於行苑內置。游賞之處。基址見存。

重元寺。梁衛尉卿陸僧瓚天監二年。旦暮見住宅有瑞雲重覆之。遂奏請舍宅爲重雲寺。蓋省誤寫爲重元。時賜大梁廣德重元寺。

乾元寺。晉高士戴顒舍宅置。乾元初。蘇州節度採訪使鄭桂請書寺額。奉敕依年號爲乾元寺。

通元寺。吳大帝孫權夫人舍宅置。晉建興二年。郡東南二百六十里有滬瀆。漁人夜見海上光明。照水徹天。明日。覩二石神像浮水上。衆皆曰。水神也。以三牲日祝迎之。像背身泛流而去。時郡有信士朱膺及東陵寺尼俗。率衆香花鐃磬。入海迎之。載入郡城。像至通元寺前。諸寺競爭。數百人牽拽不動。衆議元像應居此寺。言畢。數人舁試。像乃輕舉。便登寶殿。神驗屢彰。光明七日七夜不絕。梁簡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迦葉佛維衛佛。梵字刻于像背。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碑。中宗載初九年。則天皇后遣使送珊瑚鏡一面鉢一副。宜賜供養。兼改通元寺爲重雲寺。開元五年改開元寺。兼賜金魚字額。舊通元寺移置官縣東四十里。鮑郎市。其後像失一軀。後人造一軀以並之。龍光寺。梁天監二年。金紫光祿大夫陸杲字明霞舍宅置。陸柬之書額。按龍光寺下錢本另爲一條

永定寺。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吳郡顧彥先舍宅置。陸鴻漸書額。

宴聖一作坐寺。梁天監三年。司徒長史吳郡張融舍宅置。右衛湖陵晝遺書額。

禪房寺。宋建武二年。蘇州刺史張傲舍宅置。吳郡陸曾一作會書額。

流水寺。吳郡陸襄舍宅置。三殿三樓。高僧請閑建。吳郡縣令狙業伯葉書額。

唐慈寺。宋建武元年。高士將軍舍宅置。

朱明寺。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聽其妻言壞宅。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蓄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害。明乃舍

宅爲寺。號朱明寺。

般若臺。竹稱侯何胤置。內有水池石橋。銅像一軀。高一丈六尺。高士戴顒建。唐麟德二年。有神光現數日不欲。準敕改神景寺。東北有般若橋。因寺而名。

崇福寺。梁天監三年。武帝置。周朝廢之。寶應元年。重置造。

龍興寺。則天皇后置。御書額八分。開元五年。再興此寺。刺史張廷珪模勒御書子碑。

慈悲寺。齊永明二年。吳人舍宅置。末周昙卒。遂言歸其靈柩於殿下。

陸寶寺。梁庄舍宅置。

崇善玉芝二觀。並天監二年置。

古館八所

坐吳　通波　龍門　臨頓

升平（筆城橋二百步）　烏鵲（在州郡南橋）　江風（渦烏橋是）　夷亭（養魚之事）

吳郡志引云。吳國古館三。曰昇月。曰烏鵲。曰江風。昇月在筆城橋東。烏鵲在烏鵲橋。今爲醫藥。江風在渦烏橋。又新館二。曰通波。曰坐吳。

古坊六十所

通波　三觀　水浮　閶闔

坤維　館娃　講閭　平權

金風　南宮　通闤（闤舊府志作闠）　盍簪

吳趨　白賁　南亂　長干

望館　曳練　甚楚　處暑

棠棣　白華　即次　甘節

吳愉　洊雷　羲和　噬嗑

嘉魚　隨筍

已上三十坊在吳縣。

遷善　旌孝　儒教　繡衣

太元　黃鸝　玉鉉　布德

立義　孫君　青陽　建善

從義（從舊府志作縱）　迎春　載耜　開冰

臨淮　釋菜　和令　夷則

南啟　仲呂　必大　豸冠

八貂　同仁　天宮　布農

富春（春作仁）　循陵

已上三十坊在長洲縣。

吳地記後舊本原文

周太王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歷賢而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季歷。號周。與吳皆后稷之後。姓姬氏。吳國泰伯在位四十九年。無子。弟仲雍立。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之。）

熊遂在位四十九年。（子早齡立之。）

早齡在位五十九年。（子敖吾立之。）

敖吾在位三十九年。（兄夷虛立之。）

夷虛在位三十八年。（姪壁羽立之。）

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元立之。）

齊元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之。）

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之。）

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鱅夷立之。）

鱅夷在位二十四年。（姪勛夷立之。）

勛夷在位三十年。（子畀嗣立之。）

夷餘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之。
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之。
諸樊在位十四年。弟餘濟立之。
餘濟在位十七年。弟餘昧立之。
餘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之。
子僚在位十三年。從弟子光立之。
子光在位三十年。子光。諸樊之子。殺僚篡位。號闔閭。子夫差立之。
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爲越王句踐所殺。國滅。

已上計二十五主。治國總六百二十四年。

羅城。作亞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又至大宋淳熙十三年丙午。總二千三百十五年。其城南北長十二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橫四直。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七縣八門。皆通水陸。郡郭三百餘巷。吳長二縣。古坊六十。虹橋三百餘。地廣人繁。民多殷富。古跡靈蹤。置口巽事。後因王郢叛亂。羅城乃以重修。今姑纂成圖畫。以俟後來者添修矣。

吳地記後集

前記皆書傳所載。雖略而具。與自唐王郢叛亂。市邑廢毀。刺史張搏重修羅城。幷古今所創諸縣鄉坊廟山藥墳墓橋梁寺觀聖賢靈蹟。或傳記無聞。或廢興不一。今採摘縣錄。據圖經。選其確實者。列於卷後。

吳江縣。梁開平三年。錢氏奏請於松江置。嘉興海鹽二縣。晉天福四年。置爲秀州。

平江軍。太平興國二年。錢氏改號。

永豐北倉在子城西北六里五十步。
西倉在子城西一百八十步。
麥草場在子城西三里。
商稅務在子城西三里一百八十步。
茶鹽務在子城河西五步。
都酒務在子城南二十步。
崇節宮在子城東三里二十步。
水軍第一指揮在州西六里二十步。
水軍第二指揮在州北六里二十步。

牢城在州西南二里二步。
清務指揮在州西南二里二步。
宣毅第十九指揮在州西南三里二十步。
吳縣城。地名姑蘇。水名震澤。境東西一百五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長洲縣境。東西一百十一里。南北九十里。
崑山縣境。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常熟縣境。東西九十里。南北一百里。
吳江縣境。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吳縣二十二都

吳門　利娃　永安　履仁
鳳凰　靈巖　橫山　太平
吳苑　至德　胥臺　南宮
西華　洞庭　長壽　蔡儒
姑蘇　震澤　長山　遵禮

長洲縣十九都

上元　樂安　鳳池　清波
道義　大雲　東吳　武邱
吳宮　陳公　蘇臺　金鵝
習義　依仁　儒教　尹山
彭華（舊名後坑）　益地　東吳　下鄉

崑山縣十四都

朱塘　積善　金吳　泙水
永安　武元　安亭　臨江
湖川　春申　惠安　臨塘
新安　王樂

常熟縣十二都

積善　開元　太平　感化
南沙　崇素　端委　歸政
雙鳳　思政　郭行　昇平

吳江縣五鄉

顧澄　袁澤　成化　久詠
范蠡

社壇并風伯雨師壇。竝在吳縣西南五里。
吳縣洞庭鎮在縣西南一百三十里。
社下鎮在西八里。
木瀆鎮在縣西南二十七里。
神景宮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太湖中。唐乾符二年置。
洞庭宮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唐開成二年置。
上真宮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唐至德二年置。
洞庭華嚴院在縣西南七十里。梁天監二年置。
洞庭彌勒院在縣西南一百里。唐乾符二年置。
洞庭小湖院在縣西南一百五十里。梁大同二年置。
洞庭興福院在縣西南七十里。唐乾符元年置。
洞庭上方院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唐會昌六年置。
林屋洞天在洞庭西山幽邃奇絕。乃眞仙出洞府。攝仙經。人間三十六洞天。其知者十。林屋、第九洞天也。
今昔羽客居之。好道之士。常所遊覽。時有遇焉。
洞庭水月院在縣西南一百里。梁天監四年置。
四無量寺在縣西七十里。唐大中元年置。
天平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唐寶曆二年置。
昭明寺在縣西五十里。古名昭王寺。梁天監二年。昭明太子置。
楞伽寺在縣西南二里。梁天監二年置。
光福寺在縣西北七十里。梁天監二年置。
天宮寺在縣西南四十里。梁天監二年置。
寶華寺在縣西南三十里。梁天監二年置。舊名寶林院。儞儞和尚住持。以錫卓地爲井。祥符中。改智顯院。
明因院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晉天福九年置。後改爲薦福院。
寶積院在縣西南二十里。隋大業四年置。爲塔院。
翠峰院在縣西南七十里。唐咸通十六年置。
崇德寺在縣西北一里三十步。晉咸和二年。獻穆公王珣弟珉舍宅建。
雍熙寺在縣北十步。梁天監二年置。舊名流水法水等寺。後於雍熙中失火燒燬。遂改今名。
瑞光寺在縣西南四里。淵寶九年置。復名普濟院。

西竺寺在縣西南一里六十七步。唐大中八年。處州人馬厚舍宅爲馬禪寺。晉天福八年。錢氏改保壽院。
祥符中。改今額。

橋梁一十九所

樂橋　飲馬　孫老　渡僧
升平　白頤　太平　市曹
三太尉　黃牛坊　鵝橋　小市
張廣　普濟　泰伯廟　杉瀆
西館　金獅堂

續添橋梁

吉利　成家　渡子　龍興寺
積善　三板　馬禪寺　白塔
剪金　過軍　雍熙寺後　絲行
吳縣東　吳縣西　烏盆　艇船
皋橋　朱明寺　魚行　女冠子院
開元寺　梅家　查家　烏鵲
盤門裏廟　雁門　朱勔宅前　景德寺
蔣侍郎　盧提刑　陸侍郎　雍熙寺西

長洲縣。大元貞元年。本總管移於平橋北街東。府南吳縣亦然。舊址立夫子堂
天慶觀在縣西南一百五十步。唐開元中置。爲開元觀。至道中改玉清道觀。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額。大元貞元年。改元妙觀。
報恩寺在縣西北一里半。吳赤烏二年置。後唐周顯德二年重置。
壽寧萬歲院在縣東一里半。唐咸通二年。改爲般若院。
天宮院在縣東北五十步。唐景福元年置。爲武平院。祥符中。改今額。
明覺禪院在縣東南一里半。唐大中五年置。
鎮國院後唐梁乾化四年。錢氏置。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額。
靈鷲院在縣北三百步。梁乾化三年。錢氏改爲永光院。祥符改今額。
廣化寺在縣西。梁貞明二年。錢氏置爲崇吳院。祥符二年。改今額。
萬壽禪院在縣東南一里半。梁爲安國禪院。唐長壽二年。改爲長壽院。乾祐元年。重修。祥符三年。改今額。
大中祥符尼寺在縣西北一里半。梁天監二年置。後廢。梁龍德二年復置。爲福田寺。
傳法尼寺在縣西一里。唐大中五年置。後廢。梁乾化六年重置。爲禪興寺。祥符二年。改今額。

寧國尼寺在縣西南一里五十步。建隆二年置。爲永安院。祥符二年。改今額。
仁王寺在縣東南一里。唐天福四年奏置。爲安興院。祥符二年改今額。
永福尼院在縣南一百六十步。唐咸通年置。
資壽尼禪院在縣東南三百步。唐天福三年置。
妙嚴尼禪院在縣西五十步。太平興國元年置。
半塘法華院在縣西北七里十步。東晉時置。

續添橋梁

顧家 蔣家 乘魚 大郎
子城 後長洲縣東 天宮寺 張香
徐鯉魚 南倉 慶化寺後 阮橋
承天寺後寺前 竹隔 船舫 北寺東
篠橋 板橋 徐貴子 寧國寺
菱濆 通利 樂安 禪興寺
仰家 天慶觀 紅爐子 百口
蔣軍 李師堂 周太保 張馬步

鵝鴨 寶積寺 草鞋 靈鷲寺
周通 華家 華橋 釋橋
望信 吳王 金母 閶橋
貫土塔 帶城 馬津 草橋
醋坊 臨頓 州前平橋 至道
新橋 市橋

崑山縣　景德寺在縣西南二百五十步。晉咸和二年置。舊名寶馬寺。景德二年。改今額。
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梁天監十年置。初慧嚮法師居石室。忽神人見前。請助千工建寺。是夜風雨暴作。如□出聲。詰旦出視已成階陛矣。後寺不日而成。唐大中七年重修。內有彌勒閣殿柱四壁有張僧繇畫龍。身猶存焉。
慧嚴禪院在縣東三百步。梁開平三年置。爲崑福禪院。貞明五年重修。本朝□□□年改今額。
能仁禪院在縣東三十五里。唐天祐二年置。後長興三年。改德義院。祥符中。改今額。
方泰寺在縣東七十里。唐大中三年置。後廢。天福三年增。
南翔禪院在縣東一百十里。唐開成四年置。後廢。光化二年重置。
新安尼寺在縣東二百步。梁天監二年置。唐會昌五年廢。大□七年重建。

橋梁十四所

望江 釘行 茶行 廟堂
魚行 秦廸 半道 鎮東
西板 里山寺 紹法巷 面坊
縣南 平橋

常熟縣　乾元觀在縣西一里虞山南嶺下。梁天監五年置。天師張裕於此山修道。白日上昇。遂於觀立碑。
東靈寺在縣西一里。唐聖曆二年置。舊名十興寺。元在興縣界。神龍元年。改今額。仍移於今所。
慧日禪寺在縣西九十步。本常熟平禪院。祥符元年。改今額。
天寧尼寺在縣西北一里。梁天監二年置。
齊樂尼寺在縣西二百步。梁大同二年置。
頂山禪院在縣西北十六里虞山北嶺下。梁大同二年置。
延福禪院在縣西十三里虞山南嶺下。梁大同三年置。
興福寺在縣西九里虞山北嶺下。梁大同三年置。
勝法寺在縣東三十五里。唐乾元年置。爲離宅寺。晉開運末。改增寧寺。祥符元年。改今額。

橋梁五所

言偃 信義 文學 □儒
通泰

吳江縣。　應天禪院在縣西南□里。唐乾符二年置。
報恩禪院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唐大中元年置。
興寶寺在縣城內。晉天福七年置。
寧境禪院在縣南一百里。晉開運二年置。
法喜寺在縣東十八里。後唐長興元年置。晉開運三年重修。

橋梁十所

雙鳳 醋坊 縣橋 世水
馬鄧 通津 宮基 八尺
□德 徹浦

吳地記。舊傳唐陸廣微撰。明有吳琯校本。見古今逸史中。其脫誤處與唐宋叢書本無異。別無善本可購。已刻成矣。丁卯春。琴六黃君復從項儒吳君處借得舊鈔本。係明嘉靖戊申錢叔寶從野竹沈辨之借本鈔錄。萬歷甲戌。郡理秦和龍公宗長梓板。留於錢氏懸罄室。而此本又從錢氏傳鈔者也。鈔本陸原書。終於長洲縣三十坊。而周太王以下另頁起。他本縣城一條內稱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下脫又至大宋淳熙十三年丙午。總二千二百十五年。共十九字。遂使後人疑此書唐人所作。舛錯滋多。今得是本。始知其訛。因即已鐫之板。改補一百五十餘字。而繫數語於後。以見黃君校勘之苦心也。嘉慶丁卯夏六月。虞山張海鵬識。

吳郡圖經續記

附錄 校勘記 續校

朱長文撰
胡珽校證
董金鑑續校

四庫全書提要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宋朱長文撰。長文字伯原。蘇州人。未冠登進士乙科。以足疾不仕。後以蘇軾薦。充本州教授。召爲太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書成於元豐七年。上卷分封域、城邑、戶口、坊市、物產、風俗、門名、學校、州宅、南園、倉務、亭館、海道。牧守、人物、十五門。中卷分橋梁、祠廟、宮觀、寺院、山、水、六門。下卷分治水、往迹、園第、冢墓、碑碣、事志、雜錄、七門。徵引博而敘述簡。文章爾雅。猶有古人之風。首有長文自序一篇。末有後序四篇。一爲元祐元年常安民作。一爲元祐七年林虙作。一爲元符二年祝安上作。一爲紹興四年孫佑作。州郡志書。五代以前無聞。北宋以來。未有古於長安志及是記者矣。朱彝尊跋咸淳臨安志。歷數南北宋地志。不及是記。知彝尊未見其書。爲希覯之本也。長文自序。稱古今文章。別爲吳門總集。書中亦屢言某文見總集。今其書已不傳。是記亦幸而僅存耳。

吳郡圖經續記序

方志之學。先儒所重。故朱贛風俗之條。顧野王輿地之記。賈耽十道之錄。稱於前史。蓋聖賢不出戶知天下。矧居是邦。而可懵於古今哉。按唐六典。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聖朝因之。有閏年之制。蓋城邑有遷改。政事有損益。戶口有登降。不可以不察也。吳爲古郡。其圖志相傳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詔修圖經。每州命官編輯而上。其詳略蓋繫乎其人。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據所錄而删撮之也。夫舉天下之經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簡。故陳迹異聞。難於具載。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元豐初。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國元獻公之子。好古博學。世濟其美。嘗顧敝廬。語長文曰。吳中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綴緝。而吾所善練定。以謂唯子能爲之也。長文自念屏迹陋巷。未嘗出庭戶。於訪求。爲難。而練君道晏公意。屢見趣。勉。於是參考載籍。探摭舊聞。作圖經續記三卷。凡圖經已備者不錄。素所未知。則闕如也。會晏公能郡。乃藏于家。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比因臨長文所居。謂曰。聞子嘗爲圖經續記矣。余願觀焉。於是稍加潤飾。繕寫以獻。竊謂諸郡府用備諮閱。固可以質疑。滯。根利病。資議論。不爲虛語也。方聖上睿謨神烈。辟教光被。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廣地開疆。增爲郡縣。儻或申命方州。更定圖籍。則此書庶幾有取也。事有缺略。猶當刊補。其古今文章。別爲吳門總集云。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前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上。

吳郡圖經續記卷上

宋　朱長文撰

封域　城邑　戶口　坊市　物產　風俗　門名　學校　州宅
南園　倉務　亭館　海道　牧守　人物

封域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即此地也，至周爲吳國，始泰伯與其弟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也，泰伯以天下遜其弟王季，乃與仲雍南奔以避之，即其所居，自號句吳，吳民義而從之者。千餘家，當商之末世，築城郭以自衞，遂爲吳泰伯，春秋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自泰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其爵爲伯。國語云，命圭有命，因曰吳伯，不曰吳王，自周章傳十。四世，吳子壽夢立，吳益。大稱王，而春秋書。之曰子，魯成公七年春，吳伐郯，秋，吳入州來，是時楚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始通於上國矣，又更四君，至吳王闔廬。吳自泰伯以來，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乃。今無錫縣境，及闔廬立，乃徙都，即今之州城是也，於是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蓋當是時，吳與越以淛江分境，越患猶遠，吳越春秋云，勾踐五年，入臣於吳，群臣祖道，至淛江上，蓋淛爲吳境也，勾踐七年，既釋囚返國，厚獻吳王夫差。夫差。悅之，於是賜書，增之以封，東至句甬，

西至攜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子胥諫之不聽，事具吳越春秋 吳之南境益狹矣，勾踐終敗吳而闔之，魯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吳遂爲越，而越王未嘗居吳也，勾踐後更六王，至無彊，更一百四十餘年，爲楚威王所滅，取吳故地，威王竹孫曰考烈王，春申君黃歇爲之相，乃以吳封春申，使其子爲假君留吳，及秦併其地，置會稽郡，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淛江中流爲界，晉宋齊梁陳之間，雖頗割地，而郡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平陳，割鹽官以隸于杭，至唐有吳、長洲、嘉興、崑山、常熟、海鹽、華亭七邑，號爲雄郡，乾元二年，嘗置長洲軍，大曆中廢，五代時，分嘉興、海鹽、華亭，別爲秀州，隸蘇者唯五縣，錢氏獻其籍，國朝以爲平江節度，所領縣仍故，謂之望郡云。

城邑

昔闔廬問於子胥曰，吾國在東南僻遠之地，險阻潤濕，有江海之害，內無守禦，外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爲之奈何，於是子胥說以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闔廬乃委計於子胥，使之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四十里。小城周十里，開八門以象八風，是時周敬。王之六年也，自吳亡至今，僅二千載，更歷秦漢隋唐之間，其城域門名，循而不變，陸機詩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其物象猶存焉，隋開皇九年平陳之後，江左遭亂，十一年，楊素帥師平之，以蘇城嘗被圍，非設險之地，奏徙於古城西南橫山之東，黃山之下，唐武德末，復其舊，蓋知地勢之不可遷也，觀於城中，衆流貫州，吐吸震澤，小浜別派，旁夾路衢，蓋不如是，無以泄積潦，安居民也，故雖有澤國。而城中未嘗有墊溺蕩析之患，非智者創於前，能者踵於後，安能致此哉，而流俗或傳吾。之故都在館娃宮側，非也，蓋娃宮、胥臺，乃離宮別館耳，當吳之盛時，高自

矜侈，籠西山以爲囿，度五湖以爲池，不足充其欲也，故傳闔廬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且食鯢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其耽樂之所多矣，左氏傳載楚子西。之言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今故老猶能道其遺迹，信不虛也，自唐季盜起浙西，周寶以楊茂實爲刺史，爲盜所據，龍紀元年，錢鏐遣其。弟銶，破徐約于此州，以都將沈粲。權領，其後李友、孫儒、楊行密，時至據之，三陷郡城，乾寧五年，鏐既平董昌，遣其將顧全武，自會稽航海道，帥師擊之，淮寇遁去，蓋於此十餘年間，民困于兵火，焚掠赤地，唐世遺迹殆盡，錢氏有吳越，稍免干戈之難。自乾寧至于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凡七十八年，自錢俶。納土至于今元豐七年，百有七年矣，當此百年之間，井邑之富，過於唐世，郛郭填溢，樓閣相望，飛杠如虹，櫛比棊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爲東南冠。寔太平盛事也。

戶口

西漢之會稽郡，舉今二淛之地皆在焉，其爲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東漢之吳郡，舉今浙西之地皆在焉，其爲戶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晉之吳郡，舉今杭秀睦三州之境皆在焉，其爲戶二萬五千，唐之蘇州，舉今秀州之地在焉，初其爲戶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九，天寶之盛，至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自錢武肅分蘇以爲秀州。自是敝其隸蘇者，吳、長洲、崑山、常熟，又分吳縣爲吳江，合五邑而已，忠懿王以其國歸之

有司。國朝與民休息。稼穡豐殖。大中祥符四年。有戶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九。由祥符。至于今。七十餘年間。累聖丕承。仁深日厚。庞鴻汪洋。何生不育。元豐三年。有戶一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二。有丁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嗚呼盛矣。蓋此州在漢適一縣之境。比唐爲半郡之餘。而其民倍蓰於當時。不可勝數。蓋自昔未有今日之盛也。故其輸帛爲疋者八萬。輸纊爲兩者二萬五千。輸苗爲斛者三十四萬九千。苗有減放者不在此數中。輸錢免役爲緡者歲八萬五千。皆有畸焉。而又有鹽稅搉酤之利爲多。以一郡觀之。則天下蓋可知矣。昔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況今承百年平太之後。而有四海全盛之勢哉。方聖上精一以迪德。幾微以成務。講政修教。朝出於軒陛。暮行於海宇。六府三事。既允治矣。方當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躋民於堯舜三代之隆。此其時哉。

坊市

圖經坊市之名各三十。蓋傳之遠矣。如曳練坊者。或傳孔子登泰山。東望吳閶門。歎曰。吳門有白馬如練。因是立名。黃鸝市之名。見白公詩。所謂黃鸝巷口鶯欲語。烏鵲橋頭冰未銷。是也。其餘皆有義訓。不能悉知其由。其巷名見於載籍者。如彈鋏、涸烏一二種。皆莫知其處。適知事物不著於文字之間。則難於傳遠。故方志之說。不可廢也。近者坊市之名。多失標牓。民不復稱。或有因事以立名者。如靈芝坊因樞密直學士蔣公堂。豸冠坊因侍御史范公師道。德慶坊因今太子賓客盧公革。各以所居得名。蓋古者以德名鄉之義也。苟擇其舊號。益以新稱。分其邑里。因以彰善旌淑。不亦美哉。昔梅福棄官易名姓。爲吳市門卒。今此有西市門。殆其所隱乎。

物產

吳中地沃而物夥。其原隰之所育。湖海之所出。不可得而殫名也。其稼則刈麥種禾。一歲再熟。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農民隨其力之所及。擇其土之所宜。以次種焉。惟號箭子者爲最。歲供京師。其果則黃柑香碩。郡以充貢。橘分丹綠。梨重絲蔕。函列羅生。何珍不有。其草則藥品之所錄。離騷之所詠。布護於皋澤之間。海苔可食。山蕨可掇。幽蘭國香。近出山谷。人多玩焉。其竹則大如筼簹。小如箭桂。含露而斑。冒霜而紫。修篁叢箬。森萃蒲蒻。高可拂雲。清能來風。其木則栝柏松梓。棕柟杉桂。冬巖常青。喬林相望。椒梂梔實。蕃衍足用。其花則木蘭辛夷。著名惟舊。牡丹多品。遊人是觀。繁蕤貴重。盛亞京洛。朱華凌雪。白蓮敷沼。文通、樂天。昔嘗稱詠。重臺之菡萏。傷荷之珍藕。見於傳記。其羽族則水有賓鴻。陸有巢翠。鸕鶿鸂鶒。鳧鷖之類。巨細參差。無不咸備。華亭仙禽。其相如經。或鳴皋原。或擾樊籠。其鱗介則鱸鱖鮆鯉。鯿鰣鱘鱭。乘鮏蟛螯。蟚蜞蟹螯螺蛤之類。怪詭舛錯。隨時而有。秋風起則鱸魚肥。練木華而石首至。豈勝言哉。海瀕之民。以網罟蒲蠃之利而自業者。比於農圃焉。又若太湖之怪石。包山之珍茗。千里之紫蒓。織席最良。給用四方。皆其所產也。若夫舟航往來。北自京國。南達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貨之所叢集。乃江外之一都會也。

風俗

太伯避天下。季札辭一國。德之所化遠矣。更歷兩漢。習俗清美。昔吳太守糜豹。出行郡城。問功曹唐景風俗所尚。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朝無不忠之臣。文爲儒宗。武爲將帥。時人以爲善言。陸機詩云。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豈不然哉。蓋朱買臣、陸機、顧野王之徒。顯名於歷代。而人尚文。支遁、道生、慧嚮之儔。肆法於雞山。而人尚佛。故吳人多儒學。喜信施。蓋有所由來也。然誇豪好侈。自昔有之。吳都賦云。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亦非虛語也。自本朝承平。民被德澤。垂髫之兒。皆知翰墨。戴白之老。不識戈矛。所利必興。所害必去。原田腴沃。常獲豐穰。澤地沮洳。縱以耕稼。境無劇盜。里無奸兒。可謂天下之樂土也。然其民崇棟宇。豐庖廚。嫁娶喪葬。奢厚逾度。竭財無益之地。蹶產不急之務者爲多。惟在位長民者有以化之耳。

門名

吳王闔廬建城之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吳都賦云。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劉恭得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其傳久矣。所謂八門者。其南曰盤門。以嘗刻蟠龍之狀。或曰。爲水陸相半。沿洄屈曲。故謂之盤也。曰蛇門者。爲其於十二位在巳也。又云以越在巳地。爲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其西曰閶門者。象天門之有閶闔也。曰胥門者。子胥居其旁。民以稱焉。夫差伐齊之役。胥門巢將上軍。蓋當時以巢所居爲號也。門外有胥門塘。其東曰婁門。婁縣名也。蓋因其所道也。秦謂之疁。漢謂之婁。今之崑山。其地一也。曰封門者。取封禺之山以爲名。封山故屬吳郡。今在吳興。方言謂封曰葑。葑者茭土擽結。可以種殖者也。其事或然。曰將門者。吳王使干將於此鑄寶劍。今謂之匠。聲之變也。北曰齊門者。齊景公女嫁吳世子者。登此以望齊也。又南有赤門。北有平門。蓋不預八數。或曰平門者。故爲巫門。巫咸所葬也。當吳時。不開東面之門。欲以絕越。其後稍或閉塞。蓋其多途則難於守衛。幾禁也。今所啓者五而已。封門陸衢中或壅塞。范文正公命闢之。爲門往來。至今大以爲便。

學校

吳郡昔未有學。以文請解者不過數人。景祐中。范文正公以內閣典藩。而歎庠序之未立。我先君光祿州人。請建學。文正公請于朝。奏可。遂割南園之一隅以創焉。既成。或以爲太廣。范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乃首學。敦命師儒。其後爲守者繼成其事。富郎中嚴。又建六經閣。自安定先生冀之首居於此。而博洽有道之士。如王會之逵。張聖民[illegible]。張公達伯玉之儔。繼處其任。學者甚衆。登科者不絕。有若滕正議元發、錢翰林醇老諸公。稍稍以出。熙寧之際。朝廷選置學官。更闡大義。士之來者甚盛矣。近時。李校理[illegible]。又剙南園地。以廣其垣。然齋舍未多。今猶以爲隘也。宣聖殿旁有文正公祠。以安定先生配。歲時釋奠者皆焚香拜焉。學中有十題。曰辛夷、百幹黃楊、公堂槐、鼎足松、雙桐、石楠、龍頭檜、䰻水檜、泮池、玲瓏石。或云。蘇子美嘗爲學命名也。

州宅上

郡國志云。今太守所居室。即春申君之子爲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又傳吳宮室蓁

時猶存。守宮吏以火視覆。遂火焉。其遺迹雖無存者。其地則未嘗或改也。漢會稽太守治於吳。朱買臣載其故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即此地也。今郡廨承有唐五代之後。昔韋蘇州詩云。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白樂天於西樓命宴。齊雲樓晚望。皆有篇什。所謂池閣者。蓋今之後池是也。西樓者。蓋今之觀風樓也。齊雲樓者。蓋今之飛雲閣也。白公詩云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木蘭堂之名亦久矣。皮陸唱和詩。有木蘭後池。即此也。池中有老檜。婆娑尚存。父老云白公手植。已二百餘載矣。詢之士子。云張刑部太初作山陰堂。蔣密直治後池諸亭。及瞰野亭、見山閣。呂光祿建按武堂。蔡祕閣子直置射堂。裴校理如晦立飛雲閣。韓度支子文植怪石二於使廳後。榜曰介軒。近晏大夫處善營故亭於城之西北隅。號曰月臺。以便登覽。餘則未悉聞也。

州宅下

蓋古之諸侯有三門。外曰皋門。中曰應門。內曰路門。因其門以爲三朝。朝之後有三寢。曰路寢一。曰燕寢二。自罷侯置守。其名既殊。其制稍削。然猶存其槩。今之子城門。古之所謂皋門也。今之戟門。古之所謂應門也。今之使廳門。古之所謂路門也。今之大廳。古之外朝也。今之宅堂。古之路寢也。蘇爲東南大州。地望優重。府廷宜有以稱。自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建大廳。更五代至于聖朝嘉祐間。年祀寖遠。棟宇既敝。紫微王公君玉乃新作是廳。選材鳩工。閱敝甲諸郡。陳祠部天常新作子城門樓。觀甚偉。而大廳之前戟門之後。廊廡庳陋不稱。且甲仗架閣二庫在焉。海瀕卑濕。鬱氣蒸潤。戎器簿籍。或材弊文朽不可用。又高麗人來朝過郡。郡有燕勞。其從者皆坐於廊。此而不葺。非所以革弊示遠也。元豐五年。太守朝議大夫章公以是說謀公。轉運使得羨錢二百萬。又以公使助之。於是易以修廊。栘以重屋。二樓對立。樓各八楹。木章必精。陶埴以良。吏無容姦。工各獻巧。故費省而功速。明年春落成。又修戟門。崇之高於舊三尺。由是自臺門至于府廷。棟宇相副。輪焉奐焉。不陋不奢。後無以加也。

南園

南園之興。自廣陵王元璙帥中吳。好治林圃。於是釃流以爲沼。積土以爲山。島嶼峯巒。出於巧思。求致異木。名品甚多。比及積歲。皆爲合抱。亭宇臺榭。值景而造。所謂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名載圖經。蓋舊物也。錢氏去國。此園不毀。王黃州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適玩而愛之之至也。或傳祥符中作景靈宮。古侯切一字求珍石。郡中皆取於此。以貢京師。其間樓榭歲久摧圮。呂濟叔皆作鼎新堂。厥後守將亦加修飾。今所存之亭。有流杯、四照、百花、樂豐、惹雲、風月之目。每春縱士女遊覽以爲樂焉。

倉務

南倉在子城西。北倉在閶門側。皆前後臨流。每歲輸稅於南。和糴於北。以元豐三年計之。所糴無慮三十萬斛。東南之計。仰給於此。而農民賴焉。糴以平穀價。其利博哉。稅務舊在驛前。范文正公遷於西河之上。官私舟楫往來輸稅者。不必迂路。至今以爲便。酒務摧弊。前守司諫孫公請于朝。給省錢四萬緡新之。晏公章公相繼葺成。近已畢工。又皆大修南倉。既固且閎。爲儲積之利。

亭館

臨水之亭。圖經所載者四。今濟渠之上所建者多矣。曰伎部。曰緇衣。曰濟川。曰皇華。曰使星。曰候春。曰褒德。曰旌隱之類。聯比於岸矣。所謂褒德者。近於祕監富公之居。旌隱者。近於密直蔣公之居。昔之郡將名亭以褒二老也。近歲高麗人來貢。聖朝方務綏遠。又於城中闢懷遠、安流二亭。及盤門之外。各建大館。爲賓從之所。

海道

吳郡東至於海。北至於江。傍青龍、福山。皆海道也。漢武帝遣嚴助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後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晉袁山松、虞潭、皆於滬瀆築城壘以防寇。自朝家承平。總一海內。閩粵之賈。乘風航海。不以爲險。故珍貨遠物。畢集於吳之市。今瀕海皆有巡邏之官。所以戢盜賊。禁私鬻也。

牧守

昔漢會稽太守治於吳。自朱買臣見遇武帝。引章之郡。世歆其榮。光武時。有任延者。稱爲循吏。延字長孫。年十九。爲會稽都尉。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掾史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所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掾史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詣府。願得備錄。遂命爲議曹祭酒。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自晉至唐。牧守之良者。已載圖經矣。於新唐史又得數事焉。吏稱王仲舒之爲刺史也。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爲期。不擾自辦。于頔之爲刺史也。能毀祠。浚溝瀆。路衢。爲政有績。楊發之爲刺史也。其治以恭長慈幼爲先。是皆可述者也。若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亦可謂循吏。而世獨知其能詩耳。韋公以清德爲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正元時。爲郡於此。人賴以安。又能賓儒士。招隱獨。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於人遠矣。樂天高行美才。其於牧領宜不以屑意。然觀其勤瘁。非旬休不設宴。見於題詠。嘗作虎丘路。免於病涉。亦可以障流潦。未幾。求去。夢得斯詩云。姑蘇十萬戶。皆作嬰兒啼。蓋其實也。夢得之爲州。當災疫之後。民無流徙。朝廷以其課最。賜三品服。此三人者。至今以爲美談。自錢武肅王奄越。以其子元璙爲刺史。當兵火剽焚之後。而元璙以儉約慎靜鎮之者三十年。與江南李氏接境。而能保全屏蔽者。元璙之功也。元璙後封廣陵郡王。子文奉嗣之。頗亦好士。有勝致。卒官下。其後忠懿王納土。請吏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自太平興國三年。至今元豐四年。更七十二人矣。姓名具書集朝廷以劇郡。常慎其選。非臺閣之賢。清望之序。不以輕授。其風流文雅。閑敏彊濟。豐功琦行。貴名茂閥。列于國史。炳于家傳者多矣。草野之士。猶及而睹聞。雖聞而不詳。何以述數哉。今朝議大夫章公嘗將漕二浙。有威名。及既下車。飭治衆職。雖小必察。始

至會暴風湖海之溢民或漂溺公遣吏巡視賑恤請蠲田租人不失所鋤治姦吏繩過浮蕩豪姓右族不投懾政聲流聞詔曰吏不數易然後得以究其材今夫蘇劇郡也而爾爲之守克有能稱嘉者厥勞仍其舊服往惟乎職不懈以稱吾久任之意哉可令再任蘇守自國朝以來惟公再任邦人美之時議欲大修郡城圻濬運河公務愛民力請罷其役民甚德之

人物

吳中人物尚矣漢嚴助、朱買臣、會稽吳人以儒學文詞名當時。郡舉賢良對策者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獨擢助爲中大夫而。既貴幸乃薦朱買臣亦爲中大夫由是並在左右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其後相繼爲會稽太守助爲會稽數年不聞問天子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買臣懷會稽太守章。步歸郡邸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迎車百餘乘此二人者並起書生遂宰一郡福千里其爲榮遇可勝道哉。然助能論指南越遣子入侍買臣擊破東越有功亦足以。稱焉自東漢至于唐代有賢哲已具圖經而四姓者最顯陸機所謂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四姓者朱、張、顧、陸也其在江左世多顯人或以相業或以儒術或以德義或以文詞已著於舊志矣自廣陵王元璙父子帥中吳是時有丁陳范謝四人者同在賓籍以長者稱丁氏之後有晉公出入將相范氏之後有文正公參豫大政爲世宗師文正公族姪龍圖公師道以直清顯先朝歷臺諫謝氏之後有太子賓客濤賓客有子曰絳爲知制誥搢紳推之陳氏之後有太子中允之奇者謝臨西都王宅教授以歸召之不起以行義著鄉閭謂之陳君子者也又若宣徽使鄭文肅公以謀烈贊樞府定邊事祕書監富公嚴以耆德守鄉郡而許洞以歌詩著名祥符之間皆吳人也而東南之才美與四方之遊宦者親此邦之爲樂也稍稍卜居營葬。而子孫遂留不去者不可以遽數也今茲宗工名儒出於吳者高則登黃扉入禁林次則帥方面列臺閣與夫里居之大老灼灼然在人耳目俟來者爲記焉

吳郡圖經續記卷中

橋梁　祠廟　宮觀　寺院　山水

橋梁凡十五節

吳郡昔多橋梁自白樂天詩嘗云紅欄三百九十橋矣其名已載圖經。逮今增建者益多皆疊石甃甓工奇緻密不復用紅欄矣然其名未嘗遍錄也近度支韓公子文爲守命每橋刻名於旁憧憧往來莫不見之。其有名自古昔或近事可遠者爲記於此右一

烏鵲橋在郡南舊傳有古館八曰全吳、通波、龍門、臨頓、昇羽、烏鵲、江風、夷亭此橋因館得名白樂天詩嘗及之右二

失艎橋在吳縣西南吳王有織里以是名橋謂之失艎俗訛也右三

皋橋在吳縣西北皋伯通字本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爲葬之是可稱也吳江南賦云皋橋羇旅亦謂此右四

百口橋在長洲縣東故傳東漢之顧訓五世同居家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之右五

乘魚橋者故傳爲琴高乘鯉升仙之地據劉向列仙傳云琴高趙人嘗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期日

皆齊潔，待於祠旁，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涿一作碭不云在吳也。列仙傳有英子者，亦乘赤鯉升天，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英祠，未詳孰是。右六。

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也。麗橋、定跨橋，故傳皆闔廬苑囿遊憩之地。右七。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者，亦吳時館名也。陸魯望嘗居其旁，皮日休贈之詩，以謂不出郛郭，曠若郊野。今此橋民居稠比，蓋此郡又盛於唐世也。右八。

至德橋，在泰伯廟前，以廟名橋也。右九。

孫老橋，在運河上。天聖初，郡守祠部郎中直史館孫公冕所建也。孫公治蘇，民所畏愛，故以名焉。右十。

行春橋，在橫山下越來溪中，湖山滿目，亦爲勝處。右十一。

新橋，在盤門外。自郡南出，徒行趨諸鄉，至木瀆者，每過運河，須舟以濟，又當兩派交流之間，頗爲深廣，故自昔未有爲梁者。今太守朝議章公下車，有石氏建請出錢造橋者，公立限督之，即日而成，踰時而畢，橫絕漫流，分而三橋，往來便之。右十二。

三太尉橋，在吳縣西，昔廣陵王諸子各治園第，此橋之西巷，蓋當時第三子所營治也，今皆爲居人古籍焉。右十三。

吳江三橋，南曰安民，在新涇中；曰利民，在七里涇；北曰濟民，在吳涇。初，澄源鄉並溍河有村十七家，居河南田占河北，民欲濟無梁。郡從事夏日長爲之建橋，錢子高作記云。右十四。

吳江利往橋，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所建也。東西千餘尺，用木萬計，縈以修欄，甃以淨甓，前臨具區，橫截松陵，湖光海氣，蕩漾一色，乃三吳之絕景也。橋成而舟楫免於風波，徒行者晨暮往歸，皆爲坦道矣。橋有亭曰垂虹，蘇子美嘗有詩云：長橋跨空古未有，大亭壓浪勢亦豪。非虛語也。右十五。

祠廟凡七節

泰伯廟，在閶門內，舊在門外，漢胡官切一字帝時太守糜豹所建，錢氏移之於內，蓋以避兵亂也。延陵季子祔焉。右一。

包山廟，在洞庭，唐人於此有祈而應，陸魯望詩曰：終嘗以疏聞，特用諸侯封。右二。

龍母廟，在吳縣陽山，郡中嘗於是祈雨而應，民所欽奉。右三。

常熟縣龍堂，唐咸通中，縣令周思輯以旱故，禜龍于破山之潭上，果雨以應，於是爲堂以祀之，記刻今存。破山即虞山也。父老以謂每歲有龍往來於陽山虞山之間，其雲雨可識。右四。

慶忌廟，在吳縣境。慶忌，吳王僚之子，東方朔所謂捷若慶忌也。如閭俗訛爲慶慈，非也。右五。

洞庭聖姑廟，皆王姥二女，相繼而卒，民以爲靈而祀之。右六。

孫學士祠堂，在萬壽寺。天聖中，孫公冕守郡，治獄不濫，斷訟如神，強張在己，無所吐茹，吏民欽畏之。嘗病瘵，民爭詣佛寺祈福，後又爲之立祠，吳民到今稱之。右七。

宮觀凡七節

天慶觀，唐因爲開元宮，孫儒之亂，四面皆爲煨燼，惟三門正殿存焉。其後復修，祥符中更名天慶觀，皇祐之間，新作三門，尤峻壯。右一。

太和宮，在盤門外，其地唐相柴城之別業也。城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徒而家焉。有戴省然者，幼孤，從其母嫁柴氏，宗逸撫子之，省然嗣之，後省然入道，居開元觀，開寶二年請施祖莊爲宮，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玄芝主其。綿架爲王元之嘗記其事，仍有詩留題。右二。

靈祐觀，在洞庭山，唐之神景宮也，蓋明皇時建，內有林屋洞，人間第九洞天也，爲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眞君之使闕。眞誥云：勾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言諸洞可以交達也。舊傳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玄紱，告治水法，幷不死方，在此山石函中，既得之，以藏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曉，以問孔子。孔子曰：此禹石函文，所謂靈寶經三卷，蓋即此也。吳先主時，使人行洞中二十餘里，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拂殺火。觀皮陸詩，信然也。又有白芝紫泉，爲神仙飲餌，蓋列眞往來其間，唐時投龍於此，因建宮。天禧五年，詔重修，改賜靈祐之名，仍刻勑文于石。右三。

洞眞宮，圖經云：在古毛公壇上，據皮陸詩，毛公者，劉根也。陸詩云：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皇，羽翼披輕輕。按神仙傳云：劉根字君安，漢成帝時人，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崢嶸上下，高五十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狀如五十許人，其與人坐時，忽然已高冠玄衣，人不覺也。根自說入山精思，無所不到，蓋嘗至此也。聚石爲壇，廣不盈畝，蓋傳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載，有弟子七十二人，夫神化恍惚，萬里跬步，夫亦何常哉。有周先生隱遙，字息元，唐正元中來遊包山之神景觀，距觀五里，見白鹿跪止，即毛公塢也，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即毛公鎮地符也，得一井，泉色白味甘，即鍊丹井也。傍又有古池，深廣袤丈，旱歲不竭，即毛公泉也。此宮乃開成三年建，蓋因先生云。右四。

上眞觀，在洞庭山上，建於梁世，唐僧皎然嘗陪湖州鄭使君登此，御望湖水賦詩，皮陸亦有此作。詩中云：昔有葉道士，位當昇靈官，欲籠紫微志，唯食虹拔丹，葉君不知何名也。右五。

乾元觀，在常熟一里虞山下，梁天監五年，張裕先生來此山，栖遁十餘載，夢神人告曰：峯下之地，面勢閑寂，可以卜居。裕如教，與眾號曰招眞，昭明太子爲之撰碑，簡文帝嘗賜玉案一面，鐘一口，香百斤，燭百鋌，陳供於此。其後改曰乾元。右六。

太一宮，舊在郡中，或傳在報恩寺之側，太平興國中，方士楚芝蘭言五福太一天之貴神也，太一所在之處，人豐樂而無兵役，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請就其地築宮以祀之，奏可。六年十月，蘇州言太一宮成。芝蘭又言都城東南地名蘇村，可徙築宮於此，以應蘇臺之名，則福集帝都矣。太宗從之，於是作太一宮於都城之南，而姑蘇之宮遂廢。右七。

寺院凡三十五節

自佛教被于中土，旁及東南，吳赤烏中已立寺於吳矣。其後梁武帝事佛，吳中名山勝境，多立精舍，因于

陳緒，浸盛于唐，唐武宗一旦毀去。已而宣宗稍復之。唐季盜起，吳門之內，寺宇多遭焚剽，錢氏帥吳，崇奉。尤至，於是修舊圖新，百堵皆作，竭其力以趨之，唯恐不及，郡之內外，勝剎相望，故其流風餘俗，久而不衰。民莫不喜蠲財以施僧，華屋邃廡，齋饌豐潔，四方莫能及也，寺院凡百三十九，其名已列圖經，今有增焉。考其事迹可書而圖經未載者，錄於此，至於湖山郊野之間所不知者，蓋闕如也，又有寺名見於傳記而今莫知其處者，如竹何點兄弟居吳之波若寺，又故傳唐有乾元寺，盛遊之宅也，宴坐寺，張融之宅也，又有龍華禪房唐慈崇福慈悲陸鄭數寺，皆建於六朝之間，而龍華宴坐之額，乃陸柬之書，今莫見之矣。右一

承天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故傳是梁時陸僧瓚故宅，因覩祥雲重重所覆，請捨宅為重雲寺，中興書為重玄，遂名之，韋蘇州登寺閣詩云，時暇陟雲（古候切一字），晨霽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即此寺也，錢氏時，又加營葺，殿閣崇麗，前列怪石，寺中有別院五，曰永安，曰淨土，禪院也，曰寶幢，曰龍華，曰圓通，教院也，所謂寶幢者，舊曰藥師院，昔有錢唐僧道贊者，作紫壇香百寶幢，獲以殿宇，翰林晁承旨與當時諸公凡二十三人為之贊云，又有聖姑廟，蓋梁時陸氏之女，與人於此祈有子。頗驗。右二

永安禪院，在承天寺垣中，舊號彌陀院，初，太宗朝以藏經鏤本，有餘杭道原禪師者，詣闕借版印造，景德中，又以太宗御製四函及新譯經一十四函，併賜之，道原既歸，藏于此院，大中祥符八年，又編修景德傳燈錄以進，勑賜今額，每歲度一僧，至今為禪院。右三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一里半，在古為通玄寺，吳赤烏中，先主母吳夫人捨宅以建，晉建興二年，滬瀆漁者見神光照水徹天，旦而觀之，乃二石像浮水上，或曰水神也，以三牲巫覡迎之，像泛流而去，時吳人奉僧尼猶迎於滬瀆，入城，置於通玄寺，光明七晝夜不絕，號其殿曰二聖，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沙上獲帝青石鉢，初以為臼，頗葷而用焉，俄有佛像見于外，漁者異之，知其為二像之遺祥也，乃以供佛，梁簡文製石像傳云，有迦葉佛維衛佛梵字，刻于筱間，唐天后遣使致瑠璃鑑一鉢一，供於像前，又有陸柬之書碑，開元中，詔天下置開元寺，遂改名開元，金書額以賜之，寺中有金銅玄宗聖容，當天下昇平，富商大賈遠以財施，日或有數千緡，至於梁柱櫨檻之間，皆綴珠璣，飾金玉，蓮房藻井，悉皆寶玩，光明相輝，若辰象羅烈也。大順二年，為淮西賊孫儒焚毀，其地遂墟，同光三年，錢氏更造寺於吳縣西南三里半，榜曰開元，拜其僧遷焉，即今之開元寺也，今開元寺有瑞像閣，乃別加塑飾，其帝青石鉢猶存，周顯德中，錢氏於故開元寺基建寺，移唐報恩寺名於此為額，即今寺也，唐之報恩寺，在吳縣之報恩山，即支硎山也，自梁武帝建寺，經唐武宗廢毀，至是乃移額於此，寺有寶塔，頃罹火災，郡人復建巨殿，窮極雕麗，為東南之冠，今僧眾工云，寺有別院三，曰泗洲，曰水陸，為禪院，曰法華，為教院。右四

普門禪院，在報恩寺旁，景德中，日本僧寂照號圓通大師，來貢京師，上召賜紫衣束帛，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丁晉公時為三司使，為言姑蘇山水奇秀，寂照願留吳門，遂居此院，朝士諸公並作詩送

之，刻石院中。右五

承天萬壽禪院，在長洲東南，錢氏時，中吳從事丁守節，即晉公之祖也，於其所居東南隅，唐長壽寺之舊基，創堂架宇，祥符中，晉公歸改賜今額，天聖初，陞為禪剎，高僧住持，相繼崇飾，遂為閎麗，又有華嚴閣，雍符中，有淨圓自京趨蜀，刻造十六羅漢像，乃來錢唐，布飾之，將還京師，至蘇，感夢，遂留此閣下，郡中士民祈請，數應，去年久雨，太守章公迎羅漢像於郡廳致請，俄遂晴霽。右六

雍熙寺，在吳縣北，故傳郡人陸氏捨宅以置，號曰流水，舊有三殿三樓，高僧請閣所建也，雍熙中，改今額，寺之子院三，曰華嚴，曰普賢，曰泗州，皆為講教之所。右七

瑞光禪院，在盤門內，故傳錢氏建之以奉廣陵王祠廟，今有廣陵像，及平生袍笏之類在焉，嘉祐中，轉運使李公（復圭）請本禪師住持，吳民競致力營葺棟宇，（初官切一字）新，相國富公有書額，刻石院中。右八

廣化禪院，在長洲縣西，錢氏時大校捨所居以置，久而摧敝，自嘉祐以來，稍稍繕完，門廡嚴新，有藏院，可以安眾。右九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梁天監中，吳郡顧氏施宅為寺，唐陸鴻漸嘗題寺額，蘇州龍鄉，寓居永定，殆此寺耶，舊在長洲界，後於永定鄉安仁里。右十

壽聖萬歲禪院，在長洲東南，唐咸通中，州民盛楚等建，為般若寺，至道元年，勑賜御書四十八卷，二年，改今額，吳地志，郡中有般若臺，內有金銅像，高一丈六尺，高士戴顒所製，訪之未得其遺迹，此寺舊名般若，殆是歟。右十一

定慧禪院，本萬歲之子院，祥符中，別改今額，內藏御書，歲得度僧一人，雅為叢林唱道之所。右十二

大慈院，在長洲縣北，唐咸通三年，陸侍御以宅為院，號為北禪，祥符中，改今額，皮陸有北禪避暑聯句，注云院昔為戴顒宅，後司勳陸郎中居之，即此是也。右十三

明覺禪院，在長洲東南，俗所謂東禪者，晉開運中，有僧遇賢，姓林氏。常以酒肉自縱，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於他日，世號為酒仙，而能告人禍福，必驗，與符治疾者必瘥，建隆二年，來居是院，創佛屋，修路衢，無虛用錢數百萬，雖稱丐於人，而人不知其所從得者，蓋其名假號嚴智積聖者，而每與人符，以陳僧為識，或謂為後身，其塑像今存院中。右十四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舊傳東晉時有朱明者，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伐本拔宅，欲與兄異居，明乃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為寺。右十五

靈巖寺，在長洲西北九里虎丘山，即晉東亭獻穆公王珣及其弟珉之宅，咸和二年，捨建精廬，於劍池分為東西二寺，寺皆在山下，舊自會昌廢毀，後人乃移寺山上，今東寺皆為民居，西寺半為榛棘矣，寺中有御書閣、官廳、白雲堂、五聖臺，望覽勝絕，又有陳諫議（省華）、王翰林（禹偁）、葉少列（參）、蔣密直（堂）眞堂，寺前有生公講堂，乃高僧竺道生談法之所，舊傳生公立片石以作聽徒，折松枝而為談柄，其虎跑泉、陸羽井見存，比歲琢石為觀音像，刻經石壁，東嶺輞堂亦為佳致，惜已廢壞。右十六

西庵禪院在虎丘西本屬雲巖後別爲院蓋亦古西寺之地近歲頗增葺右十七

普明禪院在吳縣西十里楓橋楓橋之名遠矣杜牧詩嘗及之張繼有晚泊一絶孫承祐嘗於此建塔近長老僧慶來住持凡四五十年修飾初官切一字備面山臨水可以遊息舊或誤爲封橋今丞相王郇公頃居吳門親筆張繼一絶於石而楓字遂正右十八

尊聖義慈禪院在閶門外楓橋直學士施公昌言墓側近得賜額右十九

天峯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報恩山之南峯東晉時高僧支遁者嘗居於此故有支硎之號山中有支遁石室馬迹石放鶴亭皆因之得名昔唐自有報恩寺在山麓故樂天夢得遊報恩寺作詩蓋自武宗時報恩寺廢雖興葺不能復故皮陸猶有報恩寺南池聯句其後錢氏於報恩寺基作觀音院今名楞伽院即其地也所謂南峯者乃古之報恩之居院耳院枕巖腹躋攀幽峻自報恩寖衰而南峯乃興大中五年號爲支山天福五年改曰南峯聖朝賜以今額師老相承殿閣堂廡奐然一新矣山中危壁竦立石門夾道前對牛頭山旁作西庵又有碧琳泉待月嶺南池新泉之類自昔著名故傳裴休書額已亡矣右二十

天平寺在吳縣西南天平山下山有白雲泉始見於白公詩其寺建於寶曆二年乃樂天爲蘇州刺史之歲蓋因泉以興寺也范文正公之先葬其旁賜額白雲寺中有文正公祠堂右二十一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方俗以爲丁令威所居圖經吳縣界有丁令威宅此殆是歟錢氏時有泉出于寺中因名仙泉後改曰澄照寺右二十二

白蓮禪院本澄照別庵池中生千葉白蓮故以名院端拱初謝賓客濤嘗請學子院之西廡明年登第其子絳嘗刻石爲記右二十三

秀峯寺在靈巖山梁天監中置既經一紀忽有異人於殿隅畫一僧相俄而梵僧見之曰此智積菩薩也化形隨感靈應甚多後相雖經傳繪吳民瞻奉至今彌勤此寺占故宮之址景物清絶舊乃律居不能興葺徒長紛訟太守晏公剛爲禪刹人甚便之右二十四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旁俗傳堯民於此避水蘇子美詩云西南登堯峯俗云堯所基洪川不能沒上有高萊棲謂此也唐末慈齊禪師者建精舍名曰免水後改曰堯峯蓋亦有所傳也登高極目鄰州隱隱然右二十五

楞伽寺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其上有塔據橫山之巔隋時所建有石記存焉白樂天及皮陸有詩載集中寺旁有巨井深不可測井有石欄欄側有附人記刻蓋楊素移郡橫山下嘗居此地又有寶積治平二寺相聯皆近建也右二十六

明因禪院在橫山下廣陵王元璙墓在其旁故號薦福昔義懷禪師居此移焉院有藏經故傳廣陵姬媵所造右二十七

寂茲禪院與薦福相並乃宣徽使鄭文肅公墳寺右二十八

智顯禪院在橫山下梁人吳廣施所居爲寺號曰寶林錢氏改名寶華故今名寶華山祥符中心印軻禪師重建殿堂經藏合三百楹號爲勝刹初僧頷和尚以錫扣石湧泉爲流雖水旱不增減軻師引泉是用汔今猶存右二十九

光福寺在吳縣西南建於梁世近歲居人獲觀音銅像於水濱乃置寺中民間瞻奉頗有感應本郡威迎就城中祈禱皆驗云右三十

高峯禪院在胥山故在洞庭近歲郡人張諸皋親于胥山下旁建精舍乃請移賜額于此諸弟曰詢今爲戶部員外郎右三十一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抵吳縣百里建於梁廢於隋至唐光化中有浮圖志勤者結廬於此因而經古螢切一字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大中祥符中易今名山旁有泉甘潔歲旱不涸右三十二

孤園寺在洞庭梁散騎常侍吳猛之宅施爲精舍右三十三

慧聚寺在崑山縣西北三里馬鞍山孤峯特秀極目湖海百里無所蔽昔高僧慧嚮梁武帝之師宴坐此山二虎爲侍感致神人願致工力乃請師之壓縣是夜風雷暴作暗暝之聲人皆聞之迨明殿基成矣延袤十七丈高丈有二尺巨石巖然其直如矢非人力所能成縣令以聞武帝命建寺敕張僧繇繪神於兩壁畫龍於四柱郡鄉之民病瘧癘者至壁下乃愈每陰晦欲雨畫龍蜿蜒其體鱗甲欲動僧繇又畫鎖以制之會昌廢寺畫龍柱於郡中大中修復乃復以柱并金書牌鴻鐘還之至道中郡將陳公名□嘗遊是寺巖穴奇巧勝致甚多詩人孟郊張祜有詩今丞相王荊公次韻作之刻于石右三十四

興福寺在常熟破山爲海虞之勝處齊郴州刺史倪德光捨宅爲寺唐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卽此地也山中有龍鬬澗唐正觀中山中嘗生白龍與一龍鬭於此而成此澗有空心潭因常建詩以立名有御賜額唐懿宗咸通六年所賜有文舉塔體如塔二人者唐之高僧也有救虎閣五代時僧彥周爲虎救於此有宗教院雍熙中高僧贊惠修天台教於此故以名云近劉御史拯宰邑作八詠以志其事云右三十五

山凡十五篇

吳郡諸山名載圖籍者甚衆不復殫紀輒再考傳記補其缺漏以資博覽云右一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舊經載之已詳吳越春秋越絶書之類皆以爲闔閭所葬有金精之異故名虎丘然觀其巖壑之勢出於天成疑先有是丘而闔閭因之以葬也晉王珣撰山銘云虎丘先名海涌山又云山大勢四面周嶺南則是山逕兩面壁立交林上合升降窈窕亦不卒至蓋得其實矣褚淵嘗歎曰今人所稱多過其實今覩虎丘逾於所聞故傳以爲江左丘壑之表云舊傳秦皇求劍地裂爲池太平寰宇記云山澗是孫權所發以求闔閭寶器是非未可必也澗側有平石可容千人故謂之千人坐傳俗因生公講法得名右二

橫山。在吳縣西南。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盖以此得其名也。又名踞湖山。（踞或作鵲）山中有陸雲墓。今未審其處也。觀是山鎮此邦之西南。臨湖控越。實吳時要地。隋開皇中。嘗遷郡於橫山東。亦以是山爲屏蔽也。山周圍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偶伽、寶華、堯峯之類。皆在焉。薦福寺旁有五塢。皇祐中。節度推官馬雲與山人仇道名之。曰芳桂。曰修竹。曰飛泉。曰丹霞。曰白雲。盖因其物象云。（右三）

姑蘇山。在吳縣西三十五里。連橫山之北。或曰姑胥。或曰姑餘。其實一也。傳言闔廬作姑蘇臺。一曰夫差也。據左氏傳云。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廬起游姑蘇臺。盖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新作於夫差也。以傾吳之力。三年聚材。五年而後成。高可望三百里。雖楚章華未足比也。初。越王得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刻削。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采生光。獻於吳王。王大悅。受而起姑蘇之臺。申胥諫曰。王既殺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夫差既亡。麋鹿是游。昔太史公嘗云。登姑蘇。望五湖。而今人殆莫知其處。嘗欲披草萊以訪之。未能也。（右四）

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寰宇記云。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山。酈善長水經云。胥山上今有壇。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游姑胥之臺而望太湖也。或曰姑蘇山一名胥山。（右五）

岝崿山。在吳縣西南一十五里。圖經云。形如師子。今以此名山也。酈善長以爲。岝崿山云。俗說此木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吳。又東及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云。禹所用牽山也。大湖中有淺地。長老云。自岝崿山麓。自此以東。巷深。盖闔巷之讖云。吳地記云。吳王僚葬此山。山旁有寺。號曰思益。樂天嘗遊之。（右六）

報恩山。一名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昔有報恩寺。故以名云。所謂南峯東峯。皆其山之別峯也。今有偶伽天峯。中峯院。雖其旁。樂天詩云。淨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即此山也。（右七）

硯石山。在吳縣西二十一里。山西有石鼓。亦名石鼓山。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置館娃宮。楊雄方言。謂吳人呼美女爲娃。盖以西子得名耳。吳都賦云。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即謂此也。山頂有三池。一曰月池。曰硯池。曰玩華池。雖旱不竭。其中有水葵甚美。盖吳時所鑿也。山上舊傳有琴臺。又有響屧廊。或曰鳴屧廊。以楩梓藉其地。西子行則有聲。故以名云。下有石室。今存。俗傳吳王囚范蠡之地。山相連處有嶬村。其山出石。可以爲硯。盖硯石之名不虛也。嘗登靈巖之巔。俯具區。瞰洞庭。煙濤浩渺。一目千里。而碧巖翠塢。點綴於滄波之間。誠絕景也。或曰。昔陸玩施宅爲寺。即靈巖寺也。（右八）

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一名秦餘杭山。一名四飛山。有白堊。可用圬墁。潔白如粉。唐時歲以供進。故亦曰白墡山。吳越春秋云。越王葬夫差於秦餘杭山卑猶。盖即此山也。今澄照寺白蓮院在其下。（右九）

華山。在吳縣西六十里。於羣山獨秀。望之如屏。長林荒楚。蒼鬱幽邃。或登其巔者。見有石如蓮華狀。盖亦以此得名。或云。昔太康中嘗生千葉蓮花也。老子枕中記。謂可以度難。盖巖穴深邃。宜就隱也。舊有興教

院。院據山半。近歲改爲禪刹。（右十）

天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巍然特高。羣峯拱揖。郡之鎮也。林木秀潤。瞻之可愛。游者陟危躡石。乃至山腹。其上有亭。亭側清泉。泠泠不竭。所謂白雲泉也。自白樂天題以絕句。范文正繼之大篇。名遂顯於世。有卓筆峯、臥龍峯、巾子峯、五丈峯、石龜、照湖、鑑毛魚池、大小石屋。盖因好事者得名。（右十一）

穹窿山。在吳縣西六十里。舊傳赤松子食柏實石脂。絕食仙去。嘗於此山採赤石脂。吳都賦云。赤須蟬蛻而附麗。謂此也。（右十二）

包山。在震澤中。山有林屋洞。昔吳王嘗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窮。得靈寶五符以獻。即此洞也。水經注云。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瑯耶東武。俗謂之洞庭。魯哀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盖即此山也。或曰。太湖中別有夫椒山。盖與此山不遠。可以通稱。湖中之山有謂之大雷者、小雷者、三山者。昔人或號爲三山湖。舊傳震澤有七十二山。唯洞庭最巨耳。樂天嘗泛舟洞庭。著於篇什。陸龜蒙、皮日休有太湖詩二十篇。如神景宮、毛公壇、縹緲峯、桃花塢、明月灣、練瀆、投龍潭、孤園村、上真觀、銷夏灣、聖姑廟、崇裏石版之類。皆在此山。蘇子美云。洞庭民俗真朴。歷歲未嘗有訴訟至縣庭下。以桑柘柑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木相差於巖壑間。望之若金翠圖繪之可愛云。（右十三）

崑山。在本縣西北。或曰在華亭。盖割崑山之撥以縣華亭故也。晉陸機與其弟雲生於華亭。以文爲世所貴。時人比之崐岡出玉。故此山得名。（右十四）

海隅山。在常熟山。有二洞穴。穴側有石壇。周迴六十丈。山東二里有石室。與仲雍、周章、闔廬長子、並葬此山。西北三里有越王勾踐廟。梁昭明太子作招真治碑云。虞山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紛若雲而作峯。潔水懸流。離天河而俱會。又云其峯有石城石門。即此山也。（右十五）

水凡十節

太湖。在吳縣南。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其實一也。吐吸江海。包絡丹陽、義興、吳郡、吳興之境。其所容者大。故以太稱焉。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者。北江、中江、南江也。膝丹陽毗陵者爲北江。即今之大江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至于具區者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于海。震澤之流有所洩。是以底定。今二江故道中絕。故震澤有泛濫之患。理勢然也。所謂五湖者。蓋所納之湖有五也。郭景純江賦云。包五湖以漫漭。言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震澤也。舊傳五湖之名各不同。圖經以謂一曰貢湖。二曰遊湖。三曰胥湖。四曰梅梁湖。五曰金鼎湖。又曰菱湖。酈善長以謂長塘湖、貴湖、上湖、滆湖。與太湖而五。韋昭云。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荊溪水。北通晉陵滆湖水。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謂之五湖。陸魯望以謂太湖上稟咸池之氣。故一水五名。又爲仙家浮玉之北堂。故其詩曰。昔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又云。（古候切一字）浮玉苑與崑閬。正謂此也。湖中有山大小七十二。洞庭其一也。其大雷、小雷山。相去十里。其間謂之雷澤。或謂舜之所漁。非也。又有三山。白波天合。三點黛色。

陸士龍贈顧彥先詩云、我家五湖陰、君住三山陽。是此山也。右一。

松江出太湖、入于海。韋昭以爲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今浙江浦陽與震澤不相入、韋說非也。昔吳王軍江北、越王軍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中軍銜枚潛涉、吳師大北、卽此江也。酈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此謂也。庾仲初揚都賦注云、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今觀松江正流、下吳江縣、過甫里、逕華亭、入青龍鎭、海商之所湊集也。圖經云、松江東寫海曰滬瀆、亦曰滬海。今青龍鎭旁有滬瀆村、是也。江流自湖至海、凡二百六十里、岸各有浦、凡百數。其間瓌曲而爲盤者甚多、類疏瀹而後免於水患。或傳松江口故深、久淤而不治、稍稍乃淺、故可爲梁以渡。然或遇大水、不能遽泄者、以此也。松江一名笠澤、陸魯望居甫里、號所著曰笠澤叢書。右二。

運河出震澤、傳稱吳城邗溝、通江淮。國語亦云、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蓋由此河以通江北也。隋大業六年、敕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而闊十餘丈、擬通龍舟、巡會稽。陸士衡詩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樂天詩云、平河七百里、沃壤兩三州。皆謂此水。也歲旱或淺淤、故常加浚治、乃得無阻。右三。

新湖在城市、杜荀鶴詩云、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蓋指此地。祥符中、崇儀使樊著守郡日、嘗開廣之。右四。

七堰者、皆在州門外。據樂天詩云、七堰八門六十坊。而圖經云、廢堰一十有六、蓋樂天指其近者言之也。舊說蓄水養魚之所。或云所以遏外水之暴而護民居。近世城中積土漸高、故雖開堰無甚患也。右五。

越來溪在吳縣之境、自太湖過橫山、至于郡城之西。蓋越王由此水至于吳、故得此名。右六。

谷水、據酈善長云、松江一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谷水出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卽秦之長水縣、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盤官縣故城南、過武原、出爲散浦、以通巨海。陸機詩云、彷彿谷水陽、眷戀崑山陰。卽此水也。蓋此渠足以分震澤松江之水、南入于海也。後世谷水堙廢、入不復知其名。故吳中多水。嘗質於老儒長者、謂松江東流、聚爲小湖、西北接白蜆、馬腰、谷瑇瑁、四湖、蓋所謂谷湖者、卽谷水之舊迹也。又南接三泖、泖有上中下之名。故傳陸士衡對晉武帝云、三泖冬溫夏涼、蓋此地也。泖之狹者、猶且八十丈、又下接海鹽之盧瀝浦、海鹽卽武原也。行二百餘里、南至于浙江。疑此卽谷水故道。水經以謂入海、而此浦入江者、蓋支派之異也。梁大通二年、以吳興水災、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開大瀆、導洩震澤、以寫浙江中。蓋此浦是也。浦旁頗有遺迹、至唐時、乃設堰以隔海潮。嘉祐中、姑蘇水災、詔遣都官員外郎沈衡相視、嘗欲開此浦、未克興功。右七。

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縣、而達于海、卽婁江也。據酈善長引庾仲初揚都賦注云、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按婁者、縣名、今之崑山是也。塘之

兩岸、又爲六堰、四十四浦、六十四涇。按引湖澤、乃昔人所以泄具區之暴流、備民時之溢溉也。右八。

常熟塘、自齊門北至常熟、百餘里、皆有涇浦、入□□□。蓋闢其渠以洩水、則有涇引其流以至江、則有浦、其名甚衆。而崑湖陽城湖之水、皆賴以泄焉。右九。

新洋江、在崑山縣界、本有故道。錢氏時嘗浚治之、號曰新洋江。旣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江流溉岡身也。右十。

吳郡圖經續記卷下

治水　往迹　園第　冢墓　碑碣　事志　雜錄

治水

地勢傾於東南、而吳之爲境、居東南最卑處、故宜多水。昔禹之治水也、因其勢之可決者、疏而爲三江。因其勢之必聚者、瀦而爲五湖。乃底於定。微禹、其能不魚乎。自二江故道堙廢、而五湖所受者多、以百谷餘納之巨浸、而獨洩於松陵之一川、勢不能無漫溢之患也。觀昔人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涇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儲水、遇淫潦可洩以去、逢旱歲可引以灌。故吳人遂其生焉。前代經營之迹、多不見史。至唐元和中、開常熟塘、古碣猶存、頗稱溉灌之利。其郡守氏李、不著名。廉使氏韓。韓皐、元和三年爲浙西觀察。錢氏時、嘗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蓋當是時、方欲富境禦敵、必以是爲先務。自皇朝天禧天聖間、吳中水災、於是命發運使張綸同郡守經度、於崑山常熟各開衆浦、以導積水。景祐中、范文正公來治此州、適嘗歉歲、深究利病、不苟興作。公以謂松江不能盡洩震澤衆湖之水、雖北壓楊子江、東抵巨海、河渠至多、堙塞已久、不能分其勢。今當疏導諸邑之水、東南入于松江、東北入于楊子與海也。於是親至海浦、開浚五河。五河之名、老人云、皆涇之類是也。是時論者沮之、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或曰、日有潮至、水安得下。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或曰、開浚之役、重勞民力。公以謂江海之下、故得爲百谷

王豈能不下於此謂江水已高不納此流者非也彼日之潮有損與益三分其時損居二焉乘其損而趨之勢孰可禦謂日有潮至水安得下者非也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局之沙不能壅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亦復何患謂之因潮至數年復塞者非也東南所殖唯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俾之遊逸溝瀆脫百姓於饑餓佚道使之雖勞不怨謂開浚之役重勞民力者非也於是力破浮議疏瀹積潦民到于今受其賜有盤龍匯者介於華亭崑山之間步其徑纔十里而洄穴迂緩逾四十里江流為之阻遏盛夏大雨則泛溢旁齧淪稼穡壞室廬殆無寧歲范公嘗經度之未遑興作寶元元年太史葉公清臣漕按本路遂建議鑿為新渠道直流速其患遂弭厥後轉運使沈立之又開崑山之顧浦頗為深浚□□□□□□□□□□□□納陽城湖南吐松江俗謂之崑山塘隄防不立風濤相乘廢民畸阻舟楫盜剽鹽貿行其間吏莫能禁由唐以來欲修築未克也皇祐中王丞相以舒州通判被旨專相水事荊公與縣吏挐舟徧視訊其鄉人作圖以獻至和中崑山主簿丘與權白郡守呂光祿居簡以為作塘有大利呂公從之於是鳩民興役先設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既成號曰至和塘嘉祐之間吳人游饑朝廷選擇守將𢷬制其事蔡秦州抗自校理典是郡嘗轄行縣按水親度其利是時李兵部復圭為轉運使韓殿省正彥宰崑山於是大修至和塘使之胡官切一字厚民得因依立塍塢以免水患而韓君又開松江之白鶴匯如盤龍之法皆為民利轉運使王純臣建議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令縣令教誘殖利之戶自作塍岸定邑吏勸課為殿最嘗時推行焉其後論水者益多儒者傳肱欲決松江之千墩金城諸匯灘去迂滯又欲開無錫之五瀉堰以減太湖而入于北江導海鹽之蘆瀝浦以分吳松而入于浙水於崑山常熟二縣深闢浦港過東南風則水北下于楊子過西北風則水南下

於吳松庶可紓患又令有田之家據頃畝疏鑿溝港司農丞郟亶請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溝澮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不潤而水田亦減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遺迹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堤岸高厚則水不能為害而可使趨於江也郟衙命至蘇經度其事而工重役大不克成既而朝廷從農田水利使者以屬其事所以浚河渠因防岸通畎澮非在司存可以按見其迹自熙寧之末旱澇之後累年顛稔由是興作差簡然水旱之數古所不免而長民者不可以廢其防也嘗聞瀕海之地岡阜相屬俗謂之岡身此天所以限滄溟而全吳人也雖有涇浦而日為潮沙之所壅久則淤澱是不可以不治也夫治水者當浚其下下流既通則上游可道也范文正公嘗與人書云天造澤國衆流所聚或淫雨不能無災而江海之涯地勢頗高溝瀆雖多不決不下如無所築良可減害若其濬深江潮乃來愆亢之時萬戶畎澮此所以旱澇皆為利矣此智者之言也范公之迹固未遠求其存而繼其功不亦善哉至於羣言衆說各有見焉擇其可行者裁而行之斯善矣夫事有興於古人而廢於後世有遺於前代而補於來今苟為古人所興者勿廢前之所遺者必補則何利之不成何病之不根哉

往跡凡二十六節

長洲苑吳故苑名在郡界昔枚乘諫吳王云遊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吳都賦亦云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注云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虛因名焉庾信哀江南賦云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亦取諸此右一

闔廬城即今郡城也舊說子胥伐楚還師取丹陽及黃瀆土以築蓋利其堅也郡城之狀如亞字唐乾符三年刺史張傅嘗修胡官切一字此城梁龍德中錢氏又加以陶甓右二

閶門故名閶闔門吳王闔廬時有之或云魯匠般所製也有高樓閣道吳兵後由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吳屬楚復曰閶門右三

吳小城白門蓋闔廬所作至秦始皇時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右四

魚城在吳縣西橫山下遺址尚存蓋吳王控越之地宜為吳城謂之魚城誤也橫山之旁岡勢如城郭狀今猶隱隱然又有射臺亦在橫山右五

石城在吳縣東北故為離宮越王獻西子於此山有石馬望之如人乘之右六

華池華林園南城宮故傳皆在長洲界闔廬之故迹也有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亦云游樂之地又有吳宮鄉陸魯望以謂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蓋夫差所幸之別觀故得名焉魯望作闔吳宮辭辭見集右七

三瀆在華亭境魯望詩云三瀆涼波魚蕆動謂此也右八

洞庭亦多吳時舊迹所謂練瀆者練兵之所也傳云越敗吳於夫椒夫椒即包山也湖岸極清處為消夏灣乃吳王游觀之地右九

雞陂墟者畜雞之所豬巷者畜彘之處走狗塘者田獵之地也皆吳王舊迹並在郡界又有五茸茸各有名乃吳王獵所陸魯望詩云五茸春草雉媒嬌謂此也右十

蠡口在長洲界又謂之蠡塘昔范蠡扁舟浮五湖蓋嘗經此右十一

胥口在姑蘇山西北十二里因胥山得名右十二

坂塘在吳縣東南三十五里大江邊夫差十二年既殺子胥投尸於江浮以鴟夷革後悔之君臣臨江作壇創設祭奠百姓緣為立廟宋元嘉三年吳令徙廟匠門內一云坂塘邊有酒城夫差祭子胥勸酒因名之右十三

許市在郡西二十五里圖經云秦皇求吳王劍白虎蹲於丘上遂西走二十五里而失劍不能得地裂為池因名其地曰虎嘐音留蓋此地是也唐諱虎錢氏諱鏐故改云許市右十四

胥屏亭在吳縣界漢初有陸烈字伯元為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亭子孫遂為吳縣人吳郡陸氏之所自出也右十五

袁山松城在滬瀆江側為波濤衝激半毀江中袁山松城東三十里夾江又有二城相對闔廬所築以控

越處古人於海道固爲之防矣右十六

死亭澗在閶門外七里故傳朱太守妻墓自經於此右十七

新郭在吳縣西橫山下隋開皇平陳江南未服聚爲盜賊隋文帝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之追擊至蘇州移郡邑於橫山下蓋欲空其舊城耳此新郭者當時之遺址也或曰越王城亦在焉蓋此地吳越之所控守也初楊素遷城於橫山也匠者以樹木爲城門之柱素見之謂匠者曰此木恐非堅可閱幾年匠曰可四十年不朽素曰足矣是城不四十年當廢至唐正觀中復舊城果如其言右十八

蓮塘寰宇記云在吳縣西十二里有田數畝生蓮華千葉華麗右十九

望市樓據元微之詩寄樂天云弄潮船更曾觀否望市樓還有會無注云望市樓蘇之勝地也今觀風樓爲近市殆卽此耳右二十

東城桂白樂天云蘇之東城吳郡城也今爲樵牧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也詩缺右二十一

望亭在吳縣西境吳先主所立謂之御亭隋開皇九年置爲驛唐常州刺史李襲譽改今名劉禹錫詩云懷人吳御亭謂此也右二十二

柳毅泉事具圖經泉在太湖之濱雖大風撓之不濁雖旱不耗此所以爲異右二十三

滬瀆松江東寫海曰滬瀆陸龜蒙敘矢魚之具云列竹於海澨曰滬蓋以此得名今其旁有青龍鎭人莫知其得名之由詢於老宿或云因船得名按庾信哀江南賦云排青龍之戰艦南史楊素伐陳以舟師至三峽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楊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擊敗之則青龍者乃戰艦之名或曰青龍舟孫權所造也蓋昔時嘗造船於此地因是名之耳右二十四

吳王之時劍有干將莫邪甲有水犀舟有艅艎干將者劍工也莫邪者干將之妻也始干將作劍採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於是莫邪曰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當得其人而後成乎於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廬闔廬甚重之水犀者徼外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人蓋以水犀飾甲也艅艎者大舟也句踐泝江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卽此也右二十五

大酒巷舊名黃土曲唐時有富人修第其間植花浚池建水檻風亭醞美酒以延賓旅其酒價頗高故號大酒巷右二十六

園第凡十五節

伍子胥宅故傳在胥門旁子胥諫吳王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怒賜之屬鏤子胥曰吾死必抉吾目置之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右一

宜假宅在常熟縣西北宅中有井闊三尺深十丈井旁有塘塘北百步有浣沙石方四尺縣有宜假橋蓋

得名於此子游以文學升聖師之堂吳人好儒術其有所自哉右二

長鋏巷一名彈鋏巷在吳縣東北二里巷有馮煖宅煖客有齊孟嘗君之門彈長鋏而歌者也樊庶夸以彰孟嘗君美聲說齊王以復孟嘗君相位其顯名也宜哉唐人云有墳在側碑刻猶存舊傳郡郭三百餘巷蓋皆有名而失之惜哉右三

陸氏鬱林石初陸績爲吳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巨石爲重至姑蘇置其門號爲鬱林石世保其居唐史書之右四

晉東亭獻穆公王珣與其弟珉宅外在虎丘內在白華里後皆施以爲寺昔虎丘東西二寺今之景德寺皆是也景德寺舊號虎丘廨院皆書云吳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戴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後珣爲尚書僕射上疏請召逵爲國子祭酒逵名益顯右五

顧辟彊園王獻之入會稽經吳門先不識主人値辟彊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獻之游歷旣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曰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獻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蓋獻之之肆辟彊之隘也辟彊園唐時猶在顧況嘗假以居郡守贈詩云辟彊東晉日竹樹有名園年代更多主池塘復舊孫今莫知其所右六

戴顒宅故傳北禪寺是也顒父逵字仲若嘗游吳號爲吳中高士顒居剡下復游桐廬桐廬僻陋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右七

陸龜蒙宅在松江上甫里魯望唐相元方七世孫也始居郡中臨頓里晚益遠引深遁居笠澤旁自號甫里先生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有牛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色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蓋遂終焉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龜蒙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其所居遺基尚存右八

任晦宅見於皮陸詩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而任君棄運縣尉歸居于其間魯望詩云吳之辟彊園所昔勝槩敵前聞富修竹後說紛怪石風煙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迹不知清娃在盡付任君宅據此殆卽辟彊之園耶右九

廣陵王元璙別宅舊與南園相近據九國志云元璙治蘇州頗以園池花木爲意創南園東圃及諸別第奇卉異木名品千萬今其遺迹多在居人之家其崇岡清池茂林珍木或猶有存者右十

范文正公義宅在眷濟橋旁宅之東宿矣有西齋已百載二松對植扶疎在軒文正公少長於北及還吳乃命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樹閣曰松風閣賦三題以規戒其昆季子弟其後遂捨宅爲義宅使其族屬世世居焉旣貴又於其里中買常稔之田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中長而能幹者一人主其出納焉人日給米一升歲衣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娶與長幼之葬者皆有差公之令嗣顯於朝雖未歸吳而至今能修其法承其志不墜也故

族中之仕者足以養其治族中之不仕者足以助其生蓋自古未有而文正爲之斯百世之師法也已文正公得凡塊與右十一

蘇子美滄浪亭在郡學東子美既以事廢乃南遊吳中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木鬱然崇阜廣水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趨數百步有棄地乃中吳節度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狀遺意尚存子美買地作亭號曰滄浪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諸公多爲之賦詩子美嘗謂吳中橘柚茶野醞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蓬終此不去焉右十二

程正議宅在南園旁公少而軒豁有才志因過隙地右開元瑞光二寺左南園嘗曰此可以爲宅也及稍顯遂得其地卜居焉太守晏公贈之詩云衣冠雖盛皆僑寄青瑣仙郎獨我鄉蓋衣冠居郡固多唯公定吳人也晏公又名其坊曰晝錦以志焉右十三

故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元魏公宅在帶城橋東元公嘗參大政引年歸老居於是邦太守章公命其宅曰袞繡坊右十四

先光祿園在鳳凰鄉集祥里高岡清池喬松壽檜粗有勝致而長文棲隱於此號曰樂圃右十五

冢墓凡十五節

巫咸墳在平門東北三里巫咸商大戊時賢臣也書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說者以爲巫咸古神巫也舊傳有墓於此故書之圖經亦曰虞山者巫咸所居然則咸嘗在吳矣平門又名巫門爲此故也吳王壽夢楚之大夫申公巫臣適吳圖經云巫臣冢在將門外非與此同右一

太伯墓皇覽云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劉昭案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井猶存二說固不同今吳縣無錫界俱有梅里之名未知孰是要當訪之耳右二

仲雍墓太平寰宇記云常熟虞山有仲雍齊女冢東是仲雍西是齊女仲雍比德太伯孔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班固以虞仲者仲雍也梁昭明太子作虞山招真治碑云遠望仲雍而高墳猶鬱傍臨齊女則哀壠蒼茫蓋梁時猶可見也右三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吳越春秋以謂吳王小女因王食蒸魚辱之不忍久生乃自殺一說夫差小女字幼玉觀父之過憂國之危願與韓重者爲偶志願不果結怨以死夫差痛思之以金棺銅槨葬之閶門外葬已祭之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殁身黃坡竊謂此詩亦有深旨殆此女生時所賦耶南山有烏喻越也北山張羅喻制越非其所也烏既高飛句踐之盛也羅將奈何夫差不可以制越也志欲從君讒言孔多謂雖欲從父之命奈何其聽讒言而忘忠議也彼韓重之怨蒸魚之忿殆恐非也墳之爲湖或曰墓所陷也或曰取土爲墳鑿而成也右四

齊女墓在虞山吳太子所娶也齊女思發病且死謂太子必葬我虞山上儻死而有知猶望故國吳王

從之孟子謂齊景公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右五

吳王僚墳在吳縣西十二里㟁嶂山旁在西下有思益寺右六

吳王夫差墓在吳縣西北四十里餘杭山猶亭卑猶之位今名陽山者是也地近太湖夫差棲於姑蘇山轉戰西北敗于干遂夫差既伏劍死越王令干戈人以一壞土葬之秦餘杭山卑猶辭亦葬其旁右七

胥假墓在虞山上與仲雍墓並列右八

漢梁鴻墓在縣西四里要離墓北後漢書云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娶同郡孟光字德耀其至吳依皋伯通廡門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葬於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梁隴叢云在金昌亭一里續志云今閶門內城內有古冢二相傳爲要離梁鴻墓金昌亭在城內未暇可疑右九

漢豫州刺史孫堅及其妻吳夫人會稽太守策三墳並在盤門外三里載唐陸廣微吳地記墓前有小瀆曰陵浜鄉俗稱爲孫王墓按吳書堅死於初平二年年三十七策死于建安五年年二十六堅妻吳氏死于建安七年合葬堅墓黃龍元年權追尊堅爲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吳氏爲武烈皇后策爲長沙胡官切一字王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拔吳高陵松柏石碑蹉跌按晉陽秋云惠帝元康中吳令謝東謝詢表爲孫氏二君墓置守冢五人修護掃除有詔從之其文張俊所作今載文選盤門外大冢是也又唐孫德琳墓志云開元十年窆於十四代祖吳武烈皇帝陵東南平地續志云魏與綱立孫堅廟在縣東北孫策祠在縣南右十

張翰葬橫山東五里翰吳人見幾而作託意蓴鱸歸以歿卒可謂高行之士墳雖亡而名宜存也右十一

顧三老墳在閶門外城北蓋顧綜墳也綜字文緯吳人肆有道歷御史大夫尚書令殿上三老漢明帝褒三代之禮正月上日幾辟雍嚴設几杖乞言受誨焉吳丞相雍有爵孫也綜於東漢書無傳事見顧況所撰廟庭碑銘云刊石閶門德輝不滅碑亡右十二

史惟則葬吳城下惟則字天問吳人也工八分飛白二篆在唐中葉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則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也歷集賢翰林學士卒右十三

廣陵王元璙墓在橫山元璙字德輝武肅之子文穆之兄也爲中吳節度文穆既襲位元璙來覲置宴宮中用家人禮文穆起酌酒甚壽曰先王之位兄宜當之俾小子至是實兄推戴之力元璙俯伏曰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而立君臣之分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酣樂而罷元璙卒之文奉嗣爲中吳節度涉獵經史好賓客飲號數人常乘白騾被鶴氅泛舟池中遠近聞賓客笑語聲則就飲爲樂卒官亦葬橫山右十四

范文正公之先墓在天平山下置祠堂於白雲院中每歲清明大合族人以義田之資設盛饌祭掃至今修之近世諸公葬於郡境者固多知之不詳未悉書也右十五

碑碣凡九節

朱氏墓碣、在吳縣西穹窿山傍。俗傳云買臣之墓、非也。按舊經云、買臣冢在嘉興縣界、不在此也。墓傍有碑、已漫滅。其字可讀者云、一十六世、四百一十九年、居下邳。自平始三年避地、至會昌壬戌、凡八百四十二年、籍于吳。故邳村之名、由下邳之來也。碣序朱氏過江之祖（文闕）孝廉、除郎中、舉有道茂才、驃大將軍府、除長水校尉（文闕）。當漢綱既墜、天下大亂、公側足跼蹐、遜遁江（文闕）。其後大墜敘子孫官爵。此蓋唐人追敘朱氏過江之祖、石字堙滅、譜系不傳、惜哉。又按唐志載朱氏世系、漢司隸校尉寓、坐黨錮誅、子孫避難丹陽、丹陽朱氏之祖也。蓋丹陽亦有朱氏云。右一。

春申君廟碑、史惟則書。又嘗書太伯廟碑、重玄寺額、今失之。右二。

閶門額、李陽冰篆、今已失之。右三。

武丘東山碑、龍興觀碑、皆陸柬之書、亡矣。右四。

包山神景觀林屋洞院碑、唐開成三年建、石已殘缺。據其所述、蓋唐肅宗時、有自潤州刺史求入道者。又云、乃去權位、散髮粗知、草履杖藜、游乎山岳、至此山、於洞之西門造玄壇、立室修玄元真容。而石剝斷折、莫知其姓名爲誰氏。其銘有云、毛公唐君、前後出處、蓋唐君斯人也。碑中亦述周息元之事云、止於內殿、帝折見就、問以道德之門、乃獻諫書、用毗聖化。其文間可見、不能詳知。噫、高士之節、固難得。偶一有若、又遁逝山澤、不與人接、其名聞於王公大人者幾稀矣。如此碑所載者、既不見於史冊、託之金石、又復殘滅。雖綴拾存之、而不得其（胡官切）一字、惜哉。右五。

報恩寺慧敏律師碑銘、台州司馬陳諷撰、蘇州刺史元錫書、字剝刓缺。碑云、遷神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丞蘭若（文缺、蓋右之下字）所謂八隅泉池者、皮陸集所謂南池者是耶。今不見其迹。右六。

天台大德元浩和尚靈塔碑頌、太原少尹崔恭撰。元浩姓秦氏、字廣成、智者大師之六世孫、荊谿和尚之法子。翰林學士梁肅、蘇州刺史田敦及崔恭、皆受業弟子。建塔於虎丘東山南原（文具崔集）。右七。

畫龍記。長洲縣令廳事北廡有畫龍六、僧繇、弗興之儀度。模之不知何人、其工不謝二子也。唐李紳爲記其事、碑刻猶存。右八。

周先生住山碑、在洞庭山、唐華州刺史令狐楚撰。右九。

事志凡二十七節

泰伯三以天下遜、延陵季子三以國遜。孔子謂泰伯至德、民無得而稱焉。其於春秋、皆曰吳子使札來聘。於札之葬也、題曰嗚呼吳延陵季子之墓、賢之也。吳越春秋云、古公病將卒、令季歷歸國於太伯、而三遜不受。蓋孔子稱三遜者、著其實也。詩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美王季之友泰伯。是王季嘗歸國於太伯、而泰伯不受、不爲虛言也。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辭不可。諸樊乃攝事當國。已除喪、致位季札、季札又辭。吳人固立焉、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以稱先王之意。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又逃去。

是三遜其國也。然太伯遜而周興、季札遜而吳亡、其所遇則然也。其讓風大節、足以興萬世之善、所補豈小哉。宜血食於吳不絕也。右一。

昔孔子登泰山、見吳門有白馬如練。此論者傳聞之誤、而好奇之過也。孔子雖至聖、其視聽與人同耳。與魯相去不翅數千里、安能見白馬如練哉。昔王充論衡嘗辯之矣。右二。

吳王夫差之敗也、越王與范蠡入臣於吳。或曰、囚也。蓋三年而後得歸越。其所以斷大謀、成霸業、蠡之功居多。句踐之滅吳也、師還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越王曰、吾將與子分國而處之。范蠡對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范蠡地。左丘明著國語、蓋與蠡同時、猶曰莫知其所終極。而太史公以謂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老居陶、號陶朱公。嗚呼、蠡能霸其君、藏其身、智哉智哉。右三。

禦兒者、地名也。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于禦兒。又句踐曰、吾用禦兒臨之。而俚俗之言以禦爲語、曰范蠡獻西子於吳、道中生子、至此而能語。又從而爲之說曰、吳既亡、西子從范蠡以行。杜牧亦云、西子下吳邦、一舸逐鴟夷。夫蠡之智、足以顯君而保身、必不蹈於汚也。昔武王伐紂、誅妲己、而高穎誅張麗華、孰謂蠡不如高穎乎。右四。

吳舊號句吳、蓋方俗之辭、猶越之爲於越也。又說者曰、吳者、虞也。太伯於此以虞志也。右五。

張良七世孫曰睦、字還公、爲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吳郡張氏皆其後也。右六。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也。少有隱操、遂往剡、居瀑布山。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僧達答書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昔丘丹答韋應物詩云、還同褚伯玉、入館忝州人。謂此也。右七。

晉顏含以孝友聞。自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右八。

何求、字子有。弟點、字子晳。胤（避太祖諱）、字子季。簡穆公尚之孫也。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求除中書郎、不拜、隱居吳之波若寺、足不踰戶、人罕見其面。後隱武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點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罵。點、公卿禮下之。或乘柴車、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累召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不就。點少時嘗病渴利、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梁武帝與點有舊、賜以鹿皮巾、幷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仍詔拜侍中、辭疾不起。子季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

雲門寺，初，子李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子季又隱，世以點為大山，子季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又
謂點為孝隱，子季為小隱，世號何氏三高，子季年七十餘，乃移還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東境守宰經
塗者，莫不畢至，梁武帝詔為特進，不起，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年八十六。右九。
陸慧曉、字叔明，張融，字思光，皆吳人也，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時人以為江東裴樂也，融弱冠有名，行
已卓越，慧曉與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武陵王曄
守會稽，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
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慧曉為南兗州刺史，融為司徒
左長史，卒，俱有傳，交讓。瀆，與乘魚橋相近，蓋因張陸得名也。右十。
江左時，三吳舊有鄉射禮，羊玄保為吳郡，嘗行之，後久不復脩，蔡興宗為會稽太守，行之，禮儀甚整。右十一。
南史稱汝南周洽，歷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傅翽亦有能名，為吳令，別
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患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
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翽位至驃騎諮議。右十二。
虎丘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寺詩。幽獨君詩，清遠道士、所稱自商周至秦漢末，以鬼神自謂，顏魯公愛
之，遂刻於巖際，幷有繼作，李衛公又從而和之，幽獨君詩、大曆中於劍池石壁隱出，觀察使李道昌以聞
于朝，代宗勅道昌祭之，此亦甚異也。右十三。
張長史、吳。縣人也，為人倜儻閎達，卓爾不羣，所。遊者皆一時豪傑，其草書入神品，初為常熟尉，有老叟陳
牒，既判去，不數日復來，長史怒而責之，曰，汝何以細故屢擾吾官府也，叟曰，觀君筆迹奇妙，欲以藏篋笥
耳，非有所論也，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長史觀之，曰，天下奇書也，自此盡其法，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
走，下筆愈奇，嘗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以此呼張顛。後為金吾長史。右十四。
韋應物，正。元初，為蘇州刺史，是時，房孺復為杭州刺史，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其風流雅韻，播於吳中，
或目韋房為詩酒仙，韋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唐人賢而慕之，不敢名，皆曰韋蘇州云。
右十五。
杜牧詩云，我愛朱處士，三吳居中央，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黃，又云，我昔造其室，羽儀鸞鶴翔，交橫碧流
上，竹映琴書牀，出俗無近語，堯舜禹武湯，觀此詩，知處士之賢也，然莫知其名，而他書亦無所見，惜哉。右
十六。
圖經，每歲有丁身錢，自大中祥符四年，詔以兩浙福建路荊湖南北廣南東路在偽國日出丁身錢，並特
除放，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有餘貫，由是蘇民至今無計口算緡之事，蒙澤最厚。右十七。
謝賓客濤，字濟之，既冠，居吳中，會汾祀卒，郡國當表賀，吳士為奏者文體弱，更數人皆不能如郡將意，謝
公私草之，為人持去，郡將大稱歎，吳中先生亦自愧不及，故王黃州、羅拾遺處約，並為吳之屬縣長，謝公

與之游，雖嘗與王書云，濟之揭擁天人，蓋吾曹之敵，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右十八。
王黃州禹偁，字元之，嘗為長洲宰，其風流篇什，播於一時，由此遂拜拾遺，故其詩云，吳門吏隱過三年，何
事陶潛捧詔還，步武已遂。龍尾道，夢魂猶憶虎丘山，今虎丘至今有其像存焉，他詩皆具總集。右十九。
丁晉公、吳人，大中祥符中參豫大政，八年，出為平江節度使，知昇州，擁節旄還本鎮，過鄉拜墓，搢紳榮之，
吳人自陸宣公後，至公為宰相，歸葬于華山習家原。右二十。
兩浙轉運使治所，初在吳郡，孫何漢公自京東遷二浙，實居于此，作三亭，一曰自公，於此退處也，二曰溫
故，於此閱書也，三曰艤舟，於此艤舟以備巡按也，有三亭記，見集中。右二十一。
姑蘇刺史有若范文正公、富監丞皆牧鄉郡，葉少列先典州，既而請老，其子道卿以本路漕節來侍，其孫公
秉熙寧中又為郡守，蔣希魯再牧是邦，遂歸休於此，盛文肅、胡武平、趙叔平後至政府，皆盛事也。右二十
二。
平江節度推官廨舍，昔甚隘陋，天聖中，武寧章岷伯鎮居幕府，始廣而新之，伯鎮時名藉甚。初登第，翰林
諸公賦詩贈行，其廨舍記幷記刻猶存，當是時，盛翰林度、黃工部宗旦守郡，多以事委伯鎮，而伯鎮之弟
伯瞻及今太守朝議公同侍親居此。吳中士大夫多稱之，伯瞻後至太常少卿、按漕廣東云。右二十三。
章太守嘗言伯鎮之在幕也，盛文肅公委之編閱經史，凡有與事者，錄為一書，其書在盛氏，人不復見之，
惜哉。右二十四。
許洞以文詞。稱於吳，尤邃左氏春秋，嗜酒，嘗從酒家貸飲，一日，大寫壁，作歌數百言，鄉人競來觀之，售數
倍，乃盡捐其所負。右二十五。
陳氏有兩高士，曰郢，曰之奇，郢不聞其字，范文正公以先生稱之，錢氏歸朝也，郢有兄七人，皆仕宦，而獨
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好佛老，晚不茹葷者十五載，丁晉公、其甥也，欲薦以官，郢拒之，晉公以詩誦美，嗚
呼，可不謂高士哉，之奇、字虞卿，謝隨西郡王宅教授以歸，十八年而終，嘗有詔起之，不行也，持身謹儼。而
外簡曠，不為矯飾之行，衣冠者務攜酒相過從，虞卿過輒往，未嘗視其人以為高下，鄉人愛之，遂於道
者，必肅容起恭，相語曰，此吾陳君子也，孝友睦婣，贍宗族，雖貧而竭力，吳人言家行者，必推虞卿，其葬
也，今丞相王公為之銘，號曰陳君子云。右二十六。
元豐四年，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元魏公絳，正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程公師孟，相繼請老，居吳中，二公交
契最密，又同還里第，時太守朝議章公岵，亦平昔僚舊，於是良辰美景，往來置酒，以相娛樂，又嘗會集諸
老，以繼會昌洛中之宴，作新詞以歌焉。右二十七。

雜錄凡十五條

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蘇州舊貢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布，白角簟，草席，穀，大小香秔，柑，橘，藕，鯔皮，鮠
鯌，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皆具唐志。右一。
大業中，吳郡送扶芳二百本，勅西苑種之，其木。蔓生，纏他木，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葉，微炙之，以為

飲色碧而香美令人不渴有諸禪師妙得術以扶芳葉爲青飲又獻菰菜裛二百斤其菜生於菰蔣根下形如細菌色黃赤如金梗葉鮮。嫩和魚肉甚美七八月生薄鹽裛之入獻右二

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种子勑苑內湖中以草把別邊。著水邊十餘日即生小魚其取魚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者日晚集湖邊淺水中有菰蔣處産子綴著草上是時漁人以網罟取魚然至二更則產竟散歸深水乃刈取菰蔣草有魚子者曝乾爲把運送東都至唐時東都猶有白魚右三

大業中吳郡所獻有海鮸魚乾膾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面盤十盤帝以示羣臣云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此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珍今日之膾乃是東海鮸魚所作來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虞世基云術人既幻其膾固亦不真出數盤以賜達官海魚肉軟而不腥雖已經久乾以法修之可食也又獻蝦子四十挺色如赤瑠璃光徹而肥美勝於。鱝子數倍又獻鮸魚含肚千頭極精好愈於石首含肚也松江鱸魚乾膾六瓶瓶容一斗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膾撥令調勻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之佳味也紫花碧葉間以素膾鮮潔。可愛蜜蟹二十頭擁劍四瓶擁劍似蟹而小一螯偏大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也鯉腴。鮓四十瓶肥美冠於鱣鮪乾膾之類作之皆有法時有口味使杜濟濟會稽人別味善於鹽梅然募珍海物以縱口腹之欲卒至於亡國茲可以爲戒也右四

大業中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討之不能克帝遣江都贊治王世充發淮南兵三萬討平之初世充渡江三戰皆捷至毗陵賊以迎即日進軍賊據搖封柵綿路世充運薪數萬圍逼柵縱火焚之賊潰死者十四五餘衆保無錫世充又拔之賊守白方柵世充軍至出柵而迎世充並許其首不罪追吳人魁帥先降者數十人於通玄寺瑞像前燃香誓不誅殺吳人聞之一旬之間歸者略盡世充食言食其子女財。貨坑降者八千人於黃山下獲貨。巨萬選美女八十餘人將還進之帝並以賜世充世充將至家其妻盧氏見之憤惋即日卒武德之際世充遂至殲夷負誓殺降不祥之極。右五

蘇之東禪院古佛像容兒。端麗頂珠圍逕數寸乾符甲午歲忽有毫光紅黃青紫於是士庶觀瞻檀施山積後三日有老。所由惑其事因請梯升即佛光焰而窺之乃見佛像之背有一穴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餘自穴躍出緣光焰入藻井斯人遂探得碎幡數片以紅幡映頂珠即紅光出青黃紫亦然人皆歎息而去鹿門子曰佛金仙也而白鼠之祸作光於頂得非金氣盛乎是後金革遂興右六

中和二年僖宗狩蜀潤帥周寶以子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溺於妖巫作火妖神廟于子城之南隅祭以牲牢外用炭百餘斤燃於廟庭。自是吳中兵火荐。作亦被髮伊川之先兆歟右七

光啓初董昌知杭州軍事浙西周寶憚其強乃用徐約爲蘇州刺史以禦之約至未踰年建九江王廟殿堂屋壁塑神龍蛟蜃繪畫雲雷波濤之狀自是姑蘇連大水民幾不粒食者三載傳云妖由人興釁不自作其斯之謂乎右八

洞庭山出美茶舊入爲貢茶經云長洲縣生。洞庭山者與金州蘄州味同近年山僧尤善製茗謂之水月

茶以院爲名也頗爲吳人所貴右九

張又新品天下之水其二惠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陸魯望好之高僧逸人時汲以助松江水或以謂。第四橋者最佳蓋近遠井邑宜更清耳以江水醴酒特佳於他處昔人重若。下酒亦以溪水爲美耳右十

唐世蘇州進藕其。最佳者名。傷荷藕或曰葉甘爲蟲所傷或曰故傷其葉以長根又多重臺蓮花花上復生一花亦異也右十一

唐時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可扶薦一匠云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楔。可正也主寺者從之僧食訖輒持楔數片登。高敲斲未逾月閣柱悉正右十二

吳縣有利娃鄉吳人以美女爲娃蓋宜爲麗娃右十三

圖經吳縣境有定山粟山者殆編錄之誤也按謝靈運詩云朝發漁浦南暮宿富春郭定山杳雲霧赤亭無淹泊者乃浙江中粟山有飛泉石矜吳先主刻題者在錢唐縣西右十四

吳江舊有如歸亭俯視江湖爲天下絕景處昔人題詠最多慶曆中知。縣事。張先益修飾之蔡君謨爲記其事熙寧中林郎中。肇出守又於如歸之側作鱸鄉亭以陳文惠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也亭旁畫范蠡張翰陸龜蒙像謂之三高好事者爲美。右十五

書。吳郡圖經續記後。

昔楊。子雲嘗有言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予嘗思之今記述類多博收汎採譬猶廣廈大肆百物萃品雖然陳列於前而無所別異此記述者之公患也辭曹朱伯原少以文學等進士退居吳郡博覽載籍多所見聞。因爲圖經續記以補闕遺觀其論戶口則繼之以教陳風俗則終之以節至於辨。幼玉之怨正諸兒之妄紀譚生之譏其論議。深切著明皆要之禮義與夫牧守之賢人物之美事爲之善凡前言往行有足稱者莫不褒嘉歎異重複演說信乎所謂君子於言無苟者予嘗至伯原隱居愛其林圃池沼逍遙自樂及得斯記觀之然後又愛其趣識志尚。邈然有異於人使逢辰。策征則其所攄發豈易量哉惜其道遯沉晦而獨見於斯記故爲書其後。以待知伯原者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臨邛常安民書

余家自伯父皇考洎諸父奉于大母大母來居于蘇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帶城橋儒學坊爲吾家榜也橫山之寶華華山之博士塢吾家三世之所葬也余雖少長於蘇而山川城邑井梁園觀往往未知其所由來嘗以問樂圃先生先生出所爲圖經續記以示我曰此一覽盡之矣退而觀之千數百載之廢興千數百里之風土燦然如指諸掌嗚呼何其備哉先生之書三卷若干條而所包括者古今圖籍不可勝數雖浮圖方士之書小說俚諺之言可以證古而傳久者亦畢取而並錄先生豈欲矜淹博而耀華藻哉舉昔時牧守之賢冀來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後生之自力也溝瀆條浚水之方倉庾記裕民之術論風俗之習尚夸戶口之蕃息逐及於教化禮樂之大務於是見先生之志素在於天下也豈可徒以方域與地之舊視之哉先生未冠而擢第英聲振於士林不幸以末疾臥家不得逞其志於斯民然而潛心古道篤意著述其所撰次成秩如是書者非一竊嘗探測其淵源而妄論其規制以謂黃鍾大呂不足以比其清陽阿激楚不足以方其妙齊紈蜀錦不足以埒其華醒玉南金不足以儷其美長江巨河不足以況其遠輕車駿馬不足以侔其逸意者左丘非失明國語不成虞卿非困窮陽秋不作一何發揮之妍麗也然天將激先生以鳴斯文是以困阨之耶雖然先生之疾損矣無害其可以享舉於天衢也昔者劉向非大發天祿石渠之藏不能盡論分野之風物賈耽非博詢遐陬絕域之衆不能悉知華夷之道里先生之才不歉於二子特處非其所而已與其陳四境之形勝孰若使志四海之封畿與其論千里之事物孰若使綜萬方之利害況史觀經始品藻才難當筆削之任者非先生而誰可哉伏讀終篇感先生之未遇輒書卷末庶幾萬一有徵於朝廷今日當爲官而擇人者元祐七年十二月朔大雲編戶林虙序

祕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朱公伯原嘗爲前太守晏公作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既成而晏公能去遂廢于家其後太守章公雖求其本以寘郡府而見之者尚鮮也元符改元安上以不才濫綰倅符到郡之後周覽城邑願瞻山川竊欲究古興替盛衰之迹而舊經事簡文繁考證多闕方欲博訪舊聞稍加增緝而得此書於公之子耜讀之終卷惜其可傳而未傳也於是不敢自祕偶以承乏郡事俾鏤版于公庫以示久遠若乃著述之本意則詳於自序而其攄辭之博贍措意之深遠則又詳於常林二君之後序矣茲不重見姑誌其刊鏤之歲月云越明年歲在庚辰八月望日朝請郎通判蘇州權管勾州事祝安上書

自庚辰八月槜州祝君鏤版題跋之後距今紹興甲寅蓋三十五年佑被命假守時兵火之餘圖籍散亡秉筆疑滯觸事面牆每賢士大夫相過必以諮訪未幾前湖州通判陳能千自吉州汎舟攜此書相訪開卷欣躍因授學官孫衛補舒校勘復爲成書以傳異日職方氏續修中興新書當亦有取於斯則樂圃先生之志不泯矣紹興四年六月初十日漣水孫佑書

書中鈐記

葉氏菉竹堂藏書圓印朱文

葉文莊公家世藏長方印朱文

吳松漁隱方印白文

陸氏大用方印白文

乾學方印朱文

徐健菴方印白文

平陽汪氏藏書印長方印篆文

汪文琛印方印白文

臣文琛印方印白文

厚齋方印朱文

民部尙書郎方印篆文

士鐘方印白文

閬源甫方印朱文

三十五峯園主人方印朱文

長洲汪士鐘閬源甫印大方印白文

右鈐記十五方。惟葉文莊公家世藏一方係五體字。餘十四方皆篆文。

後跋

余向聞任蔣橋顧氏有宋刻吳郡志。倩人訪求。得諸華陽橋顧聽玉家。蓋華陽即任蔣之分支也。聽玉之祖雨時先生。喜蓄異書。手自讎勘。余從其裔孫處得舊鈔本續圖經。有跋云。雍正十二年夏五月旣望于崑山徐氏購得葉文莊所藏宋刻本。校勘一過。始知顧氏所蓄宋刻地志之書。萃成大吳郡志而外。又有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一日觀書華陽。適覩是書。楮墨精良。實勝范志。爰詢其直。需白鏹六十金。心愛甚而未之得也。閱載餘。以他事故至聽玉家。聽玉云。此書於子爲雙璧之合。吾且非子不售矣。子曷歸予。以比延平劍乎。余重其書之不易覯。遂以五十金得之。卷中有鈔補處。皆明人錢罄室手迹。余嘗見錢氏有刻本云。是從宋本校勘者。今取宋本對之。不特行款弗同。且訛舛滅複不少。則宋本之可珍益信。卷中又有新刻以僞亂眞者兩半葉。亦後人過於求全。因無損宋刻面目。今而後搜輯吾郡故實者。得此益徵詳備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辭司命日。郡中棘人黃丕烈書于讀未見書齋之北窗。

薦朱長文劄子

鏞按、此篇宋本未載、今依明嘉靖戊申錢罄室手鈔舊本附錄於後。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以墜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於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廩賙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吳郡圖經續記校勘記

吳郡朱樂圃先生續大中祥符圖經。爲是記三卷。元符二年。祝公安上曾經鏤板。旋遭兵燹。紹興四年。孫公佑復刊行。明錢罄室有鈔宋本。然刊至再三而流傳絕少。國朝朱竹垞且未見其書。其餘可知已。客秋晨起。書友金雕甫候於門。攜書一函。云自山塘汪氏來者。余展視。即宋刻續圖經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參差不齊。蓋幼聞先君子所亟稱而未得者。急詢其值。需白紋八十兩。爰以番銀七十餅易之。念吳郡地志。唐陸廣微書已經後人重輯。即宋時官撰圖經。亦佚而不傳。三吳文獻莫古於是編。故四庫總目有幸而僅存之歎也。今則宋槧舊帙。靈光巋然。余獨何緣而得之。如此古香古色。使仍秘於敝篋中。則得如未得。安知異日不亦爲他人攫去乎。校而刊之。正今日之急務也。其錢氏刻本。已爲後跋所斥。不復再勘。近時有張氏學津討原刊本。皆取以對勘。其間字句頗多竄改。如寺院門第十六節十六羅漢。張本改爲十八羅漢。蓋二尊者乃明時增入。宋代未有是數也。山門第三節橫山在吳縣西南。下文引十道志以證之。張本改爲在吳縣西南十里。按十道四番誌乃古書之名。何可改爲十里。試問下稱誌云者。爲何書也。園第門第十一節范文正公少長於北。及還吳云云。張本改爲少長於此。不特未明范公出處。又與下句不相應。凡此皆未經審致。趁臆見改之。今將其訛處一一抉摘。俾人知宋刻書之勝人倘如是也。咸豐三年十一月。仁和胡珽識。

自序一頁五行斷下無所字。六行諂作諛。九行妨來作來訪。○蹤作蹤。按古通。十二行嶷作疑。十三行出
日作日出。十四行州民下十一字作吳郡伯臥棠與文序。按古書來有名號並稱者。況此係續敍。
續圖經尤不應越敍。
上卷一頁八行從之下無者字。九行無周章已君吳句。○其罰爲伯作其罰爲子。下圖誅亞周章十八字
刪去。十行傳下有亞字。○途大作始大。○卷執下有傳字。十一行圖嶺作圖闕。按皆此。十二行
乃令作卽令。十三行北咸作北戚。
二頁九行外無所依作民無所依。十一行四十里作四十七里。○鄴王作敬王。十二行詩云作詩曰。
十五行雖有作雖名。
三頁一行晉之故都作吳之故都。二行但作蝕。三行之言之字無。五行其弟其字無。○佩作珮。○字
篇下雙行注云。一作友。七行離作桑。十行塞作實。按古通。十五行秀下有州字。
四頁一行至十九由拜符作三十由拜九符。誤。二行廬浦江岸作廬江岸浦。誤。三行比齊作在唐。○
羅作蘿。五行歲八萬歲字無。○畸下雙行注云。散畸壟田也。○權點作權點。七行而已下有可也。
十一行望吳閭門敍曰作寓吳門面敍曰。十五行所居上有其字。
五頁一行四以以字無。四行灘海作河海。五行歲供作歲貢。六行布覆作布覆。七行班作斑。八行舊
號作舊號。按古通。九行白壟作白壠。十一行卑原作高原。
六頁三行坳其波。坳作坳。四行懸罌作懸罌。○倚佛作倚佛。○信廉作廉檢。五行寘作真。十行周頃
作周市。誤。十一行所謂作或謂。十二行水陸上無爲字。○爲其作謂其。十四行北門下有者字。十
五行留字旁有音字。○曰封下雙行注云作爵。
七頁一行標作標。三行故爲作故謂。○東面作東南。○閉塞作開塞。○機緘作機械。六行踏解作訓
解。七行范公作范文正公。八行學錢作學田。九行郏民作郏氏。○公達作功達。十二行拜首作拜
手。○或云作或曰。
八頁一行叢作叢。三行蓋今之後池作卽今之後池。七行城下無之字。十三行府廷作府庭。下無宜
字。○浸遠作浸遠。十五行甲仗作甲杖。按古但作杖。
九頁一行弊作敝。按古但作敝。三行由是下無自字。四行府廷作府庭。六行中央作央中。○蘭流作
瀾池。八行比圖作此圖。○乞取作乞與。九行古侯切一字作講。按高宗名構。宋本避諱名。十二行
南倉下夫在字。北倉下在字有。○雞作難。下同。十三行其利博作其利溥。十四行弊作敝。
十頁二行漕渠作溝渠。十行朝家作國家。十四行殿字宋本缺筆。○祠作祀。十五行椽作椽。下同。○
所行作時行。
十一頁二行拂麗作酒掃。三行宜作宜。六行正作貞。按宋本貞字避諱。九行災殺作災役。十二行宜
下作官邸。十三行清衙作曹衙。十四行家傳作家乘。十五行餝作飾。是也。

十二頁一行顧作識。六行寇賊下無賊字。七行而賊作賊而。十行太守亭作太守印段。十一行勝道
作勝言。十二行亦是下無以字。
十三頁一行搢紳作縉紳。二行三行邊垂作邊陲。郵邦作鄉邦。四行子孫上無而字。
中卷十五頁四行已載作已見。六行見之作見知。九行以是作以里。十四行與弟子期期曰曰作日。按列
仙傳作日。推第二期字衍。
十六頁十一行面語作面與。○擴作横。十二行分面三橋作分爲三洞。
十七頁一行作記下無云字。三行湖光作河光。○行者上無徒字。○歧碁往歸作耕往歸。六行周
官切一字作恒。宋本避欽宗廟諱。八行詩曰作詩云。九行吳縣二字無。○於是福福作於此求福。
十二行知聞作近聞。十三行祀作祠。
十八頁四行其地下有乃字。○鍼作鍼。下同。六行其構架獨其作共。八行東通作宏通。十一行往來
作來往。十二行賜上無敕字。○勅作勅。按。勅乃宋本誤。勅音賚。十三行風皇作鳳凰。
十九頁一行餘載作餘年。二行周先生上有字無。三行餘作姨。五行亦有此作詩中云。作亦有詩云。
七行閑寂作閒寂。不誤。八行百斤作百觔。非。十行太一作太乙。下同。十一行分下有野字。十三行
於是二字無。十五行破予作及予。
二十頁一行毀去作毀去。○齒復作又齒。○崇巖作崇岡。三行凡下有一字。五行戴逵下雙行注云。
一作戴颙。六行乃陸龜之乃作皆。八行捨宅作給宅。九行古侯切一字作構。說見前。○十里作千
里。十二行末十三行首析有子頗驗作析子頗有驗。十四行彌陀作彌勒。○鐘下有版字。
二十一頁二行一里作二里。四行八年作四年。六行傳云作銘云。○迦葉作伽葉。非。○天后作武后。
七行改名下有曰字。○大寶作太寶。誤。十二行頂幅作頗幅。十三行寺有作寺中有。
二十二頁二行長洲下有縣字。四行十六羅漢作十八羅漢。說見上。五行章公下有帖字。六行以從
作以建。九行胡官切一字作完。宋本避欽宗嫌名。十四行長洲下有縣字。○九年作元年。十五行
所製作所置。
二十三頁二行定慧作定業。五行長洲下有縣字。○常以作嘗以。十行溧作溧。○明下無它字。○與
下無其字。十一行長洲下有縣字。○精舍作精舍。十三行寺上無眞堂二字。
二十四頁三行四五十年作四十五年。○胡官切一字作完。說見前。五行臨下無公字。九行報恩之
作報恩寺。○寢寢作寢衰。誤。十一行待月作待日。誤。十四行腸觚下有曰字。十五行證順作澄順。
爲二十五頁一行仍作澄順。
二十五頁十二行相聯作相連。
二十六頁三行迄今作迄今。四行盛感作盛感。九行古侯切一字作構。按準切當作構。說已見前。十
二行毀譽作毀譽。

二十七頁一行曾呂下有中字。○鼉鼊作譎讎。二行張祜作張祐。五行鍾作鐘。九行琊紀作琊記。○傳記作傳紀。下補字上有以字。十一行闔閭宋本並此處皆作闔閭。十三行覩作覩。十四行傳俗作俗傳。

二十八頁一行十道作十里，說見上。三行皇祐中作皇祐間。五行吳縣西下有北字。六行形鐐作形鑠幾。七行而後成後字無。八行旋枝作旋拔。九行大悅作大喜。十行是游作自游。十一行以防下無之字。十五行師子作獅子，俗字也。○以爲牢籬作以罪牢籠，然二十九頁二行宋本亦作牢籠。

二十九頁六行覩石下有山字。○楊雄作揚雄。七行一曰一字無。十二行俱遊作入貢。十三行自稱作自墾。十四行六十里作三十里。十五行或云作或曰。

三十頁二行特高作特出。三行文正下有公字。八行琅邪作琅琊。○卽此山，山字無。十行號爲作號曰。○洞庭下有山字。十一行擁作摊。十二行甘柚作柑柚。十四行本縣作吳縣，非。

三十一頁一行常熟下有縣字。三行瀑水作瀑布。五行吳縣南作吳縣西南。八行是以作自以。○二江作三江。九行以洩灌，以作通。十一行湖字上有興字。○與太湖，與字無。十四行古候切一字作樓，說見前。○隄岡下有一字。

三十二頁一行是此作謂此。二行松江作淞江，下同。五行此謂作謂此。○楊都作揚都。六行與松江，松作淞。然此以下仍皆作松。七行演作瀆。○東寫作東瀉。十一行開爲作開爲。十二行數作較，說見前。十三行此水水字無。十五行此地作此也。

三十三頁五行常縣作婁縣。六行彷彿作彷彿，俗字也。十二行以寫作以瀉。按古但作寫。十四行揚都作揚都。按宋刻書俱作揚。

三十四頁一行六十四洋作六十四瀆。二行北至北字無。○入下亦缺三字。按宋本第三字氵旁尙在。四行嘗作常。○江流下有以字。

下卷三十五頁五行敷西下有功字。○二江作三江。八行不著名三字注作案字偏右。十一行以謂作以爲。十二行不能作莫能。○導作道。○楊子作揚子，下有江字。十三行五河作五湖。十四行以謂作以爲。

三十六頁二行必設諸關，諸作之。○常時局之局作扃。三行謂之作謂涉。○遵達作道達。四行飢餓作飢學。○渡作涉。七行末八行宜缺文十四字，作吳城東閶距吳山縣七十里其地北。按此十四字从吳郡志補。九行舒州脫州字。○聚舟作乘舟。十三行胡官切一字作完，說見前。十五行定下有其字。

三十七頁一行詘匯作詘滙。○迂滯作於滯。○誠作爲。二行閘作門，誤。○楊子下有江字。七行溢田溢作制。八行可存上有有字。十一行上游可道作上流可導。十二行不下作不節，雙行注云一本作下字。○狀瀨作歛瀨。

三十八頁五行閶闔作閶闔，提行另起。六行胡官切一字作完。九行燾作燕。十二行東北作西北。十三行南城作南池。十四行劇館作劇館。○注據集上有載字。

三十九頁一行漁作魚。四行之處作之所。五行杏草作蒼草。○北也下雙行注云，五年今松江。九行三年作二年。○勸酒作飲酒，下雙行注云，一作醇酒。十一行許市作滸市。十二行號作虎。○墅作墅。○許作滸。十三行胥亭作胥屏亭。

四十頁二行朱太守作朱太守，誤。三行未服作未復。六行正觀作貞觀。七行華麗作華色且麗。十行注目下有載字。十四行事具作事載。○所以所字無。十五行潟作瀉。○斂作聚。

四十一頁一行或云作或曰。二行峽作浹。○乃戰嘘乃字無。四行莫邪作莫耶，下並同。六行瓜疑瓜。○遂宋本作遂，俗字。七行邀理作徵理。八行第二闔盧二字無。十二行注凡十五節作凡二十五節，非。十五行言偃作子游同。○沙作紗，俗字也。

四十二頁二行有齊作在齊。五行陸氏提行。○說下爲字無。十行毫作豪，下並同。○先不識上人作先不相識。十四行數下爲無字。十五行土人作士人。○植林作植木。

四十三頁四行通色作通流。○飢餓作饑囤。○斗升作升斗。九行花木作草木。十行岡作岡。○猶有存者作猶存焉。十一行少長於北作少長於此，說見上。十二行樹字宋本缺筆。十三行號曰養田句在以養濟寡族句下。十四行瞻作贍。

四十四頁二行草木作草樹。四行墳上有來字。○執作勢。○子羨二字無。五行無羨作久違，誤。九行迷得迷字無。○衣冠下有之字。十五行嘗云作嘗曰。

四十五頁一行亦曰作亦云。二行嘗作常。○審步下有時字。四行太伯作泰伯，下同。五行要當要字無。八行則作而。○猶可見也作猶存也。十行結繳以死作結纓而死。十四行忠議作忠義。○墓作墳。

四十六頁二行堰作蕩。三行西北四十里作西十七里。○貓亭卑猶之位作猶亭之卑猶位。四行以一堰上作以累土。五行討假作手游。八行竅作竄。十行三堰作三堰。十二行胡官切一字作桓。

四十七頁二行可謂作可以。五行刊石作刻石。六行郡吳城作在吳城。八行宜作豈。十一行被作披。

四十八頁二行中始作元始。六行朱氏下無云字。十一行斷宋本作斷，俗字。十三行一有作有一。十四行稀作希。十五行緩拾上無離字。○胡官切一字作完。

四十九頁二行邪作邪，按古但作邪。六行蓋作蓋，然第二蓋字未誤。十一行嗚呼下有有字。十一行及十二行太伯咸作泰伯，皆依宋本也。十三行及十五行餘昧並作夷昧。

五十頁一行謚世作謚古。四行不知作奚知。○辯作辨。九行自細作自爲。十行國語曰作國語云。○句無作句吳。十三行頹作頹，下同。十四行志也上有爲字。

五十一頁一行瑯作琅。二行郛郡作郛郭。三行故處故字無。四行煙波作烟波。六行從作従。八行在非作任非。十行副作九。下無避太祖諱四字。○光作殑。十一行太中作大中。十二行巽作巽。十三行牖作牖。十四行兒作鯢。按二字同。

五十二頁一行亦曰作亦東曰。五行誤字宋本缺筆。下同。十四行遊寺詩作遊寺詩。

五十三頁二行長史下有旭字。○所遊作與遊。五行顛作顚。六行正作貞。

五十四頁三行趙作趙。五行冢原作冢墓。十一行籍作籍。十三行侍親作侍見。誤。○吳中二字無。

五十五頁一行詞作辭。六行觀作觀。十行又嘗作又常。十五行其木作其本。

五十六頁一行斤作觔。非。○根下作之下。二行鮮縱作細縱。三行遷作遷。六行庭作庭。九行勝於於字無。十一行絜作潔。按古通。十二行雕臙作雕瘢。

五十七頁三行財作財。誤。○貲作貨。四行梅作及。六行兒作鯢。七行老作孝。十行剛上無神字。十一行斤作觔。○庭作廷。○春作芻。十五行縣下無生字。

五十八頁二行以貿作以貿。三行靈若作靈泉。四行墟上無其字。○名作舃。六行楔作楔。下同。○食訖上無皆字。十一行縣事作縣令。上無知字。十二行郎中脫中字。十三行舃吳下有談字。

後序一頁一行題作吳郡圖經續記後序。二行謁作揭。○仲尼步變步作之。四行因舃作故舃。○辯作辯。五行倫謀作論倫。七行麗作酒。○達辰作達人。誤。八行後作后。

二頁一行孟考作王考。二行實華二字無。○未知下無其字。三行盡之作盡知。○千戴百歲作數千百載。七行寺作時。九行成秩作成帙。貢綴作貢鎰。非。十一行閱窮作窮困。十二行幽陋作幽陋。十三行悉知作備知。

三頁一行啟作愨。

四頁三行作游處者一誤。四行未傳作未一誤。○公嵐公作一誤。五行而下無其字。

五頁一行寔作實。二行疑作凝。○能千作能十。

吳郡圖經續記校譌

余刊是書。先後共校八次。張本訛字雖多。然亦間有優處。余不敢遽從。但摘錄於札記中。慎之至也。宋本自序一篇皆鈔補。下卷四十六頁二行吳王僚至本頁十行會稽止。又鈔補。然皆明人錢穀室手筆也。是行會稽以下太守起。至四十七頁一行右十止。及後序第五頁末一行。皆翻刻。即後跋所謂以僞亂眞者兩半頁是也。今則書中文句不敢稍易。其字之正俗體則就可從者從之。如桒字宋刻俱作桒。號作号。擔作拱之類。未能從備。又宋刻玄字張本俱作元。曆字張本俱作歷。理宜有是。札記不一一注出。今因影翻刻。倣知不足齋之例。敬缺筆諱云。疑又識。

上卷一頁十四行老字依宋本。然今刻从艸老聲。誤也。正當作老。

二頁一行兆字誤。宋本作兆。○橫。宋本作橫。五行賦。宋本作号。後皆例此。

三頁八行假字宋本如是。今刻誤从攴。十二行二十二。今刻未清晰。

四頁七行況字誤。宋本作況。按二字有別。

五頁八行荀字今刻未清晰。

六頁七行闔字誤。宋本作搰。

九頁一行五年誤。宋本作六年。二行謀公誤。宋本作謀於。十三行富字誤。宋本作實。

十一頁十四行偪字誤宋本作[illegible]

中卷十五頁十一行上字誤宋本作下

二十一頁五行曰字今刻未清晰九行烈字誤宋本作列十一行額字宋本作[illegible]

二十五頁十五行乃字誤宋本作迺

二十八頁十行發字誤宋本作登十二行子江誤宋本作于江

二十九頁一行大湖誤宋本作太湖七行羣字宋本作群後皆倣此十行[illegible]字誤宋本作[illegible]

三十一頁九行[illegible]字宋本作[illegible]

三十二頁十五行[illegible]瀆誤宋本作新河

下卷四十三頁六行所晉誤宋本作在晉

四十五頁十二行致字今刻未清晰

四十七頁四行有字誤宋本作其九行甚字誤宋本作爲十行之文誤宋本作子文

四十八頁一行傍字誤宋本作旁

五十頁八行爲以誤宋本作以爲

五十四頁九行又肅誤宋本作文肅

五十五頁五行[illegible]字今刻誤作[illegible]

五十八頁七行[illegible]字誤宋本作覺

後跋一頁六行歸子誤原作歸之

右三頁皆今劉刊譌之字。儻異日復印。須改正。

書吳郡圖經續記校勘記後

甚矣校書之難也。余於朱伯原書校勘特詳。至再至三。猶不敢自信爲是。復託顧契堂、金友梅、程蔭樓各核一徧。自問亦可以止矣。閒暇無事。偶一展卷。又檢出誤字一個。爲校譌中所失載者。維時活字書局業已畢工。故另紙刊出於後。閱者倘其諒之。咸豐四年正月胡珽識。

中卷二十三頁十一行靈巖誤宋本張本並作靈巖

吳郡圖經續記續校

會稽鈕晉氏董侖鑑輯

上卷二頁六行末七行首按五代中尚有吳江一縣錢武肅分吳縣置詳下戶口門

八頁十行蓋字誤原作廣十三行附縣宣有以釋校勘記云張本無宣字今按宣當作宜據上文云

吳江屬蘇州地宜從而府縣之關係宜有以釋之耳張本刪之非是

九頁十二行豐字誤原作豐

十頁十四行祠張本作祀按范書循吏傳正作祠宋本是也十五行掾史張本倣作據按范書作掾

在下十一頁一行同○所張本作時按范書作每時二字○續當作纘上文不誤

十一頁一行殖俗字當依范書作殖二行摧當依范書作摧張本作摧摧古字通三行遂詔爲

儒實范書作道習識實按宋本諱習歲避英宗諱名○宦張本作宦非也范書正作宦

中卷十五頁十四行興弟子期期日校勘記云張本日作日按列仙傳作日惟第二期字衍今按所校非

是此條當依張本日作日期字當直有非衍文讀當以興弟子期爲句期日爲句期日者謂至所

期之日也觀下文自可見又文選魏都賦善注引列仙傳與是書張本並同尤其明證今本列

仙傳重有脫誤不足據也

十六頁十一行郎日而歧校勘記云歧張本作興今按歧當作枝讀音再歧文枝幾番長板左莊二

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杜注亦訓栽爲版此文節本左傳謂於水中設板建柱耳張本改爲輿字失

其讀矣

十七頁一行臻字誤原作臻

十八頁六行爲字誤原作爲十四行據字誤原作擬○弁字誤原作弁又二十三頁九行弁兄異居

亦誤作弁張本並作異與弁同

十九頁八行罰字誤原作罰

二十七頁十行校勘記宋本闕盤字惟此段皆作闕今按下文橫山節作盤胥山節仍作闕

二十八頁三行傳當作傅又二十九頁五行同十二行水經下當有注字

二十九頁一行皆有石如卷簮按簮當从竹作簮竹宋也水經注正作簮二行自華嶺山麓華字誤

原作華按此句當作是華嶺山麓

三十頁二行酉當作醴張本不誤五行松當作赤須子與赤松子迥別並見列仙傳○桂實列仙

傳桂作松文選吳都賦劉注引作柏○食當依吳都賦注引作飮

三十三頁十行解當作謝下卷三十七頁一行正作謝

下卷三十九頁十五行山當依張本作中

四十一頁八行按錄書事當以左傳爲正

四十三頁八行鹹字誤原作鹹

四十六頁九行證字誤原作證

五十三頁十行狀字誤原作狀

雲中鈐記二頁三行五字誤原作正

校勘記八頁十二行注原本云爲字無新刻誤作爲無字

十一頁五行注原本云將錄作將一誤新刻作字倒在上

附補校

上卷二頁十一行勢王張本作敬王案此宋本避諱

四頁七行平太誤原作太平

七頁三行故爲作故爾見校勘記應加○

中卷十六頁一行英子今列仙傳作子英

二十一頁六行蘇疑作櫚即櫚字此必櫚誤爲櫚轉誤爲蘇

二十二頁九行復圭二字張本非側注又二十九頁硯石山張本硯作研下並同蓋古字通用也案

揚本此等互異處尚多孰爲是非亦不具出

二十六頁十五行渠當作㵫，郎入切，从水，巢聲，泉出也。

下卷二十七頁十二行不決不下句見校勘記應加○。

五十一頁六行位字見校勘記應加○。七行數年之間句校勘記無誤今加○誤。八行在事作任事。

見校勘記應加○。

五十五頁十三行角當依張本作甪。

五十六頁三行湖中，張本作海中。十二行𧩙字誤，據校勘記作譏。

後序二頁九行成秩，張作成帙，見校勘記，案秩字誤，當作帙。

校勘記三頁一行注讎讐作讎讐，案下讐字誤，原本作讐。

八頁八行注瓜疑應爪，案應下脫作字。

十頁四行注亦東曰，案東當作説。

十一頁五行注原本云，公庫作公一，誤，新刻作字，圓在下。

四庫全書提要

吳郡志五十卷，宋范成大撰。成大有驂鸞錄，已著錄。是書爲成大末年所作。郡人龔頤、滕茂、周南、相與贊成之。時有求附於籍不得者，會成大歿，乃騰謗，謂不出於成大手，遂寢不行。故至元嘉禾志序謂吳郡志以妄議不得刊也。紹定初，廣德李壽朋始爲鋟版，趙汝談爲之序，以周必大所撰成大墓誌定是書實所自爲，并申明龔頤三人者，嘗爲成大蒐訪，故謗有自來。其論乃定。壽朋又以是書止紹興三年，其後諸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皆未及載，復令校官汪泰亨補之。自謂仿褚少孫補史記例。然少孫補史記，雖爲妄陋，猶不混本書。泰亨所續，當時不別爲續志，遂與本書淆亂，體例殊乖。其書凡分三十九門。浩博而敍述簡核，爲地志中之善本。刊版久佚，此本猶紹定舊槧，往往於夾註之中，又有夾註。考成大以前，惟姚宏補註戰國策嘗有此例，而不及此書之多，亦可云著書之剏體矣。

原序

初石湖范公爲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誹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宮。愚按風土必志，尚矣。吳郡自闔廬以霸，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爲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偉，井賦蕃溢，談者至與杭等，盖益盛矣。而舊圖經蕪[illegible]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略。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郡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掎陁，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儲曰：是書猶未刊邪。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缺遺，訂其僞謬。書用大備，而不自別爲續焉。侯喜曰：是不沒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弗果。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屬子，而子亦辭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因前誹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茂、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儒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

公羨乎。載所餘者。篇目可考。子不信碑而信誌乎。且公素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謂何所緊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竭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者。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自白。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澌盡。至是無一存者。豈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期。百隆交舉。既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湖北矣。余故併志。以申稼觀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祥人趙汝談序。

吳郡志目錄

第一卷 沿革 分野 戶口稅租 土貢
第二卷 風俗
第三卷 城郭
第四卷 學校
第五卷 營寨
第六卷 官宇 倉庫場務附 坊市
第七卷 官宇
第八卷 古蹟
第九卷 古蹟
第十卷 封爵 牧守
第十一卷 牧守 題名
第十二卷 官吏 祠廟
第十三卷 祠廟

第十四卷 園亭
第十五卷 山
第十六卷 虎邱
第十七卷 橋梁
第十八卷 川
第十九卷 水利
第二十卷 人物
第二十一卷 人物
第二十二卷 人物
第二十三卷 人物
第二十四卷 人物
第二十五卷 人物
第二十六卷 人物
第二十七卷 人物列女附
第二十八卷 進士題名武舉附

第二十九卷 土物
第三十卷 土物
第三十一卷 宮觀 府郭寺
第三十二卷 郭外寺
第三十三卷 郭外寺
第三十四卷 郭外寺
第三十五卷 郭外寺
第三十六卷 郭外寺
郭外寺
第三十七卷 縣記
第三十八卷 縣記
第三十九卷 冢墓
第四十卷 仙事
第四十一卷 仙事
第四十二卷 浮屠
第四十三卷 方技

第四十四卷　奇事
第四十五卷　異聞
第四十六卷　異聞
第四十七卷　異聞
第四十八卷　考證
第四十九卷　雜詠
第五十卷　雜志

校勘進士何緯府學學諭　劉九思
校勘迪功郎新監德軍軍學教授　李起
校勘從事郎充平江府府學教授　汪泰亨
校勘國學免解進士　李宏

吳郡志卷一

宋范成大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沿革

吳、古揚州之域也。初、周大王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立爲吳大伯。自大伯作吳。五世而吳王克商。卽封其後爲二。曰虞、曰吳。後十二世。當周惠王二十二年。晉獻公滅虞。自武王元年至虞滅。合四百七十八年。又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吳益興。始通中國。壽夢卒。子諸樊立。（名謁。周之樊遏。）又伐楚。爲巢門人射傷卒。弟餘祭（側界反）立。餘祭卒。弟餘昧（莫葛反）立。餘昧卒。子僚立。諸樊之子光弒僚自立。是爲闔廬。破楚伐越。越敗吳於檇李。又敗之於姑蘇。闔廬傷指而卒。子夫差立。三年乃伐越以報怨。敗之於夫椒。棲句踐於會稽。句踐入臣於吳。羣臣祖於浙江上。句踐返國。厚獻夫差。夫差悅之。乃賜書增之以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今四明、三衢、嘉興等地。悉以與越。十四年越遂入吳。十八年又敗吳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滅吳。欲以夫差居甬東。夫差自剄。越遂并吳而有其地。是時魯哀公之二十二年也。句踐卒。傳六世至王無疆。凡一百四十餘年。楚威王伐越。殺無疆。盡取吳故地。威王曾孫考烈王以吳封其國相春申君黃歇。使其子爲假君留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以

吳越地爲會稽郡。治於吳。漢因之。領縣二十六。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漢改九江曰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爲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景帝四年。濞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徙鄞。又徙句章。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一本作周喜）上書。以縣遠赴會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郡。領縣十三。以東爲會稽郡。會稽遷治山陰。按會稽典錄。以爲是年歲在己巳。劉府君上書也。孫皓寶鼎元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吳郡領縣十一。宋領縣十二。元嘉時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以浙江東五郡立會州。及始平王子鸞初封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又割吳郡屬之。蓋經所謂大明七年。屬南徐者是也。八年屬揚州。齊不改。陳爲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以姑蘇山爲名。大業六年。復爲吳州。領縣五。唐武德四年。復爲蘇州。領縣四。置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九年罷都督。屬潤州。正觀元年。隸江南道。天寶元年。改爲吳郡。乾元元年。復爲蘇州。置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管蘇、常、潤、杭、湖、睦六州。後移使額於潤州。而蘇州屬焉。乾寧之後。屬錢氏吳越國。黃巢之亂。錢鏐聚兵淮南。楊行密據揚州。鏐奔渡江據蘇州。遂定浙西數州。光啓三年。六合鎭將徐約攻陷蘇州。龍紀元年。鏐遣其弟銶討約。破走之。大順元年七月。楊行密將李友陷蘇州。九月。孫儒陷蘇州。十一月。陷之。殺李友。二年。鏐復平蘇州。詔以鏐兼蘇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寧三年。楊行密將臺濛陷蘇州。五年九月。鏐討平之。梁開平二年。楊行密復圍蘇州。三年。鏐復討平之。唐同光二年。升蘇州爲中吳軍。晉天福五年。割嘉興縣爲秀州。本朝開寶八年。改中吳軍爲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以上沿革。以吳越春秋。史記。漢書。晉書。宋書。南史。會稽典錄。十道四蕃志。九國志。吳越備史。及舊圖經等參修。）政和三年。以徽廟節鎭之所。陞蘇州爲平江府。

分野

黃帝分星次。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須女。又曰星紀。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

費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屬揚州。

蔡邕分星次。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大雪冬至居之。吳越之分野。

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分星次。分埜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

唐一行所分星次。分埜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斗二十四度。（一千七百。入牛。）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下流。殷淮海之間。爲吳分。牽牛去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之所不洎。皆係于狗國。

戶口稅租

稱經所記詳矣。前漢領縣二十六，故戶至二十三萬，口至一百三萬。後漢領城十三，戶止十六萬。自後領縣浸減，又多兵亂，戶口亦耗。惟唐天寶元年，戶止七萬，口至六十三萬，皆有奇。然長慶集以爲十萬戶，此後來增衍也。大中圖要詞云唐朝應管諸院，每年兩浙場收錢六百六十五萬貫，蘇州場一百五萬貫，觀此一色，足以推見唐時賦入之盛矣。本朝戶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元豐三年，戶十九萬九千，口三十七萬九千，皆有奇，號爲其盛，故其輸帛爲疋者八萬，苗爲斛者三十四萬九千，纊爲兩者二萬五千，免役爲緡者八萬五千，皆有奇。今考孫覿普明寺記，載宣和間戶至四十三萬。中更狄難，捕蕩流離，城中幾於十室九空。中興爲輔郡，涵養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戶十七萬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萬八千四百有五。苗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六合四勺五抄。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六貫四百五十八文，上供諸色錢共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八貫九百文。

土貢

唐之土貢考之唐書，所貢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布、白角簟、草席、鞵、大小香秔、柑橘、藕、鱛皮、鮍腊、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六典又有紅綸巾、蛇牀子。圖經及九域志圖敘所貢絲綿、絲布、八蠶絲、朱綾等外，又有綵布、菱、米、柑橘、藕、燈心席、燈心草、鞋子、口味三十七、鱛魚條、鮍魚條、魚春子、噀二魚條，疑卽鱛皮鮍腊、春子，疑卽魚子也。大唐國要圖又載蘇州貢絲葛、綾、絹、烏眼綾、衫段、羅、紵布，折阜布、柑子、橘子、菱角，三書所載不同如此。

本朝土貢考之九域圖，所貢坐倚席、白塼、柑、橘、鹹酸果子、海味、紫魚肚、糟蟹。元豐七貢錄，載戶部蜜橘一萬五千顆，（治平四年罷。）生絲鞋，（烏紵紬。罷。）花席二十合，（熙寧三年罷。）又云進奏院狀稱，見今逐年進奉土產柑、橘、糟蟹、鹹酸果子。又云今別貢葛二十疋，白石脂、蛇牀子各十斤，蔗二十領，以上本朝故事。今惟遇聖節貢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葛布二十疋。

吳郡志卷二

風俗

吳之土風習俗，隋志詳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大抵然也。其人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鬭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皆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淳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隋志。）華譚論云，吳有發劍之節，趙有挾色之客。郡國志云，吳俗好用劍輕死。又六朝時多鬭將戰士。按諸說，吳俗蓋古如此。本朝文教漸摩之久，如五月鬭力之戲，亦不復有，惟所謂尚禮敦厖，澄清隆洽之說，則自若。豈詩所謂美教化，移風俗者歟。

吳趨行，樂府解題云，古樂府吳趨者，行經趨市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閭起昌門，象閶闔，晉說吳人歌其地也。晉陸機吳趨行曰：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鮮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頹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文德熙淳懿。武功倖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搉爲此歌。(樂府解題·)

吳晉清樂也。乃古之遺音。唐初古曲漸缺。管絃之曲多訛失。與吳音轉遠。歲者請求吳人使之傳習。(唐書樂志·)正觀中有趙師者。善琴獨步。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游。國士之風。今樂府有吳音子。世俗之樂耳。

白紵舞。案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曰。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緒卽白紵也。(古今樂錄·)

吳歈。吳人歌也。

拂舞。白符舞。白鳧鳩舞。按舞志曰。江左初有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又楊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吳農器甚備。以其地平夷。盡爲田也。唐陸龜蒙有耒耜經。今具載之。曰。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爲之者。曰犂鑱。曰犂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去聲·)曰犂建。曰犂槃。木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鑱者曰底。底初實于鑱中。工謂之鱉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孔。係于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貼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犂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庳。所彼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揵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轅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他果切·)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聲·)渠疏之義也。散墢去芟者焉。爬而有礰(呼歷切·)礋(宅)焉。有磟碡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觚棱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

牛欄。亦名牛宮。吳地下溼。冬寒卽牛入欄。唐人謂之牛宮。陸龜蒙有祝牛宮詞。其序曰。冬十月。耕牛遂寒。築宮納而造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鹽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辭。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物物。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減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稀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臥。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魚具。吳中水國。失魚之具尤多。陸龜蒙、皮日休皆爲魚具詩。序其事。大凡結繩持綱者。總謂之網。罟之流。曰罛。曰罾。曰罺。(側交反·)圍而縱捨曰罩。挾而升降曰罱。(女減切·)緡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笱。編而沈之曰箄。(音卑·)矛而卓之曰矠。(音策·矛也·)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桹。(以薄板置瓦器上·擊之以驅魚·)置而守之曰神。(鯉魚三百六十歲·蛟龍爲之長·率而飛去·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龜也·)列竹於海澨曰滬。(吳之滬瀆是也·)錯薪於水中

曰槮。(音糝·)所載之舟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笭箵。其他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不誣。又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其所謂十五題者。曰網。曰罩。曰罾。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桹。曰滬。曰䈴。曰種魚。曰藥魚。曰舴艋。曰笭箵。(松陵集·)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爲一斗。買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趁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盡行煙雨漉車螯。(吳中賣魚論斗·)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坊曲。如元參政絳所居。名衮繡坊。富秘監嚴所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家產芝草。名芝草坊。范侍御師道所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所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水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德壽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此風惟吳邦見之。(石林燕語·)

晉周玘以憂憤謂子勰曰。害我者諸傖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云。陸玩食酪得疾。與王導牋云。僕雖吳人。幾作傖鬼。蓋輕易之詞。

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爲田。人無貴賤。往往皆有常產。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物。好遊遨。歲首卽會於佛寺。謂歲懺。士女闐咽。殆無行路。親友有經歲不相面者。多於此時相見。或慶或弔。紛然議婣親。訛增婦。亦多決於此時。上元影燈巧麗。它郡莫及。有萬眼羅、及琉璃毬者。尤妙天下。以糖糊春置爲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歲之休咎。春時用六柱船。紅幕青蓋。載簫鼓以遊虎邱靈巖。爲最盛處。寒食則拜掃墳墓。競渡亦用清明寒食。四月八日。浮屠浴佛。徧走閭里。重午以角黍、水糰、綵索、艾花、畫扇、相餉。夏至復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壯。又以李核爲壺帶之。云旅能。七夕有乞巧會。令兒女望悉預。謂之小兒節。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栗粽花糕。十月朔謁墓。且不賀朔。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略歲節。臘日併力舂一歲糧。藏之土瓦瓮中。經歲不蛀壞。謂之冬舂米。十六日婦女祭廁姑。男子不得至。二十四日祭竈。女子不得預。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舉家大小無不及。下至婢僕貓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外者。亦貯其分。名曰口數粥。是夕爆竹及儺。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歲節祭饗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蒼朮及辟瘟丹。家人酌酒。名分歲。食物有膠牙餳。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夜向明。則持杖擊灰積。有祝詞。謂之打灰堆。蓋彭蠡廟中如願故事。吳中獨傳。此一歲風俗之大略也。

吳語謂來爲釐。本於陸德明貽我來牟。棄甲復來。皆音釐。德明吳人。豈遂以鄉音釋注。誠自古本有釐音耶。吳謂能。必綴一休字。曰能休。史記。吳王語孫武曰。將軍能休。蓋亦古有此語。

皇祐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參。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爲九老會。晏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贊之。晏詩首句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使追黃綺作朋儔。杜詩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者纔五人。故杜詩云爾。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眞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遊從，各飲酒賦詩。時米黻禮部以杭州從事能，經由飲作敍，敍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中大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黄挺公操，年八十二。正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程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鄭方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請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閭邱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大夫知蘇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魚袋章岵伯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徐師閔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大年靜之，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清河郡開國侯張詵樞言，年七十。十人合七百四十六歲。十老各有詩，米黻序之。（[illegible]）

淳祐己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舉同舍，序拜于天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鄭霖景說。（[illegible]）吳門顧岩世光。（性節）廬天麟薦景初。（正叟）天台周公明元德。（正父）吳門孔煜明仲。（[illegible]）吳門盛文留放翁。（[illegible]）吳門徐次騤平叟。（志靜）吳門滕照德明。（正叟）會稽揚珍庭玉。（[illegible]）三衢滕英傑德秀。（正叟）婺女吳逢聖仲。（[illegible]）吳門張經德常。（[illegible]）會稽李士特奇父。（行果）吳門錢振剛李玉。（[illegible]）嘉禾趙與理子正。（[illegible]）三山趙縮夫拔揚。（[illegible]）吳門趙渥亨子東。（[illegible]）吳門朱果晦叔。（本務）與化陳嵩翁仁父。（[illegible]）三山陳夢圓宗虞。（本務）嚴陵諸葛克念師聖。（[illegible]）三山陳桂巖肯。（志持）三山林應炎光遠。（是習）吳門陳伯章煥文。（[illegible]）吳門呂直之道夫。（[illegible]）三山陳龍炎剛伯。（[illegible]）毗陵李端子明。（心存）吳門范爽邦材哲。（[illegible]）三山鄭宏洪甫。（[illegible]）吳門千天麟仁仲。（是習）合陽侯燧季立。（志持）通川高仁立仲立。（禮立）吳門陳甫之子是。（[illegible]）吳門趙時瑀德玉。（[illegible]）通川高仁治君澤。（禮立）吳門張應高仰之。（通貫）天台范應時餘甫。（[illegible]）金華范士表仲端。（[illegible]）南劍陳浩有之。（[illegible]）臨安章昌朝文叔。（[illegible]）三山陳鉅伯堅。（正叟）通川陸應霆伯肆。（[illegible]）（序曰）[illegible]

吳郡志卷三

城郭

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民皆田其中。

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即今郡城。始闔閭舉伍子胥於耕野，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子胥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爲上。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其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卦。築小城，周十里。門之名，皆伍子胥所制。東面婁匠二門，西面閶胥二門，南面盤蛇二門，北面齊平二門。唐時八門悉啓，劉夢得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許渾詩云：共醉八門回畫舸。今惟啓五門。八門，吳地記所紀，而不載葑門，續經載葑門，而謂平門一名巫門，與赤門二門，皆不在八門之數。蓋考之於今者如此。方故吳時，東門不開，欲以絕越也。梁吳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營。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墟。築其區之廣澤，宕姑蘇之遠山。僕木畜怒，千悲億恨，況復荊棘蕭森，蓬蘿紛藹。亭梧百尺，皆臨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花夏蕊，唯聞秋蜩冬蝶。水魅晝定，山鬼夜遊。不知四海九州，乃復有此吳城。（[illegible]）

月春風江上來。水晶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兩含愁。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樓榭何處往。龍淵龍文述非同。千秋高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閶門。文選注。吳王闔閭立閶門。象天閶闔門。吳越春秋曰。城立閶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也。南史及傳記中。或皆作昌門。蓋字之訛。吳越春秋又曰。昌門亦名破楚門。吳伐楚自此門出也。孫堅母夢腸繞昌門。俗傳昌門。魯班所造。又傳楚封春申君於吳。號云破楚。改曰昌門。亦非是。小說或謂名閶齊門。乃與齊門相犯。非是。陸機吳趨行云。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文選注。引吳地記。昌門者。闔閭所作。名曰閶闔門。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晉時。樓閣之盛如此。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詩於上。今廢。（張繼詩）耕夫召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窺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韋應物）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閶門。（白居易）閶門四望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闔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塘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蘇舜欽）年華苒苒催人去。景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山下住。月江山何必苦相留。

婁門。秦婁縣所置。又謂之㛹。今謂之崑山。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蓋古縣治所寓也。

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纍。所謂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早亡。齊女思家。吳王於此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故名。（陸廣微吳地記。）

胥門。伍子胥宅在其旁。吳地記云。石碑見在。今亡。此門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蘇館。乃據其上。（皮日休詩）青翰虛徐夏思清。愁煙漠漠荇花平。醉來欲把田田葉。盡裹當時醒酒鯖。（陸龜蒙）細槳輕橈下白蘋。故城花謝綠陰新。登臨今日多名士。試問前朝苦諫人。

盤門。吳地記云。吳時名蟠門。刻木作蟠龍以鎮此。又云。水陸縈回。屈曲。故謂之盤。（補注）門有樓。寶慶三年秋大風雨。樓門俱壞。紹定二年冬。郡守李壽朋新作之。規制視舊有加。

蛇門。在巳方。故云。又云。越在巳地。吳作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即與陸門八之說相違。然今巳位正是漕河通過。安得無水。但門已廢。不可考爾。

匠門。又曰干將門。圖經止曰將門。吳王使干將鑄劍於此。故曰將門。今謂之匠。音之訛。此門本出海。近通大海。沿松江下滬瀆。今廢。

葑門。圖經曰當作封門。取封禺之山以為名。故屬吳郡。今屬吳興。今但曰葑門。葑門陸路皆塞。范文正公開之。今俗或訛呼富門。

赤門。平門。圖經謂不在八門之數。平門一名巫門。巫咸所葬。巫平字相近。今猶有赤門灣。近葑門。吳地記又云。又有葑門。赤門。梁門。魴鱮門。葑赤已見上。魴鱮之類。皆無所據。

開胥蛇門議。胡舜申所作。其說甚詳。今具載之。舜申乃舜陟之弟也。通風土陰陽之術。世所傳江西地理新法。出於舜申。紹興間自績溪徙居吳。暇日以其術行四郭而相之。以為蛇門不當塞。作吳門忠告一篇。曰。吳城以乾亥山為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然獨高。為眾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纍。如羣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夷如掌。所謂勢來形止。全氣之地也。如紙自城中觀之。則城中之地。亦唯西北最高。是乾亥無疑。乾為天。亥則紫微帝座所次。是謂貴龍。此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大五行屬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邦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其來皆聚於太湖。由正北廉貞及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于江。而歸之海。其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

法。故自古常為大都國。今為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夥。冠蓋蟬聯。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派。常自閶盤二門入。即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出。即正東正北東北水也。其於來去之法固合。然所以導迎善祥氣者。尚有缺然。蓋胥塘自正西帝旺來。是謂武曲之水。本由胥門入。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謂貪狼之水。本由蛇門入。頃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旺之水。遂不得朝鄉城中。此非為害。明陰陽風水者。常嘆息於斯。胥塘之水。纔由閶盤二門委曲而入。城東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徑由葑門之外以出。於城中了不相關。此尤可歎惜。故自頃以來。城市蕭條。人物衰歇。富室無幾。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土宦遊者。比承平時寖少。從建炎之禍。一切掃地。至舉城無留宅。能存數百千年。未之有也。按地理法。生旺二水。利害最切。猶人身氣血榮衛。今塞絕之。能安強乎。明知者。願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入城。以幸此邦。可也。胥門適當姑蘇新館。勢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而已。蛇門之水。為貪狼主文筆官職之事。於理為重。復開之便。政和修城。於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於右以識。今石刻具存。但舊府圖之誤。以蛇門為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至陽之地。其蹟可考。況蛇門適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船自南來。非東入葑門。即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吳王闔閭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其後諸門。開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不開東南門。即蛇門也。不知塞絕生氣。故終為越所滅。茲亦明効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太沖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語。劉夢得詩亦云二八城門開道路。故晉唐時吳下最為雄盛。今所啟門者五。餘皆閉塞。而甚不可塞者唯蛇門。究所以閉塞。圖經之說。為其多途。艱於守衛譏禁。噫。抑末矣。今清蹕暫駐錢塘。吳尤當開東南之門。以伸朝拱之義。焉吳城門不常啟閉。舊矣。昔年嘗啟於八門之外。又開赤平二門。而葑門陸衢蓋嘗塞矣。范文正公守郡。始命闢之。往來至今為便。誠能遠跡晉唐。近効文正。復闢蛇門。東南盛秀之氣。疏導迅發。儒道利亨。文物之盛。非復今日吳下矣。乾道甲申冬。直祕閣沈度守郡。與舜申從同寮。知其說。心善之。明年春。郡人以為請。度即命官吏行視其處。將以十二月乙丑啟蛇門。都台已定。會屬邑輒呼帶郭民戶。悉具畚鍤。剋期赴役。號召囂然。有異意者。以為擾民。度避謗。乃止。淳熙乙未春。祕閣修撰韓彥古起復為守。其秋。邦人申前請。彥古欣然從之。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八月彥古罷。是時舜申年八十五。慨然惋惜。謂天時人事。難合如此。復為後序告來者。詞贅不錄。

吳郡志卷四

學校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奏請立學，得南園之巽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純禮持節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黌垣，卒父志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十五年，王㬇繪兩廡像，新講堂，闢齋舍，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邱崈造直廬。淳熙二年，韓彥古創采芹亭。十六年，趙彥操建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朱長文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於范文正公，後更八政始成，而此閣成於富嚴郎中。先是，張伯玉以郡從事主學，後帥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謁記於伯玉，伯玉命參佐擬撰，皆不如意。一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坐皆歎服。（張伯玉六經閣記）[illegible]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趙彥操即六經閣舊址爲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是，郡政欲作弗果，彥操始克立，遂爲郡庠壯觀焉。（洪邁記）[illegible]

[illegible]

得租，遂新之，始於忠守林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潛作修學記，陳耆卿作復田記，併附於後。[illegible]

〔注補〕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定二年以復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院在西河西明澤橋北，舊西比較酒務基。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范成大書額。

縣學記

吳郡自古爲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令之賢否。紹興間，程祈爲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附於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常熟縣丹陽公祠堂記

[illegible]

吳郡志卷五

營寨

禁軍

威果二十八指揮

雄節第九指揮

威果四十一指揮

威果六十五指揮

全捷二十一指揮　〔補注〕新軍營[illegible]平江知府[illegible]到任之初，[illegible]禁軍元額，計〔　〕〔　〕三百三十人，[illegible]因循不補，在籍者一千七百五十人而已，[illegible]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illegible]

至既下。一、右漕司付平江府，遵依今來劄下事理，遂一指揮施行，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廂軍

崇節第九指揮

崇節第十指揮

崇節第十一指揮

崇節第十二指揮

壯城指揮

中軍鼓角指揮

橫江指揮

寧節第三指揮

城下閘江指揮　按[illegible]仲淹疏[illegible]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illegible]

作院指揮

忠順官寨。在報恩光孝寺後，淳熙二年建。

御前許浦水軍寨。　〔補注〕[illegible]

[illegible]

牧馬寨。大寨八，小寨十七。散在城內。每歲四月，差統兵官總轄，牧放。九月回。總轄衙在定慧寺西。按中興小歷，紹興十八年夏四月，殿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詔所費並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二十八年春正月，令平江府改造尖屋。上諭宰執，據閣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如戶部闕□，從內庫支。（新注）。

吳郡志卷六

官宇

吳郡佳麗，自昔所聞。建炎兵燼，所存惟覺報小寺及子城角天王祠。今州宅官廨學舍倉庾亭館之用，皆中興後隨事草創，不能悉如舊觀。輒考故事，併與時名額識之，以備考古。

譙樓。紹興二年，郡守席益鳩工。三年，郡守李擢成之。二十年，郡守徐琛篆平江府額。然止能立正門之樓，兩旁挾樓，至今未復。基巋然。

戟門。紹興元年，郡守胡松年建。榜以平江軍額，徐琛書。

設廳。皇祐中，李咨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蔣堂爲記，敘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名，官歸是其守也。後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兵火之後，紹興三年，郡守宋伯友，更建今廳。高宗皇帝巡幸，嘗以爲正衙，制度甚雄。（[illegible]）

[illegible]

黃堂。郡國志，在雞陂之側，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即今太守正廳是也。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

郡圃。在州宅正北，前臨池光亭大池，後抵齊雲樓城下，甚廣袤。案唐有西園，舊木蘭堂基正在郡圃之西，其前隙地，今爲教場，俗呼後設場，疑即古西園之地。郡治舊有齊雲、初陽及東西四樓，木蘭堂，東西二亭，北軒，東齋等處。今復立者，惟齊雲、西樓、東齋爾。餘皆兵火後一時創立，非復能如舊聞。

東樓。唐有之，今廢。（[illegible]）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既曰初陽，宜占東城，今廢。（[illegible]）

東亭。唐有之，今東宅名。（[illegible]）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illegible]）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袤，唐謂之西園，今以作教場。（[illegible]）

北軒。在郡宅之後。（[illegible]）

北池。又名後池，唐在木蘭堂後，韋白嘗有歌詠，白公檜並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大，逮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雙蓮堂。在郡治木蘭堂東，舊芙蓉堂也。至和初，呂濟叔大卿守郡，以雙蓮花開，易此名。[illegible]

池光亭。在郡宅後池北。紹興十七年，郡守鄭滋重建。池傍有小山二，東曰芳坻。郡守蔣粲建，飛白書其額。西有榭，郡守洪遵訪故事植焉。唐有白公檜，已不存。淳熙六年，郡守司馬伋以亭名犯皆祖及祖諱，輒以木蘭堂榜之。

木蘭堂。在郡治後。風俗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聯酌浮之。龜蒙徑醉，强執筆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頹然醉倒。搏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援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為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後，有木猶森列，郡守數有欲興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堂近有治平二年郡守陳經所刻御書飛白字碑，揭于木蘭堂之新閣上，今不復存。[illegible]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㬇建。前有花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岐，及後池出雙蓮，郡守袁說友皆西齋，以雙瑞名堂，以識嘉祥。[illegible]

平易堂。在小廳東挾。紹興間，郡守蔣璨立，自書扁榜。淳熙五年，郡守單夔易以隸書。

思政堂。舊名東齋。紹興三十年，郡守朱翌建。隆興間，郡守沈度更名復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更今名，自書扁榜。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祠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年，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賢。[illegible]

[illegible]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之兩挾，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故作此堂藏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於後圃凝香堂中，并其名遷焉。[illegible]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㬇重建。兩挾循城，為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惟甲於二浙，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庾樓，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邱崈，又於文武亭前，建二井亭。[illegible]

（[illegible]）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爲觀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晚重建。二十年。郡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曰金母橋。亦取西向之義。樓初落成。郡人范賦詩。以進士敗元鼎所賦爲首。（[illegible] 四百年來誰好手。要看風物似元和。）

四照亭。在郡圃之東北。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爲屋四合。各植花石。隨歲時之宜。春海棠。夏湖石。秋芙蓉。冬梅。

凝香堂。在思賢堂西。面隔池。紹熙三年。遂太守畫像於此堂。更名瞻儀。

逍遙閣。在舊凝香堂後。蓋取韋應物逍遙池閣涼之句。此閣從觀復堂也。逍遙額。郡守蔣璨書。後守韓彥古欲更名。乃除去舊額。而迄不果更名。

雲章亭。在舊凝香堂西南。故有此亭。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始命名。亭有仁宗皇帝賜陳經御書飛白端敏賀文關佛字石刻。及獎諭陳經敕。賜丁謂詩。并太上皇帝御書千字文。

坐嘯齋。在四照亭南。紹興二十七年。郡守蔣璨建。并書額。

秀野亭。在坐嘯齋西。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涼洛。本流盃名。舊在凝香堂後。今徙於池光亭後。

觀德堂。在教場。唐西園地也。紹興二十一年。郡守徐琛建。西又有射亭。

扶春。池光亭後醉顚洞也。紹興二年。郡守沈揆名之。且書其榜。

頒春宣詔二亭。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知信州吳說書額。亭之側。東西二井亭。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介菴。慶歷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尙在。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其舊也。（介菴銘并序：吳郡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叢生其上。舊存故國將洞址在焉。予因訪陳迹。通其塞而菴之。惜乎子立一隅。中無長物。入之下者忘疲。[illegible] 慶歷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尙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通判東廳。在郡治之西。紹興九年。通判白彥惇建。介菴舊在郡圃。後入通判廳。今菴亦廢。廳西有搭甘泉。小邱隧嚴曰西施洞。皆傳爲往跡。泉清冽可釀酒。淳熙十一年。通判魏仲恭啓洞門。作捧心亭。今更名聳翠。

通判西廳。在城隍廟後。依子城東南角。城上有小樓。見西山。名湧翠。

簽判廳。在儀門西。

教授廳。在府學之東。

節推廳。在通判東廳之西。

察推廳。在平橋南。

府院。在譙樓東。

司理院。在譙樓西。

司戶廳。並府院西。

司法廳。在平橋南。

路鈐衙。在子城內。府西樓下東偏。

州鈐廳。在狀元坊內。

路分廳。在路鈐衙南。

轉運衙。舊在郡治西偏。後徙餘杭。（初錢氏國除。因重稅尙仍舊。畝稅三斗。太宗命王貫爲轉運使。來均雜稅。貫奏令畝稅一斗。至今便之。）

倉庫場務（市舶附）

府倉。在飲馬橋西。

常平倉。在府倉內。

戶部百萬倉。在閶門裏。開禧三年創。以府職曹官兼。嘉定二年。始命官專掌。以都司提領道司措置。（[illegible]）

歸仁倉。報功倉。淳熙元年。郡守韓彥古創建。專儲年計。並存府倉內。

甲仗庫。在設廳西廊。

軍資庫。在儀門東。

公使庫。公使酒庫。並在設廳東。

架閣庫。在設廳西廊。

作院。在教場西。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監倉廳。在姑蘇館前。

糧料廳。在譙樓西。

四酒務。在平橋南。初郡有酒務四。合而爲一。故名曰四酒務。

激賞西庫。在崇德寺東。

激賞酒庫，在盤門裏。

望雲館，在閶門裏。

右三所，並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創。

清風樓，在樂橋南。

黃鶴樓，西樓之西。

跨街樓，西樓之西。

花月樓，飲馬橋東北。

麗景樓，樂橋東南。

花月、麗景皆淳熙十二年郡守邱崈建，雄盛甲於諸樓。

坊市

按長慶集云：六十坊者，傳經所籍如之。後頗隨事，而有創有易。

樂橋東南

孝義坊。東仰家巷。 通闤坊。西金母橋。 繡錦坊。大市。 儒教坊。南戲馬臺。

旌義坊。頤喉巷。 孝友坊。南園東巷。 玉淵坊。南園橋。 儒學坊。南鳥鵲橋。

袞繡坊。北鳥鵲橋。 狀元坊。黃牛坊橋，黃由所居。 吳會坊。東府前。 晉寧坊。府口。

和令坊。南縣(?)王。 繡衣坊。南北舒橋。 孔聖坊。府南學橋。 積善坊。西府前。

皁通坊。西吏(?)橋。

樂橋東北

干將坊。東市押巷。 建善坊。干將巷。 眞慶坊。天慶觀巷。 澄善(?)坊。橋。

布德坊。顧家橋。 寶(?)元坊。仁王寺前。 富仁坊。東魚行橋。 閶德坊。周太尉橋東。

崇義坊。碑(?)寺(?)橋。 乘鯉坊。張馬步橋南。 闐邸坊。張馬步橋北。 大雲坊。西天慶觀。

碧鳳坊。天(?)校(?)。 迎春(?)源坊。大郎(?)橋東。 天宮坊。迎春巷。 迎春坊。百口橋。

樂橋西南

武狀元坊。樂橋南，舊名紫羅巷，林(?)所居。 吳(?)獄坊。西獄橋巷。 平權坊。南跨山橋。 館娃坊。果子行。

和豐坊。米行。 麗澤坊。北吉利橋。 通波坊。南吉利橋。 孫君坊。採(?)巷。

寶興坊。南寶(?)巷。 好禮坊。富郎中巷。 豐和坊。東杉橋。 靈芝坊。侍其巷。

豐錦坊。西南(?)。 載相坊。東開元寺。 坤維坊。東瑞光寺。 同仁坊。金鄉巷。

南宮坊。南(?)巷。

樂橋西北

西市坊。獄巷。 太平坊。太平橋。 嘉魚坊。西魚行橋。 流化坊。吳縣東。

武狀元坊。雍熙寺東，周虎所居。 文正范公之坊。范家園。 嘉(?)祥(?)坊。張馬步橋北。 德慶坊。禪興寺橋西。

甘節坊。承天寺東。 樂圃坊。三太尉橋北。 立義坊。北寺西。 清嘉坊。朱明寺橋北。

仁風坊。十九巷。 至德坊。泰伯廟前。 吳趨坊。皋橋西。

【補注】右六十五坊，紹定二年春，郡守李壽朋並新作之，壯觀視昔有加。儒學坊，林文節公與諸弟所居。希父槩先在國史儒學傳，希徙居吳，與弟旦，嘉祐二年同榜進士。兄弟孫顏文同登第，吳人榮之，故以名坊。○袞繡坊，以參知政事元絳所居得名。○狀元坊，淳熙八年，黃由魁天下，郡守韓彥質以表其閭。十一年衛涇魁天下，涇居崑山之石浦，亦立狀元坊。○豸冠坊，直龍圖閣范師道賈之所居，賈之出入臺諫有聲，故以名坊。○大雲坊，林虙所居，虙自號大雲翁。○武狀元坊二，淳熙十一年，林嶸為廷魁，郡守謝師稷以表其閭，在樂橋之南。慶元二年，周虎為廷魁，亦以名坊，在雍熙寺之東。○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為諸生時，嘗受學於蔣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榜為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誇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願即撤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嘗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郡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靈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坊名為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後知蘇州，蓋未嘗為兵部，其為晉卿無疑。晉卿逸其名，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方芝產時，堂有詩記之。（因芝草生謝兵部）黃閣謝郎(?)邵圃(?)，靈寶(?)醮瑞泉，和非我有，英化自公宣，秀色(?)三種，兩(?)莖一穗，時(?)使君來君，為我列詳編。○使君有(?)苦(?)，雅(?)為(?)太初，超(?)隱(?)遠(?)往(?)還者，從(?)茲(?)得(?)野人居。○晝錦坊，以光祿大夫程師孟所居得名。○德慶坊，直龍圖閣盧秉奉其親，年八十餘，故以名坊。

666

41A 第九十四冊

官宇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竹逮館。逮文文清公燮命名且作詩，徐蔵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武提刑一員，遂於舊司之東撤去幹官解宇，以其地作東廳。比年省罷，使者來，從其便而居焉。（留客亭）以留客，取老杜竹深留客處之句。[illegible]

[illegible]

施坰 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到任。二十六年二月除江東提刑。

邵□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十日到任。當年十一月□□。

向宗厚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任。二十五年正月宮觀。

朱□ 左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二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吳表臣 右朝請郎。紹興五年三月十五日到任。當年十二月除□□□。

宋□ 左朝散大夫。紹興六年五月十四日到任。七年三月改差知信州。

陳桷 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紹興七年三月初三日到任。八年七月改差知台州。

曾幾 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二月十日到任。九年六月宮觀。

向宗厚 右朝散大夫。紹興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十一年四月改差知□州。

張叔獻 右朝奉郎。直秘閣。紹興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年十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王鈇 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紹興十三年八月二日到任。十三年八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十二年十一月到。

万俟止 右朝散大夫。紹興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十四年三月宮觀。

符行中 左朝奉郎。紹興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十五年二月離任。

徐琛 右朝散郎。直秘閣。紹興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到任。當年十二月除軍器監。

高世定 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紹興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任。當年六月離任。

吳傅 左朝奉郎。紹興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到任。十八年十二月宮觀。

趙令詪 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任。十九年十一月宮觀。

尉邦彥 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九年初九日到任。二十六年三月離任。

趙渙 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年八日到任。二十六年五月宮觀。

金安節 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七年九月三日到任。改除大理少卿。十七

陳抃 右朝散大夫。紹興二十七年二月二日到任。二十八年正月宮觀。十月到

徐康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離任。三

邵大受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初八日到任。二十九年閏六月除左司。十一

呂廣問 左朝請郎。紹興三十年三月初七日到任。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黃應南 左朝散郎。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初十日到任。六月十五日改知□□。

王趙 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到任。二年八月離任。五

王傅 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到任。隆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改任知信州。當年十一月

葉謙亨 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隆興二年八月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五日改知化州。二

竹逮 右承議郎。隆興二年二月初六日到任。乾道二年六月十一日奏事。

王禴 左朝散郎。乾道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八月初七日改除吏部郎官。

姚宏 右朝奉郎。乾道三年五月十一日到任。二年六月除直秘閣知江陰府。

陳良翰 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四年五月，遣捕賊成功，特轉左朝請郎。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改除宗正少卿。

李簡能 左朝奉郎、直寶文閣。乾道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以勸農勤，轉左朝散郎。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除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任文薦 左朝奉大夫、直寶文閣。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除秘閣修撰，改差知建寧府。

王準 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七年十月十一日到任。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改除太常少卿。

梁俊彥 右武大夫、高州刺史。乾道九年閏正月初五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除福建提刑。續改差提舉佑神觀。

呂企中 右朝散郎、直寶文閣。乾道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知揚州。

鄭興裔 武功大夫、江州觀察使。淳熙元年四月初九日到任。當年八月二十日改除江東提刑。續召赴行在。

徐本中 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淳熙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改除江東轉運副使。

趙師夔 承議郎、直龍圖閣。淳熙三年五月十八日到任。當年六月初八日離任。

陳舉善 以朝奉郎、直龍圖閣、浙東提舉除。淳熙三年八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召除左司。

韓俁 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除。淳熙三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五年九月初六日改差知廬州。

呂正己 以降授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知鎮江府除。淳熙五年六月初二日到任。當年九月初一日離任。

韓元龍 以朝散大夫、司農少卿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十月初二日主管台州明道宮。

趙伯驌 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浙西總管除。淳熙五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七年八月初六日轉和州防禦使。

梁總 以朝散大夫、大理少卿除。淳熙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九年七月十三日改除江東提刑。總率省劄，兼知蘇州，救荒有勞，除直敷文閣。

傅淇 以朝請大夫、浙東提刑除。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到任。十一年六月除直龍圖閣。十月十六日再任。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改知寧國府。

劉穎 以降授朝散郎、浙西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到任。當年十月初十日離任。

勾昌泰 以承議郎、直秘閣、浙東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十三年二月轉奉議郎。四月敘承議郎。轉朝奉郎。當年七月初十日離任。

王尚之 以朝奉郎、大理少卿除、直寶文閣、浙西提刑。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初三日到任。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改除司農少卿。

趙子濛 以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揚州除。淳熙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到任。十五年四月十六日除秘閣修撰、致仕。

潘景珪 以朝議大夫、知池州除。淳熙十五年正月初四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初五日改除大理卿。

王師愈 以朝請大夫、直祕閣、淮南運判除。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七月初十日除直煥章閣、宮觀。

袁說友 以朝請大夫、浙東提舉除。淳熙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紹熙元年三月除直徽猷閣、知平江府。

王正己 以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新江東提刑改除。紹熙元年五月初三日到任。十二月初二日進職，以除宮祠，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

應孟明 以朝奉郎、直秘閣、知江州除。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二年九月除尚左郎官。

陳公亮 以朝請大夫、直秘閣、江南西路提刑除。紹熙三年四月到任。四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黃遹 以朝奉大夫、浙西提舉除。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年除兩浙西路轉運判官。

傅伯壽 以朝議大夫、直煥章閣、江東運副除。紹熙五年□月到任。慶元元年除[illegible]監。

何異 以朝請郎、新江東提刑改除。慶元元年八月到任。三年除直敷文閣。八月除太常少卿。

韓邈 以朝請大夫、直祕閣、浙西提舉改除。慶元三年八月到任。當年除金部郎官。

虞儔 以朝請大夫、新除平江府、浙西運副、知平江府除。慶元四年正月到任。依舊知平江府。六月升江西運副。九月除直寶文閣、知廬州。

朱致知 以朝請大夫、直徽猷閣、本路常平除。慶元五年四月到任。當年除福建運判。

薛紹 以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除。慶元年六月到任。當年除戶部郎官。除淮東總領。

任洙 以朝散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除。慶元六年正月到任。嘉泰元年除直秘閣、宮觀。

陳研 以朝奉大夫、直祕閣、湖南路運副使除。嘉泰元年六月到任。二年除樞密院編修官。

孟綸 以朝請大夫、[illegible]部除。嘉泰二年六月到任。三年五月除[illegible]。

計衡 以朝散大夫、直□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除。嘉泰三年八月到任。十七日除直煥章閣。當年除太府少卿。

方銓 以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除。嘉泰三年十二月到任。開禧元年四月改除江西運判，填見闕。

葉寶 以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除。開禧元年五月到任。二年閏八月召赴行在。除右司。

胡元衡 以承議郎、吏部員外郎、除直□閣。開禧二年四月到任。嘉定元年正月召赴行在。除檢正。

汪文振 以朝散大夫、司農少卿、權鎮江府，并措置淮東總所檢討官。八月除淮東總領。九月除直寶謨閣，正除司農少卿、淮東總領。嘉定元年正月到任。

李孟傳 以朝請大夫、除寶謨閣，郎官改除江東提刑。嘉定元年十月到任。二年七月除直龍圖閣、工部侍郎。

王居安 以朝奉郎、知太平州、浙西提舉。嘉定二年九月到任。當年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工部侍郎。

留恭 以朝奉大夫、浙西提舉。嘉定三年正月兼權提刑。四月改除直寶謨閣、知紹興府。

劉爚 以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嘉定三年五月到任。四年二月除司業。

韋棣 以朝奉郎、浙西提舉。嘉定四年正月兼權提刑。閏二月正除。

陳苗 以朝散郎、新除大理寺丞。嘉定五年正月到任。兼權平江府。七月除直秘閣、知平江府。

余嶸 以朝請郎、守軍器監除。嘉定五年到任。七年八月除大理少卿。

柴中行 以承議郎、直祕閣、除江東運判未赴。嘉定七年八月改除。十一月到任。九年除尚左郎官。

王溉 以朝奉郎、新除提刑改除。嘉定九年五月到任。九月宮觀。

王棐 以承議郎、浙西提舉、兼權。嘉定十年十二月正除。十一年八月除金部郎官。得旨兼權平江府。

喬行簡 以朝散郎、江淮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除。嘉定十二年正月到任。閏三月兼權平江府、兼權提刑。十一月除直秘閣，依舊兩浙提刑，兼知鎮江府。當月除軍器監。十二月除直煥章閣、知鎮江府、兼權提刑。十一
四年除司業。

趙懋夫 以朝散郎、兵部郎官除。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到任。十六年除直秘閣。再任。寶慶元年離任。

林介 以朝散大夫、新浙西提舉、兼權。寶慶元年直秘閣。正除。三年兼權平江府。十二月除太府少卿。依舊兼權平江府。紹定元年十一月改除大理少卿。

王與權 以朝請郎。紹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

檢法官廳，在提刑司東。

幹辦公事廳，在東廳後。

提舉常平茶鹽司，在子城之東。廳事東有小池，上有假山，旁曰壺中林壑，米友仁書。池南北有亭，南曰揚清，北曰草堂。廳事之西有寶翰閣，亦友仁書額。廳東北曰宜思堂，廳後曰皇華堂，廳之東側曰頤齋，齋後

圃中曰望雲堂。紹興三十年，楊和王子倓持節時作。以思親也。池旁曰種春堂。淳熙十五年，史彌正建。

[illegible]

承議郎王晉明　政和二年十一月到任。

朝奉郎李堯俊　政和四年到任。

宣教郎曾續　政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罷任。

奉直大夫吳林

奉議郎魏志崇

承事郎何志修　政和七年被差。

宣教郎曾綿　宣和元年九月二十日到任。

朝奉郎陳隆詩　宣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到任。二年五月十五日遷差於越州望司。三年二月就除兩浙提舉常平。

朝奉大夫劉敏才　宣和二年到任。三年五月罷任。

通直郎王臨　宣和三年五月到任。六月物故。

奉議郎李與權　宣和三年到任。五年丁憂。

通直郎李[illegible]　宣和五年到任。六年丁憂。

奉議郎王據　宣和七年四月到任。當年七月丁憂。

通直郎王賜　宣和七年到任。靖康二年正月任滿。

奉直大夫陳述　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罷任。

承議郎直秘閣梁汝嘉　建炎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紹興二年二月十五日就除兩浙轉運判官。

左宣教郎夏之文　紹興二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三年四月十三日罷任。

右通直郎張[illegible]　紹興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到任。四年正月初九日罷任。

右通直郎侯憲　紹興四年二月初三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二日罷任。

左宣教郎錢堪　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任滿。

左朝請大夫石彥和　紹興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滿。

右承議郎徐康　紹興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滿。替除權發遣嚴州，續改知常州。

右朝散郎米友仁　紹興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除將作少監。

右朝散大夫万俟止　紹興十二年五月內到任。十三年八月內就除兩浙西提刑。

右通直郎吳埛　紹興十三年九月四日到任。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朝散大夫韋壽成　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到任。當年七月二日改除倉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直秘閣鄭僑年　紹興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到任。當年八月十九日與浙東提舉高顯兩易。

右朝請大夫直顯謨閣高世定　紹興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

左朝奉郎孫汝翼　紹興十六年七月初十日到任。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除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右朝請大夫黃仁榮　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到任。至十八年九月十一日罷任。

右奉直大夫王晌　紹興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任。至十九年三月初三日就除知平江府。

右朝散大夫王珏　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任滿。

右朝散大夫李璨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改除知婺州。

左朝奉大夫孟處義　紹興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到任。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改除淮南路轉運判官。

右朝請大夫李流　紹興二十五年四月初三日到任。六月初六日改知明州。

左朝議郎杜師旦　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到任。十二月二十六日罷。

右通直郎司馬倬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二十六年四月初十日罷。

左朝請大夫趙子砥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到任。當年八月二十二日致仕。

右朝奉大夫陳抃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到任。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日改除浙西提刑。

左朝請郎朱倬　未到任間。改除右正言。

左朝奉郎謝伋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自權知處州差替。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任。

右朝請郎呂廣問　紹興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到任。當年六月二十一日改除浙西提刑。

左朝奉大夫直秘閣楊倓　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任。三十年除直顯謨閣。三十一年二月准敕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朝請郎洪适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到任。當月初六日改除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右朝散大夫徐康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到任。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六日改除戶部郎官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左朝請郎章服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到任。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改除吏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曾惜　隆興二年九月初七日到任。乾道元年三月初六日除尚書度支郎官。

右朝奉郎姚憲　乾道元年三月初十日到任。乾道二年八月七日改除本路提刑。

右朝奉大夫劉敏士　乾道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乾道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改除兩浙轉運判官。

右朝請郎錢建　乾道四年六月十五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除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承議郎丙焯 乾道五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六年八月內除江西運判。

右朝散大夫直敷文閣胡堅常 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到任。乾道七年正月初二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奉議郎李結 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乾道八年七月十六日滿。

右朝散大夫葉模 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十一日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峴 淳熙元年五月二十日到任。至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准省除直秘閣。當年二月二十六日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承議郎直秘閣薛元鼎 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到任。四年正月初五日改除戶部郎官。

朝奉大夫潘畤 淳熙四年二月初五日到任。五年六月兩易江東提舉。

朝散郎顏師魯 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除直秘閣。七年九月十二日召赴行在。

承議郎趙伯逸 淳熙七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十一月丁母憂。

奉議郎張杓 淳熙九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九月內除直秘閣。於當月二十五日除兩浙運判。

奉議郎王佾之 淳熙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赴行在。

朝散郎劉穎 淳熙十年閏十一月十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改除浙西提刑。

朝奉郎石起宗 淳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除。

奉議郎羅點 淳熙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到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赴召。

朝奉郎史彌正 淳熙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到任。九月初五日除直秘閣。十六年改除淮東提舉。

朝奉郎張體仁 淳熙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到任。紹熙元年十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領。

朝奉郎徐誼 紹熙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二年五月初二日。被旨赴行在奏事。

已下補注）

朝奉大夫黃遹 紹熙三年七月到任。紹熙五年正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鄭公顯 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年九月。改除湖南提舉。

朝請郎黃灝 紹熙五年十月到任。慶元元年追兩官放罷。

朝奉大夫許介 慶元元年三月到任。當年九月兩易江東提舉。

降授朝散大夫李唐卿 慶元元年十月到任。二年復朝請大夫。當月致仕。

朝散大夫韓邈 慶元二年三月到任。三年除直秘閣。八月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俞豐 慶元三年九月到任。四年五月除浙東提刑。

朝散大夫薛紹 慶元四年七月到任。五年六月除浙西提刑。

朝散郎任洙 慶元五年六月到任。十二月除浙西提刑。

中奉大夫陳昭嗣 慶元六年正月到任。至嘉泰元年宮觀。

朝請大夫趙善摑 嘉泰元年十月到任。二年召赴行在。

朝請郎直秘閣任濟叟 嘉泰二年十二月到任。三年宮觀。

朝奉大夫趙不恌 嘉泰三年三月到任。十月除直秘閣。四年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史彌遠 嘉泰四年四月到任。開禧元年改除司封郎官。

承議郎黃榮 開禧元年三月到任。二年六月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晉 開禧二年六月到任。嘉定元年除直秘閣。當年除右曹郎官。

朝奉郎林拱辰 嘉定元年四月到任。二年除直秘閣淮東運判。

朝奉大夫留恭 嘉定二年八月到任。三年四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奉郎章棣 嘉定三年五月到任。四年閏二月。除浙西提刑。

承議郎應武 嘉定四年閏二月到任。七年除宗正丞。

朝散郎楊爆 嘉定七年八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八月。兼權提刑。當月除左曹郎官。

朝散郎吳格 嘉定七年九月九日到任。除左曹郎官。

承議郎王栗 嘉定九年八月到任。九月兼權提刑。十年正除。

奉議郎魏豹文 嘉定十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十月除軍器少監。

程珌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到任。十三年除秘書丞權右司郎官。

承議郎朱在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到任。十四年除右曹郎官。十二月時暫兼攝嘉興府。

朝奉郎趙希齊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到任。十五年罷。

朝奉大夫劉垕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到任。十七年宮觀。

朝散大夫林介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到任。寶慶元年正月兼權提刑。十一月除直秘閣浙西提刑。

朝奉郎司馬述 寶慶元年十二月到任。紹定元年正月。除大理正。八月除金部郎官。

朝請大夫王栻 紹定元年十月到任。

茶鹽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醋庫巷。一在郡樓之東。

常平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撿法廳之北。一在郡樓之西。

姑蘇館。在盤門裏河西城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㬇建。體勢宏麗。為浙西客館之最。中分為二。曰南館。北館。紹興間。始與金通和。使者歲再往來。此館專以奉國信。貴客經由。亦假以檥船。登城西望。吳山皆在指顧間。故又作臺於城上。以姑蘇名之。雖非故處。因館而名。亦以存舊事也。制度尤瑰特。為吳中偉觀。此臺正據古胥門。門跡猶存。又有百花洲。在臺下。射圃。在洲之東。臺洲亦皆㬇所建。拜館額。皆吳說書。

吳會亭。升羽亭。候春亭。茂苑亭。春波亭。皆孫老橋之東。吉利橋之西。河北岸沿流客館也。

皇華亭。平麗亭。在飲馬橋之東北岸。亦客館。

升平館。在梵門橋南。

賓興館。在貢院前河西。

望雲館。在閶門河南。

高麗亭。二，一在閶門外，一在盤門外。昔高麗使人入朝，作此亭以館之。今猶仍舊名。

吳門亭。在盤門內。

吳郡志卷八

古蹟

吳城。郛、具城郭門。

石室。在常熟縣海隅山。石室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之。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常熟去海近，或是。

言偃宅。蘇州記云：在常熟縣西。史記云：言偃，吳人也。吳地志云：宅有井，井邊有洗衣石，周四尺，皆其故物。輿地志云：梁蕭正德爲郡太守，將石去，莫知所在。

丁令威宅。在陽山文殊法海寺。有煉丹井存焉，號令威井。

射臺。華池。南城宮。姑蘇臺。鯉山。鷗陂。游臺。石城。長洲。林園。石龍。以上悉吳闔廬故跡。吳越春秋云：闔廬既立，夫差爲太子，使將兵屯守，而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平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里。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姑蘇之臺。旦食鯉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焉。越絕書云：石城者，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吳地記云：石城吳王離宮，越王獻西施於此城。又云：林園在華林里，石龍在龍塘里，里在烏鵲橋東，皆闔閭作。

流杯。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之。今基陛猶存。吳地記。

秦餘杭山。即今陽山。越破吳，夫差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饑甚，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

而飲水焉。吳越春秋。

夷亭。闔閭十年，東夷侵逼吳境，下營於此，因名之。吳地記。

酒城。在壇城邊。夫差祭子胥處。臨祭勸酒，因名焉。城中有石子。

走狗塘。吳王作。

千隧。越王以散卒三千，擒夫差於千隧。在吳縣西北。史記正義：千隧出萬安山西南一里。戰國策、史記正義。

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蘇，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闔閭作，春秋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勾踐欲伐吳，於是作柵楣，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柵楣之義未詳。此楣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胥諫曰：王既變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以登臨。吳王春夏遊姑蘇臺，秋冬遊館娃宮，興樂華池，南城之宮，又獵於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案五湖去此臺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齊，越范蠡洩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圖經考之傳記，謂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廬嘗遊蘇臺，蓋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唐任公叔登姑蘇臺賦〕太史公司馬遷，世掌天官，才標良史，探禹穴之遺蹤，紀吳國之舊軾，乃憮然而嘆曰：登姑蘇之墟，淹留[illegible]

緯雜句序）蓋今遺跡，迹接靈巖寺，採香徑、響屧廊，皆在今內。[illegible]

[illegible]

春宵宮。

天池。

海雲館。

館娃閣。

銅溝玉檻。（並見上。）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又方言曰：吳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即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翫花池，山前有採香徑，皆宮之故跡。（唐殷堯藩詩）[illegible]（李紳）[illegible]（皮日休）[illegible]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山即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焉。[illegible]

吳王郊臺。在橫山東麓，下臨石湖，壇壝之形巋然。相傳吳僭王時，或曾祀帝也。

吳王井。在靈巖山腰，大石泓也。相傳為吳王避暑處。詳見靈巖山條。（楊備詩）石竅遺蹤傍古臺，一泓寒影[illegible]

響屧廊。在靈巖山寺。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屧，廊虛而響，故名。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為之。白樂天亦名鳴屧廊。（王禹偁）[illegible]（楊備）[illegible]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園也。一名琴川。語云：梧宮秋，吳王愁。

採香逕。在香山之旁小溪也。吳王種香於香山，使美人泛舟於溪以採香。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名箭涇。（楊備）[illegible]

香水溪。在吳故宮中。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猶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

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王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大王欲率至順以令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蹈亡秦而臨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無逆詐耶。（吳地記）

長洲苑。傳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韋昭云：長洲在吳東。枚乘說吳王云：漢修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濞時嗣吾吳苑，其盛尚如此。（孫逖長洲苑詩）[illegible]

越城。在胥門外。越伐吳，吳王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崩具在，高者猶丈餘，闊亦三丈，而幅員不甚廣。史記正義：吳東門解，引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據此文，即今越城正是舊跡，詳見石湖門。

越來溪。在越城東南，與石湖通。溪流貫行春及越溪二橋，以入橫塘，清澈可鑒。越兵自此溪來入吳，故以名。史記正義：越自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入吳，即此溪。來讀曰釐，吳音也。

魚城。在越來溪西，吳王遊姑蘇，築此城以養魚。（吳地記）

苦酒城。在魚城之西南，有故城，長老云：築以釀酒，今俗人呼為苦酒城。（吳地記）

鴨城。在匠門外，吳王築以養鴨。（吳地記）

雞陂。在婁門外，吳王養雞城也。又名雞陂墟。

南武城。在海涌，闔閭所築，以禦見伐之師。（吳地記）

吳小城。白門，闔閭所作。秦始皇時，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門樓尚存。（[illegible]）

吳女宮。夫差所作。土城周五百九十步，勾踐所進美女西施、鄭旦之宮室也。（越絕書）

吳宮鄉。在吳江縣市里之地。在今長洲東南五十里，相傳吳王別宮，然舉無舊跡矣。陸龜蒙嘗作間吳宮辭。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相傳范蠡乘扁舟下五湖，潛過此以出，招大夫種，因以名之。（楊備）[illegible]

甪頭。（音祿）即漢甪里，在洞庭山村。漢甪里先生所居。史記正義，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號甪里村，即此甪里。今有巡檢司，號甪頭巡檢，俗或作角字。（史記正義）

黃堂郡。具官舍門。

吳郡志卷九

古蹟

死亭灣。在閶門外七里。漢朱買臣妻恥而自縊處也。

毛公壇。卽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中。漢劉根得道處也。根旣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壇在觀旁。猶漢物也。(白居易詩)毛公壇上片雲閑。得道何年去不還。千載鶴翎歸碧落。五湖空鎮爲遙山。(皮日休)壇上南山路。松竹鬱如儼。松根礙幽璞。[illegible]劍不能斧。擁蘿踏亂峕。側身躋[illegible]樹。三休且半日。始到毛公壇。兩水合一圓。凛然如滑。相敵白千帳。共搗十萬鼓。噴散日月精。射破神仙府。唯愁絕地脈。又恐折天柱。一窺耳目眩。再覩毛髮豎。次到煉丹井。井幹翳宿莽。下有蠶[illegible]丹。勺之百疾愈。難於白蜆擬。[illegible]側澗若乳。黃瑤解其牙。[illegible]結甘[illegible]。檜異松復怪。枯疑互撐拄。乾坡一百丈。讀然生天舞。下有毛公壇。壇方不盈畝。當時豐雲豪。一片若鮮古。(有劉先生碑刻。今存于壇。)時時仙雲來。忽忽群煙聚。我愛周息元。[illegible]起[illegible]明主。(周徵君名息元。)三請卻歸來。道頭啗桂植。伊余何不幸。斯人不復覩。如何大開口。衷世爭枯腐。將山待妝賦。以肉投餓虎。歔欷使往陸。不知已與午。蘇地足跡域。他年綠結字。敢道爲石君。何輒於一隸。(陸龜蒙)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凰。羽翼[illegible]輕輕。先生盛驅役。臣伏甲與丁。勢可倒五岳。不唯鞭雷霆。[illegible]七[illegible]。鳳翔翼域。白日朝太清。空遺古壇在。獨[illegible]千。[illegible]步促夕。列宿森然。四角[illegible]。三層羞羽[illegible]。踊何七尺。運足蹴星。氣外真靈坐。座中道[illegible]。[illegible]嵯峨。石上憐花落。石根憐草[illegible]。時時白鹿下。此外無人行。我訪岑寂境。自言齋戒[illegible]。如今君安死。(宋君安)魂魄猶縷縷。有笑皆綠字。有芝皆紫莖。相將望霜島。浩蕩淩滄溟。

石射堋。在石城山。有石鼓。鼓鳴卽有兵。山有石馬。望如人騎。

東城。崑山古圖經云。縣故有城。在縣東三百步。今縣東猶謂之東城頭。近歲耕者。於東寺之後。多得古城磚及銅箭鏃。

神運殿基。卽崑山慧聚寺殿。事具慧聚寺門。

龍柱。崑山慧聚寺殿柱也。梁張僧繇畫龍其上。其後數出在江湖中。僧繇又畫鎖鎖之。唐會昌中。廢佛寺。柱留入郡中寺。復郡以柱還寺。横閣於殿東間楣上。余猶及見之。淳熙中寺火。柱亦隨燼。

爲夜村。晉穆帝后何準女寓居縣南。產后於此。將產之夕。有羣烏夜鷙於聚落。衛後烏吏鳴。衆共異之。及明大赦。

北禪院。晉戴顒舊宅。後爲唐司勳陸郎中宅。皮陸北禪聯句云。戴蒸何處避。來入戴顒宅。龜蒙又有遊北禪詩云。居士祇今開梵處。先生曾是草元堂。

支遁菴。在南峯。古號支硎山。晉高僧支遁嘗居此。剜山爲龕。甚寬敞。相傳有村婦生子於中。菴頂遂中裂。道林又嘗放鶴於此。今有亭基。道林喜養駿馬。今有白馬礀。云飲馬處也。菴旁石上有馬足四。云是道林飛步馬跡也。

放鶴亭。見上

白馬礀。見上

馬跡石。見上

般若臺。在吳縣西二里。晉穆侯何準捨宅置。東北角有般若橋。時人呼作朱明寺橋是也。吳地記。

金昌亭。在閶門。宋少帝景平二年。廢爲營陽王。幽于吳郡。徐羨之等使邢安泰弒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卽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此云走出昌門。則亭尙在城中。陸龜蒙又謂梁鴻墓在金昌亭下一里。又似在城外。恐在今城有少遷徙耳。

梁雙殿。在虎邱寺大殿前。二小殿相對。最爲古跡。淳熙中。有僧庸凡。而好修造。始盡毁之。好事者至今以爲恨。錢氏廣陵王在姑蘇。不喜追遊。不事園苑。惟每遊虎邱山寺。前路引望。則喜動顏色。比至山。必規畫修繕。今寺多其經意處也。

越公井。今在治平寺前山岡上。徑一丈八尺。石欄如屏繞之。上有刻字。多不可辨。又有唐廣明元年僧茂乩述大唐楞伽殿後重修吳朝大井記。略云。惟茲巨井。吳誌坐當橫山艮位。越來溪西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創斯井焉。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邇來三百餘年。邑則可改。其道不革。按此卽是楊素井。蓋素既平陳。嘗遷吳郡於山下。至今謂之新郭。茂乩修井記。題首乃云吳朝大井。蓋傳襲之誤。僧輩不能辨也。楞伽寺。今名寶積寺。與治平爲鄰。又知古只一寺。井正在楞伽殿後也。井記又云。寺創於乾元元年。

白公檜。唐白樂天手植。在州宅後池光亭前水中。政和初。已槁瘁。高不滿二丈。後爲朱沖取獻京師。死道中。乃以他檜易之。禁中初不知也。今池中復植一株。石林避暑錄。

虎邱寺古杉。在殿前。相傳爲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形狀甚怪。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死奇節。不知雨露之可生。卽是時已枯。日休詩曰。猶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陸龜蒙亦曰。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寺蓋王氏別墅。僧彌。珉小字也。

臨頓，舊為吳中勝地，陸龜蒙居之，不出郛郭，曠若郊墅。今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皮日休)一方瀟灑地·之子獨深居·[illegible]

重元寺藥圃。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名。皮日休嘗訪之而題詩。(皮日休)雨滌煙鋤傴僂賫·紺牙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少·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朮火·清泉閑洗種花泥·怪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掌齊·香蔓蒙蘢覆昔邪·桂煙杉露濕袈裟·石盆換水撈松葉·竹徑穿床避筍芽·藜杖移時挑細藥·銅瓶盡日灌幽花·支公謾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忠國師庵基，在穹窿山絕頂，疊石宛然。唐顧在鎔留題在光福山寺，墨跡尚存。(詩云)[illegible]

虞山，今為海巫山，山即巫咸山所出。

李後主題額，在崑山慧聚寺大殿前二樓，曰經臺、鍾臺。淳熙中寺焚，無遺跡矣。

柳毅井，在洞庭東山道側。按小說載毅傳書事，或以謂是岳之洞庭湖，以其說有橘社，故議者又以為即此洞庭山爾。

蔡經宅，在朱明寺西。(章(?)具神仙門·吳地記·)

吳國古館三：曰升月，曰烏鵲，曰江風。升月在閶城橋東，烏鵲在烏鵲橋，今為營寨，江風在渴烏巷。又新館二：曰通波，曰全吳。(吳地記)又按圖經，載舊傳古館八：曰全吳、通波、龍門、臨頓、烏鵲、升羽、江風、夷亭云。升月疑即升羽，今此亭尚存。

洗馬池，在府學之前。(梅堯臣(?))[illegible]

吳郡志卷十

封爵

吳孫策，漢建安二年，自騎都尉襲爵烏程侯，既破陳瑀，曹操表策為討逆將軍，改封吳侯。(吳書)

晉吳敬王晏，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并吳三郡。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封皇弟岳為吳王。

慕容垂，皝第五子，儁僭位，封垂吳王。

後周尉遲綱，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歷位少傅、大司空。

陳後主第十子蕃，封吳郡王。

唐武德三年，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

唐太宗貞觀十年，子恪封吳王。

唐天祐元年，詔錢鏐落起復，進封吳王。(吳越備史)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拜參知政事丁謂平江軍節度使，知升州。謂，郡人，建節本鎮，一時為榮。真宗皇帝賜以御製詩，尤為盛事，詳具謂啟中。(御製賜平江軍節度使丁謂詩序)[illegible]

[illegible]……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蘇州諸軍事蘇州刺史充平江軍節度蘇州……[illegible]……知昇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臣丁謂。

牧守

吳郡地重，舊矣。守郡者非名人不敢當。昔吳郡太守，與會稽、吳興三郡，爲貳二千石。嘗欲以黃門侍郎郗悟爲吳郡守，悟自以資望少，不宜超任大郡，乃改臨海。蘇峻平，將以孔坦爲吳郡，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領之，亦改吳興。蕭子範爲敕令撰辭吳郡表，略云：全吳奧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縷之才，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白樂天少時嘗言，異日苟獲蘇杭一郡足矣。後三十七年，始佩蘇印，又謂豈始望及此。吳郡太守，爲古今貴重，於此可以槩見。漢末分吳會時，但稱會稽太守。後漢時有吳郡太守，晉時有吳國，則曰吳國內史，或曰郡守。唐雖蘇州刺史，或稱吳郡太守，或兼江東採訪使，或稱吳郡採訪使。今採摭諸史及他記載中顯有名稱者，立牧守篇。本朝稱知蘇州，今稱知平江府，事具題名記。

前漢朱買臣，吳郡人。武帝時爲會稽太守，治吳。先是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南徙五百里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列兵席卷，可破滅也。乃拜買臣會稽太守。帝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如何？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爲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會稽上計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後漢尹興，爲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有興名。

陳瑀，以安東將軍行吳郡太守，受詔與孫策同討袁術。將併圖策，屯於海西。爲策所破。江表傳。

許貢，爲吳郡太守。時孫策方起，貢上表漢帝，謂策驍雄類項籍，宜以貴寵召還。若寘於外，必爲世患。策候吏得表，以示策。策遂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貢客擊傷策，策病創死。

發遠，器其雄偉，遷吳郡太守，以病去官。孫策定吳會，忌憲高名，孔融憂其不免，與曹公書，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爲權所害。會稽典錄。

儁和，後漢爲吳郡太守。

吳太史享，慈之子。歷尚書、吳郡太守。見吳志。

謝勗，吳郡太守，與兄承並知名。

滕允，有節操，自丹陽徙吳郡太守。每聽訟，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對之流涕。

晉譙敬王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補吳國內史。

司馬允之，恬之子，爲吳國內史。拒庾楷，斬其將段方，爲桓元所害。

沈充，車騎將軍、吳國內史。見沈演之傳。

傅咸，爲吳郡內史。吳郡顧榮與親故書曰：傅長虞勁直忠果，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王恬，導之子，少好武，晚節更好士。起爲後將軍，轉吳國內史。

王洽，導諸子中最知名，爲吳國內史。召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辭不受，有清裁之稱。

王珣，洽之子，爲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

王劭，導之子，有風操，爲吳國內史。子默，亦繼父官。

王薈，導之子，爲吳國內史。年饑，人多餓死，薈以倉米作饘粥，以賑餓者，所濟活甚衆。徵爲中領軍，復爲吳國內史。

王謐，劭之子，少有美譽，自侍中拜吳國內史，未至郡，留爲中書令。

袁山松，博學有文章，爲吳郡太守。時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陷被害。

魏詠之，好學不倦。桓元篡位，協贊義謀。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

顏含，有操行，以孝聞。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悉化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

鄧攸，清和平簡，方正寡欲。爲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郡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錢數百萬，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郗愔，討賊帥劉徵，加都督吳郡諸軍事。

刁彝，協之子，斬讎人黨，以祭父墓，由是知名。歷吳國內史。

殷祐，爲吳郡內史。上疏論顧榮功高，贈典不稱，榮由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灌，少知名，才識亞於道，自尚書中護軍，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

劉牢之。討孫恩之亂。吳郡內史袁崧。棄郡走。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恩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平之。

張茂。有志行。為郡里所敬信。補吳國內史。沈充之亂遇害。少嘗夢得大象。以問占夢。曰。君當得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獸、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果如其言。

賀循。字彥先。操尚高厲。童齔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不汙陳敏之亂。敏破。除吳國內史。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強宗輕之。乃題府門。會稽雞。不能啼。循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答之云。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及邸閣。檢校諸顧陸。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自請孫皓。然後得釋。出世說。

顧秘。吳國內史。倡義傳檄。以討李辰石冰之亂。

顧颺。性質素宏雅。以學藝文章稱。由後軍將軍出補吳國內史。

庾冰。亮之弟。以雅素垂風。自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國內史。蘇峻反。遣兵攻冰。冰不能禦。棄會稽。率衆進擊峻。兵乘勝赴京都。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

庾羲。亮之子。少有時譽。初為吳國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詠。

庾希。冰之子。自侍中出為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後死於桓溫之刑。

蔡謨。當蘇峻反時。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為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為侍中。

桓榿。詳正有望。補吳國內史。

王愷。為侍中。多所獻替。出為吳國內史。

荀蕤。崧之子。有儀操風望。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荀羨。蕤之弟。資稟逸羣。清和有準。遷吳國內史。

王允之。舒之子。蘇峻之亂。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破賊韓晃於長塘。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

王侃。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譚。清正有檢操。始為吳興太守。蘇峻反。加譚督三吳晉陵宜城義興五郡軍事。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徙會稽。未發。還復吳郡。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譚乃出倉米賑救。又修扈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子嘯父。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兄騭之子谷。亦位至吳國內史。

樂謨。廣之子。南渡江。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

張敞。郡人。桓元篡位。敞為尚書。以答事件元。敞表獻忠款。事平。為吳郡太守。事見南史敞子邵傳。而子裕傳乃云為吳國內史。敞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為吳大家云。

宋劉損。字子騫。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閶門。便入太伯廟。室宇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即命修葺。

王琨。廉約忠貞。立朝強正。為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

袁珣。為吳郡太守。謚曰貞。珣弟子粲。傳名愍孫。幼孤。好學有清才。隨珣在郡。擁紫讀書。足不踰戶。有欲與珣子顗遊。珣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遊耳。

張永。廢帝時自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為吳郡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岱。永弟。齊建元初。為吳郡太守。高帝手敕。加護軍。以家為府。事具人物門。

張緒。元徽中自侍中為吳郡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瓌。宋升明中以誅劉遐。授吳郡太守。封義城侯。齊明帝時。復為太守。以拒王敬則。懷事具人物門。

顧琛。吳人。孝建初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

王曇生。大明中為吳郡太守。又見顧琛傳。

顧覬之。吳人。為吳郡太守。不低意於幸臣。蔡興宗嫌其風節過峻。事具人物門。

羊元保。歷吳郡太守。文帝以元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

柳世隆。字彥緒。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哀不衣絮。

王僧達。為吳郡太守。

王慈。字伯寶。少有內潤之稱。歷吳郡太守。

王誕。字茂世。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帝甚仗之。復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江夷。字茂遠。宋初歷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歷任以和簡稱。

王思遠。為吳郡丞。行郡事。時稱得人。詳見官吏門。

褚淵。字彥回。宋明帝時。歷侍中。為吳郡太守。帝疑疾篤。馳使召之。託以後事。受顧命。輔幼主。

褚澄。字彥道。彥回弟。尚宋廬江公主。歷官清顯。尤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澄為診脈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張充。自尚書僕射。出為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欣悅。事具人物門。

宗室安陸昭王緬。字景業。仕宋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官。

宗室南康縣侯子恪。字景沖。有文學。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大司馬王敬則。反於會稽。以奉子恪為名。子恪逃之。梁大通二年。復為吳郡太守卒。

江斅。字叔文。有風格。不降意權倖。歷吳郡太守。

何叔度。尚之之父。義熙中為吳郡太守。太保王宏。每稱其清身潔己。

謝舉。字言揚。與兄覽齊名。江淹目爲二龍。大同三年。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容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府門。乃從東門進。致詩往復。爲武邱山賦題于寺。

王規。字威明。神鑒穎峻。時稱俊人。爲吳郡太守。簡文帝爲作謝章曰。紹吉祥之軍。入句吳之地。樞糲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徵召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立碑。許之。

袁君正。字世忠。美風儀。早得時譽。爲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所領赴援。君正當官有名稱。君正子憲。字德章。朝野嚴憚詳練。朝章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

李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仕梁爲吳郡太守。

宗室南浦侯推。字智進。清敏好屬文。歷吳郡太守。所臨必旱。吳人號旱母。然侯景之亂。握節死之。

宗室南海王大臨。大寶元年。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會稽。或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摧敗。以我說焉。不往。二年遇害。

吳郡志卷十一

牧守　題名

牧守

江革。字休映。自都官尚書出鎮吳郡。荒歲盜掠公行。郡唯有公給仗具二十。人民何懼。革至郡。又省遊軍尉。百姓愈恐。革廣施恩惠。盜賊靜息。

何敬容。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

袁昂。天監十一年。以吳郡太守爲兼尚書。

梁王僧智。僧辯之弟。爲吳郡太守。陳霸先殺僧辯。僧智據城拒守。霸先遣將軍裴忌攻之。僧智奔吳興。裴忌既逐王僧智。陳霸先以爲吳郡太守。

陳裴忌。字無畏。聰敏有識量。初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拒吳郡。帝命忌勒精兵。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

宗室晉安王伯恭。字肅之。爲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留心政事。官曹緝理。

沈君理。字仲倫。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綏集士卒。修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

宗室永陽王伯智。天嘉中爲吳郡太守。聞陸慶之名。欲見不可。往慶宗人陸榮宅。穿壁觀之。其好賢如此。

案南史儒林傳。末附載陸慶事。但稱永陽王。無名。檢永陽王伯智傳。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疑卽其人。第傳不載其爲吳郡。蓋疏略矣。

宗室衡陽王伯信。守吳郡。舉孝廉。伯信本傳不著。

隋王甫績。字功明。陳平。爲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與績相持八旬。績擊破之。

劉權。字世略。開皇中爲蘇州刺史。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

唐馮袞。牧蘇州。郡政優遊。暇日輒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彌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龍盤照面新。千金一擲斷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閑人。居郡守縱放如此。（出本事詩。）

韋應物。貞元初爲蘇州刺史。工詩。世號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論者恨焉。詳見雜識門。幷白居易吳郡詩石記。論韋事爲確。

于頔。字允元。德宗時爲蘇州刺史。罷淫祠。濬溝瀆。端路衢。爲政有績。然纂橫少恩。嘗爲觀察使所劾。

范傳正。字西老。爲蘇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在劉禹錫後。

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辟陸龜蒙以自佐。種木蘭於木蘭堂下。

崔璞。咸通中以司諫爲郡。有文采風流。與郡中秀才相從。有詩詞。卽命僚屬及名士屬和。其去郡。皮陸皆有和篇。有賢讓春後澤。霜薄霧冰威之句。蓋恩威兩全之政。（松陵集。）

白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史。病免。居易爲郡。時多燕遊。嘗攜蟬滿容態等十妓夜遊西虎邱山。又賦紀遊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劉禹錫。字夢得。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出爲蘇州刺史。

王□。張有德。楊志。梁知微。陰崇。劉徹。（江東採訪使。）

趙居貞。（比部郎中。採訪使。）段同泰。畢炕。（兵部員外郎。江南採訪使。）許韶伯。

右皆蘇州刺史。

狄兼謨。文宗時。自鄭州刺史。改蘇州。以治狀。擢給事中。

盧商。字爲臣。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來賦貨。民愈困。商令計口售。無常額。人便之。歲貲反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遂相。

陸亘。歷蘇州刺史。以善政稱。事具人物門。

盧簡求。崇龍中爲蘇州刺史。事見觀音院記。

王仲舒。字宏中。自婺州刺史徙蘇州。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當與民爲期。不擾自辦。穆宗每冝仲舒之文。是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

王成。自信州刺史有政績。詔書褒美。徙蘇州。

楊發。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以能政聞。餘見雜志門。

崔鼓。字德長。爲蘇州刺史。性介潔。於己之清。視贓負者如仇。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

唐有李升。宗璞。字希言。（浙採訪使。）裴治。崔詵。（兩浙方邸中。江東採訪使。）

錢鏐。字具美。於乾紀開平之間。以兵平定蘇州。景福元年。以鏐爲蘇杭等州觀察使。奏置州縣。及割嘉興縣爲秀州。

後梁曹圭。少有膽氣。事錢鏐。梁開平中。任蘇州刺史。淮人圍之急。正月望夜。圭張宴族人師矜宅。歲陳燈火。令賊俘縱觀。淮人襲焉。卒於官。子仲達爲吳越國相。周顯德三年。會王師攻江南。命王從兄知中吳節度事文奉爲水陸應援諸軍都統使于本州。以備徵發。

唐成及。字宏濟。吳越錢氏。始爲蘇州刺史。乾寧中。楊行密攻之。常熟鎭將陸郢等。以城應賊。及被執。行密閱其府庫。惟圖書藥物。心敬重之。與歸淮南。將以爲行軍司馬。及辭曰。及以百口託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引決。以至於此。豈可以本道符節。易富貴於鄰境。願以此身贖百口之命。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持之。厚爲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而泣。終彰義軍節度使。

孫承祐。事錢氏。本朝開寶八年。改蘇州中吳軍爲平江軍。以承祐爲節度使。嘗從征之勞也。承祐仕錢氏時。嘗應王師征李煜。破毗陵。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徙爲兗州泰寧軍節度使。

吳越錢元璙。字德輝。鏐第四子。儀狀瑰傑。梁淳化三年。以功遷蘇州刺史。累授中吳建武軍節度。蘇常潤三州團練使。加檢校太師。守太傅同平章事。侍中。中書令。人彭城郡王。治蘇三十年。儉約鎭靖。郡政循理。弟元瓘襲位。元璙覲之。宴宮中。元瓘起壽曰。先王之位。兄宜當之。俾小子至是。皆兄推戴之力。元璙俯伏曰。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而立。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兄弟訖無間言。晉天福七年。詔封廣陵郡王。（九國志。吳越備史。）

錢文奉。元璙之子。善騎射。能上馬運槊。涉獵經史。精音律圖緯。醫藥鞠弈之藝。皆冠絕一時。初以父蔭爲蘇州都指揮使。遙節度副使。元璙卒。代知蘇州中吳軍節度使。有鑒裁。禮下賢能。士負才藝者多依之。作南園東莊。爲吳中之勝。（東莊一名東墅。）多聚法書名畫寶玩雅器。號稱好事。又興賓僚共采史籍。著資談三十卷。行於世。嘗間命於天台僧德韶。韶曰。明公年已八十一。至六十一歲。以開寶二年八月十一日卒。（九國志。吳越備史。）

本朝

范仲淹（此處待考）

韓眞卿。所至有威名。知蘇州。政事無它施設。而人自憚之。庭訟寂然。每平明視事。白無來者。眞卿即歸休。客至多不及見。後自兗州貶南安軍。道過蘇郡。人相戒不敢過其泊舟處。五日左右。不捐人聲。其見憚如此。（林希遺史。）

章岵。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章硬頸。其子出入以皂綃爲纖。二人肩輿。

本朝牧守題名

題名

吳郡自古皆名人爲守。既略編敍。見牧守門。本朝郡將。則題名石具焉。中更兵燼。石久不存。紹興十五年

王晙始追輯。自至道年陳省華始。而石林先生葉夢得爲之記。今錄葉記於注下。而列題名於後。（[illegible]）

陳省華。（至道。朝散大夫。）

魏庠。（咸平。[illegible]大夫。）

裴莊。（以朝奉郎、守尚書度支郎中。留臺。咸平元年。（題名云職掌與。））

梅詢。（景德。朝散大夫、太常丞、直集賢院。（虎丘詩刻行尚書駕部員外郎。））

王哲。（景德。尚書司封員外郎。）

曾致堯。（尚書吏部員外郎。）

秦羲。（大中祥符。崇儀使。）

黃夔。（大中祥符五年。承奉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題名無。今吳江縣學題名錄入。））

陳靖。（天禧元年四月。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

康孝基。（天禧五年四月。朝奉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虎丘題名云。）

孫冕。（天聖。大中大夫、守尚書禮部郎中、直史館。）

葉參。（天聖二年六月。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題名云寶元。）虎邱題名此。）

范仲淹。（景祐。朝散大夫、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蔣堂。（景祐四年六月。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

張億。（景祐。朝散大夫、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

富嚴。（康定。左朝散大夫、守尚書刑部郎中、試[illegible]。）

邵餗。（慶歷。尚書考功郎中。）

梅摯。（慶歷。尚書戶部員外郎。）

趙槩。（尚書刑部郎中。）

蔣堂。（皇祐。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

王琪。（皇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龍圖閣待制。）

呂居簡。（至和三年。虎邱留題詩刻云。光祿卿。）

唐詢。（嘉祐。）

王琪 嘉祐，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
蔡抗 嘉祐。
鞠真卿 嘉祐。
陳經 治平，朝奉郎守尚書祠部郎中。
滕甫 治平，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
沈扶 治平，尚書金部員外郎。
孫覺 熙寧，右司諫。
張詵 熙寧。
程師孟 熙寧，正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
王誨 熙寧，朝散大夫尚書司勳郎中。
唐詔 熙寧。

韓朴 熙寧九年，尚書度支郎中。
范鍔 元豐，左朝奉大夫。
韓鐸 元豐，尚書度支郎中。
楊景略 元豐。
晏知止 元豐，朝請大夫尚書司封員外郎。
劉淑 元豐，朝請大夫。
章峴 元豐五年，朝議大夫。
林希 元祐，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
劉定 元祐，朝散大夫。
王覿 元祐，承議郎直龍圖閣。
黃履 元祐，左朝請郎充天章閣待制。
吳居厚 紹聖，左朝奉郎。
蔣之翰 紹聖，右朝散大夫。
賈青 紹聖，朝散大夫。
王子京 元符，承議郎充秘閣校理。
陳師錫 元符，承議郎充秘閣校理。
張公庠 元符，中散大夫。
豐稷 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
吳伯舉 朝奉郎直秘閣，崇寧元年六月到。

宇文昌齡 寶文閣待制，崇寧元年十月到，十一月知越州。
林邵 崇寧，顯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
黃誥 崇寧，朝散大夫直秘閣。
張恕 崇寧，朝散大夫。
邵鱗 崇寧，朝散大夫直龍圖閣。
蔡渭 崇寧，朝散大夫。
郭茂恂 崇寧，朝請大夫直龍圖閣。
蹇序辰 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崇寧五年正月到任，十二月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許光疑 通直郎知蘇州，崇寧五年十二月到。
孫傑 大觀，朝請郎直龍圖閣。
吳拭 朝奉郎，大觀二年正月到，八月提舉杭州洞霄宮。
李孝壽 朝請郎，大觀三年八月到，四年三月，降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六月，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
王詔 政和元年，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
馬防 政和元年，中大夫復集賢殿修撰。
盛章 政和，朝請郎充顯謨閣待制。

葉正封 政和，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
盛章 政和，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
宋康年 政和，中奉大夫。
莊徽 政和，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應安道 政和，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
賈譓 宣和，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樓异 宣和，徽猷閣直學士朝請大夫。
胡直孺 宣和，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
李倫 宣和，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
王觀 靖康，通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鄭滋 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靖康元年十月到任，建炎元年七月罷。
趙研 建炎，中散大夫。
孫覿 建炎，承議郎充徽猷閣待制。
湯東野 建炎，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
孫覿 建炎，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

李炳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建炎。

湯東野 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建炎。

胡松年 起復朝請郎直龍圖閣。建炎四年九月到，紹興二年閏四月罷。

李彌大 顯謨閣直學士右朝散郎。紹興二年閏四月到任。五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席益 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年五月到，八月赴召。

李擢 左朝請郎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十二月到。紹興三年三月，除工部侍郎。

宋伯友 左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三年八月到。十一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孫佑 右朝請郎直秘閣。紹興四年正月到。紹興五年二月罷。

趙子晝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二月到。七月赴召。

李光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紹興五年七月到。十一月赴召。

張守 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紹興五年十二月到。六年四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章誼 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紹興六年八月到。七年八月赴召。

梁汝嘉 寶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七年九月到。八年七月知台州。

向子諲 徽猷閣直學士右朝請大夫。紹興八年八月到。十一月致仕。

歐陽懋 右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九年正月到。五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趙[illegible]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九年八月到。十年六月知秀州。

梁汝嘉 寶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年六月到。十一年七月知明州。

張宗元 寶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十一年八月到。十三年正月知靜江府。

周葵 左奉議郎直秘閣。紹興十三年正月到。十四年正月罷。

王㬇 寶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紹興十四年三月到。十五年閏十一月。除寶文閣學士。十七年正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鄭滋 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紹興十七年三月到。紹興十八年正月知建康府。

俞俟 敷文閣直學士右中大夫。紹興十八年五月到。十九年三月知建康府。

王喚 右奉直大夫。紹興十九年三月到。十一月除直顯謨閣知建康府。

周三畏 右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九年十二月到。二十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徐琛 右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年五月到。二十三年三月。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李朝正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三年四月到。二十四年十一月罷。

湯鵬舉 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到。七月罷。

王會 敷文閣學士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八月到。十一月知紹興府。

孟忠厚 少師保寧軍節度使信安郡王。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十一月判紹興府。

蔣璨 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到。二十八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十月提舉洪州玉隆觀。

陳正同 右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到。三十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朱翌 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三十年三月到任。九月除敷文閣待制。三十一年三月罷。

洪遵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到。三十二年五月除翰林學士。

沈介 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到。十月除敷文閣待制。十一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陳之茂 左朝散郎直龍圖閣。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到。隆興元年四月。除直顯謨閣知建康府。

張孝祥 左奉議郎充集英殿修撰。隆興元年五月到。二年二月赴召。

陳漢 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隆興二年三月到。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虞允文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隆興二年十月到。十一月赴召。

沈度 右朝散大夫直顯謨閣。隆興二年十一月到。乾道二年七月赴召。

沈介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乾道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召。

姚憲 右朝散郎直秘閣。乾道三年五月二十日到任。四年五月以措置有勞特轉朝請郎。十二月以勞轉朝奉大夫。三月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徐蕆 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乾道五年四月十六日到任。乾道六年四月十九日。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汪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乾道六年五月十六日到任。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魏杞 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乾道六年五月到。乾道七年十二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向沟 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乾道八年正月到。六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邱崈 左奉議郎直秘閣。乾道八年七月到。八月磨勘轉朝奉郎。乾道九年四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方滋 敷文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乾道九年五月到。七月除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馬希言 右朝散大夫直敷文閣。乾道九年十一月到。淳熙元年七月罷。

韓彥古 朝奉大夫直秘閣。淳熙元年七月到。當年九月二十六日。丁母越國夫人周氏憂解官。非職。

莫濛 承議郎直徽猷閣。淳熙元年十月到。十一月宮觀。

韓彥古 起復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撰。淳熙二年正月到。六月除敷文閣待制。八月罷。

陳峴 朝散大夫直敷文閣。淳熙二年八月到。十一月轉朝請大夫。三年七月除直徽猷閣。四年五月除秘閣修撰再任。五年二月賜紫章服并金帶。七月赴召。

單夔 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淳熙五年九月到。六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司馬伋 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淳熙六年四月到。當年八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王佐 朝請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淳熙六年十二月到。七年二月磨勘轉朝議大夫。十一月改知臨安府。

韓彥質 朝請大夫充秘閣修撰。淳熙七年十二月到。九年七月除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耿秉 降授承議郎直秘閣兩浙運判兼權。淳熙九年七月到。八月陞直徽猷閣正除。十年正月復承議郎。十月除直龍圖閣知鎮江府。

謝師稷 朝散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淳熙十年十月到。十一年十一月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邱崈 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到。明年帥越。

何萬 朝奉大夫。淳熙十三年正月到。六月除直龍圖閣知明州。

王希呂　龍圖閣學士、中大夫。淳熙十三年八月到，十四年四月召。

趙彥操　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十四年八月到，十六年二月除右文殿修撰。五月轉中大夫。八月再任。紹熙元年三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

袁說友　朝議大夫、直祕閣。紹熙元年三月到，二年五月召。

沈揆　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到。四年二月除司農卿。

王佝之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紹熙四年二月到。當月致仕。

雷潨　朝散大夫、直寶章閣。紹熙四年七月到。五年八月[illegible]轉朝請大夫。九月改差主管武夷山沖佑觀。

王溉　朝散大夫、直祕閣。紹熙五年十一月到。慶元元年二月轉朝請大夫。二年二月除兩浙路轉運副使。

鄭若容　朝散大夫、直祕閣。慶元二年三月到。

虞儔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磨勘轉朝請大夫。十一月除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十二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府事。

劉誠之　朝奉大夫、直祕閣。慶元四年六月到。八月磨勘轉朝散大夫。五年六月除直敷文閣、知襄州。

趙不艱　朝散大夫、直祕閣。慶元五年六月到。六年七月除直煥章閣。嘉泰元年三月轉朝請大夫。四月除直顯謨閣再任。

張抑　敷文閣學士、中大夫。嘉泰二年三月到。當月磨勘轉太中大夫。三年二月除寶文閣學士、宮觀。

張巖　寶文閣學士、正奉大夫。嘉泰三年三月到。四年正月除資政殿大學士，改差知揚州。

李大性　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嘉泰四年七月到。開禧二年四月除煥章閣直學士，改知福州。

張澤　朝請郎。開禧二年五月到。當年九月除龍圖閣待制。十月赴召。

沈作賓　中大夫、龍圖閣待制。開禧二年十一月到。權節制許浦水軍。十二月磨勘轉太中大夫。三年二月差充督視行府參謀軍事。三月就改知鎮江府。

林棐　通議大夫、充煥章閣待制。開禧三年四月到。五月權節制許浦水軍。十一月宮觀。

李大異　朝奉大夫、煥章閣待制。嘉定元年四月到。六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八月除寶謨閣直學士，依舊知平江府。二年十二月磨勘轉朝請大夫。三年正月知建寧府。

趙希懌　朝奉郎、龍圖閣待制。嘉定三年四月到。四年八月除煥章閣直學士，依舊知平江府。五年正月磨勘轉朝散郎。當年正月除顯謨閣直學士，改知太平州。

陳芾　朝散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定五年二月準尚書省劄子兼權。當年八月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七年九月除度支郎官。

沈皞　奉直大夫、祕閣修撰。嘉定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八年十一月磨勘轉朝議大夫。十年四月十三日除浙東提刑。

趙彥橚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嘉定十年六月五日到。十一年七月除寶謨閣待制致仕。

李大性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嘉定十二年二月六日到。當年六月一日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蔡幸　朝散郎、直敷文閣。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嘉定十四年六月準省劄，昨任湖廣總領遇軍出五關推賞陞運賞有勞績，特轉朝奉大夫。十五年該遇受寶轉朝散大夫，遇滿。當年五月除主管台州明道宮。

趙汝述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嘉定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到。當年十二月二十日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除徽猷閣直學士，特轉一官致仕。

沈皞　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嘉定十六年七月二日到。十七年十一月十日準告以職事修舉，除寶謨閣待制，仍賜金帶。寶慶元年四月陞恩轉通議大夫，陞祠請。五月二日除煥章閣待制，依所乞提舉安陞府萬壽宮。

王元春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寶慶元年六月十一日到。三年四月八日除大理卿。

章良朋　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紹定元年三月十七日到。七月初四日致仕。

林介　寶慶三年四月以提刑兼權。十二月除太府少卿，依舊兼權。紹定元年七月再兼權。十一月改除大理卿。

李壽朋　朝請大夫、直寶謨閣。紹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除依舊直寶謨閣、湖北路轉運判官。

朱在　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紹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除煥章閣待制、知贛州。

吳淵　宣教郎、直煥章閣。紹定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該遇慶典轉奉議郎。七月十六日改除浙西提刑。

鄒應博　朝奉大夫、新除直祕閣。紹定四年九月十四日到任。六年十一月召赴行在。

楊煜　徽猷閣學士、正奉大夫。紹定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端平元年三月丐祠，奉聖旨依所乞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趙立夫　中大夫、新除祕閣修撰、浙西提刑。端平二年三月兼知府事。當年八月二十六日依舊祕閣修撰，除樞密副都承旨。

張嗣古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端平元年十月二日到任。三年正月召赴行在奏事。當年六月宮觀。

王遂　朝奉大夫、新除煥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端平三年四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舊煥章閣待制，改差知平江軍府事、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七月初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除敷文閣待制，差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

吳潛　朝請大夫、新除工部侍郎。嘉熙元年八月十七日到任。九月二十五日准省劄，都大提舉許浦。二年正月與宮觀。

史宅之　朝議大夫、依舊敷文閣待制、改知平江府兼浙西提舉。嘉熙二年閏四月初三日陞寶文閣待制。二十四日到任。六月八日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十八日節制在府軍馬，仍舊節制許浦水軍。三年正月一日召赴行在。

趙與篡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副使。嘉熙三年四月十三日到任。五月初一日準樞密院劄子節制許浦水軍。淳祐元年二月準省劄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史宅之　中大夫、直華文閣、知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兼浙西兩淮發運副使、提領措置和糴。淳祐元年三月初九日到任。

陳塏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水軍、提領措置浙西和糴。淳祐三年二月十九日到任。四年四月七日除太府卿。

魏峻　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淳祐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八月以經筵轉朝請大夫。五年四月御筆除寶章閣待制賜帶。八月招糴及數轉朝議大夫。十二月磨勘轉中奉大夫。六年又以招糴轉中大夫。三月十三日御筆除刑部侍郎。

徐鹿卿　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淳祐六年閏四月二十八日交發運司職事。五月十一日到任交割府事。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御筆召赴行在。五月十三日準告磨勘轉朝散大夫。當月十六日御筆除權兵部侍郎。

吳淵　寶章閣學士、大中大夫、浙西兩淮發運使兼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宜城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淳祐七年八月初一日交發運司職事，十二日到任交割府事。八年正月初五日奉聖旨依舊職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平州兼提領所。

鄭寀　朝奉大夫、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至淳祐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暫攝平江府發運司職事。當年七月六日奉聖旨除直寶章閣、知平江軍府事兼主管浙西兩淮發運司公事、兼措置浙西和糴。於當月二十九日交割。當年十二月初十日帶權浙西提舉。當年當月二十七日磨勘轉朝散大夫。九年四月十九日奉聖旨以職事修舉除直華文閣依舊職。

余晦　朝奉大夫、直寶章閣、知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兼淮浙發運使、措置和糴。淳祐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到任。當年八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十一月因任淮東總領籌濟淳浮鹽田糯米轉朝請大夫。十二年正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右司郎官。

余天任　中大夫、寶章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兼提領措置浙西和糴。淳祐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到任。至寶祐元年四月日奉御筆除兵部侍郎，奉御筆除兵部尚書。

趙與訔　朝請大夫、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於寶祐元年八月初四日得旨暫攝和糴，九月二十八日准省劄兼權淮浙發運。十月十三日奉聖旨依舊職，差知平江府兼主管浙西兩淮發運司公事。當月二十五日到任。

趙汝歷　朝奉郎、直寶章閣、知平江府兼主管浙西兩淮發運司公事、措置浙西和糴。寶祐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交發運司職事，二月初一日到任交割府事。以磨勘轉朝奉大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離任。

趙與篡　寶祐三年七月二十日三省同奉御筆除觀文殿學士、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提領措置浙西和糴、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七伯戶。寶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寶祐四年二月十三日奉旨兼浙西提刑。

吳郡志卷十二

官吏　祠廟

官吏

後漢彭脩。會稽人。爲吳郡功曹。時西部都尉宰祐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祐怒使收縛意。脩排閤直入。拜於廷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祐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三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遂原意貸獄吏。意亦以是得名。

尹興。爲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結天下名士。興在錄中。英敗。明帝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考治。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餽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

吳孟仁。字恭武。江夏人。爲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棄官。吳志

宋江徽。爲吳令。元凶殺徐湛。以黨與併被害。

王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爲吳令。

齊江介。謐之子。建武中爲吳令。政深苛人。門勝惴懼爲謐首。介棄官去。

齊周洽。洲南人。歷吳令。廉約無私。卒無以殯斂。

齊傅翽。琰子。爲官有能名。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問翽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理則物無疑滯。翽父琰爲縣竝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父子相傳。斯以示人。

王思遠。立身簡潔。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

梁沈浚。字叔源。涉學有才幹。仕梁爲吳令。有能名。

陸襄。事梁爲吳令。節操甚高。

唐鄭渾之。咸通末爲蘇州督郵。談銖爲鹺院官。鍾福爲院巡　時湖州牧李超。及趙蒙。俱狀元。人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雲谿

唐孟庭份。郊之父。庭份爲崑山尉。生郊。以詩名世。或云份亦能詩。

武平一。元宗時自考功員外郎。貶蘇州參軍。雖被譴而名不衰。

劉綺莊。爲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至今傳於世。

韋至誠。吳縣尉。

蕭存。字伯誠。頴士子。亮直有父風。能文辭。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爲常熟主簿。

皮日休。字襲美。咸通十年爲郡從事。居官纔一月。著書號鹿門子。

丁陳范謝。皆錢元璙及子文奉爲中吳軍節度使時爲節度推官。四人俱以長者稱。丁名守節。晉公謂之祖。陳名贊明。屯田之奇之祖。范名夢齡。文正公仲淹之曾祖。謝名崇禮。太子賓客濤之父。

邊儆。雍熙初爲崑山令。因舊址新作夫子廟。自是縣學始興。繼以王禹偁爲作記。記具縣學條。

王禹偁。太平興國九年。以大理評事知長洲縣。雍熙四年。召赴闕。入朝爲名臣。今虎邱寺有元之祠堂。刊東坡讚於其上。

張文定公安道。景祐中爲崑山令。時吳越歸國未久。前此豪民。占田無限。歲遂多訟。有數十年不決者。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率百纔一二。乃悉收其羨田以賦貧民。訟亦息。時蔣希魯侍郎守郡。得公所著芻蕘論上之。遂舉賢良方正科。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姪。嘉祐中爲崑山令。築石堤。疏斗門。作塘七十里。以達于郡。得膏腴田數百萬頃。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便輸於縣。鳩作塘餘材爲倉廩以儲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爲立生祠。作思韓記。鑱石祠下。

章岷。字伯鎮。嘗爲平江軍推官。有文聲。范文正公有和章從事鬬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賈公望。字表之。嘗爲郡通判。時朱勔父子鼎盛。奔競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倏忽向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勔之子賜金帶。公望

亦衣三品服。偶以朝拜會天慶觀中。朱從者見公望所佩魚。脫而觀之。公望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來。非緣花石。左右皆錯愕。朱大銜之。竟擠之能去。

寇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己學。官爲吳縣主簿。賦詩爲左丞葉夢得所喜。詳見雜志門。

祠廟

至德廟。卽泰伯廟。東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建於閶門外。辨疑志。載吳閶門外有泰伯廟。廟東又有一宅。祀泰伯長子三郎。吳越錢武肅王。始徙之城中。寡與記又云。吳泰伯廟在閶門西。皮日休詩云。一廟爭祠兩讓君。蓋併祠仲雍者矣。今廟在閶門內。東行半里餘。門有大橋。號至德橋。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陸[illegible])

([illegible](陸龜蒙)[illegible]) 父子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張詠)至德本無名。宣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illegible]

吳王夫差廟。今村落間有之。舊廟無攷。鑑誡錄云。世傳此廟。拆姑蘇臺木爲成。唐陳羽秀才。嘗題夫差廟。時人謂之題破此廟。(陳羽)姑蘇臺畔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幡蓋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何人。(皮日休)由來[illegible]是安危。不信忠[illegible]任伯嚭。自古[illegible]。何須亡國恨西施。

伍員廟。在胥口胥山之上。蓋自員死後。吳人卽立此廟。乾道間復修之。規製猶陋。盤門裏又有員廟。卽雙廟是也。(梁簡文帝)立國資孝本。[illegible]

南雙廟。在盤門裏城之西隅。二廟左英烈王伍員也。右福順王陳杲仁也。杲仁又稱武烈帝。或云。五代初常潤間尙屬淮南。杲仁廟在常潤間。錢氏得常潤。遂移廟於蘇。按吳志孫權旣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皆號與杲仁同。況堅吳人。吳地記謂在城南二里許。去盤門密邇。疑此廟恐是祠堅爾。建中靖國中。太守吳伯舉重修。是時蔡京自翰長罷。過吳門爲作記。并書題。(記曰)[illegible]

[illegible]

春申君廟。在子城內西南隅。卽城隍神廟也。(新廟記云)[illegible]

郁史君廟。在太湖衡山中。

聖姑廟。在洞庭。皆王起二女。相繼卒。民以爲靈而祀之。紀聞云。唐人記洞庭山聖姑祠廟云。吳志。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殺之。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年。顏貌如生。儼然側臥。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一日沐浴。爲除爪甲。傳粧粉。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道者歟。辨疑志云。唐大曆中。吳郡太湖洞庭山中。有升姑寺。有升姑廟。其棺柩在廟中。俗傳姑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來賽歲獻衣服粧粉不絕。人有欲觀者。其巫祕密不可。云開卽有風雨之變。村閭敬事。無敢竊窺者。巫又云有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有李七郎荒狂不懼。程法華奴客啓棺觀之。唯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二說今皆無考。姑存舊傳云。(皮日休)洛神有靈逸。古廟臨空渚。暴雨駁丹青。荒蘿繞梁梠。[illegible](陸龜蒙)[illegible]

靈祐廟。卽崇感顯祐善利夫人廟。在能仁寺內。夫人陸氏。梁衛尉卿僧瓚之女。僧瓚捨宅爲寺。夫人就居

之。是爲重元寺。寺廢，夫人爲伽藍神，號聖姑。元符元年，郡大旱，通判祝安上攝郡，禱而應，以其事聞，錫封懿威夫人。郡人許份攷其碑，相與祀而祀之。圖經祠廟，莫詳何也。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具諸記中。[illegible]

天王堂，在子城西北隅，雖一小廟，蓋古屋也。建炎狄難，盤城宮室悉爲煨燼，惟郡南覺報小寺以旁倉窰蘇所窩，不及燬，而此堂巋然獨存。郡人至今敬之。

吳郡志卷十三

祠廟下

包山廟，在吳縣西南一百里。

上山卜將軍廟，在崑山縣，頂於山下桒圃朱四家。得斷碑云：唐卜府君墓，府君諱㞕。碑字雖漫漶多闕文，尙可辨。然無將軍之號。

三高祠，在吳江縣垂虹橋南，即王氏臞庵之雪灘也。昔堂在垂虹南圮，極偏仄。乾道三年，縣令趙伯虛徙之雪灘。三高者，范蠡、張翰、陸龜蒙也。此祠人境俱勝，名聞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燒遺廟，存常熟縣破山。唐咸通中所建龍堂也。本朝政和二年，賜今額。五年，加賜宣惠侯。[illegible]

東嶽，在常熟縣福山鎭。[illegible]

陽山澄濟廟，在澄照寺傍，白龍母廟也。無碑碣可考，有僧祖照者，以父老相傳，述其事於璧云：東晉隆安中，山下居民繆氏家，有女及笄，出行，風雨驟至，天地晦暗，避於今所謂龍塢之側。俄有一白衣老人語女

曰。氏族爲誰。居何所。女答姓繆。指山之西曰。我家舍于陽山三峯之下。家有父母。老人曰。天色如此。吾無所歸。欲假館待旦而前可乎。女曰。當告父母。老人強之再三。遂首肯。語竟。遂失老人所在。女歸有娠。父母惡之。逐出丐食鄰里。明年三月十八日。至今所謂龍塚之上。產一肉塊。居民怪之。擲棄水中。倏焉塊破。化而爲龍。夭矯母前。若有所告。其母驚絕于地。即有風雨雷電。飛沙折木。咫尺不辨人物之異。既開霽。但見白龍升騰而去。衆乃瘞其母。自後累降巫語。始祠之於山巔。而雨暘失候。祈禱必應。太平興國間。建廟於山南曾巷。熙寧九年。遷于澄照寺之東隅。建炎間。主僧覺明復一新之。相傳龍子分職瀟湘。每歲是日。必歸山間。風雨淒冷。人以爲龍子誕日云。過是山中方有春意。其去也。或變怪之狀。見於寰闠。紹興十九年六月某日。犇雲驟起于是山。俄頃盲風驟雨大作。龍自郡城過。捲去女牆數百丈。居人余氏家小亭吸入雲中。及有負販者被吸復墮而無傷焉。又云。昔有白髮老人至鎮江。江步賃船。自云從長沙來。與船人錢十千。先付五千。餘錢約至蘇州陽山看親處還。登舟即令篙工悉睡。日暮抵許市。上岸去。蓋已三百六十里矣。舟人至山下尋覓。值風雨大作。避於廟中。於像前得錢五千。方悟神龍之歸。乃以錢設僧供。辭謝而去。比歲祈禱母應。大吏以聞。紹興二十九年四月。詔賜靈濟廟爲額。乾道四年告下。封顯應夫人。

靈濟廟。在府東南。舊五龍堂也。淳熙十年秋大旱。郡守耿秉即設廳作祈雨道場。設行雨龍王位於東西序。有蜥蜴見於香案果釘之上。蜿蜒不去。終日雲合。秉以杯珓祈之。若有靈與。已而大雨三日。具以事聞。詔賜靈濟廟爲額。

甫里廟。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鄉人祠陸龜蒙於此。至今不廢。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二十六里。地名黃姑。父老相傳。嘗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湧溢。今村西有百沸河。鄉人異之。爲立祠。塑列牛女二像。後人去牽牛。獨祠織女。祈禱有應。歲七夕。鄉人醵集廟下。古事無從詳。舊有廟記。今亡之。案荊楚歲時記。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爲黃姑。然古樂府有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則指牽牛爲黃姑。李後主詩乃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又以織女爲黃姑。事久愈訛矣。

吳郡志卷十四

園亭

晉辟疆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辟疆姓顧氏。晉唐人題詠甚多。陸羽詩云。辟疆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概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疆。本朝張伯玉云。于公門館辟疆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跡所在。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爲任晦園亭。今任園亦不可考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僧和云。在震澤之西。皮日休詩云。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當在松江之傍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爲溧縣尉。歸吳作圃。爲時所稱。皮日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陸龜蒙詩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概敵。不知佳景在。盡付任君宅。蓋任晦得顧辟疆舊園。以爲宅也。(皮日休任晦園亭。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寡合。一宅閑林泉。終身遠囂雜。嘗聞佐浩穰。散性多儻傲。(上五盍反。下吾告反。)不將事隗。留解其綬。遺之如棄屣。歸來鄉黨內。卻與親朋洽。閑須來逕下。列第方稱甲。大門約百步。古木聳崟[illegible]。廣檻小山欹。斜廊怪石夾。白蓮倚闌檻。翠鳥緣簾押。地勢[illegible]形若三峽。[illegible]覓食時唼喋。[illegible]結藤架桂檝。門留醉樹客。[illegible]多君方閉戶。顧我能倒屣。講爾在茅棟。留坐於石榻。[illegible]有鄰可漁獵[illegible]。(陸龜蒙)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概敵。前聞富修竹。後說紛怪石。風煙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跡。不知清景在。盡付任君宅。卻是五湖光。偷來傍簷隙。)

[illegible]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為錢氏時廣陵王元璙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既積土為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為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為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隟，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蘇子美滄浪亭記）[illegible]

[illegible]

南園，吳越廣陵王元璙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王禹偁為長洲令，常攜客醉飲，有詩曰：天子優賢是有唐，鑑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後，乞與南園作醉鄉。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之。京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退歸。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禹偁詩石尚存。續經云：舊有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歲久摧圮。至元豐中，猶有流杯、四照、百花、樂豐、惹雲、風月等處。每春，縱士女游觀。兵火之後，皆不復有。今園屬張循王家。（吳越備史）[illegible]

[illegible]

東莊（九國志）[illegible]與南園，皆廣陵王元璙帥吳時，其子文奉為衙內指揮使時所創。營之三十年間，極園池之賞。奇卉異木，及其身見，皆成合抱。又累土為山，亦成巖谷。晚年經度不已，每燕集其間，任客所適。文奉跨白騾，披鶴氅，緩步花逕，或汎舟池中，容與往來，聞客笑語，就之而飲。蓋好事如此。（九國志、吳越備史。）

鱸鄉亭，在吳江。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為令，乃作亭江上，以鱸鄉名之。陳瓘瑩中主縣簿，嘗賦詩。（陳瑩中鱸鄉亭）[illegible]

如歸亭，在吳江。張先子野，徹而新之。蔡襄君謨題壁云：蘇州吳江之濱，有亭曰如歸者，隘壞不可居。慶定元年，知縣事祕書丞張先始為大之云。

七檜堂，在天慶觀之東，樂蔡少卿嘗守吳，既謝事，因居焉。作此堂以佚老。見其子清臣至大官。餘見人物條。（范仲淹）[illegible]

小隱堂、秀野亭，在城北。蔣堂皆有過巢道鄉侍讀小園詩云：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葉綠條綃滄浪。卞山居

士（逍遙自號也。）無歸意，且借吳儂作醉鄉。[illegible]

隱圃，在靈芝坊，樞密直學士蔣堂之居。堂兩守吳，謝事因家焉。自號遂翁。圃中有巖扃、水月庵、煙蘿亭、風篁亭、香嚴峯、古井、貪山等。堂皆自賦隱圃十二詠。結庵池上，名水月。宅南小溪上，積字十餘柱，名溪館。又築南湖臺於水中，皆有詩。（隱圃）[illegible]（溪館）[illegible]（南湖臺）[illegible]

中隱堂，在大酒巷。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龔宗元所居。取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乃作中隱堂。與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極文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掛冠而歸者，吳人謂之三老。

樂圃，朱長文伯原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圃坊。圃中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此地錢氏時號金谷。朱光祿始得之。伯原築以為圃，名德所寓，邦人珍之。因號其巷曰樂圃坊。朱自有記。（樂圃記）[illegible]

[illegible]……元豐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紅梅閣。在小市橋。大理中殿中丞吳感所居。吳有姬曰紅梅，因以名閣，又作折紅梅詞，傳於一時。藉室亦有吳殿丞新詩兩闋，詩有深鎖嬋光在樓閣，旋移春色入門牆之句。吳死，閣爲林少卿家所得。

三瑞堂。在閶門之西楓橋，孝子姚淳所居。家世業儒，以孝稱，蘇文忠公往來必訪之，嘗爲賦三瑞堂詩。姚氏致香爲獻，公不受，以詩抵虎邱通長老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蘇軾詩〕[illegible]

[illegible]

五柳堂。胡稷言所居，在臨頓里，陸魯望之舊址也。

如村。胡嶧所居，嶧父稷言作五柳堂，嶧又取老杜宅舍如荒村之句，名其居曰如村。

范家園。在雍熙寺後，范周無外所居。

逸野堂。在崑山，老儒王葆所居。葆累試不利，以讀書自娛，教其姪孫葆爲名儒，至今此堂爲邑人所稱。

醉眠亭。在松江，李無晦所居。李本湖人，徙居松江，高尚不仕，以詩酒自娛，治園亭，號醉眠。〔李遠〕[illegible]

漫莊。在[illegible]村，處士顧禧所居。禧棄官高隱，讀書以老，鄉人貴重之，後其居有名。[illegible]

蝸廬。在城北中街，舍人程俱致道所居。俱政和間自監舒州茶場上書論時政不合，來家於吳，葺小屋號蝸廬。中有常寂光室、勝義齋、容膝齋，賦遷居蝸廬詩，及蝸廬後隙地種植竹、菊、鳳仙、雞冠、紅莧、芭蕉、木香等七詠。〔遷居蝸廬〕[illegible]

復軒。在吳縣之黃村，處士章憲自作記，謂昔先人之廬，治東廡之軒，以貯經史百氏之書，名之曰復，以警其學。其後圃又有清曠堂，詠歸、清閟、遐觀三亭，以碧古尚賢，各有詩。〔復軒〕[illegible]〔清曠堂〕[illegible]

[illegible]

臞菴。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營此以居，圍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嶼，景物秀野，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遊之，皆爲題詩。圃中有與閑、平遠、種德及山堂四堂，煙雨觀，橫秋閣，凌風臺，鬱峨城，釣雪灘，琉璃沼，臞翁澗，竹逕，鷗巢，[illegible]關，綠林，楓林等處，而浮天閣爲第一，總謂之臞菴。份字文孺，以特恩補官，嘗爲大治令，歸休老焉。題詩甚多，不可悉錄，錄其尤者于此，俾其家世保焉。〔徐作〕[illegible]〔浮天閣〕[illegible]

樂菴。在崑山縣東六里圓明村，侍御史李衡彥平歸老所居。衡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志氣卓犖不羣，學問通性理，登第後，治縣有聲，召對，累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典大藩，俄引年而歸，作此菴，以經史圖書自娛，歲餘落致仕，以侍御史同知貢舉，復告老，年幾八十，起居不衰，時過諸子於邑中，已復返菴。清脩絕俗，給事惟一蒼頭，俄旬餘不食，謝去醫藥，手書數十紙，徧別親舊，勑其子不得隨俗作佛事，寄花掩戶，翛然而化。其家刻其遺書，總一大軸，士大夫宗敬之。

范文正公義宅。在雍熙寺後。〔范文正公義宅〕[illegible]

[illegible]

吳郡志卷十五

山

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餘，連橫山之北，古臺在其上。

靈巖山，卽古石鼓山，又名硯石山。御覽：吳地記、案郡國志曰：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獻西施於此山。山有石馬，望之如人騎，南有石鼓，鳴卽兵起。亦名硯石山，又有琴臺在其上。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劉逵注吳都賦，引揚雄方言云：吳有館娃之宮，吳人呼美女爲娃，故三都賦云：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今吳縣有館娃鄉。又云：硯石山有石城，去姑蘇山十里，闔閭養越美人於此。上有兩湖，湖中有羣光寶。按此卽今靈巖山，以上皆御覽所記。今按吳越春秋、吳地記、舊圖經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煙三里，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宮、琴臺、響屧廊，山上有西施洞、硯池、翫月池。山頂之池有葵蒓，夏能去熱，秋則去寒，吳中每年采乾供進。其池至旱不竭，葵蒓今不復採。琴臺下有大假松，身臥於地，兩頭崛起，交蔭如蓋，不見根之所自出，吳人以爲奇賞。比年當歲一枝已瘁。山下平瞰太湖、及洞庭兩山，崧翠叢碧，在白銀世界中，亦宇內絕景。山前十里，有採香徑，斜橫如臥箭云。梁天監中，始設秀峯寺，今爲顯親崇報禪院，餘在寺門。

天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此山在吳中最爲崇峻，高聳一峯，端正特立，嶺圍繞以爲吳鎮，不誣也。山皆奇

石，卓筆峯爲最，山半白雲泉，亦爲吳中第一水。比年有寺僧師詩，搜採巖谷，別立數亭，皆奇陗。又於白雲之上石壁中得一泉，如線，尤清冽云。[illegible]

香山，胥口相直，吳王種香於此山，遣美人採香焉，旁有山溪，名採香逕，事具古蹟門。

胥山，在太湖之口，吳王殺子胥，投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山，詳具辨證門。

穹窿山，吳中山最高深處，赤松子取赤石脂於此。神仙傳：赤松子，秦穆公爲吏也，食桂實石脂絕穀，後去吳山升仙去。吳都賦云：赤松蟬蛻而附麗此，有寺名福臻。[illegible]

華山，在吳縣西六十三里，老子枕中記云：吳西界有華山，可以度難。父老云：山頂北有池，上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荒楚蔽日。輿地志云：山上有石鼓，晉隆安中鳴，乃有孫恩之亂。比年有士人張氏買此山以葬，掘鑿巖石甚奇勝，山半有大壑，曰天池，最佳處也。[illegible]

洞庭包山，卽洞庭山也。傳記所載，多與洞庭相雜。吳地記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郡國志：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

接雞浮，北通岱嶽，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昔有荷蕢乘獨飆飛輪之車，嘗傳至此，其跡尚上有天帝壇。山有金牛穴，吳孫權令人掘金，金化爲牛，走上山，其跡存焉。吳王闔閭作水精宮於此，尤極水府之珍怪。元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入地下，潛行通琅邪東武。淮南子云：斷修蛇於洞庭。左傳云：哀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今太湖東別有夫椒山，下有大洞，天宮潛通五岳。又云：包山上蓄無三世，虵虎，侯景亂後，乃有虎蛇。五符云：林屋山一名包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潛通天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平後，藏五符於此，吳王闔閭使靈威丈人入山，所得是也。異語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房，圍百里。又有白芝隱泉，其水紫色。元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中有包山洞庭，地下潛通琅邪東武山，山穴道一名椒山。哀公九年，越敗吳夫差于夫椒，卽此是。又名洞庭山，吳大帝時，使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如鳥，拂殺火，穴中高處照不見巔，左右多有道人居跡。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元纁，告治水法，在此山北岫中，幷不死方。禹得藏於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曉，問孔子，云：王居巖，赤烏銜巢庭。此何文字，曰此禹文也。元中記又曰：吳西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室。戰國策曰：越王散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隧。吳郡西北有地名干隧是也。何曲山開有靈府，洞庭四開，古人謂爲天地之靈區，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牎，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七途九使，四方交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眞君，住在太湖包山下。靈威丈人所入，得璇寶符處也。又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中有白芝，亦名林屋山，今洞庭山在

太湖。湖中有東西二山。西山最廣。林屋洞及諸故物。悉在焉。東山有柳毅井。非爲故跡。居者云。不遊興德洞庭。未見山水。興德。杭州寺也。洞庭景物。互見太湖門。（皮日休南中遊包山詩）松門亙五里。彩翠高下絢。幽人共詠攀。隨林上雨。隱隱湖中島。[illegible]來[illegible]

林屋館。即洞庭。前代嘗有宮館。非今梵宇處也。（陳沈炯林屋館銘）夫元之又元。蓋衆妙之極。可乎不可。成仙之術。故非淮南八仙之圖。[illegible]

[illegible]

從寇旁黿山下有良田二十頃。（皮日休詩）[illegible]

石板。在石公山前。（皮日休）疊石數百步。如蹴湖不流。[illegible]（石板在石公山前）[illegible]

竈頭山。一名竈山。在洞庭西山之東麓。有石聳出如竈首。相傳以名。一山皆靑石。溫潤光瑩。扣之琅然有金玉聲。浙西砌石與壓砌綠池。皆取此石。而出不知其數。山如剝皮矣。舊有神女祠。（[illegible]）[illegible]

禹期山。在太湖中。舊說禹導吳江。以洩具區。會諸侯於此。

思夫山。在太湖中。舊說秦有逸人居此。採藥不回。妻念之而死。後人哀之以名山。

蹈湖山。即橫山也。在城西南十五里。以其背臨太湖。若箕踞之勢。然錢氏有國日。造寺於山下。曰薦福寺。至今里人。不以蹈湖名山。或以寺名名之。山有五大塢。繼又名五塢山。五塢舊名不雅。皇祐五年。節度推官馮璿。三遊此山。求其林壑之美。峯巒之秀。賓泉之麗。泉石之怪。因其物象。各以美名名五塢。蹈湖即總五塢之衆名。爲六題焉。（蹈湖山）[illegible]（芳桂塢）[illegible]（丹霞塢）[illegible]（白雲塢）[illegible]（飛泉塢）[illegible]

秦餘杭山。即陽山也。越人與夫差晝夜馳走。遂於秦餘杭。飢得生稻而食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耶。呼公孫聖。三呼三應。夫差大懼。有頃越兵大至。遂擒之。

䱷山。吳王且食於䱷。即此山。

東獄西獄二山。在太湖中。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illegible]）[illegible]

渠山。一名新石頭山。上有飛泉石松。有吳先主刻題處。石杵西有金。古於山採金。劉道眞記云。縣西有名山。絕頂之上有石甑。一人搖輒動。與千人不異。（吳地記）

會稽山。相傳帶海有此山。傳有金牛。昔有兄弟三人。共鑿求之。坎崩同死。因以會稽爲名。（吳郡四縣記）

虞山。在常熟縣。海虞縣西六里。有虞山。上有仲雍冢。海虞即常熟也。（陸道瞻吳郡記）

鶴阜山。亦名岩𡶇山。世傳禹治水時。令童男童女入太湖。引出此山。欲以塡水。至鶴邑墟。不肯進。因此以名。或云即師子山也。

背女山。有白石山。

吳郡志卷十六

虎邱

虎邱山，又名海湧山，在郡西北五里，遙望平田中一小邱。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劍池、千人坐也。劍池，吳王闔廬葬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劍各三千殉焉，故以劍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山名虎邱。唐避諱曰武邱。劍池浙中絕勝。兩岸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王禹偁序、蘇文忠公軾詩，形容甚工。千人坐，生公講經處也。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亦它山所無。又有秦王試劍石、點頭石、憨憨泉，皆山中之景。好事者云：天下名山，所見不及所聞，獨虎邱所聞不及所見也。其古事載傳記尤多。晉王珣虎邱記曰：山大勢四面周回，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珣又爲銘序云：武邱山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曰：闔閭死，葬於國西北虎邱，穿土爲山，積壤爲邱，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考證等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吳郡志卷十七

橋梁

唐白居易詩曰，紅欄三百九十橋。本朝楊備詩，亦云畫橋四百。則吳門橋梁之盛，自昔固然。今圖籍所載者，三百五十九橋，在郡城者，今以正中樂橋爲準，分而爲四逵，隨方敍之。門外及外縣，略附見焉。

樂橋之東北（婁門、齊門）

百口橋，在長洲縣東。東漢顧訓，五世同居，族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橋。俗傳子孫多不能辨架上之衣。歲朝會集子孫，悉坐，依次行酒，三歲以上者，並自知位次，不虧其禮，故俗又名試飲橋。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臨頓宅者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殺征夷人，臨頓軍憩歇宴設軍士，因此置橋。唐陸龜蒙常居其旁。（皮日休）共老林泉忍暫分，此生應不識[illegible]，[illegible]一乘柴車迎少[illegible]，[illegible]。居然自是陶人事，[illegible]。

苑橋，在報恩光孝寺之西。故傳闔閭有苑囿在其傍。定跨橋下。長洲縣前。舊爲闔閭故跡，縣前東南，故傳皆闔閭苑囿遊憩之地。

顧家橋，顧悌仕吳，爲虎頭將軍，父亡五日，絕漿而死，郡人爲之造橋。（吳地記）

四通橋。（紹興二十六年建）

定跨橋，吳王闔閭造。（吳地記）

開明橋　醋坊橋　金師堂橋　馬黃橋
管家橋　紅㿐子橋　換馬橋　瓶場橋
永福寺橋　北倉橋　天心橋　宮橋
廣化寺橋　金師子橋　靈鷲寺西橋
鶴舞橋（又吳地記云：夫差女勝玉，出葬日，作鶴舞引，聚觀於市，因號橋曰鶴舞。或又云：春申君所立也。）
中路橋　狀勝橋　華家橋　跨塘橋
北新橋　蔣家橋　院子橋　新街橋
吳郎橋　廟堂橋　任蔣橋　南新橋
周通橋　縣東橋　徐思橋　顧周橋
雙板橋　大郎橋　乘喜橋　雪糕橋
積慶橋　蘇軍橋　乘安橋　通利橋
慶歷橋　華陽橋　迎春橋　寺莊橋
奚家橋　富孫橋　魏家橋　唐家橋
羅家橋　熙寧橋　廟堂橋　張香橋
胡家橋　斜路橋　程家橋　棧橋
花橋　東石塘橋　東章家橋　鐵都衙橋
兵馬使橋　胡廂使橋　打急路橋　北張家橋
朱馬交橋　南張家橋　徐鯉魚橋　廣化寺後橋
北禪寺西橋　北禪寺前橋　北禪寺東橋　長洲縣前橋
天宮寺前橋　天宮寺西橋　萬壽寺東橋　資壽寺西橋
資壽寺後橋　祥符寺東橋　東周太保橋

樂橋之西北（閶門。）

皐橋。在吳縣西北閶門內。漢議郎皐伯通居此橋側。因名之。（李紳）伯鸞憔悴甘飄寓，非向囂塵隱姓名。鴻鵠羽毛終有志，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秋月無家廟，廢井寒泉見底清。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三太尉橋
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　張廣橋　慈悲橋　烏盆橋
至德廟橋（在太伯廟前，以廟故名。）
鄔家橋　穀市橋　小市橋　小平橋
普濟橋　魚行橋　柳穀橋　虎蹲橋
梵門橋　徐胡橋　劉家橋　壽聖橋

華家橋　楊家橋　徐家橋　仰家橋
鳳凰橋　高家橋　廣甘橋　席家橋
沈家橋　方廣橋　德慶橋　翁家橋
丁家橋　鮏船橋　安民橋　崇利橋
單家橋　曹使橋　林行橋　利市橋
雞欄橋　鴨舍橋　濟川橋　靸鞋橋
潘老橋　六通橋　文家橋　盧家橋
使橋　鐵橋　紅橋　宮橋
洞橋　隆興橋（隆興元年立。）　黃牛坊橋　鐵騎馬橋
朱明寺橋　吳縣東橋　吳縣西橋　黃土塔橋
西蔣家橋　小蓮湖橋　女冠子院橋　陸侍郎橋
南過軍橋　北過軍橋
盧提刑橋。盧革自德清退老于吳，以通議大夫致仕。嘗除廣南提點刑獄。後郡人以提刑名橋。子秉，嘗發運使，詳見人物門。
西市門橋　芝草營橋　西石塘橋　周太保橋
張馬步橋　祥符寺橋　西章家橋　雍熙寺西橋
禪興寺西橋　龍興寺西橋　雍熙寺東橋　雍熙寺後橋
能仁寺東橋　能仁寺後橋

樂橋之東南（葑門。）

乘魚橋。在子城之西北。昔琴高乘鯉升仙之地。事具異聞。（至和元年曾逢本重建橋序）乘魚橋，蓋姑蘇之要津，載死之靈跡。按吳地記云：古者賢士丁法海與琴高，於此地見大鯉魚，其可丈餘，有角有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魚躍水，飛騰駕空上昇，因立橋名。
烏鵲橋。在提刑司之南。俗傳古有烏鵲館。橋因其館得名。（楊備烏鵲橋上元詩云）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不爲秋河織女填。
竹隔橋　飲馬橋　南倉橋　帶城橋
馬津橋　望信橋　夏侯橋　金母橋
燕家橋　淨河橋　小博橋（在倉司前。）　清道橋
迎對橋　船場橋　望門橋　雙紅橋
章家橋　曹家橋　楊家橋　蕭家橋
朱家橋　船坊橋　紅鶴橋　龍堂橋
東長橋　西長橋　燒香橋　唐家橋
望營橋　佐家橋　臙脂橋　驪[illegible]橋

沙糕橋 蔣家橋 白蜆橋 壺市橋
顧亭橋 遊仙橋 平橋 園橋
草橋 市橋 洞橋 祝橋
尾橋 磚橋 程橋 替橋
至橋 尤橋 篠橋 胡寄記橋
官太尉橋 吳承議橋 南胡家橋 採蓮溪橋
覺報寺西橋 覺報寺後橋 楊府院子橋 雙塔寺前橋
東禪寺西橋 折桂橋（紹興二十七年內建。）

樂橋之西南（盤門。）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也。郡守白居易所建，因是名之。本朝天聖初，郡守孫冕重修，故易今名。（蘇軾過白頭橋詩云）白頭橋在白頭何。（見論唐牧白公建，因得名，近歲伯純錄之。人呼孫老。）蓋德如存故老詞，不特與蘇起遠變，大都才美風人多。

西館橋 太平橋 萬行橋 市曹橋
白礎橋 娥眉橋 郭家橋 杉瀆橋
明澤橋 吉利橋 昇平橋 鑄金橋
銀鋌橋 積善橋 胡家橋 成家橋
渡子橋 趙公橋 趙婆橋 葛家橋
張師橋 蔡家橋 諸家橋 杉板橋
木柴橋 院子橋 倉後橋 樓西橋
程基橋 果子橋 草鞋橋 獻花橋
望婆橋 芮家橋 彈子橋 芮橋
梅橋 程橋 新橋 廟橋
北張師橋 南張師橋 西竺寺西橋 開元寺東橋
開元寺後橋
憩橋，吳軍憩歇，因名之。（吳地記。）

門外外縣橋梁

城門外（府圖。）

行春橋，續圖經云：在橫山下越來溪中，湖山滿目，亦爲勝處。橋甚長，跨溪湖之口，好事者或名小長橋。歲久廢圮，淳熙十六年，縣令趙彥貞始復修之，勝概爲吳中第一。

新橋，在盤門，分爲三橋者，製度甚宏。

吳門橋 綵雲橋（並盤門外。） 虹橋（齊門。） 虹橋（齊門外。）

虹橋 渡僧橋 山塘橋 綵雲橋（半塘寺前。）
便山橋（虎邱寺前。）
楓橋，在閶門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事具楓橋普明院。
洞橋（已上並閶門外。） 斜橋 安里橋（已上並婁門外。） 秀米橋
顏橋 張墅橋 新郭橋 蘇圃橋
楞伽寺橋 攤橋 埭橋 短橋
黃蘆橋 何橋 夏駕橋 虎山橋
靈巖寺橋 胥門橋 橫塘橋
越來溪橋，久廢，淳熙中，居民薛氏以疏具錢復立之。越來溪水自此橋北流過橫塘也。
棟城新橋（已上並盤門外。）

已上在吳縣長洲縣管下，詳見從經。

縣橋 驛橋 程橋 君婆橋
雙鳳橋 馬郡橋 泄水橋 通泄橋
富基橋 徽浦橋 八尺橋 卓基橋
盛墩橋 安德橋 合路橋 南醋坊橋
南泄水橋 第一醋坊橋

已上在吳江縣管下，詳見舊經。

安民橋，在新涇中。 利民橋，在七里涇。 濟民橋，在吳涇，事具續圖經。

利往橋，即吳江長橋也。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并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見淼天光水色中，海內絕景，唯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形容也。垂虹亭，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已不復立。中興駐蹕武林，往來憧憧，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爲大利。有議以石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紹興三十二年，金亮犯淮，中外戒嚴，或獻計樞庭，乞行下平江焚長橋。時郡守洪遵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聚哭於圯下，奏橋兩圯，南有鱸鄉亭，北有底定亭。餘見松江條。（鄭獬吳江橋詩云）三百欄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螮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illegible]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秋。[illegible]中自與[illegible]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潮。（王安石）風月[illegible]平分破，[illegible]五湖[illegible]，[illegible]飛亭[illegible]大江心，[illegible]比[illegible]寒宮[illegible]。

吳郡志卷十八

川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巨區。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古今傳記不同者。並具辯證門。太湖(白居易泛太湖書事寄元稹)煙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杯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翩翻白。驚鼓跳魚撥刺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皮日休)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遊泛。大笑稱平昔。一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千頃顏色[illegible]。迤空淡無際。照野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疏岑七十二。[illegible]露矛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搖畫艗。西風乍獵獵。驚波[illegible]。倏忽雷陣吼。須臾玉崖坼。樹動為蜂尾。山搖似鯨脊。落照射鴻溶。清輝蕩拋擲。雲輕似可染。[illegible]如堪摘。漸暝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瘍[illegible]。討異足[illegible]。[illegible]多阻[illegible]。願風與良便。吹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陸龜蒙)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弓滿。[illegible]

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皮日休)[illegible]

[illegible]

練瀆。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皮日休)吳王厭得國。所玩終不足。一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illegible]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繞之。舊傳吳王避暑處。周迴湖水一灣。冰色澄徹。寒光逼人。真可銷夏也。(皮日休)太湖有曲處。其門為兩崖。當中數十頃。別如一天池。[illegible]

投龍潭。在龜山。(皮日休)[illegible]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口。則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景物勝絕。(皮日休)波光杳不極。[illegible]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自具辯證門。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濆。垂虹跨其上。天下絕景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交讓瀆，在崑城之東北隅。（楊備）[illegible]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昔吳王葬女處，事具冢墓門。（皮日休）[illegible]（陸龜蒙）水平波淡遶回塘，鶴殉人沈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通。相傳越兵入吳時，自此來，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楊備）[illegible]

箭涇，一名採香徑。事具往蹟門。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遊于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河西悉爲民田，不復有湖。民猶於河之傍種菱，甚美，謂之夏駕湖菱云。（楊備）湖面波光鑑影開，綠荷紅芰遶樓臺。可憐風物還依舊，曾見吳王六馬來。

錦帆涇，即城裏沿城濠也。相傳吳王錦帆以遊，今濠故在，亦通大舟，間爲民間所侵，有不通處。

採蓮涇，在城內東南隅，運河之陽也。今可通舟，兩岸皆民居，亦有空曠爲蔬圃。此郡採蓮舊跡也。上有採蓮涇橋。

吳郡志卷十九

水利上

吳中治水之說多矣。邱與權、單子發，於至和塘及松江百瀆，皆有記可考。而近世郟亶，暨其子僑，及趙霖，論議指畫之說最詳。雖能行否，自有一時去取，然亶、僑考訂地理，塘浦所在，至爲纖悉，開之所治，至今或有利者。其經之緯之，亦甚詳備。凡古今興廢之跡，江海源委之道，皆如指掌。悉遠久無所考，今得其說，取其要者著于後。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爲湖瀼，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皆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年號名塘。有崑山主簿邱與權之記甚備，今採載之。（邱與權記）吳城東闉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凶，以駭突。[illegible]

[illegible]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隄。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籧篨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籧篨中。候乾。則以水車汰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爲隄腳。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爲利。[illegible]

熙寧三年。崑山人郟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而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豈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治田爲先。決水爲後。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議論難合。七論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朝廷始得遺書以爲可

行，遂兼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興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爲擾，多逃移。亶問息耶彼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罷亶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奏聞。人皆驩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縣庭，喧閧斥罵，燈悉蹂踐，縣門亦破，豈峡頑壁地，一小兒在旁，亦爲人所擠。而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遷圩地，至是諸令皆驍散衆，遂罷役，亶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

水利下

亶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紬繹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祐中，宜興人單鍔作陽羨風土記，歸論單子發荆溪吳中水利，其說本專爲荆溪橫塘百瀆之塞，以及於松江震澤之水勢。其略謂荆溪受宣歙蘇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

里，以貫百瀆，而通滆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松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爲吳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太半堙塞。又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爲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曆二年，以松江風濤運多敗官舟，遂接築松江長隄，界於江湖之間，隄東則江，隄西則湖，江之東即大海。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數郡之水，乃遏以長隄，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茭蘆叢生，隄旁亦沙漲爲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通失者不貲。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漲泥，鑿吳江隄爲木橋千所，以通陸行，隨橋碶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無水患。又以陽羨言之，臨江數里，皆民廬墓，今皆在風波浩渺中矣，風靜水澄，樹根碑石畢見。官能於農隙率滆泉祠山君山三鄉瀕湖植利人戶，尋百瀆與橫塘舊界牌，分方開通，遇歲大水，則可疏荆溪交合之流，順注震澤；若歲大旱，則可引百瀆及橫塘之水，灌溉民田，雖有水旱，豈能促歲哉。謂又有胥名荆溪集，亦載此說。時蘇文忠公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弗果。

政和六年四月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爲患，仰莊徽差戶

曹趙霖，共逐浦經久利害，彼驛發遞馬赴尚書省指說。徵、郡守也。[illegible]

[illegible]陸之不可，陸之不可，爲之計者[illegible]乃爲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illegible]

[illegible]

霖既上其說。是歲九月，奉御筆差趙霖充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本，其開浦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旋開治，更不候保明，先次施行。去歲臨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患日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違礙，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逐具一聞奏，奏報並入急遞，於入內內侍省投進。仍差宣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條具事目以聞：悉依御筆，違者以違御筆論。諸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誤，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鑑湖封樁米支撥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貫。如闕，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并降空名度牒二千道，出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告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爲名，別立價直，將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爲募夫，監部開修，候畢工計實用錢米紐直給告，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免勘，仍有無違礙，審實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局所，奏辟官不拘常制，直牒指差，理爲在任月日，不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得赴部注勘。

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事，文武官各四員，準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府江南路及温處婺州收買，并辟監轄造堰閘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官點檢監贍飲貸官等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須旌別，以示勸獎，特於提舉常平司薦舉官數外，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將諸差縣丞一員。今來開修小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於平江府諸縣雇募，如闕，即分那下常湖秀州雇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岸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擬。華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撩樁橋開修至港口閘，長二十里有畸，面闊六丈五赤，底闊三丈，深七赤，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缺口開修，至齊墩北，長三十四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三十一萬工。堰浦自上源閘修，接至棣蘭塘，長十二里有畸，面闊三丈，底闊二丈四赤，深三赤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燿浦塘口，出梅里塘，長二十三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瀆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闊二丈五赤止二丈，底闊一丈七赤止九赤，各深五赤，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畸，其已築岸一萬三

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五丈，深八赤，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爲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奏入以聞。霖又應詔爲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巔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赤，面闊一丈二赤，高六赤，開修張蕩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止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闊一丈五赤，深七赤，剏造小山浦口啓閉泄放水勢斛門二所，又圍裹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水深三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六赤，順亭泖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赤，闊七丈，水深四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各六赤止七赤，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深三赤，築岸高闊六赤。宣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旨能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右獄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吳郡志卷二十

人物

春秋吳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以勇聞於世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而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離用之為離所刺

被離吳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既入吳伍子胥言於王以為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喜伯州犁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不然竟與共事喜即伯嚭也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鄰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嘗見其折辱壯士椒丘訢於友人之喪訢怒須臾往攻離離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勇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捽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若此吳王見之要

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愍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太子友故夫差太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乃諷諫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怪問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枝陰躡蹀徵進欲啄螳螂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飛丸而集其背臣但志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焉大王笑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吳徒知踰境征伐不知越王將還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天下之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壽越吳子壽夢臣魯襄公五年使于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遂為之合諸侯魯衛皆來會子善道

季札吳子壽夢子諸樊之弟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昔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家而耕乃舍之札遂為吳出聘諸侯以通嗣君至魯說叔孫穆子知其不得死遂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至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必思自免於難初使過徐君徐君好季札之劍口弗敢言及還徐君已死解其劍繫之冢樹由是札賢名聞天下其卒也孔子書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今傳於世

蹶由吳子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蹶由犒師楚王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焉乃弗殺以蹶由歸

掩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大敗楚及

諸侯之師於雞父。公子光弑王僚。掩餘乃奔徐。史記作蓋餘。

燭庸。吳公子。魯昭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遂弑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餘奔楚。二人不與闔廬者也。

夫槩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瓦禦之。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遂入郢。夫槩王後奔楚。爲堂谿氏。

子洩。吳王夫差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城。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吳王夫差臣。哀公十一年。巢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于艾陵。大敗齊師。

太子友。夫差子。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魯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弟。在文學之科。嘗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偃之言是也。今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傳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說故也。餘見往蹟門。

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角里村是。史記正義。

嚴忌。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尊之如此。

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爲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助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居鄉時。助對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越。徵爲主爵都尉。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後漢沈豐。郡人。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懷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

皋伯通。漢賢者。居皋橋。梁鴻與孟光偕至吳。爲人賃舂。伯通異之。舍之於家。

高岱。字孔文。郡人。性聰達。輕財貴義。所友皆世偉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求救於陶謙。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爲危悚。岱徑往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孫策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虛己候焉。爲媢嫉者所中。策遂囚之。知友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收衆心。遂遇害。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曰。君子講好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更益其熾。歆慚曰。自威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於人。孫權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霸之略。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爲己用。害之。年二十九。

陸康。字季寧。郡人。祖父續。在獨行傳。康漢末爲廬江太守。少篤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有稱。子績仕吳。謝承後漢書。

陸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子駿。

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子遜仕吳。吳書陸氏世頌。

吳陸績。字公紀。漢末廬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壯。博學多識。該覽歷數。吳孫權辟爲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載石爲重。姑蘇陸氏之門。有巨石。號鬱林石。世保其居。績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太元。皆傳於世。豫知亡日。爲辭以訣。自謂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卒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孫權爲將軍時。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代呂蒙爲右部督。拒關羽。進克公安南郡。進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遜大都督。破劉備。走曹休。積功拜上大將軍。輔太子登督軍國。赤烏中代顧雍爲丞相。時謂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遜實兼之。遜弟瑁。瑁子喜。遜子抗。抗子景。遜族子凱、胤。凱子禕。

陸瑁。字子璋。遜之弟。好學篤義。與英游割少分甘。收養孤弱。撫養至長乃別。嘉禾中。拜選曹尚書。諫疏端切。孫權嘉之。子喜仕晉。

陸抗。字幼節。建衡中爲都督諸軍事。治樂鄉。凝深虛遠。數上疏陳時宜。破西陵。誅步闡。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得將士歡心。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鳳凰中拜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

陸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尚公主。封毗陵侯。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爲將數有功。封嘉興侯。孫休時領豫州牧。雖統兵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筮輒驗。孫皓時爲左丞相。乃心公家。義形於色。卒年七十二。

陸允。字敬宗。凱之弟。天姿聰朗。才通行潔。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出爲

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賁丞。華覈表薦允曰。允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經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後召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華覈以爲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修而庶績熙矣。卒。子式嗣。

陸禕。孫皓時爲將軍。父凱亡。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史華覈薦曰。禕體質方幹。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已見前條。機長七尺。聲如鐘。天才秀逸。文章冠世。閉門勤學。非禮不動。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謂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薦之。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宦人孟玖譖機於穎。遇害。葛洪稱機文猶元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洪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耽。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兄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陸。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周浚謂爲當今之顏子。補浚儀令。後百姓圖形。配食縣社。入爲中書侍郎。爲成都王穎所害。著文章及新書三百餘篇。

陸耽。雲之弟。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三陸相攜。閣朝一旦湮滅。國喪俊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如此。

陸喜。字恭仲。父瑁。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其爲自敘。略曰。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元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仕吳吏部尚書。入晉爲散騎常侍。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姪曄。

陸曄。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錄尚書事。謂曄清操公忠。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爲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後求歸鄉里拜墳墓。卒。諡曰穆。子諶。散騎常侍。弟玩。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代王導等爲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爲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皆庇其德宇。薨。諡曰康。子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絕俗。歷職恪勤。純固。始終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發船。臨發止有被襆而已。餘並封以還官。時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吳郡志卷二十一

人物

宋陸子真。吳人。晉太尉玩之曾孫。自玩至子真父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子真兄仲元。又爲侍中。子慧曉。仕齊有大名。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郡。子真不與相聞。聞者高之。王僧達責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閶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後爲中散大夫。卒。

陸徽。字休猷。爲建康令。清平無私。除平越中郎將。士庶愛詠。爲益州刺史。威惠兼著。蜀士安之。卒於官。家無餘財。文帝痛惜之。諡曰簡子。孫杲。仕梁。

齊陸慧曉。郡人。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遊。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過形觸物。無不朗然。慧曉與張融鄰。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沛國劉瓛。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命駕往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齊武帝爲子廬陵王求天下第一人爲行事。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卒官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贈太常。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謂之三陸。

陸閑。字退業。慧曉兄子。有風概。仕齊揚州別駕。知難將作。乃以疾不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作亂。尚書

令徐孝嗣啓聞不預謀。未及報。徐世標害之。子厥、縡、寔。並仕梁。

陸澄。字彥深。吳人。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永明中。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卒官散騎常侍。謚靖子。澄當世稱爲碩學。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超之。吳郡人。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鬪。鄱陽隨郡二王死。欲起兵。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宣城公鸞遣裴叔業襲尋陽。子懋參軍于琳之拔刃入齋。害子懋。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王元邈嘉其節。厚加殯斂。

陸襄。字師卿。閑幼子。梁昭明太子聞襄美行。引與其遊處。母嘗卒患。醫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暮。求索無所。忽有老父詣門賣漿。量如方劑。將酬直。無何失之。時爲孝感所致。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相譖告。襄引入內室。喻之。二人感悔。同載而返。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讎共車。郡人懷襄德化。立碑。後爲度支尚書。臺城陷。返吳舉義。迎蕭寧爲盟主。爲賊將吳子佃所敗。發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喪。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追封餘干侯。又顏氏家訓云。襄父閑被害。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姪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好學有才思。嘗製太伯廟碑。累遷中書黃門郎。太清初卒。陸纘與雲公叔襄書曰。非唯貴門喪寶。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從兄才子。亦有才名。位至廷尉。子瓊。仕陳。

陸杲。字明霞。徽孫。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梁天監中。位御史中丞。婞直無所顧望。號不畏強禦。爲義興太守。寬惠爲下所稱。卒官。特進。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陸煦。杲弟。學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

陸罩。字洞元。杲子。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仕梁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終光祿卿。

陸倕。字佐公。慧曉幼子。少勤學。能文。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與樂安任昉友。暨商芸之徒。俱號龍門之游。梁武帝雅愛倕才。敕撰新漏刻。及石闕銘。仕至太常卿。子瓚。瓚早慧。十歲通經。終於童子奉車郎。

陸瓊。字伯玉。雲公子。幼聰慧。六歲爲五言詩。有詞采。年八歲。於客前覆棊局。號曰神童。梁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侯景亂。攜母避地于縣西鄉。勤苦讀書。遂博學善屬文。仕陳。累尚書殿中郎。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後遷吏部尚書。詳練譜牒。雅有識鑒。性謙儉。不自封殖。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室宇不改。車服不華。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知足。避權。常謝疾。母亡。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卒。有集二十卷。

陸瑜。字幹玉。瓊之弟。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琰同仕陳晉安王府。時人比之二應。瑜聰敏強記。受莊老於汝南周宏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卒贈光祿卿。

陸琰。字溫玉。瓊從父弟。父令公。梁中軍宣成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仕陳。累遷直嘉德殿學士。文帝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援筆即成。無加點竄。使聘齊。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人傾心焉。卒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得二卷。

陸琛。字潔玉。瓊從父弟。臨川王長史邱公之子。少警敏。事後母以孝聞。陳後主時。坐漏泄禁中語。抵罪。

陸繕。字士繻。倕兄子。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陳文帝時。爲中庶子。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拜御史中丞。以父終固辭。詔易廨宇居之。大建中。與徐陵等參議政事。卒謚曰安子。子辯慧。辯慧字敬仁。年數歲。詔入殿內。應對進止有父風。姪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謚平子。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子隆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及陳文帝討彪。彪將皆降。唯子隆力戰。文帝義之。使領甲仗宿衛。遷都督荊州刺史。綏集夷夏。甚得人和。吏部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威子。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封始興縣子。

陸慶。吳郡人。少好學。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中。召爲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辭以疾。王微服穿壁觀之。曰。陸君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慶後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故傳經受業者鮮焉。

陸山才。字孔章。吳人。祖翾。梁尚書水部郎。父泛。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紹泰中。歷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太守。卒謚簡子。

隋陸從典。字由儀。瓊子。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詞甚美。篤學業。博涉羣書。位司徒掾。陳亡入隋。爲著作佐郎。詔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未就而卒。

陸詡。郡人。隋文帝時。以禮學自命。（見山林門灼傳。）詡少習崔靈恩之禮。入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元嘉中。爲祠部郎。

隋陸搢。字士紳。吳郡人。祖映。梁侍中。父陟。諮議參軍。世有文集。搢不墜家聲。仁壽中。召補春宮學士。大業中。爲燕王記室。唐正觀中。授朝散大夫。魏王府文學。（大業雜記。）

唐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以明經仕隋。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偃假壁下。元恕入拜牀前。德明對之遺痢。不復開口。遂移病去。太宗爲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子訓信。麟德中爲左侍極檢校右相。

陸質。吳郡人。柳宗元撰其墓表云。先生與天水啖助。及趙康。能光明春秋之學。爲春秋集注二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以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用是爲天子爭臣。歷尚書郎。國子

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永貞年侍東宮。明年天子踐祚。先生終矣。門人世儒。相與謚曰文通先生。

陸元方。字希仲。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使嶺外。涉海風濤甚壯。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累遷鸞臺侍郎。拜平章事。元方素清謹。每進退羣臣。武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卒贈越州都督。子象先景倩景融。皆美才知名。

陸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累授中書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所推。不附太平公主。元宗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能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尙仁恕。卒贈尙書左丞相。謚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德。是謂象賢者。乃賜名。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狀州縣殿最。以景倩爲眞清。終監察御史。

陸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政有風績。遷工部尙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

陸東之。元方伯父。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

陸餘慶。元方從父。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累遷太子右庶子。封廣平郡公。既仕。好薦寒品晚進。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風流敏辨。與陳子昂等善。時號方外十友。武后時雖極貴顯用。而數不反踐。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開元初。終太子詹事。謚曰莊。

陸璪。字仲采。餘慶子。舉明經。仕以清幹稱。除洛陽令。推勒姦豪。人不敢犯。不阿時宰。數忤貴近。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郡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璪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陸長源。字泳。舊史作泳之。餘慶孫。性剛而勤於學。好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能汝州刺史。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副董晉爲宣武司馬。以峻法繩驕兵。多所裁正。軍亂遇害。朝廷嗟恨。贈左僕射。

陸贄。字敬輿。蘇州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術。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數言貨婪罪。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參聽。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贄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論議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

陸南金。字季孫。開元初。嶺南流人盧崇道逃還。僞稱南金弔客。突入其舍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疑上狀。元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飭。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終太子洗馬。

陸希聲。景融四世孫。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隱義興。召爲右拾遺。時俭屬乘權。歲數獻上書。當譏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昭宗聞其名。召爲宰相。以太子少師罷。卒贈左僕射。謚曰文。

陸賓虞。元方六世孫。以文名。歷侍御史。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賓虞子。舉進士。一不中。往從張搏辟。後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有田數百畝。與江通。常苦饑。躬畚鍤之勤。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焉。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而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唐書。龜蒙善爲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林皆縱綃閣對。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其用工如此。談苑。龜蒙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祿。與張摶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疾終。吳融爲作傳。貽史官。韋莊撰文。陸希聲撰碑文。顏蕘書。北夢瑣言。

陸誇。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歐陽秬遺書。詰其出處之遯。誇遂遁。秬爲從子也。名亦高。

陸亘。字景山。吳縣人。中舉制科。遷太常博士。禮史孟其綵容典倨橫倨。亘枋逐之。倚皆失色。歷兗蔡虢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亘文名嚴正。所至以善政稱。卒贈禮部尙書。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邑中推爲鄉先生。建中靖國初。有詔求直言。徽之進對。與雍孝聞等方陳時政闕失。明日皆竄放。大觀末。彗星見。復收拾孝聞等。徽之已卒。

吳郡志卷二十二

人物

顧琛。字宏璋。吳縣人。和曾孫。祖履之。父倓。並爲司徒左曹掾。琛謹確不浮華。孝建初。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侯。三年。竟陵王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琛執其使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後復爲吳郡太守。琛雖貴達。吳音不變。

顧覬之。字偉仁。爲山陰令。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覬之未嘗低意。或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卒官湖州刺史。謚曰簡子。覬之常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姪愿作定命論焉。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皆近百人。太祖輔政。召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緒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蒭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臣自足巖壑。不須祿養。陛下旣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旣盡矣。請從此退。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

郎。俱不就。

顧黯。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歡俱召。俱不赴。

顧子喬。吳人。梁武陵王府參軍事。以儒術知名。子烜。爲梁臨賀王記室。亦以儒術知名。子野王。仕陳。

顧憲之。字士思。覬之孫。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淳旨者。輒號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出公祿葬夜死者。王儉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梁天監中卒。遺令勿設靈筵。朔望祥忌。權安小牀。勿用牲牢。設香燈。下素饌而已。所著文數十篇。

顧協。字正禮。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年數歲。外從祖光祿大夫張永。嘗攜之遊武邱山。問欲何戲。協曰。正欲枕石漱流。初舉秀才。沈約覽其策。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湘東王記室參軍。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曰。協行稱鄉里。學兼文義。服膺墳索。雅量遂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年幾六十。室無妻子。臣言欲於官人申其屈滯。協苦執靜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昔孔愉表韓績之子。庾亮薦翟陽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見吳郡文苑。累遷常侍。卒官。無衾以斂。武帝爲舉哀。謚溫子。協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自丁艱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息。博極羣書。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顧野王。字希馮。烜子。七歲知五經大指。九歲能屬文。十歲隨父之建安。作建安地記。長則編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字無所不通。又善丹青。時人稱絕。侯景之亂。歸本郡。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喪。及伏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莫不壯之。陳天嘉中卒。官光祿卿。知五禮事。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撰玉篇、輿地志、符瑞圖、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冥記、元象表。又撰通史要略、國史紀傳。未就而卒。

顧彪。吳人。以春秋左氏授朱子奢。名于世。

顧胤。吳人。父覽。隋祕書學士。允永徽中修國史。撰太宗實錄。又論次國史有勞。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拜相。

顧少連。字夷仲。吳人。擢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少連命塞陷穽。移文岳神。虎不爲害。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闕十年。以謹密稱。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少連酒酣挺笏謂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德且前。元友直勸解之。改京兆尹。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陽田墾耕以便民。闕武力利銳伎。號良吏。卒。封本縣男。贈右僕射。謚曰敬。始少連擢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韋夏卿撰少連神道碑。謂顧氏復徙吳。晉自司空和。泊梁給事中越。至少連十三代矣。文云。少連父望。慕梁伯鸞於陵仲子。安貧履道。不辱其身。該通六經。高貲百氏。究天人之際。盡性命之端。叙

夏卿所述。望盍若儒隱君子也。又云。子師閔以拔萃甲科。亦師安等三人。非少子也。碑見文苑英華。

顧禧字景繁。祖沂字歸聖。知興州。父彥成字子英。兩浙運使。皆有賢名。禧雖受世賞不仕。居光福山中。閉戶讀誦。博極墳典。所著書甚富。注蘇文忠公詩尤詳。紹興間。郡以遺逸薦。閑居五十年不出。名重鄉里。

顧淡字公甫。郡人。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熙寧九年登第。名爲太學正。卒。歸葬虎邱。

戴顒字仲若。父逵隱遁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修其業。自桐廬徙居吳。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泉。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述禮記中庸篇。三吳守將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宋國初建。辟召並不就。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陳遺。郡人。宋初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刺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恆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南史。

何求字子有。其先廬江人。何氏過江。自司空充並葬吳西山。爲吳人。宋除中書郎不拜。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夕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邱山。齊拜太中大夫。又不就。弟點仕梁。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閉意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珪陸澄虞悰沈約等表薦之。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元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歡。薜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陳拔倘。吳人。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製璇璣經。大行於世。梁邵陵王甚重之。子抱朴。

何點字子晳。求之弟。居喪幾至滅性。與素通美。博通羣書。善談論。無所與屈。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兄求卒於武邱。點菜食不飲酒三年。腰帶減半。宋齊之間。累詔不就。皆忠潔累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講所。夜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弟胤。本名見太祖紀諱。

何胤字子季。仕齊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二兄求、點。並棲隱。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號何氏三高。胤家世少壽。惟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以上。世皆葬吳西山。乃移還吳。至吳居武邱山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戒殺。有族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年八十六。

孫修道。吳人。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子瑒仕陳。

皇侃。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仕梁國子助教。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誦孝經二十徧。丁母艱。還鄉卒。所撰論語禮記義。見重於世。

孫瑒字德璉。吳人。父修道。瑒倜儻好□略。博涉經史。仕梁。以軍功封富陽侯。陳初。王琳立蕭莊於郢。召瑒都督郢州刺史。周將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遂據有中流之地。奉表歸陳。封襄縣侯。召爲領軍將軍。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改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改鎮公安。爲鄰境所憚。累遷五兵尚書。卒。諡曰桓。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皆於山齋設講肆。集元儒之士。冬夏資奉之。爲己率易。不以名位驕物。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後主數幸其宅。賦詩述勳德。及卒。詔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尚書蔡徵就宅宣勅鐫之。略曰。天長路遠。歲久盤多。功名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爲榮。瑒二十子。次子訓。頗知名。仕至高唐太守。

杜之偉。郡人。陳武帝命以經授衡陽獻王昌。

孫超之。全景文。皆郡人。微時嘗與沈攸之共乘小船出都。有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不驗使是相書誤耳。後超之果爲廣州刺史。景文字宏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潘徽字伯彥。郡人。性聰敏。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秦孝王俊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復令爲萬字文。煬帝時。爲京兆郡博士。

褚輝字高明。郡人。以禮學稱於江南。煬帝徵天下儒士。集內史省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擢太學博士。撰禮疏百卷。

徐孝穎。吳人。祖驎。梁侍中。石陽侯。父樞。陳尚書起部郎。孝穎勤學多覽。善屬文。性至孝。丁母艱。三年縗絰不離身。經冬不御綿纊。形體骨立。杖而能起。每哭臨。哀聲徹於郡邑。聞者亦爲隕涕。嘗在園中晝臥。見人盜菜。徐轉身向裏。恐盜見之。其仁行謙退。皆此類也。仕煬帝爲學士校書郎。大業雜記。

朱子奢。吳人。從鄉人顧彪授經。善文辭。正觀初。持節使海外。平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爽人皆提之。累遷諫議大夫。唐初太廟止四室。子奢始發七廟之議。帝欲觀起居記錄。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奢性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

史德義。崑山人。咸亨初。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元。素履貞確。謙沖彰於里閈。孝友表於門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犴諸。高蹈遐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後放歸邱壑。

朱佐日。郡人。兩登制科。三爲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疋。轉侍御史。承慶嘗爲

昭陵挽詞，人高等，由是父子齊名。翰林盛事。

陶峴，崑山人。文學自許，生知八音，通曉不謀宦遊，富田業，擇人不欺者，悉付之，身泛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製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與客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遂往山水，必窮其勝。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為水仙。嘗慕謝康樂之為人，言終當樂死山水。浪迹垂三十年，後遊襄陽西塞，歸老於吳。

歸崇敬，字正禮，吳縣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舉博通墳典科第一，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大歷初，以倉部郎使新羅，過風濤，舟幾壞，衆謀易單舸，崇敬不肯，獨濟風訖息，使還，蠻夷服，東夷傳其清德。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餘姚郡公，表歸上冢，詔賜縑帛，恤先以為榮，卒，贈僕射，謚曰宣，論撰數十篇。

歸登，字沖之，崇敬子。事繼母篤孝，舉孝廉高第，又策賢良，性溫恕，嘗慕陸象先為人，正元初，為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寘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同列有所諫正，輒聯名無所回諱。轉起居舍人，凡十五年，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概懷，順宗為太子，登父子侍讀，憲宗問政所先，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傳為讜言。進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

歸融，字章之，登之子。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虛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劾奏請還所進，代貧民租，入歷兵部尚書，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

沈既濟，吳人，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史館修撰，議則天皇后進非以德，請省其紀，位禮部員外郎。

沈傳師，字子言，既濟子。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舉進士，禮部侍郎權德輿於門生中推為顏子，復登制科，累拜尚書右丞，湖南江西觀察使，吏治嚴明，吏不敢罔以厖靖聞，入為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能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盧簡辭、杜牧，極當時選。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姪，緦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

沈詢，字誠之，傳師子。能文辭，累遷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卒，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

徐岱，字處仁，蘇州人，本農家子，於學無不通，辯論明銳，座人常屈，終給事中，史館修撰。

于公異，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書記，破朱泚，公異為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然仕不振而卒。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幼喪母，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稍長，父勉救就學，舉明經，授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悴，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表上，至行，詔刺史存問，賜粟帛旌表其閭，後為皇太子諸王侍讀，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遜，半切辭疾，求外，所至以清靜聞，終太常卿，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閒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吳郡志卷二十三

人物

顧雍，字元歎，吳人。曾祖奉，潁川太守。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歎異之，故與伯喈同名，而字元歎。從宦有治迹，累遷尚書令，封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為孫權所敬憚，代孫邵為相，選用文武，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相十九年卒。子裕襲侯。雍弟徽・雍族人悌・雍子邵、裕。一名穆・邵子譚、承・

顧徽，字子歎，雍之弟。以才辯為孫權腹心，權欲揣曹操意，遣徽輔義都尉以往，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拜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吳志。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孫權時為將軍，言辭切直，朝廷憚之。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每得父書，灑掃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父終，飲漿不入口五日。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顧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與舅陸績齊名，為郡守，舉善以教，風化盛行，留心下士，雖役伍微賤，皆拔而友之，世稱知人。子譚、承。

顧穆，宜都太守。子榮，仕晉。

顧譚．字子默．邵之子．弱冠爲太子四友．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謝景羊徽之徒．悉在譚下．赤烏中．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辟綜爲選曹尙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孫權待之甚隆．遂平尙書事．遭讒徙交州．著新言二十篇．

顧承．字子直．譚之弟．孫權召見之．謂丞相雍曰．貴孫子直．令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吳郡西部都尉．出平山越．入爲侍中．終奮威將軍．

顧禺．字孟著．雍諸孫．而榮兄子也．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

顧榮．字彥先．吳人．爲南土著姓．祖雍．父穆．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陳敏反．南渡江．榮起兵攻敏．敏率萬餘人出．榮以羽扇麾之．皆潰．永嘉初．召拜侍中．屬亂方作．輟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爲軍司．謀畫皆諮焉．朝野推敬之．卒官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榮經德體道．謀猷洪遠．忠正之節．在困彌厲．族弟衆．

顧衆．字長始．父祕．交州刺史．衆有文武才幹．爲鄱陽太守．王敦作逆．以軍期召衆．辭色甚厲．衆不爲動容．陸玩曰．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何以加之．蘇峻反．衆還吳．潛圖義舉．吳中人士．同時響應．與賊戰破之．以功封鄱陽縣伯．遷僕射．卒．謚曰靖．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族子和．

顧和．字君孝．衆族子．曾祖容．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曰．此吾家騏驥．興吾宗者．王導謂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累遷中丞僕射．多所獻納．不阿權臣．卒官儀同三司．謚曰穆．子淳．歷黃門侍郎．左尉將軍．曾孫琛．仕宋．

張允．吳人．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子溫．字惠恕．少修節操．容貌奇偉．顧雍以爲當今無輩．孫權聞之曰．如是則張允不死矣．召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人甚貴其才．權嫌其聲名太盛．會暨艷譖行．遂併幽之．駱統表理曰．溫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人未有及之者也．若忍威烈．宥賢才．以純大業．闡明朝之休光也．權終不納．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博聞多識．拜大鴻臚．賀鼎初．使于晉．辭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皆不能屈．羊祜何禎．並結縞帶之好．道病卒．

張訓．字叔方．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善文辭．爲海昏令．甚有惠化．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拜郎中．爲廣德令．有治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又文士傳曰．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相聞．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騕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口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張禕．少有孝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故吏．素所親信．封鴆酒一甖付禕．使

酖王．禕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乃自飲之．卒．子暢．仕宋．

張憑．字長宗．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劉惔見之．清言彌日．遂言之於簡文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張澄．吳人．晉光祿大夫．嘗葬父．郭璞爲占葬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減半．位止鄉校．而子孫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六十四．至曾孫裕．遂昌．子彭祖．

張彭祖．廣州刺史．子敞．侍御史．度支尙書．桓元篡位．以事忤元．敞表獻忠款．亦元爲吳郡太守．一云爲吳國內史．子裕．仕宋．敞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

張翰．字季鷹．吳人．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識．便同載去．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智自防．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

沈珩．字仲山．郡人．少綜經藝．長春秋內外傳．有智謀．能專對．孫權使使魏．文帝引珩談語．終日．隨事響應．無所屈．還吳．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吳書．弟峻．）

沈峻．字敬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無隱．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勑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笑林．）

朱據．字子範．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才兼文武．孫權以爲可繼呂蒙張溫．使領兵屯．尙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常不足用．遭二宮交惡．據擁護太子．義形於色．以死守之．遂左遷．終於新都郡丞．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熊子宣．襲爵尙公主．至驃騎將軍．

朱桓．字休穆．郡人．討平山賊有功．遷濡須督．拒魏曹仁．衆寡不敵．桓謂諸將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部兵進擊．仁敗走．拜前將軍．封侯．桓輕財貴義．性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其沒也．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家無餘財．官周其喪事．子異．

朱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累遷至鎮南將軍．大破魏軍．後假節爲大都督．救諸葛誕．不解．還軍．爲孫綝所枉害．

卜靜．字元風．與顧邵陸通張訓等齊名．終剡令．

暨豔．字子休．郡人．張溫引爲選曹尙書．性狷厲．好爲清議．是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豔臧否區別．賢愚異貫．遂爲浸潤所譖．

韋曜．字宏嗣．郡人．少好學能屬文．孫亮時爲太史令．孫皓時遷中書僕射．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

登帝位官名爲傳由此漸怨皓酣後以嘲弄公卿爲歡曜但言論經義爲不承詔收曜付獄徙其家零陵
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忠壯好直言爲呂岱所薦爲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原死岱哭之甚哀曰
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孫拯郡人爲陸機司馬孟超直入機麾下奪囚拯勸機殺之不能用及機爲成都王穎所害又收其弟雲
龍及拯皆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
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費慈宰
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二人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亦被害
吾彥字士則吳人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陸抗奇其勇略用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
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輒爲鐵瑣橫斷江路晉師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始歸晉爲交州刺史二
十餘年滿身率下威恩宣著南州寧靖入爲大長秋
蔡洪字叔開郡人有才名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洪作孤憤論與王沈釋時論同意讀
者莫不歎息仕爲松滋令
朱誕郡人陳敏之亂豪桀多見維縶惟誕與顧循不豫其事
吳寔郡人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華譚薦之爲著作佐郎
范平郡人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該通百氏詔謚文貞先生三子奭、咸、泉竝以
儒學至大官泉子蔚家世好學關內侯蔚子文才亦知名

吳郡志卷二十四

人物

張裕字茂度敞之子爲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辭以疾就加金章紫綬茂
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爲會稽太守有吏能職事甚理
卒於官守謚曰恭子子演、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
張鏡裕之次子少與顏延之鄰居延之常談義飲酒喧呼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
取胡牀坐聽辭義清深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
張永字景雲裕之第三子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大爲文帝所知紙
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授揚威將軍都督諸將經略河南後爲青冀
二州刺史統諸將討薛安都封孝昌縣侯改吳郡太守遷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
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年雖老志氣不衰子瓌仕齊
張岱字景山裕之幼子仕爲東遷令殷沖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棲遲下邑名器方顯終當大至歷
臨海、豫章、晉安三王府諮議自謂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從益州
刺史益士安其政齊建元初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未欲回換但

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韶軍，加給事中。皆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即位，復爲吳興太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謚貞。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謐辟驃府功曹。桓元徙謐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又資餽其妻子。武帝以邵勤練處公，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卒，謚曰簡。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輲車，諸子從焉。子敷。

張敷，字景允，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便有感慕之色。求母遺物，唯得一扇，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笥流涕。性整肅，風韻甚高，好讀元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帝見而愛之，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少文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召見奇之，曰：眞千里駒也。仕至黃門侍郎、後軍司徒左長史。父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毀瘠成疾，未朞而卒。孝武旌其孝，追贈侍中，名其所居曰孝張里。

張暢，字少微，褘之子。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元嘉中，累遷安北長史。魏太武南侵，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魏人相視歎息。改爲南郡王義宣長史。元凶弑逆，義宣舉兵，暢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封夷道縣侯。義宣有異圖，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義宣敗，暢見原，轉侍中、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張緒，字思曼，演之子。少知名，淸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並貴異之。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謝敷云：是我輩人。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淸談。袁粲謂有正始遺風。出爲吳郡太守。齊建元初，爲中書令。褚淵甚重。太祖深加敬異。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否。長於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益州獻蜀柳，狀若絲縷。武帝植之靈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其見貴如此。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淸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作蘆葭轜車，引柩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焉。謚簡子。子充，仕齊、

張瓌，字祖逸，永之子。仕宋，不欲前兄瑋處疏，免官不拜。遭永喪，還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者。事捷，以告張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守，錫以嘉名，封義成縣侯。郡人顧諳、陸閑，少年未知名，瓌引爲綱紀，後並立名，皆以爲知人。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淸。鬱林之廢，朝臣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見朝廷多難，屢啓還吳。梁天監中卒。弟稷、子率，並仕梁。

張沖，字思約，敷弟柬之子。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少有至性，仕齊，爲靑、冀二州刺史。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鎭，四時還吳取果菜，流涕薦焉。後遷郢州，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喩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明年，梁兵圍之，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張融，字思光，暢之子。弱冠有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

物，以奉異人。仕宋，爲封溪令，路經嶠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融風止詭越，見者驚異粲觀。齊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嘗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義宣之亂，官軍欲殺融父暢，張興世以袍襖暢而坐之，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屐負土成墳。與世子欣時坐罪當死，融又啓竟陵王，欲代欣時死。王義之。建武中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三千買棺，無製新衾，有玉海集行于世。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弟寶積。

張寶積，何點謂爲保家之主。永元中，乘腰輿謁蕭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自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善之。後仕御史中丞。

梁張稷，字公喬，瓌之弟。幼有至性，所生母喪，常設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州里謂之淳孝。父母沒，廬墓六年。性疏率明悟，有才略。仕齊衛尉卿。東昏之難，爲梁武佐命，然常愧之。徐道角作亂見害。奉祿皆頒親故。家無餘財，與族兄充、融、卷，並知名，時號四張。子嵊、姪率、率弟盾。

張卷，字令遠，稷族兄。少以和理著稱，能淸言，仕至都官尚書。

張嵊，字四山，稷子。少篤孝，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方雅有志操，能淸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執刀刃，不聽音樂。仕梁湘東王長史。王爲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爲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兵赴援。賊將劉神茂，遣使說嵊，嵊斬其使。景遣侯子鑒擒嵊，嵊軍敗，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以刀，不屈，執送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爲幸。與子孫同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元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弟孝亦知名。

張率，字士簡，瓌之子。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每日限爲文一篇，至年十六，凡作二千餘篇。陸少元家有書萬卷，率盡讀之。齊建武中舉秀才。沈約目爲南金。梁武帝時爲文德待詔，帝見其文，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全矣。又謂曰：卿東南物望，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宰相才。祕書丞天下淸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詩以爲祕書丞，出爲新安太守。率嗜酒，於家務尤忘懷。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

張盾，字士宣，率之弟。以謹重稱，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張種，字士苗，永從孫。祖辯，宋大司農。父略，太子中庶子。種少恬靜，居處雅正，旁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淸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始豐令，母卒，毀瘠過甚，又迫因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常若在喪。及平初，王僧辯以聞，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方即吉。陳武帝受禪，累遷中書令。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卒，贈特進，謚元子。種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

張稷，仕梁，穉之弟。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光祿大夫。

張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遊，嘗臂鷹牽狗，吳西郭中。年三十，便折節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仕齊，歷尚書殿中郎。王儉用事，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遷義興太守，以政清淨入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遇禍，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歷梁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尚書僕射，頃之爲吳郡太守，卒，諡穆子。

張釋，字士和，郡人。學道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釋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製鍪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太平經。

張昭，字德明，弟乾，字元明，吳人。昭幼至孝，父熯病消渴，嗜鮮魚，昭結網捕魚以供。弟乾、聰敏好學，亦有至性。父卒，兄弟並不衣綿，不食鹽醋，日食一升麥屑粥，每感慟，必歐血。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毀瘠骨立。家貧，未得大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兄弟因毀成疾，昭一目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未五十，並終于家，嗣息俱絕。

張仲，字叔元，郡人。仕陳左中郎將。好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喪服孝經論語義、前漢音義。官至漢王侍讀。

張後允，字嗣宗，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允以學行禪其家，以經授太宗。封新野縣公，終散騎常侍，謚曰康。

張承休，後嗣孫。張說撰其墓志云：後嗣之子小師，小師生承休。承休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理物，敏於從政。歷朝議大夫、上柱國、恆州刺史。說之文曰：昌門一分，隨我諸侯，蓋居昌門云。

張鎰，字季權，後嗣五世孫。父齊邱，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諡貞獻。鎰累殿中侍御史。將救盧樅死，白其母曰：樅免而鎰貶，默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坐貶撫州司戶。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發家貲將自獻行在，誓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率其黨作亂，遂遇害。史臣曰：鎰秉忠王室，爲賊姦所乘，以殞其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彊躬可殞，而名與嵩崧等矣。

張從師，郡人。殷說撰其墓志云：河南府法曹參軍，有唐逸士吳郡張從師，沖和純粹，辯博閎達，卓犖好古，儻蕩逸群，秀才高第，歷官五政，忘情樂道，如浮雲無心，野鶴獨立。上元二年終，葬虎邱西原。子惟儉、惟靜。弱歲皆精左氏穀梁春秋，弟從申時爲祕書省正字。從師祖損之，附侍御史、水部郎。損之生涉，碩學麗藻，名動京師，從師之父也。從申自有時名，書法甚高。

張旭，吳人。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筆跡奇妙，欲以藏家。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張僅，字幾道，與里人顧棠，字叔思，皆客於王荊公。公作三經義，二人與焉。僅至著作佐郎，卒。方子通作挽詩，極哀楚，誦者爲出涕。吳人因目子通爲方挽詩。吳郡馨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旐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新拓，斷腸遊步踏虛篇。可憐千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吳郡志卷二十五

人物

楊收，字藏之，父遺直，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遂居吳，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懿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鉅、散騎常侍，鑣、戶部尚書。

徐修矩，吳人。仕爲恩王府記室參軍。奕世才賢，承家介潔，守世書萬卷，優游自適，有湖田五萬步，草屋十數間，不復出仕。皮日休嘗就借書讀之，與任晦同時。日休與陸龜蒙作二游詩，謂修矩與任晦也。

任晦，吳人，仕爲涇縣尉，退居里中，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池中又爲島嶼，修篁嘉木，掩映隈奧。晦食高放寡合，好奇樂異，喜文學名理之士，得顧辟疆舊園以居云。松陵集。

孫發，吳人，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當時如此，後未有繼之者。

皮光業，字文通，父日休，爲蘇州從事，光業生於蘇。十歲能屬文。錢武肅王鏐辟以爲屬，吳越國建，以爲相。教令儀注，多其所定。美容儀，善談論，若神仙中人。吳越備史。

般宅，字昌從，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遊太學，籍甚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乃趣裝東歸，侍母居

吳郡吳中士大夫，得從之遊者，鄉黨以爲榮。採訪使李希言辟爲從事，奏授試昆山尉，不就。子備遂顯宦。（渾留集）

吳仁璧，大順中及第，善屬文，精星學，及黃白術。初學於廬山道士，數年，其師曰：能從吾學仙乎？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取之拾芥耳，但它年從官，勿干英雄。仁璧既成名，錢武肅王待以客禮，訪以天文。仁璧辭非所知，欲辟幕職，又以詩辭。及秦國夫人薨，武肅具禮幣請爲志，又不從，遂爲錢氏所害。其女亦善星學。仁璧被繫，女仰觀而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備史遺事）

溫詢，蘇州人，吳武忠王楊行密時，爲大將劉威幕客。行密卒，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溫將害之。詢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還鎮，詢之力也。

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淮人圍姑蘇，置柵環城，內外阻絕。王遣救兵至，莫知城中音問。福能水中行，總帥因遣入城。淮人設網縣銅鈴鐵鱗，過之必覺。福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輒舉網，網舉而得度。或浮水上，則藏葬荇而行，因得入城。既而復出，凡在水中三日，及救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爲神。軍中皆服福奇才，進官都指揮使。吳越王城吳江，置軍鎮，命福主之，訖老於職，至國初不絕。（備史遺事）

丁偃，蘇州進士，試瀾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溫公詩話）

鄭奭甫，郡人，少登科，有奕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推奭甫命不過三十五

歲。歔欷亘堪，有人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化去。奭甫聞之，喟然歎息，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訣，及敘家事備甚。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奭甫至其間，親侍人酒掃及焚香，揮手指麾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已儼立亭亭如植木，一指猶作指麾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牆，明日乃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敘其事。（夢溪筆談）

謝濤字濟之，淳化三年進士，幼奇敏，講學陽山澄照寺，吳令羅處約、長洲令王禹偁，皆與定交。處約謂禹偁曰：濟之揚推天人，吾曹敵也。由此聲名籍甚。真宗即位，銓選人物，內出濤等二十四人治狀。會京東強寇起，召知曹州，歷三司判官、兩浙轉運使、侍御史、直昭文館、知越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朝廷嘉其恬退，擢太子賓客。其爲侍御史，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及分務，悉屏去外累，不復親筆硯，曰：佚我以老。日閱書史一卷，以代賓話。弟炎，有文名，與盧植齊名，時謂之盧謝。

謝絳字希深，濤子。祥符八年進士，召試館閣校勘。上疏言：國家嘗以土德王天下。又言真宗皆配上帝，議不合。河決滑州，又言災異衆多，宜深自引咎，損膳于朝，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以休息天下。又請罷內降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而後施行。因進聖治五箴，遂知制誥，出知鄧州，卒。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

龔識，給事中眞（正字犯孝廟諱兼名。）儀之子。端拱元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遷殿中

侍御史，兼左巡使。本朝與所製，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綱紀朝廷者，俾入臺言事。識始被選。後以目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中、平江軍節度使。本朝吳士登科者，始於識。今府學先達題名，以識爲首，識之後，有宗元等列於後。其家至今居昆山黃姑，猶藏其登第時金花榜帖，乃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粟貼狀，貯金花帖於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故附於此。

丁謂字謂之，長洲人，少與孫何善，袖文謁王禹偁，大蒙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進士甲科，累遷夔州路轉運使，嘗皆爲寇，謂諭以禍福，皆感泣作誓，刻石立境上。五年不得代，詔舉自代者，乃入爲三司鹽鐵副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請外，爲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復參政，改樞密使，代寇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侍中，爲山陵使，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在崖五年，累徙光州，授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百言，經覽輒誦，善談笑，爲詩至圖畫、博弈、音律，無不洞曉。皆建鄉郡節鉞以至宰相，國朝吳人至相位者，始於謂。又嘗爲鄉里請於朝，特免丁錢，鄉人至今德之，祠於萬壽寺。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疏儁，幼習弓矢擊刺，長折節勵學，精左氏傳。咸平三年第進士，爲雄武軍推官，詣府白事，有倅踞坐不起，即移書責知州馬知節，知節怒，劾之除名。歸吳，所居常植一竹，以表特操，吳人至今詠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日以酣飲，嘗從民坊貰酒，大有所負，一日忽書壁作酒歌數百言，人爭往觀，其酤數倍。景德中，獻所撰虎鈐經，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報罷。封太山，祀汾陰，獻三大禮賦，卒於烏江主簿。

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攜以見長洲令王元之、吳縣令羅思純，以所作贄。二令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試之，與之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燈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時狂欲上天。凡數十聯，皆敏妙。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員外郎。（續聞見錄）

祝庶幾，郡人，通象緯之學，累赴鄉舉不中第。景德中，求試所習，以爲司天靈臺郎。

徐祐字受天，擢第爲吏，以清白稱，慶歷中屏居吳下，日涉園廬以自適，終左司員外郎，年七十五。

鄭戩字天休，吳人，居皋橋。九歲而孤，長客京師，師事楊億。天聖三年進士第三，累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戩強敏善聽決，假貸細民，繩治豪宗大姓，流竄吏馮士元于海島，執政盛度、程琳皆坐黜，朝議畏其嚴核。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出知杭州，發丁數萬，開闢西湖，民賴之。歷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行邊至鎮戎軍，天寒與將佐置酒，會塵起，有報西戎至，戩云：此必川兵按邊回耳，非賊騎。已而果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幷州。時契丹與元昊交惡，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上問，戩對：戎狄相攻，中國不足憂。仁宗嘗曰：戩氣質英豪，朕欲爲相，故屢試於外。尋爲宣徽北使院、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二，贈太尉，諡文肅。

吳感。字應之。以文詞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九年中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子純、文行亦高。鄉人目曰吳先生。

元絳。字厚之。居帶城橋。天聖五年進士。歷典大藩。以文章政事名一時。神宗欲選翰苑之才。王荊公曰。有眞翰林學士。恐不能用爾。遂自外召入翰林。未幾參知政事。事詳在國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與程公闢諸公爲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袞繡坊。卒年七十餘。有玉堂集三十卷。

程師孟。字公闢。郡人。其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遂居吳。師孟居南園側。號晝錦坊。景祐元年舉進士。累遷判三班院、給事中、判將作、都水監。歷知楚、遂、洪、福、廣、越、靑州。爲政簡而嚴。剸煩制劇。才刃有餘。罪非死者。不以屬有司。獄每爲空。寬猛得中。所至人悅。性樂易純質。言無隱情。喜爲詩。効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累官光祿大夫。致仕年七十八。樂圃朱先生伯原少許可。言師孟爲政。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戣帥嶺南。常袞化七閩。無以加也。天下以爲才。鄉吏師米芾亦云。廣平公以文學登科。以政事講顯。以言語出處。以恬退告老。足之所及。功利蔚起云。有詩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盧秉。父革。本德淸人。舉神童。慶歷之後。累歷監司有聲。諸郡自效。神宗嘉其恬退。未幾告老。累進太子賓客。官制行。累改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年八十二。今盧提刑橋。因其宅以名。其家遂爲吳人。秉皇祐元年進士。元豐中爲發運使。父革退老於吳。秉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辭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龔宗元。字會之。愼儀之孫。幼穎悟絕人。讀書虎邱。爲鄉貢首選。天聖五年擢第。范文正公謂之曰。君器業淸修。它日必爲令器。澁勿因人以進。宗元後登朝。未嘗遊公卿門。文正之教也。終都官員外郎。宗元始以都官分司南京謝事。取白居易詩作中隱堂。語在園亭條。子程、孫況、皆繼登科。

龔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惑於禍福。力學排異端。家不設佛老像。祭祀不焚紙錢。讀書南峯。攻苦食淡。遂博極羣書。鄉人號有脚書廚。熙寧六年第進士。終桐廬令。子況。

龔況。字浴之。崇寧五年進士。入館。以學術文章與蘇過在朝俱知名。時號龔蘇。用宗元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祠部員外郎。有起隱集三十卷。

孫載。字積中。崑山人。曾祖漢英。仕錢氏爲蘇州崑山鎭防遏使。遂爲縣人。載治平二年第進士。歷廣東河北淮西使者。知海、沂、婺、亳州。治務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遂乞歸。一日徧謁先壠。及嘗與往來者。呼妻子與訣。閑日早晏盥手焚香而逝。年七十五。

丁隲。吳人。元祐中嘗爲左言。五上章論何正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於羅織紫鋼。事載國史。

侍其沔。字國紀。上世自高密徙吳。學貫穿經傳。與人交如淡薄。遇其急。奮義以往。不避艱險。五舉禮部。退爲鄉先生。治平三年歿。門人弟子相與議其治行。諡曰夷晦先生。滕元發志其墓。云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烈被於民者。有行義修潔。退而講學。爲一鄉之善士者。斯二者用捨不同。要皆天下之彊立君子也。善士蓋指沔。其慕尙之如此。

秦希甫。字辨之。郡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符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奏王贍取湟州靑唐府庫物。因此致變。又言河州至湟州道路險阨。往者如赴死所。湟州本溫溪心故地。當求溫氏之後立爲屏輔。皆在可棄。崇寧初。黨論起。言者以棄地爲罪。降官入黨籍。

葉淸臣。字道卿。長洲人。父參。嘗守郡。謝事。因居天慶觀之東。有賢德名。事具七檜堂宇下。淸臣天聖二年舉進士第二。簽書蘇州觀察判官。累遷修起居注、三班、鹽鐵院。上疏論地震熒惑犯南斗。因訟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鉗舌。行將二年。人主當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出爲兩浙運使。豪右田據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爭。淸臣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擢三司使。編前後詔勅。使吏不敢欺。遷翰林侍讀學士。歷江寧、鄧、澶、淸、永興、河陽諸郡。淸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資爽邁。遇事敢行。數上書論天下事。其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錢象先。字資元。郡人。中進士高第。宰相呂夷簡、薦其經行。爲國子監直講。歷大理少卿、三司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官尙書刑部侍郎。又歷知河中河南府、許、潁、陳、蔡、亳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象先長於經術。仁宗留神經藝。象先以古學進勉。間有顧問。依經以對。因以諷論政事。時務有啓迪獻納之益。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又通刑名之學。所尙詳平。又以犯赦者重。犯令者輕。請移赦文入于令者甚衆。又省去許補之條百餘。其持法近厚如此。修敕成例。賜勳爵。獨賜三品服。仁宗謂輔臣曰。象先以孝聞。有母八十歲。以此慰其母心。熙寧九年卒。年八十一。

滕甫。字元發。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本東陽人。范文正公父之甥。教以爲文。文正爲郡。安定胡先生翼之亦居郡中。甫來從學。廷試兩爲第三。孫沔一見曰。後當爲賢將。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歷開封、眞定府、鄆、許、秦、定、靑、揚、鄧等州。終龍圖閣學士。諡章敏。甫慷慨豪邁。不拘小節。近世名將無及者。葬陽山。子孫遂爲吳人。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于蘇。祥符五年進士。任侍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皇后廢。極論不可。出爲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河中府、洪、杭、益、蘇州。後十二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於靈芝坊。詳見園亭門。堂爲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其絕筆詩云。歸來深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歲身。雖是浮雲隔雙闕。丹心愛戴在君親。忠厚之氣。終始如此。

陳翊。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丁晉公甥也。欲薦以官。拒之。紬閱經。幷其弟之奇。謂之兩高士。父殿中丞質。亦以德行著稱鄉里。

陳之奇。字虞卿。曾祖飇明。事錢氏爲中吳軍節度推官。所謂丁陳范謝四長者之奇。天聖中禮部試第四。御試不得第。居鄉里十年。無仕進意。娶丁晉公之妹。晉公欲官之之奇兄弟。每力辭而勉。使復應舉。不得已復起。得及第。李璋尙秦國大長公主。詔舉經術仁義者。爲隴西郡王宅教授。數月告歸。卽致仕。郡留其奏不可。時年未五十。未幾詔賜金錢復起之。卒不起。終太常博士。之奇孝於親。約於身。信於朋友。篤行好

學.知道心泊如.不爲聲利所遷.其退歸與鄉人同憂樂.赴人之急.至于州縣無所避.州縣以之奇至誠.亦不爲疑.平居靜默.與人言忠孝立身.雖老不倦.人莫不以爲君子.每出乘羸駒.里巷小人見之.必斂然.曰.此吾陳君子也.四方賢士大夫至吳.必問陳君所在.爭欲一見之.王岐公聞其喪.曰.吾嘗與陳君相從於閭門之下.親其言.出入仁義之際.真君子哉.乃爲誌其墓.而題曰太常博士致仕陳君子之墓云.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自莆陽徙吳.爲吳下鄉先生.文學行義.與樂圃朱長文.同爲一世所宗.事具程俱所撰墓銘.其略曰.子通幼有稱.鄉貢爲第一.試禮部不第.即棄去.吳下有田一廛.與其弟躬出入耕穫.閑則讀書.至於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爲壽者之說.及西方別傳.皆得其大指.平居視之.猶木雞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辯駁至到.確然莫能移.嘗以雅道自娛.一篇出.人爭傳誦.王安石以爲精詣警絕.元白皮陸.有不到處.以韋布之士.閉關陋巷.而孝友清介之風.翳然稱東南.有司舉賢籍.以年格應補單州助教者.就臨敕.賜袍笏於其家.得興化軍助教.拜授雖謹.初年四十無子.其弟有子.以嗣吾先人有後足矣.即屏居於外.預知死期.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

楊懿孺.字麟甫.其先自浦城徙長洲.以行義隱處.與方子通同時.號吳中二老.事具程俱所撰墓銘.略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居城之東南.曰楊公.即懿孺也.懿孺少孤力學.言行相顧.朝無夕儲.讀書賦詩.泊如也.神爽氣昌.未嘗有飢寒羸.雖閭里不盡知其貧.崇寧二年.特奏名.後調南昌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平居直心自信.不知世間有偵巧事.自未仕及老于家.不入州縣.不事鄉里請謁.閒一過所親厚.歲不過數四.雖皆出而仕.人猶謂隱者.

吳郡志卷二十六

人物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史傳.其略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五代之際.世家蘇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爲文章論說.必本仁義.舉進士禮部選第一.中乙科.始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懽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天聖中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右司諫.上疏請還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諫.又指宰相留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州地瀕湖澤.田多水.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詔復知蘇州.召還.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知開封府.治有聲.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圖說.又爲百官圖以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潤越州.趙元昊反河西.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又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

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曆三年.爲樞密副使.數月.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倖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即請行.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能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御篆其碑曰褒賢之碑.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祐.少有大志.蚤卒.純仁、純禮、純粹.皆名世.〔圖經續記〕文正公真贊云.英英如神.屹屹如山.仁義道德.蓋於顏閔.大忠[illegible].元戎功名.以鎮浮俗.以[illegible]清廟.衛我仁祖.格于皇天.是斷是度.不植不匱.雖顛有[illegible].邦其瘁思.嶷山可夷.[illegible].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子.第皇祐元年進士.父薨.始出仕.治平中爲侍御史.議濮王典禮不當.命出房闕.通判安州.由是名震天下.後知諫院.言王安石變更法度.恐失人心.作尚書解以進.前後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伸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述.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復出補外.元豐八年.召爲給事中.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陳禦西戎之策.事俱施行.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救蘇軾、韓維、王覿等.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吳處厚箋蔡確詩以聞.朝廷欲貶之死地.純仁獨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荊棘已七八十年.不可自吾

輩開之.奏乞薄確罪.亦出知潁昌府.踰年復相.於事無所回隱.同列病之.哲宗於大臣中.獨注意純仁.聞人材法度.悉實以對.章子厚用事.復出知潁昌.累貶永州.徽宗即政.即日走中貴人詔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啓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以中太乙宮使召.以目疾辭.上每對輔臣.以不見純仁爲恨.年七十五薨.賜世濟忠直四字.爲墓隧碑首.諡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范純禮.字彝叟.仲淹子.元祐中爲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論張耒不當不候告命供職.一時聳動.知開封府.一切以寬.革前政劉深之弊.中丞蘇轍.攻右丞王存去.將用轍代存.純禮曰.蘇章不避嫌.此必不放過.數日.徙純禮刑部侍郎.轍方拜.元符三年.拜右丞.以年老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況精力康強.鄉尊以國家圖任老成之意.勉之.救陳次升以言得罪.乞以忠言用江公望.留王覿.解上官均鄒浩之言.爲理.皆從之.乞能京城豬羊圈.解山陵盟器之煩費.什布楊前.云人皆言財用不足.天下何嘗無錢.純禮進曰.天下告窮.戶部無料錢支.藏庫空竭.無如今日.布誑陛下.建中靖國元年.知潁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崇寧初.累貶單州.年七十六.純禮居二府.布衾紬袍.不爲表襮沽名.舉食飲不擇其鮮.不役婢妾.中年即清居.端坐全真.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五子。元豐中，歷鄜延、陝西轉運判官，鄜延都總管、環慶經略安撫使，改鄜延，又改熙河蘭岷路。元符中，改河東，復移鄜延，兼知慶州、延安、太原府，戶部侍郎，知河南府。神宗謂純粹遇事不苟，存心公家，旁無顧慮。任陝西轉運時，當五路大舉，財用匱乏，吳居厚爲京都轉運使，上羨餘三百萬緡，上遂以賜純粹。純粹愀然曰：吾部雖窮，豈忍取此膏血。力辭弗納。紹聖元年，言者論棄四寨之地，資啓戎心，司馬光、文彥博等主之於內，純粹尊行之於外。後遂入黨籍，最後貶鄂州。久之，敘官，復徽猷閣待制。政和七年卒，年七十二。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紹聖初，爲開封尉。戶部尚書蔡京結后戚向氏，欲展向氏墳，正平爭，以爲民田不可奪。京坐贖銅，由此恨之。忠宣竄，小人附會，言正平兄弟撰造永州傳宣聖語及行狀，非忠宣意，行狀實李之儀受忠宣之意次第之。正平遂與之儀俱下御史獄，事解，猶謫襲州，歸，終身不仕。初，忠宣竄，特沐恩澤，分官中外諸孫。久之，追奪例外官，正平遜納其子官，全其姪與甥焉。方遺表獄作，弟正思曰：兄是時方嘗留岁，某實預議。正平獨身當之。其後徐丞相處仁聞正平之爲人於王寔仲弓，仲弓作卓行對一篇，大略謂正平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宰相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回，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愧云。

范琪，字希世，文正公之從兄。天聖五年進士，歷開封府法曹，知鄞縣，昔堰埭百餘，決導湮積，徙常熟，濬金涇、鶴瀆二浦，洩田千頃，爲公家利。其在天府，議法必精，擬節不撓。府尹晉安道、給事中孫夢得交薦之。子師道有賢名。蔣堂敍范氏上世，謂琪之高祖隋，自唐末作麗水丞，屬亂離，遂家於蘇。曾祖昀，祖從誼，並在錢忠懿王幕下。父昌言，歸本朝，贈國子博士，皆葬吳縣三讓鄉之天平山云。

范師道，字貫之。天聖九年進士，累知廣德縣。縣淫祀，歲殺牛以祀神，一切禁絕之。擢侍御史，數以論事忤宰相劉沆，出知常州。復召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會百官上尊號，乃言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又言宮人多濫除，恐女寵因緣以害政事。上皆嘉納之。又言陳升之不當進用，出知福州。復入爲三司鹽鐵副使，終直龍圖閣、知明州。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子世京、世亮，皆登科。

范世京，字延祖。皇祐五年進士，歷和州歷陽令。適師道守明州，世京棄官侍養，曰：人子事親之日少，事君之日多，事可曠時，失定省。父喪，扶護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行路爲隕涕。服除，熙寧初，官湖北、廣南，召至京師，與時論不合，辭歸，終祕書丞。

范鑪，唐末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吟詩，贈隱者云：摘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訝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問蛩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而卒。延賓佳話、唐宋遺史。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不羈，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屈折於人。所居號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詠懷云：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其氣槩峰兀類如此。

林虙，字德祖，旦之子。好古嗜學，擢第，累遷朝奉郎、太學錄、開封府司錄，以府尹不之禮，移疾告歸，不復出仕。所居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屏跡朝章，不入州縣，先達稱其高。有大雲集百卷，神宗聖訓十卷。

朱長文，字伯原，光祿卿公綽之子。公綽居鳳凰鄉集祥里，園亭甚古。長文擢第，號其居曰樂圃，時俊成師仰之，號樂圃先生。米芾撰墓表，略云：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築室樂圃，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不見爲恥。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又召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元符元年卒，鄉人立祠於郡庠。家徒藏書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其家絹百匹。

崇大年，字靜之。慶曆中擢進士第，歷知青田縣。民貧無以納和買，大年悉命候冬熟。州督責，追杖縣吏。大年曰：年凶民飢，若催督必破產，雖杖背吏三五輩，尚可寬一邑之民。至冬，民無不納足者。徙知補城縣，縣設兩校，民以事追去，無輕重悉置校中。大年曰：此以牛馬吾民。悉命撤去。有疾，丐分司歸吳，日與程光祿諸公艤詠燕遊，號吳門十老。大年德守淳固，志尚夷曠，恬於勢利，不求聞達，辭卻薦辟，浩然易退。吳士自陳君子之奇之後，大年繼有賢稱。分司後十三年致仕，又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樂圃先生朱長文與鄉人議謚，謂黔婁辭國有餘貴，辭粟有餘富，其謚曰康；陶淵明隱約就閑，其謚曰靖節。大年嘗有道之世，秉難進之節，韜章蘊能，不自表襮，仕而知止，貧而忘憂，凜然有古高士之風，乃共謚曰康靖先生。林虙逸史、朱長文行狀。

富嚴，大中祥符四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祕書監致仕。未嘗一造官府，以耆德稱，所居坊人以德壽目之。富氏本出處之青田，文忠公弼於嚴爲叔父。嚴之祖始居吳，葬焉，遂爲吳人。子臨，亦有文名。曾孫約、洵、元衡，皆登科。

郭附，字明仲。嘉祐八年進士，知洪州新建縣。俗健訟，好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惡獸暴橫爲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以厚賞購壯士，不閱月，得惡獸數十，尸諸庭，乃號於衆曰：有悍不率教如此獸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令。以朝奉大夫致仕，幅巾策杖，窮山林時酒之適十八年。東南高士皆願從遊。卒年八十四。

胡稷言，字正思，則之姪。學古文，宗韓文公。以特奏補官，爲山陰丞，致仕。築圃鑿池，追陶靖節之風，種五柳以名堂。清修寡欲，延納後進，日晡後不飲食，客坐蕭然，其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子嶧。

胡嶧，字仲連。居五柳，松窗蓬戶，人以爲隱君子。步趨音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古法。用杜甫詩名所居曰如村，自號如村老人。累舉命官，終不仕。卒年七十九。詩文簡古，如其爲人。子百能。

胡百能，字少明。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江山縣，有惠愛。乾道初，選教諸王宮，擢進用矣，以年至力請老。朝廷嘉之，乃以左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事。歸築室曰宜休，相羊里巷，錙銖軒冕，殆其天性。久之乃卒，年七十四。子耕。

郭元邁，字英遠，附之孫。博通經史，入太學，魁上舍。靖康之難，募使北敵，通問徽欽二聖，元邁上表請行。詔以爲副使，行次河朔，以尺紙付家云：出疆當艱棘時，難保全生，此身已許國矣。至金廷，上書北帥粘罕，乞歸二聖，爲金所留。尚書洪皓自金北歸，首言王倫及元邁以身徇國，弃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章甫，字端叔，自建徙居於吳。其八世祖本浦城人，有西村、珠林二族，西村之裔多顯位，珠林至甫曾祖可

法始登科。甫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太府寺丞。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事。崇寧初。除都官郎中。與劉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非爲身謀。宜稍內徙。道路交譽。今復刻名黨籍。禁錮子孫。恐非陛下本意。上優容之。尋掛冠歸吳。藏書萬卷。讎校精密。卒年六十二。八子。憲其一也。

章憲。字叔度。居黃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行有餘力。而以學文。鄉里謂之隱君子。其學師事王信伯。而與朱子發、呂居仁等游。尤邃於春秋。有復軒集十卷。甘文清公幾爲之序。

郟亶。字正夫。崑山太倉農家子。自幼知讀書。識度不碌碌。嘉祐二年進士。崑山自國朝來。登科者自亶始。嘗條吳中水利。爲書上之。熙寧間。以亶爲司農寺丞。奉使浙西。措置水利。民不以爲便。遂罷。詳見水利門。終比部郎中。子僑。子高。亦有才。鄉里推重。謂之郟長官。有幼成警悟集行於世。

李璋居盤門。有不羈之才。王荊公甚愛之。嘗有詩送璋應舉云。湖海青衣二十年。尙隨鄉試已華顛。又送其下第云。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璋後改名珏。以累舉補官。孫益。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姓司馬氏。有名球者。仕吳越。以御史中丞。爲崑山鎮遏使。因家焉。子孫樂道不仕。隨乎流俗。故止稱馬氏。聚族居于邑之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兄弟六人。皆力穡。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京師太學。元符二年。爲春官。與李廌方叔游。知友直賢。以其兄之子妻之。宣和水菑。全吳之田悉與江通。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友直獨迎其親。徙于邑之進賢里。僦屋以居。躬養菽水。母子安如也。建炎二年。以累舉得官。初主湖之武康簿。次監潭州南嶽廟。尙強健。即掛冠。以宣教郎卒。年七十六。侍郎唐公輝、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之。孫先覺。登紹興庚辰進士科。

閭邱孝終。字公顯。郡人。嘗守黃州。蘇文忠公在東坡時。與交從甚密。公後經從。必訪孝終。賦詩爲樂。孝終旣掛冠。與諸名人耆艾、爲九老會。

王蘋。字信伯。事伊川先生。視河南高弟楊時。猶爲後進。時亦以爲後來師門成就者推蘋。高宗駐蹕平江。郡守孫佑薦其學行。召見。上以爲通儒。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受詔條具賦役利害。蘋奏治本三說。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蘋識慮精微。議論平易。穎然若與世忘。不著書。既老。乃集古今語說爲一書。未成而卒。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登科爲雍邱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時昭慈聖獻皇后旣復位號。典册有未盡正者。策引古義上書。言甚切。後以此入黨籍。羈管登州。會赦還鄉。後除直祕閣。自號隨緣居士。

吳郡志卷二十七

人物

顏學。字端中。長民幼子。崇寧間有聲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時人目爲顏夫子。爭願識其面。與兄朵相繼高科。學擢第未幾蚤卒。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剛正不撓。所涖官有廉介稱。嘗爲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拜禱。輒得其情。請老家居。朝廷以其能。詔復起知饒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捶考不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勔用事撓權。從之者甚衆。獨景平終始不見。子綱、字天和。亦能文。歷爲郡。

徐奭。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第一。釋褐爲將作監丞。通判蘇州。又爲兩浙轉運副使。其在蘇。水潦爲沴。其區東南。毀隄防。蕩廬舍。漂田疇。不可勝計。奭爲周視。盡得倚迹。請于朝、市涇以北。赤門之南。築土石隄九十里。起橋梁十有八。計□七十萬。舟徙無墊溺之虞。隄上下復良田數千頃。蘇人德之。入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卒。故其家後居於蘇。子師閔。年六十餘。以左中散大夫告寧郡侯致仕。居蘇。爲蔣堂、蔡襄所知。在官。自輔臣以下。薦之者幾百人。及退歸。與元絳、程師孟諸人。以詩酒相過。號十老。鄉人榮之。年八十。乃卒。葬燕山。

徐師回，字望聖。師回管守甯康，蘇文定公轍，為作直節堂記。黃庭堅明月泉銘，謂賞晉。徐望聖一時名重如此。子閎中，為吏有能名，為吏部郎。子，林、兢。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用事，獨不肯附麗。導扶埠東宮。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為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為刑部、戶部侍郎。論國用太廣，宜撙節之。隆興初，為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為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和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再召不赴。遷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葬靈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為首。少居吳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弟兢，字明叔，官刑部郎中，善篆書。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子葳，亦登科，有學行，皆為浙東提舉常平。

魏憲，字令則。紹興四年進士，累遷國子司業。親喪三年，兆啫酒肉，廬於家次，塋域有芝草甘露之祥。再為司業，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儒之選，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歸鄉，名所居曰止庵。優游求志十餘年，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年七十三。

潘兌，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路允迪為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召對，高宗擢為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又遷左司、監、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遂退歸里居，澹約自守，鄉里稱其德量，挂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逸野堂傳之姪。宣和八年進士。崑山自鄭亶登科，有孫藏，藏後六十年，葆始繼之，邑人以為奇事。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誘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事，皆人所難言。紹興間，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王公於人物鑒裁尤精，樂巷李侍御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知其為國器也。成大以蚤孤廢業，一日呼前，嚴勉切至，加以誚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宦姑蘇，樂其風土，遂世為吳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誠，蹈繩墨規矩，清虛寡欲，號為吉人。而學佛尤嚴誠。紹興中歷戶部郎官、將作監、戶部、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郡南金獅巷，為終焉計。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少遊廬山，夢人告曰：君本江南僧，終當歸去。

龔明之，字希仲，宗元之曾孫。祖母李及笄時得寒疾，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大觀中行年適滿，夢數病革。自意必死，明之夜禱於天，願減己算五年以益祖母壽，炷香於頂上，須臾腦中爆裂有聲，不為動，捽懸益切，翌日李病已，至八十三乃終。明之蹭蹬場屋，以特恩廷試，年已八十二，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其行義薦之，得監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又請之朝，遷宣教郎致仕，賜五品服。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一日感微疾，精神甚爽，親友問疾者，款以答之，遺令毋設仙釋像，於柩前供一水一花，儒論語孝經足矣。年九十二。

朱良，字良伯，吳郡人。其先累以進士發第。祖公紼，光祿卿。父季端，為郎，履典名郡。建炎中，良仕秀州海鹽縣尉。金人犯順，車駕南幸，游騎及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難之時也。乃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衆，循廟前，遇金人於境，身先赴敵，出入行陣，斃數酋賊，衆為之披靡，衆寡莫敵，竟以死敵。其子思、崇思錄川，今以朝議大夫守漢陽軍。

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父珣，治生大穰，所親為之窘，負金萬數，珣焚其書，待之如常。元質少穎悟，年未冠，游太學。紹興十八年進士高第，亦有殊行。初旅泊行都，聞鄰有貧士夜哭，問之，乃為人負債，將鬻其女，相與別，元質慨然，垂囊予之。壽皇即政，以薦者入為太學正，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禮部兼兵部，遷右司、侍經帷，直史筆，參掌內外制，給事黃門，知貢舉。帝眷特厚，為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親製論以賜，曰：得天下之常才易，得天下之大才難。蓋常才智力之有限，而大才謀慮之無窮，此大才所以為難得也。今之朝士大夫，當居臺諫給舍侍從之時，評議朝政，十中八九，謀王體，斷國論，有優為之者，及一旦遷入政府，往往識慮詳明，頓減於前，使人得以反議其後，誠有旁觀者審，當局者迷，此不特為弈者之論，以今日之秉政，何翅於當局，以昔日之言事，何翅於旁觀，倘能易當局之迷，而為旁觀之審，天下之事，有不足辨者，雖然，是豈可與衆文泥古、詩名釣利、號為俗儒者言之，必得器識宏博、奇謀遠略、卓然為天下之大才者，然後可與共非常之功歟。出守當塗、建業、成都，皆有政績。嘗得程公闢光祿南園故居之址，既歸，杜門，葺園林池館，日以成趣，扁袠其堂曰招隱，優游自逸。奉祠逾六七年，以正奉大夫、敷文閣學士、吳郡侯致其事，而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橫山。平居未嘗疾言厲色加人，或訐人短長及告以人之低己，憮然首欲糜，每自謂於人無怨惡，其心休休然，好善樂施，家貲多推予諸弟，未始較，人皆義之。

烈女

吳孫奇妻范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父母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迫之，姬操刀割耳及鼻，曰：父母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爰反。（烈女傳）

張氏三女，吳人，皆有節行。兄溫，為孫權所囚，姊妹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官以改嫁丁氏，成婚有日，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里圖畫，為之贊頌。（吳文姿傳）

陸鬱生，績之女，績守鬱林所生，故以名。適同郡張溫弟白，有志節，姚信嘗表稱之曰：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勸善不嚴，乞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呂榮，許升妻也。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常垂涕言之。榮父怨升，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異，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稱，為州所辟，過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祭升。（烈女傳）一說吳郡烈女呂榮，許升妻也，升為賊所殺，遂欲干穢，榮秉節不聽，遂遇害。是

日雷雨晦冥．賊懼叩頭謝死．葬之．後刺史名其里．曰義婦坂．文編錄．

晉張林妻徐氏者．案張林碑曰．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旣備．母道亦隆．志厲冰玉．厥德不顯．燔燎其操．篤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其徽風遐邈．淑謹其身．

張茂妻陸氏．郡人．茂爲吳郡太守．爲沈充所害．陸傾家產．率義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朱顯琛．吳人．母孔氏．孫恩亂後．東土飢荒．孔氏發家粮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張沖張敷母藏顯女也．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敷皆爲名士．

宮人韓蘭英．郡人．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齊武帝、或云前廢帝．

范法恂．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縣瓘謀反．褚謂子僧簡云．孫越州先姑之姉子．汝宜收之．縣瓘既伏法．褚令僧簡往斂葬．永明中．年七十餘卒．僧簡在郡未至．褚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梁青冀二州刺史郡人張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楚媛以身蔽刃．同遇禍．

後周宣帝四后朱氏小女滿月．吳人．生靜帝．後立爲皇后．亞楊后．靜帝立．尊爲帝太后．隋初爲尼．改名法靜．古今小名錄．

長安縣君丁氏．晉公之妹．陳君子之奇之母也．晉公欲官二甥．縣君固辭．俾自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之奇兄弟繼登科．鄉里傳縣君之賢．安定胡先生著丁氏賢惠錄．蘇子美書之．

吳郡志卷二十八

進士題名

端拱元年程宿牓

龔識

淳化三年孫何牓

丁謂宰相　龔昆諫議大夫　謝濤太子賓客　凌成

陸元圭　龔緯昆弟

咸平二年孫暨牓

李堪

咸平三年陳堯咨牓

鄭戩　譚應　許式　龔紀緯兄

胡堯佐　許洞　鄭爲　龔會元緯姪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牓

唐儼

大中祥符四年張師德榜
富嚴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
林成德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
謝絳濤子知制誥　胡獻卿　范仲淹參知政事
天禧三年王整榜
鄭修爲子　錢象先吏部侍郎
天聖二年宋郊榜
葉清臣翰林學士　鄭戩紘弟、樞密副使。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李瑀直講璣子　龔宗元識子
天聖八年王拱辰榜
范師道仲淹姪　元絳參知政事　鄭條爲子　林㮣明
朱公綽　林茂先[illegible]　陳之武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程師孟　鄭戢戩弟、兵部侍郎。劉　陸景　祝熙載
寶元元年呂溱榜
陳之奇之武兄　鄭君平修子　陸絳　鄭戡戩弟
張詵天章閣待制

慶曆二年楊寘榜
李瑜瑀弟　孫規　黃頡　許奇
慶曆六年賈黯榜
崇大年　鄭方平修子
皇祐元年馮京榜
范純仁仲淹子、宰相。　張倚士廉姪　李川　郎淑
皇祐五年鄭獬榜
滕甫龍圖閣學士　錢深　鄭汝平修子　支詠
郭鼎臣　范世京師道子
嘉祐二年章衡榜

陸元規　郟亶
嘉祐四年劉煇榜
朱長文公綽子　王純臣　丁偃　李逢原
張洵　陳之方
嘉祐六年王俊民榜
林尚成德姪　程寬師孟子　陸元長元規兄
嘉祐八年許將榜
沈括翰林學士　凌民瞻　郭附　黃顏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孫載
治平四年許安世榜
張數　吳純規　張僅　李博聞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郁澄　徐彥孚　鄭安平改名以平，仰子。　鄭伸
凌民師民瞻兄　范世亮師道子
熙寧六年余中榜
黃汝平　梅灝　林程茂先子　張顏[illegible]子
龔程宗元子　孫沖　黃頡顏弟　黃彥頡兄

熙寧九年徐鐸榜
張元素　張元弼　林秬茂先子　郭際
顧巽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榜
秦希甫　張謂　林种茂先子　顏長民
元豐五年黃裳榜
嚴君瞵　林師醇　孟醇　黃懿彥
元豐八年焦蹈榜
沈彥升　黃從周　周何　章衍之
謝闢　錢銑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范致樂　周汭　丁觀　李博堅

元祐六年馬涓榜
陳傑 孫筈 陳序
林虞 嚴適 程褚（師孟姪） 魏志
陳靁 施逵 鄭俅（儀孫） 黃策（彥子）
紹聖元年畢漸榜
胡洙 程元 林積（茂先子） 富鈞（嚴孫）
胡安平 陳彥和
紹聖四年何昌言榜
郁師醇 魏志（志弟、吏部侍郎。） 林虙（虞兄） 富洵（紘孫）
元符三年李釜榜
顧植 張公厚 張漸 劉彥效
方振 陶擴 徐端行（上舍）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崔伯乘 潘兌（禮部侍郎） 黃正彥 孫陶
齊昌衡 崔百勝 黃昌朝（昌衡弟） 褚罝

崇寧五年蔡薿榜
程元允（師孟姪孫） 李彌大（尚書） 邊知章 龔況（程子）
陶振（擴弟） 范闓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王棠 朱發（長文子） 鄭聖任 胡思（洙子）
胡寬 李彌遜（彌大弟、侍郎。） 單思濬 李眺
政和二年莫儔榜
陳邈 林閎 顏孚 林旂
顏爲（孚兄） 方純彥 王閎 龐鍇
政和五年何㮚榜
陳起宗 錢觀復 張杓 黃倬
王寔（寀弟） 葉高節 張敏功（顏子） 沈季孫
顏棐（長民子） 唐輝（臨孫、禮部侍郎。） 錢當時 葉蕆
政和八年嘉王榜
顏天選 魏宜（憲弟） 徐鼐 錢仲息

顏安時（天選叔） 張德本 李奎（琪孫） 鄭鏞
林璵（茂先孫）
宣和三年何渙榜
程元弼（元允弟） 范商 鄭作肅 錢籛
林友
宣和六年沈晦榜
范雩 余仔（達先伯） 李大鼎 林儼（昌姪）
王葆 凌哲（吏部侍郎民師姪） 何建中 鄭時（戩孫）
居世英 富元衡（嚴孫） 邊知白（戶部侍郎） 凌遘（哲兄、名道。）
建炎二年李易榜
倪成修 唐煜（煇弟） 楊景 凌揆（哲弟）
鄭揚 章幹 茅鎰 胡利賓
孫覿 魏志（附上舍） 鄭大謨（戩孫）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孫雄飛 錢南 周播 尤袤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孫起卿（覿子） 范成象（雩姪） 邴升卿（覿孫） 馬遹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王㬊 黃萬頃 陳長方 顧廣（天選姪）
王嘉彥（葆姪） 沈詡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何俌（工部侍郎） 王伯廣 許光國 袁燮
嚴煥（君麟姪）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詹左 翁翊臣 李湜 錢佃（觀復子）
吳敢 祝端衷 張世衡 李衡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胡元質（給事中） 冷世光 胡百能 陳師旦（緒子）
冷世修（世光弟） 林光祖（虞姪）
紹興二十一年趙達榜

余松　錢俁（伯兄）　成端苑　林仿
顏發（唐弟）　張允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陳九思　衛碤　樂備　陳晉卿
楊思濟　范成大（雩子）　趙思　陳提卿（晉卿兄）
鄒澥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鄭庶（作庸蕉）　陳端友　顏度（發弟、叔平父）　王萬（度弟）
姚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馬先覺　呂綜　方思（純孫姪）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章澥　胡元功（元質弟）　唐子壽（煇子）　王藝
成欽亮（端亮弟）　鄭止宗（嘯弟）　郁昇　袁宗仁（魁子）
姚申之　李廷直　賀三聘　羊光宋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薛甫　孫紹先（雄飛子）　胡長卿　周建
俞允成
乾道五年鄭僑榜
何湛（傳姪）　李卞（廷甚）　林璞（瑾孫）　辛機
林琰（璞弟）　林廷瑞　陳九德（九思弟）
乾道八年黃定榜
范之柔（仲淹孫）　鄭汝止　王有大（棠孫）　吳焌
范藻（成象子）　宋光遠　曹緯
淳熙二年詹騤榜
姚濟　錢萬頃（萬選兄）　王鐩　錢萬選
張舜卿
淳熙五年姚穎榜
胡坦　周日嚴　吳仁傑
淳熙八年黃由榜

黃由（狀元）　王保大（有大弟、棠孫）　蔣南金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
衛涇（狀元）　呂伯奄　陳熠　張埈（成功孫）
黃頎（曾孫）　顧叔康　呂申　夏允中
翁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胡林卿　顏叔淵（度姪）　趙與祖　顧端臣
盛章　謝伯常　李應祥（衛子）　余達先（仔姪）
陳甫　劉大忠　林伯誠
紹熙元年余復榜
周南（上舍）　蔡以中　朱晞顏　周袞然
李南（廷公姪）　李起宗（應祥兄）　顏叔玠（叔淵兄）　丁忞
任和　陳振　顏叔平（叔玠弟）　葛燦
紹熙四年陳亮榜
黃涇（黃弟）　高之問
慶元二年鄒應龍榜
鄭準　葉蒙之　潘夢旂　胡允恭
蔣志行　趙汝宮　孔元忠　石宗王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姚宜中（愈子）　陳貴誼　汪棐　汪令圖（棐叔）
龐溧（師旦子）　顏叔瑤（叔平弟）　潘興嗣　衛沂（涇兄）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曹豳（漕試）　趙黔夫　胡榮卿　趙綝
沈誠（涵孫）　姜京　趙汝璪　趙汝尉
高不倚　宋文英　曹大昌　吳埒
方賜復（弟從里）　楊昕
開禧元年毛自知榜
趙汝淳　鄭啓　陶永（叔振）　周深源（甫子）
嘉定元年鄭自誠榜
衛洽（涇弟）　衛价　孟繼顯　徐鼎

唐伯璨　趙滂夫　李忠嗣

博學宏辭一人

陳貴誼 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

嵇源 上舍　陳德林 上舍　施振　方萬里

趙時譜

嘉定七年袁甫榜

衛洙　王伯輔 保大叔、宋姪。　張震發　顏儼 長民曾孫、燧孫。

黃必大　趙豐亨

嘉定十年吳潛榜

趙汝譓 汝豹兄　趙希爸　龔楷 渭兄　趙潘夫

沈有開　王圭 炎遠、乾道己丑鄭榜。　蔡璩

嘉定十三年劉渭榜

黃保大 必大弟　王斗文 發姪孫　趙邁夫　李公紓 叔爾

施棐 貫溫州、寓居吳江。　趙愷國　謝沭 上舍　王埜 從事郎

張新 讚讀從弟　陶瑜 永叔姪　周夢發

嘉定十五年上舍釋褐

李起 伯下　王熙戟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鄭起潛 上舍甲科　趙崇𡎺 汝積子　朱栴　周中 內舍、南麓、深甫兄。

蔡廷 內舍　李任 通直　郁雲 內舍、升姪　褚甫 右科 孜姪孫

沈應昌　凌璧 淡姪孫　王丙發

寶慶二年王會龍榜

盛文昭 章姪　莫子文 內舍　趙璐夫 濟夫兄　趙崇禱

趙時仲 璉夫子、黔夫姪。　葉酉發 淡之姪　徐章 歸弟　顏楧 叔瑞姪

蔣甫金　陶虎 叔永、姪瑜。

紹定二年黃朴榜

盛文韶 章姪、文昭兄。　郁中 升姪、雲弟。　趙倡祖 異祖弟　王寵啟

武舉進士題名 補注

建炎二年徐逢榜

褚孜 第二人

乾道五年趙雄榜

朱子美 第二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榜

朱起宗 第一人、權臥例　李岳

淳熙二年蔣介榜

沈嗣宗　孟湜

淳熙十一年

林曄 狀元

紹熙元年厲仲詳榜

蔡革　李頤

慶元二年

周虎 狀元

嘉泰二年萬滌榜

商覺民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偵榜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淡榜

劉以中 絕倫

新修補版

吳郡志卷二十九

土物上

干將、莫耶二劍，皆吳王闔廬所佩。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王使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後世卽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陰。闔閭甚重之。會魯使季孫來，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永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繞足，其人庭避，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其餘，乃折劍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詩，具載其事。吳越春秋、中吳紀聞。

屬鏤之劍，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吳越春秋。

吳鴻、扈稽二金鉤，吳王闔閭所作。闔廬既得干將莫耶，復命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以獻，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舉衆鉤示之曰：何者是也。鉤甚多，形相類，不知其所在。鉤師向鉤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鉤俱飛著父胸。吳王大驚，賞百金，遂服鉤不離身。吳越春秋。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爲貴。石在水中，歲久爲波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靨，名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縋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以太湖石爲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盤固侯。勔蘇，餘小石未獻者，留郡西河兩旁，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盡又刻石面，臍作彈窩，紋銜不辯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作碑碣及甃砌堦戺者，則出湖中之黿山，瑩潔可鑑，堅潤如金玉，亦爲天下之冠，稱俱所賦者是也。（[illegible]太湖石賦并序）震澤有太湖石者，[illegible]

[illegible]

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鬭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皡。若欱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霽景麗之旦。巖堮霮䨴。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迫視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為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千百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牛僧孺[illegible]序）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得樂天詩。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鬭。挾怪鬼神驚。帶雨新沐淨。輕敲碧玉鳴。[illegible]（劉禹錫詩）[illegible]（白居易相公宅太湖石詩）[illegible]（又詩云）[illegible]（皮日休詩）[illegible]

[illegible]

石井。松江二水。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為七等。以虎邱石井為第三。吳松江為第六。今劍池旁經藏之後。有大石井。面闊丈餘。嵌巖自然。上有石轆轤。歲久堙塞。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為石井。甚可笑。紹興三年。主僧如璧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旁皆石壁。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脈中。一宿水滿井。較之二水。味甘冷勝劍池。時郡守沈揆廣卿聞之。往觀大喜。為作屋覆之。別為亭於井旁。以為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邦人咸喜。

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

白雲泉。在天平山腰。乳泉也。（白樂天詩）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間。（范仲淹）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隱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遊潤騰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冷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群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聽滄浪吟。[illegible]（陳純臣[illegible]）前進士陳純臣[illegible]於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智之性。各有所樂。[illegible]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illegible]然若高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曾井。非劉伯芻不振。惟當古郡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illegible]道遙中人寰實外。[illegible]而來。[illegible]北苑之一旗。[illegible]井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興。然後知此泉之靈。[illegible]山之英。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牧吳郡。嘗賞清泚。嘗以小詩歌之。後之作者。以樂天託諷起翫。而有所未[illegible]

[illegible]

憨憨泉。在寶華山寺之東山半。極清洌。相傳為得道僧名憨憨和尚者卓錫所出。

法雨泉。在穹窿山。

隱泉。在洞庭西山毛公壇道側。真誥所謂白芝隱泉。其本紫色。

白礬。出陽山。鑿山為坑。深數十百丈始得。初如爛泥。見風漸堅。膩滑精細。他處無比者。上人亦嘗白石脂用。本草注。吳郡貢石脂。則知可作石脂用。又有一等紅紫色者。亦以當赤石脂用也。

綵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以諸色粉和膠刷紙。隱以羅紋。然後砑花。唐皮陸有倡和魚牋詩云。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注。魚子曰白萍。此豈用魚子耶。今法不傳。或者紙紋細如魚子耳。今蜀中作粉牋。正用吳法。名吳牋。

五般酒。（白居易詩）白居易守洛時。有謝李蘇州寄五般酒詩。今里人釀酒。麴米與漿水已入甕。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謂之般。其酒則清洌異常。今謂之五般。是米五投之耶。李蘇州疑是李紳。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使杭州。舟出舍下。龜蒙家畜以小舟驅群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懼。厚賄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曰。常自呼其名。（唐李[illegible]賦）[illegible]

鶴媒。吳人射鳥。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為盾以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群鳥見鶴。以為同類。無猜。遂為矢所中。陸龜蒙有鶴媒歌。以譏同類相陷者。（歌云）[illegible]

鵁鶄。水禽。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青脛。丹爪喝色。幾及頂。龜蒙哀其野逸而囚錄籠檻。為賦詩焉。（賦詩）[illegible]

炙魚。吳公子光將殺王僚。與專諸謀之。專諸曰。王好何味。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光饗王僚。王僚被棠銕之甲三重。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進。擘炙魚。推匕首刺王僚。貫甲達背焉。（吳越春秋）

魚鱠。吳王闔閭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復重爲之，吳人作鱠，自闔閭始也。吳越春秋。

鱠殘魚。吳王孫權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筯，尚類鱠形。案此即今之鱠殘魚。博物志。

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三鰓，味輒不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事者競買之，或有遊松江就鱠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座，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乃更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鱠之，周浹會者。

鱸鱠爲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鱠、菰菜羹，遂能官歸。金谷園記。

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蓴葉、南越人以筍笋和爲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爲金羹玉鱠。大業中，吳郡嘗獻鱸鱠絲鱠，事具鱠魚條。(陶)穀爲江上漁者詩云：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東坡和文與可洋州金橙徑詩云：)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裏，小船燒薤搗香齏。

白魚，出太湖者爲勝。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民得採之，隨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梅後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

石首魚。吳地記：吳郡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鳧頂中有石。吳錄又云：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鳧頭中猶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絕珍，大略如巨蟹之螯，爲江海魚中之冠。夏初則至，吳人甚珍之，以楝花時爲候。諺曰：楝子花開石首來，笥中被絮舞三臺。言典質冬具以買魚也。此時已微熱，魚多肉敗氣臭，吳人既習慣，嗜之無所簡擇，故又有忍臭喫石首之諺。二十年來，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冰養魚，遂不敗，然與自鮮好者，味終不及。以有冰，故遂販至江東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聞也。海上八月間，又有一種石首，此時天涼，不假冰養，而自鮮美，謂之回潮石首。

河豚魚，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四五者，故人畏之。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尤毒。然人甚貴之，吳人春初會客，有此魚則爲盛會，晨朝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之以進，云尤美。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大如一粟，浸之經宿，則如彈丸。又云中其毒者，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至寶丹，皆可解。橄欖子亦解魚毒，故羹中多用之。反烏頭、附子、荊芥、諸風藥，服此等藥而食河豚，及食河豚而後即服藥，皆致死。蘇文定公欒城嘗記吳人丁讜因食河豚而死，以爲世戒。明道雜志。

鱵日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鍼。春時群集於松江長橋之下，土人撈取，以爲乾，餉遠，味甚腴。

菰菜羹，皆張翰所思者。按菰即茭也，菰首吳謂之茭白，甘美可羹，而菜殊不可啖，疑菜衍，或誤。今人作齏羹，乃芼以蓴，尤有風味。

熙寧七年，太和宮得大龜，徑二尺，其尾五，介甲甚堅，人云計數百歲。

蟹，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蟹詩。然能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陸龜蒙詩云：樂杯應阻蟹螯香。蓋吳人所嗜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得遯者奔紛趨軼以入于江，則形質浸大矣。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遯者遂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笠澤叢書。

吳郡志卷三十

土物下

彭蜞，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吳興錄。

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敕付西苑內海中，以草把別漉著水十數日，即生小魚。取魚子法：候夏至前三五日日暮時，白魚長四五尺者，群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處產子，著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漁人刈取草之有魚子著上者，曝乾爲把，故洛苑有白魚。大業雜記。

鮸魚，出海中，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隋大業六年，吳郡獻鮸魚乾膾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盤十所。又獻其作乾膾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魚，縷切曬乾，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開取，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瀝卻水，則皦然散著盤上。帝以示群臣曰：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今日之膾，乃是東海真魚，亦一時奇味。又獻鯔魚乾膾六瓶，作膾法如鮸魚。大業雜記。

鯢魚含肚。隋大業六年，亦吳郡獻之，多至千頭，六七月取魚長二尺，珍者　皮光徹如黃油，　鹹有味，賢於石首含肚。時有口味使大都督會稽人杜濟者作此等食法，以獻煬帝。大業雜記。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闊二寸，厚寸許。先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末鹽，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乾，則破袋出之，色如赤琉璃，美勝鮞子。其說又云：白蝦一石，僅約五升，其珍之酷，無烈於此。

今鮐子猶存，而蝦子則人不忍作矣。（大業雜記。）

鯉腴鮓，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吳郡獻之。純以鯉腴爲之，一瓶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鱣鮪。（大業雜記。）

蜜蟹、擁劍，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蟹、糖蟹之類。擁劍即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者。自魚子而下、至蜜蟹等，皆煬帝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爲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亡之禍，叔向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爲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甚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向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乳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前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唐可頻瑜洞庭獻〔新橘賦〕以河海清和遠人修貢爲韻云：洞庭之靈兮，[illegible]而遂巨吳。路悠悠以爲鑒，彼淼淼而平湖。蓋國之奧區，中華之外區。□土所宜兮四方名異，珍果斯出兮[illegible]。[illegible]於白商，附元律故，鳳落述林，孳生窮海，枇杷落而將悔，荔枝繁而不待。然猶浮香外散，美味中藏，屈斜理而金色。[illegible]晴湖而[illegible]，[illegible]方而孰可，味可盛口，玉果比而金輕。在禹貢[illegible]，於周制則[illegible]，[illegible]於林下，[illegible]者於江淮。[illegible]橙不得而離，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歎其美，所貴者不以其多。[illegible]峰嶸而已晚，路崎嶇而甚遠。[illegible]方物[illegible]。其價可重，其味可珍。[illegible]而未遠，[illegible]以自歸入。[illegible]而不返，[illegible]以因人。[illegible]而已矣。[illegible]者何足以[illegible]。[illegible]江北則[illegible]，江陵於南國，[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皇帝[illegible]而[illegible]萬國，[illegible]千歲而來九區，[illegible]之橘柚，[illegible]江湖，[illegible]以爲常。[illegible]其來則[illegible]。東以江淮之[illegible]。[illegible]元候布數，下吏旁採，碧林冬生，大小異名，[illegible]。[illegible]而北征，上方[illegible]元獻，深居[illegible]。[illegible]乃序九歌，[illegible]方來，以彰其道。[illegible]果可食，橘之熟也，以[illegible]。[illegible]一方來，知萬方之來晚，橘之[illegible]也，則珍頒。[illegible]橘之熟也，以惟[illegible]。[illegible]純，足以附荔枝，於末[illegible]，[illegible]於後[illegible]，人然以出自[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入金門，前見數，物之回，人也，則自[illegible]。[illegible]子入貢。〔白居易揀貢橘書情〕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駑駘力，望闕難伸螻蟻誠。疏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illegible]新橘〕[illegible]官日功成[illegible]退，[illegible]入紫[illegible]。）

眞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勝，爲天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貴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結實時，一顆至直百錢，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併枝葉翦之，飣盤時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公爲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土風，而極於追鴟夷而酌西子，其貴珍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之詠，則其芳烈又不待嘗而知。（〔蘇軾洞庭春色賦并引〕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遊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遊，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鐶。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臥松風

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惸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海杏，大杏也。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吳下杏，猶有如小兒拳大者。（吳地記。）

蓮根柿。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幹。（義熙起居注。）

方蒂柿，出常熟。蒂正方，柿形亦方，色如猩紅，味極甘，凝它紅柿無能及者。近年城中園丁，亦接其種，然味不及常熟。

韓梨，出常熟韓郎。皮褐色，肉如玉。每歲所生不多，價極貴。凡梨削皮切片，不移時色必變，惟韓梨雖經日不變，所以獨貴。

頂山栗，出常熟頂山。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號麝香囊，以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出極少，士人得數十百枚，則以綵囊貯之，以相饋遺。此栗與朔方易州栗相類，但易栗殼多毛，頂栗殼光淨耳。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色微黃，名蠟櫻，味尤勝，朱櫻不能尚。（〔白樂天吳櫻桃〕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鳥偷飛處銜將火，人摘爭時蹋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即應無。）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異議。吳下所出，而成大得而植於范村者十二種，皆爲譜之。今撮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疏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漫，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圃人以直腳梅擇他本花肥實美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唐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曰綠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爲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岳有萼綠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爲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微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曰百葉緗梅，亦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微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結實。曰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著題。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岡圃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傖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蘇州，寄詩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絕唱，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句。曰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曰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斕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曰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疏，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密香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白居易郡圃新栽梅〕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妒，今年好爲使君開。〔方惟深紅梅〕清香皓質世稱奇，[illegible]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illegible]只恐[illegible]有去時。[illegible]上野梅何足擬，楚人[illegible]未相知。）

蜜林檎，實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他林檎雖硬大，且酣紅，亦有酸味。鄉人謂之平林檎，或曰花紅林檎，皆在蜜林檎之下。

金林檎，以花爲貴。此種紹興間，有南京得接頭，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其後流傳至吳中，吳之爲圃畦者，自唐以來，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已無夏果，人家亦以飣盤。

蓮花海棠，花中之尤也。凡海棠雖艷麗，然皆單葉，獨蜀都所產重葉，豐腴如小蓮花，成大自蜀東歸，以瓦

盆浸移數株置船尾，纔高二尺許，至吳乃皆活，數年遂花，與少城無異。

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傳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犀為巖桂，詩人或指以為桂，非是。（白居易）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蘇軾·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丹桂子·）霜雪壓多雖不死·荊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嫦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柳以垂者為貴，吳下士大夫家，有得巫州種者，其半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旁，亦有之。（樂天蘇州柳）金谷園中黃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遍·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婆娑一作毿毿·）

扶芳初生，纏繞它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火炙香煮，以為飲，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年，吳郡貢二百本入洛京，植之西苑，時尚食直長謝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大業雜記·）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遂為花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圃在閶門內，植牡丹數千萬本，以繒綵為幕，彌覆其上，每花身飾金為牌，記其名。勔敗，官籍其家，不數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為薪，花名牌一枚，估直三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疊、羅等紅，淡紅則風嬌（又名勝西施·）、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又名富一家·）、鞓紅、雲葉及茜金毬，紫中貴、牛家黃等，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矣。（王元之長洲種牡丹）偶學蒙家種牡丹·數枝華露出朱欄·晚來低面開權日·似異窮愁病長官·（吳縣廨前冬日雙開牡丹歌）君不見年年三月千萬朵·紫繡紅繁誇勝異·尊常人賦類圖·醉折往分不為貴·枝叶梁棟空堵·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奇葩喚下瓊瑤臺·王母觀蔣金粉傳·麻姑寅倡留叢聚·主人喜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為而來哉·二鄉勸酒謝引滿·長洲縣令先舉杯·多慚同年與賓客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逍跡·代我作歌如錦拆·他年若說功業成·與君共作綺綾客·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人家亦各自種。圃者同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欒，如車蓋熏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亦為之屢變。淳熙丙午歲，成大植於范村者，正得三十六種，嘗為譜之，今撮其名狀之略志於此。（范村菊譜云）凡黃花十七種·曰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為正·此品最為豐縟而加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梗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曰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小·疊葉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早·曰棣棠菊·一名金錢菊·花形似棣棠·色深如赤金·他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曰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剪羅縠·三兩花自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曰麝香黃·花心豐腴·傍短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千葉小金錢·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疊疊整齊·心甚大·曰太真黃·花如小金錢·加鮮明·曰單葉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熳·曰垂絲菊·花蕊深黃·莖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海棠·曰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曰金鈴菊·一名荔枝菊·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為浮圖樓閣高丈餘者·曰毬子菊·如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於栽培肥瘠之別·曰小金鈴·一名夏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藤菊·花密·條柔·以長故名·攀援如藤·曰十樣菊·一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金鈴·往往有六七色·以成數通名之曰十樣·曰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微甘·咀嚼香味俱勝·擷以作羹及泛茶·極有風致·曰野菊·旅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曰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匾毬子·紅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曰金杯玉盤·中心黃·四傍淺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稍移栽吳下·曰喜容·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暈淡·欣然豐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殖·可以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曰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略似喜容而差疏瘦·久則變白·曰萬鈴菊·中心淡黃鎚子·傍白花葉繞之·花端極尖·香尤清烈·曰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疏·極瀟散清絕·一枝只一葩·綠葉亦甚纖巧·曰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芙蓉·尤穠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能繁蕪·曰茉莉菊·花葉繁縟·全似茉莉·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曰木香菊·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淡白·花葉尖薄·盛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曰酴醾菊·細葉稠疊·全似酴醾·比茉莉差小而圓·曰艾葉菊·心小葉單·綠葉尖長似蓬艾·曰白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韻勝·

白荔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銀杏葉·曰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葩·喜倒垂下·久則微捲·如髮之鬈·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四傍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漸沁微紅·曰桃花菊·多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未霜即開·最為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白花·曰臙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燕脂色尤重·比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顏色·蓋奇品也·姑附白花之後·曰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茁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即澤蘭也·以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萱艸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艸，吳中書生呼為療愁花。（王子年拾遺·）

麝香萱，吳中有之，述異記：麝香萱似紅蕉而甚芳。今吳下所植，其花淡黃，比常萱差瘦弱，香全類末利，為可貴也。

錦帶花，又名海仙，蓋王元之名也。此花雖處處皆有，吳中者特香，略如瑞香，山礬叢闌中夾路多植之。（梅聖俞錦帶花）泥根移入故吳宮·勁力孤圓罰斷紅·（近花本名錦帶·王內翰禹偁易今名·）錢近水閣兩和處·留過文酒擊春風·（寄牧孫知學士·傳臨江子木閣·因以名酒·）

石竹花，草花也，狀如金錢，陸龜蒙石竹花詠，所謂金錢買春風者。（陸龜蒙）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花·而今莫共金錢鬭·買卻春風是此花·

鼓子花，野花也，皮日休虎邱詩云：鼓子花明白石岸。（百鎰先寒一徑深·罷鐘道花鋪成林·貪夫取有凭闌者·不見鼓子也見金·）

金竹，不甚大，色如金，今多不見，蔣堂皆有詩。

哺雞竹，葉大多濃陰，雖圍徑難得極大者，而至易種，其筍蔓延滿地，若雞之生子眾多，故名哺雞，吳人謂雞菢伏卵為哺。

桃枝竹，皮日休虎邱詩云：桃枝竹覆翠嵐溪。

白芷一名葯，世傳吳白芷，以吳中所出者為貴。（陸龜蒙采藥賦）葯·白芷也·香草美人·將以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藏為賦云·日上融冷·春附藥葉·視一時之流根·識為古之遺芳·時秀命·問人則不思不來·是推誠·輕微·情思則非楚非湘·其胡綃·纓以擷而動色·依車載春·而不返而熙光·君析柳·撰芷·子雲於苗·采藥昔·采其葉·[illegible]

郁李花，小碎花也，綴緞可愛，陸龜蒙有郁李花賦云：一枝上能萬其柎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狀其實也。

薔薇花，有紅白雜色，陸龜蒙詩所謂倚牆當戶一簇晴綺者，紅薔薇也，皮日休詩所謂淺深還自薔薇者，則是野薔薇耳，水邊宮有之。紅花又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五色薔薇等，白花又有金櫻子、佛見笑等，皆薔薇類也。又有黃薔薇一種，格韻尤高。

蓴，味香滑，尤宜羹魚羹。昔陸機入洛，見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以為名對。（世說·）

菘菜，唐人有云：關菘吳菘，巨根罽蒻。

五色瓜，吳越王時，會稽生五色瓜，梁時吳中亦有五色瓜，歲充賦。（吳地記·）

藕，唐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葉甘爲蟲所傷，其葉則長其根也。（國史補）[illegible]寒。請冷映碧空。凌波來水上。抽玉出泥中。亂田田葉。蓮餘片片紅。激波饒人翠。秋日已生風。御溝珍瑞脈。人以拔擢功。椒山誰多品。不與世流同。

菱，即菱也，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書亦不分別，唯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酉陽雜俎）折腰菱，唐貞貴之，今名腰菱，有野菱、家菱二種，近世復出餛飩菱，最甘香，腰菱廢矣。

吳郡志卷三十一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㬇重作西廊，瑞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驌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蔡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illegible]皇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爲殿額。（伯驌殿碑）[illegible]郡人龔頤正作上梁文以進，詩皇嘉焉。

[illegible]

觀中有金寶牌，眞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物也。殿後通神庵，淳熙八年，左街道錄李若濟奉命建，庵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說前眞武堂草積中，披髮顛狂，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聞，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給庵則未始邀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眞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爲神霄宮，燬於兵。門有青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爲吳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紹興間道士朱至仁復建。（王禹偁[illegible]太和宮記）[illegible]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旁，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經。本朝天聖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造。（皮日休遊林屋洞詩）[illegible]

[illegible]

上眞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眞觀，梁大同四年置也。[illegible]

[illegible]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紹興十三年四月，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用私錢於平江府靈巖山下修蓋道觀，計屋五十餘間，乞以希夷爲額，詔特從之。

府郭寺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即梁重元寺，入國朝爲承天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觀稱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故今額。[illegible]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韋應物遊永定寺北池僧舍）[illegible]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爲寺。舊傳朱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避兄離居。明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宅，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爲寺。[illegible]

[illegible]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爲之，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爲煨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貲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羨甃經樓，更願正爲之記，其略如此。[illegible]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房琯所作寺碑，范文穆再立者。[illegible]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朱勔建浮屠十三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重營，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即吳先主母吳夫人捨宅所建，通元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小院五，曰文殊，曰法華，曰泗州，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級，兵燼後，有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僅能九級，所費計數十萬緡。寺有臥佛，北人多呼爲臥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有塔，兵燼後，王岐公之孫女慈明大師者，募衆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有吞時淨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燼後，一像猶存，鉢亦爲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葷茹，鉢遂破裂，視其璺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昔戴顒宅也，至唐司勳陸郎中居之，後以爲寺，號北禪院。[illegible]

[illegible]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也。徽宗時，以爲祝壽道場，後即以爲薦嚴之地，改今額。[illegible]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康狄難，此寺賊酋所寓，故不得焚。吳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峙，俗名雙塔寺。[illegible]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今額。

寶積教院，在黃土塔橋之東，舊號盤龍山廨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嚴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號禪興寺也。

導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燼，至今未能復。

崇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塼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保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陸龜蒙記云：昔戴逵宅。皮陸集又以北禪寺爲戴宅，則此即今北禪寺矣。[illegible]

[illegible]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illegible]

[illegible]

吳郡志卷三十二

郭外寺

雲巖寺。即虎邱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爲寺。即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爲一寺。之勝聞天下。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見虎邱山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峯寺。吳館娃宮也。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顯跡。士人奉事甚謹。今爲韓蘄王功德寺。改今名。餘見靈巖山門。(太平興國二年。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新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天峯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峯山，亦名支硎山，即東晉高僧支遁別庵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羲奏賜今名。〔元豐六年[illegible]吳郡朱長文書〕[illegible]

[illegible]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基也。〔樂天〕[illegible]

吳郡志卷三十三

郭外寺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即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謂清暉軒、碧玉沼、多境巖、觀音巖、[illegible]妙高峯、東齋、西隱。〔唐[illegible]〕[illegible]

[commentary illegible]

普明禪院，即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院也。[commentary illegible]

[commentary illegible]

薦福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輿地經云：梁天監二年置。今記中云：唐會昌六年建。寺有米芾大書詩兩絕，字畫奇逸，至今存焉。[commentary illegible]

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伽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銘碑石全好，字畫秀整，絕類虞褚，大抵隋人皆善書法。像傳皆宋閒造，意甚可珍，今錄之。[commentary illegible]

智積禪院，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commentary illegible]

資相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古曆寺也，梁大同十年再興，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名。

光福寺，在吳縣西南七十里，舊有銅像觀音，歲有水旱，郡輒具禮迎奉入城，所禱必應。淳熙□年，爲人盜去，至十四年再得之。[commentary illegible]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commentary illegible]

[commentary illegible]

明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即薦福山感慈禪院也。[commentary illegible]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舊爲程師孟光祿香火院，故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伐木毀屋，以其地質爲劉孝騫侍郎之墓。[commentary illegible]

天宮寺。在吳縣西南四十里。梁武帝天監中所營。唐德宗重加興飾。天聖間重新。前進士張沖為之記。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廢。唐光化中，刺志勤因舊址結廬。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礙泉，紹興間始名。[illegible]（蘇舜欽記）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illegible]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吳越國中吳軍節度使威顯公文奉創建，以奉其父廣陵王元璙墓祀。初名吳山院。至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崇寧元年，威顯之孫奉議郎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俾承議郎行少府監丞錢騶尉強浚明為之記。元祐八年九月辛巳，[illegible]

吳郡志卷三十四

郭外寺

孤園寺。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為寺。（皮日休）[illegible]（陸龜蒙）[illegible]

包山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院有舊鐘云梁大同二年造。舊為福願寺。天監中再營。唐上元九年改為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本朝靖康間，慈受大師懷深居之，詔復賜舊名。院亦復興。[illegible]

東西兩山。院在西山之嶺。巨浸回環。四絕無塵。天水相際。一吞萬頃。風濤洶湧。旁搖直下。則魚龍之所宅。上[illegible]

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溫其所捨宅也。

彌勒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乾符年間吳越王建。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咸通間賜今名。（俗謂深澗）[illegible]

[illegible]（劉松年詩序云）[illegible]（葛勝仲）[illegible]

洞庭西山小湖觀音教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即舊小湖院也。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太湖而來。小湖僧迎得之。有草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蓮華。至今有之。（孫覿[illegible]）[illegible]

靖國天王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洞庭西山。即舊天王院也。宣和間改賜今名。紹興初。吏爲十方。

法海寺。在吳縣西七十里洞庭東山。隋將軍莫釐捨宅所建寺也。後梁乾化間。改祇園。皇朝祥符五年。改今名。

半塘法華院。在長洲縣西北七里綵雲橋西。寺有雉兒塔。晉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十一年。商人謝本夜泊此岸。聞誦經聲。旦尋求。見墳上生青蓮華。郡以聞。詔建是塔。號法華院。紹興七年重

修。鳩工之始。夜聞塔中誦經聲。數夕不絕。（魏憲重修塔記）[illegible]

大覺院。在長洲縣南四十里。

齊昇院。在盤門外高麗亭東一里。紹熙元年。提舉常平張體仁創建。撥沒官田供院爲常住。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則與之棺。後焚瘞焉。

吳郡志卷三十五

郭外寺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壘石。半爲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爲僧舍。雲窗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崑山爲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略見張祜孟郊詩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荊公以舒州倅被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爲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爲冠。月華閣次之。妙峯菴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災。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扁榜等。一掃無跡。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家。石亦燼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唐王洗天王堂記云）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洗門。[illegible]

[illegible]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

[illegible]

[illegible]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illegible]

新安尼寺，在崑山縣東二百步。

常熟縣明因寺，在縣東五十里。

[illegible]

常熟縣勝法寺，在常熟縣東三十五里。

[illegible]

法輪寺，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永慶寺，在常熟西北四十五里。

[illegible]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賜今名。

[illegible]

吳郡志卷三十六

郭外寺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再修功德記）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福壽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迨于我唐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圮。武宗斥去浮居法，茲寺在毀折。大中興祚，再恢釋教。偉師佩懿，先是大覆蓋主吳興錢公業、吳郡顧翬、按南周坦，與宿親友，蒐萃信士，助修塑像。逮崇殿堂，與諸聖像，傳之不朽。以為僧居是邑，睹之異之，耳目相接，偉書其事，有儼然。時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李涉）寺門十里山，殿塔明麗。牛夜風雨至，諸山松桂香。清猿嘯還樹，好鳥鳴暄。騷士斯可濯，胡為淹泊。（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餘鐘磬音。（[illegible]）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閒。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置，為頂山禪院。治平四年改賜今額。（錢藻頂山碣石記）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石奇木，陵巖壁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聖母之塔，神龍之祠，環其方邑民，禱謁水旱，皆不告召，而千里畢至。則道紀元之初，淨居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菴，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禱祈必應，福在一方。守常死，其後下者不得其人，則禱不效，水旱相仍，禱之祈益，生不遂，邑民以為戚。遂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紹安嗣其後。其院廢，以禱不驗，民人禱時新禱之說。嗟夫窮厥絕境，擬神之宮宅，是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不可遏，蓋之不可掩，而已為民祈福，蓋亦無所用心。諸而若後人以浮屠者之為也，不遠民之心，以致於大之地，以施於險亦間，可以盡之。丁未春正月，承奉郎守尚書。……（陳子新修頂山路記）常熟界於海壖，地無大山，其山之外，郡治之北，有虞山。又北行九里，是為破山，以險能破山而名焉。山之陽，是為破山。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之南北相距，幾三四十里。名巳不一矣，又合而名之。北行以里為破，州為顧山，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之南北相距……其路窮山，山之所出。往還以里，舟航為安。又向北，破山至頂山，郎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石。人迹不到，則徐之以為之葬其地，遂路平，人以勞苦者。自頂山中，眾以至之。塗之興福寺，始自破山之雙塔，終於頂山之寺門，兆於縣以北門，乃歸之葬久。未有以勸人，則泥潦為之，皆費主僧來，始自破山之雙塔。……

入年之盛事，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豎為之心，嚮化之人，而必盡五年，方即成功。昔之治田，溝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皆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嚮有敬懼之，而後成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國家非徒能治路而已，又能甃石塔，以備交衢之衝，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子記。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一百里直塘，舊名寶林寺。淳化二年，曉師蕊創建。

福聖安安禪院。在常熟縣東北六十里許浦鎮。始自陳禎明元年。治平四年十月，敕額為壽聖安禪院。紹聖二年，僧智通始建經樓，大以浴室廊廡普利鼎新。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吳於乾元間，咸淳二年易其額。塔，顧錢中得州府師鼎新之。

寶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崧一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稱勝禪院也。始於梁大同二年。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僧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絢，憫其廢圮，捨山已財，復集庫廣間作佛殿。其後始擇禪子魏，勤苦以葺其地，灌輕以闢其門。皇宋咸平六年，歸朱寂然，以重新之。（李諷遊頂寶二山淨居院詩）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靈影送暮嵐，花光照禪金。疊嵐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堂鐘磬音。

淨慈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今據碑增入，云在西北隅七十里。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劉仲殊記）生民之欲者，富貴而已。富貴知道，釋為君子。君子所居，釋之為居士，居士為桑門，博施濟眾，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因以為氏。故釋迦如來，雖到利氏，所及一利，土在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之因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教化隆修，天下富庶，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本。其要，五祖勸飾，恩所以因，教而達于道。夫三教之用，雖然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其如姑蘇。白沙又船其上，諸附翰有願，地力十倍。朱君監，事父幾起家，釋為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觀像院，觀大殿，權圮，皆瞻家財，雲巢與功。嘉祐八年冬，緣用成就。賢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道誦先志，紹聖三年工畢，寘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晉川空叟惟仲殊記。

吳江縣雙林禪院。在縣西一百二十里。昔悅林里有寺，因湖而紀號，雙林里始興延禧。悅林之人訟於有司，時郡侍曾公鞏，以其事上於朝，遂賜之雙林。

報恩禪院。在吳江縣東北二十五里。唐大中年，顧文邁捨甲第而為精舍，號靈[illegible]大殿。蘇遇風雅，慶曆間沙門重增葺焉。

法喜寺。在吳江縣東九里。後唐長興元年，統軍趙貴之倡也，始曰崇福，本朝更賜今名。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劉賓嘉祐記）云：唐大中七年，歲在癸酉，里民沈撰，捨其第為之。咸通初年乙亥歲，剡郡者始以狀聞，賜下額，今額。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院額。普炬道悉，將為道場。年紀綿涉，名存實亡。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趙師道道之外，欣然精葺，市木召匠，運斤奉土，不歷歲稔，壯麗寶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雘，煥赫鮮麗云。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孫覿無礙步記）云：西方有聖人，號隔山禪，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年不能通，而學道之士，乘心機啟，不入諸相，一念皆起，遂徧四海於俄頃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礙院，吳大湖橋，寺之入於翠者十九，獨有學賢一堂，僊殿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某者，嘗築此堂，為公拾追福之地。一大士，戴華冠，衣瓔珞，纏白衣，手執如意，而紺髮其前，神情安隱，庸故如平生。不見所其寡陰之地，既深，歎曰：此聖賢菩薩也。人子於是設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共瞻仰焉。余聞經，入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關然之後，影響彷彿，終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淵淵精軟，援之火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此慈，示現神通，起幽作歷，寶邁靈觀，無可疑者。答曰：如是。謹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覿記。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李彬記）塵土塵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況乎運心廣博，勤苦功用，以是因緣，而作佛事，利益一切眾生，則佛之道豈難成哉。平望之北二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湖，旁連震澤，市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楫之所輻會，居民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運喬，農夫合耦以相助，於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更廢墟，僅存遺址。比邱宗潤，即其所處，為接待院，延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賢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乾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湢，皆易新之，嚴麗潔精，具足萊妙，為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與石精記之，為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奉議郎差權通判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彬記并書。

殊勝院。在吳江縣地名平望。舊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提舉，道由平望，因觀寺僧書華嚴經，曾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發書，遂得殊勝敕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疑之。僧有頌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有時起假園，何用著筆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昃。見者起生疑，我自心堅實。

吳郡志卷三十七

縣記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廨宇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額。廳之西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支使[illegible]允成所作。自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賓友之勝。

觀亭底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寬舒云。[illegible]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唐以來爲名邑。本朝王禹偁嘗爲之宰。賦詠最多。邑號望緊。

高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捫月、翡翠二亭。（王禹偁記）[illegible]

深山月。雨後[illegible]。[illegible]此道遠，[illegible]不易[illegible]衣，紅旆容君。（王禹偁移任長洲詩五首）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遙
高猶見月，雨[illegible]不關[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遠，紅[illegible]，不是爲鱸魚。移任長洲縣，扁帆[illegible]雨行。全家隨[illegible]，一月遙
一夜泊松江月，雨後[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名晚[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任，移任長洲縣，[illegible]秋入水鄉。江[illegible]可[illegible]月，船載一月遙
[illegible]江城[illegible]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忘，[illegible]泥[illegible]酒，[illegible]任長洲縣，移任長洲縣，親[illegible]落[illegible]。新[illegible]晚[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晚
江南[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任長洲縣，[illegible]入矣。見[illegible]時下[illegible]，[illegible]花[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知，[illegible]月[illegible]
竹[illegible]，[illegible]晴[illegible]，[illegible]。（長洲遣興）七十浮生已半生，[illegible]何日見功名。[illegible]，[illegible]名，不[illegible]
田[illegible]，好力寒[illegible]，[illegible]白[illegible]吟[illegible]。[illegible]年來更[illegible]，[illegible]松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只[illegible]功名，[illegible]
賢[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人。[illegible]
僧[illegible]太湖東[illegible]，西[illegible]郎行[illegible]，長洲道[illegible]，[illegible]臨水[illegible]城[illegible]，[illegible]過[illegible]，[illegible]收山[illegible]，[illegible]花光[illegible]，[illegible]天。有客
尋春一醉[illegible]，[illegible]紅粉[illegible]中仙。[illegible]

蟠翠亭。仲并建。呂存中重修。（吳顯正記）中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客相羊，[illegible]花[illegible]落之，園如[illegible]。時風初寒，紅紫事休，客雨收奪，新綠暗勃，林影煥發，甚莊左右，[illegible]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棨求王元之像於虎邱，繪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黃由之跋。

[illegible]

吳江縣。在州南四十五里。宋縣志。在縣之西。

[illegible]

吳郡志卷三十八

縣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圖經）常熟爲縣，其來久矣。[illegible]南沙縣，[illegible]常熟。本朝太平興國中，[illegible]以迄于今數百年，而尹茲邑者，姓名其或紀錄，故不得而考。[illegible]

[illegible]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

淳熙元年，邑令陳映再爲之記，屬興國正爲之文。[illegible]

主客戶上帶，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丘畝一千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綢二千八百，邑之事，其帶出，其倍稱何如哉。今二千六百，而其邑逐奉州

祥，數用以歲七萬六千餘財，乃今折為錯者十萬二千三百，而解財稅其鑄二千，邑之費，北倍稱何如哉。今其邑而常

於，民者，知是而邑復治道，有故，以衛全，乃割，利，貿與舟師若所兵之則，寡，居今日之要害，直以府所侍集，月夜四大

海，資者，籍，又知而邑復治道，以所以衛，來全，不至，利，貿與舟師，若所兵之，居今日之要害，府所侍集，月夜四大盜

萬情，版，籍給資，風，雨寒暑不，倚而邑復治道，積，以得其全，不至，剩，貿其舟師若所以兵之則，一日之要害，何以資，埒夕，以庸

少，乎，讓供不便，夢來亦旣年，所比，寫事令，定者得，材成，不濟，始附，次中，興以動，來為令者，，垂映人，吳氏則，授受，月之不列日之，何以自資，無不以

皆來者，令秋比京邑寺，必遇有二發其弊，其暗著實其，其入致，田哉，過六百石之人，其順一已之不致，留也，就，而不忍其責之至，交相為治，不

特能為其身，今于室之邑，亦有受其弊者矣，所入其主，田哉，令吾邑之人，其或知某已之不敢留也，郵，以淳厚簡，淳朴交相為治

隱如志，日其風俗之美，可見，若夫邑之升置，凡附有成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皆值所居之里，猶是才

所表之閭，其風俗之美，驗或可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所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能，把其今昔之同異云。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補注〕圖經記崑山，秦婁邑也。天下壯哉縣，五季爭戰，四方兵於兵，吳越雖承有所謂縣者，實我太宗，嶽海內，益加令守，惟梓王以版圖歸時，遵公循治吳越，慨嘗

謝公仕之趣以來尚矣，能學立言，子游，北門一王公元祀之，故北地春秋於文間，至今好學而知禮，尚學而先

信矣，乃有世之徒以風俗，稱俊江間，寬南沃皆者，敦有龍，一山巍然，怪石嶄立，井井圍闠，又有室屋林麓之勝，士大夫

相望，而其官者染之，然皆於舊遊江，百年間，未嘗風俗，其遺，設，至合肯賦，維與之詩，緣此以相以輔，小卿皆許傳從之，遊賞間

多務，不，然，當則其之，所以不，縣，故置也，東至今所以入者，曰其名，相與，皆遊，其大先後兼，出若是不同耶，亦才之，會人淑其之妙

異耶，奉，不，然，今之所以曰不足甚，吾生子耶，又觀兵見知，若其溢之甚，出非百里耶，曾之會人淑其之妙，是或

天下至遊之，然不，更於其，日不以其邦，之外，天子亦宇，民之學力，之末至，何則，微使諸尉人者以矩範為，順力所以附，因仍以長，其可哉

子強之處年，勢於吏耳，不得盡之蓄，遁明然而歎，信之學，未至，香，則諭前人以為範，然所傳止自錄間，其搢史識

前瑞，義遊得，白鹿鹽以為之，五十有六人，六月，序之石，子，記並書者，知

崑從，自熙鄉以文，淳熙丙中，六月，而縉紳之巖，強若，之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嘉定十年置。〔補注〕書朝請大夫直寶謨閣權知平江軍府事趙彥〔闕〕奏請那提舉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某，與浙西提刑公事某奏，照對平江府崑山縣下五事

二縣，其境，去縣之遠，無如崑山，而練水顏瑚治，亦如四鄉，自崑山為邑，一十四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蓋

育，除其貌，以遷就馬鞍山，風在北，故西七鄉，詳考其故，蓋巖山以附縣，治理，自崑山縣治東，止純鄉七十里，自

禄郡止其江村，敵，又七十里，通百四十里，閩有滿林，其本不足，故不可行，故兵之民，以相抗拒，絕

敢與官司為，不本命，命，不止受迫呼，聲，北閩有交引，遊，巡，尉，且合，故治千百，挾持狡，乃以相抗拒，自

此智俗成，敢以證，兼可延之何，害，兆，害江有三，海，爭，地勢險闊，止毀寨兵，遂，刻，又千，人命，私租，今，退，不伏，赴官，有歷年而不

可決者，此竊案可之，廈江穿海，地勢險闢，總失，旣誠，其民犯犯相冒而登，人，命，合行，追，剏，不伏，趣，察有之，經年而不

出其之害，役為田而以令，改爭，其所而為爭役，萬，遂，一，有二十有之處，其縣，保，正之民而為都，其會，是，此，之役，是籍，與其年不納，只秋苗一，色皆之保管，欠四萬一餘

石，連，其他官，旣有此，役，俄有此害，一，有三十，及以，爲保治之都，邑，而賦稅一，日，年不納，只秋苗一，色皆之以，欠四萬一餘

令陳之官，如民賦所役，是無不之，三，年山，於，定，七年，來實，非一，日，縣，方面，里，一，而，其邑郡，有以市，亦一

縣本府，今，來有所積，害，七，十，二，郭，旣，七，年，來實，始，以，其縣，遊，為，以，今日起遊，置字，事以

貸且先已量，安其東之，併縣，亦相於，利之，年，以為，行下，其書，合，縣，亦，有郡，市，送

宜欲劃，添縣，也，鄉之，鄉頃，利定之，年，之，所其勞，以，為，合，一，以，乞，於，欽一，邑為，縣，利，便

寫定，民西卿之，平，江，平，所，所能，別，鄉，又，為，一，縣，勞，竟，稽，寶，為

官定為名，所有，鄉，新，安，江，所，凡五，鄉，二，十，入，都，別，為，一，縣，其，理，勢，若，蓋，合，之，處，之，地，利，便

目所乞，事，改，使，近，仍，令，新，西，提，刑，司，之，平，江，府，從，其，合，行，事，宜，中，仍，公，於，其，私，皆，有，利，益，之，心，力，實，入，縣，堂，知，縣，十，一，大，月，九

吳郡志卷三十九

冢墓

吳太伯墓。吳越春秋云，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梅里今屬常熟縣。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村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未詳孰是。

吳王闔廬墓，在虎丘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於國西北虎丘，穿土為山，積壤為丘，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運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澒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墳，故曰虎丘。越絕書云，闔閭冢在閶門外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槨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盤郢、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十萬餘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略有同異。顧墳邱中事，又古今遼絕，無所考驗。今所存之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考證等門。〔[illegible]〕

吳女墓，在閶門外。闔廬女曰滕玉。王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以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

地爲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成湖。（皮日休女墳湖詩，[illegible]）人沉古像，應是[illegible]。不得，至今沙上少[illegible]。

齊女墳在虞山。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將死，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如其言，葬虞山之巔。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墓在陽山。越絕書記越王棲夫差於餘杭山，去吳縣五十里，卽今名陽山。越絕文云，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近太湖。越王令干戈人以一壞（力秩反）土葬之。吳越春秋云，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卑猶。宰嚭亦葬其傍。史記正義，夫差棲於姑蘇山，轉戰西北，敗於干遂（一千遂，[illegible]名作[illegible]），在蘇州西北四十里萬安山，有遂山。

夫差義子墳一十八所，在秦餘杭山東。吳地記。

巫臣冢，卽申公巫臣也。郡國志云，在匠門西南，亦曰巫門。

干將墓在匠門外。干將與區冶同師，其妻曰莫耶。吳王使鑄劍二千，將匿其陰，王殺之。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門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爲匠門。餘見土物條。

要離墓在閶門外金昌亭傍。

專諸墓。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塼皆作篆隸，爲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西銀杯，初若燦花，良久化爲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皆如新。幷瓦竈鑪一枚，與近世陸墓所燒略相似，而籍底有灰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按長沙王卽孫策，又恐是其母若妻墓。郡守聞之，遽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洪芻香譜，亦略載此事。郡人楊友夔爲詩序其事，爲詳。但直指以爲堅墓，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葬曲阿。紹興辛亥，提舉常平張體仁始加考訂，以爲孫氏疑墓，姑從鄉人謂之孫王墓。又命郡人舉賢良方正滕宬記其事，復以史考之，定爲孫策所葬，與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今皆錄之。（楊友夔詩）闔閭城南荒之郊，[illegible]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illegible]出光怪，議者[illegible]見縱其由，玉匣金鳧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家聞[illegible]封守，[illegible]，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無[illegible]，當時義師[illegible]四海，少日已驚[illegible]，英雄[illegible]，[illegible]，人生[illegible]，[illegible]從所來，高陵[illegible]一杯酒，自古南山[illegible]。（滕宬孫王墓記云）出盤門三[illegible]，有高冢，或得其冢塼，有文在側，曰萬歲永藏。問其傍老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之說，[illegible]取藏金玉，未[illegible]敗，獲有塼，已斷缺不全。止於有中平年三字。王復掩之。[illegible]。[illegible]以爲失實，不可示久。[illegible]。[illegible]王字伯符，[illegible]。[illegible]氏，名[illegible]，字[illegible]。今使者姓徐氏，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三日記。

漢丞相陸烈墳在餘杭山東二里。吳地記。

山陰縣令陸宜墳在陸烈東二里。吳地記。

皐伯通墳在胥門外，今號伯通墩。吳地記。

梁鴻墓在金昌亭南。皐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清高，因附葬之。吳地記云在太伯廟南，與要離墳相並。陸龜蒙云，伯鸞墓在吳門金昌亭下，幾一里，嘗作文以祭焉。（龜蒙祭文云）先生爲五噫之歌，走乎大江之波，客皐氏之字下。漢天子聞而病之，求而[illegible]他。自吳梁以舉白，夫人之勁亦多，不圖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illegible]，家雖貧而不[illegible]，嗟余後先生之千祀，[illegible]。吳本[illegible]而來過，[illegible]地而仰泣，順先生之所可，心[illegible]，害他之字下不得，故力耕而自[illegible]，所以法先生之義，[illegible]之可學。

漢陸績墳在閶門外太伯廟西。吳地記。

晉顧和冢，榮之姪。

張翰墳在橫山東五里。吳地記。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在橫山。吳地記。

侍中朱桓墳在橫山。吳地記。

兵部侍郎石崇墳在吳縣西六里。吳地記。

黃門侍郎潘岳墳在石崇墳之西北。吳地記。

上將軍顧榮墳在吳縣東南一十七里。吳地記。

偏將軍步騭墳在吳縣西北三里一百步。有碑。吳地記。

將軍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吳地記。

江盈墓，江遵子也。木瀆孫起卿墳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塼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illegible]）[illegible]，五六年，未嘗見[illegible]，古[illegible]。

梁顧野王墓在吳縣楞伽山下，近越來溪。紹興間，其碑石雖皴剝斷裂，尚巍然植立，後爲辭人推仆，石碎於地。今尚有存者。又吳地記云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

唐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土人皆能指其處。

韓埠在崑山縣西數里，相傳爲黃幡綽墓。又云村人皆善滑稽，未詳也。埠字本從土從阜從文，避御名改焉。

陸龜蒙墓。顏蕘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織帥碎，澄下月，拔不滅，玉上塵。皆籍。

吏部尚書姚紹之墳，在吳縣南五里一百步。吳地記。

眞娘墓在虎丘寺側。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眞娘，死葬虎丘山，時人比之錢塘蘇小小，行客題詩甚多。（唐譚銖題）[illegible]。（白居易）[illegible]。（李紳）[illegible]。（王禹偁）[illegible]。

其在西。吳也多佳人。死即葬山間。無色故無名。寧家苦難見。惟此氣如蟲。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土。爲屈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哈。（段偏）冰肌工骨在遺朝。粉作姬宮舞作腰。知有香魂想不得。夜深吟咏月中仙。

范文正公祖墓。在天平山三讓原。曾祖夢齡。舊名徵。要避皇朝諱。改今名。事吳越。終蘇州糧料判官。祖贊時。童子出身。終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朝。終武寧節度掌書記。天平吳巨鎮。周遭十里。石山而土穴。人以爲范氏發源云。（補註）

吳郡志卷四十

仙事

後漢中散大夫王遠。字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經小民也。遠以其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應得度世。然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告經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沒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中。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遠至。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曰。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綵。又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狀。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云麟

脯也。麻姑自說云。接侍已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引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以少許米擲之。以祛其穢。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遣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便引前與語。陳便欲隨從驅使。比於蔡經。遠令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與陳曰。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以傳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迎謁。其後十數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眞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子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神仙傳）又吳地記云。經幼學元老工方術。變水成玉。變石成金。服水玉得眞仙。今吳縣有蔡仙鄉。

郎宗。字仲綏。少仕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宿聞。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宗。宗恥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元得道。今在鹿跡山洞。（眞誥）

李崇。吳郡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元。授之以流珠丹之法。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虎狼避去。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拔詩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服其識察。身享重官。妻自紡績。明帝奇之。加秩中二千石。在郡十四年。政化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元授以隱解法。去入大霍山。又受瑋元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準太府長史。云瑋元。楚莊王時人也。（眞誥）

晉楊羲者。吳人。好學沉厚。與許先生遊。許長史謐。結神明之交。晉爲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年三十六。衆眞降焉。自東嶽上眞司命君等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眞左夫人等女眞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藥妙。楊及二許史受其詞。從筆爲書。是歲六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

微謂義曰．此太虛上眞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紫清上宮九華眞妃者也．賜姓安．成名鬱嬪．字靈簫．眞妃又謂義曰．我昔學眞於龜臺．受玉章虎錄．爲上眞妃．遊行玉清．非不能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幾任會．歷度賒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淡質虛閒．幽眞內煥．必簡帝帝．躬高佐四輔．理生斷死．互察陰陽．委當助君．綜御萬神．隸制東蕃．君將乘龍鬱晝．白日昇天．此自元德上挺．太極所庇．不復用勤學劬勞也．今人居風塵間．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奚必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吳向亂．褰衣遠逸．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即乘眞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義及二許．所筆授者甚多．華陽陶洪景．論次爲書．號曰眞誥．眞誥．

沈羲．吳郡人．學道．能消災治病．未嘗餌藥物也．羲與妻賈共載．路逢白鹿靑龍白虎車各一乘．從騎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曰．是矣．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過．今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下迎．侍郎薄延乘乘鹿車者是．度世君司馬生乘靑龍車者是．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者是．即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靑玉册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羲昇天時．道間鉏田者．皆共見之．忽大霧不解．失所在．惟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以告羲家．子弟恐羲爲邪鬼所魅．布人於百里之內．徧索不得．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惟求得數世孫懷喜．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仙人．今其歸邪．留數十日．具言初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如雲氣．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盤玉杯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歲．又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民疾苦．欲上來．書此符著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世多得其符驗云．出神仙傳．

魏伯陽．吳人．本高門之子．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既成．謂其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與白犬．犬斃．伯陽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當神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餌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仙．亦恥復返．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有姓虞者．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所以爲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遂相與出山．方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木以斂．二子去後．伯陽即起．以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起．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每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

負局先生者．負揩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服者皆愈．列仙傳．

隋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甪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甪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學太陰鍊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蟲壞．唯

五歲不變．如嘗撫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黰而黑．鬚盛而面若嬰孩．厚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還本郡．唐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効．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山．詔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唐會要．

周先生住山記云．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爲太元先生．洞庭人也．[illegible]

周生．大和中隱于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望．夜月澄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奇．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筯數百．呼僮以繩聯綴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曛晦．聞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觀．舉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閉戶．其外尙晦．食頃如初．

范村山者．乾符中．吳人胡六子棐徒海中．一旦暴風．舟檣斷．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登岸尋食．漸見村落．遂戒約徒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絕食．若見居人．只可博糴糧食．輒不得擾人．言訖縱步．見居人．乃問其地．其人曰．范村也．皆禮貌相接．人物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清麗．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甚衆．年可八十餘．號爲山長．升階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子孫．子孫生死．與世人同．獨余得道長生．以子遠來．不相驚擾．即以酒風相送．却歸中國．乃告別下山．衆人各助以糧食．既及船中．使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獨不知范蠡爲何人．話于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後爲嵩斷六合鎭將．神仙感遇傳．

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迨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濤所．問叟何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以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疑．問其所能．云老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亦餘琮牽復之事．濤又問京中家內事可知否．叟俛首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室前有某夫人尼賓客名字一一詳識．又云某廳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嬉戲．　中見一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謂婦人安得官．訝其疎脫．意不復領略之．既去訪之．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的休博士也．的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之間．或隱或顯．於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往買販拯救人．以陰功及物．多有見之者．濤後自泗洲防禦使徽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爲副車．琮尋亦北歸．姬俄以疾終山中．無求秘器之所．懷一壽棺塗之．髹漆金彩．頗甚鮮華．方驗得好棺之說．訪問京宅．是日賓客小童遊

戲之事，一一皆驗。神仙感遇傳。

吳郡志卷四十一

仙事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釣耕自業。常取大魚烹之，搗蒜齏大嚼，樂之不厭。一日棹舟，縱櫂高歌，江行數里間，欻見彩舫泛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者十餘人，總角雙髻，又四人，黃衣權船。一人呼可交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已灸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又曰：與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間者，比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敕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舟，不復見。黃衣曰：不必舟，但瞑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峰巒嶺複重，松栢參天，坐草中石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採樵者并浮圖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渢歎曰：此誠眞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之蘇州，詰其家，具言

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渢具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彩舫之處，依然。自食栗後，即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貿藥酤酒，得錢即以施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已疾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酒，道俗多圖其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續神仙傳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歷中，皆之嘉興，入船閑，異香，疑有非常人，遍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單君遂坐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少病大風，逃于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室數間，老人曰：汝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圓一裹令餌之。老人遂行，更入深山。吾入室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鬚眉皆生，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人間，且勤修道術，以二十年爲期。遂遣令却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衛公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道之。原化記。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不成。後得日者韋全素爲隸，見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爲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爲金，願此硯以刀圭傅之。生以爲誕妄，罵之。全素尋卒，以篋盛尸，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矣。宣室志。

本朝紹聖中，有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棹小舟往來，叩舷飲酒，酣歌自得。裕與之，乃揖曰：觀先生氣貌，固非漁釣流，殆高隱士也，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不凡，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遯跡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讀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惟飽食嬉遊爾。裕曰：先生潔身脩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隱處巖穴，追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之義，與子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幸聞先生高義，敢問舍所在。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況所居耶？欽能長揖，拏舟而去。此事高勝，故附之仙事。遯齋閑覽。

隆興間，常熟縣海隅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弗効。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指爪劃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示，乃呂眞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即呂也。（陸彥猷呂眞人感異記云：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於天性，親喪，廬于墓，而廟上帝賜，遊呂眞人鄉，遊學，以答其誠，郡守嘉其賢，下朝，又師石像於世，予竊謂備在海陸荒忽之間，安得一人接之，疑而未之信。乎江之滸，熱禍臨中，十七里，而入經項，得水鞋，拔石，樂一，有著，自云姓回，劉至龍祠，弃容異常，徐而來，凡悲悅，有……爲何人也，雙雨，月，又以石，有客云來，自安……悲悅其病……且語悲悅……授悲人十有五……不論兩日，其疾遂差……真人之所……使眞人之來……即呂也……悲悅……以其事……故刻石……以記之……）

吳郡志卷四十二

浮屠

唐僧印宗。郡人。姓印氏。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蘄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遽悟方外之旨。著心要集。行于世。

道欽。崑山人。姓朱氏。初業儒。有元素禪師者。爲落髮授學。既別。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欽至臨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爲開山第一代禪宗。召至內庭。賜號國一禪師。辭歸山。（傳燈錄。）

義師者。蘇州人。狀如風狂。正元中。民起做屋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此。師曰。爾惜之耶。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壞簷屋數間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常積火壞幡。木像悉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湯而食。垢面不靧。靧輒雨。吳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念佛坐。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日而逝。盛暑色不變。支不摧。（酉陽雜俎。）

績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汚貧勤學。爲凍餒所驅。元和初。遊錢塘。至孤山寺西。餒甚不能前。俄有胡僧。顧君房笑曰。法師諳旅況否。君房曰。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應爲饑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知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急欠伸

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乃落髮。（纂異記。）

僧晝。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爲贄。韋殊不稱賞。晝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吟諷嘆味不釋手。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服其精鑒。

鑒師者。元和初。鄴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數月。馮生道經靈巖。即入謁焉。詢寺僧鑒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鑒者。生始疑異。默計鑒信士。豈欺我。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乃有摹僧壯像。其一狀類鑒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出宣室志。）

後唐靈山僧紹宗。姑蘇人。性朴野。不落流俗。江南李國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傳燈錄。）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辭。恐後人倣吾而邀欲耳。開運中坐亡。有大風震林木焉。（傳燈錄。）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於滋福殿。賜號慧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御書急就章。逍遙詠。祕藏詮。及太平聖惠方凡一百三十卷以寵之。

本朝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諂。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坐誦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而化。（墨客揮犀。）

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曰曰林酒仙。口中可容雙拳。間有異事。每出人聚觀之。能自圖其形。無毫髮不肖。好吟詩。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遇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開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識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今其眞身。塑於院中。

惠詮。吳僧。佯垢汙。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煙外鍾。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冷齋夜話。）

道潛。吳僧。有標致。效陶靖節爲詩。嘗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一見如舊識。旣有詩曰。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饌客罷。俱來。紅妝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聞名。（冷齋夜話。）

宗本圓照禪師。穹窿山僧。元豐六年。相國寺新創慧林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本既至。言見于延和殿。賜茶。就賜坐。殿上賜茶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蓋異禮也。先是中丞舒亶。坐贓勒停。發導洛司舟。又江淮小航東歸。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公闢。皆吳人。善謔。元聞舒事。笑曰。舒中丞賃客船歸鄉。恨未有對。及本被召。准發給發錢。許馳驛。其徒讙譁矜夸。公闢笑謂元公曰。本長老乘遞馬赴闕。爲公得對矣。聞者絕倒。林希逸史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預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削髮。時食蜜以解藥毒。蘇文忠公與之還往甚厚。號之曰密殊。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行於世。其長短句。間有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後自經於枇杷木下。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獨遊江湖間。道遇虎。不爲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楖欏。縱橫妙用無人識。蹈行橫轉上頭關。轟起一聲奔霹靂。危坐脫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法全。崑山陳氏子。從道川爲僧。一日行惠巖廟前。偶首觸柱。忽自云有所得。旁觀其精采煜然。全不自覺也。後爲名僧。號無庵。

文暢。吳人。韓文公有送北遊詩。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輗軏。攣拘屈吾真。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閟窮巷。未得窺剞劂。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前缺。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窙豁斵株橛。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暍。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徵租聚異物。詭制怛巾韈。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噦。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蝎。況逢舊親識。無不比鶼蟨。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疊安可掇。當今聖政初。恩澤完擢拔。胡爲不自暇。飄戾逐鴻鶻。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垡。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猲。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吳郡志卷四十三

方技

吳公子光。欲謀殺王僚。未有可與議者。乃命善相者爲吳市吏。伍子胥至吳。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見之。曰。吾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遂與俱見王僚。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假寐於姑胥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鑑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殖宮牆。流水湯湯。越其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召太宰嚭曰。子爲寡人占之。嚭曰。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昭明也。兩鑑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朝服諸侯也。兩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能占王夢。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駱往請公孫聖。急詣姑胥之臺。聖伏地而泣。其妻謂聖子何性鄙。人主急召。乃涕泣如雨乎。聖曰。悲哉。非子所知。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約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

前。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偉傍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入門見甑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鍛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代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室墟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肉袒徒跣稽首謝勾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錘擊殺之。吳越春秋。

吳人教務班。班作木偶指吳。吳大旱。吳人以貸於班。班斷其手。其月。吳中大雨。酉陽雜俎。

魏末。有吳士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高澄召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耳。聞趙德聲曰。亦貴人。聞太原公洋聲曰。當為人主。聞澄聲。無語。王曰。我家蒼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其後諸王大臣賜死者多桃枝所拉殺。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實受禪。三國典略。

梁張僧繇。吳人。丹青絕代。嘗謂江陵天皇寺柏堂。作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寺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廢浮圖法。獨此殿有宣尼像。得不毀。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存。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後拆為二。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云。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氏。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得之。劉長卿為之記甚詳。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汙尊像。僧繇於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復敢入。畫筆通神。如此者不可具載。朝野僉載。又南史稱繇傳。張繇。吳人。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同中。瓦官寺造諸堂殿。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張繇運手。案此人即僧繇也。

梁顏協。吳人。學書於范懷約。藝過其師。荊楚碑碣。皆協所書。

大歷中。有吳士顧生者。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帖絹數十幅於地。多研墨汁及諸綵色。各貯一器。使人吹角擊鼓。數十人齊譟大噪。顧生著錦襖。飲酒半酣。遶絹帖十餘匝。取墨汁瀉絹上。次傾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於所瀉之處。使人坐壓。己執巾角而曳之。迴環既遍。然後以墨筆隨勢開決。為峰巒島嶼之狀。不可言。封氏見聞錄。

吳越時。朱敖瓌算術神妙。貞明中。廣陵王元璙鎮吳。敖瓌居館門驛。上寄元璙云。到任當三十年安寧。元璙命焚去。謂其說尚遠。未之敬也。至天福庚子辛丑間。忽記其事。召敖瓌問之。曰。算數定矣。廟公計後事。及期果薨。

顏規者。本吳郡玉工。廣陵王錢元璙。嘗令於便廳解玉。王每召術士朱敖瓌。訪問算術遁甲事。規性穎悟。熟聞其說。盡記之。一日以所記質於敖瓌。敖瓌授以學。遂精算術。忠獻王嘗欲享廟。一日規上書。言翌日利五鼓之前。如用寅時。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不聽。翼日寅時王車出於南門。鎖以端坊。久之不能啓。遂破鎗而出。由是知名。王遂以為軍師。

齊吳郡褚思莊。以善弈名世。同時瑯邪王抗第一品。思莊與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

莊思遲。巧於圍棊。宋文帝時。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對。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當。二人並至給事中。

唐開元中。吳隱士周廣。妙於醫。受訣於同郡紀朋。觀人顏色談笑。即知疾深淺。召至京師。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狂疾。而足不能及地。廣曰。此必因食飽促力復仆於地而然。飲以雲母湯。令熟寐。寐覺失所苦。問之。乃言太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此宮人主謳。欲其聲清長。食㹠蹄羹。遂飽。當筵歌大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半。復為後來者所激。因仆地。比蘇即病狂。自是足不能及地。又有黃門。自奕殿使回。拜舞殿下。廣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即不可活矣。上驚問黃門有疾否。對曰。臣馳馬大庾嶺。大熱而渴。於路傍飲野水。今腹中堅痞如石。周以消石雄黃煮飲之。吐出物數寸。其大如指。鱗甲備具。投之水。俄傾長數尺。遂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上驚異。禮敬之。欲授以官爵。固辭還吳中。水部員外郎劉復為廣作傳敘述甚備。明皇雜錄。

許至雍者。妻亡。感念不已。中秋月下。簾帷間有嗟吁聲。良久聞語聲。乃其亡妻。云若欲相見。遇趙十四。勿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則無所見。自此常志其言。數年薄遊蘇州。春時見少年十餘輩。從裝乘盤船。將謁吳太伯廟。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言事多中。此皆趙生之徒。至雍曰。趙生何術。曰。能致人魂耳。至雍默念妻語。詣趙具陳懇切。趙曰。某所能致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為此。不知果遂否。君有至意。又神理已先白。某安得辭。乃計其所費之直。果為錢三貫六百。擇日於堂內灑掃焚香。施牀几西壁下。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笑拜舞。彈胡琴。令至雍處堂東隅。趙生於簷外垂簾臥不語。至三更。庭際有人行聲。趙問曰。非許秀才夫人乎。聞吁嗟應云是。趙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邀。如有人揭簾。見許妻淡服薄粧。拜趙。徐入室內。東向而坐。至雍涕泗嗚咽。與之語。曰。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命也。安得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間事。往復數十語。至雍又問人間寫佛經。謂之功德。誠有否。妻曰。皆然。又問冥間何所貴重。曰。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為致之。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至雍曰。要功德否。妻云。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恐有譴謫。妻乃出。至雍隨而泣曰。願惠一物以為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至雍脫汗衫從地上。妻取挂庭樹枝。以汗衫蔽面大哭。良久擲手別去。至雍取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趙生名何。蘇人皆傳其事。纂異記。

崑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門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餘人。皆儼然有生氣。塑工妙絕。相傳為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當時。或又云張愛兒所作也。祥符圖經學士徐林嘗歎息其妙。而大殿三世佛。已為庸僧妄加塗飾。天王像采色。亦已故暗。恐不免。乃題殿壁以志之。云慧聚寺重塑天王。予連日觀瞻徘徊不能去。二綵女尤勝絕。絕與顧愷之畫相類。按此寺成於大中年。為此塑者。得非楊惠之之流乎。今大殿能象。再加彩繪。古意已索然。予懼無知者。又將以脂澤汙圭璧。使唐人遺跡掃地。將歎恨莫及。故

書以告之。初寺以此像及山半普賢像。并涅槃圖。爲山中三絕。淳熙十一年寺焚。殿閣皆燼。惟普賢像一
僧背負之而逃。得免。餘悉不存。

吳郡志卷四十四

奇事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問。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抱朴子．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姙。母夢腸出。繞吳閶門。寤而懼。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已而堅生。又云。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生王於鬢髮之地。鼎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王子年拾遺．

漢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其後孫權遂以黃龍元年建吳國。

吳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嘗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子英祠。列仙傳．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北隣。嘗有人夢神人被髮持刀。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卽呼其人出。各分飲一杯。令嚥之。暨至一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與免。其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不遺。獨劉氏舉家無恙。夷堅志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員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並出。省華之子堯咨、與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端爲詩序。今見於下。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崔端、撰蘇州四瑞贊詩序云．休祥之出．必俟平時．感應之證．亦繫乎政．政或未乂．物漢尚通．時旣會昌．神靈斯格．必數漢四瑞．其殆庶乎．而況分連牛斗．地控江湖．真賦繁劇．望門雄盛．郡守之選．古難其人．昔太宗有命．俾我良牧．吏部員外郎．陳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洪被之惠．伸民之無告．撫卹吏之餘．簡刑禁之濫．興勞錄功．勵功告成．是故休祥．雜沓叢．花芍藥．連雙竹．雙莖．白龜見乎．郡．甘露降乎佛廟．（甘露降瑞光院．）斯乃我后垂耀．有開必先之瑞也．歷觀．毋島．未有若斯之昭報．是．以進士陳公（名堯咨）與南陽張才強公（名君房字尹方）詩獻者也．丁酉孟夏之夕．書信于郡齋．．酒酣．爰舉．前書．及四瑞．曰．非華堅無以紀郡政而頌聖德．．錄是歲唱選詠．．絲宴爲斯句．律詩．自十二韻止二十韻四章．凡五百八十言云．

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縣有漁婦李氏。張罟河上。得一白龜如錢大。其色玉瑩。朱眸丹尾。宮甲粲然。婦愛之。因授兒爲戲。又恐爲所傷。放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雖怪之。然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白龜在焉。因取以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翌日失之。道榮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必獻于官府。禱之。忽自鼠竇出。精瑩愈於前。乃具狀獻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蘇州之二歲也。異而神之。曰。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今見于是。豈天意俾予尸之。以告新睃命耶。卽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云。龜千歲。巢蓮葉之上。是龜之質。固可巢於蓮葉。而其出也。又將以應於千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在西戎乎。龜者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廷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哉。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綏宥四鎮之拜。君房嘗爲之頌。省華尋徙漳州。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來興記．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太平四字。筆勢遒逸。許嘗以其事聞。談選

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比年父老相傳二讖。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一曰。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丑科。吳縣人黃由子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亭。李彥平侍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讖。謂非有邑人應之。乃以告知縣葉自強。作聞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衞涇清叔。亦爲狀元。黃衞相繼兩舉天下。傳以爲奇事。

吳郡志卷四十五

異聞

景平中。吳郡太守顧琛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泊向處人云。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爲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劉元進舉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磨拂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而墮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即此事。（隋代紀·異 感應錄）

唐大歷初。處士李騰。秋夕於震澤捨舟野步。望中見煙火。意爲漁家。漸近。即朱門粉堞。嘉木修林。岩廾倚白蓮中生。異其境。徘徊未敢前。入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騰隨步而入。珠牖洞戶。中有女郎。狹髓瓌質。衣如霜霓。揖生曰。延佇嘉德。積有年矣。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鍾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盤。而誦芷秀蒻華之詞。俄聞鍾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濟盧

之士不得遊。特來結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濟。朝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綃小揚所織也。（博異誌）

大歷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姑蘇。逢秀才蔡霞者。精彩俊爽。便以兄呼貫詞。又攜羊酒來宴。曰。兄浮游江湖間。行丐獲幾何而止。曰。十萬。霞曰。霞居洛中。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爲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曰。霞家渭橋下。瞑目叩橋柱。當有應者。當與家母相見。書中亦令小妹出拜。使助賂百緡。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忽有一人應。覯之。惟見朱門甲第。貫詞稱來自吳郡。郎君有書。有頃引入廳中。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坐母下。具饌甚精。方對食。母忽眼赤。直視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母口曰。兄遣來。宜且禮待。因曰。兄書中處分。令與百緡與貫詞。因命取鎮國碗。授貫詞。女曰。此罽賓國碗。其國以鎮災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即貨之。與母再拜而入。貫詞持碗行出。迴顧碧潭危橋。手中器乃一黃銅碗。價直三五百耳。西市店忽有胡客。視之大喜。以百緡易之。曰。此罽賓國鎮國碗也。在其國大穰。既失此碗。國大荒。兵戈大起。吾聞爲龍子所竊。幾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尉遲守龍上訴。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郵送之耳。般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其母老嗔。或相啗。以其妹衛君耳。（續元怪錄）

大歷十三年。虎邱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壠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僊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幽壠。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生問枯骨。王樂復虛言。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敕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邱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竹作何官。是誰儒室。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字。莫辨賢良。嗚呼痛哉。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知復痛兮何處。賢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絕。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寂處。山北兩孤墳。寺山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荊蓁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郡閣雅談、及山中碑刻。（續幽閑鼓吹作碧山君詩）並見青瑣石壁。一名幽冥渡何人。春深草沒松門路。泉下詩篇怨鬼神。）

正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爲小網數船。與其徒十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纔七八寸。漁者患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大驚。共取鏡鑑形。照者即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復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原化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

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鴻濛氏、章商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輕利。倏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遶。以千數。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俾淮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先是永泰中。李湯爲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下。其鉤爲物所擊。不復出。漁人疾沉。可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告于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鎖。力不勝。加以五十牛。鎖乃振動。稍稍就岸。濤鱉浪駭。觀者大駭。鎖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彩若電。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獸徐徐引鎖。拽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今致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與經相符。戎幕閑談

乾符中。震澤之東。稻將熟。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陸龜蒙作記稻鼠一篇。笠澤叢書

陸龜蒙親穫于甫里。夜有鳧鶩蔽天而下。若風雨所當之禾。竭穗而去。作禽暴篇。冬十月。予穫于甫里。與畢稻粱。年無以積。盛爲于懼。夜不能寐。往往擊類拳而疾呼者。一夕見數四。明執其非。曰是禽也。其出自天而下者四。所當之禾。必一中端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殺之事。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攀而得之。轉橫上絕下四垂枝。叢植于渡。一千萬。驚而不飛。是禽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實貨錯。歲要於射鳥兒。盜與已來。衆衝塞江。其儕敢向。是樂戲絕。等免恣靦。學不允乎日題。反使人之稍饒。予曰。嘻。失馭之民化爲鶩。鵝鴈徵征。衝不得行。江浙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焉用馭者爲。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與蘇生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慇懃。數檻前白蓮花開。數殊異。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出北夢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爲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竊瘠。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紅英二字。在空舍柱穴中。焚之乃絕。出北夢瑣言

吳郡志卷四十六

異聞

昆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爲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攜一白磁瓶。自號撲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貨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壺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嗤嗤同舟子。不識人中瀧。溪雪藏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巖蹤。吟訖。跳身入瓶。悄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日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邱劍池側。箕踞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樹萱錄

慶歷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朱虵。長尺餘。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清聳。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屈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已有彩舫艤岸。浚拉元登舟。去如飛。俄至一山。數十吏立埃水濱。乘元以肩輿。致至其處。朱扉侍衛甚嚴。殿闕凌空。王侯之居莫及也。一人

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為頑童所辱。幾死其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為江濱土矣。元方記救蛇事。王顧侍令百拜。且持元坐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元從容謂王曰。顧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為安流王。且使居此。江湖清深。易作窟澤。水甘泉潔。足以養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吏送之。少還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姐。年十三矣。言笑甚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為君入禮闈竊所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出題。元檢閱宿備。明日入試。果脗合。既捷。竊名遂登科。調丹徒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離席冉冉不復見。朱繼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在字。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臥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湖高二丈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湔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

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凡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橋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尸。蘇匠為棺。一日盡皆。無以繼之。人云。吳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為薪。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常旋大成殿柱。火光瑞庭。東壁楣上迸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祀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宿字之損。為吳江丞。治所枕太湖。濤瀾洶湧。震動窗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棋局及石墩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覘。見青巾二人對弈。聞人來即起。淩波而去。觀局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為圖。以視善弈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蘊。父老相傳以為奇事。圖嘗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為廳事矣。丞廨某所記。

隸梁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勘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大小近二尺許。好事者或模印之。通鑑本末。

松陵陳釜。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釜衣之。釜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釜穿袍頓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綠。即命褫去。釜後語其事於人。不一年遂卒。[illegible]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

韓正彥為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飽食。以手捧首而顙。蓋若懽感者。正彥使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躍。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稱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治平中。饒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嘗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攜歸。呈其父。蓋隱淪客也。嘉忠詩。遂以女妻忠。汎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清尊錄。

吳郡志卷四十七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磐郢、湛盧三寶劍於越。傳記紀劍事頗怪。吳越春秋云。闔廬失道。湛盧去。而水行以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劍於牀。召風湖子問焉。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吳王得越所獻三寶劍。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則入楚也。昔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故闔廬以殺王僚。磐郢亦棄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伏之有威。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則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勾踐令歐冶子造劍五枚。大形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鏌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得其鏌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女死殺生以送。湛盧乃如楚。史記正義亦引越絕所記。二說劍號不同。而俱記湛盧之如楚。宜編之異聞。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正義。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古今注。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

延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欷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錄異傳）又一說。此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邀重入冢。三日三夜。重齎還。紫珪以徑寸珠并玉盤贈之。重齎二物詣夫差。夫差大怒。紫珪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因捨重。以子婿之禮待之。（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問羣臣。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伍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越春秋）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蜂璵衛。從者六七人。遍擾居民家。人欲拖害。即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術士趙晃聞之。泛舟遐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即往謁郡守曰。不欲見此妖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聲。晃怒擲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條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觀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龜鼉之屬。（三吳記．稽神異苑）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蟥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

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類也。（法苑珠林．搜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晉書五行志．歷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音旨淒然。忽有一女子。從女婢來。姿態端麗。云是文尚書家人。比去。解金縷留贈。文昭答以琉璃盃。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前。又顧其壁畫侍女。政是偕來者。（續博物志）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圍繞周身。犬便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

愈愛惜。同於親戚。

太興二年。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歲大飢。（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本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歷代神異感應錄）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至平望亭。夜風雨。樵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欷。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噎至冢。號咷不復嫁。（出錄異記）

吳人費季。客遊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還。（搜神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二小女。披帷而入。施錦席於東牀。設銀鐺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弦作歌。女脫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妍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淒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分別。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腕囊并佩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臥具等。撿括諸同行。至敬伯船獲之。敬伯具夜來事。及與從者女儀粧并所贈答物。令使撿之。於帳後得牙火籠。巾箱內並

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婿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鄔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

虎邱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聞之。并吼三日。（法苑珠林）

宋劉元。字幼祖。少好蠶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邱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聲。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恍惚間及一門。約去虎邱二三里。雖見宮闕。唯聞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遊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柏下。元乃北歸。後仕魏。累青州刺史。（稽神異苑）

虎邱山寺有月支僧支曇籥。特賦妙聲。善唄。弄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神聲妙絕。宋孝武敕

請至郡。從受五戒。梵林。法苑珠

楞迦山有唐侍郎鄭祖塋。凡十七世。貂興間。產芝之數本未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今衣冠不絕。

吳郡志卷四十八

攷證

勾吳太伯之奔荊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吳。史記注曰。勾吳。太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愼注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越也。史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壽夢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史記正義。云太伯居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孫壽夢居之。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是也。世本又云。諸樊徙吳安。卽今蘇州。二說不同。大抵泰伯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城。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縣。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無錫耳。

太伯。古公長子。韋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爲侯伯。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案此恐只是伯之尊名。韋說似迂。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孰哉。始居蕃離。宋忠注云。孰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寫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

古曰。暨音既。

泰伯三讓。今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州。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皆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皆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

吳王壽夢。詩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云。復讀月諸爲姑。是以姑爲諸。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吳敗于檇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檇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誤。當云報檇李耳。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它傳記又用此閭字。不能堅知其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蕃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爲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爲三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爲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誌。亦曰興吳與丹陽、爲三吳。酈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口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太守。舒爲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幷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之。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又虞潭傳。蘇峻反。潭爲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又咸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奧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爲吳興太守矣。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致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吳會。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

指二湖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沔，西則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為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湖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浙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說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為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後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今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亦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但其跡不可致耳。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又引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並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曰：三江，為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為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世遂以韋昭為謬，謂錢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屬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說尤荒唐。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鄭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春申君傳云：遂為越王當三諸之浦。正義引戰國策三江之浦，即此是。蓋三江口異名者三，姑備錄之。

五湖。即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周官揚州其浸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

也。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勾踐迎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西口闊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闊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闊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即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洮滆、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為五湖，並太湖東岸。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史記正義及顧夷所記，五湖今並相連。五宗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為是，則五湖為太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闊三萬六千頃，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即太湖，則江湖通為笠澤矣。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裴駰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此洞庭非與彭蠡為對者，但通呼洞庭耳。彭蠡即宮亭湖，謝裴說殊為不審。又水經，孫皓天冊元年，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為天璽元年。孫盛以為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之石瑞也。以此見古人通名浙西澤藪謂之五湖。又晉楊泉五湖賦正為太湖而作，此一證也。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虞又以太湖、射貴湖、洮湖、（一名長蕩湖，義興。）正、上湖、與滆湖為五湖，尤謬。

葑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禺山以為名。封禺今屬吳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伍子胥見夢越軍，令從東南入。越王乃回向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渠自羅城東開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鱄（世學切）鯙（音浮）。又伍子胥傳吳東門解亦云：東門鱄門，謂鯙門也。今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開此門，有鱄鯙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鱄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意，葑鱄音相近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皆蘇州門皮陸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即吳松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蓋斥此湖爾。此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上，如蘇州皮陸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湖，故名胥口。或曰：吳王既殺子胥，盛以鴟夷，投諸江。史記謂吳人為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四十里之近，殺而投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胥為濤神，謂浙江之濤子胥所作。又以杭之吳山為子胥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十里，不應投弃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胥山為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錄所指，或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宇遷移，因不定，而強守節作史

記正義解，胥祠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地記云：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會稽太守糜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尚在。案此即始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山。正義又引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干子胥事，太史公誤矣。據此，則史記所云尚又疑。乾道中，胥山廟久廢，鄉人復修之，姑據史記所說，以祠子胥。有周路分者，請書題其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焉。王充論衡亦論胥神之誣曰：儒書言夫差殺子胥，煮之於鑊，盛以鴟夷，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為濤者，虛也。衛葅子路，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

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君於楚請封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越絕書：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吳地記：春申君嘗進蛇門以禦越軍。其說不同，宜以史記為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落也。蓋崑山舊治。或云在漢為婁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吳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為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信義，古縣名。蕭梁時分婁縣置信義縣，屬信義郡。大同初廢，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里有村，曰信義。疑此古縣地也。土人或訛為鎮義。

韋蘇州，唐史不為立傳，按其行事頗逸。按白樂天吳郡詩石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刺史，後三十七年，樂天亦領蘇印，實寶歷元年。記中曰：應物為領人，則在當時已有重名。應物詩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自敘，乃謂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晚節把筆學為文者，豈其自敘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耳。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集中亦足致其履歷，乃以為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廄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又有出身天寶今幾年之語，則常逮事天寶間矣。又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以編年通鑑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說者謂禹錫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不同，禹錫所舉或別是一人也。（韓駒陵陽室中語、詩話。）

半夜鍾，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在閶門外七里。歐陽文忠公云：句雖佳，其奈三更非撞鍾時。歐公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鍾，或謂之定夜鍾，不足以病繼也。南史：邱仲孚，吳興人，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詩云：半夜鍾聲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鍾聲後。吳中半夜鍾，其來久矣。又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鍾。溫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鍾。何獨於繼而疑之。（王直方、石林二詩話、詩眼、學林新編。）

響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僧於梁天監中開山，僧乃惠響。今有古石像在鹿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呼響大師，以為山中奇事，甚可笑。響後駐錫楊子江心蝦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酆、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玢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摭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祜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祜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諴之別業。按畢諴未嘗相，相者畢誠也。

外閘、青閘、五家閘、豬閘、潑猴閘、徘徊閘、羅山閘，舊圖經云：並在吳縣界，今次第致之。上之四閘屬崑山，下三閘屬常熟，言其地則與吳縣大相遼絕。

繡里橋，今訛為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為戴城橋。

交讓巷，今訛為廿蘘巷。

吳郡志卷四十九

雜詠

吳中風物之美，騷人遊客，凡所賦詠，皆以類見，無所附麗者，則萃于此。其目有八。

一曰紀詠。（白居易吳中好風景二首）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雨散，[illegible]。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兩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吳中好風景，[illegible]。曉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舟移管絃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況當豐熟歲，[illegible]。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崔融次韻）[illegible]

二曰遊覽。（蘇子美遊山）[illegible]

倒五湖春。安排詩律追強對，翻踐歸明爲盛賞。遺馨遺響無限，擧首猶見步四人。（胡宿彭山贈寅之）彭山隔重湖，路月見孤塔。揚帆入空曠，煙樹斂歸鶴。山中老道仙，萬頃綠芥納。來風綠綠啼，訝色渝相答。平生輸汝母，磁鑑契已。郭，從緣一葉空，國慮無利祛，方舟過谷隱，風雨寒凄凄，蒙明帶足觚，雨及歲踐篇，陸岐放後會，梅熱新秋橋，期我散幫情，其忘喝罰款。

三曰撫事。

（李紳過吳門）煙水吳都郭，閶門架碧流。綠楊深淺巷，青翰往來舟。朱戶千家室，丹樓百尺樓。水光搖浦，草色舞長洲。館作麻衣客，曾爲綺羅遊。放歌隨楚老，清宴奉諸侯。（貞元中，余以布衣多遊吳中，率爲郡首爲盛遊，皆陪宴席，段中仲李李何劉從周某母咸十餘輩，日同盃酒。及余以太和七年領鎮會稽，則當時賓客郡吏無從徙寺僧皆盡，無一人在者，至以享公子弟爲時輩繁略盡。）花寺調鸚入，春湖看鷺留。里吟傳綺唱，鄉語認歌謳。橋轉戀蝶滿，庾通閑浮。竹歸梅樹靜，水繞闔閭幽。絕塔荒蕪苑，穿嚴破虎丘。舊風猶越鼓，餘俗尚吳鉤。故苑曾閑訪，遺基亦遍搜。吹臺山木盡，香徑揚宮秋。殿雖狐蒲掩，宮成鹿蕪收。學羅妖豔滅，門棘鬼包羞。風月俄寰殿，經過半白頭。（元和七年，余以校書郎從事丹徒，蘇州時，范十五傳正爲郡，而貞元中賓客散落，半已凋謝，及實而恰人咸從，悉無往日者，閑客惟令起二人已矣。）重來冠蓋客，非復別離愁。（太和七年，余赴鎮會稽，劉禹錫爲郡，則元和中蘇州相識，往知與不知，宋然皆盡，河柳長謝，邑居更易，乃長今感之歎也。）候火分通陌，緇旌駐外郵。水風搖綵旆，堤柳引鳴騶。同吏兒孫隘，呼名耆舊敬。顧占昔宿昔，池默過悲酸。嘉感心空在，嗟乎日易偷。遺情熊湖酒，從此布皋獻。一歲農物事。中冬恭海浦，庭惠潮念勤。式燕偏憐枕，柔遠及斯人。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輝煌昔所竹錯刺資，吳賢降上賓。旋轉周旋禮，燒無海陸珍。觴中九醞酣，堂上笙歌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醴況同忻。顧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曾極會日自吳門之陽羨道中書事）陽羨溪聲冷，秋聲出去邑。（王元之）幽澗花網，閱虹蛻斷，村深鳥雀閑。千室綺羅浮畫閣，兩州綠竹會茶山。唯將舊是神仙事，何必須言洞府間。（王元之）惟吳蘇地，聽冷不錦。時賢臨水圖，天氣似中朝。常遲江上雲頭，經閣梅吹雕。彭流松塢亂，片帆蘆集。紛揮花睡訪，翠隱隱鋪橋。蘆清柴收赧，宜稻採民謠。收筍芽先出，敗梅蟲自凋。誰言未盈尺，猶解不封膠。煩守裁黃綬，明君遇書。盤，蘇漆情歡，縱論醉笑漁。（李嘉祐白鷺臺）聲人家羞空，春物增明媚，然有作因寄從弟紓）兩浦綠波白鷺，兼吳鬟，旋迷黃巾，詠靜，令人自尋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一作艇）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繞偽春。那堪回首長洲苑，六年年華盛。（憶郡五日公宴夜宴中寄衍宿）合晚芳天，良會難並樂事賓。心想白公來昭切，下車三月鷗閑過。（白公自去下車後三月閑過，二大郡，武昔郡二千郎，所中飲酒二首）小圖欣逢洞酒痕，方爲舞歌欲生秋。已婚仙秋衆行雨。雙燕能逢，肯對綺羅靜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今宵把酒酹時節，點點繁陪燭目間。五紀歸來鬢未霜，十州（?）列坐生光，吳船迷日迴，秋女綺羅白傳。昔把四絃娛白傅，敢將百草鬬吳王。從今卻笑風流守，蕭張空疑錦繡香。（皮日休吳中言情寄魯望）上齊（?）難不可忘，愛酒有情如手足，除詩無計作肯肯。宴時不輟琅書味，齋日難判玉肴香。爲對松江堪老處，滿船煙月濕莎裳。（陸龜蒙）疏煙虛籟是鄉，約餘閑身好鄉忘，徒從有事爲憂蓋，閑拔左氏得贖。寶無因月殿陽格緣，賦有風汀去採香。萬間江邊魚壯子，玄皇帝腸似衣笑。（蘇子美九月五日夜出盤門書呈貢（?）紛紛。事見，貫金鉤，珠璣蒸蕩澄（一作冷）不渝，紛紛媚濕動波上，的的滋勞生（一作櫓）沙觴，蘭山漸暮漁唱息，嗟有蘇歡吟詩。

秋，予方弭楫，對此景，時欲興興，長城叢，霄擁楫歸，鮮明四窗開，開辛情佳賞曾，欲留淸例，貫采升升，嵬動姿梁，生香鱗，玉龍蟠圍，光一色，觀蓝倚，欖所搜，河斜聖倒，氣意浩，我起飲子子必醉，共知此會不易得之。四腳漁得此，遣再來，區區才知自勞役，擾擾塵俗多悲壹，巳矣時更欲更遊事，明日分散坐縣煙，（蘇子美游劉公尤於乎得之，四聊用疏雞，走筆效意）昔別嶺初生，駭龍聲清闥，契闊盡何時，這晴谿在塗，我亦遊前者，吳會非我鄉，三考一瞬息，且，長扁舟此倘伴，橫所歷，遙遙夕曉，誤令爲元貴，（林逋）泛舟水中央，斂影月湖戶，遠音燕雨翔，爐宸良宋盡，班女瞍酒票，子去向千里，道已有鶉且，原長聯來樂，何須過，晚車傭行，山閒父老瞻相美，爲我願來學遅遲，（林希初至吳門示諸弟兼呈伯原致權）歩霧南山，尤高五春，若豬乞與，寺符相蘊，便推自傳爲師政，更得梁鴻作部民，入境喜逢輸事簡，舉杯無復歎離群，左司西掖誠非薄，詩是詩情憐昔人，（參得與樂天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西掖今來晉左司，余從四者，故偶及之。）

四曰懷古。

（許渾）宮館餘基輟棹過，黍苗無限獨悲歌。荒臺麋鹿爭新草，空苑鳧鷖占淺莎。吳岫雨來虛檻冷，楚江風起夜潮多。可憐國破忠臣死，日月東流生白波。（陸龜蒙吳宮懷古二首）香徑長洲盡棘叢，奢雲豔雨只悲風。吳王事事須亡國，未必西施勝六宮。（韓偓）萬里峰巒歸路迷，未判容易情分攜。鄉人亡，面見戰爭，戰鼓斷，紅鯤滄東風，淚痕香製鬼，翠瓊蘚易壁，平明兵敗城，實望迷香地，（皮日休）懷深事欲半，霸臺衛隣髭，楚陣將兒爭，柳謝香製鬼，淚此傷荒涼，圭壇郡佐書，寶亡房密香，（杜牧）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盡王華，戀少水，多蘆荒，蘇跡多，異黃，遊離稀，萊高讒，蘇秋波，無遺君王醉，滿城嘯，翠猿，○香運遊吳宮，千帆落照中，鐘鳴山苦雨，魚濯，水・城帶陂，秋羅靜，鵝落河，臺王醉，白萬林空，雨嘯蒸凄，佐宮年圍門外，誰信佐臣忠，（劉禹錫古送李秀才下第歸江南）姑蘇臺秋，吳江水，層臺鳳闕，天傾倒，寫，泝明雲，月嘯酒賦冠，眄四子，宮歸當，醉舞，嬋娟，香凝四颯，真珠璧，佐員結舌長歎歎，悲諫無聞能到耳，眞可巧的，竹，查林宮霧，自鶴酒，瞿聳，宮玉坂，金粉，鶴峰霧，眄，低宮哭吳田三百里，當時雄盛知如此，千仞無根立平地，翠蟬夾月吹下雷，盜上迴涼，城鏡上，盡，錦謫高遠，王遊南臣盡死，河斗中間聾王氣，會稽勾踐擁長矛，萬里鳥飛天上雲，凡解冰消，遊慶，自己隨，巍巍，乙・前後冥漢，隨，伍員死，繞遠遣，壯君臺逸氣，遺夏萬夫，狂吟日日遊姑蘇，興來，筆倒奇異，遊仙都，麗，味嬈人珠，芳安足恃，可憐荒，梭，後凌天孤，海瀾秋打，蒺莉石，月晚役濟濡，有時凝思處無，作遊刻酒，琴。年三十昇仙人，玉華殿，天香靜，盡，金芙蓉，君擊日下，鼠來久，蒲酒何人與歡手，我逃名迹遁西林，不得濡隔獨別酒，琴其觴，五湖一番，年。

五曰題贈。

（崔舜欽吳老章仔）散宣遊吳門，迹與世俗殊，秋孚清波翻，墜笑殘劉抄，暴經交密實，放逐與魚鳥，志氣內自充，榮貴日亦飽，不以名利縛，有士同所好，南國章其氏，傳名字傳道，清然圖子門，諫臣見書奏，大舊閒自出，邊鳳方老，安敢當所獎，讓之故瓊倒，閱軒延共語，指亦有深到，平生踏京塵，令名當自保，孟子悔不早，扶踐瑚瑚杖，據本不自巧，富參王府中，阿敢委我事，秋鳳遍故鄉，無戚歡枯槁，貴富鳥足論，毛元之朝草堂嬈禪師，山山下草庵深，（溫山亦名餘杭）寂寂香煙對遍半，萬怪相看總無語，坐禪爲我一般心，（梅觀蘭張無夢）一步浮生無夢身，先生眞是吉之眞，（莊子曰，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瑞幽藏蔣瑤草體，邈實吳門走附人，（天祥初，先生嘗有

詩寄崔牧，宗人學士石刻今存庭右。悵去三十年，予領郡，猶承佳墨，有以見先生之長年。即南昌之遺迹乎。）

六曰寄贈。

（樂天寄劉和州）（來篇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又云：昔共吳王同苦事，不知誰（一作誰）是欠國臣。）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隨分空歡樂自戀，等閑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據香徑館娃，）（張祜寄白二十二使君詩）二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老身，登第早年同坐主，闔閭今日是州人，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皮日休吳中言事寄漢南裴尚書）萬家無事鎖蘭燈，懈咏隍歎紫霞。（江文通雜云：紫霞石劫也。）水似棋文交度郭，柳如行障儼遮橋。實推泰運初迎闕，（白居易宿爾欲謝劉）吟詩寄知悔此意，鮮將僧鬼也遊遙。（陸龜蒙）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老宿知。三茅嶺渡漁家醑，（漢組十年朝，對晉武帝以三茅寺溫夏源。五茸春草雉媒嬌。（五茸，吳王獵所。）年名，有名。）德城好寺多金刹，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傷心忘此處，吳王尋（?）郎奉弓招。（王禹偁贈詩寄故任下伸寺丞）（?）瞰家棚，漚逃山遠騎，海山餘由地，湖水遠同天，寒浸湖泥上，沙明蟹火然，吟殘白太守，十隻洞庭船。（魏子美送蘇州。王禹偁（一作）全吳編歙，詩題合翰。風雅久零落，江山慶寂寥，會將超古義，先可續浮窯，好是長吟處，孤天有恐潮。（王禹偁除夜寄羅評事同年）歲暮洞庭山，知君思悄然，年陵晚色盡，人枕夜濤眠，修棹燈相滅，湖聲半滿天，無因一來興，同醉太湖船。（胡宿寄蘇州知府蔣密學）請諸幽灣第二回，東南時宮留聽棒，武林閑叢修竹盡，清樹多年香斗魁，一去來客江山供逸興，吳王風月屬高才，空傳寡驛延新句，（公吳中術後題詠，好事者多編集之，傳淵都下。）文酒無因得陪，（又寄子美學士）身摘幡鑲有睛夠，落下喧情未逝，金谷經年少客，請流創作主人翁，山川勝賦生吟次，風月高情卻酒中，身外不須論得喪，歡來軒冕古今同。（稱之有賀兄之輸撰蘇印二首）久矣含香賦粉闈，無來旌旐得州壓，二郎蕭日池臺勝，（蘇有池閣之勝，之奇興太尉日遊此，）猶憶當年几杖隨，入里下車先鮮日，過家上冢致裁時，疇猶紳，萬里遼沙萬郡縣，（之奇除江東南一轉，以資拜檄，皆不允，）早向侍官向長洲，今抛朮禹詩舊迹，自古風流詩酒地，章為蘇州後得蘇州，（稱之論）卧向承平便拂去，爲邪遺得犒度者，背年背預見孫列，投老猶見舉碩國，伯侍郞，尉，凡有推遠，輪與叔叔，必預檢閱，或口授之，）忠義一門如許國，冀雲高石亦遺時，太尉之後，師禹興郡，者五人矣，（朝延巡日方留任，功業寧看齊戰勝，（稱之叔也。）從來康健馬揖謀，攬轡登車已侯邊，宰有鄉爲樂地，何，吟嘯老東州，（劉禹錫寄白君）蘇白君，別來巳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飛故宮遊，春城二百七十橋，夾岸縛爽樹，火郁餘，了鎖小兒溢畫欄，蘇秋女郎登筆輪，郡齋北軒卷簾坐，殘翁逍遙逍遙陶，池邊綠竹桃李花，花下斜桃彩畜，吳娃是備首調點，（魏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有白太守，不負風光向杯酒，酒酣發聲飛逸翩，至今傳在人口，報自君，相思空望萬里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白君有妓，近白諸鴿翁翁。）（劉禹錫白舍人曾長寄新詩有遊宴之盛因以戲之）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虹橋劍戟隨，若共吳王關百草，不知誰（一作誰）是欠西施。

七曰留別。

（白居易別蘇州）浩浩姑蘇民，鬱鬱長洲城，來慚荷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行將吏，斑白列黎氓，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餞筵紛羞斂，征棹不可停，稍隔煙樹色，尚聞絲竹聲，悵望武邱路，沈吟滸水亭，還鄉僧有興，去郡能無情，（盧綸臨都縣除吏部）兩館夾人叢，三春受代歸，務曹多簿籍，才短乏謀略，共里乘天賜，分憂值歲饑，遲家突，霜髮，（劉郡十二個月，除替未及二年。）安敢輕朝政，作牧慚爲政，思鄉念式微，飛容還故里，高臥掩柴扉。（賈島赴南巴留別蘇臺知己）人為後事上，盜在北風寒，海日寒舟去，青山萬里看，遠書溯水靜，草色洞庭寬，已生涯，事，且賦持釣竿，（賀方叔別蘇州人）非復歸閑闕，恨望憶姑蘇，假笑嗤荒蓬，悲歡惜霜幽，子常移瑤罷，宰結藩，亡吳，宮毀無遺橋，城空有蒼烏，苍邦勤稼穡，多士自相挾，随感同徒石，光車筆彈珠，奇誰巳惆悵，急別更踟躕，若訪任，公子，求魚東海隅，（林希持之重城吳門寄白樂天體）襄明守來吳，夜渡揚子津，試目巡宋山，洗我京洛塵，此邦多賢，豪，況復平生親，酌欲承故事，公宴月三旬，庶以微賓酬，豈徒樂吾身，陰州未朗月，更續方敘紀，謝嬉戲得詩，主地歸爲對，揣酒未遑持，行樂知何因，物理可勝數，慚抑遂已迹，揮整慶澤帆，遠揭破浮舟，五月而祿政，池館彼齊人，今我若置郵，何緣於吳民，攀手謝吳民，自笑行役頻，從君不能詩，煩知迎送勤，來於白太守，去愧謝世城，一疊峰，嬖有懷吳門，朱伯原，（成晚換得秋華山，句水松陰敵舍閑，天下難知南州好，君恩乞與一身閑，漸銷膝話煙敲扑，遂有林泉，歡，往還，細想劉雲藤，子，思婦，時見獨毛斑，

八曰贈別。

（獨孤及送吳洲劉少府赴南巴使歸留洪州序）夫蹈淑則合不衍，政峻則物忤故，鐵未嘗也而誘改之，謗，子之財于是邦也，做其臨而峻其政，能使剛不斷，吏不敢，而吾子直爲子巳仕，懼不見色，於其胸臆未嘗鬱薄，會稽一人來也，誠會之徒，得騁其讒舉，子於是視竄爲南巴尉而澤章，保傑奇也，是月也，艦船吳門，將泝江而西，夫行止者時也，得喪者命也，天子命萬方穩剛，且延拜其蓋，故有後命，傳除指不爲大衆之憐，括弓，由國消而教九萬，吾豈子之望，獻陽慶遂許少府之任，序）始入仕，但有縣尉，生或中或上或聚，殘不撓不高，矢不般不邀，何知去南巴之館詩，以脫吾子，（厲，而器中之美者，尤難其人，今年春濮郎高時許君授常熱尉之命，實驂中之美，君十三擧明經，十六登第，後三年，客，士春，咨屈於命，去冬以削鴻經從常調，僕衡貫中之乙，判居參外之甲，既才且薦以是官，蓋四月，隨媒之官，玉寒邁，許君，當以爲己任，夫望陰而委質，寵臨陵以辭親，征車轆轆，一舟之乞，鍵四方之志，於離別，所在日，與時九切，由茲一貫，在邦而家，不川於退，主信，常有春芳有得，以爲已任，大何愧數，士之生，非所以爲士也，行乎，（楊綰與送從兄汶赴嵩山主簿序）士君子其仕之門，有以代謝麻爵，而悉請謝藩相者，及夫武能試，與秀才孝廉郡等，豈以名祖流慶，推見宜之，其吳人爲詩之義深矣，從兄承冠冕音聞之後，倚戲謀文章之渊，散於學行，而遊於宦名，乃今調於天官，晉員山主簿，至姑蘇之通邑，士族之佳句，從弟中書舍人論興，僑其所由，多依是闕，上有臯二千石爲東南侯之擧，其節行致事，夙夜勤劬，推輪棲冰，其在茲乎，流水閶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爲客處，今日自魂越，（劉禹錫）一二欲爲吳郡，臨岐祖帳開，雖非謝棠話，且得一匪偶，湖，莫汎扁舟去，滯遲五馬來，望詎月破能回，香，（白樂天代諸妓贈送周判官）妓筵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日休和從述，蠻鋪以六顆，示周行判賦，欲下持盃，先春驛印酒，樂館秋涼卻到無，好與使君爲老伴，歸來休染白髭鬚，（皮日休送從弟皮崇歸復州）（?）醉孤花擊去棹，穿柳挽行衣，佐理能無取，聞知力甚微，空將千感淚，異日拜章歸，（陸龜蒙送任崇和上人遊化城潛開已，泳潘盡來威，擊劉禪錫伯（?）六關，都能盡，

[illegible]

[illegible]

吳郡志卷五十

雜志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卑梁之女。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酒。期無變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棠鐵之甲三重。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斷臆開。匕首知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以位讓季札。季札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怨乎。哀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案此。夫差君臣皆爲美色所蠱。以致破國亡身焉。

吳王夫差既爲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

解綬以幎其口。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晉安北將軍范汪，爲桓溫所免，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肆，不言枉直。

咸安二年，桓溫矯太后詔，令廢帝爲海西公，徙居吳縣西七里，勑吳國內史刁彝防衞。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太元十一年，殂于吳，與庾后合葬吳陵。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破亡。吳國內史桓謙，出奔無錫。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轉寇扈瀆，害山松，浮海而北，劉裕等并軍躡之，復沿海還南，裕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遁逃赴海自沈。

咸和三年，蘇峻反，庾潭自吳興太守，加督三吳晉陵宜城義興五郡軍事，遣將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

蘇峻之亂，郡人顧衆爲揚威將軍義興太守，還吳潛圖一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將軍張悊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諭悊，悊從之。衆遣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發。謨乃假衆爲吳國督護。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宏徽，率衆而前，衆與颺悉要擊，戰於高莋，大破之。謨以庾冰還任，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賊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舒，與內史虞潭，并檄衆爲五郡大督護。潭前鋒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率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守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衆乃以明爲參軍，合諸軍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宏爲吳令。衆軍至路邱，即斬宏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攻賊，大破之。峻平，論功，衆以承檄舉義，推功蔡謨，謨以衆倡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

蘇峻之役，王導潛與張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遂起義軍。闓還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軍。又興吳郡內史蔡謨等，招集義兵討峻。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峻敗後，其將劉徵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郗鑒都督諸軍事討平之。

桓元，太元末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王廞以母喪居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爲聲援。廞即墨絰合衆，誅殺異己，乃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入吳興義興聚兵，衆潰奔走，不知所在。

慕容皝僭位於燕，以吳人爲吳縣，隸燕國。

符堅將寇晉，引羣臣會議，太子左衞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未可犯也。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歷遷失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欲，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中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又立宅於吳，多役工力，坐免官。

唐光啓初，劇賊剽崑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蘊謂將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兵討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

楊茂實爲蘇州刺史，南面招討使周寶之壻也。重斂，人不聊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汙垣墉而去。

淮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擊裴，圍之於崑山甚急，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爲長檄諭之，裴乃納款。

光啓中，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逐刺史楊茂實，據其地，劫吳越貢賦，錢鏐遣其弟銶，率兵破約，約竄入海中，劫劉，中箭死。鏐以海昌鎮破沈璨權知州事。

龍紀中，錢鏐既破走徐約，詔給事中杜孺休爲刺史。大順元年，李裕陷蘇州，僞置指揮使沈璨，害孺休及其兄延休，而奔錢鏐，鏐將誅之，遂奔孫儒，儒復以璨爲蘇州制置使。璨休延休異母弟，同日生，至是同日死，人咸異之。

景福元年，錢鏐既平孫儒，命從弟銶爲蘇州招緝使，乾寧五年平臺濛，又命曹圭爲蘇州制置使，皆鏐私官也。

後梁開平中，楊行密圍姑蘇，錢鏐命其弟鏢、鎔、帥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明、周郎、真等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鏐遂親巡姑蘇。淮人圍姑蘇，城中軍將孫琰，鑿孫百萬，專與守禦之。其淮人以洞屋攻城，琰設高竿，竿上着大輪盤，繫大鐵爲鳥，引半繩延出城外，而反其洞屋，鼓噪而揭去之，賊兵盡露，因加矢石。淮人遂命尋復縱巨石擊城，擊如雷，城中大懼，琰乃盡取公私繩結網，用巨木張之，藏于城屋，石之墜者，悉着網中，賊計遂沮。備史遺事。

梁侯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吳興太守張嵊，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吳盛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侯景敗，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遂入海。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三吳父老曰：吾君之子也。陳亡，吳人推瓛爲主，與蕭巖同據東吳之地，隋使宇文述討之，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附將燕榮擊破之，瓛匿民家，爲人所執，送長安斬之，吳會悉平。隋本紀。

隋大業九年，劉元進舉兵應楊元感，將渡江，而元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共迎元進，據吳郡，衆至十萬。燮還俗道人，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略，時爲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於學而起兵，赴者

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變節度。崇賢居常熟。美姿容。少不雜。長七尺三寸。推崇爲主。煬帝將吐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變戰死。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世充既渡江。元進與崇俱爲世充所敗。勢蹙。魁帥先降。世充於通聖寺佛像前。燒香爲誓。誓不誅殺吳人。聞世充有信誓。一旬之間。歸首略盡。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女資財。並坑斬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時以爲負誓殺降不祥。武德之際。果遂殲夷。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法興棄毗陵奔吳。杜伏威遣輔公祏攻子通。子通大敗。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途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伏威將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上元元年。劉展反江淮。都統李峘自潤州奔宣城。副使李藏用曰。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戰於郡壁。兵敗。景超遂據蘇州。展以其將楊持璧爲蘇州刺史。明年展敗。餘黨悉平。展驍將王恆引兵東走。至常熟而降。

永貞二年。李錡跋扈於浙西。朝廷以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元和二年。錡果反。以其腹心姚志安爲蘇州刺史。李素爲志安所縻。錡敗乃免。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虎邱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月一遊虎邱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爲嫌。又因賞橘夜泛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泛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文法網疏。不以爲怪。古今時異。事與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爲河南尹。又作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謝侍御詩。眷眷此邦甚厚。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而不忘。今錄其詩。以見一時人情物態之大略。〔白居易憶舊遊〕憶舊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隈。長洲苑綠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杯。閶門曉嚴旗鼓出。皋橋夕鬧船舫迴。修娥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催。六七年前狂爛熳。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虎丘月色爲誰好。娃宮花枝應自開。賴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又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揚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閣頭。覺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郡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沓。未嘗不作詩。璞聞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詩。積龜蒙裒爲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言語倒亂。多言災異。有成都卒楊悲者助之。號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中。施符水。旁郡人聚集。其後虛妄之事發。此女逃入人家。踰年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

帛。人於道宮。

語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爲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霅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閒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爲浙右第一矣。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寤甚異之。明道初爲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士風。安之。因悟夢中語。皆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率。慶歷中。應舉者止二百人。范賢之龍圖送發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屯藩爲最寡。熙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能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能。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爲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綖。爲時相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逮捕千餘人。屯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畸蕭服。桃其來。重鞫之。甚至州人多閉戶。或自門隙中窺覷。不敢正視。識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金狄之禍。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羣聚而唱云。沈道遙。沈道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

丁晉公兒童時。嘗從老郡先生學。郡居光盜巷。淳化中。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以本鎮節旄過家。首謁郡先生於堂下。郡呼曰。拜。秋老夫矣。語舊歎嗟。且云謂少年狹劣。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得成立。皆先生賜也。郡沒。公遣吏治後事甚厚。

本朝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今吳江口有鱸鄉亭。蓋取公句。

江鄰幾嘗爲詩。清談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劉貢父詩話）

南北章。本建安人。郇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吳兩族。申公子厚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第屹然相望。甲於郡城。人號爲南北章。今其兩族子孫。仕者不絕。

賀鑄字方回。本越人。後徙居吳之醋坊橋。作吳趨曲。甚能道吳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築。在盤門外十里橫塘。皆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黃太史所謂解道江南斷腸句。如今只有賀方回。即此詞也。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公強留之。適詩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甚工。（石林詩話）

葉左丞夢得。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送扁舟。夕陽瞑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邱。意極喜之。而不書名氏。寺僧云。吳縣主簿寇國寶所作也。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學云。（石林詩話）

朱沖本以常賣爲業。常賣者。收拾毀棄及破缺畸殘器物。沿門販鬻者。以過犯再杖脊而徙。後乃變業貿藥。家浸溫。能以錢米衣藥賙給飢寒老病者。宣政間。其子勔因中貴人。遂以花石得幸。人家園館及墳壟有一花一木之佳者。悉用黃封徑取之。幷鑿太湖石同載以進奉京師。謂之花石綱。所過橋梁礙綱者。毀拆以過。發運司綱舟悉撥充花石綱。父子俱建節鉞。即其家作雙節堂。又畫徽廟御容。立御容殿於家。監司郡守朔望日詣殿朝謁。勔嘗預曲宴。上親握其臂。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不舉此臂。弟姪聯姻帝族。園丁悉賜金紫。靖康初元。勔伏誅。籍其家。海上。其門下人得告身者。盡褫之。今其地爲張循王宅。

闔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又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州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胖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群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爲鯗字。今從尖。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吳地記。）

吳郡志校勘記

曩讀昭文張氏所刻吳郡志。嘗以毛刻本、士禮居校宋本、文瀾閣本。略加訂正付梓。然凡所徵引。頗與原書不合。在宋殆已然。蓋沿譌久矣。偶檢鄭虎臣吳都文粹。詳其篇目。不出范志所錄。因取以相校。刪節處若合符節。乃知文粹全書並從范氏剿取。今雖不敢執彼議此。要不妨互證也。爲綜諸本覆閱一周。作校勘記繫諸後。以詢來哲。己亥春日錢熙祚志。

原序

訂其僞舛（僞當作脫。文瀾閣本不誤。）　與郡士龔頤滕茂周南厚（文粹。厚下有正字。滕作縢。文瀾閣本。滕字不誤。）

卷一

又敗之於姑蘇（左氏無此文。）　曰須女又曰星紀（須女星名。星紀次名。不得合爲一也。檢此條本據漢書律曆志注所引帝王世紀文。其原文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本前婺女。一名須女。范氏率意刪改。遂不可通。）　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此二句連上。不另起。）　六與又有紅綸巾（綸閣本毛本並作編。）

卷二

樂府解題云（解題二字。依下注補乙轉。閣本不誤。）　行經趨市也（文粹。趨作徑。）　吳王闔閭起昌門（當作閶門。文粹不誤。）　冷冷鮮風過（鮮當作群。文粹作群。文粹不誤。）　邦彥懇吳趨（二字舊乙轉。文粹不誤。）　農之言也民之智通謂之黎（此有脫誤。其原文云。農之言也。通謂之黎。宋紹）　前高而後庳所（此下脫三十字。原文云。前高而後庳。所以逆退曰許。導之則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則箭上入土也淺。以其上下輸激射。故曰箭。）　冬寒即牛入欄（文粹。即牛二字倒。）　築宮納而造之（文粹。造作阜。）

老農物物（二字誤。文粹作掬掬。）　三衢騰英傑儁秀（宋本騰作鄭。）　文明再會知何日（宋本明作盟。）

卷三

或咨作昌門盍字之誤（此知上下文呂字。皆當作閭。吳越春秋。亦作閭。）　閶門西壁皆荐蒼（宋本壁作望。與文粹合。）　錢塘嫌茂苑（文粹。嫌作賺。）　齊門（此條引吳地記文。視今本爲詳。蓋今本爲後人刪節。非全書也。後有引吳地記而今本無其文者。皆放此。）（蛇門。有柵無水。則水門止七。有柵云者。相近也。）　鯖鮮門（今吳地記作鯖。）　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即與陸門八之說相近（蛇門當作水門。）

卷四

創譙堂（蓋當作譙。宋本不誤。）　而獨儒碩生（文粹。生作士。）　才逾二十人（文粹三十人。）　多致顯近（近當作達。文粹不誤。）　持使者節（文粹。持作擁。）　後之久不登（之當作人。文粹不誤。）　前守戶部劉公珵（文粹。公珵。）　總百兩五十楹（兩當作有。文粹不誤。）　君子爲兵部公（爲當作田。文粹不誤。）　吏民威其德（威當作感。文粹不誤。）　惟教之稽（文粹。稽作績。）　而今年六經閣又建（文粹無今年二字。中央祀閣。而下空二格。與毛本合。）　不可得而亂矣則天地之極致（中央祀閣。大。文粹則作極。）　蓋郡藏其書（郡當作學。文粹不誤。）　迺別做一齋曰小學□識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文粹。小學下無空格。識作始。屬下讀。）　三五帝王之明乎（文粹。三五帝之謂乎。）　無位天使之立教（文粹。無位下有者字。與上文一例。）　四因之罪也（文粹。句首有匪字。與上文一例。）　桐僚悅隨（文粹。隨作從。）　倬逃斯文（文粹。倬作偉。）　又曰（又當作人。文粹不誤。）　名告於我（名當作明。毛本不誤。）　竊嘗以網學者（文粹。網作綱。）　高自標致（致當作置。文粹不誤。）　公生其間（文粹。間作閒。）　則其與之之意（文粹。無則字。）

卷五

猥以亡虜（亡當作凡。文粹不誤。）　知平江軍府事（文粹。軍府二字倒。）

卷六

避酒幾浮輕鮓艦（艦當作艋。文粹不誤。）　但有怪行功用深（有當作要。文粹不誤。）　始覺方歲晚（文粹。方作芳。）　直廊在山房（在當作枉。文粹不誤。）　兩重元是一重身（身字誤。閣本、毛本、並作心。與文粹合。）　揭于木蘭堂之新榭上（蘭當作闌。文粹不誤。）　吳人皆其威名（皆當作憚。文粹不誤。）　□以前政侍安孟玉之意（空格。依宋本補且字。）　□唐左司郎中（空格。依宋本補惟字。）　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文粹。千門萬戶嬰兒啼。此下脫十字。又脫門字。）　築室以祠之（文粹。室作堂。）　堙蕪滌涂（涂當作除。文粹不誤。）　歲無大使（使當作祲。文粹不誤。）　范成大贈俄堂（此下脫記字。）　又和公權登齊雲（文粹。此詩但題又字。下首題和仲權公權登齊雲樓九日宴集。）　可憐假日好天色（文粹。假作暇。）　尚資登瑰瑞（瑞當作瑤。文粹不誤。）　徒道人生都是夢（文粹。徒作縱。）　劉禹錫登西樓見樂天題詩（文粹。作登西樓見樂天詩偶成。）　並存府舍內（宋本。存作在。）　黃甾誕邱園（宋本甾作菌。與文粹合。）　時髮乘筆君（君當作者。閣本不誤。）　爲我列詩編（文粹。詩作詳。）

卷七

沈度 文粹、沈文度和別翁。 秋同歲有秋 同當作聞，文粹不誤。 非聞真宗能帝 龍當作息，文粹不誤。 嘉定元年正月召赴行在 赴字原缺，依閣本補。

旁曰遊中林壑 旁，當依宋本作傍。 有嵓翰閣 閣本、毛本嵓並作巖。

宵遣廷臣 遣當作遺，文粹不誤。 行之則夷關 夷當作奉，宋本不誤。 為不失重輕之所哉 閣本、毛本所並作術。

卷八

文殊法海寺 文殊二字誤，當依宋本作今為。 流盃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 今吳地記云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此脫亭字，當補入。 闔閭作春秋遊焉 文粹、秋作夏，與下文合。

臺鎖人不回 文粹、臺作荒。 臺今遺跡 此下文粹有平蕪二字。 姤月嫦娥恣妖惑 姤當作妬，文粹不誤。

闔閭城西有山 閶閭二字誤，文粹作闔閭，與本書十五卷引此文合。

芙蓉死般 死當作盼，文粹不誤。 幷洪濤而不返 宋本幷作并，與文粹合。 攪湖間道老 攪當作擿，文粹不誤。

卷九

皮日休稱其死奇節 文粹死下有抱字。

向夕約譚礅 文粹、向作何。 燒米辯論玄 米當作飛，文粹不誤。 煙蘿僅欲交 文粹、僅作返。 誰君宜駐玄 宜當作冒，文粹不誤。 開來對

曲肱 當依文粹作肱。

卷十

九為盛事 九當作尤，閣本不誤。

文石延登彰順美 二字文粹倒。 鄉名誰出荏 文粹、荏作綴。 雖微凝簋任 文粹、簋任二字倒。

剡於九卿 閣本、毛本並有於字。 鄭侯挽不留 宋本挽作攜，按文粹亦作挽。

卷十一

舉兵拒吳郡 拒字誤，閣本、毛本並作據。 嘗欒蟬蒲容點茶十妓 此句費解，文粹、點作與，茶作箏。 牧守題名 此志止紹熙三年，汪續至紹定二年，而此卷題名，乾於淳祐寶祐，不知何人所補。

大觀二年五月到八月 到字原缺，依閣本補。

卷十二

鍾福為院巡 此下原空四格，文粹不空。

願采材而改造之 采材，文粹作為力。 觀給之容 文粹、觀作翫。 誰敢教他莽卓紛 紛當作鬨，文粹不誤。 千古蕩江橫 文粹、蕩作砥。

隋陳杲仁也 閣本、杲作杲，與文粹合，下並同。 況堅墓吳地記謂在城南二里許 毛本吳作西，與文粹合，然不可通。考海本作吳，按吳地記載閶門條下云：東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墓，即此也，今從之。

殆恐無以安子胥之靈 毛本、安作妥，與文粹合。 是子胥嘗能安吾民也 文粹、嘗作當，下同。 王久無似 文粹、似作嗣，二字古通。 歎乘後

晁之裕 文粹、裕下空。

今每一日沐浴 一日二字，當依文粹乙轉。 靈祐廟 文粹、祐作祜。 寺祀夫人為傳監神 寺下，文粹有祠字。

卷十三

縣令趙伯虛 毛本虛，按文粹當作虛，下並同。

祝盜三高記 三高下脫祠字，文粹有。 涵泳是日 文粹、日作月。 畢非不拔也 文粹、拔作撥。 或死或而辱 而下文粹有受字。 奈何乎議之卑也 文粹、是何識之卑也。 嘗以倚檻而望 以當作試，毛本不誤。 水醫得意兮 文粹、水醫二字倒。 水仙縮兮肯命 文粹、水仙縮兮肯命作兮命背，此誤。 □執位無加也 宋本缺位上有聯字。 終見□於賊巢 見下宋本有汗字。 其於輕賞□思 賞下宋本有之字。 □可以訓 可上宋本有何字。 吳江□立三子者像 江下宋本有既字。 令□俛佐 令下宋本有與字。 某謂□奔競久矣 謂下宋本有俗字，按文粹此上與宋本並同。 無望之而未見 文粹、無作並。 赫赫其賢 此句與上並文粹空一格。 先生傳之 文粹、傳作得。 且為鱸魚也自賢 文粹、且作直。 夫常熟澤國也 閣本夫作矣，與文粹合。 以士木

背其象 閣本背作介，與文粹合。 歲則大稷 文粹、稷作熟。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二十六里 宋本三十六里，與文粹合。

卷十四

晉辟彊園 文粹、彊作疆，與圖經續記合，下同。 危亭幽物 物字誤，文粹作閣。

雖辦儀代耕 文粹、辦作辨。 忽逢醒狂翁 宋本醒作醉。

常攜客醉飲 文粹、醉飲作醉登臨。此下 舊有三閣八亭二臺 宋本三臺誤，圖經續記亦作二臺。 百花樂堂 圖經續記作樂堂。

水石心逾遠 文粹合。

香嚴峯 閣本嚴作巖，與文粹合。

其諸狗其所好 諸下脫子字，文粹有。 堂家有廉 家當作旁，文粹不誤。 命之曰見山閣 文粹閣下有字。 松檜梧柏 文粹、梧作栝。 梧將扁

舟桴海 桴當作潮，文粹不誤。

水肯等七詠 水當作冬，文粹不誤。 及山堂 文粹、堂作軍，與注合。 錄其尤著于此 文粹、著作者。

徐作開選 作字衍。 戶門淵層軒 戶當作啓，文粹不誤。 清江槐艦白鷗飛 槐當作檥，毛本不誤。 世之人都三公位 都當作居，文粹不誤。

卷十五

瀾漫松石古 一本石作竹，與文粹合。 子方藥塵中 子方，文粹作子才，閣本子字不誤。

元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入地下潛行通琅邪東武 此二十七字在下文，誤衍於此，當依文粹刪。 潛通天台 文粹、天作五，與上文合。 哀公九年 事在哀元年，九字誤。 越敗吳夫差于夫椒 當云吳夫差敗越于夫椒，文粹不誤。 即此是 文粹、下有也字。 句曲之間有靈府 文粹、府作閬。 古人謂為天壇之靈區 文粹、天作仙。

曉映雷雲作蓬閣 雷雲，文粹作雲霞。 喬松植而嚼 文粹、嚼作嚼。 勺之必延齡 勺當作酌，文粹不誤。 卻怪造物者 一本怪作惜，與文粹合。

前後植佳檜 文粹、佳作桂。 錢氏建圭社 文粹、圭作生。

卷十六

穿土為山 本書三十九卷、引吳越春秋同，當依文選穿土為川，今吳越春秋無此文。

鬱淮一里千里曲 文粹、千里作千萬曲。 吳苑秋風月落頻 月當作葉，文粹不誤。 夫君歸歲時 夫當作使，文粹不誤。 淵深四海推 文粹、深作深。 路轉夕陰遠 文粹、陰作陰。 冥搜既窈窕 當作窈窕，文粹不誤。 答不知執氏之作 答當作苔，文粹不誤。 諸蘿幄綠暗 文粹、綠作陰。 相

賛重興督毛本相叙作相從，文粹作相與。存于箱中一本作篋中，與文粹合。遂裁八章文粹，遂裁一律。跪版若可教版當作叛，文粹不誤。幽獨詩成白日間文粹，日作石。重車飄然付一舟文粹，直作生。空虛豈可凌文粹，虛作凌。山坡忘危文粹，坂作忘。撈其石也撈當作撩，文粹不誤。

卷十七

又吳地記名疑云字之誤。新橋在盤門分爲三橋者此不可解。按圖經續記云，新橋在盤門外，橫絕湖流，分爲三洞，往來便之。此盤門下似脫外字，三橋當作三洞，者字衍。安民橋在新涇中圖經續記云，吳江三橋，南日安民，中日利民，在七里涇，北日濟民，在吳涇。中字不屬下讀，與上下文相應，此中字疑衍文。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見謂天光水色中海內絕景今圖經續記云，謂天光水色，宗前臨具區，橫截松陵，河光海氣，蕩漾一色，乃三吳之絕境也，文與此異。已不復立此下文粹無垂標。

卷十八

清輝蕩拋掐此字誤，當從文粹作蹈。周廻二十里文粹，十作千。波殿鄭姐辭按吳越春秋，越絕書，並作鄭旦。至今釣鱉磯釣當作鈎，文粹不誤。

冰色澄徹冰當作水，文粹不誤。

解巾敵涼颼文粹，巾作曲。日色燒山翠日當作白，燒當作暁，文粹並不誤。吾子以謂何如文粹，謂作爲。謂設亡是叟以爲詞毛本缺此字。空，閣本作及。殘忍爲騃也騃當作駭，謂句匪也，文粹不誤。見吳軍江北一本見作則，與文粹合。夕鳥獨遠來獨當作自，文粹不誤。人笑年來三黜慣作來，文粹作老年。

事具家叢門注皮於二詩，見後三十九卷吳女亡條下，疑衍於此，應刪。

卷十九

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令當作合。嗚呼爲民者爲下脫救字，文粹有。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之字衍，當依文粹刪。循古今遺跡令當作人，文粹不誤。深之二三丈文粹，之作者，與上下句一例。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旱當作高，文粹不誤。三論白米議者只知治水治當依正文作決，閣本，毛本，並不誤。緣民間所以工力不多以當作緣，閣本，毛本，並不誤。又有司馬涇季涇文粹，季作李。

南湖涇湖涇南湖涇下脫北湖涇字，文粹有。則更不通舟船更當作但，文粹不誤。灌溉之意也灌溉上脫取字，文粹有。豈之害甚多此下似正文，誤入注。要以三年年當依前文作五年，文粹不誤。

更不候保明保當作催，文粹不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文粹，六作一。限一季了當文粹，季作年。

卷二十

不愛其所近吳越春秋，不上有讓字，此脫。專功擅殺性吳越春秋，性上有之字，此脫。我爲勇士被恥於大家之喪爲字誤，吳越春秋作吾。

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妻下當有子字，觀上下文自明。臣故拾體濡賤吳越春秋云，臣故拾體濡腥，此芻字誤，當作爲。大王笑曰吳越春秋云，大王賜笑，此芻字誤，當作爲。請待之此下有脫文。襄十三年傳云，補此不可歷，從五干王子姬助之乙丙說。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語似不了，閣本下有過江二字。亂父綸在獨行傳此自謝承語耳。本書無獨行傳，何以仍襲其文。

卷二十一

梁呆與梁字誤，依下文當作孫。

時爲孝感所致爲當作謂。

卷二十二

及踐阼乃至阼當作祚，文粹不誤。今火澤易位火疑天字之誤。蟲篆字無所不通蟲篆下閣本有學字，此脫。及伏戈被甲伏字誤，當作仗。

允永徽中修國史允上脫熙字，閣本有。閑寘桑宦文粹，無宦名科。革初之朝文粹，革初朝詳。

卷二十三

爲鄱陽太守閣本，下有時字。以軍期召衆閣本，期作司。何能稱官數千里閣本，官作宮，與宋本合。輒爲盜賊盜當作賊。

卷二十四

桓元徒誕於廣川閣本，毛本，徒並作徙。事捷以告張沖宋本無以字，毛本並無事捷二字，空兩格。出手得盧奐郎授吳郡守毛本無奐字，郎字，空二格，閣本作爲功。屢將還吳閣本屢作累。盜綦忠王室綦字誤。

卷二十五

鐵鈴遏之必毀閣本，鐵作鉞。本朝襲唐製製當作制，宋本不誤。此必川兵按邊回耳宋本，兵作將。帥孟居南國側國字誤，當依宋本作國。

才刃有餘才刃疑游刃之誤。皆爲左膂左下脫正字，閣本有。象先以古學進勉一本勉作待。王安石以謂精諂變絕謂當作爲。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謂當作爲。

卷二十六

寔爲之佐佑當作左右，文粹不誤。褒賢之碑文粹，賢作忠。里閭田里之人文粹，里閭作閭邑。解山陵盟器之煩費煩當作凋，宋本不誤。文正公第五子五當作四，宋本不誤。

卷二十七

計口七十萬閣本計下有工字。

卷二十八

天聖二年鄭戩二十五卷本傳云，天聖三年進士，疑三字誤。天聖五年二十五卷元絳傳，今元絳在天聖八年榜，而范琪不載，未詳其故。天聖八年范師道二十六卷本傳，云天聖九年進士，疑九字誤。崇寧二年潘兌二十七卷本傳，云崇寧三年進士，疑三字誤。政和五年唐輝錢當時萊薛閣本，無薛字。宣和三年鄭作肅閣本此下有唐恕呂誠王倚志，又二十七卷徐林傳，云宣和三年進士，此亦脫去。宣和六年王葆二十七卷本傳，云宣和八年進士。紹興五年二十七卷魏憲傳，云紹興四年進士，此脫去。嘉泰二年趙汝約閣本，汝約。吳埒宋本，埒。嘉定十年趙汝鑑注云，汝約見，閣本、毛本、約並作初。

卷二十九

密房萬穿文粹，穿作寶。差雖得而剖悉文粹，差作遣。又何帝力之知哉文粹，知作有。乃命如之毛本如作知，與文粹合。走獨知之者文粹，昔屬下讀。先是公之假吏文粹，吏作史。有鑄偃廷立鑄當作嬲，文粹不誤。池堂初展見文粹，堂作塘。與鹹勢欲摧文粹，摧作堆。

深沈亦有媒深當作升，文粹不誤。聖賢之於寓文粹，無於字。仁窠泉之勇文粹，勇作湧。

上人亦當白石脂用上當作土，毛本不誤。

迴疑返蹈不合韻，當依文粹作谿。

吳人射烏鵲文粹，鵲作鶴。羣鳥見鶴文粹，鶴下有之字。

徘徊末忍追衢塘追當作過，文粹不誤。

吳王聞三師將至師字誤，吳越春秋作帥，謂孫武伍胥白喜也。三吳王孫權所少吳江鱸魚耳今博物志，無孫權二字，詳審所引，有以吳王爲闔閭者。宋本江作□。

松陵文粹合・按後漢書左慈傳・吳下有松字・章懷太子止注松江二字・則吳指郡名・不述松江字爲文・當

卷三十

乾脢十四瓶 陸經摑記無十字・ 、鯽脡鯸 陸經摑記脡作脯・

唐可新瑜 文粹瑜作瑜・ □士所宜兮 文粹兮作字・土上 枇杷落而將海 南字誤・當依文粹作垂・ 橫橙不得而雜 文粹雜作誡・ 生則主

乎霎夢 文粹主作跳・ 悟此世乎泡幻 于當作之・文粹不誤・ 如林屋之瓊闕 文粹知作扣・ 詩人所稱宜梅 梅詩作店・ 至綠絲飄

、飄可玩 至上有風字・諸 其白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 梅譜云・余嘗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變黃・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即不變移・不變二字・即對上文者皆剝落始

皆剝落而曰・今刪去上文・則此句不可解矣・上 添在輕紅也自宜 在字誤・按文粹是作字・ 枝間梁壺根空培 梁當作樑・文粹不誤・ 長洲湘史先舉杯

本・淵史・毛本・文粹作闕字・俱不誤・

數目則岐出兩枝 目字誤・文粹作日・ 亦爲之陳變 亦上有花字・文粹

一名金錢子 錢文粹作錢・下同・ 近花本名錦帶 近當作是・文粹不誤・ 百縱先塞一徑深 先當作光・文粹不誤・ 豈知陰晴互出

文粹、知 怒恐鴻鷺 文粹作鷺・當 待笑者青琴時號 文粹時作待・時作時・ 薔穠者誰披 薔穠作薔穠・文粹 廳遐細庭 文粹廳遐二字倒・

卷三十一

重作西廊 毛本西作兩・與文粹合・

民福從劭於耕農 民福二字・疑倒・依文粹乙轉・

觀中有鹽寶牌 毛本連上不誤・

歆臨幽城天 文粹城作遠・ 黎汞晞金鼎 晞當作滴・文粹不誤・ 醒發如吹鐘 閣本、毛本、醒並作醒・ 豈非人之雅能歟 之下脫所字・文粹

有 道風猶此殘 猶即由字・文粹作由・ 紹興十三年四月 此下誤入注・此下疑正文 聖眞帝肖 閣本、毛本、肖並作肖・文粹同・ 假同紹迭 同字誤

閣本、毛本、並作與・與文粹合・ 上座蘿琬都維那壺 此下毛本止空二格・文粹無空格・ 梁蒲文浮海石像銘 此連正文・不另起・ 霜浸乾鵲入

古林 宋本淺作棲・與文粹合・ 帥常經焚 文粹、帥經焚作・十八界 宋本無十字・與文粹合・ 爲妙爲果 閣本下爲字作因・毛本同・ 天台國清玉泉寺

宋本湍作端・按文粹亦作湍・ 上下遠近倒 宋本遠近二字・與文粹合・ 爲亦在乎辨興廢 文粹、爲作焉・屬上讀・

卷三十二

聲屋比盛 此字誤・文粹作居・當依 目規口瞋 文粹作瞋、規 其來有事 事當作自・文粹不誤・ 寂寂香魂□不得 宋本香魂下有摺字・與文粹合・ 牛耳

爭齊鳴 鳴字誤・當依文粹作盟・ 綠陰正青醋 宋本青作清・與文粹合・ 席于先師之精舊 舊當作廬・文粹不誤・

卷三十三

居常遊吳門 宋本吳作晉・與文粹合・ 卽有尺廬空 有當作首・文粹不誤・ 蓮壺曆莽蒼 二字誤乙轉・文粹不誤・ 諸蒲樵□數州 空文粹無格・

洞織苦空 織字誤・毛本作識・與文粹合・ 其時月之 月字誤・閣本、毛本並作戶・ 增庫爲□□□□殿之類 宋本增庫爲嘉殿之類・云云・成

文粹同・

淳熙□年 宋本淳熙三年・

溪墻或棲彭澤雁 文粹作遲・武 落孤秀之名閻 文粹作閣・當 西子台容來作餌 合當作治・閣本、毛本並不誤・ 予已丙歲夏四

月 閣本、毛本並作乙・與文粹合・ 此所謂標緲峯下也 文粹無下字・ 晉天福辛酉歲 酉字誤・宋本作辛巳・亦誤・晉高祖天福七年・始丙申・終壬寅・無辛酉・辛巳也・當

依文粹作辛丑・ 疑 修敬徒敬 文粹作延・

卷三十四

尉當七地大王 文粹當下有作字・

卷三十五

非其力能 其當作某・文粹不誤・ 磨肩枝襠 文粹襠作纏・ 仲夏二日乃畢工 文粹無乃字・毛本空一格・ 皆我同有 同當作固・文粹不誤・ 東常熟

縣七十里 東字應在縣下・文粹不誤・ 昭然若揭月日 二字文粹倒・ 捐厚貨 文粹貨作資・

卷三十六

初日朝高林 文粹日作旦・ 淳化二年臨師芯蒭建 此係正文誤入注下・不復出・如此者甚多・ 教化陵修 宋本教作也・屬上讀・必有缺文・文粹空一格・ 終化年

麒綿渺 文粹作綿・

卷三十七

蘇太原府郭縣令爲之 閣本郭作鄂・與文粹合・ 獄市雜擾 擾字誤・當依文粹作綰・ 圩漫訖功 圩漫當作杅墁・文粹不誤・ 當時皇宋雖微

皇經未絕 兩皇字並當作王・經當作繼・文粹並不誤・ 使令聖人求理于上 文集使下有終也二字・ 太湖東西郎長洲 閣本西作酒・

卷三十八

宣德郎劉拯 宋本拯・與文粹合・ 知夫儒之効 文粹夫作大・ 常語予其始終 文粹常作嘗・ 君退而自惟 君當作者・文粹不誤・ 上腴沃壤

文粹上作土・ 異過六百石 文粹異作直・ 故北地翕然趨於文 北當作此・文粹不誤・

卷三十九

發王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耕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棺三重傾水銀爲池池廣六十步黃金

珠玉爲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 御覽五百五十八引吳越春秋云・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銅椁三重・中池廣六尺・金鳧玉雁・魚腸之劍以送死・取土臨湖・千萬人築治之・與

此文異・今吳越春秋無此文・ 盤郢魚腸之劍在焉 郢字誤・當依文粹作郢・

秦帝常開破 常當作嘗・文粹不誤・ 力秩反 秩字誤・當依宋本作秩・ 干遂遂名一作陵 遂名二字有誤・

紹興辛亥 文粹辛作庚・與注合・

又曰孫氏王 文粹王作孫・

在餘杭山東二里 以今吳地記校之・疑東二里三字・因下文誤衍・

不襲志於蔣沒 閣本、毛本、志並作王・按文粹是志字・ 客他之字下不得 文粹他下有人字・此脫去・

門下侍郎陸曁公墳 今吳地記無公字・ 侍中朱桓墳 今吳地記桓作植・ 真山松墳在橫山二里 橫山下脫東字・今吳地記有・ 在橫山別隅平

地不起墳 今吳地記・云在橫山東平陸地還葬不起墳・

卷四十

其後十數年 宋本十數二字倒・ 服水玉得眞仙 今吳地記云・經傳眞人・有道術・練大丹・服葛稀得仙・與此文大異・ 服胡麻元得道 元字誤・當依眞誥作丸・ 李崇

眞誥作韓崇・ 必備帝帝躬 毛本備帝二字空・依眞誥當作侍其・ 互察陰陽 互字誤・依眞誥當作主・ 脩制東蕃 蕃字誤・依眞誥當作壽・

疑神遐想 文粹疑作凝・

081·18
0022

曾老耳 廣記四十三、耳作兒。 老無解 廣記、老下有更字。 有某夫人尼 廣記、尼上有某字。 □□□中見一姬者 毛本亦空三格。按廣記云因游薛芸香庭中。疑中見一三字、亦後人臆補。 此卽曾的休博士也 廣記無的字。下同。 或處或顯於朝列 廣記無或顯於三字。於文爲順。

卷四十一

以釣耕自業 宋本釣耕二字倒。 漏其以表聞具 其當作具。

教用嵩陸根 嵩字誤、文粹作商。

卷四十二

倖垢浮而詩絕清婉 倖字誤、文粹作僻。 饌客能俱來 客饌二字倒、據依文粹乙轉。 又江淮小航東歸 閩本、毛本、又並作及。 號之曰密

殊 害當作蛾。毛本不誤。

下開迷誠胸 誠當作惑、文粹不誤。

卷四十三

四夷朝服諸侯也 此有脫誤、吳越春秋云、四夷已服朝諸侯也。 欲紹器命 器字誤、吳越春秋作鼎。 不宜率約念召 率約二字誤、吳越春秋作卒得。 去昭就窴

吳也 昭字誤、吳越春秋不誤。 代宗廟 代當作伐、吳越春秋不誤。 吳人教脅班 此有脫誤、依酉陽雜俎、當云吳人教脅班矣。 其月吳中大雨 酉陽雜俎、月作日。 皆歎

其妙 宋本皆作常、毛本此五字空。

卷四十四

孫堅世仕吳 此三字疑衍。 天授以芳茅一莖 天字誤、今拾遺記作又。 童女語云曰 云疑當作之。今拾遺記無此字。

痡勞餘力 文粹作於力。

非有己人應之 非當作肆、閩本不作誤。

卷四十五

並見昔殘石壁窣 文粹、見作檢。

兜□嵐氏 閩本無空格、與廣記四百六十七合。 徙淮陰之白龜山之足 毛本白字空。按廣記亦無白字。

行貨貨錯 文粹、貨作貫。 反侵人之稻粱 粱當作粲、文粹不誤。 化爲盜 文粹、化下有而字。

卷四十六

有涯返登岸 文粹、涯作崖、與上下文合。 狂來但滑嘯 文粹、滑作往。

卷四十七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 此條注錄吳傳、與廣記三百十六合。今見搜神記十六卷中。下條明注搜神記、而今本反無其文。蓋今之搜神記、又屬後人採輯、非宋時所見之本矣。 南山有烏 廣記烏、今搜神記亦作烏。

曰無後見 後字誤、吳越春秋作所。

卷四十八

諸樊徙吳安 安字衍。 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 檢史記五宗世家、無此文。當云三王世家。 謂其洮漏彭蠡所草也 史記集解、草作卑、下有湖泊二字。

游莫貢蘭爲五湖 依上文、當有湖字。 莫蘇州閶皮陸唱和之所 閩本、毛本、閶並作聞。 至會稽太守寵豹 史記正義、至下有督字、當補。 胥

山太湖邊 邊當依史記正義作邊。 春申君於楚 於字誤、當作相。

卷四十九

晚色萬家烟 文粹、烟作咽。 晴日何人處 何人二字、依文粹乙轉。 丹青晃朝曦 此下空格、據文粹刪去。 上觀石屋危 文粹、屋作室。 惟類枯筇枝

文粹、枝作接。 是皆梓楩材 梗當作楩、文粹不誤。 春登綠翠窔 登當作發、文粹不誤。 予履閟奇怪 文粹、怪作恠。 予憶作麻衣翠 文粹、翠作士。 至

以草公子弟 以字誤、當依宋本作于。 余以校書郎從後 文粹、從作從。 惟令超二人已疾 二當作一、文粹不誤。 顧占殊宿昔 占當作古、文粹不誤。

因寄從弟紓 此下空格、據文粹刪去。 盡哦空疑燕寢香 毛本、疑作凝、與文粹合。 除詩無計作狞言 作字誤、文粹作似。 文宮館徐悲燬

椅過 文粹作倚。 紅闌通東風 闌當作欄、毛本、閩本、並不誤。 秋明雪白萬林空 文粹作高。 月魄夜當彭蠡湖 彭當作湓、文粹作湓。

不誤。 梅嶺醜張無步 文粹、嶺作鬢、是。 卽南昌之遠派乎 宋本卽作闕、文粹無此字。按 來篇云云 此注中注、原在左則之下、文粹不誤。文 遺

事紛紛老淚寒 文粹、寒作未。老 王禹偁踏遊 文粹、踏作躡。 別來已度江南春 已當作幾、文粹不誤。 吳娃足愔谿點 點當作足

文粹不誤。 思婦時見鬢毛斑 鬢當作髻、閩本、毛本、並不誤。 念君苞材能 苞當作抱、文粹不誤。 幾廚爲大家 家當作大系、文粹不誤。 能琴

道士洞庭歸 歸當依文粹作四。 南宅春深碧草長 文粹、長作閒。宅 欲如蘇小小 文粹、小作知。知 蓍作常宰蘇州吳縣 常當作嘗、文粹不誤。

莫妄題名向虎郡 妄當作忘、文粹不誤。 椽夜梨□參 閩本、毛本、梨下並有橫字。 胥彼盤水香 文粹、香作秀。香 江秋官吹清 官字誤、閩本、

毛本、並作管。

卷五十

與楚之邊邑卑梁之女 卑梁、毛本作脾梁、與吳越春秋合。然呂氏春秋、及史記、並作卑梁。 倚尋諸胸斷臆開 依吳越春秋、當重胸字。 子苟能成越之業

放字誤、當依吳越春秋作故。又此事在會稽時、而西施之獻、在勾踐十二年、滿敘非誤。 潛闔一舉 一字誤、閩本、毛本、並作義。 海昌鎮破沈璨 破字誤、毛本、閩本、並作將。

一旬之間 間當作制。 自潤州奔宮城 自字誤、閩本、毛本、並作自。

娃宮花枝應夜開 夜、宋本作自、與文粹合。

腦中有骨如曰石 曰當作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九四
作者＝
页数＝７６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